

精华解析

毛泽东

评点

中国档案出版社

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周留树 主编

• 第一卷 •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周留树 主编

• 第二卷 •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周留树 主编

· 第三卷 ·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周留树 主编

• 第四卷 •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蕾
版式设计:司昌斗
封面设计:李 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周留树主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ISBN 7-80019-753-0

I. 毛… I. 周… III. 二十四史—研究 IV. 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935 号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周留树主编

* * *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183.8 字数:47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19-753-0/K·258 定价:880.00 元(全四卷)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委会

主 编：周留树

副主编：张宝贵 颜 真 黎 云

张铁军 于 薇 韩 欣

编 委：詹红旗 李 珂 原良志

何英勇 杨 琳 高建平

赵增越 井婉君

撰 稿：王 旻 王言敏 陈连营

高宏存 郑永华 席富群

范明强 鞠方安 王建国

张 勇 王忠先

责 编：王晓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手迹

一
保

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

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

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

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

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

一作金〔索隱〕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

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人呼為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

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

二二

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索隱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

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

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

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

自治之

索隱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陳王信用之諸

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

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

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

集解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駢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

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徐廣裴駙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

七天

〇〇〇

(三)

百六十三卷之二

ナ

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
 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日解讀日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道阨
 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日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說服力強之
效

〇〇〇

〇〇〇

114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臣宋祁曰議臣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下當更有一議字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師古曰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
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
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
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

哀帝
至王莽

(五)

令

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

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

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

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有詔皆徵勝

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

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

有詔爲駕。龔舍

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

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

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李學
劉放
好

文曰有詔赦某官。它皆倣此。○劉放更始破敗棄城逃

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反。冗音人。男。朕甚愍之。今封更始

為淮陽王。淮陽郡故城在今陳州宛邱縣西南。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

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

之西南。卓以平帝時為密令。故曰前。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

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

屋。復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

宮相去七里。又洛陽宮閣名有卻非殿。臣賢案俗本或

作御北殿者誤。遣岑彭擊荊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

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李順之

起安定郡名今涇州縣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

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洛州縣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

齊至五年乃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

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

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尚書

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孔安國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

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太公金匱曰黃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於

於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

勝欲則昌日慎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

送陈叔时书 — 陈国

陈襄传
李愿传
李愿传

94

送周数书一送。

(九)

送周数书一送，
送周数书一送，
送周数书一送，

送周数书。

辛酉年
學陳仲弓
一十

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
也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
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
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
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

のり
3
2/3
000

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

人至氣休
時下氣
時下氣
時下氣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
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
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
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
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
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
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

正原則此
七、五、三、活也。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廢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
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
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

明末了不
多清末

布布敗東出武關

武關見前九布殺車懷汜殺尤事俱詳見後車布傳

惟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

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郡國志兗州任城國治任城東平國治無鹽一統志任城故城今山東濟寧州治無鹽故城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劉岱欲擊之鮪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

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

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

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何焯

曰光武擊銅馬于鄆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剽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此成敗之可參質者也明季與流賊相持

者皆不知此謀曾促出戰遂皆爲劉岱之讎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

陳宮字公臺東郡武陽人詳見本志呂布傳及裴注引魚氏典略又見後漢書呂布傳

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

通鑑作宮請說州中綱紀胡注綱紀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明府尋往牧之

左傳文公十二年注古名退軍為綏。周書曰：「義氏此注亦本古說。」然案說文：「綏，車中把也。」故禮記曲禮：「執策綏少儀。」車則脫綏。又有良綏，散綏，儀禮士昏禮：「授綏。」既夕記：「約綏。」似古者多用車。前漢無後退，故將軍死綏，借此綏字也。又案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公陳佐軍授綏。」足徵兵車之以綏為進退也。胡玉縉曰：「周說似是而非。」黃以周軍禮司馬遷考徵云：「綏讀如交綏之綏。」賈逵注：「其辟君三舍，引司馬兵。」從進不過三舍，今本亦作從綏。然則將軍死綏，謂將兵者盡命於將退，不逃亡也。後人以交綏為交戰，死綏為死於車綏之下，殊失其義。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各死其所職也。」車綏何與於將軍而曰將軍死綏耶？其說甚駭。佐軍授綏，亦欲除者挽之而上耳，未可傳會。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

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

坐乎？」王許諾。

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

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何焯曰：始猶烏合，故多寬假。至此乃議罰為立國經久之計。

魏書載庚申令曰：

文館詞林題曰：魏武帝論吏士行能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

老蒼也之服，
收松何人之
家

此篇主文
了却武王
大字新加
之案
詞意太白
云云
八
一
直

卷

一

武紀 建安十六年

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胡三省曰謂孫劉也

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郡國志豫州陳國陽夏柘苦一統志陽夏故城今河南陳

州府太康縣治柘縣故城今歸德府柘城縣治北苦縣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東十里一謝鍾英曰當在亳州東南戶二萬但食武平萬

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李安溪曰文詞絕調也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讀耳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

豹爲饒陽侯約卽沛種王林解見武文世王公傳沛王傳潘眉曰武二十五子無名約者攷十六年所封饒陽侯沛種王林也約卽林之初名平原

初平三年郡國志幽州涿郡范陽冀州安平國饒陽一統志范陽故城今直隸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故城鎮饒陽故城今直隸深州饒陽縣東

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不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續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

卷二

二

延康元年

書禪帝位於魏是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禮而反帝王世紀云魏文帝登壇受禪於曲盡之繁陽亭爲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北征記曰城在許之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卽受終之壇也水經潁水注潁水逕繁昌故縣北曲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盡登壇受禪于是地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蕭常續後漢書晉義云潁川郡潁陰縣有繁陽亭先是曹丕使其黨逼獻帝禪位於己因南至潁陰陽不與知張音等奉璽綬于丕丕篡位於此因以其地爲繁昌縣一統志潁陰故城今河南許州治繁昌故城今許州臨潁縣西北潁按亦卽曲盡所在也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

袁紀冬十月乙卯詔曰獨按十月乙卯詔見後嚴可均曰魏志魏觀傳云頃之還漢朝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詰之詔

是獻帝諸禪詔皆衛觀作也

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

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旣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

明德

今本袁紀曜作裕

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此等語竟被利用

卷二
文紀
延慶元年

卷

二

文紀 延慶元年

之錢大昭曰渾勛自有傳武周字伯南見胡質傳注羊祜未聞蜀接祜爲羊祜之伯父官至京兆太守見晉書羊祜傳

承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順順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

趙一清曰貴當作貴

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

劉子卷七大賀章故

同郡王暢

范書王冀傳冀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世為豪族初舉孝廉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後遷司空拜太尉冀深疾宦官上書極

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使賓客誣奏冀罪後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字叔茂初舉孝廉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拜南陽太守糾發豪黨豪右大震後遷司

空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諫子粲以文才知名劉暢為南陽太守行過平儉

按表既受學於暢又同鄉里宜仲宣之往荊州也

平作于范書暢傳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贏敗以矯其節

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暇魚肉又云羊皮

底身車毀不改馬贏不易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君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選伯玉恥

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

無乃皎然自遺於世

范書暢傳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

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

宋本貌作貞後

以大將軍據為北軍中候

范書表

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據續百官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

掌監五營宋書百官志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

范書表

范書表

也
 子
 多
 降
 所
 不
 為

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

晉狐偃字子犯為公子重耳舅故曰舅犯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篇云昔晉文公將

與楚人戰於城濮召舅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

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
儉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

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
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

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實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通鑑輯覽云劇良兄弟數語當時所僅聞昭烈偏安之業有與此暗合者表特

不能善用之耳然表在荊州雖無弭亂之心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人
而撫輯凋敝藉以稍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范書作誘宗賊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
帥至者十五人范書生作坐誤擁衆據

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通鑑初平元年劉表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胡三省曰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嘉陽縣屬南郡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
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范書表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惠棟曰謂

長沙太守蘇代華
容長貝羽等也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

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

范書術傳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

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黃祖殺孫堅事詳見吳志孫堅傳及注

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

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

惠棟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袁

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儀如三公復遣左中郎將祝融授節以增威重并督揚交二州棟案鎮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封成武侯

吳本毛本成誤作城經典釋文序錄作南城侯郡國志兗州濟陰郡成武故屬山陽李兆洛曰成武故城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治假節天子都

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范書表傳作侍

中從事鄧羲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錢大昕曰章懷諱治為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為侍耳錢大昭曰後漢書作侍中非也時州牧有

長史有別駕有治中至侍中乃中朝官非劉表所得有也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獻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義也

宋本大作連通鑑同治中

劉表為鎮南將軍
治中為校書郎
後漢書作侍中

此表皇帝
王由云乃

卷

六

劉表

誤也章懷注引英雄記作零陵桂陽守當依之蜀按續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潘說誤零陵桂陽爲零陵桂陽

二郡之屬縣 甚得江湘閒心然性屈強不順 胡三省曰屈強 表薄其爲人不甚禮 故稱長也 梗戾不順從貌

也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通鑑考異曰魏志桓階傳袁曹相拒於官渡階說袁附 曹拒表按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表拒表在官渡前也

表圍之連年不下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 范書表傳長 沙太守張羨

率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周壽昌曰按魏志云表圍之連年不 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

南收零桂 零陵桂陽也范 書作南接五嶺 北據漢川 胡三省曰漢川謂襄樊 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 地方數千里

帶甲十餘萬 通鑑建安五年表攻張懌平之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 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僧擬乘輿焉袁安紀張昭爲孫策與

袁術書亦云劉表僧亂於南何焯曰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荊州牧劉 表不供職貢多行僧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事見范書孔融傳而表傳略不之

載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蔡母圖宋忠等 本志陶謙傳 注引謝承書

卷

六

劉表

蔡母聞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云武功既亢廣開雍沖設俎豆陳香彝親行鄉射賸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聞問如也又云君深慮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剗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日少而探微知機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畢集充於州閭劉按惠氏所引王粲荊州文學記係節錄茲據藝文類聚三十八補錄於下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純德宣其丕緜厥孫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暨其族虔夷不若屢載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擅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欽品物宜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周壽昌曰後人謂漢儒文學盛於西北自晉人渡江之後東南人才始盛景升實啟其端何焯曰喪亂中經籍不遑混絕實賴有此非可以表無遺略噴為不急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

祖欲保江漢閒觀天下勢

何焯曰表不助紹以繼操後則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漢閒其可得乎

從事中郎

韓嵩

胡三省曰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獨按續百官志司隸校尉與州刺史皆有從事史而無從事中郎范書王允

傳大將軍何進召允為從事中郎

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

史記卷五十四

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
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
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閒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
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
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
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
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也

各本也作乎
通鑑作哉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

臨淮郡見步騭傳東城見魏志呂布傳注引先
賢行狀陳登爲東城太守胡三省曰東城縣前

漢屬九江郡後漢省當是東城復置也獨按郡國志下
邳國有東城即臨淮之東城下邳本臨淮也胡注誤

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

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

孟子萬章下撰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注顯也

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

巢長將數百人故遇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

詩魏風伐檀之章胡取禾三百困兮

毛傳云園者為困蓋倉廩之園者

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

親結定僑札之分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鄭大夫國僑字子產

袁術

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

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

食往來南山中射獵

一統志鳳陽縣西三里有西書山相傳為魯肅屯兵處

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

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

閒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

三統志明
精圖

魏志時操
在漢中因
曹操之
敗而不得志
則其志固
已為羽所困
而羽之志
亦已為操所
困也

集幽冀未暇東顧

何焯曰倘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歿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乖錯乎即蒙陳此計在代肅之

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甚矣作史之難也周壽昌曰操之破袁距此已前十年何云新破此時操方駐軍居巢何云遠在河北縱敵國傳聞不實而幽冀久定天下皆知何撫集之有不知徐土守兵聞不足言胡三省曰曹操審定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地有所不守也

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句必來爭

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胡三省曰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爭中原者知車騎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

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

呂蒙陸遜皆以術譎羽而驕矜之武夫遠隨其術中矣惜哉

後羽討樊留

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

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

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胡三省曰

卷五十五

陳武

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

或曰按表是語必武妻性嚴而無出之妾難望其容書者命愛妾殉葬或其妾本有從死之志

而權特假之以爲名耳

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咸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

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

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

元本惟作難

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

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

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

難右部督。

洪飴孫曰無難督吳所立營兵之名

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

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

都尉。

陳景雲曰安當作都。是時新都猶未改新安。又諸葛瑾傳注引吳書亦云新都尉陳表尤明證也。錢大昕曰孫權於建安十三年立新都郡。晉太康平

何不多其
亮教之

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

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

通鑑作抗鞭欲擊
禁胡注抗舉也

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

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

曹丕諷昨孫權稱藩方藉于禁為
通好之郵翻屢斥禁宜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

軍政。元本北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

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左傳文公十
三年繞朝贈

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三胡

省曰翻為是
者所以諫也

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

胡三省曰手劍手援
劍也記曰子手弓

侍坐者莫不

此子新

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

祚。保族宜邦。

李安溪曰。合道之言。

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

方。

或曰。統所引書。非後出古文也。

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

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

宋本有作以誤。

江境有不釋之備。徵

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

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

毛本殘作賸誤。

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

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

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

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

毛本見作是誤。

小有財貨。傾居行賂。

不顧窮盡。輕剝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

買壯丁

振古如斯

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李安溪曰。此蓋以舟喻民。愚與古載舟覆舟之警相反。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宋本辦作辨。取過目前之急。或曰。過疑作適。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敝。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

卷五十八

陸遜

七八月

通鑑作相守
經七八月

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

胡三省曰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角者當前與之角犄者從後犄其足也

正

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

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

胡三省曰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

如此也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

趙一清曰方輿紀要

卷七十四定祚廢縣漢屬越嶲郡華陽國志云摩沙夷所居沙摩疑是摩沙

破其四十餘營

李安溪曰吳人只有火攻一策耳伯言久已籌

及故俟其傍巖依樹結營既密而後用之表權及告諸將猶不肯顯言也錢振鏞曰陸遜破先主無他奇策只令軍士各持一把茅耳遜先主連營皆伐山木為之故易

火若土石為之遜其如之何

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

胡三省曰今峽州夷陵縣有馬

鞍山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八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二十里

陳兵自繞逼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

土石為之土崩
火若土石為之
遜其如之何

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

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

界此疆對也

胡三省曰疆對猶言疆敵

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

受

胡三省曰高爵厚祿受恩多矣總兵扞敵受任重矣皆當有以上報

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

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

重故也

胡三省曰忍辱言能容諸將負重則自任也

各任其事

宋本任作在通鑑作任

豈復得辭軍令有

常不可犯矣

通鑑矣作也胡三省曰言將行軍法

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

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

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雖驚懼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史記廉頗相如列傳趙以相如功大拜爲上

此司馬遷
之語也

評者

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告其舍人曰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范書寇恂傳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

權大笑稱善加拜遷輔國將軍

胡三省曰晉職官志輔國大將軍位從公其號蓋始

於漢獻帝以命伏

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

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

爲曹丕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胡三省曰曹公不追

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何焯曰大勝之後將驕卒情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懼而走也連兵于西主客異勢決還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謙如豕突耳

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

通鑑作江漢

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祭墳墓禮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

不營小利

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

安樂見賀齊傳

羣臣莫敢諫琮密

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

左傳閔公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故君之

嗣適不可以帥師

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

姜褒英曰通語

謂琮阿附魯王則諫太子出征未為實錄趙一清曰蓋不欲其獲兵權及有功耳琮真奸臣也竊按此為孫登之事非孫和之事姜趙皆以後事推測前事誤矣

尙公主

琮尙公主即魯班前配周繡子繡死後配琮即所謂全公主也魯班與孫峻私通見孫峻傳

嘉禾二年督步騎

江表傳

教陳不武

百蠻雲合響應似吳初已省高涼然薛綜傳黃武中綜上疏云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治高涼者假其威權庶可補復云云陸胤傳赤烏十一年高涼渠帥黃吳等降云云是吳初遣良與時南郡實未省蓋因高涼本分合浦所置仍舉漢之舊郡以爲言也

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

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

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合浦見魏志陳留王紀咸熙元年與良俱進徽聞岱至

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詳見士燮

傳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

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

我我自卿卿我自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
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
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
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
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
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

郭象

潘尼

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弟誅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勸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

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
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
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
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
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
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
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
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

卷八

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
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
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
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
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
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
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
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
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
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

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庶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
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

不近亦
不近亦
不近亦

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
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
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
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
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
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
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

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
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
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
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
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
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
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
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
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

此時擅名
爲名不
死

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
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
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
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
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
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
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
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

宋書卷七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揚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板

各有差。三年十二月，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先是，帝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帝以敬宣挫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嶼，堅壁清野，以待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爲賊若嚴守大嶼，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

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
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
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閭才謝光武而遙制
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帥喪旅將非韓白
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結凶豎雖禍
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
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
當終之以亂由是言之得歿亦爲幸矣至如廢帝之事
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實況乎兼

趙宋祖此
契此

通鑑卷之四
二月

〇〇〇

外傳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

王卽帝位於江陵。進廢東昏爲涪陵王。以帝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是日有紫雲如蓋。蔭于壘幕。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衿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一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

打擾

時來天地
皆同力
去來如
不自由

〇〇〇

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通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
云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
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
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
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
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
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
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

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
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
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
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
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
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
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
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

陳

○
法激之
使戰

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
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
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眾數十
萬劫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
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
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
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狒狸死卯年
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
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
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

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眾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卽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卽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

藏聖家
保之士，一
汝南之困
三勝野昭
之教，三
多勛之運
梁山之戰

1950

列傳八

劉穆之

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

厚福之期
不盡在天
善始之福
可以永年

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與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辭不上劬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劬卽位追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廩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顗

顗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

顗字國章

袁粲
節

散豈非天耶。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戢昂。戢爲黃門侍郎。戍盆城。尋陽敗。伏誅。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

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
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
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
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
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
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更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
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
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
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出爲臨海太守在
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

此種得法
移有之如曰
二小過勿論
以情動尤

范蔚宗
劉 湛

(六十) 好友而不好舊在在難

南史卷三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子弘遠

仲文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眾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

嚴景仁
傳

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
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
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
待上臨甲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
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
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
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
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

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

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

傳負使
作渠
武有焉。

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

時用武
於知軍机

(六十五)

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

景宗亦
我亦亦

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

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茄湖。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武帝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

善字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

〇〇〇

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
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
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
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
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
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當騎
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

和

子常

良得也
次於家
裝家

流血。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
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每晝。接客旅
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
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
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
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
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
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維
所
元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謝安傳
謝安字安石
陳郡陽夏人
安少時
與王羲之
等共為
東土名士
安嘗曰
吾嘗有
萬分憂
於天下
而今無
復憂者
此非
何神也
安嘗曰
吾嘗有
萬分憂
於天下
而今無
復憂者
此非

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麟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

此書方標
魏人軍敗身
不
與熊耳山等矣

英脫身遁走

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
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
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
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
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
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
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
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
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

此書方標

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遷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

仁孝
勇

判書
自韓起
應子章
風

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卽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泣入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

後漢書宗室傳

如孝宗宗不
孝宗宗不

孝宗宗不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寒景宗時與羣
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
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
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
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
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
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
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
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陳慶之
○○○○

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縉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恆思立效。除奉朝請，曾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

有丹沙
為之神往
元九年
少月
在武

(七十七)

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眾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晉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

此等語
孫叔治
通語同

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闖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

蕭何所善接
生。官不過
中。年以
女。人。終。不。智
自。解。小。人。日
道。一。官。佐。自
去。遠。以。王。減
山。不。宜。來。

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
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
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
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
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
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旣常一食。若
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
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

事所生存
獨任生亂
事武有厚

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

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寶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眾，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于、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帝乃誓於師曰：「與爾有眾，奉天威，誅暴亂。惟爾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眾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城潰，禽

卷一百一十一

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人間有船
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宮乙巳以漢
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夏五月辛亥詔
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六月景寅詔黜
高麗王高元官爵秋八月景子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
刺史舉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之士九月己丑漢王諒師
遇疾疫而旋死者十二三庚寅勅舍客無公驗者坐及
刺史縣令辛卯車駕至自仁壽宮冬十一月甲戌帝親
錄囚徒癸未祀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東
萊公王景以罪伏誅是歲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

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
帝舅貴重豐子支尙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尙公主登
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
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
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
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
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
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

王建
字伯玉
少時
爲人
所
忌
恨
故
有
此
言

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
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旣高計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
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
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
勤征伐之功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名義

北史卷二十

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恡乘輿四出路逢
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
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
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
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及東拜太山關
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勅斥堠不得輒有驅
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
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
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加勞問自強不息
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

通鑑大札

功參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諡曰襄。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諱昞，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諡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眾，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卽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大業初，爲滎陽樓煩二

史世良者
善相人
謂高祖曰
公骨法非常
必爲人主
願自愛勿忘鄙言

有婦人焉
九令而四

(八十七)

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
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
勲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
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諡
法明德有功曰昭諡公主爲昭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
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爲交州都督卒
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
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
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
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

李元昌
李元昌
友

嗣降爵爲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逖爲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陛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

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刀？」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右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

盛彥師
名將竟死

劉世讓
竟死

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淖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

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
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
又遣兵追之蘭率眾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
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腰斬
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
行恭讓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
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邪
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洛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
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

李君羨
寇死

000
方志卷之九

垂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爰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簋簠。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卽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

可於此處
管出火

顏師古

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璿珽別有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

不確比於隋
時大約五分之

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
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
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
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
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
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
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
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

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庶財物數千言手不
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齋本仁師對唱一
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
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
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
祕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
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
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
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
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

舊唐書卷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

少子湛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投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

笑重歲
府

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立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

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

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卽位，以禕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

魏玄同
表徒使速吾禍也

小學七年。
大學包括
中學在內。

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

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爲中書舍人李敬立所毀。乃授洹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旣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

朱敬則
政治家
史家
年七十五

聖道云仁義
不施而政
之方也。

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
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
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
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
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
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
一說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千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尙聞二子顧眄綽
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
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

楊再思

(一百〇三)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立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內史。自弘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

項王非
割地
可通
道碭
至成陽
與杠里
秦軍夾壁
破秦軍
秦軍
大破之

告其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佐，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懷悍，今不割地，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九〕秦軍夾壁，破〔魏〕秦軍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三〕

〔二〕秦軍：章昭云：「懷敵也。」

〔三〕秦軍：說文云：「懷，疾也；悍，勇也。」方言云：「懷，輕也。」劉音匹妙反。猾賊，漢書作「猾賊」也。

〔四〕秦軍：徐廣曰：「還，一作『還』，噉，食也，音在抄反。」關秦：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噉食者也。」南州俗言無才遺為無噉類。

〔五〕秦軍：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六〕秦軍：漢書音義曰：「陳涉也。」

〔七〕正：遺：遺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

〔八〕秦軍：徐廣曰：「一無此字。」

〔九〕秦軍：漢書音義曰：「道由陽也。」

〔十〕秦軍：成陽在濟陰，章昭云：「在濮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別屯地名也。」

〔十一〕秦軍：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二〕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霸，〔三〕遇剛武侯，〔四〕奪其

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
書法家
身平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總監立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翼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

以下
以
下
下

業由學校之官廣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
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
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靈而食衆可罷斥情誠念令煩而
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
以聖策有求賢廣開之言審政辦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速小臣屏棄衆
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廣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
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機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
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
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爲安危之機兆存亡之
變者臣謹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稱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
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
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
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

李漢
字南紀
少事韓愈
通古學
屬辭雄蔚
爲人剛略類愈

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修宮室。舶賈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姦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

唐書卷七十八
王叔良傳

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郇王禧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薛仁果仁果內史令翟長孫以眾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果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塘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

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爲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賊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父等爲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爲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

(一百一十)

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

(一百一十一)

空備禮改葬。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自天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諸異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詔還氏及官爵。瑋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祔出繼蜀王。愔開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薨。琨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歷中，爲嶺南招慰使。

馬周

飲酒過
量使不
忘年

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
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
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
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
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
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
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卽召之問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

賈生論
以爲第一
去の又。宋
人石言事百
如蘇軾之
如蘇軾之
耳。上。空。後。

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
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
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
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
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
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

傳說呂
望。禹。周
才德。回
老。矣。

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並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千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

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

帝繫不危
惜身死
言子重南

高飛、文、天祥、戴名世、
陳良、白、方、志敏、鄧、
汪、楊、
王、
以、
不、

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
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
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
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
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
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
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闥弗聽、叩鼓
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
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虢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

大政治家
姚崇

如北衙等
常以十條改
治調經書
公少月見

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

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飢，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

此。增。長。祖。終。身。佛。

法有定同
方

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劔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史記

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高宗皇帝
韓休

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

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
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
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
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產
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
原則從滅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
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
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
諸竇竝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

吳通玄

此屬官
得不錯

這一篇寫
得好

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贊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眞。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贊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贊。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荅。賜死長城驛。贊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郤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

徐州兵七萬
桂州兵七萬
代

徐州觀察使
使

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媚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嚙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卽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膾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

傳玄稔
內都
因而敗亡

(二百二十七)

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搗宋亳
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佖守徐承訓
攻賊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
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
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
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
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
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
徐州許佖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
門內玄稔兵許佖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

田弘正
好學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恆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

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眾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尙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

周書卷之三

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卽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調音所
究出以
親身

〇〇〇
〇〇〇

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韉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
璫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
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
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
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
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
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不解內外大恐
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
尙苛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

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歷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閬鄉尉。累遷監察御

大歷十子

十子中只
起為進士

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

腦溢血、或
心肌梗塞、
或毒瘤終
後。

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

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
巢軍勢盛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
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重榮卽日飛章上
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
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
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三月
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
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卽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
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
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

全忠自

平定宗生計
平定州

凡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晨
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
入于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于帳下
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畱後未幾
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
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
樓受俘卽斬宗權于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
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大順元年四月丙
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眾以附時溥帝率

生過重之秋
此地與曹操
固不同而校
得過之

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宏信由是感
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
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眾于州東築堰壅
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
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
知俊率眾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兗州朱瑾
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敗之于金鄉界
殺二萬餘眾瑾單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
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
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鳥止于峻堞之

朱友恭家

克遂塹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于克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餉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己酉帝親領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旣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瑄脫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卽瑾之從父兄也帝因移軍至克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玘爲齊州防禦使十一

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繫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旣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眾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旣破邠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塞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

以爲任子

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

不書死馬
新上得書
如也

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
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危
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
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幸已丁昭溥還聞友文已
死乃發喪宣遺友珪葬太祖于伊闕縣號宣陵五代史
制友珪即帝位友珪葬太祖于伊闕縣號宣陵五代史
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
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
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
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
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
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
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
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
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于追捕因
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五代史闕文世傳梁
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素服待臯昭宗佯為鞵系脫呼梁
祖曰全忠為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
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
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

此等山法
項羽有之

用脫上源之難斂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罕之有衆三千以聖善寺爲府光啓元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罕之對壘數月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焚燒宮闕剽剝居民賊旣退去鞠爲煨燼寂無雞犬之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于市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劉經推爽子仲方爲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罕之部曲有李瑋郭璆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誅璆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于澠池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爲罕之所敗罕之乘勝

此人即水
是如事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又嘗于府署濬一深潭構大亭于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讌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卽取筵中寶器亂擲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底。徧取所擲寶器戲弄于水。而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以逐彥威。蠻蜚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于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太祖詔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將倪可福統之下。

少時最危
多心之秋
亦即轉
守為攻
之會也
然每每
以此為

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眾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洛之眾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眾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昂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眾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為其鄉導。汴人營于洞渦。別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壽陽。遼州刺

不家也

史張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時霖雨積旬。汴軍屯聚。既眾。芻糧不給。復多痢瘡。師人多死。時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驍騎突營掩殺敵眾。恐懼。五月。汴軍皆退。氏叔琮軍出石會。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戮萬計。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瑋據城叛。以連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是歲。并汾饑。粟暴貴。人多附瑋爲亂。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瑋等。斬于晉陽市。氏叔琮既旋軍。過潞州。塙孟遷以歸。汴帥以丁會爲潞州節度使。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

卷之四

之也。帝聞之舉哀號慟。三月周德威尙在亂柳。梁將李思安屢爲德威所敗。閉壁不出。是時梁祖自將兵至澤州。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思安。以范君實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大軍營于長子。四月帝召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旣見班師。知我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俟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不能與師。人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眾。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

胡柳陂正而
突破不成
乃從東南
南打大迂迴
乘虛而入
卒以成
功。

澤潞不虞別有事。生汶陽無備不可失也。嗣源以爲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箱枚自河趨鄆。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鄆人不覺，遂乘城而入。鄆州平，制以李嗣源爲天平軍節度使。梁主聞鄆州陷，大恐，乃遣王彥章代戴思遠總兵以來拒。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帝懼彥章奔衝，遂幸澶州。五月辛酉，彥章夜率舟師自楊村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橋，攻南城陷之。帝命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命朱守殷撤德勝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楊劉。是時德勝軍食芻茭薪炭數十萬計，至是令人輦負入澶州。事旣倉猝，耗失殆半。朱守殷以

此種記法好
笑
誤

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靖也

子厚游水以
人象死。

謂生邪

用石勒了。
和柔記云

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遠岸而止救之
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
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
水濶難追二國之歡鴈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
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
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疏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
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
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
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
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

改其敗字
以據
以思
有以知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
 歸本道別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
 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
 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黃泉何謝
 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構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
 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很戾若堅守
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敗知祥與
 諸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
 騎復奔于東川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散死之士
其來也眾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難縱橋前頗
 為所挫廷隱偽遜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

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是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惟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卽抽入相州。嬰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于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譟。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于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張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甫遇榆林戰時。至晚。敵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案此下爲河陽留

如石力言
下

性明惠善詞賦

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

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洛陽緡紳舊聞

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

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

拜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

教之趨階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

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

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

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

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

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

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

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

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

後漢書
之書

骨卿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

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

朱弘昭爲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贇

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書得疾爲從榮事詳之十一月壬

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侍疾以兵求立罪當誅

故書伏誅其意以謂帝崩矣懼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康意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六年

十七清泰元年葬河南洛陽縣號徽陵

雖得其死而爲賊所葬故亦不書葬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

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

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此等書法
不經說
惟此
之

五代史卷九

舊唐書

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

所謂名臣
我輩是也
詞

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
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鸞脫覘威所嚮鸞脫爲威
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
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
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王
午犯封丘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
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弑隱帝于趙村丙戌威
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
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
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贊爲

兵書多
諸將謀
我今其
陽爲西
備可擊
鄆忽見
宗與符
合鄆大
節度使
萬進反
軍節度
使朱友
謙叛陷
同州末
帝以鄆
爲河東
道招討

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鄆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爲河東道招討

殺降尤多

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

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

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

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子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何得用？

平。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

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色而己

以人龍泳

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

五代史卷四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

此等事
水性

世宗後

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旌節。廷蘊素廉。歷七

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
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
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
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
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
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
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

遇

注意此等
事

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

廢帝紀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監本訛師
今從上下文改正。

潞王紀戊子殺康義誠注義誠叛于愍帝罪宜曰誅而

廢帝同惡相殺故書殺。○臣文清按朱子綱目大書唐康義

誠伏誅夷其族。劉友益書法云從珂書弒矣。康義誠
曷爲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觀望今又叛
主求容罪不容于誅矣。其義較長。

五代史卷八考證

晉高祖紀六年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決滑濮

鄆澶州。○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河決者十有六而五代居

中國統一
河與外族

此改二事。
分三卷。
三卷。
三卷。
三卷。

其九皆朱梁決河爲二以疏河漲之罪也。然梁本紀

失載附記于此。

五代史卷九考證

卷十十一原無考證

晉出帝紀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

○臣會汾

按敬儒卽帝

本生父從唐舊制亦無稱皇伯之禮義見總論內

五代史卷十二考證

卷十三十四原無考證

周世宗紀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監

本脫瓊字今增正

三年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

人戰于正陽敗之

○臣文清

按朱子綱目書周主自將伐唐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代史

三 第五十

說不教子
也大夫保

〇〇〇

門島庚申幸燕國長公主第視疾五月南唐賀文明殿
成進銀萬兩甲戌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乙亥閱蜀
法物圖書丁丑詔蜀郡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辛巳
潭州火壬午澶州進麥兩岐至六岐者百六十五本辛
卯熒惑犯軒轅六月甲午東阿河溢甲辰河決觀城月
犯心前星丙午澧州刺史白全紹坐縱紀綱規財部內
免官詔人臣家不得私養宦者內侍年三十以上方許
養一子士庶敢有鬪童男者不赦己酉果州貢禾一莖
十三穗秋七月丙寅詔蜀官將吏及姻屬疾者所在給
醫藥錢帛戊辰西南夷首領董暲等內附己巳幸造船

不書病。
第五十。

子幸綾錦院庚午權高麗國事王仙遣使來朝獻党進
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北辛巳命忻代行營都監郭進遷
山後諸州民庚寅幸城南池亭遂幸禮賢宅又幸晉王
第冬十月甲午朔旦賜文武百官衣有差丁酉兵馬監
押馬繼恩率兵入河東界焚蕩四十餘砦己亥幸西教
場庚子鎮州巡檢郭進焚壽陽縣俘九千人辛丑晉隰
巡檢穆彥璋入河東俘二千餘人党進敗北漢軍於太
原城北己酉吳越王獻馴象癸丑冬帝崩於萬歲殿年
五十殯于殿西階諡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
太平興國二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

詰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進兵獲馬三百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人來降乙亥范陽民以牛酒犒師丁丑帝乘輦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來降壬午知薊州劉守恩來降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于高粱河敗績甲申班師庚寅命孟立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乙巳帝至自范陽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從征失律貶崇信軍節度使甲寅彰信軍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甲戌汴水決宋城縣

契丹善用
誘敵深入
戰誘敵入
多佔地名
此後討机更
死楊業死

美克雲州田重進戰飛狐北破其衆壬寅曹彬米信戰
新城東北又破之己酉田重進再戰飛狐北再破之殺
二將乙卯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許彥欽殺大將
蕭啜理執其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降五月
庚午曹彬之師大敗于岐溝關收衆夜渡拒馬河退屯
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彥進
米信歸闕命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
吏民及吐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會契丹十萬衆復陷
寰州楊業護送遷民遇之苦戰力盡爲所禽守節而死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甲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參

敗契丹于土鎧堡斬獲甚衆殺監軍舍利二人是歲壽州大水濮州蝗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不受朝羣臣詣閣拜表稱賀己卯遣使按問西川嶺南江浙等路刑獄丙戌詔應行營將士戰敗潰散者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可紀者所在以聞瘞暴骸死事者廩給其家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爲武勝軍節度使徙封南陽國王丁酉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甲寅錢俶改封許王三月庚辰詔申嚴考績夏四月

新進
三
年
於
契
丹

不擇而取
多手多足
此州之敗

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偏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閑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荅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

下不難定也。壬午，自將征陳理。是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冬十月壬寅，圍武昌。分徇湖北諸路，皆下。十二月丙申，還應天。常遇春留督諸軍。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等率羣臣勸進，不允。固請，乃即吳王位，建百官，以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鑒之，立子標爲世子。二月乙未，復自將征武昌。陳理降。漢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還應天。丁卯，置起居注。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命中書省辟文武人材。夏四月，建祠祀死事丁普

不合誤子
作我失
策。

卯以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爲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二月丙申朔，靈州行營破李繼遷。辛丑，帝不豫。甲辰，降京畿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壬戌，大食賓同隴國並來貢。三月丁卯，占城國來貢。壬辰，不視朝。癸巳，退班于萬歲殿，宣詔令皇太子柩前卽位。是日崩，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

甘州屯田水利是年占城琉球瓦刺哈密蘇門答刺亦力把里入貢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政辛酉諭禮部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夏四月辛丑免山西逋賦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六月癸卯錄囚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是月作官箴成凡三十五篇示百官秋八月乙未敕京官三

今移存此

靡不有初

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

今有新保安
此是舊保安
在保安之
末

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
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
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
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
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謨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
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
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
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慙直又
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
爲常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

史
白蓮教

〇〇〇

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旦數百里萬歷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

不月事任

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
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
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
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爲楊嗣昌引
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
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
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
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塞識者以爲不祥及是
果應

馮元颺字爾敬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

〇〇〇

此役打雨
月餘

者無算。友諒氣奪。辛卯復戰。友諒復大敗。於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戰。壬辰太祖移軍扼左蠡。友諒亦退保渚磯。相持三日。其左右二金吾將軍皆降。友諒勢益蹙。忿甚。盡殺所獲將士。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陣亡者。八月壬戌友諒食盡。趨南湖鰲。爲南湖軍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順流搏戰。及於涇江。涇江軍復遮擊之。友諒中流矢死。張定邊以其子理奔武昌。九月還應天。論功行賞。先是太祖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

教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懣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庸人論於道
商榷勝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奸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達陛下以至德
嗣興以大明垂曆求過闕者諫諍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尋斯策
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是有司之所
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諫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
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齊俗和
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
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最荒寧幸若謀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
憂勞之志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
追躋三五紹復祖宗宜聖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
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墜而不得下濟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
欲氣之和也在達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虞罕
蓄本乎亢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制由中外之注殊生徒情

写在前面的话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毛泽东 1964年春

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情感如潮，溢于笔下，一挥而就的著名的一首词。这是一位政治家最恢宏的感叹，也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风风雨雨的无尽思量。

历史是让人清醒的教科书。

一个人，不论你是谁，你总得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审视你脚下的路途，展望明天的曙光，一切只为了让你那份人生更加美好。

毛泽东是伟人，是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历史的思索自然超越了个人生命的有限尺度，那是有关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的。也正因为此，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所作的圈点、批注，成为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可贵记录，也是毛泽东留给现代中国人的一笔无价的财富。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繁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人，从秦汉时起，就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缔造、完善着这个统一大国，共同培养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标准与哲学体系。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在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痕，造就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从春秋以后，代代修史，连绵不断，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历史文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它是从西汉司马迁开始，经由2000多年来历朝著名的历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全书共3259卷，约4000万字。它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青睐于二十四史。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这部史书始终伴随着他。直到逝世之前，重病缠身的他还用颤抖的手在几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记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一九七五、八”等字样。风雨春秋二十四载，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历史长卷，有些史册和篇章还两

遍、三遍、四遍地研读过。他在研读二十四史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下了大量圈、画和批语。这些是毛泽东情感和思想的率直流露，它是情不能自抑的感慨，是思绪如飞的激越。“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心境的最好写照。一部二十四史所包含的“几千寒热”，令毛泽东“东方白”时，却“数未竟”。

毛泽东读史时的心境、感叹，自非今天的我们所能描摹、刻画，我们只能从他写的批语和作的词中领略他的心境之一二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毫无疑问，毛泽东读史，并不重在历史本身，这就如他自己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与所有的人一样在读书，但又有所不同，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在读书。他跟所有的人一样，读二十四史是想要了解历史；但又不一样，他是想着如何以对历史的了解来帮助变革现实。他在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大量评语和考订，当然是对历史的研究，但他跟通常的历史研究者对待历史又不一样，毛泽东的着眼点在于改造世界。

毛泽东通过读史，透过历史的沧桑与风雨，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的参照，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阅读二十四史，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的今天，并展望中国的明天，一切只为了将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大凡成功的政治家都非常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家们虽然都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像毛泽东这样一生酷爱读史，孜孜不倦地充实自己的历史知识政治家，是十分罕见的。作为一代伟人，他的历史视野是极其广阔的。他对二十四史的评点展示了一代伟人尊重历史和审视历史之辩证统一的恢宏气度，他曾经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毛泽东是政治家，因而他读史，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是带有他自己特色的读史。他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现实的历史运动走向胜利的三个条件，彰历代政治得失，察现实历史运动，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将大量浩瀚的史料进行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其史识幽深致远，其见地绝唱独叹。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评点，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点，它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目光去评点历史，关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关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谋略，重视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毛泽东自己认为“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夜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有同感，但他对“古人曰”却到了着迷的程度，对这部皇皇巨著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毛泽东曾说：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我要把二十四史读完”。

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这套书，他读得非常认真、细致、深入，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了传记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及评语；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别字。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圈点和评语，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我们研究二十四史时的重要参考，是我们研究毛泽东的历史观及其思想的丰富资料。这些批语，显示了一代伟人的历史智慧，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富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史学界敏锐地看到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巨大的历史价值。1995年7月，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决定由中央档案馆分别与中国档案出版社、线装书局合作，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毛泽东评点过的二十四史分精装、线装两种版本以原貌影印出版，书名为《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这部书一出，在学术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适应了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企盼早日读到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评点批注，借以研究他对历史的精到见解之要求，它无疑是中国政治生活、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等领域的一件盛事，对于推动历史研究、促进历史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的积极影响，还将超出中国的范围。

也正因为此，我们借着这股热浪与煦风，试图对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大量批语进行解析，以便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写这些批语时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本人的心境以及他通过批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为所有喜读二十四史、关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人们提供一本或许算不上深刻，但绝对寓于了挚诚、心血、认真、郑重的书。

我们不敢奢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怎样意外的惊喜，买到它，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只要它能给您（读者）提供一点思路、一条线索、一些启示，我们就算是欣慰了。

一切的一切，读或写，点或评，学习或掌握，都只为了了解毛泽东，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恢宏的历史感念，他的精辟独到的见识；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弘扬民族的文化；为了让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铭记昨日风风雨雨，更好地走向明天的“无限风景”。

愿我们真诚的企盼会是现实中真实的景观。

以此共勉！

1998 年元月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的史学启蒙是从《三字经》开始的。在356句的《三字经》中，有90句的内容是关于历史的，它浓缩了上自伏羲、神农，下至两宋期间的中国历史。在以后的学习与革命生涯中，他又读了《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许多历史著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功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读史是毛泽东的一大兴趣，但真正系统地阅读中国历史典籍则是在住进中南海以后。

1952年，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工作人员为他添置了一部二十四史。这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其内容包括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四千年的历史。全书共有八百多册，三千二百多卷，约四千万字。成书时间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一千九百多年，是一部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巨著。

据张贻玖回忆说：“对于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又据芦荻所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书中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由此可见二十多年中，这部史书被毛泽东阅读的情况。从他圈点批注的情况看，毛泽东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每一部书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册、卷的数目和分类，对一些他自己喜爱的传记，他都一一注明其所在的册数和卷数。以《辽史》为例，他在这部书的封面上列出了“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一百一十五卷”这样的总目，然后在下面写了一段话：“《辽

史》总例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合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它条体例不合，按其它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可见他每读一史前，就要对全书结构有一个总体了解，他能考察出《辽史》的实有卷数和总列卷数不符，这不是一般读史的人所能注意到的，足见其读史之认真。再以《明史》为例，这部史籍共有一百多册，三百三十二卷，要找出其中的某一卷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毛泽东在每册的封面上，都标出了册数、卷数，有的还列出传主的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等。在某些传主的下面，他还作了圈点批注。可见他下功夫之深。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再读之方便，或为查找某方面材料之便利。和其同时代的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可谓读史最认真、历史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除了通体阅读一遍外，读得最多的当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十几种。例如《晋书》，毛泽东多次读过，对淝水之战中立过功劳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等人很感兴趣，并布置校注这四个人物的传。他在《晋书》的《谢安传》上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是做样子”的字样。1975年，毛泽东再读《晋书》，他对谢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维护了东晋的统一，而对桓温则说他是搞分裂的野心家。在这些重点阅读的史书上，毛泽东不仅作了大量圈画，而且写下了许多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既认真阅读正文，也不放过注文，并将二者联系起来读。他对《二十四史》中的许多部史书都有评价。《后汉书》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史书之一，他曾在该书第21册封面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后汉书》写得不错，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对唐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的注、对北宋史学家刘敞为《后汉书》作的按语、对南北朝时南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释都非常赞赏，认为他们为原著充实了大量的史料。毛泽东在《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中批注道：“李贤好。刘敞好。李贤贤于颜师古（唐代为《后汉书》作注之人。——引者注）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莫豪巨眼，不其然乎？”由此可见，毛泽东喜

读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史料的丰富。此外，毛泽东还从思想高度评价二十四史。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对于书中的有些篇章，毛泽东则有更具体的评价。

《资治通鉴》也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这是因为这部书“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1975年，毛泽东再读此书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已经将此书读了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他不仅十分熟悉《通鉴》的写作情况，而且对其内容也可以信手拈来，为现实提供活生生的借鉴。

毛泽东读史，遇到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总是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所借鉴。毛泽东有句话：“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的确，他读史书，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利于建设中国的今天。他总是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读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一反许多古书中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称为“贼”、“匪”、“盗”、“寇”等作法，给予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喜欢读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传记他都反复阅读，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58年，他读《张鲁传》时，写了一大段文字，强调这一观点：“历代都有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地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个观点在他所作的《贺新郎·读史》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人类告别猿类，进入童年时期，起决定作用的是制造工具的劳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波此弯弓月”的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洒满了历史的画卷，“几千寒热”的历史就在这风云变幻中荡过；读过一部历史，留给人们的不过是点滴滴的几行陈述。帝王将相的故事，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真正的风流人物还是盗跖、庄舄及“奋起挥黄钺”的奴隶、农民们。毛泽东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一切信以为真，那是唯心主义的态度。但不读，又无法了解历史，所以，“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不仅对历史上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给予肯定评价，如屈原，中唐八司马，明代李卓吾，清代魏源、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革命者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而且对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帝王也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和赞扬，如秦始皇、刘邦、曹操、朱元璋等，毛泽东一生中多次提到他们，赞扬他们为历史进步所作的贡献。以曹操为例，毛泽东一贯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都是反面人物的代表，被称为“旷世奸雄”。毛泽东认为将曹操称为奸雄太不公正。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1954年夏季，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来过北戴河，登过碣石山，在建安十二年五月，他出兵打败乌桓，得胜回来经过碣石山时写了《观沧海》这首诗。他还说，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纷起，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还非常喜欢曹操的诗，说他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以后的许多场合，毛泽东都提到曹操，要求对他要正面评价。他说，要用立体的观点去看社会、看历史、评价历史人物。

毛泽东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座谈时，指出要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

能将传统丢掉，但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就是他的“古为今用”思想，毛泽东一向将“古为今用”看作是研究历史的指针。他常常拿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明现实中的道理、来警示现实中的人，而这样总是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以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阐明革命不能“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以李自成兵败的教训告诫党内不要产生骄傲情绪；用《张鲁传》中的设义舍、置“义米”、“义肉”来推动群众革命运动；以《郭嘉传》中郭嘉的多谋善断来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要多动脑筋，要在“谋”字上下功夫；读《吕蒙传》，他要求公安干警应成为能文能武的人；以《黄琼传》《李固传》中两人的直言敢谏要求在党内要提倡正气；以《触龙说赵太后》中关于教育子女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以防变质，等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总之，终生不辍的读史生活使毛泽东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为他成为一位历史的巨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而在这一转换中，中国的国情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土壤，毛泽东正是这一转换中的桥梁，是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国的二十四史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通过读史，毛泽东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读史他悟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读史，他结识了历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通过读史，他总结出了几千年治乱兴衰的规律……

毛泽东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他是领导中国人民摆脱几千年的奴役与贫困，走上独立与富强的史无前例的巨人。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历史是同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毛泽东导演的一幕丰富、生动、情节曲折的活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实怎样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也看到了历史怎样活在现实中。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1)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6)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青睐于二十四史。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这部史书始终伴随着他。他在研读二十四史时,写下大量的批语和圈点。它是毛泽东情不自禁的感慨,也是思绪如飞的激越。

○“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或许是毛泽东读史心境的最好写照。

史 记

- 1 殷本纪..... (1)

“商纣王是很有本事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行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方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

- 2 秦始皇本纪..... (4)

“祖龙魂死秦犹生,孔学名高实秕糠。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看来,秦始皇引起毛泽东兴趣的,除了他的功业外,还有他敢于否定传统,敢于蔑视被人们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王”,也是一个方面。其实,要干点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就不能太尊重陈规。这是必然之事。

- 3 项羽本纪..... (44)

“不要当楚霸王。”

“项王非政治家。”

○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当真,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 4 汉高祖本纪..... (73)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给刘邦以高度评价，认为他是“老祖出人物”、“听得进不同意见”。

5 孝文本纪 (104)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毛泽东并非对文、景二帝抱有什么偏见，而只不过希望为政不要抱残守阙，要勇于创新，表现了一代伟人的广阔胸襟。

6 孝景本纪 (121)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

○汉孝景帝刘启在位的十六年间，继承文帝时期社会安宁、经济兴盛发展的政治局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所提高。景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曾经下诏说：“农业是国之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粮食重要。”因此他下令减免徭役，将租赋恢复到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这些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汉景帝还提倡节俭，释放奴婢回家从事生产。早在刘邦取得天下时，曾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诸侯国，以确刘氏天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军政、经济大权。景帝时期，王国势力发展严重影响到中央集权。汉景帝接受晁错建议，实行“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权力和封地，导致了公元前174年发生的“七国之乱”。景帝最终以武力平定了这场叛乱，将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皇权，维护了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在景帝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史学家把景帝和文帝在位时期并称为“文景之治”。

7 孔子世家 (126)

“‘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孔夫子是毛泽东谈论得最多的一位思想家，秦始皇是毛泽东谈论得最多的一位帝王。所表达的观点，时常透露出他的一些实践选择信息。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治，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做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可以说，“秦始皇”和“孔夫子”，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两个盘根错节的“情结”，交替使用的文武之道。

○毛泽东亦然。他经常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8 陈涉世家 (151)

“陈胜有二误。”

○毛泽东对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精神大为赞赏，但对陈胜的失误也颇为惋惜。一是功成忘本；二是用人不当，所用之人既无才，又无德。

9 老子列传 (163)

“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老子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无为”思想，“道法自然”的学说，对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时，引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思想，并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

10 韩非列传 (165)

“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毛泽东曾阅读过韩非的文章。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11 庄子列传 (170)

“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鲲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寓言想象，毛泽东对它非常喜爱，常借以抒发感慨，寄托思想。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书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诗中“斥鷃”、“大鸟”，就是沿用《逍遥游》的典意。

12 孙子列传 (171)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毛泽东并不迷信兵书。他曾说按教条作战的人，多是被兵书所误，正如他在1960年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所指出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

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13 商君列传…………… (173)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之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治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之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文中破题三叹:叹吾国国民之愚;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叹数千年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国文教员让同学“传观”,并加以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赳赳入古”,“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4 张仪列传…………… (184)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

○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四方,形成合纵则楚王,连横则秦帝的政治格局,毛泽东从张仪由受辱而发迹的过程引申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张仪的压力有三:一是在楚国被嫌疑而挨打;二是投奔才能原不如自己的同学,反遭冷遇而尴尬;三是受到同学苏秦的怠慢轻视。

15 墨子列传…………… (205)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传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

○毛泽东对墨子重视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观念击节赞赏。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

16 屈原列传…………… (208)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毛泽东最看重的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它的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

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他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17 李斯列传…………… (214)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毛泽东时常读《谏逐客书》,给予高度评价。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不统一。由称赞李斯的文章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

18 酈生陆贾列传…………… (236)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对酈生有赞许之意,就在于他帮助刘邦成就了功业。

汉 书

19 汉元帝本纪…………… (248)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泽东读史,对历代蓬勃进取的帝王总是赞赏,而对那些式微败落的皇帝一向不感兴趣。对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则颇为不屑,斥为衰国之君。

20 平帝本纪..... (264)

毛泽东曾阅读此传。

○平帝短短的帝王生涯,充满了哀怨凄苦,他只不过是王莽操纵下的一个傀儡,连他的生活也是任人摆布。他不情愿地娶王莽的女儿做皇后,母亲也因为牵连到谋反案件而被杀。十四岁那年被王莽用药酒毒死。在末代帝王中,平帝是一位最可怜的政治牺牲品。

21 司马迁传..... (273)

“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必须是有才气和有志气的人。

○每一位同志都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逆境中发奋有为。

○毛泽东对《史记》客观公正的写史态度和彪炳千秋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22 赵充国传..... (303)

“说服力强之效。”

“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汉宣帝时,赵充国用恩威并施的办法解决了西北少数民族的争端,并上疏要求边境屯田,此主张遭到宣帝和众大臣反对,赵充国坚持真理,据理力争,并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逐一列举屯田的好处,并最终说服宣帝和大臣。

○毛泽东在这十二条理由旁逐一圈点,并很赞赏赵充国据理说服的态度。50年代末期,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一起游泳。游罢过后上岸,他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23 王莽传..... (327)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

最后之胜利。”

○王莽改制,被毛泽东评价为抓到了问题的关键。王莽改制,不过败在泥古不化。但毛泽东也认为王莽有虚伪成分,这从他特别喜爱白居易的这首诗可以看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廉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后 汉 书

24 汉光武帝本纪…………… (455)

“西汉高、文、景、武、昭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汉光武帝虽然亲身建立大业,却兢兢业业如同能力不够一样,所以能明确谨慎地对待国家大事,总揽大权,审时度势,所办的事没有什么过失。他辞退有功的武臣而任用文官,收藏起弓箭而放马牛回归民间,虽然治国之道比不上古代圣贤,却也配得上止息干戈的“武”字了。

25 汉献帝本纪…………… (504)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东汉献帝刘协,生于光和四年(181),其母王美人被何皇后毒死,故由董太后抚养长大。中平六年(189)。灵帝死,立其兄刘辩为帝,封刘协为陈留王。在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中,董卓控制了中央政权,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从此年仅九岁的刘协,开始了他作为傀儡皇帝的漫长生涯。董卓死后,王允、吕布主持朝政,刘协又成为他们的傀儡。后王允被杀,献帝又落入李傕、郭汜的手中。兴平二年(195),李傕、郭汜内讧,李傕将献帝劫去。不久,献帝在李傕部将杨奉、牛辅的部将董承等的护卫下,摆脱了李、郭的控制,逃往弘农。又辗转东行到达洛阳,落入曹操之手。曹操利用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挟持献帝迁都许昌。从此,献帝在曹氏父子的挟持下度过了余生。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其子曹丕袭爵为魏王。就在这一年,曹丕逼献帝逊位,自称天子,东汉政权最后灭亡。献帝废后被封为山阳公,又过了十四年献帝死去,终年五十四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孝献帝。

26 黄琼、李固传…………… (519)

“人贵有自知之明。”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在阅读《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时将此两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阅读,意在提倡正直敢言的作风,树立正大光明的正气。

○在以后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

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便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碎的。”以此来批评当时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

27 陈寔传…………… (550)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是汉末名士。一日小偷到陈家，藏在屋梁上，陈寔发现后并未叫喊，召集家中子孙，对他们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止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了大为震惊，从梁上下来向陈寔谢罪。毛泽东读到此时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对陈寔为人的宏量和教育之道也颇加赞赏。

28 严光传…………… (557)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严光乃是一代高士，怀济世之才，却隐居山中，一向为儒道兼修的古代士子所敬仰。

三 国 志

29 魏武帝纪…………… (559)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帝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魏武帝曹操，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几乎成了定论。但毛泽东一分为二，既有对其雄才大略的肯定，又有对其不当之处的批评。毛泽东对曹操的文采也是赞叹有加，对《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名篇曾经反复书写。

30 魏文帝本纪…………… (608)

“此等语竟被利用。”

“尧幽囚，舜野死。”

○曹操死后，曹丕多次逼汉献帝“禅位”，一场生死相逼的宫廷政变，被蒙上了温情诗化的幕纱。汉献帝退位诏书中也引用《礼记》中“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话为自己圆场。毛泽东读至此，只好批道：“此等语竟被利用。”同时毛泽东对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一事也提出质疑。

31 袁绍传…………… (623)

“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

○袁绍可谓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时,最有问鼎实力的人物,兵强粮足,地盘广大,又有几个儿子相助,不可一世,但最终一败涂地,个中原因,毛主席一语破的。对袁绍外表强大而“多端寡要”的实质加以品评,从中也得出了反面教训。见解精辟,入木三分。

32 刘表传..... (633)

“虚有其表。”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瞧不起刘表,轻蔑之态,溢于言词。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迎文批道:“虚有其表”,道出刘表外貌伟岸,骨子里却优柔寡断的本质。

○毛泽东对此人为何如此轻蔑呢?

33 张鲁传..... (639)

“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张鲁,是五斗米道的首领,在四川一带影响很广,以道教代替政府,颇得民心。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的一些影子。毛泽东评此传时评语达1400多字。

34 郭嘉传..... (649)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多谋善断的郭嘉值得学习。”

○郭嘉是历史上少有的足智多谋的良将,英年早逝。曹操的许多成功决策和脱困之计都出自他,以致他死后,曹操每遇危难,都痛悔莫及。

○毛泽东在1959年多次谈到郭嘉,希望党内有郭嘉这样的人来排忧解难。郭嘉为什么这样被毛泽东在特定的国家困境中反复谈及呢?

35 刘晔传..... (653)

“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有“佐世之才”的重要谋士,料事如神,高瞻远瞩。毛泽东非常欣赏刘晔在为曹操所作的谋略中的远见卓识。且看刘晔是如何“放长线钓大鱼”的?

36 先主刘备传..... (663)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精不足也。宜出湓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败。”

○毛泽东对刘备颇为欣赏,他在1957年7月9日召开的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者。”

37 后主传..... (685)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刘禅性格懦弱,才能平庸。毛泽东很看不起他,对他嗤之以鼻。

38 诸葛亮传..... (695)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

○诸葛亮是一代贤相,但蜀国终未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他本人也无奈地“出师未捷身先死”。喜读三国的人总不免要问:“蜀国失误在何处。”

39 吴主孙权传..... (713)

“当今惜无孙仲谋。”

○毛泽东对孙权颇为赞赏。他在读《吕蒙传》时,赞扬孙权劝吕蒙发愤读书的举动;非常喜欢吟诵辛弃疾的《南乡子》词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40 周瑜传..... (745)

“周瑜是个‘共青团员’.....”

○周瑜可谓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将,少年英才,33岁时便统领大军在赤壁大破“老谋深算”的曹操大军。毛泽东对此人除赞赏他的才能外,更关注他的年青有为,以致他多次在党内提倡启用年轻人担当重任。红军时代李先念等“年青人”都屡建奇功。毛泽东的“年青人理论”可谓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41 鲁肃传..... (755)

“卢注亦不确。”

“《一统志》明指凤阳。”

○毛泽东也可谓一代史家,虽无著述,但其读史之精细严谨、评史之深刻独致可见一斑。

42 吕蒙传..... (763)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随行的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火车上毛主席读了《三国志》中的《吕蒙传》,在闲谈中他讲了吕蒙虽行伍出身,文化不高,但后来却发愤读书,智勇双全的故事。并要求我军高级干部“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43 陈武传、虞翻传、吕岱传..... (776)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杀降不武。”

○毛泽东读史时,比较注意不同历史人物对待俘虏的态度,关于这方面,他写了许多批语。反映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反对杀降,反对杀俘。甚至从人格的角度以为“杀降不武”,即杀害投降的人,不仅不应该,而且“胜之不武”,

是耻辱而不是胜利。

44 骆统传..... (792)

“买壮丁。”

“自古如斯。”

○骆统给孙权的一道上疏,力陈兵役和下级官吏的苛烈给老百姓带来的种种痛苦,毛泽东读到此,发表了他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本质的认识:“自古如此”。

45 全琮传..... (798)

“都是废话。”

○孙权准备派太子出征,大臣全琮表示反对,认为太子应留宫中,监理国家。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对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的子女,主席一向以为他们绝不能养尊处优,而应该在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

46 陆逊传..... (802)

“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历史上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以蜀国惨败,吴国大胜而结束,历代战略家和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加以总结、分析。作为中国战略大家的毛泽东的看法却与众不同,卓然超凡。一场精彩的分析令人深思。

47 晋宣帝本纪..... (823)

“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

48 晋武帝本纪..... (850)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鼓励农耕,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后期自满享乐,导致了晋王朝在他身后顿起八王之乱,以致繁华的洛阳蒿草遍地,瓦砾成丘,白骨蔽野。

49 郭象传..... (893)

“郭象无行。”

○郭象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但他又不甘寂寞,在标榜自己清高的同时,又“任职当权”,势倾内外,是个言行不一之人;另外,他又涉嫌“剽窃”向秀的《庄子注》。因此,毛泽东在评郭象时批注:“郭象无行。”

50 庾纯..... (898)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庾纯,晋时被时人誉为儒学代表,博学多才,重义气,堪称处世典范。

51 潘尼····· (905)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潘尼少时才华横溢,和潘岳一样都以文章出名。但潘尼性情恬静无争,唯务学习和著述。毛泽东十分看重潘尼的才气和人品。

52 江统传····· (918)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

“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揖耳。”

○江统在《徙戎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提出迁少数民族于故地的主张。然而,毛泽东不同意江统的意见,认为在封建社会,迁与不迁会致乱,而只有到了新社会时,各族人民才能和睦共处,共同发展。

53 谢安传····· (936)

毛泽东曾于1971年9月“再阅”该传。

○毛泽东对谢安的潇洒、超脱,既深谋远虑,又镇定自若的风采颇为欣赏。

54 王羲之传····· (942)

“虽对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东晋王朝北伐屡败屡战,使民不聊生。王羲之上疏力阻北伐:“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以深。”毛泽东对此评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宋 书

55 宋明帝纪····· (959)

“刘瑛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弱对强,·····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活动,政治谋略和策略,都详细作了圈画、批注。

56 陶潜传····· (969)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关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曾熟读、圈点过陶潜的《桃花源记》。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同理想非常神往。

南 齐 书

57 周盘龙传····· (977)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周盘龙以勇敢而闻名,深受齐高祖萧道成赏识。

陈 书

58 后主本纪…………… (981)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后主在位期间,终日不理朝政,大兴土木,生活奢侈,荒淫无度,每天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最终身败国亡。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魏 书

59 崔彧传…………… (1002)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崔彧为人性善忠厚,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医生。

北 齐 书

60 高昂传…………… (1003)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高昂幼时胆力过人,爱骑马。后投靠高欢大破尔朱氏集团成为东魏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

南 史

61 宋高祖本纪…………… (1008)

“守大岷亦无用。”

○雄才大略的宋高祖刘裕在北伐南燕时,南燕国主慕容超拒绝部下的正确建议,结果国破身亡。本来如果慕容超采取固守大岷的战术,也许会再残喘一时,但这并不能挽救积弊重生的南燕,因为民心向背是关系一国存亡的关键。故毛泽东认为,即使慕容超“守大岷亦无用。”

62 宋太祖本纪…………… (1053)

“赵宋祖此弊法。”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孙子兵法》的用兵原则之一,然而刘宋王朝和赵宋王朝却置此而不顾,由皇帝独揽行军打仗大权,结果在对外作战时一败再败,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

63 梁高祖本纪 (1079)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对梁武帝早年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很有魄力很是欣赏。但对梁武帝中期以后,则以为有悲剧情味。因为梁武帝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国内平静,实为休养生息,充实国力,以图统一大业之上好时机,然而他却日趋崇信佛教,唯尚空谈,一味仁厚,导致奸佞日进,良佐日远,最后竟被叛军围困,饿死于净居殿,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岂不悲哉!

64 王镇恶传 (1124)

“使贪。”

○王镇恶为南朝刘宋政权建立了赫赫战功,但又贪财图名好色,终于遭到同僚谗害致死。他的死一方面是罪有应得,但宋高祖刘裕的纵容亦难辞其咎,故毛泽东对此评道:“使贪。”

65 臧质传 (1133)

“臧质豪杰之士。”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这是“豪杰之士”臧质在谋略上的过人之处。然而,这位“豪杰之士”却也有失算之时,因此毛泽东批评他:“此是妄想。”

66 王弘传 (1148)

“略似荀彧”

○古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重演,三国时曹操害荀彧即是其中一例。而刘裕之杀死王弘,与曹氏的手段如出一辙。故毛泽东在感叹王弘的遭遇时说:“略似荀彧。”

67 王僧虔传 (1156)

“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

○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病中的胡乔木写信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表达了人类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

68 袁颢传 (1168)

“袁颢无能。”

○袁颢本无将略,又无文才,却又好赋诗清谈,在起兵造反时又对众将舞文弄墨,结果兵未战而身先亡,成为一时笑谈。所以毛泽东在评价他时写道:“袁颢无能。”

69 袁粲传 (1174)

“袁粲死节。”

○萧道成灭宋建齐后,袁粲称病不朝,决心死节。当齐军入城时,其子拥抱着他,乞求与父同死,他叹道:“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于是父子二人一同引颈而死。

70 孔琬之传 (1183)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汉末陈寔教育“梁上君子”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而南朝孔琬之却反其道而行之,严厉惩罚偷割稻子的小孩。他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对此,毛泽东却有不同看法。

71 范晔传 (1186)

“好反而不好胜,古今一轨。”

○自古言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宋文帝时期,范晔、刘湛均先后起兵谋反,事未发而身先亡,成为这一古语的又例证。因此毛泽东读到这里时批道:“好反而不好胜,古今一轨。”

72 刘湛传 (1200)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殷景仁与文帝密谋。”

○小人历来是导致国运衰败,甚至国破家亡的灾难之源,商纣王信用费仲而招至鹿台之焚、周厉王因宠幸夷公而失去国柄,到南朝宋文帝时期,又差点因为刘湛而引起纷纭战火,幸亏有殷景仁出谋划策,这场灾难才没有发生。

73 谢灵运传 (1209)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这首诗中,有100多字的批语,远远超出作品本身,是对谢灵运一生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的客观评价。

74 曹景宗传 (1216)

“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

“景宗亦豪杰哉。”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不善文墨的曹景宗在庆功宴上提笔赋诗,使满座皆惊。其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

一次讲话中特地引用了这首诗,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可以写出好诗。

○毛泽东在赞扬曹景宗为豪杰之士时,又一分为二地对他好争功做了批评。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75 韦睿传 (1228)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予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朝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很赞赏,批注说:“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用。”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它主要要求我党干部学习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76 陈庆之传 (1275)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是梁朝的著名将军,有才有识,战绩显赫。毛泽东在事隔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传,唤起了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产生了“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共鸣,因此能不对陈氏“为之神往”吗?

77 贺琛传 (1284)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这是历代政治家对治国之道的经验总结。然而,作为开国之君的梁武帝却置臣下的劝谏于不顾,竟公然宣称“自己而得,自己而丧”,最终果然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因此,梁武帝与吴主孙权相比,似又差了许多。

北 史

78 王建传 (1294)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冤哉枉也。”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大将,一生转战疆场,屡有建树。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这位将军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庸才。为什么毛泽东这样评价王建呢?

79 酈道元传 (1303)

“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酈道元,北魏地理学家,主要著作为《水经注》。此书是酈道元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成的地理巨著。书中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详细的记述。

隋 书

80 隋高祖本纪(下) (1306)

“阻碍商业发展。”

“蕴藏大乱。”

○隋高祖杨坚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中国南北重新统一,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仿佛一切都在进步。然而,在毛泽东看来,隋文帝却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毛泽东何出此言?

旧 唐 书

81 唐高祖本纪 (1378)

“遇事无断制。”

○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然不像历史上其他开国帝王那样具有雄才大略。所幸的是他有了几个英明善断的儿子,才坐上了皇帝的龙椅。因此,毛泽东评价李渊时说他“遇事无断制”,那么,李渊这种毛病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82 唐太宗本纪 (1411)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的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显然,毛泽东对李世民的用兵之道十分赞同,并对他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军事指挥才能做了高度评价。这二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有为君主。

83 盛彦师传 (1471)

“盛彦师名将,冤死。”

○盛彦师是唐初开国名将,尤其他在平定李密的瓦岗军时,贯彻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更是深得毛泽东赞赏。然而,就是这样一员名将,竟因为李世民失于调查而被赐死,使毛泽东感到十分惋惜,于是在批注时落下“冤死”二字。

84 刘世让传 (1475)

“刘世让冤死。”

○毛泽东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对刘世让的被处死,他一方面十分惋惜,另一方面也对李渊进行批评。而这不也正是“李渊遇事无断制”的一种表现吗?

85 李君羡传 (1479)

“李君羡冤死。”

○唐初开国名将多冤死者。毛泽东在批点新、旧《唐书》时写道:“盛彦师名将,冤死”、“刘世让冤死。”而这一次,李君羡又是因为什么而冤死的呢?

86 李百药传 (1482)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正是因为有了李百药的一篇《封建论》,才使唐朝避免了封建诸侯将会带来的各种危机,也才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得以成为千古明君。然而,李世民毕竟是封建帝王,和今天的人民大众相比,终有所不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87 许敬宗传 (1501)

“老而不死,年八十一。”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历史上许多有才华的士人英年早逝,但留给后世的是不朽名声;有的人虽然在生时权倾朝野,死后却为人所不齿。许敬宗正是后一类人物,因此毛泽东这样评价他说:“老而不死,年八十一。”

88 李义府传 (1511)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史,爱憎分明,特别是对爱搞阴谋诡计的人,深恶痛绝,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李义府是一个专爱耍阴谋的人,毛主席说他“笑里藏刀”,此后毛泽东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89 苏定方传 (1522)

“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毛泽东善于打运动战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名将苏定方就运用了这些战术,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当毛泽东读到《苏定方传》时,不禁赞道:“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90 杨再思传 (1529)

“杨再思佞人”

○杨再思历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三朝,地位显要。有一次别人问他为何屈身做官时,他回答说:“世路很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保以全其身哉!”怪不得毛泽东批评杨再思是个“佞人。”

91 朱敬则传 (1533)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是武则天当政时少有的耿直敢谏的大臣之一。他博古通今,把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比,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对唐中期产生了重大作用。他一生清廉,还乡时“仅余一马,数子步行而归。”毛泽东大为赞赏。

92 刘幽求传 (1545)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老死。”

○毛泽东在这里阐明了一个深刻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的重臣,权倾一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后竟然抑郁而死。

93 李愬传 (1551)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李愬足智多谋,有胆有识。能善待俘虏。兵礼兼用,且遵守纲常,生活俭朴。这也许是毛泽东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94 韩愈传 (1560)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在中唐历史上,韩愈一生具有几种角色: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影响深远。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熟读韩愈的文集,对韩愈的思想和作品,多有评说。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但反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的思想。毛泽东反对他以文为诗,但又为韩愈的诗风作了一点辩护。

95 刘禹锡传 (1575)

“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舰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对刘禹锡写的《天论》这篇文章很熟悉,柳宗元在《天论》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所以,毛泽东认为“刘禹锡的《天论》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96 柳宗元传 (1581)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毛泽东认为柳宗元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

97 杜甫传 (1584)

“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

兴。”

○毛泽东亦喜读杜诗,但评价似不太高。1957年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此外,毛泽东晚年有扬李抑杜想法,是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却相差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公平。在他看来,李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都不在杜诗之下。

98 贺知章传 (1589)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贺知章)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

○贺知章少时以文词知名,生性豁达,喜欢饮酒,与李白友善。

99 李商隐传 (1593)

“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毛泽东在六七十年代,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两次谈过对李商隐和韩愈的评价。毛泽东十分喜爱李商隐的诗,一是他的咏史诗,一是他的无题诗,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评价。

新 唐 书

100 李恪传 (1596)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英武盖世、名垂青史的唐太宗,可谓中国盛世罕有的明君,毛泽东厚爱有加,但也一针见血,对唐太宗立太子这件事,毛泽东认为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恰恰是这件事,使盛世唐朝在太宗后陷入纷争。由此可见毛泽东知人善断之非凡。

101 马周传 (1601)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唐太宗时的重要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详陈治国治家之道、君民关系之策,宏文伟词,义正辞切,显示了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经世治国的雄才大略,毛泽东推崇嘉许,评为自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102 徐有功传…………… (1619)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此传,颇为动情,细加圈点。徐有功是他非常喜爱的历史人物,在武则天篡权后的黑暗高压时代,群臣畏隐,只有他视生命与太义同在。耿直敢谏,秉公执法。由此联想到许多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一场生命与正义的讨论和思索在这里展开了。

103 姚崇传…………… (1629)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政治家评政治家,要言妙道,令人神往。谁是真正的政治家?姚崇有什么东西让毛泽东大加感叹?十条政治纲领把古与今、历史与现实连结起来。

104 张说传…………… (1645)

“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唐代可谓群星璀璨,众星拱月,一个又一个历史名臣,让毛泽东目不暇给,张说除有政治才略,军事智谋外,还文辞精壮,有人说他的诗是“江山之助。”

105 韩休传…………… (1658)

“玄宗能容韩休。”

○容人之量,是衡量一个政治家的重要标准之一,唐玄宗能容多次“批逆鳞”的韩休,毛主席对此感慨系之。

106 李叔明传…………… (1662)

“多藏厚亡。”

○一条从历史中发现的政治家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的思索。给后代留下太多的物质财富不一定是好事,毛泽东身后事显然受此启发。他没有给予孙留下遗产,但又给了他们很多、很多。

107 康承训传…………… (1668)

“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最艰难的困境,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原因固然很多,但保持内部的紧密团结可以说是致胜法宝之重。

108 田弘正传…………… (1679)

“田弘正,好将军。”

○田弘正是唐末动乱时代中的一位出色将军,他忠心为国,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坦荡胸怀,使毛泽东欣然命笔:“田弘正,好将军。”

109 王承元传…………… (1686)

“青年将军王承元。”

- 王承元是唐穆宗时在边关多次御敌克难的青年将军,三十三岁就早逝了,毛泽东颇为惋惜。
- 110 刘晏传..... (1689)
- “国营商业。”
- 刘晏的理财之术,在当时颇为出色,毛泽东慧眼识珠。
- 111 裴度传..... (1701)
- “调查研究,出以亲自。”
- 裴度深入叛军,调查详情,毛主席深为以然。
- 112 卢纶传..... (1719)
- “大历十子,只钱起为进士。”
- 唐代宗年间的十个诗人,只有钱起有“学位”,毛泽东重实而不重名,不以学历论高下,此处溢于言表。
- 113 许胤宗传..... (1722)
- “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或毒癌,终绝。”
- 毛泽东在此处为王太后作了一次病况推测。
- 114 白居易传..... (1725)
-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曾被毛泽东反复引用,颇有爱不释手之意,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识别一个人真伪的哲理。
- 毛泽东对白居易的平民意味颇为赞赏,因为白诗常常能设身处地,以平等身份与人推诚,而非怜悯口气。
- 115 杜牧传..... (1733)
-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 在唐朝的诸多诗人中,杜牧与李商隐齐名,人称“小李牧”,著有《樊川文集》。1939年4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演讲时,就引用了杜牧“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建国后,毛泽东特意批示工作人员为他找一本《樊川文集》,可见他对杜牧作品之重视。
- 116 王勃传..... (1740)
-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反对当时“争构纤微，意为雕刻”的绮靡诗风。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由此，毛泽东认为青年人“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所以，“承认世界将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发明创造”。

117 李白传…………… (1744)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泽东对李白的诗推崇备至，评价极高。毛泽东认为对李白的诗从思想性方面做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没有谁能象李白的诗那样写得奇绝突兀，又似行云流水，淋漓尽致，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中去。

118 李贺传…………… (1747)

“中国的儒学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写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李贺是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毛泽东称李贺为“英年天才。”

119 黄巢传…………… (1749)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能武善文，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农民起义领袖。

旧五代史

120 梁太祖本纪…………… (1771)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五代十国，是中国继唐之后又一次陷入混战纷争的时代，各路“英雄”，大显身手。军事割据，王朝更叠，令人眼花缭乱。

121 唐庄宗本纪…………… (1804)

“生子当如李亚子。”

○《通鉴纪事本末》中《后唐灭梁》一书，详述其间的几次重要战役。毛泽东读得十分认真，有不少圈画、批注。

122 雷满传…………… (1839)

“此人习水是好事。”

○毛泽东很欣赏雷满的水性，在读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雷满传》时作此批语。

- 123 李琪传..... (1842)
 “此种诏书好笑,冤论李琪。”
 ○毛泽东笑李嗣源连基本语法都搞不懂,也算读史执事吧。
- 124 武皇本纪..... (1852)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朱温部队与李克用大军作战的战例分析,一展毛泽东兵家之精辟见解。最危急的时候也可能是转机到来的时候。刀光剑影,生死存亡,又在眼前。
- 125 董璋传..... (1897)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毛泽东认为,在战斗中,董璋因愚蠢而败,孟知祥以谋取胜。诚然,董璋部队存在许多弱点,急功好胜,精锐之师尽排前,故孟知祥能用巧计破之。
- 126 李袭吉传..... (1908)
 “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谓朱邪,用石勒事,狂药谓酒。”
 ○李袭吉的一篇文章,就使朱温与李克用之间的兵祸暂时平息下来,毛泽东读到此时作了一个比喻:人吃了狂药,就像喝了酒一样,很容易感情用事,以致铸成大错。
- 127 少帝本纪..... (1915)
 “事有如引之怪。”
 ○后晋与辽军在恒州一带的一场大战,完全处于绝对优势的辽军却在转瞬之间土崩瓦解,一个妙计让毛泽东感到大为惊异。
- 128 桑维翰传..... (1932)
 “如不力言则下第举子耳。”
 ○虽说桑维翰聪明能干,善于作诗吟赋,但考进士是没有把握的,他考中进士是舞弊的结果。

新五代史

- 129 唐明宗本纪..... (1943)
 “后汉李固之言。”
 ○后唐王朝是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建立起来的,最终也因激烈的阶级矛盾而灭亡。欧阳修在此文中写道:“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这同后汉李固“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的评论如出一辙。
- 130 晋出帝本纪..... (1961)
 “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晋出帝石重贵“违礼废命”被立为帝,其中的缘由一直是史家一谜。欧阳修

在本文中提出了“出帝岂得立邪?”的质疑,毛泽东一贯认为著史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的批语,表明了他对著者的赞赏。

131 周太祖本纪…………… (1973)

“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

○历史的是非曲直,史家的偏误隐扬,毛泽东洞若观火,明辨深析。

132 刘鄩传、刘仁贍传…………… (1986)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一个是略通兵书,有勇有谋,一个是一步百计,熟读兵法,结果胜败各异。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启示着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

133 王彦章传…………… (1997)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在读此传时,对后唐庄宗李存勖杀掉擒获的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深表不满。

134 死节传…………… (2004)

“食谁人之禄?”

“保谓伪国?”

○面对历史,毛泽东有时是情不自禁地赞叹,有时又是难以抑止地义愤。

135 宦者传…………… (2008)

“‘色而已’吗?”

○毛泽东反对千百年来把亡国亡身的责任归结到妇女身上,并以此为例,向世人敲响警钟,就此替手掌杀伐、独断朝纲的最高统治者开脱的定论提出异议。

136 华温琪传…………… (2017)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华温琪善于守御,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武将。

137 张廷蕴传…………… (2019)

“张桓侯之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

138 皇甫遇传…………… (2023)

“晋时事。”

○毛泽东的“晋时事”批注中也多少流露出这样的感叹,似乎认为只有在后

晋朝这样腐烂衰败、君臣失和的时政下,才会产生像皇甫谧这样的“悲剧”人物。

139 四夷附录第一…………… (2029)

“注意此等事。”

○一场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晋辽政治军事格局,使毛泽东联想到了一千多年后当时中国与世界几个大国的关系。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40 李煜传…………… (2054)

“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南唐后主李煜、南朝陈后主和北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更巧的是,他们或喜好歌舞,或擅长文章,或能诗会画,好“文”而不善治政治军。毛泽东对他们很反感,经常“敲打示众。”

141 五代史卷八考证…………… (2058)

“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

○统一和防止外族(指外国)入侵,一直是毛泽东在历史中深思虑熟的问题。

宋 史

142 宋太祖本纪…………… (2062)

“说不杀士大夫,伪也。”

“不书病,年五十。”

○透过史家的遮遮掩掩,毛泽东看到了宋朝初年一场血腥而隐秘的宫廷政变,由此引出“斧声烛影”、“金匱之盟”的历史故事,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是怎样死的呢?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案。

143 宋太宗本纪…………… (2129)

“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然后待机灭敌。”

○对宋太宗,毛泽东的态度与史学家截然相反,认为宋太宗军事上没有什么见地,政治上又是“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144 宋钦宗本纪…………… (2203)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宋钦宗初政,贬诛蔡京、童贯等人,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为相。但因其为人懦弱,无主见,终难扭转乾坤,被俘失国,病死异乡。

145 杨业传…………… (2227)

“杨业战死。”

○民族英雄,毛泽东历来是非常推崇的。对于宋代抗辽名将杨业,尽管史书上说“苦战力尽,为敌所擒,守节而死”,毛泽东却仍然认为杨业是“战死”的。他是

另一个战场上,意志与肉体的较量场上。

146 范仲淹传..... (2236)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

○毛泽东对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甚为推崇。

147 包拯传..... (2253)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包拯在民间是清官的化身,人们称他为“包青天。”

148 王安石传..... (2259)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违之策也。”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尤以其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而著称。毛泽东对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的政治家历来颇为推崇。

149 司马光传..... (2276)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司马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人检朴正直,敢于直言。

150 苏轼传..... (2298)

“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

○毛泽东对苏轼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极为欣赏。

151 岳飞传..... (2328)

“‘归’字是‘回到原来状态’的意思。这句话即是说:‘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这是十二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

○毛泽东不仅喜欢岳飞的那首《满江红》词,而且对岳飞的英雄事迹非常熟悉。

152 陆游传..... (2361)

“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婉,也是一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

○毛泽东对陆游的才华和爱国之心颇为赞赏,他经常对人吟诵陆游的诗《元

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53 辛弃疾传…………… (2365)

“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天回地游’。”

○毛泽东非常喜欢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这首词。1964年又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到这首词所包含的地圆说想法。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刻意圈画，除艺术上的欣赏外，还十分赞扬词人辩证思维的深刻性。

154 文天祥传…………… (2373)

毛泽东曾阅读此传。

○毛泽东很喜爱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曾手书全诗。他在一本《西江诗话》中圈点过此诗。1964年，他让外甥女王海蓉读这首诗，并问：“假如敌人把你促走了，你怎么办？”王答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泽东说：“对了。”毛泽东对文天祥在远军狱中写下的另一首气吞山河、流传千古的诗篇《正气歌》，也极为欣赏。

155 朱熹传…………… (2384)

“只将全幅工作，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毛泽东读过朱熹的《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书的读书笔记，并有精辟见解。

辽 史

156 天祚皇帝本纪…………… (2415)

毛泽东曾阅读过《辽史》。

○天祚继位后，终日打猎钓鱼，游历避暑，祭祠神庙，参拜祖陵；国家政事不修。毛泽东对此亡国之君的做法嗤之以鼻。

金 史

157 韩企先传…………… (2464)

毛泽东曾阅读过此传。

○金世宗称韩企先为“汉人宰相中的第一人”。毛泽东对韩企先建议金世宗改革女真族的传统制度，采取汉人的体制，大加赞赏。

元 史

158 元太祖纪…………… (2467)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明 史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从朱升给朱元璋的建议中,发现了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方针,一场大规模的备战备荒运动在全国展开。

166 戚继光传..... (2625)

“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

○戚继光,明朝军事家,著名抗倭将领,毕生有5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实战效应。《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他的两本写军事训练的兵书。毛泽东很喜欢这两本书。

167 海瑞传..... (2636)

“……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的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廉洁奉公的高尚本质,毛泽东才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清官形象。

168 高启传..... (2646)

“明代最伟大的诗人。”

○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也许是想集中阅读古人咏梅的一些诗作,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高启的这首《梅花》。

169 文征明传..... (2648)

“为圣君讳。”

○毛泽东认为文征明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若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170 李自成、张献忠传..... (2651)

“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1944年9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评论了李健侯所写的《永昌演义》一书,评价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之前,称是到进京赶考,而且一再让大家阅读《甲申三百年祭》,牢记李自成失败的教训。

1

殷本纪(商纣)

——《史记》卷三

【原文】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西伯之臣闻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讖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译文】

帝乙的长子名字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低贱，启因此不能继承皇位。帝乙的小儿子辛，辛的母亲是正宫皇后，因此辛被立为帝位继承人。帝乙驾崩后，他的儿子辛继位，就是帝辛，天下称他为纣。

帝纣资智聪颖，思辨敏捷有力，对事情的反应非常快；身材高大，力气超过常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格斗；才智足能够拒绝大臣的进谏，言论足可以掩饰过失；向大臣夸耀自己的才能，向天下百姓宣扬自己的声望，认为所有功劳都是出于自己一人。帝纣喜好纵酒淫乐，贪好女色。宠爱妲己，凡是妲己的话都一一听从。于是让师涓创作新的淫乐，编制北里之舞，整天沉迷于靡靡之音。加重征收赋税来充实鹿台中的钱财，并且使巨桥仓库的粮米充实，广收狗马等珍奇之物，不计其数，增修扩建沙丘苑台的建筑，搜取众多的野兽异鸟放置在其中。怠慢鬼神。在沙丘大肆淫乐放纵，把酒放在人工修挖的湖泊中形成“酒池”，悬挂肉食在树上形成“肉林”，让男女裸身在其中追逐嬉戏，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

对于纣的这种作法，不但百姓十分怨恨，而且诸侯中也有十分不满的人，于是纣设置严酷刑罚，例如一种叫“炮烙”的酷刑。任命西伯、九侯、鄂侯担任三公。九侯有一个貌美的女儿，进献给帝纣。九侯的女儿不迎合帝纣的淫乱，致使纣十分恼怒，将她杀掉，并且将九侯施以酷刑。鄂侯极力为九侯求情，指责这种做法的残暴，被纣处以脯刑。西伯听说了这件事，私下里暗自叹息。崇侯虎得知后，将其报告给帝纣，纣因此将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谋臣闳夭等人，搜罗美女奇物好马进献给帝纣，于是纣赦免了西伯。西伯从狱中被释后献出洛西地区，以此请求纣废除“炮烙”之刑。纣于是同意废除这一刑罚，赐给西伯弓箭斧钺等兵器，让他能够统兵作战，履行西伯侯的职责。商纣任用费中管理政务。费中善于阿谀奉承，喜好财宝权力，殷朝百姓都很不满。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喜欢诋毁谗害，诸侯因此与纣更加疏远。

西伯回到自己的属地，就暗中修养德行实施善事，诸侯中很多人都背叛纣而逃奔西伯。西伯于是越来越强大，纣因此逐渐失去权势。王子比干前去进谏，纣不听从。商容是一个贤能的人，特别受到百姓的爱戴，纣却将其废除。等到西伯征讨饥国，并将这个国家灭掉，纣的大臣祖伊听说此事就责怪周，十分恐慌，急忙前来报告纣说：“上天已经赐给我们殷朝统治天下的旨意，利用元龟进行占卜，却得知不是吉兆，这不是先王不保佑我们后人，只是因为大王您荒淫暴虐导致自灭，所以上天放弃我朝，不让我们安稳地进食，不让我们了解上天的旨意，不下达统治天下百姓的典章。现在百姓迷惑却还不绝望，说：‘上天为什么不显示威严，天命为什么不到来？’现在大王你将怎么办呢？”纣说：“我一出生不就是天命吗？”祖伊反叛而去，说：“纣不可以劝谏。”西伯去世后，周武王于是带兵向东征讨，到了盟津，诸侯中反叛殷王而会聚到周的有八百人。诸侯都说：“可以讨伐纣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天命。”于是又返回属地去了。

纣更加淫乱不止。微子多次进谏都不被采纳，于是和大师、少师商量后逃走。比干说：“作为臣子，不得不以死力争。”于是强行劝谏商纣。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察看他的心。箕子十分恐惧，于是假装发疯充当奴隶，纣又将他囚禁起来。殷朝的大师、少师于是拿着他们祭祀祖先所使的乐器投奔周朝。周武王因此率领诸侯讨伐商纣。纣也派遣军队到牧野进行抵抗。甲子那一天，纣的部队大败。纣逃走，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投到火中自焚而死。周武王于是斩掉纣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面。诛杀妲己，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对死去的比干给予封号，对平民商容进行表彰。封纣的儿子武庚为禄父，以继续殷朝的祭祀，下令修正实施盘庚的政策。殷朝的百姓十分高兴。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他的后代降贬帝号，称为王。又封殷朝的后人为诸侯，隶属周。

2

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六

【原文】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翳、庶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

二年，庶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

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翳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咄、有诡。岁大饥。

四年，拔咄、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五年，将军翳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

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翳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鶒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嫪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嫪。事无小大皆决于嫪。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嫪国。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

信侯毒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毒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毒，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毒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是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略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繚亢礼，衣服食饮与繚同。繚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鸱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邲，取九城。王翦攻阬与、撩阳，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邲安阳，桓齮将。

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邲，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他，以其地为郡，命曰颖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端和将河内，羌瘃伐赵，端和围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瘃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

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荆。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享

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郿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腓，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抆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

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措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迹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级。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贱。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繆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休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今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愿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煇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级，禽灭六王。阡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

迹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罾。

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徯，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

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郿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水入不濡，火入不爇，陵云气，与天地长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佚，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在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持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辩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谀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諛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

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定。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封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愎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絮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

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辌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郿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槨，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才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祢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威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祢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

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郿山。郿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主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主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儼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郿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墍，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穀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厦，决河亭

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巨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经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毋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

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佯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奏天子玺符，降轂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助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

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镞，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

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钮纆棘矜，非铍于句乾长铍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骹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返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好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畴。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于郾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初伏，以御蛊。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缪公学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洵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襄公。

刺襄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营慧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围氏。生灵公。诸臣卧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围。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罾围。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围。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阳，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二年。为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郿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歿，胡亥极愚，酈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骂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愜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

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一以责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酈，《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译文】

秦始皇帝，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在赵国给秦国作人质时，见到吕不

韦的姬妾，很喜欢，就娶了她，生了始皇。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在邯郸。出生时，名叫政，姓赵氏。十三岁时，在襄王去世，政继位为王。那时，秦已经兼并了巴、蜀、汉中的土地，越过宛占有了郢，设置了南郡；向北取得了上郡以东地区，占有了河东、太原、上党三郡；东边到达荥阳，吞并了周王室的土地，设置了三川郡。吕不韦作相国，封邑十万户，封号文信侯。招揽食客士人，企图吞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齕、麃公等为将军。秦王年幼，即位初年，国家大事交由大臣处理。

晋阳反叛，秦王政元年，蒙骜率兵平定了叛乱。

二年，麃公率军攻打卷邑，斩杀了三万人。

三年，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十三个城邑。王齕去世。十月，将军蒙骜攻打魏国的哿邑、有诡。这一年粮食大歉收。

四年，秦军攻克哿邑、有诡。三月，撤回了军队。秦国的人质从赵国返回，赵国太子也离开秦国，回到赵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飞来，遮天蔽日。天下流行瘟疫疾病。百姓缴纳一石粟米授予一级官爵。

五年，将军蒙骜进攻魏国，确定的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都攻了下来，共夺取了二十座城，开始设置东郡。冬天打雷。

六年，韩国、魏国、赵国、卫国、楚国联合进攻秦国，夺取了寿陵。秦国出兵迎敌，五国的军队撤了回去。秦国攻克卫国，进逼东郡，卫国国君角率领他们下属迁都到野，凭借山险保卫魏国境内的河内地区。

七年，彗星先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北方，五月出现在西方。将军蒙骜攻打龙、孤、庆都，又回军攻打汲，不幸去世。彗星又在西方出现了十六天，夏太后去世。

八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率领军队攻打赵国，起兵反叛，死在屯留，他的军吏都被处死，把屯留人迁徙到临洮。将军壁去世，蒲鶒带领屯留军队反叛，被杀。河中的鱼被大量冲到平地上，秦国人轻车重马地到东边来食用。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阳地区，让他居住。宫室、车马、衣服、苑囿、游猎等方面，一律不限制他，事无大小都由他决断。又把河西太原郡改为他的封地。

九年，彗星出现，有时全天都可以见到。秦军攻打魏国的垣、蒲阳。四月，秦王住宿在雍地。己酉，秦王举行加冠典礼，佩带宝剑。长信侯嫪毐阴谋作乱被发觉了，就假托秦王和太后的命令调动县邑的军队、守卫的军队、国家骑兵、少数民族首领、舍人，打算进攻蕲年宫，发动叛乱。秦王知道了这个消息，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调遣军队，进攻嫪毐。在咸阳交战，杀死了数百人，战斗中有

功的人都得到了爵位，宦官参加战斗的，也得到一级爵位。嫪毐等人战败逃跑了，秦王就在全中国下令：有活捉嫪毐的，赏钱一百万；杀死他的，赏钱五十万。结果，全部抓获了嫪毐等人。卫尉竭、内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都被斩首示众。又把他们的五马分尸，夷灭了他们的宗族。嫪毐的舍人，罪轻的服刑三年。削除爵位被迁往蜀地的就有四千多家，居住在房陵。那个冬天寒地冻，有人被冻死。杨端和攻打衍氏。彗星出现在西方，又出现在东方，跟随北斗星向南移动了八十天。

十年，相国吕不韦由于嫪毐的牵连获罪，被免去相国职务。桓齮为将军。齐国、赵国的使者来了，设宴招待。齐国人茅焦劝告秦王说：“秦国正在试图征服天下，而大王有迁徙母亲的名声，恐怕各国诸侯听到这件事，会因此背叛秦国。”秦王就去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仍旧住在甘泉宫。

秦王大规模驱逐从其它诸侯国来的人。李斯上书劝阻，秦王就废除了这条命令。他乘机建议秦王，首先攻打韩国。以使其他诸侯国感到恐惧。于是秦王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很忧虑，就和韩非商量削弱秦国。大梁人尉繚来到秦国，游说秦王说：“以秦国力量的强大，诸侯就像郡县的首领，但是我担心诸侯联合起来，不动声色，而且出其不意地攻打秦国，这就是智伯、夫差、齐湣王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贿赂各诸侯国当权的大臣，破坏他们的计划。失去的不过是三十万斤黄金，而诸侯却可以全部被消灭。”秦王听从了他的建议，每次接见尉繚都用平等的礼节，衣服，饮食也与尉繚相同。尉繚说：“秦王这个人，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鸷鸟一样的胸膛，豺狼一样的声音，对人冷酷无情，缺少恩惠，心像虎和狼一样凶残，穷困时待人谦卑而尊敬，得志时就会除掉人。我是一个平民，然而接见我时，常常甘心居于我下。如果秦王得志，天下人都要为他所奴役。不能和他长久相处。”尉繚就逃走了，秦王发觉了，坚决阻止他，让他做国尉，终于采用他的计策。这时主持朝政的是李斯。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打邲，夺取了九个城。王翦攻打阙与、轘阳，把全部士兵合编为一支军队。王翦统率了十八天，让军队中吃饭不到一斗的无功的人员都回去，十个人中推选二个人参加军队。桓齮领兵攻下了邲、安阳。

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去世，偷偷埋葬了他。吕不韦的舍人中有来吊丧的，如果是晋国人，就驱逐出秦国，如果是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除爵位、迁离旧居，俸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来吊丧的，也要迁离旧居，不削除爵位。从此以后，治理国家政事有像嫪毐、吕不韦这样为逆不道的，就抄没他的全家，按这样处理。秋天，迁往蜀地的嫪毐的舍人得到赦免。当时，天下大旱，从六月直到八月才下雨。

十三年，桓齮攻打赵国平阳，杀死了赵国将领扈辄，斩首十万人。赵王逃到河南。正月，彗星出现在东方。十月，桓齮攻打赵国。

十四年，桓齮在平阳进攻赵国军队，夺取了宜安，打败了赵国军队，杀死了它的将领。平定了平阳、武城。韩非出使秦国，秦王采用李斯的计策，把韩非扣留，韩非死在秦国云阳。韩王请求作为秦国的臣属。

十五年，秦国大举进兵，一支军队到达邲，一支军队到达太原，攻下了狼孟。发生地震。

十六年九月，秦派兵接收韩国南阳地区，腾暂时代理郡守，开始下令男女登记年龄。魏国向秦国进献土地，秦设置丽邑。

十七年，内史腾攻打韩国，俘虏韩王安，兼并了韩国全部国土，在它的领地设置颍川郡。发生地震。华阳太后去世。百姓出现严重饥荒。

十八年，大举出兵攻打赵国，王翦统率上地军队，攻下井陘。杨端和统率河内军队，羌瘁率军攻打赵国，杨端和包围了邯郸。

十九年，王翦、羌瘁攻占了赵国东阳地区，俘获赵王。率兵攻打燕国，军队驻扎在中山。秦王来到邯郸，凡是他在赵国时，曾与母亲家有仇的，全部活埋。秦王从太原、上郡返回。秦始皇帝的母亲皇太后去世。赵国公子嘉带领家族几百人前往代地，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军队联合，驻扎在上谷。这一年发生严重饥荒。

二十年，燕国太子丹担心秦国军队前来进攻，心中害怕，派荆轲刺杀秦王。秦王察觉了，肢解了荆轲的尸体巡行示众，又派王翦、辛胜进攻燕国。燕国、代国出兵攻击秦国军队，秦国军队在易水西边攻克了燕国军队。

二十一年，王贲进攻荆地。调遣更多的士卒前往王翦军队，于是打垮了燕太子的军队，攻下了燕都城蓟，得到了太子丹的人头。燕王向东聚集了辽东兵力，在那里称王。王翦说有病，告老还乡。新郑反叛。昌平君被迁到郢地。下大雪，雪有二尺五寸深。

二十二年，王贲进攻魏国，挖渠引水淹大梁，大梁城墙倒塌，魏王请求投降，秦国占有了魏国全部领土。

二十三年，秦王召回王翦，坚持起用他，派他率军攻打荆国。攻下陈地以南到平舆地区，俘获荆王。秦王巡游到达郢陈。荆国大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在淮水以南起兵反秦。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进攻荆地，打败了荆军。昌平君战死，项燕自杀。

二十五年，大规模出兵，派王贲为将，率军进攻燕辽东地区，俘获燕王喜。回军进攻代国，俘虏了代王嘉。王翦平定了荆国长江；又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

郡。五月，天下欢聚宴饮。

二十六年，齐王建和齐国相后胜调遣军队防守西部边界，不与秦国往来。秦国派将军王贲从燕地南下进攻齐国，俘虏了齐王建。

秦国刚刚兼并天下，秦王命令丞相、御史说：“原来，韩王进献土地，呈上印章，请求作秦国属国。不久背弃了盟约，与赵国、魏国实行‘合纵’，背叛秦国，所以我兴兵讨伐，俘虏了韩国国王。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大概可以不再用兵了。赵王派他的丞相李牧来签订盟约，所以送回了他的作人质的儿子。不久赵国违背了约定，在我国太原起兵反叛，我派兵攻打，抓获了赵王。赵国公子嘉竟然自立为代王，所以我派兵消灭了他。魏王本来约定臣服秦国，不久与韩国、赵国合谋袭击秦国，秦国吏卒前往讨伐，消灭了魏国。荆国进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不久违背约定，进攻我国南郡，所以我兴兵讨伐它，抓获荆国国王，平定了荆地。燕王神志昏乱，他的太子丹指使荆轲行刺，秦国军队前去攻打，灭了燕国。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不让秦国使者进入齐国，打算兴兵作乱，我派人讨伐，俘虏了齐王，平定了齐地。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发兵诛暴讨乱，靠的是祖先宗庙神灵保佑，六国国王已经各自服罪，天下完全平定了。现在不改换名号，就不能颂扬功业，流传后世。希望大家议论一下帝王的称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都说：“过去五帝管辖方圆千里的地方，这个地区以外的侯服、夷服，有的诸侯来朝贡，有的诸侯不来朝贡，天子却不能控制他们。现在陛下调遣正义之师，诛杀暴虐、讨伐贼寇，平定天下，四海之内，设置郡县，统一法令，这是从上古以来所没有过的，五帝也比不上。我们谨慎地和博士讨论，都说：‘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高贵。’我们冒着死罪献上尊号，王称为‘泰皇’。天子之命称为‘制’，天子之令称为‘诏’，天子自称叫‘朕’。”秦王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采用上古表示地位称号的‘帝’字，叫作‘皇帝’。其他遵照议定的意见。”（对于已经决定了的名号）下达制命说：“可以。”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皇帝下达制命说：“我听说远古有称号，没有谥号，中古有称号，死后根据生前行迹确定谥号。这样做，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王，很没有道理，我不采取这种做法。从此以后，废除谥号的制度。我是始皇帝，子孙后代用数字计算，从二世、三世直到万世，世袭传递，无穷无尽。”

始皇根据五德从始至终的嬗递次序进行推演，认为周朝得到了火德，秦朝代替周朝的火德，遵循五行相胜的法则。现在是水德的开端。改变一年的首月，十月初一君臣入朝庆贺。衣服、旄旌、节旗的颜色都用黑色。数目用六作标准，符、法冠都六寸，舆车宽六尺，六尺为步，驾车用六匹马。把河改名“德水”，作为水德的开始。为政强硬果决，暴戾苛细，事情都按法令裁决，刻薄残忍，没有仁

爱恩德,没有温情道义,认为这样才符合五德演变的原则。于是急迫地加强法制,囚禁很长时间的罪犯也不赦免。

丞相王绾等建议说:“各国诸侯刚被消灭,燕、齐、荆地偏远,不在那里设置诸侯王,就没有办法来安定燕、齐、荆。请把皇帝的几个儿子立为王,希望得到皇帝的赞成。”始皇把王绾等人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很适宜。廷尉李斯建议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很多同姓子弟作王,然而后来宗族疏远,互相攻击,如同仇敌,诸侯交相讨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依靠陛下的神威勇武统一了天下,都划分成为郡县,皇帝的子弟和功臣,都用国家的赋税重加赏赐,(这种局面)很容易治理。天下没有二心,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方法。分封诸侯是不适宜的。”始皇说:“天下人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受苦,是因为有诸侯王的缘故。依靠宗庙的神灵保佑,刚刚平定了天下,再去建立诸侯国,这是自我树敌的方法,而要求得安宁,岂不是很困难的吗?廷尉的建议是正确的。”

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百姓改称“黔首”。天下欢聚宴饮。始皇又派人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在咸阳,熔铸成钟;又铸造了十二个铜人,每一个重上千石,安置在宫廷中。统一法律制度和度量衡标准。规定车子两轮之间距离全国相同。书写采用统一的文字。全国地域东至大海和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门朝北开的地区,北方依靠黄河为屏障,顺着阴山直至辽东。把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居住。秦国先王的陵庙和章台、上林苑都在渭水南岸。秦国每消灭一个诸侯国,就模拟它的宫殿,在咸阳北坡上仿效建造,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到达泾水、渭水汇流地区,宫殿房屋、空中走廊和缭绕回旋的阁道连续不断。从诸侯国掳掠来的美女、钟鼓乐器,堆满了宫殿。

二十七年,始皇巡行陇西、北地,来到鸡头山,(返回时)路过回中。于是在渭水南面建造信宫,不久把信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极星。从极庙修路通往邠山,又建造了甘泉宫前殿,修筑甬道,把它和咸阳连接起来。这一年,赐予全国民爵一级。修建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向东巡行郡县,登上邹峰山。树立石碑,和鲁地的一些儒生商议,刻写石碑颂扬秦朝的功德,又讨论封禅和望祭山川的事情。于是就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坛祭天。下山时,忽然来了风雨,始皇在树下避雨,因此封这棵树为五大夫。又到梁父辟地为基,祭祀了大地。在所立的石碑上进行刻辞,碑辞说:

皇帝即位,创立制度,申明法令,臣下修治严整。二十六年,开始兼并了天下,天下顺服。皇帝亲自巡视远方的百姓。登上这座泰山,遍览最东边的疆域。随从的臣属回忆走过的道路,探求事业的来龙去脉,恭敬地颂扬始皇的功德。

治国的方法得到贯彻执行,各项生产安排适宜,都有一定的规则。道理美好而
圣明,要流传后世,后世按序继承,不要改变。皇帝本身神圣,平定天下后,治理
国家毫不懈怠。早起晚睡,谋求长远的治国之道,特别重视对臣民的教导。有
关治国的教诲和法则广泛传播,远近都得到治理,完全接受了皇帝的神圣意
志。贵贱等级分明,男女依礼行事,谨慎地遵守各自的职责。明显地使内外有
别,无不感到清静而纯洁,这种情况要延续到子孙后代。教化所及,无穷无尽。
遵循遗留下来的诏令,永远继承这重要的告诫。

于是沿着渤海东行,经过黄县、睡县,攀上成山的最高点,登上之罘的顶
峰,树立石碑,颂扬秦朝的功德业绩,然后离去。

向南登上琅邪,始皇非常喜欢这地方,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把三万户百
姓迁徙到琅邪台下,免除十二年徭役。修建琅邪台,立碑刻辞,颂扬秦朝的功德
业绩,表明符合天下的意志。刻辞说:

二十八年,刚开始称皇帝。制定了公正的法律制度,成为衡量天下万物的
准则。以此来明确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像父子一样同心协力。皇帝神圣
明智而又仁义,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向东巡视东部地区,检阅士卒。巡视已
经完全结束,就来到了海边。皇帝的功勋,在于辛勤地操劳国家的根本大事。重
农抑商,百姓富裕。举国上下,齐心合力。器物有一致的标准,统一书写文字。
凡是日月所能照到的地方,车船所能到达的地方,都能完成皇帝的使命,他所
作所为没有不符合天下意志的。只有皇帝,才能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办事情。
整顿不良的风俗,跨山越水不受地域的限制。担忧抚恤百姓,没有丝毫懈怠。消
除疑虑,制定法令,大家都知道避免触犯刑律。郡守分别管理地方政务,各项政
务的处理方法简单易行。采取的措施都很恰如其分,没有不整齐划一的。皇帝
神圣英明,亲自到四方巡视。尊卑贵贱,不逾越等级。奸诈邪恶的现象不许存
在。百姓都力求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大小事情都尽全力,不敢懈怠荒疏。不
论远处近处,还是偏僻难到达的地方,都一心做到严肃庄重,正直忠厚,办事有
一定的规则。皇帝的德泽,安定了四方。讨伐暴乱,消除祸患,为百姓谋利益,
带来了福气。根据时令来安排事情,各种社会财富不断增多。人民生活安定,
不再进行战争。六亲相安,终身没有盗贼。百姓乐于遵守国家的教化,人人通
晓法律制度。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是皇帝的领土。西边到达沙漠,南边以门
朝北开的地方为极限。东边有东海,北边越过了大夏。人们足迹所至,没有不
臣服的。功勋超过了五帝,恩惠施及牛马,人人得到皇帝的德泽,过着安定的生
活。

秦王统一全国,确定了皇帝这一称号,于是巡视慰问东部地区,到达琅邪。

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他们和始皇在海边议论秦朝的功德。说：“古代称帝的人，领土不过纵横千里，诸侯各自固守自己的疆域，有的朝贡，有的不朝贡，互相侵伐，为暴作乱，残杀不已，然而还是刻金勒石，记载自己的功业。古代的五帝和三王，实行的教化百姓的方法没有全国统一标准，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借助鬼神的威力，来欺骗远方的百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所以国家命运不长久。人还没有死去，诸侯就接连背叛了，法令不能推行。如今皇帝统一了四海之内，把全国分为郡县，天下安宁而和谐。把祖宗的神威和灵明发扬光大，推行道义，广布德泽，名副其实地得到了皇帝这一尊号。群臣一起颂扬皇帝的功德，铭刻在金石上，作为后世的楷模。”

立石刻辞结束后，齐人徐市等上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住在那里，希望斋戒沐浴，和童男童女寻访三座神山。于是始皇派遣徐市挑选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中寻找仙人。

始皇返回的时候，路过彭城，在那里斋戒祈祷，想要打捞泗水中的周鼎。让成千入潜入水中寻找，都没有找到。于是始皇向西南巡游，渡过淮水，前往衡山、南郡。泛舟江上，本打算到湘山祭拜，却遇上大风，几乎不能渡水上山。始皇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死后埋葬在这里。”于是始皇非常生气，让刑徒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树木砍光了，全山露出红色的土壤。始皇经南郡取道武关回到咸阳。

二十九年，始皇向东巡游。在阳武博狼沙，被强盗惊吓了一场。追捕强盗，没有抓获，就命令全国大肆搜查十天。始皇登上之罍，镌刻石碑。碑文说：

二十九年，春季第二个月的时候，天气开始变暖。皇帝巡游，登上了之罍，面对着大海。随从的臣属看到这美好的景色，回忆皇帝的丰功伟绩，追念建国立业的全过程。伟大的皇帝开始治理国家，制定了法律制度，赏罚分明。对外教诲诸侯，广布惠泽，申明大义。六国诸侯奸诈邪僻，贪婪乖戾，残虐杀戮，永无休止。皇帝哀怜民众，就调遣征伐的大军，奋武扬威。进行正义的讨伐，采取诚信的行动，神威勇武，远播四方，没有不降服的。消灭了强暴的势力，拯救了百姓，安定了天下。皇帝统一推行严明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天下，成为永久的准则。伟大啊！普天之下，都遵循皇帝的神圣意志。群臣颂扬皇帝的功勋，请求镌刻在石碑上，记载下来，作为永垂后世的法则。

东面台阁处的石碑刻辞说：

二十九年，皇帝在春天巡游，视察偏远的地方。到了海边，登上之罍，面对

着初升的朝阳,观望辽阔而又秀丽的景色,随从的臣属都追忆往事。回忆走过的辉煌道路。英明法治刚一施行,就对国内进行了清理整顿,对外讨伐强暴的敌人。军队威震四方,消灭了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国王。统一天下,消除战乱祸患。皇帝圣德明智,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毫不懈怠。创立重大的法律制度,明确设置统一的标准器具,都有一定的规则。有职之臣都遵守本分,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不明白的地方。百姓受到改革和教化,远处近处都制度统一,自古以来是最好的时代。每人都有固定的职务,子孙后代应该循守旧业,永远继承这英明的政治。群臣颂美皇帝的恩德,恭敬地赞扬他的伟大功业,请求在之罘山上立碑刻辞。不久,始皇就前往琅邪,从上党回到咸阳。

三十年,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

三十一年十二月,把腊祭改名叫“嘉平”。赏赐百姓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始皇到咸阳城微服私访,有四个武士随从。夜间出来时,在兰池遇上盗贼,被盗贼所困逼。武士杀死了盗贼,在关中大肆搜查了二十天。粮价一石达到一千六百钱。

三十二年,始皇前往碣石,派燕地人卢生访求羡门、高誓。在碣石城门上刻辞。摧毁城郭,挖通堤防。城门上的刻辞说:

于是调遣军队,诛伐无道,把残暴的人消灭了。用武力平息暴乱,用文治保护无罪的人,全国上下人心归服。加恩论叙有功人员的功劳,连牛马都得到了赏赐,恩惠润泽了大地。皇帝奋武扬威,依靠正义的战争兼并了诸侯,第一次统一了全国,使天下得到和平安定。拆毁六国的城郭,挖通河堤,铲平险阻。地面上各种军事障碍已经夷平,百姓不再服事徭役,天下人心悦诚服。男的高兴地耕种他的土地,女的从事她的家庭手工业,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各项生产都蒙受皇帝的惠泽,当地的农民和外来的农民,无不安居乐业。群臣颂扬皇帝的功绩,请求镌刻这一石碑,为后世垂示规范。

派韩终、侯公、石生寻访仙人求取长生不死的灵药。始皇巡行北方边境,从上郡回到咸阳。燕地人卢生被派入海中寻找仙人回来了,向始皇报告了鬼神之事,就借机献上抄录的图书,上面说:“灭亡秦朝的是胡。”始皇就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向北攻打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

三十三年,征发曾经逃亡的人、入赘女家的男子、商人攻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把有罪应当流徙的人派去戍守。在西北方驱逐匈奴。从榆中沿着黄河往东,直至阴山,设置三十四个县,在黄河附近修筑要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攻占高阙、阳山、北假地带,修筑亭障来驱逐少数民族人。迁徙违反法律的人,安排到刚刚建立的县邑中。禁止民间祭祀。彗星出现在西方。

三十四年，罢免撤职那些听讼断案不公平的官吏，让他们去修筑长城和戍守南越地区。

始皇在咸阳宫摆酒设宴，七十个博士上前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颂扬说：“从前秦国的地域不超过一千里，依靠陛下神灵圣明，平定了天下，驱逐了蛮夷，太阳和月亮所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降服的。把各国诸侯的领土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再担心战争了，这功业可以流传万世，从远古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陛下的威德。”始皇很高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谏说：“我听说殷周称王天下一千多年，是因为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自己的辅助势力，现在陛下拥有天下，而子弟却是平常人，万一出现田常、六卿一样的臣属，无人辅佐，靠什么来挽救呢？事情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不败的，我没有听到过。如今青臣当面阿谀，来加深陛下的过错，实在不是忠臣的作法。”始皇把他们的建议交下去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的制度不互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互相因袭，各自国家都得到治理，不是后代一定要与前代相反，这是时代变化的缘故。如今陛下开创了伟大的事业，建立了万世不朽的功勋，本来不是愚蠢的读书人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说的又是三代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效法的？从前诸侯互相争斗，用优厚的待遇招揽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颁布统一的法令，百姓都致力于生产，士人学习法律，不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这些读书人不向现实学习，反去模仿古代的制度来指责现行的社会制度，惑乱百姓。我丞相李斯冒着死罪说：古代天下分散混乱，不能统一，所以诸侯并起，人们的言论都称道古代，损害现行的政策，文饰虚言空语，搅乱事物的本来面貌，每人都以为自己的学说是最完善的，非议君主所建立的制度。现在皇帝兼并了天下，使是非得以明辩，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私自传授学问，一起批评国家的法令教化，听到法令下达，就各用自己的学说去评议，回家时在心里非难，出来时街谈巷议，在君主面前自我吹嘘，以此来沽名钓誉，标新立异，认为这样就超人一等，带领下面一群信徒编造舆论。这种情况不加以禁止，上则君主的权威下降，下则形成党徒互相勾结。禁止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合适的。我请求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烧掉。不是博士官所主管的，国内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送到郡守、郡尉那里焚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在闹市处死示众。以古非今的要夷灭九族。官吏知情而不检举的，和藏书的人一样治罪。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掉书籍的就在脸部刺上字，成为刑徒城旦。所不烧毁的，有医药、卜筮、农林方面的书籍。如果想要学法令，把官吏作老师。”始皇下达命令说：“可以照此办理。”

三十五年，开辟道路，通过九原，直达云阳，挖山填谷，修建一条笔直的大

道连接起来。始皇认为咸阳人口众多,先王的官廷狭小,听说周文王建都丰,武王建都镐,丰镐之间,是适合建帝王的都城的地方。于是就在渭水南岸上林苑中兴建宫殿。首先建造前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堂上可以坐一万人,殿堂顶下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周围环绕着架起阁道,从殿下直达南山。在南山的山顶上修建标志,作为门阙。在空中架设道路,从阿房宫渡过渭水,与咸阳相连接,以此象征天上阁道越过天河直至宫室。阿房宫尚未完工;完工后,想另外选择一个好的名字称呼它。在阿房建造宫殿,所以天下称它阿房宫。隐官刑徒七十多万人,分成几批营造阿房宫,或修建郿山工程。挖运北山的石头,输送蜀地、荆地的木材,都集中到这里(用来修造宫殿)。关中共计宫殿三百座,关外四百多座。于是在东海边朐县境内树立石碑,作为秦国的东门,迁徙三万户居住郿县,五万户居住云阳,都免除了十年的徭役。

卢生劝始皇说:“我和其他人寻找灵芝奇药以及仙人,常常遇不上,好像有东西伤害了它们。仙方中要求,君主要时时隐蔽行迹来躲避恶鬼,躲避了恶鬼,真人就来到了。君主居住的地方,臣属知道了,就会妨碍神仙。所谓真人,没入水中不会被水浸湿,进入火中不感到热,凌云驾雾,与天地一样长寿。现在您治理天下,不能恬静无欲。希望您居住的宫殿不要让人知道,然后长生不死的仙药大概就可以找到。”于是始皇说:“我羡慕真人,自称‘真人’,不称‘朕’。”命令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殿,用空中架设的道路和地面上的甬道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美人安置在里面,各种布置不得移动。始皇所到之处,如果有人把地点说出去,按死罪论处。始皇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随从车骑众多,很不以为然。宫中侍从把这件事告诉了丞相,后来丞相减少了随从的车骑。始皇帝非常生气地说:“这是宫内的人泄漏了我的话。”审问后没有人认罪。这时,就下令把当时在他身边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迹在什么地方了。听理国政,群臣受命决断事情,都在咸阳市。

侯生、卢生一起商量说:“始皇为人天生的刚愎自用,残忍暴戾,从诸侯中兴起,吞并了天下,万事称心如意,为所欲为,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赶上自己。专门任用残酷的官吏,残酷的官吏受到宠幸。虽然有博士七十人,只是充数人员,并不信服任用。丞相和大臣都是接受始皇已经决断的公事,一切事物都由皇帝专断。皇帝喜欢采用残酷刑罚、杀戮百姓的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威严,天下人害怕获罪,只想保持禄位,而不竭忠尽力。皇帝不听批评,日益骄横,臣下恐惧而屈服,用欺骗来取得皇帝的欢心。根据秦朝的法律,一人不能兼有两种方伎,方伎不灵验,就处以死刑。观察星象云气预测吉凶的有三百多人,全都学问优秀,害怕皇帝而阿谀奉承,不敢正面指出他的过错。天下之事不论大小

都取决于皇帝,皇帝甚至用秤来称量文书,一天有一定的数量,不达到额数不能休息。贪恋权势到了这种地步,不能给他寻找仙药。”于是就逃走了。始皇听说侯生、卢生逃走的消息,就非常气愤地说:“我以前收取天下书籍,不合时用的全部烧毁,招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想要使国家太平,这些方士打算炼丹得到奇药。现在听说韩众离去后一直不来复命,徐市等人耗费数以万计的钱财,最后还是没得到仙药,只是每天传来一些为奸谋利的事情。我对卢生等人很尊敬,赏赐丰厚,如今他们竟然诽谤我,来加重我的不仁。在咸阳的一些儒生,我派人查问,有的散布妖言来惑乱百姓。”于是派御史审问儒生,儒生辗转告发,就能免除自己的罪过。触犯法禁的四百六十多人,全部在咸阳活埋,使全国都知道这件事,借以警诫后人。更多地调发徒隶去戍守边境。始皇长子扶苏劝谏说:“天下平定不久,远方百姓尚未安心归附,儒生都学习和效法孔子,现在您用严厉的刑罚制裁他们,我担心天下动乱。希望您明察此事。”始皇很生气,派扶苏到北方的上郡给蒙恬作监军。

三十六年,荧惑接近心宿。有一颗星坠落在东郡,到了地面变为石头,百姓中有人在这块石头上刻写说“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听到了,派御史挨个审问,没有人认罪,把在石头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抓起来处死,用火烧毁这块石头。始皇闷闷不乐,让博士创作《仙真人诗》,等到巡游天下的时候,传令乐工弹唱。秋天,使者从关东来,夜里经过华阴平舒地方,有人拿着璧玉拦住使者说:“替我送给瀛池君。”又趁机说:“今年祖龙死去。”使者问他什么原因,这个人忽然不见,留下他的璧玉走开了。使者向始皇献上璧玉,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始皇很长时间沉默不语,后来说:“山野的鬼怪只不过知道一年之内的事情。”退朝后又说:“祖龙是人们的最高首领。”让御府看这块璧玉,竟然是二十八年出行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璧玉。于是始皇使人占卜吉凶,卦像是巡游迁徙就会吉利。始皇下令百姓迁徙到北河、榆中三万家。赐给爵位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外巡游。左丞相李斯随从,右相冯去疾留守。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很羡慕,要求跟着去,始皇答应了他。十一月,走到云梦,朝九疑山方向遥望祭祀虞舜。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江渚。途经丹阳,到达钱塘江。在浙江岸边,看见波涛凶险,就向西走了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渡了过去。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又望祭南海,树立石碑,刻辞颂扬秦朝功德。碑文说:

皇帝建立了丰功伟绩,统一了天下,道德恩惠,影响深远。三十七年,亲自巡行全国,巡游视察了偏远的地方。于是登上会稽山,普遍考察风俗习惯,百姓都很恭敬。群臣颂扬皇帝的功德回顾创业的事迹,追溯决策的英明。秦国伟大

的皇帝登上王位,开始确定了刑法制度,明白地宣布过去的规章。首次统一了处理政务的法则,审定和区分官吏的职务,以此建立长久不变的制度。六国诸侯王独断专行,言而无信,贪婪残暴,傲慢凶猛,拥众称霸。他们暴虐妄为,倚仗武力,骄狂自大,屡次挑起战争。背地里勾结,进行合纵抗秦,行为邪僻放纵。在内虚伪狡猾,对外侵略秦国边境,因而带来灾难,皇帝出于正义,用武力去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消灭了贼寇。圣德宏大而深厚,天地四方,受到了无限的恩泽。皇帝统一天下,专心治理国家,远近都政治清明。运筹和治理万事万物,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分别记载它们的来龙去脉。不论是尊贵的人还是卑贱的人,都掌握了他们的活动,正确与错误都像摆在面前一样,没有隐瞒的情况。纠正人们的过错,宣扬大义,有了儿子而改嫁他人,就是背弃死去的丈夫,不守贞操。把内外隔离出来,禁止纵欲放荡,男女要洁身自好诚实守法。做丈夫的和别人妻子通奸,杀死他也没有罪,这样,男人才能遵守规范。做妻子的跑掉另嫁,儿子不能认她作母亲,这样人们都会被廉洁清白的风气所感化。进行大规模地整顿,清除不良的风俗习惯,天下百姓接受文明的社会风尚,受到了一种良好的治理。人们都遵守法纪,和睦平安,敦厚勤勉,没有不服从国家法令的。百姓道德得到修养,品行得到净化,人人高兴地遵守统一的规定,愉快地保持着太平的局面。后世认真地奉行法治,就会长治久安,国家稳定。随从的大臣颂扬皇帝的功业,请求镌刻这一石碑,使这美好的记载永垂后世。

返回时经过吴县,从江乘渡江。沿着海边北上,到达琅邪。方士徐市等人到海中寻找神药,几年都没有找到,耗费了很多钱财,害怕受到谴责,就欺骗始皇说:“蓬莱的神药是可以得到的,然而常常苦于鲨鱼的袭击,不能到达,希望派一些善长射箭的人和我们一起去,鲨鱼出现就用连弩射死它。”始皇梦中与海神交战,海神像人一样的形状。询问占卜解梦的博士,博士说:“水神是看不到的,它是以大鱼和蛟龙为征候。现在陛下祷告和祭祀周到而又恭谨,却出现了这个凶恶的海神,应当把它铲除,然后善良的神物就能到来。”于是让到海中去的人携带捕获大鱼的用具,而自己使用连弩,等待大鱼出现时射死它。从琅邪往北到达荣成山,没有见到大鱼。到了之罘,看见了大鱼,射死了一条。于是沿海西行。

到了平原津就病了。始皇厌恶说死,群臣没有人敢提到死的事情。始皇的病日益加重,于是就写了一封盖有皇帝玺印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说:“回来办理丧事,等到了咸阳埋葬我。”诏书已经加封,放在中车府令赵高办理诏书文件盖印和送发事宜的地方,还没有送给负责传递的使者。七月丙寅,始皇死于沙丘平台。因为始皇死在外面,丞相李斯怕始皇那些儿子以及国内百姓有人造反,

就封锁了消息,暂时不举办丧事。把棺材装在辒辌车中,让始皇生前宠信的宦官坐在车上,所到之处,照旧送上饭食。百官和过去一样向皇帝启奏国事,宦官从辒辌车中批准他们所奏之事。只有始皇的儿子胡亥、赵高和五六个亲近的宦官知道始皇已经死去的消息。赵高过去曾经教胡亥学习文字和刑狱法律,胡亥私下对他很亲近。赵高就同公子胡亥、丞相李斯搞阴谋诡计,毁掉了始皇封好送给公子扶苏的诏书,而另外欺骗说丞相李斯在沙丘接受始皇遗诏,立儿子胡亥为太子。又重新写了诏书送给公子扶苏、蒙恬,列举他们的罪状,命令他们自杀。胡亥等人继续前进,于是从井陉到九原。正赶上天气炎热,始皇的辒辌车散发出臭味,就假托皇帝的命令让随从官员每车装载一石鲍鱼,用来混淆始皇尸体的臭味。

胡亥等人从直道回到咸阳以后,宣布了始皇死亡的消息。太子胡亥承帝继位,为二世皇帝。九月,把始皇埋葬在骊山。始皇刚刚即位时,就在骊山开山凿洞,等到统一了全国,天下各方的七十多万刑徒被送到骊山,把隧洞一直挖到见水的地方,用铜封洞,然后把棺材安放在里面,仿制的宫殿、百官和各种珍奇宝物都搬到这里面,藏得满满的。(始皇)让工匠制造带机关的弩箭,有人掘墓接近墓室时弓箭就会自动射出。拿水银作成江河和海洋,使用机械互相灌注流通,墓中上面各种天象齐备,下面有地上景象万千。利用人鱼的脂肪作蜡烛,很长时期不会熄灭。二世说:“先帝后官的姬妾没有儿子的,放出宫去不太合适。”都让她们殉葬,死去的非常多。已经把始皇埋葬了,有人说工匠制造机关,奴隶们都知道,奴隶人数众多就会泄漏出去。葬礼结束以后,封藏了墓室的随葬品,又把墓道封闭起来,放下了最外面一段墓道的大门,把工匠奴隶全部闷死在里面,没有人能够逃出去。在墓的外面种植草木,使坟墓看起来像山丘。

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二十一岁。赵高为郎中令,处理国家事务。二世发布诏令,增加始皇庙的祭牲,以及对山川等各种祭祀的礼数。让群臣讨论怎样尊崇始皇庙。群臣都跪在地上磕着头说:“古代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太祖庙)即使是万世之后也不废除。现在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都献上本地的产品,增多祭牲的数量,祭礼都很完备,没有什么可增加的了。先王庙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阳。按天子的礼仪来说,应当亲自手持酒爵拜祭始皇庙。自襄公以下各庙都废除。所设置的庙共有七座。群臣按照礼仪进行祭祀,尊崇始皇庙为秦国皇帝的祖庙。皇帝还是自称‘朕’。

二世和赵高商量说:“我年龄小,即位不久,百姓还没有归附之心。先帝巡行郡县,来显示力量的强大,且武威压服天下。现在,不去巡游,就显得软弱,没有办法统治天下。”春天,二世向东巡行郡县,李斯随从,到达碣石,沿海而行,

向南来到会稽，又在始皇所立刻石上刻满了文字，石碑旁刻上随从大臣的名字，用来显示先帝取得的功绩和隆盛的德业。（石碑旁刻写的文字是：）

皇帝说：“这些金石刻辞都是始皇帝镌刻的。现在我继承了皇帝的称号，而这些金石刻辞没有明确称呼始皇帝，等到天长日久，好像后来继承帝位的人刻写的，这同始皇帝取得的功绩和隆盛的德业是不相称的。”丞相大臣李斯、大臣冯去疾、御史大夫大臣德冒着死罪进谏说：“臣下请求把诏书全部刻在石碑上，这样就清楚了。臣下冒着死罪来提出这一要求。”二世下令说：“可以。”二世到辽东后就返回了。

这时二世采纳赵高的建议，申明法令。私下和赵高商量说：“大臣不顺服，官吏势力强大，那些公子们一定和我争夺帝位，该怎么办呢？”赵高说：“我本来就想说，但没有敢说。先帝的大臣，都是出自几代负有名望的权贵之家，积累几代的功勋，已经相传很久了。我赵高一向卑微低贱，如今陛下亲近抬举我，使我的官品居上，掌管朝中事务。大臣们怏怏不乐，只是表面上顺从我，心里并不服气。现在您外出巡行，何不趁这个时机，查究郡县守尉有罪的就处死他，上则威震朝廷，下则铲除您平生所不满的人。当今这个时代，不能效法仁义治国，而是武力决定一切，希望陛下顺应时势，不要犹豫不决，趁着群臣还来不及策划造反。您这英明的君主可以收揽起用人民，低贱的使他高贵，贫穷的使他富有，疏远的亲近他，那就会上下团结和睦，国家安定。”二世说：“很好。”于是杀戮大臣和那些公子们，假借罪名互相株连，来逮捕地位较低的近侍之臣和三署郎官，人人不能自保，把六个公子处死在杜县。公子将闾兄弟三个囚禁在宫中，最后审议他们的罪行。二世派使者对将闾下令说：“你不像大臣的样子，按所犯罪行应当处死，法官将给予法律制裁。”将闾说：“宫廷的礼仪，我未尝敢不服从司仪人的指挥；朝廷上的位次，我未尝敢违背礼节；奉命回答问题，我未尝敢妄言乱语。为什么说我不像大臣的样子呢？希望知道我的罪行之后再死去。”使者说：“我不能参预决策，只是奉诏办事。”于是将闾仰面连声大呼苍天，喊着说：“天啊！没有罪！”兄弟三人都涕泪俱下，拔剑自杀。宗室为之震动，恐惧不已。群臣进谏的都认为是诽谤朝廷。大臣拿着俸禄，谄媚讨好，百姓惊恐不安。

四月，二世回到咸阳，他说：“先帝因为咸阳宫廷狭小，所以兴建阿房宫。殿堂还没有建成，碰上先帝逝世，停止了工程，把劳作的人调去郿山修筑陵墓。郿山的工程大体已经结束，如今放弃阿房宫不去完成，就是表明先帝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于是，又开始修建阿房宫。对外安抚上方夷狄，延用始皇的策略。把强壮的士卒五万全部调来驻守咸阳，让人教导练习射箭技术。这些人加上畜养的狗马禽兽，要吃很多的粮食，不够吃，就向下面的郡县调用，把粮食草料运送

到咸阳,运送的人都自带粮食,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百姓不能食用这批粮谷,执法更加严厉苛刻。

七月,派去戍守的士卒陈胜等人在过去的荆地起兵造反,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自封为楚王,住在陈,派遣将领攻打秦国。崤山以东郡县的青年人苦于秦朝官吏的统治,都杀死了他们的守尉令丞起来造反,响应陈涉起义,相互推立为诸侯王,联合起来向西进军,以讨伐秦朝为名,造反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谒者出使东方回来,把叛乱的事情报告了二世。二世非常气愤,把谒者交给了狱吏治罪。后面的使者回来了,二世问他情况,使者回答说:“是一群盗贼,郡守郡尉正在追捕,现在全部抓获了,不值得担忧。”二世很高兴。武臣自封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儼为齐王。沛公在沛县起义。项梁起兵于公稽郡。

二年冬天,陈涉所派遣的周章等将领西进,到达戏水,有几十万军队。二世大为震惊,和群臣商量说:“怎么办呢?”少府章邯说:“盗贼已经来到这里,兵众势强,现在调发附近郡县的军队为时已晚。酈山刑徒很多,希望赦免他们,发给兵器,让他们攻打盗贼。”于是二世大赦天下,派章邯为将领,打垮了周章的军队,周章逃走,章邯在曹阳杀死了周章。二世又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协助章邯进攻盗贼,在城父杀死了陈胜,在定陶打垮了项梁的队伍,在临济消灭了魏咎的队伍。楚地盗贼的有名将领都已经死了。章邯就向北渡向黄河,在钜鹿进攻赵王歇。

赵高劝告二世说:“先帝统治天下的时间很长,所以群臣不敢为非作歹,向先帝提出邪僻的建议。现在陛下正是年轻的时候,刚刚即位,怎么能和公卿大臣在朝廷上决议事情呢?如果事情有差错,就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群臣了。天子自称‘朕’,本来群臣就不应该与天子直接讨论问题。”于是二世常常住在宫中,和赵高决断各种政务。从此以后公卿大臣很少有朝见的机会。盗贼越来越多,关中军队被调发向东去攻打盗贼的一批接一批。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关东成群的盗贼一块儿起来造反,秦政府出兵讨伐,杀死了很多人,然而盗贼还是没有被平息。盗贼这样多,都是因为屯戍边地,水陆运输和土木兴作等各种差役使百姓太劳苦,赋税过于沉重。请求暂时停止阿房宫的兴建,减少四方边境的屯戍和运输任务。”二世说:“我从韩子那里听说:‘尧、舜的栝木屋椽不加整治,茅草屋不加修葺,吃饭用土碗,喝水用瓦盆,即使是供给看守城门的人的吃食和用品,也不俭薄到这种程度。禹开凿龙门,使大夏畅通,修治河道,疏导积水,引入大海,亲自拿着筑墙的杵和挖土的锹,小腿上的毛都光了,奴仆的劳苦程度也不比这更繁重。’凡是尊贵而掌握了天下的,应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主要宣扬法制,下面的臣民不敢胡作非为,以此来统治天

下。像那虞、夏的君主，贵为天子，亲自处于穷苦的状况，来顺从百姓，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我尊为万乘之君，却没有万乘之实，我要制造一千乘车驾，设置一万乘的随从的徒属，来符合我的万乘之君这一名号。而且先帝起于诸侯，兼并天下，天下已经安定，对外抗御边境少数民族，使边境安宁。兴修宫殿，以显示自己的成就，你们看到了先帝功业的开端和发展。如今在我即位的两年之间，盗贼成群并起，你们不能加以禁绝，又想废除先帝所做的事情，这是对上无以报答先帝，其次也是不给我尽忠竭力，凭什么处在现在的职位上？”把冯去疾、李斯、冯劫交给狱吏囚禁，命令审查追究他们的其他各种罪行。冯去疾、冯劫说：“将相不能身受侮辱。”自杀而死。李斯最后被监禁狱中，遭受了各种刑罚。

三年，章邯等人率领军队包围钜鹿，楚国上将军项羽带领楚国士卒前往援救。冬天，赵高做了丞相，彻底审查李斯，杀死了他。夏天，章邯等人在战争中屡次退却，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心里恐惧，派长史司马欣请示事情。赵高不肯接见，又不信任他。司马欣很怕害，就逃走了。赵高派人追捕，没有追上。司马欣见到章邯说：“赵高操纵朝中大权，将军有功也要被杀，无功也要被杀。”项羽很快攻打秦军，俘虏了王离，章邯等人就率军投降了。八月己亥，赵高想要作乱，害怕群臣不肯服从，就预先做了一个试验，牵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吧？把鹿说成是马。”赵高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有的缄默不语，有的说是马，来阿谀迎合赵高，有的说是鹿，赵高就假借法律暗中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结果，后来大臣们都很惧怕赵高。

赵高以前多次说“关东的盗贼不会有什么作为”，后来，项羽在钜鹿俘虏了秦军将领王离等人，继续向前推进，章邯等人的军队屡次退却，上书请求增加兵员，燕、赵、齐、楚、韩、魏都自立为王，从函谷关以东，差不多都背叛了秦朝，响应各路诸侯，诸侯们率领自己的军队向西推进。沛公率领几万人屠毁了武关，派人私下里去见赵高。赵高害怕二世发怒，自己遭到杀身之祸，就推说有病，不进宫拜见二世皇帝。二世梦见白色的老虎咬他驾车的左边的那匹马，最后马被咬死了。二世心里闷闷不乐，认为这个梦很奇怪，就去问占梦的人。占梦的人占卜说：“水的水神在作祟。”于是二世在望夷宫斋戒，打算祭祀泾水的水神，沉入水中四匹白马。派使者以有关盗贼的事情去指责赵高。赵高很恐慌，就暗中和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他的弟弟赵成商量说：“皇帝不听劝告，如今事已危急，想要归罪于我们的家族。我打算废掉二世另立公子子婴做皇帝。公子子婴仁爱节俭，百姓都听信他的话。”赵高派郎中令作内应，欺骗说有一大群盗贼来了，命令阎乐叫来官吏发兵追击，又劫持阎乐的母亲，安置在赵高的家里作人质，赵高派阎乐带领吏卒一千多人来到望夷宫殿门，把卫令仆射捆绑起

来,说:“盗贼跑进这里,为什么不加阻止?”卫令说:“宫室四周都有士卒把守,防卫非常严谨,盗贼怎么敢闯入宫内?”阎乐就杀了卫令,带领吏卒直入宫内,一边走,一边射箭,郎官和宦者大为惊慌,有的逃窜,有的上前搏斗,搏斗的人都被杀死,死了几十人。郎中令和阎乐一起进入二世住处,用箭射向二世坐息的帷帐。二世大怒,召集侍从人员,左右侍从人员都惶恐纷扰,不上前搏斗。二世身边有一个宦官,陪侍着他,不敢走掉。二世逃入室内,对陪侍的宦官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以致于到了这种地步!”宦官说:“我不敢说,所以能保住性命。假如我早说了,就已经被杀死,哪里会活到现在?”阎乐上前来二二面前,列举他的罪状说:“你骄横纵恣,滥杀无辜,天下百姓一起背叛了你,作打算吧。”二世说:“我可以见丞相吗?”阎乐说:“不可以。”二世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去做一郡之王。”阎乐不答应。又说:“我愿做万户侯。”阎乐仍不答应。二世说:“希望和妻子儿女成为平民百姓,和那些公子们一样。”阎乐说:“我奉丞相之命,替天下百姓处死你,你说的话,我不敢向丞相报告。”阎乐指挥他的士卒向前进击。二世自杀。

阎乐回来报告赵高,赵高就把所有大臣和公子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杀死二世的情况。赵高说:“秦本来是诸侯王国,始皇征服天下,所以号称皇帝。现在六国又都各自建立了政权,秦国地域日益缩小,仍然称帝,徒有虚名,这是不可以的。应该像过去一样称王,这样比较适宜。”就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用百姓礼仪把二世埋葬在杜县南面的宜春苑中。赵高让子婴斋戒,到宗庙参拜祖先,接受秦王印玺。斋戒了五天,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商量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死了二世,害怕群臣杀死他,就假装以大义为名,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和楚约定,由他消灭秦国宗室,在关中称王。现在让我斋戒,拜见祖庙,这是想要趁我在祖庙的时候杀死我。我就说有病不去,丞相一定亲自来我这里,来时就杀死他。”赵高派好几班人去请子婴,子婴不去,赵高果然亲自来了,说:“祭拜宗庙是国家大事,大王为什么不去?”子婴就在斋戒的宫室里刺死了赵高,全部处死赵高家的三族在咸阳示众。子婴做了四十六天秦王,楚将沛公打垮了秦军,进入武关,来到霸上,派人去让子婴签约投降。子婴就用丝带系着脖子,乘坐由白马拉的不带装饰的车,捧着天子的印玺和符节,在轵道旁投降。于是沛公进入咸阳,封闭宫室府库,返回来驻军在霸上。过了一个多月,各路诸侯的军队到了,项羽为诸侯联军的领袖,杀死了子婴和秦诸公子的宗族。屠毁咸阳,焚烧宫室,俘虏了秦国子弟和妇女,聚集秦王室留下来的珍宝财物,诸侯们共同瓜分了。消灭了秦国以后,把它的土地分为三部分,分别由雍王、塞王、翟王管辖,号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负责分封天下诸侯王,秦朝最后灭亡

了。过了五年，汉朝统一了全国。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伯翳，曾在唐、虞之际建立了功勋，获得了土地，被赐予嬴姓。到了夏、殷之间，势力微小而分散。等到周朝没落的时候，秦国兴起，在西部边境建筑了城邑。从缪公以来，渐渐蚕食诸侯，统一事业最后由始皇完成了。始皇自认为功劳超过了五帝，疆域比三王还广阔，耻于和三王五帝相提并论。贾生的论述非常好。他说：

秦兼并了各个诸侯国，崤山以东三十多郡，修缮渡口和关隘，占据险隘和要塞，训练军队，加以防守。然而陈涉率领几百个散乱的戍卒，宣布起义，不用弓戟一类的兵器，只用锄、木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横行天下。秦人有险阻而不能固守，有关口桥梁而不能封锁，有长戟而不能刺杀，有弓箭而不能发射。张楚的军队深入腹地，在鸿门作战，消灭秦军比越过篱笆还要简单。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同时并起，豪杰俊士互相推立为王。秦派章邯率军东征，章邯在外利用自己统率的军队相要挟，猎取私利，图谋他的君王。群臣不讲信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立为王，最终也没有醒悟。如果子婴具有一般君主的能力，只要得到中等才能的辅佐大臣，崤山以东虽然叛乱，秦国故地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祭祀不会断绝。

秦地面山背水，地势险固，是四面都有屏障和要塞的国家。从缪公以来，延续到秦王，有二十多个君主，常常称雄于诸侯。这难道秦国世代都是贤明的君主吗？那是它的地理形势造成的。而且天下曾经同心协力进攻秦国。在这个时候，贤人智者会聚，优秀的将领统率指挥军队，贤明的宰相互相交流彼此的谋略，然而被险峻的地形所困阻，不能前进。秦就给他们敞开关门，准备迎敌，于是六国百万军队后退，土崩瓦解。这难道是武力和智慧不足吗？是地形不利、形势不便的缘故。秦国把小县邑合并成大城市，占据险阻要塞，封闭关隘，凭借有利的地形，持枪固守这些地方。诸侯都是从平民百姓中崛起的，凭借共同利益而联合，他们的交谊并不亲密，他们的下属还没有诚心归服，表面上以灭秦为名，实际上图谋私利。他们看到了秦国地势险阻，难以侵犯，必然撤军。秦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待诸侯的衰败，收养贫弱，扶持疲困，来向大国诸侯发号施令；不怕不得意于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自己被抓去成为俘虏，是因为他挽救败亡的策略不正确。

秦王骄傲自满，不虚心下问，重复错误而不进行变革。秦二世继承下来，沿袭不改，残暴凶虐，加重了祸患。子婴势孤力单，地位危险脆弱，无人辅助。这三个君主都终生迷惑而不能觉悟，国家灭亡，不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知权达变之士，然而所以不敢尽忠直谏，纠正错误，是因为

秦国禁忌太多,忠诚的话还没有说完,而自己已被杀害。所以天下之士,侧耳听命,叠足而立,闭口不言。这三个君主丧失了治国原则,忠臣不敢直言规劝,智士不敢出谋划策,天下已大乱,邪恶的事情没有人向君主报告,这难道不是太可悲了吗!昔日,周王知道上下壅塞蒙蔽会损害国家利益,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士,以整饬法令,建立刑罚,而使天下太平。国势强盛时,能够禁止残暴,讨伐叛乱,使天下归服。国势弱小时,有五霸代替天子征讨,诸侯顺从。国势衰弱时,内有所守,外有所附,国家可以存而不亡。秦国强盛时,法令森严,刑罚严酷,天下震恐。到了它衰落时,百姓怨恨而天下叛离。周朝天子依次得到了治国的规律,所以一千多年时间,国运不绝。秦朝本末俱失,因此国家短命而亡。由此看来,周和秦两国国家安危的基础相差太远了。民间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有道德修养的人治理国家,观察远古的道理,明悉权力威势的恰当运用,弃取有一定的次序,变革有适当的时间,所以历时久远,而国家安定。

秦孝公据守崤山、函谷关这样坚固的地方,拥有雍州地域,君臣坚守自己的国土,窥视周朝的政权,有席卷全国、收取天下、囊括四海的意图,吞并八方的心愿。在这个时候,商君辅佐秦孝公,对内建立法治和各种制度,致力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整修攻守的武器,对外采取连衡的策略,使诸侯互相争斗,于是秦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大片土地。

孝公死后,惠王、武王继承旧业,沿用遗留下来的策略,向南兼并了汉中,向西攻占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地方,获得了地势险要的郡县。诸侯恐惧,结为同盟,商量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异宝和肥美的土地,用这些东西招来天下有才能的人,采取合纵策略,缔结盟约,联合起来,成为一体。这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个人,都明智忠信,宽厚爱人,尊贤重士,相约以合纵来破坏秦国的连衡策略,集合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军队。当时六国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类人为各国出谋划策,齐明、周皐、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一伙人沟通各国的意见,吴起、孙臏、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一批人训练和统率各国的军队。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大军,兵临函谷关,进攻秦国。秦人打开关口迎击敌人,九国军队徘徊逃遁,不敢前进。秦国没有一箭一镞的耗费而天下诸侯已处于困境。于是合纵瓦解,盟约废弃,争先恐后地割地奉献给秦国。秦国有余力来利用各国的短处,追赶逃亡的敌人,杀人上百万,流血把大盾都漂浮了起来。趁着战争胜利的便利条件,宰割天下诸侯的土地,把土地一块一块地割取过来,强国请求归附,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暂,国家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

等到秦始皇继承六代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发号施令,统治天下,吞并周王室土地,消灭了各国诸侯,登上帝位,控制了天地四方,制定严酷的法令来约束天下人。向南取得了百越地区,设置了桂林、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用绳子系着脖子,把自己的性命交给秦朝官吏处置。又派蒙恬到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界,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南下放牧,六国子弟不敢兴兵复仇。于是废除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烧毁诸子百家的典籍,以此来愚化百姓。毁坏坚固的城市,杀死豪杰俊士,没收全国的兵器,集中在咸阳,把这些兵器销毁,熔铸成钟鐻,又做了十二个铜人,以此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劈开华山作为城垣,利用黄河为渡口,据守高达亿丈的城池,下临深不可测的河流,作为固守的凭借。优秀的将领、强劲的弓弩手把守要害的地方。忠实的大臣、精锐的士卒摆开锋利的武器,盘问审查过往行人,天下得到安定。秦王的心里,自以为关中地方的坚固,就像有千里铜墙铁壁,子孙可以世代做帝王,功业流传千秋万代。

秦王已经死了,余威还远震四方少数民族。陈涉是用破瓮做窗户、用绳捆门轴的人家的子弟,为人佣耕的农民,而又是被征发戍守的人,才能赶不上一个中等人,并不具有仲尼、墨翟那样的贤智,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出身士卒行列之间,崛起田野之中,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卒,带着几百个徒众,转身攻秦。砍断树木作为兵器,高举竹竿当作旗帜,天下百姓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应和,挑着粮食,像影子一样跟从,崤山以东的豪杰俊士同时并起,消灭了秦国。

再说秦国并没有变小变弱,雍州的领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还是和从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尊贵;锄把戟柄这些兵器,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遣送远方戍守的一群人,并不能与九国的军队相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比不上过去的谋士。然而成败情况变化不同,所建立的功业大小截然相反。如果崤山以东各诸侯国与陈涉比较大小,衡量权势和力量,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秦凭借小小的一块领土,一个诸侯国的力量,统治天下,使与自己地位同等的诸侯来秦朝见,有一百多年。然后把天地四方当成自己的家产,用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垣,(但是,)一人发难,宗庙全部毁灭,生命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笑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秦国统一了天下,兼并了各国诸侯,面向南称皇帝,抚海内百姓,天下之士闻风倾服,如此局面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回答说:这是因为近古以来很长时间没有帝王的缘故。周王室衰微,春秋五霸已经去世,天子政令在全国不能执行,

因此诸侯使用武力进行征伐,强国侵略弱国,人口多的欺压人口少的,战争连绵不断,百姓疲劳、穷困。现在秦王面向南称王,统治天下,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个天子。凡是庶民百姓都希望能人生安定,没有不虚心敬仰天子的。在这个时候,保持威势,巩固功业,这才是国家安定的根本。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的心理,运用一己私智,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废弃仁义治国的原则,树立个人权威,禁止典籍流传,使刑法残酷,以权术暴力为先,而不实行仁义,把暴虐作为统治天下的基本点。兼并天下的人崇尚权术暴力,安定天下的人重视顺应民心,知权达变,这就是说攻取征战和持盈守成在方法上是不同的。秦摆脱了战国纷争的局面,称王天下,它的统治原则没有更替,它的政令没有改变,它用以创业和守业的方法相同。秦王独断专行,所以他很快地灭亡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一下上古的事情,以及殷、周兴衰的过程,来制订和实行他的政策,后世虽然有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出现危亡的祸患。所以三王治理国家,名号显赫而受到赞美,功业传世长久。

如今秦二世即位,天下百姓无不伸长脖子来观察他的统治方法。挨冷受冻的人有件粗布短衣就很满意,饥饿难忍的人觉得糟糠也是甜美的,天下百姓饥寒哀吟,正是上天用来资助新皇帝。这就是说对于劳苦的民众容易实行仁政。如果过去二世具有一般君主的德行,而任用忠臣贤士,君臣同心,关心百姓疾苦,即位的时候就纠正先帝的错误,割裂疆土,划分民户,分封给功臣的后裔,让他们创立诸侯王国,设置君主,用礼制治理天下,减轻刑罚,废除收捕罪人子女为徒隶和各种污秽的罪名,让罪犯回到他们的家乡,打开贮藏粮食的仓库,散发钱财,用来救济孤独穷困的人,轻徭薄赋,帮助百姓解决困急,制定仁慈的法律来辅助礼制,使天下百姓都能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改变态度,修养品行,每人都谨慎地立身处世,满足千千万万民众的愿望,用威望和仁德来治理全国,百姓就会拥护了。那么四海之内,都欢欢喜喜,各自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化,即使有狡诈顽猾的人,天下百姓也没有背叛皇帝的想法,(这样,)行为不轨的大臣就无法掩饰他的阴谋诡计,暴乱一类的邪恶事件就会被禁止。二世不实行这种治国方法,而是更加暴虐无道,损害国家和人民,重新开始修筑阿房宫,刑罚繁多而严酷,百姓动不动就要被杀头。官吏处置事情刻薄残酷,赏罚不当,无限制地征收赋税,天下事情繁多,官吏都不能全部办理,百姓穷困,而君主不去安抚救济。于是奸邪诈伪的事情一起爆发,上下互相隐瞒实情,获罪的人很多,受刑被杀的人在路上连绵不断,天下百姓痛苦不堪。从卿相以下至于庶民百姓,人人认为自己朝不保夕处在穷困苦难的境地,都不安心自己的地位,所以很容易动摇。陈涉不必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优秀的才能和德行,不必凭借

公侯一样尊贵的地位，在大泽乡奋臂而起，天下响应，这是由于百姓心怀危惧的缘故。古代先王洞察事物从始至终的变化，知道国家存亡的契机，据此得出，统治人民的原则，在于尽力使人民安定。（这样，）天下即使有倒行逆施的臣子，也一定不会得到人民的响应和帮助。所以常言说“生活安定的人民可以和他们一起奉公守法，而危惧不安的人民容易和他们一起为非作歹”，就是说的这个道理。秦王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的财富，自身没有免遭杀害，是因为挽救危亡的方法不正确。这是二世的错误。

襄公即位，在位十二年。开始修建西畴。襄公埋葬在西垂。生了文公。

文公即位，居住西垂。在位五十年死去，埋葬在西垂。生了静公。

静公没有即位就死了。生了宪公。

宪公在位十二年。居住西新邑。死后埋葬在衙邑。生了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在位六年。居住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个人，率领盗贼在郾衍把出子杀害了，埋葬在衙邑。武公继位。

武公在位二十年。居住平阳封宫。埋葬在宣阳聚东南。三个庶长伏法被诛。德公继位。

德公在位二年。居住雍邑大郑宫。生了宣公、成公、繆公。埋葬在阳。开始规定三伏节令，在城郭四门杀狗，禳除暑热瘟疫。

宣公在位十二年。居住阳宫。埋葬在阳邑。开始记载闰月。

成公在位四年。居住在雍邑的宫殿里。埋葬在阳邑。齐国讨伐山戎、孤竹。

繆公在位三十九年。天子承认霸主的地位。埋葬在雍地。繆公曾向文人学习。生了康公。

康公在位十二年。居住雍邑高寝。埋葬在均社。生了共公。

共公在位五年。居住雍邑高寝。埋葬在康公南面。生了桓公。

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居住雍邑太寝。埋葬在义里丘北面。生了景公。

景公在位四十年。居住雍邑高寝。埋葬在丘里南面。生了毕公。

毕公在位三十六年。埋葬在车里北面。生了夷公。

夷公没有即位就死了，埋葬在左宫。生了惠公。

惠公在位十年。埋葬在车里。生了悼公。

悼公在位十五年。埋葬在僖公西面。在雍筑城。生了刺龚公。

刺龚公在位三十四年。埋葬在入里。生了躁公、怀公。刺龚公十年，慧星出现。

躁公在位十四年。居住受寝。埋葬在悼公南面。躁公元年，慧星出现。

怀公从晋国返回。在位四年。埋葬在株圉氏。生了灵公。群臣围攻怀公，

怀公自杀。

肃灵公是昭子的儿子。居住泾阳。在位十年。埋葬在悼公西面。生了简公。

简公从晋国返回。在位十五年。埋葬在僖公西面。生了惠公。简公七年，百姓开始佩戴剑器。

惠公在位十三年。埋葬在陵圉。生了出公。

出公在位二年。出公自杀，埋葬在雍邑。

献公在位二十三年。埋葬在囿圉。生了孝公。

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埋葬在弟圉。生了惠文王。孝公十三年，开始建都咸阳。

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埋葬在公陵。生了悼武王。

悼武王在位四年。埋葬在永陵。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埋葬在菑阳。生了孝文王。

孝文王在位一年。埋葬在寿陵。生了庄襄王。

庄襄王在位三年。埋葬在菑阳。生了始皇帝。吕不韦辅佐。

献公即位七年，开始设置市场，进行贸易。二年，建立户籍，按五家为一伍进行编制。

孝公即位十六年，当时桃树李树在冬天开花。

惠文王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二年，开始铸造发行钱币。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说：“秦国将要称王天下。”

悼武王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三年，渭水红了三天。

昭襄王生后十九年即位。即位四年，开始在耕地上设置新田界。

孝文王生后五十三年即位。

庄襄王生后三十二年即位。即位二年，攻取了太原地区。庄襄王元年，大赦天下，崇敬先王的功臣，广施恩德，亲厚宗室骨肉，播惠于百姓。东周和各国诸侯图谋秦国，秦国派相国吕不韦消灭了东周，兼并了它的国土。秦国不断绝它的祭祀，把阳人地区赐予周君，在那里奉事周朝祭祀。

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埋葬在郿邑。生了二世皇帝。始皇生后十三年即位。

二世皇帝在位三年。埋葬在宜春。赵高为丞相，封安武侯。二世生后十二年即位。

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班固说：

周朝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就仁义而言，处在子位的王朝不能代替母位的王

朝的位置。秦却以下犯上,自居母位,实行残暴的统治。然而,秦始皇凭着十三岁即位的诸侯的身份,统一天下,随意放纵自己的欲念,使宗族近臣得到供养。在位三十七年,武力统治天下,制定政令留传给以后的帝王。他大概得到了圣人的神威,河神给了他图录,身据狼星、狐星,脚踏参星、伐星,上天帮助他驱除天下,最终统一,号称始皇。

始皇死后,胡亥极端愚蠢,郿山工程还没有结束,又去继续修建阿房宫,来完成以前始皇遗留下来的计划。说什么“凡是尊贵而掌握了天下的人,应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大臣们竟然想废除先君所做的事情。”杀死了李斯、冯去疾,任用赵高。二世说的话,真是令人痛心啊!长着人头,说的话却没有人性。不凭借帝王威势就不能夸耀自己的邪恶,不积累很多邪恶,就不会轻易灭亡,到了君位无法保持时,残酷暴虐加速了灭亡。虽然占据地形有利的国土,还是不能存身立国。

子婴按照次序继位为王,头戴王冠宝玉,身佩华丽的系印丝带,车子使用黄绶作盖里,身后随从百官,拜谒列祖的灵庙。如果小人登上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位子,都会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天天苟且偷安,而子婴却能作长远打算,排除忧虑,父子使用计谋,就近在门户之内,竟然杀死了狡猾的奸臣,替已死的皇帝诛戮了这个贼子。赵高死后,宾客亲朋还没有全部慰劳,饭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去,酒还没有来得及沾着嘴唇,楚国士卒已经屠戮关中,皇帝来到霸上,子婴坐白马拉的不带装饰的车,用丝带系着脖子,捧着他的符节和印玺,来归降真正的皇帝。真有点像当年郑伯左持茅旌,右执鸾刀,楚庄王后撤七里。黄河决口不能再堵塞,鱼腐烂了不能再使它完整,秦国彻底灭亡了。

贾谊、司马迁说:“如果子婴具有一般君主的能力,仅仅得到中等才能的辅佐大臣,崤山以东虽然叛乱,秦国故地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祭祀不会断绝。”秦国的衰败局面是日久天长积聚而成,天下土崩瓦解,即使有周公旦这样的人才,也无法再施展他的聪明才智,去责备即位短暂的一个君主,那是错误的。民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罪恶起源于秦始皇,胡亥罪大恶极,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贾谊、司马迁又责备子婴,说是秦国故地可以保存,这就是所说的不懂得形势变化的人。纪季把郿送给齐国,(以附庸的地位保全了宗庙),《春秋》赞美他,恭敬得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我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读到子婴车裂赵高,认为他的决断果敢而雄武,同情他的心志,子婴就死生大义而言,是很完备的。

3

项羽本纪

——《史记》卷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摘自毛泽东 1962 年 1 月 30 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0、821 页）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三支大军。……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

——摘自毛泽东 1948 年 10 月 31 日
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
想偷袭石家庄》（见《毛泽东新闻
工作文选》第 261、262 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摘自毛泽东 1949 年 4 月《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
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标号
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摘自毛泽东 1963 年 1 月 3 日的
一个批示

【解析】

《史记》是开创中国纪传体通史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其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汉朝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 年）。据说司马氏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史官。司马迁自幼随父司马谈居长安。他十岁起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开始游历全国，亲自访问了许多古事，探寻了许多古迹。所以，青年时期的司马迁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阅历知识。

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作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他开始动手编撰《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将李陵兵败于匈奴，被俘投降。司马迁因替李陵讲情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监狱，并受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 96 年）被释放出来，当上了中书令，时已五十岁。他继续进行《史记》的编写工作，一直到死为止（公元前 86 年）。

从准备史料到撰写完毕，《史记》几乎用了司马迁毕生的精力。此书全文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的时间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末年。《史记》的史料来源有四类：一是当时已有的记载，即参考资料；二是司马迁采访的资料；三是直接史料，即史官所记载的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的重要事情；四是司马谈积累的资料。《史记》用的是纪传体，是中国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史籍，包括五大类，一百三十篇（亦称一百三十卷）。其五类的内容如下：〈一〉本纪十二篇。本纪是以历代帝王为中心，概要地叙述各时期的大事，形式近于编年体，但较为简略；〈二〉年表十篇。实际上，表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也是以时间为中心，而综合记录同时发生的各种事情，其中以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为最重要；〈三〉书八篇。书是以事类为纲而记录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如《平准书》是关于经济的，《河渠书》是关于水利的，《天官书》是关于天象的等；〈四〉世家三十篇。世家是记载诸侯列国的一部分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的；〈五〉列传七十篇。列传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重要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及各种专业的事迹。

《史记》的以上五个组成部分,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特点:即以时间为纲的本纪与年表,以事类为纲的书和以人物为纲的世家与列传,综合成一书,这便是《史记》的特点。

《史记》是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凝结成的不朽名著,它的许多地方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论从中国或世界范围来讲,《史记》都是人类科学地研究自身的一次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而且,司马迁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史记》中的许多文章都被视为古代散文的最高标准之一。

项羽,名籍,字羽,生于公元前232年,卒于公元前202年,下相(今江苏宿迁县西南)人。他自幼胸怀大志。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小时学过字,后又习剑,但都没有学成。当他叔叔项梁为此恼火时,项羽曾说过:字只不过记姓名而已,剑只能抵挡一人,不值得学,愿学能抵抗万人的。后随项梁学兵法。

公元前209年,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后,项羽随其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苏州市)起兵反秦,初拥精兵八千,后来在最多时发展到六七十万人,成为反秦的主要力量之一。起义部队向西挺进途中,项梁战死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项羽逐渐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首领。他在陈胜、吴广的军队已经覆灭,楚国被秦击破,赵国遭到围困(陈吴起义时,被秦灭掉的楚、赵等纷纷响应复国反秦),起义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以过人的勇气激励将士殊死搏斗,最终大破秦军。随后率兵入关中,杀死秦降王子婴,火烧阿房宫,大肆掳掠,失去了民心。公元前206年,他又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一带九郡地域,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并大封诸侯王。当初楚怀王有约“先入关者王之”,而项羽却凭借自己军事力量的强大迫使刘邦臣服,封刘邦为汉王。但刚刚分封完毕,各诸侯就先后起兵反楚,刘邦也趁机出兵攻取关中,于是爆发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在楚汉战争的前期,项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连连取胜。但由于他犯有不少致命的错误,如违背历史统一潮流,大搞分封,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刚愎自用而不听别人意见等,最终被刘邦打败。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境内)。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总结项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还引用汉初人的话说明刘邦和项羽的胜败原因。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对有功的人给予应有的赏赐,项羽对有功的人猜忌,不给予应得赏赐,所以刘胜项败。刘邦也说,张良善于用计,萧何善于安

抚百姓,做好一切供应工作,韩信善于用兵,他能用这三人,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失天下。这就是说项羽赏罚不明,不识人善用,最终导致失败。但司马迁也肯定了项羽在灭秦中的贡献,赞扬他曾号令天下的英雄气概。这表现为项羽虽没有成为一代帝王,而司马迁却用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为其立传,说明司马迁对项羽功业的肯定。而到班固修《汉书》时,项羽则被纳入“传”中,可见班固已把他视作一般诸侯王了。

毛泽东读史,善于从几千年周而复始的治乱兴衰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历代帝王治国的得失和历代农民起义的胜败则是他关注的焦点。毛泽东一生中多次提到刘邦和项羽,赞扬刘邦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告诫人们万不可学习项羽。以上所录毛泽东四次提到项羽,是在两种背景下谈的:

一是解放战争后期,国共两党进入大决战阶段,毛泽东告诫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乘胜追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学霸王项羽“妇人之仁”、“沽名钓誉”,使蒋介石偏安江南,将来东山再起。毛泽东所说的“项羽为人不忍”主要是指项羽入关后和刘邦发生冲突时,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从而放虎归山,造成后患。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可学习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他举例说: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对峙于荥阳。本来,楚军已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提出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以西为汉的领土,而项羽竟然同意了。后来几经反复,楚军终于失去了优势。再者,项羽与刘邦以鸿沟为界,划定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以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鸿沟以东。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到界沟以东,终于击败了项羽。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以项羽失败的教训提醒大家,要猛追穷寇,且不可姑息养奸。战争是极其复杂而残酷的,战术中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兵不厌诈等,是中国历代兵家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毛泽东正是这份遗产的继承、发扬和光大者。

毛泽东谈项羽的另一背景是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当时由于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严重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痛苦。面对当时严峻的困难形势,党被迫进行政策调整,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这一时期,针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没有民主的状况,毛泽东再次拿项羽的失败告诫全党。他认为,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肯纳谏。他批评党内的有些领导者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反而像项羽。如果不改正的话,最终必定垮

台, 落个“霸王别姬”的下场。并将《项羽本纪》送给中央几位领导人传阅, 让大家吸取项羽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对项羽决不是一概否定的。项羽虽然失败了, 但仍不失本色男儿、堂堂英雄。早在青年时期, 他就憧憬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他说过: 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宁肯自杀, 也不投降, 很有气节, 远比汪精卫、张国焘之类好, 是值得学习的。毛泽东对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杀的举动是不赞成的, 但他觉得这至少体现了项羽的个性和气节。所以在 1948 年 10 月为新华社写的述评中, 认为蒋介石已经他的手丢掉了三支部队, 无丝毫“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 仍想偷袭石家庄, 连项羽都不如。

【原文】

项籍者, 下相人也, 字羽。初起时, 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 梁父即楚将项燕, 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 封于项, 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 学书不成, 去学剑, 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 不足学, 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 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 乃请薪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 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 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 项梁常为主办, 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 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 渡浙江, 梁与籍俱观。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 曰: “毋妄言, 族矣!” 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 力能扛鼎, 才气过人, 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 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 会稽守通谓梁曰: “江西皆反, 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 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 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 “桓楚亡, 人莫知其处, 独籍知之耳。”梁乃出, 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 与守坐, 曰: “请召籍, 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诺。”梁召籍入。须臾, 梁陶籍曰: “可行矣!” 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 佩其印绶。门下大惊, 扰乱, 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惴伏,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 谕以所为起大事, 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 自言于梁。梁曰: “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 不能办, 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 籍为裨将, 徇下县。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 未能下。闻陈王败走, 秦兵又且至, 乃渡江矫陈王命, 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 “江东已定, 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 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 故东阳令史, 居县中, 素信谨, 称为长者, 东阳少年杀其令, 相聚数千人, 欲置长, 无适用, 乃请陈

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闲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闲，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闲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起东阿，西，(北)[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

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

走其军，不敢出敌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余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却，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铁质，妻子为僇乎？”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汧水上，大破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

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张。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秋豪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

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郾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鄢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苏。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余弃将卬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余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余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余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荣

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闲，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

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汉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

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柘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舡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

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乎？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译文】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开始起兵时二十四岁。他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就是楚将项燕，被秦将王翦所杀。项氏世代为楚将，封于项，所以姓项氏。

项籍小时候，学习认字写字，没有学成，改学击剑，又没有学成。项梁很生他的气。项籍说：“字只不过用来记记姓名而已。剑也只能抵挡一人，不值得学，要学能抵抗上万人的。”于是项梁就教项籍兵法，项籍非常高兴，粗略地知道些兵法的大意，但又不肯认真学完。项梁曾因栎阳罪案受到牵连，就请蕲县狱掾曹咎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因此事情得到了结。项梁杀了人，和项籍到吴中躲仇家。吴中有才能的士大夫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有大规模的徭役和丧葬，项梁常常主持办理，暗中用兵法调度宾客和子弟，因此了解了每个人的能力。秦始皇帝巡游会稽，渡过浙江，项梁和项籍一同去观看。项籍说：“那个皇帝，我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捂住他的嘴：“不许胡说八道，当心杀全族！”项梁因此觉得项籍不同于一般人。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力能举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都已经敬畏他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起义。这一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江西都造反了，这也是上天灭亡秦朝的时候。我听说先发则能制人，后发则为人所制。我想发兵，派你和桓楚带领。”当时桓楚逃亡在湖泽之中。项梁说：“桓楚亡匿在外，人们不知道他的下落，只有项籍知道。”项梁走出来，吩咐项籍持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又走进去，与郡守一块儿坐着。项梁说：“请允许我叫项籍进来，让他接受命令召回桓楚。”郡守说：“好吧。”项梁招呼项籍进来。不一会儿，项梁使眼色给项籍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籍拔出剑来砍掉了郡守的脑袋。项梁拿着郡守的脑袋，身上系着郡守的官印。郡守的侍从护卫大为惊慌，一片混乱，项籍杀死了数十百人，全府中的人都慌惧畏服，没有人敢动手反抗。项梁就召集昔日所熟悉的有胆识的府吏，把所要做的起兵反秦这件事情

向大家讲清楚，于是征集吴中士卒起义。派人搜罗下属各县丁壮，得到精兵八千人。项梁安排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没有得到任用，自己去向项梁申述。项梁说：“前些时候有一丧事，让你主办这件事，你不能办，因此不任用你。”于是大家都佩服项梁。项梁为会稽郡守，项籍为裨将，镇抚下属县邑。

广陵人召平这时为陈王略地广陵，没有攻下。听说陈王战败逃走，秦兵又将到达，就渡江假托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召平说：“江东已经平定，赶快引兵西进攻打秦军。”项梁就以八千人渡江向西进发。他听说陈婴已经攻下东阳，便派遣使者，想要与陈婴联合西进。陈婴这个人，原来是东阳令史，在县里一向诚信谨慎，人们称为忠厚长者。东阳的青年杀死了他们的县令，聚合了几千人，想要选一个首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请陈婴来担任。陈婴推辞说不能胜任，大家就强行推立他做首领。县中随从的有二万人。青年们打算推举陈婴就便称王，士兵为了同其他各路军队相区别，头上裹以青巾，表示异军突起。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未曾听说你的前辈有过高官贵爵，现在突然得到很大的名声，不是好兆头。不如有所归属，事情成功了，犹能得到封侯，事情失败了，也容易逃脱，不会成为世人都指责的人。”因此陈婴不敢为王。对他军吏说：“项家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干成大事，将帅非他不可。我们依附名门大族，一定能使秦朝灭亡。”于是大家听从他的话，把军队归属项梁。项梁渡过淮水，黥布、蒲将军也率军归附。项梁共有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这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驻扎彭城东面，想要抵挡项梁。项梁对军吏道：“陈王首先起事，作战不利，不知道下落。现在秦嘉北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项梁进兵攻打秦嘉，秦嘉的军队败逃，项梁追到胡陵。秦嘉回军打了一天，秦嘉阵亡，士卒投降。景驹逃走，死在梁地。项梁合并了秦嘉的军队，驻扎在胡陵，将要引军西进。章邯的军队到达栗县，项梁派别将朱鸡石、余樊君和他交战。余樊君战死，朱鸡石军败，逃跑到胡陵。项梁便带兵进入薛县，杀了朱鸡石。项梁在之前派项羽另率一军攻打襄城，襄城坚守不降。攻克以后，全部坑杀了守城军，回来报告项梁。项梁听说陈王确实死了，召集各路将领会合到薛县商讨大事。这时沛公也起兵于沛县，前往薛县。

居酈人范增，七十岁了，一向住在家里，喜欢奇策妙计。他去游说项梁说：“陈胜失败本来是应该的。秦灭六国，楚国最无辜。自从楚怀王入秦不返，楚人至今还想念他。所以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陈胜首先起事，没有立楚国的后裔而自立为王，他的局面当然不会长久。现在你起兵江东，楚地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归附你，是因为项家世代为楚将，认为能够再立楚国的后

裔。”项梁认为他说得对，就在民间寻访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心，他在给人放羊，项梁立他为楚怀王，顺从人民的愿望。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他有五个县，和楚怀王一起，建都盱台。项梁自称为武信君。

过了几个月，项梁带兵攻打亢父，与齐国田荣、司马龙且的军队一起援救东阿，在东阿大败秦军，田荣率军回到旧地，赶跑了齐王田假。田假逃到楚国。田假的相国田角逃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原来是齐国的将领，留在赵国不敢回去。田荣立了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项梁已经打垮了东阿方面的秦军，就（乘胜）追击。屡次派遣使者催促齐国军队，打算与它联军西进。田荣说：“楚国杀了田假，赵国杀了田角、田间，我就出兵。”项梁说：“田假是楚国友好国家的国王，走投无路了来依附我，不忍心杀他。”赵国也不杀田角、田间作为与齐交换的条件。于是齐国不肯发兵帮助楚国。项梁派沛公和项羽另率一支军队攻打城阳，屠毁了县城。向西在濮阳东面击破了秦军，秦军收兵进入濮阳。沛公、项羽就攻打定陶。没有攻下，率军离去，西进略地，到达雍丘，大破秦军，杀了李由。回军攻打外黄，没有拿下来。

项梁自东阿出发，向西进军，到达定陶，又一次打败秦军，项羽等又杀了李由，（因此，）项梁越来越轻视秦军，面有骄色。宋义就劝告项梁说：“打了胜仗而将领骄傲、士卒懈怠的就要失败。现在士卒稍有懈怠，秦兵日益增多，我替你担心。”项梁不听劝告。就派宋义出使齐国。路上遇到齐国使者高陵君显，问他：“你将要去见武信君吗？”回答说：“是的。”宋义说：“我断定武信君的军队一定失败。你慢走就可以免死，快走就要遭殃。”秦果然发动全部兵力增援章邯，攻打楚军，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战死。沛公、项羽离开外黄攻打陈留，陈留坚兵固守，不能攻下。沛公、项羽互相商量说：“如今项梁的军队垮了，士卒恐惧。”于是就领兵同吕臣的军队一起向东进发。吕臣驻扎在彭城东面，项羽驻扎在彭城西面，沛公驻扎在砀。

章邯已经打垮了项梁的军队，以为楚地的敌人不用担心了，就渡过黄河攻打赵地，大破赵军。这个时候，赵歇为赵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都跑进了钜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围攻钜鹿，章邯驻扎在钜鹿的南面，修筑甬道输送粮食。陈余作为将领，统率士卒数万人驻扎在钜鹿的北面，这就是所说的河北之军。

楚军在定陶打了败仗，楚怀王很恐惧，从盱台前往彭城，合并了项羽、吕臣的军队亲自统率。以吕臣为司徒，用他的父亲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军队。

以前宋义所遇到的齐国的使者高陵君显还在楚国的军队里，他见到楚怀

王说：“宋义断定武信君的军队一定失败，过了几天，他的军队果然失败了。军队没有开战而先看到了失败的征兆，这可说是懂得军事了。”楚怀王召见宋义，和他商量事情，大为高兴，因此委任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担任次将，范增为末将，去援救赵国。各路别将都统属于宋义，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走到安阳，停留四十六天不前进。项羽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围在钜鹿，赶快带兵渡河，楚军从外面攻打，赵军在内响应，一定能打垮秦军。”宋义说：“不是的。咬牛的牛虻不能伤害虱子。现在秦军攻打赵军，打胜了则兵疲力尽，我们乘秦军疲惫（发动进攻）；要不胜，我们就率领军队鸣鼓西进，一定打垮秦军。所以不如先让秦、赵相斗。身披甲胄，手执利器，冲锋陷阵，宋义不如你；坐下来运筹划策，你不如宋义。”因此向军中下令说：“凶猛如虎，狼戾如羊，贪婪如狼，倔强不听指挥的人，一律斩首。”宋义又派遣他的儿子宋襄去辅助齐国，亲自送他到无盐，摆酒设宴，大会宾客。（当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饿交加。项羽说：“本来打算并力攻秦，却长期停留不进。现在年荒岁饥，人民贫困，士卒只吃半升豆子，（食不果腹）军中没有存粮，宋义却还设酒宴，会宾客，不率领军队渡河就地取用赵国的粮食，而说什么‘等待秦军疲惫’。以秦那样强大的兵力，进攻新建立的赵国，结果必定是秦军打垮赵国的军队。赵国的军队被打垮了，而秦军更加强大，还有什么疲惫的机会可乘！而且楚军最近被打败，国王坐不安席，把国内的所有兵力都集中起来统属于上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如今不体恤士卒，而徇情营私，不是与国家同休共戚之臣。”项羽早晨参见上将军宋义，就在他的帐幕中割下了宋义的脑袋，出来发令军中说：“宋义和齐国阴谋反楚，楚王秘密命令我杀死他。”这时，将领们都恐惧屈服，没有敢抗拒的。都说：“创建楚国的，是将军一家。现在又是将军处死了叛乱的人。”将领们就共同推立项羽为假上将军。派人去追宋义的儿子，在齐国赶上了，杀死了他。项羽派桓楚向楚怀王报告。楚怀王就让项羽做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都归项羽节制。

项羽已经杀了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于是他便派遣当阳君、蒲将军带领两万士卒渡河，援救钜鹿。战事稍有胜利，陈余又向项羽请求救兵。项羽就率领全军渡河，凿沉船只，砸破炊具，烧毁营舍，携带三天口粮，用以表示士卒拼死决战，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军队一到就围困了王离。与秦军遭遇，打了几仗，截断了秦军的甬道，大破秦军，杀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不向楚军投降，自焚而死。这时候，楚军勇冠诸侯。援救钜鹿的诸侯军有十多个营垒，都不敢纵兵出战。等到楚军攻击秦军时，诸侯将领都在营垒上观战。楚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喊声震天，诸侯军人人胆战心惊。这样打垮了秦军后，项羽召见各诸侯将领，他们进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从此成为

诸侯军的上将军，各路诸侯隶属于他。

章邯驻扎在棘原，项羽驻扎在漳水南岸，两军相持，没有交战。秦军多次退却，二世派人责备章邯。章邯恐惧，派长史司马欣去请示。到了咸阳，留在司马门三天，赵高不接见，有不信任之意。长史司马欣心里害怕，急忙逃回军中。（他怕有人来追杀）没有敢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他，没有追上。司马欣到了军中，向章邯报告说：“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人不可能有所作为。如今仗能打赢，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功劳，仗打不赢，免不了被处死。希望将军深思熟虑。”陈余也送给章邯一封信说：“白起为秦将，向南攻拔鄢、郢，向北坑杀马服，攻城掠地，不可胜数，而最后竟然被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匈奴，开辟榆中几千里的疆域，最终竟然被斩于阳周。为什么呢？功劳太多，秦不能按功行赏，因此（罗织罪名，）用国法杀死他们。现在将军为秦将三年了，所损失的士卒以十万计，而诸侯军同时并起，越来越多。那个赵高一向谄谀，为时已久，眼下形势危急，也怕二世杀他，所以打算杀死将军，借以推卸责任，另外派人替代将军，以此来摆脱祸患。将军在外时日已久，朝廷中很多人与你有隔阂，有功也是被杀，无功也是被杀。况且天要亡秦，无论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全都知道。如今将军在内不能直言规谏，在外为即将灭亡的国家的将领，孑然孤立而想长期存在，岂不可哀！将军何不倒戈与各路诸侯联合，签订和约，共同攻秦，割地为王，南向而坐，称孤道寡；这同自己伏砧受戮，妻子被杀，哪个比较好一些呢？”章邯犹豫不决，暗中派候始成到项羽营中，想要签署和约。和约没有商妥，项羽让蒲将军昼夜领兵渡过三户津，扎营漳水南岸，与秦军交战，又一次打败了秦军。项羽率领全军士卒在汧水上攻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

章邯派人去见项羽，打算订立和约。项羽召集军吏商量说：“军中粮少，想允许他签订和约。”军吏都说：“好。”项羽就与章邯订期在洹水南岸殷墟相见。已经缔结了盟约，章邯见到项羽，涕泪交下，向项羽诉说赵高的种种行径。项羽就立章邯为雍王，安置在楚军营中，使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秦军为先行部队。

到达了新安，诸侯军的官兵以前曾因服徭役、屯戍边地路过秦中，秦中官兵对他们多有凌辱。等到秦军投降了诸侯军，诸侯军的官兵乘战争胜利的机会，像对待奴隶和俘虏一样地驱使他们，随便折磨侮辱秦军官兵。秦军官兵多在私下议论说：“章将军等欺骗我们投降诸侯军，如今能够入关破秦，（当然）很好；如果不能，诸侯军俘虏我们东去，秦势必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全部处死。”诸侯的将领们暗中听到了他们的打算，报告了项羽。项羽就找来黥布、蒲将军商量说：“秦军官兵还很多，他们心里不服，到了关中不听从命令，事情必然岌岌

可危，不如杀掉他们，而只与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一起入秦。”于是楚军夜间把秦军士卒二十多万人处死掩埋在新安城南。

项羽将要攻取秦关中地带。函谷关有兵把守，不能进去。又听说沛公已经破咸阳，项羽大怒，派当阳君等进攻函谷关。项羽便进入了函谷关，到达戏水西岸。沛公驻军霸上，没有能够和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派人 against 项羽说：“沛公想称王关中，使子婴为相，占有了全部珍宝。”项羽怒气冲天地说：“明天早晨饱餐士卒，将击溃沛公的军队！”这时，项羽有兵四十万，驻扎在新丰鸿门，沛公有兵十万，驻扎在霸上。范增劝告项羽说：“沛公在山东时，贪财好货，喜爱美女。现在进了关，不收财物，不亲近妇女，由此看来，他的志向不小。我叫人观望他上空的云气，都呈龙虎形状，五颜六色，这是天子之气。赶快进击，不要失掉机会。”

楚国左尹项伯这个人，是项羽的叔父，一向和留侯张良相友好。张良这时跟随着沛公，项伯就夜间骑马跑到沛公军营，私下见到张良，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打算叫张良和他一起离去。他说：“不要跟他们一块死掉。”张良说：“我为韩王护送沛公，现在沛公的事情发生了危急，逃走是不道义的，不能不说一声。”张良就走了进去，把情况全部告诉了沛公。沛公大吃一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谁给大王出的这个主意？”沛公说：“一个小子劝我说：‘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军进来，秦地可以全部占为己有，在这里称王。’我听信了他的话。”张良说：“估计大王的军力足以抵挡项王吗？”沛公默然不语，（过了一会）说：“军力当然不如项羽，又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沛公说：“你怎么与项伯有老交情？”张良说：“秦未灭六国时，项伯和我交游，他杀了人，我救了他。现在事有危急，幸亏他来告诉我。”沛公说：“项伯与你相比，谁年纪大？谁年纪小？”张良说：“他比我大。”沛公说：“你替我叫他进来，我要对他以兄长相待。”张良走出来，邀请项伯。项伯就进去见沛公。沛公向项伯举杯敬酒，约为儿女亲家。沛公说：“我入了关，丝毫利益不敢有所接近，造册登记吏民，封存府库，等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出入和意外事件发生。我日日夜夜望将军到来，哪里敢反叛！请兄向将军详细说明我是不敢忘恩负义的。”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天早晨不可不早来向项王道歉。”沛公说：“是的。”于是项伯又当夜离去，回到军中，把沛公的话原原本本报告了项王。随即向项羽说：“沛公不先攻破关中，你难道敢进来吗？如今人家立有大功而去攻打他，是不道义的，不如借他来请罪的机会好好对待他。”项王答应了。

次日早晨，沛公带着一百多名骑兵来见项王，到了鸿门，向项羽谢罪说：

“我和将军并力攻秦，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然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先入关攻破秦地，能在这里又见到将军。现在有小人之言，使将军和我有了隔阂。”项王说：“这是你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何至如此。”项王当天就留沛公一同饮酒。项王、项伯面朝东坐，亚父面朝南坐。亚父就是范增。沛公面朝北坐，张良面朝西陪坐。范增向项王多次使眼色，再三举起佩带的玉玦向项王示意，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身出去找来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狠，你进去上前祝酒，祝酒完了，请求舞剑，乘机在座上袭击沛公，杀死他。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人都将被他俘虏。”项庄便进去祝酒。祝酒完了说：“君主和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请允许我舞剑助乐。”项王说：“好吧。”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常常用身体掩蔽沛公，项庄得不到刺杀机会。这时张良来到军门，看见樊哙，樊哙问：“今天的事情怎么样了？”张良说：“极为危急。此刻项庄正在舞剑，他的用意时时在沛公身上。”樊哙说：“这可紧急了，请让我进去，与沛公同生共死。”樊哙立即带着剑，手拥盾牌，进入军门。交戟守卫的卫士打算阻拦，不让他进去，樊哙侧过他的盾牌撞击，卫士倒在地上，樊哙就进入了大帐，揭开帷帐，向西而立，圆睁怒目，看着项王，头发上指，眼眶破裂。项王按剑而跪起说：“来客是干什么的？”张良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王说：“壮士！赏赐他一杯酒。”左右就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来，站着一饮而尽。项王说：“赏给他猪腿。”左右就给一只生猪腿。”樊哙覆盾于地，把猪腿放在盾上，拔出剑来切肉吃。项王说：“壮士！能再喝酒吗？”樊哙说：“我死都不怕，一杯酒哪里会推辞！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杀不尽，用刑唯恐刑不重，天下人都反叛他。楚怀王和将领们约定说‘先攻破秦地进入咸阳的做关中王’。现在沛公先攻破了秦地进入咸阳，丝毫利益不敢有所接近，封闭宫室，回军霸上，等待大王到来。所以遣将守关，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和意外事件。如此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而大王听信闲言碎语，要杀有功的人。这是已经灭亡的秦朝的延续，以我私见，大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项王无辞以对，只说：“坐。”樊哙在张良旁边坐下来。坐了不一会，沛公起来上厕所，乘机招呼樊哙出来。

沛公出去后，项王派都尉陈平去叫沛公回来。沛公（对樊哙）说：“我们现在出去，没有辞行，怎么办呢？”樊哙说：“做大事不顾忌细枝节，行大礼不讲究小谦让。如今人家为刀俎，我们是鱼和肉，还辞别什么！”于是就不辞而去。（临走时，）叫张良留下道谢。张良问：“大王来时带了什么？”沛公说：“我带来一双白璧，想献给项王，一双玉斗，想送给亚父，正碰上他们生气，不敢进献。你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遵命。”当时，项王的军队在鸿门，沛公的军队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丢下车骑，一人骑马脱身而去，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握剑

持盾步行,从郦山下取道芷阳,抄行小路。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们军营,不过二十里而已。估计我到军中,你再进去。”沛公走后,张良估计抄小路已经到达军中,就进去道谢说:“沛公经受不了酒力,不能亲自来辞行。谨使张良奉上白璧一双,拜献大王;玉斗一双,拜送将军。”项王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独自脱身而去,已经回到军中了。”项王接过玉璧,放在坐席上。亚父接过玉斗,放在地上,拔剑一击而碎,说:“唉!这小子不足以共谋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就要被他俘虏了。”沛公回到军中,立刻杀了曹无伤。

过了几天,项羽带兵西进,烧毁咸阳,杀死了秦朝已经投降的国王子婴,焚烧秦朝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灭;搜罗了秦朝财宝和妇女,率军东去,有人劝项王说:“关中阻山带河,四面关塞,土地肥饶,可在这里建都,以建霸业。”项王看见秦朝宫室都已烧毁,残破不堪,又怀念故乡,心欲东归,就说:“富贵了不回故乡,如同衣绣夜行,有谁能知道!”劝项王的人说:“人们说楚国人是猕猴戴帽子,果然如此。”项王听了这话,烹杀了劝说他的那个人。

项王派人向楚怀王报告请示。楚怀王说:“按照约定办。”项羽就尊楚怀王为义帝。项王想自己称王,就先封诸侯将相为王。对他们说:“天下最初发难的时候,暂时拥立诸侯后裔为王,以便讨伐秦朝。然而亲身身穿铠甲,手执戈矛,率先起义,三年来风餐露宿,消灭秦朝,平定天下的,都是各位将相和我项籍的力量。只有义帝没有功劳,本来应该瓜分他的土地,封大家为王。”将领们都说:“好。”项王就不分割天下,封将领们为侯王。

项王、范增疑心沛公将来占有天下,(不想让他称王关中,)但既已和解,又怕违背原约,诸侯反叛,他们就暗中商量说:“巴蜀道路险恶,秦朝被迁徙的罪人都居住蜀地。”于是就扬言说:“巴蜀地是关中地区。”所以封沛公为汉王,称王于巴蜀、汉中,建都南郑。而把关中分为三部分,封给秦朝降将为王,阻挡汉王,(防止他将来向东方出兵。)

项王封章邯为雍王,称王于咸阳以西,建都废丘。长史司马欣,从前做栎阳狱掾,曾对项梁有过恩德;都尉董翳,最初劝说章邯降楚。所以封司马欣为塞王,称王于咸阳以东到黄河一带,建都栎阳;封董翳为翟王,称王于上郡,建都高奴。徙封魏王豹为西魏王,称王于河东,建都平阳。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宠臣,先攻下河南,在黄河岸边迎接楚军,所以立申阳为河南王,建都雒阳。韩王成仍以旧都为都,建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立战功,所以封司马卬为殷王,称王于河内,建都朝歌。封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一向贤能,又随从项王入关,所以封张耳为常山王,称王于赵地,建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军将领,

常常勇冠全军，所以封黥布为九江王，建都于六。鄱君吴芮率领百越兵协助诸侯军，又随从入关，所以封吴芮为衡山王，建都于邾。义帝的柱国共敖率兵攻打南郡，功劳很多，于是封共敖为临江王，建都江陵。徙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曾随楚军救赵，遂又跟从入关，所以封臧荼为燕王，建都于蓟。徙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曾随从项王共同救赵，遂又跟着入关，所以立田都为齐王，建都临淄。原来被秦朝灭亡的齐王建的孙子田安，正在项王渡河救赵时，攻下济水北边的几座城邑，率领他的军队投降了项羽，所以封田安为济北王，建都博阳。田荣多次有负项梁，又不愿率军随楚击秦，因此没有封王。成安君陈余丢弃将印离去，没有随从入关，然而一向听说他贤能，有功于赵，知道他在南皮，所以把环绕南皮的三个县封给他。番君的将领梅鋗战功很多，所以封为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封有九郡，建都彭城。

汉元年四月，在项王旌麾之下诸侯罢兵散归，各自回到封国。项王也出关回到封国，派人迁徙义帝，说：“古代做帝王的拥有千里见方的土地，必须住在上游。”于是就派遣使者把他们迁往长沙郴县。项王催促义帝快些动身，义帝群臣渐渐背叛了他，项王就暗中命令衡山王、临江王把义帝击杀在江中。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没有给他加封，一起到了彭城，废去王号，改封为侯，不久又杀死了他。臧荼到了封国，驱逐韩广去辽东，韩广不服从，臧荼在无终击杀了韩广，兼并了他的封地。

田荣听说项羽把齐王市徙封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十分气愤，不愿让齐王去胶东，所以齐反叛，迎击田都。田都逃往楚国。齐王市害怕项王，就潜往胶东就国。田荣大为生气，派兵追击，在即墨杀死了他。田荣便自立为齐王，向西进兵，击杀了济北王田安，兼并了三齐。田荣把将军印授予彭越，让他在梁地反楚。陈余秘密派遣张同、夏说劝告齐王田荣说：“项羽为天下的主宰，（分封侯王）不公平。如今把原来的诸侯王都封在坏地方称王，而他的群臣诸将都封在好地方称王。（因为要）赶走原来的诸侯王，赵王就只好到北方居住代地，我以为这样是不能答应的。听说大王已经起兵，而且不接受不道义的命令，希望大王援助我一些兵马，允许我用以攻打常山，恢复赵王的地位，愿把赵国作为齐国的屏障。”齐王答应了，就遣兵赴赵。陈余调动了三县的全部士卒，与齐军并力攻打常山，打垮了常山的军队。张耳逃走归附了汉王。陈余去代地迎接原来的赵王歇回归赵地。赵王就立陈余为代王。

这时，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兼并了关中，将要东进，齐、赵又反叛了他，非常愤怒，就以从前的吴令郑昌为韩王，来阻挡汉军。命令萧公角等人攻击彭越。彭越打败了萧公角等人，汉王派张良巡行招抚韩地，张

良就给项王写信说：“汉王（没有如约称王关中），有失职守，打算取得关中，实现了原来的约定就停止进军，不能继续东进。”张良又把齐、梁的反叛文告送给项王，说：“齐想和赵并力灭楚。”楚军因此无意西进，而向北攻打齐国。项王向九江王黥布征调兵力。黥布称病不往，派将领率兵几千人前去。项王从此怨恨黥布。

汉二年冬，项羽北上到达城阳，田荣也率军到此与项羽会战。田荣兵败，逃到平原，平原百姓杀死了他。楚军北进，烧毁齐国房屋，夷平齐国城郭，坑杀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在齐攻城略地，直到北海，到处烧杀掠夺。齐国人联合起来反抗项羽。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齐国逃散的士卒，得到几万人，反于城阳。项王因此留下来，连续攻打几次都没有攻下城阳。

春天，汉王辖制五路诸侯的军队，共五十六万人，东进伐楚。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即令诸将攻打齐国，而自己带领精兵三万人南下，由鲁越过胡陵。四月，汉军都已进入彭城，搜掠财物珍宝和美女，天天设宴会饮。项王向西进发，早晨从萧县攻击汉军，然后东进到达彭城，中午，把汉军打得大败。汉军溃退，相继逃入谷水、泗水，楚军杀死了十多万汉军士卒。汉军向南往山里逃跑，楚军又追击到灵璧东面的睢水上。汉军退却，为楚军所逼，拥挤在一起，多被杀伤，汉军十多万人落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把汉王包围了三层。这时大风从西北刮风来，吹断了树木，掀毁了房屋，飞沙走石，天色昏昏沉沉，（狂风夹杂着沙石）向楚军迎面扑来。楚军大乱，阵形溃散，汉王才得以和几十个骑兵逃走。打算经过沛县，接取家眷西行；楚军也派人追往沛县，掠取汉王家眷；家眷都已逃亡，没有和汉王相见。汉王在路上遇到孝惠、鲁元，就用车拉着一块儿逃。楚军骑兵追赶汉王，汉王着急了，把孝惠、鲁元推下车去，滕公便下车把他们抱上来。这样推下抱上好几次。滕公说：“事虽危急，不是可以把车赶得快一些，怎么能丢弃他们！”汉王终于脱身而出。他寻找太公、吕后，没有找到。审食其跟随太公、吕后从小路潜行，寻找汉王，反而碰上了楚军。楚军就带他们回到军营，报告了项王，项王把他们拘留在军营里。

这时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率兵驻扎在下邳，汉王抄小路来到周吕侯那里，稍稍收集了一些逃散的士卒。到了荥阳，各路败军都会合在一起，萧何也征发关中无立上户口的老弱全部来到荥阳，声势又振作起来。楚军从彭城出发，常常乘胜追击败兵，与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索之间交战，汉军打败了楚军，楚军因此不能越过荥阳西进。

项王解救彭城，追赶汉王到达荥阳，田横乘机收复了齐国，立田荣子田广为齐王。汉王在彭城战败，诸侯又都向楚背汉。汉军驻扎在荥阳，修筑了一条

甬道，与黄河相连，以便运取敖仓的粮食。

汉三年，项王屡次侵夺汉军的甬道，汉王粮食缺乏，恐慌起来，请求讲和，划分荥阳以西归汉。项王想要答应他。历阳侯范增说：“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现在放掉他们，不予以消灭，以后一定要懊悔。”项王就和范增赶快围攻荥阳。汉王深为忧虑，就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项王和范增。项王的使者来了，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筵席，打算端上去。端饭菜的人一看使者，假装惊愕地说：“我以为是亚父使者，没想到反而是项王的使者。”把饭菜又端了下去，拿粗菜淡饭给项王的使者吃。使者回来报告了项王，项王就怀疑范增私通汉军，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形势，大局已定，君王好自为之。请赐还我的躯体，让我成为一个普通的士卒。”项王答应了他。范增走了，还没有到彭城，因背上长毒疮死去了。

汉军将领纪信劝汉王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请让我假装成大王替你去蒙骗楚军，大王可以乘机逃出城去。”于是汉王夜间从荥阳东门放出两千名身穿铠甲的妇女，楚军四面围击。纪信乘坐黄屋车，左边的车衡上竖立着大旗，（卫士大声地）说：“城中粮食吃光了，汉王投降。”楚军都高呼万岁。汉王和几十名骑兵从西门出城，奔向成皋。项王见到纪信，问他：“汉王在哪里？”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城了。”项王烧死了纪信。

汉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卫荥阳。周苛、枞公商量说：“魏豹这个叛国之王，很难和他共守城池。”就一起杀死了魏豹。楚军攻下荥阳城，活捉了周苛。项王对周苛说：“做我的将领，我以你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着说：“你不赶快投降汉军，汉军就要俘虏你，你不是汉军的对手。”项王大怒。烹死了周苛，并杀了枞公。

汉王逃出荥阳，南走宛、叶，收服了九江王黥布，一边走一边收集士卒，又进入成皋固守。汉四年，项王围攻成皋。汉王逃走了，单身一人与滕公出了成皋北门，渡河奔向修武，到了张耳、韩信军营。诸将陆续逃出城皋，追随汉王、楚军攻下成皋，想要向西进军。汉王派兵在巩阻击，使楚军不能西进。

这时，彭越渡河在东阿攻击楚军，杀死了楚将军薛公。项王就亲自东去攻打彭越。汉王得到淮阴侯的军队，打算渡河南下。郑忠劝阻汉王，汉王就停止前进，在河以北筑起营垒。派刘贾领兵协同彭越，烧掉楚军的粮食。项王东进打败了刘贾和彭越，彭越逃走了。汉王率军渡河，又夺取了成皋，驻扎在广武，取食敖仓。项王已经平定了东海，率军回来，向西进发，与汉军都在广武驻扎，相持了好几个月。

当时，彭越在梁地多次袭击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食，项王很忧虑。他设置了

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太公放在上面,告诉汉王说:“现在再不快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汉王说:“我和你项羽都是北面称臣,受命于怀王,说过‘结为兄弟’,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一定要烹杀你的老子,那么希望你公给我一杯肉羹。”项王十分气愤,打算杀死太公。项伯说:“天下大事还不能预料,而且打天下的人不顾念家眷,虽然杀了太公也没有好处,只能增加祸患。”项王听从了项伯的话。

楚、汉长期相持,未决胜负,年轻力壮的苦于行军作战,年老体弱的疲于水陆运输。项王对汉王说:“几年来天下扰攘不安,只是由于我们两个人的缘故,愿意与你挑战,一决雌雄,不要使天下百姓遭受痛苦。”汉王笑着拒绝说:“我宁愿斗智,不愿斗力。”项王叫二士出动挑战。汉军有个擅长骑马射箭的人叫楼烦,楚军派壮士挑战三次,楼烦都把壮士射死了。项王大怒,就亲自披甲持戟出来挑战。楼烦想要射他。项王怒目呵叱,楼烦(被吓得)目不敢正视,手不敢发箭,跑回营垒,不敢再出来。汉王派人暗中打听,才知道挑战的人原来是项王。汉王大为震惊。于是项王靠近汉王军营,和他隔着广武涧对话。汉王历数项王的罪状,项王非常气愤,要求决战。汉王没有答应,项王埋伏的弓弩射中了汉王。汉王受伤,跑回成皋。

项王听说淮阴侯已经攻下河北,打垮了齐、赵军队,而且将要进攻楚军,就派龙且前往迎击。淮阴侯与龙且交战,骑兵将领灌婴也出击龙且,大破楚军,杀死了龙且。韩信就自立为齐王。项王听说龙且的军队垮了,大为恐慌,派遣盱台人武涉去游说淮阴侯。淮阴侯不肯听从。这时,彭越又起来反楚,攻下梁地,断绝楚军的粮道。项王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人说:“小心守卫成皋,即使汉军挑战,千万不要和它交战,不要让它东进就行了。我十五天一定杀掉彭越,平定梁地,再与将军会合。”于是项王率军东去,进军过程中攻打陈留、外黄。

外黄没有攻下。过了几天,外黄投降了,项王很生气,命令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城东,准备坑杀他们。外黄令门客的儿子才十三岁,前去劝告项王说:“彭越用武力逼迫外黄百姓,外黄百姓很害怕,所以暂时投降,等待大王到来。大王到了,又都坑杀他们,难道百姓还有归顺之心吗?从这儿往东,梁地十多个城邑的人都心怀恐惧,没有肯投降的了。”项王赞成他的话,就赦免了外黄应当坑杀的那些人。从外黄往东直至睢阳,听到这个消息,都争先恐后地向项王投降。

汉军果然数次向楚军挑战,楚军不出来应战。汉军派人在阵前辱骂楚军,骂了五六天,大司马十分气愤,让士卒渡过汜水,(迎击汉军。)士卒刚渡过一半,汉军出击,大败楚军,缴获了楚国全部物资。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

马欣都自刎在汜水上。大司马曹咎,原来是蕲县的狱掾,长史司马欣原来是栢阳的狱吏,两人曾对项梁有过恩德,因此项王信任他们。当时,项王在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失败了,就率军返回,汉军正在荥阳东面围攻钟离昧,项王一到,汉军害怕楚军,全部撤走到险阻地带。

这时,汉军兵多粮足,项王兵疲粮绝。汉王派遣陆贾劝说项王,请求解放太公,项王没有答应。汉王又派遣侯公前去劝说项王,项王就和汉约定,平分天下,划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项王答应了侯公的要求,就把汉王的父母妻子送了回来。汉军都高呼万岁。汉王封侯公为平国君。侯公隐匿起来,不肯再见汉王,汉王说:“这个人是天下善辩之士,所到之处,可以使人国家覆灭,所以封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经订立和约,就解除了军事对峙,率军东归。

汉王准备西归,张良、陈平劝汉王说:“汉占领了大半个天下,而诸侯都归附了我们。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让楚灭亡的时候,不如乘这个机会灭它。现在放走项王不去攻打他,这就是所谓‘养虎自遗患’。”汉王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汉五年,汉王追击项王到了阳夏南面,军队驻扎下来,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期会合进攻楚军。到达固陵,而韩信、彭越的军队不来会合。楚军攻击汉军,把汉军打得大败。汉王又进入营垒,挖深沟堑,自为固守。汉王对张子房说:“诸侯不遵守约定,怎么办呢?”张子房回答说:“楚军即将崩溃,韩信、彭越没有分到一块封地,他们不来会合是自然的。君王能和他们共分天下,就可以使他们立刻前来。如果不能这样,局势的发展很难预料。君王能从陈县以东到海边的地区,全部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分给彭越,使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楚军是容易打败的。”汉王说:“好。”于是就派遣使者告诉韩信、彭越说:“合力攻打楚军。楚军崩溃后,从陈县以东到海边给予齐王,睢阳以北到谷城给予彭相国。”使者一到,韩信、彭越都回话说:“请让我们立刻进兵。”韩信就从齐地出发,刘贾的军队从寿春出发并行,屠毁了城父,到达垓下。大司马周殷背叛了楚国,利用舒地的兵力屠毁了六县,调动全部九江士卒,随同刘贾、彭越都会集在垓下,来到项王阵前。

项王的军队筑垒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和各路诸侯军队把它重重包围起来。夜晚听到四面的汉军都是唱的楚地歌曲,项王大为震惊地说:“汉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国吗?为什么楚国人如此众多啊?”项王就夜间起来,在帐幕里饮酒。有一个名叫虞的美人,得到项王的宠爱,常常带在身边;有一匹叫骓的骏马,项王经常骑着它。于是项王慷慨悲歌,自己作诗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了好几遍,美人跟着他一起唱。项王悲泣,泪下几行,左右侍从也都俯首哭泣,(悲痛得)不能抬头仰

视。

于是项王上马(突围),部下壮士骑马随从的有八百多人,当夜冲破包围,向南飞驰而去。天亮,汉军才发现,派骑兵将领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王。项王渡过淮水,能够跟从的骑兵只有一百多人。项王到阴陵,迷失了道路,询问一个种田的人,种田的人欺骗他说:“往左。”项王往左去,结果陷入了一大片沼泽中。因此,汉军追上了项王。项王就又带兵向东到了东城,只有二十八个骑兵了。追赶的汉军骑兵有几千人。项王自己估计不能脱身了,对他的骑兵说:“我起兵到现在已八年了,亲身打过七十多次仗,谁抵挡我,我就打垮谁,我攻击谁,谁就降服,未曾打过败仗,因而为天下霸王。然而现在终于被围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的过错。今天固然要决心战死,愿意为各位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一定要三次取胜,为各位突破重围,斩杀敌将,砍倒敌人军旗,让各位知道是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的过错。”项王就把他的骑兵分为四队,面向四方,汉军把项王包围了好几层。项王对他的骑兵说:“我为你们斩他一个将领。”项王命令骑兵四面疾驰而下,约定在山的东面会合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声呼喊着,飞奔直下,汉军惊惶溃乱,项王就斩了一个汉军将领。当时,赤泉侯为骑兵将领,追赶项王,项王怒目大吼,赤泉侯人马俱惊,倒退了好几里。项王和他的骑兵合为三处。汉军不知道项王在哪里,就把军队分为三部分,又把项王包围起来。项王骑马冲驰,又斩了汉军的一个都尉,杀死了数十百人,再把他的骑兵集合起来,只丧失了两个骑兵。项王就对他的骑兵说:“怎么样?”骑兵都佩服地说:“正像大王所说的那样。”

项王想要向东渡过乌江。乌江亭长把船靠在岸边等待着项王,他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也纵横上千里,民众数十万,也足以称王。希望大王赶快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只,汉军来,也没有船只渡江。”项王笑着说:“上天要灭亡我,我渡江干什么呢!况且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进,现在没有一个人回来,即使江东父兄怜悯我,让我称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即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不于心有愧吗?”(最后)项王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个忠厚长者。我骑这匹马五年了,所向无敌,曾经一天奔驰一千里,不忍心杀了它,把它送给你吧。”就叫骑兵都下马步行,短兵相接。项籍一人就杀死汉军几百人。项王身上也受了十多处伤。他回头看见汉军的骑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面对项王,指给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王说:“我听说汉军用一千斤黄金、一万户封邑来购买我的头,我给你做件好事吧。”就自刎而死。王翳割了项王的头,其他骑兵争相践踏,抢夺项王的尸体,互相残杀了几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自得到了项王的一段

肢体。五个人把肢体合拢起来,正好是项王的。所以把准备封赏的土地分为五部分: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社稷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死后,楚国各地都投降了汉军,只有鲁城不肯投降。汉王就带领天下士卒打算屠毁鲁城。因为他们坚守礼义,为主人以死守节,就拿项王的头给鲁城人看,鲁城父兄才投降了。最初,楚怀王曾封项籍为鲁公,等到项籍死了,鲁城又最后投降,所以用鲁公的礼仪把项王埋葬在谷城。汉王为项王举哀,哭了一场,然后离开了鲁城。

各支项氏宗族,汉王都不诛杀。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是项氏宗族,赐姓刘。

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是两个瞳孔”,又听说项羽也是两个瞳孔。项羽难道是舜的后裔吗?为什么又如此施残兴暴啊!秦朝政治腐败,陈涉首先发难,豪杰蜂起,相互争夺,不可胜数。然而项羽毫无凭借,乘势起于民间,三年时间,就率领五路诸侯军消灭秦朝,分割天下,封王建侯,政从己出,号为“霸王”,虽然没有始终保持他的地位,但近古以来,还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等到项羽放弃关中,怀恋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抱怨王侯背叛自己,这时已经难以控制局势了。自我夸耀功勋,逞一己之智,不效法古人,以为创立霸王的事业,完全依靠武力来经营天下,终于五年时间覆灭了他自己的国家,身死东城,还没有觉悟,不自我谴责,这就不对了。竟然用“上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的过错”为借口,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



汉高祖本纪

——《史记》卷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从前有个项羽，……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解析】

汉高祖是西汉王朝的奠基者,姓刘,名邦,字季,生于公元前256年,卒于公元前195年,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他出身农家,但不愿从事一般百姓的生产劳动,志向远大,胸襟开阔,乐于施舍。早年当过泗水亭长。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起义反秦。九月,刘邦聚众响应,被推戴为沛公。不久,依附项梁。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初,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与秦军决战,消灭了秦军主力。与此同时,刘邦进军关中。二月,攻占粮仓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六月,攻占南阳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八月,攻占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岁首十月进抵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后,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进入关中,十二月至戏(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项之争,一触即发。刘邦军力弱于项羽,只好亲至鸿门,卑辞言好。四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开始分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据汉中、巴蜀一带。但不久,楚汉战争爆发。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刘邦广招贤能,知人善任,最终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二月即帝位,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国号汉(史称西汉),都长安,是为汉高祖。

汉初,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出现了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米价昂贵、国库空虚、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纳谋士陆贾的建议,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田租、复员士兵、重农抑商、铲除异姓诸侯、分封同姓王……这些措施为恢复社会秩序,加强西汉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刘邦本是一平民,早年在乡间名声并不太好,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详细记载。但他能在秦朝末年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弄潮浪尖,终得天下,开创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第一人。所以他特别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刘邦和项羽,且总是给刘邦以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之所以对刘邦进行高度评价,并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胜利者,毛泽东是不主张仅以成败论英雄的。比如:商纣王是尽人皆知的无德昏君,他以其残暴、无能、沉溺于酒色搞得众叛亲离,最后弄得国破身亡。但毛泽东不这样看,50年代他两次谈到纣王时都说:纣王发展商品生产,经营东南,统一了中国,把他当成坏人是错误的,他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总是以赞赏的口吻讲到刘邦呢?

这首先是因为刘邦出身卑微,以布衣做了皇帝。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

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感兴趣。毛泽东出身农民,在他刚开蒙读书时,就对史书上只写帝王将相、地主官僚等人物而没有一般做工种田的工人农民感到困惑、不满。在长大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将一般的工人、农民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他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然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观点的反映。

其次,毛泽东高度评价刘邦与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关。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到老粗出人物。他说: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帝王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并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在另一处他又说: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还对人说过,他看了《明史》最生气,因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不识字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在毛泽东看来,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当皇帝是当不好的,而老粗当皇帝却当得比较好。当然,毛泽东说此话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而是说知识分子往往瞻前顾后,想得太多,缺乏果断和气魄。老粗当皇帝,没有知识分子为之出谋划策也是不行的。

再者,毛泽东高度评价刘邦,是因为刘邦和项羽相比,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据《史记》记载,刘邦似乎无一技之长,但他却有过人的组织才能,且知人善用,从谏如流。刘邦做了皇帝,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也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子房,即张良。刘邦善于纳谏的事,史书上多有记载。如《酈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采纳酈食其攻取陈留之计;《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听从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之事;《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在楚汉划界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之事;《刘敬列传》记载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后听从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之事等等。有那么多人云集刘邦身边为其出主意,而刘邦又是个善于纳谏的人,那么这位老粗自然胜过刚愎自用的项羽了。

以上若干方面正是为何毛泽东夸刘邦出身卑贱却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能

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的原因所在。

【原文】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貰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酺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诟。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困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问：“何哭？”嫗曰：“人杀吾子，故哭之。”

人曰：“姬子何为见杀？”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姬为不诚，欲告之。姬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薪，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从项梁月余，项羽已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

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怨，徙盱眙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僇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僇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酈食其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酈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滎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

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锬，与皆，降析、郾。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酈生、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惠。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轂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飧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攻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藉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余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铜十万户。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陈余怨项羽之弟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齐予陈余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酈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陘击赵，斩陈余、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余。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绌老，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

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枳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飡军小修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余城。

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酈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酈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赦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

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扞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象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洛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餉，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洛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后十余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兵臣、王黄立故赵将赵

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洛阳，废以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名郿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

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新布郿阳。樊哙别将兵定代，新陈豨当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缙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且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修改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月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郿将军。郿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月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译文】

高祖，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字季。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先前刘媪曾经在大湖岸边休息，睡梦中与神相交合。这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太公去看刘媪，见到一条蛟龙在她身上。后来刘媪怀了孕，就生了高祖。高祖这个人，高鼻梁，像龙一样丰满的额角，漂亮的须髯，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仁慈宽厚，乐于施舍，胸襟开阔。怀有远大的抱负，不从事一般百姓的生产作业。到了壮年，做官吏，当了泗水亭亭长，公廷中的官吏，都和他混得很熟，受他戏弄。爱好喝酒，喜欢女色。常常向王媪、武负赊酒，喝醉了卧睡，武负、王媪看见他上面常有一条龙，认为他不一般，高祖每次来买酒，留在酒店中饮酒，酒店的酒比平常多卖几倍。发现了奇怪的现象以后，年终时，这两家酒店常折毁帐目，放弃债权。

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有一次秦始皇车驾出巡，）纵任人们观看，他看到了秦始皇，感慨叹息说：“啊，大丈夫应当像这个样子！”

单父人吕公与沛县县令相友好，为了躲避仇人到县令家做客，于是全家搬到沛县居住。沛县中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去送礼祝贺。萧何为县里的主吏，主管收礼物，对来祝贺的人说：“礼物不满一千钱的，坐在堂下。”高祖做亭长，向来轻视那些官吏，于是欺骗地礼帐写“贺万钱”，其实没有拿出一个钱。礼帐递了进去，吕公大惊，站起来，到门口迎接高祖。吕公这个人，好给人相面，看见高祖的相貌，就特别敬重他，领他到堂上人座。萧何说：“刘季本来大话很多，很少成事。”高祖趁机戏辱堂上的客人，自己坐在尊贵的位置上，毫不谦让。酒席就要散尽，吕公用眼睛示意高祖不要走。高祖喝完了酒，留在后面。吕公说：“我从年少时就好给人相面，相过的人多了，没有一个像你刘季这样的贵相，望你好自为之。我有一亲生女儿，愿意作为你刘季执帚洒扫的妻子。”酒席结束后，吕媪生吕公的气，说：“你最初常想使女儿与众不同，把她嫁给贵人。

沛县县令与你相友好，求娶女儿，你不答应，为什么胡乱许配给了刘季？”吕公说：“这不是妇孺之辈所能懂得的。”终于把女儿嫁给了刘季。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她生了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作亭长时，曾经请假回家。吕后与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老人路过，向吕后要些水喝，吕后就请他吃了饭。老人家给吕后相面，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后让他给两个孩子看相。老人看了孝惠，说：“夫人之所以显贵，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给鲁元相面，也是贵相。老人已经走了，高祖正好从别人家来到田间，吕后告诉他一位客人从这里经过，给我们母子看相，说我们母子三人将来都是大贵人。高祖问老父在哪儿，吕后说：“走出不远。”高祖追上了老人，向他询问。老人说：“刚才相过夫人和孩子，他们都跟你相似，你的相貌，贵不可言。”高祖便道谢说：“如果真像老人家所说的，决不要忘记您对我的恩德。”等到高祖显贵，竟然不知道老人的去处了。

高祖做亭长，以竹皮为帽，这帽子是他派求盗到薛县制做的，经常戴着它，等到显贵时也仍然常常戴着，所谓“刘氏冠”，就是指这种帽子。

高祖因身任亭长，为县里送徒役去酈山，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在半路上逃跑了。他估计，等走到酈山，大概都逃光了。到丰邑西面的沼泽地带，停下来喝酒，夜间高祖就解开绑绳释放了所押送的徒役。高祖说：“各位都走吧，我也从此一去不返了！”徒役中有十多个年轻力壮的愿意跟随高祖。高祖带着酒意，当夜抄小路通过一片沼泽，派一人前行探路。在前面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条大蛇拦在路上，我们还是回去吧。”高祖醉醺醺地，说：“好汉走路，无所畏惧！”于是，就走上前去，拔出剑来，把蛇斩杀了，蛇分为两段，道路打通了。走了几里地，酒性发作，便躺下睡觉。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见到有一个老太太夜里哭泣。人们问：“为什么哭？”老太太说：“因为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哭。”人们又说：“老太太，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了？”老太太说：“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转化为蛇，横在路当中，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才哭。”人们以为老太太说的不是真的，想要给她点警告，老太太忽然不见了。落在后面的人到了高祖休息的地方，高祖已经醒了。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高祖，高祖听了私下里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一般。那些跟随他的人对他日益敬畏。

秦始皇曾经说：“东南有天子气。”因而巡游东方，想要以此来镇伏东南的天子气。高祖怀疑这指的是自己，就逃跑藏了起来，隐身在芒山、砀山一带的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块儿寻找，常常一去就找到了高祖。高祖感到奇怪，就问吕后原因，吕后说：“你所处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向着有云气的地方去找，常常可以找到你。”高祖心里非常高兴。沛县子弟有的听到这件事，很多人想归

附他了。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在蕲县起义，到了陈自立为王，国号叫做“张楚”。各郡县大多都杀死长官，响应陈胜起义。沛县县令恐惧，想要在沛县发动起义来响应陈胜。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对他说：“你身为秦朝的官吏，如今要背叛秦朝，发动起义，率领沛县子弟，恐怕他们不愿听命。希望您召集逃亡在外面的的人，可以得到几百人。利用这股力量胁持群众，群众不敢不听您的命令。”县令就派樊噲去召回刘季，刘季的队伍已经近百人了。

于是刘季跟着樊噲来到沛县。沛县县令又后悔了，恐怕刘季危害自己，就关闭城门，派人防守，（不让刘季进城，）打算杀掉萧何、曹参。萧何、曹参恐惧，翻过城墙逃跑来归附刘季。刘季用帛写了一封信，用弓箭射到城上，告诉沛县父老说：“天下苦于秦朝的暴政已经很久了。现在父老为沛县县令守城，但各国诸侯都已起义，（一旦城破，）就要屠戮沛县。如果沛县父老共同起来杀死沛县县令，选择子弟中可以立为首领的做领导，以响应诸侯的军队，那就能保全自家性命。不然的话，全城百姓都会遭到杀害，死得毫无意义。”父老们就率领子弟共同杀了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想让他做沛县县令。刘季说：“天下正在混乱当中，诸侯都已起义，如果推选的将领不胜任，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只怕自己才能有限，不能保全父老乡亲们。这是件大事，希望另外共同推选一位能够胜任的人。”萧何、曹参都是文官，看重身家性命，怕事情不成，秦朝会诛灭他们的全族，所以都推刘季。父老们都说：“我们平时听到刘季许多奇异的事情，看来刘季应该是尊贵的人。而且又经过占卜，没有其它人比刘季更吉利的。”这时刘季再三谦让，大家都不敢担任，最后还是立刘季为沛公。在沛县衙门的庭院里祭祀黄帝和蚩尤，又用牲血衅鼓。旗子一律红色，因为刘季所杀蛇是白帝的儿子，杀蛇的是赤帝的儿子，所以崇尚赤色。于是少年子弟和有势的官吏，如萧何、曹参、樊噲等人，都为沛公征集兵员，集合了两三千人，攻打胡陵、方与后，撤回军队固守丰邑。

秦二世二年，陈胜将领周章的军队向西攻打到戏，战败退回。燕、赵、齐、魏都自立为王。项梁、项羽在吴地率军起义。秦泗川郡郡监平率兵包围了丰，两天后，沛公出兵应战，打败了秦军。沛公命令雍齿守卫丰邑，自己率军攻打薛，泗川郡郡守壮在薛战败，逃到戚。沛公左司马擒获泗水郡郡守壮，杀死了他。沛公回军亢父，到了方与，没有交战。陈王陈胜派魏人周市攻城略地。周市派对雍齿说：“丰，原来梁王（即魏王）曾迁徙到这里。如今魏地已经攻占的有数座城邑，你雍齿如果降魏，魏将封你为侯，仍然驻守丰邑。不投降的话，我们的军队就要血洗丰邑。”雍齿本来就很不愿给沛公做下属。等到魏国招降他，就背叛

沛公，为魏在丰驻守。沛公带领军队攻打丰，没有攻下。沛公病了，回到沛县。沛公怨恨雍齿和丰邑子弟都背叛他，听说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住在留县，就去归服他们，想要借他们的兵力攻打丰。这时，秦将章邯在追击陈王的部队，秦的别将司马卬率军向北进军，攻占楚地，在相屠杀，到了殽县。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进，与司马卬在萧县西面交战，没有取得胜利。退回来收集散兵，聚集在留，带领军队攻打，三天就攻下了殽。收编殽投降的秦军，得到五六千人，进攻下邑，打了下来。回军丰。听说项梁在薛县，带了随从骑兵一百多人去见项梁。项梁给沛公增拨士兵五千人，五大夫一级的将领十人。沛公回来，率领军队进攻丰。

沛公跟随项梁一个多月以后，项羽已经攻克襄城返了回来。项梁把其它各路将领都召集到薛，听说陈王确实死了，就立原来楚国王室的后人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都城在盱台。项梁号为武信君。过了几个月以后，向北攻打亢父，救援东阿（被秦军包围的齐军），打败了秦军。齐军回齐，楚军单独追击败兵。楚派沛公、项羽另率军队攻打城阳，（城攻克后）大肆杀戮城中军民。沛公、项羽把军队驻扎濮阳东面，与秦军交战，击破了秦军。

秦军又卷土重来，固守濮阳，引水绕城作为护城河，楚军离去，转攻定陶，定陶没有攻下。沛公和项羽向西攻城略地到了雍丘城下，与秦军交战，大破秦军，杀了秦将李由。他们又回军攻打外黄，没有攻克。

项梁又一次打败了秦军，显出骄傲的神色。宋义劝诫他，他不听。秦派兵增援章邯，章邯夜间衔枚偷袭项梁，在定陶大败项梁，项梁战死。沛公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听说项梁死了，他们就带兵和吕将军一块向东进发。吕臣驻扎在彭城东面，项羽驻扎在彭城西面，沛公驻扎在殽。

章邯打垮了项梁的军队以后，以为楚地的敌人不用担心了，就渡过黄河，向北进军攻打赵地，大破赵军。这个时候，赵歇为赵王，秦将王离把赵王歇围困在钜鹿，（被围在钜鹿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河北之军”。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看到项梁的军队被打垮了，心里恐惧，把都城从盱台迁到彭城，合并吕臣、项羽的军队，亲自统率。任命沛公为砀郡郡长，封为武安侯，统领砀郡的军队。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任司徒，他的父亲吕青作令尹。

赵多次向楚请求救援，楚怀王就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命令沛公向西攻城略地，打入关中。同将领们约定：先攻入关中的，就封在关中做王。

这时候，秦军强盛，常常乘胜追击，将领们都认为先入关不利。唯独项羽痛

恨秦军打垮了项梁的军队，心中愤激，愿和沛公向西攻打函谷关。怀王的老将都说：“项羽为人轻捷而凶猛，狡诈而残忍。项羽曾经攻打襄城，（攻克后）襄城没有留下一个活人，全都活埋了。项羽军队所经过的地方，都要残杀毁灭。况且楚军多次进兵攻取，（没有获胜，）以前陈王、项梁都失败了。不如另派宽厚长者率领军队，以正义为号召，向西进军关中，把道理向关中百姓讲清楚。关中百姓苦于他们君主的统治很久了，现在如果真能得到宽厚长者去关中，不欺凌暴虐关中百姓，应该能够拿下关中。而今项羽动作迅速凶猛，不可派遣。只有沛公历来待人宽厚，是位值得信任的人，可以派遣。”终于没有答应项羽，而派遣沛公向西进军攻取秦地。沛公收集陈王、项梁的散兵，路经砀，到达成阳，与杠里的秦军对垒，打败了秦军的两支部队。楚军出兵攻击王离，把他的军队打得大败。

沛公带领军队向西进发，在昌邑遇见彭越，就和他一起攻打秦军，这一仗没有打赢。回到栗县，遇到刚武侯，取得了他的军队，大约四千多人，（与沛公原来的队伍）合并在一起。沛公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的军队联合攻打昌邑，昌邑没有攻下，向西进军路过高阳。酈食为高阳城门的守门人，说：“将领们路过这里的很多，我看沛公是一个仁厚长者。”就去求见游说沛公。沛公正坐在床上，伸着两腿，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酈生（见到这种情形）不下拜，深深地作了个揖，说：“足下想必要消灭残暴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伸着两腿，毫无礼貌地接见贤能的人。”于是沛公站了起来，整理好衣服，向他道歉，请他坐在尊位上。酈食其劝沛公袭击陈留，获得陈留积聚的粮米。沛公就封酈食其为广野君，酈商为将领，统率陈留的军队，和沛公一起攻打开封，开封没有攻下。向西与秦将杨熊在白马打了一仗，接着两军又在曲遇东面交战，大败杨熊的军队。杨熊逃往荥阳，秦二世派人把他斩首示众了。沛公向南攻打颍阳，屠了颍阳城。采用张良的计策攻占了韩国的轘辕。

这时，赵将司马卬正要渡过黄河进入函谷关，沛公就向北进军攻打平阴，切断黄河渡口。然后，沛公率领军队向南进发，在雒阳东面交战。战斗不利，回到阳城，集中军中的骑兵，与南阳郡郡守龔在犍交战，打败了龔的军队。攻取南阳郡的城邑，南阳郡郡守龔逃走，退守宛。沛公带领军队绕过宛城向西进发。张良进谏说：“沛公你虽然急于打入函谷关，但秦兵还很多，又占据险要的地方而防守。如今不拿下宛城，宛城守军从背后攻击，强大的秦军在前面阻挡，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于是沛公就在夜间率兵从另外一条道路返回，更换了旗帜，天亮时，宛城被包围了三层。南阳郡郡守想要自杀。他的舍人陈恢说：“（事不成时）死也不晚。”他就翻过宛城城墙去见沛公，说：“我听说阁下接受楚

怀王的约定，先攻入咸阳的在关中作王。现在阁下军队停驻在宛城。宛城是大郡的治所，连绵几十座城，人口众多，粮食充足，官吏和民众认为投降肯定被处死，所以都登上城墙，坚决抵抗。如果足下长时间地留在这里攻城，士卒死伤的一定很多；如果率军离开宛城，宛城守军自然跟踪追击。那样，足下在前方则失去先入咸阳的机会，后方又有强大的宛城守军为患。为足下设想，不如明确约定，招他们来投降，封南阳郡守官爵，让他留守，足下带领宛城士卒一起向西进发。许多没有攻下的城邑，听到这个消息，争先恐后打开城门，等待足下，足下可以通行无阻。”沛公说：“好。”就封南阳郡守为殷侯，封给陈恢一千户。带领军队向西进发，没有不降服的。到达丹水，高武侯鲰、襄侯王陵在西陵投降沛公。回军攻打胡阳，正好碰到番君的别将梅锬，与他一起，迫使析县、酈县投降。沛公派遣魏人宁昌出使秦关中，使者没有回来。这时章邯已经带领全军在赵地投降项羽。

起初，项羽和宋义向北进军援救赵，等到项羽杀死宋义以后，代替他的职位自己作了上将军，许多将领和黥布都成为项羽的下属。项羽打垮了秦将王离的军队，使章邯投降，诸侯都归附了他。赵高杀了秦二世以后，派人来见沛公，想要与沛公订立盟约，在关中分别称王。沛公以为是骗局，就采用张良的计策，派酈生、陆贾去游说秦军将领，用利益引诱他们，趁秦军不防备而进攻武关，攻破关口。又和秦军在蓝田南面交战，更多的树立旗帜，让人怀疑是军队，沛公所经过的地方不许掳掠。秦地的群众很高兴，秦军懈怠了，因此大破秦军。接着，两军又在蓝田北面交战，再次打败秦军。乘胜追击，彻底打垮了秦军。

汉元年十月，沛公的军队先于各路诸侯到达霸上。秦王子婴乘坐白马拉的不带装饰的车，用丝带系着脖子，捧着皇帝的印玺和符节，在轵道旁投降。将领们有的主张杀死秦王子婴。沛公说：“当初楚怀王派遣我率兵西进，本来是因为我待人宽大。况且人家已经降服，还要杀死人家，不吉利。”于是就把秦王交给了官吏，向西进入咸阳。沛公想要留在秦朝宫殿中休息，樊哙、张良劝说后，才封闭了有贵重珍宝和财物的宫殿和库房，把军队带回霸上驻扎。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说：“父老们在秦朝的严刑峻法下受苦已经很久了，诽谤朝政的要灭族，相聚议论的要在街市上处斩。我和诸侯们约定，进入函谷关的在关中称王，我应当在关中作王。同父老们约定，法律只有三章：杀人的处死，伤人和抢劫的处以与所犯罪相当的刑罚。其余的秦朝法律全都废除。官吏和百姓都要像从前一样安心居住。我之所以进兵关中，是为父老们除害，不会有欺凌暴虐的行为，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之所以撤回军队驻扎在霸上，是等待诸侯们到来制定统一的纪律。”沛公派人与秦朝官吏到各处巡行，告谕百姓。秦地的百姓大为高

兴,争先恐后地拿出牛羊酒食款待士兵。沛公又谦让不肯接受,说:“仓库的谷子很多,军队不缺粮食,百姓们不要破费了。”百姓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在关中作王。

有人劝沛公说:“秦地比天下富足十倍,地势好。如今听说章邯投降了项羽,项羽就给了雍王的封号,在关中作王。现在即将来到关中他自己的封地,你沛公恐怕不能占有这个地方了。应赶快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让诸侯军进来,在关中逐渐征集军队,以加强实力,抵抗诸侯的军队。”沛公赞成他的计策,照着做了。十一月中旬,项羽果然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进发,而关门闭着。听说沛公已经平定关中,项羽大怒,派黥布等攻破了函谷关。十二月中旬,就到了戏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王发怒,要攻打沛公,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让子婴作相国,珍宝全部归他所有。”打算以此求得项王的封赏。亚父劝项羽进攻沛公。当时项羽让士兵饱餐一顿,准备明日与沛公决战。这时项羽有军队四十万,号称百万。沛公有军队十万,号称二十万,兵力比不上项羽。恰巧项伯来救张良,夜间去见他。项伯用张良的话劝说项羽,项羽取消了进攻沛公的计划。沛公带来了一百多骑兵,快速行进来到鸿门,来见项羽,表示歉意。项羽说:“这是你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向我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项羽何至于做这样的事。”沛公因为樊哙、张良的帮助,得以脱身返回军中。回来后,立刻杀了曹无伤。

项羽向西进军,屠杀无辜,烧毁了咸阳的秦朝宫殿,所经过的地方,都遭到摧残破坏。秦地的百姓大失所望,然而害怕项羽,不敢不服从。

项羽派人回去报告楚怀王,楚怀王说:“按照原来的约定办。”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与沛公一起向西进兵,攻打关中,而派他向北率兵救赵,在天下诸侯争夺称王关中的约定中落在后面。他就说:“怀王这个人,我叔父项梁立他为王,没有什么功劳,凭什么主持约定。本来使天下安定的人,是诸位将领和我项籍。”就表面上推尊楚怀王为义帝,实际上不听从他的命令。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在梁、楚地区的九个郡称王,把都城建立在彭城。背弃原来的约定,改封沛公为汉王,在巴、蜀、汉中称王,把都城建立在南郑,把关中分为三部分,封立秦朝的三个将领:章邯为雍王,把都城建立在废丘,司马欣为塞王,把都城建立在栎阳,董翳为翟王,把都城建立在高奴。封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把都城建立在洛阳。封赵将司马卬为殷王,把都城建立在朝歌。赵王歇迁徙代地称王。封赵将张耳为常山王,把都城建立在襄国。封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把都城建立在六县。封楚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把都城建立在江陵。封少数民族首领吴芮为衡山王,把都城建立在郴县。封燕将臧

荼为燕王,把都城建立在蓟县。原来的燕王韩广迁徙辽东称王。韩广不服从,臧荼在无终进攻杀死韩广。封成安君陈余河间三县,住在南皮。封给梅铜十万户的封邑。四月,诸侯离开项羽军队,各自回封地,诸侯各自回到封国。

汉王到封地去,项王让他率领三万士兵,楚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士卒仰慕汉王而追从的有几万人。他们从杜县南面进入蚀中,进入汉中后就烧断栈道,以防备诸侯军和匪徒的袭击,也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进的意图。到达南郑,那些将领和士卒很多在半路逃跑,剩下的都唱歌表示思念回到东方。韩信劝汉王说:“项羽封有功诸将的为王,而大王独自被封在南郑,这实际上是降职迁徙。军中官吏和士卒都是崤山以东的人,日夜翘首盼望回到自己的家乡。乘他们气势旺盛时加以利用,可以建立大的功业,等到天下稳定了,人们都安下心来,就不能再利用了。不如制订计划向东进军,争夺天下大权。”

项羽出了函谷关,派人迁徙义帝。说:“古代做帝王的统辖千里见方的土地,必须居住上游。”就派使者把义帝迁徙到长沙郴县,催促义帝快走。群臣渐渐地背叛了项羽,项羽让衡山王、临江王暗害他,把义帝杀死在长江以南。项羽怨恨田荣,封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恼怒,就自立为齐王,杀死田都,反叛项羽的楚政权,把将军印给了彭越,让他在梁地起兵反楚。楚派萧公角攻打彭越,彭越大败萧公角。陈余怨恨项羽不封自己为王,派夏说游说田荣,借兵攻打张耳。齐借兵给陈余,击败了常山王张耳,张耳逃跑归附了汉王。陈余从代接回赵王歇,又立为赵王,赵王就封陈余为代王。项羽大怒,出兵向北攻打齐国。

八月,汉王用韩信的计策,从原来进汉中的那条路回军,袭击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雍王兵败退走,在好畤停下来应战,又失败了,逃到废丘。汉王随即平定了雍地。向东到达咸阳,在废丘包围了雍王,又派遣将领攻占了陇西、北地、上郡。派将军薛欧、王吸从武关出去,借助王陵驻扎在南阳的兵力,到沛县迎接太公、吕后。楚听到这一消息,出兵在阳夏阻挡,汉军不能通过。楚封原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抵抗汉军。

二年,汉王向东进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都投降了。韩王郑昌不愿归附,汉王派韩信打败了他。于是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各郡,关外设置了河南郡。改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将领中率领一万人或一郡投降的,封给一万户作食邑。整修河上塞。原来秦王的猎场和园林都让百姓开垦耕地。正月,俘虏了雍王的弟弟章平。大赦有罪的人。

汉王出函关到达陕县,抚慰关外百姓,回来后,张耳来见,汉王给了他优厚的待遇。

二月,下令废掉秦国号,改国号为汉。

三月，汉王从临晋关渡过黄河，魏王豹率兵随从，攻下河内，俘虏了殷王，设置河内郡。向南渡过平阴渡口，到达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向他讲述了义帝被害的全部经过。汉王听了，袒臂大哭，于是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派遣使者通告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对他北面称臣。现在项羽放逐义帝，又在长江以南杀死了他，倒行逆施，不讲仁义。我亲自为他发丧，诸侯都要穿白色丧服。全部调发关内的兵力，征集三河的士卒，沿长江、汉水南下，愿意跟随各诸侯王讨伐楚国杀害义帝的人。”

当时项王北进攻打齐国，田荣和他在城阳交战。田荣兵败，逃到平原，平原的百姓杀了他，齐地都投降了楚国。楚兵焚烧齐人的城郭，掳掠他们的子女，齐人又反叛楚国。田荣的弟弟田横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在城阳反楚。项羽虽然听说汉王率军向东进攻。但既然已经与齐军交战，就想打垮齐军之后迎击汉军。汉王利用这个机会劫取了五诸侯的兵力，进入彭城。项羽听到这一消息，就带兵离开齐，从鲁经过胡陵，抵达萧县，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面的睢水上激战，大败汉军，杀死了很多士卒，尸体堵塞了睢水。楚军从沛县掳取了汉王的父母妻子，放在军中作为人质。这个时候，诸侯看到楚军强盛，汉军败退，又都离开汉国投奔楚国。塞王司马欣也逃到楚国。

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带领一支军队，驻扎在下邳。汉王到他那里，渐渐收集士卒，在碭驻军。汉王向西绕过梁，到了虞，派近侍随何到九江王黥布那里，说：“你能让黥布率军反抗楚国，项羽必定留下来攻打他。如果能够滞留项王几个月，我一定可以取得天下。”随何去说服九江王黥布，黥布果然背叛了楚国，楚国派龙且去攻打他。

汉王在彭城战败后向西撤退，行军中派人寻求家属，家属也逃走了，没有找到。战败后就只找到了孝惠帝，六月，立他为太子，大赦罪人。命令太子驻守栎阳，诸侯国人在关中的都集中在栎阳守卫。沛公水淹废丘，废丘投降，章邯自杀。把废丘改名为槐里。于是命令祠官祭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后按时祭祀。征发关内士卒守卫边塞。

这时九江王黥布与龙且作战，没有取胜，和随何隐蔽行踪回到汉。汉王渐渐地征集了一些士卒，加上各路将领和关中兵的增援，因此军势在荥阳重振，在楚国的京、索之间进攻。

三年，魏王豹以探望母亲的病为由请假回家，到了魏地就渡过了黄河渡口，背叛汉国归降楚国。汉王派酈生劝说魏豹，魏豹不听。汉王派遣将军韩信进攻魏豹，大破魏军，俘虏了魏豹。于是平定了魏地，设置了三个郡，名叫河东、太原、上党。汉王命令张耳和韩信向东攻下井陘，进攻赵地，杀了陈余、赵王歇。

第二年,封张耳为赵王。

汉王在荥阳南面驻军,修筑甬道与黄河相连,以便取用敖仓的粮食。与项羽对峙了一年多。项羽多次侵犯汉军甬道,抢劫给养,汉军缺少粮食,被项羽包围。汉王请求讲和,划分荥阳以西的土地归汉。项王没有同意。汉王忧虑,就采取陈平的计策,给陈平黄金四万斤,用来离间楚国君臣。于是项羽怀疑亚父。亚父这时劝项羽乘势攻下荥阳,等到他知道已被怀疑,就很生气,推托自己年老,要求回家乡当老百姓。亚父没有到达彭城就死了。

汉军断绝了粮食,就在夜间从东门放出二千多女子,披戴铠甲,楚军便四面围击。将军纪信乘坐汉王的车驾,伪装成汉王,欺骗楚军。楚军都高呼万岁,去城东观看。因此汉王能够率几十名骑兵从西门逃跑。汉王命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留守荥阳,将领和士卒不能一起走的,都留在城中,周苛、枞公商量说:“魏豹这个叛国之王,很难和他共守城池。”就杀死了魏豹。

汉王逃出荥阳进入函谷关,收集士卒,想象上次一样东进。袁生劝汉王说:“汉与楚在荥阳相持了几年,汉军常处于困境,希望君王从武关出去,项羽肯定率兵向南,君王固守,在荥阳、成皋之间得到休息。派韩信等收集黄河以北赵地军队,联合燕、齐,您再去荥阳,也为时不晚。这样,楚军多方设防,军力分散,汉军得到休整,再与楚军作战,肯定可以打破楚军了。”汉王采纳了他的计策,出兵宛,叶之间,与黥布在进军中收集兵马。

项羽听说汉王在宛,果然带兵南下。汉王固守,不和他交战。这时彭越渡过睢水,与项声、薛公在下邳交战,彭越大败楚军。于是项羽率军向东攻打彭越,汉王也率军向北驻扎在成皋。项羽已经取胜,赶走了彭越,得知汉军又驻扎在成皋,就又领兵西进,攻克荥阳,杀了周苛、枞公,俘虏了韩王信,于是包围成皋。

汉王逃走,单身一人与滕公同乘一辆车出了成皋玉门,向北渡过黄河,至修武住了一夜。自称为使者,早晨入张耳、韩信的营中,夺取他们的军队,就派张耳去北边赵地更多的收集兵力,派韩信向东进军攻打齐国。汉王得到韩信的军队,士气大振。率军来到黄河岸边,在小修武南面让士卒吃饱喝足,打算与项羽再一次交战。郎中郑忠劝阻汉王,让他坚守,不要和项羽交锋。汉王采用了郑忠的计策,派卢绾、刘贾率兵两万人,几百个骑士,渡过白马渡口,进入楚地,与彭越在燕城西又打败了楚军,随后又攻下梁地十多座城邑。

淮阴侯接受了向东进军的命令以后,在平原没有渡过黄河。汉王派酈食其去说服齐王田广,田广背叛了楚,与汉联合,一起攻打项羽。韩信采用蒯通的计策,突然袭击,打败了齐国。齐王烹杀了酈食其,向东逃到高密。项羽听到韩信

利用黄河以北的兵力打垮了齐、赵的军队，而且要攻打楚军，就派龙且、周兰前去阻击。韩信与楚交战，骑兵将领灌婴配合出击，大败楚军，杀了龙且。齐王田广逃到彭越处。当时，彭越领兵驻扎梁地，往来骚扰楚军，断绝它的粮食。

四年，项羽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说：“谨慎防守成皋。如果汉军挑战，千万不要应战，不让汉军向东进军就行了。我十五天一定平定梁地，再与将军会合。”于是就率军攻打陈留、外黄、睢阳，都拿了下来。汉军果然屡次向楚军挑战，楚军不肯出战。汉军派人辱骂了楚军五六天，大司马发怒了，命令军队渡汜水。士卒渡过一半，汉军出击，大败楚军，全部缴获了楚军的财物。大司马曹咎、长史司马欣都在汜水边自杀。项羽到达睢阳，听到海春侯兵败，就带兵返回。汉军正在荥阳东面围攻钟离昧，项羽一到，全部撤到险要地方。

韩信占领了齐国以后，派人对汉王说：“齐国靠近楚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不立代理的国王，恐怕不能安定齐地。”汉王想要攻打韩信。留侯说：“不如就此封他为王，让他自己设法守住齐地。”汉王便派遣张良带着印绶立韩信为齐王。项羽听到龙且的军队战败了，很恐惧，派盱台人武涉前去游说韩信。韩信没有听从。

楚、汉长期相持，胜负未决，年轻力壮的苦于当兵打仗，年老体弱的疲于转运粮草。汉王、项羽一同站在广武涧两边对话。项羽想跟汉王单身挑战。汉王列举项羽的罪过说：“最初我和你项羽都接受怀王命令，说是先平定关中的，就在关中做王。你项羽违背约定，让我在蜀、汉做王，这是第一罪。你项羽假借怀王的命令，杀了主将，而提高自己为上将军，这是第二罪。你项羽援救了赵地以后，应当返回复命，而你擅自胁迫诸侯的军队进入函谷关，这是第三罪。怀王约定到了秦地不要残暴掠夺，你项羽火烧秦朝宫室，掘了秦始皇的坟墓，私自聚敛财物，这是第四罪。又硬是杀掉已投降的秦王子婴，这是第五罪。用欺骗的手段把二十万秦军活埋在新安，而封他们的将领做王，这是第六罪。你项羽让自己的将领都在好地方做王，而迁走原来的诸侯王，使臣下争斗反叛，这是第七罪。你项羽把义帝驱逐出彭城，自己建都彭城，夺取韩王的土地，合并梁、楚土地，多划给自己土地，这是第八罪。你项羽派人在长江以南暗杀义帝，这是第九罪。为人臣下而杀害了他的君主。屠杀已经投降的人，执政不公允，主持约定不守信用，为天下人所不容，大逆不道，这是第十罪。我带领正义之师随从诸侯来诛除残暴的贼人，派受过刑的罪人就可以杀死你项羽，我何苦与你挑战！”项羽大怒，埋伏弓弩射中了汉王。汉王伤了胸部，却摸着脚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汉王身受箭伤，卧床不起，张良坚持请汉王起床巡行慰劳士卒，以安定军心，不让楚军乘机胜了汉军。汉王出来巡视军队，伤势加重，就驱车进入成

皋。

汉王病好了，向西进入函谷关，来到栎阳，慰问百姓，设酒招待。砍了原来塞王司马欣的脑袋，挂在栎阳街市上示众。停了四天，又回到军中，驻扎在广武。关中的兵力大举出动。

这时，彭越带兵驻扎梁地，来回地骚扰楚军，断绝它的粮食。田横前往依附彭越。项羽多次攻打彭越等人，齐王韩信又进攻楚军。项羽恐惧，就与汉王约定，平分天下，割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项王送回汉王的父母、妻子、儿女，军队中全都高呼万岁，楚军告别汉军离开。

项羽率兵东撤。汉王想要带兵向西回关中，后来采用留侯、陈平的计策，进兵追击项羽，到达阳夏南面停住军队。与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时间会合攻打楚军。到了固陵，没有会合。楚军进攻汉军，汉军大败。汉王又进入营垒，挖深了壕沟进行防守。使用了张良的计策，于是韩信、彭越都前来会合。刘贾进入楚地，围攻寿春。汉王在固陵战败，就派使者去告诉大司马周殷，让他用九江全部士卒迎接武王黥布，黥布、周殷在进军中在城父屠杀。他们随从刘贾和齐、梁的诸侯在垓下会合。汉王封武王黥布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和诸侯军一起攻打楚军，与项羽在垓下决一胜负。淮阴侯率兵三十万独当正面，孔将军把军队布置在左面，费将军把军队布置在右面，皇帝居后，绛侯、柴将军跟随在皇帝后面。项羽的士兵大约十万。淮阴侯首先会战，没有取胜，后退。孔将军、费将军纵兵出击，楚军不利，淮阴侯又乘势反攻，在垓下大败项羽。项羽的士兵听到汉军中的楚歌声，以为汉军全部占领了楚地，项羽就败退逃跑，因此楚兵大败。汉王派骑兵将领灌婴追击项羽，在东城杀了他，斩首八万，于是平定了楚地。鲁为楚国坚守城池，汉军没有攻下。汉王带领诸侯军北上，把项羽的头给鲁县父老们看，鲁才投降了。于是就用鲁公的封号在谷城埋藏了项羽。汉王回到定陶，快速进入齐王营垒，夺了他的军队。

正月，诸侯和将相一起请求尊称汉王为皇帝。汉王说：“我听说皇帝这一尊号，属于有贤德的人，不是我这种徒有虚名的人所能占有的，我不敢承受皇帝之位。”群臣都说：“大王起于贫寒，诛暴讨逆，平定四海，有功的人就封王侯。赏罚分明，大王不尊称名号，大家对自己的封号都要疑虑，不敢信以为真。臣等誓死坚持大王尊称皇帝。”汉王再三谦让，迫不得已地说：“大家一定以为这样吉利，我就作有利于国家的事。”甲午，在汜水北面即皇帝位。

皇帝说：“义帝没有后代。齐王韩信熟悉楚地风俗，迁徙为楚王，把都城建在下邳。封建成侯彭越为梁王，把都城建在定陶。原来的韩王信仍为韩王，把都城建在阳翟。迁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把都城建在临湘。番君的将领梅销

立有战功，跟随进入武关，皇帝感谢番君的忠诚。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都保持旧封。”

天下基本平定。高祖把都城建在洛阳，诸侯都成为高祖的属臣。原来的临江王共驩维护项羽，起兵反汉，沛公命令卢绾、刘贾围攻他，没有攻克。几个月后投降了，在洛阳杀了共驩。

五月，士卒都脱下铠甲，回到故乡。诸侯国的士卒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十二年，那些回家乡的免除徭役六年，发给粮食供养一年。高祖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席。高祖说：“各位诸侯和将领不要隐瞒我，我要说心里话。我能够得到天下是什么原因？项氏失去天下是什么原因？”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傲慢而侮辱人，项羽仁慈而爱护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所招降攻占的地方就封给他，与天下人利益相共。项羽嫉贤妒能，有功的人被陷害，贤能的人受到怀疑，打了胜仗而不论功行赏，取得了土地而不分给利益，这就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说：“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说到那在帷帐中运筹划策，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粮，畅通粮道，我不如萧何。统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俊杰，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任用，这是他被我擒杀的原因。”

高祖想长期把都城建在洛阳，齐人刘敬劝阻高祖，等到留侯说服高祖把都城建在关中，高祖当天就动身，进入关中建都。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叛，攻下代地。高祖亲自统率军队攻打他，擒获燕王臧荼，随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派丞相樊噲领兵攻代。

这年秋天，利几反叛，高祖亲自带兵攻打他，利几逃走了。利几这个人，是项氏的将领。项氏失败时，利几为陈地首领，没有跟随项羽，项羽败亡后投降了高祖，高祖封他在颍川为侯。高祖到达洛阳，根据被封为侯的人的全部名单召集他们，利几也被召。利几很慌惧，就起兵反叛。

六年，高祖五天朝见一次太公，采用一般百姓的子拜父礼节。太公家的官吏劝诫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如今高祖虽然是儿子，但他是万民的君主；太公虽然是父亲，但属于臣下。怎么能让君主拜见臣下！这样，就使君主失去了威严和尊贵。”后来高祖朝拜太公，太公抱着扫帚，面向门口，倒退着行走。高祖很吃惊，下车搀扶太公。太公说：“皇帝是万民的君主，怎么能因为我破坏了天下的法纪！”于是高祖就尊奉太公为太上皇。高祖内心赞美太公家的官吏的话，赏赐给他黄金五百斤。

十二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祖询问大臣，大臣们争着要去攻

打韩信。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假装巡游云梦，让诸侯到陈来朝见，楚王韩信去迎接，就乘机逮捕了他。这一天，大赦天下。田肯来祝贺。趁机劝高祖说：“陛下抓到韩信，又建都秦中。秦地是地理形势优越的地方，有阻山带河之险，与诸侯国悬隔千里，一百万的军队，秦比其他地方多一百倍的威力。地势便利，从这里出兵诸侯，犹如高屋建瓴。齐地，东有琅邪、即墨的富饶，南有泰山的险固，西有黄河这一天然屏障，北有渤海鱼盐之利益，地方二千里，一百万的军队，与各诸侯国悬隔千里之外，齐比其他地方多十倍的威力，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东秦和西秦。不是陛下的亲子弟，不要派他在齐地做王。”高祖说：“好。”赏赐黄金五百斤。后来十多天，封韩信为淮阴侯，把他的封地分作两个国。高祖说将军刘贾屡建战功，封为荆王，在淮东称王。弟弟刘交为楚王，在淮西称王。儿子刘肥为齐王，封给七十余城，百姓中能讲齐地语言的都归属齐国。高祖论定功劳大小，与列侯剖开符节作为凭证，进行封赏，把韩王信迁徙到太原。

七年，匈奴在马邑攻打韩王信，韩王信趁机与匈奴在太原谋反。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原来的赵国将领赵利为王，反叛汉朝，高祖亲自前往讨伐他们。正遇上天气寒冷，士卒十人中有两三个都冻掉了手指头，终于到达了平城。匈奴在平城包围高祖，七天之后才撤兵离去。命令樊哙留下来平定代地。立哥哥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地、洛阳、到了长安。长乐宫已经建成，丞相以下迁到新都长安。

八年，高祖向东，在东垣攻打韩王信的残余叛贼。

萧丞相修筑未央宫，建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回来，看见宫阙极为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纷乱，苦战多年，成败尚未可知，现在为什么要修建豪华的宫室呢？”萧何说：“天下没有安定，所以才乘这个时机建成宫室。况且天子统治天下，宫室不壮观华丽，就不足以显示天子的尊贵和威严，并且也是为了不让后世扩建。”于是高祖高兴了。

高祖去东垣，经过柏人，赵国相国贯高谋划杀死高祖，高祖有所察觉，因而没有在柏人停留。代王刘仲弃国逃跑，自己回到洛阳，被废为合阳侯。

九年，赵国相国贯高等的事被揭发了，处死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这一年，把楚国贵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齐国贵族田氏迁徙到关中。

未央宫建成了。高祖让诸侯和群臣都来朝见，在未央官前殿摆设酒宴。高祖手捧玉制酒杯，起身给太上皇敬酒，说：“当初大人常常认为我游手好闲，不能料理产业，不如二哥勤劳。如今我成就的事业与他相比，谁的多呢？”殿上群

臣都高呼万岁，大笑作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都来长乐宫朝见。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在栎阳宫去世，楚王、梁王都来送葬。赦免栎阳的囚犯。郿县改名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在代地反叛。高祖说：“陈豨曾经跟随过我，非常值得信赖。代地是我认为多事的地方，因此封陈豨为列侯，以相国名义守卫代地，如今竟和王黄等在代地反叛。代地的官吏和百姓并没有罪，赦免代地的官吏百姓。”九月，高祖亲自向东攻打陈豨。到达邯郸，高祖高兴他说：“陈豨不向南占据守卫邯郸，却靠着漳水摆开军队，我知道他是没有本事的。”听说陈豨的将领都是过去的商人，高祖说：“我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了。”就用黄金引诱陈豨的将领，陈豨的将领有很多投降的。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讨伐陈豨等人还没有结束，陈豨的将领侯敞带领一万多人流动作战，王黄在曲逆驻军，张春渡过黄河进攻聊城。汉派将军郭蒙与齐国的将领联合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太尉周勃从太原进军，平定代地。到了马邑，没有攻克，就把它打得城破人亡。

陈豨的将领赵利防守东垣，高祖攻打东垣，没有攻下。一个多月后，赵利士卒辱骂高祖，高祖十分气愤。东垣投降了，命令找出辱骂高祖的人把他们斩首。没有辱骂高祖的就不追究他们。于是划出赵国常山以北的地方，封儿子刘恒为代王，建都晋阳。

春天，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处死了他的父族、母族、妻族。

夏天，梁王彭越谋反，废除他的封号，迁徙到蜀地。他又要反叛，于是就处死了他的父族、母族、妻族。封儿子刘恢为梁王，儿子刘友为淮阳王。

秋天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向东兼并了荆王刘贾的土地，向北渡过淮水。楚王刘交跑到薛。高祖亲自前往讨伐他，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在会甄击败黥布的军队以后，黥布逃走。高祖命令将领追击他。

高祖率军归还，路过沛县，停留下来。在沛宫摆设酒宴，把过去的朋友和父老子弟全部召集来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找到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到高兴时，高祖击着筑，自己作了一首诗，唱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让儿童都跟着和声。高祖又跳起舞，慷慨悲壮，泪流满面。对沛县父兄们说：“远游的人思念故乡。我虽然把都城建在关中，百年以后，我的魂魄还是愿意回到沛县。我从做沛公开始，诛暴讨逆，终于取得

了天下。用沛县作为我的休息停留的地方，免除沛县百姓的徭役，世世代代不用服徭役。”高祖与沛县父老兄弟、长辈妇女、旧日朋友，天天开怀畅饮，取笑作乐。过了十多天，高祖想要离去，沛县父老兄弟执意挽留高祖。高祖说：“我的随从人员众多，父兄们供养不起。”于是高祖就动身了。沛县百姓倾城而出，都到城西贡献酒肉。高祖又停留下来，搭起帐篷，饮宴三天。沛县父兄们都叩头请求说：“沛县幸运地得到免除徭役，丰邑还没有获难免除。请陛下哀怜丰邑。”高祖说：“丰邑是我生长的地方，绝不会忘记，我只是因为丰曾在雍齿的率领下帮助魏国。”沛县父兄们坚持请求，这才一并免除了丰邑的徭役，和沛县相同。封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军将领在洮水南北两路追击黥布的军队，都大获全胜，在鄱阳追获杀死了黥布。樊噲和另一位将领率兵平定代地，在当城杀死了陈豨。

十一月，高祖从征讨黥布的军队中回到长安。十二月，高祖说：“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缙王、赵悼襄王都没有继承人，分别给予十户人家看守坟墓，秦始皇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代地官吏和百姓被陈豨、赵利胁迫谋反的人，全部赦免。陈的降将说陈豨反叛时，燕王卢绾派人去陈豨那里与他偷偷商量。高祖派辟阳侯去接卢绾，卢绾推说有病不来。辟阳侯回来，详细说明了卢绾反叛已有征兆。二月，派樊噲、周勃率军出击燕王卢绾。赦免燕地官吏和百姓参加反叛的人。封皇子刘建为燕王。

高祖攻打黥布时，被飞来的箭头射中，行进途中得了病。病情严重，吕后请来好医生。医生进去见高祖，高祖询问医生，医生说：“病可以治好。”于是高祖谩骂医生说：“我凭借一个平民的身份，用武力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运在天，即使有扁鹊，又有什么用处！”高祖不让医生治病，赐给他黄金五十斤，让他走。不久吕后问高祖：“陛下百年以后，萧相国如果死了，让谁代替他？”高祖说：“曹参可以。”又问接下来会是谁，高祖说：“王陵可以。然而王陵稍为憨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难以独当大任。周勃稳重厚道，缺少文才，但能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做太尉。”吕后又问接下来会是谁，高祖说：“这以后也不是你能知道的。”

卢绾和数千名骑兵停留在边塞等待着，希望高祖病好了，自己入朝请罪。

四月甲辰，高祖在长乐宫去世。过了四天不发丧。吕后和审食其商量说：“将领们和皇帝是一样的平民，如今北面称臣，为此常常快快不乐。现在事奉年轻的皇帝，（心里会更不高兴，）不彻底消灭这些人，天下不会安定。”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告诉了酈将军。酈将军去见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驾崩，四天不发丧，想要诛杀将领们。如果真是这样，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统率十

万军队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统率二十万军队平定燕、代，这时听到皇帝驾崩，将领们全都被杀，必定连兵回来向关中进攻。大臣在内部叛乱，诸侯在外部造反，天下覆灭不远了。”审食其进宫把这些话告诉了吕后，于是就在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听说高祖驾崩，就逃入匈奴。

丙寅，安葬了高祖。己巳，立太子为皇帝，来到太上皇庙。群臣都说：“高祖起于细微平民，拨乱反正，平定天下，是汉朝的开国始祖，功劳最高。”尊称皇上高皇帝。太子继承皇帝的称号，这就是孝惠帝。命令各郡和各诸侯国建立高祖庙，按照每年的时节祭祀。到了孝惠帝五年，孝惠帝思念高祖回沛时的慷慨悲壮情景，就把沛宫作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唱歌的儿童一百二十人，都让他们做高祖原庙中演奏音乐的人员，以后有缺少的，就立刻补上。

高皇帝八个儿子：长子是庶出的齐悼惠王肥；次子是孝惠帝，吕后所生；再次是戚夫人生出的赵隐王如意；再次是代王恒，后来立为孝文帝，薄太后所生；再次是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再次是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再次是淮南厉王长；再次是燕王建。

5

孝文本纪

——《史记》卷十

【原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信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敖、宗正刘郢、朱虚侯刘

章、东乡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清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乡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乡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恧，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欲享，天下人民未有嗟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予，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轹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鰥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孤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驸钩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弗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今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均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职，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飭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谗，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避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其厚。今古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教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诬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薄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犯祥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本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敖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上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无民，岁以有年。朕亲效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后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岁，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闻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合赍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范围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赀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他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后七年六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即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固其故，毋有所改。

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人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息。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译文】

孝文帝皇帝是高祖的第四个儿子。高祖十一年春天，文帝击败了陈豨的军队，平定了代地，被立为代王，把中都作为都城。孝文帝是太后薄氏的儿子。做代王的第十七年，当时是高后八年，这年七月，高后去世。九月，吕后的亲族吕产等人想要谋反，危及刘氏政权，大臣们联合起来诛灭了吕氏家族，商量迎立代王为皇帝。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派人去迎接代王。代王询问郎中令张武等人意见。张武等人建议说：“汉朝廷中的大臣都是过去高帝时的大将，熟识军事，多谋善诈，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此，这样做，只不过是畏惧高帝、吕太后的威势罢了。如今刚刚诛灭了吕氏宗族，血洗京城，来这里以迎接代王为名，实际上不可以相信他们。希望代王假装说自己有病而不能去京城，坐观事态的发展变化。”中尉宋昌进谏说：“群臣的意见都是不对的。当秦朝的暴政瓦解之时，诸侯豪杰同时并起，自认为能得到天下的人以万计来计算，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天下豪杰断绝了做皇帝的希望，这是第一点；高帝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封国领土犬牙交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统治坚如磐石的宗族，天下的人都臣服于

刘氏的强大,这是第二点;汉朝兴起,废除秦朝苛刻的政令,制定严明的法律,施德惠给百姓,人们都生活安定,难以动摇,这是第三点。以吕太后威严,立吕氏子弟三人为主,擅权专制,然而太尉持矫诏进入北军,振臂一呼,士卒都袒露左臂,拥护刘氏,背叛吕氏,于是消灭了吕氏宗族。这是上天所授旨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即使大臣想要叛变,百姓也不肯被他们所驱使,他们的党羽难道能意见一致吗?当今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族,京城外他们又畏惧吴王、楚王、淮南王、琅邪王、齐王、代王的强大。目前高帝的儿子仅有淮南王和大王,大王又年长,有才能、圣明、仁爱、孝顺,美德闻名天下,所以大臣们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想迎立大王为皇帝,恳请大王不要疑虑。”代王将情况报告了太后,进行磋商,不能拿定主意。用龟甲来占卜,卦的兆象得到大横。卦辞说:“大横预示着更替,我成为天王,像夏启一样发扬光大先帝的事业。”代王说:“我本来就已经是诸侯王了,还要做什么王呢?”占卜的人说:“所说的天王是天子。”于是代王就派遣太后的弟弟薄昭前往京城拜见绛侯,绛侯等人把所以要迎立代王的想法全部告诉了薄昭。薄昭回来报告说:“情况属实,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代王于是笑着对宋昌说:“果然跟您说的一样。”就让宋昌在车的右面陪乘,张武等六人传诣往长安。到达高陵停下来休息,派宋昌先驾车去长安观察局势的变化。

宋昌到了渭桥,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都前来迎接。宋昌返回向代王如实报告了情况。代王驱车来到渭桥,大臣们都前来拜见,自称为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周勃进见说:“希望私下里同您谈话。”宋昌说:“所说的属于公事,就公开说。所说的属于私事,做王的人不能接受私情。”太尉于是跪下奉上天子印玺和符节。代王推辞说:“到代国官邸去商议。”于是驱车进入代国官邸。大臣们都跟随着来到代国官邸。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都再拜后进言说:“皇子刘弘等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没有资格做皇帝,奉祀宗庙。我们和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以及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商议认为:‘大王现在是高帝长子,最适合做高帝的继承人。’希望大王即位为天子。”代王说:“奉祀高帝宗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才能浅薄,不足以奉祀宗庙。恳请楚王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不敢当此重任。”大臣们都拜伏在地上,坚决地要求代王即位。代王面朝西谦让了几次,面朝南又谦让了两次。丞相陈平等人都说:“我们在私下里商议,大王奉祀高帝宗庙是最适宜的人选,就是天下的诸侯和万民百姓也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为宗庙和国家考虑,不敢轻率从事。希望大王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郑重而又恭敬地奉上天子玺印和符节。”代王说:“宗室、将相、诸王、列

侯都以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那么我就不再推辞了。”于是即位登基。

大臣们按照礼制,依官位高下站列两旁。文帝派太仆夏侯婴和东牟侯刘兴居清扫整理宫廷,用天子所用车马去代国官邸迎接皇帝。皇帝当晚进入未央宫。紧接着在夜里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管辖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在宫廷中巡视。皇帝回到前殿处理政务。在当夜下诏说:“近来吕氏子弟专权妄为,阴谋反叛,想要倾覆刘氏政权,幸亏将相、列侯、宗室、大臣除掉了他们,使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刚刚即位,大赦天下,赐给百姓中的男户主爵位一级,女户主每百户给予牛和酒,相聚宴饮庆贺五天。”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一日,改封原来的琅琊王刘泽为燕王。

二日,皇帝即位,拜祭高庙,右丞相陈平调任为左丞相,太尉周勃担任右丞相,大将军灌婴担任太尉。吕氏所夺取的齐国、楚国旧地,又都归还齐、楚。

三日,派遣车骑将军薄昭到代国迎接皇太后。皇帝说:“吕产自任为相国,吕禄自任为上将军,擅自伪造诏书派遣将军灌婴统率军队攻打齐国,想要取代刘氏统治天下。灌婴停留在荥阳,按兵不动,与诸侯一同谋划除掉吕氏。吕产企图发动叛乱,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使用计策剥夺了吕产等人的军权。朱虚侯刘章带头最先捉拿吕产等人。太尉亲自率领襄平侯纪通持节奉诏进入北军。典客刘谒亲手夺下赵王吕禄的印信。因为这些功劳加封太尉周勃食邑一万户,赐给黄金五千斤。加封丞相陈平、将军灌婴每人食邑三千户,赐给黄金二千斤。加封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每人食邑二千户,赐给黄金一千斤。封典客刘谒为阳信侯,赐给黄金一千斤。”

十二月,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依据,用它来禁止残暴的事发生,引导人们尊崇善行。现在犯人在惩处定罪后,还使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连坐受刑,惩罚犯人的妻子儿女做官府奴婢,我尤其不赞成这种做法。大家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官员们都说:“百姓不能管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制定连坐刑罚,强制犯人的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威慑百姓的心理,使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纪,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像从前一样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刑罚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并且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惩处,这反而促使百姓犯法作乱,用什么能禁止得了犯罪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你们再认真考虑一下。”官员们都说:“皇帝对百姓皇恩浩荡,德泽非常深厚,不是我们臣下所能赶得上的。请允许我们谨慎地遵照皇帝的旨意,废除一人有罪,妻子儿女被罚为官府奴婢和互相连坐的法令。”

正月,官员们进谏说:“早些册立太子,是为了尊崇宗庙。请现在设立太子。”皇帝说:“我已是德行浅薄之人,先帝的神灵没有能享受我的祭祀,天下百姓没有感到心满意足。现在我既不能四处寻览天下圣明有德行的人让位于他们,却说什么要提前确立太子,这是使我更加德薄,让我如何向天下人交待呢?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吧。”官员们说:“提前确立太子,是以宗庙和国家为重,表示不忘怀天下。”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年岁大,阅历丰富,懂很多治国道理,明了国家政局形势。吴王是我的哥哥,为人仁义慈善,喜欢以德待人。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身怀美德来辅佐我。这难道不是预先解决皇帝的继承人这一问题吗!诸侯王、宗室、弟兄、有功大臣,很多是贤明而有德义的人,如果推举有德行的人来帮助和继承我这因德行浅薄而不能善终之人,这是社稷神明有灵,天下人的福份。现在不推选,如果认为一定要传位于皇子,人们会以我忘记了贤明有德的人,而只留意自己的儿子,不为天下百姓着想。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官员们都坚决地请求说:“古代殷朝、周朝立国,安治天下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时拥有天下的朝代都没有比殷、周统治更长远的了,这是因为殷、周采取了传位于子的方法。一定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做的。高帝亲自率领文臣武将,平定天下,分封诸侯,成为太祖皇帝。最初接受封国的诸侯王和列侯也成为自己封国的先王。子孙相继继承王位,世世代代相传不使断绝,这是天下大义所在,所以高帝建立传位于子的制度来安定海内。现在放弃应当立为太子的人选,而另从诸侯和宗室里面挑选,这不是高帝的本意。再商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子某是长子,纯厚仁慈,请立他为太子。”皇帝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并因此赐给天下百姓应当作为父亲继承人的长子每人爵位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轹侯。

三月,官员们请求封立皇后。薄太后说:“诸侯王都是同姓,不能从同姓那里选择皇后,就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吧。”皇后姓窦。皇帝因为立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鳏寡孤独和贫穷困苦的人,以及年龄在八十以上的老人,九岁以下的孤儿一定数量的布、帛、米、肉。皇帝从代国来到都城,即位不久,就对天下百姓广施恩德,安抚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他们安居乐业相处融洽,于是依次赏赐从代国跟随来国都的功臣。皇帝说:“当大臣诛灭吕氏宗族迎立我为帝的时候,我犹豫不决,大家都劝阻我,只有中尉宋昌劝我不要怀疑,这样我才能够事奉宗庙。已经封宋昌为卫将军,再加封宋昌为壮武侯。那些随从我来都城的六个人,官职级别升到九卿。”

皇帝说:“列侯中跟随高帝去蜀、汉中的六十八个人都各加封食邑三百户,过去跟随高帝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颍川郡郡守尊等十人,各封给食邑六百户,

淮阳郡郡守申徒嘉等十人各封给食邑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各封给食邑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驸钩为清郭侯。”秋季，封原来常山国的丞相蔡兼为樊侯。

有人劝告右丞相说：“你本来是诛杀吕氏宗族，迎立代王为天子的功臣，现在却居功自傲，接受皇帝的赏赐，处在尊显的地位，不久就要灾祸临头。”右丞相周勃就推托有病，辞去了右丞相职务，左丞相陈平一人担任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陈平去世，又任命绛侯周勃为丞相。皇帝说：“我听说古代建立诸侯国的数量有一千多个，各自守卫着自己的封土，按规定时间向天子纳贡，百姓没有劳苦，上下欢喜，很少有丧失道德的地方。现在诸侯大多数住在长安，距离封邑遥远，那里的官吏和士卒供给运送财物，费力而又劳苦，诸侯也没有办法教育训导他的百姓。命令诸侯回到自己封国去，在朝廷担任官职和有诏令留下的，派遣太子前往封国。”

十一月的月末，发生日食。十二月十五，又发生日食。皇帝说：“我听说上天养育了万民，并设置君主来安抚和治理他们。君主没有仁德，施政不够公平，上天就以奇异的天象出现，来告诫他没有治理好天下。可是在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在天上呈现出来，灾难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我能够守护宗庙，以微不足道的个人处于数千万百姓和诸侯王之上，天下兴衰，责任在于我一个人，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如同我的左右手。我对下不能治理和养育万物生灵，对上有损于日、月、星辰的光辉，我的不仁德实在是太严重了。我的命令到达时，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有错误之处，以及我所知、所见、所想不能达到的地方，请求你们告诉我。并且推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力谏的人，来纠正我的过失。趁此机会各自整顿自己担负的职责，力求减少徭役和杂税，以便利百姓。我由于不能远施恩德，所以心里很不安，担心边远地区的人们有为非作歹的，由于这一缘故没有解除军事戒务。现在既然不能撤回边塞的驻军，而又命令军队严密地保卫我，是没有必要的，撤掉卫将军统率的军队。太仆现存的马匹留下仅仅够用的，多余的都送给驿站。”

正月，皇帝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我要开垦农田，亲自率领耕种，以供给祭祀宗庙时所用的谷物。”

三月，官员们请求立皇子为诸侯王。皇帝说：“赵幽王被囚禁而死，我非常怜悯他，已经立他的大儿子刘遂为赵王。刘遂的弟弟刘辟强以及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立有功业，可以封王。”于是就立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国重要的郡地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皇子刘揖为梁王。

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献善言的旌旗和供书写指责言论的木柱，以此来畅通治国之道，使直言正谏的人前来发表意见。现在法律上有禁止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皇帝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够使远方的贤良人士来到朝廷呢？应该废除这一法令。百姓当中有些人指责咒骂皇帝，约定互相隐瞒，而后来又相互揭发，官吏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它言论，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无知，根据这种情况治以死罪，我非常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种罪行的，不要审理治罪。”

九月，开始把调兵遣将用的凭证铜虎符和使者出入征发用的信物使符给与郡守和封国丞相。

三年十月三十日，发生日食。十一月，皇帝说：“前些时候下诏让诸侯前往自己的封国，有的托辞不走。丞相是我所器重的大臣，应该替我率领诸侯前往封国。”绌侯周勃被罢免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任命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废除太尉这一官职，把它的权限归属丞相。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淮南王刘长和随从人员魏敬杀死了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进入北地郡，占据黄河以南，烧杀抢掠。皇帝初次亲临甘泉宫。六月，皇帝说：“汉朝和匈奴结为兄弟，不让它侵犯边境，为此送给匈奴丰厚的礼物。现在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土，带领部众驻扎在黄河以南已经降服汉朝的地区，改变了原来的形势，在边塞地区出入往来，捕杀官吏和士卒，驱逐保卫边塞的其他少数民族，不让他们居住在原地，欺凌边地官吏，进入内地抢劫，非常骄横无道，违背了过去的约定。现在调发边境地区的官吏和骑兵八万五千人到高奴，派遣丞相颍阴侯灌婴攻打匈奴。”匈奴被迫撤离了边塞。调遣中尉材官归属卫将军，驻扎在长安。

二十七日，皇帝从甘泉宫去高奴，顺路驾临太原，接见原来代国的群臣，全都加以赏赐。又选取有功劳的大臣加以奖赏，当地百姓被赐给牛和酒。免除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的徭役和赋税。在太原停留巡视了十多天。

济北王刘兴居听说皇帝前往代地，想要攻打匈奴，就趁机反叛，调遣军队准备偷袭荥阳。于是皇帝下令让丞相停止进攻匈奴，任命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统率十万军队去攻打济北王。任命祁侯贺为将军，驻守在荥阳。七月十八日，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于是对官员们下诏说：“济北王违背道义，反叛皇帝，连累了当地官吏和百姓，大逆不道。如果大军未至，济北官吏和百姓自己先平定叛乱，以及拿军队和地方城邑投降的人，一律赦免，恢复原来的官职和爵位。与济北王刘兴居一起反叛又能悔改的，也给以赦免。”八月，击溃了济北封国的军队，俘虏了济北王。赦免济北封国跟随济北王一同叛乱的官吏和百姓。

六年,官员们报告淮南王刘长废除先帝的法令,不听从天子的诏命,居住的宫室奢侈无度,出入时车马仪仗仿照天子的规格,擅自制定法令,和棘薄侯的太子陈奇阴谋反叛,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征发他们的军队,想要危害国家政权。大臣们经过商议,都说:“刘长应当当众斩首,暴尸示众”。皇帝不忍心按法律处治淮南王,赦免了他的罪过,废除了他的王位。大臣们要求把淮南王贬置到蜀岩、邛都,皇帝准许了。刘长没有到达安置他的地方,就病死在途中,皇帝很怜悯他。后来在十六年时,追尊淮南王刘长谥号为厉王,封他的三个儿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天,皇帝说:“我听说自然界的法则是祸患起于怨恨,福气来自美德。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本人负责。现在管理占卜的官员把过错强加于下面的大臣,来掩盖我的过失,我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应该废除这一官职。”

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触犯法律,应当给以刑罚,皇帝下诏书命令公差把他逮捕后押送到长安。太仓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太仓公被捕临走时,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而没生男的,全都是女孩,遇到重大事情,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紫独自伤心地哭起来,于是跟随他的父亲到了长安。她上书说:“我父亲为官,齐国地区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对被判处死刑的人不能复活,身受刑罚的人不可能再把被斩断的肢体连接起来,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感到悲哀。我愿意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亲所受的刑罚,使父亲能改过自新。”缇紫的上书送给皇帝,皇帝同情怜悯她的心意,就下诏说:“听说有虞氏时期,画出罪犯的衣帽,让这些与一般人不同,以此来羞辱罪犯,使百姓不敢违犯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政治极端清明。现在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而奸邪犯法的事情不能禁止,过错在哪里呢?不就是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清明的缘故吗?我自己深感惭愧。所以训导不够纯正,愚昧无知的百姓就要遭受刑罚之苦。《诗》中说‘和易有礼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犯了过错,没有进行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也没有机会。我非常怜悯这些人。刑罚之重,以至于到了斩断肢体,刻肌刺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又缺乏德行啊,哪里符合为民众父母身份呢!该废除肉刑。”

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各项事情没有比从事农业更为重要的了。现在辛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要交纳租税,这是把从事农业生产和经商的人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也是因为劝民务农的方法不够完善。应该免除农田的租税。”

十四年冬天,匈奴策划侵犯边地,进行虏掠,攻打朝廷的朝那塞,杀死了北

地郡的都尉孙印。皇帝于是派遣三位将军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任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驻扎在渭水北面，统率战车一千辆，骑兵十万。皇帝亲自犒赏士卒，训练军队，申明军令，赏赐官兵。文帝想要亲自带兵出击匈奴，大臣们进谏劝阻，他一律不听从。皇太后坚决拦阻皇帝的作法，皇帝才取消了这个念头。于是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出兵攻打匈奴，匈奴败逃。

春天，皇帝说：“我能够用牲畜玉帛来祭祀先帝和宗庙，到现在已有十四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以我这样一个不敏达不圣明的人而长期治理天下，深感惭愧。应该扩大各种祭祀场所和增多祭祀用的物品。过去先王远施恩德而不求报答，举行祭祀而不祈求福佑自己，尊崇贤才，不以亲族为重，先民后己，圣明到了极点。现在我听说主管祭祀的官员向神灵祈求福佑时，都只为我一人祈福，不为百姓祈福，我非常惭愧。像我这样不德的人，而单独享受神灵的福佑，百姓不能分享，这就加重了我的罪过。现在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向神灵表示敬意，不要为我有所祈祷。”

这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通晓乐律和历法。鲁地人公孙臣上书陈述五德终始的学说，认为现在是土德时期，土德就会有黄龙出现，应当改正历法、官服颜色和各種制度。皇帝把这件事交下去，让大臣们与丞相讨论。丞相研究后认为现在是水德，初步把十月为岁首和崇尚黑色的规定明确下来。认为公孙臣上书所说是错误的，所以请求皇帝不要采纳公孙臣的建议。

十五年，黄龙出现在成纪，皇帝又一次召见鲁地的公孙臣，任命他担任博士，阐明当今应为土德的道理。于是皇帝下达诏书说：“有一个奇异的神物出现在成纪，对百姓没有害处，今年会有好收成。我亲自到郊外去祭祀先帝和其他诸位神灵。掌管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所应举行的礼仪，不要怕我劳累而有所隐讳。”大臣和掌管礼仪的官员都说：“古代的天子在夏天亲自到郊外依礼祭祀先帝，所以称为‘郊’”。于是皇帝初次亲临雍县，在郊外祭祀五帝，在夏季四月举行祭典。赵地人新垣平以望气之术晋见皇帝，趁机劝说皇帝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并说要挖掘周朝的传国宝鼎，应当有宝物出现。

十六年，皇帝亲自去祭拜渭阳五帝庙，并在夏季举行祭典，决定以红色为贵。

十七年，皇帝得到了一个玉杯，上面刻有“人主延寿”的字样。于是皇帝开始把这一年改为后元元年，下令天下百姓举行盛大的庆典，设宴同饮。在同年，新垣平欺骗皇帝被察觉，被诛灭三族。

后元二年，皇帝说：“我并不英明，不能远施恩德，所以致使中原以外有的

国家不得安宁。荒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国内的百姓辛勤劳苦,不得安居,这两种过错,都是由于我缺少德行,不能使德泽流布远方。多年以来匈奴为害边境,杀死很多官吏和百姓,边区的官员和将领又不能了解我的内心想法,以致加重了我的不德。这样长期交战,中原内外的国家如何能得到安宁?现在我早起晚睡,辛苦处理天下大事,为千千万万的百姓感到愁苦,心里忧愁不安,没有一天能够把这件事情忘却。所以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道路上使者所用车驾可以互相看到,车辙互相盘结,让他们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我的想法。现在单于回到了最初正确的道路上,考虑国家安宁,为百姓谋求利益,亲身和我一起抛弃过去那些细小的冲突,在共同的利益上达成一致,结下兄弟般的情谊,来保全天下善良的民众。和亲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从今年开始。

后元六年冬天,匈奴三万人进入上郡,三万人进入云中。皇帝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命从前的楚国丞相苏意为将军,驻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守北地;命河内郡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屯兵霸上;祝兹侯驻军棘门,来共同防备匈奴的进攻。过了几个月,匈奴人撤退,各路军队也撤了回来。

全国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皇帝施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放松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马匹、车辆,裁减郎官的人数,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百姓可卖爵位。

孝文帝从代国来到都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用具,没有增加多少,有损害百姓的利益的地方,就放弃,以利百姓。曾经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一百斤。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庭,常常担心给它带来耻辱,修筑这座露台有什么用呢!”皇帝经常穿着粗布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许衣服拖至地面,帟帐不得加以刺绣,以此来表示敦厚质朴,为天下先做出一个表率。修建霸陵全部采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不修筑奢侈的坟墓,想要节省一些人力物力,不去侵扰百姓。南越王尉佗自称为武帝,然而皇帝却叫来尉佗的兄弟,赐给高官厚禄,用德感化他,尉佗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违背盟约,进犯边地进行掳掠,然而皇帝只是命令加强边塞守备,不出兵深入匈奴腹地,害怕烦扰当地百姓。吴王假装有病,不去都城朝见,皇帝立刻赏赐他坐位和手杖。群臣当中如袁盎等人讨论事情虽然尖锐而又切中要害,但皇帝常常以宽容的态度采用他们的建议。大臣中间如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被发现后,皇帝就拿出皇府中的金银赏赐给他们,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不交给官吏治罪。皇帝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用仁德教化百姓,因此,殷实富足,兴起了

尊崇礼义的风气。

后元七年六月一日，皇帝在未央宫去世。临终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规律，万物的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悲哀。现在，世人都好生恶死，大量财物用于安葬，以致家业衰败；长期服丧，以致伤害了身体。这些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生前不德，没有让百姓得到好处；如今死了，又让人们长期服丧拜祭，历经长时间的困扰，使每一家人悲哀，损伤老幼的心灵，减少饮食，断绝对鬼神的祭祀，这加重了我的不德，怎么能向天下交待呢！我能够奉守宗庙，以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凌驾于天下诸侯王之上，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依赖天地的神灵，社稷的福佑，国内安宁，很少有战乱发生。我并不聪敏，常常担心行事有过失，使先帝的遗德蒙受耻辱；时间长了，更是害怕不能善终。现在有幸凭着天年能够供养侍奉高祖于地下，以我这样的不贤明，而有如此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向天下官吏和百姓宣布旨意，命令我死以后哭丧三天，然后全部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拜祭鬼神和喝酒吃肉。应该服丧哭吊的人，都不要穿过长的丧服，腰间所围丧布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设战车兵器，不要发动男女百姓到宫殿里哭丧。宫中应当哭丧的人，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哭十五声，尽礼之后就停止；不是早晨和晚上哭丧的时候，禁止擅自哭丧。下葬后，穿大功丧服十五天，小功服丧十四天，细布丧服七天，然后脱去丧服。其他没有在遗诏中规定的事项，全都根据这一遗命，参照从事。告示天下，使百姓明了我的心意。霸陵地方的山川维持原样，不要有所更改。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典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调遣附近各县现在的兵士一万六千人，调遣内史士卒一万五千人，归将军张武指挥，负责安葬棺停，挖坟掩埋。

六月七日，大臣们都跪拜叩首，对驾崩皇帝奉上尊号孝文皇帝。

太子在高庙即位。六月九日因袭称为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对御史下诏说：“听说古代帝王称祖的是有功的人，称宗的是有德的人，编制各有一定的原因。又听说乐歌是用来发扬善德的；舞蹈是用来显示功业的。以醇酒祭祀高庙，表演《武德》、《文治》、《五行》之舞。以醇酒祭祀孝惠庙，表演《文治》、《五行》之舞。孝文皇帝统治天下，使各地交通畅通无阻，远处近处同等对待。废除诽谤罪，废掉肉刑，赏赐年长的人抚恤年幼孤儿，使百姓安居。减少不良的欲望，不接受进贡的物品，不私自占有这些利益。犯罪的人，不收没他的妻子儿女，不诛杀无罪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美女，很重视发生自然灾害的年份的农业收成。我并不聪慧，对这些不能完全认识。

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上古帝王所做不到的,而孝文皇帝却亲自做到了。圣德的浩大如同天地一样宽广,惠泽流及四海,没有一个人不得到的先帝福佑。光明宛如日月发出的光辉,而庙中的乐舞与先帝的功德并不相称,我很恐惧不安。应该为孝文皇帝制作《昭德》舞,用来表彰他那美好的仁德。然后把祖宗的功德记载在史册上,流传万世,永无穷尽,(这种做法,)我是很称赞的。应与丞相、列侯、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和掌管礼制的官员拟定礼仪奏上。”丞相申徒嘉等人说:“陛下永远想着孝敬先帝,打算制作《昭德》舞来显示孝文皇帝丰功伟业,这都是臣子申徒嘉等人太愚昧而想不到的。臣子郑重而又恭敬的建议:一代的功劳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德业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庙应该为本朝皇帝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应该成为本朝皇帝的太宗庙。天下应当世代地祭拜祖宗之庙。各郡国诸侯应当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的使者随从天子祭祀,天子每年祭祀祖宗之庙。请把这些规定明文记载在史书上,向全国公布。”景帝下令说:“可以。”

6

孝景本纪

——《史记》卷一十一

【原文】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二年春，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广川、长沙王皆之国。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祝桐为县。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洛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敖等与谋反者，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余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后九月，更以易阳为阳陵。复置津关，用传出入。冬，以赵国为邯郸郡。

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丁卯，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封中尉綰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布为郾侯。梁楚二王皆薨。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

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孙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寄为胶东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死）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军东都门外。

中四年三月，置得阳宫。大蝗。秋，赦徙作阳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潦。更命诸侯丞相曰相。秋，地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后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动，其早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酺五日。今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隶衣七浣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后三年十月，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置阳陵。

【译文】

孝景皇帝是孝文皇帝的第四子，母亲是窦太后。孝文皇帝在代国的时候，前一个王后生三个儿子，等到窦太后得到皇帝宠幸时，前一个王后死了，她的

三个儿子也相继死去，所以孝景皇帝能够继承皇位。

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景帝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一级。五月，减免一半的田租。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命令大臣们不要上朝拜贺。匈奴进入代地，与朝廷签约和亲。

二年春天，封原来的相国萧何的孙子萧係为武陵侯。规定男子二十岁时要登记在户籍上。四月二十五日，孝文太后去世。广川王、长沙王都前往自己的封国。丞相申徒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担任丞相。彗星出现在天空的东北方。秋天，衡山天降冰雹，最大的冰雹有五寸，地上被击出的坑最深的有二尺。火星倒着运行，进入北辰的位置。月亮出现在北辰中间。岁星在天廷中倒着运行。孝景皇帝把南陵和内史、殽阨设置为县。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大赦天下。一颗光芒很长的星出现在天空的西方。天火毁洛阳东宫大殿和城楼。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反叛，出兵向西进发攻打朝廷。天子因此处死了晁错，派袁盎传旨告诉七国，七国仍不停止叛乱，向西围攻梁国。于是，皇帝派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率兵镇压了叛军。六月二十五日，赦免七国投降的士卒和楚元王的儿子刘艺等参加叛乱的人。封赏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皇子刘胜为中山王。改封济北王刘志为菑川王，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齐王刘将庐、燕王刘嘉全都去世。

四年夏天，立皇太子。封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六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闰九月，把弋阳改为阳陵。又重新在渡口和关口设置关卡，凭符信进出。冬天，把赵国改置为邯郸郡。

五年三月，修建阳陵、渭桥。五月，招募民工迁徙阳陵，给予钱币二十万。江都地区遭受从西方刮来大风暴，毁坏了城墙十二丈。二十日，封长公主的儿子骃为隆虑侯。改封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天，封中尉卫綰为建陵侯，江都丞相程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公孙浑邪为平曲侯，赵国丞相苏嘉为江陵侯，原来的将军栾布为郾侯。梁王、楚王都死了。闰九月，砍伐驰道旁的树木，填平兰池。

七年冬天，废除栗太子，改封为临江王。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春天，赦免修筑阳陵的囚犯。丞相陶青被罢免。二月十六日，任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十七日，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二十九日，立胶东王为皇太子。皇太子的名为彻。

中元元年，封原来的御史大夫周苛的孙子周平为绳侯，原来的御史大夫周

昌的孙子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二十三日,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取消限制随意行走的规定。发生地震。衡山、原地都下冰雹,最大的有一尺八寸。

中元二年二月,匈奴入侵燕地,于是朝廷不再同匈奴和亲。三月,召命临江王到都城来,不久就死在中尉府。夏天,封皇子刘越为广川王,皇子寄为胶东王。封赏四个侯位。九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中元三年冬天,废除诸侯王国中御史中丞这一官职。春天,匈奴的两个王率领他的随从来投降,都被封为诸侯。立皇子刘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现在西北方。丞相周亚夫被罢免,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发生地震。九月的最后一天,发生日食。军队驻扎在都城的东都门外。

中元四年三月,修建德阳宫。发生严重的蝗灾。秋天,赦免修建阳陵的民工。

中元五年夏天,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封十人为侯。六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全国发生严重水灾。把诸侯王国的丞相改名为相。秋天,发生地震。

中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皇帝亲自来到雍地,在城郊祭拜五帝。三月,天降冰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去世。封梁孝王的儿子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原来的梁国分为五个区域。封四人为侯。改称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改名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改名为都尉,长信詹事改名为长信少府,将行改名为大长秋,大行改名为行人,奉常改名为太常,典客改名为大行,治粟内史改名为大农。把大内的官俸确定为二千石,设置左内官和内官和右内官,隶属于大内。七月二十九日,发生日食。八月,匈奴入侵上郡。

后元年冬天,改名中大夫令为卫尉。三月十九日,大赦天下,赐予百姓爵位一级,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和诸侯王国的相都赐爵为右庶长。四月,天下庆贺宴饮。五月九日,发生地震,早饭时又有地震。上庸地震持续了二十二天,毁坏了城墙。七月二十九日,出现日食。丞相刘舍被罢免。八月壬辰,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后元二年正月,一天发生三次地震。郅将军攻打匈奴。天下百姓欢聚宴饮五天。命令内史郡不得用粮食喂马,将粮食收归官府。让犯人、奴隶穿极粗劣的衣服。禁止用马舂米。因为收成不好,下令禁止天下百姓不到一年就把当年收获的粮食提前吃完。减少在京城诸侯数量,派遣他们前往自己的封国。三月,匈奴入侵雁门。十月,允许农田租种长陵周围的耕地。全国发生严重的旱灾。衡山国、河东郡、云中郡的百姓流行瘟疫。

后元三年十月，太阳和月亮有五天出现红色。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有打雷现象。太阳呈现紫色。五大行星倒着运行，侵入太微垣。月亮直冲天廷。正月十七日，皇太子举行加冠礼。二十七日，孝景皇帝驾崩。遗诏赐予诸侯王以下至百姓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每人爵位一级，天下百姓每户一百钱。释放宫女，让她们回家，免除赋役，不再交纳任何赋税。太子即位，这就是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营造阳陵作为景帝的陵园。



7 孔子世家

——《史记》卷四十七

【原文】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辄父之母悔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絰，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

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闾，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

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袂矛戟剑拔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如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鄆，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

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率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绶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楷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楷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蓑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硤硤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奚鸣犊、舜华之死也，临

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蒍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统，八人衰经，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凡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耒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缙，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有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闾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候，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髻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去‘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

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谏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兢兢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谏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所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贍。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

谓至圣矣！

【译文】

孔子出生于鲁国的昌平乡陬邑。他的上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孔防叔生孔伯夏，孔伯夏生孔叔梁纥。孔叔梁纥与一个姓颜的女子在不符合礼仪的情况下结合而生孔子。是在尼丘山祷告才生下的。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出生。生下来时头顶凹陷，因此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

孔丘刚出生叔梁纥就死了，埋葬在防山。防山位于鲁国的东部，因此孔子搞不清他父亲墓穴的位置，他母亲对此也避而不谈。孔子小时候玩耍，常常摆置礼器，讲究礼节法度。孔子的母亲去世后，孔子便将她的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因为他十分谨慎。陬人辄父的母亲告诉了孔子他父亲的墓地，然后孔子前往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防山。

孔子穿着丧服，这时季氏设宴款待士人，于是孔子跟士人一块儿前往。阳虎指责说：“季氏款待的是士人，不敢款待你。”孔子因此回去了。

在孔子十七岁的时候，鲁国大夫孟釐子病危，孟釐子告诫他的继位的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祖辈被宋国所灭。他的十世祖弗父何一开始拥有宋国，后来却又将继承权让给了宋厉公。到他的七世祖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时，三次接受任命是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鼎上镌刻铭文说：‘第一次接受任命低头，第二次接受任命曲背，第三次接受任命俯身，沿着墙边而跑，也没有人敢欺侮我。在鼎里煮饭，在鼎里熬粥，凭此来维持我的生活。’他是如此恭敬。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即使当不了国君，也一定会出现飞黄腾达的人。现在孔丘年纪虽小却好知礼节，大概是要飞黄腾达的人吧！我快要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到孟釐子死后，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便到孔子那里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平子接替他即位。

孔子贫穷而且卑贱。长大后，曾经做过季氏管理仓库的小吏，实物账目完全吻合；也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牲畜繁衍生息。所以当上了司空。不久以后离开鲁国。在齐国遭到指责，在宋国、卫国被人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处于困境，所以返回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长人”并且对他另眼相看。鲁国重新优待他，因此返回到了鲁国。

鲁人南宫敬叔向鲁国国君进言说：“请帮助孔子到周国去。”鲁君送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一位小童同行，到周国请教礼节，孔子因此见到老子。他向老子辞行，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给人送行是给钱财，仁德的人给人送行是用言语。我不能得到富贵，就盗用仁德之人的名义，用言语给你送

行：‘耳聪目明观察深刻却接近死亡的人，是喜好议论别人的人；渊博善辩无所不及却危害自身的人，是揭发别人罪恶的人。作为人子不能表现自己，作为人臣不能表现自己。’”孔子从周返回鲁国，跟从他学习的人逐渐增多起来。

这时候，晋平公荒淫朝政，六卿专权，向东讨伐诸侯；楚灵王军队强大，欺压中原各国；齐国大而且靠近鲁国。鲁国弱小，如果依附于楚国则晋国发怒；如果依附于晋国则楚国会来讨伐；如果不防备齐国，齐国的军队便会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约三十岁。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过去秦穆公的国家弱小，并且地方偏僻，他却能称霸是什么缘故呢？”孔子回答说：“秦穆公国家虽然小，但是他的志向很大；地方虽然偏僻，但是处理事情公平正直。秦穆公亲自提拔百里奚，赏他大夫的爵位，从囚犯中起用，与他交谈了三天，便把政事托付给他。秦穆公凭借这些夺取天下，即使称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成就是太小了。”景公十分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时，季平子与郕昭伯因为斗鸡的缘故得罪了鲁昭公，昭公便带领军队攻打季平子。季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同攻昭公，昭公兵败，逃到齐国，齐国将昭公安排居住在乾侯地方。事后不久，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到了齐国，做高昭子的家臣，想借此见到景公。他和齐国的太师一起研讨音乐，当听到演奏《韶》乐的时候，便学习它，几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齐国人因此十分赞赏他。

景公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作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作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作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景公说：“太对了！的确，如果君不像君的样子，臣不像臣的样子，父不像父的样子，子不像子的样子，即使有粮食，难道我能吃到吗！”

另一天景公又再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处理政事在于节省开支。”景公十分高兴，打算把尼溪的田分封给孔子。晏婴进见说：“儒者八面玲珑不能遵循法规；傲慢随便，不能驾御臣民；重视丧事，放任哀思，破财厚葬，不能以这些为风俗；游说乞讨，不能治理国家。自从贤能之才绝迹后，周室已经衰落，礼乐残缺已久。现在孔子崇尚容颜服饰的阔绰，上下尊卑礼节的复杂，进退快慢的规矩过分繁琐，即使世代也不能穷尽他的主张，当年就更不能弄清他的礼教了。您想用他的礼教来改变齐国的风俗，但却不可能首先在平民百姓中推广。”

后来景公恭敬地接见孔子时，不再请教他主张的礼仪。

有一天，景公把孔子留下说：“~~要~~我用对季氏的礼节侍奉您，我办不到。”

于是他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对待孔子。齐国大夫想杀害孔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景公说：“我老了，不能再任用您了。”于是孔子启行，返回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时，鲁昭公在乾侯去世，鲁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第五年的夏天，季平子去世，季桓子接替继位。季桓子打井时得土制的瓦器，里边有像羊的动物，询问仲尼说“得到的是狗”。仲尼说：“据我所知，是羊。我听说，树木山石中的怪物是夔、魍魉，水中的怪物是龙、罔象，土中的怪物是罔羊。”

吴国讨伐越国时，毁坏会稽山，得到一节要一辆车才能装下的骨头。吴国派使臣询问仲尼：“什么的骨头最大？”仲尼回答说：“大禹召唤众神到会稽山，因为防风氏最后到，大禹便将他杀死并暴尸。防风氏的骨节要一辆车才能装下，这算是最大的了。”吴国的客人问：“谁是神？”仲尼回答：“名山大川的神足以能够管理天下，掌管名山大川的是神，掌管社稷的是公侯，他们都属于称王的人。”客人问：“防风氏掌管什么祭祀呢？”仲尼回答：“汪罔氏的君主掌管封山、禺山，称作釐姓，在虞、夏、商三代称作汪罔，在周代称作长翟，现在叫他大人。”客人问：“大人有多高呢？”仲尼回答：“僬侥氏身高三尺，是最矮的了。高的不超过僬侥氏的十倍，那是最高的了。”于是吴国的客人说：“多么伟大的圣人啊！”

受季桓子宠幸的臣子名叫仲梁怀，他与阳虎有矛盾。阳虎想把仲梁怀赶走，公山不狃阻止他。那年秋季，仲梁怀更加骄横。于是阳虎拘捕了仲梁怀。桓子发怒了，阳虎因而囚禁桓子，与他订了盟约将他释放。阳虎从此更加轻视季氏。季氏也超越鲁国公室的本分，作为陪臣而执掌鲁国政事，所以鲁国从大夫往下都背离正道，因此孔子不愿做官，回家整理诗书礼乐。他的弟子越来越多，从远方到来的人，没有不跟从他学习的。

定公八年（前502），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很不得意，于是他依靠阳虎作乱，想废除桓公的三个嫡传（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另让桓公的旁支中被阳虎一向所喜欢的人继位，于是公山不狃拘捕了季桓子。桓子用手段欺骗他，才得以逃脱出来。

定公九年（前501），阳虎失败，逃到齐国。这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盘踞费邑而背叛季氏，他派人请孔子去。孔子坚守正道已很久了，过分斯文而没有什么施展，没有人能够任用他，公山不狃说：“周文王、周武王从丰、镐两地兴起而称王天下，如今费邑虽小，但大概差不多吧！”孔子很想前往。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那个请我去的人，难道是跟

我开玩笑吗？如果他任用了我，那么他将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然而孔子也终究没有去。

这件事以后，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过了一年，各地都效法定公。于是孔子从中都宰升为司空，又从司空升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前500）的春季，跟齐国讲和。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向景公进言：“鲁国任用孔丘，势必危害到齐国。”于是景公派使臣通知鲁国举行友好会盟，在夹谷相会。鲁国公准备乘坐车友好前往。孔子主持赞礼的事宜，说：“我听说对待文事必定要有武备，对待武事必定要有文备。古时候的诸侯离开国土时，必须配齐官员跟随他。请求配备左右司马。”定公说：“好。”于是他配备左右司马。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齐侯修筑了盟坛坐位，和三级土质台阶，按照普通会晤的礼节与鲁定公相见，与鲁定公揖让后他们登上盟坛。等到相互敬酒的礼仪结束时，齐国的主管官吏快步向前说：“请求演奏各地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手持各种旗帜武器的人鼓噪而至。孔子快步向前，抢步登上台阶，还差一级时，挥袖说道：“我们两国君主举行的是友好会盟，夷狄的乐队为什么会在这里！请命令主管官吏执法！”主管官吏让他们退下，但却无人离开，于是孔子就向左右看晏子和景公。景公问心有愧，挥手把他们赶开。不一会儿，齐国主管官吏又快步向前说：“请求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优伶侏儒戏耍而来。孔子快步向前，抢步登上台阶。还差一级时，说：“匹夫并且迷惑诸侯的人罪当死！请命令主管官吏执法！”主管官吏使用刑法，使他们手足异地。景公惶恐不安，知道理亏。景公回国后非常恐慌，告戒他的群臣说：“鲁国用君子的正道辅佐他们的君主，可你们却用夷狄的主张教导我，使我得罪了鲁君，这件事，怎么办呢？”主管官吏向前回答说：“君子有过失就用实实在在的东西道歉，小人有过失就用花言巧语道歉。您如果对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就用实实在在的东西道歉。”于是齐侯便把从鲁国侵夺来的郚、汶阳、龟阴的田地归还鲁国以此表示道歉。

定公十三年（前497）的夏季，孔子对定公说：“鲁国大臣没有私储的军队，大夫不筑高大的城墙。”于是他让仲由做季氏的家臣的总管，准备毁掉三座城邑的城墙。因此叔孙氏首先毁掉郕邑。当季氏准备毁掉费邑时，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了鲁国都城。定公与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人躲进季氏的宫中，登上武子台。费邑的人进攻，没有攻克。有人攻到定公旁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迎击，费邑的人败退。鲁国都城的人进行追击，在姑蔑将费人击败。公山不狃、叔孙辄二人逃到齐国，于是费邑被毁掉。当孟孙氏准备毁掉成邑时，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毁掉成邑，齐国人肯

定直抵鲁都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我不愿毁掉。”十二月，公山不狃包围成邑，没能够攻下。

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孔子代理国事，他显得十分高兴。弟子说：“听说君子遇到祸事不惧，遇到福事不欣喜。”孔子说：“有这种说法。不是也说‘赞赏那些能放下架子的人’吗？”以后孔子处死了乱政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他参与过问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卖猪羊的人不敢漫天要价，行走的男女在路中分开走，路不拾遗，各方客人到达都邑用不着向主管官吏求情，主管官吏都会给他们提供方便满意而归。

齐国人听说此事后很担忧，说：“孔子主持政事鲁国必定会称霸，如果鲁国称霸天下，那么我们的国土离它最近，我们将首先被吞并。何不割地给他？”黎鉏说：“请先尝试破坏他，如果破坏他还不行，就割地，难道会晚吗？”于是选择齐都城中的八十个美女，全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并会跳《康乐》舞，把她们与毛色斑斓的马一百二十匹一块儿赠送鲁君。齐国将这些女乐人和毛色斑斓的马排列在鲁国都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前往观看了多次，准备接受齐国的赠与，便对鲁君说他要沿大路外出游玩。于是他前往观看了一整天，荒废了政事。子路对孔子说：“先生可以离开鲁国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将要祭天，如果季氏能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下。”后来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人，多日不理政事；祭天后，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在屯地留宿。师己为他送行，说：“那个人是无罪的。”孔子说：“我朗诵诗歌可以吗？”于是朗诵诗歌：“那个妇人的口，能够使人出走；那个妇人的禀报，足以让人败亡。优哉游哉，只好如此度过剩余时光。”师己返回，季桓子说：“孔子又说了些什么？”师己如实禀告。桓子十分感慨地叹道：“孔子归罪于我是因为这一群婢女的缘故啊！”

孔子后来到了卫国，住在子路的内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领多少俸禄？”回答说：“俸粮食六万斗。”卫国人也供给孔子粮食六万斗。没住多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于是卫灵公派公孙余假频繁进出孔子居住的地方。孔子担心招致罪祸，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准备到陈国去，经过匡城。颜刻作为车夫，用手中的马鞭指着路说：“从前我进入匡城，是从那个缺口。”匡人听到这番话，以为孔子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虐待过匡人，匡人就拦住孔子。由于孔子的样子类似阳虎，所以在匡城被围了五天，颜渊后来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在，我怎敢死！”匡人围孔子更加紧急，孔子的弟子们十分恐慌。孔子说：“文王死后，文化不都在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后来死的就不能

给之于这种文化。上天没有消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孔子让跟随的人做宁武子的家臣留在了卫国，然后孔子才得以离开。

孔子离开卫国后立即经过蒲乡。一个月后，孔子回到卫国，住在蘧伯玉家。灵公夫人名叫南子的，派人对孔子说：“各地的君子不觉得想与我们的君主结为兄弟是羞辱的，一定要会见我们君主的夫人。我们君主的夫人愿意与你相见。”孔子推辞谢绝，不得已才见她。夫人在葛幕里。孔子进门后，面得北叩首。夫人从帷幕中拜谢，其身上佩带的玉饰发出美玉的声音。孔子说：“我原来是不愿意见她的，和她相见是出于礼节性的应酬。”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不是这样的，上天惩罚我！上天惩罚我！”他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官雍渠陪乘，外出，让孔子乘车随后，在集市上招摇而过。孔子说：“我从未见过喜好美德像喜好美女一样的人。”因此感到羞愧，他便离开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去世。

孔子离开曹国到了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于是将那棵大树拔掉。所以孔子离开宋国。弟子说：“可以赶快走了。”孔子说：“上天在我身上造就了美德，桓魋能把我怎样！”

孔子到郑国后，和弟子相互走散了，孔子独自站立在城郭的东门。郑国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但是从腰往下比禹短三寸，无精打采像丧家狗一样。”子贡把这些如实禀报孔子，孔子欣然笑道：“对外表的描绘，是无关紧要的。但说我像丧家狗，是这样啊！是这样！”

孔子于是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过一年多，吴王夫差讨伐陈国，夺取三座城邑后才离去；赵鞅征伐朝歌；楚国围困蔡国，蔡国迁移到吴国；吴国在会稽打败越王勾践。

有一头隼落在陈国朝廷上然后死去，楛木箭将它穿过，石质箭头，箭杆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使臣向仲尼询问。仲尼说：“隼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是肃慎的箭。从前周武王战胜商纣后，道路沟通了九夷百蛮，周武王让各自用他们的特产来贡献，使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归顺。因此肃慎贡献石质箭头的楛木箭，长一尺又八寸。先王想显示自己的美德，将肃慎的箭分给长女大姬，把她许配给虞胡公并分封他们在陈。周武王将珍贵的玉器分给同姓，使亲属间感情更加深厚，把远方的官职分给异姓，让他们不要忘记归顺。因此将肃慎的箭分给陈国。”陈湣公试着在仓库中寻找肃慎的箭，果然找到了它们。

孔子在陈国住的第三年，碰上晋楚两国争强，更番讨伐陈国。等到吴国侵犯陈国时，陈国常常遭到劫掠。孔子说：“我们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

的学生志大而轻率，没有放弃他们原来那种只知进取的毛病。”因此孔子离开了陈国。

经过蒲地，适值公叔氏凭仗蒲地作乱，蒲人拦截了孔子。有个名叫公良孺的弟子，驾五辆私车跟随孔子。他为人非常贤能，有勇气和力量，他对孔子说：“我从前跟随您在匡城遭受到危难，现在又在这里遭受到危难，这是命吧！如果我与您再次遭受危难，那么我宁可为您战斗而死。”战斗非常激烈。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我就放你出去。”孔子和他们订立盟约，于是他们将孔子从东门放出，孔子却到了卫国。子贡问孔子：“盟约可以违反吗？”孔子回答：“被迫签订的盟约，神是不会理睬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去迎接。问道：“可以讨伐蒲地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却认为不可以。如今的蒲地是卫国抵御晋国和楚国的地方，卫国讨伐它，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孔子回答：“蒲地的男子有为蒲地而死的决心，妇人有保卫西河的愿望。我讨伐的不过只是四五个人而已。”灵公说：“好。”但卫国没有讨伐蒲。

灵公年纪大了，对政事十分厌倦，不再任用孔子。孔子十分感慨地叹道：“如果愿意任用我的，一月后便能走上发展的正轨，三年后就见到成效。”于是孔子离开卫国。

佛肸是中牟的主管。赵简子进攻范氏、中行氏时，讨伐中牟。佛肸被叛，他派人召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说过，‘本人亲自干坏事的人，君子不到他那儿去’。如今佛肸凭借中牟之地亲自叛乱，您想去，这怎样解释呢？”孔子回答：“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也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匏瓜只能被挂着而不被食用吗？”

孔子击磬。有人挑着草筐从门口经过时，对孔子说：“有心事啊，是在击磬吧！轻轻作响，是没人了解你自己吧，那就算了。”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十天了还没有进展。师襄子对孔子说：“你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我已熟悉了乐曲的调子，但还未掌握乐曲的节奏。”过一段时间后，师襄子又对他说：“你已熟悉乐曲的节奏，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但我还没有掌握乐曲蕴涵的志向啊。”过一段时间后，师襄子又说：“你已掌握乐曲蕴涵的志向，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但我还没有掌握作曲者的为人啊。”过一段时间后，孔子好像在默默地用心思考，又好像在愉快地仰望而志在远方。他对襄子说：“我掌握作曲者的为人了。黝黑的皮肤，顾长的身躯，眼睛仰视，好像是天下的王，不是周文王难道还有谁能创作出这首乐曲呢！”师襄子离开坐位向他一拜再拜，说：“老师原本就说是

《文王操》啊!”

孔子在卫国既然得不到任用，就准备向西进见赵简子。当他抵达黄河时便听到窦鸣犊、舜华死去的消息，孔子到达黄河边而叹道：“多美的水啊，浩浩荡荡！但是我不能渡过它，这是命中注定的吧！”子贡快步向前问：“敢问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的时候，必须要这两个人才能执政；等他已经得志，却杀死他们执政。我听说，如果剖胎杀幼那么麒麟不会来到郊外，如果竭泽而渔那么蛟龙不再兴云降雨，如果覆巢毁卵那么凤凰便停止飞翔。这些是为什么呢？是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啊！那些鸟兽对于不义行为尚且知道回避，更何况我呢。于是孔子回到阽乡休息，创作《阽操》以表示对窦鸣犊、舜华的哀悼。后来又返回卫国，住进蘧伯玉家。

后来，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阵法。孔子回答：“礼节方面的事情还曾经听说过，军队方面的事情就从未学习过了。”第二天，灵公和孔子谈话，看见飞雁，抬头仰望，他的神色不放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离开卫国，又到了陈国。

夏季，卫灵公去世，让孙子辄继位，他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送卫太子蒯聩到戚地。阳虎让卫太子披麻戴孝，八个人身穿丧服，假装是从卫国前来迎接孙子辄的，哭着进了城，于是住下来。冬季，蔡国迁移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包围戚地，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在那里。

夏季，鲁桓公、釐公的庙遭火灾，南宫敬叔去救火。这时孔子在陈国，听到鲁国宗庙着火这事后，说：“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釐公两庙吧！”后来知道真是这样。

秋季，季桓公病了，被人用车拉着察看鲁国都城，他十分感慨地叹道：“从前这个国家几乎要兴盛起来了，由于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才没有兴盛起来。”回头看着他的继承人康子说：“我死了，你肯定执掌鲁国朝政。执掌鲁国朝政时，一定要召请仲尼。”几天以后，桓子去世，季康子接替他即位。安葬季桓子完毕后，打算召请仲尼。公之鱼说：“从前我们已故的君主任用他半途而废，结果被诸侯所耻笑。现在又想任用他，如果不能善始善终，这又会再次被诸侯耻笑。”康子问他：“那么召请谁好呢？”公之鱼回答：“一定要召请冉求。”因此季康子派使臣召请冉求。冉求将要出发时，孔子说：“鲁国人召请冉求，不是一般地任用他。而是要重用他。”这一天，孔子说：“我们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里的学生志大而轻率，表现得文采斑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培养他们了。”子赣知道孔子想回去，为冉求送行时，就告诫他说：

“如果被季康子任用，就将孔子请回鲁国去。”

冉求走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移到蔡国。蔡昭公想到吴国去，因为吴国召请他。过去昭公欺骗他的臣属迁移到州来，后来又打算前往，大夫们害怕又要迁移，于是公孙翩射死了蔡昭公。这时楚国侵犯蔡国。秋季，齐景公去世。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城。叶公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的方法，孔子回答：“治理朝政在于使远方的人民归附、近处的人民顺从。”后来，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说：“仲由，你为什么不回答说，‘他的为人，学习道义不知疲倦，教诲人不知厌烦，发愤读书而忘吃饭，快乐得忘记了忧愁，不知衰老即将到来’，如此而已。”

孔子离开叶城，返回蔡国。看到长沮、桀溺互相协同耕种，孔子以为他们是隐士，便派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长沮问子路：“那位驾车的是谁？”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长沮又问：“这就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回答说：“是。”长沮说：“他就是知道渡口的人了。”桀溺对子路说：“您是谁？”子路回答说：“我是仲由。”桀溺又问：“您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桀溺说：“庸俗的人天下都是，你谁去改变他们呢？况且与其跟随他那种躲避庸人的人，还不如跟随我们这种躲避社会的人呢！”他们继续不停地平整土地。子路回去向孔子报告，孔子失望地说：“人不能与飞禽走兽为伍。天下都遵循这个道义，我孔丘便不用去改变他们了。”

后来，子路前行，遇见一个扛锄草工具的老人，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回答说：“我的四肢已不会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谁是你的老师？”于是放下他的拐杖便去锄草。子路将这件事报告孔子，孔子说：“这才是隐士啊。”再返回去时，老人已经消失了。

孔子迁移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援救陈国，他的军队驻扎在城父。当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时，楚国便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拜见致礼，陈、蔡大夫谋划此事说：“孔子是贤人，针砭的话语都切中诸侯的病痛。他现在长期逗留在陈、蔡之间，各位大夫设计施行的做法都违背仲尼的意思。今天的楚国，是大国，前来聘请孔子。孔子如果被楚国任用，那么陈、蔡主事的大夫就岌岌可危了。”因此他们便一齐指使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和弟子都不能行动，粮食断绝。跟随孔子的人都病倒了，没有人能站起来。孔子却讲课诵读弹琴唱歌毫不泄气。子路很不高兴地来看望他说：“君子也会陷于困境吗？”孔子说：“君子陷于困境还仍然能坚持道义到底，如果小人陷于困境便没有什么不敢做了。”子贡的脸色也不好看。

孔子问：“赐，你认为我是广泛学习而又牢牢能记住的人吗？”答：“是的。难道你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我的言行只是由一个基本观念贯串起来的。”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里都很不高兴，于是召见子路问道：“《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难道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细想起来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足够仁德吧，所以人们不相信我们。细想起来也许我们还很不够明智吧，所以人们阻止我们行动。”孔子说：“果真是这样吗？由，假若具备仁德的人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信任，那么又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呢？如果明智的人都一定会行动自如，那么又哪里还会有王子比干呢？”子路退出，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赐，《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难道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主张太博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老师。老师为什么不稍微收敛一些呢？”孔子说：“赐，出色的农夫能努力种好庄稼但却不能保证获得好收成，出色的工匠能巧夺天工但却不能保证人人都心满意足。君子能完善自己的主张，使它纲举目张，使它条理分明，但却不能保证他的主张被人容纳。现在你不完善你的主张反而追求主张被人容纳，赐，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子贡退出，颜回进入见孔子。孔子说：“回，《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难道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颜回说：“老师的主张太博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尽管是这样，如果老师将它推广实行，即使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坏处呢！不被容纳才更能显出君子的本色啊！不完善自己的主张，这才是我们的耻辱。自己的主张如果已经十分完善但却没有被采纳，这是国君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坏处呢！不被容纳才更能显出君子的本色啊！”孔子十分高兴地笑道：“真是这样的啊！颜氏这孩子，如果你十分富有，我宁愿当你的管家。”

于是孔子派子贡去楚军驻地。楚昭王派军队来迎接孔子，终于避免了这场危难。

楚昭王打算把七百里有户籍的地区分封给孔子。楚令尹子西说：“您出使诸侯的使臣中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楚昭王答：“没有。”“您辅弼的大臣中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楚昭王答：“没有。”“您的将帅中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楚昭王答：“没有。”“您的官吏中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楚昭王答：“没有。”“况且楚国的先祖是在周王朝接受分封的，爵号子男才五十里。现在孔丘陈述三皇五帝的法度，阐明周公、召公的王业，您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又怎么能够世代保持这堂堂方圆数千里的领地呢？当年文王在丰地，武王在镐地，

仅有百里之地的君主却终于称王天下。如果孔丘能够占有领地，又有贤明的弟子作为助手，这对楚国没有好处啊！”于是昭王才打消了分封孔子的想法。这年秋季，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身旁而过，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道德是这样的晦气！过去的已无法挽回啊，未来的尚且能够弥补。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主持朝政的有危险了唉！”孔子听到后下车，想和他交谈。他却赶忙离开了，孔子无法和他交谈。

这以后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就是鲁哀公六年（前489）。

鲁哀公七年（前488），吴国与鲁国在缙地会晤，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头供祭祀用的牛。太宰嚭为此召见季康子。康子便派子贡前往，然后才能够制止这件事。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事，就好像亲兄弟一样地相似。”这时，卫君辄的父亲没有能够继位成为国君，流落在外，诸侯屡次对这件事加以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大多数在卫国做官，卫君还想得到孔子来管理卫国的政事。子路问：“如果卫君等您去管理卫国的政事，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一定要先辨正名分啊！”子路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就太迂腐了！名分有什么好辨正的？”孔子说：“你太放肆了仲由！如果名分不正那么说话就不成体统，如果说话不成体统那么事情就办不好，如果事情办不好那么礼乐就无法提倡，如果礼乐无法提倡那么刑罚就会失当，如果刑罚失当那么老百姓连手脚都无处安放了。君子做事一定要名正言顺，说话一定要贯彻执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一定是毫不马虎的，就是这样的。”

鲁哀公八年（前487），冉有代替季氏统率军队，和齐国在郎地交战，鲁国战胜了齐国。季康子问：“您统率军队的本领，是从哪儿学来的？还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冉有回答说：“我是在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冉有回答说：“孔子用兵，师出有名，无论是向老百姓宣讲，还是向鬼神询问，都感到满意。我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平，即使能增加像千社那么广大土地的面积，老师也不会给予我肯定的。”康子问他：“我想召请他，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你想召请他，就不要指使小人去包围他，那才可以啊。”卫国的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因此向仲尼请教计策。仲尼推说不知道，回来后便下令备车而离开卫国，孔子对孔文子说：“鸟能够选择树木，树木难道能够选择鸟吗！”文子再三挽留孔子。这时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后，用礼物迎接孔子，于是孔子回到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后一共十四年然后又返回到鲁国。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孔子回答说：“治理朝政的好坏在于所选用臣属的好坏。”季康子也向孔子询问治理朝政的事，孔子回答说：“如果把正直的人提拔到奸邪的人上面，那么奸邪的人也会变得正直起来。”康子害怕盗贼，孔子说：“如果他们不贪心，即使您鼓励他们也是不会去偷盗的。”但鲁国终究没有能够任用孔子，孔子也并不追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衰微并且礼乐废弃，《诗》、《书》残缺。他沿着痕迹寻求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编辑《书传》，上起自唐尧、虞舜之际，下到秦缪公（穆公）之时，接顺序记述他们的事迹。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能叙述出来，只是可惜杞国已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殷代的礼制我能叙述出来，只是可惜宋国已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如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那么我就能引来作证了。”孔子考察殷代、夏代礼制的增减变化时，说：“今后哪怕是一百代的礼制也是可以预知的，只是文采与内容之间的变化罢了。周朝的礼制从夏、殷两代的礼制而来，变化发展的只是文采！我又是跟从周朝的礼制。”因此《书传》、《礼记》都出自孔子之手。

孔子对鲁国太师说：“音乐的概貌是可以预先把握的。乐曲开始演奏时，声音十分丰满，待展开以后，声音十分和谐，十分明畅，十分缠绵，一首乐曲到这里就停止了。”“我从卫国返回鲁国，才完成了对音乐的研究和整理，《雅》乐、《颂》乐都各自恢复了它们原来的面貌。”

古时候《诗》有三千多篇，一直到孔子，删去其中许多重复的内容，保留下那些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篇章，最早选录的是从商代的始祖契到周代的始祖后稷，后来又描述了殷代、周代的盛时，直到反映周幽王、周厉王从淫乱开始腐败，所以人们说：“《关雎》全篇作为《风》的开始，《鹿鸣》为《小雅》的开始，《文王》为《大雅》的开始，《清庙》为《颂》的开始。”共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一一伴着琴歌唱它们，目的是使它们与《韶》、《武》、《雅》、《颂》的音律相吻合。

礼乐从此以后才能够得到阐述，用来完善王道，构成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晚年喜欢研究《周易》，论述《彖》、《系》、《象》、《说卦》、《文言》。他阅读《周易》，编连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他说：“如果能再给我几年的时间，那么我对于《周易》就可以文质兼备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来教授弟子，弟子差不多三千人了，身通六艺的就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这样接受过长期教育的弟子很多。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忠诚待人，坚守信用。他克服了四种毛病：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十分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论功利、命运和仁德。他教育弟子，不经弟子苦苦思索后，他决不进行启发诱导；如果举一件事而他们却不懂得用类推的方法类推来知道更多方面的事，那么他就不再反复讲解了。

孔子在乡里和街市，恭恭敬敬地好像是不善言谈的人。孔子在宗庙和朝廷，谈吐却是头头是道，只是很小心谨慎罢了。上朝时，他同上大夫说话，态度和颜悦色；同下大夫说话，表情严肃认真。走进朝廷大门时，表现得十分恭顺，快步向前时，显得格外小心。君主叫他去接待宾客时，他又脸露出庄重的颜色。君主下令召见他时，不等准备好车子他又已步行开始动身。

腐烂的鱼，坏掉的肉，或是切割不得法，孔子都不吃。座位与身分不符合，他也不坐。在死了亲属的人身旁进餐，他从来未曾吃饱过。如果这一天哭泣过，那么他就不再唱歌。看见穿孝服的人、盲人，即便是孩童，他也一定要深表同情。

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肯定有值得我向他学习的人。”“不修养品德，不研究学问，听到正义的言行不能看齐，有错误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最为忧虑的。”如果有人唱歌，唱得很好，他就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就跟着别人一起唱。

孔子从不谈论有关怪异、勇力、叛乱、鬼神的事。

子贡说：“老师在诗书礼乐方面的学问，我是能够听到的。但是老师在天道、天性和天命方面的言论我却是不能够听到的啊。”颜渊十分感慨地叹道：“老师的学问十分高深，我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感到深。本来看起来好像在前面，忽然间却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有步骤地引导每个人进行学习，他用文化知识来丰富我，用礼仪制度来约束我，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行。已经竭尽我的才力了，然而老师指引的目标却好像仍旧在面前高高耸立。虽然想努力攀登，但又不知如何下手才好。”达巷地方的人说：“孔子真伟大啊！知识渊博，又不追求某种名声。”孔子听到后说：“我能做些什么具体的工作呢？赶马车吗？射箭吗？我赶马车好了。”牢说：“孔子说：‘因为我没有被任用，所以懂得不少技艺。’”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季，在大野地方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钀商获得一头野兽，把它看作是不祥的东西。仲尼看后，说：“这是麒麟啊。”钀商这才把它取走。孔子说：“黄河没有出现图，洛水没有出现书，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啊！”颜渊去世后，孔子说：“老天不让我活了！”等到在西部地区打猎看见麒麟

时，他说：“我的主张彻底完了！”十分感慨地叹道：“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问他说：“没有人了解您，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我不是在怨恨天，也不是在归咎别人，我一生都在广泛地学习社会常识并进一步探索社会治乱的原因，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说：“不使自己的志向降低，不使自己的身体遭到侮辱，这就是伯夷和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和少连不仅降低了他们的志向，而且还侮辱了身体。”又说：“虞仲和夷逸隐居却不发表议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保持纯洁是相一致，他们的自暴自弃也是与遵循权变相符合的。”又说：“但我却与他们不一样，既坚持自己的主张，又进退自如。”

孔子说：“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君子最痛心的是死后而名声却不被人称颂啊！我的主张是无法推行了，那么我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被后世遗忘呢？”于是他根据鲁国的历史写下了《春秋》，上从隐公开始，下到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一共十二位君主。以鲁国为立足点，又与周朝相连接，溯源于殷朝，穿插夏、商、周三代。文辞简洁并且意旨宏博。所以吴国、楚国的君主虽然自称为王，但《春秋》却将它们称为“子”；践土会盟实际上是召请周天子，但《春秋》忌讳这件事，把它说成是“天子在河阳狩猎”。孔子的目的在于推广这类主张，用来纠正当代的错误做法，他的贬低压抑的原则，被后代称王天下的君主们继续发扬光大。《春秋》提倡的原则如果得到施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十分惧怕了。

孔子在位时听理诉讼，有的判案文字是与别人共同商量，不是完全由他自己决定。至于写作《春秋》，他是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弟子也不能参与一句话。弟子学习《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孔丘是因为《春秋》，而怪罪我孔丘也是因为《春秋》。”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子路在卫国去世。

孔子得病，子贡请求进见他。这时孔子正好将拐杖放在背后悠闲自得地呆在门口，对子贡说：“赐，你怎么这样晚才来啊！”孔子于是十分感叹，唱道：“泰山要毁坏了！梁柱要摧折了！哲人要病危了！”唱到这哭了起来。他对子贡说：“天下没有德政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愿意归心于我。夏朝人将灵柩停放在东边的台阶上，周朝人停放在西边的台阶上，殷朝的人停放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昨晚我梦见坐在两根柱子中间受祭奠的，正是我的祖先殷朝人啊。”过了七天，孔子去世了。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鲁哀公哀悼他说：“老天不发慈悲，连一位老人也不肯留下，抛下我一人管理国家，孤独的我沉浸在悲痛之中。哎！尼父，不要牵挂我呀！”子贡对鲁哀公说：

“您大概不会在鲁国死去吧！老师的话说：‘礼节丧失就变得昏庸，名分丧失就犯错。丧失志向是昏庸，丧失本分是过错。’活着的时候你没有任用他，等死了以后你才哀悼他，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你自称‘我一人’，其实这不符合自己一个诸侯的身份。”

孔子葬在鲁国都城北面的泗水旁，他的弟子都为他服丧三年。等到守丧三年结束，相互告别将要离去的时候，都哭起来，各人又竭尽哀悼孔子，有的再次留下。唯有子赣住在墓旁为他守墓，一守就是六年，然后才离去。孔子的弟子以及鲁国人前往到他墓旁落户的有一百多家，因此这里又被命名为孔里。鲁国地区世代相传按年节去奉祀孔子墓，儒生们也在孔子的墓地举行乡饮、大射等礼仪活动。孔子墓扩建了一公顷。从前孔子和弟子居住过的堂屋，后代作为庙宇用来珍藏孔子用过的衣、帽、琴、车和书籍，直到汉代二百多年一直延续不绝。汉高祖经过鲁地时，用牲牛礼祭祀孔子。诸侯卿相到达鲁地时，常常先到孔庙拜谒一番然后才开始执掌政事。

孔子生孔鲤，字伯鱼。伯鱼只活了五十岁，先于孔子死去。

伯鱼生孔伋，字子思，活了六十二岁。他曾跟随孔子在宋国被围困。子思的著作有《中庸》。

子思生孔白，字子上，活了四十七岁。子上生孔求，字子家，活了四十五岁。子家生孔箕，字子京，活了四十六岁。子京生孔穿，字子高，活了五十一岁。子高生子慎，活了五十七岁，他曾做过魏国的辅政大臣。

子慎生孔鲋，活了五十七岁，他在陈涉手下做过博士，在陈县死去。

孔鲋的弟弟子襄，活了五十七岁。曾做过汉惠帝的博士，官当到长沙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孔忠，活了五十七岁。孔忠生孔武。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孔安国是当今皇帝（汉武帝）的博士，官当到临淮太守，早年就去世了。安国生孔卬。孔卬生孔骞。

太史公（司马迁）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道德像高山一样令人敬仰，行为像大路一样供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心中无时无刻不在向往。我读孔子的书时，便能想见出他的为人。到鲁地，瞻仰仲尼庙堂和其中的车子、服饰和礼器，儒生们按时在孔家学习礼仪，我徘徊流连不忍离去。天下的君王还有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十分荣宠，死后便不再听到他们的名声。孔子是一个普通百姓，然而他的形象却流传十几代，学者一直以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起，中国谈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书的人都把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可以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圣人了！”

三
126
A

8

陈涉世家

——《史记》卷四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一误

二误

——毛泽东读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2页）

【解析】

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字涉，河南阳城县（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秦二世时，苛征重敛，暴政如虎，常常驱使大批贫苦壮丁经年累月为其劳苦服役。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戍卒九百人北赴渔阳（今北京密云），七月，因雨滞留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内），不能如期到达渔阳戍地。按秦朝法律，屯戍误期应当斩首。为了求得生存，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揭竿而起，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进至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人数已达数万。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向攻取赵地；周市进攻魏地。吴广受阻荥阳，陈胜派周文西进攻秦。周文进军到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逼近咸阳。秦二世释放修筑骊山陵墓的刑徒，让少府章邯率领应战，周文军战败。武臣占取了旧赵都城邯郸后，自立为赵王，不服从陈胜的指挥。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己任丞相。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军队失去战斗能力。章邯东逼荥阳，吴

广被部将田藏杀死，田藏率兵西迎秦军，军破身亡。章邯军抵达陈县，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车夫庄贾杀死，陈县失守。这样，存在仅六个月的张楚政权因陈胜、吴广先后被害便迅速灭亡了。但这次起义点燃了推翻秦王朝的熊熊烈火，鼓舞了后来者的斗志，特别是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在《史记》里用来记叙诸侯传世事迹的《世家》中，特别为其立传，列在《孔子世家》之后，汉初诸世家之间，表达了这位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对其褒扬之意。

毛泽东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作过不少圈画，说明他对此不仅读过一次。《陈涉世家》中说：“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陈涉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毛泽东都在句旁画有着重线，说明他对陈胜、吴广团结士卒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反叛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司马迁在总结陈胜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了二点：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在家耕田时，曾对另一农民说：“苟富贵，勿相忘！”这说明得志前他并不嫌弃跟他同样穷困的人。可后来他称了王，富贵了，那个农民特地赶去找他，由于跟别人讲了陈胜穷困的情况，陈胜认为丢了他的脸，就把那个人杀了。二是陈胜所任用的人，既不是有才能的人，又不是正直的人。他用朱房做中正，就是管人事的；用胡武做司过，就是管监察的。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黜退刑杀都掌握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任意加以罪名，不送法官处审理，擅自审判处置。这样，君王所以维系统治的用人和刑赏大权都乱了。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自己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陈胜的势力孤弱，最终难免失败。对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些教训，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上着重线，并分别在天头上批道：“一误”、“二误”，表明他很赞同和注重司马迁的观点。

毛泽东重视研究历代农民的起义，从中吸收有益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常常以骄傲、忘本、滥用权力导致失败的教训来教育广大干部。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一生不忘在思想上、生活上与工农群众保持一致，不忘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解放前自不去说，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后，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常常粗茶淡饭，很少添置新衣，内衣和袜子总是补了又补。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七个月不吃一口肉，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对于和他共患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警卫人员、服务人员等，凡是生活有困难的，他都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干部的选拔和人才的

录用极慎重，坚决反对任人唯亲，许多找他介绍工作的亲戚、朋友、同学等都被他婉言拒绝。为保证政府部门的廉洁，防止政权腐败，他费尽了心血。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王朝兴衰的教训的。

【原文】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钜、鄆、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鄢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到，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郢，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钜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钜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

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郢。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郢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殍，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钜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殍，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

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他、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蹞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句戟长铎也；适戍之众，非侔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

陈胜，阳城人，字涉。吴广，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的时候，曾被别人雇去耕田。有次耕田停下来，来到田埂上，久久愤愤不平，他说：“假如富贵了，不要相互忘记。”一起受雇的伙伴笑着回答说：“你是受雇耕田的，有什么富贵？”陈涉长叹说：“唉！燕雀哪里知道鸿鹄的志向！”

秦二世元年七月，征发贫民去戍守渔阳，有九百人，驻屯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编在队伍中，作屯长。恰巧天下大雨，道路不通，考虑到已经耽误了应该到达的期限。误了期限，依照法律要斩首。陈胜、吴广就合计说：“如今逃亡也是死，干一番大事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国家大事而死不是好些吗？”陈胜说：“天下人受秦朝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小儿子，不应当继位，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由于多次劝谏的缘故，始皇派他在外统领军队。现在有人听说他没有罪过，二世杀了他。百姓大多听说他贤能却不知道他已经死去。项燕作楚国将军，屡有战功，爱护士兵，楚国人爱戴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亡了。如今我们如果谎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的带头人，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吴广认为是对的。于是进行占卜。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先生的事情都可行，有大的成就。然而先生向鬼卜问了吗？”陈胜、吴广很高兴，考虑向鬼卜问的事，说：“这是教我首先取威于群众。”于是就用朱砂在帛上书写“陈胜王”，放入人家网到的鱼肚子里。戍卒买回鱼煮着吃，得到鱼肚子中的帛书，已经感到奇怪了。陈胜又私下让吴广到驻地旁丛林中神庙去，夜间燃起篝火，学着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王。”戍卒都夜间惊惧恐慌。第二天早晨，戍卒中到处议论，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向来关心别人，戍卒中很多人都听从他使唤。带队的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一再扬言想要逃走，使将尉生气，让他侮辱自己，以便激怒众人。将尉果然鞭笞吴广。将尉拔出剑来，吴广奋起，夺下剑，杀死了将尉。陈胜帮助吴广，合力杀死两名将尉，召集徒众宣告说：“诸位遇上大雨，都已经误了期限，误了期限应当斩首。即使不斩首，而戍边死去的本来就十有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应当造就鼎鼎大名，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徒众都说：“恭敬地接受命令。”于是诈称公子扶苏、项燕，顺从民众的意愿。大家裸露右臂，号称“大楚”。修筑高坛盟誓，用将尉的首级作祭品。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作都尉。进攻大泽乡，招集士卒，攻打蕲县。攻下蕲县，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军攻略蕲县以东地区，进攻铚、酈、苦、柘、譙地，都攻了下来。行进中招收士卒。等到抵达陈县，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余人，步

兵数万人。进攻陈县，陈县县令不在，只有县丞在谯门中作战，没有取胜，县丞死了，陈胜军队便进城占领了陈县。过了几天，号令召来三老、豪杰都来集会商议事情。三老、豪杰都说：“将军身披铠甲，手执锐利武器，讨伐无道，消灭暴秦，重建楚国，根据功劳应该称王。”陈涉便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这时，各郡县受过秦朝官吏之苦的，都惩处他们的长官，杀死他们，响应陈涉。于是立吴广为“假王”，督率各将领西进，攻打荥阳。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余攻略赵地，命令汝阴人邓宗攻略九江郡。在这个时候，楚兵几千人相聚集的，数不胜数。

葛婴到达东城，拥立襄强为楚王。葛婴后来又听说陈胜已经立为王，便杀了襄强，回来报告陈胜。到达陈县，陈王杀死了葛婴。陈王命令魏人周市往北进攻魏地。吴广围攻荥阳。李由为三川郡守，守卫荥阳，吴广没有攻下来。陈王召集国内豪杰，与他们商讨对策，让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是陈县的贤人，曾为项燕军队中占卜时日的官吏，侍奉过春申君，自称谙习军事，陈王授给他将军印，西进攻打秦朝。行军途中招收兵马，抵达函谷关，拥有了战车一千辆，士卒数十万，到达戏亭，驻扎下来。秦朝派少府章邯赦免郿山的刑徒、奴婢之子，全部调发以攻击楚大军，全都打败了他们。周文败退，逃出函谷关，停止驻扎在曹阳两三个月。章邯追击，大败楚军，周文又逃走，驻扎渑池十多天。章邯进击，大破楚军。周文自杀，军队便失去了战斗力。

武臣到达邯郸，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大怒，逮捕了武臣等人的家眷，打算杀死他们。上柱国蔡赐说：“秦朝没有灭亡，而处死赵王将相的家眷，这等于又出现了一个秦朝，不如乘势封立他。”陈王便派遣使者祝贺赵国，却把武臣等人家眷移禁在宫中，而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催促赵军迅速进入函谷关。赵王将相共同商量说：“大王称王赵地，不是楚国的意愿。楚国消灭了秦朝，一定用兵于赵。如今之计，莫过于不向西进军，派遣使者北去攻略燕地，自我扩充领土。赵国南面扼守大河，北面拥有燕、代地区，楚国虽然战胜了秦朝，也不敢制服赵国。如果楚国没有战胜秦朝，一定会重视赵国。赵国乘秦朝衰败，可以实现得天下的志向。”赵王认为正确，因而不向西进军，而派遣原来的上谷郡卒史韩广统率军队北去攻略燕地。

燕国旧贵族豪杰对韩广说：“楚地已经立王，赵地也已立王。燕地虽然狭小，也曾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希望将军立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

在赵国，不能自立为王。”燕地的人说：“赵国正西面害怕秦朝，南面害怕楚国，它的力量不能限制我们。况且，以楚国的强大，还不敢杀害赵王及将相家眷，赵国怎么独自敢杀害将军的家眷！”韩广认为说得对，于是，自立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把燕王的母亲和家眷送归燕国。

在这个时候，各将领攻城略地的，数不胜数。周市向北略地到达狄县，狄县人田儵杀死狄县县令，自立为齐王，凭借齐地抗击周市。周市军队溃散，退回魏地，想要拥立原魏国后裔宁陵君咎为魏王。当时咎正在陈王那里，不能前往魏国。魏地已经平定，打算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同意。使者五次往返于陈王和魏之间，陈王才封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送他回国。周市最后做了相。

将军田臧等人共同谋划说：“周章的军队已经崩溃，秦朝军队早晚间就要来到，我们围攻荥阳城，不能攻克，秦军一到，必然大败。不如留下少量够守卫荥阳的部队，用全部精兵迎击秦军。现在假王吴广骄横，不懂得用兵的权谋，无法和他商议，不杀了他，事情恐怕要失败。”因而一起假借陈王的命令杀死了吴广，把首级献给陈王。陈王派遣使者赐给田臧楚国令尹官印，任命他为上将军。田臧便派部将李归等人驻守荥阳城，亲自率领精兵西去迎击秦军于敖仓。与秦军交战，田臧战死，军队溃败。章邯在荥阳城下攻击李归等人，打垮了他们，李归等人战死。

阳城人邓说率军驻扎郟地，章邯部将击溃了他，邓说的军队散乱地逃到陈县。铍人伍徐率兵据守许地，章邯击败了他，伍徐的军队也散乱地逃回陈县，陈王处死了邓说。

陈王刚立为王时，陵县人秦嘉、铍县人董继、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都异军突起，率兵围攻东海郡守庆于郟城。陈王听到了，就派武平君畔为将军，督率郟城下的军队，秦嘉拒不受命，自立为大司马，不愿隶属武平君。他告诉军吏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军事，不要听他的！”便假借陈王的命令杀死了武平君畔。

章邯已经打垮了伍徐，进攻陈县。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章邯又进军攻击陈县西侧的张贺军队。陈王出来督战，军队溃败，张贺战死。

十二月，陈王去汝阴，又回到下城父，他的驾车人庄贾杀害了他，投降秦朝。陈胜埋葬在碭县，谥号“隐王”。

陈王旧时的侍从，即将军吕臣组建了青巾裹头的苍头军，奋起新阳，攻克了陈县，杀死庄贾，又把陈县归为楚国。

当初，陈王到达陈县，命令铍县人宋留率兵平定南阳，进入武关。宋留

已经略定南阳，听说陈王死了，南阳又归向秦朝。宋留不能进入武关，便向东到达新蔡，遇上秦军，宋留率军投降秦朝。秦朝用传车押送宋留到咸阳，把宋留车裂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王军队溃败逃走，就立景驹为楚王，率军前往方与，打算在定陶城下迎击秦军。派公孙庆出使齐王，想要与齐王联合进军。齐王说：“听说陈王战败，不知道生死情况，楚国怎么不请示我们而自立为王！”公孙庆说：“齐国不请示楚国而立王，楚国有什么理由请示齐国而立王！况且楚国首先起事，应该号令天下。”田儵杀死了公孙庆。

秦军左右校尉又进击陈县，攻克了县城。吕将军逃走，招收兵众，又聚结起来。在鄱阳为盗的当阳君黥布的军队与吕将军汇合，又进击秦军左右校尉，在青波打败了他们，再度把陈归为楚国。这时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

陈胜称王共六个月。称王后，把陈县作为王都。曾与他一起作雇农的旧友听说这件事，来到陈县，敲打宫门说：“我想见见陈涉。”宫门令想把他捆绑起来。他一再解释，才放开他，不肯为他通报。陈王出来了，他拦路大喊“陈涉”。陈王听到喊声，就召见了，让他乘车一道回宫。进入王宫，看到殿堂帷帐，客人说：“夥颐！陈涉做了王，宫殿多么深邃啊！”楚地人叫“多”为“夥”，所以天下流传开来，“夥涉为王”这句话，是从陈涉开始的。客人进进出出逐渐放肆，谈论陈王的往事。有人劝陈王说：“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这会有损您的威信。”陈王杀了客人。陈王的旧友全部自行离去，从此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陈王任用朱房担任中正，胡武担任司过，主管督察群臣。各将领攻城略地，回来后，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便逮捕问罪，把苛刻的严察看作忠诚。他们不喜欢的人，不交给司法官吏处治，就由他们亲自惩处。陈王信任并且重用他们。各将领因为这个缘故不接近依附陈王，这是陈王失败的缘故。

陈胜虽然已经死了，他所封立、派遣的王侯将相终于消灭了秦朝，这是陈涉首先举事的结果。高祖时，在碭县为陈涉安排三十户人家守坟，到现在还杀牲祭祀。

褚先生说：地形险要阻塞，是用来巩固防务的；武器装备和刑法制度，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这些还不足以依恃。先王以仁义作为根基，而把巩固要塞和制定法令作为细枝末节，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听贾生说过：

“秦孝公据守殽山、函谷关这样坚固的地方，拥有雍州地域，君臣坚守自己的国土，窥视周朝的政权，有席卷天下、包卷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图，吞

并八方的心愿。在这个时候，商君辅佐秦孝公，对内建立法治和制度，致力于耕织，整修攻守的武器；对外实行连横，使诸侯互相争斗，因此秦国人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

“秦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王继承旧业，沿用遗留的策略，向南夺取了汉中，向西占领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获得了地势险要的郡县。诸侯惊惧，结为同盟谋划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异宝和肥沃的土地，用来罗致天下之士。合纵缔盟，互相结合在一起。当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明智忠信，宽厚爱人，尊贤重士。各国联合结盟，集合了韩、魏、燕、赵、宋、卫、中山的士卒。当时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类人为各国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一伙人沟通各国的意见，吴起、孙臆、带他、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一批人统率各国的军队。常常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大军，仰攻函谷关，进击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引进敌军，九国军队遁逃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一箭一镞的耗费，而天下诸侯已处于困境。于是合纵瓦解，盟约废弃，争先恐后地割地贿赂秦国。秦国有余力利用各国的短处，追赶败北逃亡的敌人，使百万尸体横卧在地，流血把大盾都漂浮了起来。趁着便利条件，宰割天下诸侯，分裂各国领土，强国请求归附，弱国入秦朝拜。

“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暂，国家没有发生重大事情。

“到了秦始皇，发扬六代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挥舞长鞭，驾御天下，兼并了西周、东周，消灭了各国诸侯，登上帝位，控制四方，手执刑杖来抽打天下，威振四海。向南取得百越地区，设置了桂林、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用绳子系着脖子，任凭秦朝官吏处置。于是派蒙恬到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界，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南下放牧马匹，武士不敢挽弓复仇。于是废除古代先王的治国之道，烧毁诸子百家的典籍，以此来愚弄平民百姓。摧毁六国名城，杀死豪杰俊士，收缴全国的兵器，集中在咸阳，把这些兵器销毁，用它们铸造成十二个铜人，以此来削弱天下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依据华山作为城垣，凭借黄河作为城池，据守高达亿丈的坚城，下临深不可测的河水作为固守的屏障。优秀的将领和强劲的弓弩手，据守要害之地，忠实的大臣和精锐的士卒，摆开锐利的武器，谁也无法奈何它。天下已经安定，始皇的心里，自认为关中地方的坚固，就像有千里铜墙铁壁，子子孙孙可以万世继承的帝王基业。

“始皇已经死了，余威还远震四夷。然而陈涉是用破瓮做窗户、用绳索捆

绑门轴的穷人家子弟，替人佣耕的农民，而又是流徙之徒，才能赶不上一个中等人，没有仲尼、墨翟那样的贤明，陶朱、猗顿那样的富有。置身上卒行列之间，劳作于田野之中，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卒，带领几百个民众，回头攻打秦国，砍断树木作为兵器，高举竹竿当作旗帜，天下百姓如云聚合，响应陈涉，携带着粮食，如影相随，山东豪杰同时并起，消灭了秦的宗族。

“况且秦国并非弱小之国，雍州的领土，殽山、函谷关的险固，和从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尊贵；锄把戟柄，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遣送去戍守边境的一群人，并不能与九国的军队相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比不上过去的谋士。然而成败情况大不相同，所建立的功业截然相反。如果拿山东各诸侯国与陈涉比较长短大小，衡量权势和力量，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然而秦国凭借小小的一块领土，达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势力，抑制八州，而使各国诸侯臣服，这已有一百多年了。最后把天地四方作为自己的家私，用殽山、函谷关作为宫垣。然而，一人发难，宗庙全部被毁灭，生命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笑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进攻和退守的形势就不同了。”

9

老子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原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自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译文】

老子是春秋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当过周王朝

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到周，打算向老子问礼。老子说：“您说的这些，他们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他们的话罢了。况且君子处在能施展抱负的时代就担当重任，处在不能施展抱负的时代就隐藏起来而混迹社会。我听说，出色的商人囤积货物却好象什么都没有；君子道德高尚，容貌却显得愚笨。除去您的骄傲之气和过多的愿望，装模作样和好高骛远，这些都对你的健康不利。我所要告诉您的，就这些而已。”孔子离开以后，对他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们会飞；鱼，我知道它们会游水；兽，我知道它们会跑。对付会跑的可以准备网，会游的可以准备纶，会飞的可以准备缙，至于龙，我不能知道它乘驾风和云而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老子研究道和德，他的学说是把自身隐姓埋名作为追求的目的。老子在周居住了很长时间，看到周王朝的衰败，于是便离开周。经过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一定要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讲道德内容的文章五千多字，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讲道家的作用，与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等等的话。

大概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是因为他修道而且善于养生的缘故。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还记载周太史儋进见秦献公说：“起初秦国与周统一，统一五百年就分裂，分裂七十年称霸称王的人就会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他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老子是隐居的君子。

老子的儿子名宗，宗是魏国将领，分封在段干。宗的儿子名注，注的儿子名宫，宫的玄孙名假。假在汉孝文帝时作官，而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在齐地定居。

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贬低儒学，学习儒学的人也贬低老子。“主张不一样，不相互进行商量”，难道就是说这种情况吗？

老子主张顺其自然，自会潜移默化；清静自守，自会走上正轨。

10

韩非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原文】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图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

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入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译文】

韩非是韩国公子。他喜欢刑名法术的学问，而他的学说归根结底是从黄帝、老子的思想而来。韩非天生口吃，不擅长说话，但善于著书。他和李斯都从师于荀子，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韩非。

韩非见到韩国衰弱，多次写信规劝韩王，韩王都不采用。因此韩非痛心于君主不努力完善国家的法制，利用权势以驾御自己的臣下，通过寻找能人任用贤人达到富国强兵，反而提升虚浮不实的蠹虫使他们驾于建功立业者的上面。韩非认为儒生用文章扰乱法制，侠客用武力违反禁令。太平时尊崇徒有虚名的文人，危难时就利用全副武装的将士。当今的情况正是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悲愤于清廉正直的人不能被奸诈邪恶之臣所容，看到过去成败的变革，因此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共十余万字。

虽然韩非明知游说君主的困难，在《说难》一书中讲得十分详细，但是终究还是死于秦国，没有逃脱厄运。

《说难》中说：

凡是游说中遇到的困难，不是我知道的东西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的困难；也不是我辩论问题时难以明确阐述我的思想的困难；也不是我敢于放开议论却失去机会将所有的道理全部讲清楚的困难。凡是游说中存在的困难，在于如何知道被说对象的心里，能够用我的游说投其所好。

如果说服对象是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却用能够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气节而甘处卑贱，必定被抛弃到一边。如果被说对象是谋取厚利的君主，却用能够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头脑而脱离事情，必定不被录用。如果被说对象是实际想谋取厚利却表现得要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若用能够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么这个君主表面会录用这个人而事实上将疏远这个人；若用能够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么这个君主会暗中采纳这个人的建议却会公开疏远这个人。这些事情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事情是因为保密才成功，言谈中因为不慎泄密就会导致失败。未必是说者本人泄漏了君主的秘密，而是言谈中无意涉及了君主所隐匿的事，像这样的人生命就有危险。君主出现过失，而游说的人公开陈述正确的意见以推究他的错误，就有生命危险。受到的恩宠不深却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所说的行得通并获得成功，但君主的恩惠也就到此为止了；所说的行不通并失败，就

会被怀疑，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想到了妙计就打算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同样知道而告诉他，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公开做某件事，那是他借此要达到别的目的，游说的人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勉强劝说君主做他肯定不愿做的事，阻止君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生命就有危险。所以说，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他就认为是在离间自己；如果和君主议论小人，他就认为是在想出卖他的权利；和君主议论他所宠爱的人，他就认为是在寻求靠山；和君主议论他所憎恶的人，他就认为是在试探自己。直接而精炼的言辞，就被认为是无知而理屈；内容广泛的文章，就被认为是空话连篇而浪费时间。就事论事的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畅所欲言；深谋远虑，就被认为是粗率而骄傲。这些游说中存在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凡是游说的关键，在于懂得美化被游说的人所崇敬的，而使他所憎恶的销声匿迹。如果他自认为他的计谋非常明智，就不要指出他的缺点使他感到窘迫；如果他自认为他的决裁十分果断，就不要提起他的对手惹怒他；如果他自认为他的力量十分强大，就不要列举他的困难阻拦他。规划不同事情要与君主的考虑相同，表彰别人的人物要与君主的行为一致，也就是要加以美化而不批评。若有与君主的过失相同的行为，就公开进行掩饰，表明他没有失误。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任何违背，言辞没有任何触犯，然后才发挥自己的辩才和机智。这正是能使君主亲近而不怀疑，能使自己发挥全部才智的困难所在啊。能旷日持久，群主的宠信已经深厚，达到充分谋划而被猜疑，相互争辩而不致获罪，这才公开分析利弊以帮助君主获得成功，直接指出君主的对错提高君主的修养，能这样相互对待，这才算游说成功。

伊尹当过厨师，百里奚作过奴隶，他们都是由此干谒君主以得到任用。这两人都是圣人，尚且不能不役使自己而有此卑贱的身世，这样有才能的士人就不会取笑我的主张了。

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冲坏了墙。他的儿子说：“如果不修将会被盗。”他邻人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他的家里认为他的儿子十分聪明，于是对邻人的父亲产生了怀疑。从前郑武公打算讨伐胡人，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问群臣道：“我想用兵，可以讨伐谁呢？”关其思回答说：“可以讨伐胡人。”郑武公便杀死关其思，说：“胡人是兄弟邻邦，你却说讨伐他，为什么呢？”胡人的君主听到这件事后，认为郑国和自己很亲近，便不防备郑国。郑人偷袭胡人，取得了胜利。这两位提建议的人，他们的建议都是对的，但是严重的被杀死，轻微的被怀疑，并非对问题正确的认

识有困难，将正确的认识处理得恰到好处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很得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有规定，私驾君主车辆的人要被处以刖刑。不久子瑕的母亲生病了，有人听说这件事后，连夜赶去告诉他。弥子瑕违反法律驾驶君主的车辆外出探病，卫君听说后反而称赞他贤德说：“多么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触犯刖刑！”弥子瑕同卫君游览果园时，弥子瑕吃桃觉得味道很甜，没吃完便将桃奉献给卫君。卫君说：“他多么爱我啊，连自己都不顾却想念着我！”等到弥子瑕因美色衰褪而丧失宠爱后，得罪于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违反法律私驾我的车辆，又曾经给我吃他吃剩下的桃子。”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没什么变化，从前被称赞贤德而后来却获罪，根本原因在于君主爱和憎发生了变化。当初得到君主的宠爱，那就认识完全恰当而和君主感情更加亲密；遭到君主憎恶后，那就罪名恰当而和君主关系更加疏远。因此进行规谏和游说的人，不能不首先观察清楚君主爱憎，然后再向他进言。龙作为一种爬虫，可以驯服亲近它而骑在它身上。但它的脖子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人要是触动它的逆鳞，就必定会杀人。君主也是有逆鳞的，游说他的人如果能够做到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能成功了。

有人将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阅读了《孤愤》、《五蠹》等作品后说：“唉，我若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啊！”李斯回答说：“这些书是韩非写的。”秦国因此加紧进攻韩国。韩王当初不任用韩非，等到情况紧急时，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对此十分高兴，但还没有加以信任和使用。李斯、姚贾陷害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庶出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的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11

庄子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原文】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译文】

庄子是宋国蒙人，名周。庄周曾做过蒙地漆园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识很广，但他的基本观点与老子的相一致。他著书十多万字，大抵都类似寓言。他写《渔父》、《盗跖》、《胠箧》，用来批评孔子一类的人，以阐明老子主张。《畏累虚》、《亢桑子》一类作品，都是空发议论，没有事实根据。但他善于属文措辞，借事寓情，用这些来攻击儒家、墨家，当代的饱学之士也不能自我开脱免于批评。他的议论宏阔豪放在于自我陶醉，所以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能重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十分贤能，派使臣带着重礼前去接他，答应委他为相。庄周笑着对楚王的使臣说：“千金的待遇很优厚，卿相的地位很尊贵。但您难道没有看见郊祭时用来做祭品的牛吗？喂养它几年，给它披上彩缎，将它牵入太庙。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小猪活下来，也不行啊？您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在污泥浊水中游戏而自得其乐，也不愿被统治国家的人所约束，我一辈子不做官，以满足我的愿望。”

12

孙子列传

——《史记》卷六十五

【原文】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译文】

孙子武是齐国人，因其著有《孙子兵法》而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你是否可以试演练一下操兵的阵法？”孙武答道：“可以。”阖庐又问：“可以让妇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于是阖庐为了试验孙武的承诺，从后宫选出美女一百八十人交给孙武。孙武把美女编成二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充当队长，每人都

手持长戟一把。孙武下令说：“你们知道前心、后背和左右手的位置吗？”美女们说：“知道。”孙武说：“我说向前，你们就朝心口看；向左，你们就朝左手看；说向右，你们就朝右手看；向后，你们就转身朝背看。”妇人说：“好的。”规定宣布清楚后，就陈设斧钺，当即三令五申重复了几次，敲响向右的鼓声，妇人们听了都大笑。孙武说：“规定不明了，号令不熟悉，这应是将领的罪过。”于是又三令五申，把规定说了几遍，但是敲响向左的鼓声之时，妇人们又大笑起来。孙武说：“规定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既然讲清规定而仍不按规定的去执行，那就是吏士的罪过了。”当即下令要将左右队长斩首。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演习，见要斩他爱姬，大为惊恐，急忙派使者下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位美姬，食不甘味，希望不要将她们斩首。”孙武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对君王的命令可以不予接受。”说罢就下令将队长二人斩首示众。让地位稍次的美姬当队长，于是又敲起鼓来。妇人左右前后、跪下起立，都符合要求，不敢出声。然后孙武派使者回禀吴王说：“士兵都演习整齐，君王可以下来试试看，任凭君王如何调用，即使是赴汤蹈火也能行。”吴王说：“请将军回居舍休息，我不愿下台观看。”孙武说：“看来君王只不过喜欢我兵书中的话，而不能实行它。”于是阖庐知道孙武能用兵，终于任他为将军。西破强楚，攻占楚国国都郢，北威齐晋，显名于诸侯，孙武在其中出了不少大力。

13

商君列传

——《史记》卷六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

.....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

商鞅之法，良法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

——毛泽东 1921 年《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版，第 1、2 页）

【解析】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是战国时期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来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效力。因他在与魏国军队打仗中立下了功劳，被秦分封到商地（今河南境内），所以称为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之时，遇到很大阻力。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因为中国自古就有法先人的传统，孔子曾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封建社会里许多文人都是言必称三代。而甘龙等大臣更是激烈反对。商鞅费尽口舌，经过反复争辩才说服了秦孝公和众大臣。但要一般老百姓相信并接受新法则更加困难。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就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即在城北门立一木头，声称谁将之移到南门，赏银若干。因此事极简单，开始无人相信。后来有人照此做了，果然得到奖赏。于是老百姓相信政府说话是算话的。从此，商鞅的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废除井田、按男丁征

税、按军功受爵等新法才得以广泛推行。

毛泽东自幼喜欢读史书,《史记》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认为读书应选择重要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举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他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司马迁,龙门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非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志读。1958年8月22日,他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级中学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国文教员阅后写的评语落款署“六月廿八号”,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个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因此,此文当写于1912年6月。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章,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骛骛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从毛泽东的著文来看,国文教员给予如此的评价是不为过的。他破题三叹:叹吾国国民之愚;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叹数千年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他认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利民”的“良法”,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实在是一种可气、可叹、可悲之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

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所以，毛泽东从商鞅徙木立信一事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一方面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唯心史观——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命运归之于民智不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毛泽东著此文时的社会背景确实如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且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一步步衰落，成为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为谋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再展泱泱大国的雄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生命，但希望终成泡影。从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魏源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提出以“中体西用”谋求“自强”；从太平军南征北战、东伐西讨谋求人间拥有天国的公平到义和团反抗外族侵略的刀光剑影；从谋求政治体制维新的六君子血洒刑场到辛亥革命后共和体制的名存实亡……，各阶级、各阶层纷纷登台亮相，但都没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向西方学习”一直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但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药方都无济于事。相反，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日益衰弱、奄奄一息。于是，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把改造国民性、建设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到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这表明“改造国民性”成为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的共同话题。毛泽东曾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希望，并亲自参军想有所作为。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无力，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依然如故使他很失望，所以发出此感慨来正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心随时代的脉搏在跳动。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而这条思路正是发端于《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文章。

【原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

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教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更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急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

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刺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闾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译文】

商鞅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是姬姓。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当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逢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视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魏王沉默不语。魏王将要离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说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而离去。公叔座召见商鞅告诉他：“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说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赞成我的意见。我理应先国君后臣子，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应承了我。你可以赶紧离开了，不然将要被逮捕。”商鞅说：“大王他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话杀我呢？”结果没有离去。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后，便对身边的人说：“公叔病得很重，令人悲伤啊！他想让我把国政交付给公孙鞅，岂不荒唐呀！”

公叔座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穆公（秦穆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会见卫鞅，交谈政事很长时间，孝公常常打瞌睡，没有听。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你的那位来客只不过是个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呢！”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五帝之道劝说孝公，他不能理会呀。”五日之后，卫鞅又要求孝公接见自己。卫鞅又进见孝公，谈得比前次更多，然而又没有中孝公的意。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又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劝说孝公，而他听不进。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进见秦孝公，孝公觉得好但仍没有采用。谈完后卫鞅离去。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来客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的意思像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卫鞅果然又进见秦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膝盖在坐席上直往前挪动。交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了我们国君的心思？我们国君高兴得很啊。”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达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难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超常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不可以同百姓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陋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用不同的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用不同的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可更换规制。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任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因私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末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拘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俸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用田地宅第，奴婢、妻妾衣着服饰也按各家的爵禄等级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显示。

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

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人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勇敢为国作战，害怕私人斗殴，城乡大治。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法令不适宜者有来说法令适宜的，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将他们全部迁居到边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没有人敢于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大良造。卫鞅率领军队包围魏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经过三年，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门阙、宫殿，秦国从雍迁都到咸阳。同时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养育后代。合并小乡、小镇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并立阡陌封疆作为地界，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新法实行四年，公子虔再次违反规约，处以劓刑。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周天子赠送祭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过了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道：“秦国与魏国，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居于山岭险厄的西面，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的地利。情况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国，情况不妙就向东扩展土地。如今依靠国君的贤能圣明，国家赖以强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军打得大败，诸侯纷纷背离，可以乘这时机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必定向东迁移。魏国东迁以后，秦国占据黄河、华山的天险，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这是千秋帝王之业啊！”秦孝公认为是这样，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卬领兵迎击秦军。两军相遇以后，卫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交情很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对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魏公子卬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卫鞅事先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卬，借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梁（魏）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十五邑，从此号称商君。

商君任秦国相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满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你，是通过孟兰皋，现在我请求能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话这样说：‘推举贤才而受到拥护的人进用，收

罗不才而成就王业的人辞退。’我不才，故而不敢从命。我听说这样的话：‘不该有的地位而占据它叫作贪位，不该有的名声享有它叫作贪名。’我若听从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为贪位、贪名的人了。故而不敢从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吧？”赵良说：“能听取反面的话叫作聪，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约束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这样的话：‘自我谦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实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问我了。”商君道：“当初秦国通行戎翟的习俗，父子之间没有区别，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们的陈规陋习，而明确男女的区别，大建悬挂政教法令的门阙，造得如同鲁国、卫国的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羖大夫相比谁高明？”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值钱；一千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士人的直言争辩可贵。周武王倡导直言争辩而昌盛，殷纣王喜好无人说话而灭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为非，那么我便请求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有这样的话：‘花言巧语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逆耳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您当真肯始终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推辞！”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国郊野之人，听说秦缪公（穆公）贤明而希望谒见，可行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卖给秦国客商，身穿粗麻衣服喂牛。一年之后，秦缪公知道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众人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东面讨伐郑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救援楚国北上侵伐的祸患。在境内颁发政教，连巴人都来进纳贡品；对诸侯施布德泽，连八方戎翟都来臣服。由余风闻，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当秦国的相，即使疲劳也不坐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伞盖，在国中巡视，不要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绩名字载入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舂谷人不哼小调。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进见秦王，利用宠臣景监作为荐主，不是成名的正道。当秦相不拿百姓当回事，而大建宫殿门阙，不是立功的举动。对太子的师、傅处以惩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聚怨恨酝酿祸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作用比君命还要深入，百姓效仿上司的动作比执行君令还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门邪道让国君大权旁落，这不是实施政教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称寡人，却时时用法律约束秦国的贵胄子弟。《诗经》中说：‘看那老鼠都有肢体，做人的却没有礼仪；做人的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用《诗经》中的话来观察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谋求长寿善终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而判处公孙贾黥刑。《诗》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发达，失人心

者土崩瓦解。’这几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随从的马车几十辆，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士，力气大而肌肉发达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紧紧护卫着您的车乘而疾走。这中间有一样不齐，您就坚决不外出。《周书》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生命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会消失）。您还想延年益寿吗？那为什么不归还封赐的十五个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园，劝说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贤士，奉养老人，抚恤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还要贪恋商、於的财富，专擅秦国的政教，积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再在朝，秦国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难道还会轻吗？到那时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边关之下，打算住客栈。客栈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件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叹息道：“唉，制订法令的弊端居然到了这种地步！”离开秦国前往魏国。魏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大败魏军，拒绝接纳。商君打算到别的国家去。魏国有人说：“商君，是秦国的盗贼。秦国强大而他的盗贼进入魏国，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将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便直奔封地商邑，与其党羽调动邑中军队往北攻击郑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郑国龟池杀死他。秦惠王车裂商君尸体而示众，说：“不许再有像商鞅这样的谋反者！”于是又杀灭了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说：商君，这是个天性刻薄的人。考察他起初用帝王之术来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操持浮夸无根之说，并非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宠臣走门路，到了取得信用，对宗室公子虔动刑，欺诈魏将公子卬，不听从赵良的话，也都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少德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同他的行为处事极相类似。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是有其缘由的啊！

14

张仪列传

——《史记》卷七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

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 1960 年 12 月 25 日
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
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解析】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诸侯割据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矛盾。于是，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争雄战争频频发生。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变法以后力量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其余六国——齐、楚、燕、韩、赵、魏。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便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殽山、函谷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分而治之。在这种情况下，合纵、连横便

成为当时各国之间政治外交的主题。于是，许多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分别用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被称为纵横家。而苏秦和张仪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曾跟从鬼谷子先生学游说之术。起初，他曾劝秦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但没被采纳。后来他又钻研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赵、韩、魏）的利益。于是，他游说六国，献合纵之策，中经许多冷落，终获成功，被赵王封为武安君。他帮赵王游说其余五国，约劝它们起而攻秦，迫使秦废帝号，归还原来占领的韩、魏的部分土地。苏秦深得六国的信任，直至身佩六国相印。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贵族的后代，与苏秦同是鬼谷子的学生，都是战国后期著名的纵横家。秦惠君十年（公元前328年），张仪被任为秦相，并被封为武安君。从此以后的十九年间，他出将入相，迫使魏王献上郡，游说六国服从秦国，拥立秦惠文君称王，瓦解齐、楚联盟，击败楚国，夺取汉中之地，为秦国统一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秦武王即位后，他入魏为相，不久死去。张仪一生的连横活动是瓦解纵约。他一方面宣传秦国地广势险，国富兵强，“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从严，将智以武”等六国所不及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也宣传秦国“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的强大武力。秦国于公元前318年打败六国联军，前317年打败五国联军，楚国连续攻秦，一败再败，覆军丧地。这说明张仪的宣传是令人信服的。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是建立在对形势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在秦统一中国的漫长过程中，张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苏秦与张仪的关系，《战国策》中多有记载，司马迁写《史记》，内有苏秦、张仪列传，多用其中材料。《史记·张仪列传》的内容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及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文中记载：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他有恩于张仪的做法，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别是赵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讲述也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有关二人关系的内容。

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诸侯，形成了“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政治格局。从此，联盟与反联盟的斗争成为战乱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谋略。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他继承和发展纵横家的谋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制定了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原则。他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明确斗争的主攻方向。毛泽东不仅仅重视中间势力，如民族资产阶级

的态度变化，还分析了原属敌方阵营的各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利害冲突，从而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尤其对顽固派，毛泽东根据它与其它势力的利害冲突而实行孤立的策略。在实施打击时，又要“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也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这些都是古代谋略思想在现代的运用。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是在1963年12月26日他67岁生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者有十几位。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谋略及他们在战国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而是着重强调二人的关系及苏秦如何刺激张仪使其终有所为的。毛泽东想通过这个故事来教育他的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要求他们在进步过程中要认真、虚心地对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他要求大家相互之间要多做批评帮助。他拿苏秦和张仪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如：苏秦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囚以进”，“恐其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从这个故事里引申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有三：一是在楚国被嫌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能不如自己的故友同学，实在令人尴尬；三是受到苏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心），这点最重要。毛泽东讲此故事是包含了自己的切身体会的，他列举了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受打击的事情，来说明压力使人进步的道理。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醢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渴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今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

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啗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郭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众口铍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

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喜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丐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丐，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新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新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新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

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餘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常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与兵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愿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

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履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郛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足跼踣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跌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诳误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澠池，割

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破，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綰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却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教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译文】

张仪是魏国人，最初曾与苏秦一道跟从鬼谷先生学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所学比不上张仪。

张仪在学业完成以后，便去游说诸侯。一次，他在楚相那里赴宴饮酒，席散后，楚相发现自己身上佩带的玉璧不见了，相府的幕客们都认为是张仪所为，说：“张仪这人，既贫穷又没有品德，偷相国玉璧的，一定是他！”于是大家捉住张仪，打了他几百竹板。张仪还是不承认，大家只好把他释放回家。妻子叹气说：“唉！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又怎会遭到这般侮辱呢？”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禁不住笑着回答：“舌头当然还在。”张仪说：“这样就够了。”

当时，苏秦已经说服赵王答应加入合纵盟约，与同盟各国结好相亲，但他又担心各国诸侯在秦的进攻下背弃盟约，从而招致盟约的失败。他考虑再三，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你以前就与苏秦相好，现在他已经当权，你何不到他那里去，以谋求实现你的志愿？”张仪于是前往赵国，递上名帖请求拜见苏秦。苏秦却先已告诫手下人不替张仪禀报，又设法稳住他好几天，然后才接见他，叫他坐在堂下，赏给他丫环仆人所吃的饭食，并一再奚落张仪说：“像你那么有才能的人，竟自己弄得穷愁潦倒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够荐举你而使你富贵吗，只是因为你不值得收留啊！”苏秦说完就告辞离去。张仪这次来见苏秦，本以为是旧交，可以得到好处，谁知反而受到侮辱，很气愤，想到各国诸侯都没有可以事奉的，唯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到了秦国。

苏秦在张仪离去后，告诉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贤士，我是比不上他的。现在我侥幸而先受到重用，但要说能够掌握秦国大权的人，只有张仪可以。而且他眼下贫穷，没有进用的机会。我怕他满足于小利而不再求进取，所以叫他来当面侮辱他，以此来激发他的意志。请你为我暗中帮助他吧。”苏秦将自己的打算禀报赵王以后，拿出钱财车马，派人一路上暗暗跟随张仪，与张仪宿于同一个旅舍，逐渐接近了他，供给他车马钱财，凡张仪有所需用，都取出来供给他，但并不告诉他实情。张仪终于得以会见秦惠王。秦惠王任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

苏秦的门客这才向张仪告辞，张仪说：“我靠你的帮助才得以显赫，正准备报答你的恩德，为什么你却要离开我呢？”门客回答说：“我并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正是苏先生啊！苏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而破坏他的合纵盟约，认为只有你能掌握秦国的大权，所以故意激怒你，然后派我暗中供给你的用费，这都是苏先生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重用，请让我回赵国回复苏先生。”张仪说：“唉！这些计谋都是我研习过的，而我竟未能发现，我比不上苏先生是明白无疑的了！我刚刚被任用，怎么可能打赵国的主意呢？请你为我答谢苏先生，只要苏君当权，我怎么敢打赵国的主意呢？况且苏君当政，我张仪哪有这个能力呢？”张仪做了秦国的相国后，写文书警告楚相说：“过去我跟随你饮酒，并未盗窃你的玉璧，可你却抽打了我。你好好守住你的国家，我回头将要盗取你的城池！”

直国和蜀国相互攻打，两国都向秦国告急求援。秦惠王打算派兵攻蜀，又考虑到蜀道险要、狭窄，难以到达，韩国会借机入侵；想先攻韩，后攻蜀，又担心不能取胜；想先打蜀，又担心韩国乘机偷袭。惠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

意。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展开了争论，司马错主张攻蜀，张仪说：“不如攻韩。”秦惠王说：“请让我听一听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说：“亲近魏国，结好楚国，派兵前往三川，阻断什谷的入口，挡住屯留的道路，让魏兵卡断去韩国南阳的道路，让楚国迫近南郑，我们则攻打新城、宜阳，从而兵临西周、东周的郊外，声讨周君的罪过，占领楚、魏的地盘。周君自知局势无法挽救，必然会献出九鼎宝器。有了九鼎宝器，掌握着天下的地图和户籍，挟持天子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诸侯谁敢不听？这正是称王天下的事业啊！而眼下的蜀国，不过是西部偏远的国家，和戎狄的地位相当。我们去攻打它，损军劳民，达不到名显天下的目的；取得了他们的地盘，收不到什么实际利益。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争名的要到朝廷，争利的应去市集。现今的三川、周室就正是天下的朝廷和市集啊，大王您不去争夺，反倒去争夺戎狄那样的落后地区，这距离称王的事业太遥远了。”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过：想要使国家富强的人，必须扩充他的国土；想要军队强大的人，必须使百姓富裕；想要称王，必须推行他的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王业也就随着来了。目前大王的国土狭小，百姓贫穷，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的地方做起。蜀是西方偏远的国家，也是戎狄的领袖，它有夏桀、商纣那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去攻蜀，就好比让豺狼去驱赶羊群一样。夺得蜀的土地，可以扩展疆土，取得蜀的财富，可使百姓富裕而军备充足，不用损伤多少人而蜀国就已经臣服了。我们灭掉了一个蜀国，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暴虐；占有西方的资源，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贪婪。这样不仅一举名利双收，而且还可获得禁暴止乱的美名。现在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名誉不好，而且不一定能得到实利，还会落个不义的名声，攻打天下人都不愿意攻打的国家，这是危险的。请大王允许我陈述理由：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的盟国。周王室料到将失去九鼎，韩国料到将要失去三川，两国势必要协力齐心，依赖齐、赵两国，与楚、魏取得和解，周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将土地割与魏国，大王是不可能禁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啊。还不如攻打蜀国更为稳妥。”

秦惠王对司马错说：“好，我就听你的意见吧。”终于起兵攻蜀，十月，攻占了蜀国。平定蜀国后，将蜀王降职，改称为“侯”，并派陈庄担任蜀的相国。蜀归秦以后，秦因此更加强大富裕，对各国诸侯也看不起了。

秦惠王十年，惠王派公子繇与张仪率兵围困魏国的蒲阳，守军投降。张仪建议秦把蒲阳交还魏国，并派公子华到魏国作人质。张仪劝告魏王说：“秦王对待魏国非常仁厚，魏国总不能够没有表示。”魏国便把上郡、少梁献给了

秦国，作为对惠王的答谢。惠王便任张仪为相国，并将少梁改为夏阳。

张仪做了四年秦的相国，拥戴惠王称王。又过了一年，张仪担任将军，领兵攻取了陕邑，在上郡修筑要塞。

这以后两年，张仪被派到啮桑，与齐、楚的使臣盟会。回国后，张仪被免掉秦相职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去魏国当了相国，想让魏国领头归附秦国，再让其它各国仿效魏国。但魏王不听张仪的意见。秦王愤怒之下，派兵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两城，同时暗中给张仪比过去更为丰厚的待遇。张仪感到惭愧，觉得没有什么作为回报。张仪在魏居留了四年后，魏襄王去世，魏哀王即位。张仪又劝哀王归秦，哀王还是不听。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魏。魏起兵与秦作战，被秦打败。

第二年，齐兵又打来了，在观津战败了魏兵。秦军又准备攻打魏国，先打败了韩申差率领的军队，斩首八万，使各国诸侯为之惊恐。张仪便又游说魏王说：“魏国的土地方圆不满一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四面平坦，与各国诸侯四通八达，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从郑到梁不过二百多里路，不论战车或者步兵，都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到达。梁国南与楚国交界，西与韩国连接，北与赵国靠近，东与齐国连界，军队戍守四方边境，守卫的兵士当在十万以上。魏国的地势，自来就是战场。如果南边与楚交好而不与齐国交好，那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如果东方与齐国友好而不和赵国亲善，那赵兵就会从北面进攻；与韩国不和，那韩兵就会从西面进攻；与楚国不亲，那楚兵就会侵犯南面。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啊。

“再说各国诸侯之所以合纵结盟，是想求得国家安全，巩固君主地位，增强军队力量，显示本国声威。现在各合纵国把天下当作一家，他们彼此结为兄弟，在洹水边上宰杀白马，歃血为盟，表示恪守盟约。然而同是父母生的兄弟，尚且发生争夺钱财的事，那么合纵各国要想凭借虚伪的盟约来维持苏秦七零八落的谋划，它不可能成功，是明白无疑的。

“大王要是不依附秦，秦就会出兵攻打黄河以南，占领卷、衍、燕、酸枣地，胁迫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不能南下援魏；赵国不能南下，那魏也就不能向北和赵呼应；魏与赵不能相联系，合纵各国的交通就会断绝；合纵各国的交通一断绝，大王的国家要想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秦国挟持韩国转而攻魏，韩国害怕秦国，与秦连为一体，魏的灭亡就近在眼前了。这就是我所以为大王担心的缘故啊。

“现在为大王着想，还是不如依附秦国。依附了秦国就必定会使楚国、韩国不敢妄动；没有了楚、韩侵扰的祸患，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肯定没

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事情了。

“秦最想削弱的国家是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是梁国。楚国虽然有民富国大的名声，但实际上却是空虚的；它的军队人数虽多，但临阵会轻易败逃，不能坚持战斗。调集梁国的全部军队南下，攻打楚国，获胜是可以肯定的。割裂楚国，有利于梁国，毁损楚国，使秦国高兴，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确是一件好事啊。大王如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出兵东向攻魏，那时魏要想投秦，也不能了。

“再说那些主张合纵的策士吧，他们大多话讲得激昂，而很少有靠得住的，只要说动了一国国君，就能够被赐封为侯，所以天下从事游说的人无不随时随地都在慷慨陈词，宣扬合纵的好处，以图打动一国的君主。君主觉得他们说得很好而受到影响，又怎么可能不被迷惑呢！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羽毛堆积多了能把船压沉，轻东西装载多了能把轴压断，群众的舆论可以把铁熔化，众多的诽谤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我请求大王慎重地决定国家大计，并请您让我辞职离开魏国。”

魏哀王于是背弃合纵盟约，通过张仪，请求与秦结好。张仪回秦后，重新担任相国。三年后，魏又背叛秦国，加入合纵。秦国就出兵攻魏，夺取了魏的曲沃城。第二年，魏又归附秦国。

秦国准备攻打齐国，而齐与楚都参加合纵，两国关系密切，秦王便派遣张仪前往楚国担任相国。楚怀王听说张仪来楚，安排他住在上等宾馆，并亲自接待张仪。怀王问张仪说：“您到我们这偏远寡闻的楚国来，不知有什么见教？”张仪对怀王说：“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听取我的意见，关闭边关与齐断绝来往，我愿献给楚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地方，使秦王的女儿成为大王的妻子，秦、楚两国娶妇嫁女，成为亲如兄弟的国家。这将北面削弱齐国，西面有利于秦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策略了。”怀王非常高兴地采纳了张仪的意见。群臣都向怀王贺喜，唯有陈轸向怀王表示哀悼。怀王发怒道：“我不用派兵便得到六百里土地，大臣们都来庆贺，唯有你表示哀悼，这是什么缘故？”陈轸回答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依我的看法，商於之地大王既不可能得到，齐、秦两国还会由此联合，齐秦一联合，灾难就会降临了。”怀王说：“有什么根据吗？”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看重楚国，是因为楚国背后有齐国。现在楚国关闭边界与齐国绝交，那么楚国就会孤立无援，秦国怎会重视一个孤立的国家，而奉送它六百里商於之地呢？张仪回到秦国后，必定会背叛大王。这样，楚国北面与齐绝交，西面从秦国招来灾祸，两国军队必定同时攻楚。妥善地为大王考虑，不如暗中与齐修好，表面上与齐绝交，派人随从张仪到秦。如果秦

给了我们土地，再与齐绝交也不晚；不给我们土地，我们与齐暗中联合，再作主张。”怀王说：“希望你闭上嘴巴不要再说了，等着看我得到秦的土地吧。”于是怀王将楚国的相印授予张仪，还送了许多礼物。又关闭边界，与齐断交，派了一员将军随同张仪前往秦国。

张仪到达秦国后，假装上车时没有拉稳绳子而从车上掉下来，三个月没有上朝。楚怀王听说此事后，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绝交还不够坚决吧？”便派勇士前往宋国，借宋国的符节进入齐境，大骂齐王。齐王大怒，折断符节，投靠秦国。秦国与齐恢复邦交后，张仪才上朝，对楚国的使臣说：“我有六里封地，愿意献给你们大王。”使臣说：“我受楚王之命，来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没有听说是六里。”使臣回国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发兵攻秦。陈轸说：“我可以讲话了吗？攻打秦国，不如反过来割地贿赂秦国，再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我们割送给秦国的土地，可从齐国取得补偿，大王的国家还可以生存。”怀王不听，终于发兵，派将军屈匄攻打秦国。秦国与齐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掉楚兵八万，杀了屈匄，接着攻取了楚国的丹阳、汉中等地。楚国又增兵袭击秦国，在蓝田与秦军大战，楚军大败，这时楚国割让两城，同秦国议和。

秦国要挟楚国，想用武关以外的土地换取楚国的黔中。楚王说：“我不希望交换土地，希望在得到张仪之后，奉献黔中地区。”秦王想派遣张仪赴楚，但不忍说出口来。张仪自己请求到楚国去。秦惠王说：“楚王恨你背弃了奉送商於之地的诺言，会对你甘心吗？”张仪说：“秦强楚弱，我与楚国的靳尚相好，靳尚侍奉楚王的夫人郑袖，郑袖说的话楚王都要听从。况且我是捧着大王的符节出使，楚国怎敢杀害我呢。即便杀了我，而为秦得到黔中地区，也是我最高的愿望。”张仪于是出使楚国。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你知道你也会被楚王抛弃吗？”郑袖问道：“为什么呢？”靳尚说：“秦王很喜爱张仪，一定要救他出来。打算用上庸所属的六县送给楚国，把美女嫁到楚国，用秦宫中能歌善舞的女子作为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尊重秦国，秦国的美女肯定会得宠，而夫人就会受到冷落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怀王面前说情释放张仪。”郑袖于是日夜向怀王进言说：“做臣子的各自为他的君主效劳。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国就派遣张仪前来，这可是非常尊敬大王。大王不以礼相待，反而要杀掉张仪，秦王必然大怒，进攻楚国。请让我们母子二人都迁居到江南去，以免被秦兵残害。”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仍像过去那样隆重地接待他。

张仪获释后，还没有离开楚国，听说苏秦已死，便向楚王游说：“秦国的

土地占有天下一半，兵力足以抵挡周围的国家，据有险要，有黄河围绕，四周都有要塞可以坚守。拥有雄兵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储粮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卒又甘愿临难赴死，国君明智威严，将帅有谋有勇，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占据险峻的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凡是归降在后的国家必然先遭灭亡。再说合纵的国家与秦争斗，无异于驱赶羊群进攻猛虎，虎与羊之间不能抵敌是十分明白的。现在大王不亲附猛虎，却亲附一群羊，我私下认为大王的主意错了。

“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就是楚，不是楚就是秦，两国你争我夺，这种形势不可能使两国并立。大王不亲附秦，秦将发兵占据宜阳，韩国上郡的地方就不能通行。秦再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必定投降称臣，梁国也会趁机行动。秦攻楚国的西面，韩、梁攻楚国的北面，国家哪能不危险呢？”

“再说合纵盟约是聚集一群弱国攻打最强的国家，不估量对方便轻率作战，国家贫穷却要频繁发动战事，这是危亡的道路。我听说过，兵力不如对方强，就不要向对方挑起战端；粮食不比对方多，就不要同对方长期打仗。那些谈合纵的人讲的都是好听和不切实际的言辞，使国君的思想言行高傲，只说合纵的好处，不说它的坏处，一旦招来秦兵的战祸，那时挽救就来不及了。所以请大王对这事仔细地考虑。

“秦国西面拥有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粮食，从汶山出发，顺长江而下，到楚国三千余里。两船相并运载兵士，每两船能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顺着江水漂浮而下，一天可行三百余里，里程虽然长，但并不费牛马牵引之力，不到十天便可抵达楚国的扞关。扞关震动，边境以东的城邑就都要据城防守，黔中、巫郡将不属大王所有。秦再从武关出发，从南面进攻，那么楚国的北境就被断绝。秦兵进攻楚国，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然而楚国等待各国诸侯发兵来救，却要在半年以后，这势必等不及。依靠弱国的救援，忘记强秦的祸患，这是臣下替大王担心的啊。

“大王曾经与吴国人作战，五战三胜，临阵的士兵死光了；为了守卫新攻占的城邑，活下来的百姓也吃够苦了。我听说功业大的国君容易遭受危难，百姓穷困会产生怨恨国君的情绪。为了维持容易遭受危难的功业而去违背强秦的意愿，我私下替大王对此感到危险。

“秦国之所以十五年不从函谷关出兵攻打齐、赵，是因为它暗中策划，有心吞并天下。楚国曾经与秦国发生冲突，双方在汉中交战，楚国失败，有侯爵和执珪之爵的战死了七十多人，丧失了汉中。楚王大怒，发兵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这就是常言说的两虎相斗啊。秦、楚两国相互消耗力量，而韩、魏

两国以其完整无损的兵力从后面进行控制，没有比这更加危险的计策了。请大王仔细考虑。

“秦发兵攻打卫都阳晋，必定会断绝天下的交通要道。大王调集全部兵力进攻宋国，不要几个月就可以攻下，攻占宋国，再一直向东，那么泗水边的十二个诸侯国就会全部属于大王所有了。

“号召东方六国合纵相互坚守盟约的人是苏秦，他被封为武安君，担任燕国的相国以后，就暗中与燕王策划攻破齐国，瓜分它的土地；苏秦假装得罪燕王，从燕国逃到齐国，齐王收留了他，让他担任相国；经过两年后被发觉，齐王大怒，在街市上把苏秦车裂了。用一个狡诈虚伪的苏秦，却要想控制天下，统一各国诸侯，这不可能成功是很明白的。

“现在秦国与楚国国土相接，本来就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真能听我的话，我可以请秦王派太子到楚国来作人质，大王也派太子到秦国去作人质，把秦王的女儿作为大王的妻子，进奉拥有万户人家的大城，收取赋税为大王享用，秦与楚长期成为兄弟邻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当时，楚怀王已经得到张仪，而难于割弃黔中给秦国，想要答应张仪。屈原说：“前次大王受了张仪的欺骗，这次张仪来楚，我认为大王会烹杀他；现在不忍心杀他，却还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不能这样做啊！”楚怀王说：“答应了张仪而换得黔中，这是很有利的事。已经答应了，过后又背弃他，不能这样做。”怀王终于答应了张仪，与秦国亲善。

张仪离开楚国，便前往韩国，游说韩王说：“韩国地势险恶，处于山区，生长的粮食，不是豆类就是麦子，老百姓大都吃的是豆子饭、豆叶汤。一年没有收成，人们连糟糠都吃不饱。韩国方圆不到九百里，没有储存两年的粮食。估计大王的军队，全部不足三十万，其中还要包括杂役人员在内。除了守卫边界堡垒的士兵，可供调动的最多不过二十万罢了。秦国的军队有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勇猛的士兵飞奔前进，不穿戴盔甲，双手捧着腮颊，持戟冲锋的，多得数不清。秦军战马精良，士兵众多，马的前蹄飞腾，后蹄踢地腾空而起，前后两蹄相距两丈多的，不可胜数。山东六国的军队披着铁甲，戴着头盔去决战，秦军脱掉盔甲，袒臂赤足来迎敌，个个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捉住俘虏。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好比勇士孟贲与胆小鬼一样；用重力相压，好比力士乌获对婴孩一样。用孟贲、乌获那样的勇士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异于把千钧重力直接压在鸟卵上，一定没有能够幸存的。

“各国的君臣不考虑自己国土的狭小，却去听信宣传合纵者的甜言蜜语，他们结成朋党，互相掩饰，个个慷慨激昂地说：‘听了我的主意便可以在天下称强称霸。’不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听信一时的谬论，贻误国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占据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党地区，东进夺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的宫殿、桑林的苑囿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要是阻塞了成皋，截绝了上党地区，大王的国土就要被分割了。早归附秦国就安全，不归附秦国就危险。如果制造的是祸端却要想得到福报，计谋浅陋，结怨很深，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要想国家不灭亡，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大王策划，不如替秦国效劳。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它的地势是这样。现在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必然高兴。攻打楚国，利用它的土地，转嫁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韩王听从了张仪的主意。张仪回秦作了汇报，秦惠王赏赐给他五座城邑，封他为武信君，又派遣张仪出使东方，劝齐湣王说：“天下的强国没有能超过齐国的，齐国的大臣百姓全都富裕安乐。但是为大王出谋划策的人，全都是行一时之计，不顾及百世的利益。主张合纵的人向大王作宣传，必定会说‘齐王西面有强盛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梁国。齐国是个滨海的国家，地广人多，军强兵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对齐国也无可奈何。’大王赞赏这种说法，但没有考虑它的实际。主张合纵的人拉帮结派，没有人不吹嘘合纵的好处。我听说，齐国与鲁国三次交战，鲁国三次获胜，但随着而来的却是国家的危亡，虽然有战胜的名声，但带来的是亡国的现实。这是什么原因呢？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啊。现在的秦国与齐国，好比齐国与鲁国一样。秦、赵两国在黄河、漳水边上交战，赵军两战两胜；在番吾城下交战，赵军又两次胜过秦军。这四次战役以后，赵国阵亡的士兵有好几十万，才保存了邯郸，虽然赵国有战胜的名声，然而国家已残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秦国强而赵国弱啊。”

“现在秦、楚两国嫁女娶妇，结成了兄弟国家。韩国献出宜阳，梁国献出河外；赵王到渑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来臣事秦国。大王如不归附秦国，秦驱使韩、梁两国进攻齐国南部地区，全部赵国军队渡过清河，直奔博关，临菑、即墨两城就不会属于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被攻，那时即使想要附秦，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

齐王说：“齐国地方偏僻，处在与世隔绝的东海边上，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国家长远利益的高见。”于是答应了张仪。

张仪离开齐国，西入赵国，劝赵王说：“敝国的国君派我为使臣，向大王进献不成熟的计策。大王率领各国诸侯来对付秦国，使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大王的声威遍播于山东，我们秦国恐惧屈服，整治武器和兵车战马，练习骑射，勤力耕作，积蓄粮食，守卫四周边界，小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唯恐大王存心找我们过错。

“现在依靠大王的力量，秦国攻占了巴、蜀，吞并汉中，取得了西周和东周，迁移九鼎，据守白马渡口。秦国虽然偏远，然而内心愤怒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秦有一支素质很差的军队驻守在渑池，准备渡过黄河，跨越漳水，进占番吾，与赵军在邯郸城下相会，希望在甲子那天会战，重演周武王伐纣的旧事，特别派我作为使臣预先来恭敬地告知大王的侍从官员。

“大王信赖缔结合纵盟约的原因是依仗苏秦。苏秦迷惑诸侯，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企图反对齐国，结果使自己在街市上被车裂。天下不可能联合为一也就很明白了。如今楚国与秦国结成了兄弟国家，韩国与梁国自称为秦国东边的藩属，齐国向秦献出盛产鱼盐的领土，这就斩断了赵国的右臂。断掉了右臂的人与别人争斗，失去了同伙而孤居独处，想要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呢？

“现在秦王派出三个将军：其中一个方面截断午道，通知齐国派兵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的东面；一个方面军驻扎在成皋，驱使韩国和魏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一个方面军驻扎在渑池。邀集四国一致进攻赵国，赵国被攻破后，它的国土必定会被四国瓜分。因此我不敢隐瞒这种意图，先给大王的侍从官员通个口信。我替大王着想，不如与秦王在渑池相会，面对面，亲口谈，请他停止用兵，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赵王说：“先王的时候，奉阳君专权擅势，蒙蔽欺骗先王，独断一切政务。我的生活归师傅安排，没有参与国家大计。先王去世时，我年龄幼小，登位的时间不久，内心本来就暗自怀疑，认为一意投入合纵盟约而不依附秦国，不是赵国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准备改变主意，割让国土来弥补以前的过错，归附秦国。正待安排车马启程时，恰好听到了您的英明指示。”赵王答应了张仪，张仪便离开了赵国。

张仪北行到达燕国，劝燕昭王说：“大王所亲近的国家莫过于赵国。过去赵襄子曾经让他姐姐作代王的妻子。后来他想要并吞代国，跟代王约定在句注山的要塞相会。他命令工匠制作了铜匙子，把铜匙子的尾部做得很长，使它可以用来击杀人。赵襄子在与代王饮酒时，暗中吩咐厨子说：‘趁着酒饮得酣畅高兴的时候，你送上热汤，掉转匙柄袭击代王。’在酒饮到酣畅高兴时，

上热汤了，厨子送上汤匙，随即倒转匙柄去击代王，把他杀了，代王的脑浆流了一地。赵襄子的姐姐听到这个消息，便拨下头上的簪子自刺而死，所以到现在还有摩笄山这个名称。代王的死去，天下人没有谁不知道。

“赵王如此狠毒无亲，大王看得很清楚，还认为赵王是可亲近的人吗？赵国起兵进攻燕国，两次围困了燕的都城要挟大王，迫使大王割让了十座城邑来谢罪。现在赵王已经到渑池朝见秦王，献上河间一带来事奉秦国。现在大王如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到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这样一来，易水、长城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

“再说现在的赵国对于秦国而言，好比秦的一个郡县，不敢妄自兴兵攻伐。目前大王如果依附秦国，秦王必定高兴，赵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面有强大的秦国为援，南面没有齐国、赵国的侵犯，所以希望大王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

燕王说：“我处在偏僻的蛮夷之乡，虽然是个大男子，实在好像一个婴儿，说的话值不得作为正确的意见看待。今天幸承贵客指教，我愿意西向依附秦国，献上恒山脚下的五座城池。”燕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有走到咸阳，秦惠王去世了，秦武王即位。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到即位后，大臣中许多人说张仪的坏话：“他没有信用，反复无常，出卖国家利益，只图自己有出路。秦国如果再要重用他，恐怕会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各国诸侯听说张仪与秦武王有隔阂，都背叛了连横，又恢复了合纵。

秦武王元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诽谤张仪，齐国又派使臣责备张仪。张仪害怕被杀，便趁机对秦武王说：“我有一条笨拙的计策，愿意献给大王。”秦王问：“怎样的计划？”张仪回答说：“为秦的利益着想，要东方有了大变，大王才可以多割得土地。现在听说齐王非常恨我，凡是我所在的地方，齐王必定会发兵攻打它。因此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材的人前往梁国，齐就必会兴师进攻梁国。梁和齐的军队纠缠在城下不能脱身，大王便利用这个时候攻打韩国，攻入三川地区，出兵函谷关却不进攻，用来威胁周王室，周王室必定会献出天子用的祭器。这样，秦国就可以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是称王的大业啊。”秦武王认为张仪说得对，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载上张仪前往梁国。齐国果然兴师攻打梁国。梁哀王害怕了。张仪说：“大王不要忧虑，请让我使齐国停止用兵。”张仪派家臣冯喜前往楚国，作为楚国的使者前往齐国，对齐王说：“大王十分憎恨张仪，虽然如此，大王为了让张仪在秦国安身，也做得够周到的了。”齐王说：“我憎恨张仪，张仪走到哪里，我就要兴兵讨伐到哪里，怎么说让张仪有安身之处呢？”冯喜回答说：“这正是使张

仪有安身之处呢。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就与秦王相约，说是‘为大王着想，东方有了大变乱，大王才可以割得更多的土地。现在齐王非常恨我，凡我所在之处，齐王必定兴兵讨伐。因此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材的人前往梁国，齐王必定会兴兵伐梁。齐、梁两军纠缠在城下不能脱身，大王乘机攻打韩国，进军三川，出兵函谷关，却并不进攻，以此来威胁周室，周室必定会献出祭器。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区和户籍，这是称王的大业啊。’秦王认为说得对，所以用三十辆兵车送他入梁。现在张仪到了梁国，大王果然出兵攻梁，对内消耗国力，对外攻打盟邦，广树敌人来包围自己，而使张仪在秦王那里获得信任。这就是我所说的‘让张仪安身’啊。”齐王说：“你说得对。”就派人撤军。

张仪在魏做了一年相国，死于魏国。

15

墨子列传

——《史记》卷七十四

【原文】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

《墨子》曰：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

公输盘不悦。

子墨子曰：“请献千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

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辂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与敝辂也；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鼃鼃，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楸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

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城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译文】

墨翟（即墨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宋国的大夫，他善于防守和抵挡敌人，主张刻苦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有的人说墨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也有的人说他是孔子之后的人。

……

《墨子·公输》中说：

公输盘（下文简称鲁班）为楚国制造一种攻城时用来登城的武器——云梯，这种器械造成后，将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鲁地出发到楚国游说，他在途中磨破了脚，撕下衣襟裹住，日夜兼程不休息，步行十天十夜，到达楚国的都城——郢，来见鲁班。

鲁班说：“先生来此有何见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欺侮我，愿借你的本领杀之。”

鲁班听了不高兴。

墨子说：“请献千金。”

鲁班回答说：“我是讲道理的，并不杀人。”

于是墨子起身，向他再行礼拜，说道：“请允许我说几句话。我从北方听说，先生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楚国多余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杀戮本来就不多的人口，而去扩大多余的土地，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这是不仁义的举动，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去劝阻楚王，这是不忠的行为；劝阻而达不到目的，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示；义当不杀少数

人却去杀多数人，这是不懂得类推的道理。”

鲁班听了墨子的话，默不作声。

墨子接着说：“既然你觉得不对，攻打宋国的事何不作罢？”

鲁班说：“不可以，我已经在楚王面前说过帮助攻克宋国了。”

墨子说：“那么，请介绍我见楚王。”

鲁班答应说：“好吧。”

墨子拜见了楚王，说：“今天有人在这里，舍弃自己饰有文采的漂亮车子，却想要盗窃邻里的破车子；舍弃自己刺绣精美鲜艳的丝绸衣服，而想要盗窃邻里破旧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好饭好菜，而想要盗窃邻里的糠糟之食，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个人一定是有偷东西的癖性。”

墨子说：“楚国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五百里，这如同装饰美丽的漂亮车子和破旧车子一样；楚国有富饶的大泽，到处都有珍稀贵重的犀牛、兕兽、麋鹿，长江和汉水里有丰富的鱼类、甲鱼、大鳖和扬子鳄，是天下富庶的国家，而宋国则是所谓没有山鸡、野兔和鲫鱼的贫穷国家，这如同好饭好菜和糠糟一样；楚国有长松、梓树、黄楸木、楠木、樟树，而宋国则没有大树，这如同刺绣精美鲜艳的丝绸服装和粗布的破旧衣衫一样。我认为楚王决定以强大的楚国去攻打弱小的宋国，就如同上述的比较一样，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

楚王听了之后说：“你说得很好！即使这样，但鲁班已经为我制造好云梯，必定要攻取宋国。”

于是墨子拜见鲁班，请求当面试验一下进攻和防守的战术。墨子解开身上穿戴的衣带围作城池，以木片作为守城的兵器。鲁班多次用了随机应变的方法，都为墨子所阻挡住。鲁班的进攻器械已经全部用完，而墨子的防御还是绰绰有余。

鲁班筋疲力尽，而恼羞成怒地说：“我知道如何对付你了！我不说。”

墨子也说：“我也知道你要如何对付我了，我也不说。”

楚王听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墨子说：“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我。因为杀掉我，宋国没有人能守，就可以进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持我设计制造的防守器械在宋城上等待楚国的贼兵了。即使把我杀掉，也是没有用的。”

楚王听后称赞说：“很好！我不进攻宋国了。”

16

屈原列传

——《史记》卷八十四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讒，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

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臣郑袖。怀王意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原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萋萋黄离。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窈窕，孔静幽墨。冤结纆轸兮，离愁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涕以自抑。

刳以为圆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

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著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笱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悟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唼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广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於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译文】

屈原，名平，他和楚国是同姓。曾经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屈原知识渊博，非常清楚国家安定、动乱的原因和治理方法，擅长于应对言词，尤其是外交辞令。所以他在朝廷中和国王谋划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宾客，应对四方诸侯。楚怀王十分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屈原在朝廷是同班列之臣，为同屈原争夺楚怀王的宠爱，心里非常妒忌屈原的贤能。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到了，就要夺来自己写，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就到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让屈原起草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每一法令发布出来，屈平就夸耀是自己的功劳，认为‘不是我，没有人能写得出来的’。”楚怀王听了很生气，于是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近臣进言不明是非，被谗言遮住了眼睛，任凭奸邪陷害公正，容不得端方正直之士，所以忧愁幽思，写了一篇有名的辞章《离骚》。所谓“离骚”，也就是忧伤的意思。天，是人的本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到了走投无路时候，就会溯源返本，到劳苦疲惫之极时，没有不呼喊“天哪！”，人到疾病疼痛难忍，也没有不呼喊“爹呀！娘呀！”，屈原走的是正道，又照直行事，竭尽忠诚和智慧，侍奉他的君主。然而坏人从中挑拨离间，

使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可以说走投无路了。真诚的人受到怀疑，忠贞的人受到诽谤，能没有怨恨吗？屈原写作的《离骚》，大概是由于怨恨产生的，就像人到走投无路时呼天叫娘一样自然。《诗经》中的《国风》一类诗，它们的风格特色就像喜爱美色而不过分一样，《小雅》一类诗，它的风格特色犹如怨恨国家失政但不主张造反一样。而《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两种特色兼而有之。屈原在《离骚》中上称誉帝，下道齐桓公等霸主，中述汤、武等贤王，用以指责当时的社会政治的黑暗。所表明之道德之广大崇高，安定和治乱之条理贯通，无不彻底表现出来。他的文体简约，辞义深微，志向高洁，行为清廉，用的文体形式虽小，然而所表现的内容却很大，所举事例虽然浅近，而所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作者志向高洁，所以举的事情芬芳美好。作者行为廉洁，所以宁死也不能容忍自己被疏远。洗涤于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没有受到世俗的沾染污垢，光亮的样子就像纯净的黑泥没有一点杂质。如果来比喻这种高洁的志向，那么即使说它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屈原遭受贬斥后，秦国要讨伐齐国，而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秦惠王对此很是忧虑，于是命令张仪假装背离秦国，以丰厚的钱币和卑下的礼节服事楚国。张仪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然而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如果楚国真的能和齐国绝交，那么秦国愿意将秦国的商、於之地六百里献给楚国。”楚怀王贪婪钱物而轻信了张仪的话，和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接受献地。张仪马上翻脸，诈骗他说：“我与楚怀王相约时说的是六里，谁说六百里。”楚国使者很气愤地离去了，回去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大怒，大举兴兵讨伐秦国。秦国发兵迎击，在丹、浙两地大败楚兵，楚折兵八万余人，秦虏去楚国将军屈丐，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楚怀王于是调动国中全部兵力深入攻击秦国，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个消息，于是突然袭击楚国的邓城。楚兵十分害怕，从秦国境内退兵。而齐国恼怒楚国断交，也不去救援楚国。楚国落入非常困窘的境地。

第二年，秦国把夺取的汉中之地割让给楚国，与楚国讲和。楚怀王说：“我不想得到汉中之地，而愿意得到张仪才甘心。”张仪听了，对秦惠王说：“用一个张仪去换相当于汉中之地，我请求前往楚国。”张仪到了楚国，又用丰厚的钱币贿赂楚国的当权之臣靳尚，在楚怀王宠臣郑袖面前编造了花言巧语。楚怀王竟然听从了郑袖，再次放走了张仪。此时的屈原已经被疏远，不在朝廷之中，出使于齐国，他又返回，规劝楚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呢？”楚怀王很后悔，但再追张仪却追不上了。

不久，诸侯共同攻击楚国，大败楚兵，杀了他们的将军唐昧。

当时秦昭王与楚国联姻，要和楚怀王会面。楚怀王想去秦国，屈原说：“秦国就像虎狼，不值得信任，不如不去。”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楚怀王前去，说：“怎么能拒绝秦国和我们和好呢？”楚怀王终于去了。当他们走到武关时，秦国的伏兵截住了楚怀王的随从人员，只留住他一人，要求割让土地。楚怀王非常愤怒，没有听他们的话。他逃跑到赵国，赵国不接纳他。他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而被送到楚国安葬。

楚怀王的长子顷襄王被立为楚国国王，任命他的弟弟子兰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令尹。楚国人责怪子兰，因为他曾劝楚怀王去秦国而未得生还。

屈原早已痛恨这件事，他即使被流放，仍然眼望楚国，心系怀王，不忘归朝，希望国君的觉悟，风俗的改变。他思念国君。振兴祖国的深情反覆不息，在《离骚》一篇之中，他多次表达出这种思想感情。然而终于无可奈何，不能回到楚国，最后以此可见怀王最终没有觉悟。国君不论愚蠢、智慧、贤明、糊涂，没有不愿意求得忠臣来为自己出力，提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然而亡国破家的事接连发生，圣明的君主、安定的国家世世代代不能出现，正是由于所谓“忠臣”并不忠诚，所谓“贤才”并不贤明。楚怀王因为不知道忠臣的区分，所以在国内被郑袖所惑，在国外被张仪所欺，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军队受挫，国土被割，失掉了六郡，自己客死于秦国，被天下人嘲笑，这是不知人善用的灾祸呀。《易经》上说：“井淘干净了，仍无人食用，是令人伤心，这井的水是可以提上来食用的。国王如果英明，全都会享受幸福。”楚怀王糊涂，哪里能给全国以幸福呢？

令尹子兰听到屈原的议论后，非常恼怒，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短处。顷襄王也很生气，所以将屈原再次放逐。

屈原到了大江之滨，在湖泽之畔，头披长发，一边行走一边吟唱，脸色憔悴，身体枯槁。渔翁看见了，问他说：“你不是职掌王族三姓的三闾大夫吗？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而只有我才是清白的；众人都是沉醉的，而只有我才是清醒的，因此才被放逐。”渔翁说：“圣人，不拘泥于某种事物，而能赶上时势。整个世界混浊，你为什么随波逐流？众人都昏醉，你为什么连酒带糟都吃下去呢？何必怀抱着美玉般的稀世之才，而使自己被国君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过，刚洗过头的人，戴帽之前必定先弹弹帽上的灰尘；刚洗澡的人，穿衣之前必定先抖抖衣上的灰尘。人谁能用自己的高洁操行，接受昏暗污浊的世道呢？我宁可投进永不停歇的流水而葬身于大江鱼腹之中，又怎能以明亮洁白之躯蒙上世俗的尘滓

呢？”于是写作《怀沙》这篇辞赋。词是这样的：

阳气腾腾的初夏呀，草森长得多么茂盛。使我伤怀而永远哀痛啊，如今又一人匆匆独自南行。转眼四顾一片阴森，没有一点声息，死一般的寂静。胸口的闷气呀迂曲不止，身遭忧患而长期困窘。我抚念哀情而检查志向；虽已受很大的冤屈，然而我仍要压抑自己。尽管小人削方为圆哪，但永恒的法则决不可任意废弃。改变自己本来的道路，被道德高尚的人所鄙夷。标明规矩要坚持原则，以前的风范决不能改变。内心厚道而品质庄重，这种美德为有地位的哲人所赞扬。能工巧匠如不运用斧凿，谁能看到他那准确的度量？如果把黑色的彩绣放在暗处，患有青光眼病的人则胡说花纹不鲜亮。古代眼明的离娄，用眼一瞥就看到秋毫之末，而瞎眼人还以为他也是个瞎子。把白发当作黑的呀，将上倒过来作为下。美丽的凤凰被关进竹笼里，丑陋的鸭群却乱飞乱抓。美玉和顽石掺合混杂呀，不加区别，一起用升斗来衡量。尤其是那些结党营私的小人，鄙陋而顽固，他们哪能知道我的品格和智慧！我的任务太重，就好像车满载哟，陷于泥泞而不能通过。怀抱的和手握的都是美玉哟，却找不到一个能看一看我这美玉的伯乐。村里的疯狗乱叫，叫的是它觉到的奇怪。诽谤英雄，猜疑豪杰，本是小人的卑鄙心态。文质彬彬，内心通达，那些小人哪里知道我所具有的异采？良材好料聚积很多，但没有人知道我有如此丰富的储备。用仁义将我穿戴起来吧，使美德修养得又厚又丰。圣明的舜帝重华不再遇到了，谁知道我才德有馀，气度从容？圣君贤臣自古以来就不能同世并生，哪里能知道其中的缘故？商汤、夏禹距今久远了，久远得不能想象，简直不可追慕。停止怨恨，排除愤懑吧，抑制浮躁心情，以便自勉自强。虽遭忧患，坚贞不移，但愿我的意志成为后来者的榜样。我因为赶路而错过了宿地，日色昏昏，时将傍晚。我抒发自己忧愁的心情，自宽哀心吧，死而后已，才算个极限。

尾声：

浩浩荡荡的沅江湘江，各自滚滚地奔流啊！道路漫漫，林木幽幽，前程渺渺没有尽头啊！抒不尽的长悲，叹不尽的感慨。世间无人能够理解我，人心不可说。坚守自己的真情和美德，却独独无人来给我作证。古代相马人伯乐早已死去，今日的千里马由谁来品评？人生受天命的控制啊，个个早被安排定。安定情绪，弘扬志气，我还有什么畏惧的呢？层层忧伤，层层悲哀长声叹息没有休止。举世混浊，无人理解我，人心不可说。我知道死亡不可回避，愿意离开人世不自爱惜。明白地告诉道德高尚的人，我将做出榜样让后人来学习。

于是屈原怀抱石头，自投汨罗江而死。

17

李斯列传

——《史记》卷八十七

【原文】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

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环，阿綳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

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间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谓，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

“时乎时乎，间不及谋！羸粮跃马，唯恐后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诤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

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斃死于柱，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郾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一万以葬。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匭，喂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轶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漳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

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请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而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铍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整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

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犇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敎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骹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骹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

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珪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困，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圜圜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有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僇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悟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悟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

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向，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迓。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遂以亡天下。

【译文】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当郡小吏。他见到官吏办公处厕所里老鼠吃脏东西，人和狗临近，一次次受惊。李斯到仓库，见仓库里老鼠，吃着堆积成山的粮食，住在高大房屋之下不会受到人和狗的惊扰。由此李斯感叹地说：“人的出人头地还是落居人后，像老鼠一样，就看把自己放置到什么样的处境里了。”于是跟从荀卿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

学成后，李斯认为楚王不值得追随，而六国都弱，提供不出让他李斯为他们创建功业的条件，打算西投秦国去。他向荀卿告辞道：“我听说过，碰上了时机就不要疏懒怠惰。当前正值大国相争互斗时期，游说之士可以掌握大

权。现在秦王想要吞并天下，以帝的名义统治天下，这是平民从事政治活动，游说者施展才能的好机会。身处卑贱地位而不打算积极进取的，就像禽兽看着肉而不去吃，却装出人的面孔勉强走开一样罢了。所以耻辱没有比身处卑贱地位更为耻辱；悲哀没有比身陷穷困处境更为悲哀。长久处于卑贱地位，穷困境遇，却抨击世上的富贵，厌恶荣利，标榜自己清高无为，这不是士人的真实感情。所以我将要西去游说秦王了。”

到了秦国，恰逢庄襄王去世，李斯经过谋求而当上了秦相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不韦认为他才能杰出，就转荐他为郎。李斯因而得到了游说机会。他游说秦王说：“身为胥吏小人的，那是因为他丢失了有利时机；成大功的，在于能利用敌方的可乘之机而无情地下手进击。当年秦穆公创成了霸业，但最终也不去东并六国，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诸侯还众多，周室政治声望还没大衰。所以五霸一一兴起，又一一尊奉周室。自从秦孝公以来，周室影响降低、缩小，诸侯相互兼并，关东成了六个国家，秦乘胜控制诸侯，大约六个世代了。现在诸侯服从秦国，就像郡县一样。凭借秦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像从灶上扫除尘土一样轻易，完全有条件灭掉诸侯，成就帝业，实现天下一统，这是万世一遇的好时机啊。如果怠惰而不急去完成，等诸侯再次强大起来，相互聚合缔结合从盟约，那时即使有黄帝一样的贤能，也统一不了天下啊。”秦王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采纳他的计策，秘密派遣有谋略的人带着金银珠宝去游说诸侯。诸侯有名之士，可以用钱收买的，就赠送重礼拉拢；不肯接受收买的，用利剑刺杀。离间开他们君臣的谋划后，秦王再命令优秀将领跟踪进击。秦王任命李斯为客卿。

就在这个时候，韩国有个名叫郑国的人来秦国从事间谍活动，怂恿秦国开掘灌溉渠道（以牵制秦的人力物力，使其无力东伐）。不久，计谋败露。秦国宗室大臣都对秦王说：“诸侯各国人士来为秦服务的，大都是为他们国君来秦国做间谍的。请把诸侯国人来客居秦国的全都赶走。”李斯也在计划赶走的人员之中。李斯于是上书秦王：

我听说官吏在议论驱赶由各诸侯国来秦的宾客，我私下以为这种议论不对。当年穆公求士，西面从戎王那里争取来一位由余，东面从宛地得个百里奚。从宋迎来蹇叔，从晋吸收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先生都不出生于秦，而穆公任用了他们，吞并邻国二十，成为西戎霸主。孝公采用商鞅新法，移风易俗，百姓因而财产增加人口增多，国家因而富足强大，百姓乐于为国效力，诸侯愿意亲近服从。打败楚、魏军队，拓地千里，国家至今安定强大。惠王采用张仪计策，夺得三川地区，西南兼并巴、蜀，北面夺取上郡，南面攻占

汉中，占有九夷土地，控制鄢、郢，东面占据险要的成皋，割取肥沃的地区，从而拆散了六国合从联盟，迫使它们西向臣服秦国，这些成就的良好影响，一直延续到当前。昭王得到范雎，废黜了穰侯，放逐了华阳君，壮大了公室，抑制了贵族大臣，蚕食诸侯，使秦成就了帝业。这四位国君，都借助了宾客的鼎力相助。由此看来，宾客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当初如果四位国君，斥退宾客而不接纳他们，疏远游说之士而不任用他们，那就将使秦国没有富足的事实和强大的名声了。

现在陛下找来昆山的玉，拥有随侯、和氏的珍宝，冕上悬垂明月珠，身上佩着太阿剑，骑纤离马，挂翠凤旗，陈列着灵鼉鼓。这几种宝物，没有一件是秦国出产的，但陛下喜爱它们，为什么呢？必须是秦国出产的才愿接受，那夜光璧就不能用来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品就不能用于观赏，郑国卫国的女子不能进入后宫，良马不能拴进马房，江南的金锡不能用来制品，西蜀丹青不能用于绘画。后宫上上下下用来增进美感的佩带化装用品，如果必须秦国的产品才用，那么饰有宛珠的发簪，小珠制的耳环，用阿缟裁制的衣服，锦缎缝制的佩饰就不能呈现在眼前，着装时髦修饰美丽的赵国女子也不会侍立在身边了。那击着提水瓶，敲着瓦盆，弹着箏，拍着大腿，呜呜高唱取乐的，是真正的秦国音乐；《郑》、《卫》、《桑间》《昭》、《虞》、《武》、《象》，是外国音乐。现在放弃了击瓶敲盆而有《郑》《卫》，丢掉弹箏而取《昭》《虞》，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样才能在眼前呈现出好看好听的艺术形象啊。现在选取人才却不这么办。不论可用不可用，品质好不好，不是秦国人就排斥，是宾客全都赶走。这么办，就成了重视美色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人才百姓了。这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办法啊。

我听说，土地广阔的粮食多，国家大的人口多，兵力强大的战士勇敢。泰山不推辞微小土粒，所以形成了它的高大；黄河大海对流来的细小河渠不挑不拣全都接纳，所以才形成了它们的渊深；圣王不拒斥来归附的民众，所以才能显现出他的圣德。所以，地，不分四方；民，不分国别；春夏秋冬四时，各尽其功能；鬼神，让他各降其福，这是五帝、三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啊。现在却要丢弃百姓以帮助敌国，赶走宾客去助成诸侯的事业，使天下贤士后退而不敢向西走，停步而不进入秦国，这就是所谓“给敌寇提供兵器，给盗匪供应食粮”的行为了。

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可视为宝藏的很多；不是秦国出生的贤士，愿效忠的很多。现在赶走宾客去资助敌国，减少百姓去增加仇人实力，在内部削弱自己，在外部去结怨诸侯，要想让国家不遭遇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秦王于是废除逐客命令，恢复李斯官职，终于采用了李斯的计谋。李斯官至廷尉。经过二十多年，终于一统天下，把国君推尊为皇帝。皇帝以李斯为丞相。拆平郡县城墙，销毁各地兵器，表示不再使用。使秦朝没有一尺的土地分封，不立皇帝儿子和兄弟为王，不立功臣为诸侯，目的是使以后不再有战争灾祸。

始皇三十四年，始皇在咸阳宫大摆酒席，博士仆射周青臣等称颂始皇恩威天下，齐人淳于越劝谏始皇说：“我听说过，殷、周王朝延续了一千多年，那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功臣做为自己的枝叶辅佐。现在陛下拥有全部海内权利而子弟却仍是平民，一旦突然出现了田常、六卿那样的祸患，没有辅佐大臣，怎么相救呢？办事不效法古人而能持续通行的，我没听说过。现今青臣等当面奉承以加重陛下的过失，不是忠臣啊。”始皇把他的议论交给丞相研究处理。丞相认为他观点错误，言辞片面，于是上书始皇说：“古时候天下分散混乱，没有谁能统一，所以诸侯林立相争互斗。那时言论都是引古事古语以批评非议当代，编造假话混淆事实，人人认为自己掌握的民间私学美善，依据它来批评非议国君倡导的东西。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确定了天下必须共同尊奉的唯一评价标准。但民间私学此呼彼应一起非议政府颁布的法律教诲、命令。一听有命令下达，就各自依据所掌握的民间私学评说议论。独自在家则牢骚满腹，走上街头则结伙抨击。以非议皇帝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提出不同主张来显示自己的高明，率领下层民众去制造攻击政府的谎言。这情况不禁止，上则君主的威势下降，下则臣民分别结成党伙。禁止私学有好处。我请下令让所有拥有文学《诗》《书》诸子百家学说的，都要把书销毁掉。命令到达满三十天不销毁的，要处以黥刑，罚为城旦。不须销毁的，是医药、卜筮、农林种植等书籍。有要求学习的，让政府官吏作为他们的老师。”始皇采纳实施了这项建议，没收销毁掉《诗》《书》诸子百家书以愚昧百姓，使天下人无法以古非今。申明制度，制定法律条令，都以始皇时代为起点从头创设。统一文字。修筑离宫别墅遍及全国各地。第二年，始皇又巡狩郡县，向外驱赶四方外族。这些事，李斯都出了力。

李斯大儿子李由当三川郡守，李斯各个儿子都娶秦皇室公主，女儿都嫁给秦皇室公子。三川郡守李由告假回咸阳，李斯在家设酒宴，百官首长都来祝贺，门里门外车辆数以千计。李斯禁不住感叹道：“唉！我听荀卿说过，‘事物要防止发展过头’。我李斯只是上蔡一个平民，街巷里一个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的低下，于是提拔到这样的地位。当今人臣官位没有在我之上的，可说是富贵高到极点了。事物达到顶点就要转为衰降了，我怎样才能从

这处境中解脱出来呢。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巡游会稽郡，沿海边走，向北抵达琅邪郡。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管符玺令事务的赵高，都随同出游。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由于多次坦诚劝谏始皇，始皇派他去上郡监兵，蒙恬是上郡将领。小儿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跟从出游，始皇批准了他的请求。其余儿子没有谁跟从出游。这年七月，始皇帝到沙丘，病得厉害，命令赵高撰写诏书赐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给蒙恬，和灵柩在咸阳会合，安排葬事。”诏书封好，还没交给使者，始皇死了。诏书和印玺都在赵高处。只有儿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和最亲近的五六个宦官知道始皇死，其余群臣谁也不知道。李斯认为皇帝是在外地死亡，还没有法定太子，所以不公布始皇死的事。把始皇放置在辒辌车里，百官奏事奉物和往常一样，宦官从辒辌车里审议各项奏事。

赵高于是扣留下该给扶苏的印玺和诏书，而对公子胡亥说：“皇帝死了，没有诏书封各个公子为王而只赐诏书给长子。长子到了，就立为皇帝，而您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这怎么办呢？”胡亥说：“这很自然。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了解臣子，贤明的父亲了解儿子。父亲死了，不封各个儿子，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不是这样。当今天下大权，存亡死生，在于您、我与丞相决定，希望您考虑。再说，让别人做自己的臣属和自己做别人臣属，控制人和被人控制，怎能同日而语呢？”胡亥说：“废兄立弟，这是不义的事；不尊奉父亲诏书安排而只考虑自己的生死，这是不孝的事；才能浅薄，勉强凭借别人的帮助而办事，这是无能。这三件都违背道德，天下不会服从，自身有危险，国家要灭亡。”赵高说：“我听说，汤、武杀他们国王，天下人称颂他们有义，不算是不忠。卫君杀他父亲，而卫国记载他的德，孔子阐明他的德，不算不孝。办大事不在小处谨慎，修养大德不注重日常的推谢辞举，乡村百姓和朝廷百官各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顾及小事忘掉大事，日后必有危害。犹豫不决，日后必有懊悔。果断敢干，鬼神都躲他，日后必有成就。希望您把这事办成！”胡亥深深叹息道：“现在皇帝死亡的事还没公开，丧礼还没完成，怎好拿这事去求丞相呢？”赵高说：“时机啊，时机啊，短暂得让人来不及考虑！带干粮策马飞奔，还怕赶不上有利时机啊！”胡亥同意赵高的看法以后，赵高说：“不和丞相商量，恐怕事情办不成，请让我为您去和丞相商量。”

赵高于是对丞相说：“皇帝逝世，赐给长子诏书，而立为继承人。诏书没送出去，现在皇帝逝世了，还没有人知道。赐给长子的那份诏书和皇帝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确立太子，在您和我的说法了。这事怎么办呢？”李斯说：

“哪里来的这种亡国话！这不是人臣该说的事！”赵高说：“您自己估计，能力和蒙恬比怎样？功劳大小和蒙恬比怎么样？谋虑远大而没有失算和蒙恬比怎样？跟天下没有仇怨和蒙恬比怎么样？和皇帝长子交往久远而受到信任和蒙恬比怎么样？”李斯说：“这五方面都不如蒙恬，但您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多呢？”赵高说：“我本不过是宫内一个奴仆，幸而凭着公文书写能力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了，没曾见秦撤免的丞相功臣有持续受封两代的，最后都是被杀身亡。皇帝二十多个儿子，都是您所了解的。长子为人刚强、坚决、英武勇敢，能信任人、激励人，即位后必用蒙恬为丞相，您最后不可能带着通侯印绶还归乡里，这是明摆着的。我接受命令教育胡亥，让他学习法律事务好几年了，没曾见他有过错误。他慈祥仁爱忠实厚道，看轻财物重视人才，内心充满智慧但不善于言辞，严格遵从礼仪并且尊敬贤士，秦各位公子没有如他的、可以做继承人。您考虑考虑再定主意吧。”李斯说：“您去执行份内职务吧！我奉行皇帝的诏书，听从天命安排，有什么主意需要拿定？”赵高说：“平安可能转为危险，危险可能转为平安，不能控制安危，要超人智慧干什么用？”李斯说：“我李斯，是上蔡民间一个平民，皇帝加恩把我提拔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都升到高位取得厚禄，意思就是要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交付给我啊。怎能辜负皇帝恩惠呢？当忠臣，要不怕死才算合格，当孝子，则不辛苦操劳就会带来危险，人臣要各自遵守自己的本职要求。希望您不要再说，再说就要让我犯罪了。”赵高说：“听说圣人机动灵活，顺应变化、紧跟时代，看现象就知道本质所在，观动机就知道最终目的。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迁徙转移，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呢！现在天下的命运操在胡亥手中，我能体会到胡亥的意图。再说从地方控制中央，那是糊涂，从臣属地位控制皇帝，那是盗匪行为，所以秋霜下降，草木花叶就要坠落，冰解水流，万物就要生长，这是必然的效应啊。您对局势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迟缓呢？”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更换太子，三世不安定。齐桓公时儿子兄弟们争立，桓公死后，陈尸六十七日才得安葬。纣杀亲属，不听劝谏，都城变成废墟，国家终于灭亡。这三件事违背天意，搞得宗庙都无人祭祀。我大概还是正常人呢，怎么能考虑这类违天的事！”赵高说：“上下一心，可以长保富贵，而中外一致，事情就不分彼此了。您听从我的计策，就能长期保持封侯之赏，代代称孤道寡，一定会享受王子乔、赤松子的长寿，具有孔子墨子那样的智慧。现在放弃这种选择不干，灾祸就要连累子孙，真令人寒心。会处事的人，化祸为福，您打算怎样安置自己呢？”李斯仰面叹息，流着泪长叹一声说：“唉！偏偏碰到这个乱世，既然已经不能以死效忠，那把我这条命往哪安排呢？”于是李斯听从

了赵高。赵高这才回报胡亥说：“我请求奉您的英明命令去通告丞相，丞相李斯哪敢不遵奉您的命令呢！”

于是共同密谋，假造始皇让丞相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另外假造一份始皇赐长子扶苏的诏书说：“朕巡视天下，祈祷名山各位神灵以延长寿命。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领兵几十万屯守边境，十多年了，不能向前推进，士卒损耗，却没有一尺一寸功劳，反而一次次上书毫无掩饰地诽谤我的所作所为。因为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埋怨。扶苏作为儿子不孝，赐剑允许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驻扎外地，不纠正他，应该是知道他的想法。做为人臣不忠，蒙恬赐死。把兵权移交裨将王离。”用皇帝印玺封了诏书的口，派胡亥宾客把信送去上郡给扶苏。

使者到，打开诏书，扶苏大哭，退入内室，打算自杀。蒙恬制止扶苏说：“陛下在外地，设立太子，派我领三十万兵守卫边疆，您为监，这是关系天下存亡的重任啊。现在一个使者来到就自杀，怎知他不是假冒？请您再请示一次，再请示而后去死，也不晚啊。”使者一次次催促。扶苏为人仁弱，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再请示什么呢！”就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使者就把他交给狱吏，关押在阳周。

使者回来报告，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回到咸阳，发布丧事，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经常在宫中侍候二世掌管政务。

有一天，二世闲着无事，就召赵高商量事情，对赵高说：“一个人生活在世间，就象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过地面的一条裂缝那样地一晃即过。我既然已经掌握天下，打算满足耳目的嗜好，享尽想得到的欢乐，同时又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长久保有天下，直到我生命的自然结束，这想法能办到吗？”赵高说：“这是贤明君主能办到而昏乱君主所回避禁止的。请让我作些说明，我不敢逃避被斧钺诛杀的罪责，大胆说出来希望陛下稍稍留意听取。那沙丘之谋，各位公子和大臣都在怀疑，而诸位公子都是皇帝兄长，大臣又是先帝所任用的，现在陛下刚即位，这批人心怀不满，都不服气，只恐他们会作乱。而且蒙恬已死，蒙毅领兵在外。我战战兢兢，唯恐局面维持不下去，这种情况下，陛下怎么能享受您所向往的那种欢乐呢？”二世说：“怎么办呢？”赵高说：“让法律更严厉，刑罚更苛刻，规定有罪的连坐受诛，直到逮捕他们的全家族，杀灭大臣而疏远骨肉至亲，穷的让他富起来，贱的让他贵起来。根除先帝留下的旧臣，另换上陛下亲信的，接近他们。这样一来，人心感念陛下的好处，灾难消除，奸谋堵塞，群臣无不得到您的照顾，承受您的照顾，承受您的浑厚恩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放心享乐了。计谋没有

比这更好的了。”二世认为赵高说的对，就改定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叫他追查审办。杀了蒙毅大臣。十二个公子被杀后陈尸咸阳街市，十二个公主在杜邑被杀，财物没收入国库。被牵连办罪的不计其数。

公子高想出逃，怕因此而全家族被诛杀，于是上书二世说：“先帝健在时，我进宫则赐我饮食，出宫则赐我乘车。皇家衣服，我能受到赏赐，宫中马房的宝马，我能得到赏赐，我本当随先帝去死而恨没做到，作为儿子，我不孝，作为臣子，我不忠。不忠的，没有理由活在世上。我请求跟从先帝去死，愿埋葬在郿山脚下。希望陛下施恩哀怜我。”请求书呈献上去，胡亥很高兴，召来赵高给他看，说：“这可以说是感到危急了吧？”赵高说：“人臣在担心杀还担心不过来的时候，还能策划什么变乱呢？”胡亥批准了公子高的请求，赐钱十万以供安葬。

法令诛罚日益苛刻残酷，群臣人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想反叛的很多。二世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进一步加重，徭役没完没了。于是从楚地被征调来准备派去戍守边境的士兵陈胜、吴广等起来作乱，在山东发起，群雄纷起响应，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兵进到鸿门才退却。李斯多次想找机会劝谏二世，二世不允许。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有一项个人看法，听说韩非先生曾谈过：‘尧统治天下的时候，堂高不过三尺，采木做椽并不经过雕刻，用茅草做屋顶也不加修饰，即使在旅馆投宿也不比这更苦。冬天鹿皮袍，夏天麻布衣，粗米饭，野菜汤，瓦盆喝汤，守门人的饮食不比这更简易。夏禹开凿龙门，畅通大夏水流，疏浚九河河道，沿九河河岸筑堤防，把淤塞的积水导流入海，弄得腿毛尽失，手足长茧，面色暗黑，终于因此身死外地，葬在会稽山，奴隶的劳苦也不比这更厉害了。’这样看来，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难道就在于要苦劳身心，住旅馆一样的简陋卧室，吃守门人的饭食，亲手从事奴隶进行的劳动吗？这是没出息的人理当努力从事的，不是贤人应该做的啊。那些贤人享有天下，专门把天下拿来满足自己，这才是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呢。那些所谓贤人，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好万民，现在连自己的利益都保证不了，那怎么能治天下呢！所以我想要随心所欲扩展欲望，长享天下而没有危害，怎样才能做到呢？”李斯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吴广等大股盗匪向西扩展地盘，进入和撤出三川时，李由无力制止。章邯击溃赶走吴广等人军队后，使者一批又一批的来调查三川郡守失职情况，责备李斯身居三公高位，怎么让盗匪这么猖狂。李斯既恐惧又舍不得爵位俸禄，不知如何办是好，只好顺随二世意思希望求得二世的宽容，就写报告回答二世的责问：

那些贤明君主，是能全面掌握治国道理并能施行一种督察臣属罪状加以严刑责罚的督责之术的。督责他们，则臣属不敢不各尽其能来效命君主。这样，君臣的权责就确定了，上下的区别就分明了，天下贤能或平庸之辈谁也不敢不尽力尽职效命他的君主，所以君主能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人牵制，能享尽最大乐趣。贤明君主啊，可以不了解这个道理吗？

所以申子谈到“享有天下而不去为所欲为，这叫做拿天下做镣铐用”，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是说不能实施督责，反而亲自为天下操劳，象尧禹一样，所以说是“镣铐”。如果不研究申、韩的圣明办法，推行督责之术，把天下专门用来满足自己，而一味去苦身劳心，让自己去效命百姓，那是百姓的仆役，不是豢养天下的君主了，还有什么可贵呢！让人效命自己，则自己高贵，别人低贱；拿自己去效命别人，则自己低贱别人高贵。所以，效命他人的低贱；而受人效命的，高贵。从古到今，无不是这样的。古代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他高贵，所以厌恶平庸人，是因为他低贱。而尧禹是用自己效命天下百姓的人，如果顺从习惯而仍尊敬他们，那就尽失尊重贤人的本来意义，那可说是大错了，说他们把天下当成了“镣铐”，不也恰当吗？他们犯了不能督责的错误啊。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母有败家的儿子而规矩严格的家庭没有不听话的奴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做到该施责罚的必定加以责罚。所以商君之法规定，在道路上倾倒灶灰的要判刑。倾倒灶灰是轻罪，而判刑则是重罚。只有那贤明君主能重办轻罪。连轻罪还要重办，何况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啊。因此韩非先生说：“少到一丈左右的布帛，即使没本领的人都不愿放弃而不偷取；熔炼着的金，虽然多至百多斤，盗跖那样的惯匪大盗也不伸手去碰。这并不是说没本领的人贪利心重，一丈左右的布帛价值高，而盗路贪利心淡薄。也不是说根据盗跖的行动习惯，看不起这一百多斤的金。伸手去碰，手就要烧伤，所以盗跖不伸手去拿一百多斤金；而偷盗者不一定受罚，所以没本领的人也不会放弃一丈左右的布帛不偷取了。所以五丈高的城墙，连楼季也不敢轻犯，泰山高到几百丈，而跛脚母羊却能赶到上面去放牧。那个楼季面对五丈城墙畏难不前，难道跛脚母羊不在乎几百丈高峰？这是因为城墙和山坡的陡峭平缓情况不同啊。圣明的君王所以能长久身处高位，执掌大权，独享天下之利，并非有什么特异办法，只是因为能遇事独断而认真督责，重罚必定兑现，所以天下不犯法啊。现在不从消除犯罪动机方面采取措施，却按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办法行事，这就是不懂得圣人的治国道理了。如不能施行圣人的办法，那除了沦为天下人的奴仆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这怎能不令人

悲哀呢！”

再说，如果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做官，则铺张奢侈的乐舞就得停止了；据理劝谏的大臣站在身边，荒诞离奇的追求就要受到限制了；坚守原则至死不屈的烈士死节行为得到社会称颂，那胡作非为的娱乐就要禁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现象，而独掌君主之术以操纵顺从的臣属，而且制定严明的法律，所以身处高位而手握大权。凡是贤明君主，必都能够冒犯社会人情，扭转风俗习惯，排除他厌恶的惯例，确立他喜欢的内容，所以他活着能拥有高位重权，他死了，享受贤明的谥号。因此，贤明君主独裁专断，大权就不会旁落到臣下手中去。然后能灭除求仁义之路，堵掩劝谏者的嘴，阻挠拚命坚守原则的行为，不听不看，只凭自己意欲办事。所以社会上的仁义凶烈行为影响不了自己的决断。朝廷内的劝谏争议改变不了自己的意向。所以能超凡脱俗独自按自己的爱恶去为所欲为，谁也不敢拦阻。像这样后就可说是能懂得申、韩之术，而实施商君之法了。法实施，术懂得了，而天下还会散乱的，我没听说过。所以说“帝王治国道理简单而容易掌握”啊，只有贤明君主才能办到这些。像这样就可以说督责认真了，督责认真则臣下没有歪行邪念。臣下没有歪念邪行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君主威严尊贵，君主威严尊贵则督责必定能兑现，督责必定兑现则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需求得到满足则国家富有，国家富有则国君欢乐增加。所以督责之术实施了，则希望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了。群臣百姓挽救自身过失还来不及，还敢谋划什么变乱？照这样做，就全面体现了帝王治国之道，这可说是能懂得处理君臣关系的方法了。即使申、韩再世，也提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李斯的报告呈送上去以后，二世高兴了。于是推行督责更加严厉。向百姓收取重税的，算是贤明官吏。二世说：“像这样就可说是能督责了。”受过刑罚的，多达路上行人的半数，而每天在街市上被处死的人都尸积成堆。杀人多的成了忠臣。二世说：“像这样，就可以说能督责了。”

当初，赵高任郎中令，被他杀害和报复私仇的人众多，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时说坏话，于是对二世说：“天子所以高贵，只是因为群臣能听到他声音但见不到他的面，所以自称为‘朕’。另外，陛下年轻，未必凡事通晓，如果坐在朝廷上，惩罚奖励有不当之处，就要受大臣的非议了，这不是向天下显示皇帝圣明的办法。如果陛下不直接插手具体政务而深居宫中，和我以及懂法令的侍中在一起等候下面呈报事务，事情来了研究着处理。这样，大臣就不会再敢把拿不准的事呈报上来敷衍塞责，天下就会称颂陛下是圣明君主了。”二世听从他的计策，于是不在朝廷接见大臣，而深居宫中，赵高经常侍

候在宫里处理政务，政务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对二世不坐朝廷接见大臣有不满言论，就去面见丞相说：“关东盗匪很多，而现在皇帝加紧更大规模地征发徭役修建阿房宫，聚集狗马等无用之物。我想劝谏，但顾虑职位低下。这真是君侯您应过问的事，您为什么不据理力谏呢？”李斯说：“这确是我应该过问的事，我早就想进谏了。现在皇帝不坐朝廷，而在深宫里，我有要说的，不便于让人转达，想面见，没有机会。”赵高对他说：“您如果真能进谏，我愿为您效劳，皇帝一有接见您的机会就通知您。”于是赵高等二世正在休息娱乐，妇女们围侍在前时，派人通知丞相：“皇帝正有空闲，可以奏事了。”丞相就到宫门请求接见。这样几次后，二世发怒说：“我常有很多空闲时间，丞相不来，我到休息娱乐时，丞相就找来请求事情，难道是丞相因为我年轻而轻视我？”赵高乘机就说：“这样看来有危险了！那沙丘之谋，丞相参与了。现在陛下已立为皇帝，而丞相的尊贵没有增加，这种情况下，他的意思也是希望能得一块封地称王呢。此外，陛下不问我不敢说，丞相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楚地盗贼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青年，所以楚地盗匪公行，行经三川郡时李由只守城而不肯进击。我听说他们互相有文书往来，还没抓到真凭实据，所以没敢向陛下报告。而且丞相在外面权势比陛下重呢。”二世认为说的对。想审处丞相，怕情况不确定，就派人查办三川郡守和盗匪通气的情况。李斯听说了这件事。

当时二世在甘泉宫，观赏军事竞技和滑稽戏表演，李斯朝见不了。于是上书陈说赵高的危害：“我听说过，臣下权势与国君相当，没有不使国家危亡的；妾的地位与丈夫不相上下，没有不使家族危亡的。现在有个大臣掌握赏罚大权和陛下没有区别，这种情况很不稳妥。以前司城子罕做宋国的相，亲自执掌刑罚大权，凭借威势运用这个权力，一年后就谋杀了他的国君。田常做简公的臣子，爵位的尊贵，全国无双，家财可和国君匹敌。他广泛布恩施德，在下层得到百姓爱戴，在上层得到群臣拥护，暗中侵夺齐国政权，把宰予杀在庭院里，接着在朝堂上杀了简公，终于夺得了齐国政权。这些是天下人都明确知道的。现在赵高有邪恶非分欲望，危险悖理行为，就像子罕做宋国相时一样，他家财富之多就像齐国田氏一样。他兼用田常子罕的谋叛办法骗取陛下的威信，他的企图就像韩死当韩国相那样。陛下不考虑解决，我怕他要搞动乱。”二世说：“怎么回事啊？那赵高原是宦官，但他不因处境安适而胡作非为，不因处境艰危而意志动摇，能保持行动的纯洁而多办善事，经自己努力而得到今天地位。靠忠心得到提拔，靠信义守住了禄位。我确实认为他是杰出人才，而您怀疑他，为什么呢？再说，我年纪轻轻失去了父亲，不

懂得什么，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而您又年纪大，不知哪天就会有三长两短。我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赵君，应当交给谁呢？况且赵君为人精明廉洁坚毅有力，下能体察人情，上能适应我的要求，希望您不要怀疑。”李斯说：“不是这样。那赵高，原本是卑贱人，不懂道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权势仅次于皇帝，而追求私欲没有止境，我所以说危险。”二世原已信任赵高，恐怕李斯杀赵高，就私下把李斯上书的事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担心的只是赵高，赵高死，丞相就要办田常所办的事了。”于是二世说：“那就把李斯交郎中令处理！”赵高查办李斯。

李斯被逮捕捆绑在监狱里，仰天长叹说：“唉，悲惨啊，不按正道治国的国君，怎好为他谋划呢！以前夏桀杀关龙逢，殷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三位臣子难道是不忠吗？然而不免于死。他们被杀是由于选错了献身为之创业的对象啊。现在我的才能不如他们三位，而二世的胡作非为超过桀、纣、夫差。我由于忠心而死，这是应有的结果。另一方面，二世对国家的治理不是乱来一套吗。前不久，屠杀兄弟而自立为皇帝，杀害忠臣而把卑贱人提拔到高贵地位，修造阿房宫，搜括天下财富。我不是不劝谏，但他不听我的。所有古代圣王都饮食有节制，车辆器皿有一定的规格，宫室房屋有明确的制度，出令办事，凡加大财政开支而不能增加人民福利的，都加以禁止，所以能长治久安。现在悖理而残害兄弟，不顾其危害；迫害杀戮忠臣，不考虑其灾难后果；大造宫室，加重天下赋税，不珍惜国家财富。因为这三件事干出来了，所以天下人不听从了。现在全国已有一半左右的人民造反，而二世还不思过失原由，却用赵高为助手。我一定会看到寇贼进抵咸阳，麋鹿在朝廷废墟上游戏啊。”

这时二世正值赵高审理丞相案件，确定罪责，查找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的情况，把李斯宗族和宾客全都收捕了起来。赵高审讯李斯，上千次的拷打，李斯疼痛难忍，自己捏造罪行招了供。李斯不肯自杀，是因为自负能言善辩，有过大功，并且确实没有造反图谋，希望能够上书自我辩护，企盼二世醒悟过来赦免了自己。李斯于是从监狱里呈上一份申辩书说：“我当丞相治理人民三十多年了，我赶上了秦国领土狭小的时代。先王时候，秦地不过千里，军队几十万。我鞠躬尽瘁，恭谨地奉行法令，秘密派遣有谋略的使臣，为他们提供金玉珍宝，让他们去游说诸侯。另一方面，秘密建设部队，整顿政治教化，把官爵授予英勇战士，尊崇功臣，提升其爵位，增加其俸禄。终于靠这些手段、威逼韩国，削弱魏国，击破燕、赵，平灭齐、楚，最后，兼并六国，俘虏其国王，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第一条罪状。领土并非不辽阔，却大在

北方驱逐胡貉，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的强大。这是我第二条罪状。尊崇大臣，提高其爵位，以增强他们对天子的拥戴。这是我第三条罪状。创建社稷，修造宗庙，以表明皇帝的贤明。这是我第四条罪状。更改计量标准，统一计量制度，向天下公布，以树秦的名望。这是我第五条罪状。修治驰道，兴造游览景观，以体现皇帝的得意心情。这是我第六条罪状。减缓刑罚，减轻赋税，以实现皇帝取得百姓拥护的愿望，使天下万民拥戴皇帝，宁死不忘，这是我第六条罪状。像我这样做臣子，已是罪该万死。皇帝施恩让我竭力报效，才得活到今天。希望陛下对我的问题进行审查！”申辩书递上去，赵高叫狱吏丢在一边不送给二世，他说：“囚犯怎么还能上书！”

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冒充御史、谒者、侍中，轮换着反复提讯李斯。李斯抛开诬供改做如实申述，提讯人就令人不断拷打。后来二世派人来查验李斯案情，李斯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就始终不敢更改供词，认了罪。判决书送上来了。二世高兴他说：“如果没有赵君，差一点被丞相骗了。”等二世派去三川郡调查郡守的使者到了三川，发现李由已被项梁杀了。使者回咸阳，这时丞相已被关进监狱，赵高把使者的报告都篡改成李由反叛的内容。

二世二年七月，判决李斯应受五刑处死，决定在咸阳市腰斩李斯。李斯被押出监狱，和他二儿子一起都捆绑着，他回头对二儿子说：“我再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故乡上蔡的东门去打猎，还行吗？”于是父子相对痛哭。杀了李斯父子之外，又诛杀了李斯的三族。

李斯死后，二世任命赵高为中丞相，事情不论大小，全由赵高决定。赵高自知权力大，就献一头鹿给二世，却说是马。二世问身边侍从：“是鹿吧？”侍从都说：“是马。”二世惊恐不已，认为自己神经错乱了，于是召太卜来占卜吉凶。太卜说：“陛下春秋两季郊礼、供奉宗庙鬼神时，斋戒不严明，以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依照盛德君主的榜样，严明陛下的斋戒。”于是二世就进入上林苑斋戒，每天游玩射猎。有一个行人走进了上林苑，二世亲自射杀了他。赵高指使他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告发：“不知什么人杀了人却移放到上林苑里来了。”赵高就劝谏二世说：“天子无故杀害没罪的人，这是上帝不允许的，他的奉献连鬼神都不愿享用。天就要降下灾难了，陛下应该住到远处去，以祈求鬼神保佑，消灾免祸。”二世就搬出上林苑而住到望夷宫去。二世在望夷宫住了三天，赵高假托二世命令召来卫士，叫士兵都穿上白衣，手持武器，面朝望夷宫。赵高进宫对二世说：“山东盗匪大批到了！”二世登上高处，看到了白衣战士，惊恐不已，赵高就趁势逼迫他自杀了。拽过印玺自己佩带上。左右百官没有谁听从他。他走上殿堂，殿堂数次将倒塌。赵高知道上天不支持

他，群臣不拥护他，于是召来始皇的弟弟，把印玺交给他。

子婴即位，担忧赵高作乱，于是假称有病不便处理政务，和宦官韩谈以及自己儿子谋划杀赵高。赵高来朝见他，慰问他病情，于是趁机召进赵高，命令韩谈刺杀了赵高，杀尽赵高的三族。

子婴立为秦王三个月，沛公军队从武关进来，到了咸阳，群臣百官都反叛子婴不抵抗沛公。子婴和妻女主动把带子套在脖子上，跪在轺道旁投降沛公。沛公就把他交给手下官吏看管，项王到咸阳杀了子婴，秦于是就亡了天下。

18

酈生、陆贾列传

——《史记》卷九十七

【原文】

酈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酈生闻其将皆握赭，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酈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酈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酈生所诚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谒，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偃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酈生上坐，谢之。酈生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酈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酈食其为广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

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闻知天之所归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所归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今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侯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酈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偃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陘，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酈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酈生日纵酒。

淮阴侯闻酈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酈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酈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酈生，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丽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酈

食其。郾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魑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肖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兴，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

分其子，予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恩公为也。”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患，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生令平原君发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闾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於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闾籍孺大恐，

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酈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酈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知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冲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闻命矣。”

於是酈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不可以应。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愿勿复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逾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县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今后下者必先斩之！”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传酈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酈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酈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译文】

酈生食其，陈留县高阳乡人。他喜好读书，家境贫困而四处漂泊，没有用作谋生的产业，做了一个协助里正管理治安的小吏。但是县里有名望有权势的贤士豪强都不敢驱使他，县中的人都称他是狂先生。

等到陈胜、项梁等起兵反秦，各部将领攻城夺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酈生听说这些将领都器量狭窄、讲求细小繁烦的礼节，自以为是，听不进豁达有气量的言论，酈生就默默地躲藏起来。后来听说沛公率兵夺地到了陈留郊外，沛公部下的一个骑兵恰好是酈生的同里人，沛公时常询问贤士豪杰。骑兵回来，酈生见到后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看不起人，富有远大的谋略，这真是我所愿意结交的人，但是没有人替我介绍。你见到沛公，请对他说：‘我里中有个酈生，六十多岁了，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狂先生，酈生自己说他不是狂先生。’”骑兵说：“沛公不喜欢儒学，宾客们戴着儒生帽子来的，沛公总是取下他的帽子，撒尿在里面。和客人谈话时，常破口大骂。你不要用儒生的身份去游说。”酈生说：“只管把这些话告诉他。”骑兵从容地向沛公转告了酈生所嘱托的话。

沛公住在高阳旅舍，派人召见酈生。酈生来到，递上求见的名片，沛公正叉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洗脚，便叫酈生进来。酈生进来，只行了一个大拱手礼而不跪拜，说：“您想要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还是想要率领诸侯灭亡秦朝呢？”沛公骂道：“混蛋儒生！天下的人受秦朝残害的痛苦很久了，因此诸侯一个接一个攻打秦朝，为什么说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酈生说：“真的要聚集群众组成正义的军队去讨伐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用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接见年长的人。”于是沛公停止了洗脚，站起身整理衣服，请酈生上坐，向他道歉。酈生便谈起六国合纵连横的形势。沛公高兴，招待酈生吃饭，问道：“计策怎样制定？”酈生说：“你从没有经过训练组织的民众中起事，招集了一些散乱的士兵，不到一万人，想要凭这点兵力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朝，这是人们所说的去摸虎口啊！陈留县是天下的要冲，是四通八达的地区，现在城里又贮藏着很多粮食。我和陈留县令友好，请得奉您的命令出使陈留，叫地向您投降。如果他不听从，您发兵攻城，我作内应。”于是派遣酈生前去，

沛公领兵跟着他，便降服了陈留。沛公封酈食其做广野君。

酈生劝说他的弟弟酈商，让他带领几千人跟随沛公攻夺西南地区。酈生经常作为沛公的说客，乘着马车出使各个诸侯国。

汉王三年（前203年）秋季，项羽进攻汉军，攻占荥阳，汉军固守巩县、洛阳一带。楚军听到淮阴侯攻破了赵国，彭越多次在梁地反叛，便分兵去援救。淮阴侯正向东攻打齐国，汉王多次被围困在荥阳、成皋，打算让出成皋以东的地方，屯兵巩县、洛阳。抵抗楚军。酈生便说：“我听说懂得重大事物中最重大事物的人，帝王事业可以成功；不懂得重大事物中最重大事物的人，帝王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帝王把民众看作天，而民众把粮食看作天。敖仓，作为全国粮食集散中心已经很久了，我听说那里就有很多储备粮食。楚军攻占了荥阳，不坚守敖仓，却引兵向东，让被谪罚的士兵分守成皋，这实在是上天用来资助汉军啊！当前楚军容易攻取而汉军反退却，自己断送有利的时机，我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况且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不能并立，楚汉两军长期相持不下，百姓被骚扰，全国动荡，农夫停止生产，织女离开布机，天下人心没有归向。希望您马上再进军，收复荥阳，占取敖仓的粮食，堵塞成皋的险要，断绝太行的通道，扼制险要隘口，把守白马渡口，向诸侯显示以地形制胜敌人的态势，则天下民众就知道自己的归向了。当前燕国和赵国已经平定，只有齐国没有投降。现在田广拥有幅员千里的齐国，田广指挥着二十万军队，驻扎在历城，田氏各势力强大，背靠大海，依仗黄河、济水为阻隔，南面接近楚国，人多狡猾善变，您即使派遣数十万军队，也不可能用一年或几个月的时间击破它。我请求得到您的诏令去游说齐王，使他归顺汉国而认作东面的属国。”皇上说：“好吧。”

汉王于是听从酈生的计谋，再守敖仓，并派酈生去游说齐王道：“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说：“不知道呀。”酈生说：“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可以存在和保住；如果不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全。”齐王说：“天下人心归向何处？”酈生说：“归向汉王。”齐王说：“先生凭什么这样讲呢？”酈生说：“汉王和项王合力向西面攻打秦朝，约定先进入咸阳的就在那里称王。汉王先进入咸阳，项王违背盟约不给汉王咸阳地区，而让他去作汉中王。项王迁徙并杀死义帝，汉王听到这件事，就发动蜀汉的军队进攻三秦，出函谷关追问义帝的所在，收集天下的军队，册立诸侯的后代。攻占了城邑就用来封他的将领为侯，取得了财物就用来分给那些士兵，和天下的人同享其利，英雄豪杰贤人才士都乐意供他使用。诸侯的军队从四面而来，蜀汉的粮食开船而下。项王有违背盟约的名声，有杀死义

帝的罪责；对于别人的功劳不奖励，对于别人的罪过不原谅；打了胜仗得不到他的赏赐，占了城邑得不到他的封地；不是项氏家族便不能够掌权；给人刻印，抚摩损了仍不肯授予；攻城得到的财物，堆积起来，也不愿赏赐。天下人背叛他，贤人才士怨恨他，没有仁人愿供他使用。所以天下的士人归向汉王，汉王可以毫不费力地驱使他们。汉王从蜀汉出发，平定了三秦；渡过西河，统率上党地区的军队；攻下井陘，杀死成安君；攻破北魏，夺取三十二城；这真是如同战神蚩尤的军队，不是人的力量，而是上天降给的洪福。现在已经占据敖仓的粮食，堵塞了成皋的险要，把守着白马渡口，断绝了太行的通道，扼守住险要隘口，各路诸侯后归服的就会先被消灭。大王迅速先行归顺汉王，齐国的江山可以保住；不归顺汉王，危亡可以站着等到。”田广认为对，便听信酈生的话，解除了历城军队的防守战备，和酈生每日放肆地喝酒。

淮阴侯听说酈生以说客的身份降收齐国七十余城，便趁夜在平原津渡河袭击齐国。齐王田广听到汉军到来，认为酈生哄骗自己，就说：“你能制止汉军，我让你活；不这样，我要烹杀你。”酈生说：“成就大事的不拘小节，道德高尚的人不顾及别人的责难。老子不会为你再说什么！”齐王就烹杀了酈生，领兵东逃。

汉十二年，曲周侯丽商以丞相的身份率兵进攻黥布有功。汉高祖分封列侯功臣，想到酈食其。酈食其的儿子酈疥多次带兵，战功还不当封侯，皇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封酈疥为高粱侯。后来改封食邑地为武遂，继承了三代。元狩元年（前122年）中，武遂侯酈平因为假托诏令骗取衡山王一百斤黄金而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病死了，封国被废除。

陆贾，楚国人。以门客身份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有口才的说客，在高祖身边，经常出使各诸侯国。

等到高祖做了皇帝，中国刚刚统一，尉他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称王。高祖派遣陆贾去赐给尉他印章封他为南越王。陆贾到达后，尉他梳着椎形的发髻，叉开双腿坐着接见陆贾。陆贾便上前劝说尉他道：“你是中国人，亲戚、兄弟和祖先的坟墓在真定县。现在您违反天性，抛弃戴帽子系带子的习俗，想以小小的越国和天子抗衡，形成敌国，灾祸就要降到身边了。秦朝政治混乱，诸侯豪杰纷纷起事，只有汉王最先进入武关，占据咸阳。项羽违背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归属他，应该说最强大。但是汉王从巴蜀兴起，驱使天下民众，控制诸侯，于是讨伐项羽并消灭了他。五年之内，全国平定，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是上天所建树的。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

下人诛灭暴逆，将相们想发兵讨伐您，天子体谅百姓刚刚经历征战的劳苦，所以暂且放弃了征讨，派遣我来授给您印信，剖分符信作为凭证，互通使节。您应该到郊外迎接，向北面称臣，您却想凭借刚刚建立尚未安定的越国，在这里顽抗。汉朝如果知道了，挖掘烧毁您的祖宗坟墓，诛灭您的宗族，派遣一名副将率十万军队进击越国，那么越国人就会杀您而投降汉朝，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于是尉他突然惊起，向陆贾谢罪说：“我在蛮夷地区住得时间长了，很失礼义。”就问陆贾说：“我和肖何、曹参、韩信相比较，谁更贤能？”陆贾说：“您好像比他们贤能。”又问：“我和皇帝比较，谁个贤能？”陆贾说：“皇帝起兵于沛县丰邑，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王的功业，统一治理中国。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土地纵横万里，处于天下的肥沃地区，人众车多，万物丰富，政令统一，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现在您的人口不过几十万，都是蛮夷，居住在崎岖的大山、大海之间，好像汉朝的一个郡，您为什么竟和汉朝相比！”尉他大笑着说：“我不是在中国起事，所以在这里称王。如果我处在中国，难道就比不上汉王！”尉他于是非常喜欢陆贾，留下陆贾和他一起饮酒作乐好几个月。尉他说：“越国无人可以和我谈话，待到您来了，使我每天听到一些过去听不到的事物。”赏赐陆贾旅行袋中的包裹价值千金，其他所送礼物也值千金。陆贾终于赐封尉他为南越王，让他向汉朝称臣，遵守汉朝的约束。回朝汇报，高祖非常高兴，任命陆贾担任太中大夫。

陆贾经常向皇帝推荐称赞《诗》、《书》。高帝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而取得天下，哪里用得着去读《诗》、《书》！”陆贾说：“骑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试看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便顺应形势用文治巩固政权，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和智伯穷兵黷武以至灭亡；秦朝使用严刑苛法不加改变，终于毁灭了自己。假使秦朝在统一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圣王，陛下怎么能够得到天下呢？”高帝不高兴然而面有惭色，就对陆贾说：“你试着著述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古代成功失败的各国史事。”陆贾就粗略地论述了国家存亡的迹象，共著述了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周围的人都喊“万岁”，称呼他的书叫《新语》。

惠帝时，吕太后当权，想封吕氏家族人为王，害怕会说理的大臣，陆贾自料不能争辩，就称病辞职寓居家中。他认为好畤的土地肥沃，可以在那里安家。他有五个儿子，于是拿出出使越国所得到的旅行袋中的包裹，卖出得

到一千斤黄金，分给他的儿子们，每个儿子二百斤黄金，让他们购置产业。陆贾常常坐着四匹马拉的小巧舒适的马车，带着一个会唱歌跳舞奏乐的侍从，佩带一把价值一百斤黄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和你们约定：到了你们家里，你们供给我的人马酒食，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每十天换一家。我死在谁家，谁就得到我的宝剑、车马和侍从。一年中除去到别人家去做客，大概到你们家不过两三次，时常来见你们，不要让我看不到新鲜的食物。你们用不着长久嫌弃我呢。”

吕太后时期，封诸吕为王，诸吕独揽大权，想要挟制少主，危害刘氏。右丞相陈平担心这件事，感到无力回天，害怕祸患牵连自己，经常静居深思。有一次陆贾前去看望他，一直走到他的身边坐下来，而陈丞相正在深思，没有及时发现陆贾。陆贾说：“怎么想得这么入神啊？”陈平说：“你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您位居上相，是享有食邑三万户的列侯，可以说富贵到了极点，再没有什么欲望了。然而有忧虑。不外乎担心诸吕、少主的事情。”陈平说：“对。对此怎么办呢？”陆贾说：“天下安定，注意丞相；天下危急，注意大将。将相和睦协调，那么士大夫就会亲附；士大夫亲附，天下即使有变乱，大权也不会分散。为国家着想，安危在您和太尉两位的掌握之中。我常想对太尉绛侯说这件事，绛侯和我开玩笑，不重视我的话。您为什么不交好太尉，互相紧密团结？”陆贾替陈平筹划了一些对付吕氏的办法。陈平采用了他的计谋，便用五百斤黄金给绛侯祝寿，丰厚地备办了乐舞和酒食。太尉也用同样的厚礼答谢。这两人互相紧密团结，因而吕氏的阴谋活动越来越衰弱。陈平便把奴婢一百人，车马五十套，铜钱五百万，送给陆贾作为生活的费用。陆贾凭借这些物品在汉朝公卿大臣中间交流，名声很大。

等到诛杀诸吕，拥立孝文帝，陆贾出了大力。孝文帝登位，想派人出使南越。陈丞相等就提议陆贾担任太中大夫，前往出使尉他，让尉他取消黄屋称制的皇帝规格，让他和诸侯们并列，结果都符合文帝的意旨。这些都记载在《南越列传》中。陆贾以天年衰老而死。

平原君朱建，楚国人。早先曾做过淮南王黥布的丞相，因犯罪罢去，后来又侍奉黥布。黥布想要反叛时，询问平原君，平原君反对他反叛，黥布不听从平原君而听从梁父侯的话，终于反叛。汉朝诛杀了黥布，听说平原君曾规劝黥布并且没有参与谋反，平原君因此得以免遭杀戮。这些事记载在《黥布列传》中。

平原君为人善于辩论，有口才，清廉刻苦，正直刚强，住在长安。他做事不肯随便附和，原则性强，不肯卖乖讨好。辟阳侯行为不正派，得到吕太

后的爱幸。当时辟阳侯想要结交平原君，平原君不肯相见。后来平原君的母亲死了，陆贾向来和平原君友好，去拜访他。平原君家贫，无力举办丧事，正在借贷丧服、用具，陆贾帮助为平原君办理丧事。陆贾前去会见辟阳侯，祝贺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辟阳侯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为什么竟向我祝贺呢？”陆贾说：“前些时候您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守义不与您相交，因为他的母亲在世的缘故。现在他的母亲死了，您如果厚送丧礼，那么他就会替您郊死力了。”辟阳侯就捧着一百斤黄金前去送丧。列侯贵人因为辟阳侯的缘故，前去送礼共计黄金五百斤。

辟阳侯逼奸于吕太后，有不少人在孝惠帝面前说辟阳侯的坏话，孝惠帝大怒，把辟阳侯交给法官，想要杀掉他。吕太后感到羞愧，不好说情。大臣们多痛恨辟阳侯的行为，希望真的杀掉他。辟阳侯着急了，便派人想要会见平原君。平原君推辞说：“事情紧急，不敢会见您。”平原君就求见孝惠帝的宠臣闾籍儒，劝他说：“您受到皇帝的宠爱，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现在辟阳侯爱幸太后而被交给了法官，社会上都说您进了谗言，想要杀死他。今天辟阳侯被杀，明天太后心怀恼怒，也会杀掉您。您为什么不裸露上身替辟阳侯向皇帝请罪求情？皇帝听取您的意见释放辟阳侯，太后必定大喜。两位主上都宠爱您，您的富贵就会益发倍增啊。”于是闾籍儒十分恐惧，听从平原君的谋划，向皇帝进言，果然释放了辟阳侯。辟阳侯被囚禁时，想要会见平原君，平原君没有会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他背弃了自己，非常愤怒。等到平原君巧妙地救出了自己，才因此大惊。

吕太后逝世，大臣们诛杀了诸吕，辟阳侯和诸吕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终于没有被杀，想方设法保全他的，都是陆贾和平原君的力量。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因为诸吕的缘故杀死了辟阳侯。文帝听说辟阳侯的门客平原君曾给他出谋划策，指派狱吏拘捕平原君，准备治罪。听说狱吏到了门前，平原君想要自杀。他的儿子们和属下的官吏都说：“事情还不清楚，为什么早早自杀呢？”平原君说：“我一死灾祸就断绝了，不会牵连你们了。”于是就割颈自杀了。文帝听到后反而怜惜他，说：“我没有杀他的意思。”便召见平原君的儿子，任为中大夫。平原君的儿子出使匈奴，单于无礼，他就骂单于，终于死在匈奴手中。

当初，沛公领兵经过陈留，酈生到军营门前递上名片说：“高阳乡卑贱百姓酈食其，私下听说沛公日晒露浸，率领军队帮助楚王讨伐不义，敬请烦劳随从，希望能够见到沛公，陈述谋取天下应办的事。”侍者入内通报，沛公正在洗脚，问使者说：“什么样的人？”侍者回答说：“形貌像个大儒生，穿着儒

生的衣服，戴着高山帽。”沛公说：“代替我向他道歉，说我正在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暇会见儒人。”侍者出来道歉说：“沛公感谢先生，现在正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暇会见儒人。”酈生瞪起眼睛按着剑呵叱侍者说：“快走！再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乡的酒徒，不是儒人。”侍者恐惧掉下了名片，跪着拾起名片，往回跑，再进去通报说：“客人是天下的壮士，呵叱我，我惊慌，竟掉下了名片。他说：‘快走！再进去通报，你老子是高阳酒徒。’”沛公立即擦干脚持着矛说：“请客人进来！”

酈生走进来，向沛公拱手说：“您很辛苦，率领军队帮助楚王讨伐不义，您为什么不自爱自重呢？我要以大事相见，却说‘我正以夺取天下为事业，没有闲暇会见儒人’。您想要兴办天下的大事，成就天下的大功，都只看外表，恐怕会失去天下有才能的人。况且我估计您的智慧比不上我，勇气也比不上我。如果想要成就天下的大事而不和我相见，我私下认为您失算了。”沛公道歉说：“刚才听说先生的外貌，现在才了解了先生的心意。”于是请他就坐，询问夺取天下的办法。酈生说：“您要成就大功，不如驻军陈留。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军事的枢纽，储存的粮食有几千万石，城防非常坚固。我一直和那里的县令友好，愿意替您去说降他。如果他不听从，我替您杀掉他，夺取陈留。您统领陈留的士兵，占据陈留县城，吃那里的粮食，招募天下跟从您抗秦的兵员，跟从抗秦的兵员招募组成后，您就能横行天下，没有人能妨害您了。”沛公说：“愿听指教。”

于是酈生便连夜去见陈留县令，劝他说：“秦朝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反叛它，现在您和天下联合就可以成就大功。如今仅只为即将灭亡的秦朝据城死守，我私下为您感到危险。”陈留县令说：“秦朝法禁最严，不可以乱说，乱说的要灭族，我不能答应你。先生用来指教我的话，不是我的心意，希望不要再说。”酈生留宿睡了，半夜时起来斩了陈留县令的头，越过城墙而去报告沛公。沛公率兵攻城，把县令的头悬挂在长竿上给城上的人看，说道：“赶快投降，你们县令的头已经被斩了！后投降者一定先杀掉！”在这时，陈留人看到县令已经死了，便相继投降沛公。沛公驻扎在陈留县南城门上，利用县城库存的兵器，吃那里储存的粮食，进出停留三个月，招募跟从抗秦的兵员以万计，便进入武关破灭秦朝。

太史公说：社会上流传的有关酈生的记载，大多说汉王已经攻克三秦，向东攻打项籍过程中领兵在巩县、洛阳之间，酈生穿着儒生的服装前去游说汉王。不是这样的。那时沛公没有进入武关，和项羽分军后到达高阳，便得到了酈生兄弟。我读陆贾的《新语》书十二篇，认为他确实是当时的说客。等到平原君的儿子和我友好，因此能够完备地把这些事记述下来。

19

汉元帝纪

——《汉书》卷九

【原文】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惲、（盂）[盖] 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贫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鰥、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

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匹，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

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赐云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立弟竟为清河王。

三月，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园、宜春下苑、少府仗飞外池、严禁池田假与贫民。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獮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

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粟，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

珠厓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救民饥谨。乃罢珠厓。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拯，加以烦扰乎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

夏，旱。立长沙炆王弟宗为王。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

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敕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媿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天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匹，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余事。除光禄大夫以

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贡禹卒。

卫司马谷吉使匈奴，不还。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云阳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赋。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任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由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执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昧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虽赦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措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谨，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

其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

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

三年春，西羌平，军罢。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接薨。

冬十一月，诏曰：“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
以时禁？各悉意对。”

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四年春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姿遭凶咎。加以边
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
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
外蒙泽。今朕昧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
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
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
《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
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乃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
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
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
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
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
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
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

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为大郡。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舆为信都王，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淮阳王舅张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语，博腰斩，房弃市。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谨。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

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暗，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

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夏六月庚申，复陵园。

壬申晦，日有蚀之。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二月，御史大夫延寿卒。

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封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赐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译文】

孝元皇帝，是宣帝的太子。母亲是共哀许皇后，元帝在宣帝地位低微时出生在民间。元帝两岁时，宣帝继承帝位。元帝八岁时，被册封为太子。成年以后，性格柔和仁义喜好儒学。看到宣帝所任用的官员多是执行法制的官吏，用刑罚约束下级官吏，大臣杨惲、宽饶等人因出言讥讽得罪宣帝而被处死，元帝曾在跟随宣帝吃饭时语调和缓地说：“陛下使用刑罚太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恼怒地说：“汉朝有自身的制度，原本是王道、霸道交叉使用的，怎么会单纯的推行德教，沿用周代治理天下的方法呢！况且普通的儒生不了解适合当前的治理方法，喜好肯定古代否定当今，让人迷惑在名实之中，不

知道应该遵守什么，怎么胜任得了职位呢？”然后感叹地说：“扰乱我家的人，是太子！”宣帝于是疏远太子转而宠爱淮阳王，说：“淮阳王善于发现问题，喜好法制，最适合做我的继承人。”并且淮阳王的母亲张婕妤特别得到宣帝的宠幸。宣帝有心想用淮阳王取代太子，然而因为年轻时与许氏相依生活，一同从低微中兴起，所以始终没有背弃许氏。

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驾崩。癸巳，太子即元帝继承皇位，祭拜高庙。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埋葬在杜陵。赐给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赐给俸禄在两千石以下的官吏钱财、丝绸各不相等。大赦天下。

三月，封皇太后的哥哥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册封皇后王氏。把三辅、太常、郡国公的田地和庭院可以节省出来的地方赈济给家业贫困的百姓，资财不足一千钱的百姓借贷给种子、口粮。封外祖父平恩戴侯的侄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作为许广汉之嗣，负责他的祭祀。

夏四月，下诏说：“我继承先帝的遗志，获得祭祀宗庙的权力，小心谨慎，尽心尽力。有时发生地震数次而不停止，我对这样的天地告诫示警感到十分害怕，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刚开始推行开垦荒田的措施时，我担心平民百姓失去赖以谋生的职业，临时派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按顺序视察天下各地，细心询问年龄已高、鳏、寡、孤、独、因贫困不能谋生的那些百姓，招收贤明有才之士，选用显露有才能的人作官，撤销不称职的官吏，乘机掌握了解民风习俗的教化。丞相、太守这些俸禄达到二千石的官员果真能尽心职守，宣明教化，关心体贴天下的百姓，那么四海之内通和亲善，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了。《书》上不是说吗：‘国家如果具有栋梁之材，天下就太平无事！’传告天下，让他们清楚地了解我的心意。”又说：“关东今年粮谷欠收，百姓大多贫困缺粮。让那些遭受灾害严重的郡国不用交纳租赋。由少府管辖的江、海、陂、湖、园、池借给贫苦百姓用来谋生，不要收取租赋。赐给皇族宗室有属籍的人一匹马到八匹马不等，地方的三老、恪守孝道的人赐丝绸五匹，弟弟敬重兄长、努力进行耕作的人赐丝绸两匹，鳏、寡、孤、独的人赐丝绸两匹，普通百姓小吏以五十户为单位赐给牛、酒。”

六月，因为民间流行疾病瘟疫，下令命高级官员降低饮食标准，裁减乐府官员，节省皇室用马，用来赈济救助贫困地区。

秋八月，上郡属国内归降的胡人一万多人逃入匈奴境内。

九月，关东的郡国发生十一场大水灾，缺乏食物，导致一些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悲惨景象。调集邻近郡国的钱财、粮米用来赈济救灾。元帝下诏说，“有时候，阴阳不调合，导致黎民百姓遭受饥寒，没有办法加以保护治理，仅仅因为德行浅薄，不够用来充实过时的居所。让那些皇帝亲临的行宫、驿馆不要进行装修，太仆减少用来喂马的粮食，水衡节省饲养野兽所用的肉食。”

二年春正月，元帝驾临甘泉，在郊外祭祀天地。赐给云阳百姓爵位一级，每百户女子赐给牛、酒。

册封弟刘竟为清河王。

三月，册封广陵厉王、太子刘霸为王。

下诏裁撤黄门乘车所用马匹，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欽飞外池、严籓池田所占用的农田都借给贫民耕种。下诏说：“我听说贤圣统治天下的时候，阴阳调合，风雨适时，日月光芒四射，星辰平和宁静，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安享晚年。现在我恭敬地接受天地的旨意，地位在公侯之上，圣明不能超过烛光，德行不能安抚天下，灾害异象一同袭来，连年不息。在二月戊午，陇西郡发生地震，震落毁坏了太上皇庙中大殿墙壁上的木饰，损坏獬道县城墙官寺和百姓房屋，压死很多人。山崩地裂，地下泉水涌而出。上天降下灾难，使我朝震惊。治理上有大的过失，以致被上天惩罚到这种地步。早晚兢兢业业，却不明晓重大变革，只是深深地沉郁悲伤，不知道其中要旨。有时连续几年粮米欠收，百姓贫困乏食，难以忍受饥寒，以致犯法被惩处，我很是怜悯这些人。遭受地震灾害特别严重的郡国，不用交纳租赋。大赦天下。凡是能够免除、减少节省用来方便天下百姓的措施，都上书奏明，不要有所隐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推荐才能突出特别、能够直言劝谏的人士，我将亲自批阅。”

夏四月丁巳，册封皇太子。赐给御史大夫爵位为关内侯，中二千石的官吏为右庶长，天下能够继承父业的人爵位一级，赐给列侯每人钱财二十万，五

大夫钱财十万。

六月，关东发生饥荒，齐地百姓互相残食。

秋七月，下诏说：“连年遭受灾害，百姓面有饥色，使我感到悲伤难过。已经命令官吏拿出仓贮粮米，打开国库进行赈济救灾，赐给饥寒交迫的百姓衣物。今年秋季庄稼受灾严重。这一年中地震频繁发生。北海发生水灾，溺死很多百姓。阴阳不调，到底过错在什么地方呢？公卿将官对此有什么忧虑呢？都直言指出我的过失，不要有所隐讳。”

冬天，下诏说：“国家想要兴盛，就应该尊敬师长并且重视教育。因为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传授经书中的道理，功劳十分显著。赐给他关内侯爵位，食邑八百户，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听政。”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人谗言诬陷萧望之，元帝让萧望之自杀。

三年春，下令命诸侯的丞相官位在郡守之下。

珠崖郡的山南县发生叛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待诏贾捐之认为应该废弃珠崖郡，拯救遭受饥荒的百姓。于是撤销珠崖郡。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被烧毁。下诏说：“这是天降火灾于孝武园馆，我特别恐惧害怕。不明白了解灾变异象，过错在我自身。官员们又不肯极力指出我的过失，导致情况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会安心呢！百姓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没有办法给予援助，又加上苛酷官吏的烦扰，众多法规的限制，百姓不能以享天年，我特别可怜同情这种情况。大赦天下。”

夏季，发生旱情。册封长沙炀王的弟弟刘宗为王。封已故的海昏侯贺的儿子代宗为侯。

六月，下诏说：“我听说安抚百姓的方法，原本在于阴阳。最近阳阴错乱，导致风雨不调。我没有德行，希望众多文武官员中有人敢指出我的过失，现在却不是这样。迎取奉合，不肯尽言，我十分忧虑。长期为救助饥寒交迫的黎民百姓，让他们远离父母、妻子儿女，忧劳于不能从事生计的行业，保卫着不能居住的宫殿，这恐怕不是用来辅佐阴阳之道的做法。裁撤那些守卫甘泉宫、建章宫殿的卫士，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文武百官各自节省费用。上书奏事不要有所隐讳。有关官员一同努力，不要违背四时的禁忌。丞相、御

史推荐天下明晓阴阳灾变的人各三位。”于是上书谈论政事的人特别多，有人因此得到提升召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

四年春正月，元帝到甘泉，在郊外祭祀五畴。

三月，元帝到河东，祭祀土地神。赦免汾阴被处以徒刑的囚犯。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酒，鰥、寡、年高之人赐给丝绸。皇帝出行所经过地区不用交纳租赋。

五年春正月，任命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官位仅次于诸侯王。

三月，元帝去雍地，祭祀天地。

夏四月，有星星与参宿反向运行。下诏说：“因为我的失职，导致官位混乱，许多职位长期空缺，没有得到适当的人选。百姓感到失望，向上感动皇天，阴阳为此突变，怪罪黎民百姓，我十分担忧这种情况。前不久关东连年遭受灾害，饥寒瘟疫盛行，百姓死于非命。《诗经》不是说：‘凡是百姓有悲惨的事发生，尽力去帮助他们。’下令命太官不要每天都屠宰牲畜，所用具皿都减少一半。乘车喂马，只要不耽误正经事就行了。废除角抵游戏，裁撤上林宫、皇帝出行所住的行馆、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的弟子不要委任官职，以使学者增多。赐给宗室子弟有属籍的一匹马到八匹马不等，地方三老、恪守孝义的人赐丝绸五匹，敬重兄长、努力从事耕种的人赐丝绸三匹，鰥、寡、孤、独的人赐给丝绸两匹，普通百姓小吏每五十户赐给牛、酒。”减轻刑罚七十多条款。免除光禄大夫以下到郎中与同胞兄弟互相连坐的命令。让从官给事官侍卫人员，可以同祖父母、父母、兄弟来往。

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贡禹去世。

卫司马谷吉出使匈奴，没有返回。

永光元年春正月，元帝一行到甘泉，在郊外祭拜天地。赦免云阳地犯有徒刑的罪犯。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酒，年高之人赐给丝绸。皇帝出行所过地区不用交纳租赋。

二月，下诏命丞相、御史保举推荐质朴敦厚、谦逊有德之人，光禄大夫每年以此选拔科第郎从官。

三月，下诏说：“五帝、三王任用贤能的人做官，以致粮米充足天下太平，

但是现在却不能形成圣明的治理，难道是这些百姓与过去不一样吗？过错在于我的不贤明，不知任贤举能。所以巧言谄媚的人当权，而贤能人士被埋没。重新让周代、秦朝的弊病出现于当世，百姓逐渐失质朴的习俗，丢弃礼义，触犯刑法，这不是很让人感到伤心吗！从这种情况来看，百姓有什么过错？大赦天下，让得到赦免的人励精耕作。改过自新，每个人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田地的人都借给他们农田，贷给种子、给他们贫民标准的饭食。赐给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五大夫爵位，办事勤恳的官吏爵位两级，能继承父业的人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酒，鰥、寡、孤、独、年事已高的人都赐给丝织品。”这个月天下大雨雪，降霜冻损坏庄稼，秋季欠收。

二年春二月，下诏说：“我听说唐、虞不设肉刑但百姓却不违背规定，殷周两代实施法制而心术不正的人被制服。现在我能够继承高祖的宏伟基业，地位在公侯之上，日夜担心恐惧，总是考虑百姓的困难，从来没有忘记。然而阴阳不调，日月星辰暗淡无光。百姓处于极端困若之中，流落散失在迁移的途中，盗贼一并兴起。朝廷的主管官署又长于捉拿贼盗，失去了治理百姓的方法。这些都是因为我的不贤明，以致政治上有失误的地方。错误到了这种地步，我自己也感到耻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如果像这样德行浅薄，怎么向他们交待？现在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一百户赐给牛、酒，鰥、寡、孤、独、年高的老人、俗守孝义、努力耕作的人赐给丝织品。”又赐给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到中都官等重要官员赐给数量不等的财物，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赐给五大夫爵位，勤事吏赐给爵位两级。

三月壬戌朔，发生日食。下诏说：“我忧愁恐惧，日夜思考过失，不敢荒废。只因为阴阳不调，不能指出政令有误的地方，多次下诏命公卿大臣处理政务，每日盼望有所成效。直到今天有关官员处理政务，不能做到适当，实施政令禁止措施，不合民心，残暴凶猛的习俗渐长，和睦相处之道日渐衰落，百姓愁苦，没有责怪自己之处。这样导致邪气一年比一年增长，侵扰太阳，正气被淹没，时间久了太阳失去光辉。于是在壬戌日，发生日食，上天出现奇异现象，用来告诫我自身，我十分忧虑。下令命国内郡国推举奇才异士等贤良直言进谏的人各一位。

夏六月，下诏说：“近来庄稼连年不收，国内各地都贫困不堪。芸芸百姓，辛勤劳作，却无收获，被饥饿所困扰，没有办法给予救助。我作为百姓父母，德行不能广施天下，却设立刑罚，自己感到特别悲伤。大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发生叛乱，派遣右将军冯奉世前去征讨。

八月，任命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率别将五校一同进发征讨。

三年春，西羌被平定，军队撤回。

三月，册封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去世。

冬十一月，下诏说：“先前己丑发生地震，仲冬时节下雨、出现大雾，盗贼一同兴起，官吏为何不及时制止？每人都认真回答。”

冬季，重新设置盐铁官、博士弟子官员。因为使用不足，百姓大多免除租赋，没有能力为中外服徭役。

四年春二月，下诏说：“我继承至尊之位，不能治理百姓，多次遭受灾害侵扰。又加上边境不安定，军队在边远之地作战，交纳赋税、苦于徭役，百姓骚动，穷困潦倒，触犯刑法被判刑。上无道而用重刑约束天下，我特别痛恨这一情况。大赦天下，所贷给贫民的钱粮不要收回。”

三月，元帝到雍，祭拜五时。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发生水灾。

戊寅晦，发生日食。下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在位，忠心有才之士担任官职，那么百姓就会安居乐业，边远地区蒙受恩泽。现在我不懂王道，虽日夜操劳，也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所见无不眩晕，所听无不迷惑，这使政令大多收回，不得民心，各种不正道的学说白白引进，事无成功。这是天下都知道听闻的。公卿大夫喜爱厌恶各不相同，有人从罪恶的目的出发，作不正当的勾当，侵扰剥夺黎民，百姓怎么能各尽其乐呢！于是六月末，发生日食。《诗经》不是说：‘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从今日开始，公卿大夫都努力思考上天的诫告，谨慎地修养自身，来辅佐我不能尽职之处。直言表达你们的心意，不要有所隐讳。”

九月戊子，裁撤思后园和戾园的卫士。冬十月乙丑，撤销设在郡国的祖

宗庙宇。众陵分制归属三辅。把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作为初陵。下诏说：“不乐意离开故土，是百姓的本性；骨肉团聚，是人之常情。不久前有关人员因为臣子的义务，上书请求迁徙郡国百姓来奉守园陵，让百姓远离自己祖先坟墓，家业破败，别离亲属，每人都怀思慕故乡的情怀，每家都无法安定。这使东垂地区遭受不必要浪费的危害，关中有没有依赖的百姓，这不是长久之计。《诗经》不是说：‘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现在做初陵的地点，不要设置县邑，使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没有动摇之心。传告天下，让百姓官吏明白了解。”又撤除先世皇后父母的奉邑。

五年春正月，元帝到甘泉，在郊外祭祀天地之神。

三月，元帝到河东，祭礼土地神。

秋季，颍川发生水灾，洪水淹死很多人。官吏、从官故乡县受灾的人准予休假，士兵准许回归故里。

冬季，元帝到长杨射熊馆，摆列车骑，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

十二月乙酉，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陵寝庙园。

建昭元年春三月，元帝到雍，祭祀五畤。

秋八月，出现白蛾飞舞遮天蔽日的情况，从东都门到枳道都是这样。

冬季，河间王刘元有罪，被罢免流放房陵。撤除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园。

二年春正月，亲临甘泉，在郊外祭礼天地之神。

三月，亲临河东，祭礼土地神。增加三河大郡太守的俸禄。规定管辖十二万户的为大郡。

夏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册封皇子與为信都王，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驾崩。

冬十一月，齐、楚发生地震，天降大雪，压断树木、损坏房屋。

淮阳王的舅舅张博、魏郡太守京房因为图谋用邪术引诱诸侯王，泄漏宫中决定，张博被腰斩，京房被斩首示众。

三年夏，下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的俸禄都为两千石。

六月甲辰，丞相韦玄成去世。

秋季，派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假托皇上的命令征发戊己校尉、屯田官吏、士兵和西域胡兵攻打郅支单于。冬天，将郅支单于斩道，传首京师，把首级悬挂在夷邸门。

四年春正月，把诛杀郅支单于的捷报告祭郊庙。大赦天下。群臣纷纷祝酒以示庆贺，把当地地图文书出示给后宫贵人观阅。

夏四月，下诏说：“我继承先帝的遗志，日夜担心恐惧，害怕自己不胜任帝王之职。有时阴阳不调，五行运行失去秩序，百姓饥饿。为了拯救黎民百姓的困苦，亲自派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按顺序视察各地，详细询问年高、鰥、寡、孤、独、贫困、无法谋生的那些人，推荐有奇材异能的人。相、将、九卿，你们要遵循我的本意不要怠慢，让我了解得知推行教化的结果。”

六月甲申，中山王刘竟去世。

蓝田地区沙石阻塞霸水，安陵岸崩塌堵塞泾水，河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下诏曰：“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够辨明好恶并规定取舍，推崇礼义谦让并且百姓愿意照此实施，所以设立刑法而百姓不触犯，政令实施而百姓听从。现在我侍奉宗庙，兢兢业业，不敢有所松懈，德行浅薄成效甚微，教化无力。《传》不是说吗：‘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酒，老人、恪守孝义的人、勤于耕作的人赐给丝织品。又说：“现在是春天农桑兴起，百姓都拼力劳作的时候，所以这个月劝导百姓加紧耕种，不要耽误农时。现在有不良的官吏，极力审查小案，强迫人们前去接受审查，致力于无关紧要的小事，来妨碍百姓，使他们失去农时，白白浪费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公卿大臣要明察加以约束告诫。

夏六月庚申，修复戾园。

壬申晦，发生日食。

秋七月庚子，修复太上皇陵寝园庙宇、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康韩邪单于前来朝见。下诏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已经将其诛灭，康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往礼义，重新恢复朝贺的礼仪，希望边地将这种情况永远流传下去，边境地区长期保持和平。下令改

元为竟宁，赐给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作为阏氏。”

皇太子行加冠礼。赐给列侯继承人五大夫爵位，天下能够继承父业的人爵位一级。

二月，御史大夫延寿去世。

三月癸未，恢复孝惠皇帝的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季，封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赐给副校尉陈汤关内侯爵位，黄金一百斤。

五月壬辰，元帝在未央宫驾崩。

拆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的庙殿。撤除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的寝园。

秋七月，元帝安葬在渭陵。

20

平帝本纪

——《汉书》卷一十二

【原文】

孝平皇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也。母曰卫姬。年三岁嗣立为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辛卯，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谒高庙，大赦天下。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诏曰：“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对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令士厉精向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

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前议定陶傅太后尊号，守经法，不阿指从邪，右将军孙建爪牙大臣，大鸿胪咸前正议不阿，后奉节使迎中山

王，及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诩，皆以前与建策，东迎即位，奉事周密勤劳，赐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赐帝征即位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储偫。

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闾师，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变闻。用太牢祠。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六月，使少傅左将军丰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四人号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复贞妇，乡一人。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十县，属大司农，常别计其租入，以贍贫民。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陞县为中山孝王后汤沐邑。

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封故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绛侯周勃玄孙共、舞阳侯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复爵。赐故曲周侯酈商等后玄孙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

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

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天下民货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九月戊申晦，日有蚀之。赦天下徒。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

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云阳，赐公田宅。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语在《莽传》。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汉公世子宇与帝外家卫氏有谋。宇下狱死，诛卫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诏曰：“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眊悼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察，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

各有差。赐天下民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安、临皆为列侯。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梁王立有罪，自杀。

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冲，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

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

【译文】

孝平皇帝是汉元帝庶出的孙子，是中山孝王的儿子。母亲叫卫姬。三岁

时，袭父亲的爵位称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驾崩，太皇太后颁发诏书说：“大司马董贤年轻，不合群臣的心意，交回印章，免去官职。”董贤当天自杀。太皇太后任命新都侯王莽担任大司马，兼掌管尚书台的工作。秋七月，派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作使臣，持符节迎接中山王回京师。辛卯日，把皇太后赵氏贬为孝成皇后，退住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住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重恭等全部被罢免官职，流放到合浦去。九月辛酉日，中山王即帝位，到高祖庙朝拜，大赦天下。

平帝年方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掌权，百官都接受王莽的指挥。诏书说：“赦令，是想要和天下臣民从头开始，确实是想让百姓洗心革面，保全性命。以前有关部门常上奏赦令下达以前的事，致使犯罪增加，无辜的人遭杀害，完全丧失了重视信义、谨慎用刑、让民众洗心革面的旨意。至于选举，那些担任官职有工作能力的知名人士，却因为曾经有罪难以保举，甚至废而不用，大大违背了赦免小过，选举贤才的原则。对那些有经济错误和有罪恶念头而没有犯法的人，推举上来就不要追究了。让士人振奋精神努力向上，不要由于小毛病而妨碍选用大才。从此以后，有关官府不要再上奏赦令下达以前的事。有不符合诏书旨意、伤害国事的，以大逆不道论处。把这件事定为法令，告知天下，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上一只白鸡、两只黑鸡，下诏书命令三公用作时新食物，到宗庙祭祀祖先。

群臣上奏说大司马王莽功劳如同周公，因此赐王莽安汉公称号，对太师孔光等人全部增加封地、爵位。天下民众赐一级爵，二百石以上的在职官员，不管具体情况怎样，统统免除试用期，担任真职。

立原东平王云的太子开明为王，立原桃乡顷侯的儿子成都为中山王。封汉宣帝耳孙刘信等三十六人做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在前段日子商议定陶傅太后尊号的时候，属守经典、法令，不阿谀献媚，不曲从好邪，右将军孙建是近卫大臣，大鸿胪左咸先是坚持正义不献媚讨好，后又持符节出使迎接中山王，还有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诩，全部由于前些时候参与拥立大计，往东迎接中山王即位，侍奉

君王周到勤劳，赐关内侯爵位，按不同等级赏给封地。平帝被征召即帝位时途经的县乡官员，从二千石以下到佐史，全部按不同等级赏赐爵位。又下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没有儿子但有孙子、或者过继侄儿为儿子的，都可以继承爵位。公、列侯的继承人犯罪，处耐罪以上的，要先奏请朝廷批准。皇族有亲属可是由于犯罪而断绝的，应赦免皇帝亲属，皇族作吏由于推举为廉吏而升为佐史的，俸禄补为四百石。全国官吏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年老退休后，给予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一直到死。派遣谏大夫巡行三辅地区，登记在元寿二年哀帝驾崩时被多收了赋税的官吏百姓，一律偿还他们的价值。义陵附近的百姓坟墓，如果不妨碍陵墓内正殿的，一律不要发掘。全国官吏百姓都禁止置办储存生活用具。

二月，设置义和官，官秩为二千石；外史、闾师，官秩六百石。颁发教化，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斥逐淫乱的乐曲。乙未日，义陵正殿里以前放置在柜子中的神衣，丙申日清晨跑到外面床上，殿令以异外变故报告上来。用太牢祭祀。

夏五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各推举一名忠厚诚恳可以直言劝谏的人。

六月，派少傅左将军甄丰向平帝母亲中山孝王姬赐玺书，拜她为中山孝王后。赐封平帝舅父卫宝和他的弟弟卫玄为关内侯。平帝姊妹四人都赐称号为“君”，各自食二千户的租税。

封周公后裔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掌管周公及孔子的祭祀。追赐孔子谥号为褒成宣尼公。废除明光宫和三辅地区的驰道。国内已经判罪的女犯人，都放回家去，让她们每月出钱三百，雇人服役。免除贞妇的赋税徭役，每乡一人。设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负责一州，鼓励从事农业，种植桑树。

太皇太后减省自己的封邑一个县，划归大司农，单独核算它们的租税，以此救济穷人。秋九月，赦免全国刑徒。将中山苦陘县划为中山孝王后的封邑。

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诏书说：“皇帝的名字是两个字的，并且与器物同名，如今改名，以符合古代制度。命令太师孔光用太牢到高帝庙祭告

祖先。”

夏四月，将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如意立为广宗王，将江都易王的孙子阡台侯官立为广川王，将广川惠王的曾孙伦立为广德王。原大司马博陆侯霍光的叔伯兄弟的曾孙霍阳，宣平侯张敖的玄孙张庆忌，绛侯周勃的玄孙周共，舞阳侯樊哙的玄孙的儿子樊章，全部被封为列侯，恢复他们爵位。原曲周侯酈商等人后裔玄孙酈朋友等共计一百一十三人，赐封为关内侯，按照不同等级赏给封邑。

郡、诸侯国大旱，又发生蝗灾，青州尤其厉害，百姓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官吏、平民，由于百姓穷困捐献田地、住宅者，共二百三十人，把这些财物按人头赐给贫民。派遣使者捕捉蝗虫。老百姓捕到蝗虫交给官吏，用石、斗量好，按照数量多少付钱。全国百姓，家中财产不满两万的，受灾的郡家财不满十万的，全部免除租税。百姓患传染病，到空着的王侯府中居住，给百姓医治，并给他们药品。死去的人给丧葬钱，一家死去六口以上的给五千，四口以上的给三千，二口以上的给二千。废安定呼池苑，改造为安定县，兴建官府，市里，招募贫民迁去，沿路公家供给食宿。到达迁徙地后，赏赐田地、住宅、生活用具，借给犁、牛、种子、粮食。又在长安城中兴建五个里，建筑二百所住宅，供贫民居住。

秋天，每郡推举一名勇敢、有气节、懂兵法的人，公车征召入京。九月戊申日，发生日食，赦免天下刑徒。派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手持符节前往边境阅兵。

派遣执金吾侯陈茂带着钲鼓，招募汝南、南阳勇敢士兵、官吏三百人，去劝降江湖盗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盗贼都主动出降，送到家乡所在地服役。成重迁徙到云阳，公家赏赐田地住宅。冬天，让中二千石官推举判案公正的人，每年推举一人。

元始三年春天，命令有关部门替皇帝向安汉公王莽的女儿纳采，这件事记载在《王莽传》。又命令光禄大夫刘歆等共同议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都按照礼节娶妻，迎亲的时候站在辎车上，拉车的马并驾齐驱。

夏天，安汉公上奏车服制度以及官吏平民养生、送死、嫁娶及占有奴婢、田地、住宅、器具的等级。建立官稷和学官。郡和诸侯国称学，县、道、邑、侯国称校。校和学设置一名经师。乡称庠，聚称序。序和痒设置一名《孝经》师。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取武库的兵器，攻打官府，放出囚徒。大司徒掾追捕，他们全部认罪。安汉公的长子王宇和平帝外戚家卫氏谋反。王宇被关进监狱，不久死去。卫氏被杀死。

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时用高祖配享天，宗祀时用孝文帝配享上帝。把殷绍嘉公改称为宋公，周承休公改称为郑公。诏书说：“夫妇正就可以使父子亲，人伦就确定了。上次诏命有关官府免除贞妇的赋役，放女犯人回家，确实是想用来防止好邪，保全贞洁。至于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七岁以下的孩子不施刑罚，乃是圣王的规定。可是酷暴的官吏大都拘捕犯法者的亲属，妇女老幼无一例外，构结怨恨，有伤风化，百姓苦不堪言。明白地告知百官，妇女只要不是自己犯法，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只要不是全家犯大逆不道、诏书点名拘捕的，都不能逮捕。需要查验的，到他们家中去查验。将这件事确定下来并记录为法令。”

二月丁未日，立王氏为皇后，大赦天下。派遣太仆王恽等八人，配备副使，持旌节，分别巡行天下，查看风俗。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官员和登记在册的皇族，按照不同等级赏赐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天下平民全部赏赐一级爵位，鳏寡孤独者和老人赏赐布帛。

夏天，皇后到高帝庙拜见。加给安汉公“宰衡”的称号。赏赐安汉公太夫人“功显君”称号。安汉公的儿子王安、王临都封为列侯。安汉公奏请皇帝设立明堂、辟雍。把孝宣庙尊称为中宗，孝元庙尊称为高宗，天子代代祭祀。设置西海郡，把天下违犯禁令的人都迁徙到那里去。梁王立犯罪，自杀身亡。

分割京师，设置前辉光、后丞烈两郡。更换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官名和位次，更换十二州的名称。将各郡、诸侯国所属地界重新加以划分，有的改变。天下事情多变，官吏不能全部记载。冬天，大风将长安城东门的屋

瓦差不多全部吹走了。

元始五年春正月，在明堂进行禘祭。征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九百名皇族子弟协助祭祀。祭礼完毕后，都增加封邑户数，赏赐爵位和钱财布帛，按照不同等级增加俸禄，补升官职。

太皇太后下诏书说：“听说帝王首先用德行安抚民众，其次则亲近亲族以及于百姓。从前尧和睦九族，舜也厚待他们。我由于皇帝年幼，临时执掌国家政权，可是皇室子弟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还有兄弟吴顷王、楚元王的后裔，从汉初到现在，已达十余万人，虽然有王侯之辈，但是无法互相查禁，有的犯法论罪，这都是教育不到的过错。《传》不是说过：‘君子对亲族诚恳，那么老百姓就实行仁义。对皇族自太上皇以来的亲属，都以他们的家世确定姓氏，郡、诸侯国设置宗师来纠察他们，教育他们。二千石官员要选出有道德修养的人作宗师。考察出不听从教令和失职害人者，宗师可以用邮传上书告知宗伯。宗伯奏报皇上。平时每年正月赏赐宗师每人十匹布帛。’”

派义和刘歆等四人作使者，掌管明堂、辟雍，让汉代和周文王筑灵台、周公作洛邑相符合。派太仆王恽等八人为使者，巡行观察风俗，宣扬德行、教化，使万国同一。八人都封为列侯。

征召天下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音乐、文字、史书、方术、本草和能够教授《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的人，所在地区替他们备一辆辎车，封好书信，送往京师。来到京师的人有数千人。

闰月，将梁孝王玄孙的耳孙刘音立为王。冬十二月丙午日，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大赦天下。有关官府议论说：“据礼制，臣子不能称君王为殇。皇帝已十四岁，应该按照礼仪安葬，戴皇冠。”上奏被批准。平帝安葬在康陵。诏书说：“皇上仁爱慈惠，对每个人都很同情哀怜，每次发病，气总是往上顶，说不出话来，因此来不及留下遗嘱。他的陪送妃妾，都放出宫回家，能够改嫁，就象孝文帝当年那样。”

21

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

——摘自毛泽东 1962 年 1 月 30 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 816、817 页）

【解析】

《汉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其主要编撰人是班固。班固是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 年）。班氏在汉代是世家，其曾祖班况、祖父班稚、父亲班彪、弟弟班超及妹妹班昭都是政治、军事或学术方面有成就的名人。东汉初年，班彪开始为《史记》写《后传》，先后做六十五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 年）班彪去世，二十三岁的班固开始继承父业，在家整理其父的史稿。不久，有人告发“私作国史”，班固被下狱治罪。其弟班超上书诉冤，将其营救出来。后来，汉明帝召见班

固，任他为秘书郎、兰台令史，要他一面点校秘书，一面编著国史。从此，班固为编写《汉书》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三十年。和帝永天元年（89年），窦宪出兵攻打北匈奴贵族，五十八岁的班固为远征军中护军，行中郎将军。大破匈奴之后，勒石燕然山（杭爱山）的铭文就是班固做的。和帝永元四年（92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也连带下狱，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岁。因遇祸事，他的著作也遭到破坏，《汉书》八表和《天文志》等篇均缺。其妹班昭将其著作加以整理，续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这样，《汉书》才有比较完整的内容。

《汉书》记叙了西汉（包括王莽十五年）二百二十九年的史事，总字数约八十万。它的材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关于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取之于《史记》；二是班彪的《后传》；三是班固自己在兰台搜集的；四是班昭和马续增补的材料。《汉书》的体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本纪、表、志、列传。本纪、列传用《史记》的形式，而合世家于列传。因其书名为《汉书》，所以将《史记》中的书改为志，《汉书》中的十志较《史记》中的八书增补了许多内容，为《汉书》的重要部分。自《汉书》以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的断代史籍体例便发展完善起来，后世修史者则以此为标准。但由于表和志两部分编写较为困难，修史者大多略去，所以这种体例多称为纪传体。那么，班固所创立的断代史体例为什么被历代修史者所仿效呢？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中谈到：“中国自汉以下，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汉书》共有一百篇，一百二十卷，主要篇目如下：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这四个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虽各有不同，但综合起来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历史。《汉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创立了断代史的体例，开拓了新的史学领域，且是文史结合的又一典范。

《汉书》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其所用为古字古训，阅读起来比较艰难。所以后世注解《汉书》者很多，唐以前已出现了三十多家注解。

史記卷六十二

唐颜师古汇集众家之长，著成古代最详之注。今人吴恂在历来注释的基础上析其精义，多有驳正，著成《汉书注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一书是开创我国纪传体通史的第一部历史文献。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曾因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监狱，并被处以宫刑。在狱中，他受尽了折磨，“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司马迁为免遭痛苦，曾想一死了之，但想到尚未完成的《史记》，就咬紧牙关，忍辱负重，以图完成宏愿。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释出狱，时五十岁，被任为中书令。他的朋友任安给他写信，要他利用时机向皇帝推贤进士时，大大触发了司马迁的牢骚。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冬，他写了回信，即《报任安书》，道出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及完成著书的伟大抱负。

《汉书·司马迁传》记述了司马迁一生的事迹。其中《报任安书》（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戾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伐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处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出面救援自己。司马迁因李陵一事触怒过皇帝，饱受折磨，他对此事感到十分为难。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司马迁写了此书，倾吐胸中的郁闷，并引用许多历史人物因受挫折而有建树的事迹来勉励自己。）一文详细记载了司马迁在狱中的经历及要完成《史记》的决心。毛泽东很早就读过《报任安书》这篇文章，1944年，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用的司马迁的话便是出自于《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七件事情，说明一些古人在逆境中成就的事情：一是“文王拘而演《周易》”，即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而变成六十四卦——《周易》；二是“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果，在穷困潦倒中回到鲁国，修删成鲁国史书《春秋》；三是“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讲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

到汉北、江南，途中写成传世之作《离骚》；四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指鲁国史官左丘明双目失明而写成《国语》之事；五是“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是指孙子受过膑刑后仍能在齐魏之战中用计大败魏军，其人连同其书《孙膑兵法》名扬天下；六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是指秦国丞相吕不韦曾作有《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八览”，又称《吕览》。吕不韦后来被迁徙到蜀郡，但其《吕览》却成传世之作；七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子到秦国后曾被下狱，又被毒酒所害，但其身后却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名篇）。司马迁举这么多例子意在说明自己在遭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为了写《史记》。毛泽东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引用这些例子，是因为他认为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人都是遭到上级领导的错误处理的，他们或者饱受肉体被摧残之苦，或者被放逐、迁徙而胸中积闷，但他们都在逆境中留下了传世之作。这说明：逆境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受到错误处理、遭受不公正待遇者不能因此而消沉，不管到了哪里，都可以学习，都一样可以作贡献。

毛泽东讲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的。这是因为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1年底，党进行政策调整，对这些同志恢复其名誉。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是为了弄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的一次会议。会上要求发扬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也称为“出气会”，他在会上要求受到过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能够正确对待。当然，正如他所说：不能对同志对任何人，做出不分青红皂白的错误处理，要尽量避免这种错误。但在人类社会里，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正确路线领导时，一经发现处理错了，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其重新抬起头来。这就是说：处理错误的事情既然在所难免，那么每一位同志更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逆境中也应发愤有为。

逆境出人才，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他在1975年谈到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有毅力、有决心，他在48岁至60多岁时完成了

《资治通鉴》，而这段时间正是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的时期，而这正是他能够完成这部书的原因所在。毛泽东还说：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所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气的人说的。

毛泽东讲到逆境可锻炼人的意志时，还说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受不公正待遇之事。他的确是个从不气馁的人。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锺，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锺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锺孙薪，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薪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薪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怵，毋怵为汉市长。毋怵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诗，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

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割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

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扼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续史记石室金匱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载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知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

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圜墙，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樛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

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儼列传》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敖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敖列传》第四十三,《田敖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拔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

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移，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隲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圜墙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

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殒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诋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剃毛

发嬰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惭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捶，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捶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倏倏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汗辱

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译文】

在遥远的颛顼时代，南正重被任命主管有关天的事务，火正黎被任命主管有关地的事务。在陶唐氏与有虞氏相交的时候，让重、黎的后人继承重、黎的事业，重新掌管与天、地有关的事务，一直到夏朝和商朝都是这样，因此重、黎世代管理天、地的事情。重、黎氏在周朝时，程伯休甫是他们的

后代。在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失去了管理天、地事务的职掌而改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历史方面的事。周惠王与周襄王之间，司马氏迁到晋国去。晋国的中军统帅随会逃奔魏地，因而司马氏进入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室迁到晋国后（其宗族）就分散到各地，有的在卫地，有的在赵地，有的在秦地。在卫地的人，当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地的人，以传授剑术的理论而出名，司马蒯聩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是司马错，他与张仪争论，之后秦惠王派他率兵伐蜀，击败了蜀国，因而他就地戍守。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薪，在武安君白起手下做事。这时候少梁改名叫夏阳。司马薪与武安君白起坑杀了在长平被击败的投降了秦军的赵国军队，回去以后二人都在杜邮被赐死，被葬在华池。司马薪的孙子叫司马昌，担任了秦王的主铁官。在秦始皇的时候，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作为武信君的将军而带兵巡行朝歌。诸侯们相继为王，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在汉朝讨伐楚霸王时，司马卬归降了汉朝，汉朝凭借他原先的封地建立了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毋怵，司马毋怵当上汉（长安四市）的一个市场的主管。司马毋怵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爵位是五大夫，去世后都被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担任了太史公的官职。

太史公司马谈从唐都那里学习天文，从杨何那里接受《易》的教育，从黄生那里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是在建元、元封年之间担任这个职务，他责备学者们没有彻底理解各家的思想，反而被各派师法所迷乱，于是他论述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说：“为使天达到同一目标有一百种设想，相同的归宿然而道路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社会的，只是他们学说的思路不一样，有能省察的、有不能省察的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术，崇尚吉祥的预兆而且有众多的忌讳，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但是由它论述的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儒学学者博学但却不得要领，花费大力气也没有什么功效，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难以被完全遵从，但是他们讲叙的群臣父子之间的礼仪，罗列的夫妇长幼之间界线，是不可改变的。墨学学者的节俭作风我们难以遵从，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不可普遍遵

循，但是他们所说的强本节用的道理，却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厉但缺少恩情，然而他们理顺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让人拘俭并且容易失去真实，但它强调名称与实在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可以不省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教人展开和闭合的规律，丰富万物，它的学术构成，遵循阴阳家对四季顺序变化的主张，采纳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撮取了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针对不同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立足于习俗办理事务，没有不恰当的，它的宗旨简约并且容易实施，办事少但却见效多。儒学学者则不是这样，认为皇上是天下的表率，君主倡导什么臣下就要拥护什么，君主在先臣下就应该跟随其后。像这样，君主烦劳反而臣下轻松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主张，则抛弃刚强贪欲，废黜过分的聪明，放弃这些却只用自己的学术。我们知道，精神耗费多了就会枯竭，身体太劳累了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很早就衰颓了，想要与大地一样地长在久存，这种事情是听不到的。

阴阳家主张，四季、八卦位、黄道的十二度和二十四节令各有规定和禁忌，说（对这些原则）顺应天道的人就会昌盛，逆行天道的人就会灭亡，则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们“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但是春天播种夏天万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顺应就无法制订治理天下的纪纲，所以（我）说“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

儒学学者，以（《礼》、《乐》、《尚书》、《诗经》、《易》、《春秋》）六艺为原则，阐释它们的文字成千上万，一辈子也不能把它们弄通，即使在壮年时对他们的礼法也不能全搞清楚，所以（我）说他们“博学却不得要领，花费大力气却没有什功效”。如果说他们罗列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讲述的夫妇长幼之间的界线，这些即使是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改变它们的。

墨家学者也崇尚尧、舜，他们叙述尧、舜的德行说：“堂屋（层基）只要三尺高，土阶只须三级，盖房子的茅草不要剪整齐，木椽子也不要削整装饰；用土碗吃饭，用土器喝菜汤，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夏天穿麻布做的衣服，冬天穿兽皮。”然而他们为人送终，用三寸厚桐木棺材，哭丧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悲哀。墨家教授人民丧礼，固执地要用这一套作为万民的表率。因此天下都是这样，尊卑没有区别的。社会不同了，时代发展了，做的事情

就不一定相同，所以说“（他们的）节俭难以让人遵从”。总的说来他们主张的强本节用，是人殷富家丰足的原则。这是墨子学说的好处，即使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不能废弃。

法家不区别亲疏关系，不划分贵贱，只是依据法令来决断，就使得人们亲近亲人、尊重尊贵的情意断绝了，这可以作为一时的计策，却不能长久使用，所以（我）说它“严厉却缺少恩情”。至于认为主子尊贵臣子卑下，辨明各自位分和职责不相逾越，即使是一百个学派（来辩论）也不能废弃。

名家被烦琐细碎，使人不能违反它的意旨，一切用名来作为准则，有失人情，所以说：“使人拘俭并且容易失去真实。”至于说到他们主张的引循名称而且要求实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情不遗漏，这些都是不可以不省察的。

道家主张没有作为，又叫没有什么不为的，它的具体主张容易实行，但它的言辞却难以理解。它的学术以虚无作为根本，以因循作为方法，没有既成的定势，没有固定的方式，因此能够彻底推求万事万物的情况。它不先于物也不后于物，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一定的法则又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是顺着时事的变化推行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界线又没有固定的界线，只是顺着事物的情况决定兴起或废弃，所以说“圣人没有取巧，只是遵守顺应时事通达变化的规则罢了”。虚是道的常理，顺应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起到来，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中确实名称和实际相符的叫做端（正），确实虚有其名的叫做款（空而不实）。只要不听叫做款的这种人所说的话，奸就不会产生，贤德和不肖之人也就自然分开了，白色和黑色就显现出来。（剩下的事）就在于你想怎么任用他们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于是遵循最基本的法则，混混冥冥（任其自然），照耀天下，反复往还不计较名称。大凡人有生命是因为精神的存在，所依附的只是身体。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了就会损坏，身体和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了的人不能再恢复生命，离分了的東西不可能再结合，所以圣人看重神与形。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身体是生命的躯壳。如果不先确定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和地位），就说“我有（理论）去治理天下”，请问有什么根据呢？

太史公司马谈掌管了天文事务，就不负责民众的事。他有个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在龙门出生，在龙门山的南坡和黄河的北岸耕种放牧，十岁时就能诵读古文。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到南方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寻大禹的墓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和湘水；又北涉汶水和泗水，在齐、鲁的都市研讨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和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到达蕃县薛城和彭城时司马迁因为旅费不足，就取道从梁、楚返回了。这之后司马迁当上了郎中，奉皇上的命令出使巴、蜀以南的地方，巡视了邛、笮、昆明等地，最后回到长安复命。

这一年，天子汉武帝举行了汉朝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司马谈却被留下停滞在洛阳，没有能参与跟随武帝去执行封禅的职事，心生怨恨快要死了。司马迁正好从西南回来，他在黄河与洛水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从远古开始，他就曾经在有虞氏和夏朝的时候显露功名，职掌的是天文的事务。但是到后代这种状况就衰落了，难道这种传统要从我这里断绝么？如果你继续接任太史，那么就是延续我们先祖的事业了。现在天子正在承接千年的传统，在泰山封禅，但是我不能够跟随前去，这是我的命（不好）呵！命（不好）呵！我死去之后，你一定要当太史；当了太史之后，不要忘了我想写的著作呵。孝道，是从服侍亲人开始的，经过为皇上做事的阶段，最终达到卓然自立；如果能扬名于后世，使父母显荣，这就是最大的孝。天下赞扬周召公，能宣扬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讲解《周南》、《召南》等《诗经》中的国风，实现太王、王季的想法，一直到公刘，用这些来尊崇（周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之后，王道残缺了，礼乐制度衰落了，孔子修治旧制，兴起衰废了的礼乐，论述《诗经》、《尚书》，作《春秋》，学者们至今都以这些来作为标准。自从获麟年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记载工作就已经绝灭了。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开明的主子，贤能的国君，忠心的大臣，讲义气的士人（不少），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记载评论这些，这是废弃了事关天下的文字，我太害怕（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了，你一定要时刻想着这事呵！”司马迁低着头泪流满面他说：“儿子不够聪明，请求父亲允许我将父亲已经编次好的史事加以整理，不敢有所缺漏。”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便在朝

廷的石室金匮的藏书搜集材料。司马迁任太史令后的第五年是太初元年，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是朔日，早上冬至，汉朝改（原用的颛顼历而）行太初历，在明堂中颁布新历，祭祀诸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的父亲说：‘自从周召公去世五百年才出现了孔子，由孔子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年了，一定有能够继承孔子事业并且把它发扬光大的人（出来），他纠正对《易》的错误解释，续作《春秋》，把《诗经》、《尚书》、《礼》和《乐》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作为儿子我怎么推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以前孔子为什么要写作《春秋》呢？”司马迁说：“我从董仲舒先生那儿听说：‘周朝的制度被破坏后，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但是诸侯们认为他是个危害，大夫们以设置障碍干扰他。孔子知道在当时社会他不会被重用，自己的理论也得不到实施，于是他就褒贬春秋时期总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度，贬损诸侯，批评大夫，借此来阐明君王应该做的事情罢了。’孔子说：‘我与其写抽象的理论，还不如（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叙述评论史实中更为清楚明白。’《春秋》向上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法则，向下理清了人事的伦常秩序，使人们抛弃疑惑不解，明白是非，判定难以界定的事情，赞美善行憎恶丑恶。尊崇贤良的人轻视不肖的人，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修补弊端兴起被废弃（了的礼乐），这是君王最重大的法则。《易》叙述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事，因此它的长处在于变化的规则；《礼》为人确定规则，因此它的长处在于可以施行；《尚书》记载了先王的事情，因此它的长处在于政治方面；《诗经》记载了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等，因此它的长处在于讽谏；《乐》是音乐所以产生的根据，因此它的长处在于协和；《春秋》分辨是非，因此它的长处在于对人进行管理。所以说《礼》是用来节制人的，《乐》是用来启发协和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易》是用来阐述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讲义理的。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有用的了。《春秋》文字有数万，精髓有数千，万物的聚散之理都在《春秋》（中说明了）。在《春秋》之中，被弑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个，被

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不能保住社稷的就更数不清了。考察其中的原因，全都是丧失了根本。因此《易》中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逐渐发展形成的’。持掌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面前有馋但他却听不见，背后有贼人他也不能觉察到。作为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在平时不知如何处理日常事物恰当，遇到事情变化了却也不知道如何相机处置。做君主和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承担首恶的罪名。做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陷入篡位、弑杀君父的死罪。事实上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却不知道义理，一旦告诉他们义理就不敢推卸罪责了。不通晓礼仪和义理的意旨，就会（坏）到作君主的不像君主，作臣下的不像臣下，作父亲的不像父亲，作儿子的不像儿子的程度。作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被臣下冒犯，作臣下的不像臣下就会被君主诛杀，作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抛弃人伦之道，作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的过错来指责他们，他们只会接受而不敢反驳。因此说《春秋》是礼仪和义理的本原。礼在丑恶现象没有发生之前起阻止作用，法在坏事发生之后才开始施行，因此法的功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阻止作用就连那些被禁止（败坏行为）的人也是难以明白。”

壶遂说：“在孔子那时候，上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他作《春秋》，把文章流传下来作为评价礼义的标准，当作统一的法则。如今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汉武帝），下得以效忠守职，万事俱备，都各自遵循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原则行动，先生所要论述的，打算说明什么呢。”司马迁说：“啊啊，不通，不是这样。我听我的父亲说过：‘伏羲非常纯厚，作了《易》中的八卦。尧舜时代的繁盛，《尚书》里有记载，礼、乐兴起。商汤和周武王的兴隆，被诗人们吟咏歌唱。《春秋》推举善行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不仅仅是讥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一直到现在圣明的天子（汉武帝），获得了吉祥的象征，进行了封禅，改为太初历，变了服装的颜色，接受天命，恩泽无边，海外风俗不同，相隔数国的国家都派人来叩击塞门，请求进献珍宝进见皇上的事，说不完。臣下百官即使努力歌颂

皇上的德行，也还是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更何况贤能的士人，如果得不到国君的任用，是持掌国家的人的耻辱；皇上开明圣贤，如果他的德行得不到传扬，那么是官吏们的过错。并且由我职掌史官，如果废毁了皇上的圣明盛德没有记载下来，埋没功臣、贤大夫的建树没有加以叙述，背弃了我父亲的话，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叙述历史事实，整理与它们有关的流传下来的史料，并不是创作，而您却把我写的东西与《春秋》相提，那就弄错了。”

这之后，司马迁开始写作。过了十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辩护而遭到宫刑，被囚禁在监狱里，他喟然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呵！我的身体已经损害了，是无用之人了！”他退一步深思：“《诗经》和《尚书》透露出来的忧愁怨恨，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理想的思绪呵。”于是，他叙述从唐尧以来，到汉武帝获麟那年为止的历史；他把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全书目录）本纪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一，《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表的次序是：《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书的次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世家的次序是：《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

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列传的次序为：《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敖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敖列传》第四十三，《田敖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的余脉，承继了已经断绝了的夏、商、周的事业，周朝的学说衰落了，秦朝废除了古文，烧毁了《诗》、《书》，因此明堂、石室、金匱的玉版、图书被散乱。汉朝兴起之后，萧何制定法令条文，韩信申明军纪

法律。张苍整理度量序律历，叔孙通订立汉代的朝制典礼，富有文采的著作有所进献，散佚了的《诗》、《书》常常陆续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来讲授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理论，公孙弘因为崇尚儒学而闻名，百年之间，天下的遗文古事都集中在一起了。太史公是父子相袭来掌理编纂史书职务的，司马谈曾说“呵哟！我的先人曾职掌这个职务，在唐、虞的时候就有名气。到了周朝，又重新掌管这个职务。所以司马氏一族世代以来都是主管天的事务的官，一直沿袭到我这一辈，你要恭敬地记住这项职责呵！”于是司马迁网罗天下散佚了的旧史实，考察帝王事业兴起的线索，推究它的发端察究它的结果，观察它的兴盛审视它的衰落，议论和考证这些事迹，大概叙述了夏商周三代，记录了秦、汉，上从轩辕黄帝起，下到汉武帝为止，著作了十二个本纪，写出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有各诸侯国同时的，又有世家递传的，年代有差别不易辨明，就作了十表。礼、乐制度历代有增有减，律、历也有改变，兵书、山川、鬼神，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表明这些承敝通变的情况，就作了八书。二十八宿环北极星，三十辐条共同装在一根轴上，运行无穷，辅弼得力的臣下配合（着帝王），忠诚、信义、推行天道来侍奉君主，因此作了三十世家。申张正义卓绝不凡，不让自己失去时机，在天下立下功名（的人很多），因此作了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名字叫作《太史公书》。序大体说，这部书是为了网罗遗失的文献典籍补充六艺的；它构成了一家的言论，综合了对六经不同的解说，整理统一了百家杂乱的意见；这部书的原本藏在有名的山中，副本在京都，用来等待后来的圣人和君子们（观览）。这些都是书中的列传第七十，司马迁的《自叙》中所说的。现在，《太史公书》有十篇遗失了，只剩下目录但却没有正文。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担任了中书令，这是个受人尊敬而且很受皇上宠信的职位。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时，用古代贤臣的标准来要求他。司马迁答复说：

少卿先生：以前您放下尊严写信给我，教导我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推举贤人招纳士人，态度勤奋诚恳，仿佛是责怪我没有按照

老师的教导去做，反而被俗人的言语左右了志向。我是不敢这样去做的。我即使是疲弱愚钝，却也曾经从别人那儿听说过前辈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身体伤残处在污秽之中，动辄得咎，想要把事情办好，反而使其受到损害，因此精神抑郁跟谁也不说什么。谚语说：“为谁做事，命令谁来听从？”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鼓琴，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像我这样一个身体上已受损害的人，虽怀着与随侯珠、和氏璧一样美好的才能，德行也象许由、伯夷一样高洁，然而最终却不能得到光荣，只不过是拿它来使人发笑并且自己使自己遭受到玷污而已。

本来很早就应该回信，不巧遇到我随汉武帝从东方归来，又被一些小事情所纠缠，与您相见的时间太短，匆匆忙忙没有一点闲暇来完全说明我的意见。现在少卿先生遭受到预想不到的深重罪罚，度过满月，就要接近十二月了，我又要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恐怕先生您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就终究不能够把我的忧愤烦闷向您抒发让您知晓了，这样你长逝的魂魄将会怀着无穷无尽的怨恨。请求您允许我大概陈述我浅陋的看法。我很久没回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备我。

我听说，修身的人是智慧的象征，喜欢施舍的人是仁爱的开始，收受与给予（恰当）的人是义的标志，（懂得）耻辱的人是勇敢的判断依据，立名的人是品行的最高标准。士人具备了以上五种德行，然后就可以凭借这些在社会上立足，被列入君子的行列。所以就灾祸说没有比追求功利更使人痛心了，就悲伤说没有比伤了心更使人痛苦了，就行为说没有比侮辱祖先更丑恶了，就耻辱说没有比受宫刑更大的耻辱了。受了宫刑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不只是一个时代是这样，已经由来已久的了。以前的卫灵公与雍渠同车，孔子便到陈国去了；商鞅依靠景监面见（了秦孝公），赵良就感到恐惧；赵谈做了参乘，爰丝就满脸不高兴，自古以来都把这样的事当作耻辱。即使是一般才能的人，只要有事与宦有关，就没有不

伤心气恼，更何况慷慨之士呢！现在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又怎么可以让刀锯之余（的我）去推荐天下的英雄俊杰呢！我依赖继承先人的事业，才能够在皇上的车驾旁作官，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自思：对上说来，我不能交出忠义献出诚信，得到献奇策、出大力的赞誉，与皇上搞好关系；其次，我又不能进谏以纠正皇帝的过错，招纳贤才揽进能人，使隐士得以显露；在朝廷之外，我不能作为军队的一员，去攻城野战，建立斩将拔旗的功勋；就最低要求而言，我也不能累日积劳，取得尊官厚禄，为宗族结交达官贵人。以上四方面，我没有一样事是有成就的；即使我苟合取容，对各方面也都是没有任何贡献，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经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之中，陪着外廷发表一些微末的意见。不在那时候伸张国家的法度，竭尽我的思虑，现在我已损坏身体成为地位低下的人，在卑贱的人当中，竟想昂首扬眉，来陈述是非，这不是太轻视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了吗！呵哟！呵哟！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不容易辨明的。我少年时以不羁的才能自负，长大了后却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赞，皇上因为我先人的原因照顾我，使我才能够凭浅薄的才学，在周密防卫的宫廷之中出入。我认为头上戴着盆是没有办法看见天的，（不可有更大的奢望）因此我断绝了和宾客之间的往来，忘记家室的事业，整日整夜想竭尽我不成器的才力，一心致力于我的职守，来讨皇上的欢心。然而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与李陵都在朝廷任职，一直以来都不是朋友，兴趣和爱好也不相同，从来不曾有过举杯戏酒殷勤款待的欢聚。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却认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奇士，他事奉长辈时遵循孝道，与士人相交时以信用为本，面对财物时表现廉洁，取得与给予时都以义作为标准，能分别尊长爱幼，待人以礼，对下人很客气，常常想奋不顾身以赴国家的急难。这些都是他平素间所积累起来的高贵的品德，我认为他有国家杰出人材的风范。为臣的人出生入死不顾自

已一辈子的打算，却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奇特的了。而今他有一件事情办得不妥当，那些苟且偷生护妻保子的臣子们便把他的过失诬陷为大罪，我实在是心痛极了！而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到五千人，他深入敌人的后方，足迹到达了匈奴的王庭，在虎口布置诱饵，向强大的胡人勇猛地挑战，仰攻匈奴的亿万的军队，与单于连续作战了十多天，（就李陵军队的人数而言）杀掉了敌人之多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匈奴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了，匈奴的君长们都震恐了，于是全部征集左右贤王属部，征发凡是能射箭的百姓，用一国的力量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用光了，没有了道路，救兵又没有到，受伤的官兵，互相堆积。然而李陵只要一呼唤已疲劳的军队，战士们就没有不奋起的，他们弯着身子流着眼泪，血流满面暗自饮泣，拉开没有上箭的弓，顶着雪亮的刀刃，面对北方同敌人战斗而死。李陵还没去世之前，有使者回来报告，汉朝的公卿王侯都捧杯为皇上祝酒。几天后，李陵战败的事被奏报到朝廷，皇上为这事食不甘味，听政时很不高兴。大臣们忧愁恐慌，不知出什么计策。我不自量个人卑贱的地位，见皇上悲哀伤心，真心想用我忠实诚恳的愚陋报效皇上。我认为李陵平时与士大夫相处就同甘共苦，所以能让人为他效死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超不过他。他虽然陷于失败之中，但看他的意图，却是想得到机会报效汉朝的。事情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所摧败敌人的战绩，功劳也足以在天下显露。我心里怀着这个意见想向皇上陈述，但没有门路。恰好遇到皇上召问，就根据这个思路阐述李陵的功劳，想用这些来开扩皇上的思路，堵塞那些由小怨小忿引起的不实之辞。我还没完全说明，皇上也还没有完全听清我的心意，就认为我是在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而替李陵辩解，于是把我下发到司法官接受审问。我的忠诚恭谨的忠心，终究不能自己陈说。因而法吏把我认定是诬上的罪行，皇上最后就听从了狱吏们的议论量刑。我家贫穷，所有的财产不够自己赎罪，朋友中也没有来救援的，左左右右亲近的人都不为我说一

句话。身体不是木石，我独自与法吏为伍，被深深地囚禁在监牢之中，能向谁去诉说我满腹的心酸呵！这些事都是您少卿先生亲自见到的，我的行为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李陵既然投降，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被推进了蚕室，再次被天下人笑话。太可悲了！太可悲了！

事情不容易跟俗人说明白。我的先人没有能享受剖符丹书的功劳，仅仅是掌管文史星历的史官，地位与掌管占卜和掌管祭祀的人相近，只是供主上戏弄，被当作优伶一样养蓄着罢了，被社会所轻视。如果我伏服制裁接受诛杀，就好像九牛失去一毛，与蝼蚁有什么区别？而且社会上又不说我是能为守气节而死的人，不过认为是我智慧缺乏而罪恶极大，不能自己赎免，只好服从死命罢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平时自己立志造成的。人最终有一死，死有比泰山重的，也有比鸿毛轻的，只是死的作用不同罢了。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不使身份受辱，其次不使脸面受辱，其次不使言辞受辱，其次是捆绑身体受辱，其次换了罪人的服装受辱，其次是带枷绳被杖击受辱，其次是剃去毛发脖子上戴上铁圈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侮辱是宫刑，这就到了极点了！《传》上说：“刑不上大夫。”这话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不磨砺，猛虎在深山中时，百兽震恐，但到落入陷阱和笼子之中，就只能摇尾乞食，它的威风也逐渐被制约了。所以士人们知道，即便是画地为牢也不能进入，即使是木头做的狱吏也不能跟他对话，于是决定自杀。现在我手足交叉，被绳索捆绑，暴露肌肤，受鞭打，被禁锢在环墙之中，这时候，看见狱吏就低头撞地，狱卒出现我就心中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威风被权势所制约了。到了这个地步，说没有遭受侮辱的人，只是所谓的勉强装样子罢了，这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而且，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被扣拘在牖里；李斯，是丞相，先后承受了五种刑罚；淮阴侯韩信，是楚王，在陈地被刑具拘扣；彭越、张敖南面称孤，却被关在狱中治罪；绛侯诛杀了吕后一党，权势超过了五霸，结果却

被囚在关押有罪官吏的牢狱中；魏其，是大将，穿上了赭色的衣服，颈、手、足三处都上了刑具；季布（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成了朱家戴着铁圈的奴隶；灌夫在关押犯人的居室中遭受侮辱。这些都是身居王侯将相的职位，名声远扬邻国的人，到了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也不能用自杀来对自己进行裁决。在茫茫尘世之中，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我又怎么能不受侮辱呢！这样看来，勇敢还是怯弱，是由人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强大还是弱小，是形势所造成的。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人不能及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决，当从稍受侵犯开始，到身受杖击的时候，才想到为坚持气节而死的问题，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古人所以难以对大夫施用刑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就人情说没有不贪生怕死、思念亲戚、眷恋妻子儿女的，但被义理所激发的人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得已的时候。如今我是不幸的，早年就失去了双亲，没有兄弟间的亲爱，孤独自立，少卿看我对妻子怎么样呢？而且勇敢的人不一定是为殉节而死。怯懦的人钦慕义，没有什么地方不用义理激励自己！我虽然软弱想苟且偷生，也略知道舍生就义的界线，为什么会陷入牢囚禁的耻辱之中不能自拔呢？而且即使是奴婢侍妾也能引咎自裁，何况像我处于这种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所以一声不响地忍受苟活，身陷监狱之中却不愿死去，是因为遗憾自己的心愿没有实现，鄙视去世后但我的文章著述不能在后世得到彰明。

古代富贵而名字被磨灭了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豪放不拘谨的人得以显身扬名。大概说来，西伯被拘之后推演出了《周易》；仲尼遭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赋了《离骚》；左丘失明，写了《国语》；孙子的脚受了膑刑，著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世间就流传了《吕览》；韩非被秦国所囚，作了《说难》、《孤愤》。《诗经》的三百篇，大都是贤能圣人抒发愤怒怨恨的时候写下的。以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思想有郁结的地方，理想得不到实现，所以叙述往事，考虑未来。像左丘明眼睛看不见，孙子被断了脚，他

们终究得不到任用，只好引退写文著书来使自己的悲愤得以抒发，想留下文章来表达他们的志向。我暗暗地不自量力，近来运用拙劣的文辞，网罗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考证事实，考察成败兴坏的道理，总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这个来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形成自己一家的言论。打好草稿没有完成，恰好遭遇了这场灾祸，可惜它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毫无愠色地接受了极重的刑罚。我将此书写完之后，要把它藏在有名的山中，留传给在大都邑里能了解我的人，那么我就补偿了忍受侮辱的欠债，即使是被戮杀一万次，难道还会后悔吗？但是这些话只可以跟有理智的人说，很难跟俗人说。

而且背负侮辱的人不容易安居，地位低微的人遭到的诽谤最多。我因为说话不慎而遭遇到宫刑的祸害，深深的被乡党耻笑和指责，使祖先受到侮辱，还有什么脸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虽然是百代以后，我的耻辱只会越积越厚！所以我肠一日而九回，在家里坐着就感到恍惚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一想到自己的这一耻辱，汗就没有不从背上往外冒以致浸湿衣服的。身份只不过是皇上内廷的臣仆，还不如自己引退深藏到山洞穴当中去呵！所以姑且随俗浮沉，跟随形势来处理自己的行为，以此来抒发我内心的悲愤和矛盾。现有少卿先生竟然教导我要推举贤才招纳士人，这不是和我个人的愿望相违么？现在我虽然想雕琢自饰，用美妙的言辞来自我解嘲，但这没有什么好处，社会上不会相信我的辩解，反而是取得羞辱罢了。总之到我死那天，是非才能明确。书信不能详尽表达我的心意，所以只是大略地陈述我浅陋的看法。

司马迁死后，他写的《太史公书》才有一些流传出来。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惲开始陈述《太史公书》，于是这本书才全部在世间公布。到王莽的时候，访求司马迁的后人，封他作为“史通子”。

赞说：自从古代文字产生之后就有了史官，他们所写的书很多。到孔子

的时候对这些书加以整理，上限从唐尧时开始，下到秦穆公时截止。唐尧虞舜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但它们所说的却不能作为典范，所以说黄帝、颛顼的事是不清楚的。到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而作《春秋》，左丘明又编辑了《春秋》所涉及事件的本事为《春秋》作了解释，又把各种不同的记载纂集编成了一部《国语》。又有一本叫《世本》的书，记录了自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的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春秋以后，七国并争，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有《战国策》一书来记述。汉朝兴起讨伐秦国后平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一书来记述。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转述《楚汉春秋》，并接着《楚汉春秋》记述后来的史事，到大汉朝时结束。《太史公书》记述秦、汉的事情，非常详细。至于它选择的经和传，把各个国家的事分散开来叙述，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还相互矛盾。还有，司马迁涉猎广博，贯通经、传，在古今间驰骋，在上下数千年之间耕耘，这都是通过勤奋努力才能达到的。但他的是非观与圣人很不相同，论说基本理论时总是把黄老之术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评论游侠时则贬退有才德却隐居不仕的士人而拔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时则崇尚权势财利而以贫贱为羞，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弊病。然而从博览群书的刘向、扬雄开始，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是非却不显得浮华，质朴却不显得鄙俗。他的文章直书其事，记载的事实坚实可靠，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盖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他的书为实录。啊！凭司马迁的多闻博识，但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保全自己；已经受了极刑，却潜思发愤，他写给任安的信所说的一切，也都是可靠的。寻思他伤悼自己的原因，跟《小雅》中巷伯遇谗后而作抒愤诗的情况属于一类。要做到《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身”，这是很难的啊！

22

赵充国传

——《汉书》卷六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后迁至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他自幼学习兵法，且通晓四方异族的事情。开始当骑兵，后来由于是陇西等西北边境六郡良家子弟并善于骑马射箭，被选补为羽林卫士。

汉武帝时，赵充国曾以假司马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攻打匈奴，被敌军重重包围。在绝粮数日、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赵充国率一百多名壮士冲破包围，攻入敌阵，汉军才得以解围。汉武帝得报后下诏召见赵充国，授予他中郎之职，又提升他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先后平定氏族人和匈奴人的叛乱，被提升为后将军，并任水衡都尉。

汉宣帝即位后，赵充国因拥立宣帝有功被封为营平侯。宣帝本始年中，因征讨匈奴有功被提升为将军、少府。后来，宣帝派遣他率四万骑兵驻守沿着

边境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九个郡，敌人闻讯而逃。

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西羌先零族与诸族解仇结盟谋反，汉室使者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召集先零诸族首领三十余人，“皆斩之”，并追杀其族人，“斩首千余级”。此举激起西羌诸族的愤怒，他们群起反叛，攻打城邑，杀死长官，使义渠安国的部队损失惨重。汉宣帝派赵充国前去解决。他释放了被留作人质的罕开族来报信的人，让他回去告诉大家，汉朝大军只杀有罪之人，凡斩杀谋反者都有赏。他处罚首犯，赦免胁从，并欢宴各族使者，使边疆很快安定了下来。

赵充国用恩威并施的方法解决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后，上书宣帝，要求在西北边境屯田，认为这既可保卫边疆，又可以解决军需。他的主张开始遭到宣帝及众大臣的反对，但他坚持真理，据理力争，终于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其主张得以实现。他在上奏宣帝的折子——《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中列举了屯田的十二个好处：

第一，步兵九校，有将吏士兵一万人，留下驻守作为武装防卫，利用田地收获粮食，恩威并行。

第二，以此排挤逐斥羌敌，使其不能返回肥沃富饶之地，让其部众破产，以造成羌敌逐渐离心相叛的态势。

第三，当地居民能共同垦田耕作，不失务农本业。

第四，军马一个月的食料，估计可开支屯田士兵一年的口粮，撤回骑兵可节省巨大消费。

第五，到了春天检阅武装士兵，沿着黄河、湟水运送粮食到临羌，向羌敌显示我军兵精粮足，宣扬威武的力量，这是世代相传的抵御侵略的办法。

第六，用空闲时间运下先前采伐的木材，修缮驿站亭隧，充实金城。

第七，军队出击，只有乘敌之危才能侥幸取胜；不出击，让反叛的敌军奔波往还于凄风寒冷之地，遭受霜、雪、雨露、疾病、瘟疫、冻疮断指的灾祸，稳操胜券。

第八，没有因历经险阻、长途跋涉而造成的伤亡之害。

第九，从内部看不损减我军威力，从外部看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第十，没有惊动黄河以南大开、小开羌人，使其产生其它的变乱之患。

第十一，修建道路桥梁，使之通往鲜水，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这样就像从枕席上经过军队那样轻松安全。

第十二，大宗的费用已经节省，百姓徭役得以免除，可以防备意外的变故。

毛泽东读《赵充国传》时，对这十二条中的十条逐字加了旁圈。传记中还对赵充国说服皇帝及大臣的过程作了详细记载，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也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还批注了六个字：“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末，毛泽东在同周谷城谈到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这一事例，意在告诉大家：真理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被人认识到的。凡是真理，就应该坚持。联系他曾说过的“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他在战争年代里曾因坚持真理而受打击，但赞同他观点的人毕竟越来越多的事例，也可以说毛泽东在发“今古同况”之感慨吧。

毛泽东读《赵充国传》，对其军事才能也极为赞赏。他在传中的许多地方都加上旁圈，天头上画有三个大圈的地方有十九处之多。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战备，每到一处都修坚固的防御工事，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善用谋略等都是被毛泽东认真圈画的地方，可见他十分重视。

另外，西汉时，西北的匈奴、羌氏等少数民族不断南犯，进行骚扰，对汉室构成巨大威胁。而赵充国生于边境地区，熟悉少数民族的情况，他的少数民族政策非常成功，为西北边境地区的和平及人们安居乐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毛泽东在这方面也给予了赵充国充分的肯定。

【原文】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

昭帝时，武都氐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击匈奴，获西祁王，擢为后将军，兼水衡如故。

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

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亶，为虏所击，死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今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

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隄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峡中，亡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飧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将期门伉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今居。虏并出绝转道，卬以闻。有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通转道津渡。

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微极乃击之。

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

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斋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亘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

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抚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

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

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稿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媯、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费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

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印将胡越、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

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罕，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遽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飭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

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余头，车四千余辆。兵至旱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罕竟不烦兵而下。

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余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余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千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虜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

沟渠，治湟峡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倖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

上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仪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叛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武威，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瘝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上复赐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

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

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未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塹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飭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曷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貶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乡风。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备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孰计。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

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一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举可获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羌人反叛，卒如充国之言。

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橐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下吏，自杀。

充国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谥曰壮侯。传子至孙钦，钦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钦良人习诈有身，名它人子。钦薨，子岑嗣侯。习为太夫人。岑父母求钱财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国除。元始中，修

功臣后，复封充国曾孙伋为营平侯。

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曰：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译文】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郡上邽县人，后来迁居到金城令居县。开始当骑兵，因为是六郡中的良家子弟，而又善于骑射，被补选为羽林卫士。他为人沉着勇敢而又有雄材大略，从小仰慕将帅的志节，因而学习兵法，通晓四方蛮夷的情况。

汉武帝时，他以代理司马的职务跟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为敌军重重包围。汉军断粮多日，死伤很多。赵充国与壮士一百多人突破包围，攻陷敌阵，贰师将军引兵紧随其后，才得以冲破重围。赵充国身受二十多处创伤，贰师将军向朝廷奏明情况，汉武帝命令赵充国到他所出行的地方。汉武帝亲自视看他的创伤，赞叹不已，拜为中郎，提升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氐族人造反，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领兵出击，平定叛乱，升任中郎将，驻军上谷郡，回京后任为水衡都尉。后来又出击匈奴，俘获西祁王，升任为后将军，兼任水衡都尉照旧。

赵充国与大将军霍光一起决策拥立宣帝，被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任蒲类将军征讨匈奴，斩敌数百人，回京后被授以后将军、少府。匈奴十多万骑兵长驱南下进击汉朝边塞，到达符奚庐山，企图侵入抢掠。从匈奴逃出来的一位叫题除渠堂的向汉朝投降并报告了这一情况，汉宣帝派赵充国率领四万骑兵，驻守边疆九郡。匈奴单于听到汉军有备，就退兵离去。

当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诸羌部落，先零羌首领说希望在适当的时

候渡过湟水到北岸，在汉族民众不耕种的土地上放牧。义渠安国立即上报皇帝。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命出使不负责任。后来，羌族人依照先前的话，突破边界强渡湟水放牧，当地郡县无法禁止。元康三年，先零羌的首领与羌族各个部族的首领二百多人，解除仇约，交换人质、订立盟誓。宣帝听到这一情况，向赵充国询问。赵充国回答说：“羌族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羌族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经常互相攻击，形不成统一的势力。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时，也是先解除怨仇，订立盟约，而后进攻令居，与汉朝相对抗，经过五六年才平定下来。到汉武帝征和五年，先零羌首领封煎等与匈奴互通使节，匈奴派人到小月氏，传告诸羌说：‘汉贰师将军部众十多万入降服匈奴。羌族人被汉朝役使受苦。张掖、酒泉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土地肥美，我们可以共同出兵进击占据这些地方。’以此看来，匈奴想与羌族联合，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久前，匈奴在西方被乌孙围困，听说乌桓前来保卫汉朝的边塞，害怕战争又要从东面发生，几次派使者到尉黎、危须各国，献上美女裘皮，想破坏离间我们的关系。但匈奴的计谋没有成功。我怀疑匈奴改派使者到羌族诸部落，从沙阴取道、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面到达汉朝的属国，与先零羌直接联系。臣下恐怕羌族人的变化还不是到此为止，况且又联合其他部落，应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有所准备。”此后一个多月，羌侯狼何果然派遣使者到匈奴借兵，准备进攻鄯善、敦煌，以绝断汉朝通西域的道路。赵充国认为：“狼何，是小月氏一支部族，在阳关的西南，势必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个计谋，我怀疑匈奴的使者已到达羌族之中，于是先零、罕、开诸羌就解除仇怨订立盟约。到秋天马肥之时，变乱就必定会发生。应该派遣使者巡视边防军队，预先作好准备，严令他们注意诸羌部落，不让诸羌部落互相解除仇怨，从而来发现他们的阴谋。”于是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又建议派遣义渠安国巡视诸羌部落，区分好坏。义渠安国到达以后，召集先零羌各部落首领三十多人，认为他们特别凶残狡诈，都全部斩杀了。又派兵出击那些部落的百姓，斩杀一千多人。于是各归降的诸羌部落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恐惧恼恨，都抱怨汉朝不守信用，便劫持弱小部落背叛汉朝，侵犯边塞，进攻城邑，杀死地方官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率领三千骑兵驻守防备羌人，到了浩亶县，

受羌人攻击，损失很多车辆辎重兵器。义渠安国引兵退回，到达令居县，把情况报汉廷。这一年，已是汉宣帝神爵元年的春天了。

当时赵充国年已七十多岁，皇上认为他已老了，派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谁可为将，赵充国回答说：“没有人能超过老臣的了。”皇上又派人去问他说：“将军估计羌敌兵力如何，我们应当使用多少军队？”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兵家之事很难料测，臣下愿意到金城郡去看看，然后呈上作战方略。然而羌戎只是个小小的夷族，他们违逆天理背叛汉朝，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此事交给老臣我去处理，不必为此事多担忧。”皇上笑着说：“好。”

赵充国到达金城郡，等到骑兵集结满一万人，就准备渡过黄河，但又恐怕被敌军中途拦截，当夜派了三校人马不声不响地先渡黄河，渡河后就在岸上安营列阵，到了天亮，一切都准备完毕，于是按次序全部渡过了黄河。敌军有数十至百名骑兵，在军营边绕行向汉军赶来。赵充国说：“我士卒马匹刚渡河疲劳，不可驰马追逐。这些羌人骑兵都骁勇很难制服，又恐怕这是诱兵之计。攻击敌人以消灭为目标，这些小利不值得贪图。”命令军队不许出击。赵充国派出骑兵到四望峡中去侦察，没有发现敌人。夜里就引兵上落都山，召集诸校司马，对他们说：“我知道羌敌不会用兵。如果羌人派数千人守驻四望峡中，我们的军队岂能进入啊！”赵充国经常把侦察兵远远地派出去，行动时必定作好作战的准备，停下来必定坚固营垒。赵充国非常稳重，爱抚士卒，先谋划而后作战。于是西行到西部都尉府，每日犒劳军士，军士都愿为他所用。敌军几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后来捕捉到一个活口，说羌人首领几次互相责难道：“早告诉你不要造反，现在天子派遣赵将军前来，年已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如今想与他决一死战，有可能吗！”

赵充国的儿子是右曹中郎将赵卬，率领期门中善射的勇士、羽林孤儿、胡越骑兵组成一支辅助部队，到达令居城。敌军也同时出击断绝汉军粮道，赵卬把情况上报。皇帝上诏令他率领八校尉与骠骑都尉、金城太守合力搜捕山间敌人，打通粮道渡口。

当初，罕羌、开羌的首领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前来向都尉告密，说先零羌想造反，过了几天，先零羌果然反了。雕库同部落的人有不少在先零羌

中，都尉就把雕库扣留作为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放他回去向其他羌人首领说：“汉朝大军只诛杀有罪的羌人，分别对待，不要和有罪的人混在一起，自取灭亡。汉朝天子告示诸羌部落，犯了法的只要能捕斩其他罪犯，可以除罪。斩杀有罪大首领一人，赏钱四十万，中首领十五万，下首领二万，成年男子三千，妇女以及老小羌人赏一千钱，同时又将所捕获罪犯的妻子财物全部归他所有。”赵充国的计谋是想用军威去招降罕，开羌以及被先零羌劫持的部落，瓦解粉碎敌人的阴谋，等到他们精疲力倦之时再出兵攻击。

当时汉宣帝已经征发三辅、太常的刑徒，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步兵，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的骑兵、羌人骑兵，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自驻屯的军队，合计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边郡的军队都驻屯防备在祁连山的南面，北面空虚，势必不能持久。有人说到秋冬时再进兵，这是敌人在境外的策略。现今敌人每天都在入侵，而边郡土地寒冷贫瘠，汉军马匹不能过冬，驻屯在武威、张掖、酒泉的骑兵马匹有一万以上，都很瘦弱。建议增加马匹的食料，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从张掖、酒泉分兵出击鲜水一带的浞、开羌。羌敌以牲畜为命根子，现在都全部离散，我军立即分兵出击，虽不能全歼，但只要夺取他们的牲口，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再退兵回来，到冬天再发起攻击，大部队频频作战，敌军必然溃败。”

天子把奏书下达给赵充国，命令他与校尉以下通晓羌人情况的士吏广泛讨论。赵充国以及长史董通年以为：“辛武贤想轻易地率领一万骑兵，分两路从张掖出发，迂回千里之远。按一匹马驮负三十天粮食，即为二斛四斗，麦子八斛，再加上衣装兵器，就难以追击敌军。待疲劳不堪地到达，敌军必然会估计出我军的进退速度，汉军到来之前便引兵离去，进水草之地，入山林之中。如果跟随敌军深入，敌军就据险挡于前，要塞守于后，以断绝汉军的粮道，这样必定有伤亡危急的忧患，被夷狄耻笑，永远也不能挽回。而辛武贤认为可以夺取羌敌的牲畜，俘虏羌敌的妻子儿女，这也就成了空话，并非致胜的妙计。同时武威县、张掖的日勒县，都地处北部要塞，有通达山谷的水草之地。臣下恐怕匈奴与羌人合谋，准备大举入侵，幸亏有张掖、酒泉

能够作为要塞，杜绝通往西域的道路，因此这两郡的军队尤其不可征发。先零羌是这次叛乱的首恶，劫持其他部落一同造反。所以按臣下的愚计，准备捐弃旱、开羌受蒙迷惑的过错，隐忍下来不要张扬，先诛灭先零羌使他们震动，要他们悔过从善，从而赦免他们的罪过，再挑选熟悉羌人习俗的官吏去安抚团结他们，这是保证全军稳操胜券安定边疆的大计。”天子把赵充国的奏折发了下去。公卿大臣讨论都认为先零羌兵力强盛，又恃仗旱、开羌的帮助，如果不先破旱、开羌，那先零羌也是不能攻打的。

皇上于是就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又立即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赏赐盖有皇帝至印的诏书，嘉许采纳他的计策。天子诏书责备赵充国说：

“皇帝问候后将军，在边疆日晒露宿守卫极为辛苦。将军计划准备到正月才攻击旱羌，那时羌人都已收获了麦子，已可远离妻子儿女，集精兵万人来入寇酒泉、敦煌了。我们边兵少，百姓守边保家不能到田里耕作。现今张掖以东，粟一石一百多钱，干草秸杆一捆要贵几十钱。各地转运粮草，百姓烦扰。将军率一万多部众，不及早在秋天共享水草丰美之利，争夺牲畜的饲食，却要等到冬天，那时敌人都已准备好人畜所用的粮草，多藏匿在山中险阻的地方，而将军的士卒受寒受冷，手脚冻裂，难道还有利吗？将军不考虑国家的耗费，想用几年的时间而来战胜小小的羌敌，凡是领兵的将军谁愿意这样做呢！

如今我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军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率军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率领犂羌、月氏兵四千人，共计大约一万二千人。携带三十天口粮，在七月二十二日出击旱羌，进入鲜水北岸的拐弯处，离酒泉八百里，离将军大约一千二百里。将军就领兵从便道向西同时并进，虽不能会合，但能使敌人听到东方、北方的军队齐头并进，分散羌敌的注意力，使其党羽离心，虽然不能全部歼灭，也可以瓦解敌军。我已下诏令中郎将赵卬率领胡越骑兵、欽飞射士、步兵二校人马，增加将军的兵力。

如今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在东方出现，预兆汉军大胜，蛮夷大败。太白金星出现在高处，象征用兵深入敢于决战的吉利，不敢决战的凶险。

将军应赶快准备行装，凭借天时，诛杀不义之羌，必定会万全成功，切勿再有疑迟。”

赵充国得到责备的诏书以后，认为将军领兵在外，应该根据情况的利弊坚守自己的主张，以便保卫国家。于是就上书谢罪，借此陈述军事计划的利害得失，说：

“臣下看到陛下惠赐骑都尉义渠安国的诏书，选择羌人中可以出使罕羌的使者，谕告他们汉朝大军到来之时，不诛杀罕羌部落，以此瓦解先零羌的阴谋。皇上对罕羌的恩泽极为深厚，不是臣下所能及得上的。臣下独自私下赞美陛下的盛德，其计划已无可伦比，因而派遣开羌首领雕库回去宣扬天子的美德，罕羌、开羌各部落都听到你英明的诏令。如今先零羌杨玉率领骑兵四千以及煎巩羌骑兵五千，阻守山石林木之中，等候有利时机入寇侵略，罕羌则没有这样。现在放下先零羌，却先攻击罕羌，放过有罪的，诛杀无辜，有一个地方发难，按两处作乱对待，实在不合陛下的本意。

臣下听说兵法有‘进攻的力量虽然不足，但防守却绰绰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能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如今罕羌准备入寇敦煌、酒泉郡，我们整治武器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的到来，坐等制敌，以逸击劳，这是取胜的办法。如今只恐怕敦煌、酒泉二郡的兵力太少，不足以防守，如果征发他们去进攻，这是放弃了制敌的战术而让敌人所制，臣下愚以为不妥当。先零羌敌寇为了背叛汉朝，故而与罕羌、开羌解除怨仇订结盟约，然而其内心不能不害怕汉军到达后罕羌、开羌背叛。臣下愚以为先零羌的策略总是想先让罕羌、开羌处于危难的地位，以此来加强他们的盟约。如果我们先攻击罕羌，先零羌必定出来援助。现在敌人马匹肥壮，粮食正丰饶，我们出击罕羌恐怕不能有所伤害，反而使先零羌布施恩德给罕羌，坚固其盟约，互相纠合在一起。敌人盟约坚固，党羽联合，有精兵二万多人，胁迫其他弱小部落，依附他们的逐渐增多，像莫须羌之类的小部落也不会轻易离开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征伐他们要用几倍的兵力，臣下恐怕国家的忧患负担要用十年来计算，不仅仅只是二三年的事了。

臣下得蒙天子的恩德深厚，父子都显为要职。臣下官位至上卿，爵位为

列侯，犬马之齿已七十六岁，能为皇上英明的诏令抛尸沟壑，死骨不朽，已无所顾虑，唯独把用计的利害得失思考得更为具体成熟而已。根据臣下的计策，先诛灭先零羌完毕，罕羌、开羌之类则不用出兵就可降服。如果先零羌已被诛灭而罕羌、开羌仍不归服，一到正月就攻打他们，既得用兵的道理，又合用兵的时机。如果现在进兵，实在看不到有利的地方，唯请陛下裁决明察。”

六月戊申上奏书，七月甲寅便有盖着皇帝玺印的文书返回，同意赵充国的计策。

赵充国领兵到达先零羌之防地。敌人长久屯聚，懈怠松弛，望见汉朝大军，就抛弃车辆辎重，想渡过湟水，但由于道路狭窄，赵充国就慢慢地行军驱赶。有人对赵充国说，追敌取胜以快为宜，汉军行动太慢。赵充国说：“这是穷途末路的敌寇，不可逼迫太紧。缓慢行进他就只顾逃走不顾其他，急速追赶则回过头来作拼死搏斗。”众位将校听了都说：“对。”敌人落水淹死数百人，投降以及斩首的五百多人，俘获马牛羊十万多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达罕羌的地方，赵充国命令军队不许焚烧村落和在田里打草放牧。罕羌听到这一消息，就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攻击我们！”罕羌首领靡忘派人来说：“希望回到原来的地方。”赵充国将情况上报，没有得到回报。靡忘亲自前来归顺，赵充国赐给他酒食，遣送他回去谕告同部落的人。护军以下的将领都出来与赵充国争论，说：“这是造反的敌寇，不能擅自遣送回去。”赵充国说：“诸位只想在写文书时方便而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国家忠心着想。”话还未讲完，皇上盖有玺印的回报到达，命令将靡忘以赎罪论处。后来罕羌果然不用兵力而被征服。

这一年的秋天，赵充国病重，皇上赐给他诏书说：“制诏后将军：听说你腿脚不便，风寒下泄，将军年老多病，一旦有变不可讳言，朕极为忧虑。现在诏令破羌将军到你驻屯的地方，作为将军的副手，赶快乘天时对我们大为有利，将吏士气高昂之机，在十二月出击先零羌。如果你疾病加重，就留在屯所不必出行，只派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前去即可。”当时羌人投降汉朝的已达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羌人必败，准备撤回骑兵进行屯田，以此等待敌人疲竭。奏报还未上报，正好接到进兵的诏书，中郎将赵卬害怕赵充国不肯进

兵，便派遣门客去劝谏赵充国说：“命令出兵，如果确实会破军杀将而招致国家危急的话，那么将军坚持防守是正确的。如果只是考虑攻守孰利孰弊，那又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一旦你的意见不合皇上的意旨，皇上派绣衣御史前来问罪将军，将军自身不保，还有什么国家的安全呢？”赵充国听了叹息说：“这是何等不忠的言论啊！如果早先听用我的主张，羌敌怎么会是今天的情况呢？当初推举能先到羌族中安抚的人，我推举了辛武贤，丞相御史却又禀报派遣了义渠安国，结果败坏了对羌族的计谋。金城、湟中一带，当时一斛只有八钱，我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买进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妄动了。耿中丞报请皇上只买一百万斛谷，实际上只买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两次出使，用去了其中一半，由于这二人的失策，所以羌人才敢于叛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是既成事实了。如今军队旷日持久不能决胜，四方夷狄人心动摇，互相乘机而起，虽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善理后事，难道仅仅是羌族值得担忧么！我愿意拼死坚守我的主张，贤明的君主是可以听从忠言的。”于是呈上关于屯田的奏书说：

“臣下听说用兵是为了宣扬美德清除祸害，因此在外举兵得当，则在国内会产生福祥，所以不可不慎重从事。臣下所领的将吏士卒以及马牛，每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秸秆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战争灾难长久不能解决，各种徭役不会止息。又恐怕其他夷狄突然有意想不到的变乱。互相乘机而起，成为贤明君主的忧患，实在不是庙堂历来商议的胜敌之策。况且羌敌容易以计谋来攻破，难以用武力去粉碎，所以臣下认为不便于出击。

估计从临羌县往东到浩亶，羌敌原来的土地和朝廷的公田，百姓都未开垦，大约在二千顷以上，其间邮站驿亭也大多毁坏。臣下以前部署士卒入山，砍伐木材大小六万多株，都放在水边。希望能撤回骑兵，留下减刑犯人、应募士兵，以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将吏的私人随从，合计共一万零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谷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零八斛，分别驻屯在交通要道处。等到河冰解冻运下木材，修缮乡里亭隧，疏通沟渠，整治湟陕以西的道路桥梁七十处，使道路到达鲜水附近。春天田耕开始，每人授田二十亩，到

四月青草生长，调发强健的郡国骑兵以及属国的胡骑各一千，副马二百匹，到那里去放牧吃草，作为保卫耕田人的流动部队。把收获来的粮食，充实进金城郡，增加粮食积蓄，节省庞大开支。再加上大司农已经运到的粮谷，足以维持一万人一年的伙食。现谨呈上屯田地点以及所需器物用品的帐簿，唯请陛下裁决准许。”

皇上回报说：“皇帝咨询后将军，你说准备撤回骑兵，留下一万人屯田，若按将军之计，羌敌何时才能诛灭，战事何时才能解决？究竟怎么办更好，请再奏报。”赵充国呈上奏书说：

“臣下听说帝王的军队，是以保全自己而取得胜利，因此重计谋而轻力战。百战百胜，也不是好中最好的。所以只有作好不可战胜的准备，那么敌人才能被战胜。蛮夷的风俗习惯虽然不同于我们的礼义之国，但是他们想避害趋利，爱护亲戚，害怕死亡，却都是一样的。现今羌敌失去了美地肥草，苦于寄居他乡，骨肉同胞离心离德，因而人人都抱有反叛之心，而贤明君主如能回师撤兵，留下万人屯田，上顺天时，下应地利，战胜敌人指日可待，虽然敌人没有立即受到惩罚，但解决战争的时间即可在望。目前羌敌已开始瓦解，前后投降的有一万零七百多人，还有接受我劝说而回去互相告示的共七十批，这些都是坐待支解羌敌的办法。

臣下谨逐条陈述不出兵而留下屯田的十二条好处：步兵九校，有将士兵卒一万人，留下驻屯作为武装防备，利用田地收获粮食，武威与恩德同时并行，这是第一。又因为排挤羌敌，使他们不能回到肥沃富饶之地，让其部众贫困破产，以造成羌敌之间互相背叛逐渐加剧，这是第二。当地居民能共同耕作田地，不失务农本业，这是第三。军马一月的食料，估计可以开支士卒一年的粮食，撤回骑兵可以节省大量费用，这是第四。到了春天检阅士卒，沿着黄河、湟水运送粮食到临羌，向羌敌显示我兵精粮足，宣扬威武，是可以传世的克敌制胜的办法，这是第五。用空闲的时间运下过去所伐的木材，修缮邮站驿亭，充实金城郡，这是第六。军队出击，乘敌之危去侥幸取胜；不出击，也可使反叛之敌奔窜于凄风寒冷之地，遭受霜雪雨露疾病瘟疫冻疮断指的祸患，而我们则坐得必胜之道，这是第七。我们没有经历险阻长途追赶

造成死伤的危害，这是第八。内部不损减军队威武的实力，外部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这是第九。同时又不去惊动在黄河以南的大、小开羌，没有使他们产生变乱的忧患，这是第十。整治湟陕一带的道路桥梁，使道路直达鲜水，以此控制西域，扬威千里，犹如从枕席上通过军队那样安全方便，这是第十一。大量的费用节省下来，百姓的徭役减轻，从而防备不测，这是第十二。留下屯田可以得到十二项好处，出兵就失去了这十二项好处。我赵充国才能低下，年老体衰，不知长远之计，恳请皇上下诏，使公卿大臣详细讨论，作出选择。”皇上又赐诏回复说：“皇帝询问将军，所说的十二条好处，我已知道。你说敌人虽然没有立即受到惩罚，但解决战争的时间已即可在望，所谓即可在望，指的是今年冬天呢，还是指什么时间？将军难道没有考虑，敌人听到我军大量撤兵，将会聚集壮丁，进攻骚扰屯田者以及道路上的驻军，又将杀掠人民，我们将怎么制止？而大小开羌曾说：‘我们向汉朝军队密告先零羌驻军的地方，但汉军不前去进攻，这次长期留屯，会不会像元康五年一样，不作区别而一同打击我们？’他们心中常怀恐惧。如今军队不出，会不会发生变乱，与先零羌结为一体？将军仔细计议再奏报给我。”赵充国上奏说：

“臣下听说用兵以计谋为根本，因此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的精锐部队现在剩余的不超过七八千人，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客居远方，分崩散离，受饥挨冻。罕羌、开羌、莫须羌又时常侵犯掠夺先零羌的老小妇女和牲畜财产，反叛先零羌而归顺的络绎不绝，这全靠皇上奖赏反戈一击的英明诏令。臣下愚以为敌人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来年春天即可解决，因此我说解决战争的时间已即可在望。我见到北部边疆敦煌至辽东长达一万一千五百多里，而守卫的兵士只有几千人，敌人几次大部队进攻都不能造成损害。现在我们留步兵一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四面高山远望方便，部队之间相互保卫，深挖壕沟，高筑木楼，九校联系络绎不绝，备好武器弓弩，整治作战器具，烽火相通，形成一股合力，以逸待劳，这是用兵的有利方面。臣下以为屯田对内有不费财力的好处，对外有守御敌人的准备。我们的骑兵虽然撤离了，但敌人看到我们留下万人屯田，依然具备擒敌之势，他们土崩瓦解，归顺投降也为之不远。从现在开始三个月中，敌人马匹瘦弱，必定不敢抛下妻子儿女，从远处进

攻我们。又看到屯田之士是精兵万人，最终也不敢再重负回到故土。这是臣下的愚计，估计敌人必定当在逐渐瓦解，这是不战而胜的计策。至于敌人小股入侵，不时伤害人民，这原本就未可禁绝。臣下听说出战不能必胜，就不要随便交锋；进攻不能必取，就不要随便劳师动众。如果命令军队出击，虽然不能歼灭先零羌，但是只要能使敌人再也不能作小股入侵，那么出兵也是可以的。现今同样不能禁绝敌人小股入侵，而放弃坐待取胜的办法，采取冒险的行动，用兵前去出击终究也见不到好处，使内部空而自找疲惫，削减实力而自作损耗，这不是对付蛮夷的办法。大军既出，回来后就不能再留下来屯田，湟中地区也不能空无防守，如果是这样，又得再发徭役。况且匈奴也不可戒备，乌桓也不可忧虑。如今长时期地转运耗费繁多，把预防意外的费用全部供给在一个地方，臣下愚以为不适合。校尉临众有幸承皇上的威德，拿出重金，安抚各个羌人部落，宣示英明的诏令，想必都会闻风归降。虽然他们以前曾经说过“会不会像元康五年那样”，但此时不会再有疑心，因而不足以由此出兵。臣下暗中思忖，奉诏出塞，领兵远征，如果用尽天子的精兵，把车马抛弃在荒山野岭之中，虽然没有一尺一寸的功劳，但只要能苟且偷安，逃避违抗圣意的嫌疑，因而也就没有事后的过失与罪责，这是为臣不忠的可耻行为，不是贤明君主和国家的好事。臣下有幸能够统帅精兵，征讨不义，但不能及早歼灭敌人，罪该万死。承蒙陛下宽宏仁慈，不忍心加罪，使臣下多次得到仔细考虑的机会。臣下深思熟虑以后，不敢逃避斧钺的诛杀，冒死陈述愚见，唯请陛下明察。”

赵充国每次上奏，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臣讨论。最初同意赵充国计策的占十分之三，以后占十分之五，最后占十分之八。诏令诘问以前说赵充国之计不好的，都低头认错。丞相魏相说：“臣下愚昧不熟悉军事上的利害得失，后将军几次筹划军策，他的话常常是对的，臣下担保他的计策必能可用。”皇上于是回报赵充国说：“皇帝询问后将军，上书陈言可胜羌敌的办法，今听从将军的意见，将军的计策很好。请报上留下屯田以及应当撤回的人马数目。将国应多进饮食，谨慎用兵，多多自爱！”皇上又以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多次进言出击，而赵充国屯田的地方大多分散，担心敌人侵犯，于是也同意破羌将

军与强弩将军的意见，诏令两将军与中郎将赵卬出击。强弩将军出击，降服四千多人，破羌将军斩敌首二千级，中郎将赵卬也斩杀与降服二千人，而赵充国所降服的又有五千多人。宣帝下诏撤兵，只有赵充国留下屯田。

第二年的五月，赵充国上奏书：“羌人本有军队五万人，被斩杀的共有七千六百人，投降的有三万一千二百人，在黄河、湟水溺水和饥饿而死的有五六千人，估计遗漏逃脱与煎巩羌、黄羝羌一同逃亡的不超过四千人，羌人首领靡忘等自称必能把他们捉回。因此，请求撤回屯田部队。”上报的奏书得到了批准，赵充国就班师回朝。

好友浩星赐迎接赵充国，劝道：“大家都以为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出兵击败羌敌，斩杀俘获很多，敌人由此败坏。然而有识之士以为敌人处境穷困，虽不出兵，也必定能够降服。将军如见皇上，最好把功劳归于两将军出击，不是愚臣所能及得上的。如果这样说，将军就不会失策。”赵充国说：“我年纪已老了，爵位也到了最高，岂能在这件事上来欺骗贤明的君主！研究军事形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老臣不以有生之年专门为陛下讲明军事上的利害得失，如果我突然死去，还有谁再来说呢？”结果还是按自己的本意对皇帝说了。皇上肯定了他的计策，罢免辛武贤的破羌将军职位，仍让他回去做酒泉太守的官职，赵充国仍为后将军兼卫尉之职。

这一年的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同斩得先零羌大首领犹非、杨玉的脑袋，而其他的首领弟泽、阳雕、儿良、靡忘都率煎巩、黄羝部族四千人投降了汉朝。皇帝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开始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

宣帝诏令推举护羌校尉的人选，当时赵充国有病，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前将军四府推举辛武贤的弟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使性，不可掌管蛮夷，不如辛汤的哥哥辛临众合适。”当时辛汤已接受任命符节，于是又有诏令更用辛临众。后来辛临众病重免职，五府又推举了辛汤。辛汤当了护羌校尉后多次酗酒谩骂羌人，羌人由此反叛，终于应验了赵充国的话。

当初，破羌将军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赵卬喝酒闲聊，赵卬说：“车骑将军张安世曾使皇上不愉快，皇上想杀他，我家将军以为张安世拿着书袋，插笔在头，侍奉孝武帝几十年，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应该保全他。张安世因此得以免死。”等到赵充国回京后向宣帝谈论征服羌人的军事，辛武贤因此被罢免了破羌将军，命他回去仍任酒泉太守的旧职，辛武贤对赵充国深怀痛恨，于是就上书告发赵卬泄漏朝廷机密。赵卬因为违反进入赵充国幕府营军司马的禁令，扰乱驻军法令，下吏部治罪，自杀而死。

赵充国请求告老回乡，皇上赐他用四匹马拉的坐车、黄金六十斤，免职回乡。朝廷每有关于四方夷狄的重大商议，经常请他参与军事谋划，询问计策。于甘露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谥号称为壮侯。他死后的爵位从儿子传到孙子赵钦，赵钦娶敬武公主为妻。敬武公主没有儿子，公主指使赵钦的妾习氏假称怀有身孕，以别人之子冒名顶替。赵钦死后，儿子赵岑继承侯爵，习氏为太夫人。赵岑的亲生父母索取钱财没有得到满足，气愤之下向上告发。赵岑因不是赵钦之子而免除了爵位，废除了封邑。元始年间，重修功臣后代，再封赵充国曾孙赵伋为营平侯。

当初，赵充国因为功劳德行与霍光相等，将他的画像放进未央宫中。汉成帝时西羌又传来警报，成帝思念过去平定羌乱的将帅大臣，追悼赞美赵充国，于是就召来黄门郎杨雄，在赵充国的画像旁题写文称颂，颂文写道：

英明圣主汉宣帝时，有戎狄先零羌。先零羌非常猖狂，侵犯汉朝的西部边疆。汉朝任命虎将，这是后将军赵充国。赵充国统率六师大军，出兵讨伐威震西羌。赵充国到了西羌，恩威并重。有酒泉太守辛贤贪图功劳，说赵充国不能克敌制胜，请求皇上挥兵出击，先攻打罕羌。天子下令，命赵充国跟从辛武贤出兵，讨伐罕羌于鲜水之上。营平侯赵充国坚持自己的主张，屡次报上奏章，料敌如神，战无不胜。遂即平定了西羌，班师还朝，四方蛮夷顺服，没有不来朝见汉朝的。昔日西周宣王中兴，有功臣方叔、邵虎，诗人对他们歌功颂德，列入诗经的《大雅》、《小雅》之中。现在汉朝中兴，赵充国建立武功，雄赳赳气昂昂，方叔、邵虎后继有人。

23

王莽传

——《汉书》卷九十九

【原文】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教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闾、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渐恐。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过，因

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童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先帝委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

时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书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劾宏误朝不道，语在《丹传》。后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贵内者今日：“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撤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哀帝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使家，中黄门十日一赐餐。下诏曰：“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朕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莽就第，朕甚闵焉。其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车驾乘绿车从。”后二岁，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

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始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癍，美玉可以灭癍，欲献其

琢耳。”即解其琢，休复辞让。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及莽征去，欲见休，休称疾不见。

莽还京师岁余，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语在《外戚传》。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住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令邯持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

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诏尚书具其事。

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鞏列。”甄邯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属有亲者，义不得阿。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让。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箱，莽称疾不肯入。太后使尚书令恂诏之曰：“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莽遂固辞。太后复使长信太仆阎承制召莽，莽固称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诏曰：“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世为傅相，忠孝仁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益封万户，以光为太师，与四辅之政。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忠信仁笃，使迎中山王，辅导共养，以安宗庙，封丰为广阳侯，食邑五千户，以丰为少傅。皆授四辅之职，畴其爵邑，各赐第一区。侍中奉车都尉邯宿卫勤劳，建议定策，封邯为承阳侯，食邑二千四百户。”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

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

莽既说众庶，又欲专断，知太后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廷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莽欲以虚名说太后，白言“亲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缁练，颇损膳，以视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帅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练，减御膳，诚非所以辅精气，育皇帝，安宗庙也。臣莽数叩头省户下，白争未见许。今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萤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臣莽等不胜大愿，愿陛下爱精休神，阔略思虑，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诏曰：“盖闻母后之义，思不出乎门闾。国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战战兢兢，惧于宗庙之不安。国家之大纲，微朕孰当统之？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勤身极思，忧劳未綏，故国奢则视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正，而朕不身帅，将谓天下何！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诚未皇于轻靡而备味，庶几与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

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赏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讯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又遣王昭君

女须卜居次入侍。所以诋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亡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己女争，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貳正统。”莽曰：“愿见女。”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乡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将娶于纪，则褒纪子称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莽谢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获爵士，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太后许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群臣复言：“今皇后受聘，逾群妾亡几。”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

陈崇时为大司徒司直，与张敞、孙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为崇草奏，称莽功德。崇奏之，曰：

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怍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弩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

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

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周公诛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谓矣。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委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统，公手劾之，以定大纲。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圉”，公之谓矣。

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定陶太后欲立僭号，惮彼面刺幄坐之义，佞惑之雄，朱博之畴，惩此长、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谗贼交乱，诡辟制度，遂成篡号，斥逐仁贤，诛残戚属，而公被胥、原之诉，远去就国，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危亡之祸，不隧如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殒”，公之谓矣。

当此之时，宫亡储主，董贤据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结仇中山，则必同忧，断金相翼，藉假遗诏，频用赏诛，先除所惮，急引所附，遂诬往冤，更征远属，事势张见，其不难矣！赖公立入，即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运独见之明，奋亡前之威，盱衡厉色，振扬武怒，乘其未坚，厌其未发，震起机动，敌人摧折，虽有贯育不及持刺，虽有擣里不及回知，虽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

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鬲令邯，与大司徒光、车骑将军舜建定社稷，奉节东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哲”，公之谓也。

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宜赐号安汉公，益封二县，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

将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为首，公深辞让，迫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于为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当时之会千载希有，然而公惟国家之统，捍大福之恩，事事谦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德不嗣”，公之谓矣。

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国，后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克身自约，余食逮给，物物印市，日阙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殫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庙，以振贫穷，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公之谓矣。

开门延士，下及白屋，蒞省朝政，综管众治，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

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安国家，四海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

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勋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配，纪立而褒不副，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余人。乐善无厌，班赏亡遗，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繇宛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录军功，裂三万以封卫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增户命畴，封者三人，延及兄孙。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杖朱虚之鯁，依诸将之递，据相扶之势，其事虽丑，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胜之威，未尝遭时不行，陷假离朝，朝之执事，亡非同类，割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及至青、戎，标未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课功绛、霍，造之与因也；比于青、戎，地之与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

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诚惑之！

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检。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旗，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王曰：“叔父，建尔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谓不检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诗》曰：“亡言不仇，亡德不报。”报当如之，不如非报也。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郑伯献乐，悼公于是以半赐之。绛深辞让，晋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辞功，君知臣以遂赏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较然输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诚输忠，民诚感德，则于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夫之戒，仪形虞、周之盛，赦尽伯禽之赐，无述周公之报，今天法有设，后世有祖，天下幸甚！

太后以视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初，莽欲擅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太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即私遣人与宝等通书，教令帝母上书求入。语在《术后传》。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于已，杀之。莽奏言：“宇为吕宽等所诬误，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诛。”甄邯等白

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柰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致平。”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内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杀。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大司马护军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子爱至深，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今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邨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称‘敢言之’。群吏毋得与公同名。出从期门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綬。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万，合为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辞让，出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綬及号位户邑。事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莽求见固让。太后下诏曰：“公每见，叩头流涕固辞，今移病，固当听其让，今视事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光等白：“安、临亲受印綬，策号通天，其义昭昭。黄邨、召陵、新野之田为人尤多，皆止于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宜可听许。治平之化当以时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纳征钱，乃以尊皇后，非为公也。功显君户，止身不传。褒新、赏都两国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奏可。

莽乃起视事，上书言：“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庚申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备四辅官；今年四月甲子复拜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据元始三年，天下岁已复，官属宜皆置。”《谷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莽无兼官之材，今圣朝既过误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太后诏曰：“可。拔如相国，朕亲临授焉。”莽乃复以所益纳征钱千万，遗与长乐长御奉共养者。太保舜奏言：“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予千万数，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奏可。宰衡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事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宰衡常持节，所止，谒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称“敢言之”。

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东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驷马二驂。”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余皆益户赐爵，金帛

之赏各有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于是莽上书曰：“臣以外属，越次备位，未能奉称。伏念圣德纯茂，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四海奔走，百蛮并臻，辞去之日，莫不陨涕。非有款诚，岂可虚致？自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与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职，每归功列德者，辄以主莽为余言。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虽性愚鄙，主诚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悚栗，常恐污辱圣朝。今天下治平，风俗齐同，百蛮率服，皆陛下圣德所自躬亲，太师光、太保舜等辅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间至致此焉。臣莽实无奇策异谋。奉承太后圣诏，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贤之筹画，而上以闻，不能得什伍。当被无益之事，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诚上休陛下余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众言，辄下其章于议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礼已行，助祭者毕辞，不胜至愿，愿诸章下议者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事成，以传示天下，与海内平之。即有所间非，则臣莽当被挂上误朝之罪；如无他谴，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是臣之私愿也。惟陛下哀怜财幸！”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殿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

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圣帝明王招贤功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今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臻，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奏可。策曰：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延登，亲诏之曰：公进，虚

听朕言。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纳策尽忠，白诛故定陵侯淳于长，以弥乱发奸，登大司马，职在内辅。孝哀皇帝即位，骄妾窥欲，奸臣萌乱，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据经。以病辞位，归于第家，为贼臣所陷。就国之后，孝哀皇帝觉寤，复还公长安，临病加剧，犹不忘公，复特进位。是夜仓卒，国无储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国之计莫宜于公，引纳于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忠策辄建，纲纪咸张。绥和、元寿，再遭大行，万事毕举，祸乱不作。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谛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寻旧本道，遵术重古，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显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为上公。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厥祖。于戏，岂不休哉！

于是莽稽首再拜，受绿綬充冕衣裳，珥璆 珥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旂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戟，右建金戚，甲胃一具，柜鬯二白，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陈崇又奏：“安汉公祠祖弥，出城门，城门校尉宜将骑士从。入有门卫，出有骑士，所以重国也。”奏可。

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于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

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欲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

封为列侯。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事下莽，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

冬，荧惑入月中。

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广戚侯显等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听许。舜等即

共令太后下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然后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书》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统国政，几加元服，委政而属之。今短命而崩，呜呼哀哉！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令前辉光器、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县礼仪奏。”

于是群臣奏言：“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闻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失天命。《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邇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棗谶，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说。时武王崩，纣赧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阼，服天子赧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蹕，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臣昧死请。”太后诏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摄。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

老五更，成礼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绍者，张竦之从兄也。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曰：

建平。元寿之间，大统几绝，宗室几弃。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拯救，遏奸匡卫，国命复延，宗室明目。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并录支亲，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计以百数。收复绝属，存亡续废，得比肩首，复为人者，嫫然成行，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圣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领而叹，颂声洋洋，满耳而入。国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飨此福，受此荣者，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谓？乱则统其理，危则致其安，祸则引其福，绝则继其统，幼则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无时休息，萑萑不已者，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

而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操畔逆之虑，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殊，诚臣子之仇，宗室之仇，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溃畔而弃其兵，进不跬步，退伏其殃。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为计若此，岂不悖哉！

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则赭其宫室以为汙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辨社诸侯，出门见之，著以为戒。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蓐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冲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后至者，欲拔其门，仆其墙，夷其屋，焚其器，应声涂地，则时成创。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齿焉。何则？以其背畔恩义，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远，嘉幸得先闻，不胜愤愤之愿，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锄，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

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愿下四辅公卿大夫议，以明好恶，视四方。

于是莽大悦。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诏曰：“惟嘉父子兄弟，虽与崇有属，不敢阿私，或见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祸成，同共伐之，应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帅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莽又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余人，污池刘崇室宅。后谋反者，皆污池云。

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群臣奏请：“益安汉公宫及家吏，置率更令，庙、廐、厨长丞，中庶子，虎贲以下百余人，又置卫士三百人。安汉公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奏可。

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邛、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为同心侯，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丰孙匡为并力侯。益邛、建各三千户。”

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九月，东郡太守翟义都试，勒车骑，因发奔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郡国疑惑，众十余万。莽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孙建等八将军击义，分屯诸关，守厄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且十万人，莽恐，遣

将军王奇、王级将兵拒之。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仗节，右把钺，屯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义于围。司威陈崇使监军上书言：“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豫知成败，威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仍破；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来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莽大悦。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明、鸿，皆破灭，语在《翟义传》。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则加赏焉。至于夏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余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余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击西海者以“羌”为号，槐里以“武”为号，翟义以“虏”为号。

群臣复奏言：“太后修功录德，远者千载，近者当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浅大小，靡不毕举。今摄皇帝背依践祚，宜异于宰国之时，制作虽未毕已，宜进二子爵皆为公。《春秋》‘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后，宜有土地’。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汉家名相大将萧、霍之属，咸及支庶。

兄子光，可先封为列侯；诸孙，制度毕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诏书。”太后诏曰：“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赏都侯临为褒新公，封光为衍功侯。”是时，莽还归新都国，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今太后诏议其服。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兴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辑海内也。昔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托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于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纪咸张，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总。’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一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总纁’，‘弁而加环纁’，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总纁，弁而加麻环纁，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莽遂行焉，凡壹吊再会，而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云。

司威陈崇奏，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案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女自眦孰与长孙、中孙？”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恃虐，复以示公义焉。令光子嘉嗣爵为侯。

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论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

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大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幕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来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事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讖书臧兰台。臣莽以为无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抵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今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

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匱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匱策书，神明诏告，

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绶，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为皇后。本生四男：宇、获、安、临。二子前诛死，安颇荒忽，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千为功隆公，寿为功明公，吉为功成公，宗为功崇公，世为功昭公，利为功著公。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于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又按金匱，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别、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检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余皆拜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

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

莽策群司曰：“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哲，南岳太傅典致时臬，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马典故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肱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职，如典诰之文。

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赞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长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策曰：“予闻上圣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绥于远，是用建尔司于五事。毋隐尤，毋将虚，好恶不愆，立于厥中。于戏，勖哉！”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封王氏齐续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皆授印绶。令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

受印绶。

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昊后；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夏后辽西姁丰，封为章公侯，亦为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后褒鲁子姬就，宣尼公后褒成子孔钧，已前定焉。

莽又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祇报况，或光自上复天下，流为乌，或黄气熏蒸，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礼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新都侯东弟为大谋，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封陈崇为统睦侯，奉胡王后；田丰为世睦侯，奉敬王后。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为附城。又封旧恩戴崇、金涉、箕闾、杨并等子皆为男。

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时，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

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其庙当作者，以天下初定，且勿祫祭于明堂太庙。

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嬖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夫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金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挾铜炭。

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莽曰：“昔予之祖济南愍王困于燕寇，自齐临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单广设奇谋，获杀燕将，复定齐国。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反虏，予甚嘉其忠者，怜其无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亲属当坐者皆勿治。吊问死伤，赐亡者葬钱，人五万。殷知大命，深疾恶快，以故辄伏厥辜。其满殷国户万，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余人。

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縁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

《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彼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癰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讠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总而说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寢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以勉书。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绩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

行十余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匱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抵畏，苇然闻汉氏之终不可济，叠叠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圣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市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鹭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徐；南出者，踰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语在《匈奴传》。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饶还，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

冬，雷，桐华。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门。策命统睦侯陈崇曰：“咨尔崇。夫不用命者，乱之原也；大奸猾者，贼之本也；铸伪金钱者，妨宝货之道也；骄奢逾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禄去公室，政从亡矣；凡此六条，国之纲纪。是用建尔作司命，‘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国’，帝命帅繇，统睦于朝。”命说符侯崔发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将军，中德既成，天下说符。”命明威侯王级曰：“绕雷之固，南

当荆楚。女作五威前关将军，振武奋卫，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头之厄，北当燕赵。女作五威后关将军，壶口捶厄，尉睦于后。”命掌威侯王奇曰：“肴龟之险，东当郑卫。女作五威左关将军，函谷批难，掌威于左。”命怀羌子王福曰：“泝陇之阻，西当戎狄。女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怀羌于右。”

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是岁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莽收捕杀之。治者掌寇大夫陈咸自免去官。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皆诛。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二月，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授为民，无违命者。封将为子，帅为男。

初设六筭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賒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铠，徙西海。

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

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西域将钦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请论仲及陈良等亲属当坐者。奏可。汉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罢吏卒，为宾食，诚欲承天心，全子孙也。其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今狂狡之虏或妄自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牙故也。臣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靖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上当天心，称高皇帝神灵，塞狂狡之

萌。”莽曰：“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改定安太后号曰黄皇室主，绝之于汉也。

冬十二月，雷。

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徭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徭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徭子孙十五人为单于。遣中郎将蒲类、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将军苗、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参、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

莽以钱币论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门，欲以重而行之。

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

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

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迷阳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余捕得，辞连国师公歆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柔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关将军掌威侯奇，及歆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力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

莽为人侈口蹶颡，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麓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是时有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

是岁，以初睦侯姚恂为宁始将军。

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今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

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立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遂并等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莽下书曰：“虏知罪当夷灭，

故遣猛将分十二部，将同时出，一举而决绝之矣。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一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今则不然，各为权势，恐徇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蠱并作，农民离散。司监若此，可谓称不？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犹放纵自若。

而蒯苕、戴级到塞下，招诱单于弟威、威子登之塞，胁拜成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遣去；将登至长安，拜为顺单于，留邸。

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浸剧，死。莽曰：“昔齐太公以淑德累世，为周氏太师，盖予之所监也。其以舜子延褒父爵，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为太师将军，永为新室辅。”

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成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遣谒者持安车印绶，即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

宁始将军姚恂免，侍中崇禄侯孔永为宁始将军。

是岁，池阳县有小人景，长尺余，或乘车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大各相称，三日止。

潞河郡蝗生。

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扰水，故遂不堤塞。

四年二月，赦天下。

夏，赤气出东南，竟天。

厌难将军陈钦言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威子角所为。莽怒，斩其子登于长安，以视诸蛮夷。

大司马甄邯死，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侍中大赘侯辅为宁始将军。

莽每当出，辄先搜索城中，名曰“横搜”。是月，横搜五日。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抔遍九州。《殷颂》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哉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成。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予数与群公祭酒上卿亲听视，咸已通矣。夫褒德赏功，所以显仁贤也；九族和睦，所以褒亲亲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将章黜陟，以明好恶，安元元焉。”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阶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

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驩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房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絀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房驩，平定东城，房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鸇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复下书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终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观晋掌岁，龟策告从，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群公奏请募吏民人马布帛绵，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常安，前后毋相须。至者过半，莽下书曰：“文母太后体不安，其且止待后。”

是岁，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大司马孔永乞骸骨，赐安车驷马，以特进就朝位。同风侯遂并为大司马。

是时，长安民间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微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

是岁，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大昆弥者，中国外孙也。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之。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

是岁，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

明年改元曰天凤。

天凤元年正月。赦天下。

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太官膏糒干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予之东巡，必躬载耒耜，每县则耕，以劝东作。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予之西巡，必躬载耜，每县则获，以劝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善藏。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敢有趋谨犯法，辄以军法从事。”群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圣体不豫，躬亲供养，衣冠稀解。因遭弃群臣悲哀，颓然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秋尊，非糒干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阍大服，以安圣体。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莽曰：“群公、群牧、群司、诸侯、庶尹愿尽力相帅养牧兆民，欲以称予，繇此敬德，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洛阳之都。”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迁并曰：“日食无光，士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绶，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省侍中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析为大司马。”

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戍曹士收系仆射。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捶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阊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四月，陨霜，杀草木，海濒尤甚。六月，黄雾四塞。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雨雹，杀牛羊。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缘边又置竟尉，以男为之。诸侯国闲田，为黜陟增减云。莽下书曰“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都畿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侯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备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其号令变易，皆此类也。

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冠以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百姓多不从者。

匈奴单于知死，弟咸立为单于，求和亲。莽遣使者厚赂之，诈许还其侍子登，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即执良等付使者，槛车诣长安。莽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会观之。

缘边大饥，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边兵，还言“军士久屯塞苦，边郡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食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莽壮其言，以威为将军。然采普言，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

八人，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会匈奴使还，单于知侍子登前诛死，发兵寇边，莽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

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宁始将军侯辅免，讲《易》祭酒戴参为宁始将军。

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赦天下。

是时，日中见星。

大司马苗祈左迁司命，以廷德侯陈茂为大司马。

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颇对者济南王成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诘，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遂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愤眊不深。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谷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悉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羣，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余乃定，边郡亦略将尽。

邯鄲以北大雨霖，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

立国将军孙建死，司命赵闾为立国将军。宁始将军戴参归故官，南城将军廉丹为宁始将军。

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书言：“视事八年，功业不效，司空之职尤独废顿，至乃有地震之变。愿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灾异之变，各有云为。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诸吏散骑司禄大夫修宁男遵谕予意焉。”

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绌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甚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泊前七部；大司徒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列尉、祈队、后队、中部泊后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随所属之公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凡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固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共给。

是月戊辰，长平馆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视，还奏状，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

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

十月戊辰，王路朱鸟门鸣，昼夜不绝，崔发等曰：“虞帝辟四门，通四聪。门鸣者，明当修先圣之礼，招四方之士也。”于是令群臣皆贺，所举四行从朱鸟门入而对策焉。

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大尹冯英不肯给，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焚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皆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后颇觉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复以英为长沙连率。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蓬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镇外将军，封喇胡子，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师友祭酒唐林、故谏议祭酒琅邪纪遂，孝弟忠恕，敬上爱下，博通旧闻，德行醇备，至于黄发，靡有愆失。其封林为建德侯，遂为封德侯，位皆特进，见礼如三公。赐第一区，钱三百万，授几杖焉。”

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

今定矣。予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钦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其在缘边，若江南，非诏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纳言掌货大夫且调都内故钱，予其禄，公岁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然复不能尽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吝嗇，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是岁，复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以六筦谏，莽大怒，免常官。置执法左右刺奸。选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队，如汉刺史，与三公士郡一人从事。

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初，吕母子为县吏，为宰所冤杀。母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杀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挾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黜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之。

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五年正月朔，北军南门灾。

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荊州牧，见，问到部分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调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稍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好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

皇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二曰：“肃圣宝继”，三曰“德封昌图”。又宗舅吕宽家前徙合浦，私与宗通，发觉按验，宗自杀。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刻铜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厌足，窥欲非望。《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乌呼哀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谷城郡。”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董恢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杀。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驾《夬》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诏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

以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涉者，曲阳侯根子也。根，成帝世为大司马，莽自代，莽恩之，以为曲阳非令称，乃追谥根曰直道让公，涉嗣其爵。

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谨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度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泰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飡哉！”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是时，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浸多。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而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稀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

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歆诱呼当至塞下，胁将诣长安，强立以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始欲诱迎当，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横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既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征氏，号二征将军，当诛单于而立当之。出车城西横廐，未发。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数谏不从，著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边事凡三篇，奏以风谏莽。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乃策尤曰：“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儿藐自臧，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綬，归故郡。”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

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莽复三十税一。以况忠言忧国，进爵为伯，赐钱二百万。众庶皆誉之。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大，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赍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博意欲以风莽。莽闻恶之，留霸在所新丰，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明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讎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遗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应协于《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铺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升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匱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以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輿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侯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措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措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是月，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度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

委地。吏卒见者以闻，莽恶之，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下书曰：“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府帑空虚，百姓匱乏，宗庙未修，且拾掇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戟行视，亲举筑三下。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持节，及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将作。崔发、张邯说莽曰：“德盛者文缙，宜崇其制度，宣视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称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弥穆庙，八曰阳平顷王威称昭庙，九曰新都显王威称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牖，饰以金银珷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

巨鹿男子马适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封丹为辅国侯。

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惟设此一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貊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一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直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人为官奴婢。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

短衣小袖，乘北马柴车，藉稿，瓦器，又以历遣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帻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

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武功中水乡民三舍垫为池。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怠解，更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

是月，莽妻死，谥曰孝睦皇后，莽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亿年。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后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愔，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侯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使侍中票骑将军同说侯林赐魂衣玺钺，策书曰：“符命文立临为统义阳王，此言新室即位三万六千岁后，为临之后者乃当龙阳而起。前过听议者，以临为太子，有烈风之变，辄顺符命，立为统义阳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后，不作信顺，弗蒙厥佑，夭年陨命，呜呼哀哉！迹行赐谥，谥曰缪王。”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愔亦自杀。

是月，新迁王安病死。初，莽为侯就国时，幸侍者增秩、怀能、开明。怀能生男兴，增秩生男匡、女晔，开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国，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无子，为安作奏，使上言：“兴等母虽微贱，属犹皇子，不可以弃。”章视群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于是以王车遣使者迎兴等，封兴为功修公，匡为功建公，晔为睦修任，捷为睦逮任。孙公明公寿病死，旬月四丧焉。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

魏成大尹李禹与卜者王况谋，况谓禹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

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征，征火也，当为汉辅。”因为禹作讖书，言“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雒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会合十余万言。禹令吏写其书，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禹，狱治皆死。

三辅盗贼麻起，乃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遣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转天下谷帛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

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人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孙喜、景尚、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

莽以王况讖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乃拜待中掌牧大夫李歆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使将兵奋击。

上谷储夏自请愿说瓜田仪，莽以为中郎，使出仪。仪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为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凡以招来其余，然无肯降者。

闰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诏书前亦释除。

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臂文。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

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璫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幘，车上人击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輓车，非仙物也。”

是岁，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博”经以八投，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予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宣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阒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下狱以为诬罔。因下书责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庶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卒、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让况：“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辜乏兴。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蔓连州，乃遣将率，多发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复忧盗

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卒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今，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谨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况随使者西，到，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三年正月，九庙盖构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华盖车，元戎十乘在前。因赐治庙者司徒、大司空钱各千万，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

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下书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为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大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大自燎，为此灾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帝遗统受命，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各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

是月，赤眉杀太师牺仲景尚。关东人相食。

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祖都门外，天大雨，沾衣止。长老叹曰：“是为泣军！”莽曰：“惟阳九之厄，与害气会，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饥谨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

全元元。太师公因与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宛州，填扶所掌，及青、徐故不轨盗贼未尽解散，后复屯聚者，皆清洁之，期于安兆黎矣。”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莽下书曰：“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摧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书》云：‘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咨庠群公，可不忧哉！”

是时下江兵盛，新市朱鲋、平林陈牧等皆复聚众，攻击乡聚。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都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荊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继韩卢而责之获也。”

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

莽以天下谷贵，欲厌之，为大仓，置卫交戟，名曰“政始掖门”。

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粟，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谨，以问业。业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梁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余级。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匡，进爵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余人。

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绶符节付匡曰：“小儿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莽伤之，下书曰：“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带藏皆得自调，忽于诏

策，离其威节，骑马呵谡，为狂刃所害，乌呼哀哉！赐谥曰果公。”

国将袁章谓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愿平山东。”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填南宫，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司徒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廐，亡其黄钺。寻士房扬素狂直，乃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自刳去。莽击杀扬。

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筮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利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会世祖与兄齐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帅舂陵子弟数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鲋、陈牧等合攻拔棘阳。是时严尤、陈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数千人别走，入南阳界。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进，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四年正月，汉兵得下江王常等以为助兵，击前队大八甄阜、属正梁丘赐，皆斩之，杀其众数万人。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论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好事者窃言：“此岂如古三皇无文书号谥邪？”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鲋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闻之愈恐。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须发，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迎于前殿两阶间，成同牢之礼于上西堂。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绶，执弓鞬。封皇后父湛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讼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风发屋折木。群臣上寿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靛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

辛丑，《巽》之宫日也。《巽》为风为顺，后谊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礼》曰：‘承天之庆，万福无疆。’诸欲依虞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大赦天下，然犹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及北狄胡虏逆舆泊南焚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又诏：“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闾、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属，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虏破坏，西击则逆贼靡碎，此乃新室威宝之臣也。如黠贼不解散，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喇绝之矣！遣七公千士隗嚣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晓谕云。嚣等既出，因逃亡矣。

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鄧、定陵。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颍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斋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洛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严尤曰：“称尊号者在宛下，宜亟进。彼破，诸城自定矣。”邑曰：“百万之师，所过当天，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围城数十重，城中请降，不许。严尤又曰：“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听。会世祖悉发鄧、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

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飞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间之震恐，盗贼并起。

又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帝。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清命金滕之策，泣以视群臣。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莽’，皇帝之名。‘升’谓刘伯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也。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世，犹殄灭不兴也。”群臣皆称万岁。又令东方槛车传送数人，言“刘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诈也。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伊休侯者，歆长子也，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莽素爱之。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赞起武侯孙仪亦主兵，复与俱谋。俱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七月，姓与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时忠方讲兵都肄，护军王威谓忠谋久不发，恐漏泄，不如遂新使者，勒兵入。忠不听，遂与歆、涉会省户下。莽今蹇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忠拔剑欲自刎，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黄门持剑共格杀之。省中相惊传，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张弩。更始将军史湛行诸署，告郎吏曰：“大司马有狂病，发，已诛。”皆令弛兵。莽欲以厌凶，使虎贲以斩马剑挫忠，盛以竹器，传曰“反虏出”。下书赦大司马官属吏士为忠所诖误，谋反未发觉者。收忠宗族，以醇醪毒药、尺白刃丛棘并一坎而埋之。刘歆、王涉皆自杀。莽以二人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伊休侯叠又以素谨，歆讫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将，更为中散大夫。后日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

头公青衣，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儿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

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复远念郡国，欲呼邑与计议。崔发曰：“邑素小心，今失大众而征，恐其执节引决，宜有以大慰其意”于是莽遣发驰传谕邑：“我年老母适予，欲传邑以天下。敕亡得谢，见勿复道。”邑到，以为大司马。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祈为国师，同说侯林为卫将军。莽忧懣不能食，亶饮酒，啗鰓鱼。读军书倦，因冯几寐，不复就枕矣。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望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罾罟，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滹色其周垣。号将至曰“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庾“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属不可胜记。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烛地如月光。

成纪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万于桀纣。

是月，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时析宰将兵数千屯鄠亭，备武关。晔、匡谓宰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请降，尽得其众。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杀之，西拔瑚。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珍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翟暉将领之。

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匱。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九虎至华阴回谿，距隘，北从河南至山。于匡持数千弩，乘堆挑战。邓晔将二万余人从阌乡南

出枣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后击之。六虎败走。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贵死者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三虎郭钦、陈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师仓。

邓晔开武关迎汉，丞相司直李松将二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渡渭，入左冯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与莽波水将军战，波水走。韩臣等追奔，遂至长门宫。王宪北至频阳，所过迎降。大姓栎阳申殤、下邳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酈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酈匡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

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县。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闻天水隗氏兵方到，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

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谡将度渭桥，皆散走。谡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槨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谓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

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张邯行城门，逢兵见杀。王邑、王林、王巡、董恢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汉兵贪莽封力战者七百余。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灌并和，烧作室门，莽敬法阙，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女啼呼曰：“当奈何！”时莽绀衲服，带玺戟，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莽时不食，少气困矣。

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

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子、甄丰、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馆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诉、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隅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离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

六日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中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传莽首诣更始，县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莽扬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兵败山东，圣格死，仁将其众降，已而叹曰：“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剑自刺死。及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皆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赏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始义之，皆封为侯。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降雒阳，传诣宛斩之。严尤、陈茂败昆阳下，走至沛郡樵，自称汉将，召会吏民。尤为称说王莽篡位天时所亡圣汉复兴状，茂伏而涕泣。闻故汉钟武侯刘圣聚众汝南称尊号，尤、茂降之。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十余日败，尤、茂并死。郡县皆举城降，天下悉归汉。

初，中屠建尝事崔发为《诗》，建至，发降之。后复称说，建令丞相刘赐斩发以徇。史谶、王延、王林、王吴、赵闾亦降，复见杀。初，诸假号兵人人望封侯。中屠建既斩王宪，又扬言三辅黠共杀其主。吏民惶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驰白更始。

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

【译文】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的侄子。孝元皇后的父亲和兄弟都在元帝、成帝时被封侯，担任官职。辅佐皇帝。王家合计有九位列侯。五位大司马。唯独王莽的父亲王曼由于去世较早，没有封侯。王莽的叔伯兄弟都是将军以及平阿、成都、红阳、曲阳、高平五侯的儿子，仗着权势奢侈腐化，竞相炫耀车马衣饰、姬妾歌舞、田猎游乐。唯独王莽孤独贫穷，所以谦逊俭朴，恭敬待人。他拜沛郡人陈参为师，接受《仪礼》、《周礼》的传授，勤奋博学，衣着铺盖象普通书生一样。他侍奉母亲和守寡的嫂嫂，抚养没有父亲的侄子，行为检点。此外，他在社会上交结豪杰，在家族中侍奉伯父、叔父，都委婉有礼。阳朔年间，他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侍奉病人，亲自尝药，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昼夜不脱衣服。王凤临死，将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汉成帝，他被任命为黄门郎，又提拔为射声校尉。

后来，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把封给自己的民户分出一部分赐封王莽。还有长乐宫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闾、上谷郡都尉阳并和中郎陈汤等当时名望较高的人，都替王莽说情，皇上于是认为王莽是贤人。永始元年，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封邑是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有一千五百户。以后王莽被提拔为骑都尉兼光禄大夫侍中，侍奉皇帝谨慎周到，官职越尊贵，态度越谦恭，他把车马和衣服，分给宾客，家里没有多余的。他接纳供养知名人士，广泛交结将军、丞相、卿大夫。所以在位的人争相举荐。社会上的人也为他鼓吹，虚名传遍朝野，超过他的伯父、叔父。他敢于弄虚作假，做起来丝毫不感到惭愧。

王莽的哥哥王永做过诸曹，早年去世，有个儿子叫王光。王莽让王光跟博士学习。休假时，王莽整顿车马，携带酒肉，去慰劳王光的老师，并馈赠礼物给所有同学。儒生们尽情观看，老人们赞不绝口。王光比王莽的儿子王宇小，王莽让他俩同一天成亲。成亲那天，宾客满堂，过不多久，有人来说王莽的母亲有病，需要吃某种药，王莽起身前去探视他母亲，到宾客散去时，他前后探视了几次。王莽曾经暗地里买了个丫头，叔伯兄弟们有所耳闻，王莽就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女孩会生孩子，所以给他买下

了。”当天他就把丫头送给了朱子元。他隐瞒真情，追逐名声到了这种地步。

当时，太后的外甥淳于长由于有才能官居九卿，地位在王莽之上。王莽偷偷搜集他的罪过，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禀告成帝。淳于长被依法处死，王莽获得忠诚正直的名声，这件事记载在《淳于长传》。王根因此请求退休，推荐王莽代替自己，皇上因此提拔王莽担任大司马。这一年是绥和元年，王莽三十八岁。王莽既从同辈中脱颖而出，就跟在四位伯父、叔父的后面辅佐皇帝。他想让自己的名声超过前人，就严以律己，聘请贤良做掾史，获得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都用来招待士人，自己更加节俭。母亲生病，公卿列侯派夫人来探视，王莽的妻子迎接，衣服够不到地，麻布围裙不过膝盖，来探视的人都认为她是奴仆下人，询问之后知道是夫人，都感到很吃惊。

王莽辅佐皇帝一年多，成帝驾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命令王莽回家，把权让给哀帝的外戚。王莽上奏章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对王莽说：“先帝把政权交给您而不幸去世，我得以继位，非常希望能和您同心同德。现在您上书称病要求退休，显得我不能尊奉先帝旨意，我很难过。我已经命令尚书等待您奏事了。”又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禀告太后说：“皇帝听到太后的命令以后，十分悲伤。大司马如果不出来任职，皇帝就不敢听政。”太后又命令王莽任职。

那时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亲丁姬仍然在世，高昌侯董宏上书说：“据《春秋》大义，母亲由于儿子的地位而尊贵，应该给丁姬加封尊贵称号。”王莽和师丹一起弹劾董宏贻误朝政，违犯纲纪。后来，未央宫举行宴会，内者命令给傅太后设置帷幕，坐在太皇太后座旁。王莽巡视，责怪内者令：“定陶太后是诸侯王的太后，如何可以跟最尊贵的太皇太后并列！”因此撤去帷幕，另外设立座位。傅太后听说后，非常恼怒，不肯参加宴会，心里怨恨王莽。王莽再次请求退休，哀帝赏赐给王莽五百斤黄金，一辆安车，四匹马，让他免职回家。许多公卿大夫都称赞王莽，皇帝就尤其宠爱和优待王莽，在他家设置专使，派宫内太监每十天赏赐他一次饮食。下诏书说：“新都侯王莽为国操劳，坚持原则，我非常渴望和他一起治理国家。太皇太后命令王莽回家，我十分惋惜。请把黄邮聚三百五十户加封给王莽，赐给特进职位，加封给事中

官衔，初一、十五朝会，参见皇帝的礼仪和三公一样，皇上出行，可乘绿车随从。”两年以后，傅太后、丁姬都有了尊贵称号，丞相朱博上奏说：“王莽前段日子不尊敬尊长，压抑贬低太后，亏损了孝道，应该明正典刑。幸亏遇到赦免命令，（未遭杀戮）可是也不应拥有爵位、封土，请将他削为庶民。”皇上说：“由于王莽和太皇太后有亲戚关系，不要免除他的爵位和封土，命令他回到自己封地去吧！”

王莽（在封地）闭门谢客，安分守己。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死奴婢，王莽严加叱责，命令他自杀。王莽在封地三年，数以百计的官吏上书替王莽申冤。元寿元年，出现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在对答皇帝的策问时言辞恳切地歌颂王莽的功德，皇帝于是征召王莽回京。

起初王莽到封地去时，南阳太守因王莽地位高贵显要，选调属官门下掾宛县人孔休代理新都国相。孔休拜见王莽，王莽礼节周全地结交孔休。孔休也早闻王莽大名，就和王莽酬答。后来王莽生病，孔休问候探视。王莽为报答恩情赠送玉饰宝剑，想结为友好。孔休不肯接受，王莽就说：“我的确是看到您脸上有瘢痕，想到美玉能够灭瘢，因此才献上这美玉剑鼻。”因而解下剑鼻。孔休再三推辞，王莽说：“您是嫌它价值太贵重吧！”就把剑鼻砸碎，亲自包好送给孔休，孔休这才接受了。到王莽被征召回京时，想见孔休一面。孔休推说有病不肯相见。

王莽回到京城一年多，哀帝驾崩，没有儿子，可是傅太后、丁太后都早已去世。太皇太后当天乘车到未央宫取走玉玺，派使者飞驰前往召见王莽。又下诏命令尚书，所有调兵的符节、文武百官的奏章、宫廷太监和近卫亲兵都归王莽统辖。王莽说：“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轻，不合群臣心意，请收回官印。”董贤当天自杀。太后命公卿大臣推举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推举王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推举。太后拜王莽为大司马，同他商量皇位继承人。安阳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为人谨慎，向来受到太后信赖、宠爱。王莽禀告让王舜任车骑将军，派他去迎接中山王回来以成帝后代的身份继承王位，这就是孝平皇帝。平帝年方九岁，太后临朝听政，政事完全交给王莽。王莽说赵氏以前害死皇子，傅氏骄横僭越，因此废掉孝成赵皇

后和孝哀傅皇后，命令她们自杀。

王莽由于大司徒孔光是著名儒师，辅佐过三位皇帝，得到太后尊敬，天下人都信任他，因此十分尊崇孔光，提拔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对于平素所不喜欢的哀帝外戚及大臣，王莽都罗织罪名，写成奏章，命甄邯带给孔光。孔光素来恐惧、谨慎，不敢不呈上奏章。王莽再禀告太后，全部批准这些奏章。因此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由于互相推举而被罢免，丁、傅及董贤的亲属都免去官职、爵位，流放到远方。红阳侯王立是太后的亲弟弟，虽然已经不在位，王莽因为他是叔父，心里很敬畏他，但又害怕他乘机向太后进言，使自己无法为所欲为，就再让孔光上奏王立以前的罪恶：“王立先前知道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不道罪，但就接受他大量的贿赂，为他说话，迷惑朝廷。后来又说官奴婢杨寄的私生子是皇子，众人说是吕后、少帝复活，凡此种种都造成天下人的疑惑，无法昭示后代，完成维护幼主的功业。请命令王立到封地去。”太后不听从。王莽说：“现在汉室衰微，接连几代没有继承人，太后独自代替幼主执政，实在令人担忧。即使努力用公正的态度为天下表率，仍旧担心不肯服从，现在这样因私人恩情违背大臣的议论，群臣就会倾向奸邪，祸乱将从此而起。应该暂且命令他到封地去，等国家安定之后再把他征召回来。”太后迫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立到封地上去。王莽就是这样胁持上下。

当时，依附顺从王莽的都得到提拔，触怒怨恨王莽的都被杀戮。王舜、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掌管纠察、弹劾，平晏领机密大事，刘歆主管文书，孙建做走卒。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都由于有才能而受到王莽的宠爱。王莽表情严肃而言辞方正，想做什么事，只要是略微示意，他的党羽秉承他的旨意而向上启奏，王莽就叩头哭泣，坚决推辞，对上迷惑太后，对下取信民众。

起初，王莽暗示益州郡命塞外的少数民族进献白鸡。元始元年正月，王莽禀告太后下诏，用白鸡进献宗庙。群臣于是向太后启奏：“太后委任大司马王莽决策拥立皇帝，安定了国家。从前大司马霍光有安定国家之功，加封了三万户，并规定子孙能够世袭爵位、封邑，和萧相国一样。王莽也应该象霍

光那样。”太后问公卿大臣：“你们真的是由于大司马有大功而以为应该嘉奖，还是因为他是我的至亲而想使他与众不同呢？”因此群臣就热烈地陈述：“王莽的功德招致周成王那样的白鸡祥瑞，相隔千年，符命相同。根据圣王的法令，臣子有大功生前就应赐予美好的称号，因此周公在世时就能够用周朝的国号作为称号。王莽有安定国家、安定汉室的大功，应赐号安汉公，加封民户，规定他的子孙可继承爵位、封邑。向上顺应古代的制度，向下比照近代的行事，以求顺从上天的旨意。”太后命令尚书将这些事全部记录下来。

王莽上书说：“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国策，现在希望只列出孔光等人的功劳，加以奖赏，撇开我，不要让我和他们并列。”甄邯禀告太后下诏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正直坦荡’。对于亲属，于理不得偏私。你有安邦定国的功劳，不能因为是亲戚就埋没你的功绩。你不要推辞。”王莽再次上书推让。太后命令谒者引导王莽在正殿东厢房待命，王莽推托有病不肯进殿。太后让尚书令姚恂告知他：“你由于要受奖赏而托病推辞，你责任重大，不能不来，应该及时上朝。”王莽坚决推辞。太后再派太仆王宏奉皇帝命征召王莽。王莽坚持推托有病。左右大臣禀告太后，应该不强迫王莽改变意见，只列举孔光等人的功劳，王莽才愿意上朝。太后下诏书说：“太傅博山侯孔光侍奉四代皇帝，历任太傅、丞相，忠孝双全，仁义笃厚，行为合乎道义，闻名远近，又建议决策拥立皇帝，加封一万户，任命为太师，参与四辅的执政。车骑将军安阳侯王舜长期仁义孝敬，奉命迎接中山王闻名远近，又建议决策拥立皇帝，加封一万户，任命为太师，参与四辅的执政。车骑将军安阳侯王舜长期仁义孝敬，奉命迎接中山王即帝位，万里旅途艰难险阻，功德显著，加封一万户，任命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甄丰侍奉三代皇帝，忠诚可靠，仁义笃厚，奉命迎接中山王为帝，辅佐奉养，安邦定国，封甄丰为广阳侯，食取五千户的租税，任命为少傅。（以上三人）都授予四辅职位，子孙可继承他的爵位、封邑，每人赏赐一区住宅。侍中奉车都尉甄邯侍奉皇帝非常辛劳，又建议决策拥立皇帝，封甄邯为承阳侯，食取二千四百户的租税。”四人受到封赏后，王莽仍旧不上朝，群臣再次上书说：“王莽虽然克制、谦让，朝廷仍旧应该表彰，及时增加赏赐，以表明重视拥立的首功，不要让文武百官和民众

失望。”太后就下诏书说：“大司马新都侯王莽历任三代皇帝的三公，担任周公的职责，制定了世代长治久安的政策，功劳德行为忠臣所敬仰，影响遍及海内，远方异域的人也敬慕他的道义，越裳氏语言不通，经过几道翻译来进献白鸡。请把召陵、新息二县二万八千户加封给王莽，免除他后代子孙的赋役，他的子孙可继承爵位、封邑。奖赏王莽的功劳仿照萧何相国的成例。任命王莽为太傅，主持四辅的工作，称号为安汉公。将以前萧相国的豪华住宅作为安汉公府，明确规定在法令上，世代传下去。”

因此王莽诚惶诚恐，迫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命。策命说：“汉室危急，皇位无人继承，而您安定了；四辅的职责，三公的工作，您承担；百官众僚，而您主管；功德显著，国家赖您得以安宁。您招致的白鸡祥瑞，象征周公辅佐成王。于是赐您称号为安汉公，辅佐皇帝，希望能够天下太平。不要违背了我的意愿。”王莽接受了太傅和安汉公称号，推辞不受加封和子孙可继承的爵位、封邑，说希望等到百姓家给户丰以后，再加赏赐。群臣又力争，太后下诏书说：“安汉公自己希望等到百姓家给户丰，于是可以听从。应该让他的俸禄、府中吏员、赏赐都比原先多一倍。等到百姓家给户丰后，大司徒、大司空把情况报告上来。”王莽再次辞让不受，而且建议应该先封诸侯王的后代及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大者封侯，小者赐爵关内侯食取封邑租税，然后再封赏在位的人，各自按一定的顺序。对上尊敬祖宗，增加祭祀的礼乐；对下施恩惠给上人百姓、鳏寡孤独，一切加惠于民的政策没有不施行的。

王莽已取悦了民众，又打算独断专权，知道太后对政事已经厌倦了，就暗示公卿大臣上奏章说：“从前，官吏积累功绩升到二千石，以及州部所推举的秀才、杰出人物等，大多不称职，应该都让他们参见安汉公。另外，太后不适宜亲自过问琐屑的事务。”太后下诏书说：“由于皇帝年幼，我暂且执政，一直到皇帝成年。现在政事烦琐，我年事已高，精力不足，继续理事不是保养身体和培育皇帝的办法。所以选择忠臣贤良，设立四辅官职，让百官勤于职守，永保国家康宁。孔子说：‘伟大啊！舜禹治理天下，都委任贤臣，而亲自过问，’此后，只有封爵的事才报告给我。别的政事，由安汉公、四辅裁决。州郡太安、二千石官及茂才吏初拜官奏事的，都引进宫殿附近的官署参

见安汉公，让安汉公考查他们以前的工作，询问新任的职务，便于了解是否称职。”因此王莽一一接见询问，详尽地表示给予的恩惠，并赠送厚礼；不合意的人，则明确地奏请罢免，他的权力和皇帝相等。

王莽打算用空名取悦太后，建议说：“我们承接从前哀帝丁、傅皇后奢侈浪费之后，百姓多不富裕，太后应暂且穿素色绸衣，稍微减少菜肴，以便为天下人作出表率。”王莽于是上书，表示愿出一百万钱，献上三十顷地，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所以公卿大臣都仰慕效法他。王莽率领群臣上奏说：“太后陛下年高位尊，长期穿素色绸衣、减少菜肴，委实不是保养身体、培育皇帝。安定国家的办法。臣王莽屡次到宫中叩头问候，力争不要这样，未蒙允准，现在幸亏陛下恩德普及，现在风调雨顺，甘露降下，灵芝生长、朱草、嘉禾各种吉祥征兆一齐来到。臣王莽等怀有表达不尽的愿望，愿陛下爱惜精力，休养心神，开阔心胸，穿上帝王常规服装，恢复太官规定的帝王饮食，使臣子们能充分表示对您的热爱，完善对您的供养。希望太后体谅！”王莽又让太后下诏书说：“据说皇太后的准则是思想不超出宫门。上天不保佑我们国家，皇帝尚在襁褓之中，无法亲自执政，我战战兢兢，担心国家不得安宁。国家的大纲，没有我谁能统领？所以，孔子晋见南子，周公摄政，原是根据时势而行的权宜之计。我辛勤工作，绞尽脑汁，忧患劳苦不得安宁，因此当社会风气奢侈的时候，就用俭朴的作风来影响全国，矫枉必须过正。假如我不以身作则，天下臣民会怎样呢？我朝夕都在想着五谷丰登、百姓富有，等皇帝成年加冠，把政权交给他。如今我确实无暇享用轻软的衣服和美味的食品，希望和百官一起有所成就，大家互相勉励吧！”每逢遭遇水灾旱灾，王莽往往只吃素食，左右臣子将情况报上去，太后就派使者命令王莽说：“听说您只吃素菜，忧国忧民到这种地步。今秋庄稼幸而丰收，您工作勤劳，应该按时吃肉，为国家爱惜身体。”

王莽以为中国已经太平，唯独四周少数民族还没有明显变化，就派使者携带黄金、财帛，送给匈奴单于厚礼，让他上书说：“听说中国谴责双名，我原名囊知牙斯，现在改名知，以示顺从圣朝的制度。”又派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到汉朝侍奉太后。王莽欺骗、迷惑太后，以至欺骗太后的随从、侍女，方

法变化多端。

王莽已经位尊权重，又打算把女儿许配给平帝做皇后，便于巩固自己的权利。他上奏说：“皇帝即位三年了，皇后没有聘娶，妃子也没有纳足。前段时间，国家发生危难，根源就是皇帝没有继承人，嫁娶不正规。请考查议论《五经》的记载，制定嫁娶礼仪，端正十二女的原则，以便生育更多的继承人。可广泛采纳商周王族的后代和周公、孔子以及世代列侯在长安的嫡亲女儿。”事情下达主管部门，报上众多女子的名单，王氏家族的女儿很多都在预选名单中。王莽担心她们和自己的女儿竞争，就上书说：“我没有德行，孩子才貌也低下，不适合跟众女子一起入选。”太后认为他出自至诚，就下诏书说：“王氏家族的女儿是我的娘家人，不要选取了。”平民、儒生以及郎官以上的官员守候在宫门前上书的每天都有千余人，公卿大夫有的到朝廷上，有的跪伏在官衙门下，都说：“诏书中所表现的太后德行是那样崇高，然而安汉公的伟大功勋又是如此光辉，现在要立皇后，为什么要单独排除安汉公的女儿？天下臣民往哪里寄托自己的命运！希望能够让安汉公的女儿做国母。王莽派长史以下的属官分批劝阻公卿和儒生，而上书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太后迫不得已，只有听凭公卿选取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自己申明：“应该广泛地选取众女子。”公卿们辩解说：“不应选取民众女子，以致使皇后的地位不能确定。皇后的位子是属于安汉公女儿的。”王莽说：“希望看一下我的女儿。”太后派长乐东少府、宗正、尚书令去送彩礼并相看王莽的女儿。他们回来后上奏说：“安汉公女儿长期接受良好的道德教养，容貌美丽，适合延续帝王世系，奉承祭祀大事。”又下诏派大司徒、大司空到宗庙中用策书祷告，同时并用龟卜和占筮，结果都说：“卜兆呈金水相生之相，占卦遇泰卦，乾下坤上，父母得位，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信乡侯刘佟上书说：“《春秋》记载，周天子要从纪国娶王后，就把纪子升为侯，安汉公的封邑和古代的制度不相符合。”交办主管部门，都说：“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纵横百里的土地，尊敬他，不将他视为臣子，以示重视宗庙，这是孝道的最高表现。刘佟的言论符合礼，可以允准。请把新野县二万五千六百顷土地加封给王莽，以达到纵横百里。”王莽辞谢说：“臣王莽的女儿确实配不上最尊贵的皇帝，现在又听从大家的意见，加封土地

给我。我认为我已经得到太后、皇帝的信任，获得爵位和土地，如果女儿真能配上皇帝，我的封邑足够供给朝见君王的贡品，无须再给予增加封地的恩宠。希望归还增加的封地。”太后同意了他。主管部门上奏：“按照惯例，聘皇后须二万斤黄金，二亿钱。”王莽坚决辞让，接受了四千万钱，而又把其中的三千三百万给了十一户陪送女儿出嫁的人家。群臣又说：“现在皇后接受的聘礼，比妃妾多不了多少。”有诏书，再增加二千三百万，总共为三千万钱。王莽又把其中的一千万分给九族中的贫苦人家。

陈崇那时任大司徒司直，同张敞的孙子张竦友好。张竦博学多才，就为陈崇起草了一个奏章，歌颂王莽的功德。陈崇呈上奏章，奏章说：

敝人看到安汉公开始做官的时候，正碰上社会风气崇尚奢侈，他受到太后和成帝优厚至亲的宠爱，又加上伯父叔父们显赫的荣光，有钱有势，无人敢惹，可是他却能谦虚克制，仁爱待人，约束私心，遵行礼仪，一反世俗作为。坚定地超然世上。他穿粗布衣服，吃低劣饮食，车子破旧，马匹愚钝，没有第二个妻妾，在家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无人不知。清静恬淡，安贫乐道，温和善良，礼贤下士。对旧友常施恩惠，对师、友异常忠厚。孔子说：“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欢礼节。”说的就是安汉公这种人。

等到他做侍中，原定陵侯淳于长犯了大逆不道罪，安汉公不敢徇私情，首先上书检举，给予惩罚。周公诛管叔、蔡叔，季子鸩杀叔牙，就是安汉公这种作为。

所以孝成皇帝任命安汉公为大司马，把国家政权托付给他。孝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逢迎讨好，追求名位，（想立丁姬为皇太后）制造两个帝统，安汉公亲自弹劾，稳定了大局。他首先提出定陶太后不应该在太后帷幕中设座，申明国家体制。《诗》说：“软的不吞，硬的不吐，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安汉公坚持谦虚退让，诚心诚意地让出大司马职位。定陶太后想建立超越名分的称号，担心安汉公当面指责她不应该在太后帷幕中设座的凜然举动，而谄媚欺诈的奸雄朱博之流，又对安汉公亲自弹劾淳于长、董宏惊慌不安，因此上下一心，进谗言、耍诡计，纷至沓来，破坏制度，最后窃取了名号，排

斥驱逐仁人贤士，诛杀伤害宗室外戚，安汉公蒙受了伍子胥、屈原所受的冤害，远离京师到封地去。当时朝廷政治混乱，法制松弛，国家安危如同千钧系于一发。《诗》说：“贤人逃亡，邦国危急。”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此时，宫中没有皇位继承人，董贤大权在手，加之傅家有皇后女儿的支持，他们都自知得罪了天下臣民，和中山王结下仇恨，因此必然共分忧患，同心协助，假托遗诏，频繁进行赏赐诛杀，先铲除他们害怕的人，立即提拔依附他们的人，诬陷往日的冤敌，再征立皇室中的远亲，很容易办到，大事成功势焰熏天。幸亏安汉公马上入朝，及时罢免董贤和他的亲信党羽。那时安汉公运用远见卓识，振奋雄威，怒目圆睁，疾言厉色，乘他们根基不牢，阴谋还没有发动就压了下去。震雷响起，弩机扳动，敌人应声被摧毁，就算有孟贲、夏育也来不及持枪刺杀，就算有樗里子也来不及用计，就算有鬼谷子也来不及施展，所以董贤丧魂落魄，终于被绞死。人还没有转身，日影还没有移动，豁然肃清贼人，朝廷变得安宁。没有陛下，谁也无法任用安汉公，没有安汉公，谁也不能战胜这种灾祸。《诗》说：“师尚父（吕望）啊！神采飞扬，协助那武王。”孔子说：“处事敏捷才可以成功。”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因此安汉公就建议接纳原泗水国相甄丰、犂县令甄邯和大司徒孔光、车骑将军王舜，安邦定国，捧着朝廷符节去东方迎接君王，他们都由于有功而接受封爵，增加封地，成了国家的名臣。《尚书》说：“识别人才就是智者。”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公卿都称赞安汉公的道德，共同推崇安汉公的功勋，把他比作周公，以为应该赐给安汉公的称号，加封两县的土地，安汉公都不愿意接受。古书说申包胥不受保存楚国的报答，晏婴不受辅佐齐国的封赐，孔子说：“能用礼让治国，那还有什么办不到的？”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将要给皇帝聘娶后妃，主管部门呈报名单，安汉公的女儿处在第一位，安汉公坚决推辞，迫不得已然后才接受诏命。父亲和子女的亲情是天性，父亲想让子女荣华富贵比自己还厉害，皇后的尊贵和天子相等，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安汉公考虑皇帝世系，辞让大福大恩，凡事谦虚退让，动不动就坚

决推辞。《尚书》说：“舜自以为德行浅薄，不足以继承尧的帝位”，说的就是安汉公这种人。

自从安汉公接受策命以来，直到今天，他勤勤恳恳，德行功业日益增进，检点往日的为人处事，教化王侯封国，崇尚俭朴，矫正不良的社会习俗。施舍钱财，减少家产，以为群臣作出表率；严以律己，执法公正，以使公卿效法；教育儿子，重视学习，以便振兴国家的文教。童仆奴婢穿布衣，马匹不喂谷物，饮食的费用没有超过普通百姓。《诗》说：“温和恭谨的人，就象鸟儿栖息在树上。”孔子说：“吃饭不求满足，居住不求安逸。”说的就是安汉公这种人。

安汉公克制欲望，约束自己，购买粮食刚刚够食用，日用物品都到市场采购，当天就用完了；家中没有储蓄。又上书归还哀帝所加封给他的土地，交出钱币，捐献田地，把旧有的产业消耗殆尽，为大家做出榜样。因此各阶层都群起响应，纷纷效法，宫外的王公列侯，宫内的禁卫侍从，一起行动，各尽所有，有的交纳金钱，有的捐献田地，用来赈济贫穷，收容供养缺衣少食的人。以前楚国令尹子文（毁家纾难），吃了早饭无晚饭，鲁国相公仪休不吃园里的蔬菜（不夺园夫收入），就是安汉公这种人。

安汉公洞开大门招揽文士，所聘请的甚至有住茅屋的平民，不断查看朝廷政治，总管各部行政，亲自接见州牧太守以下官员，考核他们日常工作，明察是非优劣。《诗》说：“整天自强不息，夜晚仍然戒惧、惕励。”说的就是安汉公这样的人。

连续在三位皇帝时代官居三公，两次安葬驾崩的皇帝，担任大司马职务，定国安邦，天下归心，各得其所。《尚书》说：“安排在执政要位上，狂风骤雨不迷航。”说的就是安汉公这种人。

上面记述的是前代罕见，夏禹、后稷也办不到的，可是安汉公始终如一，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所以三年之中，教化流行如同神助，吉兆屡次显现，难道不是陛下知人善任的功效、得到贤能的结果吗？因此，不仅君王承受天命是真，即使臣子们生逢圣世也不假。所以，夏禹受赐玄圭，周公配享郊祀，是为了表明天降贤才，君王通达无意加以使用，而不敢贪天功占为己有。度量

安汉公的德行，堪为天下楷模，观察安汉公的功勋，可奠定万世的基业。完成基业而不给予相应的赏赐，树立楷模而不给予相应的表彰，确实不是增强国家、顺应天意啊！

高皇帝表彰奖赏首功，萧何相国封邑的民户已增加一倍，又受到特殊的礼遇，奏事可以不喊他的名字，上殿可以不用快步走，封赐他十余名亲属。喜欢行善，从不满足，颁发赏赐，从不吝啬。只要献上一条计策，就一定赐给爵位，所以公孙戎位居郎官，从警卫骑士入选，一次申明樊哙不反，赐封二千户。孝文皇帝奖赏绛侯周勃，加封一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抚恤军功，封卫青三万户，卫青三个儿子，有的还在襁褓中，都封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耀霍光，增加封户，命子孙继承，受封的有三人，扩大到侄孙。绛侯依靠汉诸侯国的坚固，凭借朱虚侯刘章的鲠直，依仗诸将的协助，依据互相扶持的形势，因此诸吕阴谋虽然丑恶凶狠，势难得逞。霍光长期官居要位，乘政治上大获胜利的威力，从来没遇到不顺，也没有被陷害而离开朝廷，朝廷上的官员，没有不是他同党，长期执政，几代不曾中断，虽然说是有功，得来也较容易。即使这样，也还有谋划不周，错误迎立昌邑王的过错。至于卫青、公孙戎，不过是刀枪之功，口舌之劳。可是都受到了巨大的奖赏。安汉公和绛侯、霍光比较，一是创建，一是因袭，和卫青、公孙戎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安汉公又有主持政务的实效，应该与夏禹周公享受同样尊崇，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奖赏。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哪能跟安汉公相提并论？可是，安汉公还没有得到卫青等人的厚赏，我确实迷惑不解。

我听说对于首创的功勋，赏赐不受限制，对最高的德行，表彰不受约束。所以成王对周公，超过了纵横百里的限制，打破了九锡的约束，开拓了七百里的疆界，同时统治商、奄两国民众，将殷遗民六族赏为附庸，赐给大车和大旗，封父的大弓、夏后的玉璜，设置太祝、太宗、太卜，太史等官，器物完备，典策俱全，设立百官，赏给祭器，同意用白色雄性祭祀，能够举行郊祀、望祭。周成王说：“叔父，让你的长子封土建国。”周公父子就一前一后地跪拜接受。这可以说是对首创的功勋赏赐不受限制。此外，而且六个儿子都给封赐。《诗》说：“善言没有不采用的。恩德没有不报答的。”报答应该和

恩德相称，不相称不如不报答。观察近代的行事，高祖约定“非刘氏不王”，然而酈君吴芮却被封为长沙王，皇帝并下诏书称他是忠臣，明确地规定在法令上，显而易见只要有大诚大信，可以不受制度约束。春秋时晋悼公用魏绛的计谋，华夏各国都服从晋。郑伯献乐队，晋悼公拿出一半赏赐魏绛，魏绛推辞不受，晋悼公说：“没有您，我过不了黄河。赏赐是国家的制度，不能废弃。请您接受吧！”魏绛自此有了钟、磬之类的乐器。《春秋》称颂了这件事，以为臣子尽忠而又辞赏，君王了解臣子而又坚持赏赐，都是可取的。现在陛下既然了解安汉公有周公的功德，反而不进行成王的奖赏，仅仅听从安汉公的坚决推辞，不顾《春秋》的大义，那么臣民将怎样议论，后代将怎样记载？这实在不是治国之道。我愚笨，以为应该扩大安汉公的封地，让他象周公一样，封赐安汉公的长子，让他象伯禽一样。赏赐的物品，全部象周公一样。其他儿子的封赏也象周公的六个儿子一样。那么，群臣都会欣然尽忠，百姓们也会感恩戴德，臣真的尽忠，民真的戴德，国家大事还有什么办不好的呢？希望陛下深切考虑祖宗的重托，恭敬地畏惧上天的告诫，效仿虞舜和周代的盛世，命令给予伯禽那样的赏赐，不要吝啬象对周公一样的报偿，建立圣明的制度，让后代可以遵循，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太后把奏章拿给大臣们看，大臣正议论这件事，正好碰上吕宽的事发生了。

起初，王莽想专权，对太后说：“从前哀帝登基，背叛恩情道义，自己使外戚丁、傅两家尊贵，扰乱国家，差不多亡国。如今皇帝年幼，又继承了嫡系长支，成了成帝的后嗣，应该明确正统原则，以前事为鉴戒，为后代立法规。”因此派甄丰捧着玺印，就地赐封平帝的母亲为中山孝王后，赐封平帝舅父卫宝、卫宝的弟弟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不能到京城来。王莽的儿子王宇，不同意王莽隔离卫家，担心平帝长大后怨恨，就暗中派人送信给卫宝等人，让他们告诉平帝的母亲上书请求来京城。王莽拒绝平帝母亲的要求。王宇和师傅吴章及内兄吕宽商讨对策，吴章以为王莽不能劝谏，可是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变灾异惊吓他，吴章再乘机推演灾变，力劝王莽把政权交给卫家。王宇就派吕宽夜晚拿血洒到王莽府上，不料被守门官吏发现。王

莽把王宇投入监狱，用药毒死。王宇的妻子吕焉怀有身孕，关在牢中，等生下孩子后，也被杀死。王莽上奏说：“王宇被吕宽等人连累，散布流言，迷惑民众，与管叔、蔡叔罪恶相同，我不敢不诛杀。”甄邯等人禀告太后，下诏说：“唐尧有儿子丹朱，周文王有儿子管叔、蔡叔，这些都是圣人，对愚蠢的儿子也没有办法，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您居于周公的地位，辅佐象成王一样的幼主，而实行对管叔、蔡叔一样的诛罚，不以爱亲人而妨害尊崇君主，我很赞赏。以前，周公诛灭四国以后，深广的教化才完成，甚至刑罚被搁置不用。请您一心一意辅佐国家，务必使天下太平。”王莽由此诛灭了卫家，彻底追查吕宽一案，把平时非议自己的郡县、封国豪杰统统牵连在内，宫内涉及到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派使者看守逼迫，他们都自杀了。死的人数以百计，震动天下。大司马护军褒上奏说：“安汉公遭遇不幸，儿子犯下管叔、蔡叔之罪，父爱子特别深切，可是为了皇室他不敢循私情。王宇犯罪，他感触极深，发愤著书八篇，以此告诫子孙。应该把这些书分发各郡、封国，命令学官用来教授学生。”事情交给公卿群臣议论，他们请求命令全国官吏凡是能背诵安汉公书的人都记载在官府簿录上，把安汉公的书视为《孝经》。

元始四年春天，在郊外祭祀天地，让高祖配享上天；在宗庙中祭祀祖宗，让孝文皇帝配享上帝。四月丁未日，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大赦天下。派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别巡行全国，考察风俗。

太保王舜等人上奏说：“《春秋》阐述功业、德行的原则，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只有最有道德、最贤能的人，才能做到这些。假如是臣子做到了，生前就会得到大的赏赐，死后会成为受人敬仰的大臣，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就是这样。”至于百姓上书的，有八千余人，都说：“伊尹做阿衡，周公做太宰，周公享受七个儿子受封的待遇，得到超过上公的赏赐。应该按照陈崇说的去做。”奏章下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请求：“把从前加封而安汉公推辞掉的两县及黄邮聚、新野县的田地归还给他，采取伊尹、周公的称号，加称安汉公为宰衡，地位和上公相同。他的属下掾史，官秩为六百石。三公上书安汉公要称‘敢言之’，群臣不能够与安汉公同

名。安汉公出行，随从期门士二十人，羽林士三十人，前后各有十辆大车。赐封安汉公母亲称号为‘功显君’，封地民户二千，黄金印章配红丝纽带。赐封安汉公二子，王安为褒新侯，王临为赏都侯。增加皇后聘礼二千七百万钱，总共有一万万，以此显示礼仪隆重。”太后到前殿亲自赐封。安汉公在前，二子在后，跪拜，按照周公惯例。王莽叩头辞让，出宫以后呈上密封奏章，表示愿意只接受母亲的封号，退还王安、王临的印章及自己的称号、爵位、封邑。事后太师孔光等人都说：“赏赐还不够和功劳相当，谦虚退让是安汉公一贯的作风，终归不可听从。”王莽求见太后，他坚决推辞。太后下诏说：“安汉公每次进见都叩头流泪，坚决推辞。如今又上书称病，是暂时听从他的推让，让他上朝管事呢？还是坚持进行赏赐，送他回府养病呢？”孔光等人说：“王安、王临亲自接受了印章，策封的爵位和称号已通告上天，大义昭然。黄邨、召陵、新野的田地收入很多，全都仅仅和安汉公有关，他想减少自己收入以便促进国家教化，可以同意。治国平天下的教化应在一代中完成，宰衡的官不可能代代都有。增加聘礼钱，是为了尊敬皇后，不是为了安汉公。功显君的食邑民户，止于太夫人一身，不能相传。褒新、赏都两封邑，总共三千户，太少了。忠臣的节操，也应该委屈自己以便伸张君主的赏罚大义。应该派大司徒、大司空持节奉命，命令安汉公马上上朝管理政事。命令尚书不再接受他的推让奏章。”奏章得到同意。

王莽因此上朝管理政事，上书说：“我在元寿二年六月戊午日突发事件的夜晚，以新都侯身份被引进未央宫，庚申日被任命为大司马，忝居三公之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日拜为太傅，赐给安汉公称号，列为四辅官位；今年四月甲子日又拜为宰衡，位居上公。臣王莽自思，爵位是新都侯，称号是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位高贵，称号尊崇，官职重要，一身蒙受五项重大荣誉，确实不是鄙臣所能承当的。根据元始三年考查，全国收成已恢复正常，减省的官职应都重新设置。《谷梁传》说：‘天子的大臣，权力通达四海。’臣愚笨，认为宰衡的职责是矫正百官治理天下，可是却没有印章，名实不符。臣王莽没有兼任数职的才能，如今圣上既然已经错误地任用了我，我请求御史刻宰衡印章，印文是‘宰衡太傅大司马印’。刻成后授给臣王莽，我

上交太傅与大司马印章。”太后下诏说：“可以，印章丝纽同相国印，我亲自上朝授印。”王莽又将增加的聘礼钱拿出一千万，送给长乐官侍奉太后饮食起居的侍从。太保王舜上奏说：“天下臣民听说安汉公不接受出一千辆战车的封地，推辞不受一万斤黄金的聘礼，分散财物进行施舍数以千万计，无人不受到感化。蜀郡男子路建等人中止诉讼，惭愧地离开官衙，就算是文王感化虞国、芮国二君，也不过如此！应该把这件事情向全国宣布。”奏章被批准。宰衡出行，随从者前后各有十辆大车，还有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士、羽林士。宰衡常常持节，停留的时候谒者代替他持节。宰衡的掾史官秩为六百石，三公向宰衡上书称“敢言之”。

这年，王莽上奏兴建明堂、辟雍、灵台，给学习的儒生兴建宿舍一万间，修建市场、常满仓，规模宏大。把《乐经》立于学官，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经各有五人。征召全国通一经的教授，共计十一人以上，至于藏有散佚的《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音律、历法、兵法、《史籀篇》等书籍，通晓它们意义的人，都召到公车府。网罗天下有才能的人，应召前来的先后以千计，都叫他们在朝廷中记录下自己的见解，准备用来订正讹误，统一不同学说。群臣上奏说：“从前周公事奉继位的君主，据有上公的尊位，经过了七年才确定了制度。明堂、辟雍堕毁、废弃已达千年，无人能够兴建，现在安汉公出身书香门第，辅佐陛下，如今才四个年头，功劳德行已灿烂辉煌。安汉公在八月初庚子日接受使命，携簿书征集民众营造，次日辛丑这一天，儒生、百姓大聚会，集合十万余人，干了二十天，就大功告成。就算是唐尧虞舜兴建工程，周公建造成周，成就也不会比这还大。宰衡的地位应该在诸侯之上，赏赐他一束丝加一块玉璧，大国国王乘车及安车各一辆，并驾的马八匹。”诏书说：“行。请讨论一下加九锡的法规。”

冬天，大风吹过长安城东门，屋瓦差不多全部被毁坏。

元始五年正月，在明堂祫祭远近祖先，二十八位诸侯王，一百二十位列侯，九百余宗室子弟，被征召来协祭。祭礼结束，赐封孝宣皇帝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其余的人都增加封地民户或者赐予爵位，按照不同数量赏给黄金布帛。此时，官吏百姓由于王莽不接受新野田土相继上书达四十八万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至于诸侯王、公、列侯、宗室，凡被召见，都叩头说应该立即增加赏赐给安汉公。因此王莽上书说：“臣以外戚身分，破格提升，忝居高位，不能称职。考虑到圣上德行纯朴盛大，秉承天意符合古道，制定礼仪治理人民，创作乐律改变风俗，天下臣民纷纷前来，四周蛮夷也都来朝贺，离开的时候，没有不流泪的。假如不是真诚，难道能够用空话把他们招来？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官吏、百姓，都知道臣王莽与陛下有亲，又掌管要职，每次为您歌功颂德，总要顺便带上臣几句。臣看见诸侯在您面前讲话，未曾不流汗而惭愧。我虽然生性愚笨，但是诚心实意地了解自己，德行薄官位高，能力小责任大，从早到晚如履薄冰，时常担心玷污了朝廷。而现在天下太平，风俗化一，百蛮归服，都是由于陛下德行圣明，亲身治理，太师孔光、太保王舜等辅佐施政，众公卿大夫无不忠良，因而能在五年之中达到这种境界。臣王莽确实没有奇妙的计策，秉承太后的圣明诏书，向下宣布，还不能领会十分之一；接受众贤臣的筹划向上报告，还不能归纳其十分之五；本来应该承担办事无效的罪责，之所以敢暂时保全首级，实在是上靠陛下庇护，下赖群臣支持。陛下经受不住大家的建议，总是把奏章交臣下议论，臣王莽从前想立即上书制止，又怕他们不肯停止。现在大礼已经举行过，协助祭祀的人都已告辞回去，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交付臣下议论的奏章都停止不再上报，让我可以尽力完成制礼作乐的工作。事成之后，广泛传播于天下，让全国臣民共同评论。假如有所非议，那么臣王莽理应承担牵累圣上贻误朝廷的罪名。假如无可指责，那我可保全性命退休回家，给贤人让路。这是我个人的愿望，请陛下同情怜悯才好。”鄧邯等人禀告太后，下诏书说：“行。只是安汉公功德光照天下，因此诸侯王、公、列侯、皇族、儒生、官吏、平民众口一辞，接连守候在宫前，这才交下了他们的奏章。诸侯王、皇族离开京城那天，再次求见，重述建议，虽然明白地告知让他们回去，仍然不愿意走。后来告诉他们初夏时将进行这项赏赐，无不欢欣，高呼万岁退去。现在安汉公每次进见，总是流泪叩头表示不愿受赏，假如进行赏赐，就不敢担任现行职务。目前制礼作乐任务还没有完成，事情要等安汉公决定，因此暂且听从他的意见。等制礼作乐完毕，众公卿报告上来，再深入讨论从前的建议，请从速把九锡礼

仪报告上来。”

因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零二人都说：“圣帝明君招待贤人、奖励能人，德行盛大的人官职高，功劳显赫的人赏赐多。因此德高望重的大臣可拥有九等中最高的上公尊位，可获得不一般的九锡宠荣。如今皇亲九族和睦，百官公卿清明，天下万国团结，黎民百姓安宁，神圣的祥瑞征兆全部降临，太平景象遍及天下。帝王的伟业没有比唐尧、虞舜更兴盛的，然而陛下可与他们相比；忠臣的丰功，没有比伊尹、周公更显著的，而宰衡可与他们相当。这就是所谓在不同时代里兴起的同等事业。就象两半符节相合一样。谨以《六经》的原则来衡量，经文中所记载的以及《周官》、《三礼》中适应于今天的办法，就是九命的赏赐。臣等请求实行这种赏赐。”奏章得到批准。策书说：

元始元年五月庚寅日，太皇太后亲临前殿，请安汉公上殿，亲自下诏说：“您过来，虚心听取我的话。以前您侍卫孝成皇帝十六年，尽忠尽职，建议诛杀原定陵侯淳于长，扼止祸乱，揭露奸邪，升为大司马，位居宰辅。孝哀皇帝即位，骄横的妃妾想窃取尊号，奸佞的贼臣阴谋叛乱，您亲自弹劾高昌侯董宏，改正原定陶恭王母亲超越名分的座位。此后，朝廷大臣商讨国事无不引经据典。您由于老病辞去官职，回到府中，被奸臣陷害。回到封地以后，孝哀皇帝觉悟了，又把您召回长安，到他病情加重的时候，仍旧对您念念不忘，又恢复您特进职位。当晚哀帝驾崩，国家没有继承人，奸臣充斥朝廷，形势很危险。我考虑安邦定国大计没有比起用您更合适的，因此把您引入朝中，就罢免了高安侯董贤，转眼之间忠于国家的计策就制定好，政纲、法纪都健全起来。绥和、元寿年间，两次遭遇皇帝驾崩，可是各项工作都照常进行，没有发生祸乱。您辅佐我五年，人伦的根本得以端正，天地的位置得以确定。恭敬地奉侍神灵，按照四时顺序进行政事、农事活动，恢复了千年废弃的事业，矫正了百年以来的失误。天下和谐，民众团结。《诗》中记载的文王建灵台，《书》中记载的周公作洛邑，镐京的规模，商城的范围，现在都复兴起来。显示了先帝的大功，宣传了祖宗的德行，推广发扬了祖宗配享上天的原则，建立了郊祀、禘祀、宗祀的祭礼，以光大孝道。所以四海欢欣，万国向往，不

同风俗的异族，不用召见就主动前来，渐渐受到教化，改变服饰，进献珍宝，以便于协助祭祀。寻求古代的根本治道，尊循儒术，重视古代传统，工作很有成效，办事得体，具备了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治道，就能上通神灵，并且得到祖宗的赞许。光辉照耀，上天的符命不断降临，天下大同。麒麟、凤凰、龟、龙，众多吉祥征兆出现七百多次。因此制定礼仪，创作乐律，有安邦定国的大功。普天之下都依赖您，官居宰衡之职，位居上公。如今加给最高的九种赏赐，用来协助祭祀；供给文武官职，以至光宗耀祖。呜呼！多么美好！”

因此，王莽再次叩头拜谢，接受了绿色的围裙、冠帽、礼服和衣裳，玉饰佩刀，方靴，带鸾铃的路车和四匹马，悬九条绦子的龙旗，皮冠素袍，戎车和四匹马，红弓箭，黑弓箭，左边立着红色斧钺，右边立着金色斧钺，铠甲、头盔各一具，香酒二亩，玉石酒器两只，高级信物青玉娃两枚，家中能够安装红漆大门，修建台阶。官府能够设宗官、祝官、卜官、史官，卫士三百，家令、家丞各一人。宗官、祝官、卜官、史官都设置嗇夫，辅佐安汉公。官府、私宅有卫士守卫，能够出入的人全部登记在簿册上。从四辅、三公起，有事进入官府、私宅，都必须持有符传。把楚王的官邸当作安汉公府，大加修缮，周围全设警卫。祖宗的祭庙和寝庙都安装红漆大门、建造台阶。陈崇又上奏说：“安汉公祭祀祖先，出城门时，城门校尉应该带领骑士随从。入府有门卫，出外有骑士，这是为了尊重国体。”奏章得到批准。

那年秋天，王莽由于皇后有生育的吉兆，因此开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穿南山，通到汉中郡。

八位考察风俗的使者回朝，说天下风俗整齐划一，伪造了各郡、封国所写的歌谣三万多句，歌功颂德。王莽上奏，明确记载在文献上。又上奏说，市场上言无二价，官衙中没有诉讼案件，城中没有盗贼，乡村没有饥民，路不拾遗，男女不同道，犯法的人只作象征性的处罚。因此刘歆、陈崇等十二人都由于修建明堂、宣扬教化被封为列侯。

王莽已经实现太平，向北感化了匈奴，向东势力到达海外，向南安抚了黄支，只有西方还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派中郎将平宪等人携带大量金钱去诱

惑塞外的羌人，让他们献出土地，表示愿归属汉朝。平宪等人上奏说：“羌族首领良愿等部落，人口约一万二千，愿意当汉朝的臣民，献给我鲜水海和允谷盐池，水草肥美的平地都给汉朝人民，他们居住险峻地区作为我国的屏障。我们询问良愿为什么归降，回答说：‘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仁爱，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有的禾苗长到一丈多，有的一支谷结三个穗，有的地方不用播种就长出粮食，有的蚕不吐丝就结成茧。甘露从天而降，甜水自地下冒出，凤凰飞来，神雀翔集。四年以来，羌人没有灾难，因此乐意归属汉朝。’应该及时安排他们的居住和生产，设置属国机构统领他们。”事情交给王莽处理，王莽又上奏说：“太后执政多年，恩惠普及，祥和之气充塞宇内，遥远的地方，不同风俗的民族，没有不向往的。越裳氏经过几道翻译进献白鸡，黄支从三万里外进献活犀牛，东夷王渡海进贡国宝，匈奴单于遵守我国制度去掉双名，而现在西方良愿等人又献出土地甘愿当我国的奴仆，以前唐尧威望普及四方，也是这样。如今，据查已经有了东海、南海、北海郡，还没有西海郡，请接受良愿等所贡献出来的土地作西海郡。我又听说，圣王排列天文，制定地理，按照山川地形和民间风俗来划定州界。汉朝土地比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还广大，共十二州，州名和州界大多不符合经书记载。《尧典》有十二州，后来划定为九州。汉朝开拓土地非常遥远，州牧巡行辖区，远的地方到了三万余里，不可以只分为九州。谨据经书，证正十二州的州名和州界，以和‘正始’名称相应。”奏章被批准。又增加五十条法令，犯法者被流放西海郡。遭流放的人，以千万计，民众开始怨恨了。

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年幼，称孺子，周公摄政。现在皇帝年轻，应该让安汉公代行天子职务，象周公一样。”群臣都说：“应该象刘庆说的那样。”

冬天，火星经过月亮背后。

平帝病重，王莽制作策书，到泰畤替平帝请命，佩戴玉璧，手执玉圭，愿用自己生命代平帝去死。策书藏在金柜里，金柜放在前殿，告诉众公卿不许说出去。十二月，平帝驾崩，大赦天下。王莽征召通晓礼仪的宗伯凤等人，共同商议，全国六百石以上官员一律服丧三年。奏报太后，尊称成帝庙为统宗，

平帝庙为元宗。此时元帝后裔已经断绝，而宣帝的曾孙仍旧活着的，有五位为王，广戚侯刘显等四一八位为列侯，王莽厌恶他们太大，说：“兄弟不可以相继承。”就选择宣帝玄孙中年龄最小的广戚侯的儿子刘婴继承皇位。刘婴才二岁，王莽借口占卜、看相结果最吉利，因此立他。

这个月，前辉光谢嚣上奏说：“武功县长掬井得到一白石，上圆下方，上边写有朱红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预言之类的东西，自此兴起。王莽让群臣公卿告诉太后，太后说：“这是欺骗天下，不可以实行。”太保王舜对太后说：“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无法可想了，要阻止，我们没有力量。何况，王莽没有别的奢望，只不过是代行皇帝职责，加重他的权力以镇服天下罢了。”太后就听从了。王舜等人就一起让太后下诏书说：“听说上天生下民众，不能互相治理，就给他们设置君主以便统治管理。君主年纪尚小，一定要委托人去代居君位摄政，然后才可以承受上天的恩施而完成大地的哺育，天下苍生才能够茁壮成长。《书》不是说过吗？‘上天的工作，人应该取代。’我在孝平皇帝年幼时，暂且统理国政，希望待他长大成人，把政权交给他。现在夭折去世，呜呼哀哉！已经派有关部门征召宣帝玄孙二十三人，选择合适的人继承孝平皇帝。玄孙年幼，还在襁褓中，没有品德高尚的君子，哪个人能安定天下？安汉公辅佐朝政已历三代，屡次遇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安定汉朝政局，划一天下风俗，制礼作乐，和周公在不同的时代却作出相同的贡献。而今前辉光谢嚣、武功县长孟通上奏说，有红字白石的符命，我深切体会这其中的含义，说‘为皇帝’，乃是代行皇帝职权。有法令，事情就容易成功，而没有圣人就没有法令。请让安汉公代行皇帝职权，登上皇位，就如同当年周公一样，将武功县作为安汉公的封地，名叫‘汉光邑’。请有关部门奏上典礼仪式。”

因此群臣上奏说：“太后圣明，德行昭著，深刻领会天意，命令安汉公摄政。我们听说，周成王年幼，周朝治道不成，成王不能恭敬地祭祀天地，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周公采取权宜之计代替成王摄政，周朝治道得以完成，周王室得以安定。没有周公摄政，周朝也许要灭亡。《书》说：‘继承我事业的子孙，太不能够恭敬地侍奉天地，就会断送和失去前人的光辉事业，养在

家中不懂得天命受之不易。上天只辅佐有诚信的人，因此就会失去天命。’解说经义的文字说：周公戴着天子的礼帽，面朝南接见群臣，发号施令，往往把自己的指示称作王命。召公是贤人，不知道圣人的意图，因此不高兴。《礼记·明堂记》说：‘周公在明堂接见诸侯。天子背靠着画有斧钺图案的屏风面向南站立。’又说：‘周公登上天子地位，六年后接见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召公不高兴。那时武王驾崩，丧服还未除去，由此可以推知，周公一开始摄政就登上天子地位，并不是六年以后才登位的。《书》散佚的《嘉禾篇》说：‘周公捧香酒站在堂前台阶上，迎接群臣上殿，赞辞说：代理君王执政，尽自己最大努力使天下和谐。’这是周公摄政时司仪说的。成王成年，周公交还政权。《书》说：‘我把明君的权力还给您。’周公常把自己的话称作王命，独断专行而不请示，因此才说我把明君的权力还给您。我们请求让安汉公登上皇位摄政，穿上天子的衣冠，背靠设在门窗之间的画有斧钺图案的屏风，面向南接见群臣，处理政事。他乘车马出入时要警戒清道，臣民对他要称‘臣妾’，一切依照天子的礼仪行事。在郊外祭祀天地，在明堂祭祀祖宗，在宗庙祭祀祖宗，祭祀群神，司仪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安汉公自称‘予’。裁决朝廷政事，通常采用皇帝诏书的形式，称‘制’，以秉承和顺从上天的意志，辅佐汉室，保护孝平皇帝的幼小后代，完成托孤的大义，发扬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他朝见太皇太后和孝平皇后时，行臣子礼节。在他的官署、私宅、封地、采邑中，能够独立施行政治教化，依照诸侯王礼仪的惯例处理。我们冒死请求。”太后下诏说：“行。”第二年，改年号为“居摄”。

居摄元年正月，王莽在南郊祭祀上帝，在东郊迎接春天来临，在明堂行大射礼，招待三老、五更，礼仪完毕就回去了。设置柱下史五人，官秩和御史相同，处理政事的时候，他们在旁边侍奉，记录言语行动。

三月己丑日，立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任命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另外又设置四少职位，官秩全部是二千石。

四月，安众侯刘崇和封国丞相张绍秘密谋划说：“安汉公王莽专制朝廷，一定要损害刘家。天下反对他的人，无人敢先起事，这是刘氏宗族的耻辱。我

率领族人率先起义，天下一定会响应。”张绍等一百多人都跟随他，攻打宛城。没有攻入城就失败了。张绍是张竦的堂兄。张竦和刘崇的远房叔父刘嘉前往皇宫自首，王莽赦免了他们，没有加罪。张竦因此替刘嘉写一奏章道：

建平、元寿年间，帝王世系差不多中断，皇族差不多遭到废弃，幸亏陛下德行圣明，扶持救助，捍卫抵挡，国家得到保存，皇族看到了希望。陛下上朝执政，发号施令，行动总从皇族开始，道德进用皇室九族。旁支亲属全部都获得封赐，建立王国列侯，以百数计的人，面向南方称王称侯。恢复断绝后代的侯国，保存已经灭亡了的侯国，延续已经废除了的侯国，由此而和达官显贵并列朝堂重新做人的人，纷纷排列，以他们屏卫汉朝，辅佐汉室。修建辟雍，建立明堂，颁布法令，宣扬教化，朝见众王侯，显明礼乐道德，皇族诸侯全都增加封地。天下苍生众口一辞，伸长脖子赞不绝口。歌颂陛下的声音洋洋洒洒，充斥于耳。国家因此能获此美誉，得此名声，享此厚福，受此荣光，岂非太皇太后日夜操劳，陛下早晚思虑的结果吗？为什么这样说？一旦碰到混乱就整理好，一旦碰到危险就使它转危为安，一旦碰到祸就把它转化为福，皇位断绝就拥立新皇帝以继承世系，皇帝年幼就代理执政，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从冬到夏勤勤恳恳，没有时间休息，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全都是为了天下臣民，为了巩固刘汉王室。臣子不分愚蠢和聪明，百姓不分男女，全都明白您的良苦用心。

可是安众侯刘崇却独自怀着乖谬的想法，从事背叛的阴谋，兴师动众，想危害国家，他的丑恶使人耳不忍闻，他的罪行即使处死也难以抵偿，他确实是臣子的仇人，皇族的敌人，国家的奸贼，天下的祸害。所以，亲属震惊而揭发他的罪行，民众溃散背叛，抛弃兵器，他前进不过半步，便败退下来，伏罪遭殃。百岁的母亲，怀抱婴儿，一起被杀头，首级悬挂在竹竿顶上，珠玉耳环依旧挂在耳朵上，首饰依旧存在，策划这种事，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我听说古代对叛逆的国家，诛杀讨伐以后，就把他们的宫廷掘为污水池，蓄积污水泥垢，取名为‘凶宅’，就算是长出蔬菜，人们也不吃。把它祭土神的地方‘社’，四周砌筑墙壁，并把上面覆盖起来，下面用竹席垫塞起来，以示阴阳之气隔塞不通。然后把这样处置的社在各诸侯国都造一模型，让诸侯

出门就能看到，触目惊心，引以为戒。而现在天下人听说刘崇谋反，都想撩起衣襟，手执利剑叱责他。先赶来的人，砍断他的脖颈，刺穿他的胸膛，杀死他的躯体，切割他的肌肉；后赶到的人，想砸碎他的门，推倒他的墙，铲平他的屋，焚烧他的器皿，他的家宅应声夷为平地，登时遍体鳞伤。而皇族特别痛恨，每次谈起他一定咬牙切齿。为什么？由于他忘恩负义，不知道深厚的德行是从哪里来的。皇族的府宅有的很远，而我有幸得以先听到这件事，我愤慨不已，愿意作为皇族的先导，父子兄弟背着箩筐，找着铁锹，奔赴南阳，把刘崇的宫室掘为污池，象古代那样处罚。把刘崇的‘社’也象亡国的亳社那样处置，分别赐给各诸侯国，作为永远的戒鉴。希望把我的建议交给四辅、公卿大夫讨论，以表明好恶，昭示四方。

当时王莽非常高兴。公卿说：“都应该按照刘嘉说的处置。”王莽禀告太后下诏说：“刘嘉父子兄弟虽然和刘崇有亲戚关系，可是不敢偏护袒私，看见叛逆的萌芽，就先后告发，到叛乱形成，则同仇敌忾，符合古代制度，忠孝的道德十分鲜明，请把杜衍县的一千户封给刘嘉，封他为帅礼侯，刘嘉的十个儿子都赐封为关内侯。”，以后又封张竦为淑德侯。长安人针对这件事说：“想要赐封，找张伯松（张竦字伯松）。拼命战斗，不如巧妙上奏。”王莽又赐封一百多南阳有功的官吏、平民，将刘崇的住宅掘为污池。后来谋反的人，住宅都被掘为污池。

群臣又说：“刘崇等人之所以敢谋反，是因为安汉公权力太轻。应该提高加重安汉公的权力，以便镇服全国。”五月甲辰日，太后下诏说，王莽朝见太后时称，‘假皇帝’。

冬天，十月丙辰朔日，发生日食。

十二月，群臣上奏请求：“增加安汉公的宫室和府中吏员，设置率更令，庙、廐、厨的长和丞，中庶子，以及虎贲勇士以下一百多人，又设置卫士三百人。安汉公的值班卧室称为‘摄省’，官府称为‘摄殿’，府第称为‘摄宫’。奏章被批准。

王莽禀告太后下诏说：“原太师孔光虽然早就去世，功勋已经建立。太保王舜、大司空甄丰、轻车将军甄邯、步兵将军孙建都为引诱匈奴单于出谋划

策，又主持修建灵台、明堂、辟雍、四郊祭坛，定立制度，开通子午道，和宰衡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功德无量。封王莽的儿子王匡为同心侯，王林为悦德侯，孔光的孙子孔寿为合意侯，甄丰的孙子甄匡为并力侯，甄邯、孙建的封邑全都增加三千户。”

这一年，西羌庞恬、傅幡等人怨恨王莽抢占他们的土地划为西海郡，谋反进攻西海太守程永，程永逃跑。王莽杀死程永，派护羌校尉窦况攻打羌人。

居摄二年春天，窦况等打败西羌。

五月，铸造新货币。总共有：错刀，一枚值五千钱；契刀，一枚值五百钱；大钱，一枚值五十钱；与五铢钱一并发行。民间暗地里铸货币的很多。禁止列侯以下的人挟带黄金，有黄金都要送到御府换成钱，可是始终没付钱给交黄金的人。

九月，东郡太守翟义乘测试军士之机，部署车、骑，调发奔命军，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递交檄文到各郡、封国，说王莽“毒死平帝，代理天子职位，想断绝汉朝天下。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诛杀王莽。”郡和封国都疑惑、动摇，翟义聚众十多万。王莽惊恐得吃不下饭，昼夜抱着孺子到郊庙去祈祷，模仿《大诰》制作策书，让谏大夫桓谭等人颁布全国，晓谕天下臣民自己是代理皇帝，将来要把政权归还孺子。又派王邑、孙建等八将军攻打翟义，分别据守各关口，防守要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人起兵响应翟义，互相密谋说：“众将军率精兵东征，京城空虚，可以攻打长安。”他们聚集的人渐渐增多，达到了十万人。王莽惊惧万分，派将军王奇、王级率兵抵抗。任命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在高帝庙接受斧钺，率领全国军队，左边持节杖，右边握斧钺，驻守在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在宫殿中巡行。

十二月，王邑等人在围县打败翟义。司威陈崇以使臣身份被派去监督军队，在这时上书说：“陛下秉承上天大法，心意与灵龟相合，接受上天大命，预先知道事情成败，所预测的事情全部实现，这就叫做和上天相配。配天的君主，思想可以改变人的意志，说话可以使万物变动，行动就可以形成理想社会。臣陈崇俯伏拜读诏书下达的日期，暗地里算计，陛下思想刚一发生，反贼就被攻破；诏书刚开始书写，就大败反贼；诏书刚刚下达，反贼就全部被

斩首。众将来不及齐展雄风，臣陈崇来不及贡献愚计，而事情已经都结束了。”王莽十分高兴。

居摄二年春天，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人回到京城，向西与王级等人合兵攻打赵明、霍鸿等，打败并消灭了他们。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大摆酒宴，慰劳赏赐将领。命令陈崇审理军功，区别等级。王莽就上奏说：“圣明的时世，国家贤良多，因此唐尧虞时代，能够挨家挨户封侯，遇到功绩完成、事情结束，就增加赏赐。到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手执玉帛有一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在孟泽会盟诸侯，仍然有八百诸侯参加。周公摄政，祭祀天地让后稷配享天帝，在明堂祭祀祖宗，让文王配享上帝，所以四海之内各自携带贡物前来祭祀，估计有一千八百诸侯。《礼记·王制》记载有一千七百余国，所以孔子著《孝经》说：‘连小国的臣子都不敢遗漏，何况对于公侯伯子男？因此能获得万国的欢心，以此祭祀先王。’这是天子的孝顺。秦朝暴虐，无道消灭诸侯，建立郡县，打算垄断天下的利益，因此传了两代就灭亡了。高祖承受天命，消灭残贼，论功行赏，建立了几百个封国，以后渐渐衰落，剩下的寥寥无几。太皇太后亲自执政，广泛地赐封有勋德行的人，以便鼓励人们行善，复兴已经灭亡了的国家，恢复已经断绝了后代的封王，使他们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所以教化流传，理想社会就要实现。正碰上羌寇侵害西海郡，反贼在东郡散布流言蜚语，叛乱分子在西部妖言惑众，忠臣孝子没有不愤怒的，大军征伐，所向披靡，全部伏罪，天下安宁。现在制礼作乐，考察确实，周代爵分五等，地分四等，有明文记载；商代爵分三等，有这种说法而无明文。孔子说：‘周借鉴夏、商两代，典章多么丰富！我随从周代。’我请求让应该获得爵位、封邑的众将领，爵分五等，地分四等。”奏章被批准。因此获封的人，高的为侯、伯，其次为子、男，应当赐封关内侯的，改名为“附城”，总共数百人。进攻西海郡的以“羌”为封号，攻打槐里的以“武”为封号，进攻翟义的以“虏”为封号。

群臣又上奏说：“太后记录有功有德的人，远的追溯千年，近的就当代，有的由于文治受封，有的由于武功赐爵，德深德浅、功大功小，无不受封赏。

现在摄皇帝背负斧钺登上皇位，应该和担任宰衡的时候有所不同，制作礼乐虽未完成，也应进升他的两个儿子为公。《春秋》说：‘善待好人，并波及他的子孙’，‘贤人的后代应该有土地。’成王广泛地赐封周公的六个庶子，使他们都有封地。到汉朝，名相大将如萧何、霍光等人，封赏都到了旁支亲属，摄皇帝兄长之子王光，可先封为列侯；众孙子，等制礼乐完成以后，由大司徒、大司空报上名单，按照以前的诏书办理。”太后下诏说：“进升摄皇帝儿子褒新侯王安为新举公，赏都侯王临为褒新公，封王光为衍功侯。”那时王莽归还了新都国，群臣又说用它来封王莽的孙子王宗为新都侯。王莽既消灭了翟义，自以为道德威望日益隆盛，得到了上天和人民的帮助，因此就计划做真皇帝了。

九月，王莽的母亲功显君去世，王莽的心思不在于表示哀伤，反而让太后下诏讨论丧服的问题。少阿、义和刘歆和博士、儒生七十八人都说：“摄政的意义是统帅臣民履行上天的使命，光大帝王的治道，建立法令制度，安抚全国。以前商朝成汤去世后，太子早年夭折，他的儿子太甲幼小不懂事，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而自己摄政，振兴了商朝。周武王驾崩后，周朝治道未成，成王年幼，周公屏退成王而自己摄政，完成了周朝的治理。所以，商代有井然有序的教化，周公有不用刑罚的功绩。现在太皇太后家室屡遭不幸，委任安汉公主管百官，治理天下。恰巧碰到孺子幼小，无法恭奉天地，上天降下祥瑞，发出丹书白石的符命，所以太皇太后根据上天的旨意，令安汉公登皇帝位摄政，打算让他完成汉朝的神圣事业，和尧舜禹三代媲美。摄皇帝因此开放秘府，集合儒生，制礼作乐，设定百官，很好地完成了上天的使命。他思虑周密，见解独特，发掘周代礼制，明确借鉴前代，以天为法，查考古制而加以增删，如同孔子听到《韶乐》，好比日月的崇高而不可逾越，不是至圣先哲，谁能这样！政纲法令全部具备，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这就是用来保佑神圣汉朝、安定百姓的功效。如今功显君去世，《礼》说：‘庶子继位，替他的生母守缞麻服。’《传》说：‘和尊贵的人相继承而为一体，就不敢替生母守服了。’摄皇帝用圣明的德行承受天命，接受太后诏书登皇帝位摄政，继承汉朝世系，对上肩负着祭祀天地、治理国家的重任，对下还要为百姓操劳，日

理万机，无法顾及生母。所以，太皇太后封他的长孙为新都侯，作为哀侯的后代。明确表示摄皇帝已和尊贵的帝王相承而为一体，承担宗庙的祭祀，事奉供养太皇太后，不能够替生母守丧服了。《周礼》说：‘帝王为诸侯守缌麻服’，‘冠上加环状孝带’，同姓诸侯用麻，异姓诸侯用葛。摄皇帝应该为功显君守缌麻服，冠上加环状麻带，就象天子吊唁诸侯的丧服，以符合圣人制定的礼制。”王莽就依法实行，共吊唁一次、会见两次，而让新都侯王宗作丧葬主人，服丧三年。

司威陈崇上奏，衍功侯王光暗地里告诉执金吾窦况，让他杀人。窦况为王光逮捕了那个人，判处死刑。王莽大怒，严厉叱责王光。王光的母亲对王光说：“你自己看看，能不能比得上王宇、王获？”因此，母子二人自杀，连窦况也死了。当初，王莽因侍奉母亲、供养嫂嫂、养育侄儿获得好名声，到后来荒谬暴虐，又用杀亲戚来表明自己大公无私。王莽让王光的儿子王嘉继承爵位，为衍功侯。

王莽下书说：“停止奏乐的规定，到冬季末尾就结束了。正月郊祀天地，应该奏各种乐器。王公卿士，音乐共分几等？五声八音，各有什么规定？请与所属儒生殚精竭虑，完全陈述清楚。”

这一年，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和太保属官臧鸿奏报符命。刘京说齐郡的新井，扈云说巴郡的石牛，臧鸿说扶风雍县的石头，王莽把他们迎接到京城，表示接受。十一月甲子日，王莽上奏太后说：“陛下非常圣明，家室遭逢不幸，遇到汉朝相传十二代三七二百一十年的灾难，秉承上天威严的命令，下诏让我王莽摄政，接受孺子的委托，肩负全国的希望。臣王莽兢兢业业，唯恐无法称职。皇亲刘京上书说：‘七月中旬，齐郡临淄县昌兴亭亭长辛当一夜之间接连做了好多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我是天公派来的使臣，天公要我告诉亭长，摄皇帝应该成为皇帝。假如你不相信，这座亭中应出现一口新井。’亭长早晨到亭中去看，果然有一口新井，深入地下将近一百尺。十一月，壬子日，适逢冬至，巴郡石牛运到，戊午，雍县有文字的石头运到，都放在未央宫前殿。我和太保安阳侯王舜等前去观看，突然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风定后，石头前出现了铜符和帛画，上面的文字是：“上天告知皇帝

符命，献上的人应当封侯。秉承天命，执行神令。’骑都尉崔发等人观察了文字，并加以解释。从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日下诏书，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查考那些事情的来历，有甘忠可，夏贺良等人的讖书收藏在兰台。我以为，元将元年，就是大将居摄改元的意思，批准证实了。《尚书·康诰》：‘王这样说：尊贵的侯，我的弟弟，年轻的封爵。’这就是周公摄政称王的记载。《春秋》叙述隐公不说即位，由于他是摄政。这两部经书，是周公、孔子所编写的，是后代的法典。孔子说：‘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的言语。’臣王莽不敢不秉承实践！我请求在恭敬的地祭祀神灵、祖先，及向太皇太后、孝平皇后奏事时，都自称‘假皇帝’。向天下发布号令，及天下臣民奏事时，都不要讲‘摄’。把居摄三年更名为初始元年，漏壶刻度更改为一百二十度，以顺应天命。我王莽日夜培育造就孺子，让他具有周成王的德行，宣扬太皇太后的威望德行，使万国都知道，希望他们富足而有教养。孺子成年以后，把政权交还给他，就象周公过去做的那样。”奏章被批准。广大民众知道他已经接受符命。他又暗示群臣，广泛议论，分别上奏太皇太后，以此显示从摄皇帝到真皇帝的逐步过渡。

期门郎张充等六人阴谋一起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做皇帝。事情败露，全部被处死。

梓潼人哀章在长安求学，素来品行恶劣，好说大话。他见王莽摄政，就制作了一个铜柜，写了两道题签，一道写：“天帝行望金匱图”，一道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所谓某，是高祖刘邦的名字。文书说，王莽做真天子，太皇太后服从天命。图和书都写着王莽的大臣八人，又取了吉利的名字王兴、王盛，哀章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入其中，共有十一人，都写好官职、爵位，作为辅佐大臣。哀章听说齐并、石牛事情交下议论，当天黄昏，穿黄衣持铜柜来到高帝庙，交给仆射。仆射上报。戊辰日，王莽到高帝庙拜受铜柜，接受天神命令汉家禅位的符命。他头戴王冠，朝见太后，回来后坐在未央宫前殿，下达文书说：“我德行浅薄，有幸受委托成为皇初祖考黄帝的后代和皇始祖考虞帝的嫡系后裔，并且是太皇太后的微末亲属。皇天上帝加以保佑，天命让我继承了大统，符命、契书、图画、文字，铜柜中的策书，全部显示神

明指示，把天下亿万百姓委托给我，赤帝汉高祖的神灵，秉承天命，赐我传国的金柜策书，我十分敬畏，如何敢不恭敬地接受！定在戊辰日，戴王冠，即真天子位，改定国号叫“新”。应改定历法，改变服饰颜色，改变祭祀用的牲畜，改变旗帜、标志，改变器物形制，把十二月初一癸酉日，定作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以鸡鸣时为一天的开始。服饰的颜色崇尚黄色，以配土德；祭祀的牲畜用白色的，符合正月建丑；使者节杖上的旒饰都用纯黄色的，上书‘新使五威节’，以便显示皇天上帝的威严命令。”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日，王莽率领公侯卿士捧着皇太后的玉玺，呈给太皇太后，顺从上天的符命，去掉汉朝的名号。

起初，王莽娶宜春侯王咸的女儿为妻，如今立为皇后。本来生了四个儿子：王宇、王获、王安、王临。王宇、王获在前段日子被处死，王安神智不清，就立王临为皇太子，封王安为新嘉辟。封王宇的六个儿子：王千为功隆公，王寿为功明公，王吉为功成公，王宗为功崇公，王世为功昭公，王利为功著公。大赦天下。

王莽给孺子下达策书，说：“唉，你刘婴，以前皇天保佑你的太祖，历经十二代，享有国家二百一十年，然而今天命归于我本人。《诗》不是说过吗？‘商代后裔臣服周朝，天命是不固定的。’封你为安定公，长期做新朝的宾客。呜呼！应该谢谢上天的美意，去登上你的公爵位，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策书又说：“把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五县，共一万户，上地方圆一百里，作为安定公国。国中立汉朝历代祖先的祭庙，就如同周朝的后裔一样，允许使用汉朝的历法、服饰颜色，代代祭祀祖宗，永久用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功勋享受历代的祭祀。封孝平皇后为安定太后”。策书宣读完毕以后，王莽亲自拉住孺子的手，流泪叹息，说：“以前周公摄政，最终可以把政权归还成王，现在我被皇天威严的命令逼迫，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哀叹了很久，中傅领着孺子走下宫殿，面北而称臣。文武百官在一旁陪侍，没有人不深受感动。

王莽又按照铜柜中图书的指示，封爵拜官。任命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任命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封就新公；任命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任命广汉梓潼哀章为国

将；封美新公；以上为四辅，位列三公之上。任命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封承新公；任命还进侯王寻为大司徒，封章新公；任命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封隆新公；以上为三公。任命太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封广新公；任命京兆人王兴为卫将军，封奉新公；任命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封成新公；任命京兆人王盛为前将军，封崇新公；以上为四将。总共封十一公。王兴原来是城门令史，王盛原来是卖饼的。王莽按照符命找到同姓名的十多个人，这二个人相貌符合占卜要求，平步青云，以便表明为神意。其余那些同名的都拜为郎。这天任命卿大夫、侍中、尚书官职共有数百人。刘姓皇族做郡太守的，都调任谏大夫。

将明光宫改为安定馆，让安定太后在里面居住；将原大鸿臚府改为安定公府；全部设置门卫、使者，负责监视管理。令乳娘不准和安定公说话，安定公被长期软禁在家中，到长大成人后，还叫不出六畜的名字。以后，王莽把孙女——王宇的女儿，嫁给了安定公。

王莽向各部门颁布策书说：“木星主庄重，东岳太师掌管雨水合符时令，青色光辉升腾均平，用日规考察日影。火星主明哲，南岳太傅掌管温暖适度，红色光辉宽容均平，用律管考察声音。金星主安定，西岳国师掌管干燥适度，白色光辉成形均平，用权衡来考核重量。水星主计谋，北岳国将掌管寒冷适度，黑色的光辉温和均平，用漏刻考察星斗。月亮主威严，如同帝王左股，司马掌管武力，以矩尺考察形体方正，主管天文，虔诚地服从上天，教导下民不耽误农时，努力务农，获取丰收。太阳主德行，如同帝王右臂，司徒掌管文教，以规尺考察形体园合，主管人类社会，辅助五教，率人民服从君王，宣扬教化，改良风俗，体现五常。北斗主持平，象帝王内心，司空掌管四方贡物，以准绳考察曲直，主管地理，整治水利土地，管理名山大川，繁殖鸟兽，使草木茂盛。”对各部门的职务全部进行了策命，就如同典诰中所说。

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职位都与孤卿类似。大司农更名为义和，以后又改为纳言，大理改名为作士，太常改名为秩宗，大鸿臚改名为典乐，少府改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改名为予虞，和三公的司卿总共为九卿，分别隶属三公。每一卿设置三名大夫，每一大夫设置三名元士，总

共二十七名大夫，八十一名元士，各自主管京城各官府。光禄勋改名为司中，太仆改名为太御，卫尉改名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名为军正，又设置大赘官，主管皇帝的车马、服饰、用具，以后又主管军需用品，职位都与上卿相同，号称六监。郡太守改名为大尹，都尉改名为太尉，县令长改名为宰，御史改名为执法，公车司马改名为王路四门，长乐宫改名为常乐室，未央宫改名为寿成室，前殿改名为王路堂，长安改名为常安。官秩百石改名叫庶士，三百石叫下士，四百石叫中士，五百石叫命士，六百石叫元士，千石叫下大夫，比二千石叫中大夫，二千石叫上大夫，中二千石叫卿。车马、服饰、冠帽都有等级差别。又设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和诵诗工、徹膳宰，用来主管督察过失。策书说：“我听说圣人想显明德行，没有不谨慎地修身养性，以此安抚远方，所以设置你们这些官职掌管貌、言、视、听、思五事。不要隐瞒失误，不要助长虚美；好恶不谬误，掌管中庸之道。呜呼，努力吧！”命令在君王走的路上设置进善言的旌旗，提批评的木牌，进行申辩的鼓。四位谏大夫终年坐在王路门旁接待向君王倾诉事情的人。

大封王氏宗族，同一祖父的封为侯，同一曾祖父的封为伯，同一高祖父的封为子，同一玄祖父的封为男。他们的女儿，全部封为任。男的用“睦”为号，女的用“隆”为号，全部发给印信。命令诸侯全部立太夫人、夫人和世子，也发给印信。

又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汉朝诸侯有的称王，甚至连四方蛮夷也称王，违背了古代典章，不符合一统的大义。如今确定诸侯王一律改称公，四方蛮夷逾越名分称王的，一律改为侯。”

又说：“帝王的道统，应该继承而贯通；德行隆盛的世系，百代享受祭祀。我考虑黄帝、少昊、颛顼、帝、尧、舜、禹、皋陶、伊尹都有崇高的德行，上通皇天，功业伟大，光辉永远延续下去。我非常赞赏他们，寻求他们的后裔，继续世代祭祀。”他以为王氏是虞舜的后代，出自帝喾；刘氏是尧的后代，出自颛顼。因此封姚恂为初睦侯，做黄帝的后代；封梁护为修远伯，做少昊的后代；皇孙功隆公王千，做帝喾的后代；封刘歆为祁烈伯，做颛顼的后代；封

国师刘歆的儿子刘叠为伊林侯，做尧的后代；封妫昌为始睦侯，做舜的后代；封山遵为褒谋子，做皋陶的后代；封伊玄为褒衡子，做伊尹的后代。汉朝后裔安定公刘婴，地位是宾。周朝后裔卫公姬伋，被改封为章平公，地位也是宾。商朝后裔宋公孔弘，时运转化，变迁，改封为章昭侯，地位是恪。夏朝后裔辽西拟丰，封为章功侯，地位也是恪。四个朝代的始祖，在明堂共同祭祀，配祭皇始祖虞舜。周公的后裔褒鲁子姬就，宣尼公孔子的后裔褒成子孔钧，在这以前已经确定了。

王莽又说：“从前我在摄政时，建立郊宫，决定远祖祭庙，设立土神谷神祭坛，神灵报应赏赐，有光从上面覆盖下来，流变为乌鸦。有黄气蒸腾，光辉鲜明，以便显扬黄帝、虞舜的功业。从黄帝到济南伯王，祖先的姓氏有五个。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赐给十二个姓氏。虞帝的祖先接受姓氏为姚，陶唐是妫氏，周代时是陈氏，在齐国是田氏，在济南是王氏。我揣度皇初祖先黄帝，皇始祖先虞舜，在明堂共同祭祀，应该列入祖宗的亲庙。建立五座祖庙，四座亲庙，王后、夫人全部陪同供奉。郊祀时用黄帝配享上天，黄后配享大地。将新都侯的东宅作为大庙，每年按时祭祀。天下百姓家所崇尚的祖先，也应该世世祭祀。姚、妫、陈、田、王五姓，都是黄帝、虞舜的后裔，是我的同族。《书》不是说过‘要宽厚地对待九族亲属’。命令天下将这五姓人的名册呈报朝廷，全部作为宗室，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不要缴税服役。元城的王氏，不准和姚、妫、陈、田四姓通婚，以区别宗族、分出亲疏。”封陈崇为统睦侯，做胡王的后代；封田丰为世睦侯，做敬王的后代。

全国的州牧、郡守都由于从前有翟义、赵明等人的叛变而统领州郡，心怀忠孝，封州牧为男，封郡守为附城。又封旧时恩人戴崇、金涉、箕闾、杨并等人的儿子为男爵。

派骑都尉器等人分别在上都桥时修理黄帝陵园，在零陵九疑山修理虞帝陵园，在淮阳陈县修理胡王陵园，在齐临淄修理敬王陵园，在城阳宫县修理愍王陵园，在济南东平陵修理伯王陵园，在魏郡元城修理孺王陵园，派使者一年四时祭祀。还没有建好祭庙的，由于天下刚刚安定，暂时在明堂大庙合祭。

将汉高祖庙作为文祖庙。王莽说：“我的皇始祖父虞舜接受唐尧的禅让，汉朝的初祖是尧，世代都有禅让的风格，我又亲身在汉高皇帝灵前接受了金策，一心想表彰厚待前代君主，如何敢忘记？汉代祖宗有七位，依照礼法在安定国中建立宗庙。他们在京城的园陵寝庙，无须废除，仍然祭祀。我在秋天九月时亲自到汉朝高祖、元帝、成帝、平帝的庙中祭祀。各刘姓皇族，名籍改归京兆大尹管理，不要取消他们免除赋役徭役的特权，让他们终身享有，州牧要经常前去抚恤慰问，不要让他们受侵害、有冤屈。”

又说：“我从前任大司马、宰衡直到当摄政皇帝，深思汉代传世二百一十年遭到的危难，觉得汉代气数已尽，想方设法辅佐刘氏延长政权寿命，没有不用到极点的。于是铸造金刀货币，希望能用来救助汉朝。可是从孔子作《春秋》为后代君王立法，到鲁哀公十四年一个朝代宣告结束，与现在刚好类似，汉哀帝即位到今天也十四年了。汉代气数已尽，最终不能勉强救助，天威显明，黄德王朝当兴，清楚地显示出天命，把天下委托给我。现在百姓都说，上天革除汉朝而建立新朝，废除刘氏而振兴王氏。刘的字形结构是卯、金、刀，所以，正月卯日制造的玉佩和金刀等货币，全部不能再用。广泛地征求公卿士大夫的意见，全部说天人感应，显著分明。去掉刚卯玉佩，废除金刀货币，顺应天意，大快民心。”因此，改铸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上铸文字“小钱直一”，同从前所铸“大铸五十”文字的当作两种货币，一起流通。打算防止民间偷偷铸造货币，就不准私藏铜和炭。

这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在他的封国起兵，他哥哥刘殷是原汉朝胶东王，现在改封为扶崇公。刘快起兵进攻即墨，刘殷关闭城门，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狱。城中官吏民众抵抗刘快，刘快败逃，到长广时死去。王莽说：以前我的祖先济南愍王被燕兵围困，从齐临淄出走，据守莒县自保。族人田单出奇制胜，俘虏并杀死燕国将领，重新安定了齐国。现在即墨的士大夫又同心协力歼灭反贼，我十分赞赏那些忠臣，怜悯那些无辜的人。赦免刘殷等人，除刘快的妻子儿子，其他亲属应该连坐的，都不要判罪。吊唁死者，慰问伤者，赐给死难者丧葬费每人五万钱。刘殷知天命，对刘快深恶痛绝，所以，罪犯马上受到惩罚。让刘殷的封国满一万户，土地方圆一百里。”又封符

命上所记载的臣子十多个人。

王莽说：“古时候，每人户设一庐井，共耕井田。一夫一妻分一百亩地，交纳十分之一的税，国家充足，民众富裕，颂扬的声音纷纷兴起。这是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夏、商、周三代遵循施行。秦暴虐无道，加重赋税以供奉自己，让民力疲惫以满足穷奢极欲，破坏圣王制度，废除井田，所以产生土地兼并，出现了贪婪卑鄙的行为，豪强占田以数千亩计算，贫苦百姓没有立锥子的地方。又设奴婢市场，同牛马关在一起，臣民掌握奴隶，主宰他们的命运，奸诈残暴的人乘机牟利，甚至掠夺贩卖人家的妻室儿女，违反天意，惑乱人伦，背离天地间生命人最宝贵的原则。《尚书》说：‘我就要把你作为奴隶’，只有那些不听话的人，才会受到这种罪罚。汉代减轻田租，收三十分之一，可是经常有代役税，残疾人都要出，然而豪强欺凌平民，出租田地，勒索田租，名义上是三十分之一，其实是十分之五。父子夫妻长年耕耘，收获的粮食还不够吃。因此富人有狗马有富余的豆谷，骄奢淫逸而邪恶不轨，穷人连糟糠也吃不饱，穷困潦倒而被迫为奸恶，富人、穷人都犯罪，刑罚自然不可以不用。我从前任大司马、宰衡时，开始下令把天下土地当作公田按人口分成井田，在那时就出现了嘉禾的祥瑞，由于遭叛乱而祥瑞暂停。如今把天下田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一律不准买卖。一户男子不超过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的，将多余土地分给九族亲属或邻里乡亲。以前没有土地如今应该分给土地的人，按制度分。有敢反对井田圣制、无视国法、妖言惑众的，流放到四周边远地区。用这种方法制服坏人，如同皇始祖虞舜所做的那样。”

那时百姓习惯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由于王莽铸的钱有大小两种一起流行，无法换算，又屡次改变市制失去信用，所以都私下用五铢钱进行买卖。谣传大钱要废除，大家都不肯收。王莽很伤脑筋，又下书说：“所有私藏五铢钱，说大钱要废除的人，和反对井田制一样，流放到边地。”因此农夫、商人失业，农、商都衰败，民众甚至在市场、道路上哭泣。由于买卖土地、住宅、奴婢以及私自铸钱而犯罪的，上自诸侯、卿大夫、下至庶民，不计其数。

秋天，派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向天下颁布四十二篇《符命》。计有：德祥

类五篇，符命二十五篇，福应十二篇，共四十二篇。其中德祥篇是讲汉文帝、宣帝时代成纪、新都出现黄龙。王莽高祖王伯墓门的梓木柱上生出枝叶一类的事，符命篇是讲井石、铜柜一类的事。福应篇是讲母鸡变公鸡一类的事。文章典雅类似经文，都有解说，总而言之是说王莽应该代替汉朝拥有天下。总括起来说道：“帝王接受天命，一定有象征德行、吉祥的符瑞，合成五命（即肇命、受瑞、开王、定命、成命），加上由于福气而获得的报应，然后才能建功立业，传给子孙，世世代代享受无穷。因此新朝兴起，德祥的符瑞出现在汉代九世二百一十年以后，从封新都侯开始受天命，从黄支国献犀牛接受祥瑞，从武功县井石开创帝王基业，从子同（梓潼）县铜柜确定天命，从巴郡宕渠县完成受命，加上十二次福气的报应，上天保佑新朝深沉而又牢固！武功的丹石出现在汉平帝末年，汉朝火德销尽，新朝土德代替，皇天爱护，除去汉朝，兴立新朝，用丹石开始授天命给皇帝。皇帝谦让，摄政代居帝位，不能符合天意，因此那年秋天七月，上天又加上三台星和文马。皇帝又谦让，没就位，因此上天第三次用铁契，第四次用石龟，第五次用虞符，第六次用文圭，第七次用玄印，第八次用茂陵石书，第九次用玄龙石，第十次用神井，第十一次用大神石，第十二次用铜符帛图，显示天命。申明天命的符瑞，越来越明显直到十二次，明确地告诉新皇帝。皇帝深思上天的威严不能不畏惧，因此才去掉摄皇帝的称号，可是还是称假皇帝，改年号为初始，想以此承塞天命，满足上帝心意。可是这仍然不是皇天郑重降下符命的本意，因此这一天上天又降下金匱策书。此外，侍郎王盱见一人穿白布单衣，红色五彩衣领，戴着小帽子，站在王路殿前。他对王盱说：‘今天五方天神一起谋划，把天下百姓托付给皇帝’。王盱非常奇怪，走了十多步，那人忽然不见了。到丙寅日傍晚，汉代高祖庙有金匱图策，说：‘高皇帝秉承天命，将国家传给新朝皇帝’。第二天早晨，宗伯忠孝侯刘宏报告这件事，因此召集公卿商议，没有做出决定，而大神石发出人声：‘催促新皇帝到高帝庙去接受天命，不要耽搁。’因此新皇帝立刻登车，到汉代高帝庙去接受天命。受命那天是卯日。丁是火，汉代为火德；卯，是刘字的组成部分；清楚明确表示汉朝火德已尽，因而传国给新朝。皇帝谦让，征兆已经很全了，依旧坚决推辞，可是十二次符应逼迫，

天命不能够推辞，皇帝惊惧敬畏，怜惜汉朝最终不能救助，努力辅佐汉室却难以如意，最终三夜不能入睡，三天吃不下饭。召见、询问公侯卿大夫，都说：‘应该遵循上天威严的命令。’因此才改年号、定国名，天下更新。新朝一经建立，神灵欢喜，又降福应，吉祥的符瑞频频出现。《诗》说：‘安抚民众，善用贤人，获得上天的福祿；天命保佑，反复赐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五威将军捧着符命，带着印信，自王侯以下到官吏更改名称的，对外直至匈奴、西域、塞外蛮夷，都就地授给新朝的印信，乘机收回原先汉朝的印信。赐爵位，官吏每人两级，百姓每人一级，女子以百户为单位赐给羊和酒，蛮夷赐给财帛，各有等差。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着画有天文图象的车，驾着六匹牝马，背着鸛鷩的羽毛，服饰十分壮观。每一将都设置前后左右中五帅。衣冠、车饰、驾车和马匹，都按照它的方位确定颜色和数目。将持符节，称为太乙的使者；帅持用羽毛装饰的旗帜，称为五帝的使者。王莽颁发策书说：“普天之下，一直到四方边界，没有不去的地方。”出使东方的，到了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出使南方的，越过边塞，经过益州，将句町王贬降为侯；出使西方的，到达西域，将所有的王都改为侯；出使北方的，到匈奴单于庭，授给单于印，将汉印的印文改了，去了“璽”字，改为“章”。单于打算索回原来的印，陈饶用槌子砸碎，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各国后来终于因为这件事而反叛。陈饶回来后，被任命为大将军，封为威德子。

冬天，天空响雷，桐树开花。

设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主管上公以下各级官吏，中城主管十二城门。向统睦侯陈崇颁分策书说：“啊，你陈崇，不服从命令是祸乱的根源，狡猾大奸，是强盗的根本；私铸假钱，妨碍货币流通；骄奢淫佚过度，是凶暴祸害的开始；泄露宫庭和尚书机密，‘机密难以保守就会坏事’；朝廷拜爵却到私人家里去谢恩，官职任免权离开朝廷，就会丧失政权；以上六条是国家的根本法纪。为此任命你为五威司命，你要‘软的不欺茹，硬的不畏吐，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皇帝的命令你要服从，统领百官，和睦朝廷。”对说符侯崔发颁发命令说：“晚上关闭重重门户，敲梆子巡夜，以便防范盗贼。

任命你为五威中城将军，中城教化成功，天下就会喜欢符命。”对明威侯王级颁发命令说：“绕溜地势险阻，南面正对着荆楚故地，你担任五威前关将军，振奋威武保卫，在前面显示威力。”对尉陆侯王嘉颁发命令说：“羊头山地势险要，北面正对着燕赵故地，你担任五威后关将军，在壶口把守险关，在后面安抚平定。”对掌威侯王奇颁发命令说：“肴山、澠池的险要，东面正对着郑、卫故地，你担任五威左关将军，驻守函谷关御敌，在左边执掌威权。”对怀羌子王福颁发命令说：“汧陇的险阻，西面正对着戎狄，你担任五威右关将军据守成固，在右边安抚西羌。”

又派五十名谏大夫分别在各郡国铸造钱币。

这一年长安有个疯女人，名叫碧，在路上呼喊：“高皇帝大怒，说立即把国家还给我，否则，九月一定杀死你。”王莽逮捕并杀死了她。主管官吏掌寇大夫陈成主动要求免去官职。真定刘都等人计议起兵，被发觉，全部处死。真定、常山降大雨和冰雹。

始建国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回京城禀报，原汉朝诸侯王改封为公的，全部收缴玺印，削职为平民，没有一个人违抗命令。封五威将为子爵，五威帅为男爵。

开始设立六筦。命令政府专卖酒、盐和铁器，垄断铸造钱币，所有开采获取名山大川各种资源的，一律征税。又命令市官收购价格低的物品，抛售价格高的物品，向民众发放贷款，每月收百分之三的利息。义和下设酒士，每郡一人，乘坐驿车督察卖酒的利润，不准民间私藏弓弩铠甲，违反戒令的人都流放到西海郡。

匈奴单于索求原来的印玺，王莽不给他，因此匈奴侵犯边郡，屠杀掠夺官吏、平民。

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报：“西域将领但钦上书说，九月辛巳日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同杀害戊己校尉刁护，劫持官兵，自称是已经被废除了的汉朝的大将军，逃亡到匈奴去。又本月癸酉日，不知哪里来的一名男子拦住了我的车，自称：‘是汉代刘子舆，成帝小妻的儿子。刘氏应该复国，立即腾出皇宫。’逮捕那男子，乃是常安人，姓武，字仲。这全都是违天命，大逆不

道，请求论处武仲和陈良等应该连坐的亲属。”奏章得到批准。又说：“汉高祖多次告诫说，撤掉守护汉室宗庙的官兵，情愿在王氏宗庙中做寄食的宾客，的确是想顺承天意，保全子孙。刘氏宗庙不应该留在常安城中，刘氏皇族作诸侯的应该和汉王朝一起废掉，陛下非常仁慈，长时间没作出决定。从前，原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相继聚众谋反。现在狂妄狡诈的家伙有的妄称是亡汉的将军，有的说是成帝的儿子子舆，甚至犯下杀身灭族的大罪，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都是由于圣上恩德慈惠不及早根绝其萌芽的原因。臣下愚昧，以为汉高祖是新朝的宾客，在明堂享受祭祀。成帝是您的姑表兄弟，平帝是您的女婿，都不应该再进入宗庙。元帝和皇太后夫妇一体，是陛下恩德所推崇的，依照礼节也应该这样。臣下请求废除设在京城中的汉朝宗庙。作诸侯的各刘姓皇族，按照户数多少分别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凡刘姓皇族担任官职的全部罢免，在家里等待任命。对上顺应天意，合高皇帝神灵的心愿，杜绝狂妄狡诈之徒的反叛萌芽。”王莽说：“行。嘉新公国师由于符命指示担任我的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共三十二人都知道天命，有的进献天符，有的贡献良策，有的拘捕、告发叛乱者，功绩显赫。刘姓中和这三十二人同宗共祖的，不罢免，赐给他们王姓。”只有国师由于把女儿许配给王莽的儿子，因此不赐给王姓。把定安太后的称号改为黄皇室主，断绝她和汉朝的联系。

冬天，十二月，打雷。

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王莽说：“降奴服于知侮辱危害新朝德政，背叛四条协议，侵犯西域，扩延到边界，成为众多百姓的祸害，他犯下的罪应该杀身灭族。派立国将军孙建等十二名将领分十路同时出击，施行上天的威力，惩罚知本人。只是知先祖原呼韩邪单于稽侯犇几代忠孝，保塞守关，不忍心由于一个知的罪行，灭绝稽侯犇的后代。如今把匈奴的土地、人民分为十五，立稽侯的十五个子孙为单于。派中郎将蔺苞、戴级飞奔边塞，召聚赐封应拜为单于的人。匈奴中人应该和知连坐判罪的，全部赦免。”派五威将军苗詵、虎贲将军王况从五原出发，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从云中出发，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从代郡出发，相威将军李訢，镇远将军李翁从

西河出发，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从渔阳出发、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从张掖出发，连同一百八十余名偏将、裨将以下军官，招募天下囚徒、壮丁、兵士三十万人，各郡辗转输送五大夫将的军服皮衣、武器、粮食，由高级官员护送从东南沿海到北方边郡，使者乘驿车来回督促，一切依战时军法处理，天下动荡。先到达的驻屯在边郡，等都到齐以后才一起出动。

王莽由于新货币始终无法通行，又下诏书说：“百姓把粮食看成生命，把货币看成资本，所以八政把粮食放在首位。货币假如都是大面额的，小的交易就不能使用，都是小面额的，携带运载就很繁重，大小轻重假如分开不同等级，那么使用方便而百姓安乐。”因此铸造五种货币。百姓不愿服从，只流通小钱和大钱两种。私自偷偷铸造的无法禁止，因此加重刑罚，一家偷铸钱，相邻五家连坐，所有家里的人统统没收做奴婢。官吏、百姓进出关，一定要携带布钱作为过关符传的副件，不携带布钱的，饭馆旅舍禁止接待，关卡渡口禁止通过。公卿进出宫门也都要携带布钱，以示重视布钱，以使布钱流通。

那时，人们争着编造符命以便求得封侯，不这样做的人互相开玩笑说：“难道就你没有天帝的任命书吗？”司命陈崇对王莽说：“这是为奸臣开辟作威作福的路而扰乱天命，应该断绝它的根源。”王莽对这件事也厌倦了，就让尚书大夫赵并审问处治，凡不是五威将帅所颁布的符命，传播的人全部逮捕入狱。

起初，甄丰、刘歆、王舜是王莽的心腹，倡导王莽重新出任高官，称颂王莽的功德，赐给“安汉公”“宰衡”的称号和封王莽的母亲、两个儿子、侄子，都是甄丰等人一起策划的。而甄丰、王舜、刘歆也受到赏赐，都富贵起来了，不再打算让王莽摄政。摄政想法的萌发，出自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王莽羽毛丰满，就打算摄政。甄丰等顺承他的心意，王莽就再封王舜、刘歆的两个儿子连同甄丰的孙子。甄丰等人爵位已经鼎盛，心满意足，又的确畏惧汉朝皇族及天下豪杰。可是那些关系疏远而想往上爬的人都制作符命，王莽就按照这些符命登上皇帝宝座，王舜、刘歆只有把恐惧放在心中，甄丰一向刚强，王莽察觉出他不高兴，因此假托符命言辞把大阿、右拂、大司空甄丰调任为更始将军，和卖饼的王盛并列。甄丰父子一语不发。

当时甄丰的儿子甄寻担任侍中、京兆大尹，封茂德侯，就制作符命，说新朝应该象周、召二公那样，以陕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地方行政区，设立二伯，任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王莽同意了，任命甄丰为右伯。甄丰打算到西方去上任，还没动身，甄寻又制作符命，说原汉平帝皇后黄皇室主是甄寻的妻子。王莽靠诈骗立为皇帝，心中怀疑大臣们怨恨诽谤自己，想施威风以使臣下畏惧，因此发怒说：“黄皇室主是天下的母亲，这是什么话？”下令逮捕甄寻。甄寻逃跑，甄丰自杀。甄寻跟随方士逃入华山，一年多以后捕获。审问供词中牵连到国师公刘歆的儿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刘棻，刘棻的弟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左关将军掌威侯王苟，连同刘歆的弟子侍中骑都尉丁隆等，被牵连而死亡的，自公卿、亲族、列侯以下，有几百人。甄寻手上纹有“天子”字样，王莽割下他的手臂拿进宫中察看，说：“这是‘太子’，有人说是‘六子’，六是戮，表明甄寻父子应该被杀戮。”因此把刘棻流放到幽州，把甄寻流放到三危，把丁隆在羽山处死，全是用驿车装载他们的尸体，一站接一站送到流放地。

王莽大嘴、短下巴，双眼突出，眼睛通红，说话声音大并且嘶哑。他身高七尺五寸，喜欢穿厚底鞋、戴高帽子，用硬毛装进衣服夹层，使衣服膨胀起来，反身仰视，或远望左右，当时有个在黄门等候召见用的方士，有人向他请教王莽的相貌，他说：“王莽是人们所说的鹰眼、虎嘴、豺狼声，因此能吃人，也该被人吃。”那人告发了这件事，王莽杀死那方士，而封告发者为侯。以后王莽经常用云母盖扇挡住面孔，不是亲近的人无人能见他。

那一年，任命初睦侯姚恂担任宁始将军。

始建国三年，王莽说：“百官更改名称，职务也分化变动了，法令礼仪来不及全部制定，临时沿袭汉代法令礼仪行事。命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官员从官民中各推荐五名有德行、通晓政事、擅长辞令、精通经书的人，前往王路四门。”，派尚书大夫赵并到北方边郡慰问，回来以后说五原郡北假地区土地肥美，适宜谷物生长，以前常常设置田官。王莽就任命赵并担任田禾将军，征发戍卒到北假地区屯田，资助军粮。

那时众将领在边境驻屯，等待大军齐集，官兵放纵，肆意骚扰，然而内

地各郡苦于征发军队、物资。民众背井离乡四处流亡，沦为盗贼，并州、平州特别厉害。王莽命令七公、六卿都兼任将军，派著武将军逯并等镇守著名都城，派中郎将、繡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边境各大郡，督察擅弄兵权的大奸大猾。想不到这些人都乘这个机会在外边作坏事，扰乱州郡，公开索取贿赂，鱼肉百姓。王莽下诏书说：“贼寇知罪大恶极应该杀身灭族，因此派遣猛将分十二路，准备一起出击，一举歼灭。军内设置司命军正，军外设置十二名军监，的确想让他们监察不遵守命令的人，使军人都行为端正。如今却不是这样，各自依靠权势恐吓良民，任意锁住人们的脖子，逼为奴婢，勒索到钱才放走，形形色色的毒虫共同残害，农民流离失所。司命、军监到这种地步，能说是称职的吗？此后，胆敢犯这种罪行的，一律逮捕监禁，上报名字。”然而他们还是依然放肆。

蒯苞、戴级到边寨城下，引诱匈奴单于的弟弟咸、咸的儿子登进入边寨，强迫拜咸为孝单于。赏赐千斤黄金，许多锦绣织品，打发回去。把登带到长安，拜为顺单于，留在外宾馆舍。太师王舜自从王莽篡位以后得了心脏病，日益加重，最终死去。王莽说：“以前齐太公因德行善良，传袭几代，担任周朝太师，这是我的借鉴。让王舜的儿子王延继承父亲爵位，做安新公，王延的弟弟褒新侯王匡为太师将军，永远作为新朝的辅佐”

为太子设置师、友各四人，官秩和大夫相同。任命原大司徒马宫做师疑，原少府宗伯凤作傅丞，博士袁圣做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以上是四师；任命原尚书令唐林做臂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以上是四友。又设置师友祭酒及待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总共是九名祭酒，官秩和上卿等同。琅邪郡左咸为讲《春秋》祭酒，颍川满昌为讲《诗》祭酒，长安国由为讲《易》祭酒，平阳唐昌为讲《书》祭酒，沛郡陈咸为讲《礼》祭酒，崔发为讲《乐》祭酒。派谒者驾安车持印信，到楚国龚胜家中拜他为太子师友祭酒，龚胜不肯应征，绝食而死。

宁始将军姚恂免职，任命侍中崇禄侯孔永为宁始将军。

这一年，池阳县出现小人影，高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手持各种器物，车马器物的大小和人影比例相符合。三天以后，这种现象才消失。

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蝗灾。

黄河在魏郡决口，河水泛滥到清河东岸好几个郡。起初，王莽害怕黄河决口淹没他家在元城的祖坟。等到河水向东泛滥，元城不用担心水灾，就不再筑堤防水。

始建国四年二月，天下大赦。

夏天，火红的云气从东南方升起，布满了天空。

厌难将军陈钦说，捉到俘虏，知道匈奴侵犯边境全部是孝单于咸的儿子角干的。王莽大怒，在长安斩杀孝单于的儿子登，让各蛮夷观看。

大司马甄邯去世，宁始将军孔永做大司马，侍中大赘侯辅做宁始将军。王莽每次出行，往往要先在城中搜索，称为“横搜”。这一月，横搜了五天。

王莽来到明堂，授予诸侯茅草泥土。下诏书说：“我没有德行承袭神圣的祖先，成为万国的主宰。揣度到安定百姓在于封建诸侯、划定州国、确定国界，美化风俗。借鉴古代，遵循古代的法令制度。在《尧典》中，全国有十二州，帝王领地以外分成五服。在《诗》中，有十五国，遍布九州。《殷颂》有‘包括九州’的话。《禹贡》的九州没有并州、幽州，《周礼·司马》就没有徐州、梁州。帝王前后更改，各有他的道理和作用。有的要显示功业，有的要扩大根基，道理非常明显，其目的是一致的。以前周代文、武二帝承受天命，因此有东都、西都两个居处。我受天命，也和他们一样。把洛阳做新朝东都，常安做新朝西都。都城和周围地区连成一体，各自包含有食邑的男女封爵的封土。州的划分据《禹贡》分为九个，爵的分封据周制分为五等。诸侯的名额为二千八百，附城的数目相同，期待有功的人接受分封。分爵的封地叫‘一同’，民众共有一万户，土地方圆一百里。侯爵、伯爵的封地叫‘一国’，民众共有五千户，土地方圆七十里。子爵、男爵的封地叫‘一则’，民众共有二千五百户，土地方圆五十里。附城大的封地九成，民众共有九百户，土地方圆三十里。九成以下，每等依次降两成，一直减到一成为止。五个等级的附城封地加在一起，等于‘一则’。如今已经授予茅土的，有公爵十四人，侯爵九十三人，伯爵二十一人，子爵一百七十一人，男爵四百九十七人，总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的女子食邑为任的，共有八

十三人。汉室宗女中山孝王的女儿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全部改封为任。还有十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为了确定诸侯国食邑封地的区划，派侍中讲礼大夫孔乘等和各州郡通晓地理、地图、户籍的人一起，在寿成朱鸟堂核对、制定。我屡次和众公、祭酒、上卿亲自前往视察，全部已经谋划圆通了。奖赏功德，是为了显示仁爱、贤能、和睦九族，是为了表彰热爱亲属。我永远都不懈怠，想着考查前人的做法，进行公开赏罚，以显明善恶，安抚百姓。”由于地图簿籍还没有定好，因此封爵并没授予土地，暂时让他们在京城领取俸禄，每月数千钱，诸侯们生活都很困难，甚至有作佣工的。

中郎区博劝王莽说：“井田制虽然是圣王的法制，可是废除已经很久了。周朝已经衰败，百姓不愿服从。秦朝懂得顺应民心能够获大利，因此废除井田而设置阡陌，因此为华夏帝王，至今海内民众没有厌弃它的作法。如今想违背民心，恢复绝迹千年的制度，就算是尧、舜再生，没有百年的渐进进程，也无法推行。天下刚刚平定，万民新近归附，的确不能实行。”王莽知道百姓怨恨，下诏书说：“所有私人占有汉朝赏赐的王田，全部可以出售，不要用法律限制。犯了私自买卖平民罪的，权且都不要处治。”

起初，五威将帅出巡，将句町王改为句町侯，句町王邯怨恨愤慨，不肯归附。王莽暗示牂柯郡大尹周歆用诈骗的手段杀死王邯。邯的弟弟承起兵进攻，杀死周歆。从前，王莽曾征调高句骊的军队去攻打匈奴，高句骊人不愿去，郡里强迫他们前往，他们都逃出边塞，由此犯法为盗匪。辽西郡大尹田谭率兵出击，被他们杀死。州郡官吏归罪于高句骊侯驩。严尤上奏说：“貉人犯法，不是从驩开始的，假如他们有叛逆之心，也应该让州郡权且安抚。而今加给他们很多重大罪名，恐怕他们立即背叛，夫余之类部族一定会有响应的。匈奴还没有平定，夫余、秽貉再兴兵作乱，这是很大的忧患。”王莽不肯安抚，秽貉因此反叛。王莽下诏书命严尤进攻。严尤引诱欺骗高句骊侯驩前来，杀死了他，将首级传送到长安。王莽十分高兴，下诏书说：“以前，派遣猛将恭敬地替天惩罚，灭亡贼寇知，大军分成十二部，有的断敌人右臂，有的斩敌人左肩，有的毁敌人的胸腹，有的抽敌人的两肋。今年刑罚杀戮在东方出现，征杀貉人的部队首先开拔。捕杀贼寇驩，平定了东部地区，贼寇知

的灭亡，近在旦夕间。这是天地、众神、社稷、祖宗保佑辅助的福分，是公卿大夫、军士、百姓同心协力英勇奋战的威力，我很赞赏。把高句骊改名为下句骊，向天下公布，让大家全部知道。”因此貉人侵犯边境更加厉害，东北和西南夷都发生叛乱。

王莽踌躇满志，以为四周蛮夷不用多费力气就可吞并灭亡，就集中精力揣度复古的事，又下诏书说：“考虑到我的皇始祖虞舜帝在文祖庙接受禅让，观测天文，以北斗七星各主不同政事来划一政治，因此对上帝进行类祭，对六位神进行禋祭，对山川进行望祭，遍祭各种神灵，巡视五岳，朝见四方诸侯，让他们用言辞奏报，公开考核他们的功绩。我承受天命正式登位，到始建国五年，已经五个年头了，阳九的灾难已经渡过，百六的厄运也已经被解除。木星在寿星官，土星在明堂座，仓龙在癸酉，癸德在中宫。观、晋二卦主太岁当值，卜辞指导人们的行动，这年二月初春到东部地区巡视，请把礼仪程序都安排好。”众公卿上奏要求征集官吏、民众、人员马匹，布帛丝绵。又要求内地十二个郡国购买马匹，调集四十五万匹布帛输送长安，各自输送，无须等待一齐交。送来超过一半时，王莽下诏书说：“文母太后身体欠安，请暂且停止调集，以后视情况而定。”

这一年，改十一公的称号，将“新”改为“心”，后又将“心”改为“信”。始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去世，葬在渭陵，和汉元帝合葬，可是中间用沟隔开。在长安建祠庙，规定新朝世代代祭祀。汉元帝配享祭祀，灵位放在皇太后灵位的龀架下。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大司马孔永请求免职，王莽赏赐他一辆安车四匹套马，以特进身份朝见。任命同风侯遂并为大司马。

当时长安民众听说王莽打算在洛阳建都，不愿再修理整治长安的住宅，有的还拆了一些房屋。王莽说：“玄龙石上的文字说：‘稳定帝王基业，在洛阳建国都’。符命显著，如何敢不钦敬奉行！到始建国八年，木星运行到星纪官，在洛阳都城的上空。谨慎地修治长安都城，不要让它毁坏。有违犯这个法令的，将名字呈报上来，治他的罪。”

这一年，乌孙国大小昆弥全部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大昆弥是中国的外孙，

他的胡人妻子生的儿子是小昆弥，乌孙人全部归附小昆弥。王莽看到匈奴等各地边境都入侵扰乱，想要博得乌孙的欢心，就派使者引导小昆弥使者坐在大昆弥使者的上位。保成师友祭酒满昌上奏章弹劾使者说：“夷狄由于中国讲究礼仪，因此才屈服中国。大昆弥是国君，现在让臣的使者坐在国君使者的上位，这不是使夷狄服从的办法。奉命招待的使臣犯下了大不敬罪。”王莽大怒，罢免了满昌。

西域各国由于王莽长期失去恩德和信用，焉耆首先背叛，杀死西域都护但钦。

十一月，彗星出现，过了二十多天，彗星才消失。

这一年，由于触犯私藏铜炭禁令的人太多，王莽废除了这项法令。

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凤”。

天凤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王莽说：“我准备在二月初春时到各地去巡视。太官携带干粮、干肉，内者预备好帷帐席被。所到的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供应物品。我巡视东方，一定亲自操持农具，每到一县都亲自进行耕作，以此鼓励东方的春耕。我巡视南方，一定亲自携带农具，每到一县都进行锄草，以此劝勉南方的收成。我巡视西方，一定亲自携带耜，每到一县都亲自进行收割，以此劝勉西方的秋收。我巡视北方，一定亲自携带连枷，每到一县都亲自进行打场，以此劝勉粮食收藏。完成北方的巡视后，就在国土的中心定都洛阳。敢有奔跑喧哗、触犯法令的人，就依照军法论处。”众公卿上奏说：“皇帝都如同上面所述孝顺，往年文母圣体不安，皇帝亲自侍奉供养，衣帽都很少脱下。文母去世，群臣悲哀，皇帝容颜还没有恢复，饮食减少。如今一年之中要巡视四方，万里路程，年事已高，不是光准备些干粮、干肉就能承受得了的。暂时不要巡视，等到国丧期满以后再说，以使圣体安康。我们尽力抚育管教万民，奉行您的英明诏令，不失职”。王莽说：“各位公、各州牧、各司、诸侯、庶尹愿尽力统领抚育管教万民，力图符合我的心意，所以我接受意见，大家勉励吧！请不要违背我的诺言，改在天凤七年，木星在大梁宫，仓龙的庚辰，再行巡视的礼节。再过一年，木星在实沉宫，仓龙在辛巳，就在国土中心定都洛阳。”因

此派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到洛阳，选择基址，绘制蓝图，营造宗庙、土谷神灶、祭祀天地的神坛。

三月壬申，晦日，出现日食，天下大赦。给大司马遂并下文书说：“出现日食，太阳无光，战乱不止，请上交大司马印信，以侯的身份参加朝会。太傅平晏不再兼任尚书职务，减少侍中诸曹兼职的人。任命利苗男爵沂为大司马。”

王莽正式即皇帝位后，尤其防备大臣，抑制、夺取他们的权力，朝臣中有指责大臣的过错的，都加以提拔。孔仁、赵博、费兴等由于敢抨击大臣，因此得到信任，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公卿进宫，他的随从吏员有定额，太傅平晏的随从吏员超过了定额，掖门仆射查问平晏，言语不敬。太傅府戍曹士逮捕了仆射。王莽大怒，派执法官调发几百名车士、骑士包围了太傅府，逮捕了戍曹士，立即处死。大司空士在夜里经过奉常亭，亭长斥问，他通报了官名，亭长喝醉了酒，说：“有符传吗？”大司空士用马鞭抽打亭长，亭长杀死了士，逃跑了。郡县追捕亭长，亭长的家里人上书申诉，王莽说：“亭长奉公守法，不要追捕他了。”大司空王邑驱逐了那个士，以此谢罪。国将哀章有些贪污行为，王莽为他选择设置了和叔官，告诫说：“你不但要确定公府里的国将本人，而且还要确保国将在家乡西州的亲属。”众公都被人瞧不起，而哀章更是如此。

四月，下霜，草木都被冻死，沿海一带尤其厉害。六月，满天黄雾。七月，大风把树拔起来，刮走了长安直城门上的瓦。雨夹着冰雹降下，砸死牛羊。

王莽根据《周官》、《王制》的规定，设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务与太守相同；设置属令、属长，职务与都尉相同。设置州牧、部监二十五名，朝见礼仪如同三公。部监职位同上大夫，每人主管五郡。公作州牧，侯作卒正，伯作连率，子作属令，男作属长，全部是世袭官职。没有爵位的作尹。将长安城郊分为六个乡，每乡设置一名帅。将三辅划分成六个尉郡，又以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都设置大夫，职务与太守相同；又设置属正，职务与都尉相同。将河南郡大尹改名为保忠信卿。将河南郡的属

县增加到三十个。设置六郊州长各一人，每人主管五县。其他官名都改掉。大郡多的分成五郡。郡和县用“亭”作名字的有三百六一个，以应验符命的言辞。沿边又设置了竟尉，用男爵充任。诸侯国中的闲田，当作赏赐用田，有功则增，有过则减。王莽下诏书说：“常安西都叫做六乡，各县叫做六尉。义阳东都叫做六州，各县叫做六队。四、五百里以内叫内郡，以外的叫近郡。有郭塞的叫边郡。总共一百二十五郡。全国范围内总共二千二百零三个县。公作为甸服，是城池。在侯服的人，是依靠；在采服、在男服的人，是支柱；在宾服的人，是屏障；在文化部门、武装守卫部门的人，是墙垣；在九州以外的，是藩篱。各自按照他们的方位确定称号，总共就是万国。”以后，每年又有变动，一个郡更改名称多达五次，最后又返回到原来的名字上。官民记不清，每次下诏书，必须要附记原来的名字，说：“诏命陈留郡大尹、太尉，将益岁县以南地区划给新平。新平，是原淮阳郡。将雍丘县以东地区划给陈定。陈定，是原梁郡。将封丘县以东地区划给治亭。治亭，是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是原荥阳郡。陈留已不再有郡的名称，大尹、太尉全部到京城来。”他改变名称的号令，都如同上面所述。

命令天下小学，用戊子日代替甲子日为六十天的开端。行冠礼将戊子日作为吉日，行婚礼将从戊寅日以后的十天作为忌日。百姓多不愿意听从。

匈奴单于知去世，他的弟弟咸立为单于，要求与新朝和亲。王莽派使者赠送给他很多财物，欺骗说允许送还匈奴的质子登，乘机要求用财物换回陈良、终带等人。单于拘捕陈良等人交付使者，用囚车送往长安。王莽在城北烧死陈良等人，命令官吏、百姓围聚观看。

沿边一带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吃人，谏大夫如普视察边境驻军，回来以后说：“士兵长期驻守边塞，生活艰苦，边郡无力供给物资，单于新近求和，应该乘这个机会撤去驻军。”校尉韩威献策说：“凭着新朝的威力，吞灭胡虏无异于吞下口中的跳蚤、虱子。我愿意率领五千名勇士，不带一斗粮食，饿了吃胡虏的肉，渴了喝胡虏的血，能够在胡人境内横行无忌。”王莽因他出语豪迈，任命他为将军。可是也采纳如普的建议，调回驻屯边境的众将领。罢免陈钦等十八人的官职，撤掉各四关镇都尉的驻军。正碰上匈奴使者返回，单

于知道质子登前些时候已被杀死，就出兵侵犯边境，王莽又派军队去驻守。因此边郡百姓流亡到内郡，给人家做奴婢。王莽下令：“官吏、百姓有敢收留边郡人的皆处死刑。”

益州郡蛮夷杀死了大尹程隆，周边少数民族都反叛，派平蛮将军冯茂率兵攻打。

罢免宁始将军侯辅，任命讲解《易》经的祭酒戴参担任宁始将军。

天凤二年二月，在王路堂设酒宴，公卿大夫都进酒助兴。天下大赦。

这时，中午天空出现了星星。

大司马苗汭降职为司命，命令延德侯陈茂为大司马。

谣传有黄龙摔死在黄山宫中，上万的百姓奔走相告前去观看。王莽厌恶这件事情，逮捕了一些人，追查谣言的出处，没有得到结果。

匈奴单于咸既然与新朝和亲，就索求他的儿子登的尸体，王莽想派使者送去，又恐怕咸因怨恨而伤害使者，因此逮捕了以前说应该诛杀质子的原将军陈钦，以别的罪名关押了他。陈钦说：“这是想用我承担罪责便于向匈奴解说。”因此自杀了。王莽选能言善辩的儒生济南人王咸做大使，选五威将伏黯等为将帅，派他们送还登的尸体。命令匈奴掘开单于知的坟墓，用荆条鞭打单于知的尸体。又命令匈奴撤离边塞到大漠以北，向单于索取一万匹马、三万头牛、十万头羊，并且要求送还历次掳去的还活着的边民、俘虏。王莽就是这样好说大话。王咸到达单于庭，陈述王莽的声威德行，谴责单于的背叛罪行，纵横恣肆，从容应敌，单于不能折服他，于是王咸完成使命而返回。进入边塞，王咸病死，王莽封他的儿子为伯，伏黯等人都被封为子。

王莽以为有制度一定天下自会太平，因此集中精力研究地理、制定礼仪。创作乐律、讲述六经的旨意。公卿清晨入宫，晚上出殿，经年累月地议论，做不出决断，没有时间处理百姓急需解决的诉讼、冤屈。县长出缺，代理者兼职好几年，各种贪赃枉法的现象，一天比一天厉害。中郎将和繡衣执法使者，在各郡和诸侯国凭借权势横行霸道，让人们互相检举揭发。十一位公士分别前往各地劝导农民耕田植桑，颁布季节政令，车马相接，在道路上往来不绝，召集官民，逮捕证人，郡县横征暴敛，层层贿赂，黑白不分，到朝廷申诉冤

曲的人很多。王莽鉴于自己靠专权而取得汉朝政权，因此竭力独揽一切，有关部门仅仅接受现成的命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各宝物库藏、钱粮官都由宦官管理；官吏、百姓呈上的密封奏章，由王莽身边的宦官拆开来看，尚书不知内情。他就这样畏惧、防备臣下。又喜欢改变制度，政令繁多，应该交付执行的命令，却要反复审议然后再交下去，前面的问题没解决，后面的又堆下来，问题成堆并且混乱不堪。王莽常挑灯批阅文书，直到天亮，仍然无法处理完。尚书乘机舞弊弄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书等待批复的人连等几年，无法回去，逮捕关禁在郡县监狱里的人碰上大赦才能出狱，卫士三年无人来换防。谷物常常价格昂贵，二十多万边防军吃穿都依赖政府，政府忧愁困苦。五原郡、代郡受到的危害特别厉害，百姓起来作盗贼，数千人一伙，辗转进攻邻近各郡。王莽派捕盗将军孔仁率兵和郡县部队联合攻打，一年多时间才平定下来，边郡人民差不多逃光了。

邯郸以北地区降下大雨、大雾，河水泛滥，深的地方达数丈，淹死好几千人。

立国将军孙建去世，任命司命赵闾为立国将军。宁始将军戴参恢复了原来官职，任命南城将军廉舟为宁始将军。天凤三年二月乙酉日，发生了地震，降下大雨加雪，函谷关以东特别厉害，深的地方达一丈，竹子、柏树有的枯死了。大司空王邑上书说：“任职八年没有政绩，司空的职务特别荒废，以至发生了地震，我请求辞职。”王莽说：“地有地动和地震，地震会造成灾害，地动不会造成灾害。《春秋》记载地震，《易·系辞》讲，坤（地）动，动的时候张开，静的时候闭合，万物就生长发育了。灾异变化，各有它的作用。天地震动以显示它的威力，是用来警戒我的，您有什么罪过，竟要请求辞职，这不是帮助我的态度。派各位吏散骑司禄大夫修宁男遵传达我的旨意。”

五月，王莽颁布官吏俸禄制度，说：“我遭遇阳九的灾难、百六的祸害，国家财政开支不够，民众骚动不安，从公卿以下，月俸不过两匹十绌布，或者一匹帛。每想到这件事情，我都感到忧伤。现在灾难已经渡过，国库钱财虽然还不丰富，可是已较为宽裕，从六月朔日庚寅开始，官吏的俸禄都按制度规定数发给。”从四辅、公卿、大夫、士直到舆僚，共分十五等。僚的俸禄

一年是六十六斛，依此递增，上至四辅年俸禄是一万斛。王莽又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国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是国王的臣民。’这是用天下的财物供养你们。《周礼》记载美味食物有一百二十种，如今诸侯靠同、国、甸的供给，辟、任、附城靠封邑供给，公、卿、大夫、元士靠采地供给。供给多少，都有明文规定。年岁丰收就增加，灾害就会减少，与百姓同甘共苦。用年终上报统计计算，天下幸而无灾害的时候，太官的美食品种齐全；如果有灾害，按照比例多少而减少供给。东岳太师、立国将军确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确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确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确保北方一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确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前七部；大司徒确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共五郡；大司空确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列尉、祈队、后队、中部洎后十郡；至于六卿，都随着所隶属的诸公确保有关部门地区，如果有灾害，也按比例减少俸禄。直接从中央政府领俸禄的郎、从官、中都官吏，按照太官供给美食的完备与减少增减俸禄。诸侯，辟、任、附城，官吏们各确保他所管的地区。希望上下同心协力，促进农业生产，安定百姓。”王莽的制度就是如此烦琐，由于年终上报的数字不能理清，因此官吏始终得不到俸禄，所以就各自利用职权干坏事，收受贿赂便于供自己使用。

这月戊辰日，长平馆西岸倒塌，堵塞了泾河，河水不畅通，冲决堤岸向北流去。派大司空王邑去巡察，回来以后上奏章报告了情况。群臣为王莽祝寿，说这是《河图》所说的“用土填水”，是匈奴灭亡的吉兆。因此派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人率军攻打匈奴，到边境驻守。

七月辛酉日，霸城门遭到火灾，霸城门就是民间所说的青门。戊子晦日，出现日食。天下大赦。又命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官举荐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人才各一名。大司马陈茂由于日食被免职，任命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

十月戊辰日，王路朱鸟门鸣叫，昼夜不停。崔发等人说：“舜开辟四门，

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朱鸟门叫，表明应该研习古代圣王的礼制，招纳四方的人才。因此命令群臣都来祝贺，所举荐的四科人才由朱鸟门进入宫殿，回答皇帝的询问。

平蛮将军冯茂进攻句町，士兵染上瘟疫，死去的占十分之六七。横征暴敛，民众的钱财被收去一半，益州郡消耗殆尽，而句町仍旧不能攻克。王莽召回冯茂，关进监狱以后他就死去。又派宁始将军廉丹和庸部牧史熊进攻句町，杀死不少敌人，取得一些胜利。王莽征召廉丹、史熊，廉丹、史熊都要求增派部队，必须攻克句町再回去。又大肆征收赋税，就都郡大尹冯英不肯供给，上书说：“自从越隤郡遂久县的仇牛、同亭县的邪豆等族反叛以来，总共将近十年，郡县部队抗击从来没有停止。接着起用冯茂，施行只顾眼前的政策。棘樊道以南，山高地险，冯茂驱赶大量民众到远方居住，花费数以亿计的钱财。官兵遭遇毒气而死的占十分之七。如今廉丹、史熊怕自己无法在预定期限完成使命，因此征调各郡的军队、粮草，又搜括民财，十分取四分，白白地毁坏了梁州，终于也不能成功。应该撤军实行屯田，明令悬赏征求蛮夷头领。”王莽大怒，罢免了冯英。以后，王莽醒悟过来，说：“冯英本来无可厚非。”又任命冯英为长沙连率。

翟义的党徒王孙庆被捕，王莽让太医、药剂师和灵巧的屠夫共同剥皮解剖他，测量五脏的位置，用竹枝穿通血管，了解血脉始终，据说能够治病。

这一年，派大臣五威将王骏、西城都护李崇率领戊己校尉到西域去，各国都到城外迎接，贡献礼物。各国从前杀死西域都护但钦，王骏打算袭击他们，命令佐师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另外统领兵马在后。焉耆国伪装投降，埋伏军队进攻王骏等人，将他们全部杀死。郭钦、何封稍后到达，袭击老弱残兵，从车师国取路进入边塞。王莽任命郭钦为镇外将军，封为侧胡子，封何封为集胡男。西域从此断绝了和新朝的关系。

天凤四年五月，王莽说：“保成师友祭酒唐林，原谏议祭酒琅邪纪遂，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待人忠厚，敬奉上司爱护下级，见闻广博，德行醇美，直至老年也没有失误。封唐林为建德侯，纪遂为封德侯，都给予特进地位，用三公的礼仪朝见。赏赐一所住宅，三百万钱，授予几杖。”

六月，又在明堂授给诸侯茅草和泥土，说：“我规划土地，建立五等封爵，考查经书，符合传、注的解释，义理贯通。经过再三议论和思考，从始建国元年到现在已达九年，最终确定下来。我亲自设置华丽几案，陈列菁茅和四色泥土，向泰山、皇家宗庙、大地神坛和先祖父、祖母祈祷，颁布授予。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抚育教养百姓，建功立业。在沿边地区的，例如江南，不是诏令征召而派遣质子到京城侍奉的，由纳言掌货大夫暂时调京城原有存钱发给俸禄，公爵年俸八十万，侯伯年俸四十万，子男年俸二十万。”可是实际上还无法全部获得。王莽喜欢说大话，仰慕古代制度，分封的人很多，实际上他生性吝啬，以土地还没有规划定为托辞权且先授予茅草、泥土，以便安慰那些喜欢封爵的人。

这一年，重申六筭（六项专卖制度）命令。每一筭命令下达，全部设立禁令条款，犯禁的人罪大至死，官吏、百姓因为犯罪而被惩罚的日益增多。又对上公以下占有奴婢的人全部征税，一个奴婢出三千六百钱，天下愁苦不堪，盗贼风起云涌。纳言冯常就六筭制度进行谏诤，王莽大怒，罢了冯常的官。设置执法左刺奸、执法右刺奸。选用能干吏员侯霸等人分别监督六尉、六队、如同汉朝的刺史一样，与每郡一位三公士共同处理政事。

临淮郡瓜田仪等人作盗贼，驻守会稽郡长州，琅邪郡吕母也起兵反叛。起初，吕母的儿子做县吏，被县令冤枉杀死，吕母出尽家财，酤酒买兵器弓弩，秘密结交穷苦少年，纠集了一百余人，因此攻打海曲县，杀死县令，在儿子的墓前祭奠。然后带兵到海上，队伍逐渐扩大，以后达到上万人。王莽派使者就地赦免了盗贼的罪。使者回来说：“盗贼解散后，接着又结集起来。询问他们原因，都说苦于法律禁令繁杂苛刻，动不动就被处罚。辛苦劳作，收获还不够缴纳租税。关起门来坐在家中，又由于邻里同伍人私铸钱或收藏铜犯法连坐，奸吏乘机逼迫，民众愁苦不堪。百姓穷困，都起来做盗贼。”王莽大怒，罢了使者的官职。有的使者见风使舵，说：“百姓狡猾蛮横，应该诛杀”，又说：“这是时运造成的，盗贼不久以后就会消灭”，王莽听了很高兴，下令给他们升官。

这年八月，王莽亲自到京城南郊，铸造威斗。威斗是用五色药石和铜铸

造的，形状象北斗星，长二尺五寸，想用它镇邪，压伏盗贼。铸造成功之后，命令司命背着它，王莽出行时让它在前面，回宫后放在御座旁。铸威斗那天，天气寒冷，百官人马有好多都被冻死。

天凤五年正月朔日，北军的南营门发生了火灾，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做荆州牧。召见时，询问到任后的施政方针，费兴回答说：“荆州、扬州的百姓大多数都盘踞山林湖泊，以捕鱼采集为生。前段时间，国家推行六筭征收山林湖泊税，妨害、夺取了百姓的利益，加上连年久旱不雨，百姓饥寒穷困，因此起为盗贼。我到任后，想明令告知盗贼，让他们返回田里，借给他们农具耕牛、种子、粮食，减免租税，也许能够使盗贼解散，百姓安顿。”王莽大怒，罢免了费兴的官职。

天下的官吏由于得不到俸禄，全部起来非法牟取暴利，郡太守、县令家中积累起千斤黄金。王莽下诏说：“详细考查从始建国二年匈奴侵犯中国以来，各军官吏和沿边官吏大夫以上非法牟利增加财富的，没收他们家全部财产的五分之四，以此应付边境的急需。”公府士乘驿车布告天下，考查审核贪赃者。军吏告发将帅，奴婢告发主人，原来打算禁止奸恶，奸恶反愈演愈烈。

王莽的孙子功崇公王宗自己画了一幅象，穿戴皇帝衣冠，又刻了三枚印章：第一枚是“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第二枚是“肃圣宝继”；第三枚是“德封昌图”。王宗的舅舅吕宽以前全家迁往合浦，暗地里和王宗往来，被发现，审查属实，王宗因此自杀。王莽说：“王宗身为皇孙，爵位至上公，明明知道吕宽等人是叛逆党徒，竟然同他们往来，刻三枚铜印，印文非常有害，贪心不足，想入非非。《春秋》大义：‘对君王和父母连邪恶的念头都不可以有，有邪念就要诛杀。’王宗迷乱无道，自取灭亡，呜呼哀哉！王宗本名王会宗，由于制度规定取消了双名，如今恢复他的双名会宗，贬低他的爵位，改变他的封号，赐谥号为功崇缪伯，用伯爵的礼仪安葬在原封地谷城郡。”王宗的姐姐王妨是卫将军王兴的夫人，在祈祷中诅咒她的婆母，杀死了奴婢以灭口。案发以后，王莽派中常侍重浑责问王妨，同时也责问王兴。二人双双自杀。案子牵连到司命孔仁的妻子，孔妻也自杀身死。孔仁求见王莽，脱帽谢罪。王莽派尚书弹劾孔仁：“让你乘坐乾车，驾着𩇑马，左边是苍龙，

右边是白虎，前边是朱雀，后边是龟蛇，右手持威节，左肩扛威斗，号称赤星，并不是让你骄傲，而是用来尊崇新朝的威严。你擅自脱下天文冠帽，是对皇帝大不尊敬！”下诏书说无须弹劾孔仁，更换新的帽子。王莽就是如此喜好怪异。

任命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王涉是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根在汉成帝时担任大司马，曾经举荐王莽代替自己担任大司马，王莽对他感恩不尽，以为曲阳不是好名称，就追赐王根谥号为直道让公，王涉继承父亲的爵位。

这一年，赤眉军力子都、樊崇等由于饥荒而聚集起来，在琅邪郡起兵，辗转抄掠，部众都到了一万多人，王莽派使者调发郡国地方兵进攻，无法取胜。

天凤六年春天，王莽看到盗贼增多，就命令太史推算三万六千年的历法，每六年改一次年号，晓谕天下。下文书说：“《紫阁图》说：‘太一、黄帝都已成仙升天，在昆仑山脉度山顶上演奏仙乐。后代获得了祥瑞的圣王，应该在秦地终南山上演奏仙乐。’我不聪明，没有明确地奉行，如今才明白。再把宁始将军称为更始将军，以便顺应符命。《易》不是说过‘日日更新是盛大的德，不断生长就是变化’，我希望享用它！”打算用这种办法欺骗百姓，瓦解盗贼。大家全部嘲笑他。

初次向明堂、太庙进献《新乐》，群臣开始戴鹿皮帽子。有人听到乐曲的声音说：“凄清而哀婉，这不是振兴国家的声音。”

这时，关东地区连年大旱，力子都等党徒越来越多。更始将军廉丹进攻益州郡，没有攻下，征调回京。又派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进攻蛮夷若豆等部，太傅牺叔士孙喜清除江湖上的强盗。而匈奴对边境骚扰得十分厉害。王莽就大量招募天下男丁和死囚、奴隶，称为“猪突豨勇”，作为精锐部队。向天下所有的官民征税，按照家产计算，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折为绢帛，全部输送到长安。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佩黄色印绶的官员都要负责保养军马，按照官员的俸禄确定保养马匹的数量。又广泛招募有奇技可以进攻匈奴的人，将破格提拔升官。来献计献策的人成千上万，有的说可以不用舟船渡河，战马连接可渡过百万雄师；有的说作战不必携带军粮，服食药物可使三军不饿；有的说可以飞，一天飞一千里，能够侦探匈奴敌情。王莽

全部当场试验。那人用大鸟的羽毛做成两个翅膀，头和身上都沾满羽毛，翅膀用环带牵引，飞行几百步就坠落在地上。王莽知道他们不中用，可是想假借其名声威吓，因此都任命为理军，赏赐他们车马，整装待发。

起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娶王昭君的女儿为妻，一度要归附中国。王莽派昭君的侄子和亲侯王歆诱惑须卜当到边塞下，胁迫他来到长安，强迫立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刚刚打算引诱须卜当时，大司马严尤劝说道：“须卜当在匈奴右部地区，军队不侵扰边境，单于的一举一动他都报告给了中国，这是对中国的一大帮助。现在接须卜当来安置在长安搞街，不过是一名胡人罢了，还不如让他呆在匈奴更加有利。”王莽不听。得到须卜当后，想派严尤和廉丹进攻匈奴，都赐姓征氏，号二征将军，要他们诛杀单于与，而立须卜当代替。车骑打算从长安城西郊横厰出发，还没起程。严尤素来有智谋，反对王莽征伐西方，多次劝谏，王莽不听。他撰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古代名将乐毅、白起不受重用和边防事宜，上奏王莽，暗藏劝谏。等到朝廷议论时，严尤坚持说攻打匈奴可暂时往后推，先考虑怎样对付山东盗贼。王莽大怒，下文书对严尤说：“任职四年，不能阻止蛮夷侵犯中国，不能歼灭盗贼奸邪，不畏惧上天的威严，不服从皇帝的命令，相貌凶狠，固执己见，心怀叛逆，阻挠军计。我不忍心将你交给法庭，把大司马武建伯印绶上缴，回到原籍去。”任命降符伯董忠担任大司马。

翼平郡连率田况上奏说，郡县计算百姓财产不正确，王莽重申三十税一。王莽认为田况忧国忧民，言语忠诚，晋升为伯爵，赏二百万钱。民众都咒骂田况。青徐二州百姓背井离乡逃亡，老小死在路上，壮年全部加入盗贼队伍。

夙夜郡连率韩博上书说：“有一位奇士，身長一丈，体格有十围粗，到我府中来，说想参与攻击匈奴。他自称巨毋霸，出生在蓬莱东南、五城西北的昭如海边，辎车装不下他，三匹马拉不动他。当天就用大车套上四匹马；车前树立猛虎旗帜，载巨毋霸到京城。巨毋霸睡的时候枕着大鼓，吃饭用铁筷子，这真是皇天让他来辅佐新朝。希望陛下制造大型盔甲、高大战车，制作古代猛士孟贲、夏育穿的衣服，派一员大将和百名武士在道旁迎接他。京城的门户假如容不下，可以开得更高大些，以便向外族蛮夷显示，镇抚天下。”

韩博打算用这来暗示王莽不要称霸。王莽听说以后十分厌恶，让巨毋霸留在已到达的新丰，将他的姓改为巨毋氏，说是由于文母太后降生这个人，是让王莽称霸的符命。征召韩博来到京城，关进监狱，由于他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判处死刑。

第二年改年号为地皇，这是按照三万六千年历法的规定。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日，天下大赦。下诏书说：“正当大军出动的时刻，敢有奔跑、喧哗触犯法律的人，一律即时斩首，不用等到秋后处决，这个法令到今年年底为止。”因此春、夏也在街市处决犯人，百姓十分惊恐，走在路上互相用目光示意。

二月壬申日，太阳在中午时刻变暗。王莽厌恶这件事情，下诏书说：“前些日子，太阳在中午变暗，阴气逼迫阳气，黑气成灾，百姓没有不感到奇怪的。兆域大将军王匡派官吏追查，是上奏谋反事的人想蒙蔽君王，因此上天发出谴责，让他受到惩治，以杜绝大的灾异。”

王莽看到四方盗贼很多，打算镇伏他们，又下诏书说：“我的皇室祖先黄帝平定天下，统帅军队任上将军，建立华丽的车盖，树立北斗形制礼器，朝廷内设大将，朝廷外设五名大司马，二十五名大将军，一百二十五名偏将军，一千二百五十名裨将军，一万二千五百名校尉，三万七千五百名司马，十一万二千五百名侯，一百二十二万五千名当百，四十五万名士吏，一千三百五十万名士，应合《易》所说：‘弓箭锋利，以威慑天下’。我接受符命，考察古人，将要逐项设置完备。”因此设置前、后、左、右、中五位大司马，赐各州牧以大将军称号，任命各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乘坐驿车的使者驰骋各郡，封国，每天将近有十批。仓库里没有可以供应的存粮，驿车马匹不够使用，就征用路上的车马，全部供应都取自民间。

七月，大风毁坏了王路堂。王莽又下诏书说：“七月壬午日申时，大风雷雨摧毁了房屋。折断树木，我异常惊惧，异常颤抖，异常恐慌，我沉思了十多天，迷惑才得以解开。以前符命说，立王安为新仙王，王临的封国在洛阳，封为统义阳王。当时我正摄政为代皇帝，谦让不敢承当，而封他们为公爵。以

后金匱文书到，议论的人都说：“王临的封国在洛阳，称号为统，是说他占据国土中心新朝王室皇统，应该做皇太子。以后，王临长期生病，虽然痊愈，仍未完全恢复，朝见时要坐在褥垫上，由人抬着去。在王路堂朝见时，要在厢房和后阁更衣室中设帐休息。又由于皇后生病，王临暂时离开住宅到此地安歇，他的妃妾住在东永巷。壬午那天，狂风摧毁了王路堂西厢房和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十人合抱的大榆树向东倒下，撞在东阁上。东阁就是东永巷的西墙。结果墙破瓦碎，房屋被损坏，树木被拔起，我非常震惊。又有侯官报告月亮侵犯心宿前星，会有应验，我非常担心。想到《紫阁图》上的文辞，太一、黄帝都获得祥瑞而成仙，后代圣王应当上终南山。所谓新仙王，就是太一新仙的后代。统义阳王就是用五伦凭借礼义而登上皇位成为上仙的后代。王临有兄长而称太子，名不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甚至刑法不当，民众手足无措。’我即位以来，阴阳失调，风雨不合时，多次遭遇大旱、蝗虫、螟虫灾害，谷物收成少，百姓饥饿，蛮夷侵犯中原，盗贼为非作歹，百姓惶恐不安，手足无措。深思这件事，错误就在于名不正。立王安为新仙王，王临为统义阳王，希望能以此保全二子，子孙兴旺，对外攘除四方夷族，对内安定中原国家。”

这一月，杜陵便殿中箱子内废置不用的皇帝用的虎纹衣主动跑出来，挂在外堂上，过了很久，才缩落在地上。看见这件事的官兵报告上来，王莽十分厌恶，下诏书说：“黄色贵重，红色是仆役穿的颜色，命令郎、从官全部穿深红色衣服。”

许多会望云气懂术数的人说，出现了能够大兴土木的征兆。王莽又看到四方盗贼很多，想要让人看到他情绪稳定，是一个能建立万世基业的人，因此就下诏书说：“我承受天命后遭遇九大灾，百六大难，国库空虚，百姓穷困，宗庙没有修建，暂时在明堂太庙进行禘祭，日思夜想，不敢偷安。深感吉祥昌盛没有比今年更好的了，我因此选择了波水的北边，即池的南边，卜兆显示这是风水宝地。我又选择了金水的南边，明堂的西边，卜兆也显示它是风水宝地。我将亲自兴建。”因此在长安城南营造九庙，总共占地一百顷。九月甲申日，王莽站在车上巡视，并下车亲自举起杵捣了三下。司徒王寻、大司

空王邑持符节，连同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共同指挥营建。崔发、张邯对王莽说：“道德高尚的人礼仪繁杂，应该让工程规模宏大，展示海内，而且让万世以后也无以复加。”王莽因此广泛征集天下工匠绘制蓝图，用勾股定理测算。义捐钱谷帮助建造的官民，往来道路络绎不绝。拆毁了长安城西上林苑中的建章宫、承光宫、包阳宫、大台宫、储元宫和平乐馆、当路馆、阳禄馆等十多处宫馆，取用它们的木材砖瓦，用以兴建九座宗庙。这一月，大雨连续下了六十多天。命令百姓缴纳粟米，缴六百斛可以为郎，原来是郎的增高官秩，赏赐爵位到附城。九座宗庙是：一黄帝太初祖庙，二帝虞始祖昭庙，三陈胡王统祖穆庙，四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济北愍王王祖穆庙，以上总共五座宗庙，永不废毁；六济南伯王尊称昭庙，七元城孺王尊称穆庙，八阳平顷王戚称昭庙，九新都显王戚弥穆庙。宫殿全部是楼房。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长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余的宗庙则减半。斗拱镶铜，用雕花金银装饰，工匠技巧极端精致。因地基高，周围全部用土加高，费用高达数百万，参加建筑的役卒、刑徒死了上万人。

钜鹿郡男子马适求等密谋策划发动燕赵地区军队诛杀王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后上告。王莽派三公大夫逮捕处置那些党徒，郡、国的豪杰受牵连的达到几千人，全部被处死。封王丹为辅国侯。

从王莽倒行逆施以来，百姓怨恨，王莽却依旧自认为安定。又下诏书说：“自从制定完备的法令以来，常安作为六乡大都的中心城市，报警的鼓怕难得一响，盗贼减少了，百姓安居乐业，岁岁丰收，这是立法的成效。如今匈奴没灭，蛮夷没有灭绝，江海湖泊沸腾喧嚣，像一团乱麻，盗贼没有完全被歼灭，又兴建宗庙社稷的大工程，民心动摇。现在重申行此完备的法令，到地皇二年年底为止，以保全百姓，挽救愚昧的奸民。”

这一年，废除大钱、小钱，改用货布。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价值相当二十五枚货钱。货钱直径一寸，重五铢，每枚价值为一钱。两种货币一起流通。胆敢私自铸钱和只使用布货的人，连知情不报的同伍人一起，都没收充当官府奴婢。

太傅平晏去世，任命予虞唐尊为太傅。唐尊说：“国家虚弱，人民贫穷，

失误在于奢侈过度。”因此穿小袖短衣，乘母马拉的柴车，铺干草，用瓦器。又采用瓦器盛食物送给公卿。外出时看到不分道行走的男女，唐尊就下车，用红土汁浸渍的布污染他们的衣服，表示象征性的用刑（刑徒都穿红衣）。王莽听说后非常高兴，下诏命令公卿大夫学习唐尊。封唐尊为平化侯。

当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在云社县绿林山起义，号称下江兵，部众有一万多人。武功县中水乡民三座民宅塌陷变成池沼。

地皇二年正月，让州牧位列三公，刺察检举办事不力的官员，又设置州牧监副，官秩相当于元士，戴法冠，如同汉朝刺史一样执行公务。

这月，王莽妻子去世，谥号为孝睦皇后，安葬在渭陵长寿园西边，让她永远侍奉文母太后，给她的陵墓起名为亿年。起初，王莽的妻子由于王莽多次杀死她儿子，哭瞎了眼睛，王莽命太子王临住在宫中奉养她。王莽妻子身边有个侍儿叫原碧，被王莽奸淫了。以后王临也和她私通，担心事情泄露，阴谋共同杀死王莽。王临的妻子刘愔，是国师公的女儿，能够观察天象，告诉王临说，宫中将会有白衣会。王临非常高兴，认为阴谋将会成功。以后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离开了皇宫，住在外宅，心中更加恐慌。正碰上王莽妻子病重，王临写信给她：“皇上对子孙非常严厉，以前长孙、仲孙全部是三十岁都死了，如今我又正好三十岁，只怕皇后一旦有意外，我就不知死在哪里。”王莽照顾妻子的病，看到了这封信，大怒，怀疑王临有恶意，不允许他参加皇后的葬礼。安葬之后，逮捕原碧等人审问，全部招供了通奸、谋杀的情节。王莽想隐瞒这件事，派人杀死办案的使者和司命从事，埋葬狱中，连他们家里的人都不知下落。赐给王临毒药，王临不肯喝，自刎身亡。派侍中骠骑将军同悦侯王林赏赐魂衣、玺印，策书说：“符命说立王临为统义阳王，这是说新朝皇帝即位三万六千年以后，王临的后人才会如同飞龙一样腾空而起。前段日子我错误地听信别人的议论，立王临为太子，最终发生狂风变故，因此顺应符命立王临为统义阳王。但王临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不顺从符命，因此受不到上天的保佑，夭折丧命，呜呼哀哉！按照他的行为赏赐谥号，谥为缪主。”又下诏给国师公说，“王临本来不懂星象，事情是由刘愔发起的。”刘愔也自杀了。

这月，新仙王王安病死。起初王莽为侯回到封地的时候，奸淫了侍者增秩、怀能、开明。怀能生下儿子王兴，增秩生下儿子王匡，女儿王晔，开明生下女儿王捷，全部留在新都国，由于他们究竟是不是王莽的骨肉，还不分明。等到王安病重，王莽耽心没有儿子，就让王安写奏章，呈上来说：“王兴等人虽然母亲身份低贱，但仍属皇子，不能丢弃。”王莽将奏章交大臣传阅，都说：“王安友爱兄弟，应乘春夏两季给王兴等人封爵。”于是派使者用王车迎接王兴等人来京城，封王兴为功建公、王晔为睦修、王捷为睦逮任。王莽的孙子公明公王寿病死，一月之内连丧四人。王莽毁坏了汉武帝、昭帝的庙，将子孙分别葬在里面。

魏成郡大尹李焉和卜者王况密谋策划。王况对李焉说：“新朝皇帝即位以来，土地奴婢禁止买卖，多次变更货币，频繁征调财物，军队骚乱，四方蛮夷共同入侵，百姓怨恨，盗贼蜂起，汉王朝应该复兴。您姓李，李读音为征，征是火，应该成为汉朝的辅佐。”因此替李焉作谶书，说：“汉文帝发怒，在黄泉督促发兵，北方通知匈奴，南方通知越人。江中刘信，同王莽为敌，誓报怨仇，恢复与继承祖宗事业，四年当发兵。江湖上有大盗，自称樊王，姓刘，队伍上万。不接受赦免令，企图动摇长安、洛阳，十一年当攻击。太白星发出光芒，木星进入东井，它们的号令应该推行。”又预言王莽大臣的吉凶祸福，各有日期。合计有十余万言。李焉命郡吏写成书册，郡吏逃跑并且告发了这件事。王莽派使者就地逮捕李焉，交法庭审问，都被处死。

三辅地区盗贼蜂起，因此设置捕盗都尉官，命执法谒者在长安城中追杀盗贼，建立鸣鼓攻贼的旗帜，使者紧随其后。派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兵进攻青、徐二州，国师和仲曹放协助郭兴进攻句町。将天下的谷物，钱财转运到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郡输送数都以百万计，打算用来攻打匈奴。

秋天，严霜杀死豆苗，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了饥荒，又出现了蝗灾。

百姓犯私自铸造钱币罪同伍的五家连坐，都没收做官府奴婢。男子装入囚车，女人、孩子步行相随，用铁链锁着脖子，一站接一站押到铸钱的官府，数目达到十万人。到达后，乱点鸳鸯，夫妻改变，忧愁困苦而死去的人有十

分之六七。孙喜、景尚、曹牧等攻打盗贼不能取胜，军队放纵作恶，百姓更加困苦。

王莽因王况谶书上说荆楚地区当起事，李姓人辅佐，就想镇伏，因此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李圣，派他带兵进攻。

上谷郡储夏自己要求去劝说瓜田仪投降，王莽拜他为中郎，让他去劝瓜田仪出降。瓜田仪呈上降书，人未出降就去世了。王莽取来他的尸体安葬，为他建造坟墓、祠庙，赐谥号为瓜宁殇男，希望以此招降他的部众，然而没有人愿意投降。

闰月丙辰日，大赦天下。诏书下达前的国丧大服及民间丧事私服，同时解除。郎官阳成修猷符命，说应该再立皇后，又说：“黄帝由于有一百二十位嫔妃，才得以成仙。”王莽因此派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别前往全国各地，广泛选取乡里有美貌名声的淑女，报上名字。

王莽梦见长乐宫五个铜人站立起来，十分厌恶，揣摸铜人身上铭文有“皇帝初兼天下”，就派尚方工匠凿去梦见的铜人胸前的铭文。又觉得汉高皇帝庙的神灵威胁，派虎贲武士进入高庙，拔剑四面砍杀，用斧头砍坏门窗，用赭（红色）鞭蘸桃木汤遍洒房屋和墙壁，命轻车校尉住在庙中，又命中军北垒住在高帝寝庙中。

有人说黄帝时建造华丽车盖因此升仙，王莽就建造九层华盖。高八丈一尺，用黄金装饰车盖弓头，用羽毛装饰车盖，用装有机械的四轮车套上六匹马拉，三百名裹着黄头巾的力士护卫，车上的人击鼓，拉车的人都高呼“登仙”。王莽出行，就让这华盖在前。百官暗地里说：“这像是丧车，不是神仙用的东西。”

这一年，南郡秦丰部众将近有一万人。平原郡女子迟昭平能解说《博经》，用八支箭投掷取胜，也在黄河险阻地带聚集几千人。王莽召集群臣征询擒贼计谋，都说：“这是些上天的囚徒，行尸走肉，命在旦夕。”原左将军公孙禄应征参与计议，他说：“太史令宗宣主管天文，推测气运变化，他把凶兆当作吉兆，淆乱天文，贻误朝廷。太傅平化侯用虚伪的言辞粉饰自己，窃取名誉和地位，真是‘贼害人家的子弟’。用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坏师承，

使学者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制定井田制度，使百姓丧失了土地。牺和鲁匡设立了六筦制度，使工商业者破产。说符侯崔发，阿谀逢迎，阻塞下情上达。应该诛杀这几个人，以此安慰天下。”又说：“匈奴不可以攻打，应该和亲，我担心新朝的忧患不在于匈奴，而在于国家内部。”王莽大怒，命虎贲武士搀扶着公孙禄走出殿。可是还是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由于百姓都怨恨他，把鲁匡降为五原郡卒正。实际上，六筦并不是鲁匡一人独创，王莽不过是为了使民众满意才将他贬黜出京。

起初，四方民众都由于饥寒穷困起而为盗贼，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依然经常盼着年成好转能回归故里。人数虽然上了万，头目只是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夺取城市，辗转掠取食物，天天也就是够吃就算了。一些长吏、州牧、郡守都是在混战中受伤身亡，盗贼并不敢想杀他们，然而王莽却不了解这个情况。这一年，大司马到豫州办案，被盗贼抓获，盗贼把他送交县府。大司马回京城后，上书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王莽大怒，以为他是欺骗，交付审讯。因此下书责备七公说：“吏就是要治理。宣扬德行恩惠，教养百姓，是仁道。抑制豪强，督察好邪，捕杀盗贼，是义节。如今却不然，盗贼起事不马上捕获，甚至成群结党，拦劫乘坐驿车的官员。官员脱身以后，又胡说：‘我责问盗贼：为什么这样做？盗贼说是由于贫穷，盗贼护送着放出了我。’现在俗人议论大都如此。由于贫困饥寒违法犯罪，大的成群抢劫，小的穿墙偷窃，不外乎这两种情况。如今却阴谋结党数以千百计，明显是谋反作乱的大逆不道，怎能说是由于饥寒？七公要严厉命令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小心教养善良的百姓，立即逮捕歼灭盗贼。有不同心协力、嫉恶如仇铲除盗贼，而胡说什么饥寒造成的，一律逮捕关进监狱，问罪。”因此群臣更加恐慌，无人敢再说盗贼实情，也不敢擅自出兵，盗贼于是更无法控制。只有翼平郡连率田况一向果敢，征召十八岁以上壮丁四万余人，颁发武库中的兵器，和他们刻石盟誓。赤眉军听说后，不敢进翼平郡界。田况上奏章弹劾自己，王莽责怪田况：“没有赐给虎符而擅自发兵，这是弄兵犯法，其罪与乏军相同。由于田况声称必定能擒灭盗贼，因此暂时不治罪。”以后田况主动请求越过郡界攻打盗贼，所向披靡。王莽颁布加盖玺印的文书，命田况兼理青、徐

二州州牧。田况上书说：“盗贼刚刚起事的时候，势力很弱，可是也不是基层官吏或者同伍人能够捕获的。失误就在于郡县长吏不放在心上，县欺骗郡，郡欺骗朝廷，其实有一百人说有一人，其实是一千人说是百人。朝廷轻视他们，不及时督促平息，导致蔓延到几个州郡，这才派遣将帅，多发使者，辗转监督。郡县尽力服侍上级官员，应答盘问，供给酒食，奉送资财，以拯救自己免于被斩，没有时间考虑扑灭盗贼的事。将帅又不能身先士卒，一交战就被盗贼打败，士气低落，白白地耗费百姓财力。前些时候，幸而朝廷下达赦免令，盗贼想要解散，有人反而拦击，致使盗贼恐惧逃入山谷，辗转相告。于是郡县投降的盗贼都越发惊慌，怕被欺骗消灭，乘饥荒人心浮动之机，十天之内又聚集起十余万人，这就是盗贼众多的缘故。如今洛阳以东米价每石二千钱。我看到诏书，打算派遣太师和更始将军前来，二人是亲近皇帝的国家重臣，随从人马多，沿途民力财力就会用得枯竭，随从人马少又无法向远方显示威力。应该迅速选择州牧、大尹以下官员，明确对他们的赏罚，合并、收拢离城较远的乡村。没有城垣的小封国，要把老弱妇孺迁徙安置到大城市中，储存粮食；这样一来，招抚他们，他们一定投降；攻打他们，他们一定被灭。现在一味地多派将帅，郡县不胜骚扰之苦，比盗贼还要厉害。应该全部召回乘驿车到各地去的使者，以便让郡县得到休息，委派我负责对付青徐二州盗贼，必定能平定他们。”王莽对田况又害怕、又厌恶，私下里想让人取代他，派使者赐给田况加盖玺印的书。使者到达，会见田况，乘机命人接管他的军队。田况随使者西行，到京城，被任命为师尉大夫。田况离开以后，齐地政府军就接连打败仗。

地皇三年正月，九座宗庙落成，安放上神主牌位。王莽前去参拜谒见，车驾套六匹马，马身上披着五彩羽毛织成的龙纹衣，龙头上有角，衣长三尺，华盖车和十辆大战车走在前面，赏赐建庙的司徒、大司空各一千万钱，侍中，中常侍以下都各有封赏。封都匠仇延为邯谿里附城。

二月，霸桥发生了火灾，数千人用水救火，火不灭。王莽非常厌恶，下诏书说：“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皇、王，是靠德行使天下运转；霸，是承继空缺而得到天命的，所以治国之道驳杂。常安城中皇

帝行走的道路大多据临近地方取名。二月癸巳日深夜，甲午清晨，火烧霸桥，从东烧到西，到甲午日黄昏，桥烧光了火才熄灭。大司空巡视察问，有的说是贫民住在桥下，很可能是烧火引起火灾。第二天就是乙未日，是立春的日子。因为我是神明圣祖黄帝、虞帝的后裔接受天命，到地皇四年是十五年。正好在地皇三年冬季尽头灭绝了象征驳杂霸道的霸桥，打算以此完成新朝统一长存的王道。又以此警告，要断绝东方的道路。现在东方灾荒，百姓饥饿，道路不通，东岳太师马上制定条款，打开东方各粮仓，赈济穷苦百姓，施行仁道。霸馆改名为长存馆，霸桥改名为长存桥。”

这月，赤眉军打死太师牺促景尚。函谷关以东发生人吃人的事件。

四月，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向东进军，在京城门外大道上钱行。天降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才停止。老年人叹息说：“这就是哭军队！”王莽说：“阳九之灾，同有害的气会合，到去年为止。旱灾、霜灾、蝗灾连续不断，饥荒频频来临，百姓穷困，流落道旁，春天尤其厉害，我非常悲伤。如今派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打开东方各地粮仓，赈济穷人。太师公不经过的地方，分别派大夫、谒者一齐打开各粮仓，以便保全百姓生命。太师公和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廉丹前去兖州，安抚官民。至于青徐二州原不法盗贼还没有解散以及解散后又重新纠集起来的，同时消灭干净，务期安定万民。”太师、更始一起率领十余万精锐部队，所到之处，放纵士兵胡作非为。东方人对此说道：“宁肯碰上赤眉，不要遇上太师！太师还算可以，更始将军杀我！”最终应验了田况的预言。

王莽又大量派遣大夫、谒者分别到各地教百姓用草木煮草酪吃。草酪不能吃，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王莽下诏书说：“民众贫穷，虽然广开诸仓赈济，依旧恐怕不够吃。暂且解除天下山川禁令，凡能顺应季节采取山川物产的，听凭民众采取，不用交税。至地皇三十年再恢复禁令，那是王光上戊六年。假如让豪强官吏奸猾百姓垄断利益，百姓得不到好处，那就不符合我的本意了。《易》不是说过，‘减少上层利益，增加下层利益，百姓欢乐无边。’《书》说：‘说了话人家不听从，那就不能治理国家。’唉，各位公卿，能不担忧吗？”

此时下江兵强大，新市朱鲔，平林陈牧等都重新纠集部众，攻打乡村集镇。王莽派司命大将军孔仁管理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进攻荆州，分别带百多名官兵，从渭水乘船进入黄河，到华阴县上岸改乘驿车，到达辖区后招募士兵。严尤对陈茂说：“派遣将领却不给发兵的虎符，遇到事情要先请示然后才可以行动，这好比拴住名犬反而要求它捕获猎物。”

夏天，蝗虫从东方飞来，遮满天空，到达长安，进入未央宫，绕着殿堂楼阁飞。王莽发动官民悬赏捕捉击杀蝗虫。

王莽由于天下谷价高，想镇压这件事，建造一座大粮仓，设置卫士交叉着把守，名字叫“政始掖门”。

数十万流民进入函谷关，因此设立赡养官府施舍饭食。使者监督管理，而竟和小官吏一道盗窃粮食，流民饿死的占十分之七八。以前王莽派中黄门王业主管长安市场的交易，王业低价购进百姓的货物，百姓十分怨苦。王业由于节省国家费用有功，被封为附城。王莽听说城中闹饥荒，就询问王业。王业说：“饥饿的都是流民。”因此买来市场上的精米饭、肉羹，拿进宫中给王莽看，说：“城内居民吃的全部是这个。”王莽就相信了。

冬天，无盐县索卢恢等人起兵，夺取县城。廉丹、王匡进攻，攻克县城，斩杀了一万多人。王莽派中郎将捧着加盖玺印的文书慰劳廉丹、王匡，升二人爵位为公，封有功的官吏一百多人。

赤眉军别校董宪在梁郡聚集了几万部众，王匡想要进攻，廉丹以为刚刚攻陷城池，军队疲劳，应该休养，以便养精蓄锐。王匡不听，单独领兵进攻，廉丹只好随后跟进。在成昌会战，战败，王匡逃跑。廉丹派官吏携带自己的印信符节交给王匡说：“小儿可以逃跑，我不能。”因此留下来，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多人在别处厮杀，听到这件事，都说：“廉公已死，我们还为谁活？”飞马冲向敌人，全部战死。王莽哀伤廉丹，下诏书说：“只有您拥有众多精锐士兵，各郡良马、仓库的粮食、内府的钱财都可以调用，但是却疏忽了诏书策命，离开了自己的权威符节，骑马呼叫冲击，被乱刀杀害，呜呼哀哉！赐谥号为果公。”

国将哀章对王莽说：“在皇祖黄帝时代，中黄直做将，打败并杀死蚩尤。

如今我占据中黄直的位置，愿意率军平定山东。”王莽派哀章飞驰东方，同太师王匡合力进剿。又派大将军阳浚驻守敖仓，司徒王寻率十多万部队驻屯洛阳，镇守南宫，大司马董忠在中军北垒休养士兵，练习骑射，大司空王邑兼任三公职务。司徒王寻开始从长安出发，夜宿霸昌厰，丢掉了他的黄色斧钺。寻士房扬一向狂放直爽，因此哭着说：“这就是《易》经上所谓‘丧其齐斧’呵！”因此自我弹劾，离职而去。王莽杀死了房扬。

四方的盗贼往往几万人攻打城乡，杀死二千石以下官员。太师王匡等屡次作战不利。王莽知道天下已经崩溃，众叛亲离，形势紧迫，走投无路，因此商议派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别到全国各地巡视，废除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山林、河、海税收连同六筦等禁令，凡即位以来颁布的不利于民的诏令全部收回。司国宪等正等待接见还没有出发，世祖（刘秀）和兄长齐武王刘伯升、宛人李通等率领舂陵县数千子弟兵，招徕了新市平林的朱鲔、陈牧等，联合攻占棘阳。这时，严尤、陈茂打败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数千人向别处逃跑，进入南阳县界。

十一月，张宿出现彗星，向东南方向流动，五天后才消失。王莽多次召见太史令宗宣询问，各位术数家都胡乱应答，说天文星象平安吉祥，群贼立即就被消灭。王莽稍微安心。

地皇四年正月，汉军得到了下江王常等人协助，进攻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将他们都杀掉，歼灭其部众数万。起初，京城听说青、徐地区盗贼有数十万，始终没有文书、号令、旗帜、标志，都感到奇怪。好事的人暗地里说：“这难道是古代三皇没有文书号令吗？”王莽心里也奇怪，询问群臣，群臣无人能回答。只有严尤说：“这不足为奇。自从黄帝、汤、武以来，行军用兵，一定有部队编制、旗帜、号令，如今这些人没有，只不过是一些饥饿寒冷的盗贼像羊、狗一样聚在一起，不知道要文书号令罢了。”王莽大喜，群臣也全都佩服。等到汉军刘伯升起事，都称将军，进攻城池，占领地盘，杀死甄阜后，发布文书，宣传政见，王莽听说后感到十分恐惧。

汉军乘胜包围了宛城。起初，世祖同族兄长刘圣公（刘玄）先加入平林兵。三月辛巳朔日，平林、新市、下江兵将领王常、朱鲔等一起拥立刘圣公

做皇帝，改年号为更始元年，设置官府并任命百官。王莽听到越发恐慌，他想向外界显示自己心情稳定，就染了胡须、头发，把从全国征召来的淑女杜陵史氏升为皇后，聘礼是三万黄金，此外有数以万万计的车马、奴婢、绸缎、珠宝。王莽亲自在前殿两边台阶间迎接，在上西堂举行新婚夫妇同食的仪式。配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人、给以三公待遇；嫔人九名，给以卿的待遇；以上合计一百二十人，都佩带印绶，手执弓袋。封皇后父亲史湛为和平侯，任命为宁始将军，史湛的两个儿子全部任侍中。当天，大风毁坏房屋，折断树木。群臣祝贺说：“庚子日雨水洒道路，辛丑已清静无尘，黄昏谷风迅猛，从东北方向来，辛丑是《巽》卦主宰的日子，《巽》象征风，象征顺，表明皇后深明大义，具备做母亲的道德，受过温和慈惠的教化。《易》说：“赐给这洪福，给君王的母亲。”《礼》说：“承受天的吉庆，万福无疆。”那些想依靠被废除的汉朝，以火德称王的刘氏势力，全部被歼灭干净。五谷丰登，作物繁茂，百姓欢欣，万民托福，天下万幸。”王莽天天和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后宫研究、实验房中术，纵情淫乐。虽然大赦天下，可是还说：“原汉宗室春陵侯的堂侄刘伯升和他的同族、亲戚、党羽、妖言惑众，背叛天命，甚至亲手杀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还有北狄胡人叛逆與连同南爨蛮夷若豆、孟迁，全部不适用大赦文书。有能捕获这些人的人，都封为上公，食一万户的租税，赐给五千万钱。”

又下诏书说：“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闾、扬州李圣迅速率所部州郡兵共三十万进攻，进逼青、徐二州强盗。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迅速率所部州郡兵共十万进攻，逼近前队敌虏。明确宣告：投降的人给予活路，依旧执迷不悟不肯解散的，都合力围剿，彻底消灭。大司空隆新公是皇室亲戚，从前曾任虎牙将军，向东进攻则反贼溃败，向西进攻则逆贼灭亡，这是新朝有威望的重臣。假如奸贼不散，将派大司空率百万大军前往讨伐，务期歼灭！”派七公干士隗嚣等七十二人分别下达赦令，遍告各地。隗嚣等人出京城后，乘机逃跑了。

四月，世祖和王常等人分兵攻打颍川郡，夺取昆阳、鄢、定陵。王莽听说后越发恐慌，派大司空王邑乘驿车急奔洛阳，和司徒王寻征发百万郡兵。号

称“虎牙五威兵”，平定了晴山以东地区。他们可以自己封爵，政事全由王邑决定，任用征选来的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军事人才，各自携带图书，领受武器，配备军吏。将府库中的所有物资都拿出来交给王邑，携带大量珍宝、猛兽，想炫耀富饶，震慑晴山以东。王邑到达洛阳，州郡各自选拔精兵，由州牧郡守统领，约定日期会合，人数共计四十二万，其他的还在赶来，路上连绵不绝。战车、兵士、马匹、器械的强盛，自古以来出兵作战都不曾有过。

六月，王邑和大司徒王寻从洛阳出发，准备到宛县，取道颍川，路过昆阳。当时昆阳已经投降汉军，由汉军把守。严尤、陈茂和王邑、王寻二公会合。二公指挥军队包围了昆阳。严尤说：“自称皇帝的人在宛城，应该急速进军。攻克宛城，众城自会平定。”王邑说：“百万大军，所过之处都应平定。如今攻克这座城，杀光盗贼，踏血前进，前队唱歌，后队跳舞，难道不痛快！”因此包围昆阳城数十重。城中守军请求投降，王邑不许。严尤说：“‘撤退的军队不要拦截，包围城池要留出缺口。’可按兵法说的那样去做，让守军逃出，以震慑宛城。”王邑又不同意。恰好碰上世祖征集酈、定陵全部兵士几千人来救昆阳，王寻、王邑瞧不起他们，亲自率万余人巡视阵地，命令各营约束部众，不允许擅自行动，自己单独迎敌。王邑、王寻与汉军交战，不利，大军不敢擅自救助，汉军乘胜杀死王寻。昆阳城中守军出城一起作战，王邑逃跑，军队大乱。当时大风掀掉屋瓦，大雨倾盆，王邑大军崩溃，士兵号呼求救之声，虎豹闻声也会颤栗。士卒奔逃，各自回归原郡。王邑单独和他所率领的长安勇士几千人回到洛阳。关中地区闻讯震惊恐怖，盗贼纷纷揭竿而起。

又听汉军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王莽因此在王路堂集合公卿以下官员，打开收藏当年他写的为平帝请命策书的匣子，流着眼泪把策书拿给群臣看，命令明学男张邯颂扬他的德行，并解说符命事由，然后说：“《易》说：‘伏戊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莽，是皇帝的名，升就是刘伯升。高陵，是高陵侯的儿子翟义。这段话是说，刘伯升、翟义在新朝皇帝时代建立了地下武装，终究要被消灭，无法成功。”群臣都高呼万岁。又命令东方用囚车一站接一站地押送数人进京，宣称“这是刘伯升等人，全部要处死”，可是百姓都知道是假的。以前，卫将军王涉素来供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喜好星象迷信，对

王涉说：“有彗星扫过皇宫，刘氏应该重新兴起，国师公的姓名就是。”王涉相信了他的话。告诉了大司马董忠，两人屡次到国师宫中的休息室讲说音星事，国师不回答。后来王涉一人前去，流着泪对刘歆说：“确实是想和您共同安定宗族，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刘歆乘机对他讲述天文、时事，说明东方的人一定会成功。王涉说：“新都哀侯从小生病，功显君向来嗜酒，我怀疑皇帝本不是我们王家的子孙。董公掌握中军精兵，我掌管宫中卫士，伊沐侯负责殿中守卫。假如同心合力，共同劫持皇帝，东去投降南阳的天子，就能够保全宗族。否则全都会被杀身灭族。”伊沐侯是刘歆的长子，任侍中五官中郎将，王莽素来喜爱他。刘歆怨恨王莽杀死了他的三个儿子，又害怕大祸临头，就和王涉、董忠合谋，想发动政变。刘歆说：“应等太白星出现，才可动手。”董忠由于司中大费起武侯孙伋也掌握军权，又和孙伋商议。孙伋回家后，脸色变了，吃不下饭。妻子很奇怪，问他，孙伋据实相告。妻子告诉给她弟弟云阳人陈邛，陈邛想告发。

七月，孙伋和陈邛一起告发。王莽派使者分头召见董忠等人。当时董忠正在训练士兵，演习武事，护军王威对董忠说：“密谋很长时间不行动，担心会走漏风声，还不如就杀死使者，带兵进宫。”董忠不听，和刘歆、王涉在殿下相会。王莽命重浑审问他们，全都招认了。中黄门各自拔出刀剑把董忠等押进休息室中。董忠拔剑想自杀，侍中王望传话说大司马谋反，与黄门共同持剑杀死了董忠。宫中竞相传告，正在受训练的士兵跑到郎官衙门，一个个剑拔弩张。更始将军史湛巡行各衙门，对郎官们说：“大司马有疯症，病情发作，已经被诛杀。”命令全部放下武器。王莽想镇压凶灾，让虎贲武士用斩马剑把董忠剁碎了，用竹器盛着，传告说：“反贼出去了”。下诏书赦免了大司马部下官吏受董忠蒙蔽，参与谋反却没被发现的人。逮捕董忠宗族，用浓醋、毒药、一尺长刀子和荆棘一并埋入坑中。刘歆、王涉都自杀了。王莽由于二人是至亲和老部下，讨厌别人说是内讧，因此隐瞒了对他俩的诛杀。伊沐侯刘叠一向谨慎，刘歆始终没告诉他谋反的事，因此只免去他侍中中郎将职务，改任中散大夫。以后，殿中钩盾山上铜铸的仙人手掌旁出现穿青衣的白发老翁，看见的郎官都私下说是国师公。衍功侯王喜一向擅长占卦，王莽让他用

蓍草占了一卦。他说：“有兵火之灾。”王莽说：“小孩子哪里弄来的旁门左道！这乃是我的皇祖叔父王子侨来接我。”

王莽军队在外面打了败仗，大臣在里面叛变，身边没有值得信赖的人，顾不上再考虑远处郡国的事，想叫王邑回来商议。崔发说：“王邑向来小心，如今损失了大军而征召他回京，恐怕他会坚持气节而自杀，应该给予一些安慰。”因而王莽派崔发乘驿车迅速告知王邑：“我年老没有嫡子，想把天下传给你。希望你不要拒绝，见面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王邑到达，任命为大司马。任命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析为国师，同悦侯王林为卫将军。王莽忧愁烦恼吃不下饭，只喝酒，吃鳊鱼。读兵书读倦了，就靠着几案睡，不再躺着了。王莽生性好占卜日子的小方术，待到事情紧急，就一味搞迷信来镇伏。派使者毁掉渭陵、延陵园门的罽罽（门外的网状屏障），说：“不要让人民‘复思’（再思念汉朝）了。”又用墨涂黑陵园的围墙。将军称为“岁宿”，申水称“助将军”，又有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还说：“手执大斧，砍伐枯树；流出大水，浇灭燃烧的火。”象这样的迷信活动，无法全部记下来。秋天，太白星流进太微垣，象月光般照耀大地。

成纪县隗崔兄弟一起劫持大尹李育，让侄儿隗嚣做大将军，进攻并杀死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兼并他们的部众，向各郡县发布了文书，历数王莽的罪恶，比桀、纣还多一万倍。

本月，析县人邓晔、于匡在析县南乡起兵，有一百多人。当时析县县长率领几千兵士驻屯新亭，防守武关。邓晔、于匡对县长说：“刘氏皇帝已经即位，您怎么如此不懂天命！”县长请求投降，邓、于接受了他的全部军队。邓晔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是辅汉右将军，夺取析县、丹水县，攻打武关，都尉未萌投降。攻打右队大夫宋纲，杀死了他，何西夺取湖县。王莽越发忧虑，不知怎么办好。崔发说：“据《周礼》及《春秋左传》，国家有大灾，就用哭来镇伏。因此《易》说：‘先号而后笑。’应该呼号叹息，向天求救。”王莽自知败局已定，就率领群臣到南郊，陈述他接受符命登基的经过，仰面对天说：“皇天既然授命于我，为何不消灭众盗贼？假如是我王莽不对，希望降下霹雷打死我。”然后捶胸大哭，哭得断了气，趴在地上叩头，又写了一篇求告上天

的文书，陈述自己的功劳有千余字。王莽让儒生和百姓早晚集合起来哭，替他们准备粥饭，哭得特别悲伤和能背诵告上天文书的，被任命为郎官。结果有五千多人作了郎，由重浑统领。

王莽任命九名将军，一律用虎作号，号称“九虎”，率领北军数千精兵东进，将他们的妻室儿女留在宫中作人质。宫中的黄金一万斤为一柜，当时还有六十柜，黄门、钩盾、减府、中尚方每个地方各有几个柜。长乐宫御府，中御府以及都内、平准库存的钱财绸绢、珍珠宝物还很多，王莽越来越珍爱它们，赐给九虎士每人仅仅四千钱。大家都怨气冲天，斗志全无。九虎将军到达华阴县回溪，驻守关隘，北起黄河南到崤山。王匡率数千名弓弩手，登上风陵堆挑战。邓晔率两万多人从阌乡向南推进到枣街、作姑，打败一股守军，又向北从九虎将军后面进攻。六虎败逃，其中史熊、王况回到朝廷请罪。王莽派使者责问他们：“死的人在哪里？”二人自杀，其他四虎逃走了。郭钦、陈翬、成重三虎，集结散兵，保卫京师仓。

邓晔打开武关迎接汉军，丞相司直李松率两千多人到湖县，和邓晔等共同进攻京师仓，没有攻下。邓晔任命弘农掾王宪担任校尉，率领几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攻占城池，占据土地。李松派偏将军韩臣等向西到达新丰县，和王莽的波水将军作战，波水将军败逃。韩臣等人追奔逐北，就到了长门宫。王宪向北到达频阳县，所到的地方，纷纷出迎投降。名门大姓栢阳的申殳、下邳的王大都率领部众追随王宪。三辅地区属县郃县人严春、茂陵县人董喜，蓝田县王孟、槐里县人汝臣。周至县人王扶、阳陵县人严本、杜陵县人屠门少等，部众都有几千人，全部假借汉将军的称号。

当时李松、邓晔认为京师小小的粮仓还攻不下，况且长安城，应该等更始皇帝的大兵到达再进攻。因此领兵到华阴，修理整治攻城用具，而长安附近的军队从四面会集城下，听说天水郡隗氏部队刚到，都想争先进入长安城，贪图立大功，并可得到抢掠的好处。

王莽派使者分头赦免城中各监狱的囚徒，发给武器，杀猪饮血；同他们盟誓说：“有不替新朝效力的人，土地神会记住他！”更始将军史湛要率领他们渡过渭桥，囚徒四散逃走。史湛只身返回，众士兵发掘了王莽妻子、儿子、

父亲、祖宗的坟墓，焚烧棺椁连同九庙、明堂、辟雍，大火照耀全城。有人对王莽说：“守城门的士卒全部是东方的人，不可信。”王莽更换越骑校尉管下的越骑士担任守卫，每座城门有六百名骑士，各设一名校尉统领。

十月戊申初一，围城部队从宣平城门冲进城里。宣平城门就是民间所说的都门。张邯巡行城门，碰到攻进来的士兵，被杀死。王邑、王林、王巡，重浑等分头带兵在皇宫北阙截击。汉军贪图捉获王莽的封赏，七百多人奋勇作战。天近黄昏，官府和大宅中的人都逃光了。二日巳酉，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人担心遭到抢劫，呼喊响应攻城部队。他们焚烧了宫室的门，用斧子砍开敬法殿的小门，喊着：“反贼王莽，为什么还不出来投降？”大火蔓延到宫中的承明殿，这里是皇室主居住的地方。王莽为了躲避大火逃到宣室前殿，火总是紧随其后。宫女、妇人哭叫着说：“怎么办呢！”这时王莽穿着纯天青色衣服，佩带着玉玺，手拿着虞帝匕首。天文郎就在王莽座前，转动占卜时日的星盘，随着星盘的转动，王莽旋转着跟随斗柄的方向坐下，说：“上天赐我治国的德行，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王莽当时已不吃饭，神色困乏，有气无力。

三日庚戌，清晨时，群臣搀扶着王莽从前殿南行，走下台阶，向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准备好车子等在门外。王莽上了车，到渐台，打算借池水抵抗敌军。王莽还抱着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等随从官员还有一千多人。王邑昼夜苦战，疲惫已极，士兵死伤将尽。王邑飞马驰入宫中，辗转到达渐台，看见他儿子侍中王睦脱下衣帽企图逃走，王邑喝住了他，让他回来，父子共同守卫王莽。攻城军士进入殿中，喊道：“反贼王莽在哪里？”有美人从房中走出，说：“在渐台。”众兵士追去，包围了几百重。渐台也用弓箭和围兵对射，围兵逐渐退却。台上的箭用光了，不可以再射，双方短兵相接。王邑父子、董恢、王巡战死，王莽逃进内室，申时过后（下午五、六点钟），士兵们蜂拥上渐台，王揖、赵博、苗沂、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都死在台上。商人杜吴杀死了王莽，取下他佩带的印绶。校尉东海郡人公宾就，原任大行治礼，看见杜吴所拿着绶带，知道是王莽的印绶，就追问绶带主人在什么地方。杜吴说：“在内室西北角”。公宾就认识王莽，砍下了他的

首级。军士们分割王莽的身子，肢体、关节、肌肉、筋骨一块一块分割，几十个人争相砍杀。公宾就提着王莽的首级去见王宪。王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军队几十万全部归属他。他住在东宫，将王莽的妃嫔都收为妻妾，乘坐王莽的车，穿王莽的衣服。

六日癸丑，李松、邓晔进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也到达，由于王宪得到王莽的玺印绶带不立即上交，又大量占有宫女，建立天子的仪仗，因此逮捕了王宪，并且将他斩首。将王莽的首级传送到更始皇帝处，悬挂在宛城示众。百姓都用石块掷击，有人割王莽的舌头吃。

王莽的扬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在山东地区打了败仗，李圣战死。孔仁率领部众投降，过后又叹息说：“我听说，吃人家的饭就要替人家的事业效命。”因此拔剑自杀了。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都驻守郡城，不愿投降，被汉军杀死。赏都大尹王钦和郭钦守卫京师仓，听说王莽已经死了，就投降了。更始帝以为他们有义气，都封为侯。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一站接一站地被押送到宛城斩首。严尤、陈茂在昆阳城下战败，逃到沛郡礪县，自称汉朝将军，召集官民。严尤讲述王莽篡位，上天使他灭亡连同汉朝复兴的情况。陈茂趴在地上哭。听说原汉朝钟武侯刘圣在汝南郡聚众起兵称帝，严尤、陈茂就投降了他。刘圣任命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十多天以后，刘圣失败，严尤、陈茂都死了。各郡县纷纷全城投降，天下都归附了汉朝。

起初，申屠建曾经跟随崔发学习《诗》，申屠建到长安，崔发投降了他。以后崔发又说王莽接受符命，申屠建命丞相刘赐杀死崔发示众。史湛、王延、王林、王昊、赵闾也投降了，他们又全部被杀死。起初各地假借皇帝号令进攻长安的军队头领，个个希望封侯。申屠建杀死王宪，又宣称三辅地区民情奸诈，共同杀死他们的头领。官民恐慌，各县屯兵割据，申屠建等无法攻下，飞马报告更始帝。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刘玄抵达长安，下诏令大赦天下，除王莽的儿子，其他人全部免罪，故而王氏宗族得以保全。三辅地区全部平定，更始帝建都长安，住在长乐宫。府库珍藏都完好无缺，唯独未央宫为攻打王莽被火烧三

天，王莽死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更始帝到长安，一年多政令教化推行不开。第二年夏天，赤眉军樊崇等数十万军队进关，拥立刘盆之子为帝，进攻更始帝，更始帝投降。赤眉军因此焚烧长安城的宫殿、房屋，街道无行人，宗庙、园陵全部被挖掘开，唯独霸陵、杜陵还完整。六月，世祖刘秀即皇帝位，随后宗庙、社稷重新建立，天下安定。

24

汉光武帝纪

——《后汉书》卷一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有子春陵节侯买，买有子郁林太守外，外有子钜鹿都尉回，回有子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穡，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轺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光武遂将宾客还春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于是招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泚水西，大破之，新

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涿阳，进围宛城。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讼逋租于尤，尤见而奇之。及是时，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尤笑曰：“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执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驃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到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棚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据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堕其书。寻、邑得之，不惠。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阵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九月庚戌，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襦，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郡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询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

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使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绾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迷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蒗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

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部，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

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光武逆战于南缙，斩首数千级。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犢、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

众。秋，光武击铜马于鄴，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赤眉别帅与大彤、青犢十余万众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众皆散走。使吴汉、岑彭袭杀谢躬于邺。

青犢、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鲋、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弇频射却贼，得免。士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歿，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渔阳，乃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潞东，及平谷，大破灭之。

朱鲋遣讨难将军苏茂功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强。

于是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武曰：“诸将尽然。”光武使出晓之，乃引军还至蓟。

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光武从蓟还，过范阳，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诸将复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

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光武又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完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行至鄯，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鄯南千秋亭五成陌。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帝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鄯为高邑。

是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甲子，前将军邓禹击更始定国公王匡于安邑，大破之，斩其将刘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壬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时宗室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众降，封为中山王。

己亥，幸怀。遣耿种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滎阳以东。使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谭等十一将军围朱鲋于洛阳。

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进幸河阳。更始麋丘王田立降。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辛卯，朱鲋举城降。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遣岑彭击荊州群贼。

十一月甲午，幸怀。

刘永自称天子。

十二月丙戌，至自怀。

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破虏大将军叔寿击五校贼于曲梁，战歿。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于邺东，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下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乃遣谒者即授印绶，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壬午，更始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降，皆复爵位。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寇掠关中。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种诛之。

二月己酉，幸修武。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遣

骠骑大将军景丹率征虏将军祭遵等二将军击弘农贼，破之，因遣祭遵围蛮中贼张满。渔阳太守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延岑自称武安王于汉中。辛卯，至自修武。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遣执金吾贾复率二将军击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

骠骑将军刘植击密贼，战歿。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永。夏四月，围永于睢阳。更始将苏茂杀淮阳太守潘闓而附刘永。

甲午，封叔父良为广阳王，兄子章为太原王，章弟兴为鲁王，舂陵侯嫡子祉为城阳王。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为泗水王，故真定王杨子得为真定王，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癸未，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皇后，子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谒者、从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八月，帝自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葦阳，降之。

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盖延拔睢阳，刘永奔谯。破虏将军邓奉据滎阳反。

九月壬戌，至自内黄。骠骑大将军景丹薨。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关中饥，民相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

铜马、青犢、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五万余人降。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徐二州，招张步降之。

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歿，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是岁，盖延等大破刘永于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溪，禹、异败绩。征虏将军祭遵破蛮中，斩张满。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壬午，大赦天下。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

冯异与赤眉战于崤底，大破之，余众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己亥，幸宜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望见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以属城门校尉。戊申，至自宜阳。己酉，诏曰：“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

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步杀光禄大夫伏隆而反。幸怀。遣吴汉率二将军击青犢于轵西，大破降之。

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大司徒。彭宠陷蓟城，宠自立为燕王。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冯异与延岑战于上林，破之。吴汉率七将军与刘永将苏茂战于广乐，大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围刘永于睢阳。

五月己酉，车驾还宫。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与延岑战于穰，大破之。

秋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伐秦丰，战于黎丘，大破之，获其将蔡宏。

庚辰，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

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涿郡太守张丰反。

是岁，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与

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怀。壬申，至自怀。

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

夏四月丁巳，幸邳。己巳，进幸临平。遣大司马吴汉击五校贼于箕山，大破之。

五月，进幸元氏。辛巳，进幸卢奴。遣征虏将军祭遵率四将军讨张丰于涿郡，斩丰。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七月丁亥，幸谯。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董宪将贲休以兰陵城降，宪围之。虏牙大将军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救贲休，不克，兰陵为宪所陷。

秋八月戊午，进幸寿春。太中大夫徐暉擅杀临淮太守刘度，暉坐诛。遣扬武将军马成率三将军伐李宪。九月，围宪于舒。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义大将军朱祐率二将军围秦丰于黎丘。十二月丙寅，进幸黎丘。

是岁，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将程禹战于陈仓，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车驾还宫。二月丙午，大赦天下。

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壬申，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为其苍头所杀，渔阳平。

大司马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种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降之。复遣耿种率二将军讨张步。

三月癸未，徙广阳王良为赵王，始就国。平狄将军庞萌反，杀楚郡太守孙萌而东附董宪。

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

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将军窦融始遣使贡献。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

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

六月，建义大将军朱祐拔黎丘，获秦丰；而庞萌、苏茂围桃城。帝时幸蒙，因自特征之。先理兵任城，乃进救桃城，大破萌等。

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进幸湖陵，征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

八月己酉，进幸郟，留吴汉攻刘纡、董宪等，车驾转徇彭城、下邳。吴汉拔郟，获刘纡；汉进围董宪、庞萌于朐。

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耿弇等与张步战于临淄，大破之。帝幸临淄，进幸剧。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

十二月，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西州大将军隗嚣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诏复济阳二年徭役。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辛酉，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粟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癯、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扬武将军马成等拔舒，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拔朐，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

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

五月己未，至自长安。

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坻，诸将败绩。

辛丑，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誑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歿。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遣前将军李通率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

夏，蝗。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隗嚣遣将行巡寇扶风，征西大将军冯异拒破之。

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匈奴遣使来献，使中郎将报命。

七月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大

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五月戊戌，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是夏，连雨水。汉忠将军王常为横野大将军。

八月丁亥，封前河间王邵为河间王。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却之。

冬，卢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是岁，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夏四月，司隶校尉傅抗下狱死。隗嚣攻来歙，不能下。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太守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陇右溃，隗嚣奔西城，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之；进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种攻之。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

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庚申，帝自征颍川盗贼，皆降。安丘侯张步叛归琅邪，琅邪太守陈俊讨获之。戊寅，至自颍川。

冬十月丙午，幸怀。十一月乙丑，至自怀。

公孙述遣兵救隗嚣，吴汉、盖延等还军长安。天水、陇西复反归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是岁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王元、周宗复立嚣子纯为王。徙雁门吏人于太原。

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公孙述遣将田戎、任满据荆门。

夏六月丙戌，幸缑氏，登轘辕。遣大司马吴汉率四将军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不利。

秋八月，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

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峙，茂军败绩。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率捕虏将军王霸等五将军击贾览于高柳，匈奴

遣骑救览，诸将与战，却之。修理长安高庙。

夏，征西大将军冯异破公孙述将赵匡于天水，斩之。征西大将军冯异薨。

秋八月己亥，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戊戌，进幸泃。隗嚣将高峻降。

冬十月，中郎将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其将王元奔蜀，纯与周宗降，陇右平。

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

庚寅，车驾还宫。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终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城阳王祉薨。庚午，车驾还宫。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与公孙述将田戎、任满战于荆门，大破之，获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围田戎于江州，岑彭速率舟师伐公孙述，平巴郡。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先零羌寇临洮。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辨。安遣间人刺杀中郎将来歙。帝自将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延岑战于沈水，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长安。癸亥，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

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公孙述遣间人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舟师伐公孙述。

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断州牧自还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与公孙述将史兴战于武阳，斩之。

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龙见东阿。

秋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获田戎。九月，吴汉大破公孙述将谢丰于广都，斩之。辅威将军臧宫拔涪城，斩公孙恢。大司空李通罢。

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巳，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辛卯，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是岁，九真徼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省金城郡属陇西。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横野大将军王常薨。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

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湟沱河以备匈奴。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

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马成罢。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种罢。

益州传送公孙述誓师、郊庙乐器、葆车、輿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五月，匈奴寇河东。

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

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

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复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匈奴遣使奉献，使中郎将报命。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褒成侯。越鬲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秋九月，平城人贾丹杀卢芳将尹由来降。是岁，会稽大疫。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

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丁未，有星孛于昴。汝南太守欧阳歆为大司徒。建义大将军朱祐罢。丁未，有星孛于营室。

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三月，乃诏群臣议。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故诗云‘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高祖圣德，光有天下，亦务亲亲，封立兄弟诸子，不违旧章。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褒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众心。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制曰：“可。”

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庙。丁巳，使司空融告庙，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

六月庚午，复置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官；改青中左校尉为越骑校尉。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歆下狱死。十二月庚午，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卢芳自匈奴入居高柳。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免。虎牙大将军盖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征侧反，略有城邑。

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粟，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

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

十七年春正月，赵公良薨。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六月癸巳，临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驃骑将军段志讨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

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郟县。十二月，至自章陵。是岁，莎车国遣使贡献。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

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

甲戌，诏曰：“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征侧等。

甲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五月，旱。卢芳复亡入匈奴。

秋七月，吴汉拔成都，新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冬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车驾还宫。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

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围之。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阯，斩征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

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是岁，复致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

五月辛亥，大司马吴汉薨。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乙未，徙中山王辅为沛王。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

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车驾还宫。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遣将兵长史陈祈讨平之。

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彤大破之。

冬十月，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击乌桓，不克。匈奴寇上谷、中山。

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长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司隶校尉苏邺下狱死。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蒿。遭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是岁，齐王章薨。青州蝗。匈奴单于比遣使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冬十月丙申太仆张纯为大司空。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

十二月，武陵蛮叛，寇掠郡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歿。

是岁，匈奴单于比遣使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匈奴单于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

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

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将军马援等破武陵蛮于临沅。冬十月，叛蛮悉降。夫余王遣使奉献。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阙朝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议，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允薨。

五月丁丑，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益州郡徼外夷蛮率种人内属。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

冬，鲁王兴、齐王石始就国。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赐东海王强虎贲、旄头、钟虡之乐。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冬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北匈奴遣使贡献，

乞和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庚申，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

二月，东巡狩。甲子，幸鲁，进幸济南。闰月癸丑，车驾还宫。有星孛于紫宫。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禹为中山王。五月，大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鲁国。复济阳县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戊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之。是夏，蝗。秋九月甲辰，诏令死罪系囚皆一切幕下蚕室，其女子宫。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北匈奴遣使奉献。

中元元年春正月，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赵王盱皆来朝。丁卯，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太山。北海王兴，齐王石朝于东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大赦天下。复赢、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改年为中元。行幸长安。戊子，祀长陵。五月乙丑，至自长安。

六月辛卯，太仆冯鲂为司空。乙未，司徒冯勤薨。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瘖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

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秋，郡国三蝗。冬十月辛未，司隶校尉东莱李圻为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讖于天下。复济阳、南顿是年徭役。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微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侧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译文】

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是汉高祖第九代孙子，属于汉景帝所生长沙定王刘发的那个支系。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令刘钦，刘钦生光武。光武九岁时死了父亲，由叔父刘良收养。他身高七尺三寸，相貌俊美，大嘴，高鼻梁，额骨隆起，生性喜欢种植庄稼，而哥哥刘伯升喜欢行侠养士，常常讥笑光武经营农业，把他比作汉高祖的哥哥刘仲。王莽天凤年间，光武来到长

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王莽末年，天下连年遭受蝗虫灾害，盗贼很多，地皇三年，南阳发生饥荒，各家的宾客大多去偷盗。光武在新野躲避官吏，顺便在宛城出售粮食。宛人李通等人用图谶鼓动光武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光武起初不敢答应，然而暗自思量哥哥伯升向来结交宾客，必将发动起义，况且王莽败亡已有征兆，天下开始动荡，于是同李通等人定下大计，从此就购置兵刃弩箭。十月，与李通从弟李轶等在宛城起兵，当时他二十八岁。

十一月，有明亮彗星出现在张星区。光武于是率领宾客回到舂陵。当时伯升已经聚众起兵。起初，各家子弟十分恐惧，都逃散躲藏起来，说：“伯升害我们。”等到看见光武穿戴着武将的绛衣帽子，都吃惊地说：“谨慎厚道的人也干这种事。”这才稍微心安。伯升于是请来新市军和平林军，同他们的主帅王凤、陈牧一道向西进攻长聚。光武开始骑牛，杀死新野尉后才得到马骑，进占并屠戮了唐子乡，又杀死了湖阳尉。军中瓜分财物不均，众人愤恨不平。想反攻刘姓各部。光武收敛起宗族成员所得到的财物，全部给了他们，众人才喜悦起来。进占棘阳后，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在小长安交战，汉军被打得大败，退守棘阳。

更始元年正月初一，汉军重又与甄阜、梁丘赐在泚水西岸交战，大败敌军，斩杀了甄阜、梁丘赐。伯升又在淯阳击败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的军队，进而包围了宛城。二月初一，拥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三月，光武另与一些将领征讨昆阳、定陵、鄢等地，全都攻占下来，缴获大批的牛马和财物，粮食几十万斛，送到宛城城下。王莽听说甄阜、梁丘赐战死，汉帝已经登基，十分恐惧。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统兵百万，披甲的士兵有四十二万人。五月，抵达颍川，又和严尤、陈茂会合。当初，光武曾替舂陵侯家向严尤申诉拖欠租赋的事，严尤召见后，很看重他。到此时，汉军城中出来投降严尤的人说光武不掠夺财物，只是筹划军事策略。严尤笑道：“是那位相貌俊美的人吗？他怎么竟做这种事！”

起初，王莽征调天下精通兵法的六十三家学派中的数百人，一并任用为

军官；又选拔训练卫兵，招募猛士，军旗和军用物资在大道上络绎不绝。当时军中有高个子的人叫巨无霸，身高一丈，腰大十围，任命为垒尉；又驱赶各种猛兽如虎、豹、犀牛、大象之类，以助军威。自秦汉以来，出征的军队如此声势浩大，还从未有过。光武率领数千名士兵，巡逻到阳关。众将领见到王寻、王邑军容盛大，转身逃跑，奔回昆阳城，全都心惊胆战，忧虑后方的妻子儿女，想分别返回各自原来驻守的城池。光武说：“现在士兵和军粮都很少，而外敌强大，合力抵御他们，或许可以立功；如果力量分散，势必全都难以保全。而且宛城尚未夺取，不能来救我们，昆阳一旦被攻破，一日之间，各地也将被消灭，今天不同心协力谋取功名，反而要去守护各自的妻子儿女和财物吗？”众将发怒道：“刘将军怎敢这样说话！”光武笑着起身走了。恰巧侦察的骑兵回来，说王莽大军将进抵城北，军队绵延数百里，看不见后尾。众将领相互商量说：“还是重新请刘将军来商议对策吧。”光武又为他们分析成败得失。众将忧虑窘迫，都说：“是”。当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光武便让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昆阳，晚上自己同骠骑大将军宗桃、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人，骑马出昆阳城南门，到外地调集兵马。这时王莽军队来到城下的近十万人，光武等人几乎不能出城。他们到了郾、定陵，调动各营所有兵马，而那些将领贪恋钱财，想分兵留守。光武说：“现在如果能够击败敌人，所得珍宝是现在的万倍，功业可以成就；如果被打败，脑袋都没有了，还用什么财物！”大家这才听从了他的命令。

严尤劝说王邑说：“昆阳城小但坚固，现在假冒帝号的人在宛城，速派大兵前往，他们一定逃走；宛城失败，昆阳自然降服。”王邑说：“我过去以虎牙将军的身份围攻翟义，因为没能将他生擒，受到责备。今天率领百万大军，遇到敌人据守的城池而不能攻取，如何交待？”于是把昆阳包围了几十层，建立成百座营盘，树起十多丈高的云车，俯视城中，旗帜遮盖了田野，人马搅得尘埃满天，敲鼓击钲的军乐声传出数百里之远。莽军有的挖掘地道攻城，有的用冲车撞城和用篷车攀城。大批弓弩手射箭，箭如雨下，城中军民不得不背着门板而汲水。王凤等人乞求投降，遭到拒绝。王寻、王邑自以为胜利已为时不远，神态十分安闲，晚上有流星坠落在营地，白天有象山丘形状的云，

从营盘上空直落而下，离地一尺左右才崩散开来，莽军将士全部都匍伏在地上。

六月初一，光武就与各部人马一齐进发，自己亲率步、骑兵一千余人，在离莽军大约四五里的地方排开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兵数千人前来交战。光武冲击敌营，斩杀几十人。各部将士高兴他说：“刘将军平生见到小股敌人就害怕，今天遇到强敌却勇猛无畏，真叫人奇怪！而且还冲在最前面，请让我们帮助将军！”光武再次进攻，王寻、王邑派出的军队退却，义军各部一同乘机进攻，杀死莽军很多。义军连续获胜，继续向昆阳进军。此时伯升攻取宛城已有三天了，而光武还不知道，于是派人伪装成宛城的使者携带书信通知昆阳守军，说：“宛城的救兵到了。”却故意失落了这封书信。王寻、王邑得到信后，十分不快。义军众将领屡战屡捷，胆气更壮，无不以一当百。光武与三千名敢死队员，从城西渡过河直扑莽军的中军，王寻、王邑的军队大乱，义军一鼓作气打垮敌军，杀死了王寻。昆阳守军也击鼓呐喊着冲杀出来，内外夹击，喊杀声惊天动地，莽军大溃退，逃跑的士兵互相践踏，死尸连绵一百多里。恰逢雷声大作，狂风骤起，屋瓦都被刮飞，暴雨如注，泄水水势猛涨，吓得虎豹都颤抖，士兵们争着渡河，淹死的人数以万计，河水为之断流。王邑、严尤、陈茂轻装骑马踏着死尸渡河逃走。全部缴获了莽军的各种军用物资，兵车、盔甲和珍宝多得无法计算，运了几个月都没运完，有人把运不走的物资烧掉了。

光武乘胜夺取颍阳。恰在此时伯升被更始帝所杀害，光武从父城到宛城谢罪。大司徒的下属迎接慰问光武，光武不便述说心里话，只能沉痛地引咎自责而已。他未曾自我炫耀昆阳的功劳，又不敢为伯升服丧，吃饭说笑如同平时一样。更始因此感到惭愧，便任命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号武信侯。

九月初三，三辅的豪杰共同杀死了王莽，将首级送到宛城。更始帝将北上建都洛阳，任命光武行使司隶校尉的职权，命他先去整修宫室和官府。于是光武任命了属吏，写好文书往下发，察举非法事情的职责，一切按照汉朝的旧规定办事。当时三辅地区的官吏和士人到洛阳城东迎接更始帝，看见诸位将军经过，都是头上戴帻，身穿如同妇女所穿的绣花的衣裳，无不感到可

笑，甚至有人害怕不吉利而走掉了。等到看见司隶校尉的部下，都喜不自禁。老年的官吏有的流着泪说：“不料想今天还能重新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从此有识之士都倾心于光武。

待更始帝到达洛阳，就派光武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职务。十月，持节向北渡过黄河，镇抚河北各州郡。每到一个郡县，便接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一般佐吏，考察治政得失，如同州牧巡行辖区一样。每到一处，审查释放囚徒，革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吏的名称。吏民欢欣鼓舞，争着带上酒肉，迎接慰劳光武。到达邯郸，原赵缪王之子刘林劝说光武说：“赤眉军现在在河东，只要放水淹他们，百万赤眉军全可以让他们成为鱼。”光武没有答话，去了真定。刘林于是欺骗说卜者王郎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十二月，立王郎为天子，建都邯郸，派遣使者劝降了许多郡国。

二年正月，光武鉴于王郎一兴起就比较强大，于是向北攻取蓟。王郎下达快递文书，悬赏十万户捉拿光武。而原广阳王之子刘接在蓟起兵，以响应王郎。城内很混乱，人人惊恐，说邯郸使者刚到达，二千石以下官吏都前去迎接。于是光武急忙坐车南逃，白天黑夜都不敢进入城市，吃住全在道旁。到达饶阳，部下全都缺少食物。光武就自称是邯郸使者，进入传舍。传舍的官吏刚送进食物，随从们因为饥饿，争抢食物。传吏怀疑他们是伪装的使者，就击鼓数十下，假称邯郸的将军来到，光武的部下都大惊失色。光武上车想跑，又害怕出不去，慢慢回来坐下，说：“请邯郸的将军进来。”过了许久才驾车离去。传舍中的人远远地告诉守护城门的人紧闭大门。门长说：“天下形势还难预料，能关闭长者吗？”于是光武得以从南门离去。他们日夜兼程，冒着霜雪，天气正寒冷，脸都冻裂了。到了呼沱河，没有船，正好赶上河水结冰，得以通过，后面的几辆车陷入河中，进抵下博县城西，彷徨犹豫不知该到哪去。有一个白衣老人在路边，指示说：“努力！信都郡仍忠于刘玄，离这里八十里。”光武立即奔赴信都。信都太守任光打开城门出来迎接。世祖因此征发附近各县的兵卒，得到四千人。先攻打堂阳、贯县，全都降服。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也率全郡归降。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领宗亲子弟，占领各自的县城，以拥戴光武。于是北上使曲阳投降，兵马初步集结，乐意投靠的人达到数万

人。接着向北进攻中山，夺取卢奴。所过之处调发“奔命”兵，向周围各郡传递文书，约定共同进攻邯郸，郡县又再次响应号召。又南下进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都占领了，因此进入赵国地界。

当时王郎大将李育驻扎在柏人，汉兵不明情况而进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被李育打败，丧失了輜重。光武在后面听说此事，收集了朱浮、邓禹的溃散的士兵，与李育在柏人的外城城门大战，大获全胜，全部夺回了被李育缴获的物资。李育退回守城，光武攻不下，就率军夺取广阿。恰好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派他们的将领吴汉、寇恂等人统帅骑兵来协助攻打王郎，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讨伐王郎，光武犒劳士兵，于是向东围困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经过一个多月仍攻打不下。王郎派将军倪宠、刘奉领兵数万援救钜鹿，光武在南边迎战，斩杀数千敌军。四月，围攻邯郸，连战连胜。五月初一，攻取邯郸，处死王郎。收缴文书，得到自己部下向王郎联络或诽谤自己的信件数千封。光武不查看，集合众将当面把信烧掉，说：“让为此事担忧的人心安。”

更始帝派侍御史持节封光武为萧王，命令他撤军回到更始帝身边。光武以河北地区尚未平定为由，不应征召，从此开始和更始不一致。

那时长安政治混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在睢阳独断专行，公孙述在巴蜀称王，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在琅邪起兵，董宪在东海起兵，延岑在汉中起兵，田戎在夷陵起兵，都各任命将帅，侵占郡县。又有各种名号的贼兵如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龙来、上江、青犢、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自率领部队，人数合计达数百万人，在当地劫掠。

光武率兵攻击各路寇贼，先派遣吴汉到北方征发十郡兵马。幽州牧苗曾不听从调兵，吴汉就斩杀苗曾而征发了他的部下。秋天，光武在鄴县进攻铜马，吴汉率领骑兵来到清阳会合。贼兵多次挑战，光武坚守营垒，贼兵有出外抢掠的人，就消灭他们，断绝了贼兵的粮道。总共过了一个多月，贼兵粮食吃光，夜里逃去，光武追击到馆陶，大败贼军。贼军没有全部投降，而高湖、重连的军队从东南方前来，与铜马残部会合，光武又与他们在蒲阳大战，

全部打败并使他们投降，封他们首领为列侯。降人仍然不安心，光武懂得他们的心意，命令他们各自回营整顿队伍，自己轻装骑马一一巡视各部队列。降人互相说道：“萧王对我们推心置腹，我等怎能不以死报效呢！”从此都顺服了。光武把降人全部分配给各位将领，士兵多达数十万，因而关西称光武为“铜马帝”。赤眉一个别帅与大彤、青犢军共十万人正在射犬，光武进击，大败他们，各军全都逃散。派吴汉、岑彭袭击邳，杀死了谢躬。

青犢、赤眉贼开进函谷关，进攻更始帝。光武就派遣邓禹率领六员副将率兵向西进发，以利用更始、赤眉相争的动乱机会。当时更始帝派大司马朱鲋、舞阴王李轶等驻军洛阳，光武也命令冯异据守孟津与之抗衡。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原来的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帝派遣丞相李松进攻并斩杀了他们。光武帝北上在元氏进攻尤来、大抢、五幡的军队，追击到右北平，连续打败他们。两军又在顺水之北交战，汉军乘胜冒进，反而被打败。贼兵追击得很紧，短兵相接，光武自己到高处去，遇到突骑王丰，王丰下马让给光武，光武扶着王丰的肩膀上马，回过头来笑着对耿弇说：“几乎被敌人所耻笑！”耿弇连续射箭击退贼兵，得以幸免。光武的士兵死了数千人，散兵回来退守范阳。军中找不到光武，有人说他已战死，众将不知如何是好。吴汉说：“大家努力！萧王哥哥的儿子在南阳，何愁没有主公？”众人恐惧，几天以后才安定下来。贼兵虽然取胜，但向来慑于汉军军威，客主双方不明对方情形，晚上就撤走了。大军又前进到安次，与敌交锋，击败他们，斩首三千多人。贼兵退入渔阳，于是派遣吴汉率领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位将军追击到潞县之东，一直到达平谷，大败并消灭了贼军。

朱鲋派遣讨难将军苏茂进攻温县，冯异、寇恂与他们交锋，大败敌军，斩杀他们的将领贾强。于是众将商议给光武尊号，马武先向光武进言：“天下无主。如果有圣人趁着天下凋敝的时候崛起，我们即使有仲尼为相，孙子为将，恐怕也难有作为。泼出去的水难收回，后悔来不及。大王虽然执意谦让，叫宗庙社稷怎么办！应该返回蓟即帝位，再商议征伐的事情。否则现在能说谁是逆贼而放手攻打他们呢？”光武震惊他说：“将军为何说出这样的话？该斩首了！”马武说：“众将领都这样说。”光武让他出去告诉众将。于是率军回到

薊。

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光武从薊返回，路过范阳，下令收葬以前阵亡的将士。到达中山，众将又上奏说：“汉朝遭遇王莽之乱，宗庙废弃，祭祀断绝，豪杰愤怒，许多百姓惨遭涂炭。大王与伯升首先起义，更始靠你们的努力才得以占有帝位，却不能维护好大业，破坏搅乱了纲纪，盗贼日益增多，百姓处于危难和困窘之中。大王当初进攻昆阳，王莽不战自溃；后来夺取邯郸，河北的州郡归顺，被平定；天下分三份而您占有了其中的两分，据有数州领土，军队多达百万。谈武力没有人敢与您对抗，论文德更是无可挑剔。臣等听说帝王之位不可以长久空着，天命不可以谦让拒绝，愿大王以社稷为重，以百姓为念。”光武又不听从。行进到南平棘，众将又坚决地请求光武登基。光武说：“贼寇尚未平定，四面受敌，怎么能急着考虑正号位的事呢？诸位将军暂且出去吧。”耿纯又进来说：“天下士大夫丢弃亲戚，别离故土，追随大王于刀光剑影的战场，他们的打算原本是想攀龙鳞，附凤翼，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现在功业已成，天人也相应合，而大王拖延时间违逆众心，不定尊号，我恐怕士大夫失去希望，就会有离去而归家的想法，不愿长期苦守下去。大军一旦离散，难以再度招集。良机不会久留，众心不可违背。”耿纯言辞诚挚恳切，光武深受感动，说：“我将考虑这件事。”

进军到达郾城，过去与光武同在长安求学的强华从关中送来《赤伏符》，符文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趁机再次上奏道：“承受天命之符，与之相应的人应当作天子，相距万里而符信相应合，不经商议而想法相同，周代的白鱼之信，何足相比！现今上无天子，天下纷乱，符瑞所指示的，昭然若揭，应该顺从天命，以满足大家的愿望。”光武于是命令有司在郾县城南千秋亭的五成陌设立坛场。

六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烧柴祭告上天，升烟以享六宗，望祭群神。祭祀祝文说：“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垂青于我而降下天命，将百姓托付给我刘秀，为人父母，我实在不敢当。手下群臣，不谋而合，都说：‘王莽篡位，刘秀发愤起兵，在昆阳击破王寻、王邑的军队，杀王郎、铜马的军队，平定天下，海内蒙受恩惠。上应天地之心，下为百姓所归。’谶记说：‘刘秀发兵捕

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仍然坚决推辞，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群臣都说：‘皇天大命，不可拖延。’不敢不恭敬受命。”于是定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郾名为高邑。

这个月，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天子。

二十七日，前将军邓禹在安邑攻击更始定国公王匡的军队，大败王匡，斩杀王匡的将领刘均。秋天七月五日，封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十一日，任命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十六日，任命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当时宗室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众投降，封为中山王。

八月初三，皇帝到怀，派遣耿弇率领强弩将军陈俊驻扎在五社渡口，守备荥阳以东。派吴汉率领朱佑以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谭等十一位将军，在洛阳包围了朱鲋。

八月十六日，祭祀社稷。十七日，刘秀在怀的离宫拜祭高祖、太宗、世宗。进军到达河阳，更始廩丘王田立归降。

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逃到高陵。六月，光武下诏说：“更始失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裸露，流散道路。朕非常怜悯他们。现在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有敢于伤害他们的，和大逆不道的人一样治罪。”十九日，任命原密县县令卓茂为太傅。二十六日，朱鲋举城投降。

冬天十月十八日，车驾进入洛阳，来到南宫却非殿，定都在这里。派岑彭进攻荆州的各路贼寇。十一月三十日，皇帝到怀。刘永自称天子。十二月十一日，从怀返回洛阳。

赤眉军杀死更始帝，而隗嚣占据陇右，卢芳在安定起兵。破虏大将军叔寿在曲梁进攻五校贼，战死。

二年春天正月初一，有日食。大司马吴汉率领九位将军在郾的东面进攻檀乡贼，大败并降服了他们。十七日，封全部功臣为列侯，大国有四县，其余各有等差。下诏说：“人情得到满足，常被放纵所苦，为快一时的欲望，常使人忘却应当谨慎对待刑法的宗旨。只因诸位将军功业远大，真诚希望能世

代继承，应当像面临深渊，或脚踏薄冰一样，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凡有显著功劳而未得到封赏，没有列入封侯名册的人，大鸿胪迅速奏上，朕将分别封赏他们。”博士丁恭议论说：“古时候帝王分封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因而有利于建侯，取法雷卦，实行强干弱枝，以此来把国家治理好。现在封给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光武帝说：“古代凡是灭亡的国家，都是因为君王无道，没听说是因为功臣封地多而亡国的。”于是派遣谒者立即颁发印绶，策文说：“在高位而不骄傲，位虽高也没有危险；约束自己遵守法度，势虽盈满也不会溢出。要谨慎地对待此事，传爵位给你的子孙，成为汉朝的长久藩属。”十九日，更始的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投降，都恢复原有爵位。某日，筑起高庙，在洛阳建社稷坛，在城南立郊兆坛，开始以火德为正，以红色为上色。

这个月，赤眉焚烧西京的宫室，挖掘陵园，抢掠关中财物。大司徒邓禹进攻长安，派司徒府官吏护送西汉十一帝的神主，放入高庙。

真定王刘杨、临邑侯刘让谋反，光武派遣前将军耿纯杀了他们。二月十六日，皇帝到达修武。大司空王梁被免除职务。十九日，任命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派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领征虏将军祭尊等二位军进攻弘农贼，打败了他们。于是派遣祭遵围攻蛮中贼张满。渔阳太守彭宠造反，在蓟攻打幽州牧朱浮。延岑在汉中自称武安王。某日，皇帝从修武返回到洛阳。

三月某日，大赦天下，诏书说：“近来狱中有很多冤屈的人，用刑严酷，朕非常怜愍他们。孔子说：‘刑罚不得当，那么百姓就慌得不知所措。’和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商议削减刑法。”

光武派遣执金吾贾复率领二位将军进攻更始郾王尹遵，打败并降服了他。

骠骑将军刘植进攻密县贼，战死。光武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领四位将军讨伐刘永。夏四月，在雅阳包围刘永。更始将领苏茂杀死淮阳太守潘蹇而依附刘永。

二日，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哥哥的儿子刘章为太原王，刘章弟刘兴为鲁王，舂陵侯正妻子刘祉为城阳王。

五月十九日，封更始元氏王刘歙为泗水王，原真定王刘杨之子刘得为真

定王，周朝后代姬常为周承休公。二十二日，下诏说：“百姓有被迫嫁出的女儿，卖掉的儿子，想回到父母身边的，任凭他们自己选择。敢于扣留不放的，依照法律进行处分。”

六月七日，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儿子刘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加郎、谒者、从官的官阶各一等。十五日，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八月，光武帝亲自率军征伐五校。二十六日，皇帝到达内黄，在素阳大败五校的军队，降服了他们。派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援朱浮，邓隆与彭宠在潞交战，邓隆战败。盖延夺取睢阳，刘永逃到谯。破虏将军邓奉占据淸阳反叛。

九月二日，光武从内黄返回京师。骠骑大将军景丹去世。延岑在杜陵大败赤眉。关中饥荒，百姓相食。

冬十一月，光武任命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领八位将军在堵乡讨伐邓奉。

铜马、青犢、尤来剩余贼军共同在上郡立孙登为天子。孙登将领乐玄杀死孙登，率领他的部下五万余人投降。光武派遣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讨伐赤眉。让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集青、徐二州，招降张步归顺。

十二月三十日，诏书说：“宗室列侯被王莽所废黜，先祖灵魂无所归依，朕十分哀怜。一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国。如果列侯已经身亡，所在郡县将他的子孙的名字上报到尚书那里，予以封拜。”

这一年，盖延等在沛县西面大败刘永。起初，王莽末年，天下闹旱灾、蝗灾，黄金一斤换小米一斛；到这时野谷丛生，麻和菽尤其多，野蚕结茧，覆盖在山岗之上，百姓从中得到好处。

三年春天正月初六，任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和冯异与赤眉在回溪交战，邓禹、冯异被击败。征虏将军祭遵率军攻破蛮中，杀了张满。二十三日，立皇父南顿君已上四庙。二十四日，大赦天下。闰月十八日，大司徒邓禹被免职。

冯异与赤眉在崤底交战，大败赤眉，赤眉残部向南逃往宜阳，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他们。十二日，皇帝到达宜阳。十七日，亲自统辖六军，大量布

置兵马，大司马吴汉的精兵排列在前面，中军在其后，骁骑、武卫分列左右。赤眉望见后震惊恐怖，派出使者请求投降。十九日，赤眉君臣自己捆绑，献上高皇帝印玺绶带，光武命令把他们交付城门校尉。二十一日，从宜阳返回洛阳。二十二日，下诏说：“群盗纵横，残害百姓，刘盆子窃据尊号，扰乱迷惑天下。朕出兵征讨，立刻土崩瓦解，十余万人束手降服。印玺归还了朝廷。这都是仰仗祖宗的灵威，士人的力量，朕怎么配有此荣耀！择吉日祭祀高庙，赏赐天下长子并将成为父亲继承人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二月二日，光武祭祀高庙，接受传国玺。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张步杀死光禄大夫伏隆而造反。皇帝到达怀。派遣吴汉率领二位将军在轵的西面攻击青犢，大败并降服了他们。

三月十六日，任命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大司徒。彭宠攻陷蓟城，自立为燕王。光武帝亲自率兵征伐邓奉，抵达堵阳。夏四月，在小长安大败邓奉，斩了他。冯异与延岑在上林交战，击破延岑的军队。吴汉率领七位将军与刘永将领苏茂在广乐交战，大败茂军。虎牙大将军盖延把刘永围困在睢阳。

五月二十四日，车驾回宫。三十日，有日食。

六月七日，大赦天下。耿弇与延岑在稷交战，大败延岑的军队。

秋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位将军讨伐秦丰，在黎丘交战，大败秦丰的军队，俘获他的将领蔡宏。

（八月）二十六日，下诏说：“官吏俸禄不满六百石的，下至墨绶县长、国相，有罪需处置必先请示。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妇人要连坐获罪的只要不是犯了不赦罪，或下诏具名拘捕的人，都不许囚禁。应当查问的立即查问。女犯出钱雇山的可以放回家。”

盖延攻占睢阳，俘获刘永，而苏茂、周建拥立刘永的儿子刘纡为梁王。

冬天十月十九日，皇帝到达春陵，祭祀陵园祖庙，于是在旧的住宅摆酒，广招故友和父老聚会。十一月十二日，从春陵返京。涿郡太守张丰造反。

这一年，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上书。建义大将军朱佑率祭遵与延岑在东阳交战，斩杀延岑的将领张成。

四年春天元月二日，大赦天下。

二月初一，皇帝到怀地。二十一日从怀返回。派遣右将军邓禹率领二位将军与延岑在武当交战，打败了延岑。

夏天四月七日，皇帝到邺地。十九日，到达临平。派遣大司马吴汉在箕山进攻五校的军队，大败五校。

五月，皇帝到达元氏。初一，到达卢奴。派遣征虏将军祭遵率领四位将军在涿郡讨伐张丰，斩了张丰。

六月二日，车驾回到洛阳宫。

七月八日，皇帝到谯。派遣捕虎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在垂惠围攻刘纡。

董宪将领贲休举兰陵归降，董宪围困了该城。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援救贲休，未成功，兰陵被董宪所攻陷。

秋天八月十日，皇帝到寿春。太中大夫徐恽擅自杀死临淮太守刘度，徐恽因此被处死。光武派遣扬武将军马成率领三位将军讨伐李宪。九月，把李宪围困在舒。

冬天十月七日，车驾回到洛阳宫中。太傅卓茂去世。

十一月十九日，皇帝到达宛城。派遣建义大将军朱佑率二位将军在黎丘围攻秦丰。十二月二十日，皇帝到达黎丘。这一年，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的将领程焉在陈仓交战，打败了他。

五年春天正月十七日，车驾回到洛阳宫中。二月初一，大赦天下。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攻取垂惠。二十日，皇帝到魏郡。二十七日，封殷朝后人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被他的苍头奴所杀死，渔阳得以平定。

大司马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进攻富平，在平原获索贼等，大败并降服他们。又派耿率领二位军征讨张步。

三月八日，改封广阳王刘良为赵王，让他开始前往封国。平狄将军庞萌造反，杀死楚郡太守孙萌向东投靠董宪。光武派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二位将军在津乡讨伐田戎，大败田戎。

夏四月，天旱，有蝗灾。河西大将军窦融开始派遣使者进贡。

五月二日，下诏说：“久旱伤害麦子，秋粮未能下种，朕十分忧虑。是因

为将领残暴，官吏不胜任，狱中有很被冤枉的人，百姓忧愁愤恨，而引起天气失调吗？命令中都官、三辅、郡、国释放关押的囚犯，不是犯殊死之罪的人一概不再追究，现有的囚徒免罪为百姓。务必选用和柔贤良的人为官吏，斥退贪婪残暴的官吏，各自处理好政事。”

六月，建义大将军朱祐攻取黎丘，俘获秦丰；而庞萌、苏茂围困了桃城。光武帝当时到蒙，因而亲自率兵征讨庞萌等。先在任城整顿兵马，才进而援救桃城，大败庞萌等人的军队。

秋天七月四日，皇帝到达沛县，祭祖高祖原庙。下诏修复西京的陵园。进而到达湖陵，征讨董宪。又到蕃，于是在昌虑进攻董宪，大败董宪。

八月六日，皇帝来到郾县，留吴汉攻打刘纡、董宪等人，车驾转而攻取彭城、下邳。吴汉攻占郾，俘获刘纡；吴汉进而在胸县围攻董宪、庞萌。

冬十月，开始回京，皇帝来到鲁国，派大司空祭祀孔子。

耿弇等与张步在临淄交战，大败张步。光武帝到达临淄，进而到达剧县。张步杀了苏茂来投降，齐地得以平定。

初建太学。车驾回到洛阳宫中，皇帝到达太学，赏赐博士弟子各有等差。

十一月初一，大司徒伏湛被免职，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

十二月，卢芳在九原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派遣儿子隗恂入宫侍候。交趾牧邓让率领七郡太守派遣使者进贡。下诏免除济阳二年的徭役。这一年，野生谷物逐渐减少，田地更加广泛开垦出来。

六年春天正月十六日，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代代免除徭役，如同高祖时丰、沛一样，没有徭役。二十一日，下诏说：“去年水、旱、蝗虫，粮价飞涨，民用物品缺乏。朕因百姓没有东西养活自己，忧伤怜愍他们。命令郡国有粮食的，分发给年事已高的人、鳏夫、寡妇、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母亲的孩子，有痼疾或残废的人，无家可归贫困不能自谋生存的人，按《律》所规定的那样办理。二千石官员要尽力抚慰百姓。不要出现失职现象。”扬武将军马成等人攻取舒。俘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夺取胸，俘获董宪、庞萌，山东全部被平定。众将军领回到洛阳，光武安排酒宴并颁行赏赐。

三月，公孙述派遣将军任满侵犯南郡。

夏天四月八日，皇帝来到长安，首次拜谒高庙，于是逐个祭祀西汉的十一个皇帝的陵墓。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位将军从陇道讨伐公孙述。

五月二十一日，光武从长安回到洛阳。

隗嚣反叛，盖延等于是与隗嚣在陇阳激战，众将被打败。

某日，下诏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各郡官吏百姓被隗嚣诱人歧途的人，和三辅遭赤眉之难时，犯有不道罪的人，从殊死罪以下，全部予以赦免。”

六月二十四日，下诏说：“设官置吏，是为了管理百姓。现在百姓遭难，人口减少，而县级官吏设置仍很繁冗，命令司隶校尉、州牧各自核实所辖各部，裁减官员。县、国不足以安置长吏而可以合并的，上报大司徒、大司空二府。”合并削减四百多县，吏职裁撤，每十人中留下一人。

代郡太守刘兴在高柳进攻卢芳将领贾览，战死。起初，乐浪人王调占据乐浪郡不归服。秋天，光武派遣乐浪太守王遵进攻他，郡吏杀死王调投降。

光武派遣前将军李通率领二位将军，与公孙述的将军在西城交战，打败了他们。

夏天，有蝗灾。秋天九月四日，赦免乐浪郡犯谋反、大逆、殊死罪以下的犯人。三十日，有日食。

冬天十月十一日，下诏说：“我德行微薄不明智，寇贼作乱，强弱相欺凌，百姓流离失所。《诗经》说：‘日月显示凶兆，不按其道运行。’长远考虑这一灾祸，心中十分内疚。敕令公卿荐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官都可以呈上密封的奏章，不要有所隐讳；各自办理职责内的事务，务必遵守法度。”

十一月某日，下诏王莽时吏民被罚为奴婢而不合乎西汉法律规定的，都释放为百姓。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司空宋弘被免职。二十八日，下诏说：“此前天下战事不断，费用不足，所以实行十一之税。现在军队屯田，粮食储备略有增加。皇帝命令郡国收取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如同西汉时的制度。”隗嚣派遣将领侵犯扶风，征西大将军冯异抵御并击败了他。

这一年，开始废除郡国都尉官。开始派遣列侯前往各自的封国。匈奴派使者来朝贡，朝廷让中郎将回礼。七年春天正月初二，下诏中都官、三辅、郡、国释放囚犯，不是犯死罪的人，都一律不再追究其责任。现有囚徒释放为平民。犯过罪而逃亡的人，官吏下发公文免除他们的罪名。

又下诏说：“世人把厚葬看成有德的行为，薄葬看成鄙陋的行为，以至于富有的人奢侈无度，贫穷的人减少资财，法令不能禁止，礼义不能劝阻，战乱时坟墓被盗挖，才明白厚葬的祸害。布告天下，叫大家知道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的道理。”

二月十七日，废除护漕都尉官。

三月四日，下诏说：“现在国家军队庞大，并且大多精壮勇武，应当暂时遣散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及临时设置的军吏，使他们重新成为百姓。”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三十日，有日食，光武避开正殿，停止军事行动，不听政事五天。诏书说：“我德行微薄招来灾祸，谴责从太阳和月亮可以见到，战慄恐惧，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正在考虑自己的过失，希望能消除弥补灾祸。命令官吏各自负起职责，遵守法令制度，给百姓施加恩惠。众官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不要有所隐讳。凡上书的人，不允许说我圣明。”

夏天四月十九日，下诏说：“近年阴阳错乱，出现日食、月食，百姓没有过失，责任全在我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荐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叫他们乘坐公车前来，朕将亲自召见考察他们。”

五月六日，光武任命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二十二日，下诏吏民因遭遇饥荒战乱以及被青、徐二州贼人劫掠为奴婢或小妾的人，愿意离去的，随便去留。敢于拘留不放的，按卖人的法律处置。这年夏天，出现连阴雨。任命汉忠将军王常为横野大将军。

八月二十六日，皇帝封前河间王刘邵为河间王。隗嚣率军侵犯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打退了他们。

冬天，卢芳所任命的朔方太守田颯、云中太守乔扈都举郡投降。这一年，撤销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击略阳，杀死隗嚣守将而占领了略阳城。夏天四月，司隶校尉傅抗被投入牢狱死去。隗嚣进攻来歙，不能攻下。闰月，光武帝亲自讨伐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五郡太守与皇帝在高平相会。陇右溃败，隗嚣逃到西城，光武派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困了西城；皇帝到达上邽，敌军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弇联合攻打敌军。颍川盗贼侵占属县，河东郡的守军也叛变了，京师骚动。

秋天，发了大水。八月，光武帝从上邽日夜东进。九月初一，皇帝回到洛阳宫中。六日，光武帝亲自征讨颍川盗贼，盗贼全部投降。安丘侯张步叛逃回琅邪，琅邪太守陈俊征讨并俘获了他。二十四日，光武从颍川回到京师。

冬天十月二十二日，皇帝到怀。十一月二日，从怀回到京师。

公孙述派兵援救隗嚣，吴汉、盖延等回到长安。天水、陇西又叛变归顺了隗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派使者来洛阳进贡。这一年闹大水。

九年春天正月，隗嚣病死，他的将领王元、周宗立隗嚣的儿子隗纯为王。光武下令把雁门郡的百姓迁到太原，三月某日，开始设置青中左校尉官。公孙述派遣将军田戎、任满据守荆门。

夏天六月六日，皇帝到达緄氏，登上轘辕山。派遣大司马吴汉率四位将军在高柳攻打卢芳的将领贾览，战斗不利。

秋天八月，光武派遣中将来歙监督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位将军在天水讨伐隗纯。

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在繁峙交战，杜茂战败。这一年，撤销关都尉，重新设置护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率领捕虏将军王霸等五位将军在高柳进攻贾览，匈奴派骑兵援救贾览，众将同他们交战，击退了他们。修复长安的高庙。

夏天，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天水打败公孙述将领赵匡，斩杀了他。征西大将军冯异病死。

秋天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到达长安，祭祀高庙，于是又祭西汉十一皇帝陵墓。二十四日，进而到涪县。隗嚣将领高峻投降。

冬十月，中郎将来歙等人在落门大败隗纯，隗纯的将领王元逃奔到蜀地，隗纯与周宗投降，陇右被平定。

先零羌人侵犯金城、陇西，来歙率领众将在五溪进攻羌人，大败羌人。

十七日，皇帝回到洛阳宫中。这一年，撤销定襄郡，迁移该郡百姓到西河。泗水王刘歙去世。淄川王刘终去世。

十一年春天二月八日，下诏说：“天地之性以人为贵。杀奴婢，不许减罪。”

三月九日，皇帝到达南阳；返回的路上，又到章陵，祭祀园陵。城阳王刘祉去世。三十日，皇帝回到洛阳宫中。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三位将军与公孙述将领田戎、任满在荆门交战，打败他们，俘获了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在江州围困田戎，岑彭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平定巴郡。

夏四月二十八日，撤销大司徒司直官。先零羌人侵犯临洮。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领扬武将军马成在下辩打败公孙述的将领王元、环安。环安派遣间谍刺杀了中郎将来歙。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公孙述。秋天七月，驻扎长安。八月，岑彭在黄石击败公孙述的将领侯丹。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领延岑在沈水交战，大败延岑的军队。王元投降。光武从长安回到洛阳。

二十六日，下诏说：“敢于烧灼奴婢的人，按律令治罪。赦免被烧的人为平民。”

冬天十月某日，下诏废除奴婢射伤人要受到弃市处罚的律令。

公孙述派间谍刺杀了征南大将军岑彭。马成平定武都，依靠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先零羌人，将羌人分别迁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

这一年，撤销朔方牧，并入并州。开始停止州牧亲自进京奏事的规章。

十二月春正月，大司马吴汉与公孙述将领史兴在武阳交战，斩了史兴。

三月九日，下诏陇、蜀百姓被略卖为奴婢而自己到官府鸣冤的人，以及狱官未处理的人，一概免为平民。夏天，南行唐降下甘露。六月，黄龙出现在东阿。

秋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攻取江州，俘获田戎。九月，吴汉在广都大败公孙述的将领谢丰，斩了他。辅威将军臧宫夺取涪城，斩了公孙恢。大司空李通被罢免。

冬天十一月十八日，吴汉、臧宫与公孙述在成都交战，大败公孙述的军队。公孙述受伤，夜里死去。二十一日，吴汉血洗成都，诛灭公孙述的宗族以及延岑等人。

十二月初一，扬武将军马成代理大司空事务。

这一年，九真境外少数民族人张游率领本族人归附，封为归汉里君。撤销金城郡划归陇西。参狼羌人侵犯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伐并降服了他们。下诏命令边地官员力量不足以出战的就固守，追击敌人根据敌情决定进退，不受逗留法的约束。横野大将军王常去世。光武派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各郡违反刑律的人驻屯北方边疆，建筑岗所，修造烽火台。

十三年春天正月初一，大司徒侯霸去世。二十九日，下诏说：“往年已敕命郡国，地方特产不许向洛阳进献，现在仍未停止，非但有预先饲养选择的劳顿，还导致在路上连续传送，使所经过的地方劳扰破费。命令太官不再接受贡品，明确告诫远方的膳食只用来献给宗庙，自应按照西汉的规定办理。”

二月，光武派遣捕虏将军马武屯守滹沱河以防御匈奴。卢芳从五原逃亡到匈奴。二十七日，下诏说：“长沙王刘永、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都袭爵为王，不符合经义。封刘兴为临湘侯，刘得为真定侯，刘邵为乐成侯，刘茂为单父侯。”刘氏皇族及原封国撤销而后代封侯的共计一百三十七人。二十八日，降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三月）十一日，封殷诏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清除合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国属钜鹿，真定国属常山，河间国属信都，城阳国属琅邪，泗水国属广陵，淄水国属高密，胶东国属北海，六安国属庐江，广阳国属上谷。

三月十二日，沛郡太守韩歆被任命为大司徒。十七日，代理大司空事务的马成被免职。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从蜀地返回京师，于是大宴将士，并普遍慰劳将士，

记录下他们的功勋。功臣增加食邑重新封拜，总计三百六十五人。因外戚恩泽受封的有四十五人。废除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弇被罢免。

益州送来公孙述的警师、用于郊庙礼仪的乐器、葆车、輿辇，于是皇帝的仪仗用具才开始齐备。当时战争已经停止，天下很少有警备之事，公文的往来和调遣的差役，力求从简从少，以至于仅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二十六日，任命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五月，匈奴侵犯河东。秋七月，广汉境外的白马羌人首领率领他的族人归附汉。九月，日南境外少数民族进贡白雉、白兔。

冬天十二月三十日，下诏命令益州百姓自建武八年以来被略卖为奴婢的人，全部释放为平民；有依托他人为妾的，愿意离去，听任他们自己选择；敢于扣留不放的，按照青、徐二州的前例用略人法处置这些人。重新设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建起南宫前殿。匈奴派遣使者进贡，命中郎将还礼。

夏天四月二十九日，封孔子后人孔志为褒城侯。越嶲人任贵自称太守，派遣使者向洛阳报告民户簿籍。秋九月，平城人贾丹杀死卢芳将领尹由来归降。这一年，会稽郡闹瘟疫。莎车国、鄯善国派遣使者来洛阳进贡。

十二月某日，下诏命令益、凉二州奴婢，从建武八年以来向所在地方官提出过申诉的，一律释放为平民，被卖者无须偿还卖身钱。

十五年春天正月二十三日，大司徒韩歆被免职，自杀。二十九日，有彗星出现在昴星一带。汝南太守欧阳歙被任命为大司徒。建义大将军吴佑被罢免。二十九日，有彗星出现于营室星区。

二月，光武命令把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迁徙，安置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起初，巴蜀平定以后，大司马吴汉上书请求分封皇子，没被允许，连续几年反复上奏。三月，才下诏命令群臣商议。大司空窦融、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高密侯邓禹、太常登等的奏议说：“古代诸侯，用来守卫京师。周代分封八百诸侯，同姓姬氏都因此建国，辅佐王室，尊事天子，统治时间很长，成为后世的效法的典范。所以《诗经》说：‘大开你的领地，成为周王室

的辅弼。’汉高祖德行圣明，统治天下，也亲近自己的亲人，分封兄弟和诸子，不违背过去的规定。陛下圣德通贯天地，恢复了刘氏的大统，褒扬和奖励有德行和功勋的人，使天下和睦，功臣和宗室都蒙受封爵，大多授予广大的封地，有的拥有几个县。现今皇子仰仗天恩，已能穿成人衣冠出入迎拜，陛下恭廉克让，压制而不让论议封爵，群臣百姓都很失望。应当在此盛夏吉时，定下号位，以增加辅佐的力量，使亲近亲人的道理更明确，尊宗庙，重社稷，应合旧有的法规，满足大家的心愿。臣等请求由大司空送上輿地图，由太常选择吉日，安排礼仪。”下令说：“可以。”

夏天四月二日，用牛羊祭祀宗庙。十一日，派大司空窦融祭祀先祖，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七日，追谥皇帝的哥哥伯升为齐武公，皇帝的哥哥仲为鲁哀公。

六月二十五日，重新设置屯骑、长水、射声三个校尉官；改青中左校尉为越骑校尉。命令州郡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并查处二千石长吏中徇私舞弊的人。冬天十一月初一，大司徒欧阳歙被投入监狱死去。十二月二十七日，关内侯戴涉被任命为大司徒。卢芳从匈奴进占高柳。这一年，骠骑大将军杜茂被免职。虎牙大将军盖延去世。

十六年春天二月，交趾女子征侧造反，攻占城邑。三月三十日，有日食。

秋九月，河南府尹张俊以及诸郡太守十多人，由于丈量田亩不实，都被下狱处死。

郡国大姓以及私人武装首领、盗贼在各地纷纷起兵，在当地攻杀抢劫，杀害长吏。郡县派兵追击，兵马一到他们就四处逃散，兵马一走他们就又集结在一起。青、徐、幽、冀四州尤为严重。冬十月，派遣使者到郡国，听任盗贼们互相揭发，五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去他们的罪。官吏曾经有过拖延、回避、放纵等过失的，都不予追究，允许用讨伐盗贼来弥补。州牧、郡太守、县令、县长中因为辖区内有盗贼而不去搜捕的，又有因害怕盗贼放弃城池、擅离职守的，都不认为是失职，只按他们俘获盗贼多少来考察政绩的优劣，唯独藏匿盗贼的人才予以治罪。于是官吏们争相追捕盗贼，盗贼们很快瓦解。迁

徙盗贼的首领到其他郡，分给土地和粮食，让他们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此以后牛马可以安心放牧，城门也可以不关闭。卢芳派遣使者来请降。十二月某日，封卢芳为代王。

先前，王莽之乱以后，布、帛、金、粟都可以当货币用。这一年，开始通行五铢钱。

十七年春正月，赵公刘良去世。二月三十日，有日食。

夏天四月某日，皇帝巡视南方，皇太子和右翊公刘辅、楚公刘英、东海公刘阳、济南公刘康、东平公刘苍随行，到达颍川，进而到达叶、章陵。五月二十一日，皇帝返回洛阳宫中。六月二十九日，临淮公刘衡去世。秋七月，妖巫李广等聚众占据皖城，光武派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伐他们。九月，攻破皖城，斩杀李广等人。冬天十月十九日，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封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食邑封在常山郡。其余九个国公，都依据旧封进爵为王。

二十二日，皇帝到达章陵。修缮园庙，祭祀旧居，视察田地房舍，摆酒作乐，颁发赏赐。当时宗室中的长辈妇女由于喝得高兴了，互相说道：“文叔小的时候谨慎诚实，待人不殷勤，只是温和罢了。今天竟能如此！”光武帝听说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的方式来统治。”为舂陵的宗室都建起祠堂。有五只凤凰出现在颍川郡的郟县。十二月，光武从章陵返回京师。这一年，莎车国派遣使者来洛阳进贡。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变，光武派遣大司马吴汉率领二位将军讨伐，包围了成都。

某日，巡视西方，到达长安。三月某日，祭祀高庙，于是逐一祭拜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经过冯翊郡界，进而到达蒲坂，祭祀后土。夏天四月十四日，光武返回洛阳宫中。

十五日，下诏说：“当今边郡偷盗粮食五十斛，论罪应该判处死刑，这是酷吏的方法。废除这项法令，和内地一样处理。”

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进攻交趾征侧等人。

二十五日，皇帝到达河内。二十九日，从河内回到京师。五月，有旱灾。

卢芳重新逃入匈奴。

秋七月，吴汉攻取成都，斩了史歆等人。某日，下令免除益州辖区犯殊死罪以下的罪徒。

冬天十月二十四日，皇帝到达宜成。回来的路上到章陵祭祀。十二月十日，回到宫中。这一年，废除州牧官，改设刺史。

十九年春天正月十五日，追尊孝宣皇帝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舂陵节侯以下四世。

妖巫单臣、傅镇等造反，占据原武，光武派遣太中大夫臧宫围攻他们。夏天四月，夺取原武，斩了单臣、傅镇等人。

伏波将军马援击败交趾贼，斩了征侧等人。接着击败九真造反的贼寇都阳等人，降服了他们。

闰月二十五日，进封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二十六日，下诏说：“古来的通则，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东海王刘阳是皇后儿子，应该继承帝位。皇太子刘强崇尚谦让之道，愿意退居藩国地位。父子的情谊，应以不长久违背儿子的心愿为重。立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为刘庄。”秋九月，皇帝巡视南方。二十一日，到达南阳，进而到达汝南郡顿县县衙，在那里摆酒聚会，赏赐吏民，免征南顿县田租一年。父老上前叩头说：“皇上的父亲担任南顿县令时间很长，陛下熟悉这个县的情况，每次一来就施加厚恩，希望能降恩免征十年的赋税。”光武帝说：“我统治天下，常常害怕不能胜任，过一天算一天，怎么敢预定十年这么远呢？”吏民又说：“陛下实际上是舍不得，为什么说得这样谦恭呢？”光武帝大笑，又下令增免一年。进而到达淮阳、梁、沛等地。

西南少数民族侵犯益州郡，光武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他们。越嶲太守任贵谋反。十二月，刘尚袭击任贵，并且杀了他。这一年，重新设置函谷关都尉。修复西京的宫室。

二十年春天二月十日，皇帝返回宫中。夏天四月三日，大司徒戴涉被下狱处死。大司空窦融被免职。

五月四日，大司马吴汉去世。匈奴侵犯上党、天水，直到扶风。

六月十四日，任命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十六日，任命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职务。十九日，改封中山王刘辅为沛王。秋天，东方少数民族韩国人率众到乐浪郡归附。

冬天十月，皇帝巡视东方。二十日，到达鲁国，进而到达东海、楚、沛等国。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二十八日，皇帝回到宫中。这一年，撤销五原郡，迁移该郡吏民，安置到河东。免除济阳县徭役六年。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击败益州少数民族，平定该地。

夏四月，安定属国少数民族人叛变，屯聚在青山，光武派遣将兵长史陈昕讨伐平定了他们。

秋天，鲜卑侵犯了辽东，辽东太守祭彤率军大败鲜卑。

冬十月，光武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攻击乌桓，未取胜。匈奴侵犯上谷、中山。

这年冬天，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都派遣自己的儿子进宫侍奉皇帝，并进献贡品，请求设置都护。光武帝因中原刚刚安定，无暇顾及境外的事情，于是送还他们的侍子，并且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

二十二年春天闰月十九日，皇帝到达长安，祭祀高庙，于是逐一祭祀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二月某日，从长安回到洛阳。夏天五月三十日，有日食。

秋七月，司隶校尉苏邺在狱中去世。

秋九月，地震造成地裂。下诏说：“日前有地震，南阳地区尤为严重。大地承受物体极重，所以静而不动。现在震裂，罪在朕。鬼神不顺从无德的人，灾祸降到百姓的头上，朕十分恐惧。光武令南阳不必交今年的田租和饲草。并派遣谒者巡察。凡死罪囚犯在地震以前定罪的，减死罪一等，囚徒全部解去脚镣，穿上丝棉衣服。赐给各地被压死的人以棺材钱，每人三千。凡人头税和拖欠的田租如房屋损坏尤其严重，不再收取。百姓死亡，或者还压在毁坏的房屋下面，而家人贫穷不能收敛的，官府就出钱粮雇人，为他们寻找。

冬天十月十九日，大司空朱浮被罢免。二十日，封光禄杜林为大司空。

这一年，齐王齐章去世，青州有蝗灾。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派遣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光武派李茂回报。乌桓击败匈奴，匈奴北迁，大漠以南空虚。下诏撤去边郡亭候的官兵。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少数民族造反，派武威将军刘尚征讨并打败了他们，把少数民族迁移到江夏。

夏天五月八日，大司徒蔡茂去世。八月，大司空杜林逝世。九月十三日，陈留太守王况为大司徒。冬天十月九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高句丽率族人到乐浪归属汉朝。

十二月，武陵少数民族造反，抢掠郡县，派刘尚去讨伐，交战于沅水，军败，刘尚战死。

这一年，匈奴薁鞬日逐王率领部下并派使者到西河郡归属东汉。

二十四年春天正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率领部下并派遣使者到五原塞通好，请求替汉朝抵御北匈奴。

秋天七月，武陵少数民族侵犯临沅，光武帝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伐那里的少数民族，未能取胜，于是又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四位将军去征伐。诏命有关部门进一步强调过去制定的阿附蕃王法。

冬天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匈奴分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天正月，辽东境外貊人侵犯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了他们。乌桓首领来到洛阳朝拜光武帝。

南单于派遣使者到洛阳进贡，自称是东汉朝的属国和臣民；又派他的左贤王打败北匈奴，开地一千余里。三月，南单于派儿子进宫做侍者。三十日，有日食。伏波将军马援等在临沅击败了武陵的少数民族。冬天十月，反叛的少数民族人全部投降。夫余王派遣使者进贡。这一年，乌桓首领率领军队归降。到洛阳朝贡。

二十六年春天正月，诏命有关部门增加百官的俸禄。千石以上，比西汉旧制的俸禄少；六百石以下，比西汉旧制的俸禄多。

初建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书光武帝说园陵广袤，不必计较花费。光武

帝说：“古时候帝王的陪葬的东西，都是陶俑瓦器，木车草马，让后世的人不知道墓室所在的地方之后，太宗皇帝临终前才考虑下葬之事，景帝遵守孝道，尽管几经天下大乱，而霸陵有幸保全，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现在所建墓地不得超过二、三顷土地，不堆山陵，不修池，只要不存水就可以了。”

派遣中郎将段郴授予南单于玺印绶带。令他居云中，开始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一职，率兵保护南单于。南单于派儿子进宫做侍者，奉奏章来到洛阳。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个郡的百姓回到了家乡。派遣谒者分别带着刑徒修补城墙，整治街道。送出还在中原的边民陆续返回各县，都赐给路费，转运粮食供给他们。

二十七年夏天四月二十一日，大司徒玉况去世了。

五月十一日，下诏说：“过去契为司徒，禹为司空，都没有‘大’字。命令二府去掉‘大’字。”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刘隆被罢免，封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益州郡境外少数民族率族人内属。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请求和亲。

冬天，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开始前往封国。

二十八年春天正月某日，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把鲁国土地加封给东海王。赐给东海王刘强虎贲武士、骑兵仪仗、以木架钟磬设礼乐。

夏天六月七日，沛国太后郭氏去世，于是诏命郡县捕捉王侯的宾客，有数千人受牵连被处死。

秋天八月十九日，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开始前往封国。

冬天十月十五日，诏命死罪囚徒都到蚕室受腐刑，女子受宫刑。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乞求和亲。

二十九年春天二月初一，有日食。光武帝派遣使者清理冤狱，释放囚徒。四日，赐给天下男子每人二级爵位；赐给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有痼疾和残废的人、贫困不能自保的人每人五斛粮食。

夏天四月十日，诏命天下关押起来的殊死罪以下的囚犯都减去原罪一等，其余的罪用钱财赎罪或罚劳役，各有差别。

三十年春正月，鲜卑首领归附，入朝庆贺。

二月，光武巡视东方。十三日，到达鲁国，进而到达济南。闰月十三日，回到洛阳宫中。在紫宫星区发现了慧星。

夏天四月九日，左翊王刘焉改封为中山王。五月，发生严重水灾。赐给天下男子每人二级爵位；赐给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有痼疾或残废的人、贫困不能自保的每人五斛粮食。秋天七月某日，光武到达鲁国。免除济阳县当年的徭役。冬天十一月某日，从鲁国回到洛阳。

三十一年夏天五月，发生了严重水灾。

二十五日，赐给天下男子每人二级爵位；赐给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有痼疾或残废的人、贫困不能自保的人每人六斛粮食。三十日，有日食。这年夏天，闹蝗灾。秋天九月三日，诏令死罪囚犯都到蚕室接受腐刑，女子接受宫刑。这一年，陈留下了谷子雨，形状像稗草籽。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

中元元年春天正月，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赵王刘盱都来朝见光武帝。二十八日，皇帝巡视东方。二月十日，到达鲁国，进而到达泰山。北海王刘兴、齐王刘石到东岳朝见光武帝。二十二日，焚烧薪柴遥望祭祖岱宗，登临泰山，聚土为坛而祭天；二十五日在梁父打扫干净场地而祭地。三月三十日，司空张纯去世。

夏天四月五日，皇帝回到洛阳宫。十一日，大赦天下。免征赢、博、梁父、奉高等地的徭役，不交今年的田租和饲草。改年号为中元。光武到达长安。二十日，到长陵祭祀。五月二十八日，从长安回到洛阳。

六月二十四日，太仆冯鲂为司空。二十八日，司徒冯勤去世。

这年夏天，京师发现有甘美的泉水涌出，喝了这泉水的人顽症都可以痊愈，唯有盲人、跛人不能治愈。又有赤草长在水边。郡国连续报告发现甘露。群臣上奏道：“地神显灵而朱草长出来。孝宣帝每有吉祥的征兆，就改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都用来纪年，大概为了把感应送达神灵，显示德行威信。因此化为升平，称作中兴。当今天下清平安宁，灵物不断降世。陛下心存谦虚退让，推辞而不愿以此自居，然而怎么可以让吉祥的符应和喜庆湮没而无闻呢？应当命令太史把祥瑞的事记录编集起来，传给后世。”光武帝不同意。他常常自己谦称没有德

行，每当郡国上奏祥瑞的事，就压下而不受理，因此史官很少有所记载。秋天，有三个郡国出现蝗灾。冬天十月六日，任命司隶校尉东莱人李圻为司徒。

十九日，光武派司空告祭高庙说：“高皇帝与群臣约定，不是刘氏不封王。吕太后残害三个赵王，擅自封吕氏为王，仰仗社稷的灵威，吕禄、吕产被诛除，国家几乎颠覆，危急的朝廷重新安定。吕太后不应该配享高庙，与高祖同在祖庙。薄太后德性仁慈，孝文皇帝贤明治国，子孙仰赖他们的福荫，延续皇帝的天运至今。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配享地神。迁吕太后庙主到园寝，按时祭祀。”

十一月三十日，有日食。这一年，初建明堂、灵台、辟雍，以及北郊兆域。向天下宣布图讖。免除济阳、南顿本年的徭役。参狼羌人侵犯武都，打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盭派兵援救武都，与武都郡兵一起讨伐反叛的羌人，全都打败了他们。

二年春天正月初八，开始建立北郊，祭祀后土。东方少数民族倭奴国国王派来使者进贡。

二月五日，光武帝在南宫前殿去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朕对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全照孝文皇帝制度治理国家，后事务必节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城池，不要派属吏或用传书致哀。”

当初，光武帝长期在军队中，讨厌战争，而且知道天下人疲惫不堪，盼望安定的生活。自从陇、蜀平定以后，不是紧急情况，未曾再谈论起军事。皇太子曾经问起攻战的事情。光武帝说：“过去卫灵公问战争和军队的事，孔子不回答，这种事不是你该知道的。”他每天一大早就上朝，太阳偏西才退朝。多次召见公卿、侍郎、将帅讲论经书的道理，夜半时分才睡觉。皇太子见到光武帝勤劳不息，找机会劝说道：“陛下具有夏禹、商汤的贤明，而没有黄帝、老子养性的福气，希望能保养精神，悠闲宁静。”光武帝说：“我自己喜欢这样，不为此感到劳累。”虽然亲身建立大业，却兢兢业业如同能力不够一样，所以能明确谨慎地对待国家大事，总揽大权，审时度势，所办的事没有什么过失。他辞退有功的武臣而任用文官，收藏起弓箭而放马牛回归民间，虽然治国之道比不上古代圣贤，却也配得上止息干戈的“武”字了。

25

汉献帝本纪

——《后汉书》卷九

【原文】

孝献皇帝讳协，灵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为渤海王，徙封陈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

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官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加铁钺、虎贲。丙戌，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遣使吊祠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十一月癸酉，董卓自为相国。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都护。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杀弘农王。白波贼寇东郡。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壬辰，白虹贯日。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

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安集关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各执而杀之，唯韩融获免。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冬十一月庚戌，镇星、荧惑、太白合于尾。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又杀南阳太守张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为太师。

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轡战于阳人，轡军大败。董卓遂发掘洛阳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长安。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太常马日磳为太尉。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冬十月壬戌，董卓杀卫尉张温。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渤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是岁，长沙有人死经月复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坚战歿。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并战歿，吏民死者万余人。李傕等并自为将军。己未，大赦天下。

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杀司徒王允，皆灭其族。丙子，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秋七月庚子，太尉马日磳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遣日磳及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司徒赵谦罢。

九月，李傕自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济出屯弘农。甲申，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并录尚书事。冬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淮南。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夏五月癸酉，无云而雷。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仆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下邳贼闾宣自称天子。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司空杨彪免，太常赵温为司空。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赵温免，乙巳，卫尉张喜为司空。是岁，琅邪王容薨。

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兴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籍田。

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歿。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陇州。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俊免。戊午，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诏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八月，冯翊羌叛，寇属县，郭汜、樊稠击破之。九月，桑复生榘，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罢。冬十月，长安市门自坏。以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

是岁，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太傅马日磳薨于寿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杀樊稠而与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胁帝幸其营，焚宫室。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坞。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为大司马。六月庚午，张济自陕来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郭汜自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侍送乘輿。张济为骠骑将军，还屯陕。八月甲辰，幸新丰。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将伍习夜烧所幸学舍，逼胁乘輿。杨定、杨奉与郭汜战，破之。壬寅，幸华阴，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气贯紫宫。张济复反，与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十二月庚辰，车驾乃进。李傕等复来追战，王师大败，杀略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歿。进幸陕，夜度河。乙亥，幸安邑。

是岁，袁绍遣将麴义与公孙瓒战于鲍丘，瓒军大败。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礼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韩暹攻卫将军董承。夏六月乙未，幸闻喜。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谒太庙。八月辛丑，幸南宮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稻，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已以听。

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夏五月，蝗。秋九月，汉水溢。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孙策遣使奉贡。

三年夏四月，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熲讨李傕，夷三族。吕布叛。冬十

一月，盗杀大司马张杨。十二月癸酉，曹操击吕布于徐州，斩之。

四年春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夏六月，袁术死。是岁，初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复活。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南阳王冯薨。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绍败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东海王祗薨。是岁，孙策死，弟孙权袭其余业。

六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

于寘国献驯象。是岁，越巂男子化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十二月，赐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斩之。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众降。秋九月，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干于并州，获之。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郗郢商。

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八国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乙巳，黄巾贼杀济南王贇。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丁未，光禄勋郗虑为御史

大夫。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刘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遂等大败，关西平。是岁，赵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涪水、潁水溢。螟。八月，马超破凉州，杀刺史韦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大雨水。徙赵王琮为博陵王。是岁，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刘备破刘璋，据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将夏侯渊讨朱建于枹罕。获之。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悌、力田二级。赐诸王侯公卿以下谷各有差。秋七月，曹操破汉中，张鲁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刘备取汉中。

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八月，汉水溢。冬十一月，孙权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

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太子早卒，孙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为胡贼所杀。国除。

【译文】

东汉献帝刘协，是汉灵帝的儿子，刘协的母亲王美人被何皇后杀害了，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刘辩即皇帝位，封刘协为渤海王，以后又迁封为陈留王。

九月甲戌日，刘协即皇帝位，那时年方九岁。把皇太后迁到永安宫。大赦天下。改年号昭宁为永汉。丙子日，董卓杀死了皇太后何氏。

起初规定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名。赐给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每家一人作郎，以此补弃宦官所领管的各个部门，并且在殿上侍奉。乙酉日，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封为太尉，外加铁钺仪仗、虎贲卫士。丙戌日，太中大夫杨彪升为司空。甲午日，豫州牧黄琬升为司徒。派遣使臣到祠庙祭吊已经死去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冬季十月乙巳日，替灵思皇后举行葬礼。白波贼入侵河东，董卓派遣他的将领牛辅前去攻打贼寇。

十一月癸酉日，董卓自封为相国。二十月戊戌日、司徒黄琬升为太尉，司空杨彪升为司徒，光禄勋荀爽升为司空。除掉扶风都尉，设置汉安都护。颁布诏书除去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依旧恢复中平六年的年号。

初平元年春正月，崤山以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辛亥日，大赦天下。癸酉日。董卓杀死弘农王。白波贼又入侵东郡。

二月乙亥日，罢免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庚辰日，董卓杀死城门校尉伍

琮、督军校尉周珌。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丁亥日，把都城迁到长安。董卓驱逐京城内的百姓都向西迁入关内。自己留在毕圭苑驻留。壬辰日，白色长虹穿过了太阳。

三月乙巳日，皇帝御驾驶人长安，来到未央宫。己酉日，董卓纵火焚烧洛阳城内的宫殿、庙宇和民房。戊午日。董卓杀害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并且诛杀了他们的族人。

夏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日，任命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安团聚在关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分别把他们逮捕并且杀了，只有韩融幸免。董卓废除五铢钱，另外铸造小钱使用。

冬季十一月庚戌日，镇星、荧惑、太白三颗星在苍龙七宿的第六宿尾相汇合。

这一年，有关部门奏报，和帝穆宗、安帝恭宗、顺帝敬宗、桓帝威宗四位皇帝由于没什么功德，称号为宗不适宜，又由于和帝母亲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敬隐皇后、顺帝母亲恭愍皇后并不是嫡妻，称为皇后也不适宜，请求将他们的尊号全部除去。刘协批示：“行。”孙坚杀死荆州刺史王叡，又杀死了南阳太守张咨。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日，大赦天下。二月丁丑日，董卓自封为太师。

袁术派遣大将孙坚与董卓的大将胡轸在阳人交战，胡轸的军队大败。因此董卓挖掘了在洛阳诸帝王的陵墓。夏季四月，董卓来到长安。六月丙戌日，发生了地震。秋季七月，司空种拂免官，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升为司空。太尉赵谦免官，太常马日磾升为太尉。

九月，蚩尤旗星在苍龙星角、亢星中出现。冬十一月壬戌日，董卓杀掉卫尉张温。十一月，青州黄巾军入侵太山，被太山太守应劭打败。黄巾军转而入侵渤海，与公孙瓒在东光大战，再次被打败。这年，长沙有人死了一月以后又复活。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袁术派遣大将孙坚到襄阳进攻刘表，孙坚战死。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交战，公孙瓒的军队被打败。

夏四月辛巳日，杀死了董卓，并且诛杀了他的三族。司徒王允总领尚书

事，掌管朝政，派遣使臣张种去崤山以东安抚慰问。

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在东平杀死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曹操在寿张进攻黄巾军，黄巾军投降。

五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丁未日，征西将军皇甫嵩升为车骑将军。

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密谋反叛，进攻京师。六月戊午日，攻克京城长安，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都战死，官吏百姓死了一万多人。李傕诸人都自封为将军。己未日，大赦天下。李傕杀死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日，又杀死司徒王允，将两家族人全部诛杀。丙子日，前将军赵谦升为司徒。

秋七月庚子日，太尉马日磔升为太傅，总领尚书事。八月，派遣马日磔与太仆赵岐，持符节前去全国各地慰问安抚。车骑将军皇甫嵩升为太尉。罢免了司徒赵谦。

九月，李傕自封为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张济出兵驻屯弘农。甲申日，司空淳于嘉升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升为司空，都总领尚书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官。光禄大夫周忠升为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

初平四年春正月初一甲寅日，出现了日食。丁卯日，大赦天下。

三月。袁术杀死扬州刺史陈温，夺取淮南。长安宣平城门外的房屋自己倒塌。

夏五月癸酉日，天空有雷声可是没有阴云。六月，扶风刮起了大风，并且降雨加冰雹。华山出现了山崩现象。太尉周忠被免官，太仆朱俊为太尉，总领尚书事。下邳的贼人阙宣自称天子。

天降大雨。派遣御史裴茂审讯奉皇帝命令拘禁的犯人，酌情从轻处理。六月辛丑日，西北出现了天狗星。

九月甲午日，儒生四十多人参加考试，考试成绩最优等的赐为郎中，差一点的为太子舍人，落第者罢免他们的官职。并颁布诏书说，“孔子曾叹息‘所学的不讲习’。不讲习，所学的知识就会逐日忘记。如今这些老年儒生已年过六十，背井离乡，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不能专心于所学知识。从幼小时

入学，直到头发白了空空而归，长年地从事田间劳作，打消了作官的念头，我很同情他们。按照规定应该罢官的人，依旧保留为太子舍人。”冬十月，皇帝到太学巡视，车驾到永福城门，观看太学生们的礼仪，分别等级赏赐博士以下的人。辛丑日。京城发生了地震，彗星扫过天市星。司空杨彪被罢免，太常赵温升为司空。公孙瓒杀死了大司马刘虞。十二月辛丑日，发生了地震。司空赵温被免官。乙巳日，卫尉张喜升为司空。这一年，琅邪王刘容去世。

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平。甲子日，皇帝举行加冕礼。二月壬午日，追封皇母谥号为灵怀皇后，甲申日，把皇母改葬在文昭陵。丁亥日。皇帝耕种籍田。

三月，韩遂、马腾和郭汜、樊稠在长平观大战，韩遂、马腾战败，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邵战死。夏六月丙子日，把凉州河西四郡分为雍州。丁丑日，发生了地震；戊寅日，再次发生地震。乙巳晦，有日食出现，皇帝不去正殿，停止用兵，五天不上朝听政。有严重的蝗虫灾害。秋七月壬子日，太尉朱俊被免官。戊午日，太常杨彪升为太尉，总领尚书事。

京城周围三辅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自四月开始，直到这月为止。皇帝不去正殿，请求降雨，派遣使者释放囚徒，酌情从轻发落。这时，一斛谷价值五十万钱，一斛豆麦价值二十万钱，发生人吃人的惨事，四处都堆积着白骨。皇帝派侍御史侯汶拿出太仓的米豆，给饥饿的人做粥喝，过了一天死者依旧没减少。皇帝怀疑发放的救济有虚假，因此亲自在御座前叫人量米做粥，才知道果然有假，派遣侍中刘艾责怪有关部门。因此，尚书令以下所有官吏到宫中谢罪，奏请拘捕侯汶审问。颁布诏书说：“不忍心将侯汶交给大理司治罪，可以杖打五十。”此后，多数人得到救济活了下来。八月，冯翊羌叛乱，入侵所属各县，郭汜、樊稠打败了叛军。九月，桑树又结出桑椹，饥民有东西可吃。司徒淳于嘉被罢免。冬季十月，长安市门自己塌坏。任命卫尉赵温为司徒，总领尚书事务。十二月，将安定、扶风分出划为新平郡。

这一年，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的大将孙策在曲阿交战，刘繇的军队被打败，孙策乘胜占领江东。大傅马日磳在寿春去世。兴平二年春正月癸丑日，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日，李傕因为杀死樊稠而与郭汜互相厮杀。三月丙寅日，李

催胁迫皇帝到他的军营中，并且放火焚烧了宫室。夏季四月甲午日，立贵人伏氏为皇后。丁酉日，郭汜进攻李傕，箭射到了皇帝的面前。这一日，李傕将皇帝转移到北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五月壬午李傕自封为大司马。六月庚午日，张济从陕西来为李傕、郭汜和好。秋七月甲子日，皇帝车驾东归。郭汜自封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一起护送皇帝车驾。任命张济为骠骑将军，依旧屯驻陕西。八月甲辰日，皇帝到新丰。冬十月戊戌日，郭汜派他的将领伍习乘夜晚放火焚烧了皇帝居住的学舍，胁迫皇帝车驾起程。杨定、杨奉与郭汜大战，郭汜被打败。壬寅日，皇帝来到华阴，露宿在大道南面。这天夜里，有红光贯穿紫微星区，张济再次反叛，与李傕、郭汜汇合。十一月庚午日，李傕、郭汜等追赶皇帝车驾，在东涧交战，皇帝军队被打败，杀死了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壬申日，皇帝来到曹阳，露宿在田野中。杨奉、董承带领白波义军将领胡才、李乐、韩暹和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军队迎接皇帝，同李傕等大战，李傕被打败。十二月庚辰日，皇帝车驾前行。李傕等又追来攻打，皇帝军队被打败，李傕等残杀抢劫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都战死。皇帝继续往前行，抵达陕西，夜晚渡过黄河。乙亥日，抵达安邑。

这一年，袁绍派遣将领麴义与公孙瓒在鲍丘大战，公孙瓒的军队被打得大败。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日，在安邑郊外祭祀上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安元年。三月，韩暹攻打卫将军董承。夏六月乙未日，皇帝来到闻喜。秋七月甲子日，皇帝车驾到洛阳，到已经死去的中常侍赵忠的府中。丁丑日，在郊外祭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日，朝拜太庙。八月辛丑日，皇帝到南宫杨安殿。癸卯日，安国将军张杨升为大司马，韩暹升为大将军，杨奉升为车骑将军。

这时，宫室都被烧光，百官披荆斩棘，栖身在墙壁之间。各州郡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同朝廷对抗，该运送的粮食又不到，群臣饥饿疲乏，尚书郎以下的官吏亲自出来采集野谷充饥，有的饿死在墙壁之间，有的被士兵杀死。辛

亥日，镇东将军曹操自封司隶校尉，总领尚书事务。曹操杀死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人。任命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封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任命沮俊为弘农太守。庚申日，迁都城到许。己巳日，皇帝到曹操军营中。九月，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冬十一月丙戌日，曹操自封为司空，行使车骑将军的职权，统领百官。

建安二年春季，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封大将军。夏五月，发生了蝗虫灾害。秋九月，汉水泛滥成灾。

这年发生了饥荒，江、淮地区的百姓相互残食。袁术杀死了陈王宠。孙策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

建安三年夏四月，派遣谒者裴茂率领中郎将段熲攻打李傕，并且诛杀他的三族。吕布叛乱。冬十一月，贼寇杀死大司马张杨。十二月癸酉日，曹操在徐州偷袭吕布，杀死了吕布。

建安四年春三月，袁绍在易京进攻公孙瓒，把他俘虏。卫将军董承升为车骑将军。夏六月，袁术去世。

这一年，开始设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一女子死了十四天以后又复活了。

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接受皇帝的密诏诛杀曹操，事情被泄露。壬午日，曹操杀死了董承等人，并且诛杀了他的三族。秋七月，立皇子刘冯为南阳王。壬午日，南阳王刘冯去世。九月庚午日初一，有日食出现。颁布诏书命令三公举荐最孝顺者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举荐一人。让被举荐的人上书，畅所欲言。曹操与袁绍在官度大战，袁绍战败以后逃走。

冬十月辛亥日，彗星扫过大梁星区。东海王刘祗去世。

这一年，孙策去世，他的弟弟孙权承袭孙策的事业。

建安六年春二月丁卯初一日，有日食出现。

建安七年夏五月庚戌日，袁绍去世。于阗国进贡驯象。这一年，越雋有一个男子变为女子。

建安八年冬季十月己巳日，公卿在北郊开始举行迎冬祭礼。乐官又开始准备八佾舞。开始设置司直官，监督中都官。

建安九年秋八月戊寅日，曹操打败袁尚，平定冀州，自封冀州牧。冬十月，彗星扫过了东井星区。十二月，按照不同等级赏赐给三公以下官吏金钱布帛。此后每三年赏赐一次，成为常规。

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在青州大败袁谭，并且杀死了他。夏四月，黑山强盗张燕率领部属向朝廷投降。秋九月，依照不同等级赏赐尤其贫穷的官吏金钱和布帛。

建安十一年春季正月，彗星扫过北斗星。三月，曹操在并州打败高干，将他俘虏。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死雍州刺史邯郸商。这一年，立已故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八国全部废除。

建安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在柳城打败乌桓，并将乌桓部落的首领杀死。冬十月辛卯日，彗星扫过鹑尾星。乙巳日，黄巾贼打死济南王刘赟。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掉袁尚、袁熙。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被免官。夏六月，取消三公官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日，曹操自封丞相。秋七月，曹操向南讨伐刘表。八月丁未日，光禄勋郗虑升为御史大夫。壬子日，曹操杀掉了太中大夫孔融，诛杀他的族人。这一月，刘表去世，小儿子刘琮继位。刘琮举荆州向曹操投降。冬十月癸未初一日，有日食现象出现。曹操用水军进攻孙权，孙权的将领周瑜在乌林、赤壁大败曹军。

建安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发生了地震。

建安十五年春二月乙巳初一日，有日食发生。

建安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日，曹操同韩遂、马超在渭南大战，韩遂等被打败，曹操平定关西。这一年，赵王刘赦去世。

建安十七年夏五月癸未日，杀死了卫尉马腾，并诛杀他的三族。六月庚寅日，有日食现象出现。秋七月，洧水、颍水泛滥。发生了虫灾。八月，马超攻破凉州，杀掉凉州刺史韦康。九月庚戌日，立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冬十二月，彗星扫过五诸侯星区。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日，恢复禹贡所记载的九州。夏五月丙申日，曹

操自立魏公，加九锡。天下大暴雨。将赵王刘琮迁为博陵王。这一年，岁星、镇星、火星都进入太微星区。彭城王刘和去世。

建安十九年，夏四月，天大旱。五月，有雨。刘备打败刘璋，夺取益州。

冬十月，曹操派遣将领夏侯渊去枹罕进攻朱建，将他俘虏。十一月丁卯日，曹操杀害了皇后伏氏，并杀死她的族人和二位皇子。

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甲子日，立曹贵人为皇后。赐全国男子爵位一级，推举的孝悌、力田者二级。依照不同等级赏赐各王侯公卿以下的人谷物。秋七月，曹操夺取汉中，张鲁投降。

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日，曹操自称为魏王。五月己亥初一日，有日食出现。秋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见。这一年，曹操杀死了琅邪王刘熙，封国被废除。

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任命丞相军师华歆担任御史大夫。冬季，彗星在东北方出现。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瘟疫。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日，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杀曹操，没有成功，最后曹操诛杀了耿纪、韦晃的三族。三月，彗星出现在东方。

建安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日，有日食出现。夏五月，刘备夺取汉中。秋七月庚子日，刘备自称汉中王。八月，汉水泛滥成灾。冬十一月，孙权夺取荆州。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日，魏王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继位。二月丁未初一日，有日食出现。三月，改年号延康。冬十月乙卯日，皇帝让位，魏王曹丕称天子，尊奉皇帝为山阳公，封邑一万户，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奏报事情无须称臣，接受诏书无须行拜礼，可以使用天子的车驾衣服参加郊祀天地的仪式，祭祀宗庙、祭祖、腊祭都仍然按照汉代制度，都城定在山阳的浊鹿城。皇帝四个封王的儿子，全部降为列侯。

第二年，刘备在蜀称帝，孙权在吴称王。因此天下形成三分的形势。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日，山阳公去世。从让位到死总共十四年，享年五十四岁，谥号孝献皇帝。八月壬申日，按照汉朝天子的礼仪在禅陵入葬，设置园中邑令丞。

太子早死，孙子刘康在位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死去。儿子刘瑾在位四年，太康十年死去。儿子刘秋在位二十年，永嘉年间被胡贼杀死，封国被废除。

26

黄琼传、李固传

——《后汉书》卷六十一、卷六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送陈毅同志一阅。“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毛泽东读范曄《后汉书·黄琼传》、《后汉书·李固传》的批语
(毛泽东 1965 年的一个批示)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摘自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信

【解析】

《后汉书》是南朝宋范曄所著的纪传体东汉史。

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湖北光化）人，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二十

一年(396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祖父范宁,曾为晋豫章太守,给《穀梁传》作过注。其父范泰,为宋时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是饱学之士,曾有文集传世。范晔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少好学,博涉经史,善好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他十七岁时开始做官,自参军、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镇军长史、下邳太守一直到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时,范晔为尚书吏部郎,时年三十五岁。因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去世,而他深夜在房中饮酒,且开窗听挽歌取乐被人告发,被贬为宣城太守。后来刘义康离开了朝廷,范晔又被召回作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要。但是同僚沈演之、何尚之等又多方诬陷。当时因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阴谋发动政变,想拥戴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为皇帝,范晔知情不报,被徐湛之告发。于是,他竟以首谋罪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二月被处死刑,时年48岁。《宋书》和《南史》中的范晔传对他多有诬罔之词,特别是《宋书》对他尽极丑诋之能事,这当然是由于范晔与其同僚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所致,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范晔虽不像书中记载的那么坏,但他的死也谈不上什么进步意义。

东汉时,按照续补《史记》之例,分别修撰东汉各朝的史事,都由历朝史官担任。班固以后,范晔以前,编著后汉一个时代的史籍约有十八家,其中以班固、卢植等人所撰的《东观汉记》为最佳。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底本,将各家《后汉书》材料补充进去,充分显示了他选择、分析、组织资料的本领。《后汉书》写成后,由于其断限完整,组织严密,又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为人们所重视,隋宋以后,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的地位,而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

需要说明的是:范晔做完纪、传之后,欲作十篇志时,被杀。他死后,那些未完稿又遭损失。到了梁朝,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把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里的八志,补注到范晔书中,使《后汉书》成为完本。所以《后汉书》的原九十篇加上刘昭注补八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卷,包括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

由于范晔具有一定的唯物论思想,从内容上讲,《后汉书》较《汉书》有

所提高。

东汉时，迷信之风盛行，《后汉书》特立《方术列传》，客观记述之。对于敢于违抗封建统治之人，《后汉书》创立《党锢》、《独行》、《逸民》等列传，进行歌颂。而对于专权和腐败的宦官、外戚和大官僚地主，《后汉书》则给予揭发。书中显示出较少的帝王将相家谱之风。再者，《后汉书》对当时的重要奏疏和文章都直接录用，保存了一些真实的资料。另外，在体例方面，《后汉书》立传偏重以类相从，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都是东汉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又如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都有“宽仁恭爱”之称，也合为一卷。这是此书的优点。但《后汉书》无表，则是一大缺点。列皇后于本纪则显示了东汉时外戚的特殊地位，这也是其它史书所少见的。

《后汉书》的校补考订之作，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的《后汉书》部分、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周寿昌《后汉书补正》、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等。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专权是政治上的一个特点。章和二年（88年），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为大将军。他自恃亲贵，骄横跋扈，权倾朝野。朝臣慑于权势，多望风承旨。东汉的外戚专政，实始于此。和帝年长，与宦官郑众相谋，铲除窦宪，宦官开始得势。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历经安帝、少帝。顺帝即位（125年），皇后父梁商、兄梁冀相继为大将军，势盖朝野。梁氏专政历经顺、冲、质、桓四帝，是外戚专政的最盛时期。顺帝以后的三个皇帝都是梁冀所立。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依靠宦官单超等人的支持，铲除梁冀一门，又进入了宦官专政的阶段。在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的黑暗背景下，朝臣多为阿谀奉迎之徒，但也有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的忠言谏君之人，黄琼、李固便是其中的两位。

黄琼（86—164年），东汉江夏安陆（今属湖北）人，字世英，是黄香的儿子。他对东汉后期黑暗的政治倾轧极为不满，拒不就官。顺帝永建二年，再次被朝廷征辟。他走到途中，却犹豫起来，称病不肯前往。这时，一向仰慕黄琼名声的李固给他修书一封，即毛泽东所说的《李固给黄琼书》。李固在信

中勉励黄琼出仕，他批评当时名士的孤傲与清高，并认为他们名实不符，所以总是被人攻击。这就是所说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段话。黄琼到京师后，初任仪郎，后迁尚书令，官至太尉、司空。他经常上疏规劝顺帝，要其效法自古圣帝哲王：重农事、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其意见多被顺帝采纳。顺帝死后，黄琼不畏专权的外戚梁冀的势力，总是坚持正义，在众臣皆附和桓帝、谄媚梁冀时，他则据理力争，以前汉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指出“赏必当功，爵不越位”，从而使桓帝接受了他的意见。黄琼在临死前还上书桓帝说：“臣闻天者必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他指出“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使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的现象，认为这使得皇上闭目塞听，提醒桓帝要时时清醒明察。

李固（94—147年），东汉汉中南郑（今属陕西）人，字子坚。《后汉书·李固传》里称他“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初，他曾劝黄琼出仕。后因上疏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为议郎。永和年间（136—141年）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曾分化瓦解当地农民起义。不久，又任将作大匠、大司农。冲帝即位后，他任太尉，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冲帝死后，他要求立清河王，梁冀不同意，另立质帝。李固为宰相。不久，梁冀毒死质帝，立了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即汉桓帝。这期间，因李固再次要求立清河王，遭梁冀忌恨，后被罢官，并遭杀害。

1965年，毛泽东在读《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时，将此两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阅读，意在提倡李固、黄琼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以在领导干部中树立正气。

在读《黄琼传》和《李固传》中，毛泽东对李固给黄琼书中的几句话特别推崇。这几句话是：“……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

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念过这几句话。他认为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初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毛泽东到南方，7月8日，他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上面所录的那段文字即摘自这封信。当时，林彪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还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谈古今中外政变的问题，隐喻党内有人要搞政变，要复辟资本主义。中央当时要将林彪的讲话下发。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一方面道出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真实心态；另一方面他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怀疑，认为把他吹得神乎其神，使他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林彪这样吹捧他，实际上是借助他作打鬼的钟馗罢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是他读李固给黄琼书体会最深的一点。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时，毛泽东再次说到李固给黄琼的信。他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意在批评江青没有自知之明。11月29日，江青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认为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上是闲人，意在伸手要官。毛泽东给江青回信，让她读李固给黄琼书。指出江青的职务是研究国内外动态，此任务已很艰巨，不应说自己没有工作。毛泽东一再提到李固给黄琼书，可见他对此书的印象之深。

黄 琼

【原文】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遣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闲’。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谏，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曰：“闲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自帝即位以后，不行籍田之礼。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上疏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

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急遑，《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阙，而祈谷絜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飧醴载来，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书奏，帝从之。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复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复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复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

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赏赐，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续、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郎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

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七年，疾笃，上疏谏曰：“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剑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冠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维陵危，民鬼惨怛，赖皇乾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众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执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聒聒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亡身，陨歿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天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佞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

欤？臣至顽騃，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琬。

【译文】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黄香之子。黄香在《文苑传》中有传。琼开始因为父亲而官任太子舍人，后辞病不就。后赶上父亲去逝，服孝期满后，五府都征用他，他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很多人推荐黄琼有才能，帝于是使之和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一起坐公车前来征用。黄琼到纶氏后，称病不进见。有司弹劾说他不敬。帝下诏命下面的郡县以礼相慰遣。于是不得已而出仕。这之前征聘的处士大都没能和自己的声望相称，李固一向很仰慕黄琼，派人送信迎到路上去说：“听说你已经过了伊、洛，近在万岁亭，莫非正在进行的事有进展，你将要遵从皇帝的命令吗？所有的君子都说伯夷心胸狭隘，柳下惠为人不恭，所以传说：“不夷不惠，可否之间。”这都是所有圣贤之人处身所珍惜的。实在想枕山栖谷，拟迹如巢、由，这样也可以；如果要辅政济民，现在正是时候。自从生民以来、好的政治少而乱俗多，一定要等待像尧舜那样的君主，这种时机有志之士可能一生也遇不到。常言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阳春》这首曲子，能和上的非常少，名声很盛，到头来又难相称。近时鲁阳樊君被征用刚来时，朝廷设置坛席，像接待神明一样。虽然没什么特别之处，可言行却没有缺点。而诋毁诽谤之词流传，名望随即大大降低，难道不是听德望深，声名太盛了吗？自目前征用的各个人士来看，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人，都还没建什么功业，所以世俗的议论都说这些处士都是纯粹的虚盗声名。愿先生把这种错误看法能够消除，让众人叹服，一雪处士虚盗声名之言。”黄琼到时，马上拜为议郎，不久升为尚书仆射。

当初，黄琼随父亲在朝廷时，常见到一些记载的过去发生的事。等到后来做官，在官曹做事精明干练，在朝堂议事仗义直言，没有人能争过他的。当年连续发生大灾祸，黄琼上疏说：“最近以来，看到卦的位置参差错落，寒热

相互混杂；蒙气多次发生，太阳光暗，月光散淡，追究天意，大概不是假的。你应该打开石室。研习《河洛》，再令史官，查出上奏全部永建以前到汉初各种灾异，以及永建以后到今天的灾异，算一下共有多少。再派近臣文人来参考政事，多见见公卿，察问他们的得失。那些没有功德的人，应该都将他们斥免。臣以前就多次谈到过灾眚的问题，并想推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还没有承蒙皇帝的过问，已私下知道处士巴郡荣错、汉阳任棠，年纪都很老，具有作者七人（古贤者）的志向，应该再次被请到朝廷召见，帮助成就教化。”于是又诏令用公车征用黄错等人。

永建三年，天大旱，黄琼又上疏说：“往昔鲁僖遇旱时，自己放弃六件事，亲身节俭，停用女谒，放逐奸佞的人十三位，杀掉征民之税自己用的人九个，退出宫而住在南郊，天便下了大雨。今天也应该研究已发生的政事，如果有什么损缺，一定要保留质俭，来改变百姓的听闻。尚方御府，停止除去烦琐的费用。明智地诏令近臣，让他们遵循法度，如果有不想改的，让他们知道好坏。经常接见公卿，引进纳入有才的文人，向他们探访政治法理之法，让他们说说您的得失。又有囚徒越积越多，以致很多死去也足以破坏和气之世，招致旱灾和其他灾害。如果改掉弊端从善，选用良策，那便会灾消福生。”奏折递上去后，皇帝在德阳殿引见黄琼，派中常侍按黄琼的奏书分配主管官员去施行。

自从皇帝即位以后，便不再行籍田之礼。黄琼则认为国家的大典不应该长时间废用，又上表奏道：“自古的圣贤帝王，没有不恭敬地祭神明之祀，借以增加福气和吉祥的，所以一定要亲自行郊庙之礼，行籍田之劳了，用来表示走在种田人的前面，率先劝免人们安心种田。当初周宣王不籍千亩，貌文公认为会闹饥荒，于是便有了姜戎之难，终于损了中兴之美名。我私下认为陛下应遵循自古以来的鸿业，身体虔敬肃穆应天命；顺应时代潮流，怀柔众神，早晚到路上接触人民，早晚听庶人论政治来检验人臣。虽然《诗》咏赞过成汤不怠遑之事，《书》中赞美文王不暇食之事，但都不能加在您身上，现在朝庙的祭祀正被中止，但祈求未收之事，就在眼前。我担心左右侍从的内心，不愿多次劝免您前去；认为亲耕的仪式，能够得以废止。我看到先王的

典制中，籍田之礼有固定的日子。司徒都准备齐全，司空主持祭坛，这之前五天，有协风之应，您到斋宫，喝着甜酒载着农具，确实是十分隆重的。从癸巳以来，仍是西北风。雨露没有云集而降，天气寒冷还在结冰。到东郊迎春，不是自己亲自去，先农的祭祀，您本应当勤于自勉，来迎接和谐的空气，使八风按时到来。《易》中载：‘君子自强不息。’就是这个道理。”书呈给皇帝后，皇帝依从了他。

不久，升为尚书令。黄琼因为左雄所上的选孝廉的主张，只用那些儒家的学士文吏。对于选取士人的本意，还有遗漏，便启奏增加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类，事情得以施行。又因左雄曾建议招举官吏先在公府测试，再到端门复试。后来尚书张盛上奏除去这一科。黄琼又上表说：“复试的做法，将用来辨认清浊，检出有实才的而筛去虚华之辈，不应该改革。”皇帝便中止，后出朝任魏郡太守；不久升迁为太常。和平年间，被选为宫内侍讲。

元嘉元年，升为司空。恒帝想褒崇大将军梁冀，便命朝中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聚在一起商议给他的礼节。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说梁冀功勋卓著，对他的赏赐数量规模，应和周公相比，赏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只有黄琼建议说：“梁冀在前不久因亲迎皇帝的功劳，增食邑三千；另外他的儿子胤也进行封赏。当初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造化太平，因此得以大建土宇，占地七百余里。现在诸侯以户邑为制，不用里数为限制。萧何在泗水认识了高祖，霍光安定倾危之势来兴国，都增加户邑加封进爵，来显示他的功绩，冀可以比做邓禹，合食邑四个县；赏赐的级别，和霍光一样，让天下知道赏必按功，爵不越德。”朝廷依了他。梁冀内心深以为恨。赶上地震诏策得以免去。又重新做太仆。

永兴元年，升为司徒，又转迁为太尉。梁冀前后推举辟召的，一个也没用。虽然有的人本身善良但因经梁冀所推荐，也没有加以任命。延熹元年，因为日食而被免。稍后又成为大司农。第二年，梁冀被杀，太尉胡广、司徒韩续、司空孙朗等人都因阿附遭免。同又拜黄琼作太尉，因为是皇上的师傅，又不阿附梁氏，所以被封为郃乡侯，食邑千户。黄琼称病推辞册封六七次以上，言词的意思十分恳切，皇上就答应了他的辞让。梁冀被杀后，黄琼一人大权

在握。奏州郡中有官员贪污，黄琼处罚甚至治死者数十人，全国因此都震动。不久五侯专权，权倾内外，自己认为不能匡复。便称病不起。永兴四年，因为有寇贼免去职位，当年又为司空。秋天，因为地震免职。

永兴七年，病重，上疏进谏说：“我听说天道一定要让气刚强，国君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政治。因此王者居高处而自持，不能不安定；脚下不稳想要担负重力不可以没有依靠。自持不安定便会被颠覆。承担重力没有依靠就会产生危险，所以圣人位居人上，以德义为首；到危及国家政权时，则把贤人作为主要力量。唐尧把德化当作冠冕，社稷和契当作筋力。地位提高了就更加推崇，扰动了就更加依靠，这就是先圣们长守万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原因。当初高祖皇帝应天顺民，靠武力而称王。扫除秦、项，建立政权创建制度遗留下圣德和国统。到了哀、平帝时，帝道不按纲常，政权日益混乱；便让奸佞之人专权，外戚恣行。头上不以仁义为冕，办事情不以贤人为主要力量，终于导致颠覆，使汉室国统灭绝。陛下听信谗言，终于导致太尉李固、杜乔，忠心直言，以德辅政而亡其身。臣世代蒙承皇恩，身轻位重，勤奋不能弥补过失。今天我即将朽木，但恐这一去将永远有负于您，故在这垂绝之日，仍上不讳之言，万望三思。当年去世，享年七十岁而终。追赠为车骑将军，谥号为忠侯。

李 固

【原文】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术传》。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取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

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今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革，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翼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执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

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贵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

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罚不能复禁，化导以之寝坏。此天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得，指撝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

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议郎。

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岁中，梁商请为从事中郎。商以后父辅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异数见，下权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风化，退辞高满，乃奏记曰：

“《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惲之徒，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朝廷初立，颇存清静，未能数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润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群下继望。可令中官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明将军望尊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浹。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刑，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

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容不尽乎！”

商不能用。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

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减移。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殍散。迁将作大匠。上疏陈事曰：

“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昔秦欲谋楚，王孙圉设坛西门，陈列名臣，秦使惧然，遂为寝兵。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惜。宜征还厚等，以副群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光禄大夫周举，才谋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惲、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

察，朝廷称善。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扬、徐盗贼盛强，恐惊扰致乱，使中常侍诏固等，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固对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从之，即暮发丧。

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年八岁，是为质帝。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威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逮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窬呈试。出入逾侈，輜辂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悼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机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

衅，事合诛辟。”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

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苦烦甚，使促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因议立嗣，固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

“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慧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钭锁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

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慚，皆长叹流涕。

州郡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中。小子玆得脱亡命。冀乃封广、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钱，右秉铁锁，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亭长叹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跼，耳目适宜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闻而不诛。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听得槨斂归葬。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

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

玆字德公。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玆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已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玆，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玆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

玆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玆。玆专精经学。十余年间，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玆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追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玆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

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州郡礼命，四府并辟，皆无所就。后征拜议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时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世称其平正。

灵帝时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国家赎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燮上奏曰：“续在国无政，为妖贼所虏，守藩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时议者不同，而续竟归藩。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几，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京师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擢迁河南尹。时既以货赂为官，诏书复横发钱三亿，以实西园。燮上书陈谏，辞义深切，帝乃止。先是，颍川甄邵谄附梁冀，为邳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邵还至洛阳。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乃具表其状。邵遂废锢终身。燮在职二年卒，时人感其世忠正，咸伤惜焉。

论曰：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害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燮同赵孤，世载弦直。

【译文】

李固，字子坚，是汉中郡南郑县人，是三公之一司徒李郃的儿子。在

《方术传》中有关于李固的记述。李固相貌特别奇怪，头顶有三处骨头隆起就像鼎足，前额有一处骨头微微隆起延伸进发丛，脚底有龟背一样的图案。幼时好学，常步行投师，无论路途多远。终于对古代典籍有了深入研究，结交了一批英雄豪杰。四方有志之士，许多人仰慕他的风采并来向他学习。京师人都赞叹：“这又是一个李公了。”司隶校尉、益州牧都命令郡太守把他荐举为孝廉，还征召他为司空掾，对这些资格、职务他都拒不接受。

阳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灾等异常现象发生，公卿推荐李固回答皇帝的策问。皇帝诏策里又特别问到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和政治上应办的事。李固回答说：

“据我所知，帝王把天当父，把地当母，以山川为宝。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实现了，阴阳就和谐了。政治教化不恰当了，就要出现山崩地震一类灾难。这些都是因为上天的心受到了刺激，在事物上所做的具体反映。大家都知道，教化需要坚持才能奏效，教化以职掌推行，官位以解人办理。古代提拔人，有德的人才能授予官爵；现在提拔人，只看谁有钱有势。听说诏书要求，施政务求宽大博爱，痛恨严酷。但现在长吏以多杀人出名的，一定加以提升奖赏；心存宽厚温和而又没有派系支持的人，总是被斥退排挤。所以淳厚的风气得不到发扬，冷漠轻薄的习俗得不到革除。即使增多刑律条文，增多禁令，又有什么用呢？以前孝安皇帝变更打乱旧有规章制度，把爵位封赐给阿母王圣，于是留下祸根，让樊丰之徒利用权力为非作歹，侵夺君主的威势，改乱嫡子的继承顺序，以至让陛下受窘，身历艰辛。国家从困难危险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以后，皇朝中兴，陛下即位，天下人都景仰拥护，盼望有革新的教化与政治。弊端集多之后，容易实现中兴。的确应当广泛考虑采取美善的治国办法。但目前议论者仍然在说：‘现在的事，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臣在民间，听说这话非常痛心。实际上从汉朝兴建以来，三百多年，贤明君主前后相继。十八位君主，难道都没有乳母养育之恩？难道忘了封爵是一种荣幸？但上畏天的威严、下查经典训示，知道从义理看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就不封赐爵位了。现在宋阿母虽然有大功劳，有勤劳谨慎的美德，只要增加赏赐，对她的劳苦也就能够足够酬答了，建立新的封国，确实有违传统制度。听说宋阿母

天性谦虚，必定会进行推辞，陛下应当成全她辞让封国的高尚风格，使她获得永久安乐的幸福。

妃后家族少有能保持完整完全的，难道是天生的品质必然导致这种结果吗？其实是由于爵位高贵显赫，专制揽权，天道非常厌恶，而他们不懂得自我约束，所以会走向覆灭。先帝宠爱优待阎氏，提升爵位、授予称号太快，所以阎氏遭受祸患，简直瞬间就到。《老子》说：‘他的前进快，他的后退也快。’现在梁氏是皇后的亲戚，根据礼制规定，是不应当成为臣下的。给他一个高的爵位，也还可以，但子弟亲属，也都官职荣誉一并兼有，永平、建初年间的做法，大概不是这样。应该叫步兵校尉梁冀及各位侍中回去只做黄门官。使国家大权和外戚分开，政权归还国家，这样难道不好吗？

另外，诏书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许担任考察孝廉的官吏，是因为这些人掌握威权，接受人情请托的缘故啊。而中常侍在皇帝身边，声势威慑天下，子弟做官领取俸禄，简直没有止境。虽然表面上谦退沉默，不干涉州郡选举，但奉承虚伪之徒，却在迎合他们的意向荐举。现在可以为中常侍设立一条长期遵守的禁令，内容和关于中臣的禁令一样。

过去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一个郎的职务，明帝不允许，而赐给他一千万钱。所以宁愿重金赏赐而不愿把微小官职给他，是因为任命一个没有德才的人做官，就要为害百姓啊。我私下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侯羊迪等，没有其他什么功劳，刚一任命，就是正式官职。这虽然是小的失误，但已经破坏了传统制度。前面帝王的制度，是应当坚持遵守的，政令教化一有差错，那是一百年也挽救不了损失。《诗》说‘上帝老是反复无常，下面百姓们全都受了害。’这是批评周王变改祖宗法令制度，因而使下面的百姓们全都受了害啊。

现在陛下之有尚书，就好像上天有北斗星。北斗星是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调节元气，使四季变化均匀，尚书传达帝王命令，把政令推行到全国，位高权大，负有重大责任。如果不平心处理事务，灾害必然到来。确实应当选择恰当的人选充任，以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现在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宫外有公卿尚书，宫内有常侍黄门官，就好像一个门里边，同一家的事情，平安了，共同享有幸福喜庆；危险了，共同随祸患失败。刺史、

二千石，在地方上主持政事，按朝廷法令办事。圭表弯了，日影一定歪斜；水源清澈，下流一定洁净。就好像敲击树干，许多树枝全都一齐动摇一样。《周颂》说：“只要振奋起来，没有谁不起而响应。”这就是说发动在朝廷，响应在地方啊。依这种情况看，本朝号令，怎么能允许有失误呢？漏洞一出，则奸邪之辈就要产生坏的念头：争利之门一开，则求仁义的路就堵死了。用刑罚不能禁止，教化引导的功效也要因此而被逐渐破坏。这是天下的根本，当今的急务。陛下应当打开书库，把图书典籍陈列出来，招集众多儒生，深入了解失误与成功，挑选出各种灾异现象进行研究，以探求天意。他们的言论中如果有符合道理的，立即施行，选拔发言者出来做官，以表彰那些有能力的人。这样皇帝天天都能够听得到新的东西，忠臣能够把所想直说出来。另外，还应当撤免宦官，取消他们的大权，只设置常侍两人，要规矩正直有德行的人，在身边办公。小黄门五人，要才智闲静文雅的，在殿中任职。这样，这些批评议论可以消失，太平可以实现了。臣所以敢拿出这些愚昧无能的话自己冒昧地说出来，也许这是皇天想叫我这个小臣提醒陛下。陛下应当透彻明察臣的话，怜惜臣，赦臣死罪。”

顺帝看了他的对策，采用了很多。随即把宋阿母从宫城迁出来送到她家里去，各位常侍都叩头谢罪，朝廷从此出现了严肃认真景象。顺帝任命李固为议郎，但宋阿母和宦官们恨李固的言论正直，因而假造事实用匿名诬告文书陷害李固，说他犯有罪行，事情从皇帝那里传下来交给主管官吏查办。大司农黄尚等人向大将军梁商请求援助，同时仆射黄琼辨明李固事件的真相，经过很长时间，李固才得正式担任议郎官职。

李固被调出做广汉郡雒县县令，上任途中到达白水关时，解下印绶，辞职回到汉中，把门关起来，不和社会交往。同年，梁商又请他出任从事中郎。梁商以皇后父亲身分辅佐皇帝执政，但懦弱温和只注意自己的节操而不能对朝政作必要的整顿裁断，灾异随即一次次出现，下属官员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固想叫梁商先端正风俗教化，等到功高福满时及时隐退。于是写信给梁商说：“《春秋》因为仪父开辟守义之路而褒扬他，因为无骇不堵闭图利之门而贬他。义路堵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从前孝安皇帝宫内信任伯荣、樊丰

之辈，宫外把政事委托给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贿，任用人不讲次序，天下乱哄哄的，怨声载道。现在皇帝初即位时，朝廷很是清廉平静，但没能保持几年，政风又逐渐堕落损坏。皇帝身边近臣所偏袒推荐的，每天都有被提升的；宁死也要美善宗旨的，得不到提升。并且没有改革弊端确立美德的方法。还有一事，皇帝即位以来，十多年了，还没有皇子，臣民们都牵挂心思热切盼望。应该让皇后广泛挑选嫔妃宫女，也选身份低下的女子中适宜生育的人，奉献给皇帝，顺应天意。如有了皇子，母亲自己乳养，不要委托给保姆医生巫婆抚养，而招致赵飞燕因妒嫉而杀害皇子这样的事。贤明的将军声望高地位显赫，应当把天下作为考虑的内容，崇尚谦虚自省，为全国作榜样。但您新建祠堂，耗费的工要用亿来计算，这不是体现光明美德、崇尚提倡清廉节俭作风的举动啊。自从这几年以来，灾难怪异现象一次又一次出现，一年接一年雨水不足，却是阴云常罩。这表明宫廷内部可能有阴谋。孔子说：‘聪明人见到怪异现象就该联想到自身典范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愚蠢人见到怪异现象就想着掩盖事实。’天对人的态度是无亲无疏的，谁善良谁就会受到老天的帮助。这应当值得引起人的敬重畏惧啊。加上最近月食一直等到月亮运行到端门侧面时才结束。月亮，是大臣的天象表征分。东西高到极点就危险了，水太满了就要溢出来了，月亮满了就开始产生缺损，太阳走到天空顶中就要下移了，这四种情况都是自然规律啊。天地的心愿，是把幸福赠予谦虚的人而忌恨自满的人，所以贤明通达的人功成就身退，保全名声颐养天年，没有被利诱和驱迫的忧愁。真的朝廷纲纪有条理了，政治秩序井然了，仁义治国原则得到施行了，忠贞观念在社会思想中的地位得到确立了，明公就应效法伯成子高及时退隐，以保全不朽的声誉，怎能和这些贪图好官的外戚凡庸之辈同日而语呢？我李固是狂夫愚人，不明白事情的要点，但钦佩古人灵辄那样不忘报答一饭之恩的高尚情操，更何况我深受您看重提拔，怎么能容许我不尽心陈述看法呢！”梁商不愿采纳李固的建议。

永和中年，荆州盗贼做起坏事来，一年时间也没有安宁，于是以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派遣官员到境内各处慰问，赦免盗贼以前的过错，答应他们一切从头算起，于是贼帅夏密等就聚集他们的大小头目与成员六百多

人，自己捆绑着前来自首。李固都原谅了他们，并且派他们回去，使他们自相招集，宣传李固的威信和朝廷的法令。半年间，剩下的人也都来投降了，全州之内于是都清静平定了。

李固向上奏报南阳太守高赐等人贪污赃款，纳取贿赂。高赐等人非常恐慌，于是联合起来用重金贿赂大将军梁冀，梁冀为他们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送文书去解救，而李固却是更加紧急的追究，梁冀于是把李固调为太山郡太守。当时太山盗贼屯聚好多年了，郡里常用一千多人追讨，还是不能制服他们。李固到任后，把一千多郡兵都解散回农村去种地，只挑选出能打仗的一百多人，以恩信去招诱盗贼。不到一年时间，贼都平息解散了。李固被提升为将作大匠。上疏陈述事情说：

“臣听说气中清纯的部分就是神，人中清廉公正的就是贤。养身的以练神为宝，安定国家的以保聚贤人为入手途径。过去秦国想攻打楚国，王孙圉在西门设置坛台，陈述列举出名臣，秦国使者惊惧，于是就把用兵的图谋取消了。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尊敬段干木，所以俊杰们争着来投奔他，名声超过齐桓公，秦人不敢侵犯西河，这大概是由于积聚贤人的效果。陛下治理乱世，勃然而兴，刚刚即位时，就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下达策书，嗟叹国事，让他们担任大夫。因此山洞隐人，智谋之士，清整衣冠，都做好准备，乐于被朝廷任用，全国欣喜，顺应向往陛下的恩德。杨厚等在职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卓越杰出表现，但小心谨慎勤奋不已，一心忧患着国家。臣以前在荆州，听说杨厚、贺纯等被以患病为名解除官职回归家乡，真是为此而感到惆怅，替时代感到可惜。有一天朝会时，见各个侍中都是青年，没有一个年老学者可资顾问的，实在令人叹息。应当召回杨厚等人，以便满足众人的期望。黄琼长期担任议郎，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众人都奇怪开始时职权提升得那么高，可是现在却停滞不动了。光禄大夫周举，才能超众，谋划正大，应当让他担任侍中，以便咨询。侍中杜乔，学识渊博，行为正直，是当代良臣，长期托病休息，应当下令让他到任办公。”

又推荐陈留郡的杨伦、河南郡的尹存、东平郡的王恽、陈国的何临、清

河国的房植等人。李固上书同一天，有诏令下达，召用杨伦、杨厚等，又提升黄琼、周举，委任李固为大司农。

从前，周举等八个使者巡察天下，揭发了很多人的罪恶，这些被揭发的人都是宦官亲属，宦官为他们求情，接着就有诏令不让追究。此外，以前是由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选择令史，光禄勋考虑任用尚书郎，这时都是不再经过考试而由皇帝个别直接命令。李固于是和廷尉吴雄上疏，认为八使所揭发的，应该抓紧惩办查处，选拔官吏的事，应该交付主管部门办理。汉顺帝听从了他们的话，于是改变决定，下令免除八使所揭发的刺史、二千石的官职，从此以后，很少再个别由皇上直接任命官吏，而严格要求三公，实行认真彻底考察资格。朝廷百官都赞扬这个变革很好。李固又和光禄勋刘宣上疏说：“近来选择太守，得到的大多都是不合适人选，以至于他们施行暴政，侵害百姓。还有，应该停止游乐，专心处理政务。”顺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下诏给各个州刺史，让他们检举揭发太守县令以下官吏冤屈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的事实，免除他们的官职，其中有贪赃枉法重罪的，交付诏狱严格查处。

到了冲帝即位，以李固为太尉，和梁冀一起参录尚书事。第二年冲帝逝世，梁太后考虑到扬州、徐州盗贼势力很大，担心宣布皇帝逝世后社会会受惊扰而发生动乱，就派中常侍通知李固等人，打算等所征召的诸王侯到了以后再发表。李固回答说：“皇帝虽然岁数小，仍然是天下的君父。今天去世了，人神全都为之震动，哪有臣子反而协同掩盖这个消息的道理呢？以前秦始皇在沙丘去世，胡亥、赵高隐瞒消息而不发表，最后杀害了扶苏，以至于连国家都灭亡了。近年北乡侯逝世，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也串通一气封锁消息，于是才有了孙程亲手杀了他们的事情发生。这是天下的大忌，是决不能这样做的。”太后听从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公布了丧事。

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年岁大又有德行，想拥立他为皇帝，对梁冀说：“现在是拥立皇帝的时候，应当选择年仅大一些、高尚贤明有德行、有实际从政经验的人，希望将军认真仔细地考虑这件大事，研究研究周勃、霍光立文帝、宣帝的事例，吸取邓后、阎后贪图权利而立年龄幼小能力薄弱的君主的

教训。”梁冀不听从李固的建议，于是立了乐安王儿子刘缵为皇帝，年龄八岁，这就是质帝。当时将为冲帝到京城北郊去确定建陵地点，李固提出建议：“现在处处是盗贼，军费开支比平日增加了一倍。新近建成宪陵，要消耗许多人工财物。皇帝年龄还小，可以在顺帝宪陵陵区内为他建造陵，像当初建殇帝康陵那样办，这样可以只消费现在预算的三分之一经费。”梁冀于是听从了李固建议。当时太后因为连续遭遇不幸，让宰相处理朝政，李固对朝政的种种纠正，常常得到听从。黄门署宦官全被赶走，天下人全都企盼从此开始过上太平生活，而梁冀猜忌专权，常常忌妒仇恨李固。

当初，顺帝时任命的官，很多都不是按部就班提升的，到李固主政时，奏请罢免了一百多人。这些人既怨恨李固，又摸清了梁冀的思想，于是一起捏造谣言诬陷李固说：“臣听说，君不能效法古代圣人，就不能承受天命，臣不能遵循旧例，就不能尊奉君主。过去尧去世后，舜敬仰想念了尧三年，坐下就看见尧站在墙边，吃饭时也就想起了尧，这便是追述先王的勤孝行为，不丧失臣子应有的节操。太尉李固，假公济私，利用合法权力搞邪恶活动，离间皇室的近亲，来自己发展团伙。至于表彰推举介绍任用的官吏全都是他的门徒，他所征辟召用的，没有不是跟他有旧关系的。有的是富人用钱财贿赂而得到的，有的是女婿亲家，共有四十九个这样的人列入官员名册。又广泛选取下贱商人来充令史，又寻求好马，送到窗前让他验收。出入排场过度奢侈。辎车、辇车，光彩夺目。大行皇帝还没有下葬，路上人都在流泪，只有李固独自擦抹脂粉，修饰容貌，梳理头发卖弄姿态，一摇三晃，慢步从容，简直一点悲伤哀痛的心情都没有。皇帝陵墓还没修好，就已开始改变旧有的政策，好事全部归功于自己，过错完全推给皇帝。赶走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不许他们为皇帝送葬。作威作福，李固是最厉害的了。臣听说，宰相的职责是调和阴阳，如果政治举措不当，寇贼作乱，就要找太尉负责。李固接受重任之后，东南作乱，两个州几个郡，千里之内都是一片萧条，上百万人为其所害，教化衰落。他却诽谤先帝，随意放肆地或主张这样或主张那样。先帝在世时，他没有在朝廷谏争的忠贞行为，先帝去世后，他倒有诽谤先帝的言论。儿子的罪，没有比增加父亲忧患更大，臣的罪没有比诽谤君主更大的了。李

固的过失，够得上处死。”诬陷信奏上去，梁冀把它呈报给太后，让太后批示主管部门查处。太后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李固因而避免了这场灾难。

梁冀害怕质帝的聪明，担心成为后患，于是命令质帝身边的人拿掺有鸩毒的东西给质帝吃。吃过后质帝觉得烦躁不安，难以忍受，就命人尽快召见李固。李固进来。上前询问：“陛下怎么得的病？”质帝还能说话，就说：“吃了煮饼，现在腹中很胀，喝点水还能活。”当时梁冀也在旁边，说：“为防呕吐，不能喝水。”话没说完，质帝就死了。李固伏在质帝尸体上放声号哭，追查、揭发侍从皇帝的医生。梁冀害怕他的阴谋活动被泄露，非常厌恶李固。

于是讨论拥立后嗣皇帝，李固联合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说：

“现在国家不幸，连续遭遇丧事。皇太后有圣德当朝执政，代理皇帝统治国家。贤明的将军遵行忠孝，忧念国家。而接连几年，帝王大位已中断三次，现在正值拥立新皇帝的时刻，帝位是国家最大珍宝，我们确实知道太后关心，将军在劳心深虑，审慎选择人选，都尽力要找到最圣明的人。但我们对这件大事牢记在心，私自有些想法。远想前代废立旧例，近见国家皇帝即位的前事，未尝没有询访公卿，广求众人议论，想让这件事办得上应天心，下合众望。况且永初以来，政事错误很多，地震波及到了皇宫宗庙，慧星划过整个天空。现在确实是将军劳神的时期。书上说：‘把天下送人容易，为天下得到恰当人选困难。’过去立昌邑王，昏乱一天比一天厉害，霍光忧愁惭愧，生气懊悔到极点，要不是博陆侯忠诚勇敢，田延年奋发敢为，大汉的政权，几乎垮掉了。这是最值得忧虑的重大事情，怎么能不深思熟虑呢？天下的各种事物，只有这件事最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梁冀收到信，于是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进行广泛深入讨论应该拥立谁。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有德行，众所周知，又是辈分最高的近亲，应当立他为嗣皇帝。在此以前，蠡吾侯刘志正在筹备和梁冀妹妹成婚的事，当时正在京师。梁冀想拥立刘志，众人的议论和他的想法不同，他心里虽感不平，但一时也没有驳倒众议的办法。中常侍曹腾等知道了这种情况，夜里拜见梁冀说：“将军几代都和皇后有亲戚关系，

执掌国家大权，宾客恣肆横行，有很多过错。清河王严明，如果真的被立为帝，那样一来将军离灾难不远了。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梁冀同意了他的话。第二天，重新召集公卿开会，在会上梁冀气势汹汹，语言激烈、霸道，胁迫众人立蠡吾侯立为帝。从胡广、赵戒以下诸将，没有不害怕的，都说：“就听大将军的命令吧”，惟独李固与杜乔坚持原来的建议。梁冀严厉地说：“散会！”李固思想上既不同意梁冀的看法，又还希望大家的看法可以实现，于是又写信劝梁冀。梁冀更加愤怒，就劝说太后先下令免除李固官职。终于立了蠡吾侯，这就是桓帝。

一年多以后，甘陵刘文、魏郡刘鲋各自谋划拥立清河王刘蒜为天子，梁冀于是诬告李固和刘文、刘鲋共同制造妖言。把李固关进监狱。李固门生勃海郡王调自己戴着枷具上书，申明李固冤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前申诉。太后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就赦免了李固。等到李固出狱的时候，京师满街都高呼万岁。梁冀听说之后，惊恐万分，害怕李固声名德行最终要成为自己的祸源，于是再把前面别人诬陷李固的上书重新上奏。于是杀了李固。李固当时年龄仅五十四岁。

临刑前，李固给胡广、赵戒写信说：“李固蒙受国家厚恩，所以竭尽大臣应尽职责，不顾死亡，志在匡扶王室，想把国家治理得可以和文帝、宣帝时相媲美。哪里想到有一天梁氏错误迷惑，你们几位屈辱地听从，化吉为凶，把成功的事变为失败的了呢？汉家衰落，从此开始了。你们几位蒙受皇帝丰厚的俸禄，国家危险不扶持，破坏国家大事，将来的正直史官难道会有私吗？我李固自身虽然是结束了，但在坚持正义这一点我是做到了，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呢！”胡广、赵戒看到信，都悲伤惭愧，长叹流泪。

州郡官吏在郾城逮捕了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他们也都死在监狱里。小儿子李燮脱了险，化名逃走。梁冀于是封赏胡广、赵戒，而把李固尸体暴露在四通八达的交叉路口，下令说：哪一个敢来哭吊李固的，就以犯罪论处。李固的弟子汝南郭亮，刚十五岁，在洛阳游学，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左手提奏章和斧头，右手提铡刀，到宫门前上书，请求收葬李固尸体。没被批准。就去李固陈尸处哭吊，在李固尸前申说自己的心意，守着李固尸体。夏

门亭长呵责他们说：“李、杜二公是大臣，不能使皇帝得到安定，不能好好效忠，而无缘无故制造事端，你们这种人是怎样的迂腐儒生啊，公然违犯诏书，是想试探一下刑罚规定的真假吗？”郭亮说：“我郭亮含阴阳而诞生，顶天立地，按照正义原则行动，哪里还管什么性命，何必拿死恐吓我呢？”亭长叹息说：“生活在衰乱之世，天高而有雷霆不敢不弯腰，地厚而有沦陷不敢不收脚站立，耳目只能挑选适当的内容去看去听，口不可随便乱说啊。”太后听说了，并不加责罚。南阳董班也去哭吊李固，并且巡行查看尸体不肯离开。太后哀怜他们，于是允许他们收尸并安排归葬。郭亮、董班两人由此闻名于世，三公同时来征辟。董班于是隐藏而去，谁也不知他的最终归宿。

李固所著的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共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于是他们共同编次李固言论事迹，成为《德行》一篇。

李燮，字德公。当初，李固被免职，李固知道祸难逃不过去了，于是就把三个儿子送回家。当时李燮才十三岁。他的姐姐李文姬，是同郡赵伯英的妻子，贤德而且有智慧，见两个哥哥回家，详细了解到事情经过，默默悲伤，心里想：“李氏要被灭了！从祖父以来，李氏全家一直修德行仁，怎么会落到这个结果？李文姬于是暗地和两个哥哥商量，把李燮事先藏起来，对外面说是回京师了，人人都信以为真。不久，灾难发生了，命令下来叫郡里逮捕李固三个儿子。两个哥哥受害了，李文姬就对父亲的门生王成说：“您和我父亲交往，坚守正义，有古人的节操。现在我把幼小的弟弟托付给您，李氏存灭与否，就靠您了。”王成被她的义气所感动，于是带着李燮沿江东下，进入徐州地界，让李燮改名变姓做酒店的伙计，而自己则在街上卖卦，装着互不相识，两人只在暗中往来。

李燮跟从老师学习，酒店老板感到奇怪，意识到李燮不是寻常人，把女儿嫁给了他。李燮精通经学。十多年后，梁冀被处死，但全国各地灾难和疫病仍然不断出现。第二年，史官向桓帝说，陛下应当发布大赦，还应当关怀、录用冤死大臣的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寻找李固后代。李燮这才告诉酒店老板他的来历。酒店老板准备了车子、许多财物送他走，他都不接受。李燮于是回到家乡，为他父亲追行守孝之礼。姐弟相见，悲痛得让旁人都感动不

已。李文姬紧接着就告诫弟弟：“父亲正直，是汉家的忠臣，但遇上了朝廷混乱，梁冀任意残杀，让我们家几乎绝了后代。现在你幸而得了救，这可是天意啊！你应当断绝和别人的关系，不要胡乱往来，说话小心，不要有一句牵涉到梁氏。牵涉到梁氏，就牵连到皇帝，灾祸就要重新到来了。谈到家里遭遇，只说自己的过错就行了。”李燮认真地遵从了姐姐的教诲。后来王成去世，李燮按礼制要求安葬了他。想起旧恩，感伤不已，逢年过季设置上宾神位祭祀他。

州郡送来任命书，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全来征召，李燮都不去就任。后来李燮被召入朝廷任议郎。在职期间，李燮要求自己清廉、方正，和人交往，都是容让别人的短处而取其长处，喜好成人之美德。当时颍川荀爽、贾彪，虽然都有名声，但互相看不起对方，李燮和他们都有交往，没有厚此薄彼，人们都称赞他的公平正直。

灵帝时，李燮被任命为安平相。在这以前，安平王刘续被张角反贼捉去，国家用钱赎回了他，朝廷商议恢复他的封国。李燮上奏说：“刘续在安平国没有政绩，被妖贼俘虏，守卫藩国不称职，辱没了朝廷，不应当恢复他的封国。”当时参加商议的人看法不同，而刘续终于被恢复了藩国。皇帝认为李燮诽谤刘氏宗室，把他遣送到左校去服苦役。不到一年，安平王刘续果然由于为非作歹而被处死。于是朝廷任命李燮为议郎。京师流传一句话：“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李燮被提拔为河南尹。当时已经是只要交钱就可以买官做的时代，皇帝又下令强行征调三亿钱充实皇家的西园府库。李燮上书劝谏，道理讲得深刻切实，皇帝于是中止了这个命令的执行。在这以前，颍川甄邵谄媚巴结梁冀，当了邳县县令。有一个和他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的人得罪了梁冀，投奔甄邵，甄邵表面接纳了他，暗地却报告梁冀，梁冀就把他捉去杀了。甄邵要升为郡太守时，正碰上母亲去世，甄邵就把他母亲埋进马棚，自己先接受提升命令，然后发丧。甄邵回到洛阳，李燮出行在路上遇到了他，命令士兵把他的车子推到沟里去，乱棍打了一顿，用一块绸子大写“谄贵卖友，含官埋母”几个字贴到他的后背上。又向皇帝上表揭露他的丑行。甄邵于是被规定终身不得

做官。李燮在职两年去世，当时大家感到他家世忠贞正直，全都为其伤感叹惜。

论说：一个被称颂为仁人的人，他的抱负修养就非常弘大！说话做事，难道仅仅是为自己求取名声获得安全吗？他们为的是确立取舍标准，端正天下的风气，使天下人愿为保全真理而生，愿为坚守正义而死啊。只看重义，难免要轻视生命；只看生命，难免会违背道义。专看重外物，难免损伤智慧；专看重自己，难免损伤仁爱感情。如果把正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舍弃生命，就是可取的办法了；若把生命看得比正义重要，那么保全生命就是可取的办法。皇帝昏庸无道，就失了君道；臣下诚实坚定，就尽了臣的忠贞之节。臣下坚守忠贞之节直到死亡，就是杀身以成仁；离开这个原则而不去做，就是求生以害仁。顺帝、桓帝时期，君位继承连续中断了三次，太后掌握最高权力，贼臣虎视眈眈。而李固依据宰相之位执掌大权，挺身奋力维护正义，坚定不可动摇。难道他不知道坚守忠贞之节会惹祸吗？他是以丧失职守为耻辱啊。看他遇事所发的正大言论，和他给梁冀的信，虽然时机不巧因而主张受到抵制，他仍然坚定执着而不愿停手不管。真是纯洁到极点，心里只有国家！反过去看看胡广、赵戒，只不过是堆粪土罢了！

赞说：李固、杜乔忠于职守，同心协力，帮助皇帝实现文宣之治，自己向伊尹、后稷为楷模，不幸正道不通，时代黑暗，终于遭到邪恶力量的诬陷。李燮的经历，和赵氏孤儿一样，他继承了先人的正直品格。

27

陈寔传

——《后汉书》卷六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范曄《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

【解析】

陈寔（104—187年），字仲弓，东汉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汉末名士。早年做过县吏一类的小官。据《后汉书·陈寔传》所载，他“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来县令再次召他做官，他却隐居阳城山中不就。但因家境贫寒，他后来又做了郡西门亭长。党锢之祸发生后，陈寔受到牵连。当时很多人都逃命而去，而陈寔则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请囚禁。待党禁解除后，他屡次辟召不就。陈寔在乡间之间，以豁达公正著名，范曄在《陈寔传》中称他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所以，乡里民众间发生了争执，都愿让他判个是非曲直，无不心服口服，以至于有“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之说。

陈寔还特别注重传统的乡里劝化之风。据《陈寔传》所载：有一年发生饥荒，民生甚苦。有天晚上一小偷到陈寔家偷东西，藏在梁上，准备寻机下手时，被陈寔发现。陈寔没有叫喊，他起来穿好衣服，把子孙都叫到一起，严

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止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了，大为震惊，他惭愧地从梁上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没有训斥他，反而鼓励他说：“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刻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随后，令人送给他绢两匹。从此以后，他所在的县里再也没有盗窃之事发生。

陈寔于187年去世。因其在乡间威望甚高，大将军何进还专门派人前往吊祭。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吊唁人达三万多，许多人为他披麻戴孝。大家为他立碑，其谥号为文范先生。

毛泽东很赞赏陈寔的为人。他在“梁上君子”这段文字后面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在读史书时，在其它地方也表达了这一思想：一是读《汉书·朱博传》中记载的关于朱博的两个故事的批注。朱博是西汉成帝、哀帝时的大官，他出身贫寒。在出任冀州刺史时，前任留下的从事认为他身为武吏，不懂文法，就组织了几百人在他外出巡视时拦路喊冤，以试探朱博的能力。朱博心中明白此事的原委，当场顺利处理了几百人提出的问题。后查明此事确为前任刺史的从事教唆、授意之结果，就把那人杀了。另一故事是说一个叫尚方禁的大户，年轻时因通奸被砍伤了脸颊，留有疤痕。主管此事的官员受贿，不仅没治他的罪，反而让他做了官。朱博知道此事后，在召见尚方禁时，故意问他脸上疤痕的由来。尚方禁知道已瞒不过去，赶紧叩头认罪。朱博没有责备他，反让他立功自效。尚方禁表示以死相报，以后果然有所作为。对于受贿的那位官员，朱博进行教育，仍让他官任原职，此官以后也再没受贿过。毛泽东读这两个故事时，在第一个故事旁批注道：“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而在第二个故事处毛泽东批注道：“使人改过自效。”可见他赞同朱博对第二件事的处理，而对第一件事的处理则不以为然。二是毛泽东读《南史·孔琇之传》中的一段批注。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他在任吴郡县令时，有个十岁的小孩偷了邻居的一捆稻子。孔琇之将其捉来判罪，认为“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天头上批注道：“此种推论，今

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显然，毛泽东认为此推理是十分主观武断的，应以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人和事，不能因一个十岁的小孩偷了一把稻子就认定他长大以后就会无所不为。毛泽东主张用陈寔那样的方法诱导、劝化，如果这样，此小孩变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强调“此种推论，今犹有之”，是在批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不仅认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而且认为人民群众中大多数是好的，坚决反对“天下善人少，恶人多”的谬论。《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卷记载：南北朝时，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他对当时谪戍边疆而逃跑的人定出一条规矩：凡一逃，则全家都得服劳役。此举遭到光州刺史崔挺反对，他认为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罚，殃及全家，则极少的善人也跟着倒霉，这将是悲哀之事。毛泽东在“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旁边画一着重线，并批上“此古人一贯谬论”。他在《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所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少”旁边批道：“就劳动者而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是非关系时说：“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这段话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之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一向反对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而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帮助犯错误的同志。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认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而且在实践上坚持对犯错误的人进行认真改造。如众所周知的末代皇帝溥仪，正是被党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皇帝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另外，党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等都是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具体运用。

【原文】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

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实，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实知其非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实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实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实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实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实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空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及后逮捕党人，事迹连实。余人多逃避求免，实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吊焉。乃后复诛党人，让感实，故多所全宥。

实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实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实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赐等常叹实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实，欲特表以不次之位。

实乃谢使者曰：“实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有六子，纪、湛最贤。

【译文】

陈寔，字仲弓，颍川郡许县人。出身寒微。陈寔小时候，即便在做游戏时，也是孩子王。陈寔年轻时做县衙小吏。常常干粗重杂活，后来做都亭佐吏。陈寔有志向、爱学习，一有空就读书。县令邓邵和陈寔谈话，试探他的才能，认为他与众不同，就让他以太学里读书。后来县令再次征召陈寔做县吏，陈寔却躲避隐居在阳城山中。当时有人杀了人，同县姓杨的官吏怀疑陈寔，县衙就逮捕了陈寔，经过拷问，没有事实依据，后来陈寔被放出来。等到陈寔做了督邮，就暗中托付许县县令，以礼对待姓杨的官吏。远近听说此事的人，都赞叹佩服陈寔。

陈寔家境贫穷，又做郡西门的亭长，不久转为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付太守高伦安排自己所推荐的人为吏。高伦便签署命令将这个人命为文学掾。陈寔知道那人不能胜任，就拿着高伦签署的命令求见高伦。陈寔说：“这个人不适合担任此职，而侯常侍的意愿也不能违抗。不如由我来签署任命，这样，便不会使你的名声受到损害。”高伦答应了陈寔的请求。于是民间舆论哗然，都责怪陈寔举荐不当，陈寔始终没有辩解。高伦后来被授予尚书，郡中的士大夫送他到轮氏县的传舍。高伦对大家说道：“我从前给侯常侍安排一个官吏，陈寔暗中教我收回原任命，而改由他来签署任命。我几次听说因为这件事陈寔遭到非议，被人轻视。其实，这事的过错在于我惧怕强权，才同意这样做的。陈寔可以说是‘把好事归于别人，过失却自己承担’的君子呀。”而陈寔仍坚持说是自己的过失，听的人感叹不已。从此，天下人佩服陈寔的品德。

司空黄琼征召善于处理难事的官员，陈寔补任为闻喜县令，满一月，因为丧期离任。后来陈寔再次升任太丘县令。陈寔修身养性，无为清静，百姓安居。邻

县的百姓都来归附，陈寔总是训导劝解，然后遣送他们回返原籍。官吏讨厌告状的人，告诉陈寔准备限制他们。陈寔说：“人们上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公平，禁止了，他们将到哪里去申诉自己的理由？不要对此有所限制。”前来观察的官员听到后，感叹地说：“像陈君所说的这样，难道还有被冤枉的人吗？”事实上也确没有来上诉的人。后来陈寔担任沛国相，被指控违法征收赋税，于是，他解下印信，离任而去。当地官吏百姓都很怀念他。

到后来逮捕党人，事情也牵连到陈寔。其他的人大都逃避起来，想免遭其害，陈寔说：“我不去入狱，大家没有依靠。”就请求囚禁自己。后来遇到大赦出狱。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陈寔为掾属。当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张让的父亲死了，归葬颍川，虽然整个郡里的人都来了，但是没有名士前往吊丧，张让就感到非常羞耻，陈寔竟然独自去吊丧。到后来再次诛杀党人，张让感激陈寔吊丧之事，所以多方面保全宽恕党人。

陈寔在乡里，公平用心地处理事务。乡亲们发生争执，总是请陈寔评理，陈寔明断是非，回去没有人抱怨。到过陈寔那里请求评理的人都感叹地说：“宁愿受刑罚，不愿被陈寔批评。”当时发生灾荒，百姓生活困苦，有个小偷夜里潜入陈寔家里，伏在屋梁上。陈寔暗中看见了，就起来穿戴整齐，呼叫子孙，严肃地训导他们说：“人不能不自我勉励。不善的人不一定本性就坏，习惯成性，于是到了这种地步。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啊！”小偷非常吃惊，自己从梁上跳到地下，重重地叩首请罪。陈寔循循善诱地对他说：“看你的相貌神态，不像恶人，应该努力地克制自己。改造为好人。而且你此次行为是由贫困引起的。”陈寔传令家人给小偷两匹绢。从此全县再没有人偷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次拜任公卿，同僚都去祝贺，杨赐等人经常感叹陈寔没有登上高位，对自己先于陈寔任高职感到惭愧。等到对党人的禁令开始缓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敦促陈寔，想特意表奏他越级授官。陈寔于是向来使谢辞说：“陈寔早已隔绝人事，只想戴头巾等死罢了。”当时三公职位每次空缺，都商议让陈寔担任，陈寔多次接到征召的命令，就是不起身接令，关起门来把车挂起来，隐居养老。中平四年（187），死在家中，享年八十四岁。何进派使者吊丧，各地去奔丧的有三万多人，穿丧服的有几百人。人们给陈寔刻立石碑，谥号文范。

先生。

陈寔有六个儿子，其中陈纪、陈湛最为贤能。

28

严光传

——《后汉书》卷八十三

【原文】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徵，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译文】

严光字子陵，另又名遵，会稽余姚人。少年时就很有名气，和光武帝一起游学。等到光武帝即位，就改变姓名，隐居起来再也不出现。皇帝看重他的才能，就叫人带礼物去寻访他。后来齐国有人上书说：“有一个男子，披着羊皮在泽中钓鱼。”皇帝怀疑他就是严光，就备上舒适的马车载着黑色的毯子，派使者去聘请他。三次往返终于请到。安住在北军中，供给床褥，太官早晚给送饭。

司徒侯霸和严光旧时一向很好，派使者送上信来。使者乘机对严光说：“司徒听说先生来了，急着要来亲自造访，但事务太忙，所以没能实现。今愿意趁天黑时，亲自屈身来和你交谈。”严光没有回答，扔了一个信札给来使，他口授让来使笔记说：君房先生：您的官职已经到了极点，很不错。以仁义的胸怀来辅佐皇帝那么天下大悦，以阿谀奉承顺从皇帝就会失去管理才智。”侯霸得到信后，封上奏禀了皇上。皇帝答道：“狂妄奴仆的老毛病还没改啊！”皇上圣驾来到严光的住所，严光躺着不起来。皇帝到了他的卧室里，拍着严光的肚子说：“好傲慢的子陵，为什么不能助我呢？”严光睡着不答，好久，才睁开眼睛看了很久，说：“当初唐尧以德著称，巢父听他的话要洗耳。人各有志，为什么要来逼迫我呢？”皇帝说：“子陵，我难道都不能让你下来吗？”于是起驾叹息着回去了。

后来再次将严光请进宫，和他谈论天下大事并叙旧，二人相对坐了几天。皇帝和颜悦色地问严光说：“我同以前比怎么样？”回答说：“陛下的差错比以前多了。”于是二人一起躺下，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说客星侵犯皇帝星坐的情况非常严重。皇帝笑道：“我的老友严子陵和我在一起睡。”

任命他做谏议大夫，不愿意，就到富春山去耕种，后代人给他钓鱼的地方起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又特地征召他，没有去。到八十岁高龄时死在了家中。皇帝伤心又惋惜，命下面的郡县给他家金钱百万、谷千斛。

29

魏武帝纪（曹操）

——《三国志》卷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7页）

②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③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衿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④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

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页）

【解析】①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体现了毛泽东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比较方法。

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将刘岱不听鲍信的劝告，在山东东平与百万青州黄巾军决战，结果失败被杀。史学家何焯认为刘岱之所以失败，是没有用汉光武帝刘秀击铜马的经验。说西汉末年光武帝刘秀在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时，采取“坚营自守”、“绝其粮道”的办法，待铜马军粮食告罄，人心浮动而退兵时，趁势追击，大破铜马。何焯又由此联想到明朝末年统治阶级镇压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说明镇压李自成起义军的将领们都不知道刘秀的战法，急于与起义军交战，结果都步了刘岱的后尘，一一落败。言下之意即是说，假如明朝官军用刘秀的战法，便可将起义军镇压下去，明朝也不会灭亡了。毛泽东不赞成何焯的见解，理由是：“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毛泽东在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时，很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运用比较方法时，他又特别强调相比较的事物各自的历史条件。例如，他在《矛盾论》中说：“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

毛泽东反对何焯的见解，就是因为何焯的看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用静止的眼光去看问题，忽略了汉末与明末不同的历史条件。汉末与明末相隔一千多年，单从军事上讲，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交战双方等主客观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刘秀“坚营自守”、“绝其粮道”的战法对汉末的铜马军有效，对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军就未必有效。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在他对《三国志》的这条批语中不也有所体现吗？

【解析】②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八年，曹操颁布了一道法令，法令说：“自从我委派将领出征以来，只奖赏有功的，而不惩罚有罪的，这不符合国家的典章。现命令各位将领出征时，作战失败的要依法治罪，作战不利的免去官职和爵位。”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意思是反问曹操：既然你要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那赤壁之战的惨败应该由谁来负罪呢？

208年，曹操率大军进攻东吴，结果在赤壁（今湖北嘉鱼县）被孙（权）刘（备）联军用火攻打败，曹操率残军逃回北方。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形势的关键之役，之后曹操回到北方，建立了魏国。孙权得到荆州，并建立了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蜀汉政权。刘备则得到武陵、长沙等四郡，获得立足之地，专向益州发展，建立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汉政权。三国鼎立格局形成。

赤壁之战也是曹操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惨败。究其败因，当然有新降的荆州兵军心不稳，北方兵不习水战以及后方不巩固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因素考察，曹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骄傲轻敌。在此之前，曹操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除袁绍，降刘综，屡战屡胜，没遇到过大的军事挫折。当时曹操有北方兵十五六万，加上荆州降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大军，而孙刘联军不过五万人左右，曹操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正是这些因素，使曹操滋长了骄傲情绪，以为打败孙刘联盟，完成统一大业已是指日可待，轻而易

举，因而对自己的困难和估计不足，最终遭致失败。二是过分自负，刚愎自用。曹操下令把战船锁在一起，虽然克服了北方兵晕船的困难，却最怕火攻。当时谋士程昱和荀攸提醒他，他却毫不在意，认为冬天不可能有东南风，完全没想到冬至过后风向会有所改变，还讥笑程昱、荀攸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果恰恰败在孙刘联军的火攻上。

赤壁之战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事后却未见他有自贬自罪的举动。曹操颁布奖惩法令在前，赤壁之败在后，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

在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中，曹操执法比较严明，他“割发代首”的故事广为流传。建安三年，曹操发兵攻打张绣。那时正是收割麦子的时节。曹操命令：“大小将士不得糟蹋麦子，践踏麦子的，杀头！”可他自己的马却因受麦田里飞起的一只斑鸠惊吓，窜到麦田里，踩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立即召来主簿，问他：“这应该定什么罪？”主簿说：“您是一军之主，怎么能定罪呢？”曹操说：“我自己下了命令自己破坏，怎么能叫人心服呢？我是大军统领，不能自杀，但也得自罚。”于是他拔出宝剑把头发割去一绺，当作人头扔在地下。那时的曹操出言必践，但10年后的赤壁之败，曹操也没那个勇气了。

毛泽东很喜欢曹操，对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评价甚高，并多次对历史上贬抑曹操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要替曹操“翻案”。但他并不是一味颂扬曹操，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决不讳言曹操的失误。除了这里毛泽东批评曹操未能说到做到外，还对曹操贻误伐蜀战机提出了批评。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对自己喜爱的历史人物，能走出感情的藩篱，敢于揭短，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解析】③

魏武帝即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是“治

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曹操人物造型的脸谱化，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为人们普遍接受。民国学者卢弼在作《三国志集解》时也有这种贬抑曹操的倾向。

据《武帝纪》裴松之注记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了一个《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无意取代汉室，为消除别人的误会，他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卢弼从贬抑曹操的立场出发，在《集解》中或自发议论，或引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无论她们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是因为“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引黄恩彤语说这是“欲盖弥彰”。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往往“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则专门列举了曹操军事生涯中的一系列败仗，说他是“志骄气盈，言大而夸”。

卢弼先入为主，将曹操视为奸雄，所以对曹操的评论有失公允。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注文。他对卢注作了圈点，并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段批语，认为卢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批语中“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出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的头两句。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鸩鹆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蓼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孔融曾向曹操推荐过他，未被重用，于是他大骂曹操。戏曲中《击鼓骂曹》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件事。曹操怜其有才，不忍杀他，将其遣送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终因“言不逊顺”，为黄祖所杀。相传鹦鹉洲就是黄祖杀祢衡之处。李白“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两句，是对祢衡蔑视曹操的赞颂，意思是说曹操东征西讨经营天下，只有祢衡敢视之为蝼蚁之辈。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话，是说卢弼注文对曹操的无端指责，与祢衡骂曹操的举动是相近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替曹操翻案呢？分析起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出于对曹操历史地位的客观认识。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东汉末年豪强割据，天下大乱，人民苦不堪言的情况下，他“唯才是举”，广揽人才，通过艰苦的兼并战争，统一了北方，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北方的安定和发展。创立魏国后，他打击豪强兼并，废除两汉租赋制度，实行屯田制度，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以后西晋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曹操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不可抹杀。毛泽东看到了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所以对曹操的评价一直都很高。1954年在北戴河，毛泽东在同保健医生谈话时，就明确地说过：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一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为他读书的芦获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出于对历史上歪曲曹操形象的反感。

如前所述，由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传统戏曲的渲染，曹操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奸相汉贼。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曹操也基本上持否定的观点，说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镇压和屠杀人民”，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作怪。他曾经说过：“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并明确表示：“这个案要翻”。

正是由于对历史上歪曲曹操形象的不满，毛泽东对1959年史学界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讲座表示了支持。这场讨论由郭沫若、翦伯赞率先发起。郭沫若发表文章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翦伯赞在题为《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中也说：“曹

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对这些评价曹操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并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比如翦伯赞在分析曹操形象被歪曲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宋代以后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毛泽东对这个思路作了补充。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曹操不仅武功卓著，而且是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大家，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建安文学。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诗文，在他故居的藏书中，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曹操的一些名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毛泽东反复阅读，多次圈点。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时，常常吟诵着曹操的《观沧海》，并据此肯定曹操到过北戴河、登过碣石山。他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30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欢他的诗。”又说：“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抚今追昔，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表达了他对曹操的怀念、颂扬之情。

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研究提供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要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不仅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历史发展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所体现的历史主义精神，随处可见。对曹操的评价也不例外。

【解析】④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作者陈寿，字承祚，西晋初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生

于 233 年，卒于 297 年。做过蜀国的观阁令史，仕晋后，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和治书侍御史。陈寿自幼好学，有良史之才，《三国志》是他发奋著述 20 余年写成的一部史书，记述了自 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 280 年西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

三国时期，陈寿经历了一半，作为著作郎，他又有直接接触史料的机会，加之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从而保证了《三国志》的著述质量。

与其它史书相比，《三国志》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总揽全局与分而述之相结合。三国时期虽然历史不长，但初有豪强混战，继有三国鼎立，后有三家归晋，内容繁杂，线索纷乱，史实很难统筹驾驭。陈寿的办法是：以曹魏几篇帝纪提挈出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同时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各国的兴衰发展。这样，既有对全局的把握，又有对各国的具体记述，体现了陈寿非凡的史才。《三国志》的具体结构为：全书 65 卷，其中《魏书》30 卷，《吴书》20 卷，《蜀书》15 卷。

二是既扬善又揭短，比较客观公正。《三国志》以蜀汉为正统，对刘备、诸葛亮等十分推崇，但同时也不讳言他们的缺点。比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仍记其以私怨而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说他是“天下奇才”，对其一生的事业，如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等记述甚详，但也写了他的街亭之败，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为罪。

三是叙事简洁。《三国志》取材精审，文字凝练，而且能从简洁中，描绘出历史情态与人物风貌。这是十分难得的。

《三国志》也有缺陷。一是笔法隐讳，偏袒统治者。例如汉献帝被迫让位于曹丕，《魏志·文帝纪》却把此事说成是汉献帝主动让位；淮南王凌等人与司马氏长期对抗，本是军阀之争，陈寿却站在司马氏的立场，把这些人说成是叛逆。二是叙事过简。比如曹魏的屯田制，是三国时一个重大经济政策，但《魏书·武帝纪》和《魏书·任峻传》都只有寥寥数字。又如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曹丕为魏王时即已实行，但《三国志》基本没有反映。

正因为《三国志》过于简括，所以历代为之作注的人很多。在各种注本中，价值最高的就是毛泽东极为推崇的裴注《三国志》。

裴松之，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372年，卒于451年。宋文帝时为中书侍郎兼司、冀二州大中正。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是当时有名的历史学家，受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广泛搜集东晋以来发现的大量史料，把作注的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有人统计，裴注所用的书目约有两百多种，除去注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也有150余种。在他引用的材料中，如今不少都已经散佚，显得更为珍贵。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裴注的内容可分为六类：“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通过这些工作，裴注大大弥补了《三国志》简略的不足。陈寿《三国志》只有20万字左右，而裴松之的注却有55万字之多，极大地丰富了许多史实。比如屯田制度，裴注引王沈《魏书》载曹操语：“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又引《魏武故事》记枣祗坚持“分田之术”，以代替当时“计牛输谷”的原则。在屯田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这些记载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历史上有关三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基本史实虽出自《三国志》，而重要情节却出自裴松之注。

由于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有这些优点，毛泽东十分爱读，在这部书中有他很多的圈划和批注。毛批中提到的李贤即唐朝的章怀太子，他曾召集当时学者共注《后汉书》。章太炎是近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他也喜读裴注《三国志》，毛泽东与他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民国时，卢弼集合历史上众人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的研究成果，包括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著成《三国志集解》一书。我们今天看到的毛泽东对《三国志》的批注就是针对这部书。

【原文】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

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颉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

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邳。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

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终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

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

夏四月，卓还长安。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

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四年春，军鄆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术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鄆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还鄆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冬十月，太祖至东阿。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遂斩兰等。布复

从东缙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遂东略陈地。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

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蒯奴拒险，洪不得进。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天子之东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遂还许。

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

丰、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

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辐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逼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吕布复为袁术使高顺攻刘备，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备为顺所败。九月，公东征布。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获其骁将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陈宫等沮其计，求救于术，劝布出战，战又败，乃还固守，攻之不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余，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禽布、宫，皆杀之。太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豸各聚众。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布败，获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谡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谡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谡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谡生得，众为谡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固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留守，自将兵北迎绍求救，与涣、仁相遇犬城。交战，大破之，斩固。公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众降，封为列侯，还军敖仓。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

袁术自败于陈，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

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

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

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埽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太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

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

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书，皆焚之。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雋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六年夏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

叛郡县。九月，公还许。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共都等应之。遣蔡扬击都，不利，为都所破。公南征备。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军譙，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进军官渡。

绍自军破后，发病呕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

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公乃引军还。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尚闻公北，乃释平原还邺。东平吕旷、吕翔叛尚，屯阳平，率其众降，封为列侯。

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邺，为土山、地道。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粮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邺，公自将击楷，破之而还。尚将沮鹄守邯郸，又击拔之。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举县降，赐爵关内侯。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塹，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秋七月，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潞水为营。夜遣兵犯围，公逆

击破走之，遂围其营。未合，尚惧，遣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公不许，为围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击之。其将马延、张顗等临阵降，众大溃，尚走中山。尽获其輜重，得尚印绶节钺，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廩食之。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古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

公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间。尚败，还中山。谭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众。公遣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谭惧，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诸县。

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初讨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后竟捕得。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故安赵棣、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乌丸攻鲜于辅于犇平。秋八月，公征之，斩棣等，乃渡潞河救犇平，乌丸奔走出塞。

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冬十月，公还邺。

初，袁绍以甥高干领并州牧，公之拔邺，干降，遂以为刺史。干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遣乐进、李典击之，干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干。干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

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公围壶关三月，拔之。干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

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沱入泃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丁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

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袁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上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

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

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

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兵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譙，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军合肥。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廩，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冬，作铜雀台。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渊、徐晃围破之。张鲁据汉中，三月，遣钟繇讨之。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

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秋七月，公西征，与超等夹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拒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

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马超余众梁兴等屯兰田，使夏侯渊击平之。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襄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孙权。

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夏四月，至邺。

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曰：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即我高

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释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之翦之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君则致讨，克黜其难，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此又君之功也。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悼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桥蕤授首，稜威南迈，术以陨溃，此又君之功也。回戈东征，吕布就戮，乘轶将返，张杨殂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绍逆乱天常，谋危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内侮，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执大节，精贯白日，奋其武怒，运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歼丑类，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袁谭、高干，咸枭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乌丸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县车，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刘表背诞，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率职，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敦崇帝族，表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格、虎贲、钺鉞、钺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繫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朕甚恐焉。朕以眇眇

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冰，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穡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铁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君柎鬯一卣，珪瓊副焉。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众，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

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使夏侯渊讨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梟其妻子，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省安东、永阳郡。

安定太守毋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秋七月，公征孙权。

初，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聚众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冬十月，屠枹罕，新建，凉州平。

公自合肥还。

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属。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

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秋七月，公至阳平。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解恂、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卫，卫等夜遁，鲁溃奔巴中。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

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蕙举巴夷、賓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蕙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

十一月，鲁自巴中将其余众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刘备袭刘璋，取

益州，遂据巴中；遣张郃击之。

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天子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五月，作泮宫。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辨；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

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

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

夏五月，引军还长安。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

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译文】

太祖武皇帝，是沛国谯县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是汉朝相国曹参的后代。桓帝时期，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被封为费亭侯。曹腾养子曹嵩继承他的爵位，官至太尉。谁也说不清曹嵩原来的家世渊源。曹嵩的儿子就是魏太祖武皇帝曹操。

太祖小时候就机警，有应变本领，常喜好打抱不平，行为不大检点，不注意增进自己的德操、事业。所以当时别人并没觉得他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有梁国桥玄，南阳何颀认为他不是一般人。桥玄对太祖说：“天下就要大乱了，不是出色政治家就解决不了问题，能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曹操二十岁，被推荐为孝廉，任命为郎，转任洛阳北部尉，升为顿丘县令，又被召入朝任议郎。光和末年，黄巾造反，太祖被任命为骑都尉，讨伐颍川盗贼。后太祖升任济南国相，济南国所属有十多个县，县的主官和属吏大多巴结奉承权贵外戚，贪赃受贿，胡作非为。于是太祖奏请罢免了八个官吏。禁绝不合礼制的祭祀活动。于是坏人逃奔境外，郡内社会得以秩序清平安定。过了很长时间，太祖又被调回京城，改任东郡太守；他不去上任，借托有病，返回家乡。

不久，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联络地方豪强，策划废黜汉灵帝，立合肥侯为帝，把这个谋划告知了太祖，太祖拒绝参加，王芬等最终失败。

金城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郡守，发动叛乱，有十几万兵，天下震动。朝廷征召太祖为典军校尉。这时正碰上灵帝去世，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和袁绍谋划诛杀宦官，太后不同意。何进就召董卓进京，想利用董卓兵力胁迫太后。董卓还没抵达京城，何进就被杀了。董卓到达京城后，废黜皇帝为弘农王，另立献帝，京都于是大乱。董卓奏表请求任命太祖为骁骑校尉，想和太祖共商国家大事。太祖于是改名换姓，从小路东行回故乡。出了关，过中牟县时，受到亭长怀疑，于是被逮捕押送到县城，中牟县有人偷偷认出了他，为他说好话，释放了他。这时董卓已经杀了太后和弘农王。太祖抵达陈留，拿出家产，募集义兵，准备讨伐董卓。冬天十二月，在己吾县开始组建部队，这一年是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各有几万大军，推举袁绍为盟主。太祖代理奋武将军。

二月，董卓听说袁绍等人起兵，就把天子迁到长安去住，自己留守洛阳，接着烧毁宫殿。这时袁绍驻扎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驻扎酸枣，袁术驻扎南阳，孔伋驻扎颍川，韩馥驻扎邳县。董卓兵强势大，袁绍等人没有人敢率先进击。太祖说：“发动义兵，讨伐暴乱，大军已经会合，各位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假如董卓听说山东发动义兵，他凭借王室的威势，紧密地严守二周的险要，向东控制天下，虽然他是倒行逆施，那也还值得忧虑。现在他烧毁宫室强制迁徙天子，天下百姓都乱了，不知道该投奔何人，这是老天要他灭亡的时刻，只要一仗下来天下就可安定了，机会千万不可放过啊。”接着太祖领兵西进，打算攻占成皋。张邈派将军卫兹分领一些军队跟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到董卓部将徐荣，和徐荣交战失利了，士兵损伤很多。太祖被流箭射中，骑的马也受了伤，堂弟曹洪把马给太祖，太祖才得以趁夜逃离。徐

荣见太祖带兵虽然不多，却仍能奋不顾身坚持一整天战斗，估计酸枣不易攻取，也就带兵回去了。

太祖到达酸枣，看到各路军马十多万人，天天饮酒聚会，不考虑进取。于是太祖批评他们，并向他们建议说：“你们诸位接受我的建议，让渤海太守领河内兵据守孟津，酸枣的各位将军守住成皋，占据敖仓，堵住轘辕、太谷的通道，全面控制住险要地势，让袁将军率领南阳军队驻扎丹、淅，攻进武关，威胁三辅。然后各军都高筑壁垒，不出战，多设疑兵，向天下表明讨伐董卓的强大优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军队，立即可得胜利。现在为伸张正义而发动了军队，却又迟疑不进，真让天下失望，我暗暗为诸位感到羞耻。”张邈等不能采纳太祖建议。

太祖兵少，于是和夏侯惇等到扬州去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拨给了四千多兵。返回途中在龙亢停歇时，许多兵士叛逃了。太祖于是到铨县、建平县，又招募一千兵，进驻河内郡。

刘岱与桥瑁关系恶化，于是刘岱杀了桥瑁，以王肱代理东郡太守。

袁绍和韩馥策划拥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太祖拒绝支持。袁绍又曾得到一颗玉印，和太祖共会时，把玉印向太祖肘举去，让太祖看。太祖因此耻笑讨厌他了。

二年春，袁绍、韩馥终于拥立刘虞为皇帝，刘虞终归不敢接受。夏四月，董卓回长安。秋七月，袁绍胁迫韩馥攻占冀州。

黑山盗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多万人进占魏郡、东郡，王肱抵挡不住。太祖带兵进东郡，在濮阳进攻白绕，打败了他。袁绍因而表奏朝廷推荐太祖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驻扎顿丘，于毒等进攻东武阳。太祖带兵西行入山，去进攻于毒等人的大本营。于毒听说这件事后，放弃武阳回去相救。太祖在半路拦击眭固，又在内黄攻击匈奴于大罗，把他们打得全都大败。

夏四月，司徒王允和吕布一起杀了董卓，董卓将军李傕、郭汜等杀了王允，进攻吕布，吕布不敌，向东败出武关。李傕等把持朝政。

青州黄巾一百多万人涌进兖州，杀了任城国相郑遂，又转入东平国境。刘

岱打算进攻黄巾，鲍信劝阻说：“现在贼寇已达一百万人之多，百姓都非常惊惧，士兵也没有斗志，不能和他们硬抗啊。我看贼寇拖家带口，军队没有稳定供应，只靠临时抢夺，现在不如保存兵力，做好防守，他想打没人和他打，想攻又攻不进来，他们就必须离散解体，然后我们选拔精锐部队，占据他们的要害一举进攻，就可以取胜了。”刘岱不听，坚持出战，最终果然被黄巾所杀。鲍信于是和兖州的属吏万潜等人到东郡迎接太祖来兼任兖州牧。接着太祖和鲍信等进兵，在寿张东攻击黄巾。鲍信奋勇作战，以死抵抗，才勉强击败了黄巾。悬赏也没找寻到鲍信的尸体，大家就雕刻一尊鲍信的木像，哭祭一番。太祖追击黄巾直到济北，黄巾请求投降。冬天，太祖接受黄巾投降士兵三十多万人，随行家属一百多万，太祖收编其中精锐部分，号称青州军。

袁术和袁绍有矛盾，袁术向公孙瓒求援，公孙瓒派刘备驻扎高唐县，单经驻扎平原县，陶谦驻扎发干县，领兵进逼袁绍。太祖和袁绍联合反击，打败了三支人马。

四年春，太祖驻扎在鄆城。荆州牧刘表截断袁术粮道，袁术带兵进入陈留，驻扎在封丘，黑山残余盗贼以及于夫罗等都帮助袁术。袁术派将军刘详驻扎匡亭。太祖进攻刘详，袁术援救刘详，太祖和袁术交战，袁术大败。袁术退守封丘。太祖就包围封丘，来不及合围，袁术又逃奔襄邑。于是太祖追到太寿，决开渠水灌城。袁术逃向宁陵。太祖又追他，他就逃奔九江。夏天，太祖回师驻扎定陶。

下邳阙宣聚兵几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和他共同发兵，夺取了泰山郡的华、费，攻占了任城。秋天，太祖征伐陶谦，攻占十几座城。陶谦守住徐州不敢出城。这一年，孙策奉袁术命令渡江，几年之内，就占据江东。

兴平元年春天，太祖从徐州返回。当初，太祖父亲曹嵩卸任后回谯县，因董卓之乱，在琅邪避难时，被陶谦杀害，所以太祖一心想着复仇东伐。夏天，派荀彧、程昱守鄆城，再一次征讨陶谦。攻占五座城后，接着扩大占领地区直至东海。回师经过郯县时，陶谦的将军曹豹和刘备在郯东驻扎，拦截太祖，太祖击败他们。接着攻占襄贲。所过之处，都大加抢掠杀戮。

正在这时，张邈和陈宫反叛，去迎接吕布，郡县都起来响应。荀彧、程

昱力保鄆城，范、东阿两县坚守。太祖于是率兵回返。吕布到了，攻打鄆城没能攻下，于是向西转移，屯驻濮阳。太祖说：“吕布一个早上就得到了一个州，但不能占据东平，切断亢父、泰山之间的通道，利用险要地形拦击我，却远远地屯驻到濮阳去，我知道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进兵攻打他。吕布出兵交战。先用骑兵冲击青州兵，青州兵溃逃。太祖阵势变乱了。太祖不得不冒火奔逃，从马上坠落，烧了右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于是撤退。还没到营地就停下来了。诸将没见着太祖，都恐慌了。太祖就强撑着身体慰劳军队，下令军中加紧准备攻击器具，把部队向前推进，再一次攻打吕布军队。太祖和吕布相持一百多天。发生蝗灾，老百姓普遍挨饿，吕布军粮也用尽了。双方都各自撤兵。

秋九月，太祖回鄆城。吕布到乘氏，被乘氏县人李进打败，向东转移驻扎在山阳。这时袁绍派人游说太祖，想和太祖建立和好关系。太祖新失去兖州，军粮用尽了，打算答应袁绍要求。程昱劝阻太祖，太祖接受了程昱意见。冬十月，太祖到达东阿。这一年，谷子一斛五十多万钱，人们饿得互相捕食，于是太祖解散新招募的官兵。这时陶谦死了，刘备接替了他。

二年春，太祖袭击定陶。济阴太守吴资守卫南城，太祖没攻下来。正碰上吕布领兵来到，太祖奋起击败吕布。夏季，吕布将军薛兰、李封驻屯钜野，太祖征讨他们，吕布来救薛兰，薛兰被击败，吕布只得逃走，于是就杀了薛兰等人。吕布又和陈宫领一万多兵从东缙来交战。当时太祖兵少，布置了埋伏，出其不意，发动攻击，吕布因而大败。吕布连夜逃走，太祖再一次进攻，占领了定陶，接着分兵平定各县。吕布东逃投奔刘备，张邈跟从吕布，叫弟弟张超携带家属守卫雍丘。秋八月，太祖围击雍丘。冬十月，天子任命太祖为兖州牧。十二月，雍丘城被攻破，张超自杀。太祖杀尽张邈三族。张邈去找袁术求救，却被自己的部下杀死。兖州平定了，太祖接着向东攻打陈地。

这一年，长安发生混乱，天子东迁，在曹阳被打败，渡河到达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兵临武平，袁术任命的陈国国相袁嗣向太祖投奔。

太祖将要去迎接天子，有的将军怀疑这个举动是不是恰当，荀彧、程昱劝太祖迎接天子。太祖于是派遣曹洪带兵西去迎接，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军

袁奴占据险要地势抗阻曹洪，曹洪无法前进。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各有大兵几万人，先响应袁术，后来又归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兵打败了他们，杀了黄邵等人，刘辟、何仪和他们的部属全都向太祖投降。天子任命太祖为建德将军。夏六月，调任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带着天子回洛阳，杨奉另外在梁县驻扎。太祖接着到达洛阳，在京都设防，韩暹逃走，天子赐予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攻破，董昭等就劝太祖迁都到许县去，九月，皇帝出轍辕关东行到许县，委任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从天子西迁后，朝廷一天比一天混乱，直到这时，才把宗庙、社稷制度建立了起来。

天子东迁时，杨奉从梁县出发企图中途拦截天子一行，最终来不及。冬十月，曹公讨伐杨奉，杨奉南逃去投靠袁术，曹公就攻打杨奉的梁县营地，攻下来了。在这时候，朝廷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以班次在曹公之下为耻，不肯接受太尉职位，曹公就坚决辞职，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了袁绍。天子任命曹公为司空，代理车骑将军。这一年，天子采纳枣祗、韩浩等人建议，开始兴办屯田。

吕布袭击刘备，攻占下邳。刘备来投奔曹公。程昱向曹公说：“我看刘备有雄才大略而又很得人心，终究是不会甘居人下的，不如趁早把他除掉。”曹公说：“现在正是招收人才的时候，如果为了杀一个人而失掉天下人心，这办法不好。”

张济从关中逃到南阳。张济死后，由侄子张绣率领他的军队。二年春正月，曹公到宛，张绣投降，接着又后悔，便又反叛了。曹公和他交战，不幸失败了，被流矢射中，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遇害。曹公于是带兵回到舞阴。张绣领骑兵来抢夺辎重，曹公打败了他，张绣逃奔至穰县，和刘表会合。曹公对诸将说：“我接受张绣等人投降，错就错在没有马上就要他的人质，以至于弄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明白失败的原因。你们诸位看着，从今以后，这类的失败不会再有了。”接着就回许县去。

袁术想在淮南自称皇帝，派人告诉吕布。吕布逮捕了送信使者，把袁术的信转呈朝廷。袁术大怒，进攻吕布，被吕布打败。秋九月，袁术侵扰陈郡，

曹公东征袁术。袁术听说曹公亲自来了，丢下大军自己逃跑了，留下将军桥蕤、李丰、梁纲、乐就统领军队。曹公一到，打败桥蕤等将军，把他们都杀了。袁术逃过淮河。曹公回到许县。

曹公从舞阴回许县的时候，南阳、章陵等县再次反叛，投向张绣，曹公派曹洪去攻打，战事不大顺利，曹洪驻叶县，多次受到张绣刘表的侵袭。冬十一月，曹公亲自南征。达到宛县。刘表将军邓济据守湖阳，曹公攻破湖阳，活捉邓济，湖阳军民投降。曹公攻打舞阴，攻下来了。

三年春正月，曹公回许县。开始设置军师祭酒职。三月，曹公围张绣包围在穰县。夏五月，刘表派兵救张绣，包抄曹军后路。曹公将要退兵，张绣带兵来追，曹公军队前进不了，就聚拢部队，慢慢推进。于是曹公给荀彧写信说：“贼来追我，我虽然一天只能前进几里，但我预计，走到安众县，一定可以把张绣打败。”到了安众，张绣和刘表会师，占据了险要，曹公军队腹背受敌。曹公于是趁夜在险要处开凿地下通道，把辎重全部运送了过去，埋下伏兵。这时天亮了，贼以为曹公已经逃走了，调动全军来追。曹公就发动埋伏的步兵夹攻，把贼兵打得大败。秋七月，曹公回许县。荀彧问曹公：“事前已经预计贼兵必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曹公说：“贼阻拦我回撤的部队，和我身处绝地的部队作战，我所以知道必胜。”

吕布又为了袁术而派高顺进攻刘备，曹公派夏侯惇援救刘备，刘备战斗不利，刘备被高顺打败了。九月，曹公东征吕布。冬十月，曹公屠杀彭城军民，捉住了彭城国相侯谐。进到下邳，吕布亲自带骑兵反击曹公。曹公大败吕布，把吕布的猛将成廉捉住了。追到城下，吕布恐惧，打算投降。陈宫等人劝阻吕布投降，派人向袁术求援，又劝吕布再次出战，吕布出战又败了，于是回城固守。曹公攻不进城，士卒又疲苦，打算撤兵回返。后来还是采纳了荀攸、郭嘉的计策，决开泗水沂水灌城。一个多月后，吕布将军宋宪、魏续等逮捕了陈宫，献城投降。曹公活捉吕布、陈宫，把他们都杀了。太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各自都聚合了一些部队。吕布打败刘备时，臧霸等全都跟从吕布。吕布失败，捉住了臧霸等人，曹公以优厚待遇接收了他们，接着又割青、徐两州沿海地区委托给他们。从琅邪国、东海郡、北海国中分出

一部分地区建立城阳、利城、昌虑郡。

当初，曹公任兖州牧时，任命东平国的毕湛为别驾。张邈叛变的时候，张邈劫持了毕湛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曹公向他表示歉意，并让他走，对他说：“你老母在他那里，你可离开我到 he 那里去。”毕湛叩头表示没有二心。曹公夸赞了他，为他流了泪。毕湛退出去以后，就逃到张邈那里去了。等到曹公打败吕布，毕湛被活捉了，大家为毕湛担心。曹公说：“一个人既然对父母孝顺，难道能不对君主忠心耿耿吗？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啊。”就任命他为鲁国国相。

四年春二月，曹公驾到昌邑。张杨部将杨丑杀了张杨，而眭固又杀了杨丑，带着张杨部队投降袁绍，驻扎在射犬。夏四月，曹公进军到黄河岸边，派史涣、曹仁南渡黄河进攻眭固。眭固派张杨原来的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自己带兵北去迎接袁绍求救，在犬城遇到了史涣、曹仁。相互交战，曹军大败眭固，杀了眭固。曹公于是渡过黄河，包围射犬。薛洪、繆尚领兵投降，被封为列侯。曹军回驻敖仓。曹公以魏种为河内太守，把河北地区事务托付给他办理。

当初，曹公举荐魏种为孝廉。兖州反叛时，曹公说：“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啊。”等到听说魏种逃跑了，曹公愤怒地说：“魏种，你不南逃到赵、北逃到胡，我绝不放过你！”后来攻下射犬后，活捉了魏种，曹公说：“只不过考虑到他是个人才啊！”解开了绑他的绳子并任用了他。

当时袁绍已吞并了公孙瓒，兼有了四州的土地，军队有十多人，曹公诸将认为打不过袁绍。曹公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他志向大、智慧小；声色严厉，内心怯懦；好忌妒人，好争胜，但缺乏威信；兵员虽多，但组织混乱，隶属关系不明确；将军骄横，不听指挥，政令不统一。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丰富，但这恰好可以变成奉送给我的礼品。”秋八月，曹公进驻黎阳，使臧霸等人进入青州攻打齐、北海、东安等地。留于禁驻扎在黄河边。九月，曹公回许县，分兵把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兵投降，被封为列侯。十二月，曹公进驻官渡。

袁术自从在陈郡失败以后，一天比一天窘困，袁谭从青州派人迎接他。袁

术想经由下邳北行，曹公就派刘备、朱灵去拦截。就在这时，袁术病死。程昱、郭嘉听说曹公派遣刘备出征，对曹公说：“刘备不能放出去。”曹公懊悔，派人去追赶刘备，却已经来不及。刘备没东去之前，已经暗地和董承等准备谋反，到下邳，就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宣布与曹操脱离，带兵驻扎在沛国。曹公派刘岱、王忠去攻打刘备，没有取胜。庐江太守刘勋带兵投降，被封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人因为阴谋泄漏，都被处死。曹公决定东征刘备，诸将都说：“和您争天下的，是袁绍啊。眼下袁绍正要来，您却丢下袁绍去东征刘备，倘若袁绍趁机抄我们后路，这可怎么办？”曹公说：“那刘备，是人中豪杰啊，现在不打，一定会隐埋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他遇事反应迟钝，必然来不及作出反应。”郭嘉也劝曹公应当这样做，于是向东进攻刘备，打败了刘备，活捉刘备将军夏侯博。刘备逃奔袁绍。曹公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和孩子。刘备的将军关羽驻扎下邳，曹公又攻下邳，关羽投降。因为昌稀叛投了刘备，进而曹公又进兵打垮昌稀。曹公最终回到官渡，袁绍终究也没有出击。

二月，袁绍派遣郭图、淳于琼、颜良去白马攻打东郡太守刘延，袁绍带兵到黎阳，准备渡河。夏四月，曹公北上救援刘延。荀攸劝曹公说：“现在我军兵少，不是敌人对手，只有把敌人兵力分散开来才好。您到延津假装做出要渡河抄他后路的样子，袁绍必然西去救应，然后您用轻兵奔袭白马，趁其不备向其进攻，颜良可以打败。”曹公接受了他的建议。袁绍听说曹军渡河，果然马上分兵西去救应。曹公就带兵快速行军直奔白马。离白马还有十多里时，颜良大惊，前来迎战，曹公派张辽、关羽上前进攻，打败敌军，杀了颜良。于是曹公解了白马之围，迁出白马民众，顺河西行。袁绍于是渡河追赶曹公军队，追到延津南。曹公停住部队，在南阪下扎营，派人登高了望，了望人报告说：“大约有五六百个骑兵。”等了一会儿，了望人又报告：“骑兵渐渐增加，步兵数不过来。”曹公说：“不要报告了。”就下令骑兵解下马鞍放开战马。这时，白马的辎重已经上路。部将们认为敌人来势大，不如回营取守势。荀攸说：“从白马运出的辎重引诱敌人，干吗要撤走？”袁绍骑兵将领文丑和刘备带五、六千人先后赶到。诸将又报告：“可以上马了。”曹公说：“时

候还没到。”等了一会儿，敌骑越来越多，有的散开奔向辎重。曹公说：“可以了。”于是大家上了马。当时曹公骑兵不到六百，就坚决发动攻击，大败敌军，杀了文丑。颜良、文丑都是袁绍名将，两次战斗全被杀掉，袁绍军队都大为震动。曹公撤回军队驻扎官渡。袁绍向前推进守卫阳武。关羽逃归刘备。

八月，袁绍聚拢部队，逐渐向前推进，紧靠沙堆扎营，营垒东西相连几十里。曹公也领导部队和袁军相持对垒。相互交战，曹军处在下风。当时曹公军队不到一万人，带伤的就有十分之二、三。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堆土山，挖地道。曹公也在营垒里堆土山挖地道和他对抗。袁绍向曹公营内射箭，箭如雨下，走路的都得蒙着盾牌，兵士非常恐惧。这时曹公军粮不足，曹公给荀彧写信，和他商量想撤部队回许县。荀彧认为：“袁绍集中全部人马于官渡。打算和您一决胜负。你是以弱对强，不胜则败，这是决定天下大局的关键一役。再说，袁绍不过是一般的强者而已，能招集人，但不会使用。凭您的英明威武，又加上是为朝廷讨伐叛逆名正言顺，没有什么事办不成！”曹公听从了荀彧的意见。

孙策听说曹公和袁绍相持，就计划袭击许县，还没出发，就被刺客杀死了。

汝南归降的盗贼刘辟等反叛曹公，响应袁绍，进攻许县附近地区。袁绍派刘备援助刘辟，曹公派曹仁拦击刘备。刘备败走，曹仁接着攻破刘辟营垒。

袁绍的几千辆运粮车到了前线，曹公采纳荀攸计策派徐晃、史涣拦击，大败袁军，把运粮车全部烧掉。曹公和袁绍对抗几个月，虽然仗仗杀敌斩将，但终是兵少粮尽，士卒疲乏。曹公对运粮的人说：“过十五天你们打败袁绍，就不再劳累你们了。”冬十月，袁绍调车运输粮食，派淳于琼等五人带一万多人护送。停驻在袁绍军营以北四十里。袁绍谋臣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他就来投奔曹公，于是趁机劝曹公进攻淳于琼。曹公左右的人都对许攸心有怀疑，荀攸、贾诩劝曹公采纳。曹公于是留曹洪守营，自己带步兵骑兵五千人趁夜出发，天亮就到了。淳于琼等望见曹公兵少，就在营门外列阵。曹公迅速冲击，淳于琼退保营垒，曹公就进攻营垒。袁绍派骑兵救淳于琼。身边有人对曹公说：“贼骑越来越近了，请您分兵抵抗。”曹公生气地说：“贼在我身

背后再报告！”士兵都奋不顾身作战，大败淳于琼等人，把他们全部杀了。袁绍刚听说曹公进攻淳于琼时，对长子袁谭说：“乘他进攻淳于琼时，我去攻占他的营地，他就无处可回了。”就派张郃、高览攻曹洪。张郃等听说淳于琼被打垮，就来投降曹公。袁绍部队彻底崩溃，袁绍和袁谭等人弃军逃走，渡过了黄河。曹公派兵追赶没有追上。曹公缴获了袁绍的全部辎重、图书档案和珍宝，俘虏了袁绍军队。在曹公缴获的袁绍书信档案里，发现许县和前线军中给袁绍的信，曹公把它们全都烧毁了。冀州各郡大都献出城邑投降曹公。

当初，桓帝时，有黄星在楚宋分野出现，辽东人殷馗精通天文，说此后五十年，应当有真人兴起于梁、沛之间，他的发展不可阻挡。到此时一共五十年，而曹公打败袁绍，天下已无人能敌。

六年夏四月，曹公在黄河边炫耀武力，进攻袁绍在仓亭的驻军，并打败了它。袁绍回冀州后，再次招聚走散的兵士，攻取平定各个反叛的郡县。九月，曹公回到了许县。袁绍没败之前，派刘备攻取汝南，汝南盗贼共都响应刘备。曹公就派遣蔡扬攻打共都，不顺利，反而被共都打败了。曹公南征刘备。刘备听说曹公自己亲自出征，就逃奔刘表去了，共都等人全都溃散。

七年春正月，曹公驻扎在谯县，下令说：“我发动义兵，为天下除暴安良。故乡人民，几乎全都死光，在故乡走了一天，碰不到一个熟人，这让我非常悲痛。现在我命令，发动义兵以来，将士绝了后代的，在亲戚中找人过继给他们做后代，授给他们土地，官府将供给他们耕牛，设置学校教育他们。为活着的人建立庙宇，让他们祭祀死去的亲人，魂如果有灵，我死之后还有什么遗憾呢？”接着到浚仪县，整修睢阳渠，派人用太牢祭祀桥玄。曹公自己进驻官渡。

袁绍自军队被打垮以后，发病吐血，夏五月死了。小儿子袁尚继承职位，大儿子袁谭自称车骑将军，驻扎黎阳。秋九月，曹公征讨他们，连续作战，袁谭、袁尚一次一次败退，固守自保。

八年春三月，曹公进攻黎阳外城，袁军迎战，曹军挥戈进击，大败袁军，袁谭、袁尚连夜逃走。夏四月，曹公进驻邺县。曹公五月回到许县，留下贾信驻扎黎阳。

己酉，曹公下令说：“《司马法》说‘败退的将军要处死’，所以赵括母亲请求不受赵括连累。这表明古代的将军，在外打败仗的，家中人都要牵连受罪罚。我自从派遣各位将军出征讨伐以来，只赏功而不罚罪，这不符合国家的完善制度。现在我命令：将领出征，损耗军队的，要抵罪；作战失败的，要免官职、爵位。”

秋七月，曹公下令说：“战乱以来，已经十五年了，青年人还没来得及看到仁义礼让的社会风尚，我很伤心。现在我命令，各郡国都要研究文献典籍，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置校官，选拔当地学有成就的人对青年人施以教育，以便使先王之道不被废弃，而对天下有好处。”

八月，曹公讨伐刘表，驻军西平。曹公离开邳县向南征讨时，袁谭、袁尚争冀州，袁谭被袁尚打败，逃到平原县坚守。袁尚攻打紧急。袁谭派辛毗来找曹公，请曹公接受他的投降，并请曹公派兵去援救。诸将全都怀疑袁谭，荀攸则劝曹公答应他，曹公于是带兵北返。冬十月，到达黎阳，让儿子曹整和袁谭女儿订立婚约。袁尚听说曹公北来，就解了平原之围回邳县去了。东平的吕旷、吕翔反叛袁尚，驻扎在阳平，率领部属投降曹公，被封为列侯。

九年春正月，曹军渡过黄河，拦截淇水导入白沟以打通粮道。二月，袁尚又攻袁谭，留苏由、审配守卫邳县。曹公进军到洹水，苏由投降。到邳县后，攻城，堆土山，挖地道。袁尚的武安县令尹楷屯驻毛城。保证上党粮道的畅通。夏四月，曹公留曹洪进攻邳，自己带兵进攻尹楷，打败了尹楷，然后回师，袁尚将军沮鹄守邯郸，曹公又攻占了邯郸。易阳县令韩范、涉县梁岐带领全县投降，被封为关内侯。五月。平毁土山、地道，挖围城壕沟，决漳水灌城。城中有一半以上人饿死。秋七月，袁尚回师救邳。诸将都认为“这是回老家的部队，人人都会自动奋战，不如回避一下。”曹公说：“如果袁尚从大道回来，应当回避，如果顺着西山回来，这就要变成我的俘虏了。”袁尚果然顺着西山回来，在滏水岸边扎营，夜里派军队来冲击邳县城外的曹军包围圈。曹公反击，把袁军赶走，接着就包围袁尚军营，包围圈还没合拢，袁尚就害怕了，派原先的豫州刺史阴夔和陈琳来请求投降。曹公不同意，更加紧包围。袁尚于是夜里逃出包围，去据守祁山。曹公追击袁尚，袁尚将军马

延、张颢等临阵向曹公投降，袁军溃散。袁尚逃奔至中山。曹公缴获了袁尚的全部辎重，得到了袁尚的印授节钺，让袁尚部下投降的人拿去给袁尚家属看，邺县城里人心瓦解。八月，审配哥哥的儿子审荣，夜里打开他把守的城东门放进曹公军队，审配反击，失败了，活捉审配，杀了他，邺县平定了。曹公到墓上去祭祀袁绍，痛哭流涕，慰劳袁绍妻子，归还他们家人的宝物，赐给他们各种丝织品，由官府供给口粮。当初，袁绍和曹公共同起兵，袁绍问曹公：“如果事情不成，那么，什么地区可以据守呢？”曹公说：“依您的看法呢？”袁绍说：“我南面守住黄河，北面守住燕、代，联合戎狄兵力，向南争夺天下，也许会成功吧？”曹公说：“我依靠天下人的才智，恰当去组织、运用他们，什么地方不可以据守呢。”

九月，曹公下令说：“河北遭受袁氏的灾难，特令不用交取今年的田租、赋税！”而加重惩治豪强兼并贫民的刑罚，百姓都很高兴。天子任命曹公兼任冀州牧，曹公就辞去兖州牧。

曹公围困邺的时候，袁谭攻取基陵、安平、渤海、河间。袁尚败回中山。袁谭就进攻中山，袁尚逃奔故安，袁谭于是兼并了袁尚的军队。曹公写信给袁谭，责备他不遵守约定，和他断绝婚姻关系，送回袁谭女儿，然后向袁谭进军。袁谭恐惧，撤出平原郡逃往南皮县据守。十二月，曹公进入平原郡，平定郡内各县。

十年春正月进攻袁谭，大败袁军，杀了袁谭，并处死了他的妻子儿女，冀州平定。下令说：“跟袁办过坏事的，允许改过自新。”曹公下令百姓不许报复私仇，禁止厚葬，违者一律依法制裁。这个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反叛袁熙、袁尚，并进攻熙、尚，袁熙、袁尚逃奔三郡乌丸。焦触等带着他们县郡投降，被封为列侯。曹公开始讨伐袁谭时，征发百姓凿冰通船，有的百姓受不了苦累，逃跑了。曹公下令，以后这些人来归降，不得接受。不久，有的逃亡百姓来军营自首，曹公对他们说：“如果允许你们投降，那样就破坏了军令；如果杀了你们，那又是杀认罪自首的人。你们还是赶快回去藏得隐秘一些。别让官吏抓住。”百姓们流着眼泪离去了。最后，到底还是被抓回来办了罪。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领十几万兵向曹公投降，被封为列侯。故安的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乌丸攻打驻守犷平的鲜于辅。秋八月，曹公出征，斩了赵犊等人，又渡潞河救犷平，乌丸奔逃出塞外。

九月，曹公下令说：“偏袒同伙，相互勾结，为古圣人所痛恨，听说冀州风俗，即使是父子，也各有帮伙，称颂自己，而诽谤对方。以前直不疑根本没有哥哥，而世人竟说他与嫂嫂相通，第五伯鱼三次娶的都是无父的孤女，但有人却说他打过岳父；王凤专权拔扈，谷永却把他比作申伯；王商进献忠言，张匡却说他搞歪门邪道骗人；这都是颠倒黑白，我打算整顿风俗，这四种坏行为铲除不尽，我认为这是我的耻辱。”冬十月，曹公回到了邺县。

当初，袁绍以外甥高干兼并州牧，曹公攻占邺县时，高干投降，曹公就任命他为并州刺史。高干听说曹公讨伐乌丸，就在并州反叛，拘押了上党太守并发兵把守住壶关口。曹公派乐进、李典去进攻高干，高干退守壶关城。十一年春十月，曹公讨伐高干。高干听说曹公亲自来征，就留下几名将军守城，自己逃进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接纳。曹公围壶关三个月，攻下了壶关。高干于是逃奔荆州，被上洛都尉王琰逮捕诛杀。

秋八月，曹公向东讨海贼管承，到达淳于，派乐进、李典打败管承，管承逃上海岛。曹公割山东海郡的襄贲、郯、戚县并入琅邪国，撤销了昌虑郡。

三郡乌丸趁天下大乱之机，攻入幽州，掳掠汉民共有十多万户。袁绍把他们的首领都立为单于，以百姓的女儿冒充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辽西单于蹋顿尤其强大，受到了袁绍优待，因而袁尚兄弟去投奔他，他屡次入塞闹事。曹公准备去征讨蹋顿，于是就开凿渠道，从呼沱通入泃水，叫平虏泉；又从②河口凿进潞河叫泉州渠，直通渤海。

十二年春二月，曹公从淳于回到邺县。丁酉，曹公下令说：“自从我发动义兵讨灭暴乱以来，到现在共有十九年了，所征必胜，难道是我的功劳吗？是贤良士大夫的力量啊。天下虽然还没全部平定，我将会同贤士大夫一起去平定；但现在我独自受奖得功，这怎能让我心安呢？希望加紧评定功劳施行封赏。”于是大封功臣二十多人，都被封为列侯。其余的各按等受封。并且免除死者孤儿的徭役负担。轻重奖赏各有差别。

曹公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都说：“袁尚只不过是一个在逃的贼寇罢了。夷狄贪婪又不讲交情，哪能被袁尚利用呢？如果现在深入其境去征讨，刘备必然劝说刘表去袭击许县。万一事态恶化，就来不及后悔了。”只有郭嘉料定刘表必不能任用刘备，劝曹公出征。夏五月，到达无终。秋七月，大水泛滥，沿海道路不通，田畴请求当向导，曹公同意了。田畴带领军队出卢龙塞，可是塞外路断了，无法通行。于是平山填谷五百多里，经过白檀，穿过平冈，到达鲜卑庭，东进柳城。离柳城只有二百里了，敌人才发觉。袁尚、袁熙和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带领几万骑兵迎战。八月，部队登上白狼山，突然遇上敌军，敌军声势强大。曹公辎重在后面，披甲兵士少，身边人都惊恐不已。曹公登上高处，望见敌阵不严整，于是指挥军队进击，派张辽为先锋，敌军大败，杀了蹋顿及名王以下首领，胡、汉投降的有二十多万人。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各个乌丸首领，丢下本族人，和袁尚、袁熙逃奔辽东，只剩下骑兵几千人。当初，辽东太守公孙康凭仗地处偏远，不服从朝廷。等到曹公打败乌丸，有人劝曹公接着去征讨公孙康，袁尚兄弟就可以捉住了。曹公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送袁尚、袁熙首级来，不需要麻烦兵士了。”九月，曹公领兵从柳城回返，公孙康果然斩了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送来了首级。诸将中有人问：“您回师而公孙康斩送袁尚、袁熙，这是为什么呢？”曹公说：“他一向害怕袁尚等人，我若紧逼，他们就要合力对我，我放松他们，他们就要自相残杀了，这是必然之势啊。”十一月，曹公到达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带着他们的名王为祝贺。

十三年春正月，曹公回到邺县，开凿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汉朝撤销三公官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任命曹公为丞相。

秋七月，曹公向南讨伐刘表。八月，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接替他的职位，屯驻襄阳，刘备屯驻樊城。九月，曹公到达新野，刘琮就投降了，刘备逃奔夏口。曹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废除旧制度，实行新规定。接着评赏荆州归降者的功绩，封侯的有十五个人，任命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叫他统领本部兵马。邀请任用了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人。益州牧刘璋接受了摊派给他的征调赋徭役义务，调派兵卒补给朝廷军队。十二月，孙权

帮助刘备进攻合肥。曹公从江陵出发征讨刘备，达到巴丘，派遣张熹救援合肥。孙权听说张熹到了，就逃走了。曹公到达赤壁，和刘备作战，不利。这时又流行瘟疫，死了不少官兵，于是领兵回返。刘备于是占有荆州、江南几个郡。

十四年春三月，曹公领兵到谯，修造轻便船，整训水军。秋七月，曹军从涡水入淮水，出淝水，驻扎合肥。辛未，曹公下令说：“最近以来，多次出征，有时还遇到瘟疫，官兵死亡很多，不能回家，妻子失了丈夫，百姓流离失所，仁慈的人难道高兴这样吗？这是不得已啊！现在下令，战死者的家属没有产业不能自己生活的，官府不得断绝食粮供应，主管官吏要抚恤慰问，以表示我的心意。”为扬州郡、县委派主管官吏，开辟芍陂地区屯田。十二月，曹公领兵回谯。

十五年春，曹公下令说：“自古接受天命开国及中兴的君主，哪一个不是得到贤人君子和他共同治理天下呢！在他得到贤才的时候，简直不需要走出里巷，难道是侥幸碰到的吗？只是有时在高位的人不肯去求啊。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这时候正是求贤最迫切的啊。‘孟公绰担任赵国、魏国臣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任命为滕、薛一类小国的大夫。’如果限定只有廉洁的人才可任用，那齐桓公要靠谁帮助才能成为列国霸主呢？现今天下难道没有穿粗布陋衣，胸怀超凡见识，而在渭水边的钓鱼的姜太公一类人吗？又难道没有蒙受私通嫂嫂恶名，确有接受贿赂事实，并且还没有得到魏无知力荐的陈平一类人吗？希望你们帮助我，最卑微的人也不要忽略，广泛发现人才。只要有才干的人就举荐，我好选拔任用。”冬季，曹公建造铜雀台。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任命曹公嫡长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设置官属，做丞相副手。太原人商曜等在大陵反叛，曹公派夏侯渊、徐晃包围打败了他们。张鲁割据汉中。三月，曹公派钟繇讨伐他。曹公派夏侯渊等从河东出发与钟繇会师。

这时关中诸将怀疑钟繇将要袭击自己，马超于是和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共同反叛。曹公派曹仁讨伐他们。马超等屯驻潼关，曹公告诫诸将：“关西兵精悍，你们坚守营垒别和他们交战。”秋七月，曹公西征，和马超等隔着

潼关对峙。曹公紧紧牵制住敌军，而暗地里派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占据河西扎营。曹公从潼关北边渡河，还没渡过去时，马超就急攻渡船，校尉丁斐于是放出牛马引诱贼兵，贼乱哄哄地掠夺牛马，于是曹公才得渡过河去，然后顺着河向南，边筑甬道边推进。贼后退，挡住渭口。曹公就多设疑兵，暗地里船运兵力进入渭水。架起浮桥，夜里，在渭水南岸分兵扎营。贼夜里攻营，曹军伏兵起来打败了他们。马超等屯扎渭水南岸，派使者请求割让黄河西岸土地以缔结和约，曹公不同意。

九月，进军渡渭水，马超等多次挑战，曹公又不应战。马超等又坚持请求割地修和，请求送来人质以缔结和约。曹公用贾诩的计策，假装答应他们。韩遂请求与曹公相见。曹公和韩遂父亲同一年被推举为孝廉，又和韩遂本人差不多年纪，于是马头相接着交谈多时，但不涉及军事，只谈京都老友往事，拍手欢笑。谈完以后马超问韩遂：“您和他说了什么？”韩遂说：“没说什么。”马超等怀疑不信。另一天，曹公又给韩遂写信，信上多处涂改，弄得象是韩遂涂改的一样。马超等因此更加怀疑韩遂。曹公于是和他们定日子会战，先以轻装士兵挑战，交战很长时间后，才派出勇猛骑兵夹攻，于是大败敌军，斩了成宜、李堪等人。韩遂、马超等逃奔凉州，杨秋逃奔安定，关中得以平定。诸将中有人问曹公：“当初，反贼据守潼关，而渭水北岸防卫空虚，您不从河东进攻冯翊而反守潼关，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北去渡河，这是什么原因呢？”曹公说：“反贼把守潼关，如果我进入河东，反贼必然分守各个渡口，那样一来，西河守备空虚，所以两位将军能夺取西河！后来我领兵北渡，反贼无法和我争西河，那是因为西河已经有了我方两位将军的部队啊。我军连接兵车树立栅栏，筑甬道掩护着南进，就是要形成不易取胜的态势，又要向敌方故意示弱。渡过渭水后构筑坚固壁垒，而敌人来了不出战，为的是要助长敌人的骄傲啊。所以贼不筑营垒而要求割地修和。我顺口答应了他，为的是顺从他的意思，使他们自己感到安全而不做战争准备。因而我得以蓄积将士的战斗力的，突然出击，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兵势的变化，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啊。”开始时，贼兵每有一部到达前线，曹公就脸有喜色，贼兵失败之后，诸将问他一再有喜色的原因，曹公回答：“关中地域长道路远，若贼各在一处据

险而守，征讨他们，没有一两年不可能平定。现在都在这里集中，他们兵虽多，但彼此都不服从，军队没有主帅，一仗就可以消灭，取得成功很容易。我因此高兴。”

冬十月，军队从长安北征杨秋，围困安定。杨秋弃械投降，就恢复了他的爵位，让他留任安抚当地百姓。十二月，军队从安定回师，留夏侯渊驻守长安。

十七年春正月，曹公回到邳县。天子特许曹公朝拜时，司仪宣呼行礼仪式，不须直呼其名；入朝时，不须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穿鞋佩剑，就象当年萧何一样。马超残余部队梁兴等屯驻在蓝田，曹公派夏侯渊打败了这支军队并平定了这些地方。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郡的廩陶、曲周、南和，广平郡的任城，赵国的襄国、邯鄲、易阳等县来扩大魏郡。

冬十月，曹公征讨孙权。

十八年春正月，曹公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的江西营地，活捉了孙权都督公孙阳后，才带兵返回驻地。天子下诏，把天下由十四州恢复为九州。夏四月，曹公到达邳县。

五月丙申，天子派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册封曹公为魏公，册文里说：

“朕由于不注意修养德行，年少时遭遇忧患，起初远迁在西土，后又东迁到唐、卫，在这时期，象缀旒一样任凭别人宰割。宗庙缺乏祭祀，社稷也没有确定的位置；许多坏人觊觎皇位，分裂天下。境内百姓，朕不能治理，使得我高祖创建的皇权，也都几乎要坠落在地了。朕因此日夜担忧，潜心默念：‘历代祖先啊，先代辅佐大臣们啊，你们谁能怜悯我呢？’这才感动了天心，诞生了丞相，保佑我皇家得以平安，在艰难中给我皇家巨大帮助，朕于是有了依靠。现在将授予您典法礼仪，希望您恭敬地听我的命令。”

最初是董卓首先作乱，把国家推进灾难之中，各位州牧郡守都放下本管区域的政务来拯救王室，您引导他们前进，首先讨伐敌军，这是您忠于本朝的表现啊。后来黄巾军违犯天道，侵扰我三州，祸乱连累到百姓，您又打败了他们，安定了东夏。这又是您的功劳啊。韩暹、杨奉专擅朝政您就讨伐他

们，消除他们制造的灾难。然后把朝廷迁到许都，建造京城重地，设置官府，开始祭祀宗庙，不遗弃应有的典礼制度，天地鬼神于是获得安宁。这又是您的功劳。袁术僭称帝号，在淮南胡作非为，但他畏惧您的神威，您运用伟大英明谋略，蕲阳战役，诛杀桥蕤，威势直指南，袁术毙命，党羽溃散。这又是您的功劳。回师东征，击杀吕布，战车将返，张杨丧命，眭固伏罪，张绣来降，这又是您的功劳。袁绍叛逆扰乱天道，阴谋颠覆社稷，凭恃他兵多，发动军队进犯朝廷，这时候，国家兵力薄弱，上下恐惧，谁也没有坚定信心，只有您坚守保卫朝廷的大原则，您的精诚感动了上天，您发挥您的武威，运用您的神妙策略，亲自领军兵临官渡，大歼叛贼。把国家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这又是您的功劳。挥师渡大河，开拓疆域，平定四州，袁谭、高干，都被消灭，海盗奔逃，黑山归顺，这又是您的功劳啊。三支乌丸，作乱了两世，袁尚投奔他们后，占据塞北，威胁中原，您包裹马脚，挂牢车子，以防跌滑，穿隘过险，一战就消灭了他们，这又是您的功劳啊。刘表违抗朝廷，胡作非为，不履行对朝廷的应尽义务，王师出发，威风先到，百城八郡，都屈膝投降，这又是您的功劳啊。马超、成宜，狼狈为奸，占据黄河、潼关，企图作恶逞凶，您在渭南把他们都打垮，献上万颗首级，接着平定边境，安抚戎、狄并与他们和好。这又是您的功劳啊。鲜卑、丁零通过几层翻译也来朝见，单于、白屋也愿意臣服，愿意纳贡，这又是您的功劳啊。您有平定天下的功劳，又有完善的情操，您治理整顿全国上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倡导美好风俗，普遍而辛勤地施行教诲，顾念爱惜民命，谨慎处理刑狱案例，官吏不施残暴，百姓不怀恶意，诚恳地尊崇帝族，您显扬、接续中断的封爵，以前有功有德的人，没有谁没有得到应有的安置。虽然伊尹功勋上感皇天，周公业绩光照四海，也全都赶不上您。

朕听说先王都分封德高功大的人为诸侯，然后赐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人民，增高他们的荣誉，并让他们用以显示特权的礼器得以完备，为的是让他们能忠心保卫王室，辅佐朝廷。在周成王时，管叔、祭叔作乱，平定叛乱以后，他们吸取叛乱教训，想念有功之臣，于是派邵康公向齐太公授权：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的范围之内，大小诸侯若有过错，齐

太公都有权征讨作乱者。把这权利世世赐予太师，使齐成为显赫于东方的大国。到襄王时，也有楚人不对周王尽义务的事发生，又命令晋文公担任侯伯，赐予他二辂、虎贲、铁钺、钺鬯、弓矢，开辟南阳大片土地，使晋国君世世代代做诸侯盟主。所以周室没有灭亡，就是因为有二国可以依赖。现在您发扬大德，忠心保卫朕的安全，顺应天命，发展大业，平定全国，没有谁不服从您，功劳比伊尹、周公还高，而奖赏比齐、晋要低，朕很惭愧。我是一个渺小的人，虽高居万民之上，但常常想到做皇帝的艰难，就像临近了深渊，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不是您帮我走过去，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现在以冀州的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安陵、平原共十个郡，封您为魏公。赏赐黑红色的土，用白茅包上，您可以去占卜吉日，建造您魏国的社稷。周朝时，毕公、毛公身有封国但又入朝任辅佐周王的卿，周公、召公以朝廷太师太保身分出朝兼为诸侯之伯，这种朝内朝外的重任，您也都能同时担当起来的。我现在命令您以丞相身分兼任原来的冀州牧。再加赐您九锡，希望您能听从我的命令。考虑到您筹建制度，为人民提供行动规范，使人民安居乐业，身无二心，因此赐予您大辂、戎辂各一辆，黑红色的马八匹。您鼓励农业，农民耕作努力，使粮食丝帛都有积存，国家事业因而愈加兴盛，因此赐予您衮服冕服，再配上一双赤舄。您提倡谦让，并指导人民怎样去做，因而年龄大年龄小的都讲礼貌，社会上下一片和谐，因此赐予您轩悬之车，六佾之舞。您辅佐朝廷发扬汉朝风俗教化，直达四方，使远方民族改变本来精神面貌，中原精神生活也显得更加充实，因此赐予您用朱红颜色漆门的特权。您深明道理，挂念皇帝的困难，把有才能的人任用为官，把善良的人都提拔起来，因此赐了您在殿前纳陛的特权。您执掌国家大政，保持严肃公正不偏不倚态度，即使微小的坏人坏事，都不会不加压制、放逐，因此赐予您虎贲战士三百人。您严格按国家法律办事，细察打击犯罪行为，触犯国法的，没有谁能逃脱该得的惩处，因此赐予您鬯和钺各一件，您高瞻远瞩，明察八方，严厉地讨伐逆贼，平息全国的叛乱，因此赐予您彤弓十张，彤矢百支，钺鬯弓十张，鬯矢千支。您以温和恭敬为根本，孝顺友爱为美德，明智公平忠厚诚实，这些都深深感动了我，因此赐予您钺鬯一卤，配

上圭瓊。魏国可以设置丞相以下各种官职，可以都和汉初诸侯王的制度一样。千万慎重啊，您全面地普遍地关怀您的臣民，辅助领导他们做好各种事务，用这些行动来完成您的伟大功德，报答、颂扬我高祖传留下来的大好天命。”

秋七月，开始建立魏国的社稷宗庙。天子聘魏公的三个女儿为贵人，岁数还小的，就暂且留在魏国等待结婚年龄的到来。九月，建造金虎台，凿渠引漳水进入白沟以通达黄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两部，设置都尉管辖。十一月，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六卿官职。

马超在汉阳，又联合羌、胡叛乱，氐王千万反叛朝廷响应马超，在兴国屯兵。魏公于是派夏侯渊讨伐马超。

十九年春正月，魏公开始举行“籍田”礼。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奉命讨伐马超，斩了马超妻子、儿子的头，马超兵败逃奔汉中。韩遂转移到金城，又进入氐王千万的部落，率领羌、胡一万多骑兵和夏侯渊交战，夏侯渊领兵出战，大败韩遂，韩遂逃奔西平。夏侯渊和诸将攻占兴国，屠杀了大量兴国民众。朝廷撤销了安东、永阳郡。

安定太守毋丘兴将去赴任，魏公告诫他说：“羌、胡想和中国交往，自然会派人来跟你联系，你千万不要先派人到羌、胡中去联系。因为善良人难找到，不善良人一定会教羌、胡乱提要求，他们乘机从中取利。如果不听从要求，就错失了羌、胡求好的美意，若听了要求则对事情没有好处。”毋丘兴到任后，派遣校尉范陵进入羌中，范陵果然给羌人出主意，叫他们自己提出，要当属国都尉。魏公说：“我事先就知道会出这样的事了，不是我聪明，只是我经历的事情多罢了。”

三月，天子命令把魏公位次排列在诸侯王的上面。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

秋七月，魏公出征讨伐孙权。

当初，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在枹罕聚众，改年号元，设置百官，达三十余年。派遣夏侯渊从吴国前往讨伐。十月，攻占枹罕，斩宋建，凉州得到平定。魏公从合肥返回。

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因为过去给她的以前任过屯骑校尉的父亲伏完写

信，信中说皇帝因为董承被杀而怨恨魏公，语句恶毒，事情被人揭发了，因此获罪。于是皇后被废黜杀死，皇后兄弟也全部被诛杀。

十二月，魏公到达孟津。天子命令魏公在出行仪仗队中配置旄头骑兵，宫殿中设置钟虡。己未，魏公下令说：“一般地说，品行好的，未必能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的，品行未必好。陈平难道厚道，苏秦难道守信吗？但陈平奠定了汉朝基业，苏秦扶助了弱小的燕国。这样说来，若人有缺点，就要废弃不用吗？主管部门要是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贤士就不会被遗漏丢弃，官府也就不会耽误工作了。”又说：“一般说来，刑律是百姓的生命线啊。但军中负责刑律的，有时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把三军生死大权交给他，我很担忧。希望选择明白法律道理的人，让他主持刑法事务。”于是，设置理曹掾属。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魏公的二女儿为皇后。撤销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在每郡的原来辖区设置一个县，管理当地居民，并合并原四个郡为一个新兴郡。

三月，魏公向西征讨张鲁，到达陈仓，将从武都进入氐。氐人挡住了道路。魏公先派出张郃、朱灵等打败了氐人。夏四月，魏公从陈仓出散关，到达河池。氐王窦茂的军队一共有一万多人，凭仗有险可守，拒不投降。五月，魏公进攻并屠杀了氐人。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人共同斩了韩遂首级送给魏公。秋七月，魏公到阳平。张鲁派弟弟张卫和将军杨昂等据守阳平关。在山腰筑城十多里，魏公进攻不破，于是带兵回撤。贼见大军后退，守备就松懈了。魏公趁机秘密派遣解邈、高祚等穿越险要地段，在夜间发起进攻，大败张鲁军队，斩了张鲁部将杨任。魏公攻打张卫，张卫乘夜逃走。张鲁军队溃散，逃往巴中。魏公军队进入南郑，全部缴获了张鲁库藏的珍宝。巴和汉中地区全都归降。于是把汉宁郡恢复为汉中郡，分出汉中郡的安阳县、西城县组成西城郡，设置太守。分锡、上庸为上庸郡，设置都尉。

八月，孙权围攻合肥，张辽、李典打败了他。

九月，巴人七姓戎王朴胡、蒗邑侯杜葭带巴夷、蛮民前来归附魏王。于是分开巴郡，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葭为巴西太守，都封为列侯。天子命令魏公可以秉承皇帝的旨意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国相。

冬十月，魏国开始设置名号侯到五大夫，连同旧有的列侯，关内侯，共六等，用于奖赏军功。

十一月，张鲁从巴中带着残余兵力来投降。张鲁和五个儿子因此都被封为列侯。刘备进攻刘璋，夺取了益州，接着占据了巴中。魏公就派张郃去攻打刘备。

十二月，魏公从南郑返回，留夏侯渊驻扎汉中。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回到邺。三月壬寅，魏公亲自举行籍田礼。夏五月，天子把魏公进爵为魏王。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和他部下的侯王来朝。天子下令让魏王女儿称公主，享受汤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带着部下名王来朝觐，魏王用客礼接待了他，接着把他留在魏国，派右贤王去卑监督匈奴国。八月，魏王任命大理钟繇为相国。冬十月，魏王整训部队，接着出发征讨孙权，十一月，魏王到达谯县。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驻守居巢。二月，进军驻扎在江西郝溪。孙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于是魏王进逼攻打，孙权败退逃走。三月，魏王带兵回返，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驻守居巢。

夏四月，天子命令魏王设置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五月，建造泮宫。六月，魏王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令魏王冕上悬垂十二枚旒，乘坐金根车，驾六匹马，配设五时副车。任命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刘备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驻屯下辩。魏王派遣曹洪去对抗。

二十三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造反叛乱，围攻许都，火烧丞相长史王必的军营，王必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奋起攻杀了吉本等人。

曹洪打败了吴兰，杀死吴兰将领任夔等人。三月，张飞、马超逃往汉中，阴平氏人强端杀了吴兰，把首级送给了朝廷。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氏等人反叛，魏王派遣鄢陵侯曹彰去打败了他们。

六月，魏王下令说：“古代埋葬死者，一定要个找瘠薄的地去埋。现我命令划出西门豹祠西边原上的一片地，来建造我的寿陵，就用原地高度为基点，

不要堆坟丘，也不栽树为标志。《周礼》冢人掌管公墓土地，凡是诸侯都葬在王墓左右两侧的前方，卿大夫在后方。汉朝制度也叫做陪陵。现决定有功的公卿大臣列将，到后来陪葬我的寿陵。把寿陵墓地规划得广阔一些，让陪葬容纳得下。”

秋七月，魏王训练部队，接着向西进攻刘备，九月，回到长安。

冬十月，宛县守将侯音等人造反，逮捕了南阳太守，掳略官民，据守宛县。在这以前，曹仁奉命讨伐关羽，屯驻在樊城。这个月，魏王派曹仁包围了宛县。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攻杀宛县军民，斩了侯音。

夏侯渊与刘备在阳平交战，被刘备杀了，三月，魏王从长安出发，经过斜谷派军队占据了军事要塞，进军汉中，接着进逼阳平。刘备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

夏五月，魏王带兵回到长安。秋七月，魏王立夫人卞氏为王后。魏王派于禁帮助曹仁攻打关羽。八月，汉水泛滥，淹了于禁的军队，于禁军队全部溃散，关羽捉了于禁，接着包围曹仁。魏王派徐晃急救曹仁。

九月，魏相国钟繇因为西曹掾魏讽造反牵连而获罪，被免职。冬十月，魏王大军回到洛阳。孙权送来书信，愿以讨伐关羽作为对朝廷的报效。魏王从洛阳南征关羽，还未到达前线，徐晃已经打败了关羽，关羽逃走，曹仁得以解围，魏王驻扎摩陂。

二十五春正月，魏王到达洛阳，孙权攻杀了关羽，把关羽的首级传送给朝廷。

庚子，魏王在洛阳去世，年龄是六十六岁。魏王留下遗令说：“天下还没安定，还不能够一切遵从古代礼制办事。埋葬我以后，全部除去孝服。那些带兵驻扎戍守的，都不许离开驻屯地。各部门官吏都要照常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用现在流行穿用的服装装殓，不要陪葬金玉珍宝。”魏王被谥为武王。二月丁卯，葬于高陵。

30

魏文帝本纪

——《三国志》卷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此等语竟被利用。

“尧幽囚，舜野死。”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文帝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两句批语是对曹丕代汉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说。

曹丕（187—226）即魏文帝，三国时魏国的建立者、文学家，为曹操次子。曹操死后，他袭位为魏王，行九品中正制，确立和巩固士族门阀制度，同时加紧进行代汉行动，逼汉献帝退位。曹丕手下的大臣摸透了曹丕心思，一面不断上书曹丕，要他登基，有一个汉朝的宗室辅国将军清苑侯叫刘苦的，竟约了一百二十人联名上书，造成民心所向的舆论，同时他们又直截了当地给汉献帝施加压力，要他把皇位让给曹丕。汉献帝在曹操时就是傀儡，没有实权，如今这么多人要他退位，只好一再下诏让位。曹丕虽然急于代汉，却又怕后人骂他篡位，一再假意推辞。于是，这一批捧曹丕的人逼着汉献帝在繁阳造了一座“受禅台”，择个日子，隆重地举行了汉献帝退位让国的仪式。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汉朝的皇位是汉献帝自愿让给曹丕，而不

是曹丕夺过来的。

《三国志》原文中的这两段文字，一段是汉献帝让位的诏书，一段是曹丕手下劝他登基代汉的上书，都把汉献帝退位、曹丕代汉比附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所谓“禅让”制，即我国古代传说中“选贤与举能”，民主选举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汉献帝和曹丕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在这里大谈禅让制度，目的无非是为曹丕代汉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

在汉献帝的退位诏书中有“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一句，毛泽东“此等语竟被利用”的批语指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出自秦汉时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意思是说符合天道的美好社会，应该是财产公有，权力公有，在选举上任人唯贤。这本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集中体现。而汉献帝却利用这句话来为自己被赶下台圆面子，令人同情，也令人哭笑不得。显然，毛泽东洞察到了东汉末的这场权力交接实际上是权力斗争，所谓献帝禅位，实际上是曹丕逼宫，所以写下了这句批语。

批语中的“尧幽囚，舜野死”，出自李白的《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对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历来都有人表示怀疑，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美好制度。有一种说法是：尧在晚年，欲传位给儿子丹朱，但众人不同意，只有让位于舜。舜将尧囚禁起来，将丹朱放逐，夺了尧的部落联盟首领职位。舜死前，也想传位给儿子商均，同样遭到众人反对，只好让位于禹，自己被迫南下，死于九嶷山。所谓禅让，实际上是武力夺权。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尧幽囚，舜野死”。毛泽东在这里引用李白这句话，表明他对传说中的禅让制度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原文】

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建安十六年，

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颺之言，其验兹乎！”

己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涉貊、抚余单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献。

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睿为武德侯。是月，冯翊山贼郑甘、王照率众降，皆封列侯。

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

秋七月庚辰，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

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氏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

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棺槨殓斂，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丙午，行至曲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

获义，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金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祚永终；君其祇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乃为坛于繁阳。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二级。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大农为大司农。郡国县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珎。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

是岁，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乙亥，朝日于东郊。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辛巳，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壬午，复颍川郡一年田租。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

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羨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初复五铢钱。夏四月，以车骑将

军曹仁为大将军。五月，郑甘复叛，遣曹仁讨斩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以谷贵，罢五铢钱。己卯，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行东巡。是岁筑陵云台。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庚午，行幸许昌宫。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三月乙丑，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郢城侯植为郢城王。癸亥，行还许昌宫。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

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鰥寡笃癯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禭，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黜也，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白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珣璠斂，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以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是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荊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岁，穿灵芝池。

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

夏五月，有鸛鹄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贾诩薨。太白昼见。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辛未，校猎于荥阳，遂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已下进爵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许昌宫。

五年春正月，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其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是岁穿天渊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乙巳，还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荧惑入太微。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譙循渦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十二月，行自譙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

七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三月，筑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

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译文】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是武帝曹操的儿子。灵帝中平四年冬季，出生在谯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魏王太子。曹操去世后，他继位为丞相、魏王，尊称自己的母亲、魏王后为王太后。把建安二十五年改为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任命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各四人。规定后宫宦官担任官职，不得过问政府各部的事情，把这项命令用黄金作成的简策记录下来，收藏在石室中。

起初，汉灵帝熹平五年时，有黄龙出现在谯县，光禄大夫桥玄询问太史令单颺说：“这是什么祥瑞呢？”单颺回答说：“在这个地方以后会出现称王的人，不到五十年，黄龙还会再度出现。上天安排的事情常常会有所预兆，这是与天意相对应的。”内黄人殷登暗自记下这件事。过了四十五年，殷登还活着。三月，又有黄龙出现在谯县，殷登听到后说：“单颺的预言，大概就应验在这里了。”

己卯，曹丕任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涉貊单于、扶余单于、焉耆王、于阗王等都分别派遣使者前来进奉贡品。夏季四月丁巳，饶安县报告说有白雉出现。庚午，大将军夏侯惇去世。五月戊寅，汉献帝命令魏王曹丕把祖父曹嵩追尊为太王，曹嵩夫人丁氏为太王后。同时，封曹丕的儿子曹睿为武德侯。本月，冯翊山贼寇郑甘、王照率领部下归降，都被封为列侯。酒泉人黄华、张掖人张进各自拘捕本郡太守，背叛朝廷。金城郡太守苏则讨伐张进，斩杀了张进。黄华投降。六月辛亥，在城东郊外操练军队。庚午，向南征伐吴国。

秋季，七月庚辰，曹丕下令说：“黄帝在明台听取贤人的议论，尧在道路边修建房屋，听取百姓的话，都是去广泛征询下面的意见。朝廷各部门的官

员，都要尽到规谏的职责，将帅们可以谈论军事，朝中官员们议论制度，地方长官报告政务，士大夫们考察六艺，我都要察看。”

孙权派遣使者前来进奉贡品。蜀国大将孟达率领部下归降魏国。少数民族人武都部落首领杨仆率领部落归附魏国，居住在汉阳郡。

甲午，曹丕统帅大军抵达故乡谯县，在东郊为随行军队及谯县的父老百姓举行盛宴。八月，石邑县上书，说有凤凰聚集。

冬季，十月癸卯，曹丕下令说：“诸将领在进行征伐时，战死的士兵有的还没有被埋葬，我很同情他们。命令各郡、国预备棺材，把战死士兵装入棺内，送回他的家中，由官府安排祭礼。”丙午，曹丕率军抵达曲蠡。

汉献帝因为群臣都已依附魏王曹丕，于是召集朝中官员，祭礼汉高祖刘邦庙，命令御史大夫张音持节把皇帝的御玺、绶带进献给曹丕，表示把皇帝的位置让给曹丕。诏书说：“告诉魏王：从前尧让位给舜，舜又让位给禹，上天的意旨并不固定不变，有德望的人统治天下。汉朝的统治，天下失去正常的秩序，到我这一代，战乱更加严重，许多凶暴的人横行肆虐，天下已经被颠覆。依靠武王曹操英明神武，把天下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重新安定，保护了汉朝的统治，不仅是我一个人享受太平，天下都受到他的恩惠。现在魏王曹丕继承父亲的事业，加以发扬光大，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发展您父亲的宏图大计。上天降下祥瑞，人、神都提出预兆，建立了显赫的业绩，大家让我下达命令，都说您的品德才干与虞舜相同，遵循《唐典》作法，把皇帝的位置恭敬地让给您，呜呼！上天已把使命交付给您，只要运用得当，天禄就不会改变。请您恭顺大礼，治理天下万国，以上承天命。”于是，在繁阳修筑举行即位仪式的高坛。十月庚午，魏王曹丕登上高坛，正式接受皇帝称号，朝廷大臣都参加了即位仪式。仪式完毕后，曹丕下坛，燃火祭祀天地山川后返回。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大赦天下。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河内郡山阳县一万户百姓的地方作为他的封地。在封地内，仍实行汉朝的年号，可以用天子的礼节祭祀天地，上书时可以不称臣。当皇帝在京城祭祀太庙时，要给刘协送来祭肉。同时，封刘协的四个儿子为列侯。曹丕追尊自己的祖父太王曹嵩为太

皇帝，父亲武王曹操为武皇帝，尊称母亲武王太后为皇太后。赐予天下有子、男封号的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继承父亲成为家长的、孝顺母亲、尊敬兄长以及努力耕田的人增加两级爵位。把汉朝的诸侯王降封为崇德侯，把列侯降封为关中侯。把颍阴的繁阳亭改为繁昌县。大臣们分别受到增加爵位和晋升官职的赏赐。相国改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奉常改为太常、郎中令改为光禄勋、大理改为廷尉、大农改为司农。郡、国、县、及城镇的名称，也有很多改动。重新授予匈奴单于呼厨泉魏国的玺印、绶带，赐给他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珎等。十二月，开始修建洛阳宫。戊午，曹丕到达洛阳。

这一年，长水校尉戴陵劝阻曹丕，不要经常出去打猎，曹丕大怒，将戴陵处以仅次于死罪的处罚。

黄初二年春季，正月，到郊外祭祀天地、明堂。甲戌，到原陵打猎，派遣使者用牛羊祭祀汉世祖刘秀。乙亥，在东郊朝日。开始命令各郡、国户口在十万以上的，每年推荐孝廉一名，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材，不受户口限制。辛巳，从三公的封地中划分出一块，各封他们的子弟一人为列侯。壬午，免除颍川郡一年的田租。改许县为许昌县。把魏郡的东部改为阳平郡，西部改为广平郡。

曹丕下诏说：“从前，孔子有大圣人的才能，怀有帝王的度量，但他处在周朝末期，没有受天命的机运。在鲁国与卫国任职，在洙水和泗水流域普及教育，凄凄遑遑，想要委屈自己以保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降低自己的身分去拯救世人。当时，各国的王、公终究不能任用他，他就隐退去考证五代的礼仪制度，代替帝王立法，以鲁国历史为基础编撰《春秋》，到乐官那里去改正《雅》、《颂》。使得千年以后，全部按照他的文章进行写作，依靠他的圣明制定谋略。啊！真可谓绝世的大圣人，万代的师表。现在天下大乱，各种祭祀活动都受到破坏，他的旧居祭庙，也毁坏而无人修理。他的后代子孙在汉朝曾被封为褒成侯，但这个爵位现在也没有人继承。在他故乡听不到讲解和诵经书的声音，每年的四季也没有人进行祭祀，这怎么称为尊崇礼，报答恩德，符合百代以后，也要祭祀对天下有大恩德人的制度呢？现在，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享有一百户的封地，负责按时祭祀。”命令鲁郡把孔子的

旧祭庙重新修好，设置一百户官吏和士兵守卫祭庙，又在庙的外面修建房屋，供学者在那里居住、学习。

三月，曹丕晋升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开始恢复五铢钱，可以作为货币在市上流通。夏季，四月，任命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五月，郑甘再次反叛，曹丕派遣曹仁进行讨伐杀死郑甘。六月庚子，开始祭祀五岳、四渎，规定各种祭祀的规格。丁卯，曹丕的夫人甄氏去世。戊辰，出现日食。有司提出应该罢免太尉，曹丕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对天子进行谴责，而把过错都推给辅政的大臣，怎么符合禹、汤归罪于自己的本意呢？命令文、武百官各尽职守，以后出现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

秋季，八月，孙权派遣使者进奉表章，并送回于禁等人。丁巳，曹丕命令太常邢贞持符节到江东任命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并赐予九锡——使用九种帝王御用器物的特权。冬季，十月，任命杨彪为光禄大夫。因为粮食价格过高，废除使用五铢钱。己卯，任命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曹丕出巡东方。这一年，修筑陵云台。

黄初三年春季，正月丙寅朔，出现日食。庚午，曹丕到达许昌宫。下诏说：“现在的计吏、孝廉，就是古代的贡士。十户人家的村，也必定会有忠信之人，如果限制年龄选取人材，那么，姜子牙、周太子晋就不会有显赫的业绩了。命令各郡、国在选取人材时，不要限制老幼。只要精通经术的儒士，通晓文法的吏士，一到就可以试用。由有司来检举推荐不实的人。”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等国的国王各自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品。曹丕下诏说：“西戎归附大禹，氐人、羌人服从周朝，《诗经》、《尚书》中都大为赞美。最近，西域各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都来到边塞，请求归附。派遣使者去安抚、慰劳他们。”以后，恢复与西域的联系，设置戊己校尉。

三月己丑，封儿子齐公曹芳为平原王，封自己的弟弟鄱陵公曹彰等十一人都为王。开始下令封王的庶子为乡公，嗣王的庶子为亭侯，公的庶子为亭伯。甲戌，封儿子曹霖为河东王。甲午，曹丕出巡，到达襄邑。夏季，四月戊申，封鄆城侯曹植为鄆城王。癸亥，回到许昌宫。五月，把荆州、扬州长江以南的八个郡称为荆州。由于孙权兼任荆州牧的原因，把荆州在长江以北

的各郡改设为郢州。

闰六月，孙权在夷陵大败刘备。起初，曹丕听说刘备统军东下，与孙权交战，营寨绵延七百里，就告诉大臣们说：“刘备不懂得军事，哪里有七百里连营可以进攻敌人的！‘在大片低洼和险要地区安营，容易被敌人擒获’，这是兵法中的大忌。孙权报告胜利的奏书就要到了。”过了七天，孙权击败刘备的奏书果然送到。

秋季，七月，冀州蝗灾严重，百姓饥饿，曹丕派尚书杜畿持符节打开官府粮库赈济饥民。八月，蜀军大将黄权率军投降魏国。九月甲午，曹丕下诏说：“妇人干预政治，是祸乱的原因。从此以后，大臣们不许向太后报政事，外戚不能担任辅政的职务，也不能无故接受封爵。把这个诏书传到后世。如果有人违背，天下共同讨伐他。”庚子，立郭氏为皇后。赐天下有封号的男子每人二级爵位，赐给鳏夫、寡妇、病重、有残疾以及贫困无法生活的人粮食。

冬季，十月甲子，划定首阳山东侧为自己的陵墓，安排葬事，说：“依照礼制，因君在即位后就安排制作棺材，表示存不忘亡。从前，尧葬在谷林，都种上树；大禹葬在会稽，不占农民土地，所以埋葬在山林，就要与山自然相应合。修造坟墓，植树作为樗，不是上古的制度，我不采用。我的陵墓依靠山势作为主体，不要再堆土作成高丘，四面种植树木，不要建立寝殿、园林，不要修筑神道。安葬的目的是把人体掩埋，想要不再被别人看到。尸骨已没有痛痒的知觉，坟墓也不是神灵存身的地方。依照神制，不在坟墓的地方设祭，是为了不轻慢死者，制作的棺槨能够装殓尸骨，衣服被褥能够遮掩尸体就行了。我选择在这丘陵不生长庄稼的地方修建墓，改朝换代之后，没有人再知道陵墓的位置。墓内不要放置苇草木，不要收藏金、银、铜、铁器物，全部使用陶器，与古代用泥作的涂车、茅草扎成的人、马来送葬的制度相符。棺材只要在应该油漆的时候漆三遍，死后不要把珍玉含在我的嘴里，不要穿珠子制成的衣服，盛放在玉匣中，不要学这些庸俗愚昧之人所做的事情。季孙要以君子佩戴的美玉殉葬，孔子赶紧登上台阶去劝阻，比喻将死者的尸骨暴露在原野中。宋国的国君厚葬后，君子都说华元、乐莒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他们眼看君王犯了错误而不加阻止。汉文帝的霸陵在战乱中没有被挖掘，是

因为其中没有收藏值得挖掘的宝物。光武帝的原陵被挖掘，是因为修筑了高丘，植树作了标记，霸陵保存完整的功劳在于张释之，原陵被发掘的过在于汉明帝。是张释之的忠心使君主得益，而明帝对父亲的爱心反而损害了亲人。忠臣孝子，应该考虑孔子、左丘明、张释之的议论，借鉴华元、乐莒、明帝的教训，心里存有怎么能使君主、亲人的遗骨安全，使死者的魂灵万年不危的想法，这是圣贤的忠孝。从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掘的坟墓。战乱以来，汉朝皇帝的陵墓都被挖掘，甚至放火焚烧，以取得盛放尸骨的玉匣和死者身上穿的金缕衣，这犹如在受焚刑，怎么不深为痛苦呢！受祸的原因都在于修坟厚葬。‘要以桑弘羊和霍显因骄奢而招祸为戒，’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皇后以及贵人以上的妃嫔，不随她儿子到王国的，都埋葬在涧西以前我早划定了的墓地。舜死后安葬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都没有与他葬在一起；延陵季子把儿子远葬在泰山一带。魂魄如果有灵验，就没有不能到的地方，一涧的距离，不能算远。如果违背我这个诏书，妄加改动，修筑陵墓或厚葬，我死后在地下还将被戮尸，戮后还会再戮，死了还要再死。身为臣子的要是那样作，就是轻蔑死去的君父，不忠不孝，假如死者地下有知，将不会给你降福。把这诏书收藏在宗庙，副本存在尚书、秘书和三府。”

这个月，孙权再次背叛魏国，恢复郢州为荆州。曹丕从许昌率军向南征讨孙权，各路兵马齐头并进，孙权沿长江设防，抵抗魏军。十一月辛丑，曹丕到达宛城。庚申晦，出现日食。这一年，修建灵芝池。

黄初四年春季，正月，曹丕下诏说：“自从丧乱以来，战事不断，天下人互相残杀。现在，四海之内已经初步平定，有敢于私自报仇，杀害别人的，要夷灭九族。”在宛城修筑南巡台。三月丙申，曹丕从宛城返回洛阳宫，癸卯，月亮遮住心宿中间的那一颗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去世。这一个月，流行瘟疫。

夏季，五月，有鸛鵒鸟聚集在灵芝池。曹丕下诏说：“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污泽。《诗经·曹风》讲这是讽刺曹恭公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如今，难道有贤能的人还被困留在下位？否则，这鸟为什么会来呢？要广泛推荐天下品德才能出众、操行高尚的人，以答复曹人的讽刺。”

六月甲戌，任城王曹彰在京城去世。甲申，太尉贾诩去世。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这个月大雨不停，伊水、洛水泛滥成灾，淹百姓，冲坏房屋。秋季，八月丁卯，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辛未，曹丕在荥阳打猎，趁机巡视东方。评定征伐孙权的功劳，各军将领以下受到不同程度的晋升爵位、增加封地的赏赐。九月甲辰，曹丕到达许昌宫。

黄初五年春季，正月，开始下令只有犯谋反和大逆不道的罪过，才允许互相揭发，其余的罪名不再受理。如果有人诬告别人，就以他所揭发的罪名来处罚他。三月，曹丕从许昌返回洛阳宫。夏季，四月，建立太学，制定讲授和考试五经的方法，设置讲授《春秋谷梁传》的博士。五月，有司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日大臣朝见皇帝时，上奏有疑问的事情，听取决断大政方针，议论朝政的得失。秋季七月，巡视东方，到达许昌宫。八月，调集水军，亲自乘坐龙舟，顺蔡水、颍水沿淮河，到达寿春。扬州界内的将领、官吏、士人和一般百姓，犯有判处五年以下轻罪的人，都得到赦免。九月，到达广陵，下令在青州、徐州境内实行大赦，改换这一地区的统兵将领。冬季，十月乙卯，白天出现太白星。曹丕返回许昌宫。十一月庚寅，因为冀州百姓缺粮，派遣使者打开官库赈济饥民。十一月戊申，出现日食。

十二月，下诏说：“从前，先王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侍奉祖先，显示孝道。最重要的是在外祭祀天地，其次是在宗庙祭祀祖先，然后是祭祀日、月、星三辰，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各地的名山大川，在这范围以外的，都不是经典所记载的。三代以后，有的人信奉巫史，甚至在宫殿以内，门窗之间，到处都要把酒洒在地上祭礼鬼神，这是太糊涂了。从此以后，有敢于进行这种祭祀的，相信巫史的话，都以信奉旁门邪道论处，把这点写入法律条文中。”这一年，修建天渊池。

黄初六年春季二月，派遣使者巡视许昌以东，直到沛郡，慰问百姓的疾苦，向贫困者发放赈济。三月，曹丕出行到达召陵，派人打通讨虏渠。乙巳，返回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率军讨伐鲜卑人首领柯比能，大破鲜卑军。辛未，曹丕统率水军东征孙权。五月戊申，到达谯县。壬戌，火星运行到天空中被

守徐质。曹丕派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伐蔡方，平定了这次叛乱。凡被裹胁叛乱以及逃亡在外的，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秋季，七月，封儿子曹芳为东武阳王。八月，率水军从谯右涡水进入淮河，从陆路到达徐州。九月，修筑东巡台。冬季，十月，曹丕到达广陵旧城，在长江边阅兵。魏军十多万人，旌旗绵延数百里。这一年天气严寒，河流全部结冰，船不能进入长江，于是率军退回北方。十一月，东武阳王曹芳去世。十二月，曹丕从谯县经过梁国，派遣使者用牛羊祭祀已故汉朝太尉桥玄。

黄初七年春季，正月，曹丕将要到达许昌，许昌城的南门无故崩坏，曹丕心中很不愉快，就没有进入许昌。壬子，返回洛阳宫。三月，修筑九华台。夏季，五月丙辰，曹丕病势垂危，召见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他们一齐领受遗诏，辅佐幼主曹芳。让后宫自淑媛、昭仪以下的妃嫔都出宫回到各自家中。丁巳，曹丕在嘉福殿去世，终年四十岁。六月戊寅，安葬在首阳陵，从殡敛到下葬，都是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进行的。

曹丕生前喜好文学，以撰写诗、赋、文、论为工作，自己写成的有将近一百篇。又让儒士们撰前人经书和注释，按类编排在一起，有一千多篇，称作《皇览》。

31

袁绍传

——《三国志》卷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
见事迟，得计迟。**

——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2 日在郑州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

【解析】

袁绍（？--202），字本初，出身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军阀混战中，开始他的势力最大，占地广，兵将多。200 年，他自恃兵多粮足，率十余万大军南下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与处于劣势的曹操交战，结果被曹操以弱胜强，遭受惨败，随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袁绍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不会用人，见计迟，得计迟。这一点，他的同时代人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武帝纪》记载，鉴于当时袁绍势大，曹操手下的部将担心他会攻打许都。曹操说：“我了解袁绍的为人，他志向大，智能低；外表严厉，内心胆小怕事；好猜忌，缺少威望；士兵虽然多，却指挥部署不得当，将领骄横，政令不统一。虽然他的土地广阔，粮食丰足，却正好来奉送给我。”郭嘉对袁绍的这些弱点也有所评论。《三国志·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对人说：“袁公徒欲效周

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正因为如此，郭嘉才离开袁绍投靠了曹操。

确实，从《三国志·袁绍传》中可看出袁绍在许多问题的处置上都表现出了这些弱点。比如，他的谋士郭图曾劝告他将汉献帝接到邺城来建都。他因为当初立汉献帝不是自己的意图，便拒绝了郭图的建议。等到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时，袁绍又后悔了，他命令曹操交出汉献帝，但已经迟了。这就是袁绍的“见事迟，得计迟”。又比如，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谋士田丰劝袁绍趁刘备出征时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却迟疑不决，最后竟以儿子有病为借口拒绝了，气得田丰用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遇上这样难得的时机，却因为一个婴儿的病丧失了机会，可惜啊！”这就是袁绍的优柔寡断，多端寡要。在用人上，袁绍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他却不会调度。颜良虽为河北名将，但性情急躁狭隘，袁绍却派他去攻打白马，独挡一面，结果颜良被关羽所杀。田丰为袁绍谋划了许多好主意，包括劝他不要急于与曹操决战，袁绍不但听不进去，还将田丰下了狱，在官渡战败证明田丰正确的时候又将他杀了。

毛泽东读《三国志》，对袁绍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非常赞同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综合《武帝纪》、《郭嘉传》和《袁绍传》的材料，概括出袁绍的两大弱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袁绍是一个志大才疏，办事抓不住要点，得计迟、见事迟的典型。

1959年，毛泽东多次谈到对袁绍的评价，1959年3月2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他还说到刘备与曹操虽然都是英雄，但认识处理事情刘备还是比曹操慢一点。同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引用了曹操对袁绍的评论。在同年7月的庐山会议期间，毛

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再次说到袁绍：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在三国人物中，袁绍与郭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前者多端寡要，而后者却是多谋善断。毛泽东在1959年同时注意到这两个人，批评袁绍，褒扬郭嘉，实际上都是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改善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因为在他看来，做领导的，必须克服见事迟，得计迟的致命弱点，养成明察要点，当机立断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原文】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常侍、黄门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时绍劝进便可於此决之，至于再三，而进不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中常侍段珪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陈留王走小平津。绍既新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十余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还宫。

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绍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勃、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拜绍渤海太守，封

祁乡侯。

绍遂以渤海起兵，将以诛卓。语在《武纪》。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后馥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内欲袭馥。馥怀不自安。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干、颍川荀谏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向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之。”馥曰：“为之奈何？”谏曰：“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馥素恒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从事赵浮、程奂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乃让绍，绍遂领冀州牧。

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监军、奋威将军。卓遣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赍诏书喻绍，绍使河内太守王匡杀之。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之为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怀惧，从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馥在坐上，谓见图构，无何起至溷自杀。

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

都邳，绍不从。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邳侯，绍让侯不受。顷之，击破瓚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谭为青州，沮授谏绍：“必为祸始。”绍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谏、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先是，太祖遣刘备诣徐州拒袁术。术死，备杀刺史车胄，引军屯沛。绍遣骑佐之。太祖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太祖至，击破备；备奔绍。

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再战，禽绍大将。绍军大震。太祖还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壁。绍为高橰，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太祖营。太祖辄于内为长堦以拒之，又遣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沮授说绍：“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绍复不从。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绍遣骑救之，败走。破琼等，悉斩之，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沮授不及绍渡，为人所执，诣太祖，太祖厚待之。后谋还袁氏，见杀。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

择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愚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

冀州城邑多叛，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忧死。

【译文】

袁绍字本初，是汝南郡汝阳人。高祖父袁安，是汉朝的司徒。从袁安以下四代都官居三公的高位，因此袁家的势力遍及全国。袁绍长得仪表堂堂，能够放下架子去结交有识之士，有识之士大多都投奔他。曹操年轻时也和他来往。他以大将军属官的身分做了侍御史，后来慢慢升任中军校尉，并当到司隶校尉。

汉灵帝死后，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策划杀掉所有的宦官，太后不同意。何进就召来董卓，想用他来威胁太后。常侍黄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都到何进那里请罪，表示一切听凭处置。当时袁绍劝何进借机将宦官一网打尽，并再三地说明理由，然而何进最终没有采纳。他命令袁绍到洛阳谋划组织武官，以监视宦官的行踪。又指派袁绍的兄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选拔温厚的虎贲勇士二百人，到禁城里，代替持兵器的黄门守卫宫门。中常侍段珪假托太后的命令，召唤何进到宫里议事，乘机杀了他，宫内一片混乱。袁术率领武士烧了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想以此逼迫段珪等人出来。段珪等人不但不出来，反而劫持少帝和他的弟弟陈留王逃奔小平津。袁绍先杀了宦官所任命的司隶校尉许相，接着又指挥士兵捉拿所有的宦官，不管年龄大小，一律杀掉。有不少没有胡子的人被误认为宦官也杀死了，以至有的人自行赤身裸体来分辨，才免一死。宦官中有的也安分守己，不干坏事的，但也被杀了。他乱杀无辜到了这样的程度。被杀的宦官有二千多人。袁绍又急忙追赶段珪等人，段珪等逃到黄河全部投河自杀了。于是皇帝才得以回宫。

董卓叫袁绍去，商议准备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皇帝之事。这时袁绍的叔

父袁隗正当太傅，袁绍就假意答应，说：“这是大事，回去要和太傅商议。”董卓说：“刘氏的后代就没有必要留下了。”袁绍不回答，横拿着佩刀深深作了揖就走了。袁绍出来以后，就逃到冀州。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都是知名人物，董卓很信任他们，而他们暗地里却为袁绍出力，都劝董卓说：“废立皇帝是一件大事，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做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所以才逃走，并没有别的企图。现在急于捉拿他，势必引起叛变。袁家树立恩惠已经历了四代，学生和旧的部属遍布全国各地，如果他招募豪杰、聚集徒众，天下豪杰都会依附于他而起来造反，那样关东就不是您的了。不如赦免他，任命他当个郡守，袁绍会因为被免了罪而高兴，就不会有祸患了。”董卓认为说得对，就任命袁绍担任渤海太守，封邟乡侯。

袁绍从渤海起兵，准备讨伐董卓。这件事记载在《武帝纪》里。袁绍自封为车骑将军，主持会盟，与冀州牧韩馥一起想立幽州牧刘虞做皇帝，派使者拿着奏章进见刘虞，刘虞不敢接受。后来韩馥的军队驻扎在安平，被公孙瓒打败。公孙瓒便带领军队进入冀州，以讨伐董卓为名，但实际是想进击韩馥。韩馥心里很恐慌。正好这时董卓西入潼关，袁绍就率领军队回到延津。知道韩馥心里害怕，袁绍就让陈留人高干、颍川人荀谡等劝慰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而且各郡都响应他，袁绍也带兵向东移动，他的意图我们也摸不清，所以我们认为将军的处境很危险。”韩馥说：“那怎么办呢？”荀谡说：“公孙瓒率领燕、代两地的军队，他的锋芒确实是无法抵挡。加上袁绍是当今的豪杰，必然不会甘居将军之下。而冀州，又正是天下很重要的地区，如果他们两个势力强大的人合起来进攻您，双方一旦在城下汇合，您马上就有危险。袁家跟您是老朋友，又是讨伐董卓的同盟者，现在我替您着想的话，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要是得了冀州，那公孙瓒就不敢和他争夺了，那时袁绍一定十分感激您。冀州到了您亲密的朋友手中，而您又有让贤的美名，自己的地位也会像泰山一样的稳固了。”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都劝韩馥说：“冀州虽然偏僻，但拥有百万军队，粮食可以支持十年。袁绍军已是一支穷途末路的客军，要依赖我们而生存，就像怀抱中的婴儿一样，只要断绝了喂他的奶汁，他立刻就会饿死，您怎么要把冀州让给他呢？”韩馥说：

“我是袁绍的老部下，而且不如袁绍有才能，衡量自己的才德而让位给贤者，这是古人所最为推崇的，各位还忧虑什么呢！”从事赵浮、程免请求用武力抵抗袁绍，韩馥还是不听。最后还是把位子让给了袁绍，袁绍做了冀州牧。

从事沮授劝告袁绍说：“将军年轻时在朝中做官，当时就海内扬名了；当董卓废少帝、立献帝的时候，则为了忠义不顾安危，只身逃出京城，使董卓也害怕；渡过黄河北至渤海，使渤海的豪杰向您低头归附。你现在拥有渤海郡的军队，又掌握了冀州的人马，雄威震动河朔一带，名声为天下人所看重。虽然黄巾狡诈作乱，黑山强横野蛮，只要将军带兵东征，那么青州的黄巾就可以平定；回军再讨伐黑山，那张燕就可以消灭掉；部队向北进军，那公孙瓒就只有死路一条；再凭借强盛的军威又可以震慑夷狄，匈奴也就必然会臣服。那时横扫黄河以北的地区，使四州统一，聚集英雄人才，统率百万大军，在西京迎接皇帝，在洛阳恢复宗庙社稷，向全国发号施令，去讨伐不肯归附朝廷的州郡，以这样的力量来争强取胜，哪个能抵抗得了？只要有几年时间，建立这样的功业并不难。”袁绍高兴地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袁绍就向皇帝推荐沮授担任监军、奋威将军。董卓派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带了皇帝的命令来劝告袁绍，袁绍指派河内太守王匡杀了他们。董卓听说袁绍得了关东地区，就把袁氏家族的太傅袁隗等人全部杀掉。这时，天下豪杰侠士大多依附于袁绍，都想替他报仇。一时间州郡蜂起，都是打着报仇名义的。韩馥心中害怕，于是向袁绍提出要走，前去投靠了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到张邈那里，商议事情时，使者和张邈附耳密语。韩馥坐在那儿看见了，以为是要杀他，一会儿就起身去厕所自杀了。

当初，立献帝并不是袁绍的主意，等到了河东，袁绍派颍川人郭图为使者朝见献帝。郭图回来劝说袁绍迎接献帝，在邳城建都，袁绍不同意。恰逢曹操迎献帝在许昌建都，收取河南各地，关中地区也都归附曹操。袁绍又后悔了，想要曹操把献帝迁到邳城去建都，以便自己能更接近献帝，遭到曹操的拒绝。献帝让袁绍当太尉，不久又调任大将军，封邳侯，袁绍辞让，不受侯爵。不久，袁绍在易京打败了公孙瓒，兼并了他的部队。又派大儿子袁谭担任青州刺史，沮授劝告袁绍说：“这样做肯定是祸患的开始。”袁绍不听，说：

“我要让我的儿子们各自占据一州。”又让第二个儿子袁熙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任并州刺史。他有十几万军队，让审配、逢纪主管军事，田丰、荀谏、许攸为主要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选拔十万精锐兵士，战马万匹，准备进攻许昌。

在这之前，曹操派刘备到徐州去抵抗袁术。袁术死后，刘备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带兵驻扎在沛县。袁绍派兵马来协助他。曹操派刘岱、王忠袭击刘备，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亲自东征刘备，田丰劝说袁绍乘机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以儿子有病为借口，不同意出兵。田丰举起手杖敲着地面说：“遇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因为孩子生病就丢掉了，真可惜啊！”曹操进军到徐州，打败了刘备。刘备投奔了袁绍。

袁绍向黎阳进军，派颜良在白马进攻东郡太守刘延。沮授又劝袁绍说：“颜良的性格孤僻且急躁，虽然勇猛善战，却不能独挡一面。”袁绍不听。曹操援救刘延，和颜良交战，斩杀了颜良。袁绍渡过黄河，在延津南边设立营垒，命令刘备和文丑向曹操挑战。曹操打败了他们，杀了文丑，接着再战，又俘虏了袁绍的大将。袁绍的军队大为震惊。曹操回军官渡。沮授又对袁绍说：“北方的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但果敢强劲却不如南方的军队，南方军队的粮食物资等财富不如北方军队；南方军宜于速战，北方军宜于缓斗，我们应该作持久作战的准备，拖延时间。”袁绍又没有采纳。袁绍军营相接，并逐渐向前移动，逼近官渡，双方展开会战。曹操出师不利，撤回营坚守营垒。袁绍在营中建起高楼，堆积成土山，向曹操的军营中射击，曹营中的官兵都拿盾牌蒙着头，部队大为恐慌。曹操就制造发石车为攻击袁绍的高楼，并把它完全摧毁，袁绍的部队称发石车为霹雳车。袁绍又在营中挖掘地道，想偷袭曹营。曹操就在营内挖了很长的深沟来抵御，又派骑兵袭击了袁绍的粮车，烧光了他的粮食。曹操和袁绍相持了很长时间，百姓也都疲劳困乏，很多人都背叛曹操而投奔袁绍。曹操的军粮也很缺乏。恰好袁绍派淳于琼等带领一万多士兵去北边迎接运粮的车队，沮授提醒袁绍：“应该派遣蒋奇将军率军队在淳于琼的外围巡逻，以防止曹军来抢粮。”袁绍又不听从。淳于琼在鸟巢宿营，离袁绍的大军有四十里。曹操便留曹洪在营中防守，亲自带领步骑兵五千人，

等到晚上去偷袭淳于琼。袁绍也派骑兵去救援，但却被曹军打败而溃逃。曹操打败了淳于琼，把他们也都杀了，曹操撤军回营，还没到大营，袁绍的部将高览、张郃等就率领他们的队伍前来投降。袁军开始大溃散，袁绍和袁谭父子单枪匹马地后退渡过黄河。剩下的部队只好假装投降，全部被曹操活埋。沮授来不及和袁绍一同过黄河，被抓获送去见曹操，曹操对他很优待。后来，沮授企图逃回袁绍那里，被曹操杀了。

当初，袁绍率军南下，田丰劝告袁绍说：“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军队虽然少却不能小看，不如和他长久对峙。您可依据地势的险固，又拥有四州的人力，对外可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对内修治农耕，加强战备，然后选拔精锐的部队，分成几支奇兵，乘对方空虚之机不断出击，在黄河以南以骚扰为主，曹军救援右边我们就攻击他的左边，救援左边就攻击他的右边，使敌人疲于奔命，那里的人民也不能安居乐业；这样我们不会疲劳而敌人就会困顿不堪，用不了两年，我们就可以坐取胜利了。可现在放弃了坐在家里就可以取胜的策略，而把成败交付与一次会战，假如不能取胜，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田丰恳切劝阻，袁绍大怒，认为田丰泄了士气，把他关进监牢并带上刑具。袁绍的军队后来果然被曹操打败了，有人就对田丰说：“你一定会被重用。”田丰说：“如果打了胜仗，我还能保全性命，现在打败了，我就必死无疑了。”袁绍回来后，对身边的人说：“我不采纳田丰的建议，现在果然要被他取笑了。”于是就杀了田丰。袁绍的为人，外表宽厚文雅，很有气度，喜怒不形于色，但内心却十分猜忌、多疑，像田丰这类事情发生了很多。

冀州一些地方大多都背叛了袁绍，袁绍派军队重新平定了这些地方。自从和曹军作战失败以后袁绍就生了病，到建安七年（202），就忧愤而死了。

32

刘表传

——《三国志》卷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虚有其表。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中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142页）

【解析】

这几句话是毛泽东对刘表的评语。

刘表（142—208），东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字景升。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190年始任荆州刺史，在豪族蒯良、蒯越等人的支持下，占据今湖南、湖北地方。后为荆州牧。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两湖地区破坏较少，相对稳定，所以前往避难投靠的人很多。刘备在北方的军阀混战中失利后就投靠过他。由此刘表赢得了一些声誉。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瞧不起刘表。他读《刘表传》时的批注都是贬语。

《刘表传》开头说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当头批道：“虚有其表。”本来，善写人物外貌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特色，比如他说：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伟”；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周瑜“长壮有姿貌”；袁绍“姿貌威容”。对刘表外貌的描写也属这类写法。但毛泽东说刘表“虚有其表”显然不是指刘表的外貌而言，而是刘表相貌堂堂，本性上却优柔寡断，胸无大志，毫无英雄之气，名不副实。这也是他对刘表的评价。

接下来毛泽东对刘表在一些大事上的处置——一点评。

刘表“虚有其表”的表现之一是消极保守，徘徊观望。192年，董卓被王允施计所杀，其部将李傕、郭汜为报董卓之仇，率军攻入长安。李、郭与曹操、袁绍相抗衡，便欲联合刘表，封刘表为镇南将军，武成侯。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弄到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刘表见曹操势大，又向皇帝称臣纳贡。与此同时，他与北方的袁绍也有来往勾结。这样，他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曹操和袁绍三大政治势力之间，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是徘徊观望。当时他的手下就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但刘表却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矣。”

刘表的这种徘徊态度在官渡之战中也有所表现。《刘表传》中记载，当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曾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他这样做，目的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到此，批了“中立”两个字。

但毛泽东并不赞同刘表坐而观望、毫无作为的中立态度。在当时数强相争的情况下，实力不凡的刘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他相助一方，还是乱中渔利，都大有可为，甚至独霸天下也未可知。但刘表却只图自保，观望不前。这样，非但不能自保，反而会危害自己的基业。这一点，在袁曹相持于官渡时，刘表手下的韩嵩和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可惜刘表并未听从他们的意见，最终连自己的基业也

没保住。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声威大振，很快统一了北方。此时刘表想中立也不行了，不得不依附曹操。刘表死后，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的儿子刘琮被迫投降了曹操。刘表苦心经营的基业最终被曹操夺去。所以毛泽东说刘表“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表明了他对刘表的讥刺和批评。

《刘表传》里还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怱即位，刘表带兵进攻张怱，夺其地，并其兵，势力大为扩张。但刘表并未趁势进取，而是心满意足地做起土皇帝来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刘表平张怱后，“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輿焉”。俨然一副皇帝的派头。对刘表这种自我满足的短视行为，毛泽东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在他眼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急于称帝，而是东征西讨，不断进取，完成了一代伟业，其政治眼光与进取之心都远远高于刘表。

毛泽东在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使用比较的方法。他读《刘表传》，总是拿刘表与曹操比较，通过比较来讥刺刘表，褒扬曹操。他对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雄才伟略。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侯。灵帝崩，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坚为流矢所中死，军败，术遂不能胜表。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羲辞疾而退，终表之世。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服从。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怱，表遂攻并怱，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

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质。表疑嵩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嵩，考杀随嵩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类也。

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

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琦与琮遂为仇隙。越、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

【译文】

刘表字景升，是山阳高平人。年轻时就很有名气，号称八俊。身高八尺多，姿态容貌很是魁梧。以大将军属官的身分担任北军中候。灵帝死后，接替王睿担任荆州刺史。这时华山以东起兵讨伐董卓，刘表也集合队伍驻军襄阳。袁术在南阳的时候和孙坚联合，想偷袭刘表的州郡，叫孙坚攻击刘表。孙坚中流箭而死，军队战败，袁术也没能打败刘表。李傕、郭汜进入长安后，想联合刘表作为外援，便让刘表任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武成侯，授予他符节。献帝在许昌建都，刘表虽然派使者进贡，然而又在北方与袁绍相勾结。治中

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刘表不听。邓羲借口有病辞官离去，一直到刘表死。张济带兵进入荆州界内，进攻穰城，被飞箭射中而死。荆州的官员都来道贺，刘表说：“张济穷途潦倒而来，主人没有按礼数去迎接，乃至相互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接受哀悼，不接受祝贺。”他派人去安抚张济的部队，士卒知道了都很高兴，都服从刘表的统率。长沙太守张羡背叛了刘表，刘表军连续围攻了几年都没打下来。张羡病死以后，长沙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怲。刘表于是攻占了长沙，吞并了张怲。并向南攻取了零陵、桂阳二郡，向北占据了汉川，方圆面积几千里，军队十几万。

曹操和袁绍正在官渡对峙，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口头答应了却不派出援军，也不去帮助曹操。他只想保住汉、江之间的地盘，静观天下的变化。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劝刘表说：“现在天下豪杰争夺地盘，袁、曹两雄相持不下，天下的重心在于将军。将军如果想有所作为，正可乘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采取行动；如果不这样，就应该选择站在哪个一边。将军拥有十万军队，却安然地坐在这里看别人的成败。看到有才能的人也不肯去帮助，劝和是更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两家必然都会怨恨您一个人，你想要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以曹公的聪明才智，天下的贤士俊杰都会去归附他，他将来一定能消灭袁绍，然后举兵直指江汉，那时恐怕将军就无法抵抗了。所以，替将军着想，还不如率领荆州的军队归附曹公，那样曹公必然十分感激将军，将军就可以长久地享受福禄，还可以传给子孙，这可是一条万全的计策。”刘表的大将蒯越也这样劝刘表，刘表犹疑不决，便派韩嵩到曹操那里去探察虚实。韩嵩回来后，极力夸赞曹操的威武恩德，并劝刘表送儿子去做人质。刘表怀疑韩嵩是反过来替曹操做说客，大发脾气，要杀韩嵩，并将韩嵩的随行人员拷打至死。后来才知道韩嵩并没有别的意思，只好不再追究。刘表的外表虽然很温和宽厚，但内心却多疑多忌，像这种情形有很多。

刘备投奔刘表，刘表厚待他，但却不能用他。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讨伐刘表。曹操军队还没到，刘表就病死了。

当初，刘表和妻子喜爱少子刘琮，想立他为继承人，而且蔡瑁、张允又是刘琮的党羽，所以大儿子刘琦就被派往江夏担任太守。于是大家就拥立刘

琮当刘表的继承人。从此刘琦和刘琮成了仇敌。蒯越、韩嵩和东曹掾傅巽等人劝说刘琮归附太祖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各位占据了整个楚地，守着先父遗留下来的基业，以此来坐观天下的变化，有什么不行的呢？”傅巽回答说：“逆和顺有一定的原则，强和弱也有定势。我们以臣属身分来抗拒君王，这是叛逆；以新占领的楚地来和朝廷对抗，从势力上看也相差太多；用刘备去对抗曹操，也不是对手。既然这三方面，我们都处于劣势，那还想抗御朝廷强大的军队，肯定是要灭亡的。将军自己估量一下，比刘备如何？”刘琮回答说：“我不如刘备。”傅巽说：“要是真的认为刘备不能抵抗住曹操的话，那么虽然保住了楚地，也还是保存不住自己的；要是真的认为刘备能够抵抗住曹操的话，那么刘备也就不会屈属于将军你之下了。希望将军不要犹豫了。”曹操军队到襄阳后，刘琮就举州向曹军投降。刘备逃奔到夏口去了。

33

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中下农的生产、消费和人民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

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

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1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

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子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

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51页）

【解析】

毛泽东十分注意借鉴古代的历史遗产，为国家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服务，“古为今用”的原则始终贯穿了他的整个读史生涯。这篇《三国志·张鲁传》的长篇批注就是他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一个突出典型。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廷腐败，广大农民生活不下去，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由于统治阶级大兴谶纬之学，道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而成为农民起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当时流行的道教是于吉创立的太平青领道，五斗米道即为其中的一个支派，因入道须交纳五斗米而得名。

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张鲁是东汉末年这一道派的首领，他依靠当时割据者刘焉的势力，占据汉中，建立了农民政权。张鲁自号师君，普通信徒叫做鬼卒，普通官员叫做祭酒，大官员叫做治头大祭酒。他在大路上设立义舍（行人住宿处），备有义米义肉，让行人无偿取用；民有小过，罚修路一百步；人犯罪原谅三次，不改正才行刑。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这些措施，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张鲁政权在汉中存在近30年，215年，曹操进攻汉中，张鲁投降，被封为万户侯。

毛泽东读《张鲁传》的批注长达1400多字，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的重要文献。从这篇长篇批注的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毛泽东的以下一些思想：

一是毛泽东的历史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压迫不断激起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几乎每个王朝末年都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两千多年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因此毛泽东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一直十分关注，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二是毛泽东的国情观。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一穷二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持续不断的重要社会原因。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所以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批注中对“中国一穷二白”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也流露出了不满。“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

“一穷二白”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基本认识，1958年前后他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正因为对“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满，才要超常规地“大跃进”，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希望借此实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而又未能实现的愿望。应该说，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要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也是美好的，但他选择的途径却是有失误的。

三是毛泽东对“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欣赏和肯定，并希望以此来推动

当时的人民公社运动。这是毛泽东批注《张鲁传》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批注《张鲁传》的主要动机。

从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他对东汉末年道教及其流派的详细介绍，对张鲁政权性质的分析，对五斗米道一些做法的描述，都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情有独钟决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想借此推动当时正在进行的人民公社运动。这两段批注写于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段是7日写的，一段是10日写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中的《张鲁传》，同时将他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同志。当时北戴河会议已经召开半年，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全国普遍兴起，毛泽东如此认真阅读《张鲁传》并将他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思想渊源比较复杂。有照搬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问题，有不适当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还有他在青少年时期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但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某些传统观念对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互助互爱，丰衣足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苦苦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小波、李顺的“等贵贱，均贫富”，再到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一脉相承，绵绵不断。这些思想对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毛泽东不能不产生影响，熟读历史的他在为新中国寻找理想社会模式时，从历史中去寻找启示也就不奇怪了。

毛泽东之所以从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中选中了张鲁，是因为他认为张鲁政权的许多做法与人民公社十分相似。这一点在他12月7日写的批注中说得最为明白。批注开头讲：“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接下来毛泽东在对历代农民起义一一点评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一语道出了毛泽东批注《张鲁传》的现实目的，即从中寻找人民公社的历史根据。

事实上，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五斗米道和张鲁。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时他就说过：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由此可见，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毛泽东的脑子里是经常想到五斗米道和张鲁的，并时刻注意用张鲁的做法来启发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认识。张鲁政权最后灭亡了，历史证明他那些做法并不成功，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但显然他认为在有了全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是应该而且能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实现前人理想的。

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仍然是错误和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违反了客观历史规律，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错误。毛泽东一生熟读历史，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他许多正确伟大的思想都得益于此。但是，当他脱离实际、陷入空想的时候，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某些传统观念就起了消极作用。借《张鲁传》来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即为一例。

【原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

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顙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蒯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遂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译文】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蜀国，在鹤鸣山中学道。制作道书以迷惑百姓，跟随学道的人都要献上五斗米，当时人称“米贼”。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继承父业，张衡死后，张鲁又继续行道。益州牧刘焉让张鲁作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起带兵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鲁把张修杀了，把他的部属都抢过来。刘焉死后，他的儿子刘璋代立为益州牧。认为张鲁不顺从，把张鲁母亲和其他家属全都杀了。张鲁于是据守汉中，以鬼道之术教民众，自称“师君”。前来学道的，开始都叫鬼卒，到已笃信此道后，称作祭酒。各自率领部下，多的叫治头大祭酒。都教他们为人诚信，不欺诈。有病时就忏悔自己的罪过。大都与黄巾军相类似。各位祭酒作义舍，象今天的驿亭。在义舍中放置米和肉。行路的人根据饭量取用。如果吃得太多，鬼

道就会让他们生病。犯法的人，原谅三次仍不改，然后行刑。下面不设长吏等官，都让祭酒治理。百姓都很喜欢他们。据守巴、汉近三十年。汉末年，兵力不足以征讨，就让张鲁作镇民中郎将，任汉宁太守。每年向朝廷交纳一定财物就是了。百姓中有人从地下得到一个玉印，众人都想尊张鲁为汉宁王。张鲁的有功之将巴西人阎圃劝张鲁说：“汉川的百姓，计有十万多户，财富多，土地肥沃，四面险固。对上匡扶天子，有桓、文之贵，差一点也可与窦融相比，不失富贵。今天应断了其他念头，不要自取麻烦称王。”张鲁听从了他的劝告，韩遂，马超作乱时，关西百姓从子午谷投奔张鲁的又有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从散关出武都征伐他，到阳平关，张鲁想率汉中人投降。他的弟弟张卫不愿意，率众数万人在阳平关坚守。被太祖攻破。张鲁听说阳平关已先陷，又想投降。阎圃劝他道：“如今因大势所迫而降，必然功轻无益。不如从杜濩到朴胡据守，然后再降，功必多。”于是逃向南进入巴中。手下人想把仓库全都烧了。张鲁说：“本来就想归顺国家，只是不能如愿。今天逃走，避锐利之锋芒。宝物财货仓库，都是国家所有。”就封存而去。太祖入南郑，很嘉许他。又因为张鲁本有善意，派人慰劳。张鲁把家中财物都献出来，太祖拜他为镇南将军。以礼相待，封阆中侯，赐万户邑，封张鲁五个儿子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34

郭嘉传

——《三国志》卷十四

【原文】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语在《荀攸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诤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为太子文学，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猎嗣。

【译文】

郭嘉字奉孝，颍川郡阳翟县人。当初，郭嘉曾到北方去拜见袁绍，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明智的人对考察核选自己为之效命的君主一事，十分审慎，因而一百次行动就能有一百次成功，功名可以成就。袁公只想效法当年周公礼贤下士之举，但却不知晓用人的道理。做事头绪太多，把握不住要领，喜好谋划，却没有决断，要想和这样的人共同拯济天下大难，成就王霸大业，太难了！”随即，郭嘉便离开了袁绍。先前，颍川郡的戏志才，是一个善于出谋划策的人，魏太祖曹操对他很器重。可惜他过早去世了。曹操写

信给荀彧说：“自从志才死后，没有可以同我商议大事的人。汝南、颍川奇士确实很多，有谁可以来代替他这个位置呢？”荀彧便推荐郭嘉。曹操召见郭嘉，纵论天下大事。曹操说：“使我成就天下大业的，必定是这个人了。”郭嘉从曹操那里退出后，也高兴地说：“他真的是我能为之效命的主上啊！”曹操表荐郭嘉为司空军祭酒。

魏军征伐吕布时，经过三场战斗，攻破了敌军，逼得吕布退兵固守。这时，魏军士卒也疲倦了，曹操也想领兵退还，郭嘉说服曹操加紧猛攻，于是擒获了吕布。此事详情记载在《荀攸传》中。

孙策转战千里，将江东地区全都占领；听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便准备渡过长江向北进袭许县。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惊惧起来，郭嘉揣测此事，说道：“孙策新近吞并江东，所诛灭的都是些英雄豪杰，能够得到别人拼死相助的人。但是孙策为人轻率而没作防备，虽然领有百万大军，也无异于独自一人在中原旷野上行动。假若有刺客埋伏在他身旁，忽地而起，那么，孙策也无非是一个人的对手而已。照我看来，他必定死在凡夫俗子的手里。”孙策到了长江边，还没渡江，果然被许贡的门客所杀。

郭嘉跟从曹操攻破袁绍；袁绍死，又跟从征讨袁谭、袁尚，连战连胜。各路将领都想乘胜进攻，郭嘉说：“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但没有选准立谁为嫡子。分别有郭图、逢纪做他们兄弟俩的谋臣，彼此之间必然要起争斗，最终也要分离的。我们急切去攻打，他们兄弟间就会互相支持；我们缓攻，他们必定生争心。我们不如挥军向南到荆州去，装做征讨刘表，以观其变；变乱一起，随即乘机攻击之，可以一举平定。”曹操说：“这主意好。”于是挥军南征。魏军来至西平时，袁谭、袁尚果然为冀州争斗起来。袁谭被袁尚军打败，逃到平原固守，并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曹操回军救助，顺便攻取了邳城。郭嘉又跟从曹操在南皮攻打袁谭，平定了冀州，受封为洧阳亭侯。

曹操将要去征讨袁尚及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的乌丸。部属中许多人担心，刘表会派刘备乘机袭击许县，以讨伐曹操为名相号召。郭嘉说：“曹公虽然威震天下，但那乌丸依仗其地处偏远，必定没作防备。正因其没有防备，我军突然袭击，定可取胜。况且袁绍对汉人和乌丸人都有恩德，而袁尚兄弟

还在那里。现在魏对青、冀、幽、并四州的百姓，只是用威势使他们归附，还没有加施恩德。舍弃这四州而南征刘表，那袁尚必然凭借乌丸的资助，招纳为其主拼死效命的人；乌丸一动起来，汉胡百姓都将响应。这会使蹋顿产生入侵的野心，有非分贪图的计谋，只恐青、冀二州就不属于我们所有了。刘表这个人，不过是个清谈虚夸的空谈家罢了。他自知其才力不足以驾驭刘备，若是重用刘备，又担心不能控制；轻任刘备，刘备就不会为他效力。因此，即便我们倾全力远征乌丸，曹公您也用不着担忧什么了。”曹操于是率军出发。来到易县时，郭嘉说道：“兵贵神速。现在我军行军千里攻击敌人，辎重很多，难以迅速得到有利的时机，况且敌人听到消息，必定有所戒备；不如留下辎重，轻装兼程进发，出其不意。”曹操于是悄悄出了卢龙塞，直捣单于的大本营。敌人听说曹操到来，惊慌不已，仓促应战。曹军大破敌人，斩杀蹋顿以及名王以下许多将领。袁尚和他的哥哥袁熙逃往辽东。

郭嘉深思远虑，有智有谋，通达世事。曹操说：“只有奉孝能够了解我的心境。”郭嘉三十八岁时，从柳城回来后，病情越来越重。曹操频频地派人询问病情。等到郭嘉病故，曹操亲往吊丧，万分悲痛，对荀攸等人说：“诸位在年岁上都是与我同辈，只有奉孝最年轻。我本想待天下安定之后，将后事托付给他，他却中年夭折，真是天命啊！”于是，曹操给朝廷上表说：“军祭酒官郭嘉，自从随我东征西讨，已有十一年了。每当有军机大事需要商议，他都能根据敌情，随机应变。当我处事犹豫不能决断时，总是郭嘉促成我拿定主意。平定天下，数他的功勋最高。不幸短命夭亡，事业未能完成。追思他的功勋，实在不能忘怀。可以给他增加封邑八百户，加上从前的封赠共一千户。”追谥郭嘉为贞侯，其子郭奕承嗣父爵。

后来，曹操征讨荆州回来，行至巴丘时，军中发生病疫，只得烧掉船只；曹操叹惜地说：“若是郭奉孝还在，不会让我弄到如此地步。”起初，陈群攻击郭嘉行为不检点，多次当廷指责郭嘉，郭嘉并不在意，镇定自若。曹操因此更加器重他。但认为陈群能公正行事，也很高兴。郭奕被任命为太子文学，早逝，其子郭深承继爵位。郭深亡故，其子郭猎继位。

35

刘晔传

——《三国志》卷十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
刘晔。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刘
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
史古籍批语集》第152页）

【解析】

刘晔是三国时曹操和曹丕的重要谋士。自幼沉稳有度、足智多谋，被誉为“佐世之才”。

刘晔出谋划策有两大特点，一是料事如神，二是高瞻远瞩。这在《刘晔传》中均有记载。

当时庐江有山贼数万人占山为盗，官军征剿几次也未成功。有一年曹操到了这里，问能不能剿灭山贼，手下人都认为山高路险，不易进剿。唯独刘晔力排众议，认为不但可以进剿，而且轻而易举。他的理由是：过去官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天下大乱，山贼敢于据险固守，如今天下已定，曹操又亲临讨伐，山贼自知抵抗无益，必然不战而降。“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挥师进剿，果然一举取胜。关羽被东吴斩杀后，曹丕问群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为关羽报仇，众人都认为蜀国是小国，名将只有

一个关羽，如今关羽死了，少兵缺将，刘备不会出兵。而刘晔却以为刘备虽弱，但为树立形象，必然逞强，再说他与关羽是结义兄弟，有生死之交，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会出兵伐吴。结果果不出他所料。

更难得的是，刘晔不仅料事如神，而且看问题高瞻远瞩，决不满足眼前利益。《刘晔传》中记载了他年轻时的远见卓识。说当时孙策讨伐庐江太守刘勋之前给了刘勋很多珠宝，约他一同出兵伐上缭。刘勋十分高兴。刘晔提醒他，不要为眼前利益冲昏了头脑，要警惕孙策的野心。刘勋不听，兴兵伐上缭，结果被孙策袭其后方，不但未打下上缭，连老地盘都丢了。曹操攻灭张鲁占领汉中后，心满意足，而刘晔却能在大胜之后保持清醒的头脑，劝曹操把眼光放远一些，乘胜攻打四川，以绝后患。可惜曹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毛泽东对刘晔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大军师”。1966年3月，他在谈到曹操缺点的同时对刘晔备加称赞，他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毛泽东欣赏刘晔，并把《刘晔传》推荐给人看，主要是希望人们学习刘晔的远见卓识。在他看来，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有长远眼光，看得远，才能主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其实，这也是他自己革命实践经验的反映和总结。

【原文】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父普，母修，产渙及晔。渙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渙、晔以“普之侍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惊，白普。普怒，遣人追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

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肴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宝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举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蹙，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溪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岂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仓曹掾。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

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晁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大军遂还。晁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晁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

黄初元年，以晁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晁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朝臣皆贺，独晁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困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晁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晁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天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即位，进爵东亭侯，邑三百户。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

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膺，光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晔议曰：“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己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于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尚书卫臻与晔议同，事遂施行。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

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间，为大鸿胪，在位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薨。谥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译文】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他是东江光武帝刘秀的儿子阜陵王刘延的后裔。他父亲名刘普，母亲修氏产有刘涣及刘晔两个儿子。在刘涣九岁，刘晔七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病情深重了。临终时，母亲告诫刘涣、刘晔兄弟说：“你们父亲刘普的侍婢，有陷害别人的特性，母亲我身死之后，惧怕她必然要祸乱我家。你们长大了能替母亲除掉她，那我就没有什么遗恨了。”在十三岁那年，刘晔对他的兄长刘涣说：“亡母的遗言，现在可以执行了。”刘涣忙说：“哪里可以这样呢？”刘晔当即于内室杀了那个侍婢，径直出家门参拜她母亲的坟墓去了。家里面的人们大惊，急忙告诉了刘普。刘普大怒，立即派遣人去追捕刘晔。刘晔却自行回家拜谢说：“我执行的是亡母临终前的遗

言，现在我权请接受父亲大人对我不先请示就擅行诛杀的惩罚。”刘普听了他这番慷慨陈辞，特别感到惊异，就没有责罚他。汝南的许劭以能知人著名，他避难来到扬州，称赞刘晔有辅佐世主的英才。

扬州地区的士人，大多轻狂好武，狡猾桀傲。有郑宝、张多、许乾这帮人，各拥有军兵部队。其中郑宝最为骁勇果敢，才略与勇力都超过别人，为一方人所惧惮。他想要驱使、劫略百姓越过长江去，因为刘晔是高门大族的名人，就要强迫刘晔替他出面倡导这项行动。刘晔当时年龄仅二十多岁，内心很为此事担忧，但要挫败它，却没有机缘。正逢魏太祖曹操派遣使者到城里来，有些事情要审核查问。刘晔前往拜见了使者，为他分析了本城当前的形势，邀请他与自己一同回去，驻下停留几日，郑宝果然率领数百人携带着牛肉、美酒侍候使者来了。刘晔命令家僮把他带来的人全安排在中门外，为他们摆设了酒饭。刘晔自己则与郑宝在内堂宴饮。刘晔秘密聚集健儿壮士，命令他乘行觴敬酒的机会斩杀郑宝。郑宝生性不喜欢酒，侍候使者的时候神志很清楚、明白，受命行觴杀人的健儿不敢下手。刘晔因而就亲自拔取腰间佩刀斩杀了郑宝，斩下他的首级用以号令他带来的军队说：“曹公有令，敢有轻举妄动的，与郑宝同罪。”这帮部众都很惊怖惶恐，奔逃回了营寨。营中有督将率领着精兵四千人，刘晔担心，害怕这帮人作乱，就亲自骑着郑宝的坐骑，只带着家僮数人，来叩郑宝的营门，呼唤那里的渠帅头领，把祸福向他说明。结果，这帮人都叩头开门接纳了刘晔。刘晔抚慰关怀了他们一番，他们全部心悦诚服，共推刘晔为他们的主人。刘晔目睹汉室逐渐衰微，自己作为汉室皇族的支属，不想要各人拥兵，就把他新收得的这帮部曲将士委托交付给了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很奇怪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刘晔说：“郑宝目无法制，他的部众素来就靠抄抢劫掠来获利。我家中无有余资供他们挥霍，而要整顿收编他们，他们必定对我心怀仇怨，难以久安。故而我把他们交给你。”当时，刘勋的兵众在江、淮之间最强。孙策对此非常厌恶，他派遣使者带着厚重的财帛，说着卑恭的言辞，用书信劝说刘勋道：“上缭地带的宗族民众，多次欺侮我所在的下国，我忿恨他们有年头了。我要攻击他吧，路远断隔，很不方便，我希望能借助您这大国，去讨伐他们。上缭这地方很殷实，得到它就可

以富国，我请求出兵作您的外援。”刘勋相信了孙策，又得了孙策许多珠宝，而刘晔却独独不这样。刘勋问他缘故，他回答说：“上缭虽小，但却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如果不能在十日左右攻克，那么就会外面兵卒疲惫，国内防守空虚。孙策如果乘虚而袭击我，则我们的后方将不可能守住。这样一来，将军就会变成前进要在强敌面前失败与屈服，后退又没有地方可作归宿了。如果你必定要率军出战，灾祸现今就已经降临了。”刘勋不听从刘晔的话，兴兵讨伐上缭去了，孙策果然在他背后发动了袭击。刘勋穷迫窘急，就投奔了魏太祖曹操。

魏太祖曹操到达了寿县，当时庐江郡界有山贼陈策，拥有兵众数万人，凭临山险设卡防守。前些时曾派遣偏将对他执行诛讨，但是没有能将他擒获。曹操询问帐下众人，可否讨伐？众人都说：“那里山岭峻高。溪谷深隘，易守难攻。此外，没有他，不足以构成损失；得到他，也不足以形成多大利益。”刘晔却说：“陈策等小小的山贼竖子，乘着战乱趋赴险阻，于是就相互依仗成了强郡。他们并不是靠朝廷的威信、爵禄和任命而互相慑伏的。以往偏将资历太轻，而中原尚未平定，故而陈策敢于据险自守。如今天下已大略平定，先前有被诛灭的，后面的也就降服了。畏惧死亡，趋赴赏赐，愚笨者与聪明人都一样，故而广武君为韩信画策时，说他的威名足以先用名声后用兵力去制服邻国。何况以明公的圣德，向东征伐，西边的人就埋怨你怎么不快来。只要您先开赏募之门，招安归降，再以大兵逼临，那么军令宣告之日，军门一旦开启，那帮山贼寇虏也就不战自溃了。”曹操笑着说：“刘卿说的还差不多！”于是就派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一到那儿就攻克了陈策。事情的进展一如刘晔的预料。曹操还都时，就召刘晔做了司空仓曹掾。

曹操征伐张鲁时，转任刘晔为主簿。到达汉中后，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军中食粮也很缺乏。曹操说：“这真是个妖魔鬼怪住的国度。有它和没它，又能有什么关系？我军缺少粮食，不如速速回师。”便自引大军回归了，命令刘晔督领后军，让军队按次序撤出。刘晔认为张鲁可以攻克，加上粮道不通、军粮无继，虽说是撤出，军队也不能全部保全，于是就驱马追上曹操说：“不如发动进攻吧。”曹军就又转过头来，向前进兵。多多地安排了强弩，用来射张

鲁的兵营。张鲁败退逃走，汉中就宣告平定了。刘晔进一步说：“明公当年用步兵五千，就敢率领他们去诛灭董卓。后来您又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城百郡，您已经十成中并兼八成了，现在您威震天下，势慑海外。如今又拔取汉中，蜀人已望风破胆，魂不守舍。蜀地只要通过传布檄文就可平定。刘备，是人中的雄杰呀！他虽有肚量、谋算，但步调较为缓慢，他得到蜀地的日子还浅短，蜀中的人心还没有完全依靠他。而今转破汉中，蜀地人惶恐，这是一种不攻自倒的形势。以曹公您的神明，借着蜀中这种倾倒的形势而用大兵压将过去，没有什么攻打不下的。现今如若稍稍松缓一下，诸葛亮治国很英明又担任丞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又充当战将，蜀民之心既已安定，再据守险要，就不可再侵犯了。如今不攻取，必定就会为今后留下忧患。”魏太祖曹操没有听从他的，大军就班师还朝了。刘晔从汉中回来后，作了行军长史，兼领军之职。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投降。孟达富有风度和才气，魏文帝曹丕很器重宠爱他，让孟达作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但刘晔却认为：“孟达有苟得侥幸的心理，而又恃才，喜好权术。他必定不能感激恩德，心怀忠义。新城与吴、蜀地界相连，将来势态若有变化，他就会为国家造成祸患。”文帝最终也没有改变态度，后来，孟达终于叛变，败坏了魏国。

黄初元年，魏文帝用刘晔作了侍中，赐他爵号为关内侯。孙吴诛杀关羽后，文帝下诏让群臣预料一下，刘备是否为关羽出兵找吴国报仇？众人议论时都说：“蜀，不过是个小国罢了，它的名将唯有关羽。如今关羽已死，蜀军已破，蜀中国内忧惧，已没有什么理由再出兵了。”独有刘晔说：“蜀地虽然狭小轻弱，但刘备却总是谋画想要威武自强。他势必会动用兵众，用以表示他尚有余勇余力。而且关羽与刘备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恩同父子。现在关羽虽已死了，刘备若不能兴兵为他报仇，从二人终始的情行上看，就会显得很不够。”后来，刘备果然出兵，要攻击吴国，孙吴尽全力应付蜀军，同时派遣使者到魏国称藩为臣。朝臣们都向魏文帝祝贺，唯独刘晔说：“吴国偏僻隔绝，远在江、汉之外。它没有内服称臣的心已经很久了。陛下的威德虽可与有虞舜相齐，然而吴地丑虏的贼性，从来也没被感动过。如今他是因为有大难，所以才求称臣。这种称臣，必然是难以相信的。它必然是由于国内困窘，

强敌外迫，然后才派出这个使节的罢了。我方可以乘着它穷困，袭取它。一旦把敌人放纵了，将要留下数世的后患。这可不能不审察呀！”刘备的军队败退后，吴国对魏的礼敬立刻就作废了。这时魏文帝曹丕恼羞成怒，想要兴师动众去讨伐它。刘晔动认为：“它新近刚刚得志，吏民上下齐心，而又有江湖的阻滞，必然而难仓猝攻破。”结果，魏文帝不听。黄初五年，魏文帝大驾亲幸广陵的泗口，命令荆、扬州的诸军齐头并进。文帝大会群臣，问道：“你们大家看孙权会亲自来吗？”群臣都说：“陛下御驾亲征，孙权震惊恐怖，必定会起举国之师来应付，他又不敢把这么大规模的兵众委托给他的臣下。所以，孙权必然亲自领兵而来。”刘晔又说：“吴国孙权会认为，陛下是要用您的万乘的重躯来牵引他自己；而真正超越江湖到前敌的统帅，还在于别的将领。所以，孙权必然会勒束亲兵留在后方，他本人的位置也不会有什么进退变化。”魏文帝的大驾在泗口停留了数日，孙权果然没有来，魏文帝才旋师回军了。临行前，他说：“刘卿的策算是对的。您应当思念着为我消灭这吴、蜀之贼，不可以停留在只知他们的情形而已。”

魏明帝即位后，晋爵刘晔为东亭侯，赐食邑三百户。明帝颁诏说：“尊敬崇尚先祖，是为了用它来崇敬孝道，表示义行。而追念根本，崇敬原始，是为了用它笃修礼教，流布敦化。所以，成汤、文、武，实际上是创造商周时诗、书教义的人。诗、书中追尊后稷、商契，歌颂有娥、姜嫄的事迹，是为了阐明盛德的源流，和先王受命，所以隆兴的缘故。从我魏室取劭皇天的序命来看，魏国发迹于高皇，太皇帝，但功业却是隆兴于武皇和文皇帝。至于高皇的父亲处士君，他潜修仁德礼让，一行一动皆若有神胆在身，这乃是乾坤天地的福佑，是大魏的灵光发源的地方，但是有关他的精神、容貌，追述起来已经幽深又高远了；他的谥号和庙称也没有追记。这可不符合刚才所说的崇尚孝道，重视根本的宗旨呀！现在，就命令公卿以下群臣，聚集商议他的庙称和谥号。”刘晔上奏议说：“陛下作为圣帝孝孙，想要褒扬、崇尚先祖，这实是在无量的孝行。然而亲疏的定数，远近的递降，这些都是有礼法纲纪的。目的为的是割断私情，形成公法，成为选千秋万世的楷模法式啊！周王所以向上把后稷作为远祖的原因，是因为他辅佐唐尧有功，名字记在古代的

祀典上的缘故啊！至于说到汉初，追溯先祖的礼仪，不得超过汉高祖的父亲。上比周室，那么我大魏的发迹是从高皇开始；下说到汉室，则追谥的礼数也达不到开国皇帝的祖父。这实在是以往几个朝代的成法，也是适用于当今的圣明的定义啊。陛下的孝思发于心中，这诚然是不得已的。然而君王的举动必须书记，这是为了对礼制慎重。臣以为追尊先祖的礼仪，应当和高皇齐平就行了。”尚书卫臻与刘晔的议奏相同，事情就照他们俩人所说的施行了。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去了他叔父的太守位，擅自立自己为太守，派遣使节上表奏知。刘晔以为，公孙氏是汉时所开始任用的，从那以后就世代为此官，前后相承了。那里从水路去要由大海渡过，从陆路去又有山岭阻隔。因此胡夷绝远，难以制服，而政权世代授受很久了。今日若不诛杀弑叔自立的公孙渊，以后必定要生出祸患来。如若等到他怀有二心，设兵阻挡，然后才去施行诛讨，这事情就难办了。不如借他新继位时，既有同党也有仇敌，出其不意，用兵逼临辽东，悬赏招募可以不用作战就将那里平定。后来，公孙渊到底还是反了。

刘晔在朝中，一概不交接当时的人。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刘晔答道：“魏室刚刚即位登极，诸端崇新人。明智的人知道命运，世俗的人也许还没有都明白。我在汉朝为宗室枝叶，在魏室又备位腹心。像我这样特殊的人，伴侣寡乏，徒友稀少，并没有什么失宜的地方。”太和六年，他因为有疾病，被拜为闲职太中大夫，不长时间，又升为大鸿胪。在两年后退位，又成了太中大夫。不久就逝世了。朝廷赐他谥号叫景侯，爵位由儿子刘寓继承。刘晔的少子刘陶，则是一个才学很高，而品行很轻薄的人，官职曾做到平原太守。

36

先主刘备传

——《三国志》卷三十二

【原文】

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于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资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蜀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桩，弃官亡命。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

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生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徐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傲，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袁术来攻先主，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阴。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先主遣关羽守下邳。

先主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为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禽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连和，曹

公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邳二百里，与先主相见。驻月余日，所失亡士卒稍稍来集。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

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糜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

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

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鍾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略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新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戍诸将交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璜、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犯巴西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破郃等，郃收兵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流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冯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

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遗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阹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拐杖皮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论，御王冠于先主。

先主上言汉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上上天降罚，暴逆并殄，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辜负国恩，寤寐永叹，多惕若厉。今臣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励翼，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寔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

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适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于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蜀，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祚、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讖、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令》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睿玃下来应之，此为异端。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迫。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迫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

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讖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征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讖、记，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讖、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敬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坠废，各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士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饬座，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皇后吴氏，子禅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车骑将军张飞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假山通武陵，

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广数十丈。后十余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蹙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司徒许靖卒。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遣将军陈留讨元，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亮上言于后主曰：“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太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译文】

先主姓刘，名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刘胜的儿子刘贞，元狩六年（前117）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所献的酎金不合规定而免去侯爵，便在那里安了家。刘备的祖父刘雄，父亲刘弘，代代都在州郡做官。刘雄被推举为孝廉，官至东郡范县县令。

刘备早年丧父，与母亲卖鞋织席为生。自家房屋东南角的篱笆旁有棵五丈多高的桑树，远远望去枝叶重叠好像小车盖，来往过路的人都认为这棵树

长得非同一般，感到很惊奇，有人说这家会出贵人。刘备小的时候，和同宗族的小孩子们在树下玩耍时说：“我一定要乘坐这种用羽毛装饰车盖的车子。”他的叔父刘子敬说：“你不要乱说，我们会被诛连九族的。”十五岁的时候，母亲要他去上学，他和同族的刘德然、辽西人公孙瓒，一起侍奉前九江太守同郡人卢植。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常常给刘备一些财物，把他和刘德然同等看待。刘元起的妻子说：“各有各的家，怎么能老这样呢？”刘元起说：“我们宗族中的这个孩子，是个不寻常的孩子。”公孙瓒和刘备有很深的交情。公孙瓒的年龄比较大，刘备待他像兄长一样。刘备不太喜欢读书，喜欢玩狗马、听音乐、穿华美的衣服。刘备身高七尺五寸，两手下垂超过了膝盖，眼睛可以看见自己的耳朵。他不爱说话，善于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别人。喜怒之情不形于色。他喜欢结交豪侠，年轻人都争相依附于他。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人积蓄了千金的资产，贩马行商，来往于涿郡，看到刘备觉得很特别，就给了他很多的钱财。刘备也因此有钱来组织起一支人马。

汉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各州、郡都有义军，刘备由于率领他的部属，跟随校尉邹靖征讨黄巾军有功，被授予安喜县尉的官职。督邮因为公事来到安喜县，刘备求见，督邮不肯见他。刘备就直接冲进去，将督邮捆绑起来，打了二百棍，还解下自己的印授挂在督邮的脖子上，然后把他绑在拴马的木桩上，就丢官弃职地逃跑了。不久，大将军何进派遣都尉毋丘毅到丹杨招募士兵，刘备就跟他一起因去，到下邳遇上了黄巾军。他拼死作战有功，被任命为下密县的县丞。后来他又不干了。再后来，担任了高唐县尉，不久升为高唐县令。高唐县被黄巾军攻破后，刘备投奔中郎将公孙瓒。公孙瓒上表推荐他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去抵御冀州牧袁绍。刘备屡立战功，被任命为代理平原县令。后又兼任平原国相。郡中有个叫刘平的人一向看不起刘备，认为受他的管辖是可耻的，就派人去刺杀他。而刺客却不忍心下手，把这件事告诉刘备后就走了。刘备就是这样的得人心。

袁绍进攻公孙瓒的时候，刘备和田楷驻扎在东边的齐地。曹操征讨徐州。徐州牧陶谦使者向田楷告急。田楷和刘备一起前往援救陶谦。当时，刘备自己手下拥有一千多士兵和幽州乌丸各部族的一些骑兵，又收留了数千饥民。到

达徐州后，陶谦又把四千名丹杨郡的士兵补充给刘备。刘备于是离开田楷而归附了陶谦。陶谦上奏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驻军在小沛。陶谦后来病重，对别驾麋竺说：“除了刘备再没有人能使这个州安定了。”陶谦死后，麋竺率州里的人迎接刘备，刘备不敢就任。下邳人陈登对刘备说：“现在汉朝衰颓，天下倾覆，要想建功立业，就在现在。这个州物资富足，人口百万，所以我们想请您屈尊来主持州里的大事。”刘备说：“袁公路最近在寿春，他家族中四代人有五人位至三公，天下的人都归附他，你们可把这个州托付给他。”陈登说：“袁公路骄横自负，不是治理乱世的人才。我现在打算替您集合步、骑兵十万人，从大的方面说，可以辅佐君主救助百姓，建立春秋五霸的功业；从小的方面说，可以据地自守，功垂青史。如果您不听从我的建议，我也不敢再追随您了。”北海国相孔融对刘备说：“难道袁公路是忧国忘家的人吗？我只不过象坟墓里的枯骨一样，哪里值得注意。当今的事情，有百姓对您的支持，这是老天想给您，您却不要，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刘备于是兼任徐州刺史。袁术来进攻刘备，刘备将他阻截在盱眙、淮阴一带。曹操上表举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封为宜城亭侯，这年是建安元年（196）。刘备与袁术相持了一个月，吕布乘虚袭击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叛，暗中迎接吕布。吕布俘虏了刘备的妻子儿女。刘备率军转入海西。杨奉、韩暹进犯徐州、扬州之间的地区，刘备率军进行截击，将他们都杀了。刘备向吕布求和。吕布将他的妻子儿女交还给他。刘备派关羽驻守下邳。

刘备回到小沛，又集募了一万多人。吕布很恨他，亲自率军攻打刘备。刘备被打败后就归附了曹操。曹操给他非常优厚的待遇，让他当豫州牧。他打算到沛县去收集失败的士兵，曹操提供给他军粮，给他增派部队，让他去反击吕布。吕布派高顺进行迎击。曹操派夏侯惇前往支援，却没有成功，反被高顺打败了。刘备的妻子儿女也被高顺二次抓获，交给了吕布。曹操亲自带兵东征，帮助刘备在下邳围攻吕布，活捉了吕布。刘备又救出了妻子儿女，跟随曹操回到许都。曹操上表举荐刘备担任左将军，对他更加优厚礼待，出去时同乘一辆车，坐则同一个座位。袁术想通过徐州北上，到袁绍那里去。曹操派刘备带领朱灵、路招截击袁术。刘备还没有到，袁术就病死了。

刘备还没有去打袁术时，献帝的舅子车骑将军董承，接受了献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要刘备诛杀曹操。刘备没有行动。有一天，曹操随意谈话时对刘备说：“当今天下的英雄中，只有你和我是真英雄。像袁绍那样的，是不算数的。”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吓得汤勺筷子都掉在地上了。于是刘备便与董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一起商讨谋杀曹操的计划。刚好刘备被派出打仗，才没有行动。事情败露后，董承等人都被杀了。

刘备占据了下邳。朱灵等人返回许都，于是刘备杀了徐州刺史车胄，留下关羽守下邳，自己回到小沛。东海人昌霸反叛，许多郡县也都乘机背叛了曹操而归附刘备，人数上万。刘备派遣孙乾与袁绍和谈结盟。曹操派刘岱、王忠袭击他们，但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亲自东征刘备，刘备大败。曹操夺取了他全部的军队，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并活捉关羽，返回许都。

刘备逃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原是刘备举荐的茂才。他带领步兵、骑兵来迎接刘备。刘备随袁谭到达平原县。袁谭派使者骑马飞速报告袁绍。袁绍派遣将领在半路迎接，自己在距离邳城二百里的地方与刘备相会。留驻了一个多月，刘备散失的部队渐渐前来会合。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阵，汝南的黄巾军刘辟等人背叛了曹操，来投奔袁绍。袁绍派刘备率军队与刘辟等人攻打许都一带。关羽逃归刘备。曹操派曹仁率军攻打刘备。刘备归还了袁绍的军队，实际是打算脱离袁绍，于是劝说袁绍向南联络荆州牧刘表。袁绍派刘备率本部兵马，再到汝南，与寇贼龚都等人会合，共有数千人。曹操派蔡阳攻打刘备，被刘备杀了。

曹操攻破袁绍后，亲自领兵南向攻打刘备。刘备派麋竺、孙乾向刘表报告，刘表亲自到郊外迎接，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接待他。增加并扩充了他的军队，让他进驻新野。荆州地区的豪杰之士，归附刘备的人日益增多，刘表开始怀疑刘备的用心，暗中提防他。派他去博望阻击夏侯惇、于禁等人。过了一段时期，刘备埋设伏兵，一天早上，放火烧了自己的营地又假装逃跑。夏侯惇等人派兵追赶，被伏兵打败。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丸。刘备劝刘表去袭击许都，刘表没有接受。曹操南征刘表时，正巧碰上刘表病逝。他的儿子刘琮代立。刘琮派使

者向曹操请求纳降。刘备军驻扎在樊城，不知道曹操突然到来，等曹操到了宛县才听说，于是率领人马离开樊城。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去攻打刘琮，这样可以得到荆州。刘备说：“我不忍心。”于是停下马来呼叫刘琮。刘琮吓得都站不起来了。刘琮的左右部下及荆州百姓大部分都归附了刘备。等到达当阳时，刘备部队已有十多万人了，运载军械器用服装的车也有数千辆。部队每天只能走十多里，刘备另派关羽率数百艘船走水路，约至江陵相会。有人对刘备说：“应该迅速前去保卫江陵。现在虽然有大批的人马，但真正能战斗的人很少，如果被曹操的军队赶上，怎么能抵抗呢？”刘备说：“成大事必定要以人为根本，现在人人都归附我，我怎么能忍心丢下他们而去呢！”

曹操因为江陵屯有军事物资，怕这个地方先被刘备占领，于是放弃武器、粮草及其它军用物资，轻装进军到襄阳。听说刘备已经过去了，曹操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五千人急忙去追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县的长坂赶上了刘备的队伍。刘备撇下了妻子儿女，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骑马逃走。曹操俘获了他的大批人马及军用物资。刘备抄近路直奔汉津，正好与关羽的船只相遇，才得以渡过了沔水，碰到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及部众一万多人，一起到达夏口。刘备派诸葛亮主动与孙权联系。孙权派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人和刘备同心协力，与曹操在赤壁展开大战，大败曹军，焚烧了曹军的船只。刘备与吴国水陆军队同时前进，追击曹军直到南郡。这时正流行疾病瘟疫，曹操的士兵死伤很多。曹操只得率领军队回归北方。

刘备上表荐举刘琦为荆州刺史，自己又去征讨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都向刘备投降。庐江人雷绪率领私人武装数万人也归服了刘备。刘琦病死，他的部下推举刘备为荆州牧，治所设在公安。孙权逐渐有些惧怕刘备，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巩固友好关系。刘备到京口会见孙权，也是为了加深感情。孙权派使者来，想与刘备共同夺取蜀地。刘备手下有人说应该同意，因为吴国总不能越过荆州战胜蜀地，蜀地终究可以被我们所占有。荆州主簿殷观进言说：“如果替吴国作先锋，进不能攻克蜀地，退则给吴国以可乘之机，那大事就完了。现在只能赞成他们征伐蜀地，而自己则借口刚占据了各郡，不能兴

师动众，吴国必定不敢越过我们而单独夺取蜀地。这样的进退之计，可以收到吴蜀两方的好处。”刘备听了这个意见，孙权果然停止了这项计划。刘备升任殷观为别驾从事。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要派钟繇等人，去汉中讨伐张鲁，心中很慌乱。别驾从事蜀都人张松劝刘璋说：“曹操的军队强大，天下无敌，如果借助张鲁的力量来攻取蜀地，谁能抵挡得住呢？”刘璋说：“我本来就是担心这点，有什么办法呢！”张松说：“刘备，是您的同宗，又是曹操的大仇敌，他善于用兵，如果让他去征讨张鲁，张鲁一定被打败。若张鲁被攻破，益州就能强大了，即使曹操打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刘璋认为他说得对，派法正率四千人去迎接刘备，先后送给刘备多以亿计的财物。法正乘机向刘备陈述可以夺取益州的计策。刘备留下诸葛亮、关羽等人据守荆州，自己带领数万名步兵进入益州。到涪县，刘璋亲自出来迎接，两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张松要法正禀告刘备，只要谋臣庞统进去劝说时，就可以在会谈的地方袭击刘璋。刘备说：“这是大事，不能仓猝行事。”刘璋推举刘备代理大司马，并任司隶校尉；刘备也推举刘璋代理镇西大将军，兼任益州牧。刘璋为刘备增加了军队，派他去进攻张鲁，又命令他督领白水关的军队。刘备的军队总共三万多人，车辆、甲冑、武器、财物也很多。这一年，刘璋返回成都。刘备经北部到达葭萌。他并没有立即去讨伐张鲁，而是广施恩德，以收取人心。

第二年，曹操征讨孙权。孙权呼请刘备去救援他。刘备派使者向刘璋报告说：“曹操征伐吴国，吴国情况十分危急。孙权与我本是唇齿相依的盟国，又加上乐进与关羽在青泥对峙，如果现在不去援助关羽，乐进必定大获全胜，然后转过来侵犯益州边界，这种形势大于张鲁对您的威胁。张鲁只不过是一个自守、自护的强盗，不值得担忧。”于是向刘璋请求拨给一万军队及军事物资，想凭此实力东进。刘璋只同意发兵四千，其余物资都只给一半。张松给刘备和法正写信说：“现在大事马上就要成功了，为什么舍弃离开呢？”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祸及自己，就向刘璋告发了他们的阴谋。刘璋捕杀了张松，从此刘璋与刘备也产生了隔阂。刘璋下令给守关的各将领，不许

再放刘备通过。刘备非常愤怒，召见刘璋的白水军总督杨怀，谴责他无礼，并杀了他。接着刘备又派黄忠、卓膺等人统领军队向刘璋进攻。刘备直接来到白水关内，将守关将领和士兵的妻室儿女都扣押起来作人质，率领军队与黄忠、卓膺等人进至涪县，占据了涪县县城。刘璋派刘琰、冷苞、张任、邓贤等在涪县抵御刘备，结果都被刘备打败，只得退兵据守绵竹县。刘璋派李严统领绵竹各路兵马。而李严却率领各路兵马投降了刘备。刘备的军队更加强大了，分别派各将领去平定州属各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率军逆流而上平定了白帝、江州、江阳，只有关羽留守荆州。刘备进军包围雒县，当时刘璋的儿子刘循在防守此城，所以攻打了将近一年。

建安十九年（214）夏天，刘备的军队攻破雒城，进而包围成都数十天，刘璋出城投降。蜀地物产富饶，人民生活安乐，刘备设置酒宴大飨士卒，并把蜀城中的金银分赐给众将士，又把仓库的谷物、布帛还给百姓。刘备又兼任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辅佐，法正为主要谋士，关羽、张飞、马超为武将，许靖、麋竺、简雍为幕宾，至于董和、黄权、李严等本来是刘璋的属下，吴壹、费观等又是刘璋的亲戚，彭羕又是受刘璋排挤的，刘巴虽是刘备以前所痛恨的，但都让他们担任了显要的官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有志之士，无不相互勉励，以尽忠心。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因为刘备已夺得了益州，就派遣使者告诉刘备想要收回荆州。刘备说：“等夺取了凉州，就一定归还荆州。”孙权很生气，派吕蒙去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率领军队五万人东下公安，命令关羽进入益阳。同年，曹操平定了汉中，张鲁逃跑到了巴西。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孙权讲和，分出荆州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属东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西蜀，然后率军返回江州。刘备派黄权率军迎击张鲁，张鲁此时已投降了曹操。曹操派夏侯渊、张郃驻守汉中，他们常常侵犯巴西郡的边界。刘备命令张飞进军宕渠，与张郃等在瓦口交战，打败张郃的军队。张郃收兵撤回南郑。刘备也返回成都。

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率领各路将领进军汉中。分别派将军吴兰、雷铜等人进军武都，都被曹军所消灭。刘备驻军在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等

对峙。

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天,刘备从阳平关南渡沔水,沿着山脚慢慢推进,在定军山构筑营寨。夏侯渊率军来争夺这个地方。刘备命令黄忠利用山势,居高临下,击鼓呐喊发动进攻,大败夏侯渊的军队,杀了夏侯渊及曹操所委派的益州刺史赵颙等人。曹操从长安率领全部人马南征。刘备预测说:“曹操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我肯定能占领汉川了。”等曹操到来时,刘备又集合军队凭险据守,始终不与曹兵交战。曹军几个月也没能攻下定军山的营寨,曹军逃跑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到今年夏天,曹操果然领兵撤退。刘备于是占有了汉中。刘备派刘封、孟达、李平等入进攻上庸郡太守申耽。

秋天,部下劝刘备当汉中王。他们上表给汉献帝说:“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义、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进言说:从前唐尧非常圣明,却有四大元凶在朝中;周成王仁慈贤良,而他的四个侯国却发动叛乱;吕后掌权后,吕氏兄弟却窃夺了国家的权力;孝昭帝年幼而上官桀阴谋作乱,他们都是凭着世代的恩宠,依仗自己掌握着的国家权柄,才敢穷凶极恶的作乱,使国家几乎灭亡。要不是有虞舜、周公、朱虚侯刘章、博陆侯霍光,就无法流放、擒拿、征讨他们。更不能挽救危险倾覆的局面,使之安定。我们认为,陛下天资优秀、道德圣明,足以治理天下,可是却不断遭到厄运和不幸的折磨。首先有董卓作乱,祸及京城一带。接着又是曹操的祸乱,他窃取皇权,鸩杀皇后和太子。董卓、曹操等人搅乱天下,摧残百姓,毁坏财物,致使陛下长期蒙受逃亡之苦,忧心困顿,禁闭于空城许都,宗庙无人祭祀,人臣无君主管制,君命被阻绝,皇权被侵削,妄图篡夺帝王之位。左将军兼司隶校尉豫州、荆州、益州三州州牧、宜城亭侯刘备,身受朝廷的爵禄,志在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赴国难而献身。他发现曹操的阴谋后,非常愤怒,曾与车骑将军董承共同谋杀曹操,以安定国家,稳定旧都。可是碰上董承谋划不缜密,使得曹操得以苟延残喘,延长了他作恶的机会,使天下遭残害。我们常常担心朝廷,发生大的像阎乐那

样的祸患，小的像安定公刘婴那样的变故，因此一天到晚都惶恐不安，战战兢兢，心乱如麻。从前《虞书》上说，应按照次第顺序去亲近九族；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教训，将同姓同宗的人都封邦建国，《诗经》赞扬了这个宗旨，至今已很久远了。汉代初年，分封土地，尊同姓子弟为王，因而终于挫败了吕氏的篡权阴谋，使文帝的基业得到保障。我们认为刘备是帝王亲属的后代，王室的栋梁，又一心想着国家、志在消除战乱。自从刘备在汉中打败曹操后，天下英雄都来归附他。然而他的爵位名号却不显赫，帝王应该赏赐给有功大臣的九锡还没有赏给他，这不利于守卫国家，光照万代大业。我等奉命在外，无法收到按规定朝廷应该颁发的升迁文书。像以前河西太守梁统等人赶上汉室中兴时期，由于山河阻隔，无法接受朝廷命令，几位郡守地位、权力一样高，不能统率他人。于是，大家就推举窦融担任元帅，最终取得了成果，打垮了隗嚣。现在国家危难，远比当年隗嚣割据陇西、公孙述割据川蜀更严重，曹操外则企图吞并天下，内则残害群臣百官，朝廷内部潜藏着危机，而王室宗亲还没有同心协力来想办法来消除动乱，这真使人寒心。我们依照旧典，封刘备为汉中王，拜为大司马，督率六军，集合志同道合者，扫灭叛逆。以汉中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立国，所有设置都依照汉初诸侯王的旧规定，这是因时而变的建制，只要对国家有利，专断也是可以的。此后功业大事办成后，我们愿意接受假造圣旨的罪名，就是死也不遗憾。”于是在沔阳建筑高台，陈列兵器、排好部队，群臣站列两旁，读完奏章便把王冠给刘备戴上。

刘备给汉献帝上书说：“我的才能是不称职的，但却担负了大将军的重任，统率三军，奉命在外征讨，我没有能够消除寇盗所造成的祸难，安辅朝廷，长期使陛下的教诲不能发扬光大。全国范围的局势混乱，国势还未能兴旺，为此我忧思起伏，长夜难眠，痛心疾首。以前董卓首先挑起祸乱，在那以后，豪强横行，摧残国家，全靠陛下圣德扬威显灵，人神共同响应，有的是忠义义士的奋力征讨，有的是上天降下责罚，所以凶暴的人都已死去，像冰雪一样慢慢消融。只有曹操，一直没有被铲除，他侵占篡夺了国家的权力，随心所欲地制造祸乱。我以前与车骑将军董承谋议讨伐曹操，因计划泄露，董承被

害，我流亡失所，虽忠讲义胆，但没有任何收获。因而使得曹操更加得逞，穷凶极恶，皇后被杀害，皇子被毒死。我们虽然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志在奋发努力，但我本性懦弱而不能用武，多年来未能取得成功。我常常担心，自己一旦死了，就辜负了朝廷对我的恩典，所以我不管是睡着还是醒来常常叹息，一天到晚担心会发生灾难。现在我的部下认为以前的《虞书》提出要按照顺序次第来亲近九族，用有才能的人辅佐国家，五帝的做法虽然有增有减，但这个主张却没有改变。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教训，建立起众多的姬姓侯国，终于有人依靠晋国、郑国全力辅佐，平王得以中兴的效应。高祖即位后，将同姓子弟封为诸侯王，建立九个诸侯国，终于灭了吕氏各门，稳定了刘氏江山。现在曹操嫉害正直的人，真有很多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出他包藏着险恶的用心，他篡位盗权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宗室衰微，皇族没有在自己应该在的职位上，所以我的部属参照古代的范例，依据因时因地变化的原则，劝我担任大司马、汉中王，反复考虑，自己享受了朝廷隆厚的恩典，担负着一方的重任，虽然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取得成功，所得的官职已经过分，不宜再要求提高职位，免得增加自己的过错和他人对我的指责。然而，部下以道义之理来逼我。我退一步想当今贼寇还未铲灭，国难还未消除，朝廷将要被倾覆，国家将要被灭亡，这确实是我深深忧虑与自责的，我负有以死来报国的责任。若能顺应时势，因时变通，使圣朝得以安定的话，我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不愿因考虑按常规办事，而后悔不及。所以我擅自顺从众人的意见，接受了印章，以增强国家的威望。抬头想着自己的爵号、地位高，受到的宠爱深厚；低头思考着，报效国家责任重大，惊恐不安，呼吸急促，犹如面临万丈深渊。我决心尽心尽力来表示我的至诚，奖励军队，统帅全体正义之士，顺应天意和时势，征讨凶暴逆贼，安定国家，以报答朝廷对我万分的恩德。谨拜写奏章，由驿站送还原来授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章和绶带。”接着，刘备回到成都，以成都为治所。提拔魏延为都督，镇守汉中。当时，关羽正攻打曹操的将领曹仁，在樊城抓住了于禁。不久，孙权袭击了荆州，杀害了关羽，夺占了荆州。

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曹丕称帝，改年号为黄初。传说汉献帝已

被害，于是刘备发丧，穿上丧服，追加汉献帝谥号为孝愍皇帝。事后他所在之处都说有许多吉祥的征兆，而且连续不断出现，所以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官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祚、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譙周等上书说：“我们听说《河图》、《洛书》、五经的谶、纬，都是孔子选定的，应验自然是很长远的。只按照《洛书·甄曜度》上说：‘尚赤的第三个人主出现，国家才能昌盛，经历多代遇到一个叫备的人，应该登基称帝。’《洛书·宝号命》上说：‘天命、帝王之道都认定一个叫备的人可以称帝；他以正统的地位把握君命，可以保证成功而不败。’《洛书·录运期》上说：‘九侯七雄争夺天命，而老百姓拿人骨头烧火做饭，道路上纷乱地踩着人头。由谁作人主呢？一个名字有玄的人即将到来。’《孝经·钩命决录》上说：‘天命已多次会见了（刘）备。’臣下的父亲周群没有去世时，说西南方多次有黄色的云气，直立数丈高，出现了好几年，时时有庆云祥风，从璇玑星上下来与它会合，这是不平凡的吉祥征兆。还有建安二十二年（217）中，多次有像旗一样的气，从西边到东边，在天空中运行，《河图》、《洛书》上说：‘必定有天子出现在这个地方。’加上这年太白、荧惑、填星三星，常常追赶岁星，汉朝刚刚建立时，五大行星跟岁星聚合，岁星主管义，汉高祖兴起之地在汉中，它正是属于义的西方。汉代历来的常规是以岁星来观测人主。因此一定有圣明的君主从这个州出现，将会使国家中兴。当时汉献帝还在，所以部下不敢把这个话说出来。近来荧惑星又追赶岁星，出现在胃、昂、毕等星宿的地方，昂星、毕星是天的纲，《星经》上说：‘帝星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它的邪恶都会消亡。’您的圣名已预先出现，按推论应验，多次和符瑞相合，这样的现象已非一次。我们听说圣王的行动在天意之前，天也不会怪罪他；圣王的行动在天意之后，那就是遵奉天时了。所以现在顺应天时而行动，就与神灵的意志完全合拍。但愿大王能顺应天意民心，迅速登基立国，以安定天下。”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少府王谋等上书说：“曹丕等杀害君主，篡夺帝位，覆灭汉朝，窃取权柄，劫持胁迫忠良之士，残酷暴烈，毫无人道。人鬼愤恨，都思念恢复刘氏天下。现

在上无天子，天下人心惶惶，无所仰仗。群臣先后上书的有八百多人，都称述祥瑞似征兆，图讖也有明显的征验。近来，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九天才消失。《孝经·援神契》说‘德泽象深泉一样时，黄龙就会出现’，龙是君主的象征。《易经·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大王应当如龙升天，登上帝位。加上前些时候关羽包围樊城、襄阳时，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出帝王的玉玺，玉玺沉于汉水，潜伏在深泉中，如日光显耀，灵光可通达于天。汉，本来是高祖所创建的。安定天下的国家名号，大王承继先帝的轨迹，也是兴起于汉中的。现在，天子玉玺的神光已预先出现，玉玺出于襄阳，在汉水的下游，表明大王将承接，上天将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祥瑞和符应的出现，都不是人力所能得到的。以前，周武王时有乌和鱼的祥瑞，人们都说这是很吉祥的事。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接受天命，《河图》、《洛书》先就有显示，以作为验证。上天显现吉兆，儒士才子揭示了《河图》、《洛书》的机密，还有孔子审订的讖记，一切征兆都具备了。我们认为大王是孝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嫡系和旁系已有百代，天地降福祥，圣上身材高大，有神勇威武的气度，又广施仁厚，积恩德，爱护民众，喜爱贤士，因此四方的人士都来归附。考察《灵图》阐释讖、纬，神明已把您的名字显示得十分清楚了，您应该登上帝位，以继承高祖和光武帝的事业，接续宗庙中的位置，这样天下人就感到非常荣幸了。我们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来制定礼节仪式，选择吉祥的时辰，奉上帝号。”刘备于是在成都武担山的南边登皇帝位。撰文说：“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丙午，皇帝刘备大胆地用黑色的牲畜，明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灵：汉朝拥有天下，传世无穷。以前王莽篡夺帝位，光武皇帝震怒将他诛杀，国家才得以保存。现在曹操依仗兵力，残忍凶顽，杀戮皇后，罪恶滔天，丝毫不顾上天显示的意愿。曹操的儿子曹丕，继承了他的凶恶暴逆，窃居帝位。群臣将士认为，现在国家衰落颓败，刘备有责任来治理它，应继承高祖和光武帝的事业，执行上天下的惩罚。刘备自思德行低下，不敢忝占帝位。对内则询问百姓，对外则询问少数民族的族长，一致都说：‘天命不能不回答，祖宗的基业不能长时间废弃，天下不能没有君主。’境域之内众望所归的，就我刘备一人。我一方面畏惧上天显示的命令，又害怕汉

家的江山将泯灭于地下，特谨选择吉祥的时日，与百官登上祭坛，接受皇帝的大印绶带。祭祀土地神明，向天神祭告，求神灵赐福于汉家江山，使天下永安。”

章武元年（331）夏四月，蜀国大赦罪犯，改换年号，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设置百官，建立宗庙，祭祀高祖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五月，立吴氏为皇后，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六月，以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车骑将军张飞被他的部下杀害。当初，刘备对孙权袭杀关羽，非常愤怒，本来就想东征，为此，秋七月，率领各路军队讨伐吴国。孙权派人送信请求和议。刘备很愤怒，不肯议和。此时，吴国将领陆议、李异、刘阿等人驻扎在巫县、秭归，将军吴班、冯习从巫县攻破李异等，军队驻扎在秭归，武陵郡五溪的少数民族也派使者来请求出兵。

章武二年（222）春正月，刘备的军队退回秭归，将军吴班、陈式的水军屯驻夷陵，双方夹驻在长江的东西两岸。二月，刘备从秭归率诸将进军，翻山越岭在夷道猇亭筑营驻军，从佷山打通通向武陵的道路。派侍中马良去安抚五溪的少数民族，使他们都率众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统长江以北的各路军队，与吴国军队对峙于夷陵道。夏六月，在秭归出现黄气十余里，宽数十丈。以后的十多天，陆逊在猇亭大败刘备的军队。将军冯习、张南等都战死。刘备从猇亭退回秭归时，收集离散的士兵，丢弃船只，从陆路回到鱼复，并改鱼复县为永安县。吴国派将军李异、刘阿等跟踪追击刘备的军队，屯扎在南山。秋八月，刘备收兵返回巫山。司徒许靖去世。冬十月，刘备命令丞相诸葛亮在成都的南北郊外设立。孙权听说刘备驻在白帝城，非常害怕，派遣使者请求议和。刘备同意和议，派太中大夫宗玮去回复。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听说刘备有病，便领兵与刘备军对抗。

章武三年（223）春二月，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进兵攻打临邛县。刘备派将军陈智去讨伐黄元，黄元军战败，顺流东下，被亲兵绑架，活捉来送到成都，被处斩。刘备病重，把儿子托付给丞相诸葛亮，让尚书令李严协助诸葛亮。夏四月二十四日，刘备在永安宫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诸葛亮上书后主刘禅说：“我们都哀痛悼念大行皇帝施仁义树恩德，对四

海恩泽覆盖无疆。可是上天不善，使他久病不愈，本月二十四日溘然长逝。群臣与妻妾像死去父母一样的痛哭悲伤。但是，根据遗诏，事关国家重任，全在于你，所以你的举动要适度；群臣百官表示哀痛，满三天后脱下丧服，等到发丧时再按礼行事；那些郡国的太守、相、都尉、县令、县长们，三天便除去丧服。我诸葛亮亲自接受命令训诫，畏惧神灵，不敢有违。我请求你向全国宣布并加以施行。”五月，刘备的灵柩从永安运回成都，谥号为昭烈皇帝。秋八月，安葬于惠陵。

37

后主传

——《三国志》卷三十三

【原文】

后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立为王太子。及即尊号，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禅，朕遭汉运艰难，贼臣篡盗，社稷无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继大统。今以禅为皇太子，以承宗庙，祇肃社稷。使使持节丞相亮授印绶，敬听师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与！”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

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岁，立皇后张氏。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

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惠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

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还往江州，筑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

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是岁孙权称帝，与蜀约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

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秋八月，都护李平废徙梓潼郡。

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军师杨仪废徙汉嘉郡。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张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大赦，改元。立王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

二年春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张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咨论事计，岁尽还。

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

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七年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向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兴势围，大将军费祎督诸军往赴救，魏军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祎还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

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维往讨，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十五年，吴王孙权薨。立子琮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

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

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

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璿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吴大将军孙綝废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谏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

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岁，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兴徙众，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道并攻。于是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为炎兴。冬，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用光禄大夫谯周策，降于艾，奉书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免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駙马都尉邓良奉贄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救赐，惟所裁之。與櫟在近，不复缕陈。”是日，北地王谏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即报书，遣绍、良先还。艾至城北，后主與櫟自缚，诣军桑门。艾解缚焚櫟，延请相见。因承制拜后主为骠骑将军。诸围守悉被后主救，然后降下。艾使后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资严未发。明年春正月，艾见收。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藉，数日乃安集。

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临轩，使太常嘉命刘禅为安乐县公。于戏，其进听朕命！盖统天载物，以咸宁为大，光宅天下，以时雍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顺承天者，坤元之义也。上下交畅，然后万物协和，庶类获义。乃者汉氏失统，六合震扰。我太祖承运龙兴，弘济八极，是用应天顺民，抚有区夏。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乘间阻远，保据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几将五纪。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辑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朕嘉与君公长飡显禄，用考咨前训，开国胙土，率遵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往欽哉！公其祇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慰封

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譙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公泰始七年薨于洛阳。

【译文】

后主名禅，字公嗣，是先主刘备的儿子。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作汉中王，立刘禅为王太子。待刘备称帝后，册书说：“章武元年五月辛巳日，皇帝说：‘太子刘禅，我遇到汉朝国运艰难的时候，贼臣窃国，社稷无主，识天命的人和正直的群臣向我昭示天命，我继承了帝位。如今以禅为皇太子，用来继承宗庙，恭奉社稷。派遣丞相诸葛亮持节授给玺印和绶带，太子要恭敬地听从丞相师傅的教诲，行一事而得到三种善，如何能不努力呢？’”章武三年夏天四月，先主在永安宫驾崩。五月，后主刘禅在成都即皇帝位，当时他年方十七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天下大赦，改年号。这一年是魏国的黄初四年。

建兴元年夏天，牂牁郡太守朱褒率全郡密谋反叛。前段日子，益州郡大姓雍闿反叛，把太守张裔流放到吴国去，占领全郡，不服从朝廷。越嶲郡夷人首领高定也叛变了。这一年，后主立张氏为皇后。派遣尚书郎邓芝去吴国巩固友好关系。吴王孙权和蜀国和亲，派遣使者聘问。这一年两国友好往来。

建兴二年春天，努力务农，增产五谷，关闭了关口，休养生息。

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诸葛亮向南讨伐四郡，四郡都被平定。把益州郡改名为建宁郡，将建宁、永昌两郡的部分土地划成云南郡，又将建宁、牂牁两郡的部分土地划成兴古郡。十二月，诸葛亮返回成都。

建兴四年春天，都护李严从永安返回江州居住，修筑大城。

建兴五年春天，丞相诸葛亮出兵驻留汉中，在沔河北岸的阳平石马地区安营扎寨。

建兴六年春天，诸葛亮出兵进攻祁山，不能攻下。冬天，又出兵散关，包围陈仓，由于粮草用尽而退兵。魏国将领王双率军队追击诸葛亮。诸葛亮和王双交战，打败并且杀死王双，返回汉中。

建兴七年春天，诸葛亮派陈式进攻武都、阴平，攻占二郡。冬天，诸葛亮将幕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面的平原上，建造了汉、乐两城。这一年孙权称

帝，和蜀汉订立盟约，两国建交，共分天下。

建兴八年秋天，魏国派司马懿从西城出兵，派张郃从子午出兵，派曹真从斜谷出兵，攻打汉中。丞相诸葛亮在城固、赤坂一带守候。天降大雨，道路不通，曹真等人全部撤退。这一年，魏延在阳溪打败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将鲁王刘永迁封为甘陵王，将梁王刘理迁封为安平王，都是由于鲁、梁二地在吴分界内。

建兴九年春二月，诸葛亮第二次出兵包围祁山，开始用木牛运输粮草。魏国司马懿、张郃救援祁山。夏六月，诸葛亮因为军粮吃光而退军，张郃追到青封，同诸葛亮交战，张郃中箭身亡。秋八月，都护李平被罢免，迁徙到梓潼郡。

建兴十年，诸葛亮停止战争，在黄沙地方鼓励农耕，制造出完整的木牛流马，演习士兵，讲习武事。

建兴十一年冬天，诸葛亮让各部军队运粮米，聚集在斜谷口，建造斜谷军队粮仓。这一年，南方蛮夷刘胄反叛，马忠率领兵马打败了他，平定了叛乱。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诸葛亮从斜谷出兵，开始用流马运输粮草。秋八月，诸葛亮在渭滨去世，征西大将军魏延和丞相长史杨仪争权夺利，反目成仇，互相发兵攻打。魏延败逃，杨仪斩杀了魏延，率领各路军队回到成都。天下大赦，任命左将军吴壹担任车骑将军，持符节督察汉中。任命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担任尚书令，总领国家政事。

建兴十三年春正月，中军师杨仪被免官，迁徙到汉嘉郡。夏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

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来到湔县，登上观坂，观看汶水河，十天后返回成都。将武都氏王苻健连同四百多户氏民迁徙到广都。

建兴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张氏去世。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张氏为皇后。天下大赦，改年号。立儿子刘璿为太子，封儿子刘瑶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兵驻留汉中。

延熙二年春三月，蒋琬晋升为大司马。

延熙三年春天，派越雋太守张嶷平定了越雋郡。

延熙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来到汉中，和蒋琬商量政事，年底回到成都。

延熙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领一部分军队从汉中返回，驻屯涪县。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从汉中返回，住在涪县。十一月天下大赦。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延熙七年闰月，魏国大将军曹爽、夏侯玄进军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抵挡对兴势的包围，大将军费祎督各路军马前去救援。魏国军队撤退。夏四月，安平王刘理去世。秋九月，费祎返回成都。

延熙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去世。十二月，大将军费祎到汉中筑围防守。

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返回成都。秋天，天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去世。

延熙十年，凉州胡人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领部众前来投降，卫将军姜维去迎接并加以安抚，让他们住在繁县。这一年，汶山郡平康的蛮夷反叛，姜维前往攻打，打败他们，平定了叛乱。

延熙十一年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兵驻守汉中。秋天，涪陵属国管下的异族百姓反叛，车骑将军邓芝前往攻打，把他们全部打败，平定了叛乱。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国诛杀大将军曹爽，右将军夏侯霸等人来投降。夏四月，天下大赦。秋天，卫将军姜维出兵攻打雍州，不能攻下就回来了。将军句安、李韶投降了魏国。

延熙十三年，姜维又出兵攻打西平，不能攻下就退回。

延熙十四年夏天，大将军费祎返回成都。冬天，又北上进驻汉寿，天下大赦。

延熙十五年，吴国国王孙权去世。后主封儿子刘琮为西河王。

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在汉寿被投降的魏国人郭修杀掉。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又率领部众围攻南安，没有攻打而退回。

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回成都。天下大赦。夏六月，姜维第二次率部众出击陇西。冬天，攻占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把三县居民迁居到绵竹、繁

县。

延熙十八年春天，姜维回到成都。夏天，又率领各路军队攻打狄道，和魏国雍州刺史王经在洮西作战，打败王经。王经地狄道城，姜维也退军驻扎钟题。

延熙十九年春天，晋升姜维担任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姜维和镇西将军胡济约定时间在上邽会合，胡济失约，没有按时抵达。秋八月，姜维在上邽被魏国大将军邓艾打败。姜维撤军，返回成都。这一年，后主封儿子刘璿为新平王。天下大赦。

景耀元年，姜维回到成都。史官说景星出现了，因此天下大赦，改年号。宦官黄皓开始独揽大权。吴国大将军孙琳废黜了国君孙亮，立琅邪王孙休为吴国君主。

景耀二年夏六月，后主封儿子刘谌为北地刘恂为新兴王，刘虔为上党王。

景耀三年秋九月，替已经去世的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追赠谥号。

景耀四年春三月，替已经去世的将军赵云追赠谥号。冬十月，天下大赦。

景耀五年春正月，西河王刘琮去世。这一年，姜维又率领部众攻打侯和，被邓艾打败，退军驻扎在沓中。

景耀六年夏天，魏国出动大批军队，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分几路一起进攻。蜀国派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人抵抗。天下大赦。改年号为炎兴。冬天，邓艾在绵竹打败卫将军诸葛瞻。后主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建议，向邓艾投降。吴上的降书说：“江水和汉水隔开了我们，路途遥远，天各一方，无法相见，我凭借蜀郡土地，处在偏远的一角，干犯天威国统，荏苒也有多年了，竟和京师隔绝万里。每当想到黄初年间，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来蜀国宣读亲切的诏书，申明对三方都好的恩德，门户大开，指明道路，大义凛然，然而我昏溃软弱德行不修，私下贪恋先帝留下的事业，随波逐流地混了多年，没有遵奉文皇帝的教诲。如今皇帝的威严已震撼天地，人、鬼都应该归降已成为定数，皇帝的大军使我惊讶恐惧，大军所到的地方，如何敢不洗心革面，顺从听命！我马上命令各

将帅放下武器，官府的财物一点都没损伤，百姓在田野耕作粮食存放在土地中，专门等候皇帝赐给恩惠，以保全黎民的生命。我恭敬地希望大魏国散布恩德、施行教化，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宰相，包容亡国的臣民，收容我们这些造成疾患的人，我谨派遣私自任命的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譙周、驸马都尉邓良携带玺印绶带，以示我们的诚意，求得您的指示，恭敬的献上我们的忠心，要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悉听诏令，听任您裁夺。棺木、灵车全部在近旁，就不再一一陈述了。”这一天，北地王刘湛哀伤国家灭亡，首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张绍、邓良和邓艾在雒县相遇。邓艾看到降书很高兴，立即写了回信，让张绍、邓良先回去。邓艾到达成都城北，后主用灵车拉着棺木，自行绑缚到邓艾军营门前。邓艾解开了绑缚，焚烧了棺木，请后主进军营相见。接着就奉魏国皇帝命令拜后主为骠骑将军。各城守军都接到后主的命令，然后投降，邓艾让后主继续住在从前的皇宫中，亲自前去拜访。蜀国府库资财都严密封存，没有动用。第二年春天正月，邓艾被逮捕问罪。钟会从涪县到成都作乱。钟会死后，驻扎蜀地的军队到处抢掠，杀死的人尸首狼藉，几天以后军队才安定下来。

后主全家迁移东方。到达洛阳之后，魏国皇帝颁发策命说：“景元五年三月丁亥日，皇帝来到殿前，派遣太常嘉册命刘禅为安乐县公。呜呼！请进前来听候我的命令。统理天下，抚育万物，以普遍安宁为最大的要务。占有天下以太平安乐为最好的盛世。因此养育万物、繁衍百姓，是管理天下臣民的根本天道，顺应秉承上天，是大地的根本原则。天地上下畅通，以后才会使万物协调融洽，各种物类才可以获得安定。前一时期汉朝失去皇位，四方动乱纷争。我们太祖皇帝秉承天命建立新的王朝，拯救了八方的民众，所以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占据中原。当时，你父亲乘群雄争斗、各地都不安宁的时机，插空子凭借边远险阻，割据巴蜀，因此让西方一角与中原分裂成不同国家，边远地区和中原的交往被隔绝。从那时起，将近六十年的时间。战争就没有停止，百姓无法保全生命。我一直牢记祖父父亲的遗志，想安定四海，统一天下，因此才整顿军队，在梁州、益州耀武扬威。您恢宏大度，品德高尚，深明大义，不怕委屈自己前来归顺，把爱护人民保全国土视作最重要的

事，回心转意，顺就时机改变心志，履行信义，一心顺从，以便使您家人和左右臣子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这难道不是深谋远虑！我十分赞赏您，让您长期享用尊贵的禄位，所以考查、咨询前代经验，开设封国，赠赐土地，全部遵照旧制，赐给你这黑色公牛、用白茅草包着的土地，您要永远做作辅弼魏国的藩国。去吧，善自珍重！您要恭敬地服从我的命令，要能够开拓仁德的心，使您显赫的名声和事业保持到底。”让刘禅食一万户的租税，赏赐给一万匹丝绢，一百名奴婢，其他物品也和这些相配。刘禅的子孙，有三名被封为都尉，五十多名被封侯。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譙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等全部被封为列侯。刘禅在泰始七年死在洛阳。

38

诸葛亮传

——《三国志》卷三十五

【原文】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

程普、鲁肃领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邳。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沂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勳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光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台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团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

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可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禰、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禰、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

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亮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之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臣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	杂言下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其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

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密。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谏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已适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亮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

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簿。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延熙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尚书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慰劳。

【译文】

诸葛亮，字孔明，是琅邪郡阳都县人。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父亲名圭，字君贡，汉末时担任太山郡丞。诸葛亮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叔父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诸葛玄正要携带诸葛亮和诸葛亮弟弟诸葛均去赴任时，正碰上汉朝改派朱皓来取代诸葛玄。诸葛玄素来和荆州牧刘表有交往，就去投奔刘表。到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亲自参加农田耕种，喜欢吟诵《梁父吟》。诸葛亮身高八尺，常常拿自己和管仲、乐毅相提并论，当时别人并不赞同他的话。只有和诸葛亮友好的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认为诸葛亮的自我评价符合实际。

当时先主（刘备）屯驻新野，徐庶去拜见先主，先主很赏识徐庶。于是徐庶对先主说：“诸葛孔明，是一条卧龙，将军想见见他吗？”先主说：“您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此人可以去拜见，但不能委曲他来拜见将军。将军应当委曲自己前去拜见他。”于是先主就去拜见诸葛亮，共去了三次，才见到。先主于是屏退其他人，对诸葛亮说：“现在汉朝陷入危机，奸臣窃取了大权，

皇帝到处奔转不安。我不自量自己的品德能力，想在全天下伸张大义，可是智慧和办法不够，因此遭受挫折，直到今天。但我志向还没放弃，您说怎么办好？”诸葛亮回答说：“从董卓以来，诸豪并起，地跨几个州几个郡的，多得数不过来。曹操和袁绍相比，名声小，兵力少，但曹操终能打垮袁绍，变弱为强，这不仅时机碰得好，也是人的谋略强啊。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的确不能和他正面冲突了。孙权占有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人民拥护，贤士能人愿为他效力。这支力量可结为外援，而不能去并吞。荆州北面有汉水沔水可供据守，远接南海的广阔地域可以提供丰盛财源，东与吴会相连，西面通达巴蜀，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它的主人没有能力来守护。这可能是老天为将军提供的，将军有意吗？益州地形险要，肥田沃土成上千里，是座物产富饶的天然仓库，高祖就是凭借它建成了帝业。刘璋糊涂软弱，北受张鲁威胁，境内人口众多，财源充沛，但不懂得关怀体贴民众，有智慧有才干的人都希望得到贤明君主。将军既是皇室后代，信义天下人都知道，您多方招求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能跨有荆、益两州，守住险要，西面和各支戎人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各族，对外则和孙权建立友好关系，在内则力使政治昌明，天下形势一有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兵力进军宛、洛，将军再亲自率领益州兵力出击秦川，百姓有谁敢不用篮子盛饭，用壶装酒欢迎您的部队呢？如果真像这样了，那霸业就可建成，汉朝就可复兴了。”先生说：“好！”于是和诸葛亮渐渐亲密友好起来。关羽、张飞等不高兴，先主向他们解释说：“我得到孔明，就像鱼得了水一样，希望你们各位不要再说什么了。”关羽、张飞于是不再议论。

刘表的长子刘琦，也非常器重诸葛亮。刘表听从了后妻的话，爱小儿子刘琮，不爱刘琦。刘琦常想和诸葛亮商讨自保安全的办法，诸葛亮总是拒绝，不给他出主意。刘琦于是领着诸葛亮游览后花园，一同登上高楼。喝酒时，叫人把楼梯撤了，然后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连天，下不着地，话从你口中出来，从我耳朵进，可以说了吗？”诸葛亮于是说：“您没看到申生在内遭遇了灾祸，重耳在外获得了安全吗？”刘琦领悟了这话的含意，就暗地谋划去外地任职的办法。正巧黄祖死了，刘琦有了外出任职的机会，就当了江夏太守，不

久刘表死了，刘琮听说曹操来袭击荆州，就派去使者请求投降。先主在樊城听说了，率领部下向南走，诸葛亮和徐庶都追随先主走，被曹操追上来击溃，俘虏了徐庶的母亲。徐庶向先主告辞，指着心说：“本来想和您用这一小块地方一起创建王霸大业，现在我失去了老母，这小块地方乱了，不能再对您有所帮助了，请允许我从此和您分别。”于是就到曹操那里去了。

先主到达夏口，诸葛亮说：“事情太危急了，请派我去向孙将军求救吧。”当时孙权带兵驻扎柴桑，静观事态的发展。诸葛亮劝孙权说：“现在天下大乱，将军起兵占有了江东，刘豫州也在汉南招募军队，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破除大敌，基本控制了北方局势，接着又击破荆州，威镇四海。英雄也感到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刘豫州才逃到这里。希望将军量力而行。如果能凭借吴、越兵力和中原对抗，不如早点和曹操一决雌雄；如果不能抵挡，那为什么不放下刀枪卷起盔甲，屈膝投降称臣呢！现在将军表面装作服从，内心却还在犹豫，事情紧急而不早下决断，就将降临大祸了。”孙权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刘豫州为什么不干脆投降他呢？”诸葛亮说：“田横只不过是齐国一个壮士罢了，还坚守原则不屈辱投降呢，更何况刘豫州是王室后代，英才盖世无双，许多贤士思慕敬仰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如果事情不成功，那是天意如此，怎么能向曹操投降称臣呢？”孙权激动得说：“我不能拿全吴土地十万大军，任人宰割。我考虑定了！不是刘豫州，没有谁可以抵挡曹操。但豫州刚刚战败，能担当起这重任吗？”诸葛亮说：“刘豫州的军队虽在长阪战败，但现在从战场回来的战士加上关羽精锐水军有一万人，刘琦会合江夏战士也不下万人。曹操军队，远征疲劳，听说追击刘豫州时，轻骑一天一夜行三百多里，这就是所谓的‘强弓之末，力量变得连薄薄的鲁地丝绸也穿不过去了。’所以兵法上禁止这样进军，说‘必定会导致主帅的失败，’加上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还有荆州民众虽归附曹操，是曹操用军事力量威逼的结果，心里并不服气。现在将军果真能派遣猛将带几万军队和豫州同心协力，攻打曹操，必胜无疑。曹操失败后，必然退回北方，如此则荆、吴势力增强，鼎足三分局面就确立下来了。成败关键，在于您今天的决定了。”孙权非常高兴，就派周瑜、程普、鲁肃领水军三万人，随诸葛亮去见先主，合力抵抗曹操。曹

操在赤壁战败后，带兵回返邳城。先主于是占领江南，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督察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事务，征调三郡赋税，供应军需。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去迎接先主，请求先主攻打张鲁。于是诸葛亮和关羽镇守荆州。先主从葭萌出发回师攻击刘璋，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兵溯江而上，分头平定郡县后，和先主合围成都。成都攻克后，先主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诸葛亮就镇守成都，确保钱粮充足，兵力充沛。二十六年，部下劝先主称皇帝，先主没答应。诸葛亮劝说道：“当年吴汉、耿弇等开始劝世祖称皇帝，世祖辞让了，劝说好几次也没答应。耿纯于是对世祖说：‘天下英雄敬仰归向您，都在您身上寄托着希望，如果您坚持不听从大家的建议，士大夫们就会各自转向去另找主人，不会再跟从您了。’世祖被耿纯真挚深刻的谈话感动了，就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当今曹氏篡夺了汉朝政权，天下无主，大王是刘氏的后裔，是为了延续刘氏帝业才奋起斗争的，接受帝号，是应当的事。士大夫随大王长期辛劳，也是想建点小功，就跟耿纯所说的一样。”先主于是即位为皇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任命书说：“朕遭遇家族不幸，恭敬地承接了帝位，小心谨慎，不敢安逸，希望丞相诸葛亮了解朕的意思，要时刻弥补朕的不足，帮助朕发扬汉室的伟大光辉，以照明天下。希望您努力啊。”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死后，诸葛亮兼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病的很重，于是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去，托付后事。先主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能使国家安定，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辅佐，那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才，您可以取代他做皇帝。”诸葛亮流着泪说：“我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太子，坚守忠贞原则，一直到死为止。”先主又写一份诏书告诫后主：“您和丞相共事，要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建兴元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设立丞相府署办理政务。不久，诸葛亮又兼益州牧。政事不分大小，都由诸葛亮决定。那时南中地区各个郡，全都叛乱了，诸葛亮因为新遭国丧，所以没有马上派兵镇压。暂且先遣派使者出访东吴，趁便建立和平友善关系，进而结成盟国。

三年春，诸葛亮率兵南征，当年秋天便全都平定，南中能提供军事物资，

国家因而逐渐富饶。于是整军练武，等待机会出兵伐魏，五年，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北驻汉中，出发前，给皇帝呈上奏疏说：

“先帝创建大业还没有一半就中道去世了，现在天下三国鼎立，益州困难重重，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但侍卫大臣在朝廷依然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忠诚将士在疆场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地英勇奋战，这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的特殊恩惠，想向陛下报答啊。陛下确实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遗留的美德，进一步振奋将士们的精神，不应该无缘无故的看轻自己，用不大妥当的借口去堵塞臣下进谏的途经。皇宫和丞相府的臣僚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标准不应当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和尽忠行善的应该交付主管官吏决定奖惩，以显示陛下处理国事的公正严明。不应该有所偏袒，使宫内宫外有不同准则。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董允等，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心怀忠贞思想纯洁，所以先帝选拔出来遗留给陛下。我认为宫里的事，不论大小，全都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必定能减少缺漏，增强成效。将军向宠，性格温和善良，办事公正，精通军事，以前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有才能’，所以大家讨论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如果军营中的事全都听取他的意见，必能使将士和睦，使不同才能的人都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落的原因，先帝在世时，常和我议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时的情况深恶痛绝。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忠贞善良宁死也要坚持原则的人，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是平民百姓，在南阳亲身从事耕作，只想在乱世里能勉强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间扬名做官。先帝不在乎我低贱鄙陋，甘愿降低身份，三次到草屋中来看望我，征询我对当世的看法，我因而受到感动，于是答应追随先帝奋斗。后来遭遇失败，我在军事溃退中接受重任，在艰难危险时奉命出使，从那时以来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把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重托以来，日夜忧虑，唯恐托付的事不能实现，而辜负了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五月里率军渡涉泸水，深入荒凉地带。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国家兵力已经充足，应该鼓舞、率领三军，北进平定中原。希望能竭尽我平庸

的才能，扫除奸邪恶人，兴复汉朝，返回旧都，这是我报达先帝和效忠陛下的职责啊。

至于斟酌内政，除弊兴利，尽忠纳言，那是攸之、祗、允的职责。希望陛下把消灭贼寇兴复汉朝的重任托付给我，不见成效，就治我的罪，报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听到兴国安邦的忠言，就责任攸之、祗、允的怠慢，公布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自己多加考虑，征询安邦治国的好办法，考察接纳正确的意见，深深追念先帝遗诏。我不胜感激，我现在就要远离陛下了，面对这份表章，禁不住涕泪交流，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

于是率军出发，屯驻于沔阳。

六年春，诸葛亮扬言将由斜谷道进攻郿县，派赵云、邓艾作为疑兵，占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带兵抵挡赵云、邓芝。诸葛亮亲自率领各路兵马进攻祁山，严整队伍，赏罚严明，号令分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整个关中震动了。魏明帝于是西行坐镇长安，派张郃抵挡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督领各路大军前行，和张郃战于街亭。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行动失当，被张郃打得大败。诸葛亮迁徙西县居民一千多家回到汉中。诸葛亮杀掉马谡，并向将士承认错误。上疏说：“我以微薄才能，占据了不应占有的高位，亲任统帅，整训三军，没能讲清制度、严明法规，没能临事警惕慎思，所以出现街亭违部署的错误、箕谷戒备不周的过失，错误都在于我任人不当。我缺乏知人之明，考虑事情多有糊涂之处。《春秋》有追究主帅责任的原则，根据我的职务，应当承当责任，请允许我自己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罪过。”于是以诸葛亮为右将军，代行丞相的职务，所管辖事务和以前一样。

冬季，诸葛亮又从散关出击，包围陈仓，曹真率军抵挡。诸葛亮军粮用尽后，只好后撤，魏将王双率领骑兵追击，诸葛亮与他交战，打败并斩了他。七年，诸葛亮派陈式攻武都、阴平，魏国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想进击陈式，诸葛亮亲自进逼到建威，郭淮退回，于是平定了武都、阴平两郡。后主给诸葛亮下诏书说：“街亭战役，罪责属于马谡，而您却把罪责加在自己身上，深深贬低压抑自己。我不便违背您的心意，听从了您的要求。您前年出兵，斩了王双，今年出征，郭淮遁逃，招降氐、羌，收复两郡，威镇残暴的敌人，功

勋卓著。现在天下还不安定，首恶还没有铲除，您肩负着重任，主持国家大事，却长久自我贬低压制，这不是光大弘扬兴复大业的办法，现在我恢复您的丞相官职，希望您不要推辞。”

九年，诸葛亮又取道祁山出击，以木牛运输，军粮用尽后只好退兵。和魏将张郃交战。射死张郃。十二年春，诸葛亮统率全部大军由斜谷出兵，用流马运输，占领了武功五丈原，和司马宣王对峙于渭水南岸。诸葛亮常担忧军粮供应不上，使自己兴复大业不能实现，所以就分出军队就地屯田耕种，作为长久驻扎的基础，屯田士兵散住在渭水沿岸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居乐业，军队不骚扰百姓。相持了一百多天，当年八月，诸葛亮患重病，在军营中逝世。年龄是五十四岁。汉军队撤退以后，宣王巡察诸葛亮的营垒故址，说：“真是天下奇才啊！”

诸葛亮临终时嘱咐，要求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建坟，墓坑仅能放下棺柩，就以当时的服装入殓，不用殉葬品。后主下诏书说：“您兼具文武才能，明智、忠厚、诚实。接受托孤遗诏，匡正辅佐朕，接续中断的汉朝，兴复衰落的皇室，志在平定大乱完成大业。于是您整顿军队，年年出兵征讨，英武神奇，威镇八方。即将为第三次崛起的汉朝建立特殊功勋，建立可与伊尹、周公媲美的功勋，老天为什么不施仁慈，统一大业就将要完成，您却患病去世！我为此非常伤心，心痛如刀绞。尊崇美德，评定功勋，条列事迹，议定谥号，为的是让您的光辉照耀后世，让您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现在派遣使节左中郎将杜琼，赠您丞相武乡侯印绶，谥您为忠武侯，您若在天有灵，您也会因获得这份荣誉而高兴。唉，伤心啊！唉！伤心啊！”

当初，诸葛亮自己上表给后主说：“我成都的家里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我后代的穿衣吃饭，足有富余。至于我在外任官，没有别的开支，随身的衣食，全由官府供给。我没有另外经营产业，增加少许财富。到我死的时候，不让家中、任上有多余财物，而辜负陛下恩德。”到他死时，情况就像他所说的一样。

诸葛亮天性善长巧思，连弩的改进，木牛木马的制造，都出于他的设计。他研究运用兵法，设计八阵图，都掌握住了要害。诸葛亮的言论、教令、书

信、奏议大多都值得阅读，另编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天，后主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建庙。当年秋天，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讨蜀国，抵达汉川后，祭祀诸葛亮的庙，下令军士不许在诸葛亮墓地左右放牧打柴。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官做到长水校尉。诸葛亮儿子诸葛瞻，继承了诸葛亮的封爵。

诸葛氏集目录：

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

杂言下第十

贵和第十一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亮瑾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共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个字。

臣陈寿等奏报陛下：我以前担任著作郎时，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上奏，建议让我编定已故蜀国丞相诸葛亮故事。诸葛亮辅佐垂危的国家，凭借险要地势不肯降服，但现在仍然记录保存他的言论，把遗漏美好言行不加记载当作羞耻，这真是大晋朝辉辉崇高美德、恩泽广施无边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没有能与大晋朝相比的。所以我就删除重复内容，分类编辑，共为二十四篇，篇名如上所列。

诸葛亮年轻时就有超群才能，气概出众，身高有八尺，相貌堂堂，当时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遭逢汉末的混乱，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避难的，亲

身从事田野耕作，不求出名做官。当时左将军刘备认为诸葛亮有特殊才能，就三次去诸葛亮居住的草屋拜访他，诸葛亮也深深感到刘备有宏伟抱负且才智杰出，于是彼此坦诚交谈，缔结深交。等到魏武帝南征荆州时，刘琮献荆州投降，刘备失去依靠后，兵力又单薄，没有立锥之地。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就施展奇计，亲自出使孙权，向孙权求援。孙权素来佩服敬仰刘备，又看到诸葛亮见识出众，谈吐高雅，很敬重他，就派兵三万协助刘备，刘备借助这支力量与魏武帝交战，大破武帝军队。又乘胜进军，江南得以全部平定。后来刘备又向西攻取益州。益州平定后，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刘备称皇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等到刘备去世，后主年轻才弱，事情不管大小，都由诸葛亮全权决定。于是向外联络东吴，对内平定南越。制定法令，颁布制度，整顿军队，极力改进机械。法禁、教化严明，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没有一件罪恶不受惩处，没有一件好事不受表彰，直到官吏中再也没有奸邪，社会上人人想着上进，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财物，没有恃强凌弱的现象，社会风气严肃清新。

在这时候，诸葛亮的一贯想法是，最好能长驱直进统一全国，退一步也要能夺占边疆，威胁中原。又考虑到身死之后，怕没人能接替他进兵中原抗击魏国。所以他就用兵不止，屡次出击。但诸葛亮善长组织训练军队，而缺乏指挥战争的谋略，政治才能超过了军事才能，而他敌对的人中有的恰是人中豪杰，又加上敌众我寡，攻守形势不同，所以虽然连年用兵也没能取得成效。过去萧何推荐韩信，管仲推荐王子城父，都是考虑到自己，不能兼有各个方面的善长。诸葛亮的政治才能，足可以和管、萧匹敌，但当时没有城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所以才使他功业日衰，统一大志不能实现吧？这大概是天命注定，不可凭个人智力去争斗的啊。

青龙二年春，诸葛亮率领军队进驻武功，分兵屯田，建设长期驻守的基地。当年秋天病死了，百姓追念他，把他作为日常谈论的对象。至今梁州、益州的百姓关于诸葛亮的讲述，仍然可以听到。即使《甘棠》歌颂召公，郑国人歌颂子产，大概也不会超过这种程度。孟轲有句话说：“为人民的安逸而使用民力，这样即使劳苦，人民也不抱怨；为了人民的生存而让人民做出牺牲，

那样即使失去生命，人民也无忿恨。”真是如此啊。有人嫌诸葛亮的文章文采不足，而过于具体周到。我认为，咎繇是大贤人，周公是圣人，考察《尚书》可见，咎繇陈述是和舜、禹对谈，而周公是和众多的下属共立誓言啊。诸葛亮所跟对话的，都是平凡的人，所以文章意旨不能深奥啊。但他的训教遗言，都是关于实际事物的分析或处理，他公正诚实的思想，洋溢于字句之间，从中可了解他的志趣、观点，对当代也具有启发的意义。

陛下郊法古代圣王，胸怀坦荡，不存忌讳，所以虽是敌国的诽谤言论，也都让它保留全文，而不予删削，为的是阐明古今通明的道理啊。我恭敬地抄写诸葛亮故事上交著作郎。臣陈寿诚惶诚恐，叩头顿首，死罪啊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陈寿上。

诸葛乔字伯松，是诸葛亮哥哥诸葛谨的第二个儿子。本来字仲慎，和哥哥元逊在当时都有名气。评论的人认为，诸葛乔的才干不如哥哥，而性格、学业则超过哥哥。起初，诸葛亮没有儿子，请求哥哥把诸葛乔过继给自己。诸葛瑾请示孙权后就把诸葛乔送来西边。诸葛亮把诸葛乔当作自己嫡子，所以改了他的字。诸葛乔被任命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到了汉中。活到二十五岁，建兴六年死了。他儿子诸葛攀官做到护军翊武将军，但也死得早。诸葛恪在吴国被杀，子孙全都被杀光，而诸葛亮自己有了后代，所以诸葛攀回去做诸葛瑾的后代。

诸葛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率兵出击武功，给哥哥诸葛瑾写信说：“瞻现在已有八岁，聪明可爱，我嫌他早熟，怕成不了大器。”诸葛瞻十七岁时和公主结婚，被任命为骑都尉。第二年，诸葛瞻又被升为羽林中郎将。先后升为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诸葛瞻善长书画，记忆力很强。蜀人因追念诸葛亮，都爱诸葛瞻的才能和聪敏。每当朝廷有一件好政策好事情，即使不是诸葛瞻建议倡导的，百姓们也都相互转告：“这是葛侯办的。”所以好名声超过了实际情况。景耀四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和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一起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从阴平经由景谷道旁进入蜀国，诸葛瞻督领各路军队集中涪县驻扎，前锋被邓艾打败了，就后撤到锦竹驻扎。邓艾写信给诸葛瞻诱降：“如果投降，我一定请

求封你为琅邪王。”诸葛瞻大怒，斩了邓艾使者，双方开始大战，诸葛瞻遭受重大失败后，阵亡了。当时是三十七岁。军队全部溃散，邓艾长驱进成都。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和诸葛瞻一起阵亡。次子诸葛京和诸葛瞻的儿子诸葛显等在咸熙元年，被迁到内地，安置在河东。

董厥，在诸葛亮做丞相时担任丞相府令史，诸葛亮称赞他说：“董令史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和他交谈，他思想严谨，举措适宜。”于是董厥调为主簿。诸葛亮死后，董厥逐渐升到尚书仆射，代替陈祗为尚书令晋升为大将军平台事务，由义阳的樊建代替他。延熙十四年，樊建以校尉身份出使吴国，碰上孙权病重，不能亲自接见樊建。孙权问诸葛恪：“樊建和宗预比怎么样？”诸葛恪说：“才干见识不如宗预，但品性、高雅超过宗预。”后来樊任待中，守尚书令。自从诸葛瞻、董厥、樊建主持政事后，姜维经常在外作战，宦人黄皓就趁机窃夺大权，诸葛瞻等容忍迁就，没能制止，但樊建独不和黄皓和好往来。蜀国灭亡的第二天春天，董厥、樊建一起到达京郡，同被任命为相国参军。当年秋天，又同都兼任散骑常侍，被派到蜀地去慰劳。

39

吴主孙权传

——《三国志》卷四十七

【原文】

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羨长。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如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

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七年，权母吴氏薨。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九年，权弟丹杨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伐翊。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齐讨黠、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抗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凌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

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捍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陵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度，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笈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循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鄧、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十千家来附。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郢，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五月，建业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隗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

各尚廉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违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负孤意焉。”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兼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畿辅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赍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钺鉞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秬鬯一亩，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番瑑等以拒之。遣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立登为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率将军宋廉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三月，

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逐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叔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槃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弥，故权卑辞上书，救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理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远，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仗，故遂俯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权遂改年，临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庐，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是岁改夷陵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历。三月，曹仁遣将军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雕等。是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督糜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

邓芝来聘。

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资卒。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皖口言木连理。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是岁地连震。

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主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苍梧言凤皇见。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说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众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说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暗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聘耳。若犹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

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闰月，韩当子综以其众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虑为建昌侯。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

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进爵加赏。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闾昌门，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张刚、管鸾之辽东。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动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天眚，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无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明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斐湛，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惑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下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菜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年春二月，遣太子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夏，有野蚕成茧，大始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中

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凌，凌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俟之，凌觉而走。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虑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咸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二年春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得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令普天率土备闻斯庆。”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以诸葛亮为丹杨太守，讨山越。九月朔，陨霜伤谷。冬十一月，太常潘潜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玕、翡翠、玳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二

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卒。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彭旦等为乱。

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经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迭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体，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情，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此，因此遂绝。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

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夏，吕岱讨庐陵贼，毕，还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闻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赠皇后。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裹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示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衔、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盗讨之，岁余皆破。

三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加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譙楼，穿陂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廩以赈贫穷。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

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相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瑾卒。秋八月，陆逊城郛。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夏四月，禁进献御，减太官膳。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恪自皖迁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岁，步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将皖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进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无谋，如权所筹。

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楹。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柤中，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骠骑〔将军〕步鹭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卒。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

将及州郡皆义作。夏五月，丞相步骘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宫成。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共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鹄堕东馆。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鹄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杨、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逋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冬十月，魏将文钦伪叛以诱朱异，权遣吕据就异以迎钦。异等持重，钦不敢进。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赉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夫赉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权祭南郊还，寝疾。十二月，驛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瑯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夏四月，权死，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貽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

【译文】

孙权，表字仲谋。长兄孙策平定了江南数郡，当时孙权十五岁，被任命为阳羨县长官。郡守评选他为孝廉，刺史推举他为秀才，代行为奉义校尉。东汉王朝认为孙策虽然远在江南，却能按照职责，遵行古礼，向朝廷进献贡品，于是派遣使臣刘琬向孙策颁赐爵服等。刘琬告诉人们说：“我看孙家几兄弟，个个都很优秀，才能出众，聪明通达，只是享年都不长。只有二弟孙权，形体魁伟，相貌不凡，有大贵的仪表，年寿也最高。你们可以记住我说的这些话。”

建宁四年（199），孙权随从孙策征讨庐江太守刘勋。打败了刘勋后，又进攻沙羨，讨伐黄祖。

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了。军、政大权交给了孙权。当时孙权悲伤都还没有止住，孙策的长史张昭对孙权说：“孝廉，现在难道是痛哭的时候吗？况且古代周公制定了礼仪，他的儿子伯禽却不遵行，伯禽不是有意要违背父亲的教导，而是因当时形势而不能遵行的嘛！更何况现在朝廷内外的坏人都猖狂的活动，豺狼一样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要哀悼死去的兄长，顾全旧时的礼制，这就好像是大开家门，欢迎坏人一样，未必算得上是仁德啊。”于是，他让孙权脱下丧服，改穿官服，扶着他上马，让他出去巡视军队。当时，孙权只占有会稽、吴郡、丹扬、豫章、庐陵五郡，其中深山偏远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征服。并且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分散在各个州郡，作客寄居在这里的读书人也往往以个人的安危作为考虑个人去留的主要问题，彼此间并没有君臣的固定关系。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可以与孙权共同成就帝业，因此都尽心辅佐。曹操呈请朝廷授任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驻守吴郡。孙权派遣辅佐的官员到各郡去办理文书公务，以老师的礼节对待张昭，任用周瑜、程普、吕范等人为将军。下令招聘才能出众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肃、诸葛瑾开始成为受尊敬的宾客，分别派众将去镇守、安抚山越的民众，对不服从命令的进行讨伐。

建安七年（202），孙权的母亲吴氏去世。

建安八年（203），孙权西征黄祖，打败了敌方的水军，但没有攻克对方的城池，而后方的山寇又作乱。孙权撤军返回，经过豫章，派吕范去平定鄱阳。程普攻打乐安。太史慈统管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人担任难于治理的县令或县长。

建安九年（204），孙权的弟弟丹杨太守孙翊被随从杀害。孙权派堂兄孙瑜接替孙翊的职位。

建安十年（205），孙权派贺齐攻打上饶，分上饶县部分地区为建平县。

建安十二年（207），西征黄祖，俘获了他的民众后撤军。

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再次西征黄祖。黄祖先派水军抵御吴军。吴军都尉吕蒙打败了黄祖的前锋。吴将凌统、董袭等人更加竭力强攻，攻下后血洗该城，黄祖刚想脱身逃走就被骑士冯则追上，砍下了他的头，吴军俘虏了几万名男女。这年，孙权派贺齐进攻黟县、歙县，将歙县重新划分为始新、新安、犁阳、休阳四县，并以这六县为新都郡。荆州刘表病死，鲁肃请求孙权派他前往荆州，向刘表的两个儿子表示哀悼，并乘机实现观察荆州的新变化。鲁肃还没有到达，而曹操率领的大军已经到达荆州。刘表的次子刘琮献出了荆州，率领众军民向曹操投降。刘备想要南渡长江，鲁肃与他相见，转达了孙权的主张，分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成败的前景。刘备进驻夏口，派诸葛亮去拜会孙权，孙权派周瑜、程普领军出发，准备抗曹。当时曹操刚得了刘表的部属，形势有利，孙权的许多谋士都因对方的兵威声势，而感到恐惧，大都劝孙权向曹操投降。只有周瑜、鲁肃坚持抗曹的主张，与孙权的意见相同。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自领兵一万人，与刘备同时进军，同曹军在赤壁相遇，大败曹军。曹操焚烧了那些剩下的船只，率领军队撤退。曹操的士兵，因饥饿、疫病，死亡大半。刘备、周瑜随后追击到了南郡，曹操返回北方，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派乐进把守襄阳。当时吴将甘宁在夷陵被曹仁的部下围困。孙权用吕蒙的计策，留下凌统对付曹仁，分出凌统的一半军队去援救甘宁，援军完成任务胜利而归。孙权亲自率军围攻合肥，派张昭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张昭进军不利，孙权围攻合肥城，也久攻不下。曹

操从荆州返回北方以后，派遣张喜率领骑兵去援救合肥。张喜还未到达，孙权就撤军退走。

建安十四年（209），周瑜、曹仁两军相峙一年多，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曹仁弃城而去。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刘备呈请任命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兼任徐州牧。刘备任荆州牧，驻守公安。

建安十五年（210），分豫章郡，新置鄱阳郡；分长沙郡，汉置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太守，驻守陆口。

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他的官署迁往秣陵。第二年，修筑石头城，将秣陵改称建业。听说曹操要来侵犯，就兴建了濡须坞。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进攻濡须。孙权与曹操两军对峙一个多月。曹操从远处眺望孙权的军队，赞叹孙权军队的严明整肃，于是撤军。当初，曹操担心长江北岸的郡县被孙权夺取，命令百姓向后方迁移，民众反而因此惊恐不安。居住在庐江、九江、蕲春、广陵的十余万人户，都东渡长江，长江以西于是很空虚，合肥以南的就只有皖城了。

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孙权进攻皖城。闰五月，攻占了皖城，俘获了庐江太守朱光、参军董和及百姓几万人。这年，刘备平定了蜀地。孙权因为刘备已经取得了益州，便派诸葛瑾去向刘备讨还荆州各郡。刘备不同意地说：“我正在想办法谋取凉州，等平定了凉州，再将荆州全部还给吴国吧。”孙权说：“这是借而不还，想要用空话来拖延时间。”于是，孙权就任命了荆州南部三郡的主要官员。关羽用武力将他们全部赶走。孙权大怒，便派遣吕蒙总领鲜于丹、徐忠、孙规等率领二万名士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派鲁肃率领一万人驻守巴丘，以抵御关羽。孙权驻扎在陆口，调度指挥各路军队。吕蒙率军到达，长沙、桂阳二郡都表示顺服，只有零陵太守郝普不肯投降。适逢刘备来到公安，派遣关羽率领三万兵马到益阳。孙权便命令吕蒙等回军支援鲁肃。吕蒙派人劝诱郝普，郝普投降。从而得到了三郡的全部将士和官员，然后率军返回，和孙皎、潘璋、鲁肃会师后前进，都到益阳迎战关羽。双方还没进行战斗，恰巧曹操进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便派遣使者向孙权请和，孙权让诸葛瑾去答复，同意重结友好，于是将荆州的长沙、江

夏、桂阳以东的地区划给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的地区划给刘备。刘备回到成都时，曹操已从汉中撤军了。孙权从陆口返回建业后，又出征合肥。孙权没有攻下合肥，准备撤军回师，当撤退部队全部都在途中时，孙权与凌统、甘宁等人却在逍遥津北，突然遭到魏将张辽的袭击，凌统等人拼死保护孙权。孙权乘骏马越过逍遥津的桥后，才得以脱险。

建安二十一年（216）冬，曹操驻军居巢，进攻濡须。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孙权派遣都尉徐详去见曹操，请求降服。曹操派使者回复孙权，同意和好，立誓重新结为姻亲。

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孙权要去吴郡，亲自骑马在麦亭射虎。老虎咬伤了他的马，孙权用双戟投向老虎，老虎受惊后退，侍从张世立即挥戈刺杀，将老虎捕获。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将曹仁围困在襄阳，曹操派左将军于禁前去救援。恰好碰上汉水暴涨，关羽派水军参战，俘获了于禁等人率领的全部步兵、骑兵共三万人，都被送往江陵，这时只有襄阳城还没有攻破。孙权内心害怕关羽，但表面上又想（借打关羽）为自己表功，于是就写信给曹操，说自己讨伐关羽是为朝廷（曹操）效力。曹操为了使关羽、孙权能长期相互对立争斗，就用驿马快速传送孙权的亲笔信给曹仁，命令曹仁用强弓将这封信射给关羽看。关羽看了信后，犹豫不决，没有立即撤军。这年闰月，孙权进攻关羽，先派吕蒙偷袭公安，俘获了蜀将士仁。吕蒙又率军进攻南郡，南郡太守麋芳献城投降。吕蒙占领江陵，安抚全城的老弱，解除了对于禁的囚禁。陆逊另外率领一支军队，夺取了宜都，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后，率军回驻夷陵，扼守峡口，严防蜀兵东下。关羽退返当阳，向西进军以保麦城。孙权派人劝诱关羽投降。关羽假装同意投降，却在麦城城墙上树立军旗和箭人，借机逃走，军队即四散，他身边只剩下十多个骑兵。孙权先派朱然、潘璋截断了关羽的后路。十二月，潘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俘获了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人，于是荆州被夺回。这年，疫病流行，孙权免除了荆州民众的全部租税。曹操表请孙权为骠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荊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向汉献帝进献贡品，并命令王惲买马，又遣送原被俘

虏的朱光等回归北方。

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曹操死，太子曹丕继任丞相、魏王，改年号称延康。这年秋天，魏将梅敷派张俭来吴，要求得到接纳。南阳郡所属的阴、酈、赞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众五千户也前来归附。这年冬天，新继任的魏王曹丕称帝，改年号为黄初。黄初二年（221）四月，刘备在蜀称帝，孙权从公安到鄂县建都，改鄂县为武昌。以武昌、下雎、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五月，建业宣称天降甘露。八月，修筑武昌城，孙权向诸将下达命令说：“我们在生存时，也不能忘记有灭亡；在安全时，一定要想到危险，这是古人有益的教导。从前有个人叫隽不疑，他是汉代的名臣。他生活在社会安定和平的时代，刀剑却从不离身。这说明了君子也认为，军备是时刻不可忘记的。何况我们现在正居住在边境，坏人像豺狼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们进攻，我们难道能够轻率疏忽，而不想到可能会突然出现的灾难吗？最近听说将军们外出，每个人都喜欢谦和简朴的风格，不带随从警卫，这是虑患不周全，不爱护自己的表现。爱护自己，立功扬名，使君主和亲人安心。这与前者（喜欢谦和简约）相比，哪个会使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呢？我们应该严加警戒，务必重视大节，这才符合我的思想。”从魏文帝曹丕称帝以来，孙权就派遣使者到魏国，并自称是魏的属国，还把于禁等人送回去。十一月，曹丕下达策封孙权的文书。书中写道：“圣明君王的法典，是根据六道的原则确立官爵封号，根据功劳的大小，确定俸禄等级。功劳大的人享受的俸禄就优厚，道德崇高的人得到的礼遇就降盛。所以周公有辅佐武王、成王的功劳，太公有施展雄才以使周朝强大的功劳，因此他们一同受到分封的土地的待遇和整套礼器的赏赐，这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是对卓越人才的特殊待遇。近代，汉高祖称帝之初，分封肥沃的土地，给几个异姓王，这是前代的盛事，后代帝王应该以此作为规鉴、准则。我个人的道德水平与帝王并不相称，现在承受天命，身居帝位，统治全国，执掌国家的大政，想效法前代的圣明君主，处理政务以至通宵达旦。你天性忠厚纯正，在社会上声名显著，有辅佐帝王的大才，又洞明历代王朝更替的规律，预见到汉废魏兴的趋势，所以派遣使臣，远从潜水、汉水来见我。听到我称帝的消息后，你

立即表示归附，上书自称属国。又敬献丝绸、麻布等南方的特产作为贡品，还把各位将军送回本朝。你的忠诚恭敬是发自内心的，在外表上也可以看出来。你的信用可以铭刻于金石，仁义普盖山河，我表示很赞赏。现在封你为吴王，派遣使节太常高平侯邢贞，授予你印章、文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枚，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枚；任命你以大将军、使持节的身份监督交州，兼任荆州牧；赐与你青土，外包白茅，用以表示我对你的重托，由你治理中国的东部。请送还原来的骠骑将军、南昌侯的印章文书。现在加授你‘九锡’之礼，它的含义，望你认真听取下面的说明：由于你安抚着国家的东南方，治理好了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使汉民与夷人都安居乐业，没有人心怀二心，因此赐与你大车、兵车各一辆，黑色公马八匹。你重视生财、奖励农耕，仓库里装满了积存的谷物，故赐与你王侯所穿的礼服、礼帽，还有与礼服、礼帽相配套的红色的鞋子。你用道德感化民众，鼓励推行礼教，所以赐予你三面悬挂的乐器。你发扬了美善、祥和的社会风气，能笼络、安抚百越山民，因此赐予你红色涂门的府第。你发挥了智谋才能，任用贤良方正的人为官，因此赐予你可以放在檐下的殿坛台阶。你能发扬忠诚勇敢的精神，清除奸诈，邪恶的坏人，因此赐予你勇士百人。你扬威于山陵以外的海疆，在荆南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剿灭了凶残的丑类，捕获了有罪的人，因此赐予你斧、钺各一件。你和文臣在内和睦、武将在外服从，因此赐予你红弓一张、红箭百支、黑弓十张、黑箭千支。你能以忠贞、平肃、恭敬、俭朴作为道德修养的原则，因此赐予你祭祀用的美酒一壶，还有与盛灌这种美酒相配套的玉柄勺。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责啊！以上我所陈述的却是先代的训典，用以表明我的心情，望你努力辅佐我治理国家，永远保持你显赫的功业。”这年，刘备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到达巫山、秭归。派遣使者引诱武陵山区的民众，假意许诺给予印章、符信，封官赏赐。于是，武陵山区各县及五溪民众都反吴助蜀。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朱然、潘璋等迎战。孙权派遣都尉赵咨出使魏国。魏帝曹丕问道：“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吴王聪明仁智，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魏文帝询问这个评价的具体内容，赵咨说道：“在众多平凡的人当中，特殊地接纳了鲁肃，这是吴王超众的聪慧；在众多的军人中，对吕

蒙越级提拔，这是吴王的明智；俘虏到了于禁而不加害于他，这是吴王的仁义；夺取荆州，没有死伤一人，这是吴王的智谋；占据荆州、扬、交三州，如猛虎般俯视天下，这是吴王的雄才；对于您，他屈已称臣，这是吴王的谋略。”魏帝要封赏孙权的儿子孙登，孙权认为孙登年纪幼小，就上书辞谢。又派遣西曹掾沈珩陈述谢意，还奉献了江南的南方特产。孙权立孙登为王太子。

黄武元年（222）春正月，陆逊率领将军宋谦等人，进攻蜀国的五所军营，五营全部被攻破，斩杀了军营的守将。三月，鄱阳宣称出现了黄龙，蜀国的军队分别占据了险要地带，前后建立了五十多座军营。陆逊根据战事的大小，派军队据守。从正月到闰三月，大败蜀军，临阵斩杀和自动投降或被请降的共有几万人。刘备逃跑了，只有他没有被抓获。

当初，孙权表面上假意说要臣事魏国，但在内心里却不是这样。魏国想要派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前往武昌与孙权宣誓结盟，并要求孙权送他的儿子孙登来魏国作人质，孙权百般推辞，不肯接受。秋九月，魏国于是命令曹休、张辽、臧霸出兵洞口；曹仁出兵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攻南郡。孙权派遣吕范等人，总督五路大军，派水军去抵御曹休等人，派诸葛瑾、潘璋、杨粲等救援南郡，任命朱桓朱濡须督抵御曹仁。这时，扬、越山区的部族多数还没有平定归服，吴国内部的动乱也没有停止，所以孙权只得用谦卑的言辞，上吴文书，请求魏帝允许他改悔。他在文书中说：“如果您认为我的罪过严重，难以改悔，不能够赦免，我愿意奉还您赐给我的土地和人民，请求您准许我就在交州生活，以度过余生。”魏文帝在回复孙权的诏书中写道：“你生活在纷争动乱的时代，本有纵横驰骋、建功立业的大志，现在能屈身臣事我国，所以才长期享有福泽。从你接受封赏以来，献纳贡品的使者不停地在路上来回奔波。讨伐刘备的事，朝廷期待你能成功。不要像狐狸那样刚埋又掘，那是被古人所耻笑的事。我和我的君臣关系早已确定，难道我会乐意要劳苦军队，远到江、汉来吗？朝廷讨论军事大事，帝王个人也不便专断；三公陈述了你的过失，都说明了真实的始末和原因。我自知不是圣明君主，虽然像曾参的母亲怀疑儿子那样，我也对你产生了本不应有的怀疑。但是还是希望三公所评论的事，不是事实，那样就是国家的幸事。所以，我先

派使臣犒赏、慰劳你们，又派尚书、侍中去完善履行前定的盟约，让你派儿子孙登来朝为人质，将怀疑排除。你却借故推辞，不愿让孙登前来，使大臣们深感疑惑。还有前都尉诒周，劝你送儿子为人质，其实这是朝臣们共同的意见，想借这件事来考验你。你果然有托辞，又引证魏器为例，说他表面虽然派遣儿子为人质，但最终还是不忠于光武帝，又以窦融自喻，表白自己别无野心而只是谦恭自守罢了。社会发展了，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也各有打算。诒周回来以后，亲口陈述了你的意图，更使评议的大臣发现，你做了许多可疑事情。你表示始终忠心于我的保证是根本不可靠的，所以只得听从君臣的意见（出兵江汉）。现在看到你送来的报告，你的忠心是很诚恳的，我内心也感慨万分，不免凄怆动容。即日就下达文书，命令南下各军只能深挖战壕，高筑堡垒，不得随意前进。如果你真想效忠于我，以便消除人们对你的怀疑和议论，那么孙登什么时候到，我就什么时候下令撤军。我说这话，真实得如同大江的存在一样。”孙权于是改元黄武，沿江防守魏军的进攻。冬十一月，刮起了大风，吕范等将领率领的水军，被淹死了几千人，余下的军队退回到江南。魏将曹休派臧霸用五百条快船，敢死将士一万人，偷袭徐陵，烧毁了吴国的攻城车，杀死俘获了几千人。吴将军全琮、徐盛追杀魏将尹卢，杀俘了几百人。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到白帝城拜访刘备，以结友好，这是吴蜀两国重新交往的开始。孙权与魏文帝仍互有往来，到后年双方才断绝往来。这年，孙权将夷陵改名为西陵。

黄武二年（223）春正月，曹真用一部分军队占领了江陵中的百里洲。这个月，在江夏的山上修筑城墙。废除四分历，改用乾象历。三月，曹仁派将军常雕等人，率五千兵，乘坐油船，清晨渡过濡须近处的江中小洲。曹仁的儿子曹泰乘机领兵急攻吴将朱桓，朱桓派兵反击，吴将军严圭等打败了魏将常雕等。这个月，魏军全部撤退。夏四月，孙权的臣下劝他称帝，孙权不同意。刘备死于白帝城。五月，曲阿宣称，天降甘露。在这之前，驻守戏口的将领晋宗杀死了将领王直，带着部属叛逃到魏国。魏国任命他为蕲春太守，他屡次侵犯吴国的边境。六月，孙权命令将军贺齐率领麋芳、刘邵等偷袭蕲春，刘邵等活捉了晋宗。冬十一月，蜀国派遣中郎将邓芝来吴国拜访并问好。

黄武三年(224)夏,孙权派遣辅义中郎将张温到蜀国拜访问好。秋八月,赦免了死囚犯。九月,魏文帝巡视广陵,远望大江,说:“吴国有能人啊,我们没办法谋取呀!”于是回洛阳。

黄武四年(225)夏五月,丞相孙邵死。六月,孙权任命太常顾雍为丞相。皖地人口称有两树连生。冬十二月,鄱阳贼人彭绮自称为将军,夺取了几座县城,拥有部众几万人。这一年还连续发生地震。

黄武五年(226)春,孙权下令说:“自从起兵以来,至今已很长时间了。民众脱离土地,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有的父子夫妇长期分离,不能相互体恤照顾;我很同情他们。如今北方的敌人龟缩、逃窜,边境没有战事,要下令各州、郡,想办法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时,陆逊因为所在的地区缺少粮食,呈请孙权,命令各位将军,广开农田。孙权答复说:“你的意见很好。现在我们父子亲自耕种分配的田,车中的八头牛可以组成四对进行农耕,虽说还比不上古人,但也是想要与民众共同分担辛劳哩。”秋七月,孙权听说魏文帝死了,便出征江夏,围攻石阳,但无功而返。苍梧地区上空,有凤凰出现了。孙权下令划分吴、丹阳、会稽三郡中,还未开发的荒芜山区共十个县,新建东安郡,任命全琮为太守,以讨伐平定山越地区。冬十月,陆逊向孙权陈述有利于国家而又容易办到的事,劝他施行德政,宽用刑罚,减免田赋,停征户税。陆逊还说:“忠直的言论,不能畅所欲言地讲出来,而谄媚求荣奸臣的主张,却多次得逞。”孙权答复说:“制定法令,就是要用它来防止邪恶,是犯罪行为发生前的警戒,怎么能够不用严厉的刑罚来惩治威慑坏人呢?这就要先教育后惩罚,使社会上不再出现坏人。你提出了刑罚太重的意见,说施行这样的重刑重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呀。我现在接受你的意见,重新讨论、谋划,一定使我们的刑罚合理、适当。而且,古代有益的箴言说,身边的臣子要进献规谏的意见,同族的亲属要弥补、监督君主的过失。这都是为了使君主合于正道,表明君主的明智,臣下的忠心。《尚书》中记载:‘我若有错,你要纠正,辅佐我,不要只是当面顺从’,我难道会不欢迎忠言来帮助我改正过失吗?而你却说‘不敢畅所欲言’,这又如何能算得上是忠言呢?就算是职位低下的小臣当中,只要有可以采纳的好建议,难道

会因为这是个小人物的，就轻视他的言论而不加采纳吗？那种靠巴结、奉承主好的人，即使像我这样愚昧的人也还是能认清楚的。至于征收户税的原因，只是因天下还没有平定，这样的大事要靠大家才能成功。如果只想据守江东，那可以着重施行仁政，军队当然就够用了，干什么还要增加呢？但是，坐守是要被人鄙弃的。如果不早征户税，恐怕临时要增加开支就没办法来满足需要了。尽管我与你在君臣的名分上不同，但荣辱悲欢却是相同的。你文书上所說的，不愿意附合众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来保全自身，苟免祸患，这确实是我对你衷心期待的。”于是，孙权命令有关的主管官员写出全部法令、律条，派郎中褚逢送给陆逊、诸葛瑾，凡是他们认为不恰当的，就让他们册除、补充。这一年，孙权划出交州的部分郡县，新建了广州，但不久又恢复了原来的交州。

黄武六年（227）春正月，众将俘获了彭琦。闰一月，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部属投降魏国。

黄武七年（228）春三月，孙权封儿子孙虑为建昌侯。撤销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假装叛逃，诱骗魏将曹休。秋八月，孙权到皖口，派将军陆逊率领众将在石亭大败曹休。大司马吕范去世。这一年，孙权将合浦郡改名珠官郡。

黄龙元年（229）春，公卿百官都劝说孙权称帝。夏四月，夏口、武昌都说出现了黄龙、凤凰。二日，孙权在城南效外即皇帝位，这天，全国大赦，改年号。孙权尊封死去的父亲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皇后，长兄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孙登为皇太子。将军官员都晋升爵位，增加奖赏。早在东汉献帝兴平年间，吴郡有儿歌唱道：“黄金的车，五色的耳，大开闾门，出现了天子。”五月，派校尉张刚、管驾前往辽东。六月，蜀国派遣卫尉陈震庆贺孙权即帝位。孙权与蜀国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于吴国，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于蜀国。司州则以函谷关为分界，写好的盟书说：“上天降下灾难，国家的纲常遭到破坏，乱臣乘机篡夺政权。从董卓开始，直到曹操，他们穷凶极恶，危害天下。致使九州分裂，天下不能统一，民众痛苦愁怨，百姓的生活无法安定。曹操的儿子曹丕，是凶

狠残暴人的后代，干了很多坏事，最后窃取帝位。曹睿是个无名小人，踏着曹丕行凶的足迹，阻挡讨伐他的军队，窃据了大片国土，至今还没有伏法受诛。从前共工为害，高辛氏就对他进行征讨；三苗破坏了法度，虞舜便出兵对他进行讨伐。今天要消灭曹睿，捉拿他的帮凶同伙，除了汉和吴，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凡是要讨伐首恶，消灭残暴之徒，就一定要先声讨他们的罪行，分割夺取他们窃据的土地，使广大的士人百姓，都能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归向。因此，《春秋》中记载：晋侯要攻打卫国时，首先便将卫国的土地分给宋国的民众，我们正是遵从《春秋》所确定的原则来做的。自古以来，开创大业，一定要先结盟宣誓，所以《周礼》有主管盟誓的官，《尚书》有告天盟誓的文书。汉、吴两国，虽说相互间的诚实信任都发自内心，然而我们分割魏地，还是应该订立盟约。蜀国的丞诸葛亮，道德威望远近闻名，辅佐拥戴幼主，领兵在外，诚信感动天地。我们重新恢复友好的盟约，诚心立约宣誓，使天下的士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建立祭坛，宰杀牲畜，明告天神，再歃血盟誓，订立盟约，将副本交藏两国天府。天神居高临下，神灵的威力，能够赐福于诚心的人。主管盟约的神，主管结盟礼仪的神，天上百神、受祭祀的众神，全体都会光临。从今以后吴汉结盟，努力同心，一致进讨魏贼。我们抚危救难，分担灾祸，共享胜利，好恶一致，永不离心。如果有谁要侵犯汉，吴就攻打它；如果有谁要侵犯吴，汉就攻打它。两国间各自保卫本国的领土，互不侵犯，传于后代，始终如一。我们所订的盟约，全都写入了盟誓的文书中。真诚的言语不加华丽的修饰，因为我们是真心为了两国的友好。如果有谁背叛盟约，首先制造了祸端，存有二心，不协同一致，怠慢了天命的话，天神上帝就会加以讨伐斥责，山神、水神、百神就会纠察、诛杀他，使他的部众灭绝，国家败亡。敬请神灵明察！”秋九月，孙权将吴国都城从武昌迁到建业，仍沿用原来的将军府，不建新宫。诏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主管武昌留守的职责。

黄龙二年（230）春正月，魏国建造合肥新城。下令设置都讲、祭酒，以便教导官员们的子弟。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武士万人渡海访求夷州、亶州。亶州在大海中，长辈老人传说，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共几

千人，到海上寻找蓬莱仙山及长生不老药，最后留在了亶州，不愿回来。他们一代接一代，现在已经有几万户人了。那里的人经常到会稽郡来买布，会稽郡东部各县的民众也会出海，有时因遭遇飓风就漂流到了亶州。这个地方极远，短时期不可能到达，所以只俘了几千夷州人回来。

黄龙三年（231）春二月，孙权派遣太常潘俊，率领五万士兵攻打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都因为违背了皇帝的命令，无功而还，被监禁诛杀。夏季，有野蚕结成的蚕茧，大小如同鸡蛋。由拳县郊外自己长出禾稻，故改称为禾兴县。中郎将孙布假降，以此引诱魏将王凌，王凌派军队迎接孙布。冬十月，孙权派大军埋伏在阜陵等候，王凌发现自己受了骗，就率军逃走了。会稽郡南始平宣称，长出了嘉禾。十二月丁卯日，大赦天下，改称明年的年号。

嘉禾元年（232）春正月，建昌侯孙虑死。三月，孙权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过海前往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中途截击周贺，在成山将周贺斩杀。冬十月，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阡中令孙综到吴国，向孙权称藩属，还贡献了貂、马匹。孙权非常高兴，晋升了公孙渊的封号、职位。

嘉禾二年（233）春正月，孙权颁布诏书说：“我自认为没有很崇高的道德，自从承受天命即帝位以来，日夜为国事勤劳，连脱衣帽小睡一会儿都不敢。我很想平定社会上的动乱，救济黎民百姓，对上报答天地神灵，对下宽慰百姓。因此念念不忘此事，不断地访求杰出的人才，和他们共同努力，以平定天下。只要是志同道合，就要与他们团结到底。如今，使持节、督幽州、兼任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遭受贼人的长期威胁，被阻隔在辽东一带。虽然诚心向往吴国，可因路远而难来。现在你顺应天意，从远方派来二位使臣，对吴国的忠诚是非常明显的，上吴的文书更是情深意厚，我看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了！即使是汤王遇见伊尹，文王得到吕望，世祖刘秀在天下还没有平时得到河西五郡，这些又如何比得了呢？天下统一，现在是已成定局了。《尚书》不这样说吗，‘天子一人有吉庆，亿万臣民就都能获得幸福’。要在全中国实行大赦，让那些犯了罪的人得到新生。要明令各州郡，让百姓都知道。并特别命令燕国，要恭恭敬敬地宣传这道诏令给百姓带来的

恩典，要使全国都知道这个喜讯。”三月，送宿舒、孙综回辽东，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领兵一万，携带着金玉珠宝，珍奇货物，九种特别赏赐的物品，乘船渡海去授予公孙渊。满朝文武大臣，从丞相顾雍以下都进言劝阻，认为不能信任公孙渊，给他的待遇恩宠太多了。最多只能派一般的官员，带几百士兵送宿舒、孙综，孙权终究没有听从。公孙渊果然杀害了张弥等人，并将他们的头送往魏国，还没收了他们的军械物资。孙权大怒，要亲自去征讨公孙渊，尚书仆射薛综等恳切劝谏，才阻止了他。这一年，孙权进军合肥新城，派将军全琮进攻六安，但都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撤军而回。

嘉禾三年（234）春正月，孙权下诏说：“长时间不停的战争，繁重的劳役使民众深受困扰，有时年景不好，农作物也没有收成。应该宽缓民众拖欠的多种赋税，不要再催逼他们缴纳。”夏五月，孙权派遣陆逊、诸葛瑾等驻军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进军广陵、淮阳。孙权率领大军围攻合肥新城。这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出兵武功。孙权认为魏明帝不可能远离洛阳，可是魏明帝却派兵援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的进攻，自己率领水军来东征孙权。还未到达寿春，孙权就撤军回建业，孙韶也罢兵。秋八月，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攻打山越蛮族。九月初一，天降严霜，损伤了禾稻。冬十一月，太常潘俊平定了武陵少数民族地区。战事结束后，潘俊回武昌。孙权下令恢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人李桓、罗厉等发动叛乱。

嘉禾四年（235）夏，孙权派吕岱攻讨李桓等人。秋七月，有冰雹。魏国使臣要求用马匹交换珠玕、翡翠、玳瑁。孙权说：“这些都是我用不着的东西，用它们还可以换回我所需要的马匹，又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这种交易呢？”

嘉禾五年（236）春，吴铸造大钱，一枚大钱值五百文。孙权命令官吏、百姓缴纳铜，按照铜的重量付价款。制定惩治私人铸钱的法令、条律。二月，武昌宣称甘露在礼宾殿降落。辅吴将军张昭去世。中郎将吾粲俘获了李桓。将军唐咨俘获了罗厉等人。从去年十月直到今年夏季，都没有下雨。冬十月，东方出现了彗星。鄱阳贼人彭旦等作乱。

嘉禾六年（237）春正月，孙权下诏说：“实行三年的丧礼，是天下通行的制度，它体现了人们最悲痛的感情。贤德的人会抑制自己的哀伤来遵从礼

制，不贤的人，也会勉强自己做到服丧三年。时世清明，天下太平，朝廷不会强令停止服丧，所以有三年内不登孝子之门的说法。至于国家有事，那就要灵活变通了。可减少服丧时间，穿着丧服来办理公事。圣人制定的礼法，是礼仪，若不根据实际而有所变通，那就行不通了。遭遇亲朝却不赶回来服丧，这是不遵守古礼。但根据特殊情况作一些合理的变通，也是符合用公义来处理私情的道理。以前，我们特别制定了法令，高级官员要离职奔丧，应该办好交代手续。如果有意违反，要立即举报，治罪。可是，这个法令却从未认真执行，好像被废除一样。目前政务繁重，国家的灾难还很多，所有任职的官员，都应该尽力保持节操，先公后私，不严肃地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职责，是非常错误的。朝廷、州郡的官员，应该对奔丧的法令，再作一次研讨，一定要制定得恰当，要有详细明确有的管理办法。”顾谭认为：“要为奔丧立法，处罚太轻就无法禁止孝子奔丧的强烈要求；处罚太重了，这本来就不是应判死刑的大罪。虽说增设了严刑，违反丧礼，知情的人一定很少。如果偶尔有违法的人，就加重对他的处罚，这在情义上会于心不忍；减轻对他的处罚，又如同将法令废止不执行一样。我认为，远方的高级官员，如果不报告，朝廷很难了解实情。在评议、选举、移交、接替期间，如果有奔丧犯法的人，就一定要处以死刑。这样，高级官员就不会犯失职的罪，孝子也不会因犯重罪而受到严刑惩处。”将军胡综认为“服丧的礼仪，虽有法纪规定，如果不依据特殊情况灵活变通，是不行的。当今，我们的外交、军事、政事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度，高级官员遇有丧事，知道法令所规定的各项条文，再敢公然违犯禁令，姑且他是只想到，有亲丧不赶紧回家服丧，是羞耻的，而没有想到，作为臣子违犯禁令，也是犯罪的行为。这是由于法令所规定的处罚太轻所造成的。忠节要为国尽力，孝道是用来治家，已经献身做了臣子，怎么还能顾及家庭呢？所以要做忠臣就不能同时做孝子。应该制定法令条文，明确宣布，要处以死刑。如果有意违犯，就是犯罪，不能赦免。用杀人者偿命的重刑，才能防止杀人，对一个人用了重刑，以后就不会有人胆敢违法了。”丞相顾雍进言同意采用死刑。以后，吴县令孟宗的母亲去世，孟宗违犯禁令奔丧，事后自己囚禁在武昌等候判刑。陆逊陈述他一贯的表现，为他求情，孙权才对孟

宗减轻了一级处罚，宣布以后不得以此为例。因此，后来就没有人再敢违犯禁令了。二月，陆逊攻打彭旦等人，并在这一年把他们全部打败。冬十月，孙权派将军全琮偷袭六安，但没有取得胜利。诸葛恪平定山越的战事结束后，引军北上，驻扎于庐江。

赤乌元年（238）春，吴国铸造币值一千文的大钱。夏天，吕岱进攻庐陵贼人，结束后，返回陆口。秋八月，武昌宣称出现了麒麟。主管官员上书进言说麒麟是太平的征兆，应该改称年号。孙权下诏说：“近来红色的乌鸦聚集在宫殿前，这是我亲眼所见，如果神灵认为这是美好吉祥的象征，改年号就应该用赤乌。”群臣上奏道：“从前周武王攻打商纣，有赤乌的瑞兆，君臣都看到了，于是夺取了天下。这是圣人在书籍中详细记载的。而赤乌的出现，这是最近的祥瑞，帝王亲自看得十分清楚。”于是改年号。步夫人死，追封为皇后。当初，孙权信任校事吕壹，但吕壹的天性苛刻、残忍，执法严酷狠毒，太子孙登多次提出劝谏，孙权都不接受。因此大臣们没有人敢提意见。后来吕壹的奸邪罪行暴露而被诛杀，孙权引咎自责。于是派遣中书郎袁礼向各位大将表示歉意，并询问当前朝政中，应注意加强或纠正的事情。袁礼回来以后，孙权还下诏书责备诸葛瑾、步骖、朱然、吕岱等人说：“袁礼回来说他与子瑜、义封、定公都见了面，并且向你们征询当前朝政缓急先后的意见，你们都以自己不主管民政为由，不肯发表个人的意见，全推给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了袁礼，流泪伤心，说了很恳却沉痛的话，他们为朝政不辞辛苦，心里却有自危、畏惧和不安的情绪。我听到这些后，很是懊恼。我深深地责怪自己，为什么呢？只有圣人才能没有过错。聪明的人也不过是能够发现自己和拒绝众人的意见，一时又没能觉悟，所以才使诸位产生了疑虑和烦难。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这种状况呢？自从我起兵以来的五十年，所征用的一却财物都来自百姓的供给，现在天下还未平定，还有很多人作乱，百姓的勤劳辛苦，是大家都熟知的。但是，现在劳苦百姓，是不得已的事。我和你们共事，从年轻到年老。现在头发已经都白了。我认为，我们的思想行为一直是相通的。不论是从公还是从私上考虑，我们都应该互相支持依靠。有什么意见，直言相告，我希望的是你们，能帮助我改正缺点，补救过失。这

是我拜托于你们的。从前武公才过了青壮年时期，便极力去访求辅佐他的贤臣，我常独自感叹、自责。况且像布衣和皮带一样，有时互相交结，有时分开，有了污秽尘垢也不离弃。现在你们和我共事，虽然存在着君臣的名分，实际上是骨肉至亲间的关系，也不如我们亲密。尊荣幸福，喜悦忧愁，我都和你们共享，彼此忠诚相待，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贡献智谋，不要有半点保留，这大是大非的事应该有统一的认识，诸位难道能够用从容不迫来应付了事么？这就好比同船渡河，难道能改变这个事实？齐桓公是当时诸侯中的霸主，他做了好事，管子没有不赞赏的，他有了过失，管子没有不劝阻的。劝阻后还不听，就始终规劝不止。现在，我自问没有齐桓公那样崇高的道德，但大家对我忠直的劝告也没有说出来，我还对你们进行责备。从这点来说，我比齐桓公强。不知你们各位与管子相比怎么样？很久没有同你们见面了，现在因为这些事，同你们作一次笑谈。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成就帝业。统一天下，除了你们还有什么人能担此重任呢？凡是当前应该做的，或不该做的各项大事，我很想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纠正我考虑不周的地方。”

赤乌二年（239）春三月，孙权派遣使臣羊道、郑胄、将军孙怡前往辽东，攻打魏国守卫辽东的将领张持、高虑等人，俘获了当地的百姓。零陵宣称上天降下了甜美的露水。夏五月，修筑沙羡城。冬十月，将军蒋秘向南方进军讨伐少数部族的贼人。蒋秘所率领的都督廖式杀死了临贺太守严纲等人，自称平南将军，他与他的弟弟廖潜一同进攻零陵、桂阳，并使交州、苍梧、郁林等郡发生了动乱，追随他们的有几万人。孙权派遣将军吕岱、唐咨征讨廖式、廖潜等人，一年多后把他们击败。

赤乌三年（240）春正月，孙权下诏说：“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称为君主，民众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近年来，民众的赋税劳役很重，年年水旱灾害，谷物的生长也受到了损害；有的官吏很坏，还侵犯、剥夺百姓们农忙的时间，因此造成了饥饿和贫困。从今以后，督军、郡守要从严查处违法事件，当农耕蚕桑的季节，凡是用役事来打扰百姓的，都要举报查处，把纠正的情况上报朝廷。”夏四月，在全国实行大赦。孙权命令各郡县修筑城墙，在城上修了望楼，开凿护城河和壕沟，以御防盗贼。冬十一月，百姓饥饿，孙权命令打开

官仓发放粮食以救济穷人。

赤乌四年（241）春正月，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飞鸟走兽冻死了一大半。夏四月，孙权派卫将军全琮攻夺淮南，挖开芍陂水库，焚烧了安城县的官库、府第和楼阁，接收了当地的民众。威北将军诸葛恪进攻六安。全琮与魏将王凌在芍陂交战，中郎将秦晃等十多人在交战中阵亡。车骑将军朱然围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占了相中。五月，太子孙登死亡。这月，魏国太傅司马懿率军救援樊城。六月，撤军。闰六月，大将军诸葛瑾死。秋八月，陆逊修筑邾县县城。

赤乌五年（242）春正月，孙权立了孙和为皇太子，全国大赦，改禾兴县为嘉兴县。百官上书请求封皇后及四位皇子，孙权下诏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姓劳苦，万物遭损坏。而且，有功的人都还没有封赏，受冻挨饿的人也还没有得到抚恤，就忙于分封土地，使自己的儿子富裕，赐予崇高的爵位，使妃妾也得以尊荣，我认为这很不可取。你们应该放弃这个建议。”三月，海盐县宣称出现了黄龙。夏四月，孙权禁止进献贡品，减少皇帝饮食物品的供应数量。秋七月，孙权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用三万兵攻打珠崖、儋耳。这一年，疫病流行，主管部门又上书请封皇后及众王子，八月，封子孙霸为鲁王。

赤乌六年（243）春正月，新都县宣称有白虎显现。诸葛恪进攻六安，攻占魏将谢顺的军营，收纳了六安的百姓。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去世。十二月，扶南王范旌遣使献乐人及地方特产。这一年，司马懿率军到达舒县，诸葛恪自皖城迁到柴桑。

赤乌七年（244）春正月，孙权任命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县宣称长出了嘉禾。这年，步骘、朱然等分别上书说：“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想要撕毁和我们缔结的盟约，要与魏国交往通好，制造了许多战船，修整了城墙和外城。还派蒋琬守卫汉中，听说司马懿进攻江南的消息后，不趁魏国西北兵力空虚之机出兵，以便从东西双方来夹攻魏，却反而放弃汉中，撤军返回成都。事实已经非常明显，没什么可怀疑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孙权不是这样估计的。他说：“我待蜀国不薄，往来献礼，盟誓友好，没有什

么对不起它们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有，司马懿领兵进攻舒县，仅仅十天就撤退了，蜀国远在万里之外，怎么能知道东南危急，而出兵西北呢？以前魏国打算入侵汉中时，我们听到消息后也才开始军事戒备，并没有采取行动，恰巧听说魏国撤军，我们便停止了支援配合，难道蜀国就会因此而对我们产生怀疑吗？还有，人家治理国家，修造船只城墙，又有什么呢？现在我们也整训军队，难道也是要用来说对付蜀国吗？人们的传言不可信，我敢用身家性命来作保证。”蜀国终究没有什么阴谋，和孙权的预料一样。

赤乌八年（245）春二月，丞相陆逊死。夏，雷电火击宫门立柱，后来雷击南津大桥桥柱。茶陵县洪水泛滥，淹没居民二百多户。秋七月，将军马茂等人图谋叛乱，被诛灭三族。八月，全国施行大赦。孙权派遣校尉陈勋，率领屯田的军队和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共三万人去开凿句容的直道，从小其修到云阳西城，方便了商贩集市和货物贸易。还建造了屯积军用物资的仓库。

赤乌九年（246）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进攻魏的柤中，斩杀、俘获共千余人。夏四月，武昌宣称天降甘露。秋九月，任命骠骑将军步骖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

赤乌十年（247）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去世。二月，孙权以南宫为正寝宫。三月，改建太初宫，众将军及各州郡都义务参加劳动。夏五月丞相步骖去世。冬十月，孙权赦免了判死刑的犯人。

赤乌十一年（248）春正月，朱然修筑东陵城。二月，发生了多次地震。三月，改建太初宫的工程竣工。夏四月，天降冰雹；云阳宣称出现了黄龙。五月，鄱阳宣称白虎不伤人。孙权下诏说：“古代的圣贤君王长期积累善行，修养身心，施行主道，才取得了天下，所以有祥瑞的征兆，那是为了表彰圣君的德行。我不能算圣明，凭什么会得到上天的表彰呢？《书》经说：‘虽说这是善事，却不要满足这种善事’，朝廷的三公、九卿与从官员，要尽力做好主管的事，帮助我改正失误。”

赤乌十二年（249）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死。四月，有一对乌鸦口衔喜鹊坠死在东馆。四月九日，骠骑将军朱据兼任丞相，将喜鹊烘烤，用来祭神。

赤乌十三年（247）夏五月，夏至，荧惑星进入南斗星群。秋七月，荧惑星在侵犯了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以后向东而去。八月，丹扬、句容以及故鄣、宁国等地的大山崩塌，洪水泛滥。孙权下诏免除百姓拖欠的钱物，贷给百姓种子和粮食。废除了孙和的太子封位，命令他到故鄣去居住。赐鲁王孙霸死。冬十月，魏将文钦假装叛变，以诱骗吴将朱异。孙权派遣吕据靠近朱异，以便迎战文钦。由于朱异等人办事稳重，文钦不敢来诱降。十一月，孙权封儿子孙亮为太子。孙权派遣十万军队，修建堂邑县的涂塘水库，把从北到建业的大路都淹没了。十二月，魏国大将军王昶围攻南郡，荆州刺史王基进攻西陵，孙权派将军戴烈、陆凯率兵前去抵御。王昶、王基都撤军。这年，神人授予天书，告诉孙权要改年号，立皇后。

太元元年（151）夏五月，孙权封潘氏为皇后，实行全国大赦，改年号。当初，临海郡罗阳县有一位神人，自称叫王表。他在民间来往活动，言语饮食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人们却看不见他的形体。神人王表还有一名女仆，名叫纺绩。这个月，孙权派遣中书郎李崇携带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章去迎接王表。王表跟着李崇同时出发，和李崇及当地的郡守、县长谈论，李崇等人无法改变他的观点。他们经过的山河，王表就派婢女纺绩向她的神报告。秋七月，李崇与王表到达建业，孙权在苍龙门外替王表修建宫府，多次派亲近大臣送酒食给他。王表预言降雨天旱等小事，往往都很灵验。秋八月初一，大风，江水海水都暴涨，平地水深八尺。吴国高陵中的松柏被拔起，郡城南门意外地倒塌。冬十一月，全国大赦。孙权去南郊祭祀，回来后，卧病在床。十二月，他用驿马召见大将军诸葛恪，授予他太子太傅。孙权下诏减轻差役，减轻田赋，废除造成百姓疾苦的法令。

太元二年（252）春正月，孙权封原太子孙和为南阳王，在长沙居住；封儿子孙奋为齐王，在武昌居住；封儿子孙休为琅邪王，在武林居住。二月，实行全国大赦，改年号为神凤。皇后潘氏死。众将官吏时常到王表那里请求保佑，王表逃走。夏四月，孙权逝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为大皇帝。秋七月，安葬在蒋陵。

评论说：孙权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任用贤才，崇尚智谋；有勾践一

样的奇才，真是人中的豪杰啊！所以他能独占江南，建立与蜀魏鼎立三分天下的大业。但他天性多疑，施用诛杀手段过于决断，到了他晚年，这种情况变得得更加严重。以至于他听信谗言，滥施暴行，亲生的儿子被废被杀，这难道是像《诗》中所说用深谋远虑来保护自己后代的人吗？他的后代衰落，致使国家灭亡，这与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的分不开的！

周瑜传

— 《三国志》卷五十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

——毛泽东 1953 年 6 月 30 日接见
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
席团成员时的讲话

【解析】

毛泽东对周瑜的评价反映了他提倡重用年轻干部的一贯思想。

周瑜（175—210），东吴名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出身士族家庭，多才多艺，尤其精通音乐，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说法。周瑜从小即与孙策要好，后助孙策在江东建立了孙氏政权。孙策死后，他与张昭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孙权，任大都督，屡建奇功。

周瑜最辉煌的业绩是他率军与刘备联合作战，在赤壁以少胜多打败了曹操，从而巩固了东吴政权。当时他 33 岁。

在用人问题上，毛泽东向来主张多选拔年轻干部，充分相信，放手任用，反对论资排辈。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常举周瑜和历史上其他人的例子来加以论证说明。

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

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接着又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1957年4月，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提拔年轻干部时，他又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气，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北宋名臣欧阳修写过一篇《为君难论》，提出君王听言用人的难处，其中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不能轻信年轻人。一是长平之战中赵王以赵括替代老将廉颇，招致大败；二是秦始皇伐荆时，以年轻的李信出征大败而归，以老将王翦出征则大胜而归。欧阳修由此得出结论说，赵括和李信之败主要是赵王和秦始皇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不同意欧阳修的这个说法，他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意思是说，秦国的白起、王翦，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成长起来的，而三国时代的这些少年英雄都是智谋非常之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不用年轻人，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年轻人。

毛泽东为任用年轻人的这段辩护，同样也反映了他重用和提拔年轻干部的一贯思想。

【原文】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

瑜长壮有姿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瑜还。顷之，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复进寻阳，破刘勋，讨江夏，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宫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

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栢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励吏士，仁由是遂退。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隲、汉昌、浏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循弟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骖连名上疏曰：“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逮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于兴继，为胤归诉，乞丐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权答曰：“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授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

鸷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俱亦陈乞，权乃许之。会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无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护为将。权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

【译文】

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人。堂祖父周景、周景的儿子周忠，都曾当过汉朝的太尉。父亲周异曾经做过洛阳令。

周瑜长得健壮美貌。当初孙坚率领义兵讨伐董卓，于是把家搬到舒县。孙坚的儿子孙策和周瑜同岁，两人交情弥笃，周瑜把路南大宅院让给孙策居住，每天上堂跪拜孙策的母亲，两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后来周瑜的伯父周尚为丹杨太守，周瑜前往看望他。正好孙策准备东渡，到了历阳后，写信告诉周瑜，周瑜便率兵来迎接孙策。孙策很高兴地说：“有了你，我们会配合默契的。”周瑜于是就跟随孙策攻打横江、当利，进展顺利。又渡过长江攻打秣陵，击跨了笮融、薛礼，随后平定了湖孰、江乘，进兵曲阿，刘繇逃走了。这时孙策的部众已达到几万人。他对周瑜说：“我用这么多人去攻打吴郡、会稽二郡，平定三越就够了。您还是回守丹杨吧。”周瑜便回到丹杨。不久，袁术派遣堂弟袁胤取代周尚充当太守，周瑜和周尚一起回到寿春。袁术打算任用周瑜为自己的部将，周瑜估计袁术最终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便请求任他为居巢县长，打算借路回到江东，袁术同意了。于是周瑜从居巢回到了吴郡。此时，正是建安三年。孙策听说后就亲自迎接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官职，给他二千名士兵、五十名骑兵。周瑜当时二十四岁，吴郡人都敬称他为“周郎”。因为周瑜在庐江恩德信义卓然，孙策便派他防守牛渚，后来兼为春谷县长。过了一段时间，孙策打算攻取荆州，便任用周瑜充当中护军，兼任江夏太守，跟随孙策攻打皖县，也攻下了皖县。当时得到乔公的两个女儿，都具有倾国倾城之美色。孙策自己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率兵寻阳，打败了刘勋，接着征伐江夏郡，平定了豫章、庐陵，让周瑜留守巴丘。

建安五年，孙策死后，便由孙权主管各项事务。周瑜率兵前往吊丧，由

此留驻吴郡，以中护军的身分和长史张昭一块掌管军政等大事。建安十一年，他指挥监督孙瑜等人攻打麻、保两个屯地，杀了该二屯的首领，俘虏了一万多人，然后又回守官亭。江夏太守黄祖派遣部将邓龙率领军队几千人进入柴桑，周瑜追击他们，生擒了邓龙并把他押送到吴郡。建安十三年春天，孙权攻讨江夏，周瑜任前部大都督。

这年九月，曹公进侵荆州，刘琮率兵前来投降。曹公得到了他的水军，水兵、步兵一下子发展到几十万人，东吴官兵听说了无不惶恐不安。孙权召集部下，商议对策。部下都说：“曹公真是豺狼啊，他假借汉朝丞相的名义，挟持天子以讨伐四方，动不动就拿朝廷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倘若我们抗拒他，事情就显得不顺当了。况且能抵抗曹操的只有长江天险。但是，曹操占有荆州的土地，刘表训练有素的水军，还有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而今曹操让全部船只沿长江而下，再加上步兵，水陆并进。这样一来，曹操就和我们共有长江天险，而且双方的兵力更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依我们看来，最好是迎降曹操。”周瑜说：“不对，曹操虽然假借汉朝丞相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汉朝的奸臣。将军有神武英雄的胆略，又凭借父兄的威名，割据长江以东，统治的地方有几千里，兵精粮足，英雄豪杰也乐于效力，故应当横扫天下，为汉朝除残去秽。况且是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去迎降？请容许我为将军分析：现在假设北方已安定，曹操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旷日持久地来与我们争夺地盘，但是能否在船上和我们决胜负呢？如今北方尚未平定，马超、韩遂还在函谷关以西，成为曹操的后患。而且曹操舍弃鞍马，改用船舰，与江东人争衡，而这本来就不是中原士兵的长处。而今时值严寒，战马缺乏草料。另外，驱使中原的士兵远道跋涉来到江湖地区，水土不服，必然会发生疾病。所列举的四点，都是用兵之大忌；而曹操却冒然行之，所以将军活捉曹操，正是今日。我请求率领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担保能为将军打败曹操。”孙权说：“曹操老贼早就想要篡夺皇位了，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孙权。现在，那几个英雄都已被消灭，唯我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战曹军，正合我意，这是上天把你授给了我啊！”

这时刘备被曹公打败，准备引兵南渡长江，在当阳和鲁肃相遇，两人便

共商计策，因此进驻夏口，同时派遣诸葛亮前往拜见孙权。孙权于是派遣周瑜和程普等人，与刘备合力抗击曹公，两军在赤壁相遇。当时曹军已经发生疾疫，两军初次交战，曹军就败退了，退兵驻扎在长江北岸。周瑜等人便率军驻扎在长江南岸。周瑜的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久持。但我看到曹军正把战船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使曹军败走。”于是，选取蒙冲战舰几十艘，装满柴草，中间灌上油脂，外面裹着帷幕，上面插上牙旗，预先让黄盖写信给曹操诈降，然后又准备了快船，分别系在大船的后面，于是依次一起向前驶去。曹操军队的官兵都引颈观看，指着船说黄盖果真来投降了。快接近曹寨的时候黄盖解开各条船只，同时点起火来。当时风势盛大凶猛，大火蔓延到岸上的所有营寨。顷刻之间，曹营烟火冲天，被烧死，溺死的人马很多，曹军于是败退，退保南郡。刘备和周瑜又一起乘胜追击。曹公留下曹仁等守卫江陵城，自己带兵返回北方了。

周瑜和程普又进军南郡，和曹仁对峙，中间隔着长江。两军尚未交锋，周瑜立即派遣甘宁前往占据夷陵。曹仁分出一部分步兵，骑兵另外去围攻甘宁。甘宁便向周瑜告急。周瑜采纳吕蒙的计策，留下凌统守卫后方，亲自和吕蒙一起到长江上游去救援甘宁。解除甘宁之围后，周瑜就渡过长江到北岸驻守，约定日期与曹仁大战。周瑜亲自骑马督战，不想被乱箭中右肋，伤势严重，只好撤兵回到营地。后来曹仁听到周瑜卧床不起，就带兵来战。周瑜于是强打精神，到军营巡行视察，使官兵激奋昂扬，曹仁只好退兵了。

孙权任周瑜为偏将军，兼为南郡太守。以下雩、汉昌、浏阳、州陵做为他的食邑，让他驻守江陵。刘备以左将军的身份兼任荊州牧，驻在公安。刘备往京拜见孙权的时候，周瑜上书说：“刘备有一代枭雄的本色，而且有关羽、张飞虎将辅佐，一定不会长久屈居人下，为他人所调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刘备迁置在吴郡，下力气给他建造。豪华舒适的住宅，多给他美女和其它大量物品，使他耳目感官得到娱乐享受。同时，把关羽和张飞分开，派他们各驻一地，使像我周瑜这样的将领能带领他们作战，这样，天下大事可定。如今多割土地资助他们，使这三人都聚在疆场，恐怕就会像蛟龙得到了云雨，迟早会离水池而去的。”孙权认为曹公在北方，正应该广招英雄豪杰，又担心

刘备难以很快制服，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当时刘璋为益州牧，外面有张鲁的侵掠，周瑜就前往京城拜见孙权说：“如今曹操新败，担心内部有人借机叛乱，所以他不敢再对将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我请求与奋威将军一起率军攻取蜀地，进而吞并张鲁，然后，留奋威将军固守那里，与马超结成联盟互相声援。然后我回来与将军据守襄阳，紧逼曹操，我们便可进取北方了。”孙权听从了。周瑜回到江陵，整顿行装，可惜路过巴丘时病死了，当时年仅三十六岁。孙权穿着丧服为他举哀，感动了身旁的人。周瑜的灵柩要运回吴郡，孙权又亲自到芜湖迎接，各项费用，一概为之供给。后来又颁布命令说：“已故将军周瑜、程普的所有佃客，都不得向他们索取东西。”当初周瑜被孙策当作好友对待，后来太妃又让孙权以兄长之礼尊奉他。当时孙权的职位是讨虏将军，各位将领宾客对待他的礼节比较简单，而只有周瑜带头，以极其恭敬的臣属礼节拜见孙权。周瑜有大度，豁达开朗，大体能得人心，只是和程普相处不怎么好。

周瑜年轻时曾精研音乐，即使喝了三爵酒以后，弹唱的音乐如有错误，周瑜也一定知道，而且一定要回头看看，所以当时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

周瑜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嫁给太子孙登。儿子周循娶公主为妻，授官骑都尉，有周瑜的遗风，可惜年轻时就死了。周循的弟弟周胤，最初授官兴业都尉，娶了宗室的女儿为妻，给予他一千人的军队，驻守公安。黄龙元年，封他为都乡侯，后因罪贬至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联名上书说：“已故将军周瑜的儿子周胤，过去因受到过度的赞扬，被封为将军。可他不能在国家厚禄多时，思虑为国家建功立业，反而放纵情欲，以致很快就招致罪罚。臣等私下考虑，从前周瑜被主上宠信，在内是心腹重臣，在外是得力的猛将，受命出征，总是用身子抵挡箭和石头，冒险完成使命而视死如归，所以能够在乌林打垮曹操，在郢都赶跑曹仁，扬名国家的威德，名震中原，连愚昧的蛮荆，也无不服从。即使是周朝的方叔、汉朝的韩信、英布，功劳也没有他高。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无不敬重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解除国家危急的臣子。所以汉高祖封爵的誓词说：‘即使黄河小得像衣带，太行山小得像块磨刀石，他们的封国也将永远保存，绵延子子孙孙。’并用丹砂书写申明，

用盟誓来表示它的重要，把它收藏在宗庙之中，一代一代传下去，要使功臣的后代世世代代继承。不只是子孙，就连更远的后代也要关心到。以报答臣子的德行，表彰他们的功劳。恳切之至，是想用来劝诫后世的人，作为为国效命之臣，死而无憾。何况周瑜去世不久，而他儿子周胤就废为平民，更加使人哀伤。只有陛下才能明鉴古代的事，重视盛衰断绝的道理，因此我们为周胤求情，乞求赦免他的罪过，归还他带的军队，恢复他原有的爵位，使失去了报晓机会的雄鸡，能够鸣叫一次；使得负罪的臣下，能有效力的机会。”孙权回答说：“视为心腹的旧臣，和我同舟共事的，其中有周公瑾，这确实是不能忘记的。从前周胤年幼而无功劳，平白地领受精兵，封为侯爵，全都是思念周瑜才对他宠爱的。但周胤却依此酗酒荒淫，恣意放纵，前后多次告诫，却仍不知悔过。我对周瑜的情义同你们二位一样，乐于看到周胤有成就，岂有终止？可是迫于周胤罪恶太重，未必就能马上转变，我还想让他尝点苦头，使他能自我反省。现在你们二人诚恳地引用汉高祖封爵的誓词，我感到惭愧。虽然我的德行不敢和汉高祖相比，但也想和他相近，事情便是如此，故而没采纳你们的建议。但就因他是周瑜的儿子，又有你们二位在中保驾，假如他能改正，还有什么担忧呢？”诸葛瑾、步骖的奏章屡次呈上，朱然和全琮也都来为周胤求情，孙权于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恰好周胤病死。

周瑜的侄子周峻，也因为周瑜的大功被封为偏将军，率领官兵一千人。周峻去世后，全琮上表举荐周峻的儿子周护为将领。孙权说：“先前打败曹操，平定荆州，全是周瑜的功劳，我是常记不忘。起初听说周峻去世，曾想任用周护。后听说周护性情凶狠，任用他恰恰是毁了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思念周瑜，难道有终止吗？”

41

鲁肃传

——《三国志》卷五十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卢注亦不确。

《一统志》明指凤阳。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鲁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7、158页）

【解析】

毛泽东读史，不仅注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对山川地理也颇为关注。这两条批注就是他针对历史地名写下的。

《三国志·鲁肃传》的第一句说：“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接下来《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引经据典对“东城”这个地名进行一番考证。他先引《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陈登曾做过东城太守，”又引考据大家胡三省的话，胡认为东城县在西汉时期属九江郡，东汉时置省。最后卢弼又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郡国志》说下邳国有东城，而这个下邳国即是临淮。所以他得出结论：胡三省的注是错误的。其实，卢弼自己也没有把东城究竟在哪里说清楚。所以毛泽东批道：卢注亦不确。

《鲁肃传》接下来说到鲁肃年少时“往来南山中射猎”，关于这里的南山，

卢弼引《一统志》的记载：“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毛泽东读至此，也批了一句：《一统志》明指凤阳。

《一统志》是我国古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元、明、清三代都有。卢弼是民国学者，这里的《一统志》应该是指《大清一统志》中的道光重修本。其体例是首为京师，次为各省区，又分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内容丰富可靠，记述详细得体，是研究我国清代各省建置沿革、山川形势、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演变过程的重要参考书。

【原文】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漂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

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困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袁术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闲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者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

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帟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国，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犢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

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

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十九年，从权破皖城，转横江将军。

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颇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肃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权为举哀，又临其葬。诸葛亮亦为发哀。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译文】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他一生下来就没了父亲，和祖母一块生活，家境富裕，性好施舍。那时天下已乱，鲁肃不经营家业，把家中财物广为散发，

将田地标价出售，以赈济贫穷、结交贤士为务，甚得乡亲们的欢心。

周瑜做居巢县长时，率领数百人前来拜见鲁肃，并请求资助一些粮食，鲁肃家中有两仓米，各约三千斛，鲁肃就指着其中的一仓让周瑜运走，周瑜从此越发感觉他不同寻常，于是两人结为好友，建立了像公孙侨和季札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袁术听到他的名声，派人任命他为代理东城长。鲁肃见袁术没有什么章法，不能一道建立事业，便扶老携幼，带着侠义少年一百多人，南往居巢投奔周瑜。周瑜要东渡，因此和他同行，把家小留在了曲阿。赶上祖母去世，回来埋葬在东城。

刘子扬与鲁肃交情很深，他写信给鲁肃，说：“当今天下豪杰并起，你的资质才能，尤其适宜现在的局势，赶快回去迎来你的老母亲，不要在东城滞留，附近的郑宝，现在在巢湖，拥兵有万余之众，所处地域富饶肥沃，庐江地区的人大多投靠了他，况且是我们呢？纵观现在形势，又可以广泛招集人才，时机不可失，您一定快去。”肃觉得他的主意可以。埋葬祖母之后回到了曲阿，想要北行。这时周瑜已经把鲁肃的母亲接到了吴地，鲁肃把具体情况告诉了周瑜。这时孙策已经去世，孙权还住在吴郡，周瑜便对鲁肃说：“从前马援曾回答光武帝说‘当今之世，不但君主选择臣下，臣下也选择君主。’现在我的主人亲近贤人，尊重人士。对有奇才异能的人看重接纳和任用，况且我还听说先贤的私下议论，承受天命取代汉朝的，必定兴起于东南，从形势上来推算，我的主人完全符合，他终究会成就帝业。以顺应天命，这也正是有志之士攀龙附凤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刚弄清这些道理，您切勿把刘子扬那些话放在心上。”鲁肃接受了他的意见，周瑜向孙权推荐说鲁肃具有济事佐时的才干，应当广泛征求像他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功业，而不可让他投奔别人。

孙权当即接见鲁肃，和他交谈，对他非常满意。同时被接见的客人陆续退出，鲁肃也要告辞离去，孙权单独把他拉了回来，与他围着一张桌子喝酒。孙权借机同他小声议论说：“现在汉朝衰退，天下大乱，我继承父兄的遗业，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绩。您既然屈驾来到我这里，怎样来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呢？”鲁肃回答说：“从前汉高祖一心想拥戴义帝而不能如愿，原

因在于项羽从中破坏，现在的曹操，就像从前的项羽，将军怎么能成为当世的齐桓公、晋文公呢？我私下认为，汉朝不会再复兴，曹操也不能一下子除掉，我觉得对于将军，只可占据江东，静观天下形势的变化，先保持住这块地盘，也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北方实在太多变故了，将军可以趁北方变故频出之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把整个长江流域占为己有，然后打出帝王的旗号以谋取天下，这是汉高祖的功业啊。”孙权说：“现在我效力一方，唯望有助于汉朝，您所讲的，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张昭责怪鲁肃不够谦逊，讲了不少诽谤他的话，还说鲁肃年轻粗鲁、不可重用。孙权并不介意；且越发器重鲁肃，还赏赐给鲁肃的母亲衣服帷帐。鲁肃家中的一切摆设，富丽堪比从前。

刘表去世，鲁肃进言孙权说：“荆州与我国接壤，水流向北，外面环绕长江、汉水，内部耸立着崇山峻岭，像金城一样坚固，肥沃的土地上万里，人民生活富足，如果把它据为己有，这真是成就帝业的资本。现在刘表刚刚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一向不很和睦，军中诸将，有的支持老大、有的支持老二。还有刘备这个天下雄杰，与曹操有仇，正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妒嫉他的才能而不予重用。如果刘备与刘表两个儿子同心一意。彼此协同，则应安抚，与他们结成友好同盟；若相互猜忌，互不合作，则应当逐个消灭，以有助于我们的事业，我请求受命去安抚刘表的两个儿子，慰劳他们手下的军将，并劝说刘备让他安抚刘表的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刘备必定高高兴兴按我们的要求来办。如果能够达此目的，那么天下就可夺定。现在如不抓紧时间赶去，恐怕就会被曹操抢了先。”孙权当即让鲁肃启程。鲁肃赶到夏口，听说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他便昼夜兼程。他刚到南郡，刘表的次子刘琮已投降了曹操。刘备仓惶逃跑，打算渡往长江南岸，鲁肃取近路去迎接他，到当阳县长阪的地方，终于与刘备会面。他向刘备传达了孙权的意见，并讲了江东的强固，劝刘备与孙权联合起来。刘备非常高兴。当时诸葛亮正跟随刘备。鲁肃对诸葛亮说：“我是你的兄长诸葛瑾的朋友。”马上决定相互交好。刘备于是进驻夏口，并派诸葛亮作为使者前往见孙权。鲁肃也回去复命。

适逢孙权得知曹操准备东下的消息，与诸将商议，诸将都劝孙权投降曹

操，只有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身上厕所，鲁肃跟在后面来到屋檐下。孙权知道他的来意，握着鲁肃的手说：“您想说什么？”鲁肃回答说：“刚才我听到众人的议论，是专门要貶误将军，和他们无法谋划国家大事。现在我鲁肃可以迎降曹操，换了将军就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鲁肃迎降曹操，曹操会把我送回乡下，论级名位，仍不失了一个低级官吏，还可以坐着牛车，带着随从，与诸士大夫交游，积功升官，并不低于州牧郡守，将军若迎降曹操，却要到哪里安身？望将军早拿主意，不要采用众人的意见。”孙权叹息说：“这些人的意见，很令我失望；现在你阐明的计策，正合我意，这是上天把你赐给了我啊。”

当时周瑜接受孙权的指令前往鄱阳县，鲁肃劝孙权派人追上周瑜，召他返回。于是孙权授权周瑜主持战事，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谋划战略。曹操战败撤离，鲁肃从前线先行返回，孙权郑重其事地率将领们去迎接鲁肃，鲁肃将要入殿拜见孙权，孙权起身向他表示尊敬之意，乘机对他说：“子敬，我亲自扶鞍下马迎接你，是不是足以显示你的尊贵显赫了呢？”鲁肃恭敬地小步急行近前说：“还不够。”大家听了，都愕然惊奇，鲁肃就坐之后，慢慢地举起马鞭说：“希望最尊贵的君主能把威德凌驾于四海，统一九州，建成帝业，更用迎接贤士的安车软轮专车，征召我鲁肃，这样才算得上让我享受尊贵显赫了。”孙权听后，拍手欢笑。

后来刘备到吴境首府京城会见孙权，请求管辖荆州，只有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以便共御曹操。曹操听说孙权用土地资助刘备，当时正在写字，一惊之下，毛笔脱手落地。

周瑜病危，向孙权上奏疏说：“当今天下，正是战争不息的多事之秋，这正是我日夜为之担忧的事情，希望尊贵无上的君主能够思虑尚未出现的隐患，然后再享受康乐的生活。现在既然已与曹操为敌，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与我紧紧相连，百姓还没有归附，应该寻求良将威慑和安抚刘备。鲁肃的机智胆略足以胜任，请求任用鲁肃代替我的职务。我在垂危之日，心中所挂念的，就是这件事了。”孙权立刻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代替周瑜统领军队。周瑜的私属部众四千多人，以及原归周瑜享用的四县赋税收入，全都转属鲁肃所有。

孙权又命令程普兼任南郡太守。鲁肃开始驻守江陵，后来到下游的陆口屯兵设防，威望越来越高。部属增加到一万余人，被任命为汉昌郡太守、偏将军。建安十九年，鲁肃跟随孙权攻破皖城，改任横江将军。

在此之前，益州牧刘璋法纪败坏废弛，周瑜、甘宁都劝孙权攻取蜀地，孙权就此事征询刘备的意见，刘备心中想自己进占蜀地，就用谎言回答道：“我刘备与刘璋有同为汉家宗室的名分，本来希望仰仗祖先英灵，以辅汉室。现在刘璋得罪了您，我极为恐惧，对攻蜀一事我不敢参与意见，只希望您能宽恕刘璋。假若您不同意我的请求，我就辞官归隐。浪荡形骸老死于山林之间。”后来，刘备向西进军图谋吞并刘璋，而留关羽镇守荆州诸郡。孙权大怒说：“狡诈的恶棍！竟敢对我使用欺诈手段！”等到关羽和鲁肃邻界统兵，多次发生疑猜。疆界犬牙交错，争执时常发生，鲁肃总是用顾全盟好的友好态度安抚荆州方面。刘备平定益州后，孙权请求将荆州中的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还给吴国；刘备不同意，孙权派吕蒙率军进取。刘备闻讯，自己赶回公安坐镇，派遣关羽率军与孙吴争夺三郡地盘。鲁肃驻扎在益阳县，与关羽相对敌，鲁肃邀请关羽相见，各自将兵马布置在百步之外，只有将军们各带单刀赴会。鲁肃就批评关羽说：“我们国君出于一片诚意把土地借给你们，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从远方逃来，没有什么寄身之地可供凭借。现在你们已经得了益州，既没有奉还荆州全境的意思，我们仅要求你们退还三郡，你们又不同意。”话音未落，在座的荆州方面的一个人说：“说到土地归属，只能属于有德之人，哪有永远属于的事情！”鲁肃当即厉声喝叱他，言辞和脸色都十分严厉。关羽持刀站起来对鲁肃说：“这本来就是国家大事，这个人懂得什么？”用眼光示意那人离去。刘备于是与东吴约定以湘江为界，至此双方罢兵。

鲁肃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孙权为他举办了隆重的丧事，又亲自参加了他的丧礼，痛哭失声。诸葛亮也为鲁肃的死举行了吊唁仪式。后来，当孙权称皇帝而登临祭告苍天的高坛时，回顾众大臣说：“当年鲁子敬曾说我会称帝，他可以说是看透了天下形势的发展了。”

42

吕蒙传

——《三国志》卷五十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吕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8页）

【解析】

据《吴书·吕蒙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向大将吕蒙征求攻取徐州的意见，吕蒙说现在曹操远在河北，无暇东顾，徐州自然可以攻下，但之后也很容易被曹操夺回去；徐州易攻难守，还不如沿长江而上，攻打关羽，夺取荆州。毛泽东读到这段史实，注意到吕蒙说的“今操远在河北”这句话，与《魏志》的记载相对照，他断定曹操此时不在河北，而在汉中，吕蒙的说法是错误的。这说明毛泽东读史书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读原文，还把不同的书对照起来看，从中发现错讹。这种考证之功很有几分历史专家的特点了。

据《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七月，曹操就到了长安（今西安），督促曹仁围攻樊城。其间，又率兵与刘备争夺汉中，直到第二年十月才回到洛阳。《资治通鉴》的记载也与此相合。据《通鉴》记载：建安二十四

年正月，刘备将黄忠击斩夏侯渊。三月，曹操至汉中，与备相守积月。五月，操还长安。七月，孙权攻合肥，操仍在长安，未去居巢。关羽攻曹仁于樊。八月，关羽破降于禁七军。十月，操至洛阳。次年黄初元年一月，操死于洛阳。综合两书的记载，证明毛泽东的考证判断是正确的。

批注中提到的“夏侯渊之败”是指219年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一事。夏侯渊是曹操手下的大将，曹操攻降张鲁后令其守汉中。218年刘备听从法正的建议率军攻打汉中，与夏侯渊相持一年多。后诸葛亮派黄忠增援，驻军定军山与夏侯渊交战。夏侯渊骄傲轻敌，被黄忠斩杀，魏军从此陷入被动。曹操亲率大军救援汉中，又在汉水打了败仗，最后不得不放弃汉中。毛泽东批注中说曹操此时“不得志”就是说的这件事。

批注中提到的“襄阳围急”是指关羽围攻襄樊一事。219年，蜀汉大将关羽率部围攻樊城，襄阳告急，曹操以于禁前往救援，又被汉水所淹，投降了关羽。但关羽后方空虚，不久被吕蒙用计夺取了荆州，关羽回师救援中兵败被杀。

【原文】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时当职吏以蒙年小轻之，曰：“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饷虎耳。”他日与蒙会，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逃归子郑长家。出因校尉袁维自首，承间为言，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

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拜别部司马。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阴赍贳，为兵作绛衣行滕，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从讨丹杨，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

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以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攻宁，宁困急，使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足分，蒙谓瑜、普曰：“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又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还，拜偏将军，领寻阳令。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浞阳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蒙还寻阳，未

期而庐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禽，权曰：“鸢鸟累百，不如一鴞。”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备自蜀亲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而飞书召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初，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邰，载南阳邓玄之，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求邰，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预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皎，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刘备请盟，权乃归普等，割湘水，以零陵还之。以寻阳、阳新为蒙奉邑。

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捍卫。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护军、虎威将军。

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隲、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

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困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定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

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蒙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耶！”于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霸卒，兄琮袭侯。琮卒，弟睦嗣。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

【译文】

吕蒙，字子明，是汝南富陂人。他年轻时南渡长江，投靠姐夫邓当。邓当是孙策的部将，多次征伐山越。吕蒙十五六岁时，曾偷偷地跟随邓当围剿强盗，邓当回头看见吕蒙，非常吃惊，大声斥责也禁止不住。回来后邓当将这件事告诉了吕蒙的母亲，吕母很恼怒，打算处罚他。吕蒙说：“贫穷卑贱难于活下去，虽说是疏忽失误，万一有功劳，便可得到富贵。况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吕母因怜爱而放了他。当时邓当部下的小吏因为吕蒙年纪小而轻视

他，说：“那个小子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想拿肉来喂老虎罢了。”过几天和吕蒙相见时，又侮辱他。吕蒙很生气，抽刀杀了那个小吏，逃跑了，逃到同乡郑长的家里。以后出来到校尉袁雄那里自首，袁雄又寻找机会向孙策为他求情，孙策召见吕蒙，感到奇异，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过了几年，邓当去世，张昭推荐吕蒙接替邓当领兵，被任命为别部司马。孙权主政时，考虑到诸小将兵员少而费用又不足，打算合并部队。吕蒙秘密地赊买布料，为士兵做了大红色衣和绑腿，等到检阅的日子，吕蒙的军队队列整齐雄壮，使人惊讶，士兵人人都在操练习武，孙权看了十分高兴，于是增加了他的兵员。他跟随孙权征讨丹杨，每次能战都立下战功，被提升为平北都尉，兼任广德县长。

吕蒙跟随孙权征伐黄祖，黄祖命令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孙权。吕蒙率领先锋部队，亲自杀死陈就，将士们乘胜进攻黄祖的城池。黄祖听说陈就阵亡，弃城而逃，士兵追击抓住了他。孙权说：“这次战役能够取胜，是由于杀死陈就的缘故。”提升吕蒙充当横野中郎将，赏赐钱千万。

这一年，吕蒙又和周瑜、程普等向西在乌林打败曹公，在南郡包围了曹仁。益州将领袭肃率领全军前来归附，周瑜上表建议把袭肃部队增补给吕蒙，吕蒙大力称赞袭肃有胆识，并且因仰慕吴主的教化而来归附，从道义上讲应该增加他的兵力，而不应剥夺他的兵权。孙权认为他说的很好，就交还了袭肃的部队。周瑜派甘宁前去占领夷陵，曹仁分出一部分军队去进攻甘宁，甘宁被困危急，派使者请求救援。众将都认为兵力少，不能再分兵救援，吕蒙对周瑜、程普说：“让凌公绩留下来，我与你们同去解围救急，看形势也用不了很久时间，我保证公绩能坚守十日。”又劝谏周瑜分派三百人用木柴阻断险要的道路，贼军逃跑时就可以得到他们的战马。周瑜听从了他的建议。援军来到夷陵，当天交战，杀伤敌军过半。敌军连夜溃逃，慌乱中遇到干柴堵塞的道路，骑兵都丢下马匹徒步逃跑。大军追击紧迫，获得战马三百匹，用船运回。于是将士斗志倍增，就渡江建立兵营，双方交战，曹仁败退逃走，于是占据南郡，安抚平定了荆州。吕蒙回京后，被任命为偏将军，兼任寻阳县令。

鲁肃接替周瑜，将去陆口，路过吕蒙的军营。鲁肃内心有些轻视吕蒙，有人劝谏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益显著，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他，您应该去拜访他。”于是来到吕蒙的军营，酒喝到尽兴的时候，吕蒙问鲁肃说：“您肩负国家重任，与关羽所部为邻，将采用什么计策谋略，以防备预料不到的事情呢？”鲁肃随口便答：“看情形随机应变。”吕蒙说：“现在东西的吴、蜀虽然联盟，而关羽确实是一位猛将，计策怎能不预先计划好？”因此他给鲁肃提出了五条计策。鲁肃于是离开自己的席位，接近吕蒙，轻拍吕蒙的背说：“吕子明，我不知道您的才能计谋竟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成朋友而后告别。

当时吕蒙与成当、宋定、徐顾的军营紧挨着，这三位将军死后，他们的子弟还幼小，孙权准备把他们的军队全部并给吕蒙。吕蒙坚决推辞，并陈述徐顾等人都是为国家大事辛勤劳苦，他们的子弟虽然幼小，但是不可废除他们的军权。上书三次，孙权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吕蒙就给他们选择老师，让老师辅助教导他们，吕蒙经常如此关心他人。

魏国派庐江人谢奇充当蕲春典农，驻守在皖县乡村，多次侵犯吴国边境。吕蒙派人诱降他，他不听从，于是看准机会袭击他，他就退缩回去，他的部属孙子才、宋豪等人都牵着小孩背着老人，前往吕蒙的军营投降。后来跟随孙权在濡须口抵御曹操，多次进献奇妙的计策，又劝孙权在濡须口两面建筑堡坞，所以战备御敌的工作做得非常缜密周到，曹操不能攻克就退回去了。

曹操派遣朱光充当庐江太守，驻守皖县，大力开垦稻田，又命令间谍引诱招降鄱阳贼兵头子，让他们做内应。吕蒙说：“皖县的田地很肥沃，如果稻子丰收，敌人的兵力一定增强，如此几年，对曹的有利形势就会出现。应该早点除掉他们。”就具体地向孙权陈述情况。于是孙权亲自征伐皖县，接见众将，询问他们用什么计策。吕蒙就推荐甘宁充当登城指挥，在前面指挥进攻，吕蒙率领精锐部队作后援。凌晨时进攻，吕蒙亲自拿鼓槌击鼓，士兵们个个龙腾虎跃，勇敢登城，吃早饭的时候，攻下了皖县。不久张辽来到夹石，听说皖县城已被攻取，就退兵回去。孙权嘉奖吕蒙的功劳，立即授任庐江太守，缴获的人马都分给他，另外赐给他寻阳屯田农夫六百人，属官三十人。吕蒙

回到寻阳，不到一年，庐陵的的贼人起事作乱，众将征伐进击不能降服，孙权说：“鸢鸟一百，不如一鸢。”重新命令吕蒙征伐他们。吕蒙来到庐陵，杀了贼人中的首恶分子，对其余的人都予以释放，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

这时刘备命令关羽镇守荆州，占有了荆州的全部土地，孙权命令吕蒙向西夺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他传递文书给长沙、桂阳两个郡，它们都望风归附孙权，只有零陵太守郝普坚守城池，不肯投降。而刘备从蜀地亲自来到公安，派遣关羽争夺三郡。当时孙权住在陆口，授命鲁肃率领一万人驻守益阳抵御关羽，又火速传信征召吕蒙，指使他放弃零陵，急速返回援助鲁肃。起初，吕蒙已经平定了长沙，应当去零陵，经过酃县时，派车邀请南阳人邓玄之，邓玄之是郝普的老朋友，吕蒙打算让他诱降郝普。等到接到孙权的信，应当返回时，吕蒙秘而不宣，夜晚召集众将，授给计谋，议定次日早晨攻城，回头对邓玄之说：“郝子太知道人世间的忠义的事，也打算去做，而不知道时机。左将军在汉中，被夏侯渊所包围。关羽在南郡，如今吴主孙权亲临南郡指挥，近来攻破了樊城关羽的大本营，援救酃县，又被孙规打败。这全是眼前发生的事，是您亲自目睹的。他们正在头脚倒悬，自身难保，难道还有余力再营救零陵吗？现在我方军队装备好，战斗力强，人人都想为国拚命效力，吴主孙权调遣兵力，在路上相继而来。如今子太的生命危在旦夕，等待没有希望的援救，犹如牛蹄坑水中的鱼，而鱼还希望依赖长江、汉水来活命，其不可依仗之理也是明若观火的。如果子太能够统一士卒的心，坚守孤城，尚且能苟延一些时日，以等待有所投奔，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计划好兵力，深思熟虑，攻取零陵城，不过一天，城必然会被攻破，攻破以后，身首异处有何益，而使百岁老母，满头白发被杀，难道不痛心吗？我估计郝普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以为可以依仗救援，所以到了这样的地步。您可以去见他，为他陈述利害祸福。”邓玄之见郝普，具体地转达了吕蒙的意思，郝普因害怕而听从了。邓玄之先出城向吕蒙报告，说明郝普不久以后就到，吕蒙事先告诫四个将领，各选拔一百人，待郝普一出城，马上入城守住城门。过了片刻，郝普出了城，吕蒙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和他一块上船。寒暄完毕，取出孙权的信让他看，因而拍手大笑。郝普看了信，知道刘备驻扎公安，而关羽驻扎益

阳，惭愧悔恨得想钻进地下去。吕蒙留下孙皎，把后事委托给他，当日带领军队奔赴益阳。刘备请求结盟和好，孙权就归还了郝普等人，以湘水为界，把零陵郡还给刘备，孙权把寻阳、阳新作为吕蒙的食邑。

吕蒙回师，便征伐合肥，军队撤退以后，被张辽等人袭击，吕蒙和凌统拚死力战，保护孙权。以后曹操大量出兵濡须。孙权任命吕蒙充当都督，依据从前所建立的堡坞，在上面设置一万张强弩，用来抗拒曹操。趁曹操前锋扎营未稳之机，吕蒙攻破了他们，曹操率军退回。因此，任命吕蒙为左护军、虎威将军。

鲁肃去世后，吕蒙在西边陆口驻守，孙权把鲁肃的军队一万多人都交给吕蒙管辖。又任其为汉昌太守，把下隳、刘阳、汉昌、州陵四县作他的食邑。和关羽划分荆州地区分别治理，彼此边境相接，吕蒙知道关羽是勇猛雄健的人物，有兼并邻郡之心，况且其驻扎在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吴蜀结盟和好的形势难于持久。当初，鲁肃等人认为曹操还存在，战争和祸乱正处于酝酿之中，应该与刘备互相辅助协同，彼此同心协力，不能失却联盟关系。吕蒙向孙权秘密陈述计策说：“如今命令征虏将军守南郡，潘璋驻守白帝，蒋钦率领机动部队一万人在长江上下往返，哪里出现敌人，就在哪里投入战斗，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愿据守前线襄阳，这样，既不担忧曹操，也不依赖关羽！况且关羽等人依靠阴谋诡计，反覆无常，不可以直心相待。现在关羽之所以没有向东进攻我们，是因为主上至尊圣贤英明，我和其他将领们还活着。如今，不在我们强壮时解除这一后患。一旦我们死了，再与他较量，还有可能吗？”孙权完全采纳了他的计策，又随便和他讨论攻取徐州的利弊。吕蒙回答说：“当今曹操远在黄河以北，新近攻破了诸袁，此时正在安抚幽州、冀州，以定民心，来不及考虑东部的事情，徐州地区的守军，据说力量不强，只要我们发兵，自然可以取胜。然而该地位于陆路交通的要冲，适合骁勇的骑兵驰骋，主上今天夺取了徐州，曹操随后就会来争，尽管用七八万人防守，仍然令人担忧。不如击败关羽，全部占据长江，我们的势力更加壮大，也就容易守卫了。”孙权认为他的这些分析很得当。等到吕蒙代替鲁肃，初到陆口驻兵，表面上加倍与关羽修好，来往亲密如好友。

后来关羽征伐樊城，留下一部分兵力防守公安、南郡。吕蒙向孙权上书说：“关羽征伐樊城，却留下很多军队防守，一定是害怕我从后面进攻他。我经常患病，请求您允许我以治病为名，率一部分士兵回建业，关羽知道后，必然撤回防守的军队，全力进攻襄阳。我军大队人马溯长江而上，昼夜兼行，趁他的防守空虚，进行袭击，南郡就可攻取，关羽定会被我擒获。”于是，吕蒙自称病重。孙权则公开下令，要吕蒙返回，暗中参与策划。关羽果然信以为真，逐渐撤掉南郡兵力，开赴樊城，魏国命令于禁援救樊城，关羽全部俘虏了于禁等人，人马几万，借口缺粮，便擅自取用孙权湘关的粮米。孙权听到这种情况，就采取行动，先派遣吕蒙在前面行军。吕蒙到达寻阳，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名为艨艟的船中，招募一些平民百姓摇橹，令将士化装成商人，昼夜兼程，关羽设置在江边守望的官兵，都被活捉，所以关羽对吕蒙的行动一无所知。于是到达南郡，蜀将士仁和南郡太守麋芳都投降了。吕蒙进入并占据了江陵城，全部俘获了关羽及其他将士的家属，都给予安抚慰问，约法命令全军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取财物。吕蒙帐下有一亲兵，是汝南人，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盖在官府的铠甲上面；铠甲虽然属于公物，吕蒙仍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就破坏军法，便流着眼泪将这个亲兵处死了。全军都因此事震惊，恐惧，江陵从此路不拾遗。吕蒙还在早晨和夜晚派亲近的人慰问和抚恤老人，询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给病人送去医药，给饥寒的人送去衣服和粮食。关羽官府中的财物、珍宝，全部封存起来，等候孙权前来处理。关羽返回江陵途中，多次派使者与吕蒙互通消息，吕蒙每次都热情款待关羽的使者，允许他在城中各处游览，关羽部下将士的家属看见使者，都上前询问，还有人托他给自己的亲人带去书信。使者返回，关羽部属私下里询问家中情况，尽知家中平安，所受超过以前，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了。恰巧碰上孙权紧跟着到了江陵。关羽自知势孤力单，就逃往麦城，再向西到漳乡，众士兵都抛弃关羽而投降孙权。孙权派遣朱然、潘璋堵住关羽必经的路，关羽父子同被俘获，荆州于是平定。

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为孱陵侯，赏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坚决不接收黄金和钱，孙权不许。封爵还没有颁下，恰巧碰上吕蒙的旧病

复发。孙权当时住在公安，把吕蒙迎接安置在他所住的内殿，千方百计为吕蒙治疗和护理，并寻求吴国境内的神医，悬赏说谁能治愈吕蒙的病，赏赐黄金一千斤。医生为吕蒙针灸时，孙权便为他的痛苦而悲伤；想多去看望几次，又恐怕影响他的休息，只好在墙壁上挖个小洞偷偷地看，见到吕蒙可以吃少量的食物，即喜形于色，回头对左右的人又说又笑；看到吕蒙不能进食，便唉声叹气不止，夜不成眠。吕蒙的病好了一半，孙权便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贺，文武官员都来道喜。以后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病榻前来看望，命令道士晚上对着星辰为他祈求延长寿命。吕蒙四十二岁时，就死于内殿。当时孙权非常悲痛，减食损牙以示哀悼。吕蒙活着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赏赐给他的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全部交给府库收藏，命令主管的人在他死后全部上交，丧事务必简单节约。孙权听到这些事，更加悲伤感怀。

吕蒙年少时不学习经史典籍，每次陈述大事，常常口授其词由他人记录后作为上奏的文书。曾经因为部下缘故，被江夏太守蔡遗所弹劾，而吕蒙却无怨恨之意。等到豫章太守顾邵死后，孙权问吕蒙由谁取代，吕蒙趁机推荐蔡遗是胜任这个职务的好官吏，孙权笑着说：“你打算充当祁奚吗？”于是任用了蔡遗。甘宁粗暴，喜欢滥杀无辜，常常使吕蒙不满意，又时时违背孙权的意图，孙权对他很恼怒，吕蒙总是为他陈辞说情：“天下还没有安定，像甘宁这样勇猛的战将难得，应对他宽容忍耐。”孙权于是厚待甘宁，最终还得到重任。

吕蒙的儿子吕霸继承了爵位，赐给守护坟墓的人三百家，免除租税的田地五十顷。吕霸去世后，他哥吕琮继承了爵位。吕琮去世后，他弟弟吕睦继承了爵位。

孙权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时说：“周公瑾雄心大志，胆略过人，因此能打败曹操，攻取荆州，能够和他相比的人，实在太少了。他的高才，难于找到接替他的人，如今你继承了。公瑾过去拦截鲁子敬到东吴，把他推荐给我，我和他喝酒说话，便谈及建立帝王大业的雄才大略，这是第一大痛快事。后来，曹操收纳了刘琮的势力，声言亲率水、陆军几十万同时来江东，我询问所有将领，请教对策，谁都不愿回答，问到张子布、秦文表时，都说应

派使者带着公文，前去迎接。鲁子敬当即反驳说不可，劝我迅速召回周公瑾，命令他率大军迎头痛击曹操，这是第二大痛快事。而且他决定的计谋、策略，远远超过了张仪、苏秦；后来，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刘备，这是他的一个短处，但却不足以损害他的两个长处。周公对人不求全责备，所以我不计较他的短处而重视他的长处，常常将他比作邓禹。吕子明年轻时，我认为他只是不怕艰难，勇敢不怕死而已；在他年长以后，学问愈来愈好，韬略常常出奇制胜，可以说仅次于周公瑾，但是言谈议论略有不如。谋划消灭关羽这一点，却超过了鲁子敬。鲁子敬给我的信中说：‘成就帝王大业的人，都要利用他人的力量，对关羽不必有所顾忌。’这是鲁子敬不能对付关羽，却空说大话；我仍原谅了他，没有轻易责备。可是他行军作战，安营驻守，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辖区内，文武官员都尽心尽职，治安良好，路不拾遗，他的治军很令人称道。”

43

陈武传、虞翻传、吕岱传

——《三国志》卷五十五、五十七、六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何不并其党赦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陈武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9页）

此事翻不如禁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虞翻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9页）

杀降不武。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吕岱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3页）

【解析】

毛泽东读《三国志》时，比较注意不同人物对俘虏的不同态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他写了许多批语。这些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即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

裴松之在注《刘表传》中，引司马彪的《战略》一书补叙刘表初入荆州的情况。说到当时刘姓宗室不服刘表，气焰嚣张。刘表用当地豪族蒯越之计，诱之以利，将这些人骗来全部杀了。毛泽东读到这段内容，联想到曹操对俘虏的政策。在他看来，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曹操能取得节节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俘虏的豁达态度。比如曹操打败了张辽，生擒魏种。魏种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又背叛过曹操，但他并不杀魏种，而是“释其缚而用之”。看看刘表，想想曹操，毛泽东对刘表的作法深不以为然，写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吴书·陈武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陈武的儿子陈表爱抚部下，驻在无难。当时官物失窃，有人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便告到孙权那里。孙权便诏施明投附陈表，让陈表见机行事。陈表厚待施明，诱施明降服并供出同党。于是孙权放了施明，却将其同党全部诛杀。陈表也因此升了官。毛泽东读到这段史实时，不同意孙权只放施明而杀其手下的作法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

《吴书·虞翻传》和裴松之注还记载了虞翻对曹魏降将于禁的态度。于禁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在曹操攻打吕布、张绣、袁绍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219年，曹仁与关羽在樊城交战，情势危急，他奉命率军增援，时遇汉水泛滥，所部七军被淹，便向关羽投降。关羽将其囚禁。孙权打败关羽夺取荆州后，便把于禁释放出来，加以厚待，同他一道骑马外出。虞翻见了，大骂于禁：“你是降俘，为什么敢和我君主齐马并首？”说着就要举鞭抽打于禁，被孙权挡住了。后来孙权与曹丕修好，准备遣送于禁回魏，虞翻又坚决反对，主张杀了于禁，以儆戒那些作为人臣却有二心的人。待群臣送于禁还魏时，他再次对于禁恶语相加：你可不要以为我吴国没有人，只是我的主张未被采纳罢了。于禁虽然被虞翻三番五次地侮辱，但他还是称赞虞翻的忠烈，回去告

诉了曹丕。曹丕对虞翻也十分感念，在议事时常常为虞翻设个虚座。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说虞翻的肚量反不如“降虏”于禁，对他虐待并企图杀害“降虏”的言行进行了批评。

《吴书·吕岱传》还记载了一件吕岱杀降的事。交州刺史吕岱向孙权建议将海南三郡并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守，戴良南下却遭到安远将军士徽的拒绝。吕岱上表请求讨伐士徽，与戴良合兵一处，大军直指海口。士徽害怕了，率兄弟六人向吕岱投降，结果吕岱将其全部斩杀。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毛泽东不仅读《三国志》，读其它史书如《新五代史》等也留下了反对杀降、杀俘的批注，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主张是一贯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制定和坚持了正确的俘虏政策，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项即是“不搜俘虏腰包”。正确对待俘虏，不打不杀，尊重其人格，不动其财物，既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瓦解敌人、化敌为友的重要策略。抗战时期，我军对日军俘虏加以宽待和教育，使他们觉悟过来，建立起“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日本人反抗同盟”等组织，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瓦解日军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在火线上实行“随俘随补”，对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兵经过短期教育，即补入部队成为“解放战士”，使我军既能连续作战，又越打越多。

毛泽东确定的优俘政策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美名。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救出父母双亡的日本小姑娘，一直被日本人民传为佳话。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英等国的军人，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被俘的印军官兵，获释后都对中国军队的武德倍加赞扬。足见毛泽东的优俘政策影响之深远。

陈 武

【原文】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武往修谒，时年十八，长七尺

七寸，因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及权统事，转督五校。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尤为权所亲爱，数至其家。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葬。

子修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脩都亭侯，为解烦督。黄龙元年卒。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皆共亲友。尚书暨艳亦与表善，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从〕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表于大义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表欲得战士之力，倾意接待，士皆爱附，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都督，封都亭侯，以继旧爵。表皆陈让，乞以传修子延，权不许。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杨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在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复为司马代敖。延弟永，将军，封侯。始施明感表，自变行为善，遂成健将，致

位将军。

【译文】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时，陈武前去拜见。当时年方十八，高七尺多（古代度量衡），后来因跟随孙策渡江，征讨中建有战功，被拜为别部司马。孙策打败刘勋，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庐江人的力量，孙策认为庐江人很能打仗，就让陈武统领他们。所到之处，无有不克。到孙权掌管政权时，转领五校。陈武仁厚好施，乡里及远方客人都依托于他。他也尤其受孙权亲睐，多次到他家里。由于多次立功，官位到偏将军。建安二十年，陈武随孙权攻打合肥，奋战而死，孙权很悲痛，亲自出席他的葬礼。

陈武的儿子陈修，有他父亲遗风，年十九岁时，孙权召见并奖励他，让他作别部司马，给他五百人。当时新兵多有叛逃的，由于陈修抚慰和教导有方，没有一人离开。孙权认为陈修是特别的人材，拜他为校尉。建安末年，追记于功臣之后，封陈修都亭侯，担任解烦督，黄龙元年去世。

陈修的弟弟陈表，字文奥，和陈修是同父异母，少年时即有名气，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都是好朋友。尚书暨艳也对陈表很好。后来暨艳获罪，当时的人们都竞相为自己辩护。唯独陈表却不然，士人因此尊重他。后迁任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陈修死后，陈表的母亲不肯侍奉陈修的母亲，陈表对他的母亲说：“兄不幸早逝，我统管家事，应当侍奉嫡母。母亲如果能够为我屈尊俯就，侍奉嫡母，那就是太如我愿了。如果不能，则应当住在别的地方。”陈表在大义上如此公正不私，于是两位母亲很感动，相处泰然。

陈表因为父亲战死沙场，请求作军队将领，领兵五百人。陈表为了迎得战士同命，全心对待他们，士兵都很听从他，乐于为他效命。当时有人盗窃了官府之物，怀疑是施明所为，施明向来强悍，对他收审拷问极其残毒，但他宁死也不说话。廷尉以此向孙权报告。孙权认为陈表能得猛士之心，让廷尉把施明交给陈表，让陈表以情诱导，了解实情，陈表便打开刑具，让施明洗浴，更衣，然后设酒食款待诱导他。施明折服于陈表，并把其他同党都供

出来，陈表把这些都写下来，向孙权报告。孙权更是认为陈表不凡，为了成全陈表的名声，就赦免了施明，然后把他的同党全都杀了。并迁任陈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继承其父爵位。陈表都推让了，请求传给陈修的儿子陈延，孙权不同意。嘉禾三年，诸葛恪领命任丹阳太守，讨伐山越，让陈表任新安都尉，与诸葛恪成并进之势。开始时，陈表所受赐的有二百家人，在会稽新安县，陈表一一挑选，都是好兵。于是上疏请求让他们恢复地位，充足兵力。诏书说：“你的父亲对国家有功，国家以此为报，你怎能辞让呢？”陈表说：“现在要消灭国贼，报父仇，应以人为本，白白地浪费一些精锐作为童仆，这不是我的本意啊。”都把这些用来补充队伍。陈表所在州郡将这件事报到朝廷，孙权很是赞许。让当地官员在户籍上给以办理。陈表为官三年大量招降纳叛，得以使队伍过万人。胜利后准备返回，时逢鄱阳一个叫吴遽的造反作乱，攻城掠地，使邻县动摇，陈表于是越界讨伐，打败吴遽，吴遽投降。陆逊拜陈表为偏将军，加封都乡侯。在章阬屯兵。三十四岁时去世。其家产都用来养兵，死的时候，妻和子都没有住的地方。太子登为她们修建屋宅。其子陈敷，年为十七岁，拜为别部司马，授以兵卒四百人。陈敷死后，陈修子陈延又作司马，陈延的弟陈和，后又当将军，并受封侯。原来的施明感激陈表，改恶从善，也成为一员骁将，位至将军。

虞 翻

【原文】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经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侯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

“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谏草创之计，是以行耳。”

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廷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紘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彫摩益光，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蓄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

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门，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咸显名。

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晃，廷尉尚书，济阴太守。

【译文】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会稽太守王朗任命他为功曹。孙策讨伐会稽时，当时虞翻正遭遇父丧，听到消息后披麻带孝地就来到府门前，王朗想来亲迎他，他就脱下孝衣进去拜见王朗，劝王朗不要与孙策作战。王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迎战孙策而遭惨败。就逃亡于江海之上。虞翻追随王朗出逃，一路保护他。逃到会稽东部的候官，但县长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虞翻去劝说他，才放下城门让他们进城。王朗对虞翻说：“你家中还有老母待养，现在可以回去了。”虞翻回家后，孙策重新任命他为会稽功曹，用交待朋友的礼节来对待他，还亲自登门拜访。

孙策喜欢纵马驰骋，四处游猎，虞翻劝谏道：“大人动用乌合之众，驱使散漫的兵士，却都能得到他们的死力相报，就这点而言，即使汉高祖刘邦也比不上您。但是您常常轻装外出隐匿行动，随从官员不及整装，官兵们也会因此而苦恼，凡为人君者，不庄重就不会有威势，所以白龙化为鱼，就会为豫且伤目；白帝之子放纵自己成一条白蛇，刘邦一剑杀了他。希望大人千万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孙策说：“你的话很对。不过，我时常要考虑一些事情，端正坐着时感到烦闷，而有些计谋只有像裨谿那样到野外草拟才行，所以我

常常轻骑出行。”

虞翻出任富春县县令。孙策逝世时，许多官员想一起去参加丧礼。虞翻说：“恐怕邻县山越的百姓可能有变乱，远离自己的城邑，一定会招致意外的变故。”因而就坚持留在任上，穿着丧服，为孙策服丧。别的许多县令都仿效他，全部都保持了地方上的安宁。后来虞翻所在州推他为茂才，汉朝廷召他任侍御史，曹操以司空的名义招聘他，他都不去赴任。

虞翻给少府孔融写信，并把自己所著的《易注》送给孔融看。孔融回信说：“听说延陵季子精通音乐，看了您对《周易》的研究，才知道东南地区的美好之处，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另外大作通过日晕观察天象，通过气温考察应运，追溯其中福祸吉凶的根源，与阴阳变化的规律完全符合，可谓探索深奥道理，推究万千事物的杰作。”会稽东部都尉张纮还给孔融去信说：“虞仲翔以前颇为评论者所冒犯，但他是以优秀的品德才华作为质姿的，越是雕琢磨砺，越是增加光彩，任何冒犯都不足以损害他。”

孙权任命虞翻为骑都尉。虞翻多次冒犯孙权的尊严进行谏诤，孙权不可能对他很满意，加上虞翻为人不肯苟合习俗，因而受到很多毁谤，终于被流放丹杨泾县。吕蒙计划进攻关羽，就托病回建业，以虞翻精通医术为由，请求让虞翻随军救治，其实是想借此机会让虞翻得到开脱。后来吕蒙率领大军向西进发，南郡太守麋芳打开城门投降。吕蒙没有占领郡城，却在城外沙滩上奏乐庆贺。虞翻对吕蒙说：“眼下南郡一心想投降的只有麋将军一人而已，城里的人哪能全都相信？为什么不迅速进城掌握全城的权力呢？”吕蒙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城里有人暗中策划闹事，多亏虞翻及早定计，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关羽失败后，孙权让虞翻占筮关羽的结局，虞翻占得兑下坎上，这是节卦，九五爻变为临卦，虞翻说：“不出两天，关羽一定断头。”结果果然和虞翻说的一样。孙权说：“你虽然还比不上伏羲般神验，但已可和东方朔媲美了。”

魏将于禁被关羽抓住后被关在荆州城内，孙权来了以后，就释放了他，并邀请和他相见。后来有一天，孙权乘马出游，带着于禁，和他并肩而行，虞翻呵斥于禁道：“你是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君主并驾齐驱呢？”说着

就举鞭抽打于禁，孙权呵斥阻止了他。后来孙权在楼船召集群臣欢宴，于禁听见乐声流泪，虞翻又说：“你想用虚情假意求得脱身吗？”孙权听了很不高兴。

孙权做了吴王以后，举行欢宴庆祝，宴会将结束时，他亲自起身给大家斟酒。虞翻却趴在地上装醉，不肯接酒。孙权离开后，他又若无其事地坐起来。孙权非常气愤，拔剑就要刺他。陪坐的人都惶恐不安，只有大司农刘基起来抱住孙权劝解说：“大王是在酒过三巡之后要杀有名望的人的，即使虞翻有罪，天下人谁知道他有什么罪呢？况且大王是因为能容纳贤士，畜养众人而闻名，所以四海之内都景仰大王的风采，如今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扔掉了，值得吗？”孙权说：“曹孟德尚且杀了孔文举，区区一个虞翻，我又有什麼不敢杀的？”刘基说：“孟德轻率地杀害才德之士，天下人都指责他。大王亲自推行道德仁义，要和尧舜一比高下，现在怎么又和曹贼攀比呢？”虞翻因此得以脱身。孙权也借机命令手下人，今后他酒后说要杀某人，都不要杀。

虞翻有次乘船出行，与麋芳相遇。麋芳船上的人多，想让虞翻避开他们，船头的人喊道：“避开将军的船！”虞翻厉声说道：“抛弃忠诚和信用，怎么侍奉君主？颠覆了故主的两座城邑，却自称是将军，有这样的道理吗？”麋芳关闭窗口不应声，连忙避开虞翻。后来虞翻乘车出行，又经过麋芳的营门，麋芳手下的官吏关闭，虞翻的车没法通过。虞翻又气愤地说：“应当关闭的门你打开了，应当打开门你又关闭了，你哪里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呢？”麋芳听了，面有愧色。

虞翻的性情粗疏方直，多次酒后失言。有一次，孙权和张昭谈论到神仙的事情，虞翻用手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他们是仙人，世上哪里有什么神仙！”如此这般，多次得罪孙权，孙权最后忍不住怒气，终于把他流放到交州。而虞翻虽身为流徙，却依然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门下的学生多达几百人。他还著有《老子》、《论语》、《国语》的注释，都在世上流传。

起初，山阴人丁览，太末人徐陵，或身份卑贱为县衙小吏，或才学不为人了解，而虞翻一见到他们，就对他们非常友好，他们也都声名显赫。

虞翻在南方住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岁时去世为止。他的灵柩送回会稽祖坟安葬，他的妻子儿女也因而得以返乡。

虞翻有十一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虞汜最为出名。永安初年，虞汜从选曹郎升为散骑中常侍，后来又担任监军使者，讨伐扶严时，因病去世。虞汜的弟弟虞忠，是宜都太守；虞耸，是越骑校尉，多次提升，最后做了廷尉，还任过湘东、河间的太守；虞曷，是廷尉尚书，济阴太守。

吕岱

【原文】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出守吴丞。权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岱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召署录事，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瑒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瑒据攸县，龙在醴陵。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斩龙，迁庐陵太守。

延康元年，代步骖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权又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迁安南将军，假节，封都乡侯。

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

之必也。稽留不逮，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徼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徼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屯长沙沔口。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濬共讨定之。嘉禾三年，权令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后徙蒲圻。四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权复诏岱督刘纂、唐咨等分部讨击，春即时首降，岱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桓、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权诏岱曰：“厉负险作乱，自致梟首；桓凶狡反复，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梟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著。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潘濬卒，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顷之，廖式作乱，攻围城邑，零陵、苍梧、郁林诸郡骚扰，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路驿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复还武昌。时年已八十，然体素精勤，躬亲王事。奋威将军张承与岱书曰：“昔旦爽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蹶，如此足下过廉颇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礼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尽此美耶！”及陆逊卒，诸葛恪代逊，权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拜子凯副军校尉，监兵蒲圻。孙亮即位，拜大司马。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饱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

耳目，其贵安在？”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

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礼，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谈者美之。

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凯嗣。遗令殓以素棺，疏巾布礼，葬送之制，务从约俭，凯皆奉行之。

【译文】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是广陵郡的县吏，避乱南渡。孙权执政时，吕岱到幕府拜谒孙权，孙权派他出任吴县县丞。孙权审理各县仓库和囚犯。各县县令和县丞都来进见孙权。吕岱处理法律事务及应对各种问题都很合孙权心意，孙权就调他行署理录事，又放他出补余姚长。他召募壮士，得一千多人。会稽、东治五个县的强盗吕合、秦狼等人制造骚乱，孙权任命吕岱为督军校尉，和将军蒋钦等人率军队讨伐他们，终于擒获吕合、秦狼，五个县得到平安，吕岱被任命为昭信中郎将。

汉建安二十年，吕岱督率孙茂等十个将领参加攻取长沙三郡的战斗。而安成、攸县、永新、茶陵四个县的官员一同进入阴山城，聚众抗击吕岱。吕岱进攻并包围他们，他们很快就投降了。三郡得以平安。孙权留下吕岱镇守长沙。安成县县长吴砀以及中郎将袁龙等人和关羽勾结，再次进行反叛骚乱。吴砀占据攸县，袁龙屯守醴陵。孙权派横江将军鲁肃攻打攸县，吴砀突围而去。吕岱攻打醴陵，则擒获并斩杀了袁龙。吕岱因功升任庐陵太守。

汉延康元年，吕岱接替步骧任交州刺史。他来到交州后，高凉的强盗头目钱博要求投降，吕岱秉承孙权旨意，任命钱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另外郁林少数民族的强盗进攻围困郡县，吕岱讨伐并击败了他们。这时，桂阳、浚阳的强盗王金又在南海边界上聚众骚扰，首先作乱，成为祸害。孙权又下令吕岱讨伐他们，吕岱活捉了王金，并将他回送到京都。这次战斗，总共斩获一万多人。吕岱也因而升任安南将军，授予符节，封为都乡侯。

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孙权任命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接替士燮原来的职务。吕岱宣布分出海南的三个郡作为交州，任命将军戴良为交州刺史，海东的四个郡作为广州，吕岱自为刺史。他派戴良和陈时南下赴任，而士徽不接受命令，率兵守卫海口以抗拒戴良等人。吕岱于是上书请求讨伐士徽的罪行，他督率部队三千人昼夜不停地渡过海峡。有人对吕岱说：“士徽凭借几代人的恩德，为一州人所归附，不能轻视他。”吕岱说：“现在士徽虽心怀叛逆的念头，但他想不到我们会突然来到，如果我们秘密进军，敏捷行动，攻其不备，一定可以打败他。倘若行动迟缓，不能速胜，使得他们有了准备，他必将据城固守，七郡的蛮族人，将会像云那样聚合在他旁边，像回声那样响应他，这样即使再有智谋，也没法应付了。”

于是吕岱迅速发兵，路过合浦，和戴良合兵而进。士徽听说吕岱亲自领兵而来，果然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付，就带领兄弟六人脱光上衣，以待罪之身迎接吕岱，吕岱将他们全部处决，并把首级送往京都。士徽的大将甘醴、桓治等人率领士兵攻打吕岱，吕岱奋而反击，大败之，因而被封为番禺侯。于是担任广州刺史，交州刺史不变。平定交州后，他又进讨伐九真，斩获以万计。他又派从事到南面宣示国家教化，以至于境外的扶南、林邑、堂明各王，都派遣使者进献贡品。孙权嘉奖吕岱的功劳，进封他为镇南将军。

吴黄龙三年，由于南方土地清平安宁，就把吕岱调回屯守长沙渚口，正好碰上武陵的少数民族蠢蠢欲动，吕岱和太常潘濬共同讨伐平定了他们。嘉禾三年，孙权命令吕岱兼领潘璋的部众，屯守陆口，后来又迁到蒲圻。嘉禾四年，庐陵强盗李桓、路合，会稽东冶强盗随春、南海强盗罗厉等人一下子同时起事，孙权又命令吕岱督领刘纂、唐咨等人分兵讨伐他们。随春马上首先投降，吕岱任命随春为偏将军，让他统领原来的部队，使他终于成为吴国的一名将军。李桓、罗厉等人都被斩首，首级传送到京都。孙权向吕岱颁发诏书说：“罗厉依仗天险，聚众作乱，自己招致枭首的结局；李桓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已经投降，又再次反叛，国家对他们前后进行了多次征伐，多年不能捕获他们，如果不是您来指挥策划，又有谁能杀得了他们？您忠诚武勇的气节，在这件事情上更是昭著。现在首恶已经消灭，大小强盗全被震慑，其

余的小股匪徒，会很快像扫地一样被您消灭。从今以后，国家永远不再有被南方牵制的忧虑了。三郡安宁，没有令人心惊胆战的惊扰，还使得那里的顽民归顺，并供给赋税劳役，您的功绩深深地为人叹服。奖赏这个月内就会送到，这是国家通常的规定。如何制定当地适宜的法令，您可以自己裁决。”

潘濬去世后，吕岱接替他兼理荆州文书，他和陆逊一起往在武昌，仍然督率蒲圻军。不久，廖式制造骚乱，攻击围困城邑，零陵、苍梧，玉林各郡动荡不已。吕岱自己要求马上出发，他日夜兼程，赶赴战场。孙权派遣使臣随后任命他为交州州牧，又派唐咨等将领连续不断地增援吕岱，攻打讨伐了一年，打败了廖式，斩杀了廖式以及他派往各地的伪官属，如临贺太守费杨等人，消除了他的党羽，郡县得以平定。吕岱又返回武昌。这时他已八十岁了，但他的身体仍然精壮勤劳，对国家大事总要亲身体验，努力干好。奋威将军张承给吕岱写信说：“从前周公旦和召公奭辅佐周室，《诗经》的《周南》、《召南》都有歌颂他们的诗篇，现在就是你和陆先生了。尽忠勤勉你们互相争先，功劳尊荣你们互相推让。你们的功业是凭自己的威信完成的，你们的教化与道义吻合。君子赞叹你们的德行、小人喜欢你们的善良。文书工作繁忙，您的宾客又络绎不绝，您虽然疲惫，却不放弃工作，虽然劳累，却不知倦意，我还知道您上马总是自己跳上去，不用垫脚的东西，如此这般，是您超过廉颇的地方，而你做起来是多么得心应手啊。《周易》有这样的话：‘礼仪讲究恭敬，德行讲究丰盛’。您怎么能同时占有这些美德呢？”

到陆逊去世后，诸葛恪接替陆逊，孙权就将武昌分为两部分，吕岱统领右部，从武昌往西直到蒲圻，都归他管辖。他升为大将军。孙权任命他的儿子吕凯任副军校尉，在蒲圻督率军队。孙亮即位后，任命吕岱为大司马。

吕岱一身清静，只知奉行公务，他到过的地方都有可称述的政绩。起初，他在交州、好多年不养家，他的妻子儿女陷入饥饿困乏的境地。孙权听说后，不由为之叹息，并为此责备群臣说：“吕岱远在万里献身出力，为了国家不辞劳苦地工作，他家里生活困难，我却不能及时了解。你们身为我的股肱耳目，责任心在哪儿？”于是他赏赐吕岱家中钱米布帛，每年都有固定的数目。

开初，吕岱和吴郡人徐原亲近，徐原为人慷慨激昂，很有才华志向，吕

岱知道他可以成事，就赠送他交际穿的帛单衣，和他共同探讨问题，后来又荐举他，使他官至侍御史。徐原性情忠诚豪壮，喜欢直言不讳，吕岱有时考虑问题有疏漏，徐原就直言谏诤，还公开议论吕岱的过失。有人将 he 说的话告诉吕岱，吕岱却赞叹道：“这就是我重视德渊的原因。”到徐原死时，吕岱为他痛哭，十分哀伤地说：“德渊是我吕岱的益友，现在他遭到不幸，我还可以从谁那儿得知自己的过错呢？”谈论的人无不赞美吕岱的这种精神。

太平元年，吕岱年满九十六岁而去世，他的儿子吕凯继承了他的爵位。吕岱留下遗言，让家里人用不上漆的棺木装殓他，给他穿用粗布做的头巾，麻衣单衣，葬礼的仪式也务求节俭。吕凯都按他的要求去做。

44

骆统传

——《三国志》卷五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买壮丁。

振古如斯。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骆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0页）

【解析】

这两句批注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认识和批判。

《三国志·骆统传》载有骆统给孙权的一道上书，言及当时劳役征发之弊时说，“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毛泽东读到此处批了三个字：买壮丁。

按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和兵役制度，青壮年男子都要服兵役和劳役，称为“壮丁”。“壮丁”的年限规定，各朝各代不一样，一般16—60岁都可能被征发；“壮丁”的抽法也五花八门，宋代文天祥《已未上皇帝书》中说：“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也有采取抽签形式的。

无论是兵役还是劳役，都很艰苦繁重，饱受欺凌和压迫，所以人们都千方百计加以逃避。买壮丁即为其中的一种。那些殷实之家，或向地方官员行

贿，或以钱物代役，或出钱雇他人代役，都可以达到逃避征发的目的。但也有为此倾家荡产的。那些无钱可出的贫苦农民只好在服役中忍受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不管是应役还是买壮丁，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一个沉重负担，所以骆统说“百姓虚竭，嗷然愁扰”。

骆统在上书中陈述了征发给百姓带来的困苦之后，又列举了当时各级官吏的失职行为：唯上司是从，急功近利，从不关心民众疾苦。对此毛泽东批道：振古如斯。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皇帝以下大小官员等级森严，绝不能越雷池一步。上司对下级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使之鸡犬升天，也可以使之人头落地。因此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办事机械而无主见。同时，专制主义也养成了官场上欺上瞒下、文过饰非、急功近利的作风，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顾百姓死活。历史上虽然有的朝代实行过“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也有个别“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所谓“清官”，但更多的是黑暗统治和残酷压榨剥削，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广大农民苦不堪言。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有通盘的认识和研究，对广大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充满着深刻的同情心。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专门论述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时他写道：“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精深研究和深刻认识，为他创立正确的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文】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父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统时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其母送之，拜辞上车，面而不顾，其母泣涕于后。御者曰：“夫人犹在也。”统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顾耳。”事适母甚谨。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归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统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统死，复领其兵。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病，民户损耗，统上疏曰：“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剥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闲，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场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

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以随陆逊破蜀军于宜都，迁偏将军。黄武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数陈便宜，前后书数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载。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权与相反覆，终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译文】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他父亲骆俊官做到陈郡相，被袁术杀害。骆统的母亲改嫁，成为华歆的妾。骆统当时八岁，就和亲人一块回到会稽。他的母亲来送行，骆统拜辞上车后，向前不回头看。他的母亲在后面哭，赶车的人说：“夫人还在那儿呢！”他说：“我不想增加母亲的痛苦，所以不回头看她。”他服侍嫡母很恭敬。当时遇上灾荒，乡里以及远方客人有很多人日子穷困，骆统为了帮助他们就减少饮食，她的姐姐品行良好，寡居回家，没有儿子，她见了骆统的样子很为骆统难过，多次追问骆统原因。骆统说：“士大夫们糟糠还不够吃的，我哪还有心独自吃饱！”姐姐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告诉我，而这样折磨自己呢？”于是就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骆统，又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也认为儿子很贤惠，就让自己分担施舍，由此他名声显露。

孙权以将军的身份兼任会稽太守时，骆统二十岁，被孙权试用为乌程相，乌程的百姓超过一万户，都赞叹骆统对百姓的治理有恩。孙权嘉奖他，召他任功曹，兼理骑都尉，把堂兄孙辅的女儿嫁给他。骆统的志向在于帮助孙权弥补不足，洞察万事，如果有什么见闻，他绝不会把晚上的事情留到天亮去说。他经常劝说孙权尊重并接纳贤能之士，努力探求时政的利弊。粮食赏赐

时，可以使每个人分别进见，对他们问寒问暖，向他们施以亲密的感情，诱导他们，使他们发表议论，从中观察他们的志趣，使他们都感恩戴德，心里怀着想报恩的念头。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他后来外出任建忠中郎将，统领武射吏三千人。到凌统死后，他又统领凌统的部队。

这时期劳役繁多，加上瘟疫流行，百姓的门户减少。骆统上书说：‘我听说作为一国君主，是以占据辽阔的疆土为富强，以控制威权和赏罚为尊贵，以推行道德仁义为荣耀，以永垂不绝的胤嗣为福祚。但是，财物要靠百姓的生产，强盛要依赖百姓的力量，威权要凭借百姓的势众，福祚要仰仗百姓的繁育，道德要期待百姓的兴旺，仁义要通过百姓的实行。这六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后，才能顺应天命，蒙受福运，保全宗族，巩固国家。《尚书》说：‘民众没有君主就不能轻松且安宁，君主没有民众就不能开拓四方。’由此推论，百姓要依靠君主得以安定，君主要依靠百姓得以成功，这是一条不会改变的规律。如今强大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四海之内还没有平定，三军却有无尽的劳役，江岸却有不懈的武备。赋税征调频繁，这个问题由来积年，加上灾祸瘟疫造成的死亡，郡县空虚，田野荒芜。听我所辖城邑的报告，百姓的户数逐渐减少，且多是老残病弱，壮夫很少。听到这个报告时，我心急如焚，思索其中的缘故，老百姓没有见识，他们既有安守故土不愿迁徙的习惯，且又因为先后外出当兵的人，活着生活困苦没有温饱，死后尸骨抛弃不再回来，所以他们更为此留恋故土、害怕远出，外出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死亡。每次有征调劳役的任务时，贫穷人家负担沉重的人先被输送，家中小有钱财的，会把钱财全部拿出来行贿，为了逃避劳役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轻率剽悍的人就逃进深山险恶之处，入伙干起强盗的行当。百姓非常虚弱枯竭，他们因为饥饿而忧愤烦恼，因为忧愁烦恼就不去生产，不生产就招致穷困，招致穷困生活就没有乐趣，所以口腹饿急了，奸邪之心就会萌动，离心叛逆的人就多了起来。我还听说在民间，没有固定的居所，勉强能够自给的人生下的儿子，很多人不抚养了。就连屯田的部队中那些贫穷的士兵，也有很多人抛弃儿子。上天生育他们，而他们的父母却杀害他们，这种情况我担心会违逆和祥的气氛，触动阴阳使之激化，况且陛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这是无穷无尽的功业，强

盛的邻国庞大的敌人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边疆正常的守备不是个把月的任务，如果军队和百姓不断减少，而后代子孙却不繁育，就不可能坚持长久的岁月，以取得我们的胜利。凡国家有百姓，就像船中有水，水停则船只安定，水动则船只危险。百姓虽然愚昧，却不可欺骗；虽然软弱，却不可压迫，因此英明的君主对百姓很重视。因为国家的祸福是由百姓来决定的，所以君主要和百姓共兴衰，就要通过观察民情来制定政策。当今地方官员，是亲近百姓的职务，只能任用干练，并且能取消目前的苛政，然后再把恩惠作为治理的手段，符合陛下像上天覆盖大地那样的仁义、勤苦体恤民情的恩德的人，官员的政务，百姓的习俗，一天天败坏，逐渐衰败，这种形势不能长久下去。凡治病要在病情恶化之前，除祸患在祸患尚未延蔓之际，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占用一点闲暇的时间，注意思索省察，弥补不足，计划周密，考虑长远，使残杀的百姓得到繁育，使百姓的财富增加。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这是我骆统最大的愿望，也是足以使我死而不朽的功德。”孙权被骆统的话所打动，因而对骆统的意见特别重视。

由于骆统跟随陆逊在宜都打败蜀军，因而升为偏将军。黄武初年，曹仁进攻濡须，派其他部队的将领常雕等人袭击中洲，骆统和严圭共同抗击魏军并打败了他们，因而被封为新阳亭侯，后来任濡须督。他多次陈述有利于时政的见解，前后几十次上书，因为文字太多，不能全部记载。尤其是他认为那种托名隐居以诱主召募的行为在民间助长了邪恶，败坏了习俗，容易产生叛逆的思想，应当马上停止对这种人的安排。孙权和他反复争辩，终于还是实行他的办法。他享年三十六岁，黄武七年去世。

45

全琮传

——《三国志》卷六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都是废话。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全琮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2页）

【解析】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孙权派太子孙登率军出征，全琮向孙权秘密上表表示反对，他说：“自古太子从不偏征，跟着部队是安抚官兵，留在皇宫是监理国家大事。现在太子东征，与古制不符。”读至此，毛泽东批道：都是废话。

历朝历代的太子，因为是未来的皇帝，大多养尊处优，倍受溺爱，皇帝本人以及大臣们不让他们到实践中去锻炼，更不愿让他们去经受血与火的战争考验。这就是全琮所谓的“古制”。

显然，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历朝皇帝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因为养尊处优、缺少磨炼的缘故。所以他多次强调高级干部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化，应该让他们到火热的生产和革命的实践中去经受考验。毛泽东自己也注意以身作则，他对毛岸英的教育和严格要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原文】

全琮字子璜，吴郡钱塘人也。父柔，汉献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弃官归，州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尉。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柔为长史，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县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梟其将军尹卢。迁琮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四年，假节领九江太守。

七年，权到皖，使琮与辅国将军陆逊击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黄龙元年，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尚公主。

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赤乌九年，迁右大司马、左军师。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迂。初，权将围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言次

及之，琮对曰：“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_■，赐累千金，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十二年卒，子怿嗣。后裴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怿兄子祎、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

裴松之注：《江表传》曰：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臣窃忧疑。”权即从之，命登旋军，议者或以为琮有大臣之节也。

【译文】

全琮，字子璜，吴郡钱诏人。他的父亲全柔在汉灵帝时被推举为孝廉，补任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时，他弃官回家。州里征召他任别驾从事，朝廷也下诏书让他去就任会稽东部都尉。孙策到吴郡后，全柔率领部队首先投靠孙策。孙策任全柔为丹杨都尉。孙权任车骑将军后，任命全柔为长史，后又升作桂阳太守。全柔有一次派全琮送几千斛米到吴郡，让他交换些东西。全琮到吴郡后，却把米都散放出去，空船返回。全柔大怒，全琮跪下磕头说：“我认为你要我换回的东西并不急用。而吴郡的士大夫正遇到极大的困苦危难，所以我就周济了他们，来不及禀报您。”全柔这才改变了态度，认为儿子与众不同。当时中州的士人因为逃避祸难南下，投到全琮家里的数以百计，全琮倾尽家产来帮助他们，和他们同甘共苦，因而远近扬名。后来孙权任命他为奋威校尉，派他带领几千名士兵讨伐山越。他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招募兵员，得精兵一万多人，进军屯守牛渚，逐渐升为偏将军。

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将领关羽围困樊城、襄阳，全琮上书陈述讨伐关羽的计谋，孙权当时已经和吕蒙暗中策划袭击关羽的战斗，他担心事情泄露出去，就按下全琮的奏章不发。等到斩获关羽后，孙权在公安安排酒宴，席中他对全琮说：“您先前陈述的计谋，我虽没有答复。但今日的胜利，也有你的功劳在内。”于是封他为阳华亭侯。

吴黄武元年，魏军派水军大举进犯洞口，孙权派吕范督领各位将领抗击，双方军营互相对峙。敌人多次用轻船攻击吴军，全琮经常身披铠甲，手执兵器，不停地在江中观察警戒。不久，几千魏军水鬼从江中冒出，但早有准备的全琮击败

了他们，杀敌将军尹卢。为此孙权晋升全琮为绥南将军，进而又封为钱唐侯。黄武四年，孙权授他符节，让他兼任九江太守。

黄武七年，孙权来到皖县，派全琮和辅国将军陆逊攻击曹休，在石亭打败了他。这时丹杨、吴郡、会稽的山民又起兵反叛，攻陷所在县城。孙权把三郡的险要之处划为东安郡，让全琮兼任太守。全琮赴任后，赏罚分明，招引诱导降服的人，几年内，就达到一万多人。孙权调全琮返回牛渚，撤销东安郡。

黄龙元年，全琮升为卫将军、左护军、徐州州牧，并娶公主为妻。

嘉禾二年，全琮督率步军骑兵五万人出征六安，六安的百姓都四散而逃，许多将领打算分兵追捕他们。全琮说：“趁着别人危急时刻得到侥幸的成功，采取行动不考虑周全，这不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分兵追捕，得失各半，怎么可以说是周全呢？即使有所收获，也还是不足以削弱敌人，实现国家的希望。倘若和敌人不期而遇，损失绝对不会小。如果因不追捕而招致罪罚的话，我宁可一个人承担，也不敢用侥幸的成功来辜负国家的期望。”

赤乌九年，全琮升为右大司马、左军师。全琮为人恭敬随和，善于观颜察色，相机进献谏言，言词不曾激烈，也不曾冒犯吴主。起初，孙权要围攻珠崖和夷州，都先询问全琮的意见。全琮说：“凭着圣朝的威势，攻打什么地方不会获胜呢？不过那里是离我国本土很远的地方，大海像屏障似的隔绝其间，那里的水土具有毒性，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官兵和百姓出入那里，一定会患上疾病，转而互相传染，去的人担心都回不来，怎么可能得到很多的收获呢？轻易地损失用以卫国的军队，想用牟取没把握的微小的利益，这就是我不放心的原因。”孙权不听。军队出动一年多，官兵因患病而死的就占十之八九，孙权非常懊悔。后来他和全琮谈及此事，全琮道：“在那个时候，群臣那些不谏者，我认为他不忠诚。”

全琮成为王室至亲后，他的宗族子弟也同时蒙受恩宠贵幸，赏赐累次为千金，但他还是谦虚地对待别人，脸上从无傲色。

赤乌十二年，全琮去世，他的儿子全怱继承爵位。后来又继承他的事业统领军队，在寿春救援诸葛诞时，他首先出城投降，被魏国封为平东将军，临湘侯。全怱哥哥的儿子全祎、全仪、全静等也投降魏国，位居郡守列侯。

46

陆逊传

——《三国志》卷五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②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

③何评有理。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2页）

【解析】①

222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结果蜀军惨败，元气大伤。

毛泽东的这段评语是从蜀汉的角度为刘备的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219年，荆州归吴，关羽败亡。222年，为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刘备率大军伐吴。孙权则以陆逊为大都督，率军抵抗。双方对峙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刘备连营数百里攻吴，陆逊坚守不战，最后对刘备进行火攻，连破刘备40余营，蜀军大败，刘备逃入白帝城，次年病死。

刘备的这次失败，首先是战略上的失误。从当时形势来说，蜀汉的最大敌人仍是曹魏，而不是东吴，刘备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恢复孙刘联盟，共拒曹魏，不宜加深蜀吴间的矛盾。这一点，连赵云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孙权也遣使求和，对刘备晓以利害。但刘备报仇心切，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最终遭致惨败。

关于刘备的战术失误，历代都有人进行总结检讨。一般认为刘备劳师远征，深入吴境五六百里，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砍伐山木、连营扎寨，以阵地战的方式进攻东吴，给陆逊留下了火攻之机，导致失败。当时曹丕听说刘备连营攻吴，就认为刘备犯了兵家大忌，必然失败。卢弼《三国志集解·陆逊传》中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铎的评论，认为刘备如果不用山木扎营，而以土石垒营，就不会怕陆逊的火攻，也不会因此而失败。

毛泽东的评语就是针对钱振铎的评论而写的。他不同意钱的分析。在他看来，刘备失败的根本战术原因不在于用什么方式连营，而是采取了阵地战这种错误的作战方式。因为蜀军远征，粮草供应不上，在陆逊坚守不出的情况下，不宜与之对峙相持，而应该主动抽身，在澧水流域和湘水以西地区大打运动战，一边筹粮，一边作战，在运动中调动对手，寻机各个击破。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见识独到而精当。

作为一个运动战的大师，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对运动战的运用得心应手。红军反“围剿”作战中的“七百里驱十五日”，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等都是他运用运动战的典型成功战例。因此，毛泽东关于夷陵之战的这段评论实际上是他长期战争实践经验的一个反映。

【解析】②

222年的吴蜀夷陵之战，吴国能以弱胜强，打败刘备，全凭吴国统帅陆逊的智谋。当时刘备大军压境，气势很盛。陆逊采取了避敌锋芒，坚守不出的策略，待蜀军疲惫不虞之时，抓住其木石连营的失误，用火攻一举击溃刘备。

开始时，陆逊手下对陆逊的坚守不战十分不满，常有怨言。这些人或是老将，战功显赫，或是贵戚，自命不凡，对陆逊一介书生统领大军很不服气，私下里认为他不出战是胆小怕事，怯懦无能。这对年轻统帅陆逊来说是一个考验，他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鲁莽地去和刘备硬拚，于是他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借君命来压众。孙权拜陆逊为统帅的时候，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对他说：“有不听号令的，先斩后奏！”并告诉他：“京城里面的事由我主持，京城以外，一切由你作主。”此时陆逊用上了这一条。据《三国志·陆逊传》中记载，当手下“各自矜恃，不相听从”时，陆逊按剑怒斥：刘备用兵连曹操都惧怕三分，如今又大兵压境，彼强我弱，我虽然是个书生，但是主公命我为都督，我就要报效国家，你们必须各任其事，不用多说。军令有常，不可违犯。由此镇住了手下人。毛泽东读至此，又想到了此后司马懿与孔明对阵时借君命压众的故事，所以写下了“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的批注。

这里所说的“司马懿敌孔明”，指的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屯兵五丈原，由于劳师远征，粮食不足，打算速战速决。司马懿看出他的用意，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无论诸葛亮怎么挑战，他都坚守不战。《三国演义》中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衣物，以讽其胆小怯弱，但司马懿不但没有被激怒，反而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只是他手下众将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纷纷要求出战。如何在部下面前保住不甘受辱的面子，又不动摇“以候待变”的战略方针呢？司马懿用了与陆逊同样的办法：借君命来压众。他向魏明帝上书假意请伐。魏明帝知其心意，特派人杖节到司马懿军中，传达不准出战的命令。这样一来不出战就变成了皇帝的旨意，谁还敢多言。当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他对手下说：司马懿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不过是“以示武于其众”罢了。君命有所不受，

他若真想交战，又何必到千里之外去向天子请战呢？司马懿这一招确实高明，诸葛亮尽管能洞察其用心，却也无可奈何，结果忧劳成疾，病死五丈原。蜀军也不战自退。

在历史上，由于司马氏篡魏的缘故，司马懿的名声并不好，远逊于诸葛亮。但毛泽东却不这样看。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乎比曹操高明。从不人云亦云，这正是毛泽东的见识比别人高明之处。

【解析】③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刘备兵败夷陵，狼狈逃回白帝城后，陆逊手下的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要求陆逊再发大军追上去，陆逊不答应。他们便纷纷上书孙权，说再追击过去，定能生擒刘备。孙权也想趁机一举攻占巴蜀，但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先向陆逊征求意见。陆逊会同征北将军朱然和偏将军骆统，三人上书孙权，力呈退兵的理由，认为曹丕召集将士，表面上是征讨刘备，内心里另有奸计，不得不防，应以撤兵国防为好。

对此，《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引了何焯的一段评论。何焯认为陆逊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大胜之后，将领容易骄傲，士兵容易懒惰。如果沿长江逆流而上攻刘备，没有回旋余地，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况且刘备老于兵道，在四川建立蜀国已经牢固了，他退往白帝城，只是因为曹仁率军在靠近蜀国的南郡，担心两面受敌而已，并不是真怕东吴一方。东吴如再向西追击，转守为攻，到那时主客异势，必然对东吴不利。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评有理”。

显然，毛泽东是赞成何焯的分析的。在魏、蜀、吴三国中，虽然蜀国实力较弱，刘备新败，势力进一步受损，但刘备能与魏、吴长期抗衡，也是一世英雄，并非无能之辈，加之他内有贤相相助，外有猛将拱卫，希望一下子将其吞灭是不现实的。一句话，夷陵之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三国鼎立的格局。在三分天下的大势下，三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常常是既联合又斗争，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夷陵战前，为共同对付刘备，孙权与

曹丕暂时交好，但曹丕并非真的想助孙权，而是坐看鹬蚌相争，伺机从中渔利。事实上，刘备刚败，他就派三路大军大举进攻东吴，两路牵制东吴的后方，一路直逼南郡。幸好陆逊料敌在先，已将部队火速退往荆州，分兵抵抗接应，才避免了一次大的损失。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陆逊的决策都是对的，何焯的评论也是正确的。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虽然他善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抓住战机，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蒋家王朝心脏，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举攻占汉城等战例，都是穷追猛打的杰作。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政治家，毛泽东也特别注意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审时度势，保持冷静的头脑，在达到预定战略目的后适可而止，见好即收。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指挥过不少这样的战例。

【原文】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峙，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

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都督代蒙。

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迹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诚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

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凄凄，乞普加盖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於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铍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於夷道，为备所围，求救於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军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乃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

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释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孱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

备寻病亡，子禪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禪、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於时莫与为比。遣还西陵。

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时建昌侯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射声校尉松于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尊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上疏陈时事曰：“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

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入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蓄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

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逊上疏曰：“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仇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乌窳荒裔，拒逆王师，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革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阚，威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之众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权用纳焉。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阨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蒱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戚，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

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噤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贍经恤。

又魏江夏太守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感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料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

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

时谢渊、谢宏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以事下逊。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弥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

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与，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孙休时，追谥逊曰昭侯。

【译文】

陆逊，字伯言，是吴郡吴县人。本名议，他的家族世代都是江东有声望有地位的。陆逊幼年丧父，在堂祖父庐江太守陆康的官府中长大的。袁术同陆康有仇，准备攻打陆康。陆康叫陆逊和其他的亲属们都回到吴县。陆逊比陆康的儿子陆绩大几岁，就在家替陆绩照管家务。

孙权当将军时，陆逊二十一岁，开始在将军府中任职，历任东西曹令史，又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并兼任县长。这个县连年大旱，陆逊开仓放粮救济贫民，鼓励并督促耕织生产劳动，使百姓得到实惠。当时，吴、会稽、丹杨三郡在有许多老百姓因为躲避赋役而逃跑藏匿，陆逊就此向孙权陈述了有利于国家又切实可行的建议，请求为国家招募他们。会稽山越的匪盗首领潘临，长期以来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多年都没能抓到他，陆逊率领他招募的士兵，进入深山险地去讨伐。所到之处的山贼匪盗都被降服，部队发展到两千多人。鄱

阳匪首尤突作乱，陆逊又前往讨伐。孙权任命他为定威校尉，驻军利浦。

孙权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给陆逊，并多次就当前的国家大事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建议说：“当今英雄各据一方，心术不正的恶人也在暗中窥伺，要想战胜敌人，平息动乱，没有军队不行。而山越盗匪长期作恶，就因为他们凭据着险阻的地势。我们内部也不安定，这就使我们难以考虑向外发展。现在应该扩充军队，争取山寇中的精锐部分作为我们的士兵。”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作帐下右都督。恰逢丹杨匪首费栈接受曹操的委任，煽动山越的盗匪为曹操作内应，孙权派陆逊讨伐费栈。费栈党羽众多，而前往讨伐的军队却很少，陆逊就多树牙旗，各处都布置了鼓角，晚上潜入山谷间，擂鼓呐喊，向前推进，匪兵马上就溃散了。于是，陆逊分别处置了丹杨、新都、会稽的山越盗匪，强壮的当兵，羸弱的补充民户，由此获得了几万精兵。长期的祸患被扫荡消除了。他的军队所过之处，都进行整肃清理。陆逊回军驻扎在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上书指责陆逊到非法掠取百姓，骚扰地方。陆逊后来回到京城晋见孙权，言谈中却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孙权说：“淳于式告你的状而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陆逊回答说：“淳于式的本意在保养民力，所以他告我的状。如果我诋毁他就是扰乱圣上的视听，这种做法不可提倡。”孙权说：“你这确实是淳厚诚实的君子行为，只是别人做不到罢了。”

吕蒙假托有病回建业，（经过芜湖时）陆逊前去看望他，对他说：“关羽同我们的边境相邻，您怎么又远离防区去京都呢？你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吗？”吕蒙说：“的确像你说的那样，不过我病得很重。”陆逊说：“关羽夸耀自己的勇猛气概，常常欺凌别人，刚刚又获得了巨大战功，内心骄傲狂纵，只想北进，对我们没有怀疑，现在又听说您病了，必然对我们更不加防备了。如果出其不意，一定可以将他擒住。您去京城见了主上，应该好好制定一个计策。”吕蒙说：“关羽素来勇猛，一向不好对付，况且又占据了荆州，大施恩惠与信义，加上刚得了战功，胆气更盛，打他的主意恐怕不容易。”吕蒙到了京都，孙权问他：“谁可以接替你？”吕蒙回答：“陆逊深谋远虑，是个能够做大事的人，从他的谋略与思虑来看，将来一定可以当此重任。然而他现在还不太出

名，不是关羽所畏惧的人，但接替我的人选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如果要任用他，就应该让他不要锋芒毕露，而只在暗中观察形势，寻找机会，这样定能成功。”于是，孙权召见了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

陆逊到了陆口，给关羽写信说：“前些日子知道您伺机察探到敌人的漏洞而出击，依照法度用兵，只以很少的力量便大获全胜，您的功绩真是伟大啊！敌人溃败，盟友获益，我们听到了喜讯，也不禁击节为您庆贺。想必您即将席卷中原，匡扶汉室。近日，我接受任命，来到这里，非常仰慕您的风采，很想听取您对敌的良策。”他又说：“于禁等人被擒，远近的人都欢欣赞叹，认为将军的功绩足以永垂于世，即使是古代晋文公城濮的用兵，淮阴侯破赵的谋略，也超不过您的功绩。听说徐晃等让少量的骑兵驻扎在樊城附近，以窥探您的军队动静。曹操是个狡猾的敌人，恼怒起来就不考虑后果，恐怕他会暗中增加军队，以求报仇雪恨。虽说敌军驻扎已久，但仍然保持了勇猛强悍的士气。而且打了胜仗以后，往往会患上轻敌的毛病，因此古人用兵的方法是打了胜仗，要更加警惕。希望您制订一个周密的方略，以保持自己全胜的战绩。我是个书生，粗疏迟钝，愧居这一无法胜任的职位，幸好和您这位威德卓著的将军为邻，所以很高兴尽抒一些我的看法，虽然不一定都和您的谋略相符合，但我的心情您还是可以理解的。假若您能理解我仰慕您的热忱，就希望您明察。”关羽看了陆逊的信后，认为他态度谦卑，有依附之意，因此大大放心，对吴国不再有所猜疑。陆逊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了孙权，陈述了可以擒获关羽的根据。于是孙权暗中派兵北上，让陆逊和吕蒙率军充当先头部队，很快就攻下了公安、南郡。陆逊径直前进，兼邻宜都太守，并被任命为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郡逃跑，所属各城的官长和蛮夷部落的首领都投降陆逊。陆逊请求孙权发给他金、银、铜印，给新来归附的人授予官职。这时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一月。

陆逊派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带领三千人，去攻打蜀国将领詹晏、陈凤。李异率水军，谢旌领步兵，断绝险要，很快打败了詹晏等人，并活捉了陈凤，迫使他投降。又进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把他们打得大败。秭归的大姓文布、邓凯等纠合夷兵几千人，勾结西蜀。陆逊又部署谢旌打败文布、邓

凯。文布、邓凯逃走了，蜀国用他们为将领。陆逊叫人去引诱他们，文布又率领部众回来投降，先后斩杀、擒获、招降的总共有几万人。孙权让陆逊作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升封号为娄侯。

当时荆州的流亡人士刚刚回来，有的人还没安排适当的官位，陆逊上疏说：“从前汉高祖在位，招纳延用优秀人材；光武中兴，很多的杰出人士都来归降。只要能使政教昌明，用人不一定要考虑关系的远近亲疏。现在荆州刚刚安定，有才德名望的人还没有重用，我以勤恳恭谨的愚忠，请您普施培养提拔的恩泽，使他们都得以进用。这样，天下人都会引颈倾慕您，希望归服在您广大而深远的教化下。”孙权很认真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黄武元年（222），刘备率领大军来攻打吴国西部边界，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抵御。刘备从巫峡、建平连续扎下营寨一直到夷陵县界，一共建立了几十个营寨，并用金钱、织锦、封爵和各种赏赐来鼓动这一带的蛮夷，任命将军冯习为主帅，张南作先锋，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将。先派吴班带领几千人在平地扎营，想以此挑动吴军出战。吴军众将都主张进攻，陆逊说：“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还是看看再说。”刘备知道他的计策行不通，只得带领八千伏兵，从山谷中进来。陆逊说：“我之所以不让各位进攻吴班，就是因为推测他定有诡诈。”陆逊上疏说：“夷陵是个要害的地方，是国家的门户，虽说容易取得，但也容易失去。失掉了不但会损失一个郡的地方，而且会危及整个荆州。现在我们争夺这块地方，一定得成功不可。刘备宁愿触犯天理，不守着自己的老家，而胆敢自己前来送死。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仰仗您的神威，顺势讨逆，打败敌人，就在近日。观察刘备先后这几次用兵的情况，败多胜少，由此推断，他还不足以使我们担心。我起初担心他水陆并进，现在他却放弃水军，只用步兵，又处处结营。看他的布置，必定没有其它的计谋了。希望您高枕无忧，不要挂念了。”吴军众将都说：“进攻刘备应该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如今竟让他深入了五六百里，双方相持了七八个月，他各处的险要都已牢牢地把手住了，现在去攻击他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经历的事情很多，他的军队刚刚集结时，专心一

意就为对付我们而来，所以不能去攻打他。如今他们驻扎了这么久，没捞到我们的什么便宜，战士疲劳，心情沮丧，又无计可施，杀死他的时机就在此时。”于是，陆逊派兵先进攻一个军营，没有取胜。众将都说：“这是白拿士兵去送死罢了。”陆逊说：“我已经知道了击破他们的方法。”他便下令部下各持一把茅草，用火攻来进攻蜀国的营寨。这种阵势一形成，他就率领所有各军同时进攻，斩杀张南、冯习和胡王沙摩柯等人，攻破了蜀军四十多座营。刘备的部将杜路、刘宁等走投无路，请求投降。刘备登上马鞍山，布置军队围绕着自己。陆逊督促众军士从四面向上逼近，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上万。刘备乘着夜色逃跑，驿站的人员把溃兵丢下的铙、铠甲挑到隘口焚烧，以此阻挡吴国的追兵，这样刘备才得以逃回白帝城。蜀军的舟船器械，水军、步兵的军需物资，几乎全部损失完了，尸骸漂流而下，塞满了江面。刘备羞恨交加，说：“我竟败给了陆逊，受他的侮辱，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起初，孙桓分兵到夷道。为讨伐刘备的前锋，被刘备的军队包围，便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能去救他。”众将说：“孙安东是王族；被包围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为什么不去救他？”陆逊说：“安东在军队中很得人心，他的城池牢固，粮草也充足，没什么好担心的。等我的计谋实现了，即使不去救他，他自然也会解围。”等到陆逊的计谋成功，刘备的部队果然奔逃溃败，其围自解，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先前你不来救我，我的确很怨恨你。直到今天，才知道是你调度有方啊。”

当时抵御刘备，有的将军是孙策时的旧将，有的是皇族贵戚，人人都骄傲自负，不服从陆逊的命令。陆逊手抚剑柄说：“刘备天下闻名，连曹操也畏忌他，现在他就在我们的边境，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各位都蒙受国家的恩德，应该和睦相处，共同消灭这个敌人，以报答他们所受的恩典和所负的重任。但是你们不服从指挥，这可不应该呀！我虽然是一名书生，但却是主上任命的。主上之所以委屈你们，让你们听我的指挥，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些长处，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你们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怎么可以推辞不干哩！军队有军令，是不能违犯的。”等到打败了刘备，因为计谋大多出自陆逊，众将这才心服了，孙权听说了这种情况，对陆逊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众将不听指挥的事情呢？”陆逊回答说：“我受的恩德深重，担负的责任大大超过了我的能力。再说这些将领有的可以为心腹，有的可以为战将，有的是有功之臣，都是与主上共同奠定大业的人。我虽然才劣性懦，但私下也仰慕蔺相如、寇恂对人的忍让精神，团结一致来完成国家的大事。”孙权大笑，称赞他做得好，加任为辅国将军，兼荆州牧，同时改封他为江陵侯。

刘备住进白帝城后，徐盛、潘璋、宋谦等都竞相上表说刘备必定可以擒获，请求再次进攻。孙权就这件事问陆逊，陆逊和朱然、骆统认为，曹丕大量调集军队，对外假托帮助吴国讨伐刘备，实际包藏祸心。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撤军。不久，魏军果然出动，吴国三面受敌。

不久，刘备病死，儿子刘禅继位，诸葛亮执掌国政，同孙权联合和好。当时所该做的事，孙权总是让陆逊告诉诸葛亮，并刻了自己的印鉴，放在陆逊那里。孙权每次给刘禅、诸葛亮写信都必须让陆逊看过，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就叫他修改定稿，用孙权的印鉴封好发出。

黄武七年（228），孙权令鄱阳太守周鲂诱骗魏国大司马曹休，曹休果然兴兵进入皖县。孙权于是召见陆逊，假授黄钺，任命他为大都督，迎击曹休。曹休这时才发觉上当受骗，并为此感到羞耻，但依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就同吴军交战。陆逊亲自率领主力，命令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同时推进，果敢地攻击冲破了曹休的伏兵，趁势将他们赶跑，并追击溃逃的魏军，一直打到夹石，斩杀、俘获了一万多人，车马骡驴拉的车上万辆，军需器械全部缴获。曹休回到魏国，背生毒疮而死。吴军整顿部队经过武昌，孙权命令侍从用御盖遮覆陆逊进出殿门，凡是赏赐给陆逊的，都是皇帝专门使用的上等珍品，这种荣耀当时没有人能同陆逊相比的。然后送陆逊回西陵。

黄龙元年（229），孙权任命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同年，孙权向东巡狩建业，将太子、皇子和尚书九官留在武昌，征召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鄱阳、庐陵三郡，管理并临督军务国事。当时，建昌侯孙虑在住所的堂前修造斗鸭栏，用了很多小技巧，陆逊严肃地说：“君侯您应当认真地阅读经典使自己更新受益，弄这些干什么？”孙虑立即拆掉了斗鸭栏。射声校尉孙松在众公子中最受孙权的喜爱，但带兵时玩忽职守，军纪松弛，陆逊当

着他的面对他的主吏处以髡刑。南阳谢景同意刘虞先刑后礼的言论，陆逊喝斥谢景说：“礼高于刑已经很久了，刘虞以小人之言违背先圣的教导，那都是不对的。你如今侍从太子，应该遵循仁义以彰明善言，像这样的话，是不应该说的。”

陆逊身虽在京师之外，但一心想着国事，上疏陈述时事说：“我认为现在的法令过于恶峻，下面违犯的人很多。近年来，将领、官吏犯罪，虽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谨慎而受到责罚，但天下尚未统一，您应当谋划进取，对小罪该施恩宽免，以安定臣民的情绪。况且当务之急事一天比一天多，用人应该以贤能为首要条件，除非是本质上邪恶污秽，有难以容忍的过错，否则还是应提拔任用，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效力。这是圣明的君王忘过失、记功劳，以成就王业的做法。从前汉高祖不计较陈平的过失，采纳他出奇制胜的计谋，终于为朝廷建立了奇勋，功绩流传千古。峻法严刑，不是帝王盛业的标志；只有处罚而没有宽恕，也不是安抚远方的宏图在计。

孙权打算派部分军队去攻取夷州和朱崖，都事先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上疏说：“我的意见认为，天下尚未平定，需要爱护民力才行。如今战事连年，原有的士兵不断减少，您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现在又想要大老远地去谋取夷州，来成就大事。我反复地思考，没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万里奔袭去攻取一个地方，难以预测会出现什么情况；士兵水土不服，一定会招致疾疫。如果驱遣现有的士兵去那不毛之地，结果是想要受益，却反而受损；想要得利反而受害。再说珠崖的地势十分陡峭，百姓像禽兽一样的愚昧野蛮，得到那样的百姓也不能成就事业，没有那样的兵员也不会减损部众。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已经足够图取大事了，只是应该积蓄力量然后再行动。当初桓王草创基业，兵力不到一旅，却开创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了江南。我听说治乱讨逆，要靠军队来威慑；农桑衣食，是老百姓的本业。而现在战争尚未停止，百姓还在挨冻受饿。我认为应该养育士民，宽缓百姓的租赋，使战士们能同心同德，用道义来鼓舞他们的勇气，那样中原就可以平定，天下也会归于一统了。”孙权最终还是出征夷州，结果得不偿失。

等到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又打算前去征讨，陆逊上疏说：“公孙渊凭借

着险阻巩固的地势，扣留使节，又不进献名马，实在是可气可恨。蛮夷扰乱中原，还没受到君王德化的渲染，逃藏在荒远的地区，抗拒帝王之师，以至使得陛下勃然震怒，想要亲率万乘之师泛舟渡海，却没有考虑这样做而带来的危险，去涉足则后果不可测。当今天下纷扰如云，群雄相争似虎，英豪踊跃，互相敌视。陛下凭借神武的资质，承受天命，在乌林大破曹操，在西陵击败刘备，在荆州擒获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当今的英雄豪杰，您都挫折了他们的锐气。您圣明的教化安抚，所到之处，远近的百姓都乐于归服，现在正承担荡平华夏，使天下统归大道的重任。现在您忍不下一时之气，爆发雷霆之怒，违反贵人不接近危险之地的戒条，降低自己国君的身份，这是我所疑惑不解的。我听说志在远方的人，不会半途停步；谋取天下的人，不会计较小事以损害大业。强敌正在边境，远方的百姓还未臣服，陛下乘船远征，必然会被外敌抓住可乘之机。等危机到来才知忧虑，那就后悔莫及了。假若有了大业成功的时机，公孙渊不用征讨也自然会归附。如今您连远在辽东的部众和马匹都舍不得，为什么偏偏对要抛弃江东万无一失的本业，却不觉得可惜呢？请您留下大军，以威慑主要敌人，早日平定中原，让光耀流传后世。”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禾五年（236），孙权北上征讨曹魏，派陆逊和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带着奏章去向孙权报告情况，回来时在沔中同敌军遭遇，敌军在巡逻中抓获了韩扁。诸葛瑾听说这件事后十分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返回，可敌人却抓到了韩扁，详细了解了我军的虚实。而且江水干涸，我们应该赶快撤军。”陆逊没有答复他，还在催人种蔓菁和豆子，像往常一样同众将下棋、射箭。诸葛瑾说：“伯言足智多谋，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知道主上已经回去，他们没什么可担忧了，可以聚集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了。再说我军已经把守着要害地方，若手下的将领士兵思想稳定，我们都应该用自己的镇定来安定他们的情绪，采取应变的策略，然后再撤出营垒。如果现在就表现出退兵的意图，敌人会认为我们是害怕，就会趁势前来逼攻。要是那种情势，我们必败无疑。”于是，他私下和诸葛瑾定下计策，命令诸葛瑾统率舟船，陆逊则出动全部兵马，向襄阳城进

发，敌军素来畏惧陆逊，急忙撤军回城里。诸葛瑾就率领船只撤出，陆逊则从容地整理好队伍，虚张声势，步行向船靠拢，敌军果然不敢进攻。部队到了白围，陆逊借口要停下来打猎，却在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魏国江夏郡的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当时市场兴旺，周峻等忽然杀到，人们都丢下财物进城躲避。城门堵塞得关不住，敌军就砍杀自己的百姓，这才关上城门。被吴军斩首俘获的魏军士兵，共有一千多人。对那些俘虏，陆逊都给以保护，不让士兵们去干扰侮辱，带着家属来的，还让他们前去照料。对于那些失去妻子儿子的，就供给他们衣物衣粮，厚加慰劳，然后发送他们回去。不断有被感动而仰慕的，他们互相结伴归服。邻县的民心也都向着陆逊，江夏功曹赵濯、戈阳备将裴生和夷王梅颐等人，都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归附。陆逊倾尽财帛，周济照料，并安抚他们。

还有魏国江夏太守逯式兼管军队，常常危害边境，而且和魏国老将文聘的儿子文休素来不和。陆逊听到这个情况，就伪造给逯式回信说：“收到你诚恳痛切的来信，得知你与文休长期不和，结有仇怨，势不两立，打算前来归附，我立即把它作为密件呈送主上并上表奏闻，我已集结部队准备迎接你。这件事必须隐密，迅速慎重地进行，你再将决定的日期告诉我。”吴军把这封信放在边界上，逯式的士兵拾到后拿给逯式看，逯式惶恐畏惧。于是自己送妻子儿女回洛阳当人质。从此吏士不再亲附他，最终被免职罢官。

嘉禾六年（237），中郎将周祗请求在鄱阳郡招募士兵，此事定下后询问陆逊。陆逊认为这个郡的百姓容易骚动难于安定，不可招募，怕因此造成贼寇作乱。而周祗坚持陈述要采取招募的做法，郡里的百姓吴遽等果然作乱，杀了周祗，并攻打抢掠各县。豫章、庐陵两郡一贯作恶的人，都响应吴遽当了叛匪。陆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兵征讨，很快就打败了他们。吴遽等率领部下投降，陆逊从中选了八千多精兵，三郡得以平定。

当时，中书典校吕壹窃据要职，滥用权力，擅自决定刑赏，陆逊和太常潘濬为此都感到忧虑。谈起来伤心得以至流泪。后来孙权诛杀了吕壹，并为这事深深自责。有关此事记载在孙权传中。

当时谢渊、谢宏等各自陈述便国合宜之事，想要兴办有利益的事业，改

变原来的做法，孙权把这事发下询问陆逊。陆逊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要想强盛需依靠民众的力量，国家的财富也是民众创造的。民众富足而国家衰弱，民众贫困而国家富强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得民心国家就安定，失民心国家就会动乱，如果不给百姓好处，却叫他们竭尽财力，报效国家，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诗经》上赞叹说：‘善于安民用人，天就会赐福禄。’请您广施圣恩，安助百姓。几年以后，等国家的财用稍微丰足一些，再作打算吧。”

赤乌七年（244），陆逊接替顾雍担任丞相，孙权在任命诏书中说：“朕以缺乏德行的资历，顺应天命气数而称帝，现在天下尚未统一，犯法作乱的人到处都是，朕日夜战战兢兢，不敢有片刻的懈怠。你天资聪慧，美德昭著，总领军务，担任上将，辅助国家，消除了祸难。你是有超世之功的人，必能得到巨大光辉的尊宠；你是具有文武全才的人，一定可以担负国家的重任。从前伊尹使商汤的事业隆盛，吕尚辅佐周武王夺得天下，像他们那样，或在内辅政或出外统兵的重任，你一个人就都兼起来了。现在用你作丞相，派使者持节代理太常傅常授予印绶，你可要发扬光大你以前的美德，建立伟大的功业，谨遵王命，安抚四方。啊！丞相要总管三公之事，并要给百官做出榜样，能不谨慎吗？你好好努力吧！原来担任的州牧、都护兼管武昌政务的职务依旧不变。”

当初，太子孙和的东宫和鲁王孙霸的鲁王宫各立门户，宫廷内外的职务多半派官宦子弟担任。全琮告知陆逊，陆逊认为，官宦子弟如果有才，不愁不被任用，但不应私自凭关系钻营来求得名利；如果才德不佳，终究会招致灾祸。况且听说两宫势均力敌，必然会产生矛盾，这是自古以来的大忌。全琮的儿子全寄，果然一面逢迎攀附鲁王，一面轻率地同鲁王交结。陆逊写信给全琮说：“您不向金日磾学习，却包庇儿子阿寄，这终究会给您的家庭带来灾害的啊！”全琮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因此对陆逊不满。等到废太子的议论出现时，陆逊上疏陈情：“太子是正统，应该有磐石一样坚固的地位；鲁王是藩臣，应当让他所受的恩荣官秩与太子有等级上的差别，彼此各得其所，上下都得以相安无事。臣恭谨慎重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您。”上了三四次书，甚至

请求亲自到京城，亲口论证嫡庶之分，以纠正过失。孙权都不采纳，而且把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流放，罪名是亲附太子。太子太傅吾粲因屡次同陆逊通信，也被下狱至死。孙权还接连派中使去责备陆逊，陆逊因此愤恨而死。当时六十三岁，家中没有什么多余的财物。

当初，暨艳提出置机构来处置贪官的建议，陆逊劝谏他，认为这样做会造成祸患。又对诸葛恪说：“地位在我之上的人，我一定要尊奉并与他一同提升；地位比我低的人，就要加以扶持。现在我看你盛气凌人，不尊长，又轻蔑下级，这不会带来安定和福气的。”还有广陵的杨竺年轻时得到盛名，但陆逊认为他最终会取祸的，劝其兄杨穆和他分家另过。他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长子陆延早死，由次子陆抗继承爵位。孙休即位后，追谥陆逊为昭侯。

47

晋宣帝纪

——《晋书》卷一

【原文】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既而从讨孙权，破之。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蹈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关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

而仁困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太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鼠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从之。其后诸亡者悉复业。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禄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于庶事，以夜继书，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留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奔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

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唯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以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士悦附焉。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余人来降。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虜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搯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帝屯于宛。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直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泝沔而上，至于朐腮，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费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住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隴康。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郿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晚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

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悝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

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持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遣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仗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帝弟孚书问军事，帝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后马步俱进。

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输于京师。四年，获白鹿，献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千载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征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预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对曰：“弃城欲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是时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帝将即戎，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遂，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沉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帝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

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救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遣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围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警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橦橦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惧。文懿大惧，乃使其所署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请解围而缚。不许，执建等，皆斩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文懿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帝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文懿攻南围突出，帝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将反，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文懿杀之。帝乃释恭之囚，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令曰：“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诬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乃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将吏从军

死亡者致丧还家。遂班师。天子遣使者劳军于蓟，增封食昆阳，并前二县。初，帝至襄平，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乃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为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嫁娶丧葬取给予官，以世子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三人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帝固让子弟官不受。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天子归美宰辅，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二年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掠柵中，帝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帝曰：“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天子遣侍中常侍劳军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郾、临颖，并前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帝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三年春，天子追封谥皇考京兆尹为舞阳成侯。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帝欲自击恪。议者多以贼据坚城，积谷，欲引致官兵。今悬军远攻，其救必至，进退不易，未见其便。帝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

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四年秋九月，帝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帝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节劳军。尚书邓颺、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诏帝朝会乘舆升殿。七年春正月，吴寇柵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长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设令贼以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梁柵中，将何以救之？”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柵中，所失万计。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谧、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为之备，爽之徒属亦颇疑帝。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荊州，来候帝。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于是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帝列阵阙下，经爽门。爽帐下督严世上楼，引弩将射帝，孙资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大司农桓范出赴爽，蒋

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短豆，^①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上奏曰：“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根据槃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前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鉴，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车驾，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诣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桓范果劝爽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万端。终不能从，乃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范拊膺曰：“坐卿，灭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颺、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

初，爽司马鲁芝、主簿杨综斩关奔爽。及爽之将归罪也，芝、综泣谏曰：“公居伊周之任，挟天子，杖天威，孰敢不从？舍此而欲就东市，岂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综科罪，帝赦之曰：“以劝事君者。”

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固让丞相。

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

^① 驽马恋短豆 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及《魏志曹爽传注》引于宝《晋纪》、《资治通鉴》七五“短豆”作“棧豆”，《御览》八九五引于宝《晋纪》作“当豆”。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请，每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諮访焉。

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帝潜知其计，不听。

夏四月，帝自帅中军，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①面缚水次，曰：“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帝曰：“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即以凌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至项，仰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

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庾綝持节，策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侯者十九人。固让相国、郡公不受。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凌为祟，甚恶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天子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追赠相国、郡公。弟孚表陈先志，辞郡公及辒辌车。九月庚申，葬于河阴，谥曰文，后改谥宣文。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晋国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庙称高祖。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① 武丘 《魏志·王凌传》、《通鉴》七五年作“丘头”。《魏志·文帝纪》甘露三年“魏帝命改丘头曰武丘”，《高贵乡公纪》同。改名在后，此时当作“丘头”。

【译文】

宣皇帝，名懿，字仲达，是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司马懿小时候即聪明有才略，博学多闻，笃信儒家学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即怀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他的同乡南阳太守杨俊，善于鉴别人材，他看到未满二十岁的司马懿，便认为是非常的人材。尚书清河人崔琰与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是好朋友，崔琰对司马朗说：“你的弟弟聪明通达，决断而英明，非你所能及。”

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各郡官员向朝廷汇报本地人材、钱粮等事，当时魏武曹操任司空，得知司马懿是个人材，便荐举他任官。司马懿清楚汉政权即将终结，不愿意屈己侍奉曹氏，便以患中风，不能起居来推辞。曹操派人夜里往司马懿的住处刺探他的动静，司马懿坚持卧床不起。曹操升为汉丞相，又任司马懿为文学掾，曹操派人去征召司马懿，对派去的官员说：“司马懿如果有装病不起，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怕被抓，不得已就职。于是派他陪伴汉献帝的太子。后来升为黄门侍郎，转升仪郎、丞相东曹的属官，不久又转升为主簿。

跟随曹操讨伐张鲁，司马懿为曹操献计说：“刘备用诈力虏获刘璋，四川人还未归服，便远道去争江陵，这是我们进攻四川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如果我方陈兵扬威于汉中，益州必然震惊，再进兵逼近，蜀国势力必然瓦解。利用这样的形势，很容易成功。圣人也不能违背时机，但圣人的高明在于不失时机。”曹操说：“人就怕贪得无厌，既得到陇右，又想得到巴蜀！”不用司马懿的计策。后来又跟随曹操征伐孙权，大破孙权军。曹操班师，孙权派遣使者乞求投降，上表向曹操称臣，并说天命该曹操当皇帝。曹操说道：“孙权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炭火炉上吗！”使者回答说：“汉朝的命运将终结，殿下您拥有天下的十分之九，所以向您称臣。孙权对您臣服，是顺天随人。虞、夏、商、周之所以不谦让而取得政权，是怕违背上天的意志。”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建立魏国，司马懿升为太子中庶子。每有朝廷大事，司马懿都参预其事，往往有奇策妙计，因此被太子信任倚重，他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

司马懿又升为军司马，他向曹操献策说：“古代箕子向周武王陈献九策，以粮食为第一要义。现在天下士兵不耕而食者将近二十余万人，这不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现在虽然兵事不断，应令士兵边屯种边守戍。”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士兵务农，积蓄粮食，国家的经费也富裕了。司马懿又反映，荆州刺史胡修为政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淫佚，都不应在边地为官。对司马懿的意见，曹操没有理睬。后来蜀将关羽把曹仁围困在樊城，于禁等七军覆没，胡修、傅方果然投降了关羽，曹仁被围困，形势更为危急。

这时汉献帝以许昌为国都，曹操认为许昌太接近敌境，想迁都黄河以北。司马懿谏阻说：“于禁等军是被大水淹没，并不是在战守之策上有什么失计，况且对国家大计也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轻易迁都，不但在敌人面前显示软弱，而且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也会出现人心不安的局面。刘备和孙权，表面亲近，内心疏远，关羽战胜，并非孙权的心愿。我方可以暗示孙权一方，让他们在关羽后面加以牵制，那么樊城的围困自然解除。”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孙权果然派将军吕蒙向西袭击公安，攻下县城，于是关羽被吕蒙擒获。

曹操以为，荆州遗民以及士兵屯田于颍川者，与南方的敌人相距太近，打算全部迁走。司马懿说：“荆楚这地方很不安稳，容易动乱，很难安宁。关羽近被打败，那些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家伙藏匿起来，伺机而动。现在如果把善良百姓迁往他处，既违背他们的意愿，又将使逃亡他乡的人不敢回乡。”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逃亡在外的人都陆续回乡成家立业。

曹操病死于洛阳，朝廷内外都满怀危惧。司马懿一手经营丧事，朝野安然无事。于是把曹操的灵柩送还邺城安葬。

魏文帝曹丕即魏王位，司马懿被封为河津亭侯，转升丞相长史。当孙权率兵西进的时候，朝中大臣以为樊城、襄阳没有粮食，不可在此抵抗。当时曹仁镇守襄阳，大臣请把曹仁调往宛城。司马懿力排众议，说道：“孙权刚刚打败关羽，这时正是他结好邻邦的时候，必不敢这时来挑衅。襄阳居水陆要冲，是御敌的战略要地，不能放弃。”他的建议竟不被采纳。于是曹仁一把火烧掉樊、襄二城，丢弃而去。正如司马懿所料，孙权果然没来挑衅，曹丕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司马懿的建议。

曹魏代汉，任司马懿为尚书。过了不久，转升为督军、御史中丞，封为安国乡侯。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去督军官，司马懿升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五年，魏文帝到南方巡视，考察魏、吴交界处的军事形势。司马懿留守，坐镇许昌，改封他为向乡侯，转升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并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官衔。司马懿坚持推辞，魏文帝对他说：“我应付各种事务，夜以继日，没有一刻安静。给你升官，并不只是荣耀，而是让你分担我的忧劳罢了。”

黄初六年，魏文帝大量调动水军征伐吴国，又让司马懿留守，对内镇压百姓，对外供应军需物资。魏文帝临行时，命令他：“我深为后方供给之事而忧虑，所以才让你担当留守之任。楚汉相争之时，曹参虽然有战功，但终以在后方供应军需的萧何为第一功。这样，使我免后顾之忧，不是很好吗！”魏文帝自广陵回到洛阳，对司马懿说：“如果我东征，抚军你总管西方的事务；如我西伐，抚军你总管东方的事务。”于是司马懿仍留守许昌。

魏文帝病重，司马懿和曹真、陈群等人在崇华殿的南堂晋见魏文帝，他们受遣命辅佐太子，处理政务。魏文帝对太子说：“如果有人离间这三位老臣，切不要生疑心。”魏明帝即皇帝位，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

孙权围困江夏的时候，同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进攻襄阳。司马懿统率各路军马征讨孙权，把吴军击退。乘胜追击，大败诸葛瑾，杀掉张霸，并获首级千余颗。司马懿升为骠骑将军。

魏明帝太和元年六月，明帝命司马懿屯兵于宛城，加官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投降魏国的时候，魏国待他很厚。司马懿认为孟达言行诡诈不可信任，向皇帝建议，也不被采纳，于是任孟达为新城太守，并封侯假节。孟达便乘机联络吴国并向蜀国表示誓死为蜀臣，来谋图魏国。蜀国丞相诸葛亮讨厌他反反覆覆，又担心他捣乱。孟达与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有矛盾，诸葛亮想把孟达的阴谋揭发出来，便派郭模诈降魏国，郭模在和申仪的过从中，把孟达的阴谋泄露出来。孟达听到他的阴谋泄露，就要举兵反叛。司马

懿担心孟达快速起事，便写信给孟达说：“将军你以前背弃刘备，托身魏国，魏国委任你为边疆大吏，让你谋图蜀国，对你可说是坦诚之至。因此，蜀国的上上下下，不管是愚人还是智者，都对你恨得咬牙切齿。诸葛亮想搞掉你，只是他没有办法。郭模所透露出的事情，那是军机大事，诸葛亮岂肯轻易让他泄露出来？这是很清楚的事。”孟达接到书信，非常高兴，举兵不举兵，又犹豫不决了。司马懿乘机悄悄发兵进讨。魏国诸将说：“孟达和蜀、吴二国勾结，应观察二国的动静，然后发兵。”司马懿说：“孟达这个人无信无义，这时正是他们之间互相猜疑的时候，应该在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时搞掉它！”于是兼程前进，只用了八天就到新城城下。这时吴国和蜀国各自派兵向西城安桥、木阑塞，来援救孟达，司马懿则分派诸将阻挡蜀、吴援军。

在此之前，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我守的新城则一千二百里，魏国得知我起兵，必然向魏国皇帝汇报，这样书信往还，要用一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我可以把城防工事修筑坚固，附近的魏军来攻，足可以抵抗。我所在的新城，地势险要，司马懿必不肯自己领兵前来；派其他将军来，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这时司马懿率兵已到，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我起兵才八天，魏国大兵已至城下，怎么如此神速呢！”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栏，以此固守。司马懿率兵渡过环城河水，破坏栅栏，直逼城下。八路齐攻，孟达的外甥邓贤、将军李辅等人开城投降。司马懿军杀死孟达，把首级传送京城，俘获了万余名敌兵，重兵驻于宛城。于是鼓励农业生产，严禁浪费，南方的士民很乐意归服。

当初申仪长久驻守魏兴，边疆大事，专权独断，往往假传圣旨私刻印信，乱封官员。孟达被杀，申仪不免心虚自疑。这时各地郡守因司马懿大胜，纷纷带着礼品前来祝贺，司马懿都收下。司马懿派人去暗示申仪，也应去祝贺，申仪来到帐前，司马懿责问他假传圣旨的事情，把他逮捕，送回京城。司马懿又把孟达手下的七千多家迁至幽州。于是蜀国将领姚静、郑他等人率部七千多人来投降。

当时边地郡县刚刚归服，大多民户没有户口，魏国想加以隐瞒。这时司马懿进京朝见天子，天子问起这件事，司马懿回答说：“敌人以严政约束部下

百姓，所以百姓不合作，不上户口。现在应以宽大为怀，只抓主要纲领，老百姓自然安居乐业。”天子又问起蜀、吴二国应加讨伐，该先讨伐谁，司马懿回答说：“吴国以为中原士兵不习水战，所以它敢于散驻在东关。大凡进攻敌人，一定要扼住它的咽喉，打击它的心脏部位。夏口和东关，是敌人的咽喉。我们佯装陆战，军队向皖城出发，引诱孙权东下，这时水军直向夏口，乘敌空虚进击，如神兵从天而降，一定能大败敌人。”天子对司马懿的计策很欣赏，仍命他屯驻在宛城。

太和四年，司马懿升任大将军，加大都督衔，假黄钺，和曹真一道征代蜀国。司马懿自西城开山修路，水陆齐进，溯沔水而上，到达朐臧，攻下新丰县。大军驻扎在丹口，因天降大雨，便班师回魏国。

第二年，诸葛亮率军进攻天水，把魏国的将军贾嗣、魏平围困在祁山。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西边出了事，非你莫属。”于是派他西进，屯驻于长安，并加都督雍、华二州诸事衔，率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人征伐诸葛亮。张郃劝司马懿分兵驻扎在雍州、眉州，作为后续部队，司马懿说：“如果前锋部队的力量能够抵挡敌军，将军你的意见是对的；如果前锋部队不能抵挡敌军而分为前军后军，这正像项羽分为三军被黥布所擒一样！”于是进军隴麋。诸葛亮得知魏国大军将到，亲自率领诸将抢收小麦。魏国诸将有些担心，司马懿说：“诸葛亮考虑很多，决断很少，一定是巩固了营地，然后抢收小麦，我军用两天时间急行军就可以了。”于是倾巢出动，日夜兼行，诸葛亮望见魏军尘烟而逃走。司马懿判断说：“我军兼程前进，已很疲劳，在通晓兵法的人看来是难得的机会。但诸葛亮不敢据渭水抵抗，这就很容易对付了。”于是进驻汉阳，与诸葛亮的军队相遇，司马懿列开阵势，准备交战。又派将军牛金用小股部队引诱敌军。两军刚刚接火，诸葛亮即败退而去，魏军追至祁山。诸葛亮屯军于卤城，占据南北二山，拦住河水，形成水防工事。司马懿攻破重围，诸葛亮夜间逃走。司马懿纵兵追击，俘斩敌军万余人。魏明帝派遣使者慰劳司马懿统率之军，并给司马懿增加封地。

当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悝都认为，到明年麦熟之时，诸葛亮必定再来进攻，陇右没有军食，应该在冬天预先运输。司马懿说：“诸葛亮两出祁山，一

攻陈仓，都大败而回。纵然他再出，必然不去攻城，而求野战，战场必在陇东，不在陇西。诸葛亮吃尽了粮少的苦头，这次败回，必然积蓄粮食。依我的预料，非有三个丰收的年头，他不会动兵！”于是他向皇帝上奏，请将冀州的农民迁至上邽种田，再把京兆、天水、南安等地的冶铸业恢复起来。

魏明帝青龙元年，开凿成国渠，修筑临晋陂，灌溉良田数千顷，因此国用充实。

青龙二年，诸葛亮又率兵十余万出斜谷，在郿州的渭水南原修筑营垒。魏明帝很是忧虑，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率二万步兵骑兵，归司马懿指挥。诸将想驻扎在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来攻，司马懿说：“百姓和各种物资都在渭水以南，那是必争之地。”于是率军渡过渭水，背水扎营。司马懿对诸将说：“诸葛亮如果富于勇气，应该兵出武功，沿山东进；如果他西上五丈原，则我各路人马就不会有战事。”诸葛亮果然西上五丈原，将要北渡渭水。司马懿派将军周当屯驻阳遂，引诱蜀军。一连几天，诸葛亮按兵不动。司马懿说：“诸葛亮想争夺渭水南原，但他不向阳遂进兵，意图很清楚。”于是派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同守备阳遂，自己率兵和诸葛亮会战于积石。在渭水南原外围大战，诸葛亮军不能前进，又回军于五丈原。这时有一颗流星坠落在诸葛亮的营垒，司马懿判断他必吃败仗，派奇袭部队袭击诸葛亮的背后，斩敌百余人，俘获千余人，有六百余人投降。

当时魏国朝廷认为，诸葛亮远道而来长途行军，利在速战速决，所以朝廷命令司马懿重守不急战，静观形势的变化。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按兵不动。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用的首饰，以激怒司马懿。司马懿果然大怒，上表请求决战，朝廷不允许，并派遣性格倔强的大世卫尉辛毗带着符节充当军师，以监督司马懿。后来诸葛亮又来挑战，司马懿忍无可忍，要出兵应战，辛毗带着符节站立在军帐外，司马懿才没有出兵。当初，蜀国将领姜维听说辛毗前来，便对诸葛亮说：“辛毗带着符节而来，敌军不会出战了。”诸葛亮说：“他本无心应战，之所以上表请战，那是向他的部下表示他勇于战斗。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能战胜我，哪里用得着千里之外去请战呢！”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写信问军事情况如何，司马懿回信说：“诸葛亮志大而不善抓时机，谋虑很多，而决断很少，好用兵而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虽然他领兵十万，已经进入我的圈套，一定能打败他。”双方对峙了百余日，诸葛亮病重逝世，他的部将烧掉营房逃走。老百姓来告诉蜀军已逃走，司马懿才派兵追击。诸葛亮的长史杨仪指挥军旗回头，鼓钟大鸣，好象要回兵相拒。司马懿认为穷寇不可追，于是杨仪整顿好部队阵容严整地离去。过了一两天，司马懿才到蜀军弃去的营垒，察看蜀军驻扎的情形，收缴了不少簿籍和粮食。这时，司马懿才相信诸葛亮确实是死了，感叹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辛毗则以为，诸葛亮的生死，还不能断定。司马懿说：“兵家重视的是军事文件、军事计划和兵马粮食，现在这些东西都扔掉了，哪有人去掉五脏还可活着的道理！应该尽快追击。”关中的道路上长着很多蒺藜，司马懿让二千军人穿上软材平底木屐在前面开路，蒺藜都刺在木屐上，然后步兵、骑兵跟随前进。追兵来到赤岸，才得到诸葛亮确实死亡的消息。当时老百姓编了一流顺口溜说：“死诸葛亮吓走活司马懿。”司马懿听到后，自我解嘲地说：“我只能预料诸葛亮活着的情况，但不能预料他死的情况！”

在此之前，诸葛亮的使者来到司马懿军前，司马懿问道：“诸葛先生身体可好？每天能吃多少饭？”使者回答说：“每天能吃三、四升米。”又问及多少政事归他处理，回答说：“二十杖以上的罪犯都归他亲自处理。”司马懿事后对人说：“看诸葛亮还能活多久！”诸葛亮之死，被他说中了。诸葛亮的部将杨仪、魏延争权夺利，杨仪杀掉魏延，吞并了他的部队。司马懿打算乘敌人内讧而进击，朝廷不允许。

青龙三年，司马懿升为太尉，增加了封地。蜀国将领马岱入侵边境，司马懿派将军牛金把他击退，斩敌首千余级。

武都氏王苻双、强端率领六千余人来投诚。

关东灾荒，司马懿从长安运来五百万斛输送到京师。

青龙四年，民间获得白鹿，司马懿贡献给天子。魏明帝对他说：“古代周公辅佐周成王，向天子贡献白野鸡。现在你戍守陕西，向朝廷贡献白鹿，这不是忠心感天，千古同心，保安国家，永垂史册吗！”

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叛，魏明帝把司马懿召至京师。魏明帝对他说：“按说这事并不值得让你去征伐，只是因为我想出师必胜，所以才麻烦你出征。你估计公孙文懿将采以什么策略？”司马懿回答说：“如果他放弃城池，预先逃走，对他来说这是上策；如果他据守辽水，和大军对抗，这是次等的策略；如果他坐守襄平城，就只会被活捉。”魏明帝问道：“你估计他选择哪一条路？”司马懿回答：“只有精明的人，才能知己知彼，事先有所放弃，这一点他是做不到的。现在朝廷大军远征，他会认为不能旷日持久，所以他必定先占据辽水而后死守，这当然是中、下之策。”魏明帝又问：“你估计来回须要多长时间？”司马懿回答：“去需要一百天，回来也需一百天，进攻需一百天，加上六十天休整，这样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这时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加上军事劳役，弄得百姓饥饿疲敝。司马懿出征之前，劝说魏明帝：“古时周公营建洛阳，萧何建造未央宫，现在我朝宫殿不完备，这是我做臣子的责任。但是现在，自黄河以北，老百姓都穷困已极，这样内有劳役，外有兵役，势不能兼顾，应该暂停内部的劳役，以救燃眉之急。”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马懿率领牛金、胡遵等步兵骑兵四万余人，从京师出发。魏明帝亲自送到西明门外，并命令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儿子司马师送过故乡温县，赏赐司马懿大量粮食、丝帛、牛肉、美酒。命令河内郡守、典农以下的官员都到温县迎接。司马懿见到故乡的父老乡亲，连日宴请。司马懿面对此景此情，深为感叹，于是赋诗一首：“自从盘古开天地，此时日月也重光。风云际会英雄出，尽力朝廷去远方。将去远方扫叛逆，征途顺路还故乡。扫清万里清宇宙，八方进献来朝王。功成告老全名节，逍遥度日在舞阳。”于是从温县出发，经过孤竹，越过碣石出，驻扎在辽水之滨。公孙文懿果然派遣步兵骑兵数万，驻扎在辽隧，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南北长六七十里，形成一道防线，抵抗司马懿所率的军队。司马懿调兵大张旗鼓地进击公孙文懿的南侧，敌人的精锐部队全部向南线转移。司马懿又调动军队从北线乘船渡过辽水，逼近敌军的大营。然后凿沉船只，烧毁桥梁，依辽水把敌营团团围困起来。又调主要兵力向襄平城进攻。他手下的将领们说道：“不进攻敌人，

只是围困，好象我们的兵力不足一样。”司马懿说：“敌人坚守不出，是想把我军拖垮，如果急于进攻，正中了他的奸计，这正象王邑在昆阳被拖垮一样。古人说，敌人虽然打算坚守不出，但他不得不出战，是因为我们攻了他的老窝，他不得不救援。敌人主力兵力在这里，他的老窝空虚，我军直捣襄平，他的兵士们有后顾之忧，这样他必然要战，就一定能打败他们。”于是整齐军阵，绕敌而过。敌人见大军绕向它的后方，果然出兵拦击。司马懿对诸将说：“我不进攻它的大营，就是想把他们调出来，现在正是败敌的好机会，不可错过！”于是挥兵迎击，大败敌军，三次战斗，都获全胜。敌人退保襄平，司马懿率兵把襄平城团团围困。

在此之前，公孙文懿得知朝廷大军出征，向孙权求救，孙权则出兵在魏军后方牵制，孙权给公孙文懿写信说：“司马先生善于用兵，变化如神，所向无敌，我深深为你老弟担心。”

当时正是阴雨天气，平地大水数尺，诸兵将非常担心，打算把营地移往高处。司马懿下令说，谁敢提议移营就杀头。都督令史张静违犯这一军令，立即杀掉，军队才平静下来。敌人凭借大水环绕，照常出城打柴放牧。诸将想把他们抓来，司马懿不允许。司马陈珪对司马懿说：“当年进攻上庸，八路并进，日夜不停，所以能在十天半月之内，攻下坚城，杀掉孟达。现在我们远道而来，迟迟不进攻，我真想不通！”司马懿对他说：“孟达的兵少粮多，粮食可支持一年，而我军四倍于敌人，粮食仅够一月食用，一个月对一年，哪能不速战速决？四人打一人，即使是二人打一人，也是应当进攻的。所以当时不怕伤亡，是军粮支持的时间有限。现在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遇上这样的洪水，条件不具备，虽然想早点结束战斗，但无能为力。自从京城出发，我不怕敌人进攻，只担心敌人逃走。现在敌人粮食快吃光了，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形成，如果抢夺他的牛马，抓获他的打柴兵士，这不是赶他逃走吗？战争是变幻莫测的，但要善于抓住变化的机会。敌人依仗人多，又有雨水阻隔，虽然肚皮填不饱，还不肯束手就擒，我们应表示毫无办法，把敌人安顿住。如果沾点小小的便宜把敌人惊走，那是失策。”朝廷听说大军被洪水阻隔，大臣请求把军队召回，魏明帝说：“司马先生善于在危险的环境中出奇

制胜，过不了几天就会把敌首抓获。”过了不久，雨过天晴，包围圈已经形成，又堆起土山，挖掘地道，兵器也准备齐备，于是发动总攻，飞箭石块，如雨而下，昼夜不停。

这时天上出现一颗流星，颜色雪白，好像长着芒刺，自襄平城西南向东北飞去，坠落在梁水河中，襄平城中的敌人惴惴不安。公孙文懿更是魂不守舍，于是派他的代理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来求降，请求解除包围，束手投降。司马懿不答应，把王建等人抓起来斩首。又向公孙文懿发出最后通牒：“春秋时楚国和郑国都是诸侯国，郑国战败，郑伯还肉袒牵羊迎接楚君。我是朝廷的大臣，爵为上公，王建等人想要我解除重围，退兵三舍，昔日楚郑关系是这样吗？这两个人大概是老糊涂，传错了你的话，我已经把他们杀了。如果你还有未尽之意，可派年轻明事理的人来。”公孙文懿派遣侍中卫演请求约定日期送公孙文懿的儿子来当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战争结局的选择，大致有五种途径，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剩下的二条路只有投降和被杀了。你不肯自缚请罪，这就表明你选择了死路，不须要送人质了！”公孙文懿突破南面的重围逃走，司马懿挥兵追击，把敌军杀得落花流水，公孙文懿也在梁水河边流星坠落的地方被杀。大军入城，树立两个标志，跟朝廷的人在一边，公孙文懿的人为一边，把公孙文懿部下十五岁以上的七千余人杀死，用尸体垒成大高台。公孙文懿的公卿以下的官员都被斩，杀掉他的部将毕盛等两千余人。归服的民户四万多，人口三十多万。

当初，公孙文懿篡夺他叔父公孙恭的官位，把他叔父囚禁起来。在反叛之前，他的部将纶直、贾范等人苦苦相劝，公孙文懿把他们都杀死。这时，司马懿把公孙恭释放，为纶直等人建造坟墓，提拔他们的子孙，于是发布命令：“古代征伐敌国，只诛杀为首的头目，一般跟着公孙文懿跑的，都在宽大之列。中原人愿意回故乡的，听从自便。”

当时有的被俘士兵因没衣服穿，冻得难熬，乞求发给衣服，司马懿不给。有人说：“正好我们有不少旧衣服，可以赏给他们。”司马懿说：“衣服是官家的东西，作为臣子，不敢私自施舍。”司马懿又向朝廷上奏，军人年岁在六十以上的，复员千余人，军官阵亡的，用棺材送回故乡。于是班师回朝。魏明

帝派使者到蓟州慰劳，把昆阳作为司马懿的封地，加上以前的二县。

当初，司马懿到达襄平之前，梦见魏明帝的头枕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你看看我的脸。”司马懿低头看去，与平常的面孔不一样，觉得很厌恶。在班师之前，魏明帝命令司马懿回军之后，镇守关中。司马懿率军来到白屋，皇帝又召司马懿回京，三日之内，连接五道圣旨。皇帝亲笔写道：“我时刻盼你来到，人来到京城，可排门而入，与我见一面。”司马懿感到有些恐惧，于是乘快车日夜兼行，从白屋至京城四百余里，一夜便赶到。司马懿被引入嘉福殿卧室，来到床前，泪流满面，问候明帝的病情，明帝拉住他的手，眼睛看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死亡前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我所以忍受痛苦不死，是等见你一面，现在见了面，我没有遗憾了。”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接受遗嘱，辅佐少年主子。

齐王曹芳登上帝位，升司马懿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曹爽各自统领三千人，共同处理朝廷政事，轮流在殿中值班，乘车出入。曹爽企图大权独揽，让尚书的奏章先交给自己，再由他向天子汇报，于是把司马懿改任为大司马。朝臣认为，以前几任大司马都死在任上，很不吉利，便任司马懿为太傅，上殿不必屈身小步，拜见天子可以不报姓名，可以带剑上殿，和西汉萧何的待遇一样。朝葬嫁娶的费用都由朝廷拨给，任他的儿子司马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三人封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司马懿坚持推辞对子弟的封官。

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国遣使远道来向朝廷进贡，西域的焉耆、危须等国，弱水以南的鲜卑等王，都派遣使者来进贡。皇帝以为这是辅佐大臣的治国之功，又给司马懿增加了封地。

当初，魏明帝喜好修建宫殿，且都设计豪华，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司马懿征辽东回来时，还有一万多人在修建宫殿，各种雕饰物，动不动就数千件。这时，司马懿请求停止修建，节省费用，发展农业，天下百姓莫不欣然悦服。

正始二年夏五月，吴国将领全琮进攻芍陂，朱然、孙伦围困樊城，诸葛瑾、步骖骚扰柰中，司马懿请求率兵征伐。朝廷的官员们认为，敌人远道而

来围困樊城，短时间攻不下。敌人攻城受挫，自然瓦解，所以应该用这种策略对付来犯的敌人。司马懿驳斥说：“边境的城池被敌人围困，大臣安坐在朝廷上无所作为，这样边境地区政局会不稳，边民会对朝廷产生怀疑，这是国家的一大忧患。”

这年六月，司马懿统率诸军南征，皇帝亲自送出津阳门外。司马懿鉴于南方又热又潮湿，不宜打持久战，便派出轻骑兵向敌人挑战，吴将朱然不敢贸然出击。于是，司马懿下令诸军休整，挑选精锐兵将，选拔登城先锋，严肃军令，作出强攻的态势。吴军连夜逃走，司马懿率兵追至三州口，杀死、俘获敌军万余人，缴获了敌人的舟船及其他军用物资，然后班师回朝。皇帝派侍中常侍到宛城进行慰劳。

秋天七月，朝廷给司马懿增加鄢师、临颖为封地，加上以前四县，计有民户四万。他的子弟十一人都封为列侯。司马懿功勋越来越大，却更加谦虚谨慎。因为太常官常林是他的乡里有声望的长者，司马懿每次见到常林，必然施礼下拜。他经常告戒子弟们：“事物太盛，是有道德的大忌，天地四时尚且有转换，我有什么大德能配这样的荣耀！所以一再自我贬损，这样也许会免于祸患。”

正始三年春天，皇帝下令追封司马懿的亡父京兆尹司马防为舞阳侯。

这年三月，司马懿奏请开凿广漕渠，引黄河入汴水，灌溉东南各地，开始大规模开发淮北农田。

在此之前，吴国派将领诸葛恪屯驻皖地，魏国的边境常受骚扰之苦，司马懿打算率兵进击诸葛恪，朝廷大臣中很多人认为，敌人据守，城防坚固，又积蓄粮食，是想引诱我军。如果孤军远攻，敌人的救兵必来，这样我军进退两难，可见远征不是上策。司马懿反驳道：“敌人长于水战，现在我军攻城，看敌人采取什么策略。如果它想发挥它的长处，弃城而走，这是它的胜算；如果它敢于固守，湖水到冬天变浅，不能行船，势必由陆路救援，这是它的短处，对我军则十分有利。”

正始四年秋九月，司马懿统率诸军进击诸葛恪，皇帝亲自送至津阳门外。大军驻扎在舒城，诸葛恪焚烧积蓄，弃城逃走。

司马懿认为，战胜敌人，主要在于积蓄粮食。于是大兴军屯，开拓淮阳、百尺两道水渠，又整理了颍水南北的一万余顷的灌溉系统。从此，淮北各地，谷仓相连，从寿阳到京城，管理农业的官署和屯田的守军连续不断。

正始五年春正月，司马懿从淮南至京，皇帝派使者慰劳军队。

尚书邓颺、李胜想让曹爽建立功勋，劝曹爽率兵征伐蜀国。司马懿力加劝阻，不听，曹爽果然无功而回。

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撤销了中垒中坚营，撤下来的士兵归他弟弟中领军曹羲指挥。司马懿认为，中垒中坚营是魏明帝旧有的建制，劝说不要撤销，但不被采纳。

这年冬天十二月，皇帝授命司马懿，朝会时可以乘轿上殿。

正始七年春正月，吴国派兵骚扰柵中，各族百姓一万多家逃避，北渡沔水。司马懿认为，沔水以南的百姓，接近敌境，如果北来的百姓再到沔南，敌人必然再来骚扰，应该暂且收留他们。曹爽说道：“如果不能守住沔水以南的地盘，收留百姓，这可不是上策。”司马懿反驳说：“不对。任何事物都是这样：你把他放在安稳的地方，自然平安无事，如果把他放在危险的地方，自然就会产生危急。所以兵书上说：‘成功和失败，是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安危也是如此。’所以说，形势是治理百姓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此不能不头脑清醒。如果敌人派兵二万断绝沔水的交通，三万人在沔南与我军对峙，一万人在柵中捣乱，我们用什么办法救援呢？”曹爽不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把百姓遣返沔南。敌人果然攻破柵中城，损失数以万计。

正始八年夏四月，司马懿的夫人张氏逝世。

曹爽用何晏、邓颺、丁谧等人的计谋，把太后迁往永宁宫，垂帘听政，曹爽等专擅政事，曹爽的兄弟统领卫戍部队，利用亲族，结党营私，变乱法度。司马懿没法禁止，于是和曹爽产生矛盾。

这年五月，司马懿称病，不过问政事。当时京城的人编了一句顺口溜：“何、邓、丁，乱京城。”

正始九年春三月，管理后宫的黄门张当，私自把后宫宫女石英等十一人送给曹爽，充当乐伎。曹爽、何晏以为皇帝病情日重，于是产生篡位的野心，

他们和张当密谋策划，篡夺政权，并且定好了起事的日期。司马懿也暗中准备，曹爽的党羽也怀疑司马懿将有什么举动。这时河南尹李胜将要赴荆州上任，来问候司马懿。司马懿装做病重，让两个侍女搀扶，穿衣时，手中的衣服落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表示口渴，奴仆把粥送到他嘴边，他的手连杯子也拿不住，低头便喝，米粥顺嘴往下流，沾了满胸。李胜见此情况，说道：“别人都说您又焕发了当年的勇气，哪想到您的身体竟是这样！”司马懿装作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岁数大了，又长期卧病，没几天活头了。你现在要到并州上任，并州接近少数民族，应该好好地防备。我们恐怕是见最后一面了，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就托付给你了。”李胜说道：“我是到本乡荆州上任，不是并州。”司马懿故意胡言乱语：“你是说刚到并州？”李胜又说：“是赴任荆州。”司马懿说：“年老精神不集中，没听懂你的话。现在回本州上任，又有雄心壮志，好好地建立功勋吧！”李胜告辞出来，对曹爽说：“司马先生已经是形尸走肉，不省人事，不必担心了。”过了几天，李胜又对曹爽说：“太傅司马先生再也恢复不了健康，真让人悲伤。”因此曹爽对司马懿也就不戒备了。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拜谒高平祖陵，曹爽兄弟跟随。这一天夜里太白星向月亮滑去，司马懿便奏准永宁太后，下令把曹爽兄弟废黜。当时魏景帝为中护军，领兵屯驻司马门。司马懿率兵列陈于宫外，经过曹爽的府门。曹爽的帐下督严世登上门楼，拿起弓箭要射司马懿，孙资把他拉住，说：“将来的局面还不知是怎么样呢！”三次要射，都被孙拉住他的胳膊，射不出去。大司农桓范投奔曹爽，蒋济对司马懿说：“智囊人物去了。”司马懿说：“曹爽与桓范，内心不和，曹爽的智力不及桓范，但老马贪恋几口草料，桓范必不被重用。”于是司马懿把大将军的权力交给司徒高柔，行使大将军的权力，统率曹爽原来的兵众，并对高柔说：“你就是西汉周勃那样的人物。”又令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统领曹羲原来的兵众。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人，带兵去迎接皇帝，屯军于洛水浮桥之旁，向皇帝上奏：“先帝在病重的时候，把陛下您、秦王和我召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我深深为身后的安排顾虑。’现在大将军曹爽违背先帝遗嘱，变乱国法，在朝廷内部越格行事，在朝廷外部，专权独裁。重要官职，都安排他的亲信，原来保卫皇帝的可靠将领，都被他

罢斥。在朝廷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因此胡作非为，越来越不象话。又任用黄门张当为都监，打通内外关系，伺机夺取政权。因此天下人心汹汹，人人惴惴不安。他把陛下您当作傀儡，这样的局面怎能维持长久？这也根本违背了先帝在病床前遗嘱的本意。我虽然老朽，哪里敢忘掉先帝的遗言？秦国的赵高得意，秦国因此灭亡；西汉时的吕氏、霍光专权，幸亏早被消灭，汉朝的天下才得以长期延续。这是陛下您的前车之鉴，也正是我臣子的效命之时。公卿大臣都认为曹爽有夺权野心，他的弟兄都不应领兵和负责保卫皇帝。我奏请皇太后，皇太后批准，按奏本行事。于是我命令主管官员及黄门令，收回曹爽、曹羲、曹训的兵权，让他们以本来的官爵回到家中。如敢劫持天子，以军法从事。于是我拖着病体带兵至洛水浮桥，以应付非常的情况。”曹爽把司马懿的奏本扣住不发，并劫持皇帝在伊水之南，砍伐树林，阻挡道路，派兵数千人守在周围。这时桓范果然劝曹爽把天子劫持到许昌，然后发布文书，征召天下的兵员。曹爽不理睬他的建议，而连夜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来到皇帝身边，观察动静。皇帝对二人数说曹爽的错误，看样子只不过是免官了事。陈泰等向曹爽回报，劝曹爽把司马懿的奏本交给皇帝。皇帝又派遣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告戒曹爽，让他指洛水发誓，绝不篡权，曹爽相信皇帝不会害他。桓范等人列举古今事例，千方百计劝曹爽废帝自立。曹爽最终还是不听，并说：“司马懿正想夺掉我的兵权，我还可以以列侯的身份回家，至少还能当个富家翁。”桓范捶胸顿足地说：“为了你，会灭我全族！”于是曹爽把司马懿的奏本送上。过了不久，有关官员弹劾黄门张当，并责令曹爽、何晏等人坦白交待，于是把曹爽弟兄和他的党羽何晏、丁谧、劝虓、毕轨、李胜、桓范等人逮捕杀掉。蒋济劝司马懿：“曹真有功劳，给他留条根吧！”司马懿不听。

在此之前，曹爽的司马鲁芝、主簿杨综从外地一路千辛万苦来投奔他。在曹爽准备妥协之时，鲁芝、杨综流着眼泪苦劝他：“您现在所处的是伊尹、周公的位置，操纵皇帝，凭借皇威，谁敢不从！但你却要放弃这种权力而被押上断头台，真令人痛心！”曹爽被杀，鲁芝、杨综也被逮捕，准备按罪处治，司马懿赦免了他们，说道：“这也是对忠心事君的人的一种鼓励。”

这年二月，皇帝任命司马懿为丞相，增加颍川郡的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等县为他的封地，加上以前的八县，归他奴役的民户二万余家，向皇帝奏事时不自报家门。司马懿坚持不任丞相之职。

十二月，皇帝又赐给司马懿作为臣子的最高礼遇，上朝时可以不参拜皇帝。司马懿辞去最高礼遇。

嘉平二年春正月，皇帝批准司马懿在洛阳建立祖庙，并为他设置左右长史，手下增加工作人员四人，每年可推荐他的属官一人任御史、一人为秀才，增加仪仗骑兵一百人，仪仗乐手十四人，封他的儿子司马彤为平乐亭侯、司马伦为安乐亭侯。司马懿声称身体久病，不能上朝，所以每有朝政大事，皇帝亲自到他家里征求意见。

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和司马懿分道扬镳，密谋立楚王曹彪为皇帝。

嘉平三年春正月，王凌假称吴国派人拦断了涂水，请求朝廷发兵征讨。司马懿暗中得知这是个圈套，所以不准发兵。

夏天四月，司马懿亲自率主力部队，乘船自黄河顺流而下，九天便到达甘城。王凌无计可施，才不得不到武丘去迎接，自上绑绳，来到黄河边上，对司马懿说：“我王凌如果有罪，您写个便条把我叫去，何必您亲自来呢！”司马懿不无嘲讽地说：“那是因为你不是用便条可以请去的客人啊！”随即把王凌押解回京城。中途路过贾逵庙，王凌对庙喊道：“贾先生！我王凌是大魏国的忠臣，你有神灵，一定了解我。”来到项城，王凌喝毒药而死。司马懿逮捕了他的党羽，都灭门三族，把曹彪也杀掉。并把魏国的宗室诸王都囚禁在邺城，派人严加看守，互相不许接触。

皇帝派侍中韦诞带着符节去五池慰劳司马懿统率之军。司马懿从甘城回到京师，皇帝又派兼任大鸿胪、太仆庾嶷带着符节，任命司马懿为相国，封为安平郡公，他的孙子和侄儿各一人封为列侯，前后的封地加起来，共有五万户，亲属封列侯的有十九人。司马懿谦虚推让，不接受相国和郡公的封赠。

这年六月，司马懿病重，梦见贾逵、王凌来索命，心里非常厌恶。秋季八月戊寅这一天，司马懿病死在京城洛阳，活了七十二岁。皇帝身穿孝服来吊唁，丧葬的仪礼规格按照汉朝霍光的成例，追赠他为相国、郡公。他的弟

弟司马孚上书称，应尊重他在世时的意愿，辞去郡公和丧葬用的车。

九月庚申这一天，把司马懿埋葬在河阴，赠谥号为“文”，后来改谥“宣文”。司马懿在临死之前，预先对后事作了安排，在首阳山上土葬，不起坟头，不立碑；作了《顾命》三篇；寿衣按当时的习俗置办，不随葬礼器，后死的遗孀不得与他合葬。一切都按他的遗嘱办事。晋朝建立之初，追尊他为“宣王”。晋武帝夺取魏政权，加尊号称他为“宣皇帝”，他的陵墓称为高原，庙号为高祖。

司马懿的为人，心胸狭隘，表面上却装出宽和的样子，性情猜忌多变。魏武帝曹操觉察到他有称雄图霸的野心，听说他猛一回头时呈现一副恶狼相，就打算看个究竟。于是把他叫来，让他在前边走，曹操在后面突然喊他，让他回头，司马懿回头时，面向后，躯体却不转动。曹操又曾梦见三匹马在同一槽里吃草，心里十分厌恶。于是曹操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可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他一定会干预你的家事（达到自己的目的）。”曹丕与司马懿平时关系很好，常常保护他，所以没有遭到厄运。从此，司马懿更加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常常连夜不睡，即使是养牛喂马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因此曹操也就放心了。在平定公孙文懿的时候，大肆屠杀。除掉曹爽，把曹爽的党羽中的次要分子也灭了三族，全族男女老少，就连姑姑姊妹的女儿已经出嫁的也不放过。所以后来竟然篡夺了曹家政权。

48

晋武帝纪

——《晋书》卷三

【原文】

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日：“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於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

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国内行服三日。是月，长人见於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

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

十一月，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

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周，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於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祇顺、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紘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僉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礼毕，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祇，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

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於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

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融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彤为梁王，浚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珪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綏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譙王，睦为中山王，陵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祗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酉，社以丑。

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

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赐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駙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

是月，凤皇六、青龙三、白龙二、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襍祀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请建七庙，帝重其役，不许。庚寅，罢鸡鸣歌。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宫曰弘训。丙午，立皇后杨氏。

二月，除汉宗室禁锢。己未，常山王衡薨。诏曰：“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传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

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

三月戊戌，吴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他、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羁縻未寔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

夏五月戊辰，诏曰：“陈留王操尚廉冲，每事辄表，非所以优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骠骑将军、博陵公王沈卒。

六月壬申，济南王遂薨。

秋七月辛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鏤以百物，缀以明珠。戊戌，譙王逊薨。丙午晦，日有蚀之。

八月丙辰，省右将军官。

初，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戊辰，有司奏改服进膳，不许；遂礼终而后复吉。及太后之丧，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领谏官，上书谏诤，有司奏请寝之。诏曰：“凡关言人主，人臣所至难，而苦不能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陈事出付主者，多从深刻，乃云恩贷当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详评议。”

戊戌，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丁未，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

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辛卯，迁祖祫神主于太庙。

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是岁，凤凰六、青龙十、黄龙九、麒麟各一见於郡国。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龙二见於弘农澠池。

丁卯，立皇子衷为皇太子。诏曰：“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

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年，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躋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

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丁未，昼昏。罢武卫将军官。以李惠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

夏四月戊午，张掖太守焦贲上言：氐池县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画成文，实大晋之休祥，图之以献。诏以制币告于太庙，藏之天府。

秋八月，罢都护将军，以其五署还光禄勋。

九月甲申，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议增吏俸。”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司空荀颢为司徒。

冬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

十二月，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山阳公刘康来朝。禁星气谶纬之学。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

丙戌，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轸。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诏曰：“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父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长吏、郡丞、长史各赐马一匹。”

二月庚子，增置山阳公国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各有差。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候官。甲寅，以东海刘儉有至行，拜为郎。以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东莞王伷为尚书右仆射。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

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阳陵。罢振威、扬威护军官，置左、右积弩将军。

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

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长悌於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黜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秋七月，太山石崩，众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乙卯，谒崇阳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开仓以振之。诏曰：“虽诏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郁寇襄阳。遣太尉义阳王望屯龙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郁。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

十一月，吴将丁奉等出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十二月，班五条诏书於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丙申，帝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青龙二见於荜阳。

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辛巳，白龙二见於赵国。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佑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丁亥，诏曰：“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后，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

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三月己未，诏蜀相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吏。

夏四月，地震。

五月辛卯朔，凤皇见于赵国。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

六月，邳奚官督郭廙上疏陈五事以谏，言甚切直，擢为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妖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而不问。罢镇军将军，复置左、右将军官。

秋七月，廷群公，询说言。

九月，有星孛于紫宫。

冬十月丙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绩，赐谷千斛。

十一月，追封温皇弟兆为城阳哀王，以皇子景度嗣。

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临轩，不设乐。吴将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

三月，赦五岁刑已下。

夏四月，白龙二见於东莞。

五月，立寿安亭侯承为南宮王。

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氐於万斛堆，力战，死之。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之。

秋七月丁酉，复陇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赋，不能自存者粟贷之。乙巳，城阳王景度薨。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

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为汝南王。

十二月，吴夏口督、前将军孙秀帅众来奔，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戊辰，复置镇军官。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三月，孙皓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拒之。丙戌，司空、钜鹿

公裴秀薨。癸巳，以中护军王业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珪为尚书右仆射。孙秀部将何崇帅众五千人来降。

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於青山；弘军败，死之。

五月，立皇子宪为城阳王。雍、凉、秦三州饥，赦其境内殊死以下。

闰月，大雩，太官减膳。诏交趾三郡、南中诸郡无出今年户调。

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辛丑，大司马、义阳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

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吴。

八月丙戌，以征东大将军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丙申，城阳王宪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

冬十月丁丑，日有蚀之。

十一月丁巳，卫公姬薨。

十二月，大雪。罢中领军，并北军中侯。以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

八月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癸亥，帝耕于藉田。

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谗言蹇谀，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四月，置后将军，以备四军。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壬辰，大赦。丙申，诏复陇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

秋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

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来降，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宜都公。吴将陆抗攻阐，遣车骑将军羊祜帅众出江陵，荆州刺史杨肇迎阐於西陵，巴东监军徐胤击建平以救阐。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

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还。闾城陷，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郑袤薨。

二月癸巳，司徒、乐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为安平王。

三月，立皇子祗为东海王。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

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领司徒。

六月乙未，东海王祗薨。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蚀之。吴将鲁淑围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击败之。罢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

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十一月丁酉，临宣武观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

闰月癸酉，太傅、寿光公郑冲薨。己卯，高阳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瑰薨。

丁亥，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为嫡正。”

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蚀之。

夏四月己未，太尉、临淮公荀颢薨。

六月癸巳，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

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崩。壬午，吴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帅众降。

八月，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阳陵。

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騫为大尉。攻拔吴枳里城，获吴立信校尉庄祐。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立河桥于富平津。

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庚午，帝临宣武观，大阅诸军。

十二月，有星孛于轸。置籍田令。立太原王子辑为高阳王。吴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朱买来降。

是岁，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

咸宁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辛酉，以故邳令夏谡有清称，赐谷百斛。以奉禄薄，赐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树机能送质请降。

夏五月，下邳、广陵大风，拔木，坏庐舍。

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戊申，置太子詹事官。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郡国螟。

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颢、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蕃、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於铭。绘。

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

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权薨。

十一月癸亥，大阅於宣武观，至于己巳。

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封裴颢为钜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

二月丙戌，河间王洪薨。甲午，赦五岁刑以下。东夷八国归化。并州虜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

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

夏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立国子学。庚午，大雩。

六月癸丑，荐荔支于太庙。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吴京下督孙楷帅众来降，以为车骑将军，封丹杨侯，白龙二见于新兴井中。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吴临平湖自汉末壅塞，至是自开。父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东夷十七国内附。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诏给棺。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城戍已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於是来降。

八月庚辰，河东、平阳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为太傅，太尉陈骞为大司马，司空贾充为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攸为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仓於城东，常平仓於东西市。

闰月，荊州五郡水，流四千余家。

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赐王公以下及于鰥寡各有差。

十一月，白龙二见于梁国。

十二月，征处士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询、前广平太守孟桓清白有闻，询赐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为安平王。诏曰：“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谘之於宗师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将军卫瓘讨鲜卑力微。

三月，平虏护军文淑讨叛虏树机能等，并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将射雉，虑损麦苗而止。

夏五月戊子，吴将邵凯、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

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

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中山王睦以罪废为丹水侯。

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伷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

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大风拔树，暴寒且冰，郡国五陨霜，伤谷。

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诏振给之。立齐王子蕤为辽东王，赞为广汉王。

冬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

十二月，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

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

三月甲申，尚书左仆射卢钦卒。辛酉，以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东夷六国来献。

夏四月，蚩尤旗见於东井。

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於武威，败绩，死之。弘训皇后羊氏崩。

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献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阳王綝薨。癸巳，范阳王綝薨。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

九月，以太傅何曾为太宰。辛巳，以尚书令李胤为司徒。

冬十月，以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

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吴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降。辛卯，以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卒。

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

是岁，东夷九国内附。

五年春正月，虏帅树机能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

击之。

二月甲午，白麟见於平原。

三月，匈奴都督拔奔虚帅部落归化。乙亥，以百姓饥馑，减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

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五月〕丁亥，郡国八雨雹，伤秋稼，坏百姓庐舍。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

九月甲午，麟见于河南。

冬十月戊寅，匈奴馀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没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伉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

十二月，马隆击叛虜树机能，大破，斩之，凉州平。肃慎来献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癸丑，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

二月戊午，王浚、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濬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濬、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濬，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濬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破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孙皓穷蹙请降，送玺绶於琅邪王伉。

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梓，降于军门。浚仗节解缚焚梓，送于京都。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

夏四月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穷。河东，高平雨雹，伤秋稼。遣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使扬、越，慰其初附。白麟见于顿丘。三河、魏郡、弘农雨雹，伤宿麦。

五月辛亥，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於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六月）丙寅，帝临轩大会，引皓入殿，群臣咸称万岁。丁卯，荐酺渌酒于太庙。郡国六雹，伤秋稼。庚午，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庚辰，以王浚为辅国大将军、襄阳侯，杜预当阳侯，王戎安丰侯，唐彬上庸侯，贾充、琅邪王伉以下增封。於是论功行封，赐公卿以下帛各有差。

（六月）丁丑，初置翊军校尉官。封丹水侯睦为高阳王。甲申，东夷十国归化。

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浩亶，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东夷二十国朝献。庚寅，以尚书魏舒为尚书右仆射。

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为乐平王。白龙三见于永昌。

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

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复。

十二月戊辰，广汉王赞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杨地震。

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东夷五国朝献。

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郡国十六雨雹，大风拔树，坏百姓庐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余家。

秋七月，上党又暴风、雨雹，伤秋稼。

八月，有星孛于张。

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

十一月壬寅，大司马陈騫薨。有星孛于轩辕。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罢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於昌黎，杀伤数万人。

夏四月庚午，太尉、鲁公贾充薨。

闰月丙子，司徒、广陆侯李胤薨。五月癸丑，白龙二见于济南。

秋七月，罢平州、定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

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

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为抚军大将军，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丙申，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

四年春二月甲申，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尚书左仆射，下邳王晃为尚书右仆射。戊午，司徒山涛薨。

二月己丑，立长乐亭侯寔为北海王。

三月庚子朔，日有蚀之。癸丑，大司马、齐王攸薨。

夏四月，任城王陵薨。

五月己亥，大将军、琅邪王伷薨。徙辽东王蕤为东莱王。

六月，增九卿礼秩。牂柯獠二千余落内属。

秋七月壬子，以尚书右仆射、下邳王晃为都督青州诸军事。丙寅，兖州大水，复其田租。

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以陇西王泰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

十二月庚午，大阅于宣武观。

是岁，河内及荊州、扬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龙二见于武库井中。

二月丙寅，立南宮王子琚为长乐王。壬辰，地震。

夏四月，任城、鲁国池水赤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庙梁折。

六月，初置黄沙狱。

冬十一月壬子，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

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诸郡。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己亥，河阴雨赤雪二顷。

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八年春正月戊申，日有蚀之。太庙殿陷。

三月乙丑，临商观震。

夏四月，齐国、天水陨霜，伤麦。

六月鲁国大风，拔树木，坏百姓庐舍。郡国八大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数丈，中有破船。

八月，东夷二国内附。

九月，改营太庙。

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

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

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羨县。州郡捕讨，皆伏诛。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

是岁，郡国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日有蚀之。诏曰：“兴化之本，由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扰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江东四郡地震。

二月，尚书右仆射、阳夏侯胡奋卒，以尚书朱整为尚书右仆射。

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赐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为一。

夏四月，江南郡国八地震；陇西陨霜，伤宿麦。

五月，义阳王奇有罪，黜为三纵亭侯。诏内外君官举守令之才。

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徙章武王威为义阳王。郡国三十二大旱，伤麦。

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诏郡国五岁刑以下决遣，无留庶狱。

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郡国二十四螟。

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间平王洪子英为章武王。戊申，青龙、黄龙各一见。

于鲁国。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刘霄、阳平太守梁柳有政绩，各赐谷千斛。郡国八陨霜。太庙成。乙巳，迁神主于新庙，帝迎于道左，遂裕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庙者二等。丁未，尚书右仆射、广兴侯朱整卒。癸丑，崇贤殿灾。

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

六月庚子，山阳公刘瑾薨。复置二社。

冬十月壬子，徙南宮王承为武邑王。

十一月丙辰，守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卒。帝疾瘳，赐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

甲申，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义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逊邈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叡为西阳公。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覲弟谿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湛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改诸王国相为内史。

（十二月）庚寅，太庙梁折。

是岁，东夷绝远三十餘国、西南夷二十餘国来献。虏奚軻男女十万口来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己巳，以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司空卫瓘为太保。

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琅邪王覲薨。

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葬峻阳陵，庙号世祖。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说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绁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

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平吴之后，天下义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译文】

武皇帝名炎，字安世，是文帝司马昭的长子。为人宽容厚道，有容人的气量。魏国嘉平年间，封为北平亭侯，历任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同时还兼任散骑常侍，经过多次提拔后作了中护军、假节。到东武阳县去迎接常道乡公曹奂，被提升作中抚军，进封爵位为新昌乡侯。到晋王国建立的时候，便被确定为继承人，封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作相国的副手。

先前，文帝因为景帝司马师是宣帝司马懿的直系长子，早年去世，没有后代，便将武帝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他，作为继承人，特别宠爱，认为自己是代司马攸但任相国职位的，去世后，晋王的王位应当交还给司马攸。常常说：“这是景王的天下，我怎能去分享啊。”当议论继承人的时候，便有意让司马攸继承。大臣何曾等人坚决反对说：“中抚军聪明威武，才华出众，又长发垂地，手长过膝，这不是一般人臣的长相啊。”由于大臣们的坚持，就定了下来。咸熙二年五月，司马炎被立为晋王的太子。

八月初九，文帝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的职位。发布命令：放宽刑罚，赦免犯人，安抚百姓，减轻徭役，全国举行三日的丧礼。这

一月，襄武县出现身材高大的人，长达三丈，告诉县民王始说：“现在天下应当太平了。”

九月初七，任命魏国的司徒何曾担任晋王国的丞相，镇南将军王沈担任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担任卫将军，议郎裴秀担任尚书令、光禄大夫；他们都设置官府。

十一月，开始设立四护军，来统率京城以外的军队。

闰十一月十五日，下令各郡中正官，按六条标准推荐：一是忠诚恭谨，舍己为人，二是善事尊长，讲究礼仪，三是友爱兄弟，尊敬兄长，四是洁身自好，勤劳谦虚，五是讲究信义，遵守诺言，六是努力学习，陶冶自身。

这时候，晋王广布恩泽，四海归附。由于这样，魏国的皇帝曹奂知道天命已经有了归属，就派遣太保郑冲送策书说：“晋王：我的祖先虞舜依靠天命，从唐尧处承继了帝位，也因天命又禅让给了夏禹。三位君主死后的灵魂上升天庭，而且都能广布恩德。自从夏禹受禅以后，上天又将使命降落在汉帝身上。因火德而兴起的汉朝已经衰微，于是又授命给我的高祖。能否与虞夏四代的光明显赫相比，我不敢说。晋王你的祖辈和父辈，衷心追随先帝，辅弼光大我曹氏宗族，功业德泽广布四方。以至于天地神灵，无不亲善和顺，水土平治，万物成长，天下太平。应当接受天命，协调帝王统治天下的中正法则。于是，我虔诚地遵守帝王世系的传递的规则，将帝位恭敬地禅让给你。帝王相继的次序已经落在你身上，执行公平合理的原则吧，使上天赐予的禄位得以长久。啊！你应恭敬地顺从天帝的意旨，一切遵循常规法则，安抚周边国家，用来保持上天赐予的吉祥，不要废弃我武帝、文帝伟大功业。”武帝开始表示谦让，魏国的公卿大臣何曾、王沈等人坚持请求，才接受了魏帝的禅让。

泰始元年冬季十二月十七日，在城南郊外设置坛场，百官有爵位的、以及南匈奴单于等四方各国到会的有数万人，举行烧柴祭天的仪式，将继承帝位的事报告天帝说：“新任皇帝臣司马炎冒昧使用黑色的公牛做祭品，明白地告诉天帝：魏帝考查了帝位转移的运数，秉承了上天神圣的意旨来命令我：从前的唐尧，禅让帝位给虞，舜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他们推行德政，留下了

光辉的典范，得以世代相传。到了汉朝，火德衰微，太祖武皇帝平息动乱，匡时救世，扶持拥戴刘氏，接受了汉帝的禅让。进入魏朝几代动乱，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依靠晋王匡扶拯救的功德，因此得以保存魏国的宗庙祭祀，在艰难危险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都是晋王有大功于魏国啊。天下恭敬顺从，肃清梁、岷，席卷扬、越，极远的荒外也得到统一，祥瑞多次出现，天命与人事互相呼应，四方无不服从。于是，我效法尧、舜、禹三帝，接受上天赐予的帝位。我的威德不足以继承帝统，辞让又得不到准许。公卿大臣，百官僚佐，庶民仆隶、以及各族酋长，都说：‘皇天洞察下方，寻求民间的疾苦，既然授命为君主，就不是谦让可以拒绝和违背的事情。帝王的世系不可以无人继承，庶民的生计与神灵的祭祀不可以无人主持。’我虔诚地奉行禅行的命运，畏惧天命的威严，慎重地选择了吉日良辰，登坛接受魏国的禅让，举行祭天仪式将登基的事报告天帝，并不辜负众人的厚望。”禅让的典礼结束以后，武帝就来到洛阳宫，太极前殿，发布诏令说：“从前，我的祖父宣王，聪慧明智，顺应上天的运数，宏扬帝王的功德，开创了宏伟的基业。伯父景王，明达事理，兴旺发达了中国。到了父亲文王，思虑精密远大，适应天命，顺从时运，被封为晋王以后，仁慈普及四海，功业惊动天地。因此，魏国借鉴先王的作法，效法唐尧的禅让，在大臣中访求，归结天命于我本人。我敬畏上天的成命，不敢违背。我的威德不足承担如此宏大的功业，在王侯公卿的上面主宰天下，内心不安，十分畏惧，不知该如何治理国家。只有依靠你们这些文武大臣，你们的祖辈父辈已经辅佐过我的祖先，光大兴隆了我晋国的基业。打算与天下各方共同享受太平岁月。”与此同时，颁布对已判刑囚犯的减免令，更改年号。赏赐天下人每人五级爵位；鳏寡孤独生活困难的人以每人五斛稻谷。免收一年的田租、户调和关市的商税，旧债全部免去。调解过去嫌隙，废除原来的禁令，撤去官职、削除爵位的人，全都给予恢复。

十八日，武帝派遣太仆刘原到太庙祭告禅让的事。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居住在邺的王宫中；曹氏诸王都降为县侯。追尊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称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居住的宫名崇化宫。分封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

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佃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彤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堂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堂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司马晃为下邳王、司马瑰为太原王、司马珪为高阳王、司马衡为常山王、司马子文为沛王、司马泰为陇西王、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绥为范阳王、司马遂为济南王、司马逊为譙王、司马睦为中山王、司马陵为北海王、司马斌为陈王，堂兄司马洪为河间王，堂弟司马楙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任大司马，封为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封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任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封为钜鹿公，侍中荀勖封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任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任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任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任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颢封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封为菑阳公。其余人员增加封邑、进封爵位各有不同的等次，文武百官都增加二级爵位。改《景初历》名为《太始历》，年终祭祀百神用酉日，祭祀社神用丑日。

十九日，武帝下诏，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拿出皇宫库藏的珍珠玉石、赏玩嗜好这类物品，按不同等级赏给王公以下人员，设置中军将军，用来统领宿卫七军。

二十日，武帝诏令陈留王曹奂使用天子的旗帜，备用五色侍从车，继承沿用魏国的历法，照常在城南郊外祭天，在城北郊外祭地，礼乐制度也不改变，上书晋帝不必称臣。封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的子弟各一人为驸马都尉。二十六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宰、假黄钺、大都中外诸军事。又下诏命令说：“从前，王凌策划废黜齐王曹芳，但曹芳终究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邓艾虽然自夸功勋，有失臣节，但他没有反抗，接受处罚。现在，赦免他们家属，各自回到原地并确定继承人。使衰败的世家兴旺起来，灭绝的大族后继有人，简化法典，省并刑律。废除曹魏时期对宗室担任官职的禁令。将官遭遇三年丧期的丧事，准许回家服完丧礼。百姓免去他们的徭役。废除部曲将领、州郡长吏以下人员的人质制度。减少郡国供给皇宫的征调，禁止主管音乐的部门演出奢侈华丽的散乐、杂技等伎艺，禁止雕刻彩饰出游、田猎的器具。鼓励众人敢于讲真话，设置谏官来主管这件事情。”

这一年，郡国境内出现凤凰六只、青龙三条、白龙二条、麒麟一只。

二年春季正月初七，派遣兼任侍中侯的史光等人持符节出使，视察民间的风俗，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初八，有司请求修建七庙，武帝不愿征发徭役，没有批准。十一日，罢除宫中主唱鸡歌的卫士。二十二日，尊称景皇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居住的宫名弘训宫。二十七日，册立杨氏为皇后。

二月，解除原魏国对汉朝宗室任官的禁令。十一日，常山王司马衡去世。武帝下诏说：“五等爵位的分封，都是选取过去建立了功勋的人。本封是县侯的传爵位次子降为亭侯，乡侯的降为关内侯，亭侯的降为关中侯，都收取他的封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俸禄。”二十九日，城外祭天，用宣皇帝司马懿配享，在太庙中祭祀祖先，用文皇帝司马昭配天帝。二十二日，下诏说：“古代百官，都可以规诫帝王的过失。但是，保氏官特别以直言规劝天子作为自己的职责，现在的侍中、散骑常侍，实际上处在保氏官的职位上。挑选那些能够坚持正义，匡扶救助、弥补不足的人，来兼任这些职务。”

三月二十日，吴国派遣使臣前来吊唁文帝司马昭，有司上奏回答诏书。武帝说：“从前，汉文帝、光武帝怀柔安抚尉他，公孙述都没有辨正君臣的礼仪，这是用来笼络还没有归服的人。孙皓派遣使臣的时候，还不知道晋国已经接受了魏帝的禅让，只用书信的方式来回答他。”

夏季五月戊辰，武帝下诏说：“陈留王品德谦恭，每有一事就上表奏闻，这不是优待尊崇他的办法。主管的人应该向他讲明，不是重大的事情，就由官属用表的方式上奏。”壬子，骠骑将军、博陵公王沈去世。

六月二十五日，济南王司马遂去世。

秋季七月初五，营建太庙，运来荆山的木材，采来华山的石料；铸造铜柱十二根，表面涂上黄金，雕刻各种物象，用明珠加以装饰。二十二日，淮南王司马逊去世。三十日，发生日蚀。

八月初十，裁减右将军官职。

起初，武帝虽然遵从汉魏的制度，安葬了文帝以后，便脱去丧服，但是身穿居家的衣服，头戴白色的帽子，不坐御座，撤去御膳，悲哀恭敬如同居丧时一样。二十二日，有司上奏，请求改穿官服，恢复御膳，武帝不允许；直

到三年丧期服满，才恢复原来的生活方式。后来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九月二十日，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兼任谏官，上书直言规诫，有司上奏武帝，请求搁置这件事。武帝下诏书说：“大凡涉及人主的过失，臣下最感困难，又苦于人主不能倾听与采纳，所以从古以来忠臣直士情绪激昂。常常将陈述的事交主管的人，又大多近乎严厉的挑剔，说是优容宽厚应该由皇上施予，这像什么话吗？一定要详细评论议定。”

二十三日，有司上奏：“晋继承三皇的业迹，踏着舜禹的足迹，适应天命，顺从时运，接受魏帝的禅让，应当统一使用前朝的历法和车马、祭牲的颜色，都如同虞舜遵守唐尧典制的先例。”奏章被批准。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初二，武帝下诏书说：“从前，虞舜葬在苍梧，当地的农夫并未让出耕地；夏禹葬在成纪，那里的店铺照常营业。追思祖先清廉简易的宗旨，所迁徙陵地十里以内居住这件事，动辄引起烦扰骚乱，应该完全停止它。”

十一月初五，倭国人来朝进献特产。把冬至圆坛祭天、夏至方坛祭地与城南郊外祭天、城北郊外祭地合并起来，使冬至与夏至的祭祀统一于城南与城北。撤销原魏国监视阳公封地的官职，废除对它的有关禁令与限制。十五日，景帝夫人夏侯氏被追尊为景怀皇后。十七日，迁徙祖先的牌位进入太庙。

十二月，撤销农官，归为郡县负责。

这一年，凤凰六只、青龙十条、黄龙九条、麒麟一只，出现在郡国境内。

三年春季正月癸丑，白龙二条，出现在弘农郡的澠池。

丁卯，武帝立长子司马衷为太子。颁布诏令说：“我以不高的德望，被推尊为天子，小心恭谨，担心不能安定匡救天下，想同全国上下，共同整饬、发扬王者的政教，对于设置继承人，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加上近代每次建置太子，必定有赦免罪犯、施行恩惠的事，其间往往是顺从王公百官的奏请。当今，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即将稳定，准备用道德仁义的道理教化百姓，用真善丑恶性的典型去诱导和警戒他们，使百姓放弃投机侥幸的念头，笃守终始如一的行为，小恩小惠，不足取。这样的政策要使大家都能明白。”

三月初六，开始准许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守完三年的丧礼。丁未，白

天如同黄昏一样黑暗。裁减武卫将军官职。任命李熹为太子太傅。太山发生石崩。

夏季四月十六日，张掖郡的太守焦胜上书说：“氐池县的大柳谷口有一处黑色石崖，白色的花纹形成文字，实在是大晋国的吉祥，将它描画下来，进献朝廷。武帝下令用一丈八尺长的绢帛作祭品，祭告太庙，并将图像藏在秘府中。

秋季八月，撤销都护将军机构，将它所管辖的五署交还给光禄勋。

九月十四日，武帝下诏书说：“古时候，用爵位等级来显示德行高低，按功劳大小来制定俸禄多少，最低一级的官吏，还享有上等农夫的收入，对外能够做到奉公忘私，对内能够做到养家施惠，而现在做官的收入还不如种地，这不是用来倡导教化的方法。应该增加官吏的薪俸。”赏赐王侯公卿以下人员数量不等的绢帛。升太尉何曾任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任太尉，司空荀颢任司徒。

冬季十月，准许遭遇父母死亡的士兵，只要不是在边疆战场上，都可以回家奔丧。

十二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山阳公刘康入京朝见。禁止占星望气、预言吉凶的法术。

四年春季正月初三，任命尚书令裴秀担任司空。

十八日，晋国的律令修订完成，参与的人分别增封爵位、赏赐绢帛。光芒四射的慧星出现在轸宿星区。十九日，武帝在用于宗庙祭祀的农田耕种。二十日，下诏令说：“古代，设置象征五刑的服饰来表示耻辱，百姓都不去犯法，如今，虽然有诛灭三族的酷刑，可是作奸犯科的事不断发生，为什么德化与刑治的差别有这么大呢！文帝十分爱惜百姓，怜悯狱讼，大臣们命令参考历代刑典，修订晋朝的法律。我继承先人的基业，想使天下长治久安，用德化作为治国的根本。当前，温暖的春天繁殖着万物，春耕刚刚开始，我亲自带领王公百官，耕种用于宗庙祭祀的农田。加上律令已经修订完成，将它颁布于天下，准备简化刑律、致力德化，来安抚境内的百姓。应当从宽处理犯法的人，使他们得到改正过错、重新做人的机会，对天下已经判刑的罪犯，实

行免刑或减刑吧。长吏、郡丞、长史每人赐马一匹。”

二月初三，山阳公国增加设置不同数量的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废除中军将军官、设置北军中候代替它。十七日，东海人刘俭因为有突出的德行，被任命为郎官。调中军将军羊祜担任尚书左仆射、东莞王司马伷担任尚书右仆射。

三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去世。

夏季四月初二，太保、在崇雎陵公王祥去世。初三，将文明皇后王氏与文帝合葬在崇阳陵。废除振威、扬威护军官职，设置左右积弩将军。

六月初一，武帝下诏说：“郡国的守相，每三年一次巡视所属的各县，必定在春季，这是古代地方官吏陈述职守、传布风化、展示礼仪的方式。接见长吏，观察风俗，协调礼律，考查度量，慰问老人，拜访高年；讯视囚徒，受理冤狱，考察政治得失，深入了解百姓疾苦。不分远近，都如同我巡视这些地方。督促教导五常，勉励从事农耕；劝勉求学的人，使他们专心致意于六经，不要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妨碍了自己的前程。士人和庶民中有勤奋学习，遵守道德，孝亲敬兄，诚实守信，廉洁奉公，品行优异的人，推荐并任用他们；有在父母面前不孝敬，在亲族面前不仁爱，违反礼义，抛弃纲常，不遵守法令的人，揭发并惩治他们。田地开垦，生产发展，礼教普及，令行禁止，这是地方官吏能干的表现；百姓穷困，农田荒芜，盗贼四起，狱讼繁多，欺上瞒下，礼教废弛，这是地方官吏无能的表现。如果地方官吏任职期间，有秉公廉洁，不谋私利，刚正不阿，不图虚名的人，或那些自身贪脏受贿，靠献媚黷货求得安身，没有树立公正节操，但是私家财富却日益增加的人，都要细心考察他们。奖善惩恶，进贤去邪，这正是我垂衣拱手，总揽大纲，督责贤能的郡国守相的目的。你们要警戒职！”

秋季七月，太山发生石崩，一群陨星向西流失。戊午，派遣使臣侯史光巡视天下。十四日，祭拜崇阳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发生严重的水灾，伊河、洛河洪水泛滥，与黄河灾区连成一片，政府开仓赈济灾民。武帝下诏说：“即使诏令已作了规定，甚至奏请得到批准的事情，在实施中有不符合实际的，也要如实上报，不可

隐瞒。”

冬季十月，吴国将领施绩入侵江夏，万郁侵扰襄阳。武帝派遣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出兵驻扎在龙陂。荆州刺史胡烈打败了万郁。吴将顾容侵略郁林，太守毛炅大败他，杀了吴国的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

十一月，吴国将领丁奉等人出兵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与义阳王司马望反击，打退了敌军。二十七日，武帝诏令王公百官以及郡国守相，推荐德行高尚、公正耿介、直言无讳的人。

十二月，武帝向郡国守相颁布五条诏书：一是修养心身，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体恤孤寡，四是重农抑商，五是杜绝请托。二十八日，武帝到听讼观查阅廷尉府洛阳地区在押囚犯的案卷，并亲自审讯罪犯，进行判决。扶南、林邑国分别派遣使臣来朝贡。

五年春季正月初一，武帝反复告诫郡国常管税收、财务的官吏，以及守相、令长，务必使农民充分利用土地，禁止百姓弃农经商。初四，武帝亲临观讼，查阅囚犯的案卷，并亲自审讯，大多从宽释放。荥阳郡境内出现两条青龙。

二月，把雍州的陇右五郡以及凉州的金城、梁州的阴平分出来设置为秦州。二十日，赵国境内出现两条白龙。青、徐、兖三州发生水灾，武帝派遣使臣去救济慰问灾民。壬寅，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二十六日，武帝下诏说：“古时候，每年记录官吏的功绩与过错，累计三年进行惩罚或奖励。现在，令史只选择粗疏低劣的人加以淘汰，起不到鼓励、劝进的作用，不是管理官吏的好办法。应当分别记录勤勉能干，功绩优异的人，年年如此，我将评论他们的业绩。”

三月二十八日，下诏召见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根据他的才能，安排适当的官职。

夏季四月，发生地震。

五月初一，赵国境内出现凤凰。特赦交趾、九真、日南这三郡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

六月，郾的奚官督郭虞上书，陈述五件事情，用来劝谏武帝，言辞十分

恳切直率，武帝破格提升他担任屯留县的县令。西平人麴路敲打登闻鼓，上奏的言辞大多妖妄诽谤，有司奏请将他斩首示众。武帝说：“是我的过错。”释放了麴路，不加追究。撤销镇军将军，重新设置左、右将军的官职。

秋季七月，延请诸公入朝，征询正直的言论。

九月，慧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冬季十月十九日，汲郡太守王宏因为治理有方，成效卓著，赐谷一千斛。

十一月，武帝给弟弟司马兆追谥为城阳哀王，并将儿子景度过继给司马兆，作为后嗣，继承他的爵位。

十二月，下令州郡推荐勇敢优秀的人才。

六年春季正月初一，武帝不侍正殿而来到殿前，也没有陈列乐队。吴国将领丁奉入侵渦口，扬州刺史牵弘打败并赶走了他。

三月，下令赦免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

夏季四月，东莞境内出现两条白龙。

五月，封寿安亭侯司马承为南宮王。

六月初四，秦州刺史胡烈在万斛堆征讨叛逆，奋力战斗，为此死去。武帝下诏派遣尚书石鉴代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和奋威将军田章共同讨伐叛逆。

秋季七月十四日，武帝下令陇右五郡遭受叛逆侵扰的百姓，免收田租、户调，无法维持生活的人，政府开仓救济。二十二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武帝下诏说：“自从泰始初到现在，重大的事件都记录下来，保存在秘书府内，还抄写有副本。今后凡有这类事件，都应加以编撰汇集，并把这项工作作为经常的制度。”二十四日，任命汝阴王司马骏担任镇西大将军，负责雍、凉二州诸军事。

九月，大宛国进献汗血马，焉耆进贡特产。

冬季十一月，下帝亲自来到太学，参加祝贺学业有成的“乡饮酒”古礼，并分别赏赐太常博士、学生绢帛酒肉。封儿子司马柬为汝南王。

十二月，吴国的夏口督、前将军孙秀率领兵众前来投降，授官骠骑将军、官府礼仪如同三司，封号会稽公。十七日，又恢复设置镇军将军官职。

七年春季正月二十六日，武帝给太子司马衷举行加冠典礼，赏赐王公以下不同等次的绢帛。匈奴族酋帅刘猛反叛，逃到关外。

三月，吴帝孙皓率领兵将进军寿阳，武帝派遣大司马司马望出兵驻扎淮北来防御他。初七，司空、钜鹿公裴秀去世。十四日，任命中护军王业担任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司马珪担任尚书右仆射。孙秀所率将领何崇带领五千人，前来投降。

夏季四月，九真郡太守董元被吴国将领虞汜围攻，战败，死去。北地胡人入侵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伐反叛的胡人。鲜卑等族在内地叛变，将牵弘围困在青山地界；弘军战败，牵弘战死。

五月，武帝封儿子司马宪为城阳王。雍、凉、秦三州发生饥荒，武帝下令赦免这三州境内死刑以下的罪犯。

闰五月，武帝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大官也减低膳食标准。又下令交趾三郡、南中各郡，免交今年的户调。

六月，诏令公卿以下人员，推荐将帅各一名。二十四日，大司马、义阳王司马望去逝。大雨连绵，伊河、洛河、黄河洪水泛滥成灾，冲淹居民四千多家，淹死三百多人，诏令救济灾民，死了的赐予棺材。

秋季七月二十六日，调车骑将军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吴国将领陶璜等人围攻交趾，太守杨稷和郁林太守毛灵以及日南三郡投降吴国。

八月初九，调征东大将军卫瑾担任征北大将军、都督雍州诸军事。十九日，城阳王司马宪去世。分出益州的南中四郡建置宁州，特赦这四郡死刑以下的囚犯。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

冬十一月十二日，卫公姬署去世。

十二月，天降大雪。撤销中令军官署，将它的事务交由北军中候机构负责。调光禄大夫郑袤担任司空。

八年春季正月，监军何桢出讨匈奴族刘猛，多次打败了他，匈奴左部酋帅李恪杀了刘猛，投降晋朝。十九日，武帝在用来祭祀宗庙的农田里耕种。

二月初一，下令禁止制造违反规定的装饰品、丝织物。十八日，太宰、安

平王司马孚去世。诏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每人推荐三名能胜任边郡职事的人。武帝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陶与武帝发生争论，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处治皇甫陶。武帝说：“敢于讲真话，这是我希望我身边人做到的事情啊。君主常常因为有了阿谀奉承的人，才造成祸患，正直的大臣，不会使国家遭受损害！郑徽超越职权，妄自上奏，违背我的本意。”于是，撤了郑徽的官职。

夏季四月，增设后将军，用来完备前、后、左、右四军的建制。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陷益州刺史皇甫晏谋反，杀死皇甫晏，把人头传递到京都。张弘因罪被处死，诛灭了他的父、母、妻三族。二十日，颁布对已判刑囚犯的减免令。二十四日，诏令陇右四郡遭受叛虏分割的人家，免交田租。

秋季七月，命令车骑将军贾充担任司空。

九月，吴国西陵督步阐前来投降，封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号宜都公。吴国将领陆抗进攻步阐，武帝派遣车骑将军羊祜带领兵众从江陵进军，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迎战步阐，巴东监军徐胤进攻吴国的建平郡，救援步阐。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

十二月，杨肇进攻陆抗，不能取胜，被迫撤军。步阐因西陵城陷落，被陆抗擒获。

九年春季正月二十二日，司空、密陵侯郑袤去世。

二月二十五日，司徒、乐陵公石苞去世。武帝封安平亭侯司马隆为安平王。

三月，封儿子司马祗为东海王。

夏季四月初一，出现日蚀。

五月，发生旱灾。任命太保何曾兼任司徒。

六月二十九日，东海王司马祗去世。

秋季七月初一，发生日蚀。吴国的将领鲁淑围攻戈阳，征虏将军王浑打败了他。下令撤销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职。鲜卑族入侵广宁，杀戮、掳掠五千人。武帝下诏选聘公卿以下人员的女儿来充实后宫，挑选没有结束以前，暂时禁止婚嫁。

冬季十月十七日，武帝发布命令，女子满了十七岁，父母还没有将她出嫁的，由当地官吏给她婚配。

十一月初三，武帝来到宣武观，大规模阅兵，初十才结束。

十年春季正月十八日，武帝在用于宗庙祭祀的农田里耕种。

闰五月十一日，太傅、寿光公郑冲去世。十七日，高阳王司马珪去世。十八日，太原王司马瑰去世。

二十五日，武帝下诏书说：“嫡出与庶出的区别，是用来分辨上下，表明贵贱的方法。但是，近代以来，大多宠爱姬妾，使她们升上了妃或后的位置，搞乱了尊卑贵贱的秩序。从今以后，都不准选用妾媵作为嫡系正妻。”

二月，分划分出幽州的五郡建置平州。

三月初二，发生日蚀。

夏季四月二十八日，太尉、临淮公荀颢去世。

六月初三，武帝到听讼观，查阅案卷，亲自审讯犯人，多数被从宽释放。这一年的夏季，出现严重的蝗灾。

秋季七月初六，杨皇后去世。二十二日，吴国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人，带领军队来投降。

八月，凉州的叛虏入侵金城等郡，镇西将军、汝阴王司马骏讨伐叛虏，杀了他的酋师乞文泥等人。十九日，将元皇后杨氏安葬在峻阳陵。

九月初四，武帝命令大将军陈骞担任太尉。晋军攻下了吴国的枳里城，俘获吴的立信校尉庄祐。吴国将领孙遵、李承率军入侵江夏，太守嵇喜打败了他们。在富平渡口修建了黄河大桥。

冬季十一月，在洛阳城东的七里涧，修建了石桥。十二日，武帝来到宣武观，举行阅兵仪式。

十二月，慧星出现在轸宿星区。武帝设置藉田令。分封太原王的儿子司马辑为高阳王。吴国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朱买来投降。

这一年，凿通陕南山，掘开黄河，使河水向东流入洛河，用来畅通水路运输。

咸宁元年春季正月初一，颁布对已判刑罪犯的减免令，更改年号。

二月，由于将官、士兵应当娶妻的人众多，便规定有五个女儿的人家，就免去他的租调徭役。辛酉，原任邳县县令夏谥因为做官清廉，赏赐稻谷一百斛。由于官吏的俸禄菲薄，公卿以下人员分别赏赐绢帛。叛虜树机能送来人质，请求归降。

夏季五月，下邳、广陵两地区大风成灾，吹倒了树木，毁坏了房屋。

六月，鲜卑族力微派遣儿子来进贡。吴国入侵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伐鲜卑叛逆，打败了它，杀了它的渠帅。二十四日，设置太子詹事官。

秋季七月三十日，发生日蚀。郡国出现螟虫灾害。

八月十八日，沛王司马子文去世。武帝下令将死去的太傅郑冲、太尉荀颢、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司马孚等王公，以及还健在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司马攸等功臣，名字写在旗幡上，配享于太庙。

九月十一日，青州发生螟虫灾害，徐州洪水泛滥成灾。

冬季十月初二，常山王司马殷去世。初十，彭城王司马权去世。

十二月十二日，武帝在宣武观阅兵，到十七日才结束。

十二月初五，追尊：宣帝庙称高祖，景帝庙称世宗，文帝庙称太祖。这一月，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洛阳地区的百姓死亡超过了一半。武帝举行阅兵仪式分封裴颢为钜鹿公。

二年春季正月，由于瘟疫停止朝会。按不同的等次，赏赐闲散官吏下至士兵丝帛。

二月初五，河间王司马洪去世。十三日，武帝下令赦免叛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东方少数民族有八国归顺。并州的叛虜侵犯边塞，被并州监军胡奋打败。

起初，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史任用敦煌县令梁澄代理太守的职务，议郎令狐丰废止梁澄，擅自代理该郡事务。丰死以后，弟弟令狐宏又代理这一职务。到这，凉州刺史杨欣杀了令狐宏，把人头传到洛阳。

早些时候，武帝患病，痊愈之后，大臣们祝贺平安。武帝下诏说：“每次想到近来遭遇瘟疫死去的人们，心里就十分难过。难道能因我康复，就忘了

百姓的苦难了吗？凡是来祝贺平安的人，一律谢绝。”

夏季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司马骏讨伐北方胡人，杀了他们的渠帅吐敦。创立专门供五品以上官员子弟读书的国子学。二十一日，武帝举行了隆重的求雨祭祀。

六月癸丑，武帝向太庙进献荔枝。甲戌，慧星出现在氐宿星区。从春季干旱，到这一月才降雨。吴国京下督孙楷率领军队来降，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封号丹杨侯。新兴郡的井中出现两条白龙。

秋季七月，慧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吴国的临平湖从东汉末年淤塞，到这时自行开通。老年的人都说：“此湖堵塞，天下大乱；此湖畅通，天下太平。”初五，安平王司马隆去世。东方少数民族有十七国归附晋国。河南、魏郡洪水泛滥成灾，淹死了一百多人，武帝下令赐给他们棺材。鲜卑族阿罗多等人入侵边境，西域戊己校尉马循征讨入侵鲜卑，杀死四千多人，擒获九千多人，这样，阿罗多等人来晋投降。

八月初二，河东、平阳发生地震。二十一日，下令太保何曾任太傅，太尉陈騫任大司马，司空贾充任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司马攸任司空。慧星出现在太微星座，九月又出现在翼宿星区。丁未，在洛阳城东修建太仓，又在东市、西市修建常平仓。

闰九月，荆州有五郡发生水灾，冲淹居民四千多家。

冬季十月，武帝任命汝阴王司马骏担任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担任征南大将军。二十一日，册立杨氏为皇后，颁布对已判刑罪犯的减免令，分别赏赐王公以下人员以及鳏寡的人。

十一月，梁国境内出现两条白龙。

十二月，征召从未任官的士人安定郡皇甫谧，出任太子中庶子。进封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这一月，平州刺史傅询、前任广平太守孟桓因为作官清廉，傅询赏赐绢帛二百匹，孟桓一百匹。

三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分封儿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司马隆的弟弟司马敦安平王。又下诏说：“宗族和亲属，都是国家的辅翼，想使他们遵守道德礼仪，成为天下人们学习的榜样。但是，身处富贵地位又

能谨慎行事的人很少，召穆公召集兄弟们，歌咏名为《唐棣》的诗篇作为训诫，这是周代姬氏能够百代传递的原因。现在任命卫将军、扶风王司马亮担任宗师，所有应当施行的事情，都要征询宗师意见。”十五日，始平王司马裕去世。彗星出现在西方。武帝派遣征北大将军卫瓘征讨鲜卑族的力微。

三月，平虏护军文淑讨伐叛虏树机能等人，都打败了他们。彗星出现在胃宿星区。二十一日，武帝准备打猎，担心践踏了麦苗而停止。

夏季五月十五日，吴国将领邵凯、夏祥带领兵众七千多人归降晋朝。

六月，益、梁二州有八郡发生水灾，淹死居民三百多人，淹没了屯积军粮的临时仓库。

秋季七月，豫州都督王浑担任扬州都督。中山王司马睦由于触犯法律。削爵为丹阳县侯。

八月二十一日，武帝改封扶风王司马亮为汝南王、东莞王司马佑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为扶风王、琅邪王司马伦为赵王、渤海王司马辅为太原王、太原王司马颙为河间王、北海王司马陵为任城王、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汝南王司马柬为南阳王、济南王司马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司马威为章武王。分封儿子司马玮为始平王、司马允为濮阳王、司马该为新都王、司马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作镇南大将军。大风吹倒树木，气温下降结了冰，有五个郡国有霜灾，伤害了庄稼。

九月十七日，调左将军胡奋任江北都督。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发生严重的水灾，淹没了秋季作物，武帝下令政府开仓赈济灾民。分封齐王的儿子司马蕤为辽东王、司马赞为广汉王。

冬季十一月十六日，武帝来到宣武观，阅兵，到二十二日才结束。

十二月，吴国的将领孙慎侵略江夏、汝南，掳掠一千余家后撤走。

这一年，西北杂居的各族，以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方少数民族的三个国家，归顺晋朝。

四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

三月十五日，尚书左仆射卢钦去世。辛酉，命令尚书右仆射山涛任尚书左仆射。东方少数民族有六国来洛阳朝贡。

夏季四月，东井出现蚩尤旗。

六月初十，阴平郡的广武县发生地震，二十七日又震。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地区与叛虏若罗拔能等人交战，战败，死去。弘训皇后羊氏去世。

秋季七月二十三日，武帝将景献皇后羊氏与景帝合葬在峻平陵。二十二日，高阳王司马缉去世。二十六日，范阳王司马绥去世。荆、扬二州有二十个郡国，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九月，下令太傅何曾任太宰。十五日，下令尚书令李胤任司徒。

冬季十月，武帝命令征北大将军卫瑾任尚书令。扬州刺史应绰进攻吴国的皖城，斩杀吴军五千人，焚毁囤聚的谷米一百八十万斛。

十一月十六日，太医司马程，进献用雉鸡头部羽毛制成的裘衣，武帝因其为被典制礼仪禁止的奇异服饰，在大殿前面焚烧了它。十九日，又敕令中央、地方官吏敢有再违犯的，将受惩罚。吴国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晋投降。二十六日，调尚书杜预出任荆州都督；征南大将军羊祜去世。

十二月初一，西河王司马斌去世。十三日，太宰、郎陵公何曾去世。

这一年，东方少数民族有九国归附。

五年春季正月，叛虏首领树机能攻陷凉州。初一，武帝派遣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讨伐他。

二月初一，平原国出现白麟。

三月，匈奴族都督拔弈虚带领部落归顺晋朝。十二日，由于百姓正度荒年，武帝也把伙食费降到原来的一半。彗星出现在柳宿星区。

夏季四月，彗星又出现在女御星区。武帝颁布对已判刑囚犯的减免令，废除部曲督以下将吏的人质制度。

五月二十五日，有八个郡国降下冰雹，伤害秋季农作物，损坏了百姓的房屋。

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九月初四，河南郡出现麟。

冬季十月十九日，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人带领部落归顺晋朝。汲郡人不准发掘战国魏襄王的墓葬，得到有小篆字体的竹简古书共十多万字，收藏在

秘书府。

十一月，武帝大规模也征伐吴国，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兵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兵长江西岸，建威将军王戎出兵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兵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兵江陵，龙骧将军王廙、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士兵，顺长江向下游进军，东西共有军队二十多万。任命贾充担任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都督，总领各路军队。

十二月，马隆进攻叛虜树机能，彻底打败了叛虜，杀了树机能，凉州的叛乱平定。肃镇国派人贡献楛木箭杆，石制箭镞。

太康元年春季正月初一，五色云气覆盖了太阳。二十五日，王浑攻克吴国的寻阳、赖乡等城池，俘获了吴国的武威将军周兴。

二月初一，王廙、唐彬等人攻下了丹杨城。初三，又攻克西陵，杀死了吴国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初五，王濬又攻占夷道、乐乡等城，杀死了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十七日，杜预攻陷江陵，杀死了吴国的江陵督陆延；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在这时候，晋国各路军队同时并进，乐乡、荆门等地的吴国守军，相继前来归降。十八日，武帝任命王濬担任益梁二州都督，又下达诏令说：“王濬、唐彬向东进军，肃清巴丘以后，与胡奋、王戎共同攻克夏口、武昌，再顺流东下，直达秣陵，与胡奋、王戎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杜预应当稳定零、桂，安抚衡阳。大军向前进发，荆州的南部地区，传布檄文就可平定，杜预应分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夏口攻下以后，胡奋应分七千人给王濬；武昌得手以后，王戎应分六千人增加唐彬的兵力。太尉贾充移驻项城，总管监督各方事宜。”王濬率军向前，攻陷了夏口、武昌，于是战舰沿江东下，所到之处纷纷投降。王浑、周浚在版桥地界，与吴国的丞相张悌交战，大败吴军，杀了张悌和吴国将领孙震、沈莹，将他们的人头送往洛阳。孙皓穷途末路，请求投降，向琅邪王司马伷送上吴国皇帝的御玺及绶带。

三月十五日，王濬率领水军，直达建邺，孙皓十分恐惧，反缚双手，载着棺材，到晋军营门来投降。王濬手持符节，代表武帝解开了他的绑绳，烧毁了棺材，送他去京都洛阳。清理吴国的地图户籍，取得四州，四十三郡，三

百一十三县，五十二万三千户，三万二千吏，二十三万兵，男女共二百三十万口。吴国原来任命的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吏，都继续留任，废除了孙皓实行的繁琐残酷的政令，代之以简便易行的措施，吴国百姓十分高兴。

夏季四月二十九日，武帝颁发对已判刑囚犯的减免令，更改年号，举行五天的集会饮宴，赈恤孤寡老弱、贫困穷苦的人。河东、高平降下冰雹，伤害了秋季作物。武帝派遣兼职的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别出使扬、越地区，抚慰刚刚归顺的百姓。顿丘境内出现白麟。三河、魏郡、弘农降下冰雹，伤害了隔年才成熟的麦苗。

五月二十五日，武帝封孙皓为归命侯，任命他的太子孙瑾担任中郎，其余的儿子任郎中。原来吴国有名望的人，根据他们的才能，任命相应的官职。孙氏阵亡的高级将领的家属搬迁到寿阳；将吏渡过长江到北方来定居的，免除十年的租调徭役，百姓和各种工匠，免除二十年。

六月十一日，武帝来到殿前，举行盛大的朝会，并带孙皓上殿，众大臣都高呼万岁。十二日，向太庙进献酺禄美酒。有六郡国遭遇雹灾，伤害了秋季农作物。十五日，武帝诏令凡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士兵，都免去徭役，回归家中。二十五日，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襄阳县侯，杜预为当阳县侯，王戎为安丰县侯，唐彬为上庸县侯，贾充、琅邪王司马伷以下人员，都增加封邑。与此同时，评论功绩，进行封赏，分别赐予公卿以下人员绢帛。

二十二日，开始设置翊军校尉官职。复封丹水侯司马睦为高阳王。二十九日，东方少数民族有十国归附。

秋季七月，叛虏轲成泥侵略西平、浩亶，杀死督将以下三百多人。东方少数民族有二十国来进贡。初五，调尚书魏舒任尚书右仆射。

八月，车师前部国王派遣儿子入朝侍奉武帝。初五，武帝分封弟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永昌境内出现三条白龙。

九月，众大臣由于天下统一，多次请求到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武帝谦让，没有允许。

冬季十月初四，废除五个女儿免除租调徭役的法令。

十二月十五日，广汉王司马赞去世。

二年春季二月，淮南、丹杨发生地震。

三月十五日，安平王司马敦去世。按不同等次，将俘掠的吴国人口赏赐王公以下人员。武帝下令挑选原孙皓的妓妾五千人分入宫。东方少数民族有五国来洛阳进贡。

夏季六月，东方少数民族五国归顺。有十六郡国降下冰雹，大风吹倒树木，毁坏百姓的房屋。江夏、泰山发生水灾，冲淹居民三百多家。

秋季七月，上党又遭暴风、冰雹袭击，毁坏了秋季作物。

八月，彗星出现在张宿星区。

冬季十月，鲜卑族的慕容廆侵略昌黎郡。

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司马陈骞去世。彗星出现在轩辕星区。鲜卑族侵略辽西郡，平州刺史鲜于婴打退了他们。

三年春季正月初一，撤销秦州，与雍州合并。十八日，调尚书令张华出任幽州都督。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打败了鲜卑族慕容廆，鲜卑死伤数万人。

夏季四月二十五日，太尉、鲁公贾充去世。

闰四月初一，司徒、广陵侯李胤去世。

五月初九，济南境内出现两条白龙。

秋季七月，废除平州、宁州刺史每三年一次入朝奏事的制度。

九月，东方少数民族有二十九国归服，贡献他们的特产。原吴国将领莞恭、帛奉起兵反叛，攻陷建邺，杀了县令，围攻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伐，平定了这次叛乱。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调迁司空、齐王司马攸任大司马、青州都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任抚军大将军，汝南王司马亮任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任司徒，尚书令卫瓘任司空。二十五日，武帝下令国内水灾、旱灾特别严重的地区，不交田租。

四年春季二月十四日，调迁尚书右仆射魏舒任尚书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任尚书右仆射。戊午，司徒山涛去世。

二月十九日，武帝分封长乐亭侯司马寔为北海王。

三月初一，发生日蚀。十四日，大司马、齐王司马攸去世。

夏季四月，任城王司马陵去世。

五月初一，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伉去世。改封辽东王司马蕤为东莱王。

六月，增加九卿的礼遇与俸禄。牂柯境内的獠族二千多部落归顺晋朝。

秋季七月十四日，调尚书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出任青州都督。二十八日，兖州洪水成灾，武帝下令免收灾区百姓的田租。

八月，鄯善国王派遣儿子入朝俸奉，武帝封他为归义侯。任命陇西王司马秦担任尚书右仆射。

冬季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都王司马该去世。调迁尚书左仆射魏舒担任司徒。

十二月初五，武帝在宣武观阅兵。

这一年，河内郡以及荆州、扬州都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二月初二，封南宮王的儿子司马珪为长乐王。二十八日，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任城、鲁国的池水色红如血。五月十三日，宣帝庙的大梁折断。

六月，开始设置黄沙监狱。

秋季七月十六日，武帝的儿子司马恢去世。任城、梁国、中山降下冰雹，损坏了秋季农作物。减少征收三分之一。

九月，南安地区大风刮断了树木。有五郡国发生严重的水灾，霜灾，损伤了秋季农作物。

冬季十一月十四日，太原王司马辅去世。

十二月初十，武帝发布对已判刑罪犯的减免令。林邑、大秦国分别派人进贡。

闰十二月，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去世。

六年春季正月初一，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欠收，武帝下令免除了百姓所欠田租、债务中的旧账。初九，调征南大将军王浑任尚书左仆射、尚书褚萐为扬州都督、杨济为荆州都督。

三月，有六郡国遭遇霜灾，损害了桑树和麦苗。

夏季四月，扶南等十国来进贡，参离四千多部落归附晋朝。有四郡国发生干旱，十郡国洪水泛滥，毁坏了百姓的房屋。

秋季七月，巴西地区发生地震。

八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下令减少征收百姓三分之一的帛绢。京兆郡内出现白龙。调镇军大将军王潜任抚军大将军。

九月二十一日，山阳公刘康去世。

冬季十月，南安发生山崩，地下水从中流出。南阳郡捕捉到只有两只脚的野兽。龟兹、焉耆国王派遣儿子入朝侍奉武帝。

十二月初一，武帝在宣武观阅兵，经过十天才结束。十七日，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去世。

七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初二，武帝下诏令说：“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怪异现象多次出现，日蚀，地震，山崩。国家治理得不好，责任在我。公卿大臣每人都密封上书，尽你们所知，讲出原因，不要有任何隐讳。”

夏季五月，有十三郡国发生旱灾。鲜卑族慕容廆侵占辽东。

秋季七月，朱提山出现山崩；犍为郡发生地震。

八月，东方少数民族有十一国归顺。京兆发生地震。

九月二十九日，骠骑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去世。有八郡国发生严重的水灾。

冬季十一月初四，武帝任命陇西王司马泰为关中督。

十二月，武帝派遣侍御史视察遭受水灾的各郡国。释放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多人回家。开始颁发大臣服满三年丧礼的制度。二十一日，河阴降了二顷赤雪。

这一年，扶南一十一个国家、马韩等十一个国家派遣使臣，来朝进贡。

八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太庙的大殿下陷。

三月十九日，临商观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齐国、天水出现霜灾，损害了麦苗。

六月，鲁国发生严重风灾，树木连根拔起，毁坏了百姓的房屋。有八个郡国又出现了严重的水灾。

秋季七月，前殿的地面下陷，深达几丈，发现有埋在下面的破船。

八月，东方少数民族有二国归顺。

九月，改建太庙。

冬季十月，南康郡平固县县吏李丰反叛，聚众围攻郡县，自称将军。

十一月，海安县的县令萧辅，聚众反叛。

十二月，吴兴郡人蒋迪，聚众反叛，围攻阳羨县。州郡发兵讨伐，全歼叛众。南方少数民族人扶南、西域的康居等国，分别派遣使臣，来朝进贡。

这一年，有五郡国发生了地震。

九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下诏书说：“振兴教化的根本，在于政治清明，二千石长吏不去多方体恤百姓的疾苦，却凭借私人的恩怨，制造扩大狱讼；又大多贪赃受贿，扰乱百姓。当敕令刺史、二千石，纠察那些贪赃枉法的人，推荐那些公正清廉的人，有司决定他们的罢黜或升迁。”又要求中央、地方各级官吏，荐举清廉有才能的人，提拔出身低微的人。长江南岸的四郡发生地震。

二月，尚书右仆射、阳夏侯胡奎去世，调迁尚书朱整任尚书右仆射。

三月初七，杨皇后在洛阳城西的郊外亲自采桑，按不同等次赏赐绢帛。二十二日，开始将春季祭社和秋季祭社合并为春季祭社。

夏季四月，长江南岸有八郡国发生地震；陇西郡有霜灾，伤害了越冬麦苗。

五月，义阳王司马奇触犯刑律，降为三纵亭侯。武帝诏令各级官吏推荐能胜任郡守、县令职事的人才。

六月初一，发生日蚀。改封章武王司马威为义阳王。有三十二个郡国发生严重旱灾，损害了麦田。

秋季八月十四日，陨石坠落有如雨点。下令郡国将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马上结案发遣，不要滞留各种讼事。

九月，东方少数民族有七国到东夷校尉府归顺。二十四个郡国发生螟虫灾害。

冬季十二月初七，分封河间平王司马洪的儿子司马英为章武王。十二日，

鲁国境内出现青龙、黄龙各一条。

十年夏季四月，京兆太守刘霄、阳平太守梁柳因为办事有方，成效卓著，分别赏赐稻谷一千斛。有八郡国发生霜灾。太庙改建完成。十一日，迁徙祖先的牌位进入新建的太庙，武帝在道旁亲自迎接，并举行祭祀典礼；颁布对已判刑罪犯的减免令，文武百官增加一级爵位，参加修建太庙的增加二级。十三日，尚书右仆射、广兴侯朱整去世。十九日，崇贤殿发生火灾。

五月，鲜卑族慕容廆归降，东方少数民族有十一国归顺。

六月初七，山阳公刘瑾去世。又恢复分别设置春季祭社与秋季祭社。

冬季十月二十一日，改封南宮王司马承为武邑王。

十一月丙辰，代理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去世。武帝病愈，分别赏赐王公以下人员绢帛，含章殿鞠室发生火灾。

二十三日，武帝任命汝南王司马亮担任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授予在各自封国假节的权力，并分别统率附近数州的军事。分封儿子司马义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孙子司马遹为广陵王。又分封濮阳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始平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汝南王的次子司马兼为西阳公。改封抚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谡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湛为广陵公、司马卷为东莞公。各王国的属官相，改名内史。

二十九日，太庙的大梁折断。

这一年，东方少数民族僻远的三十多个国家、西南方少数民族的二十多个国家，来朝进贡。叛虜奚轲率十万人归降。

太熙元年春季正月初一，更改年号。初九，调迁尚书左仆射王浑任司徒、司空卫瓘任太保。

二月十二日，东方少数民族有七国入朝进贡。琅邪王司马觐去世。

三月初五，调迁右光禄大夫石鉴任司空。

夏季四月十二日，调迁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二十日，武帝在含章殿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在峻阳，庙号世祖。

武帝度量宏大，办事都本着仁恕的原则，能容纳直言正论，从不以粗暴的态度待人；明智通达，长于谋略，能断大事。因此，能够平定天下，安定四方。继魏国奢侈苛刻的风气之后，百姓怀念过去古朴的风尚，武帝就用恭敬节俭原则来鼓励，用清心寡欲思想来引导。有司曾经上奏宫中的牛青丝鼻绳断了，武帝命令用青麻绳代替。当朝处理政事能宽容，法令制度有常规。高阳许允当初被文帝司马昭处死，许允的儿子许奇担任太常丞。武帝将要祭祀太庙，朝臣议论因为许奇出身在被制罪的家庭，不想要他接近武帝，请求将他调出任长史。武帝追述许允旧日的声誉，称赞许奇的才能，破格提升为祠部郎，当时的舆论都赞扬这种公正豁达的气度。平定吴国以后，天下太平，于是对为政之术产生了厌倦，沉溺在游荡宴乐之中，偏爱皇后家族，亲近并优待当朝权贵，原来的老臣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典章制度遭到破坏，请托徇私兴起。到了晚年，明知惠帝司马衷不堪重任，但依恃孙子聪明机智，所以没有另立太子的打算。又考虑到司马邺不是贾后所生，最终会导致危机与失败，于是便和亲信共同商议，众说纷纭，长时间又下不了决心，最后采用了王佑的谋划，派遣太子同母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同时出镇要害的地方，来增强皇室力量。又担心皇后逼迫，再任命王佑作北军中侯，来统率禁军。不久，武帝卧病，渐渐进入危险状态，共同缔造晋国的功臣，都已先期死去，文武百官惶恐不安，不知该怎么办。适逢武帝的病情稍稍缓了过来，下达诏令任命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又想在朝臣中挑选几位有名望，年纪轻的人协助；杨骏隐藏诏令，不予公布。武帝转眼间又昏迷，杨皇后写下杨骏辅政的诏书，催逼司马亮马上离京赴任。武帝一会苏醒，询问汝南王司马亮来了没有，想见到他，有事托付给他，身边的人回答没有到，武帝便进入了昏迷垂危的地步。朝廷内部的动乱，实际是这样开始的。

49

郭象传

——《晋书》卷五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书籍批语集》第167页）

【解析】

按时代顺序，《晋书》应在《三国志》之后，但其成书年代远在南北朝各史籍之后，是唐代所撰。

魏晋南北朝以后，史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史、子、集四部正式确立。从晋代到南北朝，许多人编写《晋书》，到唐初流行的还有十八家。其中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编的《晋书》最为完整，包括志、纪、录、传等一百一十卷。其余各家的晋书都是仅有数帝或分述西晋与东晋之事，不是完整的西晋史籍。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下令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重撰《晋书》；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分任撰录；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参与修订条例，考证文字。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末尾的“论”是唐太宗所作。所以旧本总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

到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前后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三十卷的巨著。

《晋书》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参考其它各家的晋史、晋朝的国史及当时的各种史料杂著编著而成。它的历史时间包括西晋和东晋。西晋起于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灭魏自立，终于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破长安，共计五十二年，是统一的。东晋起于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即位建康，终于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灭晋，共计一百零四年，是分立的。西晋、东晋总共历时一百五十六年。《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唐初修撰的《晋书》原称《新晋书》，后因臧荣绪的《晋书》失传，而改为《晋书》。此书根据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对臧荣绪的《晋书》进行取舍，存在着很多缺陷，但它在组织编排上比较严密，重要史实能适当地保存下来。

《晋书》是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读过的书。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淝水之战中立过功劳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等人的传记。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布置对以上四人之传进行校注，于是《晋书》这四传成为第一批特制的古籍单行本。据芦荻回忆，毛泽东读晋书，对于晋代的门阀士族持否定态度，但对谢安却评价很高，说他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后来又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这两次立功都是对维护统一做出的贡献。他还在《谢安传》和《桓温传》上画了很多圈和线，作了批注。1975年，毛泽东在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刚刚摘去纱布，就又读起了史书，这其中就有《晋书》。他还在当时阅读的《晋书》封里中写下了一条附记：“一九七五年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读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七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复读《晋书》，并特别对《谢安传》、《谢玄传》感兴趣，这反映出到了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担忧国内形势的一种心态。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时，在前面所引原文的一段文字旁批注了“郭象无行”四个字。其原因是那段文字记录了郭象为人不肖的两个表现：一是崇尚清谈、自命清高，但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

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其言行不一；二是剽窃向秀的《庄子注》。有此两条，足以使人认为郭象是个无德行之人。那么，郭象其人的情况及他与向秀的《庄子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郭象（252年—312年），西晋著名的哲学家。字子玄，河南洛阳人。他爱老庄之学，崇尚清谈。后来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在魏晋时期哲学围绕着“有无”进行辩论时，何晏、王弼提出了“贵无”说，嵇康有“崇有”的倾向，裴頠则明确地用“崇有”论来反对“贵无”说。郭象却主张“有而无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即“有无统一”的理论，实际上是用相对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至于郭象尚清谈，好老庄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清谈和玄学是魏晋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种思潮，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意识形态。清谈是手执麈尾，口谈玄虚。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论。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清谈和玄学是东汉末年兴起的。那时章句训诂走到了尽头，评品政事和人物的风气兴起。到了魏晋，这种清谈和玄学却完全流于玄诞。原因在于魏晋的社会政治：在曹魏政权建立过程中，世族豪强遭打击，孔融、杨修等大族名士被诛戮；当魏晋政权交替时，曹氏和司马氏两个集团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热心政治的许多名士相继被杀，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等，皆死于非命。于是，一些苟全禄位的大官僚大地主，以玄谈为事，完全流入玄虚之境。这样，清谈玄学成为高门大族等有闲者的点缀，或则虚浮夸诞，故意作态；或则故弄玄虚，钓取功名禄位。如琅邪大族王衍，不理政事，“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王一世尤门”，于是，“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再如阮咸的儿子阮瞻，亦善玄谈，司徒王戎问他说：“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王戎咨嗟好久，即命辟之。于是阮咸以三个字的答案就当上了司徒掾，世人称之为“三语掾”。由此可知，到了西晋，清玄之学已完全流于虚诞，成为士族豪门做官的本钱了。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郭象先以清高扬名，后任高官，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郭象这

“无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至于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一事是西晋倡论玄学时的一段公案。向秀（约227—272年），是魏晋之际的哲学家。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著有《庄子注》。《庄子注》到底是郭象所作，还是向秀所作呢？据《晋书·郭象传》所说，是向秀死后，郭象窃向秀的《庄子注》为己有，自注《秋水》、《至乐》两篇，易《马蹄》一篇，其余都是向秀所作，郭象不过“点定文句而已”。但《晋书·向秀传》则说：郭象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又述而广之”。东晋学者张湛著有《列子注》。拿他所引的向秀注和郭象注与现存《庄子注》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晋书·向秀传》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因为张湛所引郭象注，都不在上述三篇之内，而所引向秀注，则大多保存在现在的《庄子注》中。所以应把现在的《庄子注》看作向、郭两人的共同著作。从《列子注》的引文来看，郭象对向秀注确是尽量引用，但也作了改造，并对其思想进行了发展。

毛泽东仅从《郭象传》的资料中认定郭象是个无德行之人，此结论不一定准确。但依据那样的材料也只能得出此种结论。毛泽东不可能对每个历史人物都进行认真研究、考证，这没有必要。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学无止境。

【原文】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译文】

郭象，字子玄。少年时即有文才，思路清晰。喜好老庄之说，擅长清谈。太尉王衍常说：“听郭象谈话，有如悬河泻水，滔滔不绝。”州郡召他为官，郭象不去。常闲居家中，以作文辩论自娱。后来召任为司徒掾，稍后至黄门侍郎。东海王又让他作太傅主簿，非常器重。郭象于是当权任职。权重一时，往日的清谈也没有了。永嘉末年病死，写有碑论十二篇。

早先注释《庄子》的人有数十家，都不能得其要旨。向秀在旧注之外另写新解，推理奇妙，使玄道之风畅盛一时。只有“秋水”，“至乐”二篇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还小，其文稿于是不能得以继续完成。然而有其他版本刊行流传。郭象为人行操轻薄，认为向秀的书稿没有流行于世。于是把其中内容据为己有，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改写了《马蹄》一篇，其余各篇只点句读而已。后来又有以向秀内容为主的版本出现，所以今天才有向秀和郭象的两本《庄子》注释，其实是一个而已。

50

庾纯传

——《晋书》卷五十

【原文】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

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怀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厉声名公，临时喧噪，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养老父，而怀禄贪荣，乌鸟之不若。充为三公，论道兴化，以教义责臣，是也。而以枉错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得以凡才，擢授显任。《易》戒濡首，《论》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过言盈庭，黷慢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训。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鸿胪削爵士。敕身不谨，伏须罪诛。”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请免官。诏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

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遂免纯官。

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凯、骠骑将军齐王攸议曰：“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礼、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新令亦如之。按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纯不求供养，其于礼、律未有违也。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纯荒醉，肆其忿怒。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而近习常人之失，应在讥贬。”司徒石苞议：“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以为：“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心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纯兄峻以父老求归，峻若得归，纯无不归之势；峻不得归，纯无得归之理。纯虽自闻，同不见听。近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皆不见听。且纯近为京尹，父在界内，时得自启定省，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斌愚以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纯有二弟在家，不为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今纯父实未九十，不为犯令。骂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无所清议。”河南功曹史庞札等表曰：

“臣郡前尹关内侯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其家不从政，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先王制礼垂训，莫尚于周。当其时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鲁，孝子不匮，典礼无愆。今公府议，七十时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夺从政之限，削除爵土。是为公旦立法，还自越之，鲁侯为子，即为罚首也。石奋期颐，四子列郡。近太宰献王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并济。

臣闻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饮多，遂至沈醉。尹醒闻知，悼恨前

失，执谦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谓傲很，是为重罪过醉之言，而没逢复之义也。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议云，礼律虽有常限，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如此则为礼禁正直，而陷人以诈，违越王制，开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亲色养，历职内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众后己，实是宿心。一旦由醉，责以暴慢。按奏状不忠不孝，群公建议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按今父母年过八十，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今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屡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养不废。兄侍中峻，家之嫡长，往比自表，求归供养，诏喻不听。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臣惧长假饰之名，而损忠诚之实也。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顺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旧章。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尹以犯违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义见责，而所因者忿。积忿以立义，由醉以得罪，礼律不复为断，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帝复下诏曰：“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役。’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复以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后将军荀勗于朝会中奏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曰：“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勗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勗坐免官。

初，勗与纯俱为大将军所辟，勗整丽车服，纯率素而已，勗以为愧恨。至是，毁纯。勗既免黜，纯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时人称纯通恕。

迁侍中，以父忧去官。起为御史中丞，转尚书。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甫。

【译文】

庾纯，字谋甫。博学多才，重义气，被认为是儒学的代表。曾任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多次被迁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任中书令、河南尹。

当初，庾纯认为贾充是个奸佞的人，和任恺共同推举贾充去西部镇守关中，贾充因此心里感到不平。有一次，贾充宴请朝中的官员，庾纯去得很晚，贾充对他说：“您的行动常常在别人之前，今天为何落在别人之后呢？”庾纯回答说：“因为早上有一些市井小事没有办完，所以来晚了。”世人曾说在庾纯之前曾有伍伯；在贾充之前曾有市魁，两个人以这个相互进行讥讽，贾充认为自己位隆望重，心里感到特别不平。等到庾纯行酒，贾充却不马上喝，庾纯说：“我身为你的长者，你怎么敢这样！”贾充说：“连父老都不归供养，您说这话什么用？”庾纯因此发怒说：“天下大乱，都是由你一个人引起的。”贾充说：“我贾充曾辅佐过两朝君主，荡平巴蜀，犯了什么罪而使天下大乱呢？”庾纯说：“高贵乡公在哪里？”在坐的官员都停了下来。贾充的左右想要抓住庾纯，中护军羊琇、侍军王济保护着，才使得庾纯出来。贾充感到羞惭愤怒，上书辞职。庾纯也很害怕，交出河南尹、关内侯的印章，上表弹劾自己说：“司空公贾充请各位官员和我一起饮酒。我不自量，酒喝多了，喝醉了胡乱行酒，拿大量的酒让贾充公去喝，贾充公不肯喝，说话之间，贾充公呵斥我父老不归供养，各位官员认为我眼中没有天地。我不服罪自己喝了起来，并且更加愤怒，大声叫着贾充公的名字。当时的争吵，后来势态严重起来。礼，‘八十月制’，实在是认为已到了衰老的年龄，变化很难预料，我不想着生育我的恩德，去奉养年迈的父亲，而贪图荣华奉禄，连乌鸟都不如。贾充作为三公，讲道理兴风化，用教义来教育我，是对的。而我是非不辨，居下犯上，喝醉酒后迷失了尺度，我以平庸的才学，被提升为显要的位置，《易经》中反对洗头，《论语》反对喝酒，而我听说后不服气，用过了头的话和他辩理，冲撞了台司，违反了宪令制度。不可以拿这作为教训，我请求免掉我的官职，按

朝廷的礼法来定我的罪，大鸿胪，削爵土。敕身不谨，我低头认罪。”御史中丞孔恂弹劾庾纯，要求免掉他的官职。皇帝下诏说：“先王崇尚尊卑之礼，明确贵贱的顺序，记载温克的德行，写着喝醉酒的祸害，所以宣传光大道义风化，向人们展示做人的规范和礼仪。以前广汉陵对宰相不敬，被判为犯上的罪名，灌夫托醉肆无忌惮，发泄忿怒，导致诛杀之罪。庾纯作为一个平庸的人，被封为尹，不理睬谦敬的礼节，不以覆东为戒，欺凌上司，傲慢无礼，口出狂言，应给以重罚，以肃清朝中的秩序。”于是免去了庾纯的官。

又因为庾纯的父亲年老而庾纯不求供养，诏令使据礼教来评判他行为好坏。太傅何曾、太尉荀凯、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议论说：“凡是要判断某人行为的好坏，先得考稽当时的礼及法律。旧礼，一个人如有八十岁，他的儿子不应从政为官，年满九十岁，他的全家人都不应入仕。新的法令也是这样规定的。现在庾纯的父亲已八十一岁，而纯兄弟六人，其中三人在家，对父亲的供养并未停止。纯不求供养，于礼于法都没有乖违。司空公因为庾纯备位卿尹，希望他的行为德行可为后人效仿，但庾纯为人荒唐如醉，藏不住忿怒。所以我们认为庾纯不能将至孝的行为远布民间，身上多的是常人的小过失，应贬他的官。”司徒西曹掾列斌认为：“要澄清改变风俗，当以正人伦为先；人伦的教化，又以忠诚孝敬为主。忠所以不忘其君主，孝所以不忘其双亲。但如果讲孝道必须每天都呆在父母面前供养他们，那么明君就没有臣下了；讲忠诚就不必顾念父母，而父母也应像没有儿子一样，所以为臣时，必以义断其亲情，为子时，又得以亲情割其忠义，在朝廷时听从君王之命，在家里则听从父亲的吩咐。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庾纯的哥哥庾峻以赡养父亲为由求归，峻孝得归，庾纯势必和他一起辞官回家，如庾峻不得归，那么庾纯也没有独自辞官的道理。庾纯虽然也自请归官，但朝廷没有听从。近来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都有老母待养，并且邓良没有兄弟，又授他们远方郡邑，他们不得养亲尽孝，屡屡求归，均不批准。而庾纯近为京兆尹，老父在辖境之内，时不时都能回家省亲，并不违礼教。现在却独独在礼法之后处他贬黜之罪，斌浑以为没有这种道理。礼，父亲八十，一子不从政，但庾纯家中已有二弟，从政不为违礼。又令，父年九十，兄弟都应归官回家，而纯

父未滿九十，純從政也不為犯令。他罵辱宰相，應當放斥於外郡，以明正國家法律。皇上聖恩愷悌，貶退他即可，臣愚見不可為其它的蜚議而另定其罪。”

河南功曹史龐札等上表說：

“臣郡前任令尹關中侯庾純，醉酒失去常態，戊申日詔書已免其官，又因父年老而不求回家供養，下五府依典禮定其罪名。臣謹慎地查了三王時養老之制。父八十，其一子不得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確實是使為人不少缺孝養的大道。為臣子又不違在公之節義啊。先王制定禮儀，沒有比周朝時更詳盡完善的了，當時，周公旦留在周朝廷，而其子伯禽卻到魯國為政，但孝子不匱供養，典禮也沒有錯失。現在公府之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想用來駁奪人們從政的年限，以削除藩土。當時周公旦立法時，年已越限，魯侯作為兒子，就當斬首，石奮已至待養之年，還有四個兒子封為列郡公侯，近來太宰諸子，也在他的領地之外，古往今來都可這樣，忠孝雙齊並非全然不可作到。

臣聽說悔吝的小過失，君子都有。庾純酒量小卻喝得多，終於沉醉，醉後得知，非常悔恨先前失言之過，所以非常謙虛地自劾重罪，請求重罰。而現在公府却不查明原因，只說他為人傲慢，這只不過以重罪加諸人醉後之言，而不知澄清事實判理的本義。臣聽說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性，出於義合，而要求忠臣必須同時又是孝子。先王立禮法，敬君如父，自始至終，忠孝同一，就這樣還怕人臣不能致身。今天公府議論說，禮律雖有常限，但疾病歸養，也不應奪其為公忠體國之志。這樣就會為禮而禁正直之人，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了殆滅的先河。令尹少年清苦，事親色養，在朝內外任職時，廉潔無私，此就是陛下之所以屢發詔令，而令尹仍然能夠逐次升遷的原因。令尹為人謙恭，率下臣以敬，先公後私，實是陛下心腹之臣。現在偶然由於酒醉，就責他暴虐傲慢，又按奏說明他不忠不孝，群公建議削除爵號，奪其封邑，所以愚臣為庾公悲痛哀悼，椎心泣血地進言。

現在當父母年過八十時，听令他們的兒子不給外職，這正是為了使他們有歸養的機緣。現在令尹家居都城，以前也表奏說屢次回家定省，而且他兄弟六人，三人在家，對老父的孝養並不匱乏。他的哥哥侍中庾峻，以嫡長子

的身份，以前屡次请求归养，诏谕不听从。国体同一，法制相同，而兄弟也没有两样，为什么独独责怪令尹今日不供养老父之罪呢？臣恐怕这样会增长假饰之名，而损害忠诚的实质。所谓礼，是用来经济国家，安定社稷的，所以唐尧盛世，是由顺孝古典而来；而成王之美政也出于遵行旧的章程而来，现在陛下圣德钦明，敦崇礼教，畴咨四岳，以详明典法律制。令尹因为犯违而受黜，起因不过是酒醉失言而已。群公以教义相责，其实不过是私怨作怪罢了。积忿而立义，酒而得罪，礼律不复为判断是非的根据，而一时之致却很成为法令。所以愚臣敢于冒着被诛杀的危险，而耻于在这盛明之世中不得伸张正义。希望陛下您能够详细体察其冤。”

皇帝就下诏说：

“自中世以来，多顺贵戚重臣之意行事，而卑贱者得冤，所以张释之、李定国等人得以扬名于前世。现在诸公议责庾纯，不光说他不知节制，沉于酒滥，这是以齐圣的标准来规范人的行为，朕怀疑贾公也酒醉了。不然，就不会在百官当中责备庾纯不离官供养父母。我大晋朝前依圣人之典制，规范群臣出入之道，若父母有八十者，都当归养，不只是针对庾纯一人而言。古人说：‘酒后之语，如童言般不可听信’，明令不责醉酒，恐怕会失去法度。之所以免庾纯之官，是为将来酒醉者为警戒罢了。齐王、列掾的议论很恰当。”

后来又任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将军，后将军荀勗在朝会中奏议庾纯以前因不孝坐罪，不宜升迁。侍中甄德进言说：“孝，以荣显亲族为大，俸禄供养为荣。皇上已诏赦庾纯以前的罪错，擢为近侍，兼掌教官，今天正是庾纯应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荀勗竟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应该贬他的官。”于是荀勗坐罪免官。

当初，荀勗和庾纯都为大将军所征召，会见那天，荀勗华服丽车而往，而庾纯只一身素服却潇潇洒洒，荀勗深以为愧恨。所以此时想诋毁庾纯。勗免罪后，庾纯更觉得惭愧，就屡次前往宽慰他，当时人们都称赞他通达宽恕。

迁侍中时，因父丧而去官。后又起为御史中丞，转任尚书，魏郡太守，不去赴任，又拜为少府。六十四岁时逝世，子庾甫。

51

潘尼传

——《晋书》卷五十五

【原文】

尼字正叔。祖勳，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史。并以学行称。尼少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其辞曰：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系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则殆，言不从则悖，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行乎中，则忧患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构，危害及之，得不惧乎？

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当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鸷鹯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沓，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

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

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遘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不忘危而已。有期进者，非谓穷贵宠之荣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谓严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乱而已。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虽坐华殿，载文轩，服黼绣，御方丈，重门而处，成列而行，不得与之齐荣。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泽，沾体涂足，耕而后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经逸。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虽繁计策，广术艺，审刑名，峻法制，文辩流离，论议绝世，不得与之争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

然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惧乱所以保治，戒亡所以获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旷神远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无垠之外，不自责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亲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远也。亲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举之如易胜，而当世莫之能困也。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夫荣之所不能动者，则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劝者，则害之所不能婴也；誉之所不能益者，则毁之所不能损也。

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动则行乎至通之路，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否则沦乎浑冥之

泉，邪气不能干共度，外物不能扰其神，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

初应州辟，后以父老，辞位致养。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陆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释奠颂》。其辞曰：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实应天纵生知之量，微言奥义，发自圣问，业终而体达。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齐，輿驾次于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恂恂乎弘保训之道；宫臣毕从，三率备卫，济济乎肃翼赞之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辨位。二学儒官，缙绅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缶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谦光之美弥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业，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饌之事既终，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弛齐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咸来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金石萧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铿锵，般辟俯仰，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迹，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于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尼昔忝礼官，尝闻俎豆。今厕末列，亲睹盛美，猋渍徽猷，沐浴芳润，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形容，光圣明之遐度。其辞曰：

三元迭运，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灵乃晖。有皇承天，造我晋畿。祚以大宝，登以龙飞。宣基诞命，景熙遐绪，三分自文，受终惟武。席卷要蛮，荡定荒阻；道济群生，化流率土。后帝承哉，丕隆曾构。奄有万方，光宅宇

宙。

笃生上嗣，继期挺秀。圣敬日跻，浚哲闾茂。留精儒术，敦阅古训。遵道让齿，降心下问。铺以金声，光以玉润。如日之升，如乾之运。乃延台保，乃命学臣。圣容穆穆，侍讲言言。抽演微言，启发道真。探幽穷赜，温故知新。讲业既终，精义既研。崇圣重师，卜日告奠。陈其三牢，引其四县。既戒既式，乃盥乃荐。

恂恂孔圣，百王攸希。亹亹颜生，好学无违。白皇储后，体神合几。兆吉先见，知来洞微。济济二宫，蔼蔼庶僚。后又鳞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如彼仪凤，乐我云韶。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奚乐？神人允谐。蝉冕耀庭，细珮振阶。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莘莘胄子，祁祁学生。洗心自百，观国之荣。学犹蒔苗，化若偃革。博我以文，弘我以道。万邦蝉蛻，矧乃俊造。钻蚌莹珠，剖石离藻。丝匪玄黄，水罔方圆。引之斯流，染之斯鲜。若金受范，若埴在甄。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昔在周兴，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时惟世子。今我皇储，齐圣通理。緼熙重光，于穆不已。于穆伊何？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实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纯嘏自晋，永世昌阜。徽徽下臣，过充近侍。猥躋风云，鸾龙是厕。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诚作颂，祇咏圣志。

出为宛令，在任宽而不纵，恤勤政，厉公平而遗人事。入补尚书郎，俄转著作郎。为《乘舆箴》，其辞曰：

易称‘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传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将以导群生之性，而理万物之情。岂以宠一人之身，极无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为君者，无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阶之俭；而后之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台琼室之侈。无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极，虽祥代犹脱屣；争之之极，虽劫杀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

夫修诸己而化诸人，出乎迹而见乎远者，言行之谓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无过，唯其言而莫之违，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杆之铭，无讳之史，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其自维持如此之备。故箴规之兴，将以教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共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当神器之运，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余，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故以“乘舆”目篇。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变至众，文繁而义诡，意局而辞野，将欲希企前贤，仿佛崇轨，譬犹丘垤之望华岱，恒星之系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颂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浊同流，玄黄错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纪。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极启建，两仪既分。彝伦永序，万邦已纷。国事明王，家事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义农已降，暨于夏殷。或禅或传，乃质乃文。

太上无名，下知有之。仁义不存，而人归孝慈。无为无执，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礼刑实滋。既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蔼蔼万乘，匪誓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朝邦有微。枢机之动，或以废兴。殷鉴不远，若之何勿愆！

且厚味腊毒，丰屋生灾。辛作璇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龙肝豹胎。惟此哲妇，职为乱阶。殷用丧师，夏亦不恢。是以帝尧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显。夫德犹如毛，而或举之者鲜。故濮有惭德，武未尽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

训，而好是佞辩；不遵王路，而覆车是践。成败之效，载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人是司牧。视之犹伤，而知其寒燠。故能抚之斯柔，而敷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驰逐；不修政事，而终于颠覆？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汤，克殷伊武。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四岳三涂，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克，卒于绝绪。故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倾盖惟旧，白首乃新。望由钓夫，伊起有莘。负鼎鼓刀，而谋合圣神。夫岂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盖有国有家者，莫云我聪，或此面从；莫谓我智，听受未易。甘言美疾，匙不为累。由夷逃宠，远于脱屣。奈何人主，位极则侈？

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圣，孰弥斯患？若九德咸受，隳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有皇司国，敢告纳言。

及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忠良之士皆罹祸酷。尼遂疾笃，取假拜扫坟墓。闻齐王同起义，乃赴许昌。同引为参军，与谋时务，兼管书记。事平，封安昌公。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为中书令。时三王战争，皇家多故，尼职居显要，从容而已。虽忧虑不及，而备尝艰难。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年六十余。

【译文】

潘尼，字正叔。祖父潘勖，汉代为东海相。父亲潘满，为平原郡内史。祖父与父亲都以学问和品行而著名。潘尼少年时才华横溢，和潘岳一样都以文章出名。潘尼性情恬静无争，唯务学习和著述。他曾写过《安身论》来表明他的操守，他这样写道：

“大凡崇德的人莫不重视安身，安身莫不崇尚品正，品正不外无私，无私不外寡欲。因此可以说：君子安身后才便于行动，正心后才便于评论世事，确定了交际圈方可求友，坚定了志向方可付诸行动。然而不可不察的是：行动

将招致祸患；评论将带来荣辱；交往会有利有弊；行动会影响个人安危。所以，君子不妄动，要行动必须遵守法则；不随便发议论，发议论必须有依据；不轻易交往，交往就须讲义气；不随便行动，行动就应有正当理由。如果这样做了，吉凶就看上天了。身不安则怠惰，言不从便荒唐，交际不慎重便迷惑，行为不诚实便危险。集以上这四种行为于一身，忧患就快来了。忧患来到的根源必定在于自私和贪欲，自私的人往往得不到利，太贪的人往往难以满足欲望，这是真理。贪欲达不到，能不争吗？私心不满足，能不求吗？人人自私，个个欲火中烧，众多的私欲交争，则必然引起乱子和相互怨恨。既然出乱子，又相互怨恨，我们能不害怕会带来危害吗？

然而，一味舍本求末、知进忘退的人，无不炫耀才智，锋芒毕露，削尖脑袋追逐势利，巴结权贵。在朝有弹冠相庆的朋友，在野有身系丝带的朋友，一旦受到重用，就会马上有荣华和名誉。对有权人，趋之若鹜；待失势者，四散而逃；求利时不顾性命，争势时连骨缝都钻。于是虚伪盛行，假话连篇，夏天和冬天的意见就不一样，早晨和晚上的看法就不同。劣马想驰骋千里，钝刀想大派用场。至于明争暗斗，诽谤诬陷更是比比皆是，君子极尽所能，小人夸耀伎俩，这种风气从上层开始，延伸到社会底层。结下祸怨后却后悔争夺不够有力，灾祸降临了却后悔伎俩不够变化多端。这种风气大则灭国，小则亡身。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不外为私欲而争斗罢了！

君子则不然。知道自私有损于公，便自修其身；知道贪欲有伤于德行，便远离名利；知道争斗将招致祸患，便不计得失；知道自夸会招致怨恨，便有功劳也不炫耀。安身不为私而私全；慎言不追欲而欲自适；交际不逐利而利自厚；谨行不求名而成美名。静处而无私，行动而不争，必将精通天下的道理，而有益于万物的本性。天下即我，所以与天下人同欲；我即万物，所以与万物同利。

能保障安全的人，不是贪生怕死耽于享乐，只是要不忘危险而已。希望升官的人，不是享尽荣华炫耀名位，只是要不忘功成身退而已。治理得好的人，不是使用严刑峻法，只是要不忘祸乱而已。所以即使身住蓬屋，隐居陋巷，穿粗衣，吃野菜，只要道存于心，就没有什么不安的。即使身居豪华的

宫殿，乘坐华丽的车子，身穿精美的衣服，统治天下，重门而处，成列而行，也不能和他媲美。凭借天时，分享地利，甘于布衣，安于渊泽，身体力行，先劳后食，不是不思进取，而是崇尚德行。即使身居高位，享受重禄，手握重权，功盖当时，势力与皇帝等同的人，也不能与前者的安逸相比。丢掉意志，去除才智，忘却肝胆，抛弃外表，看似无能，胸无大志，但如果能像这样心正气闲，没有不太平无事的。即使计策繁杂，术艺精通，刑法严峻，议论绝世，也不能与之争功。所以说，心安是安于道，上进是进于德，法治是治于心。没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的，没有进德而不能处富贵的，没有治心而不能治万物的。

思危可以求安，虑退可以上进，惧乱可以保住太平，戒亡可以获得生存。如果谦虚谨慎，宁静致远，不看重财物而财物众多，不要求别人敬重而别人却敬重。可亲近而不可侮慢，可尊敬而不可疏远。亲近他还不够，天下人怎么会轻侮他呢？推举他还来不及，当世人怎么会为难他呢？闻达天下时成就大业而不自满，身处逆境时独善其身而不郁闷，被任用时身居高位而不争权夺利，不做官时隐居乡里而不责怪怨恨。如果荣华不能打动他的心，那么侮辱就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如果利禄不能让他心动，那么祸害就不会触犯他；如果名誉不能给他带来些什么，那么毁谤也不会损害他些什么。

现在的学者如果确实能去除自私的心，杜绝对贪欲的追求，堵塞争斗的根源，根除自满的心态，行动时就走光明正大之路，静处时则进顺顺当当之门，得志时好比在辽阔的天空飞翔，失意时好比在幽深的泉水中遨游，歪风邪气不能冒犯他，身外之物不能打扰他，喜怒哀乐不能动摇他的操守，生死存亡不能改变他的真心，把自然看作工匠，把天地视为陶轮，视名位如糟粕，弃势利如尘埃，修身养性而不四处炫耀，依靠自己而不依赖别人，对皇帝忠心耿耿，对双亲敬爱有加，可以控制自己，也可以统治万民，可以处于富贵，也可以安于贱贫，历经盛衰也不改变，那么大概就可以安身了。”

潘尼当初响应州府的征召而为官，后来因为父亲年龄大了，便辞官在家侍奉父亲。太康年间，他考上了秀才，成为太常博士。当过高陆、淮南王允镇东参军等官职。元康初年，被授予太子舍人之职，向皇帝献上了《释奠

颂》。《释奠颂》是这样写的：

“元康元年冬天的十二月，皇上认为皇太子年岁还轻，而人伦道德最重要的是孝悌，便开始命令在崇正殿上讲解《孝经》。实在是顺应上天、竭尽所能，微言大义，发自圣贤之所问，学完后皇太子体会颇深。元康三年春闰月，因准备在上庠举行活动，便祭奠先师，这是礼节。到二十四日丙申时，侍祠的人都到了，皇帝的御驾停在太学里。太傅在前面，少傅在后面，恭敬谨慎地履行教育督导的责任；大臣都跟随着，带着卫士们，毕恭毕敬地承担着辅佐保卫之责。接着便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孔子位于西墙，颜回位于北墙。宗伯掌管礼仪，司仪辨别方位。两个学儒官员，身着高级官吏的装束，垂纓佩玉，规行矩步，端端正正地陪侍在堂下，等待执事的命令。两根柱子之间设有酒器和竹器，台阶的左边设有瓦器和洗具。酒席布置好，钟悬排列好，皇上便俯身跪拜，谦逊的光辉非常美好，皇宫内的教化被推崇备至，严肃又不失和谐，真是先王的绝好的典礼，不可磨灭的美业，实在是无法替代的。祭奠的礼节完毕后，脱去玄衣换上春服，放松禁令，改变陈规。天子命令朝廷内外的官吏、王公贵族、藩王属臣，以及学徒儒生，都来参观礼仪。皇帝都晏请他们。金石箫管的声音，八佾六代的歌舞，铿锵悦耳，可以净化灵魂、洗涤贪欲、移风易俗的音乐，无不演奏。抑制邪恶之音，摒弃《郑卫》之乐，疏远奸邪，摆脱巧辩。这一天，人无论愚智，路不论远近，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至。都延领以视，倾耳以听，倾慕伟业，洗心革志，向往洙泗的风气，歌颂来苏的恩惠。然后就知道了居室之善，千里之外也有响应；无声的感化，洋溢于九州之内。这次典礼光辉盛大，实在是本朝的壮观盛事，万年一遇的好事。潘尼原来作礼官时，曾听说过酒筵之器具。现在侧身末列，亲眼目睹盛况，沉浸在美德之中，沐浴于芳香之间，不知不觉便手舞足蹈，随口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以描绘盛德之形容，刻划圣明之声名远播。其辞如下：

三朝交替，道德衰微。靠着先祖的庇护，圣洁的神灵光照大地。承皇天之运，缔造了我晋朝。皇上受到上天的赐福，登上宝座，发布诏谕，造福天下，文昌武盛；征肥蛮夷，平定天下；接济百姓，感化人心。后代的皇帝继

承先帝遗业，勾勒宏大的伟业。覆盖万方，光照宇宙。

后代忠诚的儒生继承上代的优良传统，敬重圣贤，生生不息，增长才能，弘扬美德。精于儒术，熟悉古训，遵道敬老，不耻下问。如日初升，如天之运行。邀请官仆，命令学子都参与其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讲解，辨析微义大义，启发道德情操。探究深奥，穷尽玄妙，温故知新。讲解完以后就把握了精神实质。崇敬圣贤、敬重老师，选择日子祭奠他，呈上牛羊猪等祭品，召引四方之民众。心存警戒然后才敬礼，沐浴更衣然后才进献祭品。

谨慎从事的孔子，为百代所仰慕。勤勉不倦的颜回，敏而好学。皇储后体健神清，明察秋毫，预知吉凶。皇宫之内群贤荟萃，佳人云集。满朝群臣，莫不贤明，后宫佳丽，无不爱乐。四门洞开广招贤士，佳音处处和谐融洽。蝉冕光耀厅堂，细珮声振阶前。德行因谦逊而发扬光大，仁义因恩惠而安抚黎民。美酒甘冽，佳肴馨香，歌舞升平。

莘莘学子们潜心净志，致力于国家的繁荣。学习好比栽种庄稼，感化好比去除杂草。博览群书，弘扬道德。万邦之百姓都会改变，何况才智出众之人呢？钻蚌壳取出珍珠，割开石头分离海藻。丝没有黑色黄色的，水没有方形成圆形的。引导它才会流动，染色它才会鲜艳。好比金子在模子中，好比粘土在转轮里。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周朝是王化开始之时，但只有文武两帝很有名。当今的皇太子，像圣人一样通晓道理，聚贤纳才，和睦顺畅。为何要和睦呢？追随前人，启迪后人。这样可爱的人确实非常适合当元首。‘孝顺双亲，光照天下。美德福气从晋朝开始万岁长盛不衰。作为地位低微的下臣，充当近侍之职，追随在皇帝的身边，沐浴着芳香，观赏着盛事。竭诚作颂只是为了称颂圣上之志。’

潘尼后来被任命为宛城（今河南南阳）县令，在任的时候宽宏大度而又不放纵百姓；勤于政务，主持公平而又抛弃俗事之争。后来入朝作尚书郎，很快又转任著作郎。他写了一篇《乘舆箴》，其辞如下：

“《易经》说‘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左传》说：‘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而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没有比它们还早存在的。所以上天创造出百姓而选定君主，来统治他们，来引导百姓的情

性，理顺万物的情感。哪有宠爱一个人，满足他无限的欲望，达到如此地步的呢！古代做君王的，没有贪欲，极为公道，所以有茅屋土阶的俭朴；而后代的君王，有贪欲，而且自私自利，所以有瑶台琼室的奢侈。没有贪欲的人，天下人共同推举他；有贪欲的人，天下人都来争夺他的位子。推举达到极致，即使禅让还有推让的；争夺达到极致，即使劫杀也顾不得去躲避。所以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怎么能靠追求而得到呢？推辞不接受便可以了。

修身养性而感化别人，出于近而见于远，就是因为言行的缘故。所以君王所忧虑的，莫过于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如果有君王说自己一定没有错误，以自己的话为准不能违抗，那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差不多一句话而亡国的。君子的过错，好比日月之蚀：有过错，人人都能看得见；改正错误，人人都敬仰他。即使像尧、舜、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盛世，也必定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杆之铭、无讳之史，所以这样是为了防止邪僻并把它们纳入正道，他们的思考是如此之周备。所以箴言规劝之文是为了救过补阙，但它毕竟用的是间接暗示的手段，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们援引古义，指出内外的不同，而高祖皇帝也评定六官的成能高低，讨论成败的关键，言简意赅，尽善尽美。从《虞人箴》以至于百官，不了为了规谏而规谏，实在是想要君主斟酌自己的得失呀。《春秋传》说‘命百官箴王阙’，这也是天子自己的事情。

潘尼以为君王接受天命之时，正值神器之运，日理万机，安抚天下，选拔贤才，考虑百官，渴望获得人才，急于听到过错，即使在朝廷上被当面顶撞，也求之不得。至于箴言规谏，既然皇上顺应谏言，为什么不呈献上呢？所以我不揣学陋思浅，在工作之余，尝试着写一些。不敢冒称至尊的名号，所以以“乘舆”来作题目。帝王的事很大，而古今的变化很多，文章繁多，意义复杂，意思有局限，文辞缺乏文彩，想仰慕前贤，好像推崇法则一样，好像小山丘与华山相比，恒星和日月相比，比不上是很明显的。颂辞是：

天地初开的时候，清浊同流，玄黄错杂，也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显赫长远，皇朝久远。确立法则，建立人伦。在国事上是一个明君，在家事上则

是一个严君，尊重长辈，善待百姓。从神农氏开始直到夏商两朝，帝位或者禅让或者袭传，或者朴实无华或者文采斐然。

太上皇虽然没有什么名声，但老百姓都知道他。即使仁义不存在了，孝慈仍然存在，清静无为，寡心寡欲。忠诚信义之风失去了，礼仪刑罚之类就会增加，既然有称赞敬畏就有侮辱欺骗。虽然山盟海誓，人们仍然会有背叛怀疑。煌煌四海，芸芸众生，不靠誓言又怎么能依靠他们呢？身边有大量的辅佐人员，皇帝仍要日理万机，兢兢业业。出于善意，千里之外也会响应，说话算话，朝臣们就会效力。天机是不断变化的，或者衰落或者兴盛。殷朝的教训还不算太远，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啊！

醇厚的肉可能会有毒，丰足的屋子可能会发生火灾。住着豪华的宫殿，建造大量的酒池，用象牙筷子玉做的杯子，吃着龙肝豹胎。商朝就是因为如此灭亡的，夏朝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尧在位的时候只住着茅草小屋，周文王直到太阳西斜也顾不上吃饭，一到拂晓又起来操劳。行仁德之事应像头发生长那样自然，但能做到的却很少，即使周武王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至于以后的君王就越来越差了，耽于享乐，游手好闲，荒淫无度，沉湎酒色，不遵守古训而喜欢巧言令色；不按照正路去走，必然车毁人亡，先朝的典籍已经记载了成败的教训，不要说去征服别人了，就连自身也难保。那么上天树立君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统治管理老百姓。能体恤民情，知道百姓冷暖，以爱心来安抚宽慰平民百姓，那么人们就会心怀感激，敬重佩服。如果宠幸一个人，满足她的贪欲；内迷声色，外荒驰逐，不问政事，最终亡国不就很正常吗？

过去尧把帝位让给舜，舜也把帝位让给禹。接受帝位最终还是承接前辈之志，遵守自然秩序。代替夏桀的是商汤王，灭亡殷朝的是周武王。所以禅让并不是选择同姓，江山社稷也没有恒定不变的君主。高山大川是中国的大阻碍，鄱阳湖、洞庭湖曾经是殷朝商人的旅途。夏朝兴起不是一蹴而就的，商纣的灭亡是因为不能善始善终。所以君王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朋友之间的友情时间越长越深厚，到了老的时候仍然历久弥新。姜子牙被任用是钓夫，伊尹受重用前住在有莘这个小地方，他们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他

们的谋略极为神妙。所以选拔官吏不必从自己身边寻找。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并不知道我的聪明，或许以后会碰巧见到我吧；但既然不知道我的才华，让他们听取意见就很难了，他们有缺点错误，会有人用好听的话闻过饰非，根本听不进小人物的话，所以许由和伯夷逃避皇帝的宠爱。为什么君主一登上高位就放纵不拘了呢？

知人善任很难，对帝王来说就更难了。尧在位时国泰民安以后，四方的蛮夷却图谋不轨，周朝兴盛后，管叔蔡叔却心怀叵测。如果不是周召二王，谁又能平定了这些祸患呢？帝王贤明大度，百官才智出众，没有臣子君王就不能治理国家，没有君王臣子就不能安身立命。所以《尚书》赞美康哉之佳，《易经》重视友情之妙。有皇帝治理着国家，我冒昧献上我的谏言。”

赵王司马伦篡位、孙秀专政后，忠良之士都遭陷害。潘尼对此非常痛恨，便假口去拜扫祖先坟墓离开京城。他听到齐王司马同起义的消息后，便奔赴许昌。司马同任命他为参军，出谋划策，兼管书记事务。战事结束后，潘尼被封为安昌公，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等职。永兴末年，任中书令。三王战争的时候，皇家多变故，但潘尼身居要职却从容镇定。虽然谈不上担忧发愁，却备尝艰难。永嘉年间中期，潘尼升任太常卿之职。洛阳快要陷落时，潘尼携带家眷来到洛阳东边的成皋，打算回到老家，半道上却遇到强盗，无法继续前行，病逝于坞壁，时年六十多岁。

52

江统传

——《晋书》卷五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江统，字应元，西晋时陈留圉人。初为山阴县令，后历任太子洗马、尚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

魏晋之际，我国西部和北部游牧的少数民族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史称“五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开始农耕生活。为了寻求较好的耕地，他们从东汉开始不断内迁。魏晋统治者为了利用“胡人”当兵和补充劳动力，也往往强制他们迁居内地。胡人内迁的范围大体是：河套一带的匈奴人南迁至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匈奴别部羯族的一部分由西域迁至山西东部的武乡（山西榆社）一带；大漠南北的鲜卑族的一支东迁到今辽宁一带，另一支则西迁至甘肃、青海；甘青一带的氐族和羌族，部分迁入甘肃东部和陕西境内，部分南入四川。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族

人达四十余万；氐、羌等族人迁入关中的达五十余万，占关中人口之半。其中匈奴族居地离晋都洛阳较近。而匈奴势力强大，人口已达三万余（户）。西晋统治者利用少数民族上层对内迁各族进行统治。内迁各族人民不仅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和剥削，还要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另外，那些被委任为官吏的各族上层分子，也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往往有意煽动民族仇杀，利用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来达到割据称雄的目的。所以，从西晋初年开始，北方各族人民就不断掀起反晋斗争。270年，河西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占有凉州，斗争持续近十年。296年，匈奴人郝度元领导马兰羌、卢水胡起兵反晋。关中的氐人和羌人都起而响应，推举氐族豪帅齐万年为皇帝，坚持斗争三年之久。

面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人口繁殖日多，及与汉人矛盾的加深，早在魏末司马师当政时，邓艾就建议迁匈奴于雁门，并逐渐迁出与汉人杂居的氐、羌等族。及晋武帝泰始年间，匈奴刘猛反，侍御史郭饮又提出迁徙少数民族的主张。到惠帝元康年间，氐帅齐万年于关中起兵。可见胡汉关系之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这时，江统再次提出迁少数民族于故地的主张，写出《徙戎论》。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原因是：第一，内地的地主官僚等，用少数民族人民为田客、奴婢，已很普遍，统治者确实需要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在内地供他们勒取和奴役，一旦迁出，他们就会失去大量剥削对象；第二，西晋皇室内争，常需借助少数民族的兵力；第三，少数民族久居内地，突然让其迁走，确实有困难。由于民族矛盾无法解决，从江统提出建议起不到十年，西晋政权就被少数民族的起义给推翻了。所以，当时人大多认为江统是正确的，有远见卓识。

毛泽东对江统的看法则不以为然。他在阅读到《徙戎论》时，批了“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的字样。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挑拨离间，造成各民族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长期不团结，加深了民族间的互相戒备、互相猜疑和互相仇视的心理。所以，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不平等政策才是造成少数民族反抗的根本原因。正如江统

在《徙戎论》中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这是造成少数民族起而反抗的根本原因。因此，毛泽东不同意江统的意见，认为迁徙与否并不重要，迁与不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毛泽东所谓“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的意思是说：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才能化解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事实确实如此。少数民族的反抗问题在封建时代，包括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代统治者或者镇压、或者安抚，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之方。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才使少数民族挣脱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锁链，以主人翁的身份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贯彻《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访问团，到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各少数民族也组织了许多参观团到首都和祖国各地进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以融合民族感情。国务院发出指示，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名称、姓名、匾联、碑碣等，都必须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中央还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的和与人民有联系、有影响的人物的意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同时，中央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废除其剥削和压迫制度等。这一切使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生活在幸福的大家庭里。

【原文】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祖蘧，以义行称，为谯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统静默有远志，时人为之语曰：“蘧然稀言江应元。”与乡人蔡克俱知名。袭父爵，除山阴令。

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执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贄，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其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缙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郢麇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

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轹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痼疾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怵怯，终于覆败；段熲临冲，自西徂东。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陂鹵，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犂、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

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募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病之灾，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兽相逐，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邇未远，与关中之人，户皆为邻，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攻，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糗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廩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基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

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懂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鹵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迁中郎。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臣以为父祖改选者，盖为臣子开地，不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若指实而语，则违经礼讳尊之义；若诡辞避回，则为废官擅犯宪制。今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宠皇朝，出身宰牧，而今佐吏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所以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职，则违《春秋》不夺人亲之义。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体例既全，于义为弘。”朝廷从之。

转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太子颇阙朝覲，又奢费过度，多诸禁忌，统上书谏曰：

臣闻古之为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献可替否，拾遗补阙。是以人主得以举无失行，言无口过，德音发闻，扬名后世。臣等不逮，无能云补，思竭愚诚，谨陈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纳。

其一曰，六行之义，以孝为首，虞舜之德，以孝为称，故太子以朝夕视君膳为职，左右就养无方。文王之为世子，可谓笃于事亲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为百王之宗。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远近观听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愿殿下虽有微苦，可堪扶舆，则宜自力。《易》曰：“君子终日乾乾。”盖自勉强不息之谓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虽有聪明之姿，叡喆之质，必须辅弼之助，相导之功，故虞舜以五臣兴，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为太子也，则周召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闻道早备，登崇大业，刑措不用，流声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聪鉴特达，臣谓犹宜时发圣令，宣扬德音，谘询保傅，访逮侍臣，覲见宾客，得令接尽，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焕然光明。如此，则高朗之风，扇于前人；弘范令轨，永为后式。

其三曰，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故尧称采椽茅茨，禹称卑宫恶服，汉文身衣弋绋，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为明王，没见宗祀。及诸侯修之者，鲁僖以躬俭节用，声列《雅颂》；蚡冒以卑路蓝缕，用张楚国。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鲁，妾不衣帛；晏婴相齐，鹿裘不补，亦能匡君济俗，兴国隆家。庶人修之者，颜回以簞食瓢饮，扬其仁声；原宪以蓬户绳枢，迈其清德。此皆圣主明君贤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悬名日月，永世不朽，盖俭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则有瑶台琼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则熊

璠豹胎，酒池肉林。诸侯为之者，至于丹楹刻桷，饬征百牢。大夫有琼弁玉缨，庶人有击钟鼎食。亦罔不亡国丧宗，破家失身，丑名彰闻，以为后戒。窃闻后园饌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臣等以为今四海之广，万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汉光武皇帝时，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头裘者，即诏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风。臣等以为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后园杂作，一皆罢遣，肃然清静，优游道德，则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资禄，莫有不赡者也。是以士农工商四业不杂。交易而退，以通有无者，庶人之业也。《周礼》三市，旦则百族，昼则商贾，夕则贩夫贩妇。买贱卖贵，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为庶人之贫贱者也。樊迟匹夫，请学为圃，仲尼不答；鲁大夫臧文仲使妾织蒲，又讥其不仁；公仪子相鲁，则拔其园葵，言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也。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麦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

朝廷善之。

及太子废，徙许昌，贾后讽有司不听宫臣追送。统与宫臣冒禁至伊水，拜辞道左，悲泣流连。都官从事悉收统等付河南、洛阳狱。付郡者，河南尹乐广悉散遣之，系洛阳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所以废徙太子，以为恶故耳。东宫故臣冒罪拜辞，涕泣路次，不顾重辞，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释之。”谧语洛阳令曹懿，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统作诔叙哀，为世所重。

后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冏骄荒将败，统切谏，文多不载。迁廷尉正，每州郡疑狱，断处从轻。成都王颖请为记室，多所箴谏。申论陆云兄弟，辞甚切至。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赵为兖州牧，以统为别驾，委以州事，与统书曰：“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此者不？”统举高平郗鉴为贤良，陈留阮修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寻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难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赋颂表奏皆传于后。

【译文】

江统字应元，是陈留县（今开封县东南）掌管养马的官员。他的祖父江蕤，以正义之行著称于当地，被任命为譙郡太守，封地在元父（今济宁市南）。他的父亲江祚，任南安太守。江统性情沉静而志向远大，当时人称他为“聪颖寡言江应元。”当时，江统与同乡人蔡克都很有名。后来，江统承袭父亲的爵位，被授予山阴县县令。

当时，关中、甘肃地区多次被氏族，羌族骚扰，孟观率兵向西讨伐，擒获了氏族大将齐万年。江统认为四方少数民族扰乱我华夏，应该在其萌芽状态时想办法杜绝这种行为再发生，于是写了一篇《徙戎论》。书中说：

“东夷，南蛮，北狄，西戎，总称做四夷。国土除京畿以外的九个分区，都处在荒凉偏远地带。《春秋》一书的要义，是要我华夏汉族居于中原，四夷居于偏远地带。因为我华夏汉族与他们言语不通，货币不同，习惯风俗大相径庭，种族也不同。倘若让他们居住在山河之外的蛮荒地区，与中原地区相隔千山万水，不再互相侵扰，赋税徭役不施于他们，正朔历法不应用于他，因此可以说：“天子治国有方，四夷安守本土”。大禹平定平原地区，而西戎最靠近这地区。这个民族性情贪婪，凶悍不仁，四夷里面，戎狄两夷最凶狠。力量衰弱时就顺服，强大时就侵犯叛乱。即使是贤德圣明的时代，有德之君，都不能感化引导他们，以恩惠德行使之归服。当戎狄势力强盛时，有殷朝高宗在鬼方战得精疲力竭，周文王因为昆夷，猥狁而忧虑不已，高祖被困于白登，孝文帝驻军霸上。等到他们势力衰弱时，周公使九方之夷来朝纳贡，唐

中宗吸纳匈奴诸部为唐朝版图，即使在元帝成帝时，国力衰微了，犹能使四夷顺服。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匈奴请求把守边塞，侯应向皇帝力陈不可以这样做；单于在未央宫俯首称臣，望之谈论他没有称臣之心。因此，贤能的国君对待少数民族，只能用周到的礼节招待他，同时时刻以强大的兵力防御他，即使他们叩首称臣，献财物珍宝归服，但边塞之城一定要坚固把守，丝毫懈怠不得；因为四夷性情强暴，并且一旦战火燃起，军队无法远征讨伐，希望这样能使境内安定，边疆地区不被夷侵犯罢了。

等到周王室失去统治全国的力量，各诸侯国一味征伐，大国兼并小国，互相残杀灭亡，边疆地区防守不坚固，各诸侯国各打各的算盘。戎狄乘机侵入中原地区。有的诸侯国就招诱安抚他们，充实自己的势力。所以申绘政变，使宋周灭亡。襄公攻打秦国，立刻使姜戎强大起来。到春秋时期，义渠、大荔就居住在秦晋地区，陆浑、阴戎处在伊水、洛水之间。鄆瞞之族祸害殃及济水东部，势力侵入齐宋境内，连及邢、卫两国。南夷与北狄共同侵入中原地区，中原战乱频繁，不绝如缕。齐桓公奋起攘除中原夷族，北面攻打山戎，来打开通向燕的道路。所以仲尼称赞管仲，表扬他不使中原被夷族统治的功劳，等到了春秋末年到战国，消灭夷族的战争频繁，楚国吞并了蛮氏，晋国消灭了陆浑，赵武灵王改穿胡服，开辟了榆中地区，秦国在咸阳称霸，消灭义渠等族。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南面兼并百越，北面赶跑匈奴，五岭长城上，戎兵死亡无数。虽然军队作战频繁，贼寇骄横强暴，但是一世功劳。戎敌奔走离去，当时中原地区再没有四夷骚扰了。

汉朝建立，定都长安。关中诸郡号称三辅，《书·禹贡》中所提雍州，是宗周、丰、镐京的旧称。等到王莽失败，赤眉军起义，西都荒芜颓败，百姓流离逃亡。建武中年，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讨伐叛族羌，把剩余羌人迁到关中，居住在冯翊以及黄河东部的空地，与汉人杂居。几年之后，羌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既依恋这里土地肥沃，又苦于汉人统治者的压迫。永初元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调动居住这里的羌、氏两族，来担任西行的护卫。这时，众羌民惊恐奔跑，互相煽动，两州的少数民族，立刻都发动起来，杀死将领，攻陷城邑。郑陟奉命征伐，被打得丢盔弃甲，车毁军灭，前后两件事连接，诸

少数民族气焰迅速嚣张起来，到了南面侵入蜀汉，东面掠夺赵、魏，冲撞轹关，侵犯河内的地步。等到派遣北军中侯朱宠率领五营士兵到孟津抗击羌族叛军时，十年之间，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这样，任尚、马贤才能，战胜羌族。这是由于夷族祸害深重，多年不安定的原因，即使因为抵御者抵御无方，将帅缺少指挥才能也难道不是因为敌寇祸起关中，犹如重病难疗，疮大难治的原因吗？从此以后，关中地区战火不断，稍微一接触，就又侵略叛乱。马贤犹豫，终于遭致失败。段颖对着自西向东的交通要道。雍州的戎族，常是国家的大患。中世纪的敌寇，唯以戎贼最大。汉末的战乱，使关中地区变得残败不堪。魏国建立之初，与蜀国分隔而治。边境地区的戎寇，两国都同样面对。魏武皇帝派将军夏侯妙才讨伐叛军氐族的阿贵、千万等，后来叛军被迫离开关中富庶地区，就趁机让他们迁移到秦川地区，想凭着弱小的氐寇、强大的国家，来防御蜀国的侵略。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一时之策，不能算是为后代万世的良策。现在防御氐族进攻，已深受那时计策的危害。

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上泾水、渭水灌溉一些盐碱地，郑国渠、白渠等渠道相通，粮食常常丰收，亩产达六石四斗，百姓们编歌谣歌唱关中的富足殷实，帝王的都城常常建立在这里，没有听说过戎狄也应住在这块土地。不是我华夏汉族，想法肯定与我们不同，戎狄的志向，不和华夏相同。况且由于他们势力衰弱，迁往离京都较远的地区，那里汉族上下常戏弄压迫他们，欺侮他们弱小，使他们怨恨之情深入骨髓。等到繁衍生长，人口多了，就会产生离异叛乱之心。凭着他们贪婪凶悍的性情，胸怀受欺压的愤怒之情，等待便利时机，就会突然暴乱。可是他们居住在国家疆域内部，没有要塞屏障的阻隔，汉人没有防备，易于遮人耳目，暗暗做着各种准备，所以戎狄能滋扰我华夏不绝，残害毫无防备之心的汉人。这是必然的趋势，已有事实验证了。现在最好的方法，是应该趁国家兵力强大。官员还能恪尽职守，迁移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羌族，到先零、罕开、析支界内，迁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回到陇西地区，到阴平，武都界内。国家给予他们路上所需粮草，让他们足以支撑到目的地，归附各目种族，还归旧土。使之隶属华夏，各种族靠近居住。这样夷夏不混杂居住，都各得其所，向上符

合古代友好相处的道理，向下是世代兴旺发达，永久的良策。即使戎狄再有侵华之心，战火燃起之警，那么他们远离中原地区，隔着千山万水，即使作害行暴，危害面也不会很大。因此充国、子明能仅凭数万军队控制众羌人，征召他们却不与他们交战，全军不战而胜。即使有深谋远虑的良策，难道不是因为华夷各居其所，双方有别，要塞易守难攻的原因，良策才能够成功实施吗？

反对者说：“当今关中的战乱，已两年了。将士征伐辛劳，耗军十万，又加上水旱灾害，连年饥荒以及瘟疫之灾，关中人死伤无数。现在寇贼已灭，剩下的人后悔当初追随叛军，态度诚恳，都对汉人心怀敬畏害怕之心。关中夷汉百姓愁苦，都盼望着战乱平息。他们渴望安宁犹如枯旱盼望雨露的滋润，因此应该镇抚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可是你又想挑起战争，徒惹事非，使疲惫的士卒，迁徙本存感乱之心羌寇，让饥饿的士兵，迁徙缺食的羌虏。恐怕势力将尽，迁移大业完不成，羌戎离散，想法迥异，前面的危害还没来得及消除，后面的变故又产生了。

回答：羌寇性情狡诈，擅自自立为国，攻打我汉城邑，杀害当地官员，聚众叛乱，已一年了。现在他们种族崩溃瓦解，老幼全是我汉俘虏，青年男子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如飞禽离巢，野兽迸裂，不能再归于统一。你们难道认为这是挟带剩余资本，悔过恶行，返归善行，感激我华夏的恩德而来归附我们呢？还是穷途末路，心智势力都陷于困境，害怕我军诛杀以至于作此悔过之态呢？你们肯定会说是他们没有力量反叛，势穷道尽，无路可走的缘故。这样，那么现在我华夏能控制他们的生死，让他们是进是退全随我愿了。凡是那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人不会改变事情，安于自己居所的人没有迁移的想法。在他们自己心存疑虑，害怕恐惧灾难会迅速到来时，就可以用军队制服他们，让无人敢违抗。趁着他们死的死，亡的亡，远离无路，与关中百姓，户户都是仇敌，因此可以让他们远迁居住，让他们心里再不怀念关中之地。圣贤的国君谋划大事，常常在事件未发生时就预见到了，局势还未混乱时就治理好了，因此，方法还未显露局势已平定了。德行还没有彰显就已成功了。其次，圣贤之君能变祸为福，转败为胜，遇困境必能成功，遇不

利必能畅通。现在你们处在不利之事终点却不想开始改变这体制，吝惜改变道路的艰辛，却得到倒致翻车的轨道，为什么呢？况且关中人口一百多万，统观他们的数量，戎狄人数居半，无论居于此还是迁移，都必须满足这部分人口食糖。如果有粮食缺乏，上顿不接下顿的情况，夷族必当抢尽全关中的粮食来保全生命，维持他们的生计，一定不会挤到沟壑里挨饿，却不进行掠夺粮财来果腹。现在迁出了他们，给予粮食使到达本土，附属本族，使他们自己养育自己，那么秦地百姓还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半粮食。这是给迁移的人粮食，留给居住的人粮仓，扩大关中之地的狭窄，除去贼寇祸害的根源，有一时的损失，建立终年的利益。如果因害怕这举手之小劳，而忘却了长安的良策。吝惜片刻的麻烦辛苦，却遗留下了几世的大患，不算是能开创大业，恩惠后代，为子孙着想的国君。

并州的胡人，本是匈奴族凶恶的贼寇。汉宣帝时代，并州胡人受冻挨饿，国家残破不堪，分裂为五部分，后来合为两部分，呼韩邪部势力衰弱，形势孤危，不能自存，便越过边塞阻隔，送财物、人质请求归顺汉朝。建安中年，南面的胡人首领也来投降归附，于是汉帝让他们进入塞内，居住在大漠的南部。几世之后，也叛离汉朝，所以何熙，梁懂率领军队屡次征伐。中平中期，因黄巾起义，调动胡人兵，但部属不服从，杀死了羌渠。这时，于尔扶罗向汉求助，来讨伐黄巾军。时值世道混乱，胡人于是乘机而起，掠夺赵魏，直到黄河南部。建安年间，汉帝又派右贤王去卑劝诱留汉人质呼厨泉，听凭胡人部落散居汉朝六郡。咸熙时，因一个部落力量太强，就分为三部。秦始初年，又增加成四个部落。当时，汉朝内部刘猛叛乱，勾结外虏。时间较近的郝散之变，兴起在谷远。现在胡人五个部落，有几万户，人口之多，超过西戎。然而胡人天生骁勇善战，加之弓马之便，战斗力大大超过氐羌。如有没有随时作战的打算，那么并州之地可为之心寒。荥阳的句丽本居于辽东塞外，正始年间，幽州刺史母丘俭攻克叛乱的句丽，把其余的句丽人迁到荥阳。刚迁徙时，仅有一百多户，经过子孙繁衍生息，今天户数以千计算，几代之后，势力一定强大。现在百姓犯罪，仍然或逃亡或反叛，牲畜肥壮，就有吞吃之心，何况夷狄，能不发生兵变。只是考虑到自己力量衰弱，势力不显露出来

罢了。

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心国家贫穷却担心粮财不能均匀分配，不担忧国家人口少却担忧国家不安定。凭着四海的广阔，百姓的富庶，难道必须夷虏居在国内，人口才能充足吗！这些夷狄都可以向他们说明情况，令其归回本域，安慰他们羁居在外，怀念故土之情，同时也解除了我华夏小小的忧虑。这样对中原地区有利，也借此来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恩德永施后代，是一良策。

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到十年，夷狄兴兵扰乱我华夏，当时人们才叹服他见识高远。

江统升迁为中郎。选官司任命江统叔父春为宜春县县令，统因此上书说：“旧例，祖辈、父辈中有与所授官职同名的，都需改选其他官职。却没有自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中。臣认为因祖辈、父辈名称改选，是为臣子开辟空间，不是为祖辈、父辈本身考虑。可是臣子自己名称，随官职也加到臣子身上。臣子的下属，从早到晚相外共事，官位名称，如果开口直称其名，就违背了经礼所定的避讳尊者姓名的要义；如果婉转曲折地称呼，就算自己废除官职，擅自违反法规。现在国家地域广阔，官职众多，名号也繁多，士人富足，致使受到皇朝的恩宠，出身低微，却令下属不能称其官名，子孙不能说他的名号，因此对上表示了对君父尊敬，对下臣子无法称呼，体例不通。如果改名来避开与官职同名，那么违背了《春秋》不夺别人亲属的要义。臣认为自己名与官职同名的人，应该与是否与祖辈、父辈名抵触为标准，这样，体例完整了，也弘扬了道德。”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任太子洗马，在东宫几年，甚被太子信任。太子荒疏朝政，又奢侈浪费过度，违背禁忌，统上书纳谏说：

“我听说古代大臣，在朝想着尽忠，退朝想着弥补皇上的过失，献言是否可以采纳，拾取遗失弥补缺漏。因此人君才能行动没有不当，说话没有错误，美好的德行彰显当世，扬名后世。臣等不才，不能说替太子弥补过失，只想竭尽臣下的诚意，陈述左面的五件事，希望太子认真反省，仔细明察采纳。

第一，六种品德之中，以孝为先。虞舜的美德，以孝著称，所以太子应把早晚侍君主用膳当作自己的职责，因为皇上左右就养无方。文王作为继承

人，可以说是忠诚厚道地侍奉亲人，所以能独占三代美德，为后世百王尊奉的榜样。近来，太子您身体经常欠安，几次没去上朝，远近的官员不知道原因，以致疑惑不解。希望殿下身体虽然不适，能够扶车前往，就应该尽力上朝。《易》说：“君子终日乾乾。”大概是说君子当自强不息。

第二：古代人君虽然有聪明之举，睿智之美质，必须有身边人的帮助、引导才能成就大事。所以虞舜以五臣兴盛，周文王凭四支力量强大。等到成王为太子时，就拜周昭为老师，史佚教其礼仪典章制度，所以能早早地接受完备的教导，登基便成就大业，刑法措施不用，回家却能安定祥和，美名远扬。殿下您有上天授予的才华，善于吸取前代的经验。我认为太子您应经常发布圣令，宣扬您美好的德行，勤于询问老师，以及周围侍臣。接见来访宾客，不得拒见，赞成、反对的态度，鲜明表示，太子您的才华才焕然光明。这样，太子您高朗之风，煽动前人。恰当的规范措施，永是后代榜样。

第三、古代圣人没有不把节俭当作美德。所以尧以采椽架茅屋著称，禹以住破屋穿粗服显名，汉文帝身着箭绳织的衣服，穿蹬革鞋，以身作则，天下太平，活着是圣明之君，死了为祖宗庙增光。诸侯中有节俭省用的，鲁僖公因亲自奉行节约，美名列于《雅》《颂》，蚡冒艰苦创业，来扩张楚国势力。大夫中有节俭的，文子在鲁为相，妾不穿帛。晏婴在齐为相，鹿皮衣服破了不补，也能匡正君主，兴国隆家。百姓中有节俭的，颜回以一簞食一瓢饮，安于贫苦，仁声远扬；原宪以蓬为门，以绳为枢，行其清朗的德行。这些都是圣主明君贤臣智士所履行的美德，所以能与日月齐名，永世不朽。这是节俭的好处啊。等到了朝代末世，因为奢侈而失却了节俭的美德，帝王就住琼台瑶室、用玉杯象箸，美味佳肴都是熊掌豹胎，酒池肉林。诸侯奢侈，房屋雕梁画栋，豪奢之气从百头祭祀物品充分显现。大夫头戴玉饰帽子，系玉帽带，士人击钟列鼎而食。此等奢侈也没有不会导致国家灭亡，宗庙丧失，家败身失，丑名远扬，以此作为后世警戒，我听说后园雕刻以金银为饰，刻磨犀牛大象，画室精巧，做工精细。我认为现在国土辽阔，物产丰富，以现在对比古代，算不上奢侈。但上面的喜好，下边的人一定追随。所以居上位者一定要谨慎自己的喜好。过去汉光武帝时，有人献给他千里马和宝剑，他让人把

马牵去拉战鼓车，宝剑赐给了骑士。世祖武皇帝有上等雉鸡头毛做成的裘衣，武帝下诏令有司在都城大街焚烧了它。上世的君主，不崇尚特异物品，所以能匡正天下的风俗，为四方风气的典范。我认为画室之工作，可以减免，后园工程，全都停止，才能井然有序，清爽幽静，悠闲自得，那么如太阳一样的美德才能光照四海。

第四，以天下之物供养国君，以百里之地供养诸侯，所以君主、诸侯吃的是众人的，穿的是众人的，公卿大夫接受爵位而有俸禄，没有谁不能养育自己。因此士、农、工、商四种行业不混杂，用交换来互通有无，是一般百姓的行业。《周礼》中谈到三市，早晨是百族，白天是商人，晚上是小贩。批发的贱零售的贵，贩卖蔬菜瓜果，收取百分十的盈利，来维持一天的生活，所以是百姓中的贫贱者。樊迟一个人，请求学习种蔬菜，促尼不答应；鲁大夫臧文仲让妾织编蒲席，又讥讽她不仁爱。公仪子在鲁为相，就拔去园中的菜葵。说吃俸禄的人，不与贫贱的人争利。秦汉以来，这风俗日渐不厚道，公侯没有谁不开垦种菜种树的田地，来收取市井交换的利润，逐渐地互相模仿，没有谁以此为耻。按古道德来衡量，当今人的确应该惭愧。现在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麝等物，败坏了国家的制度，毁坏了太子您的好名声。

第五，臣见了禁止动土的诏书，下令不能修整墙壁，挪动正屋上的瓦。臣认为这样违反了常道旧理，况且为了拘泥小禁忌却废止了弘大宽阔的大道，应该消除这禁令，对事情本身也恰当。

等到太子被废，被谪迁到许昌，贾后告诉有司不能让宫里大臣送别。江统与东宫大臣违背禁令到了伊水，在大道边叩拜辞别，泪流不止。都官从事把江统等人关押起来交付河南洛阳监狱。在河南狱中的，河南长官全都放开遣送了他们。在洛阳狱的仍未获释。都官从事孙琰劝说贾谧说：“之所以废除谪迁太子，是因为他恶。东宫的老臣冒着犯罪的危险去辞别，在路边恋恋不舍，涕泪涟涟，不顾国家严酷的法律，才更加显现出太子平常的品德，不如放了他们。”贾谧告诉洛阳长官曹摅，因此都免了罪。太子死时，改葬，江统作诔文叙说对太子的哀思，为世人所敬重。

后来先后担任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的军事。冏骄横放纵将

要失败，统恳切地劝谏，文章多无记载。后迁廷尉正，每当下边州郡有疑案，都从轻判决处理。成都王颖请他担任记室，多有规劝。谈论起陆云兄弟，言辞恳切至极。因为母亲丧事离开职位。服丧完毕，担任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为兖州长官，让统辅佐，交给他州里的事去办理。越给统的书信说：“过去王子师治理豫州，不下车，为了躲避荀慈明；下车，为了避开孔文举。贵兖州士人中有能够应付这种局面的人吗？”江统推荐说高平的郝鉴贤良，陈留的阮修敢于直言，济水北部的程收为人正直，时人认为他了解人。不久，调任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因避难跑到成皋，因病死去。凡是他写的赋、颂、表、奏都流传后世。

53

谢安传

——《晋书》卷七十九

【原文】

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沉敏，风宇条畅，善行书。弱冠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棲迟东土。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安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余矣。

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

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既出，温问左右：“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进。”其见重如此。

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笏求归。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尝以安所作简文帝谥议以示坐宾，曰：“此谢安石碎金也。”

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沓，互生同异。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

寻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是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又领扬州刺史，诏以甲仗百人入殿。时帝始亲万机，进安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固让军号。于时悬象失度，亢旱弥年，安奏兴天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顷之，加司徒，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又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杨豫徐兖青五州及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

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悉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让太保及爵，不许。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桓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

【译文】

谢安字安石，是谢尚的堂弟。其父谢衰，曾任太常卿。谢安四岁的时候，谯国人桓彝见而叹曰：“这个孩子风度神采秀逸明朗，以后的成就当不在王东海之下。”谢安童年时，神态深沉，思维敏捷，风度潇洒自如，善写文章。年既弱冠，拜访王濛清谈良久，离去后，王濛的儿子王修说：“刚才这位客人和大人相比如何？”王濛说：“这位客人谈锋甚健，咄咄逼人。”王导也非常器重他，因此谢安在少年时就有很大的名气。

起初谢安被司徒府任为属官，做秘书监中掌修史和文籍的官员，都被他托病推辞。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高阳的许询以及支遁和尚交游相处，出则捕鱼射鸟畅游山水，入则朗诵撰写文章，没有做官的意思。扬州刺史庾冰认为谢安名气很大，一定要把他招请过去，数次到郡县去敦促催逼。谢安不得已赴召，仅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后来又任命他为尚书郎、琅邪王的辅

佐，都没有赴职。史部尚书范汪推举谢安为史部郎，谢安写信拒绝了这个职位。有司弹劾谢安认为他累征不就，给予终身禁锢不准擅离和做官的惩罚，谢安于是隐居在浙江。谢安曾经前往临安山中，居住在岩洞里，面临深谷，悠然叹曰：“这样的意境离伯夷还有多远呢！”他曾经和孙绰等人在海上漂航，狂风骤起。波涛汹涌，大家都有些害怕，谢安却吟咏歌唱，神情自若。艖公以为谢安游兴未尽，还要继续把船摇向大海深处。海风刮得更凶了，谢安这才缓缓地说：“再往前行，将怎么回去呢？”稍公闻言，便掉转船头往回摇了。船上其他人都很叹服谢安的从容风度。谢安虽然纵情山水，但每回出游赏玩，都必定让歌妓随从。已经有多次征召未去赴职，当时司马昱当丞相，说：“安石既然能够与人同乐，就一定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当时谢安的弟弟谢万身为西中郎将，拥兵一方职权很重。谢安虽然隐居于陋室，他的名声却还在谢万之上，自然具有三公那样的声望，在家里经常用做人应有的仪表和礼数规范训诫子弟。谢安妻子是刘惔的妹妹，看见家门富贵，而谢安独独喜欢恬静隐退，于是说：“大丈夫不该这样吧？”谢安捂住鼻子厌恶地说：“恐怕不免如此。”直到谢万被罢官为民，谢安才开始有在仕途发展的志向，当时已年过四十了。

征西大将军请谢安做司马，将要出发去新亭，朝内官员都去送行，中丞高崧嘲笑他说：“您屡次违背朝廷旨意，悠然高卧东山，众人每回在一起都相互说，安石不肯出山，苍生将怎么办？现在苍生将怎么对您呢！”谢安很感惭愧。到了新亭，桓温非常欣喜，互述生平快事，执手言欢了整整一日。从谢安处出来，桓温问左右人：“你们曾经见过我有这样待客的吗？”后来桓温又去拜访谢安，正好谢安在整理头发。谢安生性迟缓，过了很久才整理好头发，派人去取头巾。桓温看见，把那人叫住说：“让司马戴着帽子进来见我。”对谢安看重到如此地步。

桓温北征，适逢谢万病卒，谢安递上报告离开桓温幕府。不久任吴兴太守。在任上人们对他没有丝毫赞扬，可是离职后却很怀念他。稍后，官拜侍中，升迁为史部尚书、中护军。

简文帝病重，桓温递上奏书推荐谢安可以担任顾命大臣。等简文帝驾崩，

桓温去参加皇帝葬礼，停驻在新亭，大肆陈列士兵将卫，准备篡夺东晋皇位，传呼谢安和王坦之，想要加害他们。王坦之非常害怕，向谢安寻问对策。谢安神色不变，说：“晋朝皇位的存亡，在此一行。”拜见桓温的时候，王坦之汗流浹背，把笏板都拿倒了。谢安从容地坐下，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义，守卫都在四周，明公何须把士兵藏在间壁之中？”桓温笑道：“不能不这样。”于是谈笑风生了许久。王坦之起初与谢安齐名，到这时人们才知道王坦之的名不副实。桓温曾经把谢安所写的简文帝谥议拿给在座的宾客看，说：“这就是谢安短篇文章的杰作。”

当时孝武帝年纪很轻，不能自主处理朝政，桓温声威显赫名震内外，人们议论纷纷，看法不一。谢安和王坦之尽忠辅佐，终能保持和睦安祥。等到桓温病重，暗示朝廷赐予九锡，由袁宏起草奏章。谢安见到奏章，就给修改，因此拖了足足十天没有办。正巧桓温去世，赐九锡的事情也就此作罢。

不久谢安任尚书仆射，兼管吏部，加封后将军。等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后，诏令谢安总管中书事。谢安坚守忠贞，一心想着辅佐君王，就连当时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也得益于他的辅助协调。当时强敌侵犯边境，边关告急的军书接连不断传到朝廷，梁、益两州失守，樊城和邓城陷没，谢安对这些十万火急的问题，每每采取和靖的态度，从长远的打算加以解决。他实行德政之后，文武百官无不遵命，对人、对事皆能从大处着眼，不在细节上纠缠，恩威并施声名很盛，人们都把他比作王导，甚至认为在文采风雅处比王导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和王羲之登临冶城，一付悠然闲适、怆然思古的样子，表现出超脱世俗的志趣。王羲之对他说：“夏禹辅佐王室，手足都磨出了老茧；周文王勤于政事，白日忙于应付，直到晚上才得以吃饭。现在四郊都是营垒，你应该多考虑如何报效国家，而现在你却崇尚清谈荒疏政务，耽于浮文忽略当务之急，这恐怕是不合时宜的。”谢安说：“秦国用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清谈造成的吗？”

当时宫室毁坏，谢安想要修缮，尚书令王彪等人以外寇当前为由劝谏，谢安不听，最终独断决定。宫室因而修缮完成，布局完全模仿天象，与北极星相吻合，而这场工程没有引起怨言。又兼领扬州刺史，皇帝下诏允许谢安可以带百名士兵

入殿。这时皇帝开始亲临政事，升任谢安为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谢安坚决辞去将军头衔。这期间气候反常，大旱了一年，谢安奏请兴灭继绝，访求晋初佐命功臣的后人加封爵位。不久，给谢安加司徒衔，把后军将军府的文武官员，全部配给司徒府，谢安推辞不受。又加封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以及幽州的燕国等军事、假节。

当时苻坚国势强盛，边境多事，诸将相继败退。谢安派遣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见机征讨，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谢安被任为卫将军。升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随后苻坚率领大军，号称百万，驻扎在淮河淝水一带，东晋京城为此震动不已，人心恐慌。谢安被封为征讨大都督。谢玄进京问计，谢安神色坦然毫无惧色，答道：“已另有安排。”说完后就再无言语。谢玄不敢再问，就叫张玄请命。谢安于是下令到山间的别墅去，亲朋好友都聚集在这里，这才和谢玄开始对下围棋，以别墅为赌注。平时谢安的棋力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由于心里恐慌，棋不但下的不比谢安高明，而且输给了谢安。谢安回头对外甥羊昙说：“把这栋别墅给你吧。”说完就出去散步漫游，到夜里才回来给诸将帅下达命令，各人的任务都安排得清楚、恰当。谢玄等人打败苻坚后，有驿书传到，谢安正与客人对弈。看完信后，顺手便放在了桌上，脸上没有一点喜色，继续下棋。客人问他，才缓缓答道：“小孩子们已经击溃了敌人。”下完了棋，回身入内，经过门槛时，由于心里高兴，连屐齿断了都不知晓。谢安就是这样善于掩饰真情，安定人心。谢安因为是这场战争的总指挥，所以加授给他太保的头衔。

谢安准备收复失地统一天下，上书请求亲自北征，于是被任命为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他原来的官位一切如故，府中置从事中郎二人。谢安上书请辞太保及其爵位，没被允许。当时桓冲已经去世，荆江二州都缺刺史，舆论认为谢玄劳苦功高，应该将这两个职位授予他。谢安因为自家父子都功勋卓著，恐被朝廷疑忌，又担心桓氏失去职位，桓石虔还有沔阳战胜之功，考虑到他骁勇善战，占据形势险要之地，终究难以控制，于是就任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改桓伊为江州刺史，位居荆、扬二州之间，桓石虔则为豫州刺史。这样安排三桓分据三州，各得其所，大家都没有意见。谢安深谋远虑，不争私利，大抵就是这样。

54

王羲之传

——《晋书》卷八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毛泽东读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解析】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司徒王导的侄儿。自幼学书法，他的隶书、行书、草书、章草书、飞白书等五种都被列为神品。其隶书尤为古今之冠，人称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因其少有美名，朝廷公卿爱他的才能，多次召他为公卿、吏部尚书，他都坚辞不就。后来，在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下，他才答应作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殷浩是豫章太守陈郡殷羡的儿子，自幼就很有名气，善于玄谈，时人将他比作管仲、诸葛亮。346年，殷浩任扬州刺史。这一年，东晋大将桓温因灭蜀而名声大震，东晋朝廷很害怕他。当时会稽王司马昱执政，辅佐穆帝司马聃，以“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就引起参预朝政，后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进攻中原。

317年，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开始了东晋王朝的统治时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一直想收复中原，统一国家，所以屡屡进行北伐。先有祖逖、后

有庾亮、庾翼兄弟举兵北伐，但由于东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削弱了东晋的力量，使这些北伐都没有成功。

永和八年（352年），东晋用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进军北伐。殷浩率军从寿春进发，但因安西将军谢尚不能抚驭降将张迁，使其叛降，与谢尚战于许昌的谯桥，谢尚大败，其部下战死一万五千人。谢尚奔回淮南，殷浩退屯寿春。退兵之后，殷浩准备再次举兵。王羲之作书劝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王羲之主张“还保长江”。这一主张虽然缺乏收复中原、统一国土的志向，但也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所提出来的。当时桓温占据荆江等八州，所有人力物力，皆归他所有，朝廷无法调用，加上他和殷浩矛盾很深，所以当时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殷浩不听王羲之劝告，于永和九年（353年）又率众七万，自寿春北伐，欲进驻洛阳，修复园陵。但羌族将领姚襄叛变，袭击殷浩于山桑（安徽蒙城北），杀伤万余人，浩败逃至谯城。

殷浩北伐失败后，仍不甘心，希望重整旗鼓，再次举兵。这时，王羲之一面修书对殷浩进行劝阻，一面又向会稽王昱递上表章陈述不可北伐之理由。毛泽东针对王羲之向会稽王昱的陈词“‘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以深”之语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意思是说：即使是圣人，也照样免不了外患内忧之事，况且根本就不存在圣人。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再伟大的人物来治理国家，也避免不了有外患内忧之事。“况无圣人耶”！反映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大家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子风度”与“圣人境界”的影响，他以“大本大原”的宇宙观阐发“圣人”，认为“圣人”是“既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直到1937年，毛泽东在《论鲁迅》中仍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是早年圣贤观的痕迹。但青年毛泽东在崇拜“圣贤”的同时，也非常怜悯“小人”，提出了“君子救小人”的主张，信奉“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特

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日益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已看到了当时“俄罗斯期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鹩旗易了红旗”，认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从此，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原文】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书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琰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客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磔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

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遣浩书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竞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

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殄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庆，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羨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阖闾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藪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螟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

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斂以盗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怠，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排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邈情，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

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诚，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顙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邀，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译文】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侄子。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做过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就是王旷第一个建议的。王羲之幼年时语言迟钝，不大说话，人们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奇才。十三岁时，曾经拜见周顗，周顗仔细端详后深为惊异。当时请客很看重烤牛心，周顗宴请宾客，别人还未开始吃，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为世人所知。长大成年后，很有才辩，以刚直著称。尤其善于隶书，为古今之冠，有人评论称赞他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曲折变化而又劲健，他深受堂伯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的名气很大，担任王敦的主簿。王敦曾对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的好后代，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与王承、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当时太尉郗鉴派手下人到王导家求婚，王导让那人在东厢房遍观王家子弟。那人回来后对郗鉴说：“王氏每个后代都很好，他们听到来人是选女婿的，都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露着肚子吃饭，好像没有听到一样。”郗鉴说：“这个人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最初任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他为参军，累迁为长史。庾亮临终前，还上疏称赞王羲之清高尊贵而又有鉴别和处事才能。因此被提升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少年时就有极好的声誉，朝廷公卿都很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吏部尚书，都未就职。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拖延时间不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很器重他，劝他应命受官，并写信给他说：“众人都认为从您的进退就可以看到政事的兴衰，我们也是深以为然。至于说足下的进退，恰与兴衰相对应，那么怎能让一世的兴衰成败来服从您自由的趋向呢？希望您慢慢体会到众人的心情。您如果不适时出任官职，哪可以寻求到善政呢？能豁然想通，就能理解人们的心情了。”王羲之于是回信说：“我素来胸无大志，在王丞相当政时就坚持要我入朝做官，我誓不答应，书信手迹尚在，可见由来已久，不是因为足下参政才退让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我便怀有同尚子平一样的志趣，多次向亲近的人谈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如果让我效力，关陇、巴蜀地区都在所不辞。我虽然没有朝廷上专对

的才能，但谨守我的职责，显示国家威德，必会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能使远近人民知道我所作所为都是朝廷关心的，这与居职护军显著不同。汉代末年派马日磾抚慰关东地区，如果不认为我身份轻微，无所怀疑，应该到初冬成行，我唯有恭敬待命。”

王羲之担任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出任宣城郡太守，朝廷没有答应，就任命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不和睦，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有赖于内外和睦，因此写信给殷浩进行劝告，殷浩不听。等到殷浩将要北伐，王羲之认为会一定失败，便写信制止他，言辞非常恳切。殷浩不听，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败。殷浩又计划再次北伐，王羲之又给他写信说：

“得知安西将军战败丧军，国家和我个人都感到惋惜和悲痛，时刻都无法忘怀。以区区江左地区，经营到这种地步，天下人寒心本来很久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是应该引起深思的，往事岂可追回，只是希望多想想将来，使天下生平有所寄托，自己成就中兴之业。政事以道义取胜，宽和是根本，超越现实企图用武力获得成功，作法并不恰当。发挥自己的长处，用以巩固大业，想必您知道其中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在朝廷内外任职居官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是使根基空虚，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没有一功可谈，一事可记，忠言良谋弃置不用，致使天下将有土崩瓦解的趋势，这怎能不令人痛心悲叹呢！当事人怎能推卸天下混乱的责任！追咎往事，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转而虚心求贤，与有识之士共同掌权，不可再使忠诚公允之言总是屈从于当政者。现在外面军队战败，内部资财耗竭，保卫淮河地区已经力所不及，不如退师还保长江，都督将领各归旧镇，长江以北笼络而已。担当国家重任的人引咎自责，诚恳地自动降职，向人民认错，重新与朝中贤人考虑施行安定的政治，消除繁琐和苛刻，减轻田赋和徭役，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才可以满足人们的愿望，解救危难。

“您出身平民，担当国家重任，崇尚德化的举动，没有做到事事允妥，担当统帅职务而又丧败如此，恐怕朝内诸位贤人没有来分担这个责任的。如今

赶快修养道德，弥补缺失，广泛征揽群贤，让他们分别负起责任，还不知能否达到期望的样子。如果还认为以前做的不是根本错误而是细节照顾不周，所以又去追求本分以外的，宇宙虽然广大那自身又容于什么地方！我知道所说的肯定不会被采纳，或许还被当政者所怨恨，然而我感慨于心中，自己不能不尽怀极言。如果一定要亲征，不明白这个意思而妄自行动，这是愚笨的人和聪明的人都不能理解的，祈望与众人再共同商议。

“又接到州府下达的命令，增运一千石粮食，征赋和劳役同时进行，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命令就意气颓丧，不知所措。自近年以来，剥削幸存于世的百姓，刑徒满路，几乎与秦朝的政治相同，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忧患，没有几天就要发生了。”

王羲之又给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宜北伐，并讨论时事说：

“古人以其君不能像尧、舜那样而感到可耻，面北为臣的，哪有不愿意尊重所侍奉的君主，使国势与前代一样隆盛，何况是遇到了千载才有一次的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智慧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怎么能不权衡轻重而加以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机会，但是反躬自问，所忧虑的却超过了所高兴的。《传》说：‘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内部必然产生忧虑。’如今外部不安宁，内忧加深。古代开创大业的人，有的也不谋于众人，倾尽国力完成一时功业的，也往往是有的。这确实需要独立决策的聪明才智足以超过众人，暂时劳苦的弊端最终能获得永久的安逸，当然是可以的。但求之于今世，有可以与这样的人这样的情况相提并论的吗？”

“要想朝廷决策必胜，一定审度衡量敌我，万无一失后才行动。功成之日，便应利用它的民众而讲究实际。现在功业不可指望，而遗存的百姓死亡殆尽，一万人剩不下一个。并且千里运粮，自古都是难事，何况现在转运供给，向西输送到许、洛，向北进入黄河。即使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天下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景况，就要接踵而至。现在正转运的没有归还的日期，各种索求又日益加重，以区区吴越之地图谋天下十分之九的地盘，怎么能不灭亡呢？不度德量力，不到失败时仍不停止，这就是国内人所痛心叹息，而又不敢说实话的现实。”

“过去的事不可以再谏止了，未来的还可以避免。希望殿下能再三考虑，改弦更张，命令殷浩、荀羨还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譙郡、梁、彭城的各军都回师守卫淮河，建立敌人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建立，势力形成，再作谋划也不迟，这实在是当今的上策，如果不实行这种策略，国家的忧患就会指日可待。安危的契机，在手掌上下翻动之间，考察形势的虚实，明显地摆在眼前，希望你能运用独断的英明迅速决定下来。”

“地位低下而言论过多，岂不知这样不容易？然而古人处于闾巷和行伍之间，尚且有人为国家出谋划策，而评论者不对此讥议，何况我跻身于大臣行列之末，怎么能沉默不言呢？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要作出决断，不能再迟疑不决，错过了机会。这时不决断，后悔也来不及了。”

“殿下道德冠于海内，以皇室忝份辅佐朝政，最适宜做事正直，达到像往年一样的兴隆，但是您的作为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这是我这个受特殊待遇的人日夜长叹的原因，实在为殿下感到可惜。国家的忧患很深重，常常担心伍子胥来攻的忧虑不只是发生在过去，恐怕麋鹿的踪迹将不限于林藪之中而已，希望殿下暂且放下清虚玄远的心怀，来解救危急，可以说是存续亡国，转祸为福，如果能这样就是祖宗的福庆，天下也有了依赖。”

当时江东地区发生饥荒，羲之常常开仓赈济。然而朝廷的赋税和徭役很繁重，吴、会一带尤其严重，羲之每每上疏谏诤，许多意见被采纳。又给尚书仆射谢安写信说：

“近来陈述的意见，常常被允纳，所以使得下层的人民稍微得到了些休养生息，各安其业。如果不是这样，这一郡的人早就跳入东海了。”

“现在大事中没有安排的是漕运。我们意见是希望朝廷下达限定的日期，委托给主管官员，不要再催逼下层，到了年末考核成绩优劣。主管官员成绩最差的，派囚车把他送往朝廷问罪。如果有三个县不合格，郡守就一定要免职，有的也可以降级，让他到边远艰苦地区任职。”

“从我来到此地后，助手常常有四五个，加上台司和都水御史行台的文件之多，像雨点般下发，颠倒错误和互相抵触的，不知有多少。我又闭起眼来按照往常的办法，把重要的交给主簿，一般的交给五曹。主管人办事，没有

得到过十天的时间，官吏和百姓来回奔走，耗费数以万计，您正担当重任，可以慢慢地发现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江左地区平时，扬州用一个好的刺史便足以统治，现在使用一群很有才能的人反而没有治理好，这正是由于制定法令不统一，牵制太多。只就主要问题作出决定下面容易遵守，就足以保卫已经完成的事业了。

“仓督监们耗费、盗窃的官粮动不动就数以万斛计，我认为诛杀一个，这种情况以后就会断绝，而当时没有同意这个主张。近来检查了各县，无不如此。余姚县将近十万斛。繁重的收敛被用来帮助了奸吏贪污，使国家财政空虚，真是可叹啊。

“自从兴兵打仗以来，服兵役和担当运输的人中，死亡、逃亡、叛降、离散而没有返回的很多，虚弱损耗到这种程度，而补充仍按常规，到处凋弊困苦，拿不出解决办法。被朝廷差遣的人，上路后多数叛逃，于是带队的官吏和叛逃的人席卷而去。根据常规，便让叛逃者家属和邻里负责追捕。叛逃的还没有抓获，家属和邻里又叛逃了。百姓流亡、逃亡、绝户、沦没，家中空无一人，无从替代差役，上面不断下达指令，这种事情已发生十年、十五年，尽管弹劾和获罪的永无休止，而对实际情况毫无益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我认为从今以后各种死罪减轻的犯人和五年徒刑的犯人，可以补充逃亡人户，减免死罪的人犯人可以长期服兵役，判刑五年的囚犯可以充任各类工匠、医生，都让这些入迁徙家室充实都邑。都市充实，是政治的根本，又可以杜绝他们逃亡叛乱，不迁徙他们的家室，逃亡的忧患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现在免除罪刑而充任杂役，全部迁徙他们的家室，小人们愚蠢迷惘，有的人认为比杀头的刑罚还严重，这样可以根绝奸恶。刑罚的名称虽然轻微，实际上惩罚很重，这难道不是适应时宜的吗？”

王羲之平素喜欢服食丹药，涵养性情，不喜欢住在京师，当初渡过浙江，便有终身在那里的志愿。会稽有秀丽的山水，很多名士都居住在这里，谢安做官前也居住于此。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以文章冠于当时，都在吴郡、会稽一带安家，与王羲之爱好相同。他曾与志同道合者宴集于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王羲之亲自作序，表达自己的志向，他说：

“永和九年，正值癸丑年，暮春三月的初旬，聚会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进行修禊之事。众多的才俊贤人都来到了，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有高山峻岭，茂密的森林，修长的竹子，还有清澈的流水，激荡的湍流，萦回如带，映照两岸。利用这溪流作成流觞曲水，人们并列坐在岸边。虽然没有乐队助兴的盛况，然而饮一杯酒，咏一首诗，也完全可以尽兴地抒发幽雅的情趣。

“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暖风轻拂。仰望宇宙的广大，俯察万物的繁盛，放眼观纳，舒展胸怀，足以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实在令人兴奋。

“人们共同在一起，俯仰之间就度过了一生。有人喜欢抒发情怀，在一室之内相对谈论，有人寄情于物，放荡不羁，超越于形骸之上，虽然采取的方式千差万别，或恬静、或浮躁，各不相同，但当他为自己的境遇而欣然于怀，一时间怡然自得，竟然忘记了年老的到来。等到对所向往的事情已经厌倦，情趣随着事物变化而转移，感慨便会随之而来了。过去所高兴的事情，倾刻之间，已经成为往事，这尚且不能不因此而产生感慨。何况人的寿命长短，随从大自然，最终都归于完结。古人说：“生与死也是大事啊！”这怎能不叫人悲伤啊！

“每当我考察古人发生感慨的原因，发现竟然是如出一辙，面对他们的文章，未尝不叹息感伤，而内心又没有弄明白。我本来知道视死生为一是虚幻荒诞的，把彭祖的长寿和他人的短命等同起来是胡扯。后世的人看今天的人和事，也好像今天的人看过去的人和事，是很伤心的啊！因此我才逐一记下与会人士的姓名，录下他们所咏的诗歌。虽然时代不同，人事迥异，但使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却是同样的。后世阅读的人，也将有感于这篇文章。”

有人拿潘岳的《金谷诗序》同王羲之这篇文章相比，把王羲之和石崇相比，王羲之听说后很高兴。

王羲之生性喜爱鹅，会稽有个孤居的老妇养有一只鹅，鸣叫声很好听，他想买却没有买到手，于是他携同亲友驾车前往观赏。老妇听说王羲之要来，就把这只鹅烹调好，用来招待他，王羲之为此叹息了一整天。另外山北有一道士，养有上等好鹅，羲之前往观赏，心里特别高兴，执意要买鹅。道士说：

“给我书写《道德经》，我就把这群鹅相赠。”羲之很快乐地写好，把鹅装在笼子里回家去，以此为乐。他的随意和坦率就是这样。王羲之曾经到门生家去串门看见用榧木作的案几的表面平滑干净，就在上面写起字来，真草各占一半。这些字后来被门生的父亲误刮掉，门生为此懊丧了好多天。他又曾在蕺山见到一个老妇，拿着六角竹扇出卖。他就在竹扇上写字，每把各写五个字，老妇起初面有怒色。他于是告诉老妇说：“只要说是王右军书写的字，价钱可以要到一百钱。”老妇照着他的话做了，人们争相购买。过了一天，老妇又拿着扇子来，王羲之笑而不答。他的书法为世人所重，都类似这种情况。他经常自称：“我的书法与种繇相比，应当说不相上下。与张芝草书相比，应是仅在其次。”曾给别人写信说：“张芝临池学习书法，池水完全变成黑色，如果学习书法的人，入迷到这样，未必就落后于他。”王羲之的书法起初不如庾翼、郗愔，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的程度。他曾以章草给庾亮回信，而庾翼深为叹服，就给他写信说：“我过去有十纸伯英章草，过江南渡时颠沛狼狈，于是就丢失了，经常感叹精妙的字迹永远没有了。忽然看见足下回复家兄的信，活灵活现，焕若神明，顿时恢复了旧日的精妙字迹。”

当时骠骑将军王述少年时就有名气，与王羲之齐名，然而羲之非常看不起他，因此情谊不合。王述先前在会稽郡任官，因母亲逝世在郡境内服丧，王羲之接替他的职务，仅去吊唁了一次，就没有再去过。王述每次听到吹角的声音，就说是王羲之要来探望自己，便洒水扫地等待他，多年这样，而王羲之最终也没有再去看望，王述为此深深地怨恨。等到王述任职扬州刺史，将要应命成行，就在郡内转了一圈，却不见王羲之，临走的时候，道别了一下就走了。以前，王羲之常对宾客朋友说：“王述就当个尚书罢了，到老可以得个仆射。另外求到了会稽内史的官，自己就飘飘然。”等到王述受到重用，王羲之耻居其下，就派使者到朝廷，要求分出会稽郡另外设置越州。使者言辞失当，深为当时的贤达所耻笑。他过后内心愧疚，对儿子们说：“我不比王述差，而地位待遇却相差悬殊，应是由于你们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的缘故！”王述后来检查会稽郡政务，考核执法和行政情况时，主管人好多问题回答不上来。王羲之深感羞耻，于是称病离开会稽郡，在父母墓前发誓说：“永和十

一年三月癸卯初一，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敬告二位尊亲在天之灵，羲之不幸，早早地丧失父亲，没有受到父亲的教诲。母亲和哥哥抚育我，才能够渐渐长大，又因为人才缺乏，受到国家的宠荣。我仕进为官就无忠孝的节操，归回退让又违反推荐贤人的原则，每次仰咏老子、周任的告诫，常常担心死亡临近，为祖先担忧，哪里是考虑渺小的自身！因此日夜长叹，好像坠入深谷。知足知止的本分，就决定于现在。谨以本月良辰吉日摆设筵席，叩头献上诚心，向祖先的在天之灵起誓：从今以后，如果胆敢改变这个心意，贪冒苟进，就是有了无视父母之心，是一个不孝之子。作为儿子而不尽子道，天地所不能存，名教所不能容，我誓言的诚恳，就如白日一般！”

王羲之辞官后，与吴郡、会稽一带的人士遍游山水，射鸟钓鱼以相娱乐。又与道士许迈一起炼丹服药，不远千里采集药石，遍游了东部各郡，尽访名山，泛舟沧海，感叹说：“我最终会因纵乐死去。”谢安曾对王羲之说：“我中年以来，因喜怒哀乐而伤害了身体，与亲友离别，就会几天心情不好。”王羲之说：“人到了晚年，自然如此，刚刚要借音乐陶冶性情排遣忧闷，又总是担心孩子们发觉，对欢乐的情趣有所影响。”朝廷因为他誓言坚决，也就不再征召他。

当时刘惔担任丹杨尹，许询曾到刘惔家投宿，床褥帷帐新鲜艳丽，饮食丰盛甘美。许询说：“这样的生活保持下去，比在东山好多了。”刘惔说：“您如果知道吉凶由人，便知我怎么能保持这样的生活。”王羲之也在座，就说：“假使巢父、许由遇到稷、契，应不会说这种话。”刘惔、许询都脸有愧色。

王羲之辞官之初悠游无所事事，就给吏部郎谢万写信说：“古代避世隐居的人，有的披头散发装疯卖傻，有的满身污秽，行迹肮脏，可以说是很艰难的了。如今我坐在这里获得了安逸，实现了过去的愿望，实为庆幸，难道不是上天所赐！违背上天不会有好的结果。”

“不久前我东游归来，整修种植了桑树和果树，现在长得茂盛，鲜花绽放，带着几个儿子，怀抱着小孙子，浏览观赏其间，得到有滋有味的甜果子就切开分着吃，以为眼前的欢乐。我虽然修养品德并不深厚，但还是想用敦厚廉让来教育子孙。如果子孙有轻薄举动，我就让他用马鞭清点马数，效法汉代

万石君的风范，您认为这样做怎么样？”

“近来我将要与谢安石东去浏览山海，并到农田中考察土地的好坏。作为闲暇时的自我颐养。吃穿之外的剩余，打算与亲友知心按时一同欢宴。虽然不能吟诗作赋，但倒满酒杯饮酒，讲讲田里之行的见闻，作为击掌谈笑的佐料，那种得意能说得完吗？我常常按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的处世方法做，很想学习几位君子的风度，老夫的志愿就全在这里了。”

谢万后来担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又给他去信告诫说：“凭你超越古人的资质，而屈身于普通官员，实在难以想象。然而所谓见多识广的人，正应该随事行止，这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希望你经常和下级官吏在生活上保持一致，那就完美之至了。食不兼味，睡不重席，这又有什么，而古人传为美谈。成功与否的原因，确实在于积小成大，你记住这句话。”谢万没有采纳，最后果然失败了。

王羲之五十九岁时去世，朝廷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官。儿子们都遵照父亲的遗愿，坚决推辞不接受。

——《宋书》

【原文】

太宗明皇帝讳彧，字休炳，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二十五年，封淮阳王，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孝武践阼，累迁镇军将军、雍州刺史。

是岁入朝，时废帝疑畏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将加祸害，上乃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谋。时废帝左右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是夜并外宿，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弑废帝于后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仓卒，上失履，跣，犹著乌纱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纱代之。未即位，凡众事悉称令书。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并赐死。宗越、谭金、童太一伏诛。

十二月庚申朔，令书以东海王祗为中书监、太尉，以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陆王子綏为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壬申，以王景文为尚书仆射。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罢二铢钱。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颢赴之。壬午，谒太庙。甲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綏、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临

海王子頊并举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勋僭即伪位于寻阳，年号义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兵反。甲午，内外戒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诸军南讨。丙申，徐州刺史申令孙、司州刺史庞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逆。丙午，车驾亲御六军，顿中兴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豫州刺史，西讨。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统军东讨。壬子，崇宪皇太后崩。

二月乙丑，以蔡兴安为尚书右仆射。壬申，吴兴太守张永、右军将军萧道成东讨，平晋陵。丁亥，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吴、吴兴、会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诛。辅国将军萧道成前锋北讨，辅国将军刘劭前锋西讨。刘胡众四万据赭圻。

三月庚寅，抚军将军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代为南讨前锋。贼众稍盛，袁顗顿鹤尾，连营至浓湖，众十余万。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事。戊戌，贬寻阳王子房爵为松滋县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壬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夏五月甲寅，葬崇宪皇太后于修宁陵。

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仆射袁彪，进讨江、郢、荆、湘、雍五州，平之。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綏、临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同党皆伏诛。诸将帅封赏各有差。

九月癸巳，六军解严。戊戌，以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将军。

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并赐死。丁卯，以沈攸之为中领军，与张永俱北讨。戊寅，立皇子昱为皇太子。

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

十二月，薛安都引魏军，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是岁，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农役将兴，诏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

闰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振贷各有差。

二月甲申，为战亡将士举哀。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夏四月丙戌，诏以故丞相江夏文献王、故太尉巴东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兴襄公沈庆之、故征西将军洮阳肃侯宗慤陪祭孝武庙庭。庚子，立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立侍中刘韞第二子铄为南丰王，以奉庐江昭王、南丰哀王祀。

五月丙辰，诏宣太后崇宁陵禁内坟墓迁徙者给葬直，蠲复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

秋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众北伐。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赐北伐将士。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辛丑，以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为征西大将军。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为江夏王。

是岁，魏皇兴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宫。乙亥，零陵王司马勰薨。

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薨。

三月，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祿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

夏四月丙申，改封东海王祗为庐江王，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

秋九月戊辰，诏定黥刑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逆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新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

面，依旧补治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讎。”及上崩，其例乃寝。庚午，上备法驾幸东宫。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发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亲耕藉田。乙丑，魏克青州，执刺史沈文秀以归。

二月丙申，以庐江王祗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六月辛未，立晋平王休祐子宣曜为南平王。

秋七月壬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

九月甲寅，立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一月丁未，魏人来聘。

十二月庚申，分荆、益之王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

六月癸卯，以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以袁粲为右仆射。己未，改临贺郡为临庆郡。

秋七月丙戌，临庆王智井薨。

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

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赞为武陵王。

十二月癸巳，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隔在异域者，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骑奉举郎。

二月癸丑，征西将军、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及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并开府仪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薨。

三月辛酉，魏人来聘。

夏五月戊午，鸩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为尚书令，褚彦回为右仆射。丙戌，追免晋平王休祐庶人。

秋七月丁巳，罢散骑奏举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赐死。

八月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庚寅，帝疾间。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

是岁，魏孝文帝延兴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故改元。丁巳，巨人迹见西池冰上。

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渐。加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司空，以刘劭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安西将军。袁粲、褚彦回、刘劭、蔡兴宗、沈攸之入阁被顾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

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及即大位，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驺”马字为“马”边“瓜”，以“驺”字以“祸”故也。尝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尽更请。”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祥，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上幸宫见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数十人。内外常虑犯触，人不自保。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为祝策，如大祭飨。

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皆擅威权，言为诏敕。郡守令长一缺十除，内外混然，官以贿命，王、阮家富于公室。中书舍人胡母颢专权，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囊。”“禾绢”谓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际，左右失旨，往往有剗割断截，禁中慄慄若践刀剑。夜梦豫章太守刘悛反，遣就郡杀之。军旅不息，府藏空虚，内外百官并断禄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佣贩之子。而又令小黄门牙殿内埋钱以为私藏。以蜜漬鲙鲙，一食数升，淡腊肉常至二百两。奢费过度，每年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译文】

太宗明皇帝讳彧，字休景，小字荣期，是文帝第十一个儿子，元嘉十六

年十月生。二十五年，被封为淮阳王，二十九年改封为湘东王，孝武践阼，升迁为镇军将军，雍州刺史。

这年入朝，当时废帝怀疑害怕诸位叔父，告诉廷尉，次日将祸害几位叔父，太宗就与心腹阮佃夫、李道儿密谋。当时废帝左右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恰巧这晚上在外面住宿，佃夫、道儿就和寿寂之等，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弑废帝在后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请皇上登御座，因事出仓促，皇上丢了鞋子，光脚，还戴着臣子戴的乌纱帽，休仁喊管衣服的官员给皇上换一顶白纱。没即位前，凡所有文书全称令书。己未，赐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死，宗越、谭金、童太一也被诛。

十二月庚申朔，封东海王子祗为中书监，太尉，以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

泰始元年就是大明九年。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壬申，封王景文为尚书仆射。乙亥，追尊自己母亲沈婕妤为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立王氏为皇后。取消二铢钱。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叛，镇军长史邓琬为他出谋划策，雍州刺史袁颢也去了。壬午，参拜太庙。甲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临海王子顓一同举兵反叛。

二年春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勋称伪帝于寻阳，年号义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兵反叛。甲午，内外戒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诸军南下讨逆。丙申，徐州刺史申令孙，司州刺史庞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一同反叛。丙午，皇上亲自指挥六军，住在中兴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豫州刺史，向西征讨。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一同举兵反叛。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统军东讨。壬子，崇宪皇太后驾崩。

二月乙丑，封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壬申，吴兴太守张永、右军将军萧

道成东讨，平晋陵。丁亥，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吴、吴兴、会稽，平定三郡，一同谋反的都被伏法。辅国将军萧道成前锋北讨。辅国将军刘劭前锋西讨。刘胡聚众四万在赭圻。

三月庚寅，抚远将军殷孝祖攻赭圻，战死。让辅国将军沈攸之代替为南讨前锋。贼众气势慢慢兴盛，袁颢军驻扎在鹊尾，连营至浓湖，聚众十余万。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戊戌，贬寻阳王子房为松滋县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不同。壬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夏五月甲寅，葬崇宪皇太后于修宁陵。

秋七月丁酉，封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兵，斩杀伪尚书仆射袁颢，平定了江、郢、荆、湘、雍五州。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瑱、邵陵王子元一同被赐死，同党皆被杀。诸将帅封赏各有不同。

九月癸巳，六军解除戒严。戊戌，封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将军。

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一同被赐死。丁卯，以沈攸之为中领军，与张永俱北讨。戊寅，立皇子昱为皇太子。

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

十二月，薛安都引魏军，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是岁，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因农役将兴，诏命太官停止宰牛。癸卯，赦免豫、南豫二州。

闰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赈贷各有不同。

二月甲申，为战亡将士举哀。丙申，赦免青、冀二州。

夏四月丙戌，诏命已故丞相江夏文献王、故太尉巴东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兴襄公沈庆之、故征西将军洮阳肃侯宗慆陪祭孝武庙庭。庚子，立桂

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立侍中刘韞第二子铕为南丰王，以奉庐江昭王、南丰哀王祀。

五月丙辰，诏宣太后崇宁陵禁内坟瘞迁徙者给迁葬费。壬戌，封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

秋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为南兖州刺史，率众北伐。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赐北伐将士。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辛丑，以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为征西大将军。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为江夏王。

这年，称魏皇兴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宫。乙亥，零陵王司马勔薨。

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薨。

三月，交州人李长仁占据交州反叛。袄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

夏四月丙申，改封东海王祗为庐江王，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

秋九月戊辰，诏定刑罚制度。有关官员奏：“从今天起凡是用抢劫，偷窃的手段使用官方仪仗的，抵抗巡逻部队，攻击亭寺及伤害吏人的，还有监司将吏自己犯抢劫法的都不论人数多少，一律按旧制全部斩首。如果遇赦，也在两颊上刻‘劫’字，断去两脚筋，流放到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抢劫的，也在两颊上刻‘劫’字，断去两脚筋，流放到边远州县。如果遇赦，已经判过的罪犯依旧刻面，补为治士，家人受牵连，按旧制执行。”到皇上驾崩，这种制度才废止。庚午，皇上驾幸东宫。

冬十月癸酉朔，发生日蚀，派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皇上亲耕藉田。乙丑，魏国克青州，执刺史沈文秀而归。

二月丙申，以庐江王祗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六月辛未，立晋平王休祐子宣曜为南平王。

秋七月壬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

九月甲寅，立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

冬十月丁卯朔，又发生日蚀。

十二月丁未，魏人来聘。

十二月庚申，分荆、益之王郡建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间隔二年一祭南郊，间隔一年一祭明堂。

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

六月癸卯，以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以袁粲为右仆射。乙未，改临贺郡为临庆郡。

秋七月丙戌，临庆王智井薨。

九月戊寅，建立总明观，征召天下学士。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言阴阳者遂无其人。

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赞为武陵王。

十二月癸巳，因边难未息，凡父母都远在异地者，皆让婚配。

七年春正月甲戌，设置散骑奉举郎。

二月癸丑，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及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并开府仪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薨。

三月辛酉，魏人来聘。

夏五月戊午，鸩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为尚书令，褚彦回为右仆射。丙戌，追免晋平王休祐庶人。

秋七月丁巳，罢散骑奏举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赐死。

八月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庚寅，帝生病。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

是岁，魏孝文帝延兴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皇上因病未好，故改元。丁巳，巨人的踪迹出现在西池冰上。

夏四月己亥，皇上病更重。加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司空，以刘劭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

进号安西将军。袁粲、褚彦回、刘劭、蔡兴宗、沈攸之入阁被顾命。是日，上驾崩在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

帝好读书，爱文义，即位前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及即大位，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违犯就杀戮。改“𩇑”马字为“马”边“瓜”，以“𩇑”字似“祸”故也。尝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尽更请。”宣阳门谓之白门，皇上因白门不吉祥，而避讳。尚书右丞江谧曾经误犯，皇上变色骂道：“白汝家门！”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皇上来东宫看见了，怒，免中庶子，因此受牵连而死者数十人。内外常担心犯法，人不自保。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为祸策，如大祭飨。

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都擅自专权，凡言皆称诏敕。郡守令长一缺十除，内外混乱，官以贿命，王、阮两家比公室还富。中书舍人胡母颢专权，起奏没有不被允许的。当时有人说：“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禾绢”谓皇上也。及泰始、泰豫年际，左右失误，往往使用剗割断截等酷刑惩罚，禁中都担心得好像自己整天踩在刀剑上。皇上晚上梦见豫章太守刘惔反叛，立即派遣人在当地杀了他。军队不能休息，府藏空虚，内外百官断了俸禄。在朝廷当官的都是市井商贩的儿子。又让小太监在殿内埋钱作为私藏。用蜂蜜腌渍鲢鲙，一顿就能吃掉几升，吃腊肉亦无节度。奢侈过度，每次制造东西，都是正品三十，备用品及再备用品各三十，一种东西就是九十件。天下骚动，老百姓苦不堪言。宋氏之大业，从此衰落了。

56

陶潜传

——《宋书》卷九十三

【原文】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当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迕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还，觉今是而昨非。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壶觞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

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楫，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夏。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攀蓝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

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宝，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凤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酺酺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修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汙。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熟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凤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日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译文】

陶潜，字渊明，有人说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担任晋朝大司马。

陶潜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志趣，曾撰《五柳先生传》，以“五柳先生”比喻自己，说：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在他住宅的旁边有五株柳树，因此就用“五柳”作为他的号。他沉静寡言，不羡慕功名利禄。喜欢读书，但不过分咬文嚼字，每当心中有所领悟，他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他性情嗜好酒，然而因为家境贫困，不能经常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这种情况，有的就备酒请他喝。他去饮酒，总要把酒喝光，希望能够喝醉。喝醉了就回家，从不考虑别人的盛情挽留。他的住屋四壁空空荡荡，不能遮风蔽日；他穿的粗毛短衣，破烂不堪；他的竹篮瓜瓢常常空空如也，如此清苦，却安然自在。他曾经撰文自寻乐趣，文章很能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忘却世俗的得失，而愿意终生过着这种生活。陶潜自己是这样叙述的，当时的人说这是他的实际情形。

陶潜的父母年迈，家境又贫穷。起初他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祭酒。因不能忍受官职的拘束，不久，自己便辞职回乡。州府又召他作主簿，他不接受。他自己耕作来满足自己，于是身体逐渐多病。后来在镇军将军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又在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任建威参军，他向亲朋好友说：“我姑且以出任官职来作为归隐田园的本钱，行吗？”执掌人事大权的官听到这句话，便任命陶潜为彭泽（今江西湖口东部）令。公家的田地全都命令差役种粘稻，他的妻子坚持请求种粳稻。于是，他就用五十亩地来种粘稻，用五十亩来种粳稻。郡守派了督邮到彭泽视察，县吏告诉陶潜应该整饰衣冠，束紧衣带去拜见督邮。陶潜愤慨地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间小人弯腰。”当天，陶潜就解下官印，辞掉了县令的官职。陶潜写了《归去来》赋，赋中写道：

回去了又赶了回来！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志被形体所驱使而做了官，又为什么要惆怅而独自悲伤呢？认识到过去已经不可挽回，知道未来尚可以弥补。我确实迷失了道途，幸好还不远，领悟到今天的正确和昨天的错误。回归时，水路中，船摇晃着是那样轻快飘扬，风轻飘飘地吹拂着衣裳；陆路上，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程，可恼的是晨光微弱，

辩认不清。

一看到自家简陋的房子，高兴得奔跑过去。家僮仆人高兴地出来迎接，幼子等候在家门口。屋前的小路已经长满了荒草，但松树、菊花还在哩！我拉着幼子进入屋内，酒器里盛满了酒，拿来了酒壶酒杯，自斟自酌。悠闲地观望着庭院里的树木，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神情。靠着南边的窗子，寄托着傲世的情怀，深知狭小的屋室虽能容纳足膝，却也是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整天在园子里散步倒也自成乐趣，屋子虽然设了门，门却经常关着。拄着拐杖到处游玩观赏，时常抬起头向远处眺望，云朵无意地飘出山头，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归巢。日光逐渐暗淡下来，太阳将要落山，我抚摩着松树，独自流连徘徊。

回去啊！我愿与世间息交绝游。世俗与我相违背，再驾车出游还能有什么要求？喜欢与亲戚谈心，用弹琴读书取乐来消除心中的忧愁。农夫们告诉我春天到了，将在田地上耕作。他们有的驾着逢车，有的划着小船，顺着山路蜿蜒曲折地进入幽深的山谷，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越过了小山岗。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我多么羡慕万物适时地生长，感叹我的生命将要休止。

算了吧，托身于天地间还能有多长时间？为什么不随着心意决定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要心神不定而左顾右盼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仙境也不可能期待。我有时乘着美好的时光独自去游赏。有时放下拐杖去除草培土。登上东面的田边高地放声高歌，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而免于死亡，乐天知命，还有什么疑虑？

义熙末年，皇帝征召陶潜为著作佐郎，陶潜不就任。江州刺史王弘想与陶潜结识，但未能达到目的。陶潜曾经到过庐山，王弘让陶潜的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上的栗里邀请陶潜。由于陶潜患有脚病，便差派一个差役和二三个小孩抬着竹轿去请陶潜。陶潜来到后，高兴地一块喝酒。过了不长时间，王弘来了，陶潜也没与他过意不去。在此以前，颜延之任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陶潜叙旧情。后来颜延之任始安郡守时，经过当阳，天天去访问陶潜，每次前往，必然痛饮一直到醉。离开时，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将这些钱

全都存入酒店，逐渐去取酒来喝。曾经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没有酒，他走出门在屋子旁边的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逢王弘送酒来到，他马上就地喝了起来，到喝醉了才进家门。陶潜不懂音乐，却存有一张素琴，琴没有弦，每当他喝醉了，总是抚弄着素琴，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心志。陶潜不分贵贱，只要来造访他的，凡是有酒，他总要摆出来。如果陶潜先醉，他便会说：“我喝醉了，要睡了，你可以走了。”陶潜就是如此地直率。郡守去探望陶潜，正逢陶潜的酒酿好，便拿下头上的葛布巾来过滤酒，滤完酒，又将葛布巾戴在头上。

陶潜年青时官职卑微，他不考虑放弃或接受某种官职，自以为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皇帝的辅政大臣，而感到羞耻的是生为贵族后代的他，却身份低微，屈居人下。从曾祖以后，帝王的基业虽然逐渐兴盛，陶潜却不肯再做官了。他所撰写的文章，都写上写作的年、月，义熙以前，则写晋朝年号；自永初以后，只用甲子来记年了。在给他儿子的信中，他谈了自己的志趣，并且拿它作为对儿子的教导和告诫。信中说：

天地赋予人以生命，人有生也必有死，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谁能幸免于死呢？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则在于天意。”子夏是与孔子四个得意门生一样的人，他亲身受过孔子的亲口教诲，并且他发表这种议论，难道不是因为命运的好坏而不可妄意追求、寿命的长短永远无法从分外求得的原因吗？我的年纪已经过了五十岁了，还为穷苦所困扰。因为家境贫穷破败，只好到处流浪。我的本性刚直、才质倔强，因而与世人多不和。我估计这样做下去，必定留来自世俗的祸患。我辞官归隐，辞别世俗，却使你们从小便遭受饥寒之苦。常常被东汉孺仲贤妻的话所感动，自己盖着破棉絮，为什么要因儿子而惭愧呢？这是一件事。只恨邻居没有像羊仲、求仲那样的高士，而家中又没有像老莱子妻子那样的贤妻，抱着这样的苦心，确实独自感到怅然失意。

少年时爱好读书，偶然也爱闲适恬静，打开书卷阅读，心有所得时，就高兴得忘记了吃饭。看见树林枝叶交错成荫，听见鸟婉转鸣叫，便又高兴得很。我曾说过，五、六月在北边窗下闲卧时，恰逢凉风突然吹来，便自称是

伏羲时代以前的人了。意志浅薄，学识寡陋，岁月瞬息流逝，远远地回顾过去，一切是那么的渺茫！

我自从患疟疾以来，身体就逐渐衰弱了。亲戚、老朋友不遗弃我，经常拿来药物相救助，不过，恐怕自己的生命已经有限了。可恨的是你们还年少，家境贫困，也没有仆人。劈柴打水等劳动，什么时候，可以不作啊！我只在嘴里叨念着，怎能用言语表达呢？你们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你们应该认识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的这种情谊。鲍叔和管仲在分钱财时，管仲多分，鲍叔并不猜疑；归生和伍举各人事奉各人的主人，路上相遇仍能坐在荆条上款叙以往的友情。鲍叔能帮助管仲转败为胜；伍举因在国丧时，在郑国维护了公子纠的地位而立了功。他们这些人尚且如此，便何况同一个父亲生的你们呢？颍川的韩元长是汉末的名士，是一名辅助国君的大臣，八十岁时才辞世，兄弟却住在一起，一直到年老。济北的汜稚春是西晋时节操品行高洁的人，他家七代人拥有共同的财产，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埋怨的神色。《诗经》中写道：“在高山上能高瞻远瞩，在大路上能通行无阻。”你们要谨慎啊！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陶潜又写了《命子诗》留给他的儿子，诗中写道：

我的祖先是多么古老，可以追溯到陶唐氏。很久很久以前，尧的儿子丹朱作了舜的虞宾，给后世留下光辉功德。陶唐氏的后裔御龙曾任职夏朝、豕韦又辅佐商朝。周朝司徒陶叔，端庄盛美，他的家族因他而昌盛。纷乱的战国时代和寂寞无闻的周朝衰落时期，陶氏人才有的隐居林间，有的隐居于山中。周朝末年天下大乱，好像奔窜的虬龙蟠绕云上，飞驰的鲸鱼惊起了浪涛，由于上天成全而建立了汉朝，愍侯陶舍也就得到了眷顾。显赫的愍侯，运气当是依附帝王建功立业。手执宝剑清晨起舞，他的战功是那样的显著。他面对山河立下誓言，发誓要开辟疆土拓展地域。汉景帝时的丞相陶青是那样的勤勉，他精诚地追随帝王帮助他辅佐朝政。长河浩瀚渺茫，大树郁郁苍苍。众多的支流疏导长河，繁多的枝条罗盖大树。君子有时沉默独处，有时发愤入世，命运本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直到东晋，祖辈功业显赫于长沙（今湖南），威武的长沙公曾祖上封地，独揽荆、湘、江等州军事大权。功成后便辞

官返乡，面临荣耀而心不迷乱，谁说这种心志，是这么容易获得的呢？我的祖父武昌太守陶茂很严肃，做事始终谨慎小心。他正直执法，是荆、江二州刺史属官的模范，他的恩德，使全郡人民和悦。父亲是多么仁慈啊！他淡泊名利，托身于仕途，对官职的得失，喜怒都不形于色。惭愧我自己孤陋寡闻，远望前辈，自己都比不上他们。感到惭愧的是我头发已经花白，而只能背日而立。应受五种惩罚的罪过，莫过于没有后代。真正值得我思念的是你呱呱落地的哭泣声。在吉日良时为你占卜，给你起名叫俨，取字为求思。你要始终保持温和恭敬，我所盼望的就在于此。我还想到孔丘的孙子孔伋，希望你能像他一样成为肖孙。长疮的人夜半生了，便拿来火光察看，生怕儿子像自己。君子有自己的志趣，为什么要等待我呢？既然看着他出生，确实希望他能使人满意。人们也说，只有这种感情是真切的。岁月流逝，你将逐渐长大。福贵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祸害也容易降临。早起晚睡，我时刻盼望你能成才，当然，如果你没有成才，也不要强求。

陶潜于元嘉四年（427）逝世，当年他六十三岁。

——《南齐书》卷二十九

【原文】

周盘龙，北兰陵兰陵人也。宋世土断，属东平郡。盘龙胆气过人，尤便弓马。泰始初，随军讨赭圻贼，躬自斗战，陷阵先登。累至龙骧将军、积射将军，封晋安县子，邑四百户。元徽二年，桂阳贼起，盘龙时为冗从仆射、骑官主、领马军主，随太祖屯新亭，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与贼对阵，寻引还城中，合力拒战。事宁，除南东莞太守，加前军将军，稍至骁骑将军。升明元年，出为假节、督交广二州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之官，预平石头。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怀贰被征，以盘龙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改封沌阳县。太祖即位，进号右将军。

建元二年，虏寇寿春。以盘龙为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水漂渍。盘龙率辅国将军张倪马步军于西泽中奋击，杀伤数万人，获牛马辎重。上闻之喜，诏曰：“丑虏送死，敢寇寿春，崇祖、盘龙正勒义勇，乘机电奋，水陆斩击，填川馘野。师不淹晨。西蕃克定。斯实将率用命之功，文武争伐之力。凡厥勋勤，宜时铨序，可符列上。”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钏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转太子左率。改授持节，军主如故。

明年，虏寇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谓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儿当得一子。”或问其故？买曰：“角城与虏同岸，危险具多，我岂能使虏不敢南向。我若不没虏，则应破虏。儿不作孝子，便当作世子也。”至虏围买数重，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救之。敕盘龙曰：“角城连口，贼始复进，西道便是无贼，卿可率马步下淮阴就李领军。钟离船少，政可致衣仗

数日粮，军人扶淮步下也。”买与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朝早起，手中忽见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稍，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衎，而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永明元年，迁征虏将军、南琅邪太守。三年，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五年，转大司马，加征虏将军、济阳太守。世祖数讲武，常令盘龙领马军，校骑骋稍。后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爵为侯。

角城戍将张蒲，与虏潜相构结，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虏二十余人，藏仗竿下，直向城东门，防门不禁，乃登岸拔白争门。戍主皇甫仲贤率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于门拒战，斩三人，贼众被创赴水，而虏军马步至城外已三千余人，阻塹不得进。淮阴军主王僧庆等领五百人赴救，虏众乃退。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座寻奏复位。加领东平太守。

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赠安北将军、兖州刺史。

【译文】

周盘龙，北兰陵兰陵人。宋时实行土断政策，兰陵隶属于东平郡。周盘龙胆量过人，尤其善于骑马和射箭。宋前废帝泰始初年，跟随政府军去讨伐赭圻的敌贼，在战斗中奋力拼搏，攻击敌人时总最先到达阵前。多次加官到龙骧将军、积射将军，封爵为晋安县子，食邑四百户。宋明帝元徽二年，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起兵，周盘龙当时任冗从仆射、骑官主、领马军主，跟随太祖萧道成守新亭，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与贼军对待相持，不久退回到

城中，团结在一起抗拒敌军。平定刘休范军后，被任命为南东莞太守，加封前军将军，逐渐升到骠骑将军。后废帝升明元年，出任为假节、督交、广二州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还未去任官，就先平定了石头城司徒袁肇的起兵。第二年，沈攸之被平定，司州刺史姚道和因有异心而被征召，任命盘龙为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假节、将军的官职不变。又改封为沌阳县子。太祖萧道成即位，晋升为右将军。

齐高帝建元二年，北魏进攻寿春，朝廷任命周盘龙为军主、假节，协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放决江水阻挡敌人。周盘龙率领辅国将军张倪的马队和步兵在西部江泽中奋起反击。杀伤敌人数万，俘获其牛马和军用物资。皇帝听说十分高兴，下诏说：“丑恶的鲜卑人自来送死，胆敢进攻寿春，桓崇祖、周盘龙依靠着正义和勇敢，抓住了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以奋击，从水陆两路追杀和攻击敌人，使敌人尸体漫山蔽野。战斗还不到第二天清晨，西部的敌人已被打败。这实在是将领执行命令的功劳，战士们奋击战斗的力量，所有这些功勋，都应该按照其大小，及时向上报告。”对周盘龙的爱妾杜氏，齐高帝送了她金钗钏二十枚，并亲笔写上“送给周公阿杜”。转官为太子左率。改授持节，军主的官职不变。

第二年，鲜卑军队进攻淮阳，包围角城。在此以前齐高帝派遣了军主成买守卫角城。成买对别人说：“我今日建造角城戍，我儿应当得一子。”人们问他原因？成买答：“角城与鲜卑同在淮河北岸，危险太多了。我岂能够使得鲜卑不敢向南来进攻？我如果不是死于战争，就应该打败鲜卑。我儿子不能为我戴孝作孝子，便应当做个传宗接代的长子。”后来鲜卑包围成买好几圈，齐高帝派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去救援。并命周盘龙说：“对角城和涟口，敌贼开始了再次进攻，西部河道应是空虚的，你可以率领骑兵和步兵到淮阴去靠拢李领军的部队。钟离船只少，只可送衣服武器和数日的粮食，军人应该徒步过淮河。”此时，成买与鲜卑激战，他亲手杀死杀伤无数敌人。次晨早起，忽然发现手中有数升血，就在这一天他战斗而死了。

周盘龙的儿子周奉叔一人骑马率领二百余人冲锋陷阵，鲜卑军有一万多骑兵从左右两翼向他包围。忽然一骑兵来报告，说周奉叔已战死，周盘龙刚

好在吃饭，立刻掷掉筷子，骑上战马，奋起长矛，直冲到敌军阵中，口中大呼“我周公来了！”鲜卑军向来害怕周盘龙的大名，一下子就被周盘龙杀得倒下了。这时周奉叔已经杀了大批敌人后脱射在外，但周盘龙不知，仍然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边战边找，鲜卑军都不敢抵挡。周奉叔见他的父亲还不出来，再次跃马冲入敌阵。父子两人勇猛战斗，搅乱了数万鲜卑军队，使敌军大败，由此周盘龙父子在北国名声大振。周盘龙看上去并不强壮，也不善言谈，可是在和敌人战斗时却勇敢果断，其他将领都不及他。

永明元年，升为征虏将军。三年，再升为右卫将军，加官给事中。五年，转官大司马，加官征虏将军、济阳太守。齐武帝多次军事演习，常命令周盘龙领马军，并带着长矛驰骋。后来因病任为光禄大夫。不久离京外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封为侯爵。

角城戍将张蒲与鲜卑暗中勾结，乘着大雾乘船到清水中小岛上采柴，偷偷载了二十多个鲜卑兵，把兵器藏在竹器中，船直驰城东门，守门兵没有禁止，于是敌人登岸攻下了白争门。戍主皇甫仲贤率领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在门上抵抗战斗，斩了三个敌人，其余敌人带着创伤往水中逃去，而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到城外的已经有三千多人，受阻挡而不得前进。这时淮阴军主王僧庆等率领五百余人赶去救援，鲜卑兵才退去。因这件事周盘龙被有关衙门奏劾，皇帝下诏他以平民身份领职。不久尚书八座又奏让恢复职位，加官兼东平太守。

周盘龙上表称自己年老才弱，不能镇守边郡，要求解除职务，朝廷同意，回去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齐武帝对他开玩笑说：“你戴貂蝉冠比起打仗时戴的兜鍪盔又有什么感觉？”周盘龙回答说：“这貂蝉冠正是从兜鍪盔发展而来的呀！”永明十一年，病死，年龄七十九岁。下诏赠赐官号安北将军、兖州刺史。

58

后主本纪

——《陈书》卷六

【原文】

后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长子也。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迁关右，留后主于穰城。天嘉三年，归京师，立为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宁远将军，置佐史。光大二年，为太子中庶子，寻迁侍中，余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崩。乙卯，始兴王叔陵作逆，伏诛。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擗踊，无所迨及。朕以哀茕，嗣膺宝历。若涉巨川，罔知攸济，方赖群公，用匡寡薄。思播遗德，覃被亿兆，凡厥遐迩，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并赐爵一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将军、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镇西将军、荊州刺史樊毅进号征西将军，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任忠进号镇南将军，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平西将军鲁广达进号安西将军，仁武将军、丰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景寅，以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丁卯，立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皇弟叔慎为岳阳王，皇弟叔达为义阳王，皇弟叔熊为巴山王，皇弟叔虞为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中权大将军，军师将军、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号翊前将军、侍中，翊右将军、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号安前将

军，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号征南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进号安南将军。以侍中、中书监、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甲戌，设无母大会于太极前殿。

三月辛亥，诏曰：“躬推为劝，义显前经，力农见赏，事昭往诒。斯乃国储是资，民命攸属，丰俭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赋自古，输藁惟旧，沃饶贵于千金，硖确至于三易，腴瘠既异，盈缩不同。诈伪日兴，簿书岁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实峻刑，闻诸东汉。老农惧于祗应，俗吏因以侮文。耒耨成群，游手为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阳和在节，膏泽润下，宜展春耕，以望秋坻。其有新辟腴畝，进垦蒿莱，广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业久废，咸许占作，公田荒纵，亦随肆勤。倘良守教耕，淳民载酒，有兹督课，议以赏擢。外可为格班下，称朕意焉。”癸亥，诏曰：“夫体国经野，长世字氓，虽因革倘殊，驰张或异，至于旁求俊乂，爰逮侧微，用适和羹，是隆大夏，上智中主，咸由此术。朕以寡薄，嗣膺景祚，虽哀疚在躬，情虑慙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务殷，无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济，思所以登显髦彦，式备周行。但空劳宵梦，屡勤史卜，五就莫来，八能不至。是用中旦凝虑，景夜损怀，岂以食玉炊桂，无因自达？将怀宝迷邦，惑思独善？应内外众官九品正上，可各荐一人，以会汇征之旨。且取备实难，举长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实。其有负能仗气，揜压当时，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诚难，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赍铜施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便当随彼方圆，飭之矩矱。”又诏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虽德称汪涉，明能普烛，犹复纤己乞言，降情访道，高咨岳牧，下听舆台，故能政若神明，事无悔吝。朕纂承丕绪，思隆大业，常惧九重己遽，四聪未广，欲听昌言，不疲瘳足，若逢廷折，无惮批鳞。而口柔之辞，倘闻于在位，腹诽之意，或隐于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缉熙帝载者也。内外卿士文武众司，若有智周政术，心练治体，救民俗之疾苦，辨禁网之疏密者，各进忠说，无所隐讳。朕将虚己听受，择善而行，庶深鉴物情，匡我王度。”己巳，以侍中、尚书左仆射，新除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中护军章大宝为丰

州刺史。

夏四月景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已下贵帛各有差。庚子，诏曰：朕临御区宇，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得，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妖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缘禁绝。”癸卯，诏曰：“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首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遂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

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孙瑒为中护军。

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师至于荆州。

八月癸未夜，天有声如风水相击。乙酉夜亦如之。景戌，以使持节、都督缘江诸军事、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

九月丙午，设无母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东北有声如虫飞，渐移西北。乙卯，太白昼见。景寅，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诏曰：“朕以寡薄，嗣守鸿基，哀兢切虑，疹恙缠织，训俗少方，临下靡算，惧甚践冰，栗同馭朽。而四气易流，三光遥至，纓绂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节序疑旧，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对轩闕而哽心，顾宸筵而慄气。思所以仰遵遗构，俯励薄躬，陶铸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宽简，取叶阳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新除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宣惠将军、丹阳尹晋熙王叔文为扬州刺史，镇

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安左将军鲁广达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

二月丁丑，以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荣献驯象。己丑，以前轻车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江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

九月丁巳，天东南有声如虫飞。

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戊戌，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十二月景辰，头和国遣使献方物。司空长沙王叔坚有罪免。戊午夜，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青黄色，隆隆若雷声。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风俗。平南将军、豫州刺史鲁广达进号安南将军。癸巳，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以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为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轻车将军、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信威将军、湘州刺史，仁威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为江州刺史，信武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秋七月戊辰，以长沙王叔坚为侍中、镇左将军。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各赐一级，鰥寡癯老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

九月癸未，太白昼见。

冬十月己酉，诏曰：“耕凿自足，乃曰淳风，贡赋之兴，其来尚矣。盖《由庚》极务，不获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奸盗多有，俗尚浇诈，政鲜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订初下，使强荫兼出，如闻贫富均起，单弱重弊，斯岂拯穷扇轔之意欤？是乃下吏箕敛之苛

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订稍调逋未入者，并悉原除。在事百僚，辩断庶务，必去取平允，无得便公害民，为己声绩，妨紊政道。”

十一月景寅，大赦天下。壬申，盘盘国遣使献方物。戊寅，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庚午，以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荊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守吏部尚书、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

三月辛酉，前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

夏四月庚戌，丰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传首京师。

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见。己酉，以左民尚书谢偁为吏部尚书。

九月甲戌，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卒。

冬十月己丑，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十一月己未，诏曰：“宣尼诞膺上哲，体资至圣，祖述宪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乐正《雅》《颂》之典，与日月而偕明，垂后昆之训范，开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灵寝忘处，鞠成茂草，三十余年，敬仰如在，永惟恻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断琴故履，零落不追，阅笥开书，无因循复。外可详之礼典，改筑旧庙，蕙房桂栋，咸使惟新，芳繁洁潦，以时飨奠。”辛巳，舆驾幸长干寺，大赦天下。

十二月丙戌，太白昼见。辛卯，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戌，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宴王公卿士。癸卯，高丽国遣使献方物。是岁，萧岿死，子琮代立。

四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无，举以淹滞，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鸿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蹇谔，采其谋计。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佇

于启沃。”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卫将军，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进号骠骑大将军，镇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进号中军大将军，安南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镇右将军，翊右将军宜都王叔明进号安右将军。

二月景戌，以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为特进。景申，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炎庄为会稽王。

秋九月甲午，舆驾幸玄武湖，肆舳舻阅武，宴群臣赋诗。戊戌，以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为东扬州刺史，智武将军岳阳王叔慎为丹阳尹。丁未，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冬十月癸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朓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己卯，诏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资，百王不改。而世无抵角，时鲜犯鳞，渭桥惊马，弗闻廷争，桃林逸牛，未见其旨。虽剽悍轻侮，理从钳钐，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惭则哲，求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属寤寐以轸怀，负黼辰而于邑。复兹合璧轮缺，连珠纬舛，黄钟献吕，和气始萌，玄英告中，履长在御，因时宥过，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祯明元年春正月景子，以安前将军衡阳王伯信进号镇前将军，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卢陵王伯仁为特进，智武将军、丹阳尹岳阳王叔慎为湘州刺史，仁武将军义阳王叔达为丹阳尹。戊寅，诏曰：“柏皇、大庭、鼓淳和于曩日，姬王、嬴后，被浇风于末载，刑书已铸，善化匪融，礼义既乖，奸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华竞扇者欤？朕居中御物，纳隍在眷，频恢天网，屡绝三边，元元黔庶，终罹五辟。盖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当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万国朝辰，灵芝献于始阳，膏露凝于聿岁，从春施令，仰乾布德，思与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镇前将军衡阳王伯信为镇南将军、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以特进，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中卫将军，中书令建安王叔卿为中书监。丁卯，诏至德元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并原之。

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见。丁未，以车骑将军萧摩诃为骠骑将军。

九月乙亥，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骠骑大将军。庚寅，萧琮所署尚书令、太傅安平王萧岩，中军将军、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玕，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陈纪请降。辛卯，岩等率文武男女十万余口济江。甲午，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乙亥，割扬州吴郡置吴州，割钱塘县为郡，属焉。景子，以萧岩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玕为安东将军、吴州刺史。丁亥，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十二月景辰，以前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前中卫将军晋安王伯恭为中为将军、右光禄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恂为钱塘王。是月，遣散骑常侍周罗睺帅兵屯峡口。

夏四戊申，有群鼠无数，自蔡洲岸入石头渡淮，至于青塘两岸，数日死，隋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书蔡徵为吏部尚书。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壬午，以安前将军卢陵王伯仁为特进。甲午，东冶铸铁，有物赤色如数斗，自天坠熔所，有声隆隆如雷，铁飞出墙外烧民家。

六月戊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庚子，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立军师将军、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皇太子。辛丑，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进号镇南将军；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进号安北将军；会稽王庄为翊前将军、扬州刺史；宣惠将军、尚书令江总进号中权将军；云麾将军、太子詹事袁宪为尚书仆射；尚书仆射谢朓为特进；宁远将军、新除吏部尚书蔡徵进号安右将军。甲辰，以安右将军鲁广达为中领军。丁巳，大风至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淮渚暴溢，漂没舟乘。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为吴郡王。辛丑，以度支尚书、领大著作姚察为吏部尚书。己酉，舆驾幸莫府山，大校猎。

十一月丁卯，诏曰：“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去杀，仁人之所

用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末，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轸哀矜，可克日于大政殿讯狱。”壬申，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为征西将军、郢州刺史，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军师将军南海王虔为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景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是月，隋遣晋王广众军来伐，自巴、蜀、沔、汉下流至广陵，数十道俱入，缘江镇戍，相继奏闻。时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机密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雾气四塞。是月，隋总管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济京口，总管韩擒虎趋横江，济采石，自南道将会弼军。景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内外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奉文奏将兵镇南豫州。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败还。至是隋军南北道并进。后主遣骠骑大将军、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闾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镇东大将军任忠自吴兴入赴，仍屯朱雀门。辛巳，贺若弼进拒钟山，顿白土冈之东南。甲申，后主遣众军与弼合战，众军败绩。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散兵力战，不能拒。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是时，韩擒虎率众自新林至于石子冈，任忠出降于擒虎，仍引擒虎经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而入。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姚察、度支尚书袁叔、前度支尚书王瑗、侍中王宽居省中。后主闻兵至，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袁宪侍侧，若谏不从，后阁舍人夏侯公韵又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焉。及夜，为隋军所执。景戌，晋王广入据京城。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邺，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

高祖拔起垄亩，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奋英奇之略，弭节南海，职思静乱。援旗北迈，义在勤王，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天网绝而复续，国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旧物。魏王之延汉鼎祚，宋武之反晋乘舆，懋绩鸿勋，无以尚也。于时内难未弭，外邻勍敌。王琳作梗于上流，周、齐摇荡于江、汉，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图，遽移天历，虽皇灵有著，何其速也？然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讎，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决机百胜，成此三分，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矣。

世祖天资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首，强邻震慑。虽忠厚之化未能及远，恭俭之风足以垂训，若不尚明察，则守文之良主也。

临川年长于成王，过微于太甲。宣帝有周公之亲，无伊尹之志，明辟不复，桐宫遂往，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极，民归其厚。惠以使下，宽以容众。智勇争奋，师出有名，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劳，将骄卒堕，帑藏空竭，折衽师徒，于是秦人方强，遂窥兵于江上矣。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乎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宽大得人，终以骄侈致败，文、武之业，坠于兹矣。

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穡艰难。初惧阝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谖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邈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终盖寡，其故何哉？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

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俗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速，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历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译文】

陈后主，名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是陈宣帝高宗的嫡长子。陈叔宝在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日出生于江陵。第二年江陵陷落，高宗迁移到关右，将后主留在穰城。到天嘉三年，接叔宝回京城建康，并且立他为安城王太子。天康元年，任命叔宝担任宁远将军，并且替他设置佐史。光大二年，又授为太子中庶子，不久以后升为侍中，其他官职仍然保留。到太建元年正月甲午日，父亲陈项登基称帝，叔宝被立为皇太子。

太建十四年正月甲寅日，陈高宗去世。乙卯日，高宗次子始兴郡王叔陵反叛，被处死。丁巳日，太子叔宝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颁布诏书说：“上天降下大祸，大行皇帝突然故去，全国上下，没有人不悲痛至极。我怀着忧伤悲痛的心情登基即皇帝位。好象渡大江，不知依靠什么，今后就要依靠诸公辅佐我。要将先王的遗德，广泛普及到亿万百姓，使远近地方都变化革新。可大赦天下。在位的文武大臣和推荐出的孝悌力田者，他们的继承人可赐爵一级。孤老鰥寡生活无法自理者每人赏赐五斛谷，二匹帛。”癸亥日，任命侍中、翊前将军、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进称征西将军，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任忠进称镇南将军，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平西将军鲁广达进称安西将军，仁武将军、丰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乙丑日，尊封皇后为皇太后，她的宫名为弘范。丙寅日，任命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丁卯日，立弟弟叔重为始兴王，祭礼昭烈王。

己巳日，立皇妃沈氏为皇后，辛未日，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皇弟叔慎为岳阳王，皇弟叔达为义阳王，皇弟叔熊为巴山王，皇弟叔虞为武昌王。壬申日，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称中权大将军，军师将军、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称翊前将军、侍中，右将军、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称安前将军，镇前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称征南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进称安南将军。任命侍中、中书监、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傅。甲戌日，在太极殿前面举行了无算大会。

三月辛亥日。颁布诏书说：“用身体力行，作为劝导，这个道理前代的经典已经写明，努力耕种的人就受重赏，这样的事从前书中也有记载。国家的储蓄都依靠它，百姓的生命也与它休戚相关，丰收还是欠收，兴旺还是衰败，没有哪一种情况不是由它决定。旧时人们就交纳赋税，从前人们又输纳藁草，富饶的土地缴的超过十金，贫瘠的土地则一减再减，变化多端。肥沃的土地与贫瘠的土地当然有差别。它们的收成显然不相同。因此弄虚作假的风气一天天兴盛，上计簿年年变动。西汉时有稻田使者监督，东汉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农民害怕赋敛，俗吏因而歪曲法令。因此弃农不耕者成帮结伙，游手好闲者成群结队，常常讲防止害农，却总也没有能防止，确实让人叹息！如今节气适宜，风调雨顺，正是开展春耕、秋收有望的好时节。有些人开辟荒田，斩除藁草，那些新开垦的土地不用丈量，租税一律免收。私人田地长期废置的，都可以占有耕种，荒废了的公田，任由人开垦。如果有清廉贤良的官吏教人耕种，使民风敦厚，民生富裕，有这种成绩，要论功提升。此外可作为条例规定颁布下去，以适应我的心意。”癸亥日，颁诏书说：“治理国家，繁衍百姓，虽然由于情况变化不一，会有松弛紧张的不同，可是寻德高望众的贤德之人，甚至到平民百姓中搜寻，以辅助君王，调和阴阳，兴盛牟折，登基继位，虽然悲痛哀伤，神情昏乱，但是国家的重任，百姓的繁杂事务，使我无法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因此要选取有才德的人，充任朝廷官员。可是尽管昼思夜想，不断占卜，却贤臣不来，能人不到，为此我早晚劳神，昼夜忧心。难道是由于帝王难见，没有人推举？还是身怀宝玉不想贡献，而想洁身自好？朝廷内外的众官员，凡九品以上的均可举荐一人，

以符合征召贤人的旨意。何况，选取人才，求全责备很难，推荐一技之长容易，大才小才，都要讲清其实用价值，不要象南箕北斗星辰，有箕斗之名而无实际用途。或有人恃才傲物，气压当时，象班固那样著《宾戏》而自怜，象扬雄那样写《客嘲》而自慰，人生在世，得遇识才的明主确实很难，可是也应该离开幽居之处，走上光明之道，奔赴宫门外的铜驼夹路，投奔金马门而上朝廷。朝廷便应量才录用，用相应的规则约束。”又颁布诏书说：“从前明智的君主管理人民，贤圣的帝王治理国家，虽说已是恩德深广，智能遍及四方，仍要屈己去采纳谏言，四处察访了解民情，向上咨询管理各方政务的百官及封疆大吏，向下听取地位低微的平民百姓的意见。因此才能政治清明，无往而不利。我继承先王的大业，并且要让帝王大业兴盛，往往惧怕自己身居九重之深，视听不能广达四方，因此要听取好的建议，不惜足力，四处采纳。如果遇到不怕触怒帝王，在朝廷上当众辩驳的言论，要能够接受。然而对于奉承献媚的言辞，我在位时听到，官吏们口虽然不言，内心实际上不同意，那就不是治理公正光辉帝业的道理了。内外卿士文武各大臣，如果有人周密地考虑施政方针，用心地研究治国大计，可以解救百姓的疾苦，分辨禁令的宽严，望各自进忠直之言，无所隐藏忌讳。我将虚心听取，择善而行，希望能够透彻体察物理人情，辅佐帝王大业。”己巳日，任命侍中、尚书左仆射、新任的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任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中护军章大宝为丰州刺史。

夏四月丙申日，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赏赐全国继承父亲爵位者爵一级，王公以下的都按照不同等级赏给布帛。庚子日，颁布诏书说：“我登基继位，抚育百姓，正要振兴国家，富足百姓，免除繁重的杂税。奢侈腐化违背我的心意，确实应该防止。那些镂金银薄和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类，连同布帛尺幅过短过窄，轻飘不合实用的，都是劳民伤财，成为祸害。还有僧尼道士，凭借邪道歪教，不服从例律法令，及民间泛滥的祭祀、妖书等各种怪事，都应该按照条例，予以杜绝禁止。”癸卯日，颁布诏书说：“中年曾经平定了淮、泗一带，又渡过青、徐，那些地方的部族首领，都前来贡献物品表达诚意，并分别遣送来他们的亲族做人质。如今这些原有国土陷落了，又

成了异国土地，南北阻隔相距很远，亲人不能会合，揣摸到分离之苦，确实让人同情。夷狄的百姓也是我国的人民，应一视同仁，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使他们离析？应立即检查任子馆和东馆及携带保任人员在外的，一并赐给他们衣服、粮食、美酒，送他们踏上回乡之路。如果已经路远险阻，便派遣车船护卫，一定要他们安全到达。如果已经做官或有其他的打算不愿回去的，也应遵从他们的意愿。”

六月癸酉初一日，任命明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孙瑒担任护军。

秋七月辛未日，大赦天下。这个月，自京师至荆州一段的江水呈血红色。

八月癸未日夜，天空有声音象风水相击一样。乙酉日夜又出现同样的声音。丙戌日，任命以使臣身份持符节、都督缘江诸军事、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

九月丙午日，在太极殿举行了无算大会，布施车轿、衣服并舍身，大赦天下。辛亥日夜，天空东北方有响声象虫飞一样，渐渐移至西北。乙卯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现。丙寅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让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具有开府仪同三司的称号。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日，颁发诏书说：“我以寡薄的才能，登基继位，哀伤深切，悲痛缠绕，移风易俗缺乏方法，治理国家束手无策，内心惧怕，如履薄冰，如同冰朽绳驾车。而四时变化象流水，日、月、星三光流失十分迅速，朝廷官员排列阶下，金玉布帛充满官庭，品物不新，节令依旧，缅怀先帝恩德，往往追慕过去的时光，面对宫门而哭泣，顾盼殿屏几筵而伤心。想遵奉先人留下的大政方针，勉励自己，整治天下，休养百姓，宽松政治，调和阴阳。可大赦天下，改年号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任命征南将军、江州刺史、新任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英担任中卫大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称为车骑将军，宣惠将军、丹阳尹晋熙王叔文担任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祠部尚书江总担任吏部尚书。癸卯日，立皇子陈深为始安王。

二月丁丑日，任命始兴王叔重担任扬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日，交州刺史李幼荣献给朝廷驯象。己丑日，任命前轻车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担任江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担任司空。

九月丁巳日，天空东南方有声音象虫飞一样。

冬十月丁酉日，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戊戌日，侍中、安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死去。癸丑日，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十二月丙辰日，头和国派遣使臣进贡地方特产。司空长沙王叔坚因为有罪被免官。戊午日夜，天空从西北到东南裂开，其中有青黄色光，响声隆隆如同雷鸣。

至德二年春季正月丁卯日，分别派遣使臣到各省巡视民间风俗。平南将军、豫州刺史鲁广达进称安南将军。癸巳日，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日，任命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担任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轻车将军、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担任信威将军、湘州刺史，仁威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担任江州刺史，信武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担任扬州刺史，吏部尚书江总担任尚书仆射。

秋七月戊辰日，任命长沙王叔坚担任侍中、镇左将军。壬午日，太子加冕，在位的文武百官按照不同等级赏赐布帛。继承父位的孝悌力田的人分别赐爵一级，老弱病残和鳏夫寡妇生活无法自理者每人赐给五斛谷。

九月癸未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现。

冬二月己酉日，颁布诏书说：“自己耕种自己富足，可谓风俗质朴淳厚，贡奉租赋由来已久。这就是诗《由庚》所说的万物都循此道，身不由己而行。可是法令日益增加，奸诈强权的事反而不少，风俗日益浇薄虚伪，政治很少贤明。我日夜操劳，每一件处置不妥当，都为自己的罪过哭泣伤心，惭愧许多的事情都没有办好。望订租调刚刚实行的时候，使那些豪强和荫封的人都交租赋，听说贫富都起来作乱，贫弱之人受害重，这难道是救济穷困、解人寒热的用意吗？这是那些小官吏强征暴敛的结果。因此说：‘百姓不富足，君

王有哪一个又能富足。’建安十四年以来，望订租调拖欠未交者，全部免除。在职的官吏，处理事务要分析判断，秉公办理，不可以为公害民。不可以为了自己的政绩声誉，干扰治国的大政方针。”

十一月丙寅日，大赦天下。壬申日，盘盘国派使臣进贡地方特产。戊寅日，百济国派遣使臣进贡地方特产。

至德三年春正月戊午初一日，有日食出现。庚午日，让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具有开府仪同三司称号，任命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守吏部尚书，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头衔。

三月辛酉日，前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叛乱。

夏四月庚戌日，丰州义军首领陈景详将章大宝斩首，传送首级到京师。

秋八月戊子日夜，老人星出现。巳酉日，任命左民尚书谢朓担任吏部尚书。

九月甲戌日，特进、金紫色禄大夫袁敬去世。

冬十月己丑日，丹丹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

十一月己未日，颁布诏书说：“孔子是一个至贤至圣的哲人，遵奉古代的宪法典章，同天地同德，考定《雅》、《颂》音乐中深奥的道理，同日月同辉，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对百姓起了开导启迪的作用。梁代湮没了孔子，坟墓都找不到了，长满了繁茂的野草，三十多年了，缅怀思念，敬仰不已，确实令人叹息感伤。如今《雅》道光明，《由庚》所指示的途径得到承认，而断弦的琴、过去的鞋，这些令人怀念的物品，却零得没有地方可找到。看看书籍，打开书卷，都不能因循恢复。外臣可以详察记载礼仪的典籍，修建旧庙，蕙房桂栋的庙宇，全部重新修建，用芳馨洁滌这些香草，按时祭奠。”辛巳日，皇帝来到长干寺，大赦天下。

十二月丙戌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辛卯日，皇太子来到太学，讲《孝经》，戊戌日，讲完。己丑日，祭奠先师孔子，祭礼结束以后，奏金石之乐，设宴款待王公卿遣使者贡献地方特产。这一年，萧岿去世，儿子萧琚继位。

至德四年春正月甲寅日，颁布诏书说：“相传尧的时候曾设鼓在庭上，供百姓击打以便进谏，禹设倡言官以鼓励百姓进善言，向各色人等征求意见，谏

鼓长期放置堂前，询问隐逸、查阅典籍，这是治国的根本，帝王的当务之急。我寡德无才，登基继位，不知道怎样谦虚，日夜挂怀，事务众多，听闻不够广达。如今想要听取正直敢言之人的谏言，并且采纳他们所提供的计谋。王公以下的诸官吏，每个人都尽自己所知提出建议，并向那些管理仓库的人，甚至舆皂小吏征询谏言，有一技之长的人，片言只语可用的，我都将亲自听取，留意观察，恭候具有开启作用的治国的言论。”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称为镇卫将军，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进称为骠骑大将军，镇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进称为中军大将军，安南将军晋安王伯恭进称为镇右将军，翊右将军都王叔明进称为安右将军。

二月丙戌日，授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特进头衔。丙申日，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夏王丁巳日，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秋九月甲午日，皇帝来到玄武湖，检阅陈列的战舰船只，并且设宴款待群臣，即兴赋诗。戊戌日，任命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担任东扬州刺史，智武将军岳阳王叔慎担任丹阳尹。丁未日，百济国派遣使臣贡献地方特产。

冬二月癸亥日，尚书仆射江总升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朓升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己卯日，颁布诏书说：“唯独刑法才可以制止暴行，唯独品德高尚才能够干成事业，天、地、人三才是国家的凭借，任何君王无法更改。可是世界上很少人敢于顶撞君王直言劝谏，渭桥惊马，听不到在朝廷上和皇帝力争的议论，桃林放牛，看不到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虽然剽悍轻侮的人，应该受到刑法制裁，愚蠢笨拙的人，应该宽免，可是政治不贤明，官吏不睿智，想不用刑，又如何能够做到。为此我日夜忧心，背靠着绣花屏风叹息。现在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律当黄钟大吕，和气萌生，冬季正好过了一半，正是献履迎福的时候，借这个时机宽恕罪过，或许就得到大治。完全可以大赦天下。”

祯明元年春正月丙子日，安前将军衡阳王伯信进称为镇前将军，授以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庐陵王伯仁特进头衔，任命智武将军、丹阳尹岳阳王叔慎担任湘州刺史，仁武将军仪阳王叔达担任丹阳尹。戊寅日，颁布诏书说：“柏

皇与大庭皇帝，在往日使质朴敦厚的风气兴盛，而姬王、羸后，生于浮薄风俗兴盛的末世，法令仍旧铸于刑鼎，教化就行不通，礼义一经违背，奸宄祸乱就猖狂。为何那种质朴敦厚之风一去不复返，而浮华轻薄之风却日益兴盛呢？我统治这个国家，时时关心着救民于水火之中，多次试图恢复天纲，阻止幽、并、凉三州的侵扰，可是黎民百姓，最终遭受各种刑罚。这是由于才能寡薄，还是由于法令增加？为此应安慰我忧郁之心，同情我悲伤之意。现在三元各都就序，万国前来朝拜，初春献来灵芝，岁末凝成玉露，从春天开始发布命令，领先上天布施恩德，想在全国更新政治。可大赦天下，改年号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乙未日，发生了地震。癸卯日，任命镇前将军衡阳王伯信为镇南将军、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日，特进、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进称中卫将军，中书令建安王叔犯升为中书监。丁卯日，颁布诏书，命令从至德元年以来拖久望订租调未交的。全部免收。

秋八月癸卯日，出现了老人星。丁未日，任命车骑将军萧摩诃担任骠骑将军。

九月乙亥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担任骠骑大将军。庚寅日，萧琮所任命的尚书令、太傅安平王萧严，中军将军、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璉，派遣他们的都官尚书沈君公，前去向荆州刺史陈纪请求投降。辛卯日，萧严等率领文武百官，男女百姓十万多人渡江。甲午日，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乙亥日，把扬州的吴郡改设为吴州，把钱塘县改设为钱塘郡，钱塘郡归属吴州管。丙子日，任命萧严担任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璉担任安东将军、吴州刺史。丁亥日，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任司徒。

十二月丙辰日，任命前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伯山担任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前中卫将军晋安王伯恭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祯明二年春正月辛巳日，立皇子陈恮为东阳王，陈恬为钱塘王。这一月，派遣散骑常侍周罗睺率兵在峡口屯驻。

夏四月戊申日，成群的老鼠，从蔡洲江岸入石头城，又渡过淮河，到达青塘两岸，几天后死了，随着水流冲走。戊午日，任命左民尚书蔡徵担任吏部尚书。这一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色。

五月壬午日，授安前将军庐陵王伯仁特进头衔。甲午日，东冶铸铁，有物呈赤红色，如同数差别般大，从天而降，落到冶铁的地方，伴有隆隆如雷的声音，飞出墙外的铁烧着了民房。

六月戊戌日，扶南国派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庚子日，废除皇太子陈胤，改为吴兴王，立军师将军、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辛丑日，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进称镇南将军；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进称安北将军；会稽王陈庄升为翊前将军、扬州刺史；宣惠将军、尚书令江总进称中权将军；云麾将军、太子詹事袁宪升为尚书仆射；授尚书仆射谢朓特进头衔。宁远将军、新任吏部尚书蔡徵进称安右将军。甲辰日，任命安右将军鲁广达为中领军。丁巳日，刮起了大风，激起浪涛，从西北涌入石头城，淮渚泛滥成灾，吞没了舟船。

冬二月己亥日，立皇子东蕃为吴郡王。辛丑日，任命度支尚书、领大著作姚察担任吏部尚书。己酉日，皇帝到莫府山，进行大规模阅兵。

十一月丁卯日，颁布诏书说：“议论案件放宽刑罚，这是帝王树立的榜样，让凶暴的人改恶从善以废除死刑，这是仁爱之心的体现。自从画冠象刑这种宽容的刑罚停止以来，苛刻的官吏兴起，法令日益增多，使百姓手足无措。我治理国家，正当风俗浮薄的时候，法律轻重不一，政治不健康，案件有大有小，说起来我觉得很惭愧。我很关心牢狱案件。同情受刑的人，可以约定时间在大政殿审讯案件。”壬申日，任命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担任征西将军、郢州刺史，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担任南西将军、江州刺史，军师将军南海王虔担任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丙子日，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这一月，隋派遣晋王杨广率领部队前来进攻，从巴、蜀、沔、汉顺水下到广陵，几十条路一起攻来，沿江镇守部队，陆续奏报得知。这时新任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管机密，压下不报，因此没有防备。

祯明三年春季正月乙丑初一日，四处弥漫着大雾。这一日，隋总管贺若弼从北道广陵渡水到达京口，总管韩擒虎奔向横江，渡水来到采石，从南道将与贺若弼的军队汇合。丙寅日，采石守卫将领徐子建飞马奏报意外变故。丁卯日，召集公卿来商量军事。戊辰日，朝廷内外全部戒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一并升为都督，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领水师从白下出发，散骑常侍皋文奏率领军队镇守南豫州，皋文奏大败逃回。至此隋军从南北两道同时并进。后主派遣骠骑大将军、司徒豫章王叔英屯兵朝堂，萧摩诃屯兵乐游苑，樊毅屯兵耆闾寺。鲁广达屯兵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兵宝田寺。己卯日，镇东大将军任忠从吴兴奔入京城，命令仍屯兵朱雀门。辛巳日，贺若弼占领钟山，屯兵在白土冈的东南。甲申日，陈后主派遣众军与若弼作战，众军被打败。贺若弼乘胜追击到乐游苑，鲁广达仍督促散兵拼命相战，不能抵抗。贺若弼又进攻宫城，又烧北掖门。当时韩擒虎率领众人从新林到石子冈，任忠向韩擒虎投降，并为韩擒虎带路经朱雀门奔往宫城，从南掖门入宫。因此城内文武百官都仓惶出逃，唯独尚书仆射袁宪依旧留在殿内。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婉察、度支尚书袁权、前度支尚书王瑗、侍中王宽依旧留在宫内。陈后主听说敌兵已到，带着十几个宫人从后堂景阳殿逃出，想投井自尽。袁宪侍奉左右，苦苦相劝，后主不听。后阁舍人夏侯公韵又用身体遮蔽井口，后主与他们争持良久，才跳进井里，到了晚上，后主被隋军捕获。丙戌日，隋晋王杨广占领京城。

三月己巳日，后主与王公百官从建邺出发，来到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日，陈后主死在洛阳，终年五十二岁。死后追赠大将军，封为长城县公，谥号为炀，埋葬在河南洛阳邙山。

史臣侍中郎郑国公魏徵说：

陈高祖从田埂间兴起，有杰出非凡的雄姿。起初扶佐藩国时，就显示出英才奇略，驻守南海，平定了叛乱。高举旗帜向北挺进，用意在于扶佐王室。清除已获成功的侯景，拯救摇摇欲坠的梁朝，使断绝的天纲得以继续，艰难的国运转为昌盛，百神都有主，旧的典章制度不至于废除。魏武帝使汉朝国运得以延续，宋武帝让晋朝恢复，其功劳之大，也没有超过陈高祖。当时内

乱还没有平息，外邻强敌又兴起。王林在上游作梗，周、齐在江、汉制造动乱，朝廷畏首畏尾，国家若存若亡，此时如果不图谋，立即改变天命，虽然是上苍有心照顾，也确实非常迅速！而高祖志向远大，胸襟豁达，或是从对手中间录用贤士，或是从逃亡的人中提升能人，掩盖他们接受贿赂的过失，宽恕他们各为其主所犯的罪行，委任为心腹，让他们都能拼死出力，因此才能判断各种情况取得胜利，形成如今三分天下的局势，鼎足而立的雄才大略，无愧于孙权、刘备。

世祖天资聪明，神思清朗，早年遍读经书典籍，知道百姓的疾苦，打算选定法令典章，几乎达到完美政治的境地，恩德同刑法并用，平定叛乱，战胜艰难，使群凶投降归顺，使强邻震动惊惧。虽然帝主忠厚的教化无法到达边远地方，可是他恭俭的作风足以成为后人的榜样，即使算不上是明察之君，也称得上是遵守成法的良王。

临川王即位时比周成王年长，他的过错比太甲要小。宣帝有周公的和善，却没有伊尹的志向，遂使明主无法复辟，放逐却告实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高宗原来本也是在田间长起，心胸豁达开朗，登基继位，由于宽厚，民心归向。仁爱下人，宽厚百姓。具有非凡的智谋勇气，因武略闻名，扬旗布阵，如风行电扫般迅速，开辟土地千多里，因此有了淮、泗的疆土，其战胜攻取之猛，近古没有出现过。因此君主奢侈，百姓疲劳，将领骄傲，士卒堕落，钱财空竭，将士开始打败仗，因此秦人强盛起来，陈兵江上窥视等待机会。李克以为吴先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数战“数胜”。打仗多了则百姓疲惫，胜仗多了则君王骄傲，用骄傲的君主统治疲惫的人民，没有不灭亡的。确实如此！高宗开始用他的宽宏大度得人心，最后却由于骄奢淫逸导致失败，文帝、武帝的大业，毁在他手里。

后主生在深宫之中，成长在妇人的手中，虽国家在困苦之中，依旧不知耕种的艰难。初登基之时，惧怕临近危险，多次颁布一些同情百姓的诏书，而后稍微安定，又鼓动淫侈之风。宴请诸公，寄情于诗文酒色之中，亲近小人，并委任以中枢要职。谋画策略，也就没有正直忠臣参与，权力要职，无不是

些巧取豪夺的官吏充任。政治法律日益混乱，居位食禄而不理事的人充满朝廷，通宵狂饮，纵欲美色，耽误荒废朝政，国家危亡没有人怜悯，上下相欺，众叛亲离，临近危机却不醒悟，只能自己跳入井中希望苟且偷生。他以这种方法保全自己，也算等而下之了。

纵观诸位君主，登基称帝，在建国刚开始的时候，都想使他的国家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仰视五帝、俯看三王，可是有好的开头，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什么原因呢？他们都是中庸之才，心内没有长久之性，口里讲着仁义，又为嗜好与欲望而动心。仁义有利于事业可是取得它们的路途遥远，嗜好与欲望依随性情而方便身体。便利身体就难以长期脱离，道路长远就不能树立取得它的坚定志向。阿谀奉承之徒，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引导君主嗜好欲望，如同顺坡滚圆丸，顺流决堤坝。如果不是上应星宿，天生明德的圣人，谁能抛弃所喜好，而时刻为百姓挂心呢？这就是为什么成王、康王、文王、景帝千载不遇，桀、纣、幽王、厉王没有一代没有，国家社稷遭害，自己身体受辱，因此被天下人耻笑，如何能够不让人痛心！古人有言，亡国的君王，大都有才有艺，观察梁、陈及隋，这话不错。不尊崇教义的根本，偏偏崇尚浮华的诗文，助长浅薄虚假的风气，没有不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灾祸的。

59

崔彧传

——《魏书》卷九十一

【原文】

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后位冀州别驾，累迁宁远将军。性仁恕，见疾苦，好与治之。广教门生，令多教疗。其弟子清河赵约、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译文】

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名勋之，字宁国。官为大司马外兵郎。死后追赠通直郎，崔彧与他的哥哥相如一起从南朝入魏。相如因才学出众而闻名，但很早就去世。崔彧青年时曾到过青州，在那里偶遇出家和尚，向他传教《素问》九卷及《甲乙经》等医学书籍，于是擅长医术。中山王英的儿子略患病，王显等名医也没能治好他的病，崔彧采用针灸疗法，起针后病即痊愈。他初任冀州别驾，后升至宁远将军。崔彧性情仁善宽容。遇见别人被疾病困扰，都热心给予治疗。崔彧还广收门徒，传教医术，告诫他们要尽力救治病人。他的弟子如清河赵约、渤海郝文法等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医生。

崔彧的儿子名景哲，性格豪爽、直率，也以擅长医术著称。官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60

高昂传

——《北齐书》卷二十一

【原文】

高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倜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撻。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乾敖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父翼常谓人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

建义初，兄弟共举兵，既而奉旨散众，仍除通直散骑侍郎，封武城县伯，邑五百户。乾解官归，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尔朱荣闻而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送于晋阳。永安末，荣入洛，以昂自随，禁于驼牛署。既而荣死，魏庄帝即引见劳勉之。时尔朱世隆还逼宫阙，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昂既免縲绁，被甲横戈，志凌劲敌，乃与其从子长命等推锋径进，所向披靡。帝及观者莫不壮之。即除直阁将军，赐帛千疋。

昂以寇难尚繁，非一夫所济，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仍除通直常侍，加平北将军。所在义勇，竞来投赴。寻值京师不守，遂与父兄据信都起义。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潜军来袭，奄至城下，昂不暇振甲，将十余骑驰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后废帝立，除使持节、冀州刺史以终其身。仍为大都督，率众从高祖破尔朱兆于广阿。及平邺，别率所部领黎阳。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

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蹶其后，昂与蔡儒以千骑自粟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

太昌初，始之冀州。寻加侍中、开府，进爵为侯，邑七百户。兄乾被杀，乃将十余骑奔晋阳，归于高祖。及斛斯椿衅起，高祖南讨，令昂为前驱。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至于崤陕，不及而还。寻行豫州刺史，仍讨三荆诸州不附者，并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于此位，固辞不拜，转司徒公。

时高祖方有事关陇，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径趣商洛。山道峻隘，已为寇所守险，昂转斗而进，莫有当其锋者。遂攻克上洛，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将帅数十人。会窦泰失利，召昂班师。时昂为流矢所中，创甚，顾谓左右曰：“吾以身许国，死无恨矣，所可叹息者，不见季式作刺史耳。”高祖闻之，即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

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举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北豫州，与昂小有忿争，昂怒，鸣鼓会兵而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侠气凌物如此。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掌门者不纳，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责。

元象元年，进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户。与侯景等同攻独孤如愿于金墉城，周文帝率众救之。战于邙阴，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单马东出，欲趣河梁南城，门闭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时年四十八。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太师、大司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忠武。子突骑嗣，早卒。世宗复召昂诸子，亲简其第三子道谿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谿袭，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开皇中，卒于黄州刺史。

【译文】

高昂，字敖曹，高乾的三弟。幼年时，便有胆量。长大后，才能卓著，胆识力气都超过常人。龙眉豹颈，容貌堂堂、体格强壮。他的父亲高翼为他请了严厉的老师，嘱咐要严加管教，但高昂不遵守老师的教导，专门骑马到处跑。他常说男子汉应当横行天下，靠自己去争取富贵，谁能够老是端坐读书，做个老博士！高昂与兄高乾多次外出抢劫，州县的官吏对他们不敢过分追究。他们为了招聚会武艺的宾客，几乎把家财也花光了。乡里的人们见他们都害怕，没有人敢违背他们意旨。他父亲高翼常对人说：“这个儿不是灭我家族，就是光宗耀祖，不单是做个州豪。”

孝庄帝建义初年，高乾高昂兄弟一起起兵反尔朱荣，后来奉孝庄帝旨意解散了部众，高昂仍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封武城县伯，食邑五百户。高乾被解除官职回到家乡，他与高昂都在乡里，暗中收买聚集壮士。尔朱荣得知消息后很厌恶，秘密命令刺史元仲宗诱捕了高昂，送到了晋阳自己身边。永安末年，尔朱荣到洛阳时，也带着高昂，把他监禁在驼牛署。后来尔朱荣被孝庄帝杀死，孝庄帝引见高昂，慰劳勉励他。当时尔朱世隆来到洛阳，逼近宫阙，孝庄帝亲自到洛阳城北大夏门安排布置对付他。高昂既然已不再受监禁，就披甲执戈，气势震敌，与他的侄子高长命一起出击，所向披靡。孝庄帝和其他人看了都认为他们十分英勇。随即任命高昂为直阁将军，赏帛一千匹。

高昂认为敌寇的威胁还很大，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于是请求回本乡，招募士兵。即授官为通直常侍，加号平北将军。所在地区忠义勇武之士，争先恐后前来应征。不久京师洛阳被尔朱兆攻破，高昂就与父兄在信都起兵。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领军队来袭击，突然到了城下，高昂顾不上穿甲，就率领十余骑兵冲出作战，尔朱羽生退走，人情才稍安定。后废帝即位，授官为使持节、冀州刺史以终其身。他仍任为大都督，率领部众随从高欢在广阿打败尔朱兆。平定邺城后，另率部众镇守黎阳，又随高欢在韩陵讨伐尔朱兆，高昂自领本乡人的部队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欢说：“高都督统率纯是汉人的部队，恐怕不济事，现在想分配鲜卑兵千余人来掺杂，不知意

下如何？”高昂答道：“敎曹所统率的部队，练习已很久，前后战斗并不比鲜卑兵差，现在如果掺杂在一起，感情上很难融合，胜利了则争功，败退时则推卸罪责，我愿意自领汉人的军队，不烦来相掺杂。”高欢同意。当战争发生后，高欢的军队失利，稍稍后退，尔朱兆趁机进攻。高兵、韩匈奴等带五万骑兵冲在前面，斛律敦收散兵追踪在后面，高昂和蔡儁带领千骑兵从粟园冲出，横击尔朱兆军，因此尔朱兆大败。这天如果没有高昂等出击，高欢几乎丧命。

孝武帝太昌初年，开始设置冀州。不久，高昂被加官侍中、开府、进爵为侯，食邑七百户。他的哥哥高乾被孝武帝杀死后，高昂带领十余人骑马逃奔晋阳，投归高欢。后斛斯椿劝孝武帝反高欢之事暴露，高欢向南讨伐，命令高昂为前锋。孝武帝向西逃跑，高昂率五百骑兵用加倍速度追赶，到了崤、陕，没有赶上而回来了。不久代行豫州刺史，仍讨伐三荆地区不肯归附的各州，都平定了它们。孝静帝天平初年，授高昂侍中、司空公。高昂因其兄高乾死时任此位，坚辞不受，于是转官司徒公。

当时高欢正好在关陇地区有事，就任命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直接到商洛地区。山路峻险狭隘，敌寇已经占据险要地形而守卫，高昂边战斗边前进，敌人无法抵挡他。于是攻下了上洛，擒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以及将帅数十人。刚好窦泰战斗失利，高欢就召高昂回师。当时高昂被流矢射中，创伤严重，他回头对左右说：“我以身许国，死无所恨，所可叹息的是没有看到弟弟高季式当刺史呀。”高欢听说后，就立即派人骑马去启奏和任命高季式为济州刺史。

高昂回来后，重新任军司大都督，统领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在虎牢训练士兵。御史中尉刘贵当时也率领部众在北豫州，与高昂有些矛盾，高昂怒，鸣鼓聚召士兵进攻他。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调解后总算平息了这件事。高昂侠义倔强的性格就是这样。当时，鲜卑人都轻视汉族人士，只是对高昂害怕和服贴。高欢每次对三军发布命令，常讲鲜卑语，如果高昂在队伍中，就用汉语。高昂曾到相府中去，门房卫士不肯通报，高昂大怒，引弓射门卫。高欢知道后也不责备他。

孝静帝元象元年，进封高昂为京兆郡公，食邑一千户。与侯景等一同进

攻被西魏独孤如愿占领的洛阳金墉城，周文帝率领部众来救，在邙山北部发生战斗，高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高昂只身骑马向东，想去黄河河桥南岸的南城，守门者闭门不开，结果高昂被西魏军所杀害，当时年龄才四十八岁。下诏赠官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太师、大司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号为忠武。儿子高突骑继承爵位，早死。世宗高澄重新召高昂的几个儿子，亲自挑选他第三子高道豁继承爵位。北齐孝昭帝皇建初年，追封高昂为永昌王。道豁继承爵位，在后主武平末年，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北齐被北周灭亡后，道豁在北周被任官为仪同大将军。隋开皇中，在黄州刺史任上去世。

61

宋高祖本纪（刘裕）

——《南史》卷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守大岷亦无用。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宋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

【解析】

《南史》是唐朝史学家李延寿私人修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分八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南史》所记，上起自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一共一百六十九年的南朝历史。李延寿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开始编写，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稿。之后李延寿将此书进呈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任国子祭酒的令狐德棻。令狐德棻亲自加以修改，然后上奏皇帝。

《南史》一书的编著，实际上是从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李大师字君威（570～629年），世居相州（今河北省漳县西南鄆镇据）《北史·序传》所载，李大师自幼好学，遍览群书，学识广博，善写文章，对于前代的历史亦十分熟知，且李大师素有编著史书的志向。但当时他身处乱世，人生经历坎坷曲折。隋末农民大起义后期，窦建德在今河北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夏国的尚书礼部侍郎。620年，他被窦建德派到唐都长安（今西安）

作为讲和使节，后窦建德违背前言惹怒了唐高祖李渊，李大师被扣留。王世充、窦建德被平定之后，李大师受累而遭流放至西会州（今甘肃靖远），六年之后才赦归长安。李大师不愿留在京师做官，东归故里，两年之后含恨离世。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史重复互诋（南朝史书称北方为“索虏”，北朝史书称南方为“岛夷”），想仿效《吴越春秋》之体例编一部南北史书，汇集南、北八朝诸事迹。在流放期间，他已经开始搜集资料，撰写草稿。可惜的是书未竟，人先卒。

李延寿编撰《南史》和《北史》，主要是子承父业。关于李延寿本人的生平事迹，史书的记载十分有限，从《新唐书·李延寿》中可以知道，李延寿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做过太子典膳丞以及崇贤馆学士，后来因为修撰功绩转升御史台主簿并兼修国史。在唐高宗时期，因撰《太宗政典》一书而升任符玺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无法清楚李延寿的生卒年，我们只能肯定他参加修史的时间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显庆中。李延寿父亲尚在时，父子二人时常讲论，李延寿颇得父亲真传。所以父亲故去后，李延寿欲继承父志，继续编著南北朝史书。但李延寿编著《南史》《北史》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最主要的就是材料无法搜集齐全。因材料缺乏而无法下笔。贞观三年（629年），李延寿进史馆，在编辑之暇，利用史馆的条件，日夜抄录资料。贞观五年（631年），丧母丁忧在家，后入蜀作官。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他才将南朝北朝八朝正史的史料收集齐全，另外还采集了各种杂史一千多卷。李延寿家贫，雇不起人抄写，所以这么多史料，全是他自己亲自动手，昼夜集录。也是在这一年，在父亲遗下的编年体草稿的基础上，仿照《史记》的体例，李延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编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并最终在659年完成。

可以说，《南史》一书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两代，用去近二十年的功夫，参阅大量的资料，进行严格的增删修正的结晶。编成后又经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亲自润色修改，更使得《南史》成为一部质量上乘，很有价值的史书。《南史》文笔简练，行文流畅且强劲有力，已为历代史学家所公认。北宋的司马光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李延寿编写的《南史》是“近世”之“佳史”，李延寿则是继《三国志》作者陈寿之后最有史才的史学家。实际情况表

明司马光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因为自《南史》一书通行之后，阅读南朝四部正史的人越来越少了。经过大量的筛选和取舍，《南史》的篇幅比南朝四部正史少得多。但李延寿将众多繁杂的史料删烦去冗，突出了纪、传的叙事部分，读起来清楚、方便。所以很受后人欢迎。现代著名史学大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中说，《南史》虽然删节很大，但并未影响史料的削弱，卷数虽少于南北八朝正史，但读起来反觉得充实。毛泽东对《南史》的评价也很高，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但这样一部佳作在它问世之初却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取得应有的地位。因为唐朝初年，前几代的门阀观念还有不小影响，人之高低贵贱与出身、门第大有关系，李延寿一没有士家大族的家世，二是父亲还曾在唐朝的政治对手底下做过官，这种情况下，《新唐书·李延寿传》所说的时人见他年轻位卑，对他编写的《南史》、《北史》不大称道之类的偏见之语，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它也不会影响《南史》闪光之处和真正的价值所在，李延寿也不会因为受到时人不公的对待而使他作为一个优秀史学家的地位受到动摇。

李延寿所关注的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它的前代是西晋的短期统一，之后是东晋缩守南方，五胡十六国争战于北方，之后就是南北朝的对立，北朝与南朝之间亦战争不断，而在南北朝内部也是政权更迭频繁，江山每每易主。南朝在较短的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的交替，统治时间长的不到六十年，最短的只有二十三年。南朝刘宋建立后不久，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混战的局面，这个统一维持了近一百年，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557年，北周灭掉北齐，北方又重新统一。从北魏到北周这一段历史称为北朝。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南朝政权更叠的情况是这样的。420年，刘裕废掉东晋皇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帝，国号称宋。到479年，掌握刘宋禁卫军大权的萧道成废掉宋顺帝刘准，自称皇帝（齐高祖），改国号为齐，齐朝统治时间只有二十三年，到502年，同是齐皇室同宗，且在齐朝为官的雍州刺史萧衍率兵打进首都建康，杀掉东昏侯萧宝卷，不久自立为帝，建立

梁朝，萧衍做了四十八年皇帝，549年，叛军侯景打进宫城，萧衍被活活饿死。侯景被打败后，梁朝的诸王及地方豪绅为了争夺地盘和皇帝称号，展开了激烈争夺，在这过程中，曾做过南朝司里的陈霸先异军突起，（南朝制度，县下有乡，乡下有里。司里一职就是掌握一里之事）他在557年自立为帝，建立陈朝，589年，隋朝大军南下，俘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南朝时代结束。

南朝在政治上有一个很大特点，即士族衰微，寒人兴起。士族即豪家大族，它起源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选举人才为官的制度，即将人按九品等第划分，以备政府作为选拔人才和任官的依据。九品评定的标准是根据人物的封建道德、品质、才能和家世。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家世门第。这样这个制度就成了世族大地主控制选举，控制朝廷高官的一种政治特权，他们以宗族为纽带，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世族以外的地主一般称为寒门或庶族，二者之间因门第的不同，不仅政治地位不同，世族望门出身可以累世居为高官，寒人则倍受排挤；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为悬殊，不同门第之间，不许通婚，不能同坐一席。这个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南北朝已开始衰落了，他们虽然还能享有政治特权，但寒门更是掌握了实权，南朝四个开国皇帝，均出身寒门，他们当政后，所有的机要部门也都为寒门出身的地主所把握。寒人当权集团已经取代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南朝在政治上的另一个特点是皇族之间为了帝位而骨肉相残的丑剧一出接着一出，有一首民谣唱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紫，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意思说建康城里水倒流，事情违反常理；子杀父，弟杀兄之事层出不穷。宋刘裕九个儿子，得以善终的仅一人，宋文帝死在自己儿子手中，他的十九个儿子，孝武帝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明帝刘彧的十二个儿子，十之八九都死于骨肉相残。齐明帝萧鸾篡夺皇位后，大开杀戒，萧道成诸子孙大多绝后。萧鸾在杀他的叔侄之前，一定先要烧香礼拜，呜咽流泪一番才下手。宫廷之上疑云暗剑密布，皇子大臣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而公开的叛乱和平叛战争几乎是没有间歇地进行着。这种政治上的混乱，腐败，不仅危及了自身的统治，也对南朝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得在南北朝的对峙中，南朝越来越弱，北朝则越来越强，南朝最终被北方统一。

南朝历时虽短，但由于它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宦海沉浮无定。为时世造就之风云人物甚多，封建统治的残暴之处也暴露无遗，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再加上李延寿所著《南史》又是一部上乘之作，所以毛泽东很喜欢读《南史》，他曾评价说：“《南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比起《新唐书》、《旧唐书》及《明史》等史书，毛泽东在《南史》中评点，批语之处甚多，由此可略知毛泽东对《南史》的喜欢。

“守大岷亦无用”是毛泽东读《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时的批语，反映的是东晋末年，南朝刘宋的创立者刘裕北伐南燕过程中的一段历史。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据传是汉高祖刘邦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裕的曾祖刘混在永嘉之乱时迁居至丹徒的京口（江苏镇江）。但刘裕少时，其家道已经相当败落了，刘裕砍过柴，打过工，还做过小买卖，颇受生计艰难之苦。有一次他与一个叫刁逵的大户赌博，输了之后拿不出钱来，竟被刁逵当众捆在一根马桩上做为惩罚来羞辱他。后来，刘裕投奔到东晋北府军名将刘牢之部下，在军旅争伐之中开始崭露头脚。他先是帮助东晋打平了桓玄之乱，后来又经历数年镇压了孙恩、卢循的数次起义（399~411年），大大打击了东晋士族的势力，寒门出身的刘牢之、刘裕掌握了北府兵兵权；在平乱过程中，刘裕军功越来越大，官也做得越来越高，野心也越来越大。此外，刘裕还两次北伐，至使个人威望大增。到东晋末年，刘裕已成为执掌东晋朝纲的权柄人物。

409年，南燕主慕容超两次派兵南下，在淮北地区大肆掠夺，抓走了两名东晋地方官，抢了大批财物，驱赶数千居民到北方，给当地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破坏，刘裕因而上表朝廷要求北伐南燕。这年夏天，刘裕率军北上，逼近军事要地大岷（今山东省沂县北部）。这时，南燕大将公孙五楼向慕容超建议说：“东晋军队轻装前进，其目的在于速战速决，其锋正锐，我们不应与他们硬打硬拼，而应守住大岷，以逸待劳，用时间来耗尽他们的锐气。”然后公孙五楼又提出与刘裕作战的三条计策，他认为上策就是派游击部队绕道南下，斩东晋军粮道，再南北夹击，晋军必败。中策是坚壁清野，烧掉庄稼，使刘裕

军找不到资助，又“求战不得”，自然也难以支持长久。下策就是放对手入岨，正面与之交锋。但慕容超拒不接受这个建议，他自认为江山稳固，兵多粮足，“铁骑万群”，即使放刘裕过岨，一旦打起仗来，刘裕也绝非他的骑兵的对手。刘裕也断定慕容超肯定不守大岨，认为慕容超绝无什么深谋远虑。事情发展果如刘裕所料，慕容超十分轻敌，大岨根本没有设防，使得刘裕大军长驱过岨，过岨之后刘裕以手指天说：“我们的大事成功了。”在后来的战事中，慕容超一败涂地，逃回都城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向刘裕投降，刘裕不许。最后广固城破，慕容超及王公以下三千余人被斩杀。不听劝言的慕容超亦落得国亡身死的下场。

在毛泽东看来，“守大岨”不过是一时的战术，如果慕容超采纳了公孙五楼的建议，或许还能抵挡一时，但不会影响战争的最后结局。战争的胜负不在一时一地的较量，而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读此书是解放以后的事，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臻于完美。这大都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论述，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论述及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论述等等，都极为精确地揭示了战争的规律。而从刘裕及慕容超双方各方面的比较来看，刘裕最终胜利是必然的。慕容氏统治集团为鲜卑族南下中原建立的政权，对治下各族人民统治十分残暴，政治统治十分腐败，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南燕政权全凭武力维持，一个政权如果已到了这个地步，其败亡之期也就不远了，广大人民虽身处北方，心却向往南方的汉族政权。再加上慕容超狂傲自大却又目光短浅，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战略上轻敌，在战术上部署错误。其败之在所难免。相反刘裕这一面，刘裕治军严明，当他还在刘牢之部下时，刘牢之手下其他军官，抢掠财物，军纪败坏，惟刘裕约束部属，军队纪律严明，才能得到老百姓支持，军队也才有战斗力，当刘裕军北伐时，得到了当地人民很大的支持，史称：“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以助刘裕攻打广固。再则刘裕善于听取部下正确意见，刘穆之是刘裕的谋主，刘裕有事经常与他商议，谋定后而战。所以刘裕的军队帅官之间十分团结，正

确的意见能被吸收，军队战斗力强又得人民支持，取胜是必然的。所以毛泽东批语“守大岷亦无用”也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宋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晋东安太守。皇考翹，字显宗，郡功曹。帝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尽明，是夕甘露降于蓂树。及长，雄杰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奉继母以孝闻。

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及贵，龙形更大。

帝素贫，时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谧独深敬焉。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逵执，谧密以己钱代偿，由是得释。后伐荻新州，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覘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反。又经客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创，积年不愈，沙门有一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创一傅而愈。宝其余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创，傅之并验。

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晋隆安三年十一月，袄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朝廷遣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帝参府军事，命与数十人覘贼，遇贼众数千，帝便与战，所将人多死，而帝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帝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遂平山阴，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复入会稽，杀谢琰。十一月，牢之复东征，使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战陷阵，贼乃退还浹口。时东伐诸将，士卒暴掠，百姓皆

苦之，惟帝独无所犯。

五年春，恩频攻句章，帝屡破之，恩复入海。三月，恩北出海盐，帝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少，帝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连胜，帝深虑众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乃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进向沪渎，帝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为前驱，帝以吴人不习战，命之在后，不从。是夜帝多设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战，伏发，贼退，嗣之追奔陷没。帝且退且战，麾下死伤将尽，乃至向处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贼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与俱至，奔击大破之。恩至建邺，知朝廷有备，遂走郁洲。八月，晋帝以帝为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郁洲及海盐，频破之。恩自是饥谨，奔临海。

元兴元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骠骑将军司马元显遣牢之拒之，帝又参其军事。玄至，帝请击之，牢之不许，乃遣子敬宣诣玄请和。帝与东海何无忌并固谏，不从。玄克建邺，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惧，招帝于广陵举兵，帝曰：“人情去矣，广陵亦岂可得之？”牢之竟缢于新洲。何无忌谓帝曰：“我将何之？”帝曰：“可随我还京口。玄必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玄从兄修以抚军将军镇丹徒，以帝为中兵参军。孙恩自败后，惧见获，乃投水死于临海，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玄复遣帝东征。

二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内史。

十二月，桓玄篡位，迁晋帝于寻阳。桓修入朝，帝从至建邺，玄见帝，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每游集，赠赐甚厚。玄妻刘氏，尚书令耽之女也，聪明有智鉴，尝见帝，因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必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待关、陇平定，然后议之。”

修寻还京口，帝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计，及弟道规、沛国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人、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修弟弘为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弘中兵参军，昶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谋共袭弘。长

人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谋据历阳相应，元德、厚之谋于建邺攻玄，克期齐发。

三年二月乙卯，帝托游猎，与无忌、咏之、凭之、毅从弟藩，凭之从子韶、祗、隆、道济，昶族弟怀玉等，集义徒凡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丙辰，候城门开，无忌等义徒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众驰入齐叫，吏士惊散，即斩修以徇。帝哭之甚恻，厚加敛恤。昶劝弘其日出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

义军初克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帝登城谓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逆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诸君非大晋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帝命诛弘等。

毅兄迈先在建邺，事未发数日，帝遣同谋周安穆报之，使为内应。迈甚惧，安穆虑事发，驰归。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封迈为重安侯，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诛元德、扈兴、厚之等。乃遣顿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

先是，帝遣游击将军何澹之，左右见帝光曜满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为意，至是，闻义兵起，甚惧。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搏菹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时众推帝为盟主，以孟昶为长史，总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余人。军次竹里，檄都下曰：

夫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圣明。自我大晋，屡遭阳九，隆安以来，皇家多故，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实繁，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庙毁坠，虽夏后之离浞、豷，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兹，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载，弥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板

筑，室家分析，父子乖离，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标梅》有顷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

是故夕寐宵兴，搜奖忠烈，潜构崎岖，过于履虎，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参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俟奋，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人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曠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契，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裕辞不获命，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节，剪馘逆逆，荡清京华。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眉猾竖，无由自效，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颠之运，接势于已替之机，丹诚未宣，感慨愤激。望霄汉以永怀，眄山川以增伫，投檄之日，神驰贼庭。

三月戊午，遇皇甫之于江乘，帝躬执长刀，大呼，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遇皇甫敷，檀凭之战败，死之，众退，帝进战弥厉，又斩敷首。初，帝建大谋，有工相者相帝与无忌等近当大贵，惟云凭之无相。至是，凭之战死，帝知其事必捷。

玄闻敷等没，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己未，义军进至覆舟东，张疑兵，以油帛冠诸树，布满山谷。帝先驰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因风纵火，火焰张天，谦等大败。玄始虽遣军，而走意已决，别遣领军殷仲文具舟石头，闻谦败，轻船南逸。

庚申，帝镇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于太庙。遣诸将追玄，命尚书王琨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

帝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帝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

初，晋陵人韦叟善相术，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叟曰：“当得边州刺史。”退而私于帝曰：“君相贵不可言。”帝笑曰：“若中，当相用为司马。”至是，叟诣帝曰：“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于是用焉。

时诸葛长人失期，为刁逵执送，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为具乘舆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绥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甚陵帝，至是，及其父尚书左仆射愉有自疑志，并及诛。

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惟桓玄一祖后不免。桓玄之篡，王谧佐命，手解安帝玺绶。及义旗建，众谓谧宜诛，惟帝素德谧，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绶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湛谓谧曰：“王驹无罪而诛，此是翦除胜己，兄既桓氏党附，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奔曲阿。帝笺白大将军迎还，复其位。

玄挟天子走江陵，又浮江东下，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遇于峥嵘洲，众军大破之。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建邺。玄复挟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

初，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祐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州，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至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射之，益州督护冯迁斩玄，传首建邺。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招集逆党，袭江陵城，腾之、康产皆被杀。桓谦先匿沮川，亦聚众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刘毅、何无忌进及桓振战，败绩于灵溪。

十月，帝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午，晋帝至自江陵。庚子，诏进帝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帝固让，旋镇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领兖州刺史。

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

二年三月，进帝督交、广二州。十月，论匡复勋，封帝豫章郡公，邑万户，赐绢三万疋。其余封赏各有差。

三年十二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薨。

四年正月，征帝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帝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譙纵，无功而还。九月，帝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十月，乃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五年二月，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军进琅邪，所过筑城留守。

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岨，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岨，军无所资，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穀，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岨，吾何患焉。”及入岨，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

六月，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宁王贺剌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楼急据之。比至，为龙骧将军孟龙符所保，五楼乃退。

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车张幟，御者执稍，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陷其阵。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豹尾、辇等，送于都。丙子，克广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设长围以守之，馆穀于青土，停江、淮转输。

七月，超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自长安反，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纲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及至，升诸楼车以示之，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获，纲反见虏，乃求称藩，割大岨为界，献马千匹，不听。

时姚兴遣使，声言将涉淮左，帝谓曰：“尔报姚兴，我定青州，将过函谷，

房能自送，今其时矣。”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敌，容能怒彼。若鲜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机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声，是自强也。”

十月，张纲修攻具成，设飞楼县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无所用之。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余人来援，帝夜潜遣军会之。明旦，恢众五千，方道而进，每晋使将到，辄复如之。

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踰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杀其王公以下，纳生口万余，马二千匹。

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克京都，刘公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是月，寇南康、卢陵、豫章诸郡，郡守皆奔走。时帝将镇邳，进兵河、洛，及征使至，即日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道覆战，败死于豫章，内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帝次山阳，闻败，卷甲与数十人造江上征问，知贼尚未至。

四月癸未，帝至都。刘毅自表南征，帝以贼新捷锋锐，须严军偕进，使刘藩止之，毅不从。五月壬午，卢循败毅于桑落洲。及审帝凯入，相视失色，欲还寻阳，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请乘胜遂下，争之旬日，乃从。

于时北师始还，伤痍未复，战士才数千，贼众十余万，舳舻亘千里。孟昶、诸葛长人惧，欲拥天子过江，帝曰：“今兵士虽少，犹足一战，若其克济，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复能草间求活，吾计决矣。”初，帝征慕容超，惟孟昶劝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药而死。

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帝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戊午，帝移镇石头。乙丑，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洲以待军溃。帝登石头以望，见之，悦。庚辰，贼设伏于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刘毅、诸葛长人北拒焉，留参军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战。帝既北，贼焚查浦而至张侯桥，赤特与战，大败，贼进屯丹阳郡。帝驰还石头，斩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阵于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将还归寻阳，帝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

使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祆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倾其巢窟也。”

十月，帝率舟师南伐，使刘毅监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之，道覆走还湓口。十一月，孙处至番禺，克其城，卢循父嘏奔始兴，处抚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军次大雷。庚辰，贼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悉力栅左里。丙申，大军次左里，将战，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众咸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胜必矣。”攻其栅，循单舸走，众皆降。师旋，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归，改授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本官并如故。固辞。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上膊赠，尸丧未反者，遣主帅迎接，致还本土。

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处所破，收余众南走。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

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帝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晋帝又申前诏，帝固辞。于是改授太尉、中书监，乃受命，奉送黄钺。

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旧例，策试之。

荆州刺史刘道规疾患，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刘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与帝俱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足相抗，虽权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及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请僧施为南蛮校尉。帝知毅终为异端，心密图之。毅至西，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帝伪许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谢混，并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

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建邺，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克之，穀及党与皆伏诛。

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十郡为湘州，帝仍进督焉。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使伐蜀。晋帝进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诸葛长人贪淫骄横，帝每优容之。刘穀既诛，长人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帝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人亦骤出。既而帝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人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凡平生言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人甚悦。帝已密命左右丁旼自幔后出，于坐拉焉，死于床侧。与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人。旼骁勇有力，时人语曰，“勿跋扈，付丁旼。”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

以帝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帝固让太傅、扬州牧及班剑，奉还黄钺。

七月，朱龄石平蜀，斩譙纵，传首建邺。

九月，晋帝以帝平齐、定卢循功，封帝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并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百僚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余固辞。

十年，息人简役，筑东府城，起府舍。

帝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轻侠，帝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帝书陈谢。

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率众西讨。复假黄钺，领荆州刺史。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陈，并罪状帝。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才，帝未至江陵，密书招之。延之报书曰：“承亲率戎马，远履西偏，阖境士庶，莫不惶骇。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叹息。

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譙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太过而当默邪！来示云，‘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者矣。”刘藩死于阖闾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论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阊外无自信诸侯，以为得算，良所耻也。吾虽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帝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

三月，军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且虑不为帝容，常为譏曰：“鱼登日，辅帝室。”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于江陵。帝济江，休之众溃，与轨等奔襄阳，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南蛮，遇四废日，佐史郑鲜之等白迁日，不许。下书开宽大之恩。

四月，进军襄阳，休之等奔姚兴。晋帝复申前令，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八月甲子，帝至自江陵，奉还黄钺，固辞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余受命。

十二年正月，晋帝诏帝依旧辟士，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帝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于是罢平北府，以并大府。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

初，帝平齐，仍有定关、洛意，遇卢循侵逼，故寝。及荆、雍平，乃谋外略。会姚兴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四月乙丑，帝表伐关、洛，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帝欲以义声怀远，奉琅邪王北伐。五月，庐江霍山崩，获六钟，献之天子。癸巳，加领北雍州刺史，前后部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八月丁巳，率大众进发，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九月，帝至彭城，加领北徐州刺史。十月，众军至洛，围金墉，降之。修复晋五陵，置守卫。

十二月壬申，晋帝加帝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綬绶，位在诸侯王上。策曰：

朕以寡昧，仰鑽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饗，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浦，则我祖宗之烈，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巨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攸赖。

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蹶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陵虹蜺，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长骛，薄伐崢嶸，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黎元，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介恃遐阻，仍为边害，公搜乘秣马，复入远疆，冲櫓四临，万雉俱溃，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袄凶，伺隙五岭，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国议迁都之规，家献徙卜之计，公乘轅南济，义形于色，运奇摠略，英谋不世，狡寇穷衄，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旂江渍，偏旅浮海，指日遥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鸟散鱼溃，元凶远窜，传首万里。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衅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奸暴，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罪人斯得，荆、衡宁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帅，授以良图，陵波凭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钻，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踰风电，回旆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此又之公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倾荡，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氓有《匪风》之思，公远齐阿衡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兗、许、郑风靡，肇洛载清，百年榛秽，一朝扫涤。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谲冠古，电击强祚，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苞桑。躅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区宇。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

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赐，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饰，朕甚憐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任，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刺史为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用锡公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繁实殷，稼穡惟阜，是用锡公宽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讎，涤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龙驤风矫，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兹弓十、兹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祀，忠肃之志，仪刑四方，

是用锡公秬鬯一亩，圭瓚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祇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

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即随大使奉迎。

枹罕虏乞伏炽盘遣使谒帝，求效力讨姚泓，拜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陈留城，经张良庙，下令以时修饰栋宇致荐焉。晋帝追赠帝祖为太常，父为特进、左光禄大夫，让不受。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军次潼关。三月庚辰，帝率大军入河。五月，帝至洛阳，谒晋王陵。七月，至陕，龙骧将军王镇恶舟师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军于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禽姚泓。始义熙九年，岁、镇、荧惑、太白聚东井，至是而关中平。九月，帝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帝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之都；其余珍宝珠玉，悉以班赐将帅。迁姚宗于江南，送泓斩于建康市。谒汉长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

十月，晋帝诏进宋公爵为王，加十郡益宋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帝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十四年正月壬戌，帝至彭城，解严息甲。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帝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固让进爵。时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有异声如雷，俄顷岸崩，有铜钟十二，出自潜壤。巩县人宗曜于其田所获嘉禾，九穗同茎，帝以献，晋帝以归于我。帝冲让，乃止。

六月丁亥，受相国宋公允锡之命，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诏崇豫章太夫人为宋公太妃，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相国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诸将杀安西长史王修，关中乱。十月，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义真还，为赫连勃勃所追，大败，仅以身免，诸将帅及龄石并没。

十二月，晋安帝崩，大司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晋帝诏征帝入辅，又申前令，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郡，增宋国。七月，乃受命。赦国内五岁刑以下，迁都寿阳。九月，解扬州。十二月，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旒头云罕，乐僖八佾，设钟虞宫县。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二年正月，帝表让殊礼。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帝献之晋帝，让不受，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四月，诏遣敦劝，兼征帝入辅。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晋帝禅位于宋。有司草诏既成，请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

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悠哉邈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祿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获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序彝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于兹。自是厥后，历代弥劭。汉既嗣德于放勋，魏亦方轨于重华，谅以协谋乎人鬼，而以百姓为心者也。

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翦商兆祸，非惟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废，有自来矣。惟王体上圣之姿，包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乃者，社稷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芜梗，又济而复之。自负固不宾，干纪放命，肆逆滔天，窃据万里，靡不润之以风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岂伊博施于人，济斯黔庶，固已义洽四海，道盛八荒者矣。至于上天垂象，四灵效征，图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人颂乎野，亿兆抃踊，倾佇惟新。自非百姓乐推，天

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祇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其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于无穷，时膺休祐，以答三灵之眷望。

又遣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谢澹，兼太尉、尚书刘宣范奉玺书，归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帝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邪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应曰：“案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义熙七年，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九年，镇星、岁星、太白、荧惑聚于东井。十三年，镇星入太微。占曰：‘镇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龙四登于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让，咸穷于六。又汉光武社于南阳，汉末而其树死，刘备有蜀，乃应之而兴；及晋季年，旧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数十条。群臣又固请，乃从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晋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裕。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祀堙灭。裕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起，则播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殄，僭伪

亦灭，诚兴废有期，否终有数。至于大造晋室，拨乱济时，因藉时来，实尸其重。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协祉，岁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僉曰：“皇灵降鉴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人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祇惧若震。敬简元日，升坛受祚，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责勿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宫于故秣陵。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诏曰：“夫微禹之感，叹深后昆，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废绝，降杀之仪，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为县公，庐陵公为柴桑县公，始安公为荔浦县侯，长沙公为醴陵县侯，康乐公即降为县侯，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者，一仍本秩。”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又诏论战亡追赠及酬赏除复之科。乙亥，封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义康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贤举善，问人疾苦，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俗、未允人听者，皆具以闻。戊寅，诏增百官奉。己卯，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社以子，腊以辰。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贼餘口没在台府者，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从征关、洛，殒身不反者，贍赐其家。己丑，陈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复置五校三将官，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余在员外。戊戌，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甲辰，镇西将军李歆进号

征西大将军，平西将军乞伏炽盘进号安西大将军，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璉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置东宫冗从仆射、旅賁中郎将官。戊申，迁神主于太庙，车驾亲奉。壬子，诏改权制，率从宽简。

八月辛酉，诏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之，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戊辰，诏曰：“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陵曰永宁，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乙亥，赦见罪人。

闰月壬午，置晋帝诸陵守卫，其名贤先哲，详加洒扫。丁酉，林邑国遣使朝贡。

九月壬子，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书。

是岁，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西凉亡。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断金银涂。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以尚书仆射徐羨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己卯，禁丧事用铜钉。罢会稽郡府。

二月己丑，策试州郡秀、孝于延贤堂。倭国遣使朝贡。

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夏四月己卯，初禁淫祀，除诸房庙。其先贤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听讼于华林园。

五月己酉，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

秋七月己巳，地震。

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车驾率百僚临于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使兼太尉持节护丧事。葬以晋礼。

冬十月己亥，以凉州胡帅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十一月辛亥，葬晋恭皇帝于冲平陵，车驾率百官瞻送。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刑罚无轻重悉原之。癸丑，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

羨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

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虚、危。

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羨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祇，上不许，惟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丁未，以庐陵王义真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上疾瘳，大赦。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郡王。

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屡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又为手诏：“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留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烦临朝。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癸亥，上崩于西殿，时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价盈百金。时将北伐，以虎魄疗金创，上大悦，命碎分赐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金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制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尝著连齿木屐，好出神武门内左右逍遥，从者不过十余人。时徐羨之住西州，尝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驿追随，已

出西明门矣。诸子旦问起居，入阁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礼焉。

微时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及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文帝色惭。有近侍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土木，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何以知稼穡之艰难，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烛笼、麻绳拂，侍中袁颢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盛矣哉。

少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也。母曰张夫人，晋义熙二年，生帝于京口。时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悦。年十岁，拜豫章公世子。帝臂力绝人，善骑射，解音律。宋台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进为宋太子。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司空徐羨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戊子，太尉长沙王道怜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营室。

十二月庚戌，魏军克滑台。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辛丑，祀南郊。魏军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东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镇军大将军大且渠蒙逊、河南鲜卑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庚辰，进蒙逊骠骑大将军，封河西王。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洮河公。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兴宁陵。是月，高丽国遣使朝贡。

夏闰四月己未，魏军克虎牢。

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张夫人为皇太后。丁丑，赦五岁刑以下。

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

是岁，魏明元皇帝崩。

二年春二月己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风，天有云五色，占者以为有兵。执政使使者诛皇弟义真于新安。高丽国遣使朝贡。时帝居处所为多乖失。

夏五月乙酉，皇太后令暴帝过恶，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纂皇统。

始徐羨之、傅亮将废帝，讽王弘、檀道济求赴国计，弘等来朝，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是旦，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羨之等随后，因东掖门开，入自云龙门，盛等先戒宿卫，莫有御者。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者于帝侧，伤帝指，扶出东閤，就收玺绶。群臣拜辞送于东宫，遂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还玺绶，檀道济入守朝堂。

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载帝于金昌亭。帝有男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蹠之致殒，时年十九。

论曰：晋自社稷南迁，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帝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衅末。桓玄乘时藉运，加以先资，革命受终，人无异望。宋武地非齐、晋，众无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诛内清外，功格上下。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校之魏、晋，可谓收其实矣。然武皇将涉知命，弱嗣方育，顾有慈颜，前无严训。少帝体易染之质，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从其志，险纵非学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颠沛，非不幸也。悲哉！

【译文】

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西汉楚王刘交二十一世孙。彭城是西汉时的楚国都城，所以，刘交的后裔家于此地。晋室南迁，刘裕一族移居晋陵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的京口里，其祖父刘靖，

曾任东晋东安太守，父刘翹，字显宗，曾为郡功曹。武帝在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得满屋光亮，当晚甘露降到了墓树上。等到年长后，有英雄豪杰之气而且为人大度，身高七尺六寸，风骨出奇的伟岸，不扬小节，侍奉继母以孝闻名。

曾经游历京口竹林寺，独自卧在讲堂前，身上面有五色的龙章，众僧见了，大惊以为是白帝，武帝独自欢喜道：“上人没有瞎说。”皇家的墓地在丹徒的候山，那地方秦史称为曲阿，丹徒那地方有天子之气。当时有位叫孔恭的人，很会占卜墓地的风水，武帝曾经和他到墓地去，欺骗他说：“这块墓地怎么样？”孔恭说：“不是一般的墓地！”武帝因此更加自负，行走停下显出两条带翅膀的小龙形，在山泽中砍柴或垂钓时同伴有的也看到了。等到显贵时，龙的形状更大了。

刘裕家境贫寒，不为时人所知，只有琅邪人王谧深深地器重他。刘裕曾欠刁逵三万社钱。过了期限无法偿还，被刁逵抓去，王谧暗自代他还债，方被释放。后来在新洲伐木，见到一条大蛇长约数丈，用箭射它，蛇受了伤。第二天再到新洲，听到里面有捶臼的声音，前去观看，看到很多童子都披着青衣，在树丛中捣药。问其中原因，回答说：“我们大王被刘寄奴射伤，制药给他治病。”武帝说：“大王是神，为什么不杀了他？”答道：“刘寄奴是称王的人，不会死，不可以杀他。”武帝大声喝叱他们，都跑散了，就收下他们的药返回。又有一次出门到下邳住旅馆，遇到一个沙门对武帝说：“江北会有大乱，平定它的，就是你呀？”武帝以前得了手疮，几年未愈，沙门有一种黄药，于是留给了武帝，不久突然死去了，武帝用黄散来治他的手疮，手疮一治便愈。他把剩下的黄药和童子们的做药视作珍宝，每次碰到刀剑伤，一治马上灵验。

刘裕初八仕途，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东晋隆安三年十一月，孙恩起兵于会稽。朝廷派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前往讨伐。刘牢之任命刘裕为参军事，并命他率数十人侦探军情，遭遇数千敌兵。刘裕挥众迎战，所率部众多战死，但他仍挥举长刀，杀死杀伤多人。刘军牢之之子敬宣见刘裕久久不归，怀疑是被孙恩军围困；遂率轻骑前去寻救。不久，刘牢之、谢琰大军赶到，平定了被孙恩占领的山阴，孙恩逃入海中。

次年5月，孙恩又攻入会稽，杀了谢琰。十一月，刘牢之再次前往征剿，命刘裕镇守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刘裕每次出战，都身先士卒、奋力拼杀，使敌方退还浹口。当时前来征伐的各支人马，多欺凌百姓，掠取财物，只有刘裕所部秋毫无犯。

隆安五年春，孙恩军屡屡进攻句章，刘裕连连获胜，孙恩又退入海中。3月，孙恩军由海盐登陆，刘裕在故海盐城筑城坚守，孙恩军队每天攻城。城内兵少，刘裕就组织敢死之士出城迎击。虽然不断取胜，但他还是十分担心寡不敌众。某夜，刘裕命城上旗帜统统放下，给对方造成疲弱不堪的假象，在孙恩军有所松懈之时，开门冲击，大获全胜。孙恩见此城难下，率部向沪渎进发，刘裕弃城追赶。海盐县令鲍陋派其子鲍嗣之率当地的兵一千为先锋，刘裕认为这支队伍缺乏作战经验，令其跟随在后，鲍嗣不从，依然率军居前。当晚，刘裕设下埋伏，置备旗鼓，次日交战中。伏军大起，击退孙军，追击途中，鲍嗣全军覆没。刘裕且战且退，部下死伤殆尽，退至原设伏处，刘裕令部下解取战场上的死人衣服，故意暴露士卒不伍，懈怠可击，孙恩军怀疑此地又有埋伏，遂退去。6月，孙恩由海路进逼丹徒，刘裕日夜兼程，与孙恩军同时赶到，奋力冲击，大败孙恩，孙恩进抵建邺，看到晋朝廷已有防备，遂奔往郁州。8月，晋帝任命刘裕为下邳太守。刘裕又率军到郁州、海盐一带追击孙恩，频频获胜。从此孙恩粮草匮乏，士卒饥馑，退往临海。

元兴元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骠骑将军司马元显派刘牢之前去抵挡，刘裕又参与了他的军事。桓玄到，刘裕请求攻击他，牢之不允許，派儿子敬宣到桓玄处讲和。刘裕与东海何无忌一起坚持进谏，都没有听。桓玄攻克建邺，命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很害怕，召见刘裕在广陵举兵，刘裕说：“民心已去，广陵还能得到吗？”牢之竟然吊死在新洲。何无忌对刘裕说：“我将到哪里去！”刘裕说：“可以和我一起回京口，桓玄一定会保持做臣子的礼节，我和你一起帮他做事；如果不然，我们一起除掉他。”

桓玄跟从的哥哥桓修以抚军将军之职镇守丹徒，令刘裕为中兵参军。孙恩自从败了以后，害怕被生擒，就投水死在临海。所余部众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桓玄再次派刘裕东征。

兴元二年，卢循逃到永嘉，刘裕追上并将其击败。六月，加封裕为彭城内史。

12月，桓玄篡位，将晋帝迁往寻阳。刘裕随抚军将军桓修至建邺。朝拜桓玄。桓玄见到刘裕后对司徒王谧说：“昨见刘裕，风骨不凡，真是人中雄杰。”每次游宴，桓玄都对他大加赏赐。桓玄妻刘氏，晋尚书令刘耽之女，聪明过人，且善于鉴别人物。她见刘裕后，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眼光不凡，恐怕不会久居人下，对此应早做安排。”桓玄答道：“我正要平定中原，领兵之人，非刘裕不可，待关中、陇右都收复后，再考虑此事。”

桓修不久回到京口，刘裕假托受伤很重，不能忍受走路相跟从，和何无忌一起坐船回来，商议复兴的计划，和弟弟道规、沛国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人、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一起商议。当时桓修弟桓弘是青州刺史，镇守广陵，道规做桓弘的中兵参军，孟昶做州主簿，就命令刘毅到孟昶处计划一起袭击桓弘。长人做豫州刺史刁逵的左军府参军，商议好占领历阳接应，元德、厚之计划在建邺进攻桓玄，到开战时一齐行动。

三年2月乙卯，刘裕假装去游猎。和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刘毅的从弟刘藩、凭之的从子檀韶、檀祗、檀隆、檀道济及孟昶的族弟怀玉等，聚在一起商议的总共达二十七人，愿意跟从的有一百多人。丙辰时，候城门打开，何无忌等举事的人都穿着传旨的服装，声称传旨走在前面，聚义的众人奔入一起大叫，官吏士兵都被吓跑，立刻斩了桓修来告慰三军。刘裕哭得非常悲痛，叫人以厚礼加以敛恤。孟昶劝桓弘那天去打猎，天没亮，城门打开走出打猎的人，孟昶、道规、刘毅等率领壮士五六十人，乘开门时长驱直入，桓弘正在品粥，立刻斩了他，于是招收众军一起渡江。

义军刚攻克京城，桓修的司马刁弘率领文武佐吏前来。刘裕登上城去说：“郭江州已奉上天的旨意在寻阳造反，我们这些人一起被秘密诏令来杀掉逆党，今天贼人桓玄的头也已应当在大航被砍下来了，各位难道原来不是大晋的臣民吗？”刁弘等人相信了他的话退去，刘毅到来后，刘裕命人杀掉刁弘等人。

刘毅的哥哥刘迈原先在建邺，大事没有发生的前几天，刘裕派同谋周安穆去通知他，让他做内应。刘迈很感害怕，周安穆担心事情会暴露，便匆忙乘快马跑回。当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便下船去，想到郡上去。当晚，桓玄给刘迈写信说：“北府的民情现在都怎么样？你近日见到刘裕都说了些什么？”刘迈认为桓玄已经知道了刘裕的计划，早晨起来便告诉了他。桓玄大惊，封刘迈为重安侯，又因为没有抓住周安穆的原因杀了他，之后又杀害了辛元德、王廙兴、童厚之等。派顿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

这之前，刘裕造访游击将军何澹之，左右人等看到皇帝之光照亮整个屋子，把这告诉澹之，澹之又将其告诉了桓玄，桓玄没把它放在心上，到这时，听说义兵起来了，才感十分后悔。有人说：“刘裕等人势力很弱，您为什么要担心呢？”桓玄说：“刘裕足可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没有一石米的积蓄，搞搏菹一出手就百万钱；何无忌，刘牢之的外甥，很像他的舅舅。一起来干大事，说什么不成？”众人推举刘裕做盟主，以孟昶做长史，总领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意跟从的上千人。军队驻扎到竹里，向都下发布檄文，要讨伐桓玄，恢复晋业。

3月戊午，在江乘遇见皇甫之，裕亲自手执长刀，大喊着，立刻斩杀了皇甫之。进兵到达罗洛桥，遇见皇甫敷，檀凭之战败，被杀死，众军退回，刘裕进前与他战得更加厉害，又将皇甫敷斩首。当初，刘裕决定举义大计时，有精通相面的人相刘裕和何无忌等说近来会有大贵之事，只说檀凭之没有此相。到这时，檀凭之战死，刘裕知道自己的大事要成功。

桓玄听说皇甫敷等人死了，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兵覆舟山以西。己未，义军进攻到覆舟东，布下疑兵，用油布披到树上，布满山谷，刘裕率先奔到前面，将士们都拼死参加战斗，没有不是以一当百的，呼声震天动地，借着风势放火，烟焰满天都是，桓谦等大败而归。桓玄开始虽然派军队来，但逃跑的心意已定，另外派领军殷仲文备船只到石头城，听说桓谦败了，便驾船向南逃去。

庚申，裕镇守石头城，让百官站在留台上，在宣阳门外火烧了的桓温的

神主，又在太庙造晋的新神主。派各将追桓玄，命尚书王嘏率领百官来迎接皇驾。司徒王谧和众臣商议举荐刘裕兼领扬州，刘裕坚决推辞。就任命王谧为录尚书事，兼任扬州刺史，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

当初，晋陵人韦叟善长相面的法术，桓修叫他给刘裕相一下看他是不是应该得到州郡，韦叟说：“应当是边州刺史。”退出后私下里对刘裕说：“您的卦相非常尊贵，不能讲出来。”刘裕笑着说：“我如果实现愿望，一定任用你做司马。”到了此时，韦叟拜访刘裕说：“成王没有违背桐叶之信，您也不应当忘记让我当司马的话。现在我不敢奢望做镇军司马，愿意得到领军佐的职位。”于是任用了他。

当时诸葛长人错过了举事日期，被刁逵抓住送来，没到时桓玄已经败了。桓玄经过寻阳时，江州刺史郭昶之替他准备皇帝乘坐的车子和用具。当初，荆州刺史王绥作为江左的名门望族，又是桓玄的外甥，一向对刘裕进行冒犯。到这时，他和父亲尚书仆射王愉有点七上八下的想法，一齐被杀了。

4月17日，刘裕推武陵王遵为大将军，以晋帝名义大赦天下，桓玄一族不在赦免之列。桓玄篡位，王谧是重要的辅佐者，并曾亲手解下晋安帝的玺绶。刘裕起兵后，众人都认为应处死王谧，但刘裕平时对王谧十分敬重，因此，仍让他留居原职。与刘裕一同起兵的刘毅，曾在朝会时问王谧玺绶的下落，问得他心惊胆颤。桓玄的妹夫尚书左仆射王愉父子被处死后，王谧从弟王湛对他说：“王驹无罪被杀，显然是刘裕要剪除强于自己的人，兄长不仅强于刘裕，而且又是桓玄一党，能免一死吗？”驹为王愉小名。王谧听后十分畏惧，逃奔曲阿。刘裕写信给大将军将王谧迎回，官复原职。

桓玄离开后先是挟持晋帝到江陵，又顺江东下，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率领的晋军在峥嵘洲遭遇，各路军队将桓玄打得大败。桓玄的党羽毁仲文伺奉晋的两位皇后返回建邺。桓玄仍旧挟持晋帝返回江陵，于是来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迎接晋帝进入南郡府。在此前，益州刺史毛璩派从孙祐之和参军费恬护送他弟弟的灵柩到南郡，毛璩的侄子毛修之是桓玄所部屯骑校尉，随桓玄到南郡后，与毛祐之费恬设计，劝诱桓玄入蜀。桓玄率部

来到枚回洲时，费恬、毛祐之突然弯弓迎面而射，益州督护冯迁斩杀桓玄，将其首级送到建邺。桓玄从子桓振逃到华容的涌中一带，招集人马，攻破江陵城，守城的晋将王腾之、王康产被杀。藏隐到沮川的桓谦也收拢士兵，呼应桓振，为桓玄举行哀悼之礼，建立丧庭。桓谦率领众军官捧着玺绶到安帝处，刘毅、何无忌进见时遇到桓振和他们交战，在灵溪遭到失败。

十月，刘裕兼任青州刺史，大殿内有兵士拿着武器百余人。

义熙元年正月，刘毅等人率军至江津，击败桓谦、桓振，收复江陵。三月十三日，晋帝由江陵到达建邺，十九日，下诏擢升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刘裕坚决推辞，率部镇守丹徒。九月乙巳，晋帝令刘裕兼任兖州刺史。

卢循越海攻破广州，捕获广州刺史吴隐之，就命循为广州刺史，命他的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

2年3月，加封刘裕领交、广两州。十月，评论在晋室复中众臣的功勋，封刘裕为豫章郡公，邑万户侯，赏赐绢三万疋。其余人等加封犒赏各有不同。

3年12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去世。

义熙四年正月，晋帝召刘裕入朝辅佐，任命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如故，刘裕上表，请求解除了兖州刺史一职。这之前，刘裕派冠军将军刘敬宣征伐蜀地谯纵，无功而返。九月，刘裕以刘敬宣遭到败绩，要求降低官职，晋帝没有同意。十月，才降职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次年二月，伪燕王慕容超出兵侵扰淮北。三月，刘裕上表请求北伐，令丹阳尹孟昶监领中军留守府中。刘裕亲率大军由淮河入泗水，五月，进抵下邳，留下船只，由陆路向琅邪进发，所过之处，分兵筑城把守。

慕容超的大将公孙五楼请求阻断大岷，坚壁清野来等待敌军，慕容超没有听从。刘裕方最初计议这场战役打法时，参与商议之人认为贼军如果严守大岷，军队没有长期作战的费用，依靠什么能够返回？”刘裕说：“不是这样，鲜卑族生性好贪，没深谋远虑，已经庆幸自己的胜利了，而且喜爱粮食，一定会引我们进去，而且也会轻战，军队一旦进入大岷，我还担心什么呢？”等

到进入大岷时，刘裕用手指着天说：“我的大事完成了。”众人问其中的原因，刘裕说：“大军已经过了险地，士兵有必死之志，成熟的庄稼还在田野，军队没有匮乏的担忧，一定会胜利。”

六月，慕容超留下老的小的来守广固，让广甯王贺刺卢以及公孙五楼全力据守临朐。距城四十里有个巨蔑水的地方，慕容超告诉公孙五楼赶快占据它。等公孙五楼赶到，已经被龙骧将军孟龙符占据，公孙五楼便退了回去。

大军分四千辆车为两翼，按轨迹慢慢行进，车子张开帐子，御者手执长矛，令骑兵为流动的军队，军令严肃。等到到了临朐，贼的骑兵交叉而至，刘裕命令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冲入敌人阵中。日头已经偏西，战斗还很激烈。刘裕采用参军胡藩的计策，用偷袭的方法攻克临朐，贼兵慌忙逃跑。慕容超逃回广固，刘裕得到他的玉玺、豹尾、鞞等等，送回都城。丙子，攻克广固的大城。超据守小城，建起很长的围墙来守卫，在青州之地设立粮仓，停止了江、淮等地的运输。

七月，慕容超的尚书郎张纲到姚兴处请求援助，从长安返回，泰山太守申宣抓住把他送来。张纲很聪明，这以前，刘裕命人造攻城之具，城上人说：“你得不到张纲，能做什么。”等张纲被送到后，刘裕命人把他放在楼车的上端给他们看，城内没有不大惊失色的。慕容超求救不成，张纲反而被捉，便请求称自己为藩邦，割让大岷做为界限。献上马千匹，刘裕不允许。

当时姚兴派人来，声称要涉水过到淮水以南来战。刘裕说：“你告诉姚兴，我平定青州后，将路过函谷关，你等能自己送上门来，现在也正是时候。”录事参军刘穆之马上进言说：“这句话不足以威慑敌人，有可能会激怒对方。如果鲜卑没被攻下，西羌又来到，您将怎么对待呢？”刘裕笑着说：“这是军中机密，不是你所能想得到的。羌人如果能来相救，就不会有以前那样的话了，这是他们勉强给自己增加信心罢了。”

十月，张纲等人做的攻城的用具已经完成，设起飞楼悬梯，木幔板屋，再盖上牛皮，弓箭便没有什么用处了。刘毅派上党太守赵恢带领一千多人来援助，刘裕夜里偷偷地派军队和他们会合。第二天早晨，赵恢率领军队五千多人，在道路上并排前进，每次晋派的大将来了，就像这样做。

义熙六年二月丁亥，攻克南燕都广固，慕容超越城而逃，被迫获后，送建康斩首。并杀死他们王公以下的官员，接受俘虏万余，缴获马两千匹。

刘裕北伐之初，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卢循不听，徐道覆就到番禺劝卢循说：“今天这机会，万万不能失去。如果攻破京城，刘裕虽然回来，也无能为力。”卢循听了他的。当月，攻下南康、卢陵、豫章等郡，郡守都逃走了。当时刘裕将要驻军在下邳，进兵河中、洛河一带，使者到，马上班师回朝。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斗，失败后死在豫章，内外都十分震惊和惶恐，朝廷商议护驾北行。刘裕到山阳，听到失败消息，穿上便服和数十人到江上去打听消息，知道贼人还没有到建邺一带。

四月癸未，刘裕率军进入建邺，刘毅上表请求南讨卢循。刘裕认为卢循乘胜而来，士气高昂，晋军应当严肃军纪、齐头并进，不可孤军深入，遂派刘藩制止刘毅，刘毅不听指挥，率军南下。五月壬午，在桑落州被卢循击败，听说刘裕凯旋回朝，卢循等人相视失色，想回到寻阳，攻占江陵，占据二州来和朝廷相对抗，道覆请求乘胜进军，争执了十余天，终于听了他的意见。

当时北军刚回来，伤病还没有全愈，战士们只有数千人，而贼军有十余万人，船舶绵延几千里。孟昶、诸葛长人有些害怕，想保护皇上过江去，刘裕说：“今天士兵虽少，还是可以一战，若是战胜了，那么晋臣都免一难；如果败了，也不能在野草间苟活，我主意已定。”当初刘裕征讨慕容超时，只有孟昶劝他别去，丙辰，孟昶上表天子，说自己有罪，喝药躺着而死。

当时商议者想分兵屯守各路要塞，刘裕说：“敌人多我们人少，一分开就让人知道虚实了，一处失败，就会给三军带来士气低落，如果把大家聚到石头城，那么大家的力量就不会有分散。”戊午，刘裕移师镇守石城。乙丑，敌人大兵到，刘裕说：“敌军如果从新亭直接上来，那么就避开他们；如果回去停泊在蔡州，就成了网中之鱼。”徐道覆想从新亭烧掉去战斗，卢循好怀疑不善于决断，每次都想求得万全之策，便停在蔡洲等待军心溃散。刘裕登石头城去观望，见了很高兴。庚辰，贼兵在南岸设伏，设疑兵向白石进军。刘裕率刘毅、诸葛长人向北抵抗，留参军徐赤特来守卫查浦，严格命令他一定不要出战。刘裕北上之后，贼兵烧了查浦到张侯桥，赤特和他们交战，大败，贼

兵进驻丹阳郡。刘裕驰马回到石头城，杀了徐赤特。不穿盔甲，很久后才在南塘出阵。七月庚申，卢循从蔡洲退兵，要回到寻阳，刘裕派辅国将军王仲德等人去追。派建威将军孙处从海路进攻番禺，告诫他说：“我十二月一定攻破妖寇，你一定也要按时到达番禺，先捣毁他们的巢窟。”

十月，刘裕率水师南征，派刘毅监太尉留守府中。这个月，徐道覆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他，道覆退还到湓口。十一月，孙处到番禺，攻克城门，卢循的父亲卢嘏逃往始兴，孙处安抚当地人来镇守。十二月己卯，大军抵达大雷。庚辰，贼军沿江而下，刘裕亲自挥旗擂鼓，命众军齐心协力去进攻打他们，军队中有很多有力气的神射手，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刘裕自己在中流来督促，借风水之势，贼船都逼近了西岸，岸上的军队事先准备好火具烧他们，因此大败贼军。卢循回到寻阳，便逃向豫章，全力防御左里，丙申，大军到左里，要战时，刘裕挥动大旗，旗杆折断，旗落到水中，众人都感害怕。刘裕笑道：“当初覆舟那场战役也是这样，今天一定会胜。”率军攻打他们的防御工事，卢循坐小船逃走，余众都投降了。军队凯旋而归，晋帝派侍中黄门到行所犒赏军队。

七年正月己未，率大军归来，改封为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原来的官职照旧，刘裕坚决辞谢不受。所有的南北征伐战死者，都列到上等的赠赠范围，尸体没有回来的，派主帅去寻找，使其能回丧本土。

二月，卢循到番禺，被孙处战败，收拾残余的众人向南逃走。刘藩、孟怀玉在始兴杀了徐道覆。

自从晋中兴以来，朝纲一直很松弛紊乱，各个豪门互相兼并，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保全自己的产业。桓玄很想改变这些，却行不通。刘裕当了晋帝的辅臣后，示令诏示各种法令、规则，各路豪强肃然起敬，远近都得以禁止。到这时，会稽余姚的虞亮又藏了逃亡的上千人。刘裕斩了虞亮，免去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之职。

晋帝又重申前面的诏令，刘裕还是坚决推辞。于是改封为太尉、中书监，这才接受皇命，并送还上黄钺。

交州刺史杜惠杀了卢循的父子，用盒子装了七个首级送到京都。

这以前，各个州郡选的秀才、孝廉大多不是名副其实人，刘裕便上表申明以前关于这方面的条例，请制定政策试着来实行。

荆州刺史刘道规因病请求返京，义熙八年四月，晋廷改任道规为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刘毅为荆州刺史。刘毅素有雄才大志，他与刘裕兴复晋朝，无论是平定桓玄，还是收复广陵，自认为与刘裕之功，足以相当，因此，虽然暂居刘裕之下，但心实不平，常常恃功骄傲，自命不凡，朝中那些有声望的大臣不少人都依附于他。又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交往密切。刘毅在镇守江陵时，妄自携带在豫州的旧部下和兵力万人随任江陵。并请晋帝任命郗僧施为南蛮校尉。刘裕知道刘毅最终免不了向他发难，因此，一直寻找机会除去此人。刘毅赴任后，自称病重，上表晋帝，请以从弟兖州刺史刘藩做他的副手，刘裕表面上同意了此事。九月，刘藩至建邺朝见晋帝，刘裕遂将他和谢混一同收捕，并处死。然后，向晋帝上表（称刘毅谋反）自己要率军讨伐，并要求带上代表帝王象征的黄钺，率各路军马西征。任命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怜镇守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守府中，加封前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为建威将军，配备上充足的兵员，壬午，由建邺出发，委派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顺利攻克。刘毅及其党羽全被斩首。

十一月，刘裕到江陵，把荆州十个郡分给了湘州，刘裕仍前去督察。命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派他去伐蜀。晋帝进封刘裕为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刘裕从江陵来到。起初，诸葛长人贪淫骄横，刘裕每次都优待和宽容他。刘毅被杀后，长人对亲信说：“往年杀了彭越，今年又杀了韩信，祸患就要来了。”要谋划作乱。刘裕按时到了都城，却在外面滞留而不进城。公卿以下，几天都在新亭奉候，长人也几次出城相见。不久刘裕坐轻舟秘密到来，已经回到东府了。长人到东府前，被引到刘裕身前，命人退出和长人闲谈，所有平生没有谈到的，都和他谈了，长人很是高兴。刘裕已经秘密命令左右侍卫丁旼从幔后杀出，从坐上把他拉起，杀死在床侧，把尸体交给廷尉去处理，一并杀掉他的弟弟诸葛黎人。丁旼骁勇有力，当时人们说：

“不要太猖狂，把你交给了朕。”

这以前，山湖川泽被豪强所霸占，百姓砍柴打渔，都要交纳赋税，到此时这禁令全废止。当时住的人还没有一致，刘裕上表定下制度，于是依照地界土地来断止，只有徐州、兖州、青州三个州居住的晋陵之人不在被停止的行列。各地零散的郡县，大多合并了。

因为刘裕兼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所以刘裕坚决让出太傅、扬州牧以及班剑，并奉还了黄钺。

七月，朱龄石平定蜀地，斩了谯纵，把首级传首到京都。

九月，晋帝因为刘裕平定齐地、安定卢循的功劳，加封刘裕的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并重申前面的诏令，封刘裕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和百官敦促规劝，才接受了羽葆、鼓吹、班剑等职，其余坚决推辞。

十年，从闲着的人中选了一些作劳役来建造东府城，建起府地房舍。

刘裕因为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身居宗室的重要地位，又得到江汉人民的拥戴，疑心他有什么别的意图；而休之的儿子谯王文思在京都，又招收和聚集了一些行为不郑重的侠士，刘裕捉了他送给司马休之，让他自行作出处置。休之表示一定废掉文思，并给刘裕上书谢罪。

十一年正月，刘裕捉拿了司马休之的儿子文宝、他哥哥之子文祖，一起处死，并率军西讨。又借黄钺之威，兼任荆州刺史。命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中事。司马休之上表自我陈述，并且状告刘裕。司马休之的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之才，刘裕没到江陵时，秘密送信拉拢他。延之回信说：“承蒙您亲自率领兵马，远赴偏远的西部，全境的士庶，没有不惊慌害怕的。从您屈尊给我的信中，知道了谯王的以前的事情，增加了很多叹息，司马平西关心国事忠贞不二，待物胸怀宽广，因为你有匡复大业的行动，家国依赖您的辅佐，便以德和诚心相依托，每件事都要征求您的意见，谯王以前因为小事被弹劾，还自己上表要求降低官职，更何况因为大的过错，而应当沉默呢！来示中讲‘处怀期物，自有由来’，现在征伐别人的君主，用利益引诱人，真可谓‘处怀期物’的人。刘藩死在了阉阖之门，诸葛长人死在您的侍从之手，用

甜言秘语来骗方伯，却又用轻兵来袭击他，于是便使席上没有胸怀坦荡之人，朝廷外面没有足以自信的诸侯。您自以为实现了如意算盘，时间长了应该感到羞耻，我虽然鄙劣，曾经从君子之处学道，以平西的至高之德，宁可不愿受皇帝之命做臣子，借天下长久的丧乱，社会混乱是非难辨，我将和后汉的志士臧洪在地下一起游历。不再多说了。”刘裕看信后叹息，把它拿给将领们看说：“侍奉别人应当像他这样。”

三月，大军抵江陵。开始，雍州刺史鲁宗之常凭借自己势力作乱，考虑到不会被刘裕宽容，常常作讖说：“鱼登日，辅帝室。”和休之相勾结。到这时，就率儿子竟陵太守鲁轨相会到江陵，刘裕渡江，休之等人败去，与鲁轨等人逃到襄阳，江陵得以平定。刘裕被加封兼任南蛮校尉，要拜任时，正赶上四废之日，佐史郑鲜之等说改天再行，没有依从。下书大开宽大处理的恩惠。

四月，进军襄阳，司马休之等逃奔姚兴。晋帝重复前命，授以太傅、扬州牧，可以穿鞋佩剑上殿来，入朝不用趋身行礼，参拜不用报名姓，另加封前部羽葆、鼓吹，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四人，加封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八月甲子，刘裕自江陵回，奉还晋帝黄钺，坚决推辞做太傅、州牧，不接受前部羽葆、鼓吹的待遇，余下的都接受帝命。

十二年正月，晋帝诏拜刘裕依旧辟士，加拜兼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同时督军南秦，总共二十二个州。刘裕认为平北将军辖的文武将领太少，不应该另置府第，于是免去了平北府，来合并成为大府。三月份，加封刘裕为中外大都督。

当初，刘裕平定齐地时，仍然有平定关、洛两地之意，遇上卢循侵犯相逼，才把这个想法放下。等到荆、雍两地平定后，才计划向外扩张。在姚兴死后，新帝姚泓与诸兄弟互相残杀，关中混乱。四月乙丑，刘裕遂上表出征关、洛地区，采取严密防范措施，率军征讨北方，兼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任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为了增加北征的声势，以琅邪王的名义统军前往。五月，攻占庐江、霍山，缴获六钟，将其献给天子，登己，晋帝封刘裕加领北雍州刺史，出门前后的均设羽葆鼓吹，佩班剑的仪仗队增至四

十人。八月十二日，率大军进发，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守府中，以自己的亲信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兼监军、中军二府的军司，并入东府理事，统掌内外事务。九月，刘裕到达彭城，自己又兼领北徐州刺史。十月，大军抵洛阳，围攻金墉城，迫使守军投降。刘裕派人，修复西晋的五座祖陵，并留兵守卫。

十二月壬申，晋帝任命刘裕为相国、总领军政事务、扬州牧，划出十郡作为其封地，并特允他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綬绶。位在各诸侯王之上。刘裕发布文书说。

（策译文略）

安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等职，随大使一同前往迎接。

枹罕地的少数民族头领，乞伏熾磐派使臣拜见刘裕，请求为他效力征讨姚泓，便把他封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率水军由彭城西进，留彭城公刘义隆镇守。途经陈留城张良庙时，下令按时修饰庙宇，供奉祭品。晋帝追赐刘裕祖父为太常，父亲为特进、左光禄大夫，但刘裕不肯接受。二月，晋冠军将军檀道济所率先锋军进潼关，三月庚辰，刘裕所率大军由黄河溯水而上。五月，到达洛阳。拜谒晋朝的王座祖陵。七月，刘裕大军继续西行，来到陕县，龙骧将军王镇恶所部水军由黄河进入渭水。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在蓝田大败姚泓，王镇恶乘势攻下后秦首都长安，活捉姚泓。从义熙九年开始，岁星、镇星、荧惑星、太星聚集于井宿，到这时候关中平定下来。九月，刘裕到达长安。长安正逢丰年，府库盈溢，刘裕先将收缴的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往建康，其余珍宝珠玉，统统用来赏赐将帅。又将姚氏一族迁往江南，将姚泓送往建康市中处死，拜谒西汉长陵，在未央殿会见文武臣僚。

十月，晋帝下诏进封宋公的爵位为王位，增加十个郡来扩大宋国，并以前共二十个郡。宋国的相国、扬州牧、兼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和以前一样。刘裕也想把都城迁到长安，去经略赵国和魏国，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死了，便返回。十二月庚子，从长安发兵，派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

镇守长安，留下心腹将领来辅佐他。

十四年正月壬戌，刘裕到了彭城，整队休息。任命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兼河东太守，镇守蒲板。刘裕辞去司州，兼任徐、冀二州的刺史，坚决不同意加官进爵。当时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间有奇怪的声音像打雷，不久岸便崩溃，有十二个铜钟从深层的土里出来。巩县人宗曜的地里长出一棵十分茁壮的禾稻，它九个穗子同长在一根茎上，被认为吉瑞。刘裕把它献上去，晋帝又将它归还刘裕，刘裕假装推让，后来终于收下了。

六月丁亥，受相国宋公九锡的命令，下令大赦国内重死刑以下之人。诏命尊崇豫章太夫人为宋公太妃，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相国府的文武百官都按天朝的制度行事，又诏令宋国除了受封的十个郡之外，全部被没收。

这之前，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了安西的司马王镇恶，众将又杀了安西长史王修，关中很乱。十月，刘裕派右将军朱龄石代替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义真回来时，被赫连勃勃追杀，大败，仅个人逃了出来，各路将帅和朱龄石都被害。

十二月，晋安帝死了，大司马琅邪王继承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晋帝下旨诏刘裕入朝辅佐，又重申以前的诏令，进封刘裕公爵为王，并划给徐州的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的新蔡，兖州的北陈留，司州的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郡，增加宋国的分管范围。七月，接受诏命。大赦自己国内判刑五年以下的，迁都到寿阳。九月份，解任扬州。十二月，晋帝诏命刘裕的王冕上可以有二十串旒，创建天子的旗帜。出入的时候要命人喝道警戒，乘金根车，驾六匹马，备上五辆副车，放置旗头云罕，设八修的乐舞，建有钟虞的宫殿。同时进封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等爵命的名号，还像以前议定的。

二年正月，刘裕上表推辞特殊的礼节，竟陵郡的江边自行开裂，出现古代铜制的礼器十多枚，刘裕把它们献给皇上，晋帝推让没有接受，便把这些吉祥之物带回，藏到相府之中。四月，帝命人前来敦促规劝，要征诏刘裕进京辅佐。六月壬戌，刘裕到都城。甲寅，晋帝在禅位给刘裕位。有司起草诏书已经完成，请晋帝签发，晋帝便马上拿起笔，对左右说：“桓玄作乱的时候，

天命就已经改了，只是又重新被刘裕延长，将近二十年。今天这件事，本来就是心甘情愿的。”甲子午，派使者宣布策文说：

（策译文略）

又派使者持节、加上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谢澹，兼太尉、尚书刘宣范带着写盖有玺章的书信，归还皇帝的玺绶，接受终结之礼，像唐虞、汉魏的故事，刘裕上表陈述推让之意，晋帝已经让位回到琅邪王的府第，表示不接受刘裕的辞让。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以及宋的群臣一进上书请他即位，还没有答应。太史令骆达讲述天文的征兆说：“从晋义熙元到元熙元年，太白星被看到白天从天空经过有七次，占卜说：‘太白经过天上，人间要更换王主，改姓才能兴旺。’义熙七年，五条彩虹从东方出现，占卜说：‘五虹出现，天子要被废黜，圣人要出现。’九年，镇星、岁星、太白星，荧惑星聚集在东井，十三年，镇星进入太微座。占卜说：‘镇星守太微座，有人被立为王，有人从王位上退下。’元熙元年冬，四条黑龙登天，《易传》中讲‘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的道人释法称告诉他的弟子说：‘嵩神道，江东有位刘将军，是汉朝皇帝的后代，应当做天子，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朝从建武年到建安年末一百九十六年让位给魏，魏从黄初到咸熙末四十六年让位到晋，晋从泰始年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六年了，三代互相禅让，都是在尾数出现六的时候完成的。又有汉光武帝的社稷在南阳，汉代末年那棵树死了，到刘备有了蜀汉的时候，便应征它又活了过来，到晋末年，旧根又开始有些萌芽，到现在已经很茂盛了。”像这样的理由有数十条，再加上群臣坚持请求，便从了他们的建议。

永初元年的六月丁卯日，刘裕在南郊即皇帝位，设立坛，烧柴祭天说：

（祭文译文略）

.....

庚午，任司空刘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又下诏论及战亡将士的战功追赠财物、酬赏、授官、复官之类的事情。乙亥年，封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义康为彭城王。丁丑年，派使臣巡游四方，征访贤士推举好人，询问人间的疾苦，狱讼中不遵法纪现象、

政治刑罚任意妄为、伤风败俗之事，不能让人听到的，都详细的打听到。戊寅，颁布诏书增加百官的俸禄。己卯年，改晋的泰始纪年为永初纪年，在子时社，在辰时腊。

秋天七月丁亥，原来那些劫匪剩下的没在官府服务的人不在家中的，都让他们迁回老家。又因为市场赋税繁重，量多的就适当的减免赋税。跟他征伐关、洛一带战死没回来的，大大地封赐他们的家室，己丑日，陈留王曹虔嗣死了。辛卯日，又设置五校三将之官，把殿中将军人数增到二十人，剩下的不在名额以内。戊戌，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封号为车骑大将军。甲辰，镇西将军李歆被进封为征西大将军，平西将军乞伏熾进封为安西大将军，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璊被进封为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封为镇东大将军，设置东宫散职侍从官仆射、旅賁中郎将官。戊申，迁神主于太庙，载神主的车辆由刘裕亲自前去奉送。壬子，布诏改革临时制定的法令、措施，主要体现宽和简。

八月辛酉，诏命旧的郡县中以北朝命名的都去掉，寓所建到南方的，要听从以南为号令。戊辰，诏令说：

“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

辛未，又追谥爱妃臧氏为敬皇后，封其墓为永宁。癸酉，立自己的王太子刘义符为皇太子，乙亥，赦免那些有罪之人。

闰月壬午，给晋帝的各个陵墓设置守卫，对其中有名的贤人和先哲的坟墓，要人仔细地给打扫和清洒。丁酉，林邑国派使臣入朝纳贡。

九月壬子，东宫殿中将军改设为十人，这之外又设二十人。壬申，设都官尚书。

这一年，是北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西凉灭亡。

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丙寅，禁止在金银用涂颜色。任命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任尚书仆射徐羨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己卯，禁止丧事用铜钉钉棺。撤了会稽郡府。

二月己丑，在延贤堂召选各州郡的秀才、孝廉。倭国派人来朝贡。

三月乙丑，开始限制荆州府设置将领不得超过二千人，府吏不得超过一

万人。州里设置将领不能超过五百人，府吏不得超过五千人。兵士不在这个限制之内。

夏天四月己卯，开始禁止乱行祭祀之礼，除了各类房庙，先代圣贤因为功劳德行而立祠的，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戊申，在华林园听听理诉讼。

五月己酉，设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等官。

秋季七月己巳，发生地震。

九月己丑，零陵王（原晋帝）去世，宋史记载了这件事。皇驾率领文武百官到他的庙堂呆了三天，像魏明帝给山阳公服葬的故事一样。令兼太尉持节办置丧事，按晋朝的大礼安葬了他。

冬季十月己亥，命凉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十一月辛亥，在冲平陵安葬了晋恭皇帝，皇帝亲驾并率领百官前往瞻仰送葬。

永初三年春正月初一，诏令刑罚无论轻重都恢复原样。癸丑日，任命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羨之为司空，录尚书事，还像过去一样兼任扬州刺史。又进封江州刺史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

三月丙戌，虚、危星区有彗星出现。

三月，皇上病重，太尉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徐羨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一起入宫服侍医药。群臣请求向神祇祈祷，皇上不答应，只派侍中谢方明到宗庙中将自己的病情告诉祖宗而已。丁未日，又任命庐陵王刘义真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日，皇上病稍愈，大赦天下。

夏四月乙亥日，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郡王。

五月，刘裕病重，就召来太子，告诫他说：“檀道济虽然极有才干谋略，却没有野心，不像他的兄长檀韶那样难以驾驭。徐羨之、傅亮也不会有什么谋叛的意图。只有谢晦屡次跟随我南征北战，很能相机行事，以后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一定是他了。你可以稍稍疏远他，以会稽、江州之地来安置他。”又写了一封手诏说：“朝廷不须另建别都，宰相兼领扬州，可有披甲卫士千人，

诸大臣担任要职的，也应各备心腹，以备日后奸人叛乱，就到现有的官府军队中给他抽调。有征讨任务时，都给配备现有官府军队，凯旋而归时又各回到原来的地方。后世如有幼主，朝事都要委托宰相办理，母后不要上朝问事。百官仪仗不许入台殿门，但任要职者朝班时可许佩戴木剑。”癸亥日，刘裕在西殿驾崩，时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于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称为“武皇帝”，庙号“高祖”。

刘裕生活清简，少有特殊喜好，严肃整齐而有法度，不曾注重过珠玉舆马的佩饰，后宫也没有纨绔丝竹之音。当初，朝廷未曾备有音乐，长史殷仲文上言请求设乐，刘裕说：“我每天忙都忙不过来，而且丝竹之乐也不能舒解我的烦忧。”殷仲文奏说：“经常听听自然可以舒解烦恼。”刘裕说：“政事能够舒解我的愁闷，所以我不习丝竹之乐。”宁州曾经进献琥珀枕，光色很华丽，价值百金多。当时将要北伐，用琥珀可疗治刀箭创伤，刘裕很高兴，命人把枕击碎分给诸将。平定关中后，得到姚兴的侄女，刘裕非常宠爱她，因而朝事荒废，谢晦进谏，刘裕立即将她送出宫外。财帛都放入国库。内宫没有藏用。修建宋台时，有关部门奏请在东西两堂布设局脚床，用金涂钉，刘裕不许。只设直脚床，用铁钉。广州曾经进献细布。长八丈，刘裕讨厌其做工太过精细，劳民伤财，就吩咐有关部门弹劾太守，将布还给他，并下令禁止岭南生产这种布。

刘裕素有热病，而且身患刀箭伤，到晚年更厉害，坐卧在冰凉的物件才好受一些，后来有人进献石床，他睡在上面，以为很好，又慨叹道：“木床都花费极贵，更何况是这种石床呢？”就令将石床砸毁，订立制度：诸公主出嫁时，赔嫁物不超过二十万钱，不用锦绣金玉之物为妆奁。宫室内外都尊奉禁令，没有不节俭的现象。

刘裕生性特别俭朴平易近人，经常穿着连齿木屐，喜好在神武门内左右逍遥而行，只跟着十多人。当时徐羨之时住在西城，有一次刘裕非常想念羨之，就步行出了西掖门，羽仪络绎追随出去，他已经出了西明门了。诸王子早上来问安时，进门就脱去公服，只穿着日常用的裙帽，就像平常百姓家人一般礼仪相待。

刘裕未发达时，在丹徒种田，等到他当皇帝时，宫中存有很多耨耜之器具，都命令保藏好，以留给后人。后文帝到旧宫游幸，见到它们就询问左右，左右实言以对，文帝非常惭愧。有近侍进言说：“大舜在历山亲自耕种，伯禹亲自动手建房子，陛下如果没有见到列位贤圣的遗物，怎么能知道农家稼穡之艰难，怎么能领悟先帝的至圣的品德呢？”孝武帝大明中，刘裕昔日所居的阴室毁坏，在原处起盖玉烛殿，孝武帝与群臣一起参观，看见床头有土障，壁上挂着葛布做的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颀极力称颂刘裕的节俭的品德。孝武帝不回答，自言自语道：“种田的乡巴佬得到这种地位，已是很过分了。”所以刘裕能拥有天下，成就伟大的功业，真是伟大啊。

少帝讳义符，小名车兵，是武帝的大儿子，母亲张夫人，晋义熙二年，在洛口生下少帝，当时武帝已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及少帝出生，非常高兴。十岁时，就封他为豫章公世子。少帝臂力过人，精于骑射，通音律。宋台建成后，又封为宋世子。元熙元年，进封为宋太子。孝武帝受禅让后，立他为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驾崩，这一天少帝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制丧服三年，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62

宋太祖本纪

——《南史》卷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赵宋祖此弊法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宋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

【解析】

历史上把刘裕建立的宋朝称为刘宋，而把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称为赵宋。刘宋文帝即刘义隆，是刘裕第三子，原为宜都王，领荆州刺史。即位之后，刘义隆在刘裕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一些改革，一是派使者巡行各郡州，考察地方官政绩的好坏；二是他经常到延贤堂听案件审理，以求刑狱判定的公正；三是修复学舍，召集生徒，并亲自到国子学去考评儒生，重塑儒学的地位；四是下诏求贤，下令各地方官将有才能的人举上来；五是下令各地方官多多督课农桑，重视农业，要求“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六是在发生灾荒的地方，减免赋税，减轻人民负担。刘义隆的这些改革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安定和发展，出现了“元嘉小康”的局面。司马光称赞刘义隆是“承平之良主”。但元嘉末年，刘义隆发动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刘宋自此由盛而衰。对于刘义隆的改革及“元嘉之治”，已为公认。毛泽东所关注的是刘义隆为揽大权而采取的措施。刘义隆即位后，不愿大权

旁落，在426年正月，采纳王华等人计策，诛杀权臣徐羨之、傅亮及谢晦，将大权紧紧集中在自己手中。将领的任命及作战部署全由他一人做主，打仗的时候，将领全凭圣旨行事，而没有任何权力。这种做法自然使毛泽东联系到赵宋。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而得黄袍加身，荣登九五之后，赵匡胤深知掌握禁军兵权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所以在他已经控制了国内局势之后，就着手解除禁军重要将领的兵权。961年7月初九晚，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将自己的故友石守信、高怀德、赵产徽等人解除了兵权，之后，又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皇权，一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主要是财权力，司法权和兵权。朱熹说，宋太祖确实把地方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中央指挥地方，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然而重要的改革是在军事制度上。军事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四项：是禁军由“三衙”分掌，“三衙”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由皇帝随意任命和撤掉，三衙也互不所属，只对皇帝负责；二是握兵权和调发兵权分离。三衙号掌三军，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发兵、调兵的权力在枢密院，枢密院虽掌发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实际上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画旨，没有皇帝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军队；三是使京城驻军同外地驻军保持均衡，使之内外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四是使兵与将分离。驻京禁军及驻外禁军都须经常调动。军队的将领也经常更换。有紧急的事出师，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兵事完毕后，兵归戍守之地，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军营中建立自己的威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和皇帝对抗了。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加强了自己的统治，达到了“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和于上”的程度，自此皇权得到空前膨胀。赵匡胤不一定知道刘义隆与他有类似的作法，这种办法在朝野治下之内也许有它的优点，但一遇外事兵端，这种办法的弊端立刻暴露无遗。刘裕两次北伐均大胜而还，而刘义隆两次北伐皆大败而归，地盘也越来越小，刘裕胜利是有一支忠于自己的部队。刘义隆北伐大败，除了客观上原因（如武力不如北方，南朝步兵为主，北方骑兵为主；物力不如北方；刘义隆手下诸将对北伐没有热情）之外，恐怕与他将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中有很大关系。赵宋也是一

样，赵匡胤、赵光义虽紧握大权，而且手下还养着一支数目庞大的禁军。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将都按成旨行事，所以军队不能团结一致，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指望它有很强的战斗力呢？在与辽及西夏的战事中，庞大的宋军屡屡败北，不得不每年向辽、西夏赠送大批钱粮财物以求边境一时之安。所以毛泽东认为刘义隆、赵宋的这种“遥制兵略”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弊法”。其弊尤其表现在战争的指挥艺术上。

毛泽东十分重视战争的指挥艺术，他从中国古代兵学宝库中吸收了许多营养，并多方面加以阐发。这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后来一系列的军事著作及战役战斗的文电中有充分的反映。毛泽东认为在战略上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即指挥员在战役战斗中要灵活机动，见机行事。因为战场广阔，情况复杂多变，前方指挥将领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机动地进行指挥，才能很好地贯彻战略意图，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在解放战争中，在前线指挥员的决心符合总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毛泽东总是很充分地信任他们，而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临时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力，如1946年，当蒋军围困我中原部队时，毛泽东作出了“中原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决策后同时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在解放战争的苏中战役中，粟裕、谭震林部原计划在苏中地区还击进犯之敌后向西向南挺进。在李堡战斗后，粟、谭认为在苏中继续作战比较有利，而按原计划开辟新战场则代价较大。毛泽东立刻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毛泽东鼓励这种既勇敢又灵活的战役战斗指挥，并通报全军：“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这些事例都是毛泽东完美的战略指挥艺术的范例，他十分清楚前方将领的能动性发挥和重要作用，故而认为刘宋及赵宋的总揽兵权于皇帝一身的做法正是违反了两军交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做法，是“弊法”。而这种“弊法”在解放战争时又被蒋介石拿来当宝贝使，结果再次证明这确实是“弊法”，这是题外话了。

【原文】

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也。晋义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县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镇西将军、荊州刺史，加都督，时年十四。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是岁来朝，会武帝当听讼，仍遣上讯建康狱囚，辨断称旨，武帝甚悦。

景平初，有黑龙见西方，五色云随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云。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当在西方。其年少帝废，百官议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备法驾奉迎，入奉皇统。行台至江陵，尚书令傅亮奉表进玺绶，州府佐吏并称臣，请题榜诸门，一依宫省，上皆不许。教州、府、国纲纪有所统内见刑。是时，司空徐羨之等新有裁害，及玺驾西迎，人怀疑惧，惟长史王昙首、司马王华、南蛮校尉到彦之共期朝臣未有异志。帝曰：“诸公受遗，不容背贰；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

甲戌，乃发江陵，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令到彦之监襄阳。车驾在道，有黑龙跃负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谓王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宁陵，还次中堂，百官奉玺绶，冲让未受，劝请数四，乃从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备法驾入宫，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戊戌，拜太庙。诏追复庐陵王先封，奉迎灵柩。辛丑，謁临川烈武王陵。癸卯，进司空徐羨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书令傅亮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义宣为竟陵王，义季为衡阳王。己酉，减荆、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为皇后。是岁，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上始亲览万机。辛未，祀南郊，大赦。

秋八月乙酉，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改授司空王弘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一月癸酉，以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

是岁，赫连屈丐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大赦。丁卯，以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丙子，车驾自芜湖反旆。己卯，禽晦于延头，送都伏诛。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诏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丙午，临延贤堂听讼，自是每岁三讯。秋，旱且蝗。

冬十二月，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伏诛。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邺百里内。辛巳，祀南郊。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宫，帝乡父老咸与焉。蠲丹徒今年租布，原五岁刑以下。丁亥，车驾还宫。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壬寅，采富阳令诸葛阐议，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

夏五月，都下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无家属者，赐以棺器。

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乙亥，诏以阴阳愆序，求讷言。甲申，临玄武馆阅武。戊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振恤。

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检行振赡。

十二月，天竺国遣使朝贡。

是岁，魏神䴥元年，太武皇帝伐赫连昌，灭之。乞伏炽盘死。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以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

三月丁巳，立皇子劼为皇太子。戊午，大赦，赐文武位一等。

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百济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蚀之，星昼见。

十二月，河西、河南国并遣使朝贡。

七年春二月壬戌，雪且雷。

三月戊子，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

夏六月己卯，封氏杨难当为武都王。

冬十月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戊寅，魏克金墉城。

十一月癸未，又克虎牢。壬辰，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十二月，都下火，延烧于太社北墙。

是岁，冯跋死。倭、百济、呵罗单、林邑、呵罗他、师子等国并遣使朝贡。吴兴、晋陵、义兴大水，遣使巡行振恤。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克滑台。癸酉，檀道济引军还，自是河南复亡。

三月，大雩。

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闰六月乙巳，遣使省行狱讼，简息徭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诏曰：“故太傅长沙景王、故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卫将军华容公弘、征南大将军永修公道济、故左将军龙阳侯镇恶，或履道广深、执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准弘正，才略开迈。咸文德以弘帝载，武功以隆景业。而太常未铭，从祀阙享，寤寐属虑，永言兴怀。便宜配祭庙庭，勒功天府。”

三月庚戌，进卫将军王弘为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济为司空。

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弘薨。

六月癸未，置积射、强弩将军官。乙未，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瓚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壬寅，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

冬十二月庚寅，立皇子绍为庐陵王，奉孝献王祀；江夏王义恭子朗为南丰王，奉营阳王祀。

是岁，魏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义宣为南譙王。己未，大赦。夏，林邑、闍婆娑州、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

冬十一月，氐杨难当据有梁州。是月，且渠蒙逊死。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氐，梁州平。

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剑阁以北。戊寅，以大且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是岁，林邑、扶南、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祀南郊。癸酉，封冯弘为燕王。

夏四月丙辰，诏内外举士。都下地震。

六月，禁酒。师子国遣使朝贡。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大水，都下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谷百万斛，赐五郡遭水人。

秋七月辛酉，闍婆娑达、扶南国并遣使朝贡。

八月乙亥，原除遭水郡诸逋负。

九月，蜀贼张寻为寇。

是岁，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会。

三月己未，诛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庚申，大赦。

夏六月，高丽、武都等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殂，追崇为晋皇后，葬以晋礼。

九月癸丑，立皇子濬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

是岁，冯弘奔高丽。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凤凰二见于都下，众鸟随之，改其地曰凤凰里。

夏四月，蜀贼张寻、赵广降，迁之建邺。

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贺雪。河南、河西、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

十五年春二月，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封陇西王。

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东宫。

是岁，武都、河南、高丽、倭、扶南、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阅武于北郊。庚寅，进彭城王义康为大将军、领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夏王义恭为司空。

夏六月己酉，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延为河南王。

秋八月庚子，立皇子铄为南平王。

九月，魏灭且渠茂虔。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

是岁，武都、河南、林邑、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遣使振恤。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于长宁陵。

冬十月戊午，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大赦，文武赐爵一级。以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大将军如故。甲戌，以司空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

十一月，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为尚书仆射。戊辰，武都、河南、百济等国并遣使朝贡。

是岁，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书删定郎官。

夏五月壬午，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并开府仪同三司。甲申，沔水汎溢，害居人。

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赈恤。

冬十一月戊子，尚书仆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阳尹孟顓为尚书仆射。氐杨难当寇汉川。

十二月，晋宁太守囊松子举兵反，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是岁，河南、肃特、高丽、苏摩黎、林邑等国并遣使来朝贡。

十九年夏四月甲戌，上以久疾愈，始奉初禘，大赦。

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龙骧将军裴方明破杨难当，仇池平。闰月，都下水，遣使巡行赈恤。

六月，以大且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蚀之。

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为彗，入文昌，贯五车，扫毕，拂天节，经天苑，季冬乃灭。冬十二月丙申，诏奉圣之胤，速议承袭；及今修庙，四时

飨祀；并命颍川五家供洒扫，栽松柏六百株。

是岁，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国并遣使朝贡。西凉武昭王孙李宝始归于魏。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二月甲申，阅武於白下。魏军克仇池。

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

秋七月癸丑，以杨文德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冬十月，雷。

十二月壬午，置藉田。

是岁，河西、高丽、百济、倭国并遣使朝贡。自去岁至是，诸州郡水旱伤稼。人大饥，遣使开仓赈恤。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兖、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辛酉，亲耕藉田，大赦。

二月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领司徒。辛卯，立皇子宏为建平王。

秋八月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九月甲辰，以大且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冬十月己亥，命刺史郡守修东耕。丙子，雷且电。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历》。

二月甲戌，六皇子祗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

秋七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顗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九月己未，开酒禁。癸酉，宴于武帐堂，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赐饌。日旰，食不至，有饥色。上诫之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

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绝属籍。

是冬，浚淮，起湖熟废田千余顷。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

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国，克之。

是岁，大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於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重人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赐文武位一等。

夏四月，河、济俱清。

六月，都下疫病，使巡省给医药。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

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浑为汝阴王。

是岁，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二十五年春闰二月己酉，大搜于宣武场。

三月庚辰，校猎。

夏四月乙巳，新作闾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门曰津阳。

五月己卯，罢当两大钱。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丙寅，加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位司空。

八月甲子，立皇子彧为淮阳王。

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

冬，青州城南远望，见地中如水，有影，谓之“地镜”。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月己亥，幸丹徒，谒京陵。

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大赦；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过，蠲田租之半。癸亥，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墓。

五月壬午，至自丹徒。丙戌，婆皇国，壬辰，婆达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月庚子，改封广陵王诞为随郡王。癸卯，彗星见于太微。甲辰，以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济国遣使朝贡。

二月，魏军攻县瓠。以军兴，减百官奉禄三分之一。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戊寅，罢国子学。

秋七月庚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拒魏，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

冬十一月丁未，大赦。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声欲度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貽大夫之忧，在予过矣。”甲申，使赍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余。

二月甲戌，降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严。

三月乙酉，车驾还宫。丙申，拜初宁陵。大旱。

夏四月癸酉，婆达国遣使朝贡。己卯，彗星见于昴。是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给医药。

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丁巳，婆皇国，戊戌，河南国并遣使朝贡。戊申，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命，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护军将军。壬子，彗星见太微中，对帝坐。

秋七月甲辰，进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

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秋，猛兽入郭内为灾。

冬十月癸亥，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徙彭城流人于瓜步，淮西流人于姑孰，合万许家。

是岁，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诏经寇六州，仍逢灾涝，可量加赦贍。

二月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风拔木，都下火。

夏四月戊午，诃罗单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阴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彧为湘东王。丁酉，省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官。

九月丁亥，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冬十一月壬寅，扬州刺史庐陵王绍薨。

十二月戊辰，黄雾四塞。辛未，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如故。

是岁，魏中常侍宗爱构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为帝，改元为承平，后又贼余；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陆丽奉皇孙，是为文成皇帝，改元曰兴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会群臣于太极前殿，有青黑气从东南来，覆映宫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荊州刺史。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众军伐西阳蛮。

二月甲子，元凶劼构逆，帝崩于合殿，时年四十七。谥景皇帝，庙号中宗。三月癸巳，葬长宁陵。孝武帝践阼，追改谥曰文帝，庙号太祖。

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犍蓬故，请改易之；又犍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

上以竹篷未至於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

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於骑射。

十二年，立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迁雍州刺史。自晋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文帝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举至淮南，时帝镇彭城，魏使尚书李孝伯至，帝遣长史张畅与语，而帝改服观之。孝伯目帝不辍，及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视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为都督、江州刺史。时缘江蛮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使上总统众军。

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阳之五洲，会元凶弑逆，上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

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东北风，连阴不霁，其日牙立之后，风转而西南，景色开霁，有紫云二荫于牙上。

【译文】

太祖文皇帝讳号义隆，小字车儿，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于晋义熙三年生于京口。义熙十一年，被封为彭城县公。永初元年，被封为宜都郡王，官位是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当时年纪为十四。身高七尺五寸，广泛猎涉经史，善写隶书。当年来到朝廷，碰上武帝正主持处理诉讼事件，武帝命令义隆审讯建康的囚徒，辨别断决合乎皇帝的旨意，武帝很高兴。

景平初年，有黑龙在西方出现，五色祥云跟随着它。景平二年，江陵城上飘有紫云。善于望气的方士都认为帝王的符命应该在西方。这年少帝被废黜，百官议论应立谁为帝，徐羨之、傅亮等人因为吉祥的符命所集聚，准备法驾来迎接义隆，进而奉行皇家的传统。行台到了江陵，尚书令傅亮捧表进献玺绶，州府辅佐的官员一起称臣，请求在各门上题写告示，一律依据宫禁，皇上都不允许。教州、府、国的主簿在管辖范围实行治理职责。当时，司空

徐羨之等人刚刚杀死少帝，等銮驾向西迎取，人们都心怀疑问和恐惧，只有长史王昙首、司马王华、南蛮校尉到彦之一起期望朝廷众臣没有异心。皇帝说：“各位受到赠送，不可以背叛；而且有功劳的大臣和旧将，朝廷内外都是，现在兵力又足以驾驭时局，有什么可怀疑的！”

甲戌，从江陵出发，命令王华主持州府，留下镇守陕西，命令到彦之监督襄阳。皇帝车驾行驶在路上，有黑龙腾跃托着皇上所乘的船上面，皇上左右的人都大惊失色，皇上对王昙首说：“这就是夏禹之所以受于天命。我有什么德行来承受它。”等到了都城，群臣在新亭迎拜皇上。先拜见初宁陵，回来后住宿在中堂，百官奉上玺绶，皇上谦虚地推让不受，众臣劝说请求几次，才答应下来。

元嘉元年秋天八月丁酉，皇帝在中堂即位，准备了法驾进入宫中，在太极前殿治理事物，大赦天下，改元，文武赐职位二等。戊戌，祭拜太庙。下诏追复庐陵王原来的封号，迎回灵柩。辛丑，拜见临川烈武王陵。癸卯，升迁司空徐羨之的职位为司徒，升迁江州刺史王弘的职位为司官，升迁尚书令傅亮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甲辰，追尊生母胡婕妤为章皇太后，封其弟义恭为江夏王，义宣为竟陵王，义季为衡阳王。己酉，制减荆州、湘州两州当年的布税一半。

九月丙子，立妃子袁氏为皇后。

这一年，是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元嘉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奉表把治理大权回归给皇上，皇上才开始亲自日理万机。辛未，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

秋八月乙酉，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义王康以原来称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改授予司空王弘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一月癸酉，封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仪袭封为武都王。

这年，赫运屈丐死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有罪被杀。皇上派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征讨荆州刺史谢晦，皇上亲自率六师西征。大赦天下。丁卯，封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在隐矶大败谢晦。丙子，皇上的车驾从芜湖返回。己卯，在延头擒获了谢晦，送到都城处斩。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诏令大使巡视各地，观察了解各地的风俗。丙午，皇上到延贤堂听审讯，从此每年要听三次审讯。秋天，天下大旱而且闹蝗灾。

冬十二月，原来的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被杀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因特殊情况赦免了建邺百里之内。辛巳，在南郊祭祀。

二月乙卯，到了丹徒，拜谒京陵。

三月丙子，在丹徒宫设宴，皇帝的父老乡亲都参加了。减免了丹徒今年的布租，赦免了五年刑以下的人。丁亥，乘车返回宫里。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死了。壬寅，采纳了富阳令诸葛阐的建议，禁止断开夏至日五丝命缕之类。

夏五月，都下发生疾疫，皇上派遣使者看望问候，供给医药，死者没有家属的，赏赐给棺材。

六月癸卯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乙亥，下诏因为阴阳违反顺序，要求大臣讲正直的话。甲申，到玄武馆观看军事训练。戊子，都下发生大火，派遣使者巡回慰问、救济抚恤。

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职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下发生大水灾。乙卯，派遣使者查看灾情，提供救灾东西。

十二月，天竺国（印度）派遣使者来朝贡。

这一年，魏神庆元年，太武皇帝讨伐赫连昌，消灭了它。乞伏炽盘死去。

六年春正月辛丑，在南郊祭祀。癸丑，让荊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做司徒、录尚书事。

三月丁巳，立皇子劼为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赏赐文武爵位一等。

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

五月壬辰朔，有日食。

秋七月，百济国派遣使者来朝贡。

冬十一月乙丑朔，有日食，星星白天出现。

十二月，河西、河南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贡。

七年春二月壬戌，天下雪并且伴有雷声。

三月戊子，派遣右将军到彦之侵犯魏国。

夏六月己卯，封氏族杨难当为武都王。

冬十月戊午，设立钱署，铸造四铢钱。戊寅，魏国攻克金墉城。

十一月癸未，魏国又攻克虎牢。壬辰，派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迎战魏军，右将军到彦之从滑台战败退却。

十二月，都下发生火灾，绵延烧到了太社北墙。

这一年，冯跋去世。倭、百济、呵罗单、林邑、呵罗他、师子等各国都派遣使者来朝贡。吴兴、晋陵、义兴发大水，派遣使者巡回视察各地，救济抚恤受灾的人。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国攻克滑台。癸酉，檀道济带领军队返回，从此河南又丢失了。

三月，祭祀求雨。

夏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因为天下大旱，又祭祀求雨。

闰六月乙巳，派使者检查监狱诉讼，减免徭役赋税。

九年春二月辛卯，下诏说：“原太傅长沙景王、原大司马临川烈武王、原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卫将军华容公弘、征南大将军永修公道济、原左将军龙阳侯镇恶，有的履道广博深远、有美好的道德、谦虚而深远；有的雅量高美，风鉴明远；有的识准弘正，才略开迈。都以文德来扩大皇上的事业，用武功来使大宋的基业昌盛。然而太常未能铭记，从祀缺少宴享，我睡觉都在考虑这些事，永远说起来都激动。应该祭祀在庙庭，勒功天府。”

三月庚戌，提升卫将军王弘为太保。丁巳，给江州刺史檀道济加司空衔。

夏五月壬申，新近迁升的太保王弘去世。

六月癸未，设置积射、强弩将军官。乙未，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瓌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壬寅，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

冬十二月庚寅，立皇子绍为庐陵王，奉孝敬王祭祀；江夏王义恭的儿子郎为南丰王，奉营阳王祀。

这一年，是北魏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重新改封竟陵王义宣为南谯王。己未，大赦天下。

夏天，林邑、閩婆娑州、诃罗单国都遣使者来朝进贡。

秋天七月戊戌，部分赦免了益州、梁州、秦州三个州。

冬十一月，氐族杨难当占据梁州，这个月，且渠蒙逊死去。

十一年夏天四月，梁、秦二州的刺史萧思话攻破氐杨难当，梁州被平定。

五月丁卯，部分赦免梁、南秦两州剑阁以北地区。戊寅，以大且渠茂虔作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为河西王。

这一年，林邑、扶南、诃罗单国都遣使者来朝进贡。

十二年春天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在南郊祭祀。癸酉，封冯弘为燕王。

夏天四月丙辰，下诏朝廷内外举荐士人。都下发生地震。

六月，禁止喝酒。师子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等地发大水，都下都必须乘船。己酉，用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的米谷一百万斛，赏赐给遭水灾的五郡的人们。

秋天七月辛酉，阇婆娑达、扶南国一起来朝进贡。

八月乙亥，解除遭水灾各郡所欠税赋。

九月，蜀地贼人张寻成为盗寇。

这一年，是北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天正月癸丑朔，皇上有病，没有上朝。

三月己未，杀了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庚申，大赦天下。

夏天六月，高丽、武都等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进贡。

秋天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死了，追崇为晋皇后，用晋礼葬了她。

九月癸丑，立皇子濬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

这一年，冯弘自奔逃到高丽。

十四年春天正月辛卯，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戊戌，凤凰两次出现在这个地方，众多的鸟都跟随着它，于是改这个地方为凤凰里。

夏天四月，蜀贼张寻、赵广投降，封迁他们到建邺。

冬天十二月辛酉，开始停下祝贺下雪。河南、河西、诃罗单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进贡。

十五年春天二月，封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等职，封为陇西王。

秋天七月辛未，发生地震。新建了东宫。

这一年，武都、河南、高丽、倭、扶南、林邑等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进

贡。在北郊设立了儒学馆，命令雷次宗负责掌管。

十六年春天正月戊寅，在北郊检阅军事训练。庚寅，提升彭城王义康为大将军、领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夏王义恭为司空。

夏天六月己酉，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延为河南王。

秋天八月庚子，立皇子铄为南平王。

九月，魏国消灭了且渠茂虔。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进行加冠礼，大赦天下。

这一年，武都、河南、林邑、高丽等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进贡。皇上喜好儒雅，又命令丹阳尹何尚之设立玄素学，著作佐郎何承天设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各自聚集门徒，有很多人从事这些行业。江左的风俗，以这些为美，后来说到政治教化，称赞元嘉年间的做法。

十七年夏天四月戊午朔，有日食。

秋天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去世。

八月，徐州、兖州、青州、冀州四州发大水，派遣使者去抚恤他们。

九月壬子，把元皇后葬在长宁陵。

冬十月戊午，原丹阳尹刘湛因罪被杀。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被赐爵一级。让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做江州刺史，大将军一职不变。甲戌，让司空江夏王义恭做司徒、录尚书事。

十一月，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去世。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为尚书仆射。戊辰，武都、河南、百济等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进贡。

这一年，是北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天三月庚子这一天，天降雹子。戊申这天，设置尚书省负责删定的郎官。

夏天五月壬午这一天，卫将军南兖州的刺史临川王义庆、征北将军南徐

州的刺史南谯王义宣，一起被授予开府义同三司。甲申这天，沔水泛滥成灾，祸害了当地的居民。

六月戊辰，皇上派遣使者巡回各地救灾。

冬天十一月戊子这天，尚书仆射王球去世。己亥这天，封丹阳尹孟顗为尚书仆射。氐杨难当侵犯汉川。

十二月，晋宁太守爨松子领兵反叛，宁州刺史徐循讨伐并平定了他。

这一年，河南、肃特、高丽、苏摩黎、林邑等国家一起派遣使者来到朝廷进贡。

十九年夏天四月甲戌，皇上因为老病得以治愈，开始尊奉宗庙祭祀，并大赦天下。

五月庚寅这天，梁州、秦州二州的刺史刘真道，龙骧将军裴方明攻克氐杨难当，平定了仇池。

闰五月，都下发生水灾，皇上派遣使者巡回救灾。

六月，让大且渠无讳做了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等职，又封他为河西王。

秋天七月戊晦，有日食。

九月丙辰，有外来的星星出现在北斗的位置，从这里往下扫，入文昌星，穿过五车星，扫毕星，拂过天节星，经过天苑星，到冬季才消失。

冬天十二月丙申，下诏要求议立皇位继承人，赶紧商议接替之事；下令修葺宗庙，一年四季都要享受祭祀；又命令靠近墓地的五家来打扫宗庙，栽下松柏树六百颗。

这一年，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西凉武昭王的孙子李宝归依了魏国。

二十年春天正月辛亥，在南郊祭祀。

二月甲申，皇上在白下检阅军事训练，魏国军队攻克了仇池。

夏天四月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

秋天七月癸丑，让杨文德做了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又封他为武都

王。

冬天十月，天打雷。

十二月壬午，设置藉田。

这一年，河西、高丽、百济、倭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从去年到现在，各个州郡水、旱灾害损伤了庄稼。人们都没有吃的，派遣使者开仓救济人民。

二十一年春天正月己亥，南徐、南兖、南豫州、扬州到浙江以西，一起被禁止饮酒。辛酉，皇上亲自耕作藉田，大赦天下。

二月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被升为太尉，领司徒。辛卯，立皇子宏为建平王。

秋天八月戊辰，封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任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

九月甲辰，封大旦渠安周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又封他为河西王。

冬天十月己亥，命令刺史和郡守学习耕田，丙子，天打雷并且有闪电。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时，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的元嘉新历法。

二月甲戌，立皇子祗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

秋天七月己未，任命尚书仆射孟顗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九月己未，下令解除酒禁。癸酉，在武帐堂设宴，皇上要离开，告诫各位皇子不要吃东西，到了会所才赏赐食物。天很晚了，食物还没有送上来，各个人都面有饥饿的样子。皇上告诫他们说：“你们从小到大富足安逸，不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艰难，现在让你们认识一下什么是饥苦，才知道用节俭来积累物品。”

冬天十二月乙未，太子的詹事范晔谋反，他的同党及参与者全被杀掉。丁酉，免去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的官职，让他成为了平民，并且把他的皇室宗户籍也去掉了。

这一年冬天，疏通淮河，重新开垦湖熟的废田一千多顷。

二十三年夏天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六月癸未朔，有日食。交州刺史檀和之征伐林邑国，攻克了它。

这一年，是大有年。筑了北堤，在乐游苑北挖了玄武湖，在华林园兴建起了景阳山，赋役沉重，人民怨恨。

二十四年春天正月，甲戌，大赦天下，赏赐文武百官爵位各进一等。

夏天四月，黄河、济水都很清澈。

六月，都下发生疫病，派使者巡行供给医药。因为东西贵，铸造了大钱，一个当两个用。

秋天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去世。

冬天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浑为汝阴王。

这一年，徐州、兖州、青州、冀州等四州发生大水。

二十五年春闰二月己酉，在宣武场进行大检阅。

三月庚辰，用木栅栏阻拦猎取野兽。

夏天四月乙巳，新建设了阊阖、广莫两个城门，改原来的旧门广莫门为承明门、开阳门为津阳门。

五月己卯，停止使用当两大钱。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马元瑜去世。丙寅，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被加官进爵为司空。

八月甲子，立皇子彧为淮阳王。

九月辛未，让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做了左仆射。

冬天，从青州城南远远眺望，看见地上都像用水覆盖一样，有影子出现，称它为“地镜”。

二十六年春天正月辛巳，在南郊祭祀。

二月己亥，皇上到丹徒了，并拜谒京陵。

三月丁巳，在丹徒宫内设宴喝酒，大赦天下；免除丹徒县新旧住户当年

租布一半的赋税，凡皇上经过之处，都免除一半田租。癸亥，派人祭祀晋国的司空忠肃公何无忌的墓。

五月壬午，皇上自丹徒返回。丙戌，婆皇国，壬辰，婆达国一起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

冬天十月庚子，重新封广陵王诞为随郡王。癸卯，在太微看到了彗星。甲辰，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兖两个州的刺史等官职。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济国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

二月，魏军攻打县瓠。因为军队花销大，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三分之一。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诸葛阐请求和朝内百官一样减少自己的俸禄，于是各个州郡县丞尉的俸禄都被减少。戊寅，国子学停办。

秋天七月庚午，派遣宁朔将军王玄谟抗拒魏军，太尉江夏王义恭驻扎在彭城，总率统领各路军马。

冬天十一月丁未，大赦天下。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领大军到达瓜步，声称要渡江南侵，都下人人都感到震惊害怕，都荷担而立。壬午，朝廷内外都戒备森严，沿着长江六七百里船只互相连接。这时才商议向北侵伐，但朝廷上下意见多不相同，这个时候，皇上登上烽火楼极目远望，很不高兴，对江湛说：“对北伐这个计策，赞同我们的人很少，现在上下都在埋怨，实在很惭愧。让大夫们这样忧虑，是我的过失啊。”甲申，让使者馈赠给魏国许多礼物。

二十八年春天正月丁亥，魏太武帝从瓜步退回，俘虏了广陵的居民一万多家到北方，对徐、豫、青、冀、二兖六个州的烧杀抢夺不可胜数，凡他们所过的州郡，大地一无所留。

二月甲戌，把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降职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壬午，皇上临幸瓜步。这一天，解除戒严。

三月乙酉，皇上返回宫内。丙申，祭拜初宁陵。天下大旱。

夏天四月癸酉，婆达国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己卯，在昴见到了彗星。这个月，都下发生疾疫，皇上派使者巡视供给医药。

五月乙酉，逃到国外的司马顺则自封为齐王，占据梁邹城。丁巳，婆皇国，戊戌，河南国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戊申，任命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护军将军。壬子，在太微中发现彗星，正对着皇上的座位。

秋天七月甲辰，升迁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

八月癸亥，梁邹地区被平定，司马顺则被斩首。这年秋天，猛兽闯进城廓为害百姓。

冬天十月癸亥，高丽国派遣使者来朝廷进贡。

十一月壬寅，部分地赦免了二兖、徐、豫、青、冀六个州，迁徙彭城流浪的人口到瓜步，迁徙淮西的流浪人口到姑孰，大约共一万家。

这一年是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下诏对发生过寇贼的六州，仍然遭逢水灾，根据情况加以救济。

二月乙卯，天降大雪并且打着雷。戊午，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

三月壬午，刮起大风，树被拔地而起，都下发生大火。

夏天四月戊午，诃罗单国派使者来朝进贡。

秋天七月壬辰，改封汝阳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彧为湘东王。丁酉，废除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官等官职。

九月丁亥，任命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两个州的刺史，并封他为河南王。

冬天十一月壬寅，扬州刺史庐陵王绍去世。

十二月戊辰，黄色大雾弥漫四野。辛未，任命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事不变权。

这一年，魏国中常侍宗爱阴谋叛乱，太武皇帝去世，于是大臣共同奉南安王余为皇帝，改元号为承平，后来余又被杀害；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

书陆丽奉皇孙为皇帝，这就是文成皇帝，改元号为兴安。

三十年春天正月乙亥朔，在太极前殿皇上和群臣聚会，有青黑色的气体从东南飘来，覆盖掩映在宫殿上。戊寅，任命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等职。壬午，任命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濬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荊州刺史等职。戊子，任命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领各军征战西阳蛮。

二月甲子，元凶劼发动叛乱，皇帝在合殿去世，当时四十七岁。谥号为景皇帝，庙号为中宗。三月癸巳，把他葬在了长宁陵。孝武帝即位，追改谥号为文帝，庙号为太祖。

太祖文帝聪明明智、待人仁厚，向来重视儒术教化，对政事勤勤勉勉，从不懈怠，又加上在位的时间很长，清心寡欲。对于朝廷政事和评断诉讼，朝廷内外都高兴和睦，从江左到现在的政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又加上性格上爱节俭，不喜欢奢侈浪费。车府令曾经因为皇上所乘的輦篷旧了，请求更换它；又因为輦席破旧且是鸟皮做的，将用紫皮来更换它，皇上认为竹篷还没有坏，紫色为富贵之色，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他节俭朴素到了如此的地步。

梁高祖本纪（萧衍）

——《南史》卷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还是来年二月。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4页）

②打援。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③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梁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④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贺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7页）

【解析】①

毛泽东所批“还是来年二月”，这一段讲的是梁武帝萧衍起兵反齐过程中的一件事。古人作史，往往不专门去评论某一件事，而是将他的态度及用意表达在行文之中，李延寿在这里就是用了“三年二月”四字，看上去好像是记录事实，不偏不倚，实则另有深意在里边。毛泽东用“还是来年二月”更进一步较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显然，毛泽东的批语及李延寿的秉笔直书，都是针对萧衍反驳萧颖胄语而发。

萧懿为萧衍之兄，二人同在齐朝为官，萧衍为雍州刺史（雍州，今湖北襄樊），其兄萧懿为豫州刺史（豫州，今河南汝南）。齐明帝萧鸾死后，子萧宝卷即位即东昏侯，他是一个荒淫残暴的封建皇帝，视百姓为草芥，经常带人上街闲逛，躲避不及之人皆被杀死。在朝堂之上也是乱杀无辜。其父临死之前交待他遇事要先发制人，这更促成了萧宝卷恣情诛戮的暴行。共同辅佐朝政的“六贵”及诸多重臣都被他杀死，逼得老将陈显达、崔景慧起兵造反，萧懿带兵进建康镇压了这次叛乱，斩杀了陈、崔二人，因功被升为尚书令。但未过几个月，萧懿又为东昏侯所杀，时为永年二月（500年）。在这种情况下萧衍起兵反齐。

萧懿被杀当是萧衍起兵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萧衍早有大志，他在这一时期还是很有魄力也很有政治头脑的，毛泽东在读《梁武帝本纪》时也流露出对萧衍的赞赏。萧懿平乱之后，萧衍曾派人劝说其兄取齐而代之，为其兄所不从，遂遭毒手。而萧衍早已在暗中为起兵做准备，一是暗中制造了大量武器，又到山中砍伐了大量木材，沉在檀溪之中，以备举事时打造战船之用。待萧懿被杀后，萧衍立即召集心腹佐幕，商定了举兵之事。然后派人联络萧颖胄，萧颖胄提出迎东昏侯之弟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另外他建议说现在起兵，“时有未利”，如仓促进兵，“恐非算”。他认为应等到“来年二月（即三年二月）”起兵。萧衍反驳说，发动大事，全靠一股锐气。事事紧密相联，还惟恐赶不上事情的发展。我今拥兵十万，若按兵不动一百天，则粮草先吃光，军队必生乱，大事也难成，箭即已上弦，岂有不发之理？且天象也变了，我起兵也是上天的旨意，符合“天意人谋，有何不利”？但实际上，萧衍还是在“来年二月”起兵。对于这种言行不一，李延寿用“三年二月”；毛泽东用“还是来年二月”表达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

毛泽东很喜欢读《南史》，也许是因为南朝这一段历史是治乱的年代，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这样的年代是“事态百变，人才辈出”。而萧衍又是其中

较为突出的一个，毛泽东对他点评颇多。古往今来，欲成大事者要具备几种素质，喜怒不溢于言表的冷静，万马奔腾般的一往直前的勇气，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灵活机动、善于应变的头脑，也许还需要一种王者的霸气。萧衍反驳萧颖胄时，言语之中就有一种霸气，后人多以为萧衍是“虚伪、伪善”之人，或许这次口是心非就是一个佐证。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当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东昏侯杀萧懿后，自然不会放过萧衍。因此他以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并命他来攻击萧衍。所以萧颖胄是双方都要拉拢的人，萧衍以那样的话作答，也是算尽机关的一种离间之术，无疑也坚定了萧颖胄一道反齐的决心。且萧颖胄手中掌握南康王，如萧衍同意迎回康王则萧颖胄又抢先得手。这样看来，萧衍虽是虚伪，却也是很有政治头脑的。

萧衍还讲到两句话，“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以此证明他起兵正符合天意，非是巧合。古人给帝王作传，为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天意所归，经常还搞一些神秘色彩。李延寿写《梁高祖本纪》亦不例外。他先是记载有一个和尚对萧衍说：“君须有伏龙，非人臣也。”又说萧衍所在樊城有“王气”，“气”来自于萧衍住所。说“常有气，五色回转，状若蟠龙”。竟然有一天，“忽暴风起，烟尘四合，帝（萧衍）所居独白日清朗，其上紫云腾起，形如丝盖。”李延寿用这些笔墨着意穿凿附会，无非想证明“非人臣”的萧衍是上天选定的天子，天意不可违。当时这样的谣言流传颇广，萧衍可能也认为自己就是真龙天子命。故言词之间不免流露出霸气来。然而在事态确有百变可能性的情况下，萧衍的言行不一确有其难以尽言的想法。

【解析】②

梁武帝萧衍很有军事才能，很善于用兵。李延寿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多有记载。毛泽东也在这些地方有不少批注和圈点。关于梁武帝的军事才能，毛泽东还是十分欣赏的。

萧衍在永元三年二月（501年）起兵反齐。派王茂，萧颖达率军进逼郢城（今湖北武汉）。东昏侯派吴子阳、光子珍等十三支军队来救郢州，吴子阳，光子珍部进入郢州北部巴口（今武汉东北淝水入长江处即加湖附近），为打击和阻击援敌，萧衍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暗中迅速袭击加湖（即湖北省黄陂县东南）之敌，“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吴子阳部抵挡不住，不久就全军溃退下去，吴子阳败走，其部大部分都掉在江口，淹死无数。王茂大胜而归。

毛泽东在此处批“打援”二字。对梁武帝萧衍的这一围攻兼打援的战术

运用表示赞赏。毛泽东本人酷爱读兵书，我国古代的兵学宝库也给了毛泽东很多启示，这些都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过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已成熟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他有一整套的战略战术。而打援又是毛泽东最常用的战术之一，已经烂熟于心了。例如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打援攻坚战——济南战役。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战争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解放军胜利发展，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随即又转入重点防御，企图垂死挣扎。处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中的孤城济南是国民党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它可与南（徐州）北（平津）呼应。蒋介石派嫡系王耀武率11万人重兵防守。为了支援济南，蒋介石将其华东主力编成三个兵团，妄图开战之时夹击解放军。

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于八、九月间解放济南。对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目的和部署等问题，毛泽东、中央军委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攻济打援的方针，指出：济南战役以既攻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在兵力安排上，应以一部分兵力攻济南，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援阻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部署是济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响亮地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的口号。

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奋战八昼夜，于9月24日解放济南，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序幕。根据毛泽东“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指示，解放军在攻打济南的同时，集中了参战部队半数以上的8个纵队，在运河东、西两侧设置了多道防御阵地，积极准备阻击和歼灭可能从徐州、商丘及砀山地区的北援之敌。在解放军打援部队严阵以待的威慑下，国民党的援军迟迟不敢北援，行动十分迟缓，到济南解放时，有的才前进了一小段路程，有的还在集结，致使蒋介石所谓“北援”和“会战”计划全部破产。战局结果证明毛泽东制定的“攻济打援，分工协作”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将攻城与打援结合起来，就可以应付自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迫使敌人守城者无力守城，最后一溃再溃；增援者为图自保，在战役打响时犹豫徘徊，不敢放胆赴援。蒋介石眼睁睁看着济南被解放而无可奈何，这才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运用水平。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毛泽东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又一次制定了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他在《关于辽

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要求东北野战军：“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锦州至唐山一线。——引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根据这一部署，东北人民解放军以1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2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放在大虎山、黑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援救锦州的敌人。锦州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急调华北、华东共7个师连同原来在锦西的4个师共11个师的兵力猛攻塔山，我塔山守军面临数倍于己之敌，英勇奋战，使敌人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廖耀湘兵团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也被我阻击在黑山、大虎山地区。我军用31个小时攻克锦州后，迅速移师东北方向，将援敌廖耀湘就地歼灭。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作战方针，抓住了战略和战役的枢纽。从战略上看，攻克锦州，则切断了东北、华北两敌的联系，并关闭了东北敌军逃到关内的大门，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从战役上看攻克锦州后，我军可以向两翼侧动，这样就掌握了战略及战役的主动。锦州是联系东北敌军及华北敌军的枢纽，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也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攻克锦州不但引起了长春守军的恐慌，而且吸引了沈阳之敌大举增援，引蛇出洞，从而创造了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援敌的战机。所以攻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所在。它确保了东北战场的全胜。

可以说，在指挥辽沈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是一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经典佳作。毛泽东最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是古今中外战争指导的一条通则。毛泽东在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大打歼灭战的时候，经常和打援阻援的战术运用结合在一起。由于打援战术的运用，使得我们看到蒋介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精锐一块块被吃掉而没有办法。萧衍的军事才能虽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但他对用兵还是很在行的，且有较强的预见能力，也善于决策，他在加湖的打援在战术上是很得当的。东昏侯派吴子阳等军进驻巴口时，同时又派陈伯之镇守江州（今江西九江），为吴子阳声援。加湖之战后，萧衍对其诸将说：“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声威耳，今加湖之败，谁不眈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后来郢州主将程茂、薛元嗣派人向萧衍请降，萧衍进占郢州之后，率大军沿长江东下，镇守江州的陈伯之“忧惧，乃收兵退守湖口，……及帝至，乃束甲请罪”。也投降了萧衍。所以，萧衍加湖打援一仗，声威大震，一举而数得。故毛泽东对这一次战术的应用及萧衍的

军事才能有赞许之意。

【解析】③

梁武帝萧衍（464～549），原为南北朝时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东昏侯凶残暴虐，杀死萧衍之兄萧懿，萧衍起兵反齐，攻进齐都建康（今南京），迎立原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即齐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不久他废掉和帝自立，建立了梁朝。梁武帝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治下还算安宁。

萧衍出身世家豪族，所接触的多为贵官子弟，萧衍本人也博学多才，好为筹略。所以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揽文学时，萧衍和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号和“八友”。八友中的范云、沈约后来成为萧衍的佐命功臣，许多措施的制定都出自这二人之手。其余诸友也都成为栋梁之才，梁武帝也都委以重任。

在梁武帝萧衍统治前期，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都有一些积极措施。农业方面，他鼓励农耕；抑制豪强占取公田；进行屯田；禁止封山断水，用这些来缓和阶级矛盾和促进农业发展。他还多次减免租调，减轻人民负担。在政治方面，他尽量选用良吏，分遣使者，巡视州郡，若遇“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反对那种“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传翼”，“或借厨帐，或借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的贪暴官吏。在文化方面则是兴儒学，制礼作乐，梁武帝在502年制定雅乐，512年又制五礼。制礼作乐是儒学盛事，更重要的则在兴儒学，505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在都城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学生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考试及格给官做。故各地士人纷纷前来投学。上引原文即李延寿对梁武帝的总的点评，上面所述大致是梁武帝前期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梁武帝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且用人得当，各项措施也比较适宜，故梁武帝在这一时期还算是较有作为的。

但是梁武帝的舍身佞佛，却起了很大消极作用。自东晋到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的制约下，尚不能占据上风，到梁武帝时，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大兴佛教，并在504年发愿舍身佞佛，不做皇帝了。后来又屡次舍身佞佛，并大建佛寺。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以下群臣花了三亿钱才把他赎回来。所以梁武帝舍身佞佛，一是建筑寺院，花费大量钱财；二是直接将大量财物舍入佛寺；三是上行下效，佛寺，僧徒越来越多。这就使国家的财富、户口大部分落入佛寺。寺院经济的日益发展，宗教迷信思想的为害人民，消极作用是很大的。

但萧衍最大的失策则在于他招引北齐叛将侯景，引狼入室，自取灭亡之祸。北魏大将侯景，是一个凶狠残暴而又贪得无厌的人。当初他求降于梁时，梁朝大臣多不同意，而梁武帝对左右说，他自己梦见天下太平，景既求降，正合其梦，于是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并封以高官。东魏为了离间遂与萧梁议和，引起侯景不满，他在548年起兵反梁，以临贺王萧正德为内应。在549年攻克建康台城，将梁武帝囚于台城内的义德殿，梁武帝曾想吃蜜，不得，最后饿死于台城之内。侯景之乱是江南的一次大劫难，梁武帝不仅自食恶果，也给江南人民带来一次灾难。

对于萧衍的一生，李延寿感慨地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毛泽东则在此处用红铅笔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悲剧性历史人物的感慨。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为唐朝诗人罗隐所写。毛泽东十分喜欢罗隐的诗。在毛泽东的藏书里，就有罗隐的两部诗集《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泽东对其中很多诗划着浓密圈点，粗略计有近百余处。这两句诗出自罗隐所写的咏叹诸葛亮的咏史诗《筹笔驿》，全文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诸葛亮得刘备知遇之恩，辅佐刘备东拼西杀，以图匡复汉室。然时遇不济，尽管有过人的才志，诸葛亮还是不能力转乾坤，含恨而去。罗隐亦是晚唐一位十分有才能但很不得志的诗人，他咏诸葛亮，也是遣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梁武帝并不完全是这类人物，在他当政的早期，也是颇有一番作为，行军打仗也很有一些军事才能，在用人方面也注意用一些良吏。但后来，梁武帝渐渐听不进劝言，在他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小人，偏偏梁武帝又信佛，并想以此来调和儒学，以期产生很强的社会教化效果。说到勤俭、辛劳，我们也不能冤枉了这位皇帝。他穿的是布衣，且洗了又洗，穿了再穿。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条被子盖了两年。宫女都不穿拖到地上的长衣，祭天地祖宗的时候，也不用牲。说到辛劳，他在冬天里五更就起来办事，手冻裂了也不停笔。

有人向他提意见说风俗奢侈得很，他便以自己省吃俭用做挡箭牌，叫提意见的人不敢再开口。他的这些作为自然不是“虚伪”二字就能说明的。但他的这些作法实在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更何况他晚年迷于佛事，又引狼入室，身死国亡。实在也是他的悲剧所在。诚如他临死前自白所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这时他倒是又清醒了一下，但机遇早已离他远去，对此他也只有无可奈何。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是天意？是自造？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解析】④

据史书记载，梁武萧衍多才多艺，又坚持自我修炼。他孝顺、慈爱、谦恭、节俭、学问渊博、会写文章；阴阳玄学、卜卦、骑马、射箭、音乐、书法、围棋，都有深湛的造诣。他办公很努力，严寒的冬季，四更时候（凌晨三四点），即起床处理事务，拿笔的手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冻裂。自信仰佛教以来，长期素食，不再吃肉，每天一餐，只有蔬菜粗饭。有时事情太忙，过了中午，就嗽嗽口，不再进食。他穿着的是布质衣服，悬挂的是木棉织成的床帐，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条被子盖了两年。皇宫之中，规定从贵妃以下，长裙都不能拖到地面。萧衍天性不爱饮酒，也不好丝竹之声，除非皇家祖庙大礼，或文武百官庆宴，或举行各种佛教仪式，从来都不奏乐。天气再热，他也从不卷起袖子或露出手臂。面对宫中奴仆，如同面对国宾。以清规戒律自束，不好声色犬马。中年以后不近女色，看来似乎是道德高尚的“贤明”君主了，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反驳贺琛的批评。

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最高统治者，这显然是远远不够，因小失大了。汉朝的徐干在《中论》上说：“人君之大患者，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图。”萧衍正犯此大忌，所以毛泽东评价：“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准确地揭示了梁武帝败亡的根本原因。

梁武帝自以为自己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已具备了做贤君的所有条件，饮食节约，摒弃男女是人生最高的美德，日夜辛劳就等于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再也没什么可以改进的了。全国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哪里会像你贺琛所说的这样处处黑暗呢？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指导下，梁武帝当然不能接受官员的任何批评意见，比贺琛分析更深入，建议更切实际的言论，就更没人敢提出了。

然而事实是，梁武帝由于待当官的人太过宽大，有了过失也不忍追究，结果使州官、郡官大多搜刮，朝廷的钦差使节对郡县百般压榨、刁难和勒索。贵

族横暴凶残，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杀人，趁着黑夜公开抢劫掠夺。犯罪恶徒逃亡隐匿在亲王家里，执法者也不能逮捕。梁武帝也知道种种弊端，但却听之任之，甚至叛国谋反的阴谋被发觉以后，也不过自己哭泣忏悔，下令赦免。梁武帝信佛，舍身同泰寺，臣下赎金即达三亿钱，施舍也是很多的，加之广造佛塔寺庙，政府和民间都遭到重大损失。他又信任奸佞，喜爱挑别人的小毛病，而对大的决策又听不进忠言。这样，江南之地，由于久享太平而生活糜烂，风俗奢侈，危机四伏，宫内奸邪的朱异、朱石珍、萧正德等人就在眼前，却还是辅弼良臣；正直忠诚的周舍、谢举、贺琛等人的建议不能采纳，而日渐疏远；接受侯景却又出卖侯景，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却还以为是英明的决策。《梁书》上说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挟朋树党，政以贿成”，以至“涂炭黎元，黍离宫室”。当时东魏杜弼的文告中对梁武帝可谓勾划得入木三分：“你们梁国的萧衍，从没有人听说过他有好的德行，只知道他轻浮阴险。射死麻雀，就以为立了大功；划一下船，就宣称力大无穷。年纪已老，再加上昏庸颡顽，政治腐败，人民流散，礼义瓦解，音乐消失。而他又用人不当（指驱逐周舍，斥责贺琛，信任朱异），选择皇太子又不依次序（指排除嫡长孙萧欢，而立次子萧纲为太子）。惯于装腔作势，惊世骇俗；自以为智慧超人，可以愚弄群众；天性恶毒，却称用佛法戒律来拯救；浮躁贪婪，硬对外誓言自己清心寡欲。”是对萧衍的无情解剖，可谓针针见血。荀子说：“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梁武帝晚年正是如此，所以毛泽东评论：“以至灭亡，不亦宜乎。”认为萧衍之所以没有好的结局，是完全应该的。毛泽东是非常有全局观点、大局观点的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其它方面。他在《矛盾论》中专节阐述了“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萧衍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只注意琐碎枝节、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明的领袖应掌握大的方向，控制重要关键。毛泽东正是具有这种良好品质的人，他军事上的纵横开阔的战略部署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宏伟蓝图，展示了气势磅礴的大家风采。这与他擅长于从中国历史书籍中吸取经验，探索“大本大源”也不无关系吧。

【原文】

梁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姓萧氏，与齐同承淮阴令整。整生皇高祖籍，位济阴太守，籍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

从事。副子生皇祖道赐，位南台治书侍御史。道赐生皇考，讳顺之，字文纬，于齐高帝为始族弟。

皇考外甚清和，而内怀英气，与齐高少而款狎。尝共登金牛山，路侧有枯骨纵横，齐高谓皇考曰：“周文王以来几年，当复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慄然动色。皇考由此知齐高有大志，常相随逐。齐高每外讨，皇考常为军副。及北讨，薛索儿夜遣人入营，提刀径至齐高眠床，皇考手刃之。频为齐高镇军司马、长史。时宋帝昏虐，齐高谋出外，皇考以为一旦奔亡，则危几不测，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齐高深然之。历黄门郎，安西长史，吴郡内史，所经皆著名。吴郡张绪常称：“文武兼资，有德有行，吾敬萧顺之。”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覩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时微皇考，石头几不据矣。及齐高创造皇业，推锋决胜，莫不垂拱仰成焉。齐建元末，齐高从容谓皇考曰：“当令阿玉解扬州相授。”玉，豫章王嶷小名也。齐武帝在东宫，皇考尝问讯，及退，齐武指皇考谓嶷曰：“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惮，故不居台辅。以参豫佐命，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岁次甲辰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初，皇妣张氏尝梦抱日，已而有娠，遂产帝。帝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颜，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影，两髀骀骨，项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为儿时，能蹈空而行。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所居室中，常若云气，人或遇者，体辄肃然。

初为卫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请为户曹属。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帝，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渚，有一老人谓帝曰：“君龙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乱，安之者其在君乎？”问其名氏，忽然不见。寻以皇考艰去职，归建邺。

及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结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融欲因帝要驾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帝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懿曰：“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

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

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隨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牙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惟利是与，若昭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齐武旧臣，不自安，齐明忧之，乃起帝镇寿阳，外声备魏，实防慧景。师次长濂，慧景惧罪，白服来迎，帝抚而宥之。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并曰：“慧景反迹既彰，实是见贼，我曹武将，譬如鞬上鹰，将军一言见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中婴儿，杀之不武。”于是曲意和释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拜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

建武二年，魏将王肃、刘昶攻司州刺史萧诞甚急，齐明遣左卫将军王广之赴救，帝为偏师隶广之。行次鬲斗洲，有人长八尺余，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缘江呼曰：“萧王大贵。”帝既屡有征祥，心益自负。时去诞百里，众军以魏军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谓诸将曰：“今屯下梁之城，塞凿岨之险，守雒脚之路，据贤首之山，以通西关，以临贼垒，三方犄角，出其不备，破贼必矣。”广之等不从。后遣徐玄庆进据贤首山，魏绝其粮道，众惧，莫敢援之，惟帝独奋请先进。于是广之益帝精甲，衔枚夜前。失道，望见如持两炬者，随之果得道，径上贤首山，广之军因得前。魏军来胁，帝坚壁不进。时王肃自攻城，一鼓而退，刘昶有疑心，帝因与书，间成其隙。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云随之来，当肃营，寻而风回云转，还向西北，帝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于水北，帝扬麾鼓噪，响振山谷，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戟翼之。城中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崩。肃昶单骑走，斩获千计、流血绛野得肃、昶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则江东吾有也。”以功封建阳县男。

寻为司州刺史。有沙门自称僧暉，谓帝曰：“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有威名。尝有人餽马，帝不受，餽者密以马系斋柱而去。帝出见马，答书殷勤，缚之马首，令人驱出城外，马自还。还都为太子中庶子，领四厢直。出镇石头。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励朝臣。

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众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旧齐武腹心，齐明忌之，欲使后弟刘暄为雍州，暄不愿出外，因江昶得留。齐明帝拟帝雍

州，受密旨出顿，声为军事发遣。又命五兵尚书崔慧景、征南将军陈显达相续援襄阳。慧景与帝进行邓城，魏孝文帅十余万骑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从，于是大败。帝帅众拒战，独得全军。及魏军退，以帝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

先是，雍州相传樊城有王气，至是谣言更甚。及齐明崩，遗诏以帝为都督、雍州刺史。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余人，皆口撞王言，权行国宪。帝谓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离时患，须与益州图之耳。”时上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语在懿传。言既不从，弘策还，帝乃召弟伟及憺，是岁至襄阳。乃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时帝所住斋常有气，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季秋出九日台，忽暴风起，烟尘四合，帝所居独白日清明，其上紫云腾起，形如繖盖，望者莫不异焉。

寻而大臣相次诛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听事，告以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

先是，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帝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武、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人书论军事。天武既发，帝谓谘议参军张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武至，必回遑无计，若不见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断三峡，据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声，临九派，断彭蠡，传檄江南，风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惮襄阳人，加唇亡齿寒，必不孤立；宁得不暗见同邪。挟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及山阳至巴陵，帝复令天武齎书与颖胄兄弟。去后，帝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一两天武口具’。及问天武，口无所说。天武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武共隐其事，则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之，果疑不上。柳忱劝斩天武，送首山阳，颖胄乃谓天武曰：“天下之事，悬之在卿，今就卿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

荆轲。”于是斩之，送首山阳，山阳信之，驰入城，将踰阊，县门发，折其车辕，投车而走，中兵参军陈秀拔戟逐之，斩于门外，传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有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帝迎南康，都襄阳，待正尊号，帝不从。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弘策言之于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戊申，帝发襄阳。自冬积雪，至是开霁，士卒咸悦。帝遂留弟伟守襄阳城，谓曰：“当置心于襄阳人腹中，推诚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当相见。”遂移檄建邺，阐扬威武。及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景宗帅众济岸，进顿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张冲迎战，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会大军于夏口。帝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中江，绝郢、鲁二城信使。时张冲死，其众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帝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假黄钺。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来会。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汉南。是日，有紫云如盖，荫于垒幕。甲寅，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子衿喜。其夜流星坠其城，四更中无雨而水暴长，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于江，王茂虏其余而旋。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先是，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帝谓诸将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耄服。陈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归，彼间人情，理当凶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

戊午，鲁山城主孙乐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数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参军朱晓求降。帝谓曰：“城中自可不识天命，何意恒骂？”晓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尝不吠尧。”初，郢城之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及城开，帝

并加隐卹，其死者命给棺槨。

东昏闻郢城没，乃为城守计，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尚书令王亮苦谏，不从。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求未便进军。帝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可及其犹豫逼之。”乃命邓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黄门郎苏回劳军。帝登舟，命诸军以次进路，留上庸太守韦叡守郢城，行州事。邓元起将至寻阳，陈伯之犹惧，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请罪。

九月，天子诏帝平定东夏，以便宜从事。前军之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奔姑孰走，至是大军进据之。自发雍州，帝所乘舰恒有两龙导引，左右莫不见者。缘道奉迎百姓，皆如挟纊。仍遣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景宗击走之。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为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众军禽之于阵。大军次新林，建康士庶倾都而至，送款或以血为书。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阜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道林余众退屯航南，迫之，因复散走，退保朱雀，凭淮自固。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所。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荡然矣。

十月，东昏石头军主朱僧勇归降。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余万，阉人王张子持白虎幡督诸军。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珍国之众，一时土崩。众军追至宣阳门，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壬午，帝镇石头，命众军围六门。东昏悉焚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众二十万。青州刺史桓和给东昏出战，因降。先是，俗语谓密相欺变者为“和欺”。于是虫儿、法珍等曰：“今日败于桓和，可谓和欺矣。”帝命诸军筑长围。

初，众军既逼，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常僧景镇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帝遣晓喻，并降。帝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屯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吴郡太守蔡贇弃郡赴降。

十二月丙寅，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其夜以黄油裹首送军。帝命吕僧珍、张弥勒兵封府库及园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诛之，及凶党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属吏，以宫女二千人，分赏将士。宣德皇后令追废浚陵王为东昏侯，授帝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帝入屯闕武堂，下令大赦。

丙戌，入镇殿内。是日，凤皇集建邺。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丁亥，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劳东方十二郡。

二年正月辛卯，下令：“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辨，依事议奏。其义师临阵致命，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卹遗孤。”甲午，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都下。追赠皇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皇考侍中、丞相。乙未，下令：“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又下令减损浮费，自非奉策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命外详为条格。

戊戌，宣德皇后临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壬寅，诏进帝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并依旧辟士，余并如故。甲寅，齐帝进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绿綬绶，位在诸王上。策曰：

上天不造，难钟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袭统，宸居弗永，虽夙夜劬劳，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书契弗睹，朝权国柄，委之群孽，黜戮忠贤，诛残台辅，含冤抱痛，嗷类靡余。公藉昏明之期，因兆庶之愿，爰率群后，翊成中兴，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实公纽我绝纲，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边隙大启，荆河连率，招引戎荒。公受言本朝，轻兵赴袭，排危冒险，刚柔遂用，坦然一方，还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谢，高宗虑深社稷，将行权道。公定策帷帐，激扬大节，废帝立王，谋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阡业，厥猷虽远，戎狄内侵，凭陵关塞，司部危逼，沦陷指期。公总兵外讨，卷甲长骛，焚庐毁帐，胡哭言归，此又公之功也。樊、汉阡切，羽书续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拯我边危，重获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汉南迥弱，咫尺初寇。公作藩爰始，因资靡托，练兵训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为强镇，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纪号，瞻乌已及，虽废昏有典，而伊、霍难行。公首建大策，爰立明圣，义逾邑纶，勋高代入，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风，虽被江、汉，京邑蠢蠢，湮为

洪流。公投袂万里，事惟拯溺，义声所覃，无思不赴，此又公之功也。鲁城、夏洧，梗据中流，乘山置垒，萦川自固。公御此乌巢，陵兹地险，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恶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湖。桴旛一临，应时崩溃，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复怀举斧，蓄兵九派，用拟勤王。公稜威直指，势逾风电，旌旆小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冲要，密迹京畿，凶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兵威所震，望旗自骇，此又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淝，武骑如云。公爰命英勇，因机骋锐，气冠阪泉，势逾涇水，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带岨固，新垒、东塘，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不震叠，城复于隍，于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很，凭城靡惧，鼓钟鞀鞀，傲若有余，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将逞孥戮。公奇谋密运，威略潜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厉志，服道儒门，濯纓来仕，清猷映世。时运艰难，宗社危殆，崑冈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羲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袒髻，解兹乱网，理此棼丝，复礼衽席，反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人命，还之斗极，惘惘缙绅，重符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逾于蒿、岱，功邻于造物，超哉邈矣，越无得而言焉。

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威用克圉四维，永隆万叶。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厝罔用。惟公经纶天地，宁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于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譬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驃骑大将军如故。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

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劳心稼穡，念在人天，丕崇务本，惟谷是宝。是用锡公兗冕之服，赤舄副焉。公谕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人，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俦。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蹙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械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范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跨蹶嵩溟，陵厉区宇，譬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严祀典，祭有余敬。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帝固辞，府僚劝进，不许。

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蕴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缙绅颀颀，深所未达。盖闻受金于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人，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茧救宋，重脰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钟，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龙逢之冤。明公据鞍輟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困致社，山戎、孤竹，束马景从，伐罪吊人，一匡静乱，匪叨天功，实勤濡足。龟玉不毁，谁之功欤，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命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齐帝追赠梁公夫人为梁国妃。

乙丑，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宣武城内凿井，得玉镂麒麟、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又凤凰见建康县桐下里。宣德皇后称美符瑞，归于相国府。丙寅，诏梁国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帝上表，以“前代选官，皆立选簿，请自今选曹，精加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涘，造请

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诏依表施行。丙戌，诏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庐江、江州之浔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琊南东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帝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

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丙午，齐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辟，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虚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如旧仪。丙辰，齐帝下诏禅位，即安姑孰。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绶，未亡人便归于别宫。”壬戌，策曰：

咨尔梁王，惟昔远古之载，肇有生灵，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卢之后，斯并龙图鸟迹以前，恍惚杳冥之世，固无得而详焉。洎乎农、轩、炎、皞之代，放勋、重华之主，莫不以大道君万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执朽索，去之若释重负，一驾汾阳，便有盲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玺，非所以示贵称尊，乘大辂、建旂旗，盖欲令归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庶，徇物而君四海。及于菁华内竭，奋橈外劳，则抚兹归运，惟能是与。四百告终，有汉所以高揖，黄德既谢，魏氏所以乐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历，应符启运，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嗣君丧德，昏弃纪度，毁紊天纲，彫绝地纽。是以谷满川枯，山飞鬼哭，七庙已危，人神无主。惟王体兹上哲，明圣在躬，端冕而协邕熙，推锋而拯涂炭，武功与日车并运，文教与鹏翼齐举。固以幽显宅心，讴讼斯属；岂徒梓鼓播地，卿云丛天而已哉。至于画睹争明，夜飞枉矢，除旧之征必显，更姓之符允集。今便仰祇乾象，俯从人愿，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允执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溷上帝而临亿兆，格文祖而膺大业，以传无疆之祚，岂不盛与。并命玺书，遣兼太保、中书监、兼尚书令王亮，兼太尉、中书令王志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

帝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范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帝谦让不受。是日，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

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

齐氏以历运斯既，否终则亨，钦若天应，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咸以君德取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眇黎，光宅区宇。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于我有邦，俾九服八荒之内，连率岳牧之君，蹶角顿颡，匡救无术。衍投袂星言，推锋万里，厉其挂冠之情，用拯兆庶之切，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物康世，实有厥劳。而晷纬呈祥，川岳効祉，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革，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迹，罔不和会。于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诚，并以皇乾降命，难以谦拒。衍自惟匪德，辞不获遂，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人神不可乏主，遂藉乐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临取万方，顾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简元辰，恭兹大礼，升坛受祥，告类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传厥后，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灵是飨。

礼毕，有诏放观。

乃备法驾还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文武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遗布、口钱、宿责勿复收；其犯乡论清议、脏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以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齐帝后王氏为巴陵王妃，齐代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勋著艰难者，别有后命。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悉皆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以兼尚书令王亮为尚书令，兼尚书右仆射沈约为尚书仆射。封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自郡王以下，列爵为县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户；王之庶子为县侯，五百户，谓之诸侯；功臣爵邑无定科。凤凰集南兰陵。

丁卯，诏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被幽逼者，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给禀食。戊辰，遗巴陵王钱二百万，绢布各千疋，绵二千斤。车骑将军高丽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太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己巳，巴陵王殂于姑孰，追谥为齐和帝，终礼一依故事。

庚午，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各依名腾奏，罔或遗隐。又诏曰：“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缣以免，施于中代。永言叔季，偷薄成风，婴愆入罪，厥涂匪一。死者不可复生，刑者无因自反，由此而望滋实，庸可致乎。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以时奏闻。”

辛未，以新除谢沐公萧宝义为巴陵王，以奉齐祀。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征新除相国军谘祭酒谢朓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癸酉，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厚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百姓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甲戌，诏断远近上庆礼。

闰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诏以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令端右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有司奏，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张氏为献皇后，陵曰建陵，郝氏为德皇后，陵曰修陵。

五月乙亥夜，盗入南北掖，烧神武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众讨之。

六月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是月陈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蚀之。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鸾鸟见乐游苑。乙巳，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封邓至王。丁未，命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诏尚书郎依昔奏事。交州献能歌鸚鵡，诏不纳。林邑、干陀利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十二月，大雪，深三尺。

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庚辰，以仇池公杨灵珍为北梁州刺史，封仇池王。

夏四月癸卯，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尚书右仆射范云卒。乙丑，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

六月丁亥，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朓为司徒、尚书令。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是夏，多病疫。

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月，皇子纲生，降都下死罪以下囚。

十一月乙卯，雷电，大雨，晦。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二月，魏克梁州。

三月，陨霜杀草。

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侨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

六月丙子，诏分遣使巡察州部，视人冤酷。癸未，大赦。

秋七月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王。

八月，魏克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甲子，诏除赎罪科。

是岁，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正月癸卯，诏“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有司奏：吴令唐庸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丙午，省《凤凰衔书伎》。戊申，诏“往代多命宫人帷宫观禋郊之礼，非所以仰度苍昊，自今停止”。辛亥，祀南郊，大赦。

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壬辰，

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矍讨平之，曲赦交州。是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六月庚戌，立孔子庙。

冬十月，使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侵魏。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

是岁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起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甲申，立皇子纲为晋安王。

三月丙寅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甲寅，初立诏狱。诏建康县置三官，与廷尉三官分掌狱事，号建康为南狱，廷尉为北狱。

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秋七月乙丑，邓至国遣使朝贡。

八月辛酉，作东宫。

九月，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而归。

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乙丑，以师出淹时，大赦。魏人乘胜攻钟离。

十二月癸卯，司徒谢朏薨。

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邺。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官。癸巳，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师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丁巳，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

五月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

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九月乙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

冬闰十月乙丑，以开府临川王宏为司徒，以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以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甲申，以左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左仆射。

十二月丙辰，左仆射夏侯详卒。

七年春正月戊子，以元树为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戊戌，诏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

二月乙卯，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以法日数；凡二十四班，以法气序；不登十品，别有八班，以象八风；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合一百九号。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夏四月乙卯，以皇太子纳妃故，赦大辟以下，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

五月，都下大水。戊子，诏兰陵县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人赐复终身。乙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及置朱衣直阁将军官。

六月辛酉，改陵监为令。

秋八月丁巳，皇子绎生，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

九月壬辰，置童子奉车郎。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王。

冬十月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丙子，诏大举北伐。丁丑，魏县狐镇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

是岁，魏永平元年。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壬辰，魏镇东参军成景嵩以宿预城内属。

夏四月戊申，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以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薨。

冬十一月壬寅，立皇子续为庐陵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庚寅，新作缘淮塘。

三月己丑，幸国子学，亲临讲肄，赐祭酒以下各有差。乙未，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

夏四月丁巳，选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

六月癸丑，盗杀宣城太守朱僧勇。

闰六月己丑，宣城盗转寇吴兴，太守蔡撙讨平之。

冬十二月癸未，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是岁，于阗、林邑国并遣使朝贡。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戊申，荆州言骆虞见。

三月，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卢昶。

夏六月，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二月，山车见临城县。振远将军马仙琕大破魏军，斩馘十余万，复朐山城。

是岁，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宕昌国遣使朝贡，婆利国贡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诏“自今遭诞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加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开府仪同三司，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太尉，以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

二月戊辰，新昌、济阳二郡野蚕成茧。

三月丁巳，为旱故，曲赦扬、徐二州。庚申，高丽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百济、扶南、林邑等国各遣使朝贡。

秋九月，宕昌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己酉，降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癸丑，齐宣德太妃王氏薨。

是岁，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

二月辛酉，兼尚书右仆射袁昂即正。丙寅，诏“明下远近，若委骸不葬，或陈衣莫改，量给棺具收敛。”辛巳，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以从闰数。

闰三月乙丑，持进、中军将军沈约卒。

夏四月，都下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庙，增基九尺。

秋九月，加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位司空，以司空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诏曰：“明堂地居卑湿，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丁亥，耕藉田，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

夏六月，都下讹言有帐帐，取人肝肺及血，以怡天狗。百姓大惧，二旬而止。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是岁，林邑、扶南、于阗国各遣使朝贡。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以下班赏各有差。停远近上庆礼。辛亥，祀南郊，诏班下远近，博采英异。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除其条。丙辰，汝阴王刘胤薨。丁巳，魏宣武皇帝崩。

夏四月丁丑，驃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薨。

冬十月，浮山堰坏。

是岁，蠕蠕、狼牙脩国各遣使来朝贡。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蚀之，既。

夏四月，高丽国遣使朝贡。

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

秋八月，蠕蠕、河南国各遣使朝贡。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壬辰，大赦。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玕斩反者阮宗孝，传首建邺。曲赦交州。

是岁，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诏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及优蠲产子之家，恤理冤狱，并赈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

二月辛亥，耕藉田。甲寅，赦罪人。

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褻衣，裁翦有乖仁恕。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麋，其山川诸祀则否。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囂，竟不从。

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是岁，河南、扶南、婆利等国各遣使朝贡。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三月丙寅，改封建安郡王伟为南平王。

夏六月乙酉，中军将军、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

秋八月壬寅，诏“兵驩奴婢，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

闰八月，干陀利国遣使朝贡。

【译文】

梁高祖武皇帝萧衍，字叔达，小名练儿，江南兰陵中都里人，姓萧氏，与南齐皇帝同为淮阴令萧整之后。萧整儿子萧镡，官至济阴太守。萧镡的儿子萧副子，官至州治中从事。萧副子的儿子萧道赐，官至南台治书侍御史。萧道赐的儿子便是萧衍的父亲萧顺之，字文纬，在齐高帝萧道成时期为始族弟。

萧衍的父亲萧顺之表面上为人清静谦和，但内里却怀有英雄之气，与齐高帝萧道成年轻时就关系友好。二人曾同登金牛山，看到路边有死人的枯骨纵横散落，萧道成对萧顺之说：“自从出了个圣人周文王，这么多年了，又应该有掩埋这些枯骨的圣王出现了吧？”萧道成说这话时，神色凛然，萧顺之从此便知道萧道成有匡扶天下的大志，于是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萧道成每次领兵出征，萧顺之常作为他的副帅。在北上讨伐薛索儿时，薛索儿派刺客于夜间潜入萧道成的军营，提着利刃径直摸到萧道成的床前，准备行刺，被萧顺之亲手杀死。萧顺之多次担任萧道成的镇军司马、长史。此时南宋皇帝昏庸残暴，萧道成担心遭祸，密谋出走，萧顺之认为一旦出逃，危险会更加不可测度，不如顺应人心，像伊尹、霍光那样，行使辅政监国的权利，萧道成对此计深以为然。萧顺之历任黄门郎，安西长史，吴郡内史，所到之处都能留下盛名。吴郡人张绪常称赞萧顺之说：“文武兼备，有德有行，我敬佩萧顺之。”袁粲占据石头城（今南京）时，黄回与袁粲勾结，密谋作乱，萧顺之听到叛乱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家兵占据了朱雀桥，黄回的探子回去报告说：“朱雀桥南面有一位老者，英武威严，沉着刚毅，面朝南坐在胡床之上。”黄回说：“那是萧顺之啊。”于是便不敢出动。那时，如果没有萧顺之，石头城就可能保不住了。等到萧道成取代刘宋王朝，建立南齐，所有领军打仗，交锋决胜的事，无不依赖萧顺之。齐高帝建元末年，齐高帝萧道成曾神色平静地对萧顺之说：“应该令阿玉解去扬州刺史一职，由你来担任。”阿玉，是豫章王萧嶷的小名。这时，后来的齐武帝萧赜还是东宫太子，萧顺之曾被萧赜问讯，在退出的时候，萧赜指着萧顺之对萧嶷说：“如果不是这位老人，我们就没有今天。”但等到萧赜继位后，他却对萧顺之十分忌惮，所以不让萧顺之在朝中辅政。萧顺之以参豫佐命，封为临湘县侯。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任镇北将军，谥号：“懿”。

梁武帝萧衍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岁次甲辰出生在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当初，其母亲张氏曾经梦见自己怀抱着太阳，随即有了身孕，于是生下了萧衍。

萧衍出生时有奇异的光芒，体型相貌十分与众不同，他生得日角龙颜，天庭饱满，地阔方圆，舌头上生有八字纹，脖子上有浮光，太阳映射之下没有身影，两髀的骨头连在一起，脖子上隆起，右手的掌纹形成一个“武”字。萧衍小时候，能在空中行走。长大后，他博学多能，喜好谋画策略，有文武才干。他所住的屋子里，经常像是有云气飘浮，人们有时遇到这种情况，则对他肃然起敬。

起初，萧衍任卫军王俭的东阁祭酒，王俭一见他便对他十分器重和赏识，请他担任户曹属官。王俭曾对庐江的何宪说：“这个姓萧的年轻人三十岁之前就能官至侍中，过了三十岁，他的尊贵就不可言说了。”竟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招徕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著名文人相交结，号称“八友”。王融英俊爽朗，见识过人，对萧衍尤其敬佩，认为萧衍与众不同，他经常对自己的亲近之人说：“主宰天下的人，一定是他。”萧衍逐渐升任为随王镇西諮议参军。一次，萧衍经过牛渚，遇到大风，只得进入龙渚停泊，这时，有一位老者对萧衍说：“你走起路来龙行虎步，面相贵不可言，现在天下纷乱不宁，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是你吗？”萧衍问那老者的姓名，老者却突然不见了。不久，萧衍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回到建邺。

等到齐武帝病重，竟陵王萧子良任用萧衍及其兄萧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勗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王融想趁齐武帝驾崩的时机立萧子良为帝，萧衍说：“推立皇帝是非常之事，必须依靠非常之人，王融不是这样的人才，只会看到他的失败。”范云说：“忧虑国家的，只有中书王融。”萧衍说：“为国家而忧虑，是想做周、召那样的忠心辅国之臣呢？还是想做竖、刁那样的篡弑之臣呢？”萧懿听了这番对话，不由得赞叹萧衍道：“好耿直啊，就像史鱼一样，多么质朴顽强啊！”

当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死后，萧衍也很不得志，这件事可以参看《齐鱼复侯传》。到这时，齐武帝的继承人郁林王有失德行，辅政的萧鸾（后来的齐明帝）密谋废立之事，萧衍打算帮助萧鸾一臂之力，推翻齐武帝的继承人，以洗雪内心的耻辱，萧鸾也知道萧衍的心思，所以经常与萧衍一起密谋策划。这时，萧鸾打算把齐的宗室随王调入京城除掉，但担心随王不听调遣，又因为王敬则驻守在会稽，怕他发生变故，便向萧衍咨询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萧衍说：“随王虽然享有美名，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手下也没有什么智谋之士，只有依靠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但这两个人都是势利之徒，如果以高官显位相诱惑，这两人无不乐于从命，那么，随王只要有一封书信就可以对付了。王敬则的志向只不过是守卫江东，尽享其荣华富贵，应该选送美女以令其感到称心如意。”萧鸾听了大喜道：“我也是这个意思。”随即征调垣历生任太子左卫

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将他们二人一起召入京城。随后才召随王入京，令其自尽。

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齐武帝的老部下，在这种形势下感到坐卧不安，萧鸾对崔慧景也很不放心，于是便任命萧衍镇守寿阳，对外声称防御北魏，实际上是防备崔慧景。萧衍率军驻扎在长濠，崔慧景担心获罪，穿着白色的衣服前来迎接萧衍，萧衍安慰并宽容了他。萧衍手下的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异口同声地说：“崔慧景谋反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实在是个叛贼，我们这些武将，就像将军您臂上架着的老鹰，只要将军您一声令下，我们便马上将其制服。”萧衍笑着说：“现在崔慧景就像我们掌中的婴儿，杀了他显不出我们的勇武。”于是好意相慰，将崔慧景放回，崔慧景从此才安下心来。隆昌元年，萧衍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升任黄门侍郎。

建武二年，北魏军队在大将王肃、刘昶的带领下进攻司州刺史萧诞，形势非常危急，齐明帝萧鸾派左卫将军王广之率军前去援救，萧衍为副帅，由王广之节制。当军队行进到熨斗洲驻扎时，看到有个身長八尺的异人，容貌衣冠都为白色，沿着江边大呼道：“萧王大贵。”萧衍身上已经多次发生吉祥的迹象，内心更加自负。此时他们距萧诞守军还有一百余里，各路援军看到北魏军队十分强盛，都不敢再前进。萧衍想显示自己的威严和谋略，便对各路将领们说：“现在我军应屯驻在下梁城，扼住凿岨天险，守住雉脚要道，占据贤首山，以与西关相通，并临近贼兵的堡垒，三方成犄角之势，出其不备，必能大破贼兵。”王广之等人不听从萧衍的建议。后来派遣徐玄庆进占贤首山，北魏军队切断了徐玄庆部的运粮路线，南齐众将更加恐惧，没有敢去支援，只有萧衍一人奋然请求率先进兵。于是王广之给萧衍增拨了部分精兵，萧衍率军于夜间悄然潜行。在行军过程中，萧衍等曾一度迷失了方向，这时看到好像有人手持两个火炬在前面引路，跟随着那火光，萧衍等人果然找到了正路，直抵贤首山，王广之率领大军也得以前进。北魏军队前来胁迫，萧衍坚守不出。这时王肃率部分魏军攻城，一战之后便退却，刘昶不由对王肃有了疑心，萧衍乘机写信给刘昶离间二人的关系，使二人之间产生了嫌隙。一天早晨，从西北方向刮起了大风，大片的云彩随之而来，罩在王肃大营的上空，过了一会，风回云转，又还向西北方向，萧衍说：“这就是所谓的‘归气’，魏国军队要逃走了。”他立即下命令道：“跟着军旗前进，听到鼓声便出动。”王肃倾其十万大军，在江北列好阵势。萧衍手执令旗鼓舞士气，齐军士气大振，声震山谷，勇敢的士兵，手持短刃首先登岸进攻，长枪手为之掩护。城中萧诞的守军见援兵来到，也乘势出击，进攻魏军的营寨，魏军内外受敌，军败如山倒。王肃、刘昶单骑逃走，齐军斩获魏军数以千计，鲜血

染红了大地。齐军还缴获了王肃、刘昶文件箱中北魏皇帝给二人的敕令，其中说：“听说萧衍善于用兵，不要与他争锋，要等我亲自前去对付他；如果能抓住这个人，那么江东就是我的了。”事后，萧衍以战功被封为建阳县男。

不久任司州刺史。有个自称叫僧恹的和尚，对萧衍说：“你的脖子上有一条伏龙，说明你不是人臣。”萧衍再找这个人，却再也找不着了。萧衍在司州时，很有威名。曾经有人向他献马，萧衍不接受，献马者偷偷地把马系在门柱上便走了。萧衍出门看到了那匹马，便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书信，系在马头上，令人把马赶出城外，那匹马却又自己跑了回来。后来，萧衍回到都城任太子中庶子的官职，领四厢直。又外出镇守石头城。齐明帝性情猜忌，萧衍为了避免嫌疑，便解散了自己的部曲家兵，经常坐着折角小牛车闲游。齐明帝经常称赞萧衍清静俭朴，以此勉励朝中官员。

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逼雍州，刺史曹武率兵渡过沔水守驻樊城，曹武原是齐武帝的心腹，齐明帝对他很不放心，想让自己的皇后的弟弟刘暄为雍州刺史，但刘暄不愿出京任职，通过江祐疏通，终于得以留京。齐明帝准备让萧衍去雍州，萧衍接受密旨出发，表面上声称是军事派遣。齐明帝又命五兵尚书崔慧景，征南将军陈显达相继援助襄阳。崔慧景与萧衍一起行进到邓城，魏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掩杀而来，崔慧景见状，急忙率军后退，萧衍极力阻止也不接受，于是齐军大败。萧衍率所部英勇抵御，独使军队得到了保全。等到北魏军队退走后，齐明帝任命萧衍为辅国将军，监护雍州事务。

在这之前，雍州地区就流传着樊城有王者之气的说法，到这时这种传言更加盛行。等到齐明帝驾崩，遗诏令萧衍为都督、雍州刺史。此时，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分日轮流值班，传达政令，世人称之为“六贵”。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儿、丰勇之等八人，号称“八要”，还有舍人王暄之等四十余人，都可以代天子传言，执掌权柄。萧衍对张弘策说：“政出多门，这是混乱的开始。现在能躲避祸患的只有此地，辛勤地恭行仁义，可以坐致周文王的事业；但是我的各位兄弟都在都城，恐怕会遇到祸患。这件事还需要与在益州的萧懿共同图谋啊。”此时，萧衍的哥哥萧懿已被免去益州刺史的官职，离开了益州，但仍掌管郢州的事务，于是萧衍便派张弘策到郢州，向萧懿陈说大计，这一过程收在《萧懿传》中。但萧懿没有接受萧衍的建议，张弘策回来后，萧衍便召自己的弟弟萧伟和萧憺，于当年到达襄阳。于是他们秘密制造军器，大量采伐竹木，沉在檀溪，暗中作为造船的材料。这时，萧衍住的房子常有云气，呈现五种色彩并回旋流转，样子象是盘曲的龙。季秋出九日台，忽然狂风大作，烟尘弥漫，只有萧衍

所住的地方天清气朗、阳光灿烂，其上还有紫色的祥云腾起，形状如同伞盖，看见的人无不惊异。

不久，朝中大臣们相继被处死，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冬，萧懿也被杀害。消息传到，萧衍秘密召集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画起事。计划制定后，萧衍在十一月乙巳召集僚佐听事，告诉他们举兵的大计，并在当天组建机关，捞出沉在檀溪的竹木用来打造战船，只十几天便打造完毕。百姓也有愿意跟从的，萧衍组成了有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的军队。

在这之前，东昏侯萧宝卷任命刘山阳为巴西太守，让刘山阳经过荆州时怂恿在荆州主事的萧颖胄进攻襄阳。萧衍得知了这个密谋，便派遣参军王天武、庞庆国到江陵，广泛地与当地各州府的人士讨论军事。王天武出发后，萧衍对谘议参军张弘策说：“现在王天武可以坐收天下了。荆州知道王天武到了，一定会不知所措，如果荆州人不赞成王天武的意见，那么我们夺取荆州会象拾取地上的芥菜一样易如反掌。阻断三峡，占据巴、蜀，分兵平定湘中，便全部占有了长江上流，凭着这样的威吓声名，进逼九派，阻断彭蠡，传檄江南，就像风吹草地一样所向披靡，政小能引日月啊。江陵本来就害怕襄阳人，再加上唇亡齿寒的道理，一定不会保持中立，那能不随同我们的意见呢？裹挟着荆州、雍州的军队，扫荡平定东夏地区，即使是韩信、白起那样的名将再生，也奈何不了我们，更何况现在的没有头脑的昏君，和那些御刀应敕之徒呢？”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萧衍又命令王天武送信给萧颖胄兄弟。王天武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天就是这种情况。近来我派王天武到各州府去，给每个官长都带有书信，现在只让王天武举两封书信给萧颖胄兄弟，书信上写有‘其体情况由王天武口头传达’。再问王天武，王天武又说不出什么来。王天武是萧氏兄弟的心腹臂膀，别人听说这件事后必然认为萧氏兄弟与王天武共同隐瞒情况，那么人人都会对萧氏兄弟起疑心。刘山阳为众人的流言所迷惑，必然怀疑萧氏兄弟对朝廷有二心，那么萧氏兄弟就陷于进退维谷，有口难辩的境地了，这样我们就能收到送两封信便平定了一州的效果了。”刘山阳走到江安时，听说了王天武送信事件，果然心生疑虑，不敢再行。柳忱便劝说萧颖胄将王天武斩首，将其首级送看刘山阳以打消他的疑虑，萧颖胄于是对王天武说：“天下的大事，都是在你这里，现在只好借你的头颅，来欺骗刘山阳，就像过去的樊于期把头借与荆轲以刺秦王一样。”于是将王天武斩首，将首级送予刘山阳，刘山阳这才打消了疑虑，驱车入城，就要驰过城门时，城门启动，碰断了刘山阳的车辕，刘山阳弃车而逃，中兵参军陈秀拔戟追赶，在城门外将刘山阳杀死，把他的首级送看萧衍。萧颖胄仍然坚持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

以取代乐昏侯萧宝卷的建议,转达于萧衍,并且说:“时机还不很有利,应当等到明年二月。现在冒然发兵,恐怕会失算。”萧衍回答说:“现在我们拥有十万兵马,粮草也快用完了,如果按兵不动百余天,一定会发生后悔之心,况且现在太白星出现在西方,我们仗义而动,无论是天时还是人谋,有什么不利之处呢?过去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也是行逆太岁,天时不利,难道也要他等待年月吗?竟陵太守曹景宗派遣杜思冲劝说萧衍迎立南康王,在襄阳建都,准备即皇帝位,萧衍没有接受。王茂也私下对张弘策说:“现在把南康王置于别人手中,让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您前去为他人所指使,这岂是有远见的谋划。”张弘策将王茂的意见告诉了萧衍,萧衍说:“如果举兵大事不成功,当然是玉石俱焚;如果大事成功,功业建立,又有谁敢不听从?怎么能庸庸碌碌地受别人驱使呢?”于是萧衍在沔南设立新野郡,以集中新近归附的人。

三年二月,南康王担任相国,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戊申,萧衍从襄阳举兵。自从入冬以来,天空一直雾气不散,到这时才天开日朗,士卒们都一片欢喜。萧衍留自己的弟弟萧伟守驻襄阳城,并对他说:“应当与襄阳人推心置腹,将心比心,真诚相待,不要相疑,天下本是一家,要如此相见。”于是萧衍向建邺发布檄文,炫耀自己军队的威力。等到了竟陵,萧衍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命中兵参军张法安驻守竟陵城。王茂、曹景宗率领军队渡河,进驻九里。当天,郢州刺史张冲迎战,王茂等大败张冲,荆州派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在夏口集结大军。萧衍修筑汉口城防守鲁山,又命水军主将张惠绍、朱思远等在江面巡逻,遏制长江,切断郢、鲁二城的通信之路。此时,张冲死去,其部下推举军主薛元嗣和张冲的长史程茂为主帅。

三月乙巳,南康王在江陵即皇帝位。遥废东昏侯为涪陵王,任命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并加任征东大将军,指挥征讨诸军,假黄钺。西台又派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前来与萧衍会合。四月,萧衍从沔地出发,命王茂、萧颖达等率兵进逼郢城。五月己酉,萧衍移驻汉水之南。这天,有紫色的祥云象伞盖一样罩盖在萧衍军营的上方。甲寅,东昏侯派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支部队援救郢州,进据巴口。七月,萧衍命王茂帅领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部偷袭加湖,逼近吴子阳。此时江水断流不能行船,光子衿心中大喜,当天夜晚,有流星坠入城中,到四更天时,没有下雨却江水暴涨,萧衍的军队乘机渡河齐进,奋勇攻击,不久,东昏侯的部队大溃,吴子阳等人逃窜,其部众大都淹死在江水中,王茂所部将其余部擒获,凯旋而归。郢、鲁二城的守军看到这种情况,无不胆战心惊,士气大衰。

在这之前,东昏侯派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守江州,准备声援吴子阳等人。

萧衍对诸将说：“征讨对手不一定完全依靠实力，重要的是树立自己的声威。如今我军已在加湖重创对方，谁不惊服。陈武牙是陈伯之的儿子，已经狼狈逃回，陈伯之问起战况，必定感到畏惧。所以我敢说九江地区只要发送一张檄文就可以平定了。”萧衍下令搜索所获的俘囚，找出了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对他厚加赏赐，让他去送信劝降陈伯之。

戊午，鲁山城主孙乐祖向萧衍投降。己未夜，郢城有数百名长着长毛之人哭着越过城蹀跳进黄鹤矶，大盖是郢城的精灵。到了早晨，郢城城主程茂、薛元嗣派遣参军朱晓向萧衍请降。萧衍说：“你们城中人可以不识天命，与我对抗，可为什么要骂我呢？”朱晓回答说：“明公您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暴君桀的狗能不向尧狂吠呢！”当初，郢城关闭抗拒萧衍时，城中有将佐文武男女十余万人，到此时因疾疫流行而死的人数有十之七八。城门打开后，萧衍对城中人加以抚恤，并对死者给以棺木。

东昏侯听说郢城失守后，开始作守建邺城的打算，挑选二尚方二冶的囚徒配给士兵作战。对那些不能赦罪的人，就在朱雀门内每天杀死几百名。尚书令王亮苦苦相劝，东昏侯拒不接受。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复命，请求现在不要进军。萧衍说：“陈伯之说这种话，说明他还要犹豫，首鼠两端，我们正好可乘机逼迫他。”于是命邓元起当天顺流进兵。八月，天子派遣兼黄门侍郎苏回前来犒劳军队。萧衍登上战船，命各路军马按顺序出发，留下上庸太守韦睿驻守郢城，执掌一州的事务。邓元起领军将要进到寻阳时，陈伯之害怕了，于是收来军队退保湖口，留下他的儿子陈武牙驻守益城。当萧衍到达时，只好束手请罪而降。

九月，天子下诏令萧衍平安东夏，并给予便宜行事之权。东衍军队的前锋已进驻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放弃姑苏城而逃，于是萧衍大军进占姑苏。自从雍州起兵以来，萧衍所乘坐的船前面常有两条龙引路。左右之人没有没见到的，沿着前行的道路欢迎萧衍的百姓络绎不绝。萧衍仍派遣曹景宗、萧颖达率领马步军进驻江宁。东昏侯则派遣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曹景宗将其击退。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率军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率所部作为游兵。这天，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被众军在阵前活捉。萧衍大军进驻新林，建康的士民百姓倾城而至，纷纷送款或血书欢迎萧衍的军队。萧衍又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占据阜茭桥，邓元起占据道士敦，陈伯之占据篱门。江道林的余部退驻航南，萧衍军追击，江余部又被打散而逃，退保朱雀，依凭淮水固守。这时李居士还占据着新亭垒，请求东昏侯烧掉南岸的城邑的房屋，用来开辟战场。这样，从大航往西，新亭往北，成为荡然之地。

十月，东昏石头军主朱僧勇归降萧衍。东昏侯又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在航

南大路列下阵势，都装备有精制武器，人数尚有十余万，宦官王侏子手持白虎幡指挥各军。王茂、曹景宗等人分两路冲击，王珍国的军队顷刻土崩瓦解。众军追击到宣阳门，李居士献出新亭垒投降，徐元瑜献出东府城投降，石头、白下的各支部队都在一夜之间溃散。壬午，萧衍亲自坐镇石头城，命令各军围攻六门。东昏侯把门内全部放火烧毁，驱逼所有的营署官府人等都进入内城，有二十万人。青州刺史桓和欺骗东昏侯说要出城迎战，结果却乘机投降了萧衍。在这之前，有俗话说亲密之人进行欺变的叫“和欺”。于是这时蠢儿，法珍等人都说：“今天算是败在桓和手里了，这正可以称得上是‘和欺’了。”萧衍命各军修筑长围工事。

当初，萧衍各路兵马步步进逼，东昏侯派遣军主左僧庆镇守京口，常僧景镇守广陵、李叔献驻扎瓜步。等到甲冑从姑苏逃回，又命他驻守破墩，以作为东北方面的后备力量。这时萧衍派人晓谕，他们便全部投降了萧衍。萧衍于是派遣自己的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驻扎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这时，吴郡太守蔡夤放弃吴郡来降。

十二月丙寅，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杀死东昏侯，当夜用黄油包裹其首级送到萧衍军中。萧衍命吕僧珍、张弥指挥士兵封闭府库和图籍，然后萧衍才入城，将东昏侯的宠妾潘妃以及东昏侯的帮凶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处死。并将二千名宫女分赏给众将士。宣德皇后下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任命萧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刺史，封他为建安郡公，食邑万户，并给予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等官职和仪仗如故。依照晋武陵王司马遵承制的故事，百官向萧衍致敬。己卯，萧衍入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天下。丙戌，萧衍入镇殿内。这一天，大量凤凰飞临建邺城。萧衍又下令：“凡是不合理的制度和赋税，淫滥的刑罚和差役，对外可以详细地检查它的源头的，都一概废除。战争中的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心立下条目，都依据原来的规定。”丁亥，派遣豫州刺史李元履带兵五千慰劳东方的十二个郡。

二年正月辛卯，又下令：“通检尚书众位官员，东昏侯在位时有关案件处理不当及其主持者拖延未办的。仔细地再加问讯办理，根据事实加以奏报。在参加义师作战时牺牲的人员，及其因疾病而死亡的，一并加以葬敛，并收养抚恤他们的遗孤。”甲午，天子派遣兼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到都下慰劳。追赠萧衍的祖父为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追赠萧衍的父亲为侍中、丞相。乙未，又下令：“在朱雀大捷中那些送死的逆徒，特许其家人予以殡葬；如果没有亲属或者亲属极为贫苦，二县的长尉便为其埋葬。建康城内那些不了解天命，与义师对抗，自取灭亡的，也照此办理。”又下令减损浮费，除了用来祭祀的谷

物,修制绂冕和演习礼乐的费用,修缮兵器的装备,此外一切浮费都予禁绝。御府中署,也应尽量节省,关于这些命外府详细地制定规条。

戊戌,宣德皇后临朝主政,入居内殿,任命萧衍为大司马,解除承制,百官对之致敬如前。壬寅,下诏令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可以佩剑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增加前后部的羽葆,鼓吹,可以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并像以前那样可以征辟士人,其余的一切待遇保持不变。甲寅,天子升任萧衍为相国,总揽朝政,封为梁公,食邑十郡,配备九锡之礼,加以远游冠,绿綬绶,地位在诸王之上。并且发布文告说:“天不作美,降灾皇室,世祖皇帝非常英明却早早驾崩,世宗皇帝非常仁德却没有后代。高宗皇帝即位后,统治的时间不长,虽然不分昼夜地勤于国事,但太平盛世却并没有降临,其后即位的君主昏庸残暴,不理朝政,将国家大事,都委托给一群乱臣贼子把持,杀戮忠臣贤才,残害辅国大臣,含冤抱痛的人不计其数。萧衍公乘此时机,顺应万民之心,群策群力,再造了国家的中兴,巩固了危殆的宗庙,满足了上天和人民的愿望,这实在是萧衍公挽狂澜之既倒,大大有功于皇家啊。”

“永明(齐武帝年号)末年,发生了严重的边乱,连年用兵,战乱频仍。萧衍公接受朝命,带兵前去作战,排危冒险,刚柔兼用,坦然处敌,终于将敌人制服,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在过去的隆昌(郁林王年号)年间,我朝的基业已经开始动摇,高宗皇帝深为社稷之危担忧,打算用权术治理国家,萧衍公制定方略,提倡名节,废帝立王,谋略深远,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明帝即位后,其治国之术迂阔不切实际,北方异族又大举内侵,肆虐山河,国土沦陷指日可待,萧衍公此时又率兵前去征讨,长驱直入,将胡族打得大败而归,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樊、汉地区军情危急时,告急文书接连而至。萧衍公亲率劲旅、平定危急,使这一地区又获安宁,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汉南地区一向疲弱,与强敌又相距咫尺。萧衍公在那里加强军备,利用当地资源训练兵卒,治军有方,使我本来的危城,一变而成为强盛的边镇,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东昏侯统治时期,眼看危乱已至,虽然废除昏君古有明训,但伊尹、霍光那样的行废立之事毕竟难以去做,萧衍公首先建策发难,拥立明君,义薄云天,功勋高巍,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萧衍公的周文王似的风采虽然泽披江、汉地区,但京邑地区却人情汹汹,为浊流所淹没。萧衍公千里起兵,只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仁义之师所到之处,无不望风而从,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鲁城、夏洳二城占据长江中流,阻挡义师,依山靠水,凭借天险以固守,萧衍公指挥大军,不顾险阻,不费兵力,就攻占了坚固的城邑,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仍有群凶,相助为恶,沿江凭借天险与义师为敌,盘踞在加湖一带,但萧衍公战船

一到，立时土崩瓦解，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乱臣贼子们震惊惶张，又图谋抗拒义师，以勤王的名义调动军队。萧衍公奋威直进，进展神速，帅旗一到，便全州臣服，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姑苏是靠近京城的险要之地，凶悍之徒在那里啸聚，阻断要津。萧衍公兵威震吓，凶徒望旗震骇，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群小们孤注一掷，聚集力量，想在淮水边求得一逞，萧衍公命令英勇的部下，抓住战机，奋勇冲杀，连克阪泉、洹水，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琅邪、右首一带形势相连，新垒、东墉地区，固若金汤，顽抗之徒，凭险固守，兵源、粮草充足，在萧衍公军威震慑下，无不惊恐不安，终为萧衍公所取，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独夫东昏侯昏聩残暴，凭借坚城固守，不知畏惧，邪奸之徒，依靠其君主的名义，大肆杀戮。萧衍公运筹帷幄，忠诚的勇敢之士，奋勇效命，终于使独夫毙命，凶顽俯首，这又是萧衍公的一大功劳。萧衍公有拯救万民的功勋，应极力推崇以明其德。萧衍公当初就立有报国之志，尊崇儒道教化，为政清廉，政绩举世公认。在时运艰难，国家危殆，民不聊生之时，萧衍公亲率劲旅，拯救危难，事功可与南巢，牧野之战相比美。如同大禹和管仲一样功德在民，解除了国家的危难安顿了百姓人心。永平年间的故事，听到的人都要叹息，有关部门的旧制，看到的人都会落泪，萧衍公为民请命，还之斗极，那些可怜的士绅，得以重见天日，那些哀哀欲绝的小民，又可以得以生存，萧衍公的德行，真是高于五岳，萧衍公的功绩，超过了造物之主，这样伟大的功德，怎能不加以阐扬呢！

“朕又听说：畴庸命德，建立侯国以为屏障，都是用来维护国体，以长久地享有太平。所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行而风俗厚，不用刑罚治民。萧衍公经纶天地，安定国家，功业已超过伊和稷，但现在对他的赏赐却薄于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怎么能垂范后世！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朕感到非常恐惧。现在朕进封萧衍公为相国，改扬州刺史为扬州牧，把豫州的梁郡历阳、南徐州的义兴、扬州的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个郡封予萧衍公，封萧衍为梁公，并赐以白土、白茅，以定其邦，用建冢社。过去周公旦、召公奭，入居保佑，到了毕公、毛公，也作卿士，兼任中外之职，礼遇上实在应该是这样。现在命特使兼太尉王亮持符节授相国扬州牧印绶和梁公的玺绂；命特使兼司空王志持符节授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行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同地位冠于群后，总管百官，相关礼仪制度，应予改革。因梁公以相国身份总理朝政，所以去掉录尚书的名号，进上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仍任骠骑大将军。

又加萧衍公九锡，其敬听后命：

因为萧衍公礼律兼修，恩威兼备，同情怜悯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处置无

不宽容,所以允许使用锡公大车,戎车各一辆,黑色的公马八匹。萧衍公关心农业,提倡务本,重视粮食生产,所以允许使用锡公竞冕的服饰和穿红色的鞋子。萧衍公注意移风易俗,陶冶人心,使邦国和睦,所以允许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萧衍公文德深广,义声远播,为男女老少所衷心颂扬,所以允许居住的大门涂以红色。萧衍公摒斥小人,任用贤才,治国有方,提拔人才,有口皆碑,所以允许萧衍公可以登上行御阶。萧衍公能够郑重地统治下属,以身作则,防患未然,高瞻远瞩,所以允许萧衍公配备虎贲之士三百人。萧衍公的威望如同夏天的太阳,壮志在肃清奸邪,复兴衰败的种族,决不姑息奸恶,所以允许萧衍公使用斧钺各一件。萧衍公的功德如高山大海,泽被天下,恩德如日月普照,无所不至,所以允许使用彤弓一张、彤箭一百支,卢弓十张,卢箭一千支。萧衍公注重孝道,至诚感动神明,祭祀典礼恭敬严肃,所以允许使用柶鬯一卣,圭瓚一副。梁国按以前的旧例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根据以往的惯例,恭行大礼,弘扬天意,以求多福,并光大我朝太祖皇帝的遗业。”

萧衍对这些礼遇和赏赐表示坚决推辞,但百官劝进,不答应萧衍的推辞。

二月辛酉,百官们重新请求说:“近来朝廷制定决策,真诚地封赠梁公,却被梁公坚决辞退,不予接受,对此,士绅们都窃窃私语,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我们听说从府库中接受钱财、是通达之人心胸开阔的表现,隐居海边,不过是匹夫的小节。所以周公对履乘石并不心疑,姜太公受赠玉璜也不以为让。况且后世贤哲继承这一遗风,先德在人,经纶草昧,便会产生如果没有管仲,华夏将受夷族统治的慨叹,再加上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为王室建立了大功。即使是累繭救宋,重脰存楚,从古至今,又有谁能与萧衍公的功劳相比。而且感甚盗钟,功劳太高的不予赏赐,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所以玉马骏奔,是表明微子离开了商朝,金板出地,是控诉龙逢的冤屈。萧衍公毅然跨上战马,以鼓舞三军的士气,在独处一室时却忍不住为国家忧伤落泪,这更激发了仁人志士的报国之心,所以能使海若登祗,罄图效祉,山戎,孤竹一样的国家,集合起军队象影子一样跟随着去讨伐罪人,匡扶天下,这样的丰功伟绩,实在值得歌颂,龟玉不毁,是谁的功劳呢?萧衍公只想做个功成身退的谦谦君子,那将使人们怎样看待监国摄政的伊尹、周公呢?于是萧衍这才接受了任命他为相国、梁公的旨意,命人在京城的大街上烧毁了东昏侯穷奢极侈的奇装异服六十二种,齐帝又追赠萧衍的夫人为梁国妃。

乙丑,南袁州队主陈文兴在宣武门内挖井的时候,挖出了玉镂麒麟,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个。又有凤凰出现于建康县的桐下里。宣德皇后称赞这些祥瑞的出现是一件盛事,把它们送归相国府,丙寅,下诏令梁公萧衍依旧任命各

个重要官职,并依照朝廷的制度。萧衍上表,其中奏称:“以前选任官员,都立有官员的名册,请求从今以后的选任官员,要依旧制成名册,并对每个官员加上精当简要的评语,以使得不遗漏人才,并且名实相别,普通人知道了自己的差距大,也就消除了奔竞之心,听说有中间立格,甲等大族的人二十岁可以做官,后门以过立试吏,这种方式哪里能激励人心,培养人才。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尤其应该废除。”齐帝下诏依照萧衍的建议实行。丙戌,朝廷下诏书进封梁公萧衍为梁王,把豫州的南谯庐江、江州的寻阳、郢州的武昌西阳、南徐州的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扬州的临海,永嘉十个郡增封给萧衍,加上以前的封邑,萧衍食邑二十郡。萧衍仍任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职务不变,萧衍坚决推辞,朝廷下诏不许。萧衍的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官极力请求萧衍接受这一封赏。

三月癸巳日,按梁王诏书。下令赦免国内死刑以下的人,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小孩,生活无法维持,赐谷五斛,下面府州所管辖地区也同时免除赋税。丙午日,齐帝下令帝王冠冕应有十二旒,建立天子旌旗,出入必须警戒,有人前面开道,乘坐金根车,车有六匹马,同时准备五个时辰的副车,配置旄头云罩,歌舞乐队有八佾,宫殿里悬挂钟等乐器,王妃、王子、公主爵位,全按旧制。丙辰日,齐帝下诏书禅让帝位,即就居于姑孰。

四月辛酉日,宣德皇后下令说:“西宫诏令到了,齐帝以前代为法,在梁敬禅神器,明日可上车,派使者恭敬地交付玺印,未亡之人便归到别宫去。”壬戌日,大臣上表说:

请问,梁王您,只有远古开始之时,才有生灵,皇雄、大庭开天辟地,立于赫胥、尊卢之后,到有龙图鸟迹之前,是浑沌愚昧时代,本来不能够详察。经过神农、轩辕、炎、皞时代,到放勋,重华等天子,没有不凭着大道治理百姓的,以公器驾御八方,处之如握腐朽的绳索,离开这帝位如同放下沉重的负担,一驾车到汾阳,便有深远的志向,刚到箕岭,就动了让出王位的想法。所以知道住黄金屋,佩带玉玺,不是以此来显示尊贵地位,乘大车,建立旌旗,大概是想让出入有处所。因此忘记自己而养育百姓,顺从外物而君临四海。等到精华内部衰竭,畚櫜外部劳累,就安抚万民服从命运,只给予才能。四百年结束,汉朝因此举揖而让,黄老哲学既衰微,魏氏也因此乐于推让。到晋、宋也发扬光大这个制度。我朝太祖从《握河》里接受教育,应运建立梁,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后继君主没有德行,昏庸抛弃纲纪法度,毁坏扰乱天纲,草木雕落,大地荒芜。因此山谷变为平地、河流干枯,高山夷为平地,鬼神嚎哭,七庙岌岌可危,百姓神灵没有君主。只有齐王您体念上天,历行明圣之德,使国内祥和安乐,赶走夷族,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武功与太阳车并行,文教与大鹏齐举。本来幽居、隐逸之

心，讴歌斯属；难道只是击鼓播种，您说上天显示征兆呢。至于图画上闪现明光，夜里飞动弯箭，那么除去旧制的征兆一定显现出来了，改朝换姓祥瑞的征兆已聚集起来了。今天就应仰随天象，俯从人愿，敬重禅神器，授予您帝位。大福告穷，上天的福禄永远结束。大王您的确应拿起帅旗，遵循旧制，以不辜负上天的期望，祭祀上帝且君临百姓，以文祖为榜样并且胸怀大志，来传递无边的福气，国家难道不兴盛吗。同时附与授玉玺的信，派太守、中书监、兼尚书令王亮，兼任太尉，中书令王志奉献给皇帝玺印，接收的礼仪，全依照唐尧、虞舜旧例。皇帝反对大臣之表并一再谦让，表上的建议未获通过。于是齐朝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以及梁朝台侍中范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同时上表劝皇帝采纳，皇帝谦让不接受。这天，太史令蒋道秀摆出了天文预兆六十四条，事情表现很明显了，群臣再次上表一再请求，皇帝才随众人心愿。

天监元年夏季四月丙寅日，皇帝在南郊即位，设坛烧火禀告上天说：

皇帝臣萧衍，敢用黑马，敬告上帝，太皇以及皇后。

齐朝改朝换代之事完成了，邪恶结束了，国运就顺畅，皇帝犹如天有感应，下命给衍。担当这个职责，只授予有才能的人。天命不固定，帝王不是专属一族，尧退下来，舜接受帝位，汉朝衰败，魏朝兴盛，到晋朝、宋朝，有古代的法制，国君都凭着美德驾馭四海，头功是把百姓视为己出，所以能庇护从黎民，光照环宇。齐代末年，君主昏聩腐败，群臣狡诈邪恶，慢慢滋长，终于导致奸诈的回族暴乱，而虐害我国家，使得国土之内一直率领众官员的国君，踏断角叩烂头，也救治无方。萧衍应上天之言，把奸回打到万里之外，严肃他挂冠之情，用拯救百姓的恳切，于是趁着时机到来，治理国家，帮助万物世风淳朴，实在有他的功劳。然而天象呈现祥瑞之气，山川效祉，代替齐代的符象已显，改变国家命运的日期已定，不同风俗的蛮夷，也重新表露和好之心，远近人神，所见相同。于是众官员，都表示他们诚恳之心，要求衍即位，衍难以拒绝。自己考虑没有为人皇帝的德行，推辞得不到同意，对上迫于上天的眷顾，对下考虑到亿万百姓的心愿，宫殿不可长久空旷，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借着众官大力推荐，接受了这天赐的好福气。以这寡薄之德驾临四方，只求实现昔日志向，永远恭敬谨慎。敬简元辰，恭敬地行大礼，升坛接受禅让，告敬上帝，能够播种美善，来光大先皇基业，留传后世，来永保我梁朝兴旺，请圣明的神享用祭品。

行礼完毕，诏书放在高殿里。

皇帝乘车回到建康宫，登临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变年号，赏赐官员爵位升二级，文武官位各升二等。无依靠的老人小孩，每人赐谷物五斛；百姓所欠的钱、粮食以及以往的债务全部取消；犯人交给各乡评论清算，那些奸淫盗窃等

肮脏之行,全部清除,犯人罪行既往不咎,重新开始做人。封齐王为巴陵王,一郡物产,供其享用,可以树立天子旌旗,坐五时副车,实行齐的历法,祭祀天地,礼乐制度等都根据齐典。封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齐帝皇帝王氏为巴陵王妃,齐代王侯有爵位的,全都降级留用察看,其中效著艰难者,以后另有吩咐。只宋汝阴王不在任命之列。抢劫犯家人在台府做奴仆的,全部解放。那些在外流离奔没的人家,允取其回归本土。任命代尚书令的王亮为尚书令,代尚书右仆射沈约为右仆射。封皇上弟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中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右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萧憺为始兴王。从郡王以下,列出爵位为县等六等。皇弟、皇子封为郡王,食邑两千户,郡王的儿子为县侯,食邑五百户,称诸侯。功臣的爵位、食邑没有固定的规定,按功劳大小而论。这时,凤凰会集在南兰陵。

丁卯日,下诏凡是后宫、乐府、西解、刑室等地被逼迫为奴的,全部遣放,如果年老无法生活,官府赐给粮食。戊辰日,送给巴陵王钱二百万,绢布各千匹,绵二千斤。封车骑将军高丽王高云为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太为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为征东大将军。己巳日,巴陵王死于姑孰,追封为齐和帝,丧礼依据旧例。

庚午日,下诏派遣内侍诸员,周游省察民间,采集民谣观察政事好坏,查访贤能之人。如果有不让百姓开垦荒地,判断案件不清楚,徇公济私、豪夺巧取之人,应把事情详细禀报。如果有经邦治国之才,隐居民间,全都把名单一一呈报,不得遗漏隐瞒。又下诏说:“用金钱解除刑罚,自古就有。献绢来免罪,盛行于中代。每个朝代末期,世风日下,犯过失定罪,方法不一样。但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定刑的人没有理由免罪,这样民风才会纯厚朴实,社会才能日趋安定。可以依照周、汉旧典,有罪想用财物获得减免的,详细地分列条目,按时奏告。

辛未日,任命谢沐公萧宝义为巴陵王,来主持齐的祭祀。又依前代之制,恢复南兰陵武进县。擢升新任相国军諮祭酒谢朓担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三职。改南东海为兰陵郡,郡界直到南徐州诸侨郡县。癸酉日,下诏“在公车府设谤木函、肺石函。如果朝廷之官没有良策,平民对于国家之事有良策有看法,可投谤木函。如果在我长江、汉水流域,有奇功良策之人,为国家兴利除弊,在一方众望所归。其次本人才气高妙,受压制无法展现才能,胸有象傅、吕那样的经国大略,心怀屈原、贾谊那样的抑郁之叹,其正义之理昭显,却受排挤受打击;至于那大地方侵略小地方,豪门之族欺压贫贱之民,百姓已处境艰难,无法上诉皇帝。如想申诉都可投肺石函”。

闰月丁酉日,任命代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州、凉州刺史,正式封为

宕昌王。王寅日，下诏说因国家法纪日益松弛，上下逐渐习以为常，让官员把采得民谣上奏圣上，依照开朝旧制。有司上奏，追封皇帝先父为文皇帝，庙号为太祖，皇上先母张氏为献皇后，陵墓称建陵。郗氏为德皇后，陵称修陵。

五月乙亥日夜，强盗进入宫廷南北边，火烧神武门，总章观，杀害卫尉卿张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率兵造反；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军讨伐陈叛军。

六月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这日陈伯之逃到魏，江州平定。前益州刺史刘季连依据成都叛乱。

秋七月一日，有日蚀。

八月戊戌，设建康三个官职。癸卯日，鸾鸟东游皇苑。乙巳日，任命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为安西将军，封为邓至王。丁未日，命中书监王莹等人下制定法律条令。令尚书郎依旧制上奏。交州奉献会唱歌鹦鹉，下诏说不要。林邑，干陀利两国各派使者来进贡。

冬季十一月己未，建小庙，甲子日，立皇子萧统为皇太子，赏赐天下为父母者晋升爵位一级。

十二月，下大雪，有三尺厚。

这年大旱，只收五千斗米，百姓多饿死。

二年春天正月乙卯日，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交酉日，在南郊祭祀祖宗，赦免死刑以下的犯人。庚辰日，任命仇池公杨灵珍为北梁州刺史，封为仇池王。

夏季四月癸卯日，尚书删定郎蔡法度献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尚书右仆射范云死去。乙丑日，益州刺史邓元起战胜成都叛军，平定了益州。

六月丁亥日，授予新任左光禄大夫的谢朓为司徒。尚书令。甲午日，任命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这年夏天，多瘟疫。

秋季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各国派使节来朝进贡。

冬季十一月，皇子萧纲降生，赦免都城死罪以下犯人。

十一月乙卯日，雷电交加，下暴雨，天阴暗。

三年春季正月癸丑日，授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二月，魏战胜梁州。

三月，霜降，草木凋零。

夏季五月丁巳日，任扶南王侨陈如阁耶跋摩为安南将军。

六月丙子日，下诏派遣使者巡察各州郡，视察民间冤屈、残害之事。癸未，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甲子日，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八月，魏战胜司州。

九月壬子日，任命河南王儿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州、河州二州刺史，封为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节来进贡。

这年是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诏令说：“从现在九流中选取官员，年龄不到三十，不精通一径，不得为官，如果才同甘、颜回，就没有年龄限制。”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有司上奏，吴县令唐庸铸造了上有盘龙花纹的火炉，飞翔凤凰的砚台盖。下诏让其囚禁终生。丙午，皇帝检阅《凤凰衔书伎》。戊申日，下诏说：“过去朝代多让宫里人用布把宫殿围起来，观看裡郊礼，这不是向上苍示诚的方式，从现在停止。”辛亥日，在南郊祭祀天地，大赦天下。

二月，设胄子律博士。壬午日，派护卫官杨公则率领宿卫兵阻住洛口。壬辰日，交州刺史李凯叛乱，长史李旻讨伐叛军，平定了交州。这月，在秣陵建兴里建建兴苑。

夏季四月丁巳，任命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州凉州二州刺史，封正宕昌王。

六月庚戌日，建孔子庙。

冬季十月，派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率军队攻打魏。作战费用，来自王公以下各级上交的“租金”以及田里产的粮食。

这年庄稼大丰收，每亩产谷三十斛。

五年春季正月初一，下诏说：“凡各郡诸侯国里皇族的人没有在国家朝内任官的，选派官员，使每郡都有一人在朝。

三月初一，有日蚀。

夏季四月甲寅日，开始建牢狱。下诏在建康县设置三官，与廷尉三官分别掌管刑事。称建康为南狱，廷尉为北狱。

五月，设集雅馆来招收游学学生。

秋季七月乙丑日，邓至国派使节进贡。

八月辛酉日，建东宫。

九月，临川王萧宏军队到达洛口，大败士兵死亡以万计，宏单人骑马逃回。

冬季十一月甲子日，都下发生地震，地里长出白草。乙丑日，因军队经过淹

时,大赦那里犯人。魏人乘胜攻打钟离。

十二月癸卯日,司徒谢朏死去。

六年春季三月庚申日,霜降草枯。这月,有三只象进入建邺。

夏季四月壬辰日,设左右骁骑官,左右游击将军官。癸巳日,曹景宗,韦叡等在涿郡阳州大败魏军,杀伤俘获敌兵以万计。己酉日,任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丁巳日,授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以及三司,任命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

五月己巳日,设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

秋季八月戊子,大赦。戊戌日,都下发大水。

九月乙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

冬季闰十月乙丑日,任命开府临川王萧宏为司徒,兼任太子太傅;任命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兼任太子少傅;任命吏部尚书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甲申日,任命左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左仆射。

十二月丙辰日,左仆射夏侯详死去。

七年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元树为恒州、朔州两州都督,封为魏郡王。戊戌日,下诏书要在端门、大司马门外雕画神龙、仁兽。

二月乙卯日,在越城南部新建国门。乙丑日,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按规定依次上排;共二十四班,以规定排次序。列不进十品等级的,另有八班,来象八风;又设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共一百零九个称号。庚午日,下诏在每个州、郡、县设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管推荐贤能之人。乙亥日,任命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夏四月乙卯日,因皇太子纳妃,大赦死刑以下犯人,按官职等级赏赐朝廷大臣以及近侍。

五月,都下发大水。戊子日,下诏在兰陵县修建两座陵墓,方圆五里内居住的人赏赐终生居住的权利。乙亥日,下诏又设宗正、太仆、大匠、鸿胪等职,又增设太府、太舟,仍以十二卿官位在前,又设朱衣直阁将军官。

六月辛酉日,改陵监为陵令。

秋季八月丁巳日,皇子萧绎降生,大赦死罪未判决的犯人。

九月壬辰日,设童子奉车郎。癸巳日,任皇子绩为南康王。

冬季十月丙寅日,任命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丙子日,下诏发兵北攻。丁丑日,魏县瓠镇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逊举城归属梁。

这年是魏永平元年。

八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在南郊祭天地,大赦天下。壬辰日,魏国镇东参军成

景隽以宿预城归属梁。

夏季四月戊申，任命司徒临川王萧宏为司空、扬州刺史，任命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为开府仪同三司。

秋季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死去。

冬季十一月壬寅日，封皇子萧续为庐陵王。

九年春季正月乙亥日，任命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庚寅日，新建淮水大堤。

三月乙丑日，皇上临幸国子学，亲自上讲台学习，按等级赏赐祭酒以下诸官。乙未日，下诏凡皇太子以及王侯的儿子，凡处在求师学习的年龄，都入国子学学习。

夏季四月丁巳日，选择尚书五都令史，改变用士为官的方式。

六月癸丑日，强盗杀死宣城太守朱僧勇。

闰六月己丑日，宣城强盗转而抢掠吴兴，吴兴太守蔡搏讨伐了强盗，平定了吴兴。

冬季十二月癸未日，皇帝临幸国子学，用做策论的方法考皇室后代，按等级赏赐教授官位。

这年，于阗、林邑国都派遣使节进贡。

十年春季正月辛丑日，皇帝在城南郊祭天地，大赦天下。戊申日，荆州说荆州出现神驹。

三月，强盗杀死东莞、琅邪两郡太守刘晰。占领朐山引来魏国徐州刺史卢昶。

夏季六月，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右仆射。

冬季十二月，振远将军马仙琕大败魏军，斩首十多万，收复朐山城。

这年，建造宫殿城门上三重楼以及开二道。宕昌国派遣使节来进贡，婆利国进贡金质席子。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日，下诏说：“现在逃亡犯，犯罪应用刑具，如果年龄太老或太小，可停止用刑。”给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增开府仪同三司官职，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晋升为太尉，任命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

二月戊辰日，新昌、济阳两郡野蚕结成茧。

三月丁巳日，因为大旱，罢免扬州、徐州两州赋税、徭役。庚申日，高丽国派遣使节来进贡。

夏季四月，百济、扶南、林邑等国各派使节来进贡。

秋季九月，宕昌国派使节来朝进贡。

冬季十一月乙未日,任命吴郡太守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己酉日,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被降职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癸丑日,齐宣德太妃王氏死去。

这年是魏国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在城南郊祭祀天地,赦免死刑以下的犯人。

二月辛酉日,副兼尚书右仆射袁昂晋升为正。丙寅日,下诏说:“查明远近各处,如果尸骸不下葬,或者用粗席裹尸下葬,送给棺材让其入殓下葬。”辛巳日,新造太极殿,改成十三间,来符合闰数。

闰三月乙丑日,特进、中军将军沈约死去。

夏季四月,都下发大水。

六月癸巳日,建造太庙,基高九尺。

秋季九月,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增加司空职,任命司空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

冬季十月丁亥日,下诏说:“明堂地处低洼,潮湿,可按矮墙高度垫起地基,来表现诚挚的敬意。”

十三年春季二月一日,西南地震,天迸如裂。丁亥日,耕种户藉田,大赦天下,给那些努力耕田的官员晋升一级爵位。

夏季六月,都下传言说有一木柱,取人肝肺和血,喂给天狗。百姓恐慌,中旬才停止。

秋季七月乙亥日,立皇子萧纶为邵陵王、萧绎为湘东王、萧纪为武陵王。

这年,林邑、扶南、于阗国各派使节来朝进贡。建浮山堤堰。

十四年春正月初一,皇太子行成人礼,大赦天下,赐为父为母有爵者升一级爵位,王公以下官员各有赏赐。停止远近的庆礼。辛亥日,在城南郊祭天地。下诏全国官员,广泛选拔有才有德之人。又用墨刑代替死刑,除去枷条。丙辰日,汝阴王刘胤死去。丁巳日,魏国宣武皇帝驾崩。

夏季四月丁丑日,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死去。

冬季十月,浮山堤堰倒塌。

这年,蠕蠕、狼牙修国各派使节来进贡。

十五年春季三月初一,有日食。后夏季四月,高丽国派使节来朝进贡。

六月庚子日,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

秋季八月,蠕蠕、河南国各派使节来朝进贡。

九月辛巳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莹死去。壬辰日,大赦天下。

冬季十一月，交州刺史李贲斩首反叛者阮宗孝，把阮首级送到建邺。解除了交州叛乱。

这年是魏国孝明皇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季正月辛未日，皇帝在南郊祭天地。下诏免除特贫户今年的赋税，没有田地没有工作的，生活所需粮应用赋周济。生活富足，人丁兴旺的家庭，清理冤案，并赈济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人和孩子。

二月辛亥日，耕种户藉田。甲寅日，赦免罪人。

三月丙子日，下令太医不能以活物为药；国家纺织机关织锦，认为有仙人鸟兽花纹的锦缎，做成内衣，剪裁花纹违背仁恕之德。于是向天地宗庙祈告，要除去杀生行为，想征得天地以及祖宗同意。城郊宗庙祭祀所用牺牲，全用麋代替，那山川等祭礼则不能用麋代替。宗庙祭祀除去牺牲，是为了不再让祖上吃带血的肉物。即使公卿有不同意见，朝廷上下一片哗然，皇帝概不听从。

冬季十月，宗庙祭祀物品，开始用蔬菜瓜果。

这年，河南、扶南、婆利等国各派使节来朝进贡。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日，雍州刺史安成王萧秀死去。甲辰日，大赦天下。

三月丙寅日，改建安郡王封号为南平王。

夏季六月乙酉日，中军将军、中书监临川王萧宏任代司徒。

秋季八月壬寅日，下诏说：“士卒，养马人以及奴仆，凡男年龄六十六岁，女六十岁，不编到户籍里。

闰八月，干陀利国派使节来朝进贡。

64

王镇恶传

——《南史》卷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使贪。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王镇恶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页）

【解析】

“使贪”二字是毛泽东读《南史·王镇恶传》时的评语。

王镇恶是南朝刘宋初的大将。其祖父王猛是一代奇人，少时家贫位贱，以鬻畚为业。但王猛虽贫而好学，喜读兵书，气度雄远。东晋桓温北伐入关时，王猛曾前去见他，在桓温面前，王猛扣虱而谈，旁若无人，桓温也曾想召王猛共回南方。王猛知其用心故不随桓温南行。前秦的统治者苻坚亦素有大志，对王猛也是久闻大名，便派心腹谋士吕婆楼把王猛请来相见，一番谈话，便若平生知己一般，有如刘备之遇诸葛亮，由此开始重用王猛，可以说言听计从，使王猛与吕婆楼等人共掌机要。在王猛的辅佐下，前秦势力越来越大，军事上苻坚先后灭掉前燕、取仇池、降巴氏、占益州、攻前凉、服代国，将整个北方基本上统一了，政治上禁奢侈之风，与民休息；抑制权贵，诛杀和惩罚豪强；广兴学校，加强汉化；劝课农桑，开山泽之利。这些措施使得前秦成为五胡十六国中治绩最为突出的。这一结果的出现与王猛的帮助是密切相

关的，王猛病死后史家评论说：“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席，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开平，猛之力也。”苻坚对于自己过早失去这样一位重要助手即倍感戚凉，他对自己儿子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王景略（猛，字景略）之速也！”王猛临死前告诉苻坚切不可伐晋，苻坚十几年后不顾王猛有此言，乃率大军南下，妄图统一中国，结果淝水一战，苻坚大败，王猛多年辛劳付之东流。

王镇恶父王休为河东太守。王镇恶于五月五日出生，当时习俗对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十分忌讳，家中人想把王镇恶过继给同姓宗族。王猛不同意，他说，这个孩子不是平常的孩子。昔日孟尝君也是五月五日生，最后官至齐相，这个孩子一定会让我家门兴旺，并取名为镇恶。镇恶十三岁时，前秦瓦解，王镇恶寄食在浞池人李方家中，后来又跟随叔父王曜流落到东晋。王镇恶像祖父一样，喜读诸子兵书，也喜欢跟人谈论军国大事。而且王镇恶马上功夫非常好，善骑射，遇事果断。刘裕北伐南燕，攻打广固时，有人将王镇恶推荐给他。待到与王镇恶一番谈论之后，刘裕对王镇恶的才能非常惊异和满意，当天晚上留王镇恶住在军营中，早晨一起来，刘裕对众将说，王镇恶乃王猛之孙是将门出的虎子。此后王镇恶便跟随刘裕东拼西杀。在镇压卢循起义中，王镇恶因功被封为博陆县五等子。刘裕在攻杀对手刘毅时，王镇恶又为前导，勇猛冲杀，史书载他：“身被五箭，手所执矛于手中破折。”后又因功封汉寿县子。

416年，刘裕率军北伐，以王镇恶、檀济道为前锋，向洛阳及关中进军。行军前王镇恶对刘穆之说：“吾等因谗风云，并蒙抽擢，今咸阳不克，誓不济江。”王镇恶、檀济道所率前锋进展神速，“战无不捷”，先破虎牢关及柏谷坞，又进到浞池，占浞池后王镇恶到故人李方家中，开堂见母，厚酬恩人。八月出兵，十月份攻克洛阳。这时刘裕命令王镇恶等大军到齐后再西攻长安，王镇恶等因胜轻进，虽败秦军，攻到潼关，但秦军拒险而守，王镇恶一时不能取胜，且军粮缺乏。王镇恶亲自到弘农一带，劝督百姓，“百姓竞送米粟，军

食复振”。待刘裕大军到后，商量攻取关中的办法，王镇恶请领水军由黄河入渭河而直指长安，后秦军队相继败亡。王镇恶领水军至渭桥后，令将士饱餐战饭，然后弃船登岸，诸船皆逐流而去，王镇恶激励部将说：“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而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镇恶身先士卒，士众亦知没有退路，莫不奋勇争先，长安城乃一攻而下。刘裕夸奖镇恶说：“诚吾霸业者，真卿也。”刘穆之死后，刘裕急回建康总揽朝政，留幼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诸将皆留关中。

王猛辅佐苻坚，北朝人喻之为诸葛亮，此次进攻关中，王镇恶又立首功，故而王镇恶深为留关诸将所忌。刘裕临走前曾对沈田子说：“鍾会不得遂其乱者，为有卫瑾等也，古语讲：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沈田子本就与王镇恶争功不和，有了这个保票之后便设计杀死了王镇恶。

关中是富裕之地，王镇恶作战勇敢，但贪财贪色，攻下长安后，他“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对于这种行为，刘裕则是“以其功大不问”。读史至此，毛泽东批“使贪”二字，批评刘裕放纵部下不加管束的行为。

在毛泽东看来，刘裕对王镇恶的贪不闻不问就是变相给予王镇恶以贪污、中饱私囊的特权，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权思想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他指出，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考察等问题都需要有一套基本的原则和方针。毛泽东特别看重“德才兼备”，他曾指出，党要领导中国几万万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毛泽东认为，所谓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所谓才，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王镇恶有军事才华，骁勇善战，又会作思想鼓励工作，其才不可不谓优；德这一方面，王镇恶总的来说还算行。以其曾寄居过的李方家一事为例，他曾对李方说如果将来发迹，一定要报答他，后来果如此，王镇恶确实也作到了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但王镇恶却又贪财好色，其实他也贪名，打关中时，他曾发誓打不下来就不回来，然后又对刘穆之说，如果我打下关中

而朝廷来加九锡之赐，则你要负责任了。对于这种贪名图利好色的将领，刘裕却不加以管束。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大的失误。毛泽东十分重视组织纪律及其检查监督。严格的组织纪律保证了党是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党内绝不允许违法乱纪而不受追究、处分的特殊党员存在。他也十分痛恨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的行为。他曾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而对那些影响极坏的，即使资格再老，官职再高，毛泽东也是毫不留情面的。建国第一大案案主刘青山、张子善，虽然他们很早就参加革命，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但他们却利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以权谋私，贪污国家公款，而且贪图生活享受，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坏影响。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功大”而网开一面，他们最终都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要求那个时代的王镇恶，在封建社会，千千万万个王镇恶这样的人他们在军中出生入死的目的，不过是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名利双收。古语讲：“无官不贪。”虽苛薄一些，但确实是封建社会大小官僚的一个真实写照，毛泽东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关键在于刘裕。毛泽东批“使贪”二字的含义就不是“上以其功大，不问”一句话所能解释得了的。

刘裕在二次北伐之前在朝野之内三将异己铲除，他取代东晋只是时间的问题。他器重王镇恶是看中他英勇善战且可为之所用。然而他并不放心王镇恶，特别是在他取东晋之易如翻掌的时候，王镇恶已不重要了。“使贪”深刻地表明了刘裕统治术的高明。古代统治者常常用欲擒故纵的手法来搞掉一个人，王镇恶贪财贪名贪色，那就不闻不问去放纵他，等到他招致众人不满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搞掉他，且名正言顺。

另外从刘裕回建康前交代沈田子的话也可看出一些门道。他以“猛兽不如群狐”来暗示沈田子，叫沈田子等南方诸将不必怕王镇恶。后来沈田子计杀王镇恶，其借口就是王镇恶谋反，圣奉旨诛杀他。沈田子接着又被杀死。刘裕仅动了动嘴，便一石二鸟，除去可能的新的心腹之患，这只不过“狡兔死，

走狗烹”的多种操作方法之一。从李延寿的角度来看，刘裕通过“使贪”来使王镇恶没有大志，这也不失为巩固统治的好办法，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有类似之处。所以当他知道王镇恶秘藏姚泓伪辇，只不过是想剔下辇车上装饰的金银时，刘裕不仅是“乃安”，而且更放心了。

【原文】

王镇恶，北海剧人也。祖猛，仕苻坚，任兼将相。父休为河东太守。镇恶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为镇恶。年十三而苻氏败，寓食浞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谓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万户侯，当厚相报。”方曰：“君丞相孙，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贵，至时愿见用为本县令足矣。”

后随叔父曜归晋，客荆州，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骑射非长，而从横善果断。宋武帝伐广固，镇恶时为天门郡临澧令。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留宿。旦谓诸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即以署前部贼曹。拒卢循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

武帝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扬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不知见袭。

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竖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如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径前袭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上，晏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敕文并武帝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內亦未信帝自来。及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下将或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且斗且语，知武帝在后，人情离懈。

初，毅常所乘马在城外不得入，仓卒无马，使就子肃取马，肃不与。朱

显之谓曰：“人取汝父而惜马，汝走欲何之？”夺马以授毅，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镇恶身被五箭，手所执稍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以功封汉寿县子。

及武帝北伐，为镇西谘议，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将发，前将军刘穆之谓曰：“昔晋文王委蜀于郑艾，今亦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抽擢，今咸阳不克，誓不济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矣。”

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坞。进次浞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见母，厚加酬赉，即授方浞池令。方执径据潼关，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人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

初，武帝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待大军，未可轻前。既而镇恶等至潼关，为伪大将军姚绍所拒不得进，驰告武帝求粮援。时帝军入河，魏军屯河岸，军不得进。帝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军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既得义租，绍又病死，伪抚军将军姚赞代绍守险，众力犹盛。武帝至湖城，赞引退。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泝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逐流去，镇恶抚慰士卒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唯宜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长安城。城内六万余户，镇恶抚慰初附，号令严肃。于灊上奉迎，武帝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帝笑曰：“卿欲学冯异邪。”

时关中丰全，镇恶性贪，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帝以其功大不问。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伪辇，有异志，帝使覘之，知镇恶别取饰辇金银，弃辇于垣侧，帝乃安。

帝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长安。镇恶以征虏将军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捍御之任。

及大军东还，赫连勃勃逼北地，义真遣中兵参军沈田子拒之。虏甚盛，田

子退屯刘因堡，遣使还报镇恶。镇恶对田子使谓安西长史王修曰：“公以十岁儿付吾等，当共思竭力，今拥兵不进，贼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惧。

【译文】

王镇恶，北海剧县人，祖父王猛，曾在苻坚手下做官，兼任将相。父亲王休为河东太守。镇恶因为是五月出生，家里出于传统的禁忌认为生日不祥，想把他过继给远房的宗族。王猛说：“这个孩子非同一般，过去孟尝君也是恶月出生，后来作了齐国的丞相。这孩子以后也将使家门兴旺。”因此取名为镇恶。在王镇恶十三岁那年，苻坚失败。镇恶寄住在浞池人李方家，李方对他很好。王镇恶对李方说：“如果我遇上英雄之主，一定要取得万户侯的地位，那时一定厚报于你。”李方答道：“你是丞相的孙子，一表人材，何愁将来不富贵呢？到那时希望你让我作本县县令就满足了。”

后来随叔父王曜归顺晋，客居荆州，大量阅读各种兵书，喜欢谈论国家军事政治。不善骑马射箭，但是在志向和韬略方面都才气纵横，果决善断。宋武帝伐征广固，镇恶当时为天门临澧县令。有人向宋武帝推荐他，武帝召见与他谈话后，觉得他是奇特之人，于是留他过夜，第二天早晨武帝对左右的人说：“镇恶是王猛的孙子，真是将门有将材。”随后安排他在军中做一个小官。因与卢循作战有功，封为博陆县五等子。

武帝谋划准备讨伐刘毅，镇恶说：“主公如果对西楚用兵，请给我一百只战船当前锋。”到西征时，让镇恶转任参军事，派遣他率龙骧将军蒯恩及百条战船提前进发。镇恶受命后，便昼夜兼程，并到处扬言刘兖州亲自上来。刘毅信以为真，不知将被偷袭。

镇恶在离江陵城二十里的地方，舍船步行上岸，蒯恩的军队在前面，镇恶的军队在后，每只船上只留一二人，又在船上竖旗设鼓，对留下来的人说：“估计我们快要到城下时，便击鼓呐喊，做出我们后面还有大军的样子。又分一队人在后面，让他们烧毁停在江津那里的船只。镇恶率军直接前往攻城。守卫渡口的军队和百姓说确实是刘兖州来了，没有一点怀疑。快到城下时，遇上刘毅的重要将领朱显之骑马前来问刘藩在哪里？军人回答说：“在后面。”直

到他走到军队后面仍不见刘藩，又看见江津船舰被烧毁，鼓声大作，知道不是刘藩前来，便跃马飞驰去报告刘毅。下令关闭城门。镇恶也驰马进入城内。顺风放火，烧毁了城南门和东门，又派人带着诏书和赦文以及武帝的手书共三个信函给刘毅看，刘毅都烧而不读。金城内的人也不相信武帝亲临。到短兵相接时，镇恶的部下与刘毅的部下，有的是父兄子弟中表亲属，一边杀斗，一边大声说话。当他们知道武帝就在后面时人心离散。

开始时，刘毅平时所乘之马在城外没能进入城中，仓卒中没有马，就派人向他的儿子刘肃取马，刘肃不给。朱显之对他说：“别人都要抓你的父亲了，你还顾惜你的马，你自己逃跑到哪里去？”于是把马夺过来给刘毅，刘毅从城东门出去，狂奔至牛牧佛寺自缢而亡。镇恶身上中了五箭，手上拿的兵器也在手中折断。在江陵平定后二十日，大军才到，镇恶因功封为汉寿县子。

到武帝北伐时，镇恶已是镇西谘议参军，代理龙骧将军的职务，统领前锋。将出发时前将军刘穆之对他说：“昔日晋文王把攻打西蜀的重任交付给邓艾，现在把平定关中的大任交付给你，你自勉吧。”镇恶回答说：“我等凭借时势，并幸得提拔，如今咸阳如不能攻克，誓不过江而还了。如果平定了三秦，而朝廷不赐我九锡之礼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镇恶进入敌境后，战无不胜，先后攻克虎牢和柏谷坞。进入渑池，造访故人李方家。登堂拜见李母，送上厚礼。即刻下令封李方为渑池县令。镇恶的军队沿大道长驱前进，径直抵达潼关，将士缺少食粮，镇恶亲自到弘农督促催缴民租。老百姓争着送来粮食，部队的食粮重新得到保证。

开始时，武帝与镇恶等人相约，如攻下洛阳，一定要等待大军到来，不可轻易前进。不久镇恶等到了潼关，遭到伪大将军姚绍抵抗，不能前行。飞马告请武帝送粮援助。当时武帝沿黄河行军，魏军在岸上屯军，武帝也无法前进。武帝叫镇恶所遣之人，打开船北面的窗户，指着黄河对岸的敌军告诉他说：“我发布过命令不要前进，可你们轻率孤军深入，现在河岸上这般情况，如何能遣军支援呢？”

镇恶在得到租粮之后，姚绍病死，伪抚军姚赞代替姚绍把守险关。兵力仍很强盛，武帝到达湖城，姚赞引兵撤退。

大军进驻潼关，策划进取之计。镇恶请求率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直到渭桥。镇恶军队乘坐的都是外面密封的小船，划船的人全都在船内，溯渭河前行，船外面的看不见划船的人。北方平素没有船，无不吃惊，都认为是神鬼。镇恶到后，令将士吃完饭，便弃船上岸，渭水流得很急，转眼之间，船都随水漂走。镇恶抚慰士兵说：“这是长安城北门外，离家万里。而船只、衣服和粮食全都随水而去。唯一的办法是拼死一战，并可立大功。”于是亲自站在士兵的前列，立即攻下了长安城。城内六万多户人家，镇恶抚慰刚刚归顺的人们，军队号令严明。在灊上恭迎武帝，武帝慰劳他说：“帮助我成就霸业的人，确实是你啊！”镇恶谢答说：“这是明主的威望，诸将的力量所至。”武帝笑着说：“你想学功成不居的冯异吗？”

当时关中很富庶，镇恶性情贪婪，收敛的子女玉器丝帛不可计数。武帝因为他的功劳大而不过问。当时有人告诉武帝说镇恶私藏姚泓的坐辇，有造反的意图。帝暗中派人察看，知道镇恶是把乘辇上的金银饰物剔下，把坐辇弃在墙侧，武帝于是放下心来。

武帝留下次子桂阳公刘义真任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镇恶以征虏将军兼任安西司马、冯翊太守，武帝把防御的重任委托给他。

等到大军东归，赫连勃勃进犯北地，义真派中兵参军沈田子去抗击。赫连勃勃军力很强大，田子退而屯兵刘因堡，派使者回去向镇恶汇报军情。镇恶当着使者的面，对安西长史王修说：“主公把十岁的儿子托付给我们，应当各自想着竭忠尽力，现在带着军队不进攻，敌军怎么能讨平？”使者回来，转述了镇恶的话，田子很害怕。

65

臧质传

——《南史》卷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古文史籍批语集》第186页）

②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古史籍批语集》第188页）

③此是妄想。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古文史籍批语集》第188页）

【解析】①

臧质是南北朝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人。他年少的时候并不好读书，而是喜欢执鹰牵犬，与朋友到处游荡；另外臧质是赌场的常客且赌技甚高，小

小年龄就是赌场老手。史书载臧质其貌不扬，是“出面露口，頹顶拳发”。他也曾经在刘义隆帐下为中军参军，但臧质“轻薄无检”，初为刘义隆所嫌。后来他为建平（今四川巫山）太守，颇得民心，后又兼巴东郡太守（今四川奉节）。这时臧质已过而立之年。在为官的日子里，臧质开始大量阅读文史书籍，常有过人见解，且臧质豪气冲天，颇有大丈夫气概。最喜欢谈兵论战，且深得古代兵法之魂。

当年刘裕在南方建立宋朝的时候，北朝正在兴盛起来。423年，北魏趁刘裕死去，占领了宋朝司州的全部，青州、兖州和豫州的大部分（这些地方，大都在今山东及河南二省的黄河以南地区），宋朝的边境，退守淮北地区。439年，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魏太武帝为马上皇帝，英勇善战，他统治的北魏是力量最雄厚的时候。南朝在宋文帝刘义隆时，国力逐渐增强。在南北对峙中，双方于边境线上的战争，时断时续。魏太武帝有吞并江南，一统中国之意，刘义隆则有恢复故土，一展宏图之心，所以这两个均各自处于全盛期的王朝经常打仗，兵连祸结，打了近三十年。450年，刘宋与北魏再次发生大战。毛泽东所批“此是欲战法，激使之战”，是指臧质在这次战役中守盱眙时的战术。毛泽东做这样的批语是赞赏臧质战术运用的恰当。

450年夏天，宋军分兵几路，对北魏发动总攻。东路主力由刘义隆心腹之将王玄谟率领，进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方百姓心向南朝，宋军北进，百姓送粮，从军，络绎不绝，“日以千数”。然王玄谟却辜负了圣意民心，他以战争为名，图谋私利，强迫当地百姓一家出一匹布、八百个大梨助军。但他攻打滑台几个月打不下来，在久围不下之后，魏军赢得了时间，冬天一到，魏太武帝率优势兵力，发动反攻，蜂涌南下。两军一接战，王玄谟虽然“军众亦盛，器械亦精”，竟慑于魏军声势，仓皇奔退，魏军乘势掩杀，死者万余，部下逃散，军资器械委弃如山。魏军一路南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魏太武帝在江北的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驻扎，扬言要打过长江。宋军在长江南岸布置了六七百里长的烽火台，宋军战船不停地在江上巡逻。宋文帝北望江上烽烟十分后悔，他对谋士江湛说：“假如檀道济在，就不会有这一天。”（檀道济原为刘宋一员大将，勇谋兼备，为宋文帝忌杀，消息传到北魏，北魏

十分高兴说南方再也无人了。檀在临死前也恨恨地骂宋文帝说：“乃坏汝万里长城。”）

由于宋朝的精心准备及拥有天堑长江，魏太武帝在 451 年春天不得不北撤，退兵途中，围攻一个小城盱眙，激战月余，盱眙屹然不动。盱眙处于淮河南岸，当战争还在黄河南岸进行时，盱眙太守沈璞就开始了守城准备。驰援彭城的宋军被阻截在盱眙境内，领兵之将臧质带了七百人退到盱眙城下，请求入城。城中有人建议不让臧质入城，建议者说：“魏军来进攻的话，城里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如果魏军不来，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如果城池得以保全，他们来了，要分去我们的功劳；如果万一失守，我们要从水路撤退，人多船少，亦是不利。”但沈璞力排众议，让臧质进城，二人决心同舟共济，共同抵抗魏军。

魏军退兵瓜步，经过盱眙，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这是让他献城投降之意。臧质为表守城决心，也为了羞辱魏太武帝，便把人尿放在酒坛中送去。魏太武帝大怒，下令大军筑长围，大有踏平小小盱眙城之意。为了再次激怒魏太武帝，使其行为失去章法，臧质又根据当时北魏的童谣写信给魏太武皇帝羞辱他（该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骂他是自来送死。魏太武帝果然中计，下令诸军疯狂攻城。盱眙守军顽强抵抗，魏军伤之众多亦不得手。魏太武帝气得写信给臧质说，我派去攻城的，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尽量杀吧，杀得越多越好，省得他们将来捣乱。臧质便把这封信向魏军公布，告召他们掉转矛头。宣布能把魏太武帝的头斩下来的，“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太武帝这时真正是理智全失了，他发疯似地发誓破城抓住臧质，一定要将其碎尸万段来解心头之气。但在这座用血肉筑成的坚城之下，魏军始终未能越城池半步，攻城死者堆得和城一般高。魏太武帝只好含辱而去。

两军较量，不仅仅是物的较量，还有心理的较量，扰乱敌人的心智，就会使其力量大打折扣。臧质送尿及两次致书，完全达到了扰乱敌人心情，使其作法不得章法的目的，最终臧质以少胜多，大败强敌。

以怒兴师是兵法的大忌。谙熟兵法的臧质正是利用魏太武帝有勇无谋，狂

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弱点，采取心战，亦既毛泽东所批的“欲战法”。以怒兴师，自古以来鲜有胜绩，刘备、张飞为给关羽报仇而怒伐东吴，结果张飞做了刀下鬼，刘备被一场大火烧得魂飞魄散。而另外一个例子就表现出被激者的谋略来，诸葛亮是三国时著名的军事家，他六出祁山六伐中原。与之对阵的司马懿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认为如与诸葛亮接阵，自己未必是对手，故他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诸葛亮也采取“欲战法”，给他送去女人的衣物，曹魏诸将皆怒，惟司马氏不动声色，善待来使，最终使诸葛亮病死五丈原。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他十分注重从高水平的古今中外军事著作及历史著作中吸取营养。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就着重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通过研究，毛泽东总结出许多战争的经验、规律，战争的强弱转化等思想。在毛泽东看来，盱眙乃弹丸之地，臧质方面力量单薄，但盱眙军民上下团结一气。故虽然在物的方面宋军很弱，但在精神方面如将官的军事才能、士气及心理状态等方面却具有优势。魏太武帝虽兵多将广，但他的军队成份很复杂，军心不齐，魏太武帝虽英勇善战但少有计谋。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臧质凭一腔豪气去与魏太武帝拼个死活，恐怕胜算无多。所以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臧质采取攻心为上的战术，几次羞辱魏太武帝，在魏太武帝大怒攻城中大量杀伤敌军，挫败敌军的锐气，从而使魏太武帝“解围而归”。臧质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深为毛泽东欣赏，尤其是勇外之谋的运用更是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靠的是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靠的是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指挥艺术。臧质懂得“兵不在众，在乎用命，共胆同心，寡可制胜”的道理，所以他在强敌面前能沉着应战。而魏太武帝不懂得“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的道理，故被臧质激将之法搞得怒火冲天，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更何况是攻城呢？

【解析】②

毛泽东很欣赏臧质，说他是“豪杰之士”。而臧质确是在宋与北魏的战斗中屡立奇功，毛泽东的这些批语，讲到了臧质的三次战功并对其最终的结局感到惋惜。

“一解汝南之围”讲的是北魏进攻宋朝过程中的一次战斗。在450年前，北魏在北方相继灭掉西秦、夏、北凉等诸多割据政权，又平定西域，大败柔然，北方统一。踌躇满志的魏太武帝拓跋焘在450年春季率步骑十万，突然南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宋南顿（今河南沈丘）太守、颍川（今河南许昌一带）太守相继弃城逃走。只有悬瓠宋将陈宪未为所动，他一面坚守，一面向宋朝告急求援，宋文帝派臧质前去援救。臧质领军与宋军一道奋战四十二天，杀死魏军万余人，致使北魏的这次突然袭击无功而返。魏太武帝的这次想吞并宋朝的企图就这样被瓦解掉了。

“二胜盱眙之敌”是指魏太武帝饮马长江，无功而归的路上再次与臧质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二人皆勇且魏军十万不可不谓为强大，然两强两遇，智者胜，魏太武帝虽勇，但计谋方面略逊臧质一筹。臧质以“欲战法”激怒魏太武帝，盛怒之下魏太武帝以匹夫之勇猛攻硬打，损失惨重，含羞北还。这是臧质二次立功也是二次打败强敌魏太武帝。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也可说是自取其败。

“三克刘劭之逆”，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均是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们统治下的南朝出现了小康局面，史书称：“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立……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然；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文帝虽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但国内还算安定。文帝本人“务在本业，敦劝农桑，使宫内皆蚕，欲以风厉天下”。刘劭为文帝之后袁氏所生，后被立为太子。刘劭不务正业，与弟弟刘濬信神鬼之事，平时且有许多错事不能见容于文帝，故在东宫之中暗藏兵甲，以应不测。文帝知道后伤心之余，准备废掉刘劭即位的权利，同时将刘濬赐死。但再立谁为太子，文帝没有主意。刘濬之母潘淑妃得知内情后，告之与子濬，刘濬派人飞

报刘劭。刘劭于是决心先发制人，他经常在自己的行宫中慰劳死党，有时亲自出来行酒。这些情况都为大臣王僧绰查知，他建议文帝速作决断，文帝不听。而刘劭已准备动手，他与张超之率兵二千余人冲入宫中，当时文帝与徐湛之讨论国事，尚未休息，张超之率兵闯入将文帝与徐湛之一同斩杀。刘劭赶忙即位。臧质时为雍州刺史，在得知宫中剧变后，联合荆州刺史文帝之弟刘义宣起兵讨伐刘劭，立刘义隆第三子刘骏为帝，刘骏拜臧质为征北将军、车骑将军。诸军攻入宫中，生擒刘劭。臧质在除掉无道昏君刘劭的过程中又立头等大功，为刘骏即位扫清了道路。

“梁山之战”。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后，自此，封臧质为始兴郡公。臧质居功自傲，又因孝武帝年幼，所以许多事情臧质都不向他请示而自行处理。在起兵讨逆之时，他就曾想推刘义宣为帝。现在他以为刘义宣更易控制，故又生异心。他密书一封，大讲孝武帝以来得失，又劝言“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你不反他，他必杀你。臧质与刘义宣又是亲家关系，再加上刘义宣心腹之将蔡超、竺超等人亦有“富贵情愿”，他们也愿意反。刘义宣遂决心起兵，并飞报豫州刺史鲁爽，共同举兵。刘骏当上皇帝后，因惧怕刘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威名太盛，也想找机会杀掉他。

在得知刘义宣、臧质及鲁爽起兵后，刘骏派柳元景、王玄谟等率大军屯兵梁山洲两岸及江山据守。两军对垒之后，刘义恭说：昔日桓玄借殷仲堪之兵来反对东晋，今日的情形与此相似。刘义宣听后与臧质开始互相怀疑。当时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派兵去攻打南州，王玄谟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率一支人马乘船去攻占石头城，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时刘义宣谋士颜乐之对刘义宣说：“臧质如果这次取胜，则野心会更大。”于是刘义宣没有采纳臧质的这一良策。而且由此兵败，刘义宣被杀，臧质则跑回家乡，烧掉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于一个湖中，追兵赶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以鼻孔出气，被追兵头目射伤后抓获，当天被杀。读史至此，毛泽东发出“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的感叹。

毛泽东对臧质的军事才能还是十分肯定的，他两次在守城之战中大败北魏大军，又在讨刘劭战斗中建立奇功，可谓栋梁之才。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

计，毛泽东也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离间臧质的话及臧质逃回家后的情况，毛泽东也用红铅笔画着重线。在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布置之后，对臧质的决策给予肯定。毛泽东认为，梁山之败，原因不在于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刘义宣听了刘义恭、颜乐之离间之言后未能采纳臧质的建议，致使大事功亏一篑，这不能不说是臧质的悲剧。在谈兵论略，带兵打仗上，他有过人才华。然而他未看到刘义宣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他起兵的目的本以为刘义宣暗弱，将来便于控制，但正是刘义宣的这一弱点打破了他美好的想法。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评论臧质时说：“臧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臧质字含文，所谓“好乱”显然是指他联络刘义宣起兵反刘骏之事，是说臧质不好安分，不守君臣之道，野心重重。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六字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并在重线旁逐字划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出的出色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同意史家李延寿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角度来将臧质梁山之败及以致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真实的历史情况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复杂得多，以刘义宣的身份和名声，他完全构成了对刘骏的威胁，臧质在这一点上看得十分清楚，他劝刘义宣起兵时说：“震主之威不可持久。”孝武帝早晚会向他下手的。刘义宣有“震主之威”，臧质则因平逆受封而有“功高震主”之嫌。臧质起兵虽是有野心之举，但也是当时政治斗争漩涡的一个牺牲品。另一个例子就是前朝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在平定桓玄之乱时惟恐打了胜仗，功劳越大就越为军中主帅所不容，最后在进退两难中自缢而死。其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臧质之举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好乱”。刘骏杀刘义宣、臧质后，又将其亲兄弟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等杀掉，足以证明刘骏也不是臧质所谓“好乱”的对立面——正统。刘义宣既有反意，又害怕成功之后控制不了臧质，以致犹柔寡断，听信庸言，如他采纳了臧质的建议，恐怕臧质不是“好乱”而又是大功之臣了。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李延寿的观点，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称臧质为“豪杰之士”，并对其命运表示惋惜。

【解析】③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础方面。在点评历史人物上，毛泽东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去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讲求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分析，功过分明。古人以忠奸、忠逆等来给某些人加以分类，固无可厚非，但有些人物并不是用简单的分类就可以说明白的。且人的一生经历是复杂多变的，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从实事求是出发，才能客观、公正而又全面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臧质是南朝宋文帝时的名将，在南朝北朝军事对抗中，在频繁的战事中屡建战功。在南北盱眙大战中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由于军功，臧质官位也越来越高。在平定刘劭篡逆之后，臧氏更以开国元勋身份自诩，甚至不把年幼的皇帝放在眼中，“刑政庆赏，不复咨禀朝廷”。他的这些做法自然是封建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孝武帝决心收拾臧质。在刘骏看来是巩固自己权力过程中合乎情理的当然，更何况臧质竟然“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这在金口玉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皇帝眼中，简直就是造反的前奏。这也算是祸从口出吧。毛泽东虽然赞赏臧质的军事才能，且多所批注和圈画，但毛泽东并未对臧质的缺点加以忽视，对于臧质的“自谓足为一世英杰”，毛泽东以态度鲜明的“此是妄想”四字表达了自己对于居功自傲的臧质的批评之意。

中国古代人十分重视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古人在自省、慎言、谦虚、澹泊等等方面的体会汇成的至理名言，可谓洋洋大观。谦虚是一个人美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人都当孜孜以求之，尤其是那些身居要位之人。毛泽东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熏染，深知谦虚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更是以谦虚谨慎来要求领导干部。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深深地知道，骄傲自满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大敌。所以他再三强调共产党的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谦虚与骄傲的问题上，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斥责那种“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言行是“极坏的作风”。从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当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时，毛泽东肯定是毫不思索地批了“此是妄想”这四字的。

臧质少年时“轻薄无检”，不慎言行。这倒也是豪放之人的特点，其性格中有很强的刚性，这使他不拘泥小节。盱眙之战后，臧质因功升“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第二年，宋文帝又北上进攻北魏，令臧质出兵潼关。可“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妻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对于这种行为，文帝竟然不予过问。从中又可见臧质性格的一面。古语云：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臧质可能就属于这类人。克刘劭之逆后，臧质更加志骄意满，满以为自己是开国功臣，自认为自己的才能称得上是一世之英才，丝毫不见谦虚的影子。这种骄慢倨傲，老子天下第一的作风，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臧质的命运正应了毛泽东的前半句话。在臧质之前，中国就有无数的风流人物，秦皇、汉武、曹操、诸葛亮、周瑜……哪一个是他能望其项背的呢？所以臧质自以为是一世英杰，实在是太不谦虚了。孔夫子有言：“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业，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臧质所言与此相去太多层次。古语又云：“谓人莫己若亡”，“虚骄自大，败之媒也”。臧质未能“守之”，所以虽然他军事才华出众，然而他“拿了”居功自傲来“律己”，则败之亦在所难免了。

【原文】

臧熹子质，字含文，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长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额顶拳发。初为世子中军参军，尝诣护军赵伦之，伦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质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门户，何至以此中相轻。”伦之惭谢，质拂衣而去。

后为江夏王义恭抚军参军，以轻薄无检，为文帝所嫌，徙给事中。会稽长公主每为之言，乃出为建平太守，甚得蛮楚心。历竟陵内史，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吏人便之。质年始出三十，屡居名郡，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文帝谓可大任，以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镇奢费，爵命无章，为有司所纠。遇赦。与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谋反，质必与之同。会事发，复为义兴太守。

二十七年，迁南谯王义宣司空司马、南平内史。未之职，会魏太武帝围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文帝遣质轻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后太武率大众数十万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过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广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漉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狶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饷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时魏地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故答书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镜，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新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

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车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搏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以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

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质家建门生师颇报质，具言文帝崩问。质使告司空义宣及孝武帝，而自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时质诸子在都，闻质举义，并逃亡。义宣始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孝武，板进

质号征北将军。孝武即位，加质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州诸军事。使质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与质同会太极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质留守朝堂，封始兴郡公。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

时孝武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刑政庆赏，不复谄稟朝廷，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称名。质于义宣虽为兄弟，而年近大十岁。义宣惊曰：“君何意拜弟？”质曰：“事中宜然。”时义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计不行。每虑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义恭。义恭愕然，问质所以。质曰：“天下屯危，礼异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

会义宣有憾于孝武，质因此密信说诱，陈朝廷得失。又谓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质女为义宣子棕妻，谓质无复异同，纳其说。且义宣腹心将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贵情愿，又劝义宣。义宣时未受丞相，质子敦为黄门侍郎，奉诏敦劝，道经寻阳，质令敦具更譬说义宣。义宣意乃定，驰报豫州刺史鲁爽，期孝建元年秋同举。

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报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为质府佐，孝武驰使报质诛弘，于是执台使，狼狽举兵，驰报义宣。孝武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梁山洲，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元景檄书宣告，而义宣亦相次系至。江夏王义恭书曰：“昔桓玄借兵于仲堪，有似今日。”义宣由此与质相疑。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玄谟，必不敢轻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义宣将从之，义宣客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遣腹心刘湛之就质陈军城南。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乃大溃。质求义宣欲计事，密已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至寻阳，焚府舍，载妓妾入南湖，摘莲啖之。追兵至，以荷覆头，沈于水，出鼻。军主郑俱儿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腹胃缠萦水草。队主裴应斩质，传首建邺。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依汉中兴事，漆其头藏于武库，诏可。

【译文】

臧熹的儿子臧质，字含文，从小即爱好鹰犬游猎，擅长掷骰子猜拳赌钱之类的游戏。臧质身高六尺七寸，其嘴突出面庞，头顶光秃，头发卷曲。最初，他任太子中军参军时，曾去拜访护军赵伦之，伦之当时已是名高权重之人，不接待他。臧质愤而起身说：“大丈夫怎么都像老太婆那样，自恃资历声望以自傲，持门户之见！何必如此轻视普通人呢？”赵伦之惭愧地道歉，臧质拂袖而去。

后来，臧质做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军参军，因为行为轻薄不检点，为文帝所嫌弃，被改调为给事中。会稽长公主常替他说好话，臧质得以出任建平郡太守，而且深得蛮楚百姓的信任。历任竟陵内史，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当地官民都感到生活便利。这时臧质才三十出头，屡屡居官于名郡，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其文章书信文思敏捷，有气概，并喜好谈论用兵之事。宋文帝认为他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于是任命他为徐、兖二州刺史，加授都督衔。臧质在官任上却奢侈浪费，治政无章法，被有关部门检举揭发。适遇朝廷大赦而得以幸免，臧质与范晔、徐湛之等人的关系非常亲密。范晔谋反，估计臧质必定是其同谋。待到范晔事发，臧质又被调任为义兴太守。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1），臧质调任为南谯王刘义宣的司空司马、南平内史。还未到任，正赶上北魏太武帝围攻汝南，守城主帅陈宪坚守，告急待援。文帝派遣臧质轻装赶赴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率兵援救陈宪。后来魏太武帝率兵数十万进攻彭城，文帝任命臧质为辅国将军北上救援。才至盱眙，太武帝大军已经渡过淮水。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北魏太武帝从广陵北返，全力攻打盱眙，派人向臧质求酒喝，以示逼降之意。臧质竟封上一坛屎尿送去。太武帝大怒，一夜间便筑起一道大包围圈，合围盱眙。臧质在给魏太武帝的复信中说：“你难道没听到童谣唱的么：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你的死期已到，天意使然，非人力所为。我奉命剿杀你，原本期望到白登才了却心愿，谁知行军不远，你却自己来送死，怎能再让你占有桑乾呢！即便我不能够杀掉你，你也得因我而死。假若你有运气，被乱兵杀死算了；你若没有运气，那么我就将你活捉捆绑，用驴子驮送到都市示众。你的智力再高，

难道还能超过那苻坚么？这几年之所以还让你猖狂恣肆，是因为你还没喝到长江水，太岁星还没转到卯年罢了！”当时魏地有童谣唱道：“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臧质因而在书信中加以引用。魏太武帝大怒，命人制作了一张铁床，在上面装上铁锥，声称“一旦攻破城池，抓住臧质，就让他坐在上面受刑”。臧质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北魏官兵，悬赏格称：斩杀魏太武帝者，封万户侯，赐给布和绢各一万匹。

北魏兵用钩车钩城楼，城内宋军则用粗绳系住钩车，几百人呼叫吆喝着拖拉，魏兵的钩车退不回去。入夜，臧质又令用木桶装人，悬掉到城外，斩断钩子将钩车拉进城内。第二天，魏兵又用冲车攻城，但城墙坚固，每冲一次，撞掉的土块也不过数斗而已。魏兵于是肉搏登城，掉下来又冲上去，没有一个人退缩。魏兵死伤数以万计，尸首堆得与城墙一样高。如此恶战三旬，魏军死伤过半，太武帝只得撤围而归。宋文帝嘉奖臧质的功劳，升任他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第二年，宋文帝又率兵北侵，命臧质率其现有军马向潼关进击。臧质却按兵不动，不愿按时出发；又眷恋宠妾，离开军营，单骑回城，挥霍散发国库现钱六七百万。此事被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宋文帝没有对他问罪。

元凶刘劭弑父自立，改任臧质为丹阳尹。臧质的家人派门生师颢去向臧质报告消息，并详细诉说了宋文帝被皇太子弑杀的经过。臧质立即派人将此讯告知司空刘义宣以及后来的孝武帝，自己却亲率五千部众沿江而下讨伐叛逆元凶，从阳口进入江陵与刘义宣会合。当时臧质的儿子都在京城，听说父亲已举义旗，便都逃出来了。刘义宣一得到臧质的报告，当日即举兵起义并快马飞报孝武帝，还以军府名义授任臧质为征北将军。孝武帝即位后，加授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州诸军事。并下令臧质从白下徒步而上，令薛安都、程天祚等也从南掖门进入，与臧质在太极殿庭会合，生擒元凶刘劭。仍让臧质留守朝堂，封为始兴郡公。臧质到任时，随行船舫有一千多艘，部伍前呼后拥达一百余里长；他所乘坐的六平车乘，都安上了龙子幡。

这时孝武帝大权独揽，而臧质却把他作为少主看待，一切刑赏政务，不

再向朝廷请示汇报，自作主张。自认为才智足够称得上是一世英豪了。起初听说朝中起变祸时，臧质就有异心图谋，认为刘义宣平庸愚昧容易控制，图谋从外面促使其争位，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等到了江陵，臧质便向刘义宣行拜礼，称兄道弟起来。二人虽结为兄弟，但臧质比刘义宣大近十岁。刘义宣吃惊地问道：“君兄为何向我这小弟致拜呢？”臧质回答：“事情本该如此。”此时刘义宣已经推举孝武帝，所以臧质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臧质总是担心这件事情会败露，等到了新亭，他又去拜见江夏王刘义恭。义恭愕然，问他何故如此，臧质答道：“天下危难，礼数上不同寻常，前次在荆州时，我也拜过司空了。”

适逢刘义宣与孝武帝之间产生怨恨，臧质因此写密信去诱说义宣，陈述朝政得失。又说震主之威难以持久。臧质的女儿是刘义宣儿子刘惊之妻，也说臧质没有异心，应采纳其建议。同时，刘义宣的心腹佐将蔡超、竺超人等都有大富大贵的愿望，也劝刘义宣早作打算。义宣当时还没有当丞相，臧质之子臧敦正任黄门侍郎，奉孝武帝诏令敦促劝说刘义宣就任，途经寻阳时，臧质却叫儿子更加耐心地、多方引喻地去说服刘义宣起事。刘义宣这才下定决心，下令快马飞报豫州刺史鲁爽，约期在孝建元年（454）秋天一同举事。

鲁爽却违背定约，立即起兵，派人到都城通报其弟鲁瑜。鲁瑜便席卷家财，奔逃反叛。鲁瑜的弟弟鲁弘在臧质的府中做佐吏，孝武帝派使者飞报臧质，命质诛杀鲁弘。臧质只得逮捕朝廷使者，仓促举兵反叛，并将此讯飞报刘义宣。孝武帝派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率豫州刺史王玄谟等部人马屯驻梁山洲，在两岸筑起半月形的营垒，水陆大军严阵以待。柳元景散发檄书宣告讨逆，而刘义宣的人马也相继到达。江夏王刘义恭在给刘义宣的信中说：“从前桓玄向殷仲堪借兵，以图私利，就像今日的情形一般。”刘义宣由此对臧质产生了猜疑。臧质又献计说：“现在用一万兵力攻取南州，则梁山洲必然空虚；用一万人牵制王玄谟，他必定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我从外江乘船而下，直奔石头城，此乃上策。”刘义宣正要采纳此计，门客颜乐之从旁劝说道：“那臧质若是再进兵攻取东城，则大功全归他了。您应该派遣部下随行参战。”于是，刘义宣派心腹将领刘湛之跟着臧质陈兵于城南。王玄谟留下老弱病残者守城，

让精兵全都出城作战。薛安都的骑兵冲在前面，垣护之督率诸将紧随其后，于是叛军溃逃。臧质寻找刘义宣图谋再作计议，那知义宣已悄悄地溜走了。臧质不知所措，也逃至寻阳，焚毁府舍，用船载着妓妾逃入南湖，摘莲子以充饥。官兵追来，他便把荷叶盖在头上，潜下水，只露出鼻孔吸气。谁知还是被朝廷军将领郑俱儿望见，一箭射来，正中心口，继而众兵卒乱刀砍下，臧质的肠胃也翻出来，和湖中的水草缠绕在一块了。士兵队长裘应斩下了臧质的首级，送往都城建邺。总领尚书事务的江夏王刘义恭等人，奏请依照汉朝处置王莽篡逆故例，将臧质的头颅漆黑，收藏到武库中，孝武帝下诏赞同。

66

王弘传

——《南史》卷二十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略似荀彧。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王弘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0页）

【解析】

刘裕灭掉南燕之后，接到消息说卢循自广州北袭都城建康，刘裕星夜赶回，大败卢循。因功而被封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而与刘裕同为北府兵将领的刘毅、诸葛长人等心怀不服，刘裕也认为刘毅、诸葛长人是自己夺取政权的障碍。故灭掉刘毅，杀诸葛长人。这样朝廷之上再也没有和刘裕能相抗衡的势力了。刘裕从一个北府兵的下级军官到中外大都督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与其心腹谋士刘穆之的谋划是密切相关的。他二人一文一武，一人为中外大都督，掌握军权，一人则为尚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旅。416年，刘裕再次率兵北伐，以刘穆之留守建康。这次北伐目标是后秦，刘裕部将王镇恶、檀道济所领一军，进展十分迅速，八月出兵，十月就进占了洛阳，后秦洛阳守将姚洸战败投降。如此一个大胜利，刘裕认为朝廷应以九锡嘉奖他，但朝廷并未及时送来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功大臣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何休在注《公羊传》中说：“礼有九锡：一曰车

马，三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铁钺，九曰秬鬯。”朝廷之事是由刘穆之做主的。刘裕未见到这九件东西，就派王弘回都建康，要求这九件东西。朝廷立刻封刘裕为宋公，加九锡。可是刘裕却偏偏又推让不受。致使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心惧胆寒，最后终于因“旨从北来，愧惧发病”而亡。刘穆之虽为刘裕推心至腹之人，但刘裕势力已大野心昭昭而又无人能控制之时，他对自己的心腹也不放心了。可见政治斗争是何等残酷。

毛泽东读到此处，批了“略似荀彧”四字。可见历史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不断被重演。在刘穆之前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前诸侯割据时期，一世枭雄曹操在众多谋士的辅佐下，势力渐大，逐渐成为最大的一支割据势力。在他成功的背后有一位最重要的谋士，即荀彧。荀彧是颍川人。荀彧少时就很聪明，南阳的何颙看到他惊异地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辅佐帝王的贤才。”董卓作乱时，天下群雄并起，荀彧偏偏看重了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的曹操，并一直追随着他。曹操见荀彧来投之后高兴地说：“他就是我的张子房。”在后来曹操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使曹操势力越来越大，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了。在这之后曹操更视荀彧为心腹之人。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昌后。曹操被封为大将军，荀彧被封为侍中兼尚书令。曹每有军国大事都要与荀彧筹算商量。在官渡之战中，曹操能以少胜多，打败强敌袁绍，荀彧又是出了大力。北方平定之后，曹操要讨伐刘表，询问荀彧该如何行动，荀彧说：“明公可以大张旗鼓地发兵出宛、叶，而另以主力从小道速行，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地掩袭刘表。”曹操依荀彧之计而行，以精锐奔袭荆州。刘表之子刘琮献出荆州投降了曹操。

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人认为太祖应该晋爵位为国公，得到九锡的最高礼遇，以表彰他特殊的功勋。他们就此事秘密征询荀彧的意见。荀彧认为曹操起兵本是为了匡正朝廷，安定国家，怀着忠贞的诚心，故曹公应谨守退让的笃实品格。君子应从德义上爱人，不应当像他们现在所提倡的这样。曹操从此开始对荀彧心怀不满。正好赶上曹操要讨伐孙权，他上表请求派荀彧到焦县慰劳军队，乘机擅自留下荀彧，让他作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加衔、

参谋丞相军事。后来曹操的部队开到濡须，荀彧因病留守在扬州寿春。曹操派人赠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罐子发现里边是空的，便知曹操意图。《三国志》说他是“忧惧而亡”。《后汉书》中说他是“饮药而卒”。他死第二年，曹操就晋爵为魏公了。刘穆之的经历和命运与此何其相似，其结局更是如出一辙，均因“惧”而病亡。毛泽东在此批“略似荀彧”一语，正是一种感慨。

中国自古有句老话，叫“伴君如伴虎”。还有句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不断地重演，数不胜数。刘裕、曹操在要求加九锡的时候，都已经是野心膨胀起来的时候了。刘穆之、荀彧虽然在出谋划策方面有过人之才，但在通达权变方面似略逊一筹，他们看不到事情的发展趋势及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在曹操已生异心的时候，荀彧还以君子、爱人以德、忠贞诚信等来要求曹操，也算是一种不识时务吧。

【原文】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

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弱冠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人间，及薨，弘悉燔券书，一不收贲，其余旧业，悉委诸弟。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得终其哀，唯弘征召一无所就。

桓玄克建业，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时尚居丧，独道侧拜辞，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宋武帝召补镇军諮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累迁太尉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都讽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乃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宋国建，为尚书仆射掌选，领彭城太守。奏弹世子左卫率谢灵运，为军人桂兴淫其嬖妾，灵运杀兴弃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弹举。武帝答曰：“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自今以为永制。”于是免灵运官。后迁江州刺史，省赋简役，百姓安之。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

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辞见许。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废弑罪，将及诛，弘以非首谋，且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羨之既诛，迁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与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诚以盈满，兼陈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阳宜出据列藩。弘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陈彭城王宜入辅，并求解州，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弘又辞分录。弘博练政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常垂恩宥，则法度不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恐宜更为其制。”时议多不同，弘以为：

“谓之人士，便无庶人之坐，署为庶人，辄受人士之罚，不其颇欤？谓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谪，取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有修身闾閻，与群小实隔，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亲临列上，依事逮判。”

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弘以为：

“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宜进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补兵。至于官长以上，荷蒙荣禄，冒利五疋乃已为弘，士人至此，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人士可杀不可谪，谓宜奏闻，决之圣旨。”

文帝从弘议。弘又上言：“旧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无事，

应存消息。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从之。及弟昙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见弘流涕歔歔，弘敛容而已。既而彭城王义康言于帝曰：“昙首既为家宝，又为国器，弘情不称，何也？”帝曰：“贤者意不可度。”其见体亮如此。

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余如故。其年薨。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彭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谥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庙庭。

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而轻率少威仪。客有疑其讳者，弘曰：“家讳与苏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辄加詈辱。少尝博蒲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此人尝以蒲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领选及当朝总录，将加荣爵于人者，每先呵责谴辱之，然后施行，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人问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此所谓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既无以为惠，又不微借颜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问者悦状。子锡嗣。

【译文】

王弘，字休元，是山东临沂人。他的曾祖王导，曾任晋丞相，他的祖父王洽，官至中领军，他的父亲王珣，官至司徒。

王弘自幼好学，以清雅聪悟而闻名。二十岁时任会稽郡王道子的骠骑主簿。他的父亲王珣非常喜欢聚积财富，他的财产到处都有，王珣死后，王弘把债券全部烧掉，债利一文不收。其余旧的家业，都委托给他的几位弟弟。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守丧的官员都不能守满丧期，只有王弘一个人，皇上征召时没有前往任职。

桓玄攻克了建业，俘获了王道子，押送他交给执掌刑罚的廷尉，大臣官吏们没人敢看望送行，王弘当时正在守丧，只身在道边拜见辞别，扶着车哭泣，评论的人称赞不已。

宋武帝征召他补阙镇军谘议参军之职，论功封他为华容县五等侯，官累

升为太尉左长史。后来跟从刘裕北征，前锋已经扫平了洛阳，而朝廷没有送来九锡，王弘奉命回京索取，当时刘穆之留守京都，圣旨就从北发来，刘穆之又愧又怕，最后发病死亡。宋国建，是尚书仆射掌选，做彭城太守，上奏弹劾世子左卫率谢灵运，因为军人桂兴奸淫谢的小妾，谢灵运就杀了桂兴，并将尸首丢入洪水中，御史中丞王准之竟不敢弹劾举报。宋武帝说：“端正严肃行为规范，确实符合我的期望，从此把它做为长久的制度”，于是罢免了谢灵运的官职。谢灵运后来官至江州刺史，减轻百姓的赋税劳役，百姓安居乐业。

永初元年，王弘以辅佐军命之功，被封华容县公。三年后入朝为官，加封号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一次皇帝在宴会上说：“我是个布衣，开始没有想到这一步”，傅亮等人一起措辞，想盛赞皇上的功德。王弘直率地回答说：“这就是所说的天命，追求它不可能得到，拒绝它不可能摆脱掉”。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人谋划废掉君主，召王弘入朝商议。后来文帝即位，凭制定策略安定国家的功劳，晋升王弘为司空，封为建安郡公。王弘坚决推辞，皇上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封他为车骑大将军，依旧为开府刺史。徐羨之等人犯废君弑君罪，准备处斩，王弘因为不是主谋，加上他弟弟昙首又被皇上亲自委派，事情将要被揭发，他弟弟就秘密地让人告诉王弘。徐羨之被杀后，王弘迁职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配给班剑三十人，皇上西征谢暉，王弘和彭城王义康留守，进住中书下省，引领仪仗队出入，司徒府暂且安置参军。元嘉五年春天，天大旱，王弘引咎辞职。以前彭城王义康做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平陆令河南的成粲写信给王弘，劝诫他不要过分自满，又陈述彭城王宜入朝执政，竟陵、衡阳应划出做为藩郡。王弘于是坚决陈请，就降职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景平六年，王弘又上表陈请彭城王宜入朝辅政，并要求到解州任职。义康于是代替王弘做司徒，皇上给他分录的职衔。王弘十分熟悉政务，留心百姓之事，斟酌时机，心中常存宽允之意。给八座丞郎的疏说：“同类的犯法，不能有士吏不治罪的条款，然而每次到审问责斥的时候，就有请求诉苦的，如果常常加以宽大，那么法律就会废止不能施行。依据事情去改变罪责，那么事情就会办糟。恐应该更改这种体制。”当时议论的意见大多不同，王弘认为：

“是士吏，就没有庶人的罪刑，作为庶人，就要受士吏的惩罚，不是太不公道的吗？是士吏就可以不受同类的犯罪的惩罚，而治他奴仆的罪，这有什么用吗？没有奴仆，可以让他贱买。有的人出身平民，和许多小吏确实不同，又有人没有奴仆，被众人所证明的。官禄为二千石的就亲自列上罪行，根据事情的原委判决。”

又有主守偷五匹布，一般的人偷四十匹就判决大辟之刑，议论的人认为判决太重，王弘认为：

“小的官吏不明智，看见财物利令智昏。有的人放松警觉，重蹈前科。应增加主守偷十匹一般的人偷五十匹处死，偷四十匹降刑让其充军。至于官长以上，领受俸禄，占有五匹布做为私利，士人这样，怎么能再加怜惜呢？况且这类人该杀不应谪贬，应该奏明朝廷，让皇上决断。”

文帝听从了王弘的意见。王弘又向上进言：“旧制，人年龄十三岁服役，十六服全役。现在到处没有事，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请让人们十五到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等王弘的弟弟昙首亡故，文帝哀伤不已，见到王弘就流泪叹息，王弘只是收敛面容而已。不久，彭城王义康对皇帝说：“昙首已经是家中的楷模，又是国家的栋梁，王弘的感情不太相称，为什么呢？”皇帝说：“贤者的思想不可揣摸。”

景平九年王弘进职为太保，领中书监。那一年王弘亡故，追赠为太保中书监之职，给予官节，加赠羽葆彭吹，班剑增加为六十人，谥号文昭公，供奉于武帝庙。

王弘是众望所归的人，举止一定依据礼法。凡是行为都符合书册上的礼仪标准。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虽然官至藩王辅臣，但不谋求财、利，死后，家里没有多余的家产。并且他率直简朴没有架子。客人有时疑心他的忌讳，王弘说：“我的忌讳和苏子高相同。”他心胸狭隘，别人要有抵触之意，就横加辱骂。年轻时曾在公城子野的房子里赌博，等到以后当官有人到王弘那里要求县官的职务，这个人曾在赌博的时候得罪他。王弘诘问他：“你得到钱会游戏，要官职干什么？”回答说：“不清楚公子野在哪里。”王弘默然不应。从领选到当朝总录，将要把荣誉、爵位授予人的时候，王弘每次

都先呵斥一番，然后再进行，一定使得人不能痛快。别人问缘故，回答说：“王爵已经授予他，又前去抚慰赞美，就会被人看成与他分功，这就是所说的用奸事君啊。如果同求官的人断绝交往联络，他就不会以之为恩惠，又不会仰仗面子，即便是结成怨恨，在他不能胜任时，也令对其鄙夷。”问的人很满意。皇上赐王弘之子袭受封禄。

67

王僧虔传

——《南史》卷二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
可以永年。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王僧虔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
古籍批语集》第190页）

【解析】

毛泽东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从幼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读书条件的改善使毛泽东读书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在可能的范围内，毛泽东大量阅读了马列著作及其它西方哲学著作、历史古籍及古典文学作品等，甚至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也兴趣甚浓。

毛泽东喜读古诗，他本人就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他极欣赏曹操的诗文。他在一次与子女谈论诗词时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曹操的诗《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毛泽东都多次圈

划。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父亲曹嵩把他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养子。曹操聪慧敏捷，年二十举孝廉，朝廷征拜为议郎。东晋末年，黄巾军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群雄并起，割据做大。董卓入京，把揽朝政，专横无道，曹操行刺董卓未果，逃出长安，至陈留，聚兵五千，同各地的“名豪大俠、富室强族”一起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后来曹操在济北诱降黄巾军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其精锐，改编为青州军，这是他起家的资本。曹操见识高远，对东汉黑暗统治和农民起义的威力有深刻的认识。196年，用荀彧策迎汉献帝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扩大了政治影响，成为北方唯一可与袁绍抗衡的割据力量。200年，曹袁两军发生官渡大战（今河南中牟境内），曹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为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后来曹操又北征乌桓，西灭张鲁，完全统一了北方，成为魏蜀吴三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208年，曹操进职丞相，后封魏王。他死后子曹丕称帝，尊曹操为魏武帝。曹操善诗文，现存其创作的作品诗文近70余篇。其诗内容深沉，气势宏伟，慷慨悲壮。开启并代表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特色。毛泽东对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十分看重，但更欣赏曹操诗文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中国古代天命观、宿命论一统天下，朴素的唯物论只是闪烁其间。曹操就是一位不信天命的人物。《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诸句，表现了曹操对时光流逝功业未竟的感慨，又表现了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抱负，在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所以毛泽东在1954年时也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观沧海》是另一首毛泽东经常口诵的诗。诗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全诗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叱咤风

云的气概及艰苦征战后的豪迈喜悦心情。被古代诗评家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这也是之所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毛泽东在感慨之余创作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触景生情、缅怀千古雄杰之句。

《龟虽寿》是毛泽东喜读的另外一首曹操的诗。他在读李延寿《南史·王僧虔传》时随手引用《龟虽寿》中“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四句作为批注。《龟虽寿》是曹操平定乌桓蹋顿单于后班师途中写的。曹操的重要谋士郭嘉在回师途中病死，年仅38岁。大概是郭嘉之死引发了曹操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是这样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首诗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人生有命，终究是有死那一天，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死亡的达观态度；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即使到了“暮年”也要“壮心不已”；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李延寿为王僧虔做传时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前朝将军陈天福，在镇压唐寓之起义时，对当地百姓疯狂掠夺。陈天福临行之前，就叫家人给他准备寿衣、棺材和坟墓。行军路上又写了一封信催家人快办。在坟墓造成之后，陈天福获罪被斩，陈天福“因以葬焉”。另一个讲的是宋朝光禄大夫刘镇之，在三十岁出头时得了一场大病，刘镇之及其家人皆以为必死无疑，于是赶紧给他办置棺材等葬礼用物。不料后来大病转好，最后竟然活到九十多岁才死。写到这儿，李延寿感叹到：“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观点，便以曹操诗句“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来表达自己的“己可造命”的观点。

毛泽东看重的也正是这首诗所具有的朴素唯物论色彩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不仅自己欣赏，还经常把它写下来赠给其他同志。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病中的胡乔木写信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

月14日，毛泽东在另一封信中也说：“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毛泽东如此喜爱这首诗正是它表达了一种“已可造命”的达观的生命意识，并非是“天道”不可知，而全在人们自己的“养怡”而已。

毛泽东还认为这首诗中有唯物论的因素。他曾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东挡西杀，军旅生涯很不安逸，可他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活了65岁，也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了。你们搞医学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毛泽东的这些话，表达了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宿命论、天命观时代所涌现出的唯物思想的欣赏之情。

【原文】

僧虔，金紫光禄大夫僧绰弟也。父罢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适。僧达跳下地作彪子。时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坠落，亦不重作。僧绰采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打破，亦复不惜。伯父弘叹曰：“僧达俊爽，当不减人；然亡吾家者，终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绰当以名义见美。”或云僧虔采烛珠为凤皇，弘称其长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淑每叹之曰：“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虽魏阳元之射，王汝南之骑，无以加焉。”迁司徒左西属。

兄僧绰为宋元凶所害，亲宾咸劝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携诸子侄。兄子俭中途得病，僧虔为废寝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马援处子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还为中书郎，再迁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后为御

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泰始中，为吴兴太守。始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

徙会稽太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东，请假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窠奏僧虔，坐免官。寻以白衣领侍中。

元徽中，为吏部尚书，寻加散骑常侍，转右仆射。升明二年，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慄，驰之不已则颠，引之不已则迷，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兄子俭每覩见，辄勸以前言往行、忠贞止足之道。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高帝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

齐受命，转侍中、丹阳尹。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言：“汤本救疾，而实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恶宜疾，则应先启，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上纳其言而止。

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墓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高帝素善书，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或云帝问：“我书何如卿？”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帝大笑曰：“卿善为辞；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人间所有卷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珣、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迁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简不营财产，百姓安之。

武帝即位，以风疾欲陈解，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时，群从并会，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当至公，余人莫及。”及

此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一门有二台司，实所畏惧。”乃固辞，上优而许之。客问其故，僧虔曰：“吾荣位已过，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谤邪。”俭既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日毁之。永明三年薨，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谥简穆。

僧虔颇解星文，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虑有公事；少时而僧虔薨，弃郡奔赴。时有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豫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僧虔论书云：“宋文帝书，自言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廨，右军叔，过江，右军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亡从祖中书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驪，馵馵恒欲度骅骝前。’虔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虔犹不分。在荊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草书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纵放，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趣好，殆当不减，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虔听学右军，亦欲乱真矣。”

僧虔尝自书让尚书令表，辞制既雅，笔迹又丽，时人以比子敬《崇贤》。

吴郡顾宝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飞白以示之。宝先曰：“下官今为飞白屈矣。”僧虔著《书赋》，俭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知汝恨吾未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而终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阿越不学，何忽自课”？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复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比数汝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超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各在尔身已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爱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

【译文】

王僧虔，金紫光禄大夫王僧绰的弟弟。父亲王昙首，与兄弟召集子孙聚会，听任他们玩耍。王僧达跳下地扮虎子，当时王僧虔垒十二个棋子，既不掉下，也不重作。王僧绰把蜡烛珠捏成凤凰，僧达夺下打坏也不可惜。伯父王弘叹道：“僧达俊爽，应当不会比人差，但亡我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僧虔必官至公卿，僧绰会因好名声而被世人称道。”也有的说是僧虔采蜡烛珠做成凤凰，王弘称他将成为长者。僧虔年方十五六岁时善写隶书。宋文帝看见他

写在素绢扇子上的字，赞叹道：“不但字迹超过王献之，就是在器度风雅上也比王献之强。”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王僧虔为人谦让沉静，很少与人交往。与袁淑、谢庄相好，袁淑常叹息着说：“君的文采大气华美，学问深沉，但又韬光隐晦，别人不能窥测，即使是魏阳元的射术，王汝南的骑术，也不能比你的书法更好了。”后来僧虔调任司徒左西属。

王僧虔的兄长僧绰被刘劭杀害，亲戚朋友都劝他逃走，王僧虔哭道：“我哥哥以忠贞侍奉国家，以慈爱抚养我，今日之事，我只恨不能早见到他。如与他一起同魂赴九泉，就像羽化登仙一样。”孝武帝初年，王僧虔出任武陵太守，携带孩子和侄子同去。僧虔兄的儿子王俭中途得病，僧虔为照顾他废寝忘食。同行的人都宽慰他。僧虔说：“过去马援对他的孩子和侄子，都一视同仁，邓攸对他弟弟的孩子，更是胜过亲生的儿子，我怀有他们的心情，实在不敢与古人有异。亡兄之后，更不应有半点疏忽，如果这个孩子不能救治，我就掉转船头，辞官不做。”后王僧虔转任中书郎，再转任太子中庶子。

大明年间，他常用秃笔写字，因此被皇帝宽容。孝武帝想博得书法家之名，僧虔不敢显露自己的墨迹，后来做御史中丞，兼任骁骑将军。世族大家向来大多不做谏官，王氏家族中由于旁支住在乌衣巷的，地位官职都要稍低一些。僧虔做了御史中丞，于是说：“这是乌衣巷王家子弟的席位，我也可试试了。”泰始年中，担任吴兴太守。过去王献之善长书法，做过吴兴郡守，到王僧虔时，他也是善长书法，也做吴兴郡守，很多人谈论此事。

僧虔迁任会稽太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住在会稽东面请假回来，门客劝僧虔说阮佃夫是受宠信之人。应当以重礼迎接。僧虔说：“我立身处世有我的原则，怎能曲意迎合这样的人；他若厌恶我，我当拂袖而去。”阮佃夫于是向宋明帝转述了这些话，又使御史中丞孙叟奏僧虔，降罪免官。不久又以布衣身份任侍中。

元徽年间，僧虔升任吏部尚书，不久又升任为散骑常侍，转任右仆射。升明二年，任尚书令。曾在尚书省壁上书“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慄；驰之不已则蹶，引之不已则送，是故去之宜疾。”当时人感叹不已，并常引之为座右铭。僧虔兄的儿子王俭每来拜见僧虔，他都以此

些话教育他行忠贞之道。

僧虔喜好文史，懂得音律，认为朝廷的礼乐有许多地方违背了正统的法则，民间争着谱写流行的乐曲。当时，齐高帝在朝中执政，僧虔上书请求规范音乐，高帝于是派侍中萧惠基整顿音乐。

齐时，受命转任侍中、丹阳尹。郡县监狱里历来有用汤药杀囚犯的，僧虔上书说：“汤药本来是治病的，但是有人用它来冤杀施暴，如果罪犯必须判重刑，自有正当的刑法，如果需要快速消灭恶人，那么就应该事先上报，怎么能使关系生死的大事，让下级县邑自行决定。”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废止了用汤药杀犯人的刑罚。

文惠太子镇守雍州，有挖掘盗窃古墓的人，相传说是楚王墓，得到了许多宝物：玉鞋、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竹简宽有数分，长二尺，皮节像新的一样。有一个得到十多个竹简的人拿来给僧虔看，说是科斗文写的《考工记》，是《周官》一书缺失的部分。

齐高帝向来喜欢书法，也颇善长，一次与僧虔比试书法后，对他说：“谁是第一？”僧虔答道：“臣的书法是第一，陛下也是第一。”高帝笑着说：“你真可谓是善于替自己谋划啊！”也有一种说法，高帝问：“我的书法与你相比如何？”答道：“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高帝大笑说：“你善于辞令。但天下有道，即使孔子在世也不会改行。”高帝又给僧虔看了一些古迹共十一卷，请他介绍天下所有善长书法的人。僧虔于是得到所有人所没有的作品：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的作品，桓玄的作品，以及王导丞相、王洽领军、王珣中书令、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一卷书法，进奏高帝。又向高帝进奏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后僧虔调任湘州刺史，仍不改其行志，清廉而不私营，百姓安享太平。

武帝即位后，僧虔因为得风痛病希望辞职归家，后调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年时，家里常多有来人，有一个客人善相面。说：“僧虔年位最高，做官会至公位，其他人不能比。”到授官之时，僧虔对他的侄儿王俭说：“你已位重朝廷，出门有八拜的礼遇，我如果再接受此职，我们一家之中就有了二个台司之官，实在让人担心。”于是坚决辞去。皇上优待，

并同意了。有客人问僧虔其中缘故，僧虔说：“我的荣耀已太多了，没有真正地报效国家，怎能再接受高官厚禄使别人有所指责呢？”王俭作了朝廷宰相后，开始管理国中大事。小有过失，僧虔看见了就不高兴。从不到他家里去。王俭马上改正过来。永明三年，僧虔去世，享年六十，被追赠司空，谥号简穆。

僧虔对星象很有研究，一日夜坐，见豫章地方可能会有事变，当时僧虔的儿子王慈正做豫章内史，担心有公事；不多时僧虔去世，王慈马上离开豫章奔丧。前任将军陈天福，因征讨唐寓之大量掠夺钱财而获罪。开始时，陈天福出发前就令家里人挖一个坟。还没有到钱塘时又去信催促。正好坟做好时，他也获罪被杀了，以所做坟墓葬之。又有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三十多岁时，一场重病，已置办寿具，后来病愈，所做寿具直到他九十多岁时才用上。由此看来，天道确实不容易知晓。

王僧虔评论书法说：“宋文帝的书法，自己说可以与王献之相比。时下的议论称：‘天赋胜过羊欣，功夫却没有羊欣下得多’。依我看，自从过江以来，在王羲之以前书法最好的是王羲之的叔叔王平。至于我已故曾祖父王献之的书法，王羲之曾说：‘我弟弟的书法不比我差。’而实际上，既做到变革古体，又创立今体的，只有王羲之。献之不如他，只不过模仿钟繇、张苍的罢了。已故从祖父的书法，王献之说：‘弟弟的书法像骑骡子一样，主次大小不分。’征西将军庾翼的书法，小时候与羲之齐名，羲之后来进步神速，庾翼仍然不知道。在荆州与城里的人们说：‘晚辈们像家鸡一样低贱，都学逸少的书法，我需降低身份才能与他们相比。’张翼也以书法见称。羲之曾自写奏表，晋穆帝则让张翼写下题目，然后让羲之作答，羲之当时不明白，后来才醒悟，说：‘这小子几乎以假乱真了。’张芝、索靖、韦诞、钟会、卫夫人，都是前代名人，没有看出他们的优劣，只见他们的笔力惊人罢了。张澄当时也称擅长书法。郗愔的章草不如羲之。他儿子嘉宾的草书也不如二王，紧凑妩媚则超过他的父亲。桓玄自称可与羲之相比，论者以他比孔琳之。谢安也可列入书家之列，曾为献之写嵇康的诗。羊欣的书法被称颂一时，亲自教献之练字。尤其擅长行书，正楷则不出名。孔琳之的书法，自然放纵，笔力强劲，但不如羊欣的规范。丘道护和羊欣都曾亲授献之的书法，因而应该在羊欣之后。范曄

与萧思话都是羊欣的学生，后来背离了其老师的风格，只剩下一点原韵了。萧思话的书法，依稀可见羊欣的风格，流畅富丽，没有减少，只是缺乏笔力。谢综的书法，是跟他舅舅云紧生学的，颇受赏识，只是缺妩媚之姿。谢灵运的书法不伦不类，碰到那相投的人，也被列为书家，贺道力的书法不如丘道护。庾昕学王羲之的书法，也快以假乱真了。”

王僧虔曾自己书写辞让尚书令的奏表，文辞悠雅，笔迹秀丽，时人以之比作献之的《崇贤》帖。吴郡的顾宝先多奇才，自认才技过人。僧虔作“飞白”书给他看。宝先说：“我的字不如‘飞白书’啊！”僧虔著《书赋》，侄子曾俭为此书认真地作序。僧虔在宋朝曾有信告诫儿子说：

我知道你恨我未让你成就学业，那是想让你自己深刻反省，或者草过一生，或者从事别的行业，如果能有所感悟，也可以安慰我的一生了。但只是听到你的报负，却没有看到你的成就。我不相信你，也不是一时武断啊。你从前曾经留意于经史，取来《三国志》放在床头，百余日后，又转而治玄学。你还没有看到它的题目，辨明它的宗旨，就整天在外面自欺欺人地高谈阔论，人家是不会受你欺骗的。你的不长进，是由于我没有学问，不能训导你，然而大禹也没有严厉的父亲，放勋也没有出众的儿子，也都是因为自己呀。你们这些人私下议论，也许会说：“阿越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忽然发奋了呢？”你只看到一个方面，但不全面啊。假设我的学问像司马迁和郑玄一样，也会越来越博学；如果相去很远，今天一定会兴趣大减，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来自自己呀！你现在是壮年人，只要加倍努力，将来或许能赶上我吧。

我此生虽然连常人的品德都不具备，但在人间生活了几十年，即使是陈旧不堪之人，人们或许还是要拿你我相比的。我死之后，如果你自己不能约束自己，谁还能知道你的情况呢？我们家中也有小时候就声名在外，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人，那时王家的人，好的是龙凤，劣的是虎豹。自从失去了祖荫的庇护后，谁还把我们看作龙虎呢？况且我不能荫及于你，正应该各自努力呀。有的人官至三公，死后却声名不显；而有些出身贫寒的人，却能位居卿相；有的父子贵贱相差悬殊；有的兄弟声名迥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是否能终生求学上进的原因啊！我现在后悔也没什么用了，只想用自己的教训

告诫你，希能你努力吧。你进入而立之年时，才能去做官，加上有家室牵连，哪里还能像王公子弟一样呢？全家的命运都在你身上，我怎能再管得了呢！我的魂灵只想到松柏茂密的地方安息，怎能知道后人荣辱之事。看到你很是感慨，所以略叙一下自己的胸怀。

68

袁顗传

——《南史》卷二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袁顗无能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袁顗传》的
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
集》第191页）

【解析】

袁氏是南朝的大族，像其它大族如王姓、谢姓、陈姓等一样，这些望族子弟生来就可以做高官，袁氏与谢氏又有通婚之好。袁顗父袁洵做过刘宋时的吴郡太守。袁顗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后迁为晋陵太守，被封为南昌县五等子。孝武帝登基后，立刘子业为太子，后来新安王刘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刘骏以“太子（刘子业）在东宫多过”为由，想废刘子业而另立刘子鸾为太子。而袁顗则对着孝武帝“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刘骏听后大为不悦，乃“振衣而入”，而袁顗也“厉色而出”做正色凛然样，多亏徐爰在刘骏面说替袁顗说好话，才消释了刘骏的怒气。又有一次刘骏说沈庆之没什么才能，且“言论颇相嗤毁”，袁顗又一次犯谏，说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又让刘骏感到不快。但刘子业及沈庆之二人还是很感激他的。

刘骏死后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他是一个荒淫暴虐的皇帝。他母亲病重叫他时，他却说：“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其母气得要以刀剖腹，

说怎么会生下这样的逆子。他的姐姐荒淫过度，他为他姐姐置面首（男妃）三十人。刘子业还忌恨他的三个叔叔刘彧、刘休仁和刘休祐，就把他们装在笼子里捶打。刘彧尤胖便号为猪王，还用木槽盛杂食，叫刘彧裸伏在地，以口就槽而食，曰喂猪。曾在太子立废上为刘子业说过好话的袁顗并未因此而得宠，刘子业反而要加害他，袁顗恐怕大祸临头故要求出京做官，并“狼狈上路”，还一直怕前废帝有旨来追杀他，到寻阳后才松了口气说：“现在总算跑出来了。”刘子业乱杀，刘彧起兵杀掉刘子业即位为明帝，袁顗又决定起兵反明帝，且“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奉江州刺史刘彧侄儿刘子勋为帝，后会稽太守刘子房、荊州刺史刘子项皆起兵响应，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也参加进来。但袁顗自己“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众将……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他手下部将刘胡带兵不告而走，袁顗悲叹道：“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散，岂非天邪。非不能死，岂欲草间求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第二天他被部下斩首。宋明帝“忿顗违叛”，乃将袁顗尸首抛于江中。这么一个自负、愚蠢而又无能的高门子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丢了性命。毛泽东骂袁顗无能，一是说袁顗不善于进谏。古代大臣有忠臣、奸臣、谏臣、佞臣。谏臣不仅要敢于直谏，还要讲求方法策略，古代有许多名谏臣，他们上谏时很注意时机和策略的把握，袁顗则处处与孝武帝唱反调，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无能之二是指才能在才能上，袁顗起兵造反，却又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对行军打仗、排兵布阵一窍不通，只知对武将舞文弄墨，雅赋诗文，显得极为可笑。这样去造反，“未一战而败”，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可笑袁顗还诘问“岂非天邪”。

东晋的时候，高门大族多一流名士如王导、谢安等，又是东晋著名的宰相，掌握着国家统治实权，那时的官分清、浊两种，清官指待遇好、事情少、清闲的官，相反就是浊官，高门子弟向来只当清官，不当浊官。这些高门子弟多无才无能，且年纪轻轻就可做高官，他们故作风雅，生活腐化。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有才的。到了南朝时，四代皇帝皆寒门出身，他们往往用寒人来掌机要，高门子弟在政治上已不像以前那样吃香了，他们虽居高位，

但已无实权。高门已被挤出国家权力核心。

但高门在社会上仍旧有特殊的地位，还保持着特殊的生活方式。高门子弟，宽袍大袖，装模作样，摆身份，弄架子，谈论古今，旁若无人，十分瞧不起比他们更有权力的寒门高官。在与寒门交往时，他们往往摆出一副神气活现，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以示他们之间的高低贵贱不同。有时甚至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可能也是袁颢竟敢向刘骏那样说话的原因，刘骏不高兴了，他却比刘骏更不高兴，乃“厉色而出”，这真是无知的自负。然而他又没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企图凭几声吆喝，写几首诗，高谈仁义去打败刘彧，岂不是痴人做梦么。所以，毛泽东批语中的“无能”二字恰当地揭示出那个时代众多高门子弟的形象。颜之推也有过生动的描写，他说，江南朝士，至今传了八九代，穿宽大衣服，戴大帽子，着高底鞋，出门坐车坐轿，走路要人扶持。有个建康令王复，看到马又嘶又跳，吓得脸色都变了，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是马呀！”许多士族子弟，不学无术，自己不会作文赋诗，为了装门面，求职位，只得请人代笔。由此亦可见一斑。

【原文】

颢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宋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颢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颢亦厉色而出。左丞徐爰言于帝，请宥之，帝意解。后帝又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嗤毁，颢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由是前废帝深感颢，庆之亦怀其德。

景和元年诛群公，欲引进颢，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封新淦县子。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顿衰，始令颢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寻复反以为罪，使有司纠奏，坐白衣领职。从幸湖熟，往反数日不被命，颢虑祸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长史。休仁不行，即以颢为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颢舅蔡兴宗谓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颢曰：“白刃交前，不救流失。今日之行，本愿生出彪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愆，当修德以禳之。”

于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后至寻阳，曰：“今知免矣。”与鄧琬款狎过常，每清闲必尽日穷夜。顗与琬人地本殊，众知其有异志矣。

及至襄阳，使刘胡缮修兵械，会明帝定大事，进顗号右将军。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驿还江陵，道由襄阳。顗反意已定，而粮仗未足，欲且奉表于明帝。顗子秘书丞戡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顗从之。凯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驰檄，奉劝晋安王子勋即大位，与琬书使勿解甲。子勋即位，进顗号安北将军，加尚书左仆射。凯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

胡以南运未至，军士匮乏，就凯换襄阳之资。凯答曰：“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不可损彻。”又信往来之言，言都下米贵，斗至数百，以为不劳攻伐，行自离散，于是拥甲以待之。明帝使凯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凯曰：“卿未经为臣，今追踪篡融，犹未晚也。”及刘胡叛走不告凯，凯至夜方知，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飞燕，谓其众曰：“我当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鹄头，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步取青林，欲向寻阳。夜止山间宿，杀马劳将士。凯顾伯珍曰：“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散，岂非天邪。非不能死，岂欲草间求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及旦，伯珍请求间言，乃斩凯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降。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己功。明帝忿凯违叛，流尸于江，弟子象收瘞于石头后冈。后废帝即位，方得改葬。

【译文】

袁顗，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后连升晋陵太守，承袭南昌县五等子爵。南朝宋大明末年做侍中，领前军将军衔。当时新安王子鸾因其母亲讨孝武帝喜欢倍受宠信，而太子在东宫多有不尽人意之为，皇上就琢磨废太子而立子鸾，便温和地与袁顗商议。袁顗却认为太子好学，日有长进，废之不可。皇上不高兴，甩袖而出，袁顗也不理会，厉色而去。后来左丞相徐爱调停，皇上怒气方消。一次，皇帝认为沈庆之才气不大，又经常话中带刺，袁顗又反

其说之，认为沈庆之忠实勤奋，有胆略，能当重任。于是太子、沈庆之都很感激袁顼。

景和元年皇上诛伐公卿，准备要任朝政于袁顼，升他为吏部尚书，封新淦县子爵。但后来皇上反复，使袁顼不久又失宠。开始皇上令他和沈庆之、徐爰作参知选事的谋臣。不久，又开罪他。皇上叫有司对其进行弹劾，让袁顼穿白衣等候命令。他跟皇帝巡幸湖熟，往返数日没被任命，袁顼觉得事情不妙要求出任地方官，皇上派他作建安王休仁的安西长史，休仁不去。便命袁顼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顼的舅舅蔡兴宗说：“襄阳星象险恶，不可冒然行事。”袁顼回答道：“兵刃交战，救不了飞往的箭簇。今日成行，只愿能闯出虎口。天道辽远，未必事事应验。如有祸福之征兆，靠修德去禳之吧。”于是狼狈上路。后到了寻阳，方松了一口气，叹道“今天方知无大患了。”袁顼常与邓琬饮酒作乐，不舍昼夜。两人不是当地人，大家知道他们有异心。

到了襄阳，皇帝派刘胡去修缮兵器，正遇上的明帝夺取了皇位，给袁顼进号曰右将军。又派荆州典籤邵宰乘马去江陵，中间取道襄阳。袁顼反意已定，但粮草尚不足，他想给明帝上表说明情况。袁顼的儿子秘书丞袁戡说：“一旦奉上表疏，便自认是他的臣子。以臣伐君，不合于义。”袁顼便放弃了上表之为。袁顼诈言太皇太后叫他起兵反明帝，他建立牙帐发出檄文，劝晋安王子勋即位，给邓琬写信鼓励，他继续与明帝抗争。子勋同意即位，并封袁顼为安北将军、尚书左仆射。袁顼本来没有将才，在军中连军装都很少穿，不懂战争，只会讲词赋义理。因此，诸将领对其不信服，其中刘胡就是一个。因刘胡对答问题不善言辞，很丢面子，所以对袁顼一直怀恨在心。

刘胡以南运的粮草未到，军械物资匮乏，要求袁顼用襄阳的物资钱财救济。袁顼说：“都下中两座府第未完工，正需要资金，没有财钱可破费。”又听左右的人说都下米贵，每斗数百钱，认为不需要出兵攻打，明帝的军队会自行解散。于是袁顼派兵守城，做出抵抗来犯的样子。明帝派袁顼的门生徐硕带绍书去告诉袁顼：“卿尚未为他人之臣，如愿效仿窦融，还不为晚。”稍后，刘胡逃走，袁顼到夜里才知道消息。他生气地骂道：“今年的命运要被小人误了。”他叫人取来骏马，对着大家说：“我当亲自追刘胡。”于是跃马而去。

追至鹄头没追上，袁顓与军中主帅薛伯珍带兵数千，步行取道青林，打算前往寻阳。入夜他们露宿于山间，杀了马匹给将士们充饥。袁顓对薛伯珍说：“我组织八个州来改组王室，如今未打一仗就失败了，这不是天意吗？我是不怕死的，不想忍辱屈膝活着，希望到了寻阳，谢罪主上后再自杀算了。”他慷慨陈词，要大家讲节气，但没人应答他。到次日天明，薛伯珍说有话要向袁顓讲，接近袁顓时便斩其首。后携首级去向钱溪马军统领襄阳的俞湛之投降了。俞湛之就便斩了薛伯珍，用两人首级邀功去了。明帝恨袁顓叛乱，将其尸体扔于江中。袁顓的弟子彖在石头郡后面找了个山岗掩埋了他。

后废帝即位，给袁顓做了改葬。

69

袁粲传

——《南史》卷二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袁粲传》的
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
集》第192页）

【解析】

袁粲字景倩，与袁颢为堂兄弟。父早死，家境十分贫寒，史书说“饥寒不足”，他的母亲也是大姓人家，高门之女，为扶养幼子，也是“躬事绩纺，以供朝夕”。其祖父袁湛可怜他，取名为愍孙。袁粲“少好学，有清才，随伯父洵为吴郡，拥弊衣读书，足不逾户”。袁颢出去玩叫他一块去，他总称有病不去。他年少的时候就十分要强。有一次有人向袁颢之父求婚，想把女儿嫁给袁颢，袁洵说：她配不上袁颢，但配得上袁粲。当时袁粲也在坐，听到这样侮辱的话，他“流涕起出”，更加勤奋。在孝武帝登基后，他开始入朝作官。宋明帝死前，托袁粲、褚彦回、刘劭并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废帝刘昱。刘昱更是个昏君，他晨夜出游，从者并执戈矛，不管是人还是牛马，遇到即被杀死，搞得民间白天不敢开门，路上行人绝迹。有一天他突然闯入领军府，萧道成正裸卧午睡，刘昱遂以领军萧道成的肚脐当箭靶，侍从建议用无头之箭来射，刘昱一箭正中萧道成肚脐。萧道成遂起异心，最后终将刘昱杀死，另立刘准

为顺帝，并准备自立为帝。当时袁粲镇守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稍后萧道成废顺帝刘准而自立，建立齐朝。

驻守石头城的袁粲听到消息后，以自己曾受托于宋明帝，决意不事二姓，并密谋进攻萧道成。同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齐，萧道成亲自来见袁粲，袁称病不见，并与刘彦节等人制定了攻杀萧道成的计划。萧道成对他亦早有防范，他早已派了一支人马守卫石头城，“云以助粲，实禁之也”。他们密谋之事亦为萧道成心腹王敬则所知，他派戴僧静进攻袁粲。袁粲见大势已去，却并不着慌。书载：“粲还坐，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这时戴僧静已冲上前来要杀粲，袁粲子“大叫抱父乞先死”。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引颈而死。书写了一场“各为其主”“不事二姓”的悲壮之诗。

以今人的观点看来，袁粲本不必这样，因为宋明帝、宋后废帝都是无道残暴之君，辅佐他们乃是助纣为虐，这样的昏君本应人人得而诛之才对，但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代，臣以忠君为本也就不难理解了。袁粲在孝武帝、宋明帝那里，并不受宠，且几次被罢官，但即使如此，他仍有强烈的忠君思想，这是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所规定的。但这些局限并不有损于袁粲的气节，为大义而死为气节而死是千百年来无数义士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是值得肯定的。

【原文】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扬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

愍孙少好学，有清才，随伯父洵为吴郡，拥弊衣读书，足不逾户。其从兄顗出游，耍愍孙，愍孙辄称疾不动。叔父淑雅重之，语子弟曰：“我门不乏贤，愍孙必当复为三公。”或有欲与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与愍孙婚耳。”愍孙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见知，宋孝武即位，稍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讳日，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

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

大明元年，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三年，坐纳山阴人丁承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五年，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七年，转吏部尚书，左卫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临宴东宫，与颜师伯、柳元景、沈庆之等并携脯，愍孙劝师伯酒，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曰：“不能与佞人周旋。”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陵之，因此发怒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将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孙色不变，沈、柳并起谢，久之得释。出为海陵太守。

废帝即位，愍孙在郡，梦日堕其胸上，因惊。寻被徵管机密，历吏部尚书，侍中，骁卫将军。愍孙峻于仪范，废帝保之迫使走，愍孙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帝泰始元年，为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

愍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高，尝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后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深虚，安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席门常掩，三迳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必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矣。”

幼慕荀奉倩为人，孝武时求改名粲，不许，至明帝立，乃请改为粲，字景倩。其外孙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讳，反语袁愍为‘殒门’，帝意恶之，乃令改焉。”二年，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其年，徙中书令，领太子詹事。三年，转尚书仆射，寻领吏部。五年，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

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

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颇有竹石，粲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啸咏自得。主人出，语笑款然。俄而车骑羽仪并至门，方知是袁尹。又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进。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尝作五言诗，言“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洲。”盖其志也。

七年，为尚书令。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舆出，负砖叩头流血，砖碎伤目。自此后，粲与人语，有误道眇目者，辄涕泣弥日。尝疾，母忧念，书寝，梦见父容色如平生，与母语曰：“愍孙无忧，将为国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贵，终当倾灭耳。”母未尝言及。粲贵重，恒惧倾灭，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损。明帝临崩，粲与褚彦回、刘劭並受顾命，加班剑二十人，给鼓吹一部。后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忧，葬竟，摄令亲职，加卫将军，不受。性至孝，居丧毁甚，祖日及祥，诏卫军断客。

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吏。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阻，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事宁，授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以扬州解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书令，卫军、开府如故，并固辞，服终乃受命。加侍中，进爵为侯，又不受。

时粲与齐高帝、褚彦回、刘彦节递日入直，平决万机。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众莫能改。素寡往来，门无杂宾，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徒、侍中如故。

齐高帝既居东府，故使粲镇石头。粲素静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后方就。及诏移石头，即便顺旨。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曰：“石头气甚凶，往必有祸。”粲不答。又给油络通轳车，仗士五十人入殿。

时齐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刘彦节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虑不见容于齐高帝，皆与粲结，诸将帅黄回、任侯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

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齐高帝自诣粲，粲称疾不见。粲宗人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劫我入台，便无辞以拒，一如此，不复得出矣。”时齐高帝入屯朝堂，彦节从父弟领军将军韞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阁，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克日谋矫太后令，使韞、伯兴率宿卫兵攻齐高帝于朝堂，回率军来应，彦节、侯伯等并赴石头。事泄。先是，齐高帝遣将薛深、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阁，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彦节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薛深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乃便散走。齐高帝以报敬则，敬则诛韞并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深自仓门入。时粲与彦节等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攻府西门，彦节与儿逾城出。粲还坐，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挺身暗往，奋刀直前欲斩之。子最觉有异，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陨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笔作启云：“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归魂坟垅，永就山丘。”僧静乃并斩之。

【译文】

袁粲，字景倩，袁洵弟弟的儿子。父袁濯，为扬州秀才，早年去世。袁粲幼年孤独少语，祖父怜悯他，名其为愍孙。虽然袁粲的伯叔都很显贵，但他却很贫寒。其母琅邪人姓王，太尉长史王诞的女儿。平素从事纺织，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愍孙少年好学，有才气。随其伯父袁洵居住吴郡，披破衣服读书，终日闭门不出。袁兄长袁颀出去玩耍，邀请袁粲，粲每每称疾不出。叔父袁淑很看重他，便对其他孩子们说：“我家族不乏贤人，愍孙将可能高进三公之位。”有人家想跟袁颀提婚，袁颀的父亲袁洵却说：“颀不行，与愍孙婚配前途更好。”袁粲当时正在场，听后感到受了侮辱流泪而出。他早年以品德高受到人们的称颂，宗孝武帝即位，任命袁粲为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及侍中。孝建三年，文帝的忌讳日，群臣集聚于中兴寺的八关斋大家一起吃过素餐，袁粲和黄门郎张淹却进食鱼肉。尚书令何尚之来守法严谨，将此情密告孝武帝，孝

武帝叫御史中丞王谦之上奏，罢了袁粲的官。

大明元年，袁粲官复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爵。大明三年，受山阴人丁承文贿赂后举其为孝廉，事发后罢官。大明五年，又当了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大明七年，转作吏部尚书，同时兼任右卫将军。同年，皇太子行成年礼，在东宫设宴，袁粲和颜师伯、柳元景、沈庆之在席间玩搏蒲，袁粲劝师伯酒，师伯不饮，袁粲便侮辱他，说：“我还不愿与佞人来往呢！”师伯是宠臣，皇上嫌袁粲常以寒门的代表违背自己的意志，因此借题怒发，皇上见师伯受辱，扔下餐具，愤怒地说：“袁濯儿子不遇到我，员外郎都当不了，还敢以寒门贵子的姿态对待一切。”说着就要拔刀刺袁粲，命令将他拉下宴席。袁粲神色镇定，沈庆之，柳景元忙起身劝解，方才息事。袁粲被派遣到海陵当了太守。

废帝继位时，袁粲仍在郡县做官。一天，他梦见太阳落在他胸上，很惊怕。不久，他被召到朝廷掌管机密，历任吏部尚书、侍中、骁卫将军。袁粲讲究风度，废帝叫拨掉他的衣服在庭中走步，他仍然雅步如常，回过头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帝泰始元年，出任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

袁粲清整有操节，自持甚高。他著有《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并自喻道：“有妙德先生者，陈国人也。他志气清高，神姿清韵，孝顺忠诚，节俭谦恭，有大舜的遗风。我幼年多疾，时有疏懒，没有大发展。但对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识其大要，而不用它来窃取名誉。至于走上仕途，并非我的爱好。在茫茫世界中淹没形迹，掩盖自己的志向，柴门常掩，反复琢磨通人生之道。就是自甘寂寞的扬雄，隐居人间的严君平，也不过如此。用修道来实现自己的志愿，最终无所得而声名卓著。”又一次，袁粲向人讲道：“以前有一国，国中有水流叫狂泉。国人饮此水后皆发狂，独国王饮后未发狂。众人发狂后，皆认为国王不狂为狂，于是筹划着要为国王治疗狂症。他们用艾火针灸药物投于国王之躯，国王不堪忍受，再到泉边饮水，饮后便发狂。群臣皆狂作一团，疯如一样，众人乃欢天喜地。我虽不狂，但难以独立，也真想去饮用那狂泉之水。”

袁粲原名愍孙，少时羡慕荀奉倩的为人，孝武帝时想改名为粲，未及许

可。到明帝时，又请改为粲，及以许可，并取字倩。其外孙王筠对此事又有一个说法：“明帝多忌讳，觉得袁愍跟‘殒门’谐音，不吉利，因而令其改之。”泰始二年，为领军将军，仪仗队三十六人，可以进六门。同年升中书令、又领太子詹事。泰始三年，转尚书仆射，不久负责主持吏部。泰始五年，加官中书令，同时担任丹阳尹。

袁粲持才自负，爱好虚远，虽位居高坐，但不以政事为怀，独喜闭庭信步，诗酒自遣。他家邻郊区，每每执杖漫步，逍遥得意，悠然忘返。郡南一家人有许多竹石，袁粲随随便便走到这里，也不通报主人，直入竹园吟咏。主人出来，两人互相说笑很融洽，一会儿，车骑仪仗来接，才知是袁府尹。又有一日，袁粲路遇一文士，便邀人畅饮，聊得很欢，后来那人登门求教学问，袁粲却说：“昨日饮酒归饮酒，只是随遇而邀，”遂不理睬。其有诗句“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洲。”这很能说明他的志向。

泰始七年，官任尚书令。开始，袁粲在家顶撞孝武帝母。其母很生气。一等孝武帝的车仗离开，便拿砖头上去砸袁粲的头，结果弄瞎了袁粲的一只眼。从此后，袁粲每与人聊到瞎子，便泪落不止。一次，袁粲生病，母亲甚忧，以至白日小憩时梦见了袁粲死去的父亲。父亲对她说：“勿为愍孙忧虑，他将被国家器重。不怕他宦海沉没，只恐将来为富贵所害。”母亲牢记了这句话。待袁粲富贵后，母亲告之所梦之情，袁粲便着手处理了部分财产。明帝宴驾前，袁粲和褚彦回、刘劭一起接受了顾命，给他增加班剑二十人，给喜吹一部，元徽元年，后废帝继位，加兵五百人。这年袁粲母亲去世，当时加封他为卫将军，他因要居丧尽孝，未受。

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叛乱，粲入宫受命，诏命他增加贴身卫兵，府里增加办事吏官。

当时，军情紧急，叛军已至南掖门，官军将士多怯惧沮丧，不能奋起作战。袁粲见状，对诸将慷慨陈词道：“寇贼逼近，你们都情绪不振。大家都受先帝顾托，本当以死相报，今天我就与褚将军二人为社稷而战，死应不辞。”他命左右备马，表情言语充溢着悲壮的气氛。于是，陈显达等将领颇受感动，勇猛迎战，叛军被打败。事后，袁粲被授予中书监，在本号前加开府仪同词

领司徒。元徽三年，提升尚书令，卫军、开府照旧，开始不受，后则任。再后又进为侯爵，又没接受。

当时袁粲和齐高帝、褚彦回、刘彦节轮流当班，决策国家大事。但袁粲沉默寡言，不关心政事。文秘每每去咨询他，他或者漫不经心以诗咏对之。有时提出一个主张官员们不敢篡改。他闲居高卧，门无杂宾。谈客文士，也不过一至二人。顺帝继位，降为中书监，司徒、侍中之职不变。

齐高帝居住于东府，便派袁粲镇守石头。袁粲素思静退，每次朝廷来命，他都是勉强听诏。等到有诏令镇守石头的命令，袁粲马下依旨力事。有个侍从善于望气，对他说：“石头这地方凶气重，你去后必有祸加身。”袁粲没有理会。又给增加了油络通帟车，仗士石十人入殿的待遇。

其时，齐高帝夺权称帝，袁粲不愿事二主，便密谋政变。刘彦节为宋家宗室，相州刺史是太后的侄子，素好武事，一直担心不见容于齐高帝。于是与袁粲秘密聚结，诸将帅如黄回、任侯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皆暗中跟从袁粲。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造反，齐高帝亲自去袁粲府问处理事宜，袁粲却称病不见。袁粲宗室的袁达表示不应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袁粲说：“他把我抓起来，我便无辞以拒，一这样做，就不再出府门了。”齐高帝回到宫庭，命刘彦节和从弟领军将军韞到直门去听候处理。其时卜伯兴为直阁，黄回诸将都率军出新亭。袁粲连日拟伪造太后令，使韞和伯兴带宿卫军攻克朝堂，拿下齐高帝。黄回率军回应，彦节、侯伯等奔赴石头。后来，事情暴露了。这之前齐高帝派薛深、苏烈、王天生等领兵镇守石头，表面称是帮助袁粲，实则抵御他。又令心腹王敬则为直阁，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刘彦节已逃，悲叹道：“今年事败了。”乃率部狼狈地逃向石头，到了石头，薛深已占据城门外，并向王蕴部射击。王蕴自思袁粲已败，便逃之夭夭。齐高帝把这告诉敬则，敬则诛灭韞和伯兴，又派军主戴僧静赴石头助薛浑自仓门入城。袁粲和刘彦节列兵阵于东城门，戴僧静则分兵攻打西门，刘彦节和其儿子见状，逾城而去。袁粲稳坐城墙上，点着灯，对儿子说：“本知一木不能止住大厦的崩塌，只不过以此表现名节而已。”戴僧静已暗自摸上城去，举刀欲砍袁粲。袁粲的儿子见状，抱住父亲乞求戴僧静先杀自己，见此状，兵

士们无不掩泪长嘘。袁粲说：“我不愧为忠臣，你不愧为孝子。”仍要了笔纸，写道：“我因大义而事奉大宋，今策名两毕，现就归魂坟垅，永埋丘土也知足。”戴僧静将其杀掉。

70

孔琇之传

——《南史》卷二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
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孔琇之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
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刘宋武帝时大臣孔靖之孙。他在南朝齐朝为官。李延寿写了孔琇之为吴郡县令时的一个故事：一个十岁的小孩偷割了邻居家的一捆稻子，孔琇之将这个小孩押在衙狱治罪。有人劝阻他，孔琇之反驳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故依然重治这个小孩。此事在吴县震动很大，百姓肃然。李延寿称孔琇之“有吏能”，毛泽东显然不能苟同于这样的论断。他在“有吏能”几字旁画了一条粗线，批语道：“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将小孩治罪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看问题要辩证地看。人刚生下来从本质上说没什么不同，但长大后却有那么多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是人的生长环境和条件。人的一生随着生活环境、条

件的变化也会在各个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更何况一个年仅十岁的孩童对是非对错误观念上还认识不清，不能以“看小知大”的形而上学观点来推理而妄下论断，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正如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所写的批语那样，他认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寔那样对这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加以教育，他变好的可能性更大。

毛泽东爱读历史，一是通古知今，一是可以借古鉴今，使他感到忧虑的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方法。中国革命就曾经吃过片面、形而上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苦果：陈独秀片面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革命的理论，犯了右倾错误，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王明则照搬苏联的革命方式，犯了“左”倾错误，视不同意见者为异端，最终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只有毛泽东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使中国革命走向正途，走向胜利。但传统的影响及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的理解，使得一些同志在看某些问题上仍有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小错误，就要狠狠处理他，否则别人就都会来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正确的态度应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应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正错误，变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得了一点小病，医生就要判他“死刑”或按致命的病来下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毛泽东也反对姑息养奸，他认为“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在涉及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不允许含糊的”。

毛泽东读史，特别注意古为今用，希望能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对孔琇之处理这件事的评语是从哲学的高度上提醒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待犯了错误的人的问题上，不要走形而上学的极端，不能犯

苏联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要多一点辩证法。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迁尚书左丞，又以职事知名。后兼左户尚书，廷尉卿。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出监吴兴郡，寻拜太守，政称清严。

明帝辅政，防备诸蕃，致密旨于上佐，使便宜从事。隆昌元年，迁琇之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杀晋熙。琇之辞，不许，欲自引决，友人陆闲谏之，琇之不从，不食而死。

【译文】

琇之有当官的才能，仕齐时担任吴令。当地有个十岁的小孩，偷割了一束邻人的稻谷，琇之将他投入狱中待审。有人说他为政太严厉，琇之说：“十岁时就能为强盗之行，长大后什么事做不出来。”县中人民为之震撼，民风整肃。琇之后来迁为尚书左丞，又因为政理清明知名。后又兼左户尚书，廷尉卿。出任临海太守，在任时清廉节约。任期满还朝，进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太少，等到知道琇之为政清廉，才为这叹息。后又出任吴兴郡监察。不久又拜为太守，政声清廉严正。

明帝辅政，对领军的藩王很顾忌，就颁发密旨给心腹佐臣，令他看情况便宜从事。

隆昌元年，迁琇之为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治理郢州政事。上将军想让他杀死晋熙王。琇之宁愿辞职不答应杀晋熙王。上将军不签他的辞官要求，琇之就想自杀而死，朋友陆闲劝谏他不要随便残害自己的生命，但琇之没有听从他的忠告，终于绝食而死。

71

范晔传

——《南史》卷三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好反而不好胜，古今一轨。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范晔传》的
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
集》第193页）

【解析】

“好反而不好胜，古今一轨”，是毛泽东读了李延寿《南史》的第三十三卷至三十五卷的批语。这大概是指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两起反文帝事件未遂而言。

一起是范晔、孔熙先挑起的。范晔字蔚宋，他母亲上厕所时生下他，由于坠地时额头被砖碰伤，故以砖为小名。范晔年少好学，很会写文章，又会写隶书，通晓音律。他几次仕途均不得志，于是删集名家《后汉书》而成一家之言。他平时不愿受各种封建礼仪束缚，因此被弹劾。但文帝爱其才华，不治他的罪。与范晔同朝为官的孔熙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史星算，无所不通，任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人所知，长期不能升迁。他父亲因贪赃被判死刑，多亏刘义康救护，才得以罪贬。所以他一直密怀报恩之念，故在朝廷上找不满朝廷之人，结果范晔正中他意，他通过赌博故意输钱的办法来结交

范晔，范晔既爱钱又爱他的才华，二人遂成莫逆之交。然后孔熙先以时论范家风不正，皇族不愿与他联姻相讥，还说：“别人把你当狗猪相待，而你却要以死相报，真令人迷惑不解。”范晔受激不过，遂下谋反之心。他们又联络了大将军府史仲承租、丹阳尹徐湛之及范晔外甥谢综等人，决定在元嘉二十二年（455年）九月谋反，但谋反那天，在文帝与群臣宴上，许耀（亦是范晔同党）侍卫皇上，用手敲击佩刀，目视范晔，以求发难信号，而范晔不敢正视许耀，席散之时又因配合失误而未发难，一次谋反就这样流产了。两个月后，徐湛之上表告发，拿出了谋反者的檄文书信及事成后人事安排与同伙人名单手迹。文帝下诏收捕谋反人员，只有范晔不认罪，直到皇上出示了他的手迹，他才服罪。最后范晔及其党羽皆被诛杀。

另一件事是刘湛挑起的，刘湛初入朝，被文帝委以重任，刘湛亦“善论政道”，但到晚年时，却“驱煽义康，陵轹朝廷”。欺压群臣，使文帝“稍不能平”。文帝曾对左右说：“刘（指刘湛）刚来朝的时候，我与他谈论政事常看天早晚，恐怕他早走；现在他来时我也看天早晚，只怕他多呆一会儿。”后来文帝与殷景仁谋划，准备把“擅权专朝”的刘义康贬走出番。刘湛也被贬丹阳尹。450年，刘湛母亡，刘湛决定在文帝来吊葬之时起事，在屋中布甲士。但事情败露，计划流产，刘湛及子皆被斩。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范晔之前，刘义康受此牵累才被贬官，孔熙先因得到过刘义康的帮助，才决定以起事来报答他。但两次谋反之事皆未成功，究其原因，毛泽东认为是“好反而不好胜”，这帮谋反的人及主谋都是知识分子，一无谋反实力，二无经验，且无好胜之心，范晔参与谋反，实在是勉勉强强，被孔熙先几句刺耳的话就说动了心，可发难之时又犹豫不能果断，失败是必然的。刘湛则是在权、运走下坡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都没有起事的条件，如何能成大事。回溯历史，古今中外，这种未遂政变常常发生。

【原文】

晔字蔚宗，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后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为秘书丞，父忧

去职。服阕，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后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

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兄暕为宜都太守，嫡母随暕在官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伎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捐所奏。文帝爱其才，不罪也。服阕，累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鬓，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尝宴饮劝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从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効，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无因进说。晔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乃倾身事综。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遂与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晔素有国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

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妖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迹，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成乱阶。”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文帝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笑说，亦有酬报之心。

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法略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

熙先善疗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疾，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疗得损，因成周旅。熙先以耀胆干，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藩子遵世与法静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这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讖。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綦袷等物。熙先虑事泄，酖采藻杀之。

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质与萧思话款密，二人並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备相署置：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熙先使弟休先豫为檄文，言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跸，祸流储宰，乃奉戴义康。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罔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迹。诏收综等，并皆款服，唯晔不首。上频使穷诘，乃曰：“熙先苛诬引臣。”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晔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晔墨迹，晔乃引罪。明日送晔付廷尉，入狱，然

后知为湛之所发。

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使谓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熙先于狱中上书陈谢，并陈天文占候，诚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晔后与谢综等得隔壁，遥问综曰：“疑谁所告。”综曰：“不知。”晔乃称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忧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上有白团扇甚佳，送晔令书出诗赋美句。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

晔本谓入狱便死，而上穷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尝共论事，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理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是也。”

及将诣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当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惭耻。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疾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曰：“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已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对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妻云：“罪人，阿家莫忆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乃悲泣流涟。综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已。综母以子弟自陷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嵩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瞋我邪？”嵩曰：“今日何缘复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曄常谓死为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当相讼地下”。其缪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曄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二厨盛蘊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曄及党与并伏诛，曄时年四十八。谢综弟纬徙广州。蔼子鲁连，吴兴昭公主外孙，请全生命，亦得远徙。孝武即位，乃还。

曄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沾涇。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沾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

曄狱中与诸生姪书以自序，其略曰：

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于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谓情志所託，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开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灭《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偏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赞自是吾文杰

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可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藹幼而整洁，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死时年二十。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儿进利，终破门户。”果如其言。

初，何尚之处铨衡，自谓天下无滞才，及熙先就拘，帝诘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熙先死后，又谓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犹可论，而翦迹仕流，岂非时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谬得待罪选曹，诚无以濯污扬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犹鸛凤之有文采，俟时而振羽翼，何患不出云霞之上。若熙先必蕴文采，自弃于污泥，终无论矣。”

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尝不遗恨于后哉。”

【译文】

范晔，字蔚宗，母亲上厕所时生的他，额头被砖碰伤，所以以砖做小名。出仕跟从伯父范弘之，后来被袭封为武兴县五等侯。少年时很好学，善于做文章，擅长隶书，通晓音律。做秘书丞时，因父亲去世辞了职位。服孝终了，又封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兼任新蔡太守，后来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去世，将要出葬；初夜，旧僚们一起到东府，范晔和司徒左西属王深以及他的弟弟司徒祭酒王广在夜里开怀畅饮，开北面的窗户听挽歌给他们助兴。彭城王义康知道了非常气愤，便把他降职为宣城太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删改各家的后汉书成为自己的一家之作，到了这种

屈伸荣辱的时候，也不因此而放弃于此事。

后来又被迁任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哥哥范晔担任宜都太守，嫡母跟着范晔时去世了。当病重时告诉范晔时，没能及时奔赴看望，等到去时，又带着伎妾一起去。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刘损奏禀皇上。文帝因为受他的才能，没有怪罪他。服孝期满，又接连迁职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高不到七尺，又肥又黑，而且眉毛鬓角都是秃的，善于弹琵琶，能做新的音乐。皇上想听一下，多次用含蓄的旨意来暗示他，范晔假装不知道，终于没有肯做，皇上曾经在宴席饮酒时，特叫范晔赴会，对范晔说：“我想唱歌，你可以为我弹奏吗？”范晔于是遵从皇上旨意。皇上唱歌已经结束，范晔也停止了弹奏。

当初，鲁国的孔熙先博学，而且有纵横天下的才志，天文历史、星象、神算，没有不全精通的，任员外散骑侍郎，不被当时人所知，很久没有调动。起初，熙先的父亲孔默之做广州刺史，因为私藏财货而被降为廷尉，幸好大将军王义康的极力保奏，才得以免罪，等到义康被罢免，孔熙先内心暗暗想报效他。因为范晔意志没有实现，想引荐他，没有什么原因在进见时说。范晔的外甥谢综很被范晔所熟知，孔熙先凭借岭南余下的财物，家道很是富有，就全身来事奉谢综。开始和谢综的弟弟们共同赌博，故意做出笨拙的做法，把财物输给他们，彼此的交情稍稍加厚，谢综就引荐孔熙先与范晔玩，孔熙先故意装做敌不过，前前后后输了好多财物。范晔既贪图他的财宝，又喜爱他的文艺才能，于是就和他交为莫逆之好。孔熙先起初用暗示的话语来劝解范晔，晔不回答。范晔一向有闺庭的议论，朝野上下都知道，所以子孙虽很奢华，可国家却不与他们联婚，熙先便用这个来刺激他说：“您如果说是朝庭上相待很丰厚的人，却为什么不和您通婚呢？因为门户不对吗？人们把你当作路上遇见的猪狗一样，可您却要他去效死力，不是很糊涂吗？”范晔沉默着没有回答，他的主意于是定了下来。

当时范晔和沈演之同时被皇帝所知遇和优待，多次被召见，大多是一起去的，范晔如果先去了，一定等演之，而演之先利；则常常独自被引见，范晔又因为这个而报怨。范晔多次经过义康的府地，一向被招待得很丰厚，提

到宣城那次降职，内心很是过意不去，谢综任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他镇守豫章。谢综回来，表示义康有意于范晔，请求忘了以往的干隙，重结以前之好。

范晔已经有了叛逆的主意后，想探听一下皇上当时的想法，就对皇上说：“我看遍以前历史上关于两汉的故事，多个藩王用妖诮的言语来引发灾祸，便被处以大逆不道的惩罚。更何况义康奸心已露，四方无不知晓，但至今未受惩处，臣有些不解，况且大梗常存，一定会成为叛乱之源。”文帝不予采纳。

熙先历来精通天象，说：“文帝一定因乱而死，应当是由于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认为义康必能称帝。谢综的父亲谢述也被义康重用，谢综弟谢约又是义康之婿，所以义康让谢综随从，南赴豫章，既是由于熙先所声言的天象也有酬报的意思。

广州人周灵甫家有家兵部曲，熙先交给他六十万钱，让他到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返，大将军府吏仲承祖，是义康从前的亲信，多次负义康使命到都城，暗地结交心腹，作谋反准备。听说熙先对义康的诚意，秘密结交。丹阳尹徐湛之一直被义康喜爱，虽然是舅甥关系，但情义超过子弟，承祖因此又联系湛之，将计划告诉他。承祖南下，将义康的意思转告给萧思话和范晔，说：“本来是想与萧氏结为姻亲，只恨事情不成。与范晔本来就情义不薄，中间相失，是他人在中间作坏。”

有一位法略道人曾被义康供养，也受到一定的礼遇，又有王国寺一名叫法静的女尼常出入义康家，都感激旧恩，准备帮助义康并与熙先往来，义康让法略不做道士。法略本姓孙，改名景玄，做了臧质宁远将军的参军。

熙先善治病又精通诊脉，法静妹夫许耀在御史台做领队，负责警卫殿省，曾经有病，通过法静来找熙先治愈，于是有了来往。熙先因许耀有胆略，有才干，告诉了叛乱的秘密，耀答应做内应。豫章人胡藩的儿子胡遵世与法静来往密切，也秘密参与阴谋。法静南上到义康那儿，熙先派婢女采藻随从，让她捎去书信以及对图讖的解说。法静返回时，义康向熙先赠送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品。熙先担心事情泄露，用毒酒杀死采藻。

徐湛之又对范晔说：“臧质与我交往非同一般，质又与萧思话十分密切，

二人都受大将军义康厚遇，必无异议，不忧兵力不足，只是不要失去时机。”于是提前安排：湛之为抚罪将军，扬州刺史，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为左卫将军。其余人员也都有安排。凡平常关系不好及不依附义康的，又另立名册，都划入处死的一类。

熙先让弟弟休先预先起草好檄文，称贼臣赵伯符率兵侵犯皇上，太子宰相都被祸害，因此要拥戴义康，又认为这样的大事，应当有义康的指令，于是又起草了义康给徐湛之的信，宣示给同党们。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左将军南平王铄前去赴任，文帝在武帐冈道傍饯行。范晔等人约定该日叛乱，许耀在文帝旁侍卫，扣击佩刀暗示范晔，晔不敢正视。一会儿，席散人空，失去了叛乱的机会。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状，把檄文、拟定的官员以及一同要叛乱的人名、手迹统统交出。下诏收捕谢综等人，都俯首认罪，只有范晔不肯承认。文帝多次派人查问，范晔才说：“熙先诬陷臣。”熙先听说范晔不承认，笑着对殿军将军沈邵之说：“所有的布置、符檄、书疏、都是范晔制造或改定，你告诉他为何这样抵赖？”文帝让人把范晔的手迹拿给他看，这才认罪，次日将范晔交付廷尉，入狱，至此范晔才知是被徐湛之告发。

熙先望风而谈，言辞气度并不屈挠，文帝很欣赏他的才气，派人对他说：“以卿之才而被压制在集书省，理应有异志，这实在是我对不起您啊！”熙先在狱中上书道谢。并告知自己所观察到的天象兆应，告诫文帝将有骨肉相残之祸。言辞恳切。

范晔以后与谢综被关押在隔壁，遥问谢综道：“你怀疑是谁告发？”综说：“不知道。”范晔叫着徐湛之的小名说：“乃是徐僮也。”在狱中作诗道：“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速缘恧无识，
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文帝有一把上等团扇，送交范晔要他写出诗赋美句。晔接到皇旨提笔写道：“去白日之怱怱，袭长夜之悠悠。”文帝看后凄然不乐。

范晔本以为入狱后马上就会被处死，但文帝要彻底追查此案。因此拖了二十天以上，晔认为有生存的希望。狱吏戏弄他说：“外面传詹事（范晔入狱前官名）可能要长期被关押。”范晔听后惊喜。谢综与熙先讥笑道：“过去与詹事共同记事，无不攘袂瞠目，在西池射堂，跃马回顾，自以为是一世英雄，现在反倒扰攘纷纭，竟这样怕死。假设让皇上赐给性命，人臣图谋害主，有何面目生存？”范晔对守狱将说：“可惜呀，要埋掉像我这样的人！”守狱将说：“不忠之人，没什么可惜的。”范晔说道：“您说的很有道理。”

将要往市井中受刑时，范晔被押在最前面，在狱门回头对谢综说：“这种顺序也要按官位排吗？”谢综回答道：“贼帅应当在前面。”在途中言语笑谈，毫无惭愧耻辱的神情。到市中行刑处，问谢综：“时间要到了吗？”谢综回答：“等不多久了。”范晔吃过饭后，又苦苦劝谢综也吃饭，谢综道：“这同病终不一样，何必要强迫自己吃饭。”范晔的家人都来到市中，监刑官问道：“需要相见吗？”范晔问谢综：“家人已来，有幸见面，能不告别吗？”综道：“告别不告别，都没什么意义了，来了一定是痛哭号叫，真的是很扰乱人心。”范晔道：“号哭不关什么事，刚才见道旁的亲朋旧友从远处向我观望，我还是想见见他们。”于是把亲朋们叫到前面。范晔的妻子先安抚儿子，然后回头骂道：“君不为百岁老人，不感激天子恩遇，死有余辜，但为何要让子孙无故地因你而被杀。”范晔干笑，只是说罪该如此。范晔生母哭着说：“皇上对你恩德无极，你一点儿都不感恩，又不想想我这年老之人，今天如何是好？”不停地用手击打范晔颈及颊面。范晔妻劝道：“罪人，阿婆莫忆莫念。”范晔妹妹及伎妾来诀别，他才痛苦流涕，谢综道：“舅，你太缺乏夏侯玄那样的气度了。”范晔才收住眼泪。谢综母亲因子弟陷入叛乱罪人的行列，不肯出门相见。范晔对谢综道：“姊今天不来，胜过他人许多。”范晔醉酒。他的儿子范滂也醉了，取土块果皮掷向范晔，喊他：“别驾”数十声。晔问道：“你恨我吗？”滂道：“今日何必再说什么恨，只是父子同死，不能不悲伤啊！”

范晔常说死了就消失了，想写无鬼论。此时，给徐湛之写信提出：“当相

讼地下。”谬乱到了这种地步。又告诉家人说：“转告何仆射，天下决没有佛和鬼，如果有灵，自然会报应。”查抄范曄家时，乐器、服饰、珍玩都十分珍奇，妓妾也浓妆打扮。但他母亲居室简陋，只有二个厨房盛薪柴。弟子冬天没被盖，叔父只穿着单布衣。

范曄和同党都被诛杀，当时年为四十八。谢综弟弟谢纬搬到了广州。范曄的儿子鲁莲，吴兴昭公主的外孙，请求保全性命，也得以远迁，孝武帝即位，才回来。

范曄性格精深细致，有独到的见解，接触到的事物都能妥善地处理，衣裳器物和服饰，在形制和样式方面都加以改进，世人都效法学习他。曾经撰写《和香方》，它的序中说：“麝香本身有多种忌讳，用量过分必定有害。沉香坚实性质平易温和，成斤使用也无害，陵零香、藿香令人气虚燥热，詹唐香性质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多、和罗一类，在外国都受到珍惜，不出产在中国。又枣膏令人昏沉、甲煎淡薄一般，不仅不能增加香气的浓烈，将会更增加人们的疾病。”在序中所说到的，全是用来比喻象征朝中人士的：“麝本多忌”，比喻庾炳之；“零藿虚燥”，比喻何尚之；“詹唐粘湿”，比喻沈演之；“枣膏昏钝”，比喻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喻徐湛之；“甘松、苏合”，比喻慧琳道人；“沉实易和”，是用来自比的。

范曄在狱中给外甥侄子写一封信来叙述自己的生平说：

“我少年时便懒于学问，年纪到了三十左右，才略有悔悟。从这以来，逐渐在内心起了变化，自信即使到了老年，也不会中止追求，至于读书到贯通理解之处，都是得之于我的独立思考。我常说文章是情感和意志的寄托，所以文章应以表意为主，用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以意为主，那么文章的主旨就必定显现出来；用文字来表达思想，那么文词就不会流宕放纵。这样写作后才能够提出立意芬芳的主题，选择宝石一般振响文词，观察古今文人，多数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在年轻人里，谢庄最有这方面的能力，写作文章多有变化，而且在文章中不受声韵的拘束。我写作构思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框子，但多过是官方的文字，很少有机会在这个领域里施展高远的情致，我以此为遗憾，当然也是因为我不留心在文章方面追求名声的缘故。

当初我并没有涉及史书，只是常觉得史书不能轻易理解而已。等到写作《后汉书》后，逐渐获得了要领和头绪。详细观察古今的著述和评论，几乎很少有令人满意的著作。班固是史学上享有最高声望的人，他是凭着自己的见识而没有一定的体例，只有他本人的志趣是可以推崇的，内容的广博丰富是不可及的，但要是经过加工整理未必不如班固。我写的众多议论，都有精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含意。至于《循吏》以下到《六夷》各篇的议论，笔势纵横奔放，可以说是天下的奇作。那些立论中和完备的篇章，往往不比《过秦论》逊色。我曾经拿《后汉书》和班固的《汉书》相比较，不仅仅是感到毫无愧色而已。本打算写全各志，凡是《汉书》中所有的全都要有。即或记事不必过多过繁，但要做到使人见了本文之后便能对事情全部了然。又打算就历史事件在书内发议论，用来论证一代政治的得失，这个意愿未能实现。赞语自然是我的史文中杰出的思想成果，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文思史识奇变无穷，会同各种体裁，竟然自己也感到不知应该怎样评价才合适。这部史书在人间流传，应该有知音。纪、传中写到的事只是提示个大略而已，其中内含很多细微的见解。自古以来的史著在体制宏大和思想精深方面，是没有超过这部书的。我担心世人不能全面认识它，多数人厚古薄今，所以我在这里尽情地发出狂言了。

我对于音乐，听曲欣赏能力不如我自己演奏的技艺，但是我精通的不是传统的高雅乐曲，这是很可遗憾的。然而当弹奏到了绝妙之处，那又和雅声有什么区别呢。音乐中的特质和趣味，用言语是表达不尽的，弦外之音，幻妙的旋律，真是不知道从何而来。我曾经拿演奏的经验传授别人，士庶人中没有一丝一毫能和我相似的。这些经验永远不会流传了。我的信中虽然多少表达了我的心意，行文笔势也不够流畅，其余的事业也都没有成就，每每也感到愧对自己的名声。”范曄的《自序》都是真实的，所以录存下来。

范曄自小就爱清洁，衣服一年也不落半点尘垢。死的时候才二十岁。范曄少年时，哥范晏常常说：“这孩子偏爱功利，终将让门户破败。”果然象他所说。

当初，何尚之在余衡时，自言天下没有停滞的人才，等到熙先被捕，皇

帝责问孔尚之说：“让孔熙先三十了还作散骑侍郎，还不如作贼。”熙先死后，皇上又对尚之说：“孔熙先有杰出的才能，出身低微尚可以理解，而浑迹于仕人的队伍中，却没能重用，难道不是时间之匠的失职吗？”尚之说：“臣当初错误地担任一个有罪的选曹之职，实在没能做到濯汗扬清，然而有智能的君子，象鸛凤有文采那样，等待时机伸展他的羽翼，担心什么不能出于云霞之上呢？如果熙先一定内含丰富文采，却自弃自己于淤泥之中，最终没有什么话可说。”

皇上说：“当初有良才却没遇到知己的人，何尝不到后来遗恨终身呢！”

72

刘湛传

——《南史》卷三十五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刘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4页）

②殷景仁与文帝密谋。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刘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5页）

【解析】①

毛泽东“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的评语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篇》，意思是：谁制造这样的灾祸，至今还在相梗不止。《桑柔》一诗一般认为是芮伯（字良夫）讥刺周厉王而作。周厉王在位时，不断与周边发生战争，这使周厉王的统治及对人民的剥削达到了暴虐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他重用“小人”荣夷公。芮伯曾谏厉王曰：“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矣。”周厉王不听，芮伯所以作《桑柔》以讥讽时政，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他认为“世刮年荒，国民危病”，追源祸本，主要是

周厉王不听善言，任用非人。后果如芮伯所言，周厉王的残酷统治，引起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人们的反对。为了压制反对他的舆论，厉王以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邵公谏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厉王还是听不进去。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围攻王宫，周厉王仓皇出逃到彘（山西霍县）并最后死在那里。到周幽王时，周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周幽王遂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引起申后之父申侯不满。再加上周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乃一典型小人。他们把持朝政，搞得天怒人怨，申侯在770年引犬戎，攻入西周，杀周幽王于骊山脚下。周大夫凡伯讽刺幽王宠幸褒姒以致乱，因写《瞻卬》，其中一段写道：“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妇即指褒姒，认为她是天下大乱的祸水，她使得幽王任用小人执政，由此造成“时政之弊，贤人之亡”而西周灭亡。“厉阶”二字由此而来，其意为祸端，祸患的由来；厉、恶、阶、道，“所由上下也”，指进谗言的途径。梗是灾害之意。

毛泽东读《南史·刘湛传》，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来点评，主要也是指小人刘湛想扰乱朝纲。

刘湛是由殷景仁推荐给宋文帝的，文帝亦加以重用。刘、殷二人关系本来很好，刘湛也以引荐之恩感谢殷景仁，但等到他二人都被重用后，二人开始产生“猜隙”。刘湛认为殷景仁利用“专内任”之便，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事，遂巴结彭城王刘义康，想把殷景仁搞掉，来“独当时务”。“义康屡言之帝，其事不行。”刘义康与刘湛居然叫僚属及附隶都不与殷景仁来往。二刘擅权专朝，刘湛亦“无复人臣之礼”。后来刘湛终想谋反，事泄被杀。

以古鉴今，毛泽东反对在现实工作中那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指出这是一条不正派的干部路线，并且分析了它的表现、根源和危害。“任人唯亲”，以我划线，或者狭隘的小圈子，或者从个人好恶出发，顺我者亲我者重用之，逆我疏我者贬斥之；或者从派性出发，拉山头，搞宗派，培植重用亲信，排斥打击公道正派之人。在

任人唯亲风气盛行的时候和地方，奸佞狡诈之徒往往飞黄腾达，而忠正贤良之人则备受压抑。读者可以想想看，从周厉王到周幽王再到毛泽东所不齿的刘义康、刘湛，甚至到张国焘，及后来的陈伯达、林彪、江青等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呢。正是毛泽东十分清楚“任人唯亲”的危害，所以他才特别讨厌那些“生厉阶”之人。

【解析】②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少有大成之量”，在宋武帝时官至太尉行参军。李延寿说他“不为文而敏有思致，不谈义而深达理。”到文帝即位时更是信任，重用他。

刘湛这个人气量很小，特好争胜。他被殷景仁引荐入朝为官后，文帝亦委以重任。但刘湛“以景仁位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甚愤愤”。总想找机会超过压过殷景仁，但宋文帝特别信任殷景仁，所以刘湛结纳旧主刘义康，使刘义康纳垢于殷景仁，而“文帝遇之益隆”。殷景仁则密陈刘义康，权势太重，对江山社稷不利。“上以为然。”面对刘湛，刘义康的恶毒攻击，殷景仁感到十分难受，他对亲近僚属说：“是我把刘湛引荐到朝廷，可他入朝之后就来咬我。”最难过的事莫过于恩将仇报了。所以殷景仁申请辞官退休，文帝不同意，而让他在家养病。这时刘湛又想派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这样文帝即使知道了也拿他没有办法。文帝听到风声就将殷景仁迁到晋鄱阳公主的房子中并派兵把守，刘湛之计才没有得逞，交友若此，岂不是殷景仁的悲剧么？

景仁在家养病，虽然与文帝不见面，但联系并未断，史载：“密函往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由于秘密保守得好，他们的“密函往来”历经五年而不为人所知。直到刘湛谋反事情泄露后，文帝准备收拾他，殷景仁在家里也是“拂拭衣冠”，家人及侍从因为他病了这么久，并未做什么事，故想不出他为什么整衣冠，也就在那天晚上，文帝在华林园延贤堂秘密召见殷景仁，秘密商讨抓刘湛之事，文帝又是“诛讨处分，一皆委之”。一对好朋友从交善到交恶到以死相见，才见出分晓。

毛泽东所看《刘湛传》中并未提及文帝与殷景仁密谋之事。但毛泽东看

书是非常细致的，在《南史》卷二十七《袁湛传》中附有《殷景仁传》，上面记述了刘湛准备谋反时文帝与殷景仁也是紧锣密鼓，暗布章程。毛泽东读《刘湛传》时便特意批“殷景仁与文帝密谋”几字，以示在同一件事情当时两方面的情况。这种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虽不是专门做史学研究，但其见识之高远又少有人比。历史学家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原名《明太祖》，于1944年出版，1949年经作者修改后易名《朱元璋传》出版。吴晗“自谓原书‘指桑骂槐’，缺乏历史态度，改写宗旨在充实内容，力求成为一本翔实的科学著作”。然而在改写过程中仍受到现实社会政治及自己史学观念的影响。1948年11月，吴晗来到西柏坡，呈上《朱元璋传》修改稿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完全部书稿，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吴晗说，毛泽东“除了指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彭和尚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红巾军的领导人。吴晗当时这样写道：“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开始，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像彭莹玉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后来吴晗果然从《明实录》等文献中，找到了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捕获杀害的历史记录，从而证明了毛泽东的推断。后来在1965年《朱元璋传》重新出版的序中，吴晗说，毛泽东中肯的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读史是非常细致的。

【原文】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也。祖耽，父柳，并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湛出继伯父淡，袭封安众县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代旧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为文章，不喜谈议。

除宋武帝太尉行参军，赏遇甚厚。父柳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丰，一无所受，时论称之。服阕，为相国参军。谢晦、王弘并称其器干。

武帝入受晋命，以第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事悉委湛。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义康以本号徙南豫州，湛改领历阳太守。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

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武帝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人买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饔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后为广州刺史，嫡母忧去职。服阕，为侍中。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亦为侍中，文帝于合殿与四人宴饮甚悦。华等出，帝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

及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湛自谓才能不后之，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

湛负其才气，常慕汲黯、崔瑗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瑗字季珪。瑗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请。文帝答义恭曰：“吾亦得湛启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军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启，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预关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义恭性甚猜隘，年又渐大，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议。主佐之间，嫌隙遂构。文帝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义恭陈湛无居下之礼，睚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曰：“当今之才，委受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

先是王华既亡，罢首又卒，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仁并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徵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内任，谓为间己。时彭城王义康专执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言之于文帝，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谢湛曰：“老父悖毫，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闇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如此。

义康擅权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论政道，并谕前代故事，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待遇不改。上谓所亲曰：“刘斑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斑戏，故云斑也。迁丹阳尹，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上与义康形迹既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诏收付廷尉，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子黯等从诛。弟素，黄门郎，徙广州。湛初被收，叹曰：“便是乱邪。”又曰：“不言无我应乱，杀我日自是乱法耳。”入狱见素，曰：“乃复及汝邪？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湛生女辄杀之，为时流所怪。

【译文】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祖父刘耽，父亲刘柳，都是晋的左光禄大夫和开府仪同三司。刘湛过继给其伯父刘淡，袭封为安众县五等男；少时便有器量和能力，不崇尚浮华，广泛涉及各种史书传记，熟知前代旧的典籍。

弱冠之年就有主宰政务的志向，常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不做文章，也不喜欢谈论和评议人。

被授为宋武帝太尉行参军，赏遇非常丰厚。父亲刘柳死在江州，府上州上送来的葬礼品很是丰厚。他一个都没有接受，当时人们的议论大都称赞他。服孝期满，拜为相国参军。谢晦、王弘都称赞他气度非凡。

武帝入朝接受晋君的命令，任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守寿阳。把刘湛任命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没有亲政，府州的事情都委托刘湛来办理，进一步封号为右将军，仍随着府州行动。义康以本号改任南豫州，刘湛改任历阳太守。为人用法刚正严明，官吏犯赃金百钱以上之罪的都杀掉，他的部属和百姓没有不被震慑而肃然起敬的。

庐陵王义真担任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刘湛又为长史、太守还是和以前一样。义真当时正为宋武帝居丧，命人在帐下备菜肴，刘湛禁止他，义真便派左右的侍从买来各种鱼肉珍贵食物，在斋内另外树了个厨帐。刘湛进来时，便叫人温酒烤车螯。湛正色说：“你今天不应当有这种做法。”义真说：“天气太寒冷，几杯酒又能有什么伤害，长史和我们事同一家，希望不要见外。”酒来了，刘湛站起身说：“既不能以礼来约束自己，又不能以礼来对待别人。”

后来为广州刺史，嫡母去世后辞去职位，服孝期满，做侍中。当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也做侍中，文帝在合殿和四个人宴饮很是高兴。王华等人离开后，文帝望着他们的背景，注视了很长时间，叹道：“这四个贤人是一时之秀。如同管、喉、唇的关系，恐怕后世很难有继承者。”

等到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镇守江陵，命刘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兼抚军长史，管理州府事务。王弘辅佐政权，而王华、王昙首在朝中负责重要方面，刘湛自信才能不在他们之后，于是不愿外出。这次出去，认为是被王弘等人所排斥，内心很是不平。常常说：“二王若不是代邸的旧属，不会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天有不测风云。”

刘湛自认为很有才气，常常羡慕汲黯、崔琰的为人，因此给长子起名为黯，字长孺，第二子名琰字季珪。琰在江陵病死，刘湛请求自己送丧还乡，义恭也代他向皇帝陈报请求。文帝回答义恭说：“我也听说了刘湛启奏的事情，

内心很为之难过，不想随便违背他的请求，但你还年纪小，刚刚涉及军中事务，八州殷实、广阔，要决断的事情都很重大，筹划咨询委任打仗，不能没有得力的人，思量算计再三不能随便依他的请求答应他。现在去回答刘湛的启奏，暂且停止他的送葬。全部朝内的大臣零零落落互相联系，寄托了心意再转达往往减少份量，刘湛实在是国家的大器，我想引进他令他回来，只因西夏的任务重，要暂且停止这件事。你庆贺犒赏罢黜惩罚及计划有关得失的地方，应该一定都要交给他。”

义恭性格很狭隘，年纪又逐渐长大，想独专掌管政事，却每每都让刘湛来决定，主人和大臣之间，嫌隙逐渐增多。文帝听说了，秘密派人责备义恭，义恭解释说刘湛没有处于下人的礼节，又自己因为年长，没能得以履行他的想法，虽然奉了皇上的旨意，每次都口出怨言。皇上因为和义恭历来兄弟情深，想使他顺从，就对他说：“当今的人才，都委以了重任，应该尽力互相弥补，取他可取的地方，抛弃他应该抛弃的。”

先是王华死去，后来昙首又死，领军将军殷景仁因为当时贤人零落，跟文帝说要征用刘湛。八年，召见他封为太子詹事，授给事中衔，和殷景仁一起被任用和礼遇。刘湛说：“今朝的代宰相有什么难当的。这正好可以和我南阳郡汉代功曹相比。”第二年，殷景仁转为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刘湛代替做领军。十二年，又兼领詹事。刘湛和景仁一向相交很好，又因为殷景仁建议皇上提拔他，刘湛非常感激和佩服。等到都被当时所礼遇，猜隙便逐渐产生了。因为景仁专权内部事务，刘湛认为他离间皇帝和自己的关系。当时彭城王义康专门掌管朝中大权，而刘湛曾经是他的上佐。于是凭旧情委身巴结他，想借宰相的权力让皇上回心转意，彻底罢黜景仁，自己独自掌管重大事务。义康多次把这件事跟文帝讲，但都没能行得通。义康的僚属以及一些依附刘湛的人秘密相约，但没有一个敢经过殷家的大门。刘湛的党羽刘敬文的父亲刘成没能理解这个密谋，造访景仁求得郡县之职，敬文于是向刘湛谢罪道：“老父亲年老糊涂，才到殷家那里去求奉禄。因为我处世不深，才导致上面这个错误的发生，全家都感到惭愧万分，无地自容。”刘敬文谄媚谀谄到了如此的地步。

义康擅权专朝，威风倾偃朝廷内外，刘湛更加推崇他。不再有人臣之礼，皇上内心稍有不平。刘湛刚入朝，委任很重的官职，而且善于谈论政事和世理，并且熟知前代的故事，听的人都忘记了疲倦。每次进云龙门，赶车的人就卸下牲口和御具，左右侍从和羽仪随从都随意分散开来，不到晚上不出来，这都习以为常了。到后来受利益驱动跑到义康那去鼓动他，欺压朝廷之人。皇上内心虽有了改变但仍然接待礼遇不改。皇上对亲信的人说：“刘斑当初从西边回来，我和他谈话，常看太阳的方向，注意时间的早晚，担心他会离去；等到他入朝也一起看日出日落，担心的是他不离开。”（刘湛小字为斑兽，所以说刘斑），迁任丹阳尹，詹事的官还做着。

十七年，生母去世。皇上和义康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一场灾难即将酿成，刘湛也知道没有恢复保全自己的余地，到为母亲办丧事时，对亲信说：“今年一定会失败，平常依靠口舌去争取，所以能够拖延时间。现在既然路已走尽，要下毒手了，不能再有这个愿望了，祸事到来的时间还会久吗？”埋伏好军队在室内，等待皇上的到来。计划又泄露了，竟然不知这是一种幸运。十月，皇上下诏把他们交给司法部门，投入监狱处死，当时年纪为四十九。儿子刘黯等跟着被杀。弟弟刘素，黄门郎，迁移到了广州。刘湛刚被捕时，叹息道：“这就是叛乱吗。”又说：“不要说没有我应当乱，杀我之日就是乱了法纪。”入狱后会见刘素说：“这件事又牵涉到你了吗？互相勾结在一起做坏事，坏事不能够做；互相鼓励做好事，却到了今天这步，怎么样？”刘湛生了女儿就杀死，被当时的议论所责怪。

——《南史》卷一十九

【原文】

谢灵运，安西将军弈之曾孙而方明从子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瑛，生而不慧，位秘书郎，早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瑛，瑛儿何为不及我。”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豪侈，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累迁秘书丞，坐事免。

宋武帝在长安，灵运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武帝于彭城，作《撰征赋》。后为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为侯，又为太子左卫率。

灵运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惋。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偏历诸县，动逾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

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荡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问士庶皆偏，名动都下。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

文帝诛徐羨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使光禄大夫范泰与书敦奖，乃出。使整秘阁书遗阙，又令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竞，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至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果，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表陈疾，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岁，元嘉五年也。

灵运既东，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奇才，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灵运造方明，遇惠连，大相知赏。灵运性无所推，唯重惠连，与为刎颈交。时何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载之而去。荀雍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璿之字曜璿，为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才亚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勔，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文帝，除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并诣第叙哀，何勔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祖父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未知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容易山行。”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太

守孟顗事佛精愿，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保身大呼，顗深不甚，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休壠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人，政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伤之。与顗遂隙。因灵运横恣，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诣阙上表，自陈本末。文帝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复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

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廷尉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诏以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降死徙广州。

后秦郡府将宋齐受使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聚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掩讨禽之。其一人姓赵名钦，云“同村薛道双先与灵运共事，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灵运犯事徙广州，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募之。若得志如意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得，及还饥谨，缘路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诏于广州弃市。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无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

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卫将军昶弟也。昶、顗并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昶贵盛，顗不就辟。昶死后，顗历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尝就徐羨之因叙关、洛中事，顗叹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张郃，谓不可一日无之。及郃死，何关兴废？”顗不悦，众笑而释之。后卒于会稽太守。

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

【译文】

谢灵运，是安西将军谢奕的曾孙、谢方明的侄儿。他的祖父谢玄是东晋

车骑将军。父亲谢瑛，生下来就不聪慧，官职是秘书郎，很早就去世。谢灵运年幼就聪敏过人，谢玄十分惊奇，对亲友、知己说：“我只生瑛儿，瑛儿为什么不及我？”

谢灵运年少就好学，他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十分优美，时与颜延之并称为江东第一。文章在纵横俊拔方面，他强过颜延之，而在深刻细致方面则不如颜延之。堂叔谢混特别欣赏、宠爱他。谢灵运承袭康乐公的封爵，又按国公的惯例授予员外散骑侍郎，他没有接受。后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谢灵运生性豪放直爽，车马服饰鲜艳华丽，衣饰太多改变旧的样子，社会上都尊崇他，都称他为“谢康乐”。又升迁为秘书丞，因事获罪被免职。

宋武帝在长安时，谢灵运任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奉旨出使到彭城慰劳宋武帝，写了《撰征赋》。后来，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因杀门生获罪罢官。刘宋代晋后，降公爵为侯爵，又任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言行多半违背礼仪、法制。朝廷仅以文学人才对待他，不授予相应的有实权的职务。他自认为其才能应该当权参政，既不被赏识，心里常常感到悲愤不平。庐陵王义真年少时爱好文艺典籍，与谢灵运情趣非常相投，宋少帝即位，实权落在大臣手里，谢灵运联合煽动不同政见者，非议诋毁当权者，司徒徐羨之等人嫉恨他，派他出任永嘉太守。永嘉郡有名山秀水，是谢灵运所向往的。外放任官既不得志，他便恣意游山玩水，走遍了永嘉各县，一走就是十天半月。郡里的人事诉讼，他不再关心。所到之处则写诗吟咏，以抒发他的感情。

在永嘉元年，他就称病辞职。族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一起写信劝阻，他都不听。谢灵运的父亲、祖父都葬在始安县，而且那里有故宅别墅，于是他就移住会稽，修理经营祖业。这里依山傍江，极尽幽居之美。谢灵运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纵情尽兴为乐，有在这里度过一生的想法。每写成一首诗传到都城，贵族平民无不竞相传诵，立刻就在士族百姓间传遍，名声响彻京城。写了《山居赋》，并且自加注释，以详记山居之事。

宋文帝诛杀了徐羨之等人，下诏征他为秘书监，两次征召他都不去。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加以褒奖，他才出任。命他整顿秘阁书籍的遗缺，又命他

撰写《晋书》，他简略地确立条目，书到底没有写成。不久，迁任侍中，所受的赏赐和待遇很丰厚。谢灵运诗歌、书法都十分独到卓绝，每次写完，亲自动手抄写，宋文帝称谢灵运的诗歌和书法为“二宝”。他自以为是名流，理当参与时政，但直至今时，还仅以文士被任用，每每侍奉于上等的宴乐，清谈吟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名声地位素来没有超过他，但都被任用，他心里不平，便多次称病不去上朝值勤。他凿池简垣，种竹栽果，而一切差役、赋税等公务，都不再过问。出城游玩，有时一走就是一百六七十里远，历经十日而不回。既没有上表奏知，也不请假。宋文帝不想损伤他的面子，暗示他自己辞官。谢灵运上表称病，皇帝批准给假回乡。临行时，上书建议征伐河北。他游乐饮宴聚会，夜以继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去官职，那一年，正是宋元帝元嘉五年（428）。

谢灵运返回始宁（在今浙江上虞）后，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璿之以写作欣赏文章相聚，一起游山玩水，时称“四友”。谢惠连年幼就有奇才，不被父亲谢方明所理解，谢灵运离永嘉返回始宁时，谢方明为会稽太守，谢灵运造访谢方明，碰见惠连，大加赞赏。谢灵运就不推崇别人，他只器重谢惠连，与谢惠连结为刎颈之交。当时，何长瑜教谢惠连读书，也住在郡内，谢灵运又认为何长瑜才学卓绝，无以伦比。便对谢方明说：“阿连才气性灵如此卓绝，而您把他当作普通的儿子那样看待；长瑜是当今的仲宣，而您给他吃下等门客的饭食。您既不能以礼对待贤才，最好还是把长瑜交给我吧！”使用车子把何长瑜接走。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羊璿之，字曜璿，任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刘诞所知遇，后因刘诞失败获罪被杀。何长瑜的才气不如惠连，荀雍、羊璿之也都不如。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人学士，何长瑜从任国侍郎到任平西记室参军。曾经在江陵写信给族人何勔，用押韵的语句介绍刘义庆州府里的官佐说：“陆展染黑白发，想要讨好小妾。青丝不能长久，白发如星又出。”这样的语句有五六组。轻佻的少年人互相传播，民间人士还配上题目，文词戏谑、粗劣不堪，这篇文章便流行开来。刘义庆大怒，奉告宋文帝，出任广州所统辖的曾城令。等到刘义庆死去，朝廷士人都到府第致哀，何勔对彭淑说：“何长瑜现在可以回来了。”

袁淑说：“国家刚失去皇族精英，不宜先考虑流放的人。”庐陵王刘绍镇守浔阳，任何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管书记之职。走到板桥，遇上暴风雨被水淹死。

谢灵运因祖父的资产十分巨大，有众多的仆人役僮，受过恩惠的故旧、门生有几百人。他开山浚湖，课役没有停止，顺山沿岭，建造幽静险峻的景观，几十重的层峦叠嶂全都有这样建置。登山常穿木屐，上山就抽去前齿，下山则抽出后齿。曾从始宁南山砍木开路直达临海，跟从的有几百人。临海太守王琇十分惊恐，以为是山贼，最终知道是谢灵运，才安下心来。又约请王琇进一步开路，王琇不肯。谢灵运赠给王琇的诗说道：“帮郡之主为地势险峻所难，羁旅之客以山行为易。”在会稽也有很多跟随他的人，此事震惊了县城。太守孟顗笃信佛教，被谢灵运所轻视，他曾对孟顗说：“掌握佛理应该有慧业，您老人家升天当在灵运之前，成佛必在灵运之后。”孟顗对此深怀仇恨。又与王弘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袒裸身体，大声呼叫，孟顗深感受不了，送信去相劝，谢灵运大怒说：“我自己大声呼叫，关你这痴人屁事！”

会稽城东有个回踵湖，谢灵运请求决湖水以为田地，宋文帝命令州郡准予这样做。这个湖离城不远，水中有物产，百姓都认为可惜。孟顗坚决不肯给予。谢灵运得不到回踵湖，又请求把始宁县的休崱湖开决为田，孟顗又固执己见。谢灵运说，孟顗不是顾全大局的人，只担心决湖危害人命，便用言论损伤他，与孟顗便有了急恨。孟顗以谢灵运横行恣意为由，上表告他有谋反之意，拥兵自卫，公开上奏皇帝。谢灵运驰马到京都，上书亲自陈述事情的本末。宋文帝知道他被诬陷，不加治罪。也不想让他再回去，便命他为临川内史。

谢灵运在临川终日游玩放荡，不亚于在永嘉。被有关部门所追究。司徒派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拘捕他。谢灵运举兵抗命，便有反叛的意向。他作诗道：“韩信死了张良才会一展才华，秦国称帝鲁连自会感到羞耻。我本是江湖人，自有忠义感动君子。”朝廷派兵追捕讨伐，将他擒拿，押送廷尉。廷尉依法处以斩刑。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只想免官而已。但彭城王义康坚持要杀，认为不应宽恕。文帝下诏书道：“谢玄功勋略高于管仲，应荫及他的后代，降死

罪为流放广州。”

随后，秦郡府将宋齐受命出使到涂口，行至桃墟村时，看见有七个人在路旁凑在一起说话，疑心不是好人，回来报告了郡县，郡县派兵随宋齐，乘其不备逮捕了这些人。其中一人叫赵钦，招供说：“同村人薛道双过去与谢灵运共过事，道双同村人成国告诉我说：‘谢灵运因事犯罪流放广州，给钱叫我购买弓箭刀盾等物，薛道双纠集乡里的好汉在三江口拦劫。如果成功的话，功劳一样。于是便纠合同党，准备劫回谢灵运，没有达到目的，至返回时，饥饿无食，只好沿路抢劫。’”有司上奏捉拿谢灵运下狱。宋文帝下诏令在广州斩首。临死前，谢灵运作诗道：“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诗中所称的龚胜、李业，犹如前面诗中所说的子房、鲁连的意思。当时正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四十九岁。他所著的文章流传于世。

孟顗，字彦重，平昌郡安丘县（今山东潍坊境内）人，卫将军孟昶的弟弟。孟昶、孟顗都风姿优美的，当时人称他们为双珠。孟昶死后，孟顗历任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他曾跟从徐羨之，因事谈及关中、河洛中的事，孟顗感叹刘穆之死后便没了继承者，王弘也在座，很抱不平，说道：“过去魏朝非常重视张郃，说是不可一日没有他，后来张郃死了，这又与兴废有什么关系呢？”孟顗很不高兴，众宾客笑着安慰他。后来，他死于会稽太守任上。

谢灵运的儿子谢凤，因谢灵运获罪而流放岭南，很早就死去。

74

曹景宗传

——《南史》卷五十五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6页）

②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③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语集》第197页）

【解析】①

这是毛泽东看到曹景宗的部队为害于民的记载时的评语。

萧衍起兵反齐，以曹景宗为先锋，曹一路势如破竹，先在新亭大破李居士军，又在大航破王珍国军。大航是富庶之地，富家很多。而景宗部下军士

皆“桀黠无赖”，所到之处，百姓遭殃，财富及女人都被抢走，军纪败坏，与匪无异，而曹景宗亦不加以约束，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破坏。看到这里，回顾历史，毛泽东认为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很多，他举了几个例子，《文选·为袁绍檄豫州》中说：“操又特置发工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指曹操部队军中有许多发死人财的盗墓之无赖。结果大军所走之处，坟墓都被扒开，墓葬贵重之物皆被掠走。徐世勣即唐开国功臣李勣，避太宗李世民的讳，去世字，又赐姓为李，李勣降唐之前是瓦岗寨起义军的军师，《新唐书·李勣传》说李勣在十七岁那年跟翟让落草为寇，翟让聚众打劫官船和私船，纵兵掠夺财物。翟让李勣手下亦多无赖之人。还有一个例子是郭雀儿，即五代十国时后周太祖郭威，《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均记载，当年郭威起兵反后晋时，率兵攻入汴京（今河南开封），放纵手下兵士在城中大肆抢劫，所用也是杀人越货的无赖。

实际上如果翻开历史仔细观瞧，在这些人之前和之后，这样的事是史不绝书，比比皆是的。在封建社会，人民靠天吃饭，即使风调雨顺，社会承平，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的。更何况天灾人祸不断。一遇灾荒，天下就要饥馑；社会一动荡，人民则更遭殃。而在古代，兵祸、匪祸又特别频繁。匪祸尚要仔细分析，为匪者多数也是贫苦人出身，多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走上这条绝路，且匪中亦多豪杰，他们打富济贫，为害于民的时候稍少一些。兵祸则不然，兵祸一起，老百姓就丢进苦海了。今天这拨儿来抢，明天那一拨来拿，且都以国家需要的借口来进行无理的抢掠，所以兵祸之害多数时甚于匪祸，且更具虚伪性。老百姓从保护对象成了受害对象，根本无讲理之地。曹操、李勣、郭雀儿、萧衍等无数大大小小的企图成大业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他们视百姓为草芥，对于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即用即取，惟恐搜刮不净。

所以在动荡年代，遭殃的只有下层老百姓，他们无依无靠，在兵荒马乱中流离失所，或死于刀兵之中，或死于饥荒之中，平安稳定的生活只能是老百姓的一个理想，时时刻刻，老百姓都在操心可能不告而来的天灾人祸，而一旦天灾生人祸起，老百姓也只能是处于呼天地皆不灵的无奈境地而任人宰

割，蹂躏，却无还手之力。只有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爱护人民，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军队和人民才有了鱼水之情。封建社会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中胜利实现了。

古代封建统治者虽也讲“仁义道德”讲“爱民”，但这些东西只是以剥削人民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邀买人心的不会兑现的虚伪之物。尤其是动荡战乱的年代，统治阶级的掠夺往往更甚，大军一过，满目凋零，甚至“千里人烟绝”。

【解析】②

曹景宗为梁武帝时开国名将，他是新野人氏，其父曹欣之为宋朝时的徐州刺史。毛泽东读《曹景宗传》，评“景宗亦豪杰哉”，主要是欣赏他在军中骁勇善战且屡立战功，更主要是指曹景宗的自由豪放、洒脱及无拘无束的性格。

李延寿作《曹景宗传》，说他“幼善奇射，好畋猎”，马上功夫很好。他父亲去徐州上任的路上，被数百强盗围住，曹景宗身上带了百余支箭，他以箭射敌，百发百中，吓得几百名强盗四散奔逃。曹景宗又“因以胆勇闻”。曹景宗也喜欢读书，特别是兵书，史载他“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说：‘丈夫当如是。’”他豪爽重义，他的朋友张道门因受累而死，他的亲属及以前的官界朋友都不敢去收尸。惟景宗“收其尸，迎还葬之”。后以军功在齐朝为官，曾以二千兵破北魏四万之众。他与时为雍州刺史的萧衍关系甚笃。萧衍起兵反齐后，曹景宗聚众并率五服以内亲戚子弟三百人从军，跟随梁武帝。萧衍以他为先锋，一路之上，曹宗景自先士卒，冲杀勇猛，战无不胜，为萧衍灭齐立下赫赫战功。萧衍建立梁朝之后，先后被封为湘西县侯和竟陵县侯。

506年，北魏派兵南下攻梁，“围徐州刺史冒义之”。曹景宗率名将韦睿等合力解围，时魏将杨大眼也是一员猛将，在与南朝作战中多次打败对手，此次两强相遇，自是一番恶战，史载“景宗使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魏军烧营弃城而走，“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梁军追杀杨大眼军四十余里，“伏尸相枕”，景宗“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

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梁军大获全胜。景宗功不可没。毛泽东还欣赏曹景宗一件事是曹景宗做诗的故事。

曹景宗系一员武将，不善文墨。徐州大捷后，梁武帝在光华殿大摆庆功宴，叫沈约赋韵，众臣连句作诗为乐。众人以为曹景宗乃一介武夫，故没有赋韵给他，曹景宗“意色不平，启求赋诗”。梁武帝劝他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当时曹景宗已微有醉意，后“求作不已”。梁武帝无奈只得让他作，这时只剩“竞”、“病”二韵，曹景宗提笔抬须很快就作了一首诗，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筋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满座皆惊。毛泽东对这首诗也逐字圈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特地引了这首诗，旨在说明，只要肯学习，文化水平不高也可写出好诗。

曹景宗性格自由洒脱，豪放不羁。李延寿说他“性躁动，不能沉默”。之所以这样，一是他少时就有这样的性格，一是一生征战四方，勇猛、豪放，而不能受约束。对高官厚禄，富足安逸的生活很不适应，他“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曹景宗确是颇感不自在，他曾把他的一番感受对人说：“我昔日在乡里，骑快乐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而“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实在是不舒服之至。毛泽东对他这一苦恼的自白十分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加了旁圈，由衷地赞赏、理解和同情。曹在与梁武帝“共道旧故”的时候，也经常不顾君臣界线，对梁武帝自称下官。物转星移，岁月流逝，往昔英雄俱为尘埃，可是人类的情感及对生活的感受却可以越岁月而与现实中人共鸣。毛泽东同样具有豪迈狂放的性格，这一点从毛泽东那些放眼宇宙、气吞山河的诗词中亦可窥之一二。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冷水浴、风浴、雨浴、日光浴、游泳、登山、野外露宿和长途步行等。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每天早晨都要洗冷水浴，洗完之后，使

劲用毛巾擦拭全身，直至擦到皮肤发热为止。有时是洗一阵擦一阵，擦一阵洗一阵，要坚持十几分钟。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当时许多同学都很佩服他的这种毅力。毛泽东则认为，冷水浴可以锻炼猛烈与无畏，又可以练习果敢与勇为。遇有大雨时，毛泽东站在操场上“雨浴”，让雨水淋个够；遇有大风时，哪怕是寒冷冬日，毛泽东也要穿上薄衣迎寒风跑上山顶，是为“风浴”。这些都是他性格中豪迈、洒脱的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上，毛泽东都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刻板的人。但是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身份使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象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他的老朋友斯诺时便讲过与曹景宗类似的感受，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而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毛泽东看李延寿的《曹景宗传》，对曹景宗的一番感慨，深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继而产生了一种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解析】③

梁武帝在即位的头几年里，还比较有清醒的政治和军事头脑，政治上他改革官班制度，制订刑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用人方面也能用一些贤人。军事方面也较善于用兵。他在起兵时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表明梁武帝已有点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味道。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在梁武帝登基的第五年（即506年），魏军南围徐州，梁武帝派曹景宗、韦睿等前去解围。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在道人洲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待大队人马到齐之后再进攻，但曹景宗贪功心切，于是违抗梁武帝命令，孤军前进，结果“暴风卒起，颇有沈溺”，只得退回道入洲。梁武帝听到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看到此批“此时梁武，犹知军机”以示赞赏。

孤军深入，向来为兵家之大忌。毛泽东最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虽军队不如敌人多，但要保证每一具体战役我军数量要超过敌人数倍，这样才能有效迅速地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军二十三万人，准备突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当时守卫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毛泽东决定巧用地形，在运动战中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具体讲就是用“蘑菇战术”。他说，陕北山高路隘，采取磨敌人、牵敌人的办法，让敌人围着团团转，等他爬够了，疲劳了，饿极了，就寻找机会打掉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我军不是打敌头就是打敌尾，在四十多天里就三战三捷，歼敌1.4万人，实现了战役上以多打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目标。梁武帝认为曹景宗邀功独进，反用兵原则。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同时对已高为皇帝的梁武帝仍有这样清醒的见识表示出欣赏之情。

【原文】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

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每众骑赴鹿，鹿马相乱，景宗于众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未弱冠，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马将数人，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每箭杀蛮，蛮遂散走。因以胆勇闻。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少与州里张道门善，道门，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为武陵太守。敬儿诛，道门于郡伏法，亲属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阳遣船到武陵，收其尸，迎还殡葬。乡里以此义之。

仕齐以军功累加游击将军。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万人。及克马圈，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后。景宗退无怨言。魏孝文率众大至，显达宵奔，景宗导入山道，故显达父子获全。

梁武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结附，数请帝临其宅。时天下方乱，帝亦厚加意焉，表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位，武帝不从。及至竟陵，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

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国于大航。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

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

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亦援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沈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及韦睿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魏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每牧人过岸伐刍藁，皆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余人，径度大眼城南数里筑垒，亲自举筑。大眼来攻，景宗破之，因得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因谓为赵草城。是后恣刍牧马。大眼遣抄掠，辄为赵草所获。

先是，诏景宗等预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睿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殄。景宗使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景宗命军主马广蹶大眼至涉水上四十余里，伏尸相枕。义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相藉。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景宗乃搜所得生口万余人，马千匹，遣献捷。

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获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

帝惧，弛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钟离，蒋帝神报救，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

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于是进爵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

景宗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虽公卿无所推；唯以韦睿年长，且州里胜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谦逊。武帝以此嘉之。

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

帝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酒后谬妄，或误称下官。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后为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赠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壮。子皎嗣。

景宗齐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义宗年少，未有位官，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强之门。市边富人姓向以见钱百万欲埤义宗，以妹适之。义宗遣人送书竟陵咨景宗，景宗题书后答曰：“买犹未得，云何已卖。”义宗介憾遂成。后随武帝西下，历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凭附曹氏，位登列

卿。后义宗为都督，征穰城，军败，见获于魏，卒。

【译文】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县人。父亲曹欣之，在宋朝做官，位至徐州刺史。

曹景宗年少时就会骑马射箭，喜欢打猎，经常和几十个少年一起在沼泽中追逐獐鹿等野兽。每当大家骑马追赶鹿时，鹿和马搅和在一处时，景宗就在人群中射鹿，大家都担心射中马脚，结果鹿应箭倒毙，景宗以此为乐。景宗尚未成人的时候，父亲在新野派他出州远行，他仅骑一匹马带着几个人，在路上突然遇上数百个南蛮盗匪，团团围住了他们。景宗身带一百多支箭，每支射杀一个南蛮，蛮匪只好逃散，景宗于是以胆大闻名。他酷爱读史书，每当读到《穰苴传》和《乐毅传》，便放下书卷叹息说：“大丈夫就应当这样！”景宗少年时和州里的张道门要好，道门是车骑将军敬儿的小儿子，任武陵太守。敬儿被杀，道门也在郡里伏法，亲朋故旧没有一个敢收他的尸首。景宗从襄阳派船到武陵，收殓道门的尸首，再迎回襄阳殡葬。乡里人因此认为他很讲义气。

景宗在齐朝做官凭着军功逐渐升至游击将军。建武四年，他随太尉陈显达往北围攻马圈城，用两千奇兵击破北魏援军中山王元英的四万人马。攻克马圈之后，显达论功行赏，把景宗排到了后面。景宗退居一旁而无怨言。北魏孝文帝率大军浩浩荡荡开来，显达夜里出逃，景宗领着众人进入山间小道，显达父子因此保全了性命。

梁武帝萧衍任雍州刺史的时候，景宗竭力交结攀附他，多次请萧衍到他家里做客。其时天下正当大乱，萧衍也对他施以厚报，上表举荐他为竟陵太守。等到武帝起兵造反，景宗便聚集并率领五服以内的亲戚本家子弟三百人随从起事，他派亲戚杜思冲劝武帝先在襄阳拥南康王即位，武帝没有听从。等到了竟陵，武帝任景宗为先锋。行军驻扎江宁，东昏将军李居士派重兵在新亭镇守，景宗披盔戴甲，驰骋作战，居士等人丢盔弃甲逃跑，景宗将他们全部俘获。景宗又和王茂、吕僧珍结成犄角之势，在大航击破王珍国。景宗的士卒都是些桀骜不驯、狡黠无赖之徒，官道两旁又都是富裕人家，士卒们抢

掠财物，夺人子女，景宗无法禁止。等到武帝进驻建康西城，严明号令，这以后才有所收敛。平定全城后，景宗被封为湘西县侯，任为郢州刺史，加任都督官衔。天监元年，被改封为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里售卖货物，积聚钱财，在城南建造房宅，江堤以东、夏口以北的地域，开辟街道，宅门铺排，东西长数里。而他的部属官兵凶残蛮横，人们很厌恶他们。

天监二年十月，北魏攻击司州，将刺史蔡道恭围在义阳城中。城里人怕遭城外飞箭，背着木板出门提水。景宗遥望关门而不出兵，只是在关外游猎以此来炫耀兵力而已。等到义阳城陷落了，景宗被御史中丞任昉奏了一本。武帝因为他是功臣没有问罪，征他为右卫将军。

天监五年，北魏中山王元英进攻钟离，把徐州刺史昌义之围在城中，武帝诏令景宗统领各路人马增援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也参加增援，而受景宗调度。诏令景宗驻军道人洲，等待各路人马聚集齐全再一同进军。景宗想要独得战功，便违背敕令前进。途中突遇暴风雨，士卒淹死较多，又回撤据守原来的驻地。武帝知道后说：“这正是我们能够打败敌贼的原因。景宗不得前进，大概是天意吧。如果他孤军冒进，营垒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必定已经狼狈不堪了。而今得以等待与各路大军一同前进，这样才能大获全胜啊。”等到韦睿的军队到了，与景宗一同进驻邵阳洲，在离北魏城一百多步远的地方建立营垒。魏军连续攻击而不能击退他们，却伤亡了十分之二三的兵力，自此魏军不敢进逼了。景宗军队兵器铠甲精良崭新，北魏士兵一看见就心虚胆怯。北魏将军杨大眼在梁军对面桥的北岸建立堡垒，以使运粮的道路通畅。每当牧民过桥到北岸割伐牧草回返，都被杨大眼的军队抢走。景宗于是招募一千多名勇士，直接渡河到杨大眼城垒以南几里远的地方修筑营垒，景宗亲自参加筑垒。杨大眼军队前来攻击，景宗打败了他们，于是堡垒得以筑成。叫别将赵草据守，遂即称作“赵草城”。这之后，将牧草任意饲喂马匹。大眼派人来抢掠，便被赵草捉获。

这之前，诏令景宗等人预先装置好高高的战舰，使得和魏军桥梁相齐，这是从火攻的需要考虑的。命令景宗和韦睿各攻一座桥，韦睿攻南边的，景宗攻北边的。天监六年三月，由于春水发生，淮河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派遣部

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人乘舰登岸，攻击洲上城垒的魏军，将他们全部消灭。景宗命令各路大军再擂鼓呐喊，蜂拥登攀魏军所有城垒，喊杀声震天动地，杨大眼在西岸纵火烧营，元英从东岸弃城逃跑，各营垒纷纷土崩瓦解，魏军都抛弃武器和铠甲，争相过河而掉进水里淹死，淮水都因尸首阻塞而停止流动。景宗命令主将马广追击杨大眼，追了四十多里一直到涉水上，沿途魏军尸首相枕。昌义之也从城里出来追击元英直到洛口，元英只身单骑逃进梁城。沿淮一百多里，魏军尸骨遍地。俘虏五万多人，收缴的军粮、武器、装备堆积如山，牛马驴骡不可胜数。景宗于是将其中一万多人，上千匹马，送上报捷献功。

这以前天气干旱得厉害，武帝诏令向蒋帝神祈求雨水，一百来天也不见降雨。武帝发怒，命令运来荻要把蒋庙和神像一并烧毁。这天天气晴朗，正要点火，神像正上空忽然出现一片像伞一样的云，眨眼间骤雨如注，台城中的宫殿都自个儿摇晃振动起来。武帝惊慌，马上下诏停止点火，一会儿宫殿复归平静。从此武帝更加敬畏信奉蒋帝神了。自登位以来，他从未亲自到过蒋庙，于是他备好车辆率领朝廷大臣前去拜谒。这时候，北魏军队正围攻钟离，蒋帝神回报武帝不焚庙的敕令，便答应扶助梁军。而后淮河无雨暴涨，梁军于是挫败了敌人，这胜利也是蒋帝的神力带来的。梁军凯旋之后，蒋庙里神人神马的脚还全带着泥浆，当时大家都是亲眼所见。

景宗班师凯旋，武帝在华光殿上举行宴会，席上联句赋诗，命令左仆射沈约给每个人分派韵脚。景宗没有得到韵脚，脸上有点不高兴，因此向武帝请求赋诗。武帝说：“你的技能很多，才干卓异超拔，何必要在一首诗里展露。”景宗喝醉了后，不停地要求作诗，武帝便诏令沈约给他派韵。这时韵脚已经用尽，只剩下“竞”、“病”两个字。景宗便拿起笔，顷刻写成，诗是这样写的：“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赞叹不已。沈约以及满朝文武一整天都在惊叹佩服之中，诏令他为上左史。把他的爵位晋升为公，任为侍中、领军将军。

景宗为人自负好胜，每当写文书，碰到不知道的字，不去问人，而是臆造，即使公卿大夫也不推重；因为韦睿年长，而且是州里名流，景宗只对他

特别敬重，同赴皇帝宴会，也向他躬身表示谦逊。武帝因此而赞扬景宗。

景宗喜好女色，姬妾达到数百，穷尽奢华。性情暴躁易怒，不能保持沉静稳重。外出乘车往往要揭开车帘，左右亲信便劝告说：你德高望重，人所景仰，不应该这样。景宗对亲近的人说：“我过去在乡里，骑马快如飞龙，和几十个同辈少年一起骑马打猎，拉弓放箭噼啪有声，箭头如同饥饿的猫头鹰一般鸣叫，在平缓的沼泽中追逐獐，数着獐的肋骨任意射中哪一根，渴了喝獐血，饿了吃獐肉，觉得甜美如同甘露琼浆。纵马追猎只感觉耳畔生风，鼻头出火，此中乐趣使人忘掉生死烦恼，也不知老死将要到来。而今来扬州成了达官贵人，不能随意行动。路途中揭开车幔，小人就说不行。禁闭在车上，如同才过门三天的新媳妇，这真叫人郁闷气绝。”景宗为人嗜酒，喜好玩乐，腊月屋里叫人大声呼喝，驱逐疫鬼，挨着到人家乞讨酒饭。本来只是作为游戏，而部下大多强悍轻浮，乘机侮辱人家媳妇闺女，抢夺人家钱财货物。武帝详知其情，景宗害怕从而停止了游戏。

武帝经常设宴接见功臣，共叙故旧。景宗酒后胡言乱语，有时讲错下属官吏的名字。武帝故意任他讲下去，以此取笑娱乐。后来任江州刺史，在赴任途中逝世。追赠他为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号，谥称壮。儿子皎继承爵位。

景宗在齐永元初年任竟陵郡太守的时候，他的九弟曹义宗还很年轻，没有官位，居住在雍州。因他不但是一方长官的弟弟，又出于豪强之门。市井边一个姓向的富人倒贴钱一百万给义宗，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义宗。义宗派人到竟陵征求景宗的意见，景宗在他的来信上题字说：“名声是花钱都买不到的，怎能够卖呢？”义宗贪财而与向家结了亲。义宗后来跟随梁武帝西下，历任梁州、秦州刺史。向家兄弟依靠攀附曹家，位居列卿。后来义宗任都督，征伐穰城，兵败被北魏抓住，后死于北魏。

75

韦睿传

——《南史》卷五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善守

②躬自调查研究

③以众击少

④机不可失

⑤决心

⑥以少击众

⑦将在前线

⑧不贪财

⑨干部需和

⑩劳谦君子

⑪虽众，何所用之

⑫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⑬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⑭此别一城，非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

⑮百万之众，皆尽。

⑩今湖北安陆县

⑪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军败身歼。

⑫仁者必有勇。

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⑭使曹景宗胜

⑮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⑯韦放有父风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5页）

【解析】①

这是毛泽东对《韦睿传》的第一个批语。

韦睿（442——520）字怀文，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韦家当时是世家大姓，先祖韦贤为汉朝丞相，此后一直声名显赫，在长安附近远近皆知。韦睿祖父韦玄，为躲避乱世征召而隐居于长安的南山，宋武帝刘裕入关时，慕名征召，想让韦玄做太尉掾，韦玄拒绝了。伯父韦祖征，在南朝刘宋末年为光禄勋。父亲韦祖归，官至宁远长史。韦睿经历了宋、齐、梁三朝，齐末为上庸太守，梁初任豫州刺史，此后任过丹阳尹、侍中、以及右军将军、左卫将军、车骑将军等职，受封为永昌县侯。梁武帝普通六年（520年），死于家中，年七十九岁。韦睿四子韦放、韦正、韦棱、韦黯，当时都有名气，在《南史》中有传。

韦睿是南朝梁开国功臣之一，著名的将领。李延寿评价他“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梁武帝起兵之时，韦睿率领部下砍竹子做筏，日夜兼程赶去投奔。梁武帝见了韦睿，十分高兴地说：“我以前只见到您的外表，今日却是见到您的忠心，我的大事就要成功了。”韦睿受到了梁武帝的重用。韦

睿参加了梁初的许多战斗，战功卓著。天监三年（504年），领兵击退北魏军的侵扰；次年，为梁军主将北伐，大破北魏军，取合肥；天监六年（507年），与曹景宗解钟离之围，“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杀得北魏军魂魄俱没，称他为“韦虎”，畏之如神。因为韦睿的赫赫战绩，为梁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当他死了以后，梁武帝亲自吊丧，在灵前痛哭失声，显得十分伤悲。

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韦睿传》，可以说对韦睿是厚爱有加。在《南史》卷五十八《韦睿、裴邃传》首页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非常醒目地标记着：“梁将韦睿、裴邃传”。这显然是特意标出，以便以后阅读时查找，表明了对此卷的特殊钟爱。在《韦睿传》内，更是密加圈点，在有些自己的批注中也加有旁圈，以示强调。文内毛泽东的批注达25处之多，韦无疑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中批注频率最高的一个人物。

毛泽东对韦睿的钟爱和称赞，不仅仅表现在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上，也表现为对其品格的推崇。毛泽东的批语中“仁者必有勇”、“劳谦君子”，是对他的勤政、廉洁等高度赞扬，并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善守”是评价韦睿守郢城的事。韦睿从梁武帝起兵反齐东昏侯萧宝卷，在攻克郢城、鲁山之战和平定加湖的过程中，“多建策，皆见用”，深为武帝赏识。当大军将从郢州出发进攻建康时，梁武帝为留守的人选而为难，回头见到韦睿就笑着说：“放弃千里骏马不去乘坐，怎么还要惶惶地另外去找寻呢”，即命他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州府的职事。当时的郢城刚刚被攻下，满目疮痍。当初梁武帝围困郢州城达二百余日，加之传染病流行，城内死亡的人达百分之七八十，尸体找不到地方埋葬，只能堆放在床下，而活人就睡在上面，家家户户，都是如此，真是令人目不忍睹，郢城又刚刚投降，人心不稳，考虑到韦睿的贤能，梁武帝就把稳定后方的重担搁在了韦睿的肩上。

韦睿上任后，政策简明，怜恤百姓，不骚扰民众，不增加百姓的负担，战争留下来的烂摊子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于是死去的人都得到了安葬，活着的人都返回居所，从事自己的职业，老百姓都很信赖他，人心安定下来了。毛泽东在这里批道：“善守”。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都十分强调民心对战争的重大意义，尤其对防守的决定意义。《淮南子·兵略训》里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太平御览·兵部二》中有“兵之要在于得众”，《尉僚子》中说“胜败之数，实由民心”。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能守也”。（见《宋史》）怎样才能做到“得民心”呢？就要关心民众的疾苦，也就是所谓“得力在一时，养心在平时”。（《兵境》卷二）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深知民众支持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对韦睿能够安抚民心极为称赞，批注“善守”。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民众的支持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能够取得民心支持的军队是最善守、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进而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光辉论断。毛泽东在读贾谊《过秦论》中批注了“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引贾谊的话说明了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从而守不住统一的大好基业。这里的“不善守”与“善守”恰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谚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从而赢得亿万群众的热心拥护和衷心支持，将人民军队视为自己的大救星。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谈取胜的妙计时讲到，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过长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这虽然是针对渡江战役而言，实际上也是对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而言。毛泽东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②因为只有我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

^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们对这些问题注意到了，并且很快地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认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产党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福利。一切细小的问题，诸如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都要关怀，“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党和人民军队就是遵循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当毛泽东读到韦睿通过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而赢得了民心的时候，颇为赞许。

【解析】②

毛泽东在《韦睿传》中两次批注了“躬自调查研究”。一处是天监四年梁攻魏小岷城时，“睿巡行围栅”；一处是次年合肥之战，“睿案行山川”。第一处，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着“躬自调查研究”。先画了三个大圈，意犹未尽，又在自己批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的意义。第二处，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了三大圈，又写着同样的批语：“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从所注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从而掌握实际情况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亲身调查研究是多么赏识。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1938年3月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的毕业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即社会上的一切也是我们该读的书。

怎样读无字天书呢？即要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亲自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这个思想，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头脑中就已经萌生。他在《讲谈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三年后，他与同学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游历了湖南的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化五县农村，实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调查活动。次年，又与蔡和森有意识地对益阳、沅江、岳

阳、汉寿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对于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对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他阅读马列著作也许不是最多的，但由于他对实际的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了解，而显得出类拔萃、更胜一筹。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获得正确思想的途径。1963年5月，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为了答复党内外对于当时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实际考察后写出的光辉篇章，这篇文章对民主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据毛泽东本人说：“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正是由于躬自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毛泽东才能从当时对农民运动的一片咒骂或叹息声中独树一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不仅自己极其重视调查研究，而且也要求其他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学会调查研究。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可以见到《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名篇章。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毛泽东引经据典，再三强调亲身调查的重要性。他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他要求党员干部学入太庙见到不懂的礼节就问的孔夫子，多向群众了解情况，说：这样，“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

子解决了”。他对“李逵”式的官长，极其反感，认为这样不做调查研究就胡乱处置一通，“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李逵是《水浒传》里极其莽撞的梁山好汉，第73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里讲到“依草凶徒假姓名，花颜闺女强招行。李逵不细穷来历，浪说公明有此情。”在梁山泊里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闹了个天翻地覆。而实际却不过是子虚乌有之事。毛泽东用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强调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他说如果不运用这个正确的方法，就不可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不仅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而且指出要做正确的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要讲究调查的艺术和方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都谈到了调查的技术，要求开调查会，要眼睛向下，作讨论式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找调查的典型，要深入等等。他还特别强调要亲身出马，即“躬自”。他说：“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他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即在亲身经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军事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井冈山，他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三十年代初，通过寻乌调查，他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城镇商业、地主、富农的情况，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政策。通过兴国调查，他得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结论，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

建国后，由于位居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毛泽东自己做的调查研究相对少了。但是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他曾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作系统的调查，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讲到调查的时候，毛泽东还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一九六四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真的准备要去实现这个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设想组建一个包括有天文、地理、地质、历史等科学家在内的智囊团随行。这件事以后虽然没有实现，却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对社会调查的兴趣，对“无字天书”的渴求，至老不衰。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送爱子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动人故事。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安排在中宣部工作。毛泽东很钟爱毛岸英，但考虑到他长期住在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大熟悉，要把他送进革命大熔炉中，经过千锤百炼，使之成为一块好钢。他对毛岸英说：“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此后，毛岸英在农村参加劳动，与劳动模范一起生产，后来又随到山西、河北等地参加土改，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建国后，毛岸英先在北京机器厂工作，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受战争考验。毛泽东一方面鼓励毛岸英用功读书，一方面鼓励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和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这种要求，既是他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中读“无字天书”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广大青年的期望和要求。

在战争中，毛泽东认为躬自调查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胜负的关键。他说，指挥员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必然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他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做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

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反对第二次‘围剿’时兵力很少，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在1936年，他还谈到，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他常用《史记》中关于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来告诫别人。毛泽东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在文艺创作方面，毛泽东也很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来。他还称赞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说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毛泽东对《聊斋》评价很高，认为他“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对蒲松龄“喜人谈鬼”、“搜其异说”的创作之路也极为肯定。毛泽东还对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和郦道元颇为赞许。他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对他们追求真理、重视实地调查的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能够摆脱官气，深入基层，重视调查研究。1958年9月底，毛泽东与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吴冷西谈到，他巡视大江南北，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重视躬自调查研究，有中国古代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因素的

影响。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敬地抄下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序言》，对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深为钦佩，把它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成了我党的思想路线。

【解析】③

这是毛泽东在“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处旁边的批注。该处写韦睿在小岷城之战中，由于久攻不破，所以亲率轻骑到城下去侦察巡视。

当时的情况是，天监四年（即505年），梁武帝任命他的弟弟临川王萧宏率大军北伐，韦睿作为主要将领。这次出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给北魏以很大压力。韦睿手下的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打小岷城，由于敌人据险拼死抵抗，没有拿下来。这时，韦睿到来，巡视城池周围的栅栏时，突然见到几百名北魏兵在城门外摆开阵势，虽然众人认为未做准备，韦睿还是命令利用人多的优势，向敌人进攻，结果“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一举取得了胜利。

“以众击少”，即凭借优势兵力进攻敌人，是最重要的军事谋略之一。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兵家始祖孙子《谋攻篇》里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即提倡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包围或者攻击敌军，双方兵力相当或较之对方少则要灵活处理，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或逃或避。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认为“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军队的数量成为战斗力的最重要指标，战斗进行的难易、结局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员来决定，所以古代有“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的告诫。

毛泽东是清楚“以众击少”谋略的作用而运用得最好的军事家之一。“以众击少”，或者说“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

策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可以在战略上蔑视一切反动派，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因而是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然而在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善于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十当一”，不可搞军事平均主义的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等作法，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方法只会带来错误和失败。他概括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征为“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即是强调各个具体的战役中坚持以众击少，以多胜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俗地讲：“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就提出反对分兵击敌，主张集中兵力以击少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坚持“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认为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在反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期间，毛泽东和朱德就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败敌人的。如第一次反“围剿”中，集中两万余红军，在龙冈包围了张辉瓒的九千人马，打了十分漂亮的胜仗，从师长到伙夫，不漏一兵一卒。第二次反“围剿”中集中优势兵力在东固围歼了公秉藩部，敌人败退一泻千里，“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集中兵力是我军作战的重要原则，就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后提出的。

1946年9月，即解放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之后，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加速战争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对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科学概括，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并在《三个月总结》里着重强调，不论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他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战术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如此就能最有效地重创敌军，同时充分地补充自己；使敌人士气沮丧，兔死狐悲，而我军则人心振奋，士气高昂；能迅速地解决战斗，转移

兵力以歼灭其它来犯的敌军。毛泽东说：“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情况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他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里，明确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1946年苏中战役中，华中野战军以三万打敌十二万的情况下，果断集中优势兵力，把握作战主动权，七战七捷，歼敌五万。毛泽东在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向全军的通报中指出：苏中战役，我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可见，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是极其重视集中兵力以达到以众击少的。

集中兵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攻的专一性。孙武说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毛泽东对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的作法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样就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这样就形成了战场上的局部绝对优势。同时在选择攻击对象时，注重实力较弱的部队，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或者是在敌军中关系不好因而受到攻击时，其它部会袖手旁观或幸灾乐祸而不会以全力援救的。这样，以众击少，再加上以强击弱，往往没有不奏效的。

毛泽东运用集中兵力的战争指导艺术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地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成就，大大缩短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时间。这尤其体现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决战上。在这三大战役中，我军与敌军的参战兵力大体相等或仅略占优势，但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将敌人五六十万人的重兵集团分割成若干股，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批予以歼灭，最后全歼敌人。辽沈战役，我军依据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敌军已被我完全割裂的有利态势，以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以两个纵队配置于塔山、高桥地区，分别阻击来自沈阳和锦西、葫芦岛方向之援敌，除以一个纵队七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外，集中全力计六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之敌，以2.5倍的兵力力克锦州，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歼敌十万余人。随即，围攻锦州的部队回师包围来援的廖耀湘兵团，形成以三敌一的局势，歼灭该部十万余人。这样，整个东北战场我军已达3:1的优势，乘胜猛追，如风卷残云，解放营口、沈阳、长春，又歼敌近十五万。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几乎都遵循了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少的原则。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情况亦基本如此，从而顺利地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粉碎了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梦想，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在读到韦睿力排众议、挟军事优势而击魏军，从而取得小岷之战的胜利时，可能会回想起昔日自己的许多得意之作。这正应了“英雄所见略同”的老话。

【解析】④

梁将王超宗、冯道根围攻小岷城多日，魏军据城坚守，以致梁师劳而无功。当韦睿见到魏军数百人出城排阵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因此一举攻下小岷城。他说：“现在出来的这些人，必定是魏军中的精锐。如果能够打败和消灭他们，敌军必然会心惊胆战，士气低落，攻城也就容易了。”这样的机会确实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否则魏军“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再打起来就难多了。韦睿没有理会众将认为准备不充分的理由，抓住敌军的失算，挥军掩杀。毛泽东在这里批道：“机不可失。”

见机行事是兵家要诀。岳武穆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说战争必须依据战场具体情况见机而作，切忌死守既定方法，以不变应变。因为战场上瞬息万变，若固守成规和教条，不仅会坐失良机，而且会导致失败。《老子》上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武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宋朝的李觏则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战争中的这种“变”的特性，毛泽东称为战争的不确定性或者盖然性、偶然性。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战争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不稳定的现象，这类现象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既可能这样发生，也可能那样发生；既可能发生在预料之中，也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毛泽东在强调战前要进行周密准备和计划的同时，再三强调灵活性。毛泽东认为，基于战争具有不确实性的特点，要善于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作战计划和变更作战部署，以及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毛泽东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又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灵活性不是妄动，而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优秀的指挥员应将计划性与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计划中有灵活性，灵活中有计划性。

坚持战争中的灵活性实际上就是要求现场指挥人员能随机应变，善于捕捉战机，能乘敌之隙一举破敌。诸葛亮认为军队应该“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按敌军的虚实决定自己的进攻与前进。敌人的漏洞稍纵即逝，能及时抓住弱点进攻的往往能取得胜利，这就是“攻坚则韧，乘暇则神”。反之，若丧失了时机，则近的祸患在眼前，远的祸患殃及将来。汉桓宽在《盐铁论》里谓“见机不遂者陨功”，抓不住机会即意味着失败。有时竟会因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过失。

优秀的军事家都是善于捕捉良机的能手，毛泽东也不例外。在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尤其擅长于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利用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手段，寻找甚至创造出利于我而

不利于敌的战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并歼灭敌之一部，取得预定效果后又迅速离开战场，开始新一轮追逐，直到将敌人消灭或击退。这在长征中表现得极其明显。1935年初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取得了军事的指挥权，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当时，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纠集了嫡系部队和各路军阀 150 多个团约四十万人，妄图把我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前面是敌军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至的敌兵，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做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使敌人形成错误判断，继而调动敌军，乘隙脱险，表现了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

最值得一提的是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为调动敌军，打破敌军防御网络，毛泽东四渡赤水，攻占遵义，逼近贵阳，使蒋介石先以为红军要在黔北渡江，后又以为将围攻贵阳，急调云南军阀部队来贵阳“保驾”，造成云南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乘虚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过湘黔公路，甩开敌人，大踏步由黔南向云南前进。

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佯逼昆明，云南龙云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已全部东调增援贵阳，生怕红军乘机抄掉他的老巢，因此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令地方各民团援救昆明，长江岸防一下子空虚了。毛泽东虚晃一枪后，突然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急进，准备渡江。红军先是在龙街渡口作出渡江态势，吸引敌军注意，集中全力紧追，而主力却在绞平渡口以七条小船经七日七夜全部平安过江。当敌人重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金沙江滔滔东去，奔流不息，敌人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捕捉战机给敌以致命打击的得意之笔当属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决战。毛泽东于 1948 年的下半年敏锐地预感到大决战的时机已到，大规模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条件已成熟，因而果断地组织了三大战役。这一战略决策，

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打草惊蛇；晚则时不我待，敌人从容撤退。对于辽沈战役，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49年10月30日发表一篇文章说美蒋“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军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捕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又立即部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当时，由于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1948年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部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分批歼灭徐州地区之敌，不让敌人主力退据江南，从而影响会后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进程。华野和中野主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以神速动作，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攻击，几个晚上将敌人分割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军精锐部队55.5万人，并击退了南京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

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进行，使北平傅作义集团如惊弓之鸟，有作西撤或南运的打算。敌人无论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毛泽东利用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大战后必然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诸敌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该敌就地全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先后采取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先打两头（塘沽、新保安）后取中间的策略，消灭了敌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歼灭了大量的敌军主力，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敌人就此歼灭，为打过长江、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蒋介石“撤退东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美梦一个连一个地破灭。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抓住时机及时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让他们从容退守关内和退保长江，解放战争的难度和进程就远不能像历史上那样如风卷落叶，“天翻地覆慨而慷”了，蒋介石“划江而治”的美梦也许会多延续几年了。可见，抓住战机，对于战斗甚至全局都有多么重

要的影响！

【解析】⑤

这是毛泽东为韦睿决定攻击小岍之敌事写的注释性批语。当时，梁将先是以“向本轻来”为词，要求回去披上铠甲作好准备再战；次则“迟疑”，对韦睿的作法不以为然，不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韦睿以军法为说辞，对众将说：“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众人才齐心协力，合力向前。

俗话说：“军中无二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黄兴曾谓“一军之中，情愿有一劣将，不愿有两良将”。原因在于为将之道，必须严明果断，号令专一，“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败”。如果主帅正确的判断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必然造成“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而导致失败的后果。所以军事家刘伯温说，“众志成城，不如一心之独决也”。

毛泽东是十分注意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的。然而，当他下了决心之后，对正确的判断是相当执着的。辽沈战役时，在前线的林彪从战役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先打锦州。毛泽东则认为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形成了“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达到就地歼灭东北敌军的目的。因而毛泽东电示：你们（指林彪、罗荣桓等）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并指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攻克锦州是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战争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料，毛泽东准确的判断和坚强的决心起了重大作用。

作为优秀的军事家，毛泽东能够多谋善断，在关键的历史关头能够“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因而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这一观点用于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

东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多谋善断可说是他优良品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析】⑥

韦睿不仅擅长抓住时机，以众击少从而取胜，也有过人胆略，敢于以少击众，以寡敌众。当他攻占了合肥东西两个小城之后，不久北魏援军杨灵胤领五万人突然来到，众将都认为不能抵挡，要求韦睿上表请援兵，韦睿说：敌军已到城下，即使请兵也来不及了。古人说：‘军队取胜主要在于内部同心协力，互相配合，而不在于兵力多少。’大家不要过分害怕。结果打败了魏军。另一次，魏军消灭了防卫肥水堰的王怀静部，乘胜进逼韦睿驻守的堤坝之下，在气势汹汹的敌军面前，梁军军监潘灵祐劝韦睿退兵返回巢湖，手下的将领则请求撤到三义去防守。韦睿大怒，说：“作为军人，后退当死！我只会前进，不会后撤一步！”把自己的旗号立在堤坝上，表示决不撤退的意思。结果守住了堤坝，并破了合肥城，“俘获万余”。毛泽东对史家叙述韦睿的这两次作战的文字加以旁圈，两次批注了“以少击众”，第二次还在“以少击众”四字边逐字加了旁圈，以表示他对韦睿临危不惊，遇强敌不畏、胆识过人的赞赏。

【解析】⑦

《韦睿传》说韦睿能够身先士卒，因而将士深为鼓舞。他由于身体极其虚弱，不能骑马，打仗时“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毛泽东于此批注：“将在前线”。合肥之战时，韦睿部以少击众，当魏兵来挖掘肥水堰坝的时候，韦睿“亲与争”。毛泽东又批注道：“将在前线”。在不到三十个字的原文里逐字加了旁圈，并连续两次批注：“将在前线”。

将帅亲临前线，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励众志，坚定信心，激发斗志。蔡锷说过：“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将帅不仅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能做到生死与共，这样的军队无疑会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增强。能使众人之心，既能听从指挥，摒绝猜疑，指挥员的意图也能完全贯彻，即所谓“战者，必本

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能完全集合众力，则天下无敌。所以古今战场上都不乏将帅亲临以树军威之事，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或者战斗的最关键之点，将帅亲临或“御驾亲征”即意味着要战必克、守必固。

除此之外，将在前线也可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利于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虽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说法，但这主要是针对战略而言，针对方向性的宏观决策而言，对于具体战役，则要充分发挥现场指挥人员的机动灵活，因时因地因人而调整自己的战术，不这样则不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

毛泽东更多时候是以战略家的身份出现，所以也没有很多机会亲临战场前线，但毛泽东一向不顾个人安危，视险境如坦途。1945年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一场名副其实、意义更大的“白刃格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争取备战时间，骗取全国百姓民心，连续三次拍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他认定毛泽东必定不敢亲自去，这样，内战的责任就可以借之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正当蒋介石一伙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毛泽东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着想，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以大智大勇，决心亲赴渝城，挫败敌人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当8月28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时，受到了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此次亲身赴渝谈判，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后果，不仅揭穿了蒋介石的花招，使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便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失去了支持；同时在党和军队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激励鼓舞作用，增强了工作积极性和战斗力；而且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伟人风采，赢得了钦佩，对争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60年代，毛泽东要求领导人员或机关干部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亲自到一个工厂或一个乡村、一个学校、一个连队，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或推动某一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具体指导面上其他有关单位的工作。这种工作方法不仅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而且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成为我党普通采用的工作方法之一。

【解析】⑧

李延寿说在韦睿破合肥后，“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对这段文字逐字加了旁圈，注曰：“不贪财。”

不贪财，是优秀将领应有的品质之一。兵书《六韬》把将领“贪而好利者”列为“十过”之第三，因为为将贪财，一定会为物欲所蔽，分不出轻重缓急，必然为贪财而耽误军机。二则士卒离心，部将争利，风纪败坏，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三则失去民心，不为老百姓支持。这样的军队，没有长时间不败的，故兵法上说：“独利则败。”反之，若将领能不贪财，爱兵如子，则上下一心，即使生活艰苦，也没有什么怨言，“无欲则刚”，远近悦服。韦睿能多次击败敌人，与他深得将士尊敬喜爱是分不开的。

不贪财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二程集》中谈到：“专欲利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昏蔽而忘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说到了贪所带来的祸害。贪得无厌，导致百病丛生，日趋腐化坠落。当官贪，则日思搜刮贪污；当将贪，则日思劫掠豪夺；小民贪，则尔虞我诈。古人讲究重义轻利，注重内心省养，鄙视物欲享受，这中间有其合理成份，我们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毛泽东对韦睿能够不贪财，死后“家无余财”颇为赞赏。毛泽东本人也深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仅对非份的东西不取，即使正常的生活费用也尽量节省。他讽刺过那些“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贪婪。他一直穿着补了补丁的衣服，内衣内裤更是“千姿百态”，“不成方圆”。他说：“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发一颗子弹。”进城后，毛泽东要接见知名人士，卫士竟然找不出一件没补丁的内衣。毛泽东就是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先后接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

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到艰苦朴素，拒腐防变。他多次以李自成之事来告诫全党。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到“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一些人会“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

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而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1951年11月到12月，毛泽东接连指出“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

刘青山、张子善身居高位，有人认为他们是30年代入党，有20多年革命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出生入死，对革命有过巨大贡献，不忍心处以极刑。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蛀虫，不杀掉不足以平民愤。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有力措施，党经受住了解放初期环境变化的考验。

【解析】⑨

韦睿为人谦虚，能团结人。合肥之战前，其部属胡景略与赵祖悦“同军交恶”，矛盾非常激烈。韦睿晓以大义，予以调解，斟酒对胡景略说：“且愿两虎勿复私斗”，因而避免了不利的后果。毛泽东在这里批道：“干部需和”。

干部是战争的领导核心，直接决定胜负成败。大敌当前，自己内部先吵起来，无疑是自取灭亡，所以《论语》中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黄石公强调，同僚之间应该做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忠诚为公，休戚与共，患难相救。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要反对宗派主义，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他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本地干部熟悉地方情况，外来干部少些狭隘的地方观点，他们各有长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互相谅解，多作自我批评，居领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更要懂得责任，谦虚谨慎。几个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要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杜绝以邻为壑的作法，以大局、全局为重。

毛泽东还讲到新老干部的问题。他说：“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

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新老干部的团结不仅是干好工作的需要，还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1949年3月，毛泽东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讲话，对干部的团结问题再次作出了指示。他认为，干部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有事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要学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时还强调，“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这些，都会给我们以教育和深刻的启迪。

【解析】⑩

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昼接客旅，夜算军书”，半夜三更还探巡部众，所以很多人来投效。安营扎寨，亲自操劳，中规中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劳谦，意即勤劳谦恭。语出《易·谦》“劳谦君子有终，吉。”孔颖达注疏：“上承下接，劳倦于谦也。”《晋书·温峤传》“昔周公之相成王，劳谦吐握，岂好勤而恶逸哉？”后多用于劳于接待之意。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即是称赞韦睿勤政、爱兵、礼贤下士。毛泽东本人也常常是废寝忘食地操劳军国大事。毛泽东工作起来，精力集中，全神贯注，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战争时期如此，建国以后仍然是这个样。

在延安时期，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钟才休息，第二天清早起来阅读机要人员送来的电报和文件摘要，有急需答复的，就立即答复。大家担心他的健康，提议给他个闹钟以掌握作息時間。毛泽东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完就什么时候睡觉。”一个初冬的早晨，一人见毛泽东正坐在窑洞前晒太阳，向他问候：“主席今天起得早哇！”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睡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如此勤奋工作。一天晚上，吃饭时间早过

了，卫士长好几次催他吃饭，他只顾批阅桌子上的文件，总是说：“再等一下”。一直等到晚上两点多钟，毛泽东把卫士长叫进办公室，卫士长问：“主席叫我有什么事？”毛泽东仍没有抬头，只是说：“噢噢，等一下，我再叫你。”卫士长猜想毛主席可能肚子饿了，但又没有说出来。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又把卫生长叫进去，头继续埋在文件上，说：“搞块那个……那个……东西来。”一时间又想不出那个东西的名称，只好微笑着抬头向卫士长示意了一下，当卫士长把两块烤面包和两个小菜端上来后，毛泽东才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身子，说：“哎呀！真觉得饿了，饿得要死了，吃饭，吃饭！”这时，时间已是凌晨4点多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勤于政事，所以对韦睿躬身军务、事无巨细，觉得难能可贵，大加称赞。

【解析】①

天监五年（506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众南侵，攻北徐州，包围了刺史昌义之所在的钟离。此次北魏兵卒众多，号称百万，在钟离之处连营扎寨，结城达四十余座。毛泽东对“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逐字加了旁圈，并批曰：“虽众，何所用之。”

当时元英拜为征南将军，乘梁洛口新败，意图乘胜进取。然内部不和，昌义之据城固守，曹景宗、韦睿又来援，终致大败而归。当时北魏诏名将邢峦领军与元英合攻钟离。邢峦力言钟离不可攻克，按兵不动，且上表说：“征南的将士，已有两年之久（从天监四年反击临川王萧宏北伐开始），已经很疲惫不堪，战伤的、生病的、阵亡的也不在少数，应该自己明白士气已经低下了。何况敌人凭城坚守，不出阵与我交锋，城高水深，不是容易填满的。这样就只会空耗到春，劳而无功，到时士卒疲苦，不可收拾。若相信我的话，就派我去让他们回来；若认为我是畏惧懒惰，那我就把所带的兵都交出来，给中山王，任凭他调遣。”魏帝不听。当时范绍则认为，围攻钟离，“须兵十万，往返百日”，这样，就必须有百日之粮，而且必须在春水涨前攻下，故攻钟离难以奏功。任城王元澄遣范绍到钟离前线，谈论攻取形势，认为应该班师，且

朝廷旨上也有：“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之语，但元英自恃人众，力言四个月后会必定会攻下钟离，可以说是不顾实际，好胜贪功。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北魏军实际上士气低落，内部意见不一致，为失败埋下了种子。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人的数量来决定的。组织指挥失宜，即使人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认为，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多，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大类，物质因素如，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人力和物质资源状况，自然条件等等要素。精神因素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军事理论、士气、勇敢精神和心理状态等，但最主要的在于主动性。所谓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①主动和被动与力量的优劣有关，但更与主动指导有关。指导得宜，则变被动为主动；指导失宜，则主动变为被动。主观上的正确指导，可以人工地造出许多局部的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方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使敌方为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毛泽东从对中外许多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及外国拿破仑的多数战役的分析中，得出结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造成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

以此观之钟离之战，元英劳师远袭，粮草不继、士气低沉，久顿坚城之下，劳而无功，其人多的优势已在逐步丧失。曹景宗和韦睿的援军先后到达，与昌义之里应外合，兼之肥水春天暴涨，梁军乘势驶船用火攻，烧断浮桥，奋勇进击。此时，魏军优势尽失，只有被动挨打，落荒而逃，百万之众，尽皆覆灭。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

【解析】⑫

这是毛泽东对梁将曹景宗的评语。曹景宗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之一，字子震，新野人。曹景宗在齐朝永元初为竟陵郡长官，以军功累加，升为游击将军。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以奇兵二千人破北魏中山王元英的四万援兵，初次显示了军事才能。

梁武为齐国雍州刺史时，曹景宗深自结附，多次邀请他到家中谈天说地。梁武起兵，景宗聚集家族五服内的子弟相应，擢为前锋。先后败东昏侯之将李居士、王茂、王珍国，以功封湘西县侯，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

钟离被围，梁武帝命曹景宗督率众军援救。当时韦睿为豫州刺史，亦受曹景宗节度。梁武帝命曹景宗先屯道人洲，待众军齐集后一齐前进。曹景宗意欲独立全功，竟违敕前行，路遇暴风雨，折伤人数不少，于是退军驻扎。梁武帝听到后说：“这真是天意啊！如果他一个独进，来不及安顿下来，必遭狼狽。现候大军同进，必定会成功。”韦睿、裴邃等到来后，候时火攻，曹景宗进攻北桥，大败北魏猛将杨大眼，“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在钟离解围之战立了大功。进爵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

曹景宗领军多“桀黠无赖”，不能约束；为人又自恃尚胜。但他豪放洒脱，不喜官场繁文缛节，性格狂放，这一点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曹景家传》里评注道：“景宗亦豪杰哉。”韦睿、裴邃都是梁时名将，毛泽东对韦睿的军事才能评价是较高的，说曹景宗仅次于韦睿，可见，对他的军事才能的评价也不低。

【解析】⑬

当韦睿奉梁武帝命领兵解救钟离之围时，韦睿日夜兼程，急速行军。众将害怕北魏军人多势盛，劝韦睿缓慢一些。韦睿认为救兵如救火，即使像现在这样急行军，都怕慢了，还可迟缓吗？结果，用十天的时间就赶到钟离城下。毛泽东在史书的这段记载上批注了：“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以称赞韦睿的勇敢和善战。

刘秀、周瑜二人是历史上敢于以少敌多、英勇善战的典范，毛泽东以此

二人来比韦睿，可见评价之高。

刘秀，东汉开国皇帝。西汉王莽朝赤眉、绿林起义，刘秀加入了绿林军。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王寻，王邑领兵43万，号称十万，旌旗遮天，輜重满地，千里不绝，与严尤、陈茂等合兵围住刘秀所在的义军据点昆阳。当时昆阳城内只有兵八九千人，而侦察的人的报告是“新（王莽国号“新”）军排列几百里，看不到它的尾”，屯于城下的有十万以上。在这强弱悬殊的危急时刻，刘秀等坚决要求抵抗到底，并自告奋勇突围出去搬取援兵。入夜，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拼死冲出重围，到郾城、定陵等地募集援兵。然而许多人害怕王寻兵多，不敢响应，只征到三千余人。刘秀认为，军情紧急，决定立即回去解救昆阳。六月初一，刘秀自领步兵、骑兵一千多人作为前锋，离开大军四五里列阵，一人亲手杀掉敌兵十几个人。其余的人都很惊奇：“刘将军平时见到小股敌人都很害怕，现在遇到大股的敌人，却很勇敢，真奇怪啊。”众人大受鼓舞，于是同心协力，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同敢死队三千人从水上直冲敌军主力，城内见援军已到，士气高涨，开城门掩杀。王寻军营大乱，一败而不可收拾，王寻被阵斩，王邑仅领数千残兵狼狈逃回洛阳。王莽主力被歼，新朝从此瓦解。

周瑜，三国时吴国名将。据《资治通鉴·汉纪》载，建安13年（208年），曹操率军五十万，号称八十万，称“会猎于吴”。书到吴廷，众心惊惶，张昭等人主和。鲁肃、周瑜主张抵抗。周瑜说：“他们只看到曹操信上说有八十万水陆大军，就各自恐惧害怕，而不去考较一下是虚是实，就提出投降的主张，真是毫无道理。现在让我将实际情况给您算一下，曹操所带领的中原地区士兵不过十五六万，而且久已疲乏，所收编的刘备的水师充其量也就是七八万人罢了，还在怀疑动摇之中。用已经疲乏不堪的部队，掌握摇摆怀疑的降兵，即使人数众多，也实在不值得害怕。我只要五万精兵，就能够制服他们。请您不用担心。”孙权接受了周瑜的意见，以周瑜、程普为左右军都督，联合刘备共同抗曹。孙刘联军驻在赤壁，黄盖献苦肉计，火烧连营，曹军大败，周瑜等乘胜追击。曹操从华容道逃跑时，道窄泥泞，曹操不得不令士兵背干草填在路上，人马才得过去。由于后面追得急，人马争道，许多疲弱的

兵士被陷在泥里，马踏人踩，死的很多。曹军死伤过半，引军北还。经此一段，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势。

韦睿当时面对的北魏中山王元英，有“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强弱悬殊确实是很大的，这也难怪众心畏惧。然韦睿能独排众议，奋勇一击，终获成功，其魄力胆略和勇气确使人钦佩，尤能为军事家毛泽东所理解和称许。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以白送65个旅而告失败后，叫嚣“擒贼先擒王”，以胡宗南为首的23万多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当时，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余人，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暂时撤出延安的战略决策，以运动的蘑菇战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强敌面前，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好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帐，后悔也就迟了。”他点上一支烟，长吸一口，缓缓地吐了几个烟圈，微笑着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有个同志站起来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呀！”毛泽东笑着：“同志，你完全可以放几枪，‘运输队长’蒋介石要来，我们总得放几枪欢迎他嘛！”他还幽默地说：“多少年没有见到蒋介石的兵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些长进？我要亲自听到他们的枪声。”国民党的主力到了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枪炮声已清晰可闻，他才与最后一批人撤离延安。临走前，毛泽东吩咐警卫员把房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放端正，把茶壶茶碗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

毛泽东就是这样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领着二万多人与二十多万强敌周旋，并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多人，给了蒋军当头一棒，彻底粉碎了敌人妄想打击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梦想。我军采用“蘑菇战术”，对敌人一拖再拖，一磨再磨，使敌人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最终在损兵折将10万人

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在这一战役中，毛泽东的勇敢、机智、魄力和胆略赢得了党内外普遍的钦佩和崇敬。

【解析】⑭

毛泽东读书时聚精会神，非常投入，对一些细微末节也颇为注意。他在文中“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驎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处批注“此别一城，北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从文义和当时情势来分析，此实为合肥东城。然因李延寿随后立即叙述魏将杨大眼围攻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故极易给人以错觉，因而毛泽东特意注明。毛泽东反对“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边读书边独立思考，这从他读书作的许多切合实际的批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一知半解是不好的，读书应该踏踏实实，这是颇值得我们学习的。

【解析】⑮

天监六年（507年）三月，元英、杨大眼等始终攻城不下，劳师日久，士气低落；而韦睿、曹景宗、裴邃、冯道根等先后来援救，形势的攻守已变。梁武帝先命曹景宗、韦睿等准备了高舰大船，以用来烧毁北魏军在淮水所架作为通道的两座浮桥。时值江水暴涨六七尺，于是韦睿等以小船上装满柴草，浇以油膏，火烧其桥，后面继以战舰。曹景宗攻南桥，韦睿攻北桥，将士皆奋力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结果，魏军大溃，而桥已经烧断，许多魏兵却跳进河水里被淹死，“淮水为之不流”。城内的昌义之也出来追赶元英，一直赶到洛阳，只剩单人匹马进入魏国的梁城。沿着淮河岸边，百余里内死尸枕藉。此役，生擒五万，收其军粮、器械堆积如山岳，牛马牲口不可胜计。这是南北交战以来南方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仗，北魏为之而寒。事后，南征的元英、萧宝夤皆黜为平民，杨大眼贬营州为兵，任城王元澄剥夺开府之职，降三级，从中可见北魏战败之烈，正应了毛泽东的评语：“百万之众，皆尽。”体现了韦睿杰出的军事才能。

【解析】⑩

毛泽东的地理知识也很渊博，从上述批注就可以看出这点。毛泽东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每到一处地方，总要找到当地史书翻看，如他在成都会议期间，专门要人送来《华阳国志》，仔细阅读，还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对很多地名及典故都很熟悉。据说他曾经将有关九江来历的传说中的九条河流的名字一一背诵出来，足见他记忆力之好和知识面之广。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具书，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的藏书里，各种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建议和关怀下，使两部重要的工具书得到了修订和编辑。其一是《辞海》、《辞源》的修订。1957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1965年《辞海》试行本出版后，毛泽东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它跟旧《辞海》一条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点。他对新《辞海》仍不满意，说有的条目过于简单，有的条目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指示下，新《辞海》几经曲折，终于在1979年重编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到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书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因为当时由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历史地图，大都失之简陋，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的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生的需要，满足不了毛泽东读诸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之类史书的要求，所以他有此迫切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有《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上的州县一般全都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书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同时，也把杨守

敬之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对吴晗的建议十分赞同，后来这项工作由吴晗推荐谭其骧负责，经近二十年才于1982年正式完成。八册详细的古今对照性的历史地图集，为后来研读中国史书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提议和发起的毛泽东却没有等到它的出版发行。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地理知识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历史地理。毛泽东上学时地理成绩就不错，兼之后来又亲自游历了许多地方，亲身考察过一些历史上的胜地，所以历史和地理知识都很渊博。据说，毛泽东还曾在农民中间讲过地理课程，当过地理教员呢。

【解析】⑪

这是毛泽东对“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的评语。

曹操，三国时魏国实际上的开国之君，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崛起于东汉末军阀混战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重用人才，“唯才是举”。在200年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毛泽东对曹操是很称许的，称他是大政治家功大于过。曹操的诗也气势磅礴，富有哲理。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毛泽东特意写信给女儿李敏、李讷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曹诗的钟爱。

夏侯渊，字妙才，沛国谯县人，曹操同乡人，猛将夏侯惇的族弟，魏国名将。曹操对夏侯渊很看重。西征汉中张鲁时，夏侯渊率凉州诸将士与曹操会于休亭，曹操每引见羌族、胡族等少数民族首领时，常“以渊畏之”。史书记载，夏侯渊作战非常勇猛，“赴急疾”，常常出敌之不意，所以曹军中流传“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之歌谣。曹操见其过于莽勇，常常告诫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为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夏侯渊也深以为是，然秉性难改。汉中张鲁降后，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率张命、徐晃等攻克巴郡，曹操率军返回都城邺城，拜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23年（218年），刘备率军到阳平关，夏侯

渊率领诸将拒挡，相持一年多，不分胜负。次年，刘备部乘夜烧毁夏侯渊营寨外围的鹿角等，夏侯渊派张命领军护卫东边，自己领少数兵护卫南边，这时刘备军队猛力进攻张命，张命抵挡不住，夏侯渊又将所部轻兵分一半援助张命，结果诸葛亮派老将黄忠乘隙攻击夏侯渊，杀夏侯渊于马下。夏侯渊终以勇猛而战死，死后谥号“愍侯”。

《老子》上说：“祸莫大于轻敌”。孟子也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军事家都极其重视谨小慎微，未曾胜，先虑败，尤其不能骄傲自大。古语说：“哀兵必胜，骄兵必败。”蔡锷继承了这个思想，说：“忧者常胜，骄者常败。”毛泽东说：“我们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他认为如果不重视，纸老虎也会变成真老虎，会吃人的。战斗指挥人员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慎重初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1948年毛泽东在谈到有理由轻视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时，又反复强调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决不可轻视敌人。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年12月1日，他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韦睿深知谨慎，所以当他迎击追赶马仙琕军的元英时，在安陆作好充分准备，“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当时，元英誓复邵阳洲惨败之辱，其势汹汹，当他见到韦睿已作好充分准备，就不战而退。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此战韦睿不正是如此吗？

【解析】⑮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

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这几句话旁逐字加圈，批：“仁者必有勇。”

毛泽东博览中国古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

仁，是古代儒者追求的目标，儒家学说中的核心。儒家创始人孔子将“仁”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开创了儒家学派，“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每次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可知仁的含义宽泛而多变，大约包含了以下几个思想：

（一）孔子讲“仁”是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用以维持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说得更直接、具体：“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即确切说明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目标，从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二）“礼自外作”。“仁”的“入则孝，出则悌”等等，没有什么道理可操作，因此要有具体的外在约束性的一套礼仪。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是人内在的心理依据，“礼”是它的一种外在表现。

（三）由“亲”及人，由“爱有差等”而“泛爱众”。许慎释“仁”，说：“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孟子引申为“仁者，人也”的命题，并进而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说过，所谓仁，就是去爱人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就可以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表明了孔子的一定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四）“仁”在个人修养上表现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感。一方面，“仁”在乎自己主观的努力与执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臻矣”，“当仁不让于师”。另一方面，“仁”又带有出世性质，要由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于为他人做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于能为他人谋福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将个人修养和历史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生德于予，桓

魁其如予何？”表现出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和气概。

（五）倾向于“实用理性”的态度。孔子的思想与当时兴起的无神论、怀疑论思想相一致，对事物和传统采取的是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解析态度而不是神秘的、狂热的、放纵的作法。孔子对于当时难以索解的鬼神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政策，“不语怪力乱神”，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仁”强调具体操作，不是纯粹思辩上的高谈阔论，而坚持躬行实践。他认为对人的认识，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这人做得如何，而不能只听他谈得天花乱坠。他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是故“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

“仁者必有勇”出自《论语·宪问》，原句全文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毛泽东在这里用来评价韦睿，赞扬他慈爱孝悌，为人仁厚，所以能得众，从而可以取得胜利。

在孔子看来，自己具有了“仁”的品德，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害怕的事，这就是大勇。他说：“仁者无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因此，“仁者其言也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就可以做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之钦？君子人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远乎”，只有仁者才能做到。孟子则更进一步，得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他对梁惠王说，如果实行了“仁政”，则全国的老百姓全都孝顺父母，敬爱兄弟，忠诚正直，待人守信。在家中用“仁”来待自己的父兄，在外用“仁”来对待长辈上级，这样，即使拿着木棒棍权也完全可以对付秦、楚那样盔甲坚固，刀枪锐利的军队了，“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军事上，后人亦常讲究以“仁”治兵，以“仁”行兵。北齐刘昼《刘子·兵术》说：“将者以谋为本，以仁为源；谋以制敌，仁以得人”。“仁”作为精神上的力量，除了对敌方的作用外，更主要在于“得众”，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号召力和感染力。荀子所谓的“仁人之兵不可诈”意义就在此处，既然

^① 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是“仁人之兵”，则必然不会起疑，离间计、反间计之类诈术就不能发挥效用。我国古代的将领尤其是儒将，都重视讲究“仁”，以“仁义之师”自我标榜，以“仁”为荣，以“不仁”为辱。据说，曾国藩曾与幕僚谈到行军打仗，说到彭玉麟“勇猛，人不敢欺”，李鸿章“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幕僚如何评他，幕僚说：“大帅仁帅，人不忍欺”，曾国藩抚髯微笑，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上述对三人的评价，仅一字之差，可谓曲尽其妙，更说明了“仁”的作用在“心”，更为难得。

毛泽东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他青年时期曾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号文正）”，欣赏他能“立德、立言、立功”的儒者风范。当然，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与军事家，与地主阶级的代表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这并不能排除毛泽东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经验教训和启示，如曾国藩的“爱民歌”，对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本质区别。毛泽东着眼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是为解放全国人民乃至解放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大仁大智。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深情厚意，如对爱妻杨开慧的思念：“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对同志、身边的服务人员也充满了关怀慈爱之情。他关心警卫员的生活、学习，甚至用自己的稿费来资助家庭困难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对给他喂马的老侯感情很深。老侯病故后，毛泽东感到挺难过，再三说：“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呀！……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

毛泽东的“大仁”，不仅仅表现在这些细小的事上，尤其表现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事业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抱负，并特地起了个笔名“子任”以纪之。当时的同学都钦佩他“身无半文，身怀天下”。投身革命后，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性质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都可概括为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所面临的战争都是由国内外敌人发动的以剥削、奴役、掠夺为目的的残酷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否则，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到更大的摧残。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必然会得到人

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所在，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到：“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都是仁义之师，得道多助，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因而取得了最后的伟大胜利。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然是失道寡助，“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也正是大仁必有大勇的必然结果。

【解析】①⑨

《南史》记载，韦睿带兵往往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称他“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里批：“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毛泽东擅于以古鉴今，上述批语就是毛泽东对韦睿这位历史人物的现实典范意义作出的评价。韦睿这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士卒同甘共苦，以身作则，委实是难能可贵的，也难怪毛泽东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毛泽东一直是坚持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在军队里坚持官兵一致，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从军长到伙伕，“什么人都是一样苦，……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1928年初的一天，警卫员见毛泽东忙于工作，饭凉了，做了碗粉条请他吃。毛泽东正准备吃的时候，问了一句，“怎么，今天大家改善伙食？”警卫员小朱如实告诉了他。毛泽东把小朱拉到自己身边，和蔼地说：“我不能和大家两个样。战士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咱红军实行官兵平等，你能让我不这样做吗？”硬是让小朱给端走了。解放前夕，毛泽东提议不给个人做寿，不以个人名字给街道命名，不能搞特权。他指出，对特权思想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从毛泽东对《韦睿传》二十多条批语来看，其内容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的评价，也有对他身先士卒、辛勤劳动、团结干部以及慈爱仁厚的品格作风的评价。这些，在今天都有现实

意义。

【解析】②⑩

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樗蒲赌输赢的游戏时，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在《韦睿传》的此处，毛泽东特意批了：“使曹景宗胜”，即说明赌局的结果，表明韦睿不争胜，甘为人后的谦虚精神。

樗蒲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游戏，始起于汉末魏初。汉末繁钦的《威仪篇》中有“营棋弄棋，文局樗蒲，言不及义，负胜是图”，是已发现的“樗蒲”一词的最早出处。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谓“老子入胡，作樗蒲”之说，只不过托古自大，不是征信。

樗蒲戏的掷具不同于六博，只有五枚，外形短小，长六分至一寸左右，两头锐圆，象压扁的杏仁，常用樗木制成，所以称为樗蒲，又叫五木。樗蒲呈两面，以黑白示别，有的还刻上牛犊或野鸡的花样，小巧玲珑，掷出后极易产生“转跃不定”的效果，令赌徒乍喜乍惊，结局瞬息而变。正规的樗蒲戏规矩繁多，计算麻烦，这种“樗蒲古法”最多到唐以后就逐渐失传了。事实上，这种正规的樗蒲形式很少采用，大多简化到只留五木在手，根据掷出的齿采筭来分高低胜负。据《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与刘裕等在东府行樗蒲戏，赌注高达数百万。其余人掷得都不好，只剩刘毅和刘裕还没掷。刘毅掷出，是“雉”，这是个非常好的卢采，所以刘毅欣喜若狂，撩起衣服，绕床而走，边走边对同伴们说：“如果没有掷出卢，那我就赢了。”刘裕见状，心里极不痛快，把五块樗蒲拿在手里，说：“你来为我作答？”手一撒，四个定下来的都是黑的，另外一个还在转跃不停，刘裕大叫：“卢！”停焉为后，黑面向上，果然是卢，刘裕喜笑颜开，而刘毅却“意殊不快”，从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两个曾一同起兵讨伐桓玄的朋友后来彼此交恶，同这次东府赌博也多少有关。

原来，樗蒲戏中的五木并大量完全相同，它们的两面诚然以黑白区别，却只在其中两枚的黑面上画犊，而同时在其背面绘雉，其互不重复的变化有十二种之多，其最高者为卢，三黑二犊；其次为雉，三黑二雉；次之为开，三

白棊雉；再次为塞，三黑棊雉；以下依次为棊、白、塔、秃、擲、操。《南史·卞彬传》中卞彬以“樗蒲十掷辄雉”来比喻自己不得意，“雉”，即“擲”古代的叫法。

曹景宗掷得雉，列二等，胜算很大。但韦睿掷出后，五木俱黑，四木已定，一木尚在晃动，里同朝上，眼看即将成卢，重演宋武帝刘裕故事。但韦睿知道曹景宗要强好胜，所以自己又轻轻一碰，把最后一木翻了过来，白面雉朝上，成了塞，自甘认输。须知人在赌场上极不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世说新语》中讲到樗蒲场中的常胜将军袁彦道在赢了后抓起筹码大叫：“你还不知道我袁彦道的厉害么！”，而掷不出好采就大发脾气，时人评论他不能跟“不迁怒”的颜回相比。一个赌场中的常客尚且如此，一般的人在高度兴奋的博戏中能够控制自己的恐怕为数不多，因为争胜好强乃人之天性，即使胸怀大志，后终于得天下成霸业的宋孝帝刘裕亦不能免。由此，更显出了韦睿甘为人后，谦虚谨慎的品德。

无独有偶，南朝还有一次自己将卢翻成塞的赌博，不过与韦睿让曹景宗的又不相同。喜欢赌博的宋武帝，留下了“呼卢喝雉”，“一掷百万”的掌故。他称帝后，有一回同臣下颜师伯玩樗蒲，掷出个雉，而颜师伯却得了卢。颜师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急忙将已经定下来的一枚黑樗蒲翻了过去，心甘情愿地输了二十万的赌注。在这局赌博中，一方尊为人主，一方卑为人臣，当然是不敢赢的。而韦睿与曹景宗却是平辈，梁武帝还亲自对景宗说过：“韦睿是你家乡有声望的人，要善待尊敬他。”曹景宗对韦睿的礼数十分恭敬。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抑己扬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人们对卢采怀有特殊的迷信心理，认为“樗蒲有神”，后燕慕容宝在赌博中接连二掷得到的都是卢，他的父亲慕容重就认定是“富贵可期”的征兆，于是下定了倒戈反对前秦苻坚的决心，结果恢复了故国。南朝李安民在五次掷采中连续成卢，宋明帝惊得目瞪口呆，据以断定他有封侯的贵相。人们本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又希望掷出贵采得到佳兆，因而赌场中经常是胜利欣喜若狂，败则垂头丧气，呼卢喝雉，力图取胜。韦睿独能一反常规，古今罕见。见微知著，所以史家将这件轶事辑出，突出韦睿的过人之处，给读者

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引起了读史的毛泽东的兴趣，特意批注，以赞扬韦睿的高尚品质。

有的文章中认为曹韦二人是掷骰子赌输赢，这就不符合原文的论述情况了。骰子以上数为记，无有所谓卢雉塞，也不能“遽取一子反之”。另外，据考证，骰子的产生约在隋唐间，南朝的曹韦当然也不是掷骰子而是玩樗蒲了。这是题外之话了。

【解析】②①

曹景宗和韦睿都是梁世名将，从军事才能来看，曹景宗只略次于韦睿，所以毛泽东在前面对曹景宗的评价是：“名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在这里为什么又说“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呢？

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对传记中说到曹景宗常常与群将争功，而韦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而发的感叹。

在毛泽东看来，曹景宗争胜好强，“争先启之捷”，实缺乏儒量，而韦睿却能谦虚卑下，甘居人后。前面说到曹韦掷樗蒲，韦睿在已胜的情况下翻卢作塞，让曹景宗得胜，就表现了这种过人之处，所以“世尤以此贤之”。因此，在人品和雅量方面看来，无疑“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毛泽东是属于大气量的人，故对韦睿能不争功的气量颇为赞叹。1949年3月28日，即毛泽东迁入北平的第4天，时为民革中央常委委员兼秘书长的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诗中有“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流露出一种置身事外的牢骚。毛泽东收到“感事”诗后，于4月29日和了一首回赠柳亚子先生，诗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以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襟怀，爱人以德，重人以才，出于诤友间的爱护和关怀，因而婉言相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柳亚子为革命作了许多工作，毛泽东的诗也一时传为佳话。

【解析】②

韦睿不仅自己有杰出的才能和人品，而且教子有方，韦睿的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而以韦放为最。

韦放字元直，相貌英俊，荫袭永昌县侯，官至黄陵太守。韦放英勇善战，据史载，梁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命韦放和曹仲宗等进攻涡阳，魏派大将军费穆掩军来攻。当时韦放军营未立，部下只有二百余人。混战中，韦放族弟韦洵战马受伤不能前进，韦放甲冑被箭射穿三次。此时，“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冑下马，据胡床处分”。毛泽东在这里评道：“韦放有父风”，称赞韦放的勇敢，同时也再一次衬托了韦睿的英勇无畏。此战，韦放“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最终取得了胜利。北魏又派常山王元昭、大将军李奖、乞伏宝率五万人来援，韦放又大破之，“涡阳城主王伟以城降。魏人弃诸营垒，一时奔溃”。

韦放不仅作战勇敢，而且为人弘厚笃实，轻财好施，与兄弟间的感情也很好，时人比为“三姜”。韦放为人重信，曾与吴郡的张率指腹为婚，后张率先死，遗下孤儿寡女，韦放常常给予救济。当他迁官北徐州时，当地贵族向他的儿子求婚，韦放说：“我不能失信于故友”，以子娶了张率之女，又以女嫁给张率之子，时人都很称颂，说韦放真不愧是韦睿的儿子，不辱家风。

【原文】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睿事继母以孝闻。睿兄纂、闾，并早知名。纂、睿皆好学，闾有清操。祖征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澄，姨弟杜惔，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澄、惔？”睿谦不敢对。

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睿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赂；睿虽幼，独以廉闻。

宋永光初，袁顗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顗到州，与邓琬起兵，睿求出为义成郡，故免顗之祸。后为晋平王左常侍，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迁前军中兵参军。久之，为广德令。累迁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末多故。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俄而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民心惶骇，未有所定，西土人谋之于睿。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兴于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结于高祖。

义兵檄至，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睿甚悦，抚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义师克郢、鲁，平加湖，睿多建谋策，皆见纳用。大军发郢，谋留守将，高祖难其人。久之，顾睿曰：“弃骐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所居业，百姓赖之。

梁台建，征为大理。高祖即位，迁廷尉，封都梁子。邑三百户。天监二年，改封永昌，户邑如先。东宫建，迁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三年，魏遣众来伐，率州兵击走之。

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岨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案行山川，曰：“吾

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犹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因与战，破之，军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睿堤下，其势甚盛，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睿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缙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之。魏军少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魏人计穷，相与悲哭，睿攻具既成，堰水又满，魏救兵无所用。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城遂溃。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用，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

合肥既平，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东陵去魏颍城二十里，将会战，有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睿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至是迁豫州于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而至邵阳。初，高祖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高祖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塹，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

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所获军实牛马，不可胜计。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书郎周捨劳军于淮上，睿积所获于军门，捨观之，谓睿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户，进爵为侯，征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为魏人所蹙，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塹，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帝亦诏罢军。明年，迁信武将军、江州刺史。九年，征员外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累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十三年，迁智武将军、丹阳尹，以公事免。顷之，起为中护军。

十四年，出为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初，睿起兵乡中，客阴傅光泣止睿，睿还为州，傅光道候睿，睿笑谓之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睿于故旧，无所遗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十七年，征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寻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高祖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棱使说书，其所发挺，棱犹弗之逮也。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普通元年夏，迁侍中、车骑将军，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时年七十

九。遣令薄葬，敛以时服。高祖即日临哭甚恸。赐钱十万，布二百匹，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取给于官，遣中书舍人监护。赠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

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子放、正、棱、黯，放别有传。

【译文】

韦睿，字怀文，是京兆杜陵人。韦家自汉代丞相韦贤以后世代为三辅地区名门望族。祖父韦玄，为逃避做官隐居在长安南山。宋武帝刘裕入关中，曾授予他太尉的官职，但他没有应召。伯父韦祖征，在宋末任光禄勋。父亲韦祖归，任宁远长史。韦睿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他的哥哥韦纂、韦阐，都很早就有些名声。韦纂、韦睿都勤学不倦，而韦阐则品德高尚。韦祖征接连升官为郡守，每次携带韦睿上任，总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当时韦睿的妻兄王愷、姨弟杜恽，在乡里都享有盛名。韦祖征对韦睿说：“你自己以为比起愷、恽来怎么样？”韦睿不敢回答。祖征说：“你文章比起他们来略为逊色，学识则超过他们，若为国家建立功业，他们都比不上你呀。”表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韦睿一起去。梁州这个地方丰饶富裕，前任官吏大多受贿而身败名裂；韦睿当时虽然还年青，却以清廉而闻名。

宋前废帝永光初年，袁颢出任雍州刺史，见韦睿后非常惊喜，任为雍州主簿。袁颢到雍州，与邓琬一起发兵反叛朝廷，韦睿谋求到义成郡任事，因而避免了一场灾祸。后被任命为晋平王刘休佑左常侍，晋升为司空桂阳王刘休范参军，随齐朝司空柳世隆守郢城，对抗荆州刺史沈攸之。宋末沈攸之的叛乱平定后，升为前军中兵参军。过了一段时期，任广德县令。又接连升迁为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朝末年社会动荡，韦睿不想远离家乡，要求担任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不久，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起兵，直通京师，人心惶恐，不知所措。西部地区的人们请韦睿出

谋划策，韦睿说：“陈显达虽然是老将，但没有济世之才，崔慧景常更换主子，懦弱而不果敢，他们遭至灭族之灾，也是活该。天下的真命天子，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州了。”于是派遣第二子，去联络和投靠梁武帝。

梁武帝起兵后，檄文到郡，韦睿率领郡中百姓砍竹造筏，迅速赶来，共有二千人，二百匹马。梁武帝见到韦睿十分高兴，抚着桌案说：“前日只见到你的面，今日才理解你的心，我的事业能够成功了。”梁武帝的大军攻克郢、鲁，平定加湖，韦睿多次出谋划策，都被采纳。大军从郢出发，要留有守将，梁武帝感到难找人选，过了很久，回头对韦睿说：“放着千里马而不骑，何必再惶惶然去寻找？”当天就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最初，在保卫郢城时，城内男女有近十万，闭关守城一年多，因疾病瘟疫而死者十有七八，都把尸体堆积在床下，而活人则睡在上面，每个房屋都堆满了尸体，韦睿政策简有，体恤百姓，亲自妥善治理，使死去的人都得到安葬，活着的人安居乐业，取得了百姓的信赖。。

梁朝建国后，韦睿被征召为大理。梁武帝即位，升为廷尉，封爵都梁子，食邑三百户。梁天监二年，改封到永昌，户邑数照旧不变。东宫建立后，升为太子右卫率，又外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统领历阳太守。天监三年，北魏派兵来侵犯，韦睿率领州兵击退了他们。

天监四年，梁军北伐，诏命韦睿都督众军。韦睿派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进攻北魏的小岷城，未能攻克。韦睿在围城的木栅周围巡示，城中忽然有数百人出城，韦睿想攻击他们，各位将领都说：“我们这次轻装而来，没有作战斗的准备，让我们回去穿上盔甲后，再向他们进攻。”韦睿说“不对。北魏城中共二千余人，关闭城门固守，足以自保，现在无故出城于外，必然是其中骁勇的人，如果能挫败他们，这城就自然可以攻克。”众将仍犹豫不决，韦睿指着手中的符节：“朝廷授予此物，不是为了装饰，我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于是向魏军发起进攻，将士们都拚死而战，魏军果然都大败而逃。韦睿率众将士乘胜追击，到第二天晚上把小岷城攻下了。于是进讨合肥。早先，右军司马胡略攻打合肥，久攻不下，韦睿查看地图上的山川，说：“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这里也是这样。”于是在肥水上修筑堤

坝，韦睿以自身作则带头劳动。不久，堤坝筑成河水贯通，舟舰相继来到。北魏初曾在合肥东西部分别筑起两小城，韦先攻两城。不久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大军突然前来增援，大家都十分恐惧，请求增兵。韦说：“贼军已兵临城下，再去请救兵，好像碰到危难再去铸造兵器，哪里还来得及？而且我们去求援军，他们也会这样，好像吴国增兵巴丘，蜀国增兵白帝。‘克敌致胜的原因在于人和而不在人多’，这是自古以来的经验。”于是发起了战斗，打败了敌人，军队稍稍安定。

先前，肥水堰建立时，韦睿命军主王怀静在岸上筑城防守它，北魏军队攻下了此城，千余人被杀被俘。魏军乘胜到达韦睿的堤下，其兵锋很盛，军监潘灵祐劝韦睿退还巢湖，其他诸将又请求退守三叉。韦睿发怒，说：“岂有此理！《司马法》云：‘将军因退军而死。’只能前进，不准后退。”于是命令把旌旗仪仗，树立在堤下，表示决心不走。韦睿素来体弱，每次作战都不骑马，而是坐在抬舆上指挥，但这次北魏军来破河堤，韦睿亲自出来与之争战，魏军稍为退却，他就在堤上修筑营垒以加强防御。韦睿造起战船，其高度相当于合肥城，从四面居高临下。北魏军队毫无办法，相互对着痛哭起来。韦睿造好了进攻的武器，堰水又满，魏救兵已不起作用。魏守将杜元伦登城指挥督促战斗，中箭而死，于是合肥城被攻陷，俘虏和杀死敌人一万多、牛马上万匹，满屋的绢共十间，所有这些都赏赐给了兵将。韦睿白天接待客人，夜半研读军书，从三更开始掌灯直到天明。他安抚部下，常恐不周，因而人们争先恐后来归附。所到之处，建立居所，其藩篱墙壁，都有一定标准。

合肥平定后，梁武帝命令众军进驻东陵。东陵距魏甓城二十里。将要开战时，有诏书下来要求回军。怕敌人从后面追来，韦睿把军用物资安排在最前方，自己坐追击轿在最后压阵，魏军畏惧韦睿的勇猛，远望着他退走而不敢追击。于是韦睿全军而还。至此，把豫州治所迁到了合肥。

天监五年，北魏中山王元英进攻北徐州，包围了在钟离的刺史昌义之，号称百万之众，连城四十余座。梁武帝派征北将军曹景宗，率兵二十万去抵抗他。到了邵阳洲，修筑防守，梁武帝诏命韦睿率领豫州的军队前去会师。韦睿从合肥取道阴陵大泽北行，遇水架桥而过。众人惧怕魏军强盛，多劝韦睿慢行。韦睿说：

“钟离现在在挖洞住人，头顶门板取水，我们飞奔前去还怕后到，怎么能缓慢呢！魏人已落到我们的圈套中，你们不要担忧。”仅十天时间就到了邵阳。先前，梁武帝对曹景宗说：“韦睿在你们乡中属名门望族，应该敬重他。”曹景宗见到韦睿后，十分礼敬。梁武帝知道后，说：“两将和睦，军队必然能胜利。”韦睿在曹景宗营前二十里，连夜挖掘长沟，树立起木栅，垒土筑城，到第二天破晓营垒已经建立。元英知道后大惊，用杖击地，说：“这是何处来的神呀！”次日一早，元英亲自率领部众来攻，韦睿乘白色木桥，手拿白角如意指挥军队，一天大战几个回合，元英害怕其强而退走。晚上魏军又来攻城，飞矢像雨点般落下来，韦睿儿子韦黯要求下城避箭，韦睿不许。军队中出现惊乱，韦睿在城上厉声喝斥，总算安定下来。北魏军队早先在邵阳洲两岸设有两座桥，树立木栅数百步，在淮河上造成了通道。韦睿建造了巨大的战船，命令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率领水军。等到淮河水暴涨时，即令战船迅速出发，逼近魏军营垒，再用小船装满干草，灌浇油膏，然后点火焚烧魏军桥梁。此时狂风怒吼，风挟火势，火借风势，霎时浓烟滚滚，尘埃飞扬，挡住了天色。一些敢死队的士兵，拔栅砍桥，再加上水流湍激，转眼间，桥梁完全坍塌。而冯道根等都身先士卒，与敌人搏斗，士兵们个个奋勇杀敌，喊声惊天动地，没有一个不以一当百。北魏军队彻底溃败。元英见桥已断，孤身偷偷溜走。魏军在逃命中落水而死的有十多万，被斩首的也相当此数。其余放下武器叩头求降，成为囚犯和奴隶的，还有数十万。所缴获的军用物资、牛马等，不可胜数。韦睿派人上报昌义之，昌义之又悲又喜，不及回答，只是叫嚷：“我们再生了，我们再生了！”梁武帝派中书郎周捨到淮河上去慰劳军队，韦睿把所有战利品堆在军门外，周捨看了，对韦睿说：“你这次的收获与熊耳山相比肩了。”因这次功劳增封给韦睿食邑七百户，并加封为侯爵，召为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天监七年，韦睿升为左卫将军，不久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秩禄年满二千石。刚好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回军，被北魏军所追，三关扰动，梁武帝命韦睿督领众军前去增援。韦睿到安陆，加筑城墙二丈多，又挖掘堑壕，筑起高楼，大家都讥笑他在敌人面前表示软弱。韦睿说：“不对。做将领应当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以一意勇猛。”此时元英正在追击马仙琕，试图一雪邵阳洲失败的耻辱，听说韦睿

到来，方才退兵。梁武帝也命韦睿回军。第二年，韦睿升为信武将军、江州刺史。天监九年，召为员外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接连加官升到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不久加官通直散骑常侍。天监十三年，升为智武将军、丹阳尹，后因公事而免职。不久，又起用为中护军。

天监十四年，出任为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早先，韦睿在乡中起兵，宾客阴儁光哭着劝阻韦睿，现韦睿回到家乡任州刺史，阴儁光前来问候，韦睿笑着对他说：“如果当时听从你的话，我要在路上讨饭了”说罢赠送给他十头耕牛。韦睿对于乡里的亲朋故旧，毫不吝啬，士大夫年龄在七十以上的，大多和他一齐摄代过县令，因此乡里人都很怀念他。天监十五年，上表要求退休，梁武帝下诏不许。天监十七年，召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不久赐给鼓吹乐队一部，在宫中值班。韦睿在朝廷中，为人厚道从不怒目而视。梁武帝很敬重他。韦睿性格慈祥爱人，抚养已成孤儿的侄子胜过自己的儿子，他历次任官所得的俸禄和赏物，都散发赠与亲戚故旧，家里没有多余财物。后来被任为护军，在家里没有事，因为仰慕万石、陆贾的为人，因而把他们的像画在墙上而欣赏。当时年虽已老，在空闲的时候仍然给诸子授课讲学。第三子韦棱，对五经史书尤其熟悉，当时人称他博古通今，韦睿经常坐着让韦棱讲述书的内容，韦睿对文章疑难之义的阐述解释，韦棱也比不上。梁武帝当时正迷信佛教，全国也流行这股风气，而韦睿对于信佛一向较淡薄，而身为大臣，又不愿和众人同声附和，所以言谈举止与往日不同。

梁武帝普通元年夏天，升为侍中、车骑将军，因病没有拜受。八月，死于家中，时年七十九岁。遗言薄葬，大敛用平时衣服。梁武帝当日前往看望，哭得非常悲痛。赐钱十万，布二百匹，东园署的棺木，朝服一具，衣一袋。丧事的费用都由官府支給。派中书舍人监护。追赠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严”。

当初，邵阳洲之役，吕义之非常感德于韦睿，请曹景宗与睿相见，拿出二十万钱在徐州府赌博，曹景宗掷得“雉”，睿后掷得“卢”，急忙取一下子反过来，说道“怪事”，于是得于“塞”。曹景宗当时与其他将帅争先报捷邀功，睿唯独在后，他的不喜欢争胜的性格，大多是与这次赌博一样。世人因此而更敬重他。

76

陈庆之传

——《南史》卷六十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陈庆之传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解析】

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在本传开篇的篇头上，用苍劲有力的笔迹，标写了“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又用四个大圈圈住。在开头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1969年6月3日在武昌的”字句。文内的许多地方，毛泽东也是又点又圈，或标注着重线，足见他对此传的重视和深情。

到底陈庆之有什么事迹值得毛泽东为之神往，一读再读呢？

据《南史》记载，陈庆之是梁朝中后期的著名将领，有胆有识，有才有略，战功赫赫。

陈庆之，字子云，出身寒门，先担任主书，得到梁武帝赏识，“散财聚士，

恒恩立效”。

普通元年（520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以陈庆之为武威将军，前往接应，后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萧综入镇徐州，魏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等率十万来抗拒，陈庆之击破其前锋，兵威大振。后豫章王投奔魏国，陈庆之及时“斩关夜退”，保存了部队实力。

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与韦放、曹仲宗等攻涡阳。陈庆之亲率麾下五百骑兵，“破其前锋”，乘胜据涡阳城与魏兵相持半年余，军中谋退，庆之力持不可。陈庆之先“陷其四垒”，然后把俘虏陈列阵前，魏军士气为之而衰，其余九垒“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为之塞流。

当时，魏国内乱，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魏军丘大千部精兵七万，分筑九垒抗拒庆之。陈庆之用半天功夫即攻陷三垒。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生擒。又领精兵三千在荥阳大败魏军。自入魏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庆之部下都穿白色战袍，魏中流传：“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

陈庆之不仅是骁勇善战的武将，而且是刚直忠诚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称帝以后，耽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敦促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对他说：“功高不赏，震主身危，你难道不为自己考虑一下吗？现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不如杀掉元颢自立，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将军千万不要错过。”陈庆之听了，严辞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其为人忠厚至此。大同二年（536年），陈庆之在楚州击破侯景，时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许多人赖之而活，事后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

陈庆之生活俭朴，“不衣纨绮，不好丝竹”。“性祇慎，善抚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对这些也很关注。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军事家，更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与陈庆之一样出身下层百姓，因此有很多相似之点，另一方面，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无疑会使毛泽东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同感，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先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

八百万军队，其中有多少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战绩啊！毛泽东这种对得意之作的自豪感，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词中看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是临敌不惧的胆略；“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心；“齐心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是胜利后的喜悦；“横扫千军如卷席”，是运筹帷幄的得意；“不到长城非好汉”，是争取胜利的韧劲；“万水千山只等闲”，是克服千难万险的豪迈；“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是对战友的称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其中尤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显得气势磅礴，诗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历经千辛万苦，革命最后的成功就要到来，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种心情怎会不既是高兴又是迫切的呢？诗言志，诗正表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感触和情怀。

事隔二十年，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万籁俱寂的夏夜里，在靠近“大江东去”的武昌，毛泽东读到这里，唤起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那威武雄壮的革命战争的画卷，从记忆的闸门口一泻而出，历历在目，正是“遥想当年，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怎不令毛泽东“为之神往”呢？！

【原文】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幼随从梁武帝。帝性好棋，每从夜至旦不辍，等辈皆寐，唯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从平建邺，稍为主书，散财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请。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以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率诸军应接。还除宣猛将军、文德主帅，仍率军送豫章王综入

镇徐州。魏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众十万余来拒。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观兵近境，庆之击破之。后豫章王弃军奔魏，庆之乃斩关夜退，军士获全。

普通七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钩别筑两城相距，庆之攻拔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转东宫直閤。

大通元年，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贼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父。武帝嘉焉，手诏慰勉之。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武帝以庆之为假节、骁勇将军，送颢还北。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授庆之前军大都督。自铚县进，遂至睢阳。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垒以拒。庆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降。

时魏济阴王元暉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余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庆之攻陷其城，禽暉业，仍趣大梁。颢进庆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众而西。

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颢，兵强城固，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驍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黑据虎牢。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困存，须平其城垒。”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恩逾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天穆、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魏孝庄出居河北。其临淮王彧、安丰王

延明率百僚备法驾迎颢入洛阳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颢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魏上党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费穆据虎牢，刁宣、刁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降，天穆与十余骑北度河。庆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谣曰：“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军避白袍。”自发钜县至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初，魏庄帝单骑度河，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复视事，与安丰、临淮计将背梁，以时事未安，且资庆之力用。庆之心知之，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为用？魏之宗社，于斯而灭。”颢由是疑庆之，乃密启武帝停军。洛下南人不出一万，魏人十倍。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勋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庆之不从。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求之镇，颢心惮之，遂不遣。

魏将尔朱荣、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众号百万，挟魏帝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归魏，庆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还，时有善天文人刘灵助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为棧济自碛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颢被禽，洛阳复入魏。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自来追，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侯。

出为北兖州刺史、都督缘淮诸军事。会有袄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宠起兵应之，攻陷北徐州。诏庆之讨焉。庆之斩伯宠、僧强，传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庆之至镇，遂围县瓠，破魏颢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湘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廩充实。又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将侯景攻下楚州，执刺史桓和。景仍进军淮上，庆之破

之。时大寒雪，景弃輜重走。是岁豫州饥，庆之开仓振给，多所全济。州人李升等八百人表求树碑颂德，诏许焉。五年卒，谥曰武。

庆之性祗慎，每奉诏敕，必洗沐拜受。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长子昭嗣。

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译文】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年少时曾随从梁武帝。梁武帝喜爱下棋，经常从晚上下到明日清晨还不停止，随从都睡觉了，只有陈庆之不睡，一听到呼声就立即来到眼前，因而常受梁武帝赞赏。随梁武帝平定建邺，升为主书，他用尽家财，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常想建功立业，被任命为奉朝请。

梁武帝普通年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在彭城请求投靠梁朝，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儁率领各路军队去接应。回来后被任命为宣猛军、文德主帅，又率领军队护送豫章王萧综去镇守徐州。北魏派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领十万大军前来抗击，元延明又派遣他的别将丘大千在边境附近观察军情，被陈庆之击败而逃。后来豫章王萧综抛弃自己军队去投降北魏，陈庆之于是斩杀关守连夜退兵，由此得以保全了军队。

梁武帝普通七年，朝廷派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任命陈庆之为假节、总知军事。北魏豫州刺史李宪派遣他的儿子李长钧立即修筑两城来抗拒，都被陈庆之攻克，李宪不得已而投降，陈庆之于是进驻了寿春城，转任为东宫直阁。

梁武帝大通元年，陈庆之随从领军曹仲宗攻伐涡阳，北魏派遣常山王元昭来支援，前军到达驼涧，距涡阳四十里。陈庆之率兵迎战，韦放说：“敌军的前锋必然是轻装精锐部队，战胜不算有功，如若失败，则大伤士气，不如勿出。”陈庆之说：“北魏军队远道而来，都已疲倦不堪，必须挫伤他们的锐气，没有打不败他们的道理。”于是率领五百骑兵迅速出击，打败了他们的先

锋，北魏士兵大为惧怕惊恐。陈庆之回来后与其他将领迅速向西进军，占据了涡阳城，与魏军相对峙。从春天直到冬天，经历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战斗，部队已十分疲劳，锐气大减，北魏的援兵企图在军队后面修筑营垒。曹仲宗等人恐腹背受敌，打算退兵。陈庆之手持符节站在军门，说：“必须等到鲜卑人包围圈合拢，然后才能与他们战斗，如果打算退兵，我陈庆之另外有皇帝的秘密手令。”曹仲宗很重视他的计策，于是就同意了。北魏军摆了多个军阵，共筑了十三城，想控制梁军，陈庆之攻破他们四个城垒。其他九城兵力非常强大，陈庆之把俘虏的耳朵割下摆在城前，然后鸣鼓呼喊发动进攻，敌人便四处溃逃。其中大部分都被斩杀和俘虏，连涡水也在呜咽。梁武帝下诏在涡阳地区设置西徐州。大军乘胜向前到达城父。梁武帝嘉奖他们，并亲写诏书慰问和勉励陈庆之。

大通初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颢前来投降，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假节、飏勇将军，护送元颢回北方。元颢在涣水称北魏皇帝，任命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从铨县发兵，进击淮阳。北魏大将丘大千率领七万大军分筑九个营垒前来抗拒，陈庆之率军进攻，从早上战斗到下午，攻破了三个营垒，丘大千终于投降。

当时北魏济阳王元暉率领羽林兵二万人来救援梁宋地区，屯兵在考城。陈庆之又攻陷了考城，活捉了元暉业，再向西到了大梁。元颢加封陈庆之为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于是率领大军继续向西挺进。

北魏左仆射杨昱等人又率领御仗羽林宗子庶子共七万人，占据荥阳抗拒元颢和陈庆之，魏将元天穆的大军也将到达，先派遣他的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支援杨昱，又派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黑占据虎牢。当时荥阳未攻下，士兵们都很恐慌，陈庆之于是解下马鞍喂饱了战马，向大家宣告：“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马，而北魏大军有四十余万。今天的形势，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能取胜。首先必须摧毁其城垒。”于是击鼓，命令士兵们登城作战，壮士东阳人宋景休、义兴人鱼天愍首先跨过城垣而进入城内，终于攻克了荥阳。不久，北魏军队在城外完成了包围，陈庆之又率三千精兵一举挫败了魏军。鲁安在阵前求降，元天穆、尔朱兆只身逃走。陈庆之进军到

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而逃。魏孝庄帝出逃到黄河以北。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准备了天子乘坐的车子迎接元颢入洛阳宫，元颢在前殿召见百官，改换年号，发布大赦命令。元颢任命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重新又攻下大梁，并分别派遣王老生、费穆占据虎牢，刁宣、刁双进入梁、宋地区。陈庆之各个击破，使之投降。元天穆和他手下的十余人骑马渡过黄河逃向河北。陈庆之和他的部队都穿着白色战袍，打仗时所向披靡。早先在洛阳有童谣说：“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陈庆之的军队从铨县出发到洛阳，只有一百四十天，攻克了三十二座城，经历大小四十七次战斗，可谓所向无敌。

在这以前，魏孝庄帝单渡黄河南逃，洛阳宫廷中的卫队嫔妃侍从都没有变动。元颢进入洛阳后，志满意足，沉湎于酒色之中，过着荒淫生活，不再处理国家大事，并与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谋议背叛梁朝，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又要借助陈庆之的兵力，而没有行动。陈庆之心里明白，对元颢说：“今天我们从远处来到这里，没有攻克的地方还很多，应该启奏天子，再派来精兵；并勒令各州中有南方人被抓到这里来的，都必须派部队护送回去。”元颢打算同意这么做，元延明对元颢说：“庆之的兵不超过数千，已经难以控制，现在使他增加，他还怎么肯为我所用？大魏宗庙社稷，恐怕由此而灭亡。”元颢因此更加怀疑陈庆之，于是秘密启奏梁武帝停止派兵。这时洛阳南方人组成的军队不超过一万，而鲜卑族人数则多十倍。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功太高就不会给予奖赏，名声超过君主就自身难保。今天你两者都有，将军难道不应该有所防备吗？将军你威名震动中原，声誉传遍黄河塞上，杀死元颢占据洛阳，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呀。”陈庆之没有同意。元颢早先曾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陈庆之因此坚决要求外出上任，元颢因为对陈庆之不放心就没有同意。

北魏大将尔朱荣、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率领大军号称百万之众，拥戴着孝庄帝来进攻元颢。元颢占据洛阳六十五日，各处所得的城都重新投归北魏，陈庆之渡过黄河守卫北中郎城。三天之中发生了十一次战斗，杀伤许多北魏军队。尔朱荣想退兵，有个善于观察天文的术士刘灵助对尔朱荣说：

“不出十日，河南大定。”尔朱荣于是造木筏从硖石渡过黄河，与元颢军队在河桥派战，元颢军大败，逃到临颖，元颢被活捉，洛阳又重新落入北魏。陈庆之的数千骑兵步兵连结起来向东返回，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的军队有的战死，有的逃散。陈庆之本人则落发当了和尚，从水路潜至豫州，豫州人程道济等人又把他偷偷送出汝阴。到了都城建康，仍因有功被授予右卫将军，封爵为永兴侯。

陈庆之外任为北兖州刺史，都督缘淮诸军事。当时有个袄贼和尚僧强自称皇帝，地方上土豪蔡伯宠起兵响应他，攻下了北徐州。朝廷下诏命陈庆之讨伐他们。陈庆之斩杀了蔡伯宠、僧强，把他们的首级带到了都城。

大通二年，被任命为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陈庆之上任后，就包围了县城，在溱水打败北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云宝。又在楚城打败行台孙腾、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遣散义阳的镇兵，停止水陆运输，江湘地区各州都得到休养生息。开辟农田六千顷，二年以后，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又上表要求撤南司州，恢复安陆郡，设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派大将侯景攻克楚州，俘获了刺史桓和。侯景进军到淮上，陈庆之打败了他。当时下着大雪，天寒地冻，侯景抛弃了大批军用物资逃走。这一年豫州发生饥荒，陈庆之打开粮食仓库赈救灾民，救活了不少人。豫州百姓李升等八百人上表要求为陈庆之树碑以称颂其功德，朝廷同意。大同五年，陈庆之死，谥号为“武”。

陈庆之性格沉静，言行谨慎。每次奉接诏书敕令，必定要先洗澡再拜受。生活节俭朴素，不穿绢绸衣服，也不爱听音乐。射箭不能射穿铠甲，骑马也不十分熟练，但善于安抚军士，能使他们拚死作战。长子陈昭继承爵位。

梁朝寒门出身而飞黄腾达的只有陈庆之和俞药两人。俞药最初在梁武帝左右，梁武帝对他说：“俞氏祖先无贤人，世人称之为‘俞钱’，这不是君子所应该的，可改姓为‘喻’。”俞药答：“就从臣下开始改姓吧。”他历任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77

贺琛传

——《南史》卷六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贺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7页）

②“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贺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8页）

【解析】①

《南史·贺琛传》中谈到贺琛上书，梁武帝一一驳斥的事，毛泽东写了三段评语，对梁武帝晚年的昏庸和衰亡作出了结论。

据史书记载，南梁大同十一年（545年），即梁武帝被困饿死台城的前五年，当时身为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陈述四事，大意是：一、现在北方已向我国屈服，正是我们生聚教训之时，但天下户却在减少，这是地方官州长、郡长骚扰勒索的结果。二、天下郡县长所以贪污残暴，在于风气奢侈靡靡，逼

他们如此。因此要提倡纯朴俭节之风。三、有的小人上书只求升迁邀宠，陛下应该详察。四、现今天下升平，没有战争，可是，劳民伤财的事却似乎没完没了。陛下最好能够减少工程，与民休养。奏章呈上之后，梁武帝萧衍大怒若狂，立即将起草诏书的官员（主书）召到面前，亲自口述斥责贺琛的圣旨，大意说：我主持帝国已有四十余年，宫门转报上来的正直言论，每天都能听到，跟你的没有什么不同。你的这个奏折只是加深我的困惑而已。你身居高位，应为朝廷着想，而不要像那些肤浅卑劣的人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而到处宣传说：我能够上奏皇上，只恨忠言不能得到采纳。然后以自己所谓的，“勤俭劳明”对贺琛的奏条一一驳斥，并说，对那样过失，“你为什么不能指名道姓地讲出来，……你如果不能桩桩件件，明白列出，就是欺骗蒙蔽我，打击朝中主事之人。你现在应该再行奏报，我自然会仔细阅读。”在这种情况下，贺琛只得上书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宽恕，不敢再多言。

事实上，贺琛的这个奏折正是言中了时弊，才引得自以为是的萧衍赫然震怒，拚命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优点。一代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竟然以“自己而得，自己而丧”的悲剧终结，从这也许可以看出某些原因。

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写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既是对整个内容的总的看法，更重要指“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谏言，日闻听览，每苦恹恹，更憎昏惑”而言。这是梁武帝自己表功，对忠言觉得逆耳难听而发的斥责。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国君，颇有作为。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在荆州破袭关羽。在西陵败刘备，“陆逊火攻而蜀几亡”，功劳卓著，深为孙权所倚重。然而在陆逊上书劝孙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后，也曾遭到类似驳斥。黄武五年十月（227年），陆逊上表陈述应该办的事，劝孙权施行恩惠，减轻刑罚，放宽田赋，停止征收户调，在奏言中有“忠说之言，不能报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①等句，意思是说：忠诚的话语，不敢全部向您陈述，只有那些求得苟免容身的小人，才屡次以功利的主张向您唠叨。孙权见到这道奏折后，心里可有点不痛快，特意答复道：“法令的设置，是用它来阻止邪恶的坏事发生的，可以戒备尚未产生的犯罪行为，怎么能不设置刑

^① 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

罚以威服小人呢？这叫先有法令，而后能依法处治，不想使有犯法的人罢了。您以为刑罚过重，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只不过不得已而这样做罢了。现在根据您上表的意见，重新咨询商量，务必使法令合符实际情况。再说，亲近的尽力提出规劝的建议，亲属不时进行补其愆过、察其得失的劝诫，以此来纠正君主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忠实可靠。《尚书》中说过‘予违汝弼，汝无面从’（我假如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便不要当面屈从我。）我难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乐于听取忠诚的话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吗？您却说‘不敢全部陈述’，又怎么能算是忠正的好话呢？如果地位低下的臣民中，有可以录用的人，难道能够因人废言，不加采纳吗？一味地谄媚讨好别人，我虽然愚昧不明也能识别出来。至于征发户调一事。只因天下尚未安定，统一的功业得靠大家的支持才能成功。如果只想守住江东地方，推行宽仁的政治，兵力自然够用，还用得着征发户调吗？只因自守江南，不求进取才显得浅陋无志啊！因此若不预先征发户调，恐怕临时征调就不那么便当了。而且，我和您，贵贱尊卑的名分和礼义很不相同，但荣枯忧喜实在是一样的，您在来表中说到，不敢和众人一样苟安以求暂且免祸，这正是我所期望于您的啊！”于是孙权下令有关官吏写出全部法令条款，派郎中诸逢，送给陆逊和诸葛瑾审查，感到不合理的地方让他们增删修改。

孙权和梁武一样听到批评意见便如哽在喉，忍不住“仗义”指责臣下。然而，他们的处理方法却迥然不同，因而两人的结局也有天壤之别。孙权为人用柔胜刚，陈寿以勾践相比，在危难时能接受逆耳之忠言，兼之陆逊忠悃可仰，实为“社稷之臣”。故孙权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建议，减轻了刑罚，后又接替顾雍为相，委以重任，所以吴国在孙权手中处于兴旺时期。而梁武却不然，不仅这些中肯的建议没有接受，而且从此言路日蹙，小人日众，不到五年，遭侯景之乱而饿死台城，丧失了一手打出来的大好基业，悲剧的根子早就埋下了。

【解析】②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见《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邹阳，西汉

时齐之贤士，《史论》中将邹阳与鲁仲连合成一篇，认为两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能“以礼谏君”。邹阳先在吴王刘濞手下，见他阴结朋党，准备谋反，以秦为喻上谏，不听，仍与枚乘、严忌等投奔梁国跟随孝王。邹阳为人有智略，忼慷不苟合，因而遭梁王部下羊胜、公孙诡等人的嫉妒陷害，说邹阳从吴王处来，怀有二心。孝王不察，一怒之下将他抓入大牢，准备杀掉。邹阳在监狱里，写了一道奏书辩白。说到司马喜在宋封为中山相，范雎在秦封为应侯，齐王用了仇人管仲而成就了大业，三人都立了功勋。而“孔子因季孔之说逐于鲁，墨翟因子冉之计囚于宋”，这真应了“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的老话。“今人主沉谄谀之辞，牵惟腐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权势之贵，回面汙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真正能用贤才的主上，“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梁王见了这篇上书，大为感动，立即释放了邹阳，尊为上宾。

梁武帝引邹阳“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本来是反驳贺琛“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的意思是说大家上奏，本是好事，这样就可以防止偏听偏信。然而事实上梁武帝晚年却是专听独任的。他宠信朱异、周石珍、萧正德等人。完全听不进任何不同的。当初侯景求降时，尚书仆射谢举等官员一致反对，认为连年以来，与东魏邦交敦睦，没有战争，而今突然收容他们的叛徒，并不适宜。但梁武帝却说：“我在正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所有的州郡都献出土地向我们投降，我们君臣狂欢庆贺”。朱异揣摩了梁武帝的心理，迎会说：“这是天下统一的征兆”。“自从陛下登极以来，在你英明的领导之下，无论南北，人心归附，只恨没有机会完成他们的心愿罢了。现今侯景献出东魏一半的土地，如果不是老天要他改变主意、贤士赞成他的计谋，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拒不接受，恐怕断绝以后英雄豪杰的回归道路。利害非常明显，请陛下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惑于其它人的说辞”。梁武帝遂决定收容侯景。当时的周弘正说：“我国的动乱已经开始了。”埋下了祸患之根。侯景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后又因梁武帝不听傅岐之劝而采纳朱异“且得静寇息民，于事为

便”之谰言，执意与东魏重修旧好，断了侯景的后路而不得不反，引发了侯景围攻建康。梁武帝在城陷后被执于台城，活活饿死。实乃自取其咎。这真应了明太祖“好谄则巧佞者进”。所以毛泽东认为梁武帝以“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来指责别人，自己正犯了“偏听生奸，独任成乱”的大错，才落到亡国丧身的地步。

毛泽东善于以史为鉴，十分自然地以得自历史的见解、经验、理想应用于现实问题。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好。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资治通鉴》上唐太宗与魏征的典故，其意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大致相同，告诫党内看问题，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地了解情况，才能明辨是非，如果只听一方面的话就是偏听偏信，必然会造成错误的判断。毛泽东还认为，所有干部都应当增强民主意识，树立民主作风。要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合法民主权力，切实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积极创造条件，保证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他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家长制的作风，不能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不能“偏听”，一定要“兼听”；要允许和鼓励别人讲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这些有益的格言，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商场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原文】

琛字国宝，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瑒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瑒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虽自执舟楫，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年二十余，瑒之门徒稍从问道。

初，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瑒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既世习《礼》学，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辩洁，坐之听受，终日不疲。

湘东王幼年临郡，彭城到溉为行事，闻琛美名，命驾相造。会琛正讲，学侣满筵，既闻上佐忽来，莫不倾动。琛说经无辍，曾不降意。溉下车，欣然就席，便申问难，往复从容，义理该赡。溉叹曰：“通儒硕学，复见贺生。今且还城，寻当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颓然。溉言之王，请补郡功曹史。琛辞以母老，终于固执。

俄遭母忧，庐于墓所。服阕，犹未还舍，生徒复从之。琛哀毁积年，骨立而已，未堪讲授。诸生营救，稍稍习业。

普通中，太尉临川王宏临州，召补祭酒从事，琛年已四十余，始应辟命。武帝闻其有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门业。”仍补王国侍郎，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尚书左丞，诏琛撰《新谡法》，便即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议曰：

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记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唯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唯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

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复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唯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弱之故。天丧情深，既无受厚他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又不兼于大功。若实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从琛议。加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迁御史中丞，参礼仪如先。

琛性贪黷，多受賕赂，家产既丰，买主第为宅，为有司奏，坐免官。后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进见武帝，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闲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时武帝年高，任职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启陈事条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国家之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调，动致逋积，而人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则易于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诡竞求进，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効，黜其残虐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人，费息则财聚。若言小费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则终年不止矣”。书奏，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说言，日闻听览。每苦恹恹，更增惛惑。卿珥貂纓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榻耳，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边

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卿可分明显出其人。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谗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啜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太清二年，为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陷城，琛被创未死，贼求得之，舆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舆送庄严寺疗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贼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余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译文】

贺琛，字国宝，年少时父亲已亡，由伯父贺瑒传授经书和其他知识，每听一遍，就能明白要义。贺瑒很吃惊，常说：“这个孩子会因为通经书而显贵”。贺瑒死后，贺琛家贫，常常往返于诸暨去卖粟养母。虽然是自己操舟劳碌，闲下就学习，尤其精通《三礼》。二十多岁时，贺瑒的门徒渐渐跟随他求学问道。

早先，贺瑒在乡里收授学生，周围有三千多人得到他的教诲。天监年间，贺瑒去世后，这些门徒又都聚集起来。贺琛在郊外修建了一些校舍，都是一些茅屋。年近三十时，便从事授业。主要是礼学，探究精微，追述先儒，言

辞有说服力。学生们坐着听讲，终日不倦。

湘东王年青时，彭城到溉为行事，听说贺琛美名，命他们驾车造访。时逢贺琛正在讲课，学生满座，听说他们来到，无不惊动，只有贺琛讲经如故，一点不在意。到溉下车，高兴地就坐，问一些疑难之题，贺琛从容对答，义理详尽。到溉叹息说：“等我再学一些儒学，再来与你论道，今天先回城，恰当的时候愿你能屈尊相就。”贺琛没有说话，到溉神情失望。到溉回去向湘东王说了此事，请求他让贺琛来辅佐政务。贺琛以母亲年老，坚决辞谢。

不久贺琛母亲去世，贺琛在母墓旁筑庐守孝，直到孝期已到，还不肯回家。他的门徒也与他一起守孝，这样在悲哀中过了半年。贺琛已形削骨立，根本不能讲课。门徒们倾力相救，贺琛才勉强可以讲课。

普通年间，临川王召见贺琛，让他作祭酒从事，贺琛年已四十多，才开始走上仕途。武帝听说贺琛有才学，于是召见他到文德殿，与他谈话后很高兴，对仆射徐勉说：“贺琛确有学问。”于是任命他作王国侍郎，后又迁任中书通事，参与朝廷礼事。后迁任尚书左丞相，受命拟《新谥法》…。

贺琛性贪婪，大量接贿赂，家产很丰足。买皇上的地产为家宅，被有关官员参奏，获罪免官。后来又当了通直散骑常侍、尚书左丞相，参与国家礼仪方面的事。贺琛先后当上这个职位，凡是朝中和皇族的礼仪都是他创定。贺琛每次进见武帝，和他说话经常到中午时分。因此朝内有人说：“上殿不下有贺雅”贺琛举止从容闲雅，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贺雅。后迁任散骑常侍，参礼仪与以前一样。……

后来武帝年高，当职的人多虚饰谄谀，对时政影响很坏。贺琛就此写了一篇奏书，逐一针对这些事情加以建议，其中一事是：今北患已除，正是休养生息加强教化的时候，但天下人口减少确实是当务之急。关外税赋日减，以至于每年常常调补，百姓不能安居，这难道不是牧守们的责任吗？第二件事是：现在天下官吏之所以都贪婪残忍，少有廉洁的，确实是风气侈靡所导致，如果要使官吏都廉洁怎么可能呢？现在确应严加禁制，倡导他们尚节俭，去虚饰，这样要使民众都知道改变观念，知好恶，那就易如反掌了。第三件事是：一些肖小之辈，竟相以诡辨之才以求进仕。用小智求份外之名。以偏深

为能事，以流行为急务。长期以来，使恶习日增，现在如果能使他们公正平直，去除残愚之心，那么下静上安，再没有存侥幸之心的忧患了。第四件事是：自从征伐北方以来，国家财力空虚，现在天下太平无事而仍不能满足需要，这样的情况已很久了。国贫则应该息事端并节省开支，事少人力可以得到休养，节支财力可以得到聚积。如果说小的开支对财力没有影响，那么终年都不会节省，小的事情使人力不会受太大影响，那整年都不会终止。

奏书送上去后，武帝大怒，把负责书写文件的人叫到面前，亲自口授以指责贺琛：“我得天下四十多年，每天劳于政务，苦于奔波，日渐昏惑，你养尊处优，博闻广问，不宜再同坐一起了。你说‘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龙蛇混杂，即使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坏的。你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你说‘宜导之以节俭’。又说‘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话太好了。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已三十多年不近女色，没有家室，居不过一床，美饰之物从不进宫，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不饮酒，不听音乐，因此朝中宴席从不奏乐。我三更便起来处理公务，不管事多事少。有时事少午前就完了，事多时则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进食。通常一顿饭，或在白天，或在夜里，没有定时。过去我腰过十围，如今瘦削，仅二尺多。过去的衣带还在，不是妄言。这些都是为谁呢？只是因为希望济世救民罢了。书上说：‘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如果我有股肱相助，也可以使他们为我效力。何至于像现在做的都是七品官以下的东西。所谓‘不令而行’，只是一句空话罢了。你又说‘百司莫不奏事，谄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奏，这样做仁义吗？因噎废食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断绝了外界的奏闻，谁又来负责那些事呢？专门委派人，又怎么能做到呢？因此古人说：‘太注意听信一方面意见就容易产生奸佞之人，太依重于一方面的人就容易产生叛乱。’哪些是对？哪些是错？还望你指教。”贺琛从此不敢有所指斥了。……

78

王建传

——《北史》卷二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王建、罗结、楼伏连……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②冤哉枉也。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王建、罗结、楼伏连……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3页）

【解析】①

王建是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珪手下的将领，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王建随拓跋珪转战疆场，屡有建树，也做过左大夫、散骑常侍、冀、青两州的刺史，被封为真定公。

毛泽东批注的：王建庸人，不懂政治。是针对在北魏对后燕的两次战争中，王建一句话所引起的后果。

北魏对后燕的第一次战争是参合陂之战。

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统兵八万，进攻北魏。这一年七月，后燕军队到达王原。

拓跋珪得知后燕军队北上的消息后，将部落、畜产和 20 余万大军迁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以避免后燕军的锋芒。后燕出兵三个多月，找不到北魏的主力，到当年十月北方渐入寒冷时，后燕军无心恋战，准备后退。拓跋珪在此期间，派军队截断了慕容宝与后燕都城的联络道路，并散布后燕皇帝慕容垂病逝的消息以动摇后燕的军心，同时部署自己的军队对后燕军队形成包围的态势。

慕容宝离开中山城时，七十岁的父皇正在卧病，他离开后，又一直没有得到消息，忽然传说父皇死了，慕容宝本就有些犹豫的心，更加不安，于是，他决定率兵后撤。

十月下旬，慕容宝烧掉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当时河上只结有薄冰，慕容宝满以为退兵之后，北魏军一时还过不了黄河。所以，沿河没有设一个斥候。十一月初，天气陡然寒冷，接连刮了几夜寒风，黄河顿时千里冰封，拓跋珪见后燕军后退，忙带了两万兵马，渡河急追后燕军。十一月九日，后燕军至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东，遇大风从背后刮来，天空黑云弥漫，行军非常困难，后燕军不得已安营扎寨。入夜，后燕主帅慕容宝麻痹轻敌，不设防备而安寝。这时，北魏军日夜兼程，至参合陂西，拓跋珪乘夜部署各军，准备凌晨向后燕军大举进击，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近。

第二天清晨，初升的太阳照在山头上，一点也没有觉察出追兵已在近前的后燕军，正准备继续东行，忽然发现北魏的兵马闪烁在朝阳灿烂的群山之中，后燕军顿时一片混乱，拓跋珪挥军从山上杀下，直冲燕军营，燕军无心恋战，争相涉水逃命，人马相挤，溺死、压死者成千上万。

后燕军的退路早被拓跋珪断绝，因而，后燕军队四、五万人走投无路，束手就擒，慕容宝单骑逃脱。

怎么处理这四、五万人俘虏，是个大问题，拓跋珪当时想将俘虏中有些本事的人留下后用，其余数万俘虏给他们些衣服、粮食，将其遣散回家，让后燕人知道自己的恩德。

但拓跋珪手下的重要将领王建表示反对，王建认为：慕容宝刚刚在此败北，后燕主力部队已被捕获，后燕国内正是空虚一时，如果我们将这些俘虏

放了，正好又使后燕补充了兵力，这样的做法等于纵敌生患，不如将这些人杀了，将后燕的主力灭掉。拓跋珪很犹豫，但是其他将领都赞同王建的主张，王建此人又固执，坚决主张杀掉这些人，于是，后燕四五万人马便被北魏活埋了。

第二年，慕容垂决心报仇，他不顾年老力衰，率领燕国仅有的部队进攻北魏。大军人马到了参合陂时，见去年燕军被杀者骸骨堆成了山，特立坛祭祀，一时举军恸哭，声震山谷，慕容垂因悲伤过度，呕血病发，于是，后燕退守平城，拓跋珪还是老办法，避实就虚，退保阴山。慕容垂在平城几日，病重，后燕只好退兵，慕容垂死于途中。

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即位。这一年，拓跋珪也称帝。拓跋珪称帝后，便举兵向后燕进攻，第二年，便夺取了后燕的最后三城的中山、邺、信都，灭了后燕。

在攻打后燕这三个军事重镇时，王建为冠军将军，率部攻信都，拓跋珪亲率大军攻中山。

在进攻信都和中山时，魏军遇到了后燕军队的顽强抵抗。王建攻信阳，60余日未攻下，士卒死伤甚众，信都城内的军民虽伤亡也很大，但就是不投降，后来只好拓跋珪率部助攻，守城主将弃城逃跑后，信都才降于北魏。

拓跋珪大军围攻中山时，遭到了中山军民的抵抗，迫使北魏军围困中山整整达10个月，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才由于中山城中后燕的内讧，占据了中山城。个中原因，书中记到：“车驾幸钜鹿，破宝（慕容宝）众于柏肆坞，遂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将夜入，乘胜据守其门。建（王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候天明，帝（拓跋珪）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为主，遂闭门固守。帝乃悉众攻之，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这就是说，后燕中山城军民为何拼命抵抗北魏，实在于他们怕投降后再被杀害。

这就是王建坑杀俘虏的后果，因而，拓跋珪愤愤地“唾其面”，怪罪王建当初坑杀俘虏的建议。

毛泽东在看了《北史·王建传》中记载的这段史实后，写下了“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的批语。

毛泽东说王建是个庸人，不懂得政治，实质上就在批判王建在北魏与后燕参合陂之战中，坑杀四、五万后燕降军之事。

众所周知，作为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历来是极反对杀俘虏的。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凡看到有杀俘虏之处，都有批示，其大意均为“不可杀俘虏”。

毛泽东历来看重人，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人而不在物。战争的成败在于人心的向背，政权的巩固实也在于人民大众的支持，对于放下武器、不再作抵抗的俘虏，用暴力手段进行残杀，实为不仁义、不道德，丧失人心之举，因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曾领导了无数次的战争，与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部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部队都进行过战争，但不论是对何方军队的俘虏，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这支十恶不赦之军的俘虏，我军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杀，并给予教育和优待，使敌方被俘人员不是成为战争中我方的一员，就是成为反战同盟中的一员。

不杀俘虏，优待俘虏，是瓦解敌人，争取民心的一个极好的政策，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政治、为了争取政权，巩固政权，因而，不杀俘虏的更重大的意义是为政治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为什么能争取到国民党军队中不少人的起义、投诚，为什么我军能迅速扩展自己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打败实力强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而这一点又是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分不开的。

及至到了建国后，我们还在自己的政策中对一切犯法犯罪之人规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无疑也是以前战争时期“缴枪不杀”政策的一脉延续。

因为毛泽东本人对于俘虏有着如此明确的看法与政策，更由于毛泽东是一个领导过中国革命大规模战争的领袖，他懂得军事，也深谙政治，他看重

人心，看重舆论的导向，看重对一个人的教育比杀掉一个人更能起到的效果。因而，对于一介武夫，只知打仗（实质上也未必会打），目光短浅的王建坑杀四、五万俘虏的举动甚为愤恨，将他判为“庸人”，认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权制与统治，其对象是人，没有了人的支持，还谈什么政治，倘若没有王建坑杀俘虏之举，说不定北魏后来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会顺利得多，并且将对以后产生一连串的反应，说不准那一段的历史将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样子。

为此，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批语实在是太精辟了！

【解析】②

毛泽东这条批语是针对北魏时期的六位朝廷大臣奚牧、和跋、莫题、贺狄干、李栗、奚眷被杀事件而言的。六人中，除奚眷是在太武帝年间被杀之外，其余五人均是道武帝时被杀的，这几个人实质上都构不成死罪，尤其是道武帝杀的那几位，多少有些“莫须有”，所以毛泽东批下了“冤哉枉也”四个字。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他早年较有作为，他把北魏由一个塞北小王国迅速发展为占有关东广大地区的封建大国，奠定了北魏统一北方的基础。

但是，随着北魏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道武帝在应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时候，却倦于为政了，他开始炼丹吃仙药。

早在天兴三年（400年），仪曹郎堂谡向拓跋珪献《服饵仙经》，拓跋珪特为此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平城西山以供炼药之用。药成以后，令死罪者试服，并不应验，但拓跋珪仍深信不疑，访求采炼不已。拓跋珪还服寒食散，该药由钟乳、乌喙等配成，始于三国何晏，晋朝士族多服，以求长生和纵酒色，但食之不当，往往狂躁不安。拓跋珪长期服用后，药性发作，性情燥急，常常无故发怒。或数日不食（不吃饭），或通宵不眠，并常回顾以往成败得失，独语不止，性情也变得多疑，无人可信。上朝时，只要想起某个官员以前的一些错言或错事，往往迁怒杀掉。甚至官员面色变化，呼吸不

顺，步履失节，言语差错，也会引起他的厌恶，以为他们是“怀鬼在心，发形于外，”亲手将其击杀，奚牧、和跋、莫题、贺狄干、李栗，这五位著名的大臣就是这时被杀的。

奚牧本是道武帝的宠臣，道武帝曾经称他为“仲兄”。奚牧此人忠厚，有智谋。北魏初年，跟随道武帝征战四处，尤其在伐后燕时功绩显著，后被封为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奚牧任职的并州与姚兴（指后秦）接界，姚兴常常侵扰并州，奚牧便写了一封信，抗议姚兴的侵扰，姚兴非常仇恨奚牧，后来姚兴与北魏和好，姚兴便向道武帝说奚牧的坏话，道武帝不问真相，一怒之下，就把奚牧杀了。

和跋是道武帝时的谋士，外朝大夫，封号南公，后为尚书，北魏灭后燕后，改封为定陵公，为平原太守。

在北魏的诸将领中，道武帝最宠和跋，和跋此人有才干，但好大喜功，炫耀自己，并且生活奢侈，好色。道武帝早年劝过他，但他恃道武帝对他的宠信，依旧故我，等到道武帝后期精神失常时，在一次狩猎豹山时，忽看着和跋不怎么顺眼，便在路边将他杀了。

莫题的死因是这样的，早在窟咄讨伐拓跋珪时，莫题以拓跋珪年幼，暗送箭给窟咄，并说：“三岁犊岂胜重载！”这事被拓跋珪知道后，一直怀恨在心，后来，有人向拓跋珪告密说：莫题平时过于傲慢，行动常和人主相比。拓跋珪一听，便命人送箭给莫题，说：“三岁犊能胜重载否？”莫题看了诏书，一下子明白了拓跋珪的用意，他与其子相对而泣，无话可说，第二天早上，莫题就被行刑了。

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留长安，他无事可做，就习读经史，时间长了，举止行动便和儒生差不多了。等他回到北魏后，拓跋珪见他言语、衣服失去了拓跋部的气质和式样，而是与后秦人一样了，便认为贺狄干是羡慕后秦人，瞧不起拓跋部人的有意仿效，拓跋珪于是非常恼怒，立即将贺狄干和他的弟弟一起杀掉了。

李栗也是道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多才多谋，为北魏初年的疆域拓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李栗此人有些恃才放旷，傲慢，不拘小节，史书记载：“栗

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过诛之。”道武帝看不惯李栗的傲慢随意，就把他杀了。

奚眷是太武帝拓跋焘时的尚书，他在道武帝时便已是重臣，到太武帝时，被封为南阳公。

太武帝时，非常重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其中尤其对军队的建设极为重视。因为太武帝时正是北魏用武力征服北方各国，统一北方的时候，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作战有功的将士，或升官晋爵，或赏赐人口及牲畜、金银、缗帛等物；对违反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决不宽待。

太武帝在第二次出征柔然时（太平真君五年），奚眷作为偏将随军作监使，太武帝令分兵进击。当时尚书令刘洁，矫诏诸将会合日期，致使诸将后期“柔然遂远循，追之不及。”，刘洁被杀，“夷三族”，而奚眷连同中山五辰，内都坐大官薛辩等大将，也因“坐击柔然后期”，延误战机，被斩于帝都郊外。

以上六人，论罪过，本不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道武帝时的五位大臣其实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他们遭杀身之祸，不过是道武帝统治后期，他本人性情狂躁，精神失常，总看着别人不顺眼，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便杀人的结果，实属毛泽东所批的那样，“冤哉枉也”。

奚眷之死还称得上有点罪名，但也因有人私改诏令被牵连，太武帝严肃军纪这没错，但按照毛泽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奚眷本不该杀，所以毛泽东说奚眷之死也是有些冤枉的。

毛泽东历来反对“杀人”，尤其是随便杀人，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提出“改造”这一方法，不论是对敌方的人员，还是自己队伍中的人，只要不是犯有死罪，前者用改造的方法，后者用批评的方法。毛泽东讲：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能改正就好，不要一棍子将人打死，应给予他机会，让他改正，所以，毛泽东对历代君王无辜杀人之事，都持批判态度。像前面所述的几位北魏大臣被杀，毛泽东认为，是太过于冤枉了，心中很有点不平之感。本来按照正常的语气，毛泽东的批语应为“冤枉哉也”，但毛泽东为了突出其冤，便批成了“冤哉枉也”，可见毛泽东当时的感觉，大抵实在觉得天

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为一点点自己看不顺眼的小事就将立有大功的重臣随意杀掉，视杀人为儿戏，这成何体统。于是，随笔批下的语句也便成了极突出语气与感慨的“冤哉枉也。”

【原文】

王建，广宁人也。祖姑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丰，以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建少尚公主。登国初，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选典庶事，参与计谋。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辞色高亢，垂壮之。还为左大夫。建兄廋，时为大夫，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状闻，廋父子伏诛。其评直如此。

从征伐诸国，破二十馀部。又从征卫辰，破之。为中部大人。破慕容宝于参合，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弔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阬之。帝既而悔焉。

并州既平，车驾出井陉，次常山，诸郡皆降，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邺，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馀日，不能剋，士卒多伤。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车驾幸钜鹿，破宝众于柏肆坞，遂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将夜入乘胜据守其门。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徙何人共立慕容普麟为主，遂闭门固守。帝乃悉众攻之，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

中山平，赐建爵濮阳公。迁太仆，徙真定公，加散骑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译文】

王建，广宁人。祖姑平文皇后，生下了昭成皇帝。伯祖父王丰，因为是昭成皇帝的舅父而权重显贵。王丰的儿子王支，娶了昭成皇帝的女儿，很受

昭成帝青睐。王建年少时娶了当时的公主。登国初年，王建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一起管理政务、参与计谋。道武帝让王建出使慕容垂，王建言辞高亢，气度不俗，很受慕容垂看重。回来后被任命为左大夫。王建的哥哥王廋当时是大夫，他的儿子们大都不守法度，王建都一一上报，使王廋父子都伏法受诛。王建讷直到如此程度。

王建随大军出征，攻打其他国家，击败二十多支部队。又随大军征伐卫辰，大胜，被任命当中部大人。后又在参合击败慕容宝，道成皇帝想乘胜攻占南夏，于是对俘虏进行区分选择，凡有才能的都留用，其余打算全部发给衣粮遣回原籍，使中州之人都感激道武的恩泽。王建认为慕容宝在这里覆败，其国内一定空虚，如今把这些人俘获又放回去，是纵容敌人而给自己增加后患，不如杀了这些人。道武帝说：“如果听从王建的话，就不符合征划有罪的人，宽恕知罪的人的道义。”但众多将领都认为王建说得对，王建又固执，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将俘虏全部坑杀。道武帝事后马上后悔了。

并州攻克以后，道武帝的车驾从井陉出发，驻扎在常山，诸郡都投降了，唯独中山、邺、信都三城不能攻破。道武帝命卫王仪去攻打邺城，王建去攻打信都等城。王建攻城六十多天，仍不能得手，士卒伤亡惨重。道武皇帝从中山亲临信都，信都投降了。道武帝又亲率兵马到钜鹿，在栢肆坞打败慕容宝的军队，然后合围中山。慕容宝弃城逃向和龙，城内无主。道武帝正准备夜晚攻入城内，乘胜占领城门。王建贪婪而又无谋，一心想多有所掳获，担心士卒入城后乘夜肆掠，毁乱府库，请求等到天明攻城，道武帝只好作罢。这天夜里，城中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为主，于是闭门固守。道武帝率部攻打，又让人登上巢车到城下，向城中招降。守城之人都说：“只害怕像参合被杀的俘虏一样，我们宁愿死战，以求一日一月的性命。”道武帝听了后，回头把口痰吐在建脸上。

中山攻克后，王建被赐为濮阳公，升为太仆。后来改任为真定公，加封散骑常侍、冀州和青州刺史。死后陪葬在金陵。

79

酈道元传

——《北史》卷二十七

【原文】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正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

孝昌初，梁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梁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

后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

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宝夤犹遣斂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子孝友袭。

【译文】

郿道元，字善长，起初，继承父亲的封爵永宁侯，按照惯例，由侯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因道元执法清正严格，把他由太傅掾提升为书侍御史。李彪被仆射李冲参奏下台后，道元因为是李彪的下属官员也被罢免。景明年间（500—503年），道元任冀州镇东府长史。冀州刺史于劲，是顺皇后的父亲，当时带兵在关中打仗，不在冀州任上。州上的事全由道元管理三年之久。道元施政严酷，不仅官吏畏惧，就是奸诈小人和强盗也纷纷逃离冀州，到别的地方去。后来调道元去鲁阳郡代理太守，他向皇帝打报告，请求在鲁阳建立学校，勉励教师和学生。皇帝指示说：“鲁阳原来因为是南方边远地区，不立大学。现在可以允许，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道元在鲁阳郡的日子，老百姓敬佩他的威名，不敢违法。延昌期间（512—515年），道元任东荆州刺史，行政威猛跟在冀州一样。当时百姓向皇帝告状，告他苛刻残酷，请求前任刺史寇祖礼回来。等到寇祖礼回来并派遣戍边士兵七十名送道元回京后，两人都因为犯事被罢官。

后来道元任河南尹。北魏明帝把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等镇均改为州，这些州的郡、县、戍名称，命令以古城邑为标准。皇帝指令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大都督李崇一道按驿站制度兼程而行，筹划哪些地方宜立郡、县、戍，哪些地方要裁减。正赶上诸镇叛乱，他们的工作没有结果就回去了。

孝昌（525—527年）初期，梁朝遣将攻打扬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叛

乱。孝明帝命道元持节、兼侍中、代理行台尚书，指挥各路军马，依照仆射李平的方法。梁朝的军队到涡阳，被击退，道元指挥军马乘胜追击，大获全胜。

后来任命道元为御史中尉。道元素有行政严猛的名声，掌握大权的人开始有些畏惧。但过了一段时间后，道元纠正不正之风没有显著的成绩，他的声望受到很大损害。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宠爱男娼丘念，常常跟他一起睡觉，一起生活。等到选举州官时，全由丘念操纵。平时丘念隐藏在元悦的家里，隔三差五才回一次家。道元秘密查清丘念回家的规律，寻找机会把丘念抓住，关进监狱。元悦上告灵太后，请求释放丘念。灵太后命令释放，道元抢在命令下达之前把丘念处死，并因此事而检举元悦的违法行为。

正在这个时候，雍州刺史萧宝夤反叛北魏的意图已经暴露，侍中、城阳王元徽素来忌恨道元，就劝朝廷派道元为关右大使去视察萧宝夤。萧宝夤害怕道元收拾他，于是派手下的行台郎中郭子帙把道元围困在阴盘驿亭。亭在山冈上，平时喝水靠山下的水井。道元被围困以后，在山冈上打井十余丈仍无水，水尽力竭，郭的人马翻墙入亭，把道元和他弟弟两个儿子杀害。道元怒目高声骂萧，气绝而亡。萧宝夤派人把道元父子埋葬在长安城东。萧宝夤被平定之后，道元的尸骨迁回家乡。朝廷追赠道元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非常喜欢阅览奇书。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有《七聘》等文章流行于世。然而兄弟之间不能和睦相处，又多嫌忌，当时的舆论有点瞧不起。儿子孝友继承爵位。

80

隋高祖本纪

——《隋书》卷一、卷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商业发展

此不可能

——毛泽东读李延寿《北史·隋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1页）

②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魏征等《隋书·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

【解析】①

毛泽东的这两条批语是针对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十八年（598年）发布的一条诏令而言的。隋文帝在诏令中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毛泽东在此眉批道：商业发展。诏令中又说：“因相聚结，政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对此批道：此不可能。

对此两条，笔者做如下理解：

关于第一条，文中虽没有具体描写吴、越（指江南沿海一带）经济的发达，但“私造大船”四字却点出了当时江南沿海一带经济发展的状况。熟识史书，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自然了解在三国时东吴、两晋南北朝时江南经济、商业的发展状况。因而，他看到此，便概括归纳为：商业发展。

的确，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点出的那样，商业极为发达。

两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很多。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江南，说这个地方低洼、潮湿，人口很少，种稻子用火耕水耨的原始方法，居民懒散，没有积蓄，吃稻米和鱼虾，受冻挨饿的穷人不多，千金的富家也很少见。司马迁描写的是一幅没有开发、落后得几近荒凉的图画。

但过了五六百年，沈约笔下的江南，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样了。沈约说，江南这个地方土地广阔，物产丰盛。老百姓勤于耕织，一个郡丰收，几个郡便不愁衣食。会稽郡滨海傍湖，肥沃的土地有几十万顷，上等田地亩值一金。西汉时最富足的关中的最好的土地，也比不上它。荆州和扬州分别盛产鱼、盐、丝、绵、布、帛和木材，运销到各个地方，满足全国的需要。

东吴在江南建立政权后，江南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江南是著名的水乡，因而水上运输发达，这样，连带着造船业也迅速发展。

当三国分裂的时候，北方人民流亡到江南，和南方人民一道开发了江南，从西晋末年开始的北方长期的混战，使更多的北方人民，迁徙到了南方。

北方人民将他们先进的耕织技术带到了南方，他们和当地劳动人民一起，共同开发江南这块富饶的处女地。经过几百年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因为南方水道纵横，所以舟船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不管官家还是私人，造船竞相成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南经济、商业的发展。

以南朝的都城建康为例，西汉时它不过是丹阳郡的一个小县，212年，孙权在这里建石头城，过了二百年，便成为当时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梁朝时，建康人口一百四五十万。城里有四个市，秦淮水北岸，有大市，还有十

多个小市。长江从这个大城脚下浩荡东流，秦淮水穿过它的核心。大船小船，来自数千里外富饶的益州，来自洞庭湖、鄱阳湖，来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富春江、浦阳江。三国东吴时，从这里出海的船舰，长二十多丈，载重一万斛（约一千吨）。东晋末年，一次风灾，建康城下停泊的公私船只，受损失的据说达一万艘。到了梁朝，大船的载重量，增加到两万斛。

北魏营建都城洛阳，派了一个使臣蒋少游南来，为的是考察江南风情与建筑。此人是当时有名的建筑师，洛阳的宫殿建筑，是模拟建康的，二三百年来建康的发展，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历史上的六朝（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繁华，标志着南方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商业的兴盛。

难怪毛泽东一看到“吴、越之人……私造大船”一句，便会联想到当时江南商业繁荣的历史状况。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举兵南下，灭了后陈，结束了四百余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使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

隋朝统一中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隋王朝的统治，全国政局出现了稳定的状况。

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南北统一局面的出现，更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因此，在隋朝统治时期，几百年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迅速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隋文帝在促进农业发展上采取了两大措施：一实行均田制，二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农业的大发展，粮食储备大增。据史书记载，在开皇末年，隋朝的粮食“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因此贞观十一年，子固对唐太宗说：隋朝已经灭亡二十年了，他们储备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由此可见，隋朝库藏的充实至为惊人。

农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隋文帝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江南本就繁荣的商业到隋朝便更加发达。

总之，从东吴一直到隋初，整个江南经济日趋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这也就是毛泽东批下“商业发展”四字的历史真实情况。应该

说，江南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与北方相比，其独到之处就在于商业的发展，这是北方所不可与之相比的。毛泽东的批语极具慧眼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以商业的发展而概括出了整个江南经济的发达。

但是，仿佛好景不长。

隋朝虽然结束了中国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且在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隋朝从建立到灭亡，只存在了 37 年。农民战争很快就将这个王朝淹没了。

隋文帝杨坚时，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政权，但江南的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始终是比较尖锐的。

开皇十年（590 年），江南士族沈玄侩、汪华等聚众反隋，这些人或称天子，或称都督。隋文帝派杨素调集大军，历时两年才平定了江南的叛乱。其后，南方不断有人起义反隋，隋文帝不得不绞尽脑汁对付这些起义。同时，因为江南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尤其造船业的发展，起义部队多拥有战船，在水上与隋军周旋，弄得隋军疲于奔命。于是，隋文帝在开皇十八年下令，没收天下兵船，严禁私造。同时更禁止江南人私造大船，凡是三丈以上的船只，一律由国家没收。

毛泽东针对杨坚的诏令，很尖刻地批道：“此不可能”，意思就是说，你杨坚要把江南诸人造的大船“悉括入官”，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为什么呢？

原因有三：其一，江南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造船业。船是江南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没有船，可以说便没有江南商业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船业，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缺一不可。扼制了造船业的发展，便等于扼制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没有了江南经济的发展，隋朝的统治也便不会稳固。

其二，江南的造船技术发展很快，几乎家家都可造船。江南水路纵横交错，是江南必不可少的交通之路，人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船。如此条件下，必会产生无数大大小小的船，船又如何能没收得尽呢？

其三，隋朝的都城在北方。北方的经济不如南方发达。隋朝北方城市和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大部分靠南方供给。依靠马车和人力车运输，不仅运量小，速度慢，而且费用很大，无法满足北方各地的迫切需要。利用水路运输，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后来，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造船业不仅不能被限制，还必须大力发展。这不是由杨坚自己的主观意志能决定的。

所以，毛泽东对杨坚的这一诏令带着嘲讽与确定的语气批道：此不可能。

【解析】②

《隋书》是唐初所修撰。原定由封德彝、颜师古主持编修，但没有成书。贞观三年（629年）开设史馆，由魏征主修，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协助之，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魏征为书作序，房玄龄是该书的总监，颜师古等负责具体撰写。

《隋书》的材料有三个来源：一是隋的国史。隋朝设有史馆，史官隶于秘书省，称为著作曹，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又有起居舍二人，专记起居注，现在可考的有王胄的《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和《大业起居注》。二是编纂成书的材料。隋文帝禁止私家修史，故当时仅有“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有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三是编者搜罗的材料。编撰《隋书》上距隋亡只有十一年，史馆中人对于隋朝的历史事记，都是耳闻目睹，故搜集史料，裁剪史料，都有比较便利的条件。《旧唐书·逊思邈》说：“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

《隋书》的历史时间，起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终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共计三十八年。《隋书》总共有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

在唐初所修的几部史籍中，《隋书》被认为是比较好的。这是因为作《隋书》的都是唐初著名的大臣，书成以后由皇帝审阅，所以文笔较为简炼。其实《隋书》的价值，不仅是文字上的简炼，而且有史料的可取之处。隋朝时

间短,不过三十八年(581—618年),但它能把东汉以后将近四百年的大混战、大分裂局面结束掉,重新建立统一的帝国,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上给后来的唐朝以影响。《隋书》则反映了这一特殊的具体史实,所以引起后人特别的重视。隋末农民大起义,在《炀帝本纪》、《李密传》、《张须陀传》、《杨善会传》等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陈棱传》记载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十志尤为人们重视,所记隋史部分极为详实。当然,《隋书》也有为隋统治者和唐初统治者隐讳之处。例如隋炀帝为太子时,趁其父病重,曾指示张衡杀害之,但这一事实却不见于二帝本纪和《张衡传》。又如祖君彦为瓦岗军起草的《讨炀帝檄文》,列举出隋炀帝十大罪状,概括成两句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隋书》对此则只字不提。但对于房修谦这样没有什么事迹可记的人物,就因为他儿子房玄龄是唐太宗时的宰相,专门为之立传。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生于541年,是隋朝的开国之君,581—604年在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坚之父杨忠,是深受鲜卑影响的汉人。宇文泰建立府兵时,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父爵,其妻出身于鲜卑贵族,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故在北周政权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杨坚又以汉人的身份,得到北周统治集团中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拥护。他总揽朝政,自封隋王。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七年(587年)灭后梁,九年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全国。在位期间,继行均田制,扩大垦田面积,免除盐酒商税,搜查隐漏农户,重编户籍,使封建国家管辖的人丁数字大增,以削弱豪强势力,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在政制上,改革官制,确立三省制,简化地方行政机构,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吏均由中央任免,废除九品官人法,加强中央集权。仁寿四年(604年)被太子杨广杀死。

《隋书》卷二《高祖本纪》记叙杨坚死后,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这段文字说明杨坚在开国之初还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使国家人丁兴旺,国库殷实,虽没有呈现治世的景象,但也可以说是近代比较好的君主。然而其性格多猜疑、不学无术、不达大体、好玩些小心计,这使得忠臣义士们

不敢直言；开国元勋们或被杀戮，或获罪离开朝廷，所剩无几；杨坚又不喜欢诗书，将学校废除，实行愚民政策；他好听妇人之言，将皇子一一废黜；到了晚年，更是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他常常暗地里唆使人去贿赂令史、府史，而一旦有人接受了贿赂，就必死无疑。于是，人人自危，不敢随便议论。毛泽东读《高祖本纪》时，特别注重其中所述：“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在旁边批注道：“蕴藏大乱”。在毛泽东看来，隋文帝的这些做法已蕴藏着大乱，他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隋炀帝的昏庸所致，而是始于隋文帝。这反映了毛泽东很注意总结和体会国家兴衰成败之道，也是他读书有独到思考和理解的一个例证。

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说，搞政治就是搞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所以，在毛泽东看来，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必然“蕴藏大乱”。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以后，不断论及封建皇帝，认为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出身老粗，刘邦是封建皇帝里最厉害的一个。而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都是出身贵族、能诗善赋的人，但都是亡国之君。他认为隋文帝虽出身贵族又是开国之君，但并不值得称道，因为他缺乏政治才能。

在一本李延寿著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的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是违背历史规律之举，无疑会阻碍民间经济贸易的发展。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隋文帝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原文】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

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

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五，以太祖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帝尝遣善相者赵昭视之，昭诡对曰：“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

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宇文护执政，尤忌高祖，屡将害焉。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匡护得免。其后袭爵隋国公。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潜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寻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太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时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

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以正阳宫为丞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具置僚佐。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至于长安。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又宇文胄以荥州，石琚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罗以兖州，皆应于迥。迥遣子质于陈请援。高祖命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讨之。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以天下之望归于高祖，因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寢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七月，陈将陈纪、萧摩诃等寇广陵，吴州总管于凯转击破之。广陵人杜乔生聚众反，刺史元义讨平之。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传首阙下，余党悉平。初，迥之乱也，郢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响应，淮南州县多同之。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消难奔陈。荆、郢群蛮乘衅作乱，命亳州总管贺若谊讨平之。先是，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既见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众，以匡复为辞。高祖方以东夏、山南为事，未遑致讨。谦进兵屯剑阁，陷始州。至是，乃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平之，传首阙下。巴、蜀阻险，人好为乱，于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赵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几危，赖元胄以济，语在《胄传》。于是诛赵王招、越王盛。

九月，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诏曰：“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

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释巾登仕，播绅倾属，开物成务，朝野承风。受诏先皇，弼谐寡薄，合天地而生万物，顺阴阳而抚四夷。近者，内有艰虞，外闻妖寇，以鹰鹯之志，运帷帟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遐迹清肃，实所赖焉。四海之广，百官之富，俱禀大训，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栋梁斯托，神猷盛德，莫二于时。可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余如故。”

冬十月壬申，诏赠高祖曾祖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谥曰康；祖禎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谥曰献；考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诛陈王纯。癸酉，上柱国、郑国公韦孝宽卒。

十一月辛未，诛代王达、滕王逌。

十二月甲子，周帝诏曰：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圣人，一阴一阳，调其气者上宰。所以降神载挺，陶铸群生，代苍苍之工，成巍巍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尧舜，情类孔丘，宪章文武。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搢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藩政，芳猷茂绩，问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震殊俗，化行黔道。任掌钩陈，职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銮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

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义皇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窃发之期有日。英规潜运，大略川迴，匡国庇人，罪人斯得。两河遽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将殆。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蛰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涂更阻，汉门重闭。画筹帷帟，建出师车，诸将禀其谋，壮士感其义，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九功远被，七德允谐，百僚师师，四

门穆穆。光景照临之地，风云去来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骤山骤水，遐迹归心。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声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辅殷，霍光佐汉，方之蔑如也。

昔营丘、曲阜，地多诸国，重耳、小白，锡用殊礼。萧何优赞拜之仪，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刘以降，代有令谥，宜崇典礼，宪章自昔。可授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郢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颍、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绂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

高祖再让，不许。乃受王爵、十郡而已。诏进皇祖、考爵并为王，夫人为王妃。辛巳，司马消难以陈师寇江州，刺史成休宁击却之。

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是日，周帝诏曰：“伊、周作辅，不辞殊礼之锡，桓、文为霸，允应异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勋，彰不代之业。相国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礼，固守谦光，丝言未绪。宜申显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赏存后己，退让为本，诚乖朕意。宜命百辟尽诣王宫，众心克感，必令允纳。如有表奏，勿复通闻。”癸丑，文武百官诣阁敦劝，高祖乃受。甲寅，策曰：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载，藉人事以财成，日往月来，由王道而盈昃。五气陶铸，万物流形。谁代上玄之工，斯则大圣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种德积善，载诞上相。精采不代，风骨异人。匡国济时，除凶拨乱。百神奉职，万国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辅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礼，其敬听朕命：

朕以不德，早承丕绪，上灵降祸，夙遭愍凶。妖丑觊觎，密图社稷，宫省之内，疑虑惊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辑谐内外，潜运机衡，奸人慑惮，谋用丕显，俾赞旒之危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社、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

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黑之势，冀部耀貔貅之威。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吴、越不宾，多历年代，淮、海之外，时非国有。爰整其旅，出镇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怀远。群盗自奔，外户不闭，人黎慕义，襁负而归。自北之风，化行南国。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卫勤巡警之务，治兵得蒐狩之礼。此又公之功也。銮驾游幸，频委留台，文武注意，军国咨稟。万事咸理，反顾无忧。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谅闇，公实总己。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哀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诛罄旬，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称兵邺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半，聚徒百万，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饮而竭。人之死生，翻系凶竖，寿之长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鹰扬，出车练卒，誓苍兕于河朔，建瓴水于山东。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备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连率，跨据东秦，藉负海饶，倚连山之险，望三辅而将逐鹿，指六国而愿连鸡。风雨之兵，助鬼为虐。本根既拔，枝叶自殒，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中部残贼，充斥一隅，蝇飞蚁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泽，迷更知反，服而舍之，无费遣械。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亲则宗枝，外藩岩邑，影响邺贼，有同就燥。迫协吏人，叛换城戍，偏师讨蹇，遂入网罗。束之武牢，有同圉圉，事穷将军，如伏国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让、席毗，拥众河外。陈、韩、梁、郑、宋、卫、邹、鲁，村落成泉豕之墟，人庶为豺狼之餌。强以陵弱，大则吞小，城有昼闭，巷无行人。授律出师，随机扫定，让既授首，毗亦泉悬。此又公之功也。司马消难与国亲姻，作镇安陆，性多嗜欲，意好贪聚。属城子女，劫掠靡馀，部人货财，多少具罄。擅诛刺举之使，专杀仪台之臣。惧罪畏威，动而内讷。蚕食郡县，鸩毒华夷，闻有王师，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罚，仅可方此，大汉流御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荆、郢用安。此又公

之功也。王谦在蜀，翻为厉阶，闭剑阁之门，塞灵关之宇，自谓五丁复起，万夫莫向。分间推毂，尝不逾时，风驰席卷，一举大定，擒斩凶恶，扫地无遗。此又公之功也。陈项因循伪业，自擅金陵，屡遣丑徒，赍赆江北。公指麾藩镇，无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业清徽，声掩廊庙，雄规神略，气盖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门，耻一匡之举九合。尊贤崇德，尚齿贵功，录旧旌善，兴亡继绝。宽猛相济，彝伦攸叙。敦睦帝亲，崇奖王室。星象不折，阴阳自调，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师、风伯似应成王之宰。祥风嘉气，触石摇林，瑞兽异禽，游园鸣阁。至功至德，可大可久，尽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极。

朕又闻之，昔者明王设官胙土，营丘四履，得征五侯，参墟宠章，异其礼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责成，沉默岩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赏薄前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诸故实，甚用惧焉。往加大典，宪章在昔。谦以自牧，未应朝礼。日月不居，便已隔岁。时谈物议，其谓朕何！今进授相国总百揆，以申州之义阳等二十郡为隋国。今命使持节、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昺，授相国印绶。相国礼绝百辟，任总群官，旧职常典，宜与事革，昔尧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辅汉，不居藩国，唯在天朝。其以相国总百揆，去众号焉。上所假节、大丞相、大冢宰印绶。

又加九锡，其敬德朕后命。以公执律修德，慎狱恤刑，为其训范，人无异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勤心地利，所宝人天，崇本务农，公私殷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仁风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内向，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水镜人伦，铨衡庶职，能官流咏，遗贤必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执钧于内，正性率下，犯义无礼，罔不屏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元本阙。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威严夏日，精厉秋霜，猾夏必诛，顾眄天壤，扫清奸宄，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肃恭祀典，尊严如在，情切

幽明，是用锡公秬鬯一亩，珪瓚副焉。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敬循往策，只服大典，简恤尔庶功，对扬我太祖之休命。

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旒头云鬋，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

俄而周帝以众望有归，乃下诏曰：“元气肇避，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叡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玕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祲，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昭临下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祇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高祖三让，不许。遣兼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奉册曰：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遐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华之竭。彼褰裳脱屣，贰宫设飧，百辟归禹，若帝之初。斯盖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揆，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狱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录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

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舍如砺，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

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往岁长星夜扫，经天下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眚，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祇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宜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

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昶奉皇帝玺绶，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设坛于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京师庆云见。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上开府、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上开府、义宁县公元暉为都官尚书，开府、民部尚书、昌国县公元岩为兵部尚书，上仪同、司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上柱国、雍州牧、邳国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风俗。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大将军、金城郡公赵昶为尚书右仆射，上开府、济阳侯伊娄彦恭为左武侯大将军。己巳，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同安公爽为卫王；皇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以上柱国、并州总管、中国公李穆为太师，上柱国、邓国公窦炽为太傅，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子翼为太尉，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丁丑，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以陈留郡公杨智积为蔡王，兴城郡公杨静为道王。戊寅，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

三月辛巳，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鸟，长安获白雀，各一。宣仁门槐树连理，众枝内附。壬午，白狼国献方物。甲申，太白昼见。乙酉，又昼见。以上柱国元景山为安州总管。丁亥，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戊子，弛山泽之禁。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为庐州总管。己丑，盩厔县献连理树，植之宫庭。辛卯，以上柱国、神武郡公窦毅为定州总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余官如故。庚子，诏曰：“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应策受图，君临海内，载怀沿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后王，俱在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于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丁未，梁主萧岿使其太宰萧岩、司空刘义来贺。

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岁星昼见。戊戌，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禘，致之介国。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五月戊子，封邗国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

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

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毕贺。庚午，靺鞨酋长贡方物。

八月壬午，废东京官。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贡方物。甲午，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击吐谷浑于青海，破而降之。

九月戊申，战亡之家，遣使赈给。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为蜀王。壬申，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仍命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贡方物。是月，行五铢钱。

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

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侯大将军。丁卯，遣兼散骑侍郎郑诰使于陈。己巳，有流星，声如聒墙，光烛于地。

十二月戊寅，以中州刺史余朱敞为金州总管。甲申，以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己丑，以柱国元褒为廓州总管，兴势郡公卫玄为淮州总管。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国王谊第。庚申，幸安成长公主第。陈宣帝殂，子叔宝立。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戊辰，陈遣使请和，归我胡墅。辛未，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甲戌，诏举贤良。

二月己丑，诏高颀等班师。庚寅，以晋王广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王俊为右武卫大将军，余官并如故。辛卯，幸赵国公独孤陀第。庚子，就师雨土。

三月戊申，开渠，引杜阳水于三畴原。

四月丁丑，以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侯大将军。庚寅，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

五月戊申，以上柱国、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己酉，旱，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宾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绩为都官尚书。壬戌，太尉、任国公于翼薨。甲子改传国玺曰受命玺。

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雍州牧、卫王爽为原州总管。甲申，使使吊于陈国。乙酉，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戊子，以上柱国叱李长叉为兰州总管。辛卯，以上开府余朱敞为徐州总管。

丙申，诏曰：“朕祇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义、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怀同心国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

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颍、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

秋八月癸巳，以左武侯大将军窦荣定为秦州总管。

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庚寅，上疾愈，享百僚于观德殿。赐钱帛，皆任其自取，尽力而出。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

十一月丙午，高丽遣使献方物。

十二月辛未，上讲武于后园。甲戌，上柱国窦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乙酉，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备胡。突厥寇周槃，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之，为虜所败。丙戌，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丁亥，亲录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长稍。癸亥，高丽遣使来朝。

二月己巳朔，日有蚀之。壬申，宴北道勋人。癸酉，陈遣兼散骑常侍贺彻、兼通直散骑常侍萧褒来聘。突厥寇边。甲戌，涇阳获毛龟。癸未，以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右武卫大将军。

三月丁未，上柱国、鲜虞县公谢庆恩卒。己酉，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丙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师醴泉出。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庚申，宴百僚，班赐各有差。癸亥，城检关。

夏四月己巳，上柱国、建平郡公于义卒。庚午，吐谷浑寇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丽遣使来朝。壬申，以尚书右仆射赵昺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瓚为雍州牧。己卯，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庚辰，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宾宁于黄龙。甲申，旱，上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以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己丑，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上以和好，不纳。辛卯，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劼使于陈。癸

巳，上亲雩。甲午突厥遣使来朝。

五月癸卯，行军总管李晟破突厥于摩那渡口。甲辰，高丽遣使来朝。乙巳，梁太子萧琮来贺迁都。丁未，靺鞨贡方物。戊申，幽州总管阴寿卒。辛酉，有事于方泽。壬戌，行军元帅窦荣定破突厥及土谷浑于凉州。丙寅，赦黄龙死罪已下。

六月庚午，以卫王爽子集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请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斩其名王。壬申，以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己丑，以河间王弘为宁州总管。乙未，幸安成长公主第。

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瑒为幽州总管。壬戌，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政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恒赏，用明沮劝。台政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蚀之。

八月丁丑，靺鞨贡方物。己卯，以右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襄州总管。壬午，遣尚书左仆射高颖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就则出原州道，并为行军元帅，以击胡。戊子，上有事于太社。

九月壬子，幸城东，观稼谷。癸丑，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

十一月己酉，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时研究室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超等真切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于人。远近官司，遐迹风俗，巨细必纪，还奏日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庚辰，陈遣散骑常侍周玠、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聘。陈主知上之貌异世人，使彦画像持去。甲午，罢天下诸郡。

闰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使于陈。戊午，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

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蚀之。己巳，有事于太庙。辛未，有事于南郊。壬申，梁主萧岿来朝。甲戌，大射于北苑，十日而罢。壬午，齐州水。辛卯，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历。

二月乙巳，上餞梁主于霸上。丁未，靺鞨贡方物。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庚戌，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

夏四月己亥，敕总管、我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庚子，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杨尚希为兵部尚书，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甲辰，以上柱国叱李长叉为信州总管。丁未，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丁巳，以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

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丙子，以柱国冯昱为汾州总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吕仲泉为延州总管。

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鸿胪卿乙弗寔为翼州总管，上柱国豆卢勣为夏州总管。壬子，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戊午，秦王俊来朝。

秋七月丙寅，陈遣兼散骑常侍谢泉、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聘。

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卫王爽来朝。是日，以秦王俊纳妃，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壬寅，上柱国、太傅、邓国公窦炽薨。丁未，宴秦王官属，赐物各有差。壬子，享陈使。乙卯，陈将夏侯苗请降，上以通和，不纳。

九月甲子，幸襄国公主第。乙丑，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亲录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癸未，太白昼见。

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常侍豆卢寔使于陈。癸亥，以榆关总管贺娄子干为云州总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三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高颍为左领军大将军，上柱国宇文忻为右领军大将军。

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伏诛。乙

巳，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戊申，车驾至自洛阳。

五月甲申，诏置义仓。梁主萧岿殂，其太子琮嗣立。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

秋七月庚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诤、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聘。丁丑，以上柱国宇文庆为凉州总管。壬午，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

八月丙戌，沙钵略可汗遣子库合真特勤来朝。甲辰，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戊申，有流星数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园。

九月丁巳，至自栗园。乙丑，改鲍陂曰杜陂，霸水为滋水。陈将湛文彻寇和州，仪同三司费宝首获之。丙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瞻使于陈。

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

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丁卯，晋王广来朝。

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夏州总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班历于突厥。辛未，以上柱国韦洸为安州总管。壬申，遣民部尚书苏威巡省山东。

二月乙酉，山南荆、浙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赈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乙未，以上柱国崔弘度为襄州总管。庚子，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上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昃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癸亥，突厥沙钵略遣使贡方物。

夏四月己亥，陈遣兼散骑常侍周碯、兼通直散骑常侍江椿来聘。

秋七月辛亥，河南诸州水。乙丑，京师雨毛，如马鬣尾，长者二尺余，短者六七寸。

八月辛卯，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遣散骑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骑常侍刘赜聘于陈。戊申，上柱国、太师、中书公李穆薨。

闰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为兰州总管。丁卯，皇太子镇洛阳。辛未，

晋王广、秦王俊并来朝。丙子，上柱国、杞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以谋反伏诛。上柱国、许国公宇文善坐事除名。

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诏百僚射，赐梁士彦三家资物。丙戌，上柱国、宋安郡公元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国李询为隰州总管。辛丑，诏大象已来死事之家，咸令赈恤。

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广为雍州牧，余官如故；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癸丑，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丙辰，以芳州刺史骆平难为叠州刺史，衡州总和周法尚为黄州总管。甲子，甘露降于华林园。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于太庙。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

二月丁巳，祀朝日于东郊。己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睿来聘。壬申，车驾幸醴泉宫。是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夏四月己酉，幸晋王第。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渚，以通运漕。突厥沙钵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闾嗣立，是为都蓝可汗。癸亥，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骆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儼使于陈。以民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

五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余里。

秋七月乙丑，卫王爽薨，上发丧于门下外省。

八月丙午，以怀州刺史源雄为朔州总管。庚申，梁主萧琮来朝。

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萧岩掠于其国，以奔陈。辛卯，废梁国，曲赦江陵。以梁主萧琮为柱国，封莒国公。

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仁宦之乡，陶染成俗也。”

十一月甲午，幸冯翊，亲祠故社。父老对诏失旨，上大怒，免其县官而去。戊戌，至自冯翊。

八年春正月乙亥，陈遣散骑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骑常侍周止水来聘。

二月庚子，镇星入东井。辛酉，陈人寇硖州。

三月辛未，上柱国、陇西郡公李询卒。壬申，以成州刺史姜须达为会州总管。甲戌，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兼通直散骑常侍韦憺使于陈。戊寅，诏曰：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项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衅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勾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一车书，陈项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贵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

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见珪璋入朝，輶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翦骨肉，夷天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闱。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仗，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翘足，警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巴峡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域。死陇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夺之苦，抄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觐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

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鹜，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

秋八月丁未，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恤之。

九月丁丑，宴南征诸将，颁赐各有差。癸巳，嘉州言龙见。

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辛酉，陈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来聘，拘留不遣。甲子，将伐陈，有事于太庙。

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曲赦陈国。有星孛于牵牛。

十一月丁卯，车驾伐师。诏购陈叔宝位上柱国、万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警众。

丙子，幸河东。十二月庚子，至自河东。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夹日。辛未，贺若弼拔陈京口，韩擒虎拔陈南豫州。癸酉，以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入建邺，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

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丁酉，以襄州总管韦世康为安州总管。

夏四月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陈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观等，邪佞于其主，以致亡灭，皆投之边裔。辛酉，以信州总管杨素为荆州总管，吏部侍郎

宇文弼为刑部尚书，宗正少卿杨异为工部尚书。壬戌，诏曰：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緬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迹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勸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局促，乖我皇猷。

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疎。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闰月甲子，以安州总管韦世康为信州总管。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丑，以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

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迹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八月壬戌，以广平王雄为司空。

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上表，请封禅，上不许。庚子，以右卫大将军虞庆则为右武侯大将军，右领军将军李安为右领军大将军。甲寅，降囚徒。

十二月甲子，诏曰：“朕祇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

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仍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

二月庚申，幸并州。

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

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癸亥，以灵州总管王世积为荊州总管，浙州刺史元胄为灵州总管。

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庚戌，上亲录囚徒。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壬子，吐谷浑遣使来朝。

八月壬申，遣柱国、襄阳郡公韦洸，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并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

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已上。戊辰，以永州总管周法尚为桂州总管。

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丙午，契丹遣使朝贡。辛丑，有事于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愔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陵、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诏上柱国、内史令、越国公杨素讨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辛丑，高丽遣使朝贡。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文思殿。

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贡方物。以太将军苏孝慈为工部尚书。丙子，以临颖令刘旷治术尤异，擢为莒州刺史。己卯，突厥遣使献七宝盃。辛巳晦，日有蚀之。

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于吐谷浑。癸未，以幽州总管周摇为寿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夏州总管。

夏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闾可汗遣其特勤来朝。

五月甲子，高丽遣使贡方物。癸卯，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右卫将军元旻为左卫大将军。

秋七月己丑，以柱国杜彦为洪州总管。

八月壬申，幸栗园。滕王瓚薨。乙亥，至自栗园。上柱国、沛国公郑译卒。

十二月丙辰，薛举遣使贡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苏州刺史皇甫绩为信州总管，宣州刺史席代雅为广州总管。

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汉王谅为雍州牧、右卫大将军。

夏四月辛卯，以寿州总管周摇为襄州总管。

五月辛亥，广州总管席代雅卒。

秋七月乙巳，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县侯卢恺，并坐事除名。壬戌，幸昆明池，其日还宫。己巳，有事于太庙。壬申晦，日有蚀之。

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龙首池。癸巳，制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丁酉，上柱国、夏州总管、楚国公豆卢勣卒。戊戌，上亲录囚徒。

九月丁未，以工部尚书杨异为吴州总管。

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为卫王。壬午，有事于太庙。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呜咽，悲不自胜。

十一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壬子，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己未，上柱国、新义郡公韩擒虎卒。庚申，以豫州刺史叔武为潭州总管。甲子，百僚大射于武德殿。

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来朝。乙酉，以上柱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己酉，吐谷浑、靺鞨并遣使贡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国、郇国公韩建业卒。丙午，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壬子，亲祀感帝。己未，以信州总管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子，诏营仁寿宫。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考使于嘉则殿。己卯，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戊子，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隰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讖。

夏四月癸未，制战亡之家，给复一年。

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贡方物。壬子，左卫大将军、云州总管、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卒。丁巳，幸昆明池。戊辰晦，日有蚀之。

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以邵国公杨纶为滕王。乙丑，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冬十月乙卯，上柱国、华阳郡公梁彦光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讹，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

加禁约，务存其本”。

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

六月丁卯，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国公苏威为纳言。

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九月己未，以齐州刺史樊子盖为循州总管。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为会州总管。

冬闰十月甲寅，诏曰：“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综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乙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

十一月壬戌，制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

十二月乙未，东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衍咎。大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丁巳，上柱国、蒋国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望祭五岳海渚。丁亥，幸仁寿宫。营州总管韦艺卒。

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甲辰，以赵州刺史杨达为工部尚书。丁未，以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

五月癸酉，吐谷浑遣使朝贡。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铜鱼符。

六月戊子，诏凿底柱。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綾文布，命焚之于朝堂。乙未，林邑遣使来贡方物。辛丑，诏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

秋七月乙丑，晋王广献毛龟。甲戌，遣邳国公苏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寿宫。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

冬十月戊子，以中尚书韦世康为荊州总管。

十一月辛酉，幸温汤。乙丑，至自温汤。

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巋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暉为潁川王。

夏五月丁巳，以怀州刺史庞晃为夏州总管，蔡阳县公姚辩为灵州总管。

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进仕。并州大蝗。辛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

冬十月己丑，幸长春宫。

十一月壬子，至自长春宫。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西宁羌，平之。庚寅，幸仁寿宫。庚子，上柱国王世积讨桂州贼李光仕，平之。壬寅，河南王昭纳妃，宴群臣，颁赐各有差。

三月丙辰，诏曰：“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辛酉，上亲录囚徒。癸亥，上柱国、彭国公刘昶以罪伏诛。庚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

夏四月戊寅，颁新历。壬午，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勣、齐国公颎、赵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干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

五月，宴百僚于玉女泉，颁赐各有差。己巳，蜀王秀来朝。高丽遣使贡

方物。甲戌，以左卫将军独孤罗云为凉州总管。

闰月己卯，群鹿入殿门，驯扰侍卫之内。

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贤反，遣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讨平之。丁亥，上柱国、并州总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戊戌，突厥遣使贡方物。

八月丁卯，荆州总管、上庸郡公韦世康卒。

九月甲申，至自仁寿宫。庚寅，上谓侍臣曰：“礼主于敬，皆当尽心。黍稷非馨，贵在祗肃。庙庭设乐，本以迎神，齐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未为允。群公卿士，宜更详之。”

冬十月丁未，颁铜兽符于驃骑、车骑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已后，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悬。”辛未，京师大索。

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来朝。

十二月壬子，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鲁国公虞庆则以罪伏诛。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二月甲辰，幸仁寿宫。乙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人伐高丽。

三月乙亥，以柱国杜彦为朔州总管。

夏四月癸卯，以蒋州刺史郭衍为洪州总管。

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

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高元官爵。

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九月己丑，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庚寅，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辛卯，至自仁寿宫。

冬十一月甲戌，上亲录囚徒。癸未，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庚子，上柱国、夏州总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诛。是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赐百官。二月己亥，晋王广来朝。辛丑，以并州总管长史宇文弼为朔州总管。甲寅，幸仁寿宫。

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遣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为内史令。

秋八月癸卯，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坐事免。辛亥，上柱国、皖城郡公张威卒。甲寅，上柱国、城阳郡公李彻卒。

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筑大利城处其部落。庚子，以朔州总管宇文弼为代州总管。

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丁丑，星陨于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寿宫。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癸亥，以代州总管宇文弼为吴州总管。

二月己巳，以上柱国崔弘度为原州总管。丁丑，无云而雷。

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平之。

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乙亥，天有声如泻水，自南而北。

六月丁丑，秦王俊薨。

秋八月，老人呈见。

九月丁未，至自仁寿宫。癸丑，吴州总管杨异卒。

冬十月己未，太白昼见。乙丑，皇太子勇及诸子并为庶人。杀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己巳，杀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

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以晋王广为皇太子。

十二月戊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辛巳，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狱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狱镇海渚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国韩洪击之，官军败绩。以晋王昭为内史令。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莹，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

二月乙卯朔，日有蚀之。辛巳，以上柱国独孤楷为原州总管。

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为扬州总管。

夏四月，以浙州刺史苏孝慈为洪州总管。

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壬辰，骤雨震雷，大风拔木，宜君湫水移于始平。

六月癸丑，洪州总管苏孝慈卒。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乙丑，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隩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

秋七月戊戌，改国子为太学。

九月癸未，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壬辰，以资州刺史卫玄为新华遂州总管。

二年春二月辛亥，以邢州刺史侯莫陈颢为桂州总管，宗正杨昺为荊州总管。

三月己亥，幸仁寿宫。壬寅，以齐州刺史张乔为潭州总管。

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

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

九月丙戌，至自仁寿宫。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乙未，上柱国、襄州总管、金水郡公周摇卒。陇西地震。

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

闰月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己丑，诏曰：“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帛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于四时郊礼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踳驳殊涂，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祇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涤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义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金议。可并修定五礼。”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

十二月癸巳，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秀废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遣行军总管刘方讨平之。

三年春二月己卯，原州总管、比阳县公庞晃卒。戊子，以大将军、蔡阳

郡公姚辩为左武侯大将军。

夏五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

六月甲午，诏曰：

《礼》云：“至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存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乃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禫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经，黄里缟缘，经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经哀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倒！乃不顺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知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有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

《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坏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粗练，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况孔子没而微言隐，秦灭学而经籍焚者乎！有汉之兴，虽求儒雅，人皆异说，义非一贯。又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礼，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丧，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

然丧与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存丧母，不宜有练。但依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圣人之意，达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诏曰：

日往月来，唯人无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云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众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辞位灌园，卷而可怀，黜而无愠，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遽弃于草野，埋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

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惟夙夜祇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博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

八月壬申，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丛郡公燕荣以罪伏诛。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营州总管韦冲为民部尚书。

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

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歔。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腑，诚教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过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天，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

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乙卯，发丧。河间杨柳四株无故黄落，既而花叶复生。

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

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

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嗜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鸚鵡、麝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乘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

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乾，子孙继踵屠戮，松楸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译文】

高祖文皇帝姓杨，名讳坚，弘农郡华阴人。汉太尉杨震的第八代孙杨铉，在燕国官居北平太守。杨铉生下元寿，后魏时任武川镇司马，子孙于是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元寿生下太原太守杨惠嘏，杨惠嘏又生平原太守杨烈。杨烈生宁远将军杨赸，杨赸又生杨忠，杨忠就是皇太祖。皇太祖跟从周太祖在关西起义，被赐姓为普六茹氏，职位到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去世时，赏赐太保，谥号为桓。

皇太后吕氏，于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里在冯翊般若寺生下高祖，紫烟充斥庭院。有个老尼从河东来，对皇太后说：“这个孩子来的地方很特殊，不能让他和俗世人处在一起。”女尼把高祖安排到特别的住所，亲自抚养喂食，皇太后曾经抱过高祖，忽然见他头上长出了角，浑身长鳞，皇太后大惊，把高祖扔到了地上。女尼从外面进来见了说：“已经让我的孩子受了惊吓，致使他晚得天下。”高祖外貌像龙，额上有五个柱形直入头顶，目光四射，有字在手心上，是“王”字。上边长，下身短，身体特别重，刚入太学时，别人虽然和他很亲近也不敢放肆。

年方十四，京兆尹薛善立他为功曹。十五岁时，凭太祖的功绩，被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封为成纪县公。十六岁时，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封可以建府祗。周太祖见了感叹道：“此人的风骨，不像这个时代的人！”明帝登基后，授杨坚（高祖）右小宫伯，进封为大兴郡公。明帝曾派精通相术之人赵昭来看他，昭撒谎说：“不过是做柱国的材料。”昭又偷偷告诉杨坚说：“你会成为天下的君主，一定会大肆杀戮之后才能定国。一定要好

好记住小人说的。”

武帝即位后，又升杨坚为左小宫伯。杨坚出朝做隋州刺史，进封职位为大将军。后来出征回来，赶上母亲生病卧床三年，日夜不离左右，当代人都称他太孝顺了。宇文护执政后，特别忌恨杨坚，多次想谋害他。大将军侯伏侯寿等人严加保护才得以幸免。这之后承袭隋国公之爵位。武帝聘杨坚的长女入宫做皇太子的妃子，对他的礼节更加重了。齐王宪对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不一般，我每次见了，都不觉失态。恐怕不会居于人下，请求您尽早把他除掉。”武帝说：“这人只能做将军。”内史王轨多次对武帝说：“皇太子不是国家的君主，普六茹坚形貌有逆反的征兆。”武帝不高兴说：“天命一定会有，你会拿他怎么样呢？”高祖听了很是担心，便更加注意隐蔽自己的举止。

建德年中，杨坚率领水军三万，在河桥地带攻破齐师。第二年，又跟从武帝平了齐国，进封爵位到柱国。和宇文宪在冀州破齐国任城王高潜，担任定州总管。这之前，定州城门久闭不通行。齐文宣帝时，有人请求打开它，便于走路。文宣帝没答应，说：“会有圣人来打开它的。”等高祖到了门就开了，没有不惊异的。不久转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为是皇后的父亲，高祖被征拜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年，升为大后丞、右司武，不久又转任大前疑。皇帝每次出巡时，总是委托高祖居京守国。那时，宣帝制定了《刑经圣制》，其中的法令苛刻，杨坚认为法令繁复，不是兴化之道，诚心进谏，没有被采纳。

杨坚的身望地位越来越大，宣帝很是忌恨他。宣帝宠幸四个姬子，一起做皇后，各自争宠，多次互相抵毁诬陷。帝每次都生气地对皇后们讲：“一定要杀光你们全家。”于是召见高祖，对侍从说：“如果他神色有变，就杀了他。”高祖来了后，神色从容自若，便止住了计划。

大象二年五月，命高祖为扬州总管，要去的时候，突然得了大病，没能走成。乙未，宣帝亡。当时静帝幼小不懂事，不能亲理朝政，内史大夫郑译、御史大夫刘昉因为高祖是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假传诏书让高祖入总朝政，督管朝廷内外各种军事。周氏各王在藩地的，高祖担心他们会生变故，假称赵王招将要嫁女于突厥，征他们入京。丁未，为宣帝发丧。庚戌，周帝拜高

祖假黄钺、官左丞相，百官包括自己都听他的。把正阳宫作为丞相府，任命郑译为长史，刘昉做司马，都配置辅佐之官。宣帝的时候，刑政苛刻严酷，百姓群心离散，提心吊胆，没有坚强的志向。到这时，高祖大力推行恩惠之政，法令清楚简单，自身行为节俭，天下因为这而感欢悦。

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儼一齐到了长安。相州总管尉迟迥自己以为是重臣宿将，内心感到不平，便率军到了东夏。赵、魏等国的人，像流水一样跟着他，十几天之内，便聚起十余万人。又有宇文胄在荥州，石憺在建州，庶毗在沛郡，毗弟叉罗在兖州，都响应尉迟迥。迥以儿子为人质到陈求救兵。高祖命上柱国、郢国公韦孝宽前去征讨。雍州牧毕王贤以及赵、陈等五位藩王，因为怕天下百姓的愿望都归于高祖，于是阴谋做乱。高祖抓住了贤并杀了他，免了赵王等人的罪过，乘机诏令五王带剑穿鞋上殿，入朝不用行礼，用来安定他们的内心。

七月，陈将陈纪、萧摩诃等人进犯广陵，吴州总管于颉过去击败了他们。广陵人杜乔生聚众谋反，刺史元义去平定了他们。韦孝宽在相州打败了尉迟迥，把首级送到了阙下，其余同党也都平定了。当初，郢州总管司马消难占据州县响应尉迟迥，淮南各州也都跟同了他。高祖命令襄州总管王谊前去征讨，消难逃往陈。荆、郢地方各种蛮族也乘机作乱，高祖命亳州总管贺若谊前去平定。这之前，上柱国王谦做益州总管，看到幼主在位，政权由高祖控制，便率巴蜀之众起兵，以匡复帝业为托辞。高祖全力对付东夏、山南等族，还来不及去征讨。王谦进军驻扎在剑阁，攻陷始州。到这时，高祖才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去征讨并平定了他们，把首级又送到阙下。巴、蜀之地险阻，人好做乱，于是又修建平坦大路，毁掉剑阁原有的路，立下碑铭警戒后人。五王的阴谋增长得更厉害，高祖备齐酒菜到赵王府第，想看他做什么。赵王埋伏军队来宴请高祖，高祖非常危险，幸亏元胄保护得以逃脱，这事在《胄传》中有记载。于是杀了赵王招和越王盛。

九月，任世子勇做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壬子，周帝下诏说：“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受山河的灵气，回应星辰的气数，道行高于雅俗，品德合于天地。解巾做仕人，缙

绅都归属，开辟新事物，朝野得以承受其风。受命于先皇，辅弼于朕恭，天地相合生万物，顺阴阳的规律安抚四夷。近来朝内有艰虞，听到朝外妖寇成灾，隋国公凭借鹰鹠之志，运筹于帷帐之中，两观之内的人被杀掉，万里之外的也被扫平。远近都被清肃，实在全靠他了。四海广大，百官众多，都禀受他的教诲，学习他的至理之道。平定四方，功成名就，朕把国家托付给他。天神的大德，不能错过时机。可以授他大丞相，免去左右丞相这个官职，其它还和以前一样。”

冬天十月壬申，追赠高祖的曾祖杨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谥号为康；追赠高祖的祖父杨禊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谥号为献；父亲杨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杀掉陈王纯。癸酉，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去世。

十一月辛未，杀了代王达、滕王逌。

十二月甲子，周帝下诏书说：

“天大地大，而圣人合天地之德；一阴一阳，所以降下了天神载挺，陶铸出各个生灵，做了很大的工程，成就伟大的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适应几百代的时机，遇上千年的运气，家中兴隆，台鼎盛大，门上有翊赞的劝辞。内心如同伊尹，一定会有象尧舜那样的功绩，性情如同孔子，熟知文武之道。刚入仕时，风流映世，公卿敬仰他按规律办事，缙绅说他为人师表，不论到朝廷内室，还是在藩地为政，丰厚的功绩，都令他的声望更加远播。去年平定东夏时，人情还没安定；燕南赵北，实在是天府之地，持节拿着旄，连任主帅率军打仗，以德来使敌人顺从，用礼来开导他们，敌人都怕他像天神一样，敬仰他像对太阳一样，好的作风和行迹，只有歌颂之词存下来。淮海的榛芜，经历了太多年代，担任镇南鄴时，从众人中选出贤能之人，威风震殊俗，风代在百姓中流行，掌握钩陈，司职国家大政，国家大事，寄以更深精力，銮驾巡游，留台要广，周公在陕西的责任，仅仅可以做为一个轮廓，关内的重臣，还不足以相况。

及到天崩地裂，先帝升天，我还年少，没有经历，你受了先帝诏命来保卫皇家。奸人乘机作乱，内心想夺国家大权，除去你的主意早就形成，想发动的时间都已经定好。两河做乱，魏举兵，半个天下一片混乱。祖宗的基业已经岌岌可危，生存的人死了很多。安陆又做乱，南面勾通吴、越，象蜜蜂一样聚在一处，江、汉地区骚乱不已。巴、蜀的鸱张，造反想问罪，向秦之路被阻，向汉之门紧闭。你运筹帷幄，领兵出征，将领执行你的计谋，众军被你的义为所感动，不过几天，便把各处骚乱平定。使我能够继承先皇的祖业，以无为治国，名声高于宇宙，道义超越天壤，伊尹辅佐殷朝，霍光辅佐汉朝，与其相比都不如啊。

当初营丘、曲阜等地有很多诸侯国，重耳、小白被赐以特殊的礼节。萧何被优待以参拜之仪，番君超越了公侯的爵位。姬、刘投降后，有令谩代替，应当给他们特殊的礼节，还用原来宪章，可以授你为相国，总百揆，去诸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封公爵号为王号，把隋州的崇业、郢州的安陆、城阳，温州的宜人，应州的平靖、上明，顺州的淮南，士州的永川，昌州的广昌、安昌，申州的义阳、淮安，息州的新蔡、建安，豫州的汝南、临颖、广宁、初安，蔡州的蔡阳，郢州的汉东二十个郡划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绶，位在各诸侯王之上。隋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都要依照旧式。”

高祖再三辞让，帝不答应。便仅接受了王爵、十郡。诏令进封皇祖父和皇太祖爵位为王位，夫人为王妃。辛巳，司马消难带领陈的军队为祸江州，刺史成休宁去攻打把他们击退。

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高祖下令说：“以前赐的姓，都恢复以前的。”当天，周帝下诏说：“伊、周辅国的时候，不推辞赏赐特殊礼节，桓、文称霸，破格表彰天下的功臣，大彰其不代之业。相国隋王，以前封符，或昭大礼，一直坚持谦虚之礼，没有一点违背的言语。宜申显命，还和以前接受圣命一样，隋王立功，一定要在别人之前，受赏却要留在后面，以退让为本，实在让朕于心不安，应该宣文武百官一起到王宫来，众人齐心感化他；一定要让他接受。如果有表奏，不要再通告给我知道。”癸丑，文武百官到内阁苦劝，高祖

才受命。于是开始建祭台，设百官。

丙辰、下诏令高祖冕十分之二旒，建天子之旗，出入有人叫警开道，乘坐金轮车，驾六匹马，同时备有五时到车，插置旄头云螭，乐舞八佾，设置钟虡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高祖前后推让三次才受命。

不久周帝又因高祖是众望所归，下诏说：“顺应天命，离开宫中，让位给隋，一切都按唐、虞、汉、魏的旧制。”高祖再三推让，周帝不许。派兼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奉旨宣读诏册封之书为：

“自上古之初，天地分为清浊之时，上天就降符给圣贤之人，做天下国君。事奉上帝治理天下百姓，和百灵之要求而利于万物，不是靠区宇之富，也不是靠良极才被尊为国君，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都是靠的无为无欲，不将不迎。只是距离我们太远了，不能详细知道，幸好还有一些缺落的用来记载的书籍，才从留下来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圣贤没有逾越过尧的，美名没有超过舜的。尧得利太尉，用来做了衡之篇，舜找到了司空，才能记叙精华之竭。他们都破衣赤足，把宫室设于分间，后来百官归于禹，也象尧帝开始一样。在上的顺应了天时，不敢不授职，在下的符合天命，也不能不接受。汤代替夏，武帝反灭殷；神鼎都随着讴歌跟去，道义高的称帝，仕途已尽的不能称王，和文祖、宗神没有什么区别。

“周朝的德数将尽，祸难频繁发生，宗族亲戚狡诈，众将偷偷想发难，看着宫阙，想占据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连，三方摇荡，像砺一样不合，蛇行鸟飞，想投足没有地方，隋王接受上天明智的命令，以大德在身，挽救了这种艰难的颓运，匡复了要坠地的帝业，拯救了大河的淹溺，扑灭了燎原之势的大火，在城社除去群凶，到远地除去妖氛，无上的德行与造化合而为一，神奇的能力与天地相融洽。前几年长星从夜中扫荡，从天书上看，八风好比夏后之作，五纬好比汉帝之聚，除旧的征兆，很显然地在天上而显露。近年来赤雀降于社稷，玄龟显灵，钟石变音，蛟鱼从穴中而出，立新的情景在地上也很明显。九州前往归依，百官全部赞成，人神所向，不仅是我所独知，向上对得起皇灵，向下顺从人愿，现在我恭敬地把帝位禅让给您。愿天下的灾难消失，您的天禄永远不结。您应当久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来敬天。坐

皇位却能体恤百姓疾苦，以率土之心，继续扩大疆域，能够不强盛吗？”

周帝派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昺带着皇帝的玺绶前往，文武百官劝他即位。高祖便接受了。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高祖从相府着常服入皇宫。在临光殿举行即帝位的仪式。这一天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开皇。改北周官制，依汉、魏的旧制，任命高颀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吏部尚书、杨尚希为度支尚书，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乙丑，追尊皇父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母为元明皇后，派八位使者巡察风俗。丙寅，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丁卯，任命大将军、金城郡公赵昺为尚书右仆射，上开府、济阳侯娄彦恭为左武侯大将军。己巳，封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与隋王室是宾主关系。旌旗车服礼乐，完全与过去相同。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周氏各王，都降为公爵。乙亥，封皇弟邵国公杨慧为滕王。同安公杨爽为卫王；皇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任命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分李穆为太师，上柱国，邓国公窦威为太傅，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杨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丁丑，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陈留郡公杨智积为蔡王，兴城郡公杨静为道王。戊寅，将五千头官牛分发给贫民。

三月辛巳，高平得到一支赤雀，太原得到一只苍乌，长安得到一只白雀，宣仁门槐树枝杈交错，众枝都向内府倾斜。壬午，白狼国贡献土产。甲申，太白星白天出现。乙酉，又一次白天出现。任命上柱国元景山为安州总管。丁亥年下诏不许再进献犬马、器玩、食物。戊子，开放山泽，任命上柱国，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戊戌，任命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原职为旧。庚子年，下诏说：“从古代帝王母革代，建侯封爵，多与运迁，朕应策受图，统领海内，载怀沿革，事有所不同，然而前后代帝王，都在于能够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之事仍然施行。如果与时局有利，到合而为一的地步，说什么物我之异，不要考虑今古的不同。前代的品爵，全

都可以照旧。”丁未，梁主萧岿派太宰萧岩、司空刘义前来庆贺。

四月辛巳，大赦天下。壬午，太白金星、木星白天出现。戊戌，将太常侍内的乐工一起放为百姓，禁演杂乐百戏。辛丑，陈朝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访北周。到后，周已禅位于隋，于是将他们送到介国。这一月，征发稽胡人修筑长城，二十多天停止。

五月戊子，封邳国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辛未，介国公死，高祖在朝堂致哀，让周帝族人宇文洛袭爵。

六月癸未，下诏说因为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备相生，便以赤为火色。京郊和社庙，按服冕之仪，朝会的服装，旗帜和牺牲都让染成红色。而戎服则为黄色。

秋七月乙卯，皇上开始穿黄袍，百官礼毕举行庆贺。庚午，靺鞨的头领贡献地方特产。

八月壬午，撤去东京官署。突厥阿波可汗派使者进贡土产。甲午，派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赴青海攻打吐谷浑，打败并降伏对方。

九月戊申，派使臣救济阵亡将士家属。庚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萧摩诃进犯江北。辛未，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改封为蜀王。壬申，任命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一起为行军之帅，率师伐陈。并命尚书左仆射高颎总领各军，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进贡地方土产。这一月，开始使用五铢钱。

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派使臣前来道贺，封扶余昌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戊子，行新的法律。壬辰，出行到岐州。

十一月乙卯，任永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侯大将军。丁卯，派兼散骑侍郎郑诘出使到陈国。己巳，有流星滑过，声震墙动，光芒照亮了大地。

十二月戊寅，任命永昌郡公申州刺史余朱敞为金州总管。甲申，任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己丑，任柱国元褒为廓州总管，兴势都郡公卫玄为淮州总管。庚子，自岐州回。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见，进贡，授高阳大将军，辽东郡公。

二年春正月庚申，陈宣帝死，其子叔宝继位。辛酉，在并州设置河朔道行台尚书省，任命杨广为尚书令。在洛州设置河南道行台尚书，任命秦王杨俊为尚书令。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戊辰，陈朝派使节请求和解，归还胡墅。甲戌，下诏征举贤良。

二月己丑，诏令高颖等班师回朝。庚寅，任命晋王广为右武卫大将军，秦王俊为左武卫大将军，其余官职照旧。辛卯，到赵国公独孤陀府第。庚子，京师得到雨水滋润。

三月戊申，开挖河渠，引杜阳水至三畴原。

四月丁丑，任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侯大将军。庚寅，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击败突厥，上柱国李充在河北山击破突厥。

五月戊申，任上柱国、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己酉，天旱，皇上亲自去审理囚徒。第二天下大雨。己未，高宝宁为寇平州，突厥进入长城。庚申，任豫州刺史皇甫绩为都官尚书。壬戌，太尉、任国公于翼死。甲子，改称传国玺为受命玺。

六月壬午，任命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雍州牧、卫王爽为原州总管。甲申，派使者到陈国吊唁。乙酉，上柱国李充在马邑打败突厥。戊子，任上柱国叱李长叉为兰州总管。辛卯，任上开府余朱敞为徐州总管。

丙申，诏令右仆射高颖，将作大匠到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主持建告新都。

秋天八月癸巳，任左武侯大将军窦荣定为秦州总管。

十月癸酉，皇太子杨勇驻兵咸阳，来防御胡人。庚寅，高祖病愈，在观德殿宴会百官。赏赐钱帛，都可随意自取，尽力而为。辛卯，任营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

十一月丙午，高丽派使节进献地方土产。十二月辛未，高祖利后园讲武。甲戌，上柱国窦毅去世，丙子，起名新都为大兴城。乙沁源公虞庆则驻兵弘化，防御胡人进犯。突厥又在周槃做乱，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去攻打他们，被突厥人打败。丙戌，赏赐国子生经明之人束帛。丁亥，亲自审理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将要入居新都，大赦天下。禁止藏用大刀长稍。癸亥，高丽派使臣前来朝拜。

二月己巳，有日蚀。壬申，宴请北路有功之人，癸酉，陈派散骑常侍贺彻，兼通直散骑常侍萧褒来访。突厥又为寇为边疆。甲戌，泾阳得获一只毛龟。癸未，任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王武卫大将军。

三月丁未，上柱国，鲜虞县公谢庆恩死。己酉，任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丙辰，下大雨，穿着平常衣服进入新都，京师出甘泉。丁巳，下令在全国寻找遗留下来的书。庚申，宴请百官，赏赐各有差别。癸亥，在榆关筑城。

夏四月己巳，上柱国，建平郡公于义死。庚午，吐公浑在临洮作乱，洮州刺史皮子信被杀。辛未，高丽派使节来朝拜。壬申，任尚书右仆射赵叟兼领内史令。丁丑，任滕王瓚为雍州牧。乙卯，卫王爽在白道大破突厥。庚辰，行车总管阴寿在黄龙大败高宾宁。甲申，天旱，高祖亲自在京城西南祭祀雨师。丙戌，诏令天下鼓励学业讲究礼节。任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己丑，陈显的郢州城主张子讥派人请降。高祖以西国讲和为好，没有纳他。辛卯，派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劼出使到陈。癸巳，高祖亲自祭祀求雨。甲午，突厥派使臣前来朝拜。

五月癸卯，行事总管李晃在摩那渡口打败突厥。甲辰，高丽派人入京朝拜。乙巳，梁太子萧琮，前来致贺迁都之喜。丁未，靺鞨进贡地方土产。戊申，幽州总管阴寿死。辛酉，在方泽有事情发生。壬戌，行军元帅窦荣定在凉州打败突厥和吐谷浑。丙寅，赦免黄龙死罪以下之人。

六月庚午，任卫封爽之子集为遂安郡王。戊寅，任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任幽州戊寅，突厥请求讲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打败吐谷浑于尔汗山。斩了人出人意料有名的大王。壬申，任命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己丑，任命河间王弘为宁州总管。乙未，到安成长公主的府第。

秋天七月辛丑，任命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壬戌，诏令说：“行仁义之事，已经有名人为先行了，各种淳朴的民风，应该被褒奖。以前，山东、河北，经过这些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能宣传。济阳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

敌手。郡省事范台孜倾家严来营护，才使其免于被杀或侮辱。这种忠诚的气节，实在值得嘉奖。应该超过往常的赏赐，用在明沮之处。台孜可以为大都督，兼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蚀。

八月丁丑，靺鞨贡进当地土产。乙卯，任右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襄州总管。壬午，派尚书左仆射高颖出任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任原州道，一起为行军元帅，去攻打胡人。戊子，高祖到太祖祭祀。

九月壬子，到城东去，观察农事。癸丑，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撤掉河南道行台省。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

十一月己酉，派使者巡察各省风俗，下诏说：“我统治天下，经常思考治国之本，想使生人从教化，以德代刑罚，谋求草莽之善，张扬闾里之行。民间的情况，想详细听听。已经下诏派人，带着赈恤，分路而出，将到四海，一定会让他们成为我的耳目。如果有文武才干之人，不被时世所知，应该按理发遣，我会铨擢的。有志节高尚的，超越一般人的，也应敬仰派人前去加上张异，让他的一行一善都能够感动别人。远近的官司和风俗，大小都要纪录，把每天的奏闻都要送来，让我能不出户庭；坐知万里。”庚辰，陈派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访。陈主知道高祖相貌与世人不同，命袁彦画像带回去。甲午，撤去天下各郡。

闰十二月乙卯，派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出使到陈。戊午，任上柱国窦荣定为左武卫大将军，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

四年春正月甲子，有日蚀。己巳，到太庙祭祀。辛未，到南郊去祭祀。壬申，梁主萧岿来朝。甲戌，到北苑射猎，十日才停。壬午，齐州发水。辛卯，渝州获一兽象麋，有一只角，一样的蹄子。壬辰，颁布新的历法。

二月乙巳，高祖在霸上为梁主饯行。丁未，靺鞨前来进贡地方土产。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前来降附。庚戌，亲自到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部属前来投降。

夏四月乙亥，下令总管、刺史的父母及子女在十五岁以上的，不得给官做。庚子，任命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杨尚希为兵部尚书，

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甲辰，上柱国李叉为信州总管。丁未宴请突厥、高丽、吐台谭的使者在大兴殿。丁巳，任命上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

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派使前来请降。拜为大将军。丙子，任命柱国冯昱为汾州总管。乙酉，任命汴州刺史吕仲泉为延州总管。

六月庚子，又亲审囚徒。乙巳，任命鸿胪卿乙弗寔为翼州总管；上柱国立卢绩为复州总管。壬子，开挖河渠，从渭水利黄河以通漕运。戊午，秦王王俊来朝。

秋七月丙寅，陈派使散骑常侍谢泉、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访。

八月甲午，派遣十位使者巡视天下。戊戌，卫王爽来朝。当天，因秦王俊纳妃，宴请百官。颁赐各有不同。壬寅，上柱国、太傅，邓国公窦炽死。丁未，宴请秦王官属，赏赐不同的财物。壬子，犒劳陈的使节。乙卯，陈将夏侯苗请求投降，高祖因为两国讲合而不收。

九月甲子，帝赴襄国公主的府第，乙丑，到霸水，观开渠漕渠情况，赏赐督役各种不同的财物。己巳，高祖亲审囚徒。庚午，陈契丹入朝归附。甲戌，皇帝亲驾洛阳，关内饥荒。癸未，率军在白天出现。

冬十一月壬戌，派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侍郎豆卢寔出使于陈。癸亥，任命榆关总管贺娄子干为云州总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下诏推行新的礼仪制度。

三月戊午，任命尚书左仆射高颍为左领军大将军，上柱国宇文忻为右领军大将军。

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道派使臣进贡地方土产。壬寅，上柱国王诏密谋造反，被处死。乙巳，下诏征召山东马荣伯等六位文人。戊申，皇帝车驾到洛阳。

五月甲申，下诏设义仓，梁王萧岿死，太子萧琮继位，派上将军元契出使突厥阿波汗。

秋七月庚申，陈派兼散骑常侍王话、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访。丁丑，任命上柱国宇文庆为凉州总管。壬午，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

八月丙戌，沙钵略文汗派子库合真特勒来朝。甲辰，河南各州出现水灾，派民部尚书苏威前去救济。戊申，有流星数百个，四处扩散陨落于地。巳酉，到栗园去。

九月丁巳，从栗园回。乙丑，一改鲍陂为杜陂，霸水为滋水。陈将湛文彻为乱于和州，仪同三司费宝首捉住了他，丙子，派兼散骑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贍出使利陈。

冬二月壬辰，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

十一月甲子，任命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丁卯，晋王杨广来朝。

十二月丁未，亲审囚徒。戊申，任命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夏州总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族内迁依附；庚午，为突厥颁布历法。辛未，任命上柱国韦洸为安州总管。壬申，派民部尚书苏威巡视山东。

二月乙酉，山南荆、浙等七州发生水灾。派前工部尚书长孙毗前去赈灾。丙戌，规定刺史上佐每年募更时八朝，皇上要考察他们的所做的事。丁亥，征发男丁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便止。乙未，任命上柱国崔弘度为襄州总管，庚子，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求皇上做太上皇，把位传于太子。皇上说：“我是接受天命，抚育苍生，每天孜孜不倦，还怕没有做好。怎能学近代帝王，做事不学前人，传位于子，自己去寻求安逸呢？”癸亥，突厥河钵略派使臣进贡地方土产。

夏四月己亥，陈国派兼骑常侍周璠、兼通直散骑常侍江椿来访。

秋七月辛亥，汶南各州发水灾，乙丑，京师下毛雨，象马尾毛，长的有二尺来，短的有六七寸长。

八月辛卯，关内七州大旱，便免去了那儿的赋税，派散骑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骑常侍刘赜出访于陈。戊申，上柱国、太师。申国公李穆去世。

闰月乙酉，任命河州刺史段文振为芝州总管。丁卯，皇太子镇守洛阳。辛未，晋王广、秦王俊一起来朝。丙子，上柱国、杞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因密谋造反被处死。上国柱、许国公宇文

善接受名爵。

九月辛巳，皇上素服到殿上射箭，诏令百官也射箭，赏赐梁士彦相当于三家的资物。丙戌，上柱国、宋安郡公元景山死。庚子，任命上柱国李询为隰州总管。辛丑，下诏令从大象以来的死事的人家，都给以赈恤。

冬十月乙酉，任用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雍州牧、其余官职照旧，兵部尚书杨尚希担任礼部尚书。癸丑，设置山南行台尚书省在襄州、任命秦王俊为尚书令。丙辰，任命某州刺史骆平难为叠州刺史，衡州总管周法尚为广州总管。甲子，甘露降于华林园。

七年春正月癸巳，在太庙祭祖。乙未，规定各州岁贡的为三人。

二月丁巳，在东郊祭祀朝日。己巳，陈派兼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奢来访。壬申，皇帝驾前往醴泉宫。这月，又征发了男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二旬便止。

夏四月己酉，亲赴晋王的府第。庚戌，在扬州开辟了山阳渚，用来输通漕运。突厥沙钵略可汗死，他的儿子雍虞间继位，这就是胡兰可汗。癸亥，颁发青龙符给东方总管及刺史，西方用驹虞符，南方用朱雀符，北方用玄武符。甲戌，派兼散骑常侍杨同、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儼出使到陈去。任命民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

五月乙亥朔时，有日蚀。己卯，石两降在武安、潞阳之间数十里。

秋天七月己丑，卫王杨爽死，皇上在门下外省发表。

八月丙午，任命怀州刺史源雄为朔州总管。庚申，梁王萧琮来朝。

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萧严掠夺了自己国内的许多财物、逃往陈。辛卯，皇上废去梁国。遣心地赦免江陵之众。任命梁王萧琮为柱国，加封莒国公。

冬十月庚申，出行到同州；因为是先帝居过的地方，所以给囚徒降罪。癸亥，到了蒲州。丙寅、宴请文老乡亲，皇上很高兴，说：“这里的人物，衣服艳丽，举止闲雅，实在是出仕宦的地方。陶染布已形成了风俗。”

十一月甲午，到冯翊处，亲自去以前出生祠社去。文老乡亲没有按旨意办事，管护不好，皇上大怒，罢免了当地的县官，后离开。戊戌，自冯翊回

朝。

开皇八年的春天，正值正月乙亥这一天，陈国派遣散骑常侍袁雅和通直散骑常侍周止水来访。

二月庚子日，镇星进入东井。辛酉日，陈国人入侵硤州。

三月辛未日，上柱国陇西郡公李询去世。壬申日，任命成州刺史姜须达为会州总管。甲戌日，派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和兼通直散骑常侍韦憺出使到陈国。戊寅日，下诏书：“当初有苗时财物不充实，唐尧时近伐远攻，孙皓时对人民虚假欺凌，晋武时肆意诛杀。有陈偷偷地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地方，违背上天的旨意，浪费财物。我当初受命，陈项尚且活着，每每用道来开导他，不拿一时的行为作为命令，我们之间互相往来非常和睦。但没过多长时间，已听说了种种恶行。交纳了很多叛变之人，屡屡侵犯城戍，勾吴、闽越都肆无忌惮很残忍。所以我们的军队进行讨伐，陈项的反地被扫平，他的部队被深深震惊，于是亲自请求和约，不一会儿就死了。念其有丧祸，所以下诏班师。

叔宝秉承风气，请求继续和好，载伶克念，共同投掷行李。每次见到珪璫来到朝廷，輶轩出使，无不殷切叮嘱使之明晓事理，以惟新为戒。但是如狼子一样的心，出尔反尔，侮辱五行，丢弃三正，杀戮自己的骨肉，陷害贤良。占据手掌一样大的地方，凭借小溪一样深的险要，却夺闾阎；钱财物品都穷尽，驱使内外官吏，劳役已没有休止。征召女子索取钱财，擅自建造宫室，日增月加，没有停步的时候，帐帷多多，嫔嬪万数。穿着金光闪亮的衣服，吃着玉一样珍贵的食物，侈奢浪费到了极点，整天饮酒作乐。把那些直言奉劝的人都斩掉了。灭掉了许多无罪的家庭，解剖人的肝脏，瓜分人的鲜血。瞒着上天做恶，拜祭鬼魂祈求恩情，在大路上肆意歌舞，在宫闱之中酣醉。推崇粉黛并且四处动干戈，手拽着绸缎且高呼警觉让路人让道，飞马扬鞭，从早晨到傍晚，无所事事，整日奔走不停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追赶那些徒步行走的人，如果追赶不上，就加一罪名谴责。自古以来的昏乱，没有能比得上的。男子和武夫，忍着饥饿尽力劳役，筋髓就好象土木一样，性命终日不保。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户户隐瞒杀戮，每一个人都任意聚

斂。再加上天灾地孽，物怪人妖，穿着衣服戴着帽子却不敢开口，在道路上相见只能以目传语。倾心翘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在违背道德丧失诺言，摇荡疆场，巴峡往下，大海以西，长江南北，成为鬼蜮之地。死去害怕被挖掘之酷刑，生着忍受着掠夺之苦。抢夺人口牲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业荒废。历阳、广陵，被相继窥觊，有的被谋图城邑，有的被劫剥人口，白天埋伏夜间游走，像老鼠一样偷食，像狗一样盗窃。他们都是些羸兵残卒，来必被擒，在此也加重城门设置险关，有劳藩捍。上天之所覆盖的，都是我的臣民。每每听到这些事，有怀伤恻。有梁国，我天朝的南藩，它的国君朝见，偷偷地招诱他，不受我的恩情。士女深受胁部的悲痛，城府怀着空虚的欢意。并非我在人之上，感怀这些无所忘记，接着百种刑法屡为之言，兆庶不堪其请，怎能容忍对而不诛，忍而不救。

近些日子秋天开始，商量着要杀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骛，有神龙数十条，在长江上腾跃击流，指引伐罪之师，向金陵前进，船停止则龙也停下来，船前行则龙走，四天之内，三军将士都亲眼看见，这岂不是上苍爱护人民，降下神灵指引道路，协赞军威！凭借上天神灵，借助讨伐之力，便可以出师授律，借机除去患害，在此一举，使吴、赵清明。将士们的粮草武器，水陆的资须，到期定会进止，一准别动。

秋天八月的丁未，黄河以北诸州闹饥荒，派遣吏部尚书苏威赈灾抚恤。

九月的丁丑日，设宴招待南征的诸位将领，赏赐各有差别。癸巳日，嘉州地方有龙出现。

冬天十月的己亥日，太白出西方。己未日，在寿春设置淮南行台省，任命晋王广为尚书令。辛酉日，陈国派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和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来访问，拘留没有遣回。甲子日，率军攻打陈国，太庙中有事，遂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一同为行军元帅，用以攻伐陈国。于是晋王广从六合出发，秦王俊从襄阳进军，清河公杨素从信州进发，荆州刺史刘仁恩从江陵出发，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从庐江出发，襄邑公贺若弼从吴州出发，落业公燕荣从东海出发，集合起来有总管五十人，兵五十一万八千人，都受晋王广调度。向东到达大海，向西到达巴、蜀，旌旗舟楫，横

亘数千里。曲赦陈国，有星孛于牵牛。

十一月丁卯日，车驾饶师。下诏使陈叔宝为上柱国、万户公。乙亥日，行幸定城，陈国的军队誓众。丙子日，到达河东。

十二月庚子日，从河东到达。

开皇九年的春天，正月己巳日，白虹贯日，辛未日，贺若弼攻取陈京口，韩擒虎攻取陈国的南豫州。癸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丙子日，贺若弼在蒋山大败陈国的军队，擒获其将领萧摩诃。韩擒虎进军至建邺，擒获将领任蛮奴，俘虏陈国君主叔宝。陈国平定，集合起来有三十州，一百郡，四百县。癸巳日，派遣使臣持节巡抚。

二月乙未日，废除淮南行台省。丙申日，合五百家为一乡，设里正一人；百家为一里，设长一人。丁酉日，任命襄州总管。

夏天四月己亥日，到达骊山，亲自慰劳凯旋的军队。乙巳日，三军凯旋而还，在太庙献上俘虏。任命晋王广为太尉。庚戌日，上御广阳门，宴请将士，赏赐各有差别。辛亥日，大赦天下。己未日，任命陈国的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观等，邪佞于其主，以致亡灭，都来投之边裔。辛酉日，任命信州总管杨素为荆州总管，吏部侍郎宇文弼为刑部尚书，宗正少卿杨异为工部尚书。壬戌日，下诏书：“往之吴、越之地，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羽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现在开始。自丧乱以来，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我做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的职位，遐迩黎民，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消失。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法可以帮助教化，但不可专行。禁衙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兵器，皆应停罢。代路已被夷平，群方无事，武力之子，都应该去学习文化，人间的盔甲武器，皆应废除。有功的大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都城的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朝廷，未有明径高第。此种教训不铭记，考课不精。官府从臣，丘园素士，以心迹相互表明，以宽弘为念，勿为局促，乖我皇恩。

我君临区宇，到今天已经九年了，我打开直言之路，怀着不讳之心。把形迹表现在面容上，劳于兴寝。自己认为逞艺论功，推诚切谏，这些事还有疏忽。公卿士庶之民，并非我所看中的，每个人都很至诚，匡兹不逮。

看到善事必推广，有才能的人必任用，没有不出声，退有后言。此颁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

闰月甲子日，任命安州总管韦世康为信州总管。丁丑日，赏赐木鱼符给总管、刺史，雌雄各一。己卯日，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乙丑日，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丑日，任命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

当时朝廷内外物议，都愿意封禅。秋天七月丙午日，下诏书：“怎能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是太平。用微薄的德行来加封名山，用虚假的语言去欺骗上帝，这是我没听说过的。从今以后，谈到封禅这件事，应该禁止。”

八月壬戌日，任命广平王雄为司空。

冬天十一月壬辰日，考使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人上表，请求封禅，皇上没有允许。庚子日，任命右卫大将军虞庆则为右武侯大将军，右领军将军李安为右领军大将军。甲寅日，囚徒投降。

十二月甲子日，下诏书：“我奉上天的命令，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北庶浇浮之日，圣人留下遗训，扫地要尽，制礼来做乐，今也其时。我情系古乐，深思雅道。郑、卫的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除去。今天想更改律吕，改张琴瑟。并且妙术非常精微，并不是因为教习，工人代掌，停止传送糟粕，尚不足达神明的品德，论天地的和声。地区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任何一代也没有哇！掩盖晦迹在一定的时间里，等待所爱好的明言出现，则应该搜集访查，快速送来以奏闻，拿一艺之本领，共同成就九成之大业。仍然诏太常牛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商议制作音乐。己巳日，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

开皇十年的春天，正月乙未日，任命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

二月庚申日，皇上亲驾并州。

夏天四月辛酉日，自并州至。

五月乙未日，下诏书：“魏末丧乱，天下县城被瓜分，兵役年年更动，从来没有停止。兵士和军人，权且安置在坊府，南征北伐，没有一个安定的居处。家中没有一堵完整的墙，地里不见一个完整的包桑，实在是流寓的人哪，竟然没有乡里的名号。我甚感担忧。凡是军人，都可归属州县，分给田地户籍八帐，跟农民相同。军府的统领，宜按旧式行事。在崤山以东黄河以南及北方边远之地新设置军府。

六日辛酉日，制订法令，年满五十，免除徭役代替为收庸。癸亥日，任命灵州总管王世积为荆州总管，浙州刺史元胄为灵州总管。

秋天七月癸卯日，任命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庚戌日，皇上亲自录囚徒。辛亥日，高丽国辽东郡公高阳去世。壬子日，吐谷浑派遣使臣来朝见。

八月壬申日，派遣柱国、襄阳郡公韦洸，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一同持节巡抚岭南，百越地区都臣服。

冬天十月甲子日，赏赐木鱼符给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戊辰日，任命永州总管周法尚为桂州总管。

十一月辛卯日，皇上视查国学，赏赐分明。丙午日，契丹派遣使臣来朝贡。辛丑日，在南郊发生大事。这一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商智慧、苏州人沈玄侓一同举兵谋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东安蔡道人、蒋山李稜、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都自称大都督，攻陷各州县。皇上派上柱国、内史令、越国公杨素讨伐平定他们。

开皇十一年春天，正月丁酉日，因为攻打陈国时所得到的古器大多会妖变，所以命令全部毁掉他们。辛丑日，高丽派遣使臣朝贡。丙午日，皇太子妃元氏死去，皇上在文思殿进行哀悼。

二月戊午日，吐谷浑派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任命大将军苏孝慈为工部尚书。丙子日，因为临颖令刘旷治术尤异，提升为莒州刺史。己卯日，突厥派遣使臣贡献七宝盃。辛巳日，天空出现日蚀。

三月壬午日，派遣通事的门客若干洽出使吐谷浑。癸未日，任命幽州总管周摇为寿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夏州总管。

夏天四月戊午日，突厥雍虞闾可汗派遣他的特勤来朝见。

五月甲子日，高丽派遣使臣来贡献他们的地方土产。癸卯日，诏百官全都诣朝堂上封事。乙巳日，任命右衙将军元旻为左卫大将军。

秋天七月己丑日，任命柱国杜彦为洪州总管。

八月壬申日，皇上亲临栗园。滕王瓚死去。乙亥日，自栗园至。上柱国、沛国公郑译死去。

十二月丙辰日，靺鞨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

开皇十二年的春天，正月壬子日，任命苏州刺史皇甫绩为信州总管，宣州刺史席代雅为广州总管。

二月己巳日，任命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汉王谅为雍州牧，右卫大将军。

夏四月辛卯日，任命寿州总管周摇为襄州总管。

五月辛亥日，广州总管席代雅去世。

秋天七月乙巳日，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县侯卢恺，一同因事被除名。壬戌日，皇上到昆明池，当天还宫。己巳日，在太庙有事。壬申日，有日蚀。

八月甲戌日，制订法令：天下死罪的人，诸州不得处决，都交给大理覆治。乙亥日，皇上到龙首池。癸巳日，制订法令：宿卫者不能擅离岗位。丁酉日，上柱国、夏州总管、楚国公豆卢绩死去。戊戌日，皇上亲自录囚徒。

九月丁未日，任命工部尚书杨异为吴州总管。

冬天十月丁丑日，任命遂安王集为卫王。壬午日，在太庙有事。皇上来到太祖神主面前，流涕呜咽，悲不自胜。

十一月辛亥日，在南郊有事。壬子日，宴请百僚，赏赐分明。己未日，上柱国、新义郡公韩擒虎死去。庚申日，任命豫州刺史权武为潭州总管。甲子日，百僚大射于武德殿。

十二月癸酉日，突厥派遣使臣来朝。乙酉日，任命上柱国、内史令杨素

为尚书右仆射。己酉日，吐谷浑、靺鞨一同派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

开皇十三年春天，正月乙巳日，上柱国、郇国公韩建业死去。丙午日，契丹、奚、室韦一同派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壬子日，皇上亲自祭祀感帝。己未日，任命信州总管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壬戌日，皇上视察岐州。

二月丙子日，在仁寿宫诏营。丁亥日，自岐州还。戊子日，在嘉则殿宴请考使。己卯日，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戊子日，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温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人，因为贿赂被杀。乙丑日，制订法令：因犯法罢官的人，要配流一年。丁酉日，制订法令：私人家庭不能隐藏违侯图识。

夏天四月癸未日，制订法令战亡的家庭，给复一年。

五月癸亥日，下诏人间有自己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人，应下令禁绝。

秋天七月戊申日，靺鞨派遣使臣贡献地方特产。壬子日，左卫大将军、云州总管、巨鹿郡公贺娄子干死去。丁巳日，皇上驾临昆明池。戊辰日，有日蚀。

九月丙辰日，降囚徒。庚申日，任命邵国公杨伦为滕王。乙丑日，任命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冬天十月乙卯日，上柱国、华阳郡公梁彦光去世。

开皇十四年夏天，四月乙丑日，下诏书：“古代的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以此为大。自从晋氏传播边疆，兵戈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高雅的音乐已流散，年代已久，四方没有统一，没有辨天的依据了。幸好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救涂炭，安抚天下人民，天下大同，同归于治理，留下来的文化和物品，都应该为国家所拥有。这个命令是不会改变的，还要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细考证已经停止，应该马上复用，见行的人应该停止。人间的音乐，流僻日久，舍弃它的旧体，新造繁声，浮宕不归，于是就变俗了。应该加以禁止，务存其本。

五月辛酉日，京城地震。函谷关以内的各州大旱。

六月丁卯日，诏书省府州县，把田地公平分给平民，不允许有欺压新来

人的情况，跟别人争名夺利。

秋天七月乙未日，任命邳国公苏威为纳言。

八月辛未日，函谷关以内大旱，人民饥饿。皇上亲自率领皇室到洛阳跟农民一起吃饭。

九月己未日，任命齐州刺史樊子盖为循州总管。丁巳日，任命基州刺史崔仲方为会州总管。

冬天闰十月甲寅日，下诏书：“齐国、梁国、陈国当初都是在一方创业，经历了许多年代。既然宗祀被废绝，祭奠也没有了主人，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人，也应该根据时令修复他们祭祀的场所。所必须的器物，尽量都给他们。乙卯日，制订法令：朝廷以外的官在九品以上的，他的父母以及年满十五岁的子女，不得给他们官。

十一月壬戌日，制订法令州县的佐吏，每三年更换一次，不得连任。癸未日，有星孛于角亢。

十二月乙未日，皇上向东去巡狩。

开皇十五年的春天，正月壬戌日，皇上亲驾齐州，询问人民的疾苦。丙寅日，去王符山游玩。庚午日，皇上因为天下大旱，在太山建立祠堂，以谢愆咎。大赦天下。

二月丙辰日，收集天下的兵器，如有私造兵器的人，处以连坐的处罚。但函谷关以内的边疆，不在其中。丁巳日，上柱国、蒋国公梁睿死去。三月乙未日，皇上从东方巡狩返回。望祭五狱海濱。丁亥日，亲临仁寿宫。营州总管韦艺去世。

夏天四月己丑日，大赦天下。甲辰日，任命赵州刺史杨达为工部尚书。丁未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

五月癸酉日，吐谷浑派遣使臣来朝贡。丁亥日，制订法令五品以上的都城官员，要佩戴铜鱼符。

六月戊子日，下诏底柱。庚寅日，相州刺史豆卢通向皇上进贡绫文布，皇上命令在朝廷上当众焚烧。乙未日，林邑派遣使臣贡献地方特产。辛丑日，下

诏名山大川未被列在祀典之内的，都建立祠堂。

秋天七月乙丑日，晋王广献毛龟。甲戌日，派遣邳国公苏威巡察长江以南各省。戊寅日，从仁寿宫返回。辛巳日，制定法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以理去职的人，在朝廷上听朝时要手拿执笏。

冬天十月戊子日，任命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

十一月辛酉日，皇上到达温汤。乙丑日，从温汤返回。

十二月戊子日，盗窃粮食在一升以上的人，要被处以斩首，并且取消他的户籍。己丑日，下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开皇十六年的春天，五月丁亥日，任命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拟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暕为颍川王。

夏天五月丁巳日，任命怀州刺史庞晃为夏州总管，蔡阳县公姚辩为云州总管。

六月甲午日，制订法令，工商人员不能做官。并州地区出现大量蝗虫。辛丑日，下诏九品官员以上的妻子，五品官员以上的小妾，丈夫死后不得改嫁。

秋天八月丙戌日，下诏被判处死刑的人，三奏后才能被行刑。

冬天十月己丑日，皇上到长春宫。

十一月壬子日，皇上从长春宫返回。

开皇十七年的春天，二月癸未日，太平史万岁攻打西宁羌，被平定。庚寅日，皇上到达仁寿宫。庚子日，上柱国王世积讨伐柱州的叛贼李光仕，平定了他。壬寅日，河南王昭纳了妃子，宴请群臣，赏赐分明。

三月丙辰日，下诏书：“分设职务设置官职，一同管理政务，班位高低各有不同。如果在官的人不互相尊敬，自己放纵行事，则事情很难得到解决。每个人都有失误，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有的人根据条律判得很轻，但根据实情却很重，不马上论罪，达不到公正严肃的程度。其下属官员，若有违法，应当在法令外斟酌进行处罚。辛酉日，皇上亲自录囚徒。癸亥日，上柱国、彭国公刘昶因罪被杀。庚午日，派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视黄河南北各

省。

夏天四月戊寅日，颁布新历法。壬午日，下诏书：“周代的历法已经终结了，群凶作乱，衅起蓍服，毒被生人。我受命于上苍，把天下治理有序，圣灵垂佑，文武百官同心同力。申明公穆、郕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绩、齐国公颀、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巨鹿公子干等人，登庸纳揆的时候，草昧经纶的日子，丹诚大节，齐心协力为了皇上的帝业，功劳很多，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王府。应该发扬他们的门风，与江山息栖与共。他们的子孙未被任命官职的，应该根据才力任用，让他们都享受荣位，世世代代无穷尽。”

五月，在玉女泉宴请百僚，赏赐分明。己巳日，蜀王秀来朝见。高丽派遣使臣贡献地方特产。甲戌日，任命左卫将军独孤云为凉州总管。

闰月己卯日，一群鹿被送进宫殿，驯伏任务落在侍卫身上。

秋天七月丁丑日，桂州人李代贤造反，皇上派遣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讨伐平定了他。丁亥日，上柱国、并州总管秦王俊因事连坐被赦免，以王就第。戊戌日，突厥派遣使臣贡献地方土产。

八月丁卯日，荆州总管、上庸郡公韦世康死去。

九月甲申日，皇上从仁寿宫返回。庚寅日，皇上对待臣说：“侍奉主人，应当尽心尽力。恭稷非声，它们贵大祗肃。在庭庙奏乐，本来应当是迎接神灵，在斋祭的日子里，我感触很多。在这种时刻，什么可以称得上用心！在路上奏乐，礼节上还没有被允许。你们这些王公卿士，应该更加详细了解。”

冬天十月丁未，颁布铜兽符给骠骑、车骑府。戊申日，道王静死去。庚午日，诏书：“五帝都有不同的乐声，三王还有特殊的礼节，都因跟随事情的发展而有增减，凭借实情立节文。仰惟祭季宗庙，感情与日俱增。但礼完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这就同哀乐一样，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应该改正以往的礼数，以弘扬礼教。从今以后，在宗庙的日子不应该有鼓吹，在殿廷上不设乐声。辛未日，京师大索。

十一月丁亥日，突厥派遣使臣来朝拜。

十二月壬子日，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鲁国公虞庆则因罪被杀。

十八年的春天，正月辛丑日，诏书：“吴、赵一带的人民，以前继承了坏的习俗，所在之处，私自建造大船，相互聚结，以致形成侵害。其长江以南诸州，在民间有长三丈以上的船只，都要上缴入官。

二月甲辰日，皇上驾临仁寿宫。乙巳日，任命汉王谅为行军元帅，率领水陆三十万大军，攻伐高丽。

三月乙亥日，任命柱国杜彦为朔州总管。

夏天四月癸卯日，任命蒋州刺史郭衍为洪州总管。

五月辛亥日，下诏养有猫鬼、虫毒、厌魅、野道的家庭，投于四裔。

六月丙寅日，下诏罢黜高丽王高元的官位。

秋天七月壬申日，下诏因黄河以南的八州有水，免除他们的课役。丙子日，下诏五品以上的京城官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二科举人。

九月己丑日，汉王谅的军队遭遇疾疫而返回，死的人十有八九。庚寅日，敕舍客没有公验的人，连坐涉及刺史、县令。辛卯日，皇上自仁寿宫返回。

冬天十一月甲戌日，皇上亲录囚徒。癸未日，在南郊有大事。

十二月庚子日，上柱国、夏州总管、任城郡公王景因罪被杀。这一日，皇上从京师驾临仁寿宫，中间置行宫有十二所。

十九年的春天，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戊寅日，在武德殿进行大射，设宴赏赐百官。二月己亥日，晋王广来朝见。辛丑日，任命并州总管长史宇文弼为朔州总管。甲寅日，抵达仁寿宫。

夏天四月丁酉日，突厥可汗内附。达头可汗侵犯边塞，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岁把它击破了。

六月丁酉日，任命豫章王暕为内史令。

秋天八月癸卯日，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因事被免。辛亥日，上柱国、皖城郡公张威死去。甲寅日，上柱国、城阳郡公李彻去世。

九月乙丑日，任命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

冬天十月甲午日，把突厥利可汗改为启人可汗，建造大利城在他们的部落中。庚子日，任命朔州总管宇文弼为代州总管。

十二月乙未日，突厥都蓝可汗被部下杀害。丁丑日，有一星降落于渤海。

二十年的春天，正月辛酉日，皇上在仁寿宫。突厥、高丽、契丹一同派遣使臣进贡地方土产。癸亥日，任命代州总管宇文弼为吴州总管。

二月己巳日，任命上柱国崔弘度为原州总管。丁丑日，天空没有乌云而打雷。

三月辛卯日，熙州人李英林造反，皇帝派遣行军总管张衡讨伐平定。

夏天四月壬戌日，突厥侵犯边塞，皇帝任命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攻打他们。乙亥日，天上有如水泻一样的声音，从南向北而去。

六月丁丑日，秦王俊去世。

秋天八月老人星出现。

九月丁未日，皇上自仁寿宫回朝。癸丑日，吴州总管杨异死去。

冬十月己未日，太白星出现。乙丑日，皇太子勇以及其子一同被废为平民。杀死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己巳日，杀死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

十一月戊子日，天下发生地震，京师出现大风雪天气。任命晋王广为皇太子。

十二月戊午日，下诏东宫里的官属不得向皇太子称臣。辛巳日，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都是天下大的慈悲，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我们要雕铸灵相，以求做出真形，亲率下人去瞻仰，用诚敬之心去祈求。五狱四镇，节宣云雨，长江、黄河、淮河、大海，都浸润区域，而且生息滋养了万物，利益兆人，所以建立宗庙来祭祀，以表示我的恭敬之心。和尚毁坏佛像、道士毁坏天尊的，以恶逆之罪论处。”

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日，大赦天下，更改纪元。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丁酉日，调任河南王昭为晋王。突厥

入侵恒安，皇上派遣柱国韩洪击之，官军出现败绩。任命晋王昭为内史令。辛丑日，下诏书：“做为一个君子，难做到百行，只有诚和孝，最为重要。所以另投主人为殉节，自古以来称难，为王事殒身，则礼加二等。但那些代俗之人，不达大义，至于那些艰苦的戎马旅途，不入兆域。与孝子之意有差别，伤害仁爱之臣的心灵，兴言念此，每每深恶痛绝。

并且进入宗庙祭祀，并不废阙，怎么能够填茔，单独列在其外。从今以后，战亡的将士，应该进入墓域。

二月乙卯日，天上出现日蚀。辛巳日，任命上柱国独孤楷为原州总管。

三月壬辰日，任命豫章王暕为扬州总管。夏天四月，任命浙州刺史苏孝慈为洪州总管。

五月己丑日，突厥男女共有九万人来投降。壬辰日，骤然间雷雨大作，大风拔起了树木，宜君湫水移于始平。

六月癸丑日，洪州总管苏孝慈死去。乙卯日，皇上派遣十六名使臣巡察各省的风俗。乙丑日，下诏书：“儒学之道，训教人生，识别文子郡臣之义，知道尊卑长幼之序，在朝廷中升官，任之以职，所以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我抚监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建立庠序学校，广开升官之路，招纳贤良之人。而且国学胄子，垂将可以以千来计数。州县的诸生，也应该不少。空有名禄，空度岁月，没有道德作为示范，以才任用国中。良由设置学校的道理，多但却并不精。今天应该节处，明日再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只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以及州县学一同废掉。这一天，颁布舍利给每个州。

秋天七月戊戌日，改国子学为太学。

九月癸未，任命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

十一月己丑日，在南郊发生大事。壬辰日，任命资州刺史卫玄为遂州总管。

仁寿二年的春天，二月辛亥日，任命荆州刺史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宗正杨祀为荆州总管。

三月己亥日，皇上到达仁寿宫。壬寅日，任命齐州刺史张乔为潭州总管。

夏四月庚戌日，岐州、雍州二地发生地震。

秋天七月丙戌日，下诏内外官吏每个人举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戊子日，任命原州总管孤独楷为益州总管。

八月己巳日，皇后独孤氏驾崩。

九月丙戌日，皇上从仁寿宫返回。壬辰日，黄河南北诸州发生水灾，皇上派遣工部尚书杨达赈灾抚恤。乙未日，上柱国、襄州总管、金水郡公周摇去世。陇西发生地震。

冬十月壬子日，曲赦益州管内。癸丑日，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

闰月甲申日，下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制定乐术的人刊定阴阳舛谬。己丑日，下诏书：“礼只所以被采用，时义为大。黄琮苍璧，降天地之间的神灵，粮食丰盛牲畜有余，显示宗庙之敬，纠正父子君臣的次序，明确婚姻丧纪的节气。所以道德仁义，没有礼不成，安上治人，没有比礼更善的。自从地方有叛乱以来，经历了很多年代，王道衰败而变更之风日盛，微言绝而大义不行，一代一代往下推移，其弊端日益有加。至于那些四时在郊外祭祀的风气，五服麻葛的礼节，是是非非，致使圣洁的教化凋讹，轻重不同。我只是顺承上天的旨意，抚育人间生灵，应当洗涤的时候，就属于干戈发动的时代。平定叛乱，清除反叛，必须先以武功，删除纠正不同的典律，每日应接不暇。现如今四海安定，五种兵器根本不使用，道理上应当弘扬风气训导习俗，亲人道德适应齐礼，删掉那些往圣的旧章，发扬光大先王的原则典律。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是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为薛道衡，秘书丞是许善心，内史舍人为虞世基，著作郎为王劼，有的人任居端揆，学问很深，博达古今，有的人成大器令世人瞩目，学综经史。权且来进行裁缉。可以一同修订在五礼之中。”壬寅日，在太陵安葬献皇后。

十二月癸巳日，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秀被废为平民。交州人李佛子率领军队造反，皇上派遣行军总管刘方讨伐平定。

仁寿三年春二月己卯日，原州总管、比阳县公庞晃去世。戊子日，任命大将军、蔡阳郡公姚辩为左武侯大将军。

夏天五月癸卯日，下诏书：“所有天下的父母，生下我们已经相当劳累了，想报答这种大恩大德，上天很广大象一张网。但是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应该令海内外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绝屠杀牲畜。”

六月甲午日，下诏书：“《礼记》上说：‘至亲以一周年为断。’大概以四时之更替，万物的往返交替，所以圣人也是这样。大约有三年，加隆尔也。但是家中没有两个尊者，母亲为厌降，所以父亲存在而母亲去世，又跟一年之期的人，以服为正。怎能容许一年内而更改一些小的祥气！但三年有丧才有小的祥福，《礼记》称：‘一年一祭，是礼也。一年之后而除去丧者，是道也。’以这种缘故，虽然没有一年一年复始，但天地的变化，却不能不祭祀，不可以不除去。所以有练，来保存丧祭的根本。然而一年一丧有变化，在道理上却不安定。虽然说十一月才有变化，但没有法象，非一年一度也非一时，怎么能够除去祭祀？但儒家学者只拟三年的丧事，立练禫之节，可以说是苟且赞同它的变化，但却失掉了他们的根本。想慢慢地予以夺取，所以对丧事很不看重。致使儿子戴着帽子而去使子侄变化，黄里源缘，到子侄则身穿布衣，未改变穿粗服的习惯。这岂不是侄哀尚存，父子之情已被夺取，亲疏失伦，轻重发生颠倒！于是不顺乎人的本性，难道是圣人的意思！所以知道先圣的礼节被人废除，三年的丧礼尚且有不执行的人，至于祥练之节，怎能不堕落呢？

《礼记》说：‘父母的丧事，无所谓贵贱之分。’但士大夫们对于父母之丧，乃有贵贱的分别。然而礼坏乐崩，由来已经很久了。所以晏平仲把丧服弄破，他的父亲说他非礼，滕文公披孝服三年，他的大臣都没有什么欲望。后来王道衰败，诸侯之间争夺政权，大将们越超法度，那些坏的礼制却反而害了自己，于是烧毁典籍，自制其宜。于是至于骨肉之间的恩情，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何况孔子没有隐瞒话语，秦毁掉学校且那些经籍都被焚毁。有汉的兴盛，虽然难求儒雅，人们都有不同说法，义非一贯。再加上近年来流离战乱，只重视兵革，至于所谓典礼，时间还不算急迫。况且礼制不会从天而降，不会从地下冒出，而是人的内心并符合己利的东西，就是所谓情缘于恩。所以恩厚的人礼节隆重，情意轻则他的礼节简单。圣人于是称情立文，

别亲疏贵贱之节。从臣子道开始消减，上下失却次序，没有什么大恩，逐情而薄，没有什么重礼，与时代而消。这就是服不称丧，容不称服，并不是所说的圣人根据恩来表示情意，制订礼数的意义。

然而丧礼相互交换，宁在于戚，就是礼的根本。礼数有它的富余，未若于哀，就是情之实也。今年十一月而变化者，并非礼之根本，并非感情的真实。从这里可以知道，父亲生存母亲去世，不宜应有变化。但是依照礼数十三月而祥者，中月而禫。这足以符合圣人的意思，达到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日，下诏书：“日月更替，是天运作的次序；高山巍峨，大川奔流，是地之宣气。天运作则寒暑没有差别，地宣气则有云有雨，所以能成天地的大德，孕育万物而成功。何况一个在四海之中做君王，看着万物生存天地运作，单单只重视政治，没有凭借群才，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唐尧钦明，命令义、和以居岳，虞舜有德，升元、凯而做为他们的丞相。伊尹鼎俎之膳，做为殷朝的阿衡，吕望只是一渔翁，却成为周朝的尚父。这就是鸣鹤在背处，他的儿子必然和睦，风云之从龙虎，贤哲应当圣明，君德没有回报，臣道应来正己，所以能使天地相通，使阴阳有序，这岂不是从头到股肱吗？

自从王道衰败，人间风气渐薄，在朝廷里不能使公道来抵御万物，做为下人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互蒙蔽，君臣之间已无义可言，义失则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则人民困苦。而且追随道德风气很难，但背离道德的轨道却很容易，于是在任者没有休戚，无事者从不担任，众口铄金，杀戮侮辱之祸根本想不到。所以高声歌唱射避时代，辞去职位隐居乡间，卷起来而有怀念，罢黜而没人抚恤，被放逐于江湖之中，奔赴河海之流，这就是自身洁好而不后悔。

当今四海统一，烟火万里，百姓安定，四夷臣服，这岂是人的功劳，实际上是上天的旨意。我只有日夜祈祷，将向上天表明心迹，所以小心谨慎，日复一日，以黎民百姓为念，以庶政安康为忧，以治理天下为胸怀，考虑一个物品的得失。虽求传严，莫见幽人，只想崆峒，没有听说到达的道路。只担心商歌在长夜中，在夷门报门，在犬羊之间远迹，在僮仆之流中屈身。不限

制多少，不能不推举。以三旬的时间为限，都令进路。征召将送，必然用礼节去对待。

八月壬申，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业郡公燕荣因罪被杀。

九月壬戌日，设置常平官。甲子日，任命营州总管韦冲为民部尚书。

十二月癸酉，黄河以南诸州发生水灾，皇上派遣纳言杨达赈灾抚恤。

仁寿四年春正月丙辰日，大赦天下。甲子日，皇上驾临仁寿宫。乙丑日，下诏罚赏支度，以及大小事务，一并交付皇太子。

夏天四月乙卯日，皇上身体欠安。

六月庚申日，皇上大赦天下。有星星进入月亮中，过了几天后才退。有年纪大的在雁门见到。

秋天七月乙未日，天空发青没有阳光，八天后才回复原状。己亥日，任命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日，皇上疾病加重，在仁寿宫躺着，与百僚辞别，并一一握手告别，歔歔不已。丁未日，皇上驾崩于大宝殿，当时年龄六十四岁。有遗诏说：

“嗟乎！当初晋朝播迁，天下大乱，四海之内不统一，以至于周国和齐国，相互打仗，将近三百年。所以被割疆土并不是一处，称帝称王的并不是一人，对人民遭成很大危害。上天降命受于我，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所以能够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成大同之势，声教远被，这又是上天想使区夏安宁。所以我每次临朝，不敢有安逸，一日处理万机，留心亲览，昼夜寒暑，不怕辛劳，并不是说我每事亲躬，只是因为百姓的缘故。王公卿士，每日朝见，刺史官职以下，每三时朝集一次，怎么会不罄竭心府，告诫自己要殷勤。用义乃是君臣，情兼父子。庶籍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想令率土之人，永远得到安乐，不想带着疾病弥留，以至于大渐。这才是人生常务，怎么能多说它呢！四海之内的百姓，衣食还不是很丰盛，教化政刑，还是不能达到尽善，说到这儿，只能留下遗憾。我今年已六十多岁了，不复称天，但筋骨力量仍很精神，只是一时劳竭。如这种事，本非为身，只不过想安养百姓，所以到了这种地步。

自己的子孙后代，谁不疼爱怀念，既然为了天下，那就必须割情。勇和秀等人，一并怀着悖恶之心，我既知他们没有臣子之心，所以把他们废黜。古人有言：‘了解大臣的莫过于君主，了解子女的莫过于父亲。’假设让勇、秀得志，共同治理国家，肯定杀戮侮辱所有的公卿。这虽然是我的家事，按理说不应隐瞒，前面我已对文武侍卫，都已经论述了。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以仁孝著称，让他来完成大业，符合我的志愿。但必须得内外群臣，同心协力，共同来治理天下，我虽瞑目，也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因国家事大，不可以用常礼来局限，既葬公陈，行之自昔，今天应该遵从使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一切从简，不得使人劳累。每个州的总管、刺史以下，应该各自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必要奔走。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有的人有不便于直接的，应该依以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不要违背我的遗命！

乙卯日，全国发丧。河间杨柳有四棵无故落叶，很快又花叶复生。

八月丁卯日，皇后到达仁寿宫。丙子日，也死于大兴前殿。

冬十月己卯日，一同合葬于太陵，同一座坟墓但两个穴位。

皇上性格严厉，有威武的面容，外表憨木而实际很聪明，有远识大略。当初，执政的开始，众大臣很不服气，他的儿子都还很小，在朝廷内部有六个王爷争夺，朝廷外有三方叛乱。手中掌握着强兵、身居重要城镇的，都是周的旧臣。皇上以赤诚之心相交，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展露自己的才能，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平定三方，不到十年，已统一四海。只征收很轻的赋税，轻刑罚，内修制度，对外安抚戎夷之民。每天听朝，都不敢忘记，住所衣服玩器，以节俭为本，令行禁止，上下同一。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金玉等首饰，经常穿的大都是布衣，装备不过是铜铁骨角而已。虽然对钱财很吝啬，但说到对有功的进行赏赐，则没有什么吝啬的。乘车四出，在路上遇到上表的人，则停下马来亲自临问。有时则偷偷地派遣人采听风俗，以及吏治的得失，人间的疾苦，无不非常留意。每次遇到关中有饥荒，就派遣左右官员去视查。有人得到豆屑杂粮而上奏，皇上就流涕，深深地自责。等

到向东方去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道路相属。每逢遇到扶老携幼的人，就引马避开，慰问勉励而后才离去。到了很艰险的地方，看见负重的人，遂命左右侍从去扶助。这中间若有将士战役，皇上必加赏赐，然后令使臣去家中慰问。皇上虽未能达到至治，但也可以称为近代之良主。然而他天性沉猜，平素没有什么学问，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所以忠臣义士没有能得到他的推腹之言。他的那些开国元老以及一些有功之士，被杀或被废除，很少有生存的。又不喜欢诗书，废除学校，听妇人之言，并且废黜诸子。等到了暮年，持法尤峻，喜怒无常，过于喜爱杀戮。经常命令左右侍臣送西域来朝贡的使臣出玉门关，使臣所经过之处，如果接受一些小礼物如鹦鹉、麋皮、马鞭之类，皇上听说后会悻然大怒。又诣武库，看见署中有饥荒不收，于是执掌武库的官吏以及那些受遗的人，亲自解决，死的人多达十多个。又偷偷地令人贿赂令史府史，有接受的，必然处以死刑，没有什么宽贷的。所以史官从此就很少了。

史臣说：“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所以知道我的人很少。刚开始以外戚中的尊者，受托孤的任务，与能人之间的商议，并没有为当时所允许，做为周朝的旧臣，都深怀愤慨之情。后来王谦加固了三蜀的险阻，不到一个月，尉迥率领全齐的人，一战而身亡，这就是不和人谋划，也可能是上天所赞同的。乘着这个机运，于是攻周国之边。于是当时蛮夷猾夏，荆、扬没有一个剩下。船只南下则金陵失险，战马北指则单于认败，《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都受到正当对待。虽然晋武已平定吴、会，汉宣也推亡固存。于是亲身带领节俭，减轻徭役，使府库稟实，法令先行，君子都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命运，小人都各安其业，强不欺弱，众不凌寡，人民物品充实，朝野一片生平。二十年来，天下无事，四海之内如一家。考查他的前王，足以证明盛烈。但平素没有学问，没有什么宽仁之度，而且有刻薄的资历，再加上已到暮年，这种品性就更盛。又爱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惟城，权力横贯京师，都遵从帝制，没有什么适从的。爱听妇人的话，被邪臣的说法所迷惑，托付失所。废除父子之道，广开昆弟之隙，使其寻斧放纵，剪伐本枝。他的

坟土还未干，子孙已经接踵杀戮，天下已非隋朝。可惜呀！探究它衰息的迹象，自高祖开始，形成于隋炀帝，所以由来已经很久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没有祭祀且忽略诸子，这就成为它的不幸了。

81

唐高祖本纪

——《旧唐书》卷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

【解析】

《旧唐书》共二百卷，后晋刘昫、张昭远等撰。《旧唐书》是唐朝历史的官修史书，是唐朝历史资料的丰富库藏。毛泽东生前对《旧唐书》的阅读和研究十分重视，并在阅读批注时常将有关内容与《新唐书》作比较，并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旧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六月修成奏上，当时称《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唐帝国灭亡之后，典籍散佚，经过三、四十年，至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二月，“诏中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另外参加编修的还有吕琦、尹拙二人。当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力焉。”他在天福六年四月上奏说：“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今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赵莹在此奏章中，详细列举了

应收购的唐朝实录和各种公私记载，作为计划中编写纪、传和十志的依据。这说明《唐书》编写工作伊始，赵莹便很注意选拔人才、组织编写班子，还提出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整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编写计划在付诸实施时，出现一些变化。《旧唐书》诸志，在职官、天文、五行、刑法、经籍、音乐诸志外，新增入了未列入计划的《食货志》和《舆服志》，并改《郡国志》为《地理志》、《礼志》为《礼仪志》、《律历志》为《历志》。总的来说，计划在付诸写作实践中改变不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莹作为《唐书》修撰的始作俑者，在成书之日，却早已罢相，因而便不得署名。新宰相刘昫以宰相监修国史，钦衔上奏，故得署名。实际上，对于撰述之事，刘昫并没有躬列其间。现在我们谈《旧唐书》，往往提撰修者是刘昫、张昭远，而忘记了赵莹，实在有失历史的公允。

唐帝国存在前后延续近三百年，自高祖以至武宗，历代修有实录。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唐初令狐德棻、姚思廉等人便已开始。中宗时，武三思监修国史，史官吴兢不遂其意，乃私撰《唐书》、《唐春秋》，书稿未成，被任为荆州司马，携带书稿赴任。肖嵩监修国史时，派人索取，得书六十五卷。韦述接续撰写，“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二十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发生后，“国史一百六十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事后，官府出钱大力收购，“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当两京陷没，玄宗逃亡入川时，“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其后，以其家藏国史一百十三卷送于官。”到了唐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经历大动荡时，“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旧时遗籍，尺简无存。”因此，五代梁、唐二朝为了编纂唐史，大力搜集资料，甚至不惜高金悬赏购买，但所获甚薄。后唐从成都搜访得韦述所撰的九朝实录，是意外的收获。贾纬“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以下，阙而不记，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论次多所阙误，而丧乱之际，事迹粗成，亦有补于史氏。”由此可见，《旧唐书》正是在唐末造成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在过去国史的基础上缀补而成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旧唐书》芜杂，多阙略，文笔也欠优雅和老

道，因而对它的评价不高。清代学者赵翼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说“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经、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国史实录，而不暇订正也。”“至武宗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牒，补缀成之。故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867年）并将延资库计帐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计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某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另一大学者钱大昕也说：“按旧史本纪，前后繁简不均，睿宗以前，文法简而有度，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盖唐初五朝国史经吴兢，韦述之手，笔削谨严，中叶以后，柳芳、令狐等虽非史才，而叙事尚为完备，宣懿而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如果从史料方面以及能否使我们了解当时历史概貌的角度考察，则标准并非在于文简，详杂也不一定是坏事。顾炎武便持此观点，他说：“《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详赡，亦自可观。”就连赵翼本人也曾认识到：“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渝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瞭如，（司马）迁、（班）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王鸣盛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宣、懿、僖、昭、哀五朝皆无实录，既无实录，其事迹易致遗失，而洵时相去近，比宋敏求传闻更确，纂修者偶尔访求而得其详，唯恐泯灭，故遂不惮多载之与！……新书于旧纪奋然涂抹，仅存无几。若《哀纪》旧约一万三千字，而新约只千字，……使新书存而旧竟亡，读史者能无遗憾乎？！”王鸣盛指的中心意思是，如果只有《新唐书》而《旧唐书》不存，那么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将无从考证发挥，也是历史的一大遗憾。《新唐书》与《旧唐书》正互相发挥、映照，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

应当承认，《旧唐书》在编撰时，加工较差，以致出现一些重复。如黄巢退出长安后，杨复光的《收复京师露布》文字冗长，既载之于《僖宗纪》，又

录之于《黄巢传》。蒋义谏张茂宗尚公主疏，既载于《张茂宗传》，又记于《蒋义传》。有些人物如杨晟、王求礼、肖颖士等都是二人两传。甚至书首传目中有韦况，传中并无其人。传文说韦叔复另有传，实际却没有。纪传中多次出现“今上”，“上即位”，“至今赖之”一类文字，乃是沿袭旧史的明证。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刘仁轨传、郝处俊传的史臣曰，直接间接引用韦述之言等等，也是《旧唐书》大量抄录国史的证据。另外，在纪、传中大量完整地收录不少皇帝诏敕和臣僚们的奏疏、表章、对策和论文、诗赋，文字风格差别很大，显得斑驳冗杂。但因此它更是材料的蒐集和库藏，这决不是《新唐书》所能够比拟的。司马光在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唐纪时，包括唐懿宗以后的纪事，也专门取材于《旧唐书》。这又是《旧唐书》价值不可湮没的又一明证。

《旧唐书》有十一志、三十卷。《礼仪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据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改编而成。由于唐朝特别重视和讲究封建礼仪，并曾以礼开科取士，故将《礼仪志》编列于诸志之首。《音乐志》四卷中，首叙郊庙乐与军乐，次述宴乐，三叙郊祭乐章，四述宗庙乐章，文字多本之于杜佑的《通典》，其中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及其歌辞，叙述较详，而对唐代的宴乐歌辞，说是“歌多不经，不复载之”，这是不确的。实际唐代的歌辞乐章，尤其是开元盛世时的华彩乐章，都是超轶前代、开创未来的，代表了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五行志》列举了各地的自然灾害（水、旱、虫、蝗、火灾、地震等），其中有不少民生困苦和工商业、内外交通史的资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地理志》记录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年（752年）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户口的情况等。毛泽东对《旧唐书·地理志》的阅读十分仔细。如他在读到“（乾封）三年，……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毛泽东在旁边批注了“当不包括新罗、百济”，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旧唐书》的《职官志》主要记载了永泰二年（766年）官品，有关职官制度的沿革，其中有不少是一字不易地抄录自《唐六典》。《食货志》则比较集中地谈到唐代田制、赋税、钱币、盐法、漕运、仓

储、杂税以及榷酷等有关经济史料。毛泽东对此也有相当的注意和研究。如他在读到马周的上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时，在旁边批注了“不确，此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的字样。与历史客观材料相比较，毛泽东的结论更接近于事实。据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考证，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蔽，武德晚年，户不满三百万，约当隋盛时九百万户的三分之一弱。黄河下游地区，“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直到贞观中年，那里的在唐政府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七十万，约为隋大业初年四百七十余万户的七分之一。除以上诸志之外，《经籍志》还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存书的情况，志序还简要谈到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总的来看，《旧唐书》诸志，多存在错讹和重大的遗漏，但同时它也集中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旧唐书》编撰完成后，当时是称《唐书》。《四库提要》卷四六说：“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如果认为《唐书》在《新唐书》修成后“遂废”，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宋代无论是官家还是私家的书目都列有《唐书》。只不过它在《新唐书》的遮荫下，而受到了冷遇。因此它在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刻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二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年），余姚闻人铨等予以重刻，但传布不广。明清之际，顾炎武建议兼刻《旧唐书》，直至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得复刻。由于它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已有不少残缺及相互歧异之处。清代学者罗士琳、岑建功撰有《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旧唐书逸文》十二卷，都有参考的价值。沈炳震用十年之力，撰《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取二书之所长者为正文，以次要者为注。大多数纪、传都以《旧唐书》为正文，将《新唐书》记载有出入者入注，事同而文略者不录。新书新增的列传，则以新传为正文。旧书诸志如地理、仪卫、五行、天文等志或缺或过于疏略，便以新书志为正。职官、刑法、舆服等志仍以旧志为主。编者对两唐书中记载互异者，常加按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合钞》全

书，大致是以《旧唐书》为主，而以《新唐书》所载分别注入。这种分割二书、大动手术的改编，有时还改动了原书的文字，当然有许多不便之处和失误之处。但无论如何，《合钞》可以大致备悉两唐书之所长，因此也是有用之作。认为《合钞》是以《新唐书》为主，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在阅读《旧唐书》时所批注的“遇事无断制”，指的是唐高祖李渊（566—635年）。李渊，字叔德，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南），北周大贵族唐国公李虎的孙子。七岁承袭唐国公爵位，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任太原留守。当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天下逐鹿，四海翻腾。李渊听从次子李世民的劝告，于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攻陷长安，立隋代王杨侑为皇帝（即隋恭帝）。次年，隋恭帝退位，李渊自立为皇帝，定都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渊在位共九年时间，于武德九年（626年）传位李世民，自为太上皇，不再与闻政事，退出历史舞台。

史载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而古代史官对李渊的评价则是“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欠锦，嬖幸得以掇蜂。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而毛泽东的“遇事无断制”，正是对李渊一生性格与作为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高屋建瓴的精辟见解。

隋朝末年，李渊身任太原留守，早有图天下、吞八荒之心，但谨慎有余，而决断不足。李世民在隋炀帝疑忌他们父子的紧要关头，善察时变，向父亲李渊提出了“转祸为福”的方针，他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失小守，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等到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了太守王仁恭，又引突厥直逼太原时，李世民又一次催促父亲快快起兵，说：“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跃跃欲动之情，溢于言表。其后，李世民多次向李渊提出起兵的具体建议，表现了自己“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善于“观天时人事”的非凡才智。正是在李世民的催促、怂恿、鼓动之下，李渊才坚定了反隋的决心。

李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优柔失断，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次子李世民发

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李渊誓师于野后，留元吉守太原，亲自率领建成、世民从太原出发，拥兵三万。南下至贾胡堡，离霍邑五十余里。隋朝虎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精兵二万拒“义师”。适逢久雨粮尽，又流言突厥乘虚将掩袭太原，李渊召集诸将佐商量对策。裴寂认为各方面的形势都不利，霍邑未易猝下；理由是“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渊同意此议，而李世民的看法正相反。他说：“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在此种形势下，“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李渊一时听不进，促令班师。李世民不禁号泣悲啼于外，声闻帐中。李渊问其故，世民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同时，李建成也反对退回太原。至此李渊方大彻悟，知道霍邑之战生死攸关，有进无退。后来，果然在李世民、李建成的相互配合下，一举攻克霍邑。李家军声威大振，为此后的攻克长安，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李渊听从裴寂等人最初的意见而轻易退兵，则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赏罚不明，是李渊“遇事无断制”的另一表现。李渊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一统寰宇，黄袍加身后，对功臣的封赏不善于处理，为日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祸根和种子，这主要表现在诛杀功臣刘文静方面。

刘文静最早参与起兵反隋的密谋。他出奇谋连络突厥，击败隋将屈突通，屡建军功。唐王朝建立后，其地位却排在裴寂之下，心中不平；每次上朝议事时，总是与裴寂明争暗斗，唇枪舌剑。刘文静曾对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而当朝撝抑，言尚称名；又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李渊并未加以重视。更有甚者，李渊后来借故给文静扣上谋反的帽子。文静申辩说：“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指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对此，李渊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裴寂的一面之辞，于武德二年九月将刘文静处死。

诛死刘文静，既有李渊无断制的一面，也包含着李渊对李世民的压制与

戒备之意。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李世民的起兵，作战计谋，都是刘文静亲自策划。而促使李渊最后起兵，也有刘文静的督促因素。刘文静是通过裴寂，间接地影响着李渊，李世民才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难怪李渊要向刘文静开刀时，李世民赶紧向父亲说情：“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可是，李渊宁信裴寂谗言，不听世民劝告，他袒护裴寂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

刘文静在临刑时，发出了“高鸟逝，良弓藏”的悲叹，也说明了唐高祖的刑赏倒错。李渊重信裴寂一人，也有其原因。起兵之初，是裴寂亲自给李渊出谋划策，并给李渊以极大的物质援助：“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采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隋恭帝逊位后，裴寂又不失时机地对李渊大加劝进，终使李渊登上皇帝宝座。李渊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此后，“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此。”还有一次，李渊竟令贵妃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宝器珍物，来到裴寂的宅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这种举动是有违封建礼制的，因为皇帝君临大臣家是大忌。相比之下，刘文静虽是功臣，却“任遇悬隔”，因是高墘之战中吃了败仗，遭到了“除名”的处分。裴寂讨伐刘武周时，惨败于度索原，丢掉许多城镇，而李渊却多方安慰，还叫他镇抚河东。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有感于此，评论说：“刘文静浅水原之败，贬落不偶以至于诛，裴寂度索原之败，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赏罚驭臣，上下其手矣。”李渊赏罚不明，势必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引起了李世民的不满。

李渊“遇事无断制”还表现在他对待诸子尤其是李世民的态度上。本来，李渊称帝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但李世民一直在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王位，并且在时时多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对此李渊虽有所觉察，但他不去采取果断的措施，反而一味在几个王子中间搞平衡，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终酿成祸起萧墙，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源，在于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听任李世民设立“文学馆”。

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旧地。接着，武德四年，又

消灭了窦建德与王世充两大势力，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秦王世民威望日增。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竟然给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仅仅徽号并无意义，问题是天策府可置官属，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俨然成为一个小朝廷。这种殊荣就连李建成也无法比拟。

之后，李世民又以“海内浸平”，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豪俊之士。其中有所谓的“十八学士”，即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文学馆实际上是李世民的顾问决策机构和智囊团，罗致了一大批人才。

李世民从各方面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他所招罗的将佐文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为他尽死力，听从他一人指挥。所以秦王的教命能够贯彻，而高祖的诏敕有时可以置之不理。对此，李渊曾大发牢骚，“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认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但是，牢骚归牢骚，李渊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正是他“遇事无断制”的典型表现。

毛泽东评李渊“遇事无断制”，实际上是对李世民的另一种赞扬和称许。李家还在太原时，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一隅，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于人，如兑钱粮，放2000宫女等。毛泽东的这个论述，显然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但从别一方面讲，李渊也并非一无可取。如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他便很知趣地知难而退，让位给二十七岁的李世民，也是非常明智的抉择。它既避免了李家王朝的进一步自相残杀，有利于让李世民充分发挥才能，使唐王朝在统治初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同时，李渊本人也得以安享晚年，做了平稳的太上皇。

【原文】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暕七代孙也。暕生歆。歆生重耳，仕魏为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仪凤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中，赠司空。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讳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

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于怀远镇。及杨玄感反，诏高祖驰驿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时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会有诏征高祖诣行在所。遇疾未谒，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师次龙门，贼帅毋端儿帅众数千薄于城下。高祖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贼乃大溃。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

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威、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阴为之备。五月甲子，高祖

与威、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于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甲戌，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

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为煊煌公、右领大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

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高祖曰：“此神不欺赵无恤，岂负我哉！”

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丙戌，进下临汾郡及降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河东，津梁断绝，关中向义者颇以为阻。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九月壬寅，冯翊贼帅孙华、土门贼帅白玄度各率其众送款，并具舟楫以待义师。高祖令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将桑显和率众数千，夜袭长谐，义师不利。太宗以游骑数百掩其后，显和溃散，义军复振。丙辰，冯翊太守萧造以郡来降。戊午，高祖亲率众围河东，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还。文武将吏请高祖领太尉，加置僚佐，从之。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庚申，高祖率军济河，舍于长春宫。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高祖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太宗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自渭北徇三辅，所至皆下。高祖从父弟神通起兵郿县，柴氏妇举兵于司竹，至是并与太宗会。郿县贼帅丘师利、李种文，盩厔贼帅何潘仁等，合众数万来降。乙亥，命太宗自渭南屯兵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趣霸上。高

祖率大军自下邳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

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谕以匡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卫文升先已病死，以阴世师、滑仪等拒义兵，并斩之。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甲子，隋帝诏加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以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为齐公。

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长史、司录已下官僚。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遣赵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举之众于扶风。屈突通自潼关奔东都，刘文静等追擒于阌乡，虏其众数万。河池太守萧瑀以郡降。丙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衰徇巴蜀，下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二月，清河贼帅窦建德僭称长乐王。吴兴人沈法兴据丹阳起兵。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弑隋太上皇于江都宫，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徙封太宗为赵国公。戊辰，隋帝进高祖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唐国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

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颁银莧符于诸郡。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东都班师。五月乙巳，天子诏高祖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女爵命之号，一尊旧典。戊午，隋帝诏曰：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造丕愆，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抚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眇黎，保义朕躬，繫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已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蕃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

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趋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

遣使持节、兼太保、刑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隋帝逊于旧邸。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极殿，赐帛有差。东都留守官共立隋越王侗为帝。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

六月甲戌，太宗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己卯，备法驾，迎皇高祖宣简公已下神主，祔于太庙。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太宗为秦王，齐国公元吉为齐王。封宗室蜀国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国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长乐王，上开府道素为竟陵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奉慈为渤海王。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癸未，封隋帝为酈国公，薛举寇泾州，命秦王为西讨元帅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为淮安王。壬辰，加秦王雍州牧，余官如故。辛丑，内史令窦威卒。

秋七月丙午，邢部尚书萧造为太子太保。追封皇子玄霸为卫王。西突厥遣使内附。秦王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秋八月壬午，薛举死，其子仁果复僭称帝，命秦王为元帅以讨之。丁亥，诏曰：“隋太常卿高颎、上柱国贺若弼，并抗节不阿，矫枉无挠；司隶大夫薛道衡、刑部尚书宇文弼、左翊卫将军董纯，并怀忠抱义，以陷极刑；宜从褒饰，以慰泉壤。颎可赠上柱国、郑国公，弼赠上柱国、杞国公，各令有司加谥；道衡赠上开府、临河县公，弼赠上开府、平昌县公，纯赠柱国、狄道县

公。”又诏曰：“隋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并鼎族高门，元功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然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冥契深隐，妄肆诛夷。朕受命君临，志存刷荡，申冤旌善，无忘寤寐。金才可赠上柱国、中国公，敏可赠柱国、观国公。又前代酷滥，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凉州贼帅李轨以其地来降，拜凉州总管，封凉王。

九月乙巳，亲录囚徒，改银菟符为铜鱼符。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宇文文化及至魏州，鸩杀秦王浩，僭称天子，国号许。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蚀之。李密率众来降。封皇从父弟襄武公瑒为襄武王，黄台公瑗为庐江王。癸巳，诏行傅仁均所造戊寅历。

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秦王大破薛仁果于浅水原，降之，陇右平。乙巳，凉王李轨僭称天子于凉州。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

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陕东道大行台。丁丑，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庚子，李密反于桃林，行军总管盛彦师追讨斩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黄门侍郎陈叔达兼纳言。

二月丙戌，诏天下诸宗人无任职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统摄。丁酉，窦建德攻宇文文化及于聊城，斩之，传首突厥。

闰月辛丑，刘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旧将徐世勣以黎阳之众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黠俗，即日还宫。甲寅，贼帅朱粲杀我使散骑常侍段确，奔洛阳。

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称天子，国号郑。辛亥，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降，河右平。突厥始毕可汗死。

五月己卯，鄯国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

六月戊戌，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癸亥，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以讨刘武周。

秋七月壬申，置十二军，以关内诸府分隶焉。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侵我谷州，士信率其众来降。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

九月辛未，贼帅李子通据江都，僭称天子，国号吴。沈法兴据毗陵，僭

称梁王。丁丑，和州贼帅杜伏威遣使来降，授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裴寂与刘武周将宋金刚战于介州，我师败绩，右武卫大将军姜宝谊死之。并州总管、齐王元吉惧武周所逼，奔于京师，并州陷。乙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己亥，封幽州总管罗艺为燕郡王，赐姓李氏。黄门侍郎杨恭仁为纳言。杀民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乙卯，秦王世民讨刘武周，军于蒲州，为诸军声援。壬子，刘武周进围晋州。甲子，上亲祠华岳。

十一月丙子，窦建德陷黎阳，尽有山东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侯大将军李世勣皆没于贼。

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总管于筠为刘武周将宋金刚掩袭，并没焉。甲辰，狩于华山。壬子，大风拔木。

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庙。癸巳，至自蒲州。甲午，李世勣于窦建德所自拔归国。建德僭称夏王。

二月丁酉，京师西南地有声如山崩。庚子，幸华阴。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伏诛。

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突厥贡条支巨鸟。己卯，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甲戌，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中书令。封贼帅刘孝真为彭城王，赐姓李氏。

夏四月壬寅，至自华阴。于益州置行台尚书省。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秦王大破宋金刚于介州，金刚与刘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伪总管尉迟敬德、寻相以介州降。

六月壬辰，徙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赐姓李氏，加授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丙午，亲录囚徒。封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鄴王；皇孙承宗为太原王，承道为安陆王，承乾为恒山王，恪为长沙王，秦为宜都王。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丙申，突厥杀刘武周于白道。

冬十月庚子，怀戎贼帅高开道遣使降，授蔚州总管，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

四年春正月丁卯，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降，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

三月，徙封宜都王泰为卫王。窦建德来援王世充，攻陷我管州。

夏四月甲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初置都护府官员。

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凯旋，献俘于太庙。丁卯，大赦天下。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斩窦建德于市；流王世充于蜀，未发，为仇人所害。甲戌，建德余党刘黑闥据漳南反。置山东道行台尚书省于洺州。

八月，兖州总管徐圆郎举兵反，以应刘黑闥，僭称鲁王。

冬十月己丑，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齐王元吉为司空。乙巳，赵郡王孝恭平荆州，获萧铣。

十一月甲申，于洺州置大行台，废洺州都督府。庚寅，焚东都紫微宫乾阳殿。会稽贼帅李子通以其地来降。

十二月丁卯，命秦王及齐王元吉讨刘黑闥。壬申，徙封宋王元嘉为徐王。

五年春正月丙申，刘黑闥据洺州，僭称汉东王。

三月丁未，秦王破刘黑闥于洺水上，尽复所陷州县，黑闥亡奔突厥。蔚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寇易州。

夏四月庚戌，秦王还京师，高祖迎劳于长乐宫。壬申，代州总管、定襄郡王大恩为虜所败，战死。

六月，刘黑闥引突厥寇山东。置谏议大夫官员。

秋七月丁亥，吴王伏威来朝。隋汉阳太守冯盎以南越之地来降，岭表悉定。

八月辛亥，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改封恒山王承乾为中山王。葬隋炀帝于扬州。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冬十月癸酉，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闥于洺州。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闥所守，所

在杀长吏以应之。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闥战于下博，道玄败没。

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闥。丙申，幸宜州，简阅将士。

十二月丙辰，校猎于华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刘黑闥于魏州，斩之，山东平。

六年春正月，吴王杜伏威为太子太保。

二月辛亥，校猎于骊山。

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

夏四月己未，旧宅改为通义宫，曲赦京城系囚。于是置酒高会，赐从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中书令、宋国公萧瑀为右仆射，侍中、观国公杨恭仁为吏部尚书。

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八月壬子，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祐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丙寅，吐谷浑内附。

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改东都为洛州。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

冬十月，幸华阴。

十一月，校猎于沙苑。

十二月乙巳，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至自华阴。

七年春正月己酉，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二月，高开道为部将张金树所杀，以其地降。丁巳，幸国子学，亲临释奠。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吴王伏威薨。

三月戊寅，废尚书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选事。戊戌，赵郡王孝恭大破辅公祐，擒之，丹阳平。

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

五月，造仁智宫于宜州之宜君县。李世勣讨徐圆朗，平之。

六月辛丑，幸仁智宫。

秋七月甲午，至自仁智宫。嶺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

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师戒严。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师解严。

冬十月丁卯，幸庆善宫。癸酉，幸终南山，谒老子庙。

十一月戊辰，校猎于高陵。庚午，至自庆善宫。

八年春二月己巳，亲录囚徒，多所原宥。

夏四月，造太和宫于终南山。

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九月，突厥退。

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猎，因幸龙跃宫。

十一月辛卯，幸宜州。庚子，讲武于同官县。改封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加授秦王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

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

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司空。

二月庚申，加齐王元吉为司徒。戊寅，亲祠社稷。

三月辛卯，幸昆明池。

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诏曰：

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弘宣胜业，修植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忤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

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侶，规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閭閻，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纲，自陷重刑，黷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莠，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

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酆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

朕膺期取字，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事竟不行。

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

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即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佑，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稟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

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殓之后，皇帝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

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译文】

唐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七代孙子。暠生李歆。李歆生李重耳，任北魏弘农太守。李重耳的儿子李熙，任金门守将，带领一些豪杰镇守武川，就在这里安家了。唐高宗仪凤年间，被追尊为宣皇帝。李熙的儿子李天锡，任北魏的禁军主将。西魏文帝大统年间，赠司空。唐仪凤年间，被追尊为光皇帝。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任西魏左仆射，封号为陇西郡公，与北周文帝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人因功劳而共同担任辅佐大臣，当时人称“八柱国家”，李虎被赐姓为大野氏。北周接受西魏禅让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赠谥号为襄。到隋文帝杨坚作北周宰相时，又恢复本姓李氏。唐高祖武德初年，李虎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陵墓被称为永康陵。唐高祖的父亲叫李昞，任北周安州都督、柱国大将军，继承唐国公的封号，谥号为仁。武德初年，被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陵墓被称为兴宁陵。

唐高祖于北周天和元年出生在长安，七岁承袭唐国公封号。长大后，洒脱豁达，坦率直爽，宽厚仁慈，不论贵贱，他全以好意相待。隋接受北周的禅让后，高祖补千牛备身。隋文帝独孤皇后，是高祖的姨妈，因此高祖特别受隋文帝的亲近和宠爱，连续迁任谯、陇、岐三州刺史。有个叫史世良的人，擅长给人看相，对高祖说：“您的骨骼、相貌不象常人，一定会当皇帝，希望您自爱，不要忘掉我的话。”高祖听后颇以此自负。

隋炀帝大业初年，高祖任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又被征召担任殿内少监。大业九年，升任卫尉少卿。隋炀帝远征辽东的时候，高祖在怀远镇督运粮草。等到杨玄感造反时，炀帝命高祖速乘驿车前去镇守弘化郡，兼主持关东各郡军事。高祖历任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一向多树立恩德，到这时更广泛结交豪杰，大家也多诚心归附他。当时炀帝多猜忌臣下，人人心里都疑虑恐惧。正好炀帝下诏征召高祖来见他，高祖得病，未能按时谒见炀帝。当时高祖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炀帝问她说：“你舅舅为什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舅舅

得了病，炀帝说：“会死不？”高祖听说后更加害怕，就尽情饮酒，收受贿赂，隐藏自己的行迹。大业十一年，炀帝驾临汾阳宫，命令高祖前往山西、河东督察官吏，讨捕盗贼。高祖率军暂驻龙门，盗贼首领母端儿率领数千人逼近龙门城下。高祖带十余名骑兵攻打他们。高祖发射七十支箭，敌人都应声倒地，贼寇大败。大业十二年，高祖升任右骁卫将军。

大业十三年，高祖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任副留守。这时各地纷纷起义，太原与住在江都的炀帝失去联系，唐太宗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首先在一起谋划，劝高祖起兵反隋。不久马邑校尉刘武周占领汾阳宫起兵造反，唐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准备调集军队讨伐刘武周。高祖于是命令太宗和刘文静以及自己的门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分别召募士兵，十日内就得到士兵将近一万名，高祖又秘密派人到河东召来自己的长子李建成和儿子李元吉。王威、高君雅见大军集结，担心高祖发生变故，心里感到疑虑和恐惧，于是请高祖到晋祠祭祀祈雨，准备乘机危害高祖。晋阳乡长刘世龙知道这件事，报告了高祖，高祖暗中作了防备。五月甲子，高祖与王威、高君雅在一起办理公务，太宗暗中在府衙外布下军队，以防备发生意外。高祖派开阳府司马刘政公告发王威等人图谋造反，于是立即将他们斩首示众，宣布起兵反隋。甲戌，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让突厥始毕可汗派兵马与高祖相呼应。

六月甲申，高祖命令太宗领兵夺取西河，攻下了它。癸巳，建立大将军府。设置三军，分为左三军右三军：任命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导左三统军；任命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导右三统军。任命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大将军府掾，刘政会为大将军府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别担任左右统军。高祖下令开仓救济穷困的百姓，百姓纷纷响应。

秋季七月壬子，高祖率兵向西进攻关中，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高祖由太原出发，有兵士三万名。丙辰，军队在灵石县停留，在贾胡堡扎营。隋朝的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抵抗。恰好连续下了十天大雨，军粮无法运到，高祖想要回去，经太宗极力劝谏才没有这样做。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老人到义军的营门说：“霍山神派我来谒见唐皇帝说：‘八月雨停，你

路经霍邑东南，我会帮助你的军队。’”高祖说：“这神没有欺骗赵无恤，难道会背弃我吗！”

八月辛巳，高祖领兵奔赴霍邑，斩杀宋老生，平定霍邑。丙戌，进兵攻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到达龙门，突厥始毕可汗派康稍利带领士兵五百人，马二百匹前来龙门，与刘文静在军营会合。隋朝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通往关中的要津黄河浮桥断绝，关中地区心向义军的人受到很大阻碍。靠水住着的河东百姓，竞相进献船只，不约而同前来进献的，前后达数百人。

九月壬寅，冯翊盗贼首领孙华、土门盗贼首领白玄度都率领部下归顺高祖，并准备好船只等待义军渡河。高祖命令孙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领兵渡过黄河。屈突通派他手下的武牙郎将桑显和率领数千士兵，在晚上袭击王长谐的军队，义军迎战失利。唐太宗带领数百名流动骑兵从背后突袭敌人，桑显和的军队溃散，义军振作起来。丙辰，随冯翊太守萧造率全郡投降高祖。戊午，高祖亲自带领军队包围河东城，隋将屈突通坚守不出，高祖下令攻城，失利而撤退。文武官员请求高祖兼任太尉，并增置僚属，高祖接受他们的建议。隋华阴县令李孝常献永丰仓投降高祖。庚申，高祖带领军队渡过黄河住进长春宫。三秦士民每天到长春宫来的上千人，高祖对他们以礼相待，全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因此人家都非常高兴。丙寅，高祖派陇西公李建成、司马刘文静领兵屯驻永丰仓，兼守潼关，以防备别的盗贼。太宗率领刘弘基、长孙顺德等数万人，由渭北夺取三辅，所到之地，攻无不克。高祖的堂弟李神通在鄆县起兵，柴绍的妻子在司竹起兵，这时候都与太宗会合。郿县盗贼首领丘师利、李仲文、盩厔盗贼首领何潘仁等，聚集数万人，前来投降太宗。乙亥，高祖命令太宗自渭南领兵屯驻阿城，陇西公李建成由新丰率兵去霸上。高祖统率大军由下邳向西进军经过隋炀帝的行宫、园林，高祖都下令废除，宫女一律释放回家。

冬季十月辛巳，高祖到长乐宫，有军队二十万人。隋朝的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潜仪挟持隋代王杨侑以抵抗义军。高祖派使者到长安城下，告谕他们自己是想扶助隋室，几次派使者申明此意，都得不到答复。各位将领坚决请求围攻长安。十一月丙辰，攻下京城。

卫文升在这以前已经病死，阴世师、滑仪等人抗拒义军，都被斩首。癸亥，高祖带领百官，准备好天子的车驾，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义宁。甲子，隋帝杨侑下诏加封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揽朝廷政务。把武德殿作为丞相府，把唐王对百官的教谕改称为令。封陇西公李建成成为唐国太子；任命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藏公李元吉为齐公。

十二月癸未，丞相府设置长史、司录等属官。金城盗贼首领薛举进犯扶风，高祖任命太宗为元帅领兵攻打薛举。派赵郡公李孝恭招慰山南地区，所到之处百姓归服，癸巳，太宗在扶风大败薛举的部队。屈突通由潼关逃往东都，刘文静等人领兵追击，于阌乡将他抓获，又俘虏了他的部下数万人。河池太守萧瑀率郡投降高祖。丙午，高祖派云阳县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哀进攻巴蜀，攻下了它。

义宁二年春季正月戊辰，高祖任命太子李建成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元帅，领兵七万，进攻东都。二月，清河盗贼首领窦建德越过本分自称为长乐王。吴兴人沈法兴占据丹阳起兵。三月丙辰，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宫杀死隋太上皇，立秦王杨浩为皇帝，自称为大丞相。改封唐太宗为赵国公。戊辰，隋帝进封高祖为相国，让他总领百官，又加赐九锡之礼。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在长安通义里家中立唐高祖的已故高祖父以下四代祖先的祠庙。

夏季四月辛卯，下令停止使用竹使符，另发给各郡银兔符。戊戌，太子李建成与太宗自东都班师回朝。五月乙巳，隋帝杨侑下诏让高祖戴皇帝用的十二旒的帽子，立天子的旌旗，像天子那样出入警戒，禁止行人来往。王后、王女的封号，都依照原来的规则办理。戊午，隋帝下诏说：

上天降祸给隋国，太上皇在江都被杀，比赵高在望夷宫刺杀秦二世还残酷，比周幽王在骊山北被犬戎杀死仇恨还深。我实在可悲，忽然铸成大错，哀伤哭泣，长叹不已，内心破碎。抬头想起太上皇受到的残害，冤仇又得不到申雪，我只身孤立，不知怎样过日子。相国唐王，应王业兴起之期，有治世的才能，扶危济困，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唐王由北向南征讨，如果向

东进军，西边的百姓就会抱怨为什么不先到他们那里去。使各路诸侯归服，决定千里之外的胜利。集合、统率夷狄、华夏之人，保护黎民百姓，使朕自身得到安定，都有赖于唐王。唐王行道象造物主，功勋感通上天，万民归心，天命也归他，如今仍屈居臣下之位，违背了上天的意旨，从前虞、夏时代，彼此推荐，让位给贤能的人，如果不是有虞舜，谁能命令夏禹继位！现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地、人改变他们的选择，隋朝气数已尽，朕请求为贤者让路。重新广施恩德，不过自己已做不到，命令僮仆驾车，朕应当回到原来的地方。我本是代王，到了我而被取代，上天遗弃隋，到了这种地步！也许可以依靠德行与天一样高的圣王，来诛灭叛逆的恶人；希望得到新王朝的恩泽，让隋朝子孙受封为王侯，充任三恪之一。能为朕的祖先申雪冤耻，能保持对祖先的祭祀，早晨知道这个愿望实行晚上就立即死去，朕到了泉下也不感到遗憾。现在朕遵从旧例，退位回到原来的地方，众位文武官员，应改而服事唐朝。应当按照以往的规矩，赶快奉上皇帝尊号，这样做朕便如释重负，感到安宁，心地宽广。借助真正的帝王，来清除凶恶的叛逆者，满朝官员，应明白了解朕的这一旨意。命令有司，凡有群臣的奏章，都不许上报朕知道。

隋帝派遣使持节、兼太保、刑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以及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将皇帝的印玺进献给高祖，高祖推让不接受。百官联名上表劝高祖即帝位，反复上表，高祖才接受。隋帝杨侑退居旧府第，将大兴殿改名为太极殿。

甲子，高祖在太极殿即皇帝位，任命刑部尚书萧造兼任太尉，在南郊祭告上天，大赦天下，把隋义宁二年改为唐武德元年。官吏百姓，都赐给一级爵位。义军经过的地方，免除三年徭役。撤销郡改设州，把郡太守改为州刺史。丁卯，高祖在太极殿宴请百官，赐给他们多少不等的丝织品。隋朝东都留守宫一起立隋越王杨侗为皇帝。壬申，命令相国府长史裴寂等人制定律令。

六月甲戌，太宗任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任尚书右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任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任内史令。废除隋朝的《大业律令》，颁布新的法规。己卯，准备天子的车驾，将高祖的高祖父宣简公以下四代祖先的神主迎进太庙。给已故高祖妃窦氏追加谥号为太穆皇后，她

的陵墓称寿安陵。庚辰，高祖立嫡长子李建成成为皇太子。封太宗为秦王，齐国公李元吉为齐王。封宗室蜀国公李孝基为永安王，柱国李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李叔良为长平王，郑国公李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李神符为襄邑王，柱国李德良为长乐王，上开府李道素为竟陵王，上柱国李博义为陇西王，李奉慈为渤海王。各州总管都加封以持节的名号。癸未，封隋帝杨侑为酈国公。薛举率军侵犯泾州，高祖命令秦王为西讨元帅领兵征讨薛举。改封永康王李神通为淮安王。壬辰，加封秦王为雍州牧，其他官职不变。辛丑，内史令窦威去世。

秋季七月丙午，封刑部尚书萧造任太子太保。追封已故皇子李玄霸为卫王。西突厥派使者要求归附唐朝。秦王与薛举在泾州交战，唐军战败。

八月壬午，薛举去世，他的儿子薛仁杲又超过本分自称为皇帝，高祖命令秦王为元帅讨伐他。丁亥，高祖下诏说：“隋朝的太常卿高颎、上柱国贺若弼，都坚持节操，刚正不阿，纠正错误，不屈不挠；司隶大夫薛道衡、刑部尚书宇文弼、左翊卫将军董纯，都心怀忠义，却被处死。这些人都应加以表扬，以使他们在泉下能得得一些安慰。追赠高颎为上柱国、郟国公，贺若弼追赠上柱国，杞国公，让有司分别给他们追加谥号，薛道衡追赠上开府、临河县公，宇文弼追赠上开府、平昌县公，董纯赠柱国、狄道县公。”又下诏说：“隋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都出身有功绩的贵族世家，他们意外地遭屠杀，朝野都认为冤枉。李氏家族将兴起，自有上天赐福的灵应，暗中也感悟到这种灵应，却肆意诛戮李氏族人。朕接受天命作万民的君主，志在清除邪恶，日夜不忘申雪冤屈，表彰善人。追赠李金才为上柱国、申国公，李敏应追赠柱国、观国公。另外，前朝刑罚残酷失当，受害者的子孙被流放的，一律放回故乡。”凉州盗贼首领李轨献出他的辖地投降，高祖任命他为凉州总管，封他为凉王。

九月乙巳。高祖亲自审察囚徒的罪状，看有无不合理的情况；改银虎符为铜鱼符。辛未，追谥太上皇杨广为炀帝。宇文化及到魏州，毒死隋秦王杨浩，越过本分自称为天子，定国号为许。

冬季十月壬申初一，出现日蚀。李密率众来投降。封自己的堂弟襄武公

李琛为襄武王，黄台公李瑗为庐江王。癸巳，高祖下令施行傅仁均制定的《戊寅历》。

十一月己酉，由于京师粮食昂贵，高祖下令四方进入潼关的人，官府各为他们的车马牛驴配给收来的税米，供他们自己喂养牲口之用。秦王李世民在浅水源大败薛仁杲，薛仁杲投降，陇右得以平定。乙巳，凉王李轨在凉州越过本分自称为天子。高祖下诏颁布五十三条法律，借以简省法令，减轻刑罚。

十二月壬申，高祖加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尉、陕东道大行台。丁丑，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庚子，李密在桃林造反，行军总管盛彦帅追击讨伐，杀死李密。

武德二年春季正月乙卯，首次规定文官，凡遇父母去世，听任他们离职守丧。任命黄门侍郎陈叔达兼任纳言。

二月丙戌，高祖下诏全国各地与天子同宗未担任官职的人，一律免除徭役。每州设置宗师一人，总领本州同宗的人。丁酉，窦建德在聊城攻打并杀死宇文文化及，传送他的首级到突厥。

闰二月辛丑，刘武周率国侵犯唐朝的并州。己酉，李密的旧将徐世勣率黎阳及河南十郡投降唐朝，高祖任命他为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庚戌，高祖微服巡视京城，考察民俗，当日回宫。甲寅，盗贼首领朱粲杀死使臣散骑常侍段确，进往洛阳。

夏季四月乙巳，王世充篡夺隋越王杨侗的皇位，越过本分自称为天子，定国号为郑。辛亥，李轨被他的的尚书安兴贵逮捕李轨，投降唐朝，河西得以平定。突厥始毕可汗去世。

五月己卯，崑国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

六月戊戌，命令国子学建立周公、孔子庙，按时祭祀，并在全中国寻找周公、孔子的后代。癸亥，尚右仆射裴寂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

秋季七月壬申，设置十二军，命令关内各府公别隶属于十二军。王世充派他的将领罗士信侵犯谷州，罗士信率领他的部下投降了唐朝。西突厥叶护可汗和高昌国都派使者前来朝贡。

九月辛未，盗贼首领李子通占据江都，越过本分自称为天子，定国号为吴。沈法兴占据毗陵，越分自称为梁王。丁丑，和州盗贼首领杜伏威派使者前来投降，高祖任命杜伏威为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他为楚王。裴寂与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在介州交战，唐军战败，右武卫大将军姜宝谊战死。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害怕刘武周进逼，逃往长安，并州沦陷。乙未，京师发生地震。

冬季十月己亥，封幽州总管罗艺为燕郡王，赐姓李氏。任命黄门侍郎杨恭仁为纳言。杀死民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乙卯，秦王李世民讨伐刘武周，率军驻扎在蒲州，与其他各军声势相通，互为援助。壬子，刘武周围攻晋州。甲子，高祖亲自到华山祭祀。

十一月丙子，窦建德攻陷黎阳，占有了太行山以东全部地区。唐淮安王李神通、左武侯大将军李世勣都被窦建德俘虏。

十二月丙申，唐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遭到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的突然袭击，三人全部被俘。甲辰，高祖在华山打猎。壬子，大风将树连根拔起。

武德三年春季正月辛巳，高祖到蒲州，下令祭祀舜庙。癸巳，从蒲州回到长安。甲午，李世勣自己从窦建德那里脱身返回。窦建德越过本分自称为夏王。

二月丁酉，京师西南地下发出像山崩一样的声音。庚子，高祖到华阴。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图谋造反，被处死。

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国王麴伯雅派使者来唐朝见天子，进献特产。突厥向唐进献数只大鸟。己卯，将纳言改为侍中，内史令改为中书令，给事郎改为给事中。甲戌，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任中书令。封盗贼首领刘孝真为彭城王，赐姓李氏。

夏季四月壬寅，高祖自华阴回到长安。唐在益州设立行台尚书省。甲寅，加封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秦王李世民在介州大败宋金刚，宋金刚与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于是平定了并州。刘武周手下的总管尉迟敬德、寻相献出介州投降唐朝。

六月壬辰，改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赐姓李氏，并加授他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丙午，高祖亲自审查囚犯，看有无处罚不当的情况。封皇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吕为鲁王，李元亨为酆王；封皇孙李承宗为太原王，李承道为安陆王，李承乾为恒山王，李恪为长沙王，李泰为宜都王。

秋季七月壬戌，令秦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派皇太子李建成镇守蒲州，防备突厥。丙申，突厥在白道杀死刘武周。

冬季十月庚子，怀戎盗贼首领高开道派使者投降，任命高开道为蔚州总管，并封他为北平郡王，赐姓李氏。

武德四年春季正月丁卯，窦建德的行台尚书令胡大恩率大安镇投降唐朝，封为定襄郡王，赐姓李氏。辛巳，命令丘太子统军讨伐稽胡。

三月，改封宜都王李泰为卫王。窦建德领兵前来援救王世充，攻陷管州。

夏季四月甲寅，封皇子李元方为周王，李元礼为郑王，李元嘉为宋王，李元则为荆王，李元茂为越王。开始设置都护府官员。

五月己未，秦王李世民在武牢关大败窦建德部队，活捉了窦建德。河北地区全部平定。丙寅，王世充献东都城投降，河南地区平定。

秋季七月甲子，秦王李世民得胜回朝，在太庙献俘虏。丁卯，发布大赦令。下令废除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钱。在长安将窦建德斩首；王世充被流放蜀地，尚未启程，被仇人杀死。甲戌，窦建德余党刘黑闥占据漳南造反。唐在洺州设立山东道行台尚书省。

八月，兖州总管徐圆郎起兵反叛，响应刘黑闥，并越过本分自称为鲁王。

冬季十月己丑，加封秦王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地位在王公之上，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任命齐王李元叶为司空。乙巳，赵郡王李孝恭平定荆州，俘获萧铣。

十一月甲申，在洺州设置大行台，废除都督府。庚寅，焚毁东都紫微中乾阳殿。会稽盗贼首领李子通献地投降。

十二月丁卯，命令秦王李世和刘王李元叶率军讨伐刘黑闥。壬申，改封宋王李元嘉徐王。

武德五年春正月丙申，刘黑闥占据洺州，越过本分自称为汉东王。

三月丁未，秦王在洺水边击败刘黑闥，收复被刘黑闥攻陷的州县，刘黑闥逃往突厥。蔚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反叛，进犯易州。

夏季四月庚戌，秦王回长安，高祖到长乐宫迎接慰劳秦王。壬申，代州总管、定襄郡王李大恩被突厥军队打败，战死。

六月，刘黑闥领突厥兵进犯太行山以东地区。朝廷设立谏议大夫的官职。

秋季七月丁亥，吴王杜伏威前来朝见高祖。隋朝汉阳太守冯盎献南越投降，岭南地区全部平定。

八月辛亥，唐在洺、荆、并、幽、交五州设立大总管府。改封恒山李承乾为中山王。把隋炀帝葬在扬州。丙辰，突厥颉利可汗侵犯雁门。己未，又进犯朔州。高祖派皇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讨伐，获胜。

冬季十月癸酉，派齐王李元吉到洺州攻打刘黑闥。当时太行山以东的州县多被刘黑闥控制，到处都有人杀死州县长官响应刘黑闥。行军总管、淮阳王李道玄与刘黑闥在下博交战，李道玄兵败被杀。

十一月甲申，命令皇太子李建成率兵讨伐刘黑闥。丙申，高祖到宜州，检阅将士。

十二月丙辰，在华池围猎。庚申，高祖自宜州回到长安。皇太子在魏州击败刘黑闥，杀死了他，平定了太行山以东地区。

武德六年春季正月，任命吴王杜伏威担任太子太保。

二月辛亥，在骊山围猎。

三月乙未，到昆明池，在那里宴请百官。

夏季四月己未，高祖以前的旧宅改名通义宫，特赦京城在押囚犯。在通义宫举行大宴，并赐给随从的官吏不等的丝织物。癸酉，任命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宋国公萧瑀为尚书右仆射，侍中、观国公杨恭仁为吏部尚书。

秋季七月，突厥颉利可汗侵犯朔州，高祖派皇太子和秦王率兵驻扎在并州以防备突厥。

八月壬子，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柘占据丹阳造反，自称为宋王，高祖派遣赵郡王李孝恭及岭南大使、永康县公李靖领兵讨伐他。丙寅，吐谷浑归附。

九月丙子，突厥退兵，皇太子班师回朝。把东都改名为洛州。高开道率领突厥军队侵犯幽州。

冬季十月，高祖到华阴。

十一月，在沙苑围猎。

十二月乙巳，改奉义监为龙跃宫，高祖在武功的旧宅改为庆善宫。甲寅，从华阴回到长安。

武德七年春季正月己酉，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都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二月，高开道被他的部将张金树杀死，张金树献出高开道的地盘投降。丁巳，高祖到国子学，祭祀先圣先师。将大总管府改为大都督府。吴王杜伏威去世。

三月戊寅，废除尚书省六部侍郎的官职，将吏部郎中的级别提升为正四品，负责掌管选拔官吏的事务。戊戌，赵郡王李孝恭大败辅公祐，并活捉了他，丹阳地区得以平定。

夏季四月庚子，全国大赦，颁行新的律令。由于天下安定，高祖下诏规定官吏凡遇父母去世，听任他离职守满三年的丧期。

五月，在宜州的宜君县造仁智宫。李世勣讨伐徐圆郎，平定了他的叛乱。

六月辛丑，高祖到仁智宫。

秋季七月甲午，从仁智宫回到长安。湖州因地震而山崩，江水被堵塞。

八月戊辰，突厥侵犯并州，京城戒严。壬午，突厥退兵。乙未，京城解除了戒严。

冬季十月丁卯，高祖到庆善宫。癸酉，到终南山，祭谒老子庙。

十一月戊辰，在高陵围猎。庚午，从庆善宫回到长安。

武德八年春二月己巳，高祖亲自审查囚犯，宽赦了不少人。

夏季四月，在终南山造太和宫。

六月甲子，高祖到太和宫。突厥侵犯定州，命皇太子前往幽州，秦王前往并州，以防备突厥。

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在太谷与突厥军队交战，唐军大败，中书令温

彦博被敌人俘虏。九月，突厥退兵。

冬季十月辛巳，高祖到周氏陂围猎，就到了龙跃宫。

十一月辛卯，到宜州。庚子，高祖在同官县讲习武事。改封蜀王李元轨为吴王，汉王李元庆为陈王。加封秦王李世民为中书令，齐王李元吉为侍中。任命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士及为代理检校侍中。

十二月辛酉，从宜州回到长安。

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高祖命令各州县修筑城墙城壕，防备突厥入侵。任命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司空。

二月庚申，加封齐王李元吉为司徒。戊寅，高祖祭祀土、谷之神。

三月辛卯，到昆明池。

夏季五月辛巳，由于京师的佛寺道观不很清净，高祖下诏说：

释迦牟尼阐明教义，清净被放在首要地位，主张远离尘世，去掉贪欲，这些是扩大、发扬佳妙的思想行为，修习、树立善的本性，启发诱导糊涂的人，引渡众生到达彼岸的教法。因此释迦牟尼讲论经义教说，约束徒弟，对身心作调理和忏悔，舍弃各种迷恋、执著于外物的妄念，衣服饮食，全靠僧俗弟子供给。

自从释迦牟尼辞世以后，佛法流行，每一个朝代的末期国势衰落，就有破坏规矩、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于是有卑贱之徒，图谋提高自己的地位，懒惰不务正业的人，希望逃避徭役，胡乱剃发为僧，名为出家，嗜好与欲望却没有抑制，谋求财富从不止息。这些人出入尘世，周旋于市场，使用田产，聚积货物。有的靠耕田织布为生，有的以商贩为业，行迹同平民百姓没有两样。既违背佛教戒律的条文，又无视礼经的教诲，甚至于亲自进行抢劫，干凿壁翻墙的勾当，公然制造妖异怪乱，交结地方上有势力的不法之徒。他们常触犯法律，自己陷于重刑，玷污搅乱佛教的永恒真理，毁坏佛法。譬如杂草，使田里的好禾苗荒芜；又像那污泥，使清水变浑浊。另外佛寺称“净居”，是养心的处所，理应崇尚幽静。近代以来，很多人建造寺庙，不寻找安静空旷的地方，只选择喧闹嘈杂的处所。这些寺庙修造高低不一，屋宇开阔，交互错杂便于隐藏，引诱招纳奸恶的人。有的寺庙与市场旅店相连，同肉铺酒肆邻

近，弄得尘埃满屋，膻腥气充满道路。这只会增加对佛教的轻慢，有损于对佛的崇敬。况且老子的教化传留后世，本以淡泊虚静为贵，要求人们修养高尚的志趣，清静无为，忘却世情，使自己置身物外。保持自然本性，专一思道，这被称为入道的门户。奔走世事，有背于道的宗旨。

朕应合天命而统治全国，欲使佛道的教法昌盛，心想造福众生，意在护持佛道。要让他们像玉和石，香草和臭草一样有区别，长期保全释老妙道，永远得到福报，彻底对佛道澄清整顿，应该进行甄别淘汰。凡和尚、尼姑、道士、女道士等，能够专心勤奋地修行、遵守戒律的，都让他们到大的佛寺道观居住，由官府供给衣食，不让有所缺乏。不能努力修行、在遵守戒律的行为上有缺陷、不宜供养的人，一律取消他们的和尚、道士资格，遣送回家乡。有关主管部门要明确地制订条规，务必按照法制执行，违背制度的事，都应制止。京城保留佛寺三座，道观两座。全国各州，每州佛寺、道观各保留一座。其余的佛寺、道观，全部废除。

这事最后没有实行。

六月庚申，秦王因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合谋杀害自己，便领兵诛灭了他们。高祖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总领天下的纷繁政务，大赦天下。

八月癸亥，高祖下诏传帝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尊高祖为太上皇，高祖迁居弘义宫，改名为太安宫。

唐太宗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在两仪殿宴请西突厥使者，回过头对长孙无忌说道：“当今四方异族归顺，是从古至今未曾有过的。”无忌祝高祖长寿万岁。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也向高祖祝寿，流着泪说：“百姓得以安定，四方异族全部归附，都是遵照您圣明的旨意做的，哪里是我的功劳！”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交替向高祖献酒食，并献上车马衣物等，全按一般家庭的礼节进行。这一年，太宗在长安城西检阅军队，高祖亲自前往观看，慰劳将士而后回宫。在未央宫设宴，三品以上官员全部陪侍。在宴会上，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南越酋长冯智戴吟诗，接着笑着说：“胡、越成为一家，这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太宗向高祖敬酒祝寿道：“臣很早就蒙受父亲教诲，教给臣文治之道；后来跟随父亲的义军，平定了京城。又有薛举、刘

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都是秉承父亲的明智计谋，才战胜了他们。几年之间，统一了全国。由于父皇的宠爱，臣于是承受重任。现在上天保佑大唐，风雨调和，收成丰足，那些不同风俗的异族人，都成为朝廷的臣仆。这哪里是靠臣的智力，都是由于秉承父亲的圣明计谋的结果。”高祖非常高兴，在座的群臣都高呼万岁，宴会一直到天快亮才结束。

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病危，下诏说：“我停柩以后，皇帝应当在别的地方处理军政大事。皇帝守丧礼节的轻重，都按照汉朝的制度办理，用一日代替一月。陵园的制度规模，务必节俭。”这一天，高祖在太安宫的垂拱前殿驾崩，终年七十岁。群臣进献谥号为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高祖葬在献陵。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进献尊号为神尧皇帝。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进献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旧唐书》卷二、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李元昌与李承乾谋反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李元昌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8页）

【解析】

汉王李元昌是高祖李渊的第七个儿子，在军事政治上均无大的建树。作为皇室贵胄，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反而违法越礼，扰乱州郡，当然遭到李世民的斥责。李元昌心怀不满，渐生叛心，于是有意接近太子李承乾，企图推翻李世民的皇位。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三年，封恒山王。太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闲居时，一切庶政由承乾听断，“颇识大体”，因而很得太宗的赏识。

为了培养李承乾，唐太宗李世民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仅十二岁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最初是满意的。然而，承乾生长于深宫大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

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千里驰骋、接触民间、目睹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阅历，故而眼光短浅，识不及远。“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褻狎。”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臣的进谏规劝。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和培养。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

唐太宗考虑到承乾虽有过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认为只要有名师指点，总可匡正过失。于是又物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直接机会。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对于杜正伦的规谏，他全不理睬。杜正伦只好向太宗申诉。太宗认为，太子的脚病是可以治愈的，但太子的声誉不好，没有爱贤好善的声望，与小人的引诱是分不开的，并鼓励杜正伦施以严教。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导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摊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但承乾作表奏闻，太宗难堪，只得迁怒于杜正伦，贬为州官，以示惩罚。

经此一波三折后，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词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承乾命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后，深为嘉纳，赐给孔颖达帛百匹、黄金十斤。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觅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另任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

太子右庶子。

以上可以看出,太宗李世民与太子李承乾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治与武嬉不同。

唐太宗执政以来,标榜偃武修文,尊贤礼士,而承乾则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也不懂储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嬉戏废学,甚至荒唐地表示自己有朝一日身为天子后,甘心去做一蕃将头领,这当然不能为太宗所容。

其次,纳谏与拒谏不同。

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倡导纳谏,并因自己能纳谏也希望太子像他一样。而承乾则不喜谏臣,不纳善言。贞观十六年,张玄素针对承乾“败德日增”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出“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的严重问题,无疑是向承乾摊出了底牌。但承乾对自己的位危的现状无动于衷,甚至还想派刺客杀掉张玄素。唐太宗一再宣称纳谏治国,承乾则反其道而行之,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最后,亲贤与疏贤不同。

唐太宗立国以来,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这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条重要经验。承乾则与乃父相反,正如太宗所指出的“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既然不爱贤才,必然疏远正直,狎近群小之辈。既然父子对用人政见如此相左,当然没有共同语言。

唐太宗为了巩固贞观之治的成果,为了维护大唐江山,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确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承乾在文治、纳谏、用人方面均不具备治国安邦的才略,唐太宗要废掉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承乾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他与同党制定了暗杀与政变的两个应变计划。第一是派刺客于承基谋杀魏王泰,企图除去嗣君的争夺对手,保住太子的地位。后因此计未成,只得退而求其次,妄图发动宫廷政变,威胁唐太宗放弃废立太子的决定或逼其退位。

当汉王元昌得知承乾有谋反之意时,立即与之互相勾结,与元昌等人

“刻臂出血……共为信誓，潜伺间隙。”

然而，事与愿违，承乾与元昌及其党羽的阴谋并没有得逞。齐王李祐在齐州谋反被平定后，供出了元昌、承乾的阴谋。元昌因是太宗的亲兄弟，不忍加诛，特赦免死，但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遂赐元昌自尽于家；而承乾因系太子减死为流，废为庶人，徙放黔州，两年后死去。

毛泽东对李元昌与李承乾的作为是持鄙夷态度的，称之为“谋反”，恰如其分。毛泽东的批注“李元昌与李承乾谋反”是在《李元昌传》的内容中加的，而在李承乾的传中则没有加批注，可能毛泽东认为李元昌对谋反应负主要责任。的确，李元昌为李世民的亲兄弟，不躬自检点自身的缺点与错误，对于兄长世民的批评既置若罔闻，又复生怨望反叛之心。李承乾是元昌的亲侄儿，叔伯竟然与侄子联系合谋宫廷政变，企图重新上演“玄武门之变”的悲剧，是李世民绝不允许的。从另一方面讲，李承乾身为太子，辜负了世民的一片苦心，不思进取，不思修身养德，不思治国安邦之策，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被赶出历史舞台也是顺理成章的。李世民对李元昌、李承乾的谋反作了果断的处理，避免了政局的动荡，使“贞观之治”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继续发展，可谓顺天应人，与此前的其父李渊“遇事无断制”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对李元昌与李承乾的鄙夷与谴责，正是对李世民的一种肯定。

【原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临岐州，太宗时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泄，将杀之，忽失所在，因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大业末，炀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太宗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必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

国家仓卒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师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时年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击之，深入贼阵。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

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领大都督，右三军皆隶焉，封嫩煌郡公。

大军西上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霁，高祖引师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

至河东，关中豪杰争走赴义。太宗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图京师，高祖称善。太宗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计，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自托焉。师次于泾阳，胜兵九万，破胡贼刘鷁子，并其众。留殷开山、刘弘基屯长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顿于阿城，获兵十三万。长安父老饷牛酒诣旌门者不可胜纪，劳而遣之，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寻与大军平京城。高祖辅政，受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会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大破其

众，追斩万余级，略地至于陇坻。

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及将旋，谓左右曰：“贼见吾还，必相追蹶。”设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将段达率万余人自后而至，度三王陵，发伏击之，段达大败，追奔至于城。因于宜阳、新安置熊、谷二州，戍之而还。徙封赵国公。高祖受禅，拜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涇州，太宗率众讨之，不利而旋。九月，薛举死，其子仁果嗣立。太宗又为元帅以击仁果，相持于折塬城，深沟高垒者六十余日。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其将牟君才、梁胡郎来降。太宗谓诸将军曰：“彼气衰矣，吾当取之。”遣将军庞玉先阵于浅水原南以诱之，贼将宗罗睺并军来拒，玉军几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望见，复回师相拒。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睺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太宗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直趣折塬以乘之。仁果大惧，婴城自守。将夕，大军继至，四面合围。诘朝，仁果请降，俘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既而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罗睺恃往年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蹶，还走投城，仁果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被退，不及回顾，败归陇外，则折塬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获贼兵精骑甚众，还令仁果兄弟及贼帅宗罗睺、翟长孙等领之。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断，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时李密初附，高祖令密驰传迎太宗于幽州。密见太宗天姿神武，军威严肃，惊悚叹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凯旋，献捷于太庙。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寻加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

宋金刚之陷涪州也，兵锋甚锐。高祖以王行本尚据蒲州，吕崇茂反于夏

县，晋、浍二州相继陷没，关中震骇，乃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高祖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之，又幸长春宫亲送太宗。

二年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履冰而渡之，进屯柏壁，与贼将宋金刚相持。寻而永安王孝基败于夏县，于筠、独孤怀恩、唐俭并为贼将寻相、尉迟敬德所执，将还汾州。太宗遣殷开山、秦叔宝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相等仅以身免，悉虏其众，复归柏壁。于是诸将咸请战，太宗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

三年二月，金刚竟以众馁而遁，太宗追之至介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拒官军。太宗遣总管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贼众大败，追奔数十里。敬德、相等率众八千来降，还令敬德督之，与军营相参。屈突通惧其为变，骤以为请。太宗曰：“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于是刘武周奔于突厥，并、汾悉复旧地。诏就军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七月，总率诸军攻王世充于洛邑，师次谷州。世充率精兵三万阵于慈涧，太宗以轻骑挑之。时众寡不敌，陷于重围，左右咸惧。太宗命左右先归，独留后殿。世充骁将单雄信数百骑夹道来逼，交枪竞进，太宗几为所败。太宗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颀。世充乃拔慈涧之镇归于东都。太宗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贼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水河中下舟师袭回洛城，克之。黄河已南，莫不响应，城堡相次来降。大军进屯邙山。九月，太宗以五百骑先观战地，卒与世充万余人相遇，会战，复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获大将陈智略，世充仅以身免。其所署筠州总管杨庆遣使请降，遣李世勣率师出轘辕道安抚其众。荥、汴、洧、豫九州相继来降。世充遂求救于窦建德。

四年二月，又进屯青城宫。营垒未立，世充众二万自方诸门临谷水而阵。

太宗以精骑阵于北邱山，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击之，因诫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太宗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相应。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自辰及午，贼众始退。纵兵乘之，俘斩八千人，于是进营城下。世充不敢复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太宗遣诸军掘堑，匝布长围以守之。吴王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召宗率精兵二千来会于军所。伪郑州司马沈悦以武牢降，将军王君廓应之，擒其伪荆王王行本。

会窦建德以兵十余万来援世充，至于酸枣。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退师谷州以观之。太宗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敝。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吾当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贼若冒险与我争锋，破之必矣。如其不战，旬日间世充当自溃。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若之何？”通又请解围就险以候其变，太宗不许。于是留通辅齐王元吉以围世充，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

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于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余日。谍者曰：“建德伺官军乏，候牧马于河北，因将袭武牢。”太宗知其谋，遂牧马河北以诱之。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至，陈兵汜水，世充将郭士衡阵于其南，绵亘数里，鼓噪，诸将大惧。太宗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无往不克。吾与公等约，必以午时后破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敛退。太宗曰：“可击矣！”亲率轻骑追而诱之，众继至。建德回师而阵，未及整列，太宗先登击之，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嚣尘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挥幡而入，直突出其阵后，张我旗帜，贼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虏其众五万，生擒建德于阵。太宗数之曰：“我以干戈问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预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锋？”建德股栗而言曰：“今若不来，恐劳远取。”高祖闻而大悦，手诏曰：“隋氏分崩，崤函隔绝，两雄合势，一朝清荡。兵既克捷，更无死伤。无愧为臣，不

忧其父，并汝功也。”

乃将建德至东都城下。世充惧，率其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请降，山东悉平。太宗入据宫城，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于是诛其同恶段达等五十余人，枉被囚禁者悉释之，非罪诛戮者祭而谏之。大飨将士，班赐有差。高祖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劳于军中。

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略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饌至礼以享焉。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未几，窦建德旧将刘黑闥举兵反，据洺州。十二月，太宗总戎东讨。五年正月，进军肥乡，分兵绝其粮道，相持两月，黑闥窘急求战，率步骑二万，南渡洺水，晨压官军。太宗亲率精骑，击其马军，破之，乘胜蹙其步卒，贼大溃，斩首万余级。先是，太宗遣堰洺水上流使浅，令黑闥得渡。及战，用令决堰，水大至，深丈余，贼徒既败，赴水者皆溺死焉。黑闥与二百余骑北走突厥，悉虏其众，河北平。时徐圆郎阻兵徐、充，太宗回师讨平之，于是河、济、江、淮诸郡邑皆平。十月，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讨。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

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太宗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天下大悦。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己巳，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罢幽州大都督府。辛未，废陕东道大行台，置洛州都督府；废益州道行台，置益州大都督府。壬午，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谋逆，废为庶人。乙酉，罢天策府。

七月壬辰，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中尚书，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遣司空、魏国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武德元年以来贵情流配者并放还。文武官五品已上先无爵者赐爵一级，六品已下加勋一转。天下给复一年。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觐，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

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丁未，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

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穹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非意，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上不纳。自是后，士卒皆为精锐。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邢国公，尉迟敬德吴国公，杜如晦蔡国公，侯君集潞国公。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蚀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度，安举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晖、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封郡王者并为县公。

十二月癸酉，亲录囚徒。

是岁，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

贞观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艺据涇州反，寻为左右所斩，传首京师。庚午，以仆射窦轨为益州大都督。

三月癸巳，皇后亲蚕。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为太子少师。丙午，诏：“齐故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昔仕邺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谏，抗表极言，无救杜稷之亡，遂见龙逢之酷。其季舒子刚、遵子云、孝琰子君遵，并以门遭时讎，淫刑滥及。宜从褒奖，特异常伦，可免内侍，量才别叙。”

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

六月辛巳，尚书右仆射、密国公封德彝薨。壬辰，太子少师宋国公萧瑀为尚书左仆射。

是夏，山东诸州大旱，令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秋七月壬子，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

八月戊戌，贬侍中、义兴郡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户部尚书裴矩卒。是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九月辛酉，命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等分往诸州赈恤。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安吉郡公杜淹署位。

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躇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坐事免。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右卫将军刘德裕等谋反，伏诛。

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二年春正月辛丑，尚书右仆射、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徙封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祐为燕王。复置六侍郎，副六尚书事，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前安州大都督、赵王元景为雍州牧，蜀王恪为益州大都督，赵王泰为扬州大都督。

二月丙戌，靺鞨内属。

三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丙申，契丹内属。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夏州贼帅梁师都为其从父弟洛仁所杀，以城降。

五月，大雨雹。

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辛卯，上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诏曰：

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

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截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失，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欢州。

秋七月戊申，诏：“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高元礼，并于隋代俱蒙任用，乃协契宇文化及，构成截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岭表。”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夫小人者，大人之贼，故朕有天下已来，不甚赦宥。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

八月甲戌朔，幸朝堂，亲览冤屈。自是，上以军国无事，每日视膳于西宫。癸巳，公卿奏曰：“依礼，季夏子月，可以居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帝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许。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

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还章解组，朝臣于是克终。释菜合乐之仪，东胶西序之制，养老之义，遗文可睹。朕恭膺大宝，宪章故实，乞言尊事，弥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浇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体。至若筋力将尽，桑榆且迫，徒竭夙兴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惊止足，行堪激励，谢事公门，收骸闾里，能以礼让，固可嘉焉。内外文武群官年高致仕、抗表去职者，参朝之日，宜在本品见任之上。”丁未，谓侍臣曰：“妇人

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

冬十月庚辰，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卒。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尚。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圜丘。

十二月壬午，黄门侍郎王珪为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帅来朝。戊午，谒太庙。癸亥，亲耕籍田。辛未，司空、魏国公裴寂坐事免。

二月戊寅，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永康县公李靖为兵部尚书，右丞魏徵为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夏四月辛巳，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甲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

五月，周王元方薨。

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己卯，大风折木。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蚀之。薛延陀遣使朝贡。

九月癸丑，诸州置医学。

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庚申，以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击突厥。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来奔。癸未，杜如晦以疾辞位，许之。癸丑，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

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

之孙正道，送至京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二月己亥，幸温汤。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轻骑远遁。丙午，至自温汤。甲寅，大赦，赐酺五日。民部尚书戴胄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宗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御史大夫、西河郡公温彦博为中书令。

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甲申，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薨。甲午，以俘颉利告于太庙。

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

八月丙午，诏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色。甲寅，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九月庚午，令收瘞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圣帝、贤臣烈士坟墓无得刳牧，春秋致祭。

冬十月壬辰，幸陇州，曲赦陇、岐二州，给复一年。辛丑，校猎于贵泉谷。甲辰，校猎于鱼龙川，自射鹿，献于太安宫。

十一月甲子，至自陇州。戊寅，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之所。兵部尚书侯君集参议朝政。

十二月辛亥，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神通薨。甲寅，高昌王麴文泰来朝。

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凡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五年春正月癸酉，大蒐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丙子，亲献禽于大安宫。己卯，幸左藏库，赐三品已上帛，任其轻重。癸未，朝集使请封禅。

二月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郢王，元名为譙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惛为梁王，贞为汉王，恽为郑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翳为江王，简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

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县公李纲薨。

秋八月甲辰，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

九月乙丑，赐群官大射于武德殿。

冬十月，右卫大将军、顺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钵苾卒。

十二月壬寅，幸温汤。癸卯，猎于骊山。丙午，赐新丰高年帛有差。戊申，至自温汤。

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蚀之。

二月丙戌，置三师官员。戊子，初置律学。

三月戊辰，幸九成宫。

六月己亥，鄯王元亨薨。辛亥，江王翳薨。

冬十月乙卯，至自九成宫。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是岁，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宇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泉貉。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

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是日，上制《破阵乐舞图》。辛丑，赐京城酺三日。丁卯，雨土。乙酉，薛延陀遣使来朝。庚寅，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徽为侍中。癸巳，直太史、将仕郎李淳风铸浑天黄道仪，奏之，置于凝晖阁。

夏五月癸未，幸九成宫。

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赈恤。

冬十月庚申，至自九成宫。

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壬辰，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司空。

十二月丙辰，狩于少陵原，诏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纲之墓。

八年春正月癸未，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吐蕃卒。辛丑，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档东、西五洞反獠，平之。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丙午，赐天下酺三日。

三月庚辰，幸九成宫。

五月辛未朔，日有蚀之。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

七月，始以云麾将军阶为从三品。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

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氐，十一月上旬乃灭。

九月丁丑，皇太子来朝。

冬十月，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里。甲子，至自九成宫。

十一月辛未，右仆射、代国公李靖以疾辞官，授特进。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人赵德楷。

十二月辛丑，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

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壬子，越王泰为雍州牧。乙卯，帝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

是岁，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

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杀刺史孔长秀。壬午，大赦。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乙酉，监泽道总管高甑生大破叛羌之众。庚寅，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

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

闰月丁卯，日有蚀之。癸巳，大总管李靖、侯君集、李大亮、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浑于牛心堆。

五月乙未，又破之于乌海，追奔至柏海。副总管薛万均、薛万彻又破之于赤水源，获其名王二十人。庚子，太上皇崩于大安宫。壬子，李靖平吐谷浑于西海之上，获其王慕容伏允。以其子慕容顺光降，封为西平郡王，复其本国。

秋七月甲寅，增修太庙为六室。

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戊申，祔于太庙。辛丑，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

十二月甲戌，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光为其下所杀，遣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师安抚之，仍封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使统其众。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瑀依旧特进，复令参预朝政。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癸丑，徙封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幽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祐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郢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夏六月，以侍中魏徵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壬申，中书令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侍中。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

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

十二月壬申，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乙亥，亲录京师囚徒。

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徙郢王元裕为邓王，譙王元名为舒王。癸巳，加魏王泰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庚子，颁新律令于天下。作飞山宫。甲寅，房玄龄等进所修《五礼》，诏所司行用之。

二月丁巳，诏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礼记》云：“君即位而为裊。”庄周云：“劳我以形，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通贤深识？末代已来，明辟盖寡，靡不矜黄屋之尊，虑白驹之过，并多拘忌，有慕遐年，谓云车易乘，羲轮可驻，异轨同趣，其蔽甚矣。

有隋之季，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祿，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峻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木马涂车，土梓第舍，事合古典，不为时用。

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窆窆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

甲子，幸洛阳宫，命祭汉文帝。

三月丙戌朔，日有蚀之。丁亥，车驾至洛阳。丙申，改洛州为洛阳宫。辛亥，大蒐于广城泽。癸丑，还宫。

夏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树，丙寅，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

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

六月甲寅，尚书右仆射、虞国公温彦博薨。丁巳，幸明德宫。己未，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戊辰，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改封任城王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孝恭为河间郡王。己巳，改封许王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淫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庚寅，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丁酉，车驾还宫。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仍赐帛有差。丙午，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凉武昭王复近墓二十户充守卫，仍禁刍牧樵采。

九月丁亥，河溢，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洋。幸白司马坂以观之，赐遭水之家粟帛有差。

冬十一月辛卯，幸怀州。乙未，狩于济源。丙午，车驾还宫。

十二月辛酉，百济王遣其太子隆来朝。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壬寅，松、丛二州地震，坏人庐舍，有压死者。

二月乙卯，车驾还京。癸亥，观砥柱，勒铭以纪功德。甲子，夜郎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讨平之。乙丑，次陕州，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丁卯，次柳谷顿，观盐池。戊寅，以隋鹰扬郎将尧君素忠于本朝，赠蒲州刺史，仍录其子孙。

闰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丙戌，至自洛阳宫。

夏五月壬申，银青光禄大夫、永兴县公虞世南卒。

六月庚子，初置玄武门左右飞骑。

秋七月癸酉，吏部尚书、申国公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己卯，狩于始平，赐高年粟帛有差。乙未，至自始平。己亥，百济遣使贡金甲雕斧。

十二月辛巳，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大破山獠于壁州。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谒献陵。曲赦三原县及行从大辟罪。丁未，至自献陵。戊午，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

二月丙子，停世袭刺史。

三月乙丑，有星孛于毕、昴。

夏四月戊寅，幸九成宫。甲申，阿史那结社尔犯御营，伏诛。壬寅，云阳石燃者方丈，昼如灰，夜则有光，投草木于上则焚，历年而止。

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

六月丙申，封皇弟元嬰为滕王。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庚辰，立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率所部建牙于河北。

冬十月甲申，至自九成宫。

十一月辛亥，侍中、安德郡公杨师道任中书令。

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乙亥，封皇子福为赵王。壬午，朔州都督王志远有罪伏诛。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己丑，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迎女。壬辰，狩于咸阳。

是岁，滁州言：“野蚕食槲叶，成茧大如桑，其色绿，凡六千五百七十石。”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

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

二月丁丑，幸国子学，亲释奠，赦大理、万年系囚，国子祭酒以下及学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级，赐帛有差。庚辰，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弘化公主归于吐谷浑。壬午，幸温汤。辛卯，至自温汤。乙未，诏以梁皇侃、褚仲郡、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焯、刘炫等前代名儒，学徒多行其义，命求其后。

三月戊午，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

夏五月壬戌，徙封燕王灵夔为鲁王。

六月乙酉大风拔木。己丑，薛延陀遣使求婚。乙未，滁州野蚕成茧，凡

收八千三百石。

八月庚午，新作襄城宫。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

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

冬十月己卯，诏以赠司空、河间元王孝恭，赠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郾节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等配飨高祖庙庭。

闰月乙未，幸同州。甲辰，狩于尧山。庚戌，至自同州，丙辰，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

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圆丘。

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师。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执高昌王麹智盛，献捷于观德殿，行饮至之礼，赐酺三日。乙卯，高丽世子相权来朝。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其国相禄东赞来逆女。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辛巳，幸洛阳宫。

三月戊申，幸襄城宫。庚午，废襄城宫。

夏四月辛卯，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详定仪制。

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业所因，明年登封已后，愿时临幸。上于武成殿赐宴，因从容谓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会中有旧识上者，相与道旧以为笑乐。因谓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谀。公等朕之故人，实以告朕，即日政教，于百姓何如？人间得无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欢乐，陛下力也。臣等余年，日惜一日，但眷恋圣化，不知疾苦。”因固请过并州。上谓曰：“飞鸟过故乡，犹踟蹰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岱礼若毕，或冀与公等相见。”于是赐物各有差。丙子，百济王扶馀璋卒。诏立其世子扶馀义慈嗣其父位，仍封为带方郡王。

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减膳。

秋七月甲戌，孛星灭。

冬十月辛卯，大阅于伊阙。壬辰，幸嵩阳。辛丑，还宫。

十一月壬戌，废乡长。壬申，还京师。癸酉，薛延陀以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之众度漠，屯于白道川。命营州都督张丛统所部兵压其东境；兵部尚书李勣为朔方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分道以御之。

十二月戊子朔，至自洛阳宫。甲辰，李勣及薛延陀战于诺真水，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五千匹，薛延陀跳身而遁。勣旋破突厥思结于五台县，虏其男女千余口，获羊马称是。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兼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夏六月辛卯，诏复隐王建成曰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曰巢刺王。

秋七月戊午，司空，赵国公无忌为司徒，尚书左仆射、梁国公玄龄为司空。

九月丁巳，特进、郑国公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

冬十一月丙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至自岐州。

十二月癸卯，幸温汤。甲辰，狩于骊山，时阴寒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辔入谷以避之。

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为王。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徵薨。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

三月丙辰，齐州都督齐王祐杀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文振，据齐州自守。诏兵部尚书李勣、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兵未至，兵曹杜行敏执之而降，遂赐死于内侍省。丁巳，荧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

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酺三日。丁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

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上亲谒太庙，以谢承乾之过。癸巳，魏王泰降罪降爵为东莱郡王。

五月乙丑，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

六月己卯朔，日有蚀之。壬午，改葬隋恭帝。丁酉，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致仕，诏以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闰月戊午，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设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许之。丙子，徙封东莱郡王泰为顺阳王。

秋七月庚辰，京城讹言云：“上遣张张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遂相惊悚。上遣使遍加宣谕，月余乃止。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方玄龄以母忧罢职。

八月，工部尚书、勋国公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

九月癸未，徙庶人承乾于黔州。

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

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赐天下酺三日。以凉州获瑞石，曲赦凉州，并录京城及诸州系囚，多所原宥。

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幸温汤。

夏四月辛亥，幸九成宫。

秋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宫。丁卯，散骑常侍清苑男刘洎为侍中，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中书侍郎马周并为中书令。

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预朝政。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甲辰，初置太子司仪郎官员。甲寅，幸洛阳宫。安西都护郭孝恪帅师灭焉耆，执其王突骑支送行在所。

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郾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

十二月辛丑，庶人承乾死。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乙卯，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

三月壬辰，上发定州，以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从。

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因大飨六军以遣之。丁未，中书令岑文本卒于师。癸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勣攻盖牟城，破之。

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勣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

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蹕山，刻石纪功焉。赐天下大酺二日。

秋七月，李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

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

十一月辛未，幸幽州。癸酉，大飨，还师。

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侍中、清苑男刘洎以罪赐死。

是岁，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

二十年春正月，上在并州。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并州，宴从官及起义元从，赐粟帛，给复有差。

三月己巳，车驾至京师。己丑，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谋反，诛。

闰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各辞调护之职，诏许之。

六月，遣兵部尚书、固安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勣击破薛延陀于郁督军山北，前后斩首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

秋八月甲子，封皇孙忠为陈王。己巳，幸灵州。庚午，次泾阳顿。铁勒回纥、拔野吉、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诏遣会灵州。

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表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为五言诗勒石以序其事。辛亥，灵州地震有声。

冬十月，前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贬商州刺史。丙戌，至自灵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薨。丁酉，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赐京师酺三日。

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命配享宣尼庙堂。丁丑，皇太子于国学释菜。

夏四月乙丑，营太和宫于终南之上，改为翠微宫。

五月戊子，幸翠微宫。

六月癸亥，司徒、赵国公无忌加授扬州都督。

秋七月庚子，建玉华宫于宜君县之凤凰谷。庚戌，至自翠微宫。

八月壬戌，诏以河北大水，停封禅。辛未，骨利干国遣使贡名马。丁酉，封皇子明为曹王。

冬十一月癸卯，徙封顺阳王泰为汉王。

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龟兹。

是岁，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并遣使朝贡。又于突厥之北至于回纥部落，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中书令马周卒。司徒、赵国公无忌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己亥，刑部侍郎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戊戌，幸温汤。戊申，还宫。

二月，前黄门侍郎褚遂良起复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崔仁师除名，配流连州。癸丑，西番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其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兼大俟斤。戊午，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乙亥，幸玉华宫，乙卯，赐所经高年笃疾粟帛有差。己卯，崩于华原。

四月甲寅，磧外蕃人争牧马出界，上亲临断决，然后咸服。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使方士那罗迺娑婆于金阊门造延年之药。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

六月癸卯，特进、宋国公萧瑀薨。

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国公房玄龄薨。

八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九月己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十月癸亥，至自玉华宫。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卫将军梁建方讨平之。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署饶乐都督。

十二月乙卯，增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各二员，大理寺置平事十员。

闰月丁丑朔，昆山道总管阿史那杜尔降处密、处月，破龟兹大拔等五十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以归，龟兹平，西域震慑。副将薛万彻胁于阗王伏闼信入朝。癸未，新罗王遣其相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

是岁，新罗女王金善德死，遣册立其妹真德为新罗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俘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献于社庙。

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丁亥，西突厥肆叶护可汗遣使来朝。

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自去冬不雨，至于此月己未乃雨。辛酉，大赦。丁卯，敕皇太子于金液门听政。是月，日赤无光。

四月己亥，幸翠微宫。

五月戊午，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叠州都督。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靖薨。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秘不发丧。庚午，遣旧将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发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于道及安化门，翼从乃入；大行御马舆，从官侍御如常。壬申，发丧。

六月甲戌朔，殡于太极殿。

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改上尊号为文武圣大广孝皇帝。

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膺；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耨耜、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

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侈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聘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译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名世民，是高祖的次子。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代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太宗出生于高祖在武功县的住处里。当

时有两条龙在住处门外戏斗，三天后才离开。高祖到岐州出任刺史，太宗当时四岁。有个书生自称擅长相面，拜见高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以太宗，说：“龙凤一样的姿态相貌，天庭隆起的仪表，年近二十，一定能够济世安民。”高祖怕他把这话泄露出去，想要杀掉他，书生忽然不见，于是取“济世安民”的意思作为名字。太宗年幼时聪明过人，见解深远，随机应变处事果断，不拘小节，当时人都猜测不透他的想法。

大业末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围困，太宗应召前去援救，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将要出发，太宗对定兴说：“一定要多带旗鼓，用来虚设队伍，迷惑敌人。况且始毕可汗带领全国的军队，敢于来围困天子，一定以为国家仓促间派不出援兵。我方虚张声势，让数十里旗帜相连，夜晚又钲鼓声相应和，敌人必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敌人全军前来迎战，我方一定抵挡不住。”定兴采纳太宗建议。部队在崞县宿营，突厥的侦察骑兵跑回去报告始毕可汗说：隋朝的大军已到。突厥因此解围而去。等到高祖驻守太原的时候，太宗十八岁。有高阳盗贼首领魏刀儿，自称叫历山飞，来攻打太原，高祖迎战敌人，深入贼阵。太宗用轻骑兵突围进入贼阵，射杀贼兵，所到之处，敌皆倒退，于是把高祖从上万贼兵的围困中救出。这时正好遇到步兵赶到，高祖与太宗又奋力攻打，大破敌兵。

这时隋朝气数已尽，太宗暗中谋划起义，常以礼下士，舍财养客，群盗大侠，没有不愿为他誓死效力的。等到义军兴起，便率兵攻打西河，攻占这一地区。太宗被高祖任命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都由他管辖，被封为敦煌郡公。

起义大军向西攻打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领精兵二万屯驻霍邑，以抵抗义军。正赶上连天阴雨，军粮用尽，高祖与裴寂商议，暂且领兵回太原，以后再谋划行动。太宗说：“原本举行起义是为了拯救百姓苦难，一定要先攻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到小队敌人就撤军，恐怕跟随起义的人将会一天之内解散。回去固守太原一城之地，这不过是贼寇罢了，怎么能保全自己！”高祖不听，催促他带兵返回。太宗于是在营帐外大声痛哭，声音传入营帐中。高祖召他进帐，询问原因，太宗回答说：“现在部队凭借正义而作战，前进、战斗

就必定胜利，退回就一定会解散。大家解散在前，敌人趁机追击在后，死亡将顷刻而至，因此悲伤。”高祖于是醒悟，停止退兵。八月己卯，雨过天晴，高祖率领军队直奔霍邑。太宗怕老生不出城交战。于是率领数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下，拿着马鞭指点比划，做出要围城攻打的样子，以激怒老生。老生果然大怒，打开城带领士兵，背城列阵。高祖与李建成一起列阵于城东，太宗和柴绍列阵于城南。老生指挥兵士迅速上前攻打，先逼近高祖，这时建成忽然坠马，老生趁机进攻，高祖与建成的部队都往后退。太宗自城南高地率领两名骑兵向峻板急驰而下，冲断了老生的部队，又领兵奋力作战，敌军大败，各自扔掉兵器逃跑。城上的闸门关闭，老生手拉绳子想上城，于是被砍死，霍邑平定。

部队到达河东，关中豪杰争相前来参加义军。太宗请求进兵入关，夺取永丰粮仓用来救济贫苦百姓，收编诸路义军以便夺取京师，高祖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太宗带领先头部队渡过黄河，首先平定了渭北。三秦的官吏百姓以及各路豪雄强族，来到营门外请求让自己从军效力的每日用千来计算，扶老携幼，拥满了营寨。太宗收纳优秀人才，委以要职，远近听到消息的人，没有不自求托身于他的。部队在泾阳扎营，拥有优秀兵士九万名，击破胡人贼寇刘鹞子，兼并了他的部队。留下殷开山、刘弘基驻守长安旧城。太宗自己奔赴司竹，盗贼首领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都来会师，停留在阿城进行整顿，由此又获得兵士十三万人。长安父老牵牛担酒到营门犒劳军队的不可胜数，太宗都加以接待，然后送走他们，东西一概不收。军令严肃，秋毫无犯。不久与大军一起平定京城。高祖被任命为宰相后，受命为唐国内史，改封为秦国公。恰巧薛举率精壮的士兵十万逼近渭水边，太宗亲自迎击，大败敌兵，折敌万余人，夺取的土地一直到了陇坻。

义宁元年十二月，太宗又再次担任右元帅，带兵十万前去夺取东都。到了准备回师的时候，对部下说：“贼寇见我撤退，一定会追赶。”设三处伏兵等待敌军。没多久隋将段达率领一万多人在后追赶而到，走过三王陵，命令伏兵出击，段达大败，太宗的部队追击败军一直到了东都城下。接着在宜阳、新安设置熊、谷两州，派兵驻守而后回京。太宗被改封为赵国公。高祖登基

称帝，太宗被任命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在泾州作乱为寇，太宗率领军队讨伐他，战败而返回京师。九月，薛举死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位。太宗再次担任元帅攻打仁杲，双方相持于折墌城，各自挖沟筑垒，对抗六十余天。贼寇有十余万人，军队的锋芒毕露，多次来挑战，太宗按兵不动以挫其锐气。等到贼寇的粮食用尽，他们的将领牟君才、梁胡郎前来投降。太宗对手下的将士说：“敌军士气衰落，是我们击败他们的时候了。”派将军庞玉先在浅水原南列阵以引诱，敌将宗罗睺率全军出战，庞玉的部队几乎被打败。过了不久太宗亲自统领大军，忽然从浅水原北杀出，出敌不意。罗睺看见后，又回师抵抗。太宗率领数十名骁勇的骑兵冲入敌阵，于是朝廷的军队里外夹击，罗睺大败。斩敌兵首级数千，落入涧谷而死的敌兵更是多得没法计算。太宗率领左右二十多名骑兵追击逃敌，直奔折墌城下以便乘机破城。仁杲非常害怕，全城固守。快到傍晚的时候，大军赶到，四面合围。次日清晨，仁杲请求投降，俘获他的精兵一万多人、男女百姓五万名。

接着将领们向太宗表示祝贺，乘机问道：“开始大王在野外击破贼寇，他们的主帅还拒守坚固的城池，大王没有攻城用具，仅率轻骑兵奔驰追逐，不等侯步兵赶到，直逼城下，大家都怀疑不能攻克这座城池，现在竟然攻下了，这是为什么呢？”太宗说：“这是用乘胜追击的方法逼迫敌人，使他们的计谋不能及时形成，所以能攻克。罗睺依靠去年的胜利，加上了养精蓄锐很久，见我们不出战，便有轻敌之意。现在高兴我们出战，于是率领全部人马迎战，我们虽然击破敌人，但擒获、杀死的人不多。如不急迫，使敌人逃回城时，仁杲召集、安抚这些败卒，那我们就不能攻克这个城了。而且罗睺的部下都是陇西人，兵败溃退，来不及回头，便逃归陇西，那么折墌城自然空虚，我军紧接着逼近它，所以就害怕而投降。这可说是胜券在握，诸位都没看出来吗？”将领们说：“这不是我们这些凡人所能领悟得到的。”俘获敌军精壮的骑兵甚多，还让仁杲兄弟及敌军首领宗罗睺、翟长孙等统领。太宗和他们一起骑马打猎，没有什么隔阂。这帮贼寇蒙受恩惠，为太宗大义所威慑，都愿拼死效力。当时李密刚归附朝廷，高祖命他乘驿车到幽州迎接太宗。李密见太宗容

貌威武，军威严肃，惊畏叹服，私下对殷开山说：“真是英明的圣主。不这样，怎么能平定祸乱呢？”太宗凯旋回京，在太庙进献战利品。被任命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守长春宫，关东的兵马都归他指挥高度。接着被加授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职务。

宋金刚攻陷涪州的时候，军队锋芒毕露。高祖因为王行本还占据蒲州，吕崇茂在夏县发动叛乱，晋州、涪州相继陷落，关中震惊，就亲自给太宗写诏说：“贼寇的势力如此强大，难以同他们交战以决胜负，应该放弃河东，谨慎防守关西就可以了。”太宗进上奏章说：“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富足，是京城的依托。如果本来占有而又放弃此地，我私下感到痛心。愿陛下派给精兵三万，一定能消灭刘武周，收复汾州、晋州。”高祖于是征发所有关中的军队以增强太宗的兵力，又亲临长春宫送太宗出征。

武德二年十一月，太宗率领部队奔赴龙门关，从冰上过河，进驻柏壁，与贼将宋金刚相持而战。接着永安王李孝基在夏县打了败仗，于筠、独孤怀恩、唐俭都被贼将寻相、尉迟敬德俘虏。敌军想要撤军涪州、太宗派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伏击，大破敌军，寻相等仅独自逃脱，他们的部下全被俘虏，殷开山、秦叔宝又回到柏壁。于是将领们全来请战，太宗说：“金刚孤军千里，深入我们的地方，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这里。刘武周据守太原，只不过依靠金钢保卫自己。敌人士兵虽多，内实空虚，想要速战。我们加固营垒、养精蓄锐以挫伤敌人的锋芒，等到粮尽计穷，敌人自当逃走。”

武德三年二月，金刚竟因士卒斗志低落而逃跑，太宗追赶他们到介州。金刚列阵，战线南北七里，用来抵挡官军。太宗派总管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在其阵北与敌交战，翟长孙、秦武通在其阵南与敌人交战。各军作战时稍稍后退，敌军乘机追赶。太宗率领精壮骑兵攻打敌人，冲击敌军阵后，贼寇大败，太宗追击逃兵驰骋数十里地，尉迟敬德、寻相率领八千人前来投降，太宗还让敬德统领这些兵士，与太宗军营的人掺杂居住。屈突通害怕他们有变故，急以实情报告太宗。太宗说：“从前萧正与手下推心置腹，他人全能尽力效命，现在委任敬德，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刘武周逃奔突厥，并州、汾州全恢复原有的辖地。高祖下诏到军中加授太宗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七月，太宗总领各军去洛邑攻打王世充。部队在谷州宿营。世充率领精兵三万在慈涧列阵，太宗率领轻骑兵向敌人挑战。当时敌众我寡，不能抵挡，官军陷于重围，太宗周围的将士都十分害怕。太宗命令随从先撤，独自留下来殿后。这时世充骁将单雄信的数百名骑兵从道路两边直逼太宗，他们交互争先，竞相向前，太宗几乎被他们打败。太宗引箭射敌，敌兵无不应弦落马，俘获敌军的大将燕颀。世充于是撤去慈涧的兵力回到东都。太宗派行军总管史万宝从宜阳南占据龙门，刘德威从太行向东包围河内，王君廓在洛口截断贼寇的运粮通道。又派黄君汉率水军夜晚从孝水河乘船袭击洛城，攻克了它。黄河以南的各支义军，无不响应，城堡一个接一个的前来请求投降。大军进驻邙山。九月，太宗带五百名骑兵先去观察地形，突然与世充率领的一万多人相遇，双方混战，又破敌军，斩敌首级三千余，俘获大将陈智略，世充独自脱身。他所委任的筠州总管杨庆派使者前来请救投降，太宗派李世勣率军出轘辕道安抚杨庆的部队。荊、汴、洧、豫等九州相继前来投降。世充于是向窦建德求救。

武德四年二月，太宗又进驻青城宫。营垒还没有修好，世充的部队二万人从方诸门出兵面对谷水列阵。太宗率精壮骑兵在北邙山列阵，命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过谷水攻击敌军，并接着告诫屈突通说：“等两军一交战就放烟为号，我就率骑兵南下夹击。”两军刚交战，太宗率骑兵冲击敌人，挺身走在队伍的前面作战，与屈突通里应外合。贼军拼死抵抗，散而复合多次。交战自辰时到午时，敌人才开始后退。太宗趁势带兵追击，俘虏和杀死敌军八千人，于是部队前进扎营到洛阳城下。世充不敢再出来，只环城固守，等待窦建德的援兵。太宗派各部队在营外挖壕沟，并严密包围，准备长期坚守。吴王杜伏威派他的将领陈正通、徐召宗率精兵二千前来同太宗的部队会合。伪郑州司马沈悦献虎牢关投降，将军王君廓同他配合，擒获了城内的伪荆王王行本。

正好遇到窦建德领兵十多万前来援救世充，行至酸枣。萧瑀、屈突通、封彝德都认为腹背受敌，恐怕有战败的危险，要求退兵到谷州以观察形势变化。太宗说：“世充粮草耗尽，军心动摇，我们应当不劳师攻打，坐等他自己破败

而得利。建德刚刚击败孟海公，士气骄横，疏忽守备，我们应该进兵据守虎牢，扼制要地。贼寇如果敢冒险与我们决战，击破他们是一定的。如果贼寇不战，十日内世充当自行崩溃。如果不迅速进兵，贼寇一入虎牢关，各城刚刚归附我们，必定无法守住。那时世充、建德两贼合力进攻，我们怎么办呢？”屈突能又要求解东都之围移军驻守险要之地以等待敌军的变化，太宗不允许。于是留下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包围世充，亲自率领步、骑兵三千五百人奔往虎牢关。

建德由荥阳西上，在板渚修筑营垒，太宗驻守虎牢，双方相持二十余日。探子报告说：“建德等候官军草粮用尽，得知官军在黄河北岸放牧马群，乘此机会袭击虎牢。”太宗知道敌人计划，于是在黄河北岸放马以引诱敌人。第二天早晨，建德果真全军出动，列军于汜水，世充的将领郭士衡也列阵于建德之南，绵延数里击鼓叫阵，众将领非常害怕。太宗带数名骑兵登上高地观察敌阵，对将领们说：“这些贼寇从山东起兵，未遇见过强敌。现在他们要通过险要之地却喧闹，这是军令不严的表现；逼近城堡而列阵，这是有轻我之心。我们按兵不动，敌军的锐气就会渐衰，列阵时间一长，兵士饥饿，一定会自己退兵，那时追击敌人，战无不胜。我与诸位相约，一定在午时后破敌。”建德列阵，从辰时至午时，兵士饥饿疲倦，都坐下休息，又争水喝，犹豫不决准备收兵退走。太宗说：“可以出击了！”亲自率领轻骑兵追赶并引诱敌人，大部队紧随追赶。建德把军队掉转过来迎战，还来不及整理队伍，太宗率先上前进攻，敌军望风披靡。一会儿众军合战，喊声四起，尘土飞扬。太宗率领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挥旗进入敌阵，直接冲杀到敌军阵后，张开我军的旗帜。贼寇回头见到旗帜，溃不成军。太宗追击败军奔走三十里地，斩敌人首级三千余，俘获敌兵五万名，在阵中活捉了建德。太宗斥责他说：“我兴师讨伐，目标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与你无关，为什么越过自己的境域，触犯我军作战？”建德吓得两腿发抖说道：“现在我如果不送上门来，恐怕还得劳您远首去抓我。”高祖听到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亲自给太宗写诏书说：“隋朝分崩离析，崤山函谷关隔绝不通。两个豪杰势力联合，在短时间内就把他们清除。军队既取得重大胜利，又没有死伤。无愧于臣子的职责，不

让自己的父亲忧虑，这些都是你的功劳。”

太宗于是带着建德到东都城下。世充害怕，率领他的属下二千多人到营门要求投降，山东全部被平定。太宗进驻东都宫城，命令萧瑀、窦轨等封闭镇守仓库，不拿取任何财物，命令记室房玄龄收集隋朝的地图和户籍。接着诛杀和窦、王一起作恶的段达等五十余人，被冤枉囚禁的人一律释放，无罪被杀害的人都加以祭奠并作悼文。犒赏将士，按功行赏。高祖派尚书左仆射裴寂到军中慰问。

六月，凯旋回京。太宗身披黄金甲，队伍中有披甲战马一万匹，带甲的步兵三万人，前后部击鼓吹号，俘获的二个伪王和隋朝的器物、辇车等献到太庙。高祖非常高兴，在太庙举行宴饮礼节犒劳太宗。高祖认为自古以来已有的官号同太宗的特殊功勋都不相称，于是另立徽号，用来表彰太宗的功绩。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领陕东道大行台，地位在王公之上。增加封邑二万户，连以前的共三万户。赐给太宗用黄金装饰的大车一辆，绣有龙形的衣帽，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乐及九部乐，持木剑的仪仗队四十人。

当时天下逐渐平定，太宗于是专心研读经书，开设文学馆用来招收四方的有识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任学士，常轮流在馆里值班，太宗态度和蔼，同他们讨论经书义理，有时到夜半才停止。

没过多久，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闥起兵反叛，占据洺州。十二月，太宗总领兵东讨。武德五年正月，进军肥乡，分兵截断敌人的运粮道路，双方相持两个月之久。黑闥窘困已久，求战心切，率领步、骑兵两万，往南渡过洺水，清晨逼近官军。太宗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打敌人的骑兵，击破它，然后乘胜追击敌人的步兵，贼寇大败，斩敌首级一万多人。在这以前，太宗派人在洺水上游筑坝挡水，使河变浅，让黑闥能够渡河。等到战斗打响，就下令决坝，结果水流增大以致河深丈余，敌军溃败后，渡水逃跑的人全被淹死。黑闥与二百多骑兵往北投奔突厥，他的部下全被俘虏，河北被平定。当时徐圆郎拥兵于徐、兖二州，太宗回师将其征讨平定，于是黄河、济水、长江、淮水各郡邑全部被平定。十月，加授太宗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武德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由原州入侵，侵扰关中。有人劝说

高祖道：“只因为储藏财宝美女在京师，所以突厥人前来侵扰，如果烧掉长安城而不把它作为首都，那么胡寇就不会前来进犯。”高祖于是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巡视山南可以建都的地方，准备迁都。萧瑀等都认为这样做不对，但终究不敢冒犯天威，直言劝谏。太宗一人进谏说：“霍去病，汉朝的一将帅罢了，尚且立志消灭匈奴。臣充诸侯王之数，却让匈奴不断侵犯边地，以致让陛下想要迁都，这都是我的责任。现在乞求陛下派我讨伐匈奴，捉拿颉利。如果一两年内不能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慢慢再商议迁都之策，到时我一定不敢再说什么。”高祖发怒，于是派太宗带领三十多名骑兵去执行其讨伐计划。回来的时候，太宗坚决奏请一定不能迁都，高祖于是打消迁都的念头。八年，加授太宗为中书令。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企图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在玄武门诛杀建成、元吉。甲子，太宗被立为皇太子，各种政务都由他处理。太宗于是纵放禁苑中所养的鹰犬，并命各地停止进献珍异物品，政治上崇尚简约严肃，天下人都非常高兴。又命令百官上书密封的奏章，详细陈述安民治国的要旨。己巳，发布命令说：“依照礼制的规定，二个字的姓名不单个分开避讳。近代以来，两个字的姓名都单个分开避讳，名号、词语、书籍等废弃、空缺已多。随意用异字代替，违背经典本意。凡官号、人名、公私文书，有‘世民’两字不相连的，都不用避讳。”撤销幽州大都督府。辛未，废除陕东道大行台，设置各州都督府；废除益州道行台，设置益州大都督府，壬午，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图谋造反，废黜为平民。乙酉，撤销天策府。

七月壬辰，封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任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任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任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任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右庶子如中晦任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任中书令，封德彝任尚书右仆射。

八月癸亥，高祖传位给皇太子，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派司空、魏国公裴寂在南郊祭告天神。大赦天下的罪人。武德元年以来因指责朝政被流放

到边远地区的人一并放回。文武官五品以上原先无爵的赐给爵位一级，六品以下各加勋官一级。天下免除徭役一年。癸酉，放还后宫里的宫女二千多人。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可汗侵犯泾州。乙亥，突厥进犯武功，京城戒严。丙子，立妃子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侵犯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同突厥在泾阳作战，大败敌军，斩首级一千多。癸未，突厥颉利可汗到了渭水便桥北边，派他的酋长执失思力入朝察看形势，擅自绘制地形，太宗下令囚禁他。太宗亲自出玄武门，乘六匹马驾的车到渭水上，与颉利隔着河谈话，指责他负约。一会儿大部队跟随而来。颉利见军容威武，又知道思力被囚禁，因此很害怕，要求讲和，太宗允许。当日回宫。乙酉，又亲临便桥，与颉利杀白马签订盟约，突厥退兵。

九月丙戌，颉利进献马三千匹、羊一万头，太宗不收，让颉利送回所掠夺的中国百姓。丁未，带领各卫的骑兵统领等在显德殿庭练习射箭，对将军以下的人说：“自古以来突厥与中国，交替盛衰，像轩辕善于使用五种兵器，就能在北方驱逐獯鬻；周宣王使方叔、召虎为自己效力，也能在太原击败北夷。到了汉、晋的君主，以至于隋代，不让兵士平时练习各种兵器，突厥侵犯，不能抵御，导致扔下中国百姓遭受敌寇摧残。我现在不让你们挖池筑苑，建造各种过度奢侈的设施。农民可尽情让他们安乐，兵士只有练习射箭骑马，平时让你们操练，盼望在你们面前没有敢于横行的敌人。”于是每天带领数百人在殿前教他们射箭，皇帝亲自考试，射中的人随即赏给弓刀、布匹、丝织品。朝臣多有进谏的人，他们说：“先王制定法律，有带兵器到天子住处的处以死刑，这是制止刚萌生的不良现象扩展，防备不测之事发生。现在领进偏将士卒一类人，在皇宫旁边弯弓射箭，陛下您亲自置身其中这令人担心，担心灾祸产生在不经意之中，这不是为国家考虑的做法。”皇上不予采纳。从这以后，士兵都变得精锐训练有素了。壬子，天子命令私家不得随便立妖神，滥设祭祀，不符合礼制规定的祭祀，一律禁止。除龟卜和它的五种兆形、《易经》用于筮术外，各种形式的占卜术，都禁止。长孙无忌被封为齐国公，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尉迟敬德被封为吴国公，杜如晦被封为蔡国公，侯君集被封为潞国公。

冬十月丙辰初一，天空发生日食。癸亥，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癸酉，赐给裴寂封邑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李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十一月庚寅，皇族封郡王的都降职为县公。

十二月癸酉，亲自审察囚犯的罪状。

这一年，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都派使者来朝见天子，进献地方特产。

贞观元年春天正月乙酉，更改年号。辛丑，燕郡王李艺占据涇州反叛朝廷，接着被他的部下杀死，首级用车送到京师。庚午，任命仆射窦轨为益州大都督。

三月癸巳，皇后亲自养蚕。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任太子少师。丙午，发布诏令：“齐国的原来的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从前在郾中做官，名声地位显达，志向德行高尚，上书极言直谏，却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像关龙逢那样遇害。季舒的儿子崔刚，郭遵的儿子郭云，孝琰的儿子君遵，都因家门不幸遭当世责难，而身受滥施的刑罚。应当给予嘉奖，特别不同于一般人，可免除他们的徭役，因才加以任用。”

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有罪被诛杀。

六月辛巳，尚书左仆射、密国公封德彝逝世。壬辰，太子少师宋国公萧瑀任尚书左仆射。

这年夏天，山东各州发生重大旱灾，下令各州救济，百姓免除今年的租赋。

秋七月壬子，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任尚书右仆射。

八月戊戌，降职侍中、义兴郡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户部尚书裴矩去

世。这一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各州秋庄稼受霜害。

九月辛酉，命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征等分别去各州抚恤百姓。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就任殿中监。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安吉郡公杜淹就任。

十二月壬午，皇上对左右随从说：“神仙的事本来是虚无的，只不过空有其名。秦始皇却有非分之想，于是被方士欺骗，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徐福到东海寻求仙药。方士为躲避秦朝暴政，留在那里不回来，始皇还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后来回到沙丘便死了。汉武帝为求神仙保佑，就把女儿嫁给有道术的人为妻，后来事情既无效验，便杀掉方士。由这两件事来看，神仙是不必劳神去妄求的。”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因触犯纲纪被免职。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图谋造反，被诛杀。

这一年，关中发生饥荒，以至于有卖儿女的悲惨事情发生。

贞观二年春正月辛丑，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长孙无忌任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祐为燕王。又设立六部侍郎，辅佐六部尚书治理政事，并设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原先的安州大都督、赵王李元景任雍州牧，蜀王李泰任扬州大都督。

二月丙戌，靺鞨归属唐朝。

三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丁卯，派御史大夫杜淹巡视关内各州。拿出国库里的金银钱财，赎回自己卖身为奴的男女，送还他们的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夏四月己卯，命令死人的骸骨暴露在野外的，让所在的州县官员负责掩埋。丙申，契丹归属唐朝。第一次下诏命令天下的州县都设置义仓。夏州的盗贼首领梁师都被他的堂弟洛仁所杀，洛仁献城投降朝廷。

五月，天下大冰雹。

六月庚寅，皇子李治出生，设宴与五品以上官吏同贺，按等级赐给他们丝织物，还赐给全国在这一天出生的人粮食。辛卯，皇上对左右侍臣说：“君主虽然不能尽责管理天下，臣子不可以不尽臣子的义务。裴虔通，原本是炀帝的侍从之臣，却亲自当叛乱的首领。朕正推崇、奖赏恭敬信义，怎么还可

以让他继续管理百姓、推行教化呢？”发布诏令说：

天与地位置确立，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地位低微崇高都已明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理关系就要分清。这样才能使民风淳厚，天下教化成功。虽然又时常经历太平或动乱的时期，君主有昏有明，但疾风中有劲草挺立，高尚的品德不能灭绝，那些为国剖胸焚身的人，视死如归。难道他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重视百年的生命吗？只由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非常重要，在礼制中被放在最重要地位，所以他们能在当世显示高尚的节操，在身后树立清正高洁的榜样。至于像赵高杀害秦二世，董卓毒死弘农王，是人与神所憎恨的行为，连不同时代的人都共同感到愤恨。更何况平庸小子，却存有凶暴悖逆之心！远观历代帝王的诏书，这种人没有不被诛杀夷灭的。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过去在隋朝的时候，侍奉晋王杨广，炀帝因原先在王府与他的交情，特别加以宠幸。于是就心无君亲，暗中图谋弑君，秘密寻觅可乘之机，招纳、勾结各种恶人，准备长戟流矢，竟一朝私自往宫中发射。这是天下的恶事，谁能够忍受！应当诛灭虔通的同宗，焚烧他的首级，用以表明他的犯上行为是罪该方死。但发生的年代不与过去相同，又多次遇到发布赦令，可以仅免去他的死罪，从官籍中除名并削去爵位，流放到欢州。

秋七月戊申，发布诏令：“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高元礼，在隋代都蒙炀帝委以重任，却协助宇文化及，构成弑君之罪。应当按照裴虔通一样进行处治，除名流放岭南。”太宗对左右大臣说：“天下愚人，喜欢犯法令，所有赦免罪人的恩惠，仅仅给予不守法度的那些人。古语说：‘小人的幸运，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罪人，好人无话可谈。’‘凡养的杂草太多，会妨害禾苗的生长，施恩惠给为非作歹的人，会伤害好人。’从前文王设刑罚，受惩之人都不赦免。又蜀先主曾对诸葛亮说：‘我同陈元方、郑康成谈论政事，常听见他们告诉我治乱之道，内容相当全面，却不曾谈到赦免罪人。’小人，是君子的祸害，所以朕自即位以来，不大发布赦令。现今四海安宁，礼义得到发扬推广，不寻常的恩惠，施给不可太多，恐怕愚笨之徒常会心存侥幸，只想犯法，不思改过。”

八月甲戌初一，太宗到审理犯人的地方，亲自过问冤狱。从这以后，皇

上因为国家、军队没有战事发生，每天到西宫巡视、吃饭。癸巳，公卿大臣上书说：“按照礼的规定，夏末六月，可以住在台上的高阁里。现在酷暑未退，秋天的多雨季节将开始，宫中地势低而潮湿，请建造一座楼阁居住。”皇帝说：“朕有风湿病，哪里适合住在低湿的地方。如果按照你们的请求，将要耗费的钱财是太多。从前汉文帝准备建露台，却舍不得相当于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我的德行不及汉文帝，但所浪费的钱超过他，难道说作百姓父母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吗？”竟不答应。这一月，河南、河北发生严重霜害，百姓饥饿。

九月丙午，发布诏令说：“尊崇老人，重视旧臣，先代的圣王以此为后人留下好的例子；年事已高的官员送回官印，脱下官服，去职退休，朝臣于是能有一个好结局。设置芹藻祭祀先师合奏众乐的礼仪，制定东胶西序一类学校的制度，赡养老人的道理，前代的遗文里都可以看到。我恭敬地接受帝位，效法先代制度，尊敬、侍奉老年人，向他们求教道理，这样做也十分符合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这样情况古今相同，当时代进入风俗浮薄的末世，却出仕做官，或许违背原则。至于像筋力将尽，暮年逼近，而仍居官位，白白地浪费起早的辛劳，不明白夜间行路的过错，他们中有的人或许会想到后果而停步，主动做出可以激励后辈的事，主动辞去官职，归死乡里，能以礼相让，精神确实可嘉。内外文武官吏凡年老退休、上书辞官的，入朝参见天子之时，位次应在本品现任官之上。”丁未，对大臣说：“宫女被幽禁在深宫之中，情形实在值得同情。隋朝末年，挑选美女入宫，长期不停，至于那些建在各地的行宫，平时天子不去游息的地方，也大多聚集了大量宫女，耗尽了百姓的财力，这是我不能采取的。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之外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准备遣返宫女，准许她们嫁人为妻，不但因为节省费用，也使这些人能够各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生活。”于是派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在妃嫔居住的掖庭宫西门挑出宫女，遣返她们回家。

冬十月庚辰，御史大夫、宫监郡公杜淹去世。戊子，诛杀瀛州刺史卢祖尚。

十一月辛酉，在圆丘举行祭祀活动。

十二月壬午，黄门侍郎王珣担任侍中。

贞观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首领前来朝见天子。戊午，参拜太庙。癸亥，天子亲自参加耕种。辛未，司空、魏国公裴寂因触犯朝纲获罪被罢免。

二月戊寅，中书令、刑国公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永康县公李靖任兵部尚书，右丞魏徵任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夏四月辛巳，太上皇移居大安宫。甲午，太宗开始在太极殿上朝听政。

五月，周王李元方去世。

六月戊寅，由于天旱，亲自审察囚犯的罪状。派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在山山大川祈祷降雨，派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到关内各州赈济、慰问。又下令文武官吏各上密封的奏章，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对政令是否合理的看法。己卯，大风吹断树木。

秋八月己巳初一，发生日食，薛延陀派使者入朝拜见天子，进献贡品。

九月癸丑，各州设立医科学学校。

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派使者入朝拜见天子，进献贡品。庚申，任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出兵攻打突厥。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投奔中国。癸未，杜如晦因病辞官，皇上准许。癸丑，下令在自举行起义以来交战的地方，为那些战死沙场的义士勇夫各立一座庙宇，命令虞世南、李伯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他们撰写碑铭，以记载他们的功绩。

这一年，户部报告：中原人从塞外归来和突厥人前后归附中国以及在边境异族地区建立的州县所有人口，合计共有男女一百二十多万。

贞观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败突厥，俘获隋朝皇后萧氏和炀帝的孙子杨正道，押送到京师。癸巳，武德殿北院发生火灾。

二月己亥，太宗到温泉。甲辰，李靖再次在阴山击败突厥，颉利可汗轻装骑马逃跑。丙午，太宗自温泉回到长安。甲寅，发布大赦令，赐臣民庆饮五天。户部尚书戴胄兼任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卿萧瑀任御史大夫，和宰相一起商讨朝政。御史大夫、西海郡公温彦博任中书令。

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活捉颉利可汗，押送到京师。甲申，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去世。甲午，到太庙向祖先祭告俘获颉利的喜讯。

夏四月丁酉，皇帝亲临顺天门，军中的官吏押解颉利向天子献功请赏。从这以后西北各藩属都上书要求皇上用“天可汗”的尊号，于是皇上下诏书册封各藩属的首领时，就兼用这个称号。

秋七月甲子初一，发生日食。皇上对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个怎么样的君主？”回答说：“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于礼制，勤于思考政事，每天临朝听政，有时直到太阳偏西。同五品以上官吏讨论政事，皇宫的卫士不能下岗，站着传递干粮吃饭，虽然谈不上品性仁爱、贤明，也可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了。”皇上说：“你们看到他的一个方面，而不了解他的另一个方面。这人本性极其明察而内心并不圣明。内心昏昧那么处理事务就不能都通达，过分明察就会处事多疑。自己靠欺骗孤儿寡母得到天下，认为众臣不可依赖，凡事都自己决定，虽然伤神劳体，处事也不能都符合法度。朝廷的臣子既然了解皇上的这种想法，也就不敢直言，自宰相以下，所有的官员只有接受皇帝的吩咐罢了。我的想法不认为这样做对。以天下广大，怎么可以凭一个人的思考独自决断？朕将选用天下的人才，治理天下的事务，任命官职，要求他们完成任务，使他们各尽所能，这样也许可以达到政治的清明安定。”因此命令官吏：“天子的诏令如果不适合于事实，就应当上报说明，不得顺旨施行。”

八月丙午，下诏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五品以上官员穿红色衣服，六品、七品官穿绿色，八品、九品官穿青色衣服；妇人衣服的颜色跟同丈夫的服色。甲寅，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任尚书右仆射。

九月庚午，命令收埋长城南边的死人骸骨，并下令祭奠死者。壬午，命令不得在从古至今的圣明君主、贤臣义士的坟墓周围放牧，每年春秋两季在他们的坟上祭拜。

冬十月壬辰，到陇州，因特殊缘由赦免陇、岐两州的罪犯，免除两州百姓的赋税一年。辛丑，在贵泉谷立栅栏围猎。甲辰，在鱼龙川围猎，亲自射鹿，献给大安宫。

十一月甲子，自陇州回长安。戊寅，命令惩罚罪犯不得鞭打背部，以使针灸穴位能被认清。兵部尚书侯君集参议朝政。

十二月辛亥，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李神通去世。甲午，高昌王麴文泰前来朝拜天子。

这一年，判死刑的共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可以放弃刑罚不用的地步。东到大海，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用不着携带粮食。

贞观五年春正月癸酉，太宗在昆明池打猎，藩属和边境异族首领都跟随陪同。丙子，太宗亲自到大安宫进献猎获的禽兽，己卯，亲临左藏库，赐给三品以上官员丝织品，允许他们随意拿取多少。癸未，朝集使请求行封禅礼。

二月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郯王，元名为譙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为梁王，贞为汉王，恽为郯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器为江王，简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去世，用黄金和丝织品赎回由于隋末动乱迁入突厥的中国男女八万人，全部遣送回家。

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公李纲去世。

秋八月甲辰，派遣使者到高丽，拆毁所立的京观，收集隋代战死者的骸骨，祭奠并埋葬它们。戊申，开始命令天下判死刑必须经过三次检验申请，在京各司要经过五次检验申请，执刑这一天，尚食局供应的伙食只有蔬菜，内教坊和太常寺不许奏乐。

九月乙丑，赏赐群臣在武德殿举行射礼。

冬十月，右卫大将军、顺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钵苾去世。

十二月壬寅，到温汤。癸卯，在骊山狩猎。丙午，按等级赏新丰县年高的人丝织品。戊申，从温汤回到长安。

贞观六年春正月乙卯初一，发生日食。

二月丙戌，设置三师的官职，戊子，开始设立律学。

三月戊戌，到九成宫。

六月己亥，鄯王李元亨去世。辛亥，江王李器去世。

冬十月乙卯，从九成宫回到长安。

十二月辛未，亲自审察囚犯的罪状，遣返犯死罪的二百九十个人回家，命令他们明年秋末自动前来受刑。后来死囚们都是按期归来，天子下诏赦免所有人的罪过。

这一年，党项羌前后归附到中国的共三十万人。

贞观七年春正月戊子，发布诏令说：“宇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度德方、李覆等人，大业末年，都被委任各种官职，有的家中一代人都蒙受隋帝的恩惠，有的担任重要的官职数十年，却都包藏邪恶之心，不思忠义，就在江都，干出弑君的逆行。罪行是阎乐、赵高的百倍，超过了生下来就食母的枭和生下来就食父的獍。虽然事情发生在前代，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但是天下的恶人，被古今所一同唾弃，应该处以重刑，以此来劝勉臣子保持节操。这些人的子孙都应当严加监视，不允许他们聚众议论。”这一天，皇上制作《破阵乐舞图》。辛丑，赐京城臣民饮欢庆宴三天。丁卯，天上落下泥土。乙酉，薛延陀派使者来朝拜天子。庚寅，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徵任侍中。癸巳，直太史、将仕郎李淳风铸造浑天黄道仪，上奏皇帝，太宗将其放置的凝晖阁。

夏五月癸未，到九成宫。

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发生严重水灾，皇上派使臣赈济抚恤。

冬十月庚申，从九成宫回到长安。

十一月丁丑，颁布发的编定的《五经》。壬辰，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长孙无忌任司空。

十二月丙辰，在少陵原打猎，命令用羊、猪二牲祭拜杜如晦、杜淹、李纲的陵墓。

贞观八年春正月癸未，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吐苾去世。辛丑，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伐东、西五洞反叛的獠族人，平定了当地。壬寅命令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瑯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大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

侍郎赵弘智出使各地，了解察看民情。

二月乙巳，皇太子举行加元服礼。丙午，赐全国臣民欢庆宴饮三天。

三月庚辰，到九成宫。

五月辛未初一，发生日偏食。丁丑，皇上开始戴翼善冠，贵臣戴进德冠。

七月，开始规定云麾将军的阶位为从三品。陇右发生山崩，有大蛇屡次出现。山东、河南、淮南发生严重水灾，天子派使臣赈济抚恤。

八月甲子，有一颗彗星出现在虚、危宿之间，经过氐宿，到十一月上旬才消失。

九月丁丑，皇太子前来朝拜皇帝。

冬十月，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攻打吐谷浑，击败了敌军，追杀逃敌奔走了八百多里。甲子，皇上从九成宫回到长安。

十一月辛未，右仆射、代国公李靖因病辞官，被授与特进职衔。丁亥，吐谷浑侵犯凉州。己丑，吐谷浑拘禁我国使者赵德楷。

十二月辛丑，命令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率领军队分路讨伐吐谷浑。壬子，越王李泰任雍州牧，乙卯，皇帝跟随太上皇在城西检阅军队。

这一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派使者入朝拜见天子，进献贡品。

贞观九年春三月，洮州羌族作乱，杀死刺史孔长秀。壬午，发布大赦令。每个乡各设置乡长一人，乡佐二人。乙酉，盐泽道总管高甑生大破羌族叛军。庚寅，下诏书说：天下的住户分成三等，不能完全表明住户资产的增减情况，现改定为九等。

夏四月壬寅，康国进献狮子。

闰四月丁卯，发生日蚀。癸巳，总管李靖、侯君集、李大亮、任城王李道宗在牛心堆击败吐谷浑。

五月乙未，又在乌海击败吐谷浑，追击败军到了柏海。副总管薛万均、薛万彻又在赤水源击破吐谷浑，俘虏吐谷浑有名的王侯二十人。庚子，太上皇帝在永安宫驾崩。壬子，李靖在西海上平定了吐谷浑，抓获了吐谷浑王慕容

伏允。因为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光投降唐朝，被封为西平郡王，恢复他的吐谷浑国。

秋七月甲寅，扩建太庙为六个宫室。

冬十月庚寅，将高祖太武皇帝安葬在献陵。戊申，在太庙举行祭奠活动。辛丑，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加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其他人官位封爵不变。

十二月甲戌，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光被他的部下杀害，天子派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军队平定吐谷浑，仍旧封顺光的儿子诺曷钵为可源郡王，让他管理吐谷浑百姓。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瑀依旧任特进，又命令他参预朝政。

贞观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朝献奉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的史书，天子命令将这些书收藏在史馆里。癸丑，改封赵王李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幽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佑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郢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夏六月，任命侍中魏徵为特进，仍处理门下省事务。壬申，中书令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杨师道任侍中，己卯，皇后长孙氏在立政殿逝世。

冬十一月庚寅，将文德皇后安葬在昭陵。

十二月壬申，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拜皇帝。乙亥，太宗亲自审察京师囚犯的罪状。

这一年，关内、河东疾病流行，命令医师携带药品前去为当地百姓治疗。

贞观十一年春正月丁亥初一，改封郢王元裕为邓王，譙王元名为舒王。癸巳，加封魏王泰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庚子，将新定的律令颁发到全国。兴建飞山宫。甲寅，房玄龄等进呈他们所修撰写的《五礼》，皇上命令礼部按照内容规定实施。

二月丁巳，发布诏令说：

生是天地所施与的恩德，寿命是或长或短的一个期限。生有七尺高的身躯，寿以百年为期限，包含灵性、禀受天地之气，没有不一样的人。生与寿

都来源于自然，是不能够过分要求的。所以《礼记》上说：“君王即位就制作棺木。”庄周说：“用躯体使我劳累，用死亡使我休息。”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通达事理的贤人的卓识吗？近代以来，贤明的君主不多，很少有帝王不以自己的尊贵感到骄傲的，想到光阴飞逝，犹如白驹过隙，并且还有不少拘限禁忌，思慕长生不老。认为仙人的云车容易乘坐，羲和驾驶的太阳之车可以停留，车轨虽不同，但方向一致，他们的目光短浅实在是太厉害了。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贪官肆行暴虐，残害百姓。朕振袖而起，奋发图强，致力于解救天下的苦难，率领义军，拯救黎民百姓于涂炭之中，依赖上天体察实情，辅佐之臣效劳出力，我提剑指挥，终于平定天下。这是我一贯的志向，现在已经实现。但仍怕我离开人世后的日子，子孙后代按着旧有的风俗，仍旧遵循通常的礼仪，加四层棺木，砍伐百年的巨树，骚扰百姓，加固陵园。现在提前写下这一诏书，丧事一定要遵从节俭的原则，陵园设在九峻山，地宫面积不过可以容纳棺木就行了。经过长时间积累，逐渐准备妥当。葬具有木马泥车，瓦制的鼓，古代书籍，这样做符合古代的优良风气，却不被当代采用。

另外辅助我的开国功臣，有的对联的情义之深，犹如过大河所需的船和桨，有的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有的亲自冲锋陷阵，与我同舟共济，成就大业。追念往事，没有一天能够忘掉！假如死去的人没有知觉，那就尽可各居寂寞冷清之处；如果魂魄有知，那就还像从前一样，起居能够相互看到，不也是很好的吗！汉朝让将相葬在天子陵墓附近，又供给他们东园制作的棺木，重视送终，恩德深厚，古人哪里与我有不同的地方呢！从今以后，功臣近亲和德行、事业有助于当世的人，如果去世，应当赐给坟地一处及所用的棺木，使埋葬的时候，丧事得以隆重完满。有关主管部门照此筹措准备，就合乎我的心意了。

甲子，去洛阳宫，命令祭奠汉文帝。

三月丙戌初一，发生日食。丁亥，车驾抵达洛阳。丙申改洛州为洛阳宫。辛亥，在广城泽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癸丑，回到长安皇宫。

夏四月甲子，雷击乾元殿前槐树。丙寅，命令河北、淮南推荐孝顺父母、

敬爱兄长、淳厚朴实并且熟悉处理政务的人；博通儒家学说、能够被当作学习的榜样的人；文辞秀美、才能可以担任著书立说职责的人；明了施政的要领、可委任管理百姓的人。这些人都必须是志向、节操修养有素、为乡里百姓所推崇的人上，官府派遣驿车送他们到洛阳宫。

六月甲寅，尚书右仆射、虞国公温彦博去世。丁巳，到明德宫。己未，定立制度：诸王任世袭刺史，戊辰，定立制度，功臣任世袭刺史。改封任城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孝恭为河间郡王。己巳，改封许王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天降大雨数日。谷水溢出河堤，流进洛阳宫，深达四尺，冲坏左掖门，冲毁宫殿十九处；洛水泛滥，冲走六百家。庚寅，由于水灾命令群臣各上密封的奏章，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对政令是否得当的看法。丁酉，天子回洛阳宫。壬寅，拿出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遭受水灾的人家居住，还按等级赐他们丝织品。丙午，在亳州修建老君庙，在兖州修建宣尼庙，每个庙各由二十户人家负责供给祭品。凉武昭王陵墓附近的二十户人家负责陵墓的守卫，并禁止在墓地放牧打柴。

九月丁亥，黄河泛滥，冲坏陕州河北县，冲毁河阳县中渚城。太宗亲临白司马坂观察灾情，按等级赐给遭受水灾的人家粮食和丝织品。

冬十一月辛卯，到怀州。乙未，在济源打猎。丙午，乘车返回洛阳宫。

十二月辛酉，百济王派遣他的太子隆来朝拜天子。

贞观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吏部尚书高士廉等进呈《氏族志》一百三十卷。壬寅，松、丛两州地震，毁坏百姓房屋，有人被压死。

二月乙卯，皇帝从洛阳回长安。癸亥，观赏砥柱，刻铭文来记载功德。甲子，夜郎獠人反叛，被夔州都督齐善行讨伐平定。乙丑，在陕州暂住停留，皇上从新桥到河北县，拜祭夏禹庙。丁卯，在柳谷顿停留，皇上视察盐池。戊寅，认为隋鹰扬郎将尧君素忠于本朝，赠给蒲州刺史的官号，还录用他的子孙做官。

闰二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丙戌，自洛阳宫回到长安。

夏五月壬申，银青光禄大夫、永兴县公虞世南去世。

六月庚子，开始设置玄武门左右飞骑官职。

秋七月癸酉，事部尚书、申国公高士廉任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己卯，在始平狩猎，按不同等级赐给当地的高龄老人粮食和丝织品。乙未，自始平回到长安。己亥，百济派使者朝贡黄金甲和刻有花纹的斧子。

十二月辛巳，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大破山獠。

贞观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初一，祭拜高祖献陵。特别赦免三原县及随从出行人员中犯有重大罪行的人。丁未，自献陵回到长安。戊午，加封房玄龄为太子少师。

二月丙子，取消世袭刺史。

三月乙丑，有彗星出现于毕、昴宿之间。

夏四月戊寅，到九成宫。甲申，阿史那结社尔进犯御林军营帐，被处死刑。壬寅，云阳县出现一块能燃烧的石头，有一丈见方大小，白天像灰，晚上便有光，将草木扔到它上面就会燃烧，这种现象过了一年才消失。

自去年冬天不下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年五月。甲寅，不居住在正殿，命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进奏密封的奏章，降低皇宫膳食的费用，免除徭役，分派使者到各地救济百姓。亲自审理冤案，天才下雨。

六月丙申，封皇弟元嬰为滕王。

秋八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庚辰，册封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让他率领部队在黄河北岸建立官署。

冬十月甲申，从九成宫回到长安。

十一月辛，侍中、安德郡公杨师道任中书公。

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高昌。

乙亥，封皇子福为赵王。壬午，嵩州都督王志远触犯刑法被处死。下令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设立常平仓。己丑，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前来迎亲。壬辰，在咸阳狩猎。

这一年，滁州报告：“野蚕吃槲树的叶子，结的茧像李子一样大，蚕茧是绿色的，共收得六千五百七十石。”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

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边远地区的异族首领，相继派使者入朝拜见天子，进献贡品。

贞观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开始命令有关官吏宣布按季节制定的法规。甲寅，到魏王李泰的住宅。赦免雍州和长安的监狱中犯死罪以下的囚犯。

二月丁丑，到国子学，亲自祭奠先圣，赦免大理寺、万年县关押的囚犯，国子祭酒以下学官及在学生中品学兼优的，提升一级，按不同等级赐给丝织品，多少不等。庚辰，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明送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壬午，天子到温泉。辛卯，自温泉回到长安。乙未，发布诏令说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焯、刘炫等人都是前代名儒，他们的学生多能推行老师的道义，命令寻找这些名儒的传人。

三月戊午，设置宁朔大使，用来监督突厥。

夏五月壬戌，改封燕王夔为鲁王。

六月乙酉，大风把树连根拔起。己丑，薛延陀派使者前来求婚。乙未，滁州野蚕结茧，共收得八千三百石。

八月庚午，新建成襄城宫。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定高昌，在那里设置西州官府。

九月癸卯，特别赦免西州的死囚。乙卯，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

冬二月己卯，下令让赠司空、河间元王李孝恭，赠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郕国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等在高祖庙随从祭典。

闰十月乙未，到同州。甲辰，在尧山狩猎。庚戌，自同州回到长安，丙辰，吐蕃派使者进献总重量约一千斤的黄金器物，并向唐求婚。

十一月甲子初一，冬至，圆丘举行祭祀活动。

十二月丁酉，去交河道的军队归来，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押解高昌王麴智盛，到观德殿报捷请功，天子行饮至礼犒劳将士，赐他们宴饮三天。乙卯，高丽太子相权来朝拜天子。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吐蕃派他的国相禄东赞前来迎亲。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辛巳，去洛阳宫。

三月戊申，到襄城宫。庚午，废弃襄城宫。

夏四月辛卯，命令在明年二月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有关主管部门详细制定封禅的礼仪制度。

五月壬申，并州的和尚、道士及老人等上书说：皇帝建立帝业是从太原起兵的。明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之后，希望陛下亲自去太原。皇上的武成殿设宴招待来洛阳上书的并州父老，乘闲谈的时候对随侍左右的大臣说：“我年青的时候在太原，喜欢聚众赌博游玩，岁月流逝，快三十年了。”当时宴会上有过去认识皇上的人，皇上和他们在一起谈起以前的旧事，感到十分愉快。于是对他们说：“别人的话，有的可能是当面阿谀奉承。你们是我的老朋友，请如实告诉我，现在政治教化，对百姓怎么样呢？民间难道有疾苦吗？”大家都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都是陛下的功劳。我们这些人的晚年，更加爱惜每一天，只是眷恋您清明的教化，不知道疾苦是什么。”于是坚决请求皇上到并州去。皇上对他们说：“飞鸟经过故乡，还要徘徊不前；何况我从太原起义，最后平定天下，又是我幼时游玩的地方，确实是我所不能忘的。泰山的封禅典礼如果结束，希望与你们相见。”于是赐给他们礼物，各有不同。丙子，百济王扶馀璋去世。下令册封他的嫡长子扶馀义慈继承父位，仍封为带方郡王。

六月戊申，命令天下各州，推荐学识贯穿古今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淳厚朴实以及擅长文辞的人，都在明年二月汇集泰山。己酉，有彗星出现于太微垣，侵犯郎位。丙辰，取消封禅泰山。不居住在正殿，仔细考虑自己的过错，命令尚食局减少每顿饭菜的数量。

秋七月甲戌，彗星消失。

冬十月辛卯，在伊阙大规模检阅军队。壬辰，到嵩阳。辛丑，返回洛阳宫。

十一月壬戌，撤销乡长。壬申，返回京师。癸酉，薛延陀率领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的士兵越过沙漠，驻扎在白道川。太宗命令营州都督张俭带领所统率的部队逼近敌人的东境；命令兵部尚书李勣任朔方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任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任凉州道行军总管，分路率兵抵抗敌人。

十二月戊子初一，从洛阳宫回到长安。甲辰，李勣在诺真水同薛延陀作战，大破敌军，斩敌首级三千多，缴获马匹一万五千匹，薛延陀脱身逃走。李勣接着在五台县击败突厥思结，俘获敌军男女一千余人，得到的羊、马数量和这相当。

贞观十六年春正月辛未，命令将在京城和各州的死刑罪犯，发配到西州为住户；被流放的人还没有到达流放地的，改送到西州戍边。任命兼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要事务。

夏六月辛卯，下诏书恢复隐王李建成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李元吉为巢刺王。

秋七月戊午，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任司徒，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任司空。

九月丁巳，特进、郑国公魏征任太子太师，仍管理门下省事务。

冬十一月丙辰，去岐山狩猎。辛酉，派人到隋文帝陵墓进行祭奠。丁卯，在庆善宫南门设宴招待武功县士女。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皇上与武功父老等人谈论起往事，不禁泪流满面。老人们交替起身为皇上跳舞，竞相向皇上敬酒祝寿，皇上各喝完每个人敬的一杯酒。庚午，从岐州回到长安。

十二月癸卯，到温泉。甲辰，在骊山狩猎，当时天色阴暗不明，太宗和围猎野兽的部队失去联络，皇上登高望见他们，想免掉对他们的处罚，又怕损害军令的严明，于是掉转马走入谷中以避开他们。

这一年，高丽大臣盖苏文弑杀高丽君主高武，而立高武哥哥的儿子高藏为王。

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图谋造反，被腰斩处死。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徵去世。戊申，命令画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个功臣的像挂在凌烟阁里。

三月丙辰，齐州都督齐王祐杀死齐州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文振，占据齐州，据城自守。太宗下诏令兵部尚书李勣、刑部尚书刘德威调兵讨伐。军队还没有到达叛乱的地点，齐州兵曹杜行敏已经抓住齐王投降，于是解送齐王入京，赐死于内侍省。本巳，火星出现在心宿前头那颗星星的位置上，过了

十九天才消失。

夏四月庚辰初一，皇太子触犯刑律，被罢黜为平民。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都因与太子同谋，被处死刑。丙戌，立晋立李治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赐赏天下百姓欢庆宴饮三天。丁亥，中书令杨师道任吏部尚书。己丑，加封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子太傅，封特进、宋国公萧瑀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钦为太子詹事，两人又同时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皇上亲自祭拜太庙，就原太子承乾的罪过向祖先谢罪。癸巳，魏王李泰因触犯朝纲被贬为东莱郡王。

五月乙丑，亲自书写诏书命令各地推荐孝顺廉洁、才能突出的人才。

六月己卯初一，发生日食。壬午，迁葬隋恭帝。丁酉，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求告老还乡，皇上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闰六月戊午，薛延陀可汗派他的哥哥的儿子突利设进献马五万匹、牛和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只，并以此为聘礼向唐求婚，天子准许了他的要求。丙子，改封东莱郡王李泰为顺阳王。

秋七月庚寅，京城有谣言说：“皇上派桎梏取人心肝，用来祭拜天狗。”百姓互相传告议论，都十分惊恐不安。皇上派使者到处加以澄清，过了一个多月谣言才被平息。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因母丧辞职。

八月，工部尚书、勋国公张亮任刑部尚书，参预朝政。

九月癸未，流放平民李承乾到黔州。

冬十月丁巳，房玄龄服丧未滿，又被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

十一月己卯，在南郊举行祭典活动。壬午，赐赏天下臣民共同宴饮庆贺三天。由于凉州发现预示着吉祥的石头，因此开恩赦免凉州的罪犯，并且亲自审察京城及各州在押囚犯的罪状，受到宽大处置的犯人很多。

贞观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到温汤。

夏四月辛亥，到九成宫。

秋八月甲子，从九成宫回到长安。丁卯，散骑常侍、清苑县男刘洎任侍中，中书侍郎、江陵县子岑文本，中书侍郎马周，一同被任命为中书令。

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应召参预朝政。

冬十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甲辰，开始设置太子司仪郎的官职。甲寅，去洛阳宫。安西都护郭孝属带领军队消灭焉耆，捉住焉耆王突骑支，押送到洛阳宫。

十一月壬寅，天子抵达洛阳宫。庚子，命令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任辽东道行军总管，从柳城发兵，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担任副总管；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任平壤道行军总管，带领水军乘船从莱州出发，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担任副帅。征调天下的兵士，又招募到兵士十万名，一起赶往平壤，征讨高丽。

十二月辛丑，平民李承乾去世。

贞观十九年春二庚戌，皇上亲自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乙卯，命令皇太子留在定州处理国政；命开封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出任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共同管理机要事务；任用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追封殷代比干为太师，定谥号为忠烈。命令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加固他的坟墓，并修建祠堂，每年春秋二季用猪、羊二牲祭奠，皇上亲自撰写祭文来祭拜比干。

三月壬辰，皇上从定州出发，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随军出征。

夏四月癸卯，在幽州城南誓师讨伐，接着重重地犒赏六军将士后调遣士兵出发征讨。丁未，中书令岑文本死在行军中。癸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瑁进攻盖牟城，攻占了这座城池。

五月丁丑，皇帝一行渡过辽水。甲申，皇上亲自率领精锐的骑兵与李勣合围辽东城，趁大风接连向城中发射带着火的箭，不一会儿城上的房屋和城楼全被烧毁，于是指挥战士登城攻打，随即攻占了这座城池。

六月丙辰，部队到达安市城下。丁巳，高丽偏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来增援安市，抵抗天子的军队。李勣率兵发起猛烈攻击，皇上从高处领兵冲杀敌阵，高丽军大败，杀死和俘获的敌兵多得没法计算。延寿等带领残兵败将前来投降。于是将天子所到的山命名为驻蹕山，并在那里刻石记功。赐赏天下臣民庆贺宴饮。

秋七月，李勣进军攻打安市城，到九月仍无结果，于是撤兵回朝。

冬十月丙辰，部队进入临渝关，皇太子从定州去关上迎接和拜见皇帝。戊午，在汉武台驻扎休整，刻石记载功德。

十一月辛未，到幽州。癸酉，大宴将士，接着军队撤回。

十二月戊申，到并州，侍中、清苑县男刘洎因有罪被赐死。

这一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去世。

贞观二十年春正月，皇上在并州。丁丑，派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按照汉代制定的六条标准外出巡视各地，升降任免官吏。庚辰，特别赦免并州的罪犯，设宴赏赐随从的官员和从一开始就跟从起义的战士，按等级赐给他们粮食、丝织品并免除徭役。

三月己巳，天子抵达京师。己丑，刑部尚书、郾国公张亮图谋进行叛乱，被处死。

闰三月癸巳初一，发生日食。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都辞去教导管护太子的职务，皇帝下诏准许。

六月，派兵部尚书、固安县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勣在郁督军山北击败薛延陀，前后斩敌军首级五千多，俘虏男女三万多人。

秋八月甲子，封皇孙李忠为陈王。己巳，去灵州。庚午，在泾阳顿停驻。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恭薛等十一个部落各派使者来朝拜天子，贡献地方特产，上书说：“薛延陀的可汗不侍奉大国，部落如鸟兽散，不知道逃往何处。我等各有自己的领地，不能跟随薛延陀逃跑，现归顺天子，请求在我们那里设置汉族的官吏。”天子命令他们派人到灵州聚集。

九月甲辰，铁勒各部落的俟斤、颉利发等派遣使者相继到达灵州的有几千人，他们前来进献地方地产，接着要求设置官署和官员，都恳请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于是北部边远地区全部被平定，天子写了一首五言诗刻在石上记叙这事。辛亥，灵州发生地震，并发出响声。

冬十月，从前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被贬任商州刺史。丙戌，天子从

灵州回到长安。

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去世。丁酉，下令明年二月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甲寅，赐赏京城臣民庆贺宴饮三天。

二月壬申，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从古至今一直使用他们编著的书，影响到国家栋梁，从今以后太学祭祀，全让他们在宣尼庙堂陪同接受祭拜。”丁丑，皇太子在国学祭奠先师。

夏四月乙丑，在终南山上举建太和宫，改名为翠微宫。

五月戊子，到翠微宫。

六月癸亥，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加封为扬州都督。

秋七月庚子，在宜君县凤凰谷建玉华宫。庚戌，从翠微宫回到长安。

八月壬戌，下诏说河北发生严重水灾，取消原定举行封禅典礼计划。辛未，骨利干国使者进献名马。丁酉，封皇子李明为曹王。

冬十一月癸卯，改封顺阳王李泰为濮王。

十二月戊寅，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军队讨伐龟兹。

这一年，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方异族的十多个邦国，都派使者前来朝拜皇帝，进献贡品。太宗又在突厥的北边到回纥部落之间，设立驿站六十六处，以使往北部荒远地区的交通能够畅通。

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中书令马周去世。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兼任检校中书令，管理尚书、门下两省事务。己亥，刑部侍郎崔仁师任中书侍郎，参预管理机要事务。戊戌，到温汤。戊申，返回皇宫。

二月，前任黄门侍郎褚遂良，又被重新任命为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崔仁师从宫籍中除名，发配到连州。癸丑，西部异族首领沙钵罗叶护率领他的臣民归附唐朝，任命他的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兼大俟斤。戊午，在结骨部落居住区设立坚昆都督一职。乙亥，去玉华宫。乙卯，赐给所经之地年老多

病的人粮食和丝织品，多少不等。己卯，在华原狩猎。

四月甲寅，漠北异族人为牧马的疆界发生争执，皇上亲自裁决，然后各方都表示服从。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攻打松外蛮，攻占它的七十二个部落。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进攻帝那伏帝国，大败敌兵，俘虏国王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俘获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两万头凯旋回朝。派方士那罗迺娑婆在金匳门研制使人长寿的药。吐蕃赞普击败中天竺国，派使者前来进献战利品。

六月癸卯，特进、宋国公萧瑀去世。

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去世。

八月己酉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己亥，黄门侍郎褚遂良人任中书令。

十月癸亥，太宗从玉华宫回到长安。

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的獠人叛乱，右卫将军梁建方带兵征讨平定当地。庚子，契丹首领窟哥、奚首领可度者都率领臣民归附唐朝。在契丹部落居住区设立松漠都督，在奚部落居住区设立饶乐都督。

十二月乙卯，新设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各二人，大理寺设平事十人。

闰十二月丁丑初一，昆山道总管阿史那实尔降服处密、处月，攻占龟兹大拔等五十座城，俘获几万人，押送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回朝，龟兹被平定，西域各国都感到震惊。副将薛万彻威迫于阗王伏信入朝。癸未，新罗王派他的宰相伊赞的女儿春秋和她的儿子文王前来朝拜皇帝。

这一年，新罗女王金善德去世，派命名者册封她的妹妹真德为新罗王。

贞观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被俘虏的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和他的宰相那利等，被作为战胜的象征押送到祭祀土地神的庙里。

二月丙戌，设立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丁亥，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派使者来朝拜太宗。

三月丙辰，设立丰州都督府。自去年冬天开始不下雨，到了这月己未才下雨。辛酉，大赦天下。丁卯，命令皇太子在金匳门处理政务。这一月，太

阳暗淡无光。

四月己亥，太宗到翠微宫。

五月戊午，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任叠州都督。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靖去世。己巳，太宗在含风殿驾崩，享年五十二岁。遗诏命皇太子在灵柩前即帝位，规定丧事应当按照汉代的制度办理。不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庚午，派先帝旧将统率飞骑营的精壮士兵随从皇太子先回京，调集六府披甲的士兵四千人，分列于道路及安化门两侧，护送着天子的车驾才入京。驾崩的皇帝所用的车马，以及特从护卫的官吏，都和平常一样，壬申，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

六月甲戌初一，停放灵柩在太极殿上。

八月丙子，百官进献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埋葬在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进献尊号为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进献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史官说：臣认为文皇帝，创立奇功伟业，聪慧多智，神勇威武。选拔人才不因政见不同而有所偏私，胸怀大志，为事业尽力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屈突通、尉迟恭，由仇敌转变为愿意竭尽心力的臣子；马周、刘洎，虽然最初关系疏远但最终委以宰相的重任。终于使国家兴旺发达，可能就因为这个道理。我尝试着议论：柱子下的石墩湿润，天空就将下雨，昆虫鸣叫，螽斯就会跳跃。即使尧、舜圣明，不可能任用桀、纣而使天下太平；伊尹、吕尚虽然贤能，不可能辅助夏桀、殷辛而使国家昌盛。君臣之间，相处融洽是困难的，以至于伍子胥挖眼，比干剖心，齐桓公尸体腐烂生蛆，虫子爬到门外，齐缙王被抽筋而死，这实在是因为遇到的人不同造成的。凭借房玄龄、魏徵的才智，不能超过孔丘、孟轲，之所以能使君主尊贵、百姓受到保护，是因为得到贤明君主的尊敬的并委以重任。

有人问：凭太宗的贤明，却对兄弟没有仁爱，对儿子们有失教诲，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对，舜不能至爱四个被惩戒的恶人，尧不能教育好丹朱，这是曾经被记载的典故。当高祖神尧皇帝任用奸臣，李建成嫉妒太宗的功劳的时候，如果能消除危机，谁还顾得上家族的分崩离析、兄弟间的互相残杀，

那时变故的发生，形势危急，太宗正害怕“被杀死”的灾祸，哪里考虑到“兄弟之间不能相容”的歌谣呢？李承乾的愚昧，是圣明的父亲所不能改变的。假如文皇帝自己选定贤明的太子，不强行攻打高丽，任用人像贞观初年那样，接受劝谏与魏徵在世的时候一样，那么，同周武王、周成王的王位世代相袭相比，也有美德传芳百世；同汉文帝、汉武帝的气度恢弘相比，他们多半会因为自己的行事有过失而感到惭愧。推求太宗听言断事不迷惑，虚心接受好的意见，千百年来，可说是只有太宗一人而已！

83

盛彦师传

——《旧唐书》卷六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

【解析】

盛彦师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率领宾客一千多人，投入了李世民的队伍。此后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在征讨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功勋，且由于足智多谋而受李世民的器重。特别是在消灭李密的熊耳山伏击战中，盛彦师收拾得干净利落，如风卷残云，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因而称之为“名将”。

李密是关陇的贵族地主，在隋末投机加入了翟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说服附近许多小的起义军，团聚在瓦岗军的周围。在李密的策划下，瓦岗军攻破了要塞金堤关，打下荥阳诸县，声势逐渐壮大。隋炀帝曾派遣张须陀带领劲兵两万多人来进攻瓦岗军，又被李密指挥的瓦岗军歼灭。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最大的粮仓兴洛仓（今河南巩县境内），把粮食发给饥民，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瓦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李密逐渐成为各路起义军的盟主，并同李渊、李世民领导的军队相抗衡。

瓦岗军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接受了大批隋军的投降。隋的降将大多成

为李密的党羽，李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之后，他杀掉另一起义领袖翟让，引起瓦岗军将士的不满。接着，李密打败了宇文文化及的军队，但自己的损失也很惨重。这时，洛阳的另一起义军王世充乘虚进攻，李密战败，被迫投降李渊。但是，李密不甘久居人下，伺机反叛李渊，于是，在诸将慑于李密威名不敢迎战的情况下，盛彦师挺身而出，主动迎击李密。

盛彦师主动迎击李密，并不是出于一时的血勇，而是成竹在胸，因为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他对李密其人比较有深切的了解。盛彦师的军队里曾大量接收了以前李密带过来的起义军，通过他们，盛彦师知道李密的用兵原则和许多惯用的计谋。盛彦师认真分析了李密当时的动向，认为李密惯于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因而在李密军队的必经之地，因山就势，埋下了天罗地网。盛彦师令军队以逸待劳，以有备攻无备，在熊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李密及其军队，消除了李渊、李世民的一个巨大隐患。

在熊耳山伏击战中，盛彦师贯彻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军事思想，这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深入地研究敌情，调查敌情，不打无准备之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他称盛彦师为“名将”，是慧眼独具的。

徐圆朗也是李世民手下的一大将，立有不少战功，由于抱怨待遇不公而反叛。李世民派盛彦师去镇抚，结果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给自己的弟弟写信来降，但盛彦师在信里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义凛然气节，就连徐圆朗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而没有杀他。后徐圆朗的叛乱被平定后，李世民竟给盛彦师赐死的“待遇”，显然有失公正，也是李世民失于察人、失于调查研究的表现。说盛彦师“冤死”，是毛泽东对盛彦师军事才能、高尚气节的肯定，同时也包含了对李世民处理此事不当的批评。原文中最后一句是“彦师竟以罪赐死”，也说明了史官对此事所持的否定态度。

【原文】

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

及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彦师曰：“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夹路乘高，刀楯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射，刀楯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宝走襄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渡。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追擒伯当。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仍镇熊州。

太宗讨王世充，遣彦师与万宝军于伊阙，绝其山南之路。贼平，除宋州总管。初，彦师之入关也，王世充以其将陈宝遇为宋州刺史，处其家不以礼，及此，彦师因事杀之。平生所恶数十家亦皆杀之。州中震慑，重足而立。

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令彦师作书报其弟，令举城降己。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

【译文】

盛彦师，宋州虞城人，大业年中，为澄城长。义军到汾阴，率家中门客共千余人到黄河上拜见，被拜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后来与史万宝镇守宜阳拒阻东部敌人。

李密叛乱时，将从南出兵，史万宝害怕李密的威名，不敢抵抗。对彦师

说：“李密，骁勇的贼寇，又有王伯当辅佐，经过周密谋划才叛乱，他下面的士兵都想东归，如果不是有万全之计，不会这样做。敌兵拼死而战，不可抵挡。”彦师笑着说：“请给我几千人，必取叛首头颅。”史万宝说：“怎么办呢？有计谋吗？”彦师答到：“兵法上讲究诈术，不能告诉你。”于是便领兵到熊耳山南面，依道路两边驻扎。命令弓弩手在高处埋伏，刀楯手在低处隐藏。传令说：“等到敌人过了一半时，一齐发箭，刀楯手即冲出搏杀。”有人问他：“听说李密准备向洛州，而你到山上，为什么呢？”彦师说：“李密声称往洛州，实际上是从襄城走，与张善相汇合，是出人意料之计。如果贼入谷口，我从后追赶，山路险隘，无法施展，只要有一将守后，我们就不能制服他。今天我们先入谷中，一定能擒获李密。”李密从陕州过了之后，以为余下的都不足担心，就队伍拥挤着，慢慢前进。来到山南渡口，彦师下令攻击，李密首尾不顾，大败。彦师杀了李密，追赶擒获了王伯当。他因功受封葛国公，仍镇守熊州。

太宗讨伐王世充，派盛彦师与史万宝军队到伊阙，断王世充山南之路。贼败后，出任宋州总官。开始时，彦师入关，王世充派他的将领陈宝遇为宋州刺史，对彦师家人不礼。这时，彦师借故把他杀了，平生所讨厌的几十家人也都杀了，宋州震骇，百姓颤颤惊惊。

时逢徐园朗谋反，太宗派彦师为安抚大使，与园朗作战，被俘获。园朗对他礼遇有加，命彦师写信给他弟弟，让他倾城投降。彦师写信说：“吾奉命出征无能，被贼所俘，作臣子的不忠，宁愿以死相报。你不要挂念我，应善待老母。”园朗开始很生气，但彦师神情自若，园朗于是笑着说：“盛将军真是有壮士气节，不可杀。”待之如初。叛贼平定后，彦师竟然因罪被赐死。

84

刘世让传

——《旧唐书》卷六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刘世让冤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刘世让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

【解析】

刘世让原是隋朝的一名中级官员，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加入了李渊的队伍。在与薛举的对垒中，战败被俘，但执节不改，薛举很是钦佩，对他不加杀害。后刘世让寻机派遣他的弟弟刘世宝从薛举军中逃出，向李世民陈述敌人的虚实，终于使李世民打败薛举。

薛举是隋朝的富豪，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一方。大业十三年四月，据郡起兵，开仓赈贫，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封儿子仁果为齐公，很快就占有陇右之地，众至十三万。秋七月称秦帝，克秦州，又夺得唐弼众十万，因此史称“举势益张，军虽三十万，将图京师。”薛氏父子起兵是陇右豪强地主叛隋的行动，其性质与李渊一样，进军目标也都是指向关中。唐、秦之间势同水火，争夺激烈。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李世民父子抢先攻占长安。十二月，薛举父子获悉此事，便以十万兵力进逼渭水之滨，包围了扶水郡城，构成了对李渊

势力的严重威胁。这时李世民挺身而出，率众大破薛仁杲于扶风，并乘胜追至陇坻而还。薛举从未遭此挫败，不禁发出了“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感叹。但他不甘于失败，企图勾结突厥，重新谋取京师。武德元年5月，李渊称帝。六月薛举入侵泾州，纵兵虏掠，直至邕州、岐州一带。刘世让便在此时战败被薛举俘获。李世民和薛举对峙于高墪，刘世让让其弟告诉李世民，这时应“宜善自固，以图安全”，但世民正患疟疾，卧于军营，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等人指挥，结果二将轻于防敌，耀武扬威，不知自忌，“恃众不设备”，结果唐军大败，高墪城陷落。李世民和残军退回长安，“京师骚动”，人心惶惶。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大兵进发，直取长安。李世民亲挂元帅印，领兵应付，在高墪一带对垒。李世民此次根据刘世让的建议，坚城高垒，静以待敌。相持六十余日，敌军粮尽，军心摇动，部分将领降唐。李世民抓住时机，利用高超的计谋，打败薛举、薛仁杲的军队，大获全胜。对薛举、薛仁杲的战争，是唐初统一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为此后的战争进程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刘世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刘世让在怀恩要反叛李渊并加害于他时，及时报告了李渊这一险情，使李渊免遭暗算，李渊称赞刘世让“忧国忘身。”

刘世让虽不太具将才，但却不乏谋略，尤其他的忠心与气节是相当令人钦佩的。当突厥派人来劝降他时，他厉声说：“大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耶！”高祖李渊亲自向他征询备边之策，他的对答颇得要领，因而李渊以为非刘世让没有另一个更可胜任者。刘世让到任之后，突厥诸部十分恐惧，于是用反间计，说世让要谋反。李渊竟然轻信谣言，不做深入调查研究，不明事情的真相，草率将刘世让处死。

毛泽东一贯主张实事求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对刘世让的被处死，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对李渊的批评，难怪主席说“李渊遇事无断制”。

【原文】

刘世让字元钦，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长安，世让以绀川归国，拜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俄得数千人。复为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以拒薛举，战败，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举将至城下，令诒说城中曰：“大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世让伪许之，因告城中曰：“贼兵多少，极于此矣。宜善自固，以图安全。”举重其执节，竟不之害。太宗时屯兵高塘，世让潜遣宝逃归，言贼中虚实，高祖嘉之，赐其家帛千匹。及贼平，得归，授彭州刺史。

寻领陕东道行军总管，与永安王孝基击吕崇茂于夏县，诸军败绩，世让与唐俭俱为贼所获。狱中闻独孤怀恩有逆谋，逃还以告高祖。时高祖方济河，将幸怀恩之营，闻难惊曰：“刘世让之至，岂非天命哉！”因劳之曰：“卿往陷薛举，遣弟潜效款诚，今复冒危告难，是皆忧国忘身也。”寻封弘农郡公，赐庄一区、钱百万。

累转并州总管，统兵屯于雁门。突厥处罗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甚急。鸿胪卿郑元璠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璠来说之，世让厉声曰：“大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耶！”经月余，虏乃退。及元璠还，述世让忠贞勇干，高祖下制褒美之，锡以良马。未几，召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曰：“非公无可任者。”乃使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籍没其家。贞观初，突厥来降者言世让初无逆谋，始原其妻子。

【译文】

刘世让，字元钦，雍州醴泉人。做隋朝征仕郎这个官职。唐高祖到了长安，刘世让以绀川这片土地归顺，于是授予他通议大夫。当时唐弼的余党侵犯扶风，刘世让自己请示去安抚他，高祖答应了。不久，得到几千人。又作

为安定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来迎战薛举，被战败，刘世让和他的弟弟宝都被薛举的军队俘获。薛举带军到了城下，让他欺骗城中的人说：“大军从五路已逼近长安，应该打开城门早早投降。”刘世让假装答应，于是告诉城中说：“敌兵的多少，最多不过如此而已。应该好好地防守，以保证安全。”薛举敬重他坚守节操，竟然没有加害于他。唐太宗当时聚军队于高塘，刘世让偷偷地让他弟弟刘宝逃回来，说了敌军的虚实情况，唐高祖嘉奖了他，赐给他家一千匹帛。等到平定了敌人，刘世让得以回来，授予他彭州刺史。

不久又统领陕东道行军总管，与永安王孝基共同在夏县攻打吕崇茂，吕崇茂打败了他们的军队，刘世让与唐俭都被敌人俘获。在狱中听说独孤怀恩有叛逆的阴谋，逃跑回来告诉给唐高祖。当时唐高祖正渡过黄河，将要到独孤怀恩的部队，听到这个灾难后惊叹说：“刘世让的到来，难道不是天命吗？”于是慰劳他说：“你以前失陷在薛举军中，派遣你弟弟偷偷跑回表示诚心，现在又冒着危险来告诉我危难，这些都是为国家忧虑而忘了自身。”不久封刘世让为弘农郡公，赏赐庄一区，钱一百万。

逐步升为并州总管，率领军队驻扎在雁门。突厥处罗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一起来攻打他，很是危急。鸿胪卿郑元琚正出使在突厥，可汗命郑元琚来劝说他，刘世让厉声地说：“大丈夫怎么能为夷狄人作说客呢！”持续了一个多月，敌人才退却。等郑元琚回来，述说刘世让忠贞勇敢，唐高祖下旨褒奖刘世让，赐给他良马。没多久，下诏又授给他广州总管这个官职。将要到广州赴任，唐高祖问他防备边界的策略，刘世让回答说：“突厥南下侵犯搔扰，只不过把马邑作为他的中路罢了。假如我来策划，请在崞城设置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多储备些金帛，凡是来投降的都厚厚地赏赐他，出几次奇兵掠夺他的城下，割蹂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产业。不过一年，他们就没了粮食，马邑就不足以图谋了。”唐高祖说：“除了你没人可以来当此重任。”于是让刘世让飞驰去策划这件事。突厥怕他的威名，于是使用反间计，说刘世让与可汗通敌为谋，将要作乱。唐高祖不仔细审察，于是杀了刘世让，把他家的查抄籍没。贞观初年，突厥投降的人说刘世让当初并无叛逆的阴谋，才赦免了刘世让的妻子和子女。

85

李君羨传

——《旧唐书》卷六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李君羨冤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李君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

【解析】

李君羨初为王世充驍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史载李君羨在同李世民讨伐刘武周和王世充的战争中，再战必“单骑先锋陷陈”，颇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壮气豪胆。太宗李世民不仅将他引为左臂右膀，而且“前后赐以宫女、马匹、黄金、杂彩，不可胜数。”

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卜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这使得李世民龙颜大为不悦，整日惶惶不安。历代帝王将相大多相信风水迷信、图象天纬等种种神秘荒唐的所谓运会、天数等等，唐太宗也不例外。尤其到了晚年后，他更是迷信佛老，尊崇道教，求仙问药，求长生不老。事有凑巧，李君羨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且他的小名又是“五娘子”。于是，好事之徒奏劾李君羨将谋乱，李世民便将李君羨杀了。李君羨固然是封建迷信的牺牲品，又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曲折反映。在承平时期，李世民已不再需要创业时期同生死、共患难

的将士们，而有那些赫赫威名的武将们在身边，反而常使他感到不自在，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作出什么乱子来呢？况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幸的是，到武则天时期，李君羨的冤案始得昭雪，“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毛泽东称“李君羨冤死”，是颇中肯的正确结论，但其中是否也带有某些悲凉意味呢？通过读毛泽东批注“盛彦师名将，冤死”、“刘世让冤死”、“李君羨冤死”，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取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态度的，正因如此，他的评价也才恰如其分，平正公允，道出历史的真相。对以上三位人物的评价，也包括了毛泽东对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某些看法。毛泽东对他们在此方面的做法是谴责和否定的，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叹。

【原文】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为王世充驍骑，恶世充之为人，乃与其党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綵，不可胜数。太宗即位，累迁华州刺史，封武连郡公。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羨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宫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羨与妖人房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译文】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开始任王世充的驍骑，厌恶王世充的为人，于是和其同党背叛王世充而归顺唐，唐太宗整日让李君羨在其左右。跟随太宗征讨刘武周和王世充等人时，每次战斗他一定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太宗前后赐给他宫女、马牛、黄金、杂綵，不可胜数。太宗即位后，累积升至华州刺史，封为武连郡公。

贞观初年，太白星频繁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后说：“女主将兴起。”又有民谣说：“应当有女武王者。”太宗很讨厌。当时李君羡是左武卫将军，又驻守玄武门。太宗一次请武官喝酒作酒令，让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唐太宗不由惊愕，于是大笑说：“什么样的女子，这么勇猛！”又因为李君羡的封邑和属县都有“武”字，对李君羡深恶痛绝。待到御史奏报李君羡与妖人员道信偷偷相与为谋，结合在一起，将要有不轨的行为叶，于是下诏杀了他。天授二年，他的家属到宫殿喊冤，武则天于是追复李君羡的官爵，按照礼制重新葬了他。

86

李百药传

——《旧唐书》卷七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

【解析】

贞观二年，李百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朝廷讨论是否封建诸侯，李百药上《封建论》一篇，在有关内容中谈到李世民的政绩和作为以及处事原则等，毛泽东在其旁边批注了“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的几个大字。

李百药字唐规，定州安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父曾任隋朝内史令。毛泽东对《旧唐书》的《李百药传》非常重视，反复阅读。

李百药少时身体多疾病，常奄奄一息，因此其祖母干脆给他取名“李百药”，希望他遍尝百味苦药而健康长寿。百药有良好的家学渊源，隋开皇初年，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也就是辅佐太子的文学侍读。之后，他主持修订了隋朝的《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杜伏威挟请李百药担任行台考功郎中，有人借故诬陷李百药，杜伏威将他囚禁。李百药在狱中著《省躬赋》以表自己的心迹清白，杜伏威知他无罪，令他官复原职。

杜伏威据有江南后，高祖李渊派人来招抚，李百药劝杜伏威审时度势，归顺唐朝，杜伏威起初听从，准备去长安面见李渊，但行至半途又狐疑不定，心有反悔，于是想将李百药杀掉。杜伏威令人用酒和石灰，让李百药饮下。但天命有眼，李百药饮下石灰酒后，只是大泄了一通痢疾，不但不死，反而“宿病皆除”，因祸得福。杜伏威得知百药没有死，又令留守的大将公佑将李百药杀死。幸好杜伏威的养子王雄诞一向与李百药交好甚密，王得知其父欲加害百药的消息后，及时通知并保护百药免于死。杜伏威的起义军被平定后，有人指责李百药既劝说杜伏威入朝，但不成功，又辅翼公佑反叛唐朝，李渊大怒。等李渊平定辅公佑的反叛后，获取杜伏威叫公佑杀掉李百药的书信，李渊才稍稍平息了一下怒气，将李百药流放了事。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招纳四方贤士，颇重李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招拜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并撰写《齐书》。二年，任礼部侍郎。

李百药才思敏捷，思路清晰，文笔老辣，看问题入木三分，分析问题铿锵有力，先声夺人，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在《封建论》中说：

“楔（刻）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感。……封君列国，籍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乃云为已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亡；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于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

李百药充分认识到历代帝王封建诸学造成的无穷祸患，证之以大量的凿凿史实。为了维护天子一人的稳固统治，他坚决反对大量分封诸侯，认为只有废除世袭的爵位制，才能够广开贤路，而强枝弱干，则只有导致政权的纷更。唐太宗李世民读了李百药的《封建论》之后，“竟从其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可以说，唐朝尤其是贞观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与李

百药有莫大的关系。

关于李百药，我们还要作一点描述。百药与唐太宗李世民关系非常密切。世民对百药可谓恩宠有加，屡赐殊荣；百药因作讽谏太子李承乾的《赞道赋》，太宗赐采物五百段；百药撰《齐史》成，太宗加百药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百药撰《五礼》及律令成，太宗进爵其为子。特别有趣的是，唐太宗曾写《帝京篇》，让李百药也同时并作。百药写完，太宗阅后，自叹不如，亲自写下“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的由衷赞叹。李百药于贞观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岁，唐太宗很是悲伤，谥其号曰“康。”

毛泽东对于李世民的治国经邦方略的研究十分重视。早在1920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就常说唐太宗（李世民）是草泽英雄，又常引用说李世民的两句话“太原公子，褐裘而来。”

另外，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举，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是多数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接着，毛泽东举出了历史年青有为的人物，其中特别提到了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时只有十八岁，做皇帝时只有二十六岁。李世民、李贺都是贵族。”

以上说明，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对李世民都是十分重视的，并在他的思想中有深刻的印象。

李百药在《封建论》中简要而全面地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图急功，不争近利，不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玩赏，每次早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言建议，出言谨慎周详；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辨别是非曲直、功过罪赏；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畅酣文咏。毛泽东对于这些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明毛泽东

读史，善于借鉴前人的经验，善入善出。

实际上，李世民治下出现唐初的“贞观之治”，并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有关。而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换言之，也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抚民以静。

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蔽之后，饥寒齿切。”直至贞观之初，社会经济凋蔽尤甚，“自伊洛之东，既乎海岱，藩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是一片凋蔽残破的局面，在与魏征、封德彝等探讨“理政得失”的过程中，唐太宗得出了“安人理国，大治天下”的结论和决策。而豁达“大治”的有效途径，唐太宗和魏征的回答是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此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李世民将这一方针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北方突厥扬言以“将兵百万”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以北。唐太宗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才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在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清静”。因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为静以抚之。”可见，唐太宗的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负担。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简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同年四月，唐太宗又强调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

唐太宗抚民以静的治国才略，是与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相联系的。

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和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苦斯，朕为亿兆人父母。”贞观八年，唐太宗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料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诸如此类，尽管不乏溢美之辞，仍然可以看出唐太宗对静为农本思想的重视和贯彻。其具体的措施，一是推行均田，资励垦荒，推行租庸调法，实行“轻徭薄赋”。“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实际不在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除此之外，唐太祖还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发展生产；释放宫女；兴修水利。其结果，“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第二，任贤政治。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政治。王船山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贞观晚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指出：“用人之道，尤其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是：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也谓知人难，用人尤难。但唐太宗却能知人善任，主要在于他的用人政策具有辩证思想。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遵循舍短取长的方针，唐太宗成功地发现并任用了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和处置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发发挥其相才。

史载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贴然相配，“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委以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没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唐太宗对于人才求之若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常常破格超拔外，善于纳谏也是他的成功之处，“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而其中最杰出的谏臣，便是魏征。史称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唐太宗即位初，经常召他到卧室内，访以得失。短短的几年里，魏征所陈谏的多达二百余事，深得太宗的赞赏。贞观三年二月，魏被提拔为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多所弘益。”魏征敢于直谏，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把皇帝弄得很尴尬。一年冬天，唐太宗正在玩一只漂亮的鹞鸟，远远地望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鸟藏在怀里。魏征奏事故拖延不决，唐太宗只好静听，最后鹞鸟竟然闷死在怀里。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并作诗以志纪念：“劲条逢霜摧美质，台里失位夭良臣。唯为掩泣云后台，空对余形无复人。”

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的不对”。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魏征对李世民问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的回答。唐太宗对此回答“甚善其言”。毛泽东对兼听与偏信是以辩证态度看的。

第三，偃武修文。

唐太宗毕生的事业，前有以武拨乱之功，后有“偃武修文”之盛。贞观之初，魏征曾经建议：“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欣然采纳。所谓“修文”主要是指尊崇儒术，兼隆佛道，兴办学校，制作社乐，广收图籍，编纂史书等。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旧唐书·儒学传》云：“古称

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揭示了尊儒崇经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承平时期的封建纲常伦理的那一套。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下令，全国各州县都设置孔子庙。贞观二十一年又下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毛萇、孔安国、刘向、贾逵、马融、贞植、郑去、王弼、杜预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

偃武修文的措施之一，还包括校刊统一《五经定本》，并颁行全国，供学习考试之用。第二步是编撰统一的《五经》义疏，对于南北经义作了一次大总结。唐太宗统一《五经定本》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大事。范文澜先生曾评论说：“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由于唐王朝的盛世远远超过汉王朝，加之唐太宗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以广见闻的态度，因而，唐初经学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偃武修文的另一措施，是大兴礼乐。唐太宗说：“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其主要的内容，就是首先由杰出的音乐大师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其次是命人作《秦王破陈乐》和《功成庆善乐》。这些都是唐初舞蹈艺术的杰作，无疑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另外，唐太宗“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淫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作成《贞观新礼》。对于此举，就连魏征也大加称许：“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古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贞观君臣之所以把“制礼作乐”当作“万代取法”的事业，是因为礼乐那套东西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第四，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载：“弱水、流沙，并通轺轩

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城。正朔所颁，无远不届。”唐太宗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主，这同他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他执行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就是开明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贞观朝有为数众多的和亲与联姻，其中最影响深远的当推唐、蕃和亲。

七世纪初崛起于西藏高原的松赞干布，是个“性骁武，多英略”的藏族君主，他平定叛乱，统一部族、改革内政，对藏族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渴慕唐风，于贞观八年遣使入唐，十年奉表求婚。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允婚，十五年初命江夏王李道崇护送文成公主入藏，随带了丰盛的妆奁，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唐王（指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入吐蕃）。”文成公主的入藏，改变了吐蕃的落后面貌，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唐太宗的其它民族政策，还包括内徙突厥，设置羁縻府州等。而其民族政策的总原则，则是“绥之以德”和“爱之如一”是成功的。形成了唐初最为友好的民族关系。

以上可看出，毛泽东所称的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音乐、民族崇教，治国经邦的谋略等等，蔚为大观。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以大政治家、恢弘古今的磅礴气势，写了《沁园春·雪》一词，其中有一句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唐宗”即指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可称一代英明雄主，但毕竟是封建帝王而已。他的许多建树、方略，只是“工作方法”，李世民自然无法与千古伟人毛泽东相颉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原文】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为童儿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义、马元熙尝造德林讌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邠人藉稻’。杜预注云‘邠国在琅邪开阳’。”义等大惊异之。

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台内奏议文表，多百药所撰。时炀帝出镇扬州，尝召之，百药辞疾不赴，炀帝大怒，及即位，出为桂州司马。其后，罢州置郡，因解职还乡里。

大业五年，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属江都难作，复为沈法兴所得，署为掾。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及杜伏威攻天子通，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或有谮之者，伏威囚之，百药著《省躬赋》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无罪，乃令复职。

伏威既据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抚，百药劝伏威入朝，伏威从之，遣其行台仆射辅公柘与百药留守，遂诣京师。及渡江至历阳，狐疑中悔，将害百药，乃饮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药不死，乃作书与柘令杀百药，赖伏威养子王雄诞保护获免。公柘反，又授百药吏部侍郎。有谮百药于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柘同反。高祖大怒。及公柘平，得伏威与公柘令杀百药书，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

太宗重其才名，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二年，除礼部侍郎。朝廷议将封建诸侯，百药上《封建论》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者，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乱之异，

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监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盘石，深根固本，虽王纲驰废，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策，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覬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线，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短闰余，数钟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既紊，断可知焉。楔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甚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缙之酷。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日寻。狐貍之役，女子尽髻；靖陵之师，双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

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南阳太守，敝布裹身；茱萸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困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天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勛、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取，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时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文，世道交丧，一时人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覈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爰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谏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中，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接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蕘，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官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廩空虚。圣情矜愍，勤加

患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啖藜藿，乐撤簞簋，言必悽动，貌成癯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斲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太宗竟从其议。

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时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燕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辞多不载。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废。十年，以撰《齐史》成，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礼》及律令成，进爵为子。后数岁，以年老固请致仕，许之。太宗尝制《帝京篇》，命百药并作，上叹其工，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谥曰康。

百药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性好引进后生，提奖不倦。所得俸禄，多散之亲党。又至性过人，初侍父母丧还乡，徒跣单衣，行数千里，服阕数年，容貌毁悴，为当时所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谈赏，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译文】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他做过隋朝的内史令，是安平公德林的儿子。他在童年时常常得病，所以祖母赵氏就用百药做了他的名字。李百药七岁就懂得做文章。他父亲的朋友齐中书舍人陆义和马元熙曾经参加德林的宴会，席间有个读徐陵文章的人，说到“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大家都不知道典出何事。当时百药侍立一旁，走上前说：“《传》称‘邾国的人贡献稻子。杜预注说：‘邾国在琅邪开阳。’”陆义等非常吃惊。

隋文帝开皇年初，李百药被授予东宫通事舍人，后来又调任太子舍人，东宫学士。有的人嫉妒他的才能而诽谤他，他就托病辞去职务离开了东宫。开皇十九年，他被迫到了仁寿宫，承袭父亲的爵位。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喜爱他的才华，便奏请朝廷授予他礼部员外郎的官位，皇太子杨勇又召百药为东宫学士。皇上诏令他修订五礼，制定刑律法令，撰写阴阳书。尚书省的奏折文书，大多都是百药所撰写的。当时炀帝离京镇守扬州，曾经召唤他，百药推辞有病而不去见，炀帝大怒。等到炀帝登位，李百药被调离京城任桂州司马。这以后，朝廷撤消州设立郡，所以李百药被解除职务又回到家乡。

隋炀帝大业五年，李百药被授予鲁郡临泗府的步兵校尉。大业九年，他担任防戍会稽的职务。不久他被授予建安郡丞的官位，他到达乌程时，恰好遇到江都发生了事变，隋炀帝被杀死。李百药又被沈法兴所用，任命为属官。到了沈法兴被李子通所攻破，李子通又任命百药为中书侍郎和国子祭酒。等到杜伏威攻灭李子通的时候，又任命百药为行台掌考察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官员。有的人诬告他，杜伏威把他囚禁起来，李百药作了《省躬赋》用来陈述他的情况，伏威也知道他是无罪的，就让他复还原职了。

伏威已经占据了江南，唐高祖派遣使者招抚他，百药劝伏威顺服唐朝，伏威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他的行台仆射辅公祐和百药留守，然后到达京城。后来渡江到历阳，杜伏威又犹豫后悔了，想害百药，就让他喝石灰酒，于是百药大泄痢疾，反而旧病全都除去了。伏威知道百药没死，就写信给公祐命令他杀百药，百药依靠着伏威的养子王雄诞保护才得以脱身。公祐造反后，又授予百药吏部侍郎。有人在高祖面前诬陷说百药开始劝说杜伏威入朝，后来

又和辅公祐一起造反。高祖大怒。等公祐之乱平定后，高祖见到了伏威给公祐命令他杀百药的信，怒气才稍稍平息了一点，然后把百药发配到涇州。

唐太宗重视百药的才能和名气，贞观元年，召见百药，拜为中书舍人，赐给安平县男爵位。百药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写《齐书》。二年，他被授予礼部侍郎的职位。朝廷商议将分封贵族、建立诸侯国，百药呈上《封建论》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护佑人民，是做国王的永恒的职责；尊敬主人，安抚上辈是人情的根本的道义。考虑阐明治国安邦的规划，以光大永世的基业。这是万古千秋不变的规矩，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目的却是一样的。但是天命历数有长和短的差别，帝王之邦，大夫之家有治政和乱政的不同。纵观典籍上的记载，论述得很详细。都说周朝的存在超过它的历数，秦朝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存在和灭亡的道理，就在于周朝采取了封国制，而秦朝用郡县制。周朝从夏朝、商朝存在的长久得到借鉴，遵循黄帝、唐尧建国的榜样，实行分封制，诸侯国如同周王室的屏障，起着拱卫王室的作用，使得周朝的根基坚固。虽然法度松弛甚至被废止，但诸侯国如同枝干相互扶持，所以使叛乱不能发生，国家宗庙不断绝。秦始皇违背效法古制的法则，抛弃了先王的治国之道，跨越华山，仗恃险要，废除王侯，设置郡守，皇家子弟没有尺寸的封地，众百姓缺少共同治理国家的忧虑，所以陈涉一人在大泽乡发动反秦起义，七庙被毁坏，秦国灭亡了。

“臣以为古代的皇帝，君临天下，都是受命于上天，既定在皇帝名册中的，他们得天下是遇到了兴王的天运，而天下人的忧怨也正好遇到了圣人出世的时期。虽然曹操出身于宦官养子之家，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押运役徒的小吏，地位卑下，他们登上皇位不是刻意有非分的希望，而是想推辞也不能的。如果他们的狱讼不公，人心不附，精华已经枯竭了。即使像圣德美名充溢覆盖于四方之外的尧，上察天文，了解是否符合天意的舜，不只有意以位让贤，即使守着它也不可能坚固。凭着唐尧、虞舜的仁德尚且不能使他的后人繁荣昌盛。所以知道帝位的长短，必定在于天时，政务的兴盛或者衰败，与人事有关。昌盛的周朝推算存在有三十代，推知年数是七百年，虽然周朝的衰微竟

是这样的久远，但是文、武的帝位早已存在了。这就是说长久的国家的命运，已经决定于一个不可知的幽冥中了。等到周昭王荒于国政，当他南巡至汉水时，当地人民给他一只用胶粘的船，行至江心，船沉而死，没有返回到都城；等到犬戎杀周幽王后，平王由镐京迁都洛阳，国家的统治就像线一平微弱，国都附近的地方都不能安守，这就是逐渐衰落的天理，使‘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受了牵累。秦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如同岁月之余分一样，有很多的厄运。秦始皇的德行和禹、汤不能比，秦二世的才能不能和启、诵相比。假使李斯、王绾等人开拓领土，将闾、子婴等人都建立诸侯之国，怎么能抗拒天子的兴起，违背真龙的天命？

“但是得失成败，各有各的原因。但著述的人，多数都恪守常规，没有不在情理上忘记时代有今古的差异，在道理上不明白治世的风气和乱世的风气有厚薄的区别的，想在消亡了很多君王的末世，实行夏、商、周三代的法令。天下以内，都分封了诸侯；王城很多地方都是士大夫的封邑。这是用上古的方法治理虞、夏之朝，用远古的法律治理汉、魏的末世，法纪政纲紊乱断世就可以知道了。刻舟求剑，不见它有可取之处；拘泥成法不知变通，只会增加更多的迷惑。只知图谋国家、帝位的打算，想称王，惧怕霸王的军队；国家将亡，没有诸侯国的援助。不明白秦二世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和羿、浞的灾祸的原因相同；高贵乡公的灾难，的灾难，难道和申、缙不一样。皇上的智识昏乱，失去了安危感，不是宰相公侯能造成国家的兴亡的。并且几世之后，王室渐渐衰微，原先是藩屏的诸侯国会化为仇敌。大夫之家习俗不同，诸侯之国政务各不相同，以强力欺凌弱者，以人多侵犯人少的一方，因边境问题相互频繁地发生战争。在狐骀的战役，死伤很多，妇女都服丧；孟明视在崤山全军覆没。这只是略举一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机于是说：‘继承王的位的人放弃了他的王权，叛逆者占据了诸侯国，天下安乐，以清明的治理来对付乱世。’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啊！但是设立官位分封职务，任命使用贤能人才，使用奉法循理的官吏，完成共同治理的委托，管理一个郡执掌一方大印，哪个年代没有人。这样使大地丰收，人们都称赞廉明的官员，政事如同神明一样清明。曹元首就得意地说：“与人共同分享乐趣的人，人必然分担

他所担忧的事情；与人共同安守者，人必然拯救他的危难。”实行分封制，百姓就和他共安危；实行郡县制，百姓就和长官的忧乐不同。这种话是多少荒谬啊！

“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凭借门第资格的福荫，忘记了先辈创业的艰难，轻视他自然的高贵，没有不世代增加淫靡残暴，一代代地增加骄矜奢侈的。他们的离宫别院都建造得接近天河，有时残酷地使用人力到了尽头，有时召诸侯来一起享乐。陈灵就遭遇到了非君臣之礼的命运，被大夫夏征舒所杀；卫宣则奸淫他的父亲之妾，终于被他的儿子寿、朔所杀。从而说为自己考虑治国之道，怎么能会这样呢？朝廷内外的百官都选择士族和庶族任命他们，通过镜子来确定他们的成绩。任职多年而有劳绩就提升他的品阶，考核成绩，决定职务的升降。升降的事情关系到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贪公利到私人手中去，妻儿不到官舍中去干政。以刺史的权力之大，吃饭却常没有时间生火；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所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南阳太守，以破旧的布裹身；莱芜县长，盛饭器上落满了灰尘。认为人们只有追求名利及物质的，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啊。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相传的，任用贤能的道路就会广泛；人民没有固定的管理者，对下的凝聚力就不坚固。这是傻子都能辨别出来的，怎么可以疑惑呢！至于像灭国杀死君主的事情，在春秋二百年间都有发生，几乎没有安定的年头。宋襄公使邾文公杀曾子，用以祭祀睢水的妖神，他们都是诸侯国的君；鲁国的道路是平坦的，每每等待那诸侯间的好淫乱的不事征伐的集会。即使西汉哀帝、平帝之时，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官吏荒淫暴虐，也不至于这样。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诚恳希望陛下掌握礼义纲纪，统治天下，承受天命，启迪圣智，将众多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来，将大地的妖气扫除。创建基业，传于后世，您的功德可与天地相匹配；您所发的号令，都是是极万物之妙而形成的理论言辞。帝心最为明察，永远纪念古制，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建立众多的邦国，封亲族为诸侯。我以为自汉、魏以来，分封诸侯带来的弊端很多；尧、舜以后，天下为公的大道已经绝灭。而且晋朝皇权被刘裕所夺，失去统制，天下分离；后魏乘机建立北魏，汉族同各族杂居在一起。加上长江的分隔，与

江南远隔，学文的开始学长短合纵连横的权术，学武的想着打仗，都是狡猾奸诈之风盛行的原因，更加助长了轻薄的风气。隋文帝建立隋朝凭借的是他的北周的外戚。他驱使群英为他做事，凭借的是他的无比的猜忌和权术。没有费劲，时世就发生了变化，不是凭借的战争功劳。随文帝在位有二十四年，百姓却没有看见他的德行。等到隋炀帝杨广即位，凶乱很多，一时的英雄人物都完全失掉。虽然上天派遣神明英武的人来削平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势力，但战争不息，百姓劳瘁而没有得到休息。

“自陛下谨遵父命，继承帝位，综合考察前王，您对百姓爱护情深，政治清明达到大治。虽然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却没有记载，言辞图像所记载的，只是稍微陈述了一下梗概，不过也差不多达到了说明的程度了。百姓深深地爱戴着皇上，劳动着不觉得疲倦，是像大舜对父亲一样的孝顺。他们向宦官咨询皇上的健康情况，亲自尝皇上的饮食，是文王的德行。每当刑部议罪，尚书审理案件，皇上对于大小案件必然审察清楚，冤与不冤都得以申明，并且废除了断去脚趾的刑罚，更改了死刑，无处不是显现着您的仁慈和怜悯之心，您像大禹一样富有同情心。皇上正色直言，虚心接受意见，不怠慢粗陋和说话迟钝的人，不放弃草野之人所提的意见。像尧一样求谏心切。奖励儒学，鼓励努力学习的人，提拔精通经述的人做高官显宦，提升学问渊博的大儒做卿相，是像圣人一样的善于诱导。群臣因为宫中闷热潮湿，睡觉和吃饭不舒服，请求皇帝迁到高爽明亮的地方去，建造一个阁楼。可皇上却怕浪费财力拒绝了子民的请求，不怕风寒，安于简陋的住所。去年荒俭，天下饥荒，战乱又刚过去，国库空虚。皇上怜悯百姓，多多地给予赈救，想来没有一个迁移离散不得处所。并且皇上还吃野菜，撤去各种音乐，说话起来必悲伤难过，看起来很瘦弱。周公旦喜好征服周边的少数民族，夏禹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臣服了。陛下每每使四面的少数民族都归顺了，必然回去想检查自己的行为，仔细考虑惟恐以国内百姓的劳累，以换取远方归服。您不希求万古的英名，而愿留存现在有成就的事实。心里急切而忧劳，从不出游，每天早上临朝，接受群臣的意见而不疲倦。心中考虑到万物，德行达到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入见，讨论事情的是非，内心完全在这上面，只谈论政事，更是没

有别的言辞。刚刚日头偏西，就传召才学之士，让他们随意地闲谈，尽意谈论典籍，间杂以写作文章和吟咏词及玄妙的谈论。到了二更时分忘记了疲倦，半夜都不睡觉。这四种做法超越了过去，有人类以来，只有一个人而已。发扬光大这种好的风俗教化，明显地宣布四方，确实可以使它在一个月之内，充满天地之间。但是现在淳厚的社会风气还受到阻碍，虚浮欺诈的风气还没有改变，这是因为这种习惯太久，难以立刻改变过来。只等待您砍去雕饰成为质朴，以质朴代替了文彩，百姓不犯法，刑罚没有用处。登泰山行封禅之礼已经完毕，再治理国家，画出经界，筹划山河给我们的利益，为时也不算晚。《易》说：‘天气的寒暑往来，地理陵谷变迁，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何况对于人事呢？’这话说得多好啊！”

太宗竟听从了他的意见。

四年，李百药被封为太子右庶子。五年，他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当时太子很留意于经籍，但是清静之后，游戏玩乐过度，百药作《赞道赋》用以劝告太子，写了很多就不记述了。太宗看见了就派遣使者对百药说：“朕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了你所献的赋，详细地陈述了自古以来太子的事用来告诉太子，很是典雅切要。朕选卿来辅助太子，正是因为这件事与委任的职务十分相称，只是应当善始善终。”所以赐丝织品五百段，但是太子终于不醒悟。十年，因为撰写《齐史》完成，他被加封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不久他被授予宗正卿。十一年，因为撰《五礼》和律令成功，进爵为子。几年后，因为年老坚持请求告老辞官，皇上同意了。太宗曾经作《帝京篇》，让百药一起作，皇上感叹他的文笔精巧，手诏说：“卿真是身体老了而才思更加旺盛，年纪大了而创意更新！”二十二年，李百药逝世，终年八十四岁，谥号为康。

百药以名臣之子的身份，继承了父辈的才德品行，四海的名流没有不景仰、推崇的。他文辞深沉、蕴藉，尤其擅长于五言诗，即使是砍柴的童子和牧童，都吟咏诵读。他性情喜欢引导、推荐青年人，对他们奖励不断。他所得的俸禄，多数都分发给亲人。李百药还天性过人，当初他侍奉父母逝世而回乡来，光着脚穿着单衣，走了几千里，服丧几年，容貌消瘦憔悴，被当时

的人所称道。到了弃官告老还乡的时候，他怡然自得，穿过池塘建造假山，写作文章畅饮美酒，谈论赏鉴，用以舒展平生的志向。他著有文集三十卷。他的儿子叫安期。

87

许敬宗传

——《旧唐书》卷八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老而不死，年八十一。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许敬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老而不死，年八十一”是毛泽东反复阅读、玩味《许敬宗传》后，对其所下的评语，也表明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在读史过程中对人物的评价，反映了毛泽东的极其重要的史学观点。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其父为隋朝礼部侍郎。据传“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宇文化及在江都扬州杀隋炀帝时，敬宗的父亲同时遇害。其后，敬宗辗转流离，先投于李密，后被太宗召补为秦府学士。贞观八年，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太宗大破辽军于驻蹕山时，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此后，许敬宗修《武德实录》、《贞观实录》，并监修国史，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的《五代史》、《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等，许敬宗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然而，就是这位备受宠遇隆恩的许敬宗，却留下了许多极其不光彩的种

种劣行：

第一，许敬宗是贪图利禄之徒，有违“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古训。史载高宗继位后，许敬宗为代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但他竟然“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此举当时就被言官弹劾，结果许被贬为郑州刺史；之后不加警戒，又一次“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而钱九陇本是宫廷里的奴仆隶人，出身卑贱，许敬宗嫁与其女的目的，乃是“贪财与婚”。

第二，陷害忠良，助纣为虐。

永徽六年（高宗年号），高宗由于宠幸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而要废掉皇后王氏以武氏取代之，许敬宗竟然赞成其计。其他忠直大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都抗颜力争，坚决反对，许敬宗竟然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将上述几人流放岭南，使他们客死异乡。

第三，“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就是说许敬宗作为史官，歪曲历史事实，玷污了史官的崇高职责和历史责任。

当初，唐朝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父亲和许敬宗的父亲同时遇害。据知情的封德彝讲，“世基（世南父）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敬宗父）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这件事为当时人所传播，敬宗因而怀恨在心。当国史中为封德彝立传时，许敬宗大肆扩张渲染封德彝的缺点和过错，借机报复。许敬宗嫁女与将军钱九陇之后，竟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在国史中让钱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并列一卷，显然使钱九陇名实不符；许敬宗为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为妻子，“多得赂遗”，在作宝琳的父亲《敬德传》时，对其过咎多加回护隐饰，又如太宗曾作《威风赋》赐给长孙无忌，敬宗竟擅加窜改，改为赐给敬德。白州人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大败。但许敬宗“纳其宝货”，竟然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极尽虚美隐恶之能事。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敬宗辄以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第四，好色无度，疏亲骨肉。

许敬宗的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与其母亲的侍婢私通。昂的母亲去世后，敬宗因侍婢有姿色，“嬖之”，以为继室，假姓虞氏。但敬宗知

其与昂继续私通后，“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的罪名，并奏请将昂流放于蛮荒之地。颇遭当时非议。

毛泽东读史一贯强调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一切从事实出发，强调史学工作者要秉笔直书，不曲隐附恶，要惩恶扬善、弘扬正气，要善于辨别风向。毛泽东特别推崇刘知几所提的才、学、识三个方面。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中写道：

“才、学、识，这里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这说明，毛泽东的史学观点的重要内容是才、学、识，而识中包括着丰富的内容，它既包括一个人的识量，胆魄，洞察力分析能力，更包括了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中国史官的优秀传统是秉笔直书。历史至关重要，“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因而古代名家刘知几坚决主张史学工作者“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添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又说：“况史传为文，渊源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毛泽东骂许敬宗“老而不死，年八十一”，意指此类人作为史官根本不称职，不是良史，而是秽史，有辱历史的斯文和清白。对于古人，七十岁便是古稀之年。假使许敬宗早死几年，有多少人会少蒙不白之冤和不实之词。

与对许敬宗的评价相反，毛泽东对于其他有作为、有才华、有先进作用的人物，往往惜其英华早逝，天不永年。如他在1958年5月8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的讲话中，曾列举了一大批历史上有作为而早夭的人物：

“项羽二十四岁起兵，三年到咸阳，五年为诸侯长，二十八岁时自立楚霸王，死时才三十二岁。”

颜渊是孔子的弟子，他算“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唐朝诗人李贺，河南宜阳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青年人，死的时候才

二十九岁。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于此可见，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是慧眼独具，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的。因学问才华相传，毛泽东更注重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思想情操和政治态度。

【原文】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善心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转投于李密，密以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同为管记。武德初，赤牒拟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缞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

先是，庶人承乾废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闻先王慎罚，务在于恤刑；往哲宽仁，义在于宥过，圣人之道，莫尚于兹。窃见废宫官僚，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颇历岁时。但庶人畴昔之年，身处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阴结宰臣，所预奸谋，多连宗戚。祸生虑表，非可防萌，宫内官僚，迥无关预。今乃投鼠及器，孰谓无冤？焚山毁玉，稍同迁怒。伏寻先典，例有可原。昔吴国陪臣，则爰丝不坐于刘濞；昌邑中尉，则王吉免缘于海昏。譬诸桀布，乃策名于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质于张敖。主以凶逆，陷其诛夷；臣以贤良，荷彼收擢。历观往代，此类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义。杨勇之废，罪止加于佞人，李纲之徙，皆不预于刑网。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称为美谈。而今张玄素、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等，并砥节励操，

有雅望于当朝；经明行修，播令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见猜嫌，一概雷同，并罹天宪，恐于王道，伤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叙用。

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并流死于岭外。

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监修国史。三年，进封郡公，寻赠其父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因于古长安城游览，问侍臣曰：“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符坚、姚萇、后周并都之。”帝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敬宗对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其年，代李义府为中书令，任遇之重，当朝莫比。

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各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风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

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然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裁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敬宗好色无度。其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为继室，假姓虞氏。昂素与通，烝之不绝。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显庆中，表乞昂还，除虔化令，寻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诏听致仕，仍加特进，俸禄如旧。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

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黜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不胜其耻，与思古大相忿竞，又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请改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畴议曰：“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使嫌隙是实，即合据法推绳；如其不亏直道，义不可夺，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礼？福畴忝当官守，匪躬之故。若顺风阿意，背直从曲，更是甲令虚设，将谓礼院无人，何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依思古谥议为定。”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畴曰：“高阳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答曰：“昔晋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所以贬为缪丑。况敬宗忠孝不逮于曾，饮食男女之累，有逾于何氏，而谥之为‘缪’，无负于许氏矣。”时有诏令尚书省五品已上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其议。

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笔，多令彦伯代作。又纳婢妾谗言，奏流岭表，后遇赦得还，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译文】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朝礼部侍郎善心的儿子。他的先祖自高阳南渡，

世代在江南做官。敬宗自幼善写文章，考中秀才后被授以淮阳郡司法书佐，不久当值于谒者台，奏禀通事舍人之事，江都的事变，善心被宇文化及杀害，敬宗辗转投奔到李密处，李密委任他做元帅府室，和魏征同为管记，武德初年，正式出任涟州别驾。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补为秦府学士。贞观八年，升任著作郎，同时修订国史，又迁为中书郎。十年，文德皇后去世，文武百官披麻戴孝。率更令欧阳询长得像鬼怪的模样，众人有些议论，敬宗见了大笑，被御史弹劾，降职为洪州都督府司马。后又几次迁为给事，同时修订国史。十七年，因为修订的《武德》、《贞观帝录》完成，封为高阳县男，赐给丝织品八百段，兼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时，升职为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自征伐高丽，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敬宗和高士廉等共同执掌机要。中书令岑文本死在了随军路上，命令敬宗为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在驻蹕山大破辽军，敬宗站在马前受旨起草诏书，词彩相当华丽，被大大地赞赏一番。

这以前，承乾被废黜，官僚也大多被削职，还没有起用的趋势。敬宗上表说：“我听说先王慎于惩罚，重要的在于减轻刑罚；以前的哲人宽厚仁慈，意义在于宽恕别人的过错。圣人的哲理，没有不重视这一点的。我看见被废了的宫中的官僚，五品以上的都遭到罢斥，已经经历好多年月。但是这些人在废太子往昔的日子里，身处在不被怀疑的地位，却包藏着悖逆之心，暗中巴结宰相大臣，所策划的阴谋，大多关系到宗室。祸患发生在表面，却不能在其萌生时便给以预防。宫里面的官僚，不能予以制止，现在到了投鼠而且连带器物的地步，谁说不冤枉呢？烧山毁掉美玉，稍稍象是有所迁怒。伏下身去搜寻历代的典故，总可以找到先例而情有可原。当初吴国的陪臣爰丝不受刘濞所累，昌邑中尉王吉免缘于海昏，栾布也曾列名于彭越官籍中，田叔也曾到张敖那儿委身为质。其主凶逆而陷于诛杀的灾难，而臣因贤良，被他们收用。历观往代，这类事极多，至近代隋朝，又重走这条老路。杨勇被杨坚所废后，其罪只及于身边佞臣，李纲之类人，都未遭到应有的惩罚。占往今来这种折衷取事的作法，史籍中都以为美谈，而今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等人，平时都志节高尚、操守清正，素有雅望，研习经籍，修习道德，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美名，或者因为直言诤谏而遭鞭笞，或者因为忤

逆圣意而被猜疑，大家遭遇都一样，一起被皇上所弃，恐怕对陛下的王道的之政，深有妨碍。”这样玄素等人才又被皇上启用。

二十一年，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继位后，代替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把女儿嫁给了蛮族的首长冯盎的儿子，因而更多的纳入金银财宝，被有关的官员弹劾，降职为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朝为卫尉卿，加授弘文馆学士，同时兼修国史。永徽六年，又拜为礼部尚书。高宗废掉皇后王氏，而拥立武昭仪为后，敬宗很赞成他的做法，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一起直言违背皇上的旨意，敬宗和李义府暗地里加以诬陷，导致他都被流放死到了岭外。

显庆元年，加封为太子宾客，不久册拜侍中，监督修订国史。三年，进封为郡公，不久又赠封他父亲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抽空到古长安城去游览，问侍臣说：“我看旧城中的旧基础，宫室好象同百姓杂居，从秦汉以来，几代都是这样吗？”敬宗回答说：“秦都城咸阳，城郭接连跨过渭水，所以称‘渭水贯都，以象天河。’到汉惠帝开始建筑这座城；这之后苻坚、姚萇、后周都在这里定都。”皇上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什么时候开凿的？”敬宗回答说：“武帝派使者沟通了西南夷族，却被昆明的滇池所阻断，想征伐昆明国，所以就在镐地的旧池沼，开凿了这个池子，用以练习水战，元狩三年成功。”皇帝因此又令敬宗和弘文馆学士一起检查秦汉以来历代宫室处所奏禀皇上。那年，代替李义府做中书令，被任用和知遇的程度之重，当朝没有能比得上的。

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封光禄大夫。三年，册拜为太子少师，级别同东西台三品，并且依旧监修订国史。乾封初年，因为敬宗年老，不能步行，特地叫他和司空李勣每逢上朝各自骑小马从禁门到内省。

敬宗自从掌握撰写国史，记事多不真实。当初，虞世基和敬宗的父亲善心都被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当时是内史舍人，对当时的事很了解，便对人说：“世基被害时，虞世南匍匐请求代替；善心死的时候，敬宗却高兴得手舞足蹈以求生存。”人们把这个做为评论敬宗的证据，敬宗深深地记恨这件事，等到替德彝立传时，特意大大地加大他的罪恶。敬宗把女儿嫁给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他本来就是皇家的奴仆，敬宗贪图钱财和他通婚，便替九陇歪曲

他的出生门第，随意增加他的功绩，并上升到和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为妻，得到很多赠品和贿赂，等到做宝琳的父亲敬德的传时，全部替他隐去了各种过错。太宗做了一首《威凤赋》来赠给长孙无忌，敬宗改了说是赐给敬德的。白州人庞孝泰，蛮族首领中的一般人物，带领军队随人征讨高丽，敌人知道他很软弱，采取袭击把他打败。敬宗又收纳了他的钱财，声称孝泰多次打败敌众，斩杀和抓获了数万人。汉将骁勇健壮的，只有苏定方和庞孝泰而已，曹继叔刘伯英都在二人之下。虚美隐恶到如此地步。当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都是由敬播修订的，很多都详细直接，敬宗则又凭自己的爱憎歪曲事情真相并加以删改。评论家们对此给予批评。然而从贞观以来，朝廷修订的《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壁》、《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都由他主持其事，前后得到的赏赐，不知其数。

敬宗好色没有限度，他的长子昂很有才华，曾经位居太子舍人，母亲裴民早死。裴的侍婢较有姿色，敬宗便把她纳为妾，来做继室，假姓虞氏。其子昂一向和她私通，此后也不停止。敬宗大怒，逐出了虞氏，给许昂加上不孝的罪名，便奏请皇上把他流放到岭外，显庆年中，上表请求让许昂回来，担任虔化的县令，不久便死了。咸亨元年，上书请求保全骸骨还乡，皇上下诏批准他退休，仍然特别给他进封，俸禄和以前一样。咸亨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高宗为他举行了葬礼，三天都不上朝，诏令文武百官前往许府哭丧，同时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在昭陵陪葬，文集共八十卷。

太常将要定他的谥号时，博士袁思古建议说：“敬宗的职位是凭才气升上的，历次位居清流，然而把儿子丢到荒凉的地方去，把女儿嫁给夷蛮部落，熟知《诗》、《礼》，却在家里把事情都做绝了，接受贿赂，谄媚名人，只顾贪聚钱财，好好的白玉就这样被玷污了，也玷污了清流的名声，改换名称这种大典，必须按原来的实情反映。按照谥法‘名与实爽曰缪。’建议给他取谥号为‘缪’”。敬宗孙子，太子舍人孙彦伯受不了这种耻辱，对思古忿忿不平，便说袁思古和许敬宗以前有过恩怨，请求皇上换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畴建议说：“谥号，是对一个人终生的称号，一朝的得失。关系到千载荣辱：如果恩怨是

真的，就应该按法律推论评定，如果是因他正直而产生恩怨，我认为他的正义不能被忽视，他的官不能够被侵犯，德的标准不一致，凭什么说有礼？我现在守着这个官职，不是阿谀奉承的结果。如果见风使舵，阿谀奉承，违背直的而顺从弯的，那么更是法令虚设了，将会说礼院里没有可信之人。凭什么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求依照袁思古的谥议来定。”户部尚书戴至德对福畴说：“高阳公被重任恩遇到这种程度为什么要定谥号为‘繆’？”回答说：“当初晋朝司空何会死时，太常博士秦秀谥他为繆丑公。何会既忠而且孝，只因为每天吃饭要花掉万钱，所以贬为繆丑。何况许敬宗忠孝都赶不上何会，饮食及男女方面的丑闻，大大超过了何会，给他谥号为‘繆’，没有对不起许氏的”。当时皇帝已有诏令让尚书省五品以上重新商议，礼部尚书杨思敬建议说：“按照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求给他号为‘恭’。”诏令依照他的建议实行。

彦伯，许昂的儿子，以著作郎起家。孙敬宗老年时的文笔，大多是令彦伯代作的，又因听信婢妾的谗言，奏禀把他流放到了岭北，后来遇赦得以回来，担任太子舍人，死得早，有集作十卷。

88

李义府传

——《旧唐书》卷八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页）

【解析】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特别注重对人物的评价和观察以及思考。

《旧唐书·李义府传》中的李义府代表了古今以来社会生活各阶层中的一类人物，他们笑里藏刀，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毛泽东对这一类人物是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的。“笑里藏刀李义府”的批语，正说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观点和立场。

李义府（614—66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中书令，右相。据史载，李义府“善属文，颇得名臣马周的赏识和荐举。任崇贤馆直学士，以文翰见知。早期李义府曾作《承华箴》，其中不乏冠冕堂皇甚至可以称之颇具哲理思辩的语句：“无恃尊报，修途难测；无恃亲贤，失德靡全。勿轻小善积涉而自辟；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

如果仅仅从以上几句话看，那么李义府是一位有头脑、有远见，道貌岸

然的正人君子。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请看李义府的行状：

第一，高宗欲废王皇后另立武则天，李义府在众大臣一致反对的情况下，竟伙同许敬宗，“密申协赞”，既赢得了高宗的欢心，又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

第二，洛州妇人犯通奸罪，李义府闻其姿色可人，私嘱大理寺卿雪其罪，据妇人为己有。后来事发，高宗反不罪义府。李义府竟恬不知耻地问弹劾他的侍御史王义方：“王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哪知王义方义正辞严：“仲尼为鲁司寇七月，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义方任御史旬六日，不能去奸邪于双阙之前，实以为愧。”李义府自讨无趣，碰了一鼻子灰。

第三，李义府监修国史后，“追赠其父为魏州刺史，诸子怀抱者并列请官，诏为造甲第，荣宠莫不能此。”在此情况下李义府竟然还贪得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媚卖官鬻爵，门庭若市。多引腹心，广树狐朋狗党，势倾朝野，炙手可热，威风张扬，不知自忌。

第四，违反规制，为其祖父大肆改葬，乘机收受民脂民膏。史载碱原县令李孝节亲自征调民夫、牛马，为李义府拉土筑坟，日夜不息。于是其它的各个县因为李孝节的缘故，也不得不群起仿效，高陵县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竟然累死！“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道从、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灊桥到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以来，王公葬送之盛，未之有也。”

第五，欺君罔上，有咎不改。李义府在皇帝面前谄言目媚，出来后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如虎，没有人敢指责他的过失。高宗还是有所知人的。他曾对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之言，卿可诫助，勿令如此。”义府的表现是：“勃然变色腮颈俱起。”竟然反问“谁向陛下道此？”结果李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

第六，贞观中，唐太宗曾硕学通儒修成《氏族志》，勒为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元当，须下诸州，藏为永式。”但《氏族志》中设有李义府一族的名字，因其祖先卑微。李义府监国史后，擅改章程，降低标准，重修成《姓氏录》，使自家本姓赫然列于其中，天下搢绅士大夫多耻为甄叙其中，称此书为“勋格”，拒绝接受，“义府奏悉收前志烧绝之。”李义府同许敬宗一样，是一

污史，秽史。

多行不义必自毙。李义府终被长流到嶲州，当时朝野欢声雷动。拍手称快。据称“自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于是始安。”

毛泽东尤其不喜人搞两面派，搞阴谋，多次、多种场合表示对这类人的愤慨之情。毛泽东曾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此话的所指，是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他对林彪阴违阳奉，肉麻地吹捧自己，称自己是天才，而在暗中却抢班夺权的阴谋，是早有察觉和防备的。在其深厚的历史修养与知识的积淀中，毛泽东驾驭政治的能力在其时代是无与其匹的，一般人难以逃脱他的眼睛。

【原文】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也。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因家于永泰。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持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寻除监察御史。又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义府尝献《承华箴》，其辞曰：

运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坟。功成揖让，事极华勋。肇兴夏启，降及姬文。咸资继德，永树高芬。百代沿袭，千龄奉圣。粤若我后，丕承宝命。允穆三阶，爰齐七政。时雍化洽，风移俗盛。载崇国本，式延家庆。《震》维标德，《离》言体正。寄切宗祧，事隆监抚。思皇茂则，敬询端辅。业光启、诵，艺优干羽。九载崇儒，三朝问竖。历选储仪，遗文在斯。望试登俎，高谕乔枝。俯容思顺，非礼无施。前修盛业，来哲通规。飭躬是蹈，则黻问风驰；立志或爽，则玄猷日亏。无恃尊极，修途难测；无恃亲贤，失德靡全。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辟；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监言斯屏，储业攸昌。窃惟令嗣，有殊

前事。虽以贵以贤，而非长非次。皇明蕃德，超伦作贰。匪懋声华，莫酬恩异。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兹守器。下臣司箴，敬告近侍。

太子表上其文，优诏赐帛四十匹，又令预撰《晋书》。

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褻。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义府云：“王御史妄想弹奏，得无愧乎？”义方对云：“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义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于双阙之前，实以为愧。”寻兼太子左庶子。

二年，代崔敦礼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学士并如故。寻加太子宾客，进封河间郡公。三年，又追赠其父德晟为魏州刺史，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诏为造甲第，荣宠莫之能比。而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初，杜正伦为中书侍郎，义府时任典仪，至是乃与正伦同为中书令。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不下义府，而中书侍郎李友益密与正伦共图议义府，更相伺察。义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伦与义府讼于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左贬义府为普州刺史，正伦为横州刺史，友益配流峰州。四年，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自余官封如故。

龙朔元年，丁母忧去职。二年，起复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义府寻请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

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辎辂、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灊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读。时殷王初出阁，又以义府兼王府长史。三年，迁右相，殷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并如故。义府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究，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励，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睨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亦优容之。

初，五礼仪注自前代相沿，吉凶毕举，太常博士萧楚材、孔志约以皇室凶礼为预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义府深然之，于是悉删而焚焉。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初，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谱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

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切。义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给哭假，义府辄微服与元纪凌晨共出城东，登古冢候望，哀礼都废。由是人皆言其窥覘灾眚，阴

怀异图。义府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谓曰：“相为得一官，数日诏书当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监，乃取延钱七百贯。于是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下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其事，仍令司空李绩监焉。按皆有实，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哀礼。蓄邪黷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罚，宜从遐弃，以肃朝伦。可除名长流嶺州。其子太子右司议郎津，专恃权门，罕怀忌憚，奸淫是务，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亦宜明罚，屏迹荒裔。可除名长流振州。”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洽、千牛备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皆凭恃受赃，并除名长流廷州。朝野莫不称庆，时人为之语曰：“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四凶者，谓洽及柳元贞等四人也。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多取人奴婢，及败，一时奔散，各归其家，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者，谓此也。

乾封元年，大赦，长流人不许还，义府忧愤发疾卒，年五十余。文集三十卷，传于代，又著《宦游记》二十卷，寻亡失。自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于是始安。

上元元年，大赦，义府妻子得还洛阳。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长安元年，又赐义府子左千牛卫将军湛及敬宗诸子实封各三百户，义玄子司宾卿基、德俭子殿中监璿实封各二百五十户，善业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实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并传义府等六家实封。

【译文】

李义府，祖籍瀛州饶阳，在他祖父任梓州射洪县丞时，全家迁往永泰，贞观八年（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因为李义府文章写得好，上表向朝廷推荐。经过皇上的亲自测试获得提拔，被补为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

持书御史马周都看重李义府，经过他二人的努力推荐，李义府获得监察御史的职位。后来李义府即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侍奉晋王。等到晋王被封为太子，李义府跟着升为太子舍人，并被加封为贤直馆学士，因为他与太子司议郎来济都以文章见长，很有名气，在当时人称“来李”。李义府曾向太子呈献《承华箴》一文，其文如下：

太初之时一片黑暗，元气升降沉浮。到后来阴阳相互作用，天地人各自分立。人类根据乾卦设立宰主，根据于震卦设置君王。光明化作淳朴，大道体现于典章。文明兴于揖让，万事促成功勋。以夏启到周文王，承袭先辈圣明，确立永久道德，百代流传，万世尊奉。我辈后人，继承优良传统，确立秩序，整饬政令，追求社会的和谐，保持良好的民风，牢守国家根本，沿袭安民古训。震卦标志道德，离卦说明本正。祭祀祖宗、隆重而又虔诚。铭记皇上隆恩，请教长者学问。开创盛世伟业，培养高超技能。始终尊从儒术，拒斥竖子贰臣。注重礼仪尊客，讲究文质彬彬。走正道、求上进，谦逊而知礼节，不干越礼之事。前人开创的伟业也正是后代贤人的道路。亲自躬行实践，站得高、看得远，立志明确则道路通泰。如果不亲尊长则前途很难料定，不近贤人则德行总有缺憾。不轻视小的善举，积小善可成就美名。不轻视平素修养，养成习惯后自然行为端正。拍马逢迎是有多种，奸邪淫巧也方式多样，如不在萌芽阶段根除，到头祸害无穷。言语要谨慎，事业总有成，以古人的事例为借鉴，将美好的东西发扬广大。别人对你敬重也不能自以为是。皇帝清楚应以德为举，不越规背理。不追求虚名，不追求显赫，不追求意外的收获，不追求神灵的照应。勤勤勉勉，坚守正道。我写这篇文章，斗胆告戒左右。

唐高宗继承皇位后，升李义府为中书舍人。永徽二年（651年）。高宗又升李义府为兼修国史，加封为弘文馆学士。高宗准备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义府曾暗中帮腔协助，不久之后，李义府又被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负责编修唐史，并接受广平县男爵的封号。李义府外貌温良恭敬，与他人说话总带笑脸，而实际上他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一旦掌权后就要求别人都顺从他，稍有违背就要遭殃。因此当时人们都说他笑里藏刀，又因他表面

柔弱，其实凶狠，也有人称他“李猫”。

显庆元年（656年），李义府以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的官衔进封侯爵。当时有个洛阳妇女淳于氏，因与他人通奸被大理寺逮捕，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颇有姿色，便托咐大理寺丞毕正义求这个女人做他李义府的偏房，并专门为她洗去罪行。大臣段宝玄感到其中有疑问，于是将文案上报皇上，皇上下令追查此事，毕正义害怕，自杀身死。侍御史王义方上奏李义府罪状，说他当初是因为长得秀俊才被刘洎、马周看中才得以发迹，但由于王义方的上书言辞很不恭敬，高宗大怒，贬王义方为莱州司户，而根本不过问李义府淫乱之罪。李义府问王义方：“你胡乱弹劾我能问心无愧吗？”王义方回答：“孔子做了七天的鲁国司寇，就在宫门前杀了少正卯；我做了十六天的御史，却不能为朝廷诛杀奸贼，真是有愧啊！”其后不久，李义府官进太子左庶子。

显庆三年（658年），李义府取代崔敦礼为中书令，兼任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职和弘文馆学士称号一如以前。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宾客，进封河间郡公尊号。显庆三年（659年），高宗又追赐李义府的父亲李得晟为魏州刺史，就连李义府家襁褓中的孩子也都给封了官，并下令为他们修造府第，一时荣幸与恩宠没人能比。可是李义府仍然贪得无厌，和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等人卖官卖爵一时门庭若市，好不热闹。他还培植心腹，广树朋党，横行朝野。当初杜正伦任中书侍郎时，李义府只是个典仪小官，现在却与杜正伦都为中书令。杜正伦常以自己先为中书令而不到李义府府中拜访，并且中书侍郎李友益正与杜正伦密谋搞掉李义府。李义府得知此事，秘密叫人先发制人上报皇帝。杜正伦只得与李义府在皇帝面前各抒其理，高宗因为他们不能和睦相处，两厢指责，于是贬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也被贬为横州刺史，李友益则被发配流放峰州。显庆四年（659年），高宗又招回李义府，让他兼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官当然不再进封。

龙朔元年（661年），李义府因其母亲死去离职回家。龙朔三年（662年），复出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不久李义府奏请要为他祖父改葬，在永康陵旁边修造坟墓。三原县令李孝节私自征用民夫、壮丁、牛、车为李义府的祖父送土修坟，昼夜不停。于是高陵县、栌阳县、富平县、云阳县、华

原县、同官县、泾阳县七个县因为李孝节开了头，很是害怕，不得已也全部征用壮士车马为李义府服务。高陵县令张敬业原本恭敬、勤勉但胆小，由于不能忍受繁重的劳累，死在施工现场。凡王公以下官员，都争着赠送丧礼，送下的羽仪、导从、輜辂、器服都奢侈无数。出葬之日，送葬车马、祭奠用的供帐从灞桥到三原，绵延七十余里。从太祖建唐以来，任何王公大夫的葬礼都难与之相比。

李义府本来没有什么真正才干，他依仗武则天皇后的权势，专门干一些卖官的勾当，选拔官员也没个规矩，人们很是不满。当殷王初出山的时候，又以李义府兼任王府长史。三年后，官升至右宰相，李义府仍然和以前一样卖官卖爵，他见皇上则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出朝则奸淫无道，百官都很害怕他，没有人敢说他的过错。皇上也深知李义府的所作所为，曾正色告诫他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都不谨慎，犯了很多罪，我也为你掩饰，但不宜公开提此事，你要劝勉他们，千万不要再这样。”李义府脸色都变了，腮脖子都鼓了起来，然后轻轻地问：“谁向您这样说的？”皇上回答：“只是我这样说，不必问我从哪儿听得！”李义府脸色渐渐缓下来，但他并没有自责，而是慢慢退下，皇上也没问罪。

想当初，五礼仪本是从前代沿袭下来的，不管吉凶都得搞，太常博士萧楚材、孔志约以为皇家凶礼多有不妥，作臣子的也不宜言说，李义府深表同意，于是全部删去并烧毁。李义府得宠之后，又自称祖籍是赵郡，并开始排定李姓诸人的辈份，而一些地痞无赖也借以趋炎附势，拜李义府为哥哥、叔叔的大有人在。给事中李崇德也曾加入这拜兄拜叔的行列，可是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他即见风使舵不再称道。李义府当时怀恨在心，当他东山再起、复出为宰相时，让人诬告李崇德有罪，逮捕下狱，最后他自杀狱中。当初，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以及各地的名士大夫中熟悉姓氏本源的修编《氏族志》，刻成一百卷，升降去留，当时人都认为公道适当，即向各州颁布，成为定制。李义府耻于其祖上没有名气，于是上奏章请求修改此书，并特地委任礼部郎中孙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新修订。李

立约等人于是立下规矩：“皇朝中凡五品以上官，都列在士这一级。”这样一来，普通兵卒因军功被授五品衔的，尽皆列入书中，并改原书名为《姓氏录》。所以当时绅士与士大夫们都耻于被此书收录，都称这部书为“勋格”。李义府还上奏收集天下的《氏族志》全部焚烧。关东的魏齐两大旧姓，虽然在新书中被他姓取代。但他们自视很高，相互通婚。李义府向这两姓家族为他儿子请求婚聘都被拒绝，于是上奏皇上陇西的七家李姓家族，不得相互婚配。

有个算命先生为李义府看相，说“李家所住宅院有邪气，必须得积攒二千万贯钱才可镇住这股邪气。”李义府相信了，聚敛财富更加急切。李义府为母亲服丧期间，如有人替他在那儿假哭时，他就与杜元纪换上便服早晨一块出城东，登上古墓了望，举丧之礼都废了。所以当时人们都说李义府在偷偷地占卜灾告，并有别的阴谋。李义府又派他儿子司仪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父亲为你求得一官，几天之内诏书就下来了。”等了五天，果然授予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于是李津向长孙延索要了七百贯钱。这样一来右金吾卫曹参军杨行颖上表列数李义府的罪行。皇上命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共同审理此案，由司空李勋监督。查清李义府犯罪确有其实，于是判决如下：“右丞相、行殷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露禁语、宰卖皇恩；结交算命先生，轻视服丧大礼。藏邪越货、玷污衣冠；忌贤妒能、歪致政道。念他任职多年，不忍心加以重罚，只将他远远发配，以肃整朝纲。除去他的功名，长期流放嶧州。他的儿子、太子右司议李津，恃强凌弱，肆无忌惮，奸淫无道，收受贿赂，贪得无厌，交游不当，泄露机密，宜严加处罚，搁放荒郊。可除去功名，长期流放振州。”李义府的二儿子、率府长史李洽，三儿子、千牛备身李洋，他的女媚、少府主簿柳元贞等人，皆凭借权势收受贿赂，都被除去功名，长期流放嶧州。整个朝野莫不庆贺，当时有人为之说到：“今日巨唐牛，还诛四凶族。”四凶指的就是李洽、柳元贞等人。也有人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公开布告，贴在人多的大路旁。李义府以前抢占的奴婢在他犯案后，全都奔散，各归其家，又有人在布告上称这是“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乾封元年（666年），大赦天下，但长期流放者不许回还，李义府忧愤成

疾，病发死去，这年他才五十多岁。他有文集三十卷，传给了后代，另又写了《宦游记》二十卷，不久散失。自从李义府遭流放后，朝廷官员还有点害怕，怕他东山再起，待他的死讯传来，大家才放下心来。

上元元年（674年），大赦天下，李义府的妻子、儿女才回到洛阳。如意元年（692年），因李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年间册封武则天做皇后有功，武则天追赐李义府扬州大都督，崔义玄益州大都督，王德俭魏州刺史，袁公瑜江州刺史。长安元年（701年），又赐李义府的儿子左千牛卫将军李湛以及许敬宗的几个儿子实封各三百户，崔义玄的儿子司宾卿崔基，王德俭的儿子殿中监王璿实封各二百五十户，侯善业的儿子太子右庶子侯知一，袁公瑜的儿子殿中丞袁忠臣实封各二百户。唐睿宗即位后，在景云元年（710年）就停止了对李义府等六家的实际分封。

89

苏定方传

——《旧唐书》卷八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苏定方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4页）

【解析】

毛泽东称赞苏定方为“名将”、“亦大将”，是因为苏定方有勇有谋，英勇善战，且不居功不自傲。苏定方的某些战略战术，对毛泽东是有启发，而且有发挥地运用。

苏定方骁悍健壮，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乡党赖之。”之后，在唐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时期，以军功先后担任左武侯中郎将、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等职。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惜悼，说：“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遂下诏赠幽州都督，谥号为“庄”。

苏定方的用兵特点，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善于迎敌作战。如随李靖袭突厥时，李靖让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先锋，乘雾而行。离敌军还有一里多时，雾气消散，敌人的牙帐出现在眼前，这时苏定方并不知对方虚实，但苏定方决不退却，率领二百人直驱而进，结果大获全胜，掩杀数十百人，敌军头领

颉利和公主狼狈逃走。另一次，定方竟然率五百骑，杀入敌骑阵，杀一千百余人，获马二千匹。说明苏定方确是一名猛将、虎将。

苏定方用兵的另一特点，是他善于打运动战、围城战和歼灭战，而这些都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战术原则。苏定方在率军镇抚反叛的疏勒、朱俱般、葱岭三国时，敌军驻在马头川。苏定方审时度势，选精兵强将一万，膘肥体壮的马匹三千匹，“一日一夜行三百里（那时少数民族的地区行军特别困难），突至马头川城下，敌军惊慌失措，以为是神兵天将降临，一战即溃。苏定方乘胜一鼓作气平定，此仗打得干净漂亮，当时也很得高宗的赏识。

【原文】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闥、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靖军既至，遂悉降之。军还，授左武侯中郎将。

永徽中，转左卫勋一府中郎将，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辐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

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自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因紮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恒笃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自作贼耳，何成伐叛？”文度不从。及分财，唯定方一无所取。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

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润为副。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嫫独禄以众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进至突骑施部。贺鲁率胡禄屋阙啜、懣舍提曷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五弩失毕兵马，众且十万，来拒官军，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稍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明日，整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余五咄六闻贺鲁败，各向南道降于步真，于是西蕃悉定。唯贺鲁及啞运率其牙内余众而奔，定方追之，后大战于伊丽水上，杀获略尽。贺鲁及啞运十余骑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至于石国，擒之而还。高宗临轩，定方戎服操贺鲁以献，列其地为州县，极于西海。定方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又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

俄有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拥其所部及疏勒、朱俱般、葱岭三国复叛，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叶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保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俘还至东都，高宗御乾阳殿，定方操都曼特勤献之，葱岭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

显庆五年，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贼屯兵据江。定方升东岸，乘山而阵，与之大战，扬帆盖海，相续而至。贼师败绩，死者数千人，自余奔散。遇潮且上，连舳入江，定方于岸上拥阵，水陆齐进，飞楫鼓噪，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许里，贼倾国来

拒，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追奔入郭。其王义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嫡孙文思曰：“王与太子虽并出城，而身见在；叔总兵马，即擅为王，假令汉兵退，我父子当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帜，于是泰开门顿颡。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百济悉平，分其地为六州。俘义慈及隆、泰等献于东都。

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计，仍拜其子庆节为尚辇奉御。定方俄迁左武卫大将军。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

【译文】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他的父亲苏邕，大业末年，带领本乡几千人为本地方讨伐强盗。苏定方骁勇强悍，力大无穷，胆量冠绝他人，那时他才十几岁，跟随父亲征讨捕伐，首先迎敌冲锋陷阵。父亲死后，郡守又命令苏定方带领部队，在郡南攻克了强盗头子张金称，亲自斩杀了张金称，又在郡西攻克了杨公卿，追击了二十多里，杀死及俘虏的人很多，乡里的人都依赖于他。后来跟随窦建德做官，窦建德的一个将领高雅贤很喜欢苏定方，收养他为儿子。高雅贤不久又为刘黑闥攻拔寨，苏定方每次都有战功。等刘黑闥、高雅贤死后，苏定方回到了乡里。

贞观初年，做了匡道府冲锋陷阵的军士，跟随李靖袭击突厥颉利。李靖让苏定方率领二百人骑马为前锋，乘着有雾前进，离敌人大约有一里，忽然雾散开了，望见敌人的牙帐，奔驰过去杀死几百人。颉利和隋公主狼狈地逃走，其余的人都投降了，李靖大军来了之后，都归降了。军队回来后，被授予左武侯中郎将。

永徽年间，转为左卫勋一府中郎将，跟随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讨贺鲁，官为前军总管。到了鹰娑川，突厥有两万多骑兵阻挡，总管苏海政与他们作战，互有胜负。一会儿突厥另一部族鼠尼施等人又率领二万多骑兵来了。苏定方

正好在休息，隔了一个小山岭，离程知节大约有十里地，看见烟尘飞起，带领五百骑兵飞驰出击突厥鼠尼施部，敌人溃败，追奔二十多里，杀死一千五百多人，俘获战马二千匹，死马和所丢弃的铠甲，遍布山野，不可胜数。副大总管王文度忌妒苏定方的功劳，对程知节说：“虽说攻克了敌人，官军也有死伤，应当决定成败的，是方法，哪里是这样呢？从现在正好可以结为方阵，辎重都放在方阵中间，阵四周布满人员，人马都披甲，敌人来了就打，自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不必轻举妄动，而导致伤损。”又假称接到圣旨，谴责程知节自恃勇武而轻敌，要接受王文度指挥，于是命令部队不许深入。整天骑马披甲结为方阵，于是马大多瘦死，士兵疲劳，丧失了战斗的精神。苏定方对程知节说：“原本来讨伐敌人，现在却自己防守，战马饥饿，士兵疲惫，遇到敌人就败。怯懦到这个样，还立什么战功！而且您身为大将，统兵在外却不能自专，反而让军副专权号令，道理一定不是这样。应当囚禁王文度，并奏明皇上。”程知节不听。到了恒笃城，有胡人将领臣服，王文度又说：“等我们军队回去，他们仍然还是作贼，不如把他们杀尽了，得了他们的财产。”苏定方说：“像这样自己先作了贼盗，怎么能讨伐叛敌？”王文度不听。等到分财产，苏定方一无所取。军队回来后，王文度因此得罪被处死，后来被清除掉名籍。

第二年，升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再次征讨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闰为副将。从金山以北，兵锋直指处木昆部落，大败他们。俟斤纒独禄带领一万多人来投降。苏定方安抚他们，让他们一千骑兵到突骑施部。贺鲁率领胡禄屋阙啜、偃舍提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五弩失毕兵马，聚众十万人，来迎战官军，苏定方率领回纥和汉兵一万多人迎战。敌人轻视苏定方兵少，从四面围困他，苏定方让步兵占据高原，攒长矛向外，亲自带领汉骑阵于北原。敌人先攻打步兵，三次冲击攻不进去，苏定方乘机攻击，敌人于是大败，追击三十里，杀死人马几万。第二天，整兵又前进。于是胡录屋等人，五弩失毕都来投降，贺鲁独自与处木昆屈律啜几百人骑马向西逃走。其余五咄六听说贺鲁兵败，各自向南道向步真投降，于是西番都被平定。只有贺鲁和啞运带领他们的亲信余兵逃走，苏定方追击他们，又在伊丽水上大

战，俘虏杀死差不多全部敌军。贺鲁与睢运十来人骑马深夜逃跑，苏定方让副将萧嗣业追捕他们，到了石国，俘虏了他们返回。高宗亲临殿前，苏定方穿军服押着贺鲁献给高宗，列贺鲁的地盘作为州县，边界到达西海。苏定方以军功升迁至左骁卫大将军，封为邢国公，又封他儿子庆节为武邑县公。

不久有思结阙俟斤都曼先统领各个胡部，率领他的部落以及疏勒、朱俱般、葱岭三国又反叛了，下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领军队讨伐他们。到了叶叶水，而敌人保守马头川。于是选出精兵一万人、马三千匹飞驰袭击他们，一日一夜行军三百里，到早上离城西十里。都曼大为吃惊，率领军队在城门外与他们展开激战，敌军战败，退回保守马保城，王师前进屯兵在城门。到了夜里，各军逐渐来到，四面包围了马保城，砍树作为攻城工具，陈列部队于城下。都曼自知难免失败，绑住自己打开城门投降。俘获他们到了东都，高宗在乾阳殿接受献俘仪式，苏定方把都曼特勤献给高宗，葱岭以西都得以平定。苏定方因战功加禄为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

显庆五年，跟随皇帝到太原，朝廷颁发制书授予熊津道大总管，带领军队讨伐百济。苏定方从城山渡海，到了熊津江口，敌人聚重兵占据熊津江。苏定方上了东岸，依山而排开军阵，与敌人大战，船只满海，扬帆相继而至。敌人军队被打败，死了几千人，其余的自己跑散。遇上潮水上涨，军船相继入江，苏定方在岸上带领军队，水陆齐进，飞快的摇揖声大作，直逼真都。离城大约二十里，敌人全部出来迎战，大战打败了他们，杀死敌人一万多人，追击到城里。他们的国主义慈和太子隆向北部边境跑去，苏定方率军前进包围了城郭。义慈的次子泰自立为王，长孙文思说：“王和太子虽然一起出城，而今他们仍在；叔父总管兵马，却擅自为王，即使汉兵退去，我们父子也活不了了。”于是带领他的部下投降了，老百姓也都随从他，泰不能制止他们。苏定方让士兵登上城墙树立起旗帜，于是泰开城门降服。他的大将祢植又带着义慈来降，太子隆和各个城主都送来礼物。百济都被平定，划分百济为六州。俘获义慈和隆、泰等献给在东都的皇帝。

苏定方前后灭了三国，都生擒了他们的头领，被赏赐的珍宝，不可胜数，于是封他儿子庆节为尚辇御。苏定方不久又升迁为左武卫大将军。乾封二年

死去，时年七十六岁。高宗听说后很伤惜，对侍臣说：“苏定方对国有功，按例应以褒奖，你们不说，于是没达到足够的哀荣。说到这儿，不觉感到哀叹伤悼。”于是下诏赠之为幽州都督，谥号为庄。

90

杨再思传

——《旧唐书》卷九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杨再思佞人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杨再思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解析】

杨再思是郑州人，一生在高宗、武则天、中宗三朝担任要职，十分显赫。他先后担任过守兰台侍郎、同凤阁兰台平章事、太子右庶子、封郑国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户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号是恭。

据《旧唐书·杨再思传》，杨再思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既没有荐举别人，仕途一帆风顺的诀窍有二。第一，善于揣测、巴结，迎合君帝的心思：“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也就是说，杨再思做了皇帝看家狗的作用：“顺主者昌，逆主者亡。”又如在长安末年，昌宗犯罪，司刑少卿桓彦范判决解除其职，武则天心中想袒护昌宗，想解脱他无罪，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群臣静默，唯有杨再思答道：“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这一句话，使得武则天极为高兴，昌宗竟也因此官复原职。杨再思却受到群臣的耻笑。第二，杨再思善于巴结交好皇帝所取悦的侍臣，借以间接地迎合，阿谀皇帝。如昌宗容貌姣好，因此深得武则天的宠幸。杨再思竟然拍马屁说六郎（即昌

宗)的容貌不是像莲花,而是莲花如同六郎的脸。杨再思拍马屁的技巧可谓无以复加。

杨再思做官的另一特点,是迎合君上,草菅人命,全然不顾事实。如当武三思借故要诬杀大臣王同皎时,杨再思负责与吏部尚书李峤、刑部尚书韦巨源共同审理此案。结果,杨再思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国法为准绳,将王同皎判处死刑,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谴责。

毛泽东一贯主张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一切为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做好一切工作。他特别要求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搞两面派,提倡讲真话,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他对历史上笑里藏刀、阳奉阴违,没有头脑,没有棱角的人是坚决反对的。在民主与法制日渐健全的今天,我们相信,毛泽东所批判的杨再思之类的“佞人”,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原文】

杨再思,郑州原武人也。少举明经,授玄武尉。充使诣京师,止于客舍。会盗窃其囊装,再思邂逅遇之,盗者伏罪,再思谓曰:“足下当苦贫匮,至此无行。速去勿作声,恐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余财尽以相遗。”盗者赍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贷以归。累迁天官员外郎,历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延载初,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初,转凤阁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寻迁内史,自弘农县男累封至郑国公。

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长安末,昌宗既为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彦范断解其罪。昌宗俄又抗表称冤,则天意将申理昌宗,廷问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对曰:“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则天甚悦,昌宗竟以复职。时人贵彦范而贱再思也。时左补阙戴令

言作两脚野狐赋以讥刺之，再思闻之甚怒，出令言为长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同休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请剪纸自帖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谑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巧取媚也如此。

长安四年，以本官检校京兆府长史，又迁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中宗即位，拜户部尚书，兼中书令，转侍中，以官僚封郑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又为册顺天皇后使，赐物五百段，鞍马称是。时武三思将诬杀王同皎，再思与吏部尚书李峤、刑部尚书韦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狱，竟不能发明其枉，致同皎至死，众冤之。再思俄复为中书令、吏部尚书。景龙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其年薨，赠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曰恭。子植、植子献，并为司勋员外郎。再思弟季昭为考功郎中，温玉为户部侍郎。

【译文】

杨再思，郑州原武人。年少时即举为明经，授官玄武尉。当作使者到京师，栖息于客舍，正好碰见盗贼偷他的行李，杨再思邂逅碰见他，盗贼伏地请罪，杨再思对他说：“你应该是苦于贫困匮乏，才这样没有品行。赶忙离去，不要作声，不要被别人知道了擒获你。只请留下公文，其它财物全都赠送给你。”偷盗者携带财物离开，杨再思始终不说这件事，借钱才回来。累积升迁天官员外郎，历任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延载初年，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初年，升任凤阁侍郎，依照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不久升迁为内史，从弘农县男累积封至郑国公。

杨再思由于历经侍奉三个皇帝，执政十几年，从未举荐过人才。为人巧言谄媚，能默察皇帝的意思。皇上心里不喜欢的人，他一定再三毁誉；皇上想要做什么，他一定会大加赞誉。然而他恭谨小心，惧怕忌妒，从不抵触别人。有的人对杨再思说：“您名高位重，为何却这样委曲自己呢？”杨再思说：“世上的事很艰难，正直者常遭祸害。假如不这样，怎么能使自己保全功名呢！”长安末年，昌

宗已经被法司所审问,掌管刑罚的少卿桓彦范判决解除他的官职。昌宗不久上书喊冤,武则天将要为昌宗解脱,在朝廷上问众臣说:“昌宗对国家有功吗?”杨再思回答说:“昌宗以前由于合炼神丹,圣上服用后有效,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武则天很高兴,昌宗最后得以官复原职。当时人们以颜范为贵,以杨再思为贱。当时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野狐赋》来讽刺杨再思,杨再思听说了很是恼怒,贬戴令言为长社令,朝士就更加嗤笑他。杨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同休曾经上奏请求公卿大臣在司礼寺出席宴会,到了宴会的人都饮醉了,很是快乐。同休调戏说:“杨内史脸象高丽。”杨再思很高兴,请人剪纸自己帖在巾上,退下来披着紫袍,跳高丽舞,缠头舒手,一举一动合着乐节,满座都嗤笑他。张易之的弟弟昌宗以姿貌被宠幸,杨再思阿谀说:“人人都说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并不是六郎似莲花。”他献媚取巧到了如此的地步。

长安四年,杨再思以本官约束考核京兆府长史,又升迁为检校扬州大都府长史。中宗即位后,授予他户部尚书,兼中书令,又转为侍中,以官僚的身份封为郑国公,赐给他实封三百户。又作为册顺天皇后使,赐物五百段,鞍马称是。当时武三思将诬告杀害王同皎,杨再思与史部尚书李峤,刑部尚书韦巨源一起受制,被拘禁在狱中,竟然不能申述他们冤枉的理由,弄的王同皎死了,众人都以为他冤枉。杨再思不久又重做了中书令、吏部尚书。景龙三年,杨再思又被升迁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当年死去,赠他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号是“恭”。他的儿子植、献都被封为司勋员外郎。杨再思的弟弟季昭为考功郎中,温玉为户部侍郎。

91

朱敬则传

——《旧唐书》卷九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
异也。”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
五。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朱敬
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
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解析】

毛泽东生前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话中，历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说到“英俊天才”贾谊。贾谊年轻时便才华横溢，曾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梁怀王不慎堕马而死，贾谊自责“为傅无状”，在郁郁寡欢中去世，年仅33岁。毛泽东对此很感惜叹，曾写下：“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1958年4月毛泽东在致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鹏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

贾谊通过对秦削平六国，实现统一而又短促而亡的原因的总结，期望为汉文帝改革当时的政治提供借鉴，然而其文的实际影响，绝不仅限于西汉一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指出，《过秦论》与《治安策》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施泽远。”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秦王朝“以六合为家，郁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短促而亡的原因，是统一天下之后没有及时完成政策，策略风格的转变，没有注意到“攻守之势”的不同：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王可立而待。

由“取”转变为“守”，由“并兼”转变为“安定”，政策与策略必须与时推移，然而秦始皇没有能够努力克服长年战争后形成的强大历史惯性，“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因而没有“取之”和“守之”的区别，于是终于演出了短促而亡的历史悲剧。

朱敬则在唐朝武则天称帝时，曾任正谏大夫等要职，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一大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

在“朱敬则”三字旁，毛泽东又用粗重的黑铅笔加了三条直线，批注：“年七十五”。

朱敬则在武则天执掌朝政时，曾向他提出“宜绝告密罗织之徒”的建议。

他上书武则天，举秦朝灭亡为例，说：“李斯在任秦宰相时，实施中不害、商鞅的政策，为国立法，废除私刑，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开支和冗员，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人聚国富”，而统一天下。在征战结束，国家安定后，本来应该“易之以宽泰，润之以谅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但秦没有这样做，反而“任虐滋甚”，结果很快灭亡，“此不知变亡祸也。”毛泽东在朱敬则的这段论述处，逐字都加了旁圈。

朱敬则在上书武则天时，又举汉朝初定之后，叔孙通杂采古礼和秦代制度，同儒生共立朝仪，陆贾著《新语》，为汉高祖论述秦及古代兴衰之国的经验教训，说明天下既定，“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国”，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改法制，立章程，……室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对朱敬则的这些意见，武则天“甚善之”。以上引文都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重点内容，在天头上也多处划着三个大圈作标记。

朱敬则生性耿直，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被诬陷，将处死刑，“诸宰相无敢言者”。独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申述这两人无罪，并说，他们二人“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两人因而得以免死。奸臣张易之为武三思等十八人画《高士图》，多次拉朱敬则“予其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朱敬则任职时，所推荐的人才，都很能干，“则天以为知人。”

《旧唐书·朱敬则传》记载：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及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历史家”的根据。

朱敬则很清廉，神龙二年（706）他被诬陷，遭贬回到家乡，行囊中竟“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徒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对这两段文字，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

毛泽东对朱敬则的评价是中肯的。

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他以历史为鉴，发现汉初清平气象后面潜伏着种种社会危机。指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而当时，“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贾谊认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他一一分析各种弊政的原因和影响，又“因陈治安之策”，期望最高统治者“试详择焉”。毛泽东认为其“全文切中当时事理”，对于他对当时时政的分析，应当是基本赞同的。贾谊在文中引“鄙谚曰：‘前车覆，后者诫。’”他总结秦王朝的灭亡教训说：“蹶六国，尊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他严正警告当权者说，“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指出如果不汲取历史教训，则难免重蹈秦王朝“天下大败”的覆辙。毛泽东认为这篇“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很可能也包括对于这种鉴古知今的政治眼光的肯定。

【原文】

朱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三从兄同居，财产无异。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闻而召见，与语甚奇之，将加擢用，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

长寿中，累除右补阙。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痛尚闻，二子顾眄，绰有余态，乃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乎！”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贾著《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此知变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材，复道争功，张良已知其变，拔剑击柱，吾属不得无谋。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续，何二百年乎？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经者，先王之陈迹。然则祝祠向毕，刍狗须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舍，况轻此者乎？”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能，无妖不戮。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天人之秘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闾，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伟哉，无得而称也！岂比造攻鸣条，大战牧野，血变草木，头折不周，可同年而语乎？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拯溺不规行，疗饥非鼎食。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见机而作，岂劳终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姜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

则天甚善之。

长安三年，累迁正谏大夫，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为张易之兄弟所诬构，将陷重辟，诸宰相无敢言者，敬则独抗疏申理曰：“元忠、张说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减死。四年，以老疾请罢知政事，许之，累转冬官侍郎，仍依旧兼修国史。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每引敬则预其

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

神龙元年，出为郑州刺史，寻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与敬则不协，乃诬奏云与王同皎亲善，贬授庐州刺史。经数月，泊代到，还乡里，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又尝与三从兄同居四十余年，财产无异。雅有知人之鉴，凡在品论者，后皆如其言。景龙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

敬则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曰：

昔秦废五等，崔寔、仲长统、王朗、曹同等皆以为秦之失，予窃异之，试通其志云。

盖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爱，本之以仁义，张四维，尊五美，悬礼乐于庭宇，置轨范于中衢。然后决玄波使横流，扬薰风以高扇，流恺悌之甘泽，浸旷荡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风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于忠义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其于进趋也，若章程之在目。礼经所及，等日月之难逾；声教所行，虽风雨之不辍。圣人知俗之渐化也，王道之已行也。于是体国经野，庸功勋亲。分山裂河，设磐石之固；内守外御，有维城之基。连络遍于域中，胶葛尽于封内。虽道昏时丧，泽竭政塞，郑伯逐王，申侯弑主，鲁不供物，宋不城周，吴征百牢，楚问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战诸侯，无君之迹显然，篡夺之谋中寝者，直以周礼尚存，简书不陨。故曰：“不敢失坠，天威在颜。”

自春秋之后，礼义渐颓，风俗尘昏，愧耻心尽，疾走先得者为上，夺攘投会者为能。加以八世专齐，三家分晋，子贡之乱五国，苏秦之斗七雄，苛刻繁兴，经籍道息，莫不长诈术，贵攻战，万姓皆戴爪牙，无人不属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旧交，孙臆丧足于庞涓，张仪得志于陈轸。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先王会盟之礼，昔时樽俎之容，三代玄风，扫地至尽。况始皇削平区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无见德，唯虐是闻。当此时也，主猜于上，人骇于下，父不能保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欲使始皇分土奸雄，建侯薄俗，若喻晋、郑之可依，便借贼兵而

资盗粮，寄龙鱼而助风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鉴周德之绵深，惧己图之不远，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贱骨肉也。

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怀天地之量，算财不足以分赏，论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国富，地广兵强。五十年间，七国同反，贾谊忧失其国，晁错请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师、践土之众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刘濞非王霸之材，田禄无先、管之略也。直是齐、晋以逆礼为惭，吴、楚以犯上非愧，衅由教起，其所由来远矣。自此之后，杂霸又衰，中兴不能改物创图，黄初不能深谋远虑。缅观汉、魏之际，寻其经纬之初，未有积德重光，泽及万物。观其教，偷薄于秦风；察其人，豺狼于汉日。故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明窃号议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四履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窥周室，介马汾、隰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屡请于当时，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时也。

当时贤者是之。

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凤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则天以为知人。

睿宗即位，尝谓侍臣曰：“神龙已来，李多祚、王同皎并复旧官，韦月将、燕钦融咸有褒赠，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书刘幽求对曰：“故郑州刺史朱敬则，往在则天朝任正谏大夫、知政事，忠贞义烈，为天下所推，神龙时，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诬构，左授庐州刺史。长安年中，尝谓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当须尽节事之。’及韦氏篡逆干纪，臣遂见危赴难，翼戴兴历，虽则天诱其事，亦是敬则先启之心。今陛下龙兴宝位，凶党就戮，敬则尚衔冤泉壤，未蒙昭雪。况复事符先觉，诚即可嘉。”睿宗然之，赠敬则秘书监，谥曰元。

【译文】

朱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朱家世代以孝义著称，从北周至唐朝，三个朝代都受到朝廷的表彰，朱家门前立着六个门观，州里的乡亲无不称赞。敬

则风流倜傥、注重气节礼仪，早年即以擅长辞学而闻名。他与三个堂兄住在一起，财产共享无分别。他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的关系特别友好。咸亨年间，唐高宗闻知朱敬则的名声，于是召见他，与之交谈，叹为奇才，将要加以提拔重用时，被中书舍人李敬玄从中诋毁，因此只是任命他做洹水县尉。

长寿年间，朱敬则的官职升至右补阙。他鉴于武则天初登皇位，天下人颇多流言蜚语，到此时渐渐平息下来，应该禁止那些到处告密、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的行为，于是上书说：

“听说李斯做秦朝宰相的时候，推行申不害、商鞅的法制学说，重视刑名家的观点，限制贵族集团势力无限膨胀，壮大王室的力量，减少无用的耗费，削减不急需的冗官，珍惜时光和功效，抓紧耕作和备战，人口繁衍了，国家富强了，然后才去攻杀诸侯。此乃扶危救弊的方法啊！所以说：“刻薄可以在进取中施行，变诈可以在攻战时使用。”战争如同火一般，若不扑灭就将自己烧掉自己。况且锋利的箭头已经销熔，顽固的石城已经毁坏，谅必可代之以宽容平和，用淳朴温和来教化百姓，用八方音乐来使百姓性情柔顺，用三代之礼来引导百姓的行为，秦朝正是违背了上述的正确作法，使得淫逸暴虐之风疯狂滋长，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弄得土崩瓦解，这是不知应变所带来的祸害啊！

“陆贾、叔孙通侍奉汉王刘邦时，正处于荥阳、成皋战役之间，那时，粮食供给已经枯竭，智谋和勇气都已穷尽，他们不能提出一种主张，献上一条妙计，只是推荐那些强悍狡诈的人才，引荐一些贪婪残暴之徒。待到天下初定，刀枪入库，战鼓之声未息，战争尚留满目疮痍，陆、叔二人斜眼顾盼，装出满腹经纶、绰绰有余的样子，向汉高祖陈述《诗经》、《书经》，解说《礼记》、《乐记》，开导王道，谋划帝业。高祖皇帝愤愤然说：‘我凭马上征战而得天下，哪里用得着那《诗经》、《书经》的！’二人回答说：‘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么？’高祖皇帝听后默默不语。于是，陆贾著就《新语》，叔孙通制定礼仪，人们这才知晓天子的尊严。此乃明晓权变的好处啊！假使当时高皇帝排斥这两人而不加任用，弃置《诗经》、《书经》而不顾，热

衷于攻战所得之利，尊重武夫之类的人才，那些人必然相互争功。张良已知其中的变祸，于是拔剑击柱，说是我辈不可不早作预谋。如若不然，汉朝连一日也难维持，何况相传十二个皇帝呢？秦朝灭亡之后，又怎能统治二百年呢？因此说：仁义，乃是圣人的居所；礼和经，乃是先王留存的事迹。然而祭典完毕，祭品应该扔掉；纯正的精华已经流出，糟粕就可以抛弃。仁义尚能舍弃，何况经此轻微的东西呢？

“自从新朝开启，万象更新，韩王、霍王二位皇叔肆意诽谤，徐敬业等四个元凶兴兵发难，这时，如若不陈设武器，就无法应天命顺人心；不严刑峻法，就不能摧毁邪恶制止暴乱。所以设立铜匭，开告密之端，是非曲直的真相必然呈现出来，包藏的阴谋全都显露出来。结果，天道神灵帮助正直，没有罪恶不被铲除的；人心保护有才能的人，没有妖孽不被杀尽的。用这样的妙算，去探究天地造化的奥秘；用这样的神谋，去顺应天人合一的玄妙之术。所以能够不下席就可出谋划策，不出门就可治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帝位依序传递。多么伟大啊，找不出更合适的词句来称颂它的啊！商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纣王的牧野大战，流血使草木改变颜色，大有共工怒触不周山之势，但这些能与前述伟大的功业相提并论吗？然而，急速匆忙的快跑，难以留下完好的足迹；弹奏急促的弦律，就少有美妙的和声；拯救溺水的女子，就不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德行规范；治疗饥饿，就不一定非要奢侈的食物不可。即使是从前奇妙的计策，在当今也不过是废物一桩。衷心希望陛下能够考虑秦、汉二朝的治政得失，审核现行措施中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可以丢弃的，哪些是过去有用而今应该破除的。如此见机行事，哪里用得着整天忙忙碌碌的呢？陛下千万不可满足于天下太平，而在创造伟业的半途徘徊不前。但愿陛下能改革法制，建立章程，宣告恬愉的文辞，表现宽宏大度，除去进谗言的小人，挫败奸险之人的锋芒，堵塞诬陷害人的源头，扫除结党营私的现象，使天下百姓坦然欢乐，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武则天认为他说得很对。

长安三年（703），朱敬则官升正谏大夫，不久又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被张易之兄弟诬陷，即将被治重罪，各

位宰相没有人敢出来为他们说话的，独有朱敬则一人违抗圣意，为他们申辩说：“元忠、张说素来以忠正著称，说他们有罪是没有凭据的。若是定了他们的罪，不是就会失掉了天下人的信任了吗？”于是魏元忠、张说得以被免去死罪。长安四年，朱敬则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免去他知政事的官职；皇帝准许了他的要求，后来调任他为冬官侍郎，仍旧让他兼任纂修国史之职。张易之、张昌宗曾经命令画工为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画像，号称《高士图》。他们每次拉朱敬则参予此事，朱敬则都坚决推辞，如此高风亮节，令人赞叹。

神龙元年（705），朱敬则出京做郑州刺史，不久又因年老退休。神龙二年，侍御史冉祖雍因平素即与朱敬则不和，于是上奏章诬陷敬则与王同皎亲近，因此，朱敬则被贬为庐州刺史。数月后，任期满，归还故乡时，没带走淮南的一件物品，只有所乘坐的一匹马，子侄们都是步行随从而归。朱敬则恪守诺言，与人为善，朋友多，常常救助那些陷于危难之中的人，但不求回报。他又曾与三个堂兄弟住在一起达四十余年，财产上不分彼此。他颇有知人的经验，凡是他所品评过的人，后来的行事都符合他的预言。景龙三年（709）五月，他死在家中，享年七十五岁。

朱敬则曾经收集魏、晋以来君臣治国成败的史实，撰写《十代兴亡论》。又对前代文士关于废除五等爵位是秦朝的过失之议论，认为有失偏颇，于是写了《五等论》，说道：

“过去秦朝废除五等爵位，崔寔、仲长统、王朗、曹紫等都认为是秦朝的过失，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试述其详。

大概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先推行博爱，以仁义为根本，宣扬礼义廉耻之四维，尊崇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在朝廷中推崇礼乐，对全国设置遵循的规范。然后疏通黑波使之缓流，高高地扇扬起香风，流布平和的甘露，浸润旷荡的恩泽。革除淫邪使行为纳入正轨，让淳朴的风气深入骨髓，使天下的人，全都心满意足、神采飞扬。人们要学忠义，站起来就能看到忠义正在面前；人们若要前进，眼前就有行进的规程。礼经规范的地方，如同日月一样难以逾越；教化施行起来，即使风雨险阻也不停止。圣人知道风俗已

经逐渐开化，王道已经推行开来了。此时就可划分国土，任用功臣，分封亲属。分山河裂土地，用以建立磐石般的政权；内有防守，外有抗御，维护王城都有了基石。王室的联络遍布全国各地，密切的关系布满封土之内。虽然遭遇正道昏乱，时风不古，恩泽枯竭，政治阻塞，郑伯逐王，申侯弑主，鲁国不再贡献物品，宋国不再拱卫周室，吴国征取百牢，楚国觊觎九鼎，小白之匡正天下，重耳之大战诸侯，目中无君的迹象已经显然，但篡夺天下的阴谋行径却中途停止下来，只是因为周礼尚存、简书未毁的缘故啊！所以说：‘不敢有所过失，上天的威灵就在眼前。’

自春秋以后，礼义渐渐颓丧，风俗混浊黑暗，人们的羞耻心完全丧尽，快走先得者为上，强夺投机者为能。加之八代专权于齐国，三家族瓜分晋国，子贡扰乱五国，苏秦智斗七雄，苛刻的风气大盛，经典之道销声匿迹，人们没有不擅长狡诈权术、看重攻战的，真乃是天下百姓无不拥戴武夫，无人不武装到牙齿。因而才有商鞅欺骗故友，李斯囚禁旧交，孙臆丧足在庞涓之手，张仪因陈轸而得志。拥有一旅之众，便图谋称王；打两个胜仗的诸侯，争着来尊奉帝王。过去君王会盟的礼仪，昔日宴乐的盛况，三代玄妙的风尚，全都一扫而尽了。况且秦始皇削平天下，实在不是至公之道；李斯作为辅佐君王的股肱之臣，却很少遵循大道，人人都不讲道德，只是一味地崇尚暴虐。当此之时，君主在上猜疑，百姓在下惊骇，父亲不能保护子女，君主也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辅助。这时若是使秦始皇将土地分封给群臣，设立诸侯，轻视习俗，正好似说晋、郑可以依靠，如同借兵给盗贼并资助其粮食，仿佛寄放鱼龙以助其兴风作浪，不能这样去做啊！因此，秦朝借鉴周朝德政的绵远深长，担忧自己的帝业不久远，于是罢除诸侯而设置郡守，上下在于一人之心，天上控制在一人之手，百姓没听说国有二主。秦始皇也不能推行世封爵位制，并不是轻视功臣、看轻骨肉之亲啊！

“汉高祖有日月一样的英明，怀有天地一样宽广的气量，但起初算起财物不足以用来分赏，论起土地不足以用来分封。后来，诸侯国的封地已有百城，地广千里，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真乃是地广兵强。五十年间，吴、楚等七国侯王一齐叛乱，贾谊担忧侯国丢失，晁错请求削去侯王的土地。若说这些

侯王是因势力强大才起兵反叛，那么他们还不如楚国的军势、郑国的人旺；若说是因有了人才而叛乱的，那么吴王刘濞并不是王霸之材，田禄也无先轸、管仲那样的谋略。只是齐、晋把违背礼义当作羞愧之事，吴、楚却并不以犯上作乱为可耻，祸乱是由于教唆而兴起的，其由来已很久远了。自此以后，诸侯的霸道又衰落了，但复兴不能改革创新，黄初曹魏也没有深谋远虑之策。追想汉、魏之际，寻思他们治理国家的初始情形，发现他们并没有积累功德、大放光明，也没有恩泽遍及万物。观其教化，掠夺比秦朝的风尚还要刻薄；察其人心，比汉朝时更具豺狼之性。所以魏太祖说：‘若是没有我，天下不知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啊！’明目张胆地窃用帝王称号的人，比比皆是。想要在此时开创宏伟帝业，功垂万代之封，必定要通告于三川以窥视周室，策马披甲于汾、隰而驱逐翼侯，但王司徒多次向朝廷请求封爵，曹元首又对王室辛勤尽力，都是不识时务啊！”当时的贤士对朱敬则的上述论述表示赞同。

朱敬则任知政事时，常常把用好人才放在优先地位。桂州蛮族叛乱时，他举荐了裴怀古；凤阁舍人之职缺员时，他举荐了魏知古；右史缺人时，他举荐了张思敬。武则天认为他很知人善任。

睿宗即位后，曾经对待臣说：“神龙年间以来，李多祚、王同皎一齐官复原职，韦月将、燕钦融都得到了褒将和封赠，不知另外还有什么人，仍有冤屈未申？”吏部尚书刘幽求回答说：“原任郑州刺史朱敬则，曾在武则天朝中任正谏大夫、知政事，他忠贞义烈，被天下人所推崇。神龙年间，他被宗楚客、冉祖雍等人诬陷，贬任为州刺史。长安年中，他曾对我说过：‘相王一定会承受天命，你应当竭尽忠诚事奉他。’待到韦氏篡逆，扰乱朝纲，臣就临危勇赴国难，辅佐拥戴您出来除旧迎新，虽然说是皇天在上诱发此事，但也是朱敬则先行开启我的忠心啊！如今陛下登上宝位，戮除凶党，朱敬则却还衔冤九泉，未蒙昭雪。况且他还事前能觉察到事情的征兆，实在是应得到嘉奖的啊！”唐睿宗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追赠朱敬则为秘书监，赠谥号为元。

92

刘幽求传

——《旧唐书》卷九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
以患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

【解析】

毛泽东在读《刘幽求传》时，批下了“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患死”的评语，其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做人处世的哲学和道理。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历任中书舍人、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先天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开元初，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兼黄门监。死后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献，配享睿宗庙庭。建中三年，重赠司徒。

从以上内容看，刘幽求几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万众之上，够风光威武的了，但为什么最后落得个“以患死”的下场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气量不足，胸怀不广，眼光不远，能伸而不能屈。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早年拜阆中尉，刺史对他不怎么礼遇，他就一气之下，甩手弃官而归。

第二，只能上，不能下，在自己愿望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反生害人之心，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消除政敌。

先天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这本来是异常显赫荣耀的位置，但“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中书令。”不久窦怀贞被任命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刘幽求的希望落空，心里愤愤不平，且表现于言谈举止。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夺权的太平公主（即唐玄宗的亲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后来，唐玄宗逼杀太平公主以后，刘幽求才被重新起用。

第三，不善处逆境，不善于韬晦。

太平公主被诛后，刘幽求拜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除太子少保。姚崇嫉忌刘幽求，借口他“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这可能一半出于实情，一半出于姚崇的主观因素，于是刘幽求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恚而卒”，年六十一。

毛泽东说刘幽求“以恚死”，显然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能上不能下，不善处逆境。

【原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

及韦庶人将行篡逆，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乃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余道，皆出于幽求。以功擢拜中书舍人，令参知机务，赐爵中山县男，食实封二百户。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赠刺史。

睿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仍旧知政事，进封徐国公，加实封通前五百户，赐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区、地十顷、马四匹，加以

金银杂器。景云二年，迁户部尚书，罢知政事。月余，转吏部尚书，擢拜侍中，降玺书曰：“顷者，王室不造，中宗厌代，外戚专政，奸臣擅国，将倾社稷，几迁龟鼎，朕躬与王公，皆将及于祸难。卿见危思奋，在变能通，翊赞储君，协和义士，殄歼元恶，放殛凶徒。我国家之复存，繫兹是赖，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轴，胙卿以茅土，然征赋未广，宠锡犹轻。昔西汉行封，更择多户；东京定赏，复增大邑。故加赐卿实封二百户，兼旧七百户。使夫高岸为谷，长河如带，子子孙孙，传国无绝。又以卿忘躯徇难，宜有恩荣，故特免卿十死罪，并书诸金铁，俾传于后。卿其保兹功业，永作国桢，可不美欤！”

先天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湜又托附太平公主，将谋逆乱。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晞请以羽林兵诛之，乃令晞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进用，见作方计，其事不轻。殿下若不早谋，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唯请急杀此贼。刘幽求已共臣作定谋计论，愿以身正此事，赴死如归。臣既取典禁兵，若奉殿下命，当即除翦。”上深以为然。晞又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诏狱，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晞于峰州。

岁余，太平公主等伏诛，其日下诏曰：“刘幽求风云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义以临事，精能贯日；忠以成谋，用若投水。茂勋立艰难之际，嘉话盈启沃之初，存说直以不顾，为奸邪之所忌。衅萌颇露，潜端潜发，元宰见逐，谗人孔多。既殄群凶，方宣大化，期问政于经始，载登贤于梦卜。可依旧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知军国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仍依旧还封七百户，并赐锦衣一袭。”

开元初，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未几，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悒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三年，转

桂阳郡刺史，在道愤恚而卒，年六十一，赠礼部尚书，谥曰文献，配享睿宗庙庭。建中三年，重赠司徒。

【译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县人。圣历年间，他去应试科举，被授官为阆中尉，刺史没有以礼相待，他便弃官回家了。很久以后才被授官为朝邑尉。当初，桓彦范、敬晖等人尽管诛杀了张易之兄弟，却没有杀掉武三思。刘幽求便对桓彦范、敬晖说道：“武三思还在人间，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你们不尽快把他杀掉，那么他就会很快杀死你们。”桓彦范、敬晖等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武三思诬蔑陷害，死在岭南之外的地方。

等到韦庶人打算行叛逆不道之事时，刘幽求与唐玄宗偷偷合谋诛杀韦庶人。他就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以及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暉等人在夜间突然袭击皇宫并且平定韦庶人的叛乱。当天晚上，唐玄宗共发布了一百多道命令，全都出自刘幽求之手。这样，刘幽求因为军功而被提升为中书舍人，让他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并且皇上还赏赐给他中山县男爵位，实际食邑为二百户。第二天，又将他的两个儿子各授予五品官衔，将他的祖父、父亲都追赠为刺史。

唐睿宗登位之后，又加封刘幽求为银青光禄大夫，行使尚书右丞的职务，按旧例参与政事的处理，并被进封为“徐国公”，加上以前的食邑已达五百户，还赏赐他一千段织物、二十名奴婢、一处住宅、十顷田地、四匹马以及各种金银杂器。景云二年，他又改任户部尚书，免去了“知政事”的职务。一个多月之后，又转任吏部尚书，提升为侍中，皇帝颁布玺书说：“以前，皇室不景气，中宗继位，外戚执掌大权，奸臣占据国家重要位置，国家十分危急，差点儿要改朝换代了，我与诸位王公大臣都差不多快要遭难了。你眼见国家危急便奋发图强，随机应变，赞助储君，并协同诸位义士，铲除元凶，惩处恶人。我们国家仍然存在，全依仗于你们的努力，所以我决定予以嘉奖。因此，我委你以重任，赐你以宝物，但是国家征收的赋税还不够多，所以给予的赏赐还显得微不足道。当时，西汉王朝论功行赏功臣时，赏赐的封户更多，东

汉王朝行赏时，赏赐的封户又大增了。所以我给你的食邑增加二百户，加上原有的食邑共计七百户。这样在你的封地，高岸为谷，长河如带，愿你的子子孙孙世代传下去，不要断绝了。又因为你为了国家大事不顾个人安危，理应有所恩宠，所以特地免除你十种死罪，并且写刻在金铁之物上面，以便流传于后代。这样，你保护国家的业绩，永载国家史册，这不是一件美事吗？”

先天元年，皇帝又让刘幽求担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职，监修国史。刘幽求最初自认为他的功劳应在诸位朝廷大臣之上，因而想谋求左仆射的职位，同时兼任中书令。不久，窦怀贞被任命为左仆射，崔湜被任命为中书令，刘幽求便心中愤愤不平，并且在言谈举止中表现了出来。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准备谋划叛逆之事。刘幽求就想和右羽林将军张晞一起奏请用羽林兵去诛杀崔湜等人，于是他让张晞秘密奏告唐玄宗道：“在宰相的人选中，崔湜和岑羲二人，都是因太平公主的缘故而被任命的，他们正在筹划谋反，这件事不可小看。您如果不尽早考虑这件事，日后一定会酿成大祸。一旦朝廷中出了意外之事，那么太上皇将如何安心呢？古人说：‘当决断不断，必有大难。’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杀掉崔湜这个逆贼。刘幽求和我共同谋划这件事，并且愿意亲自处理这件事，他视死如归。我目前掌管守卫宫廷的禁兵，如果奉有您的命令，那么我将立即率兵消灭崔湜等逆贼。”唐玄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对，张晞又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侍御史邓光宾，唐玄宗极为惊恐，急将其中的情形向太上皇作了报告，唐睿宗便下令将刘幽求等人投入监狱，并让主管法律的官吏审讯他们。主管法律的官吏向唐睿宗报告说刘幽求等人挑拨皇室之间的亲疏关系，按照法律应当处死。唐玄宗多次求救，唐睿宗便将刘幽求流放到封州，将张晞流放到峰州。

一年多之后，在太平公主等人因谋反被诛杀那一天，皇帝下诏书说：“刘幽求可以使风云受到影响，使山河变得有灵气，他的学问涵盖九流，文风历经三次变化。他按大义来处理大事，精诚之心能够贯穿太阳；他忠心耿耿地为国出谋划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在国家危难之时建立了功勋，在国家初兴之时说了许多有益的话，他一向率直而无所顾忌，因而成了奸佞之徒忌恨的人。当奸佞之徒的阴谋刚刚得逞，他们谋逆的各种迹象刚刚显露之时，

有功之臣大多被抛弃了，谗害忠良的小人增多了。等到铲除了那些凶恶的奸佞小人之后，才宣布大赦天下，并询问其间政事的来龙去脉，又用公车征访贤人。目前，刘幽求可依据旧例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授予尚书左仆射的官职，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监修国史，还加封为上柱国、徐国公，并仍旧承袭原有食邑七百户，还赐给刘幽求一套锦衣。”

开元初年，刘幽求又改任尚书左右仆射和左右丞相，于是授予刘幽求尚书左丞相之职，同时兼任黄门监。没过多久，他又被封为太子少保，免了他的“知政事”的官职。姚崇向来嫉忌刘幽求，便向玄宗奏告说刘幽求已经厌倦了他目前所担任的闲散职务，同时还有些怨言。于是，唐玄宗将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削去他的实际食邑六百户。一年多之后，他又被升为杭州刺史。开元三年，刘幽求又改任桂阳郡刺史，在赴任途中忧愤而死，时年六十一岁。唐玄宗追赠刘幽求为礼部尚书，赠给他的谥号为“文献”，陪葬在唐睿宗陵墓旁并享受祭祀，又追赠他“司徒”的封号。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

【原文】

愬以父荫起家，授太常寺协律郎，迁卫尉少卿。愬早丧所出，保养于晋国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缌，号哭不忍，晟感之，因许服續。既练，丁父忧，愬与仲弟宪庐于墓侧，德宗不许，诏令归第。居一宿，徒跣复往，上知不可夺，遂许终制。服阙，授右庶子，转少府监、左庶子。出为坊、晋二州刺史。以理行殊异，加金紫光禄大夫。复为庶子，累迁至太子詹事，宫苑闲廐使。

愬有筹略，善骑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讨蔡州吴元济。七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败，又命袁滋为帅，滋亦无功。愬抗表自陈，愿于军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随唐邓节度使。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愬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给告三军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愬又散其优乐，未尝宴乐，士卒伤痍者，亲自抚之。贼以尝败高、袁二帅，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惮者，不甚增其备。

愬沉勇长算，推诚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势，出贼不意。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鄆坊骑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缉器械，阴计戎事。尝获贼将丁士良，召入与语，辞气不挠，愬异之，因释其缚，置为捉生将。士良感之，乃曰：“贼将吴秀琳总众数千，不可遽破者，用陈光洽之谋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从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吴秀琳以文

成栅兵三千降。愬乃径徙之新兴栅，遂以秀琳之众攻吴房县，收其外城。初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及战，胜捷而归。贼以骁骑五百追愬，愬下马据胡床，令众悉力赴战，射杀贼将孙忠宪，乃退。或劝愬遂拔吴房，愬曰：“取之则合势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

初，吴秀琳之降，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署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愬曰：“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祐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栅，常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愬召其将史用诚谓之曰：“今祐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旁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祐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逐，尔以轻骑搏之，必获祐。”用诚等如其料，果擒祐而还。官军常苦祐，皆请杀之，愬不听，解缚而客礼之。愬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本名宪，愬致之。军中多谗诉，愬益宠祐。始募敢死者三百人以为突将，愬自教习之。愬将裴元济，会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沟胜溃溢，不可出师。军吏咸以不杀祐为言，简翰日至，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无以止之，乃持祐泣曰：“岂天意不欲平此贼，何尔一身见夺于众口！”愬又虑诸军先以谤闻，则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师，先表请释，且言：“必杀祐，则无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诏释以还愬，乃署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闲。又改为六院兵马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谋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

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抗光颜。由是愬乘其无备，十月，将袭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郑澥告师其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诉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砦，尽杀其戍卒，令军士少息，羁鞫甲冑，发妒戟弓，复建旆而出。是日，阴晦雨雪，大风裂旗旆，马栗而不能跃，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梁迳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投身不测。初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计中！”愬

不听，促令进军，皆谓必不生还；然已从愬之令，无敢为身计者。愬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其夜冻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自张柴行七十里，比至悬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杂其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坎墉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曰：“是洄曲子弟归求寒衣耳。”俄闻愬军号令将士云：“常侍传语。”乃曰：“何常侍得至于此？”遂驱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进诚以兵环而攻之。愬计元济犹望董重质来救，乃令访重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重质。重质单骑而归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其中、光二州及诸镇兵尚二万余人，相次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厨廐之间者，皆复其职，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场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饔飧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明日，愬军还于文成栅。十一月，诏以愬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上柱国，封凉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一子五品正员。

宪宗有意复陇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凤翔陇右节度使，仍诏路由阙下。愬未发，属李师道再叛，诏田弘正、义成、宣武等军讨之，乃移愬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换岐、徐二镇，旬日间再践父兄之任。愬至徐州，理兵有方略。时蔡将董重质贬春州司户，愬上表请恕重质赐之，堪于军前驱使，即诏征还送武宁军，愬乃署为牙将。愬破贼金乡，凡十一战，擒贼将五十，俘斩万计。

淄青平，将有事燕、赵。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仍赐兴宁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镇州。愬至潞州，四月，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长庆元年，幽、镇复乱，愬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圣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爱人，使理镇冀。且田公出于魏，

抚师七年，一旦镇人不道，敢兹残害，以魏为无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毕恸哭。又以玉带、宝剑与牛元翼，遣使谓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此剑平蔡寇，今镇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之曰：“愿以众从，竭其死力。”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人违纪律，功遂无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归东都。是年十月，卒于洛阳，时年四十九。穆宗闻之震悼，赠赙加等，赠太尉。

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符，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加以行己有常，俭不违礼，弟兄席父勋宠，率以仆马第宅相矜，唯愬六迁大镇，所处先人旧宅一院而已。晚岁忽于取士，辟请不得其人，至使吏缘为奸，军政不肃，物论稍减，惜哉！

【译文】

李愬因父亲的官职勋爵受封起家，被任命为太常寺内掌管校正乐律的官员，又升至卫尉寺的副长官，掌管仪仗、兵器等。李愬早年丧母，由其父李晟的妾晋国夫人王氏抚养，养母王氏去世时，李晟因王氏不是原配正妻，故令李愬穿那种旁系或较疏远亲属才穿的细麻布织地丧服服丧，李愬不忍心这样，痛苦不已，李晟被儿子的孝心感动了，于是允许李愬穿粗麻布织的丧服像为生母一样服丧。当李愬为养母服丧十一月后，又遭父丧，李愬与他的二弟李宪在父亲墓旁结屋而居，为其服丧，唐德宗不允许，下诏令他回到住宅里。他住了一晚，又赤着脚来到父亲墓旁，皇上知道其孝心不可强夺，于是答应他守满父母丧期，服丧期满后，授予他太子宫中的典书坊长官，不久又转调掌管百工技巧的少府监长官、门下坊的长官。调离京城后为坊州、晋州刺史。以文明道德来治理州郡，政绩特别优异，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当庶子官，又升至掌管太子宫中行政事务的长官和掌管宫中园林养马的宫苑闲厩使。

李愬很有谋略，善于骑马射箭。宪宗李纯十一年时，出兵讨伐蔡州的吴元济。七月，辖唐州邓州的节度使高霞寓战败，又命令袁滋为元帅，袁滋也

是无功而返。李愬主动上表请缨，表示愿意充当先锋，为国效力。宰相李逢吉也认为李愬有才可重用，于是非正式地任他为侍从皇帝的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和御史大夫，充任随州、唐州、邓州的节度使。士兵溃败之后，士气低落而沮丧，李愬揣测到这个情况，于是故意不整顿军队、严明纪律。有人说他不严肃，李愬回答说：“吴元济刚刚击败袁滋而轻视与松弛不备，我不使他改变这种状态”。于是假言告诉军队说：“皇上知道我李愬柔弱而忍住耻辱，于是命令我来抚养你们，战斗不是我的事。”众士兵信以为是，高兴不已。李愬实际上遣散军中表演娱乐者，不开宴会演奏，士兵中有负伤的，他都亲自看望安抚。吴元济因为曾打败高霞寓、袁松滋两位元帅，又因为李愬名位不是他所害怕畏惧的，没有多加防备。

李愬沉着勇敢，善于谋算，对待将士以诚相待，所以利用其表面卑微弱小的情形，对吴元济出其不意。过了半年，知道了哪些人可以重用，于是筹划袭击蔡州，上表中央朝廷，要求增加军队。朝廷下诏河中、鄜坊两千骑兵增援，于是修缮各种器械，暗中计划作战的准备。有一次捕获了吴元济的部将丁士良，李愬把他叫进来交谈，丁说话语气傲慢，不屈服，他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解开了捆绑他的绳索，把他封为能活捉敌人首领的骁将捉生将。丁士良深受感动，于是告诉李愬：“叛将吴秀琳总领的兵马数以千计，不能迅速攻破，因为这是他运用了陈光洽的计谋。我能抓住陈光洽以使吴秀琳投降。”李愬依计行事，果然擒获了陈光洽。十二月，吴秀琳率其驻地文成栅的三千士兵投降。李愬于是直接把他们迁到新兴栅，以吴秀琳的部队攻打吴房县，收复了它的外城。起初要攻打吴房的时候，军中官员说，这是出兵作战不吉利的日子，请不要出击。李愬说：“叛将以为这样的日子我们不会来，其实这正是我们可以乘机攻击之时。”经过战斗，凯旋而归。叛将以五百名勇敢善战的骑兵追击李愬，李愬下马靠着行军床，命令将士全力迎战，射死对方将领孙忠宪，叛军才撤退。有人劝李愬乘势攻下吴房，李愬说：“如果攻下吴房，叛军就汇合在一起，其防守会更坚固难以破，还不如留着它以分散敌人兵力。”

在当初吴秀琳投降时，李愬一人骑马到营门外和他说话，并亲自解开捆

绑他的绳索，暂时任他为主帅衙帐的将领。吴秀琳感激他的恩情，想报效于他，对李愬说：“如果想打败吴元济，必须得到李祐；我本人没有什么本事。”李祐是吴元济的骑将，有胆有谋，驻守兴桥栅，一直侮辱轻视官军，来来往往袭击官军很难防备。李愬召见他的将领史用诚，告诫他说：“现在李祐凭借人多势众在张柴地方获得小麦，你可以令三百骑兵埋伏道旁林中，又命军士在李祐军前摇旗，这批军士也是受令来焚毁小麦的人马。李祐一向轻视我军，必定只以少数人来追逐我军，你以轻骑军抓他，必能将他擒获。”史用诚等如李愬料到那样，果然擒得李祐而回。官兵们经常饱受李祐袭击之苦，于是都请李愬将李祐处死，但李愬不听从，解开李祐的绑缚，待他如客人。李愬常常在军中间隙时召见李祐及李忠义，屏退左右与他们商议，有时直到深夜时分。李忠义，也是一员降将，本名李宪，李愬收用了他。军中经常有人劝谏李愬，但李愬更加信用李祐。招募敢死者三千人为突击队，李愬亲自教习他们操练。李愬正要袭击李元济，碰上下雨，从五月至七月份一直不停，水满田埂并冲塌了沟埂，不能够出兵。军士官吏都认为这是不杀李祐造成的，每日李愬都收到信件，都说擒得的敌军间谍说有这事。李愬无法制止这些言论，于是拉着李祐哭着说：“难道是天意不愿我剿平吴元济，你一个人何以为众人所不容呢？”李愬又顾虑到众军中有人若先以诽谤言论奏闻上面，则不能够保全李祐，于是将李祐戴上枷锁押往京城，预先表奏皇帝，请求释放李祐，说：“如一定要诛杀李祐，则没有能凭借的剿贼之人了。”等到李祐被押到京城，皇帝降诏释放李祐，让他回李愬处效力，于是李祐被任命为散兵马使，令他佩刀巡视警卫，出入军帐中，等到军中没有什么猜疑后，又任命为六院兵马使。旧时有军令，有窝藏敌军间谍的则屠杀全家，李愬废除这项军令，因而使间谍敬重他，反而以军情告诉李愬，李愬更加了解了叛军的虚实。

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猛无敌，叛军就用精锐军队抵抗李光颜。于是李愬乘叛军无防备，在十月份准备袭击蔡州。当月七日，命令判官郑澥告诉裴度出兵日期。十日晚上，命李祐率领突击队三千人为先锋，李忠义为副将辅佐，李愬自己率中军三千人，田进诚率后军三千人殿后行军。刚出文成栅，军中请教出兵方向，李愬说：“向东行军六十里停止。”到达叛军境内张柴砦，杀

光守卫兵士，命令部队稍事休整，整理马的笼头、缰绳和铠甲、头盔，刀拔出鞘，箭满弓张，然后再举旗前进。当日，天气阴霾而昏暗，下着雨雪，大风吹裂了旗旌，战马颤抖着不敢跳跃，军士苦于天冷，手拿兵器跌倒在地而死的人不少。一路上河流沼泽，道路桥梁非常险峻，张柴已在东面，军队从未进入过此境内，都说这是投身于生死莫测的境地。刚到张柴，众将请教到何处停止行军，李愬说：“攻入蔡州抓吴元济。”众将官都恐惧失色。监军使哭着说：“果然中了李祐的圈套！”李愬不听劝止，急促命令进军，众将都说必不能生还；然而已听从了李愬的命令，没有谁敢为自家性命打算的，李愬在途中分兵五百切断洄曲路桥，当夜冻死者十之有二三。又分兵五百人切断朗山路。从张柴行军七十里，等到到了悬瓠城，已是夜半时分，雪下得更大了，靠近城池有一养鹅鸭水池，李愬令人惊吓袭击鹅鸭，使声音嘈杂。叛军自恃吴房、朗山防守坚固，根本无一人知道有军来袭。李祐，李忠义在城墙上凿出坑穴而先登上去，勇敢精锐的兵士跟从他们，杀尽守门士卒而登上城门，只留下打更守夜的人。到黎明时分，大雪也停了，李愬进入城中，到达吴元济屋外。蔡吏告诉吴元济说：“城池已陷落了。”吴元济说：“是洄曲的兵马来请求发寒衣的。”一会儿听到李愬军中号令众将上说：“常侍有令。”吴元济才说：“为何李愬能到此？”于是率领左右登上内城抗拒。田进诚用兵包围内城而攻打。李愬估计吴元济仍指望董重质前来救援，于是命令找到董重质家属安抚，让董家人拿书信召降董重质。董重质单骑前来归降李愬，穿着白衣，投降请罪，李愬用客人之礼对待他。田进诚烧掉了内城南门，吴元济在城上请求投降，田进城用梯子放他下来，于是打入槛车解送京城。此时申、光二州及各镇守军队尚有二万余人，也相继来投降。

自从吴元济就擒后，李愬不杀一人，其中为吴元济帐下及厨房效力的人，都回复原职，使他们不疑虑。于是李愬屯兵在鞠场等待裴度。第二天，裴度到了，李愬挂着装弓箭的袋子等候在裴度马前。裴度准备回避他行礼，李愬说：“这儿不知上下等级威严的区分已很久了，请相父由此做个样子给众人看看。”于是裴度以宰相礼节接受李愬拜见，众人皆惊惧观看。过了一天，李愬军队回归文成栅。十一月份，诏书任命李愬为尚书右仆射，兼任襄州刺史，山

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使，封上柱国爵，凉国公，领地三千户，实封五百户，封一个儿子为五品正员官员。

唐宪宗有意收复陇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予李愬凤翔陇右节度使，下诏让他自皇城经过。李愬还未出兵，正遇上李师道又反叛，皇帝降诏田弘正、义成、宣武等镇军队讨伐，于是改派李愬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替代他哥哥李愿。兄弟两人交换了岐州、徐州两镇使命，过十天再担当父亲兄长的职位。李愬来到徐州，治兵很有谋略。这时蔡州将军董重质被贬为春州司户，李愬上奏章请求宽恕董重质并赐给他一定官职，可以在军中效力。于是皇帝降诏征召董重质回归武宁军，李愬于是任命他为牙将。李愬在山东金乡击破叛军，总共十一次战斗，擒获叛军将领五十人，俘虏及斩杀叛军万多人。

淄州、青州平定以后，他将在燕、赵一带进行整治管理。元和十五年九月，李愬在任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等职。十月，王承宗去世，藩镇魏博的田弘正调到镇州。李愬调到潞州，那年四月，升为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长庆元年，幽州、镇州又发生叛乱，李愬听说后，穿着白色的衣服命令军队：“魏博的人之所以生活富庶而能通晓恪守道德教化，是因为有田弘正公啊！皇帝仁义看重人才，派他管理河北镇州。况且田弘正公是从魏博出去的，带兵七年了，现在镇州的叛将丝毫没有道义，竟敢如此残害田家，是认为魏博没有能人啊！就像儿子之于父亲，弟弟之于兄长一样接受田公的恩惠的人，你们该用什么来报答他呢？”大家都失声痛哭。李愬又把玉带、宝剑赠给深州刺史牛元翼。派人告诉牛元翼：“我们常用这把剑建功立业，我又用它平定蔡州的贼寇，如今镇州有人造反，请你用这把剑来消灭他们。”牛元翼感动不已，接受了命令，于是把宝剑和玉带示令于军中，士兵们回答说：“我们愿意一起前进，直到战死为止。”这些刚刚布置安排妥当，李愬不幸碰上疾病发作，不能部署军队，士兵及百姓没有纪律约束，大功可惜未能告成。朝廷以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代理他的职位，任命他为太子少保，并回到东都。这一年十月，他逝世于洛阳，年龄四十九岁。唐穆宗知道了，震惊不已，为他哀悼，并用大量的钱财帮助处理丧事，追

赠为太尉。

当初，783 年泾原兵哗变，德宗出走，李晟攻克收复京城长安，帮助德宗恢复统治，市场上作坊未动，社会未受影响，而李愬平定淮、蔡，仍然继承了他的美德。父子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尽管其兄弟都带过兵，但他们的功绩比不上李愬，近来也无法比得上他。又加上他自己的言行、遵守纲常道德，俭朴且不违背礼仪，其兄弟都凭藉父亲的勋宠，以奴仆马匹房屋多少为骄傲的资本，唯有李愬六次调任重要职位，所居的仅是自己先辈的一个旧宅院。晚年，没能注意选拔人才，征聘召请不到合适人才，致使官吏因此得以为非作歹，军政事宜没有整肃，众人的评价稍微降低一点，这是很可惜的啊！

韩愈传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原文】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

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禦按验，得涧脏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屹屹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宗，细木为桷，欂櫨侏儒、椳闾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榱，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

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佞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昇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

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入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凿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书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启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于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在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洄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寡，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犹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烤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谿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悍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鱼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偏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仍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讌，论文赋诗，如平昔者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诂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是有恃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译文】

韩愈，字退之，是昌黎（今属河北）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望也没有地位。韩愈三岁时，便成为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知是孤儿，因此

从小就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不为期望得到奖励，但自觉学习。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之间，为文多数崇尚古学，效仿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和梁肃最深奥难懂，文人们多推重他们。韩愈与他们的弟子交游，积极钻研，想自己振作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等到参加进士考试，在公卿中间投文求见，原宰相郑余庆积极替他宣扬，从这以后名振于当世。

过了不久，韩愈考上进士第，宰相董晋出任大梁（今河南开封）长官，招韩愈为巡官。解大梁巡官后，徐州的（今属江苏）张建封又请他为宾佐。韩愈说话纯真率直，无所畏惧，也无回避，品性行为端正，不巧于世务。后来调入京，授以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后，政出多门，宰相也不专于政务机要，宫廷用低价买民物的“宫市”之祸害非常严重，皇上不听谏官所提意见。韩愈曾写了数千言的奏章严厉批评，皇上也不听，并且大怒，然后贬韩愈为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令不久，移为江陵府（今属湖北）掾曹。元和（806—820）初年，召为国子博士，升任都官员外郎。其时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阎济美因为公事停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涧县务，让杜甫代理掾曹的职务。任职几个月，阎济美罢华州刺史之职，出住公家馆间，柳涧于是乘机劝百姓拦路求取前年军役的劳务费。后任刺史赵昌检查此案，得知柳涧的罪状，上报朝廷，把他贬为房州（今湖北地山）司马。韩愈因为公务出差，经过华州，得知柳涧的事，认为是刺史结党相包庇，上疏治柳涧，被朝廷放置一边。命监察御史李宗饾到下面复核，得知柳涧贪脏罪状，又一次贬他为封溪（今越南北境）县尉。朝廷认为韩愈上疏论柳涧是“妄论”，因此复任国子博士。韩愈自认为才高，而屡遭排斥，就作《进学解》以自况，文曰：

国子先生早晨入太学，召集众多儒生在学馆下面站立着，教导他们说：“学业要精，在于勤奋；学业之荒废，在于玩乐。行为之成在于思考；行为之坏在于轻率。当今之世，圣主贤臣相逢，治国之法律政令普遍建立，除去凶险邪恶的人，对才干优秀的人重视提拔。具有小的好处一般都加以录取，因为一技之长著称的人没有不被任用。对于人才，要搜罗选拔，要训练造就。其有幸者而被录选，谁说太多而不加以表彰呢？众儒生仅仅担心忧虑学业不能精进，但并不担心主管的官吏之不能明察；行为只担忧不端正，而并不担心

主管官吏之不能公平。”

国子先生话没说完，马上有在儒生行列中窃笑的人说：“先生这是在欺骗我呀！学生我奉事先生，到如今已有好多年了。先生您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之文，手里同时不停地批阅翻看百家之书。记事这样类型的书，必定提取某纲要；辑言之类的书，必定探索求取他的玄奥绝妙的地方。贪多务得，无论小的大的他都舍不得罢弃。晚上点上油灯，接续日光，日夜刻苦读书，常年累月勤勉不懈地用功。先生对于学业，真可以说够得上勤恳了。抵制排斥不合儒道的异端邪说，排挤责斥佛教和道教，填补空缺，发扬儒家学说的深奥玄理。寻求马上就要断绝的茫茫然的儒家道统，独自从各方面搜求并远继孔孟事业；阻拦百川横流，使之东流入海，扭转处于压倒优势的汹涌狂澜。先生之对于儒学，真可以说相当有功劳成绩的了。沉醉于古人的妙文之中，品味其精华，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家里堆满了书。从上面可以说取法于虞舜夏禹的典籍之风格浑厚深广，周之文诰、殷王盘庚之布告之曲折拗口，《春秋》经文文理之周密而且严谨，《春秋左氏传》传文文辞之夸张而浮华，《周易》阐说事理之奇妙而有法则，《诗经》内容之正大和文辞之华美，到《庄子》、《离骚》，太史公司马迁所录的《史记》，杨雄、司马相如二人所作的赋之异曲同工。先生之作文，其可以说文旨宏大而且文章辞藻恣意肆意。从年幼时开始学习，勇敢而敢作敢为；长大后通达道理，左右都适合。先生之修身和为人，真可以说是成熟并且完美。可是你却在公众方面不被别人相信，在私人方面不替朋友帮忙，进退两难，到处碰到墙壁，一有举动于是获罪。当上了短期的监察御史，很快就被贬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当国子博士，所任闲职，表现不出政绩。命运有意与之为仇，不知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你的儿女们还说冷，年景丰收，而妻室还啼饥。头发掉了，牙齿脱落，直到老死，又有什么补益？不知道考虑这些情况，反而教训起别人来了！”

国子监先生说：“喂，您到前面来。大的木头作屋梁，小的木头作椽子，斗拱短柱，枢臼门楣，都适当地利用各种木材，用以盖成房子，这是工匠们的工巧。玉屑、朱砂、天麻、龙芝，车前草、马屁菌、破烂的鼓皮，都一并收藏起来，等你们派用场，这是医师的良术。光明正大而且公平合理地选拔

人才，巧的拙的掺合着予以录用，深思稳重的含有内美，超群出众的表现杰出，比较其优劣，按其材器适当安排，这是宰相治国的妙法。以前孟轲特别爱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为这样变得更加彰明，车轮的足迹行遍天下，因为奔波而终于老死。苟况遵守孔子的正道，儒家宏论才得到发扬，逃避谗毁，跑到楚国，当上了兰陵令，以后被废官，死在兰陵。这两位儒家继承人，说出来的言论就是经典，他们的行动成了行为的准则，超越同辈，以儒学之优进入圣人之门，但是他们在世俗中的遭遇如何呢？如今国子监先生虽然学习勤奋，然而却未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有相当多，但却不能归结到儒家的中庸之道；文章虽然新鲜而奇特，但却无益于实用；品行虽然有修养，但却没有能够显扬于众人之中。尚且月月花费薪金，年年耗损禄米，儿子不知道耕种，老婆不会织布，骑着马还有仆从跟随，安稳地坐着吃饭，小心谨慎地跟随世俗之道，偷看古人著作而且加以剽窃抄袭。然而圣明的君主并不加以责罚，宰相不以罢职，这何尝不是他的幸运呢！一有举动就被毁谤，而狂名却也随之显扬。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当然是分内应得的。如果计较财物的有或无，论其地位的高或低，忘记自己分量是否符合标准，却指摘前人的缺点，这就是质问工匠不用小木桩代替柱子，责怪医师用菖蒲之药去延年益寿，要他进用泻药猪苓。”

掌权的大官读了韩愈这篇文章就怜惜他，他们认为他具有治史之才，于是改任他为北部郎中之职、史馆修撰之任。任期超过一年后，又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任中书舍人。

过了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人，收集他过去的材料，用以说他以前贬为江陵（今属湖北）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裴均的儿子裴锷平凡庸俗而且鄙陋。最近裴锷回来探望父亲，韩愈作序文饯送裴锷，仍称其字。这事议论纷纷，闹到朝臣当中，由于这件事，韩愈被改官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仍然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淮西、蔡州之乱平定以后，韩愈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为有功官授刑部侍郎，下诏让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写裴度的事迹。其时先入蔡州擒捉吴元济的，李愬的功劳应推

第一，所以李愬对韩愈所撰写的碑文深感不满。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四处诉说碑文失掉了真实的情况，于是朝廷下旨磨去韩愈所撰写的碑文。唐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碑文并刻于石碑上。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的里面有释迦文佛手佛骨一节，按照佛书所传之法，三十年开示一次，开示则岁上收入人民得到平安康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皇上下令让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三十人，手里举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迎来的佛骨的队伍，自光顺门迎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方才送到各寺院。王公贵族，甚至于士人百姓，奔走迎送，竞相施舍，唯独担心恐怕落后。百姓有废掉产业的，有烧灼头颅和臂膀的，都想求供养佛骨。韩愈平素不喜欢事佛，上疏而时谏说：

臣认为所谓佛，是夷狄的一法罢了。从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在上古从未有过。先古以前黄帝在位一百年，岁数一百一十岁；少昊帝在位八十年，岁数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岁数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岁数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岁数一百一十八岁；舜帝和夏禹岁数都上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并且长寿，但是那时中国还没有的什么佛呢。后来商汤岁数也有百岁，汤的孙子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历史书籍不说他们的寿命，大概也都不在百岁之下。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在那时候佛法也未传至中国，并不是由于奉事佛节才有这样的长寿啊。

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明帝在位仅仅十八年。后来，不是动乱就是亡国，相继而至，国运并不长久。南朝宋代、齐代、梁代、陈代、元魏以下，奉事佛法渐渐谨诚，然而国运越是短暂仓促。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经前后三次舍身佞佛，祭礼宗庙，不用三牲，每天只吃一顿，只吃蔬菜与水果；后来竟为叛贼侯景所逼迫，在台城饿死，于是国家不久也就亡了。事佛以求福，却反而得祸。从这些史实看来，所说的什么佛，实在不能相信，也就可以明白了。

大唐高祖皇帝刚受隋朝之禅让，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群臣识见短暂而浅显，不能深深追溯古圣先王之道，推究阐发圣明之圣德，以补救佛法之弊

端，废佛之事于是搁置一边。我对这样做曾感遗憾呀！皇帝陛下我知道您神圣英武，几千百年来没有谁能与您相比。陛下即位初时，就曾经不许剃度人为僧人尼姑和道士，又不允许另立寺院道观。臣在那时以为高祖的宏愿，必然一定实行于陛下手中。而今天即使尚且没立即实行，难道可以恣意奉佛使之变得更加兴盛啊。

如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人迎佛骨于凤翔，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廷，还传令各寺院递相迎接供养佛骨。臣虽然极为愚蠢，也知道陛下不至于为佛所迷惑，因而作出这样推崇奉事佛法用来求得福运祥理的傻事来。只是由于丰收年景人民安泰，依顺着民心，替京都的士人百姓设些怪异的观赏和玩耍游戏的名堂而已。哪能有如此圣明而肯相信这等荒诞之事呢？不过百姓们很愚蠢又顽固，容易受迷惑却难以明白通晓道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的举动，将来要认为陛下真心相信佛法。都说天子大圣人，尚且一心敬佛信佛，百姓既微且贱，对佛哪能爱惜身躯以及性命。所以灼灸头顶焚烧手指，或百或十，成群结队，解衣服散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惟恐落在他人之后，老人和小孩也到处奔走，都丢弃各自的活计。假使不立刻加以禁止，再经历几座寺院，必定有砍断臂膀切割身躯去供养佛骨的。伤风败俗，结果传笑四方，这就不是小事情啊。

佛本是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道君君臣臣之义以及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且存在的话，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且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余，岂宜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师先用桃枝编的苕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现在无故取这腐朽污秽之物，并且自己亲自登楼观看，巫师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仍弃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灭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使后代的疑惑消除。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

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知多少万倍，那难道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假使真的有灵，能导致祸乱，所有灾殃人祸，应当适宜加在臣身上。上天监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翻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感到极其气愤。第三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对他处于极刑。裴度、崔群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还请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简直太过自己的本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因此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惧担心忧惜而感叹，甚至于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某种原因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陆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文府最东边，距文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边界，南海之水连接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上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极其遥远和极度凶险，忧惊魂怕，没有几天就会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与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生性蠢笨而且浅陋难看，人事关系多不豁达通融，只特别爱好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止丢弃停顿下来，实是为同一辈人所称赞默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的地方，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并且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大肆铺张宣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黄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假使古人重新生存，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

有万里的遥远。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懈散慢，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虽然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没有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用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伟大之功业。在这样的時候，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却是一个负罪之人，自拘在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殚尽竭虑，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同情并且可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从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实在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厌恶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因此先谈论起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但皇甫镈同样厌恶韩愈的狂妄和正直，恐怕宪宗又一次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一郡任职。”皇上任他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开初的时候，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到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都快吃完了，因此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命令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写上文章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生存在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况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难道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然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而吃百姓所养的像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自己的身，以产卵繁殖，与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然而哪里甘心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大海在其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没有不能容纳，鳄鱼早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与鳄鱼

约定，三日至七日以内，如顽固不愿迁徙，等待害物和害人，那么刺史就会挑选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加上毒箭，与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仅仅只有几天时间，潭水全部都枯竭了，鳄鱼都迁徙到离郡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假使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卖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于是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恰好遇见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并且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与感情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并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由于不参见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见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的性格情感都怪僻，名片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任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的职务，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追下诏令，用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然任职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逝去，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谥号叫做“文”。

韩愈性情宽弘大量而且通情豁达，与人交往，无论是显贵荣华的还是什么有霉运的，交情都不改变。在年少的时候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以及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即使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而且擅长引语启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表现高兴自然而得意的样子，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以及发扬仁义为自己的责任。嫁内外亲戚及朋友中的孤女一共有十人。

韩愈经常以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然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的了。因此，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然形成一家的风格。后学士人，都师法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相当多，没有人能超过他，因此世人称之为“韩文”。但是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例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但是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替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错误的。当时的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吏臣对它进行增添和删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替他作序。

其子韩昶中进士第。

——《旧唐书》卷一六十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淑，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沅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

“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病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忤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鍾社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貽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銜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免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

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伧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译文】

刘禹锡，字梦得，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的祖父刘云，父亲是刘淑，历州县令佐吏，当时因为儒学而著称于世。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他精通于写古文，另外善作五言诗，今体文章也表现出华美壮丽和多才多艺。在淮南节度杜佑幕中干事，掌管记室，尤其礼遇。跟随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他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互之间很要好。

贞元（785—805）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任职，晚辈求进取的，多依附于他。刘禹锡尤其被王叔文所了解和奖掖，把他当作是宰相之才。唐顺宗登帝位，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担任处理政事，宫禁中的文诰，全部都是由王叔文发出的。王叔文引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与他们商量决议许多大事，他们所说的，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转官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

陵（唐德宗墓）使判官。颇自恃威权，伤害朝士。柳宗元平时对武元衡就不欢喜，那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把他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适宜留在朝中，窦群当天之内就被罢官。韩皋凭着他是贵门出身，不依附王叔文之党，同样被放逐出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性凭着喜怒欺凌于人，京师人士不敢提他的名，在道路上以目示意，敢怒而不敢言，在那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受累被贬为连州（今四川筠连）刺史，在途中，又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之境，风俗鄙陋举目异样，没有可以对话的。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平时只是写文章吟诗歌，借以陶冶性情。蛮夷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神祀设祭，击鼓跳舞，一定要唱些俚俗的歌词。刘禹锡有时参与这类活动，于是按骚人写歌词那样，替巫歌写新词，教巫师传唱。因此武陵黔洞之间的夷歌，大部分是刘禹锡的歌词。

开始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因此再贬朗州。在朝廷的制令中有“逢恩不原”的话。然而掌朝政的大臣爱惜他们的才华，想洗掉身上的政治痕累，渐渐地再起用他们。正逢程异复掌转运大权，下诏命以韩皋和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当武元衡任中书的时候，谏官十多人上书议论这件事，说这些人不可再用，因而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江澧水之间，郁郁寡欢，因读了《张九龄文集》，于是叙写其意说：“世称曲江张九龄当宰相，建议放逐罪臣不宜放于好地方，多半徙居五谿在不毛之地，如今读他的文章，自内庭任职出守始安（今贵州境），有叹息瘴疠之气的意思。自被去掉宰相后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有感慨被拘禁的意思。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木，郁郁然和骚人同一风韵。哎呀，身被放逐于边远之地，一旦失意便难以忍受，何况华人士族，如今被放逐于丑陋之地，然后还能感到快意！议论的人认为张九龄是良臣，识破胡雏安禄山有反骨之相，以与庸材凡器同列为羞耻，私下上奏，迁上谏诤，就是古时的贤哲之人也比不上。辅佐君王之忠勤，没人比得上，可是却终于成为饿鬼。岂不是猜忌之心失于恕道，暗罚最大，虽然有二美也不能赎罪啊？不是那样，袁公哪里凭一句话明断之冤狱而招福四世呢？与这些相比较，神明又哪里能够

欺瞒呢？”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武陵被皇上召回京师，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在朝内官署任职。那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语中多有讥刺之意，令掌政的朝臣感到极不愉快，又被黜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发下去，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老母，年纪八十多岁。如今播州在西南极远之地，是猿猴所居的地方，人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有罪，可是他的老母实在不能去播州，如果那样只能和儿子作死别，臣深恐这有伤于陛下孝治之风。我希望屈折一下法律，稍稍把他迁移到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应常考虑到会不会给双亲带来忧患。如今刘禹锡所应得的罪，理应更重于其他人，你哪能来议论从宽处理呢？”裴度没有话语来对答。过了很长时间，皇帝面上颜色改变说：“我所说的，是指责作为人子的事，然而总不想伤他老母的心。”于是改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他离开京师又经历十多年，接连做了几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被从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召入朝，官任主客郎中。刘禹锡对以前的事衔恨心中不能停止，另外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在贞元二十一年（805）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那时这个道观还没有花木，这一年我出任连州刺史，时间不长又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居住十年后，被召京师，那时每个人都说有道士手种红桃，栽满道观，开花时烁烁如同早霞，遂有前诗，用来记录一段时间的事情。没有多久，又外出任州郡刺史，至于如今又经历十四年，方才能够入朝任主客郎中。重游这座道观，如今已然荡然一树无存，桃花净尽，只有兔葵和燕麦在春风中摇动，所以再题二十八字，用来待后游君子。”他的前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玄都观里有千树桃花，都是刘郎我离京去后才栽种的。”后一首则有这样的句子：“种桃的道士今天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前次来游的刘郎我又到这玄都观里来。”人们称赞欣赏他的才气，却鄙视浅薄他的品行。刘禹锡最为愤怒的是武元衡和李逢吉，便是裴度则比较理解他。大和（827—835）中，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任知制造之职，掌权的朝臣又听说他写了那篇《诗序》，更加不高兴，因而转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罢掉知政事之职，刘禹锡请求分司东都洛阳。他

始终由于自己恃其才华，处世偏激，因此不能长期在朝中任职。（大和一年）六月，苏州刺史，赐金鱼袋紫衣。作职期满入朝，又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刘禹锡晚年和太子少傅白居易相友善，诗歌文笔，当时没有超过他们的，冠绝一时。白居易常常和刘禹锡往来唱和，因此收集他的诗，并写了序言，说：“彭城刘禹锡，是诗中之豪者。他的笔锋森森然，很少有敌手。我不自量力，往往触犯其锋。和应者必是同声，相争必是敌手。一往一来，想罢不能。所以每写一篇稿子，先看草稿，看完即发兴，兴发就写成文章。一二年来，每日都找笔墨纸砚，互相赠答，不觉愈来愈多。大和三年（829）春之前，纸墨所存吟稿，共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他凭着醉酒乘兴而作的，或者率然而成口号的，都不在此数之内。就叫小侄龟儿编录在一起，辑成两轴。仍旧抄写两本，一轴给龟儿，一轴给刘禹锡小男孩伧郎，要他们好好收藏，附在两家的文集。我近与元稹唱和也相当多，有的在人们口间上传播。我曾经有一次和元稹开玩笑说：‘我和你二十年来作为文友诗敌，这其实是幸运，同时也是不幸；然而江南的士人女子议论才子的，多称“元、白”，由于你，让我不能在吴、越之间独冠一时，这是所说的不幸。如今年纪已老，又遇到刘禹锡，不是更加不幸吗？’禹锡禹锡，其文章之妙首先是其诗。其神妙之处，我哪里胆敢同他比较？例如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得很早，海中仙果结实就迟了’，‘沉没的船旁有千帆驶过，病老的树前有万木争春’之类的句子，真的可以称为是神奇绝妙啊。禹锡的诗所在之处，都就有神灵来保护，难道只有两家的子弟加以秘藏罢了！”刘禹锡被名流所推许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刘禹锡曾写《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的文士称为佳作，即使他的名位不显贵达官，但公卿大僚多争相和他交往。

开成（836—840）的第一年，刘禹锡又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间不长又授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已满任职期限，又入朝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842）七月逝世，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儿子刘承雍，登进士第，也有文才词藻。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原文】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译文】

柳宗元，字子厚，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后魏侍中济阴公的直系子孙。曾伯祖柳奭，在唐高宗时朝任宰相。父亲柳镇，官为太常博士，终侍御史。

柳宗元小时候，聪明机警超群出众，尤其精通西汉的文章和《诗经》、《离骚》。构思落笔成文，可与古人相匹敌。精心削减，缜密细致，璀璨如同珍珠和贝壳。在当时文林同辈都推崇他。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又应考中宏辞科，被授予校书郎、蓝田（今司陕西）县尉的职务。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任监察御史。

唐顺宗即帝位后，王叔文、韦执谊掌权用事，特别看重任用柳宗元，将他和监察吕温悄悄地引入禁宫之中，和他们商议大事。柳宗元又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想让他当大官，但恰逢任职不久，王叔文就失败了，柳宗元便和七名同辈一起都被贬谪了。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宝庆）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柳宗元既遭贬逐，在南蛮瘴疠的地方，身处崎岖阻塞的环境，内怀骚人抑郁的情怀，所以抒情叙事，只要一动笔就一定行走文章。作骚体文章十多篇，阅览的人都为之感动凄侧哀惋。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按旧例被移作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那时郎州司马刘禹锡被移作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下达时，柳宗元同自己所亲近人说：“刘禹锡有老母，年龄已大，如今他要到蛮方远郡去作刺史，在西南绝域的地方，来回有上万里的路程，哪能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亲不去，母子各在一方，这便成为永别。我和禹锡是好朋友，我哪能忍心看他母子这样呢？”于是起草奏章，请求把柳州授给刘禹锡，自己却到播州上任。恰巧裴度也奏请照顾刘禹锡母子，所以刘禹锡最终改授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柳州风俗，用男或女作为抵押去借钱，如果过期没还钱，人质便被钱主所没收。柳宗元到了柳州，便革掉这种风俗。对那些已经被钱主没收的男女，柳宗元自己出私钱将他们赎回，归还给他们的父母。长江至岭南之间，凡是

思考进士的人，不远千里，都来跟随柳宗元，拜他为师。凡是经柳宗元指点过的人，一定会成为名士。柳宗元著述很多，名声震动当时，终四十七岁。那时他的儿子周六和周七，只有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帮柳宗元办理丧事，并护送他的妻子和儿子返回京师，当时的人都赞扬他很有义气。

97

杜甫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原文】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即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陷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来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无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优劣曰：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绎拾选录，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杰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道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秣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诗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

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以是。甫有文集六十卷。

【译文】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来迁河南巩县（今属河南）。曾祖父杜依艺，官位最终为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官终膳部员外郎他在本书中自立传。父亲杜闲，官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杜甫天宝初年参加进士第考试，没考取。天宝元年，杜甫向朝廷献上《三大礼赋》，玄宗皇帝觉得这篇赋非常新奇，便召他入朝考作文，授予他京兆府兵曹参军。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京师，肃宗在灵武招集兵力抗击叛军。杜甫夜里逃出京师长安，奔赴河西，在彭原郡拜谒肃宗，任右拾遗之职。房琯没当官以前和杜甫就是朋友，这时房琯已官至宰相，自请为帅，率军征讨叛军，肃宗皇帝准许他。当年十月，房琯的军队在陈涛斜战败；第二年春天，房琯被免去宰相职务。杜甫上书说房琯有才华，不应该罢官。肃宗大怒，贬房琯为刺史，让杜甫离开京城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那时关中京畿遭受战乱，人民流离，粮食奇贵，杜甫西行，寓居成州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亲自到山中去砍柴，采橡栗，儿女被饿死的有好几个。过了很久，朝廷任命杜甫为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761）冬天，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出镇成都，上奏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严武和杜甫其父辈就有交情，是世交。所以给杜甫的待遇很优厚。杜甫的个性狭隘器量狭小，凭借严武之恩，放浪恣肆，曾乘醉登上严武所坐的床，盯住严武看，说：“严挺之竟有这样的儿子！”严武虽然也褊急暴躁，但并不认为杜甫这样做是忤逆的行为。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在江边结庐而居，成天饮酒，长啸吟诗，和乡下野老农夫相戏谑，毫无拘束。严武去看望他，他有时不戴冠就和严武相见。他就是这样倨傲怪异。

永泰元年（765）夏天，严武死了，杜甫失去了依靠。直到郭英乂取代严武来镇成都，英乂是位粗暴的武人，不受杜甫的求见，杜甫只好出游东蜀去依靠高适。待他到了东蜀，高适也已经死了。这一年，崔宁杀死郭英乂，杨子琳攻打西川，蜀中军阀混战，乱成一团。杜甫举家离川，避乱至荆楚之地。

所乘的船还没在三峡外的江陵靠岸，江陵也已动乱，于是溯流湘江，往游衡山，客居耒阳。杜甫曾游南岳庙，被暴涨的江水所阻，十天吃不到食物。耒阳聂县令得知这个消息，便亲自驾船将杜甫迎接回来。永泰二年（766年），一日饮酒食后，杜甫死在耒，死时五十九岁。

杜甫的儿子杜宗武，漂泊湖湘之间，死在那里。元和（806—820年）中，宗武之子嗣业，将杜甫的灵柩自耒阳移葬于偃师县（今属河南）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年的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李白自负其文风狂放旷达，讥诮杜甫诗局促，因而有《饭颖山》诗的嘲讽。元和中，诗人元稹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说：

我读了杜子美的诗，才知道诗之小者大者都能集其精华。早先唐尧、舜之时，君主和臣下以古歌互相唱和，此后诗人继起，历夏、商、周经过千余年，孔子辑集选取，录其有关教化的好诗三百篇，余者无所见闻。骚人作《离骚》而抒发怨恨愤怒的形态也就多了，然而离《国风》、《小雅》和《大雅》的旨意还比较近，尚可以相比拟。自秦朝和汉朝以来，采诗的官署既已废掉，天下的妖谣民歌、赞美之颂讽谕之赋，以及配曲娱乐的词，也随时偶有所作。至汉武帝作《柏梁》体的诗，七言诗体才具备。苏武、李陵之辈，尤其善于作五言诗。虽然断句格律各不相同，雅歌和淫词之音也相互间杂，而词意简练深远，叙事抒情，假如不是有所为而为之，则诗文不妄作。建安以后，天下的士人遭遇兵乱之祸，曹氏父子在战争鞍马间作文，常常横槊作诗，所以其诗风格劲健抑扬、哀冤伤离，尤其近于古人所作。晋代诗文的风概，还稍存于世。南朝宋代、齐代之间，教化失其根本，士人以怠慢亲近舒缓相推崇，文章则以风貌色泽放旷清新为高等，吟咏抒写性灵、留连光景的诗文，意义骨力却无足取。衰落至梁朝、陈朝，淫靡艳丽雕藻饰小巧琐碎之词更厉害，比起宋代、齐代，更不可取。

唐朝兴起，官设之学大振，历代各种文体，有才华的人不断涌现。而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对文章有精到的研究，他们的文章音韵和顺，称之为律诗。从此以后，文体为之大变。但是其中又存在极大弊端，即好古者遗近，务

华者去实，郊仿齐、梁文风者则忽略魏、晋文风，工于乐府者则拙于五言，专于音律者则疏于骨架，崇尚粗旷者则细腻不足。然而，到杜甫这里时，他却能做到尽善尽美，上可以达到《国风》、《离骚》，下则与沈佺期、宋之问相比。其词语可胜苏武、李陵，其气概可压倒曹植、刘桢，超颜延之、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括尽古令诗歌的体势，而兼取历代诗人们所擅长，倘若让孔子来考核推敲其诗的要旨，恐怕也不知贵其多呀。如果以为能其不能，无可无不可，那么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像杜甫能做到这一点的。

其时有山东人李白，也有诗文奇巧著称，世人称为“李杜”。我看李白的诗，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以及乐府歌诗，的确可与杜甫比肩并列。至于铺陈排比，讲究声韵，长篇达千言，稍次也有数百言，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对仗工整，而脱尽凡俗，则李白尚且不能到达其藩篱，何况登堂入室！

我曾想分析杜甫的诗，按诗体分别归类，留给后人作为标准范式，只因有偷懒的毛病，所以没有完成。

自此以后，撰写诗文的人，都认为元稹所论是正确的。杜甫著有文集六十卷。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原文】

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太卿。

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是岁，玄宗封东岳，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于谷口，上独与宰臣及外坛行事官登于岳上斋宫之所。初，上以灵山清洁，不欲喧繁，召知章讲定仪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诸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于三献，亚终合于一处。”上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诸神座于下坛行事。”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之风流。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纸不过数

十字，共传宝之。

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以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诙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缌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译文】

贺知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是太子洗马德仁的族孙，少年时代，他就以善写文章出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最初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又升任太常博士。这两项职务，都是陆象先在中书省当官时所推荐的。开元十年（722），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撰使，向皇上奏请让贺知章以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三人都进入丽正书院，共同修撰《六典》和《文纂》等书，这些书最后完成。贺知章后来调任为太常少卿。

开元十三年（725），贺知章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兼集贤殿学士，又担任皇太子侍读。这一年，唐玄宗进封东岳泰山，下诏叫所有随从官员都停留在泰山的谷口，只有皇帝和宰相以及祭坛行事的官员登上泰山顶上的斋宫。初时，玄宗认为灵山圣境，乃清静之地，不让喧哗繁乱，就召贺知章讲解礼仪，

贺知章便上奏说：“九天上祭奠居君位的上帝，群臣在山下祀居下臣位的五方诸帝，这确实足以为后世留下典范，这是变通礼制的大事啊。但是祭礼三献而成，亚献和终献应该合于一处。”玄宗说：“朕正想这样做，所以问你呀。”玄宗于是命令：“祭奠三献在山上进行，五方诸帝以及诸神座的祭礼在山下祭坛进行。”不久，遇上惠文太子死，朝廷下诏让礼部选出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贺知章选挽郎时取舍欠佳，挽郎按旧例应在公卿至六品官员的子弟中挑选，所以有门荫的官宦子弟都到贺知章公署去喧嘩诉说。贺知章没有开门说话，而是爬上梯子，露出墙头，解决这件事。当时的人都笑话他。他也因此改任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担任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官升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贺知章生性豪放旷达，喜于谈笑，当时贤达之士都很倾心羡慕他。工部尚书陆象先，也就是贺知章族姑的儿子，与贺知章关系十分亲密。陆象先常对人说：“贺兄言论卓越豪迈，真可谓风流之士啊。我和兄弟姐妹们分别已久，都不怎么思念他们，惟独一日不见贺兄，就觉得自己又变得浅俗不堪了。”贺知章晚年更加放纵怪异，行为不加以检点，自己取号叫“四明狂客”，又自称“秘书外监”，经常在里巷中遨游饮酒，他喝醉酒后写文章诗歌，一写就是成卷成轴，并且文不加点，都甚为可观。他又善于书法，最擅长草书和隶书，好事者为他提供戕纸，让他写，每纸不过写几十个字，但都把它当成宝贝，争相流传。

当时有吴郡张旭，也与贺知章相友善。张旭善写草书，并且喜欢喝酒，每次醉酒后就狂走呼叫，索取笔墨挥洒作字。他的书法变化无穷，如有神助，时称他为“张颠”。

天宝三载（744），贺知章患病，神情恍惚，于是上书请度为道士，请求返回老家，仍旧以本乡旧宅作为道观。唐玄宗批准他，任命他的儿子原典设郎贺曾为会稽郡司马，让他侍养老父亲，玄宗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自皇太子以下，都去同他握手告别。他回到乡里没多久，就辞别人世，终年八十六岁。

唐肃宗因旧时曾以贺知章为侍读，所以于乾元元年（758）十一月下诏说：“已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很有度量见识，为人平和，胸怀宽广，精神澄

清，志气飘逸，学富五车，才雄百代，如会稽之东箭美竹挺拔而出，如昆岗之温润良玉蕴藏于胸。前曾驰名于东宫，侍讲于龙楼，常常沉默无言，静以养悠闲之志，又常常谈些滑稽幽默的笑话，并寄托着讽谏规劝之意。他以年老辞去官职，再次表现出忠诚恳挚。他情愿追踪老子 and 老莱子这“二老”，真的成了四明狂客，隐于四明山。实现了他的最初之志，脱去了朝中的官服，像老子那样骑着青牛，一去不还，和那些白衣布衫的平民百姓相聚在一起，永远不回来。山水已非昔日景致，人琴都已亡去，惟念故旧之情怀，因追悼而加深。应加以繁文缛礼，用以展示哀伤和荣耀。可以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

此前，神龙年间，贺知章和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文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京都长安。朝万官止于山阴县尉，齐融官止于昆山县令，若虚官止于兖州兵曹，邢巨官止于监察御史。包融遇上张九龄，被他推荐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这几个人的文章往往只在民间流传，惟独贺知章名声显赫。

李商隐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原文】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侑，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求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雠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椽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使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名“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

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弟羲叟，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译文】

李商隐，字义山，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祖李叔恒，十九岁中进士第，官位仅仅停止在安阳的县令一职。祖父李侗，官位终于邢州（今河北邢台）事参军。父亲是李嗣。

李商隐自幼便能写文章。令狐楚出镇河阳（今河南孟县），李商隐用所作文章投寄献给他，在那时十二岁还不到。令狐楚认为他少年英俊，深加礼敬，让他与读书的各书生交往。令狐楚镇守天平（今山东东平）、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商隐跟随为巡官，每年给他衣食，让他随考核官吏到上都（今陕西西安）。开成二年（837），才中进士，脱去布衣担任秘书省校书郎，补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会昌二年（842），他又以求判中拔萃科。王茂元镇守河阳，起用他掌书记，得侍御史。王茂元爱他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王茂元虽是读书为儒者，然而本来是武将的后代，李德裕平时也很好地对待他，那时李德裕掌权，起用他为河阳主帅。李德裕和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相互间仇恨积怨极其深厚。李商隐既为王茂元干事，李宗闵之党很鄙薄他。当时令狐楚已经死了，他儿子令狐绹在朝中任员外郎，他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所以对商隐的德行十分鄙薄。不久王茂之死，商隐到京师访游，但许久都没有得到调令。这时正好遇上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于是请任商隐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年初年，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供职，两人共同把李德裕排挤出了朝廷。郑亚因被控为李党，也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跟随郑亚，在岭南呆了多年。三年后，李商隐入朝，京兆尹弘正举荐他为掾曹，让他掌战奏。第二年，令狐绹为相，李商隐多次上书陈述，但不起作用。庐弘正镇守徐州，又将李商隐任为书记官。后来商隐再次入朝，通过文章来求见令狐绹。于是他才补为太学博士。正巧碰上河南（今河南洛阳）府尹柳仲郢镇守东蜀，用他为节度判官、检验工部郎中。大中（847--860）末年，柳仲郢由于自己杀人，被贬官，李商隐同样也随同他被罢免和废除，回到郑州

(今属河南)，没多久也就病死了。

李商隐能写古文，但不喜欢讲究对仗。在令狐楚幕中任职时，令狐楚能写奏章，于是将他的写作经验全传授给李商隐，从这时开始他才写今体带对偶的奏章。李商隐知识渊博记忆力强，写文章时下笔不休，尤其擅长撰写诔和祭奠之辞。他和太原（今属山西）温庭筠、南郡段成式同时齐名，在当时称为“三十六”。文思清丽，温庭筠超过他。但他们都不持操行，恃才怪异偏激，为当时宦途中人所鄙视，因此不能进而为名臣，终身坎坷不平。他弟弟李羲叟，也进士及第，累任宾佐。李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100

李恪传

——《新唐书》卷八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页）

【解析】

毛泽东在这条批语中，主要通过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更进一步说在用人问题上的一次失误，最终酿成大错，而批评了他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的千古大错。

众所周知，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同诸位王子争夺皇位，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了政变，杀死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逼迫唐高祖立自己为太子，靠血腥的宫帏政变而篡夺了皇位继承权。不久，他便继承了皇位，史称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开明皇帝，接受了亡隋的教训，领略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与群臣励精图治、居安思危，天下一派升平景象，赢得了中国历史上的广为称颂的“贞观之治”。他在许多方面

都可谓政绩非凡卓著，为后人所称道。他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用人以能，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天下太平。他虚怀若谷，广开言路，能够采纳属下臣子们的谏诤良言，以魏征等大臣面折廷谏，被太宗观为自己的“镜子”，避免了不少错误的出现。唐太宗本人和大臣们做到以身作则，严于执法，制定了律令，而且不避权贵。尤其是，他特别重视吏治，对于刺史的选择非常严格，严惩贪官污吏。在发展经济、对待百姓上，他在唐初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从而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生产，发展了唐初经济，使社会逐渐安定了下来。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他异常开明，主张民族团结，形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由于唐太宗本人图治作为和正确的政策带来唐初社会的繁荣景象，社会生产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无疑，唐太宗李世民是英明的杰出的皇帝，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就连一部记载他的大臣们计议国事的书——《贞观政要》也成了历代最高统治者学习统治之术的必读书。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还是出现了用人上的重大错误，而且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李恪、李治都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恪最初当长沙王，不久即被封为汉王，在贞观二年时迁封蜀地，但他因未到封地便做了齐州都督。太宗为什么让李恪做远地蕃王呢？李恪善于骑马射箭，有文武之才，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宫廷内外的人都心服于她。所以太宗格外器重这位“果英类我”（太宗语）的儿子，并有意加以扶持、培养。有一次，唐太宗对左右大臣们说：“对于李恪，我怎么不想天天见到他呢？只是早已有了确定的名分，让他在外面当藩王作屏障，待我百年以后，兄弟们才会没有危亡的忧患呀！”由此也可以见到太宗对他倚重之深。

李治即唐高宗，太宗第九子，初为晋王并被立为太子，但他为人柔弱，少雄才大略且思虑不精。对他们兄弟二人的才略抱负的阔狭大小，唐太宗是清楚的，因此他产生了要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但大臣长孙无忌坚决反对，他正是李治的舅父，为此他对李恪也产生了忌恨之心。终于在高宗永徽年间因房遗爱谋反之事乘机杀害了李恪，以此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

唐高宗李治统治期间，武则天一步步地取得了权力，并为夺取政权而滥杀无辜和忠良，于国于民皆造成极大损失。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才人，她十四岁入宫，李治做太子时在宫中见到她并且非常喜欢她。但当唐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削发做了尼姑。李治做皇帝后，对武则天的旧情未断，心生悲切。皇后获知此事后，便差遣人去寺里把武则天接到宫中，让她重新蓄发还俗，于是才有了以后的奇缘，且封她为昭仪。

唐高宗自从把武则天召入宫中封为昭仪后，便屡次要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可是，领命大臣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元老重臣都坚决表示反对。但是，李义府、许敬宗等却迎合皇帝的心思，表示赞成。宿将李勣则上书奏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唐高宗在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终于在永徽六年废黜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重臣均遭贬谪，不久长孙无忌被赐自缢而死。

高宗才继位六年便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皇后武则天逐渐掌握朝政，高宗处于大权旁落的地位，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

武则天最初为夺取皇后之位而费尽心机，曾经剝去了王皇后和淑妃的手脚，挖去了王皇后的双眼，并把他们活活折磨死。在她夺权的过程中也同样干下了无数惨绝人寰的事。她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和索元礼等人，广事罗织，以酷刑逼供，大兴告密之风，一时冤案累累，所杀无辜不计其数。在称帝前，她还大力打击皇亲国戚，滥杀海内名士，社会变得漆黑一团，酷烈空前。

武则天终于在高宗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后称帝，改国号周。实际上，在此期间她废掉了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两个皇帝。

所有这一切又怎么能说与高宗李治无所干系呢？祸根显然在于“朽物”李治。

毛泽东在评注批语中，一褒一贬，分别视李恪为“英物”，李治为“朽物”，态度迥然相异，品藻人物片言只语而成定评。事实上，毛泽东认为，唐太宗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才略胆识均无法相提并论，但终因听了长孙无忌的偏言，虽有立李恪为太子之意亦终未实行，以致于酿成了后来危及王朝

命运的大祸。如此说来，与唐太宗一生的英明相比较而言，这何尝不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呢？

【原文】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右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藩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哉！”坐与乳媪子博簋，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

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璋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

【译文】

郁林王李恪，开始封王在长沙，后封为汉王，贞观二年迁到蜀，与越、燕二王同时受封。但他很久不到封地，仍为齐州都督。太宗对左右说：“我难道不想常见到恪儿吗？只是名份早已定了，使他在外面作藩为屏，我百年之后，他们几个兄弟没有危亡之忧。”贞观十年，李恪改封为吴王，与魏、齐、蜀、蒋、越、纪六王同时调封。授为安州都督。太宗给他赐书说：“你是我的至亲骨肉，常想着以你来捍卫王室，以义办事，以礼修心。在外为君臣，在内为父子，现在你将远离我，不给你珍奇宝物，而给你一封信，很是想念。”后来因与乳媪子博艺戏玩，被罢去都督，削封三百户。高宗即位后，拜为司空，梁

州都督。

李恪善长骑马射箭，有文才武略，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为朝中和朝野人心所向。太宗开始立晋王为太子，后又想立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太宗说：“你莫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的原因而反对吧？（晋王母亲是长孙无忌的妹妹）况且恪儿英武果敢，很像我，如果保护舅氏家族，也说不定会依靠他。”无忌说：“晋王仁厚，是守成、文治的良主。并且如果诸事举棋不定终会失败，更何况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呢？”太宗于是作罢。由于这件事，长孙无忌对李恪很讨厌。永徽年间，房遗爱谋反，长孙无忌因此而把李恪杀了，以断天下的念头。临刑时，李恪大喊道：“祖宗，社稷有灵，长孙无忌必受灭族之祸。”太宗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分别流放岭表。显庆元年，李恪被追封为郁林王，并为他立庙祠，又让河间王孝恭的孙子作郁林县侯作为后继。神龙初年，追赠司空，大礼改葬。

101

马周传

——《新唐书》卷九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4、235页）

②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6页）。

【解析】①

毛泽东对《旧唐书·马周传》和《新唐书·马周传》都详细阅读过，并

且做过大量的批注，足见他对马周其人是多么看重，多么欣赏马周的才德。

在《新唐书·马周传》中也留下了很多的批注，在这里我们先来分析毛泽东的前两个小批注。

毛泽东在此处的批注，首先从马周的生活出发，推断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乃是饮酒过度，从而不得长寿，对才俊早夭深表遗憾。

史载，马周少年时便成了一个孤儿，家中贫穷偏狭。但他秉赋极聪颖，性格旷达豪爽，乡里人反而认为他粗心大意而鄙薄他。马周特别喜爱学习，善长于治《诗经》和《春秋》。武德年间，补任为博州助教，但他并未去从事这一职务。后来，有一次客居汴京，浚义县令崔贤侮辱了他。马周感到气愤异常，西行到了新丰邑。在一家客店坐下来后，店主人一时未招应他。他要了一斗八升酒，一个人默默地慢慢自斟自酌，悠然自得。这引起了其他客人的注意，大家都感觉到挺奇怪的。

贞观五年，马周因为中郎将常何家舍人，帮助常何拟写了二十条“皆当世所切”的事情，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擢拔为直门下省，后又被拜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职，死后被迫认为幽州都督。

在《新唐书·马周传》中记载，马周得了一种渴饮多尿为主症的疾病，长达多年，久治未痊愈。唐太宗常常赏赐马周准备好的饭菜，太医和皇帝的亲使亲自去看望他，并为他调治良药，太子也曾去探视过他。由此足见，马周在当时得到太宗皇帝和其他人等的器重和尊敬。毛泽东主席据马周得所疾病，推断马周之所以不得永年，正是韶光华年而逝，那实在是“饮酒过量”，从其早年经历来看，这个结论是合理恰切的。在毛泽东读史批注中，内容所涉，笔之所重各有不同，足见主席兴趣之广，所得之周。另一方面，也见出主席对马周这样的有头脑有远见的俊才未能延年益寿，为社会国家多做贡献，实在感到惋惜，爱才惜才之心亦是跃然纸上。

其次，毛泽东的批语高度赞扬了马周在贞观五年给唐太宗的奏疏，并认为是“贾谊《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贾谊（公元前201—前168年），洛阳人，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少因善属文而有名。因受吴公的推荐，二十岁便当上了博士。后被拜为梁怀

王太傅，多次上疏详细陈述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它与另一篇著名的政论文《过秦论》一起，集中了贾谊的主要政论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

在《治安策》中，贾谊对西汉初期的社会弊病缺失作了深刻的揭露，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如加强社会之本，倡节俭戒奢侈，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礼抑法等等。他曾经指出，要巩固封建统治，必须“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他又主张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使君臣上下之间有着等级的差别，建立一整套的封建尊卑等级关系，从而使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他也认为封建礼制与法制二者不可偏废，倡导礼乐，实行道德教化。而对着汉初几十年休养生息，给民以时带来的社会平定和安宁，对于诸侯王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贾谊则提出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解决，提出了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也即是唐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谈的“封土地，建诸侯”的本义，通过众封诸侯，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汉文帝部分地采用了其中的一些办法，对于当世和整个汉代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治安策》及其它一些政议文章，诚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的，“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毛批在此处将马周的奏疏与贾谊政论相并列提出，足见他对马周的所上之疏的评价之高，并且认为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此文的最大特点奇特之处，便在于它切中时弊，直陈现实中事。

马周在贞观六年（632年）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建议，主要是：

其一，马周从儒家的传统精神出发，强调要以忠孝节义作为立国之本，而且皇帝本人要亲历躬行，“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同时要力倡教化，并且指出“圣人之化天下，必以孝为本”，也只有这样百姓也才会“仰之如日月，爱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马周结合唐太宗本人的实际生活，指摘他做得不够的方面，如他对皇太子、太上皇等人住处的安排，而且“太上皇留热处，陛下走温凉”，这样也会让众人感到困惑，造成不孝之罪名，难以确立以忠孝立国的根本。再者，下诏让宗室功臣全都到所属藩国任职，虽说是皇帝重视他

们，爱怜他们，但若承袭子嗣无德无能，不能守住旧业，则会给国家造成祸患。他应当学习汉光武帝的做法，“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只有这样才会使国家免受拖累，重臣后裔也不会因此而有所伤损。这些建议，虽曰细小，但也是于己于国息息相关，远涉唐王朝百年基业的大事。

其二，马周向唐太宗建议要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借历史古事，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时间的长短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只有这样也才会“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在阅读这一部分时，主席圈点很多，可见他对马周这个建议的重视，而且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八字处逐字加了套圈。接着，马周举出尧、舜、汉文帝、汉景帝节俭治国的实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而老百姓所负担的徭役特别沉重，“徭役相望，兄去弟还”，而且“春夏秋冬，略无休时”。因此，“百姓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提醒太宗多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以使民情平和。他还指出，“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于此处，毛泽东多所圈点，密加批注，有众多以示重视的符号，他对马周高瞻远瞩从国家的前途命运百年基业着想，敢于指陈时弊，批评当时政治中的尖锐敏感的问题，而不是粉饰太平，有意掩盖矛盾极为赞赏。

其三，马周希望唐太宗多注意到百姓的苦乐决定着国家的兴亡，要让他明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古训。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依然从故往历史中举例说：隋朝虽然拥有洛口贮存仓米，东都积存布帛，西京库存金银，而当李密在隋末领导瓦岗军起义时，当本为隋朝将领而后来谋反背叛朝廷的王世充叛乱时，这些东西却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所以国之兴亡并不在于积贮多少钱粮为根基的。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也？”马周指出，而今百姓心中积压了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那是因为“今营为者，多不及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

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始终从更为长远的目标出发，防患于未然，认为“百姓苦乐”决定着“国之兴亡”。马周的这种重视人民群众并视为决定历史发展中的力量的观点，不只是在封建社会历史中闪耀着光辉，而且给后人以极大启发，也因此受到主席赞扬。实际上，历史一再证明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便是始终走着一条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道路。当然这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芒的政策远较马周的认识更为明确、彻底、自觉，但对于在那个时代的马周而言也已经算是够深刻的了。

其四，马周建议唐太宗要在分封诸王功臣时适当恰切，要加强郡县基层官吏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有关分封诸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的主张。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三国时曹操宠爱曹植，但当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对曹植备加猜忌，防范过严如同对待囚犯一样，致使曹植郁郁而死。马周借此而说明了“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这一道理，他希望唐太宗要记取前人的这一教训，不要“前车即覆，而后车不改辙也”。其实，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安置对待诸王，不使他们内部起争端，从而使他们“世守其政”，应该说马周对这一个问题提得很尖锐的。

另外，马周还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他指出，“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马周这个加强基层政权建议的主张是十分英明富有远见的，毛泽东是极为赞赏他的这个主张的，因此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以下全部加了圈注。唐朝的官制，地方政权设立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还批评了唐朝当时的制度，“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这些切中时弊之见，都是有根有据，而且都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救治措施的。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批注显然从马周高屋建瓴之宏阔政治眼光和治国之策角度肯定了它的启发示范意义，高度赞扬了此乃“贾谊《治安策》后第一奇文。”事实上，毛泽东在此处对马周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既予

以赞扬，也是一种政治家的胆识和相互交流穿越历史时空的回声反响。作为大政治家的一代伟人，如此经世治用的妙文，如何不在他的心灵中产生震撼力呢？

【解析】②

《新唐书·马周传》赞语中说：虽然马周自己与傅说、吕望相自比，“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可毛泽东在读赞语中却作了上述与修史者不同的批语。

毛泽东的批注把马周的才德与历史上的傅说、吕望相比较，认为“傅说、吕望何足道哉”。傅说，是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据传说，他本是一个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最后竟把他提拔为宰相，后来他协同帮助武丁王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吕望，更是一个极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俗称姜太公，因被封于吕地（源于他本是周王室的同宗，姬姓），所以从其封地改姓吕，名望。他年老时曾隐居渭水，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阴，但又不用饵，连鱼钩也是直的。后来，有一次周文王出猎时经过此地发现了，见到他的这种古怪的行为颇感惊异，同他交谈起来，纵论天下大事，于是君臣有相见恨晚之感，并立吕望为国师。吕望智勇双全，屡立战功，协助周武王灭除了残暴无道的商纣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应该说，傅说、吕望由默默无闻到为王所知，并最终能够飞黄腾达，这传奇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马周相类似的，特别是傅说，由一个奴隶而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宰相。诚如《新唐书》中所言，马周也是由“一介草茅”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并最终成为肱股之臣。至于就才能大小而言，毛泽东的评语迥异于正史，他认为马周的才德远远超过傅说、吕望。

马周“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建树颇多，“时誉归之”。而且，“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绵绵，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新唐书》）此处的“苏”乃指苏秦，“张”指张仪，两人皆是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最初主张连横不成，遂又说服其余大国行合纵之策，张仪则是主张连横政策的，两人都分别谋得高官，铸

造过辉煌。“终”指终军，西汉时候人，在他十八岁便上书论辩国事，以其机敏善辩而一鸣惊人，因此而受到汉武帝的提拔和重用，至于“贾”则指汉初的大思想家和政治家贾谊。马周就是靠着自己的才能和胆识，屡次上书陈述政见而受到唐太宗提拔，而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给事中等等重要职务的，以致于到了太宗“暂不见周即思之”的地步。毛泽东的见解观点可为一家之言。

【原文】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奉使称职。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周上疏曰：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惟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惟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惟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雄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诏，以二月幸九成宫。窃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

所未安。然诏书即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遂貽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桀、纣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祿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輿一出，所费无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貽厥孙谋、示来叶耶？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闻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皂隶类；韦盘提、斛斯正无他材，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外廷朝会，跽竖偏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

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一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

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纣笑桀之亡，而幽、厉笑纣之亡，隋炀帝又笑齐、魏之失国也。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往贞观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易粟十余斛，而百姓咸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何则？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

夫俭以息人，贞观初，陛下已躬为之，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厉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但及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昔贾谊谓汉文帝云“可痛哭及长叹息者”，言：当韩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时，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赖诸王年少，傅相制之，长大之后，必生祸乱。后世皆以谊言为是。臣窃观今诸将功臣，陛下所与定天下，无威略振主如韩、彭者；而诸王年并幼少，纵其长大，陛下之日，必无他心，然则万代之后，不可不虑。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皆由树置失宜，不豫为节制，以至灭亡。人主岂不知其然，溺于私爱尔。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诸王已多，其宠遇过厚者，臣愚虑之，非特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闭同狱囚焉。何则？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宠陈思王，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国，何患不富，而岁别优赐，会无限极。里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

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严廊之上，夫复何为？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疏奏，帝称善。擢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周善敷奏，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时誉归之。帝每曰：“我暂不见周即思之。”岑文本谓所亲曰：“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緜緜，令人忘倦。苏、张、陈、贾正应此耳。然鸞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俄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检校晋王府长史。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犹兼庶子。时置太子司议郎，帝高其除。周叹曰：“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帝征辽，留辅太子定州。及还，摄吏部尚书，进银青光禄大夫。帝尝以飞白书赐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周病消渴连年，帝幸翠微宫，求胜地为构第，每诏尚食具膳，上医使者

视护，躬为调药，太子问疾。疾甚，周取所上奏章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过，取身后名，吾不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初，帝遇周厚，周颇自负。为御史时，遣人以图购宅，众以其兴书生，素无资，皆窃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直，并赐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及领选，犹废浚仪令。

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咚咚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入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高宗即位，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庙庭。

子载，咸亨中为司列少常伯，与裴行俭分掌选事，言吏部者称裴、马焉。终雍州长史。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译文】

马周，字宾王，是博州茌平人。他年幼时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家里贫穷困苦。他十分喜爱学习，精通《诗经》、《春秋》。性格开朗豪迈，乡里的人都认为他不讲究小节，看不起他。武德年间，州里的助教一官无人，他补任职官，事情治理得不好。刺史达奚恕常常责怪他，马周于是离去，客居到密州。赵仁本推崇他的才华，给他准备了很多行装，让他进关。马周途中客住汴州时，被浚仪县令崔贤侮辱，于是心中悲愤不已，又向西走，住在新丰，旅店的主人不照顾他，马周就要了一斗八升酒，悠闲地在那儿自斟自饮，众人对

此都感到奇怪。他又到了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让百姓议论朝政得失。常何是一个武将，没有什么学问，马周为他分列条目写了二十多件事，都是切中时弊的。太宗感到奇怪，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我所能想出来的，家中的门客马周教我这样说。这个客人，是个忠厚孝义之人。”唐太宗就召见马周，过一会儿未到，太宗接连派使者四次去敦促。等到马周前来拜见，唐太宗与他谈话，非常高兴，诏他入值门下省。第二年，又任马周为监察御史，马周恭敬地接受了命令而且胜任了这一职务。唐太宗因为常何而得到人材，就赐常何丝帛三百段。马周上疏说：

“为臣我每次读前代史书，看见贤能的人和忠孝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是掩卷长思，渴望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不幸早年就失去父母，报答养育之恩的心情已无处可实现；想今后所能做的，只是对朝廷忠义了。因此我步行了二千里，前来归依陛下。陛下不认为我愚笨，越级提拔我做高官。我暗自想我没有什么可报答陛下的，现在就竭尽我的微薄而忠诚之心，提出建议，供陛下选择。

“我看见大安宫在宫城右边，宫墙、屋檐和门观比起紫极宫来就显得矮小。东宫，皇太子居住的地方，在里面；大安宫，是至尊高祖太上皇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外面。太上皇纵然是心意清静俭朴，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但是有周围少数民族前来朝见，天下前来观听朝政，大安宫就显得不合适了，我希望建造城墙门观，务必高大显著，以与太上皇的名望相称，如果这样，那么大孝也就彰明显著了。”

“我拜读了陛下的诏令，二月要驾临九成宫。我私下认为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该早晚探望。现在所要驾临的宫殿离京城有三百多里，不是早晨出发傍晚就能到达的。万一太上皇有什么感触，想马上见到陛下，又怎么来得及呢？陛下这次只是为了避暑去的，太上皇留到热的地方，而陛下到清凉的地方去，如此来处置热和凉，是我不能心安的地方。但是诏令已经下达，事情就不能中途停止，希望陛下昭示回来的日期，消除众人的疑惑。”

“我看见陛下宗室的人和功臣都到属国去，这样，封国就传给其子孙后代

了，让他们世代守护着分封国政权。我私下认为陛下的用意实在是爱护他们、看重他们，想让他们后代继承、守护下去，代代相传。我认为像诏书中提到的那些人，陛下应该考虑如何安定他们，使他们富贵，又何必让他们世代做官呢？即使是尧、舜那样的父亲，尚且有丹朱、均那样不贤的儿子。假使有不成器的人承袭了封国和职位，百姓就要遭殃，国家就要蒙受灾难。假如想禁绝这种情况，那么像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文的大治还会实现；假如还想继续这种状况，那么像春秋时代晋国栾黶的强横凶恶早已显出暴虐了。所以说与其毒害还活这世上的人，不如对已死的臣子割断恩情，那么原来所说的陛下爱护他们，看重他们，正好是伤害他们啊。我认为应该授予他们土地和人口，确实有才能的，再按能力大小授官职。即使权势不够强大，却也可以因此免受牵累。汉光武帝不任命功臣为官吏，因此保全了他们的后代，这才是深得统治方法的啊。希望陛下慎重地考虑这件事，使那些贵族功臣能够得到隆恩，而且子孙后代能够一直享有富贵利禄。”

“我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义当作根本的。所以说‘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孝义，而尊敬父亲又不能大于祭天’，‘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作战’，孔子也说‘我不亲身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圣人就是这样重视祭祀啊。自从陛下登上帝位，宗庙祭祀的事，未曾亲自参加过。我私下揣摩陛下的心思是，认为自己乘车一出，花费就会很多，所以忍下了孝心，方便百姓。但是这一代的史官，没有写上皇帝到宗庙去，将拿什么来传给子孙后世，昭示帝业呢？我知道大孝实在不是只在祭祀的仪式上，但圣人要教导别人，必定要自己先做到，表示没有忘记根本啊。”

“我听说达到教化的方法，在于求得贤选，审察官员。孔子说：‘只有名位与官爵不可以借给别人。’这说的是谨慎用人的重要啊。我见到王长通、白明达本来是乐工、车夫等杂役，韦盘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只懂得调教马匹。虽然技艺超过同等地位的人，只可以多赏赐他们钱财丝帛，让他们家境富足。现在却超越名位授予他们过高的爵位，让他们参与朝廷的朝会，这些养马、歌舞的贱人，却穿着官服、官饰，我暗自为此感到羞耻。如果朝廷的任命不能更改，适宜的办法是不让他们排列官班，与士大夫同列一伍。”

太宗赞成他的说法，升他做了侍御史。他又上疏说：

“我一个个地观察夏、商、周、汉的天下，帝位相传，多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依靠积累功德、基业，对百姓施加恩惠，才能这样长久。其中也有邪僻的君王，但却能依靠着以前有才德的君主而幸免灾难。从魏、晋到周、隋，长的延续五六十年，短的二三年就灭亡了，实在是因为创业的君主不致力于仁义教化。他们在位只能保住自己，以后没有留传下来什么功德值得追思，所以后来继位的君主，政权稍见衰败，一个人振臂一呼，奋起反抗，统治便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大功平定了天下，但是积累功德的日子还很短，大力提倡禹、汤、文、武的治国主张是应有之事，应广施恩惠，留下余地，为子孙后代创立万世的基业，哪里只是维持自己一代的统治呢。然而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虽然因人施教，但自己非常节俭，而对百姓施加恩惠，所以人民爱戴他像对待父母，崇拜他如崇拜日月，敬畏他同敬畏雷霆，皇位能传长久，而且没有祸乱发生。现在百姓正值丧乱之后，人口比起隋代才是它的十分之一，但是徭役不断，往往是兄去弟回，来往行程五六千里，无论春夏秋冬，从没有间歇的时候。陛下虽然下诏减免徭役，但有关部门却不能免除劳作，只是行了文书，而徭役的繁重仍像从前一样。四五年来，百姓中很多嗟叹抱怨，认为陛下不体恤他们。尧的茅屋土阶、禹的粗衣陋食，我知道不可能在今天再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而停止修建露台，搜集上书的布袋，做成宫殿的帷幕，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很节约，长度不施到地上；汉景帝也认为编织的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会妨害女子的纺织，特地下诏免除了，因此百姓安居乐业。汉孝武帝虽然极度奢侈，但因受惠于文帝、景帝遗留下来的功德，所以天下人心没有动摇。假如在汉高祖的后面就是武帝继位，天下一定不能保住。这些都是近代的事，事迹清晰可见。现在京城以及益州等地，制造供奉的器物，以及诸王、官妃、公主的服饰，都太奢侈华丽了。我听说先王视早朝于拂晓之时，后代都难以避免出现懈怠的人；靠法来治理，弊病更大，更容易混乱。陛下年轻时接触过社会，知道百姓的困苦，前代的兴衰，也是亲眼所见，您治理天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皇太子生长在深宫，没有经历过世事了。您之后他继位会怎样呢，这是陛下您心里应当忧

虑的啊。”

“我私下寻思，自古以来只要百姓起来造反，聚集成盗贼，那个国家就没有不立即灭亡的，君主虽然悔悟了，但没有再能安稳、保全政权的。大凡治理政治推行教化，应当在可以治理的时候治理它。如果要等到事变发生才来后悔，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君王每每见到前代的灭亡，就知道他们的政治教化是从哪方面丧失的，但却不知道自身的过失。所以纣笑桀的灭亡，而幽王、厉王笑纣的灭亡，隋炀帝又笑齐、魏的亡国。现在我们来看隋炀帝，正像昔日隋炀帝看齐、魏一样。”

“回想贞观初年，全国因霜冻而歉收，一匹绢才换一斗米，但天下很安定，这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怜恤、体贴他们，所以人人都很安定而没有怨言。这五六年来，都是丰收年，一匹绢可以换十多斛粟，但百姓却多抱怨，认为陛下不怜恤、体贴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做的大都是不迫切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是凭着积蓄粮食多少决定，而在于百姓是苦还是乐。姑且拿近朝的事来验证这个道理。隋朝贮粮在洛口仓，李密利用了它；贮藏布帛在东都（洛阳），却被王世充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成为我们今朝的资财。假使洛口、东都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聚集起那么多人马。积贮本是立国的常规，应当在百姓有余力时才收聚，难道要在百姓吃力时强行收敛，而用来资助盗匪吗？”

“节俭朴素以安息生人，贞观初年，陛下已亲自这样做了。现在再实行它也不难。这样做一天，天下百姓就知道，高兴得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疲惫不堪，却不停地征用他们，万一中原发生了旱涝灾害，而边境又传来战争的警报，狂妄狡诈之徒也暗中兴起，那就不只是晚吃饭晚睡觉能解决的了。古语说：‘感动人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应和上天要用诚实而不是文辞。’以陛下的贤明，如果真想励精图治，也不用采取上古的做法，只要能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

“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谈起‘可痛哭及长叹息的事’，他说：当韩信在楚地为王、彭越在梁地为王、英布在淮南为王的时候，假使文帝坐了皇位，天下一定不能安定。他又说：由于众王年少，让傅、相来控制他，当众王长大以

后，一定会发生祸乱。后代都认为贾谊说得很对。我私下观察现在的众位大将、功臣，与陛下一起平定天下的人，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威望智慧能震撼陛下的人；并且众王都年幼，即使他们长大了，陛下在的时候，一定不会生出二心，但是万世以后，不能不让人忧虑。汉、晋以来，祸乱天下的，哪一个不是众王之中的人呢。都是因为建立诸位封赏不当，也不事先加以节制，而导致灭亡。君主哪里会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呢，只是沉溺于个人的感情难以摆脱罢了。所以虽然前面有车倾覆了，但后面的车仍然不改车道，重蹈覆辙。现在天下百姓还较少，而众王却已有很多，对于那些过分受宠的，我实在感到忧虑，不仅仅是凭借恩宠而骄横的事啊。过去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文帝即位以后，把他禁闭看守起来，像对待狱中的囚犯一样。为什么呢？先帝对他过分恩宠，所以继位的君王怀疑而且害怕他啊。况且皇帝的儿子都有封地，哪里还怕没有富贵，另外皇帝每年给他们的优厚赏赐，更是没有限度的。俗话说：‘贫穷不学俭朴，富贵不学奢侈’，这说的是顺其自然的道理。现在陛下开创帝业，哪里只是为安置眼前的子弟呢，应当制定长久的法度，使世代都奉此而行。”

“我听说治理天下以人民为根本。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在于刺史、县令。县令很多，不可能做到都是贤才，但要州里有好的刺史还是可以的。假如全国的刺史都很贤能而得民心，陛下拱手端坐在朝廷上，还要再去做什么吗？古时候的郡守、县令都选拔贤明有才德的人，想要运用他们，一定先考察他们管理百姓的能力，或从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中选拔成绩优等的做宰相。现在只重视内官，而轻视县令、刺史的选拔。刺史大多是武夫中有功劳的人，有的是不称职的京城官员放出去补的空缺。能折服别人、果断刚毅，身强力壮的人入朝做中郎将，那些稍差一些的人才被补充到边远州县，用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任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大概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吧。”

他的上疏进奏以后，唐太宗认为很好。提拔他做给事中，转任中书舍人。

马周善于陈述奏章，机敏、辩证、清晰、深入，切中要害，处理问题周密，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太宗常说：“我一时不见马周就想他。”岑文本对他

亲近的人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没有一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苏秦、张仪、终军、贾谊正是这样啊。然而他两肩耸，面有火色，向上升官一定很快，只是恐怕不能活得长久。”没过多久，马周升任治书侍御史，兼谏议大夫职务，代理晋王府长史。晋王为皇太子，又拜任他为中书侍郎，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他又升迁中书令，还兼任庶子。当时设置太子司议郎，唐太宗抬高了此官的官阶。马周感叹道：“只遗憾我资质、品格不够，不能当上这个官职。”唐太宗远征辽东，留马周在定州辅佐太子。等到太宗回来，马周暂任吏部尚书，晋升银青光禄大夫。唐太宗曾经用飞白书赐给马周，上面写着：“鸾凤直冲霄汉，一定要凭借羽翼；辅佐所要寄托依靠的，关键在于尽忠尽力。”

马周患消渴病多年，太宗亲自到翠微宫去，寻找好地方为他建造第宅，经常让御厨为他备饭，御医前去看护。唐太宗又亲自为他调药，太子也前去探视。病更重时，马周就把他原来上的奏章全部烧掉，他说：“管仲、晏子显露君主的过失，博取身后的名声，我不这样做。”贞观二十二年，马周逝世，年仅四十八岁。唐太宗追赠他为幽州都督，陪葬在昭陵。

当初，唐太宗厚待马周，马周也很因此恃才自傲。他做御史时，派人按图样购买住宅，众人认为他从一个书生起家做官，平时没有什么资财，都暗暗取笑他。过了些日子，他派出去的人禀告他发现有的宅第，价值两百万，马周立刻报告了太宗，太宗就下诏让有司出钱，并赐给他奴婢、杂物，人们这才领悟到他的用意。马周每次到郡县去，都要吃鸡，有小吏告发他，太宗说：“我禁止御史吃肉，是担心州县花费太大，吃鸡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打了那小吏一顿还训斥一番。等到马周负责选官，还罢免了那个浚仪县令。

以前，京城里早晚传呼，以提高百姓的警惕，后来改用敲鼓代替传呼，俗称：“咚咚敲”；朝廷的官员旧时服装只有黄紫色，马周入朝后，三品官的官服是紫色，四品、五品官的官服是红色，六品、七品官的官服是绿色，八品、九品官的官服是青色；城门从左边进去，从右边出来；用飞驰的驿马来传送战争警报；收纳居住户的地租；值宿警位大小轮流；截断驿马的尾巴；城门、卫舍和守捉兵，每月把名额分散配给各县，各取一人，来防止他们的过失。这

些都是马周的建议。自从马周死后，唐太宗非常想念他，就假借方士的方术再看一看他的形象。高宗继位后，追赠马周为尚左仆射、高唐县公。武则天垂拱年中，马周又在高宗的祭庙中被附带祭祀。

马周的儿子马载，咸亨年间任司列少常伯，与裴行俭共同执掌选拔官吏事务，人们一说起吏部就并称裴、马。后死于雍州长史任上。

传赞说：马周幸遇唐太宗，回头看看不是很令人惊异的么！他由一个草民陋夫而谈论天下事，就像一直在朝廷为官，很熟悉典章制度的人一样，如果不是君王的辅佐贤才，又怎能到如此程度呢！他自认为与商朝的傅说筑居岩间、周朝的姜尚垂钓渭河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太宗坚定而勇锐地开拓功业，而马周所建言的都切合时势，以贤明才能辅佐圣明君王，所以君王宰相之间的关系，用胶漆相粘而自然亲密牢固，相见恨晚，是情理之中的啊！然而马周的才能比不上傅说、吕望，使得后世没有叙述流传，真是可惜啊！

102

徐有功传

——《新唐书》卷一百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解析】

毛泽东读史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鲜明而浓厚的唯物主义思想观；其二，借古论今，读书以致用，常常能够联系实际，给人以启示和指导。毛泽东在读《徐有功传》时圈点特别多，而且在他手书的《新唐书》的目录上，在《徐有功传》下面画着引起注意的曲线，足见他对徐有功此人的看重和褒扬。

徐有功是武则天称皇帝建周时的执法大臣。他是国子博士徐文远的孙子，曾经做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丞、秋官郎中、左肃政台侍御史等重要官职。他“为政仁，不忍杖罚”，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武则天称帝建立周后，惧怕元老大臣不服和谋反，便信用酷吏周兴、来

俊臣等人，滥杀无辜，重赏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然而徐有功却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

传说中曾多次记载徐有功断案力争的实例。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当此时，徐有功据理与武则天力争，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并且他批评道：“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为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当时大怒，质问徐有功“何为魁首？”有功道答：“魁首，大帅；首者，元谋。”最后他说服了武则天，颜余庆“遂免死”。徐有功与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挠”。毛泽东在读此段时，逐句加了圈点，足见他是如何欣赏徐有功的耿直敢谏之品性作为。

润州刺史窦孝谏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便竭力为他申辩。但他却因此受到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诬其“党恶逆，当弃市”，令史哭着将此事告诉了徐有功，他说道：“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从从容容地走出去了。武则天质问徐有功，为什么他最近断案多次产生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免去了庞氏死刑，也把徐有功免职为民。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不计较个人得失。皇甫文备曾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人弹劾关进了监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出狱。有人奇怪地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经诬陷你，为什么还不遗余力地去营救他。徐有功回答道：“尔所言者私念，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如此胸怀，彪炳千古。

徐有功耿直公正的品格，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

徐有功在一次被弹劾罢官又被起用时，给武则天写过一奏折，谈到生活在山林里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悲惨命运。在这里，徐有功以虎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既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在封建社会里秉公执法的执行人员难

以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写照。

毛泽东读《徐有功传》，十分动情，在此文中用了诸多大小圈和三角以示它的重要性。在上面那一个故事后，毛泽东作出了有关《徐有功传》的批注。

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徐有功的那个“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若为公正执法而死，以身殉志，那是很伟大的。

毛泽东深为徐有功动情，由徐有功谈到生死之事，联想到许多人。岳飞，南宋时抗击金朝入侵的民族英雄，为抗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却为主和派的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而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一曲“正气歌”唱彻千古；曾静，清代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学者，因策动反清惨遭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为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倡导第三条道路，不满意蒋介石反革命反人民的统治，遭杀害；杨虎城，原是西北军领导人，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和发动者之一，在历史关头扭转了时局，挽救了民族危亡，表现出了大智大勇的精神。在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育家，抗战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的内战政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和李公朴先生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

毛泽东所谈到的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杰出政治家、民族英雄、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诗人、教授、爱国将领，还有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真理、理想和信仰而壮烈牺牲，血洒疆场，永垂青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坚持真理，寻求理想的人们。毛泽东赞扬的就是这批人的“以身殉志”的伟大气节和崇高精神。

在许多场合，毛泽东经常倡“以身殉志”的古训教育干部队伍。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也有另一些人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毫无气节，没有如文天祥、项羽、岳飞等人身上的那种宁死不屈的骨气。

读古仁人之书，所受到的这种千古不灭的民族精神的熏染，正是它激励着无数的志士为国为民请缨，也成为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

【原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讳，以字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举明经，累补蒲州司法参军，袭封东莞县男。为政仁，不忍杖罚，民服其恩，更相约曰：“犯徐参军杖者，心斥之。”讫代不辱一人。累迁司刑丞。时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谋己。于是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逮，掩搦护送，楚掠凝惨。又汙引天下豪桀，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后辄劝以官赏，于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独有功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

时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贵息钱于贵乡，遣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奴自市弓矢还。会冲坐逆诛，魏州人告余庆豫冲谋，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状闻。有司议：“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侍御史魏元忠谓：“余庆为冲督偿、通书，合谋明甚，非曰支党，请殊死，籍其家。”诏可。有功曰：“永昌赦令：‘与虺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原之。’《书》曰：‘歼厥渠魁’，律以‘造意为首’，寻赦已伏语，则魁首无遗。余庆赦后被言，是谓支党。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后怒曰：“何谓魁首？”答曰：“魁者，大帅；首者，元谋。”后曰：“余庆安得不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贞是已。既已伏诛，余庆今方论罪，非支党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当此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巍然不挠。

有韩纪孝者，受徐敬业伪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顾仲琰籍其家，诏已报可。有功追议曰：“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诏从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获宥者数十百姓。

累转秋官郎中。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当死，后谓宰相曰：“古人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丐知古等，赐以再生，可乎？”俊臣、张知默固请如法，后不许。俊臣独引行本更验前罪。有功奏曰：“俊臣违陛下再生之赐，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

“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后不许，犹坐免官。

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时有诏：“公坐流、私坐徒以上会赦免，逾百日不首者，复论。”有功奏曰：“陛下宽殊死罪，已发者原之，是通改过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无告言，所犯终不自发；如告言赦前事，则与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还以法论，即恩虽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贷，臣窃为陛下不取。”后更诏五品以上议可。

又上疏曰：“天下员有定，比选者日多，选曹诿嘱公行，翳谤满路。唐季人多逆节，鞠讯结断，刑惨狱严，革命岁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构理，而刻薄吏驱扇成奸。虽朝堂进表，列匭内牒，叫阍弗听，叩鼓弗闻，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诚今天官铨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断舞法深诋、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拥塞不白者皆许臣按验劾发，夺禄贬劳，不越月逾时，可致刑措。”后纳之。

窦孝谏妻庞为其奴怖以妖祟，教为夜解，因告以厌诅。给事中薛季昶鞠之，庞当死。子希璵讼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党恶逆，当弃市。有功方视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诘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耶？”对曰：“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庞得减死，有功免为民。

起拜左司郎中，转司刑少卿。与皇甫文备同按狱，诬有功纵逆党。久之，文备坐事下狱，有功出之。或曰：“彼尝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对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众，酷吏为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仆少卿。卒，年六十八，赠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赠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赐物百段，授一子官。开元初，窦希璵等请以己官让有功子恂，以报旧德，由是自大理

司直迁恭陵令。会昌中，追谥忠正。

初，鹿城主簿潘好礼慕有功为人，论之曰：“昔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今有功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当汉文帝时，中外无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际，周兴、来俊臣等掩义隐贼，崇饰恶言，以诬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滨殆者数矣，此其贤于释之明甚。”或称有功仁恕过汉于、张。起居舍人卢若虚曰：“徐公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

五世孙商。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惟一手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议者谓过汉于、张，渠不信夫！

【译文】

徐有功名叫弘敏，因为避孝敬皇帝李弘的名讳，用字代替名，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被举荐明经，逐渐补上了蒲州司法参军的官缺，世袭为东莞县男。他治理政务有仁爱之心，不忍心用杖责来处罚人，民众敬佩他的恩德，都相互约定说：“如果有谁犯得上要徐有功杖责的，那一定痛斥这个人。”徐有功整整一生也没有污辱过一个人，累官升迁至司刑丞。当时武则天不合正统地僭越皇位，担心唐朝的大臣谋害自己，于是，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人揣摩明白了武则天的指示，设置了总监牧院等许多监狱，逮捕将相，使他们互相牵连逮捕，往来都要保卫护送，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又诬蔑指控天下的英雄豪杰之士，命令使者驰马按察查办，一切以谋反论罪。官吏们都争相在内部罗织罪名极尽诬告诋毁为能事，武后却动辄以官位赏赐来奖励他们，于是以急速的变乱为借口来告密的事没有哪一天不发生。朝廷和地方都感到震惊和恐慌，没有人敢持正发言，唯独徐有功多次触犯武则天与其争论是非曲直，武后用严厉的语言来压制他，有功争辩得更坚定。

当时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在贵乡放债，派遣家奴去监督放债，对尉官颜余庆告知这件事，家奴自己从市场上买了弓箭回去。当李冲犯叛逆罪被杀，魏州人指控颜余庆参与了李冲的谋划，武后命令来俊臣审问治罪，以谋反定

罪。有关部门建议道：“颜余庆经历了永昌赦令，按照法律应当流放。”侍御史魏元忠说：“余庆替李冲监督偿款，通风报信，合谋的迹象很明显，应该说他是支派党羽，请求处死他，抄没他的家。”武后下诏同意。徐有功说：“永昌赦令上说：‘和虺贞同犯罪恶的，罪魁祸首已经伏诛的，党羽还没有发难的可以原谅他。’《尚书》上说：‘歼灭那敌方的首领’，律令用作‘重点惩办为首’的，又有赦免已经降服的人的话，那么罪魁祸首就遗漏、逃脱不掉。余庆被赦免后又遭受别人指斥议论，这就是支派党羽。现在把党羽作为罪魁祸首，是把活人送入死路。赦免以后又惩处他，不如当初不赦免他；让他活命却又要杀他，不如当初不让他活着。我个人认为朝廷这样处置不太妥当啊。”武后恼怒地问：“什么叫罪魁祸首？”徐有功回答说：“魁，就是大首领；首，就是大的决策者。”武后说：“难道颜余庆算不上魁首吗？”徐有功回答说：“如果说是罪魁祸首的话，虺贞那样的人才是的。既然罪魁祸首已经被杀，颜余庆现在才论罪，不是支派党羽又是什么呢？”武后的心情才稍微有些宽解，就说：“你再想一想。”于是就免去了颜余庆的死罪。在这个时候，左右的文武大臣和在朝廷台阶前执杖护卫的好几百人，都缩着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出，可是徐有功却气色安宁语言周详，巍然挺立而不屈服。

有一个叫韩纪孝的人，接受了反叛者徐敬业的官职，在徐敬业造反前已经死去了。推事派遣顾仲琰去抄他的家，诏书已经下达认为可行。徐有功追谏说：“按照刑律，谋反的人应该斩首。他自己已经死了就没有什么斩首之法对他了，没有了斩首之法就不能按照斩首之法来实行与此相联系的法令。有牵连的人死了，那么因此而产生的罪行也就可以免去了。”诏令采纳了徐有功的意见，凡这类情况都被赦免，因此而获得宽恕的有几十、上百个家族。

徐有功渐渐迁升为官郎中。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个人被诬陷应当处死，武后对宰相说：“古代的人用杀戮来制止杀戮，我现在用恩德来制止杀戮，向你们群臣求知古等人的性命，赐给他们再生的机会，行吗？”来俊臣、张知默坚决请求按照法律来处置，武后不答应。来俊臣又特别提出裴行本罪恶严重，请求处死他。徐有功启奏说：“来俊臣违背陛下您再生的恩惠，不能够用这件事来证明您的信用。”于是这些人全部免于处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被人诬陷，徐有功为他们力争也没有什么结果。刑部侍郎周兴弹劾徐有功说：“按照汉代的法律，依附下属蒙蔽主上的要斩首，当面欺骗君主的也要斩首。在古代，陈述言词触犯刑律的要杀头，徐有功有意想为反囚开脱罪责，他的罪行应当杀头，请求照此治他的罪。”武后不答应，但徐有功还是因此被免去了官职。

不久徐有功又被起用为左肃政台侍御史，他推辞说：“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可是命运却系在厨师手里，这是势的缘故，本来就应该这样。陛下您以执法的官来任用我，我坚持正直行法，一定会因此而死的。”武后坚决要把官职授给他。天下的人听说徐有功又出来做官了，都很惊愕，纷纷来互相道贺。当时有诏令：“公人（官吏）犯法被流放、百姓犯法服苦役的罪犯遇上赦免，超过一百天不去自首的，要重新论罪。”徐有功上奏说：“陛下您宽恕犯了死罪的罪犯，已经案发的原谅他，这是疏通犯罪者改过之心和自新之路的措施。按照过去的刑律，告发之后赦免他以前的罪行，按照他现在的罪行判决。如果没有人告发，他所犯的罪最终也不会自行案发；如果告诉他们赦免以前的罪行，那么就会与刑律有偏离。现在赦免他以前的罪行，不自己坦白的，还要依照法律论罪，就是虽然恩德遍布天下，可是一点罪恶却不能宽恕，我个人认为陛下您的做法不可取。”武后于是又改变诏令让五品以上官员议定。

徐有功又上疏说：“天下官员的数目是有一定限度的，近来选举的人每天都在增加，选拔官员部门的推托公然畅行无阻，导致百姓怨言谤语充满道路。唐朝的人大多违背节义，审讯结案断狱，刑法残酷狱规严厉，现在尽管改朝换代已经多年了，然而它的残余影响还未消除。在案件的表面产生隐情，法理之外寻找理由，刻薄的官吏趁机狼狈为奸，虽然向朝廷进表、列置箱子收纳举报，却叫门之声不听，击鼓声也充耳不闻，本是要使人申诉冤屈，结果正是增添了枉法之事。因此，一定要让对吏部长官的选拔行为有所不平的，对法司推断在刑法上有舞弊行为而深受痛骂的，三司审理举报箱中的真相未明的积案等，都请让我审查落实后再作处理，应当处罚的就要剥夺他们的俸禄，贬削他们过去的功劳。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让刑具放置不用，刑狱停息下来。”武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窦孝谏的妻子庞氏因为家奴闹鬼害怕而教授夜里小便解决的办法，于是有人告发她恶毒诅咒，给事中薛季昶审理这件事，庞氏将会被处死。她的儿子窦希玠上诉喊冤，徐有功明白了其中的冤枉。薛季昶就弹劾徐有功偏袒恶逆的人，应当斩首弃市。徐有功当时正在处理政事，令史悲泣地把消息告诉了他。徐有功说：“难道只有我独自一个人死去，而别人永远不死吗？”安然信步走去。武后召见他，责问他：“你最近办案，重罪轻判的失误怎么那么多？”徐有功回答说：“重罪轻判，是臣个人的过错；爱惜生灵，是陛下的大德。”武后默然无语。庞氏因此得以减去死罪，徐有功也被免官成了百姓。”

他被起用任命为左司郎中，又转任司刑少卿。和皇甫文备一起审理案件，皇甫文备诬陷徐有功放纵叛党。过了很长时间以后，皇甫文备因犯事被下到监狱里，徐有功设法使他出狱了。有人问徐有功：“他曾经陷您于死地，现在您却救活了他，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说：“你们所说的是私忿，我所遵守的是公法，不能用泄私忿来妨害公法。”

徐有功曾对自己亲近的人说：“大理寺，是关系到人命的地方，不可以阿附圣旨诡辩言辞，来求得暂时的开脱。”所以徐有功审理案件，一直坚持平等正直，坚持依靠事实凭据来判断冤屈隐情，自己一共三次遭受杀头的死刑，将死时，泰然自若毫不忧惧，被赦免以后，也不惊喜，武后因此而推重他。他所保全救活的人很多，酷吏的所作所为也稍微有所收敛，然而这些人仇恨徐有功就像仇恨敌人一样。后来他又改任司仆少卿。死时，终年六十八岁，追封他为司刑卿。中宗即位以后，加赠他越州都督官衔，派遣使者到他的府第去吊唁祭奠，赐给他家物品很多，还授予他的一个儿子以官位。开元初年，窦希玠等人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徐有功的儿子徐愉，来报答徐以前的恩德，因此徐愉由大理司一直升至恭陵县令。会昌年间，追封谥号忠正。

当初，鹿城主簿潘好礼仰慕徐有功的为人，评论他说：“以前称道汉代的张释之做廷尉，天下没有冤屈的人，现在徐有功断案，天下也没有冤屈的。然而张释之正当汉文帝的时候，国内外都安定无事，他只须依法办事就够了。徐有功却身处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周兴、来俊臣等人混淆正义和邪恶，掩饰恶劣的言论，来诬陷有盛德的人，徐有功不怕死而倡明大道，身体几次濒临危

险的境地，这清楚地说明他比张释之更有贤能。”有人称赞徐有功的仁爱 and 忠恕超过了汉朝的于定国、张释之。起居舍人卢若虚说：“徐先生面对武后的淫威，却能够保全仁恕，即使将他置于一千年的历史中也难以找出可以和他相比的人。”

传称赞说：“徐有功不因唐、周的变故而动摇自己的心志，一直忠于道法，自身陷于死地来解救别人的死罪，所以能够处于猜忌的武后和酷吏之间，用仁恕来把持自身，在内部挫败了暴虐的嚣张气焰，不使天下人受酷吏刑法的残害，可以说是仁人了！评论他的人认为他超过了汉代的于定国、张释之，难道不是很可信的吗！

103

姚崇传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
古今少见。

韩愈《佛骨表》祖此。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
240页）

【解析】

姚崇，字元之，在唐朝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多次出任宰相，是唐玄宗“开元之治”时的重要人物。

武后时，契丹不断侵扰唐朝的河北地区（今山西河北北部），兵书战报不断送达朝廷，当时担任夏官郎中的姚崇分析战况、提出可行方案，深受武后

的赞赏，被提拔为侍郎。针对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诏狱，罗织罪名，陷人谋反，用严酷的刑罚造成无数冤案的情况，姚崇请求武后信任大臣，减轻刑罚，以求安定，他的建议被武后采纳。

玄宗即位，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政纲，荐举贤才，鼓励耕织，使唐朝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毛泽东对姚崇十分赞赏，他认真地阅读《姚崇传》，在上面作了许多圈点批画。在《新唐书》这篇传记开篇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了“姚崇”两个大字，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姚崇”两字之前，批注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几个字。

作为大政治家，姚崇主要是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策略。例如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准备任用姚崇为相。针对时弊，姚崇提出了十条意见：（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如今应该施以仁政；（2）朝廷出兵青海，已将其平定，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不应该再贪图边功，劳民伤财；（3）不能过分宠爱亲信，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应该严加制裁；（4）不能让宦官参政；（5）租赋之外不应该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6）不能让自己的亲朋出任公职；（7）先朝轻辱大臣，不合君臣的礼节，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8）应该允许大臣直言进谏，不能对敢于“批逆鳞，犯忌讳”的谏臣进行打击压制；（9）武后时营造福先寺，睿宗时营造金仙观、玉真观、耗资百万，劳民伤财，应该停止营造寺观；（10）汉代外戚专权，使国家倾覆，应该以历史为鉴戒，禁止外戚专权。唐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封他为梁国公。姚崇的这十条建议，言简意赅，针对性强，如他针对武后滥用酷刑，提出“政先仁恕”，针对武后、韦后重用宦官内宠，提出“宦竖不与政”，针对武后重用武三思、武承嗣，以致造成后来的动乱，提出要以“汉以绿、莽、阎、梁乱天下”为戒。唐玄宗重用姚崇，委以大权，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大治”，因此才有开元盛世。毛泽东对姚崇的这十条建议非常赞赏，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

姚崇本着以人事为重、以百姓为重、以国家兴盛为重的原则，不信鬼神，

不沉迷于佛道，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例如开元四年，山东一带发生蝗灾，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甚至很多官吏也参与迷信活动，听任蝗虫肆虐。姚崇命令捕杀蝗虫后用火焚烧，彻底消灭，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拒绝执行。唐玄宗对灭蝗是否会触怒鬼神也心存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他举魏、后秦为例，指出，所谓修德免灾并非坐视不动，而应该主动救灾，只要大家一齐动手，没有灭除不了的，而如任由蝗虫为害，庄稼被毁，百姓无食，就会流离失所，造成国家混乱。他对认为天灾不可以人力制服，并担心多杀蝗虫违反天和、上天会降灾的黄门监卢怀慎说：“从前楚王吞吃水蛭而疾病痊愈，孙叔敖斩蛇而上天降福。如今蝗虫可以灭除，如果任其猖獗，禾谷将被吃尽，百姓怎么生活？扑杀蝗虫，解救百姓，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会推诿！”结果蝗虫被扑灭，百姓免除了流离之苦，上天也没有降什么灾祸。有一次，唐玄宗准备东巡察太庙，正在这个时候，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宋璟、苏頌等大臣都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戒，劝玄宗停止东巡，而姚崇力排众议，对此种现象作了合理的解释，他指出，这座太庙是苻坚所建的宫殿，隋朝占取后改作庙，唐朝仍用作太庙，过了这么长时间，木头朽坏，房屋塌毁，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是什么上天示警，只不过是太庙坍塌和皇上东巡碰巧赶到一块罢了，况且皇上东巡是为了抚恤百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不应该半途而废。唐玄宗十分赞同他的意见。

当时佛教盛行，姚崇当然不能不受影响。但姚崇没有沉溺于其中，他对佛教有着自己的认识，将佛教和治国安民联系到了一起，坚决反对佞佛，他曾上奏疏给唐中宗说：“佛不在外面，而在内心，关键在于体悟。富国安民就是佛理。怎能让奸邪小人淆乱真教呢？”姚崇在遗嘱中嘱咐他的儿子在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人没有知觉，和粪土没有什么差别，厚葬有什么用处呢？”他列举了翻译佛经的姚光、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庙度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为例，指出他们虽信佛却不得善终，或国破家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三王之时，或国祚绵长，或长寿不老，他得出结论说：“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

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认为姚崇的这一段话是对佞佛之风的批判，指出唐宪宗时韩愈的战斗檄文《谏佛骨表》受姚崇的影响是明显的，他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

姚崇不耽于迷信，不溺于佛道，对一些异常现象能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相信人可以战胜天灾，在那个时代，无疑是进步的。毛泽东就认为姚崇不仅是个大政治家，还是一个“唯物论者”。

姚崇辞去相位后，推荐宋璟担任宰相。宋璟性格刚正，敢于直言进谏，唐玄宗对他十分尊敬，甚至有点忌惮，即使宋璟提出的建议不合他的意思，他也常常采纳。姚崇善于应变，引导玄宗采纳正道，宋璟则坚守正道刚直敢言，使玄宗不得不采纳正道，这两人的性格不同，为政风格不同，劝谏皇上的方法不同，但是目的却是相同的。正因为有这两个贤相，也正因为唐玄宗能容这两个贤相，方有开元大治。北宋的欧阳修评论说：“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则指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欧阳修所说的“道”指的是采取的方法，毛泽东所说的“道”指的是目的、根本原则，所以毛泽东的批注并不是对欧阳修的反驳，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的阐释。

【原文】

姚崇字元之，陕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贞观中，为嵩州都督，赠幽州大都督，谥文献。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契丹扰河北，兵檄丛进，崇奏决若流，武后贤之，即拜侍郎。后尝语左右：“往周兴、来俊臣等数治诏狱，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临问，皆得其手牒不冤，朕无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诛，遂无反者，然则向论死得无冤邪？”崇曰：“自垂拱后，被告者类自诬。当是时，以告言为功，故天下号曰‘罗织’，甚于汉之钩党。虽陛下使近臣覆讯，彼尚不自保，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问不承，则重罹其惨，如张

虔朗、李安静等皆是也。今赖天之灵，发寤陛下，凶竖歼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后若反有端，臣请坐知而不告。”后悦曰：“前宰相务顺可，陷我为淫刑主，闻公之言，乃得朕心。”赐银千两。

圣历三年，进同凤阁惊台平章事。迁凤阁侍郎，俄兼相王府长史，以母老纳政归侍，乃诏以相王府长史侍疾，月馀，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惊台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诏改春官。张易之私有请于崇，崇不纳，易之譖于后，降司仆卿，犹同凤阁惊台三品。出为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计议。以功封梁县侯，实封二百户。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此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俄为亳州刺史。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历宋、常、越、许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

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闲廐、禁兵。崇与宋璟建请主就东都，出诸王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谓主，主怒。太子惧，上疏以崇等惑间王室，请加罪，贬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徙同州刺史。

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无自弃，故折节读书，遂待罪将相。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任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

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固辞实封，乃停旧食，赐新封百户。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疆丁因避赋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

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谏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蠹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贼。’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蹙，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袄，今袄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喧哗，帝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

之。黄门监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断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穀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蝗害訖息。

于是，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它宰相畏帝威决，皆谦惮，唯独崇佐裁决，故得专任。崇第除僻，因近舍客庐。会怀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命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则曰：“是必崇尽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乾曜谢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诏徙寓四方馆，日遣问食饮起居，高医、尚食踵道。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帝使语崇曰：“恨不处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赵诲受夷人赇，当死。崇素观倚，署奏营减，帝不悦。时曲赦京师，惟诲不原。崇惶惧，上还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

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自坏，帝问宰相，宋璟、苏挺颺同对曰：“三年之丧未终，不可以行幸。坏压之变，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对曰：“臣闻隋取符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坏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轮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盍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赐绢二百匹，诏所司如崇言，天子遂东。因诏五日一参，入阁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十七年，追赠太子太保。

崇析资产，令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

比见达宦之裔多贫困，至诛尺是竞，无论曲直，均受嗤诋。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顿废。陆贄、石苞，古达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绝后争。

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奐咸以薄葬，知真识去身，贵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敛以常服，四时衣各一称。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带，足便于体。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凡曹慎不得为此！

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时承权威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不可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

然资权谄。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轻之，出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知古憾焉。时崇二子在洛，通宾客馈遗，凭旧请託。知古归，悉以闻。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为隐，微以言动之。及闻，乃大喜，问：“安从得之？”对曰：“知古，臣所荐也，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罢为工部尚书。

崇始名元崇，以与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时以字行；至开元世，避帝号，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弁，皆至卿、刺史。

【译文】

姚崇，字元之，河南陕州硖石人。他的父亲姚懿，字善懿，贞观年间，曾做过嵩州都督，死后追赠幽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

姚崇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崇尚气节，长大后才喜欢学习。他做孝敬挽郎的时候，下笔成章，被授与濮州司仓参军之职。五次升迁后做到夏官郎中，当时契丹侵扰河北，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姚崇上奏处决，迅速得像流水一样，武则天很赏识他，就任他为侍郎。武则天曾经告诉左右亲近：“往时周兴、来俊臣等人大兴诏狱，朝臣们互相牵扯着被逮捕，所加给他们的罪名他们也都承认。我猜想他们一定有冤情，又派遣近臣去细问，把他们的认罪书都得到了，都不承认有冤情。于是我消除了怀疑，就批准了对他们的判决。自从来俊臣等人被诛杀后，想造反的也没有了，这么说来，过去被判处死刑的人能没有冤情吗？”姚崇说：“自从陛下垂拱元年临政以后，被告发的人往往自我诬蔑。那时候，以告发别人为功劳，所以天下人称之为“罗织”，比汉朝的钩党之祸还厉害。即使陛下让近臣再次审讯，那些近臣自己还不能保全，他们敢改变原审判决以违背酷吏们的意愿吗！况且被审问的人如果不认罪，那么遭受的祸害就更惨了，像张虔勖、李安静等人的下场就都是如此。现在仰赖天的神灵，使陛下醒悟了，杀掉了那些酷吏，朝廷因此大安。臣愿意用一门老小百口人的性命来保证朝廷内外的官员没有再反叛的了。陛下把那些告发别人的奏牒先搁置起来，不去调察推求，以后他们如果有反叛的迹象，就判臣以知而不告的罪名。”武则天高兴地说：“前任宰相一切都顺从我的心愿，使我成为一个用刑过度的君主，听了您的一番话后，才算符合了我的心意。”于是赐给姚崇一千两白银。

武后圣历三年（700年），姚崇进升为同凤阁惊台平章事。又迁升凤阁侍郎，不久又兼有相王府长史之职。因为母亲年事已高，交纳好政务后，要回家侍养母亲。于是诏令他以相王府长史的身份回去侍奉母亲的疾病。一个多月后，又兼有夏官尚书、同凤阁惊台三品之职。姚崇上言说：“臣侍奉相王，但夏官之职本是掌管军政的，臣不是可惜一死，恐怕对相王没有益处。”于是诏令改任他为春官。张易之为了个人私事有求于姚崇，姚崇没有答应，张易之于是在武则天那里中伤姚崇，因而被降职为司仆卿，犹同凤阁惊台三品。姚崇出外任职为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等人密谋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的时候，正赶上姚崇从屯所还朝，于

是参与了此事的计划。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武则天迁往上阳宫居住，中宗李显率领百官侍奉她的起居，王公大臣们都更相称贺，只有姚崇一个人在流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灾祸就要降临到您的身上来了。”姚崇说：“这件事（指迎立中宗复位）与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等逆贼，都不足以言功。然而侍奉天后（武则天）的时间久了，违背旧主而为她哭泣，也算是尽人臣之终节，即使因此获罪也在所心甘啊。”不久姚崇被任命为亳州刺史。后来五个王都被杀害了，而姚崇则独独幸免。他曾历官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四州。睿宗李旦即位后，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升为中书令。

唐玄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太平公主干预国政，让宋王成器等人分别掌管闲厩、禁兵等事务。姚崇与宋璟进言请求睿宗把太平公主迁往东都洛阳，让诸王出去做刺史，以使人心归一。睿宗把此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害怕了，上疏说姚崇等人离间王室成员间的关系，请给他们治罪，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又移往徐州、潞州二州做刺史，又被迁为扬州长史。姚崇为政清简严正，人们给他树立了纪德碑。又被徙职为同州刺史。

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新丰行猎。依旧例，天子行幸的时候，三百里范围以内的牧守（指京师地区最高长官以亲王充任者）必须到天子驻地侍奉。当时玄宗也密密地把姚崇召来，姚崇到达时，玄宗正在渭水之滨行猎，就立即召见了，玄宗说：“您懂得打猎吗？”姚崇回答说：“打猎是臣年轻时就习熟的。臣年纪在二十岁的时候，居住在广成泽，以打猎为乐事。张憬藏认为臣当位居王佐，劝臣不要以此自弃了，所以臣才改变原来的习气开始好好读书，于是今天才能够位居将相。虽然打猎是臣年轻时候习熟的事，但老了还是有这份能力的。”玄宗很高兴，与姚崇一起驰逐行猎，其快慢很称玄宗的心意，玄宗更高兴了。打完猎，玄宗就以天下大事咨询姚崇，姚崇绵绵而谈，不知疲倦。玄宗说：“您应该做朕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是一个有大度的君主，敏于治事，就想把预先想好的事情提出来以坚定玄宗的心意，于是假装不谢玄宗，玄宗感到很奇怪。姚崇于是跪下说：“臣愿意把十件事情告知

陛下，如果陛下估量着不能实行，臣就请辞去职务。”玄宗说：“你试着给朕说说看。”姚崇于是说：“自从武后垂拱年临政以来，用严峻的法令约束下民；臣希望陛下行政以仁恕之道为先，可以吗？朝廷出兵青海，已将其平定，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祸患；臣希望陛下不要再图谋边功，可以吗？近来佞臣触犯了法律，都因为得到陛下的宠爱而免于处罚；臣希望陛下执法从自己亲近的人开始，可以吗？武后临朝的时候，凭宦官所言来断定是非；臣希望陛下不要让宦官参与政治，可以吗？亲戚里党给陛下贡献东西以取媚，公卿节度使也渐渐地这么做了；臣希望陛下除租赋之外禁绝一切额外贡献，可以吗？外戚贵族更相用事，官员班序十分杂乱；臣希望陛下的戚属不要位居台省，可以吗？先朝轻辱大臣，有失君臣间的礼节；臣希望陛下以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因尽忠陛下获罪，从此谏臣们都心折气丧，不敢直言了；臣希望群臣都能够不怕触犯忌讳，犯颜直谏，可以吗？武后建造了福先寺，上皇（指玄宗父睿宗）建造了金仁、玉真二观，费去了百万资财；臣请求陛下禁止建造道观佛寺，可以吗？汉朝因为谢禄、王莽、阎显、梁冀而导致天下大乱，对国家造成的祸害就更大了；臣希望陛下以此作为万世的鉴戒，可以吗？”玄宗说：“我能够实行。”姚崇这才磕头称谢。第二天，玄宗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他为梁国公。又迁为紫微令。姚崇坚决地推辞给他的实封，于是就停止了给他的旧封，赐给他新封一百户。

中宗在位时，近戚们上奏请求大量地批准剃度和尚和尼姑，温户、壮丁因此逃避了赋税的征收和劳役的征发。至此，姚崇上言说：“佛并不体现在表面，而是需要用心去悟。所做的事能够使百姓得到利益，使人民安定，这就是佛理。怎么能让奸邪小人来淆乱真教呢？”玄宗认为他讲得很对，于是诏令天下裁汰伪滥的僧人，僧人被遣发还俗成为农民的有一万二千人。

姚崇曾经在玄宗面前请玄宗安排郎吏的序次，玄宗总是左顾右盼，不替他所请求的这件事做主张。姚崇感到很害怕，再三地对玄宗说这件事，可玄宗最终也没有回答他，姚崇只好出去了。内侍高力士对玄宗说：“陛下刚刚即位，应该与大臣一起裁断事情的可否。现在姚崇屡屡跟陛下言说，可是陛下却不回应他，这不是虚心地接纳善言的表现。”玄宗说：“我把政事交托给姚

崇，有了大事我应当与他一起裁决，至于任用郎吏这种小事，姚崇难道自己不能够处理而非得再来麻烦我吗？”姚崇听说后才心安。从此进用贤能的人、斥退无能的人，天下大治。

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一带发生了很大的蝗灾，老百姓坐视禾苗被吃而不敢捕杀，只在那里祭拜天地祈福灭灾。姚崇上奏说：“《诗经》里说：‘把那些吃禾苗的害虫捉来，丢在大火里烧死。’汉光武帝（刘秀）的诏令说：‘要勉力地去顺应时节，鼓励、督促农业生产。除掉那些螟虫以及吃禾苗的害虫。’这是要消除蝗灾的意思。而且蝗虫是怕人的，很容易驱赶，又加上田地都是有主的，让他们自己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不害怕劳累。请下令让他们在夜里点上火，在地旁掘好土坑，一边烧一边埋，蝗虫就可以除尽了。古时候有除蝗却除不尽的，只是因为人们不尽力罢了。”于是派出御使担任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说：“消除天灾应当依靠德行，过去刘聪灭蝗不成功而有害却更加厉害了。”于是抗拒御史不听从朝廷的命令。姚崇写信责备他说：“刘聪不是一个正经君主，德行不能胜过妖邪，现在是妖邪不能胜过德行。古时发生蝗灾的时候，蝗虫避开贤良的官员所辖地区，就说是修养德行可以免灾，刘聪不是因为无德才致灭蝗失败的吗？现在坐视蝗虫吞食禾苗，忍心不去救灾，因此导致没有收成，你做刺史的有什么感想呢？”倪若水害怕了，于是下令大捕蝗虫，获取了十四万石蝗虫。当时关于灭蝗的议论纷纭，玄宗也心存疑虑，于是又把姚崇召来询问，姚崇回答说：“庸陋的儒者拘泥于旧例不懂得通权达变。事情本来就有违背常例却合乎大道的，也有违反大道而适合权变的。过去魏代山东闹了蝗灾，因为蝗虫太小而不忍心消除它们，后来导致吃人现象的发生；后来奏报出现了大蝗虫，结果草木全都被吃尽了，牛马甚至互相吞吃对方的毛。现在飞蝗所在皆是，再加上继续繁殖，比过去厉害多了。况且河南、河北等地的百姓家里没有储存下多余的粮食，一旦蝗灾导致没有收成就会流离失所，安危不保。况且灭蝗纵使不能灭尽，也不是比姑息遗患强过许多吗？”玄宗认为他说得对。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凡是发生了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去制止呢！而且杀死太多的蝗虫，一定会破坏天地间的和合之气。希望您再考虑一下。”姚崇说：“从前楚王吞吃了水蛭，他

的疾病却因此治愈了，孙叔敖斩蛇而上天却降福给他。现在蝗灾幸亏还可以消除，如果姑息它们，禾苗就要被吃尽了，百姓们的生活怎么办呢？扑杀蝗虫，解救百姓，如果上天降下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会推诿给诸公！”蝗灾终于还是被消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每天日理万机，朝夕询逮，其他的宰相畏惧玄宗威严的裁决，都谦退害怕，只有姚崇一个人辅佐玄宗裁决，所以得到了玄宗的专任。姚崇的府第又远又偏僻，于是就居住在近处租来的房屋里。正赶上卢怀慎死了，姚崇犯了疟疾，只好把政务暂时交出。凡是遇上重大的政事，玄宗一定命令源乾曜去姚崇那里谘询。源乾曜的奏报如果说得好，玄宗就说：“这一定是姚崇使它完善的。”如果有不合玄宗心意的地方，玄宗就说：“为什么不去问姚崇呢？”等到源乾曜谢罪说他还没去谘询姚崇后，玄宗才罢休。玄宗想让姚崇和自己离得近一些，就命令把姚崇徙到四方馆寓居，每天派人问候他的饮食起居情况，并且给他请的名医、负责给他筹办好的吃食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姚崇因为所居馆舍太大太华丽，不敢在里面居住。玄宗派人告诉姚崇说：“皇上恨不得和你一起住在宫中，这个地方你怎么还不愿住呢？”一段时间以后，紫微史赵海受接受了夷人的贿赂，应当判处死刑。姚崇向来随和，上奏说应当酌量减刑，玄宗很不高兴。当时京师到处赦免囚犯，只有赵海受没有被宽恕。姚崇很惶恐，向玄宗交还了宰相的政务，引荐了宋璟来代替自己，于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居为政事。

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巡幸的时候，太庙的房屋忽然自己就坍塌了，玄宗以此询问宰相，宋璟和苏颋一起回答说：“三年之丧还没有终了，是不可以巡幸的。太庙房屋坍塌的异变，是上天显示的警戒，陛下应该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答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又把此事来问姚崇，姚崇回答说：“臣听说这座太庙是隋朝时取用后秦王苻坚的旧殿而建成的，而且唐朝又因袭了它。况且山都有因年久腐蚀而崩倒的，更何况是木头年月久了而且应当被虫蛀蚀了呢。只是太庙房屋的坍塌与巡行正赶到一起了，不是因为要巡行所以导致房屋的坍塌。况且陛下因为关中地区没有收成，让别的地区轮着接济，所以陛下才要巡幸东都，慰劳那些接济关中的地区，这是为了百姓好而不是为了自

己好啊。现在百司已戒，一切供应都已准备就绪，请陛下按原安日期准时巡行。旧太庙难以修复好了，何不把神主奉送到太极殿中去？然后再建一座新的太庙，诚心地供奉着，这才是大孝的德行。”玄宗说：“爱卿所言，正合朕意。”于是赐给姚崇二百匹绢，诏令有关部门按姚崇所言去办理，玄宗于是东巡去了。于是玄宗诏命姚崇五天参见一次，并入阁供奉。

开元八年（720年），玄宗授与姚崇太子少保之职，姚崇因有病在身没有接受。第二年，姚崇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加给他的谥号叫文献。开元十七年（729年），又追赠他为太子太保。

姚崇给儿子们分家的时候，让他们各有自己的职分。他的遗嘱说：

“经常见那些达官贵人的后裔多有变得贫困的，以至于一点微小的利益也要争竞一番，无论谁的理曲谁的理直，都要受到人们的嗤笑。田宅水岸虽然是大家共同拥有的，也因为互相推诿责任而使它们倾废。陆贾、石苞，这都是古时通达的人，也是在临死前先把儿子们各自的职分规定好，以杜绝以后发生争执。

“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等人都是主张死后薄葬的，因为他们知道人的精神在人死后就会脱离身体，所以希望身体快地腐烂掉。那些主张厚葬的人家流于俗见，认为只有大费资财殓殓才算孝顺，导致盗墓者让死者惨遭戮尸暴骸的祸害，怎不让人痛心呢！死者没有知觉，和粪土没有什么差别，哪里用得着厚葬呢；即使死者有知，他的精神也不在棺材里，又何必破财用侈呢？我死之后，要用平常的衣服收殓，四季的衣服各放一件。我向来不喜冠衣，不要把它放入墓中。穿着紫衣扎着玉带，对身体来说就很舒服了。

“现在的佛经都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姚兴曾和他对翻，然而姚兴的寿命却没有延长，他的国家（指十六国时期的后秦）也随着灭亡了，梁武帝曾舍身寺院，齐胡太后以六宫宫女入道，都落了个亡国灭家的下场。近来的孝和皇帝派遣使者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度人造寺，后来身遭诛戮，被天下人所耻笑。五帝的时候，父亲不为死去的儿子出丧，哥哥也不为弟弟哭泣，可是那时候的人都享有自然的寿命，没有被凶杀而短命的。到了三王的时代，国祚绵长，他们的臣民彭祖、老聃都能够享有长久的寿命，那时候并没有佛，

他们又何曾借力于抄经文、铸佛像呢？因为人死了就抄经造像以祈求福祐，然而死是生命必经的正常现象，古时候的人也免不了要死，那些佛经与佛像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你们谨记不要再做类似的蠢事了！”

姚崇尤其擅长为官之道，处理事务不用长久思考。他曾三次拜相，经常兼着兵部的职务，所以对于屯戍地的斥候、士马储械，没有不熟记在心的。玄宗刚刚即位的时候，象对待宾客似的尊礼元老大臣，对姚崇尤其尊礼有加，每当在便殿看见姚崇来了，一定站起来迎接他，离去的时候总是临轩送别他，其他宰相就得不到这样的礼遇。当时承续着有权势的外戚干预国政之后，国家各项制度被破坏得很厉害，玄宗先天末年，宰相竟达到了十七人，台省要职则不可胜数。姚崇常常先有司罢免冗职，修立各项制度，因材施教地选择百官，请求朝廷不要推广释教道教，不要频频地改换官吏。从此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力都归于中央了。

然而姚崇为官也有借助权诈的时候。如他在做同州刺史的时候，张说因为向来怨恨姚崇，就委婉地告诉赵彦昭让他弹劾姚崇。等到姚崇当国为相的时候，张说害怕了，于是偷偷地到岐王那里把一切都申诉了一遍。姚崇他日上朝，众人出朝的时候，姚崇托着脚做出有病的样子，玄宗召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臣的脚有伤。”玄宗问道：“是不是很痛？”姚崇回答说：“臣心里有忧愁的事，疼痛并不在脚上。”玄宗问是什么原因，姚崇说：“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陛下的辅臣，而张说却秘密地乘车出入岐王家中，臣恐怕岐王为张说所误，所以才感到忧愁。”于是把张说出放到相州去了。魏知古是姚崇所引荐的人，等到两人同列了，就渐渐地轻视姚崇，于是被以代理吏部尚书的身份派到东都洛阳掌管官吏选拔的事务，魏知古以此怨恨上了姚崇。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好宾客馈送礼物，凭借旧关系请托私事，魏知古回到京城的时候，就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玄宗。一天，玄宗召问姚崇说：“爱卿的两个儿子有才能吗？他们都在哪里做事？”姚崇已经揣知玄宗的心意，于是说：“臣的两个儿子都在东都分掌事务，他们的为人特点是欲望多而缺乏谨慎，这一定是他们曾因事有求过魏知古。”玄宗起初认为姚崇一定要偏爱自己的儿子，或者替自己的儿子隐瞒，所以才稍微地用话来打动他。等听了姚崇

的话后，玄宗于是大喜，问道：“你从哪里知道是这样的呢？”姚崇回答说：“魏知古是臣所推荐的人，臣的儿子一定是认为他有德才去请求他的。”玄宗于是喜欢姚崇的不徇私情而鄙薄魏知古的为人，想把魏知古罢斥掉。姚崇说：“臣的儿子不成样子，违犯了陛下的法令，如果把魏知古罢免了，外人一定认为是陛下偏爱臣。”于是就没有实施这个想法，然而魏知古最终还是被贬为工部尚书。

姚崇开始时的名是元崇，因为与突厥的叱刺同名，武后的时候就以字通行；到了玄宗开元的时代，为了避讳玄宗的帝号，改为现在通用的名。他的三个儿子是姚彝、姚异、姚弈，都做到了卿、刺史の官职。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张说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0页）

【解析】

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是唐朝有名的大臣。

张说历任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多所建树。武后曾避暑三阳宫，到秋后仍不还京，张说上疏陈述利害，认为逗留三阳宫不仅因其地荒榛满谷，猛兽出没，不法之徒潜藏，巡行容易出危险，而且因其地僻远，粮食运输困难，劳民伤财，况且当地百姓被赶出家门，“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嫠老病，流转衢巷”，大违为民父母之道。张说的这一番陈述，虽然委婉，但确实指出了君主耽于游乐的弊害。

睿宗即位，张说被提升为雍州长史。譙王李重福死去，东都的党众几百人被关在狱中，案情久审不决，睿宗派张说前往审理，张说到东都后，一天就将案子审理完毕，查出了真正的罪犯，释放了其他被误抓的人。睿宗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赏。

张说重气节，不阿附权贵，敢于坚持正义，例如武后时张易之诬陷魏元

忠，援张说为助，而在廷对时，张说没有依顺武后和张易之的意思，坚持认为“元忠无不顺言”，结果被流放钦州。

张说从国家安定、百姓休息出发，坚决反对穷兵黩武。他担任宰相时，玄宗想攻打吐蕃，他请求玄宗和吐蕃和好以使鄯塞军民得到休息，但唐玄宗听从了王君奭的意见，派王君奭率军攻打吐蕃。张说预见到王君奭将要战败，就献嵩州斗羊给玄宗，借此讽谏，使唐玄宗明白了用兵的利害。

张说不仅是个文学家、政治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家。玄宗时，朔方军大使王晙杀掉河曲的降虏阿布思，九姓同罗、拔野固等都非常疑惑、害怕，有反叛之心。张说手持符节，只带着二十个骑兵，深入胡人地区，召见当地首领，安慰他们，向他们陈述利害，九姓部落安定下来。党项、羌联合攻打唐朝的银城，张说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出合门关袭击，将党项、羌人打得大败，叛胡头领康待宾逃到铁建山，部下溃散，张说招纳党项人，让他们回到原地安居，并上奏皇上请求设置麟州来安抚羌人。

张说担任朔方节度大使后，亲自巡行五城，监督军马。当时庆州方渠的降胡康愿子反叛，自称可汗，抢掠牧马，向西渡过黄河出塞。张说率军进讨，在木盘山将康愿子擒获。张说针对天下太平，边镇士兵太多，无所事事，而只能给边将提供自卫、营私条件的情况，请求将边兵由六十万减到四十万，使军队精强，又减少了军费开支，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又建议招募强壮的男丁，给以优待，加以训练，充实守卫京师的卫兵。

张说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他在玄宗封禅泰山时，借机将自己的亲朋越级提拔为五品官，为当时人所非议。他因和宇文融意见不和，而压抑吏部的论请，致使官吏铨选不能正常进行。但瑕不掩瑜，综观其一生，张说可称得上是一代名臣。毛泽东就称赞张说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在《张说传》的开头批注道：“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原文】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谿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

子校书郎，迁左补阙。

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帝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若为朕言之。”说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氏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久视中，后遣署三阳宫，沆秋未迁。说上疏曰：

宫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崕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扈从兵马，日费资饷。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丘，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罅柄，臣窃为陛下不取。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戒，无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褊小，万方辐凑，填郭溢郭，并锺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嫠老病，流转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将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荡诱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邪？诗云：“人亦劳止，适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东西二十里，外无墙垣扃禁，内有榛丛溪谷，猛兽所伏，暴戾所凭。陛下往往轻行，警蹕不肃，历蒙密，乘险巇，卒有逸兽狂夫，惊犯左右，岂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原为万姓持重。不可四也。

今北有胡寇觐边，南有夷獠骚徼，关西小旱，耕稼是忧，安东近平，输漕方始。臣愿及时旋轸，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农，修德以来远，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澄心澹怀，惟亿万年，苍苍群生，莫不幸甚。臣度刍议，十不从一，何者？沮盘游之娱，闲林岵之玩，规远图，替近适，要后利，弃前欢，未沃明主之心，已拂贵臣之意。然不爱死者，惧言责不取耳。

后不省。

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魏元忠也，援说为助。说廷对“元忠无不顺

言”，忤后旨，流钦州。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丧免。既期，诏起为黄门侍郎，固请终制，祈陈哀到。时礼俗衰薄，士以夺服为荣，而说独以礼终，天下高之。除丧，复为兵部，兼脩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擢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譙王重福死，东都支掌数百人，狱久不决，诏说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诛张灵均、郑愔，余往误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恶，慰劳之。玄宗为太子，说与褚无量侍读，尤见亲礼。逾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临脩国史。

景云二年，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福塞矣。”帝悟，下制如说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不附己，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说知太平等怀逆，乃因使以佩刀献玄宗，请先决策，帝纳之。至忠等已诛，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实封二百户。

始，武后末年，为泼寒胡戏，中宗尝乘楼从观。至是，因四夷来朝，复为之。说上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汨泥挥水，盛德何观焉？恐非干羽柔远、樽俎折冲之道。”纳之，自是遂绝。

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实封。说既失执政意，内自惧。雅与苏环善，时环子颀为相，因作《五君咏》献颀，其一纪环也，候环忌日致之。颀览诗呜咽，未几，见帝陈说忠蹇有勋，不宜弃外，遂迁荆州长史。

俄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见。帝大喜，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脩国史，敕高萼即军中论譟。朔方军大使王峻诛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罗、拔野固等皆疑惧。说持节从轻骑二十，直诣其部，宿帐下，召见首豪慰安之。副使枪宪以虜难信，不宜涉不测。说报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马，不畏其刺。士当见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

是九姓遂安。峻后讨兰池叛胡康待宾，诏说相闻经略。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破之，追北骆驼堰。羌、胡自相猜，夜斗，待宾遁入铁建山，余众奔溃。说招纳党项，使复故处。副使史献请尽诛之，说不从，奏置麟州以安羌众。

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让宋璟、陆象先，不许。明年，诏为朔方节度大使，亲行五城，督士马。时庆州方渠降胡康原子反，自为可汗，掠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讨，至木槃山禽之，俘获三千。乃议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于唐、邓、仙、豫间，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赐实封三百户。

故时，边镇兵羸六十万，说以时平无所事，请罢二十万还农。天子以为疑，说曰：“边兵虽广，诸将自卫、营私尔，所以制敌，不在众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虑减兵而招寇，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帝乃可。时卫兵贫弱，番休者亡命略尽，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优其科条，简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分补诸卫，以强京师，后所谓“彊骑”者也。

帝自东都将还京，因幸并州。说见帝曰：“太原王业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东入京师，有汉武雕上祠，此礼废阔，历代莫举，原为三农祈谷，诚四海之福。”帝纳其言，过祠后土乃还。进中书令。

说又倡封禅议，受诏与诸儒草仪，多所裁正。帝召说与礼官学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与贤者乐于此，当遂为集贤殿。”乃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而授说院学士，知院事。东封还，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诏说撰封禅坛颂，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禅，说固请，乃不相平。及升山，执事官当从者，说皆引所厚超阶入五品，从兵唯加勋而不赐，众怨其专。

宇文融先献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署十道劝农使，分行郡县。说畏其扰，数沮格之。至是，融请吏部置十铨，与苏颋等分治选事，有所论请，说颇抑之，于是铨综失叙。融恨恚，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间；引僧道岸窥伺时事，冒署右职；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其言丑惨。帝怒，诏乾曜、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即尚书省鞠之，发金吾兵围其第。说兄左庶子光诣

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视，见说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饘脱粟盐蔬，为自罚尤惧者。力士还奏，且言：“说往纳忠，于国有功。”帝悦然，乃停说中书令，诛庆则等，坐者犹十余人。说既罢政事，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许。然每军国大务，帝辄访焉。隐甫等恐说复用，巧文诋毁，素忿说者又著《疾邪篇》，帝闻，因令致仕。

始为相时，帝欲事吐蕃，说密请讲和以休息邨塞，帝曰：“朕待王君寔计之。”说出告源乾曜曰：“君寔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后君寔破吐蕃于青海西，说策其且败，因上雋州斗羊于帝，以申讽谕，曰：“使羊能言，必将曰‘斗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欢焉。”帝识其意，纳之，赐采千匹。后瓜州失守，君寔死。

十七年，复为右丞相，迁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帐设乐，内出醪饌，帝为赋诗。俄授开府仪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为停正会，赠太师，谥曰文贞，群臣驳异未决，帝为制碑，谥如太常，繇是定。

说敦气节，立然许，喜推藉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后卒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

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固辞乃免。后宴集贤院，故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阙为先后。大帝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与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伏其有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者，议白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或兴池观，或尚声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帝知，遂薄坚。

说尝自为其父碑，帝为书其额曰：“呜呼，积善之墓。”说歿后，帝使就

家录其文，行于世。开元后，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历中，诏配享玄宗庙廷。子均、珣、珪。

【译文】

张说，字道济，有人说他字说之，他的祖先从范阳迁徙到河南，又搬到洛阳居住。永昌年间，武则天策令举贤良方正之士。诏命吏部尚书李景谌将选取的人名字送上再选取一遍，张说的名字在最上面，后置为乙等。授官太子校书郎，迁为左补阙。

武后有一次问百官：“诸儒者说众氏族都是炎黄帝后裔，那么上古就没有这么多姓氏了吗？你们谁给我说一说？”

张说答对道：“上古时本无姓氏之分，就和今天的夷狄一样，自炎帝到姜地、黄帝到姬地，才将他们出生的地名作为他们的姓。以后天子结亲，因其母生地而赐姓。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得姓的有十四个；同母者姓同，异母者姓不同。以后他们或者用官名，或用国名，或用王父的名字，开始的时候被赐为族名，久而久之就成为他们的姓。到唐尧、虞舜，直到战国氏族才广布开来。周室衰微，列国被灭亡。人民各以自己的旧国名为其姓氏，往下直到两汉，人都有姓。所以以国名为姓的，以韩、陈、许、郑、鲁、卫、赵、魏诸姓为多。”

武则天说：“答得好。”

久视年中，武后到三阳宫避暑，到秋末还不还京，张说上疏说：

“三阳宫离洛城一百六十里，中间隔着湍急的伊水和险峻的崕坂，从夏到秋，水势方下去，道路敝坏，山势险峻，运输不通。黄河宽广而无桥梁可渡，咫尺之地，如隔千里。您护驾的兵马多，每天的费用都不足用。太仓、武库，都在都邑，红粟米，锋利的兵器，堆积如山。可是现在陛下却离开安放宗庙的上都，处身偏远的山谷中，就像倒持着剑戟，将戟杆剑柄给别人，臣下私下里为陛下感到不可如此。祸患常常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发生，所以说：‘安乐之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日后方不会后悔’。这是一不可。告成是小地方，却来了这么多人，村落城郭都住满了，脚都插不下，却将原住民赶到草莽中居

住，风雨急至，也没地方可供庇托，孤独者病亡人满街满巷。陛下为百姓之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谋划。这是二不可。修建奇巧池沼亭阁，荡诱皇上之心。削平山峦、道观，堵河填海，在下改动地脉，在上改变云路，变易山川气象，剥夺农家耕种桑蚕的土地。运木石，挥斧斤，山谷回声，春夏不绝，劝陛下做这些的，难道还会是好人吗？《诗经》说：“人亦劳止，迄可小康。”这是三不可。御苑虽东西长达二十里，但在外没有宫墙门禁，在内榛莽丛生，到处溪谷，是猛虎和盗匪潜伏的地方，陛下常常只带少数护卫出行，又没有净道，经过茂密的树林，登越险峭的山峰，如果碰上猛兽贼人，惊犯圣敬，那不是太危险了吗？《易经》说：思患豫防。愿陛下为天下百姓着想，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是四不可。

现今北边有胡寇窥边，南方有夷獠骚扰，关西小旱，百姓正忧虑庄稼没有收成，安东刚刚平定，输捐漕运之事才刚开始。臣希望陛下及时调转车驾，回到京都，平息民心，劝募农耕；修习德政以召远方之族；免除不急需的劳役，省去无用的浪费。澄心澹怀，江山才能保有万年，天下百姓，也莫不以此为幸。小臣计算呈上的刍议，每十章中一章都不见听用，为什么呢？臣所奏的都是劝勉陛下暂歇盘游之娱乐；闲林止之玩耍，规划远大的计划，以替代近在眼前的安适；追求长远的利益，抛弃目前的欢乐；还未得明主之听用，就已违逆了贵臣的心意。然而之所以敢于冒死进谏，是担心日后被责不称职啊！”

但是武后不醒悟。

朝廷擢升张说为凤阁舍人。张易之为了诬陷魏元忠，就向张说求得援助。张说在廷对时称“魏元忠并没有抗旨之处”，这句话实际上与武后旨意不合，于是武后将张说流放到了钦州。中宗即位后，召张说为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工部、兵部二侍郎，不久因母丧回家守孝而去职。守孝期将满时，又诏张说为黄门侍郎，张说坚决请求服完孝期，上表写得十分哀伤。当时社会上礼俗衰薄，士人都以减期守孝为荣，只有张说独守礼仪，因此被天下人推崇备至。丧期完后，张说复任兵部职，又兼修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张说升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谯王重福死，东都有其党羽

几百人，罪案长期不能判决，诏命张说前去审理，一夜就审明了罪犯，于是杀了张灵均、郑愔，其余受牵连的都当场释放。睿宗称赞他不冤枉好人，又能不漏掉坏人，是以派人慰问奖赏他。

玄宗当太子的时候，张说与褚无量侍读，特别被信任礼遇。一年之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景云二年，睿宗对待臣说：“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让我做好准备。”左右都莫明所以然。只有张说从容进言道：“这一定是奸诈之徒设定的计谋，想要动摇太子的地位！陛下不如索性任用太子监理国政，名份一确定，奸人胆寒，飞来之祸就自然消弭了。”睿宗大悟，如张说所言下达制书。第二年，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举荐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因张说不攀附自己，就授他尚书左丞，停止宰相政事，为东都留守。张说知太平公主等人心怀叛逆之心，就派人将自己的佩刀献给玄宗，请先决定对策，玄宗采纳。萧至忠等人伏诛，张说被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实封二百户。

当初，武后朝末年时，表演泼寒胡戏，中宗登楼观看。到这时，因四方少数民族来朝见，又作此戏。张说上疏道：“韩宣子到鲁国去，见周礼而赞叹；孔子到齐国，数说倡优的罪过。列国时都有这样的见地，何况我天朝呢，今四方民族请和，使者求见，当以礼相待，兵威相示，虽说是蛮夷之邦，也不应予以轻视。——况且乞寒泼胡，没有听说出自何典政，裸体跳足，投浪浑水，从何显示我天朝大威大德？恐怕这不是干羽柔远，樽祖折冲之道。”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就禁绝此戏。

张说平素与姚崇不合，所以姚崇执政时，张说就被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后又因过失受牵连调任岳州刺史，停给实封。张说因为已经失掉当权者的信任，自己内心恐惧。他向来与苏环交好，当时苏环的儿子苏颋为宰相，张说就作《五香咏》献上，其中之一是怀念苏环的，等到苏环的祭时给他。苏颋览诗呜咽失声，没过多久，见到玄宗时就陈说张说忠诚正直治政有功，不应长期弃置在外，于是玄宗又将他调任为荆州长史，

不久张说又以右羽林将军的身份检校幽州都督，入朝时穿着戎装拜见皇帝。玄宗非常高兴，又授他检校并州长史。兼任天兵军大使、修国史，命携

带稿本随军修撰。朔方军大使王峻诛杀河曲降将阿布思，九姓同罗，拔野固等都心生恐惧。张说持符节率轻骑二十，直抵他们的部落。当夜就住在他们的军帐中，召见酋帅慰问并安抚他们。副使李宪认为虏方不可信任，不应轻至此不测之地。张说回答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怕他们吃；我的血不是野马血，不怕他们会喝。士人应当在遇见危险时就准备舍弃自己的生命，现在就是我舍命报效皇恩的时候了。”于是九姓遂安。

玄宗召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恳请让给宋璟、陆象先，玄宗不许。第二年，又诏为朔方节度大使，亲自巡视五城，督察兵马。这时庆州方渠归降的胡将康愿子反叛，自称可汗，抢掠牧马，向西渡过黄河远出塞外。张说进兵讨伐，在木盘山将他擒获，获俘获三千。于是议决将河曲六州残余的胡人五万迁移到唐、邓、仙、豫等州，空出黄河以南的朔方地区。张说因功赐实封三百户。

以前，边镇军队有六十多万人，张说说现在战事已缓，士兵们呆在这儿平时也是无所事事，奏请裁军二十万回去务农。玄宗有些拿不定主意，张说进言道：“边境的兵将虽然多，但诸将所想的不过是如何保全自己，谋取私利罢了。所用以御敌制胜的，不在多而在精啊！以陛下的圣德英明，四夷畏服，根本不须顾忌。减兵会招致侵犯，臣请以自己的满门百口性命为担保。”玄宗这才同意。当时京师卫兵人少而且病弱，轮流休息，结果逃亡几尽。张说建议一概招募强壮的士卒，法律条例给予优待，同时减少他们的各种劳役。不到十天，就得精兵十三万，分别补充到各处支卫军，用于加强京师防卫，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彍骑”。

唐帝将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顺路驾幸并州。张说拜见唐高宗说：“太原是唐明帝业兴起的基地，陛下巡视驾临，显耀武威，以表明对太原之地的永久思念。繇河向东流入京师，有汉武帝的 雕上祠堂，其祭祀的礼仪荒废已久，历代都没举行祭礼，希望为三农祈求谷物，这实在是天下的福份。”唐高宗采纳了他的话，在祠堂祭地后才返回。张说又晋升为中书令。

张说又倡议举行封禅之礼，受诏命与诸儒生起草仪制，不妥之处，多是张说纠正。玄宗召张说与礼官学士在集仙殿饮酒，说：“朕今天与诸位贤人在

此处作乐，这里应更名作集贤殿。”于是下令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而授张说为院学士，管理书院事宜。泰山封禅归来，任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玄宗诏令张说撰写《封禅坛颂》，刻在泰山之上，以炫耀其功业。当初，右丞相源乾曜不同意封禅，而张说坚持，于是二人相处不谐。到登山的时候，执事官跟从，张说带去的都是自己所信任的人，回来后都加官入五品，而随从兵士只加勋而无物品赏赐，大家怨他专断。

起初的时候，御史中丞宇文融献策，查验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设置十道劝农使，分往各郡县检查。张说担心他们会骚扰民间，所以一直不同意。到东封回来后，宇文融又请吏部制定十条选官的规定，与苏颋等人分别掌管选官之事，但是只要他有所申请，张说就从中掣肘加以抑制，于是选官的管理就乱了套，宇文融非常愤怒，就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同上奏检举张说“引术士王庆则夜间祈祷，而奏表其间，引僧道岸窥测刺探时事，越权签置高级别官职的任命文书；所亲信的官吏张观、范尧臣凭借张说的努力，卖权受贿，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所说的话难听极了。玄宗发怒，诏命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到尚书省审问他，发金吾卫包围他的府第。张说的哥哥左庶子张炎到朝堂割耳鸣冤，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视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草席，吃着家人用瓦盆送来的糙米饭和盐菜，正为皇帝要处罚自己而忧虑害怕。高力士回来奏报了情况，又说：“张说以前对皇上可是忠心耿耿，对国家也立有大功。”玄宗听后也觉惨然，对张说又心生同情。于是罢免张说中书令，斩王庆则等人，受牵连治罪的还有十多人。张说停止处理政务，在集贤院去修国史，又请求罢停右丞相之职，玄宗不许。而每有军国大事，玄宗还是询问他的意见。崔隐甫等人害怕张说会被重新起用而对他们加以报复，就巧文诋毁他，平时对张说有积怨的人又撰写《疾邪篇》，玄宗听说后，命令他停职。

张说刚任宰相时，玄宗计划与吐蕃作战，张说密请讲和，以使边境得到休养生息。玄宗说：“朕想寻王君奭来和他一起商量这件事。”张说出来告诉源乾曜说：“君奭喜好打仗以谋取战功利益，他一进去，我的话就没用了。”后来王君奭在青海西边与吐蕃军作战，张说预测说他一定会失败。因而献嵩州斗羊给玄宗，用以表示规劝，说：“如果羊能说话，一定会说‘相斗不休，马

上就会有死的’。大国治政靠的是至仁无残，陛下一定要量力取欢啊！”玄宗理解了他的意思，采纳了他的意见，赐给他彩绢千匹。后来果然传报说瓜州失守，王君冀战死。

开元十七年，张说重任宰相，迁左丞相。上任之日，玄宗命主管部门供帐，设乐，从御厨中送出酒食，玄宗为其赋诗相赠。不久又授三府仪同三司的荣衔。开元十八年，张说逝世，享年六十四岁，玄宗为此罢朝会。赠太师，谥号“文贞”，群臣辩论未决，玄宗亲自为他书写碑文，如太常所谥，争论这才罢休。

张说为人崇尚气节，注意信诺，喜好推荐后进之士，对于君臣朋友之间的大义非常看重。玄宗为东宫太子时，张说参预的秘谋密计很多，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臣。朝廷平时所有大事的述论都是出自张说之手。玄宗喜爱文辞，作了东西一定要让他审阅草稿。张说善于用人之长，多举荐天下知名之士，以辅佐天子的教化。修改完善典章制度，完成统一的国家法令。天子尊崇提倡经书，开馆设置学士，修定太宗的政令，都是张说倡议的。张说著文构思精壮，擅长写碑志，世人都不如他。贬谪岳阳之后，他的诗歌风格越发凄婉，人们说他的诗是得江山之助。平常主持集贤殿书院图书管理之责，中间虽然停职一年，但还是在家修史。

当初，玄宗打算授予张说“大学士”之称号，张说推辞说：“学士本来并没有大小之分，到中宗时十分宠信大臣，才有了这种说法，但是臣实在不敢接受这个称号。”坚持推却才得以免。后来有一次在集贤院举行宴会，按照过去的规矩，官职大的先饮酒。张说道：“我听说儒士互相以学识分高下，不以官职分先后，大帝时修撰国史的有十九人，长孙无忌是国舅爷，但每次宴会时都不肯先举杯。长安年间，参与修撰《珠英》，当时学士也不以官品与俸秩为序。”于是大家举杯同饮。当时人们都称赞他处事得体。中书舍人陆坚认为学士中有的人不称职，而国家供给他们的太优厚，对国家没有好处，修议罢黜他们。张说听后道：“历代帝王大功告成时，就有奢侈太盛的失误，有的修建池塘亭台，有的迷恋音乐女色。现在陛下崇儒问道，亲自讲论，多方招揽学者，而丽正书院是主管天子礼乐的部门，所用经费少，而所得的益处极大。

陆先生的话，怎么这样不通达呢？”玄宗知道这件事后，于是非常瞧不起陆坚。

张说曾经亲自为父亲书写碑文，玄宗为他写碑额称：“呜呼，积善之墓。”张说死后，玄宗命人到他家抄录他写的文章，流传于世。

开元后，人们都用“燕公”来称呼那些不知其姓的宰相。大历中，诏令将张说灵位移于玄宗庙廷中，接受百世皇室的祭祀。

张说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张均、张垍、张淑。

105

韩休传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玄宗能容韩休。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 韩休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42 页）

【解析】

韩休是唐玄宗时的有名大臣。他工于文辞，被举荐为贤良，先后担任左补阙、主爵员外郎、礼部侍郎、虢州刺史、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韩休为人正直，不畏权贵，敢于坚持正义。他担任虢州刺史时，因为虢州离东京、西京很近，皇帝巡行经常到那儿，虢州百姓要多纳刍草，韩休认为虢州百姓负担太重，请求其它郡一起分担，中书令张说认为这是“守臣为私惠”，韩休手下的官吏也劝韩休不要违背宰相的意思，韩休坚决地说：“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由于他的坚持，朝廷不得不答应他的请求，虢州百姓的负担因此得以减轻。

韩休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怕得罪皇上。万年尉李美玉犯错误，唐玄宗要将他流放到岭南，韩休认为应该先惩治朝廷内的大奸臣，如仗着皇帝的恩宠而贪婪无度的程伯献。玄宗庇护程伯献，不愿治他的罪，韩休也就坚决不

执行皇上的命令治李美玉的罪，唐玄宗最终也没能折服他。韩休如此刚正不阿，连唐玄宗也对他生几分敬畏，每次打猎、游玩、宴乐，都害怕韩休知道。左右的亲信劝唐玄宗将韩休赶走，唐玄宗则认为，韩休直言敢谏，是为国家着想，他深有感触地说：“萧嵩每次奏事，都顺从我的意思，我退朝后，每想到国事，难以安睡；韩休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直言不隐，而我退朝后，想到天下会治理得好，就安然入睡。我任用韩休，是为国家着想啊。”

历史上不乏刚直敢谏的大臣，他们劝告皇帝，批评皇帝，其实都是为了将国家治理好，使皇帝皇位久固。而许多昏庸的君主却耽于游乐，听信小人的谗言，对直谏的忠臣进行打击，甚至杀戮，比干剖腹，箕子佯狂，屈原被逐……于是大臣噤不敢言，小人肆无忌惮，百姓怨声载道，最后众叛亲离，国破身亡。唐太宗就善于总结历史教训，鼓励大臣进谏，广招贤才，广纳善言，君臣协力，国家大治。唐玄宗在开元时代能继承乃祖之风，重用能臣，广纳谏言，对韩休这样的“批逆鳞”者也能宽容不究，可谓具君王之大度，而他之所以能容忍韩休之类直臣，是为“社稷计”，可谓具有远见卓识。毛泽东对唐玄宗的容韩休十分称赞，认为这是唐玄宗的不平凡之处，他在《韩休传》上批注道：“玄宗能容韩休。”

【原文】

韩休，京兆长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参军。其兄大敏，仕武后为凤阁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告变，诏大敏鞠治。或曰：“行褒诸李近属，后意欲去之，无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岂顾身枉人以死乎？”至则验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杀行褒，而大敏赐死于家。

休工文辞，举贤良。玄宗在东宫，令条对国政，会校书郎赵冬曦并中乙科，擢左补阙，判主爵员外郎。进至礼部侍郎，知制诰。出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廐马，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以母丧解，服除，为工部侍郎，知制诰。迁尚书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萧嵩举所以

代者，嵩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休直方不务进趋，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将放岭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室宅舆马僭法度，臣请先伯献，后美玉。”帝不许，休固争曰：“罪细且不容，巨猾乃置不问，陛下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帝不能夺。大率坚正类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荐之。休临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闻之曰：“不意休能尔，仁者之勇也。”嵩宽博多可，休峭鲠，时政所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后以工部尚书罢。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县子。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赠太子太师。

【译文】

韩休是京兆长安人。父名大智，是洛州司功参军。他的哥哥大敏，在武则天执政时为凤阁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被部下控告说他有反心，武后诏令大敏审理此案，有人告诉他说：“行褒是李氏宗族的近亲，武后早想除去他，你千万不要指出他的冤屈，不然就会遭连累。”大敏说：“怎么可以顾惜自己而冤死别人呢？”到了之后就指出李行褒的冤情，将他释放。武后大怒，派御史重审，终于杀死李行褒，而让大敏在家中自杀。

韩休工于文辞，举贤良方正科。当时玄宗是东宫太子，令他列对治国纲要，和校书郎赵冬曦一起中了乙科，擢左补阙，判主爵员外郎。后累进至礼部侍郎，负责拟订诏书。又出任为虢州刺史。虢州是东、西京的近州，皇帝常巡游于此，就在州中收取车马费用。韩休奏请将这此税赋与其它各州分摊，中书令张说回复道：“免除虢州车马费由他州负担，这个守臣是为私利考虑的吧。”但韩休照样执拗地申请。手下的官吏说这样恐怕会忤逆了宰相的意思。韩休说：“身为刺史，知道子民的困苦而不予救助，哪能这样为政？即使得罪，

我也甘愿。”结果还是同意了韩休的请求。在母丧期满后，韩休除去丧服，又迁官为工部侍郎，负责制定诏书。不久又升为尚书右丞。侍中裴光庭死后，皇帝敕令萧嵩推举可以接替的人选，嵩推许韩休的志节行为，就拜他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韩休为人方正而又不刻意。进相之后，治理天下百姓的手段非常和顺。

万年尉李美玉有罪，皇帝判他流放岭南。韩休说：“县尉只是个小官，又没犯什么大的过错，现在朝廷中有大奸大恶者，请先除朝中大奸之人。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仗皇恩贪污腐化，室宅及出行车马都僭越了法度。臣请求先治伯献，后罚美玉。”玄宗不许，但韩休坚持说：“小罪不容，大奸却放在那儿不过问，陛下不除去程伯献，臣不敢奉诏。”玄宗终于不能改变他的意愿。他为人坚持正义正像这样。当初，萧嵩以为韩休为人柔弱，易于驾驭所以荐举他。但韩休处事有时坚持真理而不顺萧嵩的意，萧嵩很不高兴。宋璟听说后说：“我也没想到韩休能这样，真是仁者之勇啊。”萧嵩为人宽容，有时喜欢打马虎眼，而韩休为人耿直，时政的得失，每人都详细地列举出来。玄宗曾经在苑中射猎，有时大动鼓乐，稍失雅正，玄宗一定环顾左右道：“韩休知道这件事吗？”不久韩休劝谏的疏表就呈上来了。玄宗有次一个人喝酒，闷闷不乐，左右的侍从都说：“自从韩休入朝执政以后，陛下没有一天高兴过，为什么独自在这闷闷不乐，却不将他赶出朝廷呢？”玄宗说：“我一个人虽然瘦了一点儿，但天下因此而富足了。况且萧嵩每次启事，一定是顺着我的意思办理。但我退朝想想天下的老百姓，一定睡不好觉。而韩休言说治理天下之道，多讦直，我退朝后想想天下老百姓有了个贤相，就睡得安稳多了。我用韩休，是以社稷大计来考虑的。”

韩休后来升至工部尚书，又迁为太子少师，封为宜阳县子。不久就死了，时年六十八岁，追封他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忠。宝应元年，皇帝又追赠他太子太师荣衔。

106

李叔明传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多藏厚亡。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李叔明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4页）

【解析】

李叔明是唐代有名的贤吏。他担任司勋员外郎时，跟随汉中王李瑀出使回纥，回纥可汗对李瑀很轻慢，李叔明以大义指责回纥可汗，使回纥可汗为之加礼。回朝后，他被提升为司门郎中。他担任洛阳令时，招徕流亡百姓，恢复农业生产，被称为能吏。建中初年，吐蕃袭击唐朝的火井，抢掠龙州，攻陷扶州、文州、远州，李叔明当时担任梓州刺史，他兵分五路拦击吐蕃兵，将其打得大败。梁崇义不服朝廷，李叔明率军和梁崇义在荆门展开激战，将其击败，平定了襄州。他善于治理地方，在担任东川节度使的时候，东川屡经战乱，乡邑凋破，他用心治理了二十年，使得东川经济恢复，百姓安定。因为李叔明有如此政绩、战功，德宗对他特别优待，他入京朝见，因有脚病，德宗赐给他锦辇，命宦官抬着进见，封他为尚书右仆射。他请求退休，被封为

太子太傅。他于贞元三年去世，赠谥号为襄。

李叔明生性豪侈，他在蜀地经营财货，土地房屋广大，他死后不久，子孙骄纵，不事生产，家产很快消耗净尽，当时人多把李叔明积聚财产致使子孙骄纵当作鉴戒。

李叔明可谓能吏，可谓勇将，但他却不懂得为子孙后代作打算。他留下无数田宅，本是为后代着想，谁知却恰恰害了后代。子孙在富贵奢侈的环境中长大，不知生计之艰难，不知进取，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骄纵不法，触上刑网，遗下无穷祸患，所以善于教育子孙的人，常常不是留给子孙财产，而是传给子孙勤俭的作风、进取的精神。后汉的折国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临死前，将金帛资产全部散给亲戚朋友。与折国相比，李叔明就逊色很多。毛泽东很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在《李叔明传》上批注说：“多藏厚亡。”“多藏厚亡”语出《老子》：“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意思是聚财过多而不能施以济众，必引起众怨，最终会损失更大。

【原文】

李叔明字晋，阆州新政人。本鲜于氏，世为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宝末为京兆尹、剑南节度使。兄弟皆涉学，轻财务施。

叔明擢明经，为杨国忠剑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勋员外郎，副汉中王瑒使回纥，回纥遇瑒慢，叔明让曰：“大国通好，使贤王持节。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为加礼。复命，迁司门郎中。

东都平，拜洛阳令，招徕遗民，号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转运使。迁京兆尹，长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辞，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扰成都，出为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东川节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

大历末，或言叔明本严氏，少孤，养外家，冒鲜于姓，请还宗，诏可。叔明初不知，意丑之，表乞宗姓，列属籍，代宗从之。

建中初，吐蕃袭火井，掠龙州，陷扶、文、远三州。叔明分五将邀击，走之，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梁崇义阻命，诏引兵下峡，战荆门，败其众，襄

州平，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德宗幸兴元，出家资助军，悉衣帑献宫掖，加太子太傅，封蓊国公。初，东川承兵盗，乡邑凋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抚接有方，华裔遂安。后朝京师，以病足，赐锦輦，令宦士肩舁以见，拜尚书右仆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贞元三年，卒，谥曰襄。始，叔明与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并节制剑南，又与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为盛门。

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逆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军储为菽耗。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为下。今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移，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今叔明之请虽善，然未能变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贲。臣谓僧、道士年未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官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检其性情哉！”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

子昇，以少卿从德宗梁州。叔明严敕以死报，故昇有功，擢禁军将军。贞元初，迁太子詹事。坐部国公主，贬罗州别驾。

叔明素奢侈，在蜀殖财，广第舍田产。歿数年，子孙骄纵，资产皆尽。世言多藏者以叔明为鉴云。

【译文】

李叔明，字晋，是阆州新政人。本是鲜于氏人，世代为豪族，其兄仲通，字向，天宝末年担任京兆尹、剑南节度使。兄弟二人都志于学业，轻视财货，乐施好善。

李叔明擢明经科，担任杨国忠剑南节度使判官。乾元中，任司勋员外郎，为汉中王李瑀出使回纥时的副使。回纥人对待李瑀礼节简慢，叔明责备他们说：“我们大国与你们通好，特遣贤王持节来使。你们的可汗，是我大唐的女婿，现在你们却恃功傲慢，不讲礼，可以这样吗？”可汗听过，特别恭敬地礼遇他们。回京复命后，因表现突出，又被升为司门郎中。

东都平定后，李叔明担任洛阳令，他四处招徕遗民，被当时人们冠以“能吏”之美称。又擢提为商州刺史、上津转运使。不久又调任为京兆尹。长安儿歌说：“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后来因为病的原因，他辞去官职，又任太子右庶子。崔旰侵扰成都时，叔明又出任邛州刺史。崔旰入朝后，他又就任东川节度使、遂州刺史，不久又迁为梓州刺史。

大历末，有人说李叔明本来姓严，因小时父母双亡，外家抚养他长大，才冒用鲜于姓，请求让他还宗，代宗下诏许可。叔明开始时并不知情，得知后非常惭愧，上表乞求皇家姓，列入族谱。代宗听从了。

建中初年，吐蕃侵袭火井，掠取龙州，攻陷扶、文、远三州。叔明与五名将军一起攻击吐蕃军队，将他们赶走了。以战功加检校户部尚书。梁崇义抗命不遵，诏令叔明引兵下峡州，战于荆门，击败敌众。襄州得以平定。叔明迁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

德宗游幸兴元，叔明出家助军，将衣帟献给宫中。加授太子太傅，封为蓊国公。当初，东川承受兵盗肆虐，乡邑凋敝，叔明治理东川二十年，抚慰有方，百姓生活安定。后回到京师，因患足疾，代宗赐锦犍，令宦官肩扛着上下朝，又拜为尚书右仆射。李叔明乞求辞官回家，改为太子太傅致仕。

贞元三年，李叔明逝世，谥号为襄。开始的时候，叔明与兄仲通都是京兆尹，都兼任御史中丞，并为剑南节度使，又和儿子李昇都兼大夫之职，蜀人推许他们家族为盛门。

叔明素来厌恶道、佛的流弊，向皇上进言说：“佛教宣讲空寂无为，道家推崇清虚寡欲。现在人们内心迷失而只修饰外表，使农夫工匠织女都信宗教以求避开劳役，所以农桑不勤，兵赋日渐缺少，国家财用军事储备都减少。臣请将寺庙定为三等，分道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人二十一名，上观留道士十四人，每等减少七人，都选择有德行的人，其余的命令还俗为民。”

德宗认为很好，以为不只剑南道适用，其余天下各道都应这样，就将其奏本交付尚书省商议。

都官员外郎彭偃针对叔明的奏请说：“王者之政，以变人心为上，顺应人心为次之，不变不因者为下。现在道士有名无实，对于民间风俗影响为大，至于扰乱政治倒在其次。僧人尼姑贪财卖淫，都是些不法之徒，只想逃避征役而已，对于那些因战争而离难的人更是如此。现在叔明的奏请虽好，但还不足以改变人心，也不是顺应人心的作法。上天生人，一定要让他有事做。游食的闲人，为王法禁止，所以贤者享受爵禄，不肖的人出租税，这是自古以来的常道。现在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个僧人的衣食花费，每年不下三万钱，五个农夫一年都挣不来。从一个僧人来看天下僧人，他们的花费实在不少。依臣之计，僧道人等年未五十的，可令他们每年捐四匹绢，尼姑和女道士捐二匹绢，寺中杂役和农民也一样，年过五十的人免除租税。人到五十岁后，嗜好都衰退下来，何况这些僧人道士还有戒法来约束他们的性情呢？”刑部员外郎裴伯言说，“穿的衣服，是养蚕植桑而来的，我们吃的饭，是农夫耕种农作而来的，男女之事，是继承祖业的大事。而二教都禁绝它们，国家的法令，又跟着助长这种风气，所以夷狄之邦不经法制反而能制服我中原华夏礼仪习俗。传说：‘女子十四岁就能为人妻母，而四十九岁就自然绝育；男人十六岁就能为人父，六十四岁才不能生育。’臣请僧人道士都限定六十四以上，尼姑，女道士限定在四十九岁以上。准许他们终身在庙观之中，其余的都编入户籍。官府为他们计算人口授给土地。收寺观作为房舍。”这些奏议虽然呈上，但后来都没有实行。

李叔明的儿子李昇，以少卿之职随侍德宗巡视梁州。叔明严令他以死相报，所以李昇立下军功，擢升为禁军将军。贞元初年，迁为太子詹事。后来

因为郾国公主之事牵连，被贬为罗州别驾。

叔明生活素来奢侈，在蜀地时做生意，广建府第田产，他死后几年，他的子孙骄横放纵，钱财家产都败光了。世人都传言说家产丰厚的人都应以叔明的遭遇为借鉴。

107

康承训传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

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康承训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4页）

【解析】

唐懿宗时，唐朝已渐渐走向末路，当时政治混乱，军备废弛，藩镇割据，朝廷衰弱已极，连几百士兵起义都无法妥善处理，致使酿成大乱，兴师动众，才勉强将其平息，于此可见唐朝当时的国力强弱。

咸通年间，由武宁戍守桂州的七百士兵，在桂州戍守了六年，朝廷仍不派兵替换，士兵们怨愤不平，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掉大将，带兵到监军使那儿要粮草铠甲以便北返，监军使没有答应，士兵们就劈开府库，抢走兵器，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长，率众人上路北返，唐懿宗派大臣前往安抚，而监军用欺诈的手法夺去庞勋的兵权，使庞勋心生畏惧，夺船顺江而下，招兵买马，攻城掠地，终于弄得不可收拾。

桂州戍卒要求替换北返，是合理的。因为按规定戍卒每年轮换，而唐懿宗时军备荒废，规定如同虚设，那七百戍卒六年不得替换，不能返家，自然要生怨恨之心，而朝廷官员又不善于安抚，致使士兵疑惧，铤而走险，终于造成大乱。毛泽东在这一部分批注道：“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即指出了这次兵乱发生的根本原因。

起义士兵先后攻下徐州、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虹各地，朝廷接连派出军队镇压，都被打败。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起义士兵渐渐失去绝对优势，最后被击败，头领庞勋被杀，起义最后被镇压。究其失败的原因，当是由于没有英明的领导，头领庞勋不善抚众，又迷信鬼神，而且好大喜功。随着队伍的扩大，他渐渐失去统驭的能力，但更重要还是由于义兵内部分裂，给官兵可乘之机，被其瓦解而各个击破。例如义兵的重要将领张玄稔守卫宿州，被康承训派的辩士说动了心，投降了官员，而且反戈攻打义兵；攻下了徐州，使义兵人心大乱，不思作战，最终导致其败亡。

对军队来说，团结至关重要，只有将领团结，将兵同心，才能所向无敌，使敌军无间可入，否则一小小罅隙，就会给敌人施展离间计的机会，分化瓦解，最终丧失战斗力。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这一点深有理解，深有感悟。在革命年代，由于革命军队内部团结一致，军民齐心协力，才取得一次次胜利，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在读《康承训传》时，一眼就看出了起义士兵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他批注道：“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原文】

承训，字敬辞。推门功进累左神武军将军。宣宗擢为天德军防御使，军中马乏，虜来战，数负，承训罢冗费，市马益军，军乃奋张。始，党项破射雕军洛源镇，悉俘其人，闻承训威政，皆还俘不敢傲。诏检校工部尚书，封会稽县男，擢义武节度。

会南诏破安南，诏徙岭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经略使隶之，遂统诸军行营兵马。南诏深入，承训分兵六道出以掩袭，战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

卒二千还屯，阖军震。于是节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诏围之四日，或请夜出兵袭蛮，承训意索，不听。天平裨将阴募健儿三百，夜缒烧蛮屯，斩首五百，南诏恐，明日解而去。承训谬言大破贼，告于朝，群臣皆贺，加检校尚书右仆射，籍子弟姻昵冒赏，而士不及，怨言囂流。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白状宰相，承训惭，移疾，授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撞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诏本道观察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银刀亡卒膾匿之。及徐城，谋曰：“吾等叩城大呼，众必应，前日赏缗五十万可得也。”众喜。牙健赵武等欲亡，勋斩首送彦曾曰：“此摇乱者。”彦曾不能诘。勋怨都押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又使白彦曾曰：“士负罪，不敢释甲，请为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属温廷皓谓彦曾曰：“勋擅委戍，一可杀。专戕大将，二可杀。私置兵，三可杀。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内外必应，银刀亡命复在其中，四可杀。请分两营，胁去三将，五可杀。”彦曾谓然。乃褫黼黄堂前，选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须勋至劫取之，遣逻子羸服覘贼。比暮，勋至，捕覘者，知其谋，即范偶人，割虚帟，而诡路袭符离。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勋与宿将乔翔战睢河，翔大败，摄太守焦璐遁去。勋入据州，自称兵马留后。

初，璐决汴水，绝勋北道，水未至，勋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克攻。勋劫百艘运粮趋泗州，留妇弱持馔。翌日，密觉，追之，士未食。贼伏兵于舟而阵汴上，军见密皆走。密追蹶，伏发，夹攻之，密败，众殄。遂入徐州，囚彦曾及官属，杀尹戡等。又徇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虹诸县，皆下。遣伪将屯柳子，屯丰，屯滕，屯沛，屯萧，以张其军，乃露章求节度使。

有周重者，隐濠、泗间，号有谋，勋迎为上客，问策所出，因教勋：“赦囚徒，据扬州，北收兖、郛，西举汴、宋，东掠青、齐，拓境大河，食敖仓，可以持久。”勋无雄才，不纳。伪将刘行及攻濠州，执刺史卢望回，自称刺史。

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勋郊迎，旗铠矛戟亘三十里，使骑鸣犍角，声动山谷。置酒毬场，引道隐阅其众，给为贼来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级夸胜。道隐还，固求节度。即残鱼台、金乡、锡山、单父十余县，斩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从之。

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率魏博、郾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兵二十万讨之。

勋好鬼道，有言汉高祖庙夜阅兵，人马流汗，勋日往请命。巫言毬场有隐龙，得之可战胜，勋大役徒凿地，不能得。贼将李圆、刘侏攻泗，欧宗、丁从实分徇舒、庐、寿、沂、海。诸道兵屯海州，度贼至，作机桥，维以长绠，贼半度，绠绝，士溺死，度者不得战，歼之。贼别取和州，破沐阳、下蔡、乌江、巢诸县，扬州大恐，民悉度江。

淮南节度使令狐綯移书陈祸福，许助求节度，勋按甲听命。淮南合宣、润兵戍都梁山。勋夜度淮，迟曙薄垒，贼将刘行立、王弘立与勋合，败淮南将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诏将军宋威与淮南并力。

承训屯新兴，贼挑战，时诸道兵未集，承训帐下才万人，退壁宋州。勋益骄。光、蔡钜贼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应勋。戴可师引兵三万夺淮口，围勋都梁山下，降其众。可师恃胜不戒，弘立以兵袭之，可师不克阵而溃，士溺淮死，逸者数百人，贼取可师首传徐州。诏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驰传入扬州。士举曰：“城坚士多，贼何能为？”众稍安。始，帝以晏权故智兴子，节度武宁，欲以怖贼。及是，返为贼困，不敢战，乃更以陇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北面都统招讨使，屯滕、沛，魏博将薛尤屯萧、丰。

贼首孟敬文欲绝勋自立，阴刻鉴为文曰“天口云云，锡尔将军”，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献，众骇异，乃斋三日授之。勋知其谋，使人袭杀之。

于是承训屯柳子右，夹汴筑垒，连属一舍。勋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围新兴、鹿塘。承训纵沙陀骑蹙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属襄城，伏尸五十里，数首二万，获器铠不赀。承

训攻柳子，姚周度水战，又败，乘风火贼，周提余卒去，沙陀蹶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斩刘丰，而周以十骑走宿州，守将斩之。勋惧，乃害崔彦曾等，谓其下曰：“上不许我节度，与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万。许佶、赵可立劝勋称“天册将军”，勋谒汉高祖庙受命，以其父举直为大司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举直乃拜于廷，勋坐受之。引兵救丰，刻木作妇人，衣绛被发，军过，斫而火之，乃行。勋夜入城，外不知。勋出锐军击援屯，魏博军知勋自将，惊而溃。贼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勋欲乘胜攻承训，或曰：“今北兵败，西军摇，不足虞也。方蚕月，宜息众力农，至秋士马强，决可以取胜。”举直曰：“时不重得，愿将军无纵敌。”勋曰：“然。”时承训方攻临涣，闻勋计，追还兵仗以待。勋军皆市人，翳而狂，未阵即奔，相蹈藉死者四万。勋释甲服垢襦脱，收夷痕士三千以归，遣张行实屯第城。

马士举救泗州，贼解去，进攻贼濠州。是时，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贼，下招义、鍾离、定远。勋遣吴迥屯北津援濠，士举锐兵度淮，尽碎其营，初，勋之遁，惧众不军，妄言有神谕野中曰：“天符下，国兵休。”勋使下相语，符未降，故败北津。

帝恨魏博军不胜，以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率兵三万屯萧、丰，约勋：“降者当赦之。”始，宿鄙人刘洪者，被黄袍，白马，使人封檄叩观察府曰：“我当王徐。”崔彦曾斩之，遣党匿山谷，欲附勋，承训喻降之。王师破临涣，斩万级，收襄城、留武、小睢诸壁。曹翔下滕，贼将以蕲、沛降，贼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丰、徐城、下邳，贼益蹙。

勋以张玄稔守宿州，张儒、刘景助之，自称统军，列壁相望。承训拔第城，张行实奔宿州，承训遂围宿州。行实教勋：“官军尽锐于此，西鄙虚单，将军直捣宋、亳，出不意，宿围自解。”勋喜，引而西，使举直、许佶守徐。承训攻败，十遇皆胜。遣辩士以威动玄稔。玄稔，贼重将也，以帛书射城外，约诛勋自归，使张奉献期。俄与二将会柳溪，伏士于旁，玄稔驰骑譟曰：“庞勋首已泉仆射寨矣！”伏兴，斩刘景、张儒。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自陈陷贼不早备，久暴王师，愿禽贼赎死。承训许之。复请诈为溃军劫符离。符离

不知，内之，已入，即斩守将，得兵万人，北攻徐州。许偁等不敢出。玄稔环城，彦曾故吏路审中启白门内玄稔兵，许偁等启北门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斩举直、许偁、李直等，收叛卒亲族悉夷之。

勋闻徐已拔，气丧，无顾赖，众尚二万，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悉兵八万逐北，沙陀将朱耶赤裘急追至宋州，勋焚南城，为刺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亳，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乃纵击之，斩首万级，余皆溺死。阅三日，得勋尸。斩其子于京师。吴迥守濠州，粮尽食人，驱女孺运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马士举斩以献。勋之始得徐州，货储荡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执兵，舒鉏鉤为兵，号“霍锥”，破十余州，凡二岁灭。

诏擢张玄稔右骁卫大将军，承训迁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节河东。于是宰相路严、韦保衡劾承训讨贼运挠，贪虏获，不时上功。贬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僖宗立，授左千牛卫大将军。卒，年六十六。

【译文】

康承训，字敬辞。因为夺门之功逐步被提升为左神武当权军将军，唐宣宗提拔他为天德军防御使。当时军队里缺少战马，敌人前来进攻，承训军多次失败。承训削减冗余费用，招兵买马，军队这才得以振作壮大。刚开始的时候，党项族攻克射雕军洛源镇，俘虏了所有士兵，听说承训的威名后，归还了全部俘虏，不敢逞凶。皇帝下诏，提升承训为检校工部尚书，封为会稽县男爵，并提为义武节度使。

适逢南诏攻破安南，皇上命承训迁到岭南西道，驻扎在邕州，容管经略使也归他指挥，统领全军。南诏军深入中原，承训派六路兵马出城御敌，却连连失利，十个士兵阵亡的有八个，只有天军两千人回到军营，全军震动。于是，节度副使李行素加固城池，闭城不出。南诏围城四天，有人请求晚上出兵袭击南诏军，承训一意孤行，不听从建议。天平副将私下招募了三百名勇士，半夜沿着绳子翻出城墙，火烧南诏兵营，杀敌五百，南诏害怕，第二天

撤兵离去。承训谎称敌军已破，向朝廷禀报，文武百官都恭贺承训杀敌之功，皇上加赐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他的亲属子弟冒功领赏赐，而下属的士兵们却没有得到奖赏，一时怨声载道。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向宰相告状，承训觉得惭愧，授官右武卫大将军，分管东都。

咸通年间，南诏又骚扰边境。武宁的七百名士兵戍守桂州，六年都没有替换，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掉大将，带兵到监军使那儿要粮草铠甲以便北返，监军使没有答应，士兵们就劈开府库，抢走兵器，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率众人上路北返。唐懿宗派本道观察使崔彦曾前往安抚。到潭州时，监军用欺诈的手法夺去庞勋的兵权，使庞勋心生畏惧，夺船顺江而下，招兵买马，攻城掠地。到达徐城时，商定：“我们敲城门大喊，众人一定响应，赏钱五十万就可以得到了！”众人大喜。牙健赵武等人想逃跑，庞勋斩首送给彦会说：“这就是动摇者的下场。”彦会不能责怪。庞勋还责备都押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过于约束，又派人对彦曾说：“士兵们身负罪责，不敢脱下铠甲，请求分两营驻扎。”并说要去尹戡、杜璋、徐行三将。府属温廷皓对彦曾说：“庞勋擅自离开戍守之地，这是该杀的第一个原因；专制、残杀大将，这是该杀的第二个原因；私自增设兵力，这是该杀的第三个原因；士兵中不是兄弟就是父兄，民愤极大，军中内外必然响应，这是该杀的第四个原因；请求分两营驻扎，扬言要去尹戡、杜璋、徐行三员大将，这是该杀的第五个原因。”彦曾也这么认为。于是在黄堂前盟誓，选出三千精兵交虞侯元密带领。驻扎在任山，等庞勋一到便袭击庞军。事情安排好后，留下喽啰作探子观察庞军行动。等到傍晚，庞勋率军到达，抓到了探子，知道了彦曾的打算，就杀掉了两个探子，空插一面旗帜于地，而从另一条路上去袭击苻离。过了好长时间，元密才醒悟过来，只好回师驻守城南。庞勋与老将乔翔在睢河交战，乔翔大败，带着太守焦璐逃跑了。庞勋于是进驻据州，自称兵马留后。

刚开始时，焦璐疏通汴水，想断绝庞勋北上之道，水还没到，庞勋已经度过了。等到元密的军队攻打宿州，洪水袭来，只好淌水而过攻城，没有成功。庞勋抢得百船运粮往泗州进发，只留下妇女儿童留守。第二天，元密发

觉，连忙追赶，士兵们还来不及吃饭。庞军埋伏于船上，并在汴水上游布阵，庞军见到元密就逃跑，元密穷追不舍，这时伏兵一齐出动，左右夹攻，元密败北，死伤无数。于是，庞勋入驻徐州，抓住彦会及其属下，杀死尹戡。接着，庞军又攻占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虹这些县城，都成功了。庞勋派伪军驻扎柳子、丰、滕、沛、萧，来扩张军队，于是露章请求为节度使。

有一个叫周重的人，隐居在濠、泗一带，号有谋，庞勋视其为上客，向他询问谋略。周重于是教导庞勋说：“释放囚徒，占据扬州，向北攻下兖、郛，向西攻下汴、宋，向东侵占青、齐，拓展地盘，充实粮仓，就可以保持很久。”庞勋没有雄才大略，不接受建议。伪将刘行及攻打濠州，抓回刺史卢望，自称刺史。皇上派中人康道隐前往徐州安抚，庞勋到郊外迎接，三十里内列队，使马鸣叫，吹号角，声势振动整个山谷。在校场上设酒宴，带道隐参观其兵阵，哄骗道隐说是来归顺他的人，滥杀无辜，献上首级来表功。道隐回去以后，坚决要求为节度使。并马上残害鱼台、金乡、锡山、单父等十多个县，斩杀官吏，出钱招募士兵，那些无业游民多数跟随他。

皇上于是授承训为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并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以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率领魏博、郾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军队总共二十万人讨伐庞勋。

庞勋迷信鬼神，有传言说汉高祖庙夜阅兵，人马流汗，庞勋第二天便去请教巫师。巫师声言校场有隐龙，如果庞勋能够得到它，便能大获全胜。庞勋派大量兵士掘地寻找，没有找到。庞军将领李圆、刘佶攻打泗县，欧宗、丁从实分别攻占舒、庐、寿、沂、海。各路兵马聚集海州，估计庞军将到，造了一座机动桥，用长绳维系。庞军度过一半时，绳子断裂，士兵大多淹死，渡水而过的人也不能作战，也被一举歼灭。庞军只好另取和州，攻破沭阳、下蔡、乌江、巢等县，扬州城慌乱起来，老百姓全都渡江而逃。

淮南节度使令狐绀上书皇帝列陈祸福，答应帮助庞勋求得节度使一职，庞勋于是按甲听命。淮南集合宣、润的兵力驻守都梁山。庞勋夜晚渡淮水，快要天亮的时候逼近城墙，刘行立、王弘立又与庞勋会合，打败淮南将李湘，庞

军驻守淮口，洗劫盱眙。皇上只得下命让将军宋威与淮南合力御敌。

承训驻扎在新兴，庞勋挑战。因为当时各路兵马还未汇合，承训帐下只有一万人，只好退守宋州。庞勋更加嚣张。光、蔡钜二贼攻陷滁州，抓住刺史高锡望与庞勋呼应。戴可师带三万兵马夺取淮口，将庞勋围困在都梁山下，降服了众人。戴可师以为获胜而不加防范，王弘立带兵袭击，戴可师抵挡不过，溃败而逃，士兵溺死在淮水中，逃跑的还有几百人，庞军取戴可师首级送到徐州。皇上再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飞奔扬州。马士举说：“城池坚固，士兵众多，反贼能怎么样呢？”众人才稍微安心。起初，皇上以晏权为故智兴子，为武宁节度使，想以此吓退反贼。到了这个时候，却反而被反贼所困，不敢应战，只好再以陇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使、北面都统招讨使，驻扎在滕、沛，而魏博大将薛尤驻守萧、丰。

反贼将领孟敬文想要杀掉庞勋，自立为王，偷偷地在碑上刻上一些如“天口云云，锡尔将军”的字，晚上把它埋在田地里。耕地的人得到它，献给庞勋，众人惊骇，于是斋戒三天授孟敬文为将军。庞勋知道他的图谋，派人刺杀了他。

这个时候，承训驻扎在柳子石，在汴水两岸构筑城堡，连成一片。庞勋籍城中的兵力，只有三千，只好抢老百姓当兵，而这些人都是从地道里逃跑了。王弘立渡过睢水，围住新兴、鹿塘。承训派沙陀骑兵冲入敌营，弘立逃走，底下军士跳入水中而死，从鹿塘到襄城，伏尸五十里，两万人丧命，缴获的兵器铠甲不计其数。承训攻打柳子，姚周渡水而战，又失利，承训借风火烧贼兵，姚周带领余下的士兵逃跑，沙陀紧追不舍，到芳亭时，死伤无数，杀了刘丰，姚周只带领十多人逃往宿州，守将杀了姚周。庞勋恐慌，杀了崔彦曾等人，对部下说：“皇上不答应封我为节度使，我要和你们真的造反了！”又扩张兵力，得到三万人。许佶、赵可立劝庞勋自称“天册将军”，庞勋拜汉高祖庙受命，封他的父亲举直为大司马，驻守徐州。有人说：“要干大事，不能与父亲有私情，不能丧失君臣秩序。”举直于是在大廷上拜谢庞勋，庞勋坐而接受了。派兵救丰城时，事先雕刻好一个木头女人，穿褐色衣服，披着头发，军队经过时，砍而用火烧它，才出发。庞勋夜晚进城，外人不知道。庞勋带

领精兵袭击援军，魏博士兵听说庞勋亲自带兵，惊慌而逃。反贼把掠夺来的财物送到徐州，以鼓舞士气。曹翔退守兖州。庞勋想要乘胜攻打承训，有人说：“现在北兵溃败，西军动摇，不值得忧虑了。正当仇月，应该休养生息从事耕作，等到秋天兵强力壮时，一定可以获得胜利。”举直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希望将军不要放纵敌人。”庞勋说：“对。”当时，承训正在攻打临涣，听说庞勋的打算，急忙整军以待。庞军都是些市民，嚣张狂妄，还没有打仗就逃跑，自己人踩死自己人达四万人。庞勋脱下铠甲，乔装打扮，只带领三千败兵回营，派张行实驻守第城。

马士举救泗州，反贼逃跑，又再进军反贼驻守的濠州。这个时候，皇上又下令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伐反贼，攻下招义、鍾离、定远。庞勋派吴迥驻扎北津以援助濠州。马士举派精兵渡淮水，捣碎敌营。起初，庞勋逃跑，又担心军士不服，就假称有神言：“天符下，国兵休”。庞勋派部下解语，天符未降，所以北津败退。

皇上责怪魏博军没有取胜，派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带三万兵马驻守萧、丰，并告知庞勋：“投降者会得到赦免。”起初，宿州刘洪穿黄袍，骑白马，派人拜见观察府说：“我当王徐。”崔彦曾杀了他，他的余党隐匿在山谷中，想要归附庞勋，承训使他们归顺了自己。王师攻破临涣，杀万人，收复襄城、留武、小睢等地。曹翔攻下滕州，反贼将领拿蕲、沛投降，贼将李直逃入徐州。曹翔又攻破丰、徐城、下邳，反贼愈加恐惧。

庞勋派张玄稔驻守宿州，张儒、刘景协助他，自称统军，与王师列壁相望。承训攻下第城，张行实逃往宿州，承训又围困宿州。张行实告诉庞勋：“官军精兵都在此处，西线空虚单薄，您直取宋、毫，出其不意，宿州之围自然就解了。”庞勋大喜，带兵往西，派举直、许佶驻守徐州。承训进攻失败，派说客去劝降玄稔。玄稔，是反贼的大将，把帛书射到城外，约定杀死庞勋自己归顺朝廷，派张皋献上约期。后来又与二将在柳溪相会，在旁边埋伏兵士，玄稔骑马大喊：“庞勋的头已挂在射寨示众！”伏兵一起行动，杀刘景、张儒。玄稔带诸将坦膊拜见承训，自称身陷贼军而没有振作，多次攻打王师，愿意抓住庞勋来赎罪。承训答应了他。玄稔又请求假扮溃军劫取苻离。苻离不

知详情，开城门迎接，玄稔进得城内，斩守将，得到兵士一万人，向北进攻徐州。许佶等都不敢应战。玄稔包围徐州城，彦曾以前的部下开白门让玄稔兵进城，许佶等从北门逃跑，玄稔亲自追杀逃兵，军中大乱，都跳入水中而死，杀死举直、许佶、李直等人，收监叛兵亲族。

庞勋听说徐州已被攻破，精神尽丧，没有依靠，从石山向西逃窜，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承训八万兵士向北追贼，沙陀将朱耶赤衷急忙追到宋州，庞勋焚烧南城，被刺史郑处冲击败。庞勋又从南边往亳州逃跑，承训兵又沿着涣水而向东，反贼逃到蕲县，官兵截断桥梁，反贼还没到达济，承训又纵向攻击，杀一万人，其他的都淹死了。检查了三天，找到了庞勋的尸体。在京师杀了他的儿子。吴迴驻守濠州，粮食完了就吃人，逼迫妇女老人运柴填护城壕，整顿军队而行进，马士举斩贼首以献。庞勋最开始时占有徐州，储备空虚时就四处抢掠，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拿着兵器，以钁钩为兵器，号称“霍锥”，攻破十多个州，总共两年才得以消灭。

皇上下命提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承训升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往河东。于是，宰相路严、韦保衡揭发承训讨伐反贼时逗挠，贪污虏获的财物，不按时向上缴纳。于是，承训被贬为蜀王传，分管东都。后来，又贬为思州司马。唐僖宗继位，提为左千牛卫大将军。死时六十六岁。

108

田弘正传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田弘正，好将军。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解析】

田弘正是唐宪宗时有名的将军。他的父亲崇尚儒学，不喜欢军旅之事，而田弘正自小通习兵法，擅长骑马射箭。他曾在季安手下担任兵马使，多次劝季安善待士兵，深受士兵拥戴，因而季安对他非常忌恨，想找借口杀他，幸亏他装病卧家不出，才免于灾祸。

在那个藩镇割据，兵连祸接，各藩镇内部兵乱频仍的年代，田弘正率领的魏博军却坚强团结，所向无敌，这应当归于田弘正的善于带兵用兵。他善待士兵，深得众心。他在季安手下担任兵马使时对士兵就非常爱护，和“锐杀罚”的季安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当士兵不满继任的季安子怀谏及其家奴蒋士则的统治时，一致推举田弘正为帅。他担任大帅后，解除了“里民不得相往来”的禁令，使百姓得以“通馈谢庆吊”，大得民心。他忠于国家，以“洗濯伪风”为己任。他拒绝了函、恒、郛、蔡各藩镇的游说，不愿割据一方，而

希望归心朝廷，平定动乱，以使国家重获太平，他在谢表中说：“天宝以来，山东奥坏，化为戎墟，官封世袭，刑赏自出，国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龄，奉陛下宸算，冀道阳太和，洗濯伪风，然后退归丘园，避贤者路，死不恨。”可见其一片赤心。他善于用兵，大旗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助朝廷军队平定了蔡州吴元济的叛乱，又迫使叛变的王承宗向朝廷请罪，李师道叛乱，他带兵从杨刘渡过黄河，和李师道大将刘悟在阳谷展开激战，将刘悟大军击败，迫使刘悟归降。

田弘正可谓是那个动乱时代中一位出色的将军，毛泽东对田弘正十分赞赏，他读了《田弘正传》后，在传的开头处批注道：“田弘正，好将军。”如此一位名将竟被乱兵所害，令人痛惜。

【原文】

田弘正字安道。

父廷玠，尚儒学，不乐军旅，与承嗣为从昆弟，仕为平舒丞，迁乐寿、清池、束城、河间四县令，以治称。迁沧州刺史。李宝臣、朱滔与承嗣不协，合兵围沧州，廷玠固守连年，食虽尽无叛者。朝廷嘉其节，徙相州。承嗣盗磁、相，廷玠无所回染。及悦代立，忌廷玠之正，召为节度副使。廷玠至，让悦曰：“而承伯父绪业，当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贵，何苦与恒、郛为叛臣？自兵兴来，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谁邪？而忘不悛，盍杀我，无令我见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称疾不出。悦过谢之，杜门不纳，愤而卒。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季安内忌，出为临清镇将，欲因罪诛之。弘正阳痺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怀谏袭节度，召还旧职。

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措置不平，众怒，咸曰：“兵马使吾帅也。”牙兵即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纳，众哗于门，弘正出，众拜之，胁还府，弘正顿于地，度不免，即令于军曰：“尔属不以吾不肖，使主军，今与公等约，能听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苟

天子未命，敢有请吾旂节者死，杀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诺。”遂到府，杀士则及支党十余人。于是图魏、博、相、卫、贝、澶之地，籍其人以献，不敢署僚属，而待王官。

先时，诸将出屯，质妻子，里民不得相往来。弘正悉除其禁，听民通馈谢庆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彻毁之。承嗣时，正寝华显，弘正避不敢居，更就采访使堂皇听事。幽、恒、郛、蔡大惧，遣客镌说钩染，弘正皆拒遣之。宪宗美其诚，诏检校工部尚书，充魏博节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宣慰，赉其军钱百五十万缗，六州民给复一年，赦见囚，存问高年、惛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辩，具陈朝廷厚意，弘正不觉自失，乃深相结纳，奉上益谨。复请度遍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诏。因令节度金谋布衣崔欢奉表陈谢，且言：“天宝以来，山东奥壤，化为戎墟，官封世袭，刑赏自出，国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龄，奉陛下宸算，冀道扬太和，洗濯伪风，然后退归丘园，避贤者路，死不恨。”制诏褒答，且赐今名，锡与踵涂。

天子讨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进战，数有功。李师道疑其袭己，不敢显助蔡，故元济失援，王师得致诛焉。王承宗叛，诏弘正以全师压境，破其众南宫，承宗惧，归穷于弘正，弘正表诸朝，遂献德、棣二州以谢，纳二子为质。

俄而李师道拒命，诏弘正与宣武等五节度兵进讨。弘正自杨刘度河，距郛四十里坚壁；师道大将刘悟率精兵屯河东。战阳谷，再遇再北，斩万余级，贼势蹙。悟乃反兵，斩师道首，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献。初，悟既平贼，大张饮军中，凡三日，设角觥戏，引魏博使至廷以为欢，悟盱衡攘臂助其决，坐中皆悍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郛士疲于战，疮者未起，悟当卹亡弔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诏按军，伺悟去就，今知其无能为也。”既而诏悟为义成军节度使，狼狈上道，时称知悟之明。

以功加弘正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来朝，对麟德殿，眷劳殊等；引见僚佐将校二百余人，皆有班赐；进兼侍中，实封户三百；擢其兄融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弘正数上表固请留阙下，帝劳曰：“昨韩弘以疾辞不就军，朕既从之矣，今卿复尔，我不应违。但魏人乐卿之政，四邻畏卿之

威，为朕长城，又安用辞？”弘正遂还。常欲变山东承袭旧风，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满门，荣冠当时。

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军请帅，帝诏弘正兼中书令，为节度使。弘正以新与镇人战，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卫，入其军。时天子赐钱一百万缗，不时至，军有怨言，弘正亲加抚喻乃安。仍请留魏兵为纪纲，以持众心，度支崔俊吝其粟，沮却之。长庆元年七月，归卫卒于魏，是月军乱，并家属将吏三百余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闻震悼，册赠太尉，谥曰忠愍。

弘正幼孤，事融甚谨，军中尝分曹习射，弘正注矢联中，融退，扶怒之，故当季安猜暴时能自全。及为军中推迫，融不悦曰：“尔竟不自晦，取祸之道也。”朝廷知其友爱，诏拜相州刺史，赐金紫，不欲其相远也。

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楼聚书万余卷，通《春秋左氏》，与宾属讲论终日，客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

弘正之祸也，其判官刘茂复独免，士相戒曰：“是人议事尽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杀之。”

【译文】

田弘正，字安道。

父亲田廷玠，推崇儒学，不喜欢军旅，与承嗣是堂兄弟，官为平舒丞，后任乐寿，清池，东城，河间四县县令，以善于治理而著称。又迁任仓州刺史。李宝臣、朱滔与承嗣不和，合兵围攻沧州，廷玠固守多年，粮虽断绝，但没有叛乱的。朝廷嘉许廷玠的节操，迁相州。承嗣盗“磁”、“相”等地，廷玠没有半点污点。到田悦代主而立时，忌恨廷玠为人方正，召他当副节度使。廷玠到后，对田悦辞让说，你承继伯父的基业，应当守朝廷的法度以利保富贵，何必与“恒”、“郢”一起当叛臣呢？从来背叛天子的有几人能保全宗族性命呢？而你毫无悔意，今天不如杀了我，以免让我看到田家成为别人刀下之鬼。然后称病不出，田悦去向他谢罪，廷玠闭门不出。郁愤而死。

田弘正年少时即通兵法，擅长骑射，承嗣很爱他，认为必能使宗族兴旺。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兼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奢，好杀罚，弘正

常常规劝，军队中都很依重于他。季安内心很是忌恨，让他出京任临清镇将，想找借口治他的罪然后杀掉他。田弘正患阳痺病，卧家不出，才得以幸免。季安死后，他的儿子怀谏承袭节度之职，把田弘正召回，官复原职。

怀谏把家政都委托于家奴蒋士则，由于他处理诸多事情不当，引起众怒，都说：“兵马使才是我们的统帅。”牙兵又到田弘正家去迎他出来。弘正拒绝，众人在门口哗然。弘正出来，众人拜见他，逼迫他回府上。弘正估计不能避免，就传令军中说：“你等不以我无能，让我拜统领，今天与你们定一约，能听从我的命令吗？”众人都说：“唯你的命令是从。”弘正因此说：“我想守天子的法令，以六州的版图旧朝廷向天子请命。假如没有皇上令旨，如果有人一定要用我的名义就处死，杀人和抢劫也要处。”众人都一一答应。于是田弘正带领人到府上，杀了蒋士则及其余党十余人。然后威逼魏、博、相、卫、贝、澶之地，这些地方的人都一一从命。

早先的时候，诸将领出外屯兵，乡里村民不得往来。弘正把这些规定都废除了，让老百姓自行往来应酬。凡是着装犯禁太侈奢的，即刻禁毁。承嗣时，他家的居室华贵，弘正不敢住，另就客堂。幽、恒、郛、蔡等人地主事都很害怕，派人说情行贿，弘正一一拒绝。宪宗很喜欢他的忠诚，诏为检校工部尚书。又出任魏博节度使。后又派裴度去慰劳他，赏军饷一百五十万，六州百姓免役一年，赦囚犯，慰问年高、孤独、残疾而不能自给的人。裴度很善说服，详细表达朝廷的愿望，弘正也不觉得太自责，真心实意地接纳，对朝廷更加恭谨。又请裴度到他的部属中，宣称天子的恩赐。令崔懔写表向皇上谢恩，说：“天宝以来，山东一直偏废一隅，官职世代相承，刑赏自出，使国家蒙受耻辱将近六十年。臣如果能借有生之年，奉皇上的英明，希望能倡导正气，洗刷虚伪的民风，然后退隐田园，给贤者开路，就是死也不悔恨。”

天子讨伐蔡，弘正派儿子田布带三千兵前去作战，屡建战功。李师道害怕田布去攻打自己，不敢明显援助蔡。因此蔡失去支援，朝廷的部队得以杀掉他。王承宗叛乱时，天子诏弘正率所有部队，兵临其境，大破叛军，王承宗害怕，只好归顺于弘正。弘正向朝廷上表，王承宗献出德、棣两州谢罪。弘正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

没有多久，李师道拒不服从朝命，天子诏弘正和宣武等五个节度的兵力讨伐。弘正从杨刘渡河，在离郓四十里的地方筑壁，李师道的大将刘悟率精兵驻扎在黄河以东。二人战于阳谷，弘正屡战屡胜，杀敌万余人，叛军胆寒。刘悟于是兵变，斩下李师道头颅，到弘正那里投降，把十二个州献出来。刚开始，刘悟归降后，平定了一些叛军，就在军中大开酒宴，一连三日，又让军士表演相扑，把魏博的使者带到庭前寻欢作乐。在坐的人都害怕刘悟。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弘正，弘正说：“郓的士卒都疲于战斗，受伤的都尚未痊愈，刘悟应当体恤受伤士兵，哀吊阵亡将士，怎么能贪眼前的快乐呢？我奉天子之命安抚军队，看刘悟的表现，今天终于知道他无能了。”随后天子命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刘悟仓促上路。当时的人们称弘正有知人之明。

弘正因平叛有功，加封检校司徒，兼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年弘正去朝见天子。天子在麟德殿召见他，格外亲切。所带去的二百余人也都得到赏赐。后晋升侍中，封三百户，把弘正的哥哥提拔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弘正多次上表坚决请求留在京都，皇上说：“昨天韩弘因病不去军队，我已同意，今天你又这样，我本不该不同意，但魏人喜欢你的当政，四邻又害怕你的威严，你是我的长城啊，又怎能推辞呢？”弘正这才回到山东。一直希望改变山东的承袭旧风，所以把家族中的人都派往朝廷中去做官，皇上都一一加以提拔任用。这样弘正家族可谓红极一时。

穆宗当政时，王承元以承德军请求挂帅，皇上诏弘正兼中书令，当节度使。弘正因为刚与镇人作战，有父兄之伤，选了二千魏兵自卫，来到军中。当时天子赐赏一百万钱，久不到，军中有怨言，弘正亲自安抚、劝导，军中才安定下来。仍然请求留在魏的兵士维护纲纪，安定民心。由于崔俊（当时的财政官员）吝惜钱财，只好作罢。长庆元年七月，把守卫部队调回魏。这月发生军中叛乱，弘正和家属以及将官三百人遇害，皇上大为悲痛，册为太尉，封谥号忠愍。

弘正年少即孤，侍奉朱克融，非常恭谨，军中曾分队学射箭，弘正常连连射中，克融退下，对他很生气。所以当季安猜忌时，他能保全自己。到后来被军中胁迫推举，克融不高兴地说：“你不懂得隐藏自己，这是取祸之道。”

朝廷知道克融对人友爱，诏他为相山刺史，赐金紫，不想让他离得太远。

弘正性情忠孝、喜欢功名，建楼宇藏书不下万卷。精通《左氏春秋》，与客宾属下终日讨论。有客为他作《沂公史例》，刊行于世。

弘正遇害时，他的判官刘茂复唯独幸免，士兵们当时互相劝戒：“这个人为人做事尽忠尽力，对我们很讲信用，有敢于加害他家人的，我们共杀之。”

109

王承元传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
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
页）

【解析】

王承元是唐穆宗时人，他在很年轻时就有谋略。十六岁时就劝哥哥王承宗带兵一起讨伐李师道，他哥哥认为他年纪太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哥哥死后，部下一致推举他为帅，对他十分爱戴。不久，王承元被征召入朝，被封为鄜坊丹延节度使，不久转为凤翔节度使。凤翔一带土地平阔，没有什么险阻，吐蕃多次入侵。王承元就在略为险要的地方设置鄣塞，派兵守卫。帅府周围的商家以前经常遭到胡人的抢掠，王承元就在帅府外修筑了大城，使商家得以安居。

王承元多次建功，深受朝廷的称赏。可惜如此一位年轻多才的将军，三十三岁就去世了。毛泽东读《王承元传》，在开头处批注道：“青年将军王承元。”有对王承元出色才能的赞赏，也有对如此一位年轻有为的将领早逝的遗憾。

【原文】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盍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乃视事牙阖之偏，约左右不得称留后，事一关参佐，密表请帅于朝。穆宗诏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北镇以两河故事协诱，承元不纳，诸将皆悔。耆至，士哭于军，承元令曰：“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虽然，格天子诏，我获罪奈何？前李师道有诏赦死，欲举族西，诸将止弗遣，他日乃共杀之。今君等幸置我，无与师道比。”乃遍拜诸将，诸将语塞。承元即出家货尽赐之，斩不从命者十辈，军乃定。于是谏议大夫郑覃宣慰，赐其军钱百万缗，赦囚徒，问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承元去镇，左右裒器币自随，承元使空褚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见，帝命中宫礼赉异等。徙承元鄆坊丹延节度。俄徙凤翔。凤翔右褒涇、原，地平少岩险，吐蕃数入盗。承元据胜地为郭，置守兵千，诏号临汧城。府郭左百贾州聚，异时为虏剽夺，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縑之，人乃告安。以劳封岐国公。太和初，祖母丧，诏曰：“武俊当横流时，拯定奔溃，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赠恤宜加厚。”且给仪仗以葬。

五年，徙节平卢、淄青。始，盐禁未尝行两河，承元请归有司，由是兖、郛诸镇皆奉法。承元资仁裕，所至爱利。卒，年三十三，赠司徒。

【译文】

王承元，王承宗的弟弟，有深谋。年十六岁时，劝承宗带兵共同讨伐李师道。承宗认为他年少，不重用他，但军中常有人指着看他。承宗死时，尚未发丧，大将谋划着准备以其他人取代他的帅位。参谋崔燧与其他校官，以他祖母凉国李夫人的命令，让承元继承帅位。承元哭着拜谢，不愿接受。各位将领一定要这样，承元说：“皇上让中贵人作监军，你们怎么不先请示他呢？”

监军到后，仍然是这个意见，承元谢道：“各位不忘我王家以及妇女小子，如果真的有什么令时，你们能服从吗？”众人说：“惟命是从。”于是在帅府的偏房办公，并与身边的人相约，不得称留后，悄悄修表交于朝廷。穆宗派起居舍人柏耆去宣布朝廷的慰问，授予王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有人用两河旧事相劝诱，让承元不接受，承元没有采纳。各位将领都很后悔。柏耆到后，有士兵在军中哭泣，承元下令说：“各位不想我去，本意当然好，但是违抗了诏令，我怎么当得起呢？以前李师道有诏赦死，想全家西迁，诸将领阻止他，结果到后来却一同杀了他。今天你们还是好好待我，不要拿我与李师道相比。”于是在军中遍拜各将，诸将无言再说什么。承元又把家中所有财产赏给他们，杀了一些不听从军令的十多人，军心才平定下来。于是谏议大夫郑覃向军中宣慰军之意，赐军饷百万，赦免囚徒，给孤独、伤残不能自给的人送米布等物。

承元离开时，左右的人带着钱物相随。承元让他们什么都不要带，入朝后，承元的堂兄弟四人都被封为刺史，在朝中作官的四十多人。他的祖母去朝觐，皇上礼数有加，赏赐丰厚。后来调承元鄜坊、丹延节度使，又调征凤翔。凤翔右临泾、原，地平少险，吐蕃人多次入侵。承元选有利地形当障，派兵千人守卫，诏称临泾城。帅府周围有很多商家，以前常遭到胡人的抢掠，王承元就在帅府周围修了大城，使商家得以安居。由于他的功劳封为岐国公。大和年初，他祖母去世。皇上下诏说：“当年叛乱时，镇定地处理了事情。现在李家不幸，应好好抚恤。”于是给予仪仗入葬。

大和五年，承元调任平卢、淄青节度使。以前，盐禁都没有涉及到两河，承元要求他们归有关部门管起来，于是兖、郛各镇皆守法。承元仁爱，为所到之处的人厚爱。死时三十三岁，赠为司徒。

110

刘晏传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国营商业。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刘晏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页）

【解析】

唐代宗时，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百姓困乏，国家财政濒临崩溃，而经过几年的治理，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这其中就有刘晏的功劳。

刘晏，字士安，历仕唐玄宗、代宗、德宗三朝。他善理财政，天宝中，他担任夏令，负责督输租赋，他以前没有从事过此种事务，而竟能使“输无通期”，初步显示了理财的才能。玄宗朝，他先后担任过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代宗朝，他先后担任过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等职，与财政有不解之缘。

刘晏非常有经济头脑。代宗初继位时，在兵火之后，京师粮食匮乏，一斗米值一千钱，京师三辅百姓已无法承受沉重的租税负担。刘晏考察了水路之后，提出发展漕运，解救京师贫乏，减轻三辅百姓负担，恢复水道所经城镇的经济，他的建议被采纳，每年从淮、湖运送四十万斛粮食到京师，解救

了关中的困乏。

刘晏使转输物资、平衡有无的平准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京师盐价暴涨，他只用四十天时间就将盐从扬州运到京师，稳定了盐价。南方偏远地区出产的东西运送到京师，运费昂贵，刘晏就把货物储存在江、淮之间，变卖后，卖铜和柴，铸造铜钱。本年谷贱，他就命令大量收购粮食，歉年粮价贵，他就命令贱价出售粮食而收购其它物产。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了解物价情况，即使是偏远地区，物价变化很快就能知道，因此能够及时平衡物价，“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刘晏可谓是封建时代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财家，欧阳修对刘晏十分赞赏，他评论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挈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债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刘晏的理财术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借鉴价值，毛泽东读《刘晏传》后就批注道：“国营商业”。指出这是国营商业的雏形，可谓慧眼卓识。

【原文】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名震一时。天宝中，累调夏令，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举贤良方正，补温令，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再迁侍御史。

禄山乱，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而璘反，乃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假晏守余杭，会战不利，走依晏。晏为陈可守计，因发义兵坚壁。会王败，欲转略州县，闻晏有备，遂自晋陵西走。终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时史朝义盗东都，乃治长水。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京兆尹郑叔清、李齐物坐残虐罢，诏晏兼京兆尹。总大体不苛，号称称职。会司农卿严庄下狱，已而释，诬劾晏漏禁中语，宰相萧华亦忌之，贬通州刺史。

代宗立，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晏以户部让颜真卿，改国子祭酒。又以京兆让严武，即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如故。坐与程元振善，罢为太子宾客。俄进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盐铁、常平使，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钱，禁膳不兼时，旬农授穗以输。晏乃自校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鞏、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以为：“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京师三辅，苦税人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为一利；东都凋破，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尘渐可还定，为二利；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辍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为三利；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岨，可追贞观、永徽之盛，为四利。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衅无盛烟，善游鬼哭，而使转车輓漕，功且难就，为一病；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减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为二病；东垣、厓柱，浍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夹河为藪，为三病；淮阴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每言衣无絮，食半菽，輓漕所至，辄留以馈军，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为四病。”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岁输始至，天子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迎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鄴侯也。”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再迁吏部尚书，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金谷。又知吏部三铨事，推处最殿分明，下皆忸伏。元载得罪，诏晏鞠之。晏畏载党盛，不敢独讯，更敕李涵等五人与晏杂治。王缙得免死，晏请之也。

常袞执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旧德，当师长百僚，用为左仆射，实欲夺其权。帝以计务方治，诏以仆射领使如旧。初，晏分置诸道租使，慎简台阁士专之。时经费不充，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虽权贵干请，欲假职仕者，晏厚以

禀入奉之，然未尝使亲事，是以人人劝职，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颇伸谐戏不敢隐。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

李灵耀反，河南节帅或不奉法，擅征赋，州县益削。晏常以羨补乏，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盐佐军兴，晏代之，法益密，利无遗入。初，岁收缗钱六十万，末乃什之，计岁入千二百万，而榷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师盐暴贵，诏取三万斛以贍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至湖峽荒险处，所出货皆贱弱，不偿所转，晏悉储淮、楚间，贸铜易新，岁铸缗钱十余万。其措置纤悉如此。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庠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然任职久，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自江淮茗橘珍甘，常与本道分贡，竞欲先至，虽封山断道，以禁衣发，晏厚贐致之，常冠诸府，由是媚怨益多。馈谢四方有名士无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议者颇言晏任数固恩。大历时政因循，军国皆仰晏，未尝检质。德宗立，言者屡请罢转运使，晏亦固辞，不许。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始，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盛气不相下。晏治元载罪，而炎坐贬。及炎执政，衔宿怒，将为载报仇。先是，帝居东宫，代宗宠独孤妃，而爱其子韩王。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且言王数有符异，以摇东宫。时晏言要与谋。至是，炎见帝流涕曰：“赖祖宗神灵，先帝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当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当究飞语，致人于罪。”朱泚、崔宁力相解释，宁尤切至。炎怒，斥宁于外，遂罢晏使。坐新故所交薄物抗谏，贬忠州刺史，中官护送。炎必欲傅其罪，知度准与要素憾，乃擢为荆南节度使。准即奏晏与朱泚书，语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胁诏使，谋

作乱。炎证成之。

建中元年七月，诏中人赐晏死，年六十五，后十九日，赐死诏书乃下，且暴其罪。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炎兼删定使，议籍没，众论不可，乃止。然已命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数斛，人服其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表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谓还其妻子。不报。兴元初，帝輭寤，乃许归葬。贞元五年，遂擢晏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宗经秘书郎。执经还官，求追命，有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晏歿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

晏既被诬，而旧吏推明其功。陈谏以为管、萧之亚，著论纪其详，大略以“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晏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扳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百余万。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纆，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恣之巢运，散入村间，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自免阻饥，不待令驱。以为二胜。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

琇后以尚书右丞判度支，国无横敛而军旅济。为韩滉所恶，贬雷州司户

参军。坐私入广州。赐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闻喜县公。衡历户部侍郎。

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佶擢进士第，累官谏议大夫。坐善元载，贬岭南。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晏罢，以佶充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迁刑部侍郎，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

征，幽州人。晏荐为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参军。元琇判度支，荐为员外郎。琇得罪，贬秀州长史，三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善之，方倚以代己，会同州刺史缺，参请用尚书左丞赵憬，德宗恶参，欲间其腹心，更用征为之。久乃徙华州，厚结权近，冀进用。同、华地迫而贫，所献尝馘陋，至征厚赋敛，有所奉入，辄加常数，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为冗职，包佶称之。历太康令，劝刺史李芾敛羡钱，交权幸，芾厚遇之。累迁浙东观察使。代王纬为浙西观察、诸道盐铁使。时天下钱少货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不通。若初始奏纵钱以起万货，诏可。而持刚检下，吏民畏服。卒，赠礼部尚书。

宗经终给事中、华州刺史。子濛，字仁泽。举进士，累官度支郎中。会昌初，擢给事中。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时回鹘衰，朝廷经略河、湟，建遗濛按边，调兵械粮餉，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始议造木牛运。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贬朗州刺史，终大理卿。

【译文】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玄宗封禅泰山时，刘晏刚八岁，就到玄宗行宫进献颂文，玄宗对这么个小孩就可作文感到惊讶，就命宰相张说去考他，张说说：“这是国之祥瑞啊！”就授他太子正字之官。公卿大臣纷纷邀请他参加宴会，称他为神童，一时名声大噪。天宝年间，累次升调为夏县令。不曾严督赋税，但交税从来没有拖欠的事，举贤良方正，补温令。他所到之处，都给当地百姓作好事，百姓都将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流传下来，再迁为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时，刘晏到襄阳避乱。永王李璘任命刘晏官职，他坚辞不就。

到房琯写书，论述封建和古之异事，说：“现在诸王出入深宫，总是想建立齐桓宋文之霸业，却不能达成。”诏拜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管理长江淮河一带租庸调的事宜。

刘宴到吴都时永王已反，就和采访使李希言商量怎么样抗拒叛军。李希言请刘宴守余姚，和叛军作战失利，就逃到余姚依附刘宴。刘宴为他陈述守卫余姚的计谋。发动义军坚壁清野。永王兵败，就想转而攻略各州县，知道刘宴早有防备，就从晋陵向西逃。

刘宴始终没奏明自己的功劳，不久就授彭原太守，又转为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当时史朝义占东都，刘宴就在长水设郡治，不久又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职务。京兆尹郑叔清，李齐物等人因残暴不法而罢职，皇帝就诏令刘宴兼任京兆尹。宴为政总揽大纲，而不过于苛刻，人们都说他很称职。这时司农卿严庄下狱，不久开释，诬陷说刘宴泄露机密，宰相萧华也妒忌他的才干，就贬他为通州刺史。

代宗登基后，刘宴复职，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又兼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刘宴将户部职务让给颜真卿，自为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职让给严武，就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使和以前一样。后因与程元振交好而受牵连，罢为太子宾客。不久又进为御史大夫，管理东都、河南、江淮的转运、租庸、盐钱、常平等事宜。当时正是兵变之后，京师米价一斗千钱，宫廷内的膳食有时也不能保证按时，京畿郊县直接割取麦穗，谷穗献上，刘宴就亲自出行视察，渡过淮水、泗水、直达汴水，到达黄河一带。循底柱、陕石，观三门遗迹，到达河阴、巩、洛等地，看见宇文恺修的梁公堰，引黄河入通济渠，又视察李杰的新堤，对于其利弊一目了然，然而害怕被人牵制，就写信给宰相元载，说：“大抵运河的好处与不足各有四点：京师三辅之地，百姓苦于税重，淮、湘之地的粟米从运河运来，可减轻本地徭赋负担的一半，这是第一个好处；东都凋破，百无一存，如果运河修通，那么东都很快就可恢复原貌，这是第二个好处；诸将心生叛逆，戎虏想入侵之念，听说我京都贡赋不时而入，军队粮食运足，可以震慑住他们，这是第三个好处；舟车既通，四方货物云集，又可远洋海外，就可恢复贞观、永徽时的盛

世景象了，这是第四点好处。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以来五百余里，户口千余，居室没有一尺房椽，锅里没有一点炊烟，兽走鬼哭。在这个地方发动这么大的工程，很难成就，这是一不利。自兵变以来，黄河、汴水未经疏通，堤岸毁坏，岸上树木被伐，水土流失，河泥淤积，涉泗水千里之地，就象在泥地中行舟，是为二不利；东垣、底柱、浍池、北沙之间六百余里地中，戍兵巡逻久已绝已，黄河两岸，盗匪丛生，是为三不利；从淮阴到蒲坂，中间三千里地，各领军将领都自认为国之大佬，每每抱怨衣粮不足，漕运一到，就私自留下作军粮，不是漕运官吏所能制止的，这是第四个不利因素。”元载正想专擅朝政，收信后，就将开办漕运的事全数委任给刘晏，所以刘晏得以尽展其才。这一年，漕运到达，天子大喜，派遣卫士在东渭桥以鼓吹相迎，派使者飞骑慰劳刘晏说：“卿家真是朕的酈侯。”这一年共运谷米四十万斛，从此后关中无论旱涝，物价都不再飞涨了。

于是又迁吏部尚书，又兼管湘南、荆南、山南东道的转运、常平、铸钱事宜，与第五琦分管天下金谷之事，又兼任吏部三铨事，言说事理，推举人选，无不分明，属下皆服。

元载得罪后，诏令刘晏审理，晏畏惧元载党羽势力极盛，不敢一个人审讯，又敕令李涵等五人和刘晏一起审理此案。王缙能免于难，就是因为刘晏求情的缘故。

常袞执政时，忌妒刘晏声望极高，就言说刘晏德行极高，可为百官表率，应为左仆射，实际上想夺他的权。皇帝想天下生计刚走上正轨，就命刘晏领左仆射又兼原来的职责。

起初，刘晏在各道分设租庸使，慎重挑选台阁学士担任，当时经费不足，不多久刘晏选官，只选取那些租庸使补阙，积累数百人，都是新进锐敏之士，尽一时之选。刘晏亲自督促他们工作，所以工作干得相当好，虽然一些权贵一再干请，想安插人手，刘晏只让他们干一些虚衔，不让他们干预正事，所以人人都勤于职守。常言道：“士人有爵禄之望，则名重于利，当官没有荣进之途，则利重于名。”所以检劾出纳的事，都交给士人办理，小吏只负责拟行文书工作而已。所用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和眼前的一样听话，有什

么事都不敢有所隐瞒。只有刘晏有这种能力，其它人都没有这种能耐。代宗有次命他考核所部官员的好坏以及那些有罪的刺史，五品以上的任其弹劾，六品以下的可杖责然后才禀奏。

李灵耀造反时，河南诸道中有的节度使不奉公守法，擅自征赋，州县权力积粮更少，晏就经常以“羨余”的方式补充。人不加调，而收入足够。

第五琦治理盐政佐军用，刘晏就代替他的职责，方法更严密，利益没有遗漏。起初的时候，年收入是六十万缗钱，后来加了二十倍，每年可收入一千二百多万缗，其中榷盐占大半，百姓不以为劳。京师盐价暴贵，诏令运三万斛到关中，自扬州起程，四十天就到达洛阳，人都以为神灵相助。湖滨山野荒僻的地方，出产的东西价极低，还抵不上运费。刘晏就将它们都储于淮、楚间，换成铜子，每年都铸钱十多万缗。他处理事物就是这样精细。

刘晏又下令各道巡院，招募骏马，设立驿站互相联系，四方物价低昂以及其它利害相关的事，即使开初很远，但不久就能知道，因此能权衡物价运输，使天下物价没有特别昂贵或低廉的现象出现，而能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像看钱在地上流淌似的。

每天上朝时，他就骑在马上抚弄着马鞭计算起来，从天明时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即使休假也不停止。事情不管缓急，当天就解决掉，决不拖拉，他在修行里的府第、房子破旧矮小，吃饭的地方都那么窄，家中也没有婢仆。但是任职的年月一久，影响都大于宰相，当时高官多出自他的门下。

从江陵出产的茶叶、柑橘等珍物，和本道分别上贡，互相竞争着谁先到，即使山封了，道路断绝，刘晏也有办法在封山令前就出发，因此常常最早进贡。因此很多人不满。四方名士竞相拜访，他无不竭诚款待，对那些好议人长短的名士他更是以厚利相赠，使不能议论自己的毛病。所以议论的人很不满刘晏这种私自结恩于人的作法，大历时政治如前，军国大事都仰仗刘晏，德宗朝时，谏官屡次请求罢免刘晏转运使之职。刘晏也数次请辞，皇帝都不同意，还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当初，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两人意气相争，互不相容。刘晏治元载罪时，杨炎受牵连而遭贬。等杨炎执政时，衔旧怨，想为元载报仇。先

前德宗为东宫太子时，代宗宠爱独孤妃，因而爱她的儿子韩王。宦官刘清潭和嬖幸请求立独孤妃为皇后，而且说韩王屡次有不平凡的征兆，来动摇东宫的地位。有人就胡乱信言说刘晏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到杨炎执政时，他就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道：“幸亏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父子之间不曾为奸臣所离间，不然刘晏、黎干就可能动摇社稷，他的阴谋就可能成功。现在黎干伏诛而刘晏仍在，臣虽位为宰相，却不能定刘晏的罪予以处罚，依法当死。”崔祐甫说：“陛下已宣布大赦天下，就更不应听信传言，致人于罪。”朱泚、崔宁更竭力为刘晏开脱，崔宁神情语气尤显迫切。杨炎大怒，将崔宁斥退京师，于是罢免刘晏转运使之职，又说刘晏移交职务时财目不清，贬忠州刺史，内监护送。杨炎极力想彰显其罪，知道庾准素和刘晏不和，就提拔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庾准即上奏说刘晏和朱泚书信往来，其中颇多对皇上不满的话，又搜罗兵卒，擅取官物，威胁诏使，阴谋作乱。杨炎从中伪证。

建中元年七月，皇帝派内宦赐刘晏死，时年六十五岁，十九日后，赐死诏书下来，列举其罪过。家属都移至岭南，受牵连的多达几十人，天下人都认为刘晏是冤枉的。当时杨炎兼任删定使，上奏请求将刘晏抄家入宫，众官议论不同意，才罢休，但已经命人去查抄他的家产了，唯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而已，人们都敬服其廉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奏说诛杀刘晏太残暴了，对他的所有罪名不加验实，就先下令诛杀再下赐死诏书，天下人都骇叹惋惜，请求让他的妻子回京，但皇帝不准。

兴元初，皇帝渐渐明白刘晏的冤枉，就诏令许可将刘晏归葬家乡。贞元五年，又提拔刘晏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刘宗经为秘书郎，执经辞官不做，请求给父亲平反，就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荣衔。

刘晏死后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等人接掌财利之职官，他们都是当初刘晏提拔起来的，在当时也都非常有名望。

刘晏被诬陷以罪，当时官吏还是非常推许他的功绩。陈谏以为他的功劳不下于管仲、萧何，著论记叙刘晏生平非常详细，大致是说：“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口有一千多万，至德年后为兵贫所困，饥荒疾疠接踵而至，十室九空。刘晏充任转运使时，户口不满二百万。刘晏通计天下经费，谨慎察明

州县灾害情况，除苛税，予以赈救，使人民不致流离死亡。当初，各州县选富人监督漕运，称为‘船头’，主管邮递，称‘捉驿’，在平时税收外横征暴取，称之为‘白著’。人民不堪忍受，都离家为盗为贼。上元、宝应年间，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为乱于江淮之间，十几年才平定下来。晏时方设官治漕运，设吏主持邮驿，罢除没有名目的赋税，订正盐官法，以补充用度。从广德二年到建中元年，黜除好高骛远的想法，致力于富足天下，天下户口恢复至三百万户。王者爱人的方法，不在赐给他物品，而在于使人民安心耕耘纺织，收取公平的税赋，荒年时予以救济，大概每年就可增产十分之一了，而刘晏尤其能看事情缓急而先后办理。看某州县荒歉的苗头已起，就计算提取官府的赢余，先对县令：‘救济某物，贷款给某户’。老百姓还不及穷困，救助就到了。有的人讥讽说刘晏不直接赈济百姓，而是以低价买百姓出产来救助他们。这也不对。善于治理，不会等到病人到危急时才大显身手，善于救助的，不会使百姓穷困到需要赈济的地步。赈济少了就不能救活人，要救的人多又可能使国库亏空，国库亏空又得收取重赋。又赈济时，吏卒上下其手，强横的人得的多，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反得的少，就算把刀锯放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禁绝这种现象。这就是赈济的两个不好的地方。灾害地区，所缺的只是粮食而已，别的出产还有，贱价收买，用来换取杂货，用人力转运到出粮多的地方换取粮食，或者留作官用，国家财政就不会亏空；多多运来粮米，用官府的力量运送散到乡间，那些无力到集市购买的人们就近购买。人民自然免于饥困。不须县令驱使，这就是两个好处。刘晏又设常平法，粮食丰收则高价收购，灾荒时则低价卖出，大概各州米粮有时储存多达三百万斛。这难道还不能说有功于国家吗？”

元琇后来以尚书右丞身分判度支，国家没有对百姓横征暴敛而军旅费用就足够了。韩滉忌恨他，贬他为雷州司户参军。给他一个私入广州的罪名，赐死。裴腆以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事宜，被封为闻喜县公。李衡则当过户部侍郎。

包佶字幼正，是润州延陵人。其父包融，任集贤殿学士，有贺知章、张旭，李若虚在当时齐名，人称“吴中四士”。包佶进士及第后，累升任谏议大夫。因与元载交好而获罪被贬往岭南，刘晏上奏起用他为汴河两税使。刘晏

罢去转运使职后，皇帝又以包佶充任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又迁为侍部刑郎，改为秘书监，封为丹阳郡公。

卢征，幽州人。刘晏推荐他为殿中侍御使，晏得罪后，他被贬为珍州司户参军，元琇判度支时，起用他为员外郎。元琇得罪后，他又被贬为秀州长史，三次迁官后任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很看重他，正想倚重他以替代自己的职位，可巧同州刺史职位空缺，窦参请求任尚书左丞赵憬为之，德宗很讨厌窦参，想离间他的心腹，就起用卢征任职。很久后又任职华州。卢征想和权贵大臣结交，以求进取，同、华二州地方狭小，人民贫穷，贡献的物点都粗陋不堪，卢征加重赋税，才有所奉入，人们不堪其苛。

李若初这个人，起初事奉刘晏时担任冗杂的事务，包佶很称许他。任太康令时，逢迎刺史李芑，李芑对他非常好。累迁官为浙东观察使。代替王纬为浙西观察、诸道盐铁使。当时天下铸钱少，货物也贱，各地州县禁令铸钱不许出境，商旅不通。李若初才开始奏请令钱自由流通以使万货聚散，皇家下诏许可。而李若初对下属严格的时候，官民对他都又怕又服气，死的时候，被赠为礼部尚书。

刘宗经最后官位是给事中、华州刺史。他的儿子刘濬、字仁泽。举进士，累官至度支郎中。会昌初年，擢为给事中。因为材干为宰相李德裕知用。当时回鹘势衰，朝廷经略河、湟，建议遣濬巡边军，调拨兵械粮饷，担任灵夏以北党项使，开始建议使用木牛运粮草。宣宗登基后，李德裕得罪，刘濬受牵连被贬为郎州刺史，最终在大理卿职位上退休。

111

裴度传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裴度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页）

【解析】

唐宪宗时，蔡州叛乱，朝廷派兵征讨，裴度受宪宗委派巡视各军，还朝后向宪宗汇报了军队情况，并提出攻取策略，深受宪宗叹赏。王承宗、李师道想缓解朝廷对蔡州的进攻，于是派刺客刺杀执政大臣，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刺客又击刺裴度，连刺三下，砍断了靴子，砍伤了背部，又击伤了他的头部，幸亏他用毯子蒙住头，才没被刺死。侍从们都害怕得发抖，只有驺人王义抓住刺客大喊，刺客斩断了王义的手。裴度滚到沟里，刺客以为他已死了，就逃走了。裴度亲自调查，弄清了刺客的底细，将王承宗、李师道的阴谋报告了宪宗，宪宗对他更加信任。

裴度注重亲身调查研究，这一点很值得后人学习。毛泽东读《裴度传》时，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他批注道：“调查研究，出以亲身。”毛泽东非常重视

调查研究，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的几种方法。只有深入调查，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这一点每一位工作者都应牢记。

【原文】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贞元初，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举贤良方正异等，调河阴尉。迁监察御史，论权嬖梗切，出为河南功曹参军。武元衡帅西川，表掌节度府书记。召为起居舍人。

元和六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宪宗遣度宣论，弘正知度为帝高选，故郊迎趋跼受命，且请遍至属州，布扬天子德泽，魏人由是欢服。还，拜中书舍人。久之，进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阅鹰狗，所过桡官司，厚得饷谢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为礼，因构寰出丑言，送诏狱，当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辞諍，帝怒未置。度见延英，言寰无辜，帝恚曰：“寰诚无罪，杖小使；小使无罪，且杖寰。”度曰：“责若此固宜，第寰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霁，乃释寰。

王师讨蔡，以度视行营诸军，还，奏攻取策，与帝意合。且问诸将才否，度对：“李光颜义而勇，当有成功。”不三日，光颜破时曲兵，帝欢度知言，进兼刑部侍郎。

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剗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镋，得不死。哄导骇伏，独驸王义持贼大呼，贼断义手，度坠沟，贼意已死，因亡去。议者欲罢度，安二镇反侧，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罢之，是贼计遂行。吾倚度，足破三贼矣！”度亦以权纪未张，王室陵迟，常愤愧无死所。自行营归，知贼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创一再旬，分卫兵护第，存候踵路。疾愈，诏毋须宣政衙，即对延英，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方连诸道兵，环掣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当国，外内始安。由是讨贼益急。

始，德宗时尚何伺，中朝士相过，金吾辄飞启，宰相至阖门谢宾客。度以时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筹策，乃建请还第与士大夫相见，诏可。会庄宪

太后崩，为礼仪使。帝不听政，议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兼统百僚，王者谅闇，有权听之制。历世官废，故国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枢务。”乃诏百司权听中书门下处可。

王锬死，家奴告锬子稷易父奏末，冒遗献。帝留奴仗内，遣使者如东都按责其贶。度谏曰：“自锬死，数有献。今因告讐而检省其私，臣恐天下将帅闻之，有以家为计者。”帝悟，杀二奴，还使者。

于时，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钱徽、萧俛尤确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会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却，它相揣帝厌兵，欲赦贼，钩上指。帝曰：“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兵常利，则古何惮用兵耶？虽累圣亦不应留贼付朕。今但论帅臣勇怯、兵强弱、处置何如耳，渠一败便沮成计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间。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亿烦匮，宜休师。”唯度请身督战，帝独目度留，曰：“果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度以韩弘领都统，乃上上还招讨以避弘，然实行都统事。又制诏有异辞，欲激贼怒弘者，意弘快快则度无与共功。度请易其辞，窒疑问之嫌。于是表马摠为宣慰副使，韩愈行军司马，李正封、冯宿、李宗闵备两使幕府。入对延英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及行，御通化门临遣，赐通天御带，发神策骑三百为卫。初，逢吉忌度，帝恶居中桡沮，出之外。

度屯郾城，劳诸军，宣朝廷厚意，士奋于勇。是时，诸道兵悉中官统监，自处进退。度奏罢之，使将得颛制，号令一，战气倍。未几，李愬夜入悬瓠城，缚吴元济以报。度遣马摠先入蔡，明日，统洄曲降卒万人持节徐进，抚定其人。

初，元济禁偶语于道，夜不然烛，酒食相饋遗者以军法论。度视事，下令唯盗贼、斗死抵法，余一蠲除，行来不限昼夜，民始知有生之乐。度以蔡牙卒侍帐下，或谓反侧未安，不可去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元恶已擒，人皆吾人也！”众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马摠为留后。

度入朝，会帝以二剑付监军梁守谦，使悉诛贼将。度遇诸郾城，复与人蔡，商罪议诛。守谦请如诏，度固不然，腾奏申解，全宥者甚众。策勋进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户三千，复知政事。

程异、皇甫铸以言财赋幸，俄得宰相。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不纳。自上印，又不听。纤人始得乘辔。

初，蔡平，王承宗惧，度遣辩士柏耆胁说，乃献德、棣二州，纳质子。又谕程权入覲。始判沧、景、德、棣为镇，朝廷命帅，而承宗势乃离。

李师道怙强，度密劝帝诛之。乃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会田弘正致讨。弘正请自黎阳济，合诸节度兵，宰相皆谓宜；度曰：“魏博军度黎阳，即叩贼境，封轸比联，易生顾望，是自战其地。弘正、光颜素少断，士心盘桓，果不可用。不如养威河北，须霜降水落，绝阳刘，深抵郛，以营阳谷，则人人殊死，贼势穷矣。”上曰：“善。”诏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诏，师道果禽。

大贾张陟负五坊息钱亡命，坊使杨朝汶收其家簿，阅贷钱虽已偿，悉钩止，根引数十百人，列篋挺胁不承。又获卢大夫遗券，捕卢坦家客责偿，久乃悟卢群券。坦子上诉，朝汶谰语：“钱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列陈中人横恣，度亦极言之。时方讨郛，帝曰：“姑议东军，此细事，我自处办。”度曰：“兵事不理，止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帝不悦，徐乃悟，让朝汶曰：“以尔，使我羞见宰相！”命杀之，而原系者。繇是京师澄肃。

帝尝语：“臣事君当励善底公，朕恶夫树党者。”度曰：“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外甚类，中实远，在陛下观所行则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岂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为难辨则易，以为易辨则难，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为异、铸所构，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

穆宗即位，进检校司空。朱克融、王廷凑乱河朔，加度镇州行营招讨使。时帝以李光颜、乌重胤爪牙将，倚以击贼，兵十余万，有所畏，无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贼境，数斩将以闻。俄兼押北山诸蕃使。时元稹显结宦官魏弘简求执政，惮度复当国，因经制军事，数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乱作，即

上书痛暴镇过恶。帝不得已，罢弘简、镇近职。俄擢镇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东都留守。谏官叩延英，言不可罢度兵，摇众心。帝不召。于是文章极论，未之省。

会中人使幽、镇还，言：“军中谓度在朝，而两河诸侯忠者怀，强者畏。今居东，人人失望。”帝悟，诏度由太原朝京师。及陛见，始陈二贼畔涣，受命无功，并陈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谒者欲宣旨，帝遽曰：“朕当延英待卿！”始，议者谓度无援奥，且久外，为奸佞抑，虑帝未能其忠。及进见，辞切气怡，卓然当天子意。在位闻者皆竦，毅将贵臣至觐咨出涕。旧仪，阁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称贺则谒者答。帝以度勋德，故待以殊礼。度之行，移克融、廷凑书，开说諄沓，傅以大谊，二人不敢桀，皆愿罢兵。帝方忧深州围，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腾书布旨。或曰：“贼知度失兵柄，必背约顾望。”帝释然，乃拜度守司徒，领淮南节度使。

会昭义监军刘承偁慢刘悟，举军哗怒，执承偁，悟拘以闻。帝怒。问度：“何施而可？度顿首谢：“藩臣不与政。”辞不对。帝强之，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宠，悟不能堪，尝以书诉臣。是时，中人赵弘亮在行营知状，欲持悟书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顾悟诚恶之，胡不自闻。何哉？”度曰：“虽悟得闻，恐陛下不必听。且臣视天颜不咫尺，比尚未能决，千里单言，可悟圣听哉？”帝亟曰：“前语姑置，直谓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义心，使帅臣死节，独斩承偁，则四方群盗隐然破胆矣。”帝曰：“顾太后养为子，且我何爱？更言其次。”度曰：“投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偁，昭义遂安。

是时，徐州王智兴逐崔群，诸军盘亘河北，进退未一。议者交口请相度，乃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权佞侧目，谓李逢吉险贼善谋，可以构度，共讽帝自襄阳召逢吉还，拜兵部尚书。度居位再阅月，果为逢吉所间，罢为左仆射。帝暴风眩，中外不闻问者凡三日。度数请到内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见。帝遂立景王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张权舆等，内结宦官，种支党，丑沮日闻，乃出度山南西道节度使，夺平章事。

长庆四年，王廷凑屠元翼之家，敬宗嗟惋，叹宰辅非其人，使凶贼炽肆。学士韦处厚上疏曰：“臣闻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干木处魏，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万之师，一贤制千里难。裴度元勋巨德，文武兼备。若位岩庙，委参决，必使戎虏畏威，幽、镇自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乱之本，非有他术。陛下当饬而欢，恨无萧、曹，今一裴度摈弃于外，所以冯唐知汉文帝有颇、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谓处厚曰：“度累为宰相，而官无平章事，谓何？”处厚具道其由，帝于是复度兼平章事。帝虽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宁慰安，且示召期。宝历二年，度请入朝，逢吉党大惧，权舆作伪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以度平元济也。都城东西冈六，民间以为乾数，而度第平乐里，直第五冈。权舆乃言：“度名应图谶，第据冈原，不召而来，其意可见。”欲以倾度。天子独能明其诬，诏复使辅政。

先是，帝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纳，帝恚曰：“朕意决矣！虽从官宫人自挟糒，无扰百姓。”趣有司检料行宫，中外莫敢言。度从容奏：“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自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司之区，荒圯弗治，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曰：“群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朱克融执赐衣使者杨文端，诡言慢己，并诉所赐滥恶，又丐假度支帑三十万匹，不者军必有变；且请遣工五千助治东都，须天子东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临慰。度曰：“克融无患而悖，是将亡。譬猛虎自哮跃山林，凭窟穴则然，势不得离其处，人亦不为惧。陛下无庸遣重使，第以诏书言：‘中人倨骄，须还，我自责谴。春服不谨，方诘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诏在所供拟。’此则贼谋穷矣。陛下若未能然，则答：‘宫室营缮既有序，毋遣工为重劳。朝廷缘召发乃有赐与，朕无所爱，独与范阳，体不可尔。’”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听命，归文端。未几军乱，杀克融。

帝纵弛，日晏坐朝。度谏曰：“比陛下月率六七临朝，天下人知勤政，河

朔贼臣皆耸畏。近开延英益稀，恐万机奏禀，有所壅阏。夫颐养之道，当顺适时候，则六气和平，万寿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鸡鸣时，秋冬晏起，取日出时。盖在阳，胜之以阴；在阴，胜之以阳。今方居盛夏，谓宜诘旦数坐，广加延问；漏及巳午，则炎赫可畏，圣躬劳矣。”帝嘉纳，为数视朝。

未几，判度支。帝崩，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加门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沧景军。度奏讨平之，即陈：“调兵食非宰相事，请罢度支归有司。”奏可。时阶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户三百。度恳让不得可，乃受实封。

大和四年，数引疾不任机重，愿上政事。帝择上医护治，中人日劳问相蹶，乃诏进司徒、平章军国重事，须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书。度让免册礼，度自见功高位极，不能无虑，稍诡迹避祸。于是牛僧孺、李宗闵同辅政，媢度勋业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迹损短之，因度辞位，即白帝进兼侍中，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白罢元和所置临汉监，收千马纳之校，以善田四百顷还襄人。顷之，固请老，不许。

八年，徙东都留守，俄加中书令。李训之祸，宦官肆威以逞，凡训、注宗姪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武德县主藏史盗钱亡命，捕不得。河阳节度使温造狱其令王赏责负，系三年，母死弗许丧。度为帝言之，赏得释。

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搢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繚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而帝知度年虽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来，必问度安否。

开成二年，复以本官节度河东。度牢辞老疾，帝命吏部郎中卢弘宣谕意曰：“为朕卧护北门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镇。易定节度使张瑄卒，军中将立其子元益，度乃遣使晓譬祸福，元益惧，束身归朝。

三年，以病丐还东都。真拜中书令，卧家未克谢，有诏先给俸料。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别诏曰：“方春慎疾为难，勉医药自持。朕集中欲见公诗，故

示此，异日可进。”使者及门而度薨，年七十六。帝闻震悼，以诗置灵几，册赠太傅，谥文忠，媚礼优缛，命京兆尹郑复护丧。度临终，自为铭志。帝怪无遗奏，敕家人索之，得半稿，以储贰为请，无私言。会昌元年，加赠太师。大中初，诏配享宪宗庙廷。

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观迈爽，操守坚正，善占对。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国者，其君长必问度年今几，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风烈。葬管城，逮今庙食。

【译文】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

贞元年间进士，后升为监察御史，因为裴度不畏权势，激烈地抨击那些权贵恃仗皇帝之宠幸而横行不法的行为，为权贵所忌恨，不久又调出京都，任河南功曹参军。当时武元衡统中西川军，保奏裴度掌西川节度府书记，不久召裴度为起居舍人。

元和六年，裴度以司封员外郎的身分专责为皇帝起草诏书。田兴（字弘正）以魏、博六州的土地的归顺朝廷，宪宗派遣裴度至魏博宣读圣旨，同时代表皇帝慰劳军兵。田兴知道裴度是宪宗亲自选中的亲信，所以亲到城郊迎接，见面后长跪不起，表示恭谨受命，而且请裴度屈至他下属各州一行，以宣扬皇帝和朝廷的恩德，魏博人民欢欣鼓舞，衷心诚服中央政府。

裴度回京后，被拜为中书舍人，一段时间后，又升为御史中丞。当时皇帝喜好狩猎，宣徽五坊小使借着皇上秋猎之机，四处搜寻好的猎鹰猎犬，所到之处，无不兴师动众，直到当地官员重重地馈赠他钱财才罢休。下邳令裴寰，是个很有才干的官员，对小使傲不为礼，小使回来后就在皇帝面前诬陷裴寰，说他坏话，皇帝就以大不恭的罪名将他下狱治罪。宰相武元衡为裴寰婉辞辩解，皇帝生气地将他的奏章放在一边。裴度就在延英殿面见皇帝，极力言说裴寰无辜的情况。皇帝生气地说：“寰确实无罪，却杖打我的小使；小使也无罪就让他也杖打裴寰吧。”

裴度说：“陛下这样惩罚裴寰诚然很好，但是裴寰为县令，他的作为不过是因为怜惜陛下的百姓，怎么可以怪罪于他呢？”

皇帝听后神色开朗，就下令放了裴寰。

中央政府军讨伐叛乱的蔡州，派裴度巡视行营诸军，回京后，呈上攻取蔡州的计策。和皇帝的心意投合。皇帝又问他各营将领是不是有才能，裴度对道：“李光颜为人忠义勇敢，一定能成功。”不到三天，光颜果然大破时曲敌兵，皇帝很高兴裴度这样有见识的预言，就提拔他兼任刑部侍郎。

王承宗、李师道想缓解蔡州紧急的形势，就派遣强盗潜来京师，刺杀当政的大臣，宰相武元衡已被刺死，又刺杀裴度，裴度挨了三刀，靴子被砍掉，背上挨了一刀，头部也受伤，裴将毛毡裹在头上，因此没死。街道上的人都骇怕得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只有随从抓住贼人的手大声叫喊，贼人砍断随从的手，这时裴度滚到脏沟中，贼人估计他已死，就逃跑了。

有的朝官就想请皇帝罢免裴度以安王、李二人之心。皇帝愤怒地道：“裴度幸而未死，这正是天意所为。如果罢免了他，就正中贼人奸计。朕有裴度一人，就足可破三贼之兵。”裴度也因为朝廷纲纪不行，皇室衰微，常常气愤惭愧得不知如何是好，自前线回来后，因为知道贼军情况，皇帝愈发地信任倚仗他。

裴度养伤这二十多天里，皇帝派出卫兵护卫他的府第，前来慰问的使者不绝于途。等到伤好后，皇帝诏令他无须到宣政衙上班，直接到延英殿奏对即可。又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平章事。当时正连接诸道兵马讨贼情况非常紧急，京师内外人民非常恐慌，人也忙个不停，非常紧张。等到裴度执政后，京师内外民心才安定下来。这以后讨贼的事抓得更紧了。

当初，德宗时信用何何，有朝士经过的时候，金吾卫就飞地启奏上去，而宰相来的时候就关上门不见宾客。裴度认为当时多变，应该延请天下英豪之士来咨询治国良策。就建议回宰相府与士大夫相见，皇帝下诏认可。

当时正遇上庄宪太后逝世，裴度为礼仪使。皇帝依礼不能听政，就和群臣置冢宰一职。裴度说：“冢宰，是商、周时六官首，统率百官，当王者不能视事，冢宰能代王上处理朝政。历世以来。官名就废置了，所以国朝也未设

此官，现在也不宜只设一空官名，只管理一些杂务。”皇帝就下诏命百官在这段时间里暂且由中书门统率处理政务

王锬死后，他的家奴告发他的儿子王稷在父亲的奏本上动了手脚，家中钱财数目有问题，皇帝就将家奴留在宫中，派使者到东都洛阳去查抄王家财产。

裴度上谏说：“自锬死后，王稷几次向朝廷贡献。现在因为家奴告发就检查他的家财，臣恐怕天下的将帅听后，对朝廷不满，以后只为自家谋划。”

皇帝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杀了那两个家奴，召还使者。

当时，讨伐蔡州屡次失利，群臣着请求皇上罢兵休战。钱徽、萧俯更是言辞激烈。

裴度上奏道：“病在腹心之地，不及时除的话，就会成为大患。不然的话，两河地方也会跟着反叛。”

正好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败退兵，别的节度使就揣测是皇帝厌战，就想罢兵询问皇上的意思。皇帝说：“胜负乃兵家常事，不然从古到今，人们对用兵之事又为何这般慎重呢？就算累次胜利也不能就此罢手让我一人对付叛军。现在只看将帅勇敢还是怯懦，士卒强还是弱，该如何筹划罢了，哪能因一时失败就要改变已有的计划呢？”于是皇帝左右群臣就再不能改变皇帝讨贼的心意。

元和十二年，宰相李逢吉、涯建言道：“现在粮饷非常匮乏，该休兵罢战了。”只有裴度请求亲自去前线督战。皇帝就给裴度打眼色示意他单独留下，问道：“你果真愿为朕去吗？”裴度俯伏在地上，流着眼泪说：“臣誓不与贼共生于天地间。”

宪宗就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裴度因为韩弘领都统之职，就上奏请求免除自己招讨处置使一职，以免和韩弘起冲突，但实际上行的是都统之事。又有人故意在写诏书时故意抬高裴度，想因此激怒韩弘，使韩弘不甘心和裴度好好配合。裴度请求更换辞句，以杜绝离间嫌疑。于是表举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为行军司马，李正封、冯

宿、李宗闵备两使幕府候用。

临行前，裴度到延英殿进见皇上，道：“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退，臣无还期。”宪宗为其壮言所动，也不觉流下泪来。出发时，宪宗到通化门，大军待发，宪宗又赐裴度天御带，派三百名神策军骑士为裴度护卫军。

当初，逢吉妒忌裴度得帝宠信，宪宗厌恶他总在中挑拨离间，败坏大计，就把他贬为地方官。

裴度驻军郾城，慰劳诸军，宣示朝廷的厚意，士卒们奋勇杀敌。当时，诸道兵马都由中官统监，中官自行处理进军退兵之事。裴度上奏进求罢免中官，使得将领直接受元帅统制，号令统一，士气高涨数倍。不久，李朔夜入悬瓠城，缚住吴元济报上来。裴度派遣马总先入蔡州。第二天，自己统率洄曲降兵一万多拿着节度使的符节慢慢进入城中，安抚蔡人。

起初，吴元济禁止州人在道路上交谈，夜晚不准民家点蜡烛，民间以酒食互相馈赠的以军法论处，裴度在蔡州开始日常工作后，下令只有盗贼和杀人犯以法严处，其余的不追究，也解除了宵禁，人民这才知道生活的乐趣。

裴度以蔡地牙将士卒作为自己的侍卫，有人说蔡人民心未安，不可不防。他们又起歹心，裴度笑着答道：“我是彰义节度使，元凶已然成擒，余下的蔡人都是我的子民！”蔡人听后，感动得流下泪来。不久申、光两地平定，就任马总为留后。

裴度入朝奏事，正遇上宪宗授给监军梁守谦两把剑，命他将叛将全都杀光。裴度在郾城遇他，就和他一起来蔡州，商议诛杀贼将之事，守谦想依诏令将他们全杀了，裴度不以为然，上奏为他们求情，此举保全了不少的人。

宪宗策封裴度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又代理政事。

程异、皇甫铸因为谈论财赋之事投合宪宗心意，不久就担任宰相之职，裴度三次上书极言不可，但皇帝不听从他的意见。程、皇甫二人得相印后，又不治理政事，小人才能有机会进谗。

蔡州被平后，王承宗很害怕，裴度乘机派辩士柏耆去游说他，陈述利害，承宗就献出德棣二州，将儿子送到京城为人质。又派程权觐见皇上。才开始

将沧、景、德、棣四州合为一镇、朝廷亲自任命主帅，而承宗的势力也因此日衰。

李师道顽固不化，裴度密劝皇上将其诛除。宪宗就诏命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军节度使会合田兴一起讨伐他。

田兴请求在黎阳渡河，会合诸节度兵马，宰相都说很好。裴度说：“魏博军度过黎阳，就直接到了贼人的地方，封上小路，各军彼此相联，因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所以士兵一定会徘徊不前。弘正、光颜素来缺少决断，兵心盘桓不去，就不可使用，不如诸军先不渡河，在河北养兵，等到霜降，黄河水落时，先兵逼阳刘，断敌退路，再挥军直抵郢州，在阳谷屯军，则将士一定殊死作战，贼兵之势就会完结。”皇上称赞说：“好！”诏令田兴如裴度所言行事。田兴奉令而行，李师道果然被擒。

大商人张陟拿着五坊的息钱逃跑了。坊使杨朝汶查收他的家产帐簿，发现其贷款都已偿还，于是四处牵连，数百人被卷入此案，但怎样受刑都不承认。又找到一张卢大夫欠债的券，就抓来卢坦的家人门客责令还钱，很久后才发现那张债券不是卢坦的。卢坦的儿子上诉请求归还家产，杨朝汶搪塞道：“钱已收入官禁中，怎么还！”御史中丞萧俯和谏官诸人陈述杨朝汶等人极为暴虐，裴度也屡次向皇帝陈述过他们的恶行，当时正讨伐郢州，宪宗说：“你还是去管理东军出征之事吧，这些小事情，我来办就可以了。”裴度说：“兵事不办理的话，受害的不止山东一地。朝中人横暴不法，京都都会有暴乱。”宪宗很不高兴，不久才明白过来，责骂朝汶道：“你闹够了吧，却害得我无颜见宰相。”命人杀死他。又将他关押的人都放出来。朝廷纲纪因而大振。

宪宗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应当经常劝勉他为善为公。我最讨厌那些只知逢迎皇帝喜好以求官的小人。”裴度说：“君子和小人都是各自以类聚集在一起的，都各自有同类的人跟从。不过君子之徒是以德而聚，小人之徒是以恶同聚，外表看起来一样，内质相差甚远。陛下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看出他们到底是哪类人。”

宪宗说：“说的人大都这样说，但哪能那样容易辨别呢？”裴度退下来高兴地说：“皇上以为难辨则易，易辨则难，君子与小人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

不久终于被程异、皇甫镈所构陷，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任河东节度使。

穆宗即位后，裴度升任检校司空。朱克融、王廷凑在河朔叛乱。穆宗加封裴度任镇州行营招讨使当时任命李光颜、乌重胤为爪牙将，倚重他们打击贼军，但他们心有所畏，虽统领十多万大军，却未能建尺寸之功，裴度受命后，进入贼境，屡次斩杀敌将奏报京师。不久又兼任北山诸蕃招讨使。

当时元稹勾结宦官魏弘简想当宰相，又怕裴度回来重掌国政，就在军事上予以掣肘，不让他成功。裴度害怕这样下去会出乱子。就上书狠狠暴露元稹过错。穆宗不得已，只好罢免魏弘简、元稹官职。不久又擢升元稹为宰相。任裴度守司空、平章事、东都留守之职。谏官到延英殿上见皇帝，说不可罢免裴度的兵权，以免动摇军心。穆宗不听，于是将奏章交付众官讨论，并没到中书省决议。

正好有宦官出使幽、镇二州回来，说：“军中人们都说裴度在朝时，两河诸节度使忠于朝廷的感到有依靠，而强横的都有所畏惧，今天裴度到东都去了。两河百姓人人失望。”

穆宗这才明白过来，诏令裴度由太原来京，在朝见的时候，裴度陈述二贼居中掣肘，使得他受命讨贼不能见功。及自己入觐皇帝的心意，痛哭流涕。匍匐在地上没起来，谒者刚要宣穆宗旨意，穆宗忽然开口道：“朕当于延英殿见卿家！”

开始的时候，议论的人认为裴度在朝中无援手之人，又久居外地，被奸人压制，不得舒展，担心皇帝不能知道他的忠心，等到进见时，他言辞切近，语气温和，非常称皇上的心意，陪侍在侧的人听后都非常吃惊害怕，又为他的忠心所动，无论文臣勇将乃至小黄都感动得流泪，按旧例，群臣未退时，宰相不单独奏事，称贺则谒者代皇上回答。皇帝因为裴度的德行所动，所以特别的礼节待他。

裴度走时，修书给朱克融、张廷凑二人，言辞恳切地晓以大义。两人不敢违逆，都愿意罢兵。穆宗正忧虑梁州被围困，就想让牛元翼领军解围，就让裴度起草诏书宣布旨意，有人说：“贼人一旦得知裴公失去军权，一定会背

弃约定反叛。”穆宗深以为然，就拜裴度为司徒，兼领淮南军节度使职衔。

这时正好昭仪军监军刘承偕侮辱主帅刘悟，举军大怒抓住承偕，刘悟将他囚禁起来。禀奏皇帝，穆宗大怒，问裴度：“该怎么办？”裴度叩头谢罪道：“藩臣不参与政事。”推辞不答。穆宗再三要求，他才说：“臣素来听说刘承偕仗着受陛下宠信，暴虐无礼，刘悟不堪受，曾经写信给我诉苦。当时，内侍赵弘亮在行宫中知道这件事，想将他的书信奏禀陛下，不知陛下知道吗？”

穆宗说：“我确实不知道，但如果刘悟真的很厌恶他，为什么不自己上书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裴度说：“刘悟就算真的上书了，也怕皇上不相信。更何况连我和陛下现在近在咫尺，我说的话，陛下都不大相信，更何况是千里之遥的一纸单字，又怎么能让陛下很容易地相信呢？”

穆宗道：“以前的事暂且放下，你就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裴度道：“安想收拢忠义之士的心，使将帅死节，陛下只要下令处斩刘承偕，那么四方的群盗一定会闻风丧胆。”

穆宗道：“只是太后把承偕收为干儿子，我又哪里会爱惜他呢？你再说有没有别的办法？”

裴度说：“把他贬到边远的郡县去怎样？”穆宗称善，后来刘悟果然将刘承偕赶走，昭义军就安定下来。

当时徐州王智兴逐走崔群，诸军在河北一带争斗不休，进退不一。议论的人都说只有裴度出山才能摆平他们，于是就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出使。

奸佞权贵们见裴度权势更重，更加嫉恨。都说李逢吉为人奸险，善于谋划，可以让他构陷裴度。都劝皇帝将李逢吉从襄阳召回来，拜为兵部尚书。度居官数月后，果为逢吉所构陷，罢为左仆射。

穆帝中风不能上朝，官内外三日不通音讯。裴度数次请求皇帝到内殿接见群臣，以及早日立太子。几天后才见到穆宗。穆宗就立景王为太子。

李逢吉已然代宰相之职，就想到要有同党帮忙，就引进往日交好的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张权兴等。在内勾结宦官，培养党羽，各种丑闻每天

都可听到，就将裴度派为山南道节度使，夺去他平章事的职权。

长庆四年，王廷凑杀死元翼一家。敬宗得知后大为感叹、惋惜宰相不得其人，使得凶贼气焰嚣张。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臣闻汲黯在朝时，淮南王逆谋自动平息；干木在魏国时，诸侯停止争斗。王霸之理，就是以一将才能当百万大军；以一个贤人平息广达千里灾难。裴度身具贤德，文武全才。如果主事在朝中，将政事交给他，一定会使戎虏之邦畏我天威，幽镇二州自动臣服。

“管仲说过：‘听信小人之言就会愚昧，听信贤人的劝告就会圣明。’治理国家的本原，并没有其它的法子，陛下在饭桌前感叹没有萧何、曹参一流的人才使用。现在有一个裴度，却将他摒弃在外。所以冯唐知道汉文帝即使有廉颇、李牧一样的人才也不能用。陛下难道要和汉文帝一样吗？”

敬宗非常感动，醒悟过来，对韦处厚说：“裴度当过几任宰相，却没有平章事的名衔，为什么呢？”韦处厚详细告诉他其中的缘由。敬宗于是恢复了裴度兼领平章事之职务。

敬宗年纪幼小，但也很注意尊重裴度。每次内侍到裴度家中，一定代表敬宗问候安好，并且告诉他皇上某日要召见他。

宝历二年，裴度请求入朝，逢吉一党非常害怕，权舆作民谣说：“非衣小儿填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指的是裴度平定吴元之乱，又都城东西有六座小山坡，民间以之为乾数，而裴度的府第在平乐里，在第五座小山坡下，权舆就说：“裴度名应图讖，府第高居岗原，现在皇上未诏命就主动前来，其歹心可想而知。”想陷害裴度，但敬宗却知道他是清白的，终于将他召回辅政。

先前，敬宗将巡幸东都，大臣恳切劝谏，敬宗不听，还气愤地问：“我已经决定了，就算是跟从前往的官吏和宫人也各自带干粮，绝不会扰乱百姓生活。”催促有关部门准备。朝内外百官没有敢进言劝谏的。只有裴度态度从容地上奏道：“国家建立别都，本来就是备以天子巡游的，不过自从朝政艰难以来，别宫的宫殿、官署、各有关部门办公区，郁荒废而来不及治理。等几年后，将其整修一新，然后再去就好了。如现在就去，不但仓卒之间没有准备，而且有关部门还会因此得罪。”敬宗高兴地道：“群臣劝谏时都说到这种情况，照

卿家所言的确有不便之处，我又何必坚持非去不可呢？”终于决定不去。

汴宗观察使令狐楚说亳州有圣水出现，人喝了它病马上就好。裴度在他呈上的公文上写道：“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令亳州禁绝这种现象。

朱克融逮捕赐衣使者杨文端，诡说他怠慢自己，并说朝廷赐给他的衣冠质量太恶劣，又向朝廷要求出借三十万匹布帛，不然的话，军心必有变动，而且要派遣五千名工匠帮助修缮东都，等待天子东巡。敬宗非常生气，又深以为患。想派一名国家重臣去军中抚慰。

裴度说：“朱克融无端地这样悖逆是将要自取灭亡的征兆。就像猛虎自己在山中跳跃咆哮，一定是身处陷阱才这样，其势也不能离开险境，而人也不须惊惧，陛下不必派遣重臣去抚慰他，只须草拟一份诏书说：‘使者倨傲，你把他送回来。我一定好好责罚，春服质量不好，我正在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你说的派遣小工匠的事，我已经令有关部门准备。陛下如果不想这么写那就说：‘东都宫室修缮早有安排，就不需要再派遣工匠作重复劳动了。朝廷赐与封饗主物品，朕不能有所偏爱，独给范阳，这是朝廷体制不能允许的事’。”

敬宗听后就说：“好！”用裴度的第二个计策，朱克融听命，将杨文瑞送回。不久朱克融军中果然发生叛乱，克融被杀。

敬宗有惰性，天很晚了才上朝。裴度劝谏说：“当陛下每月六次临朝理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勤于理政，河朔贼臣也都畏惧慑服。近来陛下开延英殿的次数减少，恐天下的政事奏禀的通道有所壅塞。养生之道，应当顺应时令节候。然后六气和平，可保长寿，道家长生之法是：春夏时早起，鸡鸣时起为可，秋冬晚起，日出时分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季节在阳时（春夏），就以阴胜之；时节在阴（秋冬）就用阳来补充，现在正是盛夏季节，正应该大清早起来。询问百官有关问题。如果时候近中午才上朝，那时阳光炎热可畏。对陛下您的身体不利啊！”敬宗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不久，裴度又主管国家财政。敬宗驾崩，定下计策诛杀刘克明等反臣，迎立江王，就是唐文宗。又加门下侍郎之衔。

李全略死后，他的儿子李同捷请求袭沧景军节度职务。裴度上奏请求讨平他，陈说：“调兵遣粮不是宰相的职责，请罢除我的度支之职归还有关部门。”

得到批准。又进阶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户三百户。裴度恳切上书推辞而不得，最后只有接受了。

文宗大和四年，裴度几次告病不承担军机大事，表示愿意处理一般朝中政务。文宗派御医给他医治看护，每天都遣使者去慰问他，下诏令进封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愈，三五天去一趟中书省上班。裴度请去免去对自己的册封之礼。

裴度看到自己功高望重，位极人臣，有所顾忌，就稍少露面以避祸。于是牛僧孺、李宗闵与他一同辅政。因为裴度勋高望重，牛李二人想有所施展而不敢，就一同抱怨裴度的行为不检，裴度就自请辞去相位，自己请皇帝让他进兼侍中之职，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请求罢元和年间赐予他的临汉监之衔，自收二千匹良马上缴校库，以良田四百顷还给襄州人民。不久，又极力请求告老还乡但文宗坚决不肯。

太和八年，裴度被封东都留守，又加中书令之职。不久发生李训之祸，宦官肆意发威，只要是李的宗亲、歌姬舞女乃至宾客都逮捕归案。刑讯极惨酷。裴度上疏代他们申诉救活了几十家。

武德县主藏史盗钱逃跑，官府追捕不得。河阳节度使温造将县令王赏抓入狱要他负责，一直关了三年。连他母亲死了都不许回家奔丧。裴度为他向文宗说情，王赏才得以出狱。

当时阉党权势极大，天子只空有虚名，缙绅士族家道败落。裴度不再有经理天下的意思。就在东都集贤里修建一座府第，其中湖沼，山石，林木丛生，自然高雅，引人入胜。在午桥置办别墅，修有暖室凉台，号为“绿野堂”，河流其下。裴度穿着便服，神情潇洒，与白居易、刘禹锡一起吟诗饮酒，欢宴歌舞通宵达旦，不问人间之事，而文宗知道裴度年岁虽高，但精神仍极健旺，每有大臣从洛阳前来。一定询问裴度身体健康情况。

开成二年，裴度又以本来官职身分节度河东诸道，裴度抱怨说自己年老而且疾病缠身。文宗命令吏部郎中卢弘宣谕圣意说：“那你就为朕躺在北门守门吧。”催促他快点上路，裴度才到达本镇。

易定节度使张璠死后，军中诸将想立他儿子元益为帅。裴度就派使者去

和他详细说明其中祸福。元益害怕了，就自己回到京都。

开成三年，裴度因为病回到东都，帝授其中书令之实职，裴度病在家中不及辞谢，文宗就令官府先给他俸米。

文宗在曲江请群臣，裴度没赴宴，文宗就赐诗道：“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另赐诏书说：“现在正是万象回春之时，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病情好好吃药，保重自己。我只想见到你的诗，特地给你看看我的诗，日后你有好诗再呈上给我。”但使者到裴府时，裴度已逝世，时年七十六岁。文宗知道后非常震惊悲痛。把诗放到裴度的灵桌上。册封追他为太傅，谥号文忠，赐礼优褥，出丧时，命京兆尹郑复护丧。

裴度临终时，自己写墓志铭，文宗很奇怪他事先没有遗言，就敕令他的家人好好寻找，终于得到一些草稿，内容是劝请皇上及早立储，无丝毫谈及家事。会昌元年，又追赠裴度太师荣衔。大中初年，皇帝下诏命将裴度灵位放进宪宗庙廷中接受皇室供奉。

裴度的确是尘俗中人，但他神情气质豪迈爽朗，操守坚定持正，善于应对。他功劳极大，威名震撼四夷。出使外国的人，所在国的国君一定询问他裴度今年多少岁，长得什么样子，皇帝有没有用他。其威望荣誉功业品德可比得上郭子仪，而用不用他常常就是朝政好坏的原因。

裴度侍奉四个皇帝，以完美的品德贯彻始终。他死的时候，天下百姓没有不怀念他的高风亮节的。他葬在管城，直到现在，那里的人们还贡奉他。

112

卢纶传

《新唐书》卷二百〇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卢纶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8页）

【解析】

大历十才子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十个诗人，据《新唐书·卢纶传》，十才子包括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端。

卢纶字见言，河中蒲人。大历年间，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榜。元载将他的文章呈给代宗看，代宗任他为阆乡尉，官至监察御史，称病辞官。他曾在浑瑊幕中任判官，升至检校户部郎中。唐德宗爱他的诗才，曾将他召至宫中唱和。唐宪宗、唐文宗都非常喜欢卢纶的诗文，宪宗派中书舍人张仲素搜集卢纶的文章，文宗派太监搜集卢纶的诗歌。

吉中孚，鄱阳人。曾任户部侍郎。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曾在侯希逸幕下为佐。他的诗歌很受德宗喜爱，当

时有两个韩翃，授官时要任命韩翃为刺史，宰相问德宗任哪个韩翃为刺史，德宗回答：“给诗人韩翃。”

钱起，吴兴人，天宝中举进士，与郎士元齐名，当时人说：“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司空曙字文初，广平人。曾在韦皋幕下任职。

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都担任过不太高的官职。李端，赵州人，才思敏捷，曾与郭暖交游，在杭州司马任上死去。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多唱和、应酬之作，歌唱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当然也有一些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大历十才子中只有钱起一人中过进士，只有卢纶一人的情况较详，其他人生平不详，只是在卢纶传中顺便提了一下。他们富有才华，甚至皇帝也对他们非常赞赏，但他们却考不中进士，仕途坎坷，这一点很值得深思，毛泽东就特别批注道：“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原文】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

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宪宗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集遗文。文宗尤爱其诗，问宰相：“纶文章几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对：“纶四子：简能、简辞、弘止、简求，皆擢进士第，在台阁。”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诗五百篇以闻。

【译文】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地人。为躲避天宝年间的战乱，迁移到了鄱阳。唐

朝大历年初期，多次考举进士都没能成功。元载拿着卢纶的文章进献给皇上，然后才给他补了个阆乡县尉。升迁到监察御史，就假称生病离开了。在家中与王缙交往很好，很久也没有离开。浑瑊镇守河中，被授为元帅判官，后连续升迁到检校户部郎中。曾经到京师朝见皇上，那时，他的舅舅韦渠牟很受德宗皇帝的宠幸，常在皇帝面前表彰他的才能。于是皇帝在内室召见卢纶，皇帝一有诗作产生，就叫他接着和应。有一天问渠牟道：“卢纶、李益在哪里？”回答说：“卢纶随浑瑊在河中。”赶紧派快马召见他，正赶上他死了。

卢纶和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纬、夏侯审、李端都以能写诗而齐名，号为“大历十才子。”宪宗诏见中书舍人张仲素命他探访搜集他的遗文。文宗尤其喜爱他的诗作，问宰相说：“卢纶的文章到底有多少？还有孩子吗？”李德裕回答说：“卢纶有四个儿子：卢简能、卢简辞、卢弘止、卢简求，都已经升成进士，在台阁中。”皇帝派人把他们的全部家简都找遍，得到五百篇诗。

113

许胤宗传

——《新唐书》卷二百〇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或毒癌，终绝。

——毛泽东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许胤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9页）

【解析】

许胤宗是唐代的名医，医术出神入化。他担任新蔡王外兵参军时，王太后中风不能说话，医生们都束手无策，他用黄耆、防风煮了几十斛汤放在王太后床下熏蒸，当晚王太后就能说话了。关中地区流行骨蒸病，得病的人必死无疑，许胤宗给当地人看病，一治即愈。

许胤宗医术高明，却没有留下医书。他解释不著医书的原因说：“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代医学无法进行科学分析，只能根据长期的经验积累，对不同的病症采用经过反复尝试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把脉视疾，更需要丰富的经验。像许胤宗为王太后治病，他也只是根据经验，采用相应的方法，至于真正的病因、病灶所在，他并不十分清楚。毛泽东明白古代中医的这一特点，他根据史书中所

记王太后的症状，推测王太后是患了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或毒癌。因为许胤宗不知真正的病因，即使暂时治好，也终将不治而死。

【原文】

胤宗任令南京新蔡王外兵参军。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沈难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餌液不可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擢义兴太守。武德初，累进散骑侍郎。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或劝其著书贻后世者，答曰：“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之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卒年七十余。

【译文】

许胤宗仕陈进，为新蔡王外兵参军。王太后中风不能说话，脉搏沉滞难以捉摸，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胤宗说：“汤药吃不下去了。”就用黄耆、防风煮成几十斛热汤，放到太后床下，药液蒸汽就像雾气一样薄薄地包在太后身边，熏陶进去。当天晚上，太后就能说话了。新蔡王就提拔许胤宗为义兴太守。

武德初，许胤宗累升官至散骑侍郎。当时关中一带流行骨蒸疾，这种病能互相传染，得病的人都死了。而经许胤宗治疗过的人后来都痊愈了。有人劝胤宗将自己的行医心得写成书流传后世。胤宗说：“医道的关键在于平时多多留意罢了，思虑精细就能够了解病情并找到疗治之法，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诊脉一样，幽微难明，我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就是口里说不出来。古代良医治病，诀窍就在诊脉，病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当需要用药时，只取一味药，药气愈纯，病好得就愈快。现在的人们不会诊脉，只知以常情推断病因，只知道多抓药，侥幸成功，就像猎人不知兔子藏于何地，只好搜遍

整个原野，希图有所获得，医术也就差了。其中一味药有用，但其它药的药性与之互相牵制，不能全力攻击病因，这就是为什么难以治愈的原因。诊脉的精微之处不可传下来，只空空地写上些药方子，最后还是对世人没什么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著书的原因。”

许胤宗活到七十余岁。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

【原文】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晤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整屋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瘁，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按锬诛求百计，不恤彫瘵，所得财号为‘羡余’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锬？’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是时，孙珙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锜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珙，进奉国，以谏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闾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系，妻嫁，

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余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突吐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贵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恤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坠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搜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彰：“驰骋田畋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诚，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辄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鹄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缗，诏使受之，辞曰：“布父讎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间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赀竭矣。”诏听辞餉。

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赀餉。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

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感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禀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译文】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祖是太原（今属山西）人。北齐五兵尚书白建，有功于国，赐田在韩城（今属陕西），子孙就安家在那里。后来又迁移下邳（今陕西渭南）。父亲白季庚，当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县令，李正己叛乱时，他说服刺史李洧归顺，因而提升为襄州（今湖北襄樊）别驾。

白居易自幼聪慧颖悟过人，善于写文章。还没到成年，拜访顾况。顾况，吴（今江苏）人，自恃其才，很少有人被他赞许称可的，他看了白居易的文章，自言自语说：“我以为斯文马上就要绝迹了，没想到今天又得到这个先生。”贞元中，白居易考进士和拔萃科，都考中了，补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参加朝廷对制策考试，得乙等，调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为集贤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院为学士，迁左拾遗。

元和四年（809），因为旱灾非常严重，天子下诏税赋有所减免，消除灾害。白居易见诏书事端未详述，于是建议尽免江淮两地之赋，以救流亡贫病，并且多放出宫女。宪宗大都采纳。那时，于阗入朝，尽将歌伎舞女收入宫禁之中，或说普宁公主带来献上的，其实都是于阗所喜爱的。白居易认为不如将这些女子放回去，不要让于阗将自己做的这种不正之事推到天子头上。李师道出钱六百万，为魏征的孙子赎回旧宅。白居易说：“魏征任宰相，太宗用

盖宫殿的材料建造正寝之室，他的子孙不能守业，陛下应以他是贤者的子孙，赎其宅而赐之。李师道作为人臣，不能掠取此美事。”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白居易认为：“宰相是天下人所瞩目的，应由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人来担任。而王锬这个人千方百计贪求财物，不体恤民间民众疾苦，所得的财物号称“羡馀”，借以献上。今天如果授予重任，四方之人闻之，都说陛下得到他所献的财物，所以让他当宰相。各节度使私下议论说：‘谁不如王锬呀？’于是都争相去搜刮老百姓，以得到所想要的。如果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则国家纲纪受破坏；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有厚彼薄此之嫌。事情一旦办得失当，就追悔莫及了。”那时候，孙瑋以禁卫的功劳，提升为凤翔（会属陕西）节度使，张奉国平定徐州，攻打叛臣李锜有功，升为金吾将军。白居易向皇帝进言：“应该罢掉孙瑋的官，晋升张奉国，以震动天下忠臣之心。”度支有囚犯关在阆乡（今河南灵宝）狱中，已经历三次赦令却还不得赦免。白居易又上书奏言：“父亲死了，抓他的儿子；丈夫长久关在狱中，妻室嫁出去，债务无偿还之期，囚禁无到头之日，请一切都宽免了。”奏章送上去十多次，白居易更加知名。

遇上王承宗反叛，皇帝下诏命吐突承璀率领大军去征讨，白居易进谏说：“唐朝的制度，每有征伐之事，专委任将帅带兵，责之成其功，近年才有以宦官为都监，督兵出征。韩全义讨淮西，以贾良国监督他；高崇文讨蜀，以刘贞亮监督他。而且发天下兵，从未以宦官专权统领的。神策军既不设置行营节度，就是以吐突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实是都统。恐怕四方之人闻之，必定看轻朝廷，后代会传说宦官为制将是从小下开始的，陛下难道愿意受此坏名声吗？而且刘济等人至诸将，都必然耻于受吐突承璀的节制指挥，心中不痛快，也就无法立功了。这实在是助长王承宗的奸行，而挫败诸将的锐气。”皇帝不听。接着兵久不发，师老而未决，白居易又上书说：“陛下讨伐叛将，本来委托吐突承璀，外援则有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吐突承璀发兵而不决战，已丧了大将，范希朝、张茂昭经过数月才入叛贼之境，观看其形势，像是暗中相勾结定计，空得一县之地，就停止不进，定无成功之理。如果不迅速罢掉他，将有四害：以府库的钱币金帛和齐地民脂民

血助河北诸侯，使之更加富强，这是一害；河北诸将听说吴少阳受朝廷之命，将要洗涤王承宗，奏章一上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众，各种势力联合，其势必定更加坚固，无把握的予之或夺之，都在下面而不出朝廷，这是二害；今正逢溽暑湿势，而师暴露野外，兵气像被熏被蒸似的，虽有不顾一死的勇气，谁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又神策军募来市民杂入其中，不习惯于兵役，如有奔走逃亡相影响，诸军必动摇，这是三害；回鹘、吐蕃常有游骑侦察，听说讨伐王承宗，已有三个季节而无战功，那么我们军队的强弱，军费的多少，他们一旦知道，乘虚而入，进犯边境，那时首尾怎能相顾呢？兵连必生祸事，这是四害。事已至此而罢休，则损威望而且失去权柄，只可提防，不能追悔。”正好碰到王承宗自己向朝廷请罪，遂罢兵。

后来白居易入殿中对答，持论强硬，皇帝还没说明白，白居易就进言：“陛下错了。”皇帝为之变色，遂罢对，对李绹说：“这个人是我亲手提拔的，竟敢这样张狂，我不可忍此，一定要罢黜他！”李绹说：“陛下开言者之路，所以群臣敢于直论政之得失是非。若罢黜白居易，是堵住言者之口，使其自谋，这不是发扬盛德的做法啊。”皇帝领悟，对待白居易和初时一样。官期已满，应当调任，皇帝因白居易资历较浅，而且家境也很清贫，就听任他自己选择官职。白居易请求像姜公辅那样，以学上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于奉养双亲，下诏称可。明年，因母丧解官，直到服丧期满还朝，任左赞善大夫。

这时，有强盗刺杀宰相武元衡，京都惊恐骚扰。白居易首先上书，请求从速追捕凶贼，以洗刷朝廷的耻辱，并限期必捕。宰相厌恶他越位上书，不高兴。不久，有人说“白居易母亲坠井而死，而他还写《新井篇》，他这个人说话浮华，无踏实作风，不可重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说白居易不适宜治理州郡，于是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白居易既已失意，却能顺其所遇，托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像忘了自身形骸似的。很久以后，他又调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入朝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唐穆宗爱好游猎，白居易献上《续虞人箴》加以讽劝，说：

唐朝受天命，已经有十二位皇帝，都兢兢业业，勤于执政。鸟禽生在深山里，野兽活在茂草之中，春天冬天两季打猎，猎取有一定的规律。这样鸟

兽虫鱼，便会各遂其环境而生存。民在野外，君在朝廷，也都各安其位。以前玄祖的遗训是很明白的，说：“驰骋打猎，使心发狂。”谁来仿效，是后羿与康叔，曾经不以此为诫，终于覆亡。高祖刚要打猎，苏长进言：“不满一百日，不算大快乐。”高祖心里既已领悟，也就停止打猎，后来到了宋璟，也劝谏过玄宗。皇上脸色温和，听取了臣下的劝谏，臣下也就从容以诤言进谏。宋璟趋走出宫，鹞鹰已死在手中。哎呀！追逐野兽于原野上，赶着马儿奔跑在路上，岂不痛快，但是车马驱驰，恐有颠覆之危惧呀。仔细审察打猎的安与危，是圣上所宜思虑的。

不久，白居易转中书舍人。田布拜官魏博节度使，命白居易持节去宣布解说，田布送他五百匹布，朝廷有诏书让他接受，他推辞说：“田布的父仇和国耻都未昭雪，人们当有物资帮助他，却去取他的财物，于情谊来说，实在不忍心。正当朝廷派人慰问纷繁的时候，如果都有所赠送，必定贼人未灭而田布的资财已经枯竭了。”于是下诏听任他辞掉馈赠。

那时候，河朔（黄河以北地区）又乱，聚集诸道的兵力出征，顺延时日，没有战功。河朔贼取弓高（今河北东光），截断运粮之路，深州（今河北深县）之围更加危急。白居易上书说：“兵多了就难指挥使用，将多了则指挥不统一。宜下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命令他们各守本境，以省军费粮响。每道各派出精锐兵员三千，让李光颜统率。李光颜原有凤翔、徐州、滑州、河阳、陈许各处兵丁不下四万之众，可直接逼近叛贼，开弓高的粮道，联合下博，解除深州之围，和牛元翼会合。恢复裴度招讨使之职，让他以全部太原军从西边压迫其境，抓住有利时机乘隙夹攻之，有时下令招降，以动其军心，还没到诛杀夷灭之时，贼军必自生祸变。况且李光颜长期为将，很有威名，裴度为人忠直果敢，可独当一面，没有像这两人的了。”无奈此时，天子荒淫放纵，宰相才能低下，赏罚又失当，因而坐视叛贼嚣张，而不能有所作为。白居易虽进了忠言，但是不被听取，于是请求外放。为杭州刺史，开始筑堤保护钱塘江，集中泻水，灌溉良田千顷；又疏浚李泌所凿六井，民赖其汲。又过很久，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又拜官苏州刺史，因患病而免去官职。

文宗即位，以秘书监召入朝廷，调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年，二李党争事发，险与利皆乘之，互相剥夺推移，进或退，诋毁和赞誉，有如日间与夜里互为更迭。杨虞卿与白居易是姻亲，而与李宗闵友善，白居易嫌恶因涉及党争而受人指责，于是称病移居东都。升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了一年，即拜官河南（今河南洛阳）府尹，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年，起用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不赴任，改为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会昌六年（846），白居易死，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尚书右仆射，唐宣宗写诗吊唁他。白居易遗嘱说他死后要薄葬，不要请谥号。

白居易被唐宪宗厚待的时候，事无不言，大凡建议，多被听纳，然而为当道掌权者所忌妒，遂被排斥，所具有的才能不能施展，于是恣意作文饮酒。待到复用为官，所遇又皆幼君，偃蹇难伸，更加不合于时，虽居官却以病辞退，于是无立功扬名之意。他和弟弟白行简、堂弟白敏中互相友爱，在东都洛阳他所居住的履道里，疏沼种树，筑石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为“醉吟先生”，并写了《醉吟先生传》。晚年迷惑于佛教尤其厉害，乃至成月不吃荤，称为“香山居士”。曾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饮宴聚会，都是年事已高不再干事的，人们羡慕他们，绘成《九老图》。

白居易于文章方面颇为精通，但最擅长的还是诗。初时，白居易颇能以诗来规劝讽谏政治的得或失，后来写了许多诗，深受时人喜爱。数量之多以至千篇，当时士民争相传诵。鸡林（古朝鲜）的商人拿了白居易的诗卖给他们国家的宰相，大概一篇可换得一金，甚至伪作，也能很容易辨别。其初，和元稹唱酬应和，故号称“元白”；元稹死了，又同刘禹锡齐名，所以号称“刘白”。白居易生下七个月，就能展书识字，其奶妈指“之”与“无”二字，能辩识，试探百数次，都不差错；九岁就能暗辩声律。他才章之厚实，是天性所禀。白敏中当宰相，为白居易请谥，上级官员说谥“文”。后来履道里白居易的第宅终于捐作佛寺。东都和江州人为白居易筑祠祭祀。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原文】

牧字牧之，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颢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待御史内供奉。

是时，刘从谏守泽潞，何进滔据魏博，颇骄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复失山东，钜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其辞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羨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之地，禹画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为并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魏、晋以下，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阴惨杀也。圣人因以为名。

黄帝时，蚩尤为兵阶，自后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齐霸，不一世，晋大，常佣役诸侯。至秦萃锐三晋，经六世乃能得韩，遂折天下脊；复得赵，因拾取诸国。韩信联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鄱。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乱胡作，至宋武号英雄，得蜀，得关中，尽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胡。至高齐荒荡，宇文取之，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

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天宝末，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鞅兵五十万，不能过邙。自尔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以襄拓表，以表撑襄，混漚回转，颠倒横邪，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顿委，四夷日日炽，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运遭孝武，汗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适。唯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岂天使生人未至于怙泰邪？岂人谋未至邪？何其艰哉！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治。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辄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驰，熟视不执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间阡陌，仓廩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为虜。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壁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虜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

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在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自十余年凡三收赵，食尽且下。郝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昕败，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两汉伐虏，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校，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善之。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疆百里，用万人为垒，窒其口，深壁勿与战。成德军世与昭义为敌，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奋，然不能长驱径捣上党，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宁两军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润弩手二千，道绛而入，不数月必覆贼巢。昭义之食，尽仰山东，常日节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单少，可乘虚袭取。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从兄恂更历将相，而牧回蹶不自振，颇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梦人告曰：“尔应名毕。”复梦书“皎皎白驹”字，或曰“过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为墓志，悉取所为文章焚之。

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

【译文】

杜牧，字牧之，善于写文章。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请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提升为监察御史，因病分

司东都，又因弟弟杜颢患病而弃官。复任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这时候，刘从谏镇守泽潞，何进滔据守魏博，都颇为骄横不遵守法度。杜牧追溯归咎于长庆以来朝廷的一些措施不得当，又失去山东，大封藩镇，借以维系天下的安定，不能听任继承袭职式轻易授予，这都是国家的大事。朝廷怪他不在其位而妄言，实责其罪，所以他写了《罪言》，其文曰：

老百姓常常受兵祸之害，兵祸始于山东，泛滥于天下。不拿下山东，兵祸不可止息。山东这地方，夏禹画定九州，称为冀州，舜帝因为觉得分得太小，又分为幽州和并州。量其水与土，与河南相等，曾多十分之一二，所以其民生性果敢勇猛而多聪慧，重许诺，能吃苦。自魏、晋以来，工巧机诈相杂，意太百出，其俗更加卑小，其民更加脆弱，只有山东聚五种之男，以兵矢为本，他人不能清除而自如。其地出产健马，下等的马也能一日跑二百里，所以其兵常能敌于天下。冀州，因为自恃其强而不循理，希望定能破弱者；既已破弱者，又希望更强大。并州，其力足以兼并天下。幽州，阴森森充满杀气，圣人所以取“幽”为名。

黄帝之时，蚩尤是战争的祸根，从那以后帝王多居于其地。周朝衰落而齐国称霸，不到一世（三十年），晋朝强大，常奴役诸侯。至秦时才聚精兵攻三晋，经过六代才克韩，于是挫折天下之脊梁；后来又攻克赵，因而兼并诸国。韩信联合齐国而得齐，所以蒯通知道汉与楚之轻或重全在韩信。后汉光武帝兴起于上谷（今河北易县），终成于鄴（今河北柏乡）。魏武帝的官渡之战，三分天下得其二。晋末大乱而五胡继起，至宋武帝时，号称英雄，得蜀，又得关中，后尽占河南之地，十分天下得其八，但没有派遣一个人渡河去窥伺胡人。至高氏北齐，荒淫放荡，宇文氏攻取之。隋文帝因而灭掉南朝陈国，五百年后，天下才归于一统。隋文帝不是宋武帝的对手，因为宋没取得山东，而隋取得山东，所以隋得以称王，而宋只能称霸。由此说来，山东这地方，王者不能取得便不能为王，霸者不能取得便不能称霸，狡猾的叛贼得之，便足以使天下不得安宁。

天宝末年，燕地叛贼兴起，出入成皋（今河南荥阳）、函谷、潼关之间，

如入无人之境。郭子仪、李光弼之辈拥兵五十万，尚且不能打过邺（今河南临漳）。从此一百多个城，尽天下之力，不能收复尺寸之地，民之见叛贼如同回鹘、吐蕃，竟没人敢于窥视。国家因此挖河渠塞为屏障加以戍卫，堵其通路。齐、鲁、梁、蔡各地受其影响，因而也起而为寇，从内开拓外，以外支撑内，混杂回转，颠倒横斜，没有长达五年之久不发生战争的。人民日益贫困，四夷日益嚣张，天子因此跑到陕州（今河南陕县），跑到汉中，疲惫不堪竟达七十多年之久。幸遇孝武皇帝，十日浣衣，十日一肉，不游猎，不听乐，从卑下的官员中提拔宰相和将领，历十三年，方才尽收河南、山西之地，洗削敝政，实行改革，没有不能适应的。只有山东不服，也一再攻打，但都不利。岂非老天让百姓们未能达到安泰地步吗？岂非人谋还没到达使天下太平的境地吗？何等的艰难啊！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前代，有志于平稳而治。如果想使老百姓安定无事，其首要之事是除去兵祸。不取得山东之地，就不能消除兵祸。今之上策，不如使其自治。为什么呢？当贞元（785—804年）之际，山东有燕、赵、魏反叛，河南有齐、蔡反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各地都拥有强兵，十馀所才足以自己保卫治所，实在不能腾出一人派别的用场，于是使我势力松散瓦解，熟视不轨之徒而无可奈何。继此，蜀地反叛，吴也反叛，其他没有反叛的，也是看着时势或上或下，无可信任。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之间，收得蜀、吴、蔡、齐各地郡县约二百馀城，所未收复的只有山东一百城而已。土地户口，财物兵甲，和往年相比，岂不绰绰有余？也足以自为平治了。法令制度，规格条例，果真能自治？贤才与奸恶，选拔和舍弃，果真能自治？屏障戍守，车马兵器，果真能自治？间里田间，仓库财税，果真能自治？如果不能真正自治，便是助寇为寇。周围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为助，那么应如何取得？所以说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在山东各地中分量最重，在河南各地中也最重。魏在山东，之所以最重，以其能遮住赵，既不可越过魏去取得赵，又不可越过赵去取得燕。所以燕、赵常借重于魏，魏则常控制燕、赵的命脉。所以说魏在山东最重要。黎阳（今河南浚县）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今属河南）距盟津一百五十里，

屏障堡垒遥相对望，朝驾车而暮可战，这两个津口，如果敌人能击溃其一，那么要杀入成皋（今河南汜水），不需数日，便能到达，所以魏对于河南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元和中，统天下大军以诛讨蔡州和齐州的叛贼，停了五年，山东之所以没有忧患，是因为取得了魏地。昨者征伐沧州（今河北沧县），停兵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是因为取得了魏地。长庆初年诛伐赵，一日五路诸侯四面出击尽皆溃散，因为失去魏地。昨日诛伐赵，疲惫如长庆之时，也是因为失去魏地。所以河南、山东的轻重关键在魏，不是因为魏之强大才显得重要，而是地理形势使之显得重要。所以收取魏地为中策。最下策是轻率出战，不考察地理形势，不审察攻守战略。兵多粮多，驱赶人去作战，便于防守；兵少粮少，人不驱而能自奋而战，利于战。所以我方常失于战，而贼虜常困于守。山东叛变将近三五世，后生所见到的言语和举止，无不是叛变之态，长久为此，便以如事理正该为此，深刻入于骨髓，没有以为非的，甚至有围城危急，粮食用尽，吃尸体以维持生命继续战斗，以此为风俗，岂可同他决胜负？十余年来，共三次收复赵地，赵粮食用尽，即将攻下，而郗士美兵败，赵又振作起来；杜叔良兵败，赵又振兴起来；李听兵败，赵又兴起。所以说不审察攻守战略，轻率作战，是最下策。

杜牧历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又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来欣赏他的奇才。会昌（841—846）中，黠戛斯击破回鹘，回鹘部落溃败转入沙漠之南，杜牧劝李德裕乘势谋取，认为：“两汉征伐北虏，常因秋冬之时，正当匈奴劲弓折胶，生马停乳，和他们相较量，所以败多胜少。今如果在仲夏之时，发幽州、并州之兵及酒泉之兵，出其不意，一举成功，则回鹘无馀类了。”李德裕认为这主意好。正巧刘稹抗拒朝廷之命，下诏让诸镇讨伐他，杜牧又写信给李德裕，认为“河阳距西北天井关百里有馀，用一万人筑垒，堵塞其关口，深沟壁垒，不要与之作战。成德军世代与昭义军为敌，王元逵想一雪其耻而自奋起，然而不能长驱直捣上党，其必定可取的在西面。如今若以忠武军和武宁军两军加青州精兵五千、宣润弓弩手二千，取道绛州而入，不用数月工夫，必定倾覆贼巢。昭义军的粮食，都仰给于山东，日常节度使则留食于邢州，山西兵少力单，可乘虚而入。所以听说兵贵拙而速，未见兵之巧而

久啊。”不久，泽潞平定，其经过大略如杜牧所献之策。他又历黄州（今湖北黄冈）、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遂安）三州刺史，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并常兼史职。后改任吏部，又请求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越年，杜牧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调任为中书舍人。

杜牧刚正有节气，不谨小慎微，敢纵论大事，指点陈述各种利弊尤其切中要害。少时同李甘、李中敏、宋邠友善，他博古通今，善于处理成败，李甘等人都不及他。杜牧为人正直，从兄杜悰历任将相，而杜牧困顿不能自振，常快快不乐。卒年五十。初时，杜牧梦有人告诉他说：“你应取名毕。”又梦见写“皎皎白驹”四字，有人说“这是过隙”。不久，炊器瓦甑被火烧裂，杜牧说：“这是不祥之兆！”于是自己写了一篇墓志，并将平时所写的文章尽行焚烧。

杜牧在诗歌方面，风格豪迈，人们称他为“小杜”，以区别于杜甫。

116

王勃传

——《新唐书》卷二百〇一

【原文】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诋其失。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论次《平台秘略》。书成，王爱重之。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

勃既废，客剑南。尝登葛愬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闻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时，隰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疾而卒，年二十九。

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致勃，汎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尤喜著书。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

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

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酈公，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酈、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卫，阎伯玙涪川尉。

【译文】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六岁时就很会写文章，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并作《指瑕》一文，指出《汉书》中失误之处。麟德（664—665）初年，右相刘祥道巡视关内，王勃毛遂自荐，祥道上表报告朝廷，王勃于是入朝面试，对答治国方略，果中高第。年纪不满二十岁，还未戴成人的帽子，王勃就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并且几次献上他写的赋颂给朝廷。沛王听说他很有文名，就召他到府署担任写作，编著《平台秘略》。书编写了，沛王很重视爱护他。那时候，诸王都爱斗鸡之戏。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带开玩笑的檄文，声讨英王的鸡。高宗知道后，非常愤怒，说：“这是在诸王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于是将他逐出沛王府。

王勃既已被废，便客游剑南。曾登上葛洪山遥望，感慨万千，油然思念起三国蜀汉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并写诗表达了这种感情。听说虢州（今河南灵宝南）有很多草药，便请求补为虢州参军。他自恃才高，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被众同僚官吏所嫉恨。有官奴名叫曹达，犯罪当抵偿，躲藏在王勃的住所；王勃生怕事情败露，竟将他杀掉。王勃私杀官奴的事被发现，论罪当斩。

正好遇到大赦，没有处死，只是免掉他的官职。王勃的父亲王福时，官职是雍州（今陕西彬县）司功参军，因受王勃的牵连，被贬谪到交趾（在今越南）当县令。王勃到交趾省亲，中途渡海，沉溺于海水中，因惊恐而引起心悸，以至死亡。他死时才二十九岁。

其初，王勃曾途经钟（今江西南昌），正逢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督阎公大宴宾客于滕王阁，他也应邀赴宴。都督事先叫他女婿作篇序文，准备在宴会上向宾客炫耀。为了表示客气，在筵席上取出纸笔，一个个让过去，请客人写序，没有一个敢担当此任的，及至请到王勃，王勃却反而不推辞。都督有些生气了，站了起来，换了件衣服，又派一名小吏去偷看王勃写序文，并让他及时回报。一报，再报，都督听了小吏报告，觉得王勃的序文愈往后写，文句愈是精彩绝伦，于是惊讶地说道：“真是天才呀！”便让王勃当即将文章写完，尽欢而罢。王勃写文章，其初并不太用心构思，先磨墨几升，接着便痛痛快快地喝酒，然后拉被盖着脸，卧床而睡，等醒过来，拿起笔就写，下笔成文，不改一字。当时人们说王勃写文先打“腹稿”。他尤其喜欢著书。

原先，王勃的祖父王通，隋朝末年，居住在白牛溪，教授很多学生，曾著书一百二十篇，记汉魏至晋朝的事，用以续古《尚书》。后来书的序文丢失了，有目录而无正文的十篇，王勃补完缺失的部分，并定著二十五篇。他曾说人子不可不通晓医术，当时长安曹元有秘方，王勃和他交游，学得他的全部要旨。他读《易》经，曾夜梦有人告诉他：“《易》有太极，你勤思之。”醒来就撰写《易发挥》几篇，写至《晋卦》，碰上染病，才中止写作。他又说：“为王者，因土德而王，五十世，尽千年之数；因金德而王，四十九世，有九百年之数；因水德而王，二十世，有六百年之数；因木德而王，三十世，有八百年之数；因火德而王，二十世，有七百年之数。这是天地之常规。从黄帝至汉朝，五德运转，正好一个周期。今天土德复归于唐朝，唐朝应继周朝和汉朝，不可承北周和隋朝之短命。”因此斥责魏、晋以来，不是真主君临天下，也不是承继先朝正统，都属于土、金、水、木、火五行之中的不祥之气。于是著《唐家千岁历》一书。

武则天当皇帝时，李嗣真建议以周朝、汉朝二代帝王的后裔为“二王

后”，而废除此前以北周、隋朝二代。及至唐中宗时，又恢复北周、隋朝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天宝（742—756）中，太平日久，向皇帝进言的，多说些迷信的鬼话，有一个叫崔昌的，采用王勃的旧说，以五德终始推算王朝寿数，写成并献上《五行应运历》一书，请以唐朝直接继承周朝和汉朝，将北周和隋二朝作为“闰”，就像闰月那样。右丞相李林甫表示赞同并支持这种说法。于是召集公卿大臣讨论可行或不可行，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珣上表说：“在都堂集中讨论《五行应运历》及以周、汉为‘二王后’时，这夜四星聚集在尾宿，天意昭昭然。”于是唐玄宗下诏书，声称以唐朝直接承接汉朝，而废隋以前各代帝王，废介公、酈公，而以周、汉为“二王后”，以周之前的商代后裔为“三恪”，在都城长安建造周武王、汉高祖的祀庙，授予崔昌以太子赞善大夫之职，任命卫包以司虞员外郎之职。后来，杨国忠当宰相，他自称是隋朝帝王杨氏的宗室之后，建议恢复北魏后裔为“三恪”，而仍以北周、隋朝二代后裔为“二王后”，酈公、介公恢复旧封，贬崔昌为乌雷县尉，贬卫包为夜郎县尉，贬阎伯珣为涪川县尉。

117

李白传

——《新唐书》卷二百〇二

【原文】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颺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叹，复其夫徭役。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译文】

李白，字太白，是兴圣皇帝第九代孙。他的祖先于隋朝末年因为犯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705—707）初年，他的父辈从西域逃回来，客居于巴西（在今四川）。李白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星，因此给他取字叫太白。十岁时就通读诗书。及至长大成人，隐居于岷山。当时所在州郡凭有道举荐他，可是他没有应举。苏邕为益州（今四川成都）长史时，看见李白，觉得非常惊奇诧异，说：“这个青年天才英特，如果再稍加努力，增加点学问，便可以同汉代的司马相如相比。”然而李白爱好纵横家的那一套术数，学击剑，想当个游侠之士，轻视财产而乐于施舍。后来，李白以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于徂来山，整天沉醉于酣饮之中，当时号称“竹溪六逸”。

天宝初年，李白南游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吴筠友善。吴筠被召入京，因此李白也到了长安。李白在长安，去拜见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的诗文，感慨惊叹地说：“您，是个天上贬下人间的仙人啊。”并且常在玄宗面前说起。玄宗就在金銮殿召见李白，谈论当代的大事，李白于是献上一篇赋颂。玄宗皇帝赐李白吃的东西，并且亲自为他调羹，下诏命他为翰林供奉。李白和酒徒还在街市中醉酒，玄宗皇帝坐在沉香子亭，突然之间意识有些感慨，要想听演奏歌唱李白的歌词，于是召李白入宫，但是李白已经醉倒，左右侍从用水洗他的面，酒醉稍醒，拿笔给他，他提起笔一挥而就，下笔成文，词章婉转华丽，意精旨切，一气呵成，不留馀思。玄宗皇帝爱他的才华，好几次召见并设宴招待他。李白曾陪玄宗皇帝饮酒，醉了，让高力士替他脱鞋。高力士平素为朝中显贵，还替李白脱鞋，他把这深深

地当作耻辱，于是就挑剔他诗中的毛病，并加以附会，用以把杨贵妃激怒。玄宗皇帝想让李白当官，杨贵妃老是一直从中作梗加以阻止。李白自己知道不被玄宗的亲近所容忍，愈加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和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酒中八仙人”。李白恳切请求引退还居山林，玄宗皇帝也就把金帛赏赐于他，让他回去。李白浮游漂泊于四方，曾在夜色之间借着月色，与崔宗之乘船从采石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身上穿着皇帝所赐宫锦袍，坐在船中，好像旁边没人一样。

安禄山起反造反，天下大乱，李白辗转于宿松（今属安徽）和匡庐（今江西庐山）之间。永王李璣聘请他到幕下当僚佐，及至永王起兵，心怀不轨，他即逃回彭泽（今属江西）。永王失败了，李白按照罪行说来应当被处斩。当初，李白游并州（今山西太原）曾见郭子仪，对郭偷偷地称他奇特。当时郭子仪曾犯法，应受处罚，李白救了他，他才免受到处罚。及至李白论罪当诛的时候，郭子仪愿解除官职以赎李白之罪，于是他得免于死，朝廷下诏，把他长期流放夜郎。正好碰上大赦，又回浔阳（今江西九江），因为某一件事获罪下狱。那时宋若思率领吴地之兵三千人将赴河南（今河南洛阳），道经浔阳，把李白释放了，并且聘任他为行军参谋，没有过多久，又辞去参谋之职。李阳冰任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白去投奔。代宗即帝位以后，召李白任左拾遗之职，然而在这时候李白已然死了，终年六十多岁。

李白晚年相当爱好黄老之学，经牛渚矶来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喜好谢朓终老的青山，他也想在此地终老。等到他死了，先葬在龙山东麓。元和末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在姑孰拜祭他的墓，并下令禁止在李白坟墓周围砍柴和放牧。范传正访问李白的后裔，只有嫁给平民为妻的两个孙女，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斯文世家的风度和仪范。她们见了范传正，哭泣地说：“先祖志在青山，临时葬在龙山东麓，不是他原来的意思。”于是改葬于青山，并立了两块石碑。他还告诉李白的两位孙女，要将她们改嫁给士族为妻，两位孙女推辞感谢说孤独穷苦而失身于平民，是命该如此，不想再嫁。范传正嘉奖感慨赞叹不绝于口，免除其夫的徭役。

唐文宗时，下诏把李白的歌诗，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合称为“三绝”。

118

李贺传

——《新唐书》卷二百〇三

【原文】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辨》，然卒亦不就举。

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缘合之弦管。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与游者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时为所取去。贺亦早世，故其诗歌世传者鲜焉。

【译文】

李贺，字长吉，是郑王的后代。七岁的时候就能提笔著文，韩愈、皇甫湜开始不相信，就去李贺家让他赋诗。李贺挥笔一首，好像早就构思好了，并题名为《高轩过》，韩愈和皇甫湜为之惊喜。从此李贺名声远扬。李贺身体纤弱，两眉相连，手指和手臂都很长，字写得很快。每天早上他骑一匹弱马出去，让一个奴仆背着一个旧锦囊，一有文思就写下来放入锦囊中，并不像别人那样先立下题目然后再写诗。到晚上回家，诗就写成了。只要不是大醉或吊丧日，李贺天天如此，太辛苦了也不知道休息。他的母亲让奴婢看锦囊之

中，见李贺写得太多，就心疼地骂道：“这个孩子要把心全呕出来才肯作罢呀！”因为父亲名晋肃，李贺为了避讳不肯举进士，韩愈为他写了《讳辨》，但李贺最终还是不肯考进士。

李贺的诗文奇丽多变，他写的诗文都发自内心真实的触动，而不是那种闲情逸志、无病呻吟的风骚之作，当时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他写过数十篇乐府诗，都被配上乐曲演唱。李贺作过协律郎，直到二十七岁死去。李贺交友的朋友有权璩、杨敬之、王恭元，李贺新写的作品都被他们拿去，又因为李贺死得很早，因而他流传于世的诗歌很少。

119

黄巢传

一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原文】

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咸通末，仍岁饥，盗兴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有众三千，残曹、濮二州，俘万人，势遂张。仙芝妄号大将军，檄诸道，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帅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余辈，所在肆掠。而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遂数万。

帝使平卢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晟数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给卫兵三千、骑五百，诏河南诸镇皆受节度，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败贼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群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时兵始休，有诏复遣，士皆忿，思乱。贼间之，趣郾城，不十日破八县。帝忧迫近东都，督诸道兵检遏，于是凤翔、邠宁、泾原兵守陕、潼关，元裕守东都，义成、昭义以兵卫宫。

仙芝去攻汝州，杀其将，刺史走，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贼破阳武，围郑州，不克，蚁聚邓、汝间。关以东州县，大抵皆畏贼，婴城守，故贼放兵四略，残郢、复二州，所过焚剽，生人几尽。官军急追，则遗赀布路，士争取之，率逗桡不前。贼转入中、光，残隋州，执刺史，据安州自如，分奇兵围舒，击卢、寿、光等州。

时威老且暗，不任军，阴与元裕谋曰：“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

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蹶贼一舍，完军愿望。帝亦知之，更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威，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元裕。

贼出入蕲、黄，蕲州刺史裴渥为贼求官，约罢兵。仙芝与巢等诣渥饮。未几，诏拜仙芝左神策军押衙，遣中人慰抚。仙芝喜，巢恨赏不及己，诟曰：“君降，独得官，五千众且奈何？丐我兵，无留。”因击仙芝，伤首。仙芝惮众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贼分其众：尚君长入陈、蔡；巢北掠齐、鲁，众万人，入郛州，杀节度使薛崇，进陷沂州，遂至数万，繇颍、蔡保嵯岍山。

是时柳彦璋又取江州，执刺史陶祥。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于是节度使杨知温婴城守，贼纵火焚楼堞，知温不出，有诏以高骈代之。骈以蜀兵万五千赍糒粮，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温走，贼不能守。于是诏左武卫将军高秉仁为江州刺史，勒兵乘单舟入贼栅，贼大骇，相率迎降，遂斩彦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

帝诏崔安潜归忠武，复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讨使还之，而杨复光监军。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欲诣阙请罪，又遣威书求节度。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禽之”。复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不能明。卒斩君长等于狗脊岭。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将往救，败仙芝于黄梅，斩贼五万级，获仙芝，传首京师。

当此时，巢方围亳州未下，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署拜官属，驱河南、山西之民十余万掠淮南，建元王霸。

曾元裕败贼于申州，死者万人。帝以威杀尚君长非是，且讨贼无功，诏还青州，以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军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诏

滑州节度使李峰壁原武。巢寇叶、阳翟，欲窥东都。会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以兵五千援东都，河阳节度使郑延休兵三千壁河阴。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寇新郑、郾、襄城、阳翟者，为崔安潜逐走；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巢大沮畏，乃诣天平军乞降，诏授巢右卫将军。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转寇浙东，执观察使崔璆。于是高骈遣将张滂、梁缙攻贼，破之。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

初，军中谣曰：“逢儒则肉，师必覆。”巢入闽，俘民给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僦路围福州，观察使韦岫战不胜，弃城遁，贼入之，焚室庐，杀人如莠。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令曰：“此儒者，灭炬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谓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斩朴。是时闽地诸州皆没，有诏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拒贼。

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胁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略遗文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

天子既恧宋威失计，罢之，而宰相王铎请自行，乃拜铎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率诸道兵进讨。铎屯江陵，表泰宁节度使李系为招讨副使、湖南观察使，以先锋屯潭州，两屯烽驿相望。会贼中大疫，众死什四，遂引北还。自桂编大槥，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系走朗州，兵十余万熾焉，投背蔽江。进逼江陵，号五十万。铎兵寡，即乘城。先此，刘汉宏已略地，焚庐屋，人皆窜山谷。俄而系败问至，铎弃城走襄阳，官军乘乱纵掠，会雨雪，人多死沟壑。

其十月，巢据荆南，胁李迢草表报天子，迢曰：“吾腕可断，表不可为。”巢怒，杀之。欲进蹙铎，会江西招讨使曹全戢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使沙陀以五百骑钉礮藻鞬望贼阵纵而遁，贼以为怯。明日，诸将乘以战，

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官兵伏于林，斗而北，贼急追，伏发，大败之，执贼渠十二辈。巢惧，度江东走，师促之，俘什八。铎招汉宏降之。或劝巨容穷追，答曰：“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止不追，故巢得复整，攻鄂州，入之。全昫会将度江，会有诏以段彦璿代其使，乃止。

巢畏袁，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众至二十万。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伏数十骑莽中，贼至，伏弩射杀贼将，下皆走。昌进屯八百里，见舍媪曰：“有追至，告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矣。”贼骇曰：“向数骑能困我，况军八百里乎！”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

广明元年，淮南高骈遣将张麟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所在戮死。诸军屡奏破贼，皆不实，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计，破杀张麟，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济采石，侵扬州。高骈按兵不出。诏兖海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拜全昫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贼方守滁、和，全昫以天平兵败于淮上。宰相豆卢瑑计：“救师未至，请假巢天平节度使，使无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郑路，贼首可致矣。”卢携执不可，请“召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节度统之，则巢且还寇东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诏可。前此已诏天下兵屯潞水，禁贼北走。于是徐兵三千道许，其帅薛能馆徐众城中，许人惊谓见袁，部将周岌自潞水还，杀能，自称留后。徐军闻乱，列将时溥亦引归，囚其帅支详。兖海齐克让惧下叛，引军还兖州，潞水屯皆散。

巢闻，悉众度淮，妄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剽掠，所过惟取丁壮益兵。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巢自将攻汝州，欲薄东都。当是时，天子冲弱，怖而流泪，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关内诸节度兵十五万守潼关。田令孜请自将而东，然内震扰，前说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军，擢左军骑将张承范为先锋，右军步将王师会督粮道，以飞龙使杨复恭副令孜。于是募兵京师，得数千人。

当是时，巢已陷东都，留守刘允章以百官迎贼，巢入，劳问而已，里閭晏然。帝饶令孜章信门，贵遗丰优。然卫兵皆长安高赀，世籍两军，得禀赐，

侈服怒马以论权豪，初不知战，闻料选，皆哭于家，阴出资雇贩区病坊以备行阵，不能持兵，观者寒毛以慄。承范以强弩三千防关，辞曰：“禄山率兵五万陷东都，今贼众六十万，过禄山远甚，恐不足守。”帝不许。贼进取陕、虢，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神策兵过华，裹三日粮，不能饱，无斗志。

十二月，巢攻关，齐克让以其军战关外，贼少却。俄而巢至，师大叫，川谷皆震。时士饥甚，潜烧克让营，克让走入关。承范出金谕军中曰：“诸君勉报国，救且至。”士感泣，拒战。贼见师不继，急攻关，王师矢尽，飞石以射，巢驱民内塹，火关楼皆尽。始，关左有大谷，禁行人，号“禁谷”。贼至，令孜屯关，而忘谷之可入。尚让引众趋谷，承范惶遽，使师会以劲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贼已入。明日，夹攻关，王师溃。师会欲自杀，承范曰：“吾二人死，孰当辨者？不如见天子以实闻，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凤翔军过渭桥，见募军服鲜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为贼乡导，前贼归，焚西市。帝类郊祈禳。会承范至，具言不守状，帝黜宰相卢携。方朝，而传言贼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趋咸阳，惟福、穆、潭、寿四王与妃御一二从，中人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

巢以尚让为平唐大将军，盖洪、费全古副之。贼众皆被发锦衣，大抵辘重自东都抵京师，千里相属。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与群臣迎贼灞上，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帟，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欤！”巢舍田令孜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晓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羣，各安毋恐。”甫数日，因大惊，缚篋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殫，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

巢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求冤冤不得，绘戈矛为之；无金石乐，击大鼓数百，列长剑大刀为卫。大赦，建元为金统。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还之。因自陈符命，取“广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当代唐，又黄为土，金所生，盖天启”云。其徒上巢号承天

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为皇后，以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侔、黄谔、尚儒为尚书，方特谏议大夫，皮日休、沈云翔、裴涯翰林学士，孟楷、盖洪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传古枢密使，张直方检校左仆射，马祥右散骑常侍，王璠京兆尹，许建、米实、刘瑒、朱温、张全、彭玘、李适等为诸将军、游弈使，其余以次封拜。取骁伟五百人号“功臣”，以林言为之使，比控鹤府。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召王官，无有至者，乃大索里间，豆卢瑑、崔沆等匿永宁里张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故士多依之。或告贼纳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刘邺、裴谔、赵濛、李溥、李汤死者百余人。将作监郑綦、郎官郑系举族缢。

是时，乘舆次兴元，诏促诸道兵收京师，遂至成都。巢使朱温攻邓州，陷之，以扰荆、襄。遣林言、尚让寇凤翔，为郑畋将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传檄召天下兵，于是诏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数攻贼，斩万级。邠将朱玫阳为贼将王玫裒兵，俄而杀玫，引军入于王师。弘夫进屯渭北，河中王重荣营沙苑，易定王处存次渭桥，郾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阳，戡渭水，破尚让军，乘胜入京师。巢窃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门，弘夫傅城舍，都人共噪曰：“王师至！”处存选锐卒五千以白髯自志，夜入杀贼，都人传言巢已走，邠、泾军争入京师，诸军亦解甲休，竞掠货财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髯，肆为剽。

巢伏野，使岷城中驰备，则遣孟楷率贼数百掩邠、泾军，都人犹谓王师，欢迎之。时军士得珍贿，不胜载，闻贼至，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贼执弘夫害之，处存走营。始，王璠破奉天，引众数千随弘夫，及诸将败，独一军战尤力。巢复入京师，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诸军退保武功，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

其五月，昭义高浚攻华州，王重荣与并力，克之。朱玫以泾、岐、麟、夏兵八万营兴平，巢亦遣王璠营黑水，玫战未能胜。郑畋将窦玫夜率士燔都门，杀逻卒，贼震惧。于时畿民栅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钱三十千，屑树皮以食，有执栅民鬻贼以为粮，人获数十万钱。士人或卖饼自业，举奔河中。李

孝昌、拓拔思恭徙壁东渭桥，收水北垒。

数月，贼帅朱温、尚让涉渭败李昌等军。高当浚击贼李祥，不胜，贼复得取华州，巢即授华州刺史，以温为同州刺史。贼又袭孝昌，二军引去。贼破除敬瑄兵，走南山。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有题尚书省户讥贼且亡，尚让怒，杀吏，辄剔目悬之，诛郎官门阑卒凡数千人，百司逃，无在者。

天子更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崔安潜副之，周岌、王重荣为左右司马，诸葛爽、康实为左右先锋，平帅儒为后军，时溥督漕赋，王处存、李孝章、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处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门思恭为铎都监，杨复光监行营，中书舍人卢胤征为克复制置副使。于是铎以山南、剑南军营灵感祠，朱玫以岐、夏军营与平，重荣、处存营渭北，复光以寿、沧，荆南军合岌营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营渭桥，程宗楚营京右。

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六月，尚让寇河中，使朱温攻西关，败诸葛爽，破重荣数千骑于河上，爽闭关不出，让遂拔郃阳，攻宜君垒，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

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滹水，又遣强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逗留不进。河中粮艘三十道夏阳，朱温使兵夺艘，重荣以甲士三万救之，温惧，凿沈其舟，兵遂围温。温数困，又度巢势蹙，且败，而孟楷方专国，温丐师，楷沮不报，即斩贼大将马恭，降重荣。帝进拓拔思恭为京四面都统，敕朱玫军马冤。温既降，重荣遇之厚，故李祥亦献款，贼觉，斩之于赤水，更以黄思邈为刺史。

十月，铎潜壕于兴平，左抵马冤，使将薛韬董之，由马冤、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将梁璩主之。置关于沮水、七盘、三溪、木皮岭，以遮秦、陇。京左行营都统东方逵禽贼锐将李公迪，破堡三十。华卒逐黄思邈，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

明年正月，王铎使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破贼于渭南，承制拜东北行营都统。会铎与安潜皆罢，克用独此军自岌、石出夏阳，屯沙苑，破黄揆军，遂营乾坑。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击巢。巢命王璠、林言军居左，赵璋、尚

让军居右，众凡十万，与王师大战梁田陂。贼败，执俘数万，僵骸三十里，斂为京观。璠与黄揆袭华州，据之，遇亡去。克用掘堑环州，分骑屯渭北，命薛志勤、唐君主夜袭京师，火彊聚，俘贼而还。

巢战数不利，军食竭，下不用命，阴有遁谋，即发兵三万搤蓝田道，使尚让援华州。克用率重荣迎战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众出走。泾原节度使张钧说蕃、浑与盟，共讨贼。是时，诸镇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将白志过、忠武将庞从等最先进，击贼渭桥，三战，贼三北。于是诸节度兵皆奋，无敢后，入自光泰门。克用身决战，呼声动天，贼崩溃，逐北至望春，入升阳殿閤。巢夜奔，众犹十五万，声趋徐州，出蓝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货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故贼得整军去。

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武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繕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虏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杨复光献捷行在，帝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卫诸门，抚定居人。诏尚书右仆射裴瓌修复宫省，购辇辂、仗卫、旧章、秘籍。豫败巢者：神策将横冲军使杨守亮、驍云都将高周彝、忠顺都将胡真、天德将顾彦朗七十人。

巢已东，使孟楷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迎战，大败，即臣贼，与连和。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兖州十州。人大饥，倚死墙塹，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白，并啖之。时朱温为宣武节度使，与周岌、时溥帅师救陈，赵犨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权攻许州，未克。于是粮竭，木皮革根皆尽。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陕济河而东，会关东诸镇壁汝州。全忠击贼瓦子堡，斩万余级，诸军破尚让于太康，亦万级，获械铠马羊万计，又败黄邲于西华，邲夜遁。巢大恐，居三月，军中相惊，弃壁走，巢退营故阳里。其五月，大雨震电，川谿皆暴溢，贼垒尽坏，众溃，巢解而去。全忠进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还汴州。

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

巢河朔。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军穷蹙，贼将李讷、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往降全忠，而尚让以万人归时溥。巢愈猜忿，屡杀大将，引众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战，不胜，走冤、郛间，获男女牛马万余、乘輿器服等，禽巢爱子。克用军昼夜驰，粮尽不能得巢，乃还。巢众仅千人，走保太山。

六月，时溥溃将陈景瑜与尚让追战狼虎谷，巢计蹙，谓林言曰：“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亦误矣。若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并杀其妻子，悉函首，将诣溥。而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献于行在，诏以首献于庙。徐州小吏李师悦得巢伪符玺，上之，拜湖州刺史。

巢从子浩众七千，为盗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欲据湖南，陷浏阳，杀略甚众。湘阴强家邓进思率壮士伏山中，击杀浩。

【译文】

黄巢，曹州冤句县人。世代卖盐，家境富裕。他擅长于击剑和骑马射箭，略通文书，能言善辩，喜欢收养逃亡的人。

唐懿宗咸通末年，仍然连年饥荒，盗贼在河南兴起。乾符二年，濮州有名的盗贼王仙芝在长垣叛乱，有徒众三千人，残害曹、濮二州的百姓，他们抓走了上万人，势力逐渐扩大。王仙芝自己妄称大将军，传送檄文到各道，说官吏贪得无厌，赋税繁重，赏罚不公。宰相为此感到耻辱，而僖宗则根本不知道。王仙芝的驍悍将领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余人，到处肆意抢掠。而黄巢喜欢天下大乱，便与随从八人，召募部众得到数千人，起兵响应王仙芝，黄巢辗转攻掠河南十五个州，部下于是达到数万人。

唐僖宗指派平卢节度使宋威和他的副使曹全晟多次攻打贼寇，终于击败了他们。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给他禁卫军三千，骑兵五百，下达诏

书命令河南各镇都接受他的指挥调度，又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后来王仙芝攻打沂州，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众贼寇，王仙芝逃走。宋威因此而上书朝廷说大头目王仙芝已死，擅自放纵部下的士兵回青州，群臣都入朝贺喜。过了三天，州县上奏说贼寇王仙芝还在。当时士兵刚开始休整，皇上又下诏派他们出征，士兵们都感到愤怒，有谋反的心思。贼寇钻了这个空子，奔赴郑城，不到十天便攻陷了八个县。皇帝担心贼寇逼近东都，督促各道军队阻遏贼寇，于是凤翔、邠宁、泾原三镇军队防守陕州、潼关，曾元裕守卫东都，义成、昭义两镇派兵保卫皇宫。

王仙芝去攻打汝州，杀死汝州守将，汝州刺史逃走，东都洛阳大为震动，文武百官脱身离城出逃。贼寇攻陷阳武，包围郑州，没有攻下，聚集于邓州、汝州之间。潼关以东的州县，大多数都畏惧贼寇，各自环城据守，因此贼寇便纵兵四出掠夺，残害郢、夏二州百姓，所到达的地方，焚烧房屋，抢劫财物，百姓几乎逃光。官军迅速追击他们，他们就将许多财物扔在路上，官军士兵争相夺取财物，都逗留不前。贼寇辗转进入申州、光州，残害隋州百姓，捉住隋州刺史，占据安州，行动自如，又出奇兵包围舒州，攻打庐、寿、光等州。

当时宋威既年老又昏庸，担负不了军事重任，暗地里同曾元裕商议道：“从前庞勋灭亡，康承训便获罪。我们即使成功，能免除灾祸吗？不如留下贼寇，有朝一日贼寇当了天子，我们也还能作功臣。”所以宋威紧随贼寇的后面，总是保持三十里的距离，力求保全自己的军队，常常观望而不前进。皇帝也知道他无意讨贼，于是另外任命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任命原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招讨副使。

贼寇进出于蕲州、黄州，蕲州刺史裴渥替贼寇向朝廷求官，双方约定停战。于是王仙芝和黄巢等人到裴渥那里喝酒。没多久，天子下诏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衙，又派宦官前来安抚慰问他。王仙芝很高兴，黄巢怨恨朝廷没赏赐自己，骂王仙芝说：“你投降，独自得到了官职，五千名将士将怎么办？把士兵给我，你不要留下他们。”于是殴打王仙芝，击破了他的头。王仙芝害

怕引起大家的愤怒，便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带领贼寇劫夺蕲州的士兵，裴渥和宦官都逃走了。贼寇于是将他们的军队分为两部：尚君长进入陈、蔡一带；黄巢北上劫掠齐、鲁一带，率部众万人，进入郛州，杀死节度使薛崇，又攻陷沂州，部队于是发展到数万人，接着率众经由颍州、蔡州到达嵯岬山据守。

这时柳彦璋攻克了江州，捉住江州刺史陶祥。黄巢领兵又与王仙芝会合，一起围攻宋州。恰巧这个时候张自勉带领救援部队到达宋州，杀死贼寇两千人，王仙芝于是解除对宋州的包围而率部南下，渡过汉水，直取荆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据城自守，贼寇纵火焚烧城楼，杨知温不出战，天子下诏任命高骈替代杨知温为节度使。高骈率领蜀兵一万五千人携带干粮，约定三十天到达荆南，而荆南城已被贼寇攻陷，杨知温逃走，但贼寇也未能守住荆南城。天子下诏任命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秉仁带兵乘一只大船进入贼寇的营寨，贼寇大惊，一起向刘秉仁投降，于是柳彦璋被处斩。

黄巢进攻和州，没有攻下。而王仙芝自己围攻洪州，拿下了它，派徐唐莒守卫。于是又进兵攻陷朗州、岳州，包围潭州，潭州观察使崔瑾拒之并击退了王仙芝。于是王仙芝率众奔向浙西，骚扰宣州、润州，但没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只得自己留在江西，催促手下的另一支部队返回河南。

皇帝命令崔安潜返回忠武镇，又起用宋威、曾元裕，仍让他们担任招讨使与招讨副使，而任命杨复光为监军。杨复光派他的部属吴彦宏用皇帝的命令告谕贼寇，王仙芝于是派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前来投降，准备到朝廷请罪，又给宋威写信要求当节度使。宋威假装答应他，但上报朝廷说“同尚君长作战，抓到了他”。杨复光坚持说尚君长等人是自己前来投降的。天子命侍御史与宦官立即乘驿车前去审问，竟然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最后在狗脊岭将尚君长等人斩首。王仙芝大怒，再次率兵进攻洪州，进入洪州外城。宋威亲自带兵援救洪州，在黄梅击败了王仙芝，杀死贼寇五万人，俘获王仙芝，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都长安。

在这个时候，黄巢正包围亳州，还没有攻下，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领王仙芝的残余部队归附黄巢，大家共同推举黄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设置并任命属官，驱使河南、山东的百姓十多万人，侵掠淮南，建立王霸的年

号。

曾元裕在申州击败贼寇，杀贼寇一万人。皇帝认为宋威杀死尚君长不对，而且讨伐贼寇无功，下诏命令他回青州，而任用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黄巢攻陷考城，夺取濮州，曾元裕驻扎在荊州、襄州，派兵救援受到阻拦，因此朝廷另外任命张自勉为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督促各军赶快追捕黄巢。黄巢正夺取襄邑、雍丘，皇帝命滑州节度使李峰在原武扎营。黄巢进犯叶县、阳翟，想侵占东都。正赶上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领兵五千救援东都，河阳节度使郑延休的三千军队驻扎在河阴。黄巢在江西的军队，被镇海节度使高骈击破；进犯新郑、郟城、襄城、阳翟的部队，被崔安潜赶跑；在浙西的军队，被浙西节度使裴璩杀掉两个头目，死的人很多。黄巢非常沮丧和惶恐，于是向天平军请求投降，朝廷授给黄巢右卫将军的官号。黄巢考虑藩镇不齐心，不足以制服自己，便又叛离朝廷，转而进犯浙东，捉住浙东观察使崔璆。于是高骈派将领张麟、梁瓚进攻贼寇，打败了他们。黄巢收聚部众越过江西，攻陷虔、吉、饶、信等州，于是凿山开路七百里，直接收取建州。

起初，黄巢的军队中有句谚语说：“遇儒生便杀，军队必定覆灭。”黄巢进入闽地，俘获百姓而骗人说是儒生，都加以释放，当时是乾符六年三月。黄巢走捷径围攻福州，福州观察使韦岫迎战失败，弃城逃走，贼寇于是便进入福州，焚烧居民住宅，杀人就好像割草一般。当部队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的家，黄巢下令说：“这是儒者，熄灭火炬不许焚烧。”又寻找处士周朴，最终找到了他，黄巢对他说：“你能追随我吗？”周朴回答说：“我尚且不做天子的官，怎么能追随贼寇？”黄巢发怒，杀掉了周朴。当时闽地各州全部沦陷，皇帝下诏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抵御贼寇。

黄巢攻陷桂管，进犯广州，给广州节度使李迢写信，要求他上表朝廷让自己当天平节度使，又胁迫浙东观察使崔璆将这事向朝廷报告。宰相郑畋打算同意他的请求，然而卢携、田令坚决不赞成。黄巢又请求当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他的表章进呈天子后，尚书右仆射于琮道：“南海的对外通商之利极大，贼寇得到这样的利益会更富，而国家的费用将枯竭。”于是任命黄巢为

率府率。黄巢见到任命他为率府率的诏令后大骂，马上进攻广州，抓住李迢，自称“义军都统”，公开自己的表章，宣告自己将进入潼关。接着表中诋毁宦官执掌朝政，败坏国家法度，指出朝臣与宦官彼此赠送财物相互勾结的情况，又说铨选、贡举制度埋没人才，必须禁止刺史积聚资金财产，县令犯贪污罪的应杀灭全家，这些都是当时的最大弊端。

天子既已责罚宋威的失策，免去了他的职务，而宰相王铎自己请求率军出征，天子任命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带领各道军队进兵讨伐贼寇。王铎驻守江陵，上表推荐泰宁节度使李系为招讨副使、湖南观察使，充任先锋驻守潭州，江陵、潭州两地用烽火、驿站相互联络。恰巧贼寇的部队中发生大瘟疫，十分之四的士兵死亡，黄巢于是自岭南领兵返回北方。他们在桂州编大木筏，沿湘江顺流而下攻陷衡州、永州，又攻陷潭州，李系逃往朗州，官军十多万被消灭，扔进江中的死尸遮蔽江面。贼寇进逼江陵，号称五十万人。王铎军队少，只得登城防守。在这以前，刘汉宏已在江陵夺取土地，焚烧房屋，百姓都逃窜到山谷。没多久李系失败的消息传来，王铎便弃城逃往襄阳，官军乘乱肆意烧杀抢掠，恰巧下大雪，故而百姓多冻死在山沟里。

乾符六年十月，黄巢占据荆南，威胁李迢草拟表章上报天子，李迢说：“我的手腕可以被砍断，表章不能写。”黄巢发怒，杀死了李迢。黄巢想进兵追击王铎，恰巧江西招讨使曹全晷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驻扎于荆门，让沙陀的士兵将五百匹配有装饰华丽的辔头和坐垫的马往贼阵里放然后逃走，贼寇以为官军胆怯。第二天，贼军将领们骑上这些马作战，这些马能听懂沙陀语，沙陀兵一喊它们，就都跑回官军这边，贼寇无法制止。官军先在树林里布下伏兵，与贼寇作战假装败逃，贼寇立即迅速追击，而伏兵又突然出现，大败贼寇，捉住贼将十二名。黄巢害怕，渡过长江往东逃跑，官军逼近黄巢的部队，俘虏了它的十分之八的士兵。王铎招抚刘汉宏，刘汉宏只得投降了王铎。有人劝说刘巨容穷追贼寇，刘巨容回答说：“国家经常辜负人，有危难时不吝惜赏赐，变故平定后反而获罪，不如且留下贼寇以期望日后能享福。”停下来不追击，所以黄巢能够再次整顿队伍，进攻鄂州，进入鄂州城。曹全

晟正要渡江追击，恰巧天子下诏让段彦暮替代他任招讨使，于是也停止进兵。

黄巢害怕官军袭击，转而侵掠江西，再次进入饶州、信州、杭州，部众达到二十万人。黄巢进攻临安，临安守将董昌兵少，不敢与黄巢作战，埋伏数十名骑兵于丛生的草木中，贼寇来到，暗藏弩弓放箭射死贼将，贼将手下的人都逃走。董昌进驻八百里，见到旅馆的一个老妇说道：“有追兵来到，告诉他们临安的军队已屯驻八百里了。”贼寇听了老妇的话后吃惊地说道：“过去几名骑兵尚且能让我们受挫，更何况军队屯驻八百里呢！”于是撤回去，残害宣、歙等十五州。

僖宗广明元年，淮南高骈派将领张麟渡过长江击败王重霸，逼使他投降。黄巢多次败退，只好据守饶州，士兵多染上瘟疫。贼寇的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常宏率领数万人投降唐朝，然而投降的人到处被杀戮。虽然唐朝各军多次上报击败贼寇，都不符合事实，但朝廷相信他们的话，自己稍微觉得平安。黄巢如愿以偿，乘机击败和杀死张麟，攻陷睦、婺二州，又夺取了宣州，而此时刘汉宏的残部又兴起，他们进犯宋州，侵犯抢掠申州、光州，前来与黄巢会合，一起在采石渡过了江，侵犯扬州。高骈按兵不出。天子下诏命兖海节度使齐克让驻守汝州，任命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贼寇正守卫滁州、和州，曹全晟率天平镇兵在淮河边与贼寇作战，贼寇被击败。宰相豆卢瑑计议道：“救兵还没有到达，请给黄巢天平节度使的官职，让他不能西进，然后派精兵守卫宣武，截住汝州、郑州的道路，贼寇的首级就能得到了。”卢携坚决不赞成，他请求说：“调集各道的军队驻扎泗水之上，让宣武节度使统领，那么黄巢就将回去劫掠东南一带，徘徊于会稽山、浙江，只能挽救自己的命运而已。”天子赞成他的意见。此前天子已命令全国的军队驻守泗水，制止贼寇北行。于是徐州的士兵三千路过许州，许州的统帅薛能安排徐州的士兵住进城里，许州人吃惊地以为受到袭击，薛能的部将周岌自泗水回到许州，杀死薛能，自称节度使留后。徐州的军队见许州内乱，部将时溥也从溧水领兵回徐州，囚禁了徐州的统帅支详。兖海节度使齐克让害怕部下反叛，也领兵回兖州，泗水的驻军于是全部散去。

黄巢听到消息后，带领全部人马渡过淮河，自己妄称“率土大将军”，整

顿部队不许抢劫，所经的地方只选取少壮男子以扩充军队。李罕之进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诸官吏都逃亡。黄巢自己率领部队进攻汝州，打算进逼东都。这时候，天子年幼，吓得直流眼泪，宰相们一起建议，征集神策军和关内各节度使的兵马共十五万守卫潼关。田令孜请求自己统领军队赴潼关，但内心惊恐慌乱，上前劝说皇帝到蜀地避难。皇帝亲自到神策军中，提拔左军骑将张承范为先锋，右军步将王师会负责督察运粮通道，命令飞龙使杨复恭辅助田令孜。于是在京师召募兵士，得到士兵数千人。

这时候，黄巢已攻陷东都，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领文武百官迎接贼寇，黄巢进入东都后，只是慰问官吏百姓而已，街巷平安。皇帝在章信门为田令孜饯行，给的赏赐很丰厚。但禁卫军都是长安富家子弟，世代入左右神策军籍，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便着华丽的服饰纵马疾驰，以向权贵豪门夸耀，本来并不懂得作战御敌，等到得知自己被选进出征的队伍，都在家中啼哭，他们暗地里出钱雇用市场上的小贩和病坊里的贫民，以代替他凑足人数，这些人有的拿不住兵器，所见之人都感到吃惊，全身寒毛竖起。张承范率强弩手三千人防守潼关，辞别天子说：“安禄山率领五万军队攻陷东都，现在贼寇的部队有六十万，大大超过安禄山的军队，潼关恐怕守不住。”皇帝不赞成他的话。贼寇进兵夺取陕州、虢州，发檄文给潼关守军说：“我们路过淮南，追赶高骈，他就像老鼠逃入地洞一样，你们不要抵抗我们。”神策军经过华州，带了三天的粮食，士兵们吃不饱饭，没有斗志。

十二月，黄巢进攻潼关，齐克让带领他的军队在关外作战，贼寇稍后退。不久，黄巢到关下，贼寇全军大声呼喊，川谷都为之震动。当时齐克让的士兵肚子都很饿，暗地里放火焚烧齐克让的营地后逃散，齐克让只得逃入关内。张承范拿出金子劝告军中士兵说：“各位努力报效国家，救兵将至。”士兵无不感动流泪，于是抵抗贼寇。贼寇见官军没有后援，立即攻打潼关，官军的箭已全用尽，就扔石块打击贼寇，黄巢驱赶百姓进入关外的壕沟，让他们挖土填平壕沟，又放火将潼关城楼全部烧光。起初，潼关左边有一条大谷，禁止行人来往，称为“禁谷”。贼寇到来，田令孜虽驻守潼关，却忘记由禁谷也能进入关内。尚让领兵奔往禁谷，张承范非常惊慌，急忙派王师会带领八百

名强弩手到禁谷阻截贼寇，等到王师会抵达禁谷，贼寇已进入禁谷。第二天，贼寇前后夹攻潼关，官军溃败。王师会想自杀，张承范说：“我们两人死了，谁承担辨别是非的事情？不如见了天子以实情告之，再死不迟。”于是换上穷人的衣着逃跑了。起初，博野、凤翔镇的军队经过渭桥，见从京师召募来的新军衣服漂亮暖和，发怒说道：“这些人有什么功劳，一下子就得到这些！”反过来给贼寇当向导，走在贼寇前面返回长安，焚毁了长安西市。皇帝在郊外祭天祈求上天的怜悯。恰巧张承范到长安，向天子一一陈述潼关失守的情况，天子罢了卢携的宰相职务。群臣正在上朝，传说贼寇已经到来，官吏们都争着逃跑。田令孜率领神策军五百士兵保护皇帝奔赴咸阳，只有福王、穆王、潭王、寿王和妃嫔一二人跟随，宦官西门匡范统率右军压阵。

黄巢任命尚让为平唐大将军，盖洪、费全古辅助他。贼寇部众都穿着华丽的衣服，装载物资的车辆自东都抵长安，千里不绝。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和群臣在灊上迎接贼寇，黄巢乘以黄金为饰的车子，卫士都着绣袍、华丽的头巾，他的同伙乘以铜为饰的车子跟随，有数十万骑兵在黄巢的前后护卫着。黄巢攻陷京师，由春明门进入长安，登上了太极殿，有数千名宫女跪迎他，称他为黄王。黄巢高兴地说：“这大概是天意吧！”黄巢住在田令孜的宅第里。贼寇见到穷苦百姓，就扔钱和丝织物给他们。尚让当即妄自诉诸百姓说：“黄王不像唐家不爱惜你们，大家各自安居，不要害怕。”刚过了几天，贼寇便大肆劫掠，捆绑、鞭打居民并索取财物，号称“淘物”。富家都光着脚被赶出家门，贼寇头目挑选头等宅第居住，争相抢夺百姓的妻女与她们淫乱，抓到官吏全部处斩，焚烧的房屋数量很大，损失无法用钱计算，在长安的李唐宗室侯王都被屠戮，无一幸存。

黄巢在太清宫斋戒，择日入居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即位时没找到皇帝的礼服礼帽，便在黑色丝织物上画各种图案制皇帝的礼服；没有钟磬的演奏，便用敲击数百面大鼓代替；又陈列长剑大刀作为仪仗。发布大赦令，立年号为金统。投降的唐官凡三品以上的都停职，四品以下留任原职。于是黄巢自己妄称得天命的符瑞，拿唐僖宗的年号“广明”两字分析说：“唐家去掉丑口而加黄字为广，表明黄应当替代唐，又道黄就是土，金生于土，这

大概是上天的启示吧”等等。黄巢的同伙敬黄巢的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黄巢立妻子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侗、黄谔、尚儒为尚书，方特为谏议大夫，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传古为枢密使，张直方为检校左仆射，马祥为右散骑常侍，王璠为京兆尹，许建、米实、刘璿、朱温、张全、彭玕、李逵等人为诸卫将军、游奕使，其余的人也按等级封官。又选取勇健魁梧的人五百，称为“功臣”，派林言担任他们的长官，好像武则天当时的控鹤府。黄巢下令军中士兵，禁止乱杀人，兵器都交给官府。但黄巢的部下原是盗贼，都不听从他的命令。黄巢招引唐朝的官吏，没有人前来，于是在长安的街市里巷中进行搜索，豆卢瑑、崔沆等人藏于永宁里张直方家。张直方一向是个豪杰，所以士人多依附近于他。有人向贼寇告发张直方收纳逃亡的人，黄巢进攻张直方的住宅，杀死他全家人，豆卢瑑、崔沆及唐朝大臣刘邺、裴谔、赵濛、李溥、李汤等一百多人相继被杀。唐将作监郑綮，郎官郑系全家自缢而死。

这时候，唐僖宗停留于兴元，下诏催促各道军队收复京师，接着到达成都。黄巢派朱温进攻邓州，打下了它，依此骚扰荆州、襄州。又派林言、尚让侵犯凤翔，被郑畋的将领宋文通击败，不能前进。郑畋于是传送文书征召军队，命令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原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他们多次进攻贼寇，杀敌一万人。邠宁将领朱玫假装为贼将王玫搜罗兵士，没多久杀掉王玫，带领部队加入了官军。唐弘夫进驻渭北，河中王重荣驻扎沙苑，易定王处存留驻渭桥，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驻守武功。唐弘夫攻下咸阳后，在渭水编木筏，击败尚让的军队，又乘胜进入长安。黄巢暗地出城，到了石井，程宗楚自延秋门进入长安，唐弘夫靠近京城房屋，长安人一起喊叫道：“官军到了！”王处存挑选精锐士兵五千人用白巾束发作为标志，晚上进入长安杀盗贼。长安人传说黄巢已逃走，邠宁、泾原的军队争相进入长安，官军各部队都脱下铠甲休息，相互竞争着劫掠财物、女子，长安坊市少年也趁机用白巾束发假冒官军，肆意进行抢劫。

黄巢潜伏在野外，当派人侦察到长安城中放松戒备，就派孟楷率领贼寇

数百人突袭邠宁、泾原的军队。长安人仍以为是官军，高兴地迎接他们，当时官军士兵抢到的贵重财物，多得承载不了，听见贼寇到来，因身上背的东西太重而无法逃跑，因此大败。贼寇捉住弘夫并杀害了他，处存逃回营中。起初，王璠攻奉天，带领部下数千人跟随唐弘夫，等到诸位将领战败，唯独王璠一军作战特别尽力。黄巢又进入长安，对百姓迎接官军感到很生气，放纵部下杀死八万百姓，血流到路上汇集成为河流，被称为“洗城”。各军退守武功。这时是唐僖宗中和二年二月。

这年五月，昭义镇高浚攻打华州，王重荣与他合力击之，打下了华州。朱玫率泾州、岐州、麟州、夏州的军队八万屯驻在兴平，黄巢也派王璠屯驻黑水，朱玫与王璠作战未能取胜。郑畋的将领窦玫每天夜里带领士兵放火焚烧长安城门，杀死巡逻的敌兵，贼寇震惊。这时京城附近地区的百姓，都在山谷中立寨栅以求自己保全自己，不能种地，以至米每斗三十千钱，百姓只得把树皮捣碎了当饭吃，有人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贼寇当食粮，一人可卖得几十万钱。士人有的以卖饼为职业，都向河中奔赴。李孝昌、拓拔思恭移驻乐渭桥，夺取渭水北边的营垒。

几个月后。贼帅朱温、尚让领兵越过渭水击败了李孝昌等人的军队。高当浚袭击贼寇李详，没有取胜，贼寇又夺取了华州。黄巢当即任命李详为华州刺史，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贼寇又袭击李孝昌，李孝昌、拓拔思恭率领两支军队退走。贼寇击败陈敬瑄的军队，败兵逃往终南山。齐克俭屯驻兴平，被贼寇包围，克俭决堤引河水淹贼寇，贼寇未能攻下兴平。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诗讥讽贼寇即将灭亡，尚让大怒，杀害的官吏，都挖去眼珠倒吊而死，共杀郎官和看门士兵数千人。各部门官吏都逃走，没有在衙门办公的。

唐天子更换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崔安潜任副都统，周岌、王重荣为左右司马，诸葛爽、康实为左右先锋，平帅儒为后军统领，时溥负责督察漕运租赋，王处存、李孝章、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王处存任东面都统，李孝章任北面都统，拓拔思恭任西面都统。西门思恭为王铎行营都监，杨复光为行营监军，中书舍人卢胤征为克复制置副使。于是王铎便率领山南、剑南的军队屯驻灵感祠，朱玫率领岐州、夏州的军队屯驻兴平，王重荣、王处存驻渭

北，杨复光率领寿州、沧州、荆南的军队与周岌一起屯驻武功，李孝章与拓拔思恭一起屯驻渭桥，程宗楚屯驻京右。

朱温领兵三千侵掠丹州、延州南部边境，立即奔赴同州，同州刺史米逢出逃，朱温于是据守同州。这一年六月，尚让进犯河中，派朱温攻打河中西门，击败了诸葛爽，又在黄河边击败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诸葛爽闭门不出，尚让于是拿下郃阳，又进攻宜君的营寨，恰巧下大雪，有一尺厚，贼兵冻死十分之三。

七月，贼寇进攻凤翔，在涝水击败了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又派强武进攻武功、槐里，泾原、邠宁的军队退却，只有凤翔的军队坚守营垒。拓拔思恭带领精锐士兵一万八千奔赴解救凤翔的危难，但逗留不前。河中镇的粮船三十艘路过夏阳，朱温派兵夺取粮船，王重荣率士兵三万前来解救，朱温害怕，凿沉粮船，官军于是包围朱温。朱温多次被困，又估量黄巢势力缩减，即将失败，而孟楷正独揽大权，朱温请求增派军队，孟楷加以阻止，不报告黄巢，朱温于是便杀死贼寇大将马恭，投降了王重荣。唐僖宗晋升拓拔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命令朱玫驻扎马嵬。朱温投降后，王重荣厚待他，所以李详也表露归顺之意，贼寇发觉，在赤水将他杀死，另外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

十月，王铎在兴平疏通壕沟，左面及马嵬，派将领薛韬督察这项工程，由马嵬、武功进入斜谷，与周至相通，并列军营十四处，派将领梁璩主持这项工程。在沮水、七盘、三溪、木皮岭设立关卡，以遏制秦、陇之地。京东行营都统东方逵擒获贼寇猛将李公迪，攻破城堡三十个。华州士兵驱逐黄思邺，黄巢任命王遇为华州刺史，后来王遇投降了河中镇。

第二年的正月，王铎派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在渭南击败贼寇，王铎奉诏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恰巧王铎与崔安潜都被免去行营都统和副都统的职务，李克用便独自领兵自岚州、石州出夏阳，屯驻沙苑，击败黄揆的军队，进驻乾坑。二月，李克用联合河中、易定、忠武等镇的军队攻打黄巢。黄巢命令王璠、林言的军队居左方，赵璋、尚让的军队居右方，共十万人，与官军在梁田陂大战。结果贼寇战败，被俘数万人，死尸布满三十里，后来尸体被收集到一块，封土筑成京观。王阬与黄揆袭击华州，占领了它，王遇逃

走。李克用在华州四周挖壕沟，分派骑兵屯驻渭北，命令薛志勤、康君立夜袭长安，放火烧仓库，俘获贼寇而归。

黄巢作战多次失利，军粮用尽，部下不服从命令，都暗中有逃跑的计划，立即调兵三万控制蓝田的通道，派尚让援救华州。李克用命王重荣领兵在零口迎战尚让，击败了他，终于攻下华州，黄揆只得带领部下逃走。泾原节度使张钧劝说异族人参与订盟，共同讨伐盗贼。这时候，各镇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到达关中。四月，李克用派部将杨守宗率领河中将领白志过、忠武将领庞从等人冲在最前面，到渭桥攻击贼寇，三战三捷，各节度使的军队无不振奋，不敢落后，争相从光泰门进入长安。李克用亲自参加决战，喊声震天，贼寇崩溃，官军追赶败逃的敌人到了望春宫，进入升阳殿门。黄巢连夜逃走，部众仍有十五万，声称赶赴徐州，实际出蓝田，暗中进入商山。贼寇将各种财宝物资扔在路上，官军争相夺取，不再追击，所以贼寇得以整顿军队从容离去。

自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宫阙仍完整；吐蕃所焚毁的，只不过是大街小巷的房舍；朱泚之乱平定后一百余年，宫阙经修缮已像开元时那样神奇壮丽。到黄巢失败后，方镇军队交相进入长安抢掠，放火烧毁大明宫，只有含元殿还保存下来；没有被焚烧的，只有太极宫、兴庆宫和光启宫罢了。杨复光向天子报捷，天子下诏命陈许、延州、凤翔、博野镇的军队加上东西神策军共两万人驻守京师，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守卫京都各门，安抚京师居民。命令尚书右仆射裴璩修复被损失的宫殿，购置御辇、仪仗、典章、秘籍。参与击败黄巢的将领还有：神策军将领横冲军使杨守亮、蹇云都将领高周彝、忠顺都将领胡真、天德镇将领顾彦朗等七十人。

黄巢已经向东进军，派孟楷进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领兵迎战，被贼寇打得大败，便向贼寇称臣，与贼寇联合、讲和。孟楷攻打陈州，失败被杀，黄巢亲自率兵包围陈州，劫掠邓州、许州、孟州、洛州，向东进入徐、兖等数十州。百姓极为饥饿，身倚墙壁蜃壕而死，贼寇取走这些死人当食粮，每天有数千人，于是准备数百个大石碓，把死人放在石碓中捣碎后，连骨头带皮肉一起吃。当时朱温任宣武节度使，与周岌、时溥一起领兵援救陈州，陈

州刺史赵犇也向太原求派援兵。黄巢派秦宗权攻打许州，没有攻下。这时粮食用尽，树皮草根全吃光。

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率领山西的军队自陕州渡过黄河后，继续向东行，与关东各镇的军队会合驻扎于汝州。朱温在瓦子堡进攻贼寇，杀死一万多人，各军联合在太康击败尚让，也杀死一万多人，缴获贼寇的兵器、铠甲、马、羊以万计算，李克用又在西华击败黄邺，黄邺连夜逃走。黄巢非常害怕，过了三月，贼寇军中惊恐，有些士兵弃营而走，黄巢于是退兵屯驻陈州城北的故阳里。这年五月，暴雨雷电交加，河流暴涨，贼寇的营垒全被水冲坏，大多数贼寇溃散，黄巢于是解除对陈州的包围率兵离去。朱温进驻尉氏。李克用追击黄巢，朱温领兵回到汴州。

黄巢夺取尉氏，进攻中牟。有一天黄巢的军队正渡河，刚渡过一半，李克用乘机进击，贼寇士兵多被水淹死。黄巢带领残余部队逃往封丘，李克用追赶并击败了黄巢，回师驻守郑州。黄巢越过汴河北去，刚好晚上又下大雨，贼寇惊散，李克用得到消息，迅速到汴河边攻打黄巢。黄巢渡过汴河进攻汴州，朱温守卫汴州，李克用领兵援救他，虽李克用杀死贼寇的骁将李周、杨景彪等人，但黄巢已连夜逃往胙城，进入冤句。李克用紧追不舍，贼将李说、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前往汴州投降朱温，而尚让率领一万人归顺时溥。于是黄巢更加猜疑和愤怒，多次杀死大将，带领部下奔往兖州。李克用追击黄巢到了曹州，黄巢兄弟抵抗，没有打胜，逃往兖州、郓州之间，李克用得到贼寇的男女、牛马一万多，以及皇帝用的器物衣服等，并捉住黄巢的爱子。李克用的军队日夜驰驱，粮食用尽尚未能抓到黄巢，只好回师。黄巢的部下只剩下一千人，逃入太山据守。

六月，时溥派将领陈景瑜与尚让追击黄巢于狼虎谷，黄巢无计可施，对林言说：“我想讨伐国家的奸臣，清除朝廷的污垢，但事成不引退，这也错了。你拿走我的首级献给天子，可获取富贵，不要让他人得到这个好处。”林言是黄巢的外甥，不忍心杀黄巢。黄巢于是自刎，还没有死，林言便接着杀了他，接着又杀黄巢的哥哥黄存，弟弟黄邺、黄揆、黄钦、黄乘、黄万通、黄思厚，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一起杀死，把首级全部装进匣里，准备到时溥那里进献。

而太原博野军又杀了林言，将他的首级与黄巢的首级一起献给时溥。时溥又将这些首级献给住在成都的天子，天子下诏将这些首级献到太庙。徐州小吏李师悦得到黄巢的伪皇帝印信，献给天子，结果被任命为湖州刺史。

黄巢的侄儿黄浩有徒众七千，在江湖间当盗贼，自称“浪荡军”。唐昭宗天复初年，黄浩想占据湖南，攻陷了浏阳，杀死并劫掠了很多。湘阴豪强邓进思率领壮士埋伏于山中，杀死了黄浩。

120

梁太祖朱温

——《旧五代史》卷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才数百人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3页）

②唐宗失计平蔡州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3页）

③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4页）

④万骑不实

又是万骑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5

页)

⑤以为任子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5 页)

⑥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本纪》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6 页)

【解析】①

毛泽东读后梁太祖朱温的本记至此，欣然批下“才数百人”，实为赞美朱温英勇之意。

唐朝末年，社会动乱，人民苦不堪言。775 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开始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黄巢、王仙芝率领着广大人民群众也揭杆而起，向腐朽的唐王朝打去了致命的一击。朱温原为黄巢部下，中和二年(882 年)二月，黄巢令朱温带兵攻打左冯翊，唐将王重荣率兵数万，与之对垒阵前。朱温不敌，向黄巢求救未果，遂率众投降王重荣。唐僖宗听说朱温投降，大喜过望，封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朱温投降唐朝后，向黄巢农民起义军疯狂反扑，中和三年(883 年)四月，朱温攻占长安，黄巢农民起义军向东退去，朱温抓住战机，率几百人的军队乘胜冲击。毛泽东主席读至此，心情很复杂，短短的“才数百人”的四字批语，道出了他的同情、无奈和佩服。

黄巢起兵时，聚众也不很多，可他进入长安，“满城尽透黄金甲”时，手下的部队多至几十万。谁知，短短几年，竟被迫退出长安，被区区数百人的朱温部队追得落荒而逃，实在是可悲、可叹。毛泽东主席一向赞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向统治者挑战的农民起义运动。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漫

长封建社会的最直接的动力，这是他所一向主张和认可的学术观点。在他心目中，唯有起义、造反，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看到黄巢起义惨败时，批下这句话，反映了他对农民起义的同情之心，其中也不乏有丝丝对缺乏理论武装、思想指导的农民起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

在毛泽东眼中，朱温是个难得的军事家。虽个人品质有问题，但不能否认朱温的军事指挥才能。朱温，宋州砀山县（今安徽砀山县）午沟里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年幼时游手好闲，为害乡里。投到黄巢手下后，渐露军事指挥才能，多次率兵出战，胜多败少，立下赫赫战功，被黄巢由队长提升为大将。叛变以后，唐朝对他又委以重任，让他率重兵去攻击农民起义军。看到农民起义军日益涣散，战斗力不强，朱温乘机夺取长安，把农民起义军为之奋斗多年的革命圣地抢先占领过去。朱温占了长安后，并没有急于停下来休整一下军队，而是看到农民起义军仓皇而逃、溃不成军时，遂下令派快兵追赶，又借势夺取了好多地盘。

毛泽东佩服朱温军事方面上的远见卓识，对他敢于以几百人的部队长驱直入而赞叹。此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一种“借势”，即借助有利时机，以较少或较弱的军力去夺取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胜利。毛泽东善于“借势”，经常像朱温那样抓住有利战机，赢得“以少胜多”的胜利。“才数百人”的批语，反映了毛泽东对朱温军事才能的认可。

【解析】②

毛泽东这一画龙点睛式的批语，非常鲜明地概括了朱温消灭秦宗权、夺取蔡州的“一石两鸟”阴谋的得逞，和唐昭宗的糊涂失策之举，自此朱温尾大不掉，唐家王朝也最终被他灭亡。

秦宗权，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唐末为本州牙将。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被调发至蔡州，恰值黄巢别部攻蔡州，他率部拒守，保住城池。此后，他得到监军宦官杨复光的欢心，保荐为蔡州节度使，率蔡州劲军万人抗拒起义军。黄巢退出长安，转攻蔡州。秦宗权迎战大败，投降黄巢。黄巢东撤之

后，他便倚仗兵力，独树一帜，自称皇帝。

朱温趁黄巢部败亡之际，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收得了黄巢部素称智勇双全的名将葛从周。葛从周从此成为朱温部队的名将之冠，时人常说：“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可见葛从周的厉害。虽然朱温实力大增，但他的大本营汴梁处于四战之地，江淮财赋既已断绝，漕道也就失了作用，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解决财赋军粮的供应问题。而且，朱温部队与秦宗权的部队相比，兵员多寡悬殊。要想击败秦宗权，实是难事。可是，狡诈凶狠、流氓成性的朱温却能巧妙地运用权术，拉拢一个，消灭一个，然后各个击破，逐步并吞，纵横捭阖，用心良苦！

秦宗权横行河南之际，陈州土豪、世为牙将的赵犇本因抗拒农民军有功，逐步升为陈州刺史，再擢为忠武节度使，他在陈州纠集丁壮，广储粮秣，用兄弟子侄分掌劲率，击败秦宗权别部，保全一方。秦宗权增兵进围陈州，赵犇势力单薄，乞援于朱温。朱温抓住时机，出兵解围，和他约为婚姻，得到他的资助，财赋军粮问题缓和了。与此同时，朱温卑词厚礼，拉拢朱瑄、朱瑾，以免后顾之忧，又派部将朱珍去山东招兵，充实军力。朱瑄兄弟乐得朱温为之屏障，便与他联合。于是，朱温得以全力对付秦宗权。

887年，秦宗权孤注一掷，聚集悍勇，自郑州猛扑汴梁。朱温得兗、郛援兵，士气大振，大破秦宗权部，斩首二万余人。秦宗权遂弃陕、洛、怀、许、汝诸州，向南逃窜，朱温即获大捷。

这时，秦宗权部悍将孙儒窜至淮南，与杨行密相攻。唐廷任朱温兼领淮南节度使，朱温刚刚遣将发兵，而孙儒已被杨行密歼灭，扬州平定，朱温部队还想并取淮南，却遭徐泗时所阻，不得进军。888年，唐廷又任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节制诸镇，进讨秦宗权。朱温得到都统头衔，便可以利用它来吞并邻道了。这一年，秦宗权连遭败衄，众叛亲离，被部将捆送汴梁。次年，朱温将秦宗权押送长安，献俘朝廷。唐昭宗斩秦宗权，封赏朱温为东平郡王。

毛泽东的批注，简明扼要，意义深刻。一个“失”字揭示了唐昭宗对朱温无可奈何、又怕又恨的心理。

蔡州原本就是唐朝的属地，收复理所当然。但唐昭宗得到的只是个名，蔡州真正的支配权自此就归朱温了。对于朱温，唐昭宗明知他是个不可信任之人，但他掌握大权，特别是兵权，手下几万精兵，随时都可以皇袍加身取而代之。唐昭宗贵为一国之主，却没有真正的控制大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朱温坐大。收复蔡州，真正的收益者是朱温，自此蔡州成为朱温的战略根据地，在财力、兵力上都一跃成为势力最大的节度使，“东平王”爵位的加封也进一步提高了朱温在中央的地位。

【解析】③

毛泽东在此批注，实为客观评价朱温的军事谋略很高之意。

的确，在朱温创业之始，其军事上的才能发挥得很好。作为一个出身并不高贵的市井之徒，朱温之所以能灭唐而代之，实能说明他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先是参加农民起义军，跟黄巢一同打天下，屡建奇功，被黄巢提拔为大将军。在出师不利的情况下，朱温转变很快，马上向唐朝大将王重荣投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开始向农民起义军反脸，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朱温注重壮大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步成长为唐朝末年最大的军阀之一，开始与另一大军阀李克用展开了生死争夺。毛泽东批注的这一节，就是朱温与李克用生死之争的重要一环。

李克用是内迁的沙陀封建贵族。沙陀族原出于突厥别部，属同罗、仆骨部。突厥为唐击破，又转属薛延陀。七世纪中，唐太宗灭薛延陀，置沙陀都督府。因当地有沙磧，故称沙陀。八世纪吐蕃强盛，四出扩张，至八世纪末（唐贞元年间），攻陷沙陀都督府，沙陀首领朱邪尽忠率其族迁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不久，又被吐蕃逼迫，率部众三万东奔，为吐蕃追袭，朱邪尽忠战死，长子执宜收合余众至灵州，唐廷遂于灵州置阴山都督府，收其余部，以朱邪执宜为都督。唐懿宗时，庞勋起义于徐、泗，唐兵屡败，遂起用执宜之子朱邪赤心，命他率所部骑兵前往镇压。庞勋败死后，唐懿宗赏赐朱邪赤心，赐姓名李国昌，论属藉，授振武节度使。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子，十五岁时，参与镇压庞勋起义，以骁勇见称。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唐朝廷显得摇

摇欲坠，朝夕难保。李国昌父子早已了解唐朝虚实，此时更加紧阴谋叛乱。876年，李克用在大同策动兵变，杀死防御使段文楚等，逞兵攻掠。唐军进讨，李克用兵败，逃往塞外，依鞑靼部。黄巢攻破长安后，唐朝廷拼凑一切反动势力反扑，宦官杨复光建议招抚沙陀部，唐懿宗遂下诏免李克用罪，并委任他为雁门节度使，加东北面行营都统衔。李克用奉诏，迅速率部西向，扑向长安，立了头功，唐朝廷又升其为河东节度使，当时，李克用年方二十八岁，为诸将中最年少的人，因为他一只眼微眯，被人唤为“独眼龙”。李克用崭露头角，又得到素称富饶、未经战乱的河东地区，趁势并取了昭义镇，实力为诸镇所不及。

884年，黄巢撤出长安攻打陈州不下，撤围向东，逼近汴州。朱温自知抵挡不住，乃卑词厚礼，乞援于李克用。李克用早有扩张地盘野心，遂亲率部队赴援。黄巢军溃败，退向山东。朱温忌李克用强盛，表面上卑躬屈节，甘言奉承，实则暗萌杀机，阴谋杀害李克用。李克用此时还不满三十岁，少年气盛，屡胜之余，骄矜异常。朱温在汴州驿设宴款待，为他庆功，对他恭维备至，而李克用却傲气凌人，趁醉出言不逊。朱温气忿难忍，索性提前下手，于当晚派兵包围上源驿，四面纵火，乱箭齐发，想一举消灭李克用和他的随从卫队。李克用在大醉中被左右亲信唤醒，在侍卫们的拼命保护下，仓皇逃出，河东监军宦官陈景思和亲兵三百余人，全被杀害。

上源驿事件并不单纯是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恩怨问题，两大军阀势力膨胀，总是难以并存的，暂时的联合，迟早会被激烈的火拼所代替，这是必然之势。李克用回到老巢晋阳，本想立即出兵复仇，其妻刘氏力谏，以为如此反而亏理，不如奏请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从其议，上表申诉朱温之罪，请求讨伐。而唐朝大臣中与朱温素有勾结的不乏其人，都替朱温缓颊，唐僖宗听信他们的主张，下诏劝谕双方和解。朱温要用全力对付霸占河南的秦宗权，生怕腹背受敌，乃遣使以厚币卑词，向李克用谢罪，李克用想要兼并邻道，又要与王重荣联兵入关中，攻伐朱玫、李昌符，也只得暂置朱温于不顾，双方冲突暂时缓和下来。

晋、汴双方争霸中原，魏博镇，宿州居其要冲，有举足轻重之势。魏博

素号强镇、河朔皆惟其马首是瞻。自田承畴建节之日起，就蓄养牙兵，以为亲从。此后，牙兵日益骄横，经常邀功请赏，稍不惬意，就哗变闹事，而偏裨将校中怀有野心者，又每每利用这种机会，策动兵变，杀戮节帅，灭其全家，夺取节旄。888年（唐文德元年），节度使乐彦祯重役扰民，民怨沸腾，他又命其子乐从训养亲兵五百人，号称“子将”，以取代牙兵，牙兵疑惧不安，聚众哗变，杀乐彦祯，推军校罗弘信为节度使。乐从训被逐走，投奔朱温，请求帮助复镇。朱温出兵攻魏博，败其兵万人。罗弘信袭杀乐从训，自知难拒汴军，乃卑词厚礼，向朱温乞和。不久，朱温攻兖、郓，李克用遣别将援救朱瑄兄弟，假道魏博。朱温施离间计，遣使游说罗弘信：“李克用是小人，他吞并河朔之日，即消灭魏博之时。”罗弘信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偏偏晋将李存信仗势凌人，率兵万人经魏博镇，肆行横暴，军纪荡然。罗弘信怨忿，发兵袭击，李存信猝不及防，仓皇逃走。大批资粮兵械为罗弘信所获。魏博既与河东决裂，道路断绝，进援兖、郓的晋将史俨、李承嗣也因回归无路而投效淮南。朱温东向并取三镇，恐罗弘信乘虚袭其巢穴，便甘言美语，竭力恭维。李克用处处树敌，朱温竭力拉拢，因而，朱温得以全力经营东方，而李克用却给自己增加了许多阻力。

魏博既平，朱温便开始进攻宿州。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城池不出，朱温又生一计，命大将丁会带领士兵在宿州城东修筑大坝，让汴水倒灌城中。张筠无奈，只好出降。

毛泽东读至此，情不自禁写下了赞美朱温的批语。在毛泽东看来，朱温纯属白手起家，且征途坎坷，与曹操相似，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为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瑄、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到唐天佑二年，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907年，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在整个开国战争中，朱温采取了一些成功的谋略，并且还像曹操一样，把唐昭宗劫持到自己的辖地洛阳，搞“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同时对不同的军阀采取不同的方针。故毛泽东说他的狡猾甚于曹操。

但毛泽东十分看不起朱温的执政才能，他认为朱温当上皇帝后昏庸腐败，

迟早要被灭亡。果然，没出几年，后梁政权就被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灭掉了。

【解析】④

毛泽东是个读书非常认真的人，此处的批注是他考证出来的史实错误。

毛泽东所读的《旧五代史》为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本，其中好多事情皆以《资治通鉴》为准，而实际上《资治通鉴》中许多事情与事实不符。毛泽东普读史书，对资治通鉴很是了解。按照他的观点，通鉴此节的表述存在许多问题。通鉴上讲，四月李克用派遣大将史俨、李承嗣率一万骑兵救援郢州，七月又派大将史俨带三千铁骑到石门护卫王驾，十二月，李克用派大将史俨、李承嗣借道魏博镇以救援郢州。在毛泽东看来，通鉴对此事的表述前后重复，不辨真伪，难以为信，而且当时朱温与郢州的朱瑄激战正紧，道路阻隔，不可能四月进入郢州，七月又在石门，十二月又借道魏博镇，因此毛断言，通鉴有误，旧五代史亦有误。

当时实际情况是：郢州的朱瑄、兖州的朱瑾二兄弟，同为节度使。唐末军阀大混战以后，朱温为集中力量消灭秦宗权，极力拉拢朱氏二兄弟，以免后顾之忧。朱氏兄弟也恐自己势力单薄为强镇所灭，也想投靠势力大的藩镇，朱温的主动邀请，二兄弟喜出望外，遂投靠朱温。

朱温消灭了秦宗权，多得朱瑄兄弟帮助。但是汴州战役刚刚结束，朱温就翻了脸，借口朱瑄兄弟用重赏诱募宣武兵卒，大兴问罪之师，派大将朱珍侵伐两镇。朱氏兄弟没想到朱温是如此小人，卸磨就杀驴，非常生气，就立刻致信朱温的死对头山西的李克用，请求李克用准其投降并火速派援兵救助郢州。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段讲的就是这段史实。据《旧唐书》考证，当时，兖、郢两州求援于太原，李克用派大将史完府、何怀宝率兵千骑赶赴郢州，此书没讲史完府等人赴郢的具体时间。此书在下面又提到八月擒获蕃将史完府，十一月，又擒何怀宝。参考薛居正等人撰的《旧五代史》唐武皇纪和李承嗣传，皆言李承嗣等人进入郢州是在二年冬，所以毛泽东断定梁太祖本纪此处记载有误。当时不是派史俨、李承嗣率万骑救援，而是派史完府、何怀宝率千骑

救援。毛泽东的批注是正确的。

“又是万骑”的批语系毛泽东的感情使然。第一个“万骑”确实不实，许多史书也有指出，第二个万骑系事实，与之相违的说法尚未见。毛泽东看到了万骑，马上联想到错误，表明他对万骑从心中产生了一种不信任之感，当他又看到万骑时马上就感到它像第一个那样，还应是与事实不符的。这是他当时的联想。

【解析】⑤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节，是朱温登上皇帝位后分封行赏罗绍威的事。

罗绍威是魏博镇节度使罗弘信的儿子，罗弘信死后，由他继任。899年（唐光化二年），刘仁恭攻并沧州镇，任长子刘守文为节度使，又率幽、沧两镇步骑十万，图谋吞并魏博、镇定。罗绍威震惧，向朱温求救。朱温派葛从周赴援，大破刘仁恭部，斩其骁将单可及，全歼刘守文部五万人。罗绍威感激朱温解救之恩，依附更深，朱温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双方结好，朱温既可以主动北向出击，又可借魏博为屏障，取得了进退自如、攻守随意的良好战略地位。

罗绍威解除了外来的威胁，又感到牙兵骄横，是威胁自己身家性命的心腹大患。日夜忧眠，必欲除之而后可以甘食安寝。

902年（唐天复二年），朱温进攻凤翔之际，罗绍威就密派使者，请求借兵诛灭牙兵。905年（唐天祐二年末），魏博牙将李公灶密谋叛乱，事泄，率众焚掠，投奔沧州。罗绍威惶恐不安，急不可耐，再次乞援。恰值其婕（朱温女）病死，朱温以会葬为名，选强兵悍卒假扮担夫，暗藏兵器，前往魏州，而以大军随后。在罗绍威的精心配合下，把八千牙兵杀得鸡犬不留。次日，朱温亲率大军赶到，彻底肃清了牙兵。

朱温在魏州停留半年，罗绍威竭力供应，共计宰杀牛羊猪将近七十只，而粮食和其它物资的消耗，也跟这个数目相等，送礼以及所用的贿赂，同样接近一百万。等到朱温离去的时候，魏州的积蓄一扫而空。罗绍威虽然解除了兵变的威胁，但天威兵团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也从此衰退。罗绍威十分后悔，对别人

说：“聚集六州四十三县的铁，也铸不出来这么大的错！”

朱温屡败晋军，重创幽、沧刘氏，中原无其对手，他便可以无所顾忌地长驱入关，慑服岐、华，诛灭宦官，杀戮朝臣，强劫唐朝朝廷至洛阳，置于卵翼之下。这样做，已为诸道侧目，但朱温根本不去理会，他一心想着早一天能够皇袍加身当上皇帝。

907年正月初十，朱温又下榻魏州，生病，在宾馆休养，罗绍威恐怕他发动袭击，遂到卧室晋见，说：“现在，各地纷纷聚众起兵，使大王烦恼的是，他们都打着拥护唐王朝朝廷的旗号。大王最好早早消灭李家，断绝人们的希望。”朱温见罗绍威这么了解自己，非常高兴，病也马上好了。

正月二十八日，唐景宗李祝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开封慰劳朱温，薛贻矩请求以臣属的礼节晋见，但朱温仍在公堂上作揖回礼，请薛贻矩登台，薛贻矩说：“殿下的功业及恩德，广在人间。天心、地心、人心都归向殿下，唐王朝朝廷也想学舜禹禅让之制，我怎么敢违背。”乃在庭院中，面向北方，三跪九叩，朱温稍稍侧一下身子，表示谦逊。薛贻矩回到洛阳，报告李祝说：“朱温已有接受传位之意！”李祝乃下令二月传位。又派宰相写信给朱温强调这项讯息，朱温辞让。

三月二十七日，李祝亲笔下诏，把帝位传给朱温，命摄中书令张文蔚为禅让特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特使；命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护送皇家御印特使，命摄侍中杨涉为护送玉玺特使，率全体文武百官，连同皇帝出门时专用的“法驾”，一起前往开封。

杨涉的儿子杨凝式，对他的父亲说：“你是唐王朝的宰相，国家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何况亲手捧着皇帝的玉玺，交给别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可是历史将怎么评论？你为什么不辞掉这个差事呢！”杨涉惊骇欲死，说：“我们全家，都要死在你一人之手！”心惊肉跳，几天不能平静。

四月初三，朱温称帝，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四月十八日，张文蔚、杨涉等人，乘坐皇家车辆，抵达汴州，自上源驿步行护送玉玺御印以及各种表册，各单位都派出仪队、卫队，前后护卫，作为前导，文武百官则跟随在后

面，走到金祥殿前，一一列阵，朱温身穿袞龙黄袍、头戴珠玉冠帽，登上皇帝宝座。张文蔚、苏循捧着亡国皇帝李柷传位诏书，上殿宣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也依着顺序登殿，宣读各人进呈的诏书，完毕之后，退下，再率从洛阳来的唐朝廷文武百官，三跪九叩，向新皇帝祝贺。朱温遂在玄德殿摆设筵席，宴请张文蔚等。朱温举起酒杯说：“我辅佐国政的时间，并不很久，今天能够建立大业，都是各位拥护的功劳。”张文蔚等既惭愧又恐惧，叩头在地，不敢回答，只有苏循、薛贻矩等人，竭力歌颂朱温的功业和恩德乃上应天意，下顺民心。

朱温接着招待朱姓同族和外姓亲戚。在皇宫饮酒赌博，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朱全昱忽然把骰子投到盆子里，骰子四散崩跳，满地乱滚，斜眼瞪着朱温说：“朱三，你本是碭山一个穷民，跟随黄巢当强盗，皇上命你为四战区司令官，富贵荣华，高到极点，为什么一夜之间，消灭唐王朝三百年帝国，自己当起皇上？你看着好了，我们朱家不久就要被屠杀净光，还赌什么博？”朱温大怒，大家不欢而散。

四月二十二日，朱温大赦，改年号开平，国号“梁”，封唐王朝亡国皇帝李柷为济阴王，一切都援照古代处置亡国之君的前例。唐王朝中央及地方所有官员及爵爷，仍然保持。把汴州改为开封府，称东都；唐王朝东都洛阳，改为西都，撤除唐王朝的西京，把京北府改为长安城，仍设佑国战区，把魏博战区改为天雄战区，把济阴王李柷押送曹州软禁，用荆棘把他住的地方围绕起来，并派官兵全副武装，看守戒备。

朱温称帝，但政权不稳固，李克用劲敌未灭，属地不时出现争斗。其中魏博镇虽属后梁，但保留有很大独立性。朱温对此很是不安，就借口罗绍威之子聪明贤德为名，召至开封为官，但罗绍威明白朱温之意，名是为官，实是扣为人质，因此请朱温准两子不去开封。朱温难于用强，只好应允。

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朱温、罗绍威二人的心思，故特意批注“以为任子”，揭示朱、罗两人以儿童为手段斗法的故事，可谓入木三分。

【解析】⑥

阙同“缺”，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指明了《梁书·太祖本纪》记载此事有遗漏。依据通鉴，可知梁书中缺了朱温之死的一节。

朱温出身流氓，赌博酗酒，早已成习，及至晚年，猜忌部属，疑虑万端，在众叛亲离、屡遭败绩的逆境中，逐渐走向死亡。

朱温夺潞州，屠魏博，围沧州，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结果适得其反，逼使原成为死敌的李克用、刘仁恭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素为他所器重的大将丁会，被任为昭义节度使，听到唐昭宗被杀的凶信，立即宣称效忠唐室，讨伐篡逆，举军归降河东，晋军唾手复得潞州。

在封建伦理深入人心的时代，“忠君”、“礼分”等观念影响极大，以致朱温的胞兄朱全昱竟在官宴上，使酒骂座，斥责朱温不该灭唐而代之，断言朱氏要覆宗灭祀。老奸巨滑的李克用深知朱温想要吞噬自己，然后篡夺唐室皇位；他又清楚，朱温既急于篡唐，必不能旷日持久地来对付自己，而且，河东一镇，尤其是晋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朱温难以得逞。因而，他据守晋阳，冷眼观察朱温的动静，待机而动。李茂贞劫驾，成了朱温挟持唐室的借口；朱温篡唐，又成为李克用联合诸镇讨伐后梁的借口。看来，倒是饶有兴味的事。朱温没有曹操那样的明智，把自己“踞于炉火之上”了。

朱温猜忌诸镇，采取“分镇”、“移镇”的手段，削减或削除异己，因而逼出许多乱子。使自己重蹈李克用的覆辙。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死，朱温趁机移镇，翦除河朔三镇，乃借讨伐幽、沧为名，遣将监魏博兵三千人进驻深冀，并改任罗绍威之子罗周翰为义武节度使，以代王处直。这一措施引起了成德节度使王镕狐死兔悲之感，部将石君立劝他起兵反梁，他还在犹豫，又发生了驻深州梁将杜延隐关闭州城，尽杀戍守深州的成德兵的凶杀事件，于是决心反梁，举兵攻后梁驻深州部队，并请援于晋、燕。王处直拒不受代，也遣使乞援于晋，推为反梁盟主。于是，梁、晋双方战略地位发生明显变化，义武背梁附晋，晋军可以下井陘而抚赵、魏，由被动转为主动；魏博势力削弱，且人心怨梁，后梁虽遣宿将杨师厚坐镇，但潜在的反抗势力只是待机而发罢

了，他不但不能成为汴梁的屏障，反而逐渐转化为后梁朝廷的重大威胁，杀人以示威，杀弱以自强，朱温想用屠杀的手段来威服天下，结果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道路。

朱温不但广树仇敌于外，还对部属猜忌滥杀。骁将邓季筠、黄文靖屡立战功，邓季筠尤称名将，威震中原，朱温忌其能，阅马时，怒其马瘦，借题发挥，当场斩首；李重允、李谿以违抗军令处斩；养子朱友恭、宿将朱珍以擅杀处死，数十员梁将求情，都被朱温赶出；爱将李思安贬后再用，郁郁不满，也被处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他们中确有应当处死者，但朱温忌才害能，借故杀戮，终于导致上下离心，梁将拥兵叛离者，接踵出现。909年（后梁开平三年），保塞兵变，李茂贞及其养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意图兼并，趁势出兵。朱温遣刘知俊入关屡破岐、邠军，尽取鄜、延四州。偏偏在这时，朱温听信刘捍诬陷，杀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夷灭其族，刘知俊疑忿交集，据国州举兵反，联合李茂贞。朱温派刘鄩进讨，刘知俊兵败降岐，尽管梁何可保关陇，但内部离心者日益增加了。

朱温昏庸腐败，为发泄胸中积郁，他一面恣行虐杀，一面纵欲宣淫，逞其兽性。其淫乱无耻，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是罕见。河南尹、魏王张全义恢复洛阳属县社会生产，使朱温得以资军，稳定河南。朱温巡幸洛阳，住在他家，肆行淫秽，遍污其媳妇、女儿，张全义诸子不能忍受屈辱，愤愤欲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朱温对自己的儿媳们（不论是嫡子或养子之妻）分别“召侍”，逐个通奸，淫乱公行，行同禽兽。这批亲子养子也都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得欢心，探听机密，争夺储位，凭裙带关系夺取皇位继承权，真是旷古未闻！养子朱友文之妻以“召侍”得宠，朱温遂宠爱他胜于亲儿，每欲立为皇储。912年（乾化三年），朱温败回汴梁，转至洛阳，病势垂危，准备将朱友文从汴梁召来，付以后事。亲子郢王朱友珪素嫉朱友文，是时，得其妻张氏密告这个消息，又听说要将他贬为莱州刺史，惶恐妒恨，顿起杀机，便买通禁军将校，引兵入宫，杀死朱温，称帝于洛阳，又派胞弟均王朱友贞赶赴汴梁，杀朱友文。

毛泽东读此段，只见书有朱友珪继皇帝位，未见朱温是如何去世的描写，

故作如此批注。

梁太祖本纪的这一遗漏，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遗失，也有可能是为朱温遮丑，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原文】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后，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诚。帝即诚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聆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摧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撻杖。唯崇母自幼怜之，亲为栉发，常诫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家人问其故，答曰：“我常见其熟寐之次，化为一条赤蛇。”然众亦未之信也。

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帝乃辞崇家，与仲兄存俱入巢军，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

唐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陷长安，遣帝领兵屯于东渭桥。是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柰阳，巢命帝招谕爽，爽遂降于巢。

中和元年三月，巢以帝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令攻南阳，下之。六月，帝归长安，巢亲劳于灊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郾、夏之师于兴平，所至皆立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击左冯翊，拔之，遂据其郡。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兵数万，纠合诸侯，以图兴复。帝时与之邻封，屡为重荣所败，遂请济师于巢。表章十上，为伪左军使孟楷所蔽，不达。又闻巢军势蹙，诸校离心，帝知其必败。九月，帝遂与左右定计，斩伪监军使严实，举郡降于重荣。重荣即日飞章上奏，时僖宗在蜀，览表而喜曰：“是天赐予也。”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赐名全忠。自是率所部与河中兵士偕行，所向无不克捷。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巢军自蓝关南走，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时帝年三十有二。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孽合从肆虐，共围陈州，久之，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廩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锐气益振。是岁十二月，帝领兵于鹿邑，与巢众相遇，纵兵击之，斩首二千餘级，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谯郡之地。

四年春，帝与许州田从异诸军同收瓦子寨，杀贼数万众。是时，陈州四面，贼寨相望，驱掠编氓，杀以充食，号为“春磨寨”。帝分兵翦扑，大小凡四十战。四月丁巳，收西华寨，贼将黄邳单骑奔陈。帝乘胜追之，鼓噪而进。会黄巢遁去，遂入陈州，刺史赵犨迎于马前。俄闻巢党尚在陈北故阳垒，帝遂迳归大梁。是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统骑军数千同谋破贼，与帝合势于中牟北邀击之，贼众大败于王满渡，多束手来降。时贼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皆匍匐于马前，悉宥而纳之，遂逐残寇，东至于冤句。

五月甲戌，帝与晋军振旅归汴，馆克用于上源驿。既而备犒宴之礼，克用乘醉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会大雨雷电，克用因得于电光中逾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

六月，陈人感解围之惠，为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岁，黄巢虽殁，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有众数万，攻陷邻郡，杀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贼，帝患之。七月，遂与陈人共攻蔡贼于潞水，杀数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

光启元年春，蔡贼掠亳、颍二郡，帝帅师以救之，遂东至于焦夷，败贼众数千，生擒贼将殷铁林，梟首以徇军而还。三月，僖宗自蜀还长安，改元光启。四月戊辰，就加帝检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师逼长安，观军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

二年春，蔡贼益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宗权得以纵毒，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圉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

宋、毫、滑、颍仅能闭垒而已。帝累出兵与之交战，然或胜或负，人甚危之。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为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兴元。

五月，嗣襄王愬僭即帝位于长安，改元为建贞。遣使赍伪诏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几，襄王果败。

七月，蔡人逼许州，节度使鹿宴弘使来求救，帝遣葛从周等率师赴援。师未至而城陷，宴弘为蔡贼所害。

十一月，滑州节度使安师儒以急于军政，为部下所杀。帝闻之，乃遣朱珍、李唐宾袭而取之，由是遂有滑台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检校太傅，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是岁，郑州为蔡贼所陷，刺史李璠单骑来奔，帝宥而纳之，是为行军司马。宗权既得郑，益骄，帝遣裨将逄于金堤驿，与贼相遇，因击之，贼众大败，追至武阳桥，斩首千余级。帝每与蔡人战于四郊，既以少击众，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师少，未快其旨。宗权又以已众十倍于帝，耻于频败，乃誓众坚决以攻夷门。既而获蔡之谍者，备知其事，遂谋济师焉。

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为淄州刺史，俾募兵于东道，且虑蔡人暴其麦苗，期以夏首回归。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应募者万余人。又潜袭青州，获马千匹，铠甲稍是，乃鼓行而归。四月辛亥，达于夷门，帝喜曰：“吾事济矣。”是时，贼将张晁屯于北郊，秦贤屯于版桥，各有众数万，树栅相连二十余里，其势甚盛。帝谓诸将曰：“此贼方今息师蓄锐以俟时，必来攻我。况宗权度我兵少，又未知珍来，谓吾畏惧，止于坚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时贼众以为神助。庚午，贼将卢瑋领万余人于圃田北万胜戍夹汴水为营，跨河为梁，以扼运路，帝择精锐以袭之。是日雾四合，兵及贼垒方觉，遂突入掩杀，赴水死者，甚众，卢瑋自投于河。河南诸贼连败，不敢复驻，皆并在张晁寨。自是蔡寇皆怀震骇，往往军中自相惊乱。帝旋师休息，大行犒赏，繇是军士各怀愤激，每遇敌无不奋勇。

五月丙子，出酸枣门，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贼众大败，追斩二十余里，僵仆相枕。宗权耻败，益纵其虐，乃自郑州亲领突将数人，迳入张晁寨。其

日晚，大星陨于贼垒，有声如雷。辛巳，兖、郛、滑军士皆来赴援，乃陈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诸军，齐攻贼寨，自寅至申，斩首二万馀级。会夜收军，获牛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胜计。是夜宗权、暉遁去，迟明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宗权至郑州，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陕、雒、孟、怀、许、汝，皆先据之，因是败也。贼众恐惧，咸弃之而遁。帝乃慎选将佐，俾完葺壁垒，为战守之备，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是时，扬州节度使高骈为裨将毕师铎所害，复有孙儒、杨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帝检校太尉，兼领淮南节度使。

九月，亳州裨将谢殷逐刺史宋兗，自据其郡，帝亲领军屯于太清宫，遣霍存讨平之。帝之御蔡寇也，郛州朱瑄、兗州朱瑾皆领兵来援。及宗权既败，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已，皆厚礼以归之。瑄、瑾以帝军士勇悍，私心爱之，乃密于曹、濮界上县金帛以诱之，帝军利其货而赴者甚众，帝乃移檄以让之。朱瑄来词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惩其奸。未几，珍伐曹州，执刺史丘礼以献，遂移兵围濮。兗、郛之衅，自兹而始矣。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纪功碑以赐帝。是月，帝亲骑数千巡师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师于范县。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单骑奔郛。寻为郛人所败，逾月乃还。

十二月，僖宗遣使赐帝铁券，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德政碑以赐帝。

闰月甲寅，帝请行军司马李璠权知淮南留后，乃遣大将郭言领兵援送以赴扬州。

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师东赴淮海，行次宋州，闻杨行密已拔扬州，遂还。是时，李璠、郭言行至淮上，为徐戎所扼，不克进而还。帝怒，遂谋伐徐。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繇是谋镇之师，皆受帝之节制。

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领万众以剽陈、亳，帝遣朱珍率精骑数千擒璠以献。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禔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

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是月，河南尹张全义表李罕之于河阳，克之。罕之单骑出奔，因乞师于太原，李克用为发万骑以援之。罕之遂收其众。偕晋军合势，急攻河阳。全义危急，遣使送款于汴，帝遣丁会、牛存节、葛从周领兵赴之，大战于温县，晋人与罕之俱败。于是河桥解围，全义归于河阳，因以丁会为河阳留后。

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检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户。戊辰，诏改帝乡曰衣锦乡，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无西顾之忧，将大整师徒，毕力诛蔡。会蔡人赵德諲举汉南之地以归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讨宗权。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为蔡州四面副都统。又以河阳、保义、义昌三节度为帝行军司马，兼粮料应接使。至是，帝领诸侯之师会德諲以伐蔡贼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内，树二十八寨以环之，盖象列宿之数也。时帝亲临矢石，一日，飞矢中其左腋，血渍单衣，顾谓左右曰：“勿泄。”

九月，以粮运不继，遂班师。是时，帝知宗权残孽不足为患，遂移兵以伐徐。

十月，先遣朱珍领兵与时溥战于吴康镇，徐人大败，连收丰、萧二邑，溥摧散骑驰入彭门。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张友携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闭壁坚守，遂命庞师古屯兵守之而还。是月，蔡贼孙儒攻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

龙纪元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县，进军于吕梁。时溥领军二万，晨压师古之军而阵，师古促战，败之，斩首二千馀级，溥复入于彭门。

二月，蔡将中丛遣使来告，缚秦宗权于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后。未几，丛复为都将郭璠所杀。是月，璠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朱克让槛进于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即斩宗权于独柳树下。蔡州平。昭宗诏加帝食实封一百户，赐庄宅各一区。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

大顺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拥众以附时溥。帝率亲军讨之，杀千余人，筠遂坚守。乙卯，时溥出兵暴殄山县，帝遣朱友裕以

兵袭之，败徐军三千余众，获沙陁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斩于宿州城下。

六月辛酉，淮南孙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请以淮南节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为宣义军节度使，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时朝廷宰臣张济将兵讨太原故也。

八月甲寅，昭义都将冯霸杀沙陁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帝请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后。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帝遣葛从周率骁勇之士，夜中衔枚犯围而入于潞。

九月壬寅，帝至河阳，遣都将李说引军趋泽、潞，行至马牢川，为晋人所败。帝又遣朱友裕、张全义率精兵至泽州北以为应援。既而崇节、从周弃潞来归。戊申，帝廷责诸将败军之罪，斩李说、李重胤以徇，遂班师焉。

十月乙酉，帝自河阳赴滑台。时奉诏将讨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从。先是，帝遣行人雷邨告余于魏，既而为牙军所杀。罗弘信惧，故不敢从命，遂通好于太原。

十二月辛丑，帝遣丁会、葛从周率众渡河取黎阳、临河，又令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帝徐以大军继其后。

二年春正月，魏军屯于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罗弘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繇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于河上。

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知年，筠遂降，宿州平。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

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之，败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

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

二月戊寅，帝亲征郢，先遣朱友裕屯军于斗。甲申，次卫南，有飞鸟止于峻堞之上，鸣噪甚厉，副使李璠曰：“将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郢州朱瑄率步骑万人袭朱友裕于斗门，友裕拔军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门，不知友裕

之退，前至斗门者皆为郢人所杀。帝追袭郢人至瓠河，不及，遂顿兵于村落间。时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将归于郢，遂来冲击。帝策马南驰，为贼所追甚急，前有浚沟，跃马而过，张归厚援稍力战于其后，乃免。时李璠与都将数人皆为郢军所杀。

五月丙午，遣朱克让率众暴窋、郢之麦。

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献，濮州平。遂命移军伐徐州。

二年四月丁亥，师古下彭门，泉溥首以献。

八月，帝遣庞师古移兵攻兗，驻于曲阜，与朱瑾屡战，皆败之。

十二月，师古遣先锋葛从周引军以攻齐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郢。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垒。乾宁元年二月，帝亲领大军由郢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朱瑄觐知，即以兵迓至，且图速战。帝整军出寨，时瑄、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我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纵火。既而烟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瑄、瑾大败。杀万余人，余众拥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之下，驻军数日而还。

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帅师复伐兗，遂整而围之。未几，朱瑄自郢率步骑援粮欲入于兗，友恭设伏以败之，尽夺其餉于高吴，因擒蕃将安福顺、安福庆。

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以为友恭之援。

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史伊儿、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郢。朱友恭遂归于汴。

八月，帝领亲军伐郢，至大仇，遣前军挑战，设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获蕃将史完府，夺马数百匹。朱瑄脱身遁去，复入于郢。

十月，帝驻军于郢，齐州刺史朱琼遣使请降，琼即瑾之从父兄也。帝因移军至兗，琼果来降。未几，琼为朱瑾所给，掠而杀之，帝即以其弟玘为齐州防御使。

十一月，朱瑄复遣将贺瑰、柳存及蕃将何怀宝等万余人以袭曹州，庶解

兖州之围也。帝知之，自兖领军策马先路至钜野南，追而败之，杀戮将尽，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是日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翼曰：“紮贺瑰等以示于兖，帝素知环名，乃释之，惟斩何怀宝于兖城之下，乃班师。

十二月，葛从周领兵复伐兖。既至，与朱瑾战于垒下，杀千余众，擒其将孙汉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师。

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患之，来求援。

二月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会寒食，帝乃亲拜文穆皇帝陵于碭山县午沟里。

四月辛酉，河东泛涨，将坏滑城，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势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是月，帝遣许州刺史朱友恭领兵万人渡淮，以便宜从事。时洪、郢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

五月，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

六月，李克用帅蕃汉诸军营于斥丘，遣其男落落将铁林小儿三千骑薄于洹水。从周与战，大败之，生擒落落以献。克用悲骇，请修旧好以赎其子，帝不许，遂执落落送于罗弘信，斩之。越七日，我军还屯阳留以伐郢。

八月，复壁于洹水。是时，昭宗幸华州，遣使就加帝检校太师，守中书令。

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师大举伐郢。辛卯，营于济水之次，庞师古令诸将刳木为桥。乙未夜，师古以中军先济，声振于郢，朱瑄闻之，弃壁夜走。葛从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献，寻斩汴桥下。郢州平。己亥，帝入于郢，以朱友裕为郢州兵马留后。时帝闻朱瑾与史伊儿在丰沛间搜索粮馈，惟留康怀英以守兖州，帝因乘胜遣葛从周以大军袭兖。怀英闻郢失守，俄又我军大至，乃出降。朱瑾、史伊儿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从周为兖州留后。

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复黄、郢二州。

八月，陕州节度使王珙遣使来乞师。是时，珙弟珂实为蒲帅，迭相愤怒，日寻干戈，而珙兵寡，故来救援。帝遣张存敬、杨师厚等领兵赴陕，既而与

蒲人战于猗氏，大败之。

九月，帝以兖、郛既平，将士雄勇，遂大举南征。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郛、曹、濮之众径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遂为淮人所败，师古殁焉。葛从周行及濠梁，闻师古之败，亦命班师。

【译文】

后梁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名晃，本名温，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他的祖先是舜的司徒虎的后代，他的高祖叫朱黯，曾祖父叫朱茂琳，祖父叫朱信，父亲叫朱诚。他是朱诚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文惠王皇后。朱温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十月二十一夜生于砀山县午沟里。生他的那个夜晚，他家的屋舍之上有赤气升腾而上，村里的人望见后，都惊慌地跑来，喊道：“朱家起火了！”等到来到他家，却发现屋舍都安然无恙。进入他家后，邻人告诉说这家刚生下一个小男孩，大家都感到非常奇异。朱温兄弟共三人，都是在未成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只好带着朱温寄住于萧县人刘崇的家里。朱温成年后，不从事生产经营，而以有勇力自负，村里的人大多都讨厌他。刘崇因为他太懒惰，经常加以杖责。只有刘崇的母亲从小就爱怜他，亲自给他梳头，她经常告诫家人说：“朱三不是一般人，你们应当好好对待他。”家人问他为什么不是一般人，她说：“我经常看见他熟睡的时候，身体化作一条红色的蛇。”然而众人都不相信。

唐僖宗乾符年间，关东地区发生了饥荒，一时间盗贼四处聚集。黄巢因而借机起兵于曹州、濮州，饥民愿意依附的达数万人。朱温于是辞别了刘崇家，与二哥朱存一起加入了黄巢的义军。他因为奋力作战屡次获胜，被补为队长之职。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二月甲申日，黄巢攻陷了长安，派遣朱温率兵屯于东渭桥。这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部屯扎于栌阳，黄巢命令朱温招降诸葛爽，诸葛爽于是投降了黄巢。

僖宗中和元年（881年）二月，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令他

攻打南阳，南阳被朱温攻下了。六月，朱温班师回归长安，黄巢亲自在灞上慰劳了他的军队。七月，黄巢派遣朱温向西在兴平抵挡邠州、岐州、鄜州、夏州的军队，朱温所到的地方都立下了战功。

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二月，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使，让他自专征伐。朱温于是从丹州向南以攻击左冯翊，攻下了左冯翊，于是占据了这个郡的地盘。当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聚兵数万，纠合诸侯，计划兴复唐室。朱温当时与王重荣的地盘相邻，他屡次被王重荣所打败，向黄巢请兵援助。朱温共上了十次求援的表章，都被黄巢的左军使孟楷所掩盖，没有上达于黄巢。朱温又听说黄巢的军事形势很紧张，部下离心，就知道黄巢一定要失败。九月，朱温与左右亲近定下计策，斩杀了黄巢所任的监军使严实，率全郡投降了王重荣。王重荣当天就把此事飞章上奏，当时僖宗正流亡在四川，他览表后大喜，说：“这真是天赐我也！”于是诏令授与朱温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充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接着又赐朱温“全忠”的名。从此朱温率所部与河中的兵士一起行军作战，所至之处没有不取胜的。

僖宗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僖宗诏令授与朱温宣武军节度使之职，依旧充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接着命令他等到收复京师后，就得回到自己的藩镇。四月，黄巢的军队从蓝关南撤，朱温与诸侯的军队一起收复了长安。于是朱温率领部下的一旅之师，仗节东下。七月丁卯日，进入梁苑。这时朱温年方三十二岁。这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党共同肆虐，一起包围了陈州。一段时间以后，僖宗才任命朱温为东北面都招讨使。当时汴州、宋州连年饥荒，公私俱已困乏，国库粮仓都已空虚，外面有大敌的进攻，内部的骄横的割据军阀又难以控制，军阀们互相混战，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人人都感觉到了危险，只有朱温的锐气却更加振作了。这年的十二月，朱温率兵在鹿邑与黄巢的军队遭遇。朱温指挥士兵攻击黄巢军，斩首二千多人。朱温于是率兵进入了亳州，因此朱温全部占有了谯郡的地盘。

僖宗中和四年（884年）的春天，朱温与许州的田从异等军一同收复了瓦子寨，杀死了数万义军士兵。这时候，陈州周围有相当多的义军营寨，义军驱赶、抓获普遍百姓，把他们杀死充作军粮，义军的营寨因此被称作“春磨

寨”。朱温分兵扑灭义军，大小共有四十次战斗。四月丁巳日，朱温收复了西华寨，义军将领黄邲单骑逃往陈州。朱温乘胜追击，擂鼓呐喊着前进。正赶上黄巢逃走了，朱温于是进入了陈州，刺史赵犇迎降于马前。不久听说黄巢义军还在陈州北部的故阳垒，朱温于是径直回到了大梁。这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令，统领数千骑兵与朱温计划共同攻打义军，二人合兵于中牟北部攻击义军，大败义军于王满渡，义军多有束手来降的。这时义军将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都匍匐于朱温的马前请降，朱温全部宽恕并收纳了他们。朱温于是追击残余义军，向东到了冤句。

五月甲戌日，朱温与晋地的军队一起率师回归汴州，把李克用安排于上源驿歇宿。接着又置备了犒赏军队的礼品，李克用乘着酒醉发脾气，朱温感到很不平。这天夜里，朱温命令着甲武士围攻李克用。正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李克用因而得以在闪电中跳墙逃走，只是杀死了其部下的几百人罢了。

六月，陈州人因感于朱温给他们解围的恩惠，在他们郡中给朱温建造了生祠堂。这年，黄巢虽然已经死了，而蔡州的秦宗权又继黄巢成为朝廷的大患。秦宗权拥有数万军队，攻陷邻郡，杀死、劫掠官吏和百姓，其为害之大，比黄巢更加厉害。朱温为此感到担忧。七月，朱温于是与陈州人共同攻击秦宗权于潞水，杀死了数千人。九月己未日，僖宗给朱温加官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他为沛郡侯，拥有千户的食邑。

僖宗光启元年（885年）的春天，秦宗权军攻掠亳州、颍州二郡，朱温率军救援，于是向东到了焦夷，打败了义军数千人，生擒了义军将领殷铁林，把他斩首后回师。三月，僖宗从四川回到长安，改年号为光启。四月戊辰日，僖宗又给朱温加官检校太保，食邑增加一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的军队逼近长安，观军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

僖宗光启二年（886年）的春天，秦宗权更加猖獗了。这时唐王朝已经衰微下去了，各道与州的军队不能被朝廷所调用，所以秦宗权得以肆虐，一连攻陷了汝州、洛州、怀州、孟州、唐州、邓州、许州、郑州，周围数千里的地方，几乎绝灭了人烟。只有宋州、亳州、滑州、颍州仅能闭城自保而已。朱

温多次出兵与秦宗权交战，然而有时获胜有时失败，人们都感到非常危急。

光启二年三月庚辰日，僖宗降诏封朱温为沛郡王。这月，僖宗移驾兴元。

五月，嗣襄王李煜于长安称帝，改年号为建贞；派遣使者拿着伪制诏书到达汴州，朱温命令把诏书在庭上烧毁了。不久，襄王果然失败了。

七月，蔡州义军攻逼许州，节度使鹿宴弘派遣使者求救，朱温派遣葛从周等人率军前往援救。援军还未到达，城池就陷落了，鹿宴弘也被义军杀害了。

十一月，滑州节度使安师儒因为军政荒怠，被部下所杀。朱温闻知后，就派遣朱珍、李唐宾袭取了滑州，从此就占有了滑台的地盘。十二月，僖宗降诏加朱温以检校太傅之职，改封他为吴兴郡王，拥有三千户的食邑。

这一年，郑州被蔡州义军所攻陷，刺史李璠单人匹马来投奔朱温，朱温宽恕并接纳了他，并任他为行军司马。秦宗权取得郑州后，更加骄横；朱温派遣副将在金堤驿巡逻，与义军相遭遇，因而攻击它，义军大败，追杀到武阳桥，斩首一千多人。朱温经常与蔡州义军在四郊战斗，因是以少击众，所以常出奇兵来对付义军，但是苦于军队太少，不能大快他的心意。秦宗权又因为自己军队十倍于朱温，以经常打败仗为耻，于是对众发誓要坚决把夷门攻下来。不久朱温抓获了秦宗权的细作，全部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于是商量着要请援兵相助。

光启三年（887年）春二月乙巳日，奉诏以朱珍为淄州刺史，让他到东方各道召募士兵；并且考虑到蔡州义军可能要来毁践他们的麦苗，限他夏初就要回归。朱珍到达淄州、棣州后，十天之内，前来应募的就有一万多人。又偷袭了青州，获得一千匹马，所获铠甲也与之相称，于是鼓行而归。四月辛亥日，抵达夷门，朱温大喜，说：“我的事成功了！”这时，义军将领张晷屯兵于北郊，秦贤屯兵于版桥，各拥有数万军队，营寨相连二十多里，势力很是强盛。朱温对众将说：“现在贼众正在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们一定来攻打我军。况且秦宗权估量我军兵少，又不知道朱珍已募兵归来，认为我们怕他，只能够坚守而已。现在不如出其不意，我们先攻他。”于是亲自领兵攻打秦贤的营寨，将士们都踊跃争先；义军果然没有防备，一连攻下了

义军的四座营寨，斩首万余人，当时义军以为朱温有神相助。庚午日，义军将领卢瑋率领一万多人在圃田北部的万胜戍夹着汴水立下营寨，跨河建桥，以扼制运输的道路。朱温选择精锐部队袭击卢瑋。这天正赶上大雾朦胧，军队到达义军营垒时才被发觉，于是突然攻入掩杀，义军投水而死的有很多，卢瑋也投水自杀了。河南的义军一连战败，不敢再驻扎了，于是都合并到了张晷寨中。从此蔡州义军都心怀恐惧，往往军队里自己就惊慌地乱起来。朱温凯旋休息，大大地犒赏军队，从此士兵们都心怀感激，每次遇敌没有不奋勇作战的。

五月丙子日，朱温兵出酸枣门攻击义军，从卯时直战到未时，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义军大败，朱温追杀了二十多里，义军尸体枕藉，死伤惨重。秦宗权耻于战败，更加放纵他的暴虐，于是从郑州亲自带领着几员大将，径直投奔张晷寨中。当天晚上，有颗大星落在义军营垒之中，发出象雷一样的响声。辛巳日，兖州、郢州、滑州的军队都前来援助朱温，于是列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非常盛大鲜明。蔡州义军望见了，都不敢出寨。第二天，分布众军一起攻打义军，从寅时直战到申时，斩首二万多人。夜晚收兵，获得的牛马、辎重、生口、器甲多得不能数计。这天夜里秦宗权与张晷都逃走了，天明才去追赶他们，追到阳武桥没有追上，就回来了。秦宗权到了郑州，把所有的房屋都烧毁了，屠杀一郡的人后离开了。当初蔡州义军分兵侵犯陕州、雒州、孟州、怀州、许州、汝州，都是先占据其地，义军因此致败。秦宗权战败后，据守这些城池的义军非常恐惧，都弃城逃走了。朱温于是慎重地选取将佐，让他们把这些城池修好，以为战或守的防备，于是流亡四方的许多人都回来了。这时，扬州节度使高骈被副将毕师铎所杀害，又有孙儒、杨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控制他们，于是让朱温就任检校太尉兼淮南节度使之职。

九月，亳州副将谢殷驱逐了刺史宋衮，自己占据了 this 郡。朱温亲自领兵屯扎于太清宫，派遣霍存讨平了谢殷。朱温抵御蔡州义军的时候，郢州的朱瑄和兖州的朱瑾都曾领兵来援助朱温。等到秦宗权失败后，朱温因为朱瑄和朱瑾与自己同宗，又给自己出过力，所以都用厚礼馈送他们。朱瑄和朱瑾

因为朱温的士兵都很勇猛善战，私下里非常喜爱他们，于是偷偷地在曹州、濮州的边界上悬赏引诱他们，朱温的士兵被财货引诱而去的有很多。朱温于是传达檄文来责备朱瑄和朱瑾。朱瑄的来词不逊，朱温于是命令朱珍攻打曹州和濮州，以惩罚他们的奸谋。不久，朱珍攻打曹州，抓获了刺史丘礼献上，于是移兵包围濮州。朱温跟兖州、郓州构成怨隙，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写了纪功碑赐给朱温。这月，朱温亲自率领数千骑兵巡师于濮上，在范县打败了朱瑄的援兵。丁未日，朱温攻陷了濮州，刺史朱裕单人匹马逃奔郓州。不久朱温被郓州的军队所打败，一个月后才还军。

十二月，僖宗派遣使者赐铁券给朱温，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写了德政碑赐给他。

闰十二月甲寅日，朱温请朝廷让行军司马李璠暂时代理淮南留后之职，于是派遣大将郭言领兵护送李璠前往扬州。

僖宗文德元年（888年）正月，朱温率军向东前往淮海，行军中暂驻在宋州，听说杨行密已经攻下了扬州，就回去了。这时，李璠与郭言行至淮上，被徐戎所扼阻，不能前进，就回去了。朱温大怒，于是商量着讨伐徐戎。

二月丙戌日，僖宗降诏任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从此众藩镇的军队，都受朱温的节制。

三月庚子日，昭宗即位。这月，蔡州人石璠率领万余人攻掠陈州、亳州，朱温派遣朱珍率领数千精锐骑兵擒获了石璠献上。

四月戊辰日，魏博的乐彦祯违犯了法律，他的儿子乐从训出奔到相州，派人来搬兵。朱温派遣朱珍领大军渡过黄河，一连收复了黎阳、临河二县。不久魏博军队推举小校罗弘信做元帅。罗弘信为帅后，派遣使者到汴州投降，朱温优待并接纳了他，于是下令班师。这月，河南尹张全义在河阳袭击了李罕之，并打败了他。李罕之单人匹马出逃，于是向太原请兵。李克用为他调发了一万名骑兵来援救他。李罕之于是收整了自己的队伍，跟晋军合兵，猛烈地攻打河阳。张全义的形势很危急，于是派遣使者到汴州求救，朱温派遣丁会、牛存节、葛从周领兵前往，在温县展开激战，晋军与李罕之都失败了。于

是解了河桥之围，张全义回到河阳，于是以丁会为河阳留后。

五月己亥日，昭宗任命朱温为检校侍中，增加食邑三千户。戊辰日，诏令改称朱温老家所属之乡为“衣锦乡”，改称老家所处之里为“沛王里”。这月，朱温因为全部占有了洛州、孟州的地盘，没有西顾之忧了，于是准备大力整备好军队，集中全力消灭蔡州义军。正赶上蔡州人赵德諲把汉水以南的地盘全部归还给朝廷，并且派遣使者向朱温投降，并发誓要同朱温合力讨伐秦宗权。朱温把此事上表朝廷，朝廷于是任命赵德諲为蔡州四面副都统。朝廷又命河阳、保义、义昌的三个节度使做朱温的行军司马，兼粮料应接使之职。至此，朱温方率领诸侯的军队会同赵德諲的军队在汝水之上讨伐蔡州义军，于是逼近了义军的城池。五天之内，环城建立了二十八座营寨，这大概是模仿二十八星宿的数目。攻城的时候，朱温亲临战场，不避矢石，一天，飞来的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左腋，鲜血湿透了单衣，但他回过头来对左右亲近说：“不要泄劲！”

九月，因为粮草接应不上了，于是决定班师。这时，朱温知道秦宗权残余势力已经不足为患，于是移兵讨伐徐戎。

十月，朱温先派朱珍领兵与时溥在吴康镇展开战斗，大败徐人，一连收复了丰县和萧县，时溥率领散骑驰入彭门去了。朱温命令分兵攻打宿州，刺史张友携带符印归降了朱温。不久徐人闭城坚守，朱温于是命令庞师古屯兵驻守，自己回去了。这月，蔡州义军孙儒攻陷了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

昭宗龙纪元年（889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县后，向吕梁进军。时溥率领二万军队，早晨控压着庞师古的军队摆开阵势，庞师古向他求战，打败了他，斩首二千多人，时溥又跑回彭门去了。

二月，蔡州义军将领申丛派遣使者来告诉朱温，他已经在帐下把秦宗权捆绑起来了，并折断了他的脚把他囚禁起来了。朱温即日奉诏令任申丛为淮西留后。不久，申丛又被都将郭璠所杀害。这月，郭璠押着秦宗权来献给朱温，朱温派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李克让用槛车把秦宗权押送长安。到达长安以后，昭宗亲到延喜楼接受俘虏，随即把秦宗权斩于独柳树之下。蔡州被平定了。昭宗诏令加朱温食邑一百户，赐给他一处庄园住宅。三月，又给朱

温加官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他为东平王，这是赏赐他平定蔡州的功劳。

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四月丙辰日，宿州小将张筠驱逐了刺史张绍光，拥军依附了时溥。朱温率领亲军讨伐张筠，杀死了一千多人，张筠于是就坚守。乙卯日，时溥出兵侵挠弔山县，朱温派遣朱友裕率兵袭击他，打败了徐军三千多人，擒获了沙陀的援兵石君和等三十人，把他们斩于宿州城下。

六月辛酉日，淮南的孙儒派遣使者向朱温请求和好，朱温向朝廷表明此事，并请求朝廷以淮南节度使之职授与孙儒。辛未日，昭宗任命朱温为宣义军节度使，并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之职，这是因为当时朝廷的宰臣张濬率兵讨伐太原去了的缘故。

八月甲寅日，昭义的都将冯霸杀死了属于沙陀部的节度使李克恭来投降朱温，朱温请求朝廷任命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后。戊辰日，李克用亲自率领沙陀与汉族的步兵骑兵数万人包围了潞州，朱温派遣葛从周率领勇猛的士兵在夜里悄悄地突围进入了潞州城。

九月壬寅日，朱温到达河阳，派遣都将李说率军赶往泽州、潞州，行至马牢川，被晋军打败了。朱温又派遣朱友裕、张全义率精兵到泽州北部作为接应。不久朱崇节与葛从周放弃潞州回来了。戊申日，朱温在朝廷上责备诸将的败军之罪，斩掉李说与李重胤以谢罪，于是就班师了。

十月乙酉日，朱温从河阳赶赴滑台。这时奉诏令要朱温讨伐太原，于是先派遣使者向魏博人借路，魏博人不答应。当初，朱温派遣使者雷邳向魏博买粮，不久雷邳被牙军杀掉了。罗弘信害怕朱温报复前事，所以不敢答应借路，于是就与太原通好了。

十二月辛丑日，朱温派遣丁会、葛从周率兵渡过黄河攻取黎阳、临河，又命令庞师古、霍存攻打淇门、卫县，朱温慢慢地率大军承继其后。

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春正月，魏博的军队屯扎于内黄。丙辰日，朱温与魏军接战，从内黄直到永定桥，魏军战败了五次，斩首万余人。罗弘信害怕了，派遣使者拿着厚礼向朱温请和。朱温命他停止焚掠并把俘虏归还给他，罗弘信被感动了，从此高兴地听命于朱温。朱温于是收兵屯扎于黄河边。

八月己丑日，朱温派遣丁会紧急进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城池。丁会于

是率兵在宿州以东修筑堤堰，阻住汴水以灌城。十月壬午日，张筠就投降了，宿州被平定了。

十一月丁未日，曹州的副将郭绍宾杀死了刺史郭饶，举郡来降。这月，徐将刘知俊率兵二千来投降，从此徐军不能再振作。

十二月，兖州的朱瑾率兵三万侵略单父，朱温派遣丁会率大军袭击他，在金乡的边界打败了他，杀死了二万多人，朱瑾单人匹马逃走了。

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朱温派遣丁会把兖州边界的数千户百姓迁徙到许州。

二月戊寅日，朱温亲自征伐郢州，先派遣朱友裕屯军于斗门。甲申日，朱温驻扎在卫南，有一只飞鸟停在高高的城墙之上，叫声很凄厉，副使李璠说：“将有不祥的事情发生。”这天夜里，郢州的朱瑄率领步骑兵一万人在斗门袭击了朱友裕，朱友裕撤军南去。乙酉日晨，朱温去救斗门，不知道朱友裕已经退走，前至斗门的士兵都被郢州人杀害了。朱温追击郢州人到达瓠河，没有赶上，于是把军队停驻在村落之间。当时朱瑄还在濮州。丁亥日，朱温遭遇将要回归郢州的朱瑄率领的军队，朱瑄军于是前来冲击朱温军。朱温策马南奔，被朱瑄追得很紧急，前面有一条深沟，朱温跃马而过，只因张归厚一个人拿着槊紧随其后，才幸免于难。这时李璠与都将数人都已被郢州军队所杀害。

五月丙午日，朱温派遣朱克让率兵去晒兖州和郢州的小麦。

十一月，朱温派遣朱友裕率兵攻打濮州，攻下了濮州，擒获了刺史邵儒献上，濮州被平定了。于是命令朱友裕移兵讨伐徐州。

景福二年（893年）四月丁亥日，庞师古攻下了彭门，把时溥的头斩下来献上。

八月，朱温派遣庞师古移兵攻打兖州，驻扎在曲阜，与朱瑾屡次交战，都打败了他。

十二月，庞师古派遣先锋葛从周领兵攻打齐州，刺史朱威向兖州、郢州告急。不久朱瑄率援兵到达，于是固守住了城池。

昭宗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温亲率大军经由郢州东路北部暂驻在鱼

山。朱瑄探知后，就率兵径直到达那里，希图速战。朱温整军出寨，这时朱瑄和朱瑾已经在前面排好了阵势。不一会儿，东南风大作，朱温军队的旗帜被刮得失去了次序，士兵们的脸上都有惧色，于是命令骑兵扬鞭大叫以壮威。不久西北风又突然大作，当时两军都处在草莽丛生的地方，朱温因而下令放火。不久烟火冲天，朱温乘势进攻，大败朱瑄和朱瑾，杀死了一万多人，剩余的军队都拥入清河去了。朱温于是在鱼山之下筑造了京观，驻兵几天后就回去了。

乾宁二年（895年）正月癸亥日，朱温派遣朱友恭率兵再次讨伐兖州，于是挖好壕沟后包围了兖州。不久，朱瑄从郓州率步骑兵前来援助兖州的军粮，想进入兖州城，朱友恭设下伏兵打败了他，在高吴把所有的粮饷都夺了过来，并擒获了蕃将安福顺、安福庆。

二月己酉日，朱温率领亲军屯扎于单父，作为朱友恭的声援。

四月，濠州和寿州又被杨行密所攻陷。这时，太原派遣大将史俨儿、李承嗣率领一万骑兵驰入郓州。朱友恭于是退回到汴州。

八月，朱温率领亲军讨伐郓州，到达大仇，派遣前军前往挑战，在梁山设伏以待。不久擒获了蕃将史完府，夺得数百匹马。朱瑄脱身逃去，又回到了郓州城。

十月，朱温驻军于郓州，齐州刺史朱琼派遣使者来请降，朱琼就是朱瑾堂属伯父的哥哥。朱温于是移兵到达兖州，朱琼果然前来投降。不久，朱琼被朱瑾所欺骗，被他杀害了。朱温于是就让朱琼的弟弟朱玘做齐州防御使。

十一月，朱瑄又派遣大将贺瑰、柳存以及蕃将何怀宝等率一万多人袭击曹州，希望解脱对兖州的围困。朱温知道后，从兖州领兵快速地先期到达钜野南部，追逐并打败了他们，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了，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众三千多人。这天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漫天，朱温说：“这是杀人还不够多的缘故。”于是下令把所抓获的俘虏全部杀掉，风也跟着停息了。第二天，把贺瑰等俘虏绑起来向兖州人示众，朱温向来知道贺瑰的名声，于是把他释放了，只在兖州城下把何怀宝杀掉了，于是下令班师。

十二月，葛从周领兵再次讨伐兖州。到达后，与朱瑾战于城下，杀死了

一千多人，擒获了朱瑾的大将孙汉筠以下二十人，于是凯旋了。

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河东的李克用攻破郃州后，想图谋争霸，于是派遣蕃将张污落率领一万骑兵在河北的莘县扎寨，声称要前往救助兖州、郢州。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为此很担忧，派人来向朱温求援。

二月，朱温率领亲军屯扎在单父，正赶上寒食节，朱温于是亲自到碭山县午沟里祭拜了文穆皇帝（即朱温未成年时就死去的父亲朱诚）。

四月辛酉日，河东发了大水，眼看就要冲毁滑州城，朱温命令把堤岸掘开分为两条河流以减弱水势，滑州城以东地区，遭受的祸害更加厉害了。这月，朱温派遣许州刺史朱友恭领兵一万人渡过淮河，以相机行事。当时洪州和鄂州多次派遣使者来求援，所以才有朱友恭的这次行动。

五月，朱温命令葛从周率军屯扎在洹水，以防备蕃军的侵袭。

六月，李克用率领蕃汉军队在斥丘扎营，派遣他的儿子落落率领三千铁林小儿骑兵逼近洹水。葛从周与之交战，大败对方，生擒了落落献上。李克用又悲伤又害怕，请求和朱温重归于好以赎回他的儿子。朱温不答应。于是把落落绑送到罗弘信那里，罗弘信把他杀掉了。七天后，朱温军队还军屯扎在阳留，准备讨伐郢州。

八月，朱温又在洹水立营。这时，昭宗行幸华州，派遣使者给朱温加官检校太师，守中书令。

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温率领洹水的军队大举征伐郢州。辛卯日，在济水边安营，庞师古命令众将用木头搭置桥梁。乙未日夜里，庞师古率领中军先渡过河去，喊杀声震动了郢州城，朱瑄听到后，弃营夜逃。葛从周追逐他到达中都北部，擒获了朱瑄及其妻儿献上，不久朱瑄等就被斩于汴桥之下。郢州被平定了。己亥日，朱温进入郢州城，任命朱友裕为郢州兵马留后。这时朱温听说朱瑾与史俨儿在丰县沛县间搜索粮草，只留下康怀英守着兖州，于是乘胜派遣葛从周率大军袭击兖州。康怀英听说郢州已经失守，不久朱温的军队又来大举进攻，于是就出降了。朱瑾、史俨儿于是奔往淮南去了。兖州、海州、沂州、密州等州都被平定了。朱温于是任命葛从周为兖州留后。

五月丁丑日，朱友恭派人上报，他已在武昌大破淮寇，收复了黄州、鄂

州二州。

八月，陕州节度使王珙派遣使者来向朱温请兵。这时，王珙的弟弟王珂实际上是蒲州的元帅，兄弟俩互相对对方生气，每日寻斗，而王珙的兵少，所以来请兵。朱温派遣张存敬、杨师厚等领兵前往陕州，不久与蒲州人在猗氏展开战斗，大败对方。

九月，朱温因为兖州、郓州已经平定，将雄兵勇，于是决定大举南征。命令庞师古率领徐州、宿州、宋州、滑州的军队直接赶往清口，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曹州、濮州的军队径直赶赴安丰。淮人派遣朱瑾领兵抵挡庞师古。朱瑾让人决水来灌庞师古的军队，庞师古因而被淮人所打败，庞师古也阵亡了。葛从周行军到达濠梁，听说了庞师古的失败，朱温于是命令葛从周班师。

121

唐庄宗本纪

——《旧五代史》卷四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先退后进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庄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8页）

②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庄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9页）

③太少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3页）

【解析】①

毛泽东批注的这段讲的是李存勖继王位不久率军大破朱温的故事。

908年正月，晋王李克用头上生出毒疮，病势沉重，急忙把他的弟弟李克宁、监军宦官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等人召回太原，安排后事，让他们

同心合力，辅佐他的儿子、晋州节度使李存勖继承王位。李克用强调说：“这孩子眼光远大，心胸宽阔，一定可以完成我的大事，你们要好好协助教导！”正月十九日，李克用告诉李存勖说：“李嗣昭被困在潞州，危险万状，我已来不及再见他一面，等到把我安葬完毕，你一定要会同前去潞州救援的周德威等人，把他救出来。”又嘱咐李克宁等说：“我把亚子托付给你们！”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说完即死去。李克宁接管总部军政，无论内外，没有人敢乘机闹事。

李克宁长久以来，手握兵权，有兄死弟及、接替哥哥李克用王位的可能性。当时，潞州的包围仍没有解除，官兵们认为李存勖年纪还轻，很多人交头接耳，私下议论，军心动荡不安。李存勖恐惧，把官爵让给叔父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理应继承，何况又有先王的遗嘱在此，谁敢违抗！”文武官员打算参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灵柩前悲哀哭泣，不能马上出来，张承业到灵堂对李存勖说：“最大的孝是完成你父亲的事业，光哭有什么用！”遂把李存勖扶出来，登上公堂，正式就任晋王。李克宁领先叩头祝贺。李存勖把总部的军权大权，全交给李克宁处理。

最初，李克用收养很多军队中的勇士健儿，当作义子，对他们的宠爱和待遇，跟对亲生儿子一样。现在李存勖继承官爵，其他义子的年龄都比李存勖大，而且都手握军权，大家闷闷不乐，难以释怀，有的声称有病，在家疗养，有的看见新王也不行礼。李克宁手握大权，地位尊贵，军心都盼望他能继承王位。义子李存颢暗中游说李克宁说“哥哥去世，弟弟接替，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何况，叔父给侄儿叩头，在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上天交给你，你却拒绝，后悔时已来不及。”李克宁说：“我们李家，世代代父慈子孝，闻名全国，先王的功业只要能交给恰当的人继承，我还要求什么！你不要挑拨离间，看我砍下你的人头！”李克宁的妻子孟氏，性情刚愎强悍，各义子遂纷纷派妻子到李克宁家游说孟氏，孟氏同意，考虑到阴谋泄露，会招来大祸，所以不断逼迫李克宁下手。李克宁性情软弱，被大家日夜包围煽动，不能不有点动心。

李存颢等替李克宁设计，利用李存勖到他家的机会，发动政变，诛死效

忠李存勖的张承业、李存璋，拥护李克宁担任晋王，投降朱温，献出河东地盘，生擒李存勖及其母曹氏。太原人史敬镕，从小追随李克用，在总部做事，很受宠爱信任。李克宁打算探知王府秘密，召见史敬镕，告诉他秘密计划。史敬镕表面上承诺合作，但一进王府，就报告曹氏，曹氏大惊失色，立即召见张承业，指着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握着这孩子的手臂，交给你们，如果听到外面政变阴谋，想改变立场，只要把我们母子安置在一个地方就心满意足了。不要送到大梁去（河南开封），其他不敢多求。”张承业惶恐地说：“老奴即便一死，也要执行先王的命令，太夫人怎么说这种话？”李存勖把李克宁的阴谋告诉他，并且说：“骨肉至亲，不可以互相残杀，我如果辞职，大乱就可避免。”张承业说：“李克宁打算把大王世子投入虎口，不把他除掉天理难容。”于是召见李存璋等人作好反政变准备。

二月廿二日，李存勖在王府大厅摆设筵席，大宴各路将领，伏兵突起，就在座位上逮捕李克宁、李存颢。李存勖痛哭流涕数落李克宁说：“侄儿一开始就把官爵让给叔父，是叔父自己拒绝，而今，大事已定，为什么又用这种阴谋，忍心把我们母子交到仇人手里！”李克宁说：“这都是野心小人煽风点火，事至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当天斩李克宁及李存颢。

杀了李克宁后，李存勖命在外驻扎的周德威率大军回师。四月一日，周德威抵达晋阳（太原市），把军队留在城外，独自一人步行进府，扒在李克用灵柩上痛哭，极为哀伤，退出后，晋见李存勖，毕恭毕敬，大家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周德威退兵后，探马报知朱温。朱温认为潞州援兵撤走，不可能再来，潞州一定可以攻克。四月廿二日，朱温回到开封，围攻潞州的汴军，认为胜利在即，也不再严密戒备。晋王李存勖跟各路将领商议说：“潞州，是我们河东镇的屏障，没有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就没有河东。朱温所畏惧的，只先王一个人，听到我新继位，准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少年，不懂带兵打仗，必然自傲自大。我们如果挑选一批精锐部队，强行军前进，作闪电进攻，出其不意，一定会把他们击破。传播声威，奠定霸业，就看这次了，机会不可丧失。”张承业也劝李存勖出动。于是李存勖派张承业及执行官王缄，向岐王请求发兵

协助，又派使节馈送大批金银财宝给契丹部落酋长耶律阿保机，请求派骑兵支援。

四月廿九日，李存勖率大军南下，进抵黄碾（山西省潞城县西北），距潞州四十五华里。五月一日，李存勖在三垂冈（潞城县西）下，设立埋伏。第二天凌晨，大雾弥漫，李存勖继续挺进，直到“夹寨”（汴军大营）。“夹寨”一点准备也没有，将士们正蒙头大睡，还未起床。突然发现晋王军队涌到，全营立刻混乱，李存勖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两路，周德威攻“夹寨”西北角，李嗣源攻“夹寨”东北角，用土填平壕沟，纵火焚烧栅栏，战鼓雷鸣，呐喊声震动天地，士卒前仆后继，杀入“夹寨”。后梁军队霎时崩溃，向南逃命。征剿司令符道昭战马栽倒，被晋军杀死，后梁损失将校士卒数以万计，抛弃的物资、粮食、武器，堆积如山。

周德威等直到潞州城下，招呼城楼上的守将李嗣昭说：“先王已经逝世，今晋王李存勖亲自前来，攻破“夹寨”，后梁军队已经逃走，可以打开城门！”李嗣昭不相信，对左右说：“这个人一定是被敌人俘虏，派他来骗我的！”打算发箭射击，左右连忙劝住，李嗣昭说：“大王如果真的来了，能不能见面？”李存勖亲自到城下呼唤，李嗣昭看见李存勖穿白盔白甲，知道李克用已死，悲恸悲号，几乎昏厥，满城痛哭，遂开城门。最初，周德威跟李嗣昭不和，李克用临死时，对李存勖说：“李嗣昭忠孝双全，我爱他最深，可是到今天仍不能解围，难道周德威不忘旧怨、不肯竭力援救，你把我的意思告诉德威。潞州包围不解除，我死也闭不上眼。”李存勖转告周德威，周德威感动流泪，“夹寨”之战，奋勇无匹，跟李嗣昭见面后，二人重新和好。

后梁败军逃回开封，仅骑兵一百余人逃还。朱温听说“夹寨”失守，大为震惊，停了一会儿叹息说：“生儿子当像李存勖，李克用可以说还没有死，至于我的儿子，一群笨猪而已。”下诏各地收容逃兵，妥善安顿。

毛泽东很欣赏李存勖打的这一仗，他特意批注“先退后进”称赞李存勖有胆识有谋略。“先退”是指周德威闻李克用死，率领救援潞州的军队回到太原，“后进”指的是李存勖出其不意地亲率大军救援潞州。“先退后进”实出其不意之中。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多次运用出其不意的战术，不打无把握

之仗，一打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毛泽东读到此，批下此语，应是有很深刻的内心体会在里面的。

先退后进之事发生在三垂冈战役，毛泽东对李存勖极为佩服，也在于他在三垂冈战役中的突出表现。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给田家英写了这样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此诗歌颂李克用父子，是清代人严遂成写的《三垂冈》咏史诗。当毛泽东读至旧五代史三垂冈战役这一段时，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这首诗，从而写信给田家英，让他查一下，并凭记忆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歌颂李克用父子”的诗读过几十年后尚还记得，足见毛泽东对后唐这两位开国皇帝的赏识。

【解析】②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段，讲的是晋王李存勖继承王位后较大规模征讨后梁朱氏的一场战争。

918年（天祐十五年）春，李存勖兵发太原，向后梁大本营开封进发。二月二十一日，晋王李存勖从魏州率轻装骑兵抵达黄河北岸，梁将谢彦章修筑堡垒坚守，决开黄河，水流淹没好几华里，阻挠晋军前进，晋军果然寸步难

行，谢彦章，是许州（河南省许昌市）人，效力后梁均王朱友贞。六月廿一日，晋王李存勖自魏州前往杨刘城（山东东阿东北古黄河南岸渡口，今河迁城堙）劳军，亲自驾小船探测河水深浅及流势，发现水深可以淹没长矛。李存勖对各将领说：“后梁军队根本没有意思跟我们作战，只是想倚河水保护，希望把我们拖得筋疲力尽。我们不能听他摆布，当趟水过去攻击。”

六月廿三日，李存勖率大军趟水过河，其他各军紧随于后，官兵一手拉起铠甲，一手举起刀枪，排成战斗序列前进。当天，河水突然下落，仅淹到膝盖。后梁军队指挥官谢彦章，率部队在黄河南岸迎战。晋军无法登陆，稍稍后撤，后梁军追击，直到中流，晋军战鼓擂动，齐声呐喊，突然反攻，谢彦章不能支持，又退回南岸。晋军乘胜尾随登陆，后梁军大败，死伤惨重，无法计算，黄河变成血水，谢彦章仅逃出一命，当天，晋军一连攻陷沿河后梁四个营寨。

深谋远虑的李存勖决心乘势对后梁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于是，晋将周德威率本战区步骑兵三万人，李存审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李嗣源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义武战区司令官王处直派将领率本战区步骑兵一万人，以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所有蛮族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部落，都纷纷派出军队跟李存勖会师，八月初，李存勖集结所有部队在魏州举行大阅兵，进行战前动员。

后梁泰宁州节度使张万进，性情轻浮，喜好战斗。这时，中央一批受后梁帝朱友贞宠爱的小人物掌权执政，不断向张万进索取贿赂，张万进无法应付，听说晋军的总攻击已经发动，决定起兵响应。八月九日，张万进派使节向李存勖投降。李存勖见时机已到，遂令进攻开始。

八月廿五日，李存勖自魏州前往杨刘城，率军侵入后梁的郛、濮二州。然后沿黄河西上，驻扎麻家渡。后梁将领贺瓌、谢彦章，率军进驻濮州之北行台村，跟晋军互相对峙，但没有战斗。

李存勖最爱率少数轻装备骑兵，逼近敌营挑战，曾三番五次使自己陷于危险窘境，都靠大将李绍荣奋战格斗，才保住性命，部将王镕、王处直都派特使，携带书信呈递李存勖，说：“全国人民的命运，在大王一人身上，唐王

朝的中兴大业，也在大王一人身上，为什么把自己如此看轻？”李存勖笑着对特使说：“平定天下，除非是身经百战，不能到手，一味在深宅大院里，只能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

一天早上，李存勖打算出营，大营总管李存审拉住马头，哭泣劝阻，说：“大王应为天下苍生自爱自重。冲锋陷阵，是将士的责任。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全力以赴，不是大王的事。”李存勖为此放松缰绳，拨马回营，可是，过了几天，等李存审不在身旁，李存勖跳上马背，举鞭打马，飞奔而出，对左右说：“老头子专浇冷水，妨碍人家逢场作戏！”于是率数百名骑兵直奔后梁军营。后梁大将谢彦章在堤岸上埋伏五千名精锐骑兵战士，李存勖率十余名骑兵穿过时，伏兵突然攻击，把李存勖包围数十重，李存勖在重围中奋战，幸靠随后赶来的骑兵在外冲击，仅能杀出一条血路。这时，李存审救兵也赶到，后梁军撤退。李存勖才认为李存审说的话句句忠言。

李存勖打算直攻大梁，可是后梁军队横阻前面，紧闭营垒，不接受挑战，双方对峙一百余日。十二月一日，李存勖率军向前推进，在距后梁大营十华里处扎营。最初，后梁北方军团招讨使贺瓌擅长指挥步兵，督战官谢彦章擅长指挥骑兵。贺瓌和谢彦章在野外演习，贺瓌指着着一块高地说：“这个地方可以建立栅栏。”而此时，晋军恰恰在那块高地上建了栅栏，贺瓌怀疑谢彦章跟晋军私通。贺瓌屡次要发动攻击，对谢彦章说：“领袖把全国军队交给我们二人，国家存亡，在我们身上。而今强盗紧压营门，我们却不出战，你说该怎么办？”谢彦章说：“强盗紧压营门，目的就是要速战速决，我们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扼守险要，他们怎敢深入？如果轻率地发动一场会战，万一有个差错，大势就一去不返。”贺瓌越发怀疑，暗中向后梁帝朱友贞打小报告。贺瓌跟北方军团步骑兵总纠察官朱珪，秘密定计，利用犒劳士卒的机会，设下埋伏，诛杀谢彦章，声称叛徒伏法，奏报朱友贞。朱友贞不辨真伪，提拔朱珪为许州节度使。

李存勖听到谢彦章死亡的消息，大喜说：“他们将帅间自我残杀，灭亡就在眼前，贺瓌暴虐，已失军心，我如果率军径自攻击大梁（开封），大梁是国都所在，他们还怎么能安坐不动！如果能跟他们打，没有不胜之理。”打算亲

自率一万名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说：“他们虽然害死了自己的上将，但军队仍然完整，我们如果轻率行动，看不到有什么好处？”李存勖不接受。

十二月廿一日，李存勖下令毁弃大营，全军号称十万人，开往大梁。

后梁北方军团统帅贺瓌听到晋王李存勖西进的消息，也放弃大营，衔尾追赶。李存勖已征调天雄战区徒手农夫三万人，充当工兵，随军行动，专门负责修筑营寨，所以，晋军所到之处，营寨都迅速建立。

十二月廿三日，晋军抵胡柳陂（山东鄆城县西北）。次日凌晨，探马报告说，后梁大军就要追上来了。周德威说：“盗匪强行军追击，没有休息，而我们的营寨已十分坚固，戒备守卫，胜任有余，既已深入敌境，一举一动，必须万无一失，不可以轻易行动。这里距大梁已相当近，后梁士卒都思念家乡，我们如果迎击，正激起他们的愤怒，如果不用谋略，恐怕难以达到目的。大王最好按兵不动，由我先率骑兵作骚扰性攻击，使他们无法安顿，天到傍晚，他们营垒仍无法建立，炉灶木柴仍不能具备，身心一定疲惫，抓住这个机会，只要一次攻击，就可把他们全部歼灭。”李存勖说：“前些时在河岸那里，只恨看不到盗匪，而今盗匪出现在眼前，不马上进攻，还等待什么？你怎么这般胆小如鼠！”回头对李存审说：“你先行动身，我当你的后卫，大家一起破贼！”率领亲军出发。周德威不得已，率卢龙兵团随从只好出发，临走对儿子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

贺瓌大军集结成坚强阵势，稳步前进，连营数十华里。晋军银枪特别营首先杀入后梁防线，横冲直撞，扫荡攻击，往返十余华里。后梁部队马军都指挥使王彦章不能支持，向西逃往濮阳，而晋军辎重部队这时正在西方，望见后梁溃军的旗帜，大为惊骇，竟一哄而散，像一群被猎人追赶的野狼，冲进卢龙兵团阵地，卢龙兵团大乱，自相践踏，周德威不能控制，父子一起阵亡。天雄战区节度使王诚，负责押运辎重，也死在乱军之中。

晋军已不成队伍，后梁官兵从四面八方中央集结，士气高昂，李存勖占据一块高地，招收残兵败将，到了中午，军势重新振作。沼泽地带中有一座土山，贺瓌率军占据，李存勖对将士们说：“今天，能夺到这座土山，就能取胜，我跟你们去把它夺回来。”率骑兵先行仰攻，李从珂跟银枪特别营大将

李建及率步兵继续冲上。后梁士卒纷纷下山逃走，晋军遂夺到那座土山。

天色傍晚，后梁贺瓊在山的西边布阵，晋军远远看去，大为恐惧，各将领认为各路人马还没有完全集结，不如收兵回营，明天再战。大将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此时已逃到濮阳，山下贺瓊的部队，全是步兵，天色已晚，大家都急于回营休息，我们居高临下进攻，一定能把他们击破。大王深入敌人腹地，只因一军失利，即行撤退，势必引起他们乘机反攻。还没有集结的各路人马，听到后梁军队再一次传出胜利的消息，用不着作战，就会自己瓦解。而且，决战的时候，判断敌情，全靠现实情势，情势绝对有利时，就要下定决心，不再犹豫。大王成败，在此一战，如果不能全力取得胜利，即使收拾残兵败将，平安北归。河朔也不归我们所有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盗匪没有营垒，天黑又渴望回到营垒，只要派出精锐骑兵，反复攻击，扰乱他们无法晚餐，等他们后退，再行追击，定可击破。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回去整顿后再行出动，到那时胜负难料。”李建及披上铠甲，腰横长矛前进，说：“盗匪大将已经逃走，大王的骑兵没有一点损失，对付那群疲惫不堪的部队，如同摧枯拉朽，大王只管在山上观战，看我们替大王击破盗匪！”李存勖恍然大悟说：“不是各位提醒，我几乎犯下大错。”李嗣昭、李建及率领骑兵，大声呐喊，杀进敌阵，其他各军随后进击，后梁大败。晋国所属元城、贵乡两县县令各率没武器的民夫一万人，在山下拉着树枝木条奔走，尘土飞扬，战鼓如雷，战士嘶喊呼叫，助长声势。后梁军队自相冲杀，抛弃的盔甲像山一样的堆积在那里。阵亡的儿达三万人。当天，两国丧失士卒各有三分之二，双方都受重创，不能再战。

李存勖回营，听到周德威父子阵亡消息，大哭，十分哀痛，说：“损失良将，是我的罪过。”任命周德威的另一个儿子周光辅为岚州节度使。

李嗣源跟义子李从珂被乱军冲散，看到晋军挫败，又不知道李存勖在哪里，有人说：“大王已北渡黄河！”李嗣源遂踏冰渡黄河北上，打算奔往相州（河南安阳市）。当天，李从珂追随李存勖夺回土山，在傍晚那场攻击战中，也立下功劳。

十二月廿五日，李存勖进攻濮阳，攻克。李嗣源得到晋军告捷的消息，即

赶到濮阳晋见。李存勖大不高兴，说：“你认为我死了是不是？渡河要到哪里？”李嗣源叩头请求处罚。李存勖因李从珂刚立大功，就罚李嗣源喝一大杯酒，但并不能完全释怀。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段精彩的描写，并把李存勖土山之战所以取胜总结为迂回战术，可谓精辟。

迂回战术即积极防御战术，在条件不利时与敌人兜圈子、运动敌人，等到条件成熟，再积极进攻，一举消灭敌人。

“八七会议”，我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把在广大区域发动农民暴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不久，以农村为主的武装起义波澜壮阔。从1927年到1929年底，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大小200多次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同敌人相比起来，红军还是相当弱小，而且分散在全国许多省的边界地区，割据着一个小块一个小块根据地。红军部队处于强大敌军的包围之中，还不断地遭到敌人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必须考虑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然后才能谈到进攻敌人，秋收起义的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和受到一些挫折之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农村退却，并不是单纯为了保存力量的消极退守，而是着眼于待机破敌，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这时，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产生了积极防御的萌芽。

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指挥我军乘湘桂军阀混战，边界各县守敌空虚的有利时机，先后攻占了茶陵、遂川、宁冈等县，革命力量逐步发展。4月底，朱德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增加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井冈山过去有个山大王，外号朱老聋子，他占据山头，长期没有被官军剿灭，他的拿手战术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红军上井冈山后，吸取朱老聋子的战术，依据避实击虚的原则，创造了迂回战术，编出了一套朴素的游击口诀：赚钱就来，折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妆成老百姓）。毛泽东及时总结红军初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解决了在敌强我弱的战斗条件下，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反映了反“围剿”全过程的指导规律，是迂回战术积极防御的体现。

【解析】③

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是庄宗李存勖在922年与契丹国王耶律阿保机决战的一段故事。

921年十一月，阿保机准备进攻晋王，皇后劝阻说：“我仍拥有西楼（辽上京）满山遍野羊马的丰富财产，快乐无穷，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千里出征，乘人之危，夺取一点小利？我听说李存勖作战，天下没有敌手，万一失败，后悔已来不及！”阿保机不听。

十二月廿十日，契丹军进攻幽州，守城宦官李绍宏登城防御。契丹军采用跳蛙战术，舍弃幽州，长驱而南，围攻涿州，十天攻克，俘虏州长李汲嗣。进攻定州，守将王都向李存勖求救，李存勖自镇州率亲军五千人北上增援，另派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率军进驻狼山之南阻挡。

922年正月十三日，晋王李存勖抵达新城稍南，骑兵侦察员报告说：契丹前锋已到新乐，正趋河南下。晋军大惊失色，有些士卒因恐惧过度而脱队逃亡，各级军官用严刑诛杀，都不能阻止。将领们一致认为：“蛮虏倾巢而出，人马众多，我们无法抵挡。听说后梁已侵入腹地，最好回军魏州，拯救根本！”也有人请求解除镇州的包围，撤退到井陘，暂时避开。李存勖犹豫不决。参谋本部执行官郭崇韬说：“契丹南来，完全是为了金银美女，并不是真要拯救镇州的灾难。大王新近不断击破后梁，威震天下，契丹听说大王亲征，一定惊恐沮丧，只要能打退他们前锋，他们就非逃走不可。”李嗣昭从潞州来，也说：“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不可轻率行动，以免动摇军心。”李存勖说：“帝王兴起，自有天命，如果上天注定，契丹又能把我怎样！我只用几万人就平定山东，今天遇到一小撮蛮族，竟远远躲避，还有什么面目威临四海！”乃率铁甲骑兵五千人先进，抵达新城之北，部队才从桑林走出一半，契丹一万余名骑兵看见，大为惊骇，立即撤退，李存勖下令分兵二路追击，奔驰数十华里，俘虏阿保机的儿子。沙河桥太窄，契丹官员踏冰北渡，冰还没有冻得够厚，纷纷塌陷，坠水淹死的很多。当天夜晚，李存勖住宿新乐，耶律阿保机急命全军撤退到望都。

正月十七日，李存勖率军进逼望都，契丹兵迎战，李存勖率一千名亲兵

预先攻击，跟奚部落酋长秃馁所率五千名骑兵遭遇，立刻陷入重围，李存勖奋勇冲杀，再三再四杀出杀进，自中午苦战到下午四时左右，仍不能突围。李嗣昭接到报告，率骑兵三百人从侧面发动攻击，奚部落军退走，李存勖才得以脱险。晋军乘胜发动全面攻击，契丹大败，晋军一直向北追到易州。正巧，下了将近十天大雪，平地积雪达数尺，大地白茫茫一片，契丹兵人没有粮食，马没有草料，沿途一个接一个死亡。阿保机举手指天，对卢文进说：“天不叫我到这里。”下令北返。李存勖在后紧紧尾随不放，契丹兵前进，晋军也前进，契丹军住宿，晋军也住宿，李存勖沿途观察契丹遗留下的营帐，发现铺在地上的稻草，圆的圆，方的方，整整齐齐，好像编织好放在那里，大军虽然退走，稻草却没有一根杂乱，不禁叹息说：“蛮虏军纪，竟能严厉到这种地步，中原国家赶不上！”李存勖抵达幽州，派骑兵二百人追踪，吩咐说：“蛮虏一出边境，你们就回来！”骑兵仗恃自己骁勇善战，出境追击，全被契丹俘虏。

毛泽东言简意赅点评“太少”，是指庄宗李存勖派二百骑追赶契丹退兵，实在太少，以致全被契丹俘虏。可以说，在冷兵器时代，军队数量的多少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毛泽东点评的这一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契丹出兵攻打李存勖，李存勖率大军亲征，数倍于契丹军队，使得契丹先锋不战而退。即使在乘胜冲击过程中，军队也不能数量太少，仅派二百骑深入敌境，不败才怪。毛泽东批下“太少”二字表现了精辟的见地的。

另外，毛泽东在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时又批语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文字，记述的是李存勖于同光元年（923年）9月在朝城作出进袭后梁都城汴梁的建议后，遣返家属，准备破釜沉舟与梁朝决战的情况。大致情况是：李存勖接受枢密使郭崇韬等人进击梁都汴梁的建议后，即遇到司天官以“天道不利，深入必无功”相阻止，李存勖不为所动。梁军王彦章部渡过汶水进逼郛州，后唐将领李嗣源派李从珂以骑兵迎战，将梁军前锋击败于递坊镇，俘获三百人，王彦章退保中都。李存勖听到消息后大受鼓舞，并让将士们把家属全部遣返兴唐。不久，他自己也把魏国夫人刘氏及皇子李继岌送回兴唐，并与之诀别说：“事之成败，

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像于魏宫而焚之。”颇有破釜沉舟的气概。随后命部将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守东京，自率大军自杨刘渡河，经郛州，过汶水，围梁中都，随后将其攻破，俘获梁军将领王彦章、张汉杰、李知节等二百余人，杀死数千人。梁末帝也就无能为力了。

毛泽东非常赏识李存勖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故有“生子当如李亚子”的批语，这是对李存勖的很高评价。

李存勖在五代时确实是个颇有才干的军事家，他在同后梁进行的十数年征战中，“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像朱温这样的对手，对李存勖的才能也颇为赞叹：“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朱温在死前也深以李存勖为忧：“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这话不幸言中。毛泽东的批语直用朱温的话，而朱温的话当源于三国时曹操的话。当时曹操与孙权对垒作战，见到吴军队伍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不禁脱口说了句：“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的字）”。朱温与李存勖对垒也连吃败仗，自然想到了曹操当年的话。

毛泽东非常欣赏李存勖敢说敢为、勇往直前的性格，据邹北辰《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一书所说：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了自己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来，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人何代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后来毛泽东还特别请他的秘书田家英帮他查核，结果发现是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正是由于有着过去的印象，所以毛泽东这次读李存勖的事迹，感受也就特别突出。

也有人认为，李存勖奇袭汴梁、灭掉后梁，纯属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获得全胜也不过侥幸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他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容镇定，权衡利益，当机立断，夺取最大

的胜利。处在唐、梁最后决战的前夜，正面的梁军已成强弩之末，而唐军则归路无有，巢穴可虞。怎样变被动为主动，以自己的有利条件来消除自己承受的威胁，这是关系本身生死胜败的根本问题。愚懦者慑于突出事变，惊慌失措；看不到自己的有利条件，只想退保巢穴，却不知仓猝退兵，士气沮丧，又无退路，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有灭顶之灾。李存勖的超人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看到有利条件是主要的，不利的条件是次要的：虽然泽潞失守，晋阳危急，但因经营既久，一时还不会被攻破；而后梁采取此险策，不但分散了兵力，而且使自己的后方留下防备的漏洞，为对方长途偷袭留下了致命弱点。李存勖看到了这一点，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如果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胆略，是不敢作此决策的。这一战例，为我国军事史增添了珍贵的遗产，李存勖也因此被称为杰出的军事家。

【原文】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

唐德宗时，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其后赞普为回鹘所败，尽忠与其子执宜东走，赞普怒，追之，及于石门关，尽忠战死，执宜独走归唐，居之盐州，以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

执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以从破勋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以之属籍。沙陀素强，而国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国昌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拒命。

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兔，为云州守捉使。国昌已拒命，克用乃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留后。唐以太仆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会幽、并兵讨之。简方行至岚州，军溃，由是沙陀侵掠代北为边患。

矣。

明年，僖宗即位，以谓前太原节度使李业遇沙陀有恩，而业已死，乃以其子钧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辑之。拜克用大同军防御使。

居久之，国昌出击党项，吐浑赫连铎袭破振武。克用闻之，自云州往迎国昌，而云州人亦闭关拒之。国昌父子无所归，因掠蔚、朔间，得兵三千，国昌入保蔚州，克用还据新城。僖宗乃拜铎大同军使，以李钧为代北招讨使，以讨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虏军，又破岢岚军，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

广明元年，招讨使李琢会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铎击沙陀，克用与可举相拒雄武军。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闻之，遽还。可举追至药儿岭，大败之，琢军夹击，又败之后蔚州，沙陀大溃，克用父子亡入达靼。

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其一目眇，及其贵也，又号“独眼龙”，其威名盖于代北。其在靼达，久之，郁郁不得志，又常惧其圯己，因时时从其群豪射猎，或挂针于木，或立马鞭，百步射之辄中，群豪皆服以为神。

黄巢已陷京师，中和元年，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发沙陀先所降者，与吐浑、安庆等万人赴京师，行至绛州，沙陀军乱，大掠而还。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将，乃以诏书召克用于达靼，承制以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率蕃汉万人出石岭关，过太原，求发军钱。节度使郑从谠与之钱千缗、米千石，克用怒，纵兵大掠而还。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复以步骑万七千赴京师。三年正月，出于河中，进屯乾坑。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二月，败巢将黄邲于石堤谷；三月，又败赵璋、尚让于良田坡，横尸三十里。是时，诸镇兵皆会长安，大战渭桥，贼败走入城，克用乘胜追之，自光泰门先入，战望春宫升阳殿，巢败，南走出蓝田关，京师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以国昌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十月，国昌卒。

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义孟方立，取其泽、潞二州。方立走山东，以

邢、洺、磁三州自别为昭义军。黄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权，遂攻陈州。四年，克用以兵五万救陈州，出天井关，假道河阳，诸葛爽不许，乃自河中渡河。四月，败尚让于太康，又败黄邲于西华。巢且走且战，至中牟，临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贼众惊溃。比至封丘，又败之，巢脱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驰二百里，至于冤胸，不及而还。

过汴州，休军封禅寺，朱温饗克用于上源驿，夜，酒罢，克用醉卧，伏兵发，火起，侍者郭景铄灭烛，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难。会天大雨灭火，克用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随电光，缒尉氏门出还军中。七月，至于太原，讼其事于京师，请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将兵万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河中王重荣与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荣兖州，以定州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诏克用以兵护处存之镇。重荣使人给克用曰：“天子诏重荣，俟克用至，与处存共诛之。”因伪为诏书示克用曰：“此朱温之谋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请讨全忠，僖宗不许。克用大怒。

重荣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凤翔李昌符讨之。克用反以兵助重荣，败玫于沙苑，遂犯京师，纵火大掠。天子出居于兴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煊，迫之称帝，屯于凤翔。僖宗念独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当破黄巢长安时，天下兵马都监杨复恭与克用善，乃遣谏议大夫刘崇望以诏书召克用，且道复恭意，使进兵讨玫等。克用阳诺而不行。

明年，孟方立死，弟迁立。大顺元年，克用击破孟迁，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全俊攻赫连铎于云州。幽州李匡威救铎，战于蔚州，全俊大败。于是匡威、铎及朱温皆请因其败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黄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台、省四品官议，议者多言不可。宰相张浚独以谓沙陀前逼僖宗幸兴元，罪当诛，可伐。军容使杨复恭，克用所善也，亦极谏以为不可，昭宗然之，诏谕全忠等。全忠阴赂浚，使持其议益坚，昭宗不得已，以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韩建为副使。

是时，潞州将冯霸叛降于梁，梁遣葛从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孙揆为昭

义军节度使，克用遣李存孝执揆于长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浚及克用战于阴地，浚军三战三败，浚、建遁归。克用兵大掠晋、绛，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诉，其辞慢侮，天子为之引咎，优诏答之。

二年二月，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四月，攻赫连铎于云州，围之百余日，铎走吐浑。八月，大搜于太原，出晋、绛，掠怀、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镒于镇州。克用栅常山西，以十骑渡滹沱覘敌，遇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镇人袭之，克用匿林中，祷其马曰：“吾世有太原者马不嘶。”马偶不嘶以免。前军李存孝取临城，进攻元氏。李匡威救镒，克用还军邢州。景福元年，王镒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勋等败镒于尧山。二月，会王处存攻镒，战于新市，为镒所败。八月，李匡威攻云州，以李克用之兵，克用潜入于云州，遂出击匡威，匡威败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镒，克用出兵井陘击镒，且以书招镒，而急败其平山，镒惧，遂与克用通和，献帛五十万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宁元年三月，执存孝，杀之。冬，攻幽州，李匡俦弃城走，追至景城，见杀，以刘仁恭为留后。

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诸子珂、珙争立，克用请立珂，凤翔李茂贞、邠宁王行瑜、华州韩建请立珙。昭宗初两难之，乃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既而许克用立珂。茂贞等怒，三镇兵犯京师，闻克用亦起兵，乃皆罢去。六月，克用攻绛州，斩刺史王瑶。瑶，珙弟，助珙以争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约奔于京师，扬言曰：“沙陀十万至矣！”谋奉天子幸邠州，茂贞假子闾珪亦谋劫幸凤翔，京师大乱，昭宗出居于石门。

克用军留月余不进，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进军渭桥，以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昭宗还京师。十一月，克用击破邠州，王行瑜走至庆州，见杀。克用还军云阳，请击茂贞，昭宗慰劳克用，使与茂贞解仇以纾难，拜克用“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是时，晋军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劝克用入朝，克用未决，都押衙盖寓曰：“天子还自石门，寝未安席，若晋兵渡渭，人情岂复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盖寓犹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军而还。

三年正月，昭宗复以张浚为相，克用曰：“此朱温之谋也。”乃上表曰：

“若陛下朝以浚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京师大恐，浚命遽止。朱温之攻兗、郛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县，军士侵掠魏境，罗弘信伏兵攻之，存信败走洺州。克用自将击魏，战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临漳等十余邑。十月，又败魏人于白龙潭，进攻观音门，全忠救至，乃解。

四年，刘仁恭叛晋，克用以兵五万击仁恭，战于安塞，克用大败。

光化元年，朱温遣葛从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从周于张公桥，德威大败。冬，潞州守将薛志勤卒，李罕之居潞州，叛附于朱温。

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军，又破辽州，至于榆次，周德威败之于洞涡。秋，李嗣昭复取泽、潞。三年，嗣昭败汴军于沙河，复取洺州，朱温自将围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败。秋，嗣昭取怀州。是岁，汴人攻镇、定，镇、定皆绝晋以附于朱温。

天复元年，全忠封梁王。梁王攻下晋、绛、河中，执王珂以归。晋失三与国，乃下意为书币聘梁以求和。梁王以为晋弱可取，乃曰：“晋虽请盟，而书辞慢。”因大举击晋。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张文敬入新口，葛从周入土门，王处直入飞狐，侯言入阴地。叔琮取泽、潞，其别将白奉国破承天军，辽州守将张鄂、汾州守将李瑋皆迎梁军降，晋人大惧。会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晋复取汾州，诛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进攻晋、绛，大败于蒲县，梁军乘胜破汾、慈、隰三州，遂围太原。克用大惧，谋出奔云州，又欲奔匈奴，未决，梁军大疫，解去，周德威复取汾、慈、隰三州。

四年，梁迁唐都于洛阳，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

五年，会契丹阿保机于云中，约为兄弟。

六年，梁攻燕沧州，燕王刘仁恭来乞师。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许，其子存勖谏曰：“此吾复振之时也。今天下之势，归梁者十七八，强如赵、魏、中山，莫不听命。是自河以北，无不为梁患者，其所惮者惟我与仁恭耳，若燕、

晋合势，非梁之福也。夫为天下者得不顾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难，可因以德而怀之，是谓一举而两得，此不可失之机也。”克用以为然，乃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围乃解去，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

七年，梁兵十万攻潞州，围以夹城。遣周德威救潞州，军于乱柳。冬，克用疾。是岁，梁灭唐，克用复称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勖立，葬克用于雁门。

六年，刘知俊叛梁，来乞师，王自将至阴地关，遣周德威攻晋州，败梁军于蒙阮。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赵，赵王王镕来乞师，诸将皆疑镕诈，未可出兵，王不听，乃救赵。八年正月，败梁军于柏乡，斩首二万级，获其将校三百人，马三千匹。进攻邢州，不下，留兵围之，去，攻魏，别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东武、朝城，遂击黎阳、临河、淇门，掠新乡、共城。

燕王刘守光闻晋攻梁深入，乃大治兵，声言助晋，王患之，乃旋师。七月，会赵王王镕于承天军。刘守光称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会镇、定以攻燕，守光求救于梁，梁军攻赵，屠枣强，李存审击走之。八月，朱友谦以河中叛于梁来降，梁遣康怀英讨友谦，友谦复臣于梁，而亦阴附于晋。十年十月，刘守光请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约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杀燕王刘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雁门。于是赵王王镕、北平王王处直奉册推王为尚书令，始建行台。七月，攻梁邢州，战于张公桥，晋军大败。

十二年，魏州军乱，贺德伦以魏、博二州叛于梁来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济，诛其乱首张彦，以其兵五百自卫，号帐前银枪军。六月，王兼领魏博节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刘郢军于洹水，王率百骑覘其营，遇郢伏兵围之数重，决围而出，亡七八骑。八月，梁复取澶州，晋军与郢对垒于莘，晋军数挑战，郢闭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审于莘，声言西归。郢闻晋王且去，即引兵击魏，攻城东。王行至贝州，返击郢，大败之，追至于故元城，又败之，郢走黎阳。三月，攻梁卫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杀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围邢州，降其节度使阎宝。梁张筠弃相州、戴思远弃沧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贝州人杀梁守将张源德，以城降。

契丹寇蔚州，执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击走之。

冬，梁谢彦章军于杨刘。十二月，攻杨刘，王自负刍以堙堑，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晋相距于杨刘，彦章决河水以隔晋军。六月，渡水击彦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阅于魏，合卢龙、横海、昭义、安国及镇、定之兵十万、马万匹，军于麻家渡。谢彦章军于行台。十二月，进军临濮，梁军追之，战于胡柳，晋军大败，周德威死之。梁军幕休于土山，晋军复击，大败之，遂军德胜，为夹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领卢龙军节度使。梁王瓚攻德胜南城。不克。十月，广德胜北城。十二月，败梁军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谦袭同州，梁遣刘鄩击友谦，李存审败梁军于同州。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传真献唐受命宝一。赵将张文礼弑其君镒，文礼来请命。二月，以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后。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横海军节度使李存审、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安国军节度使李嗣源、镇州兵马留后张文礼、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振武军节度使李存进、匡国军节度使朱令德，请王即皇帝位，王三辞，友谦等三请，王曰：“予当思之。”

八月，遣赵王王镒故将符习及阎宝、史建瑭等攻张文礼于镇州。建瑭取赵州。张文礼卒，其子处瑾闭城拒守。九月，建瑭战死。十月，梁戴思远攻德胜北城，李嗣源败之于威城。王处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处直以来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

十九年正月，败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阎宝败于镇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战死，以李存进代之。八月，梁取卫州。九月，存进败镇人于东垣，存进战死。十月，李存审克镇州。王兼领成德军节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继韬以潞州叛附于梁。

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唐。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

闰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曾祖执宜、祖妣崔氏皆谥曰昭烈，庙号懿祖；祖国昌、祖妣秦氏皆谥曰文景，庙号献祖；考谥曰武，庙号太祖。立庙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壬寅，李嗣源取郢州。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胜南城。

六月，及王彦章战于新垒，败之。是月，卢程罢。

秋八月，梁人克泽州，宁将裴约死之。

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彦章战于递坊，败之。

冬十月壬申，如郢州以袭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灭梁。敬翔自杀。丙戌，贬郑珣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灭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

十一月乙巳，复北都为镇州，太原为北都。丙辰，复汴州为宣武军。丁巳，尚书左丞赵光胤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韦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午，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辛酉，复永平军为西都。甲子，如洛京。

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继韬伏诛。继韬之弟继达杀其兄继俦于潞州。壬辰，畋于伊阙。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张全义及诸镇进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罗国王金朴英及其泉州节度使王逢规皆遣使者来。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谿使大禹谟来。庚申，如河阳。辛酉，至自河阳。丁卯，七庙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庙。朝献于太徽宫。戊辰，享于太庙。

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刘氏为皇后。

三月己酉，党项来。庚戌，赐从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军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涂为檢視诸陵使。潞州将杨立反。

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裁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丙辰，渤海国王大諲谿遣使者来。丙寅，李嗣源克潞州。

六月丙子，杨立伏诛。己丑，封回纥王仁美为英义可汗。

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赛天神。

八月，大雨霖，河溢。

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门，以禳荧惑。甲寅，幸郭崇韬第。丙辰，黑水遣使者来。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

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阙。丙午，至自伊阙。丁巳，回鹘使都督安千想来。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张全义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东京，毁即位坛为鞠场。

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场。乙亥，射雁于王莽河。辛巳，突阙浑解楼、渤海国王大谨谟皆遣使者来。射雁于北郊。乙酉，射鸭于郭泊。庚寅，射雁于北郊。

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庚申，至自东京。辛酉，改东京为邺都，以洛京为东都。

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韬、朱汉宾第。旱。庚寅，赵光胤薨。

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废朝五日。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者来。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紆为昭宗、少帝改卜园陵使。括马。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杀河南县令罗贯。

九月庚子，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雁于尖山。

冬十月壬午，奚、吐浑、突阙皆遣使者来。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

十一月丁未，高丽遣使者来。己酉，王衍降。郭崇韬杀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训，灭其族。

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

闰月辛亥，封弟存美为邕王，存霸永王，存礼薛王，存渥申王，存义睦王，存确通王，存纪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继岌杀郭崇韬及其二子于蜀。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来。庚辰，杀其弟睦王存义及河中护国军节度使李继麟，灭其族。乙酉，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丙戌，回鹘阿咄欲遣使者来。丁亥，杀李继麟之将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杨师太、王景、来仁、白奉国，

皆灭其族。

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癸巳，邺都军将赵在礼反于贝州。甲午，畋于冷泉。赵在礼陷邺都，武宁军节度使李绍荣讨之。邢州军将赵太反，东北面招讨使李绍真讨之。甲辰，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讨赵在礼。

三月，赵太伏诛。李嗣源反。博州守将翟建自称刺史。甲子，杀王衍，灭其族。乙丑，如汴州。壬申，次荣泽。龙骧指挥军使姚彦温以前锋军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万胜。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反。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译文】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他的祖先本来称朱邪，原本是西突厥的一个支系，到了后世，才自己另立名号为沙陀，而且以朱邪为姓。

唐德宗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朱邪尽忠的人，住在北庭的金满州。贞元年间，吐蕃赞普攻陷了北庭，把尽忠迁移到甘州作为他们奴役的属从。后来，赞普被回鹘部族打败了，尽忠和他的儿子执宜向东逃走，惹恼了赞普，率兵追赶他们，在石门关这个地方追上了，尽忠力战身死，执宜一个人逃脱归顺了唐朝，住在监州，隶属于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希朝转镇太原，执宜随从希朝，驻守在定襄神武川的新城。他的部落有一万名骑兵，都是骁勇善骑射的士卒，号称“沙陀军”。

执宜死去，他的儿子名叫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率十八位将领攻打徐州，讨伐庞勋，让朱邪赤心作了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因随从康承训平定庞勋有功，拜任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给他姓名叫李国昌，把他改属为李姓名籍。沙陀部落向来强盛，而且国昌仗着有功更加骄横恣睢，懿宗对他很不放心。咸通十三年时，调国昌任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国昌借口患病，拒不受命。

国昌的儿子名叫克用，特别善于骑射，能向空中一箭射中双兔，作了云州守捉使。国昌已经拒绝了唐朝廷的任命，克用于是又杀了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了云州，自称为云州留后。唐朝廷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

使、会同幽州、并州兵讨伐克用。简方行至岚州时，军队溃散了，从此沙陀部落侵掠代北，成了边地的祸患。

第二年，僖宗即皇位，听说前太原节度使李业待沙陀部落有恩，但李业已经死去，于是任用他的儿子李钧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让他招抚沙陀兵。还任命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

过了很长时间，国昌出兵攻击党项部族，吐谷浑部族首领赫连铎破袭了振武城。克用听说这事后，从云州出发前去迎接国昌，然而云州人闭关拒绝他回来。国昌父子二人没了去处，于是在蔚州、朔州一带掠夺丁壮，得到了三千名的兵卒，国昌夺取了蔚州作为立足之地，克用又回到了新城。僖宗于是拜任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让李钧作了代北招讨使，命他讨伐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攻破了遮虏军，又破了岢岚军，而且唐朝官兵连连失败，沙陀兵从此更加强盛，北边占据了蔚州、朔州，南边侵占了忻州、代州、岚州、石州，一直到了太谷。

广明元年，招讨使李琢会同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铎攻击沙陀部族，克用与可举在雄武军对峙。他的叔叔李友金连同蔚州、朔州的地盘投降了李琢，克用听到这事，就急忙率兵回走。可举追到药儿岭，克用被打得大败，李琢的军队前后夹击，克用在蔚州又遭失败，沙陀兵全溃散了，克用父子逃奔达靼部落。

克用从小就很骁勇，军队中送他外号为“李鸦儿”，他一只眼睛瞎了，到他发迹的时候，人又号称他为“独眼龙”，他的威名在代北一带十分显赫。他生活在达靼部落里，时间长了，感到郁闷不得志，又常常怕达靼谋害自己，于是时时随从达靼众位豪酋射猎，有时把一根针挂在树上，有时把马鞭竖立在地上，都能在一百步以外射中，众位豪酋都把他当成神一样佩服他。

黄巢已经攻陷了京师长安，中和元年，代北起军使陈景思率沙陀先前投降的兵卒，与吐浑、安庆等一万人奔赴京师救援，行军至绛州，沙陀军骚乱，大肆掠夺一番就回去了。景思考虑到沙陀兵非克用不能统制，于是唐皇帝下诏书把克用从达靼部落中召回，并任命他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率领蕃汉兵一万人出石岭关，过太原，请求唐朝廷发放军饷。节度使郑从谠

只给了他一千缗的钱，一千石的米，克用非常恼火，纵容兵卒大肆掠夺就又回去了。

中和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再次率领步骑一万七千人赶赴京师救援。三年正月，取道河中，前行驻扎在乾坑。黄巢的部下惊慌地喊道：“鸦儿的军队到了！”二月，在石堤谷打败了黄巢的部将黄邺；三月，又在良田坡打败了赵璋、尚让，沿途三十里内尸体遍野。这时，各镇的兵都在长安会师，在渭桥与黄巢军大战，黄巢军败退入城，克用乘胜追击，从光泰门先行入城，于望春宫升阳殿再战，黄巢军大败，向南撤走，出了蓝田关，京师平定了，克用的功劳居各将领之首。唐皇帝拜任克用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让国昌作了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这年十月，国昌逝世。

十一月，李克用派他的弟弟克修进攻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夺取了他的泽、潞二州的地盘。方立逃向山东，以邢、洺、磁三州自己又另立为昭义军。黄巢南走到了蔡州，降服了秦宗权，遂又攻陈州。四年，克用率兵五万人救援陈州，出了天井关，想借道从河阳渡河，诸葛爽不答应，于是才从河中渡过黄河。四月，在太康打败了尚让，又在西华打败了黄邺。黄巢边走边战，到了中牟，濒临黄河，还未来得及渡过，而克用率军追到了，黄巢军众惊慌失措，纷纷溃散。克用到了封丘，又败黄巢军，黄巢脱身逃走，克用追赶，一天一夜驰行二百里路，追到了冤胸，没能追上，这才回来。

过了汴州，军队在封禅寺休整，朱温在上源驿请克用吃饭，到了夜里，酒宴散罢，克用醉倒了，全忠设下的伏兵动手了，火光燃起，克用的贴身侍卫郭景铄灭掉了蜡烛，把克用藏在床下，又端来水泼洒在克用的脸上使他清醒过来，告诉他大难临头。正赶上天降大雨，浇灭了大火，克用在薛铁山、贺回鹘等随从护持下，乘着电闪的光亮，从尉氏门上沿绳缒落，逃回了军中。七月，到了太原，克用因这事在朝廷那里告了朱温的状，请求出兵攻打汴州，派弟弟克修领兵一万人屯扎在河中，等待进军的命令。僖宗出面进行调解，由于克用击破黄巢军立下了功劳，封他为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与宦人田令孜有了矛盾，调重荣改镇兖州，让定州守将王处存当了河中节度使，诏命克用派兵护送处存到镇。重荣派人

哄骗克用说：“皇帝下诏书给重荣说，等克用到了，与处存一起杀掉他。”又把伪造的诏书拿给克用看，说：“这是朱温的阴谋。”克用信以为真，八次上表请求讨伐全忠，僖宗没有答应，克用大为恼怒。

重荣既然不肯去兖州赴任，僖宗派邠州朱玫、凤翔李昌符讨伐他。克用反过来派兵帮助重荣，在沙苑打败了朱玫，遂又进犯京师长安，纵火大掠。皇帝逃出京城，住在兴元，克用退军屯驻在河中。朱玫也反过来追迫皇帝，没有追上，俘获了襄王李煜，迫他即位称帝，屯守在凤翔。僖宗寻思着只有克用可以攻破朱玫，但又使唤不动他，当在长安打败黄巢时，天下兵马都监杨复恭与克用要好，于是派谏议大夫刘崇望带着诏书去召克用，并且还说明了复恭的意见，让他进兵讨伐朱玫等。克用口头上答应而实际上按兵不动。

第二年，孟方立死去，他的弟弟孟迁承继昭义军。大顺元年，克用击败了孟迁，夺取了邢、洺、磁三州，于是派安金俊进攻云州的赫连铎。幽州守将李匡威救援赫连铎，双方在蔚州交战，金俊被打得大败。于是匡威、赫连铎及朱温都请求朝廷趁着克用军的失败讨伐他。昭宗认为克用破黄巢功高，不能讨伐他，又把这事交给台、省四品以上的官员进行讨论，多数人认为不能讨伐。宰相张浚独个认为沙陀以前曾逼迫僖宗出居兴元，按罪当杀，应该讨伐。军容使杨复恭是克用所交好的人，也竭力劝阻不可讨伐，昭宗同意了他的看法，下诏告诉了朱温等人。全忠暗中贿赂张浚，让他进一步坚持自己的意见，昭宗不得已，只得让张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韩建担任副使。

这时，潞州守将冯霸叛变投降了梁，梁派葛从周进入潞州城。唐朝廷任命京兆尹孙揆为昭义军节度使，克用派李存孝在长子逮捕了孙揆，又派康君立夺取了潞州。十一月，张浚与克用双方在阴地争战，张浚的军队三战三败，浚、建二人逃回长安。克用的兵在晋、绛一带大肆抄掠，一直到河中，千里之内的地方被烧光、杀光、抢光。克用向朝廷上表诉说了自己的理由，言辞驕慢轻蔑，皇帝为他承担了责任，并好言好语劝慰克用。

二年二月，又拜任克用为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加任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四月，进攻云州的赫连铎，围困了一百多天，赫连铎投奔了吐浑。八月，在太原进行了大规模阅兵，又取道晋、绛，出兵抄掠怀、孟，到了邢州，遂

又进攻镇州的王镒。克用在常山西树立营栅，派了十几名骑兵渡过滹沱河侦察敌情，遇上了大雨，平地水深有好几尺。镇州兵出来袭击他们，克用躲藏在树林里，向他的马祈祷说：“我如果能世代据有太原的话，马就不要嘶叫。”马偶然不叫，这才免遭不幸。前军李存孝夺取了临城，又进攻元氏。李匡威出兵来救王镒，克用撤军到邢州。景福元年，王镒的军队进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在尧山打败了王镒的军队。二月，正值王处存进攻王镒，双方争战于新市，处存被王镒的军队打败。八月，李匡威进攻云州，以此来牵制克用的兵力，克用暗率兵进入了云州城内，又派回来攻击匡威，匡威败走。十月，李存孝在邢州叛变。二年，存孝向王镒求救，克用派兵出井陘攻击王镒，并且还修书一封招抚他，同时又向他所辖的平山发起猛烈进攻，王镒害怕被消灭，于是与克用通和，向克用贡献了五十万匹帛，还出兵帮助克用进攻邢州。乾宁元年三月，俘获了存孝，把他杀了。冬天，进攻幽州，李匡侔弃城逃走，追到景城，被克用的兵杀死，克用让刘仁恭作了幽州留后。

二年，河中的王重盈死去，他的儿子王珂、王珙争着继承父亲的官职，克用向唐朝廷请求立王珂，凤翔的李茂贞、邠宁的王行瑜、华州的韩建则请求立王珙。昭宗开始时有些左右为难，于是让宰相崔胤去作河中节度使，不久又允许克用拥立王珂。茂贞等人十分恼怒，发动凤翔、邠宁、华州等三镇的兵联合起来进犯京师长安，听说克用也要起兵，这才罢兵而开去。六月，克用进攻绛州，斩了刺史王瑶。瑶是王珙的弟弟，曾是帮助王珙争抢父亲官位的人。七月，到了河中，同州的王行约急急忙忙赶到京师，扬言道：“沙陀兵十万人到了！”阴谋把昭宗劫持到邠州，茂贞的干儿子闾珪也谋图把皇帝劫持到凤翔，京城内一片混乱，昭宗逃出京师，住在了石门。

克用的军队停留了一个多月没有前进，昭宗派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到了克用那里，并管克用叫哥哥，告诉他皇帝处境危急。八月，克用进军到了渭桥，朝廷任命他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昭宗回到了京师。十一月，克用击破了邠州，王行瑜逃到庆州，被杀死。克用把军队撤到云阳，向皇帝请求攻击茂贞，昭宗派人慰劳克用的军队，让克用与茂贞两人消除相互之间的仇恨，来共同解救朝廷的危机。拜任克用为“忠正平难功臣”，封他为晋王。这时，

晋王的军队驻扎在渭水以北，遇上了连绵六十天的阴雨天气，有人劝克用到朝廷中去朝见，克用犹豫不决，都押衙盖寓说：“天子从石门回来，还没睡上几天安稳觉，如果晋王的军队渡过渭水，人心难道还能安定吗？仅仅是解救皇帝的危难罢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去朝见呢？”克用笑着说：“连盖寓还不相信我，况且是天下的人们呀！”于是收军回到了太原。

三年正月，昭宗又任张浚为宰相，克用说：“这是朱温的阴谋。”于是向皇帝上表说：“如果陛下您早上让张浚作宰相，那我傍晚将率兵到京城！”京师里的人们十分恐慌，对张浚的任命立即作废。朱温去攻兖、郛二城，克用派李存信借道经魏州来救援朱宣等人，存信屯守在莘县，士兵侵入魏州的辖境进行抄掠，罗弘信埋设伏兵攻击他们，存信失败逃到了洺州。克用亲自率军攻击魏，在洹水之滨与魏兵接战，他的儿子落落被杀。六月，攻破了魏州的成安、洹水、临漳等十多座城邑。十月，又在白龙潭打败了魏州的军队，进攻观音门，全忠的救兵到了，这才解了魏州的灾难。

四年，刘仁恭背叛了晋王，克用出动五万人的兵力攻击仁恭，在安塞与仁恭接战，克用被打得大败。

光化元年，朱温派葛从周攻取了邢、洺、磁三州。克用派周德威取道青山口，在张公桥与从周遭遇，德威被打得大败。冬天，潞州守将薛志勤死去，李罕之占据了潞州，叛变依附于朱温。

二年，朱温派氏叔琮攻破了承天军，又破了辽州，一直打到榆次，周德威在洞涡打败了他。秋天，李嗣昭又攻取了泽、潞。三年，嗣昭在沙河打败了汴梁的军队，再次攻取了洺州，朱温亲自率军包围他们，嗣昭退走，到了青山口，遇上了汴梁的伏兵，嗣昭被打得大败。秋天，嗣昭取得了怀州。这一年，汴梁的军队进攻镇、定，镇、定都和晋绝了交往，从而依附了朱温。

天复元年，朱温被封为梁王，梁王攻下了晋、绛和河中，俘获王珂而班师。晋失掉了三个附属邦州，这才有些服输的意思写信给梁王，并送去钱币向梁求和。梁王认为晋已衰弱可以灭掉它，于是说：“晋虽然请求和我盟好，但来信中的言辞仍是怠慢了我们。”因而大举进攻晋地。四月，氏叔琮进入了天井关，张文敬进入了新口，葛从周进入了土门关，王处直进入了飞狐，侯

言进入了阴地关。叔琮夺取了泽、潞，他的别将白奉国攻破了承天军，晋的辽州守将张鄂、汾州守将李瑋都出城迎降，晋人十分恐惧。正赶上连续几天的大雨天气，梁的士兵染上了疾疫，全都散去了。五月，晋又取得了当州，杀掉了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夺取了慈、隰。二年，进攻晋、绛，在蒲县被梁军打得大败，梁军乘胜破了汾、慈、隰三州，遂又包围了太原。克用非常恐惧，打算出奔云州，又想着投奔匈奴，犹豫不决，梁军中又发生了大疫，解围而去，周德威再次取得了汾、慈、隰三州。

四年，梁把唐朝的都城迁到了洛阳，改年号为天祐。克用认为劫持天子迁徙都城的只是梁，天祐不是唐朝廷的年号，不能称用，于是仍称用天复年号。

五年，在云中与契丹阿保机会盟，结为兄弟。

六年，梁军进攻燕的沧州，燕王刘仁恭派人来请求援兵。克用忌恨仁恭反复无常，打算不发援兵，他的儿子李存勖劝说道：“这是我们再次振兴的时机，现在天下的形势，归顺梁的人有十分之七八，象赵、魏、中山这样强大的州镇，没有敢不听命于梁的。自黄河以北，没有能成为梁忧虑的势力，他所害怕的只有我们和仁恭而已，如果燕、晋合成一股势力，对梁来说，当然不是福音。为了打天下的人不会计较小小的怨恨，况且他常常困扰我们而我们能急他之所难，可以因此用恩德来感召他，这就叫一举两得，这可是不可错过的机会。”克用同意了这个看法，这才为燕出兵攻破了潞州，梁军的包围于是被冲散了，克用任命李嗣昭为留后。

七年，梁兵十万人进攻潞州，前后、左右夹城布置围困。晋派周德威救援潞州，军队驻扎在乱柳。冬天，克用病了。这一年，梁灭掉了唐朝，克用又坚持称用天祐四年的年号。

五年正月辛卯这一天，克用死了，时年五十三岁。他的儿子存勖继立，把克用埋葬在雁门。

存勖是克用的大儿子。当初，克用在邢州打败了孟方立，把军队撤回到上党，在三垂岗设置酒宴，让伶人演奏《百年歌》，演奏到衰老时的那一段曲子，曲调十分悲伤，在坐的人都感动得落泪。这时存勖也在旁边，年龄才五

岁，克用感慨地用手捋着胡须，指着存勖笑着说：“我越来越老了，这是一个不凡的孩子，二十年以后，他能代替我在这一带打仗！”存勖十一岁那年，跟随克用打败了王行瑜，并被派往京师献捷，唐昭宗觉着他的相貌不同一般，把鹞鹞翡翠盘赐给他，还抚着他的背说：“这孩子生得一表人材，以后一定会大富大贵，到那时可别忘了我呀。”等他长大了，善于骑马射箭，胆识和勇气超过了常人，也多少读了些《春秋》，能明白书中的大义，特别喜欢音乐歌舞和戏剧。

天祐五年正月，在太原继承了王位。他的叔叔克宁杀了都虞候李存质，被宠爱的臣僚史敬谔告发克宁阴谋叛变。二月，逮捕了克宁并杀了他，而且把先王死讯、叔父发难的事情告诉了周德威，德威把军队从乱柳撤回到太原。梁的夹城兵听说晋有大丧，德威的军队也已离去，因此有些松懈了。晋王问诸将说：“梁人对我国的大丧幸灾乐祸，认为我年少而且刚刚继承王位，没有什么能力和作为，应该乘他们懈怠的时候攻击他们。”于是出兵直奔上党，走到三重岗时，叹息地说：“这是先王当年摆设酒宴的地方呀！”正赶上大雾天气，白天昏暗，军队行进在大雾之中，突然攻击梁军的夹城，城被攻破了，梁军被打得大败，晋王凯旋归来，祭告了宗庙。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贞和杨崇本进攻梁的大安，晋也派周德威进攻它的晋州，在神山打败了梁军。

六年，刘知俊背叛了梁，来晋求援，晋王亲自率军队到了阴地关，派周德威进攻晋州，在蒙阮打败了梁军。七年冬天，梁王派王景仁进攻赵，赵王王镕来求援兵，诸将都怀疑王镕有诈，认为不可出兵，晋王不听，于是发兵救赵。八年正月，在柏乡打败了梁军，斩得首级二万个，俘虏了梁军将校三百人，马三千匹。进而攻邢州，未能攻下，留兵围城，后又撤离，进攻魏州，另外派周德威略地到梁的夏津、高唐，进攻博州，攻破了东武、朝城、遂又进攻黎阳、临河、淇门，抄掠新乡、共城。

燕王刘守光听说晋攻梁，深入到梁的腹地，于是大举出兵，扬言帮助晋王，晋王担心燕军从背后进攻晋，于是撤回了军队。七月，在承天军与赵王王镕相会。刘守光在燕称皇帝。九年正月，派周德威会合镇、定二州的兵进攻燕，守光向梁王求救，梁军进攻赵，屠杀枣强县的人众，李存审击走了梁

军。八月，朱友谦在河中背叛了梁，来向晋投降，梁派康怀英讨伐朱友谦，朱友谦再次向梁称臣，而且也暗暗依附于晋。十年十月，刘守光请求投降，晋王到幽州，守光违背了盟约，不向晋投降，晋军攻破了幽州。十一年，在太原杀了燕王刘守光，把他的父亲刘仁恭押到雁门，挖出心脏来祭奠李克用的陵墓。从此赵王王镕、北平王王处直推举晋王为尚书令，开始建立代表中央的权力机构行台。七月，进攻梁的邢州，战于张公桥，晋军被打得大败。

十二年，魏州的军队发生兵变，贺德伦从魏、博二州的地盘背叛了梁，归附了晋。晋王进入魏州，走到永济，杀了变乱的首领张彦，把他部下的兵五百人编入了自己的侍卫队，号称帐前银枪军。六月，晋王兼任了魏博节度使。攻取了德州。七月，夺取了澶州。刘鄩屯驻在洹水，晋王率领一百个骑兵侦察他的军营，遇上了伏兵的重重包围，突围冲出来，损失了七八个骑兵。八月，梁又夺取了澶州，晋军与刘鄩在莘县对垒，晋军几次出来挑战，他紧闭垒壁不出来。十三年正月，晋王把李存审留在了莘县，扬言西回。刘鄩听说晋王已经离去，随即引兵击魏，进攻州城的东边。晋王走到贝州，调转头来击刘鄩，大败他的军队，追到故元城，再败刘鄩军，鄩逃到了黎阳。三月，进攻梁的卫州，卫州刺史米昭降了晋军；攻克了磁州，杀了州刺史靳昭。四月，攻克了洺州。八月，包围了邢州，邢州节度使阎宝投降。梁的张筠放弃相州，戴思远放弃沧州逃走，遂取得了二州，而且贝州人杀了梁的守将张源德，以城投降了晋。

契丹进犯蔚州，俘获了振武节度使李嗣平。十四年，契丹进犯新州，遂又进犯幽州，李嗣源打跑了契丹兵。

冬天，梁将谢彦章屯军于杨刘。十二月，晋军进攻杨刘，晋王亲自背草填埋壕沟，遂攻破了杨刘。十五年正月，梁、晋的军队在杨刘对峙，彦章决河水阻挡晋军的进攻。六月，晋军渡水攻击彦章，破了梁军的四座营寨。八月，在魏州对军队进行了大检阅。加上卢龙、横海、昭义、安国及镇、定二州的兵共十万人，马万匹，屯军在麻家渡。谢彦章屯驻在行台。十二月，进军到临濮，梁军追来，双方战于胡柳，晋军大败，周德威战死。梁军于傍晚在土山宿营，晋军再度进攻，大败梁军，遂屯守在德胜，又前后、左右相对

布置夹寨。十六年正月，晋王兼领卢龙军节度使。梁将王瓚进攻德胜南城，没有攻克。十月，扩充德胜北城。十二月，在黄河南岸打败了梁军。十七年，朱友谦袭击同州，梁王派刘鄩攻击友谦，李存审在同州打败梁军。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人传真向晋献出了一枚唐朝受命的印玺。赵将张文礼杀了赵王王镒，文礼依附归顺了晋。二月，晋任命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后。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横海军节度使李存审、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安国军节度使李嗣源、镇州兵马留后张文礼、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振武军节度使李存进、匡国军节度使朱令德，请求晋王即皇帝位，晋王三次推辞，友谦等人三次请求，晋王说：“我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

八月，派赵王王镒的故将符习及阎宝、史建瑭等人进攻镇州守将张文礼。建瑭夺取了赵州。张文礼死去，他的儿子张处瑾闭城拒守。九月，建瑭战死。十月，梁将戴思远进攻德胜北城，李嗣源在戚城打败了戴思远。王处直叛变投靠了契丹，他的儿子王都把处直囚禁起来又归附了晋。十二月，契丹兵进犯涿州，进而又犯定州。

十九年正月，晋军在新城、望都打败了契丹兵，追赶他们到了幽州。三月，阎宝在镇州失败，让李嗣昭代替阎宝。四月，嗣昭战死，又让李存进代替他。八月，梁军夺取了卫州。九月，存进在东垣打败了镇州的军队，后来，存进也战死了。十月，李存审攻克了镇州。晋王兼任成德军节度使。

同光元年春季的三月，李继韬在潞州叛变归附了梁。

夏季四月己巳这一天，晋王即皇帝位，在境内实行大赦，改用新年号纪元，定国号为唐。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作了门下侍郎，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二人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

闰四月，唐帝李存勖追尊他的祖父为皇帝，祖母为皇后；曾祖执宜、曾祖母崔氏都谥号为昭烈，庙号为懿祖；祖父国昌、祖母秦氏都谥号为文景，庙号为献祖；父亲克用谥号为武，庙号为太祖。在太原建立了宗庙，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等分别立有七个牌位。壬寅这一天，李嗣源攻取了郢州。

五月辛酉这天，梁人夺取了德胜南城。

六月，在新垒与王彦章争战，打败了彦章。这个月，罢免了卢程的官职。

秋季八月，梁人又攻克了泽州，守将裴约死于战阵。

九月戊辰这天，李嗣源与王彦章战于递坊，彦章失败。

冬季十月壬申这一天，到郛州去袭击梁军。甲戌日，夺取了中都。丁丑日，攻取了曹州。己卯日，灭亡了梁国。敬翔自杀。丙戌日，贬降郑珣的官职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为登州司户参军；杀死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诛灭了他们的家族。己丑日，下恩诏给死罪囚犯免死，流放以下的刑犯免罪。

十一月乙巳日，恢复北都名为镇州，以太原为北都。丙辰日，恢复汴州为宣武军。丁巳日，任命尚书左丞赵光胤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韦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午日，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到晋来朝见。辛酉日，恢复永平军为西都。甲子日，皇帝到洛京。

十二月初一庚午日，从汴州回到洛京。辛巳日，李继韬被诛杀。继韬的弟弟继达在潞州杀了他的哥哥继俦。壬辰日，皇帝去伊阙狩猎。

二年春季正月，河南尹张全义及诸镇将领向晋帝进献暖殿的物品。己酉日，征求唐廷的宦官。庚戌日，新罗国王金朴英和他的泉州节度使王逢规都派使者到后唐的洛阳来朝见。乙卯日，渤海国王大諲谟派大禹谟为使者来洛阳朝见。庚申日，后唐皇帝李存勖到河阳奉迎母亲皇太后曹氏。辛酉日，从河阳回到洛阳。丁卯日，把宗庙的七位先祖牌位从太原移到洛阳，附祭在太庙。在太微宫祭祀祖先。戊辰日，在太庙祭祖。

二月初一己巳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境内。癸酉日，群臣向李存勖上尊号为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日，驾临李嗣源的宅第。癸未日，立刘氏为皇后。

三月己酉日，党项部族派使者到洛阳朝见。庚戌日，存勖赏赐跟随他平定汴州和进入洛阳南郊建立仪仗的军士等功臣。庚申日，任命工部郎中李涂为檢視诸陵使。潞州守将杨立反叛。

夏季五月壬寅日，任命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裁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丙辰日，渤海国王大諲谟派使者到洛阳朝见。丙寅日，李嗣源攻克

了潞州。

六月丙子日，杨立被诛杀。己丑日，封回纥王仁美为英义可汗。

秋季七月己酉日，到雷山祭祀天神。

八月，大雨连绵，河水泛滥。

九月壬子日，在城门上放置水，以消除惑乱之灾。甲寅日，皇帝探视郭崇韬的家。丙辰日，黑水部族遣使来朝见。

冬季十月癸未日，左熊威军将领赵晖的妻子一胎生了三个男孩。

十一月癸卯日，皇帝去伊阙狩猎。丙午日，从伊阙回到宫中。己巳日，回鹘派都督安千想为使者到洛阳来朝见。

十二月庚午日，皇帝李存勖与皇后刘氏到张全义的家中探视。

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皇帝到东京去，平毁即位坛，改作足球场。

二月己巳日，在新设置的运动场上聚众踢皮球，以为戏乐。乙亥日，在王莽河之滨射雁。辛巳日，突厥浑解楼、渤海国王大湊谿都派使者到洛阳来朝见。在北郊射雁。乙酉日，在郭泊射鸭。庚寅日，又在北郊射雁。

三月乙未日，这天是寒食节，在西郊祭祀山川祭祀。庚申日，从东京回到宫中。辛酉日，改东京名称为邺都，以洛京为东都。

夏季四月乙亥日，与皇后刘氏一起到郭崇韬、朱汉宾的家中探视。发生旱灾。庚寅日，赵光胤逝世。

五月丁酉日，皇太妃逝世，皇帝五天不朝见群臣。己酉日，黑水、女真都派使者到洛阳来朝见。

六月辛未日，任命宗正卿李紆为昭宗、少帝改卜园陵使。征取民间马匹。

秋季七月壬寅日，皇太后逝世。

八月癸未日，河南县令罗贯被斩。

九月庚子日，任命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遣他们率兵讨伐前蜀。自从六月进入阴雨天气，一直持续到这个月。丁巳日，在尖山射雁。

冬季十月壬午日，奚、吐浑、突厥都派使者来朝见。戊子日，葬贞简太后于刊陵。

十一月丁未，高丽派使者来朝见。己酉日，王衍投降了后唐。郭崇韬杀了王宗弼和宗弼的弟弟宗渥、宗训，诛灭他们的家族。

十二月己卯，皇帝在白沙狩猎。癸未日，从白沙回到宫中。

闰十二月辛亥日，封弟弟存美为邕王，存霸为永王，存礼为薛王，存渥为申王，存义为睦王，存确为通王，存纪为雅王。

四年春季正月壬戌日，下恩诏给死罪以下的囚犯减刑。甲子日，魏王继岌在蜀杀死郭崇韬和崇韬的两个儿子。壬寅日，契丹派使者梅老鞋里来朝见。庚辰日，李存勖杀了他的弟弟睦王存义和河中护国军节度使李继麟，诛灭了李继麟的家族。乙酉日，沙州曹义金派使者来朝见。丙戌日，回鹘阿咄欲派使者来朝见。丁亥日，杀李继麟的部将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杨师太、王景、来仁、白奉国，诛灭了他们的家族。

二月己丑日，任命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癸巳日，邺都军将赵在礼在贝州反叛。甲午日，皇帝在冷泉狩猎。赵在礼攻陷了邺都，武宁军节度使李绍荣讨伐在礼。邢州军将赵太发动兵变，东北面招讨使李绍真率兵讨伐赵太。甲辰日，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讨伐赵在礼。

三月，赵太被诛杀。李嗣源发动兵变。博州守将翟建自称刺史。甲子日，杀死王衍，诛灭了他的家族。乙丑日，前往汴州。壬申日，驻在蒙泽。龙骧指挥军使姚彦温率领前锋军叛变，投降了李嗣源。嗣源率军进入了汴州。甲戌日，皇帝从万胜镇回到京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兵变。

夏季四月初一丁亥日，后唐皇帝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

122

雷满传

——《旧五代史》卷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此人习水是好事。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
·雷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毛泽东作此批语，实称赞雷满懂水性会游泳之意。

雷满系湖南少数民族“洞蛮”的首领。在唐末农民战争、军阀混战期间，他逐步发迹，先是在朗州当兵，后投到荆南节度高骈帐下，随往广陵。黄巢下长安时，雷满率部卒窜回朗州，又招得数千人，杀刺史，“沿江恣残暴，始为荆人大患矣。”每年发兵三四次侵扰江陵，“入其郭，驱掠而去。”唐廷鞭长莫及，唯行姑息，授以澧、朗节度使。

虽然雷满系一恶人，但他却有过人本领，其习水就是其一，毛泽东认真阅读雷满传，看得最仔细、看后有所想的也就是雷满的水性。史载，雷满“贪秽惨毒，盖非人类”，他曾经在官署门前挖一个大深潭，里面注水，深不见底，在潭上盖一亭，每当有人经过此处，他便拦住人家说：这是水府，里面住有蛟龙，只有我才敢跳下去游泳。或者随手从酒宴上取一宝器，投入水中，然后赤膊跳下深潭，取回宝器。毛泽东很欣赏雷满的水性，读至此，情

不自禁写下肯定雷满的批语。

【原文】

雷满，武陵洞蛮也。始为朗州小校，唐广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时朝廷以高骈为节度使，骈擢满为裨将，以领蛮军。骈移镇淮南，复隶部曲，以悍犷超健知名。中和初，擅率部兵自广陵逃归于朗，沿江恣残暴，始为荆人大患矣。率一岁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荡驱掠而去。唐朝姑务息兵，即以沔朗节度使授之。累官至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满贪秽惨毒，盖非人类。又尝于府署凿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宴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遂跃入水底，遍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

及死，子彦恭继之，蛮蜒狡獪，深有父风，烬墟落，榜舟楫，上下于南郡、武昌之间，殆无人矣。又与淮、蜀结连，阻绝王命。太祖诏湖南节度使马殷、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练精兵五千，遣将倪可福统之，下沔州，与潭兵合。先是，满壅沅江，以周其垒，门临长桥，势不可入。殷极其兵力，攻围周岁，彦恭食尽兵败，间使求救于淮夷。及淮军来援，高季昌逆战于治津马头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州，彦恭单棹遁去。马殷擒其弟彦雄及逆党七人，械送至阙，皆斩于汴桥下，时开平二年十一月也。

史臣曰：成汭、钟、杜、田、朱之流，皆因否运，雄据大藩，虽无济代之劳，且有勤王之节，功虽不就，志亦可嘉，若较其诚明，则田颀、延寿斯为优矣。匡凝一门昆仲，千里江山，失守藩垣，不克负荷，斯乃刘景升之子之徒欤！张佶有让帅之贤，雷满辱俾侯之寄，优劣可知矣。

【译文】

雷满，武陵洞蛮人。开始当朗州小校，唐广明初年，王仙芝攻破江陵，朝廷任命高骈为节度使，高骈提拔雷满为裨将，率领蛮军。高骈后来移师淮南，雷满又作为他的部下，以悍勇而知名。

中和初年，雷满擅自率部从广陵逃到朗州，沿江恣意残暴，开始成为荆人的一大祸患。一年中转移三四个地方，到处烧杀掠夺。唐朝（指五代时）一心姑息、不愿兵战，就封以沔、朗节度使来平息他。后来官至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雷满贪婪残忍，几乎不是人类，曾在府中挖一深潭，建一座大亭子在上面，每有邻县车马经过，必在亭中设宴，并说：“这是水府，其中有蛟龙，奇怪万状，只有我能游于其中。”有时酒醉后，当着客人把席上的宝器丢在潭中，然后脱去衣服，露出纹身，跳进水里，在水底取出宝器，戏于水面，很久才出来，又整衣坐在席上，怪诞至此。

雷满死后，他的儿子雷彦恭继续统领蛮军，蛮人狡狴，深得父风，他们烧毁村落，依靠舟船，往来于南郡、武昌之间，又与江淮巴蜀相连接，阻绝朝廷的公事。太祖把湖南和湖北的军队交给倪可福率领，向沔州、湖潭进发。开始时雷依据沅江为天然沟堑，以长桥为门户势不可挡。倪可福所率将领马殷尽所有兵力，攻打一年，雷彦恭粮尽兵败，遣使向淮水的少数民族求援。到淮军来援时，高季昌在马头岸大败其援，又立刻攻陷朗州，雷彦恭驾一小舟逃去。马殷擒获了雷彦恭的弟弟雷彦雄以及乱党共七人，都把他们杀死在沔桥下。当时是开平二年十一月。

修史的人说：“成汭，钟，杜，田，朱之类，都因为运势不好，雄据一方，虽没有济世之功、但也有为君王守职的德性，虽没有功成名就，但心志可嘉。如果比较他们的忠诚和明智，那么田頔、延寿更好一些。匡凝一家兄弟千里江山，使藩垣失守，不能担当重托，他们都是刘景升的儿子的门徒。张佶有让师的贤德，雷满辱没了俾侯的期望，谁优谁劣一比较就知道了。”

123

李琪传

——《旧五代史》卷五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提示】

此种诏书好笑，冤论李琪。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李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0页）

【解析】

毛泽东作此批语实耻笑唐明宗李嗣源不学无术。

李嗣源本是无姓的沙陀部民，小名忽邈佶，十三岁在李国昌帐下当亲兵，善骑射，选为李克用帐下为小校，以骁勇为李克用赏识，抚为义子，赐姓名李嗣源。十七岁随李克用东援宣武，上源驿之役舍死救出李克用，更受亲任，掌亲骑，为侍卫队长。李克用义子李存信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是个专事谄佞、忌贤害能的庸才，每战不利，李克用选李嗣源为副总管，为其副手，嗣源善战，所向皆捷。他朴实廉洁，深得军心。他从来不矜夸战功，诸将夸功竞噪，他却在一旁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皆惭服。李嗣昭、周德威等一班名将先后战死，惟他硕果仅存。灭梁居首功，进位中书令，擢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他出身卑贱之家，不识文字，当然不能像后唐庄宗那样赋诗作词，自夸风雅，却深知民间疾苦，较有识见。

925年秋，后唐庄宗李存勖选将伐蜀，欲起用李嗣源为统帅，另一名将领

郭崇韬忌其威名，推词称备御契丹，非有威高望重的李嗣源不可，他人难当此任，于是主张由皇长子魏王李继岌为帅，以成威名。李继岌是黄口孺子，当然不能主持军政，郭崇韬此议，不过是自荐为帅而已。庄宗心领神会，也认为非他不可。遂任李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把他交给郭崇韬，而任命郭崇韬为东北面行营都招讨，主持军务。前蜀主庸将懦，不堪一击，势力本弱，李茂贞已死，后继者更为庸碌。后唐出兵，不费多大代价，就灭亡了前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然而，就在这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危机迸发了。

郭崇韬素本痛恨宦官，西征途中，告诫李继岌说：“蜀平之后，王为太子，待千秋万岁，神器在手，宜尽去宦官，优礼士族；不唯疏斥阉寺，骊马不可复乘！”宦官听到，恨之入骨。这次出征，一切军政悉由郭崇韬，李继岌不过挂名而已。成都既下，降人争先贿赂郭，李继岌的门前车马冷落。跟随李继岌的宦官们显不了威风，捞不到油水，妒恨交加，便诬告郭聚敛珠宝，图谋不轨。郭崇韬自恃忠心，不避嫌疑，在成都独断专行，招降纳叛，前蜀降将们诋毁郭崇韬，联名请求李继岌荐他为西川节度使。李继岌年幼无知，听信宦官诬陷，对郭崇韬大为猜疑。后唐庄宗征发蜀中财物，查阅府库簿籍，难饯其望，十分愠怒，宦官又造谣说蜀中珍宝尽入郭家，诬陷郭崇韬欲据蜀谋反。庄宗益怒，斩郭崇韬于成都。

郭崇韬冤死后，庄宗又听信诬陷，冤杀夙著威望的降唐建功名臣朱友谦全家。于是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纷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以为郭、朱复仇号召，举兵反，与李继岌所辖部队决战，蜀中大乱。康延孝本是后梁降将，得不到多方的支持，兵败身死，但乱局一开，就不可收拾。混战继续蔓延于两川。与此同时，戍守瓦桥关的魏博镇士卒，期满结队回镇，到达贝州，突然颁下敕令，不准他们回乡。兵士皇甫晖率众哗变，拔刀露刃，胁迫军校赵在礼为首，长驱南下，攻下邺都。魏博兵是后唐一支精锐部队，攻下汴、洛，出力最多。庄宗闻讯，急遣所宠信的元行钦进讨，交兵即败，庄宗不得已，只得起用他平日猜忌的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往讨伐。侍卫亲军号称“从马直”，是庄宗挑选诸军骁勇士卒组成的，分为四指挥。指挥使郭从谦本是伶人，以军功擢升，素以叔父礼事郭崇韬，又为宗室睦王李存

义养子。二人先后遭冤杀，郭从谦不平，暗内私财交结从马直军校，哭诉二人冤情，酝酿复仇。亲军在洛阳饥寒交迫，军士王温策划兵变，事泄被杀。庄宗偶与郭从谦闲谈，戏问他为什么要依托郭、李，为什么要唆使王温谋反，庄宗戏语，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郭从谦心虚，他本不自安，于是更加惶恐焦急，遂暗中散布谣言，说庄宗已作决计，平定邺都后，要尽杀亲军。消息传出，亲军士卒人人恐惧。庄宗麻木不仁，全无所知，还要强遣他们出征，无异于火上泼油，李嗣源虽遭猜忌，冷遇，并无异志。奉诏即率亲军渡河北上，兵到邺城下，当晚发生哗变，士卒劫持李嗣源，声言：“昨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闻邺城平定之后，欲尽坑全军。某等初无叛志，直畏死耳，已与诸军商量，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请令公帝河北！”不由分说，与邺都兵联合，拥李嗣源入城。李嗣源想脱身，假托收抚散兵，出邺都，至魏县，收得镇州兵五千，马二千匹，始能成军。李嗣源欲明心迹，屡次上表申诉，都被扣下，不能达于朝廷。他的女婿石敬瑭趁机密劝他说：“安有上将与三军言变，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顷刻，不宜恬然。”自请为先锋，攻取汴梁，进攻洛阳。李嗣源决计南下之际，河北诸镇纷纷拥戴，得以顺利渡河，进入汴梁。庄宗闻变，这才出钱帛给赐诸军，士卒们得到赏赐的钱帛，毫不感激，背着这些财物，破口大骂：“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庄宗率军向汴梁，途中听说李嗣源已入汴梁，仓皇逃回，至荥阳，兵士已逃走一半。他再三温言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卒们直截了当地当场回答说：“陛下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刚到洛阳，郭从谦率众哗变，与京城驻军混战起来，庄宗在乱兵中为流矢射中身亡。

李嗣源入洛阳，称监国，旋即帝位。后梁降臣霍彦威、孔循倡议：“唐业已衰，请改国号。”李嗣源出身行伍，不懂什么是“改正朔”，便问旧部属，他们告诉李嗣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改名号耳。”李嗣源自认为李克用待他若亲子，列籍宗室，理应继承唐室，遂不听他们建议，仍用唐号。他就是唐明宗。

明宗即位，便革除同光弊政，罢逐伶官，诛戮阉宦，剪除佞幸，废除苛敛之法，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些有益的改革，一时称为小康之局。但他目不

识书，知识能力非常贫乏，故闹出许多笑话，毛泽东批注的这一节，就是他闹的一个笑谈。

李琪乃当时一名才子。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朱温惜其才，擢为宰相。唐庄宗李存勖也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吏部尚书。李嗣源皇袍加身后，仍令其为相。天成末年，李嗣源因到洛阳，李琪为他撰写诏书，其中有两句：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其大意是指李嗣源的军队刚刚打败契丹耶律氏的进攻，刚刚镇压了叛乱的真定城。可李嗣源其不辨真伪乱下结论，他说，契丹就是凶党，真定不是造反之城。最基本的语法都搞不明白，“之”的用法不是判断词，而是虚词。毛泽东批下此语，耻笑李嗣源不学无术，冤枉了李琪。

【原文】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愷，天宝末，礼部尚书、东都留守。安禄山陷东都，遇害，累赠太尉，谥曰忠懿。愷孙宋，元和朝，位至给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谏议大夫。敬方子穀，广明中，为晋公王铎都统判官，以收复功为谏议大夫。

琪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词赋诗颂，大为王铎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铎召穀宴于公署，密遣人以《汉祖得三杰赋》题就其第试之，琪援笔立成。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览而骇之，曰：“此儿大器也，将擅文价。”

昭宗时，李穀父子以文学知名。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穀。穀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天复初，应博学宏词，居第四等，授武功县尉，辟转运巡官，迁左拾遗、殿中侍御史。自琪为谏官宪职，凡时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论列，文章秀丽，览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进士第，才藻富赡，兄弟齐名，而尤为梁祖所知，以珽为崇政学士。琪自左补阙入为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泽、潞，出师燕、赵，经略四方，暂无宁岁，而琪以学士居帐

中，专掌文翰，下笔称旨，宠遇逾伦。是时，琪之名播于海内。琪重然诺，怜才奖善，家门雍睦。贞明、龙德中，历兵、礼、吏侍郎，受命与冯锡嘉、张充、郑殷象同撰《梁太祖实录》三十卷，迁御史中丞，累擢尚书左丞、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琪与萧顷同为宰相，顷性畏慎深密，琪倜傥负气，不拘小节，中书奏覆，多行其志，而顷专掎摭其咎。会琪除吏，是试摄名衔，改“摄”为“守”，为顷所奏，梁帝大怒，将投诸荒裔，而为赵岩辈所援，罢相，为太子少保。

庄宗入汴，素闻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历太常卿、吏部尚书。三年秋，天下大水，国计不充，庄宗诏百僚许上封事，陈经国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闻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穷而莫救，下情不得上达，群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灾，军食乏阙，焦劳罪己，迫切疚怀，避正殿以责躬，访多士而求理，则何思而不获，何议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择其善者。

臣闻古人有言曰：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谷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已前，不可详记。自尧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时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一千三百余万，定垦地约九百二十万顷，最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百乘，戎马四百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世，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余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以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

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户既以减耗，古制犹以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千二百余万，垦田亦八百万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后，则农夫少于军众，战马多于耕牛，供军须夺于农粮，秣马必优于牛草，于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余万。洎隋文之代，两汉比隆，及炀帝之年，又三分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

征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尧、舜，又极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农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征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不可轻徭，两税之余，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耗加纳，犹应感悦，未至流亡。况今东作是时，羸牛将驾，数州之地，千里运粮，有此差徭，必妨春种，今秋若无粮草，何以贍军。

臣伏思汉文帝时，欲人务农，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赎罪，景帝亦如之。后汉安帝时，水旱不足，三公奏请，富人入粟，得关内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纵不欲入粟授官，愿明降制旨下诸道，合差百姓转仓之处，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师，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迁授，欠选者便与放选。千石以上至万石，不拘文武，明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斯亦救民转仓贍军之一术也。

庄宗深重之，寻命为国计使，垂为辅相，俄遇萧墙之难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卢革、韦说得罪，任圜陈奏，请命琪为相，为孔循、郑珣排沮，乃相崔协。琪时为御史大夫，安重诲于台门前专杀殿直马延。虽曾弹奏，而依违词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托疾，三上章请老，朝旨不允，除授尚书左仆射。自是之后，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又尝奉敕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中书奏曰：“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诏从之。多此类也。

琪虽博学多才，拙于遵养时晦，知时不可为，然犹多岐取进，动而见排，由己不能镇静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长兴中，卒于福善里第，时年六十。子贞，官至邑宰。琪以在内署时所为制诏，编为十卷，目曰《金门集》，大行于世。

【译文】

李琪、字台秀，其五世祖是李愬。李愬在天宝末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安禄山攻陷东都时，被杀。累赠太尉。谥号忠懿。李愬的孙子李栻，元和年中，位至给事中之职。栻的儿子敬方，在文宗朝时，任谏议大夫。敬方的儿子李穀，在广明年间，为晋公王铎的都判官，因为收复失地有功而担任谏议大夫。

李琪就是李穀的儿子，他十三岁时，词赋诗颂就写得很好，王铎听说后印象很深，但是也怀疑他是不是请人代作的。一天，王铎与李穀在公署欢宴，暗地里派人将《汉祖得三杰赋》的题目送到李府让李琪当场完成，李琪挥笔而就。赋尾说：“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王铎阅后大惊，说：“这个孩子可成大器，将来一定以文辞知名。”

昭宗时期，李溪父子以文学知名。李琪当时十八岁，袖藏一轴赋来谒见李溪。李溪看完后惊异非常，拿着《凋哑钟》、《捧日》等文章对李琪说：“我一直为近来文士所作辞赋几句之后还不见主题的现象而担心，而你写的文赋入句见题，而且常常典雅秀丽。唉，后生可畏呀！”李琪由此更加出名，不久中了进士。天复初年，应博学鸿词考试，列入第四等，授官武功县尉，又被授转运巡官。升为左拾遗、殿中侍御史。自李琪为谏官以后，他忠于职守，凡有时政弊端须议论的，就写成辞赋形式列举出来，文章秀丽，读之忘倦。

李琪的哥哥李珣，也中了进士，文章辞藻丰美而有内蕴。兄弟二人齐名，特别被梁祖朱温看重。任李珣为崇政学士，琪也自左补阙升至翰林学士，累升至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太祖朱温西抗邠、岐、北攻泽、潞，出师燕、赵，经略四方，天下暂时得不到安宁，而李琪以学士身分在朱温军帐中，专门负责掌管文书事宜，每下笔必称上意，朱温对他宠信有加。在这个时候，李琪的才名远扬于海内。

李琪为人重信诺，珍惜才学之士，奖赏善行，家中客人众多而彼此能和睦相处。贞明，龙德中期，李琪历任兵部、礼部、吏部侍郎，受命和冯锡嘉、张充、郃殷象一同撰写《梁太祖实录》三十卷。又迁为御史中丞，累升为尚

书左丞、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李琪和萧顷一同担任宰相，萧顷性情畏循谨慎、深藏不露。李琪则倜傥钢气，不拘小节。当时中书省处理政务，都是李琪大包大揽，而萧顷则暗地里收集他的过失。正碰李琪免一人官职，本来是要试摄銜，但李琪将“摄”字改成“守”字，为萧顷奏了一本。梁帝大怒，要将他贬至蛮夷之地，幸而为赵岩等人相救，罢相位，任太子少保。

后来庄宗入汴京时，早就听闻李琪才名，几次想重用他。同光初，李琪任太常卿，吏部尚书。同光三年秋，天下发大水，国家粮食不够用。庄宗诏令百官献计献策，各自陈说自己治国的纲要，李琪上疏说：

“臣听说王者拥有百姓无数，深居九重宫院之中，所担心的，就是百姓生计凋耗而不知道，四海困穷却不能救助；下情不能上达，群臣不能直言朝政是非。现在陛下因为水涝之灾，军民粮食缺乏，焦急劳累，怪罪自己，内疚的情怀这般迫切，避正殿不住躬身而治，寻贤士以求治理，那么想什么不能得到，议论什么而不能得到结果呢？现在陛下要做的就是改掉以往的过错，重新选择善道而行。

臣听古人说过：谷，是人维持生命的物品；土地，是谷物生长的依靠；人，则是君主治理的对象。有谷则国力齐备，地方安定，人们食物就充足，细察民情则徭役能公正，这三者，就是为政的急务。黄帝之前的情况记载不详，但自尧时遭洪水，禹为司空治水，当时将田地分为九等，收什一税，当时民众约有一千三百余万户，固定的耕地约九百二十万顷，真是太平盛世。等到商灭夏，重立田制，每种私田十亩，附种公田一亩，不论旱涝都一样，这也是什一的意思。等到周朝时，订立井田制度，大概方圆百里的国家，提封万亩井田，兵车百乘，马匹四百。京城郊区备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用田法来计算，也是什一制。所以在成王、康王的时代，比尧舜之时人口更增了二十多万户。没别的方法，只不过三代以前，都是量入为出，根据农田面积来决定军兵人数，就算碰上水灾旱灾，平时也早作好了对付凶荒之年的准备。

等到秦、汉时，向工商业征重税，集市的杂税征收也是急迫，再加上造船制车费用都很高。人口减少。这时户籍，只有一千二百余万，耕田尚有八百万顷。到了三国并兴、两晋更替时，就出现农夫少而军兵多，战马数量多

于耕牛，从农粮中夺取军粮，抢夺喂牛的草喂战马的现象。于是天下的户口，只剩下二百四十多万。到隋文帝时，与两汉时差不多，到隋炀帝时，又减少了三分之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因为天下初定，百姓生计未丰，所以延访群臣，命他们各陈己见，只有魏征劝文皇帝要力行王道，从此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举进贤良，欢悦忠直的行为。规定天下的粟价，统一价格。自贞观年至开元年，将近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人，耕地一千四百万顷，比起尧舜时又增加许多。因此，凡救助民生，重敛是病患；料理军粮，惠农为正理。仲尼说过：百姓富足，帝王哪能不富足？我的这番话，正是魏征用来劝太宗的话。深深希望您能接受。

如果六军还装备不完善，不能轻徭，春秋两税还须重敛的话，那么只要不逼得百姓交不起，有什么交什么，征收过程中，不随意加码，只以正常的耗损要求交纳，百姓还是会感激悦服，而决不至于流亡。况且现在正是春耕期间，百姓将要耕种了，如果真的千里之遥，派百姓运粮，一定会夺其农时，到秋天时又会没有粮草，又怎样供军队使用。

臣想起汉文帝时，想劝人务农，就让人们交粮食以得官职及赎罪，景帝也这样做过。后汉安帝时，遇到水灾、旱灾，物用不足，三公奏请，如果富人献粟米，可得关内侯及公卿以下的闲散官职。本朝乾元年中，也是这样办理过。现在陛下就算不同意输粟求官，也希望陛下能明降圣旨下达诸道，集合那些百姓人力不足以转运粮食的地方，有能力运官物到京师的，运五百石以上的，由平民身分授一初任州县官之职衔，本有官位的按资历提拔。欠选的便将之放选，运粮千石以上至万石的，不论文武，都明示赏酬。免得现在春忙令农人流离失散，这也是救民转仓赡军的一个办法。”

庄宗非常推重李琪，就任他为国计史，又任辅相，不久遇上庄宗死难而罢官。

明宗即位后，豆卢革、韦说犯罪，任圜上奏陈说，请求任命李琪为相。被孔循、郑珣阻挠，就任崔协为相，李琪当时为御史大夫，安重海在台门前击杀殿直马延。虽经李琪弹劾禀奏，但因皇帝袒护，终于不敢直言其罪，李琪

因此托病求免职，三次上奏章，朝廷都不同意，又授命为尚书左仆射。从这以后，李琪更为宰相忌恨，凡他的奏章，都给打发回来。

天成末年，明宗自汴京还回洛阳，李琪任东都留司，排在百官班首，奏请到偃师迎接圣驾。当时李琪的奏章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的话，诏书下来说：契丹是凶党，但真定不是逆城，罚李琪一个月的俸银。

又有一次，李琪奉敕命撰写《霍彦威神道碑》文，李琪本是梁朝的旧相，叙过彦威仕梁历任之事，不称梁曰“伪朝”，中书令上奏言道：“不分真朝伪朝，是混杂功名的行为，希望皇上让他重写。”诏令听从了这种意见。像这一类的事太多了。

李琪为人虽然博学多才，但拙于应付逆境的形势，明知不可有所作为，却还是多方进取，每每想劝进时又被人排挤，都是由于自己镇静心绪的功夫差了一等。最终于太子太傅的荣衔退休。

长兴年中，李琪在福善里自己的府第中逝世，时年六十。他的儿子李贞，官至邑宰。

李琪在内署时专于制诏之事，将其制诏编为十卷，取名为《金门集》，风行于世。

124

武皇本纪

——《旧五代史》卷二十五、二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
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读薛居正《旧五代史·武
皇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注讲的是901年，朱温和李克用斗法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朱温势力日见其强，处攻势，李克用势力不敌处守势。正月十六日，朱温召集将领说：“王珂是个蠢材，倚仗着老岳父李克用的势力就自认为了不起，我现在要把长蛇拦腰砍断，麻烦你们用绳子给我拴起来。正月十七日，朱温派张存敬率士卒三万人，自汜水渡黄河北上，顺含山小道，急行军奇袭，朱温率主力部队尾随其后。

王珂派使节从小路向李克用紧急求援，一人接连一人，可是朱温的远征军已据守晋、绛二州，李克用的援军无法通过。王珂的妻子写信给李克用说：“女儿随时都会被敌俘虏，爸爸怎么能忍心不救！”李克用写信回答说：“贼兵阻塞晋、绛，我们人少，敌人人多，前进则跟我儿同死！如真不能坚守，则不妨跟王珂全家回归朝廷。”王珂又派使节送信给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说：“天

子刚刚还都长安，下诏命各战区和平相处，不可以互相攻击，自应同心协力，共同效忠皇家。而今，朱温不管这项训令，率先起兵向我攻击，居心可以看出。如果我被消灭，恐怕你们也保不住，你应该采取紧急措施，立刻率兵救援。”李茂贞一向缺少见识谋略，所以没有回应。

二月初六，张存敬抵达河中，围城。王珂穷途末路，束手无策，打算逃奔京师，可是军心已经叛离，偏偏黄河浮桥又在这时毁坏，流水倾轧，把河面堵塞，行船十分困难。王珂带着他的家族数百人，准备于夜晚上船一试，亲自吩咐守城将士，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营门官刘训说：“人情险恶，如果夜晚出城横渡黄河，大家争着上船，秩序一定混乱，只要有一个人发难，事情就难以预料，不如先向张存敬表示归附诚意，再研究下一个脚步！”王珂赞同。

二月初九，王珂在城角升起白旗，派人携带战区司令官的符节、令牌、印信向张存敬投降，张存敬请大开城门，王珂说：“我跟朱温有两代交情，诸大帅稍稍后退，等朱公驾到，我自会把城池交给他。”张存敬接受，派人奔向朱温报告。

二月十五日，朱温抵达河中城，王珂打算双手捆绑到背后，牵着牛羊出城迎接，朱温立刻派人阻止，说：“你父亲王重荣的恩德，我怎么敢忘！郎君如果那样，我怎么有脸在九泉之下见你父亲呢！”王珂遵命用平常礼节出城迎接，跟朱温紧紧握手，互相述说十年间家事国事的变化，深为感慨歔歔，二人并马入城。朱温上疏任命张存敬为河中节度使，王珂则全家迁往洛阳。河中既灭，朱温形成了包围晋军的形势。

四月，朱温调拨六路大军攻向李克用的老巢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而降，使朱温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

朱温部队抵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城下，屡次挑战，城里军民大为震恐，李克用登城抵御，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大雨连绵几十天，城墙很多地方颓毁崩塌，守军随时填补，保持完整。应该说，此时，确实情况十分危急。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将领李嗣昭、李嗣源，在城墙上挖凿“暗门”（挖凿门洞时，仍保持墙外一层薄砖，围城军无法发现），夜晚，从“暗门”出击，攻击朱温营垒，每次都有斩获。李存进也在洞涡（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击败朱温部队，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

就在这时候，朱温部队因为集结得太多的缘故，粮草供应不足，大雨又长久不停，官员们大量害疟疾及痢疾，不能支持，朱温只好下令班师。李克用见势转守为攻，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昭率精锐骑兵五千人尾追攻击，格杀及俘虏很多。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原文】

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盖北庭有碛曰沙陀，故因以为名焉。永徽中，以拔野为都督，其后子孙五世相承。会祖尽忠，贞元中，继为沙陀府都督。既而为吐蕃所陷，乃举其族七千帐徙于甘州。尽忠寻率部众三万东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尽忠战歿。祖执宜，即尽忠之长子也，收合余众，至于灵州，德宗命为阴山府都督。元和初，入为金吾将军，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庄宗即位，追谥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烈考国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系郑王房。出为振武节度使，寻为吐浑所袭，退保于神武川。及武皇镇太原，表为代北军节度使。中

和三年薨。庄宗即位，追谥为文皇，庙号献祖。

武皇即献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岁九月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月，载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军中语，韶訛善骑射，与侪类驰骋嬉戏，必出其右。年十三，见双鳧翔于空，射之连中，从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卮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唯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

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尝在云中，宿于别馆，拥妓醉寝，有侠儿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见烈火炽赫于帐中，侠儿骇异而退。又尝与鞑靼部人角胜，鞑靼指双雕于空中：“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边人拜伏。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谯，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谯之座，谯亦不敢诘。

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时岁荐饥，文楚稍削军食，诸军咸怨。武皇为云中防边督将，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充，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武皇入云州，众且万人，营于斗鸡台，城中械文楚出，以应于外。诸将列状以闻，请授武皇旄钺，朝廷不允，征诸道兵以讨之。

乾符五年，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冬，献祖出师讨党项，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掳。武皇至定边军迎献祖归云州，云州守将拒关不纳。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连铎昼夜攻围，武皇昆弟三人四面应贼，俄而献祖自蔚州引军至，吐浑退走，自是军势复振。天子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仍命进军以讨武皇。

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义节度使李钧充北面招讨使，将上党、太原之师过石岭关，屯于代州，与幽州李可举会赫连铎同攻蔚州。献祖以一军御之，武皇以一军南抵遮虏城以拒李钧。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军苦寒，临战大败，奔归代州，李钧中流失而卒。

广明元年春，天子复命元帅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武皇令军使傅文达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与薛嵩、安庆等部将缚文达送于李涿。六月，李涿引大军攻蔚州，献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于鞑靼部。居数月，吐浑赫连铎密遣人赂鞑靼以离间献祖，既而渐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猎于野，或与之百步驰射马鞭，或以悬针树叶为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窃发。俄而黄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椎牛酹酒，飧其首首，酒酣，喻之曰：“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鞑靼知无留意，皆释然无间。

是岁十一月，黄巢寇潼关，天子令河东监军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收兵破贼。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至绛州，将渡河，刺史瞿正谓陈景思曰：“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友金旋军雁门，瞿正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三万，营于崞县之西。其军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瞿正、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谓景思曰：“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计贼。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武皇于鞑靼，武皇即率鞑靼诸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太原郑从谏以兵守石岭关，武皇乃引军出他道，至太原城下，会大雨，班师于雁门。

中和二年八月，献祖自鞑靼部率其族归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鞑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先移檄太原，郑从谏拒关不纳，武

皇以兵击之，进军至城下，遣人赍币马遗从谏，从谏亦遣人赍武皇货币、饔饩、军器。武皇南去，自阴地趋晋、绛。十二月，武皇至河中。

中和三年正月，晋国公王铎承制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武皇令其弟克修领前锋五百骑渡河视贼，黄巢遣将米重威赍重赂及伪诏以赐武皇，武皇纳其赂以给诸将，燔其伪诏。是时，诸道勤王之师云集京畿，然以贼势尚炽，未敢争锋。及武皇将至，贼帅相谓曰：“鸦儿军至，当避其锋。”武皇以兵自夏阳济河。二月，营于乾坑店。黄巢大将尚让、林言、王璠、赵璋等引军十五万屯于梁田陂。翌日，大军合战，自午及晡，巢贼大败。是夜，贼众遁据华州。武皇进军围之。巢弟黄邺、黄揆固守。三月，尚让引大军赴援，武皇率兵万余逆战于零口，巢军大败，武皇进军渭桥。翌日，黄揆弃华州而遁。王铎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四月，黄巢燔长安，收其余众，东走蓝关。武皇进收京师。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

是时，武皇既收长安，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是月，武皇仗节赴镇，遣使报送从谏，请治装归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雁门宁覲献祖。八月，自雁门赴镇河东，时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洲，表其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潞帅孟方立退保于邢州。

十二月，许帅田从异、汴帅朱温、徐帅时溥、陈州刺史赵骁各遣使来告，以巢、蔡合从，凶锋尚炽，请武皇共力讨贼。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汉之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乃屯兵于万善。数日，移军自河中南渡，趋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师破尚让于太康，斩获万计，进攻贼于西华，贼将黄邺弃营而遁。是夜大雨，巢营中惊乱，乃弃西华之垒，退营陈州北故阳里。五月癸亥，大雨震电，平地水深数尺，贼营为水所漂而溃。戊辰，武皇引军营于中牟，大破贼于王满渡。庚午，巢贼大至，济汴而北。是夜复大雨，贼党惊溃。武皇营于郑州，贼众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贼将渡而南，半济击之，大败之，临阵斩贼将李周、王济安、阳景彪等。是夜，贼大败，残众保于胙县、冤句。大军蹙之，黄巢乃携妻子兄弟千余人东走，武皇追贼至于曹州。

是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于上源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饕，出珍币侑劝。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于巷陌连车树栅，以扼奔窜之路。时武皇之从官皆醉，俄而伏兵窃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铄灭烛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帅谋害司空！”武皇方张目而起，引弓抗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武皇得从者薛铤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并遇害。武皇既还营，与刘夫人相向恸哭。诘旦，欲勒军攻汴，夫人曰：“司空比为国家讨贼，赴东诸侯之急，虽汴人谋害，自有朝廷论列。若反戈攻城，则曲在我也，人得以为辞。”乃收军而去，驰檄于汴帅。汴帅报曰：“窃发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与牙将杨彦洪同谋也。”武皇自武牢关西趋蒲、陕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为汴帅怨图，陷没诸将，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内臣宣谕，寻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三月，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连兵寇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将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嘏率兵赴之。五月，镇人攻无极，武皇亲领兵救之。镇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王处存亦败燕军于易州。

十一月，河中王重荣遣使来乞师，且言邠州朱玫、凤翔李昌符将加兵于己。初，武皇与汴人构怨，前后八表，请削夺汴帅官爵，自以本军进讨。天子累遣内臣杨复恭宣旨，令且全大体，武皇不时奉诏，天子颇右汴帅。时观军容使田令孜君侧擅权，恶王重荣与武皇胶固，将离其势，乃移重荣于定州。重荣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挟邪忌正，党庇朱温。臣已点检蕃汉军五万，取来年渡河，先斩朱玫、李昌符，然后平荡朱温。”天子览表，遣使譬喻百端，诏传相望。既而朱玫引邠、凤之师攻河中，王重荣出师拒战。朱玫军于沙苑，对垒月余。十二月，武皇引军渡河，与朱玫决战，玫大败，收军夜遁，入于京师。时京城大骇，天子幸凤翔，武皇退军于河中。

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蹕于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且言大军止诛凶党。时田令孜请僖宗南幸兴元，武皇遂班师。朱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煊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于行在。

九月，武皇遣昭义节度使李克修讨孟方立于邢州，大败方立之众于焦冈，斩首数千级。以大将安全俊为邢州刺史，以抚其降人。十月，进攻邢州，邢人出战，又败之。孟方立求援于镇州，镇人出兵三万以援方立。克修班师。

光启三年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七月，武皇以安全俊为泽州刺史。时张全义自河阳据泽州，及李罕之收复河阳，召全义令守洛阳，全义乃弃泽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

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兴元还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二百户。河南尹张全义潜兵夜袭李罕之于河阳，城陷，举族为全义所掳，罕之逾垣获免，来归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儿、安全俊、安休休将七千骑送罕之至河阳。汴将丁会、牛存节、葛从周将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骑逆战于温县。汴人既扼太行之路，存孝殿军而退。骑将安休休以战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为泽州刺史，遥领河阳节度使。

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将奚忠信将兵三万寇辽州，武皇大破之，斩首万级，生擒奚忠信。

龙纪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将马溉率兵数万来拒战，罕之败之于琉璃陂，生擒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饮鸩而死。三军立其侄迁为留后。使求援于汴。汴将王虔裕率精甲数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师。

大顺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迁以邢、洺、磁三州降，执汴将王虔裕三百人以献。武皇徙孟迁于太原，以安全俊为邢洺团练使。

三月，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为潞州节度使。是月，武皇攻云州，拔其东城。赫连铎求援于燕，燕帅李匡威将兵三万以赴之，战于城下，燕军大败。时徐州时溥为汴军所攻，遣使来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兖、郛以

赴之。

五月，潞州军乱，杀节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将安居受为留后，南结汴将。时潞之小将冯霸拥叛徒三千骑驻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冯霸不至。居受惧，出奔至长子，为村胥所杀，传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为留后。武皇遣大将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将朱崇节、葛从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时，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与汴帅协谋，连上表请加兵于太原，宰相张浚、孔纬赞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夺武皇官爵，以张浚为招讨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华州韩建为行营都虞候，以汴帅为河东南面招讨使，幽州李匡威为河东北面招讨使，云州赫连铎为副。汴将朱友裕将兵屯晋、绛，时汴军已据潞州，又遣大将李说等率军数万，急攻泽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将三千骑以援之。汴将邓季筠以一军犯阵，存孝追击，擒其都将十数人，获马千余匹。是夜，李说收军而退，大军掩击至马牢关，斩首万余级，追袭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军攻潞州。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义节度使孙揆。初，朝廷授揆节钺，以本军取刀黄岭路赴任，存孝侦知之，行骑三百伏于长子县崖谷间。揆建牙持节，裹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韩归范，并将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组练系之，环于潞州，遂献于武皇，武皇谓揆曰：“公缙绅之士，安言徐步可至达官，何用如是！”揆无以对，令系于晋阳狱。武皇将用为副使，使人诱之，揆言不逊，遂杀之。

九月，汴将葛从周奔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以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十月，张濬之师入晋州，游军至汾、隰。武皇遣薛铁山、李承嗣将骑三千出阴地关，营于洪洞，遣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城。华州韩建以壮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营，存孝追击，直压晋州西门，张濬之师出战，为存孝所败，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二月，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奔，韩建、张濬由含山路遁去。

大顺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联合会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圣裁。”天子寻就加守中书令。是月，魏博为汴将葛从周所寇，节度使罗弘信遣使来求援，武皇

出师以赴之。

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为神武统军，自棣州溯河归朝。郢州朱瑄邀斩于河上。传首晋阳，以李存孝为邢州节度使。

四月，武皇大举兵讨赫连铎于云州，遣骑将薛阿檀率前军以进攻，武皇设伏兵于河之上，大破之，因整守其城。七月，武皇进军柳会，赫连铎力屈食尽，奔于吐浑部，遂归幽州，云州平。武皇表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使。

邢州节度使李存孝以镇州王镒托附汴人，谋乱河朔，北连燕寇，请乘云、代之捷，平定燕、赵，武皇然之。八月，大搜于晋阳，遂南巡泽、潞，略地怀、孟，河阳赵克裕望风送款，请修邻好。九月搜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军攻临城，镇人五万营于临城西北龙尾冈，武皇令李存审、李存贤以步军攻之，镇人大败，杀获万计，拔临城，进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骑五万营于鄆邑，以援镇州，武皇分兵大掠，旋军邢州。

景福元年正月，镇州王镒恃燕人之援，率兵十余万攻邢州之尧山。武皇遣李存信将兵应援，李存孝素与存信不协，遂相猜贰，留兵不进。武皇又遣李嗣勋、李存审将兵援之，大破燕、赵之众，斩首三万，收其军实。三月，武皇进军渡滹沱，攻栾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军寇云、代，武皇班师。

八月，赫连铎诱幽州李匡威之众八万，寇天成军，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师。七月，武皇讨李存孝于邢州，遂攻云州，营于州北，连亘数里。武皇潜军入于云州，诘旦，出骑军以击之，斩获数万，李匡威烧营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纳款于梁，李存信构之也。

景福二年春，大举以伐王镒，以其通好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镒出师三万来援，武皇逆战于叱日岭下，镇人败。斩首万余级。时岁饥，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进军下井陘，李存孝将兵夜入镇州，镇人乞师于汴，汴帅方攻时溥，不暇应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师。七月，武皇讨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镇州，王镒惧，以帛五十万犒军，请修旧好，仍以镇、冀之师助击存孝，许之。武皇进围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获白兔，有角长三寸。

乾宁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执归太原，轘于市。邢、洺、磁

三州平。武皇表马师素为邢州节度使。

五月，郾州节度使朱瑄为汴军所攻，遣使来乞师，武皇遣骑将安福顺、安福应、安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州以应之。

九月，潞州节度使康君立以鸩死。

十月，武皇自晋阳率师伐幽州。初，李匡侔夺据兄位，燕人多不义之，安塞军戍将刘仁恭挈族归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数进画于盖寓，言幽州可取之状，愿得兵一万，指期平定。武皇方讨李存孝于邢州，辄兵数千，欲纳仁恭，不利而还。匡侔由是骄怠，数犯边境，武皇怒，故率军以讨之。是时，云州吐浑赫连铎、白义诚并来归，命皆笞而释之。

十一月，进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侔命大将率步骑六万救新州，武皇选精甲逆战，燕军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获将领百余人，曳练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燕兵复合于居庸关拒战，武皇命精骑以疲之，令步将李存审由他道击之，自午至晡，燕军复败。甲寅，李匡侔携其族弃城而遁，将之沧州，随行辎车、臧获、妓妾甚众。沧州帅卢彦威利其货，以兵攻匡侔于景城，杀之，尽夺其众。丙辰，进军幽州，其守城大将请降，武皇令李存审与刘仁恭入城抚劳，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库以迎武皇。

乾宁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审、刘仁恭徇诸蜀郡。二月，以仁恭为权幽州留后，从燕人之请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余人分典军政，武皇遂班师，凡驻幽州四十日。

六月，武皇率蕃汉之师自晋阳趋三辅，讨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之乱。先是，三帅称兵向阙，同弱王室，杀害宰辅。时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卒，重荣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婿也，权典军政。其兄珙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与珂争河中，遂诉于岐、邠、华三镇，言珂本苍头，不当袭位。珂亦诉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荐珂，乞授河中旄钺，诏可之。三帅遂以兵入觐，大掠京师，请授王珂同州节度使，王瑶河中节度使，天子亦许之。武皇遂举兵表三帅之罪，复移檄三镇，三镇大惧。是月，次绛州，刺史王瑶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斩王瑶于军门，诛其党千余人。七月，次河中，王珂

迎谒于路。

己未，同州节度使王行约弃城奔京师，与左军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扰。行约，即行瑜弟也。庚申，枢密使骆全瓌以武皇之军将至，请天子幸。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阎，名珪，与全瓌谋劫天子幸凤翔。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亦行瑜之弟也，与刘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两军相攻，纵火烧内门。烟火蔽天。天子急诏盐州六都兵士，令追杀乱兵，左右军退走。王行瑜、李茂贞声言自来迎驾，天子惧，出幸南山，驻蹕于莎城。是夜，荧惑犯心。壬戌，武皇进收同州，闻天子幸石门，遣判官王瓌奉表奔向，天子遣使赐诏，令与王珂同讨邠、凤。时武皇方攻华州，俄闻李茂贞领兵士三万至盩厔，王行瑜领兵至兴平，欲往石门迎驾，乃解华州之围，进营渭桥。天子遣廷王戒丕、丹王允贇诏，促武皇兵直抵邠、凤。八月乙酉，供奉官张承业贇诏告谕。泾帅张钹已领步骑三万于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进营渭北，遣史俨将三千骑往石门扈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郿，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园寨。天子削夺行瑜官爵，以武皇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以郿州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以泾州张钹为西南面招讨使。天子又遣廷王、丹王赐武皇御衣及大将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廷王传天子密旨云：“一昨非卿至此，已为贼庭行酒之人矣。所虑者二凶缔合，卒难剪除，且欲姑息茂贞，令与卿修好，俟泉斩行瑜，更与卿商量。”武皇上表，请驾还京。令李存节领二千骑于京西北，以防邠贼奔突。辛亥，天子还宫，加武皇守太师、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

时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园寨，我师攻之甚急。李茂贞遣兵万余来援行瑜，营于龙泉镇，茂贞自率兵三万迫咸阳。武皇奏请诏茂贞罢兵，兼请削夺茂贞官爵，诏曰：“茂贞勒兵，盖备非常，寻已发遣归镇。”又言：“茂贞已诛李继躒、李继鹏、卿可切戒兵甲，无犯土疆。”武皇请赐河中王珂旌节，三表许之。又表李罕之为副都统。

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园寨北遇贼军，斩首千余级，自是贼闭壁不出。戊子，天子赐武皇内弟子四人，又降朱书御札，赐魏国夫人陈氏。是月，王行瑜因败衄之后，闭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昼夜急攻，贼军乏食，拔营而去。李

存信与罕之等先伏军于阨路，俟贼军之至，纵兵击之，杀戮万计。是日，收梨园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进，并母丘氏、大将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阙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劫宁州遁走，宁州守将徐景乞降。武皇表苏文建为邠州节度使，且于宁州为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龙泉寨。时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贞出兵来援，为李罕之所败，邠贼遂弃龙泉寨而去。行瑜复入邠州，大军进逼其城，行瑜登城号哭曰：“行瑜无罪，昨杀南北司大臣，是岐帅将兵胁制主上，请治岐州，行瑜乞束身归朝。”武皇报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仆受命讨三贼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归阙，老夫未敢专命，为公奏取进止。”行瑜惧，弃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库，遽以捷闻。既而庆州奏，王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传首阙下。武皇既平行瑜，还军渭北。

十二月，武皇营于云阳，候讨凤翔进止。乙未，天子赐武皇为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加实封二百户。武皇复上表请讨李茂贞，天子不允。武皇私谓诏使曰：“观主上意，疑仆别有他肠，复何言哉！但祸不去胎，忧患未已。”又奏：“臣统领大军，不敢经赴朝觐。”遂班师。

乾宁三年正月，汴人大举以攻兖、郛，朱瑄、朱瑾再乞师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罗弘信许之。乃令都指挥使李存信将步骑三万与李承嗣、史俨会军，以拒汴人。存信军于莘，与朱瑾合势，频挫汴军，汴帅患之，乃间魏人。存信御兵无法，稍侵魏之刍牧者，弘信乃与汴帅通，出师三万攻存信军。存信揭营而退，保于洺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诸邑、攻李固、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五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引兵赴援。

六月，李茂贞举兵犯京师。七月，车驾幸华州。是月，武皇与汴军战于洹水之上，铁林指挥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长子也。既战，马蹶于坎，武皇驰骑以救之，其马亦蹶，汴之追兵将及，武皇背射一发而毙，乃退。

九月，李存信攻魏之临清，汴将葛从周等引军来援，大败于宗城北。存信进攻魏州。十月，武皇败魏军于白龙潭，追击至观音门，汴军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征兵于幽、镇、定三州，将迎驾于华下，幽州刘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敌退听命。

乾宁四年正月，汴军陷宛、郢，骑将李承嗣、史俨与朱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陕帅王珙攻河中，王珂来告难，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骑赴之，破陕军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围。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晋阳，传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贤竭力，朕何由再谒庙庭！在卿表率，予所望也。”

七月，武皇复征兵于幽州，刘仁恭辞旨不逊，武皇以书让之，仁恭捧书谩骂，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举以伐仁恭。九月，师次蔚州。戊寅，晨雾晦冥，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报“燕将单可及领骑军至矣”。武皇方置酒高会，前锋又报“贼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见可及辈。”武皇张目怒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仍促令出师。燕军已击武皇军寨，武皇乘醉击贼，燕军披靡。时步兵望贼而退，为燕军所乘，大败于木瓜涧，俄而大风雨震电，燕军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师次代州，刘仁恭遣使谢罪于武皇，武皇亦为书报之，自此有檄十余返。

光化元年春正月，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皆致书于武皇，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缮秦宫，武皇许之。

四月，汴将葛从周寇邢、洺、磁等州，旬日之内，三州连陷。汴人以葛从周为邢州节度使。大将李存信收军，自马岭而旋。

八月壬戌，天子自华还宫。是时，车驾初复，而欲诸侯辑睦，赐武皇诏，令与汴帅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帅，乃致书于镇州王镕，令导其意。明年，汴帅遣使奉书币来修好，武皇亦报之。自是使车交驰，朝野相贺。

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青山口，以迫邢、洺。十月，遇汴将葛从周于张公桥，既战，我军大败。是月，河中王珂来告急，言王珙引汴军来寇，武皇遣李嗣昭将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军万余人来拒战，嗣昭击退之。

十二月，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卒，泽州刺史李罕之以本军夜入潞州，据城以叛。罕之报武皇曰：“薛铁山新死，潞民无主，虑军城有变，辄专命镇抚。”武皇令人让之，罕之乃归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将兵讨之，下泽州，收罕之家属，拘送晋阳。

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自土门陷

承天军，又陷辽州，进军榆次。武皇令周德威击之，败汴军于洞涡驿，叔琮弃营而遁，德威追击，出石会关，杀千余人。汴人复陷泽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收泽、潞，为汴军所败而还。以李嗣昭为都指挥使，进攻潞州。八月，嗣昭营于潞州城下，前锋下泽州。时汴将贺德伦、张归厚等守潞州。是月，德伦等弃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迁为潞州节度使。

光化三年，汴军大寇河朔，幽州刘仁恭乞师，武皇遣周德威帅五千骑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尧山，至内丘，败汴军于沙河，进攻洺州，下之。九月，汴帅自将兵三万围洺州，嗣昭弃城而归，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之军不利。十月，汴人乘胜寇镇、定，镇、定惧，皆纳赂于汴。是时，周德威与燕军刘守光败汴人二万于望都，闻定州王郜来奔，乃班师。是月，天子加武皇实封一百户。遣李嗣昭率步骑三万攻怀州，下之。进攻河阳，汴将阎宝率军来援，嗣昭退保怀州。

天复元年正月，汴将张存敬攻陷晋、绛二州，以兵二万屯绛州，以扼援路。二月，张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珂妻邠国夫人，武皇爱女也，亦以书至，恳切救援。武皇报曰：“贼阻道路，众寡不敌，救尔即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弃城归朝。”珂遂送款于张存敬。三月，汴帅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寻徙于汴。天子以汴帅兼镇河中。武皇自是不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

四月，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从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洺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乡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症，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

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琮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蹶之，杀戮万计。初，汴军之将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瑋据城叛，以连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是岁，并、汾饥，粟暴贵，人多附瑋为乱，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瑋等斩于晋阳市。氏叔琮既旋军，过潞州，擄孟迁以归。汴帅以丁会为潞州节度使。

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礼、慈州刺史张瓌并以城来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难以兵服，佯降心以缓其谋，乃遣牙将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十一月壬子，汴帅营于渭滨。甲寅，天子出幸凤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趋平阳，遇汴军于晋州北，斩首五百级。

天复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领大军自慈、隰进攻晋、絳，营于蒲县。乙未，汴将朱友宁、氏叔琮将兵十万，营于蒲县之南。乙巳，汴帅自领军至晋州，德威之军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贯德威之营。戊午，氏叔琮率军来战，德威逆击，为汴人所败，兵仗、輜车委弃殆尽。朱友宁长驱至汾州，慈、隰二州复为汴人所据。辛酉，汴军营于晋阳之西北，攻城西门，周德威、李嗣昭缘山保其余众而旋。武皇驱丁壮登陴拒守，汴军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谋将出奔云州，嗣昭以为不可。李存信坚请且入北蕃，续图进取，嗣昭等固争之，太妃刘氏亦极言于内，乃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稍安。李嗣昭与李嗣源夜入汴军，斩将搴旗，敌人扞御不暇，自相惊扰。丁卯，朱友宁烧营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关，俘斩万计，因收复慈、隰、汾等三州。

天复三年正月，天子自凤翔归京。五月，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城归于刘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来援云州，嗣昭退保乐安，燕人擄敬晖，弃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审而削其官。是时，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曰：“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奔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

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赐铁钺以专征，徵苞茅而问罪。麇兵校战，二十余年，竟未能斩新莽之头颅，断蚩尤之肩髀，以至庙朝颠覆，豺虎纵横。且授任分忧，叨荣冒宠，龟玉毁楮，谁之咎欤！俯阅指陈，不胜惭恚。然则君臣无常位，陵谷有变迁，或樵塞长河，泥封函谷，时移事改，理有万殊。即如周末虎争，魏初鼎据，孙权父子，不显授于汉恩；刘备君臣，自微兴于涿郡。得之不谢于家世，失之无损于功名，适当逐鹿之秋。何惜华虫之服。唯仆累朝席宠，奕世输忠，忝佩训词，粗存家法。善博奕者

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仇。如其事与愿违，则共藏洪游于地下，亦无恨矣。

唯公社稷元勋，嵩、衡降祉，镇九州之上地，负一代之弘才，合于此时，自求多福。所承良讯，非仆深心，天下其谓我何，有国非吾节也。悽悽孤愿，此不尽陈。”

五月，梁祖遣其将康怀英率兵十万围潞州，怀英驱率士众，筑垒环城，城中音信断绝。武皇遣周德威将兵赴援，德威军于余吾，率先锋挑战，日有俘获，怀英不敢即战。梁祖以怀英无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军将营于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骑搏之，梁军大败，斩首千余级。思安退保坚壁，别筑外垒，谓之“夹寨”，以抗我之援军。梁祖调发山东之民以供馈运，德威日以轻骑掩之，运路艰阻，众心益恐。李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夹道，连接夹寨，以通馈连，自是梁军坚保夹寨。

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时晋阳城无故自坏，占者恶之。

天祐五年五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于晋阳，年五十三。遗令薄葬，发丧后二十七日除服。庄宗即位，追谥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在雁门。

《五代史补》：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朱”，以“爷”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长而骁勇，善骑射，所向无敌，时谓之“独眼龙”，大为部落所疾。太祖恐祸及，遂举族归唐，授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长安，自北引兵赴难，功成，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武皇之有河东也，威声大振，淮南杨行密常恨不识其状貌，因使画工作为商贾，往河东写之。画工到，未几，人有知其人谋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谓所亲曰：“且吾素眇一目，试召之使写，观其所为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厉声曰：“淮南使汝来写吾真，必画工之尤也，写吾不及十分，即阶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笔。时方盛暑，武皇执八角扇，因写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谄吾也”。遽使别写之，又应声下笔，画其臂弓捻箭之状，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赐金帛遣之。

《五代史阙文》：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旋之日，髻服讖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有小过失，必置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予甚厚。

史臣曰：武皇肇迹阴山，赴难唐室，逐豺狼于魏阙，殄氛祲于秦川，赐姓受封，奄有汾、晋，可谓有功矣。然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及朱旗屯谓曲之师，俾翠辇有石门之幸，比夫桓、文之辅周室，无乃有所愧乎！洎失援于蒲、绛，久垂翅于并、汾，若非嗣子之英才，岂有兴王之茂业。刳累功积德，未比于周文；创业开基，尚亏于魏祖。追谥为“武”，斯亦幸焉。

【译文】

五代后唐太祖武皇帝李克用，原姓朱耶氏，祖先是陇右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克用的始祖叫朱耶拔野，在唐朝贞观（627—649）中任墨离军使，因随太宗李世民攻打高丽、薛延陀有战功，出任金方道副都护，由此迁居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唐太宗平定薛延陀诸部，归属于安西（今属甘肃）、北庭（今新疆高昌地区）两都护府管辖，又分同罗、仆骨两个部落，建立沙陀都督府。因为北庭地域有大沙漠，名为沙陀，所以都督府的诸部落统称沙陀。高宗永徽（650—655）中，任拔野为沙陀都督，其后拔野的子孙五世相继担任都督官职。克用的曾祖朱耶尽忠，在德宗贞元（785—805）中继任为沙陀都督。以后，沙陀被吐蕃攻占，沙陀部落七千户迁徙到甘州（今甘肃张掖）。朱耶尽忠率领三万沙陀人向东奔逃，不久，吐蕃追兵赶到，沙陀人不敌，尽忠战死。克用的祖父朱耶执宜，是尽忠的长子。他收拾余众，来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德宗任命为阴山府都督。宪宗元和（806—820）初年，任金吾将军，擢升为蔚州刺史、代北（今山西代县）行营招抚使。五代后唐庄宗即

位，追谥执宜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克用的父亲国昌，本名朱耶赤心，任唐朝朔州（今山西朔县）刺史。懿宗咸通（860—873）中，因为他征讨叛军领袖庞勋有功，被授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属郑王族系。后来出任振武节度使，不久遭到吐谷浑的袭击，只好退守到神武川（今山西朔州市）。到后来李克用镇守太原（今属山西），克用特向皇帝奏请，被任命为代北（今山西代县）军节度使。僖宗中和三年（883），李国昌去世。五代庄宗李存勖（李国昌之孙）建立后唐后，追谥李国昌为文皇，庙号献祖。

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个儿子。他母亲秦氏，于宣宗大中十年（856）九月二十日在神武川的新城（古邑名。在今山西朔州市南）生李克用。秦氏怀克用之胎十三个月，出生之时，秦氏遇到难产，她的生命危在旦夕，家里的人十分惊恐，急匆匆到雁门（今山西代县）药店为秦氏买药时，遇到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老头说：“你家妇人非求医寻药可以救治。你赶快回去，率领你的家族众人，披铠甲，执旌旗，击鼓乐，跃马嘶鸣，围绕你家府第绕上三圈而止，可以消灾保平安。”家里的人按照老叟的嘱咐去办，果然平安地生下了克用。当时，只见秦氏室内一片红光，客厅里升腾白气，院中的井水也突然暴满。克用学说话时，就喜欢学些军事用语，童年时喜欢骑马射箭，同伙伴们驰骋于原野嬉耍，骑术必在同伴之上。克用十三岁时，看到一双野鸭在天空飞翔，克用弯弓放箭，结果野鸭成双落地，在场的没有不佩服的。新城北有座毗沙天王祠，祠前有口井，一日忽然井水汹涌外溢，李克用持酒杯洒酒祭奠说：“我有遵照天意拯救百姓的志向，不知道井水为什么外溢，所以也不能明察这是祸还是福？上帝若有神灵，可与我交谈，告知因缘。”克用的祭酒尚未洒尽，只见神人披金甲持长戈，隐隐约约出现于墙壁间，在场的人看见后，吓得赶快逃走，只有克用从容离去。从此，克用非常自负，对未来充满信心。

李国昌参加讨伐庞勋，李克用还只有十五岁，就跟随父亲冲锋陷阵，比其他将领还勇敢，军中称他是“飞虎子”。平定庞勋后，李国昌被提拔为振武节度使，克用被委任为云中（今山西大同）牙将。克用在云中，常住宿别馆，与妓女饮酒睡觉。有个侠客持刀想杀害他，当侠客闯入卧室，只见帐内如同

一团炽热的烈火燃烧着，侠客吓得立刻逃掉。克用还曾与鞑靼部落的人角逐，鞑靼的人指着飞翔在空中的一对老鹰说：“你能否将空中的双鹰一箭射下？”克用即弯弓发箭，双鹰应声落地。在场的人无不折服。克用成人后，任云中守捉使，听从防御使支谟的指挥，按照官职座次同在一间办公室处理公务，有时克用居然坐在支谟的座位上，支谟也不敢吱声。

僖宗乾符三年（876），朝廷任命段文楚为代北（今山西代县）水陆发运使、云州（今山西大同）防御使。当时连年灾荒，文楚克扣军粮，引起部队怨恨。克用为云中防边督将，他的部下纷纷控告军粮短缺的情况，其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将李克用接进云州，并率众万人，驻扎于斗鸡台。在云州城内拘禁了段文楚，和城外相呼应。李克用的诸将草拟了段文楚的多条罪状，到处宣传、张贴，并请求委任李克用为镇守云州的长官。结果遭到朝廷拒绝，并派遣诸道军队前去讨伐。

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从南方渡过长江，在江北四处发展，势力日益强大。唐僖宗李俨感到局势严重，转变了对李克用的敌对态度，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这年冬天，李国昌出兵讨伐党项族，吐谷浑酋长赫连铎乘机攻占振武，沙陀全部被吐谷浑抢掠烧杀。后来，李克用到定边（今四川邛崃）军把老爹李国昌迎接回来，准备以云州为根据地，云州守将拒绝李氏父子进入云州。李克用攻占蔚州（今山西灵丘）、朔州（今山西朔县），募新军三千人，驻守在神武川附近的新城。赫连铎率军昼夜围攻新城，李克用兄弟三人在城池的四面迎击敌军，不久李国昌率军从蔚州赶来解围，吐谷浑军退走。此后李国昌的军事力量得到恢复，逐渐强大起来。唐僖宗李俨任命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仍命令他继续攻击李克用的部队。

乾符六年（879）春天，朝廷令昭义节度使李钧兼任北面招讨使，率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太原（今属山西）的部队，经过石岭关，驻扎于代州（今山西代县），与幽州（今北京市）李可举，会同赫连铎，联合攻打蔚州李国昌的军队。李国昌分一部分军队据城防守，李克用率另一部分军队南抵遮虏城，迎击李钧的部队。这年冬天，大雪纷飞，张箭等武器损坏严重，再加严寒的

天气，李筠的部队溃败，逃回代州（今山西代县），李筠中流矢而死。

僖宗广明元年（880）春天，唐帝李俨复命元帅李涿率兵数万进驻代州（今山西代县）。李克用命令军使傅文达从蔚州（今山西灵丘）发兵向唐军进攻，结果傅文达反被朔州（今山西朔县）刺史高文集与薛葛、安庆等部将擒获，押送到元帅李涿帐下。六月，李涿率领大军进攻蔚州，李国昌与官军对阵失利，便率领他的沙陀兵向西逃到鞑靼部。居驻数月后，吐谷浑首领赫连铎秘密派人贿赂鞑靼人，企图达到离间李国昌与鞑靼首领的关系，结果真的使鞑靼首领对沙陀人产生猜疑。李克用知道这种情况后，便约请鞑靼的贵族一同到郊野游猎骑射，不论在百步之外飞驰箭射马鞭，或者以悬针似的树叶作为靶子，李克用都能箭发中的，百发百中。由此，鞑靼人对李克用非常敬佩，不敢对李氏父子发难。不久，传来黄巢军队渡过长江、淮河，向中原挺进的消息，李克用备好酒肉，款待鞑靼酋长。酒酣，对酋长们说：“我父子二人混到寄人篱下这种地步，完全是由于小人进谗言，挑拨离间，心有壮志，报国无门。现在听说黄巢的军队已经进犯到江、淮地区，中原已成忧患之地。总有一天，唐朝天子会赦免我们，下诏征兵，那时我们与尊公应征南下，杀贼兵定天下，这是我的志向啊！人生世间，能有多少时光，哪能一辈子老死在这大沙窝里！愿公等同勉之！”鞑靼人知道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任其自由，他们之间更无猜疑了。

这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进攻潼关，唐帝李俨命令河东监军陈景思（宦官）为代北（今山西代县）起军使，征集诸路兵马消灭黄巢军。十二月，黄巢进攻唐朝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南），僖宗李俨逃到成都。陈景思和李友金征调沙陀诸部五千骑兵南赴京师救援。李友金是李克用的叔叔。

僖宗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的援军抵达绛州（今山西新绛），打算渡黄河，向长安进发。这时刺史瞿正向陈景思建议：“黄巢的军队势力正旺，不如暂时先回代北（今山西代县），慢慢图之有利。”四月，李友金的骑兵回到雁门（今山西代县），瞿正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半月之间，募兵三万，在崞县（今属山西）之西扎营。所募新兵都是雁北人，不熟悉军法，瞿正、李友金难以管制。友金对景思说：“要想统大军，成大事，没有威名是得不到人

们拥戴的。我们眼下虽有数万之众，但缺乏一位能干的主帅，这样难建功业。我兄长李司徒父子（李国昌、李克用），去年得罪于国家，现寄居在鞑靼部，富于雄韬武略，为众人所拥戴。你如果上奏朝廷把他召来，代北的人一定会群起响应，则黄巢之辈不足平定。”景思赞同友金的建议，速奏朝廷。僖宗委任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令他率领本部沙陀军征讨黄巢的部队。李友金带着诏书去鞑靼部召回了李克用。李克用立即率领鞑靼诸部的沙陀兵万人，急奔雁门。五月，克用整顿两万精兵，朝着京师方向进军。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郑从谠的军队把守石岭关，让李克用之师顺利通过，很快抵达太原城下。这时遇到大雨，难以前进，只好班师回雁门。

中和二年（882）八月，李国昌率领他的沙陀部族从鞑靼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十月，李克用带领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蔚州、朔州、鞑靼的军队三万五千名骑兵，赴难于京师。克用先将公文交给太原节度使郑从谠，从谠拒关不纳，克用只好以武力攻击，才过关进军至太原城下。克用派人给从谠送去货物和战马，从谠也派人回赠克用货币、粮食、草料、猪牛羊、军需品等。克用的部队向南进发，经阴地关至晋州（今山西临汾市）、绛州（今山西新绛）。十二月，克用的军队抵达河中（今山西永济）。

中和三年（883）正月，晋国公王铎依唐帝李俨的旨意授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克用命令其弟李克修为前锋率五百骑兵渡过黄河侦察黄巢兵力的虚实。黄巢派遣米重威带重金及大齐诏书贿赂、收买李克用。克用将行贿重金分发给诸将，其诏书则付之一炬。这时，唐王朝诸道勤王之师云集京畿，只因黄巢起义军士气正旺，未敢与之交战。等到李克用的沙陀兵抵达京畿，黄巢对部下说：“乌鸦军到了，应当避其锋芒，不要与他作战。”李克用的部队从夏阳（今陕西合阳东）渡过黄河。二月十五日，李克用军扎营于乾坑店（今陕西大荔县西）。黄巢的部将尚让、林言、王璠、赵璋等率军十五万驻扎在梁田坡（在陕西华阴县西南）。第二天，两军开展激烈战斗，从中午战到傍晚，黄巢军大败。这天夜里，齐军逃据华州（今陕西华县）。李克用的追军包围了华州，黄巢的弟弟黄邋、黄揆据城固守。三月，尚让率大军救援，李克用率军万余人迎战于零口（在陕西临潼东北）。黄巢军大败，李克用进军到渭

桥（在陕西高陵南）。次日，黄揆弃华州而逃。王铎秉承唐帝李俨旨意，授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四月，黄巢看到大势已去，纵火焚烧长安城，收拾余众，逃向东方的蓝关（今陕西蓝田）。克用军队收复唐朝国都长安。七月，唐帝李俨授李克用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

这时，李克用的沙陀兵已经攻占唐都长安，军势很盛，唐朝各路兵马、将领都很畏惧李克用。李克用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所以当时称他为“独眼龙”。这个月，李克用持委任的符节赴太原晋源镇上任。朝廷派使者前往太原召唤原任河东节度使的郑从谠整装回皇帝所在地（李俨此时在成都），听候调遣。李克用停住在太原郊外，然后前往雁门（今山西代县）看望老爹李国昌。八月，自雁门赴河山镇守。当时，李克用年仅二十八岁。十一月，李克用军平定潞州（今山西长治），奏请其弟李克修为昭义（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潞州守将撤退到邢州（今河北邢台）据守。

十二月，许州（今河南许昌）将领田从异、汴州（今河南开封）将领朱温、徐州（今属江苏）将领时溥、陈州（河南淮阳）刺史赵犇各遣使者报告李克用，言黄巢、蔡州降将秦宗权联合起来反抗朝廷，气焰嚣张，请李克用出兵，联合起来讨伐黄、秦的军队。

中和四年（884）春天，李克用率蕃、汉混合兵团五万人，自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南下出天井关（在山西晋城南）。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推辞说：“黄河桥（河阳桥）还没有完工，且在万善（今河南沁阳北）驻扎大军”，拒绝李克用借道。数日后，李克用只好回师从河中（今山西永济）渡过黄河南下，直奔汝州（今河南临汝）、洛阳（今属河南）。四月，李克用联合徐州时溥、汴州朱温的军队，在太康（今属河南）打败尚让的军队，斩杀俘获敌军以万人计。进而攻击黄巢军于西华（今属河南），西华守将黄邺弃营逃跑。这夜大雨滂沱，黄巢营中一片混乱，放弃西华的防御阵地，退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以北的故阳里（在今河南淮阳北）。五月三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平地积水三尺，黄巢营寨全被大水冲走，全军溃退。五月八日，李克用率军到达中牟（今属河南），大败黄巢军于王满渡（中牟县北、黄河渡口）。五月十日，黄巢的军队抵汴河，然后渡汴河到北岸。这夜又下大雨，黄

巢军在惊乱中溃退。李克用军驻扎郑州（今属河南），黄巢军分兵进犯汴州（今河南开封）境。李克用军队渡过汴河，恰巧遭到黄巢军再渡汴河而向南，李克用抓住敌军渡河至一半的机会，发动猛烈攻击，大败黄巢军。此役中斩黄巢部将李周、王济安、阳景彪等。这天夜里，黄巢军受到重创，残部退据胙县（今河南延津）、冤句（今山东菏泽马头集，黄巢故乡）。李克用的大军跟踪追击黄巢携带妻子兄弟及残军千余人向东逃跑。李克用军继续追击，黄巢残部抵达曹州（今山东曹县）。

这个月，李克用班师路经汴州（今河南开封），镇守汴州的将领朱温迎接到封禅寺（在开封城内），并将克用以及随侍三百人、监军使陈景思等，安置在上源驿（在开封城内）宾馆下榻。这天晚上，朱温设宴招待克用，乐队、菜肴、醇酒，都很精美、丰盛，朱温亲自劝酒陪食。李克用酒醉，与侍妓们戏耍，和朱温握手，谈论破黄巢的趣事以为乐。朱温向来妒忌克用，便与他的部将杨彦洪密谋杀害李克用的计策。杨彦洪事先用车辆、树木等，在各通道设置了路障，用来阻止李克用逃跑的道路。当时，克用的侍从官也都喝醉，进入梦乡。忽然，朱温的伏兵突起，向宾馆突袭，嘶杀声震天动地。从官十余人与伏兵展开搏斗。李克用大醉，人事不省。侍从郭景铎把蜡烛吹灭，扶起克用，用床单、被子等裹其身，然后藏在床下，把冷水洒在他的脸上，轻声告诉他：“朱温命人来谋害你了！”李克用睁开双眼，拿起弓箭，准备抵抗。顷刻之间，先是烟火四起，接着又大雨雷电，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引着李克用突围而去。这时大雨倾盆，不辨人物，李克用等借着雷电之光登上尉氏门（开封城南门），左右用绳把他缒下城墙，才算逃回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等，惨遭杀害。李克用还营后，与刘夫人相向恸哭。天刚亮，便要准备带兵去攻打朱温。夫人刘氏劝阻说：“你前来为国讨贼，挽救东方各战场的危急。虽然朱温等竟打算谋害你，但是非曲直自有朝廷评断。如果反戈攻城，则落下口实，让人以此为借口逃避罪责。”李克用听后，急速开拔而去，并递檄文于朱温，痛加斥责。朱温则回信掩饰说：“上源驿事件是朝廷派来的使臣和牙将杨彦洪策划的，不是我的本意。”李克用自武牢关西奔蒲州（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陕州（今河南陕县）安全返回，七月抵达太原。李克用征讨黄巢

起义军以来，屡立战功，为朱温妒恨，故制造事件，妄图杀害克用等。李克用将谋害他的情况报告了朝廷。朝廷担心他闹事，十分恐慌，特地派人去安慰他，给了守太傅、同平章事的头衔，封陇西郡王。

僖宗光启元年（885）三月，幽州（今北京）李可举、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景崇联合起来进攻定州（今河北定县）。义武（唐方镇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县），节度使王处存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他的将领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嘏等率军增援。五月，镇州（今河北正定）兵攻击无极（今属河北），李克用亲自率军赴援。镇州兵退据新城（今属河北）。李克用继续追击，消灭万余人，获战马千匹。王处存也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击败李可举的部队。

十一月，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节度使王重荣派使者向李克用求救，且告诉李克用，邠宁（河所在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凤翔（治所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李昌符也增兵扼制。当初，李克用因朱温谋害于己而结怨。他曾前后八次上奏章，请求朝廷削夺朱温的官爵，愿意率领本部军队讨伐。唐帝李俨多次派遣内臣（宦官）杨复恭传旨，令克用顾全大体，不必对朱温用武。李克用多次得到这样的诏书，因此认为天子偏袒朱温。当时，观军容使、宠宦田令孜挟持天子，擅政专权，妒恨王重荣与李克用的亲密关系，便设法分离他们，于是调重荣到定州（今河北定县）任刺史。王重荣把此事内情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上奏章说：“李昌符，朱玫挟邪忌正，包庇朱温，臣已调动蕃、汉混编部队五万人，定于来年渡黄河西上，先杀朱玫、李昌符，然后回军讨伐朱温。”唐帝李俨看了奏章，多次派使者晓喻李克用不要动武。后来，朱玫率领邠宁、凤翔两镇之师进攻河中，王重荣率军迎击。朱玫的军队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东南），与王重荣对阵月余。十二月，李克用率军渡黄河西进，与朱玫进行殊死决战。朱玫大败，收拾残军乘夜色逃至京师长安。这时，京师震惊，田令孜挟天子李俨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李克用的军队撤退到河中（治山西永济）。

光启二年（886）正月，僖宗李俨居住在宝鸡（今属陕西），李克用自河中派遣使者上书奏章，请唐帝李俨回京师长安，且说克用的大军只杀凶党田令孜。当时，田令孜请僖宗去兴元（今陕西汉中市）避难，李克用于是班师

回太原。朱玫在凤翔（今属陕西）拥立嗣襄王李煜为皇帝，向李克用下伪诏发号施令。李克用把伪诏书焚烧掉，把使者关进监狱，向临近各方镇发布文告，说明真象，并派遣使者带着奏章去见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市）的僖宗李俨，表示仍效忠僖宗，不承认李煜政权。

九月，李克用派遣昭义（治山西长治）节度使讨伐镇守邢州（今河北邢台）的孟方立，在焦岗（今邢台近郊）打败孟军，斩杀数千人。同时任命安金俊为邢州刺史，借以安抚投降的人。十月，李克修进攻邢州，孟军出战，又遭失败。孟方立向镇州刺史请求支持，镇州（今河北正定）出兵三万，援救孟方立。李克修班师回本营。

光启三年（887）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部将常行儒所杀，李克用奏请重荣的哥哥重盈为河中节度使。七月，李克用任安金俊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当时张全义自河阳（今河南孟县）来泽州据守，等到李罕之收复河阳后，召令张全义去镇守洛阳（今属河南），这样全义放弃泽州而去，所以李克用委派安金俊镇守泽州。

僖宗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唐帝僖宗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回到京师长安。三月，僖宗病逝。昭宗李杰即位，授李克用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封地七千户，实封二百户。河南（今洛阳）尹张全义秘密发兵夜袭李罕之戍所河阳（今河南孟县）。城陷后，张全义把李罕之全家俘获，只有李罕之翻墙而出，徒步逃走，投靠李克用。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儿、安金俊、安休休率骑兵七千人，协助李罕之反攻河阳。张全义向朱温求救，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守将朱温派他的将领丁会、牛存节、葛从周率兵救援。李存孝率精锐骑兵在温县（今属河南）迎战朱温的援军。朱温的援军准备派部队阻截太行山，切断李克用部队的退路，克用的部队以李存孝部为殿军，迅速后撤。骑兵将领安休休作战失利，逃向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克用委任李罕之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遥兼河阳节度使。

十月，邢州（今河北邢台）孟方立派遣大将奚忠信率领三万兵袭击辽州（今山西左权）。被李克用军迎头痛击，斩杀万人，生擒奚忠信。

昭宗龙纪元年（889）五月，克用派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先攻磁州（今河北磁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将领马溉率兵数万拒战，李罕之的军队在琉璃陂将其打败，生擒马溉，斩于磁州城下。孟方立闻遭惨败，怨恨交加，饮毒酒而亡。孟方立的军队拥立其侄孟迁为东昭义军留后，并求援于汴州朱温。汴州将领王虔裕率精兵数百人赴邢州救援，李罕之的军队回撤潞州。

昭宗大顺元年（890），克用派遣李存孝进攻邢州，孟迁以邢州、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磁县）投降河东军，并囚禁汴州将领王虔裕以下三百人献给克用。李克用派军押送孟迁至太原，委派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

三月，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逝世，另派李克恭为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这个月，李克用率军攻打云州（今山西大同），攻占了东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求援于幽州，幽州节度使李匡威率领三万大兵赴援，激战于云州城下，结果幽州军战败。这时，徐州守将时溥受到朱温军队的攻击，时溥派使者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命令石君和从兖州（今山东兖州县）、郛州（今山东东平）发兵救援时溥。

五月，潞州军发生叛乱，杀节度使李克恭，潞州人推举牙将安居受为留后，与南边的朱温修好。当时潞州的小将冯霸拥有叛军三千骑兵，驻扎在沁水（今属山西），安居受派人去招安，冯霸拒绝不归。居受心中恐惧，逃到长子（今属山西），被乡村小吏所杀，把首级送到冯霸处，冯霸便占据了潞州，自愿断后。李克用派遣大将康君立、李存孝等进攻潞州。朱温派朱崇节、葛从周率兵进入潞州加强防守。这时，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云州守将赫连铎与朱温暗中密谋，接连上表请求朝廷对太原李克用进兵，宰相张潜、孔纬赞成其事。六月，唐帝李杰剥夺了李克用的所有官职爵位，以张潜为招讨使，以京兆（长安）尹孙揆为副招讨使，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为行营都虞侯，汴州朱温为河东南面招讨使，幽州李匡威为河东北面招讨使，云州赫连铎为北面副招讨使，准备四面围攻李克用。汴州将领朱友裕率兵驻扎在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当时汴州军队已经占据潞州，又派遣大将李说等率军数万，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李克用派遣李存孝自潞州率三千骑

兵救援。汴州将领邓秀筠以一方面军向潞州进犯，李存孝迎战追击，擒获其部将十余人，俘获马匹千余匹。这天夜里，汴州将领李说收军撤退，李存孝率军追击至马牢关，斩杀万余人，又追击到怀州（今河南沁阳）才撤回。

八月，新授昭义节度使孙揆被李克用的部将李存孝俘虏。当时，孙揆带着朝廷发给的做官印信，率领本部取道刀黄岭（在山西长子西南）赴任。李存孝侦察清楚孙揆的行踪，率领三百骑兵埋伏在长子县（今属山西）的崖谷间。孙揆的前导仪仗队高举大旗和皇帝赐给他的符节，身穿长袍大袖官服，坐在高大伞盖的豪华车子上，威风凛凛，前呼后拥，向潞州进发。存孝的兵马突然冲出谷口，发动袭击，生擒孙揆及中使（宦官）韩归范，并将校五百人。存校给孙揆、韩归范戴上脚镣手铐等械具，用素色绳索拴住脖子，牵到潞州，献给克用。克用对孙揆说：“你是缙绅之士，怎么说也可以一步一步地成为达官贵人，何必如此呢！”孙揆无言可答，遂把他囚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大狱。克用打算让孙揆当河东副司令官，便派人引诱他。孙揆出言不逊，拒绝做官，于是便下令把他诛杀。

九月，汴州将领葛从周放弃潞州，逃回汴州。李克用委任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委任李存孝为汾州（今山西汾阳）刺史。十月，张潸的部队开进晋州（今山西临汾），流动作战的军队到达汾州、隰州（今山西隰县）。克用派遣薛铁山、李承嗣率领骑兵三千出阴地关（在山西灵石县西南），扎营在洪洞（今属山西）；另派遣李存孝率五千兵，扎营在赵城（今山西霍县西南赵城镇）。华州韩建率领敢死队三百人袭击李存孝大营。李存孝迎头反击，猛追至晋州西门，张潸的军队出城参战，结果被李存孝打败，自此紧闭城门坚守。河东军李存孝率军攻绛州（今山西新绛）。十二月，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逃跑，韩建、张潸也从含山（山西绛县西南）逃走。

昭宗大顺二年（891）正月，李克用上奏章申诉，大意说：“臣现在无官无爵，名义上是罪人，不敢回归陛下分封的地方，打算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寄居，进退行止，等待圣人裁决。”唐帝李杰接到奏章，立即又给了守中书令的头衔。这月，魏博（治河北大名）受到汴州将领葛从周的袭击，魏博节度使罗弘信遣使求救，李克用派军去救援。

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变，投奔青州（今属山东）。唐帝李杰征召安知建当神武军统军。安知建自棣州（今山东惠民）顺黄河而上奔京师长安。中途经过郛州（今山东东平），天平战区（总部设郛州）节度使朱瑄把安知建就地斩首，把人头送至晋阳（今山西太原）。李克用任命李存孝为邢州节度使。

四月，李克用率军大规模地向云州（今山西大同）赫连铎发动进攻，其骑兵将领薛阿檀率领先头部队冲锋陷阵，李克用则在御河上游设下伏兵，大败赫连铎。赫连铎依据护城河固守云州城。七月，李克用进军至柳会，猛烈攻击云州，赫连铎力尽粮绝，逃回吐谷浑部落。李克用撤军至幽州（今北京），云州平定，奏请唐帝任命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使。

镇州（今河北正定）守将王镕依附朱温，谋乱河朔，与北部的幽州联合起来作乱。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李存孝向李克用建议：乘云州、代州之捷，应平定燕、赵地区。李克用同意。八月，李克用的军队向晋阳（今山西太原）集结，于是巡视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怀州（今山西沁阳）、孟州（今山西孟县）的边境。河阳（今山西孟县）守将赵克裕闻风，立即向李克用军送钱送粮，请求和睦相处。九月，李克用的军队向邢州集结。十月，李存孝监督先头部队攻击临城（今属河北），临城守军五万大军扎营于临城西北的龙尾岗。李克用命令李存审、李存贤以步兵攻击，临城守将大败，杀伤以万人计，占领临城，进攻元氏（今属河北）。幽州节度使李匡威的步兵、骑兵五万人扎营鄆邑（在河北柏乡北），以援救镇州（今河北正定）。李克用分兵攻击，随后占领邢州。

昭宗景福元年（892）正月，镇州守将王镕依仗幽州李匡威的援军，集结十余万大军进攻邢州的尧山（今河北隆尧）。李克用派遣李存信率兵迎击，李存孝素与存信不和，相互猜疑，领兵不进。李克用又派遣李嗣勋、李存审率军支持，大破燕、赵之军，杀伤三万，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三月，李克用率军渡滹沱河，进攻栾城（今属河北），占领鼓城（今河北晋县）、藁城（今属河北）。四月，幽州李匡威军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代州（今山西代县），雁北形势危急，李克用迅速从南部回军太原。

八月，赫连铎引诱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八万之众，进犯天成军（今山西天

镇)，再进攻云州，扎营于城北，营寨连绵数里。李克用秘密率军乘夜进入云州。等到天亮，出动骑兵袭击敌人营寨，斩杀和俘获敌军数万，李匡威焚烧营寨而逃。十月，李存孝因与李存信不和，背叛李克用而投靠汴州朱温。

景福二年（893）春，由于成德节度使与叛将李存孝友好，李克用举兵进攻王镒。二月，李克用进攻天长镇（今河北井径县西），十余天不能攻克。王镒派三万大军增援，李克用迎击，在叱日岭（今河北井径西北）下发生遭遇战，大破成德（总部镇州）兵团，杀戮一万余人。这年遇到灾荒，军中缺粮，只好把尸体晒成肉干食用。李克用军攻下井径（今属河北），叛军李存孝率军进入镇州（今河北正定），镇州军求救于汴州朱温。朱温刚刚与时溥作战，没有时间和精力增援镇州。镇州军再求援于幽州李匡威，李匡威率兵赴援，李克用只好撤退回师。七月，李克用讨伐李存孝于邢州，再攻平山（今属河北），渡过滹沱河，进攻镇州。镇州将王镒惧怕，愿赠送价值五十万钱的布帛，请求和解，并以镇州、冀州（今河北高邑）的军队帮助攻击李存孝。李克用同意。李克用围攻邢州。十二月，李克用在郊野打猎，捕获一只白兔，头上长角三寸。

乾宁元年（894）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向李克用认罪。把李存孝押回太原，用车裂酷刑处死。邢州、洺州、磁州平定，李克用奏请马师素为邢州节度使。

五月，郾州（今山东鄄城）节度使朱瑄受到汴州朱温军队的攻击，派使者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遣骑兵将领安福顺、安福应、安福迁督精锐骑兵五百，向魏州（今河北大名）借道，前往支援。

九月，李克用用毒酒将潞州节度使康君立毒死。

十月，李克用自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军进攻幽州。最初，李匡侔夺取其兄李匡威的幽州节度使的官职，幽州人谴责李匡侔不义。安塞军戍将刘仁恭带领全族的人投归李克用，李克用以礼相待。刘仁恭多次在盖寓筹划，说幽州可以攻取的情况，希望借克用一万兵，在规定期限内可以攻占幽州。可是李克用当时正全力攻击邢州，讨伐李存孝，只派出几千人，打算接纳刘仁恭去幽州，但无法击败李匡侔，只好退回。李匡侔却由此骄傲怠慢起来，多

次向河东李克用的边境进犯，李克用大怒，所以率军讨伐李匡俦。这时，云州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向李克用投诚，克用命令将他们鞭打一顿释放。

十一月，李克用向李匡俦发动进攻，攻陷武州（今河北宣化）。又攻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俦命大将率步骑六万人救援新州，李克用率精锐部队迎战，幽州李匡俦军大败，杀戮万余人，生擒将领百余人，用绳索绑成一串，牵到新州城下给守城军观看。当天晚上，新州军队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下令进攻妫州（今河北怀来）。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匡俦再派军队从居庸关（北京昌平西北）出击，李克用命令精锐骑兵迎战，使幽州军队疲惫不堪，然后派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小道抄到背后，前后夹击，从中午战至傍晚，幽州军又遭惨败。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匡俦携带他的家人弃城外逃，准备去沧州（今属河北），随行的载物车辆、奴婢、妓妾甚多，行进缓慢。沧州节度使卢彦威，贪图李匡俦的财物和美女，于是派兵攻击匡俦于景城（在河北沧州西南），李匡俦被杀，将其财货、美女全部俘获。十二月二十八日，李克用进军幽州，守城大将投降，李克用令李存审、刘仁恭入城安抚百姓，城内居民平静如故，商市照常开门营业，幽州官府仓库查封，迎接李克用入城。

昭宗乾宁二年（895）正月，李克用在幽州令李存审、刘仁恭巡查安抚卢龙（总部设幽州）战区所属各州。二月，李克用令刘仁恭为幽州留后，这是根据幽州人的请求决定的。并且还委派燕留德等十余亲信分管幽州各方面的军政事务。李克用班师回太原，在幽州共驻四十天。

六月，李克用大规模出动蕃、汉混合兵团，自晋阳（今山西太原）向三辅地区挺进，声讨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州（今陕西彬县）王行瑜、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的叛乱。此前，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三将帅带兵向唐国都长安进军，兵临城下，直逼宫廷。举兵的目的在于削弱王室和宦官的力量，并杀害了辅佐朝政的大臣。当时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去，其兄王重荣的儿子王珂，即李克用的女婿，掌握军政大权。其兄王珙为陕州（今陕西陕县）节度使，王瑶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与王珂争夺河中（唐方镇名，治所在山西永济）地区，遂告诉岐州（陕西凤翔，亦为凤翔方镇治所）、邠州、华州三镇守将，说王珂小时候是私家的奴隶，不应当袭官位。王珂也把情况

告诉李克用，李克用向朝廷奏请保荐王珂，请求授王珂河中的军队官职，得到朝廷同意。所以三将帅带军队闯进长安，大掠京师，请授王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授王瑶河中节度使，唐天子李晔也同意了。李克用遂率军向长安挺进，弹劾三帅的罪状，同时发布文告于凤翔、邠州、华州三镇，三镇守将非常惧怕李克用。这个月，李克用军抵达绛州（今山西新绛）城下，刺史王瑶登上城墙，拒绝李克用的奏请之命。李克用向绛城发动攻击，不到十天即攻克，斩杀王瑶于营门之前，杀王瑶的余党一千余人。七月一日，李克用军抵达河中战区，王珂亲自出城，远道迎接克用入城。

七月四日，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王行约放弃同州，逃往京师，与左神策军的士兵大肆劫掠西市（长安西半城），长安的居民都受到骚扰。行约，是王行瑜的弟弟。七月五日，枢密使骆全瓘因李克用的军队将至，劝唐帝李晔离开长安。右神策军指挥官李继鹏，是李茂贞的义子，本姓阎，名珪，和骆全瓘阴谋劫持李晔前往凤翔。左神策军指挥官王行实，也是王行瑜的弟弟，与神策军总指挥官刘景宣打算劫持天子李晔前往邠州。双方相互攻击，纵火焚烧宫门，浓烟蔽天遮日。天子急诏盐州（今陕西定边）六特别营兵士，命令他们追杀乱兵，左右神策军退走。王行瑜、李茂贞声称亲自来迎接圣驾，天子惧怕，逃往南山（今秦岭），住宿在莎城（在陕西蓝田西南）。这天夜里，火星犯心。七月七日，李克用进入同州，听说天子逃到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派遣判官王瓌带着奏章呈递天子，问候皇帝起居平安。天子派遣使者下诏书，令李克用与王珂共同讨伐邠州、凤翔。当时李克用正在进攻华州，忽然听说李茂贞带领三万士兵到达盩厔（今陕西周至），王行瑜领兵到达兴平（今属陕西），都打算前往石门迎接皇帝。李克用遂解除对华州的包围，把大营移住渭桥（今陕西高陵南渭河大桥）。唐帝派遣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带诏书去见李克用，诏令李克用军直抵邠州、凤翔。八月五日，唐帝的贴身宦官张承业抵达李克用军营，宣告诏书，令李克用速进军。泾州（今甘肃泾川）统帅张钫已率步骑军三万抵达京师西北，控制邠州、岐州的道路。李克用进军渭北，派遣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往石门护驾，派遣李存信、李存审联合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北）的兵马进攻梨园寨（在陕西淳化境

内)王行瑜之军。唐帝李晔下诏削夺王行瑜所有的官职爵位,任命李克用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任命鄜州(今陕西富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任命泾州(今甘肃泾川)张钫为西南面招讨使。天子又派遣延王、丹王赐给李克用御衣以及大将茶酒,弓矢,命二王称克用为“大哥”,在其跟前做事。延王李戒丕传天子的密诏说:“前些日子,若不是您率军至此,天子定作了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逆臣的俘虏。现在所忧虑的是李茂贞与王行瑜的联合,这样就很难消灭叛军,所以现在应该宽恕李茂贞,令他与卿和好,等到斩了王行瑜的脑袋,再与卿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李克用上奏章,请天子回驾京师。命令李存节带领二千骑兵在京师西北设防,以防御王行瑜的突然袭击。八月二十七日,唐帝李晔回到京师,加授李克用为太师、中书令、鄜宁(治今陕西彬县)四面行营都统。

当时,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园寨(在陕西淳化境内),李克用发动猛烈攻击。李茂贞派遣一万余兵来救援王行瑜,扎营在龙泉镇(在今陕西旬邑东北),同时亲自率军三万进驻咸阳郊区。李克用奏请皇帝下诏命李茂贞回军,并请免除他的官职爵位。天子下诏曰:“茂贞统帅军队,非常严明,待发诏令他回师凤翔。”又说:“李茂贞已经诛杀李继鹏、李继畧、你千万要约束自己的军队,不要再向他发动进攻。”李克用奏请王珂为河中军节度使,连奏三次,天子才批准。李克用又奏请李罕之为河中军副都统。

十月三日,河东军将领李存信在梨园寨之北与王行瑜的军队相遇,格杀其军千余人。自此梨园守军紧闭营门,不敢出击。

十月五日,唐昭宗李晔赐给李克用内弟子四人;又降朱书御札,把魏国夫人陈氏赏赐给李克用。这个月,王行瑜的军队因受重创,紧闭城门,固守不出。李克用命令李罕之昼夜攻击,王行瑜军因城内粮食短缺,拔营逃走。李存信与李罕之等事先把军队埋伏在狭窄险要的路口,等王行瑜的军队进入埋伏区,李存信纵兵攻击,格杀俘获敌人以万计。这天,收复梨园等三寨,生擒王行瑜之子知进,并其母丘氏、大将李元福等二百人,押送到长安唐宫廷中。十月七日,王行约、王行实纵火焚烧劫掠宁州(今甘肃宁县)后逃走,宁州守将徐景投降。李克用奏请苏文建任邠州节度使,且以宁州为治所。十一

月五日，李克用攻陷龙泉寨（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北）。当时，王行瑜以精兵五千守寨，李茂贞派兵来救援，被李罕之打败，邠州王行瑜遂丢弃龙泉寨逃走。王行瑜刚进邠州，李克用的军队已兵临城下。王行瑜登城哀号痛哭，对李克用说：“我没有罪，先前所杀宦官、大臣，是凤翔李茂贞率将兵胁迫唐主，请治李茂贞的罪，我愿以带罪之身回朝。”李克用说：“王尚父，你谦恭得岂不是有点过分！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我可不敢擅自做主，可以为你奏请，以决定进止。”王行瑜惧怕，弃城而逃。李克用进入邠州，查封库房，遂告胜利。随后从庆州（今甘肃广阳）传来消息，王行瑜带领家属五百人到了州界，被部下所杀，人头献给唐皇宫内。武皇已平定王行瑜军，遂班师回到渭北。

十二月，李克用驻军云阳（今陕西三原），观察凤翔军的举动，再决定是否讨伐。十二月十三日，唐天子赐李克用为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自陇西郡王晋升晋王），加实封二百户。李克用再奏请讨伐李茂贞，天子不准。李克用私对下诏使者说：“我看天子的意思，似乎疑心我别有用心，我还有什么话说！问题是，如果不铲除祸根，忧患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李克用又奏请朝廷说：“我因统率大军，所以不敢直接前往京师朝觐。”遂率军东归。

乾宁三年（896）正月，汴州朱温大举进攻兖州（今山东）、郓州（今山西东平），朱瑄、朱瑾再求援于李克用。李克用准备支援，借道于魏州（今河北大名），魏州守将罗弘信答应。李克用令指挥使李存信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与李承嗣、史俨联合起来，共同抗拒朱温。李存信的军队驻扎在莘县（今属山东），与朱瑾联合行动，多次挫败朱温的军队。朱温害怕继续受到打击，便暗中挑拨魏州罗弘信与李克用军队的关系。李存信用兵缺乏办法，军队纪律松散，对魏州村庄的粮料略有侵掠，引起罗弘信不满。罗便与朱温勾结，出兵三万攻击李存信的军队。李存信起营撤退，驻扎洺州（今河北永年）。三月，李克用的军队大肆抢掠相县（今安徽符离）、魏县（今属河北）诸城邑，伐李固，攻洹水（流经河北魏县西南），杀魏博军队万余人，向魏州进攻。五月，汴州将领葛从周、氏叔琮率兵支援魏州（今河北大名）。

六月，李茂贞率军进犯京师长安。七月，唐帝李晔逃往华州（今陕西华

县)。这个月，李克用与朱温军队征战在洹水上游，铁林指挥使李落落被朱温军生擒。李落落，克用的长子。在战斗中，李落落的战马，踏到土坎，立刻栽倒而被俘。李克用的飞骑去救，其马也栽倒，朱温军追来，非常危险，幸亏李克用把最先扑上来的将领，一箭射死，才算逃出一命。

九月，河东将领李存信进攻魏州的临清（今河北临西），汴州将领葛从周等率军来援。李存信在宗城（今河北威县）以北击败援军。存信进攻魏州（今河北大名）。十月，李克用在白龙潭（在河北大名西）击败魏博兵团，乘胜追击，直追到观音门（魏州西城门）。这时汴州军队来救援，李克用军撤退。十一月，李克用在幽州、镇州、定州征兵，准备迎驾于华下（即华州），幽州刘仁恭推托契丹入侵，等击退敌军再听命西去迎驾。

乾宁四年（897）正月，汴州朱温军攻陷兖州、郓州。李克用的部将李承嗣、史俨与朱瑾一起，投奔了淮南（今江苏扬州）杨行密。三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节度使王珙进攻河中（治山西永济）。河中节度使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二千骑兵赴援，击败陕州军于猗氏（今属山西），解除对河中战区的包围。至此，唐天子李晔派遣延王李戒丕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向李克用降旨说：“我当初不听你的建议，才有今天逃奔华州之苦。假若没有你这英才贤将竭力保驾，我哪里还能回到长安宫廷！希望你保驾西进，这是我所盼望的啊！”

七月，李克用再次向幽州征兵，刘仁恭仍然拒绝出兵，而且言辞不逊。李克用写信责备刘仁恭，刘仁恭接到书信，破口大骂，把信抛在地上，并囚禁克用派来的使者。八月，李克用亲自率军攻击刘仁恭。九月，李克用率军抵达蔚州（今河北蔚县）。九月九日，大雾弥漫，占卜者说不利于深入进攻。九月十二日，克用的军队攻安塞（在河北蔚县东），忽然接到报告：“幽州将领单可及率领骑兵到了！”李克用刚刚置酒准备宴会，前锋又报告：“幽州敌军到了！”克用说：“刘仁恭在哪里？”回答说：“只见到单可及之辈。”李克用瞪大眼睛，大发雷霆：“可及之流何足为敌，有什么怕的！”因此，仓促命令军队出击。幽州军队已攻到李克用的营寨，李克用酩酊大醉，迎击敌军。幽州军队所向披靡。这时，李克用的步兵望风败退，幽州军队乘胜追击，大败河

东军于木瓜潼（今河北涞源县东南）。顷刻之间，狂风大作，雨暴雷鸣，幽州军队只好撤退，这时李克用方才酒醒过来。九月十五日，李克用军抵达代州（今山西代县），刘仁恭派遣使者向李克用谢罪，李克用也以书信回告。此后往来文告十余趟，终于和解。

昭宗光化元年（898）正月，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都给李克用写信，请求和好，共同辅助朝廷，并请求派工匠等，帮助修复长安唐宫殿。李克用允许。

四月，汴州将领葛从周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磁县）等地，十天之内，三州连连被攻陷。汴州朱温派葛从周任邢州节度使。河东大将李存信收军，自马岭回师。

八月二十五日，唐帝李晔自华州返长安。此时，朝廷刚刚复苏，天子打算促使各战区和睦相处，赐李克用诏书，令他与朱温化解前怨，重归于好。李克用不打算直接与朱温言和，便发书信给镇州王镕，让他传达和好之意。次年，汴州朱温派遣使者带着书信与礼品到李克用营前，表示和好之意，李克用也用同样礼节回告朱温。自此使节互相往来，不论在朝在野的官员都为他们的和好互相庆贺。

九月，李克用派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军三万出青石口（在今河北邢台西北），发动攻击，打算收复邢州、洺州。十月，李克用军在张公桥与汴州将领葛从周遭遇，两军展开激战，李克用军败。此月，河中节度使王珂向河东告急，言王珙率领汴州军向河中进犯，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三千兵救援，驻扎在胡壁堡（在山西万荣西南）。汴州军万余人迎战，李嗣昭把汴军击退。

十二月，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去世，泽州刺史李罕之以本军乘夜晚进入潞州，据城背叛。罕之向李克用报告说：“薛志勤新死，州民没有主人，忧虑有人在城里制造事端，所以我擅自前来安抚。”李克用大怒，派人对李罕之斥责，李罕之投归汴州朱温。李克用派李嗣昭率军征讨，攻下泽州（今山西晋城），搜捕李罕之的家属，押送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昭宗光化二年（899）正月，李罕之攻陷沁州（今山西沁县）。三月，汴州将领葛从周、氏叔琮自土门（在河北获鹿西南）出发，攻陷承天军（今山

西阳泉），又陷辽州（今山西左权），直扑榆次（今属山西）。李克用令周德威迎击，在洞涡驿（今山西太原南）打败汴州军队，氏叔琮弃营逃跑，周德威迅速追击，追出石会关（在山西榆社西），又杀千余人。汴州朱温军复攻陷泽州（今山西晋城）。五月，李克用令都指挥使李君庆带兵收复泽州、潞州，反被汴州军打败而回。李克用再派李嗣昭为都指挥使，进攻潞州。八月，李嗣昭扎营在潞州城下，前锋攻下泽州。当时，汴州将领贺德伦、张归厚等守潞州。这个月，贺德伦等弃城而逃，潞州顺利被河东军平定。九月，李克用奏请原汾州刺史孟迁为潞州节度使。

光化三年（900），汴州朱温大规模进犯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幽州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遣周德威率五千骑兵驰援。七月，李嗣昭攻尧山（今属河北），抵内丘（今属河北），在沙河（今河北境内）打败朱温军，又攻陷洺州（今河北永年）。九月，朱温亲自率兵三万围攻洺州，李嗣昭弃城而归，葛从周青山口（在河北邢台东北）设下埋伏，打败李嗣昭的部队。十月，朱温军乘胜进攻镇州、定州，镇州、定州的将领王熔恐惧，向朱温行贿，并倒向朱温。这时，周德威和幽州将领刘守光在望都（今属河北）击败朱温军两万多人，听说定州被攻陷，守将王郜来奔，只好撤军回营。这个月，唐帝李晔加李克用实封一百户。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步骑三万进攻怀州（今河南沁阳），取得胜利。再进攻河阳（今河南孟县），汴州将领阎宝率军来增援，李嗣昭只好退守怀州。

昭宗天复元年（901）正月，汴州将领张存敬攻陷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分兵二万驻扎绛州，以控制援军。二月，张存敬逼近河中（治太原）战区总部，王珂向李克用告急的使者一个接一个。王珂的妻子邠国夫人，是李克用的爱女，也写信给父亲，恳请急援。李克用回告说：“朱温军队断绝道路，敌众我寡，难以对抗，如果去援救你们，可能与你们同亡。你可以与王珂一同返太原。”王珂向张存敬馈赠礼品，表示归降。三月，朱温亲自率军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向河中（总部设山西太原）战区开进。王珂出城迎接朱温，不久，王珂全家迁居汴州（今河南开封）。昭宗李晔委任朱温兼管河中（总部设太原）战区。李克用自此没有力量援救京师（长安），他的霸

业也自此告终。

四月，汴州将领氏叔琮率兵五万顺着太行山的通道向泽州、潞州进攻；魏博（总部设在今河北大名）战区大将张文恭率军自新口（在河北武安西）突入；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的部队自土门（在河北获鹿西南）攻入；张归厚率邢州、洺州的部队自马岭（在河北邢台西北）攻入；定州王处直率所部自飞狐道发动进攻；侯言率晋州、绛州之军从阴地（在今山西灵石西南）发动攻击；氏叔琮、康怀英驻扎在泽州的昂车（在山西武乡东北）。李克用令李嗣昭率领三千骑兵奔赴泽州，增援李存璋，结果投降了朱温部将贺德伦。氏叔琮军抵达潞州，孟迁开门投降，沁州（今山西沁县）刺史蔡训也以城池投降朱温军。氏叔琮率领全部军队杀奔石会关（在山西榆社西）。这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也与孟迁投降朱温军，等到氏叔琮从这里进犯时，审建给他当向导。汴州军扎营在洞涡（在山西太原南），其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陘（今属河北）进攻，攻克承天军（在今山西阳泉东北）。等到攻寿阳（今属山西），辽州（今山西左权）刺史张鄂以城池投降汴州军。河东战区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惊恐不安。恰好此时，大雨连绵，长久不停，汴州军屯聚甚众，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官兵们害疟疾和痢疾的特别多，还有不少人病死。这时候，河东大将李嗣昭、李嗣源乘机每天夜里率领精锐骑兵突营攻杀，汴州军队恐惧不安。

五月，汴州朱温军撤退。氏叔琮军从石会（在山西榆社西）撤走，周德威、李嗣昭率精锐骑兵五千尾追攻击，格杀及俘虏以万计。先前，汴州军队入侵之时，汾州刺史李瑋献城而投降，联合汴州军攻晋军。至此，李克用令李嗣昭、李存审率军征讨李瑋。这一年，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汾阳）发生灾荒，粮食价格暴涨，许多人跟随李瑋叛乱。李嗣昭全力攻城，三日攻陷，生擒李瑋等，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斩首于市。氏叔琮向汴州撤军。路过潞州，掳带孟迁回到汴州。朱温委任丁会为潞州节度使。

六月，李克用派遣李嗣昭、周德威率军从阴地（在今山西灵石西南）出击，进攻慈州（今山西吉县）、隰州（今山西隰县）。隰州刺史唐礼，慈州刺史张瓌都以城池投降。李克用认为，朱温军正处于强盛之时，难以征服，因

此便假装投降，以缓和朱温的连连进攻，企图灭掉自己的阴谋，便派遣牙将张特持礼品、马匹、书信去见朱温，陈述利害，请修旧好。十一月四日，朱温军队驻扎在陕西渭水之滨。十一月六日，唐昭宗李晔从长安逃往凤翔（今属陕西）。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兵三千从沁州（今山西沁县）直奔平阳（今山西临汾），在晋州（今山西临汾）与朱温军相遇，斩杀敌军五百。

昭宗天复二年（902）二月，李嗣昭、周德威率领大军自慈州、隰州进攻晋州、绛州，扎营在蒲县（今属山西）。二月十二日，汴州将领朱友宁、氏叔琮率领十万大军，扎营在蒲县之南。二月十八日，朱温亲自率军抵达晋州（今山西临汾）。周德威的军队十分恐惧。三月十一日，天中彩虹横贯德威的军营。三月十二日，氏叔琮率军发动进攻，周德威率军迎击，被氏叔琮军打败，兵器、辎车等全部丢弃。汴州将领朱友宁长驱直入，抵达汾州，慈州、隰州又被朱温军队占领。三月十五日，朱温军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的西北扎营，攻晋阳城的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沿着山边之路，保护他们的余兵归来。李克用驱赶青壮人员登墙坚守，朱温军连日急攻，李克用召集李嗣昭、周德威等谋划，打算出奔云州，李嗣昭认为不可以。李存信坚决主张暂时退居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再慢慢寻求进取；李嗣昭反对北迁，坚持己见。李克用的妻子、太妃刘氏私下也劝阻北行，北行之议终于停止。李克用居住晋阳数日，一些逃散的士兵陆续归来，晋阳稍显安定。李嗣昭与李嗣源乘夜色突入汴州军营，斩将拔旗，敌军防御不力，自相惊扰。三月二十六日，朱友宁焚烧营寨而逃，周德威追到白壁关，斩杀俘获以万计，由此收复慈州、隰州、汾州等。

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正月，唐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京师长安。五月，云州将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城池投降刘仁恭。李克用派遣李嗣昭讨伐，刘仁恭派遣将领率五万兵来救援云州（今山西大同），李嗣昭退保乐安（今山西代县北）。幽州军队挟持王敬晖，弃城而去。李克用对于让王敬晖逃走，大发雷霆，下令棍打李嗣昭、李存审，并免除他们的官职。李克用的嫡系部队万余人，都来自北方边境少数民族，经常违纪骚扰，老百姓深受其害，十分痛恨。李克用的左右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克用。克用说：“这些人胆略过人，数十

年来跟着我四处攻伐。连年以来，国库空虚，各军都以卖马勉强自给。现在四方诸侯皆悬重赏招勤奋勇士，我如果把他们依法制裁，情急之下，他们可能离开我，另谋生路，我还怎么能独立生存呢！等到时来运转，一切平安的时候，我自然可以处置这些事情的。”

昭宗天佑元年（904）闰四月，朱温逼迫唐王李晔迁都到洛阳。五月一日，唐皇李晔制诏授李克用叶盟同力攻臣，加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八月，朱温派朱友恭在洛阳宫廷杀害昭宗李晔，辉王李祚（改名李祝）即位，是为哀帝。有使者至晋阳（今山西太原），把唐帝李晔被杀害的消息告诉李克用，李克用面南大哭，他的军队均穿素服表示哀悼。

哀帝天佑二年（905）春天，契丹首领阿保机开始强盛起来。李克用召见他，阿保机带领部族三十万抵达云州（今山西大同），与李克用在云州之东会见，握手言欢，结为兄弟，十日而去，留赠马匹千匹，牛羊以万计。约定他冬初率兵渡黄河。

哀帝天佑三年（906）正月，魏博战区（总部在今河北大名）的牙军被朱温杀死。魏博将领史仁遇据高唐（今山西高唐）叛变，自任留后，派人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领三千骑兵攻邢州以与史仁遇呼应。这时，李嗣昭在青山口（在今河北邢台西）与朱温的将领牛存节、张筠遭遇，交战不利，李嗣昭军撤回。

九月，朱温亲自率军攻打沧州。幽州刘仁恭遣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便向刘仁恭征兵，准备攻击潞州（今山西长治），以解对沧州的包围。刘仁恭派遣掌书记马郁、都指挥使李溥等率兵三万人，会集晋阳（今山西太原），李克用派遣周德威、李嗣昭与幽州军联合攻打泽州（今山西新绛）、潞州。十二月，潞州节度使开城门迎接投降，任命李嗣昭为潞州节度使，丁会回到晋阳。

哀帝天佑四年（907）正月七日，朱温得到潞州失守的消息，便焚烧营寨，自沧州撤军。

四月，哀帝李祝让位于朱温。朱温封李祝为济阴王（领地在今山东曹县），改元为开平，国号大梁。这年，四川王建派遣使者抵达，规劝李克用各称王一方，等消灭朱温后，再访寻唐朝宗室继承帝位，然后各归藩镇据守。李

克用没有听从王建的劝告，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建。书信中说：

“我自思本朝（唐朝）时事艰难，先帝开创的大业相继沦丧。我跟随唐朝征讨，常有过失，抚摸彤弓沉思，罪责在己。时光悄然而逝，苍天悠悠尚存。生在这祸患丛生的年代，永感痛心疾首。眼望着苍海横流，江山已去，自己孤单的力量，无以拯救。徒劳聚众信誓旦旦，终是一些空言，无法扭转乾坤。捧着你的信函，承蒙过奖，通览全文，内容知晓，真令我惊骇异常。泪水沾湿了衣襟，十分同情申包胥的正直、忠诚；汗流浹背，就像听到了蒋济劝谏的肺腑之言。

我一生为官任事，经历了僖宗、昭宗两朝，一家三代，沐浴着唐廷皇家的恩泽。身居将相之位，籍系同宗子孙。受赐刑罚的权柄，征战在沙场；根据刑律条文，依法问罪。我率领将兵在沙场鏖战二十余年，竟没有砍下谋权篡位的王莽之辈的脑袋，也没有斩断蚩尤之类的身躯，以致造成社稷、宗庙颠覆，豺狼虎豹横行天下。赐他们官爵，反而制造国家忧患；授他们荣誉，却假冒恩宠，肆意横行。江山改色，财宝俱毁，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拜读你的书信，领略你的指教，不胜惭愧万分。然而，自古以来君与臣没有永恒不变的位子，高山和谷地也有变迁的时候。或阻塞大江大河，或吞没函谷关隘，斗转星移，万事都在变，天下的事理是有万千的差异和变化的。比如，号令天下的东周后期，却出现诸侯割据、各国争雄的局面；汉末，曹操欲一统天下，结果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各霸一方。孙权父子争雄天下，并不显扬过去曾受到汉皇的特殊恩遇；刘备、关羽、张飞在涿郡（今河北涿州市）桃园结义，渐建霸业，才有后来的君臣之分。得到厚遇，不必感激是先前家世的威名；失去地位，无损于曾经创下的业绩和功名。时逢群雄并起、争霸一方之秋，何须再珍惜几件华贵精美的官服。唯我两朝位高受尊宠，几代忠于唐朝天子。虽有愧教诲，却略懂家法。善于博弈者唯先守后攻，管制牛践踏田地并不是把牛杀掉。我发誓此生此世，绝不敢失君臣之节，称王一方。殷切期望天子（哀帝李柞）早定胜算，消灭敌寇。如果灭寇之举事与愿违，则愿死称臣，与臧洪同游地府，也无遗憾！

唯相公（王建）是社稷的元勋，可以给华夏大地灭灾降福。能够镇九州

大地，不负一代雄才。合于时势，自谋多福。函书所传谋策，不是我专心去办的。天下人问我为什么？有国家，我就不能失去气节。至于勤免竭忠的事，在此不再详述。”

五月，后梁太祖朱温派他的将领康怀英率大军十万围攻潞州（今山西长治）。怀英带领七兵，环绕潞州城筑起围墙，使城中音信断绝。李克用派遣周德威率军赴救，德威的军队驻扎在余吾（今山西屯留），率先锋挑战，日有俘获。梁太祖朱温认为康怀英攻敌无功，便以李思安代替他。李思安率军把大营安扎在潞州城。周德威发五千骑兵与之战斗，朱温军大败，斩杀梁军千余人。李思安军退至坚固的壁垒里，同时又另筑外垒，谓之“夹寨”，以抵抗李克用的援军。梁太祖朱温遣山东（太行山以东）之民运输粮草，周德威便以轻骑袭击，结果运输粮草的道路受阻，前进艰辛，众心越发恐惧。李思安从东南山口筑夹道，与夹寨相连接，来疏通运粮的道路，自此，梁军坚固地保住了夹寨。

冬十月，李克用生病。这时晋阳城墙无缘无故塌陷，占卜者非常厌恶这样的事。

天佑五年（908）正月十六日，李克用的病危急。正月十九日，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去世，年五十三岁。他留下的遗嘱是薄葬。发丧后二十七日脱去孝服。庄宗李存勖（李克用之子）继位建后唐，追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墓在雁门（今山西代县）。

《五代史补》：太祖武皇李克用，是朱耶赤心（李国昌）之后，突厥沙陀部落人。其祖先出生于雕鹰的巢穴里，部落酋长因其出生奇异，便交各部落轮流抚养成人，所以用“诸爷”为姓，意思是说他不是一父所养。因“诸爷”与“朱耶”谐音，后来便成了朱耶氏。所谓“生于雕窝”，当然只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而已。等到李克用出生以后，其一只眼睛失明，长大后骁勇异常，善骑射，所向无敌，时人谓之“独眼龙”。因为他的武艺超人，被部落里的一些人所妒忌。李克用害怕灾祸降在自己身上，便带领全家族归顺唐朝。唐朝天子委任他为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起义军攻占唐都长安，李克用率军勤王，赶走黄巢军，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李克用占有河东

（总部设在今山西太原）后，声威远扬。淮南杨行密因自己未能亲眼看见李克用的相貌而深感遗憾，特地派一名画工伪装成商人，到河东去替李克用画肖像。画工到了河东，不久便被人揭破了其中阴谋，于是，把画工抓了起来。李克用最初大为恼火，进而对亲信说：“我本来就是一目失明，不妨把画工召进来，看他怎样给我画像。”画工至，李克用危襟正坐，大声呵斥说：“淮南（杨行密）派你来为我画像，你一定是擅长绘画的罗！你这就替我画像吧，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不真实，眼前的这阶下便是你葬送狗命的处所！”画工向李克用行礼后，开始动笔作画。李克用因为“素眇一目”，所以特指明必须画得十分真实，也是故意为难他的意思。幸好李克用当时手里正拿着一把八角扇，画工便利用一个扇角将他的一只眼遮住了。李克用一看，说：“不行！你这样画，明明是想拍我的马屁，替我遮丑嘛！”非叫他重新再画不可。画工立即遵命重画，将李克用改画为臂膀上挎着弓，以手捻箭，微闭一目，正在测定箭杆是否正直。这样，既描绘出李克用的英武雄姿，同时又仍然将他的生理缺陷掩盖过去了。李克用看完后很满意，没有再为难画工，给了他丰厚赏赐，仍让他返回淮南去了。

《五代史阙文》：相传李克用临死时，曾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庄宗存勖说：“这其中的一箭你要用来讨伐刘仁恭。你如果不能先占据幽州，就不可能进图河南。另一箭可用于出击契丹。阿保机曾同我结为兄弟，发誓捍卫唐家社稷，现在却背约附贼，你一定要去讨伐他。最后一支箭可用来消灭朱温。你若能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李存勖把三支箭收藏在李克用的庙庭里。当出兵讨伐刘仁恭时，便举行仪式，取出一支箭来，装在一个锦囊里，让一名亲将背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凯旋之日，将俘虏和箭同时送回太庙。后来征伐契丹和消灭朱温所建的后梁政权，也是这样作的。李存勖终于把李克用的三大遗愿全部实现了。另外，李克用一目失明，称之为“独眼龙”。李克用性暴躁喜杀戮，左右侍候他的人，即使有些小的过失，也必置之于死地。当初，他最忌讳一目失明的生理缺陷，别人也十分小心，不敢触犯李克用的忌讳，以免招来祸端。有一次，李克用让画工为他画像，要求一定要画得真实逼真。画工沉思后动笔画像，结果画工为他画的是，李克

用手持一支箭，正作捻箭之状，一目微闭，以测试箭杆的曲直。画像既掩盖了他的生理缺陷，又画得威武雄伟。画像送到李克用面前，李克用看后十分满意，便给了画工丰厚的赏赐。

史臣评论说：“李克用发迹在阴山，赴难于唐廷，驱逐谋权夺位的逆臣也在朝廷，消灭那引起邪恶的势力在秦川，唐王赐他李姓，封为晋王，占据晋中和太原广大地区，可谓有战功。然而，他虽然有竭力勤王的业绩，却不是没有震主的威力。到后来他兵屯渭桥，却使唐王逃到了石门。这比起齐桓公、晋文公辅佐周朝王室来，不是很惭愧吗！等到薄县、绛州失陷，李克用无力增援；朱温军攻占汾州，围攻并州，李克用的军队严重受挫，假若没有其子存勖的英才，哪里还有建国宏业！况且累功积德，他不能与周文王相比；创业开基，尚不如曹操。追谥他为“武皇”，这已是很幸运的事了。

125

董璋传

——《旧五代史》卷六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
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注集》第261页）

【解析】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节讲的是四川有名的两个节度使董璋和孟知祥双方争战的故事。

四川原是王建的地盘，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率郭崇韬入川灭掉王建所建立的前蜀政权。郭崇韬被杀以后，唐军退出四川，交由两支地方部队分治，董璋治于东川，孟知祥治于西川。两者关系时好时坏。

929年，后唐权臣安重海派大将李仁矩镇守阆州（四川省阆中县），命他收集董璋谋反的证据，李仁矩添油加醋地汇报了许多对董璋不利的事情。安重海听信，命驻守在武信（四川省遂宁市）的夏鲁奇修筑遂州城池，整顿铠甲武器，作好进攻董璋的准备。董璋非常害怕，只好派人交好孟知祥，共同御敌。当年十月，董璋派使节前往成都，替自己的儿子向孟知祥的女儿求婚，孟知祥允许，计划两家联合，拒抗中央。

930年二月，后唐西川节度副使赵季良返回成都，警告孟知祥说：“董璋

残暴贪婪，好大喜功，却缺少智慧谋略，恐怕终会跟我们突然翻脸。”二月十八日，孟知祥、董璋联名上书给后唐帝李嗣源说：“两川听说中央在阆中新设战区，又增加绵州、遂川的驻军，十分惶恐忧虑。”李嗣源下诏安慰劝解。

董璋的儿子董光业，当后唐御花园管理官，在洛阳供职。董璋写信给他：“中央割裂我的战区，另建军事重镇，驻军三川，是决心杀我，你可晋见当权官员安重海，告诉他，只要中央再派一个骑兵进入斜谷，我一定叛变。”董光业把信拿给后唐枢密承旨李虔徽。不久，中央又派别动部队将领荀威义，率军进驻阆州，董光业警告李虔徽说：“这支军队还没有到，我父亲一定叛变，我不敢只为我自己，而是恐怕有劳中央遣兵调将，但愿现在停止进兵，我父亲绝没有二心。”李虔徽告之安重海，安重海拒绝。董璋听到消息，立即宣告脱离中央。昭武、保宁、武信三战区奏报中央说：董璋集结大军，打算先行进攻三战区，安重海毫不理会。董璋得到报告，遂公开叛变。安重海说：“我早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只是陛下包容，不肯讨伐。”李嗣源说：“我不辜负别人，如果别人辜负我，我才会动手。”

九月三日，西川进奏官苏愿，警告孟知祥说：“中央准备派遣大军讨伐两川。”孟知祥跟战区副使赵季良商议，赵季良建议东川应先派军队夺取遂、阆，然后集中兵力，坚守剑门关，则中央大军即使南下，两川也不会有后顾之忧。孟知祥同意，派使节晋见董璋，约定同时发动。董璋用正式公文通知昭武、武信、保宁三战区，斥责他们挑拨离间，应受到惩罚，于是率军首先攻击阆州。九月十日，孟知祥命总指挥官李仁罕为特遣兵团司令官，率军三万攻击遂州，另派大将侯弘实，率军四千人，会合东川部队，攻击阆州。

东川变军抵达阆州，后唐守军将领们却说：“董璋早就打算叛变，常用金银绸缎讨好他的战士，一旦发动攻击，锐气百倍，难以抵挡。我们应该挖深壕沟，增高城墙，先打击他的锐气，用不了十天，中央援军抵达，盗贼自会逃走。”守军统帅李仁矩说：“巴蜀士卒一向胆小如鼠，怎么能抵挡我的精兵？”遂出城迎城，还没跟东川变军接触，便一哄而散，逃回城里，董璋日夜进攻。九月二十日，攻克阆州，斩李仁矩，屠杀全族。

最初，董璋在后梁当将领，指挥官姚洪曾做过他的部属。如今，姚洪率

一千人驻防阆州，董璋秘密引诱他作内应，姚洪把送信的人杀掉，把尸首投到茅坑。不久，城池陷落，董璋生擒姚洪，责备他说：“我从低微的士卒中提拔你当军官，你为什么辜负我？”姚洪说：“老贼，你从前在李家当家奴时（董璋从前是汴州富翁李让家僮），要你每天打扫马粪，才赏你一片烤肉，你就感恩不止，现在天子让你当节度使有什么地方辜负你，你竟然叛变，你连天子都辜负，对我会有什么恩德？竟敢说 I 辜负你的话？你是一个奴才胚子，固然可耻，可是堂堂义士，怎么肯跟你一样，我宁愿为天子而死，也不愿跟一个家奴一块活在这个世界上。”董璋大怒，就在公堂上架起大锅，烧水沸腾，命十个勇士割姚洪身上的肉煮来吃，姚洪直到断气，还一直不停地大骂。李嗣源听到消息，把姚洪的两个儿子任命为禁卫军官，对他家大加赏赐。

九月二十六日，李嗣源下诏剥夺董璋所有官职爵位，并令大军进伐两川。

冬季十月三日，西川将领李仁罕包围遂州，守将夏鲁奇登城固守，孟知祥命大营总管理官高敬柔率资州义勇部队二万人，兴筑长墙，加强包围，夏鲁奇命骑兵总指挥官康文通出城迎战，康文通听到阆州陷落的消息，率他的部众，投降李仁罕。十月八日，董璋率军向利州进击，偏偏天降大雨，粮食供应不上，遂退回阆州。孟知祥接到报告，大惊道，刚破阆中的时候，就应该一直前进夺取利州，中央军那些将领一个比一个懦弱，一定会望风而逃，我们接收他们的仓库，防守雄关天险，中央军绝对救不了武信，把剑阁抛到远远的地方，不是好办法。”打算派军三千人协防剑门关，董璋坚持说：“剑门已有万全戒备。”

后唐讨伐军统帅石敬瑭南下进入散关，命阶州州长王弘贇会同前锋步骑总部纠察官王思同率军穿过人头山后，绕道剑门关南，再回军北上，奇袭剑门关。十一月十三日，攻克剑门关，生擒东川守将齐彦温。

十一月二十日，董璋派使节前往成都报告紧急情况。孟知祥听到剑门关失守，大为恐惧，说：“董璋果然害了我！”十一月二十一日，孟知祥派内营总指挥官李肇，率军五千人北上增援，告诫他说：“你要加快速度急行军前进，先行占领剑州，中央军就对我们无可奈何。”又派使节赶往遂州，命李仁罕继续围城，调赵廷隐率本部人马一万人北上，会同李肇驻防剑州。这时候天寒

地冻，士卒畏惧艰苦及对阵厮杀，互相观望，不肯马上出发，赵廷隐向大家流泪喊话说：“中央军声势强大，你们如果不奋力作战，把他们击退，妻子儿女都将成为人家的俘虏。”大家才振作激奋。

先前，西川内营指挥官庞福诚、昭信指挥官谢镗，驻防来苏村，听到剑门失守的消息，商量说：“假使中央军占据剑州，两川全陷危境。”刚刚抵达，中央军一万人从北山涌下，这时天已傍晚，二人商议说：“敌众我寡，根本无法抵挡，等到明天天亮，我们连一个人也剩不下。”庞福诚当夜率敢死队数百人，攀登北山，暗中逼近中央军营背后，突然大声嘶喊，而谢镗率其余部众，手拿刀剑等短兵器，在中央军营门口迅速发动正面攻击，中央军大惊，放弃大营，全部逃回剑门关，十几天不再出来。孟知祥得到报告，大喜说：“我当初认为王弘贇等攻克剑门关，一定会再攻剑州，严防坚守，或者率军直向梓州，董璋一定放弃阆州逃回。西川失去支援，只好解除遂州的包围。这样的话，我们受到内外夹攻，人心动摇，危险万状。他们竟然火烧剑州，把粮食运回剑门关，停在那里不向前推进，我的事情就要成功。”

十二月六日，进驻剑州北山的西川将领赵廷隐，在剑州内城后山结阵，东川将领李肇、王晖，在河桥结阵。石敬瑭率步兵攻击赵廷隐，赵廷隐命神箭手五百人埋伏在石敬瑭归途上，严阵以待，等到中央军走进埋伏，长矛几乎可以钩得着的时候，忽然间军旗招展，战鼓雷鸣，嘶喊声起，两川变军发动突击，中央军撤退，有的跌下山谷，被杀被俘的有一百余人，石敬瑭又命骑兵攻击河桥，李肇用强弓发箭阻止，骑兵无法前进。黄昏时分，石敬瑭率军撤走，赵廷隐率军尾随，跟伏兵会合攻击，取得胜利。石敬瑭退守剑门关。

931年二月一日，后唐讨伐军统帅石敬瑭，认为遂、阆二州已经陷落，粮食不能充分供应，没有等到中央命令，就烧毁大营，撤退北归。西川变军将领报告孟知祥，孟知祥把报告放到一边，故意问赵季良说：“中央军一天天逼近，我们怎么办？”赵季良说：“顶多推进到绵州，一定回去。”孟知祥请他解释缘故，赵季良说：“我们安逸，他们疲劳，一支孤军深入敌境千里，而粮食吃完，能不逃走？”孟知祥大笑，把报告拿给他看。二月六日，两川变军进入利州。孟知祥命赵廷隐当昭武节度使，赵廷隐派密使报告孟知祥说：“董璋生

性狡诈，可跟他共患难，不可跟他共安乐，有一天一定成为你的灾难。是不是可以趁他去剑州劳军的时候，对他下手。把两川的军队，统一到一个统帅之下，就可以征服全国。”孟知祥不允许。董璋到赵廷隐大营，住了一晚，第二天告辞，赵廷隐叹息说：“不接受我的建议，灾难就没有个完。”

闰五月十九日，李嗣源命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将领刘澄，各回他们的战区，告诉董璋和孟知祥，说逼他们造反的权臣现已处死，望他们能归顺中央。西川进奏官苏愿抵达成都，孟知祥听到在洛阳的亲属都平安无事，派人告诉董璋说，准备跟他一同上疏请求恕罪。董璋大怒说：“你的亲属仍然完整，固然应归顺中央，可是我儿子董光业全家都被杀害了，有什么请他宽恕的？诏书都在苏愿肚子里，刘澄怎么能够知道，我难道连这些花样都弄不清！”于是，跟孟知祥恢复敌视。

孟知祥因中央态度宽厚，渴望归降，可是董璋却堵住绵州交通要道，不准西川使节通过，所以十分忧虑，跟节度副使赵季良等人研究，打算绕道峡路前往京师呈递奏章，机要秘书李昊说：“你不先跟东川商量，而单独行动，恐怕破坏誓约的责任，就落到我们头上。”孟知祥于是第二次派使节前往游说，董璋仍不接受。

东川战区司令官董璋，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袭击成都的可能性，将领们认为一定可以攻克。前陵州州长王晖说：“剑南面积万里，成都是第一大城，现在正逢炎热的夏天，我们先下手攻击，却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号召，一定不能成功。”董璋不接受，孟知祥得到消息，派骑兵总指挥官潘仁嗣，率三千人前往汉州戒备。

董璋大军进入西川边界，攻破白杨林镇，俘虏驻军将领武弘礼，声势强大，孟知祥十分忧虑，赵季良说：“董璋这个人作战起来固然十分勇猛，但平常对部属没有恩德，士卒们不跟他一条心，如果坚守城池，倒也很难攻克，如果在野外决战，则非被生擒活捉不可。现在他不守他的巢穴，对你有利，董璋作战，所有精锐部队，都在先锋，你最好是用老弱残兵引诱他不断攻击，而事先准备好精兵埋伏，开始时我们会有小小挫败，接着一定大胜。董璋向来威名在外，而今突然打到眼前，大家恐惧惊慌，你应该亲自出战，稳定人心。”

赵廷隐同意赵季良的分析，说：“董璋轻率浮躁，没有谋略，出兵一定失败，我当替大帅把他生擒。”

四月二十九日，孟知祥命赵廷隐当特遣兵团步骑兵野战司令官，率大军三万人迎敌。五月一日，赵廷隐到总部向孟知祥辞行，而董璋的文告恰恰递到，另外还有写给赵季良、赵廷隐以及李肇的信，信上宣称：赵季良、赵廷隐跟自己暗中结合，因而命他们快来东川共同行动。孟知祥把信交给赵廷隐，赵廷隐看都不看，扔到地上说：“不过一套反间计，想请大帅杀赵季良跟赵廷隐而已。”下跪叩头辞行，立即出发，孟知祥说：“事情一定成功。”李肇不认识字，拆开信封，瞪眼了一阵，说：“董璋教我叛变罢了！”逮捕他的使节，囚禁监狱。

董璋抵达汉州，西川先遣将领潘仁嗣在赤水迎战，大败，被董璋生擒，汉州陷落。

五月二日，孟知祥命赵季良留守成都，亲自率军八千人，直向汉州。

五月三日，天将亮时，赵廷隐到鸡踪桥构筑阵地，义胜、定远总作战司令张公铎，在赵廷隐背后扎营，不久，董璋望见西川军队人数众多，士气高昂，下令撤退到武侯庙下，董璋中央虎帐一些骁勇战士，大声喊叫说：“让我们在这里晒大太阳干什么？为什么不快点决战！”董璋于是上马，发动攻击，刚刚接触，东川右翼步骑兵总指挥官张守进向孟知祥投降，说：“董璋的军队就这么多，再没有援军，应该立即反击。”孟知祥登上高岗督战，形势不利，左明义指挥官毛重威、左冲山指挥官李璠，据守鸡踪桥，都被东川兵团格杀；而赵廷隐发动三次冲锋，也都受阻。内营副总指挥官侯弘宝的部队也向后退，孟知祥大为恐惧，用马鞭向后阵遥指，张公铎望见，率领后备部队，大声呐喊，杀入战场，东川兵团大败，死亡数千人，中央总指挥官元琰、内营副指挥官董光演等八十余人，被西川生擒，董璋捶胸长叹说：“亲军死尽，我依靠什么！”在几个骑兵保护下，逃走，剩下的七千人，全部投降西川，西川又救回潘仁嗣，孟知祥率军追击董璋，追到五侯津，东川军队长官元瓌投降，西川军队进入汉州指挥部搜捕董璋，没有找到，士卒们争夺董璋的军用物资，董璋就借着这个混乱机会逃走。赵廷隐追到赤水，又接受东川士卒三千人投降，

当天夜晚，孟知祥住宿雒县，命李昊撰写文告，向东川人民解释沟通，并再写一封信给董璋，声称就去梓州，询问他叛盟背誓的原因，请求拿出他之所以被讨伐的罪状。

五月四日，孟知祥跟赵廷隐在赤水会师，遂西返成都，命赵廷隐率军进攻梓州。

董璋狼狈逃回梓州，乘坐小轿进城，王晖迎面问道：“大帅率全体武装部队出征，而今活着回来的不到十个人，什么缘故？”董璋哭泣流泪，不能回答。当回到自己私宅，正在吃饭时，王晖跟董璋的堂侄董延浩，率武士三百人，喊声震天，闯了进来，董璋急率他的妻子儿女登上城楼，他的儿子董光嗣自杀，董璋好不容易逃到北门城楼，呼喊指挥官潘稠，命他讨伐变军，而潘稠率十个士兵应声上城，一刀砍下董璋的人头，再割下董光嗣的人头，交给王晖，王晖遂献出城池，向西川投降。

毛泽东认为，在这场战斗中，董璋因愚蠢而败，孟知祥以谋取胜。诚然，董璋部队存有许多弱点，急功好胜，精锐之师尽排于前，故孟知祥能用巧计破之。

攻、守双方原本无所谓愚智，但在这场战斗中，作为攻方的董璋却因自己的愚笨而败，而作为守方的孟知祥却因自己的智谋而取胜，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作如此批注。

【原文】

董璋，本梁之骁将也。幼与高季兴、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为童仆。李初名让，尝以厚贿奉梁祖，梁祖宠之，因畜为假子，赐姓朱，名友让。璋既壮，得隶于梁祖帐下，后以军功迁为列校。

梁龙德末，潞州李继韬送款于梁。时潞将裴约方领兵戍泽州，不徇继韬之命，据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泽州，遂授泽州刺史。是岁，庄宗入汴，璋来朝，庄宗素闻其名，优以待之，寻令却赴旧任，岁余代归。时郭崇韬当国，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为邠州留后，三年秋，正授旄钺。九月，大举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时郭崇韬为招讨使，凡有军机，皆召

璋参决。是冬，蜀平，以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天成初，加检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是时安重诲当国，采人邪谋，言孟知祥必不为国家使，唯董璋性忠义，可特宠任，令图知祥。又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朝结托势援，争言璋之善，知祥之恶。恩宠既优，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东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时明宗将议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赍诏谕两川，又遣安重诲驰书于璋，以征贡奉，约以五十万为数，既而璋诉以地狭民贫，许贡十万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设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侦之，仁矩方拥倡妇与宾友酣饮于驿亭。璋大怒，遽领数百人，执持戈戟，骤入驿中，令洞开其门，仁矩惶骇，走入阁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阶下，戟手骂曰：“当我作魏博都监，尔为通引小将，其时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为藩侯，尔衔君命，宿张筵席，比为使臣，何敢至午不来，自共风尘耽酗，岂于王事如此不恭。只如西川解新客省使李严，谓我不能斩公耶！”因目肘腋，欲令执拽仁矩，仁矩涕泪拜告，仅而获免。璋乃驰骑入衙，竟彻饌而不召。洎仁矩复命，益言璋不法。未几，重诲奏以仁矩为阆州团练使，寻升为节镇。

长兴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礼毕，加璋检校太尉。时两川刺史尝以兵为牙军，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间，及闻除仁矩镇阆州，璋由是谋反乃决。仍先与其子光业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制，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尔见枢要道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则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呈枢密承旨李虔徽。会朝廷再发中使苟威义将兵赴阆州，光业谓虔徽曰：“威义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虑劳朝廷征发。请停威义之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诲不从。威义未至，璋已擅追绵州刺史武虔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诲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传檄于利、阆、遂等州，责以间谍朝廷。寻率其兵陷阆州，擒节度使李仁矩、军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且言为朝廷猜忌，将有替移，去则丧家，住亦致讨，地狭兵少，独力不任，愿以小儿结婚爱女。时知祥亦贰于朝廷，因许以为援。既而知祥出师以围遂州，故璋攻阆州得恣其毒焉。

其年秋，诏削夺璋在身官爵，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招讨使，

率师以讨之。璋之子宫苑使光业并其族，并斩于洛阳。及石敬瑭率师进讨，以粮运不接，班师。明宗方务怀柔，乃放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归本道，别无诏旨，只云“两务求安”。时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师者俱无恙焉，因遣使报璋，欲连表称谢。璋怒曰：“西川存得弟侄，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儿孙已入黄泉，何谢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构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晖为璋所邀，寓于东川。至是因璋之败，率众以害之，传其首于西川。

【译文】

董璋，本是梁朝的一员骁将。年少时与高季兴、孔循都在豪士李七郎手下作童仆。李七郎原名李让，曾用厚礼贿赂梁太祖，深受梁太祖宠幸，被收为义子，赐姓朱，名友让。董璋成年后，被收在梁太祖帐下，以后因立下军功而升任列校。

梁龙德末年，潞州李继韬送钱到梁。当时潞州将领裴约正领兵戍守泽州，不遵守李继韬之命，拒城自守。梁末帝遣董璋攻陷泽州，被任命当泽州刺史。这一年，庄宗入汴，董璋去朝见，庄宗向来听说董璋的名声，对他很优厚。让他任赴旧职，年底再调回。当时已是郭崇韬当政，对董璋也很优厚。同光三年夏天，命董璋为邠州留后，秋天，授以旄钺。同年九月，大举进攻讨伐蜀国，由董璋为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郭崇韬为招讨使，凡有军机大事，都让董璋参与。这年冬天，蜀国平定，任命董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天成初年，加封检校太傅。第二年，加封同平章事。

安重海当政时，听信坏人谗言，认为孟知祥一定不会忠心为国，只有董璋性情忠义，可以宠信，命董璋图谋知祥。再加上董璋的儿子在朝中作宫苑使，结党营私，大讲董璋的好话知祥的坏话。董璋倍受恩宠，更加暴戾。开始奉旨去东川的人，都说董璋对朝廷不恭。天成四年，夏天，明宗将在郊外祭天，派李仁矩诏告两川，又派安重海飞马带信给董璋，征收朝奉约五十万钱的数目。董璋则以东川地少民贫，只同意十万钱。第二天，董璋在衙署设

宴招待李仁矩，到中午仁矩还没有到，董璋派人去察看，仁矩正在驿馆里拥娼妓、朋友饮酒作乐。董璋大怒，就带了几百人，执戈持戟，闯入驿中，命令打开门，仁矩大惊，逃入阁楼中，很久才出来。董璋坐着，让仁矩站在台阶下，指着他骂道：“我作魏博都监时，你才是通引小将，那时来来去去就风光不同。今天我为藩侯，你带着君命，夜开筵席。作为使臣，为何到中午还不来见，擅自饮酒狎妓，难道对君王之事如此不恭吗？只当是西川解斩客省使李严所说，我不敢斩你吗？”同时示意左右，准备把仁矩拉出去问斩。仁矩涕泪直下，告饶不止，才获免死。董璋于是骑马回衙，把宴席撤掉，再不召见。仁矩回朝复命，言说董璋无法无天。没多久，重海推荐仁矩为阆州团练使，后升为节镇。

长兴元年夏天，明宗在郊外祭祀完毕后，加封董璋为检校太尉。当时两川刺史统率牙军，小郡也不下五百人，董璋已有一些怀疑，后来听说把阆州划出来由仁矩负责治理，谋反之心已定。他于是给他的儿子董光业写信说：“朝廷割我的支郡为节制，屯兵三千，是一定要杀我了。你见机向皇上进言，就说如果朝廷再派哪怕是一骑人马进入斜谷，那么我必造反，与你断绝关系。”董光业把这封信给枢密院李虔徽，时逢朝廷又派中使荀咸义领兵赴阆州，光业对虔徽说：“咸义还没到，我父亲必定反叛。我的生命不足可惜，只是担心朝廷征伐，又要有诸多劳顿。请你停止咸义之行，我父亲必定会仍象往常一样。”执掌国政的重海不愿意。咸义还没有到阆州，董璋已反，擅自追杀绵州刺史武虔裕，把他囚禁在衙署之中。武虔裕是安重海的心腹，所以董璋要先把他抓起来。五月，董向利、阆、遂等州发出檄文，责指他们是朝廷中的间谍。接着率领他的部队攻陷阆州，擒获了节度使李仁矩、军校姚洪等人，并杀害了他们。在董璋准备谋反之前，先派人持以重礼送给孟知祥，请求儿女联姻。并说朝廷已怀疑他，将要撤他的职，如果他逃跑，就会丧家，如果他不逃，就会被讨伐，由于地狭兵少，独自的力量不能抵御，愿意让小儿子与知祥的女儿结婚。当时知祥也对朝廷有反心，因此答应作他的后援。不久孟知祥发兵攻遂州，所以董璋攻阆州更加猛烈。

这年秋，皇上下诏削夺董璋官爵，任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

招讨使，率师讨伐董璋。董璋的儿子和其他家中的人都在洛阳被斩。石敬瑭率师征讨，因粮援不济班师回朝。明宗便使用怀柔政策，把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放回原来的管辖之地，除了要求他们各自安份以外，没有其它的诏书。当时孟知祥在京城의 亲人家属都没有遭到什么伤害，于是派人向董璋通报，准备联名向皇上谢罪。董璋大怒说：“你的亲戚没有受到伤害，就想与朝廷又谋私和，我董璋的儿子孙子都已命归黄泉，还有什么可谢罪的呢？”从此董璋就怀疑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双方产生了矛盾，三年四月，董璋率一万余名兵士袭击孟知祥。孟知祥的各位将领率兵在汉州的弥牟镇与董璋大战。董军一败涂地，仅剩下数十骑，又向东川逃去。前陵州刺史王晖受董璋邀请，住在东川，见董璋已败，率众把他杀了，把董璋的首级送到西川。

126

李袭吉传

——《旧五代史》卷六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谓朱邪，用石勒事，狂药谓酒。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
李袭吉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0页）

【解析】

毛泽东读书作注批，主要是有感而发。他读李袭吉传作此两批注，一则赞李袭吉懂水性，一则赞李袭吉多才通古论今，文笔特好。

李袭吉，唐末一才子，乾符年间中进士，李克用占据太原后，投到其帐下作文书工作，李克用的许多诏书等，皆出自他的手笔。

902年，朱温派兵攻打李克用，李克用不敌败退，欲卧薪尝胆，东山再起，遂问计群臣。

李袭吉献计说，国家是富是贫，不在仓库充实不充实；军队是强是弱，不在士卒数目多少。人民归附有恩德的领袖，连神仙都讨厌骄傲自大的人。如果只知道向人民横征暴敛，则人民就宁愿盗贼当家。暴政如同猛虎，所以散

发鹿台财产，周王朝得以兴起。齐国仓库失火焚烧，晏婴进宫向国君祝贺。

李袭吉又说：“我认为，变法不如培育人才，改革不如依照旧规。韩建积蓄无数钱财，却第一个投降朱温，王珂不断变法，却归顺盗贼。城墙不能说不高，蔡州的军队不能说不多却被朱温打败，这些眼前的例证，十分显明，可以作为警戒。称霸的国家，领袖从不会贫穷；强悍的将领，手下没有衰弱的士兵。希望大王崇尚道德，爱护人民，铲除奢侈、减免差役，在沿边险要的地方设置工事。巩固边界防务，加强士卒战斗训练，辅导农民勤奋耕田，物色武官平定祸乱，遴选文官治理人民，金钱粮草出纳，都应有详细严格的法定程序，民刑官司都应遵照朝廷颁布的法律规章。诛杀、赏赐，都出自统帅裁决，则下面的人就不可能作威作福、贪赃枉法，大王亲近的人如果都是正人君子，其他的人就不会忧虑自己被诽谤陷害。顺应天道法则运行，则诈欺诬害都会绝迹。尊敬鬼神，禁止一切荒谬杂滥的祭祀。国家虽不追求富有，也会富有，人民虽不追求平安，也会平安。对外击破元凶大恶，对内振兴颓废的风俗，大王的声名势将高过五霸（春秋五霸），道德也会超越八元（古代传说中的八位高才）。至于加强税收，修订房租，增加专卖收入，丈量耕地面积，开疆拓土，建立国家，恐怕并不是最迫切的事。

李克用认为他说得有理，就命他撰写文书与朱温和解。在文书中，李袭吉极力讨好、吹捧朱温，向朱温示弱，与朱温套近乎，笼络感情。毛泽东批注的第二条就是讲李袭吉的巧言利齿。把双方争战的原因推到小人使谄身上，就暗示说，如果双方不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就会上朱邪小人的当，就会像石勒那样兵败无成。现在双方的情势都有些感情用事，如果不再悬崖勒马，那就会像人吃了狂药那样发疯而死。毛泽东在此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人吃了狂药，就像喝了酒一样，容易感情用事，不辨是非，不辨真伪，到最后只能是酿成大祸。

联系到我党革命建设实践的教训，毛泽东的批语是很有深刻内涵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就主张到农村去，到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开辟根据地，并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搞得火火红红，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是当时中央的一些领

导人，头脑发热、感情用事，执意要在城市搞革命暴动，像苏联那样，走夺取城市占领全国的道路。实践证明，城市中心论是错误的，在当时情况下，红军力量弱小，敌人力量强大，只能到农村发展，王明等人头脑发热，不能正确认识国情，必然要被历史淘汰。

【原文】

李袭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后，父圉，为洛阳令，因家焉。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及王重荣代，不喜文士。时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袭吉访旧至太原，武皇署为府掾，出宰榆社。光启初，武皇遇难上源，记室歿焉，既归镇，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荐袭吉能文，召试称指，即署为掌书记。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难，与梁祖不协。乾宁末，刘仁恭负恩，其间论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

三年，迁节度副使，从讨王行瑜，拜右谏议大夫。及师还渭北，武皇不获入覲，为武皇作违离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昭宗鉴之嘉叹。洎袭吉入奏，面诏谕之，优赐特异。师还太原，王珂为浮梁于夏阳渡，袭吉从军。时竿断航破，武皇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求之获免。

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

一别清德，十五余年，失意杯盘，争锋剑戟。山高水阔，难追三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之赐。

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倾响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今则皆登贵位，尽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劳用壮。今公贵先列辟，名过古人。合纵连衡，本务家邦之计；拓地守境，要存子孙之基。文王贵奔走之交，仲尼譚损益之友，仆顾惭虚薄，旧忝眷私，一言行心，万死不悔，壮怀忠力，犹胜他人，盟于三光，愿

赴汤火。公又何必终年立敌，愚意相窥，徇一时之襟灵，取四邻之僇弊，今日得其小众，明日下其危墙，弊师无遗馘之忧，邻壤抱剥床之痛。又虑悠悠之党，妄读听闻，见仆韬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误致窥觐。

且仆自壮岁已前，业经陷敌，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及其首陟师坛，躬被公衮，天子命我为群后，明公许我以下交，所以敛迹爱人，蓄兵务德，收燕薊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况五载休兵，三边校士，铁骑犀甲，云屯谷量。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鹞峰宫阙，咸作京坻。问年犹少于仁明，语地幸依于险阻，有何覘睹，便误英聪。

况仆临戎握兵，粗有操断，屈伸进退，久貯心期。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长驱席卷，反首提戈。但虑骤突中原，为公后患，四海群谤，尽归仁明，终不能见仆一夫，得仆一马。锐师僇失，则难整齐，请防后艰，愿存前好。刳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文靖求始毕之众，元海征五部之师，宽言虚词，犹或得志。今仆散积财而募勇辈，辇宝货以诱义戎，征其密亲，陷以美利，控弦跨马，宁有数乎。但缘荷位天朝，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识鄙怀，洞回英鉴，论交释憾，虑祸革心，不听浮谭，以伤霸业。夫《易》惟忌满，道贵持盈，僥恃勇以丧师，如擎盘而失水，为蛇刻鹤，幸赐徊翔。

仆少负褊心，天与直气，间谍诡论，誓不为之。唯将药石之谭，愿托金兰之分。僥愚衷未谕，彼抱犹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穷九流之辩，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执简吐诚，愿垂保鉴。

仆自眷私睽阻，翰墨往来，或有鄙词，稍侵英听，亦承嘉论，每赐骂言。叙欢既罢于寻戈，焚谤幸蠲其戟笔，穷困尚口，乐贵和心，愿祛沉阒之嫌，以复损箴之好。今者卜于曩分，不欲因人，专遣使乎，直诣铃阁。古者兵交两地，使在其间，致命受辞，幸存前志。昔贤贵于投分，义士难于屈讎，若非仰恋恩私，安可轻露肝膈。凄凄丹慄，炳炳血情，临纸响风，千万难述。梁祖览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谓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又读至“马邑儿童”、“阴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谓敬翔曰：“李太原喘喘余息，犹气吞宇宙，可诟骂之。”及翔为报书，词理非胜，由是袭吉之名愈重。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裴吉齐名于时。

裴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风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赠礼部尚书。

【译文】

李裴吉，自称是左丞相李林甫之后代。他父亲叫李图，曾做洛阳令，是因裴家族的势力。李裴吉在乾符末年，应试进士，遇到国家动乱，逃避到河中，攀依节度使李都，升为盐铁判官。等到王重荣接替李都，王不喜欢文士。当时国家动乱之后，士吏权贵大多逃难到汾、晋等地，李裴吉拜访旧友到太原，在武皇署做府掾，治理榆社。光启初年，武皇在上原遇到危难，记室死在那里，回到府第，召幕能写奏疏的人，其中大多不能领会其要领。有人推荐李裴吉能够做文，召来应试后觉得称心，就任命为掌书记。李裴吉博学多才，尤其熟知国家近期之事，所做文章精练平实，多用典故，不过分玄虚，所写的羽檄军书文理气势磅礴。自从开皇上源危难，武皇与梁祖关系不协调。乾宁末年，刘仁恭负义，在中间闲言搬弄是非，于是相互间论战文章数百篇，裴吉的警策文句，在人们口上广泛传播，文士称赞他的文采。

乾宁三年，裴吉任节度副使，从军讨伐王行瑜，官任右谏议大夫。等军队回到渭北，武皇未被允许入朝进见，裴吉替武皇作了一篇别离表，文中有警句说：“穴居禽鸟长有羽翼，听到舜的音乐飞翔而来，天路没有梯子，望着高高的云彩而不能到达”。昭宗读后叹赞不止。等到裴吉进朝奏请，昭宗当面召见告谕，优待赏赐非同寻常。军队回到太原，王珂在夏阳渡制造浮桥，裴吉从军。当时索断船破，武皇得以幸免，裴吉坠入河中，落在大冰块上，漂流了七八里，漂到岸边，被找着得以幸免。

天复年间，武皇想同梁修复友好。命裴吉做书信送给梁祖，信中书道：

自从同您相别，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这期间有所齟齬，山高水宽，难以追

寻三国之欢意，雁逝鱼沉，很久以来告别了八行之赐。

以往，我同您确实论姓联宗，蒙受知遇之恩，情投意合，希望寄身托意，在马上谈论交情，在朝廷上推荐贤才，友情之深在绅士中闻名，没有想到后来关系疏远了。谁想到命运不好，奸邪之人横加挑拨。毒手恶拳，黑夜撕打，金戈铁马，天明践踏。疯狂的药剂致使友谊遭到破坏，事情过去了想起来可笑。现在你我都有了一定的职位，又到了中年，就是您想明白是非，君子怎么能在壮年辛劳呢？现在您功过前人，名过古人。合纵连横，应该致力于国家大计，开疆守境，要建立子孙的基业。文王看重奔走的交情，孔子光大损益的朋友。我回想过去惭愧浅薄，怀念过去私交，一言出口，万死不悔，尽忠尽力，胜过他人，三光盟誓，愿赴汤蹈火，您又何必终年树敌，为了一时的想法，攻取城池，致使疲倦难支，今天夺得一小部分人，明天攻下危城，军队弱小没有被攻打的忧虑，邻居受到破坏就有家俱损坏的伤痛。又想到许多朋党，胡乱猜测，乱讲乱说，见到我们勇猛威武，派兵守境，不明皂白，造成误解。

在我壮年以前，历经沙场，以杀敌为主要任务，把攻城掠地做为长久之计。等到成为军队之帅，封为公爵，天子封我为王侯，明公同我私交甚厚，因此我现在收敛本性，爱护人民，聚合军队，务求修德，攻取燕蓟就归还了他们的旧将，占领蒲坂但不负前言。况且五年来已经休兵不战，边疆将士，兵马盔甲，屯集粮食。马邑儿童，都是强将，高峰宫殿，都可做京城。问年龄赶不上仁明您，谈地势有幸依靠险阻，有所野心，就有失聪明。

况且我率领军队，粗有谋断，进退曲直，心中知晓。胜利就会抚慰受难的百姓，失败就聚集各地的百姓，长驱直入席卷天下，操戈跃马。但思考在中原作战，是您的后患，天下人批评指责，都怨仁明您，最后结果见不到一个我的人，得不到一匹我的马。精锐的军队受到挫伤，就难以恢复元气，请提防以后的困难，希望重修友好。阴山部落的矧复是我的亲戚，回讫师徒，聚集在外面。文靖请求始毕的众兵，元海征集五部的军队，好言劝说，或许遂愿。现在我们散发积聚的财富来招募勇士，用车装集宝物来吸引正义之师，以亲密的态度征发他们，给他们厚利，持弓跨马之人难道能够数过来吗？只是在朝廷上任职，心中恻隐，高高的关隘，不忍发生战争。希望您深入了解我的情怀，洞察事理。以交情为重，放弃

前怨。考虑后患，改变想法。不听闲言，免伤霸业。《易经》忌讳“满”，道贵于见好就收。如果依凭勇武而丢失军队，就像举着杯盘而洒了水，为蛇刻鹤，有幸得以飞翔。

我年轻见浅，但天给我直率性格，决不做阴谋诡辩的事。希望这些药石一般的言论，能够使我们重修金兰之好。假如我的心情不被理解，您仍然疑惑，如果尽三朝的威风，穷尽九河的辩论，找回心迹原尾，那就象等待黄河水清一样，现在写信倾吐诚心，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我自从怀着私念同您不协，文字往来，有时有不恭的话，使您不快，我也得到过您的好的论述，每次赐给谩骂之语。放下干戈重叙旧欢，放弃相互谩骂，祸从口出，心平气和才得其乐。希望放弃前嫌，来修复友好关系。现在我看在以前的情分上，不想通过别人，专门派遣使者，一直送到您府上。古代两者交兵，使节穿梭其间，传递命令接受问答，保存前志。过去贤者贵于情分相投，义士难于屈从仇敌。若不是仰慕恋眷过去的私交恩义，怎么能轻易地坦露心迹？感情赤烈，风吹纸响，千言万语难以叙清。

梁太祖看信，看到“毒手尊拳”之句，高兴地对敬翔说：“李公占据一个角落，怎么得了这样的文人？像我这样神奇妙算，得到袭吉这一文人，如虎添翼了。”又读到“马邑儿童”、“阴山部落”之句，梁祖愤怒地对敬翔说：“李太原苟喘残息，还有气吞山河之气，可去辱骂他。”等敬翔写回信，词理都不好，于是袭吉的名气更大。

自从广明大乱以后，诸侯割据各方，竞相招纳名士，来起草书信，檄文。这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他们都有文彩，和李袭吉在当时齐名。

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待了十五年，公务的空闲时间，只读书写文章，手从不放下卷章。性格上淡泊名利，奖励后进，不自高自大。参与处理幕府的事，致力公平，不接受赂物，风度翩翩，有士大夫的气概。天祐三年六月，得风病死在太原，同光二年，被追赠为礼部尚书。

127

少帝本纪

——《旧五代史》卷八十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事有如此之怪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少帝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2页）

【解析】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段是后晋军队抗击契丹入侵过程中发生的一件怪事。

后晋是石敬瑭所建立的。石敬瑭本是沙陀族平民后裔，连姓都没有，石敬瑭为李嗣源亲兵将领，以骁勇得其欢心。李嗣源奉命抚定邺都兵变，反为变兵劫持，石敬瑭劝他进军洛阳，夺取皇位。933年，后唐末帝夺取皇位，闵帝从骑五十名逃走，渡河至卫州，石敬瑭尽杀其从骑，置闵帝而去，闵帝被缢死。这些事实，都透露了石敬瑭是一个极为阴险狠毒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在羽翼未丰、时机未至之时，他还不肯贸然下手，却乘机充实势力，窥伺时机，936年，羽翼丰满的石敬瑭在晋阳举兵叛乱，末帝任大将张敬达为太原西面兵马都部署，统大军讨伐。石敬瑭自度实力不足，听从幕僚桑维翰计，遣使向辽“赍表乞师，愿为臣子。”

张敬达身为元帅，拥众五万，但无指挥才能，坐困株守，一筹莫展，无破计良策，但他毕竟还有爱国思想，于艰危中，仍誓不降敌。大将杨光远等

劝他投降辽国，他断然拒绝，杨光远等索性将他杀害，举部投降石敬瑭。石敬瑭进逼洛阳，末帝举火自焚。后唐灭亡，石敬瑭建立后晋。942年，石敬瑭死，无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臣冯道等受顾命拥其侄石重贵为帝，是为晋少帝。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之一，其名始见于北魏。直至五世纪，契丹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他们逐水草牧畜，有时“多为寇盗”，更多的时间则是北魏“求朝献，岁贡名马”，经常“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926年，阿保机死，次子耶律德光继位。

耶律德光帮助石敬瑭登上后晋皇位，石敬瑭极力卖国求荣，媚事辽朝，无所不至。他“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其实他比耶律德光大九岁），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帥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傲，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然而，尽管石敬瑭如此恭顺，却丝毫不能消除耶律德光南侵的野心，相反地，他积极蓄储力量，俟机而动。

石重贵继位以后，权臣景延广徒为大言，不做任何抗辽准备；杨光远踵效石敬瑭，向辽称臣，举兵叛乱，自称皇帝。于是，耶律德光以为良机已到，便大举南下侵犯。

944年（开运元年），辽兵大举进犯，降将赵延寿充当先锋，进围两河军需储备重地贝州。贝州无主帅，晋廷急征原主持云州抗辽的吴玠权知州事。辽军迫城下，“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进攻”，吴玠率众投新于夹城中，继以炬火，敌之梯冲，焚烧殆尽，杀伤大批辽兵，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是日，敌复合围，郡中丁壮皆登城守陴。”吴玠本是一介书生，又单人赴任，手下无可利用之将，流氓邵珂骗取他的信任后，叛国降敌，为虎作伥，引辽兵由南门入城，贝州陷落。吴玠苦战力尽，投井死，城中军民万人英勇死难，贝州之役，显示了爱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揭开了中原军民第一次抗击辽寇高潮的序幕。

辽兵攻陷贝州，便全面大举南犯，从雁门关到恒、邢、沧诸道，几路向南推进，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后晋朝廷先遣将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统率禁军，抵御从贝州来犯的辽兵。等到耶律德光进据邺都城外，石重贵下诏亲征，以景延广为御营使，“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他既无军事素养和战争经验，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顾将帅的团结，怎能不误事！晋廷又任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为副使，刘知远按兵不动。石重贵至澶州，遣使致书耶律德光，求修旧好，双方媾和，遭到拒绝。由这件事就可见后晋朝廷并无决心抗辽，只求苟安的卑怯心理了。

辽军由降将为向导，自马家口渡河，企图与杨光远叛军会师，晋廷急派李守贞等赴援。当时，高行周部在戚城被辽兵围困，景延广急派李守贞等赴援。当时，高行周率部苦战，几乎全军覆没。李守贞部到达马家口时，辽兵正在筑造营垒，主力留在西岸，数千艘船运送西岸边还没有完，“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于是不敢复东。辽兵战败，“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激起了中原军民的更大愤怒，抗击更力。接着，耶律德光自率十余万人，在澶州城北与晋军决战，告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耶律德光宵遁，而景延广却疑其有诈，不敢趁胜追击。耶律德光自澶州北上，分兵两路，一支出沧、德，一支出深、冀，退回辽境，所过焚掠，方圆千里之内，残破不堪。辽兵既退，晋军攻下青州，杀杨光远，辽兵第一镞进犯算是被打退了。

是年冬，辽兵重行大举南犯，围恒州，分兵陷鼓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柏乡等县，前锋直抵邢州，河北诸州告急。945年，后晋北面行营马步军都监张从恩弃邢州南逃，“于是，诸军汹惧无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义成节度使皇甫遇赴援邢州，与辽兵在邺都南榆林店遭遇，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以数千之众，抵挡十倍于己的辽兵，身陷重围，犹奋力冲杀。晋将安审琦请求赴援，张从恩不许，安审琦便自率所部骑兵，驰往援救，辽兵见尘烟大起，以为晋大军赶到，解围而去。耶律德光在邯郸闻

讯，急忙退到鼓城。处于有利的战机，张从恩却不敢追击，他惟恐辽军增兵反扑，想退军黎阳仓，倚河守险，会议未决，他便引军先发，造成混乱，幸而留守相州的知州符彦伦当机立断，设疑兵退敌，辽兵才退而北去。

毛泽东评点这段史实时说，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呢！这实符彦伦计谋之高也，高到连毛泽东都感到惊异了。

【原文】

开运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为开运元年。河北诸州，曾经契丹蹂践处，与免今年秋税。诸军将士等第各赐优给。诸州率借钱帛，赦书到日，画时罢徵，出一千贯已上者与免科徭，一万贯已上者与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毕，会大雷雨，匆遽而罢。时都下震死者数百人，明德门内震落石龙之首，识者以为石乃国姓，盖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节度使马全节为邺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义节度使安审晖为邢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乙亥，前陕州节度使王周加检校太尉，改定州节度使；邺都留守张从恩改郢州节度使。礼官奏：“天子三年丧毕，祫享于太庙，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丧终毕，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礼，冬季祠祭，改荐为祫。”从之。丁丑，虞部员外郎、知制诰陶穀改仓部郎中、知制诰，大理卿吴德谦改秘书监致仕。辛巳，以左龙武统军李从敏为潞州节度使，天策府都护军、桂州节度使、知郎州军事马希杲加检校太师。壬午，降金州为防御州，降莱州为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书右丞；以颍州团练使冯玉为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中书舍人赵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充弘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傅、谯国公刘昫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进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刘继勋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陕州节度使石贇为邓州节度使。同州节度使李承福卒，赠太傅。

八月辛丑，命十五将以御契丹，北京留守刘知远充北面行营都统，镇州节度使杜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郢州节度使张从恩充马步军都监，西京留守景延广充马步军左厢排阵，前襄州节度使安审信充马步军右厢排阵使，河

中节度使安审琦充马步军都指挥使，徐州节度使赵在礼充马步军都虞候，晋州节度使安叔千充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充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充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充马军排阵使，沧州节度使王延胤充步军左厢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宋彦筠充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前金州节度使田武充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神武统军潘环充步军右厢排阵使。壬寅，闽王王延羲为其下连重遇、朱文进所害，众推文进知留后事，称天福年号，间道以闻。甲辰，太子少傅卢文纪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恽改户部尚书，给事中司徒诩改右散骑常侍，以府州刺史折从阮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是夜，荧惑入南斗。乙巳，诏复置明经、童子二科。己酉，以邓州节度使王令温为延州节度使。癸丑，以威武军兵马留后、权知闽国事朱文进为检校太傅、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知闽国事。癸亥，升澶州为节镇，以镇宁为军额，割濮州为属郡。甲子，以延州节度使史威为澶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乙酉，以户部侍郎韦勋为太子宾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尧为户部侍郎，以光禄卿张仁愿为大理卿。己丑，礼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斩首千余级，生擒将校七十余。癸巳，以前陇州防御使翟光邺为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沧州节度使王延胤卒，赠中书令。

冬十月壬寅，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节度使、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邺都留守马全节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诰贾纬为户部郎中、知制诰。戊午，诏曰：

朕虔承顾命，获嗣丕基，常惧颠危，不克负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宁，夕惕晨兴，每怀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

向者，频年灾沴，稼穡不登，万姓饥荒，道殍相望，上天垂谴，凉德所招。仍属干戈尚兴，边陲多事。仓廩不足，则辍人之喉食；帑藏不足，则率人之资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丁中；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虽事不获已，而理将若何！访闻差去使臣，殊乖体认，不能敦于勉谕，而乃临以威刑。

自有所闻，益深愧悼。旋属守臣叛命，敌骑入边，致使甲兵不暇休息，军旅有征战之苦，人民有飞輓之劳，疲瘵未苏，科徭尚急，言念于兹，寝食何安！得不省过兴怀，侧身罪己，载深减损，思召和平？所宜去无用之资，罢不急之务，弃华取实，惜费省功，一则符先帝慈俭之规，一则慕前王朴素之德。

向者，造作军器，破用稍多，但取坚刚，不须华楚，今后作坊制器械，不得更用金银装饰。比于游畋，素非所好，凡诸服御，尤欲去奢，应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宝玩好及鹰犬为贡。在昔圣帝明君，无非恶衣菲食，况于薄德，所合恭行，今后大官尚膳，减去多品，衣服帷帐，务去华饰，在御寒温而已。峻宇雕墙，昔人所诫，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后凡有营缮之处，丹堊雕镂，不得过度，宫闱之内，有非理费用，一切禁止。

吁戏！继圣承祧，握枢临极，昧于至道，若履春冰。属以天灾流行，国步多梗，因时致惧，引咎推诚，期于将来，庶几有补。更赖王公、将相，贵戚、豪宗，各启乃心，率由兹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宁。凡百臣僚，宜体朕意。

十一月壬申，诏曰：“蕃寇未平，边陲多事，即日虽无侵轶，亦须广设隄防。朕将亲率虎貔，躬擐甲胄，候闻南牧，即便北征，不须先定日辰，别行告谕。所有供亿，宜令三司预行计度，合随从诸司职员，并宜常备行计”云。己卯，以陈州刺史梁汉璋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壬午，以贝州节度使何建为澶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右厢排阵使，以澶州节度使史威为贝州节度使。丙戌，以前金州节度使田武为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以前相州节度使郭谨为鄆州节度使。

十二月己亥朔，幸皋门，射中白兔。癸丑，福州节度使朱文进加同平章事，封闽国王。丁巳，青州杨光远降。光远子承勋等新观察判官邱涛，牙将白延祚、杨瞻、杜延寿等首级，送于招讨使李守贞，乃纵火大噪，劫其父处于私第，以城纳款，遣即墨县令王德柔贡表待罪。杨光远亦遣节度判官杨麟奉表请死。诏释之。

闰月庚午，以杨承信为右羽林将军，承祚为右骁骑卫将军，皆光远之子，先诣阙请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贞奏，杨光远卒。初，光远既上表送

降，帝以光远顷岁太原归命，欲曲全之，议者曰：“岂有反状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人拉杀之，以病卒闻。乙酉，前登州刺史张万迪削夺官爵处斩，青州节度判官杨麟配流威州，掌书记任邈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并以杨光远叛故也。工部尚书、权知贡举窦贞固奏：“试进士诸科举人入策，旧例夜试，以三条烛尽为限，天成二年改令昼试，今欲依旧夜试。”从之。曲赦青州管内罪人，立功将士各赐优给，青州吏民为杨光远诬误者，一切不问。青州行营招讨使、兖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加同平章事，副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改许州节度使。丙戌，降青州为防御使额，以莱州刺史杨承勋为汝州防御使。己丑，以工部尚书窦贞固为礼部尚书，太常卿王延为工部尚书，左丞王松为太常卿，以前尚书右丞龙敏为尚书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御使李建崇为河阳兵马留后，以宣徽使翟光邺为青州防御使，以内容省使李彦韬为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给事中边光范为左散骑常侍，以枢密直学士、吏部郎中李谷为给事中，依前充职。是月，契丹耶律德光与赵延寿领全军入寇，围恒州，分兵陷鼓城、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蛮城、柏乡等县，前锋至邢州，河北诸州告急。诏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师屯邢州，赵在礼屯邺都。

开运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贺，不豫故也。己亥，张从恩部领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归邺都，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诏西京留守景延广将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改郑州防御使，典军如故。以齐州防御使刘在明为相州留后。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诲为内容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御使宋光邺为左骁卫大将军。诏青州行营将校，自副兵马使以上，各赐功臣名号。乙巳，帝复常膳。以左威卫上将军袁羲为客省使，上将军如故。诏滑州节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马全节赴相州。契丹寇洺、磁，犯邺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师与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阳河上，皇甫遇、慕容彦超率前锋与敌骑战于榆林店，遇马中流矢，仅而获免。是夜，张从恩引军退保黎阳，唯留五百人守安阳河桥。既而知州符彦伦与军校谋曰：“此夜纷纭，人无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桥！”即抽入相州，婴

城为备。至曙，贼军万余骑已阵于安阳河北，彦伦令城上扬旗鼓噪，贼不之测。至辰时，渡河而南，悉陈甲骑于城下，如攻城之状。彦伦曰：“此敌将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张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当皇甫遇榆林战时，至晚敌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戎王在邯鄲闻之，即时北遁，官军亦南保黎阳。甲寅，以河阳留后李建崇为邢州留后，以凤州防御使为河阳留后。诏李守贞领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韬权侍卫马步都虞候。改诸道武定军为天威军。己未，以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北面行营都招抚使，以郢州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乡村避寇百姓，已发遣各归本家营种。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亲御军旅，既而张从恩、马全节相次奏贼军充斥，恒州杜威告事势危急，帝曰：“此贼未平，固难安寝，当悉众一战，以救朔方生灵，若晏安迟疑，则大河以北，沦为寇壤矣。”即日命诸将点阅，以定行计。辛酉，下诏亲征。诛杨光远部下指挥使张迥等五人，以戎事方兴，虑其扇摇故也。癸亥，以枢密直学士李谷为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车驾发离京师。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树花叶，凡数十株，宛若图画，观者如堵。

二月戊辰朔，车驾次滑州。己巳，渡浮桥，幸黎阳劳军，至晚还滑州。以沧州节度使田武充东北面行营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广为随驾马步军都铃辖。丙子，大阅诸军于戚城，帝亲临之。戊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节、行营都监李守贞、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等以前军先发。己卯，以许州节度使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以左神武统军潘环为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辛巳，幸杨村故垒。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诸军进发。以左散骑常侍边光范为枢密直学士。诏河北诸州，应蕃寇经由之地，吏民遭杀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诏恒州杜威与马全节等会合进军。丙戌，幸铁丘阅马，因幸赵在礼、李从温军。是日大雪。戊子，安审琦、梁汉璋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州。甲午，以河中节度使安审琦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充马步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充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充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殷充步军左右厢都指挥

使；左神武统军张彦泽充马军左右厢都排阵使，右神武统军潘环充步军左右厢排阵使。丙申，以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补阙袁范先陷契丹，自贼中逃归。杜威奏，与李守贞、马全节、安审琦、皇甫遇部领大军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审约奏，二月三夜，差壮丁斫敌营，杀贼千余人。是日，以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右厢都排阵使，以皇甫遇为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厢排阵使，以王周为马步军右厢排阵使。丁未，败于戚城，还丰景延广、安审信军。庚戌，王师攻泰州，刺史晋庭谦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寨将孙方简破契丹千余人，斩蕃将谐里相公，掳其妻以献。甲寅，杜威奏，收复满城，获契丹首领没刺相公，并蕃汉兵士二千人。以前户部尚书李恽为兵部尚书。乙卯，杜威奏，收复遂城。丙辰奏，大军自遂城却退至满城。时贼将赵延寿部曲来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报，汉军大下，收却泰州，寻下令诸部，令辎重入塞，轻骑却回。戎王率五万余骑，来势极盛，明日前锋必至，请为之备。”杜威、李守贞谋曰：“我师粮运不继，深入贼疆，而逢大敌，亡之道也。不如退还泰州，观其兵势强弱而御之。”军士皆以为然。是日，还满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锋已至。己未，大军发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后。是日，次阳城。庚申，贼骑如墙而来，我步军为方阵以御之，选劲骑击贼，斗二十余合，南行十余里，贼势稍却，渡白沟而去。辛酉，杜威召诸将议曰：“戎首自来，实为劲敌，若不血战，吾辈何以求免。”诸将然之。是日，敌骑还绕官军，相去数里。明日，我军成列而行，蕃汉转斗，杀声震地，才行十余里，军中人马饥乏。癸亥，大军至白团卫村下营，人马俱渴，营中掘井，及水辄坏，兵士取其泥绞汁而饮，敌众围绕，渐束其营。是日，东北风猛，扬尘折树，契丹主坐车中谓众曰：“汉军尽来，只有此耳，今日并可生擒，然后平定天下。”令下马拔鹿角，飞矢雨集。军士大呼曰：“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尽死！”诸将咸请击之，杜威曰：“俟风势稍慢，观其进退。”守贞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黑风之内，莫测多少，若俟风止，我辈无噍类矣。”即呼诸军齐力击贼，张彦泽、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骑奋击，风势尤猛，沙尘如夜，敌遂大败。时步骑齐进，追袭二十余里，至阳城东，贼军稍稍成列，我骑复击之，乃

渡河而去。守贞曰：“今日危急极矣，幸诸君奋命，吾事获济。两日以来，人马渴乏，今吃水之后，脚重难行，速宜收军定州，保全而还，上策也。”由是诸将整众而还。是时，契丹主坐车中，及败走，车行十余里，追兵既急，获一囊驼，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军自定州班师入恒州。

夏四月丙子，以车驾将还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庙社稷。辛巳，驾发瀛州。甲申，至京师，曲赦在京禁囚。己亥，诏邺都依旧为天雄军。庚寅，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封北平王；恒州节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赵在礼移镇袁州；宋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高行周移镇郢州，侍卫如故；邺都留守马全节改天雄军节度使；袁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移镇宋州，加检校太师兼侍卫亲军副指挥使；河中节度使安审琦加兼侍中，移镇许州；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加同平章事，移镇徐州；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广加邑封，改功臣；秦州节度使侯益移镇河中；定州节度使王周加检校太师。

【译文】

开运元年秋节七月初一，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称开运元年。河北各州，曾经是契丹族的践踏蹂躏的地方，授予赦免今年秋节税。各个军、将领、士兵等依次分别赏赐优惠供给。各州率先出借钱帛，赦免书到时，急时罢征，出借一千贯之多的人授予免科赋徭役，出一万贯之多的人授予本州上佐。当天，宣读赦书未完，天下大雨，急忙宣读完毕。当时，京都被震死的人有几百，明德门内震落了石龙的头，有识之人认为国姓姓石，大概不吉祥。癸酉日，让定州节度使马全节做邺都留守，兼做侍中；让昭义节度使安审晖做邢州节度使，兼检校太师。乙亥日，前陕州节度使王周加封检校太尉，并改为定州节度使；邺都留守张从恩改为郢州节度使。礼官禀奏：“天子三年丧期完毕，在太庙祭祀，高祖圣文章武明德皇帝今年八月丧期已满，在十月举行大给的礼节，冬季祠祭，改荐为给。丁丑日，虞部员外郎、知制诰陶谷改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大理卿吴德谦改为秘书监致仕。辛巳日，让左龙武统军李从敏做潞州节度使，天第府都护军、桂州节度使、知郎州军事

马希杲加封检校太师。壬午日，降金州做防御州，降莱州做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为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为尚书右丞；让颍州团练使冯玉做户部侍郎，任端明殿学士；中书舍人赵上交改为刑部侍郎。己丑日，让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任弘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傅，谯国公刘煦做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督修正国史、兼三司，宰相大臣李崧、和凝加封爵位封地。庚寅日，宣徽北院使刘继勋改为宣徽南院，三司使董遇改为宣徽北院使。辛卯日，以前的陕州节度使石斌做邓州节度使。同州节度使李承福死了，追封太傅。

八月辛丑日，号令十五位将领来抵御契丹，北京留守刘知远做北面行营都统，镇州节度使杜威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郢州节度使张从恩任马步军都监，西京留守景延广任马步军都排阵使，徐州节度使赵在礼任马步军都虞候，晋州节度使安叔千任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任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任马步军右厢都指挥使，右神武统军张彦泽任马军排阵使，沧州节度使王延胤任步军左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宋彦符任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前金州节度使田武任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神武统军潘环任步军右厢排阵使。闽王王延义被他的部下连重遇、朱文进杀害，众人推荐朱文进办理后事，称天福年号，消息迅速传开。甲辰日，太子少傅卢文纪改为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为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恹改为户部尚书，给事中司徒翊改为右散骑常侍，让府州刺史折从阮做安北都护，任振武节度使。当天夜里，荧惑星侵入南斗。己巳日，诏令重新设置明童子两科。己酉日，让邓州节度使王令温做延州节度使。癸丑日，让威武军兵马留后，权知闽国事朱文进做检校太傅、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处理闽国事情。癸亥日，把澶州升为节镇，以镇宁为军额，割濮州作为属郡。甲子日，让延州节度使史威做澶州节度使。

九月初一，有日蚀。乙酉日，让户部侍郎韦勋做太子宾客，让前棣州刺史段希尧做户部侍郎，让光禄卿张仁愿做大理卿。己丑日，礼部侍郎符蒙死。壬辰日，太原禀奏，代州刺史白文珂在七里烽打败契丹，斩首千多，活捉将校七十多人。癸巳日，让前陇州防御使翟光邺做宣徽北院使。己亥日，因沧州节度使王延胤死停止上朝，追封中书令。

冬季十月壬寅日，两浙节度使、吴越国王钱弘佐加封守太尉。庚戌日，让徐州节度使、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赵在礼做北面行营副都统，邺都留守马全节做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甲寅日，让起居郎、知制诰贾纬做户都郎中、知制诰。戊午日，诏书写到：我虔诚地接受了皇帝的命令，获得治国大业，常常小心翼翼，责任重大，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但是因为威信未遍及天下，道德教化不高，治理之道不圣明，过错就来了。

以前，多年水灾，庄稼欠收，百姓饥荒，到处看见饥饿者，上天谴责，是簿德所致。现在战争连绵，边境战事不断。米粟不够，人就无饭吃；钱财不够，就动用百姓的钱财；兵士不够，就向百姓中征兵；战马不够，就借人的战马。虽然事情未成功，然而，道理是如此！访闻差去使臣，没有特殊的体察认识，不能在劝勉的诏书中敦敦教诲，就遭到了惩罚，我也听说，更加后悔。不久下属臣子叛变命令，敌人战马侵犯边境，致使盔甲、战士不得休闲，军队有征战的艰辛，人民日夜劳累，痍病未恢复，科赋徭役又催得紧急，想到这些，寝食怎能安宁！能不反省过错而振兴志向，反过来惩罚自己。再大大减少饭食，思考着和睦平安。所以应当减去无用钱财，罢免不需要的职务，放弃华丽的东西而用实惠的东西，减少费力的东西，一方面符合先帝的仁慈俭朴的规矩，另一方面仰慕前王朴素的品德。

以前，制造军用兵器，破烂的稍微多了点，仅取坚固刚硬，不用华丽装饰，今后制造兵器，不得再用金银装饰。至于出游、打猎，本来不是我喜欢的，凡各种衣服所用之物，尤其不要奢侈，天下府州不得把珍宝、玩艺和鹰、犬做为贡品。过去的圣帝明君，没有不是粗衣淡饭，何况德行浅薄，更应该这样做，今后大官吃饭减去过多的东西，衣服帷帐，一定要去掉华丽的装饰，仅抗御寒冷、吃饱罢了。昔人告诫，高屋雕刻墙壁，玉杯子象牙筷子，前代不用，今后凡事有经营修缮的地方，红丹雕刻，不得过度。宫殿之内，有不合理的费用，一切禁止。

唉！继承先圣的王位，掌握治国的政权，并不懂圣明的道理，如履春日薄冰，小心翼翼。当下因天灾横流，国家艰难，因时事令人畏惧，承认过失推广诚意，期望将来或许有所补裨。更依靠王公、将相、贵戚、豪宗，都开

启心志、沿着这条道路，共同致力于富强，以致达到康平安宁。凡是百姓、臣子、官僚，应该体谅我的意思。

十一月壬申日，诏令说：“蕃寇未平定，边疆不安宁，当下虽然没有侵犯之事，也须广泛惕防。我将亲自率领将领，身披盔甲，诸候听说向南作战，旋即洮征，不必先定日子，临别之时告诫。所有这些打算，应让三司预算行军所需之物，随从各司职，都应常准备行军的计划。”己卯日，让陈州刺史梁汉璋任侍马军都指挥使。壬午日，让贝州节度使何建做澶州节度使兼做北面行营马军右厢排阵使，让澶州节度使史威做贝州节度使。丙戌日，以前金州节度使田武做沧州节度使兼做北面行营步军右厢都指挥使，让前相州节度使郭谨做鄆州节度使。

十二月初一，到达皋门，射中白兔。癸丑日，福州节度使朱文进加封同平章事。封为闽国王。丁巳日，青州杨光远投降。杨光远儿子杨承勋等杀了观察判官邱涛、牙将白延诈、杨贍、杜延寿等人的头，送给招讨使李守贞，于是放火大喊，把他的父亲救到自己的住宅，弃城投降，派即墨县令王德柔晋献表书请罪。杨光远也派节度判官杨麟晋奉表书请求死罪。下令释放他。

闰月庚午日，让杨承信做右羽林将军，承祚做右骁骑卫将军，都是杨光远的儿子，因首先到皇宫请罪，所以特意授予这个官位。癸酉日，李守贞禀奏，杨光远死。开始，杨光远就晋献表书投降，皇帝因杨光远不久于太原死去，想委曲求全，有人议论说：“难道有反叛的滔天罪过而赦免他！”就命令李守贞随便加以处置，李守贞派人拉来杀了，因已经听说他病死了。乙酉日，前登州刺史张万迪削夺官位而被斩，青州节度判官杨麟发配流放到威州，掌书记任邈发配流放到原州，支使徐晏发配流放到武州，纵然遇到开恩赦免时，也不在放还的限度，并且是因为杨光远叛乱原因。工部尚书、权知贡举宝贞禀奏：“考试进士各科举人要写进文书，过去夜里考试，用三根蜡烛作为界限，天成二年改为书面考试，今天要仍旧夜晚考试。”允许了这件事。私下赦免青州管内的罪人，立功将领士兵分别恩赐，优先供给。青州官吏百姓因为杨光远而受牵连的人，一切都不问罪。青州行营招讨使、衮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加封同平章事，副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符彦卿改做许州节度使。丙

戊日，降青州为防御使额，让莱州刺史杨承勋做汝州防御使。己丑日，让工部尚书宝贞固做礼部尚书，太常卿王延做工部尚书，左丞王松做太常卿，从前尚书右丞龙敏做尚书左丞。癸巳日，以前安州防御使李建崇做河阳兵马留后，让宣徽使翟光邺做青州防御使，让内客省使李彦韬做宣徽北院使。甲午日，让给事中边光范做左散骑常侍，让枢密直学士、吏部郎中李谷做给事中，依照以前充实官职。同月，契丹耶律德光和赵延寿率领全兵侵犯，围困恒州，兵分几路攻陷鼓城、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乐块柏乡等县，前锋到达邢州时，黄河以北各州急忙告知。下令让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领兵驻扎邢州，赵在礼驻军邺都。

开运二年春天正月初一，皇帝没有接受朝拜，因没有预先准备的缘故。己亥日，张从恩率领兵士从邢州退守到相州，人心慌慌。赵在礼回到澶州驻军，马全节回到邺都，派右神武统军张彦泽驻兵黎阳，命令西京留守景延广领兵镇守胡梁渡。契丹侵犯邢州。侍卫马都指挥使梁汉璋改做郑州防御使，统辖军队和原来一样。让齐州防御使刘左明做相州留后。癸卯日，让客省使孟承海做内客省使。滑州禀告，正月二日到四日，战火打不到相州路。甲辰日，让前汝州防御使宋光邺做左骁卫大将军。命令青州行营将校，从副兵马使之上，分别恩赐功臣称号。乙巳日，皇帝恢复了正常饭食。让左威卫上将军袁义做客省使，上将军不变。命令滑州节度使皇甫遇领兵到达邢州，马全节领兵到达相州。契丹侵犯洺、磁，进犯邺都西北边界，当地人急忙告知。壬子日，王师与契丹在相州北安阳河上作战，皇甫遇、慕容彦超领前锋兵与敌人骑兵在榆林店开战，皇甫遇的马中箭，只得收兵。当天夜里，张从恩领兵撤退保守黎阳，仅留五百人镇守安阳桥。不久知州符彦伦与军校商量说：“今夜情况复杂纷乱战士没有坚定的意志，五百位疲惫的士兵，怎么能护守安阳桥！”立即调遣进入相州，围城而作准备。至天明时分，敌军万多骑兵已经在安阳河以北布阵势，符彦伦命令城上士兵摇旗雷鼓大喊，敌军不知所措。到早晨时，已经过河南而去，士兵全都在城下上马披甲，像要攻城的样子。符彦伦说：“敌人将要撤退了。”于是派兵五百在城北张弓射箭而等待他们，契丹果然撤退而去。当皇甫遇在榆林作战时，至晚上敌人自己惊奇地说：“晋军全来了。”戎

王在邯郸听到这消息，立即向北逃去，官军在南面护守黎阳。甲寅日，让河阳留后李建崇做邢州留后，让凤州防御使做河阳留后。命令李守贞领兵驻守滑州，让宣徽北院李彦韬姑且做侍卫马步都虞候。把各道武定军改为天威军。己未日，让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温做北面行营都招抚使，让郢州节度使张从恩姑且做东京留守。辛酉日，相州禀告。契丹逃跑，那些乡村躲避侵盗的百姓，已经派遣各自回家种田了。开始，皇帝未准备完全平定敌人，没有亲自领兵作战，不久张从恩、马全节依次禀奏敌军很多，恒州杜威禀告时势危急，皇帝说：“敌军不消灭，就难以平静，应当众兵和敌人决一死战，来营救北方百姓，假如犹豫不战，那么黄河以北的地方，就沦为敌人的地盘了。”立即命令各位将领查点士兵，做行军作战准备。辛酉日，下诏书亲自出征作战。杀了杨光远部下指挥使张迺等共五人，来振奋人心，因为他们动摇军心。癸亥日，让枢密直学士李谷做三司副使，兼三司公事。乙丑日，兵马别离京都。同月，京城北河里薄冰之上有花纹，像大树上的花朵树叶，共有几十株，就好像图画般美丽，前来观看的人很多。

二月初一，车马到达滑州。己巳日，横渡浮桥，驾临黎阳，晚上回到滑州。让沧州节度使田武任东北面行营都部署。甲戌日，驾临澶州，让景延广做随驾马齿军都钤辖。丙子日，在戚城皇帝亲自来检阅各军。戊寅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节、行营都监李守贞、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等做为先锋首先派遣。己卯日，让许州节度符彦卿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让左神武统军潘环做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辛巳日，到达杨村的旧堡垒处。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兵向前出发。让左散骑常侍边光范做枢密直学士。下令黄河以北各州，凡事蕃寇经过的地方，官吏百姓遭到杀害的人，聚积在墓地，酌情祭奠。令下恒州杜威与马全节等联合进军。丙戌日，驾临铁丘检阅战马，因而到了赵在礼、李从温的军中。当天正下大雪。戊子日，安审琦、梁汉璋领兵向北出征。应州防御使折从阮禀奏，统率士兵攻打并围困了契丹胜州，契丹投降了，并看见士兵向朔州前进。甲午日，让河中节度使安审琦做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许州节度使符彦卿任马步军左都指挥使，滑州节度使皇甫遇任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殷任步军左右厢都指挥使；左神武统军张彦泽任马军

左右厢都排阵使，右神武统军藩环任马步军左右厢排阵使。丙申日，让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做户部尚书，兼任枢密使。

三月戊戌日，契丹攻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乙巳日，左补阙袁范先身陷契丹，从敌军中逃回来。杜威禀奏，和李守贞、马全节、安审琦、皇甫遇统率大军赶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审约禀奏，二月三日夜，派士兵攻入敌人军营杀死了敌人一千多。当天，让符彦卿做北面行营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让皇甫遇做北面行营马步军左厢排阵使，让王周作马步军右厢排阵使。丁未日，在戚城打猎，还到景延广、安审信的军中。庚戌日，王师攻打泰州，刺史晋庭谦弃城而投降。易州禀告，郎山寨将孙方简攻克契丹千多人，杀蕃将诸里相公，俘获他的妻子来晋献。甲寅日，杜威禀奏，收复了满城，俘获契丹首领没刺相公，和蕃汉士兵二千人。让前户部尚书李恹做兵部尚书。大军从遂城退到满城。当时敌将赵延寿部下来投降，说：“契丹主昨天到古北口、幽州，汉族军队来势凶猛，退却至泰州，立即向各部下令，命所带器械、粮草等放入塞内，骑兵退回。戎王率领五万多骑兵，来势凶猛，明天前锋一定到了，请做好准备。”杜威、李守贞商量说：“我军军粮运输断绝，深入敌人边境，而又遇上大敌，这是走灭亡之道。不如撤退到泰州，观察他们的兵力强弱而再防御他们。”军士都认为应如此。当天，撤回到满城。丁巳日，到达泰州。戊午日，契丹的先锋军已经到了。己未日，大军从泰州出发向南，契丹跟随大军之后。当天，到达了阳城。庚申日，众多敌人骑兵聚集而来，我步军排方阵来抵御他们，选拔优秀骑兵袭击敌人，战了二十多个回合，向南行走十多里路，敌人气势稍微减退，横渡白沟而去。辛酉日，杜威召集各位将领商议说：“戎首亲自来作战，的确强大，若不拼命死战，我们怎么能乞求不灭亡的命运？”各位将领也认为如此。当天，敌人的骑兵围绕官军，机隔几里远。明天，我军列队向前行走，蕃汉相遇，呼杀声震天动地，才走十多里，军中人马饥饿疲乏。癸亥日，大军到白团卫村安营扎寨，人马都饥渴难忍，在营中挖井，汲水总是不好，兵士取绞泥汁而喝，敌人围绕着，慢慢地扎下营寨。当天，东北风刮地猛烈，尘土飞扬树木刮断，契丹主坐在军车中对士兵说：“汉军全来了，只不过如此，今天，全可以活捉，然后平定天下。”下令下马拿起

弓箭，飞箭如雨点样聚集而来。军中士兵大声呼喊说：“招讨使为什么不发军，而让士兵都死了！”各将领都请求攻打敌人，杜威说：“等待风势稍微减慢了，观察他们进攻还是撤退。”李守贞说：“这风势对我们有益，敌众我少，黑风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假如等待风停止时，我们与噍类（动物）没有不同。”立即大喊各军齐心协力共同与敌作战，张彦恹、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领骑兵奋力拼杀，风势更加猛烈，沙子尘土飞扬如同黑夜，敌人终于被打败。当时，步兵、骑兵一齐进攻，追赶敌人二十多里，到达阳城东面，敌军几乎不成行列，我们的骑兵又追击他们，才横渡黄河而逃之夭夭。李守贞说：“今天非常危急，幸亏各位奋力拼命作战，我们才大获全胜。两天来，人马饥渴疲惫不堪，今天喝水之后，脚步沉重行走更加艰辛，应立即收军回定州，保全兵士而归，这是上策。”于是诸位将领整队回去。当时，契丹主坐在军车里，急忙溃败而逃跑，车走十多里，追兵火急，得到一匹骆驼，骑上而逃跑了。乙丑日，杜威等大军从定州凯旋而归进入恒州。

夏季四月丙子日，因为皇帝将要回京都，差官到西京告知天地宗庙的土地神和谷神。辛巳日，皇帝到达澶州。甲申日，到达京都，暗地赦免了京师关禁的囚犯。己亥日，诏令邺都仍旧做天雄军。庚寅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加封北平王；恒州节度使杜威加封守太傅；徐州赵在礼转移到衮州镇守；宋州节度使兼做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高行周迁移到郢州镇守，侍卫不变；邺都留守马全节改为天雄军节度使；衮州节度使兼侍卫都虞候李守贞转移到宋州镇守，加封检校太师兼做侍卫亲军副指挥使；河中节度安审琦加封兼做侍中，转移到许州镇守；许州节度使符彦卿加封同平章事，转移到徐州镇守；滑州节度使皇甫遇加封同平章事。壬辰日，西京留守景延广加封邑封，改为功臣；泰州节度使侯益转移到河中镇守；定州节度使王周加封检校太师。

128

桑维翰传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如不力言则下第举子耳

——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
桑维翰传》的批语（见《毛泽东
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2页）

【解析】

毛泽东读桑维翰传并对之作批语，揭示了桑维翰考中进士实乃舞弊行为。

桑维翰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石敬瑭军叛乱就是他出的主意，是他让石敬瑭对契丹称儿子国的。可以说，桑维翰是一民族败类，王夫之斥之为“万世之罪人”是非常恰当的。

毛泽东批注的这一补充内容，较清晰介绍了桑维翰是如何考上进士的，虽说他聪明能干，善于作辞吟赋，但考进士是没有把握的，他父亲去找齐王张全义帮忙，张全义原则性极差，听说桑维翰之父荐子，就把桑维翰叫到跟前，一看还挺有灵气，就极力向大臣举荐，于是桑维翰中进士。

毛泽东读至此，见齐王竟这样为桑维翰帮忙，感到十分惋惜，遂批下此语以揭露齐王的舞弊行为。

【原文】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张全义为客将。维翰身短面广，殆非常人，既壮，每对鉴自叹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辅之望。性明惠，善词赋。

唐同光中，登进士第。《洛阳缙绅旧闻记》：“桑魏公父拱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可令秀才将卷轴来。’魏公之父趋下再拜，即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请见，魏公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上擢上第。”高祖领河阳，辟为掌书记，历数镇皆从，及建义太原，首预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制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寻改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高祖幸夷门，范延光据邺叛，张从宾复自河、洛举兵向阙，人心恟恟。时有人候于维翰者，维翰从容谈论，怡怡如也，时皆服其度量。

及杨光远平邺，朝廷虑兵骄难制，维翰请速散其众，寻移光远镇洛阳，光远由是怏怏，上疏论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高祖方姑息外将，事不获已，因授维翰检校司空、兼侍中，出为相州节度使，时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诏曰：“桑维翰佐命功全，临戎寄重，举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规，况贼盗之徒，律令具载。比为抚万姓而安万国，岂忍罪一夫而破一家，闻将相之善言，成国家之美事，既资王道，实契人心。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纳家资，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岁余，移镇兖州。

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举众内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纳。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患契丹之强，欲谋攻袭，戎师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潜害之，密与吐浑深相结，至是纳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且言吐浑之请。是时安重荣握强兵，据重镇，恃其骁勇，有飞扬跋扈之志。晋

祖览表，犹豫未决。维翰知重荣已蓄奸谋，且惧朝廷违其意，乃密上疏曰：

窃以防未萌之祸乱，立不拔之基局，上系圣谋，动符天意，非臣浅陋，所可窥图。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显，无功报国，省己愧心。其或事系安危，理关家国，苟犹缄默，实负君亲，是以区区之心，不能自己。

近者，相次得进奏院状报：吐浑首领白承福已下举众内附，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讨契丹。臣方遥隔朝阙，未测端倪。窃思陛下顷在并、汾，初罹屯难，师少粮匱，援绝计穷，势若缀旒，困同悬磬。契丹控弦玉塞，跃马龙城，直度阴山，径绝大漠，万里赴难，一战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业。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欢，亭障无事。虽卑辞降节，屈万乘之尊；而庇国息民，实数世之利。今者，安重荣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请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强，将假手以报怨。恐非远虑，有惑圣聪。

方今契丹未可与争者，有其七焉；契丹数年来最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救援河东，功成师克，山后之名藩大郡，尽入封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戎器备而战马多。此未可与争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后，锋锐气雄；南军因败衄已来，心沮胆怯。况今秋夏虽稔，而帑廩无余；黎庶虽安，而贫弊益甚；戈甲虽备，而锻砺未精；士马虽多，而训练未至。此未可与争者二也。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笃，虽多求取，未至侵凌，岂可先发衅端，自为戎首。纵使因北大克，则后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机，则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苟议轻举，安得万全。此未可与争者三也。王者用兵，观衅而动。是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单于之争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颉利之不道。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战伐之机，部族辑睦，蕃国畏伏，土地无灾，草畜繁庶，蕃汉杂用，国无衅隙。此未可与争者四也。引弓之民，迁徙鸟举，行逐水草，军无馈运，居无窰幕，往无营栅，便苦涩，任劳役，不畏风霜，不顾饥渴，皆华人之所不能。此未可与争者五也。戎人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步骑之便，较然可知。国家若与契丹相持，则必屯兵边上。少则惧强敌之众，固须坚壁以自全；多则患飞挽之劳，必须逐寇而速返。我归而彼至，我出而彼回，则禁卫之骁雄，疲于奔命，镇、定之

封境，略无遗民。此未可与争者六也。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构，遂成衅隙，自此则岁岁微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谓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凌下僭，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与争者七也。

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计，采将相之善谋，勿听樊哙之空言，宜纳蒹葭之逆耳。然后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此计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邺都襟带山河，表里形胜，原田沃衍，户赋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实国家之巨屏。即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恐非勇夫重闭之意，愿回深虑，免起奸谋。欲希陛下暂整和銮，略谋巡幸。虽栉风沐雨，上劳于圣躬；而杜渐防微，实资于睿略。省方展义，今也其时。臣受主恩深，忧国情切，智小谋大，理浅词繁，俯伏惟惧于僭踰，裨补或希于万一，谨冒死以闻。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内寝，传密旨于维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懣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

七年夏，高祖驾在邺都，维翰自镇来朝，改授晋昌军节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监修国史，频上言请与契丹和，为上将景延广所否。明年，杨光远构契丹，有澶渊之役，凡制敌下令，皆出于延广，维翰与诸相无所与之。及契丹退，维翰使亲党受宠于少帝者，密致自荐，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维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广守洛，以维翰守中书令，再为枢密使、弘文馆大学士，继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然权位既重，而四方赂遗，咸凑其门，故仍岁之间，积货钜万，由是浇竞辈得以兴谤。未几，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皆以亲旧用事，与维翰不协，间言稍入，维翰渐见疏忌，将加黜退，赖宰相刘煦、李崧奏云：“维翰元勋，且无

显过，不宜轻有进退。”少帝乃止。寻以冯玉为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

后因少帝微有不豫，维翰曾密遣中使达意于太后，请为皇弟重睿择师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冯玉作相，与维翰同在中书，会舍人卢价秩满，玉乃下笔除价为工部侍郎，维翰曰：“词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议。”因不署名，属维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维翰与玉尤不相协。俄因少帝以重睿择师傅言于玉，玉遂以词激帝，帝寻出维翰为开封府尹，维翰称足疾，罕预朝谒，不接宾客。

是岁，秋霖经月不歇。一日，维翰出府门由西街入内，至国子门，马忽惊逸，御者不能制，维翰落水，久而方苏。或言私邸亦多怪异，亲党咸忧之。及戎王至中渡桥，维翰以国家安危系在朝夕，乃诣执政异其议，又求见帝，复不得对。维翰退而谓所亲曰：“若以社稷之灵，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晋氏将不血食矣。”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师既降契丹，十六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戎王遣使遣太后书云：“可先使桑维翰、景延广远来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晨，都下军乱，宫中火发。维翰时在府署，左右劝使逃避，维翰曰：“吾国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时少帝已受戎王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划，请与契丹和，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则显彰已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召维翰。维翰束带乘马，行及天街，与李崧相遇，交谈之次，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维翰知其不可，顾谓崧曰：“侍中当国，今日国亡，翻令维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彦泽遣兵守之，十八日夜，为彦泽所害，时年四十九。即以衣带加颈，报戎王云，维翰自经而死。戎王报曰：“我本无心害维翰，维翰不合自刭。”戎王至阙，使人验其状，令殓于私第，厚抚其家，所有田园邸第，并令赐之。及汉高祖登极，诏赠尚书令。

维翰少时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维翰往往被窃其衣，撮其中梯，而未尝改容。当两朝秉政，出上将杨光远、景延广俱为洛州守，又尝一制除节将十五人，各领军职，无不屈而服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海

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

开运中，朝廷以长子坦为屯田员外郎，次子损为秘书郎。维翰谓同列曰：“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宣外议。”乃抗表固让不受，寻改坦为大理司直，损为秘书省正字，议者美之。

初，高祖在位时，诏废翰林学士院，由是并内外制皆归阁下，命舍人直内廷，数年之间，尤重其选。及维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复置学士院，凡署职者，皆其亲旧。时议者以维翰相业素高，公望所属，虽除授或党，亦弗之咎也。

【译文】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洛阳人。他的父亲叫桑拱，事俸河南尹张全义，做他的客将。桑维翰长得五短身材，但脸面很大，大概不是寻常之人。壮年后，每次对镜自叹：“七尺的身材，怎像一尺长的脸面。”于是感叹自己有辅佐公侯的面相。生性聪明颖慧，擅长弄词作赋。

唐同光年间，中进士。《洛阳缙绅旧闻记》记载：“桑魏公父亲桑拱做河南尹的客将。桑维翰将去应试，他父亲趁机私下求告齐王张全义说：‘我的儿子祖通文墨，现在和其他应举的同年一起应举，等候您的旨意。’齐王说：‘你有儿子前来应举很好，可让秀才把他的文章拿来看。’魏公（桑维翰）的父亲快步下堂，两次下拜。就回去让儿子一大早就写文章，写好文字数轴。齐王要接见他，桑维翰的父亲教他趋步上台阶行跪之礼。齐王说：‘不行，既来应举就是贡士，应归属客司。’对他父亲说：‘他的道路不同，不要管他。’最终齐王用接待客人的礼遇接见他。齐王一见，认为他是奇才，礼遇更加厚重。这一年，齐王极力说服当时的儒臣，于是桑维翰金榜高中。”高祖占据河阳，召桑维翰为掌书记。桑维翰为高祖谋划策略，数镇一直到建义太原都服从。高祖又派他写信向契丹求援。契丹果然应允，不久又让赵德钧派使者去请契丹，高祖怕他们改变主意，就让桑维翰到契丹的幕帐，叙述前后利害大义，就确定下了协议。按制，桑维翰被授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掌管枢密院事务，不久，改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枢密院使。高祖到夷门去，范廷光占据邺城反叛，张双宾又从河、洛一带举兵向朝廷进攻，当时人心惶惶。当时有人观察桑维翰，桑维翰从容谈天说地，怡然自得，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

度量。

等到杨光远扫平了邺城，朝廷担心骄兵难以统制，桑维翰请求立即遣散他的军队，不久将杨光远调去镇守洛阳。杨光远因此很不高兴，就上书指责桑维翰损公徇私，调配官员失当。就又在两都营造官邸，与民争利。高祖只好姑息外将，事不由己，就任命桑维翰为检校司空兼侍中，调出做相州节度使，当时是天福四年七月。此前相州辖区内只要捕获盗贼，就都将其财产没收。称这是相州旧的体制。等桑维翰去任职，察明法律上无明文规定，就把此事详细地奏明朝廷。皇上下诏说：“桑维翰辅佐朝廷功绩巨大，能够发现重大问题，所举报的相州旧制问题，提的意见符合天下的共同道理，况且如何处理盗贼，法律上都有记载。和国家安抚百姓稳定国家相比，怎能忍心因治罪一人而破坏一个家庭。朝廷听了将相的善言，认为这成全了国家的好事，既帮助了国家的统治之道，实际上又合民心。今后凡是捕获贼寇按律定罪，不得没收其家财，天下各州都要按此办理。”从此，盗贼的家庭，都免于没收家财，这是桑维翰的功劳。一年多后，桑维翰镇守衮州。

当时吐浑都督白承福被契丹逼迫，率众投奔。高祖正同契丹互通友好，拒不接受。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害怕契丹强盛，想谋划进攻袭击，军队往返经过真定，都暗暗地攻击契丹，秘密地同吐浑亲密结交，于是接纳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朝廷。不久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就说是吐浑的邀请。这时安重荣手握重兵，占据重镇，依恃他骁勇善战，有飞扬跋扈的表现，晋高祖看了奏表，犹豫不决，桑维翰知道安重荣已经心存奸计，可又怕朝廷不理解他的意思，就密奏道：

我认为要防患于未然，建立牢固的政权基础。皇上要明谋善断，行为符合天意，这并不是浅陋的微臣所可窥视的。然而我欣逢盛事，能够身居显位，无有功劳报效国家，反省自己有愧于心，其中有些事关系到时局的安危，道理关系国家，如果我仍旧保持缄默，确实辜负国臣，因此以拳拳之心，不能不说。

最近，相继得到进奏院的文状报告：吐浑首领白承福带下属投降，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我远离朝廷，没有察觉事情的发生经过。我

想您不久前在并、汾两地，遭遇危难，兵少粮绝，援军不至，无计可施，情势危急。契丹人出兵玉塞，跃过龙城，度过阴山，横穿沙漠，万里救难，奋战贼寇，把陛下从危难之下救出，使您成就事业。在朝廷受命，到现在六年，彼此交好，平安无事。虽然尊恭谦让，屈尊贵体，但保国安民，确实是几代受益的事啊！现在安重荣上表述说契丹的罪状，依靠勇武而请求行动，白承福害怕契丹强盛，想借我们的手去报仇，恐怕这不是长远的谋略，有人迷惑圣上。

现在不能和契丹争雄，理由有七点：契丹多年最强盛，侵略讨伐邻国，吞并灭亡诸藩王，救援河东，功名显赫，军队无往不胜，阴山后一些大的藩群，都被并入它的疆域。中华的精甲利兵，都归属于它的帐下。现今它的土地广大，人民众多，兵器充足，战马很多。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之一。契丹自大胜以后，士气旺盛，南军自从失败以来，士气低沉。况且今年秋夏庄稼虽然丰收，但国库空虚，百姓虽然安定，但更为贫困；武器虽然齐备，但锻造不精锐，士兵马匹虽然多，但训练不精。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之二。契丹与我国，恩义深重，信誓真诚，虽然大多索取，但没有侵犯过，怎能先挑起事端，做为祸首。即使攻击取胜，可后患仍存，如果偶尔失败，那么后悔莫及。兵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轻举妄动，怎能保险。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原因之三。王者用兵要视形势而动，因此汉宣帝能在攻打匈奴中如愿，是因为单于争位。唐太宗在攻打突厥中立功是因颉利失道。现在契丹主怀有雄武的气量，有战争征伐的良机，部族间团结和睦，藩邦畏惧臣服，土地没有凶灾，六畜兴旺，蕃、汉都加以重用，国家稳固，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的理由的第四点。他们都是善使弓箭之人，如鸟一样迁徙，沿有水草行进，军队中没有给养运输，居住没有房帐，驻扎没有营盘栅栏，能忍苦耐劳，不怕风霜，不顾饥渴，这都是中华之人所不能比的，这是不可与之争雄的原因之五，契丹都是骑兵，利于坦途作战，中国都是步兵，利于凭险隘作战。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势平坦，步兵骑兵谁更有利，比较一下就可知晓。我国如同契丹对峙，就必须在边境屯兵。军队少就害敌强势众，必须坚固堡垒才能保全自己。军队多就有速战劳顿，一定追击贼寇迅速返回。我回来他们

追到，我出击他逃回，那么禁军骁勇善战也只能疲于奔命。镇定二地封锁边境，必迁走百姓。这是不能与之争雄理由之六。议论的人认为您供给契丹资物，说是耗费，有失脸面，是屈辱，依我所见，却说不是如此。况且凭汉祖英雄气概，仍然向冒顿运送财物，神尧勇武大略，还向可汗称臣，此是通达权变，善于变化，所损失的少，所获利多。如一定因此交兵，必然结怨，从此年年征战，日日劳顿，使天下人民涂炭，国家财富穷尽，这种耗费不更严重吗？战争爆发，将帅专权，武将功臣，过分追求特权，边远郡蕃，骄横矜傲，外强中干，上压下欺，这种屈辱，还不多吗？这是不可与之争雄原由之七。

希望陛下思虑国家大计，采纳将相的良谋不要听樊哙一样的空言，应该采纳娄敬那样的逆耳忠言。然后教育抚恤士卒，养育百姓，积累粮食聚集人民，劝诫农耕，训兵练战，来等待国家有九年的蓄积，军队有十倍于敌的强盛，皇上没有内忧，百姓有剩余之力，便可以观察对方的变化，等对方衰弱，利用自己的特长，攻击敌人的短处，行动不可能不成功。这是上策，希望陛下深思熟虑。

我又觉得邺都以山河为襟带，内外地形占有优势，田地肥沃，赋税充足，是河朔的名镇，这确是国家的巨大依靠。如果现在主帅离位，军府无人，我私下认为收藏财物不谨慎就会招致盗贼的话，恐怕不是勇夫闭塞圣听之意，希望反复考虑，以免阴谋产生。恳求陛下整理銮驾，谋划巡幸各地，虽然栉风沐雨，辛苦劳顿，但是防微杜渐，确实有助于您的宏谋大略。巡游四方，告谕大义，现在正是时候。我蒙受主上恩泽很深，忧国之情心切，才智短浅但想谋划大事，理浅词繁，屈身伏地，诚惶诚恐，或许有万一的可取之处，愿冒死说给圣上。

疏已上奏，皇上留在中宫没有下发。高祖把人召到内宫，让他把密旨传给桑维翰说：“我每次想到向北事俸契丹，心中烦懣不痛快，现在看到奏疏，心里豁然开释，我已决计策，你可以不用担心。”

高祖七年夏天，高祖在邺都驾崩，桑维翰从相州回到朝廷，改任晋昌军节度使。少帝继位，改任侍中，监修国史，多次上奏要和契丹言和，被上将

景延广否决。第二年，杨光军同契丹交战，爆发澶渊之役，凡是攻击敌人的命令都出自延广之手，桑维翰和诸大臣不能参与。等契丹撤退，桑维翰派受宠于少帝的亲党，秘密地推荐自己，说：“陛下想制服契丹来安定天下，非桑维翰不可。”少帝就调出景延广让他守洛阳，让桑维翰做中书令，又做枢密使，弘文馆大学士，又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切都委托于他，几个月之间，诸事尽揽。然而权重位尊，各地的贿赂，都聚集家门，所以几年之间，积财数万，于是浇竞等得以发起诽谤。不久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都凭关系被任用，他们同桑维翰不协调，密进谗言，桑维翰慢慢地被疏远疑忌，圣上将罢免他，多亏宰相刘煦、李崧奏道：“桑维翰是国家元勋，并且没有明显的过失，不应轻易地任免。”少帝才收回成命，不久让冯玉做枢密使，来削弱桑维翰的权力。

后来乘少帝稍有不适之机，桑维翰竟密派中使向太后表达意见，请求为皇弟重睿挑选师傅，来教给他道理。少帝因此怀疑他有别想法。不久冯玉做宰相，和桑维翰一起在中书办公。正好舍人卢阶官职到期，冯玉就挥笔任命卢阶为工部侍郎，桑维翰说：“告诉他们先缓授此官，恐怕外人有所议论。”于是没有签署任命。遇上桑维翰休假，冯玉竟擅自任命了卢阶，从此桑维翰和冯玉关系十分不协调。不久，冯玉趁少帝向他讲述重睿挑选师傅的事的机会，冯玉用话激怒少帝，少帝不久下令调出维翰让他做开封府尹，桑维翰假称脚病，很少到朝拜见，也不接见客人。

这一年，秋雨连月不停。一天桑维翰出府门从西街回府，到了国子门，马忽然惊吓狂奔，驾车的人不能控制，桑维翰落在水中，很久才苏醒，有人说他的私宅多有怪异，亲戚朋友都很担忧。等戎王到中渡桥，桑维翰认为国家危在旦夕，就发表议论不同意执政者的决策，又要求见皇帝，又不被接见，回府对亲近的人说：“如果凭社稷的神灵，天命不改变，不能知道晋氏结局；如果从人做事的角度说，晋氏将离灭亡不久了。”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军队投降了契丹，十六日，张彦泽派前锋骑兵攻占都城，戎王派使者给太后送信说：“可先让桑维翰、景延广远远地来接迎，是最好不过了。”这天凌晨，京都军队骚乱，宫中着起大火。桑维翰当时住在

官府，手下人劝他逃避，桑维翰说：“我是国家大臣，怎能逃呢？”就坐着待命。当时少帝已经接受戎王抚慰的命令，就谋求自全之计，考虑到维翰在位时，多次上书谋划，请求和契丹求和，想到戎王到京一定追究这些事，那么就会暴露我的罪过，所以要杀维翰灭口，就让人谋划此事。张彦泽就领受少帝密令，又图贪维翰的家产，就称少帝下令召见维翰。维翰整衣乘马，行到天街，和李崧相遇，正交谈的时候，有军吏到马前让维翰到侍卫司，维翰知道事情不好，回头对李崧说：“侍中主理国政，今天国家灭亡，反而让我为此而死，为什么？”李崧羞愧难当。这天，张彦泽派兵看守，十八日夜被张彦泽所杀，当年四十九岁。他死后张彦泽派人将衣带勒在他脖子上，报告给戎王说：“维翰上吊死了”，戎王回答说：“我本来无心害维翰，维翰不应自杀。”戎王来到宫廷，派人验尸；下令在私宅出殡发葬，重重地抚恤他家人，所有的田园宅第，下令一起赐给他，等汉高祖登基，下诏追赠他为尚书令。

桑维翰年少时住的地方，常有鬼神出没，家里人都害怕，维翰常常被偷走衣物，摘走头巾，发梳，但他从不变色。在两朝当政，调出上将杨光远、景延广一起做洛州太守，又曾制定一个制度任命节度使将领十五人，都领受军职，没有不屈身服从的。治理安阳，废除有害于百姓的弊端二十多件，在衮、海二地捉拿强贼超过上千人，也有让盗贼恂、尹翁归顺的事。

开运年，朝廷让他的长子桑坦做屯田员外郎，次子桑垓做秘书郎。桑维翰对自己的同朝官员说：“汉代三公之子做员外郎的制度，已经废除很久了，近来如果施行，恐怕宣扬出去让外头议论”，于是拒绝任命，坚决推让不接受，不久改命桑坦做大理司直，桑垓做秘书省正字，议论的人称颂他。

当初，高祖在位时，下诏废除翰林学士院，于是内外制度都归阁下，命令舍人掌管内廷，几年之间，十分重视被选的人。等维翰两次执掌国政，不承认旧制，奏请重设学士院，凡当官的，都是他亲人旧友。当时议论者认为维翰辅佐大业，素质高，众望所归，虽然将官职授予亲友，也没什么过错。

129

唐明宗本纪

——《新五代史》卷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后汉李固之言。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唐明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页）

【解析】

五代十国，是唐朝以后出现的一个分裂时代，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却因为犬牙交错的割据政权，更迭频繁的朝廷内争，战争和篡夺频发，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后汉就是一例。后汉王朝，是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王刘知远于947年建立的。刘知远是沙陀族人，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顾国力虚弱、民众饥苦，经常发动大规模征伐，兵锋所到之处，城廓为墟，生命涂炭。刘知远本人由于连年征战，席不暇暖，仅仅一年就患病身亡。他死之前，阶级矛盾已很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也甚为炽烈。他死之后，年幼无知的后汉隐帝刘承祐登上宝座，所引用者更是一批庸碌无知、轻举妄动的浮躁之徒。于是将相互相残杀，关西叛乱频起。使得后汉国内遍地饥馑、民不聊生。

后汉王朝本是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建立的，最终也因激烈的阶级矛盾而灭亡。以致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发出“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的

慨叹。毛泽东读此书时，看到卷六《唐明宗本纪》里的这句话时，联想到他比较欣赏的《后汉书·黄琼传》中的李固给黄琼书，其中李固就曾发过“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的评论。随即批注：“后汉李固之言。”

黄琼（86—164）、李固（94—147）都是东汉人，二人以品性耿直、忠言谏君著称于史。

据《后汉书·李固传》中记载，李固年少时就好学，常常步行千里去拜师求学，还广泛结交贤才，博览群书，钻研古籍，一时带动了四方有志之士向其求学。他因为人正直、敢于直谏，在汉质帝时，被任命为宰相。但因为不与奸臣同流合污，而遭到以专权外戚梁冀为首的奸人的猜忌和排挤。史书记载：“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质帝死后，李固提议立清河王刘蒜为嗣，又与梁冀的理想人选相背，于是被罢了官。随后，梁冀扶立自己的妹夫蠡吾侯为帝，此人就是汉桓帝。但梁冀仍忌讳李固，遂把李固杀死灭口。

所谓英雄惺惺相惜。同为忠君报国之士的李固和黄琼自然会成为知己。

早在顺帝二年，黄琼应召入京为官的途中，素来仰慕黄琼名声的李固就曾给黄琼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李固批判了当时的名士恃“才”傲物，但其实大多是名实不副，所以才招人攻击。他是以此来规劝黄琼引以为戒。后来黄琼做官后，果然刚正不阿，经常规劝顺帝，所提的批评意见多被采纳。顺帝死后，在同专权外戚梁冀的斗争中，又不畏强暴，坚持谏劝桓帝不要褒崇梁冀，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位”，并举出前汉萧何、霍光等功臣作例。从而使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直至临死，黄琼还上书直谏，力劝桓帝要警惕奸人、“竖宦充朝”，时时清醒明察。

毛泽东喜欢读《后汉书》里的《黄琼传》、《李固传》，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主人公都是耿直刚正、舍身直谏的人。

1965年，毛泽东就曾把这两个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阅读，他们都在百忙中阅读了。许多高级干部

听说后，也都找来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用意，也正是为了在广大干部队伍中树立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风。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就是《后汉书·黄琼传》中的李固与黄琼书。

他曾有一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其中的句子。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谦虚地说其中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他。并指出“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复杂、微妙的心态和思虑。体现出了毛泽东当时对自我的清醒认识。

此后，毛泽东还再次说到了《黄琼传》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了作为“接班人”的人选名单，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

可见，毛泽东大概在读李固给黄琼的信时，对“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思索颇多。在此，又用这些话来批评和劝诫江青不要竭力弄权，否则就是缺少“自知之明”。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短信中，写道：“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劝江青阅读，就是再次劝江青应该“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对历史上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勇于斗争的人物十分重视，十分赞赏。毛泽东对这篇“好文章”的词句记得很熟。所以，在看到欧阳修的感叹后，随即想到李固，并批注了“后汉李固之言。”

【原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

梁攻襄，郢，朱宣、朱瑾来乞师，太祖遣李存信将兵三万救之。存信留

莘县不进，使嗣源别以兵三千先击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县久之，为罗弘信所袭，存信败走，嗣源独殿而还，太祖以嗣源所将骑五百号“横冲都”。

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从周兵，嗣昭大败走，梁兵追之。嗣源从间道后至，谓嗣昭曰：“为公一战”。乃解鞍砺镞，凭高为阵，左右指画，梁追兵望之莫测。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无动！”乃驰骑犯之，出入奋击，嗣昭继进，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赐药以劳之，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

梁、晋相拒于柏乡，梁龙骧军以赤、白马为两阵，旗帜铠仗皆如马色，晋兵望之皆惧。庄宗举钟以饮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马惧乎？虽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尔，翌日归吾廐也。”庄宗大喜曰：“卿当以气吞之。”因引钟饮酣，奋槌驰骑，犯其白马，挟二裨将而还。梁兵败，以功拜代州刺史。

庄宗攻刘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将兵三万别出飞狐，定山后，取武、妫、儒三州。庄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久之，徙镇安国。契丹攻幽州，庄宗遣嗣源与阎宝等击走之。

同光元年，徙镇横海。是时，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继韬以潞州叛降梁，庄宗有忧色，召嗣源帐中，谓曰：“继韬以上党降梁，而梁方急攻泽州，吾出不意袭郛州，以继梁右臂，可乎？”嗣源对曰：“夹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则大计不决，臣请独当之。”乃以步骑五千涉济，至郛州，郛人无备，遂袭破之，即拜天平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

梁军攻破德胜南栅，庄宗退保杨刘，王彦章急攻郛州，庄宗悉军救之，嗣源为前锋击梁军，追至中都，擒彦章及梁监军张汉杰。

彦章虽败，而段凝悉将梁兵屯河上，庄宗未知所响，诸将多言乘胜以取青、齐，嗣源曰：“彦章之败，凝犹未知，使其闻之，迟疑定计，亦须三日。纵使料吾所向，亟发救兵，必渡黎阳，数万之众，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数百里，前无险阻，方阵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岂足顾哉！”而郭崇韬亦劝庄宗入汴，庄宗以为然，遣嗣源以千骑先至汴州，攻封丘门，王瓚开门降。庄宗后至，见嗣源大喜，手揽其衣，以头触之曰：“天下与尔共之。”拜中书令。

二年，庄宗祀天南郊，赐以铁券。五月，破杨立于潞州。六月，徙镇宣武，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冬，契丹侵渔阳，嗣源败之于涿州。

三年，徙镇成德。庄宗幸邺，请朝行在，不许。贞简太后疾，请入省，又不许。太后崩，请赴山陵，许之，而契丹侵边，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阳。

天成元年，郭崇韬、朱友谦皆以谗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见疑忌。赵在礼反于魏，大臣皆请遣嗣源讨贼，庄宗不许，群臣屡请，庄宗不得已，遣之。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礼登楼谢罪。甲寅，军变，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夕出，止魏县。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行过钜鹿，掠小坊马二千匹以益军。壬申，入汴州。

四月丁亥，庄宗崩。己丑，入洛阳。甲午，监国，朝群臣于兴圣宫。乙未，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杀元行钦及租庸使孔谦。壬寅，左骁卫大将军孔循为枢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斩纛以袞冕。壬子，魏王继岌薨。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国王大铎撰使大陈林来。是月，张居翰罢。

五月丙辰朔，太子宾客郑珣、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辰，赵在礼为义成军节度使。

六月丁酉，汴州控鹤军乱，指挥使张谏杀其权知州事高逊。己亥，谏伏诛。

秋七月庚申，安重诲杀殿直马延于御史台门。契丹使梅老述骨来，渤海使大昭佐来。己卯，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韦说叙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说于合州。

八月乙酉朔，陕州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赐百官之无笏者。阅稼于冷泉宫。己亥，契丹犯边。丁未，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杀其登州刺史王公俨。甲寅，医官张志忠为太原少尹。

九月己未，幸至德宫及袁建丰第。

冬十月丁亥，云南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使大鬼主傅能何华来。辛丑，契丹使没骨馁来告阿保机哀，废朝三日。旱，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冯道、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壬午朔，新罗使张芬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杀其兵马都监李严。丙申，赦京师囚。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戊戌，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以伐荆南。

三月壬子朔，幸会节园，群臣买宴。卢台乱，杀其将乌震。新罗使林彦来。

夏四月庚寅，卢台军将龙啞等伏诛。

六月丙戌，任圜罢。庚子，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

秋七月甲子，随州刺史西方邺取夔、忠、万州。癸酉，杀豆卢革、韦说。

八月乙酉，牂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来。

九月庚午，党项使如连山来。壬申，契丹使梅老来。

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反，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彦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杀。乙未，杀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德音释系囚。是月，传箭于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来。

十二月己丑，回鹘西界吐蕃遣使者来。甲辰，畋于东郊。丙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韦湜曰孝恭，庙号惠祖，祖妣刘氏湜曰孝恭昭；曾祖敖湜曰孝质，庙号毅祖，祖妣张氏湜曰孝质顺；祖琰湜曰孝靖，庙号烈祖，祖妣何氏湜曰孝靖穆；考湜曰孝成，庙号德祖，妣刘氏湜曰孝成懿。立庙于应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二月辛巳，吐浑都督李绍房来。乙未，孔循罢。戊戌，回鹘使李阿山来。

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郑珣罢。癸亥，成德军节度使王建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方邺克归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为枢密使。

夏四月戊寅，延光罢。乙酉，达靼遣使者来。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反。壬

寅，归德军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五月，契丹秃馁入于定州。辛酉，右卫上将军赵敬怡为枢密使。封回鹘可汗王仁裕为顺化可汗。

秋七月己未，杀齐州防御使曹廷隐。

八月，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执契丹首领惕隐赫邈。庆州防御使窦廷琬反。

冬十月，静难军节度使李敬周讨之。丁巳，突厥使张慕晋来。

十一月壬午，吐浑使念九来。甲午，王建立罢。

十二月，李敬周克庆州，窦廷琬伏诛。辛亥，幸康义诚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鹘使掣拔都督来。

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辛酉，晏球献馘俘。赵敬怡薨。丁卯，崔协薨。庚午，至自汴州。

三月丙戌，杀侄从璨。

夏四月，契丹寇云州。癸丑，契丹使撩括梅里来求秃馁，杀之。甲寅，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五月己巳，朝群臣，贺朔。乙酉，追谥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云州。

秋七月壬申，杀右金吾卫上将军毛璋。

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来。丁未，吐浑首领念公山来。乙卯，党项折遇明来。己未，高丽王建使张彬来。

九月癸巳，杀供奉官乌昭遇。

冬十二月辛丑，杀西平县令李商。

长兴元年春正月丁卯，阅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为大内留守。

二月，戊戌，黑水兀儿遣使者来。乙巳，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癸丑，朝献于太微宫。甲寅，享于太庙。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为皇后。

夏四月戊戌，安重诲使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逐其节度使从珂。壬寅，西

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讨之。辛亥，自通执彦温杀之。戊午，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领于拔离来。

五月丁丑，回鹘使孽桑祖来。庚辰，回鹘使安黑连来。

秋七月壬午，访庄宗子孙瘞所。

八月乙未，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为三司使。壬寅，杀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灭其族。吐浑来附。封子从荣为秦王。戊申，海州将王传极杀其刺史陈宣，叛于吴来降。乙卯，吐浑康合毕来。丙辰，封子从厚为宋王。

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满儒来。东川节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丁亥，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

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骁卫上将军致仕张筠进助军粟。乙巳，董璋陷阆州，杀节度使李仁矩，指挥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

十一月庚申朔，秦王从荣受册，谒于太庙。丙戌，契丹东丹王突欲来奔。

十二月丁未，二王后、秘书丞、鄴国公杨仁矩卒，废朝一日。丁巳，回鹘顺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来。安重诲讨董璋。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项使折七移来。庚辰，达靼使列六薛娘居来。

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浑使康万琳来。辛丑，安重诲罢。

三月，赵凤罢。丁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

闰五月丁酉，杀太子太师致仕安重诲及其妻张氏、子崇赞崇绪。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邢姑儿来。

九月丁亥，放五坊鹰隼。

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来。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钊门闾。

十二月甲寅朔，除铁禁，初税农具钱。己未，西凉府遣使者来。己巳，回鹘使安求思来。辛未，渤海使文成角来。党项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来。己酉，渤海、回鹘皆遣使者来。

二月己卯，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及党项战于牛儿谷，败之。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来。

夏四月庚申，新罗遣使者来。

五月己丑，二王后、詹事司直杨廷绍袭封鄴国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绵州。

六月甲寅，封王建为高丽国王、大义军使。孟知祥杀董璋，陷东川。达靺首领頡哥以其族来附。

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来。

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刘照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晃来。

三月甲辰，追册晋国夫人夏氏为皇后。

夏五月戊寅，封子从珂为潞王，从益许王，侄从温袭王，从璋洋王，从敏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来。

秋七月乙未，回鹘都督李末来，献白鹞，命放之。

八月戊申，大赦。

九月戊戌，赵延寿罢。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罢。三司使冯斌为枢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

十一月壬辰，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乙未，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杀三司使孙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

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

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广寿殿火灾，有司理之，请加丹雘，喟然叹曰：“天以火戒我，岂宜

增以侈邪!”岁尝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曰：“此天所以赐我也。”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脏，辄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

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迹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境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

当是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其言曰：“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若从荣之变，任圜、安重诲等之死，可谓上下相徇，而毁誉乱真之敝矣。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

【译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身世本为异族，没有姓氏。父亲霓，做雁门部将，儿子邈佶烈，因善骑射侍奉太祖，为人质朴厚道，沉默少言，做事恭敬谨慎，太祖当儿子抚养，赏赐名子嗣源。

梁国攻打袞、鄂两地，朱宣、朱谨前来乞求军队援助，太祖派遣李存信率兵三万而营救梁国。李存信驻莘县不得进军，让嗣源另外率兵三千先袭击梁兵，梁兵解甲逃跑。李存信驻莘县很长时间，受到罗弘信的攻击，李存信溃败而逃，嗣源独自行军在最后而太祖把嗣源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叫做“横冲都”。

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打梁国的邢、洛两地，走出青山，遇到葛从周兵，嗣昭溃败而逃，梁兵追赶他。嗣源从中间的小道后面追上他，对嗣昭说：“替您一战。”于是解掉马鞍石箭，借高地做阵，左右指画，梁国追兵看着猜测不透。

嗣源高声大呼说：“我去取获葛公，士兵可以不动！”于是骑马奔驰而进犯葛公，出来进去奋力搏击，嗣昭接着进军，梁国兵士撤退。嗣源身体中了四箭，太祖亲自为他解衣，赏赐药米慰劳他，于是李横冲的名字威振四方。

梁国、晋国在柏乡相作战，梁国龙骧军队用红、白马排两阵，旗帜和铠甲、仗义都与马色相同，晋国兵看了都害怕。庄宗举起酒杯而饮对嗣源说：“您看到梁国红、白马害怕吗？即使我也胆怯。”嗣源笑着说：“仅是他们的外表，明天就把那些马匹放到我们的马厩里。”庄宗高兴地说：“您应当用气势来吞并他们。”于是举杯饮酒，挥动槊骑马奔驰而去进犯梁国的白马，挟持两名副将而回来了。梁兵溃败，因功劳而授予代州刺史。

庄宗攻打刘守光，嗣源和李嗣昭率领士兵三万分别从飞狐出发，经定山后，夺取武、妫、儒三州。庄宗已经平定魏州，于是沿磁、相而下，授予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长时间，调去镇守安国。契丹攻打幽州，庄宗派遣嗣源和阎宝等而抗击契丹而溃逃。

同光元年，调职镇守横海。当时，梁国、唐国在黄河上面作战，李继韬在潞州叛变而向梁投降，庄宗有忧郁之色，在帐中召见嗣源说：“李继韬因上党向梁国投降，而梁国紧急攻打泽州，我兵出其不意而袭击郛州，来助李继韬一臂之力，可以吗？”嗣源回答说：“两军隔河用兵长了，难道不会有奇怪之事，那么不制订大计策，请我独自阻挡他们。”于是步兵、骑兵五千而横渡济河，到达郛州，郛州人没有防备，终于袭击打破了郛州，当时就授予天平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

梁军击败了德胜南栅，庄宗撤退而保卫杨刘，王彦章急忙攻打郛州，庄宗全体军兵援救他，嗣源做前锋袭击梁军，追赶到中都，擒捉王彦章和梁国监军张汉杰。

王彦章虽然溃败，但段凝把全部梁国兵士驻扎在河上，庄宗不知道该怎么办，许多将领多说乘胜来夺取青、齐两地，嗣源说：“彦章失败了，段凝还不知道，让他知道这件事，犹豫不决，制定计策，也需要三天。纵然使算定我们怎么办，急需发救兵，一定要横渡黎阳，几万人之多，船桨并不是一天就能具有的。这次去汴州，不用几百里，前面没有险隘阻挡，排方阵可行，不

久可以到达，汴州已经攻破，段凝难道能够顾全！”而郭崇韬也劝说庄宗攻入汴州，庄宗认为可以，派遣嗣源几千骑兵先到汴州，攻打封丘门，王瓚打开城门投降。庄宗随后到了，见到嗣源很高兴，用手抓着他的衣服，用头触摸着他说：“天下和你共享。”授予中书令。

同光二年，庄宗在南郊祭祀上天，用铁券赏赐他。五月，在潞州攻破杨立。六月，调职镇守宣武，兼做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同年冬天契丹侵犯渔阳，在涿州嗣源打败了契丹。

同光三年，嗣源调职镇守成德。庄宗驾临邺，嗣源请求朝拜皇帝，帝不答应。贞简太后患疾病，他请求看望太后，又不允许。太后死了，他请求送到山陵墓地，允许这事，而契丹侵犯边境之事，才停止。十二月，于是嗣源在洛阳朝拜天子。

天成元年，郭崇韬、朱友谦都因谗言而死，嗣源因为名声地位之声，也受到了怀疑和忌妒。赵在礼在魏叛乱，大臣都请求派遣嗣源讨伐逆贼，庄宗不答应，众多的大臣多次请求，庄宗不得已，调遣他。

三月壬子日，嗣源到达了魏，在御河以南驻兵防备，赵在礼登楼以谢罪过。甲寅日，军队叛变，嗣源到达魏，与赵在礼汇合，晚上，停留在魏县。丁巳日，带他的兵士南行，派石敬瑭率领三百骑兵做先锋。嗣源路过钜鹿，掠夺小坊马二千匹来充实军队的实力。壬申日，攻入汴州。

四月丁亥日，庄宗死。己丑日，攻入洛阳。甲午日，监国，在兴圣宫召见群臣。乙未日，中门使安重海做枢密使。杀了元行钦和租庸使孔谦。壬寅日，左骁卫大将军孔循做枢密使。丙午日，在西宫开始祭奠，在枢前皇帝即位，脱下丧服而换衮衣和冠冕。壬子日，魏王继岌死了。甲寅日，大赦免，改年号为元。渤海国王大諲谟派大陈林来。同月，张居翰罢官。

五月初一，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做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辰日，赵在礼做义军节度使。

六月丁酉日，汴州控鹤军叛乱，指挥使张谏杀了军中权知州事高逊。己亥日，张谏被杀。

秋天七月庚申日，安重海在御史台门杀死了殿直马延。契丹派梅老述骨

来，渤海派大昭佐来。己卯日，贬豆卢革做辰州刺史，韦说做叙州刺史。甲申日，把豆贞革流放在陵州，韦说在合州。

八月初一，陕州硖石县人高存妻子生三胞胎男孩。丁酉日，用三十二个象牙笏板赏赐给没有笏板的下臣。在冷泉宫检阅庄稼。己亥日，契丹侵犯边境。丁未日，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杀死了登州刺史王公俨。甲寅日，医官张志忠做了太原少尹。

九月己未日，驾临德宫和袁建丰府第。

冬十月丁亥日，云南山后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派大鬼主傅能何华来。辛丑日，契丹使者没骨馁来告诉阿保机哀，停止上朝三天。天旱，辛亥日，下雨。

二年春天正月初一，改名为宣。癸亥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冯道、太常卿崔协做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初一，新罗派张芬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杀掉了他的兵马都监李严。丙申日，赦免京师囚犯。郭从谦做景州刺史，不久杀死掉了他。戊戌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做南面招讨使，来讨伐荆南。

三月初一，皇帝到节园，与群臣举行宴会。卢台军叛乱，杀了他的将领乌震。新罗派林彦来。

夏季四月庚寅日，卢台军将龙旺等被杀。

六月丙戌日，任圜罢免。庚子日，驾临白司马坡，祭祀突厥神。

秋季七月甲子日，随州刺史西方邳夺取夔、忠、万州。癸酉日，杀了豆卢革，韦说。

八月乙酉日，牂牁派宋朝化和昆明使者来。

九月庚午日，党项派如连山来。壬申日，契丹派梅老来。

冬季十月乙酉日，到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反乱，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彦超死了。己丑日，李守殷自杀。乙未日，杀死了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日，下令释放在押囚犯。同月把箭令传给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日，契丹派梅老来。

十二月己丑日，回鹘西界吐蕃派遣使者来。甲辰日，在东边旷野打猎。丙

午日，追封祖孝为皇帝，祖妣为皇后。高祖韦谥号叫孝恭，唐号叫惠祖，祖妣刘氏谥号称孝恭昭；曾祖敖谥号称孝质，庙号称毅祖，祖妣张氏谥号为孝质顺；祖琰谥号称孝靖，唐号烈祖，祖妣何氏谥号称孝靖穆；考谥号为孝成，庙号德祖，妣刘氏谥号为孝成懿。在应州建立庙。

三年春季正月丁巳日，契丹攻陷平州。

二月辛巳日，吐浑都督李绍虜来。乙未日，孔循罢官。戊戌日，回鹘派李阿山来。

三月初一，御札求直言进谏。己未日，郑珏罢官。癸亥日，成德军节度使王建立做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方邲攻占归州。戊辰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做枢密使。

夏季四月戊寅日，延光罢官。乙酉日，达靼派遣使者来。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叛乱。壬寅日，归德军节度使王晏球做北面行营招讨使。

五月，契丹秃馁侵入到定州。辛酉日，右卫上将军赵敬怡做枢密使。加封回鹘可汗王仁裕做顺北可汗。

秋季七月己未日，杀掉齐州防御使曹廷隐。

八月，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擒获契丹首领惕隐赫邈。庄州防御使窦廷琬反乱。

冬季十月，静难军节度使李敬周讨伐窦廷琬。

丁巳日，突厥派张慕晋来。

十一月壬午日，吐浑派念九来。甲午日，王建立罢官。

十二月，李敬周攻克庆州，窦廷琬被杀。辛亥日，皇帝驾临康义城府第。

四年春天正月壬辰日，回鹘派掣拔都督来。

二月癸卯日，王晏球攻克定州。辛酉日，王晏球晋献俘虏。赵敬怡死了。丁卯，崔协死。庚午日，到达汴州。

三月丙戌日，杀死了侄从璨。

夏季四月，契丹侵犯云州。癸丑日，契丹派撩括梅里来求回秃馁，杀掉他。甲寅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赵凤做门下侍郎兼做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五月己巳日，群臣聚会，共贺五月初一。乙酉日，追封谥少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攻打云州。

秋季七月壬申日，杀了右金吾卫上将军毛璋。

八月乙巳日，黑水派骨至来。丁未日，吐浑首领念公山来。乙卯日，党项折遇明来。己未日，高丽族王建派张彬来。

九月癸巳。杀了供奉官写昭遇。

冬季十二月辛丑日，杀了西平县令李商。

长兴元年春季正月丁卯日，在苑检阅战马。辛卯日，宣徽南院让朱弘昭做大内留守。

二月，戊戌日，黑水兀儿派遣者来。乙巳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做御营使。癸丑日，在太微宫进献朝拜。甲寅日，在太庙祭献。乙卯日，在南郊有事，大赦免，改号为元。

三月庚寅日，立淑妃曹氏做皇后。

夏季四月，安重海派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追逐他的节度使从珂。壬寅日，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讨伐他。辛亥日，自通逮住了杨彦温并杀了他。戊午日，群臣尊皇帝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日，吐蕃首领于拔葛来。

五月丁丑日，回鹘派孽栗祖来。庚辰日，回鹘派安黑连来。

秋节七月壬午日，访庄宗子孙墓地。

八月乙未日，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做三司使。壬寅日，杀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灭了他的家族。吐浑来依附。加封子从荣做秦王。戊申日，海州将王传极杀了他的刺史陈宣，在吴来降叛变。乙卯日，吐浑康合毕来。丙辰日，加封子从厚做宋王。

九月壬戌日，吐蕃派王满儒来。东川节度使董璋反乱。甲申日，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做枢密使。丁亥日，石敬瑭做东川行营都招讨使。

冬季十月丁酉日，开始结冰。甲辰日，骁卫上将军致仕张筠进献军用粮食。乙巳日，董璋攻陷阆州，杀死了节度使李仁矩，指挥使姚洪死了。孟知祥反乱。

十一月初一，秦王从荣受到册封，在太庙晋见。丙戌日，契丹东丹王突欲来逃跑。

十二月丁未日，二王后、秘书丞、鄯国公杨仁矩死了，停止上朝一天。丁巳日，回鹘顺化可汗王仁裕派翟末斯来。它重海讨伐董璋。沙州曹义金派使者来。

长兴二年春季正月戊辰日，党项派折七移来。庚辰日，达靺派列六薛娘居来。

二月丁酉日。丁亥日，太常卿李愚做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夏季四月甲辰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做枢密使。甲寅日，董璋攻陷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死。乙卯日，因天旱赦免了流刑以下的囚犯。

闰五月丁酉日，杀太子太师致仕安重海和他的妻子张氏，儿子赞崇绪。

秋节八月己未日，契丹派邪姑儿来。

九月丁亥日，放飞五坊的大鹰。

冬节十月戊申日，吐蕃派使者来。辛丑日，表彰棣州民刑剗的门闾。

十二月初一，废除用铁具禁令，开始征收农具税。己未日，西凉府派使者来。己巳日，回鹘派遣安求思来。辛未日，渤海派文成角来。党项侵犯方渠。

长兴三年春节正月庚子，契丹派拽骨来。己酉日，渤海、回鹘都派有使者来。

二月己卯日，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和党项在牛儿谷作战，打败了党项。

三月甲申日，契丹派使者来。

夏季四夏庚申日，新罗派使者来。

五月己丑日，二王后、詹事司直杨延绍加封鄯国公。丙午日，孟知祥攻打董璋，攻陷绵州。

六月甲寅日，加封王建做高丽国王、大义军使。孟知祥杀了董璋，攻陷东川。达靺首然颌哥及他的家族一起来归服。

秋节八月己卯日，吐蕃派使者来。

春节十月庚申日，皇帝驾临石敬瑭住宅。

长兴四年春天正月庚寅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刘照做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日，孟知祥派朱晃来。

三月甲辰日，追加册封晋国夫人夏氏做皇后。

夏季五月戊寅日，加封子从珂做潞王，从益做评王，侄从温衮王，从璋做祥王，从敏做泾王。丙戌日，契丹派述骨卿来。

秋节七月乙未日，回鹘都督李未来，进献白鹞，命令放飞了。

八月戊申日，大赦免。

九月戊戌日，赵延寿罢官。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做枢密使。

冬季十月庚申日，范延光罢免。三司使冯斌做枢密使。壬申日，皇帝到士和亭，患病。

十一月壬辰日，秦王从荣领兵进犯兴圣宫，未改克，被杀。乙未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杀了三司使孙岳。戊戌日，皇帝在雍和殿驾崩。

唉，从古时候起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三代皇帝统治天下，都有几百年，那么可以称道的人，几个罢了，何况后人乎！何况五代乎！

我听一位老者对我说：“明宗虽然出身异族，但为人纯正质朴，宽厚仁慈爱仁。”在五代的君王中足足可以称道的。曾经夜半烧香，仰天而祈祷说：“我本来是蕃人，怎么能治理天下！世道纷乱长了，祝愿早一点降生贤明之人。”他从开始即位皇帝，减少罢免官人、伶官；废除宫内储藏仓库，各地晋献的物品都归到各自地方。广寿殿起了火灾，各部门去管理，请加丹腰，感慨地说：“上天用火灾来警戒我，难道适宜增加财富而奢侈吗！”天曾经干旱，不久下雪了，突然坐在朝庭之中，诏令武德司官中不扫雪，说：“这是上天所赏赐给我的。”多次向宰相冯道等询问百姓的疾苦，听说到谷物布匹很便宜，百姓没有疾病，瘟疫，就欣慰地说：“我怎么才能接受上天的恩赐，应该与你们一起（为民）做好事来回报上天。”官吏有贪赃的，就处于死刑，说：“这样的人是蠢虫！”用诏书的形式来赞扬廉洁的官吏孙岳等人来向天下人树立典范。他爱护人民节约财物，也是在治理国家。

他在位的时候，国家已很富强，不耽于音乐和女色，不喜欢出游打猎。在

位七年，在五代的君王当中是统治时间最长的，战争大致停息，年年五谷丰登，百姓的确殷实富足，但是异族人性格果断，仁爱而不明察，多次并不因战事而杀掉臣子。至于从荣父子之间，未能防备他们造成了祸患，仓促地叛变，终于毁灭了他们，是最大过错，皇帝也因此而悔恨终身。

当时，大理少卿康澄呈上奏书而分析时事，他说：“治理国家有五种情况不可畏惧，令人畏惧的情况有六种：三辰不能正常运行不足以畏惧，天象出现变化不足以畏惧，小人谗言不足以畏惧，山峰崩溃河水枯竭不足以畏惧，大水、干旱、蝗虫不足以畏惧；贤士隐姓藏名非常畏惧，各地百姓迁徙非常害怕，上下级相互勾结非常可怕，清廉耻辱的事理淡薄非常可怕，毁坏荣誉以假乱真非常可怕，直言进谏充耳不闻非常可怕。”有识之士都说廉澄所说切中时弊。从荣的叛变，任圜、安重诲等人的死，可以叫下上相互勾结，毁坏荣誉以假乱真的弊病。然而，康澄所说，难道仅是一时一地的毛病，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可以不警惕吗！

130

晋出帝本纪

——《新五代史》卷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晋出帝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页）

【解析】

后晋王朝，是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于936年建立的。此人就是后晋高祖。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是李克用部下沙陀族战将臬揆鸡的儿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改姓石氏。做了皇帝以后，他索性说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是他家的始祖。

梁、晋争雄的时候，石敬瑭颇立战功，因为他的骁勇颇得李嗣源的欢心，被招为婿。李嗣源在石敬瑭的帮助下起兵夺取了帝位，他就是历史上的明宗。明宗即位后，石敬瑭以驸马而兼功臣，地位大大提高。不久即被任命为独当一面的河东节度使，负责抵御契丹。

但这些都不能满足石敬瑭的胃口，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实现个人的皇帝梦。

936年，石敬瑭决定发动叛乱，但他自度实力不足，听从幕僚桑维翰献的计策，遣使向辽称臣称子，还许下割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给辽的卖国誓言。

耶律德光大喜，亲自率五万骑兵，虚张声势号称三十万，深入唐境解石敬瑭的晋阳之围。

后来石敬瑭又派桑维翰去见耶律德光，使其跪在帐前，日夜哀求，出尽洋相，最后耶律德光坚定了支持石敬瑭的信心，承认石敬瑭作他的儿子，并立他做了“大晋皇帝”。是年石敬瑭四十五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老子比儿子小十一岁，真是从古未闻的怪事。

石敬瑭在位七年，从始到终媚事辽朝，无所不至，后晋王朝以投降契丹为国策，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942年石敬瑭患重病，久治不愈，临终于病榻前把年幼的儿子石重睿，托付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相冯道，希望二人扶助幼帝石重睿。

但是，宰相冯道和将领景延广却拥立了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做了皇帝。这其中的缘由一直是史家一谜，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中，也对此提出了“出帝岂得立邪？”的质疑。

出帝石重贵的生父是石敬瑭，这种立嗣的方式是“违礼废命”的，自然是“立不以正”。所以出帝及冯道等人对于此点是忌讳莫深的，希望能蒙蔽天下。以致石敬瑭的丧事时，“既发表，都人不得偶语。”透露了后晋政权的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

石敬瑭死后，出帝石重贵追封他为“宋王”，但欧阳修则以史学家的刚正策直的笔锋揭露了这桩“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的宫廷内幕。

毛泽东作为博览群书、精通百家的政治家，自然认为著史应是实事求是、据理直言的写作态度，再加上毛泽东比较赏识那些耿直刚正的人，所以在读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中“故宋书曰，‘追封皇伯敬瑭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时，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从而表明了毛泽东对著者的赞赏。

这个被欧阳修贬斥为“灭绝天性”的晋出帝石重贵任命景延广做同平章事、兼侍卫与步都指挥使，集将相于一身。景延广不赞成过分屈从契丹，他劝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表示只有亲属关系，没有君臣关系，出帝听了他

的话，契丹耶律德光大怒。

契丹耶律德光于是派使臣责问，景延广对北使言道：“回去告诉国主，先帝是北朝所立，当今皇上则是中国自己策立，两国断无称臣之理，称爷孙倒还可以，晋国有十萬口橫磨劍，爷要想打仗趁早来，日后管不住孙子，惹人笑话，后悔可就晚了。”从此，两国关系恶化，双方常常交战。

但是由于石重贵昏庸无能，景延广等人又只是空言大话，不做任何抗辽准备，后晋国内统治集团内部倾軋炽烈，并不具备抗辽雪耻的实力，终在契丹的大举进攻下，于九四六年灭亡，出帝被俘。

翌年，石重贵举族北迁，经范阳、蓟州、平州、榆关，至辽阳，受尽契丹的侮辱，“自古亡国之丑者，无如帝（石重贵）之甚也。”当初贵为天子的石重贵，最终落得个沦落穷荒的下场。

【原文】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重贵少而谨厚，善骑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礼记》，久之，不能通大义，谓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为契丹所立，谋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尽出诸子自择之，指重贵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东节度事。

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卫上将军。三年冬，为开封尹，封郑王，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邺，留守东京，已而为广晋尹，徙封齐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右骁卫将军石德超以御马二，扑祭于相州之西山。如京使李仁郭使于契丹，契丹使梅季来。丙子，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门下侍郎窦贞固为副，太常卿崔胤为礼仪使，户部侍郎吕琦为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简为仪仗使。己卯，四方馆使朱崇节、右金吾卫大将军梁言使于契丹。

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刘氏崩，輟视朝三日。丁酉，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

之西山。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来。

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庚申，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贞、彰德军节度使郭谨，进钱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来。庚午，葬皇祖母于魏县。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张九思来。

九月辛丑，李守贞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

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来。庚午，回鹘遣使者来。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来。庚寅，葬圣文章武孝皇帝于显陵。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蠲高祖神主于太庙。辛丑，蠲高祖灵车所过民租之半。

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百头穹庐。契丹于越使令骨支来。辛未，又使野里已来。丙子，于阗使教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乌多奥来。

二月壬子，景延广为御营使。己未，如东京，赦广晋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邺都。庚午，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

三月己卯朔，赵莹罢。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为侍中。辛丑，引进使、太府卿孟承诲使于契丹。蝗。

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张福率威顺军捕蝗于陈州。

五月，泰宁军节度使安审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癸卯，冯道罢。甲辰，以旱、蝗大赦。

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门。癸亥，供奉官七人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杀藏粟者。

秋七月甲午，册皇太后。丁酉，射于南庄。契丹使梅里等来。甲辰，供奉官李汉超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

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检民青苗。

九月戊寅，尊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丙申，幸大年庄及景延广第。

冬十月戊申，立冯氏为皇后。壬子，畋于近郊，幸沙台。丙寅，契丹使通事刘胤来。庚午，括借民粟。

十一月己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阅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来。戊戌，齐州刺史杨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金仁逢来。

十二月癸丑，给事中边光范、登州刺史郭彦威使于契丹。甲寅，高丽使太相来。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反，淄州刺史翟宗死之。

开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沧州。己卯，陷贝州。庚辰，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契丹入雁门，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邺都，不得进而复。大饥。壬午，前静难军节度使李周留守东京，景延广为御营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阳。辛卯，讲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赵延寿寇南乐。甲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括马。丙申，契丹寇黎阳。辛丑，刘知远及契丹伟王战于秀容，败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

二月戊申，前军都虞候李守贞及契丹战于马家渡，败之。癸丑，北面行营都虞候马全节及契丹战于北平，败之。

三月癸酉，及契丹战于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从暉及契丹战于衡水，败之。癸巳，籍民为武定军。

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检使梁进败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师。己未，马全节及契丹战于定丰，败之。辛酉，率借民财。

五月戊寅，李守贞讨杨光远。丁亥，邺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辛卯，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

六月，克淄州。丙午，复置枢密使。丁未，侍中桑维翰为中书令，充枢密使。丙辰，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刘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德军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戊辰，旌表陈州项城民史仁诩门闾。

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战于七里烽，败之。

冬十月庚戌，武宁军节度使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邺都留守马全节

为副招讨使。

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皋门。丁巳，杨承勋因其父光远以降，杀之。

闰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马全节及契丹战于榆林，两军皆溃。戊午，幸南庄，张从恩留守东都。辛酉，高行周为御营使。乙丑，北征，契丹去。

二月己巳，幸黎阳。横海军节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部署，以备契丹。丙子，大阅于戚城。丙戌，阅马于铁丘。丙申，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马全节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将孙方谏及契丹诸里战于狼山，败之。甲寅，杜威克满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战于阳城，败之，追奔至于卫村，又败之。

夏四月戊寅，劳旋于戚城。己卯，劳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军囚。庚寅，大赏军功。

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庄。

六月丁卯，射于繁台，幸杜威第。旱。

秋八月甲子朔，废二舞。丙寅，和凝罢。冯玉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阅马于茂泽陂。丁丑，括马。

九月己亥，阅马于万龙冈，幸李守贞第。

冬十月丁丑，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韩玄珪、礼宾卿金廉等来。戊寅，射兔于砚台。戊子，高丽使其兵部侍郎刘崇珪、内军卿朴艺言来。

十一月戊戌，封王武为高丽国王。己巳，射兔于皋门，幸沙台。

十二月丁丑，腊，畋于郊。丁亥，桑维翰罢。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李崧守侍中、枢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鹘使突厥陆来。壬午，射鸭于板桥，幸南庄。

夏六月，孙方谏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河决渔池。大饥，群盗起。

秋七月，大雨，水，河决杨刘、朝城、武德。

八月辛酉，河溢历亭。

九月，河决澶、滑、怀州。辛丑，行营马军排阵使张彦泽及契丹战于新兴，败之。癸卯，刘知主契丹战于朔州，败之。大雨霖，河决临黄。

冬十月，河决卫州，丙寅，河决原武。辛未，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

十一月，永清军节度使梁汉璋及契丹战于瀛州，败绩。契丹寇镇、定。

十二月己未，杜威军于中渡。壬戌，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溇沱，败绩，死之。杜威、李守贞、张彦泽以其军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台。壬申，张彦泽犯京师，杀开封尹桑维翰。契丹灭晋。

呜呼，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译文】

晋出帝的父亲石敬瑭是后晋高祖的哥哥，是唐庄宗骑将，死得早，高祖把他的儿子石重贵当做儿子抚养。后晋高祖六个儿子，五个都早死，而石重睿年幼，所以重贵得以立王。

重贵年轻时为人拘谨而厚道，喜欢骑马射箭，高祖派博士王震教授《礼记》，很长时间，不能明白大概道理，对王震说：“这不是我家的事。”高祖是契丹立为王的，选一个人留守太原，契丹使者在诸多人中选择，指着重贵说：“这个眼大的人可以。”于是朝拜金紫光禄大夫，做太原尹、北京留守，是河

东节度使的事情。

天福二年九月，下令授予左金吾卫上将军。天福三年冬天，做开封尹，封郑王加封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高祖驾临邺，留守东京，不久做了广晋尹，加封了齐王。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日，高祖死了，皇帝在灵柩前登上皇位。庚午日，派右骁卫将军石德超驾驶两匹御马，赶扑到相州的西山去祭奠。回到京城派李仁郭出使契丹，契丹派梅李来了。丙子日，冯道做大行皇帝山陵使，门下侍郎窦贞白本来就是副使，太常卿崔悦做礼仪使，户部侍郎吕琦做卢簿命名，御史中丞王易简做仪仗使。己卯日，四方馆派朱崇节、右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出使到契丹。

同年秋天七月壬辰日，皇帝祖母刘氏死，停止上朝三天。丁酉日，派石德超骑马到相州的西山。庚子日，大赦免，甲辰日，契丹派通事来。

八月戊午日，高行周攻克襄州。庚申日，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节、彰德军节度使郭谨，拿出钱、粮食助威朝拜山陵。甲子日，契丹派郎五来。庚午日，皇祖母在魏县埋葬。癸酉日，契丹派他的客省使张九思来了。

九月辛丑日，李守贞做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

冬十月己未日，契丹派舍利来。庚午日，回鹘族派遣使者来了。

十一月，契丹派大卿来。庚寅日，在显陵埋葬了圣文章武孝皇帝。己亥日，牛羊使董殷出使到契丹。庚子日，送高祖灵位到太庙。辛丑日，送高祖灵车所经过的地方的税租减半。

十二月庚午日，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献百头穹庐。契丹于越派遣令骨支来。辛未日，又派野里已来。丙子日，于阗派遣教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都派遣使者陪再升而来。天大旱，多蝗虫。

八年春天正月，契丹于越派乌多奥来。

二月壬子日，景延广做御营使。己未日，到东京，赦免广晋府的囚犯。庚午日，到澶州，赦免囚犯。乙丑日，到自邺都。庚午日，寒食节，想在南庄祭祀显陵，烧皇衣，纸钱。

三月初一，赵莹被免职。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做侍中。辛丑日，引进使、太府卿孟承海出使到契丹。蝗虫仍多。

夏天四月庚午日，董殷出使到契丹。供奉官张福率领威顺军在陈州捕杀蝗虫。

五月泰宁军节度使安审信在中都捕杀蝗虫。丁亥日，追封皇伯石敬瑁做宋王。癸卯日，冯道免职。甲辰日，因天旱，蝗虫大减。

六月庚戌日，在皋门祭祀蝗虫。癸亥日，供奉官七人率领奉国军在京畿捕杀蝗虫。辛未日，搜罗借用百姓粮食，杀害藏粮食不借的人。

秋天七月甲午日，册封皇太后。丁酉日，在南庄打猎，契丹派梅里等来。甲辰日，供奉官李汉超率领奉国在京畿捕杀蝗虫。

八月初一，招募百姓捕杀蝗虫，用粮食来交换（蝗虫）。辛亥日，检查农民庄稼苗。

九月戊寅，把秦国夫人安氏尊做皇太妃。丙申日，驾临大年庄和景延广的住宅。

冬天十月戊申日，把冯氏立为皇后。壬子日，到沙台，在附近旷野打猎。丙寅日，契丹派遣通事刘胤来。庚午日，搜刮借百姓的粮食。

十一月己卯日，董殷出使到契丹。甲申日检阅马匹。乙未日，契丹派梅里来。戊戌日，齐州刺史杨承祚跑到青州。辛丑日，高丽族派他的广评侍郎金二逢来。

十二月癸丑日，给事中边光范、登州刺史郭彦威出使到契丹。甲寅日，高丽族派太相来。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反叛，淄州刺史翟宗死了。

开运元年春正月初一，契丹侵犯沧州。己卯，贝州陷落。庚辰日，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做北面行营都部署。契丹进犯到雁门，攻打代州。辛巳日，殿直王班出使到契丹，到达邺都，不能进去而又返回。大饥荒。壬午日，前静难军节度使李周留守东京，景延广为御营使。乙酉日，向北征战。丙戌日，契丹侵犯黎阳。辛卯日，在澶州谈论战争。契丹在元城屯兵，赵延寿攻打南乐。甲午日，刘知远做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搜求马匹。丙申日，契丹攻打黎阳。辛丑日，刘知远和契丹伟王在秀容开战，打败了契丹。博州刺史周儒反叛向契

丹族投降。

二月戊申日，前军都虞候李守贞和契丹族在马家渡作战，打败了契丹。癸丑日，北面行营都虞候马全节和契丹在北平作战，打败了契丹。

三月癸酉日，和契丹在戚城作战，契丹撤退。己丑日，冀州刺史白从晖和契丹族在衡水开战，契丹溃败。癸巳日，招募人民编为武定军。

夏季四月，契丹攻陷德州，沿河巡检查使梁进打败契丹，夺取了德州。甲寅日，到达澶州，赦免京师。己未日，马全节和契丹在定丰作战，打败契丹。辛酉日，搜索民财。

五月戊寅日，李守贞讨伐杨光远。丁亥日，邺都留守张从恩做贝州行营都部署。辛卯日，李守贞做青州行营都部署。

六月，夺取淄州。丙午日，又设置枢密使。丁未日，侍中桑维翰做中书令，兼枢密使。丙辰日，黄河在滑州决口，围绕梁山，流到汶、济两地。

秋天七月初一，改年号为元。己丑日，太子傅刘煦守司空兼做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八月初一，刘知远做北面行营都统，顺德军节度使杜威做都招讨使。戊辰日，表彰陈州项城民史仁诩的门闾。

九月丙子日，契丹侵犯遂城、乐寿，代州刺史白文珂和契丹在七里烽作战，打败了契丹。

冬天十月庚戌日，武宁军节度使赵在礼做北面行营副都统，邺都留守马全节做副招讨使。

十二月初一，在皋门猎狩兔子。丁巳日，杨承勋囚禁他的父亲杨光远而投降，并杀掉他。

闰月乙酉日，赦免青州的囚犯。契丹侵犯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攻陷泰州。壬子日，马全节和契丹在榆林作战，两方军队都溃败。戊午日，驾临南庄，张从恩留守东都。辛酉日，高行周做御营使。乙丑日，向北征战。契丹逃跑。

二月己巳，驾临黎阳。横海军节度使田武做东北面行营都部署，来防备契丹族。丙子日，在戚城大检阅。丙戌日，在铁丘检查马匹。丙申日，端明

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做户部尚书、枢密使。

三月戊戌日，契丹攻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丁未日，在戚城打猎。庚戌日，马全节攻克泰州。辛亥日，易州成将孙方谏和契丹诸里在狼山作战，打败契丹，追赶到卫村，又打败了契丹。

夏天四月戊寅日，在戚城劳旋，己卯日，在王莽河劳旋。甲申日，到达澶州，赦免左右军的囚犯。庚寅日，大大地犒赏军队战绩。

五月初一，大赦免，丙午日，到南庄。

六月丁卯，在繁台射箭，驾临杜威住宅。天旱。

秋季八月初一，废除二种舞蹈。丙寅日，和凝罢官。冯玉做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日，在茂泽陂检阅战马。丁丑日，征集战马。

九月己亥日，在万龙冈检阅战马，驾临李守贞府。

冬天十月丁丑日，高丽族派遣他的广评侍郎韩玄珪，礼宾卿金廉等来。戊寅日，在砚台射中一只兔子。戊子日，高丽派他的兵部侍郎刘崇珪、内军卿朴艺言来。

十一月戊戌日，加封王武做高丽国王。己巳日，在皋门射兔，驾临沙台。

十二月丁丑日，祭祀，在旷野打猎。丁亥日，桑维翰罢免。开封尹赵莹做中书令，李崧守做侍中、枢密使。

三年春二月回鹘派突厥陆来。壬午日，在板桥射击鸭子，驾临南庄。

夏天六月，孙方谏在狼山叛变，并依附于契丹族。丙寅日，契丹侵犯边境。己丑日，李守贞做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在渔池黄河决口。大饥荒，盗贼群起。

秋节七月，天下大雨，水位上涨，黄河在杨刘、朝城、武德决口。

八月辛酉月，黄河水淹没历亭。

九月，黄河在澶州、滑州、怀州决口。辛丑日，行营马军排阵使张彦泽和契丹在新兴开战，打败契丹。癸卯日，刘知主和契丹在朔州决战，打败了契丹。大雨滂沱，黄河在临黄决口。

冬季十月，黄河在卫州决口，丙寅日，黄河在原武决口。辛未日，杜威做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做兵马都监。

十一月，永清军节度使梁汉璋和契丹在瀛州决战，打了败仗。契丹攻打镇、定二地。

十二月己未日，杜威驻军在中渡。壬戌日，奉国都指挥使王清与契丹在溁沱作战，被打败战死。杜威、李守贞、张彦泽及其军队叛变向契丹投降。庚午日，在沙台射击兔子。壬申日，张彦泽进犯京师，杀死了开封尹桑维翰。契丹消灭了晋朝。

唉，我写“加封重贵做郑王”，又写“追封皇伯石敬瑁做宋王”的原因，难道不是有所指！《礼》：“兄弟的儿子犹如亲儿子。”把石重贵写成“儿子”可以，敬瑁是出帝的父亲，写为：“皇伯”为什么呢？出帝立位不正统，而断绝高祖后代的立位。出帝作为高祖的儿子而不能做为后代传人的原因是高祖自己有儿子。当高祖病危时，抱着他的儿子重睿把他放在冯道怀中而把他托付给冯道，出帝怎么得到立位的？晋朝的大臣，既然违背礼废除高祖命令而立了出帝，以为出帝是高祖的儿子才得以立为皇帝，作为石敬瑁的儿子就不能够立位，于是深深忌讳高祖后代而断绝立位的事，来欺骗天下人说是高祖的亲儿子。

《礼》说：“做为人的后代，替父母报恩。”使高祖无子可以立位，出帝的后代能够正统地得到立位，而不断绝出帝的后代立位，这是欺骗。所以我写到：“追封皇伯石敬瑁做宋王的事，可以看出他的立位不正统，灭绝了人的天性，把他的父亲做为臣子而加官封爵，来欺骗百姓。”

周太祖本纪

——《新五代史》卷十一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周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8页）

②旧史无此。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周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8页）

【解析】①

据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记载：郭威举起反叛大旗后，河北诸镇纷纷响应，声势大振，一路所向披靡。

郭威大军于950年11月攻至滑州，节度使宋延渥开城迎降，郭威分发该州府库的财物，犒赏将士。很快，大军攻至封丘。郭威率军与刘知远的同母弟弟慕容彦超在刘子陂展开大战，结果，慕容彦超惨败，逃向兖州。郭允明叛反，在赵村杀死了隐帝刘承祐。

对于郭允明叛反弑君，史家有争议。

据《资治通鉴·后汉纪》四隐皇帝下《考异》中记载，刘恕就认为，郭

允明一直是汉隐帝所信赖的人，他没有理由弑君叛逆，一定是郭威大军杀死了汉隐帝，事后诬陷于郭允明，因为郭允明已自杀身亡，归罪于他也是死无对证。

这种意见和《旧五代史》中的有关记载相符合。

《旧五代史》中也记载了郭允明是汉隐帝刘承祐的亲信宠臣。当初，汉隐帝决定翦除杨邠、史弘基、郭威等权臣，也是纠集隐帝的舅父李业、近侍聂父进、后匡赞、郭允明等一伙亲信密谋的。

而且，《旧五代史》还记载汉隐帝是在慕容彦超战败后，逃回汴京城下，因城内将士已向郭威投降，不得入内，才被追来的郭威大军杀死的。

博览史书，精通百家的毛泽东在读《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时，对于欧阳修对郭允明叛反弑君的评价有不同的意见。他的意见可能是受了《资治通鉴》和《旧五代史》的影响，也可能据他判断，郭允明作为汉隐帝的亲信，直接参与了诏杀郭威及其家属的密谋，已和隐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和郭威已具有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是决不可能反叛弑君的，于是他批注道：“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

这段批注也反映出了毛泽东一贯读史、评注的态度，他一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注意联系实际，注意联系历史上各家之说，但又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他的评注都加上了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分析和综合，表明了毛泽东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独到的见解。

【解析】②

后汉高祖刘知远在位仅一年就患病身死，他死之后汉隐帝刘承祐登上帝座，时年十八岁。他年轻无知，狎于近习，专事荒淫。所任用的官员更是一批庸碌无知、又爱轻举妄动的浮躁之徒，结果将相互相残杀，关西三镇发出叛讯。

当消息传至汴京时，举朝震惊，朝廷虽遣将讨伐，但诸将怯懦畏敌，互相猜防，以至出师无功。后汉朝廷无奈，遂任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指挥西征诸军。

郭威是刘知远的顾命大臣，此人颇有心计，他到军前便曲意收揽人心。他常着便装在帐中宴请军中诸将，平时则经常巡视军营，衣着也很朴素，只着“幅巾短衣”，战斗中也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苦共苦。凡是在战斗中立功的人，他必定厚赏，而在战场上即使受轻伤的士兵，他也会亲自去慰问。并且宽厚待人，礼贤下士。所以，郭威在全军将士中威望很高，很有凝聚力和感召力，“君子小人，皆思效力”。

因此在平叛战斗中，他率领的牙兵士气高昂，战无不胜，终于在949年夏，平息了三镇的叛乱。胜利后，郭威不居功自傲，而是推功于诸将相、方镇，遍加升赏，进一步博得朝廷内外的普遍称颂，威望大增。

方镇叛乱的平定，使后汉朝廷免除了外面的压力，但其内部的倾轧、角斗反而更炽烈了。刘知远的顾命大臣郭威、杨邠、史弘肇与苏逢吉，分为两派，势不能下。两派都是一批鄙俗无知、横蛮贪暴的人，所以双方之争，很难说什么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它实际包含了君权与相权、朝廷与方镇之争。

正在内争炽烈之时外患又起。950年，辽兵扰边，横行河北，诸镇拥兵自守，不敢抗击。隐帝只得再次任命郭威为邺都留守，主持河北军政，统率诸镇，同时郭威仍兼任枢密使。隐帝诏书规定，“河北诸州，凡事一禀帝（郭威）节度。”于是，郭威就握有了控制朝廷的实力了。

汉隐帝十分不满杨、史等人的倨傲跋扈，对于郭威的重权在握此时也感心有余悸。他甚为信任善于谄媚的苏逢吉。于是，汉隐帝纠集舅父李业、近侍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一伙亲信密谋铲除杨邠、史弘肇、郭威等人。

铲除权臣，非同小可，即使是英明有为、手握强兵的君主和老于谋略的重臣宿将，都非易事，而乳臭未干、荒唐无知的汉隐帝和一批轻率无知、毫无政治军事经验的贵戚幸臣，率然从事，除了招致灭顶之灾之外，不会再有别的效果了。

汉隐帝虽设计趁杨邠、史弘基等人入朝时突然狙击杀死了他们，但对付老谋深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郭威却并非易事。关于如何诏杀郭威，又如何泄露消息，在《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却有不同的记载。

据《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中记载，汉隐帝在杀死杨、史及其亲

信后，又尽灭其族。同时，又用苏逢吉为权知枢密院事、刘铎为权知开封府，命刘铎杀郭威家属。又颁布了密诏，派遣使者赴澶州杀戮郭威。

郭威闻讯，召集诸将校，哭诉杨、史之死和自己的遭遇，激怒将士：“今有诏来取我的首级，各位将士都可以奉诏行事，取下我的头去天子处报功，人各有志，我不会连累各位的！”于是，在亲将郭崇威的带动下，众将士纷纷表示将誓死效命郭威，并坚决请求郭威率兵南下，清君侧，洗冤诬。

郭威于是派遣亲信郭崇威为先锋，自统大军随后，长驱渡河，有感于郭威的威望，更恨于汉隐帝的昏庸无知，河北诸镇闻讯，纷纷响应，一时声势大振。而汉隐帝这方却情势迥异，他急诏河南诸镇救驾，诸镇却都按兵不动，仅有刘知远的同母弟慕容彦超率部入援。郭威大军一路战无不胜，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了汴京。但禁军并不作战护驾，结果，汉隐帝被乱兵所杀，落得个国败身亡的下场。

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却记载，汉隐帝在杀了史弘基等人后，又先后颁发了两道密诏。一道给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命令他在澶州杀死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另一道诏书给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命令他在魏州杀死郭威和宣徽使王峻。

诏书先送到了澶州，李弘义恐怕事败，反而把隐帝的密诏交给了王殷，二人又连忙遣人把消息密报郭威，这时王峻处也得到了消息，也派密使来报。郭威藏下了诏书，急忙召亲信魏仁浦密议对策。

魏仁浦劝郭威反叛，郭威也感到此时已到了不反则亡的境地了，于是采纳了魏仁浦的计策，更改了诏书，把诏杀郭威的内容改为命令郭威杀死众将士，众将士听说后，群情激愤，对郭威更是感恩不尽，纷纷宣誓效命郭威，拉起了反叛的大旗。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博览史书。中国的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无所不读。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直到逝世之前，他仍然热爱读史书，重病缠身的他还用颤抖的手在几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记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一九七五·八”等字样。

如此酷爱读史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相当精通，对于史事的描述的细微差别也难逃他的慧眼。当他读到欧阳修写的《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有关隐帝诏杀郭威及郭威起事的经过的记载时，马上敏锐地发现了与《旧五代史》的有关记载的差异，随即批注“旧史无此”。

【原文】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皇帝，姓郭氏，邢州尧山人也。父简，事晋为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简见杀，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威年十八，以勇力应募。为人负气，好使酒，继韬特奇之。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威颇自如。为吏所执，继韬惜其勇，阴纵之使亡，已而复召置麾下。继韬叛晋附于梁，后庄宗灭梁，继韬诛死，其麾下兵悉隶从马直，威以通书算补为军吏。好读《阙外春秋》，略知兵法，后为侍卫军吏。汉高祖为侍卫亲军都虞候，尤亲爱之，后高祖所临镇，尝以威从。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枢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渐，以隐帝托威及史弘肇等。隐帝即位，拜威枢密使。是岁三月，河中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相次反，隐帝遣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讨之，久皆无功。隐帝谓威曰：“吾欲烦公可乎？”威对曰：“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西督诸将。

威居军中，延见宾客，褒衣博带，及临阵行营，幅巾短后，与士卒无异；上所赐予，与诸将会射，恣其所取，其余悉以分赐士卒，将士皆欢乐。

威至河中，自栅其城东，思绾栅其南，文珂栅其西，调五县丁二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诸将皆谓守贞穷寇，破在旦夕，不宜劳人如此，威不听。已而守贞数出兵击坏连垒，威辄补之，守贞辄复出击，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尽，威曰：“可矣！”乃治攻具，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罗城，守贞与妻子自焚死，思绾、景崇相次降。

隐帝劳威以玉带，加检校太师兼侍中，威辞曰：“臣事先帝，见功臣多矣，未尝以玉带赐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汉威灵以破贼者，岂特臣之功，皆将相之贤，有以安朝廷，抚内外，而馈餉以时，故臣得以专事征伐。”隐帝以威为贤，于是悉召杨邠、史弘肇、苏逢吉、禹珪、窦贞固、王章等皆赐以玉带，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请加爵赏，于是加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仆射。已而又曰：“此特汉廷亲近之臣耳！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滥赏遍于天下。

是冬，契丹寇边，威以枢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师还。四月，拜威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仍以枢密使之镇。宰相苏逢吉以谓枢密使不可以藩镇兼领，与史弘肇等固争。久之，卒以枢密使行，诏河北诸州皆听威节度。

隐帝与李业等谋，已杀史弘肇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于澶州，又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诏书先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诏书示殷，殷与弘义遣人告威。已而诏杀威、峻使者亦驰骑至，威匿诏书，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遂举兵渡河，隐帝遣开封尹侯益、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内养鳶脱规威所响。鳶脱为威所得，威乃附脱奏请缚李业等送军中。隐帝得威奏，以示业等，业等皆言威反状已白，乃悉诛威家属于京师。庚辰，威至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于汉来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彦超败，奔于袁州。郭允明反，弑隐帝于赵村。丙戌，威入京师，纵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门，请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军将校，议择贤明，以承大统。庚寅，威率百官诣明德门，请立武宁军节度使贇为嗣。遣太师冯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请太后临朝听政，以王峻为枢密使，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范质为副使。

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军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骑七百逆刘贇于宋州，杀之，其将巩廷美、杨温为贇守徐州。戊午，次

皋门，汉宰相窦贞固、苏禹珪来劝进。庚申，太后制以威监国。

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周。己巳，上汉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戊寅，汉刘崇自立于太原。己卯，冯道为中书令。

二月辛丑，西州回鹘使都督来。丁未，契丹兀欲遣使袁骨支来。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丁巳，尚书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鹘使摩尼来。

三月甲戌，武宁军节度使王彦超克徐州。

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为德妃。

五月辛未，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璟谥曰睿和，庙号信祖，祖妣张氏谥曰睿恭；曾祖湛谥曰明宪，庙号僖祖，祖妣申氏谥曰明孝；祖蕴谥曰翼顺，庙号义祖，祖妣韩氏谥曰翼敬；考谥曰章肃，庙号庆祖，妣王氏谥曰章德。

六月辛亥，范质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窦贞固、苏禹珪罢。癸丑，范质参知枢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邺为枢密副使。

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

八月壬寅，契丹来归赵莹之丧。

冬十月丙午，汉人来讨，攻自晋州。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军节度使王彦超拒之。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襄州行营都部署。庚午，高丽王昭使其广评侍郎徐逢来。

二月庚寅，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克岢岚军。

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内客省使郑仁诲为枢密副使，翟光邺罢。

夏五月庚申，东征，李穀留守东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襄州。壬午，赦襄州。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襄州。

秋九月乙丑，太仆少卿王演使于高丽。契丹寇边。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杨重训叛于汉，来附。

闰月丙戌，回鹘使独呈相温来。

二月甲子，贬王峻为商州司马。

三月甲申，封荣为晋王。丙戌，郑仁诲罢。己丑，棣州团练使王仁镐为右卫大将军、枢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水。

秋七月，契丹卢台军使张藏英来奔。

九月，吐浑党富达等来。

冬十月庚申，冯道为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党项使吴怙磨五等来。

十二月戊申，四庙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庙。壬申，杀天雄军节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庙。

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罢邺都。丙戌，镇宁军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壬辰，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仁镐罢。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

【译文】

后周太祖圣神恭肃文武皇帝，姓郭，河北邢州尧山地方人。郭威的父亲郭简曾在后晋做过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时，郭简被杀害。郭威小时候没了父亲，依附在潞州人常氏家里。

潞州留后李继韬召募勇士充当军卒，郭威当年十八岁，凭自己的勇力去应募。他这个人有一股不肯服输的劲头，喜欢喝了酒后发脾气，李继韬却特别地器重他。郭威曾经在街市上游荡，街市上有一个屠夫，经常凭借自己的勇力压服街市上的人们。郭威那次喝醉了酒，把那个屠夫叫过来，让他在几

岸上给自己割肉，割得不如他的意，就叱骂屠夫；屠夫把自己的肚子裸露出来给郭威瞧着，说：“你是一个勇士，你能杀死我吗？”郭威立即向前取过刀来把屠夫刺杀了。整个街市都惊动了，郭威却毫不在意。郭威被官吏抓起来后，李继韬因怜惜他的勇猛，暗中把他放跑了，不久又把他召回，安排在自己帐下。李继韬反叛晋朝归附了后梁，后来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了后梁，李继韬被杀，他的部下的士兵全部归属了马直，郭威因为通晓写和算被补为军吏。郭威喜欢读《阡外春秋》，略知兵法，后来做了侍卫军吏。后汉高祖刘知远做侍卫亲军都虞侯的时候，尤其喜爱他，后来高祖所至之镇，经常让郭威随从。契丹灭亡后晋后，高祖在太原起兵，即皇帝位，授与郭威枢密副使之职。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年）正月，高祖病势沉重，把隐帝托给郭威及史弘肇等人。隐帝即位后，任郭威为枢密使。这年三月，河中的李守贞、永兴的赵思绾、凤翔的王景崇依次反叛，隐帝派遣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分兵征讨，但很久都没有奏功。隐帝对郭威说：“我想麻烦您去征讨，可以吗？”郭威回答说：“臣不敢自动请去，也不敢推辞不去，愿遵陛下之命。”于是加任郭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让他在西方都督众将。

郭威在军中的时候，延请召见宾客，褒衣博带，很是随便；等到临阵巡营的时候，则幅巾短后，跟一般士兵没有不同；皇上赐给他的东西，他都拿出来让众将比赛射箭，任凭他们拿取，其余的全部分赏给士卒，将士们都很欢快。

郭威到达河中，自己在城东立下寨栅，常思在城南立下寨栅，白文珂在城西立下寨栅，征调五个县的二万人丁修筑连续的壁垒来保护三座寨栅。众将都认为李守贞是一个处境窘困的贼寇，打败他只在早晚，不必如此劳动人力，郭威不听。不久李守贞数次出兵击坏连垒，郭威总命令立即修补好；于是李守贞再出击的时候，总要有伤亡。一段时间以后，城中的军粮都已食尽，郭威说：“可以进攻了！”于是整治攻城器具，约定日期，四面攻打，攻破了罗城，李守贞与妻小都自焚而死。赵思绾、王景崇也相继投降了。

隐帝把一根玉带赐给郭威来慰劳他，并给他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郭威

推辞说：“臣侍奉先帝的时候，见过的功臣多了，可先帝却未尝赐给他们玉带。”又趁机说：“我有幸能够率军假借大汉神威破了贼寇，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都是因为贤能的将相能够安定朝廷，安抚内外，而且按时供应粮饷，所以臣才能够专事于征伐。”隐帝认为郭威实在是一个贤能的人，于是把杨邠、史弘肇、苏逢吉、禹珪、窦贞固、王章等人都召来，把玉带也一起赐给他们，郭威这才接受了。郭威又把功劳推到大臣身上，请求朝廷给他们加以爵赏。于是给窦贞固加官司空，给苏逢吉加官司徒，禹珪、杨邠分任左右仆射。不久郭威又说：“所赏赐这些人不过是大汉朝廷的亲近臣僚罢了！大汉的各宗室、天下的方镇以及外省的荆、浙、湖南各地，都没有赏赐到。”从此胡乱赏赐遍及天下。

这年冬天，契丹侵入边界，郭威以枢密使的身份北伐，到达魏州，契丹兵就逃走了。隐帝乾祐三年（950年）二月，郭威班师还朝。四月，隐帝拜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仍兼枢密使之职到藩镇上任。宰相苏逢吉认为枢密使之职不可以让藩镇兼领，与史弘肇等人坚决地和隐帝争辩。一段时间以后，郭威最终以枢密使身份前往藩镇，诏令河北诸州都要听从郭威的节制、调度。

隐帝与李业等人密谋杀害了史弘肇等人后，又诏令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要他在澶州杀掉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同时诏令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要他在魏州杀掉郭威及宣徽使王峻。诏书先到了澶州，李弘义恐怕事败，反而把诏书交给了王殷，王殷与李弘义又派人告诉了郭威。不久诏令杀掉郭威、王峻的使者也飞马赶至郭威处告密。郭威藏起诏书，把枢密使院吏魏仁浦召来，二人在卧室内密谋。魏仁浦劝说郭威反叛，并教他倒用留守大印，改写了诏书，把诏书内容改为命令郭威杀死将士们以激怒他们，结果群情激愤，将士们纷纷宣誓愿意为郭威效命。

十一月丁丑日，郭威于是率兵渡过黄河，隐帝派遣开封尹侯益、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等人率兵抵挡郭威，又派遣内养昝脱探察郭威动向。昝脱被郭威所擒获，郭威于是让昝脱带奏章回去，请隐帝把李业等人绑送军中。隐帝得到郭威的奏章后，把它给李业等人看。李业等人都说郭威

反叛的样子已经是很明白了，于是把郭威在京师的家属全部杀掉了。庚辰日，郭威到达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反叛汉朝来归降郭威。壬午日，郭威兵犯封丘。甲辰日，郭威与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在刘子陂展开战斗，慕容彦超战败，奔往袁州去了。郭允明反叛，在赵村杀死了隐帝。丙戌日，郭威进入京师，纵火大掠。戊子日，郭威率百官在明德门朝见太后，请立新君。太后下令让文武百官、六军将校商议着选择一个贤明之人承继皇位。庚寅日，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请求太后同意把武宁军节度使刘贇立为国君。郭威派遣太师冯道到徐州迎接刘贇。辛卯日，郭威请太后临朝听政，任王峻为枢密使，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

十二月一日，郭威北伐契丹，驻军于滑州。癸丑日，到达澶州就回去了。王峻派遣郭崇率七百骑兵在宋州迎上刘贇，杀死了他，刘贇的将领巩廷美、杨温给他把守着徐州。戊午日，郭威军暂驻于皋门，汉朝宰相窦贞固、苏禹珪前来劝说郭威即皇帝位。庚申日，太后命郭威监国。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春正月丁卯日，郭威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广顺，建国号为周。己巳日，郭威上给后汉太后的尊号叫昭圣皇太后。戊寅日，汉朝的刘崇自立于太原。己卯日，冯道做了中书令。

二月辛丑日，西州回鹘派都督来朝。丁未日，契丹兀欲派遣使者骨支来朝。癸丑日是寒食节，郭威望祭于蒲池寺。丁巳日，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回鹘派遣摩尼来朝。

三月甲戌日，武宁军节度使王彦超攻下徐州。

夏四月甲午日，郭威立夫人董氏为德妃。

五月辛未日，郭威追尊祖上的父辈为皇帝，母辈为皇后：高祖郭璟的谥号叫睿和，庙号叫信祖，高祖妻张氏的谥号叫睿恭；曾祖父郭谔的谥号叫明宪，庙号叫僖祖，曾祖妻申氏的谥号叫明孝；祖父郭蕴的谥号叫翼顺，庙号叫义祖，祖父妻韩氏的谥号叫翼敬；父亲的谥号叫章肃，庙号叫庆祖，母亲王氏的谥号叫章德。

六月辛亥日，范质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窦贞固、苏禹珪被罢免。癸丑日，范质参加处理枢密院政事。丁巳日，宣徽北院使翟光邺做了枢密副使。

秋七月戊寅日，郭威到了王峻的家里。

八月壬寅日，契丹来归赵莹之丧。

冬十月丙午日，汉人从晋州来进攻郭威。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军节度使王彦超抵挡汉人进攻。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叛了。

广顺二年（952年）春正月甲子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做了袁州行营都部署。庚午日，高丽王昭派遣广评侍郎徐逢来朝。

二月庚寅日，府州防御使折德晟攻下了岢岚军。

三月一日是寒食节，郭威在郊外望祭。戊辰日，内客省使郑仁海做了枢密副使，翟光邺被罢免了。

夏五月庚申日，郭威东征，李穀留守东都，郑仁海做了大内都点检。癸亥日，郭威暂驻曹州，赦免了判流放罪以下的囚犯。乙亥日，攻下兖州。壬午日，赦免兖州的囚犯。

六月一日，郭威到曲阜祭祀了孔子。庚子日，到达兖州。

秋九月乙丑日，太仆少卿王演出使高丽。契丹侵犯边界。

广顺三年（953年）春正月乙卯日，麟州刺史杨重训背叛汉朝，前来归附郭威。

闰正月丙戌日，回鹘派遣独呈相温来朝。

二月甲子日，郭威贬王峻为商州司马。

三月甲申日，郭威封柴荣为晋王。丙戌日，郑仁海被罢免。己丑日，棣州团练使王仁镐做了右卫大将军、枢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连绵，发了水灾。

秋七月，契丹卢台军使张藏英来投奔郭威。

九月，吐浑党富达等人来朝。

冬十月庚申日，冯道做了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日，党项派遣吴侁磨五等人来朝。

十二月戊申日，四庙的神主从西京送到京师，郭威到西郊迎接，把它们附于太庙。壬申日，郭威杀掉了天雄军节度使王殷。乙亥日，郭威在太庙祭祖。

显德元年（954年）春正月初一，郭威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显德，群臣上给郭威的尊号叫圣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日，罢掉了邺都。丙戌日，镇宁军节度使郑仁海做了枢密使。壬辰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做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仁镐被罢免了。这天，郭威在滋德殿死去。

132

刘鄩、刘仁贍传

——《新五代史》卷二十二、三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刘
鄩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
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

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刘
仁贍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
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后梁将领刘鄩率军与晋王李存勖（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

后梁末帝在位的时候，梁有必亡之势，但和后梁争雄了几十年后晋并无必胜之道，其结果仍是夹河苦战。

后来，由于末帝听了奸臣赵岩等人的话，把军事重地魏博六州分成两镇，把魏州的将士、府库都一分为二，搬一半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去，削弱节度使的力量，以防割据称雄。

这事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当时的后梁政权并没有力量把它办好，

结果事与愿违，魏博驻军叛变，投入了李存勖的怀抱。晋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素有地广兵强之称的军事要地。

李存勖得到魏博，有两件大好处：一是大大地改善了战略地位，晋兵一动，便迫近黄河，大梁极容易感受威胁；二是得到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原来的梁兵变成了李家灭梁的突击队。

当时后梁可用的大将以刘鄩为第一。此人号称一步百计，文中也提到了刘鄩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他曾是平卢王师范的重将，曾经成功地袭取了朱温的袁州。王师范屈服后，他才放下武器。朱温赏识他的才能，立即重用。当魏州的驻兵投叛晋王李存勖时，刘鄩正统兵驻屯于魏州以西。当他探知李存勖已经率军南下，估计晋阳空虚，立即轻兵奔袭。这原是一条好计，无奈阴雨连绵，道路难走，奔袭不成，敌方已有准备，只得退回来，扼守黄河北岸的莘县（在魏州东南，今属山东）。他知道强弱不敌，只能固守不战。

末帝却三番五次逼他出战，众将士也求胜心切，再加上晋王又假计西归，只留大将符存审守魏，给刘鄩有机可乘的假相，结果刘鄩设计前行，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中了晋王的计谋，大败而归，结果是完全丢失了河北的土地。

第二段原文提到的刘仁贍是五代南唐的将领。此人年轻时“略通兵书”，有勇有谋，“轻财重士”，治军严谨，更重气节。南唐征淮时，屡建战功。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还是少读的好，读多了可能受其束缚，有害无益；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士，也是少读为佳，略通就可以了。他从这两篇传记中找出了直观依据，刘鄩此人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贍只是略通兵书，也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将领。这些批语并非只是毛泽东读史过程中偶发的感触，而是他从多年革命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表达过对于读兵书类似的想法。

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并不是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死读兵书，不能灵活运用，脱离实际战争形势，只是拘泥于兵书战法的条条框框。这些话的深刻根源恐怕就在于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他那独特的实践本体论来看待问题的思想。

就他本人的革命实践过程而言，他不完全是靠儒家经典和革命派的启蒙书刊吸取革命、进步思想的人，尽管在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这些是至关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青少年时代对于中国农村现实的深切感受以及后来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搞新村试验、工读主义以及工人夜校等；二十年代初期介入工人运动的实践；大革命高潮时对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和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这一切的收获都比单从书本上得来的多得多。从而使他认识到，思想上理论上的东西，不论多么深奥精辟，只有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有价值的实际作用。

作为一个本质上务实的革命家，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具体政策的制定以及革命实践活动的正确性，极少关心超验的哲学和抽象的真理。因此，在革命

实践中他能学于古而不拘泥于古，取于西而不迷于西，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进行及时的纠正。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序言”中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戚继光在书中着重阐述的是作战时应以实战经验为主，并结合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具体情况，陈述总结了针对敌情进行练兵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毛泽东的这两条批注，正是他本人多年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表明了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的观点。

刘鄩

【原文】

刘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师范立，棣州刺史张蟾叛，师范遣指挥使卢洪讨蟾，洪亦叛，师范伪为好辞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鄩斩之坐上，因使鄩攻张蟾，破之。师范表鄩登州刺史，以为行军司马。

梁太祖西攻凤翔，师范乘梁虚，阴遣人分袭梁诸州县，它遣者谋多漏泄，事不成。独鄩素好兵书，有机略。是时，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郛，以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从周将兵在外，鄩乃使人负油鬻城中，悉视城中虚实出入之所。油者得罗城下水窦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从水窦袭破之，徙从周家属外第，亲拜其母，抚之甚有恩礼。

太祖已出昭宗于凤翔，引兵东还，遣朱友宁攻师范、从周攻鄩。鄩以版舆置从周母城上，母呼从周曰：“刘将军待我甚厚，无异于汝。人臣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为之缓攻。鄩乃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

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颇离，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郛乃遣人阳语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从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闻之，果疑彦温非实降者，斩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坚。

师范兵已屈，从周以祸福谕郛，郛报曰：“俟吾主降，即以城还梁。”师范败，降梁，郛乃亦降。从周为具齐装，送郛归梁，郛曰：“降将蒙梁恩不诛，幸矣！敢乘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驴归梁。太祖赐之冠带，饮之以酒，郛辞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以为元从都押衙。是时，太祖已领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郛一旦以降将居其上，及诸将见郛，皆用军礼，郛居自如，太祖益奇之。

太祖即位，累迁左龙武统军。刘知俊叛，陷长安，太祖遣郛与牛存节讨之，知俊走凤翔，太祖乃以长安为永平军，拜郛节度使。末帝即位，领镇南军节度使，为开封尹。

杨师厚卒，分相、魏为两镇，末帝恐魏兵乱，遣郛以兵屯于魏县。魏兵果乱，劫贺德伦降晋。庄宗入魏，郛以谓晋兵悉从庄宗赴魏，而太原可袭，乃结草为人，执以旗帜，以驴负之往来城上，而潜军出黄泽关袭太原。晋兵望梁垒旗帜往来，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郛至乐平，遇雨，不克进而旋，急趋临清，争魏积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郛乃屯于莘县，筑甬道及河以馈军。

久之，末帝以书责郛曰：“闻外事全付将军，河朔诸州一旦沦没。今仓储已竭，飞輓不充，将军与国同心，宜思良画！”郛报曰：“晋兵甚锐，未可击，宜待之。”末帝复遣问郛必胜之策，郛曰：“臣无奇术，请人给米十斛，米尽则敌破矣！”末帝大怒，诘郛曰：“将军蓄米，将疗饥乎？将破敌乎？”乃遣使者监督其军。郛召诸将谋曰：“主上深居禁中，与白面儿谋，必败人事。今敌盛，未可轻动，诸君以为如何？”诸将皆欲战，郛乃悉召诸将坐之军门，人以河水一杯饮之，诸将莫测，或饮或辞，郛曰：“一杯之难犹若此，滔滔河流可尽乎？”诸将皆失色。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郛营，郛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郛，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郛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

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潜兵贝州。鄩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鄩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鄩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鄩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鄩亳州团练使。

兖州张万进反，拜鄩兖州安抚制置使。万进败死，乃拜鄩泰宁军节度使。朱友谦叛，陷同州，末帝以鄩为河东道招讨使，行次陕州，鄩为书以招友谦，友谦不报，留月馀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恶鄩，乃谮之，以为鄩与友谦亲家，故其逗留以养贼。已而鄩兵数败，乃罢鄩归洛阳，酖杀之，年六十四，赠中书令。

【译文】

刘鄩是密州安丘县人。少年时侍奉青州节度使王敬武，敬武死后，其部下拥立他的儿子王师范，此时棣州刺史张蟾发动叛乱，王师范派都指挥使卢洪讨伐张蟾，但卢洪也叛变了，王师范假装好言相劝，召回卢洪，卢洪到了，王师范在郊外迎接他，命令刘鄩在座席上将卢洪斩首，并且派刘鄩攻打张蟾，刘鄩攻下了棣州。王师范上表荐举刘鄩为登州刺史，任行军司马。

梁太祖向西攻打凤翔，王师范乘梁空虚，暗中派人分头袭击梁各州郡，但派出去的军队的机密大多泄露，事情没有成功。只有刘鄩平时喜欢看兵书，有机智谋略。这个时候，梁国已攻破了朱瑾等部，占领了兖州、郓州，任命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这时葛从周领兵在外，刘鄩于是派人担着油担子进城，全部察看了兖州城内兵力虚实和进出通道。假装卖油的探子看到护城河下有一个下水道可以进城，刘鄩于是带领五百步兵从下水道偷袭攻破了兖州，刘鄩将葛从周的家眷移居府外宅第，亲自拜谒葛从周的母亲，供养他们十分有礼。

梁太祖此时已命昭宗镇守凤翔，他本人带兵东还，派朱友宁攻打王师范、葛从周攻打刘鄩。刘鄩用板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上城头，其母喊着从周的名字说：“刘将军待我十分周到，同儿子没有两样。刘将军和你是各为其主，

你可要仔细掂量。”葛从周因此减缓了进攻。刘鄩挑选城中老弱病残和妇女，不能抵挡敌人的，全部放出城外，自己和将士同甘共苦，平分衣食，坚守阵地，等待敌军的进攻。外援没有到，人心逐渐产生背离之意，副使王彦温翻越城墙出奔，守城的士兵也有很多跟着逃跑。刘鄩于是派人严肃地告知王彦温说：“副使请少带人出城，不是我原先派遣的人，请不要带走。”又对城中的众人下令说：“我原先派遣随从副使的人可以出去，其他人若跟着出去诛灭全族。”城内的人都迷惑不解，出奔逃跑的情况于是止住了。过后梁军听说了这件事，果真怀疑王彦温不是真正的投降，在城下将他杀了，从此军城更加坚固。

这时王师范的兵力逐渐窘乏，葛从周向刘鄩说明福祸利害，刘鄩回复说：“等到我的主帅投降，我立即将城归还梁国。”不久，王师范兵败，投降梁国，刘鄩于是也投降了。葛从周为刘鄩备齐行装，送刘鄩返梁，刘鄩说：“降将承蒙梁国的不杀之恩，已是三生有幸了！哪里敢乘坐骏马穿上皮裘？”于是穿着素服乘着毛驴归梁。梁太祖赐给他冠服衣带，并请他饮酒，刘鄩推辞说自己酒量小，太祖说：“攻取兖州，你的量怎么那样大呢？”于是任命刘鄩为元从都押卫。这个时候，梁太祖已经占领了四镇，手下众将士都是有功臣的旧人，刘鄩马上就以降将的身份位居众人之上，及至各位将领看见刘鄩，一律用上下尊卑之礼，刘鄩居然处之泰然，梁太祖更加觉得他是奇异之人。

梁太祖即位，升命刘鄩为左龙武统军。刘知俊反叛，攻陷长安，梁太祖派遣刘鄩和牛存节讨伐他，刘知俊逃往凤翔，梁太祖任命刘鄩为节度使。梁末帝即位，任命刘鄩为镇南军节度使，授予开封尹。

魏州节度使杨师厚死后，朝廷将相州、魏州分为两镇，梁末帝害怕魏兵叛乱，派遣刘鄩率兵屯驻魏县。不久魏州军队果然作乱，劫持节度使贺德伦归降晋国。晋庄宗进入魏州，刘鄩认为晋军全都跟从晋庄宗开赴魏州，可以偷袭太原，就把秸杆扎成假人，让它手拿旗帜，用毛驴驮着，在城里行走，而刘鄩暗中调兵从黄泽关偷袭太原。晋军看见梁军扛着旗帜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也没有追。刘鄩到了乐平，遇上大雨，军队无法前进，只好返回，急忙赶往临清，争夺魏军的粮草，但晋王将领周德威已先一步到

达，刘鄩只有屯兵莘县，增筑城垒，疏通河道，直达黄河，以击溃敌军。

过了一段时间，梁末帝下诏书责备刘鄩说：“朝廷以外的事全都托付给将军，河朔各州旦夕之间都可能沦陷，将军和国家休戚相同，应当思考良策！”刘鄩陈奏说：“晋军的兵力很强，现在还不能攻下它们，应当等待时机。”梁末帝又派使者询问刘鄩决战取胜的决策，刘鄩说：“臣下没有神计奇术，只请求每人发给十斛粮食，粮食吃完了就可以破敌了！”梁末帝勃然大怒，讽刺刘鄩说：“将军积蓄粮食，是为了充饥呢？还是为了破敌？”于是派遣使者来督战。刘鄩召集各位将领商量说：“皇上深居皇宫之中，和白面小儿一同谋议，一定会误了大事。现在敌人势力强大，不可以轻举妄动，各位将领认为该怎么办？”各位大将都想出战，刘鄩于是又全部召集各位将领坐在军营大门口，给每人一杯河水喝，众将不解其意，有的喝了，有的拒绝喝，刘鄩说：“喝一杯水的难处尚且如此，滔滔黄河水可以喝完吗？”众人都变了脸色。

这个时候，晋庄宗在魏州，多次用重兵压向刘鄩军营，刘鄩不肯出来迎战，但梁末帝又屡次催促刘鄩，命令他出来迎战。晋庄宗和各位将领商量说：“刘鄩学习《六韬》，喜欢以机智用兵，本想向我示弱，然后袭击我，现在他被梁末帝逼着，一定想速战速决。”于是扬言说要率兵返回太原，命令符存审留守魏州，表面上率兵西归，却悄悄屯兵贝州。刘鄩果然上报梁末帝说：“晋王已经回太原了，魏州没有防备，可以进击了。”于是率领一万多人攻打魏州城东，晋庄宗率兵从贝州返回来袭击他。刘鄩忽然看见晋军，吃惊地说：“晋王怎么会在这里呢！”刘鄩带兵撤退，晋军追到故元城，庄宗和符存审两面夹击，刘鄩命令军队摆出圆阵抵御晋军。晋军两支部队配合，刘鄩大败，向南逃跑，从黎阳渡过黄河，到达滑州。梁末帝授刘鄩为义成军节度使。第二年，河朔落入晋军之手，刘鄩被降为亳州团练使。

兖州节度使张万进反叛，梁末帝任命刘鄩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张万进大败，并被打死，于是梁末帝升任刘鄩为泰宁军节度使。朱友谦叛乱，攻陷同州，梁末帝任命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行军到陕州，刘鄩写了一封信来劝诱朱友谦，朱友谦不听从，刘鄩就停留了一个多月等待他。尹皓、段凝等人平素就忌恨刘鄩，就向末帝进谗言，说刘鄩因为和朱友谦是亲家，所以才滞留

不前，姑息养贼。及至刘鄩几次进兵失败后，朝廷罢免了刘鄩的官职，命令他返回洛阳，用毒酒杀死了他，当时刘鄩年六十四岁。死后，梁末帝下诏赠授中书令。

刘仁贍

【原文】

仁贍字宁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贍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法。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李景昪掌亲军，以为武昌军节度使。周师征淮，先遣李谷攻自寿春，景昪将刘彦贞拒周兵，以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镇寿州。李谷退守正阳浮桥，彦贞见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为不可，彦贞不听，仁贍独按兵城守。彦贞果败于正阳。

世宗攻寿州，围之数重，以方舟载炮，自淝河中流击其城；又束巨竹数十万竿，上施版屋，号为“竹龙”，载甲士以攻之；又决其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岁大暑，霖雨弥旬，周兵营寨水深数尺，淮、淝暴涨，炮舟竹龙皆飘南岸，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东趋濠梁，以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景亦遣其元帅齐王景达等列砦紫金山，下为夹道，以属城中。而重进与张永德两军相疑不协，仁贍屡请出战，景达不许，由是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复至淮上，尽破紫金山砦，坏其夹道，景兵大败，诸将往往见擒，而景之守将广陵冯延鲁、光州张昭、舒州周祚、泰州方讷、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虽景君臣亦皆震慑，奉表称臣，愿割土地、输贡赋，以效诚款，而仁贍独坚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谏幸其父病，谋与诸将出降，仁贍立命斩之，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愿以死守。

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孙羽诈为仁贍书，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帐前，叹嗟久之，赐以玉带、御马，复使入城养疾，是日卒。制曰：“刘仁贍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经！予之南伐，得尔为多。”

乃拜仁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

世宗遣使吊祭，丧事官人，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贍为怀州刺史，赐庄宅各一区。李景闻仁贍卒，亦赠太师。寿州故治寿春，世宗以其难克，遂徙城下蔡，而复其军曰忠正军，曰：“吾以旌仁贍之节也。”

【译文】

刘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他的父亲刘金曾在杨行密手下任职，担任过濠州和滁州二州的刺史，以骁勇善战出名。刘仁贍担任大将时，看轻财物而看重有才能的士人，并且严格按照法令制度行事，仅略懂一点兵法。他在南唐任职，先后担任左监门卫将军、黄州和袁州二州的刺史，他所到任的地方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李景让他掌管亲兵，任命他为武昌军节度使。后周的军队向淮地进攻，先派李谷从寿春进攻，李景派部将刘彦真抗击后周的军队，同时任命刘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驻守寿州。李谷退守正阳浮桥，刘彦贞看见后周的军队后撤，以为后周人害怕了，便率兵紧紧追击。刘仁贍认为这样做不行，刘彦贞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刘仁贍独自按兵不动，据守寿州城。刘彦贞果然在正阳被敌人打得大败。

周世宗率兵攻打寿州，将寿州城围了数重，又用方舟载着炮，从淝河中间炮击寿州城。周世宗又让人将数十万根大竹子绑扎起来，在上面建造木板房子，号称“竹龙”，在竹龙中装着披甲的武士来攻寿州城，又将其水寨掘开，让大水流入淝城，而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梅雨接连下了数十天，后周军队的营寨中进水已有数尺深，再加上淮河和淝河的河水猛涨，炮船、竹龙都随水漂到了南岸，被李景的士兵焚毁了，后周的士兵死了很多。周世宗向东驱驰到濠梁，任命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李景也派他的元帅齐王李景达等人在紫金山布列鹿砦，下边设夹道，以此来护卫城里。但是，李重进与张永德两支军队相互猜疑，互不配合。刘仁贍屡次请求出战，李景达都不允许。因此，刘仁贍忧愤而得了病。

第二年正月，周世宗又到淮上，全部破坏了紫金山的鹿砦，并毁坏了夹道，李景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的将领们往往被后周军队生擒，而李景手下

负责坚守的将领如广陵的冯延鲁、光州的张绍、舒州的周祚、秦州的方讷、泗州的范再遇等人，有的逃走、有的投降了，都不能守住自己负责的城池。李景和他的大臣们都被震慑住了，向后周上表称臣，表示愿意割让土地，进贡纳税，以此来作为效忠的条款，唯独刘仁贍坚守不降，后周军队也一直攻打不下来。周世宗让李景派使者孙晟等人到寿州城下示意刘仁贍投降。刘仁贍的儿子刘崇谏趁着他的父亲生病，与诸将密谋出城投降，刘仁贍知道后立即下令将刘崇谏斩首，监军使者周廷构哭着赶到中门想把刘崇谏救下来，没有成功。于是，士兵们都被感动得哭泣起来，纷纷表示愿意死守寿州城。

这年三月份，刘仁贍病得很厉害，已经不省人事，他的副手孙羽冒充刘仁贍写了一封投降信，献城投降了。周世宗下令将刘仁贍抬到他的军帐前面，叹息了好半天，并赏赐给刘仁贍玉带、御马，又让人将刘仁贍送进城内养病。这一天，刘仁贍死了。周世宗颁布文告说：“刘仁贍尽忠尽职，他的拼死抵抗的气节永垂不朽，即使是以前各代的名臣，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啊！我这次南征，得到他就足够了。”于是，周世宗封刘仁贍为检校太尉兼任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刘仁贍没能够接受就死了，时年五十八岁。

周世宗派使者去吊唁，他的丧事的费用由官府负责提供，并追封他为彭城郡王，让他的儿子刘崇赞担任怀州刺史，赏赐庄园、住宅各一处。李景听说刘仁贍死了，也追赠他为“太师。”寿州原来的治所在寿春，周世宗因为该城难以攻克，便将州城迁到下蔡，而将刘仁贍的军队命名为“忠正军”，他说道：“我这是在弘扬刘仁贍的气节啊！”

新五代史·王彦章传

133

王彦章传

——《新五代史》卷三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王彦章是五代时后梁的名将。他骁勇异常，打仗时用两枝铁枪，一枝架在马鞍上，一枝执在手中，运转如飞，传说每枝都重一百斤，号称王铁枪。

923年，晋王李存勖称帝于魏州。其父是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沙陀族人李克用。因唐朝对他家赐姓，论属籍，李存勖自称唐后裔，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以别于唐朝。李存勖即史籍所称的后唐庄宗。庄宗即位，便大举伐梁，欲一鼓灭亡之。

而此时后梁国内末帝昏庸无知，朱氏诸子互相猜忌，阴谋攘夺，时刻想发动宫廷政变。面对后唐军队的大举进犯，梁末帝命令王彦章、段凝统兵御敌。

王彦章骁勇多谋，年逾六十，壮志未已。段凝无谋无勇，以善于谄佞得

显贵，排斥异己，不顾国家安危。宰相敬翔深知兼用两将，段凝必然会嫉贤害能，事事掣肘，必败无疑，乃面见末帝，力保王彦章为主将。王彦章奇袭德胜，连下德胜北城和潘张、麻家口诸寨，进逼杨川，两军激战，伤亡惨重，尽管王彦章率军拼死苦战多日，仍未攻下，只得向西撤往德胜一带。

这一仗虽没有成功，毕竟给李存勖很大的震动，事实上攻守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晋王李存勖积在德胜的粮草全部丧失，后方常有警报，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条件。但是后梁权臣赵岩不怕李存勖，偏怕王彦章。他们风闻王彦章声称，打了胜仗就要还朝杀尽奸臣，所以在王彦章出兵的时候，特地派贪鄙无能的段凝做副使，起监视的作用。王彦章既没有成功，他们便解除王彦章的职务，派段凝做招讨使，梁军将士心都不服，士气大减。

之后的交战中，后梁军节节败退，王彦章虽拼死抗战，仍难挽败局。终在923年10月，在郢州中都县（今汶口）受伤被俘。招讨使段凝率全军投降。唐兵然后以轻骑兼程袭取汴梁。唐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汴梁城下，宛如自天而降，守将惊惶请降。后梁末帝走投无路，命侍卫杀死自己。后梁至此灭之，历时十七年。

王彦章被俘后，尽管唐庄宗爱其骁勇，不想杀他，但王彦章拒绝投降，决心以死效命大梁，终被李存勖所杀。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史实时，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他在读《三国志》时，凡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在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特别关注军队有关俘虏的政策，制定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政策，这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军也获得了“仁者之师”的声誉。不杀降而化敌为己，是毛泽东用兵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

我军关于俘虏的政策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一个表现。

《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的这句批语，既可看作是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自己长期指挥战争的深刻认识。

【原文】

王彦章字子明，郢州寿张人也。少为军卒，事梁太祖，为开封府押衙、左亲从指挥使、行营先锋马军使。末帝即位，迁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

梁、晋争天下为劲敌，独彦章心常轻晋王，谓人曰：“亚次斗鸡小儿耳，何足惧哉！”梁分魏、相六州为两镇，惧魏军不从，遣彦章将五百骑入魏，屯金波亭以虞变。魏军果乱，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人降晋。晋军攻破澶州，虏彦章妻子归之太原，赐以第宅，供给甚备，间遣使者招彦章，彦章斩其使者以自绝。然晋人畏彦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与晋夹河而军，彦章常为先锋。迁汝郑二州防御使、匡国军节度使、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又徙宣义军节度使。是时，晋已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而梁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大臣宿将多被谗间，彦章虽为招讨副使，而谋不见用。龙德三年夏，晋取郢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末帝问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彦章受命而出，驰两日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於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备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是时庄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夹寨，闻彦章为招讨使，惊曰：“彦章骁勇，吾尝避其锋，非守殷敌也。然彦章兵少，利于速战，必急攻我南城。”即驰骑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夹寨报者曰：

“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庄宗彻北城为棧，下杨刘，与彦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棧相及辄战，一日数十接。彦章至杨刘，攻之几下。晋人筑垒博州东岸，彦章引兵攻之，不克，还击刘剑，战败。

是时，段凝已有异志，与赵岩、张汉杰交通，彦章素刚，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为，尝谓人曰：“俟吾破贼还，诛奸臣以谢天下。”岩等闻之惧，与凝叶力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与凝各为捷书以闻，凝遣人告岩等匿彦章书而上己书，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军，独赐劳凝而不及彦章，军士皆失色。及杨刘之败也，凝乃上书言：“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赵岩等从中日夜毁之，乃罢彦章，以凝为招讨使。彦章驰至京师入见，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岩等讽有司劾彦章不恭，勒还第。

唐兵攻袁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东路。是时，梁之胜兵皆属段凝，京师祇有保塞五百骑，皆新招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属彦章，而以张汉杰监之。彦章至处坊，以兵少战败，退保中都；又败，与其牙兵百余骑死战。唐将夏鲁奇素与彦章善，识其语音，曰：“王铁枪也！”举稍刺之，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庄宗见之，曰：“尔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尔善战者，何不守袁州而守中都？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为！”庄宗惻然，赐叶以封其创。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义，盖天性也。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晋高祖时，追赠彦章太师。

【译文】

王彦章，字子明，是山东郓州寿张人。年轻时当兵，事俸梁太祖，历任开封府押衙，左亲从指挥使、行营先锋马军使。后来梁末帝即位，迁升为濮州刺史，后又升为澶州刺史。王彦章长得骁强勇武，力大无比，他能光着脚在荆棘上行走百步。手持一支铁枪，骑马飞驰奔突，奋疾如飞，没人能举起

他的铁枪，军中称他为王铁枪。

梁、晋争夺天下成为劲敌，只有王彦章心中常常轻视晋王，对人说：“晋王不如斗鸡小儿，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梁王把魏、相六州分为两个镇，害怕魏军不服，派王彦章率五百骑兵进驻魏州，驻扎在金波亭以提防事变。魏军果然发动叛乱，夜里进攻王彦章，王彦章夜里向南逃走，魏军投降了晋军。晋军攻破了澶州，俘获王彦章的妻子儿女，并把她们送到太原，赐给她们宅第，供给的食用非常丰盛。晋王私下里派使者招降王彦章，王彦章斩杀了使者，以示同晋国绝断。然而晋国人害怕王彦章在梁国对他们构成威胁，一定想法招降他，于是给王彦章的妻儿的待遇更为丰厚。

自从梁王丢失了魏、博两地，形成了隔河对峙的局面。王彦章常常做先锋。后来迁升为汝州、郑州两州的防御使，匡国军节度使，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又调任定义军节度使。这时，晋军已经完全占据河北，并用铁锁截断德胜口，修筑河南、河北两座城，号称夹寨。可是梁末帝昏庸迷乱，朝廷中小人赵岩、张汉杰把持政务，大臣、老将大多被他们进谗陷害。王彦章虽然是招讨副使，但是常被谗谋不能重用。龙德三年夏天，晋军攻取郢州，梁国人十分惊恐，宰相敬翔考虑到事情紧急，就把绳索放在靴子中，入朝拜见梁末帝，哭着说：“先帝夺取了天下，不认为臣无才，所谋划的事情全部采用。现在强敌没有消灭，陛下轻视臣的话，我不能被重用，不如去死！”于是拿出绳子想上吊自杀。末帝赶快让人制止，询问想说的话。敬翔说，“事情非常紧急，非王彦章出山不可！”末帝于是征召王彦章为招讨使，让段凝为副将。末帝问破敌的日期，王彦章回答说：“三天。”旁边的人都禁不住笑了。

王彦章受命出兵，用两天的时间率兵奔驰到滑州，摆酒宴大会宾客。偷偷地派人在杨村准备船只，命令六百甲士手持巨斧，带着冶炼工匠，准备下木炭，乘河流而下。王彦章令客饮酒，喝酒进行到一半，假装起身方便，就领精兵数千，沿着河岸赶向德胜口。船上兵卒举火烧断了铁锁。接着用巨斧斩断浮桥，这时王彦章带兵急攻南城。浮桥断了，南城就被攻破，大概用了三天。这时庄宗在魏州，让朱守殷防守夹寨，听说王彦章做招讨使，大惊说：“王彦章骁勇善战，我曾经避开他的锋芒，不让朱守殷抵挡。然而王彦章兵少，

利于速战，他一定急攻我南城。”就让骑兵奔往救援，走了二十里路，就得到夹寨的人报告说：“王彦章的军队已经到了。”等带兵赶到，南城已被王彦章攻下。庄宗撤到北城，以北城为木栅，拿下杨刘，和王彦章一同漂浮于河上，各占据一岸，每当船只相遇就进行战斗，一天交战数十次。王彦章带兵到杨刘，几次攻打不下。晋军在博州东岸修筑堡垒，王彦章带兵攻打他们，没有攻克下来，回兵攻打刘剑，被打败了。

这时，段凝已经有异心，他和赵岩、张汉杰私下联络。王彦章平素刚强，痛恨梁朝元气日消，并且痛恨赵岩等人的所作所为，曾对人说：“等我们打败敌军班师还朝，杀掉奸臣以谢天下。”赵岩等人听说了很害怕，与段凝齐心想搞倒王彦章。王彦章攻破了南城，他和段凝各奏捷报给朝廷，段凝派人告诉赵岩等人藏匿王彦章的奏书只上报自己的，末帝最初怀疑这种事，不久使者到了军中，唯独赏赐慰劳段凝不赏赐王彦章，军队的士卒都十分气愤。后来攻打杨刘失败，段凝就上书说：“王彦章喝酒轻敌以至于失败。”赵岩等人从中日夜诋毁他，皇上就罢了王彦章，任命段凝为招讨使。王彦章奔驰到京师入朝见皇上，用笏板画地形，陈述自己胜败的过程，赵岩等人让有司弹劾王彦章不恭敬，勒令他回府反省。

唐兵进攻袁州，末帝派王彦章守卫东路，这时，梁国的胜兵都由段凝统领，京师只有保驾的五百骑兵，都是新招募的兵卒，不能作战，就把他们交给了王彦章，并让张汉杰监督他。王彦章兵至处坊，因为兵少被战败，退兵保卫中都，又被打败，他和牙将、士兵等百余骑兵拼死作战。唐将夏鲁奇平时和王彦章关系好，辨识出他的声音，说：“这是王铁枪！”举矛刺他，王彦章受了重伤，马摔倒，被擒。庄宗会见他说：“你常把我当做小孩对待，今天服了吗？”又说：“你能征善战，为何不守袁州而守中都？中都没有防御壁垒，怎能固守？”王彦章回答说：“大事已去，不是人力可挽回的。”庄宗很怜悯他，赐给药来包扎伤口。王彦章是武将不认字，常用俚语对人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他的赤胆忠心，大概是天性。庄宗喜爱他骁勇善战，想保全他活命，让人慰问告诉王彦章，王彦章拒绝说：“我和陛下血战十几年，现在兵败力尽不死还等什么？况且我蒙受梁王的恩典，不死不能报恩，哪有早上事俸梁国，

晚上事俸晋国的事情？活着有什么脸面见天下的人呢？”庄宗又派明宗前往劝说，王彦章伤重，躺卧不能起床，抬头看着明宗，喊着他的小名说：“你不是邈佶烈吗？我怎能苟且活命？”于是被杀，时年六十一岁。晋高祖的时候，追赠他为彦章太师。

——《新五代史》卷三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食谁人之禄？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死节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②何谓伪国？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死节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①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十二《死节传》史评中感叹后梁名将王彦章以死报国的行为，指出后梁虽腐败衰退必亡无疑，但王彦章生逢其时，身为后梁的臣子，“食人之禄，必死人之事”，才算死得其所。

毛泽东对他这段感叹大不以为然，在天头评注中反笔一击：“食谁人之禄？”

这充分体现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读史的特点，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读，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读、去解释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然会认为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在本质上只是封建大土地占有阶级对广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

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在地主的个人权力范围之外又建立了一整套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由专职官吏行使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这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权力结构——封建官僚制。

王彦章作为一员武将能宁死报国，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重气节、尚情操的美德，“国君死社稷”，作为臣子则更是应该与自己的国家共存亡，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美德，固然可敬可叹，但究其本质，王彦章只不过是封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他拼死效命的国家，他“食其禄”的国家只是“家”国家、一种姓的国家，他的俸禄不是来自于某位君王，而是真正来源于广大人民，这当然是欧阳修等古人所认识不到的。

当一个国家只是被冠以某人某姓之下时，那么一位帝王的昏庸无知，几位奸佞谄媚的小人就可以为了一己私欲，破坏千万人的幸福，制造广大民众的灾难。他们的欢乐和发达，建筑在民众的离散和痛苦之上，并往往把国家、民众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制造了自己的悲剧，更严重的是同时也制造了社会的悲剧，人民的悲剧。

毛泽东的这句评注，以精辟的语言，一语中的直指封建国家的本质，封建权力结构的罪恶。

【解析】②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死节传》中记叙了五代时期三位忠贞报国、宁死不屈的忠臣义士。

其一是后梁的王彦章。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年过六十仍壮志未已。但后梁国君昏庸无知，任用奸臣，终在923年被后唐所灭。王彦章受伤被俘，拒绝投降，被杀。

其二是后唐的裴约。923年，后唐庄宗大举伐梁。正在关键时刻，李嗣昭

之子李继韬举潞州降后梁。作为副将的裴约驻守泽州，拒绝投降，在李嗣昭和后梁军队的内外夹击下，泽州被后梁攻陷，裴约最后以死报国。

其三是南唐的刘仁贍。周世宗大举讨伐南唐，南唐各路守将在后周军队的强劲攻势下，纷纷投降，但刘仁贍却坚守城池拒不投降。甚至连亲儿子想要投降也被他按军法处斩，以明其志。最后病死军中。

欧阳修对这三位忠臣大加赞叹，连称“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但他却称“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毛泽东读到此处，在天头批注道：“何谓伪国？”

引起毛泽东注意和反问的这个“伪国”是指南唐。

南唐是吴太尉、中书令、齐王徐知浩于937年建立的。建都金陵，后期以洪州为南都，置南昌府。徐知浩是徐温养子，称帝后改姓名为李昇，冒充唐朝后裔，以便号召。

政治上，南唐的官制、法律、科举、礼乐、衣冠都承唐制；经济上，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相当发展；文化上，兴科举、办学校，“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文艺之盛，为五代各政权之冠，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词人和画家。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人。他的一首《虞美人》更是传唱千年，为长短句中之名作。

南唐存在的39年中，既没有统一南方，也没有北伐中原，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也由于南唐统治者主观上缺乏远大的目标、振作的精神和彻底的内政革新。南唐的兴亡，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毛泽东之所以对欧阳修指斥南唐为伪国提出异议，反映了毛泽东读古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贯穿于毛泽东读史过程的始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

本条批注也反映了毛泽东读史中的这个特点。

【原文】（节选）

.....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

.....

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译文】（节选）

.....

唉！天下人憎恨后梁已经很久了，然而志士的不幸也正在于生存在这种年代，他们只有不去做官好了。吃他人的奉禄，就得为他人的事去卖命。如王彦章，能说是死得其所吗？

.....

自古以来忠义之士实是难得。五代之乱时，这三人有出身于军卒的，有出身于伪国之臣的，真让人叹息、真让人叹息啊！

135

宦者传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色而已”吗？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宦者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1页）

【解析】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宦者传》中感叹“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他认为，女人的祸害只是“色”而已，而宦者的祸害，则就多了。

纵观唐末以至五代的历史，由于宦者作乱而招致国破君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北宋大文学家司马光就曾详述唐代宦官之祸说：“……东汉之衰，宦官最为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兵蛇虺，若唐世也”。

这一段评议，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指出宦官握兵与否，是两代宦官专政的区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宦者乱国的危害之大。宦官是附着在封建专制皇权上的毒瘤，宦官干政是封建朝廷内部皇权与重臣矛盾激化的产物，又是封建宫廷政治腐朽的产物。

五代后唐庄宗时，猜忌功臣宿将，荒淫骄奢，宦官、伶人遂得到宠任。后唐庄宗之父李克用起家，就是倚仗宦官杨复光举荐，杨复光死，李克用又与杨复恭勾结，内外相应，狼狈为奸。朱温诛灭宦官，河东就成了宦官最大的避难所。

后唐建都洛阳后，更对宦官采取优待政策，还任宦官作监军，本是有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任用这些阉宦，非但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使藩镇增加了对朝廷的离心力。诸镇主帅握有重兵，朝廷奈他不何，何况监军？庄宗一朝历时不及四年，宦官也来不及成气候，但是，他们的侵蚀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此外，后唐庄宗的又一“杰作”是宠任伶人。他幼好音乐，喜爱伶人。使用这批毫无政治知识，唯利是图的伶人干预政事，侦测臣下，“小人得志满天飞”，他们擅作威福，陷害贤能，搜刮民财，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而贪官污吏又倚他们为奥援，放胆殃害百姓。自然会造成上下离心、民怨沸腾的后果。

对于宦官专政乱国的史训，作为博览史书的毛泽东而言当然明了，但他对欧阳修对女祸的评价有不同的意见，他在欧阳修“女，色而已”的评价天头评注道：“‘色而已’吗？”表明了他认为女祸如果误国并不比宦官乱国造成的危害小，并且也不应该把误国的责任归于女人。

因贪图女色荒淫误国的史例也很多。

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第十七代君王夏桀继位后，依恃武力，四处征伐，以军事力量压服诸侯。在发兵讨伐有施氏时，有施氏被迫屈服，并进献美女妹喜。桀对她十分宠爱，特地为她大兴土木，修瑶台建琼室，为博妹喜一笑不惜撕坏无数整匹的锦帛，并且荒淫嬉戏不理国事，桀倒行逆施的暴行终于导致了国势衰败，民心背离，并且最后被商所灭，饿死荒山。

在此之后，商纣王兴师讨伐有苏氏，掠得美女妲己，纣被妲己倾国倾城的美色所征服，宠冠后宫，荒淫暴虐日甚一日，最终也落得个国败身亡的可耻下场。

周幽王宠爱褒姒，为博褒姒一笑，竟不计后果，用报警的烽火台戏弄诸侯，最终被犬戎兵杀死在骊山。

这些亡国之君都因为贪恋女色，嬖宠美人而荒淫败政，国破身亡。千百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女人是祸水”的说法，认为美女以色迷人，惑乱君主，导致了君主荒废政务，嬉戏成性，奢靡放纵，残酷暴虐，女色为万恶之源，万恶淫为首。欧阳修也感叹“女，色而已。”

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杰出政治家，他读史的视角和方法 and 一般历史学家们不同，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带着他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审视历史的。他的观点不同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中去芜存精，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独到的精辟的见解。这是毛泽东读史的特色。

他针对欧阳修的评价在天头评注中反问道：“（女）‘色而已’吗？”

这批注也表明毛泽东反对千百年来把亡国亡身的责任归结到妇女身上，并以此为例，向世人敲响警钟，就此替手掌杀伐，独断朝纲的最高统治者开脱的定论提出异议。

当然，把一切归于女人一身，这是极不公道的。历来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总是把妇女占为己有，视为玩物，妇女的命运是不能自主的，极为悲惨的。被统治者强迫征召的美女，一入深宫便进苦海，失去自由，难道国家大事是由地位卑下的妇女作主吗？

五代末年，花蕊夫人曾作诗为妇女鸣不平，她写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后蜀孟昶有精兵十四万，而宋军仅有三万，孟昶却降宋亡国。花蕊夫人对世人委罪妇女的谬论提出了有力的抗议。

明代张燧曾论《吴亡不系西施》，云：“昔人谒声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国无倾城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

【原文】

呜呼，自古宦、女之祸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惧，暗者患及而犹安焉，至于乱亡而不可悔也。虽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传》。

张承业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者也。本姓康，幼阉，为内常侍张泰养子。晋王兵击王行瑜，承业数往来兵间，晋王喜其为人。及昭宗为李茂贞所迫，将出奔太原，乃先遣承业使晋以道意，因以为河东监军。其后崔胤诛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诏所在杀之。晋王怜承业，不忍杀，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业，复为监军。

晋王病且革，以庄宗属承业曰：“以亚子累公等！”庄宗常兄事承业，岁时升堂拜母，甚亲重之。庄宗在魏，与梁战河上十余年，军国之事，皆委承业，承业亦尽心不懈。凡所以蓄积金粟，收市兵马，劝课农桑，而成庄宗之业者，承业之功为多。自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及诸公子在晋阳者，承业一切以法绳之，权贵皆敛手畏承业。

庄宗岁时自魏归省亲，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承业主藏。钱不可得。庄宗乃置酒库中，酒酣，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呼继岌小字以语承业曰：“和哥乏钱，可与钱一积，何用带、马为也？”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也。”庄宗以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佐王成霸业尔！若欲用之，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庄宗顾元行钦曰：“取剑来！”承业起，持庄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顾托之命，誓雪家国之仇。今日为王惜库物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去，承业奋拳欧宝跽，骂曰：“阎宝，朱温之贼，蒙晋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谄谀自容邪！”太后闻之，使召庄宗。庄宗性至孝，闻太后召，甚惧，乃酌两巵谢承业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愿公饮此，为吾分过！”承业不肯饮。庄宗入内，太后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与庄宗俱过承业第，慰劳之。

卢质嗜酒傲忽，自庄宗及诸公子多见侮慢，庄宗深嫉之。承业乘间请曰：“卢质嗜酒无礼，臣请为王杀之。”庄宗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公何言之过也！”承业起贺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质因此获免。

天祐十八年，庄宗已诺诸将即皇帝位。承业方卧病，闻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谏曰：“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家国之仇，而复唐之社稷。今元凶未灭，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庄宗

谢曰：“此诸将之所欲也。”承业曰：“不然，梁，唐、晋之仇贼，而天下所共恶也。今王诚能为天下去大恶，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使唐之子孙在，孰敢当之？使唐无子孙，天下之士，谁可与王争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诚愿见大王之成功，然后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东门，而令路人指而叹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时监军也’，岂不臣主俱荣哉？”庄宗不听。承业知不可谏，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误老奴矣。”肩舆归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赠左武卫上将军，谥曰正宪。

张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张从玫之养子。昭宗时，为范阳军监军，与节度使刘仁恭相善。天复中，大诛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溪以免。其后，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从晋王攻梁潞州以牵其兵，晋遂取潞州，以居翰为昭义监军。

庄宗即位，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庄宗灭梁而骄，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韬又专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

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师，行至秦川，而明宗军变于魏。庄宗东征，虑衍有变，遣人驰诏魏王杀之。诏书已印画，而居翰发视之，诏书言“诛衍一行”，居翰以谓杀降不祥，乃以诏傅柱，揩去“行”字，改为一“家”。时蜀降人与衍俱东者千余人，皆获免。

庄宗遇弑，居翰见明宗于至德宫，求归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长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始终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犹能道之。其论议可谓杰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

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

呜呼！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犹若此者，盖其在位差久也。其余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续，世数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为。其为大害者，略可见矣。独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译文】

唉！自古以来，宦官、女色为害太深了。明智的人在祸乱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害怕了，昏愚的人在发生时还不知觉，及至于因祸乱亡国已悔之晚矣。尽管这样，还是不可不引以为戒，因此作宦者传。

张承业

张承业，字继元，唐僖宗时的宦官。本姓康，年少时被阉割，为内常侍张泰的养子。晋王在攻打王行瑜时，张承业多次来往于战火中，晋王喜欢他的为人。到昭宗被李茂贞逼迫，准备逃往太原时，先派承业出使晋国以言其意，于是让他作河东监军。后来崔胤杀宦官，凡是在宫廷外的宦官都被杀害，晋王怜悯承业，不忍心杀害他，把他藏在斛律寺。昭宗死后，才让建业出来，仍作河东监军。

晋王生病将死时，把庄宗叫到跟前对承业说：“我就把亚子托付给你们了。”庄宗把承业当作兄长对待，年节时拜望自己的母亲，很亲近和尊重于他。庄宗在魏时，与梁在内河之上打了十多年仗。军国大事，都托委给承业。承业也尽心尽力，不敢懈怠。积累财富，收兵买马，勤劝农业，成就庄公事业的这些事情，承业的功劳最多。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以及各位在晋阳的公子承业都依法行事。权贵们都因害怕承业而有所收敛。

庄宗年节时从魏归来看望家属亲戚，需要钱赌博或索赐伶人，而承业掌

管金库不肯拿钱给他。庄宗在库中开酒宴，酒喝得畅快时，让他的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完后，承业拿出宝带、马匹等赠给继岌。庄宗指着钱堆，喊着继岌的小名对承业说：“和哥（小名）缺钱，可给他一堆钱，为什么用玉带马匹呢？”承业跪着说：“国家的钱，不是我等可以私用的。”庄宗用言语侮辱他，承业生气地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老太监，并不是为我的子孙着想，而是为了帮助你成霸业。如果想用这些钱，何必问我呢？财尽兵散，也不是我一人受其祸害。”庄宗回头对元行钦说：“拿剑来。”承业站起来，拉着庄宗的衣服，哭着说：“臣受先王托付之命，发誓雪家国之仇，今日为王惜财物而死，死也不愧于先王了。”阎宝从旁边把承业的手掰开让承业走开，承业挥拳向阎宝打去，骂道：“阎宝，朱温之贼，蒙晋王厚恩，你不但没有一句忠心的话，反而谄谀自保。”太后听说这事后，派人召庄宗，庄宗于是倒了两杯酒对承业说：“我因饮酒失误，使太后生气，愿你也喝了这两杯，与我分过。”承业不肯。庄宗入内，太后让人对承业说：“小儿冒犯了你，我已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庄宗一同到承业府上慰劳他。

卢质好酒傲慢，庄宗和其他公子都受到他的轻视。庄宗很嫉恨他。承业找机会向庄宗请示：“卢质嗜酒无礼，臣请求为王杀了他。”庄宗说：“吾正要招贤纳才以成就大业，你的话怎么这样过份呢？”承业站起来说道：“王能够象这样，平定天下就没有问题了。”卢质因此获免。

天祐十八年，庄宗已告诉各位将领，准备自称皇帝，承业正卧病在床，听说后，从太原让人用小轿抬到魏，对庄宗说：“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之十年，本应该雪家国之仇，复兴唐的江山社稷。今元凶还没有消灭就以皇帝自居，这不是大王父子的初心。并且也让天下人失望。不可。”庄宗解释道：“这是诸位将领的愿望。”承业说：“不对，梁是唐、晋的仇敌，也是天下人的敌人。今王如果能为天下除去这一大恶，复各位祖先的深仇，然后求唐的后代而立他为皇帝，不过即使唐的子孙在，又有谁敢接受呢？如果唐没有子孙，天下之士，谁可以与你争位呢？臣是唐家的一个老奴，确实希望看到你成就大事，那时退休到乡下，让百官送我出京，路人都能说，‘这就是本朝的敕使，先王时的监军，岂不是主臣都荣耀的事吗？’”庄宗不听，承业知道庄宗不听劝谏，于

是仰天大哭：“我王自取其祸啊。又让人抬回太原，绝食而死，年七十七岁。同光元年，赠左武卫上将军，谥称“正宪”。

张居翰

张居翰，字德卿，是过去唐掖廷令张从玫的养子。昭宗时，任范阳军监军，与节度使刘仁恭关系好。天复年间，大量杀宦官，仁恭把居翰藏在大安山北面的山谷里才得以幸免。其后，梁兵攻打仁恭，仁宗派居翰跟随晋王攻梁的潞州，以牵制梁兵。晋王攻下潞州后，让居翰为昭义监军。

庄宗即位后，居翰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庄宗灭梁后对宦官骄纵，宦官得以掌握要职，郭崇韬又专断独行，居翰默默无声，苟且偷生而已。

魏王攻破蜀国时，王衍（蜀王）到京都朝见，走到秦川时，明宗在魏发动兵变，庄宗东征，担心王衍有变化，派人飞马持诏，让魏王杀了他，诏书已盖印、居翰取出来看，诏书上说：“杀掉王衍一行人。”居翰认为杀降是不吉祥的事，就把诏书贴在廊柱把“一行人”揩去，改为“一家”。当时蜀国与王衍一起来降的人有一千多人，都得以幸免。

庄宗遇弑后，居翰在至德宫求见明宗，请求回归故里。天成三年，死于长安，年七十一岁。

五代时，文章浅陋，而修史官的职务又在战乱中废弃了。而传记小说又大多失于传闻，因此他们的事迹，很不完全，且多有谬讹。至于英豪之士奋起，战争的胜败，国家兴亡之际，难道就没有谋臣的韬略、辩士的侈语？，但现存文字没有发现他们，就使他们默然失传于后世。独有张承业的事迹，让人注目，至今老人们还能谈出来。他们议论可以说是很杰出的了，并不象一个太监谈的话。

自古以来，宦官为害国家，其源流比女色还深远。女人，美色而已；宦者的为害，不仅仅是一方面。因为他们做事大多在人主身边而符合其习惯，他们用心专一而又残忍，能够用小的善行使人满意，小的信用让人不怀疑。使主人必然亲信他。等他取得信任后，就可以用祸福相胁迫从而掌握他了。即

使有忠诚之士在朝，人主也以为离自己距离太远，不如起居之间前后左右的人那样可以依靠。所以身边的人越是亲近，则忠义之臣则越疏远，主人的势力就越孤单。越是孤单，则害怕之心越切，掌握者的地位越牢固。于是人主的安危就依靠亲信们的喜怒，人主的祸患就隐藏在宫帷之中。过去认为是可以依靠的，今天正是可以作乱的。……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原文】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世本农家。温琪身長七尺。少从黄巢为盗，巢陷长安，以温琪为供奉官都知。巢败，温琪走滑州，顾其状貌魁伟，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经于桑林，桑辄枝折。乃之胙县，有田父见之曰：“子状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后岁余，闻濮州刺史朱裕募士为兵，乃往依之。

后事梁，为开道指挥使，累以战功为绛、隰二州刺史。隰州苦河水为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赖其利。历齐、晋二州。庄宗攻晋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晋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坐掠部民妻，为其夫所讼，罢为金吾卫大将军、左龙武统军。朱友谦以河中叛附于晋，末帝拜温琪汝州防御使、河中行营排阵使。迁耀州观察留后。

庄宗灭梁，见温琪，曰：“此为梁守平阳者也！”嘉之，因以耀州为顺义军，拜温琪节度使，徙镇雄武。明宗时来朝，愿留阙下，以为左骁卫上将军。逾年，明宗谓枢密使安重诲曰：“温琪旧人，宜与一重镇。”重诲意不欲与，对以无员阙。它日，明宗语又及之，重诲曰：“可代者惟枢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诲不能答。温琪闻之惧，称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为镇国军节度使。废帝时，以太子太保致仕。

天福元年卒，赠太子太傅。

【译文】

华温琪，字德润，河南宋州下邑地方人。他家世代本是务农的。华温琪身高七尺。年轻的时候，他曾跟从黄巢做盗贼，黄巢攻陷长安后，任命他为供奉官都知。黄巢失败后，华温琪逃往滑州，想到自己状貌魁伟，害怕不能被容纳，于是跳到白马河里要自杀，在河里漂流了几十里，没有死去，最终被河上的人救出来了。他又到桑林里去上吊，可桑树枝总是被折断。于是到了胙县，有一个耕田的老人见到他后，对他说：“你长得相貌堂堂，不是一般人啊！”于是就把他藏在自己家里。过了一年多，听说濮州刺史朱裕召募士兵，于是就去依附了他。

后来他侍奉了后梁，做了开道指挥使，积累战功做上了绛州、棣州二州的刺史。棣州百姓苦于黄河水泛滥成灾，华温琪把他们迁到了新州以逃避灾害，百姓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他曾历官齐州、晋州二州。后唐庄宗李存勖攻打晋州的时候，一个多月都没有攻破。后梁末帝朱友贞嘉奖华温琪善于守御，把晋州升级为定昌军，任命华温琪为节度使。因为犯了掠夺部民妻子的罪，被她们的丈夫告下了，被罢为金吾卫大将军、左龙武统军。朱友谦在河中反叛，归附了晋，梁末帝任命华温琪为汝州防御使、河中行营排阵使。又被迁升为耀州观察留后。

后唐庄宗灭掉后梁后，见到了华温琪，说：“这就是给梁守御平阳的那个人！”为嘉奖他，于是把耀州升级为顺义军，任命华温琪为节度使，后又迁往雄武做节度使。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时来朝，希望留在京师里，做一个左骁卫上将军。过了一年，明宗对枢密使安重海说：“华温琪是我的老朋友，应该给他一个重要职务。”安重海心意里不想给他，就以没有缺员来回答明宗。有一天，明宗说话时又提到了这件事，安重海说：“可以让华温琪来代替的只有一个枢密使了。”明宗说：“这样也可以。”安重海不能回答了。华温琪听说后很害怕，几个月里假装有病不出来。不久任命他为镇国军节度使。废帝的时候，他以太子太保的身份退休。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年），华温琪去世了，被追赠为太子太傅。

137

张廷蕴传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张桓侯之流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张廷蕴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2页）

【解析】

张廷蕴是后唐的一员武将，骁勇善战，曾跟随庄宗征伐四方，屡建战功，庄宗很赏识他。他为人耿直不谄媚，有一次，庄宗在魏博巡视，带刘皇后随行，刘氏纵使她的下属做不法的勾当，没有人敢于制止，只有张廷蕴敢于不计个人得失，把刘皇后的下人收监处斩。

在战斗中，张廷蕴也不计荣辱，身先士卒，在攻打潞州的战役中，张廷蕴率领先锋部队奋死攻城，首战告捷，而后到的明宗却因此怀恨在心。

张廷蕴虽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平生最敬重文人学士。他曾经追随明宗李嗣源攻下了大梁的郢州，并俘虏了判官赵凤，他证实赵凤确是他一向敬重的儒士后，不但没有杀他，反而把他举荐给明宗，后来此人贵为宰相。赵凤作宰相后，多次向明宗荐举提升张廷蕴，但明宗因潞州之役和张产生了芥蒂，最终也没采纳。他为官廉洁，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赀”。

张飞是三国时蜀国的武将。字益德，黄巾农民起义爆发时，张飞投奔于

刘备麾下，在长年的征战中，张飞与关羽鞍前马后，随刘备征战四方，深受信任，成为刘备的情同手足的爱将。

纵观张飞的一生，自184年追随刘备起兵，至221年遇害，在三十七年中，足迹遍及“齐楚幽燕吴越秦蜀”，在大半个中国里，历大小战役数十次，以他的骁勇威猛，深受称誉，留下一世英名。曹操的著名谋士程昱、郭嘉说：“张飞、关羽者，万人之敌也。”刘晔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刘备在封爵的策文中也高度评价张飞的功勋说：“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迩，故特显命。”后追谥为“桓侯”。

张飞一生骁勇，在长阪勇退曹兵，驻巴西智胜张郃，不愧“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号；攻巴州义释严颜，确有国士之风，但暴而无恩，“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刘备曾多次劝戒他说：“卿刑杀过分，又常常鞭挞健儿，而且还令他们在自己的左右，此取祸之道，当改之。”张飞置若罔闻，不以为然。结果被部将心怀怨恨，寻机将他杀害。这位熊虎大将，未能捐躯沙场，马革裹尸，却在小人刀下，死于非命，令人悲叹。

当毛泽东读到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张廷蕴传》时，联想到二人的相似之处，批注道：“张桓侯之流”。

毛泽东读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注意联系实际并深深注入了个人的感情、观点，通过批注表明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见解。

《三国志》、《三国演义》都描写了东汉末魏、蜀、吴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的过程。虽说一部是史书，一部是文学作品，但两部书都记述、描绘了张飞这个不朽的形象。

这两部书都是毛泽东挚爱熟读之作，对其中的重要事件、人物自然熟记于心，当他读到《新五代史·张廷蕴传》中有关张廷蕴“重文士”等描述时，和此人有极多相似之处的张飞便跨越时空跃然纸上。

毛泽东无论读史，还是读小说，多有感悟，其中就有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指示。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

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原文】张廷蕴，开封襄邑人也。少为宣武军卒，去事晋，稍迁军校。常从庄宗征伐，先登力战，金疮满体，庄宗壮之，以为帐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侯、魏博三城巡使。是时，庄宗在魏，以刘皇后从行，刘氏多纵其下扰人为不法，人无敢言者，廷蕴辄收而斩之。

李继韬叛于潞州，庄宗遣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兵为前锋。廷蕴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余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御，遂破潞州。明旦，明宗与行钦后至，明宗心颇嫌之。廷蕴以功迁羽林都指挥使、申怀沂三州刺史、金顺陇绛四州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开运中，以疾卒。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梁郢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貌必儒人，可无隐也。”凤以实对，廷蕴亟荐于明宗。后凤贵为相，数荐廷蕴于安重海，重海屡言之，明宗以廷蕴破潞之隙，终恨之，故终不秉髦节。廷蕴素廉，历七州，卒之日，家无余货。

【译文】

张廷蕴是河南开封襄邑地方的人。年轻的时候做过宣武军的士兵，离开后又前往晋国，渐渐地做到了军校。他经常跟从唐庄宗李存勖征伐四方，他总是身先士卒、奋力作战，以致遍身都留下了伤痕。庄宗非常赏识他，让他做帐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侯、魏博三城巡检使。当时庄宗在魏博巡视，带着刘皇后随行，刘皇后多次纵容其属下做下挠民不法的事情，没有人敢于制止，张廷蕴却把刘皇后的属下收捕后处斩了。

李继韬在潞州叛乱时，庄宗派遣后来的明宗李嗣源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张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为前锋。张廷蕴到达潞州的时候，天

色已至傍晚，他立即率领百多名士兵越过护城河登上城墙，守城的人不能抵御，于是便攻破了潞州。第二天早晨，明宗与元行钦才抵达潞州，因此明宗的心里很是忌恨张廷蕴。张廷蕴因功升到羽林都指挥使、申州怀州沂州三州刺史、金州颍州陇州绛州四州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后晋出帝开运年间，张廷蕴因病去世了。

张廷蕴是一个武将，认识不了几个字，然而他平生却最敬重文人学士。他曾经跟从明宗攻破后梁的郢州城，俘虏了该州的判官赵凤。张廷蕴对赵凤说：“我看你的样子一定是个文人，你可不必对我隐讳。”赵凤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他急忙地便把赵凤推荐给了明宗。后来赵凤贵为宰相，数次向安重海推荐张廷蕴，安重海也屡次向明宗言及张廷蕴，明宗因为张廷蕴破潞州时积下的嫌隙，终究还是怨恨他，所以张廷蕴最终也没有被封侯。张廷蕴向来很廉洁，他曾做过七个州的官，可是去世的时候，家里却没有剩余的财货。

138

皇甫遇传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晋时事。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皇甫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3页）

【解析】

皇甫遇，原是后唐的一员武将，为人勇武有力，善射，少年时就曾跟随唐明宗李嗣源四处征伐，很受明宗赏识。但此人为政苛暴，以聚敛财物而出名，许多属下宁愿解官逃去以避其祸，由此可见此人也算是“有才”无“德”的代表。

后来此人又效忠后晋王朝，晋高祖时官封神武统军，统辖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

晋出帝时，后晋与契丹矛盾激化，契丹于是大举进犯后晋。攻陷了贝州，出帝任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为军马右厢排阵使。但此时驻守青州的杨光远却叛反于契丹，他想步石敬瑭的后尘，私通契丹，劝他们乘饥荒的机会，发动进攻。

辽兵攻陷贝州后，便全面大举南犯，从雁门关到桓、邢、沧诸道，几路向南推进，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辽兵由降将为向导，自马家口渡河，企图

与杨光远叛军会师，晋廷急派李守贞、皇甫遇等赶去救援。当时，高行周部在戚城被辽兵围困，景延下令命诸将分地守御，不准相救，高行周率部苦战，几乎全军覆没。皇甫遇部到达马家口时，辽兵正在筑造营垒，主力留在西岸，数千艘渡船运送西岸兵还没有完，晋军乘势攻击，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被杀死的俘虏也有数千人，河西的兵恸哭而去。辽兵既退，晋军攻下青州，杀死叛徒杨光远，辽兵第一次进犯算是被打退了。

但是这场战争也暴露了后晋朝廷并无抗辽决心，只求苟安的卑怯心理，反映出许多将领既无军事素养又无战争经验，将帅失和，将领刚愎自用，独断独行。皇甫遇因表现优秀，功拜义成军节度使，与军都指挥使。

是年冬，辽兵重行大举南犯，围恒州，分兵攻陷鼓城、藁城、元氏、高邑、昭庆、宁晋、蒲泽、艾县，前锋直抵邢州，河北诸州告急。晋将杜重威不敢出战，叛将赵延寿乘机分兵大肆进攻。此时正值年末，出帝因和近臣饮酒过量，不能出征迎敌。便派遣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皇甫遇等人共同抗御辽兵。

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赴援邢州，与辽兵在邺都南榆林店遭遇。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以数千之众，抵挡十倍于己的辽兵，身陷重围，犹奋力冲杀。得知消息后，晋将安审琦请求赴援，张从恩不许，安审琦便自率所部骑兵，驰往援救。辽兵见尘烟大起，以为晋大军赶到，解围而去。耶律德光在邯郸闻讯，急忙退到鼓城。正当处于有利的战机，张从恩竟不敢追击，他惟恐辽军增兵反扑，想退军黎阳仓，倚河守险。会议未决，他便引军先发，造成混乱。幸而留守相州的知州事符彦伦当机立断，设疑兵退敌，辽兵才向北退去。

皇甫遇后来随杜重威投降了契丹，契丹派遣皇甫遇与张彦泽作为前锋反过头来攻打晋朝的京师，在行军到平棘时，皇甫遇“绝吭而死。”

毛泽东在读《新五代史·皇甫遇传》时，读至皇甫遇遭敌军围困后被安审琦解救的过程时，在天头批注“晋时事。”

毛泽东的批注很简单，并没有过多地发表议论，但是联系起皇甫遇的生平及晋朝的时政，毛泽东读史的特点再次凸现出来，即毛泽东一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认识和总结历史上的事件及人物，他评注时深深注入了

自己的感情、观点，通过批注也表明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独到见解。

就对历史人物评注而言，毛泽东比较赏识那些耿直刚正舍身直谏的人物。相反，对于无所作为、苟且偷安、无勇无智、品行不正的人，毛泽东都持批评态度。

皇甫遇这个一贯骁勇善战的武将，在晋朝昏愤混乱的政局下，晚节不保，投降于契丹，虽然后来“绝吭而死”，仍无法挽回其军旅生涯中的污点。就连欧阳修也连连感叹：如果皇甫遇早有为国一死的忠心，就应该振臂而起，响应士卒不愿投降的心声，杀死叛国的主将杜重威，就算一死也算死得其所，但他既然俯首听命于叛国之将，既使再死也难赎其罪了。

毛泽东的“晋时事”批注中也多少流露出这样的感叹，似乎认为只有在后晋朝这样腐烂衰败，君臣失和的时政下，才会产生像皇甫遇这样的“悲剧”人物。

【原文】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从唐明宗征伐，事唐为武胜军节度使，所至苛暴，以诛敛为务，宾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祸。

晋高祖时，历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罢为神武统军。契丹入寇，陷贝州，出帝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是时，青州杨光远据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贞及遇分兵守郛州。遇等至马家渡，契丹方将渡河助光远，遇等击败之，以功拜义成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

开运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锋赵延寿围镇州，杜重威不敢出战。延寿分兵大掠，攻破乐城、柏乡等九县，南至邢州。是时岁除，出帝与近臣饮酒过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马全节、安审琦及遇等御之。从恩等至相州，阵安阳河南，遣遇与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视虏。遇渡漳河，逢虏数万，转战十余里，至榆林，为虏所围，遇马中箭而踣，得其仆杜知敏马，乘之以战。知敏为虏所擒，遇谓彦超曰：“知敏，义士也，岂可失之！”即与彦超跃马入虏，取之而还。虏兵与遇战，自午至未，解而复合，益出生兵，势甚盛。遇戒彦超曰：“今日之势，战与走尔，战尚或生，走则死也。

等死，死战，犹足以报国。”张从恩与诸将怪遇视虏无报，皆谓遇已陷虏矣。已而有驰骑报遇被围，安审琦率兵将赴之，从恩疑报者诈，不欲往，审琦曰：“成败天也，当与公共之，虽虏不南来，吾属失皇甫遇，复何面目见天子！”即引骑渡河，诸军皆从而北，拒虏十余里，虏望见救兵来，即解去。遇与审琦等收军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时，契丹兵已深入，人马俱乏，其还也，诸将不能追，而从恩率遇等退保黎阳，虏因得解去。

三年冬，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阴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诸将列坐，告以降虏，遇与诸将愕然不能对。重威出降表，遇等免首以次自画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与张彦泽先入京师，遇行至平棘，绝吭而死。

呜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为死节；晋亡而皇甫遇死，不得为死事，吾岂无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谋为多，由于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钺，为幸免矣。方晋兵之降虏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声震天，则降岂其欲哉！使遇奋然攘臂而起，杀重威于坐中，虽不幸不免而见害，犹为得其死矣，其义烈岂不凛然哉！既免首听命，相与亡人之国矣，虽死不能赎也，岂足贵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责以备。恕，故迁善自新之路广；备，则难得，难得，故可责焉。然知其所可恕，与其所可贵，岂不又难哉！

【译文】

皇甫遇是河北常山真定地方的人。他是一个有勇猛有力量的人，长着一副虬髯，并擅长射箭。年轻的时候，他跟从后唐的明宗（李嗣源）征伐四方，在后唐做到了武胜军的节度使。他对所到的地方非常苛刻而残暴，以聚敛财物为急务，因此他手下的幕宾僚佐多有为避祸而辞官逃去的。

后晋高祖（石敬瑭）的时候，历官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后罢为神武统军。契丹侵入后，攻陷了贝州，晋出帝（石重贵）任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就在这时候，青州的杨光远据城反叛，出帝于是派遣李守贞及皇甫遇分兵守卫郢州。皇甫遇等人到达马家渡的时候，契丹兵正要渡河援助杨光远。皇甫遇等人击败了契丹兵。皇甫遇因

功被授与义成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

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契丹入侵西山,派遣先锋赵延寿包围了镇州,杜重威不敢出来作战。赵延寿于是分兵大肆劫掠,攻破了乐城、柏乡等九个县,最南到了邢州。这时正赶上除夕之夜,出帝与近臣饮酒过量,得了病,不能出征,于是派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同马全节、安审琦及皇甫遇等人抵御契丹。张从恩等人抵达相州,列阵安阳河南,派遣皇甫遇与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到前方探察敌情。皇甫遇渡过漳河后,遭遇了数万敌军,转战十多里,到达榆林时被敌军所包围。战斗中皇甫遇的马中箭倒下了,皇甫遇又得到了他的仆从杜知敏的马,骑着它继续作战。战斗中杜知敏被敌军所擒获,皇甫遇对慕容彦超说:“杜知敏是一个义士,怎么可以失去他呢!”于是与慕容彦超跃马冲入敌军,取回杜知敏后远去了。敌兵与皇甫遇作战,从午时直到未时,分开后又混战在一起,生力军更加增多,势力更加强大。皇甫遇告戒慕容彦超说:“今天的形势决定了只能有两条出路可供选择:继续战斗与逃跑。继续战斗或者还有生存的希望,逃跑则只能走向死路。一样是死,死于战斗,还足以报效国家。”张从恩与众将怪皇甫遇探察敌情没有回报,都认为皇甫遇这时已经陷落于敌军了。不久有驰骑飞报皇甫遇被围困,安审琦要率兵前往救助,张从恩疑心报信的人有诈,不愿去救助。安审琦说:“成功与失败是由上天决定的,无论如何我与您都应当承担下来。即使敌军不再南侵,我们失掉了皇甫遇,又有什么面目回去见天子呢!”于是安审琦率领骑兵渡过河去,众军士也都跟从他北去。在距敌军还有十多里的地方,敌军望见皇甫遇的救兵来到了,就解围而去了。皇甫遇与安审琦等人收兵南去,契丹兵也都北去了。这时候,契丹兵已经深入内地了,人马都很困乏,他们还军的时候,诸将不能追击他们,而张从恩率领皇甫遇等人退保黎阳去了,敌军因而从容地退军而去。

开运三年(946年)冬天,朝廷任命杜重威为都招讨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屯兵于中渡。杜重威已经暗中投降了契丹,他伏兵于帐幕之中,把众将都召来坐下,把投降契丹的事告诉了他们。皇甫遇与众将听后都惊讶地不能答话。杜重威拿出降表,皇甫遇等人低着头依次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

面，随即指挥士兵解甲出降了契丹。契丹派遣皇甫遇与张彦泽作为前锋攻打后晋的京师，皇甫遇行军到平棘时，割断了自己的咽喉死去了。

呜呼！后梁灭亡了，敬翔也死了，这不能算是死节；后晋灭亡了，皇甫遇也死了，这不能算是为国事而死。我对这种情况怎么会不特别地加以注意呢！后梁篡夺唐朝的政权时，用过敬翔的很多计谋，这就象是儿子辅佐他的父亲却把他的祖父给杀掉了，这种事是可以的吗？敬翔最后没有死于斧钺之下，实在是幸免过去了。后晋军队投降契丹的时候，士兵们起初并不知情，等到让他们解甲出降的时候，他们的哭声震天动地，那么他们的投降难道是情愿的吗！假使皇甫遇当时奋然地振臂而起，把杜重威杀于座中，即使不幸而不免于被害，还算是死得其所，这样一来，他的忠义贞烈之心难道不能让人凜然起敬吗！他已经俯首听命于契丹了，就算是跟契丹一起灭亡自己的国家了，即使死了也不能赎回自己的罪过了，他的死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君子对于别人，或者是对他有所宽恕，或者是对他要求得很全面。对他有所宽恕，他的迁善自新的道路也就变得宽广了；而要他做到全面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其难得，所以才可贵啊。然而，知道一个人可以原谅的地方，又知道他可贵的地方，难道不是也很困难吗！

四夷附录第一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注意此等事。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3页）

【解析】

942年晋出帝石重贵即位，石重贵昏庸无能而又鄙俗下流，他任用的几位重臣如桑维翰、杜重威、刘知远等人都是没有爱国心的人物。他们或是唯利是图、觊觎皇位，或是刚愎庸愚，专树权威，误国殃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朝廷力量比石敬瑭在位时更加腐朽脆弱。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更加炽烈。由于后晋朝廷和诸州县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再加上石重贵拒绝向契丹称臣，于是契丹耶律德光利用晋王的腐败无能，发动了大规模的南侵。

这次进犯，耶律德光做得更加狡猾，他指使赵延寿和瀛州刺史诈降后晋，暗送假情报来骗诱后晋朝廷。

昏聩的石重贵和他的重臣们不察真伪，喜得头脑发胀，急欲侥幸成功，便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统率大军北上。石重贵在诏书中大吹大擂、“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

燕，荡平塞北。”口气确实不小，但除了虚骄轻敌之外，再没有别的了。

杜重威趁势争夺兵权，借口“深入虏境，必资众力”，要其妻在石重贵面前请求增兵，“由是禁军皆在其麾下，而宿卫空虚。”晋兵到了瀛州，州城四门大开，寂若无人。稍一探询，听说辽将早已引兵潜出，杜重威遂派偏将梁汉璋追击。梁汉璋追至淤口关，与辽兵遭遇，以寡敌众，苦战竟日，中箭阵亡。杜重威非但不发援兵，而且率师南退。

耶律德光见晋将中计，采取后发制人之策，亲领辽军主力自易、定向恒州推进。杜重威退至武强，闻讯又想继续南退，正巧张彦泽从恒州引兵来会。声言辽兵可破。杜重威便派他当前锋，重向恒州。进抵中度桥，桥被辽兵拆断，双方夹滹沱河列阵。辽兵见晋军兵多势众，本想退走，而晋军不敢出击，却筑垒为持久计，向敌军显露出怯懦的面貌，辽兵知其不足惧，遂据北岸不去。杜重威在军中，旦日相承近，置酒作乐，罕议军事。此时辽兵已切断晋军粮道和归路，杜重威仍然不采取任何反击措施，只是一味向晋廷请求增兵运粮。前线危险，朝内震恐，而石重贵还在宫中调鹰作乐，行若无事。

在此情境下，尽管晋军官兵拼死抵抗还是难以挽回败势。耶律德光率领辽军还是包围了栾城。杜重威和李守贞密商，暗派亲信前往请降，耶律德光大喜，许他做中原的皇帝。这样一来，杜重威精神焕发了，伏甲营中，召集诸将，宣布已降辽朝，军士解甲，举声恸哭，从这里也反映了士卒是不甘心降敌的。

耶律德光早已许了赵延寿当皇帝，这时又许杜重威为皇帝，让他们都穿着赭黄袍，招摇过市，他就像一个演傀儡戏的，一手耍着两个穿黄袍的傀儡，尽兴表演，这两个民族败类，沐猴而冠，恬不知耻，自鸣得意，殊不知已在他人掌股之上。

耶律德光用这种手段，无非是深知晋军士卒不肯诚服，使用这个伎俩，以示自己无意据中原为帝，骗哄人心。

杜重威叛降，后晋无可可用之兵，耶律德光遂派降将张彦泽率二千骑为先驱，杜重威率降兵相继，如入无人之境地到了汴梁。次日，石重贵上降表，请罪求饶。耶律德光废石重贵，后晋灭亡。辽把石重贵全家强迁到辽建州居住

几年后，石重贵死。

这就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13页中记述的关于晋朝在内奸和外敌相勾结下，国破君亡的史事。

毛泽东读至此处，在天头批注：“注意此等事。”这也反映出了毛泽东读史的一个特点，即他总是把读书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立足于今天，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并不是整天徜徉在历代帝王的政治权术中，而是通过读史了解中国的昨天，用以认识中国的今天，从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从这段史训的批注中看出毛泽东由此想到了现实的许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1946年3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此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其中，1953年1月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的。

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引起高度的重视。

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7年，毛泽东还专门向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要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据林克回忆，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是“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

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也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地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原文】

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

夷狄,种号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国,其次小远者附见,又其次微不足道录者,不可胜数。其地环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为中国患。三代獫狁,见于《诗》、《书》。秦、汉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或曰与库莫奚同类而异种。其居曰泉罗个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谓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又以为

鲜卑之遗种。当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而南至营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其一曰俚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唃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

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请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搞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

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遣晋马千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庄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机攻晋蔚州，执其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是时，庄

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存矩至祁沟关，兵叛，拥偏将卢文进击杀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进部将刘殷守之。庄宗遣周德威击殷，而文进引契丹数十万大至，德威惧，引军去，为契丹追及，大败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围之。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文进又教契丹为火车、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熔铜铁汁挥之，中者辄烂堕。德威拒守百余日，庄宗遣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救之。契丹数为嗣源等所败，乃解去。

契丹比佗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庄宗讨张文礼，围镇州。定州王处直惧镇且亡，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郁谓阿保机曰：“臣父处直使布愚款曰：故赵王王镒，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阿保机默然曰：“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国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为后患不可召，而处直不听。郁已去，处直为其子都所废。阿保机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闻处直废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庄宗。庄宗自将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晋兵自桑林驰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虏骑愕然，稍却，晋军乘之，虏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虏皆陷没。阿保机退保望都。会天大雪，契丹人马饥寒，多死，阿保机顾卢文进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

兵去。庄宗蹑其后，见其宿处，环结在地，方隅整然，虽去而不乱，叹曰：“虜法令严，盖如此也！”

契丹虽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患女直、渤海等在其后，欲击渤海，惧中国乘其虚，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间，使者再至。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楼而阿保机方东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见之。阿保机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延坤入谒。阿保机问曰：“闻尔河南、北有两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军乱，命总管令公将兵讨之，而变起洛阳，凶问今至矣。总管返兵河北，赴难京师，为众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机仰天大哭曰：“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儿也。昨闻中国乱，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儿，而渤海未除，志愿不遂。”又曰：“我儿既没，理当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将兵二十年，位至大总管，所领精兵三十万，天时人事，其可得违？”其子突欲在侧曰：“使者无多言，蹊田夺牛，岂不为过！”坤曰：“应天顺人，岂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国而不代，岂强取之邪？”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儿，则亦安能长久？”又谓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当先归，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幽、镇之间，共为盟约，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阿保机攻渤海，取其扶余一城，以为东丹国，以其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已而阿保机病死，述律护其丧归西楼，立其次子元帅太子耀屈之。坤从至西楼而还。

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久之，知其材，召与语，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皆延徽谋也。延徽后逃归，事庄宗，庄宗客将王缄谮之，延徽惧，求归幽州省其母。行过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数月，德明问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复走契丹。”德明以为不可，延徽曰：“阿保机失我，如丧两目而折手足，今复得我，必喜。”

乃复走契丹。阿保机见之，果大喜，以谓自天而下。阿保机僭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后卒于虏。

耀屈之后更名德光。葬阿保机木叶山，谥曰大圣皇帝，后更其名曰亿。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显，遣使者以名马聘唐，并求碑石为阿保机刻铭。明宗厚礼之，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报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讨之。都以蜡丸书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馁、薊刺等以骑五千救都，都及秃馁击晏球于曲阳，为晏球所败。德光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晏球又败之于唐河。赫邈与数骑返走，至幽州，为赵德钧所执，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馁、薊刺，皆送京师。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初，阿保机死，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余代之，将立以为嗣。然述律尤爱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诸部，安端已去，而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长兴元年，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以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担列曰列知恩，薊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失记曰乙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赞华。三年，以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

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称雄北方。及救王都，为王晏球所败，丧其万骑，又失赫邈等，皆名将，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因求归赫邈、薊刺等，唐辄斩其使而不报。当此之时，中国之威几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狭石、淶畴、米砖、长杨、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薊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餉

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击夺之。庄宗之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乡县，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东置三河县。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揆刺泊，出寇云、朔之间。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镇河东，总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御之。应顺、清泰之间，调发馈饷，远近劳敝。

德光事其母甚谨，常侍立其侧，国事必告而后行。石敬瑭反，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尝梦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岂非天邪！”母召胡巫问吉凶，巫言吉，乃许。是岁九月，契丹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将至太原。遣人谓敬瑭曰：“吾为尔今日破敌可乎？”敬瑭报曰：“皇帝赴难，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远来，而唐军甚盛，愿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问曰：“大兵远来，战速而胜者，何也？”德光曰：“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且吾兵多难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胜也。”敬达败，退保晋安寨，德光围之。唐遣赵德钧、延寿救敬达，而德钧父子按兵团柏谷不救。德光谓敬瑭曰：“吾三千里赴义，义当物头。”乃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子晋王，予视尔犹子，尔视予犹父。”已而，杨光远杀张敬达降晋。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阳，德光送至潞州，赵德钧、延寿出降。德光谓晋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从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后北。”临诀，执手唏嘘，脱白貂裘以衣高祖，遗以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孙孙无相忘！”时天显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执赵德钧、延寿以归。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其子延寿，本姓刘氏，常山人也，其父邴为隋县令，刘守文攻破隋县，德钧得延寿并其母种氏而纳之，因以延寿为子。延寿为人，姿质妍柔，稍涉书史，明宗以女妻之，号兴平公主。庄、明之世，德钧镇幽州十余年，以延寿故尤见信任。延寿，明宗时为枢密使，罢。至废帝立，复以为枢密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遣延寿将兵讨之。而德钧亦请以镇兵讨贼，废帝察其有异志，使自飞狐出击其后，而

德钧南出吴儿，会延寿于西唐，延寿因以兵属之。废帝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德钧为延寿求镇州节度使。废帝怒曰：“德钧父子握强兵，求大镇，苟能败契丹而破太原，虽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因遣使者趣德钧等进军。德钧阴遣人聘德光，求立己为帝。德光指穹庐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锁德钧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见之，问曰：“汝父子自求为天子何邪？”德钧惭不能对，悉以田宅之籍献之。述律问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属我矣，何献之为？”明年，德钧死，德光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

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德光遣中书令韩昶奉册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复遣赵莹、冯道等以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终其世，奉之甚谨。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遣使者责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语，独不逊。德光益怒。杨光远反青州，招之。开运元年春，德光倾国南寇，分其众为三：西出雁门，攻并、代，刘知远击败之于秀容；东至于河，陷博州，以应光远；德光与延寿南，攻陷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阳。晋出帝亲征，遣李守贞等东驰马家渡，击败契丹。而德光与晋相距于河，月余，闻马家渡兵败，乃引众击晋，战于戚城。德光临阵，望见晋军旗帜光明，而士马严整，有惧色，谓其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家兵马半已饿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杀伤相半，阵间断箭遗镞，布厚寸余。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为二，一出沧州，一出深州以归。二年正月，德光复倾国入寇，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契丹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时，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御之。遇前渡漳水，

遇契丹，战于榆林，几为所虏。审琦从后救之，契丹望见尘起，谓救兵至，引去。而从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阳。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间，乃下诏亲征，军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归至古北，闻晋军且至，即复引而南，及重威战于阳城、卫村。晋军饥渴，凿井辄坏，绞泥汁而饮。德光坐奚车中，呼其众曰：“晋军尽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后平定天下。”会天大风，晋军奋死击之，契丹大败。德光丧车，骑一白橐驼而走。至幽州，其首领大将各笞数百，独赵延寿免焉。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延寿。

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兵趋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晋军至城下，见城门皆启，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汉璋追牟翰及之，汉璋战死。重威等军屯武强。德光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攻破栾城县，县有骑军千人，皆降于虏。德光每获晋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杀”，纵以南归。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德光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儿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亦以赭袍赐重威。遣傅住儿监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诏赐帝曰：“孙儿但勿忧，管取一吃饭处。”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出帝与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辞不见，曰：“岂有两天子相见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马于高冈，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门，登城楼，遣通事宣谕众曰：“我亦人也，可无惧。我本无心至此，汉兵引我来尔。”遂入晋宫，宫中嫔妓迎谒，皆不顾，夕出宿于赤冈。封出帝负

义侯，迁于黄龙府。癸巳，入居晋宫，以契丹守诸门，门庑殿廷皆磔犬挂皮，以为厌胜。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俛首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德光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虏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灭晋而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为皇太子。德光曰：“吾于燕王无所爱惜，虽我皮肉，可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闻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岂得为之？”乃命与之迁秩。翰林学士张砺进拟延寿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德光索笔，涂其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止以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寿前为枢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故晋相和凝并为宰相。砺，明宗时翰林学士，晋高祖起太原，唐废帝遣砺督赵延寿进军于团柏谷，已而延寿为德光所锁，并砺迁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其爱之如此。德光将视朝，有司给延寿貂蝉冠，砺三品冠服，延寿与砺皆不肯服。而延寿别为王者冠以自异。砺曰：“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赍书及阿保机明殿书赐德光。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属取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

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首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

草谷”，东西二三千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德光大惧。又时已热，乃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归，以晋内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从。自黎阳渡河，行至汤阴，登愁死冈，谓其宣徽使高勛曰：“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勛退而谓人曰：“虏将死矣。”相州梁晖杀契丹守将，闭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后汉以王继弘镇相州，得鬻牒十数万枚，为大冢葬之。德光至临洺，见其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栾城，得疾，卒于杀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晋人谓之“帝羴”焉。永康王元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译文】

呜呼，夷狄的生活，随着水草和寒暑季节的改变而不断迁徙，他们有君长部落的称号而没有世族、文字记录这样的区别。至于他们连年互相征战，强弱兼并，国土的大小，兴盛与灭亡没有固定的法度，这些都是不可考证记录的！只有他们归服而来，反叛而去，能对中原起到利害关系的，这些是不能不知道的。从古代来讲，夷狄对中原是有道时并不一定肯归附，无道时也不一定不来，大概是由于它自己的兴衰的原因。虽然曾经把它放置在管辖的范围之外，而在羁束驾驭他们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失去控制。得到它虽然不一定有利，但失去它则足以形成祸患了，不能不谨慎呀！因此写了“四夷附录。”

夷狄，种类番号很多。大的呢，自己把名称通报中原，其次小得远的呢，他们随大者一同出现，再小的那些不足以记录，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地盘环绕在中原的外围，而在西北面常常很强大，对中原形成祸患。三代獫狁，可以在《诗经》、《尚书》中看到。从秦、汉以来，匈奴强大起来。隋、唐之际，突厥族又成为最强大的。这以后又有吐蕃、回鹘的强大。五代的时候，在中

原有名可查的就有十七八个，而契丹最为强大。

契丹从后魏起，在中原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有人说契丹和库莫奚是同一部落中的不同族属。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朵罗个没里。没里，就是河。是说在黄水南边，黄龙北面，得到鲜卑人原来的地方，因此又认为他们是鲜卑族遗留下的后代。在唐朝时，他们的地盘北面与室韦相连接，东面邻接高丽，西面边界到达奚国，南面到达营州。他们一个最大的部落叫做大贺氏，后来分裂为八部分，第一个是俱皆利部，第二个是乙室活部，第三个是实活部，第四个是纳尾部，第五个是频没部，第六个是内会鸡部，第七个是集解部，第八个是奚嗾部。部落酋长号称大人，他们常推举一个大人建立旗鼓来统率这八个部落。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又加上他们国家疾疫流行，畜牧衰败，于是八部相聚在一起商议，以旗鼓设立的多少按次序取代酋长，被替代者认为本来就该如此，不敢争辩。一个部落大人遥辇被确立，当时刘仁恭占据幽州，几次出兵摘星岭来攻打他，每年秋天来时，就烧毁他们的田野牧草，契丹的马匹大多因饥饿而死，因此他们用良马来贿赂刘仁恭请求买些牧地，他们对盟约也很恭敬地遵守。八部的人们认为遥辇不能担负大事，便从他们中间选出了阿保机来代替他。

阿保机，也不知道是哪个部落的人，为人聪明勇敢而且善于骑射。当时，刘守光残暴肆虐，幽、涿州的人多逃到契丹。阿保机乘这个机会进入边界的要塞，攻破城邑，俘虏了很多汉人，按照唐朝州县的方法设置城墙居住里面。汉人教唆阿保机说：“中原的王没有轮流替代的。”于是阿保机更加以威力控制各个部落而不肯让位。阿保机连立九年，各部落因为他一直不肯让位，都责备他。阿保机没有办法，传令旗鼓，对各部落说：“我在位九年，得到的汉人很多，我想自成部落来统治汉城，可以吗？”各部落都答应了。汉城在炭山东南的滦河上面，有盐铁的收益，是后魏滑盐县。这个地方可以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汉人耕种，为汉城像幽州那样设置了城、郭、邑、屋、廛、市，汉人都安居乐业，不再思念回乡了。阿保机深知人们可以为他所用，采用了他妻子述律的策略，让人告诉各个部落的大人说：“我这儿有盐池，你们各部都来吃，但你们知道吃盐的便利，而不知道盐是有主人的，应该给我一些报偿，

各部落认为有道理，于是都用牛、酒聚会于盐池。阿保机在旁边埋了伏兵，等各人喝醉了，一起出来杀了各部落的大人，于是自立为王，再没有人取代他。

梁将要篡夺了唐的天下，晋王李克用派人向契丹问候，阿保机率三十万军队和李克用相会在云州东城。摆设酒席，饮到痛畅时，他们握手相约为兄弟。李克用赠给阿保机很重的金帛之物，希望共同起兵攻打梁国。阿保机送给晋国良马一千匹，回来之后，阿保机就背叛了盟约，派遣使者梅老向梁问候，自以为臣。梁派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回报问候。过了一年，高顷回来，阿保机派遣使者解里跟随高顷回来，送给梁良马、貂裘、朝霞锦表示问候，送上表来俯首称臣，请求受到册封。梁又派遣郎公远和司农卿浑特持诏书慰劳阿保机，另外又赐给他一份备忘录，相约共同起兵消灭晋，此后才册封他们为甥舅之国，又让他的子弟三百骑兵来保卫京师。李克用听说后，很是痛恨。这年李克用得了重病，临死前，用一支箭嘱咐儿子庄宗，希望他一定要灭了契丹。浑特等到了契丹，阿保机没能遵守盟约，梁也没有给他封册。但到梁灭亡，契丹的使者来了四次。

庄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机攻打晋朝蔚州，捉住了振武节度史李嗣本。这时，庄宗已经得到魏博，正要南下与梁争夺天下，派遣李存矩带领山北的军队。李存矩到了祁沟关，军队造反，拥立偏将卢文进击杀了李存矩，逃跑到了契丹。契丹攻破了新州，让卢文进的部将刘殷守卫。庄宗派周德威攻打刘殷，然而卢文进率领几十万契丹军队来攻，周德威害怕了，带军队逃跑，被契丹军追击，被打败。周德威跑到幽州，契丹又围住了幽州。在幽州、蓟州之间，契丹人遍布山野，他们俘获的汉人，都在树上用绳子吊住，汉人晚上大都自己解开逃走了。卢文进又教契丹人以火车、地道、起土山这些方法来攻打城墙，城中就把铁铜熔化了洒下来，被洒中的人都被烧烂堕落。周德威坚守一百多天，庄宗派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人来救他。契丹几次被李嗣源打败，才撤围离开。

契丹比其它夷狄更为顽固傲慢，父母死了，以不哭被视为勇敢，拉着他们的尸体到深山去，放在大树之上，三年以后再去取回他们的骨头，回来焚烧了。一面祭奠一面祝告说：“夏天向阳食，冬天向阴食，假如我射猎，就让

我多得猎物。”他们的风俗和奚、靺鞨很相似。到了阿保机时，渐渐征服了周边的小国，多任用汉人，汉人教他们在隶书的基础上增删笔划而创造了几千文字，以替代刻木的方式。又制定婚姻嫁娶之规定，设置了官号。竟妄称皇帝，自号为天皇王。把他所居横帐的地方名为姓氏，即“世里”，世里，翻译的人称之为耶律。命名年号为天赞。把他所居的地方称为上京，并在那儿筑楼，取名为西楼，又在上京以东一千里盖了东楼，北面三百里盖起了北楼，在南边木叶山盖了南楼，在这四楼之间来去打猎。契丹喜欢鬼而且以为尊贵，每月朔旦，都要向东拜祭太阳，他们大的会聚、视察国家大事，都以东面为尊，四座楼门座都向东开。

庄宗讨伐张文礼，围困了镇州，定州王处直怕镇州将要灭亡，晋兵肯定来攻打自己，派他儿子郁去劝说契丹，让他们入塞以牵制晋兵。郁对阿保机说：“我父亲王处直让人对我说：‘原来的赵王王镒，在赵统治了六代，镇州城城防坚固，有很多金银财物，燕姬赵女，朝廷上下翠袖飘飘。张文礼得到了它却被晋攻打，他怕死还来不及呢，因此都留下来等待着您。’”阿保机很高兴。他妻子述律却不答应，说：“我们有羊马之富，而且西楼足以让我们娱乐了，现在舍掉这样的富贵却跑那么远去争夺别人想要的，我听说晋兵很强大，而且战争肯定有胜有败，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阿保机不高兴地说：“张文礼有无数的金银，留着等你去取，我们去把它拿来。”于是举国去侵犯，王郁邀请契丹，定州人都认为是患祸，不应该这样，但王处直不听。郁离开后，王处直的儿子王都把他废掉。阿保机攻不下幽州，转而攻打涿州，攻陷了它。他听说王处直被废黜而王都立为王，于是攻打中山，渡过沙河。王都向庄宗告急。庄宗亲自率领五千铁骑，在新城和契丹前锋遭遇，晋兵从桑林中奔驰而出，人马都披挂精良的甲衣，光明照日，契丹兵大为吃惊，稍稍后退了一些，晋军乘势攻击，契丹于是四散逃跑，而沙河上的冰很薄，契丹兵大多陷没于河中。阿保机退回保守望都。正好天降大雪，契丹人马又饥又冷，大多死去，阿保机看着卢文进，用手指着说：“老天不让我到这个地方。”于是领兵退了回去，庄宗跟在他后面，看见他的住宿之处，林桔铺在地上，仍旧整整齐齐，虽然离去并不敬乱，叹息说：“虏人法纪严明，竟到了如此地步！”

契丹虽然空手而回，但是从这儿以后很有觊觎中原的意思，担心女真族、渤海族在它后面，想要攻击渤海，又怕中原乘它国内空虚而入，于是派遣使者到后唐相约互相通好。同光年间，使者又来了一次。庄宗去世，明宗派遣供奉官姚坤向契丹转达这个不幸的消息。姚坤到了西楼时阿保机正在攻打渤海，姚坤追到镇州见到了阿保机。阿保机穿着豪华衣服和他妻子相对坐在毡帐之中，让姚坤进去拜见。阿保机问他“听说你们河南、河北有两个天子，是真的吗？”姚坤说：“天子因为魏州军队发生叛乱，命令总管令公带兵讨伐他，而变乱从洛阳发生，坏消息现在到这儿了。总管带军队返回河北，到京师去救难，但被大家所推举，已符合人们的期望。”阿保机仰天痛哭地说：“晋王和我互相约为兄弟，河南的天子，就是我的儿子。以前听说中原战乱，将要带领精锐五万人马去助我的儿子，但我儿既然去世了，按道理应和我商量，新天子怎么能自立为王呢？”姚坤说：“新天子率领军队二十年，官位到了大总管，带领精兵三十万人，得天时和人和，怎么能说违背天意呢？”阿保机的儿子突欲在旁边说：“使者不要多说话，从路上把人家的牛夺走，难道这不是犯法吗？”姚坤说：“应顺天时，合乎人意，哪能和匹夫相比较呢。就像天皇王取得国家而不愿被取代，又怎能强求呢？”阿保机安慰姚坤说：“道理正当应该这样！”又说：“我听说这个儿子（指晋王子）有宫女、婢女两千人，乐官一千人，整日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的尽是没才的人，不知道爱惜人民，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我自从听说了他这个祸害，就让全家戒酒，把鹰犬都放了，解散了乐官。我也有各个部落的乐官一千人，不是公宴我是不会用的。假如我的所做所为像我儿子一样，怎么能安居长久呢？”又对姚坤说：“我会说汉语，但是对部落的人却绝口不说，怕他们仿效汉人而胆小。”于是告诫姚坤说：“你先回去，我将率领三万军马和新天子相会于幽州、镇州之间，共同订立盟约，送给我幽州，我就不会侵略你们了。”阿保机攻打渤海，攻下了扶余一城，把它作为东丹国，任命他的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不久阿保机病死，他妻子述律护卫着他归葬到西楼，立他的次子元帅太子耀屈之为王。姚坤跟从着到了西楼，然后回来了。

当阿保机在位时，有个叫韩延徽的幽州人，是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派

遣韩延徽和阿保机通好。韩延徽见了阿保机后而不下拜，阿保机大怒，拘留了下来不让他回去，让他放牧羊马。时间长了，知道他的才能，诏他回来与他交谈，很是惊奇，于是任用他为谋主。阿保机攻克党项，室韦，让小国归附，都是韩延徽的主意。他后来逃了回来，侍奉庄宗，庄宗的客将王缄说了他的坏话，韩延徽很害怕，请求回到幽州探视他的母亲。路过常山，隐藏在王德明家里。居住了几个月，王德明问他将要到哪去，韩延徽回答说：“我想重新回到契丹去。”王德明认为不可以，韩延徽说：“阿保机失去我就像丧失了眼睛和折断了手足，现在重新得到我，肯定很高兴。”于是重新回到了契丹。阿保机见了他后，果然很高兴，认为他是从天而降。阿保机做了皇帝后，让韩延徽作为宰相，封号为“政事令”，契丹人称他为“崇文令公”，后来死于契丹。

耀屈之以后更名号为德光。把阿保机葬在了木叶山，谥号为大圣皇帝，后来又易其名为亿。德光三年，改年号为天显，派遣使者送名马到唐结好，并请求要碑石给阿保机来刻铭文。明宗用厚礼款待了他，派遣飞胜指挥史安念德回礼。定州王都反叛，唐派遣王晏球讨伐他。王都用蜡丸书急送契丹请求援助，德光派遣秃馁、蒯刺等率领五千人马去救援王都，王都和秃馁在曲阳一起攻击王晏球，被王晏球打败。德光又派遣惕隐赫邈增援秃馁七千人马，王晏球又在唐河打败了他们。赫邈和几个人骑马逃走，到了幽州，被赵德钧抓获，王晏球攻克了定州，活捉了秃馁、蒯刺，把他们都送到了京师。明宗斩了秃馁等六百多人，却赦免了赫邈，并挑选出五十多个健壮者组成“契丹直”。

当初，阿保机死后，应当立长子东丹王突欲为王，但他母亲派遣小儿子安瑞少君到扶馀替代了他，将立他为王。但是述律很喜欢德光。德光智勇双全，向来被各个部落所佩服，安瑞离开后，各部落迎合述律的意愿，一起立德光为王。而突欲却没有被立为王，长兴元年，他从扶馀越过海洋投奔唐明宗，因为他赐的姓为东丹，所以改他的名为慕华。因为他从辽东来，故把瑞州作为怀化军，授予（突欲）慕华为怀化军节度，瑞州、慎州等州观察处置等职。跟随他来降的五人都赐了姓名，罕只叫罕友通，穆葛叫做穆顺义，撒

罗叫做罗宾德，易密叫做易师仁，盖礼叫做盖来宾，封他们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给以前所俘获的赫邈姓名叫狄怀惠；扭列叫做列知恩，薊刺叫做原知感，福郎叫做服怀造，竭失记叫做乙怀宥。其他的“契丹直”中的人，都赏赐了姓名。第二年，另外赐突欲姓李，改他的名字为赞华。第三年，任命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

契丹自从阿保机开始侵掠消灭各个国家，在北方称雄。等到了援救王都，被王晏球打败，丧失了一万骑人马，又失去了赫邈等，他们都是著名的将领，述律尤其思念突欲，因此言辞谦恭地几次派使者送厚礼通好于中国，因为他们请求让赫邈、薊刺回去，唐把来使斩首而不予答复。到了此时，中原的威名几乎得以振起。

距幽州以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大海，北面有兔耳、覆舟山，山陡崖峭壁，依傍于海的东北，仅够通车而过，它的旁边可以农耕种植。唐时设置东西狭石、淶疇、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来戍守，用来扼守契丹。戍守的军兵常常自己耕种，只有衣服从幽州供给，时间长了都有田地家园，生养子孙，把坚守此处作为自己的利益所在。从唐末以来，幽州、薊州被割据，戍兵逐渐被四散开去，契丹因此得以出来攻陷了平、营二州，而幽、薊的人们每年苦于被强取掠夺。从涿州到幽州一百里，不见人的踪迹，运送粮饷要靠军队护送，契丹大多在盐沟埋有伏兵掠夺粮饷。庄宗末年，赵德钧镇守幽州，在盐沟设置良乡县，又在幽州东面五十里修筑城堡，都遣兵戍守。及到破了赫邈等人，又在东面设置了三河县。从此幽、薊的人民，才能够耕地放牧，运送粮饷也开始通行。德光于是向西迁徙居住在揆刺泊，骚扰云、朔两州。明宗以此为祸患，让石敬瑭镇守河东，统领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队来防御它。在应顺、清泰之间调拨粮饷，远近往来很是疲劳。

德光侍奉他的母亲很恭谨，常常侍立在母亲旁边，国家大事一定先告诉母亲后才执行。石敬瑭反叛，唐派遣张敬达等人讨伐他。石敬瑭派使者向德光求救。德光对他母亲说：“我曾经梦见石敬瑭召唤我，现在使者果然来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母亲诏见巫人占卜凶吉，巫人说是吉，才允许德光发兵。这年九月，契丹军队从雁门出来，车马前后连接绵延几十里，将要到达太原，

派人到石敬瑭说：“我今天给你攻打敌人，怎么样？”石敬瑭回报说：“您远来救难，在于成功而不在于速度，大军从很远的地方来，而唐军队士气很盛，应先稍等待一下。”使者还未回来，两军已交战起来，张敬达被打的大败。石敬瑭晚上从北门出来拜见德光，互相约为父子，石敬瑭问德光：“大军从很远的地方来，这么快就战胜了，为什么呢？”德光回答说：“我认为唐兵能够守住雁门扼守交通要道，那么战事就难于知晓。现在大军长驱直入而没有受到阻拦，我知道大事肯定成功。而且我的军队人多难于持久，应快速攻克他们，这就是胜利的原因。”张敬达战败后，退守在晋安寨，德光又包围了他。唐派遣赵德钧、延寿去救张敬达，但赵德钧父子却按兵在团柏谷不去救援。德光对石敬瑭说：“我奔赴三千里救义，理应成为首领。”于是在晋城南筑立祭坛，立石敬瑭为皇帝，解掉自己的衣冠披在了他身上。册封说：“儿子晋王，我把你当作儿子，你把我当作你的父亲。”不久，杨光远杀了张敬达投降晋国。晋高祖从太原到达洛阳，德光送他到潞州，赵德钧、延寿出城投降。德光对晋高祖石敬瑭说：“大事已经成功，我命大相温跟从你渡河，我留在这儿，等你到了洛阳再回地方去。”到了分别之时，互相握手叹息，德光脱下白貂裘送给石敬瑭，又赠送给他良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告诫他说：“子子孙孙勿相忘！”当时是天显九年。

石敬瑭到了洛阳，德光才北归，押着赵德钧、延寿回去。赵德钧，幽州人，侍奉刘守光、守文作过军校，庄宗讨伐燕国时得到了他，赐姓名为李绍斌。他儿子延寿，原本姓刘氏，常山人，他父亲祁是蓟县令，刘守文攻克蓟县，赵德钧得到延寿和他的母亲种氏，并收纳了他们，因此把延寿作为儿子。延寿为人，长的资质柔美，略微涉及书史，明宗把女儿嫁给他，号兴平公主。庄宗、明宗之时，赵德钧镇守幽州十几年，因为延寿的原因尤其被信任。延寿在明宗时为枢密使，后被罢免。到了废帝被立为王，又重新作为枢密使。晋高祖起兵于太原，废帝派延寿率领军兵讨伐他。赵德钧也请求自己所带的军队去征讨他。废帝发觉了他心怀他意，让他从飞狐地方出击其后而赵德钧却从吴儿出来，和延寿在西唐会合，延寿因此把军队交给赵德钧。废帝任命赵德钧为各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赵德钧请求让延寿作镇州节

度使。废帝很恼怒地说：“赵德钧父子手握重兵，又求大镇，假如能打败契丹，攻破太原，就是替代了我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若是倚仗 而要挟我的性命。恐怕狗兔都要死去。”于是，派使者催促赵德钧等人进军。赵德钧偷偷地派人和德光通好，请求立自己为皇帝。德光指着毡帐前的一块大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答应了石敬瑭，等石头烂了，便可立你为帝。”德光到了潞州，绑捆赵德钧父子离去。德光的母亲述律见了问他：“你们父子自己请求为天子，为什么呢？”赵德钧很惭愧而不能作答，表示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献给述律，述律问在哪儿，他回答说：“在幽州。”述律说：“幽州已经属于我了，你有什么可献的？”第二年，赵德钧死去，德光任命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并封他为燕王。

契丹在庄宗、明宗时攻陷了营、平二州，等到了立晋王，又得到了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的辖地，共十六个州。于是把幽州作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改变他们的国号为大辽，设置百官，一切都依据中原的体制，任用中原人。晋高祖每次派遣使者来慰问，奉表俯首称臣，每年送去绢三十万匹，各种宝玉珍异之物，下到中原的饮食器物，使者在道路互相连接，没有一天没有人。德光约定晋高祖不要再称臣了，改表为书，称为“儿皇帝”，像对待家人的礼节一样来对待他。德光派遣中书令韩颖奉旨册封晋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又派遣赵莹、冯道等人用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和他母亲的尊号。晋高祖一生，侍奉他们都很恭谨。

晋高祖石敬瑭死了以后，出帝继承王位，德光很恼怒出帝不事先告诉他，也不进献奏章，不俯首称臣却自称为孙，几次派遣使者责问晋。晋的大臣都很害怕，而景延广对契丹的使者说话却独自不恭顺。德光就更加生气了。杨光远在青州叛乱，德光就把他招到自己这边。开运元年春，德光举国侵略南方，把人马分为三部分，西边的一部分从雁门出发，攻打并州、代州，刘知远在秀容打败了他们；东边的一支到达黄河，攻破博州，来响应杨光远；德光和延寿南下，攻克了贝州。德光在元城驻扎，军队到了黎阳。晋出帝亲自出征，派遣李守贞等人向东飞驰到马家渡，击败契丹。德光和晋军在黄河两岸互相抵御，过了一个多月，听说马家渡战败，于是率领军队攻击晋军，在

戚城展开大战。德光到了阵前，看见晋国军队旗帜发光闪亮，而且人马严肃整齐，脸上出现害怕的颜色，对他左右的人说：“杨光远说晋国的军马已经饿死一半，现在怎么如此强盛呢？”两军交战，死杀有一半多人，战斗的地方遗留下断箭和箭头足有一寸多厚。到了晚上，德光带领军队回去了，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沧州出来，一部分从深州出来回归本国。开运二年正月，德光又举国南侵，围困了镇州，分兵攻克了鼓城等九个县。杜重威防守镇州，关上城门而不敢应战。契丹向南侵掠，占领了邢、洺、磁等地，到达了安阳河，在千里的土地上，烧杀抢劫了个干干净净。契丹人看见一棵大桑树，骂道：“我知道紫袍都是出自你，我怎能容你活下去！”，把干柴放在了树前焚烧了它。当时，晋出帝生了大病，不能亲自出征，派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人来防御契丹。皇甫遇前行渡过漳水，遭遇到了契丹军队，在榆林展开战斗，几乎被他们所俘虏。安审琦从后面去救援他，契丹人看见尘土飞扬，认为救兵来了，才领兵回去。但张从恩害怕，不敢去追击，也领兵向南回到了黎阳。契丹军已经向北而去，而且晋出帝的病好了点，于是，下诏书亲自出征，驻扎在澶州，派遣杜重威等人北上讨伐。契丹军向北回到了古北，听说晋军将要来到，又重新带军南下，和杜重威在阳城，卫村展开战斗，晋军又饥又渴，每挖凿一个井就坏了一个井，只好挤着泥汁来喝水，德光坐在车中，对他的部下大声说：“晋国军队全部在这儿，可以把他们生擒活捉了，这样以后就可以平定天下了。”正好碰上大风，晋军奋死攻击契丹，打败了他们。德光也丢失了车，骑了一头白骆驼逃走了。到了幽州，把各个大将都鞭打了几百下，只有赵延寿被免。当时，天下发生旱灾、蝗灾，晋国人民都以战争为苦，于是，派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装和契丹结好，奉献奏章俯首称臣，以求两国和好。德光说话很难听。然而契丹人也讨厌战争，德光的母亲述律曾经对晋人说：“南朝的汉人怎么能为人之下呢？自古就听说汉人来和蕃，没听说蕃人去和汉的，假如汉人确实有改变志向的意思，那么我也不惜来互相通好！”晋国也不再派遣使者，但却几次用书招赵延寿回去。

赵延寿看见晋国衰败而天下大乱，曾经有意觊觎中原，德光也曾经答应他灭了晋以后立他为王。赵延寿收到晋国的诏书后，假写了一些好词语回报

晋国，说自己被困在契丹常常思念回去，并约晋军发兵互为相应。德光的一个将军高牟翰也假装投降了晋国，晋国君臣都很高兴。开运三年七月，派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延泽发兵以作为赵延寿的外应，军队向瀛州进发，高牟翰留下一个空城离开了。晋军到了城下，看见城门都没有打开，怀疑埋有伏兵，因此不敢进入。于是，派遣梁汉璋追击高牟翰，赶上后，梁汉璋战死。杜重威等人驻扎在武强。德光听说晋国出兵来打，于是，南下侵犯镇州。杜重威在西边集军队在中渡，和德光隔着河水驻扎军队。德光分兵而战，在西山处从晋军后面杀出，攻克了栾城县，县城里有骑兵一千多人，全部向契丹投降。德光凡是俘获了晋人，就在他们脸上刺写“奉敕不杀”的文字，然后放了他们回去。杜重威等人被围困，没了粮食，只好全军投降。德光很高兴，对赵延寿说：“所得到的汉人都送给你。”又赐给了他赭色的龙凤袍，让人给晋军衣服装束安抚他们，也把赭袍赐给了杜重威。派遣傅住儿监视张彦泽率领两千骑兵先到京师。晋出帝和太后写了投降书，讲了自己的过错。德光派遣解里赐给出帝手诏说：“孙子不要担忧，保证给你一个吃饭的地方。”德光将要到达京师，有司请求用皇上的法驾来迎接他，德光说：“我身披战甲，平定中原，这太常之仪，没有空闲去考虑。”因此不用。晋出帝和太后到郊外来迎接他，德光推辞不见，说：“哪能两个天子在道路上相见呢？”开运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国的文武百官，按班排列在都城以北，穿着素衣纱帽来等待德光。德光身穿铠甲戴着貂帽，骑马站在一个高冈上面，百官都趴在地上等待定罪。德光从封丘门进入城中，登上城楼，派遣通事告知众人说：“我也是人，不要害怕。我原本无意到这儿，是汉军领引我过来的。”于是，进入晋国宫殿，宫中的嫔妓都出来拜见，德光不看她们，晚上出来住在赤冈。封晋出帝为负义侯，把他迁徙到黄龙府。癸巳，进入晋宫居住，让契丹人守护各个城门，杀了狗在宫殿各处都挂满了狗皮，用以镇邪。甲午，德光穿着胡服在广政殿上朝听政。乙未，穿着中国服装，戴着中国帽子，百官都来参见，起居如同晋的礼仪，但把毡裘以及胡服，胡马奚车，都罗列在阶陛之上，晋人都低着头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都排列在朝殿中，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拿着大块的珪玉来上朝，大赦天下，改晋国为

大辽国，改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德光曾经答应赵延寿在灭了晋以后立他为皇帝，因此，契丹攻打晋国、赵延寿常常作为先锋，抢劫掠夺来的东西，全部奉送给德光和他的母亲述律。德光在灭了晋国之后，并没有立赵延寿为皇帝的意思，赵延寿自己也不敢说，通过李崧来请求为皇太子。德光说：“我对燕王没有什么吝惜的，虽然是我的皮肉，若可以被燕王所用，我也可以割舍。我听说皇太子是天子的儿子，燕王怎么能成为皇太子呢？”于是命令给他增官晋级。翰林学士张砺请求让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各军事。德光要末笔，涂掉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只留下中京留守、大丞相，又升赵延寿为枢密使，对燕王的爵位依然如故。又任命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晋国原来的宰相和凝并列宰相。张砺，明宗时为翰林学士，晋高祖起兵于太原时，唐废帝派遣张砺监督赵延寿向团柏谷进军，以后赵延寿被德光所俘虏，连张砺一块迁入契丹。德光看重他的文才和学识，仍让他做翰林学士。张砺常常思念着回去，逃到了边境上又被捉了回去，德光责备了他，张砺说：“我本是汉人，穿衣吃饭讲话与你们不同，现在思念故土而不能回去，生还不如死呢。”德光对他的翻译高唐英说：“我告诫你们要好好地对待这个人，你们却导致他逃跑，过错在你。”于是打了高唐英一百竹杖，而对待张砺依然如故，德光爱他就是这样。德光将要上朝，有司让赵延寿戴貂蝉冠，让张砺穿三品官服，赵延寿和张砺都不肯穿戴。而赵延寿戴上另外的王冠来表示自己的不同。张砺说：“我在上国时，晋国派遣冯道进献奏章来北朝，送来了两个貂冠，其中一个宰相韩延徽戴了，另一个让我戴。现在怎么可以降低服饰的等级呢？”最后戴着貂蝉去朝见。三月丙戌朔，德光穿着靴、袍到了崇元殿，百官进来之后，德光很高兴，对他左右的人说：“汉人的礼仪制度，果然盛大。我能坐在崇元殿，难道不是真天子吗！”他母亲述律派人送来书信以及阿保机的明殿书赐给德光。明殿，就象中国陵墓地宫的制度，其国君死后，下葬时必须于墓侧盖屋，设置官职及所属部门，每年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对待他，设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管应答书诏，每当国家有大的庆祝和吊唁，学士以先君的遗命制书来赐给国君，书上常写报儿皇帝等等。

德光灭了晋以后，派遣契丹各部族的头领和他的通事做各个州镇的刺史、节度使，搜取天下的钱物来赏赐给军队。胡兵人马不供给粮草，派遣几千骑兵四处出击，抢劫掠夺人民，称之为“打草谷”，在东西二、三千里广大的范围内，人民遭受危害，远近都怨恨叹息。汉高祖在太原起兵，所在州镇的人们大多杀了契丹守将归顺了汉国，德光很害怕。当时又到了热季，于是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契丹的一个大族，他的号叫阿钵，他妹妹嫁给了德光，阿钵来来没有姓氏，契丹人都称他为国舅，到了将出任为节度使，李崧给他取名叫萧翰，于是才开始姓萧。德光让萧翰留守在汴，于是回北方去了，把晋国的各种技术人员、宫女、各军的官军几千人都带了回去。从黎阳渡过黄河，到了汤阴，登上愁死冈，对宣徽使高勋说：“我在上国时，以打猎吃肉为乐，自从到了中国，心情常常不好，假如能回到故乡，死也无憾了。”高勋回来后对人说：“契丹将要灭亡了。”相州的梁晖杀了契丹的守将，关闭城门防守。德光领兵攻破了相州，城中男子无论大小都被杀掉，妇女全部被驱赶北去。后来汉国让王继弘镇守相州，找到髑髅十几万只，弄了一个大坟葬了。德光到了临洺，看见村庄都被破坏，呈现一派荒凉，笑着对晋人说：“导致中国这样，燕王为罪魁祸首。”又对张砺说：“你也有功劳啊”，德光到了栾城，得了病，在杀胡林死去。契丹人挖开他的肚子，取出他的肠胃，在里面塞满了盐，载着他回北方去，晋人把这叫做“帝羴”，永康王兀欲被立为皇帝，给德光谥为嗣圣皇帝，称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原文】

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景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建隆二年，景迁南都，立煜为太子，留监国。景卒，煜嗣立于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圣尊后”；立妃周氏为国后；封弟从善韩王，从益郑王，从谦宜春王，从度昭平郡公，从信文阳郡公。大赦境内。遣中书侍郎冯延鲁修贡于朝廷，令诸司四品已下无职事者，日二员侍制于内殿。

三年，泉州留从效卒。景之称臣于周也，从效亦奉表贡献于京师，世宗以景故，不纳。从效闻景迁洪州，惧以为袭已，遣其子绍基纳贡于金陵，而从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张汉思。汉思老不任事，州人陈洪进逐之，自称留后，煜即以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开始用铁钱，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当十。拜韩熙载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长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仪宣城公。

五年，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与谈论。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欲以平章事赠之，问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遂赠熙载

平章事。熙载，北海将家子也，初与李谷相善。明宗时，熙载南奔吴，谷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谓谷曰：“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谷曰：“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师之征淮也，命谷为将，以取淮南，而熙载不能有所为也。

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诏煜赴阙，煜称疾不行，王师南征，煜遣徐铉、周惟简等奉表朝廷求缓师，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师，太祖赦之，封煜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其后事具国史。

【译文】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是李景的第六个儿子。李煜为人仁厚而且孝顺，善长诗文，又善长于写字作画。他额头极宽厚，前齿两个并成一个，有一只眼睛两个瞳仁。从太子李冀以上五个哥哥都早死，李煜按顺序被封为吴王。宋建隆二年（961），李景迁于南都（今江苏南京），立李煜为太子，留京监国。李景死，李煜在金陵继承帝位。母亲钟氏，她的父亲名泰章。李煜尊他母亲为“圣尊后”；立他的妃子周氏为皇后；封他的弟弟李从善为韩王，李从益为郑王，李从谦为宜春王，李从度为昭平郡公，李从信为文阳郡公。在境内进行大赦。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准备贡礼送给宋朝廷，并且命令各司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任务的，每日二人奉陪于内殿。

建隆三年（962），泉州（今福建）留从效死。李景向周朝称臣的时候，留从效也奏表章贡品献到京师，宋世宗由于李景的原故，不接受。留从效听说李景迁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非常怕李景来袭击，便派他儿子留绍基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纳贡，而留从效已经病死，泉州人便把他的族人一并送到金

陵，另推立副使张汉思。张汉思年岁大了，不能胜任职务之事，泉州人陈洪进把他赶走，自己称“留后”，李煜便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开始使用铁钱，民间很多人私自收藏旧钱，旧钱变的越发少了。商人有许多用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带出州境，官家没办法加以禁止，李煜于是下令以一枚铜钱当十枚铁钱用。李煜任命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其长子韩仲遇为清源公，封他的第二个儿子韩仲仪为宣城公。

建隆五年（964），李煜命令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殿勤政殿学士，分批于光政殿值夜班，与他们交谈议论。李煜曾经因韩熙载尽忠，能率直说真话，想起用为宰相，而韩熙载后房有妓女侍妾几十人，多到外舍私陪宾客，李煜因此觉得他难以胜任宰相。于是降低授予韩熙载右庶子之职，分司南都。韩熙载将众妓女全部斥责逐退，自己单车上路，李煜很高兴，把他留下来，恢复他的职位。以后，众妓女又渐渐回来了，李煜说：“我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啊！”这一年，韩熙载死了，李煜感慨叹息地说：“我始终不得让韩熙载为宰相啊。”他想以平章事追赠，问前代可有这样的事例？群臣答道：“以前刘穆之曾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于是追赠韩熙载为平章事。韩熙载，是北海（今山东益都）武将之家的孩子，开始的时候和李谷相友善。后来到唐明宗时，韩熙载南奔吴地，李谷送他到正阳（今河南汝阳），酒酣话别，韩熙载对李谷说：“江左假若任用我为宰相，我一定长驱北上，用以平复中原。”李谷说：“中原假若用我为宰相，我直取江南，就像探囊取物罢了。”及至周朝之师南征淮河一带，任命李谷为将，率军去进攻淮南，这样韩熙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开宝四年（971），李煜派他弟弟韩王李从善入朝宋京，李从善被扣留不让回去。李煜写亲笔信央求宋朝让他弟弟从善回南唐，宋太祖依然不答应。李煜由于国家日益困窘而逐渐变得心情沉闷不快乐，满怀忧愁，成天和臣下饮酒，愁思悲歌，不能控制自己。

开宝五年（972），李煜下令贬损国家制度的规格，下书称为“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为国公，以尊于宋朝。李煜性骄矜奢侈，喜好

声色，另外喜好奉佛教，爱高深的谈论和广阔的议论，不理政事。

开宝六年（974），内史舍人潘佑上书进谏，李煜把他抓起来，投入狱中。潘佑自己上吊而死。

开宝七年（973），宋太祖派使者持诏书宣李煜赴宋京，李煜托辞说有病，不愿意进入宋京。宋朝大军南征，李煜派徐铉、周惟简等人奉表向宋朝请求暂时延缓军事进攻，宋太祖没有答应，开宝八年（975）十二月，宋师攻克金陵（今江苏南京）。开宝九年（976），李煜被俘虏后送到宋京，宋太祖赦免他，封他为“违命侯”，官拜左千牛卫将军。他的后事全部见于《宋史》。

五代史卷八考证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
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4页）

【解析】

《晋高祖纪》中记载了在942年，中都决河入沓河，十月，在滑州、濮州、郛州和澶州决河。按照《朱子纲目》的说法，后梁决河次数最多，这条《梁本纪》并没有记载。

据史书记载923年，后唐李存勖大举进攻大梁，并且袭陷郛州，从桥头堡的杨刘进了一大步，打开了向大梁进军的道路。在后唐大军的强劲攻势下，后梁统治者见攻击无效，怕晋军从郛州直取大梁，便在滑州决开河堤，让黄河的浊流滚滚东下，淹没鲁西、豫东一带，堵塞对方进军的道路。这一着，梁将谢彦章在918年已经用过，在杨刘决堤以限晋军。但是这两次人为的水灾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军事上却没有多大作用。

毛泽东在读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第2—3页时，批注：“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这条批注反映出了毛泽东读史时

的一个特点，即他特别关注历史上国家的统一问题。他读《三国志》、《晋书》时，就非常重视在这历史时期内，中国是怎样从统一趋于分裂，又从分裂走向统一的。

从批语中可看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处理好民生及少数民族关系问题，否则必然导致分裂。

毛泽东曾经表示在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是不是同中原相对立，并不在于把他们迁不迁走，而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否好。毛泽东在党的民族工作中，总是强调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在前者。

这些都反映出了毛泽东阅读古书总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建国后，毛泽东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策，认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繁荣昌盛，中国才能有新的发展。1945年2月2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制定的承认各民族之自决权，扶助弱小民族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选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政策，但是最后认为这种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只有国内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读史是透过历史洞察现实。毛泽东的评语是以唯物史观把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运动结合起来，是从客观形势出发去认识历史的演变和趋势的。在读史的过程中，毛泽东自然会体味出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一统与分裂割据主次兴替，相间而存，但统一是主流。只有统一，才能解决好“为河”与“外族入侵”问题。如果分裂，则会影响国家盛衰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也十分关心中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他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综合利用、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毛泽东极为重视长江的防洪问题，把它视为心腹之患。1949年汛期，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刚欢庆解放的人民却在长江洪水的无情袭击之下，险遭灭顶。长江中游防洪的重点地区，在特大洪水的袭击下，荆江大堤最为险峻的冲和观堤段，已出现严重的滑坡坍塌，只剩下笔陡单薄的一道土墙，幸好这时洪水快速下降，荆江大堤才万幸没有决口改道。

毛泽东在解放初期物力维艰、百废待举之时，便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紧迫需要。1950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同时，提了一些问题，亲自审查了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1954年12月中旬，在战胜了那一年长江发生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毛泽东了解到如果修建三峡大坝可以减少洪灾损失，这个损失远远超过修建这项工程的投资时，曾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专家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

之后，在毛泽东关于长江建设的战略思想指引下，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队伍，广泛开展了全流域的查勘。1956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根据他对三峡工程深思熟虑以后的重大决策，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词章，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蓝图，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治理开发长江的明确方向，并且，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一定要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坚强决心。

葛洲坝水利枢纽这座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设备的万里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利枢纽，现在已经胜利建成，并产生了巨大效益。

今天回忆起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数十年来，他不断地为实现治理与开发长江创造的必要条件，不得不感佩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

同时也更体现了毛泽东读史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书，也读得最多的一位。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只是喜欢读古书，并

不做繁琐的考据，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二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史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毛泽东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复辙。

【原文】（节选）

《晋高祖纪》：“六年，河决中都，入于沔河。冬十月，河决滑、濮、鄆、澶州。”按《朱子纲目》书河决者十有六，而五代居其九，皆朱梁决河为二，以疏河涨之罪也。然《梁本纪》失载，附记于此。

【译文】（略）

142

宋太祖本纪

——《宋史》卷一、二、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说不杀士大夫，伪也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7页）

②不书病，年五十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7页）

【解析】①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写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句。宋祖指的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在中国历史可称作一个开明、有作为的皇帝。因而毛泽东把他与极负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

宋太祖在位17年。17年间，他通过战争消灭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又重建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这是宋太祖重要的历史功绩。

除了结束五代分裂割据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外，宋太祖作为一个“创业垂统之君”，还为北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如减刑罚、兴学校、重文官、轻武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

宋太祖虽为一武将，但喜欢和看重文人。北宋时期，是文官权重一时的

时代，宋太祖沿袭了唐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因为科举考试是产生文官的途径，而宋朝又是一个重用文官的朝代，所以，宋太祖对录取进士一事非常重视。他亲自举行殿试，录取进士。那些经过殿试录取的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皇帝是他们的主考官，因而所有中了进士的人都成了皇帝的门生。

宋太祖看重文官，赏识知识分子，因而，他规定了“不杀士大夫”一项法令。

宋太祖在世时任用的重臣是宰相赵普。

赵普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功勋卓著。居官两朝，三次入相。先辅佐宋太祖赵匡胤，从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至开宝六年（973年）八月，做了近10年宰相。他又辅佐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入相。一次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一次从端拱元年（988年）二月至淳化元年（990年）正月，共四年，两朝出入三十余年，共做近十四年的宰相。

赵普的主要政治活动在宋太祖时期。他预谋陈桥兵变，使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赵宋政权；他制定“先南后北”战略，使北宋基本实现统一；他倡导强干弱枝政策，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强大。在百业待举的宋太祖时期，赵普对创建宋朝的一代基业贡献极大！

赵普一直是宋太祖的重臣与宠信。赵普得到宋太祖的信任，实在于他的才干。宋太祖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均出自于赵普之手。宋太祖在每遇问题时，也必找赵普问策。

赵普处理事务刚毅果断，机智明快。他善于举贤荐能，知人善用；他能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史书中对他的作为多有记载，被称为一代名相。其相业斐然。

但赵普的性格还有另外一面。他因深得皇帝信任，又大权在握，因而刚愎自负，专断自裁。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擅自丢在瓮内，一烧了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赵普虽善于举荐贤能，但他又嫉贤妒能。

在《宋史》、《太祖本纪》中，叙述了赵普陷害枢密直学士冯瓚、绫绵副使李美、殿中待御史李楫一事。

赵普为什么要用不光彩的手段（给三个人扣了个“贪赃枉法”之罪）治这三个人于死地呢？实质原因就是妒忌他们的才能。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瓚为例。冯瓚招来的杀身之祸是因为他得到了宋太祖的赏识。宋太祖曾在不少场合夸耀过冯瓚有才，是当代罕见的奇士，表示要重用冯瓚。这话被赵普听了很不是滋味。如果冯瓚是古今罕见的奇才，岂不是说他赵普才能远逊于冯瓚吗？将来冯瓚上去了，哪还有我赵普之位。于是，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想办法将冯瓚弄到梓州去做官。后来又耍了些花招，给冯瓚定了个不小的罪名（“贪赃枉法”罪），按此罪，该当处极刑。（另外两个人李美、李楫与冯瓚情况差不多）。

但宋太祖坚持不杀冯瓚。因惜其才，也因宋太祖颁布过“不杀士大夫”的法令，最后，将三个人流放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并且规定，每逢有什么大事庆典，都不得赦免。实质上与判处了死刑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毛泽东在看了这段历史记载后，提笔批下了“说不杀士大夫，伪也”。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是，既然制定了“不杀士大夫”的政策，那么，就该坚决执行此策，而对冯瓚等三人的处罚，看上去是没杀三人，而实质上“流沙门岛，逢恩不还”本身，已经是让其只有死路一条了。试想，作为一介文弱书生，流放荒岛过活，才能不被用，书也无得读，还得与周遭恶劣的环境做斗争，这与判了死刑又有什么两样。因而，毛泽东认为，这实在是过于虚伪了。

【解析】②

北宋开宝九年（986年10月20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在夜间死了，终年50岁。当时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按理说在他死后应由其子继承，但是，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在秦代以后汉族皇朝的皇位更迭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件，赵光义就是其后的宋太宗。

兄终弟及这种异常的事件自然引起当时及后世的诸多猜测。

首先给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的是宋太祖时任用的重臣赵

普。

赵普一直是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因为帮助宋太祖出面策划陈桥兵变，又在制定统一战争方略和削弱藩镇权力等重大决策中为宋太祖出谋划策，而深得宋太祖的信任。但后来赵普受宠而骄，利用手中之权做了不少贪赃枉法的事，宋太祖去世前，赵普被罢免了宰相职事。

到赵光义做上皇帝后，赵普已是多年郁郁不得志了，由于宫内外对赵光义继位这件异常的事情都有点看法，赵普便在太宗继位6年后，上书给太宗，说他知道有个“金匱之盟”的事。

据赵普说，早在建隆二年（961年），皇太后杜氏在临死前，曾召赵普入宫立下遗嘱，当时杜氏对宋太祖说：

“你知道这个天下是怎样得来的吗？”

太祖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的功德。”

杜氏说：“不对。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主天下的缘故。如果后周有年长的君主，你哪能得到皇帝位！你百年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四海至广，能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

太祖表示一定遵从母教。

杜氏就让赵普当场在榻前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藏之金匱，由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

宋太宗按赵普提供的情况找来这个金匱打开，果然有这个誓书。

赵普提供的这个“金匱之盟”，到底真实性如何已经无从稽考。宋太宗后来就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美，反而借故治光美的罪，赵德昭后来也被逼自杀了，宋太宗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宋代当时就有人不相信“金匱之盟”的说法，而编出了不少类似无稽之谈的说法。例如，有的记载就说是因为太祖生病，听了一个道士说：“天上宫阙已成，王镆开，晋王有仁心”，才夜召晋王赵光义让他继位。

不论“金匱之盟”是真是假，此事却让宋太宗大为高兴，因为赵普作为宋太祖的亲信和开国元勋，由他出面讲了金匱订盟的故事，就给宋太宗越过赵德昭、赵德芳而继承皇帝，提供了一个站得住脚的凭借。

赵普也因之而重新得到重用。

兄终弟及这个异常的事件虽有“金匱之盟”作了解释，但宋太祖到底怎么死的，却有种种离奇的传闻。

野史中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太祖听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急召太宗到宫内酌酒对饮，安排后事。当时宦官和宫人都不让在场，只从远处见到烛影之下，太宗有时离开座位，作推辞的样子，后来又看到太祖拿柱斧砍地上的雪，大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最后，太祖解衣带就寝，太宗当晚也在宫内留宿，到凌晨，太祖就去世了。

有的说是太祖宠爱原后蜀主的花蕊夫人费氏，那天晚上，太祖有病，太宗入宫问候。夜里见太祖睡熟了，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来，见状极为生气，大动肝火，以玉斧挥砍太宗，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太祖已奄奄一息。太宗急忙出宫归自己的府邸，第二天清晨，太祖就死了。

至于太宗即位的情况，说法也不一样。

有的说太宗当晚一直留在宫内，太祖一死，就在灵前继位。有的则说，太祖死后，皇后让宦官王继隆召秦王赵德芳入宫，王继隆却直接跑去找当时任开封府君的晋王赵光义，让赵光义赶快入宫，否则，帝位将为他人所有。太宗入宫时，太祖的皇后大吃了一惊，急忙对太宗说：“吾母子之命，都托给你了。”太宗回答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忧。”于是，太宗登上了皇帝宝座。

种种说法，都很离奇，而真实的情况，也无从考查。因而，斧声烛影，就成了千古之谜。

宋朝官方编纂的国史和实录对此却略而不载，这倒使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继位之事真正成了一个谜。

《宋史》卷三本纪《太祖》三中对宋太祖的死却寥寥几个字：“（开宝九年）冬二月……癸丑多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这段话只写了宋太祖是什么时间死的，死在什么地方，寿权几何，却并没有点明宋太祖是怎么死的。

撰《宋史》的作者是元朝的脱脱，元与宋只一朝之隔，时间较短，关于宋太祖的死因的传说，脱脱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和在野史中读到过，因而脱脱

在写宋太祖去世时，只寥寥几笔便带过，把当时的疑惑和疑团留给了后世。

这个疑惑和迷雾被精通史书，熟读百家的毛泽东一眼看破。

毛泽东从脱脱描写宋太祖这寥寥几句中，发现了问题：只说了宋太祖驾崩，却没说是因什么而死，因为是死在宫中，那么，极有可能是病死，但书中都没有写宋太祖是病死的，因而毛泽东批道“不书病”书中在写到宋太祖死时，又写到宋太祖的寿权，年五十。

宋太祖是一员战将，即古语说的“马上皇帝”，他常年在外，为后周带兵征战，身体健壮，威武有力。而到他做了皇帝，一直没有关于他生病的记载，何以他死时才50岁，那才刚到了人生的壮年期。

所以，虽然脱脱先生没敢说什么，敏锐的毛泽东还是看出了其中的深意。毛泽东批语“不书病，年五十”，短短6个字，便揭示出了宋太祖是无病而死，那么，他的死无疑便是被加害而死的。

从毛泽东后面对宋太宗赵光义的批语中（毛泽东说赵光义“不择手段，急于登台”），毛泽东是肯定地认为宋太祖之死是赵光义为当上皇帝而加害致死的。毛泽东因此对赵光义这个人没什么好感，对他的批法也仅在贬词，这些是后面的毛泽东的批语解析中将要涉及的。此处不再赘述。

【原文】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朮，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朮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为宣祖。周显德中，宣祖贵，赠敬左骁骑卫上将军。

宣祖少骁勇，善骑射，事赵王王镒，为镒将五百骑援唐庄宗于河上有功。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汉乾祐中，讨王景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周广顺末，改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累官检校司徒、天

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又尝与韩令坤博土室中，雀斗户外，因竞起掩雀，而室随坏。

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顾盼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广顺初，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世宗尹京，转开封府马直军使。

世宗即位，复典禁兵。北汉来寇，世宗率师御之，战于高平。将合，指挥樊爱能等先遁，军危，太祖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乘胜攻河东城，焚其门，左臂中流矢，世宗止之。还，拜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三年春，从征淮南，首败万众于渦口，斩兵马都监何延锡等。南唐节度皇甫晖、姚凤众号十五万，塞清流关，击走之。追至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队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姚凤禽之。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固亲，启闭，王事也。”诘旦，乃得入。韩令坤平扬州，南唐来援，令坤议退，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趋六合。太祖下令曰：“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令坤始固守。太祖寻败齐王景达于六合东，斩首万余级。还，拜殿前都指挥使，寻拜定国军节度使。

四年春，从征寿春，拔连珠砦，遂下寿州。还，拜义成军节度、检校太保，仍殿前都指挥使。冬，从征濠、泗，为前锋。时南唐砦于十八里滩，世宗方议以橐驼济师，而太祖独跃马截流先渡，麾下骑随之，遂破其砦。因其战舰乘胜攻泗州，下之。南唐屯清口，太祖从世宗翼淮东下，夜追至山阳，俘唐节度使陈承昭以献，遂拔楚州。进破唐人于迎鑒江口，直抵南岸，焚其营栅，又破之于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世宗，遣使遗太祖书，馈白金三千两，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五年，改忠武军节度使。

六年，世宗北征，为水陆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桥关，降其守将姚内

斌，战却数千骑，关南平。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恭帝即位，改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

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拏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

太祖进登时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遣使遍告郡国。丙午，诏谕诸镇将帅。戊申，赐书南唐，赠韩通中书令，命以礼收葬。己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复安州、华州、兖州为节度。辛亥，论翊戴功，以周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余领军者并进爵。壬子，赐宰相、枢密、诸军

校裘衣、犀玉带、鞍马有差。癸丑，放南唐降将周成等归国。乙卯，遣使分振诸州。丁巳，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庙，仍以时祭享。己未，宰相表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癸亥，以周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颢卿守太师，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守太保、太原郡王，定难军节度使、守太傅、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守太傅，余领节镇者并进爵。甲子，赐皇弟殷前都虞候匡义名光义。己巳，立太庙。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

二月乙亥，尊母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以周宰相范质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吴延祚同中书门下二品。丙戌，长春节，赐群臣衣各一袭。

三月乙巳，改天下郡县之犯御名、庙讳者。丙辰，南唐主李景、吴越王钱俶遣使以御服、锦绣、金帛来贺。宿州火，遣使恤灾。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膳用戌。癸亥，命武胜军节度使宋延渥等率舟师巡江徽。是春，钧、房、商、洛鼠食苗。

夏四月癸酉，宴伊上二舞十二乐曲名、乐章。乙酉，幸玉津园。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丙戌，浚蔡河。癸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遣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讨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庚子，遣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将兵出东道，与守信会讨李筠。壬寅，宴伊上太庙舞曲名。癸卯，石守信败李筠于长平。甲辰，命诸道讲讨。丙午，幸魏仁浦第视疾。己酉，西京作周六庙成，遣官奉迁。丁巳，诏亲征，以枢密使吴延祚留守上都，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命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屯兵河阳。己未，发京师。丁卯，石守信、高怀德破筠众于泽州，禽伪节度范守图，杀北汉援兵之降者数千人，筠遁入泽州。戊辰，王师围之。

六月癸酉，有星赤色出心。辛未，拔泽州，筠赴火死。命理鬻鬻，释河东相卫融，禁剽掠。甲申，免泽州今年租。有星赤色出太微垣，历上相。乙酉，伐上党。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赦之。上如潞。辛卯，大赦，减死罪，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租，录阵歿将校子孙，丁夫给复三年。甲午，永安军节度

使折德康破北汉沙谷砦。

秋七月戊申，上至自潞。壬子，幸范质第视疾。甲子，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庆陵。乙丑，南唐进白金，贺平泽、潞。丁卯，南唐进乘輿御服物。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行入阁仪。辛未，遣郭玘飨周庙。壬申，复贝州为永清军节度。甲戌，命宰相禱雨。辛巳，以周武胜军节度使侯章为太子太师。壬午，以光义领泰宁军节度，依前殿前都虞候。甲申，立琅邪郡夫人王氏为皇后。戊子，南唐进贺平泽潞金银器，罗绮以千计。

九月壬寅，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焚北汉平遥县。癸卯，三佛齐国遣使贡方物。丙午，奉玉册谥高祖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曾祖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祖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祖妣刘氏曰简穆皇后；皇考曰武昭皇帝，庙号宣祖。己酉，幸宜春苑。中书舍人赵逢坐从征避难，贬房州司户参军。己未，淮南节度李重进以扬州叛，遣石守信等讨之。甲子，归太原俘。

冬十月丁卯朔，赐内外文武官冬衣有差。壬申，定县为望、紧、上、中、下，令三年一注。壬午，河决厌次。乙酉，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北汉汾州，死之；龙捷指挥石进二十九人坐不救弃市。丁亥，诏亲征扬州，以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部署，枢密使吴廷祚权上都留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众举留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庚寅，发京师。

十一月丁未，师傅扬州城，拔之，重进尽室自焚。戊申，诛重进党，扬州平。命诸军习战舰于迎銮，南唐主惧甚。其臣杜著、薛良因诡迹来奔，帝疾其不忠，斩著下蜀市、配良庐州牙校。己酉，振扬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岁以下者半之。胁隶为军者，赐衣服遣还。庚戌，给攻城役夫死者绢三匹，复三年。乙卯，南唐主遣使来犒师。庚申，遣其子从镒来朝。

十二月己巳，驾还。丁亥，上至自扬。辛卯，泉州节度使留从效称藩。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上诣太后宫门称庆。庚子，占城国王遣使来朝。壬寅，幸造船务，观习水战。戊申，以扬州行宫为建隆寺。太仆少卿王承哲坐举官失实，责授殿中丞。壬子，商州鼠食苗，诏免赋。谓宰臣曰：“比命使度田，多邀功弊民，当慎其选，以见朕意。”丁巳，导蔡水入颍。己未，遣郭玘

飧周庙。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献马五百、囊驼百、野马二。甲子，泽州刺史张崇诒坐党李重进弃市。

二月丙寅，幸飞山营阅炮车。壬申，疏五丈河。癸酉，有司奏进士合格者十一人。荆南高保勳进黄金什器。甲戌，幸城南，观修水匱。丁丑，南唐进长春节御衣、金带及金银器。己卯，赐天雄军节度符彦卿粟。禁春夏捕鱼射鸟。己丑，定窃盗律。

三月丙申，内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余人，乘火为盗者五十人，擒斩三十八人，余以宰臣諫获免。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严以酒工为盗，坐弃市。

闰月己巳，幸玉津园，谓侍臣曰：“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壬辰，南唐进谢赐生辰金器、罗绮。丁丑，金、商、房三州饥，振之。癸未，幸迎春苑宴射。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壬寅，诏郡国置前代帝王、贤臣陵冢户。己酉，无棣男子赵遇诈称皇弟，伏诛。己未，商河县令李瑤坐赃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坐失觉察除籍。庚申，班私铸货易盐及货造酒翻律。

五月癸亥朔，以皇太后疾，赦杂犯死罪已下。乙丑，天狗坠西南。丙寅，三佛齐国来献方物。丁丑，以安邑、解两池盐给徐、宿、郾、济。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

六月甲午，皇太后崩于滋德殿。己亥，群臣请听政，从之。庚子，以太后丧，权停时享。辛丑，见百官於紫宸殿门。壬子，祈雨。庚申，释服。

秋七月壬戌，以皇太后殯，不受朝。辛未，晋州神山县谷水泛出铁，方圆二丈三尺，重七千斤。壬申，以光义为开封府尹，光美行兴元尹。己卯，陇州进黄鸛鹑。

八月壬辰朔，不视朝。壬寅，诏诸大辟送所属州军决判。甲辰，南唐主李景死，子煜嗣，遣使请追属帝号，从之。己酉，执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官勒归私第。辛亥，幸崇夏寺，观修三门。女直国遣使来朝献。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颢坐赃弃市。庚申，《周世宗实录》成。

九月壬戌朔，不御殿。南唐遣使来进金银、繒綵。甲子，契丹解利来降。荆南节度使高保勳遣其弟保寅来朝。戊子，遣使南唐聘祭。

冬十月癸巳，南唐遣其臣韩熙载、田霖来会皇太后葬。丙申，遣枢密承旨王仁贍赐南唐礼物。戊戌，禁边民盗塞外马。辛丑，丹州大雨雹。丙午，葬明宪皇太后于安陵。

十一月辛酉朔，不视朝。甲子，太后祔庙。己巳，幸相国寺，遂幸国子监。癸酉，沙州节度使曹元忠、瓜州团使曹延继等遣使献玉鞍勒马。

十二月壬申，回鹘可汗景琼遣使来献方物。乙未，李继勋败北汉军，俘辽州刺史傅廷彦、弟勋来献。辛丑，幸新修河仓。庚戌，畋于近郊。癸丑，遣使赐南唐吴越马、羊、橐驼有差。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丧不受朝贺。己巳，淮南饥，振之。庚午，幸迎春苑宴射。甲戌，广皇城。诏郡国长吏劝民播种。丙子，瓜沙归义节度使曹元忠献马。庚辰，女直国遣使只骨来献。诏郡国不得役道路居民。癸未，幸国子监。

二月丙辰，复幸国子监，遂如迎春苑宴从官。庚寅，诏文班官举堪为宾佐、令录者各一人，不当者比事连坐。甲午，诏自今百官朝对，须陈时政利病，无以触讳为惧。乙未，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坐失火免官。己亥，更定窃盗律。壬午，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甲寅，北汉寇潞、晋，守将击走之。

三月戊午朔，庚次霤霜杀桑。壬戌，三佛齐国遣使来献。癸亥，祷雨。丁卯，幸太清观，遂使开封尹后园宴射。己巳，大雨。诏申律文谕郡国，犯大辟者刑部审覆。乙亥，遣使赐南唐主生辰礼物。丁丑，女直国遣使来献。丁亥，命徙北汉降人于邢、洺。

夏四月乙未，延州大雨雪，赵、卫二州旱。丙申，宁州大雨雪，沟洫冰。戊戌，幸太清观。庚子，回鹘阿督等来献方物。壬寅，丹州雪二尺。乙巳，赠兄光济为邕王，弟光赞为夔王，追册夫人贺氏为皇后。

五月甲子，幸相国寺祷雨，遂幸迎春苑宴射。乙亥，海州火。开太行运路。癸未，命使检河北诸州旱。甲申，诏均户役，敢蔽占者有罪。复增相国寺祷雨。乙酉，广大内。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彻乐。

六月辛卯，振宿州饥。癸巳，吴廷祚以雄武军节度使罢。乙未，赐酒国

子监。丁酉，幸太清观。己亥，减京畿、河北死罪以下。壬寅，京师雨。壬子，蕃部尚波于等争采造务，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击走之。乙卯，幸迎春苑宴射。黄陂县有象自南来食稼。

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谢赐生辰礼，贡金银、锦绮千万。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数千人归国。乙丑，免舒州蓀蒲新税。丁卯，潞州大雨雹。索内外军不律者配沙门岛。己卯，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来降。辛巳，遣从臣十人检河北旱。癸未，兖、济、德、磁、洺五州嫁。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糖土杂军粮，磔于市。乙未，用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诏注诸道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诏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

九月庚午，吐蕃尚波于等归伏羌县地。壬申，修武成王庙。丙子，占城国来献。禁伐桑枣。

冬十月乙酉朔，赐百官冬服有差。丙戌，幸太清观，遂幸造船务，观习水战。己亥，幸岳台，命诸军习骑射，复幸玉津园。辛丑，以枢密副使赵普为枢密使。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癸亥，禁奉使请托。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丙寅，南唐遣其臣顾彝来朝。丙子，三佛齐国遣使李丽林等来献，高丽国遣李兴祐等来朝。己卯，畋于近郊。壬午，赐南唐建隆四年历。

十二月丙戌，诏县置尉一员，理盗讼；置弓手，高县户为差。戊戌，蒲、晋、慈、隰、相、卫六州饥，振之。庚子，班捕盗令。甲辰，衡州刺史张文表叛。

是岁，周郑王出居房州。

乾德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乙卯，发关西乡兵赴庆州。丁巳，修畿内河隄。己未，遣使赐南唐吴越马、橐驼、羊有差。庚申，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十州兵以讨张文表。乙丑，幸造船务，观造战船。甲戌，诏荆南发水卒三千应延钊于潭。己卯，女直国遣使来献。

二月壬辰，周保权将杨师璠奏文表于朗陵市。甲午，慕容延钊入荆南，高继冲请归朝，得州三，县十七。乙未，克潭州。辛亥，潼、滑、卫、魏、晋、

绛、蒲、孟八州饥，命发廩振之。

三月辛未，幸金凤园习射，七发皆中。符彦卿等进马称贺，乃遍赐从臣名马、银器有差。壬申，高继冲籍其钱帛刍粟来上。癸酉，班新定律。戊寅，慕容延钊破三江口，下岳州，克复朗州，湖南平，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

夏四月，旱。甲申，遍祷京城祠庙，夕雨。减荆南朗州、潭州管内死罪一等，卤掠者给主。乙酉，遣使祭南岳。丁亥，幸国子监，遂幸武成王庙，宴射玉津园。庚寅，出内钱募诸军子弟凿习战池。辛卯，《建隆应天历》成，御制序。壬辰，赏湖南立功将士。癸巳，幸玉津园。丙申，兵部郎中曹匪躬弃市，海陵、海城屯田副使张镐除名，并坐不法。庚子，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助宴金银、罗纨、柱衣、屏风等物。癸卯，辰、锦、叙等州归顺。甲辰，诏疏凿三门。禁泾、原、邠、庆等州补蕃人为边镇将。夏西平王李彝兴献犛牛一。乙巳，幸玉津园，阅诸军骑射。丙午，免湖南茶税，禁峡州盐井。辛亥，贷澧州民种食。

五月壬子朔，祷雨京城。甲寅，遣使祷雨岳渎。乙丑，广大内。庚午，给荆南管内符印。癸酉，幸玉津园。

六月乙酉，免潭州诸县无名配斂。壬辰，暑，罢营造，赐上匠衫履。乙未，诏：荆南兵愿归农者听。丙申，诏历代帝王三年一飨，立汉光武、唐太宗庙。乙亥，澧、濮、曹、绛蝗，命以牢祭。庚子，百官三上表请举乐，从之。减左右仗千牛员。丙午，雨。诏蜡祀、庙、社皆用戌腊一日。己酉，命习水战于新池。

秋七月辛亥朔，定州县所置杂职、承符、厅子等名数。甲寅，以湖湘歿王事新彦朗男承勋等三十人补殿直。丙辰，幸新池，赐役夫钱，遂幸玉津园。丁巳，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来献，给钱米以释之。己未，诏民有疾而亲属遣去者罪之。癸亥，湖南疫，赐行营将校药。丁卯，幸武成王庙，遂幸新池，观习水战。己巳，朗州贼将汪端寇州城，都监尹重睿击走之。诏免荆南管内夏税之半。甲戌，释周保权罪。乙亥，诏缮朗州城，免其管内夏税。丁丑，分命近臣祷雨。己卯，班《重定刑统》等书。

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讐，下吏，琼自杀。丙戌，遣给事中刘载朝拜安陵。丁亥，王全斌攻北汉乐平县，降之。辛卯，以乐平县为平晋军，降卒千八百人为效顺军，人赐钱帛。壬辰，诏《九经》举人下第者再试。癸巳，女直国遣使献名马。蠲登州沙门岛民税，令专治船渡马。丙申，北汉静阳十八砦首领来降。泉州陈洪进遣使来朝贡。齐州河决。京师雨。己亥，契丹幽州歧沟关使柴廷翰等来降。癸卯，宰相质率百官上尊号，不允。

九月甲寅，三上表请，从之。丙寅，宴广政殿，始用乐。丁卯，责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戊辰，女直国遣使献海东青名鹰。丙子，禁朝臣公荐贡举人。赐南唐羊万口。磔汪端于朗州。戊寅，北汉引契丹兵攻平晋，遣洺州防御使郭进等救之。

冬十月庚辰，诏州县征科置簿籍。己亥，畋近郊。丁未，吴越国王进郊祀礼金银、珠器、犀象、香药皆万计。

十一月乙卯，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郊祀银万两。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进贺南郊、尊号银绢万计。丁卯，赐近臣裘衣、金带、器币、鞍马有差。乙亥，畋近郊。

十二月庚辰，殿前祗候李璘以父仇杀员僚陈友，李璘自首，义而释之。辛巳，开封府尹光义、兴元尹光美各益食邑，赐功臣号；宰相质、溥、仁浦并特进，易封，益食邑；枢密使普加光禄大夫，易功臣号；文武臣僚各进阶、勋、爵、邑。甲申，皇后王氏崩。辛卯，罢登州都督。己亥，泉州陈洪进遣使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己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诏不允。

闰月己酉朔，校医官，黜其艺不精者二十二人。甲寅，命近臣祈雪。丁卯，覆试拔萃科，田可封、宋白、谭利用等称旨，赐与有差。辛未，卜安陵于巩县。乙亥，折德扈败北汉军于府州城下，禽其将杨璘。以太常议，奉赤帝为感生帝。

二年春正月辛巳，谕郡国农吏劝长耕作。有象入南阳，虞人杀之，以齿革来献。京师雨雪，雷。癸未，幸迎春园宴射。甲申，诏著四时听选式。回

鹄遣使献方物。戊子，质以太子太傅、溥以太子太保、仁浦仍尚书左仆射罢。庚寅，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壬辰，诏亲试制举三科，不限官庶，许直诣阁门进状。甲辰，诏诸道狱词令大理、刑部检详，或淹留差失致中书门下改正者，重其罪。乙巳，幸玉津园宴射。丁未，诏县令、簿、尉非公事毋至村落。令、录、簿、尉诸职官有耄耄笃疾者举劾之。

二月戊申朔，北汉辽州刺史杜延祐以城来降。癸丑，遣使振陕州饥。导潞水入京。丁巳，治安陵，隧坏，役兵压死者二百人，命有司塞恤。庚午，府州俘北汉卫州刺史杨璘来献。甲戌，南唐进改葬安陵银绦绢各万计。浚汴河。

三月辛巳，幸教船池，赐水军将士衣有差，还幸玉津园宴射。乙未，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来降。丁酉，遣使祈雨于五岳。禁臣僚往来假官军部送。辛丑，遣摄太尉光义奉册宝上明宪皇太后谥曰昭宪，皇后贺氏谥曰孝惠，王氏谥曰孝明。

夏四月丁未朔，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博州判官颍贇中第。戊申，振河中饥。己酉，免诸道今年夏税之无苗者。乙卯，葬昭宪皇太后、孝明皇后于安陵。乙丑，始置参知政事，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为之。己巳，灵武饥，转泾粟以餉。壬申，祔二后于别庙。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於乡。

五月己卯，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辛巳，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癸未，幸玉津园宴射。

六月己酉，以光义为中书令，光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子德昭贵州防御使。庚申，幸相国寺，遂幸教船池、玉津园。辛未，河南北及秦诸州蝗，惟赵州不食稼。

秋七月乙亥，春州暴雨溺民。庚辰，郃阳雨雹。辛巳，幸玉津园，还幸新池，观习水战。辛卯，诏翰林学士陶谷、窦仪等举堪为藩郡通判者各一人，不当者连坐。

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屿责乾州司户，库部员外王貽孙责左赞善大夫，并坐试任子不公。戊子，延州雨雹。乙未，幸北郊观稼。辛丑，太子太

傅质薨。壬寅，潘美等克彬州。

冬十月戊申，周纪王熙谨薨，辍视朝。

十一月甲戌，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副之，将步骑二万出归州道以伐蜀。乙亥，宴西川行营将校于崇德殿，示川峡地图，授攻取方略，赐金玉带、衣物各有差。壬辰，畋近郊。

十二月乙巳，释广南彬州都监陈蕝等二百人。戊申，刘光义拔夔州，蜀节度高彦俦自焚。丁巳，蠲归、峡秋税。辛酉，王全斌克万仞、燕子二砦，下兴州，连拔石圈等二十余砦。甲子，光义拔巫山等砦，斩蜀将南光海等八千级，禽其战耀都指挥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全斌先锋史进德败蜀人于三泉砦，禽其节度使韩保正、李进等。南唐进银二万两、金银器皿数百事。庚午，诏招复山林聚匿。辛未，畋北郊。

三年春正月癸酉朔，以出师不御殿。甲戌，王全斌克剑门，斩首万余级，禽蜀枢密使王昭远、泽州节度赵崇韬。乙亥，诏瘞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缗帛。壬午，全斌取利州。乙酉，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有九。高丽国王遣使来朝献。戊子，吏部郎中邓守中坐试吏不当，责本曹员外郎。癸巳，刘光义取万、施、开、忠四州，遂州守臣陈愈降。乙未，诏抚西川将吏百姓。丙申，赦蜀，归俘获，除管内逋赋，免夏税及沿征物色之半。

二月癸卯，南唐、吴越进长春节御衣、金银器、锦绣以千计。甲辰，遣皇城使窦思俨迎劳孟昶。丁未，全州大水。庚申，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於成都。

三月癸酉，诏置义仓。是月，两川贼群起，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死之，诏所在攻讨。

夏四月乙巳，回鹘遣使献方物。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南唐进贺收蜀银绢以万计。戊午，遣中使给蜀臣鞍马、车乘于江陵。癸亥，募诸军子弟导五丈河，通皇城为池。

五月辛未朔，诏还诸道幕职、令录经引对者，以涉途远近，差减其选。壬申，幸迎春苑宴射。乙亥，遣开封尹光义劳孟昶于玉津园。丙戌，见孟昶于崇元殿，宴昶等於大明殿。丁亥，赐将士衣服钱帛。戊子，大赦，减免罪一等。壬辰，宴孟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

六月甲辰，以孟昶为中书令、秦国公，昶子弟诸臣锡爵有差。庚戌，孟昶薨。

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壬辰，追封孟昶为楚王。丁酉，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园宴射。

八月戊戌朔，诏籍郡国骁勇兵送阙下。癸卯，河决阳武县。庚戌，诏王全斌等廩蜀亡命兵士家。乙卯，河溢河阳，坏民居。戊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己未，郢州河水溢，没田。辛酉，寿星见。

九月己巳，阅诸道兵，以骑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隶亲军。壬申，诏蜀诸郡各置克宁军五百人。辛巳，河决澧州。戊子，幸西水砦。

十月丁酉朔，大雾。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丙寅，济水溢邹平。

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乙未，剑州刺史张仁谦坐杀降，贬宋州教练。

十二月丁酉朔，诏妇为舅姑丧者齐、斩。己亥，诏西川管内监军、巡检毋预州县事。戊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琥珀五百斤。

四年春正月丙子，遣使分诣江陵、凤翔，赐蜀群臣家钱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抚西川。己丑，幸迎春苑宴射。

二月癸卯，视皇城役。丙辰，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献。安国军节度使罗彦瑰等败北汉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辛酉，试下第举人。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税及诸征之半，田不得耕者尽除之。岳州火。

三月癸酉，罢义仓。甲戌，占城国遣使来献。癸未，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

夏四月丁酉，占城遣使来献。丙午，漳州火。壬子，罢光州麋鹤。丁巳，

契丹天德军节度使于延超与其子来降。进士李蔼坐毁释氏，辍杖，配沙门岛。庚申，幸燕国长公主第视疾。

五月，南唐贺文明殿成，进银万两。甲戌，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乙亥，阅蜀法物、图书。丁丑，诏蜀郡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辛巳，潭州火。壬午，澧州进麦两歧至六歧者百六十五本。辛卯，荧惑犯轩辕。

六月甲午，东阿河溢。甲辰，河决观城。月犯心前星。丙午，澧州刺史白全绍坐纵纪网规财部内，免官。诏：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内侍年三十以上方许养一子，士庶敢有阉童男者不赦。己酉，果州贡禾，一茎十三穗。

秋七月丙寅，诏：蜀官将吏及姻属疾者，所在给医药钱帛。戊辰，西南夷首领董皓等内附。己巳，幸造船务，又幸开封尹北园宴射。癸酉，赐西川行营将士钱帛有差。庚辰，罢剑南蜀米麦征。华州旱，免今年租。给州县官奉户。

八月丁酉，诏除蜀倍息。庚子，水坏高苑县城。壬寅，诏宪臣及吏、刑部官三周岁满日，即转授加恩。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瓚、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穰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辛亥，幸玉津园宴射。京兆府贡野蚕茧。壬子，衡州火，乙卯，录囚。丙辰，河决滑州，坏灵河大堤。普州免食稼。

闰月乙丑，河溢入南华县。己巳，衡州火。乙亥，诏：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征，令佐能劝来者受赏。

九月壬辰朔，水。虎捷指挥使孙进、龙卫指挥使吴瑰等二十七人，坐党吕翰乱伏诛，夷进族。庚子，占城献驯象。乙巳，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园观卫士骑射。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

冬十月辛酉朔，命太常复二舞。癸亥，诏诸郡立古帝玉陵庙，置户有差。己巳，禁吏卒以巡察扰民。

十二月庚辰，妖人张龙儿等二十四人伏诛，夷龙儿、李玉、杨密、聂懿族。

五年春正月戊戌，治河隄。丁未，合州汉初县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连宋”。甲寅，王全斌等坐伐蜀黠货杀降，全斌责崇义军节度使，崔彦进责昭

化军节度使，王仁贍责右卫大将军。丙辰，诏伐蜀将校有受蜀人钱物者，并即还主。丁巳，赏伐蜀功，曹彬、刘光义等进爵有差。

二月庚申朔，幸造船务，遂幸城西观卫士骑射。甲子，薛居正、吕余庆并为吏部侍郎，依前参知政事。己丑，幸教船池。

三月甲辰，诏翰林学士、常参官于幕职、州县及京官内各举堪任常参官者一人，不当者连坐。乙巳，诏诸道举部内官吏才德优异者。丙午，以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崇矩检校太傅。是日，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宴射。丙辰，北汉石盆砦招收指挥使樊阁章以砦来降。五星聚奎。

夏五月乙巳，赐京城贫民衣。北汉鸿唐砦招收指挥使晖以砦来降。甲寅，王溥为太子太傅。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辛巳，幸建隆观，遂幸飞龙院。丁亥，祥符顺化王子等来献方物。

七月丁酉，禁毁铜佛像。己酉，免水旱灾户今年租。

八月甲申，河溢入卫州城，民溺死者数百。

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甲午，西南蕃顺化王子部才等遣使献方物。己酉，畋近郊。

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宁素坐居丧娶妾免。供奉武仁海坐枉杀人弃市。

十二月丙辰，禁新小铁镞等钱、疏恶布帛入粉药者。癸酉，升麟州为建宁军节度。赵普以母忧去位，丙子，起复。

开宝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陕之集津、绛之垣曲、怀之武陟饥，振之。己亥，北汉偏城砦招收指挥使任恩等来降。

三月庚寅，班县令、尉捕盗令。癸巳，幸玉津园。乙巳，有驯象自至京师。

夏四月乙卯，幸节度使赵彦征第视疾。

五月丁未，赐南唐米麦十万斛。

六月癸丑朔，诏民田为霖雨、河水坏者，免今年夏税及沿征物。癸亥，诏：

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丁丑，太白昼见；戊寅，复见。龙出单父民家井中，大风雨，漂民舍四百区，死者数十人。

秋七月丙申，幸铁骑营，赐军钱羊酒有差。北汉潞州砦主胡遇等来降。丙午，幸铁骑营，遂幸玉津园。坊州刺史李怀节坐强市部民物，责左卫率府率。北汉主刘钧卒，养子继恩立。

八月乙卯，按鹄于近郊，还幸相国寺。戊午，又按鹄于北郊，还幸飞龙院。丙寅，遣客省使卢怀忠等二十二人率禁军会潞州。戊辰，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征北汉。

九月辛巳朔，禁铁出塞。癸未，监察御史杨士达坐鞠狱滥杀弃市。庚子，李继勋败北汉于铜温河。己酉，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继元立。

冬十月己未，畋近郊，还幸飞龙院。丙子，吴越王遣其子惟滩来朝贡。

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开宝，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宰相普等奉玉册、宝，上尊号曰应天广运大圣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十二月甲子，行庆，自开封兴元尹、宰相、枢密使及诸道蕃侯，并加勋爵有差。乙丑，大食国遣使献方物。

二年春正月己卯朔，以出师，不御殿。

二月乙卯，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以伐北汉。宴长春殿。命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贇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副之，以防契丹。戊午，诏亲征。己酉，以开封尹光义为上都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判留司三司事。甲子，发京师。乙亥，雨，驻潞州。

三月壬辰，发潞州。乙未，李继勋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戊戌，驾傅城下。庚子，观兵城南，筑长连城。辛丑，幸汾河，作新桥。发太原诸县丁数万集城下。癸卯，北汉史昭文以宪州来降。乙巳，临城南，谓汾水可以灌其城，命筑长隄壅之。决晋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继勋军於南，赞军於西，景军於北，进军於东，乃北引汾水灌城。辛亥，遣海州刺史孙方进率兵围汾州。

四月戊申，幸城东观筑隄。壬子，复幸城东。己未，何继筠败契丹於阳曲，斩道数千级，俘武州刺史王彦符以献，命陈示所获首级、铠甲于城下。壬戌，幸汾河观造船。戊辰，幸城西上生院。丙子，复幸城西。

五月癸未，韩仲贇败契丹於定州北。自戊子至庚寅，命水军载弩环攻，横州团练使王廷义、殿前都虞候石汉卿死之。甲午，北汉赵文度以岚州来降。甲辰，都虞候赵廷翰奏，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慰之，不允。

闰月戊申，雉圯，水注城中，上遽登堤观。己酉，右仆射魏仁浦薨。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赞言，议班师。己未，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庚申，分命使臣率兵赴镇、潞。壬戌，驾还。戊辰，驻蹕于镇州。

六月丙子朔，发镇州。癸巳，至自太原。曲赦京城囚。

秋七月丁巳，幸封禅寺。诏镇、深、赵、邢、洺五州管内镇、砦、县悉城之。甲子，大宴。赐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节度、观察使裘衣金带。戊辰，西南夷顺化王子武才等来献方物。癸酉，幸新水砦。汴决下邑。乙亥，寿星见。

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庙。壬戌，幸玉津园宴射。

冬十月戊子，畋近郊。庚寅，散指挥都知杜廷进等谋反伏诛，夷其族。诏：相、深、赵三州丁夫列太原城下者，复其家。庚子，以王溥为太子太师，武衡德为太子太傅。癸卯，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内臣张屿、引进副使王珪为丁德裕所潜，延通坐不逊诛，屿、珪并杖配。

十一月丙午，幸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第视疾。甲寅，畋近郊，还幸金凤园。庚申，回鹘、于阗使来献方物。

十二月癸未，幸中书视宰相赵普疾。己亥，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丁德裕诬奏西川转运使李铉指斥，事既直，犹坐酒失，责授右赞善大夫。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雨雪，不御殿。癸丑，增河堤。辛酉，诏：民五千户举孝弟彰闻、德行纯茂者一人，奇才异行不拘此限，里闾郡国递审连署以闻，仍为治装诣阙。

二月庚寅，幸西茶库，遂幸建隆观。

三月庚戌，诏闻进士十五举以上司马浦等百六人，并赐本科出身。辛亥，赐处士王昭素国子博士致仕。丙辰，殿中丞张颢坐先知颖州政不平，免官。己未，幸宰相赵普第视疾。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幸寺观祷雨。辛卯，雨。甲午，幸教船池。己亥，罢河北诸州盐禁。诏郡国非其土产者勿贡。

五月丁未，禁京城民畜兵器。癸丑，幸城北观水碓。癸亥，赐诸班营舍为两坏者钱有差。

六月乙未，禁诸州长吏亲随人掌厢镇局务。

秋七月乙巳，立报水旱期式。壬子，诏蜀州县官以户口差第省员加禄，寻诏诸路亦如之。戊辰，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宴射。

八月戊子，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

九月己亥朔，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遣使发十州兵会贺州，以伐南汉。甲辰，诏：西京、凤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汉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顺、文、武、宣、懿、僖、昭诸帝，凡二十七陵，尝被盗发者，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槨重葬，所在长吏致祭。己酉，幸开宝寺观新钟。丙辰，女直国遣使献定安国王烈万华表，献方物。丁卯，潘美等败南汉军万众于宣州，下之。

十月庚辰，克贺州。

十一月壬寅，下昭、桂二州。乙巳，减桂阳岁贡白金额。癸丑，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败契丹于遂城。丙寅，以曹州举德行孔蟾为章丘主簿。

十一月壬申，潘美等下连州。辛卯，大败南汉军万余于韶州，下之。癸巳，增河隄。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师，不视朝。丙午，罢诸道州县摄官。丁未，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癸丑，潘美等取英州、雄州。

二月丁亥，南汉刘鋹遣其左仆射萧濯等以表来上。己丑，潘美克广州，俘刘鋹，广南平。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辛卯，大赦广南，免二税，伪署官仍旧。

三月乙未，幸飞龙院，赐从臣马。丙申，诏：广南有买人男女为奴婢转佣利者，并放免；伪政有害于民者具以闻，除之。增前代帝王守陵户二。

夏四月丙寅朔，前左监门卫将军赵玘诉宰相赵普，坐诬毁大臣，汝州安置。丁卯，三佛齐国遣使献方物。己巳，诏禁岭南税、盐、麴，如荆湖法。辛未，幸永兴军节度使吴廷祚第视疾。癸未，幸开宝寺。辛卯，南唐遣其弟从谏来朝贡。发厢军千人修前代陵寝之在秦者。壬辰，监察御史阎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

五月乙未朔，御明德门受刘鋹俘，释之；斩其柄臣龚澄枢、李托、恭崇誉。大宴于大明殿，张预焉。丁酉，赏伐广南功，潘美、尹崇珂等进爵有差。

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丁丑，命翰林试南汉官，取书判稍优者，授令、录、簿、尉。壬午，以孝子罗居通为延州主簿。封刘鋹为思赦侯。乙酉，罢贺州银场。赐刘鋹月奉外钱五万、米麦五十斛。河决原武，汴决谷熟。

秋七月戊戌，赐开封尹光义门戟十四。庚子，幸新修水砦，赐役人钱帛有差。戊午，复著内侍养子令。癸亥，幸建武军节度使何继筠第视疾。汴决宋城。

八月壬申，文武百官上尊号，不允。辛卯，景星见。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辛巳，除广南旧无名配斂。甲申，诏十月后犯强窃盗者郊赦不原。戊戌，放广南民驱充军者。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遣其弟从善，吴越国王遣其子惟滩，以郊祀来朝贡。南唐主煜表乞去国号呼名，从之。庚戌，诏诸道所罢摄官三任无遗阙者以闻。河决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上闻弃市。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诏置诸州幕职官奉户。壬戌，蜀班内殿直四十人，援御马直例乞赏，遂挝登闻鼓，命各杖二十；翌日，悉新于营，都指挥单斌等皆杖、降。

十二月癸亥朔，赐南郊执事官器币有差。丁卯，行庆，开封尹光义、兴元尹光美、贵州防御使德昭、宰相赵普并益食邑。己巳，内外广武官递进勋爵。辛未，赐《九经》李符本科出身。壬午，畋近郊。

五年春正月壬辰朔，雨雪，不御殿。禁铁铸浮屠及佛像。庚子，前卢氏县尉鄢陵许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琼年九十九，两兄皆八十余，乞一官以便养。因召琼厚赐之，授永鄢陵令。壬寅，省州县小吏及直力人。乙巳，罢襄州岁贡鱼。

二月丙子，诏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一员。庚辰，以凤州七房银冶为开宝监。庚寅，以兵部侍郎刘熙古参知政事。

闰月壬辰，礼部试进士安守亮等诸科共三十八人，召对讲武殿，始放榜。庚戌，升密州为安化军节度。

三月庚午，赐颍州龙骑指挥使仇兴及兵士钱。辛未，占城国王波美税遣使来献方物。壬申，幸教船池习战。乙酉，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齐国主释利乌耶遣使来献方物。丙午，遣使檢視水灾田。丙寅，遣使诸州捕虎。

五月庚申，赐恩赦侯刘张钱一百五十万。乙丑，命近臣祈晴。并广南州十三、县三十九。丙寅，罢岭南采珠媚川都卒为静江军。辛未，河决濮阳，命颍州团练使曹翰往塞之。甲戌，以霖雨，出后宫五十余人，赐予以遣之。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济、郛、曹、濮六州大水。

六月己丑，河决阳武，汴决谷熟。丁酉，诏：淫雨河决，沿河民田有水害者，有司具闻除租。戊申，修阳武隄。

秋七月己未，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癸未，邕、容等州獠人作乱。

八月庚寅，高丽国王王昭遣使献方物。己亥，广州行营都监朱宪大破獠贼于容州。癸卯，升宿州为保静军节度，罢密州仍为防御。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酉，李崇矩以镇国军节度使罢。

冬十月庚子，幸河阳节度使张仁超第视疾。甲辰，试道流，不才者勒归俗。

十一月己未，李继明、药继清大破獠贼于英州。癸亥，禁僧道习天文地

理。己巳，禁举人寄应。庚辰，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淮、湖、岭、蜀转运使。

十二月乙酉朔，祈雪。己亥，畋近郊。开封尹光义暴疾，遂如其第视之。甲寅，内班黄廷諤坐监务盗刍粟，杖杀之。诏合入令录者引见后方注。乙卯，大雨雪。

是岁，大饥。

六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御殿。置蜀水陆转运计度使。癸酉，修魏县河。

二月丙戌朔，棣州兵马监押、殿直傅廷翰谋反伏诛。丙申，曹州饥，漕太仓米二万石振之。己亥，吴越国进银装花舫、金香师子。

三月乙卯朔，周郑王殂于房州，上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己未，复密州为安化军节度。庚申，复试进士于讲武殿，赐宋准及下第徐士廉等诸科百二十七人及第。乙亥，赐宋准等宴钱二十万。大食国遣使来献。翰林学士、知贡举李昉坐试人失当，责授太常少卿。试朝臣死王事者子陆坦等，赐进士出身。丙子，幸相国寺观新修塔。

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射于苑中。辛丑，遣卢多逊为江南国信使。甲辰，占城国王悉利陀盘印茶遣使来献方物。丙午，黎州保寨蛮来归。戊申，诏修《五代史》。

五月庚申，刘熙古以户部尚书致仕。诏：中书吏擅权多奸赃，兼用流内州县官。己巳，交州丁璉遣使贡方物。幸玉津园观刈麦。辛巳，杀右拾遗马适。

六月辛卯，阅在京百司吏，黜为农者四百人。癸巳，占城国遣使献方物。隰州巡检使李谦溥拔北汉七砦。癸卯，雷有邻告宰相赵普党堂吏胡赞等不法，赞及李可度并杖、籍没。庚戌，诏参知政事与宰相赵普分知印押班奏事。

秋七月壬子朔，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军，以进士、明经者为之。丙辰，减广南无名率钱。

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辛卯，赐布衣王泽方同学究出身。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坐试判假手，杖、除名。甲辰，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辛酉，幸都亭驿。

九月丁卯，余庆以尚书左丞罢。己巳，封光义为晋王、兼侍中，德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沈义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石守信兼侍中，卢多逊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壬申，诏晋王光义班宰相上。

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不视朝。丁亥，幸玉津园观稼。戊子，流星出文昌、北斗。甲辰，特赦诸官吏奸赃。

十一月癸丑，诏常参官进士及第者各举文学一人。

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丙午，前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卢多逊起复视事。行《开宝通礼》。限僧法，诸州僧帐及百人岁许度一人。

七年春正月庚戌，不御殿。庚申，占城国王波美税遣使献方物。齐州野蚕成茧。癸亥，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二黑子。癸卯，命近臣祈雨。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三月乙丑，三佛齐国王遣使献方物。

夏四月丙午，遣使检岭南民田。

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莹坐受南唐馈遗，责授右赞善大夫。甲寅，以布衣齐得一为章丘主簿。乙丑，诏市二价者以枉法论。丙寅，幸讲武池观习水战。丙子，又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

六月丙申，河中府饥，发粟三万石振之。己亥，淮溢入泗州城；壬寅、安阳河溢，皆坏民居。

秋七月壬子，幸讲武池观习水战，遂幸玉津园。丙辰，南丹州溪洞酋帅莫洪燕内附。诏减成都盐钱。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八月戊寅，吴越国王遣使来朝贡。丁亥，谕吴越伐江南。戊子，陈州贡芝草，一本四十九茎。己丑，幸讲武池，赐习水战军士钱。戊戌，殿中丞赵象坐擅税，除名。甲辰，幸讲武池观习水战，遂幸玉津园。

九月癸亥，命宣策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耀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颍州团练使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

十万出荆南，以伐江南。将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丁卯，以知制诰李穆为江南国信使。

冬十月甲申，幸迎春苑，登汴隄观战舰东下。丙戌，又幸迎春苑，登汴隄观诸军习战，遂幸东水门，发战櫓东下。江南进绢数万，御衣、金带、器用数百事。壬辰，曹彬等将舟师步骑发江陵，水陆并进。丁酉，命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己亥，曹彬收下峡口。获指挥使王仁霞、王宴、钱兴。

闰月己酉，克池州。丁巳，败江南军于铜陵。庚申，命宰相、参知政事更知日历。壬戌，彬等拔芜湖、当涂两县，驻军采石。癸亥，诏减湖南新制茶。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赐器币有差。丁卯，彬败江南军于采石，擒兵马部署杨收、都监孙震等千人，为浮梁以济。

十一月癸未，黥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一千三百九十人为归化军。甲申，诏省剑南、山南等道属县主簿。丁亥，秦、晋旱，免蒲、陕、晋、绛、同、解六州逋赋，关西诸州免其半。己丑，知汉阳军李恕败江南水军于鄂。甲午，曹彬败江南军于新林砦。辛丑，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壬寅，大食国遣使献方物。

十二月己酉，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辛亥，命近臣祈雪。甲子，吴越王帅兵围常州，获其人马，寻拔利城砦。丙寅，彬败江南军于新林港。己巳，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庚午，北汉寇晋州，守臣武守琦败之于洪洞。壬申，吴越王败江南军于常州北界。

八年春正月甲戌朔，以出师，不御殿。丙子，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军于州界；田钦祚败江南军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乙酉，御长春殿，谓宰相曰：“朕观为臣者比多不能有终，岂忠孝薄而无以享厚福耶？”宰相居正等顿首谢。庚寅，曹彬拔升州城南水砦。

二月癸丑，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乙卯，拔升州关城。丁巳，太子中允徐昭文坐抑人售物，除籍。甲子，知扬州侯陟败江南军于宣化镇。戊辰，复试进士于进武殿，赐王嗣宗等三十一人，诸科纪自成等三十四人及第。

三月乙酉，赐王嗣宗等宴钱二十万。己丑，命祈雨。庚寅，彬败江南军

于江中。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知潞州药继能拔北汉鹰涧堡。辛丑，召契丹使于讲武殿观习射。壬寅，遣内侍王继恩领兵赴升州。大食国遣使来朝献。

夏四月乙巳，幸东水碓。癸丑，幸都亭驿阅新战船。丁巳，吴越王拔常州。壬戌，彬等败江南军于秦淮北。戊辰，幸玉津园观种稻，遂幸讲武池观习水战。庚午，诏岭南盗赃满十贯以上者死。幸西水碓。

五月壬申朔，以吴越国王钱俶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瑑，杀之，太子洗马赵瑜杖配海岛；侃受赏，迁屯田员外郎。辛巳，祈晴。甲申，江南宁远军及沿江砦并降。乙酉，诏武冈、长沙等十县民为贼酋掠者蠲其逋租，仍给复一年。甲午，安南都护丁璿遣使来贡。辛丑，河决濮州。

六月壬寅，曹彬等遣使言，败江南军于其城下。丁未，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并坐赃弃市。辛亥，河决澶州顿丘。甲子，彗出柳，长四丈，辰见东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庚辰，遣阁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癸未，西天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啰来朝献。甲申，诏吴越王班师。己亥，山后两林鬼主、怀化将军勿尼等来朝献。

八月乙卯，幸东水碓观鱼，遂幸北园。辛酉，诏权停今年贡举。壬戌，契丹遣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带、名马。西南蕃顺化王子若度等来献名马。癸亥，丁德裕败润州兵于城下。

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之，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畋猎，又何罪马哉！”自是遂不复猎。戊寅，润州降。

冬十月己亥朔，江南主遣徐铉、周惟简来乞缓师。辛亥，诏郡国令佐寮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丁巳，修西京宫阙。江南主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戊午，改润州镇海军节度为镇江军节度。幸晋王北园。己未，曹彬遣都虞候刘遇破江南军于皖口，擒其将朱令贇、王晖。

十一月辛未，江南主遣徐铉等再奉表乞缓师，不报。甲申，曹彬夜败江南军于城下。丙戌，以校书郎宋准、殿直邢文庆充贺契丹正旦使。乙未，曹

彬克升州，俘其国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临视新龙兴寺。

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观筑堰。辛丑，赦江南，复一岁；兵戈所经，二岁。戊申，三佛齐遣使来献方物。己酉，幸龙兴寺。辛亥，免开封府诸县今年秋租十之三。己未，以恩赦侯刘铢为彭城郡公。甲子，契丹遣使耶律乌正来贺正旦。丁卯，吴越国王乞以长春节朝觐，从之。

九年春正月辛未，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不用献俘仪。壬申，大赦，减死罪一等。乙亥，封李煜为违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己卯，江南昭武军节度使留后卢绛焚掠州县。庚辰，诏郊西京。癸巳，晋王率文武上尊号，不允。

二月癸卯，三上表，不允。庚戌，以曹彬为枢密使。辛亥，命德昭迎劳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州。契丹遣使耶律延颀以御衣、玉带、名马、散马、白鹞来贺长春节。乙卯，吴越国王奏内容省使丁德裕贪狼，贬房州刺史。丁巳，观礼贤宅。戊午，以卢多逊为吏部侍郎，仍参知政事。己未，吴越国王钱俶偕子惟濬等朝于崇德殿，进银绢以万计。赐俶衣带鞍马，遂以礼贤宅居之，宴于长安殿。壬戌，钱俶进贺平升州银绢、乳香、吴绫、细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甲子，召晋王、吴越国王并其子等射于苑中，俶进御衣、奔星、通犀带及金器。丁卯，幸礼贤宅，赐俶金器及银绢倍万。

三月己巳，俶进助南郊银绢、乳香以万计。庚午，赐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癸酉，以皇子德芳为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右卫大将军王仁贍权判留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丙子，幸西京。己卯，次巩县、拜安陵，号恸陨绝者久之。庚辰，赐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户复一年。辛巳，至洛阳。庚寅，大雨，分命近臣诣诸祠庙祈晴。辛卯，幸广化寺，开无畏三藏塔。

夏四月己亥，雨霁。庚子，有事圜丘，回御五凤楼大赦，十恶、故杀者不原，贬降责免者量移叙用，诸流配及遭欠悉放，诸官未赠恩者悉覃赏。壬寅，大宴，赐亲王、近臣、列校裘衣金带鞍马器币有差。丙午，驾还。辛亥，上至自洛。丁巳，曹翰拔江州，屠之，擒牙校宋德明、胡则等。诏益晋王食

邑，光美、德昭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德芳益食邑，薛居正、沈义伦加光禄大夫，枢密使曹彬、宣徽北院使潘美加特进，吴越国钱俶益食邑，内外文武臣僚咸进阶封。己未，著令旬假为休沐。丙寅，大食国王珂黎拂遣使蒲希密来献方物。

五月己巳，幸东水碓，遂幸飞龙院，观渔金水河。甲戌，遣司勋员外郎和峴往江南路采访。杀卢绛。庚辰，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观稼。宋州大风，坏城楼官民舍几五千间。甲申，以阁门副使田守奇等充贺契丹生辰使。晋州以北汉岚、石、宪三州巡检使王洪武等来献。

六月庚子，步至晋王邸，命作机轮，轹金水河注邸中为池。癸卯，吴越王进银、绢、绵以倍万计。乙卯，荧惑入南斗。

秋七月戊辰，幸晋王第观新池。丙子，幸京兆尹光美第视疾。戊寅，再幸光美第。泉州节度使陈洪进乞朝覲。丙戌，命近臣祈晴。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渎祠庙。庚寅，幸光美第。

八月乙未朔，吴越国王进射火箭军士。己亥，幸新龙兴寺。辛丑，太子中允郭恩齐坐赃弃市。乙巳，幸等觉院，遂幸东染院，赐工人钱。又幸控鹤营观习射，赐帛有差。又幸开宝寺观藏经。丁未，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使潘美伐北汉。丙辰，遣使率兵分五道入太原。

九月甲子，幸绫锦院。庚午，权高丽国事王偁遣使来朝献。党进败北汉军于太原城北。辛巳，命忻、代行营都监郭进迁山后诸州民。庚寅，幸城南池亭，遂幸礼贤宅，又幸晋王第。

冬十月甲午朔旦，赐文武百官衣有差。丁酉，兵马监押马继恩率兵入河东界，焚荡四十余砦。己亥，幸西教场。庚子，镇州巡检郭进焚寿阳县，俘九千人。辛丑，晋、隰巡检穆彥璋入河东，俘二千余人。党进败北汉军于太原城北。己酉吴越王献驯象。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谥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受禅之初，颇好微行，或谏其轻出。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

侧，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数，有谏，辄语之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不汝禁也。”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汴京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

吴越钱俶来朝，自宰相以下咸请留俶而取其地，帝不听，遣俶归国。及辞，取群臣留俶章疏数十轴，封识遣俶，戒以涂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南汉刘鋹在其国，好置醢以毒臣下，既归朝，从幸讲武池，帝酌卮酒赐鋹，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帝笑而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宁肯尔耶？”即取鋹酒自饮，别酌以赐鋹。

王彦升擅杀韩通，虽预佐命，终身不与节钺。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絀。

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见孟昶宝装溺器，捧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纲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遂著为令。

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

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太宗尝痛亟，帝往视之，帝为灼艾，太宗觉病，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译文】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名匡胤，姓赵氏，涿郡人。高祖赵朮，就是太祖尊加庙号的僖祖，在唐朝做官时先后担任过永清、文安、幽都三县的县令。赵朮的儿子赵珽，就是后来追加庙号的顺祖，作过藩镇从事，逐步升官兼御史中丞。赵珽的儿子赵敬，就是后来追加庙号的翼祖，先后担任过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赵敬的儿子赵弘殷，就是后来追加庙号的宣祖。后周显德年间，当宣祖显贵的时候，后周皇帝追赠他的父亲赵敬为左骁骑卫上将军。

宣祖年轻时十分骁勇，善长骑马射箭，在赵王王镕帐下供职，为王镕率领五百名骑兵在黄河沿岸增援后唐庄宗立有战功。庄宗喜欢他勇武，留他掌管禁军。后汉乾祐年间，宣祖前往凤翔征讨王景，恰逢后蜀军队来援救王景，两军在陈仓大战。刚刚交兵，宣祖被射中左眼，但他的气势更旺盛，奋勇击败了敌人，因功升任护圣都指挥使。后周太祖广顺末年，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任右厢都指挥，兼任岳州防御使。跟随后周世宗柴荣出征淮南，前头部队退却，吴兵乘机进攻，宣祖率领军队在吴军行进途中攻击他们，把他们打败。显德三年，宣祖统率军队攻打扬州，与周世宗在寿春会合。寿春卖饼店的饼既薄又小，世宗大怒，捉拿了十几个卖饼人将要处死他们，宣祖坚持进谏才释放他们。累官至检校司徒、天水县男，宣祖和儿子赵匡胤分别执掌禁军，是当时荣耀的事情。宣祖去世，后周朝廷追赠他为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太祖，是宣祖的二儿子，母亲杜氏。后唐天成二年，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出生时红光绕室，奇异的香气一夜都没有消散，太祖身体上有金黄颜色，三天没有变。长大后，太祖相貌雄伟，器度豁达自如，见过他的人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太祖学习骑马射箭，就比平常人要强。曾经试骑一匹脾气凶恶的烈马，不用嚼口马鞍，烈马奔上登城楼的坡道，太祖的额头撞到门框的横木而从马上摔到地下，人们都认为太祖的脑袋一定撞破了，只见太祖慢慢站起来，追赶烈马飞身跳上，一处也没受伤。曾经和韩令坤在一间土屋中赌博，麻雀

在屋子外面啄斗，二人争着起身到屋子外捕捉麻雀，而土屋随即坍塌了。

后汉初年，太祖四处漫游却没有机遇，借住在襄阳寺庙中，有位老和尚擅长看相算命，对太祖说：“我给你足够的旅费，你朝北走就会有机遇了。”正好周太祖以后汉枢密使的身份征讨李守真，太祖应募在周太祖帐下供职。后周广顺初年，太祖被补为禁军东西班行首，任滑州副指挥。周世宗任开封尹时，太祖转任开封府马直军使。

周世宗即位，太祖又执掌禁兵。北汉来侵犯，周世宗率军抗敌，在高平摆开战场。战斗将要展开的时候，指挥樊爱能等人首先逃跑，周军十分危急。太祖指挥自己的队伍催马迅速冲向敌人前锋，北汉军队大败溃逃。太祖乘胜进攻河东城，焚烧城门，左臂被流箭射中，周世宗制止了他继续作战。回到京城后，太祖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显德三年春天，太祖跟随周世宗征伐淮南，首战在涡口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人。南唐节度使皇甫晖、姚凤率领号称十五万的军队，驻扎在清流关，太祖率领军队把他们打走了。太祖追到城下，皇甫晖说：“你我各为其主，双方布好阵式以决胜负。”太祖笑着回答说可以。皇甫晖摆好阵式出来迎战，太祖抱着马脖子一直冲入敌军阵内，手中兵刃砍中皇甫晖的脑袋，并擒获姚凤。宣祖率领军队半夜时来到城下，传呼开门，太祖说：“父子虽亲，但是城门开关，却是国家的事情。”等到天亮，宣祖才得以进城。韩令坤攻下扬州，南唐派军队来攻取，韩令坤主张退兵，周世宗命令太祖率二千名士兵赶往六合。太祖下令说：“扬州兵敢有过六合的，就砍断他们的脚。”韩令坤才固守扬州。不久太祖在六合东面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来后，太祖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委任为定国军节度使。

显德四年春天，太祖跟随周世宗出征寿春，攻克连珠寨，乘势攻下寿州。还军后，太祖被任命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旧担任殿前都指挥使。这年冬天，太祖跟随周世宗征伐濠州、泗州，充当先锋。当时南唐在十八里滩扎寨，周世宗刚刚商议用骆驼摆渡军队时，而太祖已率先单骑横渡而过，他的部下骑兵也紧随他渡过了河，攻破南唐军寨。又用缴获的南唐战舰乘胜进

攻泗州，攻克了泗州。南唐在清口驻屯军队，太祖跟世宗两翼分兵沿淮河东下，太祖连夜追到山阳，俘虏南唐节度使陈承昭献给周世宗，攻下楚州。太祖乘胜进军，在迎銮江口打败南唐军，直抵南岸，烧毁敌军营寨，又在瓜步攻破南唐军，平定了淮南。南唐主畏惧太祖的威名，在周世宗那里使用离间计，派遣使臣送给太祖一封信，馈赠三千两白金，太祖把白金全部送到内府，离间计失败。显德五年，太祖改任忠武军节度使。

显德六年，周世宗北伐，太祖担任水陆都部署。大军到达莫州，先到瓦桥关，降服了守将姚内斌，打退几千名敌军骑兵，关南得以平定。周世宗在行军路上，审阅各地所上文书，得到一只皮口袋，袋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感到这件事十分奇怪。当时张永德任点检，世宗卧病，回到京城，任命太祖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代替张永德。周恭帝当皇帝，太祖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显德七年春天，北汉联合契丹进犯后周，朝廷命令太祖率领军队抵御。大军到达陈桥驿，军中懂得星象的苗训招呼门吏楚昭辅看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黑光来回摇动了很长时间。这天天快亮的时候，军中将士集中在驿门前，宣布策立点检做皇帝，有人阻止将士，大家也不听。天马上就亮了，将士们来到太祖寝室外，太宗进入房间向太祖报告外面发生的事情，太祖起身。军校们手执兵器排列在庭院中，说：“现在军中没有主帅，我们愿意策立太尉当皇帝。”太祖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就有人把黄袍披在太祖身上，大家围着他下拜，高喊万岁，立即扶太祖上马。太祖拉住马缰绳对将领们说：“我的号令，你们能够听从吗？”众将下马回答说：“一定听从命令。”太祖说：“太后、皇帝，我都恭敬侍奉他们，你们这些人不能惊扰冒犯；各位大臣都是我的平辈同事，你们不许欺凌他们；朝廷的府库、官宦百姓的家庭，不许掠夺。听从命令有赏，违抗命令就杀头。”将领们都再次下拜，严整队伍返回开封城。后周副都指挥使韩通想要抵抗，王彦升把韩通杀死在他家中。

太祖进城登上明德门，命令将士回到军营，自己也回到官署。过了一会儿，将领们拥着宰相范质等人前来。太祖见了他们，低声哭泣着说：“我违背天地，今天到了这种地步！”范质等人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列校罗颜瑰握着宝

剑高声对范质等人说：“我们没有主人，今天一定要有天子。”范质等人互相看看，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于是退到台阶下列队下拜。太祖召集文武百官，到了黄昏时，官员已排定了位置。翰林承旨陶谷从袍袖中拿出周恭帝的禅让诏书，宣徽使引导太祖到了殿前庭里，面向北下拜接受制书后，又扶着太祖去崇元殿，换上皇帝的衣服，登上皇帝宝座。把周恭帝和符太后迁到西宫，把恭帝改为郑王，而尊符太后为周太后。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天下，改用新纪元，定国号为宋。赐给朝廷内外文武百官和军士爵位与奖赏，贬官职的人恢复原职，发配流放的人一律释放，文武百官的父亲该得到恩典的也加以封赠。派遣使臣通告全国各地州郡。丙午，太祖下诏告知各地将帅。戊申，给南唐书信。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下令按照中书令的礼仪收殓安葬。己酉，太祖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土神、谷神。恢复安州、华州、兖州为节度州。辛亥，评定拥戴太祖为皇帝的有功人员，任命后周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其余统兵将领也一律提升。壬子，太祖赐给宰相、枢密使、禁军各部将领整套衣服、用犀玉带、配好马鞍的骏马多少不等。癸丑，下令释放南唐投降的将领周成等人回国。乙卯，派遣使臣分别赈济各地。丁巳，命令后周宗正少卿郭玘祭祀后周的皇陵和太庙，仍旧和后周从前一样按时祭祀供献。己未，宰相上表请求把二月十六日作为长春节。癸亥，太祖任命后周天雄军节度使、魏西符彦卿守太师，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守太保、太原郡王，定难军节度使、守太傅、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守太傅，其余担任节度使的人一律提升了爵位。甲子，太祖赐皇弟殿前都虞候赵匡义改名为光义。己巳，建立太庙。镇州郭崇报告契丹和北汉两国的军队都退回去了。

二月乙亥，太祖尊奉自己的母亲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任命后周宰

相范质和从前一样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吴延祚同中书门下二品。丙戌，长春节，太祖赐给大臣们每人一套衣服。

三月乙巳，修改全国触犯现在皇帝名字、已死皇帝名字的州县名称。丙辰，南唐主李景、吴越王钱俶分别派遣使臣送来皇帝衣服、锦绮、金帛表示祝贺。宿州发生火灾，太祖派使者抚恤灾区。壬戌，决定国运以火德最为兴旺，颜色崇尚红色，年终祭祀百神的腊日用戌这一天。癸亥，太祖命武胜军节度使宋延渥等人率水军巡查长江。这年春天，均州、房州、商州、洛阳田鼠吃庄稼幼苗。

夏四月癸酉，宴僖进上两种舞蹈十二种乐曲。乙酉，太祖到玉津园。派遣使臣分别到京城各门，赐给饥民粥。丙戌，疏浚蔡河。癸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乱，派遣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讨伐他。

五月己亥初一，日食。庚子，太祖派遣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从东路出兵，和石守信一起讨伐李筠。壬寅，宴僖进上太庙舞曲。癸卯，石守信在长平打败李筠的军队。甲辰，太祖下令各路兵马出发讨伐李筠。丙午，太祖亲自到魏仁浦的府第探视他的病情。己酉，西京洛阳建成后周六位皇帝的宗庙，太祖派官员把后周六位皇帝的神位由京城开封迁往西京安奉。丁巳，太祖下诏亲征，派枢密使吴延祚留守京城，都虞侯赵光义任大内都点检，命令太平军节度使韩令坤把军队驻扎在洛阳。己未，太祖从京城出发。丁卯，石守信、高怀德在泽州打败李筠军队，擒获李筠属下的节度使范守图，杀掉北汉援救李筠而降宋的几千名士兵。李筠逃入泽州。戊辰，宋军包围了泽州。

六月癸酉，有一颗红色星出现在心宿处。辛未，攻克泽州，李筠自焚而死。太祖下令掩埋死尸，释放北汉宰相卫融，禁止士兵抢劫掠夺。甲申，免征泽州今年的田租。有一颗红色星出现在太微垣星处，经过上相星。乙酉，讨伐上党。丁亥，李筠的儿子李守节在上党投降，太祖赦免了他的罪过。太祖到潞州。辛卯，大赦天下，死罪犯人减刑，下令免除潞州城附近三十里内地区今年的田租，录用阵亡将士的子孙，随军丁夫免除三年徭役。甲午，永安

军节度使折德垓攻下北汉沙谷寨。

秋七月戊申，太祖从潞州回到京城开封。壬子，到范质府第探视他的病情。甲子，太祖派遣工部侍郎艾颖朝拜嵩陵、庆陵。乙丑，南唐向宋进贡白金，祝贺平定泽州、潞州叛乱。丁卯，南唐向太祖进贡皇帝乘坐的车子、衣服等物。

八月戊辰初一，太祖到崇元殿，举行入阁仪式。辛未，派遣郭玘祭祀后周的太庙。壬申，恢复贝州为原来的永清军节度使。甲戌，命令宰相求雨。辛巳，任命后周武胜军节度使侯章为太子太师。壬午，任命赵光义兼任泰宁军节度，仍旧担任殿前都虞候。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为皇后。戊子，南唐进献数以千计的金银器具、罗绮祝贺平定泽州、潞州叛乱。

九月壬寅，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放火焚烧了北汉平遥县。癸卯，三佛齐国派遣使臣来开封进贡当地特产。丙午，太祖手捧玉册尊谥祖先，高祖被尊为文献皇帝，庙号僖祖，高祖母崔氏被尊为文懿皇后；曾祖父被尊为惠元皇帝，庙号顺祖，曾祖母桑氏被尊为惠明皇后；祖父被尊为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祖母刘氏被尊为简穆皇后；父亲被尊为武昭皇帝，庙号宣祖。己酉，太祖到宜春苑。中书舍人赵逢因跟随太祖征讨李筠临阵脱逃，被贬为房州司户参军。己未，淮南军节度使李重进在扬州叛乱，太祖派遣石守信等率军讨伐他。甲子，归还北汉俘虏。

冬十月丁卯初一，太祖赏赐官员冬衣多少不等。壬申，决定把县分为望、紧、上、中、下几个等级，每三年注册一次。壬午，黄河在庆次决口。乙酉，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击北汉汾州，他战死；龙捷指挥使石进等二十九人因没有去援救荆罕儒被斩首示众。丁亥，太祖下诏亲征扬州，派都虞候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枢密使吴廷祚权上都留守。戊子，下诏说：各个道的正副长官有优异政绩，百姓请求留任而立碑的人，由参军查实后上报朝廷。庚寅，太祖率军从京城出发。

十一月丁未，宋军到达扬州城下，攻克扬州，李重进全家自焚而死。戊申，处死李重进的同党，平定了扬州。命令各军在迎銮操练战舰，南唐主十分恐惧。南唐臣僚杜著、薛良也因恐惧而偷偷逃跑来投奔宋朝，太祖憎恨他

们没有忠义之心，在下蜀闹市把杜、著斩首，流放薛良为庐州牙校。己酉，下令赈济扬州城里百姓每人米一斛，十岁以下的儿童减少一半。被李重进胁迫而当兵的人，太祖赐给他们衣服鞋子遣散回家。庚戌，赐给因攻城服役而死的丁夫每人三匹绢，死者家属免除三年徭役。乙卯，南唐主派使者来慰劳征伐扬州的宋军。庚申，南唐主派遣儿子李从镒来朝拜太祖。

十二月己巳，太祖回京城。丁亥，从扬州回到京城。辛卯，泉州节度使留从效归附，向宋称臣。

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初一，太祖到杜太后居住的宫祝贺新春。庚子，占城国王派遣使臣来朝拜。壬寅，到造船务，检阅水军演习。戊申，将扬州行宫改为建隆寺。太仆寺卿王承哲因举荐官员失实，被贬为殿中丞。壬子，商州田鼠吃庄稼幼苗，太祖下诏免征赋税。太祖对宰相说：“每次派遣使臣查看庄稼受灾程度，多数使臣只为自己邀功而使百姓受害，今后应当慎重选用使臣，以便让百姓了解我的爱民之意。”丁巳，疏导蔡河水流入颍河。己未，派遣郭玘祭祀后周太庙。灵武节度使冯继业进献五百匹马、一百头骆驼、二匹野马。甲子，泽州刺史张崇诰因是李重进同党被斩首示众。

二月丙寅，到飞山营检阅炮车。壬申，疏浚五丈河。癸酉，有司报告有十一人进士合格。荆南高保勳来朝进贡黄金器皿。甲戌，太祖到城南，视察修建水匱。丁丑，南唐进献祝贺长春节的皇帝衣服、金带以及金银器皿。己卯，赐给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粮食。下令禁止春夏两季捕鱼射鸟。己丑，制定窃盗律。

三月丙申，宫中酒坊失火，酒工三十多人被烧死，乘火灾之机进行偷盗的五十人，被抓住斩首的有三十八人，其余人因宰相进谏而免于死刑。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因酒工行盗被斩首示众。

闰三月己巳，到玉津园，对待从大臣说：“沉湎于酒不是好榜样，我在宴席上偶然醉倒，常常后悔。”壬辰，南唐派使者进奉金器、罗绮作为回谢对他生日的赏赐。丁丑，金、商、房三州发生饥荒，高祖派人救济那里的百姓。癸未，他到迎春苑举行宴会射箭。

夏四月癸巳初一，日食。壬寅，下诏郡县设置看守前代帝王、贤臣陵墓

的陵冢户。己酉，无棣人赵遇谎说自己是皇帝的弟弟，被处死刑。己未，商河县令李瑶因贪污被杖打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因没能察觉李瑶赃罪被削官为民。庚申，颁布禁止私炼盐贸易盐及私贩酒造酒的法律。

五月癸亥初一，因皇太后生病，赦免死罪以下囚犯。乙丑，天狗星在西南方向坠落。丙寅，三佛齐国来进贡当地特产。丁丑，太祖下令用解州安邑、解县两池盐供给徐州、宿州、郢州、济州。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因盗卖官船罪被斩首示众。诏令各道的邮传用军卒递送。

六月甲午，皇太后在滋德殿去世。己亥，大臣们请求太祖治理国事，太祖听从了。庚子，因太后去世，暂停祭祀太庙。辛丑，太祖在紫宸殿门接见百官。壬子，求雨。庚申，太祖脱去丧服。

秋七月壬戌，因为杜太后殡葬，太祖不受朝拜。辛未，晋州神山县山谷水中流出铁块，方圆二丈三尺，重七千斤。壬申，太祖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府尹，赵光美任兴元府尹。己卯，陇州派人进贡黄鸂鶒。

八月壬辰初一，太祖不上殿处理政事。壬寅，太祖下诏死刑以下的重犯送所属州军决判。甲辰，南唐主李景逝世，儿子李煜继位，派遣使臣请求太祖追尊李景皇帝称号，太祖同意了。己酉，下令拘捕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去官爵，押回他的住宅。辛亥，太祖到崇夏寺，参观修建三门。女真国派遣使臣来朝进献礼物。大名府永济县主簿郭颢因贪赃罪被斩首示众。庚申，《周世宗实录》撰修完成。

九月壬戌初一，太祖没有上殿处理政事。南唐派遣使者来进贡金银、缯彩。甲子，契丹解利来投降。荆南节度使高保勳派他的弟弟高保寅来朝拜太祖。戊子，太祖派遣使者去南唐赠送财物协助办理丧事并祭奠李景。

冬十月癸巳，南唐派遣使臣韩熙载、田霖来参加皇太后的葬礼。丙申，太祖派遣枢密承旨王仁贍去南唐赏赐礼物。戊戌，下令禁止边境地区的百姓偷盗塞外马匹。辛丑，丹州下冰雹。丙午，把明宪皇太后安葬在安陵。

十一月辛酉初一，太祖没有上朝处理政事。甲子，把皇太后的神主牌位送入太庙。己巳，太祖到相国寺，又到了国子监。癸酉，沙州节度使曹元忠、瓜州团练使曹延继等派使者进献戴着用玉镶嵌的马鞍、马笼头的骏马。

十二月壬寅，回鹘可汗景琼派遣使者来进贡当地特产。乙未，李继勋打败北汉军队，俘虏辽州刺史傅廷彦和他的弟弟傅勋献给朝廷。辛丑，太祖到新修的河仓视察。庚戌，太祖在近郊打猎。癸丑，太祖派遣使者赐给南唐、吴越马匹、羊、骆驼多少不等。

建隆三年春正月庚申初一，太祖救济那里的灾民。庚午，到迎春苑宴会射箭。甲戌，扩建皇城。太祖诏令地方官劝说百姓春天播种。丙子，瓜沙归义节度使曹元忠进献马匹。庚辰，女真国派遣使者只骨来献礼物。诏令各地不得役使道路居民。癸未，视察国子监。

二月丙辰，太祖第二次视察国子监，又到迎春苑设宴款待陪从官员。庚寅，诏令文班官员推荐可以担任宾佐、令录各一名，举荐不当者和被推荐人所犯过失一样治罪。甲午，太祖下诏从现在起百官上朝奏对，必须讲述时政的得与失，不要害怕触犯忌讳。乙未，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因失火罪被免官。己亥，改订有关盗窃的法律。壬午，太祖对待臣说：“我希望武将们都读书，以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怎么样？”左右侍臣不知怎样回答。甲寅，北汉军队进犯潞州、晋州，守城将领把他们打退。

三月戊午初一，厌次县下霜冻死桑树。壬戌，三佛齐国派遣使者来贡献礼物。癸亥，求雨。丁卯，太祖亲自到太清观，又到开封府尹赵光义的后园举行宴会射箭。己巳，大雨。太祖下诏申明法律条文通告各地，犯有死罪的人送刑部复审。乙亥，派遣使臣赐给南唐主李煜生日礼物。丁丑，女真国派遣使臣来贡献礼品。丁亥，太祖下令把北汉投降的人迁徙到邢州、洺州。

夏四月乙未，延州降下了大雨夹雪，赵州、卫州发生旱灾。丙申，宁州下大雨夹雪，沟渠水都结成冰。戊戌，太祖到太清观。庚子，回鹘阿督等进贡当地特产。壬寅，丹州降雪深达二尺。乙巳，追赠哥哥赵光济为邕王，弟弟赵光赞为夔王，追册夫人贺氏为皇后。

五月甲子，太祖亲自到相国寺求雨，又到迎春苑举行宴会射箭。乙亥，海州发生火灾。在太行山开辟运送物资的道路。癸未，命令使者检查黄河以北各州的旱情。甲申，太祖下诏均衡户役，敢于蔽占的人被认为有罪。太祖第二次亲自到相国寺求雨。乙酉，扩建皇宫。齐、博、德、相、霸五州从春天

至今没有下雨，因为旱灾太祖减少肴饌和停奏音乐。

六月辛卯，赈济宿州饥民。癸巳，任命吴廷祚为雄武军节度使，免去他的枢密使职务。乙未，赐酒给国子监。丁酉，太祖亲自到太清观。己亥，京城附近、黄河以北地区犯有死罪以下罪行的囚犯减刑。壬寅，京城下雨。壬子，蕃部尚波于等人来争采造务，用军队进犯渭北，秦州知州高防把他们打败赶走。乙卯，太祖亲到迎春苑举行宴会射箭。黄陂县有大象从南面来吃庄稼。

秋七月庚申，南唐派遣大臣翟如璧回谢太祖赐给南唐主李煜的生日礼物，进贡金银、锦绮成千上万。壬戌，下令释放南唐投降士兵中几千名体弱的人回国。丁丑，下令免征舒州茭白香蒲新税。丁卯，潞州下大雨夹冰雹。下令搜索京城内外军队中不守法的人流放到沙门岛。己卯，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归降。辛巳，太祖派遣十名从臣检查黄河以北旱情。癸未，兖、济、德、磁、洛五州发生没有生翅膀的小蝗虫吃庄稼的灾害。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因将糠土掺杂进军粮中，被分尸。乙未，太祖采用知制造高锡建议，凡是行贿获得推荐的人允许知情者揭发检举，奴婢邻居亲属能揭发检举的给予奖赏。太祖下诏凡按资历被任命为各道司法参军的人都先要用正律和疏出题考试判案。下诏命令尚书吏部奏上恢复书判拔萃科的条文。

九月庚午，吐蕃尚波于等人归还侵占的伏羌县土地。壬申，修建武成王庙。丙子，占城国来进献礼物。禁止砍伐桑树、枣树。

冬十月乙酉初一，太祖赐给百官冬天衣服多少不等。丙戌，太祖亲到太清观，于是又去造船务，检阅水兵作战演习。己亥，太祖到岳台，命令各军操练骑马射箭，又到玉津园。辛丑，任用枢密副使赵普为枢密使。辛亥，太祖到近郊打猎。

十一月癸亥，禁止官员奉命出使各道时私自互相嘱托。上令考核县令政绩以辖区百姓户口增减为升降依据。丙寅，南唐派遣使臣顾彝来朝拜。丙子，三佛齐国派遣使者李丽林等来进献礼物，高丽国派遣李兴祐等来朝拜。己卯，太祖在近郊打猎。壬午，赐给南唐建隆四年历。

十二月丙戌，下诏各县设置县尉一名，主管盗窃诉讼；设置弓手，弓手的数量根据各县户数多少不等。戊戌，蒲、晋、慈、隰、相、卫六州发生饥荒，派人救济灾区百姓。庚子，颁布捕盗令。甲辰，衡州刺史张文表叛乱。

这一年，后周郑王离开京城去房州居住。

乾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初一，太祖没有上殿听政。乙卯，征发关西乡兵前往庆州。丁巳，修筑京城开封辖区内的黄河河堤。己未，派遣使臣分别赐给南唐、吴越马匹、骆驼、羊多少不等。庚申，派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率领十州军队征讨张文表。乙丑，太祖到造船务，视察建造战船。甲戌，太祖下诏命令荆南发三千名水兵往潭州接应慕容延钊。乙卯，女真国派遣使者来进献礼物。

二月壬辰，周保权的次将杨师璠在朗陵把张文表斩首示众。甲午，慕容延钊进入荆南，高继冲请求归顺，得到三个州、十七个县。乙未，攻克潭州。辛亥，澶、滑、卫、魏、晋、绛、蒲、孟八州发生饥荒，太祖命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

三月辛未，太祖到金凤园练习射箭，七箭都中靶子。符彦卿等进献马匹表示祝贺，太祖遍赏随从大臣名马、银器多少不等。壬申，高继冲登记了荆南所有的钱财丝帛、粮食草料来上报太祖。癸酉，颁布新定的法律。戊寅，慕容延钊率军攻破三江口，攻克岳州，收复朗州，湖南得以平定，得到十四个州，一个监，六十六个县。

夏四月，旱灾。甲申，在京城所有的祠观庙宇求雨，傍晚时分下雨。荆南朗州、潭州管辖内的死罪囚犯减刑一等，从前抢劫掠夺的财物归还原主。乙酉，太祖派遣使者祭祀南岳衡山。丁亥，太祖到国子监，又去了武成王庙，在玉津园设宴射箭。庚寅，太祖拿出内库钱币招募各军的子弟挖凿练习水战的池塘。辛卯，《建隆应天历》编成，太祖亲自为它作序。壬辰，赏赐平定湖南的立功将士。癸巳，太祖到玉津园。丙申，兵中郎中曹匪躬被斩首示众，海陵、盐城屯田副使张蕨被除去官籍，两人都是因为违法犯罪。庚子，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贡助宴的金银、罗绮、柱衣、屏风等物品。癸卯，辰、锦、叙等州归顺宋朝。甲辰，下诏开凿疏浚黄河三门。下令禁止洺、原、庆等州补

充少数民族人担任镇守边境的将领。夏西平王彝兴向朝廷进献一头牦牛。乙巳，太祖到玉津园，检阅各军骑马射箭的情况。丙午，免征湖南的茶税，禁止峡州盐井。辛亥，政府借贷种子粮食给澶州百姓。

五月壬子初一，太祖在京城求雨。甲寅，派遣使臣到五岳四渎求雨。乙丑，扩建皇宫。庚午，把符印发给荆南辖区的官吏。癸酉，太祖到玉津园。

六月乙酉，免除潭州所属各县的不合理税收。壬辰，天气大热，停止营造工程，赐给工匠们衣衫鞋子。乙未，太祖下诏，原荆南士兵愿意回乡务农的可以回去。丙申，诏令每三年祭献一次历代帝王，建立汉光武帝、唐太宗庙。己亥，澶州、濮州、曹州、绛州发生蝗灾，太祖命令用牛羊猪祭祀。庚子，百官三次上表请求太祖同意奏乐，太祖同意了。减少禁卫官员。丙午，下雨。太祖下诏年终祭祀百神的腊祭、庙祭、社祭都在举行腊祭的戌这一天进行。己酉，命令士兵在新挖成的水池中演习水战。

秋七月辛亥初一，规定限制州县所设置的杂职、承符、厅子等人数。甲寅，下令将平定湖湘时死于公事的靳彦朗的儿子靳承勋等三十人补为殿直。丙辰，太祖到新挖成的水池，赏赐给役夫钱，又到玉津园。丁巳，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等人率领军队进入太原境内，把俘虏献给朝廷，太祖赐给俘虏钱和米后释放他们。己未，太祖下诏百姓因亲属生病而把亲属抛弃的，按犯罪论处。癸亥，湖南发生瘟疫，太祖赐药给行营官兵。丁卯，太祖到武成王庙，又去了新挖的水池，检阅水战演习。己巳，朗州贼将汪端进犯州城，都监尹重睿把他们打败赶走。太祖下诏免征荆南的一半夏税。甲戌，免究周保权的罪行。乙亥，诏命修缮朗州城，免征朗州全境的夏税。丁丑，太祖分别命令身边亲近大臣求雨。己卯，颁布《重定刑统》等书。

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因欺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人，被他们诬陷，送交刑部，张琼自杀。丙戌，太祖派遣给事中刘载朝拜安陵。丁亥，王全斌攻打北汉乐平县，使它降服。辛卯，把乐平县改名为平晋军，一千八百名投降士兵编为效顺军，赐给每人钱帛。壬辰，下诏《九经》举人落榜以后允许再次参加考试。癸巳，女真国派使者进献名马。太祖免去登州沙门岛百姓赋税，命令他们专门治理船只渡送马匹。丙申，北朝静阳十八寨首领来降。泉

州陈洪进派遣使者来朝拜进贡。黄河在齐州决口。京城下雨。己亥，契丹幽州岐沟关使柴廷翰等来降。癸卯，宰相范质率领文武百官给太祖尊名号，太祖不接受。

九月甲寅，文武百官三次上表请求太祖接受尊号，太祖答应了。丙寅，太祖在广政殿设宴，开始演奏音乐。丁卯，太祖贬责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戊辰，女真国派使者来进献名鹰海东青。丙子，禁止知举官将去贡院时大臣们向他保荐人。赐给南唐一万只羊。在朗州把汪端分尸。戊寅，北汉引诱契丹军队进攻平晋军，太祖派遣洺州防御使郭进等率军援救平晋军。

冬十月庚辰，下诏州县征收赋税要造册登记。己亥，太祖在近郊打猎。丁未，吴越国进贡城南郊外祭祀礼仪用的礼物金银、珍珠器皿、犀象、香药等以万计。

十一月乙卯，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贡城南郊外祭祀礼仪用的银子一万两。甲子，太祖在城南郊外祭祀天地，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德。文武百官手捧玉册进上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进贡祝贺南郊、尊号的礼物银绢以万计。丁卯，太祖赐给左右大臣衣服、金带、器币、带鞍的马匹多少不等。乙亥，太祖在近郊打猎。

十二月庚辰，殿前祗候李璘杀死员僚陈友为父报仇，李璘自首，太祖感于他的孝义而释放了他。辛巳，太祖下令给开封府尹赵光义、兴元府尹赵光美分别增加封地，赐给功臣号；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都升为特进，改换封号，增加食邑；枢密使赵普加封为光禄大夫，改换功臣号；文武臣僚分别提升官阶、勋位、封爵、增加食邑户数。甲申，皇后王氏去世。辛卯，下令废除登州都督。己亥，泉州陈洪进派遣使者进贡一千两白金，乳香、茶药都数以万计。己巳，南唐主李煜上表请求直呼其名，太祖不同意。

闰十二月己酉初一，考核医官，退去医术不精的二十二人。甲寅，太祖命令左右近臣求雪。丁卯，拔萃科举行复度，田可封、宋白、谭利用等人答对符合太祖旨意，太祖赏赐他们多少不等。辛未，把安陵选择在巩县。乙亥，折德扃在府州城下打败北汉军队，擒获北汉军队将领杨璘，采用太常建议，奉

赤帝为感生帝。

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诏翰州县地方长官劝勉农民及时耕作播种。有大象进入南阳，掌管山泽田猎的官员杀死了大象，把大象皮和象牙献给了太祖。京城降下雨夹雪，打雷。癸未，太祖到迎春苑设宴射箭。甲申，太祖下诏编著四时听选式。回鹘派遣使者进献特产。戊子，范质为太子太傅、王溥为太子太保、魏仁浦仍为尚书左仆射，三人同时被免去了宰相职务。庚寅，太祖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崇矩为枢密使。壬辰，阁门投进书札自荐参加考试。甲辰，下诏对于各道所上狱词令大理寺检断、刑部详复，如有滞留差错失误以致中书门下省加以改正的案件，从重处罚两个机构的负责人。乙巳，到玉津园设宴射箭。丁未，太祖下诏命令县令、主簿、尉没有公事不得下乡。令、录、簿、尉等职官有年老病重的允许检举弹劾他们。

二月戊申初一，北汉辽州刺史杜延韬率辽州来降。癸丑，派遣使臣赈济陕州饥荒。疏导渙水流入京城。丁巳，修建安陵时，隧道坍塌，压死役夫士兵二百人，太祖命令有司掩埋死者并抚恤死者家庭。庚午，府州俘获北汉卫州刺史杨磷来献给朝廷。甲戌，南唐进贡改葬安陵的银绶绢数以万计。疏浚汴河。

三月辛巳，到教船池，赐给水军衣服多少不等，回来后到玉津园设宴射箭。乙未，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人来投降，丁酉，太祖派使者去五岳求雨。禁止官僚往来借官军按部护送。辛丑，太祖派遣摄太尉赵光义手捧宝册追赠明宪皇太后谥号为昭宪，皇后贺氏谥号为孝惠，王氏谥号为孝明。

夏四月丁未初一，策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博州判官颖贇中第。戊申，赈济河中地区饥民。己酉，免征各道播种却没有长出禾苗地区的今年夏税。乙卯，在安陵安葬昭宪皇太后、孝明皇后。乙丑，设置参知政事，由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己巳，灵武发生饥荒，转运泾州粮食进行救济。壬申，把两位皇后的神主牌位安奉在一个宗庙的两个室中。下令迁徙永州各县百姓中发生牲畜蛊毒的三百二十六家到僻静地区，不允许再在乡里饲养牲畜。

五月乙卯，知制造高锡因接受藩镇贿赂，被贬为莱州司马。辛巳，宗正卿赵砺因贪赃受杖刑，官籍除名。癸未，太祖在玉津园设宴射箭。

六月己酉，任命皇弟赵光义为中书令，弟赵光美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儿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庚申，到相国寺，又去了教船池、玉津园。辛未，黄河北以及陕西各州发生蝗灾，只有赵州蝗虫没有吃庄稼。

秋七月乙亥，春州突然发大水淹死了百姓。庚辰，郃阳下冰雹。辛巳，太祖到玉津园，回宫时去了新池，视察水战训练。辛卯，下诏让翰林学士陶谷、窦仪等人各自推荐一名能够胜任州郡通判职务的人，推荐不当的被诛连获罪。

九月甲戌初一，《周易》博士奚屿被贬为乾州司户，库部员外郎王贻孙被贬为左赞善大夫，两人都是因为考试品官子弟时不公正。戊子，延州降下冰雹。乙未，到京城北郊视察庄稼。辛丑，太子太傅范质去世。壬寅，潘美等人攻克郴州。

冬十月戊申，后周纪王柴熙谨去世，太祖停止上朝处理政事。

十一月甲戌，任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四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任他的副手，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从凤州出发；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任他的副手，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从归州出发讨伐后蜀。乙亥，太祖在崇德殿设宴招待四川行营将领，出示川峡地图，传授将领们攻取后蜀的方法，赐每人金带、玉带、衣物多少不等。壬辰，太祖在近郊打猎。

十二月乙巳，释放广南郴州都监陈瑁等二百人。戊申，刘光义攻克夔州，后蜀节度使高彦俦自焚而死。丁巳，下令免征归州、峡州秋税。辛酉，王全斌攻克万仞、燕子两寨，攻下兴州，接连攻克石圈等二十几个营寨。甲子，刘光义攻克巫山等营寨，斩杀后蜀将领南光海等八千人，擒获后蜀战棹都指挥袁德宏等一千二百人。王全斌的先锋史进德在三泉寨打败后蜀军队，擒获后蜀节度使韩保正、李进等人。南唐进贡二万两白银、几百件金银器皿。庚午，太祖下诏招抚聚集藏匿在山林中的人。辛未，太祖在城外北郊打猎。

乾德三年春正月癸酉初一，太祖因为军队出征不上殿听政。甲戌，王全斌攻克剑门，杀死后蜀军一万多人，擒获后蜀枢密使王昭远、泽州节度使赵崇韬。壬午，王全斌攻取利州。乙酉，后蜀皇帝孟昶投降，得到四十五个州、一百九十八个县、百姓五十三万四千零三十九户。高丽国王派遣使臣进献礼

品。戊子，吏部郎中邓守中因考试吏员不公正而获罪被贬为吏部员外郎。癸巳，刘光义攻取万、施、开、忠四州，遂州守臣陈愈投降。乙未，下诏抚恤西川将士官吏百姓。丙申，赦免原来的后蜀全境，虏获的牲口归还原来主人，免除原后蜀辖区内拖欠的赋税，免征夏税和一半沿纳征收物品。

二月癸卯，南唐、吴越向太祖进贡长春节皇帝穿的衣服、金银器皿、锦绣一千多件。甲辰，太祖派遣皇城使窦思俨迎接慰问孟昶。丁未，全州发大水。庚申，王全斌在成都杀死后蜀投降的士兵二万七千人。

三月癸酉，下诏设置义仓。这个月，两川盗贼群起，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被盗贼杀死，太祖下诏所在地区讨伐盗贼。

夏四月乙巳，回鹘派使臣进献特产。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因赃罪被斩首示众。南唐祝贺收复蜀地进献银绢数以万计。戊午，派遣中使在江陵赐给后蜀官员鞍马、车辆。癸亥，招募各军子弟疏导五丈河，河水贯通皇城流入宫中池塘。

五月辛未初一，下诏放还各道幕职、令录已经引入问对过的官员，根据离京路途的远近，分别减少选限。壬申，太祖到迎春苑设宴射箭。乙亥，派遣开封府尹赵光义在玉津园慰劳孟昶。丙戌，在崇元殿接见孟昶，在大明殿宴请孟昶等人。丁亥，太祖赐给将士衣服钱币。戊子，大赦天下，死罪囚犯减刑一等。壬辰，在大明殿宴请孟昶以及他的子弟。

六月甲辰，任命孟昶为中书令、奉国公，孟昶的子弟及臣僚被分封不等的官爵。庚戌，孟昶去世。

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归附。壬辰，追封孟昶为楚王。丁酉，太祖到教船池，于是到玉津园设宴射箭。

八月戊戌初一，下诏登记州郡中骁勇的士兵并把他们送到京师。癸卯，黄河在阳武县决口。庚戌，太祖诏令王全斌等人发粮食给后蜀逃亡士兵家属。乙卯，黄河在河阳决口，毁坏百姓房屋。戊午，殿直成德钧因贪赃受贿被斩首示众。己未，黄河在郢州决口，淹没田地。辛酉，寿星出现。

九月己巳，检阅各道军队，把骑兵编为骁雄军，步兵编为雄武军，全都隶属侍卫亲军。壬申，下诏蜀地州郡各自建立五百人的克宁军。辛巳，黄河

在澶州决口。戊子，太祖到西水碓视察。

十月丁酉初一，大雾。己未，太子中舍王治恩受贿杀人，被斩首示众。丙寅，济水在郛平决口。

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派遣和尚进献佛牙、宝器。乙未，剑州刺史张仁谦因杀死投降的人，被贬为宋州教练。

十二月丁酉初一，下诏已嫁女子在舅父、姑母去世时穿用熟麻布做成的缉边缝齐的丧服、粗生麻布做成的左右和下边不缝的丧服。己亥，下诏西川辖区内的监军、巡检不得干预州县事务。戊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派遣使臣来朝拜，进贡一千匹马、五百头骆驼、五百团玉、五百斤琥珀。

乾德四年春正月丙子，太祖派遣使臣分别到江陵、凤翔，赐给后蜀群臣家庭钱帛。丁亥，命令丁德裕等人率军巡行安抚西川。己丑，太祖在迎春苑设宴射箭。

二月癸卯，视察皇城工程。丙辰，于阗国王派遣他的儿子李德从来进贡。安国军节度使罗彦瑰等在静阳打败北汉的军队，擒获北汉将领鹿英。辛酉，重新考试落榜的举人。甲子，免征西川今年的夏税以及各种应征物品的一半，田地未能得到耕种的全部免征，岳州发生火灾。

三月癸酉，废除义仓。甲戌，占城国派使臣来进贡，癸未，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太祖赐给每人三万贯钱，游历西域。

夏四月丁酉，占城国派遣使臣来朝进贡。丙午，潭州发生火灾，壬子，下令停止光州进贡老鹰鹞子。丁巳，契丹天德军节度使于延超和他的儿子来投降宋。进士李蔼因抵毁佛教获罪，说话又不恭敬，被刺脸面服杖刑，流放沙门岛。庚申，太祖到燕国长公主府第看望她的病情。

五月，南唐祝贺文明殿建成，进贡一万两银子。甲戌，光禄少卿郭玘因贪赃罪被斩首示众。乙亥，观看后蜀皇帝仪仗队所用的器物、图书。丁丑，下诏蜀郡敢有不探视父母疾病的人按犯罪论处。辛巳，潭州发生火灾。壬午，澶州进贡有两处分蘖至六处分蘖的小麦一百六十五株。辛卯，火星扫过轩辕星。

六月甲午，黄河在东阿漫过堤坎。甲辰，黄河在观城决口。月亮扫过心前星。丙午，澧州刺史白全绍因破坏法纪在管辖区内聚敛财物，被免去官职。

太祖下诏说：大臣家中不得私自养阉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内侍允许收养一个儿子，官吏和百姓敢有阉割童男的不赦免罪行。己酉，果州进献水稻，一株稻上有十三棵穗。

秋七月丙寅，下诏说：后蜀文武官吏以及他们的亲属有生病的人，所在地区的官府给他们医药钱帛。戊辰，西南夷首领董髡等归附。己巳，到造船务，又到开封府尹赵光义在北园设宴射箭。癸酉，赐给西川行营将士数量不等的钱帛。庚辰，免去后蜀在剑南地区的米麦税收。华州发生旱灾，免去华州今年的田租。给州县官员俸户。

八月丁酉。下诏废除蜀地加倍的利息。庚子，大水冲坏高苑县城。壬寅，下诏御史以及吏部、刑部官员任满三周年时，就可以根据原任官职改换官职。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瓚、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穡被宰相赵普陷害，用贪赃定为死罪；恰好大赦，被流放到沙门岛，遇到朝廷施恩时也回不来。辛亥，太祖到玉津园设宴射箭。京兆府进贡野蚕茧。壬子，衡州发生火灾。乙卯，审察记录囚徒的罪状。丙辰，黄河在滑州决口，冲坏灵河大堤。普州出现野兔吃庄稼的现象。

闰八月乙丑，黄河水溢出河道流入南华县。己巳，衡州发生火灾。乙亥，下诏：百姓能广栽桑枣树、开垦荒田的人不加租税，官员能招复逃亡农户和劝勉农户栽桑植刺枣的受赏。

九月壬辰初一，发大水。虎捷指挥使孙进、龙卫指挥使吴瑰等二十七人，因参与吕翰叛乱事件被处以死刑，孙进被灭族。庚子，占城国进贡受过驯养的大象。乙巳，太祖亲自到教船池，又到玉津园观看卫士骑马射箭。丙午，下诏吴越在会稽建立大禹庙。

冬十月辛酉初一，命令太常恢复文德、武功二舞。癸亥，下诏各个州郡修建古代帝王的陵墓和庙堂，设置不同数量的民户护陵。己巳，禁止士兵借口巡察骚扰百姓。

十二月庚辰，妖人张龙儿等二十四人被处死刑，张龙儿、李玉、杨密、聂贇被株灭全族。

乾德五年春正月戊戌，修治黄河堤坝。丁未，合州汉初县上贡青樛木，木

头中写着“大连宋”。甲寅，王全斌等人因征伐后蜀时贪污受贿，杀死投降的士兵而获罪，王全斌被贬为崇义军节度使，崔彦进被贬为昭化军节度使，王仁贍被贬为右卫大将军。丙辰，下诏征伐后蜀的将校中有接受后蜀钱财物品的，都要立即归还原主。丁巳，赏赐征伐后蜀有功的将士，曹彬、刘光义等人分别被提升了官爵。

二月庚申初一，太祖亲自到造船务，于是到城西观看卫士骑马射箭。甲子，薛居正、吕余庆一起任吏部侍郎，依然担任参知政事。己丑，太祖到教船池。

三月甲辰，下诏翰林学士、常参官在幕职、州县官员以及京官内各自推荐一名能够担任常参官的人员，推荐不当的一起获罪。乙巳，下诏让各道推举所属官吏中才能德行优异的人。丙午，任命赵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章事，李崇矩为检校太傅。这一天，到教船池，又到玉津园举行宴会射箭。丙辰，北汉石盆寨招收指挥使陶章率领本寨来投降。五颗行星在奎宿星处相聚。

夏五月乙巳，赐给京城里的贫苦百姓衣服。北汉鸿唐寨招收指挥使樊晖率领本寨来投降。甲寅，太祖任命王溥为太子太傅。

六月戊午初一，出现日食。辛巳，到建隆观，又到飞龙院。丁亥，牂牁顺化王子等人来进献特产。

七月丁酉，下令禁止毁坏铜像佛。己酉，免征遭受水旱灾害的农户今年的租税。

八月甲申，黄河水溢出流入卫州城，溺死百姓数百人。

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因贪赃被斩首示众。甲午，西南蕃顺化王子部才等人派遣使臣进献特产。己酉，太祖在近郊打猎。

十一月乙酉初一，工部侍郎毋守素因为在给父亲服丧期间娶妾被免官。供奉武仁海因滥杀无辜被斩首示众。

十二月丙辰，下令禁止使用新铸的小铁钱等钱，涂粉加药、质地稀疏低劣的布帛。癸酉，提升麟州为建宁军节度。宰相赵普因母亲的丧事而离任，丙子，重新被起用。

开宝元年春正月甲午，扩大修治京城。陕州的集津、绛州的垣曲、怀州的武陟发生饥荒，太祖下诏救济这些地区。己亥，北汉偏城寨招收指挥使任恩等人来投降宋朝。

三月庚寅，颁布县令、尉捕盗令。癸巳，太祖亲自到玉津园。乙巳，有驯养的大象自动来到京城。

夏四月乙卯，太祖到节度使赵彦徽的府第探病。

五月丁未，赐给南唐大米小麦十万斛。

六月癸丑初一，下诏百姓田地被大雨、河水淹坏的，免征今年的夏税和按惯例征收的杂税。癸亥，下诏：荆蜀地区百姓中有祖父母、父母在世的人，他们的子孙不准分开财产另外居住。丁丑，太白星白天出现；戊寅，再次出现。辛巳，在单父县百姓家中的水井里出来了一条龙，伴随着大风大雨，淹没百姓房屋四百间，死亡几十人。

秋七月丙申，太祖到铁骑营，赐给军队钱羊酒多少不等。北汉颍州寨主胡遇等人来投降。丙午，到铁骑营，又到玉津园。戊申，坊州刺史李怀节因强行购买辖区百姓的物品，贬为左卫率府率。北汉主刘钧去世，养子刘继恩即位。

八月乙卯，太祖在近郊打鹞鸟，回来时到相国寺。戊午，太祖又在城北郊外打鹞鸟，回来时到飞龙院。丙寅，派遣客省使卢怀忠等二十二人率领禁军在潞州会合。戊辰，命令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人征伐北汉。

九月辛巳初一，禁止钱币被运出边境。癸未，监察御史杨士达因审案滥杀无辜被斩首示众。庚子，李继勋率军在铜温河打败北汉军队。己酉，北汉供奉官侯霸荣杀死北汉主刘继恩，继位当皇帝。

冬十月己未，太祖在近郊打猎，回来时到飞龙院。丙子，吴越王派遣儿子钱惟浚来开封朝贡。

十一月癸卯，冬至日，在南郊祭祀，改年号为开宝，大赦天下，犯有十恶罪、杀人罪、贪污受贿的官吏不赦免。宰相赵普等人进奉玉册、宝，尊太祖为应天广运大圣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十二月甲子，进行庆祝活动，从开封尹、兴元尹、宰相、枢密使到各个

道的蕃侯，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封赏。乙丑，大食派使者进贡当地特产。

开宝二年春正月己卯初一，太祖因军队出征，不上殿听政。

二月乙卯，任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担任他的副手，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征伐北汉。太祖在长春殿设宴款待出征将士。任命彭德军节度使韩仲贇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担任副职，以防备契丹进攻。戊午，下诏亲征。己酉，任命开封尹赵光义为上都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判留司三司事。甲子，率领大军从京城出发。乙亥，下雨，驻扎在潞州。

三月壬辰，从潞州出发。乙未，李继勋在太原城下打败北汉军队。戊戌，太祖来到太原城下的附近。庚子，在太原城南检阅军队显示军威，修筑长连城。辛丑，到汾河，修建一座新桥。征发太原附近各县壮丁几万人集中在城下。癸卯，北汉史昭文率宪州投降，乙巳，到太原城南，说汾河水可以淹灌太原城，命令筑起长堤阻塞汾水。决引晋祠水淹灌太原城。在太原城四周建立营寨，李继勋军队在太原城南，赵赞军队在太原城西，曹彬军队在太原城北，党进军队在太原城东，再从北面引汾水淹灌太原城。辛亥，派遣海州刺史孙方进率领军队包围汾州。

四月戊申，到城东观看修建堤坝。壬子，又来到城东。己未，何继筠在阳曲打败契丹军队，斩杀几千人，把俘虏的武州刺史王彦符献给太祖，太祖命令把所获得的首级、铠甲展示在太原城下。壬戌，太祖亲自到汾河边视察造船。戊辰，太祖到城西上生院。丙子，又来到城西。

五月癸未，韩仲贇在定州北面打败契丹军队。自戊子到庚寅，太祖命令水军载着强弩四面围攻太原城，横州团练使王廷义、殿前都虞侯石汉卿战死。甲午，北汉赵文度率岚州投降。甲辰，都虞侯赵廷翰上奏，各军要求冒死攻击登上太原城，太祖怜惜将士，不允许进攻。

闰五月戊申，城墙倒塌，河水灌进城内，太祖马上登上长堤观察。己酉，右仆射魏仁浦去世。壬子，采用太常博士李光赞提议，讨论班师回朝。己未，命令士兵把河东万户百姓迁徙到山东。庚申，分别命令使臣率领军队去镇州、

潞州。壬戌，太祖回京。戊辰，在镇州停留。

六月丙子初一，太祖车驾从镇州出发。癸巳，从太原回到京城。赦免京城里的囚犯。

秋七月丁巳，太祖到封禅寺。下诏镇、深、赵、邢、洛五个州管辖内的镇、寨、县都要修建城墙。甲子，举行盛大宴会。赐给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节度使、观察使成套衣裳和金带。戊辰，西南少数民族顺化王子武才等人来进贡特产。癸酉，太祖来到新建的水碓视察。汴河在下邑决口。乙亥，出现寿星。

八月丁亥，下诏川峡各州检查百姓中有父母在世而本人分家另住的，按死罪论处。

九月乙巳初一，太祖到武成王庙。壬戌，到玉津园设宴射箭。

冬十月戊子，太祖在近郊打猎。庚寅，散指挥都知杜延进等人阴谋造反被处死，杜延进被灭族。下诏：相、深、赵三州丁夫死于太原城下的，免除他们家属的赋税和徭役。庚子，任命王浦为太子太师，武衡德为太子太傅。癸卯，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内臣张屿、引进副使王珣被丁德裕暗害，张延通以大不赦获罪被斩首，张屿、王珣都服杖刑被流放。

十一月丙午，到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府第探视他的病情。甲寅，太祖在近郊打猎，回来时到金凤园。庚申，回鹘、于阗派遣使臣来进贡特产。

十二月癸未，太祖亲自到中书省探视宰相赵普病情。己亥，右赞善大夫王昭因为自己监大盈仓，儿子和仓吏勾结贪污，被剥夺两任官职，流放到汝州服役。丁德裕上奏太祖诬陷西川转运使李铉指斥皇上，冤枉已经明了，还是因为酒醉的过失，被贬为右赞善大夫。

开宝三年春正月癸卯初一，降雪，太祖不上殿处理政务。癸丑，增筑黄河堤。辛酉，下诏：百姓每五千户推举一名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名声显著、德行善美优秀的人，才能卓越、行为优异出众的人不受这条限制，里巷州郡逐级审查签署后呈报朝廷，依旧为被推荐人来开封准备行装。

二月庚寅，太祖到西茶库，又到建隆观。

三月庚戌，下诏选取参加进士考试十五次以上的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都

赐给本科出身。辛亥，赐给没有考中的人王昭素国子博士以后让他退休。丙辰，殿中丞张颉因为在以前担任颍州知府时处理政务不公允，被免去官职。己未，太祖亲到赵普府第看望他的病情。

夏四月辛未初一，出现日食。丁亥，太祖亲自到寺观求雨。辛卯，下雨。甲午，太祖亲自到教船池。己亥，废除河北各个州的盐禁制度。下诏州郡不是当地的土产不要进贡。

五月丁未，禁止京城百姓积贮兵器。癸丑，太祖到城北观看水碓。癸亥，赐给被雨水淋坏营房的各班钱多少不等。

六月乙未，下令禁止各州长吏的亲随人员执掌厢镇局务。

秋七月乙巳，建立报告水旱灾害期限的法令。壬子，太祖下诏蜀地州县官员根据管辖户口数分别减少官吏和增加俸禄，不久下诏各路也按照蜀地办法减员增俸。戊辰，到教船池，又到玉津园举行宴会射箭。

八月戊子，太祖到教船池，又到了玉津园。

九月己亥初一，太祖任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担任他的副手。派遣使者征发十个州的军队到贺州会合，讨伐南汉。甲辰，下诏西京，凤翔，雄州、耀州等州，周文王、成王、康王三位周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七位汉朝皇帝，后魏孝文帝，西魏文帝，后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顺、文、武、宣、懿、僖、昭各位唐代帝王，一共二十七座陵墓，其中曾经被盗挖过的，有司准备礼法规定的衣服、平常的衣服各一套，备好棺槨重新安葬，所在地区的长吏按时祭祀。己酉，太祖亲自到开宝寺观看新钟。丙辰，女真国派遣使臣带着安定国王烈万华的表章，贡献特产。丁卯，潘美等人在富州打败南汉军队一万多人，攻克富州。

十月庚辰，攻克贺州。

十一月壬寅，攻克昭、桂二州。乙巳，下令减少桂阳每年进贡的白金数额。癸丑，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因为利用监仓身份和管库的官员勾结贪污被斩首示众。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在遂城打败契丹军队。丙寅，任命曹州所荐德行善美的孔蟾为章丘主簿。

十二月壬申，潘美等人攻克连州。辛卯，在韶州把南汉军队一万多人打得大败，攻克韶州。癸巳，加筑黄河堤坝。

开宝四年春正月戊戌初一，军队出，不上朝处理政事。丙午，下令罢免各道州县原有的代理官员。丁未，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因贪赃被斩首示众。癸丑，潘美等人攻克英州、雄州。

二月丁亥，南汉刘鋹派遣他的左仆射萧灌等人带着表章来拜见皇上。己丑，潘美攻克广州，俘虏刘鋹，平定广南，得到六十个州、二百一十四个县、百姓十七万零二百六十三户。辛卯，广南地区得到大赦，免征夏秋二税，原来南汉的官吏依然留任。

三月乙巳，太祖亲自到飞龙院，赐给随从官员马匹。丙申，下诏：广南地区有买人家子女作奴婢而转雇给他人以获利的，一律释放；原来广南有损害百姓的措施都要汇报朝廷，加以废除。增加前代帝王陵墓的守陵户二户。

夏四月丙寅初一，前任左监门卫将军赵玘控告宰相赵普，因诬蔑诋毁大臣犯罪，被安置到汝州。丁卯，三佛齐国派遣使者进贡特产。己巳，下诏禁止岭南地区商税、盐、曲，按荆湖地区法令执行。辛未，太祖亲自到永兴军节度使吴廷祚府第探视他的病情。癸未，到开宝寺。辛卯，南唐派遣皇弟李从谏来朝贡，征发一千名厢军修缮在秦地的前代帝王陵墓。壬辰，监察御史阎丘舜卿因为以前当官时盗用官钱，被斩首示众。

五月乙未初一，太祖亲自到明德门行受俘刘鋹礼，赦免刘鋹的罪行；把他的权臣龚澄枢、李托、薛崇誉斩首。太祖在大明殿举行盛大宴会，刘鋹也参加了。丁酉，太祖奖赏征伐广南的有功人员，潘美、尹崇珂等人分别得到晋升爵位的赏赐。

六月癸酉，派遣使者祭祀南海。丁丑，命令翰林院考试南汉官员，选取书判比较优秀的人，任命为令、录、簿、尉的官职。壬午，任命孝子罗居通为延州主簿。封刘鋹为恩赦侯。乙酉，下令撤销贺州银场。赏赐刘鋹每月俸禄之外另给五万贯钱、米麦五十斛。黄河在原武决口，汴河在谷熟决口。

秋七月戊戌，赐给开封尹赵光义十四把门戟。庚子，太祖亲自到新修建的水碓，赐给工匠役人钱财布帛多少不等。戊午，重新签署内侍养子令。癸

亥，亲自到建武军节度使何继筠府第探视他的病情。汴水在宋城决口。

八月壬申，文武百官给太祖尊号位，太祖不允许。辛卯，景星出现。

冬十月癸亥初一，出现日食。己巳，下诏凡伪造黄金的人都将斩首示众。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因贪赃被斩首示众。辛巳，免除了广南地区原有的不合理税收。甲申，太祖下诏十月后犯有强行盗窃抢劫罪行的人在南郊大赦时也不能得到赦免。丙戌，下令释放被强行驱赶充军的广南百姓。

十一月癸巳初一，南唐皇帝派遣弟弟李从善，吴越国王派遣儿子钱惟浚，乘太祖在郊外祭祀天地而来朝贡。南唐主李煜上表要求去掉国号而直呼其名，太祖同意了。庚戌，下诏各道把罢免的代理官员中三任没有什么过失的人报告上来。黄河在澶州决口，通判姚恕因没有立即上报被斩首示众。己未，冬至日，在城南郊外举行祭祀典礼，大赦天下，犯有刑律规定的十恶罪犯、故意抢劫杀人犯、贪污受贿的官吏不赦。下诏设置各州幕职官俸户。壬戌，四十名蜀班内殿直，根据御马直的例子要求赏赐，竟然敲登闻鼓请愿；太祖下令每人杖打二十；第二天，全部在营中斩首，都指挥单斌等人都被处以杖刑、降官。

十二月癸亥初一，赐给南郊祭祀时的执事官器皿钱财多少不等。丁卯，举行庆祝活动，开封尹赵光义、兴元尹赵光美、贵州防御使赵德昭、宰相赵普都得到增加食邑的赏赐。己巳，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分别递升了爵位。辛未，赐给负责考试《九经》的李符本科出身。壬午，太祖到近郊打猎。

开宝五年春正月壬辰初一，降雪，不上殿处理政事。下令禁止用铁铸造宝塔和佛像。庚子，前任卢氏县尉鄢陵人许永年龄七十五岁，自己说父亲许琮年龄九十九岁，两位哥哥都有八十多岁了，请求朝廷委派他一个官职以便奉养父兄。于是太祖召见许琮并且重赏了他，任命许永为鄢陵县令。壬寅，减少州县小吏和为衙门服役的人。乙巳，下令停止襄州每年进贡鱼的制度。

二月，丙子，下诏沿黄河的十七个州各设河堤判官一名。庚辰，在凤州七房冶炼银子的地方设立开宝监。庚寅，任命兵部侍郎刘熙古为参知政事。

闰二月壬辰，礼部考试通过了进士安守亮和其他科目共三十八人，太祖召他们到讲武殿答对，然后才张榜公布。庚戌，升密州为安化军节度。

三月庚午，赐给颍州龙骑指挥使仇兴和他的士兵钱财。辛未，占城国王波美税派遣使臣来进贡特产。太祖亲自到教船池进行作战演习。乙酉，殿中侍御史张穆因贪赃被斩首示众。

夏四月庚寅初一，三佛齐国释利乌耶派遣使臣来进贡特产。丙午，太祖派遣使臣查看遭受水灾的田地。丙寅，派使者到各个州郡捕捉老虎。

五月庚申，赐给恩赦侯刘嶷一百五十万贯钱。乙丑，太祖命令亲近大臣祈祷天晴。合并掉广南十三个州，三十九个县。丙寅，贬废岭南专门采集珍珠的媚川为静江军。辛未，黄河在濮阳决口，命令颍州团练使曹翰前去堵塞决口。甲戌，因为阴雨连绵，放出后宫五十多名宫女，赏赐后把她们送回家。丁亥，黄河南北接连下大雨，澶、滑、济、郛、曹、濮六个州发生大水。

六月己丑，黄河在阳武决口，汴水在谷熟决口。丁酉，太祖下诏说：大雨连绵，黄河决口，沿岸百姓农田有遭水灾的地方，有司报告免除田租。戊申，修复阳武的黄河河堤。

秋七月己未，右拾遗张洵因贪赃被斩首示众。癸未，邕、容等州的獠人叛乱。

八月庚寅，高丽国王王昭派使者来进贡特产。己亥，广州行营都监朱宪在容州大破獠贼。癸卯，升宿州为保静军节度，废降密州安化节度使，仍旧为防御州。

九月丁巳初一，日食，癸酉，李崇矩被免去枢密使的职务，出任镇国军节度使。

冬十月庚子，太祖亲自到河阳节度使张仁超府第探视他的病情。甲辰，考试道士，不够格的人被勒令还俗。

十一月己未，李继明、药继清等在英州大破獠贼。癸亥，下令禁止僧人道士学习天文地理。己巳，禁止举人寄住他处参加考试。庚辰，任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任淮、湖、岭、蜀转运使。

十二月乙酉初一，祈祷降雪。己亥，太祖到近郊打猎。开封尹赵光义突然生病，太祖到他府第探视病情。甲寅，内班董延潆因监守自盗草料粮食，被处杖死。下诏符合条件担任令录的人引对之后才能按照才能拟定官职。乙卯，

降大雪。

这一年，发生大饥荒。

开宝六年春正月丙辰初一，太祖不上殿处理政事。设置蜀水陆转运计度使。癸酉，修缮魏县的黄河堤。

二月丙戌初一，棣州兵马监押、殿直傅延翰谋反被处死刑。丙申，曹州发生饥荒，把京师太仓大米二万石运去救济灾荒地区。己亥，吴越进贡用银子装饰的花舫、用黄金香料装饰的狮子。

三月乙卯初一，后周郑王在房州逝世，太祖穿素色衣服发布哀丧，停止上朝十天，赐给他谥号为恭帝，命令把棺木运回来葬在庆陵的旁边，称为顺陵。己未，下令恢复密州为安化军节度。庚申，太祖在讲武殿重新考试进士，赐给宋准以及落第的徐士廉等诸科考生一百二十七人及第。乙亥，赐给宋准等人宴钱二十万贯。大食国派遣使臣来进贡。翰林学士、知贡举李昉因主考不当贬为太常少卿。考试朝中因公事死亡人员的儿子陆坦等人，赐给他们进士出身。丙子，太祖亲自到相国寺观看新修建成的宝塔。

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赵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人在御苑中赏花射箭。辛丑，派遣卢多逊为江南国信使。甲辰，占城国王悉利陀盘印茶派使者进献特产。丙午，黎州保塞少数民族来归顺朝廷。戊申，下诏撰写《五代史》。

五月庚申，刘熙古以户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太祖下诏说：中书吏人揽权又大多贪赃受贿，兼用入流的州县官员担任堂吏。己巳，交州丁璉派使者进贡特产。太祖亲自到玉津园观看收割小麦。辛巳，杀右拾遗马适。

六月辛卯，太祖召试在京的吏员，把其中的四百人罢黜为农民。癸巳，占城国派使者进贡特产。隰州巡检使李谦溥率军攻克北汉的七个寨子。癸卯，雷有邻控告宰相赵普袒护堂吏胡赞等人违法，胡赞和李可度都受杖刑、登记抄没家产。庚戌，下诏让参知政事和宰相赵普分别掌管宰相印信，上朝时分别领班奏事。

秋七月壬子初一，下诏各州府设置司寇参军，让考中进士、明经科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丙辰，减免广南无名率钱。

八月乙酉，废除成都府后蜀时期的嫁妆税。辛卯，赐给平民王泽方学究出身。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因在考试断案时让别人顶替，被处以杖刑，除名。甲辰，罢免赵普宰相职务，任命他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辛酉，太祖亲自到都亭驿。

九月丁卯，太祖让吕余庆任尚书左丞，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务。己巳，太祖封赵光义为晋王、兼任侍中，封赵德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薛居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沈义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石守信兼任侍中，卢多逊为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壬申，下诏晋王赵光义班列在宰相之上。

冬十月甲申，安葬后周恭帝，太祖不上朝处理政务。丁亥，太祖亲自到玉津园视察庄稼。戊子，流星在文昌星、北斗星处出现。甲辰，特赦隐瞒贪污受贿的官吏。

二月壬午，太祖命令左右的大臣祈祷降雪。丙午，前任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卢多逊又被起用处理政事。推行《开宝通礼》。颁布限数剃度为僧的法令，规定各州据僧帐现管数目满百人每年准许剃度一人出家。

开宝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祖不上殿。庚申，占城国王波美税派遣使臣进贡特产。齐州的野蚕结出蚕茧。癸亥，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贪污受贿，免于死罪，服杖刑、取消原有身份。

二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丙戌，太阳中出现二颗黑子。癸卯，太祖命令身边的大臣求雨。太祖下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照《三经》、《三传》资格按规定的等级次序被任命为官职。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因为隐没官钱，被斩首示众。

三月乙丑，三佛齐国派遣使臣进贡特产。

夏四月丙午，派遣使臣检查岭南地区百姓的田地。

五月戊申初一，殿中侍御史李莹因为接受南唐馈赠的礼物，被贬为右赞善大夫。甲寅，任命平民齐得一人为章丘县主簿。乙丑，下诏从今以后买卖官物不得与时价不同，如有抬高或压低价钱的按违法论处。丙寅，太祖亲自到讲武池视察水战训练。丙子，太祖又到讲武池，又去了玉津园。

六月丙申，河中府发生饥荒，高运三万石谷子救济受灾地区。己亥，淮河水溢出河道流入泗州城；壬寅，黄河水在安阳溢出河道，这两次水灾都淹坏了百姓房屋。

秋七月壬子，太祖亲自到讲武池视察水战训练，又到玉津园。丙辰，南丹州溪洞首领莫洪燕归顺朝廷。下诏降低成都府盐价。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因为犯法，被斩首示众。

八月戊寅，吴越派遣使臣来朝拜进贡。丁亥，通知吴越出兵伐江南。戊子，陈州进贡芝草，一根草有四十九条茎。己丑，太祖到讲武池，赐钱给进行水战训练的将士。戊戌，殿中丞赵象因为擅自收税，被除名。甲辰，太祖到讲武池视察水战训练，又到了玉津园。

九月癸亥，任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颍州团练使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领十万大军从荆南出发，来征伐江南。将要出发时，太祖召曹彬、潘美来，告诫他们说：“攻陷升州的时候，千万不要杀戮；假如守军作困兽之斗的话，那么李煜一家，不可以杀害。”丁卯，封知制诰李穆担任江南国信使。

冬十月甲申，太祖亲自到迎春苑，登上汴水河堤观看战舰顺水东下。丙戌，太祖又到迎春苑，登上汴水河堤视察各军作战训练，又到了东水门，命令战舰出发东下。江南进贡几万匹绢，皇帝的御衣、金带、几百件器皿用品。壬辰，曹彬等人率领水军、步兵、骑兵从江陵出发，水陆并进。丁酉，任命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己亥，曹彬攻克峡口，俘虏江南的指挥使王仁震、王宴、钱兴。

闰十月己酉，宋军攻克池州。丁巳，在铜陵击败江南军队。庚申，太祖命令宰相、参知政事交替记载朝中日程安排的工作。壬戌，曹彬等人攻克芜湖、当涂两个县，把军队驻扎在采石。癸亥，下诏减免湖南新制茶叶。甲子，薛居正等人进上新编的《五代史》，赐给他们器皿钱财多少不等。丁卯，曹彬在采石打败江南军队，活捉兵马部署杨收、都监孙震等上千人，架设浮桥让大军渡过长江。

十一月癸未，把李从善部下以及江南水军一千三百九十人脸上刺字，编

为归化军。甲申，下诏减省剑南、山南等道属县的主簿。丁亥，秦、晋两地干旱，下令免除蒲、陕、晋、绛、同、解六个州拖欠的赋税，关西各州减免一半。己丑，汉阳军统帅李恕在鄂州击败江南水军。甲午，曹彬在新林寨击败江南军队。辛丑，太祖命令雄州知州孙全兴回信答复契丹涿州守臣重新和好的书信。壬寅，大食国派遣使臣进贡特产。

十二月己酉，曹彬在白鹭洲打败江南军队。辛亥，太祖命令亲近大臣祈祷降雪。甲子，吴越王率领军队包围常州，俘获一些江南人马。不久攻克利城寨。丙寅，曹彬在新林港打败江南军队。己巳，左拾遗刘祺因接受贿赂，被脸上刺字、服杖刑流放到沙门岛。庚午，北汉侵犯晋州，晋州守臣武守琦在洪洞打败北汉军队。壬申，吴越在常州北界打败江南军队。

开宝八年春正月甲戌初一，太祖因军队出征，不上殿。丙子，樊若水在沁州附近打败江南军队；田钦祚在溧水打败江南军队，斩杀江南军都统使李雄。乙酉，在长春殿听政时，对宰相说：“我看做臣子的人大都不能善始善终，难道是忠孝很薄而没法享受厚福吗？”宰相薛居正等人叩头感谢。庚寅，曹彬攻克升州城南水寨。

二月癸丑，曹彬在白鹭洲打败江南军队。乙卯，攻克升州关城。丁巳，太子中允徐昭文因为压制百姓出售货物，被除名。甲子，扬州知州侯陟在宣化镇打败江南军队。戊辰，太祖在讲武殿举行进士复试，赐给进士王嗣宗等三十一人、纪自成等诸科三十四人及第。

三月乙酉，赐给王嗣宗等人宴钱二十万贯。己丑，太祖命令求雨。庚寅，曹彬在江中打败江南军队。己亥，契丹派遣使臣沙骨慎思带着国书来讲和。潞州知州药继能攻克北汉鹰涧堡。辛丑，太祖召契丹使臣到讲武殿观看射箭演习。壬寅，派遣太监王继恩率军赴升州。大食国派遣使臣来朝拜进贡。

夏四月乙巳，亲自视察东水磨。癸丑，到都亭驿检阅新造的战船。丁巳，吴越王攻克常州。壬戌，曹彬等人在秦淮北面打败江南军队。戊辰，亲自到玉津园观看种植水稻。于是又到讲武池观察水军训练。庚午，下诏岭南地区盗窃赃物满十贯钱以上的处以死刑。亲自视察西水磨。

五月壬申初一，任命吴越国王钱俶守太师、尚书令，增加食邑。知桂阳

监张侃揭发前任官吞没多余的银子，追究处罚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隰，斩首，太子洗马赵瑜服杖刑，流放到海岛；张侃受到赏赐，升任屯田员外郎。辛巳，祈祷天晴。甲申，江南的宁远军和沿江营寨投降。乙酉，下诏武冈、长沙等十县百姓遭盗贼掠夺的人家减免拖欠的田租，并免除一年徭役。甲午，安南都护丁璫派使者来进贡。辛丑，黄河在濮州决口。

六月壬寅，曹彬等人派使者报告说，在升州城下打败江南军队。丁未，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都因贪赃被斩首示众。辛亥，黄河在澶州顿丘决口。甲子，彗星出现在柳宿，四丈长，辰时出现在东方。

秋七月辛未初一，日食。庚辰，太祖派遣阁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出使契丹。癸未，西天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嚧来朝贡。甲申，下诏吴越王钱俶班师。己亥，山后两林鬼主、怀化将军勿尼等人来朝贡。

八月乙卯，亲自到东水磨观赏游鱼。又去了北园。辛酉，太祖下诏暂停今年的科举考试。壬戌，契丹派遣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等人送来皇帝穿的衣服、玉带、名马。西南顺化王子若废等人来进贡名马。癸亥，丁德裕在润州城下打败守军。

九月壬申，太祖在近郊打猎，骑马追赶兔子时，马突然跌倒，把太祖摔在地上，因此太祖刺死了这匹马。但是立刻就又后悔了，说：“我是天下的主人，轻率打猎，又为什么归罪于马呢！”于是自此以后不再打猎。戊寅，润州投降。

冬十月己亥初一，江南主派遣徐铉、周惟简来朝乞求暂缓进攻。辛亥，下诏州县令佐官员察举百姓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具有非凡才能和优异行为或者文武才能可以任用的人送到京城。丁巳，修建西京宫殿。南唐主李煜进贡银子五万两、绢五万匹，乞求暂缓进攻。戊午，下令改润州镇海军节度为镇江军节度。太祖亲自到晋王赵光义的北园。己未，曹彬派遣都虞侯刘遇在皖口击败南唐军队，擒获其净领朱令赟、王晖。

十一月辛未，江南主李煜派遣徐铉等人再次带着表章乞求宋军暂缓进攻，太祖没有给他答复。甲申夜里，曹彬率军在升州城下打败江南军队。丙戌，任命校书郎宋准、殿直邢文庆担任贺契丹正旦使。乙未，曹彬攻克升州，俘虏

南唐主李煜，江南平定，一共得到十九个州、三个军、一百八十个县、百姓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户。太祖亲自视察新建的龙兴寺。

十二月庚子，太祖到惠民河视察修筑堤堰。辛丑，江南大败，免除一年徭役；经过战争的地区，免除两年徭役。戊申，三佛齐派遣使者来进贡当地土产。己酉，到龙兴寺。辛亥，下令减免开封府所属各县今年十分之三的秋租。己未，任命恩赦侯刘张为彭城郡公。甲子，契丹派遣使臣耶律乌正来朝祝贺正旦。丁卯，吴越王钱俶请求在长春节来朝见太祖，太祖同意了。

开宝九年春正月辛未，太祖到明德门，在楼下接见李煜，没有用进献俘虏的仪式。壬申，大赦天下，犯有死罪的减刑一等。乙亥，太祖封李煜为违命侯，他的子弟和臣僚也都分别得到封赏。己卯，江南昭武军节度使留后卢绛焚烧并掠夺州县。庚辰，下诏在西京举行祭祀活动。癸巳，晋王赵光义率领满朝文武官员进上尊号，太祖没有允许。

二月癸卯，群臣三次上表进尊号，太祖还是不同意。庚戌，任命曹彬为枢密使。辛亥，命令赵德昭在宋州迎接慰劳吴越王钱俶。契丹派遣使臣耶律延领带着御衣、玉带、名马、散马、白鹞来京城庆贺长春节。乙卯，吴越国王钱俶上奏朝廷内客省使丁德裕贪婪凶狠，丁德裕被贬为房州刺史。丁巳，太祖视察礼贤宅。戊午，太祖任命卢多逊为吏部侍郎，仍旧担任参知政事。己未，吴越王钱俶和他的儿子钱惟浚等人在崇德殿朝见太祖，进贡数以万计的银绢。太祖赐给他衣带和鞍马，让他们住在礼贤宅，在长安殿设宴款待他们。壬戌，钱俶进贡庆贺平定升州的银绢、乳香、吴绫、丝绵、钱茶、犀象、香药，都以亿万计。甲子，太祖召晋王赵光义、吴越国王钱俶以及他的儿子等人在御苑中射箭，钱俶进上皇帝的御衣、寿星、通犀带以及金器。丁卯，太祖亲自到礼贤宅，赐给钱俶数以万计的金器和银器。

三月己巳，钱俶进贡南郊祭祀的银绢、乳香数以万计。庚午，赐钱俶可以佩剑上殿，诏书中不写他的名字。癸酉，任命皇子赵德芳为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右卫大将军王仁贍权判留司、三司兼开封知府。丙子，太祖去西京。己卯，在巩县停留，朝拜安陵，痛哭很长时间。庚辰，赐河南府百姓今年田租减免一半，侍奉陵墓

的百姓家庭免除一年的徭役。辛巳，太祖到达洛阳。庚寅，大雨，命令左右大臣到各个祠观庙宇祈祷天晴。辛卯，到广化寺，正式开放无畏三藏塔。

夏四月己亥，雨停。庚子，太祖在圜丘祭天，回来时到五凤楼大赦天下，犯有十恶罪、故意杀人罪的人不赦免，贬谪降官受责免官的人酌情移近安置分级进用，各种流放以及拖欠赋税的人全部免于追究，官吏中没有得到赠恩的人也都得到赏赐。壬寅，太祖举行盛大宴会，赐给亲王、左右大臣、将帅们每人一套衣裳、金带、带鞍的马匹、器皿、钱币多少不等。丙午，开始回京。辛亥，回到开封。丁巳，曹翰攻克江州，在那里屠城，擒获牙校宋德明、胡则等人。太祖下诏增加晋王赵光义的食邑，赵光美、赵德昭都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增加赵德芳食邑，薛居正、沈义伦加封为光禄大夫，枢密使曹彬、宣徽北院使潘美加封为特进，吴越王钱俶增加食邑，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都得到不同的封赏。己未，签署了官吏每十天休假一天以休息沐浴的诏令。丙寅，大食国王珂黎拂派遣使者蒲希密来进贡特产。

五月己巳，亲自视察东水磨，又到了飞龙院，观看在金水河中捕鱼。甲戌，派遣司勋员外郎和峴前往江南路采访民情。处死卢绛。庚辰，太祖到讲武池，又到玉津园视察庄稼。宋州刮大风，吹坏城楼官民房屋近五千间。甲申，任命阁门副使田守奇等人担任贺契丹生辰使。晋州把北汉的岚、石、宪三州巡检使王洪武等人送来献给朝廷。

六月庚子，步行来到晋王的府邸，命令建造抽水的机轮，汲取金水河水灌注到府邸形成池塘。癸卯，吴越国王钱俶进贡银两、绢帛、丝绵以数万计。乙卯，火星进入南斗。

秋七月戊辰，太祖到晋王府邸视察新挖成的池塘。丙子，到京兆伊赵光美府第探视他的病情。戊寅，太祖再次到赵光美府第。泉州节度使陈洪进请求来朝觐见太祖。丙戌，命令左右亲近大臣祈祷天晴。丁亥，命令修建先代帝王以及五岳四渎的祠庙。庚寅，到赵光美府第。

八月乙未初一，吴越国王钱俶进献会发射火箭的军士。己亥，太祖到新建的龙兴寺。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齐因贪赃被斩首示众。乙巳，太祖到等觉院，又去了东梁院，赐给工人钱币。又到控鹤营视察将士练习射箭，赐给将

士布帛多少不等。又到开宝寺观看藏经。丁未，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征伐北汉。丙辰，派遣西上阁门使等率领军队分五路进攻太原。

九月甲子，太祖到绫锦院。庚午，权高丽国事王酋派使者来朝贡。党进在太原城北击败北汉军队。辛巳，命令忻、代行营都监郭进迁徙山后各州的百姓。庚寅，到城南池亭，又到了礼贤宅，又去了晋王的府第。

冬十月甲午初一，太祖赐给文武百官衣服多少不等。丁酉，兵马监押马继恩率领军队进入河东境内，焚烧扫荡了敌军四十多处营寨。己亥，太祖到西教场。庚子，镇州巡检郭进焚烧寿阳县，俘虏九千人。辛丑，晋、隰巡检穆彦璋进入河东，俘虏二千多人。党进在太原城北击败北汉军队。己酉，吴越王钱俶进贡经过驯养的大象。癸丑晚上，太祖在万岁殿去世，终年五十岁，灵柩停放在通往万岁殿的西甬道中，谥号为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为太祖。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乙卯，把太祖安葬在永昌陵。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尊太祖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祖皇帝天性孝顺、友爱、节俭，秉性任其自然，不矫揉造作掩饰自己。接受后周禅让的初期，很喜欢便装出行，有人劝说他不要轻易出去。太祖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周世宗看到将领中有方脸大耳的人都把他们杀死，我整天侍奉在他身边，也没能杀我。”这之后便装出宫的次数更加多了，有人规劝他，就对规劝的人说：“享有天命的人任他自已做事，你不要禁止。”

有一天，太祖退朝，坐在便殿中不高兴了很长时间。侍从问太祖为了什么事。太祖说：“你们认为当天子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在早朝时一时高兴处理错了一件事，因此不高兴。”汴京新建的宫殿落成，太祖来到正殿坐下，命令把殿门全部打开，对左右说：“这好比是我的内心，很少有不正的地方，让人们都看见。”

吴越国王钱俶来朝，自宰相以下的文武官员都请求太祖扣留钱俶而收取他的土地，太祖不听，放他回国。等到钱俶来辞行，太祖取来大臣们请求留下钱俶的几十件章疏，密封后交给他，告诉他在路上秘密观看。钱俶在途中启封阅读，都是要求把自己留下而不要遣还吴越的奏章。他从此后既感激又

恐惧，江南平定以后，请求把国土归宋。南汉刘鋹在自己的国家里，好放毒药毒死臣下，归顺朝廷以后，跟着太祖来到讲武池，太祖倒了一杯酒赐给刘鋹，刘鋹怀疑酒中有毒药，捧着杯子哭泣着说：“我犯的罪是在不赦之列的，陛下如果不赐我死，我愿意做一名大梁的平民百姓，看看太平盛世，我不敢饮下这杯酒。”太祖笑着对他说：“我待人推心置腹，怎么会这样做呢？”立即拿出刚给刘鋹倒的酒自己喝了下去，另外倒了一杯酒赐给他。

王彦升擅自杀死韩通，虽然辅佐太祖建立王朝，但终身没有被封为大将。王全斌进入四川，贪婪放纵屠杀降兵，虽然立有大功，也立即被贬官黜责。

皇宫中的苇帘，用青布包边；太祖经常穿的衣服，洗过多次还在穿。魏国长公主短袄上装饰着翠鸟的羽毛，太祖告诫她不要再用了，又教诲说：“你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应当懂得珍惜福分。”看见孟昶用珠宝装饰的小便器具，就把它打碎，说：“你用七种宝石装饰便器，用什么器皿来盛放食物？你这样的所作所为，怎么会不亡国呢？”

太祖晚年喜好读书，曾经读《尚书》的《尧典》、《舜典》，叹息说：“尧、舜处罚四个凶人，也仅仅是流放，为什么近代法网如此严密啊！”对宰相说：“五代时期诸侯骄横，有违法的人，朝廷也置之不问。人命至关重要，姑息藩镇，应当是这样的吗？从此以后各州判处犯人死刑的，要记录好案情上奏朝廷，交给刑部重新审查复核。”就立为法令。

乾德时改年号，太祖事先告诉宰相说：“年号必须选择以前朝代没有使用过的。”乾德三年，后蜀平定，后蜀宫女来到宫中，太祖看她们使用的铜镜背后铸有“乾德四年铸”，把窦仪等人召来查问这件事。窦仪回答说：“这一定是后蜀的东西，后蜀皇帝曾经使用过这个年号。”太祖高兴地说：“担任宰相的还应该是读书人。”为此器重读书人。

太祖接受杜太后的命令，把皇位传给太宗。太宗曾经病得很重，太祖前去看望，亲自为太宗用艾草灼烧穴位，太宗感到疼痛，太祖就拿艾草烧灼自己的穴位。他经常对左右大臣们说，晋王龙行虎步，出生时就不一样，以后一定成为太平天子，我的福份不及他。

143

宋太宗本纪

——《宋史》卷四、五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页）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然后待机灭敌。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9页）

②雍熙三年败于契丹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0页）

③但无能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

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

史古籍批语集》第280页）

①幽州之败

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

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

古籍批语集》第280页）

【解析】①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读《宋史》中《太宗本纪》一节所作的批注。北宋初年开始了历时25年的宋辽之战。其中有两次战斗，北宋王朝都是长驱直入，先胜后败的。其间原因在于契丹战术运用得当。

继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为宋太祖。

北宋王朝虽已建立，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结束。因而，宋太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进行统一的战争，消灭割据势力。

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方略。按照这种方略，宋太祖在南方发动了一连串的战斗。

经过宋太祖的努力，到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时，与宋对立的只剩下北方的契丹（辽）与西夏。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皇位之后，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自统率大军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战争。战争的焦点是争夺幽燕十六州的控制权。

进军幽州（即辽朝的南京幽都府，后代称燕京，在今北京西北部一带），把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幽州地区置于宋朝的统治之下，这也是宋太祖夙愿。宋太祖曾专门设置了一个封桩库，把每年财政节余封存在这个库里。准备蓄满三五十万，向契丹赎回幽州地区。如果契丹不答应，即用这些钱召募

勇士，用战争手段夺取幽州。但宋太祖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计划就驾崩了。

宋太宗也把夺取幽州地区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在出兵北汉的时候，他就已有对辽开战的打算。辽援北汉的军队被宋军击败，更使宋太宗感到从辽手中夺取幽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灭北汉的善后事宜一处理完毕，宋太宗就决定直接向幽州进军。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率军北进，沿途所到之易州、涿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接着，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甲午，班师。”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在幽州高粱河一战之败，毛泽东批评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原因是，宋太宗率领的攻取幽州的部队是一支疲惫之师。

宋军已经连续对北汉作战好几个月，将官和士兵都已疲惫不堪。灭北汉后，宋军人人都等着赏功休息，且大多数将领也不愿意在立功未赏时就再度出征。只有个别将领认为应该趁灭北汉的破竹之势直取幽州，不可失掉时机。宋太宗不顾当时全军的厌战情绪，下令出师辽国，在酷暑难耐的六月盛夏，亲自率军北征。当他的车驾从镇州出发时，随从六军就有的不按时到达，军心涣散已经暴露出来。当时宋太宗又听从一个禁军将领的意见，认为不应在敌未殄灭时诛遣将士。由于没有严肃处罚，军纪就更加松懈。

以疲惫之师去攻击蓄精养锐之师，此战必败当不可避免。毛泽东说宋太宗“不知兵”此乃是一点。

其次，在宋军于六月十九日进入幽州地区之后，沿途没有遭到辽国兵将的抵抗，是一路顺风，多有招降。宋太宗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在六月二十三日凌晨率军抵达幽州城南。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对幽州进行围攻。

幽州是辽的南京，也是一个军事重镇。辽的防守坚固，宋太宗亲自督促宋将攻城，又制造了八百个炮具等在当时堪称新式的攻城设施。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五，连攻11天也未能把幽州城攻陷。七月初六，辽朝派耶律休哥率领的援兵抵达幽州，同宋军在西的高粱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

第二天，宋太宗连夜挥军后撤，辽军随后猛追，宋军陷入混乱，丢盔弃甲仓皇溃逃。宋太宗脚上还中了一箭，急忙乘一辆驴车才得以逃脱。宋太宗亲自决策并指挥的幽州之役，以宋军惨败告终。

以一支孤军深入远方作战，久攻城池不下，大伤元气，又被契丹兵两面夹击，陷于包围之中，导致大败。这是宋太宗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误中契丹人诱敌深入之计的结果。所以，毛泽东说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此后，宋军又与辽军多次大战，但都无功而返，惨遭败绩。其原因，正如毛泽东批语中所说：“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北宋王朝的一干人始终不明白他们败在何处，因而未能认真吸取教训。所以，在接下来的又一次宋辽大规模的战争中，宋军再中辽兵的诱敌深入之计，再遭败绩。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982年），辽的政局发生变化，辽景宗耶律贤病死，立12岁的幼子耶律隆绪为皇帝，次年国号改为契丹，权力落在其母萧太后及其宠臣韩德让手中。宋朝一个守边的将官就向宋太宗报告说：“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趁此机会攻取燕、蓟。”宋太宗接到这个报告，也觉得是个攻取幽州的难得时机，就决定再次大举进军幽州地区。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派曹彬、田重进、潘美为三个方面军的主帅，分三路出击。曹彬、朱信等人所率东路军号称十万，由雄州出发，主攻目标是幽州，是本次对契丹开战的主力。田重进率军由定州向飞狐关（今河北涞源北）挺进。潘美、杨业出雁门关。宋太宗的部署是：曹彬一路先虚张声势，缓慢向幽州进发，吸引契丹的注意力；潘美和杨业则趁契丹把注意力集中到幽州而无暇两顾的时机，攻取云（今山西大同）、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等州。然后同田重进合兵东下，与曹彬一路对幽州展开钳形攻势，攻取幽州。

三月间，三路宋军都向辽境开拔。曹彬一路先攻取固安、新城二县，继而又攻占涿州，并败契丹兵于新城东北，一路过关，极为顺利。潘美的两路

军也很快攻占了寰、朔、应、云等州。田重进先后在飞狐南及飞狐北击败契丹兵，占领了飞狐和灵丘。

形势看上去不错。但东路宋军主力曹彬之部虽占领了涿州，却在幽州城下受阻。宋军孤军深入，没有后继的粮草供援，这是最大缺陷。契丹镇守南京幽州的大将是耶律休哥，此人很会用兵。他因兵少，不与曹彬所率宋军正面交锋。白天他屯兵幽州，坚守不战，却在夜间派轻骑出击，并在林莽间设伏兵断绝宋军粮道。曹彬因此而被迫退师雄州，以补充给养。

宋太宗见状，却严厉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不得已又率军裹带粮草向涿州出发。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宋军遭到耶律休哥派遣的轻骑兵的袭击，一路且战且走。当时正是五月天气炎热之时，大军所至没有水喝，连泥浆都喝干了。在途中走了四天，到达涿州时已是困乏不堪，军粮也快吃完了。

这时，契丹主耶律隆绪与萧太后所率应援大军已逼近涿州。曹彬、朱信见形势险恶，又引军撤退，在涿州南的岐沟关被耶律休哥的追兵击败。宋军开始溃散南逃，许多宋兵在渡拒马河时淹死在河中。曹彬、朱信一直退到易州（今河北易县），正在沙河边准备做饭充饥，听说耶律休哥的追兵又到，宋军又立即溃逃，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沙河中塞满了宋军的尸首，河水为之断流，宋军丢弃的兵器和盔甲堆得像山丘一样。

因为曹彬所率的宋军主力遭到惨败，其它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宋太宗这次三路出兵伐辽，又以惨败而终。

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毛泽东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批评宋太宗“不知兵”、“终不省”，不是契丹的敌手。情况也正是这样，两次大败，都败在契丹的诱敌战术之运用上。

毛泽东的两条批语，是侧重从军事角度来评价宋辽之间的战争的，对契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颇为重视与欣赏。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被毛泽东视为克敌制胜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战术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用此原则领导工农红军，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在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时，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指挥部队养精蓄锐，待机破敌。在当时战前的总动员大会上，主席台两旁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十分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种战略战术方针在以后的几次反“围剿”中都得到了深入的运用，从而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胜利。所以，毛泽东对历史上凡运用此战术取胜的战例格外关注。就在宋辽这两次战争中，毛泽东就不厌其烦地两次作了近乎相同的批语，可见毛泽东对此一战术的确是非常重视的。

1965年8月1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随即谈起：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赵宋政权同其它政权集团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次是孤军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单于包围37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项羽一个反击，几十万人被歼，刘邦只乘了一辆车和几十个人突围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儿女，又因楚军追赶，几次把女儿推下车，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捡起来。不让敌人打些

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从毛泽东的批语和谈话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毛泽东本人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条战略战术原则的重视程度了。

【解析】②

此句是毛泽东在原文中“五月庚午（雍熙三年），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一段天头上的批语。

原文之意如前所叙，是指曹彬所率宋军主力中了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之计策，在岐沟关被辽军打败，导致宋朝第二次大规模进取幽州的计划失败。

毛泽东此批语点出了宋军败于契丹的时间以及这次战役的结果，与前两条批语相呼应。而此处的“败”字也暗涵另一层意义。

实质上，宋军由此次大败，便再也没有主动地出击过辽国，宋太宗完全丧失了继续对辽作战以夺取幽州的勇气。他命令边境守将不要再与辽兵争锋，只有在辽兵深入宋境后才予以抗击。这表明，北宋王朝已在气势上输给了辽国，这就是毛泽东点出宋军之败“年月”的重要意旨，辽宋之间的战争由此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后，是辽攻宋守，相互之间形成对峙局面。

雍熙三年夏，北宋攻取辽国的幽州战争失败后，到这一年的冬天，辽统治者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利用宋军刚从燕云地区全线溃退、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东线辽兵主力在瀛州的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歼灭宋军数万，乘宋朝河朔军皆无斗志，长驱直入，攻陷了河北大部分地区。大肆纵火杀掠，西线辽兵进攻代州，遭到宋朝代州知州张齐贤的抗击，张齐贤在并州主帅潘美得到宋太宗“全军不许出战”的密令、不来应援的情况下，率部下二千人马奋勇抵抗，使辽兵不得不撤回去。

此后，辽便不间断地向宋朝发动进攻，最后以“澶渊之盟”北宋的屈辱求和结束了双方十几年的战争。

【解析】③

《宋史·太宗本纪》的作者元朝的脱脱在本节的最后，对宋太宗称赞道：“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对于史学家的赞誉，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于是，提笔在一旁批注道：“但无能”。

毛泽东说宋太宗无能主要是指宋太宗空有削平天下、统一中国的志向，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并没有取得怎样辉煌的战绩。

宋太宗在位时，除削平了南方吴越的割据势力，灭了北汉之外，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中可以说并没有讨到多少的便宜，而多年的战争又使国内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使北宋建国不久，便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宋太宗大有陷入四面楚歌之状，北有辽契丹在宋兵败后的不断骚扰，西有李继迁加紧进行的反宋武装分裂，西南又有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宋太宗被弄得穷于应付，焦头烂额。

所以，当脱脱大赞宋太宗时，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说宋太宗“无能”了。

【解析】④

这两条批语是毛泽东针对《宋史·太宗本纪》的作者脱脱称颂宋太宗的话而发的议论。脱脱在文中说宋太宗“欲自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耄之叟，愿率子弟沿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这几句话是为宋太宗唱赞歌，说他如何如何的爱护百姓，仁德治国。毛泽东对此表示异议，于是，在一旁批注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当脱脱再次情不自禁地发出“故帝之功德，炳炳史牒……”的赞语时，毛泽东却毫不客气地点出了宋太宗的败绩：“幽州之败”。

毛泽东对宋太宗的态度与史学家截然相反，得出了与史学家不同的结论与看法。

毛泽东因宋太宗在与辽的战争中，在幽州“不知兵”，不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的运用，因而认为宋太宗是个无能之人，又因宋太宗当年登上皇帝之位，实际是一件极不合乎情理的事，何况宋太祖无病无恙，好端端的就突然死了，

所以，毛泽东挺瞧不起宋太宗，觉得他打仗不行，军事上没什么见地，而在政治上又是“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的角色，因而毛泽东对宋太宗的评价不高，按照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对历史人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说，宋太宗是算不得正派人物一类的，他不过是个爱搞阴谋诡计的人罢了。看来，毛泽东是认可了关于宋太祖之死的“烛影斧声”之说，认为宋太宗是将宋太祖害死从而登上了皇帝宝座的。

宋太宗是否是害死了宋太祖而自己坐了皇帝之位的，虽无真实的证据考证，但的确有很多疑点留下。

前面笔者在解析毛泽东批语“不书病，年五十”时，已分析过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之疑点，而在宋太宗上台后，也有两件事值得怀疑。

一是宋太祖之子赵德昭被逼而自杀的事件。按照历朝皇位继承的习惯与规定，皇位传子，而不传旁系。这样的话，宋太祖之位理当由宋太祖的长子赵德昭继承，但宋太祖死后的皇位却莫名其妙地由作为宋太祖之弟的赵光义继承了。

上了台的宋太宗（赵光义）大概是有点心虚，所以总想找机会治赵德昭一个罪。

俗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宋太宗在幽州被辽兵大败，从幽州城下败逃回来后，听说宋军在幽州城下溃逃时，有人以为他已死于乱军之中，曾准备立宋太祖之子赵德昭为帝，这本是一个传言，宋太宗听了却火冒三丈，他不仅把兵败的恼怒全都倾倒在赵德昭身上，而且还怀疑赵德昭有异心。所以，当赵德昭提醒他应该对将士出征北汉的战功行赏时，他竟不加掩饰地大声痛斥赵德昭：“待你自己做了皇帝时，再行赏未晚”，赵德昭听到这席话，知道宋太宗已怀疑自己要篡位，已经对自己露出杀机了，就回府拔剑自刎而死。

二是宋太宗在兵败幽州后，即将统治的重心转向对内，宋太宗曾对周围的大臣发表议论说：

“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扰，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必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这番话表明已将对内防患当作首要国策，而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可能阴谋篡位夺权的人。

宋太宗在逼死赵德昭后，有人诬告其弟秦王赵光美想篡位，宋太宗不问是否属实，便治了赵光美的罪，将他流放外地，最后，赵光美死在了流放地。他自己的三儿子赵之侃被他立为太子后，京城有人夸奖皇太子是“少年天子”，宋太宗听了却非常不高兴，他向寇准提出了“人心急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问题，亏得寇准赶快拜驾，说“此社稷之福也。”皇太子的地位才得以保全，其他大臣和将领自然就更让他放心不下了。

宋太宗何以对内部政变问题如此敏感？他总在时刻担心和提防着有人会窥侧他的皇帝之位，不能不令人怀疑，不能不令人想到他的皇帝之位是怎么得来的问题。而当年宋太祖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取后周的皇权，宋太宗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因而，联想到宋太宗上台时的疑点，宋太祖的不明之死，以及宋太宗统治时期逼死侄子和兄弟之事，宋太宗害死宋太祖虽无确凿的证据留下，但也难以否定宋太宗害死宋太祖的疑问。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毫无疑问地认为宋太宗是害死了宋太祖，利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法，篡取了皇权的，因而，毛泽东才对宋太宗大加贬词，持否定态度。

【原文】

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讳灵，初名匡义，改赐光义，即位之二年，改今讳，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时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甲辰也。

帝幼不群，与他儿戏，皆畏服。及长，隆准龙颜，望之知为大人，俨如也。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飭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

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亲征泽、潞，帝以大内点检留镇，寻领泰宁军节度使。征李重进，为大内都部

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尹，再加兼中书令。征太原，改东都留守，别赐门戟，封晋王，序班宰相上。

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乙卯，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丙辰，群臣表请听政，不许；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固请，乃许，即日移御长春殿。庚申，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先帝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加左仆射，沈伦加右仆射，卢多逊为中书侍郎，曹彬仍枢密使，并同平章事。楚昭辅为枢密使，潘美为宣徽南院使，内外官进秩有差。诏茶、盐、榷酤用开宝八年额。

十一月癸亥朔，帝不视朝。甲子，追册故尹氏为淑德皇后，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戊辰，罢州县奉户。庚午，诏诸道转运使察州县官吏能否，第为三等，岁终以闻。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匿者论死。乙亥，命权知高丽国事王伋为高丽国王。癸未，幸相国寺。己丑，遣著作郎冯正、佐郎张玘使契丹告哀。诏文武官由讎累不齿者，有司毋得更论前过。

十二月己亥，置直舍人院。甲寅，御乾元殿受朝，乐县而不作。大赦，改是岁为太平兴国元年。命太祖子及齐王廷美子并称皇子，女并称皇女。丁巳，置三司副使。戊午，契丹遣使来聘。己未，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庚申，节度使赵普、向拱、张永德、高怀德、冯继业、张美、刘廷让来朝。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代行殓，不视朝。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戊辰，亲试礼部举人。甲戌，上代行皇帝谥曰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丙子，幸相国寺，还御东华门观灯。庚辰，阅礼部贡士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赐出身。戊子，命邕州广源州首长坦坦绰农民富为检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国。辛卯，幸讲武池。置江南榷茶场。

二月甲午，契丹遣使来贺即位及正旦。吴越国遣使来贡。罢南唐铁钱。庚子，帝改名炅。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乐。乙巳，幸新凿池，遂幸讲武池，宴射玉津园。丁未，占城国遣使来贡。己酉，令江南诸州盐先通商处悉禁之。戊午，幸太平兴国寺，遂幸造船务，还幸建隆观。

三月壬戌朔，始立试衔官选限。己卯，以河阳节度使赵普为太子少保。己

丑，幸开宝寺。置威胜军。禁江南诸州铜。许契丹互市。

夏四月辛卯，大食国遣使来贡。丁酉，契丹遣使来会葬。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

五月壬戌，河南法曹参军高丕、伊阙县主簿翟嶙、郑州荥泽令申廷温坐不勤事业免。癸亥，向拱、张永德、张美、刘廷让皆罢节镇，为诸卫上将军。乙丑，幸新水砦，遂幸玉津园宴射。丙寅，诏继母杀子及妇者同杀人论。庚午，宴崇德殿，不作乐。遣辛仲甫使契丹。甲戌，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庙，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别庙。庚辰，诏作北帝宫于终南山。癸未，幸新水砦，遂宴射玉津园。

六月辛卯朔，白龙见邠州要策池中。乙卯，幸开宝寺，遂幸飞龙院，赐从官马。是月，磁州保安等县墨虫生，食桑叶殆尽。颍州大水。

秋七月庚午，诏诸库藏敢变权衡以取羨余者死。癸未，钜鹿、沙河步屈食桑麦，河决荥泽、顿丘、白马、温县。

闰月己亥，幸白鹤桥，临金水河。己酉，河溢开封等八县，害稼。甲寅，诏发潭州兵击梅山洞贼。丁巳，有司上闰年舆地版籍之图。令支郡得专奏事。

八月癸亥，黎州两林蛮来贡。乙丑，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来朝。癸酉，以观灯遂幸相国寺。戊寅，诏作崇圣殿。是月，陕、潼、道、忠、奔诸州大水，钜鹿步螭生，景城县雹。

九月乙未，幸弓箭院，遂幸新修三馆。壬寅，幸新水砦，遂幸西御园宴射。丁未，渤尼国遣使来贡，山后两林蛮来献马。辛亥，幸讲武台大阅。容州初贡珠。乙卯，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惟濬来朝。丙辰，狩近郊。丁巳，吴越王遣使乞呼名，不允。是月，兴州江水溢，濮州大水，汴水溢。

冬十月戊午朔，赐百官及在外将校、长吏冬服。辛酉，契丹来贺乾明节。己巳，幸京城西北，观卫士与契丹使骑射，遂宴苑中。己巳，群臣请举乐，表三上，从之。丙子，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辛巳，畋近郊。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甲午，遣李渎等贺契丹正旦。丁酉，禁江南诸州新小钱，私铸者弃市。癸丑，幸御龙弓

箭直营，赐军士钱帛有差。

十二月丁巳朔，试诸州所送天文术士，隶司天台，无取者黥配海岛。庚午，畋近郊。癸酉，诏定晋州矾法，私煮及私贩易者罪有差。辛巳，幸新水碓。高丽国王使其子元辅来贺即位。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群臣诣阁贺。庚寅，殿直霍琼坐募兵劫民财，腰斩。甲午，浚汾河。雅州西山野川路蛮来朝。戊戌，开襄、汉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废。己亥，光禄丞李之才坐擅入酒邀同列饮殿中，除名。庚子，罢陈州蔡河舟算。辛丑，浚广济、惠民及蔡三河。治黄河堤。乙巳，浚汴口。己酉，命修《太祖实录》。辛亥，命群臣祷雨。癸丑，京畿雨足。

二月丙辰，幸郑国公主第。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丁巳，诏班诸州录事、县令、簿尉历子合书式。甲子，罢昌州七井虚额盐。丙寅，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辛未，幸西绫锦院，命近臣观织室机杼，还幸崇文院观书。诏凿金明池。甲申，禁沿边诸郡滥出铜钱。制西京新修殿名。

三月乙酉朔，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诏旌其门闾，复其家。辛丑，监海门戍、殿直武裕坐奸赃弃市。壬寅，秦州言，戎酋王泥猪寇八狼戍，巡检刘崇让击败之，梟其首以徇。己酉，吴越国王钱俶来朝。壬子，幸开宝寺。是月，寿州甘露降。

夏四月乙卯朔，命群臣祷雨。召华山道士丁少微。丙辰，禁民自春及秋毋捕猎。庚午，幸建隆观，遂幸西染院，又幸造船务。乙亥，置诸道转运判官。己卯，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凡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庚辰，幸城南观麦，遂幸玉津园宴射。辛巳，侍御史赵承嗣坐监市征隐官钱，弃市。癸未，以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钱俶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并寝书诏不名之命，归其兵甲，求还，不许。是月，河决获嘉县。

五月乙酉，赦漳、泉，仍给复一年。钱俶献其两浙诸州，凡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丁亥，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惟濬徙淮南军节度使，惟治徙镇国军节度使。戊子，赦

两浙，给复如漳、泉。癸巳，遣李从吉等使契丹。乙未，占城国遣使献方物。壬寅，定难军节度使李克勰卒，子继筠立。乙巳，以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幸殿前都指挥使杨信第视疾。戊申，以秦州节度使判官李若愚子飞雄矫制乘驿至清水县，缚都巡检周承璠及刘文裕、马知节等七人，将劫守卒据城为叛，文裕觉其诈，禽缚飞雄按之，尽得其状，诏诛飞雄及其父母妻子同产，而哀若愚宗莫无主；申戒中外臣庶，自今子弟有素怀凶险、屡戒不悛者，尊长闻诸州县，辄送阙下，配隶远处，隐不以闻，坐及期功以上。

六月戊午，复给乘驿银牌。壬午，秦州清水监军田仁朗击破西羌，斩获甚众。癸未，诏：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来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是月，泗州大水，汴水决宁陵县。

秋七月乙酉，大雨震电，西密务藁聚焚。壬辰，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卒，追封吴王。戊戌，金乡县民李光袭十世同居，诏旌其门。庚戌，改明德门为丹凤门。壬子，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賕擅改刑部所定法，杖杀之。

八月癸丑，幸南造船务，遂幸玉津园宴射。滑州黄河清。丙辰，诏两浙发淮海王总麻以上亲及管内官吏赴阙。辛未，夷州蛮任朗政来贡。癸酉，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甲戌，群臣请上尊号曰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许之。

九月甲申，亲试礼部举人。壬子，以布衣张遁为襄邑县主簿，张文旦濮阳县主簿。

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来贺乾明节。高丽国王遣使来贡。庚申，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齐王邸，赐齐王银万两、绢万匹，德昭、德芳有差。辛酉，复兖州曲阜县袭封文宣公家。庚午，畋近郊。是月，河决灵河县。

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号。庚子，幸齐王邸。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

十二月乙丑，幸讲武台观机石连弩。庚午，畋近郊。戊寅，契丹遣使来贺正旦。己卯，置三司推官、巡官。

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遣官分督诸州军储输太原行营。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

使，分命节度使河阳崔彦进、彰德李汉琼、彰信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副以卫府将直，四面进讨。侍卫马军都虞候米信、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将其军以从，西上阊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监护之。辛卯，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断燕蓟援师。癸巳，置签署枢密院事，以石熙载为之。乙未，宴潘美等于长春殿，赐以裘衣、金带、鞍马。癸卯，新浑仪成。

二月壬子，幸国子监，遂幸玉津园宴射。甲寅，以齐王廷美子德恭为贵州防御使。丙辰，以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沈伦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为大内都部署，枢密承旨陈从信副之。癸亥，赐扈从近臣鞍马、衣服、金玉带有差。甲子，帝发京师。戊寅，次澶州，观鱼于河。

三月庚辰朔，次镇州。丁亥，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禽获甚众。乙未，郭进大破契丹于关南。庚子，左飞龙使史业破北汉鹰扬军，俘百人来献。乙巳，夏州李继筠乞帅所部助讨北汉。诏泉州发兵护送陈洪进亲属赴阙。

夏四月己酉朔，岚州行营与北汉军战，破之。庚戌，孟县降。以石熙载为枢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喆、刘廷翰为兵马都铃辖，崔翰总马步军，并驻泊镇州。壬戌。帝发镇州。折御卿克岢岚军，获其军使折令图。乙丑，克隆州，获其招讨使李询等六人。己巳，折御卿克岚州，杀其宪州刺史郭翊，获夔州节度使马廷忠。庚午，次太原，驻蹕汾东行营。辛未，幸太原城，诏谕北汉主刘继元使降。壬申夜，帝幸城西，督诸将发机石攻城。甲戌，幸诸砦。乙亥，幸连城，视攻城诸洞。

五月己卯朔，攻城西南，遂陷羊马城，获其宣徽使范超，斩纛下。辛巳，攻城西北。壬午，其骑帅郭万超来降，遂移幸城南，手诏赐继元。癸未，进攻，将士尽奋，若将屠之。是夜，继元遣使纳款。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命祠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乙酉，赦河东常赦所不原者，命录死事将校子孙，瘞战士。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优赏归顺将校，尽括僧道隶西京寺观，官吏及高赀户授田河南。北汉节度使蔚进卢遂以汾州降。己丑，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帝作《平

晋诗》，令从臣和。辛卯，继元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乙未，筑新城。送刘继元总麻以上亲赴阙。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帝作平晋记刻寺中。废隆州，隳其城。庚子，发太原。丁未，次镇州。

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己巳，次盐沟顿，民得近界马来献，赐以束帛。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蹕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喆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輦督攻城。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

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从征失津，贬崇信军节度使。甲寅，彰信军节度使刘遇贬宿州观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东三交口。甲戌，汴水决宋城县。武功郡王德昭自杀。诏作太清楼。是月，秦州大水。

九月己卯，河决汲县。丁亥，置皇子侍读。己亥，幸新城，观铁林军人射强弩。庚子，华山道士丁少微诣阙献金丹及巨胜、南芝、玄芝。癸卯，山后两林蛮以名马来献。丙午，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

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汉功，齐王廷美进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伦加左仆射，卢多逊兼兵部尚书，曹彬兼侍中，白进超、崔翰、刘廷翰、田重进、米信并领诸军节度使，楚昭辅、崔彦进、李汉琼并加检校太尉，潘美加检校太师，王仁贍加检校太傅，石熙载加刑部侍郎，文武从臣进秩有差。

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归华山。己丑，畋近郊。辛卯，忻州言与契丹战，破之。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余级。

十二月丁未，占城国遣使来贡。丁卯，畋近郊。置诸州司理判官。

五年春正月庚辰，诏宣慰河东诸州。壬午，新作天驷左右监，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庚寅，改端明殿学士为文明殿学士。

二月戊辰，斩徐州妖贼李绪等七人。废顺化军。

三月戊子，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从臣蹴鞠大明殿。己丑，左监门卫上将军刘张卒，追封南越王。癸巳，代州言，宣徽南院使潘美败契丹之师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使李重诲。

闰三月丙午，幸水碓，因观鱼。甲寅，亲试礼部举人。丁巳，亲试诸科举人。庚午，幸讲武池观习楼船。辛未，甘、沙州回鹘遣使以橐驼名马来献。

夏四月癸未，亲试应百篇举赵昌国，赐及第。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是月，寿州风雹，冠氏县雨雹。

五月癸卯朔，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

六月壬午，高丽国王遣使来贡。是月，颍州大水，徐州白沟溢入城。

秋七月丁未，讨交州黎桓，命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洎、左监门卫将军崔亮、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阁门祗候王偁并为部署。全兴、洎、亮由邕州，澄、湜、偁由廉州，各以其众致讨。庚申，北海虬蚘生。

八月甲申，西南蕃主龙琫琫使其子罗若从并诸州蛮来贡。

九月癸卯，黎桓遣使为丁璿上表求袭位。甲辰，史馆上《太祖实录》。壬戌，畋近郊。

冬十月戊寅，大发兵屯关南及镇、定州。己丑，发京师至雄州民治道。甲午，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护定州屯兵。

十一月庚子朔，安南静海军节度行军司马、权知州事丁璿上表求袭位，不报。丙午，以秦王廷美为东京留守，王仁贍为大内都部署，陈从信副之。己酉，帝伐契丹。壬子，发京师。癸丑，次长垣县。关南与契丹战，大破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戊午，驻蹕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

十二月甲戌，大阅，遂宴幄殿。卫士有盗获麋者当坐，诏特释之。戊寅，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庚辰，发大

名府，因校猎。乙酉，帝至自大名府。交州行营与贼战，大破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静戎二军。辛亥，易州破契丹数千众。丙寅，改静戎军为安静军。

二月己卯，命宰臣祷雨。

三月己酉，兴元尹德芳薨，追封岐王。癸丑，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丙辰，置破虏、平戎二军。丁巳，高昌国遣使来贡。壬戌，交州行营破贼于白藤江口，获战舰二百艘，知邕州侯仁宝死之。会炎瘴，军士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驿闻，诏班师。诏斩刘澄、贾湜于军中，征孙全兴下狱。令诸州长吏五日一虑囚。

夏四月辛未，幸太平兴国寺祷雨。丙戌，高丽国遣使来贡。禁西川诸州白衣巫师。罢湖州织罗，放女工。

五月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平塞军与契丹战，破之。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薨。

七月丙午，诏渤海瑛府王助讨契丹。是月，延州、鄜、宁、河中大水，宋州蝗。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左拾遗田锡上疏极谏，诏嘉奖之。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初令中书舍人郭贇等考校课绩。辛亥，以赵普为司徒，石熙载为枢密使。壬子，诏求直言。丙辰，易州言破契丹。斩绵州妖贼王禧等十人。

冬十月癸酉，群臣三奉表上尊号曰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许之。甲申，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定州都部署。丙戌，校历代医书。甲午，诏作苏州太一宫成。

十一月丁酉，监察御史张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钱余巢，弃市。甲辰，改武德司为皇城司。女真遣使来贡。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号，内外文武加恩。壬子，令诸州监临官有所闻见传闻须面陈者，俟报。丁巳，交州行营部署孙全兴弃市。辛酉，以枢密使楚昭辅为左骁卫上将军。

十二月癸酉，购求医书。己卯，畋近郊。己丑，诸道节度州置观察支使，奉料同掌书记，仍不得并置。辛卯，禁民私市近界部落马。

七年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群臣诣阁称贺。壬戌，定輿服等差及婚取丧葬仪制。

二月甲申，改关南为高阳关，徙并州治唐明镇。乙酉，特贲庐州管内通米万七千二百四十石。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以秦王廷美为西京留守。乙巳，以旱分遣中黄门偏裨方岳。交州以王师致讨遣使来谢。壬子，赐秦王裘衣、通犀带、钱十万。是月，舒州上玄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宣州雪霜杀桑害稼。北阳县蝗，飞鸟数万食之尽。

夏四月甲子，以枢密直学士窦偁、中书舍人郭贇并参知政事，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戊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罢归第，复其子德恭、德隆名皇侄，女韩氏妇落皇女、云阳公主之号。卢多逊褫职流崖州，并徙其家，期周以上亲悉配远裔。庚辰，左仆射、平章事沈伦罢为工部尚书。禁河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是月，润州大水。

五月辛丑，崔彥进败契丹于唐兴。戊申，虑囚。己酉，夏州留后李继捧献其银、夏、綏、宥四州。辛亥，三交行营言，潘美败契丹之师于雁门，破其垒三十六。丙辰，秦王廷美降封涪陵县公，房州安置。以崇仪副使阎彥进知房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军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己未，府州破契丹于新泽砦，获其将校以下百人。是月，陕州蝗，芜湖县雨雹。

六月乙亥，遣使发李继捧总麻已上亲赴阙，其弟继迁奔地斤泽。丙子，置译经院。是月，河决临济县，汉阳军大水。

秋七月甲午，以子德崇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封卫王；德明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广平郡王。乙卯，工部尚书沈伦以左仆射致仕。是月，河决范济口，淮水、汉水、易水皆溢，阳谷县蝗，关、陕诸州大水。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师王溥薨。己卯，诏川峡诸州官织锦绣、鹿胎、透背、六铢、欽正、龟壳等悉罢之，民间勿禁。

九月己丑朔，西京诸道系籍沙弥，令祠部给牒。甲寅，贵妃孙氏薨。邠州蝗。

冬十月癸亥，诏：河南吏民不得阑出边关侵挠略夺，违者论罪；有得羊马生口者还之。戊辰，幸金明池，御龙舟观习水战。河决武德县，蠲临河民租。己卯，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窦偁卒。癸卯，《乾元历》成。是月，岳州田鼠食稼。

十一月己酉，以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禁民丧葬作乐。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午，蠲两浙诸州太平兴国六年以前逋租。戊寅，高丽国王伯卒，其弟治遣使求袭位，诏立治为高丽国王。

闰月戊子朔，丰州与契丹战，破之，获其天德军节度使萧太。占城国献驯象。丙申，狩近郊。辛亥，诏赦银、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诸州置农师。

八年春正月己卯，以东上阁门使王显为宣徽南院使，酒坊使弭德超为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癸未，诏令州县长吏延问高年耆德。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丁酉，禁内属部落私市女口。

三月庚申，以右谏议大夫宋琪为参知政事。丰州破契丹兵，降三千余帐。癸亥，分三司，各置使。癸酉，幸金明池，观习水战。丙子，亲试礼部举人。甲申，除福建诸州盐禁。

夏四月壬寅，班《外官戒谕辞》。壬子，流枢密副使弭德超于琼州，并徙其家。乙卯，幸枢密使石熙载第视疾。

五月丁卯，诏作太一宫于都城南。黎桓自称三使留后，遣使来贡，并上丁璿让表。诏谕桓送璿母子赴阙，不听。丁亥，流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于登州。乙亥，诏长吏诱致关、陇流亡。是月，河决滑州，过澶、濮、曹、济，东南入于淮。相州风雹。

六月己亥，以王显为枢密使，柴禹锡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己酉，兖州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县民诣阙请封禅。是月，谷、洛、灋、涧溢，坏官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巩县坏殆尽。

秋七月辛未，参知政事郭贇罢为秘书少监。庚辰，加宋琪刑部尚书，以工部尚书李昉参知政事。是月，河、江、汉、滹沱及祁之资、沧之胡卢、雄之易恶池水，皆溢为患。

八月壬辰，以大水故，释死罪以下。丁酉，山后两林蛮来贡。溪、锦、叙、

富四州蛮来附。庚戌，以枢密使石熙载为右仆射。辛亥，增谥法。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及枢密院副使一人录送史馆。

九月癸丑朔，占城国献驯象。初置水陆路发运于京师。是月，睢溢，浸田六十里。

冬十月戊戌，改卫王德崇名元祐，广平郡王德明名元祐，德昌名元休，德严名元隼，德和名元杰。己酉，进元佐为楚王、元祐陈王，封元休韩王、元隼冀王、元杰益王，并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司徒、兼侍中赵普罢为武胜军节度使。

十一月壬子朔，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并平章事。癸丑，除川峡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弃市律。己未，太一宫成。壬申，以翰林学士李穆、吕蒙正、李至并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王沔并同签署枢密院事。庚辰，置侍读官。

十二月壬午朔，诏绶、银、夏等州官吏招诱没界外民归业，仍给复三年。丁亥，赐河北、河东缘边戍卒襦，京城诸军米。淮海国王钱俶三上表乞解兵马大元帅、国王、尚书中书令、太师等名。罢元帅名，余不许。西人寇宥州，巡检使李询击走之。是月，醴泉县水中草变为稻，滑州河决。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子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戊午，右仆射石熙载薨。壬戌，购逸书。丁卯，涪陵县公廷美薨，追封涪陵王。壬申，蠲诸州民去年官所贷粟。癸酉，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李穆卒。

三月丁巳，滑州河决既塞，帝作《平河歌》赐近臣，蠲水所及州县今年租。癸未，以涪陵王子德恭、德隆为刺史，婿韩崇业为静难军司马。是月，甘露降太一宫庭。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表请凡三上，许之。甲午，幸金明池，观习水战，因幸讲武台观射，赐武士帛。

五月庚戌朔，除江南盐禁。辛亥，幸城南观麦，赐刈者钱帛。罢诸州农师。壬子，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贡。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己卯，以京官充堂后官。

六月丁亥，诏求直言。己丑，遣使按察两浙、淮南、西川、广南狱讼。镇

安军节度使、守中书令石守信薨。庚子，令诸州长吏十日一虑囚。壬寅，诏罢封泰山。甲辰，禁边臣境外种蒔。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为朝元殿，文明殿为文德殿，丹凤门为乾元门；改匭院为登闻鼓院，东延恩匭为崇仁检院，南招谏匭为思谏检院，西申冤匭为申明检院，北通玄匭为招贤检院。

八月丁酉，亲祠太一宫。壬寅，河水溢。是月，淄州大水。

九月壬戌，群臣表三上尊号曰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仁明德广孝皇帝，不许；宰相叩头固请，终不许。丙寅，幸并河新仓。

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夏州言，掩击李继迁，获其母妻，俘千四百余帐，继迁走。壬辰，禁布帛不中度者。癸巳，岚州献北兽一角。并瑞物六十三种图付史馆。戊戌，忠州录事参军卜元干坐受赇枉法，杖杀之。

十一月壬子，高丽国王遣使来贡。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中外文武官进秩有差。癸酉，以浦城童子杨亿为秘书省正字。

十二月庚辰，淮海国王钱俶徙封汉南国王。癸未，赐京畿高年帛。丁亥，罢岭南采珠场。壬辰，立德妃李氏为皇后。丙申，御乾元门，赐京师大酺三日。戊戌，大雨雪。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判济州，封定安侯；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判沂州，封长宁侯。右补阙刘蒙叟通判济州，起居舍人韩偓通判沂州。乙丑，赐德恭、德隆常奉外支钱三百万。

二月戊寅，权交州留后黎桓遣使来贡。乙未，夏州李继迁诱杀汝州团练使曹光实。己亥，占城遣使来贡。

三月己未，亲试礼部举人。江南民饥，许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诸州，振饥民及察官吏能否。戊寅，遣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复屯三交口。己卯，诏以帝所生官舍作启圣院。己丑，殿前承旨王著坐监资州兵为奸贼，弃市。庚子，甘露降后苑。辛丑，夏州行营破西蕃息利族，斩其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两族，降五十余族。

五月甲子，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天长军蠶生。

六月甲戌朔，河西行营言，获炭罗赋等十四族，焚千余帐。戊子，复禁盐、榷酤。

秋七月庚申，诏诸道转运使及长吏，宜乘丰储廩以防水旱。

八月癸酉朔，遣使按问两浙、荆湖、福建、江南东西路、淮南诸州刑狱，仍察官吏勤惰以闻。癸巳，西南奉化王子以慈来贡。是月，瀛、莫二州大水。

九月丙午，以岁无兵凶，除十恶、官吏犯贼、谋故劫杀外，死罪减降，流以下释之，及蜀江、浙诸州民通租。庚戌，重九，赐近臣饮于李昉第，召诸王、节度使宴射苑中，是夕，楚王宫火。辛亥，废楚王元佐为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群臣请留元佐养疾京师，许之。己未，西南蕃王遣使来贡。己巳，禁海贾。

闰月癸未，太白入南斗。甲申，幸天驷监，赐从臣马。乙未，禁邕管杀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己亥，坊州献一角兽。

冬十月辛丑朔，虑囚。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灾、施护、法天并为朝请大夫、试鸿胪少卿。己酉，汴河主粮胥吏坐夺漕军口粮，断腕徇于河畔三日，斩之。甲寅，黎邛部蛮王子来贡。

十一月壬午，狩于近郊，以所获献太庙，著为令。戊子，祷雪。辛卯，诏在官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卯，南康军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胜重载。丁未，遣中使赐缘边戍卒襦袴。丙辰，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宋琪罢守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未，右武卫大将军、长宁侯德隆薨，以其弟德彝嗣侯，仍知沂州。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气如城，至明不散。己丑，知雄州贺令图等请伐契丹，取燕薊故地。庚寅，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副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副之，以其众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戊戌，参

知政事李至罢为礼部侍郎。

二月壬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

三月癸酉，曹彬与契丹兵战固安南，克其城。丁丑，田重进战飞狐北，又破之。潘美自西陉入，与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其刺史赵彦辛以城降。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癸未，田重进战飞狐北，获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颙、马军指挥使何万通。乙酉，曹彬败契丹于涿州南，杀其相贺正。丁亥，潘美师至应州，其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司门员外郎王延范与秘书丞陆坦、戎城县主簿田辩、术士刘昂，坐谋不轨弃市。庚寅，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岐国公陈洪进卒。辛卯，田重进攻飞狐，其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举城降，以其县为飞狐军。占城国遣使来贡。丙申，进围灵丘，其守将穆超以城降。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壬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乙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嘏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甲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为参知政事。

秋七月庚午，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杜彦圭为均州团练使。应群臣、列校死事及陷敌者，录其子孙。壬午，徙山后降民至河南府、许汝等州。丁亥，以签署枢密院事张齐贤为给事中，知代州。癸巳，阶州福津县有大山飞来，自龙帝峡壅江水逆流，坏民田数百里。甲午，诏改陈王元祐为元僖，韩王元休为元侃，冀王元隽为元份。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张宏并为枢密副使。丁未，大雨，遣使祷岳渎，至

夕雨止。剑州民饥，遣使振之，因督捕诸州盗贼。辛亥，降潘美为检校太保，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九月丙寅朔，减两京诸州系囚流以下一等，杖罪释之。赐所徙襄、应、蔚等州民米，升、宣等十四州雍熙二年官所振贷并蠲之。戊寅，赐北征军士阵亡者家三月粮。

冬十月甲辰，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壬子，高丽国王遣使来贡。庚申，诏以权静海军留后黎桓为本军节度。

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

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群臣玉华殿。己亥，定州田重进入契丹界，攻下岐沟关。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壬子，建房州为保康军，以右卫上将军刘继元为节度使。代州副部署卢汉斌败契丹于土镗堡，斩获甚众，杀监军舍利二人。

是岁，寿州大水，濮州蝗。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不受朝，群臣诣合拜表称贺。己卯，遣使按问西川、岭南、江、浙等路刑狱。丙戌，诏：“应行营将士战败溃散者并释不问，缘边城堡备御有劳可纪者所在以闻。瘞暴骸，死事者廩给其家，录死事文武官子孙。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敌所蹂践者给复三年，军所过二年，余一年。”

二月丙申，以汉南国王钱俶为武胜军节度使，徙封南阳国王。丁酉，缮治河北诸州、军城隍。甲寅，钱俶改封许王。

三月庚辰，诏申严考绩。

夏四月癸巳朔，以御史中丞赵昌言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未，诏：诸州郡暑月五日一涤圉圈，给饮浆，病者令医治，小罪即决之。丁未，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缗采于楼下，纵民取之。并水陆发运为一司。

五月丙寅，遣使市诸道民马。庚辰，改殿前司日骑为捧日，骁猛为拱辰，雄勇为神勇，上铁林为殿前司虎翼，腰弩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为侍卫司

虎翼。丁亥，诏诸州送医人校业太医署。赐诸将阵图。

六月丁酉，以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戊戌，以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行为贝、冀都部署，郭守文及鄆州团练使田钦祚并为北面排阵使。庚子，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复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是月，鄆州献马，前足如牛。

秋七月丙寅，幸讲武池观鱼。是月，置三班院。

八月庚子，免诸州吏所逋京仓米二十六万七千石。

九月癸亥，校医人，优者为翰林学生。

冬十月丙午，流雄州都部署刘廷让于商州。壬子，左仆射致仕沈伦薨。

十一月庚辰，诏以实数给百官俸。

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庚戌，畋近郊。丁巳，大雨雪。

端拱元年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群臣诣闕拜表称贺。乙亥，亲耕籍田。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除十恶、官吏犯赃至杀人者不赦外，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癸未，幸玉津园习射。乙酉，禁用酷刑。是月，澶州黄河清。

二月乙未，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丙申，禁诸州献珍禽奇兽。己亥，诏瀛州民为敌所侵暴者赐三年租，复其役五年。庚子，以籍田，开封尹、陈王元僖进封许王，元侃袭王，元份越王，钱俶鄆王，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昉为尚书右仆射，参知政事吕蒙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王显加检校太傅，给事中许国公赵普守太保兼侍中，参知政事辛仲甫加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赵昌言加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王沔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张宏为枢密副使，余内外并加恩。甲辰，升建州为建宁军节度。庚戌，以子元偓为左卫上将军、徐国公，元偁为右卫上将军、泾国公。

三月甲戌，贬枢密副使赵昌言为崇信军行军司马。乙亥，鄆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癸未，幸玉津园习射。废水陆发运司。

夏四月丁亥，赐京城高年帛。己丑，加高丽国王治、静海军节度使黎桓并检校太尉。

五月辛酉，置秘阁于崇文院。辛未，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赐姓赵氏，名保忠。壬申，以保忠为定难军节度使。

闰五月辛卯，以洺州防御使刘福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濮州防御使杨赞为贝州兵马都部署。乙未，赐诸州高年爵公士。丁酉，交州黎桓遣使来贡。壬寅，亲试礼部进士及下第举人。

六月丙辰朔，右领军卫大将军陈廷山谋反伏诛。丁丑，改湖南节度为武安军节度。亲试进士诸科举人。

秋七月丙午，除西川诸州盐禁。辛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知镇州。

八月乙卯，寿星见丙地。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镇州路都部署。戊寅，太师、邓王钱俶薨，追封泰国王，谥忠懿。庚辰，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赐帑；遂幸五津圆习射。是月，凤凰集广州清远县麻合欢树，树下生芝三茎。

九月乙酉朔，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定州都部署。

冬十月壬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戴兴为澶州都部署。癸未，诏罢游猎，五方所畜鹰犬并放之，诸州毋以为献。

十一月甲申朔，高丽王遣使来贡。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壬辰，以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兵马部署。癸巳，诏议北伐。

二月壬子朔，令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癸丑，诏录将校官吏功及死事使臣、官吏子孙，士卒廩给其家三月。平塞、天威、平定、威虏、静戎、保塞、宁边等军，祁、易、保、定、镇、邢、赵等州民，除雍熙四年正月丙戌诏给复外，更给复二年；霸、代、洺、雄、莫、深等州，平虏、岢岚军，更给复一年。戊午，罢乘传银牌，得给枢密院牒。以太仓粟贷京畿饥民。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国子监为国子学。

三月辛卯，命高琼为并代都部署。壬寅，亲试礼部举人。

夏四月丁巳，置富顺监。辛未，幸赵普第视疾。

五月戊戌，以旱虑囚，遣使决诸道狱。是夕，雨。

秋七月甲申，以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盐铁使张逊为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戊子，有彗出东井，上避正殿，减常膳。辛丑，契丹犯威虏军，崇仪使尹继伦击破之，杀其相皮室，大将于越遁去。

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见。癸亥，诏作开宝寺舍利塔成。

九月壬午，邛部川、山后百蛮来贡。

冬十月辛未，以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同平章事。以岁旱、彗星谪见，诏曰：“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穡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丙辰，大雨雪。庚申，诏令四方所上表祇称皇帝。群臣请复尊号，不许。辛酉，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诏去“文武”二字，余许之。三佛齐国遣使来贡。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减京畿系囚流罪以下一等。改元，内外文武官并加勋阶爵邑，中书舍人、大将军以上各赐一子官。赐鳏寡孤独钱，除逋负。受尊号，改乾明节为寿宁节。戊子，诏作清心殿。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两浙、淮西、岭南诸州渔禁。己酉，改大明殿为含光殿。

三月丙子朔。乙未，幸西京留守赵普第视疾。

夏四月庚戌，遣中使诣五岳祷雨，虑囚，遣使分决诸道狱。甲寅，诏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举转运使及知州、通判。五溪蛮田汉权来附。戊午，建婺州为保宁军节度。丙寅，命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

五月甲午，给致仕官半俸。辛卯，置详覆、推勘官。

六月丙午，罢中元、下元张灯。庚午，太白昼见。

秋七月丁丑，太白复见。是月，吉、洪、江、蕲、河阳、陇城大水。开封、陈留、封丘、酸棘、鄆陵旱，赐今年田租之半，开封特给复一年。京师贵余，遣使开廩减价分糴。

八月乙巳，毁左藏库金银器皿。己巳，禁川峡、岭南、湖南杀人祀鬼，州

县察捕，募告者赏之。庚午，西南蕃主使其子龙汉兴来贡。是月，京兆长安八县旱，赐今年租十之六。蠲舒州宿松等三处鱼池税。

九月辛巳，荧惑入太微垣。大宴崇政殿。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壻。是月，蠲沧、单、汝三州今年租十之六。

冬十月甲辰，交州黎桓遣使来贡。乙巳，荧惑陵左执法。乙丑，知白州蒋元振、知须城县姚益恭并以清干闻，下诏褒谕，赐粟帛。是月，以乾、郑二州、河南寿安等十四县旱，州蠲今年租十之四，县蠲其税。

十一月戊戌，太白昼见。是月，蠲大名府管内今年租十之七。

十二月乙巳，占城遣使来贡。乙卯，高丽国遣使来贡。辛酉，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制可者，并下中书、枢密、三司中覆颁行。

是岁，洪、吉、江、蕲诸州水，河阳大水。曹、单二州有蝗，不为灾。开封、大 Name 管内及许、沧、单、汝、乾、郑等州，寿安、长安、天兴等二十七县旱。深冀二州、文登牟平两县饥。

二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受朝，群臣诣合拜表称贺。丙子，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帅兵援赵保忠于夏州。乙酉，置内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奉旨为三班奉职。丙戌，荧惑犯房。己丑，诏陕西诸州长吏设法招诱流亡，复业者计口贷粟，仍给复二年。

二月癸丑，尽易宫殿彩绘以赭堊。监察御史祖吉坐知晋州日为奸赃，弃市。己丑，新夔州乱卒谢荣等百余人于市。

闰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寅，祷雨。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箭矢外不得蓄他兵器。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命近臣兼差遣院流内铨。是月，河水溢，鄆城县蝗，汴河决。

三月乙卯，幸金明池御龙舟，遂幸琼林苑宴射。己巳，以岁蝗旱祷雨弗应，手诏宰相吕蒙正等：“朕将自焚，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

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辛巳，以张齐贤、陈恕并参知政事，张逊兼枢密副使，温仲舒、寇准并为枢密副使。是月，河水溢，虞乡等七县民饥。

五月己亥朔，诏减两京诸州系囚流以下一等，杖罪释之。庚子，置诸路

提点刑狱官。丙辰，左正言谢泌以敢言擢右司谏，赐金紫钱三十万。

六月甲戌，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命张永德为并、代都部署。乙酉，以汴水决浚仪县，帝亲督卫士塞之。庚寅，禁陕西缘边诸州阑出生口。是月，楚丘、鄆城、淄川三县蝗，河水、汴水溢。

秋七月己亥，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李继迁奉表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改名保吉。是月，乾宁军蝗，许、雄、嘉三州大水。

八月己卯，置审刑院。己丑，雅州言登山崩。

九月丁酉朔，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沔，给事中、参知政事陈恕，并罢守本官。己亥，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吏部尚书，以右仆射李昉、参知政事张齐贤并平章事，翰林学士贾黄中、李沆并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帝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翰林承旨苏易简。壬寅，邛部川蛮来贡。癸卯，罢枢密使王显为崇信军节度使。甲辰，以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

十一月丙申朔，复百官次对。乙巳，罢京城内外力役土功。己酉，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

十二月丙寅朔，行入阁仪。乙亥，赐秦州童子谭孺卿本科出身。癸未，保康军节度使刘继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大雨无冰。

是岁，女真表请伐契丹，诏不许，自是遂属契丹。大名、河中，绛、濮、陕、曹、济、同、淄、单、德、徐、晋、辉、磁、博、汝、兗、虢、汾、郑、毫、庆、许、济、滨、棣、沂、贝、卫、青、霸等州旱。

三年春正月癸卯，大雨雪。乙巳，诏常参官举可任升朝官者。丙午，诏宰相、侍从举可任转运使者。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朔，以赵普为太师，封魏国公。戊戌，亲试礼部举人。辛丑，亲试诸科举人。戊午，以高丽宾贡进士四十人并为秘书省秘书郎，遣还。庚申，帝幸金明池观水戏，纵京城观者，赐高年白金器皿。

夏四月丁丑，诏江南、两浙、荆湖吏民之配岭南者还本郡禁锢。癸未，上

作《刑政》、《稼穡诗》赐近臣。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阁。壬寅，诏御史府所断徒罪以上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一人虑问。丁未，户部郎中田锡、通判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狱，并贵州团练副使，不签署州事。戊申，诏：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药，中黄门一人按视之。己酉，以旱遣使分行诸路决狱。是夕，雨。辛亥，置理检司。甲寅，诏作秘阁。

六月丁丑，大风昼晦，京师疫解。戊寅，虑囚。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庚寅，以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并、代兵马都部署。辛卯，置常平仓。

秋七月己酉，太师、魏国公赵普薨，追封真定王。是月，许、汝、兖、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洛水溢。

八月戊辰，以秘阁成赐近臣宴。壬申，召终南山隐士种放，不至。庚辰，闾婆国遣使来贡。丁丑，释岭南东、西路罚作荷校者。

九月丙申，遣官祈晴京城诸寺观。甲寅，幸天驷监，赐从臣马。乙卯，群臣上尊号曰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凡五表，终不许。

冬十月辛酉朔，折御卿进白花鹰，赦之，诏勿献。戊寅，始置京朝、幕职、州县官考课，并校三班殿最。戊子，高丽、西南蕃皆遣使来贡。

十一月己亥，许王元僖薨。甲申，虑囚，降徒流以下一等，释杖罪。赵保忠贡鹞，号“海东青”，还之。己未，禁两浙诸州巫师。置三司主籍收支官。是月，蔡州建安大火。

十二月丁卯，大雨雪。己卯，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来贡。是月，雄州言大火。

是岁，润州丹徒县饥，死者三百户。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群臣诣齐宫拜表称贺。辛卯，祀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配，大赦。乙未，大雨雪。高丽国遣使来贡。乙巳，藏才西族首领罗妹以良马来献。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戌，召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

带。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置昭宣使。癸亥，废沿江榷货八务。乙丑，加高丽国王王治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使黎桓封交趾郡王。己卯，诏以江、浙、淮、陕饥，遣使巡抚。诏：分遣近臣巡抚诸道，有可惠民者得便宜行事，吏罢软、苛刻者上之，诏令有未便者附传以闻。丙戌，置审官院、考课院。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是月，商州大雨雪。

三月壬子，诏权停贡举。

四月己卯，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

五月戊申，罢盐铁、户部、度支等使，置三司使。

六月戊午朔，诏中丞已下皆亲临鞠狱。丙寅，吏部侍郎、平章事张齐贤罢为尚书左丞。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张逊贬右领军卫将军，右谏议大夫、同知院事寇准罢守本官。以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吕端参知政事，刘昌言同知枢密院事。戊寅，初复给事中封驳。

七月丁酉，大雨。戊戌，复沿江务，置诸路茶盐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酉，以向敏中、张咏始同知银台、通进司，视章奏案牘以稽出入。

九月丙申，诏：诸杂除禁锢人，州县有阙得次补以责劾，能自新勤于者具闻再叙。乙巳，以给事中封驳隶银台、通进司。丙午，命侍从举任才堪五千户以上县令者二人。自七月雨，至是不止。是月，河水溢，坏澶州；江溢，陷涪州。诏：溺死者给敛具，澶人千钱，涪人铁钱三千，仍发廩以振。

冬十月壬戌，罢诸路提点刑狱司。庚午，始分天下州县为十道，两京为左右计，各署判官领之，置三司使二员。辛未，右仆射、平章事李昉，给事中、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左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并罢守本官。以吏部尚书吕蒙正平章事，翰林学士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枢密都承旨赵镒为宣徽北院使，枢密直学士向敏中为右谏议大夫，并同知枢密院事。丁丑，以右谏议大夫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辛巳，遣使按行畿县，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是月，河决澶州，西北流入御河。

闰月辛卯，幸水观硃鱼。己酉，置三司总计度使。

十一月丁巳，万安州献六眸龟。癸酉，还陇西州所献白鹰。

十二月辛丑，大雨雪。戊申，西川都巡检使张玘与王小波战江原县，死之。小波中流矢死，众推其党李顺为帅。

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戊午，李顺陷汉州，己未，陷彭州。乙丑，虑囚，流罪以下释之。己巳，李顺陷成都，知府郭载奔梓州，顺入据之，贼兵四出攻劫州县。遣使振宋、毫、陈、颍州饥民，别遣决诸路刑狱，应因饥劫藏粟，诛为首者，余减死。癸酉，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李继迁。甲戌，命昭宣使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讨李顺。诏诸州能出粟贷饥民者赐爵。辛巳，诏除两京诸州淳化三年逋负。

二月乙未，李顺分攻剑州，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合击大破之，斩馘殆尽。丙午，幸南御庄观稼。己酉，以益王元杰为淮南、镇江等军节度使，徙封吴王。辛亥，诏除剑南东西川、峡路诸州主吏民卒淳化五年以前逋负。

三月乙亥，赵保忠为赵保吉所袭，奔还夏州，指挥使赵光嗣执之以献。李继隆帅师入夏州。交趾郡王黎桓遣使来贡。

夏四月壬午朔，诏除天下主吏逋负。甲申，削赵保吉所赐姓名。丙戌，置起居院，初复起居注。以国子学复为国子监。辛卯，虑囚。大食国王遣使来贡。戊戌，赦诸州，除十恶、故劫杀、官吏犯正赃外，降死罪以下囚。己亥，王继恩帅师过绵州，贼溃走，追杀及溺死者甚众。庚子，复绵州。内殿崇班曹习破贼于老溪，复阆州。绵州巡检使胡正远帅兵进击，复巴州。壬寅，西川行营击贼于研口砦，破之，复剑州。癸卯，大雨。

五月丁巳，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其党张余复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传序死之。丙寅，河西行营送赵保忠至阙下，释其罪，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己巳，以知梓州张雍、都巡检使卢斌尝坚守却贼，斌进击解阆州围，遂平蓬州，

雍加给事中，试领成州刺史。以少府监雷有终为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庚午，贼攻夔州，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赉、夔州巡检使解守颢大败其众于西津口，斩首二万级，获舟千余艘。辛未，降成都府为益州。壬申，右仆射李昉以司空致仕。甲戌，诏利州、兴元府、洋州、西县民并给复一年。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庚辰，初伏，帝亲书绫扇赐近臣。

六月辛卯，诏赦李顺胁从徒误。是月，都城大疫，分遣医官煮药给病者。贼攻施州，指挥使黄希逊击走之。戊戌，峡路行营破贼于广安军，又破贼张罕二万众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斩甚众。戊申，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为镇州都部署。贼攻陵州，知州张旦击破之。高丽遣使，以契丹来侵乞师。

秋七月辛亥朔，贼攻眉州，知州李简等坚守逾月，贼引去。癸亥，置江、淮、两浙发运使。丙寅，除两浙诸州民钱假日逋负。甲戌，置威塞军。乙亥，李继迁遣使来贡。

八月甲申，诏有司讲求大射仪注。癸巳，以内班为黄门。甲午，置宣政使，以宦者昭宣使王继恩为之。乙未，诏释剑南、峡路诸州亡命。戊戌，以通远军复为环州，置清远军。庚子，大雨。贝州言骁捷卒劫库兵为乱，推都虞候赵威雍为帅，转运使王嗣宗率屯兵击败之，擒威雍，磔于市。辛丑，诏遣知益州张咏赴部，得便宜从事。癸卯，以参知政事赵昌言为西川、峡路招安马步军都部署，寻诏昌言驻凤翔，遣内侍押班卫绍钦往行营指挥军事。峡路行营破贼帅张余，复云安军。李继迁使其弟奉表待罪。

九月庚戌朔，户部尚书辛仲甫以太子少保致仕。甲寅，赐三司钱百万，募能言司事之利便者，量事赏之，尽则再给以备赏。己未，罢诸州榷酤。改黄门院为内侍省，以黄门班院为内侍省内侍班院，入内黄门班院为内侍省入内侍班院。辛酉，遣使分行宋、亳、陈、颍、泗、寿、邓、蔡等州按行民田，被水及种蒔不及者并蠲其租。壬申，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大赦，除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外，诸官先犯赃罪配隶禁锢者放还。乙亥，以左谏议大夫寇准参知政事。丁丑，以蜀部渐平，下诏罪己。戊寅，西川行营言卫绍钦破贼于学射山，别将杨琼复蜀州，曹习等又破贼于安国镇，诛其帅

马太保。

冬十月庚辰，诏释殿前司逃军亲属之禁锢者。西川行营指挥使张嶷杀其将王文寿以叛，遣使招抚其众，遂共斩嶷首以降。乙未，杨琼等复邛州。乙巳，改青州平卢军为镇海军，杭州镇海军为宁海军。

十一月庚戌，遣使谕李继迁，赐以器币、茶药、衣服。丙辰，赐近臣飞白书。庚申，诏：江南西路及荆湖南北路、岭南溪洞接连，及蕃商、外国使诱子女出境者捕之。癸亥，贼攻眉州，崇仪使宿翰等击败之，斩其伪中书令吴蕴。丙寅，幸国子监，赐直讲孙奭绯鱼，因幸武成王庙，复幸国子监，令奭讲《尚书》，赐以束帛。大寒，赐禁卫诸军缗钱有差。

十二月戊寅朔，日当食，云阴不见。辛巳，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安抚西川。丙戌，命诸王改近郊。弛忠、靖二州刑徒。庚寅，宿翰等引兵趋嘉州，伪知州王文操以城降。乙未，秘书丞张枢坐知荣州降贼，弃市。辛丑，以三司两京、十道复归三部，各置使一员，每部置判官、推官、都监，分勾院为三。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系囚，流罪以下递降一等，杖罪释之。蠲诸州逋租，蠲陕西诸州去年秋税之半。丙辰，诏作上清宫成。丁巳，凉州吐蕃当尊以良马来献。戊午，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来贡。辛酉，上御乾元门观灯。癸亥，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勒浪、崑族自振武犯边，永安节度使折御卿邀击，败之于子河汉，勒浪等乘乱反击德威，遂杀其将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获吐浑首领一人，德威仅以身免。戊辰，以翰林学士钱若水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刘昌言罢为给事中。以宣祖旧第作洞真宫成。甲戌，李继迁遣使以良马、橐驼来贡。

二月甲申，命宰相祷雨。令川峡诸州瘞暴骸。戊戌，以旱虑囚，减流罪以下。丙午，雨。嘉州函贼帅张余首送西川行营，余党悉平。蠲襄、唐、均、汝、随、邓、归、峡等州去年逋租。振亳州、房州、光化军饥，遣使贷之。

三月庚申，诏求直言。辛酉，以会州观察使、知清远军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己巳，废邵武归化县金坑。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右仆射，以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柴禹锡罢为镇宁军节度使，参知政事苏易简为礼部侍郎，以翰林学士张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甲申，以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赵镗知枢密院事。乙酉，契丹犯雄州，知州何承矩击败之，斩其铁林大将一人。辛丑，遣使分决诸路刑狱，劫贼止诛首恶，降流罪以下一等。壬寅，虑囚。甲辰，大雨，雷电。开宝皇后宋氏崩。

六月乙酉，购求图书。丙戌，遣使谕李继迁，授以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奉诏。丁亥，以银州左都押衙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己亥，许士庶工商服紫。是月，大热，民有喝死者。

秋七月丙寅，除陈、许等九州及光化军今年夏税。

八月壬辰，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兼判开封府。大赦，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者，赐勋一转。癸巳，以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癸卯，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

九月丙午，西南蕃特柯诸蛮来贡，诏封西南蕃主龙汉晓为归化王。丁卯，御朝元殿册皇太子。庚午，清远军言李继迁入寇，率兵击走之。

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让官僚称臣，许之。乙丑，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坐挠边，责授蓝山县令。

十一月己未，阅武便殿。是月，以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召王继恩归阙。

十二月甲戌，群臣奉表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圣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许。契丹犯边，折御卿率兵御之，卒于师。斩马步军都军头孙赞于军中。庚辰，新浑仪成。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圆丘，大赦，中外文武加恩。丁卯，废诸州司理判官。二月壬申朔，司空致仕李昉薨。戊寅，以越王元份为杭州大都督兼领越州，吴王元杰为扬州大都督兼领寿州。己卯，以徐国公元偓为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涇国公元偁为鄂州都督、武清军节度使。庚辰，以御史中丞李昌龄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辛巳，以吕蒙正为左仆射，宋琪为右仆射。

乙未，定任子官制。

三月丙寅，以京师旱，遣中使祷雨。戊辰，命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

夏四月甲戌，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讨李继迁。癸未，雨。

五月癸卯，李继迁寇灵州。

六月戊戌，黔州言蛮寇盐井，巡检使王惟节战死。是月，亳州蝗。

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为夏、绥、麟、府州都部署。庚子，诏作寿宁观成。丙寅，给事中、参知政事寇准罢守本官。戊辰，蜀峡路诸州民去年逋租。是月，汴水决谷熟县，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

闰月庚寅，诏江、浙、福建民负人钱没入男女者还其家，敢匿者有罪。

八月辛丑，密州言蝗不为灾。

九月戊寅，右仆射宋琪薨。诏川峡诸州民家先藏兵器者，限百日悉送官，匿不以闻者斩。己卯，夏州、延州行营言破李继迁于乌白池，获未募军主、吃啰指挥使等二十七人，继迁遁。甲申，会州观察使、环庆副都部署田绍斌贬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虢州安置。丙戌，秦、晋诸州地昼夜十二震。丙申，诏废衢州冶。

冬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

十一月丁卯朔，增司天新历为一百二十甲子。戊寅，置签署提点枢密、宣徽院诸房公事。辛卯，许州群盗劫郾城县居民，巡检李昌习斗死，都巡检使王正袭击之，获贼首宋斌及余党，皆斩于市。甲午，禁淮南通行盐税。

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诣诸寺观祷雪。甲寅，雨雪。

大有年。是岁，处州稻再熟。

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并参知政事，给事中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张洎罢为刑部侍郎。乙酉，孝章皇后陪葬永昌陵。辛卯，以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

二月丙申朔，灵州行营破李继迁。辛丑，帝不豫。甲辰，降京畿死罪囚，

流以下释之。

壬戌，大食、宾同陇国并来贡。

三月丁卯，占城国来贡。壬辰，不视朝。癸巳，追班于万岁殿，宣诏令皇太子枢前即位。是日崩，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殡于殿之西阶。群臣上尊谥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闲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耄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译文】

宋太宗，即神功圣德文武皇帝，讳号炁，原名赵匡义，后来改名为赵光义，他的讳号炁也是在他即位后第二年改的，他是宋宣祖的三儿子，母亲是昭宪皇后杜氏。当初杜皇后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位神仙捧送她一轮太阳，其后她就有了身孕，太宗皇帝后来就出生在浚仪的官舍中。赵光义出生当夜，有一道红光像火一样冲天而起，街巷中也能闻到扑鼻的香味。这一天正好是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十月七日。

太宗幼年时就非同常人，与其他小孩一块嬉戏时，大家都怕他、服他。等他长大后更是仪表堂堂，隆鼻大耳，不怒而威，一看便知是帝王相。他天性爱学习，他父亲统领淮南兵时，经常破州拔县，但他不取金银财物，只是搜集古文书籍送给太宗，并经常勉励他好好学习，所以太宗皇帝精于文章，多

有才气。

当太宗出仕后周，做到供奉官都知这一年，太祖赵匡胤即位，以太宗为殿前都虞候，并领睦州防御使。太宗征平泽州、潞州后，以大内点校留镇二州，不久衔领泰州军节度使。太宗征讨李重进后，官至大内都部署、同平章事，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出征太原后，改任东都留守另赐府第，并被封为晋王，职位在宰相之上。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仙逝，太宗即位。二十二日，大赦天下，连以往不赦之徒也赦免了。二十三日，群臣上奏请太宗临朝听政，太宗不同意。二十四日，在宰相薛居正等人的坚决请求下，太宗才最后答应，当天便搬进了长春殿。二十七日，以他的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以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以太祖的儿子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被加封为左仆射，沈伦被加封为右仆射，卢多逊被任命为中书侍郎，曹彬仍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楚昭辅任枢密使，潘美任宣徽南院使，其他内外官员各有不同的封赏。下诏令茶、盐、酒的供给以开宝八年的配额为准。

十一月初一，太宗没有上朝。十一月初二，追封册立已死的尹氏为淑德皇后，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六日，免去各州县一年贡赋。初八，下令各道转运使考察各州县的官吏，分为三等，年底上报。命各州县大量搜集懂得天文术数的人才送往京城。匿藏不出者以死罪论。十三日，通告高丽国以王侁为高丽国王。二十一日，太宗临幸相国寺。二十七日，派遣著作郎冯正、佐郎张玘出使契丹国，告诉太祖的死讯。下诏告文武百官犯过小错误的，不再追究责任。

十二月初七，设立直舍人院。二十二日，太宗到乾元殿接受群臣朝拜。不奏乐。大赦天下，改这一年为太平兴国元年。称宋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和齐王赵廷美的儿子为皇子，他们的女儿称皇女。二十五日，设置三司副使。二十六日，契丹国派遣帮丧的使者来到。二十七日，太宗到讲武池，又转到玉津园。二十八日，节度使赵普、向拱、张永德、高怀德、冯继业、张美、刘廷让前来朝贺。

太平兴国二年（978年）春正月初一，因行殡葬大礼不上朝。初五，禁止大小官员外出做买卖。初七，太宗亲自主持礼部举人的考试。十三日，追封赵匡胤谥号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十五日，太宗去相国寺，回来在东华门观灯。十九日，召见了礼部推举贡生一百二十人，并赐予他们出身。二十七日，任命邕州、广源州酋长坦坦绰农民富为检校司空、御史大夫、上国柱。三十日，再到讲武池。设置江南官家茶场。

二月初三，契丹国遣使臣来朝祝贺太宗即位并祝贺新春。吴越国也派使者前来进贡。废弃南唐的铁钱。初九，太宗改讳号为炆。十一日，在崇德殿大宴群臣，不奏乐。十四日，先去新凿池，又转讲武池，最后在玉津园宴饮玩乐。十六日，占城国派遣使者来上贡。十八日，传令江南各州在市场上不得买卖私盐。二十七日，太宗驾临太平兴国寺，又去了造船坞、建隆观。

三月初一，开始订立候选官选择范围。十八日，封河阳节度使赵普为太子少保。二十八日，太宗去开宝寺，当天设置威胜军，严禁江南各州私铸铜钱。允许与契丹国做买卖。

四月初一，大食国的使臣来上贡。七日，契丹国派使者来参加太祖皇帝的葬礼。二十五日，宋太祖被安葬在永昌陵。

五月初二，河南法曹参军高丕、伊阙县主簿翟麟、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因不勤于政事获罪，未受处分。三日，向拱、张永德、张美、刘廷让都被罢去节度使，转封为诸卫上将军。五日，太宗去了新水砦，又去玉津园宴饮取乐。六日，下诏如有继母杀死儿子和儿媳的以杀人罪论处。十日，在崇德殿摆宴，不奏乐。派遣辛仲甫出使契丹。十四日，定每年十月七日为乾明节。十九日，祭祀太祖皇帝于庙堂，配以孝明皇后王氏；又将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在别庙祭奠。二十日，下诏在终南山修建北帝宫。二十三日，先去新水砦，又到玉津园宴饮作乐。

六月初一，在邠州要策池中发现白龙。二十五日，太宗先去开宝寺，又去了飞龙院，并赐予侍从马匹。这一月，在磁州、保安等县发现黑蝗虫，将桑叶吞食殆尽，颍州发生水灾。

七月十一日，下诏各库仓守卫官，有敢在斗秤上作假以谋私利者将被处

死。二十四日，钜鹿、沙河有害虫吞食桑叶、麦苗，荣泽、顿丘、白马、温县河堤决口。

闰七月初十，太宗去了白鹤桥与金水河。二十日，黄河水暴涨淹开封等八个县，淹没了很多庄稼。二十五日，下诏发潭州兵马击讨梅山贼寇。二十八日，有司呈上闰年的新垦土地与新增户籍图册，传令各郡专门来奏己事。

八月初五，黎州的两林蛮来上贡。七日，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来京朝贺。十五日，太宗因为去观灯到了相国寺。二十日，下诏修建崇圣殿。这一月，陕州、潼州、道州、忠州、寿州发生水灾，钜鹿发生虫害，景城县遭冰雹袭击。

九月初七，太宗先去弓箭院，转道看了新修的三处馆舍。十四日，又去了新水碓，还在西御园宴饮取乐。十九日，渤尼国派遣使臣来进贡，山后两林蛮来献马匹。二十三日，太宗去讲武台畅游。容州第一次进贡珍珠。二十七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惟濬来京朝拜。二十八日，太宗到近郊狩猎。二十九日，吴越王派遣使臣请求直呼其名，太宗不答应。这一月兴州江水泛滥，濮州也遭水灾，汴水也遇水患。

十月初一，太宗赏赐百官及在外地的将校、长吏冬天的衣服。四日，契丹派使臣来恭贺乾明节。十二日，巡视京城的西北，观看卫士与契丹使者的骑射表演，并在囿苑中设宴。十二日，众大臣奏请开始作乐，多次上表后，太宗答应了。二十二日，诏令查禁天文卜相等书，私自学习者斩首。二十四日，太宗到近郊去打猎，开始买卖酒水。

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四日，当太阳转向南面时，太宗才上朝。八日，派李洙等人去契丹国祝贺新春。十一日，查禁江南各州新铸小钱，有私自铸造者，斩首示众。二十七日，巡视御龙弓箭直营，赏赐军士以钱和布不等。

十二月初一，测试各州所选送的天文术士，选中的归司天台，未选中的脸上刺字发配海岛。十四日，太宗到近郊狩猎。十七日，下诏钦定晋州矾法，凡有私自蒸煮与贩卖矾的人，都要按律治罪。二十五日，太宗到新水碓。高丽国王派他儿子元辅前来祝贺太宗即位。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到住所来祝贺。五日，殿直霍琼因纵兵抢劫百姓财物被腰斩于市。九日，疏通汾河。雅州西山野川

路蛮来京朝贺。十三日，开通襄水与汉水的漕运渠，渠虽修成，但因水上不来，只能弃而不用。十四日，光禄丞李之才因擅自与同行在殿中饮酒被革去功名。十五日，不再探测陈州蔡河。十六日，疏通广济河、惠民河及蔡河三条河的河道，筑修黄河河堤。二十日，疏通汴口河。二十四日，下令修编《太祖实录》。二十六日，命令众臣祈祷求雨。二十八日，京都雨水充足。

二月初一，太宗亲临郑国公主府第。以新修的三馆书院为崇文院。二日，下诏召集各州的录事、县令、簿尉选择合适的书式。九日，免去昌州七井有名无实之盐。十一日，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因犯有受贿弄虚作假罪被腰斩于市。十六日，太宗驾临绫锦院，让近臣参观织坊的织机，回来后在崇文院读书。下令开凿金明池。二十九日，严禁边境各郡滥铸铜钱。为西京新修的宫殿提书殿名。

三月初一，贝州清河百姓田祚十代同住，太宗下诏加以表彰，复兴其家业。十七日，殿直武裕因贪赃枉法被斩首示众。十八日，从秦州传来消息，西戎酋长王泥猪兵犯八狼关，被巡检刘崇让击败，斩其首示众。二十五日，吴越国王钱俶来京朝贺。二十八日，太宗到开宝寺。这一月，寿州普降喜雨。

四月初一，太宗命群臣祈祷求雨。召华山道士丁少微入京。二日，禁止老百姓在春夏秋冬进山捕猎。十六日，太宗驾临建隆观，又去了西染院与造船坊。二十一日，设置诸道转运判官。二十五日，陈洪进献出漳州、泉州两州，共得十四个县、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户、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名士兵。二十六日，太宗到南城观看麦子长势，顺便去了玉津园宴饮取乐。二十七日，侍御史赵承嗣因贪污公款被斩首示众。二十九日，封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钱俶请求归还吴越国王封号，并辞去天下兵马大元帅职位，以及回收其他成命及兵权，太宗不答应。这一月，获嘉县河堤决口。

五月初一，大赦潭州、泉州，免去二州一年的徭役。钱俶献出两浙各州，共计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户、军队十一万五千零三十六人。三日，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钱俶的儿子钱惟濬被封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四日，大赦两浙，免除徭役跟漳州、泉州相同。九日，派遣李从吉等人出使契丹国。十一日，占城国派使者来贡献特产。十八日，定

难军节度使李克叟死，其子李继筠于二十一日承袭其父之职。二十一日，太宗到殿前指挥使杨信家中探病。二十四日，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的儿子李飞雄假传圣旨，乘驿马至清水县，逮捕都巡检周承瑨、刘文裕、马知节等七人，准备劫持守军占城反叛，被刘文裕识破，逮捕了李飞雄，搞清了他的图谋，太宗下诏尽杀李飞雄父母、妻子、儿女全家，但太宗对李家断宗颇感悲哀；申训告戒内外臣民，从此后凡有心怀叵测、心术不正的子弟，如果屡教不改，其长辈应告知各州县，再由各州县押解进京，发配边远地区，隐而不投者，按罪论处。

六月初五，又给乘驿银牌给养。二十九日，秦州清水监军田仁朗击败西羌，斩杀与俘虜敌人很多。三十日，下诏告示：凡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来各级官吏如有贪赃枉法者，虽然逢大赦，也不得豁免，永远都是这样。这一月，泗州遭水灾，汴水决口宁陵县。

七月初二，京城雷电交加，普降大雨，西窑蒿草被烧。九日，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死去，被追封为吴王。十五日，金乡县李光袭十代同住，嘉奖表彰。二十七日，将明德门改为丹凤门。三十九日，中书令李知古因受贿擅自更改刑部所定法文，被乱棍打死。

八月初一，太宗到造船坊，又转到玉津园宴饮戏乐。这天黄河滑州段河水变清。四日，诏令两浙送淮南王亲属以及所属官员进京。十九日，夷州蛮任朗政来朝进贡。二十一日，詹事丞徐选因贪污被乱棍打死。二十二日，群臣奏请太宗受尊号应用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太宗同意了。

九月初二，太宗亲自主持礼部举人的考试。三十日，任命平民张遁为襄邑县主簿，张文旦为濮阳县主簿。

十月初一，契丹国派使者来恭贺乾明节。高丽国王也派使者前来进贡。八日，先到武功郡王赵德昭府第，又去了齐王府，赏赐齐王一万两银子，一万匹绢，赵德昭、赵德芳各领不同赏。九日，恢复兖州曲阜县袭封的文宣公家族。十八日，太宗到近郊狩猎，灵河县黄河决口。

十一月十五日，太宗到园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并到乾元殿接受应用统天圣明文武皇帝的尊号。十九日，太宗驾临齐王府。二十五日，在郊外祭

拜中外文武百官的加恩。

十二月十四日，太宗到讲武台观看机石与连弩。十九日，到近郊打猎。二十七日，契丹派使者来恭贺新春。二十八日，设置三司推官、巡官。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初七，派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出使高丽，告诉他们宋朝将要北伐。派遣官员分头督运军马粮草往太原行营。十日，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命令河阳军节度使崔彦进、彰德军节度使李汉琼、彰信军节度使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各以卫府将直为副手，四面进讨。侍卫马军都虞候米信、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各率其军从征，西上阁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监护。十一日，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截从以燕蓟来的援军。十三日，设置签署枢密院，由石熙载主持。十五日，在长春殿为潘美等众将设宴，太宗赐给他们衣服、金带及鞍马。二十三日，新的浑仪制成。

二月初三，太宗先去国子监，后又到玉津园宴饮玩乐。五日，以齐王赵廷美之子赵德恭为贵州防御使。七日，以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沈伦为东京留守兼管开封府，宣徽北院使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以枢密院承旨陈从信作他的副手。十四日，太宗赏赐左右侍卫近臣以鞍马、衣服、金玉带等。十五日，太宗亲率京师北伐。十九日，到达澶州，太宗即兴到河边观鱼。

三月初一，军至镇州。八日，郭进击败北汉的西龙门砦，抓了很多俘虏。十六日，郭进又在关南大破契丹军。二十一日，左飞龙使史业击败北汉的鹰扬军，并抓了一百多名俘虏。二十六日，夏州的李继筠请求统率本部人马帮助征讨北汉。这一日，诏令泉州派兵护送陈洪进的亲属回京。

四月初一，岚州驻军与北汉军大战，击败北汉军。二日，孟县投降，以石熙载为枢密副使。十三日，以孟玄喆、刘廷翰为兵部都钤辖，崔翰为总马步军，共同驻扎镇州。十四日，太宗又从镇州发兵。这天折御卿战败岢岚军，俘虏其军使折令图。十七日，攻下隆州，俘虏其招讨使李询等六人。二十一日，折御卿攻下岚州，斩杀其宪州刺史郭翊，并捕获夔州节度使马延忠。二十二日，发兵太原，驻扎在汾东行营。二十三日，太宗来到太原城，诏告北

汉主刘继元前来投降。二十四日夜，太宗来到城西，督视众将用机石攻城。二十六日，又到各营寨巡视。二十七日，又到连城，察看为攻城所挖洞穴。

五月初一，进攻城西南，攻下羊马城，俘虏其宣徽使范超，将其在军旗下斩首。三日，进攻城西北。四日，北汉骑兵元帅郭万超前来投降，于是移兵城南，太宗给刘继元写去亲笔信。五日，进攻开始，将士个个奋勇争先。这一夜，刘继元派人来告同意投降。6月，刘继元正式投降，北汉被平定，北宋共得十个州、四十个县、三万五千两百二十户。任命祠部郎中为刘保勋为太原知府。七日，大赦河东原来没有被赦免之人，命令登记死去将士的儿女子孙，掩埋战士尸首。十日，改榆次县为新并州。优赏归降的将校，尽将僧人、道士归西京寺院、道观，受降的官吏富户在河南给予封田。这样北汉节度使蔚进卢也以汾州投降。十一日，以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太宗作《平晋诗》，令左右从臣和赋。十三日，刘继元进献宫妓一百多名，太宗将她们赐予手下将校。十七日，修筑新城，送刘继元直系亲属回京。十八日，太宗到城北，登上沙河门楼，迁徙其他老百姓入新城，并派人监督，旧城随即被纵火焚毁。十九日，以太宗所住行宫为平晋寺，《平晋诗》被题刻寺中，当天，废去隆州，毁其城。二十二日，兵发太原。二十九日，回到镇州。

六月初七，因为准备讨伐幽州、蓟州，派京东、河北各州军马粮草到北面行营屯扎。十三日，太宗再次亲率大军讨伐契丹。十九日，到达金台顿，招募乡民百余人为向导。二十日，到达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投降，太宗留下一千兵丁把守。二十一日，到达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来投降。二十二日，到达盐沟顿，老百姓拿边境马匹来献，太宗赐给他们布匹。二十三日，到达幽州城南，屯驻宝光寺。契丹军屯驻城北，太宗率军将他们击退赶走。二十五日，命定国军节度使宋偓、河阳军节度使崔彦进、彰信军节度使刘遇、定武军节度使孟玄喆从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为幽州总领。这天契丹国铁林厢主李札卢存率所部来降。二十八日，范阳老百姓带牛羊前来慰劳宋军。三十日，太宗亲自登车督战攻城。

七月初三，契丹建雄军节度使、顺州知府刘廷素前来投降。五日，蓟州知府刘守恩也来归顺。六日，太宗率大军与契丹部队在高粱河大战，结果战

败。七日，班师回朝。十三日命孟玄喆驻守定州，崔彦进驻守关南。二十八日，太宗从范阳回到京师。

八月初五，西京留守石守信因从征时触犯兵律，被贬为崇信军节度使。七日，彰信军节度使刘遇被贬为宿州观察使。十六日，命潘美驻兵河东三交口。二十七日，宋城县汴水决口。这天武功郡王赵德昭自杀。太宗下诏修太清楼。这一月，秦州遭水灾。

九月初三，汲县黄河决口。十一日，设置皇子侍读。二十三日，太宗来到新城看铁林军射箭表演。二十四日，华山道士丁少微进京进献金丹、巨胜、南芝、玄芝等物。二十七日，山后两林蛮来献名马。三十日，镇州都钤辖刘廷翰率军与契丹军在遂城西大战，刘廷翰获胜，斩杀一万零三百人，俘虜其三员大将，上万匹马。

十月二十九日，因为平北汉有功，齐王赵廷美进封为秦王，薛居正加官为司空，沈伦加封为左仆射，卢多逊兼任兵部尚书，曹彬兼任侍中，白进超、崔翰、刘廷翰、田重进、米信为各所统率军节度使，楚昭辅、崔彦进、李汉琼同为检校太尉，潘美加封为检校太师，王仁贍加封为检校太傅，石熙载加封为刑部侍郎，其他文武从臣各有不同的封官。

十一月初四，将道士丁少微遣送回华山。十三日，太宗到近郊狩猎。十五日，忻州传来消息，宋军击败契丹军，关南也传来消息击败契丹军，斩首一万余众。

十二月初二，占城国派使者来进贡。二十二日，太宗到近郊狩猎。这一天，设置各州司理判官。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正月初五，下诏抚慰河东诸州。七日，新作天驷左右监，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十五日，改称端阳殿学士为文明殿学士。

二月二十四日，斩杀徐州贼寇李绪等七人。这一天也撤销了顺化军。

三月十五日，在大明殿大集亲王、宰相、淮南国王及左右大臣。十六日，左监门卫上将军刘铨死去，被追封为南越王。二十日，代州传来消息，宣徽南院使潘美率军在雁门击败契丹军，斩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俘虜都指挥使

李重海。

闰三月初三，太宗到水碓观鱼。十一日，亲自主持礼部举人的考试。十四日，亲自主持其他各科举人的考试。二十七日，太宗到讲武池观看楼船。二十八日，甘州、沙州回鹘派使者送骆驼、名马来献。

四月十一，亲自测试首名举人赵昌国，赐他及第。这天堵住汾河，晋祠的水来灌太原城，毁掉其旧城。这一月，寿州有大风冰雹、冠氏县降大雨冰雹。

五月初一，京城有大雨。十九日，命宰相祈祷求告天晴。

六月十一日，高丽国王派使者来进贡。这一月，颍州遭水灾，徐州、白沟城进水。

七月六日，讨伐交州的黎桓，命令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濬、左监门卫将军崔亮、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阁门祗候王僕并为部署。孙全兴、张濬、崔亮从邕州出发，刘澄、贾湜、王僕从廉州出发，各率所部进讨。十九日，北海有异虫生。

八月十四日，西南蕃主龙琬琚派其儿子罗若从与各州的蛮酋来朝进贡。

九月初三，黎桓派使者来上表请求由丁璿袭其位。四日，史官呈上《太祖实录》。二十二日，太宗到近郊狩猎。

十月初三，发兵到关南及镇州、定州屯扎。十九日，出动京城军队至雄州，老百姓为其修桥搭路。二十四日，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护送定州屯兵。

十一月初一，安南静海军节度行军司马、权知州事丁璿上表请求袭黎桓职位，太宗没有作答。七日，以秦王赵廷美为东京留守，王仁贍为大内都部署，陈从信作为副手。十日，太宗亲征讨伐契丹。十三日从京城发兵。十四日到达长垣县。在关南与契丹军大战，大败契丹军。即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十九日，兵驻大名府。各路兵马当日与契丹军大战于莫州，结果失败。

十二月初五，太宗阅兵，在军帐中用餐。卫士中有偷捕獐鹿的本当问罪，太宗免了他们。九日，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路

部署与西路部署。十一日，从大名府发兵，太宗顺便去打猎。十六日，太宗从大名府回到京师。这天交州行营与群贼交战，大败贼兵。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正月初四，设置平塞军与静戎军。十二日，易州打败了几千名契丹贼兵。二十七日，改称静戎军为安静军。

二月，命宰巨祷告求雨。

三月十二日，兴元尹赵德芳死，被迫封为岐王。十六日，诏令各路转运使考察官员是否贤能。十九日，设置破虏军、平戎军。二十日，高昌国派使者前来进贡。二十五日，交州行营在白藤江口大败贼兵，缴获战船二百艘。这天邕州知府侯仁宝战死。当时正赶上疟疾流行，士兵病死很多，转运使许仲宣上报实情，太宗下令班师。当天又下诏斩刘澄、贾湜于军中，判孙全兴下狱。责令各州隔五日查验一次牢房。

四月初四，太宗到太平兴国寺求雨。十九日，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查禁西川各州白衣巫师。解散湖州织坊，解散女织工。

五月二十三日，天下雨。犯死罪者减刑，流放以下罪犯尽皆释放。这天平塞军大败契丹军。

六月初九，司空、平章事薛居正死去。

七月十一日，下诏令渤海瑛府王助讨伐契丹。这一月，延州、鄜州、宁州、河中遭水灾，宋州蝗虫成害。

九月初一，出现日食。十日，左拾遗田锡上书进谏，太宗下令嘉奖。十二日，设立京朝官差遣院，开始让中书舍人郭贇等人考校税收。十七日，以赵普为司徒，石熙载为枢密使。十八日，下诏求臣下进直言。二十二日，易州传来消息击败契丹。斩杀绵州贼寇王禧等十人。

十月九日，群臣多次上表请太宗受尊号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太宗答应了。二十日，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定州都部署。二十二日，订校历代医书。三十日，太宗下令修筑的苏州太一宫建成。

十一月初三，监察御使张白在任蔡州知府时用官钱买卖米粮，案发被斩首示众。十日，改武德司为皇城司。这一日，女真国派使者前来进贡。十七

日，太宗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并到乾元殿受尊号与内外文武百官加恩。十八日，传令各州监临官如有什么闻见须面见皇帝的，等候上报。二十三日，交州行营部署孙全兴被斩首。二十七日，以枢密使楚昭辅为左骁骑上将军。

十二月初十，在各地购买医书。十六日，太宗到近郊打猎。二十六日，在诸道节度州设置观察支使，原有同掌书记就不再设立。二十八日，严禁老百姓卖马给边境部落。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到皇帝住所来恭贺新春。二十九日，拟定车马、服装等级与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

二月二十一日，改关南为高阳关，迁徙并州归唐明镇。二十二日，免去卢州管内赊欠米粮一万七千二百四十石。

三月初一，有日食。三日，以秦王赵廷美为西京留守。十三日，因天旱分别派中黄门到各地山岳求雨。这天交州因为王师将出兵讨伐派使者来道谢。二十日，赐给秦王以袭衣、通犀带和十万贯钱。这一月，舒州送来一块黑色石头，上面有白字“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宣州突降雪霜冻死了桑树与庄稼。北阳县蝗虫成灾，被几万只飞鸟吃尽。

四月初三，以枢密直学士窦偁、中书舍人郭贇并为参知政事，以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七日，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卢多逊被罢为兵部尚书。十六日，西京留守、秦王赵廷美罢职回到王府，太宗称秦王的儿子赵德恭、赵德隆为皇侄，秦王的女儿韩氏为皇侄女，并恢复其云阳公主的封号。卢多逊被革职流放崖州，他家也被一并迁往崖州，他的直系亲属也全部被发配充军到边远的地区。十九日，左仆射、平章事沈伦被罢为工部尚书。严禁河南各州私自铸铅锡假钱。这一月润州发生水灾。

五月初十，崔彦进在唐兴击败契丹军。十七日，巡查各牢营。十八日，夏州留后李继捧献上其银州、夏州、绥州、宥州四州。二十日，三交行营传来消息，潘美在雁门击败契丹军，攻破其营垒三十六座。二十五日，秦王赵廷美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以崇仪副使阎彦进为房州知府，监察御史袁廓主持房州军政，各赏他们白银三百两。二十八日，宋军在府州新泽砦击

败契丹军，俘获将校以下一百多人。这一月，陕州蝗虫成灾，芜湖县下大雨冰雹。

六月十五，派使者送李继捧家属进京，他弟弟李继迁出走地斤泽。十六日，设立译经院。这一月，临济县黄河决口，汉阳军被水淹。

七月初五，太宗以皇子赵德崇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并封为卫王；皇子赵德明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并封为广平郡王。二十六日工部尚书沈伦进衔左仆射。这一月，范济口黄河决口，淮水、汉水、易水皆涨出河道，阳谷县发生蝗灾，关陕各州也遭水灾。

八月初一，太子太师王溥死去。二十日，下诏川陕各州不再上贡锦绸、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物。民间的不禁。

九月初一，西京各道的和尚都进行登记并由祠部发给证件。二十六日，孙贵妃死去。邠州有蝗灾。

十月初五，下诏严禁黄河南边的官民擅自出关侵扰掠夺，下诏前已抢得的羊马牲口要归还原主。十日，太宗驾临金明池并亲自登上龙舟观看水军操练水战。这一天武德县黄河决口，遂免去沿河百姓田租。二十一日，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窦侔死去。二十五日，《乾元历》编成。这一月，岳州田鼠肆虐，大食庄稼。

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禁止老百姓在发丧送葬时奏乐。

十二月初一，出现日食。十三日，免去两浙地区太平兴国六年以前所欠的租赋。二十一日，高丽国王王佑死去，他弟弟王治派使者来向太宗请求承袭其兄之位，太宗下诏册立王治为高丽国王。

闰十二月初一，丰州军与契丹军作战，大获全胜，俘虏其天德军节度使萧太。同一天，占城国献来驯服的大象。九日，太宗到近郊狩猎。二十四日，下诏赦免银州、夏州等州原先大赦而未被赦免之人。这一天，各州设置农师。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正月二十二日，以东上阁门使王显为宣徽南院使，酒坊使弭德超为北院使，并兼任枢密副使。二十六日，诏令各州县长官慰问年老德高之人。

二月初一，有日食。十日，禁止关内各部落私自贩卖妇女。

三月初四，以右谏议大夫宋琪为参知政事。丰州击败契丹军，缴获三千多帐篷。初七，分三司，各设置负责人。十七日，太宗驾临金明池观看水军操练水战。二十日，亲自主持礼部举人的考试。二十八日，开放福建各州的盐禁。

四月初七，颁布《外官戒谕辞》。二十七日，流放枢密副使弭德超到琼州，他家也一并迁往琼州。三十日，太宗驾临枢密使石熙载家探视疾病。

五月十二日，太宗下令在城南修建太一宫。这天黎桓自称三使留后，派使臣来朝进贡，并呈上丁璿的让位表。太宗下诏黎桓送丁璿的母亲、儿子进京，结果黎桓不从。二十二日，流放威塞军节度使曹翰到登州，二十日，诏令长吏劝回关州、陇州的流亡者。这一月，滑州黄河决口，大水经过澶州、濮州、曹州、济州，最后从东南进入淮河。相州有大风冰雹。

六月十五日，以王显为枢密使，柴禹锡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二十五日，兖州、泰山的父老乡亲及瑕丘等七县的老百姓进京请求封禅。这一月，谷、洛、澶、涧四河河水暴涨溢出河道，冲坏官舍民舍一万多处，被水淹死的人数以万计，巩县被冲毁殆尽。

七月十八日，参知政事郭贽被罢官为秘书少监。二十七日，加封宋琪为刑部尚书，以工部尚书李昉为参知政事。这一月，黄河、长江、汉水、溱沔河以及祁州的资河、沧州的胡卢河、雄州的易恶池的河水尽皆溢出，祸及周围。

八月九日，因为发生水灾，所以赦免死罪以下囚徒。十四日，山后两林蛮来京进贡，溪州、锦州、叙州、富州四州的蛮夷前来归附。二十七日，以枢密使石熙载为右仆射。二十八日，新增《谥法》。向天下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及枢密院副使一人录送史馆。

九月初一，占城国献上驯服的大象。这一天，在京城设置水陆路发运。这一月，淮水漫溢，浸坏农田六十余里。

十月十六日，改卫王赵德崇的名字为赵元佐，改广平郡王赵德明的名字为赵元祐，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赵德严改名赵元隼，赵德和改名赵元杰。二

十七日，进封赵元佐为楚王、赵元祐为陈王、赵元休为韩王、赵元隼为冀王、赵元杰为益王，五人同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司徒兼侍中赵普被降官为武胜军节度使。

十一月初一，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并为平章事。二日，废除川陕地区关于祖父母、父母都健在而自己另立门户、分走财产者处以死刑的刑律。八日，太一宫建成。二十一日，以翰林学士李穆、吕蒙正、李至并为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王沔并为同签署枢密院事。二十九日，设置侍读官。

十二月初一，诏令绥州、银州、夏州等州官吏招劝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家从业，免三年的徭役。六日，赐给河北、河东守边士卒襦子，送给驻京各军以米粮。这天，西方人入侵宥州，被巡检使李询赶跑。这一月，醴泉县水里的草变成了稻苗，黄河在滑州决口。

雍熙元年（984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到皇帝住处来恭贺新春。七日，右仆射石熙载死去。十一日，求购流散民间的书籍。十六日，涪陵县公赵廷美死去，被追封为涪陵王。二十一日，免去各州百姓上一年从官仓借贷的米粟。二十二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李穆死去。

三月初七，黄河在滑州的决口被堵上，太宗作《平河歌》赐予近臣，免去大水所过州县百姓今年的田租。十三日，以涪陵王赵廷美的儿子赵德恭、赵德隆为刺史，封涪陵王的女婿韩崇业为静难军司马。这一月，太一宫院落得降喜雨。

四月初五，泰山父老乡亲进京请求封禅。八日，群臣多次上表奏请，太宗答应了。十四日，太宗驾临金明池，观看水军操练水战，顺便到讲武台观看射箭表演，赐予武士布匹。

五月初一，开放江南盐禁。二日，太宗到城南观看麦子，赏给割麦者钱与布匹。这一天撤去各州农师一职。三日，西州回鹘远道来朝进贡。二十八日，乾元殿、文明殿着火。三十日，以在京官员补充堂后官。

六月初八，下诏求臣民上直言。十日，派人到两浙、淮南、西川、广南处理检查诉讼案件。这一天镇安军节度使、守中书令石守信死去。二十一日，传令各州长官每十天查视一次犯人。二十三日，下诏免去泰山封禅。二十五

日，严禁边界臣民在境外种植庄稼。

七月初四，改乾元殿为朝元殿，改文明殿为文德殿，改丹凤门为乾元门，改匭院为登闻鼓院，改东延恩匭为崇仁检院，改南招谏匭为思谏检院，改西申冤匭为申明检院，改北通玄匭为招贤检院。

八月二十日，太宗亲往太一宫祭祀。二十五日，黄河水涨漫溢。这一月，淄州遭受水灾。

九月十五日，群臣多次上表请太宗受尊号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仁明德广孝皇帝，太宗不同意；宰相叩头坚决请求，太宗始终不同意。十九日，太宗驾临并河新仓。

十月初八，太宗赐予华山隐士陈抟希夷先生称号。同一天夏州传来消息，宋军追击李继迁，俘虏其母亲、妻子，缴获一千四百多帐篷，李继迁逃脱。十六日，严禁布匹尺寸。十七日，岚州献上一角野兽。并呈上六十三种吉祥物的图给史馆。二十二日，忠州录事参军卜元干因贪赃枉法被乱棍打死。

十一月初六，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十一日，太宗在园丘祭拜天地，大赦天下，改年号，内外文武百官各加官进爵。二十七日，以浦城童子杨亿为秘书省正字。

十二月初五，淮海国王钱俶被改封为淮南国王。八日，赐给京城高寿者以布匹。十二日，撤去岭南采珠场。十七日，册立李德妃为皇后。二十一日，太宗驾临乾元门，赐驻京军队饮酒聚会三天。二十三日，天降大雪。

雍熙二年正月十一，太宗任命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兼济州判官，封号定安侯；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兼沂州判官，封号长宁侯。右补阙刘蒙叟出任济州通判，起居舍人韩俭出任沂州通判。正月十九，太宗赏赐德恭和德隆享受常俸并赏钱三百万贯。

二月初三，暂代交州留后的黎恒派使者前来纳贡。二月二十，夏州李继迁诱杀了汝州团练使曹光实。二月二十四，占城国王派使者前来纳贡。

三月十五，太宗亲自考核礼部举人。江南百姓闹饥荒，太宗允许他们渡过长江谋生。

四月初一，太宗派使者巡察江南各州，赈济饥民，考察官员的才能政绩。四月初四，太宗派遣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到三交口屯兵驻扎。初五，发布诏书称皇帝降生的官舍为启圣院。四月十五，殿前承旨王著因管理资州不力，手下兵士奸淫虏掠、贪赃枉法，被腰斩弃尸街头。四月二十六，有甘露降于宫中后苑。正月二十七，夏州的官兵打败西蕃息利族人，并杀了他们的代州刺史折罗遇和他的弟弟埋乞，接着又打败了保族和洗族，降服了五十多族。

五月二十一，太宗驾临城南观麦，赐给农夫布帛。天长军产生。

六月初一，河西行营派人来告，俘获岷罗赋等十四个族，焚烧一千多户。六月十五，太宗恢复禁止盐类和酒类的公开买卖。

七月十八，太宗诏令各地转运使和长吏趁着年丰蓄粮，以防来年水旱灾害。

八月初一，太宗派遣使者前往两浙、荆湖、福建、江南东西路、淮南诸州的刑狱，审查狱讼，并考察官员是否勤于政事上表京城。八月二十一，西南的奉化王子以慈前来纳贡。这个月，瀛、莫二州发大水。

九月初四，因这一年无反兵作乱，太宗给囚犯减刑，除了十恶重罪、官吏贪赃和抢劫杀人不予赦免减刑外，其它死罪都给减降，流罪以下的全被释放。此外，免除江、浙各州百姓拖欠的地租。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太宗赏赐近臣到李昉的府第饮酒，召来众王和节度使在苑中设宴款待。这天晚上，楚王宫中起火。九月初十，楚王元佐被贬为平民，安置去均州。九月十六，群臣请求皇上让元佐留在京师养病，皇上应允。九月十八，西南蕃王派遣使者前来纳贡。九月二十七，太宗下令禁止在海上从事商业买卖。

闰九月十二，太白金星进入南斗。闰九月十三，太宗驾临天驷监，赐给从臣马匹乘坐。闰九月二十五，太宗下令禁止邕管杀人祭祀鬼神，禁止僧人娶妻、生儿育女。二十九，坊州派人献上一角兽。

十月初一，太宗帝自审查狱讼。十月初六，太宗任命来自天竺国的僧侣天息灾、施护、法天同为朝请大夫、试鸿胪少卿。十月初九，汴河主粮胥吏因克扣河道转运粮草兵士的口粮，被切掉双手，在河边捆绑三天后被斩首示众。十月十四，黎邛部蛮王子前来纳贡。

十一月十二，太宗在京城近郊打猎，将所有猎获之物全都上献皇上祭祀祖先的太庙，并写此为令。十一月十八，太宗设祭坛祭天祈祷下雪。十一月二十一，太宗发布诏书，在朝廷为官丁父母有劳有病者可以离任回家探望。

十二月初一，有日食现象。十二月初四，南康军来人告知，大雪下有三尺厚，大江全被冻结，能够承受重载。十二月初八，太宗派遣使者前往边关，发给守边兵士棉衣棉裤。十二月十七，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宋琪被免官。

雍熙三年正月初二，右武卫大将军、长宁侯德隆死，其弟德彝继承了他的封号，仍主持沂州大小事务。正月十一晚，子夜时分，从北方飘来一团赤气，降落在京城，到天明时分仍不散去。正月二十，掌管雄州的贺令图等上奏皇上，请求讨伐契丹，收复燕蓟故地。正月二十一，兴师北伐，任用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军营先锋部队的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曹彬的副手；起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作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米信的副手，这些军马进发去雄州；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发前往飞狐。这月二十九，参政知事李至被贬为礼部侍郎。

二月十三，太宗皇帝任命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州、应州、朔州等州的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其副手，出发前往雁门关。

三月初五，曹彬部与契丹兵在固安南面交锋，攻克了敌部城池。三月初九，田重进率兵与契丹部在飞狐关北面交战，又击败了契丹军。潘美率领的军队从西陲突入，遭遇到契丹兵，把契丹兵追赶到了寰州，击败了他们，他们的刺史赵彦辛纳城投降。三月十三，曹彬攻克涿州。潘美率部围困了朔州，朔州节度使副使赵希赞纳城投降。十五，田重进出战飞狐关北，俘获了其西南面的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颙，马军指挥使何万通。三月十七，曹彬在涿州南面打败了契丹兵，杀了他们的丞相贺正。三月十九，潘美率兵进入应州，应州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献城投降。司门员外郎王延范和秘书丞陆坦、戎城县主簿田辩、术士刘昂，因图谋不轨触犯刑律而都被腰斩弃

于街头。三月二十二，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岐国公陈洪进死去。三月二十三，田重进攻打飞狐关，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打开城门投降，这些降兵被改编为飞狐军。占城国派遣使者前来交纳贡物。三月二十八，王重进围困灵丘，灵丘守将穆超献了城池投降。

四月初三，潘美攻克云州。田重进出战飞狐关北，打败契丹众兵。初四，曹彬和米信在新城东北与契丹兵交战，又打败了契丹兵。四月十一，田重进再度出战飞狐关北，又一次击败了契丹兵，并且杀了他们二位将领。四月十七，田重进挥师到了蔚州，蔚州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了他们的大将萧啜理，缉拿捆绑了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献城投降。

五月初三，曹彬所率之师在岐沟关被契丹兵击溃，曹彬收集残兵败卒连夜渡过拒马河，退守易州，主管幽州的行府事刘保勋为此而死。初九，太宗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回到关内，命令田重进屯兵驻扎在定州，潘美率兵返回代州。把云州、应州、寰州、朔州的官吏百姓以及吐浑部族尽数转移迁走，分别安置在河东、京西一带。没多久，契丹的十万兵马又攻陷了寰州，护送百姓转移的杨业在此与契丹兵遭遇，因敌众我寡，杨业苦战力尽，最后被契丹擒获，杨业为国为君守节而死。

六月初一，出现了日食。初七，太宗皇帝任命御史中丞辛仲甫为参知政事。

七月初三，太宗把曹彬贬官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杜彦圭为均州团练使。应群臣们的要求，列出为国捐躯以及杀敌者的姓名，并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俸禄。七月十五，把山后的归顺百姓转移到河南府和许汝等州。七月二十，太宗任命签署枢密院事张齐贤为给事中，主管代州。七月二十六，阶州的福津县有座大山飞至，在龙帝峡一带阻塞江水，使江水逆流，毁坏了民田数百里。七月二十七，太宗发布诏令，把陈王元祐改名为元禧，韩王元休改名为元侃，冀王元隼改名为元份。

八月初一，太宗任命王沔、张宏二位一起为枢密副使。八月十一，天降大雨，太宗派遣使者祭祀祈祷，到了晚上，雨就停了。剑州的百姓闹饥荒，太宗派遣使者前去赈济，并协助捉拿各州的强盗贼寇。八月十五，太宗贬潘美

为检校太保，追封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九月初一，减降两京各州在押囚犯中犯流罪以下的罪犯的罪行一个等级，罚他们杖罪后全部释放。赐给从寰州、应州、蔚州转移过来的所有百姓大米，升州和宣州等十四个州在雍熙二年官府所赈济贷出的物资全部免还。九月十三，太宗下令赐给北上征讨契丹的军士中阵亡者家属三个月的粮食。

十月初九，太宗封陈王元禧为开封尹，十月十七，高丽国王派使者前来纳贡。十月二十五，太宗下诏任命暂代静海军留后的黎桓为本军节度使。

十一月二十二，太宗驾临建隆观、相国寺，祭天祈祷下雪。

十二月初一，大雨夹雪，太宗在玉华殿宴请群臣。初五，定州的田重进挥师进入契丹的领地，攻克了岐沟关。初八，契丹兵在君子馆打败了刘廷让，并且捉住了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为此而死。十二月十八，太宗把房州改编为保康军，任命右卫上将军刘继元为节度使。代州副部署卢汉斌在土镫堡打败了契丹兵，杀死和俘获的契丹兵很多，并且还杀死了契丹的监军舍利两个人。

这一年，寿州发生大水灾，濮州蝗虫成灾。

雍熙四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前往皇宫跪拜道贺。正月十六，太宗派遣使者前往西川、岭南、江、浙等地的刑狱审查讯问。正月二十三，太宗发布诏书说：“应军中将士的要求，在作战失败后溃散的官兵将全部释放，不再追究其责，在边关守城防御有功劳者当记录下来上奏圣上。深埋战死沙场诸将士的尸骨，官府发给为国捐躯战死沙场者的粮食转交给他们家里，发给为国而死的文武官员的子孙俸禄。免除河北雍熙三年以前拖欠的租税，为敌人所蹂躏践踏的地方再追免三年赋税，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追免二年，其它的追免一年。”

二月初三，太宗任命汉南国王钱俶为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号为南阳国王。初四，修缮整治河北各州、军的城墙。二月二十一，钱俶又改封为许王。

三月初六，太宗发布诏书，申明要严肃科举制度。

四月初一，太宗任命御史中丞赵昌言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初三，发

布诏书说：各州、郡在暑月五日都要打扫清洗牢狱，给囚犯饮水，生病的囚犯要给予医治，罪轻者要尽快审理判决。四月十五，太宗驾临金明池观看水戏，然后在琼林苑练习射箭，随后登楼抛掷金钱和绸缎到楼下，让跟随而来的百姓拿走。把水陆发运合并为一司。

五月初五，太宗派遣使者去购买各地百姓的马匹。五月十九，太宗把殿前司日骑改名为捧日，骁猛改名为拱辰，雄勇改名为神勇，上铁林改名为殿前司虎翼，腰弩改名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改名为侍卫司虎翼。五月二十六，发布诏书，命各州派遣医术人员到太医署来。赐给各位将领行军布阵图。

六月初六，太宗任命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初七，太宗任命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为贝、冀都部署，郭守文和郢州团练使田钦一起被任命为北面排阵使。初九，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再次成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这个月，鄜州进献一匹马，它的前足像牛的前足。

七月初五，太宗皇帝驾临讲武池观看鱼儿戏耍。这个月，设立了三班院。

八月初十，太宗下令免去各州官吏拖欠京城的粮米二十六万七千石。

九月初三，考核医术人员，成绩优秀者为翰林学士。

十月十七，雄州都部署刘廷让被免官发配到了商州。十月二十三，左仆射致仕沈伦去逝。

十一月二十一，太宗发布诏书，用珠宝给百官作薪饷。

十二月十四，太宗驾临建隆观、相国寺祈祷上天降雪。十二月二十二，太宗在京城近郊打猎娱乐。十二月二十九，雨雪纷飞。

端拱元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前往后殿跪拜祝贺圣上。正月十七，太宗亲自耕种征自民间的田地。回驾于丹凤楼，大赦天下，改了年号，除了十恶不赦之徒、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凶杀人者不予赦免罪行外；七十岁以上高龄的百姓均赐给爵位一级。正月二十五，太宗驾临玉津园练习射箭。正月二十七，太宗下令禁止使用酷刑。这个月，澶州黄河的水变清了。

二月初八，把左右补阙改名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易名为左右正言。初九，下令禁止各州上献珍禽异兽。二月二十，太宗发布诏书，被契丹敌兵所

蹂躏残踏的瀛州百姓免去三年租税，另外还免去五年劳役。二月十三，因为征田，开封尹、陈王元僖加封为许王，元侃为襄王，元份为越王，钱俶为邓王，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昉为尚书右仆射，参知政事吕蒙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王显加官为检校太傅，给事中许国公赵普为守太保兼侍中，参知政事辛仲甫加官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赵昌言加官为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王沔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张宏为枢密副使，其它官员无论在内在外，都受了皇上加恩。二月十七，把建州升为建宁军节度。二月二十三，太宗任命元偓为左卫上将军，徐国公，元偁为右卫上将军、泾国公。

三月十七，枢密副使赵昌言被贬官为崇信军行军司马。三月十八，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触犯法律，发配到商州禁锢，不久赐死。三月二十六，太宗驾临玉津园练习射箭。废除了水陆发运司。

四月初一，太宗赏赐京城高龄寿星布帛。初三，加封高丽国王治、静海军节度使黎桓为检校太尉。

五月初五，在崇文院设置秘阁。五月十五，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赐予国姓赵，名保忠。五月十六，太宗任命赵保忠为定难军节度使。

闰五月初六，太宗任命洺州防御使刘福为高阳兵马都部署，濮州防御使杨赞为贝州兵马都部署。初十，太宗赐予各州年事已高者加爵公士。十二，交州的黎桓派遣使者前来纳贡。十七，太宗亲自审试礼部进士及下第举人。

六月初一，右领军卫大将军陈廷山图谋造反被诛杀。六月二十二，湖南节度易名为武安军节度。太宗亲自审试进士和各科举人。

七月二十二，废除了西川各州盐类公买公卖的禁令。七月二十七，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到镇州主持事务。

八月初一，寿星在丙地出现。初十，太宗任命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镇州路都部署。八月二十四，太师、邓王钱俶病逝，被追封为秦国王，谥号忠懿。八月二十六，太宗驾临太学，要博士李觉讲《易经》，后来赏赐他布帛；此后，太宗又驾临玉津园练习射箭。这一月，有很多凤凰聚集在广州清远县官署的合欢树上，树下长出了一株有三棵茎的灵芝。

九月初一，太宗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定州都部署。

十月二十九，太宗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戴兴为澶州都部署。十月三十，太宗发诏书免去游猎，各地所驯养的鹰和猎犬全部放走，各州不要上献这些鹰犬。

十一月初一，高丽王派遣使者前来纳贡。初六，郭守文率兵在唐河打败契丹兵。

十二月初八，夏州蕃落使李继迁被封为银州刺史，充当洛苑使。

端洪二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前往后殿跪拜，为圣上请安祝贺。初十，太宗任命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兵马部署。正月十一，太宗发诏书商议北上讨伐契丹。

二月初一，太宗下令河北东和西路的官吏招置营田。初二，太宗发布诏书，发给有功的将校官吏和为国事而死的使臣、官吏的子孙以俸禄，发给士卒的家中三个月的官配粮。平塞、天威、平定、威虏、静戎、保塞、宁边等军，祁、易、保、定、镇、邢、赵等州的百姓，除了雍熙四年正月圣上发诏书免去赋税徭役外，再免去赋税徭役二年。霸、代、洺、雄、莫、深等州，平虏军、岢岗军也免除赋税徭役一年。初七，废除了出乘时传递银牌，又给枢密院以书籍、籍册。用太仓的粮食救济京城周围的饥民。二月十二，在方田耕作。二月十七，国子监被改名为国子学。

三月初十，高琼被任命为并代都部署。三月二十一，太宗亲自审试礼部举人。

四月初七，设立了富顺监。四月二十一，太宗驾临赵普的官邸察看疾病。

五月十九，因为久旱不雨，太宗派遣使者去往各地审查判决狱讼。这天晚上有雨降落。

七月初六，太宗任命主管代州的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盐铁使张逊为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初十，有彗星在东井出现，圣上在正殿躲避，免去了膳食。七月十三，契丹兵进犯威虏军，崇仪使尹继伦率兵打败了他们，并且杀了他们的丞相皮室，他们的大将于越逃走了。

八月初八，太宗下令大赦天下，这天晚上，彗星隐去不见了。八月十五，

开宝寺的舍利塔建成。

九月初四，邛部川、山后、百蛮派使者前来纳贡。

十月二十三，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因为这一年久旱不雨，又有灾星谪见，太宗发布诏书说：“就算我牺牲自己，被烈火烧死，也难以答谢天谴。我应该与各位爱卿明悉详查刑政的缺失，种庄稼的艰难，发放财物安抚百姓，以此来祈求上天保佑。”

十二月初四，设立三司都磨勘官。初八，天降大雨雪。十二月十二，太宗诏令各地上奏文书，只称作皇帝，不再写上尊号。群臣请求圣上恢复尊号，圣上不应允。十二月十三，圣上发布诏书，免去尊号中的“文武”二字，其它的仍予保留。三佛齐国派遣使者前来交纳贡品。

淳化元年正月初一，减降京城在押囚犯中犯流罪以下的囚犯的罪名一个等级。改了年号，内外的文武百官全都加勋进爵，中书舍人和大将军以上级别的官员都被赏赐了一个附加官。赐给鳏夫、寡妇和孤儿钱币，免除拖欠的赋税。接受了尊号，并且把乾明节改为寿宁节。正月十一，太宗发布诏书，建造清心殿。

二月初一，废除了江南、两浙、淮西、岭南各州捕鱼的禁令。初三，大明殿改名为含光殿。

三月初一，太宗驾临西京留守赵普的府第探问疾病。

四月初五，太宗派遣中使前往五岳祭祀祈祷上天下雨，考虑到狱讼诸事，太宗派遣使者分别前往各地去审理判决。初九，太宗发布诏书，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级别的官员推荐转运使和知州、通判。五溪蛮的田汉权依附归顺朝廷。四月十三，婺州被改建为保宁军节度。四月二十一，太宗任命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

五月二十，发给致仕官一半薪俸。五月二十七，设置详覆、推勘二个官阶。

六月初三，免除中元、下元张灯禁令。六月二十七，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

七月初四，太白金星再次出现。这个月，吉州、洪州、江州、蕲州、河阳州、陇城发生大水灾。开封、陈留、封丘、酸棘、鄢陵发生旱灾，太宗下令免除今年一半田租，开封还特地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徭役。京师一带粮食大米价格急剧上涨，太宗派遣使者打开粮仓，降价卖粮。

八月初三，毁掉了左藏库的金银器皿。八月二十七，太宗下令禁止川峡、岭南、湖南等地杀人来祭祀鬼神，州和县的官吏要明察，如发现有此类情况要给予禁止，抓捕违令者，此外，主动告发违令者的人有赏。八月二十八，西南蕃主以其子龙汉兴为使者，前来进献贡物。这个月，京兆、长安有八个县发生旱灾，当地百姓被免去一年地租的十分之六。免除了舒州、宿松等三个地方鱼池的赋税。

九月初九，荧惑进入太微官署。太宗在崇政殿大宴百官。下令川峡一带的百姓，如果父母健在，禁止入赘为他家女婿。这个月，免除了沧州、单州、汝州三个州今年租税的十分之六。

十月初二，交州的黎桓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初三，在荧惑陵左执法。十月二十二，主管白州的蒋元振、主管须城县的姚益恭都以清廉能干著称，太宗下达诏书，给他们褒奖，并赐给他们布帛和米粟。这个月，因乾、郑二州、河南寿安等十四个县出现旱情，州给免除年租的十分之四，县给免除了赋税。

十一月二十七，太白星出现。这个月，免除了大名府管内今年年租的十分之七。

十二月初四，占城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十二月十四，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十二月二十，太宗发布诏书说，上书皇帝和向皇帝面奏的体制可行，并将此制下达到中书、枢密、三司中颁行。

这一年，洪州、吉州、江州、蕲州各地发大水，河阳大水成灾。曹州和单州有大量飞蝗，不消灭它们便会成为灾害。开封、大 Name 管内和许州、沧州、单州、汝州、乾州、郑州等州，寿守、长安、天兴等二十七个县出现严重旱情。深州和冀州，文登县和牟平县闹饥荒。

淳化二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前往皇宫为帝跪拜请安祝贺。初五，太

宗派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支援赵保忠守夏州。正月十四，设立内殿崇班、左右侍禁，把殿前奉旨改为三班奉职。正月十五，火星出现。正月十八，太宗发布诏书，下令陕西各州的官吏想方设法招回在外四处流浪的百姓耕作农田，回家务农者按人口数量借贷粮食，并免除二年的赋税徭役。

二月十二，下令将宫殿中的彩色绘画全部都用赤土涂抹掩盖。监察使祖吉在主持晋州事务时，天天奸淫虏掠、贪赃枉法，被处以腰斩暴尸街头。二月二十四，杀了夔州叛乱兵谢荣等一百多个，将他们的尸首弃于街市示众。

闰二月初一，有日食出现。初八，太宗祈祷上天降雨。十七日，太宗发布诏书号令内外各军，除了木枪、弓弩和箭以外，不得储存藏匿其它兵器。十九日，太宗下发诏书说：在京城周围聚众赌博者开封府要予以逮捕，违抗命令者斩首示众。下令近臣兼差明察临督。这个月，黄河的水上涨，鄆城县的飞蝗成灾，汴河的堤岸决口。

三月十六，太宗驾临金明池乘坐龙舟，然后又驾临琼林苑宴请百官，射箭玩乐。三月三十，因为这一年蝗虫成灾，久旱不雨，而且祈祷上天下雨也不见丝毫结果，太宗亲笔写诏书招来宰相吕蒙正等官说：“我将要自焚，来谢罪天谴。”次日，天降大雨，飞蝗全部死去。

四月初一，免除端州上贡砚台。四月十二，太宗任命张齐贤、陈恕一同为参知政事，张逊兼任枢密副史，温仲舒、寇准一同为枢密副使。这个月，黄河水上涨溢出堤岸，虞乡等七个县的百姓闹饥荒。

五月初一，太宗下诏书减降两京各州在押囚徒犯流罪以下的罪名一个等级，责以杖罪后，把他们释放。初二，设立各地的提点刑狱官。五月十八，左正言谢泌因敢于向圣上进言纳谏被提升为右司谏，赏赐金宝钱财三十万。

六月初七，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潘美死亡。任命张永德为并州、代州都部署。六月十八，因为汴水在浚仪县决口，太宗亲自率领卫士前去堵塞。六月二十三，太宗下令禁止陕西周边各州的百姓擅自外出谋生糊口。这个月，楚丘、鄆城、淄川三个县飞蝗成灾，黄河、汴河的水上涨溢出堤岸。

七月初二，太宗发布诏书到陕西周边各州，饥民卖儿女到附近其它部落的官府给钱赎回。李继迁上表归顺投降，被任命为银州观察使。还赐予国姓

赵，改名保吉。这个月，乾宁军飞蝗成害，许州、雄州、嘉州发生大水灾。

八月十三，设立审刑院。八月二十三，雅州派人来告，说登辽山发生山崩。

九月初一，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沔，给事中、参知政事陈恕，都被免去官职。初三，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罢免为吏部尚书，任命右仆射李昉、参知政事张齐贤一同为平章事，翰林学士贾黄中、李沆一同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圣上在白帛上写上“玉堂之署”四个字，赐予翰林承旨苏易简。初六，邛部川蛮派使者前来进献贡物。初七，枢密使王显罢官为崇信军节度使。初八，任命张逊为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和寇准都为同知院事。

十一月初一，恢复百官的次封。初十，罢免京城内外的劳役和土建工程。十一月十四，太宗驾临建隆观、相国寺祈祷上天降雪。

十二月初一，举行了入宫仪式。初十，赐给秦州童子谭孺卿本科出身。十二月十八，保康军节度使刘继元死去，被追封为彭城郡王。这天下大雨，没有冰冻。

这一年，女真族人上书太宗请求出兵讨伐契丹，太宗没有答应，从这以后，女真族逐渐为契丹吞并。大名、河中、绛、濮、陕、曹、济、同、淄、单、德、徐、晋、辉、磁、博、汝、兖、虢、汾、郑、亳、庆、许、济、滨、棣、沂、贝、卫、青、霸等州出现旱灾。

淳化三年正月初八，大雨雪天气。初十，太宗下诏书要常参官推荐可以信任升朝官的人。正月十一，太宗下诏书要宰相、侍从推荐可以信任转运使的人。

二月初一，有日食现象。

三月初一，太宗任命赵普为太师，封号魏国公。初四，太宗亲自考查礼部举人。初七，太宗亲自查讯诸科举人。三月二十四，太宗任命高丽宾贡进士四十个人一同为秘书省的秘书郎，遣回本土。三月二十六，圣上驾临金明池观看水戏，并赐给围观百姓当中年事已高者白金器皿。

四月十四，太宗发布诏书下令江南、两浙、荆湖一带发配到岭南的官吏

百姓回到自己本郡，给禁锢起来。四月二十，圣上写了《刑政》和《稼穡》二首诗赐给身边近臣。

五月初一，太宗驾御文德殿，百官也入殿参拜。初九，太宗诏令御史府审理判决犯徒刑罪以上的罪犯，要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一人前往察问。五月十四，户部郎中田锡、通判殿中丞郭渭犯法被捉拿放置在刑狱。另外，州团练副使因不签署州事受到责罚。五月十五，圣上发布诏书说：太医署的良医将察看京城生病的人，并赐给医士五十万钱币购置药品，中黄门派一个人前往执行监督此事。五月十六，因为久旱不雨，太宗派遣使者前往各地审理狱讼。这天夜晚，天降大雨。五月十八，设立理检司。五月二十一，太宗诏令建造秘阁。

六月十五，大风呼号，天空晦暗，京师一带瘟疫解除了。六月十六，审理刑事。六月二十二，飞蝗从东北方向飞来，遮天蔽日，规模浩大，后从西南方向飞走。这天晚上，天降暴雨，飞蝗全部死亡。六月二十八，太宗任命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并州、代州的兵马都部署。六月二十九，设立常平仓。

七月十八，太师、魏国公赵普死去、追封为真定王。这个月，许州、汝州、兖州、单州、沧州、蔡州、齐州和贝州八个州蝗虫成灾，洛河的水上涨溢出河堤。

八月初七，因为秘阁建成，太宗赐予近臣宴饮。八月十一，太宗召终南山隐士种放归京进见，种放没有来。八月十九，阁婆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八月十六，释放在岭南东、西路一带被罚干苦役制作枷桎的人。

九月初六，太宗派遣官吏前往京城各座寺庙、寺观祭拜祈祷天晴。九月二十四，太宗驾临天驷监，赏赐跟随的臣子们以马匹乘坐。九月二十五，群臣上表圣上，劝圣上加尊号为“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前后向太宗上表五次，太宗最后也没有答应。

十月初一，折御卿向皇上进献白花鹰，皇上把鹰放走了，并告诫以后不要再进献。十月十八，开始设立京朝、幕职、州县的官考课，并要三班入殿集合受检。十月二十八，高丽国王和西南蕃王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

十一月初十，许王元僖死去。十一月十五，审理囚事，降徒刑和流罪以

下的罪一个等级，杖罪后释放。赵保忠进献一只鹤，号为“海东青”，太宗把它返还给原物主。十一月三十，太宗下令禁止两浙各州的巫师蛊惑百姓。设立三司主辖收支官。这个月，蔡州和建安发生大水灾。

十二月初八，天降大雨雪。十二月二十，占城国王杨陀排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这个月，雄州派人来告，发生大水灾。

这一年，润州丹徒县的百姓闹饥荒，饿死有三百多户。

淳化四年正月初一，太宗在太室祭献，群臣前往齐宫跪拜上表祝贺。正月初二，太宗在圆丘祭祀天地，同时附带祭祀宣祖和太祖，并大赦天下。初六，天降大雨雪。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正月十六，藏才西族的首领罗妹进献圣上良马。

二月初一，有日食现象。初四，下令赏赐京城年事已高者布帛，满百岁的老人每人再赏赐一条涂金缎带。这一天，雨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太宗又派遣中使赐给孤寡老人和贫穷百姓千贯钱，外加米和炭。设立昭宣使。初五，废除沿江买卖货物收税的关卡八处。初七，太宗加封高丽国王王治为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使黎桓加封号为交趾郡王。二月二十一，因为江、浙、淮、陕一带发生饥荒，太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往巡视察看、安抚百姓。诏书说：分别派遣身旁近臣到各地巡抚，如果有能让百姓受惠的办法措施，巡使应当实行，软弱无能的官吏以及奸猾苛刻之徒上报圣上，不提供巡使方便者也附上传本上奏圣上。二月二十八，设立审官院和考课院。永康军青城县的平民王小波聚众造反为寇，并杀了眉州彭山县的县令齐元振。这个月，商州下了大雨雪。

三月二十四，太宗发布诏书，暂时停止贡士考取举人。

四月二十一，太宗下令各司在奉行公事时不得动辄就称是皇上下达的圣旨。

五月二十一，废除了监铁、户部、度支等使，设立了三司使。

六月初一，太宗下诏书令中丞以下的官吏都要亲自去审问狱讼。初九，吏部侍郎、平章事张齐贤贬官为尚书左丞。六月十五，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

事张逊贬官为右领军卫将军，右谏议大夫、同知院事寇准免去官级。任命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吕端为参知政事，刘昌言为同知枢密院事。六月二十一，太宗皇帝发布诏书恢复给事中封驳。

七月十一，天降大雨。十二，恢复沿江买卖的收税关卡，设立各地茶盐制置使。

八月初一，有日食现象。八月十八，太宗任命向敏中、张咏管理银台、通进二司，审查奏章案牒以考查出入差错。

九月十一，太宗发诏书下令释放被监禁的官员，有空职的州县应给他们提供空缺的职位，考察他们上任后的表现，将能够改过自新勤俭能干者上奏皇上，再另作安排。九月二十，给事中封驳放属于银台司和通进司。九月二十一，太宗要侍从推荐二个能管好五千多户、有才干的县令。从七月开始下雨，到了这一天还没有停。这个月，黄河之水上涨溢出河岸，冲毁了澶州。长江水也猛涨，淹没了涪州。太宗发布诏书：被水淹死者发给丧葬品，澶州人发一千贯钱，涪州人发三千贯铁钱，还要分发粮食赈灾。

十月初八，太宗废除了各地的提点刑狱司。十月十六，太宗把全国州县初分为十道，两京分为左右计，各署的判官前往任职。同时还任命了两人做三司使。十月十七，右仆射、平章事李昉，给事中、参知政事贾黄中和李沆，左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四个人全部被免官。吏部尚书吕蒙正被任命为平章事，翰林学士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枢密都承旨赵镒为宣徽北院使，枢密直学士向敏中为右谏议大夫和同知枢密院事。十月二十三，太宗任命右谏议大夫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十月二十七，派使者到京城周围各县巡察，农田被水淹过的百姓免交地租。这个月，澶州黄河决口，河水从西北向流入御河。

闰十月初七，太宗驾临水碓观鱼。二十五，设立三司总计度使。

十一月初四，万安州派人进献一只六眼龟，十一月二十，归还陇西州上献的白鹰。

十二月十八，天下大雨雪。十二月二十五，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在江原县与王小波战死，王小波被飞箭射死。他的朋党李顺被推举为帅。

淳化五年正月初一，不上朝，群臣前往皇宫参拜祝贺。初五，李顺攻陷汉州，初六攻陷彭州。正月十二，审理狱事，释放流罪以下囚徒。正月十六，李顺攻陷成都，知府郭载逃奔到梓州，李顺又率兵占据梓州，四处出击，攻劫州县。太宗派使者到宋、毫、陈、颍四州赈济灾民，审理判决各地刑狱狱讼；杀因饥饿而哄抢粮食的为首者，其他人免死。正月二十，太宗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伐李继迁。正月二十一，太宗任命昭宣使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讨伐李顺。发诏书，赐爵给各州借粮给饥民之士。正月二十八，太宗诏免两京各州在淳化三年拖欠未交的债负。

二月十三，李顺分兵攻打剑州，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和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率兵合击贼兵，大胜，将贼兵斩杀殆尽。二月二十四，太宗驾临南御庄察看农事。二月二十七，太宗任命益王元杰为淮南、镇江等军节度使，改封吴王。二月二十九，太宗下诏免除剑南、东西川、峡路各州的官员、百姓和兵卒淳化五年以前拖欠未还的债负。

三月二十三，赵保忠被赵保吉袭击，奔逃回夏州，指挥使赵光嗣将他捉拿押往京师。李继隆率兵进入夏州。交趾郡王黎桓派使者前来纳贡。

四月初一，太宗下诏免除全国主吏欠的债负。初三，赵保吉被取消圣上赐给的姓名。初五，设立起居院、起居注。将国子学恢复原名为国子监。初十，审理狱事。大食国王派遣使者前来纳贡。四月十七，太宗下诏赦免各州囚徒，除了十恶大罪、故意抢劫杀人和官吏贪赃枉法不予赦免外，犯死罪以下囚徒的罪行都给予减降。四月十八，王继恩挥师经过绵州，造反贼兵闻风而逃，被捉拿追杀和淹死在河中的贼兵甚多。四月十九，绵州收复。内殿崇班曹习在老溪大破贼众，收复阆州。四月二十二，天降大雨。

五月初六，西川行营打败十万贼兵，杀贼兵三万，收复成都，抓获贼兵首领李顺。李顺的朋党张余再次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个州，开州监军秦传序为此而死。五月十五，河西行营派人押送赵保忠到皇宫门下，圣上免了他的罪过，授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号宥罪侯。五月二八，因梓州知府张雍、都巡检使卢斌曾坚守城池击退贼兵，卢斌进攻贼寇给阆州解围，后又平定蓬州叛兵，张雍加官给事中，卢斌加官为州刺史。少府监雷

宋史卷四十五

有终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掌管成都府。五月十九，贼兵进攻夔州，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赞和夔州巡检使解守颢在西津口大败他们，杀了贼兵二万，缴获船只一千多艘。五月二十，成都府被降级为益州。五月二十一，右仆射李昉加官为司空致仕。五月二十三，太宗下诏，免去利州、兴元府、洋州、西县百姓一年的赋税徭役。五月二十五，李顺党徒八人在凤翔市被车裂肢体处死。五月二十九，太宗在白绫和纸扇上题诗作赋，赐给近臣。

六月初十，太宗下诏赦免李顺因受贼人胁迫牵连而受处分。这个月，京城疫病流行，太宗派医士到各处熬药医治生病者。贼兵攻打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率兵击退他们。六月十七，峡路行营在广安军打败贼兵，又在嘉陵江口打败张罕率领的两万多贼兵，还在合州西方溪大破贼兵，俘获斩杀贼兵甚多。六月二十七，太宗任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为镇州都部署。贼兵攻打陵州，知州张旦率兵打败他们。高丽国派使者来京，说契丹兵入侵高丽，乞求派师救护增援。

七月初一，贼兵攻打眉州，知州李简等坚守了一个多月，贼兵破城未果后离去。七月十三，设立江州、淮州、两浙发运使。七月十六，免除两浙各州百姓拖欠未还的债负。七月二十四，设立威塞军。七月二十五，李继迁派使者前来纳贡。

八月初五，太宗下诏让有司讲解求大射仪注。八月十四，内班改为黄门。八月十五，设立宣政使，宦官昭宣使王继恩被任命担任此职。八月十六，太宗下诏释放剑南、峡路各州被抓获的在外逃亡者。八月十九，通远军恢复为环州，设立清远军。八月二十一，天下大雨。贝州来人告知，骁捷士兵抢劫粮仓谋反作乱，推举都虞侯赵咸雍为首领，转运使王嗣宗率领驻兵击败他们，抓获赵咸雍，并将他在街市车裂分尸。八月二十二，太宗下诏派益州知州张咏到官署任便宜从事。八月二十四，太宗任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西川、峡路招安马步军都部署，随即又下诏要赵昌言驻扎在凤翔，派内侍押班卫绍钦前往行营指挥军事。峡路行营打败以张余为首领的贼兵，收复云安军。李继迁派他弟弟前来奉表请罪。

九月初一，户部尚书辛仲甫加官太子少保。九月初五，太宗赏赐三司一

百万贯钱，招募能言善辩的司事，量才行赏，非常优秀的出类拔萃之才另行补赏。九月初十，废除各州酒类公开买卖的禁令。把黄门院改为内侍省，把黄门班院改为内侍省班院，入内黄门班院改为内侍省入内侍班院。九月二十，太宗派遣使者分别到宋、毫、陈、颍、泗、寿、邓、蔡等州，巡视审察民田，被水淹过的农田和来不及种秧的农田全部免交地租。九月二十三，太宗任命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号为寿王。大赦天下，除了十恶大罪、故意抢劫杀人、官吏犯正赃罪不予赦免外，将以前犯赃罪在牢狱监禁的各官全部释放遣返回乡。九月二十六，左谏议大夫寇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九月二十八，因蜀州叛乱渐渐平定，太宗下诏责罚自己。九月二十九，西川行营传来消息说，王绍钦在学射山打败贼兵，别将杨琼收复蜀州，曹习等人在安国镇大破贼兵，杀了他们的首领马太保。

十月初二，太宗下诏释放被监禁的殿前司中的逃兵亲属。西川行营指挥使张麟杀了他的将领王文寿，起来造反；太宗派使者前去招安他的部下，后来张麟的部下合谋杀了张麟，归降朝廷。十月十七，杨琼等人收复邛州。十月二十七，青州平卢军被改为镇海军，杭州镇海军被改为宁海军。

十一月初二，太宗派使者探问李继迁，赐给他器币、茶药、衣服。十一月初八，赐给近臣亲笔手书。十一月十二，太宗发布诏书说：江南西路及荆湖南北路、岭南的溪洞要接连起来；引诱女子到国境外的蕃商、外国使者要给予逮捕。十一月十五，贼兵攻打眉州，崇仪使宿翰等人击败他们，斩了他们的伪中书令吴蕴。十一月十八，太宗驾临国子监，赐给直讲孙奭排鲋鱼，又前往武成王庙，返回到国子监，要孙奭讲解《尚书》，赐给他一束帛缎。大寒时节，太宗赐给禁卫各军成串的钱，数量大小有别。

十二月初一，出现日全食，天色昏暗看不清东西。十二月初四，太宗下令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到西川安抚视察。十二月初九，要各王去京城近郊打猎。解除忠州和靖州的刑徒。十二月十三，宿翰等人率兵进逼嘉州，伪知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十二月十八，秘书丞张枢任荣州知州时向贼兵投降，被腰斩弃尸街头。十二月二十四，太宗把三司两京、十道复归为三部，每部安置一名使臣，每部都设置判官、推官和都监，将勾院一分为

至道元年正月初一，改年号，赦免京城一带在押囚徒，犯流罪以下的全部降罪一等，杖罪后释放，免除各州拖欠的地租，免除陕西各州去年秋税的一半。正月初九，太宗发诏宣布上清宫建成。正月初十，凉州吐蕃当尊拿良马前来进献。正月十一，占城国王杨陀排派使者前来纳贡。正月十四，圣上驾御乾元门观灯。正月十六，契丹大将韩德威引诱党项、勒浪、嵬族从振武出发，来犯我边，永安节度使折御卿率兵迎击，在子河汉打败来犯敌兵；勒浪等人乘乱反戈，反击韩德威，后来杀了敌部将领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抓获吐浑的首领一人，韩德威只身逃脱。正月二十一，翰林学士钱若水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刘昌言被贬为给事中。宣祖旧宅改建为洞真宫，已竣工。正月二十七，李继迁派使者前来进献良马、骆驼。

二月初八，太宗要宰相祭天祈雨。下令川峡各州将暴露在外的尸骸深埋。二月二十二，因久旱无雨，太宗给犯流罪以下者减罪。二月三十，天下雨。嘉州派人把贼兵首领张余的首级送到西川行营，张余的党朋部下全被铲除。免去襄、唐、均、汝、随、邓、归、峡等州去年拖欠的地租。赈济亳州、房州、先化军的饥民，派使者前去贷粮给他们。

三月十四，太宗下诏招募直言。三月十五，太宗任命会州观察使、清远军知州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三月二十三，废弃邵武军归化县的金坑。

四月初七，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贬为右仆射，参知政事吕端加官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柴禹赐被贬官为镇宁军节度使，参知政事苏易简为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张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四月初八，太宗任命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赵镒为知枢密院事。四月初九，契丹兵进犯雄州，知州何承矩率兵击败他们，杀了他们的铁林大将一人。四月二十五，太宗派使者前往各地刑狱，审理狱讼，劫贼只杀首恶分子，犯流罪以下的降罪一等。四月二十六，审理囚事。四月二十八，下大雨，并伴有雷鸣闪电。开宝皇后宋氏仙逝。

六月初十，购求图书。六月十一，太宗派使者诏谕李继迁，授给他鄜州节

度使，李继迁不奉诏。六月十二，太宗任命银州左都押衙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当本州团练使。六月二十四，允许兵士、平民和商人穿戴紫色服饰。这个月，非常炎热，百姓中有中暑而死者。

七月二十二，免除陈、许等九个州及光化军今年的夏税。

八月十八，太宗发布诏书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主持开封府。大赦天下。儿子作了父亲后才作官的文武常参官，加功一等。八月十九，太宗任命尚书左丞李至和礼部侍郎李沆二人一同兼任太子宾客。八月二十九，下令禁止西北边缘各州百姓与内部戎人成婚。

九月初三，西南蕃牂牁各蛮前来纳贡，太宗下诏封西南蕃主龙汉瑋为归化王。九月二十四，太宗驾御朝元殿册立皇太子。九月二十七，清远军派人来告李继迁入侵，清远军将兵把他击退。

十月初一，皇太子让官僚称臣，太宗应允。十月十六，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因扰乱边境，被处分，降为蓝山县令。

十一月十七，太宗驾阅武便殿。这个月，太宗任命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二人同为西川招安使；下诏召王继恩回京。

十二月初二，群臣上表请求圣上加尊号“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共计五次，太宗没有应允。契丹兵来犯边界，折御卿率兵抵御，死在军营里。马步军都军头孙赞在军中被斩。十二月初八，新浑仪建成。

至道二年正月初十，在圆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被圣上加恩。正月二十六，废除各州的司理判官。二月初一，司空致仕李昉死去。二月初七，太宗任命越王元份为杭州大都督兼管越州，吴王元杰为扬州大都督兼管寿州。二月初八，太宗任命徐国公元偓为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泾国公元偁为鄂州都督、武清军节度使。二月初九，太宗任命御史中丞李昌龄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二月初十，太宗任命吕蒙正为左仆射，宋琪为右仆射。二月二十四，制定担任子宫的制度。

三月二十六，因京师久旱无雨，太宗派中使祭天祈雨。二月二十八，太

0000000000

宗下令宰相臣子到京郊的寺庙祭祀，祈天下雨。

四月初四，太宗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环、庆等州的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为他的副职，讨伐李继迁。四月十三，下雨。

五月初四，李继迁率众攻打云州。

六月二十九，黔州来人告知，蛮人攻打盐井，巡检使王惟节战死沙场。这月，亳州飞蝗成灾。

七月初一，太宗任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为夏、绥、麟、府州的都部署。七月初二，太宗发诏宣布寿宁观建成。七月二十八，给事中、参知政事寇准被免官。七月三十，免除峡路各州百姓去年拖欠未交的地租。这一月，穀热县汴河决口，许、宿、齐三个州的蝗虫抱草而死。

闰七月二十二，太宗下诏令江、浙、福建百姓中欠他人钱而又未向他人提供劳力者还钱，违令躲藏的人有罪。

八月初三，密州来说蝗虫没有成灾。

九月十一，右仆射宋琪死去。太宗下诏令川峡各州以前家中藏有兵器的人，在百天之内将兵器全部送交官府，隐藏不上报的人斩首。九月二十，夏州、延州行营传来消息说，在乌白池打败了李继迁，抓获未幕的军主、吃啰的指挥使等二十七人，李继迁逃走。九月十七，会州观察使、环庆副都部署田绍斌被贬为右监门卫率府的副率，安置到虢州。九月十九，秦、晋各州晚上发生十二次地震。九月二十九，太宗下诏废除衢州冶。

十月二十二，太宗下诏把池州新铸铁钱监改为永丰监。

十一月初一，给司天新历增加一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二，设立签署提点枢密、宣徽院诸房公事。十一月二十五，许州群盗劫掠郾城县的居民，巡检李昌习搏斗而死，都巡检使王正率兵袭击盗寇，抓获贼寇首领宋斌和余党，把他们全部在街头斩首示众。十一月二十八，禁止淮南征收盐税。

十二月，太宗下令宰相以下的百官前往各寺观祭天祈祷下雪。十二月十八，下雨夹雪。

大有年。这一年，处州水稻收割了两次。

至道三年正月十一，太宗任命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为参知政事，给事中李惟清为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张洎被贬为刑部侍郎。正月二十，孝章皇后在永昌陵下葬。正月二十六，太宗任命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

二月初一，灵州行营打败李继任。二月初六，圣上身体不适。二月初九，给京城犯死罪的囚犯减罪，犯流罪以下的犯人全部释放。二月二十七，大食国、宾同陇国一同派使者前来纳贡。

三月初三，占城国派使者前来纳贡。三月二十八，太宗没上朝。三月二十九，追班在万岁殿宣诏令皇太子到灵枢前即位。这天，皇上驾崩，享年五十九岁，在位二十二年；灵枢停放在皇殿西阶。群臣献上尊谥“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十八，太宗被葬于永熙陵。

赞曰：太宗皇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即帝位后，陈洪进和钱俶相继纳土归顺。没多久，攻取太原，讨伐契丹，继而有交州、西夏之战。干戈不息，天灾盛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灾旱灾，螟虫飞蝗，遍及全国，而民不思乱。此是何故？太宗皇帝以慈俭为怀，身穿浣洗的衣服，销毁精巧器物，免却女乐，顿悟游猎的过失。拒纳远物，抑除巫术，关心农事，考察治功。研习学问以求增长见识，不降罪狂悖之徒来勉励谏士上言，心地仁善，勤于政事以致废寝忘食。为解除天谴而欲自焚，想要尽免全国的赋税来宽舒民力，最终有社会安定、庄稼丰收的功效。因此，青州和齐州的耆耄老翁愿意率弟子远道赴京，请求登禅者接踵不断。君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正是对太宗皇帝的写照。因此，太宗皇帝的功德炳焕史册，不愧为一个好皇帝。如果没有太祖驾崩不满一年而改年号、涪陵县公贬死、武功王自杀、宋后不给发表这些略有非议之事，那么后人就再也没有什么来议论太宗皇帝的不是了。

——《宋史》卷二十三

【原文】

宋钦宗恭文顺德仁孝皇帝，讳桓，徽宗皇帝长子，母曰恭显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于坤宁殿。初名亶，封韩国公，明年六月进封京兆郡王。崇宁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定王。政和元年三月，讲学于资善堂。三年正月，加太保。四年二月癸酉，冠于文德殿。

五年二月乙巳，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巳，谒太庙。诏乘金辂，设鹵簿，如至道、天禧故事，及宫僚参谒并称臣，皆辞之。六年六月癸未，纳妃朱氏。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开封牧。庚申，徽宗诏皇太子嗣位，自称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辞，因得疾。又固辞，不许。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见群臣。是日，日有五色晕，挟赤黄珥，重日相荡摩久之。乃引道君皇帝出居龙德宫，皇后出居撝景园。以少宰李邦彦为龙德宫使，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门下侍郎吴敏副之。是时，金人已分道犯境。壬戌，赦大逆、反叛以下罪，进百官秩一等，赏诸军，立妃朱氏为皇后，以太子詹事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癸亥，诏太傅燕王、越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诏非三省、枢密院所得旨，有司勿行。甲子，韩离不陷信德府，粘罕围太原。诏京东、淮西、浙募兵入卫。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丙寅，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诏改元。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受群臣朝贺，退诣龙德宫，贺道君皇帝。诏中外臣庶实封言得失。金人破相州。戊辰，破浚州。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师溃，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己巳，灌奔还，金人济河，诏亲征。道君皇帝东巡，以枢密院事蔡攸为行宫使，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副之。诏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数等事，并参酌祖宗旧制。罢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处，止留后苑，以奉龙德宫。以门下侍郎吴敏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李梈同知枢密院事。贬太傅致仕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赐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并籍其家。赦宁远军节度使朱勔归田里。帝欲亲征，以李纲为留守，以李梈为副。给事中王黼谏亲征，罢之。庚午，道君皇帝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宰相欲奉帝出襄、邓，李纲谏止之。以纲为尚书右丞。辛未，以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晟副之。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罢，李邦彥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守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少宰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野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壬申，金人渡河，遣使督诸道兵入援。癸酉，诏两省、枢密院官制一遵元丰故事。金人犯京师，命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使其军。诏从官举文武臣僚堪充将帅有胆勇者。是夜，金人攻宣泽门，李纲御之，斩获百余人，至旦始退。甲戌，金人遣吴孝民来议和，命李梈使金军。金人又使萧三宝奴、耶律忠、张愿恭来。以吏部尚书唐恪同知枢密院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阳等门，李纲督战，自卯至酉，斩首数千级，何灌战死。李梈与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来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丙子，避正殿，减常膳。括借金银，籍倡优家财。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诏称金加“大”字。辛巳，道君皇帝幸镇江。以兵部尚书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金人陷阳武，知县事蒋兴祖死之。壬午，大风走石，竟日乃止。封子湛为大宁郡王。甲申，省廉访使者官，罢钞旁定贴钱及诸州免行钱，以诸路贍学户绝田产归常平司。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击金人于顺天门外，败之。乙酉，路允迪使粘罕军于河东。平阳府将刘嗣初以城叛。丁亥，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督泾原、秦凤兵入援，以师道同知枢密院事，为京畿、河北、河东宣

抚使，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庚寅，盗杀王黼于雍丘。癸巳，大雾四塞。乙未，贬少保、淮南节度使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及八角镇，赐死。

二月丁酉朔，命都统制姚平仲将兵夜袭金人军，不克而奔。戊戌，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金人复来议和。庚子，命附马都尉曹晟使金军。辛丑，又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使之，许割三镇地。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且言李邦彦等疾纲，恐其成功，罢纲正堕金人之计。会邦彦入朝，众数其罪而骂。吴敏传宣，众不退，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殿帅王宗洙恐生变，奏上勉从之。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纲后期，众鹘而砾之，并杀内侍数十人。乃复纲右丞，充京城防御使。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佑党籍学术之禁。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废苑囿宫观可以与民者。金人使王洎来。癸卯，命肃王枢使金军。以观文殿学士、大名尹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蔡懋罢。乙巳，宇文虚中、王球复使金军。康王至自金军。金人遣韩光裔来告辞，遂退师。京师解严。丙午，康王构为太傅、青江奉宁军节度使。省明堂班朔布政官。丁未，日有两珥。戊申，赦天下。诏谕士民，自今庶事并遵用祖宗旧制，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己酉，罢宰执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及殿中监、符宝郎。诏用祖宗故事，择武臣得军心者为同知、签书枢密院，边将有威望者为三衙。以金人请和，诏官民昔尝附金而复归本朝者，各还其乡国。庚戌，李邦彦罢，以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吴敏为少宰兼中书侍郎，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昉为尚书右丞。辛亥，诏监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宇文粹中罢知江宁府。癸丑，种师道罢为中一宫使。赠右正言陈瓘为右谏议大夫。甲寅，贬太师致仕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太师、广阳郡王童贯为左卫上将军，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先是，粘罕遣人来求赂，大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人，且结约余睹以图之。至是，粘罕怒，及攻太原不克，分兵趣京师，过南、北关，权威胜军李植以城降。乙卯，陷隆德府，知府张确、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通死之。丙辰，有二流星，一出张宿入浊没，一出北河入轸。己未，诏遥郡承宣使有功

应除正任者，自今除正任刺史。辛酉，梁方平坐弃河津伏诛。王孝迪罢。命给事中王云、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曦使金国，镇洮军节度使、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制置使。乙丑，御殿复膳。丙寅，下哀痛之诏于陕西、河东。是月，金人犯泽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犒之，乃去。

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诏侍从言事。诏非三省、枢密院所奉旨，诸司不许奉行。罢川路岁所遣使。募人掩军民遗骸，遣使分就四郊致祭。戊辰，李梈罢鸿庆宫使。己巳，张邦昌罢为中太一宫使。徐处仁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栗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庚午，宇文虚中罢知青州。癸酉，诣景灵东宫行恭谢礼。命赵野为道君皇帝行宫奉迎使。甲戌，恭谢景灵西宫及建隆观。乙亥，诣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一宫、佑神观、相国寺。丙子，改撝景园为宁德宫。录司马光后。己卯，燕王俟、越王思为太师。壬午，诏：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议李邦彥、奉使许地李梈、李业、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癸未，遣李纲迎道君皇帝于南京，以徐处仁为礼仪使。殿中侍御史李擢、左司谏李会罢。乙酉，迎道君皇帝于宜春苑，太后入居宁德宫。丙戌，知中山府詹度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太原府张孝纯、知河间府陈遘并为资政殿学士，知泽州高世由直龙图阁，赏城守之劳也。丁亥，朝于宁德宫。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庚寅，肅王枢为太傅。姚古复隆德府。辛卯，复威胜军。壬辰，太保景王杞、济王栩为太傅。有流星出紫微垣。甲午，康王构为集庆、建雄军节度使，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陕西制置使。命陈东初品官，赐同进士出身，辞不拜。籍朱勔家。乙未，诏：金归朝官民未发遣者，止之。丙申，贬蔡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是春，夏人取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

夏四月戊戌，夏人陷震威城，摄知城事朱昭死之。己亥，迎太上皇帝入都门。壬寅，朝于龙德宫。癸卯，立子谌为皇太子。耿南仲为门下侍郎。乙巳，置春秋博士。戊申，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己酉，乾龙节，群

臣上寿于紫宸殿。庚戌，越野罢。壬子，金人使贾震、冉企弓来。癸丑，封太师、沂国公郑绅为乐平郡王。贬童贯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郴州。减宰执俸给三分之一及支赐之半。诏开经筵。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戢、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西北之师，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关陕、河东之改币，及近习所引，献颂可采，特赴殿试之流，所得爵赏，悉夺之。甲寅，种师道加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乙卯，诏：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务。以平凉军节度使范讷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丙辰，诏：有告奸人妄言金人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戊午，进封南康郡王栻为和王，平阳郡王榛为信王。己未，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壬戌，诏：亲擢台谏官，宰执勿得荐举，著为令。追政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甲子，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铃辖已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人二员。东兵正将占沆与金人战于交城县，死之。乙丑，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贬蔡攸节度副使，安置朱勔于循州。

五月丙寅朔，朝于龙德宫，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丁卯，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以少傅、镇西军节度余深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戊辰，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廷。庚午，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乡德军节度使张楸、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是日，寒。辛未，申铜禁。诏：无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历任实及十年者，乃得任子。监察御史余应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罢知卫州。甲戌，曲赦河北路。乙亥，申销金禁。丁丑，诏以俭约先天下，澄冗汰贪，为民除害，授监司、郡县奉行所未及者，凡十有六事。姚古将兵至威胜，闻粘罕将至，众惊溃，河东大振。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与金人战于榆次，死之。己卯，借外任官职田一年。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辛巳，损太官日进膳。追削高俅官。甲申，罢详议司。己丑，以河东经略安抚使张孝纯为检校少保、武

当军节度使。壬辰，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乙未，诏姚古援太原。

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还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贺。诏谏官极论阙失。戊戌，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时太原围急，群臣欲割三镇地，李纲沮之，乃以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援太原。辛丑，以资政殿学士刘轸为宣抚副使，陕西制置司都统制解潜为制置副使。太白犯岁星。壬寅，封郾国公樞为安康郡王，韩国公楨为广平郡王，并开府仪同三司。诏：“今日政令，惟遵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癸卯，以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王亶为建武军节度使，录坚守太原之功也。甲辰，路允迪罢为醴泉观吏。乙巳，左司谏陈公辅言事责监合州酒务。壬子，天狗坠地，有声如雷。癸丑，虑囚。丙辰，太白、荧惑、岁、镇四星合于张。辛酉，罢都水、将作监承受内侍官。熙河都统制焦安节坐不法，李纲斩之。壬戌，姚古坐拥兵逗遛，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黜出紫微垣。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书邪等之禁。宋昭政和中上书谏攻辽，贬连州；庚午，诏赴都堂。乙亥，安置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贯，吉阳军。己卯，免借河北、河东、陕西路职田。乙酉，诏：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丁亥，令侍从官共议改修宣仁圣烈皇后谤史。辛卯，遣监察御史张澄诛童贯，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诛赵良嗣，并窜其子孙于海地。壬辰，侍御史李光坐言事贬监当。是月，解潜与金人战于南关，败绩。刘轸自辽州引兵与金人战，败绩。

八月甲午朔，录陈瓘后。丙申，复命种师道以宣抚使巡边，召李纲还。庚子，诏以彗星避殿减膳，令从臣具民间疾苦以闻。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人战于文水，败绩。辛丑，诏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丁未，韩侂胄不复攻广信军、保州，不克，遂犯真定。戊申，都统制张思正等夜袭金人于文水县，败之。己酉，复战，师溃，死者数万人，思正奔汾州。都统制折可求师溃于子夏山。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金人乘胜攻太原。录张庭坚后。乙卯，遣徽猷阁待制王云、阁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使于金国，秘书著作佐郎刘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其军议和。戊午，许翰罢知

亳州。己未，太宰徐处仁罢知东平，少宰吴敏罢知扬州。以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何栗为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尹聂昌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庚申，遣王云使金军，许以三镇赋税。是月，福州军乱，杀其知州事柳庭俊。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执安抚使张孝纯，副都总管王亶、通判方笈皆死之。辛未，贬吴敏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涪州。移蔡攸于万安军，寻与弟偲及朱勔皆赐死。乙亥，诏编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笔手诏，参祖宗法及今所行者，删修成书。丁丑，礼部尚书王寓尚书左丞。戊寅，有赤气随日出。李纲罢知扬州。壬午，梟童贯首于都市。癸未，赐布衣尹焞为和靖处士。甲申，日有两珥、背气。丙戌，建三京及邓州为都总管府，分总四道兵。庚寅，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孺为东道都总管。又罢李纲提举洞霄宫。辛卯，遣给事中黄镗由海道使金国议和。是月，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朔，御殿复膳。贬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建昌军。丁酉，金人陷真定，都钤辖刘翥死之。有流星如杯。戊戌，金人使杨天吉、王汭来。庚子，日有青、赤、黄戴气。金人陷汾州。知州张克戩、兵马都监贾亶死之；又攻平定军。辛丑，下哀痛诏，命河北、河东诸路帅臣檄所部，得便宜行事。壬寅，天宁节，率群臣诣龙德宫上寿。甲辰，诏用蔡京、王黼、童贯所荐人。丙午，集从官于尚书省，议割三镇。召种师道还。丁未，以礼部尚书冯澥知枢密院事。己酉，阅炮飞山营。庚戌，以范讷为宁武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辽故将小鞠鞬攻陷麟州建宁砦，知砦杨震死之。壬子，诏太常礼官集议金主尊号。命尚书左丞王寓副康王使幹离不军，寓辞。乙卯，雨木冰。丙辰，金人陷平阳府，又陷威胜、隆德、泽州。丁巳，高丽人贡，令明州递表以进，遣其使还。戊午，贬王寓为单州团练副使，命冯澥代行。庚申，日有两珥及背气。侍御史胡舜陟请援中山，不省。辛酉，种师道薨。

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籍谭稹家。戊辰，康王未至全军而还。冯澥罢。己巳，集百官议三镇弃守。庚午，诏河北、河东、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观以居。辛未，有流星如杯。壬申，禁

京师民以浮言相动者。癸酉，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以首议弃地罢。金人至河外，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师十二万拒之。甲戌，师溃。金人济河，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遁。乙亥，命刑部尚书王云副康王使斡离不军，许割三镇，奉袞冕、车辂，尊其主为皇叔，且上尊号。丙子，金人渡河，折彦质兵尽溃，提刑许高兵溃于洛口。金人来言，欲尽得河北地。京师戒严。遣资政殿学士冯澥及李若水使粘罕军。丁丑，何栗罢。以尚书左丞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孙傅为尚书右丞。命成忠郎郭京领选六甲正兵所。签书枢密院事李回以万骑防河，众溃而归。是日，塞京城门，戊寅，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康王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罢清野。辛巳，以知怀州霍安为徽猷阁待制，通判林渊直徽猷阁，赏守御之功也。壬午，斡离不使杨天吉、王洎、勃董撒离曷来。命耿仲使斡离不军，聂昌使粘罕军，许画河为界。康王至磁州，州人杀王云，止王勿行，王复还相州。甲申，以尚书右丞孙傅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辅签书枢密院事。以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命督勤王兵入援。乙酉，斡离不军至城下。遣蜡书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来援，多为逻兵所获。丁亥，大风发屋折木。李回罢。戊子，金人攻通津门，范琼出兵焚其砦。己丑，南道总营张叔夜将兵勤王，至玉津园，以叔夜为延康殿学士。斡离不遣刘晏来。庚寅，幸东壁劳军。诏三省长官名悉依元丰旧制。领开封府何栗为门下侍郎。

闰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门，统制姚仲友御之。奇兵作乱，杀使臣，王宗漢斩数十人乃定。唐恪出都，人欲击之，因求去，罢为中太一宫使。以门下侍郎何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轸坐弃军，降五官予祠。癸巳，京师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朱伯友坐弃郑州，降三官罢。西道总管王襄弃西京去。知泽州高世由以城降于金。燕瑛欲弃河阳，为乱兵所杀。河东诸郡，或降或破殆尽。都民杀东壁统制官辛亢宗。罢民乘城，代以保甲。粘罕军至城下。甲午，时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易火饭以进，人皆感激流涕。金人攻通津门，数百人缒城御之，焚其炮架五、鹤车二。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金人陷怀州，霍安国、林渊及其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伉、张谏皆死之。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阳门。冯澥与金人萧

庆、杨真浩来。丙申，帝幸宣化门，以障泥乘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张叔夜数战有功，帝如安上门召见，拜资政殿学士。金人执胡直孺，又陷拱州。丁酉，赤气亘天。以冯澥为尚书左丞。戊戌，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濬与金人战于城下，统制官高师旦死之。庚子，以资政殿学士张叔夜签书枢密院事。金人攻宣化门，姚仲友御之。辛丑，金人攻南壁，杀伤相当。壬寅，诏河北守臣尽起军民兵，倍道入援。癸卯，金人攻南壁，张叔夜、范琼分兵袭之，遥见金兵，奔还，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数。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间使召诸道兵勤王。乙巳，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十三万，然亦十失五六。金人攻城急。丙午，雨木冰。丁未，始避正殿。己酉，遣冯澥、曾辅与宗室仲温、士侔使金军请和。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入卫。辛亥，金人来议和，要亲王出盟。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门，范琼以千人出战，渡河冰裂，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甲寅，大风自北起，俄大雨雪，连日夜不止。乙卯，金人复使刘晏来，趣亲王、宰相出盟。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金人焚南薰诸门。姚仲友死于乱兵，宦者黄经国赴火死，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力战，与其家人皆被害。秦元领保甲斩关遁，京城陷。卫士人都亭驿，执刘宴杀之。丁巳，奉道君皇帝、宁德皇后入居延福宫。命何栗及济王栩使金军。戊午，何栗入言，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惊尤而疾，必欲之出，朕当亲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霁。夜有白气出太微，彗星见。庚申，日赤如火无光。辛酉，帝如青城。

十二月壬戌朔，帝在青城。萧庆入居尚书省。是日，康王开大元帅府于相州。癸亥，帝至自青城。甲子，大索金帛。丙寅，遣陈过庭、刘翰使两河割地。辛未，定京师米价，劝粟以振民。癸酉，斩行门指挥使蒋宣、李福。乙亥，康王如北京。丙子，尚书省火。庚辰，雨雹。癸未，大雪寒。纵民伐紫筠馆花木为薪。庚寅，康王如东平。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金军，金人亦遣使入贺。壬辰，金人趣召康王还。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出割两河地，民坚守不奉诏，

凡累月，止得石州。甲午，诏两河民开门出降。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于浊没。丁酉，雨木冰。己亥，险暄，风迅发；夜，西北阴云中有如火光。庚子，金人索金银急。何栗、李若水劝帝亲至军中，从之，以太子监国而行。乙巳，籍梁师成家。丙午，刘韜自经于金军。太学生徐揆上书，乞守门请帝还阙。金人取至军中，揆抗论为所杀。至夜，金人劫神卫营。丁未，大雾四塞。金人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自如金军，都人出迎驾，丙寅，金人堑南薰门路，人心大恐。己而金人令推立异姓，孙傅方号恟，乞立赵氏，不允。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辛未，金人逼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庚辰，康王如济州。癸未，观文殿大学士唐恪仰药自杀。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杀户部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庚子，金人采取宗室，开封尹徐秉哲令民结保，毋藏匿。丁巳，金人胁上皇北行。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

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于南京，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问至。七月己丑，上尊谥曰恭文顺德仁孝皇帝，朝号钦宗。三十二年闰二月戊寅，祔于太庙。

【译文】

钦宗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名桓，是徽宗皇帝的长子，母亲是恭显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乙酉日出生在宫内的坤宁殿。原名亶，被封为韩国公，第二年六月进封为京兆郡王。崇宁元年二月甲午日，改名为烜。十一月丁亥日，又改名为桓。大观二年正月，进封为定王。政和元年三月，在专供皇帝子孙

读书的资善堂学习。三年正月，加官太保。四年二月癸酉日，在文德殿举行了加冠礼仪。

政和五年二月乙巳日，赵桓被立为皇太子，天下大赦。丁巳日，晋谒太庙。徽宗诏令皇太子乘坐金车，替皇太子设置皇帝驾出时护从用的仪仗队，并且依照宋太宗至道年间、宋真宗天禧年间时的做法，让宫中官员参见皇太子时都自称臣，但是皇太子赵桓对这些都推辞不接受。六年六月癸未日，纳妃朱氏。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日，赵桓担任开封牧。庚申日，徽宗诏令皇太子继承帝位，自称道君皇帝，催促太子入朝，替他穿上皇帝服装。太子啼哭着执意推辞，因此而得病。以后又坚决推辞，徽宗不同意。辛酉日，太子即皇帝位，亲临垂拱殿接见群臣。这一天，太阳有五色光圈，两边并夹有红色发黄的内向光气，两个太阳交错晃动很长时间。因此引领道君皇帝搬出皇宫，移居他即位前住过的龙德宫，皇后也移居撝景园。任命少宰李邦彦为龙德宫使，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门下侍郎吴敏为副使。此时，金国人已从几处入侵边境。壬戌日，赦免犯有大逆、反叛罪以下的犯人，为百官进阶一等，犒赏各军，立皇妃朱氏为皇后，由太子詹事耿南仲任签书枢密院事。癸亥日，下令同意太傅燕王、越王入朝无须快走，朝见皇帝行礼时可以不报姓名。诏令除了三省、枢密院得到皇上的旨意，有关部门不可以擅自行事。甲子日，金人斡离不攻占信德府，粘罕包围太原。诏令京东、淮西、浙招募士兵来守卫京城开封。太学生陈东等人呈报奏文，列举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的罪行，称他们为六贼，请求处死他们。丙寅日，替道君皇帝奉尊号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称为道君太上皇后。诏令更改纪元年号。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日初一，钦宗上朝接受群臣的祝贺，退朝后去龙德宫，向道君皇帝祝贺。通告中外官民能够如实以密封信向皇上提出对国事得失的见解。金人攻克相州。戊辰日，又攻克浚州。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的军队溃败，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退守滑州。己巳日，何灌逃回，金国军队渡过了黄河，皇帝下诏将亲自前去讨伐。道君皇帝去东部巡察，任命领枢密院事蔡攸担任行宫使，尚书右丞宇文粹中担任副使。诏令以后凡官职的授

予、官阶的升降、连同恩赏轻重，都参照祖宗原定的制度酌定。撤销宫内外的司、局、所等共一百零五个单位，仅仅留后苑，以侍奉龙德宫。任命门下侍郎吴敏担任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李梈担任同知枢密院事。贬已辞官回家的太傅王黼担任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对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赐死，并没收他的家产。放宁远军节度使朱勔回乡。皇帝想要亲征，任命李纲担任留守，李梈担任副留守。给事中王寓劝谏不要亲征，便不再去。庚午日，道君皇帝去亳州，百官中许多人暗自躲避。宰相打算让皇帝出京师去襄阳、邓州，通过李纲劝谏没有成行。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辛未日，任命李纲担任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晟为副使。罢免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的官职，由李邦彦任太宰兼门下侍郎，守中书侍郎张邦昌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野担任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王孝迪担任中书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蔡茂担任尚书左丞。壬申日，金人渡过黄河，派遣使臣督促各道军队来救援京师。癸酉日，诏示两省和枢密院的官制全部按照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办法设置。金人军队入侵京师，命令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做为使者前去金营。诏令侍从官员从文武臣僚中举荐有胆识有勇气、能够充当将帅的人才。这天夜里，金国军队进攻宣泽门，李纲率兵抵挡，杀死俘获敌人一百多人，直到天明敌军才退去。甲戌日，金人派吴孝民来议和，皇帝又命令李梈出使金军。金人又派萧三宝奴、耶律忠、张愿恭来。任命吏部尚书唐恪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乙亥日，金人进攻通津、景阳等门，李纲督战抵抗，交战从卯时持续到酉时，打死敌人几千人，何灌战死。李梈与萧三宝奴、耶律忠、王訥来索取金银绢帛几千万，并且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还要以宰相、亲王做人质，然后退兵。丙子日，皇帝上朝不坐正殿，吃饭缩减膳食。向各方搜求索借金银，没收歌舞、艺人的家财。庚辰日，诏康王赵构作使臣，张邦昌担任副使前去金军，告知皇帝已诏令将金国的称呼加上“大”字。辛巳日，道君皇帝到镇江。皇上任兵部尚书路允迪为签书枢密院事。金人军队攻占阳武，县知事蒋兴祖身亡。壬午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了一整天才停息。赐封儿子赵湛担任大宁郡王。甲申日，减省廉访使一官职的人员，停收税租钞和典卖田宅牛畜的契币钱、连同

各州的供应官府的钱。将各路瞻学户的土地划归常平司支配。统制官马忠从京西招募士兵回来，在顺天门外进攻金军，打败了他们。乙酉日，路允迪出使到河东金人粘罕的军队中去。平阳府的守将刘嗣初占据城府叛变。丁亥日，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制置使种师道率领泾原、秦、凤的军队来京师救援，任命种师道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并为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领各地勤王兵和前后军。庚寅日，在壘丘暗杀了王黼。癸巳日，大雾弥漫遮天，分不清东西。乙未日，将少保、淮南节度使梁师成贬官降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在他上任途中，走到八角镇被治罪赐死。

二月丁酉日初一，命令都统制姚平仲率领军队夜间前去袭击金人军队，事情没有成功而逃跑。戊戌日，罢免李纲的官职以向金人表示道歉，撤销亲征行营司。金人又来议和。庚子日，命令附马都尉曹晟出使金军。辛丑日，又派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为使者去金，同意割让三镇地方。太学生陈东及京师民众几万人跑到皇宫前向皇帝递交请愿书，请求恢复起用李纲和种师道，并且说李邦彦等人忌恨李纲，害怕他们成功，罢免李纲正是落入金人的圈套。刚好李邦彦进朝，民众官员历数他的罪状进而痛加责骂。吴敏传皇帝的话，群众仍旧不散去。接着群众敲击登闻鼓，呼喊声惊天动地。殿帅王宗滂恐发生变故，奏请皇上勉强同意。派耿南仲向群众大声喊话：“已得皇上圣旨召见李纲了。”内侍朱拱之去宣旨召见李纲的时间晚了些，群众就把他分尸打成肉酱，还杀了内侍几十人。因此恢复李纲的官职为右丞，担任京城防卫使。壬寅日，追封范仲淹为魏国公，赠司马光称号为太师，张商英为太保，废除被蔡京列为元佑党人的学术上的禁锢。下令对杀死内侍的官民中为首的人治以死罪，禁止今后在宫前请愿上书，将皇家园林、宫殿、寺观废止官用，交民众使用。金人派使者王訥来。癸卯日，命令肃王赵枢出使金军。任命观文殿学士、大名尹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为签书枢密院事。罢免了蔡茂官职。乙巳日，宇文虚中、王球又出使金军。康王赵构从金军中回到京师。金人派韩光裔来告辞，接着军队撤退。京师解除了戒严。丙午日，由康王赵构任太傅、青江奉宁军节度使。撤销了明堂班朔布政官。丁未日，太阳两侧有内向光晕。戊申日，天下大赦。下诏书通告全体官民，今后凡事均

遵照祖宗原定法规办理，凡是腐蚀国家、贻害民众的事全部禁止。己酉日，宰执这类官职不再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和殿中监、符宝郎。诏令沿用祖先以前的做法，即从武臣中选择受军人拥护的人担任同知、签书枢密院事务，由守卫边疆有威望的将领担任三衙长官。因为金国已经请求和解，通告官民凡过去归附过金国而如今又回到本朝的人们，都可以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园。庚戌日，免去李邦彦的官职，任命张邦昌担任太宰兼门下侍郎，吴敏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李纲担任知枢密院事，耿南仲担任尚书左丞，李桢担任尚书右丞。辛亥日，指示监察御史应该依照祖宗旧法提出建议。免去宇文粹中的原职，改任知江宁府的官职。癸丑日，将种师道免去原官，改任中一宫使。赠封右正言陈瑾担任右谏议大夫。甲寅日，将已辞官的太师蔡京贬官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太师、广阳郡王童贯贬为左卫上将军，领枢密院事蔡攸贬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当初，围困太原的金人粘罕曾经派人来京师要求赠送财物，大臣召集勤王兵拘捕了他派来的人，并且同金军将领余覲约定设法对付他。到现在，粘罕大怒，先进攻太原没有攻下，又分兵向京师进军，越过了南、北关，代理威胜军首领李植带领全城投降。乙卯日，金军攻克了隆德府，知府张确、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通阵亡。丙辰日，出现了两个流星。一个出于南方朱鸟七宿的张宿，没入西方星座的毕宿浊星；另一个出自南方星座的参宿北河，没入南方轸宿。己未日，诏令边远各郡承宣使有功应该任正职的，以后授官正任刺史。辛酉日，梁方平因为不战而放弃黄河渡口被处死。王孝迪被罢官。命令给事中王云、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瑗出使金国，任命镇洮军节度使、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制置使。乙丑日，皇帝恢复了常规的膳食。丙寅日，对陕西、河东下诏书表示哀痛。这个月内，金国军队入侵泽州的高平，知州高世由前去犒赏金军，他们才离开。

三月丁卯日初一，派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向道君皇帝行宫送上书表。诏令侍从官员对政事提出建议。命令除非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及枢密院得到圣旨，各有关部门禁止擅自行事。免去川路的岁所遣使。招募人员掩埋金人攻城时死亡的士兵和百姓的骨骸，并派使者在城四郊分别举行祭奠仪式。戊辰

日，罢免李梈原任官职，改任鸿庆宫使。己巳日，罢免张邦昌原官，任中一宫使。徐处仁任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任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栗任尚书右丞，御使中丞许翰任同知枢密院事。庚午日，宇文虚中罢免原官，任知青州。癸酉日，皇帝到景灵东宫举行恭谢礼。任命赵野担任道君皇帝行宫奉迎使。甲戌日，皇帝恭谢景灵西宫和建隆观。乙亥日，皇帝来到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一宫、佑神观、相国寺。丙子日，把撝景园改为宁德宫。录用司马光的后代为官。己卯日，燕王赵俣、越王赵偁任太师。壬午日，皇帝下诏说：金人违背原订盟约，深入内地，曾与金国国主议和的李邦彦、曾做为使者去金国承认割地给金国的李梈、李邕、郑望之，一律罢免官职废黜封号。又下诏命令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前往救援三镇，保证不让金军进入皇族陵墓的所在地，一定誓死固守。癸未日，派遣李纲到南京去迎接道君皇帝，由徐处仁任礼仪使。罢免殿中侍御史李擢、左司谏李会的官职。乙酉日，在宜春苑迎接道君皇帝，太后住进宁德宫。丙戌日，知中山府詹度授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太原府张孝纯、知河间府陈遘都授为资政殿学士，知泽州高世由授为直龙图阁，这都是为了奖励他们守城的功劳。丁亥日，在宁德宫上朝。下令说：“对护从行宫的官吏，等回到京师后要从优奖赏，除了有罪的人迫于公共舆论已进行了处理的以外，对其他人命令台谏官不要再因为过去的事纠缠不休。”庚寅日，由肃王赵枢任太傅。恢复姚左在隆德府的官职。辛卯日，恢复威胜军。壬辰日，任命太保景王赵杞、济王赵栩为太傅。有流星出现在紫微星垣。甲午日，康王赵构任集庆、建雄军节度使，部侍郎钱盖任陕西制置使。任命陈东为初品官，赐同进士出身，陈东推辞不接受。没收朱勔家产。乙未日，皇帝命令：从金回归的原宋朝官民，凡是尚未分配发送的，停止发送。丙申日，将蔡京贬官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在春天这一季里，夏国人占领天德、云内和河东八馆。

夏四月戊戌日，夏国人攻克震威城，掇知城事朱昭身亡。己亥日，迎管道君太上皇帝进入京师都门。壬寅日，在龙德宫朝见太上皇帝。癸卯日，立儿子赵谡为皇太子。任命耿南仲为门下侍郎。乙巳日，设置《春秋》博士学位。戊申日，在尚书省设置详议司，负责商量祖宗法规。己酉日是乾龙节，群

臣在紫宸殿替皇帝祝寿。庚戌日，罢免了赵野官职。壬子日，金国派使者贾延、冉企马来。癸丑日，封赐太师、沂国公郑绅为乐平郡王。把童贯贬官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郴州。将宰官的俸禄薪给减少三分之一，并减少他们的开支和赐与的一半。下令设置替皇帝讲解五经的御前讲席。命令吏部对所有官吏进行考核，凡是因以下原因所得到的官爵和赏赐全部撤销：固杨戩、李彦得到的公田，由王黼、朱勔提名推荐，隶属于童贯的西北军队，参加过孟昌龄河防战斗，参加过夔蜀、湖南扩展疆土，参与了关陕、河东的改革币制，连同参见过皇帝，奉献的赞颂之辞曾经被采纳，特许参加过殿试的人等等。甲寅日，种师道加官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乙卯日，皇帝下诏：从今日起假日要按特殊规定上班，所有机构都不能不办公。任命平凉军节度使范讷担任右金吾卫上将军。丙辰日，皇帝下诏：凡是告发坏人制造谣言说“金国军队还要来”以恐吓居民的，对告发者给予奖励。戊午日，进封南康郡王赵勔为和王，平阳郡王赵榛为信王。己未日，恢复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取士制度，禁止以《庄子》、《老子》和王安石的《字说》做为考试内容。壬戌日，皇帝下诏：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由皇帝亲自遴选决定，宰相和执政不得举荐，写明这点做为法令。搜寻自政和年以来道官、处士、先生的封、赠、奏、补等敕封文书。甲子日，命令在京师的监察御史以上，在外地的监司、郡守和路分钤辖以上官员，荐举曾经在边境任职或有勇有谋、能够统帅军队能征善战的人，每人荐举两名。东兵正将占沆与金人在交城县交战，阵亡。乙丑日，诏令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及各路帅司分别荐举熟悉边界事务、智勇过人、豪爽俊秀、才奇艺高、为众人所信服、并且能够担任统制将领的人，各提出五名。将蔡攸贬官为节度副使，将朱勔安置在循州。

五月丙寅日初一，在龙德宫上朝，命令提举官每天将太上皇帝起居平安的情况告知皇帝。丁卯日，诏告天下凡是能以钱财、粮食救援军队的，有关单位将他们的名字报告皇上，将按照情况给以不同的恩赏。任命少傅、镇西军节度使余深担任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戊辰日，免去王安石在孔子庙庭中配享的名份。庚午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

同三司刘宗元，同时被任命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乡德军节度使张茂、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泸州军节度使钱忱，都被任命为右金吾卫上将军。这一天天气非常冷。辛未日，重申有关对铜的禁令。下诏命：凡是没有出身名份的待制官阶以上的官员，年龄到三十岁而担任实职官的经历合计够十年的，才可以保任他们的子弟授予官职。监察御史余应求因为讨论问题时有意迎合大臣，被罢官改任知卫州。甲戌日，以非常规缘由赦免河北路罪犯。乙亥日，申明撤销有关对金的禁令。丁丑日，诏示在全国提倡俭约、减裁冗员并且淘汰贪官，替民除害，授监司、各郡县执行时没有达到要求的，合计有十六项。姚古率领军队到达威胜，听说金人粘罕将来攻打，许多官兵惊恐溃逃，河东受到很大震动。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与金人在榆次交战，战败身亡。己卯日，借占在外地任官的职田一年。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去。辛巳日，降低太官每日的膳食标准。追令削去高俅的官位。甲申日，撤销详议司。己丑日，任命河东经略安抚使张孝纯为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壬辰日，下诏通告全国举荐学习武艺和兵书的人。乙未日，诏令姚古去救援太原。

六月丙申初一，因为道君皇帝返回朝，皇上亲临紫宸殿，接受群臣祝贺。诏令谏官充分讨论朝廷处置不妥之处。戊戌日，命令中外荐举文武官员能够担任将帅的人才。这时太原被围情况紧急，群臣想割让三镇土地，李纲阻止，因此由李纲代替种师道任宣抚使去救援太原。辛丑日，任命资政殿学士刘韜担任宣抚副使，陕西制置司都统制解潜担任制置副使。太白星交于岁星。壬寅日，封郛国公赵楷为安康郡王，韩国公赵撾为文平郡王，均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帝下诏说：现在的政事法令，一律遵照上皇的诏书，恢复祖宗以前规定的做法。各大臣及官员人等，也应该讲究孔、孟的正统学说，判明王安石旧说之所以不当的缘故，辅佐我实现我的意志，以达到中兴皇朝的宗旨。癸卯日，任命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王禀为建武军节度使，以此为他在坚守太原记功。甲辰日，路允迪被罢免原官，担任醴泉观使。乙巳日，左司谏陈公辅向皇帝进谏，责怪监合州酒务之事。壬子日，天狗星落地，发出的响声如同雷鸣。癸丑日，皇上核察对囚犯的刑罚。丙辰日，太白星、荧

惑星、岁星、镇星同时集合在二十八宿南方的张宿。辛酉日，撤销都水监、将作监业务改由内侍官负责。熙河都统制焦安节由于不法行为而获罪，李纲杀死他。壬戌日，姚古由于统领军队不积极赴战，逗留不前而被贬官为节度副使，安置在广州。有彗星在紫微垣出现。

秋季七月乙丑日初一，废除了哲宗元符年间关于上书中禁言邪说等有关规定。宋昭在徽宗政和年间曾上书劝谏不要攻打辽国，因此被贬到连州；庚午日，诏令他回到尚书省的都堂。乙亥日，将被贬官的蔡京安置在儋州，蔡攸安置在雷州，童贯安置在吉阳军。己卯日，停止借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官员的职田。乙酉日，下诏命令：蔡京的子孙二十三人已分别逃窜到边远地方，以后遇到赦免的机会时不再改变对他们的量刑。这一天，蔡京死在潭州。丁亥日，命令侍从官修改遭诽谤的宣仁圣烈皇后的历史。辛卯日，派遣监察御史张澄去处死童贯，派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处死赵良嗣，并把他们的子孙驱逐到海南。壬辰日，侍御史李光由于议论政事而被贬为监当官。这月里，解潜与金人的军队在南关作战，潜被打败。刘韜从辽州发兵同金军战斗，刘韜战败。

八月甲午日初一，录用陈瓘后人担任官职。丙申日，又起用种师道以宣抚使的身份巡视边境，召李纲回朝廷。庚子日，诏令：因为出现彗星，皇帝上朝不坐正殿，缩减御膳，命令侍从臣僚将民间疾苦情况向皇帝报告。河东察访使张灏同金人军队在文水发生战斗，结果张灏被打败。辛丑日，要求解决民间疾苦的十七件事，下令都予以解决。丁未日，金人斡离不率兵又进攻文信军和保州，没有攻下，因此进犯真定。戊申日，都统制张思正等人在文水县夜间袭击金军，打败了敌军。己酉日，双方又交战，宋军溃败，战死几万人，张思正逃往汾州。都统制折可求的军队在子夏山的战斗中溃败。威胜、隆德、汾州、晋州、泽、绛等地的百姓都渡过黄河向南方逃跑，各州县的民众全部走完了。金人乘胜进攻太原。录用张庭坚的后人为官。乙卯日，派遣徽猷阁待制王云、阁门宣赞舍人马识远出使去金，秘书著作佐郎刘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别到金国各部军队议和。戊午日，许翰被罢免原官，担任亳州知州。己未日，罢免徐处仁的太宰官职，改任东平知州，罢免吴敏的少宰官

职，改任扬州知州。任命唐恪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何栗担任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担任尚书右丞，开封尹聂昌同担任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庚申日，派遣王云出使金军，答应把三镇的赋税送给金。这月里，福州发生军队叛乱，把该地知州事柳庭俊杀死。

九月丙寅日，金国军队攻占太原，安抚使张孝纯被俘，副都总管王禀、通判方笈均战死。辛未日，吴敏被贬官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涪州。将蔡偲转移到万安军，不久以后和他弟弟蔡攸及朱勔都被赐死。乙亥日，诏令编修敕令把所得到的靖康年间以前蔡京请求皇上亲笔写的诏书，参照祖宗和现行的法令摘编成书。丁丑日，礼部尚书王宇任尚书左丞。戊寅日，有红色云气在日出时随之显现。李纲被罢去原官，改任扬州知州。壬午日，将童贯的头颅割下悬在都市示众。癸未日，赐布衣平民尹焞为和靖处士。甲申日，太阳两侧有两个直对的黄色晕气，外围向外形状像北字。丙戌日，在三京和邓州建立都总管府，分别总管四道的军队。庚寅日，任命大名府知府赵野担任北道都总管，河南府知府王襄担任西道都总管，邓州知州张叔夜担任南道都总管，应天府知府胡直孺担任东道都总管。又罢去李纲原任官，改任提举洞霄宫。辛卯日，派遣给事中黄鹄为使者，从海上去金国议和。这月里，夏国军队攻占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日初一，皇帝回到正殿上朝，恢复了御膳，贬李纲的官职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昌军。丁酉日，金人攻占真定，都钤辖刘靖阵亡。有流星出现，形状象杯子。戊戌日，金人派使者杨天吉、王訥来。庚子日，太阳之盖有青、红、黄色晕气。金国军队攻占汾州，知州张克戡、兵马都监贾亶阵亡；接着又进攻平定军。辛丑日，皇帝诏告全国表示哀痛，命令河北、河东各路将帅臣僚向所属部下传达檄文，他们可按照具体情况采取行动。壬寅日，天宁节，皇帝率群臣到龙德宫为道君皇帝上寿。甲辰日，下诏可以起用蔡京、王黼和童贯所举荐过的人。丙午日，召集侍从官员来到尚书省，商议将三镇割让给金国的问题。将种师道召回朝廷。丁未日，任命礼部尚书冯澥为知枢密院事。己酉日，皇帝检阅飞山营炮。庚戌日，任命范讷担任宁武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原辽国将领小鞠鞬攻陷麟州建宁寨，知寨杨震阵

亡。壬子日，诏令太常礼官集合一起讨论金主的尊号。命令尚书左丞王宇做为康王赵构的副手共同出使金军斡离不的军营，王宇推辞不接受。乙卯日，天降雪雨附在树枝上结冰。丙辰日，金人攻占平阳府，连续攻占威胜、隆德、泽州。丁巳日，高丽使者来进贡，命令明州接纳贡品连同文件一齐进献朝廷，请使者回国。戊午日，将王宇贬官为单州团练副使，命令冯澥代行王宇原任官职。庚申日，太阳两侧出现两个直对的黄色晕气，外围向外形状像北字。侍御史胡舜陟请求救援中山，未予考虑。辛酉日，种师道死去。

十一月丙寅日，夏国军队打进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阵亡。没收谭稹的家产。戊辰日，康王赵构没有到达金兵军营而返回。冯澥被罢免官职。己巳日，召集百官商量放弃三镇。庚午日，诏令河北、河东、京畿转移全部人员和物资，下令流亡的民众可以居住在官舍和寺观。辛未日，出现了流星，形状像杯子。壬申日，禁止京师民众传播谣言扰乱人心。癸酉日，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因为最先提议放弃国土而被罢官。金兵到达黄河以南，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军队十二万人进行抵抗。甲戌日，宋军被打败。大量金兵渡过黄河，河阳知府燕瑛、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逃跑。乙亥日，命令由刑部尚书王云作康王的副手共同出使金国的斡离不军营，答应割让三镇，奉献帝王穿的礼服、礼帽、车辆，尊称金国君主为皇叔，并且奉上尊号。丙子日，金兵继续渡过黄河，折彦质的军队全部溃退，提刑许高的军队在洛口溃败。金人传话来说，希望占领黄河以北的所有领土。京师戒严。派遣资政殿学士冯澥和李若水出使粘罕军中。丁丑日，何栗被罢去官职。任命尚书左丞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孙傅为尚书左丞。命令成忠郎郭京募选生辰年月合于“六甲”的人为土兵，由他做为首领进攻金兵。签书枢密院事李回率领骑兵一万人在黄河布防，所有军队都溃逃而回。这一天，堵塞了京师城门。戊寅日，进封龙德宫的婉容韦氏为贤妃，封康王赵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停止转移物资和居民。辛巳日，任命怀州知州霍安国为徽猷阁待制，通判林渊为直徽猷阁，以奖赏守土御敌的功劳。壬午日，斡离不派使者杨天吉、王訥、勃堇撒离梅来。令耿南仲出使斡离不军中，聂昌出使粘罕军中，同意以黄河为国界。康王赵构到磁州，该州百姓杀死王云，劝阻康王不要走，康王又回到相州。甲申日，任命

尚书右丞孙傅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御使中丞曹辅签书枢密院事。任命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担任陕西五路宣抚使，命令他监督勤王兵到京师救援。乙酉日，韩离不的军队到达城下。钦宗派人携带在蜡球内密封的书信抄近路出关召集军队，又约康王和河北守将前来救援，可是送信人多被巡逻兵捕获。丁亥日，狂风大作，房倒屋塌，树木被折断。罢免李回官职。戊子日，金人军队进攻通津门。范琼出兵烧毁了敌军的营寨。己丑日，南道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前来救援帝王，到玉津园，任命张叔夜为延康殿学士。韩离不派刘晏来。庚寅日，皇帝亲自到京师东城墙处慰劳官兵。诏令三省长官的名称均按元丰年代的旧制确定。由领开封府何栗任门下侍郎。

闰月壬辰日初一，金人进攻善利门，统制姚仲友坚守。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些士兵叛乱，杀了使臣，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濬杀了几十个人才平定下来。唐恪出都城时，有人要打他，因此要求离开这个地方，免去他的原任官职，改任中太一宫使。任命门下侍郎何栗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翥因为丢弃军队擅自离去而获罪，降五个官阶但是可立祠。癸巳日，京师十分寒冷，按照占卜者的说法，借助于土牛迎春。牛伯友因为放弃郑州而被降三个官阶免职。西道总管王襄庾弃西京城逃走。泽州知州高世由率领全城向金国投降。燕璞想丢弃河阳，被乱兵杀死。黄河以东各郡，有的投降，有的被占领，全部丧失。京师民众杀死城东部的统制官辛亢宗。行为不轨的恶劣民众控制了城市，组织起保甲代替官署。金人粘罕的军队逼近城下。甲午日，这天雨雪交加，皇帝穿上盔甲登上城墙，将供皇帝吃的饭菜分发给士兵，皇帝换吃战士的饭。大家都感动得痛哭流涕。金人进攻通津门，几百名士兵攀绳爬下城墙抵抗，烧毁敌人炮架五座，鹅车两辆。派人送信召还李纲任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金人进攻怀州，霍安国、林渊和他们所属的铃辖张彭年、都监赵士亨、张谌等全部身亡。乙未日，金人军队攻进青城，进攻朝阳门。冯澲和金人萧庆、杨真诣共同来到。丙申日，皇帝亲临宣化门，因为道路泥泞，皇帝骑马，行走在泥水中，民众都感动得流泪。张叔夜几次打仗立了战功，皇帝到安上门召见他，拜任为资政殿学士。金兵俘获了胡直孺，又攻占了拱州。丁酉日，出现了一条红色气带横布天空。任命冯澲担任尚书左丞。戊戌日，殿前

副都指挥使王宗瀚与金国军队在城下交战，统制官高师旦战死。庚子日，任命资政殿学士张叔夜担任签书枢密院事。金人进攻宣化门，姚仲友坚守。辛丑日，金人进攻南城，死伤非常严重。壬寅日，诏令河北各守臣带领所有军民士兵，迅速来京师救援。癸卯日，金人进攻南城，张叔夜、范琼分道领兵前去偷袭，从远处看到金兵，士卒便蜂拥向后逃奔，自相践踏，有几千人落入城边壕沟内而死。甲辰日，天降大雪。金人攻占亳州。派密使出城去召集各道军队来救援帝王。乙巳日，天气十分寒冷，士兵受冻寒颤不止，两手不能拿武器，有的冻僵倒在地上。皇帝在宫中光着脚祈祷天晴。这时勤王兵没有到达，城中的军队可用的只有卫士三万人，而且十人中又有五六人逃匿不见。金人攻打城池愈来愈紧。丙午日，天降雨雪附在树上凝成冰下落。丁未日，皇帝开始不在正殿上朝。巳酉日，派遣冯澧、曹辅和宗室成员仲温、士讷出使金军请求议和。任命康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命令他迅速带兵来保卫京师。辛亥日，金人来议和，要求皇族亲王出城签订盟约。壬子日，金兵进攻通津门和宣化门，范琼率一千人出战，渡河时冰面开裂，五百多人被淹死，从此士气更加低落。甲寅日，有大风自北面刮起，不久又下大雨雪，连日连夜不停。乙卯日，金人又派刘宴来，催促亲王、宰相出城立盟。丙辰日，妖人术士郭京采用“六甲”的法术，命令所有守卫人员下城，大开宣化门，出城进攻金兵，结果被打败。郭京假借下城作法术，带领剩下的士兵逃遁。金兵登临城上，宋兵惊慌溃逃像随风倒伏。金人放火烧毁南薰等城门。姚仲友被乱兵打死，宦官黄经国跳入火中自杀，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等人奋力作战，连同他们的家人都被杀害。秦元率领保甲杀出一条通路逃出，京城失守。卫士闯入都亭驿，擒获金使刘晏并将他杀死。丁巳日，迎接道君皇帝、宁德皇后迁入延福宫居住。命令何栗和济王赵栩为使者去金军中。戊午日，何栗回来说，金人邀请太上皇出城郊祭。皇帝说：“太上皇由于惊吓和忧虑而患病，假如一定要出城，我将亲自去。”从乙卯日以来大雪不停，今日放晴。夜间有白气出现在太微星之间，又有彗星出现。庚申日，太阳色红如火，但无光。辛酉日，皇帝前去青城。

十二月壬戌日初一，皇帝在青城。金人萧庆进驻尚书省。这天，康王赵

构在相州成立大元帅府。癸亥日，皇帝从青城返回汴京。甲子日，金人提出索要大量金银绢帛。丙寅日，派陈过庭、刘轸为使者去两河割地。辛未日，稳定京师米价，劝导卖粮以救济民众。癸酉日，将行门指挥使蒋宣、李福斩首。乙亥日，康王到北平。丙子日，尚书停办公务。庚辰日，下冰雹。癸未日，天降大雪，气候严寒。让百姓砍伐紫筠馆的花木做柴烧。庚寅日，康王来到东平。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日初一，命济王赵栩、景王赵杞出京去向金军贺年，金人也派使者进京来祝贺。壬辰日，金人催促召康王赵构回归。派聂昌、耿南仲、陈过庭去割让两河土地，民众坚决据守不执行皇帝诏令，僵持了数月，金人只得到石州。甲午日，诏令两河民众开门出来投降。乙未日，有一颗大星出现在建星座，向西南流去，进入浊没座消失。丁酉日，天降雪雨凝在树上落下木冰。己亥日，天气阴晦，昏天黑地，大风迅猛；入夜，西北阴云中如同火光。庚子日，金人急切地索要金银。何栗、李若水劝皇帝亲自到金人军营中去，皇帝同意，交由太子监办国事后而去。乙巳日，没收梁师成家产。丙午日，刘轸在金军中上吊身亡。太学生徐揆给皇帝写信，请求皇帝回宫，他负责守门。金人把皇帝带往军中，徐揆由于抗衡争辩被杀。入夜，金人抢劫了神卫营。丁未日，大雾弥漫。金兵到含辉门掳夺抢掠，纵火焚烧了五岳观。

二月辛酉日初一，皇帝在青城，自己去金人军营，京都民众都出来迎送。丙寅日，金人挖断了南薰门的道路，人心惶惶。随后金人下令推举异姓人立为皇帝，孙傅就号啕大哭，乞求仍立赵姓为帝，金人不许。丁卯日，金人要求太上皇去青城。按内侍邓述所开列的皇族各王孙的名单，把所有人全部带进金军兵营。辛未日，金人逼迫太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庚辰日，康王去济州。癸未日，观文殿大学士唐恪服毒自杀。乙酉日，金人因为搜刮的金银不够，杀死了户部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和给事中安扶。

三月辛卯日初一，皇帝在青城。丁酉日，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庚子日，金人搜捕宗室人员，开封府尹命令百姓具结保证，不得藏匿。丁巳日，金人胁迫皇帝往北方而去。

夏四月庚申初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树木折断。金人带领皇帝和皇后、皇太子回到北方。大凡皇帝的车驾、护从仪仗队，皇后以下人员的车辆、仪仗队，官服衣帽、礼仪用器具、仪仗队用的器物，吹奏国乐和教坊用的乐器，祭祀用器，八宝，象征国家政权的九个大鼎，诸侯朝会表明等级身份的玉圭玉璧，测天象用的浑天仪，铜人，计时用的刻漏，古代文物，景灵宫供奉用的器皿，太清楼秘阁三馆的书籍，全国各州府的地图和官吏、宫女、宫廷服侍人员、技术人员、工匠、歌舞艺人，各府库的积蓄物品，都被一扫而空。辛酉日，北风大作，非常寒冷。

五月庚寅日初一，康王在南京即皇帝位，在远方尊奉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日，得知钦宗皇帝逝世的消息。七月乙丑日，康王尊奉他谥号称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称钦宗。三十二年闰二月戊寅日，把神仪牌送入太庙祭祀。

145 杨业传

145

杨业传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杨业战死。

——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9页）

【解析】

《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在说到杨业时写道：“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毛泽东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批下了“杨业战死”四字。

杨业原是北汉有名的将领，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消灭北汉时，归顺北宋，杨业在北汉时原名为刘继业，宋太宗见他解甲投诚，非常高兴，即让他取消北汉的赐姓，恢复杨姓，单名业，给予厚赏，并让他继续领兵屯守边境。杨业入宋后，成了抗辽的名将。

杨业自归附宋朝后，一直带兵驰骋在河东的抗辽战场上。自太平兴国五年3月出奇兵，以数百骑击溃辽十万大军后，契丹人都畏惧杨业的威名，每当同宋军作战时，只要一看到杨业的旗号，就悄然引兵退走。杨业因为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而获得了“杨无敌”的称号。

但“枪打出头鸟”，杨业的战功遭到了其他宋将的妒忌。

宋太宗在雍熙三年（986年）派出的三路攻击辽幽州的大将，因为曹彬所率的宋军主力遭到惨败，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

杨业当时是潘美的副将，俩人统率西路宋军。

就在西路宋军后撤的途中，发生了杨业被陷害、兵败被俘身死的事件。

杨业与潘美奉命撤退，并把云、应、朔、寰四州吏民迁到宋境。

宋军撤退中，辽将耶律斜轸追兵追击，连败宋军于五台、飞狐等地。8月间，潘美、杨业撤到朔州南面的狼牙村，这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杨业见辽兵人多势盛，认为不宜同辽兵争锋，主张绕道而行，避开正面强大之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三千强将，再用骑兵在中路接应，以保证后退的宋军和被迁百姓能安全撤退到宋朝境内。

这个正确的建议却遭到了监军王侁、军器派使刘文裕等人的反对。他们主张不顾一切直趋雁门。

杨业认为这种冒险举动必遭失败，王侁竟指责他空有“无敌”之号，见敌不战，毁谤他另有打算，对宋朝怀有二心。王侁的无理指责和毁谤，把平日对杨业的妒忌和敌视的情绪都肆无忌惮地发泄了出来。

作为全军主帅的潘美，本来也是有军事常识的，理应支持杨业的方案。可是，当两种作战方案发生争执时，他却不表示意见，而实际上是支持了王侁的主张，也默认了王侁对杨业的无理毁谤。

杨业这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若违心按潘美、王侁等人的主张去同兵锋正盛的契丹兵争战，不是兵败身亡，也会因兵败被追究责任而治罪；若按自己的方案去行动，违抗主帅军令的罪责也难逃，他明知这些宋将是借刀杀人，把自己逼入死路，但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杨业作为一个从北汉归降宋朝的将领，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说他对宋朝怀有二心这样的诽谤，于是，明知前途凶多吉少，他还是非常激动地说：

“我杨业不是怕死，只是认为时势不利，不能让士卒白白死亡而又不能立功。今天你们指责我不去死，我在你们之前先死就是了。”

杨业说完，带兵开向朔州。

在率军开拔时，杨业老泪横流。他对潘美说：“我此去必定失利。我杨业

本是太原的降将，本来早就该处死了，但皇上不杀我，反而让我带兵。我不是故意放着敌军不去出击，而是想找战机，争取立尺寸之功以报国恩。今天诸位却指责我有意避敌，我杨业一定先死于敌人手中。”

接着，他又指着陈家谷口说：“请你们在这里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准备救援。等待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用步兵两面夹击相救，否则的话，就会全军覆灭。”

潘美当面答应了杨业的要求，在陈家谷口布下了阵，以备救援。

可是，在杨业出发仅仅四个时辰，王侁见杨业没有回来，以为杨业把契丹兵击败了，怕自己在陈家谷口争不到功劳，就不顾原约，领兵离开谷口，想去争一份功劳，潘美作为主帅，不仅听任王侁擅自行动，自己也跟着离开了。

当潘美、王侁率军离开陈家谷口二十里的时候，就听到了杨业战败的消息，但他们不仅没有回师去救援杨业，反而率军迅速退走。

杨业率部同优势的契丹兵作战，且战且退，自中午一直战斗到天黑，终于转战到陈家谷口。这时，他看到陈家谷口已经空无一人，潘美等人早已违约把宋军全部开走了。杨业知道摆在面前的已经是全军覆没的命运，不由得抱头痛哭。

当契丹兵又蜂拥而至时，杨业看着身边仅存的一百多个宋军将兵，对他们说：“你们都各自有父母妻子，如果同我一起战死，没有益处。”他叫这些将兵各自逃生，待敌军散去，回去把这次战斗的情况向宋太宗报告，但是，由于杨业平时很爱护部下将士，能同士卒共甘苦，将士对他很有感情，他们都不愿丢下杨业逃生。

于是，杨业又率领这些残兵继续奋力抗敌，杨业在战斗中身受数十处伤，在身边士卒几乎全部战死时，还亲自杀死了许多契丹追兵。到最后，终因所骑战马受了重伤不能行动而被契丹兵所俘，部下将官和士兵全部壮烈殉难，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在这次战役中战死。

杨业被俘后，不肯向契丹低头投降。他想到自己对宋朝一片忠心，却遭到奸臣陷害，以致兵败被俘，无限悲愤，决心用绝食而死表白自己的一片赤诚，这位威震敌胆的抗辽宿将，在绝食三天后，死于被押往燕京的途中。

辽代在长城古北口有个祭祀杨业的庙宇，可能古北口就是杨业殉难的地方。

杨业之死，使北宋失去了一位智勇双全、深受部下爱戴而又威震契丹的名将，他受陷害和部下一起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许多人听了都为之落泪。人们为杨业的无辜被害而惋惜与悲恨，实际上也是对潘美、王侁及刘文裕等人忌贤妒能、逼害忠良的恶劣行为的谴责。潘美、王侁等人因此分别受到降官及除名发配的处罚。这伙置民族利益和许多将士生命于不顾的妒贤忌能之辈，后来还一直受到人们的谴责。而受陷致死的杨业，却受到后人不绝于耳的赞扬。

以上是杨业牺牲的经过。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写的批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眉批，更多的是联系中外历史上先人先说和现实，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分析、综合，然后进行评论、引伸，借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语中，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评价占了相当多的份量，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非常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

作为一个领导过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领袖，毛泽东非常赏识历史上那些耿直刚正、舍身护义、直谏维纲的人物；相反，对于无所作为、苟且偷安、无勇无智、品行不正的人，毛泽东都持批评态度。

所以，当毛泽东看到描写杨业“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时，批下了“杨业战死”四个字。

在毛泽东眼里，杨业是战斗而死的。虽说杨业不是死在兵刀相戈的战场，然而杨业却是在被俘后不肯投降，绝食而死的，这是虽没有了兵器却仍在战斗着的战场，在绝食中的杨业，依旧保持着那种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依旧在用生命与契丹人抗争。他仍然是个战将，不屈不挠的战将，因而，毛泽东说杨业是战死的。

一个“战死”二字之评，表现了毛泽东对杨业这样的战将的欣赏、喜爱与肯定，相信毛泽东当年读到有关杨业的这段史实时，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

【原文】

杨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汉麟州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

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都部署，帝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诸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

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

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即与侁领旄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帝闻之痛惜甚，俄下诏曰：“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森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如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罽，业但挟纛，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

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

【译文】

杨业，北宋太原人。父亲杨信，曾任北汉麟州刺史。杨业自幼卓尔不群，爱打抱不平，骑马射箭，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往往比常人要多。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以后成为大将，指挥千军万马，也就像用鹰犬追赶野鸡、兔子一样。”二十岁时到刘崇手下，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善战著称。多次被提

拔，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战功显赫，所到之处，无不克敌致胜，全国上下都称他为“杨天敌”。

宋太宗北征太原，久闻他的大名，曾经悬赏捉拿他。不久，太原孤城危在旦夕，杨业规劝他的主人刘继元出降，以保全人民和财产。刘继元投降，皇帝派中使召见杨业，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宋军回师，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皇帝考虑到杨业熟知边疆之事，就又任命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皇帝把金银珠宝密封成口袋，赏赐给他。这时契丹军队进入雁门，杨业率数千骑兵从西陉出发，经小路进至雁门北口，迂回到敌军南边，然后从背后发起攻击，契丹军队大败。因功升任云州观察使，同时兼任郑州和代州的职务。从这以后，杨业使契丹人无不闻风丧胆。许多戍守边疆的主将嫉妒，有人秘密上奏指责和攻击他的缺点。皇帝看到这些奏章后全不过问，一概封好口交付给杨业。

雍熙三年，宋军大举北伐，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担任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令杨业担任他的副手。任命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监军。几路部队连续攻克了云、应、寝、朔四州，部队进驻桑干河。不久曹彬所部失利，各路人马班师，潘美等人返回代州。

没过多久，皇帝下诏把四州的老百姓迁移到内地，命令潘美等人率各自部队护送他们。这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以及五押惕隐率领十余万人马再次攻陷寰州。杨业对潘美等人说：“现在辽兵非常强盛，不可同他们交战争锋。朝廷只命令我们搬取数州的人民，我们只要率领部队超过大石路，事先派人秘密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大部队离开代州那天，让云州的老百姓首先出城，我军进抵应州，契丹人一定来拦击，立即命令朔州百姓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再派身强力壮的弓箭手一千人排列在谷口，以骑兵在中路支援，这样一来，三州人民，才能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王侁打断了他的议论，说：“统率数万精兵却畏敌懦弱到如此地步！只管挥师奔赴雁门北川中间，击鼓进军！”刘文裕也赞成这个主张。杨业说：“不行，这是必定失败的阵势。”王侁说：“你向来号称无敌，现在见敌人却避敌观望不前，难道是怀有异心吗？”杨业说：“我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现在形势不利于我，白

白地让士兵伤亡而立不了功，现在你责备我不敢去死，我愿比诸位先走一步！”

临行时，杨业流着泪对潘美说道：“这次行动一定会失败。我本是太原一降将，理当受死，然而皇上没有杀我，宠信任命我为地方长官，授予我兵权。我并非是纵容敌人而不敢出击，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立下战功以报答国家的恩遇。眼下诸位谴责我逃避敌军兵锋，我理应首先死于敌手。”于是指着陈家谷口说：“各位在这里布置好步兵和强弩，设左右两翼以互为支援，等待我转战到此地，立即用步兵夹击敌人救我，不然的话，我部人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了。”

潘美立刻与王侁率领部下在谷口摆好了阵势。自寅时到巳时，王侁叫人登上托逻台观望，以为是契丹军队败退，想争杨业的功劳，便马上率所部兵马离开了谷口。潘美制止不住，就顺着灰河朝西南方向走了二十里，一会儿得知杨业兵败，立即率部队退去。杨业奋力厮杀，从中午到晚上，来到谷口。只见谷口没有宋军一兵一卒，即刻拍着胸口放声大哭。再次率领帐下战士力战，身上受了几十处伤，士兵们伤亡殆尽，杨业还亲手杀死了数十百名辽兵。战马受了重伤不能前进，于是被契丹兵俘获。他的儿子杨延玉也战死了。杨业高声长叹道：“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本来想荡平贼寇捍卫边疆来报答，不料却被奸臣所逼迫，以致遭受失败，还有什么脸再活下去呢？”于是绝食，三天以后死去。

皇帝得到杨业死讯，十分痛惜。不久下诏说：“手持武器来保卫江山，听到战鼓声声就会思念将帅。尽了最大力量战死于敌阵，树立的名节超越了同代。如果不加以追念和尊崇，怎么能够表彰正义和刚烈！已故云州观察使杨业忠诚坚定如金石，英勇气概荡风云。从陇上的英雄人才中超拔而出，本来出身于山西的名门望族。自从投身军旅，立下了无数的战功。正当率领勇猛的军队，效力于国家边境之时，而各位主帅却破坏期约，按兵不动，见死不救。使其独自率领孤军奋战，陷没于沙漠之中；坚定果断如同旋风一样迅猛，明知必死却义无反顾。即使要求古代的人，还有谁能超过他！这次将用特殊且隆重的典礼，以表彰他的遗忠。假若英魂有灵，应当知道我深刻的敬意。可以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赏赐给他家布帛一千匹、粟一千石。大将军

潘美官降三级；监军王侁，除去名籍，隶属金州；刘文裕除去名籍，隶属登州。”

杨业不懂诗书之学，忠正不阿，威武勇猛，足智多谋。精通兵法，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代北一带苦于寒冷，许多人穿用毛织品，杨业只身披一层棉絮，坐在露天里处理军务，身旁也不设火取暖，他的侍者全都冻僵了倒在地上，然而杨业却安详如常，脸无寒色。为政简明而易，统率部下注重施以恩惠，所以士兵们都乐于为他效力。朔州兵败之时，部下还剩一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各自有父母妻儿，同我一起战死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可以赶快走，日后报效天子。”大家都感动得哭泣不肯离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敌数十人，箭用尽后战死。其余的人也都死了，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听到这些事迹的人无不痛哭流涕。

杨业虽已死去，朝廷任命他儿子供奉官杨延朗担任崇仪副使，二儿子殿直杨延浦、杨延训一起被授予供奉官，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同时被任命为殿直。

146

范仲淹传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原文】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

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置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有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书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

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初，太后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前行。未报，乃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岁余，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之。

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广储，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群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渙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

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仲淹既去，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

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

仲淹在饶州岁余，徙润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延州诸寨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时塞门、承平诸寨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又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余十之三，他所减不与。诏以为康定军。

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惧其气矣。鄜、延，密迩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招疆御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议。仲淹又请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寨。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久之，元昊归陷将高延德，因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答书语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帝不听。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徙庆州，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

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

改邠州观察使，仲淹表言：“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第恐为贼轻矣。”辞不拜。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明珠、灭臧劲兵数万。仲淹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镇戎径道通彻，可无忧矣。”其后，遂筑细腰、葫芦诸寨。

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到，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时已命文彦博经略泾原。帝以泾原伤夷，欲对徙仲淹，遣王怀德喻之。仲淹谢曰：“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韩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洙亦可办集。渭州，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颜博帅秦，宗谅帅庆，张亢帅渭。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而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

事。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堕废者可兴矣。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饬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八曰推恩信。敕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釐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特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进，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拟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二府会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悉分遗边将。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仲淹为修故寨，招还流亡三千余户；蠲其税，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鄜州。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

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徙荆南，邓人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邓，许之。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会病甚，请颍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在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

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译文】

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陕西邠州人；后来迁移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了朱，名叫朱说。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当他渐渐长大起来，知道了自己家世的时候，深感悲痛，就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孤身前往应天府，投靠在戚同文（戚同文的后人）门下学习。他每日苦读，冬天疲乏到了极点，竟用凉水洗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宽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

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仲淹前往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监税官，晋升为大理寺丞，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官。这时，他的母亲去世，他便离职办理丧事。

应天府的知府晏殊，听说仲淹以好学闻名，便召请他到府学主持教务。他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推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清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减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这封上书长达一万余字（实际不足万字）。待他服丧三年之后，因为得到晏殊的举荐，荣任馆职秘阁校理。

仲淹通晓《六经》，特别以通晓《易》经为特长。很多学习儒经的人，都来向他请教、咨询。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至自己的孩子们衣冠不整，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起天下大事，他都慷慨激昂，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

天圣七年，刘太后预备在冬至这天接受朝拜大礼；届时，仁宗皇帝将亲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认为这事不妥，上书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说：“宫中侍奉亲长，自当有家庭的礼法；但在朝廷上，皇帝与百官站在一起，面向南方（北方）去朝拜母后，却不可开此先例，让后世跟着这样办。”他还上书请刘太后撤帘，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皇帝。这奏书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他便受命离京，往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调至陈州做通判。那时，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仲淹上奏说：“不久以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供积欠。”他又说：“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不是太平之政。”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仁宗却认为范仲淹忠心耿耿。

刘太后死后，他被召回京师，做了右司谏。上书议论国事的群臣们，这时大多揭露刘太后生前听政时的过失。仲淹说：“先帝去世以来，太后养育和照护陛下十余年，应该替她遮掩小错，以成全她作太后的德誉。”于是，仁宗皇帝向朝廷内外降下诏令，戒谕臣僚们，不要随便议论太后垂帘时的得失。

当初太后临终时，曾立过遗诰，嘱咐让太妃杨氏接替她作皇太后，参预军国大事的决策。范仲淹上奏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专用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养育皇帝有功便被立做母亲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又立一个太后，天下人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呀！”

这年闹大蝗灾、大旱灾，江南路、淮南路、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巡视。没有得到答复，就问：“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会怎么样呢？”仁宗听了，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便派仲淹去慰问江南路、淮南路灾区。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饥民，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祭祀天地鬼神，还奏请朝廷减免庐州、舒州这年应该上供的折役茶，减免江南东路这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钱，而且呈上一篇《救弊十事》的奏札，逐条论述了朝政弊端。

恰巧那时又发生郭皇后被废为妃的事，他率领谏官和御史，跪伏在垂拱

殿门前，为反对废后而争谏。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天，他们准备在殿廷上留下百官，一同为此事与宰相辩论。可是，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便已有诏旨传下，命他离开京师，去做睦州知州。过了一年多（半年），他被调到苏州做知州。苏州地区积水过大，许多农田不能耕种。仲淹募人开修五条河渠，疏导田间积水与太湖之水，将它们引入大海。他募人兴修的这些河渠还没能开通，忽然被调做明州知州。两浙路转运使奏请让仲淹暂留苏州任上，以便完成他业已开始的水利工程，朝廷又准许了转运使的奏请。

此后，他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被召回京师，判国子监；接着，又调任为吏部员外郎，任权知开封府事。

这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走吕家门径或跟从过吕夷简的人。针对这种情况，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这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任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官职贬降，也不该全都交付宰相去办。”夷简对此很不高兴。另一天，朝中讨论建国都问题。仲淹说：“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而汴梁是四方战争必经之地。太平年月，天子适于居住汴梁；如有急难情事，必须西居洛阳。应当慢慢扩大洛阳的储备，修缮那里的宫室。”皇帝询问夷简关于迁都的意见，夷简说：“仲淹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是迂腐的空论！”仲淹便又连写四篇论奏，献呈仁宗。这四篇论奏的内容，大都是指责当时的朝政状况。仲淹又说：“汉成帝由于过份相信了宰相张禹的话，不再怀疑母舅王氏家的政治野心，因而才招致舅家子王莽篡位的灾祸。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那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大怒，向仁宗说：“范仲淹这些话，是在有意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他所荐举和引用的人，都是他的一伙同党！”仲淹奏对争辩，词语越发急切。由此，他被罢免天章阁待制之职，贬往江西路饶州做知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为迎合宰相的旨意，奏请把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在朝廷上张贴公布。于是，秘书丞余靖上奏说：“范仲淹因一句话得罪了宰相，立即遭到贬斥和流放。况且前次他所议论的，难道不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

之间的事吗？陛下已宽容了他，甚至还对他十分优遇。如今我请求陛下追回前诏，另加修改。”太子中允尹洙上书诉告自己与仲淹的关系，不仅是好友，平素以仲淹为师，而且仲淹还曾经称荐过自己，宁肯跟仲淹一起降职，受到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鉴于谏官高若讷对范仲淹蒙冤被贬一事竟袖手旁观，身为言官而默默不言，便写信去责备他。因此，余、尹、欧三人，都共同为仲淹一案而被贬官。

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相。从此，围绕“朋党”的争论便兴起了。范仲淹离京以后，士大夫们为他辩白，并举荐他回朝的奏书，接连不断。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以前贬降仲淹，是因为他曾秘密地奏请要立一个皇太弟，做为皇位继承人。今天他的同党这样赞扬并荐举他，怎么办？”于是再次下诏，禁戒百官结党。

仲淹在饶州做了一年多知州后，调往润州；后又调到越州做知州。元昊反叛宋朝后，他被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接着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那时，夏竦做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又提升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做夏竦的副手。吕夷简这时也再度出任宰相。仁宗皇帝劝告仲淹，让他解除当年与吕夷简的怨恶。仲淹叩头回答说：“我以前论奏都属于国家公事，对吕夷简个人是没有怨恨的。”

地处宋夏边境的陕西延州附近各寨，当时在夏军围攻中纷纷失守。仲淹主动请求到那里去，于是被提升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事。以前，皇帝诏旨规定，各级将领分别统率一定数量的边防军：“总管”带领一万人，“钤辖”带领五千人，“都监”带领三千人。敌人若来侵犯，地位低的军官要先行出阵抵抗。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本州的厢兵，得到了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进行训练。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那时，延州所属的塞门、承平等各寨，已被弃。他采纳种世衡的计策，筑起一座青涧城，以此来阻挡夏军的锋芒。他组织大批民户耕种官田，并开放民间贸易，以便边民互通有无。又因为当地百姓边陲输纳赋课，过于劳苦，便奏请将鄜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

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缴课税，在春夏季节，则调鄜延兵马来鄜城这里，就近购食军粮，可以节省十分之三的买粮开支，还不算别的减省。皇帝诏命该军为康定军。

第二年正月（当年十二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出兵征讨西夏。仲淹说：“正月间塞外最冷，我军露天受冻，不如等待春季出兵，深入敌境。那时敌方马瘦人饥，我军就容易控制形势了。况且，那时边防军备逐渐加强，部队行动纪律严明，敌军就算猖獗，在气势上必被我军慑服了。鄜、延州，紧邻着西夏的灵、夏二州，是边界西羌族的必经之地。暂时只宜按兵不动，注意观察他们的破绽，让我慢慢用恩惠和信义招纳他们前来归附。不然，伤了感情，我恐怕将来要罢兵休战，也没有时间了。假若我的安抚策略无效，就拨兵先夺取绥州和宥州，占据要害地区，屯兵营田，作长久打算。那么，茶山、横山一带的人，必将带头全族来归顺的。既开拓疆土，又抵御敌寇，这是上策呵！”逐渐招回流亡塞外的人，坚固堡垒屏障，进行敌情侦察，把十二座旧寨改建为城。于是，羌族与汉族的流散百姓陆续归来，恢复了旧业。

很久以后，西夏皇帝元昊将被俘宋将高延德送回，借此表示愿与仲淹停战议和。仲淹写信劝元昊彻底罢兵，莫再犯宋。恰巧宋将任福在好水川吃了败仗，元昊给仲淹复信，用语很不客气，仲淹便当着来使的面，烧了那封信。（其实暗留副本，佯作尽焚）朝中大臣认为仲淹不该擅自与西夏通信，更不该随意把西夏书信烧毁。宋庠甚至奏请斩杀仲淹。仁宗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只将仲淹由户部郎中降为本部员外郎、知耀州。后来又调到庆州做知州，升阶为左司郎中，做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和缘边招讨使。当初元昊称帝时，曾秘密引诱归顺宋朝的羌族人，协助他们侵宋。居住环庆路的六百多个羌族人头领，也答应作夏军的向导。这事不久就败露了。仲淹因为羌人对宋朝反复无常，在到达自己的防区时，就奏请赴边境巡察。他用宋朝皇帝诏命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检阅他们的人马，还同他们约订了几项条规：“假若旧仇业已和解或了结，而又自行报复并伤人，罚羊一百头，马两匹；其中已杀了人的，要斩首。因欠债而引起的争讼，听凭当事人报告官府来处理；随便扣押、捆绑无辜者，罚羊五十头，马一匹；西夏军马侵入边界时，老少进入本寨自卫，

官府供给食粮。届时不入城寨的人家，罚羊两头；全族不到寨自卫，便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表示服从这些条规。从此，他们开始为宋朝效力了。

被改授邠州观察使的武职时，仲淹上表说：“观察使在朝班中的位次，在待制之下。我守边数年，羌族人对我十分亲善，称呼我为‘龙图老子’。今天降低到与部下王兴、朱观为同辈（居方荣、刘兴之下），只怕连敌军也会轻视的。”他没有接受这一新官。庆州西北的马铺寨，正当后桥川口，深处在西夏境内。范仲淹想在那里筑城，料定敌军必来争夺，便秘密派儿子纯佑与将领赵明一起，先占据这一地区，自己引兵随后前往。出发时诸将并不知道行军的目的地，部队走到柔远寨，才发布筑城号令。版筑一类筑墙工具都已准备好，只用十天时间，就筑成一座新城。这就是大顺城。敌军发觉了，派三万骑兵来攻，并在战斗中佯装败退。仲淹告诫部下，不去追杀他们。后来知道，敌军果然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豹城、金汤寨一带的夏军都不敢再来进犯，环庆路从此也很少发现敌踪。

宋、夏之间的明珠、灭臧两部族，拥有强兵数万。仲淹听说泾原路宋军想要袭击、讨伐这两族，便上奏朝廷说：“通往明珠、灭臧二族的道路很险恶，我军不可出击。前些时候，高继嵩的军队已经为此败亡。这二族平时尚且心怀二意，如今再讨伐他们，他们势必与敌军勾结，向南入侵我原州，向西骚扰我镇戎军，朝东入侵我环州，边患将难于止息了。若能在北部细腰、葫芦等处泉溪地带，建筑堡垒屏障，从而切断夏军与二族间的通路，那么，这两族既既可安心归附，而环州与戎军之间被二族截断的近路小道，也可以畅通无阻。这一带边防，就不用忧虑了。”此后，泾原路宋军便筑了细腰、葫芦等各寨（乃两年以后之事）。

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时，夏军大举进犯，深入到渭州潘原县一带。整个关中都惊恐万状，百姓纷纷往山谷林间逃窜。范仲淹率领六千兵将，由邠州、泾州出发，去援救泾原路。听说敌军已撤出边寨，才率师返回。当初，定川战败等消息传到朝廷时，仁宗皇帝审视地图对身边大臣说：“假若范仲淹出兵援救，我就不愁了。”范仲淹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说：“我原来就知道范仲淹是可以信用的！”随即将仲淹晋升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因为自

己这次军出无功，上表谢辞，不敢接受新的任命。但仁宗不听他辞让的意见，仍命他晋升新职。

那时，已经任命文彦博做泾原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仁宗又认为泾原路在战火中伤残累累，想让范仲淹、文彦博对调辖区，彼此换防，并派王怀德做使臣去宣告此事。范仲淹谢说：“泾原路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只怕我承担不了此路的重任，请让我与韩琦共同负责泾原路的事务，并且一起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路，我兼管环庆路，泾原路有警报，我与韩琦联合秦凤、环庆两路兵马，以犄角之势夹击应敌；若秦凤、环庆路有警报，我也可率领泾原路的兵马，去做援军。我一定与韩琦练兵选将，逐渐收复横山，从而斩断敌军之臂；用不了几年时间，就可以期望平定边患。希望皇上降诏，任命庞籍兼做环庆路统帅，以便造成首尾两端互相照应的形势。秦州，委派文彦博去做知州；庆州，用滕宗谅去总领其事；孙洙也可以完成这任务。至于渭州，有一员武臣负责就足够了。”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重新设置了陕西四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别负责其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立帅府，而将文彦博调做秦凤路的统帅，滕宗谅则做环庆的统帅，张亢任渭州方面军队的统帅。

范仲淹做将领时，军纪严明，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能诚恳接纳，信任不疑。所以，敌军便不敢轻易前来进犯他统辖的地区。元昊请示停战议和以后，他被召回京师，升做枢密副使。王举正胆小慎严，不能胜任副宰相一职。谏官欧阳修等奏称范仲淹有宰相之才，请求罢免王举正而用范仲淹代替他。于是，范仲淹就被改任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的官职，是可以由谏官的话而得到的吗？”他坚辞不受，表示愿与韩琦一同出京，去巡视边陲。他被派做陕西宣抚使；但尚未出发，又再度被任为参知政事。这时，正好王伦起兵进袭淮南路，当地州县官中，有些不能坚守抵抗的人，朝廷准备查明后处死他们。范仲淹反对说：“朝廷平日不讲修武备，敌军到来时，却一味责令州官以死殉职，这能办到吗？”那些未能坚守的州县官，因而都没有被处死。

仁宗皇帝这时正急于稳固政局，实现太平，屡次向大臣询问军政要事。仲

淹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用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累积的弊端，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仁宗却再度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为了同样的目的，又打开天章阁，将二府大臣召入，让他们当场奏对，各陈己见。范仲淹很感惶恐，在退归私第后，便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书：

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得升任二府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在职任满三年，才可以考虑升迁。没有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在京师各个衙司任职的官员，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升迁。这样，差不多就算是考核政绩的制度了。

二是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取消乾元节这天照顾少卿、监以上官员子弟作官的恩泽。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监司官、边远地区的官员等，必须在职任满两年，方可享受恩泽子嗣的特权。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充任三馆、秘阁的清要馆职。这样，任子之制就不至于太滥太繁了。

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和诸科考试中，请取消试卷密封法。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将没有缺陷的考生姓名奏闻朝廷。进士科考试，先试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诸科。要录取那些兼通经旨大义的人。“赐第”以上高等科名，都经由皇帝裁决宣布；其余成绩较好的，也优待授官，免除吏部铨选手续，注册为现任官职；以下成绩较差的人，则由该本科发给凭据，到吏部等候铨选任命。这样，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求其实了。

四是选择长官。首先，由中书和枢密院选一级长官——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郡的知州；其次，让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的官员和各路监司长官，荐举州一级的所荐举的人数，由中书宰执官在举主多的被荐人中选派官长。这样，刺史、县令等州县长官，便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

五是均衡公田。京师以外的官员廪食供给不均，怎能要求他们尽职尽责呢？请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监督他们廉洁奉公。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是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降下诏令，让他们劝

渝所属各州军官民人等，讲究农田利害。对于堤堰、陂塘、河渠之类水利工程，由各州县选派官吏，定期治理。再制定一套奖励、考核制度，大兴农利，减省漕运之费。这样，江南路的圩田，浙西路的河塘，这些已被废毁的水利事业，便又可以兴复了。

七是整治军备。大略参照府兵制度，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训练战斗，可以按省给养之费。京师附近有了完备的制度，各地就可以按照施行了。

八是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有人拖延或违反赦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是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命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的，如今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请让执掌政事的大臣们，参与讨论那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律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是减轻徭役。如今户口虽已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劳役困扰而忧愁了。

天子正专意信用仲淹，全部采用了这些奏议。其中适于写成诏令的，便都以诏书的形式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制一事，因众臣认为不能施行而作罢。

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是三公分别兼任六官之职；汉代，由三公分别兼管六卿职责；唐代，由宰相分别处理六曹事务。今日中书的职责，就是古代天官卿冢宰的职任；今日枢密院的职任，就是古代夏官卿司马的职任。其余四官负责的职事，如今分散于众官署去办理。这样，相当于三公兼掌的大权，如今都没有了。而实际上，今天二府的职事，只不过是草拟些授官文书去进呈，按资历、级别去评论赏罚，大抵查阅条例、照章办事而已。既不

像三公那样，承担着论列天下是非大理的重任，也不像六卿那样，各自专有其辅佐君王的具体职责。这不是治国的办法！我请求效仿前朝之制，将如今的三司、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马步军司的职事，分别派宰辅大臣来兼管。凡属官吏升降、刑法轻重、事关利害的，都听凭宰辅大臣全权处理。其中事体重大的，由二府大臣共同商议，奏请皇帝裁决。我本人请求负责军事和财赋方面的职事。如果事情毫无起色，就请皇上选将我革职贬降。”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许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农田方面的事务，范仲淹兼管刑法方面的事务。然而，终于没能实际去管。

当初，仲淹由于得罪了吕夷简，被逐出京师，外任多年。士大夫们根据他们两人的是非曲直，彼此指骂对方是朋党。及至陕西路一带战争爆发，天子因为看到士大夫们一致敬仰仲淹，便提升和重用他。待到夷简罢相，又将仲淹召回京师，依靠他来治理国事。这时，朝廷都期待他创立一番功业，而仲淹本人，也把治理天下视为己任。他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调查并审核各路的官吏，日夜思虑和策划着怎样实现一个太平的政治局面。然而，他的改革没能稳步进行，改革的规模又嫌过于浩大。有人评论，认为他的改革措施无法实行。等到按察使派出，各种罪状被大量地检举揭发出来，人们心里便很不高兴。从减少任子作官的恩荫，到严格按资历升官的各种条规，企图侥幸的人，都深感不便。于是，恶毒的攻击慢慢散播开来，而指责改革者是“朋党”的议论，竟渐渐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去了。

恰巧这时边防地带有警报，仲淹便与富弼一起，请求去巡视边防。于是，派仲淹做河东路、陕西路宣抚使，赐给他一百两黄金。仲淹将这笔赏赐全部分赠与边防军将领。麟州因刚遭受过大规模的侵扰，一些向朝廷奏事的人，便大多请求废弃该州的建置。仲淹为麟州修整了旧寨，招回了逃散流亡的三千余户居民，减免他们的课税，撤销了当地的不合理政策，给予民户卖酒的自由，又奏请朝廷免除了府州的商税。黄河以外地区便安定下来。自从仲淹离京西去，朝中的反对派越发加紧攻击他。仲淹自己也奏请罢免他的参加政事职务。这样，他就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邠州知州。当初

在中书时所推行的措施，也陆续被废止。

他因病请求到邓州去做知州，被晋升为给事中。调往荆南府时，邓州人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让仲淹继续留任，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便准许了他们的奏请。不久，他被调往杭州做知州，又升为户部侍郎，调任青州知州。适逢他病情加剧，奏请做颍州知州，但未能到达颍州便死去了，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称“文正”。

当初，仲淹患病期间，仁宗皇帝经常派使臣赐他药物，慰问他。他死后，仁宗悲伤了很久，又派使臣到他家中去慰问。安葬以后，仁宗皇帝亲笔为他的墓碑篆额，称为“褒贤之碑”。

仲淹内心刚强而外表却很温和，生性孝顺父母。因为母亲在世之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贵起来，没有宾客在场时，一餐仍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他人，在家乡还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本宗族的人。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为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深为叹息。他处理政事，最讲究“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多有惠民的德政。邠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待到他逝世时，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了三天才散去。他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147

包拯传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原文】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

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曾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

切通商販。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幸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鑒。又上言天子当朋听納，辨明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請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除龙图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曾建議无事时徙兵内地，不報。至是，請：“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郛、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日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义勇，少給糗糧，每岁之費，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

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积岁所負十余万，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外郎、知池州。

复官，徙江寧府，召权知開封府，迁右司郎中。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旧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筑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數者，皆审驗劾奏之。

迁諫議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宮虛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預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請裁抑內侍，減节冗費，条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举屬官，減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張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負錢帛多累系，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給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樞密副使。頃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贈

礼部尚书，谥孝肃。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曾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曾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莹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初，有子名纁，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子。纁死后，娶媵子归，名曰纁。有《奏议》十五卷。

【译文】

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人。最初考中进士时，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辞官不去赴任。后来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他。

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接受调遣，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有个盗贼将别人的牛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前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头还要来控告人家呢？”那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后来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给朝廷上贡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过一块砚台回家。

不久，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和包拯一齐对此进行辩驳，话语十分恳切。又曾建议说：“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这不是防御戎狄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卒，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罢免和禁锢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子弟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

事来上奏弹劾地方官吏，专门拿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罢免了按察使之职。

包拯奉命出使契丹，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近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啊？”包拯说：“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刺探边境情报又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于是无言以对。

包拯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就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而且那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常常多达几十万，包拯都上奏朝廷，停止了这些摊派。契丹人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边境的州郡都逐渐紧张起来，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去调发军粮。包拯上奏说：“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却不能耕种，邢、洺、赵三州有民田一万五千顷，但都用来牧马，请求将这些土地全部让老百姓耕种。”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解州的盐法往往给老百姓造成负担，包拯前往经营治理，请求朝廷全部进行通商贸易。

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又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下属的意见，辨明结党营私的人，爱惜有才能的人，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总共七件事；又请求除去刻薄的风气，压制投机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朝廷大都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

包拯又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经建议朝廷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取消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散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郛、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不必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军粮，每年的花费，用不了屯兵一个月的费用，只要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但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都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

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因此任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升为刑部郎中。后来包拯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后，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回他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戚宦官都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惧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作黄河水清了，即使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里的人们都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制度规定，凡是告状的人都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却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自营造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碰上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呢？”仁宗说：“你希望立谁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却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早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之计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在猜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那种谋求好处的人。”仁宗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少和节约宫里巨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责，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为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方平的官职；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包拯真如《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一样，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逃避责备，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使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因此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大都被拘禁，他们一有机会就逃走，然后再把他们

的妻儿抓起来，包拯把他们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推辞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也没有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当初，包拯有一个儿子，名叫“缜”，娶崔氏为妻，在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崔氏为亡夫守节，不再改嫁。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包缜死后，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取名叫“包绶”。包拯有《奏议》十五卷。

148

王安石传

—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原文】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翫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曾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

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呼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

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斫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未于施于世务耳。”上问：“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财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賒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土地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祇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洺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辩，帝为罢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

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道胜天下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致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颢、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倚，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词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襄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隶英州。唐炯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

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耳，于官何利焉？”阅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悟。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俏所为耳。”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甯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痊，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綰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黜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

“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说曰‘德’而已。禘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禘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闻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进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竊以囑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綰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綰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与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綰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綰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

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颐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濯，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愚。”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为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离。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译文】

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任都官中外郎。王安石小时候很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写起文章来下笔如飞，初看好像漫不经心，但等文章完成后，见到的人都称赞他的文章精采绝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后，欧阳修就为他扩大宣扬提高知名度。王安石考中进士后，被选为上等，出任签书淮南判。按照以前的制度，任职期满，允许进献文章要求考试馆求取职务，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于是，又调任鄞县的知县，修筑堤堰，疏治陂塘，兴修水利，方便水陆交通；将官谷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秋收后加些利息偿还，使官仓中的存谷能够以旧换新，同时，鄞县的老百姓都觉得很方便。王安石再任舒州通判，当时做宰相的文彦博，向朝廷推荐王安石考试馆职，他没有参加。于是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但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理由而推辞。欧阳修就对朝廷说王安石需要俸禄养家，于是朝廷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王安石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又进京担任度支判官，当时是宋仁宗嘉祐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和主张都显得高深新奇，他很善于用雄辩和旁征博引来支

持自己的观点，并敢于坚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地立下了要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越来越困乏，风俗也越来越败坏，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不知道法度、不遵循先王的政令。效法先王政革变更就不致于让天下人惊扰，就不致于使天下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也就必然符合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并没有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忧患主要在于治理财政不得其法。居官任职的人已经没有才能，而城乡民间又缺少可以使用的人才，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作为常法吗？而却不考虑万一出现忧患怎么办的问题。希望陛下能够清楚地看到朝政中因循苟且的弊端，然后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坚决革除这些弊端，以符合和顺应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讲的这些想法，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是不会谈论的，而且议论者还会反过来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疏阔、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到王安石执政时，他施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不久以后，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以前，朝廷多次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但王安石一再推辞。士大夫们都认为他不想显赫于世，对功名利禄十分淡泊，大家都恨不能跟他结识，朝廷多次想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高官，但生怕他不肯接受。第二年，朝廷委任他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推辞了好几天。当阁门吏带着委任状到他府上交给他时，他拒不接受，阁门吏随即下拜，他却溜到厕所里躲避了起来，阁门吏于是干脆把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了，王安石看见后又追上去将委任状交还给他，他连续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这项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京城的刑事狱讼，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那时有位少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向他求取，他不给，同伴仗着跟他关系亲密就把鹌鹑拿走了，于是这个少年追上去就把同伴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个少年当处死刑，王安石反驳道：“按照刑律，公开的夺取和偷偷的窃取都是盗贼行为。一方不给而另一方却强行拿去，就是盗窃；主人追上去把他杀死，这是追捕盗贼，虽然把人杀死了也不应当追究。”于是弹劾开封

府审判机构将不该判刑的人反而判了重刑，犯了失职和错误。开封府的官员不服，皇帝就将件事交给审刑院和大理寺再次审理，审刑院和大理寺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免于追究王安石的弹劾错误，但认为他应当到阁门前道歉。王安石说：“我没有罪！”于是不肯道歉。御史就上章弹劾他，皇帝对此置之不理。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大字，王安石就争辩说：“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舍人院就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假如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院的职权，那么国家立法就不应当这样。现在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而强硬蛮横的人却假借皇帝的旨意来制造命令，谏官和御史们也都不敢违背他们的意志，对这种情况我很担忧。”王安石的这些话触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跟执政大臣不和。因为母亲去世，王安石就离任回家，直到英宗朝结束，朝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赴任。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廷中并没有什么名气，因为韩、吕二姓是世家大族，所以他想借助韩、吕二族来取得人对自己的尊重。于是就和韩绶、韩绾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这三人都对王安石交相称赞，王安石的声望才开始慢慢显著起来。

宋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当他的讲解议论得到神宗称赞时，他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呀！”到他升任太子庶子时，韩维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神宗于是很想见到王安石，刚即帝位，就马上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神宗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等到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到朝廷。他进宫答对皇帝询问时，神宗问他治理国家首先应当做什么事，他就回答说：“首先应当选择治国的方法。”神宗问道：“唐太宗的治国方法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呢？尧、舜的治国之道，极为简明而不烦琐，极为扼要而不迂阔，又极为简易而不繁难。但后世学者却不能通晓，所以才认为高不可及。”神宗听后说：“你这可以说是让我勉为其难了，我自己认为跟尧、舜相比自己显得太过渺小，恐怕无法跟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咱们为共同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

有一天讲学，大臣们都退朝了，神宗皇帝让王安石留下来，对他说：“我有事情想跟你认真讨论一下。”于是神宗说道：“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够有所作为，但这两人确实不是每代都有的杰出人物啊。”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如果真能够像尧、舜那样治国，那么必然会有像皋、夔、稷、禹这样的人物来辅佐陛下；如果真的像商高宗那样，那么必然会有傅说那样的人。诸葛亮和魏征那两个人都是有识之士所羞于提及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凭借我大宋幅员之大，人口之多，百年治平相承，有学问的人也不可以说不多。但您经常忧虑没人可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陛下选拔人才的方法还不够明确，诚意待人做得还不到家，即使有皋陶、后夔、后稷、禹和傅说这样的贤人，也会被小人遮蔽，藏身退隐而去。”神宗说：“哪个朝代又没有小人呢？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答道：“正是因为能够辨别‘四凶’而加以惩处和铲除，尧、舜才能够成其为尧、舜。假如让‘四凶’肆无忌惮、谗害忠良、为非作歹，那么皋陶、后夔、后稷、禹还会不肯因循苟且、贪俸禄而虚度一生吗？”

登州有个妇人嫌恶自己的丈夫相貌丑陋，于是在夜里用刀砍杀丈夫，丈夫受了伤，但没有死。这个案子上报朝廷后，朝中讨论都认为这个妇人应当判处死刑，唯独王安石依据法律辩驳证明认为，此案符合谋杀致伤的律条，应当减死刑为二等论处。神宗同意了王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定为法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对他说：“别人都不能很好地了解你，以为你只懂经学，不明白现实事务。”王安石于是回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现实事务的，但后世的那些所谓儒生，大都是些平庸之辈，所以世俗才会认为经学不能施用于治理现实事务。”神宗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首先要施行设置是什么呢？”王安石就回答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今天的最当务之急。”神宗认为很对，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王安石跟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命令他的同伙吕惠卿承担例司的具体事务，随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问世，被称为新法，朝廷派遣了四十多名提举官，到全国各地颁行这些新法。

青苗法，是把买进粮食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借给百姓，然后让他们出二分的利息偿还，在每年春天借出，到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先由朝廷给予钱币和实物，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离开价钱高的地区而到价钱便宜的地区购买，并用路程近的地区代替路程远的地区，事前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需要购买的物品，以使用便宜的价钱购买贮存。保甲法，就是把各个乡村的人口编入户籍簿，两名男丁中取一人，以十家为一保，挑选出来的保丁都发给弓箭、教给他们战斗的阵法，让他们维护地方治安。免役法，就是根据百姓家庭财产的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户、女户等本来不用服役的家庭，也一律要出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允许私人向官府赊购或借贷货物钱款等，同时以自己的田地、住宅或者金帛作为抵押，出十分之二的利息还官，超过期限还没有交纳的，利息之外每月另加百分之二的罚金。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交给他们喂养，或者由官府给他们买马的钱款，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情况，死亡的和生病的由养马户负责赔偿。方田法，就是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田地作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令、县佐分地丈量计算，再检验土地的肥瘠情况，确定这些土地的成色，然后分为五个等级，按照土的等级，评定税数额。还有免行钱，规定京师各行各业根据获利多少，都要向官府上交一部分钱，官府则给他免除当差的义务。自从这些法令推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谈论农田水利，古代的陂塘和废弃的堤堰，都必须兴建修复。又下令平民百姓可以向官府投递密封状，可以增加价钱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盐的税收额，还设立了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大量囤积粮食，以方便准备粮饷运输。从此赋税聚敛得越来越重，而天下也渐渐变得骚动不安起来。

御史中丞吕诲论说王安石有十大过失，神宗为此便将吕诲调离朝廷到地方任职，于是王安石推荐吕公著取代吕诲任御史中丞。韩琦规劝神宗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后，神宗被感动醒悟后，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停止实行青苗法，王安石为此立即要求辞职离去。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诏书，其中有“士大夫沸腾，臣民百姓骚动不安”的话，王安石知道大怒，上章为自

已进行辩护，神宗不得不谦逊地向他道歉，派吕惠卿传达劝慰的旨意，韩绛也劝神宗挽留他。王安石才入朝谢恩，因而乘机对神宗说了朝廷内外大臣、侍从官、台谏官、朝士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形，并且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所以必须跟他们较量轻重。流俗的势力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向流俗；陛下的力量强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依陛下。秤锤与物体较量轻重时，即使重达千钧的物体，只要增加或减少一铢一两的重量也会使秤杆移动变化。如今奸邪的人们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以阻止和破坏陛下所进行的改革。现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锤较量的时候，流俗增加铢两的重量，用力虽然极小，但已使得天下这杆秤向流俗的一方倾斜了，这也就是天下议论纷纷的缘故啊！”神宗认为确实是这样。于是重新任用王安石治事，韩琦的意见也就没有得到采纳。

王安石与司马光素来就很有交情，司马光依据朋友之间相互督促行善的道理，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对他反复进行规劝，王安石对此很不高兴。神宗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不就，而王安石已经出任执政，这项任命就没有执行。吕公著虽然是王安石推荐的，也因为请求废除新法而派出去担任颍州知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便提升秀州推官李定担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任命诏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等弹劾李定不守孝道，于是都被罢免并逐出朝廷。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议论青苗法，也被免除职务，被迫令退休。吕惠卿因为父亲去世也离开了朝廷，王安石在不知道把他走后的空缺委任给谁时，恰好得到了曾布，王安石对他很信任，信任他的程度仅次于吕惠卿。

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就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两路都发生了暴风的灾异现象，老百姓对此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中书机构，命令息事安静、停止变法以应付天变，并放还这两路应募的农夫，对不如实上报情况的监司和郡守加以责罚。王安石扣下了这道诏令，不予传达。

开封府的百姓为逃避保甲，有的截掉自己的手指，有的砍断了自己手腕，

知府韩维将这些情况报行了朝廷，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情况我固然还不太清楚，但即使有的话，那也不是为怪。如今士大夫们看到推行新政，尚且大惊小怪、吵吵嚷嚷；何况是二十万户百姓，必然会有由于愚蠢而受人煽动蛊惑的，怎能因为这种人而不敢有所作为呢？”神宗说：“听取百姓们符合实际的各种意见就能取得成功，百姓的意见也就不能不加以重视。”

东明县的老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的坐骑控诉助役钱的不合理，王安石就对神宗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导致了老百姓做出这样的事。”又说：“治理百姓应当知道他们的真假利弊，不可以向他们表示无原则的姑息宽容。如果放纵他们越轨闯过中书省、御史台，可以击鼓拦驾，而凭借人多以图侥幸，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王安石的强词夺理，大体上都是如此。

神宗皇帝起用韩维任御史中丞，王安石对韩维以前的言论怀恨在心，就指斥他善于附和流俗来反对神宗所建立的新法，这次任命也因为韩维推辞而停止了。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于是要求朝廷挽留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看作是关系社稷安危的重臣。像他这样的人，在一郡就败坏一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他有什么用呢？”于是神宗就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也因为阻挠青苗法的实施而被削除了使相的称号，但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制止奸邪小人，甚至还把富弼比作共工和鲧。灵台郎尤瑛因为讲天气阴了很久，星辰违背了正常的运行轨迹，应该黜退王安石，于是马上被刺面发配到英州。唐炯本来是由王安石推荐而担任谏官的，只因为他请求奏对时极力论说了王安石的罪过，结果也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是跟天下人争利，以致华山崩塌。王安石说：“华山的灾变，不仅仅是天意专门为小人而发作的。推行市易法，原本就是因为平民长久空困，用来抑制兼并的，而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他于是压下文彦博的奏章，将文彦博逐出了朝廷，让他去担任大名府留守。这样，吕公著、韩维，那些王安石凭借他们树立自己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那些推荐自己的人；富弼、韩琦，那些重用自己担任皇帝侍从的；司马光、范镇，那些自己的好朋友；王安石对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

礼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东向的位置，王安石却独自决定将僖祖的牌位奉还到祧庙里，参加讨论的官员们于是就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但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的傍晚，王安石跟随神宗皇帝的圣驾，想骑马进入宣德门，守门的卫士就呵斥阻止，并鞭打王安石的坐骑。王安石对此大怒，上章要求逮捕惩罚这些卫士。御史蔡确说道：“在宫廷内值宿的卫士，其职责就是保卫皇帝，宰相下马下得不是地方，卫士理应予以呵叱阻止。”但王安石却还是愤愤不平。王韶开拓熙河路成功，向朝廷奏报，神宗因为这是王安石主持建议的，就解下自己身佩的玉带赐给了王安石。

熙宁七年春，天下很长时间的干旱，弄得饥民们流离失所，皇帝显得忧容满面，上朝时也叹息不已，就想把不好的法令制度统统罢除。王安石于是说道：“水旱灾害是常有的事情，即使是尧、汤的时候也不能避免，这不足招致陛下的忧虑，但必须治理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应付天灾。”神宗说：“这怎么算是小事呢？我所以感到害怕，正是因为没能做好人力能及的事情。现在官府征收的免役钱负担太重，百姓对此怨叹不已，甚至有人还说出对朝廷不敬的话来。从亲近大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不说免役钱的祸害的。两宫太后也为此落泪，担心京城会发生骚乱，她们认为天旱使朝廷更加失去了人心。”王安石说：“亲近大臣我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样的话，那也是向经、曹梢所干的罢了。”冯京说：“我也听说了。”王安石道：“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都去归附你冯京，所以唯独你冯京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监安上门郑侠上呈奏疏，他把所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况，画成了图画进献给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上天必然会下雨。”郑侠又因为这件事被流放到岭南。慈圣、宣仁两位皇太后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神宗也开始怀疑王安石，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转而任命他为观天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就早晚不停地推荐他。这时，王安石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请求召回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人都坚持遵循王安石的陈规旧模，因此情形没有丝毫改变，当时韩绛的绰号是“传法沙门”，吕

惠卿的绰号是“护法善神”。然而吕惠卿实际上是想自己单独掌握执政大权，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当政，于是就假借郑侠一案来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案件来排挤王安石。韩绛觉察到了吕惠卿的用意后，秘密奏知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神宗再次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受命后，立即兼程赶赴京城。《三经义》已经修成，王安石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坚辞不受，吕惠卿劝说神宗接受他的请求，从此王、吕之间的猜疑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承禧攻击弹劾，只得在家里等待皇帝对他的处理诏令。王雱暗示御史中丞邓綰，再次弹劾吕惠卿与华亭县张若济相互勾结、犯法谋利，立刻立案审查他们，于是吕惠卿被派出去担任陈州知州。

十月，东方出现彗星，神宗于是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政事中对百姓不利的地方。王安石便带领同朝大臣们上疏说：“晋武帝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十年，又出现了孛星。但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预言的期限不相符合。这只是因为天道遥远，先王虽然有官方占卜的预言，但所相信的仍然是人为之事。天文的变化无穷无尽，然而上下牵强附会，难道就没有偶然的巧合。周公、召公，怎么会欺骗周成王呢？他们说到商中宗在位的时间很长，就说‘中宗一生谨慎谦虚，兢兢业业，而且天命约束自己，治理人民，不敢荒废一丝政事’。谈到夏、商二朝维持了很长时间，也说是由于‘施行德政’。裨灶预言火灾能够灵验，想用祭祀求免灾祸，国人却不能赞同，裨灶就说‘倘使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将会发生火灾’。国侨最终还是没听他的意见，郑国也没有发生什么火灾。像裨灶这样的人，均属无凭，更何况今天的占卜星象的人呢？现在所流传的占书，又是历代所禁止的，誊写讹误，却不知道有多少。陛下的品德至善至美，不但比商中宗更加贤明，而且周公、召公所说的话也早已全部看过了，哪里用得着蠢人、盲人再有什么陈述呢？我听说两宫太后因为这次天灾而忧心忡忡，希望陛下用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尽力地开导劝慰。”神宗说：“听说民间吃足了新法的苦头。”王安石说：“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老百姓尚且怨恨，却无需劝慰。”神宗说：“难道不能使冬寒夏雨的怨恨也没有吗？”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回家托病卧床，神宗忙安慰

劝勉，王安石这才上朝治理政事。他的同党谋划道：“现在不要选取皇上历来不喜欢的人迅速提拔任用，这会使自己地位变轻，那时就将有窥伺和利用君臣间隙的人了。”王安石非常赞同这个计策。神宗因为王安石出来执政而感到无比欣慰，完全听从他的所有意见。在安南有布告，说：“中国推行青苗、助役法，使老百姓非常穷困。我国现出兵，是要帮助拯救那里的百姓。”王安石十分恼怒，亲自起草敕牒用以诋毁安南。

华亭一案拖了很久还不能成立，王雱便把它交给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他们于是取来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的罪状，把它夹杂在其它文书中，于是下达给皇帝批准审讯的制狱，王安石无法知道这件事。省吏到陈州把此事告诉给吕惠卿，吕惠卿随即写了奏状上报神宗，控告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先王教诲，崇尚纵横家的末流小技，违背君命假传圣旨，要挟君主和欺骗皇帝。一年之中极力干尽这些坏事，即便是古代丧失理智、倒行逆施的人，恐怕都不能像他这样的。”又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有“此事不要让皇帝知道”的话。神宗于是把这些材料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推说没有这些事，回家问王雱，王雱把情况说了出来，王安石斥责了他。王雱更加恼怒怨恨，背上的痛疽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开宣布邓绾的罪过，说“邓绾为我的子弟求取官职并设法举荐我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绾和练亨甫都被治罪下狱。邓绾开始依附于王安石而做了谏官，等到王安石和吕惠卿互相倾轧时，邓绾极力帮助王安石攻击惠卿。神宗已经对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邓绾生怕失势，屡次在皇帝面前要求挽留王安石，说起话来变得无所顾忌；练亨甫为人阴险刻薄，依靠巴结王雱而得以进用，以至现在两人都被贬斥了。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曾经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儿子王雱死后，更是悲戚忧伤得无法承受，希望皇上能解除他的枢要职务，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平章事、和判江宁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观使，封为舒国公。王安石多次乞求把自己的将相印交还朝廷。元丰二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为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封他为司空。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被追赠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于神宗庙庭之中。徽宗崇宁三年，又配享于文宣王庙，牌

位列颜回和孟子之后，追封为舒王。钦宗年间，杨时有议论，王安石在文家庙配享被止。高宗采纳赵鼎、吕颐当的意见，停止王安石在宗庙配享，而且一并剥夺了他的王位封号。

当初，王安石训释《诗》、《书》、《周礼》，颁布到官学学舍，天下称之为《新义》。晚年定居金陵，又写作了《字说》一书，其中多有穿凿附会的内容。观点则融汇了佛经和老庄的思想。一时间，读书的士人无不传授学习，主考官只用王安石的学说为标准录取考生，士人根本不能自立一说，凡是先儒解释经书的著述，全被废除不用。又废黜《春秋》这部书，根本不把它列在学校教材里，甚至将它戏称为“断缺残陋的朝廷公报”。

王安石没有显贵时，名声便已震动京师，生性不喜好华丽的服饰和丰美的饮食，日常生活极为俭朴，有时甚至衣服脏了不洗，脸上脏了也不洗，当时人们尊称他的俭朴有德。但有蜀人苏洵说：“这样子是不近人情的，这种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并写了《辨奸论》一文来讽刺王安石，说他是王衍、卢杞合为一身的人。

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对错，固执己见，排除异议。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虽有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上百句，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畏，祖宗不足效，人们的议论不足忧。”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被王安石罢除殆尽，他多任用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后，因为天发旱灾而引退，到他第二次担任宰相，一年多后就被罢免了宰相之职，直到神宗朝结束没有再召他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149

司马光传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原文】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何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余贱，亦可渐纾河东贵余远轮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

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寘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赧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兖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即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

进知制诏，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吏喧哗则逐中执法，鞮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

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

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颀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

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使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强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佑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教边吏，疆场细也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武，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光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佺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

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懾？”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闻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不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论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綰，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加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颖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革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崑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书

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袞辞堂饌，时以为袞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袞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途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宋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

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余法，时斗米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特贵而和余不解，遂为河东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余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余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余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中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蒯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寅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帟，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赤帟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尽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害，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多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是无不可

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糒，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覲，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蔡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小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佞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颈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

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俭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覲，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糴余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谥以一品礼服，赠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必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所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

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注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享哲宗庙庭。

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丁母忧，勺饮不入口三日，毁几天性。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以韩絳荐，为秘书，由正字迁校书郎。光薨，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得遗恩，悉以与族人。服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

上疏言：“比年以来，旱暵为虐，民多艰食。若复一不稔，则公私困竭，盗贼可乘。自古圣贤之君，非无水旱，惟有以待之，则不为甚害。愿及今秋熟，令州县广采，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流民就食，候乡里丰穰，乃还本土。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宜吝。诚能捐数十万金帛，以为天下大本，则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亲嫌未就职。

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迺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寻诏讲官节以进。

康自居父丧，居庐疏食，寝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谒。赐优告。疾且殆，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曰：“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使召医李积于究。积老矣，乡民闻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来者日夜不绝，积遂行；至，则不可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诏赠右谏议大夫。

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康以

费皆官给，辞不受。不听。遣家吏如京师纳之，乃止。

【译文】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为官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长到七岁时，就严肃得像个成年人一样，他听人讲《左氏春秋》，喜欢这部书，回到家给家人讲，就了解了这部书的要旨。从此以后就手不释卷，达到不知饥渴寒暑的地步。很多小孩在庭院戏耍，一个孩子登到瓦缸上，失足掉入水中，别的孩子都丢下这孩子跑掉了，而司马光拿石头把瓦缸敲破，水流了出来，那个孩子得救了。这以后京师、洛阳之间把此事画成图画。仁宗宝元初年，得中进士甲科。刚刚成年，生性不喜欢华丽奢靡，在闻喜宴上只有他不戴花，同科进士对他说：“这是君主的赐予不可违抗。”才戴一枝花。

被授为奉礼郎，当时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请求签判苏州判官事以便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父母去世，司马光守丧多年，哀伤得形容枯槁符合礼节。服丧期满，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又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经枢密副使庞籍举荐任馆阁校勘，同知礼仪院。

宦官麦允言死，给仪仗队。司马光说：“用繁纓装饰马芬来朝见，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是亲幸之臣，没有大的功勋，却赠三公官，给一品官的仪仗队，以此看繁纓，不又太大了。”赐夏竦谥号为文正，司马光说：“这谥号是给最有美德的人，夏竦什么人，可以配得这谥号？”改为文庄。司马光加官集贤校理。

司马光由于随庞籍的征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良田很多，西故人一点点地蚕食这些土地，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察办此事，司马光建议：“可以修筑两府城堡来制约夏人，招募百姓来耕种这些土地，耕种的多了收粮价就低，也可以逐渐缓解河东高价买粮长途运输的忧虑。”庞籍听从了司马光的计策；然而麟州将官郭恩勇猛并且狂傲，率兵夜里渡过屈野河，不设防，军队在西夏陷没，庞籍由此获罪离任。司马光三次上书罪责归于自己，得不到答复。庞籍去世，司马光升堂拜揖他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亲，抚育他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兄弟，当时的人认为司马光很贤明。

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国贡献异兽，说这是麟，司马光说：“这只麟的真假我们并不知道，即使它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不能表示祥瑞，希望归还交趾所献的麟。”又奏上赋来讽喻此事。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关部门上奏太阳当有日食，按旧例日食不满食，或京师看不到日食，都要祝贺。司马光说：“四方看到日食，京师看不到，这是人君被阴邪所遮蔽；天下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这样为灾难会更厉害，不应当祝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同知谏院，苏辙应对制策中肯耿直，考官胡果罢黜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主忧国家的忠心，不应当被黜退。”朝廷下诏把苏辙安置在末级。

仁宗开始有病的时候，皇嗣还未确立，天下人担心但谁也不敢说。谏官范镇首先提出关于立嗣的议论，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继而言立嗣的事，并且写信给范劝他拼命力争。至此，又当面说：“臣以前通判并州，所呈上的三份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地施行。”仁宗沉思了很久时间，说：“能不想选宗室为后嗣的吗？这是忠臣的话，但是常人不敢触及此事啊。”司马光说：“臣言及此事，自知必死，没想到陛下开始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害处，古今都有这样的事。”司马光退朝没有听到诏命，又上疏说：“臣以前进言，意思是说立即实行，现在寂然无声，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一定是小人说陛下年富力强，为什么急着做不吉祥的事。小人没有远虑，不过想在仓猝之际，推立他们交厚亲善的人罢了。‘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患，能说得尽吗？”仁宗大为感动，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在现在作出定议，日后禁中在半夜递出片纸，上写以某人为皇嗣，那么天下无人敢违。”韩琦等人拱手说：“哪敢不尽力。”不久，朝廷诏令英宗判宗正，英宗推辞不任，于是立为皇子，又托病不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无法计数的财富，已有一个月，他的贤德远远超出常人。然而父亲召唤不应诺，君有命征召而不侍驾，希望用臣子的大义要求皇子，应当必定入宫。”于是英宗接受了诏命。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不相谐和，朝廷下诏命令李玮出任卫州，他的母亲杨氏归他的哥哥李璋奉养，公主入禁中居住。司马光说：“陛下由于追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尚娶公主。现在却使母子分离，家道流落，难道没有恩泽

的感情吗？李玮已被贬黜，公主怎能没有罪过？”仁宗顿时醒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待李氏的恩泽不减。

升司马光知制造，他坚决推辞，改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的朝政特别随便宽容，办具体事务的小官吏只要吵闹就能驱逐御史中丞，引御辇的官员悖逆怠慢能黜退宰相，卫上凶恶违逆却不能将其全部治罪，军卒辱骂三司使却被认为不触犯尊卑等级。司马光说这都是衰落加剧的表现，不能不纠正。

充媛董氏死，赠为淑妃，停止视朝都穿上应穿的丧服，百官全都表慰问，定下谥号，举行册封礼，安葬给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品秩原本低微，病重才拜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近代典制中只有皇后有谥号。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未曾给过妇人。唐平阳公主有兴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到给仪仗队的殊荣。到韦庶人时开始让妃子公主在安葬的时候都给鼓吹，这不是好的法制，不足以效法。”当时有关部门制订后宫封赠法，皇后和妃子都赠三代，司马光议论说：“妃子不应该与皇后相同，袁盎撤掉慎夫人的坐席，正是为了这个。天圣陛下亲自举行郊祀，太妃只赠两代，而何况妃子呢？”

英宗即位，身体有病，慈圣光献后和他一起听政。司马光上疏说：“以前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不过因为亲用外戚小人，就在海内受到毁谤。目前摄政之际，大臣忠厚的像王曾，清纯的像张知白，刚正的像鲁宗道，正直的像薛奎，都应当信用他们；卑鄙的像马季良，谗谄的像罗崇勋，就应当疏远他们，这样才会使天下宾服。”

英宗病愈，司马光预料到一定有追崇亲生父母的事，就上奏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都尉、南顿令，这是万世的法规。”后来朝廷诏令内外两制合起来商议濮王的典法礼仪，学士王珪等人互相对视，无人敢发表意见，司马光独自奋笔写道：“为人后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恋自己的亲生父母。王应当按照服一年丧的亲属中长辈的旧例，称为皇伯，授高官封大国，给予最高的尊荣。”拟议完成，王珪就命令官吏以司马光的手稿为文书。这道奏议已呈上，与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六人力争此议，都被贬斥。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不被

同意，于是请求与他们一起被贬。

当初，西夏派遣使者来祭仁宗，延州指挥使高宜引导陪伴，对西夏使者态度傲慢，侮辱西夏国主，使者将这些告诉了朝廷。司马光和吕诲请求给高宜降罪，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第二年，西夏人进犯边境，杀掠官民。赵滋为雄州守，只凭借勇猛强悍治理边地，司马光论证这样做不行。至此，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伐柳条，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是没才干的人，想派人取而代之。司马光说：“国家在戎夷依附归顺的时候，喜欢与他们计较枝节小事，到他们桀骜不驯时，又依从姑息他们。最近西边的祸患发生在高宜，北方的祸患起源于赵滋。当时正把这二人当作贤能之人。所以边防之臣都以制造事端为能事，这样的发展趋势不能让它再滋长了。应当敕令边地官吏，因疆界小事就以刀箭相加的人，判罪。”

仁宗死后的赐予价值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了表章，说：“国家有大忧患，内外窘迫匮乏，不能只用乾兴旧例，如果遗赐不能辞谢，那么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佐助先帝的陵墓。”朝廷不准。司马光就把所得到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使钱，把金子送给舅舅，因义不把珠金收藏在家中。慈圣光献太后还政给英宗，有关部门建立规定，凡是太后有所取用，应当重新上奏，才予以供给。司马光说：“应当移置所属使立即供给之后，就全数报告给太后，用来防备造假不实现象。”

曹佺无功而升迁为相，枢密院、中书门下二府都升官。司马光说：“陛下想以此慰母亲的心意，然而升迁没有理由，这样宿卫将帅、内侍小臣，都有覬覦之心。”接着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又对这件事有争议，因此事论说：“任守忠是大恶人，陛下成为皇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破坏大事，多方离间，幸亏先帝不听；到陛下即位，他又反复虚构事实，制造矛盾，是国家的大逆贼，请求将他在市井斩杀，用来报谢天下。”贬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在蕲州安置，天下人以此事为快。

朝廷下诏招陕西义勇二十万人刺上印记，百姓情绪惊恐，而此军纪松懈不能征用。司马光高声说这样做不对，拿着奏章告诉韩琦。韩琦说：“兵即贵在先声夺人，李谅祚正桀骜不驯，让他突然听到我们增兵二十万怎么能不震

惊惶恐？”司马光说：“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因为没有事实，只能欺骗敌方于一天之间啊。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不能用，不过十天，对方就会了解其中的详情，还有什么恐惧的？”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发兵刺字为保捷军，忧虑现在再次这样做，朝廷已下勅榜和百姓相约，永远不充军戍边。”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百姓不敢以此为是，即便是我也不能不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不必担心。”司马光说：“公长在此地，可以；日后别人当权，因有公现在的军队，用他们运粮戍边，只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韩琦默然，而竟然不阻止。不出十年，情况都像司马光所顾虑的那样。

王广渊升任直集贤院，司马光议论说此人奸邪不能亲近：“从前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鄙视张美。王广渊在仁宗的朝廷，私自与陛下交好，难道是忠臣吗？应当贬黜他用来激励天下。”升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提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神宗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识而不善文辞，有的善文辞而没有学识，惟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能。爱卿有文采、才学，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臣不能作四六句的骈体文。”神宗说：“像两汉的诏令就可以；况且爱卿考进士能取得高第，却说不能作四六文，这是为什么呢？”竟然无法推辞。

御史中丞王陶因论宰相不押班的事而被罢免，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因论宰相而罢免，那么中丞不能再做。臣希望等到已经押班然后就职。”朝廷准奏。于是上疏论述修身养性的三要点：曰仁爱，曰圣明，曰勇武；治国的三要点：曰授人官职，曰有功者必赏，曰有罪者必罚。他的论说非常完备。而且说：“臣能事奉三朝，全都用这六言进献，平生尽力学习所得，都在这里了。”御药院的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官，升至内殿崇班就出内宫；近年暗地里计算官资，不是出于祖宗本意。因此论说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奏章五次呈上，神宗于是让他们出宫住在一般的住所，并罢寄资者不用。但不久又留用二人，司马光又为此力争。黜二人。张方平参知政事，司马光议论他不符众望，神宗不听这个议论。还任司马光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时常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复杂，人主不能全部阅览，于是撰《通

志》八卷献上。英宗喜欢这部书，命令在秘阁设史局，续撰此书。至此，神宗把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作《序》授予司马光，使他每日进书阅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四人为阁门祗候，司马光说：“国初草创，时运还很艰难，所以在登位之初一定要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称他们为随龙，这不是平时的做法。阁门祗候在文臣中为馆职怎么能让厮役担当这个职务。”

西戎的部将嵬名山想率横山兵众，夺取李谅祚来投降宋朝。朝廷诏令边臣招纳嵬名山的军队，司马光上疏透彻地论说，认为：“嵬名山的军队，未必能制服李谅祚。即使有幸能战胜李谅祚，也是消灭一个李谅祚，又生出一个李谅祚，对我朝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不能取胜，一定会带兵归附我朝，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臣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李谅祚，还会失信于嵬名山。假若嵬名山保留的兵众还很多，返回北方不行，进入南方又不受，中途穷无归宿，一定会冲击占据边城用来解救兵众的性命。陛下难道没见到侯景的故事吗？”神宗不听，派将官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夺取绥州，消耗军费六十万，在西方用兵，大概由此开始。

百官上尊号，正当司马光回答诏问，他说：“先帝亲自举行郊祀，不接受尊号。晚年有进言的人，说国家和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于是才在特别的时期奉册。从前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听说汉文帝也选大名加在自己的身上。希望追述先帝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尊号。”神宗特别高兴，手诏褒奖司马光，让他缮写答辞，用来在朝廷内外颁示。

执政由于河朔旱灾，国家支用不够，请济南市举行南郊礼不要赐金帛。朝廷诏令学士讨论，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见神宗皇帝，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有权势的人做起，可以按执政的意见办。”王安石说：“常袞不用政事堂的公膳，当时人认为常袞既然自知无能，就该辞官，不该辞俸。况且国用不足，不是当前紧急的事务，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最会苛敛民财而已。”王安石说：“并不是这样，善理财的人，能够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的库中，他另想办法

掠夺百姓，那危害就比加赋更严重。这大概就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話，太史公记载此事用来说明他的不明智。”两人争议不休。宰宗说：“朕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那么姑且以不允许答复执政。”正巧王安石草拟诏书，用常袞的事指责两府，两府不敢再多说。

王安石得管朝政，推行新法，司马光上书条陈新法的利害。在迺英殿进读时，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的事，神宗说：“汉代常守萧何的法度不变，行吗？”司马光回答说：“岂只汉朝，让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汤、文、武之法，即使到今天仍然可以沿袭存在。汉武帝把汉高祖法制拿来乱改，天下一半是盗贼；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权，汉朝大业就衰败下去。由此说来，祖宗之法不能改变。”

吕惠卿说：“先王的法规，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和煦，在宫阙公布法规’就是这种；有五年一变的，天子巡守考察就是这种；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三十年轻三十年重’就是这种。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本意在于讽喻朝廷。”神宗问司马光：“在宫阙公布法规，是颁布旧法。诸侯中变易礼乐的人，待天子巡守时就被诛杀，不能自行改变。治理新建的国家用轻法，动乱的国家用重法，这是所说的三十年轻三十年重，不是法度改变。况且治理天下犹如居室，破了坏了就修理它，不破得厉害就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因为没有才能而被黜免是可以的，不能让执政侵扰他们的事务。现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宰相用儒道辅佐人主，为什么要用例？假若用例，则是办具体事宜的小吏的事。现在设看详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诋毁司马光。神宗说：“互相议论是非，何至于此。”司马光说：“平民把钱借出生利息，还能蚕食贫户，何况官府督责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要的就给他，不愿意要的也不勉强。”司马光说：“愚钝的百姓只知借债的好处，不知还债的害处，不仅官府不勉强，富户也不勉强。从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于同官府交易。以后物价贵了，然而和籴法不解除，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忧患。臣恐怕日后的青苗法，也会像这种情况。”神宗问：“那坐仓形式来买米入官怎么样？”坐着的人都起来了，司马光说：“不合

适。”吕惠卿说：“买米百万斛，就可能省去东南的漕运，东南用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钱少而粒米狼藉，现在不采东南的米而要东南的漕运钱，这是舍东南的有余，而取东南的缺无，农业商业都会因此而困苦。”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最深刻的言论。”

过了几天，司马光留下来应对，神宗说：“当前天下动荡不安的情况，是孙叔敖所说的朝廷中有人认为是对的，却是众人所憎恶的。”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论证它的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做之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只和这三个人一起治理天下呢？”神宗想任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借直言谏上的名声，内含曲意附下的实情。所说的话都有害于政事，所交往的人都是有害政事的人，陛下还想将他安排在左右，让他参与国事的议定，这是力量消长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哪能破坏政事，但他身居高位，那么持异论的人就倚重他。韩信树汉赤旗，灭了赵兵的士气，现在任用司马光，就等于给持异论的人树赤旗。”

王安石因韩琦上疏，躺在家中要求引退。神宗就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这个职务说：“陛下之所以任用我，大概看到臣疏狂直率，也许对国家有所裨益。如果只用富贵高位来使其荣耀，却不采用他的意见，这是把天官授与不合适的人。臣只以富贵和高位自以为荣，而不能解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誉而求自身的私利。陛下真的能罢制置条例司，朝廷追回授与的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也感到受恩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危害的人，不过说使者骚扰地方州县，是眼前的祸患。而臣所忧虑的，则在十年以后，不是现在。百姓的贫富，是因勤懒而有所区别，懒惰的人常常生活困乏，所以一定依赖于他人，现在官储出钱借给百姓收利息，富人不愿意借钱，使者把多借出钱当作有功，就一切强行摊派。恐怕百姓拖欠税款，一定命令富人穷人互相担保，穷人无钱可还，就四处逃散；富人不能走，一定迫使他们代还数家的欠款。春季予算，秋季结帐，辗转时日，欠债一天天多起来，穷人已被搜刮尽，富人也会变穷。十年以后，百姓没有再能生存的了。又把常平的钱谷都用来推行青苗法，以后如果想恢复，将怎样取得钱谷？富人已经穷了，常平也废弛了，再加上战争，遇到灾害的百姓中的

弱者必定死填沟壑，而壮者一定聚众做盗贼，这种情况是肯定要出现的。”直言上疏达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是掌管兵事的，官员各有自己的职守，不应该上疏议论本职以外的事。”司马光回答说：“臣还未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对于政事没有不能议论的。”王安石开始治理朝事，司马光辞职的请求就被准许，于是请求离开。

以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兵戍边，选拔各军中的骁勇兵士，招募市井无赖青年做奇兵；调集百姓制做干粮，都去修筑城池和了望高台，关辅一带人心浮动。司马光极力上言说：“官府和百姓都穷困，不能举大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地郡，修治并不紧急。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听从，如果因此而影响军事行动，臣应当负责任。”于是只有京兆一路得免。改为许州知州，催促他入京朝觐，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台回到洛阳，从此绝口不论政事。而朝廷的求言诏颁下，司马光读了感动得落泪，想沉默又不忍心，就又陈述了六事呈上，还写信责备宰相吴充。

蔡天申为察访使，胡作非为，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像对待上级官员那样恭敬地事奉他。蔡天申曾去朝谒应天院神御殿，河南府专为他设一班，表示不敢与他相抗衡。司马光环顾场内，对台吏说：“带蔡寺丞归回本班。”台吏就带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蔡天申困窘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突然得了语涩的病，怀疑自己不久将要死去，预先作好遗表放在卧室里，一旦有了情况，应当把它交给所信任的人呈交皇帝。元丰官制施行，神宗指御史大夫这个职务说：“这非司马光不可。”又要让他做东宫师傅。蔡确说：“国事刚刚安定，希望稍为晚些施行。”《资治通鉴》没完成，神宗尤其重视这部书，认为胜于荀悦的《汉纪》，多次催促他们完稿，把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他们。到《资治通鉴》撰成后，司马光加资政殿学士。在洛阳一共居住了十五天，天下人认为他是真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呼他司马相公，妇人小孩也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驾崩，司马光去朝廷临丧，卫士远远看见他，都把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经过的地方，百姓拦路聚集观看，马到了无法前进，说：“公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得活。”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

听政，派人问司马光应该先考虑的事，司马光说：“开言路。”朝廷诏令榜示朝堂。而有的人臣不高兴这种做法，又增设了六句话，说：“如果暗地里有所打算，触犯了职务界限，或动摇机要大事的重要地位，或迎合已推行的法令，对上想侥幸晋升，对下蛊惑民俗。如果属于上述情况，定罚不赦。”太皇太后又命人把这个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是拒谏。人臣除非不说，说就属于这六事。”于是详尽地论述这种情况，改诏施行，于是上奏章的人以千计数。

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府，过朝廷，留下他做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沿路上人们相聚呼叫说：“代谢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多多保重好，使我们能活下去。”这时天下的百姓都伸着脖子擦亮眼睛注视着朝廷的新政，而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不改更于父之道”，只大概举些小事，稍稍搪塞人们的议论。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那些好的即使已过百世也不能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法规，是天下的祸害，改变它应当像救大火拯溺水一样。何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道，不是子改父道。”众人的议论平定下去。于是罢免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所储蓄的物资都予以出卖，不收利息，减除百姓所欠钱款，京东铁钱和茶盐的有关法规，都恢复旧法。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间的旧臣，大多是谄媚弄巧的人，以后若有人用父子情义离间皇上，就会酿成大祸。”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赐福于宗庙神稷，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顾虑解除，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佑元年，司马光再次得病，朝廷诏令司马光上朝面君，只须两拜，不必舞蹈。当时青苗、免役、将官等新法还存在，而且有关西戎的议论还没有决断。司马光感叹说：“四方忧患还没有消除，我死不瞑目啊。”写便简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只有国事没有可以嘱托的人，现在把国事嘱托给你。”于是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害处，请求直接颁布降敕令罢免役法。各将兵都隶属于州县，军事委托给太守、县令通盘考虑裁决。废除提举常平司，把这官署的事归到转运、提点刑狱。边防计事以和戎为宗旨。说监司新进很多年轻人，他们势衷于苛责、急峻，让近臣在郡守中选举，而在通判中选举转运官。开设十科荐士法。都被朝廷采纳。

拜司马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不必朝觐，允许乘轿，三天到一次省。司马光不敢承当，说：“不面见君王，不能治理政事。”朝廷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他入朝策对，并且说：“不要拜。”于是停用青苗钱，恢复常平糴籴法。两宫虚心听取司马光的建议。辽、西夏有使者来，一定问候司马光是否起居安好，敕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命司马光为宰相，不要轻易惹事，引起边界纠纷。”司马光看到朝廷对自己言听计从，想以身报效国家，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分昼夜。宾客们见他身体瘦弱，就拿诸葛亮因少进食多劳累而死的事劝戒他，司马光说：“死与生都是命运。”为此更加尽力。病重后，不再能自制，有气无力地像在说梦话，然而说的都是朝廷天下大事。

这一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噩耗极其悲痛，和哲宗亲自前往临丧，葬礼在明堂礼举行，但不祝贺，赠太师、温国公，赠给一品礼服，银绢七千来助理丧事。朝廷诏令永部侍郎赵瞻、内侍小押班冯宗道护送司马光的灵柩，回到陕州安葬。谥号为文正，赐碑为《忠清粹德》。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吊唁，为了祭奠变卖衣物，灵车经过时整个街巷都在痛哭。到安葬的时候，哭他的人像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借置祭奠，城中和四野都画了司马光的像用来祭祀，吃饭前一定要先祝祭他。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规矩，行动注意礼仪。他在洛阳的时候，每次到夏县省视先人坟墓，一定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像侍奉严父，照顾他如对待婴儿。司马光从小到大，说话从不胡言乱语，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还没有不能对别人说的。”诚实的心出于自然，天下恭敬信任，陕、洛之间都用司马光的道德施行教化，遇有不好的人和事，就说：“君实能不知道这事吗？”

司马光对于财物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于学问则是无所不通，只是不喜好佛、道，他说：“佛、道的微言大旨不能出现在我的书里，因它怪诞所以我不相信。”司马光在洛中有三顷田，妻子去世了，卖了田安葬妻子，穿粗衣吃简单的食物一直到去世。

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先议论司马光诬谤先帝，将他的法规全部废除。章惇、蔡卞请求掘墓辟棺，哲宗不准，就下令除掉司马光的封赠和谥号，放倒

为他立的碑。然而章惇还断断上奏述说司马光的罪行，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节度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恢复司马光为太子太保。蔡京专权，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蔡京撰《奸党碑》，下令各郡国把《奸党碑》刻在石碑上。长安石工安民本当去刻碑，他推辞说：“民是笨人，本来不懂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全国都称颂他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民不忍心刻这样的碑。”府官发怒，想给他安上罪名，他哭着说：“该我服役不敢推辞，请求免去在石碑末刻上‘安民’二字。我恐怕得罪于后代。”听的人感到惭愧。

靖康元年，恢复司马光的封赠和谥号。建炎年间，附祭于哲宗庙庭。

司马康字公休，自幼正直恭谨，不苟言笑，对父母非常孝顺。聪敏过人，博览群书，以明经考第一等。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奏明朝廷由司马康检阅文字。遭遇母亲的丧事，三天不进一勺饮食，毁瘠几乎失去生机。司马光住在洛阳，从学的士人退而与司马康谈学问，没有人没有收获。路上的人见到他的容貌举止，即使不认识他，都知道他是司马氏的儿子。因为韩绛的荐举，做秘书官，由正字迁为校书郎。司马光去世，办丧事都使用《礼经》的家法，不按世俗的办法办理。把朝廷给予的司马光遗恩，都送给族人。服丧期满，被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

司马康上疏说：“近年来，干旱成灾，百姓大多缺粮。如果再有一年欠收，那么公私都将困乏，盗贼就有可乘之机。自古以来的圣贤君主，不是没有水旱灾害，只是已有储备应付它，就不能成为严重的灾害。希望到今年秋收的时候，能命令州县广泛收购谷物，除百姓食用之外的粮食，都在官府归储。今冬明春，允许流民外出就食，等到家乡丰收的时候，就归还本土，作为一个国家，一丝一毫都应当爱惜，只有在周济百姓方面不应当吝惜。真的能捐出数十万金帛，做为天下防患的大本钱，那是天下最大的幸运。”朝廷拜司马康为右正言，为避亲嫌他没有就职。

司马康给哲宗讲前代治世少乱世多，讲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积累的辛劳，劝哲宗及时认真学习，守住国家社稷，并且劝太皇太后在禁中经常教诲开导哲宗，司马康的这些话说得很中肯。在迺英殿进讲，司马康又说：“《孟

子》是书籍中最精纯正直的，陈述王道更是明白，适合阅读。”哲宗说：“正在读这本书。”不久，朝廷诏令侍讲官节录《孟子》以进呈给哲宗。

司马康自从服父丧起，住草屋吃粗饭，睡在地上，于是得了腹疾，因此不能上朝谒君。朝廷在司马康告假期间赐予恩泽。病更危险时，司马康还把应该说的事都写在奏折上准备好，说：“能够一见天子极力陈言死而无恨。”朝廷派人召在兖州的医生李积，李积年纪大了，乡民听说李积不去，就到他家对他说：“百姓受司马公的恩德深厚，现在他的儿子有病，希望您迅速前往。”来劝行的人日夜不断，李积于是动身前往。到了京师，司马康的病已经不能治了，年仅四十一岁就去世了。公卿在朝廷感慨悲痛，士大夫相继到家中吊唁，街市百业上的人没有不哀悼他的。朝廷下诏赠右谏议大夫。

司马康为人廉洁，从不谈钱财之事。当初，司马光立神道碑，哲宗派命名者赐白银二千两，司马康因为治丧的费用都是朝廷给的，就辞谢不受。朝廷不准辞谢。司马康派家吏进京师接受这赐予，这件事才算结束。

150

苏轼传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度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也。”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

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士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问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既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常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衰，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于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宣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

糜帑廩，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撻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匱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获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强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

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谮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

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其表语，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常语宰相王圭、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圭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乐？”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幸，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谗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为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如何？”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常不反复开导，辄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乱之渐。”

轼常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

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宣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余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湖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

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汲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谏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顺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取奏免君矣。”直方有母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緝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全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挟车并青盖挟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齐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

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甚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常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雍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戎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情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脏诉其长，轼命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论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曰，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僦人

远览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常以岁课乞迁。故官此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常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常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大节，君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书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郟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篴、箴、笛、簞。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

耳。”盖已有颀颀光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用，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程氏亲自教授苏轼学习，凡是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苏轼总是能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长叹，苏轼就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母亲吗？”

待到成年，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慨说：“我从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里却说不出，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正切合我的心意呀！”嘉佑二年（1057年），参加礼部考试。在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分割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拔为第一名，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所以只是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时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贴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让他出人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后来苏轼横遭母亲去世之痛，归家守丧。嘉佑五年（1060年），调福昌（今河南宜阳）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兼备，就推荐他到秘阁去。以前考

试《六论》是不起草的，所以文章都写得不精致。苏轼开始起草，辞章义理都十分鲜明。又对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除大理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赋役繁重，歧下人民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经过砥柱天险，衙吏们催逼役赋，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把老百姓的家门都踏破了。苏轼了解到这件事的危害性，因此重新修定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去了不少。

治平二年（1065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当年在藩府的时候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因此想模仿唐王朝的惯例召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人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都希望朝廷重用他，然后才录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人人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帖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如果面试，不知他行不行，假如苏轼也有不会的怎么办？”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他二论，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恰巧苏洵去世，英宗赐给苏轼钱帛以帮助他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但要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英宗就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把哥哥苏太白去世早，他的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姓杜的人家，去世后还没有下葬等事宜，都一一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殡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做大了，可以荫及子孙了，他就把这个特权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是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平常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吏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还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虽然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勉强要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成功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了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情的长短，那么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词；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密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担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是耻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

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显著而不可留取，这难道是真的有才能吗！原来是那些只有中人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就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和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我的过失，你也只管说就是了。”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性，文武天成。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神宗惊恐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应当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应该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藏。”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同僚们。王安石不高兴，就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忙的政事来束缚他。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准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时逢上元佳节将到，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买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是把看灯作为快乐吗？这不过是用元宵放灯来侍奉两宫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孝心，百姓却是不会知道的，因此他们都认为皇上是用耳目不急的玩物，去夺取他们口中和身上急需要用的资财。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以前的命令。”神宗就下诏取消了此事。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书中说：

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问众而国家不安定，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谈阔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

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鱼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鱼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不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须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立即就派了人去察地形，所在地区的人民就要替这些使者开通道路，使者们在这些地区寻访水利，但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浅薄轻浮之徒，他们不负责轻率地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官府虽然知道这些意见漏洞很多，但是却不敢立即贬退，而是召集了老老少少，让他们来观察研究，决定可否。如果不是明显的难以实行，就一定要征集民工兴建。官吏们得过且过，以轻率马虎的态度顺从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真以为皇上有心要兴建这些工程，结果是上面浪费了钱粮，下面影响了农村。堤防一开掘，水流失去了它原来的故道，必然泛滥，这个时候，虽然让百姓吃了这些提议人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益呢！我不了解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以来，凡使用役夫，一定是使用当地的百姓。现在听说要到江苏、浙江之间的几个郡去雇用役夫，而且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家庭，没有男子而只有妇女的家庭，是百姓中最困苦的，而皇上却第一个想役使他们！皇上富有天下，难道就忍心不加怜悯！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取庸？万一后代不幸出现了喜欢聚敛的臣子，庸钱不除去，差役都照旧，追究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

的，就一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禁止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创立成法规，每年执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证不出现这种现象吗？估计愿意请求贷青苗钱的人家，一定是些孤苦贫弱无人接济的人家，官吏鞭挞过急，那末一定会逃亡，如果不回来，他们的拖欠就要均摊到邻保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到那时，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是从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再说建立常平仓的制度，应该说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在却想改为青苗钱！破坏了常平仓制度，建立了青苗钱制度，丧失的只会更加多。亏损了官府，损害了人民，虽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头牛换了五只羊，一头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归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头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头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须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立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

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几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于民，做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力，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统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要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您难道不上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它；公众的

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它。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致君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啊！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上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让御史谢景漫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很凶，却一无所获。苏轼就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高丽（今朝鲜）来向中国进贡，使者在官吏面前打开礼物时，官吏们发现礼单上面用了甲子纪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我们大宋是称臣的国家，而礼单上却不写明中国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甲子为熙宁，苏轼才接受了。

当时新政日益推行，苏轼在这中间，常常用变通的办法以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变通才得以安定。后来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司农推行手实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背制度的罪名，如果是从朝廷规定下来的，谁敢不听从？现在只是司农决定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啊！”提举官吃惊地说：“您老姑且慢慢看着办吧！”没有多久，朝廷知道这个手法实在是在害民，就取消了。

有个强盗的盗窃案子暴露了，安抚司派三班使臣带领着强悍的差役下乡捕捉，这些差役凶恶残暴，肆意横行，甚至用禁物来诬陷百姓，他们随便冲进老百姓家打人杀人，后来就畏罪逃跑，快要造成乱子了。百姓们奔赴官府来向苏轼告状，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放置一边，看也不看地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那些溃逃中的差役听到了，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把他们引出来杀了。

后来调任徐州（今属江苏）。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

倒徐州城。”于是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了，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钬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从戏马开始，一直到徐州城为止。暴雨日夜不停，城墙不被淹没的只有三板了。苏轼住在城墙上临时搭的小屋里，就是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徐州攻城，造木岸，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后又徙知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又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国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用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拾取苏轼表中的一些话，并且和他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诬陷，说苏轼是在诽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解到了台狱，想置他于死地，设法诬陷，罗织罪名，拖了很长时间也无法断决。唯独宋神宗怜惜他，以团练副使的名义把他安置到了黄州。苏轼和田夫野老，一起玩于山水之间，苏轼还在东坡那里造了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

熙宁三年（1071年），宋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总是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挡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家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把它写出来。”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感到不妥当，就写了亲笔信命令把苏轼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被贬黜后，闭门思过，经历的岁月很长了，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让他弃置在外。”苏轼没有去汝州，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回常州定居。早晨上的奏书，傍晚就被批准了。

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的兵灾、大的狱讼，是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希望革除这种情况。现在对西方的用兵，连年不断，东南又屡次兴起大的狱讼，明公为什么不说一句挽救这种危局的话呢？”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

挑起的，我王安石身在外，怎敢随便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议政，在朝外就不说，这不过是侍奉君上的常礼罢了。现在皇上对待明公不用常礼，明公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地说：“王安石必须说。”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嘴里，听在你苏子瞻的耳内。”又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才可以同他相交。”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君子，为了急着减少半年的磨勘年限，虽然叫他杀人也是肯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回到常州，正值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又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不久又召为礼部郎中。苏轼过去和司马光、章惇相好。当时司马光是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惇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轻慢刁难司马光，司马光很苦恼。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在群臣中的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因为徒有虚名没有实际，被蜀先生瞧不起，法正说：‘许靖的声誉，传播天下，如果不给他礼遇，你一定会因为瞧不起贤才而受到麻烦。’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加封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很对，司马光赖此得以稍安。

迁为起居舍人。苏轼经历了一番忧患，不希望骤然踏进要地，就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明公徊翔久了，朝中人士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苏轼说：“从前我和林希同在馆阁中，而且他的年纪比我长。”蔡确说：“林希一定要先于明公吗？”终于不同意苏轼的推辞。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皇上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当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长久后产生了流弊。编户充当役夫的人不习惯服役，役头又用暴虐的方法役使他们，造成编户大量破产，狭乡的百姓甚至有终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做宰相后，改差役为免役法，使编户按等级的高低出钱雇用役夫，执法的人常常超过标准索取，成为人民的祸害。司马光做了宰相，只知道免役法给人民带来灾害，而不知道它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想恢复差役法，派遣官员去筹备设置机构，苏轼也被派参与了这个工作。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流弊，在于聚敛百姓的钱财，以至十室九空，上面聚敛了很多钱财，下面给人民带来了钱荒的灾难。差役

法的流弊，在于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得专力农耕，而贪暴的官吏和奸猾的差役得以借此做坏事。这二种役法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轻重，大概是相等的。”司马光说：“那末，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苏轼说：“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事情就容易办成，做一件事情，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末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士兵和农夫合而为一，到秦王朝才开始一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改成了募兵制，士兵一生都在军队里。自从那时以来，民不知道兵，兵不知晓农，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天下人民都感到方便。虽然圣人再出，也不能改变这个办法。今天的免役法，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明公想骤然取消免役法实行差役法，就正像要取消长征的兵而恢复民兵，这是不容易的呀！”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把这些看法在政事堂上陈说，司马光很生气。苏轼：“从前韩琦指责陕西义勇，您为谏官，争得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详细地讲过这个故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讲完了吗？”司马光笑了，不久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

哲宗二年（1087年），苏轼兼侍读。他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皇上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哲宗虽然缄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的看法。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因而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罚不明，善和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又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今宁夏固原），屠杀和抢掠了几万人，统兵的主帅却不把消息报告朝廷。如果每件事情都像这样，我担心会逐渐地造成衰乱的加剧。”

苏轼经常闭门锁居禁中，有次被召入对便殿，宣仁皇后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是待罪翰林学士。”宣仁后又问：“你怎么会从团练副使这样迅速就做了翰林学士呢？”苏轼说：“因为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恩典啊！”宣仁后说：“不是的。”苏轼便反问道：“难道是大臣们的舆论推荐了我吗？”宣仁后说：“也不是的。”苏轼吃惊地说：“臣虽然没有规矩，但是也不敢从其它途径进身翰林。”宣仁后说：“这是先帝的旨意呀！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

感慨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晋用您就是了。”苏轼不禁失声痛哭，宣仁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起来，左右的人也都个个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随后，宣仁后和哲宗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最后让太监取了御前的金莲烛照送苏轼归院。

哲宗三年（1088年），苏轼权知礼部贡举。恰巧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生们端坐庭中，都冻得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了原来那些严格的规定，让考生们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巡视考场的一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拿了意思比较暧昧的单词，以此诬蔑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宋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内侍们。

神宗四年（1089年），苏轼因为议论朝政多了，被执掌大权的大臣所忌恨。苏轼担心会不被见容，要求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有起行，谏官告发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的事件讽刺太后太后。大臣们在议罪中认为应该贬至到岭南。苏轼给皇帝上了一道密书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理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来说，孝治就显得不够；如果从重处置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就会带来小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由皇帝下令设置专案，专门处理这个案件，而由太皇太后再写一道手诏赦免他，那么于仁于孝就可两全了。”宣仁皇后心里赞赏苏轼的建议，但却没有用这个办法。苏轼车马出京郊，皇上用对待前执政大臣的恩例，派遣内侍赐给苏轼龙荣、银合，慰劳非常丰厚。

苏轼回到了杭州，恰巧碰上大旱、饥荒和瘟疫等几种大灾疫同时出现。苏轼向朝廷提出请求，免除本路上供大米三分之一，又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度僧牒，把它换了粮食以赈济灾民。第二年的春天，又减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还煮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别到各个街坊为灾民治病，被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的交会处，因此遭疫病而死的也常常要比其它各处多。”苏轼还收集多余的钱款，一共得到了二千缗，又打开口袋取出五十两黄金，专门造了一个病房，稍稍蓄积了些钱粮，准备着给饥民治病之用。

杭州本来靠近海，地下水既咸又苦，居民很少。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

西湖的水，开掘了六口井，人民的用水才丰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使湖水流入漕河，再从漕河引入农田，被灌溉的农田有千顷，人民因此富足。湖水中多茭白根，自唐朝到钱氏，每年都要疏浚整治，宋代开国以后，不再对它整治疏浚，因此杂草丛生，湖水干涸，形成葑田，湖水没有多少了。漕河没有了湖水，就取浙江的潮水，漕船在杭州城市中心行驶，潮水中又多淤泥，每三年要淘掘一次漕河水道，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李泌造的六口大井，这时也几乎成了废井。苏轼看到茅山有条河专门承受浙江的潮水。又建造了堰闸，作为蓄积和疏泄湖水的闸门，使浙江的潮水不再进入市中心。还用剩余的力量修复了那六口废井。又把积在湖中的葑田，前后贯通起来，修筑了南北直径长达三十里的堤岸，方便市民的通行。吴地人民种菱，春天总是统统除去，不留寸草。苏轼就招募人在西湖中种菱，这样茭白根就生长不起来了。种菱的收入用来准备修竣湖堤，采用救济灾民荒的余钱万缗、粮食万石，以及得百僧度牒，用来招募役夫。长堤修成后，在湖中种荷花，在堤上种杨柳，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美妙的图画，杭州人命名它为苏公堤。

杭州有个和尚叫净源，过去住在海滨，和外国海客打交道，海船到了高丽，众口一词地赞美他。元丰（1078—1085年）末年，高丽国王的王子义天来朝见宋王朝，净源也去拜访过他。到现在，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窃取了他的画像，乘了海船去高丽报告高丽王的儿子，义夫也派了他的手下人来祭祀净源，并拿了他们国母的二座金塔，说是祝大宋皇帝两宫的寿辰。苏轼不收，并向哲宗上奏说：“高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进贡了，失去了大宋朝廷恩赐给他们厚利的机会，现在又想来朝见，但是又摸不透我们对待他们态度的厚薄，所以借着祭死去的净源和尚的名义而向宋朝廷行祝寿的礼。我们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不回谢，他们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心；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又赐给他们厚礼，那么正中他们的计策。现在应该不让他们了解朝廷的态度，让州郡自己去处理这件事。那个愚蠢的和尚扰乱通高，替国家惹起事端，防微杜渐，此风不可长，应当痛加惩处。”朝廷都依从了苏轼的奏议。没有多久，高丽的贡使果然到了，按旧例，高丽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应该支出二万四千余缗的接待费。苏轼命令这些州郡根据具体情况酌量裁减。这样

一来，七州的百姓得到了物资交易的利益，而再没有侵扰的灾害。

浙江的潮水从海门东门，势如雷霆，而浮山矗立在江中，和渔捕的各个山头犬牙交错，水流盘旋、浪花激势的走向往东凿一条漕河，引浙江潮水和溪谷诸水，长二十余里，再进入浙江。再连接诸山作为堤岸，这样不到十里便能到达龙门大慈浦，又从浦北曲折抵达小岭，在小岭中凿一条长六十五丈的通道，使水流经过通道到达岭东的古河，再疏浚开掘古河数里，便可到达龙山漕河，这样就可避开浮山险隘。人们以为有利，奏书上闻朝廷，那些憎恶苏轼的人竭力阻挠，这个工程因此没有成功。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而成太湖，太湖的水，充溢而成松江，然后流入东海。东海每天有二次潮水，潮水浊而松江清，潮水常常淤塞松江的水道，而江水畅流，随即潮淤清除，海口常通，因此吴中地区就少水患。从前苏州东面，公私船只都用竹篙点水而行，没有岸上拉纤的。自从庆历（1041—1048年）以来，在淞江两岸大筑纤路，又修筑了长桥，因而扼塞了松江的水路，所以现在三吴多水，希望凿穿纤路，修千百座桥，以加速松江水势的畅通。”结果也没有被采用，人们都以此为憾事。苏轼二十年间二次到杭州，有恩德于人民，所以杭州人民家家有他的画像，吃饭的时候一定为他祝愿。又造了苏轼的生祠，以此报答苏轼的恩德。

哲宗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人还没有到达京师，又因为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所以又改授苏轼为翰林承旨。苏辙不接受右丞的官职，希望同哥哥一起充当从官，不被允许。苏轼在翰林数月，再次因为遭谗而请求外放，结果以龙图阁学士的职位而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起先，开封府的许多县多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来，就决破堤岸，使水流注入惠民河，惠民河道无法承受，导致陈州（今河南淮阳）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使它和颍河相通，而且准备开凿黄堆，企图把水流注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就派官吏用水平器测量水位，发觉淮水涨水时的水位比将开的新沟几乎高出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倒流颍地必然造成灾患。苏轼把这情况奏闻朝廷，朝廷听从了他。

颍州郡有惯贼尹遇等，屡次抢劫杀人，又杀死了捕盗的官兵。朝廷派了

有名的捕快去捕捉他们，也没有结果。被害的人家担心再次遭到贼人的毒害，就隐匿他们的行迹，不敢揭发。苏轼召来了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您如果能擒获这批惯贼，我定当向朝廷尽力推荐，要求优赏；如果抓不住这批惯贼，我也用不尽职的理由禀奏朝廷，免除您的职务。”李直方有母亲年已老，就同母亲诀别，而后出发。不久，便侦缉到了这批盗贼的藏匿所在，分别捉拿了尹遇的党徒，而且同尹遇肉搏，刺伤了尹遇，抓住了这个惯贼。朝廷却因为李直方地位太低、官职太小，还不能由朝廷直接给他赏赐，所以在论功行赏时没有及于李直方。苏轼要求根据自己这几年的功劳，应当改封个朝散郎的官职，再把这个官职赏给李直方，朝廷不依。后来吏部又认为苏轼应当升迁，以符合对他的考评，苏轼提出把授予自己的官职给予李直方，吏部又不肯向上报告。

哲宗七年（1092年），调任扬州。过去的发运司主持东南漕运的方法，是随便驾船的人私载货物，稽查商船、征收商税的人不得刁难。所以驾船的人总是很富有，他们以官船为家，以补他们的弊漏，而且周济船工经济上的困难，所以装载的货物都能迅速到达而不会出问题。近年来对它一切都统统禁止了，所以舟弊人困，操舟的人没有办法，就常常盗窃漕运的货物，来解救自己的饥寒，结果是给公家和私人都带来了损害。苏轼请求恢复以往的办法，朝廷依从了。不到一年，苏轼被授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这一年，哲宗皇帝亲自祭祀南郊，苏轼是卤簿使，引导皇驾进入太庙。当时有赭繖棹车和青盖棹车十余辆互相抢道，不回避皇帝仪仗。苏轼派遣营巡检使查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肃政，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就在车中奏报了皇上。哲宗派人抱了奏书驰马奔告太皇太后，第二日，太皇太后下诏整治仪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拜谒。不久，苏轼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来请求赐书，朝廷按旧例完全应允他们。苏轼说：“汉东平王请求诸子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他。现在高丽要求的，比当年东平王要求的高多了，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不听。

哲宗八年（1093年），宣仁后驾崩，哲宗亲自执政。苏轼要求外调，结果，

带着两学士的职务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当时国事将有变化，苏轼无法进宫面辞。出发以后，上书哲宗说：“天下的治和乱，都出于下情是否畅通或阻塞。政事治理得好到极点，小民们都能自通于朝廷；等到大乱的时候，虽然是近臣也不能自达。皇上临政已九年了，除宰相、台谏外，还没有和群臣有过接触。现在你亲自听政了，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把了解下情、除去下情上达的阻碍作为当务之急。臣过去每日在皇上的左右侍奉，现在我要去戍守边疆了，尚不能再见皇上一面就只能走了，何况那些平日和皇上疏远的小臣，希望面见皇上就更难了。然而我却不敢因为我现在不再和皇上对问就不再向皇上效忠。古代的圣人们，当他们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一定让自己先处于晦暗之处而看明亮的地方，先处于静的地位来观察动的现象，那天万物的情状，也就统统呈现在你的眼前了。皇上大智大慧过人，年纪很轻。我希望皇上能虚心循理，开始执政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不要去追求什么作为，默默地观察众多事物的利和弊，朝廷群臣的邪和正。以三年为期，等到了了解了它们的实情，然后适应事物的变化而有所动作。使事情做了以后，天下的人都无所悔恨，也就可以明白了。我担心那些急功好利的人，总是劝皇上轻率地进行改变，所以才提出这个意见，希望皇上多留神，那就是社稷宗庙的大福，天下百姓就有幸了。”

定州的军事、政治都弛废败坏，许多卫兵骄横怠惰不受约束，军校像蚕一样吞食军粮，前太守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苏轼把那些贪污的人发配到条件十万恶劣的边远地区去做奴隶，修补整治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待军中的衣食稍稍丰足以后，就进行军事训练，军中的士兵无不畏服。然而那些当官的却心怀畏惧，惴惴不安，有个卒史告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些事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如果听从你的告发，那么军中就要乱了。”就立即决定发配了这个人，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适逢春天大阅兵，将吏中上下等级的分别已经废除很久了。苏轼命令按原来的规章制度办事，主帅应该穿着常服出现在军帐中，将吏们都要穿着戎装侍从于主帅左右，执行各种命令。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是老将，耻于这样做，就假称有病不参加阅兵。苏轼叫来书吏命令他写奏章，王光祖害怕了，就

出来参加阅兵，阅兵结束，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这样的阅兵了。”当时宋朝同契丹议和已经很久了，边防战士长期不出战都已疲惫衰老，不能为朝廷所用了，只有紧靠边境的弓箭社，因为和敌寇比邻，常用战射自卫，仍旧号称精锐。旧宰相庞籍守定州的时候，根据民俗而制订了法规，但是年代久了，法规也就松懈了，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奏请免除保甲法，把两税法折变为临时增加的租税。结果被有关部门扣压，没有上报。

绍圣（1094—1098年）初年，御史弹劾苏轼在掌管内外制的时期内所写作的词命，是用来讥斥先朝的。就以原来的官职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不久又降了一级，人还没有到达英州，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对这一切他都能淡然处之，毫不在意。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别驾，住在昌化（今海南儋县）。昌化这个地方古代属儋耳国，这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连药品和糕饼都没有。开始，苏轼租赁官舍居住，有关部门尚且不同意，苏轼就买了土地自己建造住室，儋耳地方的人民帮他运砖、畚土。苏轼就和小儿子苏过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常常和那里的父老交游，似乎就将终老于此。

宋徽宗即位，苏轼被移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调任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历经三次大赦以后，遂为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来没有把每年的课考作为要求晋升的条件，所以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常州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以后应该说是得之于自然了。他曾经说：“写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开始的时候没有规定的目标，常常是自己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虽然是嬉笑怒骂的文辞，他都可以写出来、背出来。苏轼文章的格局雄浑浩荡、光芒四射、雄视百代，真是有文章以来，很少见到的啊！苏洵晚年读《易传》，作《易传》未完成，就命令苏轼完成他的

遗愿。苏轼写成了《易经》，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秦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后来名闻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当他们还没有被世人所了解的时候，苏轼对待他们却犹如朋辈，从来没有以师辈自居。

苏轼自从成了举人，一直到作出入皇宫的侍从，一直把爱护君王作为为臣的根本，忠言规劝，正直敢言，坚守气节，朝中君臣没有一个能出其右。但是被小人妒忌、中伤、排挤，使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

宋高宗即位，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把他的孙子苏符封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放在御案左右，读着这些文章就整天忘记了疲倦，赞美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写了集赞，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又推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在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苏过十九岁，那年，他从两浙路发解参与诗赋考试，但经礼部考试却没录取。等到苏轼做兵部尚书，苏过担任右承务郎。在苏轼统兵定武，贬谪英州，又贬惠州，迁儋耳，以后又不断徙移廉州、永州的这段长时间中，只有苏过独自一人侍奉苏轼。凡是白天夜晚冬天夏天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苏过都一身自为，从不感到为难。初到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了以后说：“我可以在这个海岛的夷人中安定下来了。”因此让苏过写作《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将父亲葬在汝州（今河南临汝）郟城小峨眉山，以后在颍昌（今河南许昌）住了下来，在湖的南面种了几亩竹子，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死的时候，五十二岁。

苏过一开始是太原府税监，后来为颍昌府郾城县（今属河南）县令，都是因为法令罢了官。晚年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府》二十卷。他的《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当时人们称苏过为“小坡”，因为时人把苏轼称为“大坡”的缘故啊！苏过的叔父苏辙经常称赞苏过能尽孝道，把他作为榜样去教导宗族中的子弟。苏辙还说：“我哥哥远住在海上，就有意培

养这个孩子作文章。”苏过有七个儿子：苏籀、苏籍、苏节、苏箴、苏笈、苏箴、苏籥。

论道：当苏轼还是孩童的时候，有个读书人把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带到了四川，苏轼列举了诗中所提到的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当代的贤哲问他的教师。教师感到很惊奇，问他是怎么回事，苏轼就说：“我正想认识这几个呀！”原来就是从那时起，小小的苏轼就有同当代贤哲抗衡的愿望。刚成年，苏轼父子兄弟一同到京师，一天之内就声名显赫，轰动四方。不久苏轼就在科举考试中荣登士第，擢取词科，入宫为皇帝执掌书命，外出则主持一方政事。在学识的宏伟、议论的超绝、文辞的雄雋、政事的精明这四个方面，都能以他的卓立不群的思想为主导，而又能用勇往直前的气概相辅相承。所以他意气所向，文辞足以表达他的谋略，行事足以成就他的事业。至于祸患到来的时候，则节义又足以使他能坚定地自守，这些都是高尚的志向和宏传的气魄造就的啊！仁宗皇帝初读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挑选到两个宰相了。”神宗喜欢苏轼的文章，当他在宫中读苏轼文章的时候，侍从人员送来御膳而他却忘了进食，他赞美苏轼是天下的奇才。这两个国君都很了解苏轼，但苏轼却始终没有被大用。欧阳修第一个赏识苏轼，所以苏轼的名声就和欧阳修并列，这难道不是证明了苏轼的所长是无法被遮盖和压制的吗？天下的舆论是绝对公正的啊！但是，做不做宰相是有命数的。唉！苏轼没有做到宰相，又怎可说不是他的幸运呢？有人说：“苏轼如果自己能稍稍韬晦和收敛一点，虽然不一定做宰相，但也能免去那些灾祸。”这些说法虽然也有一些道理，但假如让苏轼用这种态度来改变他的所作所为，那还能成为苏轼吗？

151

岳飞传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原文】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他，割而与之；翦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韜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右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梟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

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猷等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桀枝曳柴以败荆，莫教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闰勅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燕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瓌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适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榎子庄，大破

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路，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逸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成据险据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病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完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

彭友悉众至零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郢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吕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董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董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

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戮周伦砮，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玠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说等降，飞詈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公负固不服，方泛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公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汉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寇。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覲，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柩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猷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浚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已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浚、光世不足任，命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

“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苛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千，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时，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郾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潞、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

“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郾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剖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貽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飭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士偕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阗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

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絳、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牒，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

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凤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輜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上之。

方兀术奔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力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命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回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

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谕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寇军，飞义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遣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笔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褰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详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颜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儗请以百口保飞，卨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

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餌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得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谗，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秉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嘉定四年，追封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译文】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他的祖先世代务农。父亲岳和经常节省出自家的粮食以接济挨饿的人。有人耕田侵占了他家的土地，他就把这块田地送给这人；有人赊欠他的钱财也不去讨还。岳飞出生时，有一只像天鹅一样的大鸟，盘旋鸣叫于他家房顶之上，因而以此为他的取名。没满月，黄河在内黄决口，洪水猛烈冲击，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瓮中，被浪涛冲到岸边得以幸免于难，人们对此十分惊奇。

岳飞少年时代以气节自励，忠厚寡言，家中虽贫穷却发愤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左氏春秋》和孙、吴兵法。天生力大无穷，不满二十岁，能拉三百斤的硬弓，八石的强弩。跟从周同学习射箭，全部掌握了他的方法，能左右开弓。周同去世，岳飞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到他的坟前祭奠。他父亲岳和认为他此举很仗义，对他说：“你为当今时代所用，不是准备为国家捐躯、为正义而死吗？”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使刘韜招募战士，岳飞应募。相州有巨贼陶俊、贾进和，岳飞求率领一百名骑兵消灭这股匪众。他派士兵装扮成商人进入贼人的活动地区，贼人掳掠了这些人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岳飞派遣一百人埋伏在山下，自己率领几十名骑兵逼近贼人营垒，贼人出来交战，岳飞假装败退，贼人赶来追杀，伏兵杀出，先头派遣的士兵活捉了陶俊和贾进和两人大胜而归。

康王来到相州，岳飞随刘浩参见，命令他去招抚贼人吉倩，吉倩率三百八十人降归了，岳飞补任承信郎。带领铁骑三百前往李固渡试探敌军的虚实，打败了敌军。跟随刘浩解东京之围，与敌军相持于滑州南面。岳飞率一百名骑兵在黄河岸边操练，敌军突然赶来，岳飞对他的部下说：“敌兵虽然人多，但不知我们的强弱，应当趁他们立足未稳迎头痛击。”于是单枪匹马，飞驰迎敌。有一员敌军猛将挥舞大刀前来应战，岳飞斩杀了他，敌军大败。升任秉义郎，隶属东京留守宗泽。围战开德、曹州都立下战功，宗泽对他大感惊异，说：“你的勇敢智谋和才能武艺，古代的良将也不能相比，然而你喜欢野战，这不是万全之计。”因此传授给他布阵之图。岳飞说：“布阵之后作战，是兵法的常规要求，然而把它运用得巧妙精熟，还在于自己的内心体会。”宗泽赞

同他的话。

康王即位，岳飞呈上数千字的奏章，大意是说：“陛下已登皇位，社稷有了主人，已有足够的征讨敌人的谋略，而且各地勤王之师日益聚集，敌人认为我国一向懦弱怯战，应该乘敌懈怠之时而攻击他们。黄潜善、汪伯彦这些人不能秉承圣上旨意收复中原，却奉皇上车驾一天天南移，这样恐怕不足以维系中原百姓的敬望。我希望陛下乘敌人巢穴尚未巩固之际，亲自率领六军北渡黄河，那么就会使将士们士气大振，中原可望收复。”奏书上报后，朝廷以岳飞越职上书为由罢免了他的官职，令他回家乡。

岳飞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张所用国士的礼节接待他，借补为修武郎，担任中军统领。张所问：“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说：“作战不能只凭借勇猛，用兵的正确与否在于战前制定谋略，栾枝用拖树枝的计策打败楚国，莫敖用派兵打柴的计谋战胜绞国，这都是因为谋略事先就制定了。”张所肃然起敬，说：“你大概不是行伍中的人。”岳飞进一步对他阐述：“国家在汴梁建都，依靠河北作为安全保障。如果凭借交通要冲之地，加强储备一系列重镇，一座城池被围困，其他各城或是阻击或是救援，金人就无法窥伺河南，而京师重地就可以巩固了。您如果能亲率大军逼近敌境，我绝对听从您的指挥。”张所大喜，借补岳飞为武经郎。

命令岳飞跟随王彦渡过黄河，进至新乡，金兵众多，王彦不敢前进。岳飞独自率领本部人马与金军激战，夺下金军主帅的大旗挥舞，各部队奋勇杀敌，于是占领新乡。第二天，在侯兆川与金军交战，身负十余处伤，士兵们都拼死而战，又打败了金军。夜里驻屯在石门山下，有人传说金兵又来了，全军都十分惊慌，岳飞坚持躺着一动不动，金兵最后也没来。军中粮食吃尽，岳飞到王彦营中求借粮食，王彦不答应。岳飞率领部队进至更北的地方，转战于太行山，生擒金将拓跋耶乌。过了几天，再次与敌遭遇，岳飞单骑手持丈八铁枪，刺死黑风大王，敌军溃败逃走。岳飞自知与王彦有了矛盾，于是又重归宗泽辖治，担任留守司统制。宗泽去世后，杜充代替宗泽职务，岳飞仍任原职。

建炎二年，在胙城作战，又在黑龙潭作战，都大胜而归。跟从闫勍保卫

皇帝陵墓，在汜水关大战，射杀金将，大败敌众。驻军在竹芦渡，与敌军相持，挑选三百名精锐士兵埋伏于前面山下，命令每个人各自用柴草捆扎成两束，半夜，点燃两束柴草的四端并高高举起，金人怀疑宋军的援兵赶到，惊恐万状，四处溃逃。

建炎三年，贼人王善、曹成、孔彦舟等纠集部众五十万，逼近南熏门。岳飞所部仅有八百人，从人胆怯打不过贼军，岳飞说：“我为诸位击败他们。”左手持弓，右手运枪，横冲敌阵，贼军乱成一团，大败。又在东明活捉了贼人杜叔五、孙海。岳飞借补为英州刺史。王善包围陈州，岳飞在清河与敌交战，擒获贼将孙胜、孙清，被授予正式刺史。

杜充打算回军建康，岳飞说：“中原地区一尺一寸也不能放弃，今天一撤走，这块土地就不归我们所有了，他日想重新收复它，不动用数十万人马是不可能的。”杜充不听，于是同他一起南归。军抵铁路步，与贼人张用相遇，到六合时又遇到李成，岳飞与他们交战，无不打败了他们。李成派遣轻骑兵劫持了御史犒军的银帛，岳飞进兵出其不意袭击他们，李成逃奔到江西。当时命令杜充守卫建康，金人与李成联兵进犯乌江，杜充闭门不出。岳飞哭谏请他视察部队，杜充到最后也没出来。金人于是从马家渡渡过长江，杜充派岳飞等人迎战，王瓚首先逃跑，其他将领也都溃逃，只有岳飞拼死力战。

这时杜充已经向金国投降，众将领大多纵兵抢掠，唯独岳飞的部队秋毫无犯。兀术直趋杭州，岳飞在广德境内拦腰截击，六战全胜，俘获金将王权，活捉金军首领四十余人。岳飞挑选出其中可以利用的人，施以恩惠后遣返回去，命令他们夜间在金宫中砍杀放火，岳飞乘敌混乱，率兵进击，大败金军。部队进驻钟村，军中没有存粮，将士们忍饥挨饿，也不敢骚扰百姓。金军所强行征来的士兵互相说：“这是岳爷爷的部队。”争先恐后地前来投降归附。

四年，兀术进攻常州，宜兴县令迎接岳飞移师驻扎宜兴。强盗郭吉得知岳飞来到，逃入太湖，岳飞派遣王贵、傅庆追击并打败了他，又派说客马皋、林聚劝说他们全部投降。有个叫张威武的人不肯从命，岳飞单骑闯入他的营寨，杀了他。避乱到此地居住的人得以免受强盗之苦，画岳飞像供奉。

金军再次攻打常州，岳飞四战全胜；尾追袭击金兵于镇江东边，又取得

胜利；在清水亭作战，又一次大胜，金兵的尸体横满了十五里。兀术直奔建康。岳飞在牛头山设下伏兵等待他们。夜里，命令一百人身穿黑衣混入金营中进行骚扰，金兵大乱，自相攻击。兀术进驻龙湾，岳飞率骑兵三百名、步兵二千名火速赶到新城，大败金军。兀术逃往淮西，于是收复建康。岳飞上奏说：“建康是要害之地，就挑选精兵固守，同时仍要增加兵力坚守两淮，以拱卫腹心之地。”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兀术回军，岳飞在静安狙击，打败了他。

皇帝诏令讨伐戚方，岳飞率三千人在苦岭安营。戚方逃去，不久带着援兵回来，岳飞亲自统领一千名士兵，激战数十回合，全都取胜。正好张俊率军来到，戚方于是投降。范宗尹对皇帝说张俊刚从浙西来朝廷，盛赞岳飞将材难得，于是提升岳飞为通、泰镇抚使知泰州。岳飞推辞，请求担任淮南东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位置，收复本路州郡，乘机逐渐推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陆续得到收复。

正赶上金军进攻楚州，楚州告急，皇帝诏令张俊前去援救。张俊推辞，于是派岳飞前去，同时命令刘光世出兵增援岳飞。岳飞屯兵于三塾作为楚州的援军，不久进抵承州，三战三捷，杀死高太保，俘获敌军首领七十余人。刘光世等人都不敢靠前，岳飞孤军奋战，楚州于是陷落。诏令岳飞还军守通州、泰州，圣旨说能守住就守，如果守不住，只在沙洲保护百姓，伺机袭敌即可。岳飞因泰州无险可守，退守柴墟，与金兵激战于南霸桥，金兵大败。在沙上护送百姓渡江，岳飞率二百多精锐骑兵殿后，金兵不敢接近。岳飞以泰州失守等候处分。

绍兴元年，张俊请岳飞一同征讨李成。当时李成部将马进进犯洪州，在西山安营扎寨。岳飞说：“贼军贪利却不考虑后路，假若派骑兵从上游横渡生米渡，乘敌不备，一定能击败他。”岳飞请求自己担任先锋，张俊大喜。岳飞身穿重甲跳上战马，悄悄地迂回贼军右侧，突入他们的阵地，部下跟随他前进。马进大败，逃往筠州。岳飞进抵城东，贼军出城，布下战阵十五里，岳飞设下埋伏，用红罗作旗，上面绣着“岳”字，挑选二百名骑兵跟随旗帜前进。贼军轻视岳飞兵少，紧逼过来，伏兵突然出击，贼军大败逃走。岳飞派

人大声叫道：“不愿从贼的人坐下，我不杀你们。”坐下投降的人共有八万余人。马进率残兵败将逃奔在南康的李成。岳飞连夜率领部队赶到朱家山，又杀了李成部将赵万。李成得知马进失败，亲自率兵十余万前来，岳飞同他在楼子庄遭遇，大破李成部队，追杀了马进。李成逃往蕲州，投降了伪齐。

张用进犯江西，张用也是相州人，岳飞写信告谕他说：“我与你同乡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役，都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我在此地，你要交战就出来，不想打就投降。”张用接到信说：“果然是我的乡亲啊。”于是投降。

江、淮平定，张俊奏报岳飞战功第一，皇帝任命岳飞为神武右军副统制留守洪州，镇压盗贼，又任命他为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州强盗范汝为攻陷邵武，江西安抚使李回檄告岳飞分兵保卫建昌军及抚州。岳飞派人把“岳”字旗插在城门上，贼军远远望见，互相告诫不要去进犯。贼军同党姚达、饶青逼近建昌，岳飞派王万、徐庆讨伐并活捉了他们。岳飞升任神武副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贼寇曹成拥兵十余万，由江西经湖湘，占据道、贺二州。朝廷命令岳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授予他金字牌、黄旗招讨曹成。曹成听说岳飞将要到了，惊呼：“岳家军来了。”立即望风而逃。岳飞进至茶陵，奉诏招安曹成，曹成不肯服从。岳飞上奏说：“近年来多次命令招抚，因此盗贼势力强盛时就肆意暴虐，势力衰微时就接受招安，如果不加以剿除，蜂拥而起的盗贼就不能迅速消灭。”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岳飞进入贺州境内，抓到了一个曹成的探子，捆绑在帐下。岳飞出帐调配军粮，军吏说：“粮食已经吃完了，怎么办？”岳飞假装说：“暂且返回茶陵。”一会儿回头看见探子，装出一付好像泄露了机密而十分懊悔的样子，跺着脚走入军帐，暗中下令放了他。探子回去告诉曹成，曹成大喜，计划第二天来追击岳飞部队。岳飞命令士兵早早起身吃饭，悄悄地绕岭急行，天还没亮已到太平场，攻克曹成的营寨。曹成占据险要地形抗击岳飞，岳飞指挥部队偷袭，曹成军大败溃逃。曹成逃到北藏岭、上梧关据守，派将领迎战，岳飞没等摆开战阵就擂鼓出击，士兵们奋勇击杀，夺取了两处关隘据守。曹成从桂岭设置营寨一直到北藏岭，接连不断地控制了险要通道，亲自率领十余万人

马守蓬头岭。岳飞部下只有八千人，一鼓作气登上山岭，击败敌众，曹成逃往连州。岳飞对张宪等人说：“曹成的贼党已经溃散，追击并杀了他们，那么从者却令人可怜，放跑了他们，就会重新聚集起来成为盗贼。现在派遣你们去诛杀他们的头目而安抚他们的部众，千万不要妄加杀戮，以免皇帝保护人民的仁德受到损害。”于是张宪自贺州、连州，徐庆自邵州、道州，王贵自郴州、桂州，招降曹成部下二万人，与岳飞在连州会合。进军追击曹成，曹成到宣抚司投降。当时在盛夏季节，行军于瘴气横行的地区，岳飞安抚部队有方，士兵无一人死于瘟疫，岭表地区平定。岳飞被授任武安军承宣使，屯驻江州。刚刚入境，安抚使李回急令岳飞围捕巨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全都平定了他们。

绍兴三年春天，岳飞应召赴皇帝所在的地方。江西宣谕刘大中上奏说：“岳飞的部队纪律严明，百姓依靠他们才得以安定，现在召他前来，恐怕盗贼又会重新起来作乱。”岳飞没有启程。当时，虔州、吉州的盗贼联合兵力进攻抢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等郡，皇帝授予岳飞专征讨伐的权力平定这些盗贼。岳飞到达虔州，固石洞贼寇彭友率全体人马到雩都迎战，跃马突击，岳飞指挥士兵在马上生擒了他，其余的贼军头目退守固石洞。固石洞地势险峻且有水环绕，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岳飞把骑兵列队于山下，命令他们弯弓搭箭，黎明，派敢死队员迅速奔驰登山，贼军大乱，弃守山头逃下来，岳飞的骑兵包围了他们。贼众哭喊饶命，岳飞下令不要杀戮，接受了他们投降。岳飞又教给徐庆等人讨贼策略，围捕各郡的残余贼寇，全都击败并降服了他们。当初，因为隆祐太后受震惊的缘故，高宗密令岳飞对虔州进行屠城。岳飞请求诛杀首恶而赦免胁从，皇帝不许；经岳飞再三再四地请求皇帝才特令赦免了虔州城。当地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绘岳飞像供奉。残余的贼寇高聚、张成进犯袁州，岳飞派遣王贵平定了他们。

秋天，岳飞入朝拜见，皇帝手书“精忠岳飞”四个字，制成旗帜赐给岳飞。任命他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使，又改任神武后军都统制仍然兼任制置使的职务，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都隶属他节制。

伪齐派遣李成依仗金兵入侵，攻克襄阳、唐、邓、随、郢等州及信阳军，

洞庭湖的盗寇杨么也与伪齐通使，打算顺流而下。李成又谋划从江西陆路行军，直趋两浙与杨么会合。皇帝下令岳飞作好准备。

四年，朝廷授命岳飞兼任荆南、鄂州、岳州制置。岳飞上奏说：“襄阳等六郡是恢复中原的根本之地，目前应当先攻取这六郡，以解除心腹之患。李成远逃之后，然后在湖湘增加兵力，以消灭群盗。”皇帝把岳飞的意见告诉赵鼎说：“深知长江上游的利害的，没有像岳飞这样的人。”于是任命岳飞为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渡到长江中游，回头对僚属们说：“我不生擒贼寇，就不渡江回来。”进抵郢州城下，伪齐将领京超号称“万人敌”凭城据守，抗拒岳飞。岳飞擂鼓催动士兵登城，京超投崖而死。岳飞收复了郢州，派遣张宪、徐庆收复随州。岳飞赶赴襄阳，李成迎战，左翼面向襄江，岳飞笑着说：“步兵适合在险阻地带作战，骑兵适宜在平旷地区作战。李成把骑兵列于左侧江岸，步兵列于右侧平地，虽拥兵十万又能有什么作为？”他举起马鞭指着王贵说：“你率领使长枪的步兵进击李成的骑兵。”指着牛皋说：“你率骑兵进击他的步兵。”等到开战，李成军中的战马应枪倒毙，后面的骑兵都被挤入江，步兵死亡的不计其数，李成连夜逃走，襄阳收复。刘豫给李成增派兵力屯驻新野，岳飞与王万两边夹击，连连击败他的部队。

岳飞上奏说：“金贼所喜欢的只有女人和金帛，斗志已经衰弱；刘豫超越本分建立伪政权，人心终究不忘大宋朝。如果派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收复原来的疆土，实是容易做到的事。襄阳、随州、郢州土地都十分肥沃，假如实行营田，其利很多。我等到粮秣充足时，立即到江北去剿杀敌兵。”当时正重视深入北上收复中原的各种计划，因而营田的议论从此多了起来。

岳飞进军邓州，李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置营寨抗拒岳飞。岳飞派遣王贵、张宪突袭，贼众大败而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李成的同党高仲退守邓城，岳飞率领部队一鼓作气攻克此城，活捉高仲，收复邓州。皇帝听到此讯，高兴地说：“我早就听说过岳飞行军时纪律严明，不知道他能攻城克敌到这种程度。”岳飞又收复了唐州、信阳军。

襄汉一带平定，岳飞辞去制置使的职务，请求朝廷委派重臣经营筹治荆襄地区，皇帝不同意。赵鼎上奏说：“湖北鄂州、岳州是长江上流的要害之地，

请求命令岳飞屯驻鄂州、岳州，这样不仅江西可以借助他的声势，而且湖、广、江、浙也能获得安定。”于是朝廷将随州、郢州、唐州、邓州信阳军合并为襄阳府路隶属岳飞，岳飞移驻鄂州，并任命他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为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包围庐州，皇帝亲自写信命令岳飞去解围，岳飞率部直趋庐州，伪齐已驱使重甲骑兵五千进逼城下。岳飞打起“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交战便溃败，庐州平定。岳飞上奏说：“襄阳等六郡的人家缺乏耕牛、粮种，请求朝廷酌量拨给官钱，免除他们的公私债务，州县官员以招集流散的百姓多少做为考核政绩的标准。”

绍兴五年，岳飞入朝觐见，皇帝封岳飞的母亲为国夫人；任命岳飞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为武昌郡开国侯；又任命他为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令他招抚杨么。岳飞的部下全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岳飞说：“兵家哪有常法，看运用得如何罢了。”先派遣使者招谕杨么。贼军同党黄佐说：“岳节使号令如山，如果与他为敌，一定没有活着的希望，不如前去投降。岳节使是诚实之人，必定会优待我。”于是投降。岳飞表奏朝廷授予黄佐武义大夫，自己单骑巡视黄佐的部队，用手抚在黄佐的背上说：“你是知道逆顺大义的人。果真能立功，封侯还用说吗？我准备派你再次到洞庭湖中去，看杨么军中有机可乘者就擒获他，可以劝降的就招抚他，怎么样？”黄佐感动得流泪，发誓以死相报。

当时张浚以都督军事的身份来到潭州，参政席益对张浚说，怀疑岳飞对贼寇掉以轻心，打算把这种怀疑报告朝廷。张浚说：“岳侯是一位忠孝双全的人，用兵自有其精深的道理，怎么可以随便议论呢？”席益深感惭愧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黄佐袭击周伦营寨，杀死周伦，活捉了他的统制陈贵等人。岳飞上报黄佐的战功，晋升黄佐为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服从王瓚的命令，所部因而没有立功。岳飞鞭打任士安并命令他前去引诱贼军，说：“三天之内贼军没有被平定，杀你的头。”任士安到处宣扬：“岳太尉的二十万大军到了。”贼军看到只有任士安一支军队，集中兵力进攻他。岳飞设下埋伏，任士安作战危急之时，伏兵四起攻击贼军，贼军逃走。

正好皇帝召还张浚防备金人秋季进犯，岳飞从袖中取出一幅小图给张浚看，张浚打算到明年再与岳飞商量。岳飞说：“已经有了确定的计划，都督如能稍留几天，不用八天就可以击败贼军。”张浚说：“怎么说得这样容易？”岳飞说：“王四厢率官军攻打水寇就困难，我用水寇进攻水寇就容易。水上作战是我军短处敌军长处，用我之短攻敌所长，所以困难。假若起用敌将使用敌兵，剥夺其手足之助，离间其腹心之依托，使贼军首领孤立，而后用官军乘机进攻，八天之内，一定俘获贼军各位首领。”张浚答应了他。

岳飞于是到鼎州。黄佐招杨钦来投降，岳飞高兴地说：“杨钦骁勇善战，他投降以后，贼军的腹心崩溃了。”上表朝廷授予杨钦武义大夫，礼遇非常隆重，于是又派他回到湖中。两天后，杨钦劝服了余端、刘诜等人投降，岳飞假装骂杨钦道：“贼人没有全部投降，你为什么回来？”用军杖打了他一顿，命令他重新入湖。这天晚上，岳飞部队偷袭贼营，降服了贼众数万人。杨么凭借地势险固不肯屈服，正在湖中行船，他的船用轮子划水，行船如飞，船两旁还设有撞竿，官军的船迎上去就被撞碎。岳飞下令砍伐君山上的树木造成巨筏，堵塞在湖湾港汊，又在湖水上流投下朽木乱草顺流而下，选择水浅之处，派善于骂人的士兵挑逗贼兵，一边走一边骂。贼军大怒来追，因草木淤积，敌船的轮子受阻无法行进。岳飞急忙派兵出击，贼兵逃往港湾中，又被巨筏所拦阻。官军乘巨筏，张开牛皮革遮挡箭和石块，举着大木头撞击贼船，全部撞坏了敌船。杨么跳入湖水，被牛皋捉住并杀死。岳飞进入贼军营垒，剩下的贼军首领惊呼道：“太神了！”都投降了。岳飞亲自到各个营寨安抚劝慰已降的贼兵，释放年老体弱的人回乡种田，登记年轻力壮的人编入官军，果然八天之内平定了贼军。张浚叹服道：“岳侯真是神机妙算啊。”起初，贼寇依恃其防地险要时说：“要想攻打我的人除非是飞来。”到此时，人们都把这话当成是应验了岳飞来攻的谶语。缴获了一千余艘战船，鄂渚水军成为沿江水军中最强大的。诏命岳飞兼任蕲、黄制置使，岳飞以眼睛有病求辞去官职，皇帝没批准，加任岳飞为检校少保，进封为公。部队返回鄂州，岳飞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绍兴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一百余人，倾慕岳飞的忠义率众前来归

附。岳飞入朝觐见，面奏皇帝：“襄阳自从收复以后，未设监司，无法按察州县。”皇帝听取了意见，任命李若虚担任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下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官员由岳飞自行任免。

张浚到长江边会见各位大帅，唯独称赞岳飞和韩世忠可以倚重成就大事，命令岳飞屯驻襄阳，以等待时机收复中原，开说：“这是你多年所抱有的志向啊。”岳飞把部队移往京西，改任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担任宣抚副使，在襄阳设置宣抚司。命令岳飞前往武昌调发军队。岳飞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皇帝降诏要他守丧未满就应召复职，岳飞护送母亲的棺木回到庐山，接连上表请求守满丧期，皇帝不同意，几次下诏催促他复职，于是岳飞回到军中。又命令他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岳飞首先派遣王贵等人进攻虢州，攻下了它，缴获粮食十五万石，降服敌人数万人。张浚说：“岳飞的谋划很大，命令已到达伊、洛地区，这样一来，太行山一带的山寨，必然会有响应的人。”岳飞派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两次交战均获大胜，中原响应。又派人焚烧了蔡州的粮食。

九月，刘豫派遣儿子刘麟、侄子刘猷分道进犯淮西地区，刘光世打算放弃庐州，张浚打算放弃守盱眙，一起上奏请求皇帝诏令岳飞率兵东下，想用他来抵挡敌军的锋芒，而自己能够退守自保。张浚说：“岳飞部队一动，那么襄汉如何来控制？”极力阻止这个建议。皇帝担心张浚、刘光世不能担此重任，便下令岳飞东下。岳飞自从击败曹成、平定杨么，总共六年时间，都是在盛夏季节行军作战，导致眼睛生病，到此时，更加严重。接到诏令便当天启程，没料到，刘麟战败。岳飞的奏书到达，皇帝对赵鼎说：“刘麟败北不足以高兴，各位将领知道尊重朝廷是可喜的。”于是赐给岳飞书信，说：“敌兵已经离开淮河地区，你不必继续前进，或许襄、邓、陈、蔡地区有机可乘，从长计议行事。”岳飞于是回军。当时伪齐屯集兵力窥视唐州，岳飞派遣王贵、董先等人攻破敌军，焚烧敌军营寨。上奏请求谋取蔡州以攻取中原，皇帝没批准。岳飞召王贵等人回返。

绍兴七年，入朝觐见，皇帝安祥地问他：“你得到良马没有？”岳飞回答说：“我原有两匹马，一天要吃数斗草料、豆子饮一斛泉水，然而不精细洁净

的食物就不吃。披挂上鞍甲奔驰，开始跑得不很快，等到跑了一百里才开始兴奋加速，自午时到酉时，还可以跑二百里。卸下鞍甲既不喘息也不流汗，仿佛无事一样。这是它吃得多却不胡乱凑和吃，力气充足但不求逞于一时，这是能跑得远的良材。不幸相继死亡。现在我所乘坐的马，一天吃的不过数升，而且吃草料时不管有无粮食，饮水时也不选择泉眼，缰绳还没拿稳，踊跃奔驰，才跑了一百里，力竭汗喘，像要倒毙的样子。这是它吃的少却容易满足，好逞能却容易穷尽气力，这是低下蠢笨的庸材。”皇帝称赞说得好，说：“你今天的议论很有可取之处。”加封他太尉之职，接着任命岳飞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跟随皇帝巡幸建康，把王德、郾琼的部队隶属岳飞部下，下诏通知王德等人说：“听从岳飞号令，如同我亲自行令。”

岳飞屡次进见皇帝，都谈论到收复中原失地的策略。又写奏章说：“金人所以在河南立刘豫为帝，是想荼毒中原生灵，用中国人攻打中国人，粘罕因此可以休整部队得以坐收渔人之利。我希望陛下给我时间，机会成熟时就带领部队直趋京、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以此来号召五路的叛将。叛将归降后，再派官军前进，敌人必然放弃汴京而逃向河北，京畿、陕右一带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进攻濬州，经略两河地区，这样一来，一定可以活捉刘豫，金人可以消灭，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在于这一行动。”皇帝回答说：“有你这样的大臣，还有什么忧虑，你发兵进攻的时机，我不在朝中干预。”又把岳飞召到寝阁中命令他说：“中兴大事，全都委托你了。”下令岳飞节制光州。

岳飞刚开始计划大举出征，适逢秦桧主张向金人求和，于是朝廷不把王德、郾琼的部队拨归岳飞。诏命岳飞到都督府与张浚议事，张浚对岳飞说：“王德为淮西军所钦服，我想任命他为都统，而命令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统领这支部队，怎么样？岳飞说：“王德与郾琼本来不相上下，一旦提拔王德，位于郾琼之上，那么两人必然会发生争执。吕尚书不熟悉军旅之事，恐怕不足以服众。”张浚说：“张宣抚怎么样？”岳飞说：“暴躁而缺乏计划，尤其为郾琼所不服。”张浚说：“那么杨沂中总算可以了吧？”岳飞说：“杨沂中看来和王德差不多，怎么能驾御这支部队？”张浚恼怒地说：“我就知道非太尉你

不可。”岳飞说：“都督以大事问我，我不敢不完全提出我的愚见，哪里有想得到兵权的念头呀？”当天岳飞上书请求解除兵权，回家服满守丧期，让张宪代理指挥军队，自己步行返家，在母亲墓旁搭建小屋居住。张浚十分生气，上奏皇帝任命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督岳飞的部队。

皇帝几次下诏催促岳飞还军复职，岳飞极力推辞。皇帝又诏令岳飞的僚属们到岳飞守丧的小屋尽力相请，有六天时间，岳飞赶赴入朝等待处分，皇帝安慰一番后把他派回部队。张宗元回来说：“将领团结和睦，士兵锐气正足，人人心怀忠孝之心，这都是岳飞训练教育的结果。”皇帝十分高兴。岳飞上奏说：“近来在寝阁下达的命令，都说陛下的决心已定，为何至今尚未决断？我愿率领部队征讨，顺应天道，迎合人心，我军师出有名则部队威武雄壮，敌军师出无名则部队萎靡不振，我军顺应天时则强大无比，敌军逆天行事则不堪一击，必然会收到万全的效果。”又上奏说：“钱塘地处偏僻的海角，不是用武之地。愿陛下在上游建都，效仿汉光武帝当年的做法，亲自统率六军，往来于各地督战。这样就能使将士们领会圣上的意图所向，人人拼死效力。”皇帝没有答复而郾琼反叛，张浚这才感到后悔。岳飞又上奏：“我愿进军屯驻在淮甸，等待有利时机进攻郾琼，按一定期限消灭叛军。”皇帝不同意，命令岳飞部队进驻江州作为淮、浙地区的援军。

岳飞得知刘豫勾结粘罕，而兀术却厌恶刘豫，可以先用离间之计而后行动。正好军中捉到一个兀术的探子，岳飞假装认错了人并责备他说：“你不是我军中的张斌吗？我以前派你去齐国，约定引诱四太子兀术来，你却一去不回来。我继续派人去探问，齐国已经答应我，今年冬天以联合进犯长江为名，把四太子诱至清河。你拿着我的书信竟然没有送到，为什么背叛我？”探子希望暂缓处死他，就佯装服罪。岳飞又写了一封蜡丸书，写着与刘豫合谋诛杀兀术的事情，然后对探子说：“我今天饶恕你。”再次把他派回齐国，询问举兵起事的日期，割开探子的大腿把蜡丸书藏在里面，警告他切勿泄密。探子回去，把蜡书交给兀术，兀术大吃一惊，火速报告了金朝国主，于是废掉了刘豫。岳飞上奏说：“应该乘刘豫被废之际，出其不备，长驱直入以夺取中原。”朝廷没有采纳。

绍兴八年，岳飞率部队回到鄂州。王庶在江、淮地区巡视军队，岳飞写信给王说：“今年如果不率兵北伐，我就交还符节辞职赋闲。”王庶极其赞赏。秋天，奉诏去资善堂参见皇太子。岳飞退下去后高兴地说：“国家终于得到主人啦，中兴基业，难道从此有了开端吗？”正好金国派遣使臣来归还河南地区，岳飞说：“金人不可信任，和好不可以依恃，宰相谋划国家大事不妥当，恐怕要给后世人讥笑。”秦桧对此怀恨在心。

绍兴九年，因为河南回归，朝廷大赦天下。岳飞上表致谢，其中隐含了不应该与金国和议的意思，文中有“唾手收复燕云，复仇报答国家”之语。朝廷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岳飞极力推辞，说：“现在的天下之事，应该感到危急而不可以感到安全；应该感到担忧而不可以庆贺；应该训练军队整饬士大夫，谨慎地防备不测之事发生，而不可以论功行赏，让敌人取笑。”皇帝三次下诏他都不接受，皇帝好言嘉勉，岳飞才接受。正赶上朝廷派遣赵士儼前往拜谒先皇诸陵，岳飞请求派轻骑兵随从使臣洒扫先皇陵寝，实际上是想观察敌军的虚实以制定讨伐的计划。又上奏说：“金人没事请求议和，此中必有隐患，名义上是把土地归还给我们，实际上是寄放在我们这里罢了。”秦桧对皇帝说制止岳飞的行动。

绍兴十年，金军攻打拱州、亳州，刘锜向朝廷告急，皇帝命令岳飞火速增援，岳飞派遣张宪、姚政率兵前往。皇帝赐给岳飞的亲笔信中说：“同金兵作战的措施及策略，一并委托给你，我不进行遥控。”于是岳飞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人，分别经营攻略西京、汝州、郑州、颍昌、陈州、曹州、光州、蔡州诸郡；又命令梁兴渡过黄河，联络集合忠义社，攻取河东、河北各州县。又派部队去东面援救刘锜，西面援救郭浩，自己率大军准备长驱直入以问鼎中原。将要出发时，岳飞秘密上奏说：“先立太子以安定人心。”然后请皇上不要经常居住在一地，以此来表示没有忘记复仇的决心。”皇帝得到这个奏章，大力褒奖他的忠心，任命岳飞为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不久改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没过多久，岳飞所派遣的诸将相继传来捷报。大部队驻守颍昌，部下众将分路出兵作战，岳飞自己率领轻装骑兵驻扎郾城，锐气十足。

兀术大为惊恐，会见龙虎大王商议，认为宋军其他各位统帅容易对付，只有岳飞锐不可当，打算引诱岳飞的部队前来，集中兵力决一死战。朝廷内外听说此事，十分恐惧，皇帝诏令岳飞慎重行事保全自己。岳飞说：“金人的伎俩已经穷尽了。”于是天天出兵挑战，并且大骂金军，兀术十分恼怒，联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的部队直逼郾城。岳飞派遣儿子岳云率领骑兵冲入敌阵，告诫他说：“打不赢，我先杀你的头！”激战数十个回合，杀得金兵伏尸遍野。

当初，兀术训练了一支精锐部队，都穿着重甲，用牛皮绳贯串起来，三人为一组，号称“拐子马”，宋军无法抵挡。这次战役，兀术调动了一万五千名骑兵前来。岳飞下令步兵手持麻札刀冲入敌阵，不要抬头仰视，只管砍马蹄。拐子马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一匹马倒地，其它两匹马就无法前进，宋军奋力出击，于是大败金军。兀术大哭道：“自从海上起兵以来，全都是靠它取胜，今天算完了！”兀术增加兵力又来，岳飞部将王刚率五十名骑兵侦察敌情时与敌军遭遇，王刚奋力斩杀了敌军将领。岳飞当时正出来观察作战地形，望见尘土铺天遮地，他亲率四十名骑兵直冲敌群，打败了这股援军。

正当郾城再次取胜的时候，岳飞对岳云说：“金兵屡战屡败，必然要回军进攻颍昌，你应该迅速去支援王贵。”不久兀术果然赶来，王贵率领游奕军，岳云率领背嵬军与金军大战于城西。岳云指挥八百骑兵冲到阵前与金兵决战，步兵在左右两翼展开队形跟在骑兵后面前进，杀死兀术的女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逃窜。

梁兴会合太行山的忠义民兵及两河地区的豪杰之士等，屡次与金军交战都取得大捷，极大地震动了中原地区。岳飞上奏说：“梁兴等人北渡黄河，人心都愿意回归朝廷。金兵屡败，兀术等人下令军中老少返回北方，眼下正是中兴大宋的好机会。”岳飞进军朱仙镇，距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峙结阵，岳飞派骁将率背嵬骑兵五百人奋勇冲击，大破兀术军，兀术逃回汴京。岳飞通知陵台令巡行察看先帝诸陵，进行修葺整治。

在此之前，绍兴五年，岳飞派遣梁兴等人广布朝廷恩德，招抚接纳两河地区的豪杰，山寨寨主韦铨、孙谋等人集中兵力固守堡垒，等待官军前来，李

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人率部众归附。金人的动态，山川的险要，一时都掌握了确实情报。所有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等地区，都约定日期一同起兵，与官军相会合。他们所打的旗帜以“岳”字为号，父老百姓们争相拉着车牵着牛，载运着干粮送给义军，头上顶着烧香盆子迎候的人，挤满道路。从燕京以南，金国的号令不能实行，兀术打算强行征兵来抵挡岳飞，河北之地没有一个人听从他。兀术叹息：“自我朝兴起于北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惨遭挫败。”金军大帅乌陵思谋一向号称凶狠狡诈，这时也无法控制他的部下，只能劝告说：“不要轻举妄动，等岳家军来了就出降。”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人都率所部投降，以致于禁卫龙虎大王的属下乞查千户高勇之流，都秘密地接受了岳飞的旗帜和文告，从北方前来归降。金国将军韩常打算率五万部众前来内地归附。岳飞大喜，对部下们说：“直捣黄龙府，我和诸位开怀畅饮！”

正当渡河指日可待之时，秦桧却打算放弃淮河以北地区，示意谏官奏请皇帝下令各部队班师。岳飞上奏说：“金军的锐气已经俱落，全部抛弃了辎重，急忙逃向黄河北渡，豪杰之士闻风响应，我军士兵正等为国效命，这样的时机不会再来，机会万难轻易失去。”秦桧知道岳飞的志向坚定不可使他屈服，就先请求皇帝下令张俊、杨沂中等人撤回军队，然后说岳飞孤军深入不能长久，请求皇帝诏令岳飞班师。一天之内连续接到十二道金字牌，岳飞愤慨惋惜地流下眼泪，朝着东方拜了两拜说：“十年的努力，废弃于一旦。”岳飞下令班师，百姓们拦住马放声大哭，诉说道：“我们头顶香盆，运送粮草来迎接官军，金人都知道。相公这一走，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了。”岳飞也悲伤地流下眼泪，取出皇帝的诏令给大家看并说：“我不能擅自留下。”哭声惊天动地，岳飞留了五天以等待百姓内迁，跟随他一起南迁的百姓如同赶集的人一样众多，岳飞立即奏请皇帝拨汉水上游六郡的空闲农田安置这些百姓。

正当兀术弃守汴京北撤时，有一个书生抓住的马缰绳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即将退兵了。”兀术说：“岳少保用五百名骑兵打败我的十万人马，京城上下日夜盼望他到来，怎么能守得住呢？”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在外立功的事，岳少保尚且不免，还想立功吗？”兀术醒悟，于

是留驻汴京。岳飞率军撤回后，原来收复的各州县，马上又重新丢失了。岳飞极力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皇帝不同意，岳飞从庐山入朝觐见皇帝，皇帝慰问他，岳飞只是拜谢而已。

绍兴十一年，探子来报金兵分路渡过淮河，岳飞请求集中各位元帅的部队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迅速赶到了庐州，皇帝催促岳飞策应增援，总共写了十七封信。岳飞策算金人倾全国兵力南下进犯，其巢穴必然空虚，如果长驱直入到汴京、洛阳以捣毁敌人巢穴，金军一定会疲于奔命地赶回援救，可以坐待敌军疲惫。当时岳飞正苦于患风寒咳嗽，竭力支撑抱病而行。又担心皇帝急于打退敌人，于是上奏说：“我如果领兵直捣敌军的空虚地区，势必能取得胜利，假如因为敌人正在近处而没有时间去考虑长远的计划，那就请求陛下亲自到蕲州、黄州，以商议攻守事宜。”皇帝接到此奏大喜，赐给岳飞书信说：“你正苦于风寒，却仍然为我领兵前行，为了国家而忘记了自身，谁能比得上你呢？”岳飞率军进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逃。岳飞把部队撤回舒州等待命令，皇帝又赐给岳飞书信，认为岳飞小心谨慎、不擅自进退是得体的。兀术攻破濠州，张俊所部驻扎在黄莲镇，不敢前进；杨沂中所部中了埋伏而战败，皇帝命令岳飞救援他。金人听说岳飞到了，又逃走了。

当时和议之事已经决定，秦桧担心岳飞反对自己，于是秘密上奏皇帝召还三位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经赶到，岳飞一个人后到，秦桧又采用参政王次翁的计策，等待岳飞等了六七天。岳飞来到之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位在参知政事之上，岳飞坚决请求交还兵权。五月，皇帝诏令岳飞同张俊前往楚州布置边防，会合韩世忠部队还军驻守镇江。

当初，岳飞在各位大将中年龄最小，从小校提拔起来，屡屡立下赫赫战功，韩世忠、张俊不服气。岳飞委屈自己，凡事均居于他们之下，幕僚中年轻气盛的人劝告岳飞不要过于谦卑退让。金兵进攻淮西，这是张俊分守的防地，张俊始终不敢有所行动，部队终于没有立功。岳飞接到命令立即行动，于是解了庐州之围。皇帝任命岳飞为两镇节度使，张俊越发感到耻辱。杨么被平定后，岳飞赠送给张俊、韩世忠每人一艘楼船，船上各种武器皆有，韩世忠非常高兴，张俊反倒忌恨岳飞。淮西之役，张俊以前方缺粮吓唬岳飞，岳

飞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皇帝赐书褒奖，其中有：“转运粮饷遇到艰难险阻，你却义无反顾”这样的话，张俊怀疑岳飞对皇上泄露了自己的话，回到朝廷，反而说岳飞滞留不进，却以缺乏粮饷为借口。去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时，张俊知道韩世忠触犯了秦桧，便打算与岳飞一起瓜分韩世忠的背嵬军，岳飞顾全大局不肯这样做，张俊大为不满。等到和岳飞同行至楚州城，张俊想修缮城墙来作御敌准备，岳飞说：“应当努力地谋取收复失地，岂可作退避自守的打算？”张俊变了脸色。

正好韩世忠的军吏景著对总领胡纺说：“两位枢密使如果瓜分了韩世忠的部队，恐怕要发生事变。”胡纺把他的话上报了朝廷，秦桧逮捕景著投入大理寺，准备以此事煽动谣言诬陷韩世忠。岳飞急忙写信给韩世忠告知秦桧用心所在，韩世忠面见皇帝自己讲明了事的缘由。张俊从此对岳飞更为不满，于是首次提出岳飞倡议放弃山阳，并且秘密地把岳飞报信给韩世忠这件事告诉了秦桧，秦桧大怒。

当初，秦桧排挤走了赵鼎，岳飞常常为此对宾客叹息，又把收复中原失地当作自己的责任，不肯附和议和的主张。阅读秦桧的奏章，读到“德行没有常师，主张为善就可以为师”的话时，厌恶他欺君罔上，忿忿地说：“君臣这个大伦常，根源在于天性，身为大臣能忍心当面欺骗他的皇帝吗？”兀术给秦桧的信中说：“你早晚都在请求议和，然而岳飞却在图谋进取河北，必须杀掉岳飞，才可以议和。”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阻碍议和，自己也必然受祸，所以极力谋划杀死岳飞。因为谏议大夫万俟卨与岳飞有怨仇，就指使万俟卨弹劾岳飞，又示意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接连上奏章弹劾岳飞，大概意思是说：“今年春天金人进攻淮西，岳飞进军至舒州、蕲州就不再前进，近来他与张俊驻守于淮河岸边，又打算放弃山阳而不去防守。”岳飞几次上奏章请求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的职务，不久交还两镇节度使的符节，充任万寿观使、奉朝请。秦桧的意图还未全部得逞，又指示张俊威逼王贵、诱使王俊诬告张宪策划把兵权还给岳飞。

秦桧派使者逮捕岳飞父子来证实张宪的事情，使者到时，岳飞笑着说：“皇天后土，可以证明我这颗心。”开始命令何铸审讯岳飞，岳飞撕开衣裳把

后背给何铸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深地刺入皮肤的纹理之中。没多久查明实在没有证据，何铸判岳飞无辜。秦桧改命万俟卨审理。万俟卨诬陷说：岳飞写信给张宪，命令张宪谎报军情以惊动朝廷视听，而且岳云写信给张宪，要张宪采取措施使岳飞回到军中；并且说这些信已经焚毁。

岳飞被囚禁两个月，没有可以证明他有罪的证据。有人教万俟卨以御史台奏章所指责的淮西一事为证言，万俟卨高兴地告诉秦桧，查抄登记岳飞的家产，拿走了当时皇帝给岳飞的亲笔信藏起来消除不利于审讯的字迹。又逼迫孙革等人证明岳飞接受诏令后仍然逗留不前，命令评事元龟年将岳飞在淮西的行军日程混杂排定，以附会岳飞之案。年底，此案仍无法成立，秦桧亲手写了一张小纸条交给狱官，立即报告岳飞已死，这年他三十九岁。岳云在闹市被斩首示众。登记并没收岳飞的家产，迫令他全家迁往岭南。岳飞的幕僚于鹏等六人也被牵连获罪。

当初，岳飞关在狱中，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恭仁辅都说岳飞无罪，万俟卨全把他们弹劾赶走。宗正卿赵士褒请求用全家一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岳飞，万俟卨也弹劾他，被流放到建州而死。平民刘允升上书朝廷申诉岳飞冤枉，被关进大理寺后死去。凡是附会参与并促成岳飞冤狱的人，都不同等级地升了官职。

岳飞一案将要上报了，韩世忠愤愤不平，他来到秦桧处质问有无起初凭据，秦桧说：“岳飞的儿子岳云写信给张宪这件事虽然还不太明确，但这件事莫须有。”世忠说：“‘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使天下人信服？”当时洪皓正在金国，派人把一封蜡丸信飞驰奏报皇帝，信中说金人所惧者只有岳飞，以至称呼他为岳爷爷，金国的各大首领听说岳飞死讯，饮酒互相庆贺。

岳飞侍奉双亲非常孝顺，母亲留在河北，岳飞派人寻找查访，迎接老人家南归，他母亲有顽症，药物补品等岳飞必定亲手调理。母亲去世，岳飞三天滴水未沾。家中没有姬妾服侍。吴玠一向佩服岳飞，愿意与他结为好友，打扮了一位有名的美女送给他。岳飞说：“皇上每天不亮就起身处理公务，很晚才吃饭，现在哪里是大将享受安乐的时候？”推却不受，吴玠由此更加尊敬佩服他。岳飞年轻时喜欢喝酒，皇帝告诫他说：“你将来打到河朔地区，就可以

喝了。”于是戒酒不再喝了。皇帝当初为岳飞建造府宅，岳飞辞谢说：“敌寇没有消灭，要家干什么？”有人问天下何时能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会太平了。”

岳飞率部队每次驻扎休整，都训练将士们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跳跃壕沟，并且都穿着重甲练习这些课目。他的儿子岳云曾经练习从斜坡上骑马急驰而下，战马跌倒，岳飞十分生气而鞭打岳云。有一名士兵拿了老百姓的一缕麻用来捆扎喂牲口的草，立即将他斩首示众。士兵夜间宿营，老百姓打开房门愿意让他们进屋休息，没有一个人敢进入房中的。岳飞的部队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士兵有病，岳飞亲自为他调药；诸将远征，岳飞派自己的妻子慰劳他们的家眷；战死的将领，岳飞为之哭泣并养育他们的孤儿，或者让儿子娶阵亡将领的女儿为妻。凡是有朝廷颁发下的犒赏，平均分配给部下军吏，丝毫不据为私有。

岳飞作战善于以少胜多，将要有所行动，把各位统制全部召来参与计划，谋略制定以后再出战，所以只有胜利没有失败。突然与敌军遭遇也镇定自如。因此敌军这样评价岳飞的部队：“撼撼大山容易，撼动岳家军困难。”张俊曾经向岳飞询问用兵的方法，岳飞答道：“仁义、智谋、信用、勇敢、严格，缺一不可。”每当征调军粮，必定皱着眉头：“东南地区的民力，消耗凋敝到极点了。”荆湖一带平定后，岳飞招募百姓营田，又开始发动士兵屯田，每年节省了一半漕运之粮。皇帝亲笔书写了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个人的事迹赐给岳飞。岳飞在皇帝书后写上跋语，特地指出曹操是奸贼而鄙视他，这件事尤其为秦桧所恼恨。

张所死后，岳飞感念旧恩，抚养他的儿子张宗本，举奏为官。李宝从楚州来归附，韩世忠留下他，李宝痛哭流涕地说愿意归附到岳飞部下，韩世忠写信来告诉这件事，岳飞复信说：“都是为了国家，何必要分彼此？”韩世忠为此叹服不已。襄阳战役时，皇帝诏令刘光世增援，六郡已经收复，刘光世才率军赶来，岳飞上奏请皇帝先犒赏刘光世的部队。岳飞喜好贤才，礼遇士大夫，博览经史典籍，歌唱雅诗，投壶为乐，谦虚谨慎地如同一介书生。每次辞官，必然说：“将士们为国效力，我有什么功劳？”然而天性忠诚激烈，议

论人与事能坚持公道，不屈服于人，最终因此而蒙受灾祸。

秦桧死后，讨论恢复岳飞原来的官职。万俟卨说金国刚同意讲和，一旦任用以前的将领，会使天下人疑惑不解，不可以这样做。到了绍兴末年，金国日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朝廷为岳飞鸣冤，皇帝下诏允许岳飞家属自行选择居住地。起初，秦桧讨厌岳州与岳飞的姓氏相同，把岳州写名为纯州，到此时仍旧称为岳州。中丞汪澈宣抚荆、襄地区，岳飞过去的老部下联合上书向汪澈申诉岳飞的冤屈，哭声如同雷鸣一般。孝宗下诏恢复岳飞官职，用礼仪改葬，赐给岳飞家属钱一百万贯，寻求岳飞的后代全部授予官职。在鄂州建庙，号称忠烈庙。淳熙六年，朝廷为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定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

岳飞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霆。

152

陆游传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原文】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

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谏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游奏：“陛下以‘损’名斋，自经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体圣意，辄私买珍玩，亏损圣恩。乞严行禁绝。”

应诏言：“非宗室外家，虽实有助劳，毋得辄加王爵。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复有以太尉而领阁门事，渎乱名器，令加订正。”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剴切。”遂赐进士出身。入对，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宜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

和议将成，游又以书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驻蹕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固，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忧。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彼不我疑。”

时龙大渊、曾觌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

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复归。久之，通判夔州。

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玠子挺代掌兵，颇骄姿，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振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译文】

陆游，字务观，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能写诗和作文，以先代官爵的原因补上了登仕郎。后来他参加进士考试，被荐送为第一。秦桧的孙儿秦埙，正巧排在他后面，秦桧大发雷霆，并对主持进士试的考官处以罪行。第二年，进行礼部主事试，又是把陆游排在前列，秦桧贬黜了陆游，陆游由于这样一直遭到秦桧的忌恨。秦桧死后，陆游开始赴福建宁德任主簿。后来担任了敕令所的删定官。

在那时，杨存中长久掌管戍守京城的正规军，陆游在疏中力陈其不当。皇上赞赏陆游的意见，于是罢免存中。京城中有些显贵人物购买珍宝玉器献给

皇帝。陆游奏称：“陛下以‘损’为斋名，自经籍及文房四宝之外，摒弃而不用；有些小臣，不能体察圣上之意，动辄就私买珍宝玉器以献，亏损圣上之德，请求严行禁止绝断它们。”

陆游在应付对答的时候还说：“非宗室及外祖父母家，虽然的确有功勋，不能随意封赏王爵。目前有由于师傅而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还有以太尉而主管内阁之事，混乱朝廷体制，请加以改正。”任陆游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调任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并且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并且史浩、黄祖舜推荐陆游善词章，熟典故。皇上于是召见陆游。皇上说：“陆游学根深，很有才能，言论切实，合乎情理。”遂赐陆游进士出身。陆游进宫应对时说：“陛下刚刚即位，深信诏令示人的时候是有权威的，而那些官吏将帅在职守上疏忽，因此要对那些特别败坏规矩的，同大家一起抛掉丢弃他。”

南宋与金的和议将成之时，陆游又上书枢密院及中书门下，书上这样写：“长江以南自吴国以来，从来没有舍弃建康（今江苏南京）另立他都的。皇都今设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乃是权且适宜的计策。杭州形势、地势不稳固，运送馈饷不便，靠近海路，大概会产生突然的忧患。和议之后，与金已经订立盟词。稍微有变动，就会碰到障碍。因此，在和议的时候，应该同金约定，建康、临安都是大宋的都城，金国使臣朝聘，或者到建康，或者到临安。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取得时间建都立国，金对我们也不会产生疑虑。”

当时龙大渊、曾觌当权。陆游对枢臣张焘说：“曾觌、龙大渊招权结党，培植势力，欺骗、迷惑圣上。您如今对他不揭穿，以后就不可能除去他。”张焘就用这些报告皇上，皇上询问这些话的由来，张焘回答是陆游说的。皇上非常愤怒，降陆游为建康府通判，后来又被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谏官议论和污蔑陆游交结台官谏官，鼓倡是非，劝说张浚抗金，反对和议。由于这样，陆游被免职归家。过了很长时间，陆游才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

王炎在任川陕宣抚使时，征召陆游入幕为干办公事。陆游替王炎陈述进取之策：“从前认为经略中原，一定要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开始，取长安必须从陇右开始。应该广积粮食，教军练兵，有战事则攻，无事则守。”吴玠的

儿子吴玠代为掌管军队，吴玠非常任性而骄傲自大，倾财结交士人，因过失而杀人，王炎也对他没有办法。陆游请求王炎以吴玠之子吴玠代吴玠掌兵。王炎说：“吴玠非常怯弱胆小而少谋略，遇敌作战必定要失败。”陆游则说：“如果吴玠碰到敌人，谁能保吴玠必胜不败。即令他得胜有功，愈加不可驾驭。”到了吴玠的儿子吴玠叛变，陆游的言论才得到验证。

范成大统帅四川，陆游是参议官，两人以文字相交。陆游不拘守官场的礼数，人们讥笑他颓废放荡。陆游因为这样自号“放翁”。以后陆游调任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陆游奏请拨义仓粮赈灾，又给诸郡檄文要求发粮食给灾民。陆游被召还京。给事中赵汝愚驳陆游的奏议。陆游遂被免职，为宫观使，只拿些俸禄糊口。后来，又起用陆游，让他担任严州府知府（今浙江建德）。陆游上殿辞驾，皇上谕曰：“严陵山水风景十分优美，你公事办完，在空闲的时间里，可以游山、玩水、赋诗，自己得到欢乐。”又一次召陆游入见皇上。皇上说：“卿笔力雄厚，回旋余地很大，甚好，其他人是比不上你的。”任陆游为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1190年），调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年），由于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修成，诏陆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并且免掉陆游上朝请安的礼节。后来，陆游又兼秘书监。三年书成以后，升任陆游为宝章阁待制。陆游辞掉官职而回乡。

陆游才气超人、飘逸，尤其善长写诗。晚年再出时，替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被清淡派讥讽嘲笑。朱熹曾经说过：“陆游的才能太高，业绩又不大，恐怕会为有权势的人所牵累，他的晚节不能非常完结善终。”朱熹的话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啊！

嘉定二年（1209年），陆游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153

辛弃疾传

——《宋史》卷四百〇一

【原文】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著，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苟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

繁雄馆。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图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

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寺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赖文政、陈子明、李峒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至烦大兵翦灭，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划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飭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诏奖谕之。

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洞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乃复奏疏曰：“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

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尽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僦人在外，战马铁甲皆备。先以缗领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千匹。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弃疾曰：“勿忧！”令楔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

军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时江右大饥，诏任赈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粟者配，强粟者斩。”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粟，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粟。于是连樯而至，其值自减，民赖以济。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玉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进一秩。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尝摄帅，每叹曰：“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急缓奈何？”至是务为镇静，未期岁，积缗至五十万緡，榜曰：“备安库”。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粟于广。今幸连稔，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出即粟之。候秋贵贱，以备安钱粟二万石，则有备无事矣。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阎王殿”，遂丐祠归。

庆元元年落职。四年，复主管冲佑观。久之，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四年，宁宗召见，言盐法，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寻差知镇江府，赐金带。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汉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辞免。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

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跋绍兴间诏书曰：“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帅长沙时，士人或愬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弃疾察之，信然。索亚榜《春秋》卷两易之，启名则赵鼎也。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忠简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掷之地。次阅《礼记》卷，弃疾曰：“观其议论，必豪杰士也，此不可失。”启之，乃赵方也。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

俸矣。”故以“稼”名轩。为大理卿时，同僚吴玠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歿，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绍定六年，赠光禄大夫。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德佑初，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

【译文】

辛弃疾，字幼安，是齐地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年少时，辛弃疾拜蔡伯坚为师父，同党怀英是同学，号称“辛党”。开始时，他们用筮法来测算他们的仕途，决定用蓍草。党怀英得到一个“坎”卦，因而就决定留在山东，为金人当官；辛弃疾得一个“离”卦，因而决定南回。

金主亮死去后，中原豪杰纷纷起义抗金。耿京在山东聚集士兵，自称天平节度使，负责山东、河北反金的忠义军马。辛弃疾为耿京掌管书记，并且劝告耿京决定策略向南方，归顺宋朝。和尚义端这个人，喜好谈兵，弃疾有时也同他商讨学问。弃疾到了耿京军中，义端也聚集一千多人抗金。弃疾劝说义端和尚当耿京部下，属耿京指挥。有一个晚上，义端和尚偷大印而跑掉。耿京大怒，想杀掉弃疾。弃疾说：“给我三天时间，不抓获和尚义端，那时杀掉我也不嫌迟。”弃疾估计义端和尚必定要将耿京军队的情报奔告金帅，他很快去追捕，捕获了义端和尚。义端对辛弃疾说：“我认识了你的真相，你乃是年青有力的犀牛，你的力量很大、能杀但希望你不要杀我。”辛弃疾斩其首而回去报告耿京，耿京越发看重弃疾。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耿京下令辛弃疾回到南京。高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慰劳犒赏军队，召见了辛弃疾，极其愉快地接纳了他们归宋，授辛弃疾承平郎官职，为天节节度使掌管文书，并且用以节度使印及封诰召耿京，

不料这时张安国、邵进已杀掉耿京投降金人，弃疾回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同大家商量。辛弃疾说：“我因为随主帅投归宋朝，没想到发生事变，我怎么向朝廷回复命令呢？”于是便约统制王世隆及抗金忠义人马全福等偷偷地直扑金营，张安国恰好与金将官饮酒庆功，即在金人中将张安国捕获捆绑而回，金将追击上来，没有赶上。辛弃疾献俘京城，将张安国在市上斩首。朝廷仍然任命辛弃疾担任原来的职务，又改派辛弃疾任江阴金判。辛弃疾那一年仅仅二十三岁。

乾道四年（1168年），弃疾任建康府通判。六年（1170年），宋孝宗召辛弃疾在延和殿应付答对。那时候，正好虞允文掌握大权，宋孝宗又决心恢复大宋天下。辛弃疾在应对时，对孝宗论说长江南北形势以及三国晋汉人材，持论直爽坚决，不奉迎其他人的观点。辛弃疾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把他们献给朝廷。这些著作谈到了逆顺的道理、宋金消长之形势、敌我技能之长短，地理之要害，非常完善详备。由于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辛弃疾的意见。辛弃疾被调任司农寺主簿。后又出任滁州府（今安徽滁县）。滁州遭兵灾，城乡房屋被损，残败不堪。弃疾宽征薄赋，招集流散民众，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便创建奠枕楼、繁雄馆。成绩卓然。辛弃疾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非常看重弃疾。叶衡入京为宰相，大力推荐辛弃疾有慷慨大志。弃疾被召见。调任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定巨盗赖文政有功，加封秘阁修撰，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被遣知江陵府（今属湖北）、又兼湖北安抚。

朝廷又调辛弃疾任职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并用大理寺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又发湖南，旋即主持潭州（今湖南长沙）政务，兼湖南安抚。那时，强盗匪徒不断在湖南、湖北爆发叛乱，辛弃疾完全把他们平定了。辛弃疾为这些上奏朝廷说：“如今朝廷政治清明，可是连年来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造反，都能一人呼唤，千百人响应聚集，杀掠官吏民众，连死都不怕，导致麻烦，政府派大兵征剿，这是因为州官以横征暴敛，聚敛财赋为要务，所以差役就有残害民物的情况。但州官却不进行过问；县府也像州府一样，用征收税务为急事，对差役残民害物的状况，县府也不

加以过问。田野的民众，郡用聚敛财物害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不做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又将去哪里呢？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然而贪官污吏逼迫人民成为盗贼。今年剿除，明年反而更加动荡。犹如木材，天天去刻，月月去削，不损坏就会折断。恳求陛下深思盗贼形成的根本原因，讲求消除盗贼的根本方法。无须依靠平定盗贼的士兵，只要申饬州县，用恩惠养育老百姓作为重要的方式。有违法贪冒之辈，使诸司都执行他们的职权，惩处违法之人，不要只按察检举处理那些有效期役，以敷衍了事，自己却文过饰非。”诏书鼓励并奖赏辛弃疾。

皇上又提出，由于湖南连接影响广东、广西，与溪洞蛮獠接连，不断发生反叛，难道是由于他们风俗顽强驽悍，抑或是武备空虚所造成的。辛弃疾于是又上奏疏说：“军政之弊端，主要是领导不统一，士兵占了名额被派遣出去，无时休止；然而军官则坐在家里做些容易的事。差役奔走公门，只是为了衣食有所着落。因此教育废止松弛，逃亡者无人追捕，冒名顶替者无人检举，什么事也不管，则奸民无所忌惮，有所缓急则士卒不堪征发。至于调动大军，千里讨捕，胜负还没有决定，威望损失惨重，为害不小，请求按照广东摧锋军、荆南神劲军、福建左翼军之便，另创一军，用湖南飞虎军来命名。军队只属三牙、密院管辖，专门听帅臣节制调度。这样就能使夷獠知道有军威，望风慑服。”

下诏，委任辛弃疾规划创建飞虎军。辛弃疾于是衡量马殷营垒原来的基地，盖起栅栏、砦岩，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侍从在外办事，战马铁甲都很完全齐备，先用缗钱五万在广西买马五百匹。中央又下诏广西安抚司每年带买马三千匹。当时枢府有些官员对此不甚赞成，阻挠多次。而辛弃疾是认真实行，其结局是不能取消辛弃疾的计划。经估计费用钜万计，辛弃疾善于斡旋，每件事都马上办理妥当。谏官以经费开支特别大而进攻辛弃疾，政府并发下御前金字牌，召弃疾回京，使这件事马上停办。辛弃疾接到金牌，把它藏了起来，并责令监办者限定一月之内建成飞虎军营栅，不然按违反军规处理。结果按期落成。辛弃疾把事件的本末、经费的开支详细开列，绘图送到京城，皇上终于消除了对辛弃疾的不满。那时，秋雨绵绵，下了几个月，有

关官员说造瓦不易，弃疾问：“需瓦多少？”回答说：“要二十万。”弃疾说：“不要过于担心。”弃疾令官宫在官舍、神祠以外，在每个居民家取沟匭瓦二，不几日，二十万瓦皆备，僚属对辛弃疾行事非常感叹佩服。飞虎军成，雄镇一方，位于江上各军的首位。

政府加封辛弃疾右文殿修撰，并派遣他到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当时，江北大饥，下诏，令弃疾任责荒政。弃疾刚刚到任，就在交通要道张贴榜文，榜文说：“不出卖粮食者发配充军，强买者斩首。”在那以后，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又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财物者，适当向他们借些钱物，他们的任务是领运买入的粮食，不负责取利息。限期一个月，到城下出售粮食。于是一艘艘的运粮船不断地驶来，粮价自然下降，民众靠它得以生存。那时候，信守令谢源明乞求粮食救灾，幕僚没有答应。弃疾说：“均为赤子，皆王民也。”立即把米船十分之三给予信守谢源明。皇上奖励他。职务进一级。由于谏官攻击而落职。过了好久以后，才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1192年），起用弃疾，任福建提点刑狱。由皇帝召见，调任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官时，曾统帅军队。每一次感叹说：“福州前面靠大海，是造成海盗的渊源。上四郡民顽劣凶悍，作乱方便。帅臣空竭，出事怎么办？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镇静。”还未到岁末，就积钱串五十万缗，命名“备安库”。弃疾说闽中土地狭小，民众稠密，歉收年则从广东买米。现今幸亏连年丰收，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就命出来卖。等到秋天粮价降下来，以备安钱糴米二万石，那么就有准备而没有忧患了。”弃疾又准备造战士铁甲一万，招强壮民众补军额，严格加以训练，就不怕盗贼了。这事还未实行，台臣王蔺弹劾他用钱好比匭泥沙一样，杀人好比斩草芥，早晚端坐在“阎王殿”上，于是辛弃疾要求一个宫观使的职务而回归田里。

庆元元年（1195年），辛弃疾落职。在四年中，恢复辛弃疾主管冲佑观。过了好久又复起用，他被任为绍兴府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四年，宁宗召见辛弃疾，讨论盐法，加弃疾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遵奉朝廷邀请，又调任镇江知府，赐金带。因为牵连到犯错误的案子被举发，降为朝散大夫，提举

冲佑观。后又令辛弃疾任绍兴府知府、两浙东路安抚使，因为弃疾推辞而免掉职务。政府又升他任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都承旨，没有接受命令就死了。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替弃疾办理退休手续，特赠四级。

辛弃疾豪爽，气节高尚，知道并提拔英雄俊杰，他能结交的都是海内著名人士。弃疾曾为绍兴年间的诏议写过跋。他写道：“如果这些诏书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没有奉事仇人的大大的耻辱。假使这些诏书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完成万世之大业。现今这些诏书与仇敌都同时存在，确实很可怜！”人们都很佩服弃疾机警切实。弃疾治理长沙时，士人对主考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都极不满意，弃疾取来察看，完全相信士子的议论。又索取亚榜《春秋》卷，两次加以更改。打开卷子一看，考生名赵鼎，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只有忠简一人，何来又一赵鼎！？”将卷子扔在地上，接着又阅《礼记》卷。弃疾曰：“看其议论，一定是豪杰之士，千万不能失去。”开启观之，乃赵方也。辛弃疾曾说过人的一生在于勤，应当把努力耕种作为首要任务，北方人养生之器具不求人，因此特别富裕特别贫穷的家庭没有；南方多经商，因此对农业产生伤害，所以兼并的祸害就容易产生，贫与富之间的差距非常远。弃疾所以把“稼轩”当作他的名。弃疾任大理寺卿时，同僚吴交如死后无棺材埋葬。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穷到如此情形，吴生确是清廉俭仆的人！”弃疾拿出钱财丰厚地埋葬了他，并把这件事告诉当朝执政，皇帝下诏赐给银绢。

辛弃疾曾经同朱熹一同出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朱熹写“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作为其二书斋之名。朱熹去世，禁伪学十分严厉。朱熹的学生原来的旧友都没有去送葬。弃疾写了祭文，并前往哭祭他曰：“所谓不朽者，名可垂万世，谁谓公已死，你凛凛如生。”弃疾喜爱和擅长长短句，其词激烈悲壮。有《稼轩集》行于世。绍定六年（1233年），皇上追赠弃疾光禄大夫。咸淳年间，史馆校勘谢枋得经过弃疾墓旁的僧舍，听到堂上有疾声大呼，似乎为弃疾的不平遭遇而在鸣叫，自黄昏直到深夜三更，呼声都未停止。谢枋得独在烛光下作文，准备明晨祭奠辛弃疾。祭文写成，呼声方才停止。德佑（1275年）初，谢枋得向朝廷请求，所以给弃疾加赠少师，并按他生前的事迹给以“忠敏”的谥号。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

【原文】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寻丁父忧，归。

开庆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宋臣复入为都知，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报。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迁尚书左司郎官，累为台臣论罢。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贾似道称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诏不允。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乐，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既数斥，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贵，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赣州。

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

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捕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临安，除知平江府。时以丞相宜中未还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议方擢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和义郡王，欲赖以求好，师孟益偃蹇自律。

天祥陛辞，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寢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时议以天祥论阊远，书奏不报。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发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将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常。至虞桥，士龙战死，朱华以广军战五牧，败绩，玉军亦败。争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军，玉以残兵五百人夜战，比旦皆没。全不发一矢，走归。大元兵破常州，入独松关。宜中、梦炎召天祥、弃平江，守余杭。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岳，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阊小隙不能合从耳。”

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挥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杨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杨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东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二制置，遣使四出约结。

天祥未至时，扬有脱归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为天祥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给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忍杀，以兵二十人道之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乃东入海道，遇兵，伏环堵中得免。然亦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余糗糒。行入板桥，兵又至，众走伏丛篠中，兵入索之，执杜浒、金应而去。虞侯张庆矢中目，身被二创，天祥偶不见获。浒、应解所怀金与卒。获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邮，泛海至温州。

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宜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参谋赵时赏、谘议赵孟深将一军取宁都，参赞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洙、肖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邹沅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大元兵攻之，沅兵败，同起事者刘钦、鞠华叔、颜斯立、颜起岩皆死。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复永丰县，已而兵败被执，死于狱。天祥闻开礼死，制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洲，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时赏、孟深提兵归，独浚兵不至。未几，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四月，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跋扈，斩以徇。五月，出江西，入会昌。六月，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深等盛兵薄赣城，邹沅以赣诸县兵捣永丰，其副黎贵达以吉诸县兵攻泰和。吉八县复其半，惟赣不下。临洪诸郡皆送款。潭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起兵邵、永间，复数县，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沅于永丰。沅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时赏坐肩舆，后兵问谓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擒之而归，天祥以此得逸去。

孙奭、彭震龙、张汴死于兵，繆朝宗自缢死，吴文炳、林栋、刘洙皆被执归隆兴。时赏奋骂不屈，有系累至者，辄挥去，云：“小小簽厅官耳，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甚众。临刑，洙颇自辩，时赏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栋、文炳、萧敬夫、萧燾夫皆不免。

天祥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黎贵达潜谋降，执而杀之。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潮州盗陈懿、刘兴数叛附，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执兴诛之。十二月，趋南岭，邹沅、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遁。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沅自刭，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深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唐，广汉张栻后也。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

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襄城第，率两翼兵为乱，臣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第，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译文】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是吉州吉水人。身材俊美伟岸，皮肤白晰如玉，眉毛清秀，眼睛细长，顾盼生辉。在他还是孩童的时候，看到学校里供奉着同乡前辈欧阳修、杨邦义、胡铨这些人的画像，谥号都是“忠”，便仰慕。说：“死的若不能像他们那样受人尊崇祭祀，这不是大丈夫。”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在集英殿应对策论。当时宋理宗在位已久，正事的治理已经逐渐懈怠，文天祥以取法天道、自强不息为主题进行对答，洋洋洒洒一万多言，不打草稿，一挥而就。理宗皇帝亲自选他为第一名。主考官王应麟上奏说：“这篇策论格调高古醇厚有如历史的明镜，作者的忠肝义胆有如坚的钢铁磐石，我为皇上获得这样的奇才而庆贺。”不久，文天祥的父亲去世，他赶回家乡奔丧。

开庆初年，蒙古军队大举侵宋，宦官董宋臣劝说理宗皇帝迁都。没有人敢指摘他的错误。文天祥当时入京就被任命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他立即上书皇帝，“请求斩杀董宋臣，以安定人心”。意见没有被采纳，文天祥随即辞职

回乡。此后又逐渐升任刑部郎官。董宋臣重新入朝做了都知，文天祥又上书皇帝极力指斥他的罪行，但也没有被采纳。文天祥离开临安，出任瑞州知州，改任江西提刑，升至尚书左司郎官，曾经屡次被御史台官员弹劾罢免。此后被任命为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贾似道谎称有病，请求辞官回乡，以要挟皇帝，皇帝下诏挽留。文天祥负责起草诏书，言语都是讥讽贾似道的。当时内制相承，应当先把文稿呈给宰相审阅，唯独文天祥不照办，贾似道很不高兴，让台臣张志立弹劾文天祥，罢免他的职务。文天祥既已多次遭到贬斥，于是援引钱若水的先例辞官而去，当时他三十九岁。

宋度宗咸淳九年，朝廷再次起用文天祥担任湖南提刑，因而得以与前宰相江万里会晤。江万里素来赞叹文天祥的志向和节气，谈到国家大事时，他悲伤地说道：“我老了，看看天时人事必将有大的变故，我观察的人也不少了，国家事务的重任，大概只能落在你的肩上了，你要努力啊！”咸淳十年，文天祥改任赣州知府。

宋恭帝德祐初年，长江边防告急，朝廷下诏命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心急如焚，随即派陈继周发动郡中的豪杰义士，并联合起溪峒少数民族，又派方兴召集吉州的军队，各路豪杰义士纷纷响应，聚集了万余人。朝廷知道后，任命他为江西提刑安抚使，召他进京保卫。他的朋友劝阻说：“如今元朝大军三路并进攻破郊县，迫近内地，势不可挡，你以一万多乌合之众开赴疆场，这跟驱使群羊与猛虎搏斗有什么两样？”文天祥说：“我也清楚你说的有道理。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现在遇到危难，征召天下兵马，竟然没有一兵一马响应捍卫，我对此实在是深恶痛绝。所以才不自量力，以身许国，以此来号召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保卫朝廷。正义在手才能确定谋略，人多力众才可以取得胜利，只有这样国家社稷才能保全啊！”

文天祥生性喜欢奢华，日常生活起居十分讲究，身前有很多歌女。到了现在，彻底地降低标准，节省开支，把家财全部充作军费。他每当跟宾客部属谈起时事，就流出眼泪，手拍几案说道：“分享别人快乐的就应当分担别人的忧愁，吃人家的饭、受人家供养的也要为人家的事情赴汤蹈火。”八月，文天祥带领义军开赴临安，被任命为平江府知府。当时由于丞相陈宜中还未还

朝，所以没把文天祥派出去。十月，陈宜中回朝，才派文天祥前去赴任。朝廷议论要提拔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想依仗他们向元军求和。吕师孟更加消极抗战、麻木呆板、得意洋洋。

文天祥到皇宫辞行，上疏说：“朝廷姑息养奸、消极拖延，应当奋发有力、刚强决断，请求斩杀吕师孟，祭祀战鼓，以振作将士们抗击敌寇的士气。”并且说：“宋朝鉴于五代时期的战乱，削除藩镇，建立郡县，短时间内虽然足以矫正武夫悍将势力过大、威胁朝廷的弊端，但国力也由此而逐渐衰弱。所以敌人到了一州就攻破一州，到了一县就攻破一县，使得中原沦陷，多么令人痛心悔恨啊！现在理应把全国分为四个重镇，设置都督统率各镇。然后将广西路合并到湖南路，在长沙设都督府；把广东路合并到江西路，在隆兴设置都督府；将福建路合并到江东路，在番阳设置都督府；将淮西和淮东二路合并，在扬州设置都督府。命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夺取蕲、黄二州，番阳争夺江东地区，扬州收取两淮失地，使我军地域广大、力量增加，足以抵抗敌人。确定日期一齐总攻，只许向前不准后退，日夜进攻敌军，元军防线太长、力量分散、就只能疲于奔命，而我国百姓中的豪杰义士可以趁机插入敌占区进行袭扰，这样元军就很容易被打退了。”当时人都认为文天祥的观点疏阔空远、不自量力，他的奏疏也没有得到回音。

十月，文天祥进驻平江府，元朝的大军已经从金陵出发攻入常州了。文天祥立即派他的部将朱华、尹玉、麻士龙和张全支援常州，到了虞桥，麻士龙战死，朱华率领广南的士兵与元军在五牧会战，大败，尹玉的队伍也战败了，双方争抢着渡河，扒住张全部队的船只，张全的士兵便砍断他们的手指，这些人都淹死了。尹玉率领残部五百人与元军展开夜战，到天亮时也都阵亡了。张全一箭未发，逃窜而归。元军攻占常州，进至独松关。陈宜中、留梦炎急召文天祥，放弃平江，坚守余杭。

次年正月，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不久，南宋向元投降，陈宜中逃跑，张世杰也逃定海了。文天祥被任命为枢密使。随后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南宋小朝廷派他到元军中议和，在皋亭山跟元朝丞相伯颜顶撞争论。伯颜发怒扣留了他，与南宋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

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岳一起，被元军向北押解到镇江。文天祥和他的门客杜浒等十二人，却趁夜逃亡到真州。苗再成立刻出城迎接。他万分惊喜，感慨而泣说：“两淮的军队可以用来收复失地，只是淮东统帅李庭芝和淮西统帅夏贵有些矛盾，所以不能合力进取罢了。”文天祥问道：“该怎么办呢？”苗再成说：“如今先约请淮西兵直趋建康，元军必然会尽力抵御我淮西之兵。同时指挥淮南诸将，以屯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杨子桥，以扬州守军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大家在同一天大举进攻。湾头、杨子桥都是沿江防守较为脆弱的元军，而且兵卒都心怀怨恨，日夜盼望我军到来，一攻可破。然后三面围攻瓜步，我从长江水面进逼瓜步，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回天乏术而解救元军了。占领瓜步后，以淮东各军进攻京口，淮西兵则进攻金陵，同时阻挡元军在两浙的退路，敌军统帅就可以唾手可擒了。”文天祥连称妙计，随即向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传递书信，派遣使者进行联络。

文天祥未到真州时，扬州有一个逃脱回去的士兵说：“元军秘密派遣一位宋朝丞相到真州去劝降。”李庭芝听信了他的话，认为文天祥是来劝降的。命令苗再成立刻把他杀掉。苗再成不忍心下手，便骗文天祥出去视察城防，将李庭芝的命令给他看，把文天祥关在城门外。过了一会儿，又派两个路分都监来监视文天祥他们的动向，倘若是劝降者就把他们杀掉。两个路分监跟文天祥谈话进行试探，见他非常忠义，无法忍心加害，于是派了二十名兵士引导他们去扬州，四更时分抵达扬州城下，听到在城门口放哨的人讲，制置司正急令防范以捉拿文丞相，众人惊吓得相顾愕然，于是掉头向东，准备入海道南下，途中却遇到元兵，躲进土围子里面才得以逃脱。但是也已经饿得站不起身来，从砍柴人那里乞讨到了一点剩下的粗米羹。走到板桥，又碰到元兵，众人急忙躲进竹林，元兵闯进搜索，把杜浒、金应抓走了。虞侯张庆的眼睛也被箭射中，身上也有两处创伤，文天祥侥幸没有被抓。杜浒、金应解开藏在胸里的黄金给元兵才被放走，又招募了两个樵夫用箩筐抬着文天祥到高邮，从海道来到温州。

文天祥听说益王并未被立为皇帝，于是上奏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

的职务被召到福州，拜为右丞相。随后因和陈宜中等人意见不合。七月，文天祥就以同都督的身份去江西，出发行进，聚集兵丁进了汀州。十月，派参谋赵时赏和谏议赵孟深带领一支部队攻取宁都，参赞吴浚率一军取雩都，刘洙、肖明哲、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前来会合，邹沅以招谕副使的身份在宁都聚集军队，元军攻打宁都，邹沅的队伍战败，而且跟了一道起兵的刘钦、鞠华叔、颜斯立、颜起岩全部战死。武冈军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永丰县，以后兵败被擒，死在狱中。文天祥听到罗开礼的死讯，穿上官服痛哭哀悼。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军攻入汀州城，文天祥被迫转移到漳州，请求入朝保卫。赵时赏、赵孟深也带兵归来，唯独吴浚的队伍没来。不久，吴浚投降元朝，前来劝降文天祥。文天祥把他绑起来绞死了。四月，文天祥来到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飞扬跋扈，被斩首示众。五月，又到江西，进入会昌。六月，进驻兴国县。七月，文天祥派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深等率大军进逼赣州城，邹沅率领赣州义军直捣永丰，他的副手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义军攻打泰和。吉州八县也已经收复了一半，只有赣州还没有攻下。临、洪等州，群起响应。潭州的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在邹州、永州一带起兵抗元，收复了几个县，抚州何冲等人也都起兵响应文天祥。分宁、形武宁、建昌三县的四方豪杰，都派人来到文天祥军中，愿意接受指挥。

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派兵增援赣州，而自己又亲自率军在兴国进攻文天祥。文天祥没有料到李恒的部队突然来到，于是带着部队撤退，打算到永丰跟邹沅会合。然而邹沅的部队在此以前已被元军击溃，李恒把文天祥穷追到方石岭。南宋老将巩信拼死抵抗元军，浑身中箭，壮烈牺牲。到了空坑，士后们全部溃散了，文天祥的妻妾子女也都被元军抓住。赵时赏坐着文天祥的官轿，从后面追来的元兵问他是谁，赵时赏说：“我姓文。”元兵以为是文天祥，把他抓走了，文天祥因此才得以逃脱。

孙梈、彭震龙、张汴均死于元兵之手，缪朝宗上吊自杀。吴文炳、林栋、刘洙都被元兵抓回隆兴。赵时赏在元朝军营中坚贞不屈，痛斥敌人，看到因为受连累而被抓来的人，就把他们挥手赶走，说：“这些人都是小小的签厅官

而已，抓他们来毫无用处。”因而得以逃脱的人很多。临刑时，刘洙极力为自己辩解，赵时赏怒斥道：“不就是死吗？何必如此！”于是林栋、吴文炳、肖敬夫、肖焘夫都遇难了。

文天祥收拾残部逃到循州，屯驻在南岭。黎贵达密谋向元人投降，被文天祥抓住杀了。至元十五年三月，文天祥进屯丽江浦。六月，进驻船澳。益王死，卫王继位为帝。文天祥上书自责，请求入朝保卫，朝廷不允许。八月，朝廷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军中出现疫病，士兵死了好几百人。文天祥只有一个儿子，和他母亲一起死了。十一月，文天祥进屯潮阳县。潮州的盗贼陈懿、刘兴多次叛乱，贼性难改，反复无常，成为潮州百姓的一大祸害。文天祥发兵赶走陈懿，把刘兴抓住杀了。十二月，又到达南岭，邹洵、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前来会合，再次攻打陈懿党羽，陈懿却在暗中引导元军统帅张弘范在潮阳登陆。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元兵突然杀到，众人来不及应战，只能伏在草丛里叩头投降。文天祥仓皇逃走，元朝千户王惟义追上去把他抓住。文天祥吞脑自杀，却没死。邹洵横刀自杀，士卒将他扶入南岭，终于牺牲了。到现在，文天祥的士卒从空坑战斗中逃脱出来的，刘子俊、陈龙复、肖明哲、肖资都战死了，杜浒被捕，忧愁而死。只有赵孟深逃走了，而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战败被捕，都牺牲了。张唐，乃是广汉张栻的后代。

文天祥被押到潮阳后，见张弘范，左右元军命令文天祥叩拜，文天祥坚绝不拜，张弘范于是以宾客之礼与他相见，随元军一起进至崖山。张弘范让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能教唆别人也背叛父母，这可能吗？”张弘范还要逼迫他，文天祥于是将自己所作的《过零丁洋》诗给他，诗的末尾有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只能讪笑作罢。崖山被元兵攻破，元军中举行盛大的庆祝酒宴，张弘范说：“南宋已经灭亡了，你文丞相已经尽忠孝之道，倘若你悔过自新，以侍奉宋朝皇帝的忠心侍奉大元皇帝，也可以不失宰相的官职。”文天祥悲痛地流泪，说道：“国家灭亡却无法挽救，做人臣子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逃避死亡而背叛吗？”张弘范认为他是个忠义之士，派人护送文天祥去元朝都城。

文天祥在途中，连续绝食八天，没能死，于是又开始进食。到了燕京，宾馆的人招待得十分丰厚，文天祥不睡觉，一直坐到天亮。于是把他移押到兵马司，派士兵守卫。当时元世祖在南宋官员中搜求人才，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元世祖忽必烈派王积翁去传达旨意，文天祥说：“国家灭亡，我只有以死报国了。倘若因为元朝皇帝的宽容，使我能够出为道士重归故土，往后以方外之人成为皇帝顾问，那么还说得过去。假如立即就委任官职，不仅亡国的士大夫们不能相容，也把自己平生的志向和事业全部抛弃，那么重用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王积翁希望能联合南宋旧官谢昌元等十人请求忽必烈释放文天祥，让他当道士，留梦炎认为不可行，说：“文天祥出去后，必定会重整江南，这样会将我们十个人置于什么样的境地！”这件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明白文天祥最终不会屈服，与宰相讨论释放他，有人把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反元的事情说了出来，最终没有释放他。

至元十九年，有个福建的和尚讲土星冲犯帝座，恐怕有变故。不久，中山有个狂徒自称“宋朝皇帝”，拥兵一千余人，想要营救文丞相。京城里也不断发现了匿名书信，声称在某一天焚烧城墙上的草苇，率领两翼卫兵作乱。当时盗贼刚刚刺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忽必烈于是命令除去城墙上的草苇，将瀛国公（原南宗恭帝）和南宋宗室全部迁移到开平府，怀疑匿名信上所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忽必烈于是把文天祥召入宫中，对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答道：“我文天祥受宋朝的恩惠，做了宰相，怎么可以再侍奉别的皇帝？我的愿望就是一死，这就足够了！”但忽必烈还是有些不忍心，随即让他退下。进言的官员们极力要求成全文天祥的请求，忽必烈同意了。随即又下诏制止，但文天祥已被处死了。文天祥临刑时非常镇定从容，对押解他的吏卒说道：“我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向南方叩拜而死，几天后，他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文天祥的面容跟生前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带之中有赞文说道：“孔子教导我们成仁，孟子教导我们取义，只有尽了道义，仁德才能够实现。我所攻读圣贤之书，所学的难道是别的什么吗？从今往后，希望可以无愧于圣贤的教诲了。”

155

朱熹传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原文】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中进士第。胡世将、谢克家荐之，除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招松为属，辞。鼎再相，除校书郎，迁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未上，卒。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罢归请祠，监漳州南岳庙。明年，以辅臣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召，以疾辞。

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

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偏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薄，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

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

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愿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

三年，陈俊卿、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执政俱称之，上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厉风俗，龚藏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论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诏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

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谏言，而安于私塾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齷齪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

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取名。纳粟赏行，遂受取名。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惑心志，其胥吏狡谗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

所重，以为穷位固宠之计，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蹙，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谨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顾及独受其弊。”上为动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辍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幸而从者，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采之本，诏户部免征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援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遂行。

十五年，淮罢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酷。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

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蛄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壅遏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雍阂；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时曾觐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昇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易》、《西铭》，不合，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痊，勉强登对。上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辩，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执拗不通，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始，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投匭进封事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

翼太子，选任大臣，振兴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穷言，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

至于左右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靓、说、扑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闻之道路，自王扑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进入禁闕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匿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

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猥薄、鬻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嫚狎、奇袤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

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择之

际，常先排摈此等，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陷则陷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此岂治世之事哉？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

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励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急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者，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三州经界，熹乃访事宜，择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诏且需后，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

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漳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翊善，自以学不及熹，乞召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熹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自顷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窃为陛下忧之，犹有可谏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

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愿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复面辞待制、侍讲，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中辄。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啼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阡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愈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茕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愿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惬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

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

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礼经教令，予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其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釐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浸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辩，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

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怜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同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冑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冑矣。

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国，侂冑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纘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往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吉至上书乞斩熹。

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冑有姻连，劝侂冑勿为已甚，侂冑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

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冑死，诏赐熹遣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十卷。

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郡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译文】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是徽州婺源县人。他的父亲朱松，字乔年，考中进士。胡世将、谢克家推荐他，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赵鼎统领川陕荆襄军马时，招朱松作他的下属，朱松推辞了。赵鼎再次当宰相时，任命他作了校书郎，后来又升为著作郎。由于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把他任命为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后来历任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将与金人议和，朱松和同级官员上书，极力争辩说不可以与金议和。秦桧大怒，暗示御史以朱松怀有异心并且自以为是的罪名，让他离开京师去任饶州的知州。

朱熹小时很聪明，刚会说话时，父亲指着天给他看说：“这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边是什么？”朱松感到很惊异。后来朱熹从老师学习，老师给他一本《孝经》，他刚一读完，就在上面题字说：“不像这样，不是人。”曾跟一群小孩在沙上玩，他独自端正坐着用手指在沙上画，别一看，画的是八卦。十八岁，在乡试中考上贡生，绍兴十八年中了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挑选本县的优秀人才充当县立学校的学生，天天和他们讨论圣人贤士修养自身和治理人民的学问，禁止妇女去当尼姑和道士。他罢官回来后请求做宫观官，当了潭州南岳庙监。第二年，由于宰辅大臣的推荐，他和徐度、吕广问、韩亢吉一同被皇上召见，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了。

孝宗接位，下诏征求直言，于是朱熹上了一份密封的奏章说：

圣上自己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帝王的学问不能不精心研究。朝廷政治虽然没有失误，但是治军退敌的谋略不能不早些确定。关系国家利害、喜忧的事情虽然不能不管，但是属于根源本体的地方（心性修养）也不能不加以注意。陛下养德的早期，亲自披览书籍，不只是背诵文学作品，抒发感情，还很留心道家、佛家的书。背诵华丽的词藻，不足以探求万事万物的根源从而领悟出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佛道虚无寂灭的学说，不足以贯通本末从而树立起大中的胸怀。帝王的学问，必须先推究事物达到认识它们，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使存在于事物中的义理，都能精细详尽地全部照察到，那么帝王自然就会意念诚实和心术端正，能够应付天下的事务了。

其次说：

治军退敌的计谋不能及时确定，是因为讲和的主张耽误了它。金人和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不能讲和是十分明显的。希望皇上依照公认的义理标准做出决断，封闭关卡，废除和约，任用贤能，建立法纪，限制风俗。几年之后，国家富裕，军队强大，衡量我方力量的强弱，观察对方内部矛盾的深浅，然后慢慢起来设法打败它。

其次又说：

国家的利与害，关系到百姓的喜与忧；百姓的喜与忧，关系到州县官是否贤能。各路监察司法官是关系州县官好坏的主要因素，朝廷又是关系监察司法官好坏的根本。想要使老百姓得到安乐，根本的关键也就在朝廷。现在的监察司法官员中，犯法贪污声名狼籍、放肆作恶因而祸害百姓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宰相执政御史谏官的亲戚朋友或者门客。对那些已失去势位的人，固然已经觉察到他们私相串通的情状因而把他们的官职罢斥掉了；但是那些还据势位的人中，难道就没有这种人，只是陛下自己无法知道罢了。

隆兴元年，皇上又召朱熹。他入宫答对，第一是说：“大学的教育之道在于推究事物达到认识它们。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比一般人高的品行，但是却不曾根据遇到的事情来观察天理，按照天理来处理事情。因此办事之中往往产生怀疑犹豫，听取意见之时不免受到蒙蔽欺骗，所以治国平天下的功效没有能够显著。”第二是说：“君父的仇敌是不能与共戴天的。现在应该做的是，除了战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仇，除了坚守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取胜。”而且他还陈述了古代圣明的王者用来加强本国、挫败进攻、威胁和制服远方敌人的办法。当时的宰相汤思退正在倡导与金人和平谈判，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但要他等着按次序上任。乾道元年，催他就职，刚到任洪适就当了宰相，又主张和谈，朱熹与他意见不合，于是回家了。

乾道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他当枢密院编修官，等着按次序上任。乾道五年，遭母亲的丧事。乾道六年，工部侍郎胡铨把他作为诗人推荐，与王庭圭同时被皇上召见，他用没有服完丧的理由推辞。乾道七年，已经服完丧，皇上又召他，他又用俸禄不够养家的理由推辞。乾道九年，梁克家当宰相，重申以前的命令，他又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屡次召他都不上来，应当受到

褒扬和录用，执政大臣们也都称赞他，于是皇上说：“朱熹安于贫贱，遵守正道，廉洁谦退，值得嘉奖。”特地将召回待合改为召回当官，让他主管台州的崇道观。朱熹认为因为想要谦退反而得到了官职，这在道义上不大妥当，于是再次推辞。淳熙元年，他才应命上任。

隆兴二年，皇上想奖励和任用廉洁谦退的人，用这个方法来激励风俗，当时龚茂良是丞相，把朱熹的名字呈上去，于是朱熹被任命为秘书郎，但他却极力推辞，并且将亲笔信送给龚茂良，议了当时的一些权贵宠臣。一群小人乘机毁谤他，于是乘朱熹再次推辞，就同意了它的请求，让他去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

隆兴五年，史浩再次当宰相，任命他为南康军知军，降下圣旨让他走方便的路上任，朱熹再次推辞，得不到允许。他到达所管郡后，采取了各种兴利除害的措施。正值当年气候干旱，他注重实行救荒政策，大多数人得到保全救活，事办完后，奏请依照规定赏赐捐献过粮食的人。他不时地到州立学校去，召见学生们一起讨论学术。他考察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后，奏请恢复原来的样子，并且草拟了《学规》让书院的人遵守。第二年夏天，发生大旱，皇帝下诏叫各路监察司法官和州官逐条陈述百姓的福利和痛苦，朱熹于是上疏说：

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了，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主要端正心术来建立法纪。这是因为天下的法纪不可能自然地建立起来，一定要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的不正直的私心，这之后法纪才能有所依赖从而建立起来。君主的心术也不可能自然地端正起来，一定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研究清楚义理的归宿所在，堵塞住通向邪恶的道路，这之后君主的心术才有可能端正起来。现在宰相、三省长官、师傅、宾友、谏议官都丧失了他们的职权，与陛下亲密商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身侍候的臣子。这种人对上则迷惑陛下的心意，使陛下不相信先王治国的大道，反而喜欢急功近利的卑下论调，不爱听正派人士的好话，反而习惯于私相亲匿逢迎的丑态；对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图私利、卑鄙无耻的人，把文的和武的区分开来，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对他们所喜欢的就暗下拉拢，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对

他们所讨厌的人就暗地毁谤，公开放肆地排挤。他们相互进行贿赂，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钱财；他们任命高官、安排大将，所用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说的宰相、师傅、宾友和谏议官等臣子，有的反而在他们的门墙下进出，要看他们的脸色和意图办事；其中侥幸自己还能站稳脚跟的人，也不过是谨小慎微地约束自己，但却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指斥他们；其中特别畏惧公众舆论的人，才能够略加警告或者驱逐他们的一两个爪牙，既不能够使他们深深受到伤害，而且最终也不敢义正词严地讲话，来捣毁他们藏身的巢穴。他们的势力已经形成，威风已经树立，朝廷内外都向他们屈服，使陛下的号令和官员升降的决定都不再是从朝廷发出，而是从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发出，名义上虽然是陛下独自决断，但实际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操纵了权柄。

并且说：“很大的灾祸，必然到来的忧患，已经近在早晚了，而只有陛下一个人不知道。”皇上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看作亡国的君主了！”朱熹以有病作为理由请求做宫观官，没有得到答复。

陈俊卿以前宰相的身分担任金陵府知府，这时经过皇宫入见皇上，极力举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读书人喜欢出名，陛下越是讨厌他们，夸奖他的人就越多，这反而正好抬高了他们。不如根据他们的长处任用他们，等到他们逐渐担当了实际责任，能干不能干自然就会暴露出来了。”皇上觉得他说的很对，于是任命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随即又把他救灾的功劳记录下来，任命为直秘阁。朱熹用前次上奏的捐纳粮食的人没有论功行赏作为理由，推辞了。

正值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当天就必须乘一辆车子上路，朱熹又以捐纳粮食的人没有论功行赏作为理由，辞掉职名。等到对捐纳粮食者的赏赐实行以后，他就接受了职名。入宫答对时，他首先陈述发生灾异的原由和修养道德、任用贤人的主张，其次说：“陛下即位执政的初期，大概曾选立一些英豪之士，让他们负责政事，但不幸当时所能得到的并不都是合适的人才，因此就不再广泛访求贤能之士，而是姑且取用一些软弱、熟悉、容易控制的人来充当这些职务。于是身边私相亲近的供使唤的贱人，才能凭借奉陛下过安乐空闲生活的机会，以备陛下驱使得

以参与国家大事，因而宰相的权力便日益削弱。陛下又担心他们的势力得到偏长，进而依赖他们的重要地位来蒙蔽自己，所以有时就听听外廷官员的议论，想借此来暗中监视这些人违犯法纪的行为从而加以严格控制。陛下既然已经不能遵循天理，公平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纲大法，则固然已经丧失了根本的东西；然而却又想兼听士大夫的话，拿来作为驾驭这些人的办法，但是士大夫进见陛下有一定的时间，而这些近侍却可以从容不迫没有间断地守在陛下身边。士大夫的礼貌既是庄重因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因而难以听进去；身边亲近的受宠爱的人谄媚的姿态已经足以蛊惑陛下的心志，他们那种衙门小吏式的狡猾手段又足以眩惑陛下的视听。所以虽然陛下想要稍微压抑一下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的权势却日益重大；虽然陛下想要兼采士大夫的公论，但是士大夫的权势却日益轻微。权势重的已经挟持他们的重大权势，来盗取陛下的权柄；权势轻的又借助于陛下所重用的人的力量，把它当作窃取禄位、保持宠爱的办法。天长日久，他们也就逐步亏耗腐蚀，使陛下的道德功业日益被摧毁，纲常法纪日益被破坏，邪恶谄媚的人充斥朝廷，贿赂公开地进行，士兵愁苦，百姓怨恨，盗贼时时兴起，灾害怪异频频出现，饥荒重复到来。大群小人互相勾结，人人都能满足他们的私欲，只有陛下什么也得不到，却还独自承受这样的恶果。”皇上看后脸色都变了。所奏上的七件事，把其中一两件亲手书写以防泄露出去。

朱熹刚刚接受任命，就立即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减免他们的征税，等他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米已经从四面八方到了。朱熹每天访察百姓的疾苦，巡行自己管辖的境内，都只坐一辆车而且不要手下的人跟随，所到之处人们都来不及知道。州县的官吏畏惧他的风范，有的甚至引咎辞职而去，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就变得法纪严明。凡是丁钱、和买、役法、酒类专卖等措施，只要有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都考察并且加以改革。在救荒之余，随时对各种事情加以研究谋划，一定要制定出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计策。有些讲朱熹坏话的人，说他不关心政务，皇上对王淮说：“朱熹的政务倒是有可观的成绩。”

朱熹因为前后奏请皇帝实行的主张大多都被压抑了，有幸被听从了的，也

大都延缓不办因而失去了时机，现在蝗虫灾旱灾又相继发生，所以心中不胜忧愁愤恨，便又奏道：“现在的计策，只有由圣上内心做出决断，迅速地发出号令，批评自己和征求意见，这之后君臣才能互相告诫，各自反省和改正。其次只有把宫中大库里的钱全都拿出来，把供应重大祭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命令户部免去征收以往拖欠的赋税，命令漕运官员依照条例检查放宽租税，命令宰执大臣清除受灾各路、各州军的监察司法官、地方官中不像样子的人，然后慎重地选择贤能的人，把救荒的事责令给他们，这样做或许还能维系下面的人心，消除他们乘机作乱的意图。如果不这样做，臣担心忧虑的就不仅仅是饿死人，而将是出现反贼；受他们祸害的就不仅仅是官吏，而将是向上危及国家。”

台州的知州唐仲友和宰相王淮是同乡又是亲戚，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都推荐他，又被升为江西提刑，但他还没有动身赴任。朱熹巡察到台州时，台州人纷纷控告唐仲友，普查到了他做坏事的事实，连上三封奏章，王淮都把它们藏起来不让皇上知道，皇上命令宰相等详细调查，都司陈庸等人又请求命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查实，最终仍旧命令朱熹赶快到受旱灾伤害的州郡去视察。但是朱熹当时却留在台州没有离开，接到诏书后，更加坚决地上章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份奏章，王淮迫不得已，收回派唐仲友到江西做提刑的新任命，把它转授给朱熹，朱熹推辞不接受，就回了家，而且请求做宫观官。

当时郑丙上疏用诋毁程颢、程颐的学术来打击朱熹，王淮又提升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面见皇帝回答咨询时，一开始就攻击说近来士大夫中有标榜所谓“道学”的人，大都是假借这个名义来掩饰他们的虚伪，希望陛下认真考察这类人，摒弃不用他们。这大概是针对朱熹而说的。隆兴十年，皇上下诏说由于朱熹屡次请求做宫观官，可以派他去主管台州的崇道观。然后他又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宫一共五年。隆兴十四年，周必大当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朱熹以生病推辞，没有得到允许，就只好上任。

隆兴十五年，王淮被罢免宰相的职务，朱熹就入宫奏事，首先说近年来许多案件判决不当，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做狱官。其次讲经总制钱祸害百姓，以

及江西各州科罚的弊端。并且末尾说：“陛下登位二十七年了，因循苟且使光阴白白流逝，没有一点功绩可以称得上是实现了自己的志向。臣曾反复地想过，莫非是在安乐悠闲生活中，在虚静昭明并且能感应万物的地方，天理还有不够纯粹之处，人欲还有没彻底清除之处，因此行善时不能够充分花力气去做，除恶时不能够彻底去掉根，每个念头出现的一刹那，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两方面的动机，在其中互相打架。所以礼遇大臣并非不优厚，但是身边宠幸谄媚的人却能够深深地受到皇上的心腹寄托；思念英雄豪杰并非不急切，但是柔媚、邪恶、平庸、荒谬的人却能够长久地窃取朝廷的权力。不是不乐意听公正的议论，但是有时却不能容忍；不是不憎恨谗言和暴行，但是却免不了错误地相信；不是不想为祖宗报仇雪耻，但是却免不了畏惧怯懦因而苟且求安；不是不爱惜和增加百姓的财力，但是却免不了使他们悲伤、叹息、愁苦、埋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每一个念头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地考察它：审天理，还是人欲呢？如果是天理，就恭恭敬敬地去扩充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堵塞不畅；如果是人欲，就认认真真地去克服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凝固停留。推广到日常的言语行动中，用人处事时，都用这种办法去处理，圣上的心就会洞然明白，表里一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掺杂在其中，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将会完全依照陛下的意愿去办，没有什么不符合志向的了。”这次进京时，有人在半路上拦阻朱熹，认为“正心诚意”的议论是皇上所厌恶听的，劝他不要拿到皇上面前去讲。朱熹说：“我平生所学的，就是这四个字，难道可以把它隐瞒起来而用沉默来欺骗我们的君主吗？”等到上奏的时候，皇上说：“好久没见到你，浙东的事，朕自己知道了，现在应当给你安排清闲重要的职务，不会再拿地方上的事情来麻烦你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被驱赶走了，只有内侍甘昇还在宫中，于是朱熹极力拿这个人做话题。皇上说：“甘昇是德寿宫皇太后推荐的，说他有才。”朱熹说：“那个小人如果没有才，又怎能够怂动君主。”第二天，朱熹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因脚有病请求做宫观官。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于是他揭发朱熹说：“本来没有什么学术，只不过是窃取张载、程颢留下的那点东西，却称之为‘道’学。到什么地方都

带着几十个生，妄图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的做法相攀比，以此来抬高自己身价，所以他不肯担任实际职务，这样的虚伪简直无法掩饰。”皇上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的那天，脚病还未好，是勉强登上大殿去答对的。”皇上说：“朕也看见他跛着脚走路了。”左补阙薛叔似也上书帮助朱熹，于是皇上命令朱熹依然任江西的提刑职务。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他的话没一句是真的，“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以前王淮操纵御史谏官，阴谋排挤正派的人，就是用的这种手段。”皇上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有关新任职务的事，朕体谅他的心诚，又同意他的请求，他可以赶快上任。”正值胡晋臣新任侍御史，首先揭发林栗执拗不通事理，喜欢臭味相投的人而且排斥异己，没有事实根据地攻击学者们营私结党，于是把林栗贬为泉州知州。由于朱熹的再次推辞，于是就被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不到一个月皇上两次召他，朱熹再次推辞了。

一开始，朱熹认为口头陈述的意见还有些没有讲完，曾请求写一份密封的奏章让皇上知道，到这时，便把密封的奏章投进登闻鼓院的铜匣里，其中说：

现在天下的大势，就像一个人有了重病，从里边的心腹，到外面的四肢，没有一根毛一根头发不遭受病痛的。暂且把天下重大本源性的东西和今天最紧要的事务，跟陛下说说。重大本源性的东西，就是陛下的心；最紧要的事务，就是辅助太子、选任大臣、振兴法纪、移风易俗、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办理好军务这六项。

古代的圣明的君王兢兢业业，要保持和修养这颗君王的心，所以设立太师、太保等官员，安排谏官的职位，凡是有关饮食、酒水、衣服、住宅、器物用具、财货以及有关宦官、宫女的事务，都是由宰相来统管。使在他的周围侍候的人，一动一静，都被官家制定的章程制约，因而没有一点小小的空闲、一眨眼一呼吸的时间，能够隐藏住一丝一毫的私心。现在陛下您用来使自己精诚专一、克己复礼从而保持君王心的措施，果真有这样的功效吗？用来修身治家从而使身边的人都能端正的措施，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宫廷是

禁密的地方，臣固然无法知道其中的情形，然而封官赏财的泛滥，贿赂的流行，大街小巷的私下议论，好久以来就没有超过这样的纷纷扬扬了，所以陛下用来修治国家的方法，恐怕没有能够赶得上古代圣明君王的地方。至于对身边宠幸的私人，陛下的恩遇超过了适当限度。以前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抃这些人，权势气焰十分嚣张，惊动了一时，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前些日子臣当面对您讲到的那个甘昇，尽管承蒙皇太后委婉的开导解释，但是以臣的愚见，至多认为这些人只可让他们看门传令，承担洒扫的工作，而不应当给他们面子抬高他们，使他们在宫内能够肆行邪恶谄媚、做各种败坏道德的事，来动摇和引诱皇上的心；在宫外能树立门庭、招揽权势，来破坏圣明的政治。臣在外面听说，自从王抃被放逐以后，列位将军的差遣任命，大多都是出自这个人的手。陛下用尽百姓的脂膏血汗来蓄养军队，但士兵们反而未曾得到一点温饱，这都是由于将帅们巧立名目，把士兵的粮食吞夺了，他们还放肆地对陛下身边的人进行贿赂，以谋求被进升任用。出入宫门的陛下的心腹之臣，在外面勾结将帅，一起欺骗蒙蔽陛下，因此造成这样的后果。然而陛下却没有觉察反而宠爱和亲近他们，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心腹，以至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处置事情的得与失，谏议官不能议论他们差遣任命的是与非。所以陛下拿来端正身边的人的方法，未能赶得上古代圣明的君王就很明显了。

至于辅助太子，则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以后，东宫官僚的选用，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但是真能够称职的人，恐怕就很少了。而且又时常使得一些邪恶伪善、卑下闲散、平庸虚妄的人掺杂在里面，听说的讲读，也只是姑且拿来应付条文规定充个数罢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有什么告诫规劝的效果。至于从早到晚和颜悦色、陪同侍奉游乐的，又不过是几个使唤人和宦官。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而且詹事、庶子等官又有名无实，那左春坊和右春坊就直接让使唤人去掌管，这样既无法启发太子尊敬老师、亲近朋友、重视道德、喜好仁义的心，又无法防止他遭受好开玩笑、怠慢无礼、亲近小人和沾染各种不良习性的侵害。现在陛下应当参考以前的规定，设置师傅、宾客等官，罢去春坊中的使唤人，从而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原有的职权。

至于选任大臣，则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一定要物色到刚直贤明、公平正派的人之后才可以任用吗？陛下常常不能找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卑鄙的人窃取权位，不仅仅是因为一闪念之间，没能够洞察他们私心邪念的害处，还有陛下安乐的私生活中所喜好做的事，所宠爱的人，不可能都是符合和遵循法律制度的，如果任用了刚直贤明、公平正派的人担任宰辅，就会怕他会妨碍自己做所喜好的事，危害自己所宠爱的人，从而自己不能肆情任意。所以陛下在选择的时候，常常首先把这种人排除在外，然后把所有无能怯懦、软弱熟悉、平时从不敢正色直言的人都拿来考虑，从其中挑出最平庸、极卑陋、绝对可以保证他对自己不会有妨碍的人，这之后提拔他们加给职位。因此任命书还没有写，但挑选什么人物已经事先决定；姓名没有公布，但朝廷内外早已料知他们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了。

至于振兴和严肃法纪，移风易俗，则现在宫廷中中书、门下省办事之处，本该是戒严保密的地方，但是天下最不公平的做法，最不正派的人，却反而能够窝藏盘跨在里面。而陛下所耳闻目见的，无非也是此不公平不正派的事，那么这些东西的薰陶腐蚀，就使陛下好善的心思不明显，疾恶的意念不深切，它的害处已经是无法说得完的了。等到这些人做坏事犯了法，陛下又不能够痛下决心割舍这些自己宠爱的人，因而交给外廷去讨论，依官府的法律论处，所以上面法纪不严正，下面风俗败坏，这些作为祸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浙江一带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大多数人习惯于采取软弱卖好的姿态，顺从阿谀的言辞，把不分是非、不辩曲直看作上策，严重的甚至用黄金珍珠代替通常赠人的肉干肉酱，用债券代替通常送人的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侍可以买通就买通近侍，只是追求得到利益，不再顾及廉耻。一旦有个刚毅正直、遵守道理的士人出现在他们中间，就群起讽刺排挤他，排斥他的学说是“道学”，并且加上虚无偏激的罪名。十几年来，用“道学”这两个字来阻拦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像以前对待所谓“元祐学术”一样，排挤诋毁，一定要使他们没处容身才罢手，这难道是政治清明时代应有的事吗？

至于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办理好军务，则自从虞允文当宰相时起，国君就全部抽走户部每年收入中立有名目的必定可以指望拿到手的部分，说是

年终盈余的数字，输送到内廷大库里，但是却把其中那些有名目无实际、历年累积挂帐拖欠、空自记载在帐本上、无法催索清理的部分，拨回给户部，说是内廷大库里给的积蓄，将用来应付今后用兵进攻等那些没有固定时间的需要。这样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内廷大库每年的收入就不知道有多少，却看作是陛下私人的积蓄，由陛下自己的人来掌管，宰相不能够依贡纳的规定制度来调节它的收支，户部不能够按帐簿来考查它的存亡，它被日积月累地消耗着，用来供奉陛下安乐生活费用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而又何尝听说起能够用这些钱换来敌人的首级，像太祖说的那样呢？白白使户部的经费日益缺乏，督促下面日益严峻，到了废除太祖太宗以来分成的好办法的地步，而一定要把十分交足作为界限；陛下还觉得不够，就又创立根据比较各路监察司法官、州郡官聚敛钱财的多寡来排定名次的办法，用它来利诱和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望风承意，争着实行苛政，这就是百姓财力更加困乏的原因。

将官们追求升官，一定先要剥削士兵，以此培植私利，然后又用这些钱财来为自己结交陛下身边的人，以求自己的姓名能够到达陛下的大将那里。大将知道了他们的姓名，就交代到军队里去，让他们从基层起向上面逐级被保举。称赞他们的军事才能可以担任将领，然后写好奏章到陛下面前为他们说情。陛下只看到他们是逐级推举优先上来的，档案材料完备，就真的以为他们是公平推荐的人从而自己能够得到人才了，然而又怎能知道他们是按价交钱，已经和唐末的“债帅”相似了呢！将领，是决定三军命运的人，但它选立的办法却又如此荒谬，而那些智勇双全、雄才大略的人怎么肯甘心低头拜倒在宦官、宫女的门下，因而陛下所得到的担任将帅的人，都是些凡夫俗子，却还希望他们能够办理好军务，激励士兵，来增强国势，难道这不是个错误吗！

所有这六件事，都不能拖延，但根本的东西还是在于陛下的这一颗心。如果这颗心端正了那么这六件大事就没有一件不能办好。只要有一点心中的私欲掺杂在里面，即使是想要费尽精力，以求办好这六件事，也将不过只是做表面文章，然而天下的事情会愈来愈发展到毫无办法的地步。

奏疏送进宫里时，夜里的漏壶已漏下七刻，皇上已经就寝，但皇上却急

忙起来命人举着蜡烛，一口气读完全篇。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由于朱熹极力推辞，被改任为秘阁修撰，到京外去任宫观官。

光宗即位后，再次辞去朱熹的职名，仍然任直宝文阁，后来皇上下诏奖励。住了几个月，朱熹被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因为生病推辞，改任漳州知州。朱熹奏请皇上免除了所属各县无正当名目的赋税七百万，减少了经总制钱四百万。老百姓们由于当地的习惯风俗不懂得礼仪，采取古代丧葬嫁娶的仪式，公开张贴出来告诉大家，命令年纪大的人进行解说，来教会青年人。当地的风俗信奉佛教，男男女女都在和尚庙里聚集举行传经会，女儿不出嫁的就建造尼姑庵来给她住，对这些朱熹都全部禁止。朱熹常常忧虑不实行划定田界造成的弊害，正值朝廷议论想在泉州、汀州、漳州实行划定田界，于是朱熹就调查有关事情，选择了适当的人才和大量的方法报告上去。然而久居当地一向侵吞穷人土地的豪强大族认为这对自己不利，于是加以阻拦。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同乡、族人也多数认为划定田界不宜实行，读书人吴禹圭上书控诉说划定田界烦扰大家，所以皇上下诏泉州暂且推迟到以后再说，命令先在漳州实行划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了请求奉祠。

当时史浩入见皇上，请求招揽天才有声望的人，于是皇上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鸣庆宫。朱熹推辞了两次，皇上下诏说：“论撰的职务，是用来表示对名儒尊敬的。”朱熹于是接受了任命。后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副使，被他推辞了。漳州划定田界的事最终宣告停止实行，朱熹以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为理由来弹劾自己。没有多久，又被差遣为潭州的知州，他极力推辞。黄裳当了嘉王府翊善，自认为学问比不上朱熹，请求召朱熹为东宫官，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在大臣面前说他，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了解朱熹的才德，但他的性格刚强，恐怕到这里会跟大家合不来，反而害了他。”朱熹推辞了两次，有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重要屏障，选择贤才去镇守是很重要的。”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正碰上一些少数民族的人骚扰所辖地区。朱熹派人去讲清利害，使他们都降服了。他反复交代法令，做好军事准备，约束不良官吏，抑制土豪劣绅，所到之处都兴办学校，修明教化，各地的学者全都聚集到这里来。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有圣旨命朱熹到行宫奏事，朱熹一边走路一边推辞。他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侍讲，他推辞，没有得到允许。入宫答对时，他首先说：“近来，太皇太后亲自确定重大决策，让陛下恭敬地继承洪图大业，可说是既能灵活处理，又基本上不丧失正确原则。自那时到现在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在逆与顺、名与实之间无所怀疑，臣暗地里为陛下担忧。但这还是可以有推托的理由，也就是说陛下的心，以前不曾有过求取帝位的打算，现在也不曾失去挂念父亲的情感，这就是能够实行灵活办法但又基本上不失去正确原则的根本了。扩充这种不曾追求帝位的心，来竭尽承担罪过、引咎自责的诚意，扩充这种不曾忘记父亲的心，来到达送暖、送清凉、辅被褥、问平安的礼节，因而重大的伦理便端正，重大的根本就树立起来了。”朱熹又当面辞去待制、侍讲的职务，皇上亲手写鄱子说：“你的经学根底深厚，正适合担任劝讲、待制的职务，不要再劳力推辞，以满足朕尊儒重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正值赵彥逾巡视准备埋葬孝宗的陵墓，认为上面的土层太浅薄，下面又有流水流石。孙逢吉复查后，也请求另外物色好的葬地。有旨要求集会讨论，负责此事的台史担心有麻烦，中途停止了讨论。朱熹便呈上议状说：“寿皇（孝宗）具有圣德，他的衣冠所藏的地方，应当广泛寻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的意见，把它委弃在泉水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上没有回到皇宫里去，名义身分不正因而产生怀疑的议论；金人的使者将要来，或许会观察到一些内情。而皇上却下旨修理旧的太子宫，建成三百多间房屋，打算搬到那里去住。朱熹便上疏说：

这一定是身边近侍倡议提出这种意见来误导陛下的，从而想借此来实现他们奸诈的用心。臣担心的是上帝会大怒，灾害怪异将频频出现，正当陛下诚惶诚恐修养反省的时候，是不应当兴起这样的大劳役，从而违背老天谴责警告的用意；也担心近郊的老百姓在饥饿流离、濒于死亡的时候，有人可能会发生意外事变。不只是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动太上皇帝（光宗）的心，最终没有进见他的机会；也担心寿皇的灵柩停放着，因为墓地没有选择好，祭席的供奉又不容许有少许的松弛，所以年纪很高的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孤独

地处在愁苦之中，早晚的奉养尤其不能够有过失。然而四面八方的人，只看到陛下急着要大修宫室，想尽快能够完工，陛下一旦轻快地放弃一切责任而离去，来图自己的舒适方便，六军和万民的心将肯定会有扼住手腕的愤愤不平。以往的教训并不遥远，这是很可怕的啊！

又听说太上皇后惧怕违背太上皇帝的心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这又是过分的顾虑了。殊不知如果只是这样做，但却不做婉转调和的工作，那么父子之间就会一个在上面怨恨恼怒，另一个在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父子关系是重大的伦理关系，是三纲的关键，如果迟迟不去想办法理顺它，也将会有人借此名义造谣生事的，这又是臣害怕发生的事情。希望陛下公开下诏大臣，首先停止修理东宫的工程，而把那些工料运回到慈福宫、重华宫一带，随便修盖一十二间寝殿，使它们大体还能居住就行了。对于过宫的计策，则臣又希望陛下下诏责备自己，减少车辆随从，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的颜色，就像唐肃宗不穿黄袍而改穿紫袍，站在玄宗的马前替他牵马那样，用这个办法来表明承担罪过、引咎自责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即使有恼怒之意，也将一下子消散，从而父子的感情也会融洽了。

对于朝廷的法纪，则臣又希望陛下深切下诏身边侍候的人，叫他们不要干预朝政。对他们中确有功勋但所得的奖赏未能使舆论畅快的，也要传令大臣来公平讨论这件事，参考以前的好做法，对他的功劳给予丰厚报偿。然而一切命令的实施或取消，人才的进用或黜退，则应该完全委托给两三个大臣，叫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只遵循自己的意见，而要酌情采纳公众的意见，奏请陛下批准实行。如果有处理不恰当的地方，则批驳下去再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好的意见让陛下做出决断，这样不但使近侍不能干预朝廷大权，大臣不能专按自己私意办事，而且陛下也能借此机会更加明白和熟练地处理天下的事，从而在得失的衡量上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了。

对于寿皇葬地的选择，则希望否定台史的意见，另找好的地方，来营造新的地宫，使寿皇的遗体能好好安息在里面，从而宗庙社稷和百姓都能在外面蒙受他的福佑了。

奏疏送进去后没有得到答复，但皇上也没有恼恨朱熹的意思。朱熹每次把自己给皇帝讲课的内容编辑成册进呈皇上时，皇上也都高兴地接受了。

朱熹又上奏勉励皇上增进道德说：“希望陛下在平日的修养当中，把寻求丢失了的善心作为根本的事情，而且对于研玩经书、借鉴历史，亲近儒学，应更加努力。多召见大臣，和他们切磋琢磨治理天下的办法，众臣子进宫答对时，也应赐给他们温和的脸色，反复地询问他们，由此来知道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喜忧，而且又可趁此机会来观察他们人品的邪正和才能的长短，或许对于天下的事情就能分别懂得它的道理了。”朱熹又奏道：“按照礼经和朝廷的敕令，儿子死了父亲，嫡孙中继承了重大权力的人死了祖父，都要穿用最粗的麻布制成的丧服守孝三年；嫡子应当作为他父亲的后继人，如果因故不能就位执行丧礼的，那么就由嫡孙继承祖统并且代替他执行丧礼。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以后，历代都沿袭了他的做法，于是天子就没有穿三年丧服的事了。儿子为了父亲尚且如此，嫡孙中继承重大权力者该会怎样就可以知道了。人伦被废弃破坏，三纲的道理不明确，一千多年了，也没有人能够纠正。孝宗皇帝天生有好的德性，除了执行把日数变成月数的丧事外，还执行天下通行的三年之丧，朝衣朝帽都改用粗布做，这应当明确写在书上，作为千秋万世的典范。最后，孝宗的遗命刚刚颁布，太上皇帝的身体就偶尔感到不很舒服，因此他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是以世袭嫡子的身分继承了天子的大位，那么继承重大权力者的丧服是明确写在礼律上的，陛下应当遵照寿皇已经实行的办法为孝宗服丧。但陛下却因一时匆忙，来不及详细讨论，就用了漆纱浅黄的丧服，这不仅违反了以前的礼律，而且使寿皇已经实行过的礼仪刚刚兴起就又废除了，臣暗地里为这个很痛心。然而以往的过失已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灵柩启行时，按照礼律应当再用初丧时该穿的丧服。

正遇上孝宗的木主送到宗庙里去与祖先的木主一起安置，大家讨论起宗庙中远祖的木主逐次撤走的制度，孙逢吉、曾三一再请求率先把僖祖（赵匡胤的高祖父）、宣祖（赵匡胤的父亲）一起迁出去，把太祖赵匡胤供奉在第一庙室，在不分亲疏远近对所有的先祖举行大合祭时则把它安置在朝向东方的位置。皇上有旨让大家集会讨论：僖祖、顺祖（赵匡胤的曾祖父）、翼祖

（赵匡胤的祖父）、宣祖四位撤下去的远祖的木主，放在什么地方合适。自从太祖皇帝赵匡胤第一个尊崇四位远祖的庙开始，到治平年间，发议论的人认为世数相隔逐渐遥远了，请求把僖祖的木主迁到庙堂东西两头的夹室里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说，僖祖原本有庙，和周代的后稷、商代的契没有什么区别，请求皇上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当时的宰相赵汝愚一向不认为继续祭祀僖祖是对的，侍从们大多听从他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想暂且撤掉宣祖而把孝宗安放进去。朱熹认为把僖祖藏到夹室里去，就是把祖宗的木主撤下藏到子孙的夹室里；祖宗仍旧奉他们为始祖，已经是符合礼的正确做法，因而也是符合人心的，正是所谓的有人创立就没有人敢去废除。他又草拟了一篇《庙制》来进行辨析这个问题，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没有本源而产生的。关于庙堂的讨论就不再听到了，马上撤销了僖祖、宣祖的庙室，另外创立一所庙来供奉这四位远祖。

起初，宁宗即位，韩侂胄自称有参与决策的功劳，于是他在宫中揽权管事。朱熹担心他危害朝政，多次就他发表议论，并且约同吏部侍郎彭龟年一起议论这件事。正值彭龟年奉命外出陪伴外国的使者，朱熹就上疏指斥皇上身边的人窃取权柄的过失，在给皇上授课的讲席上朱熹又重复讲起。皇上批评他说：“怜悯你的年纪老了，恐怕很难再站着讲授，已经任命你去做宫观官了。”赵汝愚把放在袖子里的御笔还给皇上，一边劝一边拜。内侍王德谦径直把御笔交给朱熹画押，御史谏官们都争相挽留朱熹，但得不到皇上的允许。楼钥、陈傅良随即把封好的诏书还给皇上，修注官刘光祖、邓珞也交替上章劝皇上。所以朱熹上路后，又被受命担任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官的差遣，他都推辞。不久又被任命为江陵府知府，他又推辞，仍然只请求追还新旧职名，下诏仍旧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当了宰相，招揽各方的知名之士，朝廷内外都伸长脖子盼望能有大治，朱熹却独自警惕地把韩侂胄专权看作是忧虑的事。不但屡次向皇上说，还多次亲自写信告诉赵汝愚，应当用重赏的方法酬谢他的功劳，而不要让他干预朝政，其中有“防微杜渐，谨慎而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却认为他容易被制服，心里很不在意。到这时，赵汝愚也因为被诬告而被驱逐出去，朝廷的大权就都归韩侂胄

了。

朱熹起初以有关宗庙制度的议论来弹劾自己，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因为生病请求退休，皇上下诏说：“辞谢职事，不符合朕优待贤者的本意，你仍旧当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当监察御史，诬告朱熹有十条罪，皇上下诏撤职，罢掉朱熹宫观官，他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编置和管束。四年，朱熹因年近七十，向皇上申请退休。五年，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在他病危的时候，亲笔嘱咐他儿子朱在和学生范念德、黄干，谆谆地告诫他们勉力做学问以及修定自己的遗著。第二天，他端正地坐起来整理衣冠，睡到枕头上就去世了。

朱熹考上进士后的五十年中，在外地做官每年一次的考核仅仅经历了九次，立身朝廷才四十天。家里过去很贫穷，少年时投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住在建州的崇安县，迁到建阳县的考亭，经常缺吃少喝，但他却安然处之。学生中从远方来的，他总是和他们一起吃豆饭、喝野菜汤，他常常向人借钱补足给用，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财却一文也不取。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后，韩侂胄的权势愈来愈嚣张。何澹当了御史中丞，首先攻击那些“专门之学”，说他们文饰欺诈用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真假。刘德秀在长沙做官，张栻的学生对他不礼敬，等到当了谏官，他首先揭发留正犯有重用伪学的罪名。“伪学”的名称，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太常太卿胡纘说：“近年来伪学猖獗，图谋做不正当的事，希望陛下明确告诉大臣们，暂时停止提拔这类人。”于是皇上召唤陈贾来当兵部侍郎，不久，朱熹就收到被撤销职务的命令。刘三杰以以前御史的身份弹劾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以前所谓的“伪党”，到这时又变成为所谓的“逆党”了。当天皇上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攻击说尊崇道学的人和权臣勾结成为死党，窥伺皇帝的权位。于是皇上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告白天下，这以后攻击所谓的伪学日益紧迫，候选官余吉甚至上书要求砍朱熹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儒者中行为规矩、以儒学修养而稍有名气的人，简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跟从他们学习的士人，特立独行无所顾的，都退隐到山沟里去了；随顺怯懦的，都改换名字拜他人做老师去了，经过原来的老师

门前也不敢再进去；还有的甚至改变穿戴，结伙游逛市场，来表明自己和他们不是同党。然而朱熹却天天与学生们讲学没有停止，有人劝他把学生送回，他只是笑但不给予回答。有个当籍田令名叫陈景思的人，是以前宰相康伯的孙子，和韩侂胄有点姻亲关系，他劝韩侂胄不要做过分的事，韩侂胄的心里也渐渐有点后悔。朱熹死后，快要埋葬时，谏官说：“各地伪学的徒子徒孙都会约定日期聚会，来给伪学老师送葬，聚会期间，不准对现在当权的人随意说长论短，也就是对当前朝政的得失说三道四，希望陛下命令地方官对此加以管束。”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嘉泰初年，朝廷对学者的禁锢稍稍放松。嘉泰二年，皇上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赏给他一个华文阁待制的职名，给予他做官的福利待遇。”后来韩侂胄死后，皇上下诏对朱熹临终写遗表的事给予赏赐，赐他一个谥号叫做“文”。不久又赠给他中大夫的官阶，特赠宝谟学士职名。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职名，追封他为信国公，后又改为徽国公。

一开始，朱熹少年时，慨然有追求大道的志向。他的父亲朱松病得很危急的时候，曾嘱咐朱熹说：“籍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刘致中、屏山的刘彦冲这三个人，学术上都有深厚根底，是我所敬畏的人，如果我死了，你就去拜他们为师，而且只听他们的话。”这三人，指的是胡宪、刘勉之、刘子翥。所以朱熹的学问既是广博地从经典传注中寻求的，又是从广泛结交当代有识之士中得来的。延平的李侗老了，他曾随罗从彦学习过，朱熹从同安县回来，不惧数百里的远程，步行去跟他学习。

他的治学，大抵是穷究事物之理以推广其知识，然后回到自己身上用实践来证明知识的真实，而且把内心始终处于庄敬专一状态作为主要修养方法。他曾经说圣人贤人道统的流传分散在古代典籍中，圣经中的义理不明白，因而道统的流传才昏暗不明。于是他耗尽精力，来彻底研究圣贤的经典并且对经典训释。所著的书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大学中庸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韩文考异》；所编辑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考经刑误》、《小学书》、

《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在世上流传。朱熹死后，朝廷把他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所做的注解规定为学校里必修的课程。又有《礼仪经传通解》一书没有完全定稿。也放在学校里当课本。朱熹平生写的诗文一共一百卷，对学生问题的回答记录整理出来共八十卷，另外不搜集整理的有十卷。

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七人列入陪从孔子受祭礼的行列，没有得到答复。淳祐元年正月，皇上视察学校，亲手写诏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的木主放在孔子庙里陪从受祭祀。

黄干说：“道的正统必须等到适合的人才能够传下来，从周代以来，可以承担传道责任的人不过几个人罢了，但能使这个正道光大昭著的，就只有一两个人了。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在道统沦于微弱的时候继承了它，到孟子时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子、程子、张子在道统濒绝的时候继承了它，到朱熹时才又开始显著。”有见识的人认为朱熹很懂得立言。

朱熹的儿子朱在，绍定年间作为吏部侍郎。

天祚皇帝本纪

——《辽史》卷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原文】

天祚皇帝，讳延禧，字延宁，小字阿果。道宗之孙，父顺宗大孝顺圣皇帝，母贞顺皇后萧氏。大康元年生。六岁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书令。后三年，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寿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君臣上尊号曰天祚皇帝。

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统，大赦。诏为耶律乙辛所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丽。乙巳，以北府宰相萧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加守太傅。

三月丁卯，诏有司以张孝杰家属分赐群臣。甲戌，召僧法颐放戒于内庭。夏四月，旱。

六月庚寅朔，如庆州。甲午，宋遣王潜等来吊祭。丙申。高丽、夏国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韩特剌兼南院枢密使。庚子，追谥懿德皇后为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国王和鲁韩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乙巳，以北平郡王濬进封郑王。丁未，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辛亥，葬仁圣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庆陵。

秋七月癸亥，阻卜、铁骊来贡。

八月甲寅，谒庆陵。

九月壬申，谒怀陵。乙亥，驻蹕藕丝淀。

冬十月壬辰，谒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怀太子谥曰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皇妣曰贞顺皇后。

十二月戊子，以枢密副使张琳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张奉珪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癸巳，宋遣黄实来贺即位。丁酉，高丽、夏国并遣使来贺。乙巳，诏先朝已行事，不得陈告。

初，以杨剺为生女直部节度使，其俗呼为太师。是岁杨剺死，传于兄之子乌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袭。

二年春正月，如鸭子河。

二月辛卯，如春州。

三月，大寒，冰复合。

夏四月辛亥，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

五月乙丑，斡特剌献耶睹刮等部捷。

六月壬辰，以雨罢猎，驻蹕散水原。丙午，夏国李乾顺复遣使请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陈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顺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闰月庚申，策贤良。壬申，降惠妃为庶人。

秋七月，猎黑岭，以霖雨，给猎人马。阻卜来侵，斡特剌等战败之。

冬十月乙卯，萧海里叛，劫乾州武库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萧海里亡入陪术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为北院枢密使，参知政事牛温舒知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获萧海里，免官。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为北院枢密副使。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兴节。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萧海里首，遣使来献。戊申，如春州。

二月庚午，以武清县大水，弛其陂泽之禁。

夏五月戊子，以猎人多亡，严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岭。丙午，谒庆陵。

六月辛酉，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尚公主。

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

冬十月甲辰，如中京。

己未，吐番遣使来贡。

庚申，夏国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观德殿。

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皇太叔，梁王挹鲁进封燕国王，郑王淳为东京留守，进封越国王，百官各进一阶。丁酉，以惕隐耶律何鲁扫古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号，告庙。乙巳，谒太祖庙，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召监修国史耶律伊纂太祖诸帝《实录》。

十二月戊申，如藕丝淀。

是年，放进士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鱼儿冻。壬寅，猎木岭。癸卯，燕国王挹鲁薨。

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来贡。

夏六月甲辰，驻蹕旺国崖。甲寅，夏国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来贡。

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猎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慎思并知北院枢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敌里为西北路招讨使。

冬十月己酉，凤凰见于瀋阴。己未，幸南京。

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楼，赐贫民钱。

十二月辛丑，以张琳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国遣李造福等来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辽兴军节度使萧常哥为北府宰相。丁酉，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讽宋罢伐夏兵。

二月癸卯，微行，视民疾苦。丙午，幸鸳鸯冻。

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国王李乾顺。

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

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广、王戡报聘。

六月甲戌，夏国遣使来谢，及贡方物。己丑，幸候里吉。

秋七月，谒庆陵。

九月辛亥，驻蹕藉丝淀。乙卯，谒乾陵。

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丙辰，高丽三韩国公王颙薨，子侯遣使来告。十二月己巳，夏国复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来议与夏约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知南院枢密使事牛温舒使宋，讽归所侵夏地。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辛巳，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谢。

秋七月癸巳，阻卜来贡。甲午，如黑岭。庚子，猎鹿角山。

冬十月乙亥，宋与夏通好，遣刘正符、曹穆来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幹兼惕隐，东京留守、越国王淳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未，以谢家奴为南院大王，马奴为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册礼。戊戌，大赦。以和鲁幹为义和仁圣皇太叔，越国王淳进封魏国王，封皇寺教卢幹为晋王，习泥烈为饶乐郡王，己亥，谒太祖庙。甲辰，祠木叶山。

十二月己巳，封耶律伊为漆水郡王，餘官进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钓鱼于鸭子河。

二月，驻蹕大鱼泺。

夏六月，次散水原。

秋七月，如黑岭。

冬十月，谒乾陵，猎医巫闾山。

是年，放进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

夏四月丙申，封高丽王侯为三韩国公，赠其父颙为高丽国王。

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讨使萧敌里率诸蕃来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

国王李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丁未，如黑岭。

秋七月戊辰，以雨罢猎。

冬十二月己卯，高丽遣使来谢。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戊午，夏国以宋不归地，遣使来告。

夏四月壬午，五国部来贡。

六月乙亥，清暑特礼岭。

秋七月，陨霜，伤稼。甲寅，猎于候里吉。

八月丁酉，雪，罢猎。

冬十月癸酉，望祠木叶山。丁丑，诏免今年租税。

十二月甲申，高丽遣使来贡。

是年，放进士刘楨等九十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预行立春礼。如鸭子河。

二月庚午朔，驻蹕大鱼泺。

夏四月丙子，五国部长来贡。丙戌，预行再行礼。癸巳，猎于北山。

六月甲戌，清晨玉丘。癸未。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贡。甲午，阻卜来贡。

秋七月辛丑，谒庆陵。

闰月辛亥，谒怀陵。己未，谒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鲁斡薨。

九月甲戌，免重九节礼。

冬十月，驻蹕藕丝淀。

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

是岁，大饥。

元庆元年春正月，钓鱼于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乙亥，五国部长来贡。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猎。

冬十月，驻蹕藕丝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

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貽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仪，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鹘来贡。戊戌，成安公主来朝。甲辰，阻卜来贡。

秋七月乙丑，猎南山。

九月己未，射获熊，燕群臣，上亲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归，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鹞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仍送咸州诸责，欲使自新。后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

冬十月辛亥，高丽三韩国公王侯之母死，来告，即遣使致祭，起复。是月，驻蹕奉圣州。

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谒太祖庙。

是年。放进士韩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赐南京贫民钱。丁卯，如大鱼泺。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猎狗牙山，大寒，猎人多死。

三月，籍诸道户，徙大牢古山围场地居民于别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

夏闰四月，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

六月乙卯，韩朗改国遣使来贡良犬。丙辰，夏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幸秋山。

九月，驻蹕藕丝淀。

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枢密使事，西南面招讨使萧乐古为南府宰相。

十二月庚戌，高丽遣使来谢致祭。癸丑，回鹘遣使来贡。甲寅，以枢密直学士马人望参知政事。丙辰，知枢密院事耶律伊薨。癸亥，高丽遣使来谢起复。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从，遣其部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谕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不发。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女直复遣使取阿疏，不发，乃遣侍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人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乃与弟粘罕、胡舍等谋，以银术割、移烈、娄室、闾母等为帅，集女直诸部兵，擒辽障鹰官。及攻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司以闻。时上在庆州射鹿，闻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萧挈不也遇女直，战于宁江东，败绩。

冬十月壬寅朔，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挈不也为副，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以虞侯崔公义为都押官，控鹤指挥刑颖为副，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萧嗣先军溃，崔公义、刑颖、耶律佛留、萧葛十等死之，其获免者十有七人。萧奉先惧其弟嗣先获罪，辄奏东征溃军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为患。上从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战士无斗志，望风奔溃。

十一月壬辰，都统萧敌里等营于斡邻冻东，又为女直所表，士卒死者甚众。甲午，萧敌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十二月，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宾州，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直所败。

五年春正月，下诏亲征，遣僧家奴持书约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赛剌复书，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於别地，然后议之。都统耶律斡里朵等与女直兵战于达鲁古城，败绩。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

三月，以萧谢佛留等讨之。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赍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

夏四月癸丑，萧谢佛留等为渤海古欲所败，以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赴之。五月，陶苏斡及古欲战，败绩。张家奴等以阿骨打书来，复遣之往。

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礼岭。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癸丑，以亲征谕诸道。丙辰，陶苏斡招获古欲等。癸亥，以惕隐耶律末里为北院大王。是月，遣萧辞剌使女直，以书辞不屈见留。

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军银绢。丙子，猎于岭东。是月，都统斡里朵等与女直战于白马泺，败绩。

八月申子，罢猎，趋军中。以斡里朵等军败，免官。丙寅，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卫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餘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

九月丁卯朔，女直军陷黄龙府。己巳，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为西南面招讨使。辞剌还，女直复遣赛剌以书来报：若归我叛人阿疏等，既当班师。上亲征。粘罕、兀术等以书来上，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求战。书上，上怒，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剪除”之语。女直主聚众，髡面仰天恸哭曰：“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亲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谋迎立魏国王淳。上遣驸马萧昱领兵诣广平淀护后妃，行宫小底乙信持书驰报魏国王。时章奴先遣王妃亲弟萧谛里以

所谋说魏国王。王曰：“此非细事，主上自有诸王当立，北、南面大臣不来，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顷，乙信等赍御札至，备言章奴等欲废立事。魏国王立斩萧谛里等首以献，单骑间道诣广平淀等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国王不听，率麾下掠庆、饶、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余至数万，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鹵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擒其贵族二百余人，并斩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绣院，或散诸近侍为婢，余得脱者皆奔女直。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腰斩于市，剖其心以献祖庙，支解以徇五路。

冬十一月，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刺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

十二月乙巳，耶律张家奴叛。戊申，亲战于护步答冈，败绩，尽亡其輜重。己未，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应张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马哥讨张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萧特末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东京夜有恶少年十余人，乘酒执刃，逾垣入留守府，问留守萧保先所在：“今军变，请为备。”萧保先出，刺杀之。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人，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年乃得之。而萧保先严酷，渤海苦之，故有是变。其裨将渤海高永昌僭号，称隆基元年。遣萧乙薛、高兴顺招之，不从。

闰月己亥，遣萧韩家奴、张琳讨之。戊午，贵德州守将耶律余睹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师击败之。

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讨张家奴，战于祖州，败绩。乙酉，遣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率诸将讨张家奴。戊子，张家奴诱饶州渤海及中京贼侯概等万余人，攻陷高州。

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夏四月戊辰，亲征张家奴。癸酉，败之。甲戌，诛叛党，饶州渤海平。丙子，赏平贼将士有差；而萧韩家奴、张琳等复为贼所败。

五月，清暑散水源。女直军攻下沈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东京州县族人痕孛、铎刺、吴十、撻不也、道刺、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

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庚辰，魏国王淳进封秦晋国王，为都元帅；上京留守萧撻不也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帅。丁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韩家奴为上京留守。

秋七月，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余户叛，东北路统军使勒兵追及，尽俘以还。

八月，乌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

九月丙午，谒怀陵。

冬十月丁卯，以张琳军败，夺官。庚辰，乌古部来降。

十一月，东面行军副统马哥等攻曷苏馆，败绩。

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萧氏为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统耶律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减廐马粟，分给诸局。是月，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

二月涑水县贼董鹿儿聚众万余，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刺与战于易水，破之。

三月，鹿儿党复聚，乙薛复击破之于奉圣州。

夏五月庚寅，东北面行军诸将涅里、合鲁、涅哥、虚古等弃市。乙巳，诸围场隙地，纵百姓樵采。

六月辛巳，以同知枢密院事余里也为北院大王。

秋七月癸卯，猎秋山。

八月丙寅，猎犹斯那里山，命都元帅秦晋王赴沿边，会四路兵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宣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统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山。丁酉，猎辘子山。

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

十二月丙寅，都元帅秦晋国王淳遇女直军，战于蒺藜山，败绩，女直复拔显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诏自责。癸酉，遣夷离毕查刺与大公鼎诸路募兵。

丁丑，以西京留守萧乙薛为北府宰相，东北路行军都统奚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

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

八年春正月，幸鸳鸯泺。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议和。庚寅，保安军节使张崇以双州二百户降金。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

二月，耶律奴哥还自金，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駙马、大臣了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

三月甲午，复遣奴哥使金。

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讨使萧得里底为北院枢密使。

五月壬午朔，奴哥以书来，约不逾此月见报。戊戌，复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议。是月，至纳葛泺。贼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耶律马哥等斩生儿于龙化州，高儿亡入懿州，与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与奴哥持书，报如前约。

六月丁卯，遣奴哥等赉宋、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义州，军帅回离保等击败之。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餘户降于金。

秋七月，猎秋山。金复遣胡突衮来，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

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

九月，突迭见留，遣奴哥还，谓之曰：“言如不从，勿复遣使。”

闰月丙寅，遣奴哥复使金，而萧宝、讹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于金。

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书来。龙化州张应古等四人率从降金。

十一月，副元帅萧挾不也薨。

十二月甲申，议定册礼，遣奴哥使金。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以懿州户三千降金。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缗，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

是年，放进士王鞏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乌林答赞谟持书来迎册。

二月，至鸳鸯泺。贼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僭号，南面军帅余睹擒撒八。

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己酉，乌林答赞谟、奴哥等先以书报。

夏五月，阻卜补疏只等叛，执招讨使耶律斡里朵，都监萧斜里得死之。

秋七月，猎南山。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来，责册文无“兄事”之语，不言“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戩”等语，皆非善意，殊乖体式。如依前书所定，然后可从。杨询卿、罗子韦率众降金。

八月，以赵王习泥烈为西京留守。

九月，至西京。复遣习泥烈、杨立忠先持册藁使金。

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陈图奴等二十余人谋反，伏诛。是月，遣使送乌林答选谟持书以还。

十年春二月，幸鸳鸯泺。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持书及册文副本以来，仍责乞兵于高丽。

三月己酉，民有群马者，十取其一，给东路军。庚申，以金人所定“大圣”二字，与先世称号同，复遣习泥烈往议。金主怒，遂绝之。

夏四月，猎胡土白山，闻金师再举，耶律白斯不等选精兵三千以济辽师。

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郭，留守撻不也率众出降。

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萧乙薛为上京留守、知盐铁内省两司、东北统军司事。

秋，猎沙岭。

冬，复至西京。

保大元年春天上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次晋王，母文妃；次秦王、许王，皆元妃生。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文妃姊妹三人：长适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适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诬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撻曷里等伏诛，文

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闻之大惧，即率千余骑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袞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将所部兵追之，及诸闾山县。诸将议曰：“主上信萧奉先言，奉先视吾辈蔑如也。余睹乃宗室豪俊，常不肯为奉先下。若擒余睹，他日吾党皆余睹也！不若纵之。”还，即给曰：“追袭不及。”奉先既见余睹之亡，恐后日诸校亦叛，遂劝骤加爵赏，以结众心。以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为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金吾卫上将军，萧干镇国大将军。

二月，幸鸳鸯泺。

夏五月，至蜀里狝。

秋七月，猎炭山。

九月，至南京。

冬十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赵王习泥烈为惕隐。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进下泽州。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闻余睹引金人娄室字董奄至，萧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诛。王素有人望，诸军闻其死，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余睹引金人逼行宫，上率卫兵五千余骑幸云中，遣传国玺于桑乾河。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马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并为都统，太和宫使耶律补得副之，将兵屯鸳鸯泺。己亥，金师败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三月辛酉，上闻金师将出岭西，遂趋白水泺。乙丑，群牧使谟鲁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仓。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曾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奉先下马，哭拜而去。行未数里，左右执其父子，缚送金兵。金人斩其长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辽军，夺以归国，遂并赐死。遂枢密使萧得里底。召撻不也典禁卫。丁卯，以

北院枢密副使萧僧孝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查刺为左夷离毕。戊辰，同知殿前点检事耶律高八率卫士降金。己巳，侦人萧和尚、牌印郎君耶律晒斯为金师所获。癸酉，以诸局百工多亡，凡扈从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诏留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处温闻上入夹山，数日不通，即与弟处能、子禦，外假怨军，内结都统萧干，谋立淳。遂与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集番汉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诣淳府。处温邀张琳至，白其事。琳曰：“摄政则可。”处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处温等请淳受礼，淳方出，李爽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惊骇，再三辞，不获已而从之。以处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义知枢密院事，虞仲文参知政事，张琳守太师，李处能直枢密院，李爽为少府少监、提举翰林医官，李爽、陈秘十余人曾与大计，并赐进士及第，授官有差。萧干为北枢密使，驸马都尉萧旦知枢密院事。改怨军为常胜军。於是肆赦，自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为湘阴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面、西北路两都招讨府、诸番部族而已。

夏四月辛卯，西南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胥马、蛇、食羊。

五月甲戌，都统马哥收集散亡，会于沕里谨。丙子，以马哥知北院枢密使事，兼都统。

六月，淳寝疾，闻上传檄天德、云内、朔、武、应、蔚等州，合诸蕃精兵五万骑，约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问劳，索衣裘、茗药。淳甚惊，命南、北面大臣议。而李处温、萧干等有迎秦拒湘之说，集蕃汉百官议之。从其议者，东立；惟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西立。处温等问故，宁曰：“天祚果能以诸番兵大举夺燕，则是天数未尽，岂能拒之？否则，秦、湘，父子也，拒则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处温等相顾微笑，以宁煽乱军心，欲杀之。淳歆枕长叹曰：“彼忠臣也，焉可杀？天祚果来，吾有死耳，复何面目相见耶！”已而淳死，众乃议立妻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奉遗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

定为帝。太后遂称制，改元德兴。处温父子惧祸，南通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北通于金，欲为内应，外以援立大功自陈。萧太后骂曰：“误秦晋国王者，皆汝父子！”悉数其过数十，赐死，裔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钱七万缗，金玉宝器称是，为宰相数月之间所取也。漠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夏国援兵至，亦为金所败。

秋七月丁巳朔，敌烈部皮室叛，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讨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户降金。辛未，夏国遣曹价来问起居。

八月戊戌，亲遇金军，战于石辇驿，败绩，都统萧特末及其侄撒古被执。辛丑，会军于欢搥新查刺，金兵追之急，弃輜重以遁。

九月，敌烈部叛，都统马哥克之。

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

十一月乙丑，闻金兵至奉圣州，遂率卫兵屯于落昆髓。秦晋王淳妻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以劲后守居庸。及金兵临关，崖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军。

十二月，知金主抚定南京，上遂由扫里关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号，称天复元年，命都统马哥讨之。甲子，初，张珪为辽兴军节度副使，民推珪领州事。秦晋王淳既死，萧德妃遣时立爱知平州。珪知辽必亡，练兵畜马，籍丁壮为备。立爱至，珪弗纳。金帅粘罕入燕，首问平州事于故参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珪狂妄寡谋，虽有乡兵，彼何能为？示之不疑，图之未晚。”金人招时立爱赴军前，加珪临海军节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张珪。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请自往覘之。珪谓公弼曰：“辽之八路，七路已降；独平州未解甲者，防萧于耳。”厚赂公弼而还。公弼复粘罕曰：“彼无足虑。”金人遂改平州为南京，加珪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宣、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相继皆降，上京卢彦伦叛，杀契丹人。

二月乙酉朔，兴中府降金。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颢、权隰州刺史杜师回、权迁州刺史高永昌、权润州刺史张成，皆籍所管户降金。丙戌，诛萧德妃，降淳为庶人，尽释其党。癸巳，兴中、宣州复城守。

三月，驻蹕于云内州南。

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僧孝奴为诸道大都督。丙申，金兵至居庸关，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围辇童于青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窃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许王、诸妃、公主、从臣皆陷没。庚子，梁宋大长公主特里亡归。壬寅，金遣人来招。癸卯，答言请和。丙午，金兵送族属辇童东行，乃遣兵邀战于白水解，赵王习泥烈、萧道宁皆被执。上遣牌印郎君谋卢瓦送免纽金印伪降，遂西遁云内。駙马都尉乳奴诣金降。己酉，金复以书来招，答其书。壬子，金帅书来，不许请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尽救诸子，诘之。

五月乙卯，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临其国。庚申，军将耶律敌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为帝，改元神历。辛酉，渡河，止于金肃军北。回鹘保为众所杀。

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来归。

冬十月，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梁王雅里歿，耶律术烈继之。

十一月，术烈为众所杀。

四年春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赉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时侍从乏粮数日，以衣易羊。至乌古敌烈部，以都点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

二月，耶律迺设等十人谋叛，伏诛。

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虞仲文皆东迁。燕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入平州，言于留守张珪曰：“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必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珪遂召诸将领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中兴，先责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使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则宋无不接纳，平州遂为蕃镇矣。即后日金人加兵，

内用平山之军，外得宋为之援，又何惧焉！”珣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学士李石智而多谋，可召与议。”石至，其言与之合。乃遣张谦率五百余骑，传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西岸，遣议事官赵秘校往数十罪，曰：“天祚播迁夹山，不即奉迎，一也；劝皇叔秦晋王僭号，二也；诋讐君父，降封湘阴，三也；天祚遣知枢王有庆来议事而杀之，四也；檄书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议，五也；不谋守燕而降，六也；不顾大义，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财，取悦于金，八也；使燕人迁徙失业，九也；教金人发兵先下平州，十也。尔有十罪，所不容诛。”左企弓等无以对，皆缢杀之。仍称保大三年，画天祚象。朝夕谒，事必告而后行，称辽官秩。

六月，榜谕燕人复业，恒产为常胜军所占者，悉还之。燕民既得归，大悦。翰林学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党往燕山，说宋王安中曰：“平州带甲万余，珣有文武材，可用为屏翰；不然，将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与党诣宋。宋主诏帅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抚，与免三年常赋。珣闻之，自谓得计。

秋七月，金人屯来州。闾母闻平州附宋，以二千骑问罪，先入营州。珣以精兵万骑击败之。宋建平州为秦宁军，以珣为节度使，以安弼、党为徽猷阁待制，令宣抚司出银绢数万犒赏。珣喜，远迎。金人谍知，举兵来袭，珣不得归，奔燕。金人克三州，始来索珣，王安中诿之。索急，斩一人貌类者去。金人曰：“非珣也，以兵来取。安中不得已，杀珣，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夷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

八月，国舅详稳萧撻不也、笔砚祗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

九月，建州降金。

冬十月，纳突吕不部人讹哥之妻谗葛，以讹哥为本部节度使。昭古牙率众降金。金攻兴中府，降之。

十一月，从行者举兵乱，北护卫太保术者、舍利详稳牙不里等击败之。

十二月，置二总管府。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项小斛禄遣人请临其地。戊子，趋天德，过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进珠帽，却之，乘张仁贵马得脱，至天德。己丑，遇雪，无御寒具，术者以貂裘帽进；途次绝粮，术者进飧与枣；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辈惟啮冰雪以济饥。过天德。至夜，将宿民家，给曰侦骑，其家知之，乃叩马首，跪而大恸，潜宿其家。居数日，嘉其忠，遥授以节度使，遂趋党项。以小斛禄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知军事，仍赐其子及诸校爵赏有差。

二月，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广宁府间阳县乾陵傍。

耶律淳者，世号为北辽。淳小字涅里，兴宗第四孙，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鲁斡之子。清宁初，太后鞠育之。既长，笃好文学。昭怀太子得罪，上欲以淳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与淳善，出淳为彰圣等军节度使。

天祚即位，进王郑。乾统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议制两府礼仪。上喜，徙王魏。其父和鲁斡薨，即以淳袭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宠冠诸王。

天庆五年，东征，都监章奴济鸭子河，与淳子阿撒等三百余人亡归，先遣敌里等以废立之谋报淳，淳斩敌里首以献，进封秦晋国王，拜都元帅，赐金券，免汉拜礼，不名。许自择将士，乃募燕、云精兵。东至锦州，队长武朝彦作乱，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彦诛之。会金兵至，聚兵战于阿里轸斗，败绩，收亡卒数千人拒之。淳入朝，释其罪，诏南京刻石纪功。

保大二年，天祚入夹山，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灵武故事，议欲立淳。淳不从，官属劝进曰：“主上蒙尘，中原扰攘，若不立王，百姓何归？”

宜熟计之。”遂即位。百官上号天锡皇帝，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大赦。放进士李宝信等一十九人，遥降天祚为湘阴王。以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等，仍隶天祚。自此辽国分矣。封其妻普贤女为德妃，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报宋，免岁币，结好。宋人发兵问罪，击败之。寻遣使奉表于金，乞为附庸。事未决，淳病死，年六十。百官伪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遣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为皇太后，称制，改建福为德兴元年，放进士李球等百八人。时宋兵来攻，战败之，由是人心大悦，兵势日振。宰相李纯等潜纳宋兵，居民内应，抱关者被杀甚众。翌日，攻内东门，卫兵内战，宋军大溃，逾城而走，死者相籍。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从。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军，见天祚。天祚怒，诛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属籍。

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字撒鸾。七岁，欲立为皇太子，别置禁卫，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师围青塚寨，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间道行至阴山，闻天祚失利趋云内，雅里驰赴。时扈从者千余人，多于天祚。天祚虑特母哥生变，欲诛之。责以不能全救诸王，将讯之。仗剑召雅里问曰：“特母哥教汝何为？”雅里对曰：“无他言。”乃释之。

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岭，见蛇横道而过，识者以为不祥。后三日，君僚共立雅里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历，命士庶上便宜。

雅里性宽大，恶诛杀。获亡者，笞之而已。有自归者，即官之。因谓左右曰：“欲附来归；不附则去。何须威逼耶？”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乌古部节度使纥哲、迭烈部统军撻不也、都监突里不等各率其众来附。自是诸部继至。而雅里日渐荒怠，好击鞠。特母哥切谏，乃不复出。以耶律敌列为枢密使，特母哥副之。敌列勅西北路招讨使萧纥里荧惑众心，志有不臣，与其子麻涅并诛之。以遥设为招讨使，与诸部战，数败，杖免官。

从行有疲困者，辄振给之。直长保德谏曰：“今国家空虚，赐赉若此，将

何以相给耶？”雅里怒曰：“昔畋于福山，卿诬猎官，今复有此言。若无诸部，我将何取？”不纳。初，令群牧运盐冻仓粟，而民盗之，议籍以偿。雅里乃自为直：每粟一车，偿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偿一车！”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令尽偿，民何堪？”

后猎查刺山，一日而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

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辽史，兴军节度使。

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

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玉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郭、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纥而毕十八部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首乎？”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选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

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

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因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自萧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

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敌剌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乘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祖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达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康国十年殁，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

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殁，庙号仁宗。

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后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剌以兵

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仗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

耶律淳在天祚之世，历王大国，受赐金券，赞拜不名。一时恩遇，无与为比。当天祚播越，以都元帅留守南京，独不可奋大义以激燕民及诸大臣，兴勤王之师，东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篡也。况忍王天祚哉？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复归天祚。天祚责以大义，乃自立为王而去之。幸藉祖宗余威遗志，遑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录，几九十年，亦可谓难矣。

然淳与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复君之，其可乎哉？诸葛武侯为献帝发丧，而后立先主为帝者，不可同年语矣。故著者为戒云。

【译文】

天祚皇帝，名延禧，字延宁，小字阿果，是道宗的孙子，父亲是顺宗大孝顺圣皇帝，母亲是贞顺皇后萧氏。生于大康元年。六岁时被封为梁王，加官守太尉，兼任中书令。三年以后，进封为燕国王。大安七年，统管北南院枢密使事务，加官尚书令，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寿隆七年正月甲戌日，道宗驾崩，延禧尊奉遗诏在灵柩前面即皇帝位。各大臣奉上的尊号称天祚皇帝。

二月壬辰初一，改年号为乾统，天下大赦。下令替被耶律乙辛诬陷的人恢复官职和爵位，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流放的召回。乙未日，派遣使臣向南宋和西夏、高丽通报丧事。乙巳日，由北府宰相萧兀纳担任辽光军节度使，加官守太傅。

三月丁卯日，命令有关部门把张孝杰的家属分赐给各大臣。甲戌日，召进法颐和尚在宫内放戒。

夏四月，天旱。

六月庚寅初一，皇帝前往庆州。甲午日，宋朝派遣王潜等人前来吊祭。丙

申日，高丽、夏国各自派使者前来祭奠慰哀。戊戌日，任命南府宰相斡特剌兼任南院枢密使。庚子日，追奉懿德皇后谥号为宣懿皇后。壬寅日，任命宋魏国王和鲁斡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乙巳日，把北平郡王耶律淳进封为郑王。丁未日，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加官于越。辛亥日，将仁圣大孝文皇帝和宣懿皇后葬在庆陵。

秋七月癸亥日，阻卜、铁骊前来朝贡。

八月甲寅日，皇上参拜庆陵。

九月壬申日，皇上参拜怀陵。乙亥日，驻屯藕丝淀。

冬十月壬辰日，参拜乾陵。甲辰日，尊奉皇父昭怀太子谥号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为顺宗；母亲谥号为贞顺皇后。

十二月戊子日，由枢密副使张琳执掌枢密院事务，翰林学士张奉珪担任参加政事，兼任同知枢密院事。癸巳日，宋朝派遣黄实前来祝贺皇帝即位。丁酉日，诏令凡是先朝已经处理过的事情，全部循例办理不再禀告。

当初，由杨割任生女直部节度使，俗称为太师。当年杨割死去，将官位传给他哥哥的儿子乌雅束，乌雅束又死去，由他兄弟阿骨打承袭。

乾统二年春正月，皇帝到鸭子河去。

二月辛卯日，皇帝前往春州。

三月，天气甚冷，又重新结冰。

夏四月辛亥日，下令处死乙辛党徒，把他们的子孙迁到边疆，掘开乙辛、得里特的坟墓，劈开棺材，杀尸断身；把他们的家产分给被他们杀害的人家。

五月乙丑日，斡特剌进献耶睹刮等部的战利品和俘虏。

六月壬辰日，由于下雨停止打猎，在散水原留住。丙午日，夏国王李乾顺又派使者前来请求娶公主为妻。丁未日，南院大王陈家奴辞官回乡。壬子日，李乾顺遭到宋朝攻打，派遣李造福、田若水前来请求救援。

闰月庚申日，策试贤良人士。壬申日，把惠妃降为平民。

秋七月，在黑岭打猎，由于天降喜雨，赐给猎人马匹。阻卜来进犯，斡特剌等人把他们打败。

冬十月乙卯日，萧海里叛乱了，抢走乾州武库中的兵器甲服。命令北面

林牙郝家奴捉拿萧海里，萧海里逃入陪术水阿典部。丙寅日，任命南府宰相斡特剌担任北院枢密使，参知政事牛温舒知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月乙未日，郝家奴由于没有能将萧海里捉获，被免去官职。壬寅日，任命上京留守耶律慎思担任北院枢密副使。有关部门奏请把天祚帝生日做为天兴节。

三年春正月辛巳初一，去混同江。女真人把萧海里首级装入盒内，派遣使臣前来进献。戊申日，前往春州。

二月庚午日，鉴于武清县发大水，放宽对该地滩涂湖地的管理禁令。

夏五月戊子日，因为很多猎人逃亡，制定严格的管理法规。乙巳日，皇帝在赤勒岭避暑。丙午日，参拜庆陵。

六月辛本日，夏国王李乾顺又派使者前来求娶公主。

秋七月，中京降冰雹，庄稼遭受灾害。

冬十月甲辰日，去中京。己未日，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进贡。庚申日，夏国又派使者前来求援。己巳日，在观德殿祭祀。

十一月丙申日，文武百官为皇上加尊号称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颁布大赦令，尊宋魏国王和鲁斡为皇太叔，梁王挾鲁进封为燕国王，郑王耶律淳担任东京留守，进封越国王，百官一律晋升一等。丁酉日，由惕隐耶律何鲁扫古担任南院大王。戊戌日，把所受尊号祭告祖庙。乙巳日，晋谒太祖庙，追尊太祖的高祖为昭烈皇帝，庙号肃祖，高祖帝后为昭烈皇后；追奉曾祖为庄敬皇帝，庙号懿祖，曾祖帝后为庄敬皇后。命令监修国史耶律俨编写太祖等各位皇帝的《实录》。

十二月戊申日，皇上前往藕丝淀。

这一年，录取进士马恭回等共一百零三人。

乾统四年春正月戊子日，皇上前往鱼儿泺。壬寅日，在木岭打猎。癸卯日，燕国王挾鲁去世。

二月丁丑日，鼻骨德派使者前来进贡。

夏六月甲辰日，皇帝在旺国崖居留。甲寅日，夏国派李造福、田若水前来求援。癸亥日，吐蕃派使者前来进贡。

秋七月，南京发生了蝗灾。庚辰日，皇上在南山打猎。癸未日，由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慎思一起执掌北院枢密使事务。辛丑日，任命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敌里担任西北路招讨使。

冬十月己酉日，凤凰在潮阴县出现。己未日，皇上前往南京。

十一月乙亥日，皇上到迎月楼，向贫民分赐银两。

十二月辛丑日，任命张琳担任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日，夏国派李国福等人前来求援，并且请求讨伐宋朝。庚寅日，任命辽兴军节度使萧常哥担任北府宰相。丁酉日，派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人前往婉言劝说宋朝停止攻打夏国。

二月癸卯日，皇帝着便装出访，体察民间疾苦。丙午日，皇帝去鸳鸯泺。

三月壬申日，皇上把本族姑娘南仙封为成安公主，下嫁给夏国王李乾顺。

夏四月甲申日，皇上在炭山捕杀虎。

五月癸卯日，皇上在南崖避暑。壬子日，宋朝派遣曾李广、王戡来回访。

六月甲戌日，夏国派使者前来致谢，贡献地方物产。乙丑日，皇上来到候里吉。

秋七月，皇上参拜庆陵。

九月辛亥日，驻屯藕丝淀。乙卯日，皇上参拜乾陵。

冬十一月戊戌日，不准商人家属参加进士考试。丙辰日，高丽三韩国公王颙去世，他儿子王侯派使者前来报丧。

十二月己巳日，夏国又派遣李造福、田若水前来求援。癸酉日，宋朝派林洙前来商谈同夏国议和的事。

六年春正月辛丑日，派遣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德里底、知南院枢密使事牛温舒出使宋国，婉言劝说宋国归还所侵占的夏国领土。

夏五月，皇上在散水原避暑。

六月辛巳日，夏国派李造福等人前来致谢。

秋七月癸巳日，阻卜前来进贡。甲午日，皇上前往黑岭。庚子日，在鹿角山打猎。

冬十月乙亥日，宋朝同夏国和好，派遣刘正符、曹穆前来通报。庚辰日，

任命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斡兼任惕隐，任命东京留守、越国王耶律淳担任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未日，任命谢家奴担任南院大王，马奴担任奚六部大王。丙申日，举行柴册礼。戊礼日，颁布大赦令。称和鲁斡为义和仁圣皇太叔，进封越国王耶律淳为魏国王，封皇太子敖卢斡为晋王，习泥烈为饶乐郡王。己亥日，参拜太祖庙。甲辰日，祭祀木叶山。

十二月己巳日，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其他官员分等第晋升爵位。

七年春正月，皇上在鸭子河钓鱼。

二月，皇上在大鱼泺停留。

夏六月，皇上在散水原驻屯。

秋七月，皇上去黑岭。

冬十月皇上参拜乾陵，在医巫闾山打猎。

这一年，隶取进士李石等共一百人。

乾统八年春正月，皇上去春州。

夏四月丙申日，封高丽王王侯为三韩国公，赠他父亲王颙为高丽国王。

五月，皇上在散水原避暑。

六月壬辰日，西北路招讨使萧敌里率领各蕃属前来朝见皇上。丙申日，举行射柳仪式以求降雨。壬寅日，夏国王李乾顺派遣使者前来报告。成安公主生了个儿子。丁未日，皇上去黑岭。

秋七月戊辰日，由于下雨没有打猎。

冬十二月己卯日，高丽派使者前来致谢。

九年春正月丙午初一，皇上去鸭子河。

二月，皇上去春州。

三月戊午日，夏国派使者前来通报有关宋朝不归还土地的事。

夏四月壬午日，五国部前来进贡。

六月乙亥日，皇上在特礼岭避暑。

秋七月，下霜，庄稼遭受损失。甲寅日，皇上在候里吉打猎。

八月丁酉日，下雪，没有打猎。

冬十月癸酉日，祭祀木叶山。丁丑日，皇上下令免征今年租税。

十二月甲申日，高丽派使者前来进贡。

这一年取进士刘祜等共九十人。

乾统十年春正月辛丑日，举行立春礼。皇上到鸭子河。

二月庚午初一，皇在大鱼泺驻留。

夏四月丙子日，五国部各酋长前来进贡。丙戌日，皇上举行再生礼。癸巳日，皇上在北山打猎。

六月甲戌日，皇上在玉丘避暑，癸未日，夏国派李造福等人前来进贡。甲午日，阻卜人来进贡。

秋七月辛丑日，皇上晋谒庆陵。

闰月辛亥日，皇上晋谒怀陵。己未日，皇上晋谒祖陵。壬戌日，皇太叔和鲁斡去世。

九月甲戌日，没有举行重九节礼仪。

冬十月，皇上在藕丝淀驻留。

十二月乙酉日，更改下一年年号。

这年，发生了严重饥荒。

天庆元年春正月，皇上在鸭子河钓鱼。

二月，皇上去春州。

三月乙亥日，五国部各酋长前来朝贡。

夏五月，皇上在散水原避暑。

秋七月，皇帝去打猎。

冬十月，皇上在藕丝淀驻留。

二年春正月己未初一，皇上去鸭子河。丁丑日，五国部酋长前来进贡。

二月丁酉日，皇上去春州，在混同江钓鱼；边界外生女真族各酋长凡是在千里以内的，按照惯例全部来朝见皇上。正赶上“头鱼宴”，饮酒半醉时，皇上来到大厅里，让各酋长依次表演舞蹈；只有阿骨打推辞说不会，皇上再三命令他跳舞，可是他始终不听从。过后，皇帝私下向枢密使萧奉先说：“在前些天的宴会上，阿骨打态度雄傲豪亢，眼神不同平常，应借边事将他杀掉。

否则必留后患。”奉先说：“他是粗人，不懂得礼节和情谊，没有多大过错却杀了他，恐怕会挫伤人们归顺的心情。就算他有贰心，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弟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人曾经随从皇上打猎，会唤鹿、打虎、捉熊。皇上一高兴，就为他们加官进爵。

夏六月庚寅日，皇上在南崖避暑。甲午日，和州回鹘人前来进贡。戊戌日，成安公主朝见皇上。甲辰日，阻卜来进贡。

秋七月乙丑日，皇上在南山打猎。

九月己未日，皇上去打猎，射获熊，设宴招待群臣，亲自弹奏琵琶。原来，阿骨打自从在混同江参加宴会回来，怀疑皇上知道了他的反叛企图，因此调集军队，首先吞并了邻近部族。女真人赵三、阿鹞产抗拒，阿骨打虏去他们的家属。两人跑到咸州告状，详稳司把他们送到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做为一般事项禀告皇上以后，仍旧交咸州去责问解决，想让阿骨打改过自新。后来几次召见阿骨打，他竟然推说有病不来。

冬十月辛亥，高丽三韩国公王侯的母亲逝世，前来报丧，派使者前去吊祭。王侯虽然丧期不满，但是仍然起用担任原职。这个月皇上在奉圣州驻留。

十一月乙卯日，到南京。丁卯日，皇上参拜太祖庙。

这一年录取进士韩昉等共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日，赐给南京贫民钱两。丁卯日，皇上去大鱼泺。甲戌日，严禁和尚尼姑违反教规。丙子日，皇上在狗牙山打猎，天气非常寒冷，很多猎人都被冻死。

三月，检查各户口，把大牢古山猎场地区的住户迁往其他地方。某日阿骨打率领五百骑兵忽然来到咸州，官民非常惊慌。第二天，他到详稳司，与赵三等人当面对质，阿骨打不服，被送到主管部门盘查。一天晚上他私自逃走。并派人向皇上禀诉，说详稳司要杀死他，因此不敢留在这里。此后，召见他从不再来。

夏闰四月，李弘因妖术惑众做乱，被分尸关往五京示众。

六月乙卯日，斡朗改国派使者前来进献良犬。丙辰日，夏国派使者前来进贡。

秋七月，皇上到秋山。

九月，皇上在藕丝淀驻留。

十一月甲午日，任命三司使虞融掌管南院枢密使事，西南面招讨使萧乐古担任南府宰相。

十二月庚戌日，高丽派使者前来感谢辽的吊丧。癸丑日，回鹘派使者前来进贡。甲寅日，任命枢密直学士马人望担任参知政事。丙辰日，掌管枢密院事耶律俨去世。癸亥日，高丽派使者前来感谢王侯丧期未满，准予复职的事。

四年春正月，皇上去春州。开始，女真起兵的时候，由于纥石烈部的阿疏不同意，女真派所属撒改的军队攻打他。阿疏的弟弟狄故保前来报告，皇帝命令女真不要打，可是女真人不听，阿疏前来投奔。如今女真派使者前来索要回阿疏，未予交还。

夏五月，皇上在散水原避暑。

秋七月，女真又派使者前来索阿疏，仍旧没交出，并且派侍御阿息保责问女真在边境上大量修建城堡的缘故。女真用傲慢的口气回答说：“假如交回阿疏，仍和从前一样朝见进贡。否则，将不断的修城”。随后辽国调集浑河以北各部军队，加强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同他弟弟粘罕、胡舍等人共同谋划，由银术割、移烈、娄室、闾母等人担任统帅，调集女真各部军队，先捉去辽国的障鹰官。接着攻打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司来禀报。当时皇上正在庆州打鹿，听到报告没有太介意，只派海州刺史高仙寿率领渤海军前去增援。萧挾不也同女真军遭遇，在宁江以东开战，辽军被打败。

冬十月壬寅初一，守司空萧嗣先担任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挾不也担任副都统，派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卫兵和地方豪强的士卒二千人，另从各路人挑选出英勇武士二千多人，由虞候崔公义担任都押官，控鹤指挥邢颖担任副都押官，发兵到出河店驻扎。两军对峙，女真军队偷渡混同江，突袭辽兵。萧嗣先的军队被打败，崔公义、邢颖、耶律佛留、萧葛十死，幸免于死的十七人，萧奉先怕他弟弟被治罪，就禀奏说东征溃散的军队到处抢掠，如不宽赦，惟恐他们聚众酿成祸害。皇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萧嗣先只被免去

了官职。各部军队中的将士彼此议论说：“打仗的战死而无功，败退的可以活命并无罪。”因此军队士无斗志，遇敌望风而逃。

十一月壬辰日，都统萧敌里等屯营在斡邻冻以东，又被女真军袭击，死伤士卒很多。甲午日，萧敌里也被免职。辛丑日，任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韩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担任副都统。

十二月，咸州、宾州、祥州和铁骊、兀惹等地官兵全部反叛逃入女真。萧乙薛前去支救援宾州，南军各部将领实娄、特烈等去援救咸州，全部被女真人打败。

天庆五年春季正月，发布亲征诏令，派遣僧奴携带书信去女真提出条件讲和并且指名斥责阿骨打。阿骨打派赛刺送来复信，提出假如归还反叛人员阿疏，将黄龙府迁往其他地方，而后才可以商谈议和。都统耶律斡韩里朵等同女真军队在达鲁古城作战，辽军被打败。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人反叛，自称大王。

三月，派萧谢佛留等人讨伐反叛人员。派耶律家奴等六人携带书信去女真，指名斥责他们的主子，希望他们立即投降。

夏四月癸丑日，萧谢佛留等被渤海古欲打败，由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担任都统，前去参战。

五月，陶苏斡与古欲开战，结果被打败。张家奴等由于阿骨打复信来，又派他再去见阿骨打。

六月己亥初一，皇上在特礼岭避暑。壬子日，张家奴等人回来，阿骨打复信，也指名斥责，命令投降。癸丑日，通告各地皇上将要亲征。丙辰日，陶苏斡招降擒获古欲等人。癸亥日，任命惕隐耶律末里为北院大王。这一月，派萧辞剌出使女真，由于所带信件言词强硬而被扣留。

秋季七月辛未日，宋朝派使臣送来增援的银两和布匹。丙子日，皇上在岭东打猎。这个月里，都统斡韩里朵等人同女真军在白马冻作战，被打败。

八月甲子日，皇上停止打猎，赶赴军中，斡韩里朵等人由于作战失利，被免除了官职。丙寅日，任命围场使阿不担任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担任都监，统领番军、汉军共十万人；由萧奉先担任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

担任副都统，以精锐部队二万人为先遣军。其余兵力划为五部份作为正军，贵族子弟一千人为硬军，朝廷各部门护从人员为护卫军，向北面的骆驼口进发。由都点检萧胡睹姑担任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担任副都统，率领汉族步兵骑兵共三万人，向南方宁江州进发。从长春州开始分路前进，发给几个月吃用的军粮，决心消灭女真。

九月丁卯初一，女真军队攻克黄龙府。己巳日，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任西南面招讨使。辞刺被放回，女真又派赛刺携带书信来报：假如归还我方反叛人员阿疏等，女真军队马上后撤。皇上亲征。粘罕、兀术等写信给皇上，表面上言词谦卑，貌似无奈，其实是要打仗。把信呈送皇上，皇上大怒，在写下的诏令中有“女真人太过份，发兵消灭他们”等语。女真首领集合广大将士，用刀划脸仰面大哭着说：“原来我和你们共同起兵，是因为遭受契丹的残忍欺侮，准备自立国家。如今辽主皇上亲自率兵来征讨，怎么办？除非大家奋死战斗，否则是阻挡不了的。不如杀了我一家，你们迎降，这样就能转祸为福。”各将士都说：“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我们听从你的决定。”乙巳日，耶律章奴反叛，逃往上京，策划迎立魏国王耶律淳为皇帝。皇上派驸马萧昱率兵到广平淀保护后妃，派行宫小底乙信携带书信急速去告知魏国王。当时章奴曾先派王妃的弟弟萧谛里按照他的想法前去劝说魏国王。魏国王说：“这不是小事，各国王中应该立谁，皇上自有主张，北、南面大臣不来，而由你来谈这样的事，是什么道理？”密令左右扣留了他。不久以后，乙信等人携带皇上亲笔信来到，详细叙述了章奴等人准备废上立王等情况。魏国王马上斩取萧谛里等人的首级进献给皇上，并单人骑马抄近路往广平淀去等待皇上问罪。皇上见了他一如既往。章奴得知魏国王不顺从他的谋划，就率领部下在庆州、饶州、怀州、祖州等地抢劫掠夺，联合渤海的贼寇，人数多达几万人，涌向广平淀，企图入侵行宫。顺国女真阿鹵产率领三百名骑兵一举打败匪徒，擒获其中贵族二百多人，把他们斩首示众。将他们妻子儿子分派给绣院做使役，有的分给皇上的侍从人员做奴婢，其他逃脱了的都去投奔女真。章奴冒充使者，准备逃往女真；被巡逻人员捉住，捆绑押送皇上驻地，被当众腰斩，把他的心挖出祭献祖庙，把尸体肢解拿到各地示众。

冬季十一月，派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刺等人率领骑兵五万、步兵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进至驼门。

十二月乙巳日，耶律张家奴叛乱。戊申日，皇上亲自指挥，在护步答冈同女真军作战，战败，武器辎重损失殆尽。己未日，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变加入张家奴一伙。庚申日，北面林牙耶律马哥讨伐张家奴。癸亥日，由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执掌北院枢密使事务，南院宣徽使萧特末担任汉人行宫都部署。

天庆六年春正月丙寅初一，在东京夜间有十几名少年无赖乘酒醉持刀跳墙进入留守府，打听留守萧保先在什么地方，说：“现在军队已经变乱，你必须做好准备。”萧保先走出，就被刺杀。户部使大公鼎得知这次事变后，就代行留守职责，与副留守高清明召集了奚兵、汉兵共一千人，捕获了所有作乱人员，全部杀掉，安抚了当地民众。东京是原来渤海的地域，是太祖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征战才得到的地方。然而萧保先在当地施政严厉苛刻，渤海人深受其害，才导致这次事件发生。他的副将渤海高永昌自称帝号，定年号为隆基元年。皇上派萧乙薛、高兴顺前去招降，他不接受。

闰月正乙亥日，派萧韩家奴、张琳去讨伐高永昌。戊午日，贵德州守将耶律余睹占据广州、渤海叛归高永昌，被我军打败。

二月戊辰日，御卫司徒挹不也等人讨伐张家奴，在祖州作战，结果失败。乙酉日，派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率领各将士攻打张家奴。戊子日，张家奴诱使饶州渤海和中京贼寇侯概等一万多人，攻占高州。

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人在川州擒获侯概。

夏四月戊辰日，皇帝亲自讨伐张家奴。癸酉日，打败了他。甲戌日，处死反叛的党徒，平定了饶州渤海。丙子日，对参加征讨张家奴战斗的将士按照等第给予奖赏；而萧韩家奴，张琳等又被叛贼打败。

五月，皇上在散水原避暑。女真军攻占沈州，又攻克东京，擒获高永昌。东京各州县女真族人痕学、铎刺、吴十、挹不也、道刺、酬斡等十三人全部向女真投降。

六月乙丑日，登记各路军队士兵，凡是有各种牲畜十头以上的家户全部

要出人参加军队。庚辰日，魏国王耶律淳进封为秦晋国王，任都元帅；上京留守萧撻不也任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帅。丁亥日，知北院枢密萧韩家奴担任上京留守。

秋季七月，皇上在秋山打猎。春州渤海二千多户居民叛逃，东北路统军使率领军队追赶，都俘获迁回。

八月，乌古部反叛，派中丞耶律撻不也等去招抚。

九月丙午日，皇上参拜怀陵。

冬季十月丁卯日，张珪由于作战失利，被撤消官职。庚辰日，乌古部前来投降。

十一月，东面行军副统马哥等人攻打曷苏馆，被打败。

十二月乙亥日，封平国萧氏为太皇太妃。辛巳日，罢免耶律马哥副统的官职。

七年春正月甲寅日，削减厰马饲料粮食，分给各局。这月内，女真军队进攻春州，东北面各部军队没有开始作战就自行溃散，女古、皮室等四部及渤海人全部投降了，接着泰州又被夺取。

二月，涑水县贼董庞儿聚众一万多人，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剌同他在易水交战，打败了他们。

三月，董庞儿党徒又聚众作乱，萧乙薛又在奉圣州把他们打败。

夏季五月庚寅日，东北面行军的各将领涅里、合鲁、涅哥、虚古等人被当众处死，陈尸在街市。乙巳日，各围猎场之间的地带，准许百姓砍柴。

六月辛巳日，任命同知枢密院事余里也担任北院大王。

秋季七月癸卯日，皇上在秋山打猎。

八月丙寅日，在玃斯那里山打猎，命令都元帅秦晋王前去边境沿线，会合四路兵马加强警戒，防止外部乘入秋时节进犯。

九月，皇上自燕到阴凉河，建立报怨于女真的怨军八营：士兵从宜州招募来的营叫前宜营、后宜营，从锦州招来的叫前锦营、后锦营，自乾州、显州招来的叫乾营和显营，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总共二万八千多人，驻扎在卫州蒺藜山。丁酉日，皇上在鞞子山打猎。

冬季十月乙卯初一，皇上到中京。

十二月丙寅日，都元帅秦晋国王耶律淳同女真军遭遇，在蒺藜山交战，被打败。女真又攻克显州邻近的州郡。庚午日，皇上下诏令自责。癸酉日，派夷离毕查刺和大公鼎到各地去招募兵卒。丁丑日，由西京留守萧乙薛任北府宰相，东北路行军都统奚霞没有执掌奚六部大王事务。

这一年，女真阿骨打采纳了铁州杨朴的谋划，即皇帝位，年号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进言说，自古以来英雄开基立国或是受禅即位，都必须先求大国封册承认，因此派使者前来议和，以争取册封。

八年春正月，皇上到鸳鸯泺。丁亥日，派耶律奴哥等人出使金国议和。庚寅日，保安军节度使张崇带双州二百户投降金国。东路各州盗贼蜂拥而起，掳掠百姓，以便为自己提供粮食。

二月，耶律奴哥从金国回来，金国国主复信说：“假如能以兄长待我，每年进贡地方物产，归还上京、中京、和中府三路州县；把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做人质；放回我方使者和原来给的信符，连同宋、夏、高丽相互来往的书诏、表牒，那么就可以议和。”

三月甲午日，又派奴哥为使者前往金国。

夏季四月辛酉日，任命西南面招讨使萧得里底担任北枢密院使。

五月壬午初一，奴哥带着书信回来，与对方约定不超过这个月给予答复。戊戌日，又派奴哥出使金国，基本立场是大体上按照折衷办法同对方商谈。这月内皇上到纳葛泺。强盗安生儿、张高儿逃入懿州境内，同霍六哥联合。金国君主派胡突袞同奴哥携带书信回来，答复内容和上次所说的相同。

六月丁卯日，派奴哥等人携带宋、夏、高丽的书诏、表牒前往金国。霍六哥夺取海北州，向义州进发，军帅回离保等人打败了他。通、棋、双、辽等四个州的民众八百多户向金国投降。

秋季七月，皇上在秋山打猎。金国又派突袞来，说明可不要人质和上京与中府所属各州郡，减少每年进献的数量，“假如按兄长待我，按照汉制仪礼册封，可以讲和。”

八月庚午日，派奴哥、突迭出使金国，商谈册封仪式事宜。

九月，金国扣留了突迭，只派奴哥回来，他们的说法是：“假如不接受所提条件，不必再派使者前来。”

闰九月丙寅日，派奴哥再去金国，而萧宝、讹里等十五人各自带领当地群众向金国投降。

冬季十月，奴哥、突迭带着金国的信件回来。龙化州张应古等四人率领民众向金国投降。

十一月，副元帅萧挞不也去世。

十二月甲申日，商定了册封仪式，派奴哥担任使者去金国。宁昌军节度使刘宏带领懿州三千户民众投降金国。这时山前各路发生了严重饥荒，乾州、显州、宜州、锦州与中府等地，一斗谷值好几匹绢，百姓全部剥榆树皮吃，后来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这一年，录取进士王颙等共一百零三人。

九年春季正月，金国派遣乌林答赞谟携带书信来迎取封册。

二月，皇上前往鸳鸯冻。强盗张撒八诱骗中京射粮军，自立为王，南面军帅余睹擒获了张撒八。

三月丁未初一，派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人册封金国君主为东怀国皇帝。己酉日，乌林答赞谟、奴哥等人先带信回去报告。

夏五，阻卜补疏只等人叛乱，逮捕了招讨使耶律斡里朵，都监萧斜里得被杀死。

秋七月，皇上在南山打猎。金国又派乌林答赞谟来，责怪封册文字中没有“按兄长对待”这句话，没有称做“大金”而说“东怀”，这是指小国怀念辽的恩德的意思；还有册文中有“渠材”两个字，话里有轻蔑的意思，又如“遥芬多戢”等一些话，都不是善意的，文章格式也特别乖僻不当。要按照上次信件所确定的内容修改后，才能同意。杨询卯、罗子韦率领部属投降金国。

八月，任命赵王习泥烈担任西京留守。

九月，皇上前往西京。又派习泥烈、杨立忠先带着册文的草稿前往金国。

冬十月甲戌初一，耶律陈图奴等二十多人谋反，被处以死刑。这月内，派使者送乌林答赞谟带着书信返回金国。

十年春二月，皇上来到鸳鸯泺。金国又派乌林答赞漠携带信件和册文副本来辽，还怪罪辽曾经向高丽请求援兵。

三月己酉日，凡是民众有马群的，每十匹征收一匹，分配给东路军。庚申日，册文中采用金人所提出的“大圣”二字，这与对祖先的称呼相同，又派习泥烈去商谈。金国君主发怒，拒绝谈判。

夏四月，皇上在胡土白山打猎，听说金又发兵，由耶律白斯不等选派三千精锐部队去增援辽军。

五月，金国君主亲自率军进攻上京，攻破了外城，留守挾不也率领部下出城投降。

六月乙酉日，由北府宰相萧乙薛担任上京留守，掌管盐铁内省两司和东北统军事事务。

秋，皇上在沙岭打猎。

冬，皇上又前往西京。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初一，更改年号，天下大赦。当初，从金人起兵以来，所失守的郡县全占一半。皇上有四个儿子：长子赵王，他母亲是赵昭容；二儿子晋王，他母亲是文妃；再以下是秦王、许王，全是元妃所生。全国上下都知道晋王贤良，极负重望。元妃的哥哥枢密使萧奉先担心秦王不能被立为皇太子，就暗地密谋策划使他得立。文妃姐妹共三人：长女嫁给耶律挾曷里，次女就是文妃，三女嫁给余睹。有一天，他们姐妹都在军营里碰在一起，奉先便暗示别人诬陷驸马萧昱和余睹等人图谋拥立晋王为帝，皇上发觉这件事，萧昱和挾曷里等人被杀，文妃也被赐死，只有对晋王不忍心治罪。余睹在军队里听说后非常害怕，就带领一千多名骑兵反叛逃去金国。皇上派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袞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率领所属部队前去追击，追到闾山县。各将领商量说：“皇上听信萧奉先的话，奉先把我们这些人全然不当一回事。余睹是皇族宗室里的豪爽俊杰人物，平常不肯居萧奉先下。假如我们捉拿住余睹，日后我们这些人就会得到余睹同样下场！还不如放过他。”回来以后，就谎报说：“没有追上。”奉先眼看余睹得以逃走，恐怕日后其他人也叛逃，因此劝皇上加紧晋爵封赏，

以拢络人心。封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担任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担任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担任金吾卫上将军，萧干担任镇国大将军。

二月，皇上前往鸳鸯泺。

夏五月，皇上前往曷里狍。

秋七月，皇上在炭山打猎。

九月，皇上来到南京。

冬十一月癸亥，任命西京留守赵王习泥烈担任惕隐。

二年春正月亥日，金兵夺取中京，接着攻克泽州。皇上出居庸关，到鸳鸯泺。听说余睹带领金国人娄室孛董忽然来到，萧奉先说：“余睹是王子班中的后裔，这次来不过是为了立他外甥晋王为帝。假如为祖宗大业着想，要不惜一个儿子，指明他的罪行处死，可以不必打仗，余睹自己就会回去。”因此皇上赐晋王死，晋王在众人中一向很有声望，各地军队听说他被处死，没有一个不泪流满面，哭泣悲伤，因此人心涣散。余睹带领金兵进逼行宫。皇上率领卫队五千多名骑兵到云中，在桑干河丢失了传国玉玺。

二月庚寅初一，发生了日全食。甲午日，由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马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共同任都统，太和宫使耶律补得为副都统，率领军队驻扎在鸳鸯泺。己亥日，金国军队在北安州打败了奚王霞末，并且使他驻扎的城市投降。

三月辛酉日，皇上得知金军将从岭西出发，因此移向白水泺。乙丑日，群牧使谟鲁斡投降金国。丙寅日，皇上来到女古底仓。听说金兵将要很快到来，不知怎么办好，就轻装骑马进入夹山，这时才明白萧奉先的不忠。气恼地说：“你们父子误我到这般地步，如今真想杀了你们，可是有什么用！担心的是将士们心感忿懣怨恨，你们避敌苟且偷生，可是大祸必然降临到我头上。你们不要再跟我走了。”奉先下马，哭着叩拜而去。没走几里路，左右人逮捕了萧奉先父子俩，捆绑着送交给金兵。金人杀了他的长子萧昂，将萧奉先和他的次子萧昱带上刑具，前往金国君主处。途中遇到辽军，将他们抢到并送回国，随即都被赐死。皇上赶走了枢密使萧得里底。召来挾不也任典禁卫。丁卯日，

由北院枢密副使萧僧孝奴掌管北院枢密使事务，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查刺担任左夷离毕。戊辰日，同知殿前点检事耶律高八率领卫士投降金国。己巳日，探子萧和尚、牌印郎君耶律晒斯被金国军队俘获。癸酉日，因为各局百工许多人逃亡，因此凡是当时跟随护从皇上的人，不论是吏是民，一律封为官。以前，皇上曾命令宰相张琳、李处温和秦晋国王耶律淳防守燕地。李处温听说皇上进入了夹山，一连几天接不到命令，就和他弟弟处能、儿子奭一起，外部借怨军的力量，内部联合都统萧干，谋划拥立淳为皇帝。因此他和各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义勇、康公弼等召集蕃族、汉族百官、各部军队将干和父老几万人来到耶律淳的府邸。李处温找来张琳，说明了事情的原因。张琳说：“临时执政还可以。”李处温说：“如今天意人心都已如此，请按班位次序站立吧！”处温等人请淳受朝拜礼，淳刚出来，李奭便拿着赭色皇袍给他披上，让百官叩拜欢呼。淳非常惊异害怕，推辞再三，推不掉只好顺从。因此由李处温任太尉，左企弓任司徒，曹通放掌管枢密院事，虞仲文担任参知政事，张琳任太师，李处能管理枢密院，李奭担任少府少监、提举翰林医官，李爽，陈秘等十几人曾经参与商讨大计，都赐给进士及第衔，分别授以官职。萧干担任北枢密使，驸马都尉萧旦掌管枢密院事务。将怨军改称为常胜军。便实行大赦，自称为天锡皇帝，改年号为天福，将天祚降封为湘阴王。占据的疆域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的领土，只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和各蕃部族。

夏季四月辛卯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投降金国，云内、宁边、东胜等州都先后投降。原金国叛逃人员职权疏被金兵俘获。金已占领西京，沙漠以南各部族都向金投降。皇上随后逃往讹莎烈。这时北部的漠葛失送来马匹、骆驼和食羊。

五月甲戌日，都统马哥收集溃散的军队，在沱里谨集合。丙子日，任命马哥担任知北院枢密使事，兼任都统。

六月，耶律淳患病卧床不起，听说天祚皇帝向天德州、云内州、朔州、武州、应州、蔚州等地发出檄文，将集合各蕃族精锐部队五万骑兵，在八月进入燕国，并派人前来慰劳，索要布衣皮衣、茶叶药品等。耶律淳非常害怕，命

令南、北面大臣商时对策。然而李处温和萧干等人的意见是迎应秦王耶律定而抵抗湘阴王天祚，便召集蕃族和汉族百官商量。同意这一意见的站在东面；只有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站在西面。李处温等问他是什么道理，耶律宁说：“天祚假如真能够带领各蕃族军队大举进攻夺取燕地，就是他做为皇帝的气数未尽，哪能拒绝他？要不然，秦王耶律定和湘阴王天祚也是父子关系，要拒绝就都拒绝，自古以来哪里有迎奉儿子却拒绝他父亲的事？”李处温等人相视微笑，于是以耶律宁煽动惑乱军心为理由，打算杀了他。耶律淳倚在枕头上长叹说：“他是忠臣啊，怎么能杀他？假如天祚真回来，我只有死，哪里还有脸面与他相见呢！”此后不久耶律淳死去。因此大家商议拥立他妻子萧氏为皇太后，主持军国大事。遵照耶律淳的遗命，迎立天祚的次子秦王耶律定为皇帝，由太后行使皇帝的权力，改年号为德兴。李处温父子害怕遭祸，就南面串通童贯，打算挟持萧太后归顺宋朝；北面与金国串通，打算作为内应。对外，以援立秦王的大功自我表白。萧太后大骂他说“貽误秦晋国王的，都是你们父子！”历数他的几十宗罪过，赐死，将他儿子碎尸；没收他的家产，抄到钱七万串，金制玉制宝器很多，都是在当宰相几个月内搜刮来的。漠葛失派兵来增援，被金兵在洪灰水打败，金兵还抓去了他的儿子陀古和属将阿敌音。夏国的援兵来到，也被金兵打败。

秋季七月丁巳初一，敌烈部皮室叛乱，乌古部节度命名耶律棠古攻打平定了他，担任棠古加官太子太保。乙丑日，上京毛八十率领民众二千户投降金国。辛未日，夏国派使者曹价前来问候平安。

八月戊戌日，天祚皇帝同金军遭遇，在石辇驿交战，被打败，都统萧特末和他侄子撒古被俘。辛丑日，将军队集中到欢挹新查刺，金兵追得很紧，辽军扔掉了武器辎重逃走。

九月，敌烈部反叛，都统马哥降服了他们。

冬十月，金兵进攻蔚州，守兵投降。

十一月乙丑日，皇上听说金兵已经到达奉圣州，就带领卫兵在落昆髓屯营。秦晋王耶律淳的妻子萧德妃曾经五次上书金国，请求立秦王为帝，金不同意，萧德妃便派强兵把守居庸关。等金兵来到关下的时候，山上崖石自行

崩落，守关兵卒大多被压死，尚未开城就自行溃散。德妃出古北口，投奔天德军。

十二月，天祚皇帝得知金国君主已在南京稳定了局势，就经扫里关外出，住到四部族详稳的家里。

保大三年春季正月丁巳日，奚王回离保自立称帝，称天复元年。天祚皇帝命令都统马哥去讨伐他。甲子日，以前，张珪是辽兴军节度副使，民众推举他主持州事。秦晋王耶律淳死后，萧德妃派时立爱去掌管平州。张珪看出辽国必定灭亡，就操练士卒，储备马匹，登记壮丁为后备。时立爱来到后，张珪不接受替代。金国统帅粘罕进入燕地后，首先向原来的参知政事康公弼征询对平州事务的意见。公弼说：“张珪狂妄自大，缺乏谋略，就算有些地方武装，他又能做出什么大事？可以先稳住使他不生疑，以后再处理他不晚。”金人即将时立爱召回军队，加封张珪为临海军节度使，依然主持平州事务。不久以后金人又想派三千名精兵去攻占平州，捉拿张珪。康公弼说：“假如出兵攻打，就会促使他反叛。”公弼表示愿意亲自前往观察情况。张珪向公弼说：“辽国八路地区，七路已经投降；只有平州没有放下武器，也是为了防备萧干。”给公弼大量贿赂即反回。公弼回复粘罕说：“不必担心他。”因此金人改平州为南京，为张珪加官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日，宜、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各州先后投降，上京卢彦伦反叛，杀害契丹人。

二月乙酉日初一，兴中府投降金国。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颢、代理隰州刺史杜师回、代理迁州刺史高永昌、代理润州刺史张成，都携领所管辖民户投降金国。丙戌日，处死萧德妃，死去的耶律淳又贬降为普通百姓，他们的党羽全部迁散。癸巳日，收复了兴中府和宜州的城池。

三月，天祚帝驻留在云内州以南。

夏四月甲申初一，任命掌管北院枢密使事萧僧孝奴担任诸道大都督。丙申日，金兵到居庸关，擒获耶律大石。戊戌日，金兵将辽军武器给养等围截在青谿，硬寨太保特母哥偷偷带着梁王雅里逃出，秦王、许王、各妃后、公主和随从大臣全部落入敌人之手。庚子日，梁宋大长公主特里逃脱回来。壬寅日，金派人来招降。癸卯日，答复对方请求议和。丙午日，金兵将所获家

族皇属和物资往东送去，并派兵在白水泺求战，赵王习泥烈、萧道宁全部被俘。皇上派牌印郎君谋卢瓦将带兔纽的金印送给金人伪装投降，随后向西逃到云内。驸马都尉乳奴去金人那里投降。己酉日，金又来书招降，回了信。壬子日，金国统帅来信，不答应议和的请求。这月里，特母哥带着雅里来到，皇上对他没能把所有的人都解救出来感到非常生气，把他训斥了一番。

五月乙卯日，夏国王李乾顺派使者来请皇上到他们国家去。庚申日，军队将领耶律敌烈等夜间劫持梁王雅里向西北部逃去，拥立雅里为皇帝，改年号为神历。辛酉日，渡过黄河，停留在金萧军以北。回离保被他的属下官民杀死。

六月，派使者册封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秋九月，耶律大石从金国回来。

冬十月，又渡过黄河回到东岸，住在突吕不部。梁王雅里去世，耶律术烈继承了部位。

十一月，术烈被属下官兵杀死。

保大四年春季正月，天祚皇帝前往都统马哥军中。金人派兵来进攻，皇上放弃军营向北逃去，马哥被敌人俘获。漠葛失前来迎驾，送来马匹、骆驼、羊，又率领所属军队保卫。那时侍从人员连续几天都没有粮食，用衣服换羊吃。到达乌古敌烈部，任命都点检萧乙薛担任知北院枢密使事，封漠葛失为神于越王。特母哥投降了金人。

二月，耶律遥设等十人谋反，被处死。

夏季五月，金人占领燕地以后，就强逼燕京的豪门大家东迁，把南京这一空城和涿、易、檀顺、景、蓟等州送给宋国作为对修盟的酬谢。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虞仲文全部东迁。燕地民众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进入平州后，就向留守张瑄说：“宰相左企弓不设法守住燕地，使我们百姓颠沛流离，无处安身。您大人占据着重地，拥有强兵，对辽国尽忠，一定能够使我们重新回到故乡本土去，大家都只有指望大人了。”于是张瑄召集各将领商量。大家都说：“听说天祚皇帝已重振军威，在漠南一带出没。大人应该执仗正义，为帝王效力，迎奉天祚，以求重新振兴国邦；首先谴责左企弓等人叛国投敌

的罪行，再把他们处死；使燕地民众都返回故里，重新兴家立业；而使平州归顺于宋国，宋决不会不接受，这样平州就成了宋国的藩镇。就算是日后金人派兵前来进攻，我们内可以使用平山的军队，外可以得到宋国的支援，还怕什么呢！”张瑄说：“这是大事，不能轻率。翰林学士李石机智多谋，可找他来商量。”李石来到后，他的说法与大家的意见相同。因此派张谦率领五百多名骑兵，传达留守的命令，召集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来到滦河西岸，派议事官赵秘校去列举他们的十项罪状说：“第一，天祚皇帝流离迁徙到夹山，不立即前去奉迎；第二，鼓动皇叔秦晋王耶律淳擅立国号称帝；第三，暴露君王的隐私进行诽谤，并降封为湘阴王；第四，天祚皇帝派知阁王有庆来商量事情而被杀；第五，檄书刚到的时候有迎立秦王、拒绝湘阴王的论调；第六，不设法防守燕地而投降；第七，不顾大义气节而向金国称臣；第八，搜尽燕地资财去取悦于金；第九，使燕地民众迁徙失业；第十，唆使金人派兵先进攻平州。你们有十大罪行，罪不容诛。”左企弓等人无话可说，都被勒死。依然延用原年号保大一年；画天祚帝像，早晚参拜；凡事必定向皇帝画像禀告以后再施行；官职仍旧按辽国官制称呼。

六月，张贴皇帝的告示命令燕地民众全部恢复旧业。房地产业凡是被常胜军所占据的，全部归还。燕地民众得以返回故乡，大家都兴高彩烈。翰林学士李石改名为安弼，带领原来的三司使高党前往燕山，向宋国的王安中游说道：“平州有军队一万多人，张瑄有文才武略，可用来担任镇守一方的长官；不然，他将成为一个制肘的祸患。”安中觉得很对，就让安弼和高党去见宋国皇帝。宋帝命令帅臣王安中、詹度难以优厚待遇安抚，准许三年内免交一般赋税。张瑄知道后，自以为得计。

秋七月，金兵驻扎在来州，阁母得知平州归附了宋国，就率领二千名骑兵来问罪，先进入了营州。张瑄派精锐骑兵一万人把他打败。宋国将平州建制为泰宁军，任命张瑄担任节度使，安弼和高党担任徽猷阁待制，命令宣抚司拨出几万银两和绢匹进行犒赏。张瑄非常高兴，远出去迎接宋使。金人探知这一消息，就派兵乘机前去袭击，张瑄无法返回原处。金兵先占领了三个州，再提出要张瑄，王安中回避不答复。催要得更急，就杀了一个面貌与张

珏长得差不多的人送去。金人说这不是张珏，要派兵来捉拿，王安中迫不得已杀了张珏，将他的首级装入盒内送给金人。天祚有了林牙耶律大石带回的军队，又有了阴山室韦漠葜失的军队，自己说是得到了苍天的助力，又谋划出兵，收复燕地和云州。大石林牙极力劝谏说：“自从金人一开始攻克长春、辽阳以后，皇上没有前去广平淀，而是退居中京；后来上京失守，居住在燕山；中京失守，到了云中；从云中又逃奔到夹山。一向为了保存人员而没有谋划准备打仗，以致全国汉族集居的地区全被金人占领。如今国势到了这般地步，才主动去求战，这不是办法。应该养兵蓄锐，等待时机再行作，不可轻举。”天祚帝不听。耶律大石就杀死萧乙薛和坡里括，设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领所属人马向西进发。天祚皇帝就率领各军出夹山，攻占渔阳岭，占据了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往南到武州，同金国军队遭遇，在奄遏下水发生了战斗，又被打败，一直奔向山阴。

八月，国舅详稳萧挞不也、笔砚祗候察剌向金人投降。这月内，金国君主阿骨打去世。

九月，建州向金国投降。

冬季十月，皇上收纳突吕不部人讹哥的妻子谕葛，任命讹可担任本部节度使。昭古牙率领部下投降金国。金兵进攻兴中府，兴中府投降。

十一月，随从皇帝出行人员发生兵变，北护卫太保术者、舍利详稳牙不里等打败了叛乱人员。

十二月，设置两个总管府。

保大五年正月辛巳日，党项的小斛禄派人来请天祚皇帝去他所在的地方。戊子日，皇上出发去天德，越过沙漠，金兵突然到来。皇上徒步逃出，近身侍从人员送上珠帽，皇上不要，骑上张仁贵的马得以逃脱，到达天德。乙丑日，碰到天下大雪，没有御寒衣物，术者把貂皮衣帽，遂给皇上；途中没有了粮食，术者送上炒面和枣；皇上想休息，术者便跪坐，让皇上倚在他身上小睡。术者一伙人自己只吃冰雪充饥。过了天德。到夜晚，打算住进民家过夜，便谎称是侦察骑兵，当那家人知道了是皇上，就对马首叩拜，跪着号陶大哭，皇上就藏在他家中。住了几天，皇上很赞赏他的忠心，授他担任节度

使，随兵往党项去了。任命小斛禄担任西南面招讨使，总管军事，并且对他儿子和军官们按照不同等第封赐爵位奖赏。

二月，到应州新城以东六十里的地方，皇上被金人完颜娄宝等人所俘获。

八月癸卯日，天祚到达金国。丙午日，降封他为海滨王。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在广宁府闾阳县辽景宗乾陵附近。

耶律淳，他所建立的国家被称为北辽。耶律淳小字涅里，兴宗的第四个孙子，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鲁斡的儿子。清宁初年，他由太后抚养。长大以后，爱文学。昭怀太子因故获罪，皇上本想让耶律淳做继承人。但是皇上对耶律白斯不非常不满，而且知道他与耶律淳要好，因此把耶律淳派出担任彰圣等军的节度使。

天祚即皇位后，进封耶律淳为郑国王。乾统二年，加封越王。六年，任命他担任南府宰相，他第一次提出南北两府礼仪制式。皇帝十分高兴，改封为魏国王。他父亲和鲁斡死后，就由他承袭父位留守南京。每年冬夏季回到朝廷，在各国王中他最受皇帝宠爱。

天庆五年，辽军东征，派都监耶律章奴前去增援鸭子河，他与耶律淳的儿子阿撒等三百多人逃跑回来，并先派萧敌里等人把打算废除天祚、立淳王为帝的谋划报告了耶律淳，耶律淳马上杀了萧敌里，把他的首级献给天祚帝，由此耶律淳被进封为秦晋国王，任命担任都元帅，赏赐金券，朝见皇帝免行汉制拜礼，不必通报姓名。皇上同意他自己选择将士，因此在燕地和云州招募精兵。向东行进至锦州，队长武朝彦叛乱，劫持了耶律淳，淳隐藏起来而没有被劫走，后来擒获了朝彦处死。这时正好金兵来到，因此集结军队在阿里轸斗作战，耶律淳被打败，搜集几千名散兵继续抵抗。耶律淳回到朝廷，皇上赦免了他的战败之罪，并且诏令在南京刻石立碑纪念这次功绩。

保大二年，天祚移入夹山，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等人援引唐代灵武的事例，商量拥立耶律淳为帝。淳不同意，所属官员劝进说：“如今国君流亡失位，中原局势混乱，假如国不立王，百姓听从谁呢？应该予以认真考虑。”因此耶律淳即皇帝位。百官奉尊号为天锡皇帝，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实

行大赦。录取进士李宝信等共一十九人，降封天祚为湘阴王。把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等六路，做为耶律淳的疆土；沙漠以北、南北路两者招讨府、各蕃部族等，依旧隶属于天祚。从此辽国分裂。耶律淳封他妻子普贤女为德妃，任命回离保担任知北院枢密使事，军队事务全部委托给耶律大石。又派遣使者通报宋国，免去每年交付的银两，愿友好相交。宋人发兵问罪，被耶律淳打败。不久以后派使者去向金国上书，乞求做为它的附庸国。事情还没有结果，耶律淳因患病而去世，终年六十岁。百官奉上谥号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在燕京以西香山的永安陵。

耶律淳遗命立秦王耶律定继承皇位，德妃成为皇太后，代皇帝摄理国事，改建福年号为德兴元年，录取进士李球等共一百零八人。这时宋国派兵来进攻，他们打败了宋兵，因此大家非常兴奋，兵势日渐兴盛。宰相李纯等人暗地里接纳宋兵，居民又在内部接应，把守城门的许多士兵被杀死。第二天，宋兵进攻内东门，防卫的士兵顽强作战，宋军被打败，纷纷越过城墙逃跑，死尸遍地。德妃曾经五次上书金国，请求允许立秦王耶律定为帝，金国没有同意。随后大批金兵来到，德妃逃奔天德军，见到天祚皇帝。天祚十分生气，处死了德妃，把耶律定的名份降为普通百姓，从皇族中除名。

耶律雅里，是天祚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字撒鸾。七岁时，打算立他为皇太子，单独安排护卫，封为梁王。

保大三年，金兵包围了青冢寨，当时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领着他逃出，沿着小路走到阴山。听说天祚帝打仗失败，正赶向云内，雅里也快马奔赴那里。那时他的护从人员有一千多人，比天祚的还多。天祚惟恐特母哥发生变故，准备处死他，责怪他为什么不能救出皇族所有各王，准备审讯他。皇上手持宝剑先招来雅里问话：“特母哥曾教你做什么？”雅里回答说：“他什么也没说。”因此放了他们。

天祚渡过黄河逃往夏国，队帅耶律敌列等人劫持雅里向北去。到沙岭，遇见蛇横道爬过，知晓事故的人以为这是不祥的征兆。三天以后，僚属们共同拥立雅里为帝。因此雅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神历，命令官民向皇上提出自己认为应该办的事。

雅里性情宽厚大度，厌恶打杀。捉住逃跑的人，打一顿就算了。逃跑以后自己回来的，还是给他官做。所以，向左右人说：“愿意来跟从我们的就来，不愿意来的就走，何必威逼强迫呢？他经常拿出唐代的《贞观政要》和林牙资忠所作的《治国诗》，让侍从人员读。乌占部节度使纠哲、迭烈统军挹不也，都察突里不等人率部前来归附，从此许多部属相继来到。而雅里却越来越荒废政务，喜好以踢球为乐。特母哥恳切规劝，仍然不再出来执掌政事。任命耶律敌列担任枢密使，特母哥担任副使。敌列弹劾西北路招讨使萧纠里迷惑人心，有背叛君主的图谋，将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处死。任命遥设担任招讨使，同来犯的军队作战，几次被打败，用木棍痛打后免去了官职。

随从行军的人中有疲乏困倦的人，就发给钱物。直长保德劝谏说：“目前国家空虚，常常这样赏赐，以后用什么东西给呢？”雅里生气地说：“以前我在福山打猎，你就诬告狩猎官，如今又说这样的话。假如没有这些部属，我的东西又从那儿来呢？”没有接受劝说。当初，雅里命令群牧运来盐冻仓储备的粮食，被民众偷窃，讨论要他们用东西赔偿。雅里就亲自计算值多少钱：每一车粮食，赔偿一只羊；三车粮食赔一头牛，五车粮食赔一匹马，八车粮赔一匹骆驼。左右人员说：“如今一只羊换二斗米还换不来，竟然用一只羊赔偿一车米！”雅里说：“百姓有了我才有。假如让他们全部赔偿，百姓怎么受得了？”

后来在查刺山打猎，一天打到黄羊四十只，狼二十一只，累得生了病，随即去世，终年三十岁。

耶律大石，他所建立的国家被称为西辽。大石字重德，是太祖第八代孙。他懂辽、汉文字，擅长骑马射箭，考取天庆五年进士，提升为翰林应奉，不久以后又升为承旨。辽称翰林为林牙，所以称他为大石林牙。他历任泰、祥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保大二年，金兵日益逼近，天祚流亡他乡，大石与各位大臣拥立秦晋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死后，立他妻子萧德妃为太后，防守燕地。到金兵来到时，萧德妃投奔天祚。天祚发怒处死德妃而责备大石说：“我还活着，你怎么敢拥立耶律淳？”大石答道：“您以全国的力量，不能抵抗一下敌人，放弃国

家远逃，使黎民百姓遭受涂炭。就算是立十个耶律淳，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乞命于别人更好么？”皇上无言以对，设酒食招待，赦他无罪。

大石自觉不安，便杀死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夜里带领二百名精壮骑兵逃走。向北走了三天，渡过了黑水，见到白达达详隐床古儿。床古儿赠献四百匹马，二百头骆驼和一些羊。往西走到可敦城，在北庭都护府停留，集合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和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赦束、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等十八部的各位首领，训示道：“我的祖宗艰难创业，已经历九代皇帝，历时二百年。金做为辽的陪臣属国，竟然威逼我国家，残害我黎民百姓，屠杀践踏我州地城池，使我天祚皇帝流离失所，日夜痛心疾首。如今我仰仗道义西来，想借助各蕃邦的力量，消灭我的仇敌，恢复我国疆域。你们当中，有为我的国家感到痛心，为我的祖宗社稷而忧伤，愿意共同救助君主父王，拯救生民于危难之中的人吗？”因此得到精兵一万多人，设置了官吏，建立了护卫兵甲，置备了仪仗器物。第二年二月甲午日，大石用青牛白马祭奠天地、祖宗，整饬军队向西进发。先派人送信给回鹘王毕勒哥说：“以前我太祖皇帝北征，曾经过卜古罕城，当时就曾派使者到甘州，诏示你的祖上乌母主说：‘你思念故国么，我这就为你恢复；你不能返回故国么，那我就将拥有它。在我手中，就等于在你手中。’因此你祖上即上表感谢，说你们国家迁到了这里，到现在已有十几代，军民都已在此安居乐业，不愿再回去了。所以我们同你们国家之间并非一日之好。如今我要西去大食，从你们国家通过，请不必疑心。”毕勒哥接到信以后，就迎接大石到府邸，大宴三天。临别之际，赠献六百匹马，一百头骆驼，三千只羊；表示愿做附庸，以子孙做人质；并陪送到境外。西行所经地区，抗拒的被打败，降服的给予安抚。大军行进万里，好几个国家归附，得到骆驼、马匹、牛、羊、财物，不计其数。军队的气势越来越盛，锐气连日倍增。

到寻思干，思城各国调集军队十万人，号称忽儿珊，前来截击作战。双方军队相隔二里左右。大石训示将士们说：“他们的军队虽然多但是没有谋略，我们一进攻，他们首尾难以相互救援，我军必胜。”因此派六院司大王萧翰里

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率领二万五千名兵士攻打敌人的右翼；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率领兵士二千五百人进攻左翼；大石本人率领大部分军队进攻中部。三军一起并进，忽儿珊大败，死尸遍布几十里。大石的军队在寻思干驻扎达九十天。回回国王来投降，进贡地方物产。

继续向西进军到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皇帝，在甲辰年二月五日即位，当时大石年三十八岁，尊号葛尔罕。接着又奉上按照汉制定的尊号，称为天祐皇帝，改年号为延庆。追奉祖父谥号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封元妃萧氏为照德皇后。因此向百官说：“我与你们各位行军三万里，跋涉沙漠，昼夜艰辛努力，托祖宗的福泽，大家的力量，我贸然登上皇位。对你们的祖先父母也应该给以抚恤典祭，共享尊荣。”对自萧斡里刺以下四十九人的祖先父亲，按照等级封赐爵位。

延庆三年，大石带领军队向东返回，骑马走了二十天，遇到一处条件好的地方，就在那里建立都城，称做虎思斡耳朵，改年号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任命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担任兵马都元帅，敌刺部以前的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担任副元帅，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担任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担任都监，率领七万领兵东征。大石用青牛白马祭天，树旗向大家发誓说：“我大辽自太祖、太宗历尽艰难而创成帝业，以后继业的君主贪图享乐无休无厌，不体察国家政事，以至盗贼蜂起，天下土崩瓦解。我带领大家，远征到北方不毛之地，为的是恢复祖宗大业，以光耀中兴盛世。这里并不是我和你们世代居留的地方。”严词命令元帅斡里刺说：“这次派你去，赏罚要说到做到，要同士卒同甘共苦，选择水草条件好的地方安营扎寨，按照敌人的力量强弱进兵，不要自吃败仗而遭祸。”行军一万多里毫无所得，牛马死亡很多，只能收兵返回。大石说：“皇天不依从我，这是天数啊！”康国十年大石去世，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

大石的儿子夷列年幼，大石曾经留下命令由皇后代理国政。皇后名叫塔不烟，号感天皇后。她行使皇帝权力，改年号为咸清，在位七年。儿子夷列即皇帝位，改纪元为绍兴。统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民众，共八万四千五百户。夷列在位十三年后逝世，庙号仁宗。

夷列的儿子年幼，按照遗书让夷列的妹妹普速完掌管国事，行使皇帝权力，改年号为崇福，称号为承天皇后。后来她与驸马萧朵鲁不的弟弟朴古只沙里私通，将驸马派任东平王，并且罗织罪名杀了他。驸马的父亲斡里刺派兵包围了她住的宫室，用箭射死了普速完和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夷列的次子直鲁古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天禧，在位三十四年。秋天时节外出打猎，乃蛮王屈出律用早已埋伏好的八千名士兵逮捕了他，而占据了她的皇位。因此承袭了辽国的事业，尊奉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早晚前去请安，一直侍奉到死。直鲁古逝世，辽国灭绝。

在天祚当皇帝时，耶律淳屡次被封为大国国王，受赐金券，朝见皇帝不必通名。当时对他的恩宠和优厚待遇，无法比拟。当天祚流亡时，让他担任都元帅留守南京，难道他就不能发扬大义的精神，以激励燕地的民众和各大臣，组织效忠皇帝的军队，东去抵抗金兵，而迎回天祚么？但他却自己占据了皇位，这是篡位。更何况他还忍心降封天祚为国王啊！

大石既然曾经拥立耶律淳为皇帝，而且参与降封天祚为王，又归附天祚。天祚以大义之词责备他，他就自立为王而离去。有幸凭借祖宗的余威和传给他的智慧，在万里以外建国立号。后来虽然是寡居的母后和幼小的儿子，依旧承继更迭，延续近九十年，也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啊！

可是耶律淳和雅里、大石的自立为帝，都是在天祚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已有君主而再立君主，这样做行吗？这与诸葛武侯先为汉献帝发丧，而后立先主为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著史的人认为应该引以为戒。

157

韩企先传

——《金史》卷七十八

【原文】

韩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

乾统间，企先中进士第，回翔不振。都统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宗翰为都统经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会六年，刘彦宗死，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至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体如此。斜也、宗翰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见，太宗甚惊异曰：“朕畴昔曾梦此人，今果见之。”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为相，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缺漏，密谏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翰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

皇统元年，封濮王。六年死。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齐国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庙廷。

十年，司空李德固孙引庆求袭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无功，其猛安且

缺之。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不及也。”十一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十五年，谥“简懿”。

【译文】

韩企先，燕京人。九世祖韩知古，在辽朝为官，做中书令，移居柳城，世代富贵显赫。

乾统年间，韩企先考中进士，等待很久，不得进用。都统完颜杲平定中京，提拔韩企先为枢密副都承旨，后升为转运使。完颜宗翰任都统经营治理山西时，上表让韩企先代理西京留守。太宗天会六年，刘彦宗去世，韩企先代替他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升任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为楚国公。

起初，太祖平定燕京，开始用汉官赏赐左企弓等人，在广宁府设中书省、枢密院，而朝廷的宰相则用女真自己的官号。太宗初年，没有什么变动。直到张敦固被处死，才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平州，蔡靖献燕山之地投降，又移到燕京，凡是汉人地区选任官员、征调租税等事，都由燕京中书省和枢密院根据朝廷的命令进行管理。所以从时立爱、刘彦宗到韩企先等人在任宰相时，他们的职责范围大体上都是这样。斜也、宗翰主持国政，建议太宗改革女真族的传统制度，采用汉人的体制。天会四年，才开始确定官制，设置尚书省以下各级官署机构。

天会十二年，任命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他进京。入宫拜见，太宗十分惊奇地说：“我以前曾梦见过你，今天果然看到了。”这时，朝廷正讨论礼仪制度，改革以前旧的规章。韩企先学识渊博、贯通经史，熟悉历代旧制，有的继承，有的更改，都使之调和中正、没有偏颇。韩企先做宰相，二人唯贤，专门以培养和鼓励晚辈后生为己任。推荐读书人，鉴别人才，一时间台省多由有德行的君子担任官职。弥补政事的遗漏和不足，在进行秘密的策划和公开的谏劝时，必定向诸王征求意见。宗翰、宗翰都很敬重他，当时的人称他

为贤明的宰相。

熙宗皇统元年，韩企先被封为濮王。六年，韩企先去世，终年六十五岁。海陵王正隆二年，降封为齐国公。世宗大定八年，诏令韩企先配享太宗庙庭。

太宗十年，司空李德固的孙子李引庆请求继承他祖父的猛安爵号。世宗说：“李德固没有什么功劳，他的猛安称号姑且空缺。汉人宰相只有韩企先最为贤明，其它人比不上。”十一年，将在衍庆宫画功臣像时，皇上说：“丞相韩企先，本朝的典章制度多是由他制定的，至于处理和决定国家大事，都与大臣们谋划商议，极为秘密，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功劳。前后汉人宰相中没人能比得上他，把他安置在功臣像里面，也足以昭示和勉励后人。”十五年，赐韩企先谥号为“简懿”。

——《元史》卷一

【原文】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其十世祖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撻，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叉儿也。孛端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资不及之。孛端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资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叉儿以细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居数月，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孛端叉儿结茅与之居，出入相资，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叉儿独出而无资，近者得无冻馁乎？”即自来访，邀与俱归。孛端叉儿中路谓其兄曰：“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兄以为然。至家，即选壮士，令孛端叉儿帅之前行，果尽降之。

孛端叉儿歿，子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撻笃敦。咩撻笃敦妻曰莫孛伦，生七子而寡。莫孛伦性刚急。时押剌伊而部有群小儿掘田间草根以为食，莫孛伦乘车出，适见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群儿辄败坏之耶。”驱车径出，辗伤诸儿，有至死者。押剌伊而忿怒，尽驱莫孛伦马群以去，莫孛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孛伦私忧曰：“吾儿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已无及矣。既而果为所败，六子皆死。押剌

伊而乘胜杀莫孛伦，灭其家。唯一长孙海都尚幼，乳母匿诸积木中，得免。先是，莫孛伦第七子纳真，于八剌忽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闻其家被祸，来视之，见病姬十数与海都尚在，其计无所出。幸驱马时，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纳真至是得乘之。乃伪为牧马者，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臂鹰而猎。纳真识其鹰，曰：“此吾兄所掣者也。”趋前给其少者曰：“有赤马引群马而东，汝见之乎？”曰：“否。”少者乃问曰：“尔所经过有鳬雁乎？”曰：“有。”曰：“汝可为吾前导乎？”曰：“可。”遂同行。转一河隈，度后骑相去稍远，刺杀之。紫马与鹰，趋迎后骑，给之如初。后骑问曰：“前射鳬雁者吾子也，何为久卧不起耶？”纳真以鼻衄对。骑者方怒，纳真乘隙刺杀之。复前行至一山下，有马数百，牧者唯童子数人，方击髀石为戏。纳真敦视之，亦兄家物也。始问童子，亦如之。于是登山四顾，悄无来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姬，归八剌忽之地止焉。海都稍长，纳真率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属之，形势寔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殁，子拜姓忽儿嗣。拜姓忽儿殁，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殁，子葛不律寒嗣。葛不律寒殁，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殁，子也速该嗣，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也速该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初，烈祖征塔塔儿部，获其部长铁木真。宣懿太后月伦送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异之，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儿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众多归泰赤乌。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帝自泣留之。脱端曰：“深池已干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竟帅众驰去。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麾旗将兵，躬自追叛者，驱其大半而还。

时帝麾下棚只别居萨里河。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时欲相侵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棚只麾左右匿群马中，射杀之。札木合以为怨，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以众三万来战。帝时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闻变，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

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其族照烈部，与帝

所居相近。帝尝出猎，偶与照烈猎骑相属，帝谓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愿，但从者四百，因糗粮不具，已遣半还矣，今将奈何？”帝固邀与宿，凡其留者，悉饮食之。明日再合围，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其众感之，私相语曰：“泰赤乌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长玉律，时为泰赤乌所虐，不能堪，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将杀泰赤乌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觉我，自今车辙人迹之塗，当尽夺以与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复叛去。塔海答鲁至中路，为泰赤乌部人所杀，照烈部遂亡。

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剌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

帝会诸族薛彻、大丑等，各以旄车载湏酪，宴于斡难河上。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共置马湏一革囊；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独置一革囊。忽儿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所为，遂笞之。于是颇有隙。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鞴，别里古台执之。播里怒斫别里古台，伤其背。左右欲斗，别里古台止之曰：“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不听。各持马乳橦疾斗，夺忽儿真、火里真二哈敦以归。薛彻别吉遣使请和，因令二哈敦还。会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帝闻之，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候六日不至，帝自与战，杀蔑兀真笑里徒，尽虏其辎重。

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儿，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磧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越数月，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灭之。

克烈部札阿绀孛来归。札阿绀孛者，部长汪罕之弟也。汪罕名脱里，受

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王为汪罕。

初，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即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刺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按答，华言交物之友也）。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既而复叛归，中道粮绝，将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困乏之甚。帝以其与烈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帝亲迎抚劳，安置军中振给之。遂会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为父。

未几，帝伐蔑里乞部，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遂掠其资财、田禾，以遗汪罕。汪罕因此部众稍集。

居亡何，汪罕自以其热足以有为，不告于帝，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部人败走，脱脱奔八儿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还，于帝一无所遗，帝不以屑意。

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帝复与汪罕征之，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锋也的脱字鲁者，领百骑来战，见军势渐逼，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曾未几何，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会日暮，各还营垒，约明日战。是夜，汪罕多燃火营中，示人不疑，潜移部众于别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颇疑其有异志，退师萨里河。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刺河，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绀字来会。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道。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与卜鲁忽解共追之，且遣使来曰：“乃蛮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契，能假我以雪耻乎？”帝顿释前憾，遂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帅师以往。师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与之战，大败，卜鲁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马胯，几为所获。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儿再伐乃蛮，拒斗于忽阑盖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乃蛮之热遂弱。

时泰赤乌犹强，帝会汪罕于萨里河，与泰赤乌部长沆忽等大战斡难河上，败走之，斩获无算。

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

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欲袭帝及汪罕。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潜遣人告变。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杯亦烈川，又大败之。

汪罕遂分兵，自由怯绿怜河而行。札阿绀孛谋于按敦阿速、燕火脱儿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绝我昆弟，我辈又岂得独全乎？”按敦阿速泄其言，汪罕令执燕火脱儿等至帐下，解其缚，且谓燕火脱儿曰：“吾辈由西夏而来，道路饥困，其相誓之语，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屡责札阿绀孛，至于不能堪。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儿等俱奔乃蛮。

帝驻军于彻彻儿山，起兵伐塔塔儿部。部长阿剌兀都儿等来逆战，大败之。

时弘吉剌部欲来附，哈撒儿不知其意，往掠之。于是弘吉剌归札木合部，与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儿、散兄兀诸部，会于撻河，共立札木合为局儿罕，盟于秃津别儿河岸，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蹋岸，挥刀斫林，驱士卒来侵。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吾儿连烟，抄吾儿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帝即起兵，逆战于海刺儿、帖尼火鲁罕之地，破之。札木合脱走，弘吉剌部来降。

岁壬戌，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二部。先誓师曰：“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既而果胜，族人按弹、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背约，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

初，脱脱败走八儿忽真隘，既而复出为患，帝帅兵讨走之。至是，又会乃蛮部不欲鲁罕约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兄兀诸帝来侵。帝遣骑乘高四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塞。亦剌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輜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阙奕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欲因其势进攻。既而反风，逆击其阵。乃蛮军不能战，欲引还。雪满沟涧，帝勒兵乘之，乃蛮大败。是时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蛮，见其败，即还。道经诸部之立己者，大纵掠而去。

帝欲为长子术赤求婚于汪罕女抄儿伯姬，汪罕之孙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

阿真伯姬，俱不谐。自是颇有违言。初，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约明日战。札木合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闻之疑，遂移部众于别所。及议婚不成，札木合复乘隙谓刺合曰：“太子虽言是汪罕之子，尝通信于乃蛮，将不利于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当从傍助君也。”亦刺合信之。会答力台、火察儿、按弹等叛归亦刺合，亦说之曰：“我等愿佐君讨宣懿太后诸子也。”亦刺合大喜，遣使言于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听。”亦刺合力言之，使者往返者数四。汪罕曰：“吾身之存，实太子是赖。髭须已白，遗骸冀得安寝，汝及喋喋不已耶？汝善自为之，毋貽吾忧可也。”札木合遂纵火焚帝牧地而去。

岁癸亥，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议婚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儿。”（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帝以为然，率十骑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骑往谢，帝遂还。汪罕谋既不成，即议举兵来侵。围人乞失力闻其事，密与弟把带告帝。帝即驰军阿兰塞，悉移辎重于他所，遣折里麦为前锋，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战。先与朱力斤部遇，次与董哀部遇，又次与火力失烈门部，皆败之；最后与汪罕亲兵遇，又败之。亦刺合见势急，突来冲阵，射之中颊，即敛兵而退。怯里亦部人遂弃汪罕来降。

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儿罕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儿罕，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于君一也。君为乃蛮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札阿绀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还。比至，又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请我兄薛彻别及我弟大丑往杀之。此大有功于君二也。君困迫来归时，我过哈丁里，历掠诸部羊、马、资财，尽以奉君，不半月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此大有功于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我不以为意。及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奔还尔民人，重立尔国家。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鸞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君五也。是五者皆有明验，君不报我则已，今乃易恩为仇，而遽加兵于我哉。”汪罕闻之，语亦刺合曰：“我向者

之言何如？吾儿宜识之。”亦剌合曰：“事势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战斗。我胜则并彼，彼胜则并我耳。多言何为。”

时帝诸族按弹、火察儿皆在汪罕左右。帝因遣阿里海图责汪罕，就令告之曰：“昔者吾国无主，以薛彻、大丑二人实我伯祖八剌合之裔，欲立之。二人既已固辞，乃以汝火察儿为伯父聂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然事不可中辍，复以汝按弹为我祖忽都刺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于是汝等推戴吾为之主，初岂我之本心哉，不自意相迫至于如此也。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为他人所有。汝善事汪罕，汪罕性无常，遇我尚如此，况汝辈乎。我今去矣，我今去矣。”按弹等无一言。

帝既遣使于汪罕，遂进兵虜弘吉剌别部溺儿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以誓众。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部所败，因遇帝，与之同盟。哈撒儿别居哈刺浑山，妻子为汪罕所虜，挟幼子脱虎走，粮绝，探鸟卵为食，来会于河上。时汪罕形势盛强，帝微弱，胜败未可知，众颇危惧。凡与饮河水者，谓之饮浑水，言其曾同艰难也。汪罕兵至，帝与战于哈阑真沙陀之地，汪罕大败。其臣按弹、火察儿、札木合等谋弑汪罕，弗克，往奔乃蛮。答力台、把怜等部稽颡来降。

帝移军斡难河源，谋攻汪罕，复遣二使往汪罕，伪为哈撒儿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饶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汪罕信之，因遣人随二使来，以皮囊盛血与之盟。及至，即以二使为向导，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汪罕，败之。尽降克烈部众。汪罕与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叹曰：“我为吾儿所误，今日之祸悔将何及！”汪罕出走，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亦剌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亦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

帝既灭汪罕，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

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帝悦，曰：“以此众战，何忧不胜。”遂进兵伐乃蛮。驻兵于建威该山，先遣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沅海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猥剌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兄兀诸部合，兵势颇盛。时我队中羸马有惊入乃蛮营中者，太阳罕见之，与众谋曰：“蒙古之马瘦弱如此，今当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其将火力速八赤对曰：“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今为此迁延之计，得非心中有所惧乎？苟惧之，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太阳罕怒，即跃马索战。帝以哈撒儿主中军。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鞬鞞羔儿，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兄兀四部亦来降。

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其属带儿兀孙献女迎降，俄复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罗欢、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

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

帝既即位，遂发兵复征乃蛮。时卜欲鲁罕猎于兀鲁塔山，擒之以归。太阳罕子屈出律罕与脱脱奔也儿的石河上。

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戚补海罕，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也。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罗孩城。

是岁，遣按弹、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儿部，皆遣使来献名鹰。

三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

夏，避暑龙庭。

冬，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时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儿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脱脱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四年己巳春，畏吾儿国来归。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崑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渍，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五年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命速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

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归，欲请兵攻之。会金主璟祖，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儿国主亦都护来觐。

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金复筑乌沙堡。

秋七月，命速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

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祭可川，败之。

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速别遂入关，抵中都。

冬十月，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耶律阿海降，入见帝于行在所。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

是冬，驻蹕金之北境。刘伯林、夹谷长哥等来降。

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自为都元帅，遣使来附。帝破昌、桓、抚等州。金将统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来援，帝与战于獾儿背，大败之。

秋，围西京。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殪。复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围。

九月，察罕克奉圣州。

冬十二月甲申，遮别攻东京不拔，即引去，夜驰还，袭克之。

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

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先登，拔之。帝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战，败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剌守之。遂趋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遮别遂取居庸，与可忒、薄剌会。

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济，迎丰王洵立之。

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歹、薄剌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

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九年甲戌春三月，驻蹕中都北郊。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乃遣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

夏五月，金主迁汴，以完颜福兴及参政抹捻尽忠辅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

六月，金纥军斡答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斡答等围中都。帝避暑鱼儿泺。

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

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

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为元帅。

二月，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以寅答虎为留守，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兴中府元帅石天应来降，以天应为兴中府尹。

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战于霸州，败之。

夏四月，克清、顺二州。诏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南征。鲸谋叛伏诛。鲸弟致遂据锦州，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

五月庚甲，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抹捻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凉泾。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

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以秀为锦州节度使。遣乙里往谕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不从。诏史天倪南征，援右副都元帅，赐金虎符。

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

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十一月，耶律留哥来朝，以其子斜闾入侍。史天祥讨兴州，擒其节度使赵守玉。

十一年丙子春，还庐朐河行宫。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

秋，撒里知兀歹、三摸合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遂越潼关，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还。

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

十二年丁丑夏，盗祁和尚据武平，史天祥讨平之，遂擒金将巢元帅以献。察罕破金监军夹谷于霸州，金求和，察罕乃还。

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尽汉诸军南征，拔遂城、蠡州。冬，克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是岁，秃满都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获金行元帅事张柔，命还其旧职。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金将武仙攻满城，张柔击败之。

是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李遵顼出走西凉。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命哈真、札剌率师平之；高丽王绀遂降，请岁贡方物。

十四年己卯春，张柔败武仙，降祁阳、曲阳、中山等城。

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秋木华黎克奇、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

夏五月，克寻思干城，驻蹕也儿的石河。

秋，攻斡脱罗儿城，克之。木华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东平严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

冬，金邢州节度使武贵降。木华黎攻东平不克，留严实守之，撤围趋洺州，分兵徇河北诸郡。

是岁，授董俊龙虎卫上将军、右副都元帅。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术赤攻养吉干、八儿真等城，并下之。

夏四月，驻蹕铁门关，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严实入守之。宋遣苟梦玉来请和。

夏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率众来降，以珪为济、衮、单三州总管。

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下之。

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木结黎出河西，克葭、绥德、保安、鄜、坊、丹等州，进攻延安，不下。

十一月，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

是岁，诏谕德顺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还经木剌夷国，大掠之。渡朔朔阑河，克也里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华黎军克乾、涇、邠、原等州，攻凤翔不下。

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获。

秋，金复遣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金平阳公胡天作以青龙堡降。

冬十月，金河中府来附，以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守之。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薨。

夏，避暑八鲁湾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冬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绪立。

是岁，宋复遣苟梦玉来。

十九年甲申夏，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史天倪与战于恩州，败之。

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

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杀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

三月，史天泽击仙走之，复真定。

夏六月，彭义斌以兵应仙，天泽御于赞皇，擒斩之。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

二月，取黑水等城。

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肅等州。

秋，取西凉府朔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

九月，李全执张琳，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

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蹕盐州川。

十二月，李全降。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

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贵岁币于金。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

二月，破临洮府。

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遣幹陈那颜攻信都府，拔之。

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

五月，遣唐庆等使金。

闰月，避暑六盘山。

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睨降。帝次清水县西江。

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戊子年。是岁，皇子拖雷监国。

【译文】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名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太祖的十世祖名叫李端叉儿。他的母亲阿兰果火，嫁给脱奔咩哩健，生了二个儿子，长子名博寒葛答黑，次子名博合睹撒里直。脱奔咩哩健世去之

后，阿兰成为寡妇独自居住，晚上在帐房是睡觉，梦见一道白光从帐房的天窗中进来，化成金色的神人，来到她躺着的床边。阿兰惊醒过来，便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孛端叉儿。孛端叉儿的相貌很怪异，沉默寡言，家中人都说他笨。唯独阿兰对其他人说：“这个孩子不笨，他的后代子孙一定有大贵人。”阿兰去世之后，兄长们把财产分了，没有分给孛端叉儿。孛端叉儿说：“人的贫贱富贵，都是命里注定的，财产算得了什么。”他便独自骑着一匹青白马，到名叫八里屯阿懒的地方住了下来。得不到食物，正好有鹰抓获了野兽在吃，孛端叉儿使用绳子做成机关擒住了它，这头鹰很快便驯服了。于是便臂上架鹰猎取兔子和鸟类作为食物，有时食物缺少但很快又有所获，似乎天在保佑他。这样生活了几个月，有数十家百姓从统急里忽鲁的旷野追随水草迁到当地，孛端叉儿搭造简陋的茅屋给他们住，进出互相帮助，因此生活还算过得去。有一天，二哥忽然想起他，说：“孛端叉儿独自出去什么东西也没带，近来会不会挨冻受饥呢？”立即亲自前来访问，要孛端叉儿跟他一起回去。半路上孛端叉儿对他的哥哥说：“统急里忽鲁的百姓没有归附于他人，如果用武力加以威胁，他们是会屈服的。”哥哥以为他的话有道理。回家以后，立即选派强壮的战士，命令孛端叉儿率领前去，果真使他们都降服了。

孛端叉儿死，其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继承家世，生下儿子名叫咩捻笃敦。咩捻笃敦的妻子叫做莫挈伦，生下七个儿子后变成寡妇。莫挈伦的脾气刚强而急躁，当时押刺伊而部有一群孩子挖掘田野中的草根作为食物，莫挈伦乘车出门，刚好看见，发怒说：“这块土地是我儿子跑马的地方，这群孩子胆敢破坏吗！”赶车前去，把这群孩子鞭伤，有的因此而死。押刺伊而人因为此事忿怒怨恨，将莫挈伦的马群全都赶走。莫挈伦的儿子们听到这一消息，来不及披上铠甲，便赶上去。莫挈伦内心深感到忧虑地说：“我的儿子不穿铠甲前去，恐怕不能战胜敌人。”便叫儿媳们载着铠甲前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果然吃了败仗，六个儿子全都战死。押刺伊而人乘胜杀死莫挈伦，把全家都杀光。只有长孙海都年纪还小，奶妈将他藏在一堆木头中，才幸免于难。在这事发生以前莫挈伦第七个儿子纳真在八刺忽的百姓家中当上门女婿，因此灾难发生时与他无关。他听说家中遭遇大祸，回来察看，只剩下十几位有病

的老年妇女与海都，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幸亏押刺伊而人驱赶马群时，纳真哥哥的黄马三次摆脱套竿逃了回来，纳真才有了马骑。于是便乔装成牧马人，前往押刺伊而人住处。路上碰到父子二人先后骑马行进，臂上架着鹰打猎。纳真看见鹰，心中说：“这正是我哥哥常托着的鹰。”赶上前去哄骗年少的儿子说：“有一匹红马领着一群马往东去了，你看见了吗？”少年回答说：“没有。”接着少年问：“你经过的地方有水鸟吗？”纳真回答说：“有。”少年说：“你愿意当向导吗？”纳真说：“可以。”于是便同行。转过一处河湾，纳真估计后面骑马人距离稍远，便将少年刺死。他将马与鹰用绳捆住，然后返回去迎接后面的骑手，同样加以哄骗。后面的骑手问道：“前面射水鸟的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老躺着不起来呢？”纳真回答说因为鼻子出血。骑手正发怒之时，纳真便利用这一空子将那骑手刺死。又向前来到一座山下，看到了几百匹马，放牧的只是几个孩子，正在拿动物的骨关节戏耍。纳真仔细看，也是哥哥家中的东西。用话向孩子们套问，也像先前一样哄骗他们。于是爬上山顶四面张望，到处静悄悄没有人影，他便将孩子们全都杀死，赶着马群架着鹰回来，带上海都和有病的老年妇女，一起回到八刺忽地方住下。海都长大了，纳真率领八刺忽怯谷的百姓们拥立他为首领。海都当上首领后，攻打押刺伊而人，使之成为自己的属民，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他的营帐排列在八刺合黑河边，又在河上造起了桥梁，便于往来，由此周围的部族前来归附的日益增多。

海都死，他的儿子拜姓忽儿继位。拜姓忽儿死，儿子敦必用户继位。敦必乃死，儿子葛不律寒继位。葛不律寒死，儿子八哩丹继位。八哩丹死，儿子也速该继位，并吞各部落，势力日渐强大。也速该死，至元三年十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当初，也速该出征塔塔儿部，捉住了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这时正好宣懿太后月伦生下太祖，手中握着凝固的血块犹如红色石头一般。也速该很奇怪，便以抓住的俘虏铁木真为太祖命名，用来纪念自己的军事胜利。

同族的泰赤乌部最初和也速该关系很好，后来由于塔儿不台管事，彼此之间便产生了隔阂，互不往来。也速该死时，太祖年幼，部众大多归附泰赤乌部。侍从脱端火儿真也要叛变，太祖哭着挽留他。脱端说：“深深的池水已

经干涸了，坚硬的石头已经碎裂了，留下干什么！”竟然率领众人骑马离去。太后月伦对于他轻视自己感到愤怒，亲自打着旗带着兵追上前去，将大部分准备叛变的部众追讨回来。

当时太祖部下的捌只居住在萨里河。札木合部的秃台察儿居住在玉律哥泉，时常想要加要欺侮，将萨里河放牧的马群掠走。捌只指挥身边的人隐逸在马群中，将秃台察儿射死。札木合自此怨恨，便和泰赤乌各部共同议定，发动三万人前来征讨。太祖这时屯驻在答阑版朱思草原上，听到这一消息，大规模征集各部的军队，分成十二翼等待对方的到来。后来札木合的军队果然前来，太祖和他们激烈交战，终于击败对方。

当时，各部之中只有泰赤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号称最强大。泰赤乌部中的照烈部，住处与太祖相邻近。太祖有一次出去打猎，和照烈部的打猎队伍相遇。太祖对照烈部人说：“今天晚上可以在一起宿营吗？”照烈部人说：“一起宿营当然是我们的愿望，但是一起出来打猎的有四百人，因为带的食物不够，已经让一半回去了，现在怎么办才好？”太祖坚持邀请他们一同宿营，凡是留下的，一概供应饮食。第二天一起打猎，太祖让身边的人将野兽都赶到照烈部人一方，照烈部人获得许多猎物回去。照烈部众都感激太祖，私下交谈说：“泰赤乌和我们虽说是兄弟，却常常抢我们的车马，夺我们的饮食，没有君主度量。有君主度量的，看来只有铁木真太子了。”照烈部的首领玉律这时正受到泰赤乌部的虐待，难以忍受，便和塔海答鲁带领部众来归顺，愿意以杀泰赤乌人来表示自己的诚心。太祖说：“我正在熟睡，幸亏你们使我醒过来。从此以后凡是有车辙和人行痕迹的道路，我将全部夺过来给你们。”没有多久二人由于不能实践自己的诺言，又叛变离去。塔海答鲁行至中途被泰赤乌部众所杀，照烈部从此灭亡了。

这时太祖的功业与德行日益兴盛，而泰赤乌各部对于他们自己首领的暴虐行为深感痛苦，看到太祖待人宽厚仁爱，时常拿皮衣和马匹赏赐给众人，心中都很向往。像赤老温、哲别、失力哥也不干等人，以及朵郎吉、札刺儿、忙兀诸部，都仰慕太祖的恩义，前来归附。

太祖邀请同族首领薛彻别吉、大丑等，各自用牛车载着马奶和奶酪，在

斡难河边举行宴会。在太祖同族首领以及薛彻别吉的母亲忽儿真面前，共同放着一皮囊马奶，而在薛彻别吉的次母野别该面前，却单独放着一个皮囊马奶。忽儿真发怒说：“现在不尊敬我，却要抬高野别该吗？”怀疑是太祖手下管理饮食的失丘儿干的事，就责打他，这样便产生了隔阂。这时太祖兄弟别里古台负责管理太祖的乞列思（乞列思，用汉语来说就是君主营帐外面系马的场所），播里则管理薛彻别吉的乞列里。播里手下人偷盗马车用的革带，被别里古台抓住。播里发怒，用刀砍伤别里古台的背。手下人要复仇，别里古台制止他们说：“你们要报仇吗？我伤得不重，姑且等一等再说。”手下人不听，分别拿着撞马奶的木棒大打出手，将忽儿真、火里真两位夫人抢了过来。薛彻别吉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太祖便让两位夫人回去。恰好塔塔儿部首领蔑兀真笑里徒违背与金朝之间的盟约，金朝皇帝派丞相完颜襄带领军队将他们驱逐到北方。太祖听说此事，便派遣近处的军队从斡难河迎头痛击塔塔儿部，又约会薛彻别吉部众前来相助。等了六天不来，太祖独自与塔塔儿部作战，杀死蔑兀真笑里徒，缴获其全部辎重。

太祖的部下有人遭到乃蛮部人抢劫，太祖欲加以讨伐，又派六十人前往薛彻别吉处去征兵。薛彻别吉因为过去的仇隙，将其中十人杀死，剥去其余五十人的衣服让他们回来。太祖发怒说：“薛彻别吉过去揍我的失丘儿，砍伤我的别里古台，现在又敢利用敌人的势力来欺侮我。”于是便统率军队越过沙漠发起进攻，杀死和俘虏了薛彻别吉的部众，只有薛彻别吉和大丑带妻儿逃脱此难。过了几个月，太祖又发兵征伐薛彻别吉和大丑，追到帖烈徒隘口，将他们全部歼灭。

克烈部的札阿绀孛前来归附太祖。札阿绀孛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弟弟。汪罕原名脱里，金朝封他为王，因为北方民族语音重，所以称王为汪罕。

起初，汪罕的父亲忽铁札胡思怀禄去世，汪罕继承王位，杀死不少自己的兄弟。他的叔父菊儿罕带着军队与他作战，追逼到哈刺温隘口将他打败，汪罕只带领一百多名骑兵逃脱，投奔于“烈祖”也速该。也速该亲自带兵将菊儿罕赶走，菊儿罕逃往西夏，也速该夺回部众交还汪罕。汪罕感激其恩德，就与也速该结盟，称为按答（按答，汉语是交换物品的朋友）。也速该死，汪罕

的弟弟也力可哈剌怨恨汪罕杀人太多，又叛离了他，投奔乃蛮部。乃蛮部首领亦难赤为之发兵讨伐汪罕，将汪罕的部众都夺过来给了也力可哈剌。汪罕途径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投奔契丹。后来又叛变逃回，途中粮食没有了，就挤羊奶充当饮料，刺出骆驼血来吃，困乏到了极点。太祖因为汪罕与烈祖也速该之间交情很深，派遣侍从去招他。太祖亲自迎接抚慰，安置在军中，给予他资助。于是在土兀刺河边聚会，太祖尊称汪罕为父。

不久之后，太祖讨伐蔑里乞部，与蔑里乞部的首领脱脱在莫那察山交战，夺得他们的资财、粮食，全部送给汪罕。汪罕因此逐步将部众收集了过来。

又过了一些时日，汪罕认为自己势力壮大，足以有所作为，没有通知太祖，独自领兵又去攻打蔑里乞部，对方败走，脱脱逃往八儿忽真的险要之地。汪罕大肆抢掠后回来，没有给太祖一点东西，太祖丝毫不在意。

这时乃蛮部首领不欲鲁罕不服，太祖与汪罕又发兵攻讨。到黑辛八石的野外，遇到乃蛮部的前锋也的脱孛鲁带领一百骑兵前来作战。看到太祖的军队逐渐逼近，也的脱孛鲁退到高山上据守，途中马鞍脱落掉了下来，被太祖抓获。没有多久，太祖又与乃蛮部的猛将曲薛吾撒八刺相遇，恰好这一天天色已晚，于是双方约定明日交战，各回自己的营垒。当天晚上，汪罕在营垒中到处点火，使人不怀疑他有什么动作，实际上却偷偷将部众转移到其他地方。等到天亮之后，太祖才发现这一情况，因而怀疑他打有别的主意，也带着军队退到萨里河。接着汪罕也回到土兀刺河，汪罕的儿子亦刺合和札阿绀孛都来会合。曲薛吾等侦察到这种情况，乘其不备，在半路上袭击，俘虏了不少人。亦刺合逃回告诉汪罕，汪罕一面命令亦刺合和卜鲁忽斛一起追上前去，一面派人来告诉太祖：“乃蛮部不讲信义，虏掠我的百姓，太子您有四名优秀将领，能借给我洗雪这番耻辱吗？”太祖立即消除了以前的不快，派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带军队前去相助。军队还没有到，亦刺合已经追上曲薛吾，与他交锋，结果大败，卜鲁忽斛也被俘。飞箭射中了亦刺合的马大腿，差一点也变成俘虏。一会儿四将赶到，合力打败乃蛮部，在忽兰盖侧山交战，大败对方，将对方的将领和部众杀光，将尸首堆积起来封土成为冢丘。乃蛮部的势力自此削弱了。

当时泰赤乌还相当强大，太祖和汪罕在萨里河会合，与泰赤乌首领沕忽等在斡难河边大战，将对方击败，杀死的和俘获的不计其数。

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听说乃蛮部、泰赤乌部都已战败，均感到不安，在阿雷泉相会，杀白马作祭礼品立下誓言，要对太祖和汪罕发动突然袭击。弘吉剌部首领迭夷唯恐此事难以成功，偷偷派人前来告密，太祖和汪罕从虎图泽出发，迎战于杯亦烈川，又将对方打得大败。

汪罕于是分兵，自己沿怯绿怜河行动。札阿绀孛和按敦阿述、燕火脱儿等商议说：“我的哥哥性格做事都不合常理，他既能将我的兄弟都杀光，我们又怎么能单单活命呢？”按敦阿述将这些话泄漏了出去，汪罕下令将燕火脱儿等抓到自己的营帐里，给燕火脱儿解绑，对他说：“我们从西夏回来，在道路上饥饿困乏，一起立有誓言，你难道忘记了吗？”便向他脸上吐唾沫。边上坐着的人也都站起来向他吐唾沫。汪罕又多次斥责札阿绀孛，使他深感无地自容。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儿等一起逃往乃蛮部。

太祖以彻彻儿山驻扎军队，发兵讨伐塔塔儿部。塔塔儿部首领阿剌兀都儿等前来迎战，太祖将他们打得大败。

这时弘吉剌部想前来归附，哈撒儿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前去抢劫了他们的东西。于是弘吉剌部归附了札木合，和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儿、散只兀诸部在健河会合，推举札木合为局儿罕。在秃津别儿河岸盟誓，誓言是：“凡是我们同盟中人，如有泄漏商议内容的，其下场如同河岸被摧毁，森林被砍伐一样。”盟誓完毕，大家一起举足蹬塌河岸，挥刀砍伐森林，随后驱士兵前来攻打。塔海哈当时在众人中间，他与太祖部下抄吾儿是亲家。抄吾儿偶然前去看他，知道了他们的密谋，赶紧返回太祖居住的地方，将这些情况都报告了。太祖立即起兵，迎战于海刺儿、帖尼火鲁罕之地，打败了他们。札木合逃脱，弘吉剌部前来归降。

壬戌年，太祖在兀鲁回失连真河发兵，讨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两部。出发以前誓师说：“如果打败敌人，追赶他们时，见到他们丢下的东西，注意不要拾取，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加以分配。”后来果然取得胜利，太祖同族

按弹、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违背了誓言，太祖发怒，将他们俘获的东西都没收，在军中分配。

原来，脱脱逃到八儿忽隘口之后，又出来骚扰，太祖带领军队将他赶走。到此时，他又与乃蛮部的不欲鲁罕会合，联合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兄兀诸部来进攻。太祖派骑兵登高四望，知道乃蛮部军队就要到了，便与汪罕一起将军移入险要之处。汪罕的儿子亦刺合从北边过来占领高山立下阵营，乃蛮部军前来冲击，阵势不动，便退了回去。亦刺合接着也移至险要之处。交战以前，太祖将輜重转移到其他地方，和汪罕一起，背靠阿兰塞，与乃蛮部军队在名叫阙奕坛的旷野上大战。乃蛮人让神巫祈祷风雪，想要乘风雪之势进攻，后来风向逆转，风雪反过来刮向乃蛮人的兵阵。乃蛮人不能作战，想退兵。这时大雪塞满了沟涧，太祖指挥军队利用有利形势攻打，乃蛮部大败。此时札木合起兵支援乃蛮部，看见乃蛮部已经失败，立即退还。路上遇见拥立自己的各部，大肆抢劫而归。

太祖向汪罕求婚，希望自己的长子术赤娶汪罕女儿抄儿伯姬，汪罕的孙子秃撒合想娶太祖女儿火阿真伯姬，但都没有成功，自此互相颇有隔阂。起先，太祖与汪罕合兵进攻乃蛮部，约定第二天作战。札木合对汪罕说：“我对你就像白翎雀一样，别人对你则像鸿雁罢了。白翎雀无论冷热都在北方，鸿雁每逢天气寒冷就飞到南方暖和地方去了。”言外之意是说太祖的心是靠不住的。汪罕听了这番话果然生疑，就将部众迁移到其他地方。等到议婚不成之后，札木合又利用这一机会劝诱亦刺合说：“铁木真太子虽然说是汪罕的儿子，实际上和乃蛮部有来往，这对您父子是有害的。您假如对铁木真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一定会在旁边帮助您。”亦刺合相信他的话。正好答力台、火察儿、按弹等都背叛了太祖前来归顺，他们又对亦刺合说：“我们愿意帮助您去攻打月伦的儿子们。”亦刺合非常高兴，派遣使者去告诉汪罕。汪罕说：“札木合是一个嘴上说得好听但不讲信用的人，他的话不可信。”亦刺合坚持自己的意见，使者来回了好几次。汪罕说：“我之所以得以生存下来，靠的是铁木真太子。我现在胡子已经白了，死后希望有一个安葬的地方，你怎么说个没有完呢？你好自为之，不要给我添麻烦就行了。”札木合于是烧毁了

太祖的牧地扬长而去。

癸亥年，汪罕父子策划要谋害太祖，派遣使者来说：“以前商量的婚事，现在愿意听从您的意见，请您前来喝布浑察儿（布浑察儿，汉语即订婚酒）。”太祖信以为真，带着十名骑兵前去。在途中产生了怀疑，派一名骑兵前去表示婚意，自己返回。汪罕的阴谋没有得逞，便商量发兵来攻伐。养马人乞失力得知这件事，偷偷和他的弟弟把带前来告诉太祖。太祖立即带着军队驰奔阿兰塞，将辎重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派折里麦为前锋，等汪罕一到立即整好队伍出战。先遇到的是朱力斤部，接着是董哀部，后面是火力失烈门部，都击败了他们，最后与汪罕贴身亲兵交锋，也打败了他们。亦刺合看到形势危急，亲自前来冲阵，被箭射中脸颊，立即收兵败退。怯里亦部人离开汪罕前来归附。

汪罕战败回去，太祖也带着军队回到董哥泽屯驻，派遣阿里海前去责备汪罕说：“您过去遭到您的叔父菊儿罕驱逐，困难交加前来投奔，我父亲立即发兵帮助攻打菊儿罕，在河西把他打败，他的土地、百姓都拿了过来还给您。这是有大功于您的第一件事。您受到乃蛮人的攻击，逃到西边太阳降落的地方。您的兄弟札阿绀孛在金朝国境，我立即派遣人召他回来。等他回来时，又遭到蔑里乞部的威胁，我请求我的同族哥哥薛彻别吉和兄弟大丑去杀掉他们。这是有大功于您的第二件事。您为困难所迫前来投奔时，我经过哈丁里，将各部的羊、马和财产都夺了送您，不到半月的功夫，使您饥饿的部众都吃得饱饱的，瘦子都长胖了。这是有大功于您的第三件事。您不通知我就去抢劫蔑里乞部，收获很大，回来以后，没有分给我一点点，我丝毫不计较。等到您被乃蛮人颠覆，我选派四将夺回您的百姓，重立您的国家。这是有大功于您的第四件事。我征伐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象凶猛的海东青对付鹅雁一样，只要看见就必有收获，有收获必定送给您。这是有大功于您的第五件事。这五件事都是有证据的，您对我不报恩也就罢了，现在怎么能恩将仇报，突然对我进行攻打呢！”汪罕听到这些话，对亦刺合说：“我以前说的话怎么样？我的儿子你应知道。”亦刺合说：“事情已发展到今天这样，没有别的法子了结，只有全力去战斗。我们打赢了就将他们合并过来。

他们赢了把我们吞并掉，多说干什么。”

当时和太祖同族的按弹、火察儿都在汪罕身边。太祖派遣阿里海去挖苦汪罕时，让阿里海告诉他们说：“过去我国没有君主，以为薛彻别吉、太丑二人是我伯祖八剌合的后代，想立他们为主。因为二人坚决推辞，又以你火察儿是伯父聂坤之子，准备立你为主，你又坚决推辞。但是此事不能这样中途而废，又以你按弹是我祖父忽都刺的儿子，想立为主，你又坚决推辞。于是你们拥戴我为君主，这并非我的本来想法，只是形势所逼。三河是我们祖先创业的地方，不要被他人所据有。你们要好好为汪罕服务，汪罕的本性反复无常，待我尚且这样，更不必说你们了？我现在走了，我现在走了。”按弹等一句话也没说。

太祖既然已经派遣使者去汪罕那里，于是进兵俘虏了弘吉刺的别部溺儿斤，队伍前进至班朱尼河，河水正浑，太祖率领部众共饮河水立下誓言。亦乞烈部的孛徒为火鲁刺所击败，遇到太祖，双方建立盟约。太祖的兄弟哈撒儿另外居住在哈刺浑，妻子儿女被汪罕俘虏，自己带着小儿子脱虎逃走，粮食断绝，搜寻鸟蛋充饥，前来河边与太祖相会。这时汪罕的势力强大，太祖的势力衰弱，胜败还不能够预知，部众颇为担心害怕。凡是一起饮过河水的，称作“饮浑水”，意思是曾经同患难。汪罕的军队前来，太祖在哈喇真沙陀与他们交战，汪罕大败。属臣按弹、火察儿、札木合等密谋杀害汪罕，没有成功，他们便逃往乃蛮部。答力台、把怜等部也前来叩头降附。

太祖将军队转移至斡难河的源头，谋划攻打汪罕，又派二名使者前往汪罕那里，假装转达哈撒儿的话，说：“我的哥哥铁木真太子现在下落不明，我的妻子老小又在大王您那里，即使我想走，能走到那里去呢！大王如果能够原谅我以前的错误，念惜我过去的好处，我立即就来投奔您。”汪罕相信这番话，就派人跟着二名使者前来，用皮囊盛血准备与哈撒儿订立盟约。到了以后，太祖立即让二名使者充当向导，下令兵士衔枚禁止交谈，连夜赶往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击汪罕，将他打得大败。克烈部百姓都投降了。汪罕和亦剌合脱身逃走。汪罕叹气说：“我被儿子害了，今天的祸事后悔也来不及了。”汪罕在逃走的路，遇到乃蛮部的将领，被杀。亦剌合逃到西夏，靠抢

劫维持生活，很快便为西夏打败，逃到龟兹国。龟兹君主发兵讨伐，将他杀死。

太祖灭汪罕以后，在帖麦该川举行盛大的狩猎活动，发布各种命令，凯旋而归。这时乃蛮部君主太阳罕心里妒忌太祖的才能，派人去和白达达部首领阿剌忽思商量说：“我听说东方有称帝的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难道能有两个君主吗？您如果能增加我右翼的力量，我将夺过敢于称帝者的弓箭。”阿剌忽思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太祖，没过多久，他带着全部百姓前来归附。

甲子年，太祖在帖麦该川举行盛大聚会，共商讨伐乃蛮部。许多人都认为春天马正瘦，应该等待秋高气爽马长膘之后再出兵。皇弟斡赤斤说：“应该做的事，要早下决断，怎么能以马瘦作理由呢！”别里古台也说：“乃蛮部要夺我们的弓箭，是看不起我们，我等理当共生死。他凭仗国大而吹牛，如果乘其不备发起攻势，可以成功。”太祖很高兴，说：“用这样的人去作战，还愁打不赢吗！”便出动军队征讨乃蛮部，驻军于建武该山，派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阳罕从按台来，把军队驻扎在沅海山，和蔑里乞部首领脱脱、克烈部首领阿怜太石、猥剌部首领忽都花别吉，以及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等部会合，兵势十分强盛。这时我方队伍中的瘦马因受惊跑到乃蛮部营中，太阳罕看见，与大家商议说：“蒙古的马这样瘦弱，应该引诱他们深入，然后和他们交战将他们俘虏。”将领火力速八赤对他说：“先前的国王作战，勇往直前，不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背和马的尾巴。现在您提出这样拖延的计策，是不是心中害怕呢？如果害怕，为什么不让后妃来统领军队！”太阳罕很生气，立即拍马上前要与太祖交战。太祖让哈撒儿负责中军。这时札木合跟随太阳罕前来，看见太祖的军队严整肃静，对身边的人说：“乃蛮部刚出兵时，看待蒙古军如同羊羔，意思是说连蹄皮也留不下。现在我观察他们的气势，恐怕已不同于过去了。”就带自己部下逃走了。这一天，太祖与乃蛮部大战直到日暮，擒获处死太阳罕。各部人马一时都溃散，夜间在非常危险的地方奔走，从山崖掉下去死掉的难以计数。第二天，剩余下来的都投降了。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也都前来归降。

接着太祖又出征蔑里乞部，该部首领脱脱逃往太阳罕的哥哥卜欲鲁罕那

里，他的部下带儿兀孙献上自己的女儿求降，很快又叛变了。太祖到泰寒寨，派李罗欢、沈白二人带着右军前去将带儿兀孙平定了。

乙丑年，太祖征讨西夏，攻克力吉里寨，途径落思城，掠取了大量百姓和骆驼。

元年丙寅，太祖大会诸王和群臣，树起九游的白旗，在斡难河头登上了皇帝之位。诸王、群臣一起尊称他为成吉思皇帝。这一年正是金朝泰和六年。

太祖即帝位后，就发兵再次攻打乃蛮部。这时卜谷鲁罕正在兀朮塔山打猎，将他擒获带了回来。太阳罕的儿子出律和脱脱一起逃到也儿的石河边。

太祖开始商议讨伐金朝之事。以前金朝曾杀害太祖同族威补海罕，太祖想报仇。适逢金朝皇帝完颜璟恣意实行暴虐的统治，太祖于是决定加以讨伐，但是未敢轻举妄动。

二年丁卯的秋天，太祖又一次征伐西夏，占领了斡罗孩城。

这一年，派遣按弹、不兀刺二人出使乞力吉思。不久野牒亦纳里部、降里替也儿部都派使者来进献名贵的鹰。

三年戊辰的春天，太祖从西夏返回。

夏天，在龙庭避暑。

冬天，再次讨伐脱脱和屈出律罕。斡亦剌部等和我军前锋遭遇，尚未交战就投降了，便让他们作向导。到也儿的石河，讨伐蔑里乞部，将它歼灭了。脱脱被飞箭射死。屈出律罕逃往契丹。

四年己巳的春天，畏吾儿国前来归附。太祖进军河西。西夏国王李安全派长子率领军队来作战，被我军击败，副元帅高令公成为俘虏。攻破儿刺海城，俘虏西夏的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又击败西夏军队，俘获其将领嵬名令公。包围中兴府，引黄河水来冲灌这座城。不料水堤决口，水往外流，只得撤围还师。太祖派太傅讹答进入中兴府，向西夏国王招降，西夏国王献女儿请求通好。

五年庚午的春天，金朝谋划来进攻，建造乌沙堡。太祖命哲别进行突袭，杀死筑堡的人，接着向东掠取土地。

起初，太祖向金朝进献每年固定的贡品，金朝皇帝派卫王允济到净州接

受。太祖见到允济，不给他行礼。允济回去，准备请求金朝皇帝发兵讨伐。正好金朝皇帝完颜璟死了，允济嗣位，即位的诏书送到蒙古，派人传话要太祖跪拜接受。太祖问金朝使节说：“新皇帝是谁？”金使说：“是卫王。”太祖遂向南方吐了一口唾沫，说：“我原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的神做，这等无用胆小之人也能做吗！拜他干什么！”便骑马往北走了。金使回来向卫王报告，允济更加恼怒，于是想乘太祖下一次进贡时，在边境贸易的场所将他杀害。太祖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与金朝断绝关系，进一步整顿军队作好准备。

六年辛未的春天，太祖居住在怯绿连河。西域哈刺鲁部首领阿昔兰罕来投降。畏吾儿国君主亦都护前来觐见。

二月，太祖亲自带兵向南征伐，在野狐岭打败金朝将领定薛，攻取大水泺、丰利等县。金朝又建造乌沙堡。

秋七月，太祖命哲别攻打乌沙堡和乌月营，占领了这两处地方。

八月，太祖和金军在宣平的会河川会战，取得胜利。

九月，攻占德兴府，居庸关的守将逃跑。哲别接着入关，直抵中都。

冬十月，袭击金朝的群牧监，将群牧监管理的马匹都赶了回来。耶律阿海投降，到太祖临时屯驻的地方来谒见。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别夺取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一一占领了。这一年冬天，太祖屯驻在金朝的北部边境。刘伯林、夹谷长哥等前来投降。

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在隆安聚集部众，自称为都元帅，遣使前来归附。太祖攻破昌、桓、抚等州。金朝将领纥石烈九斤等率三十万军队前来援助，太祖与他们在獐儿嘴交战，金兵溃败。

秋天，太祖率军包围西京。金朝元帅左都监奥屯集领着军队赶来救援，太祖兵将金军引诱至密谷口，在那里迎击并全歼了他们。第二次攻伐西京，太祖为飞箭所伤。便撤围而去。

九月，察罕攻克奉圣州。

冬十二月甲申，哲别进攻东京，没有成功，立即退去。夜间奔驰而回，突然袭击，占领了东京。

八年癸酉的春天，耶律留哥自封为辽王，改元元统。

秋七月，攻占宣德府，接着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率先登城，攻克了它。太祖前进到怀来，和金朝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交战，金军败，追击至居庸关北口。金兵占据居庸关以自保，太祖命可忒，薄剌守在北口前，自己前往涿鹿。金朝西京留守忽沙虎逃走。太祖出紫荆关，在五回岭击败金军，占领涿、易二州。契丹人讹鲁不儿献出北口，遮别因此占领居庸关，与可忒、薄剌会师。

八月，金朝忽沙虎谋杀他的君主完颜允济，迎接丰王完颜珣并立为皇帝。

这一年秋天，太祖分三路。派遣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往南，攻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抢掠了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占领汾、石、岚、忻、代、武等地，然后回军。皇弟哈撒儿和斡陈那颜、拙赤歹、薄剌为左军，沿海向东去，攻破蓟州、平、滦、辽西等地然后回军。太祖与皇子拖雪为中军，攻取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地。又命令木华黎攻密州，攻下城池之后进行大屠杀。史天倪、萧勃迭率领队伍来降，木华黎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们以万户之职。太祖到中都，三路军都回来会合，屯驻在大口。

这一年，河北郡县都被蒙古军攻克，坚守不克的只有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等十一城。

九年甲戌，春三月，太祖驻扎于中都的北郊。将领们恳请乘胜攻破燕京，太祖没有同意。于是派遣使者告知金朝皇帝说：“你的山东、河北郡县都已为我所有，你剩下的唯有燕京城。老天既然已令你衰弱，我又迫使你走上绝路，天将说我什么！我的军队就班师回朝，你难道不能来犒劳我的军队，以此消除我手下将领的愤怒么！”金帝所以遣使求和，献上卫绍王的女儿岐国公主，以及金帛、五百名童男女、三千匹马，还派丞相完颜福兴送太祖出居庸关。

夏五月，金帝迁都到汴京，任命完颜福兴和参政抹捻尽忠辅助太子守忠，留守中都。

六月，金纥军的斡答等杀死统帅，率众前来投降。太祖命三摸合、石抹

明安和斡答等包围中都。太祖自己在鱼儿泺避暑。

秋七月，金朝太子守忠逃往汴京。

冬十月，木华黎攻讨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投降。锦州张鲸杀死节度使，自号临海王，派遣使者前来归顺。

十年乙亥春正月，守通州的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投降，太祖授七斤以元帅之职。

二月，木华黎讨伐北京，金军元帅寅答虎、乌古伦开城投降。便任命寅答虎充当留守，吾也而代理兵马都元帅，镇守北京。兴中府元帅石天应来降，以天应为兴中府尹。

三月，金朝御史中丞李英等率领军队前来援救中都，在霸州交锋，金军失败。

夏四月，攻克清、顺二州。太祖命张鲸统帅北京十提腔的军队随之南征，张鲸由于谋反被处死。他的兄弟张致因此占据锦州，自称汉兴皇帝，改元兴龙。

五月庚申，金朝中都留守完颜福兴服毒自杀，抹捻尽忠遗弃中都城逃走，石抹明安便趋进中都镇守。这一月，太祖在桓州凉泾避暑，派忽都忽等前往中都查收金朝国库的物品。

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归降，授予杜秀以锦州节度使之官职。太祖派遣使者前去告诉金朝皇帝，要他献出河北、山东未被攻克的诸郡，去掉帝号并改称河南王，这样的话才可以停战。金帝不同意。太祖下令史天倪向南进军，授以右副都元帅之职，赐给他金虎符。

八月，史天倪攻取平州，金朝经略使乞投降。木华黎派遣史进道等攻打广宁府，守城者投降。

这一年秋天，攻取的城市共达八百六十二处。

冬十月，金朝宣抚蒲鲜万奴占据辽东而自称天王，国号天真，改元天泰。

十一月，耻律留哥来觐见，留下他的儿子斜阔充任太祖的侍从。史天倪讨伐兴州，俘获兴州节度使赵守玉。

十一年丙子的春天，太祖回到庐朐河边的行宫。张致攻陷兴中府，木华

黎将他消灭。

秋天，撒里知兀歹、三摸合拔都鲁率领军队由西夏前往关中，穿越潼关，俘获金朝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浦鲁虎，攻克汝州等地，抵达汴京然后班师。

冬十月，蒲鲜万奴投降，呈送他的儿子帖哥枚朝充当侍从。不久又叛变，自称东夏。

十二年丁丑的春天，强盗祁和尚据守武平，史天倪平定了这起叛乱，并擒获金朝将领巢元帅献给太祖。察罕在霸州打败金朝监军夹谷，金方求和，察罕才回军。

秋八月，太祖授木华黎以太师之职，并封他为国王，统领蒙古、纠、汉各路军马南征。木华黎攻克遂城、蠡州。

冬天，攻破大名府，接着向东又攻取了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这一年，秃满部百姓发生叛乱，派钵鲁完、朵鲁伯前去平定。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军队越过紫荆口，虏获金朝行元帅事张柔，命他保持原来的职务。木华黎从西京进驻河东，占领太原、平阳以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金朝将领武仙向满城进攻，张柔将他打败。

此年，攻讨西夏，包围西夏的王城。西夏国王李遵顼逃往西凉。契丹人六哥占据高丽江东城，太祖命哈真、札哈带军队将他消灭，高丽王纘于是投降，请求每年进土特产品。

十四年己卯的春天，张柔击败武仙，祁阳、曲阳、中山等城投降。

夏六月，西域杀害太祖所遣使者，太祖亲自率军出征，攻克讹答剌城，擒捉了城中首脑哈只儿只兰秃。

秋天，木华黎攻克苛、岚、吉、隰等州，接着又向绛州进攻，占领诸州以后将城中百姓尽数屠杀。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太祖攻破蒲华城。

夏五月，攻克寻思干城，太祖的营帐屯驻在也儿的石洞。

秋天，攻克斡脱罗儿城。木华黎攻取土地，又来到真定，武仙投降。木华黎便任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管理真定府的事务，以武仙作他的副手。东平严实率领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三十万户

前来投降，木华黎以太祖的名义任严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

冬天，金朝邢州节度使武贵投降。木华黎攻打东平城，未能攻下，遂留下严实看守，撤出围城军队前往洺州，分兵攻取河北诸郡。

这一年，授与董俊龙虎卫上将军、右副都元帅之职。

十六年辛巳，春天，太祖进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术赤进攻养吉汗、八儿真等城，均占领了。

夏季四月，太祖屯驻于铁门关，金朝皇帝派遣乌古孙仲端携带国书请求和好，尊称太祖为兄，太祖不答应。金东平行省事忙古放弃城池逃跑，严实入城镇守。宋朝派苟梦玉前来请求和好。

六月，宋朝涟水忠义统领石珪率众投降，任命石珪担当济、兖、单三州总管。

秋天，太祖进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兵攻打玉龙杰等城，都被占领了。

冬季十月，皇子拖雷攻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木华黎通过河西，攻克葭、绥德、保安、鄜、坊、丹等州，并进攻延安，但未能占领。

十一月，宋朝京东安抚使张琳拿京东诸郡前来投降，被授与张琳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之职。

这一年，太祖下诏告谕德顺州。

十七年壬午，春天，皇子拖雷占领徒思、匿察兀儿诸城。返回军途中经越木刺夷国，进行大规模虏掠。渡过捌捌阑河，攻克也里等城。随即与太祖会合，合兵攻打塔里寒寨，胜利了。木华黎的军队接连攻克乾、泾、邠、原等州，进攻凤翔，没有成功。

夏天，太祖前往塔里寒寨避暑。西域君主札阑丁出逃，与灭里可汗会合，忽都忽与他们交战，失败。太祖自己带兵攻打，捉住灭里可汗，札阑丁却逃走。太祖派八剌追捕，没有抓住。

秋天，金朝又派乌古孙仲端请和，在回鹘国朝见太祖。太祖对他说：“我曾经要你的君主将河朔地区都给我，让你的君主当河南王，彼此休兵，他都不肯。现在木华黎已经夺取了全部河朔地区，你这时才来请和不为时已晚了

吗？”仲端苦苦哀求，太祖说：“念你远来不易，河朔既然都已为我所有，关西还有几座没有攻下的城，都割让于我，这样才能让你的君主当河南王。不要再违背我的意思。”仲端于是回去。金朝平阳公胡天作拿青龙堡来请降。

冬季十月，金朝河中府归顺，授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镇守该地。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去世。

夏天，太祖在八鲁弯川避暑。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八剌的军队都来会合，于是平定西域各处城市，并让达鲁花赤进行监督治理。

冬季十月，金朝皇帝完颜珣死，其子完颜守绪继位。

这一年，宋朝又派苟梦玉前来请和。

十九年甲申的夏天，宋朝大名总管彭义斌进犯河北，史天倪与他在成州交战，打败了他。

这一年，太祖到东犯度国，角端出现，于是班师回朝。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返至行宫。

二月，武仙在真定叛变，杀死史天倪。董俊手下的判官李全也在中山发生叛变。

三月，史天泽向武仙发起攻击，武仙逃走，遂收复真定。

夏季六月，彭义斌以军队响应武仙，史天泽在赞皇防御，将他擒获处决。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太祖以西夏收留仇人亦腊喝翔昆和不送质子为借口，亲自带领军队前去讨伐。

二月，攻取黑水等城。

夏天，在浑垂山避暑。攻占甘、肃等州。

秋天，进占西凉府鞑罗、河罗等县，便超过沙漠，到黄河九渡，攻取应里等县。

九月，李全捉住张琳，率孙郡王指挥军队将李全围困于益都。

冬季十一月庚申，太祖攻打灵州，西夏遣嵬名令公前来增援。丙寅，太祖渡过黄河攻击西夏军，取得成功。丁丑，出现在西南，太祖屯驻在盐州川。

十二月，李全投降。授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之职。

这一年，皇子窝阔台和察罕的军队围攻金南京，派遣唐庆前往金朝责问

为何不交纳每年进贡的钱财物品。

二十二年丁亥，春天，太祖留下一部分部队攻打西夏王城，自己带领军队渡过黄河攻打积石州。

二月，攻破临洮府。

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派遣韩陈那颜攻打信都府，进占了。

夏季四月，太祖到龙德，攻取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在战争中死去。

五月，派唐庆等出使金朝。

闰五月，太祖在六盘山避暑。

六月，金朝派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前往请求和好。太祖对群臣说：“我在去年冬天五星聚会时，已经许愿不再杀戮，匆促中忘记下诏书了。现在可以告谕天下，让他们的使者也知晓我的意思。”这个月，夏国王李睨投降。太祖到清水县西江。

秋季七月壬午，太祖身体不适。己丑，在萨里川哈老徒的行宫去世。临死前嘱咐身边的人道：“金朝精锐部队都在潼关，南边有连绵的山脉可以据守，北边有广阔的黄河为界，难以迅速攻破。假使向宋朝借路，宋金是世代的仇敌，必能答应我们的要求，于是我军攻占唐、邓，可以直捣金朝都城汴梁。金朝着急，一定会从潼关征调军队。但他们数万军队，从千里外前往援救，人马疲乏，即使到了也无力打仗，我们肯定可以取得胜利。”说完就死了。年六十六岁。埋葬在起辇谷。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太祖为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太祖为人深沉，壮志凌云，用兵如神，所以能灭四十国，并且平定西夏。他的丰功伟绩很多，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设置史官，不少事迹没有记载下来。

戊子年。这一年，由皇子拖雷监守国政。

159

明太祖本纪

——《明史》卷一、卷二、卷三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①此役打了两月余。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3页）

②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①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也是中国历史上编撰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官修史书。早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清廷即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等纂修明史。但因当时统治不稳，清廷又是想借修明史笼络明朝知识分子，故没有什么成绩。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举行博学鸿词科，借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共录得彭孙遹等50余人，随即敕令续修明史，以大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以卢琦等十六人和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毛奇龄、潘来等50人为纂修。总裁徐元文还疏请李清、黄宗羲、曹溶、姜宸英、万言等入史馆工作，如果

不愿到馆工作的，也把他们的史书抄来参考。当时黄宗羲不愿在清廷作官，又非常关心《明史》的修撰，故派其得意弟子万斯同前往北京，住在徐元文家十几年，以布衣身分参加修撰《明史》。继徐元文为总裁官的，有张玉书、张廷敬、汤斌、徐乾学、张英和王鸿绪等人，但仍保留了经过顾炎武、黄宗羲商讨原订的义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二百零二卷的列传部分完成，雍正元年（1723年），本纪、表、志等完成，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明史》大体上算是修成了。

同年，雍正以“庶成一代信史，是以昭示于无穷”为由，命重修《明史》，并以国舅隆科多和王项齿为监修官，徐元梦、张廷玉、朱斌、觉罗逢泰为总裁官、孙嘉淦等二十五人为纂修官。直到乾隆四年（1739），由张廷玉领衔奏上《明史》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清官修《明史》至此始算完成。因由张廷玉领衔奏上，故称张廷玉《明史》。不过到乾隆四十二年，清高宗乾隆也热心此事，命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新颁行，用昭传信。”是为最后订正本，即今通行的《明史》。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取材最为广泛。首先是保存完整的实录资料，共有三千余卷。其次是大量的私人著作，共有三千三百余卷，如明代人邓元锡的《明书》四十五卷、王世贞《弇州史料》一百卷、陈建《皇明通纪》三十七卷、朱国桢《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大政记》三十六卷、谭希思《皇明大纪纂要》六十三卷、王大纲《皇明朝野纪略》一千二百卷等。再如明清之际人谈迁的《国榷》一百卷，万斯同的《明史稿》五百卷，王鸿绪的《明史稿》三百一十卷，以及温睿临《南疆绎史》五十二卷等。可资参考的有关明代典志的资料超过二千卷。如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有280卷，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有254卷，周子义《国朝故实》有200卷，徐学聚《国朝典汇》有200卷，邓士龙《国朝典故》有100卷，俞汝揖《礼仪志》100卷，刘维谦《大明律》20卷，《大明一统志》90卷，《寰宇通志》119卷，《崇祯历书》126卷，《一统名胜志》198卷，还有黄训《名臣经济录》53卷，徐一

夔的《大明集礼》53卷，张朝瑞的《明员举考》9卷，王在晋的《通漕书编》9卷，杨宏的《漕运通志》10卷，史起蜚的《两淮盐法志》12卷，朱廷立的《盐政志》10卷，周梦弼的《水部备考》10卷和陈龙正的《救荒策会》7卷等。至于可参考的传记资料和杂史也极多。传记如黄金的《开国功臣传》、谢铎的《名臣事略》、徐紘的《名臣琬琰录》、徐咸等的《名臣言行录》、雷礼的《列卿记》、焦紘的《国朝献征录》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杂史类如吴宽的《平吴录》、吴国伦的《陈张事略》、黄标的《平夏录》、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宋九德的《倭变事略》、徐学聚《嘉靖平倭通录》等，方孔炤的《全边略记》、魏焕的《九边考》、许论的《九边图论》等，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录》等，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高拱的《边略》、陈继儒的《建州考》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参加《明史》编修工作的近三百人中，有不少是知识博厚的著名学者，如彭孙遹、尤侗、姜宸英、王鸿绪、万斯同等即是。也正是因为有广泛的资料可资参考，编辑队伍比较强，又有充分的财力和时间，从而保证了《明史》成为有较高成就的官修史书之一。

首先，《明史》的体例就有许多不同于前史，如把建文和景泰两朝列入本纪，不同于《明实录》把它们分别附载在《太祖实录》和《英宗实录》的作法，比较符合史实。其次是《明史》的组织结构严密完整。如通过对明代突出史实设立专篇集中记叙的方法，就将明代近二百年的大事扼要地保存了下来。其三是列传分类有特色，它将纷繁的明人传记分为17类，撰成220卷，又创设《阉党》、《土司》和《流贼》三传，保存了很多珍贵史料，列传的附传很多，以此记载了很多人物的姓名；列传又载名臣奏议原件，是可靠的资料。与前代史相比，明史的志书材料更加精粹。如《天文志》首先介绍了利玛窦的天文理论，再以中国的天文学说加以参证，《历志》先叙述的《大统历法》，再介绍很有影响的《回回历法》，从而有个比较；《职官志》体现了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刑法志》表明了明代特务政治的残酷；《艺文志》只记明人著作，改变了以前古今不分的通病；《食货志》、《河渠志》和《兵志》详

细而有条理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备设施情况。

尽管如此,《明史》的编纂也有局限性。其一是对于农民起义的仇恨和纲常名教的宣扬。如《流寇传·序》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对忠孝节义的宣扬集中反映在《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中。如《孝义传·序》称:“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群英君,莫不汲汲以原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其二是关于清朝兴起和南朝事迹的记载笼统而多有不实。如极力掩饰清朝先世的事迹,否认与明朝建立过的从属关系;对东北地理的叙述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至于库页岛等广大地区都未叙明。关于南明之事,如随从唐王、桂王等诸臣,《明史》仅概括地颂扬其尽忠守节的封建道德行为,而对其抗清斗争的具体事迹都略而不记,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南明历史显得单调而不真实。

从记载时间来看,《明史》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终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共293年的历史。如果将分别附入他传的南明18年历史也计算在内,则有三百一十余年的时间。

毛泽东批注的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元末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中,朱元璋与陈友谅势力进行的一场决定性战役——鄱阳湖大战。

自从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夺得蕲黄红巾军建立的天完政权的大权后,便积极向朱元璋的统治区发动进攻,双方互有胜负。至二十三年(1363年),正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血战方酣之时,张士诚势力派兵围攻北方红巾军刘福通部根据地安丰(安徽寿县),形势危急,刘福通不断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对于出兵一事,朱元璋的部下几乎是一致反对:如果大兵一去,陈友谅乘虚进攻,便进退无路;救出小明王后如何处置?杀掉他,那又何必去救呢?不杀的话,岂不是平白找个顶头上司来管制自己吗?而朱元璋却看的很远:安丰实为应天(南京)的屏障,救安丰就是保应天;小明王在红巾军中和劳苦群众中仍是一面旗帜,奉小明王为主既可缩小自己的目标,减少打击,又可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争取群众。因此,他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很快杀

退归军，保住安丰，并因刘福通在援军到来前已牺牲，朱元璋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明王的保护人，并把小明王迎到滁州“供奉”着。

当朱元璋救援安丰时，陈友谅果然倾国而来。但奇怪的是没有进攻已空虚的应天，却去攻打洪都（江西南昌），原指望依靠号称六十万优势水军一举拿下洪都，不料却遭到都督朱文正、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所率军民的顽强抵抗，猛攻八十余日也没有将洪都拿下。七月初，陈友谅得知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前来救援时，才解围到鄱阳湖去迎战。

战斗开始前，朱元璋即“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嘴，以遏友谅归路，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然后亲率大军由松门入鄱阳。七月二十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鄱阳湖之战自此开始。二十二日，朱元璋见陈友谅的战舰高大无比，而且每几十艘就用铁索连结起来，以致旌旗樯橹望之如山，但很不灵活，就派敢死士驾船七艘，内装火药和芦苇，看准方向，直闯敌阵，纵火焚烧。风烈火炽，烟焰涨天。陈军将士被烧死和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朱元璋所部又乘机冲杀，使陈军锐气大受挫伤，以后几仗又复大败，士气更为低落，后来连左、右金吾将军都投降到朱元璋军中。面对这种窘境，陈友谅非常恼火，下令把俘获的朱军将士全部杀掉。而朱元璋闻讯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将陈军俘虏全部释放。这种截然不同的作法进一步瓦解了陈军斗志而激励了朱军的斗志。至八月下旬，陈友谅军中粮尽，只好率军突围。至南湖嘴，为伏军所击，遂突向湖口，朱元璋率军围攻；至泾江，再被伏兵掩击。当陈友谅探头观察情况时，被一枝流矢射中头部，顿时死去。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战役结束。

这次水战，朱元璋方面的伤亡尽管也很大，如将领宋贵、张志雄、韩成、陈兆先、丁普郎等皆战死此役，而陈友谅所部几乎是全军覆没，从而奠定了此后吞并武昌政权的基础，甚至是统一南方乃至全国的基础。

关于这次战役朱元璋取胜的原因，朱元璋后来曾有总结：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虽然先据上游而待我，得了地利，又兵多势众，但内部不和，人各一心，上下猜疑。而且连年用兵，不

善于积蓄力量，抓住有利战机，故劳而无功，军心失望。诸公须知，用兵要得时，时则威，威则胜。我军得了时，更重要的是得了人和，将士一心，如鸷鸟搏击，巢卵俱复。这就是我们获胜的道理。据说诸将听后无不叹服。

此次水战自七月二十日两军初遇康郎山，到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中箭身死，历时近四十天，或可称为月余。毛泽东批注“此役打了两月余”，抑或有其它根据，抑或连及陈友谅七月初布阵的时间，以及陈军最后被歼灭的时间？

【解析】②

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文字，反映的是鄱阳湖大战爆发后的次年春天发生的几件史实：鄱阳湖大战结束后，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乘虚来袭，只派部将常遇春前往武昌攻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自己率大部回归应天。次年（1364年）春正月初一，朱元璋在李善长等人的“屡次劝进”下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以徐达、李善长分别任之。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攻不下，亲往督师，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朱元璋于其地设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理。蕲黄红巾军所建立的农民政权最后被朱元璋消灭了。

毛泽东加注此批语，表明他对陈友谅及其汉政权的惋惜和同情。

在元末群雄中，陈友谅无疑是毛泽东颇为欣赏的英雄人物。陈友谅出身沔阳渔民家庭，本姓谢，“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在县里当贴书，参加了徐寿辉的红巾军，最初充当倪文俊簿掾，后因机智勇敢，屡立战功，成为领兵一方的元帅。徐寿辉红巾军主要领导人彭莹玉牺牲后，他们建立的天完政权实际上被丞相倪文俊所控制。至正十七年八月（1357年），倪文俊想于汉阳谋杀徐寿辉的事情败露，就率部分军队逃向自己从前的部将陈友谅驻地黄州，欲寻求庇护。而陈友谅审时度势，趁机杀了倪文俊，“尽领其军，而自称平章”。于是天完政权的大权又转让到了陈友谅手中。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挟徐寿辉东下，向朱元璋的统治区发动进攻。闰五月，攻占太平，随即进驻采石矶。这时，陈友谅以为攻占应天指日可待，心满意得，便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派人杀掉徐寿辉，在大风雨中“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随后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朱

元璋方面受震动不小，文武各官大多产生怯敌心理，有建议投降的，有建议退守钟山的，形势颇为危机。多亏刘基及时站出来，阻止这种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派胡大海出兵广信，扰乱陈友谅的后方；一方面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老朋友的关系，巧设诈降计，诱陈友谅前往重兵设伏的龙湾地区，被打得大败。朱元璋俘获陈友谅军队二万多人，战舰数百艘，并乘胜夺回太平，占领安庆、信州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乘朱元璋出兵安丰援救小明王之机，“空国而来”，杀向朱元璋的地盘。多亏都督朱文正、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率领洪都（南昌）军民坚决死守，使陈友谅困于坚城之下八十余日，从而为朱元璋回师救援赢得了时间。在随后发生的翻阳湖水战中，陈友谅中流矢而死，留下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尽管陈友谅在击杀徐寿辉等人的问题上有缺点，但他坚决反对元朝的反动统治，敢作敢为、不屈不挠的战斗品格，无疑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共鸣。

陈友谅死后，部将张定边乘夜用小船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随后拥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这时的汉政权，尽管新受重创，而地盘尚广，如能够及时调整，还可以与朱元璋抗争一时，无奈陈理没有军事的或政治的才干，依靠太尉张定边等固守武昌。不久便在朱元璋的亲自进攻下举国投降，完全没有其父陈友谅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毛泽东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陈理举国降服的情况，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陈友谅没有让自己的子孙统兵作战，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以致不能继承自己的遗志。

【原文】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洲，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歿，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

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凡历光、国、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僭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

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徽里不花憚不敢攻，而日俾良民以邀赏。太祖时年二十五，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遂娶以所抚马公女，即高皇后也。子兴与德崖齟齬，太祖屡调护之。

秋九月，元兵复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赵均用奔濠，德崖等纳之。子兴礼大而易均用，均用怨之。德崖遂与谋，伺子兴出，执而械诸孙氏，将杀之。太祖方在淮北，闻难驰至，诉于彭大。大怒，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拥盾，发屋出于兴，破械，使人负以归，遂免。

是冬，元将贾鲁围濠。太祖与子兴力拒之。

十三年春，贾鲁死，围解。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兴喜，署为镇抚。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

是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与耿再成军瓦梁垒，救之。力战，卫老弱还滁。元兵寻大至，攻滁，太祖设伏诱败之。然度元兵势盛且再至，乃还所获马，遣父老具牛酒谢元将曰：“守城备他盗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赖以完。脱脱既破士诚，军声大振，会中谗，遽解兵柄，江、淮乱益炽。

十五年春正月，子兴用太祖计，遣张天佑等拔和州，檄太祖总其军。太祖虑诸将不相下，秘其檄，期旦日会厅事。时席尚右，诸将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后至就左。比视事，剖决如流，众瞠目不能发一语，始稍稍屈。议分工

甌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诸将皆后。于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总诸公兵，今甌城皆后期，如军法何。”诸将皆惶恐谢。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元兵十万攻和，拒守三月，食且尽，而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分屯新塘、高望、鸡笼山以绝饷道。太祖率众破之，元兵皆走渡江。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夏四月，常遇春来归。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往抚其众。而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舟师不得出。忽大雨，太祖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水涨从小港纵舟还，因击海牙于峪溪口，大败之，遂定计渡江。诸将请直趋集庆。太祖曰：“取集庆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镇，守必固，牛渚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可必克也。”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

诸将以和州饥，争取资粮谋归。太祖谓徐达曰：“渡江幸捷，若舍而归，江东非吾有也。”乃悉断舟缆，放急流中，谓诸将曰：“太平甚近，当与公等取之。”遂乘胜拔太平，执万户纳哈出。总管靳义赴水死，太祖曰，“义士也”，礼葬之。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改路曰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孰口，陈瑄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太祖遣徐达、邓愈、汤和逆战，别将潜出其后，夹击之，擒瑄先并降其众，阿鲁灰等引去。秋九月，郭天叙、张天佑攻集庆，瑄先叛，二人皆战死，于是子兴部将尽归太祖矣。瑄先寻为民兵所杀，从子兆先收其众，屯方山，与海牙犄角以窥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释纳哈出北归。

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大破海牙于采石。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降其众三万六千人，皆疑惧不自保。太祖择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

众心始安。庚寅，再败元兵于蒋山。元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死之，蛮子海牙遁归张士诚，康茂才降。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葬御史大夫福寿以旌其忠。

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太祖既定集庆，虑士诚、寿辉强，江左、浙右诸郡为所并，于是遣徐达攻镇江，拔之，定定战死。

夏六月，邓愈克广德。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貽书张士诚，士诚不报，引兵攻镇江。徐达败之，进围常州，不下。九月戊寅，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寻还应天。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克长兴。三月，徐达克常州。

夏四月丁卯，自将攻宁国，取之，别不华降。五月，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六月，赵继祖克江阴。

秋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八思尔不花遁。

冬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张明鉴降。十二月己丑，释囚。

是年，徐寿辉将明玉珍据重庆路。

十八年春二月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三月己酉，录囚。邓愈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寿辉将陈友谅遣赵普胜陷池州。是月，友谅据龙兴路。五月，刘福通破汴梁，迎韩林儿都之。初，福通遣将分道四出，破山东，寇秦、晋，掠幽、蓟，中原大乱，太祖故得次第略定江表。所过不杀，收召才隗，由是人心日附。

冬十二月，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将往击之。石抹宜孙遣将率车师由松溪来援，太祖曰：“道狭，车战适取败耳。”命胡德济迎战于梅花门，

大破之，婺州降，执厚孙。先一日，城中人望见城西五色云如车盖，以为异，及是乃知为太祖驻兵地。入城，发粟振贫民，改州为宁越府。辟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戊子，遣使招谕方国珍。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戡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庚申，胡大海克诸暨。是月，命宁越知府王宗显立郡学。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丁巳，方国珍以温、台、庆元来献，遣其子关为质，不受。

夏四月，俞通海等复池州。时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皆数败士诚兵。太祖以故久留宁越，徇浙东。六月壬戌，还应天。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儿复汴梁，福通以林儿退保安丰。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擒宋伯颜不花。

冬十月，遣夏煜授方国珍行省平章，国珍以疾辞。十一月壬寅，胡大海克处州，石抹宜孙遁。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遂西与友谅邻。

二十年春二月，元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以福宁降。三月戊子，征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

夏五月，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于池州。闰月丙辰，友谅陷太平，守将朱文逊，院判花云、王鼎，知府许瑗死之。未几，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约士诚合攻应天，应天大震。诸将议先复太平以牵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难复也。”或请自将迎击，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师缀我，而全军趋金陵，顺流半日可达，吾步骑急难引还，百里趋战，兵法所忌，非策也。”乃驰谕胡大海檄信州牵其后，而令康茂才以书给友谅，令速来。友谅果引兵东。于是常遇春伏石灰山，徐达阵南门外，杨璟屯大胜港，张瑄等以舟师出龙江关，太祖亲督军卢龙山。乙丑，友谅至龙湾，众欲战，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击之。”须臾，果大雨，士卒竞奋，雨止合战，水陆夹击，大破之。友谅乘别舸走。遂

复太平，下安庆，而大海亦克信州。

初，太祖令茂才给友谅，李善长以为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敌，惟速其来而先破之，则士诚胆落矣。”已而士诚兵竟不出。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六月，耿再成败石抹宜孙于庆元，宜孙战死，遣使祭之。

秋九月，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降。

冬十二月，复遣夏煜以书谕国珍。

二十一年春二月甲申，立盐茶课。己亥，置宝源局。三月丁丑，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元将薛显以泗州降。戊寅，国珍遣使来谢，饰金玉马鞍以献。却之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

秋七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八月，遣使于元平章察罕帖木儿。时察罕平山东，降田丰，军声大振，故太祖与通好。会察罕方攻益都未下，太祖乃自将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友谅将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次湖口，追败友谅于江州，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分徇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皆下。

冬十一月己未，克抚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龙兴降。乙卯，如龙兴，改为洪都府。谒孔子庙。告谕父老，除陈氏苛政，罢诸军需，存恤贫无告者，民大悦。袁、瑞、临江、吉安相继下。二月，还应天。邓愈留守洪都。癸未，降人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郎中王恺死之，英叛降张士诚。处州降人李佑之闻变，亦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反，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元帅朱文刚死之。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反，陷洪都，邓愈走应天，知府叶琛、都事万思诚死之。是月，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国号夏。

夏四月己卯，邵荣复处州。甲午，徐达复洪都。五月丙午，朱文正、赵德胜、邓愈镇洪都。六月戊寅，察罕以书来报，留我使人不遣。察罕寻为田丰所杀。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逆，伏诛。

冬十二月，元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不受。

察罕子扩廓帖木儿致书归使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丙寅，遣汪河报之。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是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士诚将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三月辛丑，太祖自将救安丰，珍败走，以韩林儿归滁州，乃还应天。

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附于士诚。五月，筑礼贤馆。友谅分兵陷吉安，参政刘齐、知府朱叔华死之。陷临江，同知赵天麟死之。陷无为州，知州董曾死之。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涇江口及南湖嘴，遇友谅归路，檄信州兵守武阳渡。友谅闻太祖至，解围，逆战于鄱阳湖。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于康郎山，太祖分军十一队以御之。戊子，合战，徐达击其前锋，俞通海以火炮焚其舟数十，杀伤略相当。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舟胶于沙，不得退，危甚。常遇春从旁射中定边，通海复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乃得脱。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诸将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亲麾之，不前，斩退缩者十余人，人皆殊死战。会日晡，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友谅兵大乱，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焚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辛卯，复战，友谅复大败。于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战。壬辰，太祖移军扼左蠡，友谅亦退保渚矶。相持三日，其左、右二金吾将军皆降。友谅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越南湖嘴，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涇江。涇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矢死。张定边以其子理奔武昌。

九月，还应天，论功行赏。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壬午，自将征陈理。是月，张士诚自称吴王。

冬十月壬寅，围武昌，分徇湖北诸路，皆下。十二月丙申，还应天，常

遇春留督诸军。

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君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还应天。丁卯。置起居注。庚午，罢诸翼元帅府，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材。

夏四月，建祠，祀死事丁普郎等于康郎山，赵德胜等于南昌。

秋七月丁丑，徐达克庐州。戊寅，常遇春徇江西。八月戊戌，复吉安，遂围赣州。达徇荆、湘诸路。九月甲申，下江陵，夷陵、潭、归皆降。

冬十一月庚寅，达克辰州，遣别将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达下宝庆，湖湘平。常遇春克赣州，熊天瑞降。遂趋南安，招谕岭南诸路，下韶州、南雄。甲申，如南昌，执大都督朱文正以归，数其罪，安置桐城。二月己丑，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侵处州，参军胡深击败之，遂下浦城。丙午，士诚将李伯升攻诸全之新城，李文忠大败之。

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汉诸路。五月乙亥，克安陆。己卯，下襄阳。六月壬子，朱亮祖、胡深攻建宁，战于城下，深被执，死之。

秋七月，令从渡江士卒被创废疾者养之，死者贍其妻子。九月丙辰，建国子学。

冬十月戊戌，下令讨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乃命徐达、常遇春等先规取淮东。闰月，围泰州，克之。十二月，张士诚寇宜兴，徐达击败之，遂自宜兴还攻高邮。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诚窥江阴，太祖自将救之，士诚遁，康茂才追败之于浮子门。太祖还应天。二月，明玉珍死，子升自立。三月丙申，令中书严选举。徐达克高邮。

夏四月乙卯，袭破士诚将徐义水军于淮安，义遁，梅思祖以城降。濠、徐、宿三州相继下，淮东平。甲子，如濠州省墓，置守冢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

英粟帛。置酒召父老饮极欢，曰：“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皆顿首谢。辛未，徐达克安丰，分兵败扩廓于徐州。夏五月壬午，至自濠。庚寅，求遗书。

秋八月庚戌，改筑应天城，作新宫钟山之阳。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御戟门誓师曰：“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既而召问达、遇春，用兵当何先。遇春欲直捣平江。太祖曰：“湖州张天骥、杭州潘原明为士诚臂指，平江穷蹙，两人悉力赴援，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疲于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势孤，立破矣。”甲戌，败张天骥于湖州，士诚亲率兵来援，复败之于皂林。九月乙未，李文忠攻杭州。

冬十月壬子，遇春败士诚兵于乌镇。十一月甲申，张天骥降。辛卯，李文忠下余杭，潘原明降，旁郡悉下。癸卯，围平江。十二月，韩林儿卒。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宫室，祭告山川。所司进宫殿图，命去雕琢奇丽者。

是岁，元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构怨，屡相攻击，朝命不行，中原民益困。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戌，谕中书省曰：“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二月丁未，傅友德败扩廓将李二于徐州，执之。三月丁丑，始设文武科取士。

夏四月，方国珍阴遣人通扩廓及陈友定，移书责之。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是月，以旱减膳素食，复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及新附地田租三年。六月戊辰，大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虽雨，伤禾已多，其赐民今年田租。”癸酉，命朝贺罢女乐。

秋七月丙子，给府州县官之任费，赐绮帛及其父母妻长子有差，著为令。己丑，雷震宫门兽吻，赦罪囚。庚寅，遣使责方国珍贡粮。八月癸丑，圆丘、方丘、社稷坛成。九月甲戌，太庙成。朱亮祖帅师讨国珍。戊寅，诏曰：“先

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辛巳，徐达克平江，执士诚，吴地平。戊戌，遣使致书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辛丑，论平吴功，封李善长宣国公，徐达信国公，常遇春鄂国公，将士赐爵有差。朱亮祖克台州。癸卯，新宫成。

冬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吴琳、魏观以币求遗贤于四方。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右相国。辛亥，祀元臣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壬子，置御史台。癸丑，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讨国珍。甲寅，定律令。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

庚申，召诸将议北征。太祖曰：“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臬张猜忌，元祚将亡，中原涂炭。今将北伐，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遇春对曰：“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太祖曰：“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诸将皆曰：“善。”

甲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己巳，朱亮祖克温州。十一月辛巳，汤和克庆元，方国珍遁入海。壬午，徐达克沂州，斩王宣。己丑，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自海道会和讨国珍。乙未，颁大统历。辛丑，徐达克益都。十二月甲辰，颁律令。丁未，方国珍降，浙东平。张兴祖下东平，兖东州县相继降。己酉，徐达下济南。胡廷瑞下邵武。癸丑，李善长帅百官劝进，表三上，乃许。甲子，告于上帝。庚午，汤和、廖永忠由海道克福州。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进爵有差。丙子，颁即位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辛巳，李善长、徐达等兼东

宫官。甲申，遣使核浙西田赋。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庚子，邓愈为征戍将军，略南阳以北州郡。汤和克延平，执元平章陈友定，福建平。是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以为常。癸卯，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广东。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戊申，祀社稷。壬子，诏衣冠如唐制。癸丑，常遇春克东昌，山东平。甲寅，杨璟克宝庆。三月辛未，诏儒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壬申，周德兴克全州。丁酉，邓愈克南阳。己亥，徐达徇汴梁，左君弼降。

夏四月辛丑，蕲州进竹箬，却之。命四方毋妄献。廖永忠师至广州，元守臣何真降，广东平。丁未，祫享太庙。戊申，徐达、常遇春大破元兵于洛水北，遂围河南。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丁巳，杨璟克永州。甲子，幸汴梁。丙寅，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遁。五月己卯，廖永忠下梧州，浔、贵、容、郁林诸州皆降。辛卯，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庚子，徐达朝行在。甲辰，海南、海北诸道降。壬戌，杨璟、朱亮祖克靖江。

秋七月戊子，廖永忠下象州，广西平。庚寅，振恤中原贫民。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丙申，命冯胜留守开封，闰月丁未，至自开封。己酉，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免吴江、广德、太平、宁国、滁、和被灾田租。

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壬申，以京师火，四方水旱，诏中书省集议便民事。丁丑，定六部官制。御史中丞刘基致仕。己卯，赦殊死以下。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逋逃许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杀。输赋道远者，官为转运。灾荒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学校毋事虚文。平

刑，毋非时决囚。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复。他利害当兴革，不在诏内者，有司具以闻。壬午，幸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征元故臣。癸未，诏徐达、常遇春取山西。甲午，放元宫人。九月癸亥，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念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乙丑，常遇春下保定，遂下真定。

冬十月庚午，冯胜、汤和下怀庆，泽、潞相继下。丁丑，至自北京。戊寅，以元都平，诏天下。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庚子，始祀上帝于圜丘。癸亥，诏刘基还。十二月丁卯，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己巳，置登闻鼓。壬辰，以书谕明升。

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庙于鸡笼山。丁未，享太庙。庚戌，诏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憚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河南诸郡归附，父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遑。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是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壬午，耕藉田。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振陕西饥，户米三石。丙午，常遇春至凤翔，李思齐奔临洮。

夏四月丙寅，遇春还师北平。己巳，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学。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徐达下巩昌。丙子，赐秦、陇新附州县税粮。丁丑，冯胜至临洮，李思齐降。乙酉，徐达袭破元豫王于西安。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徐达下平凉、延安。张良臣以庆阳降，寻叛。癸卯，始祀地于方丘。六月己卯，常遇春克开平，元帝北走。壬午，封

陈日燧为安南国王。

秋七月己亥，鄂国公常遇春卒于军，诏李文忠领其众。辛亥，扩廓帖木儿遣将破原州、泾州。辛酉，冯胜击走之。丙辰，明升遣使来。八月丙寅，元兵攻大同，李文忠击败之。己巳，定内侍官制。谕吏部曰：“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取之之道，常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癸酉，《元史》成。丙子，封王颙为高丽国王。癸未，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是月，命儒臣纂礼书。九月辛丑，召徐达、汤和还、冯胜留总军事。癸卯，以临濠为中都。戊午，征南师还。

冬十月壬戌，遣杨璟谕明升。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请告庙，不许。辛卯，诏天下郡县立学。是月，遣使貽元帝书。十一月乙巳，祀上帝于圜丘，以仁祖配。十二月甲戌，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甲申，振西安诸府饥，户米二石。己丑，大费平定中原及征南将士。庚寅，扩廓帖木儿攻兰州，指挥于光死之。

是年，占城、安南、高丽入贡。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分道北征。二月癸未，追封郭子兴滁阳王。戊子，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是月，李文忠下兴和，进兵察罕脑儿，执元平章竹贞。三月庚寅，免南畿，河南，山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棖为秦王，桐晋王，棣燕王，楠吴王，楨楚王，橐齐王，杞赵王，檀鲁王，从孙守谦靖江王。徐达大破扩廓帖儿于沈儿峪，尽降其众，扩廓走和林。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是月，慈利土官覃厚作乱。五月己丑，徐达取兴元。分遣邓愈招谕吐蕃。丁酉，诏守令举学识笃行之士。己亥，设科取士。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五万余人，穷追究至北庆州，不及而还。丁未，诏行大射礼。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辛亥，徐达下兴元。邓愈克河州。丁巳，诏开国时将帅无嗣者禄其家。是月旱，后、妃亲执炷，皇太子、诸王饘于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履，步祷山川坛，露宿凡三日，还斋于西庑。辛酉，费将士，省狱囚，命有司访求通经术、明治道者。壬戌，大雨。壬申，李

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丙子，告捷于南郊。丁丑，告太庙，诏示天下。辛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是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

秋七月丙辰，明升将吴友仁寇汉中，参政傅友德击却之。中书左丞相杨宪有罪诛。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遗骸。

冬十月丙辰，诏儒士更直午门，为武臣讲经史。癸亥，周德兴为征南将军，讨覃厚，厚遁。辛巳，貽元嗣君书。十一月壬辰，北征师还。甲午，告武成于郊庙。丙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己亥，设坛亲祭战没将士。庚戌，有事于圜丘。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己卯，封中书右丞汪广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诚意伯。十二月癸卯，复貽元嗣君书，并谕和林诸部。甲子，建奉先殿。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己卯，赐勋臣田。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屡有黑子，诏廷臣言得失。

是年，占城、爪哇、西洋入贡。

四年春正月丙戌，李善长罢，江广洋为右丞相。丁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副之，率舟师由瞿塘，潁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副之，率步骑由秦、陇伐蜀。魏国公徐达练兵北平。戊子，卫国公邓愈督饷给征蜀军。庚寅，建郊庙于中都。丁未，诏设科取士连举三年，嗣后三年一举。戊申，免山西旱灾田租。二月甲戌，幸中都。壬午，至自中都。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是月，蠲太平、镇江、宁国田租。三月乙酉朔，始策试天下贡士，赐吴伯宗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丁未，诚意伯刘基致仕。

夏四月丙戌，傅友德克阶州，文、隆、绵三州相继下。五月，免江西、浙

江秋粮。六月壬午，傅友德克汉州。辛卯，廖永忠克夔州。戊戌，明升将丁世贞破文州，守将朱显忠死之。癸卯，汤和至重庆，明升降。戊申，倭寇胶州。是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

秋七月辛亥，徐达练兵山西。辛酉，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乙丑，明升至京师，封归义侯。八月甲午，免中都、淮、扬及泰、滁、无为田租。己酉，振陕西饥。是月，高州海寇乱，通判王名善死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丙申，征蜀师还。十一月丙辰，有事于圜丘。庚申，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是月，免陕西、河南被灾田租。十二月，徐达还。

是年，安南、浔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待制王禕使云南，诏谕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禕至，不屈死。乙丑，徙陈理、明升于高丽。甲戌，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征扩廓帖木儿。靖海侯吴瑄督海运，餉辽东。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副之，分道讨湖南、广西洞蛮。二月丙戌，安南陈叔明弑其主日烜自立，遣使入贡，却之。三月丁卯，都督佥事蓝玉败扩廓于土刺河。

夏四月己卯，振济南、莱州饥。戊戌，始行乡饮酒礼。庚子，邓愈平散毛诸洞蛮。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占于岭北，败绩。是月，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敌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丁丑，定宫官女职之制。戊寅，冯胜克甘肃，追败元兵于瓜、沙州。癸巳，定六部职掌及岁终考绩法。壬寅，吴良平靖州蛮。甲辰，李文忠败元兵于阿鲁浑河，宣宁侯曹良臣战没。乙巳，作铁榜诚功臣。是月，振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

秋七月丙辰，汤和及元兵战于断头山，败绩。八月丙申，吴良平五开、古

州诸蛮。甲辰，元兵犯云内，同知黄里死之。九月戊午，周德兴平樊凤、安田诸蛮。

冬十月丁酉，冯胜师还。是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田租。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圜丘。甲子，征南师还。壬申，纳哈出犯辽东。是月，召徐达、李文忠还。十二月甲戌，诏以农桑、学校课有司。辛巳，命百官奏事启皇太子。庚子，邓愈为征西将军，征吐番。壬寅，貽元嗣君书。

是年，琐里、占城、高丽、琉球、乌斯藏入贡。高丽贡使再至，谕自后三年一贡。

六年春正月甲寅，谪汪广洋为广东参政。二月乙未，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壬寅，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颁《昭鉴录》，训诫诸王。戊申，大阅。壬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备边山西、北平。甲子，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备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六月壬午，盱眙献瑞麦，荐宗庙。壬辰，扩廓帖木儿遣兵攻雁门，指挥吴均击却之。是月，免北平、河间、河南、开封、延安、汾州被灾田租。

秋七月壬寅，命户部稽渡江以来各省水旱灾伤分数，优恤之。壬子，胡惟庸为右丞相。八月乙亥，诏祀三皇及历代帝王。

冬十月辛巳，召徐达、冯胜还。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犯大同，徐达遣将击败之，达仍留镇。甲子，遣兵部尚书刘仁振真定饥。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闰月乙亥，录故功臣子孙未嗣者二百九人。壬午，有事于圜丘。庚寅，颁定《大明律》。

是年，暹罗、高丽、占城、真腊、三佛齐入贡。命安南陈叔明权知国事。

七年春正月甲戌，都督佥事王简、王诚，平章李伯升，屯田河南、山东、北平。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于显副之，巡海捕倭。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是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旱蝗，并免租税。

夏四月己亥，都督蓝玉败元兵于白酒泉，遂拔兴和。壬寅，金吾指挥陆龄讨永、道诸州蛮，平之。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县被灾田租。辛

已，振苏州饥民三十万户。癸巳，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六月，陕西平凉、延安、靖宁、鹿州雨雹，山西、山东、北平、河南蝗，并蠲田租。

秋七月甲子，李文忠破元兵于大宁、高州。壬申，倭寇登、莱。八月甲午朔，祀历代帝王庙。辛丑，诏军士阵歿，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为存养。百姓避兵离散或客死，遗老幼，并资遣还。远宦卒官，妻子不能归者，有司给舟车资送。庚申，振河间、广平、顺德、真定饥，蠲租税。九月丁丑，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归，遗元嗣郡书。

冬十一月壬戌，纳哈出犯辽阳，千户吴寿击走之。辛未，有事于圜丘。十二月戊戌，召邓愈、汤和还。

是年，阿难功德国、暹罗、琉球、三佛齐、乌斯藏、撒里、畏兀儿入贡。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鸡笼山功臣庙一百八人。癸酉，命有司察穷民无告者，给屋舍衣食。辛巳，邓愈、汤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陕西、河南。丁亥，诏天下立社学。是月，河决开封，发民夫塞之。二月甲午，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癸丑，耕籍田。召徐达、李文忠、冯胜还，傅友德等留镇北平。三月辛酉，立钞法。辛巳，罢宝源局铸钱。

夏四月辛卯，幸中都。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临洮、平凉、河州被灾田租。罢营中都。致仕诚意伯刘基卒。五月己巳，永嘉侯朱亮祖偕傅友德镇北平。六月壬寅，指挥同知胡汝平贵州蛮。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庙。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还，李文忠、顾时镇山西、北平。戊辰，诏百官奔父母丧，不俟报。京师地震。丁丑，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及蕲、黄诸府被灾田租。八月己酉，元扩廓帖木儿卒。

冬十月丁亥，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壬子，命皇太子、诸王讲武中都。十一月丁丑，有事于圜丘。十二月戊子，京师地震。甲寅，遣使振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杭州水灾。是月，纳哈出犯辽东，指挥马云、叶旺大败之。

是年，撒里、高丽、占城、暹罗、日本、爪哇、三佛齐入贡。

九年春正月，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都督佥事蓝玉、王弼，中书

右丞丁玉，备边延安。三月己卯，诏曰：“比年西征敦煌，北伐沙漠，军需甲仗，皆资山、陕。又以秦、晋二府宫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来，閭閻未息。国都始建，土木屡兴。畿辅既极烦劳，外郡疲于转运。今蓄储有余，其淮、扬、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今年租赋，悉免之。”

夏四月庚戌，京师自去年八月不雨，是日始雨。五月癸酉，自庚戌雨，至是日始霁。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辛丑，李文忠还。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月，蠲苏、松、嘉、湖水灾田租，振永平旱灾。元将伯颜帖木儿犯延安，傅友德败降之。八月己酉，遣官省历代帝王陵寝，禁刍牧，置守陵户，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时葺治。分遣国子生修岳镇海渎祠。西番朵儿只巴寇罕东，河州指挥宁正击走之。闰九月庚寅，以灾异诏求直言。

冬十月己未，太庙成，自是行合享礼。丙子，命秦、晋、燕、楚、齐诸王治兵凤阳。十一月壬午，有事于圜丘。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十二月甲寅，振畿内、浙江、湖北水灾。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传诣陕西问民疾苦。

是年，览邦、琉球、安南、日本、乌斯藏、高丽入贡。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卫军益秦、晋、燕三府护卫。是春，振苏、松、嘉、湖水灾。

夏四月己酉，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番，大破之。是月，振太平、宁国及宜兴、钱塘诸县水灾。五月庚子，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癸卯，振湖广水灾。丙午，户部主事赵乾振荆、蕲迟缓，伏诛。六月丁巳，诏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丙寅，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闻。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是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八月庚戌，改建大殿于南郊。癸丑，选武臣子弟读书国子监。九月丙申，振绍兴、金华、衢州水灾。辛丑，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西平侯。辛酉，赐百官公田。十一月癸未，卫国公

邓愈卒。丁亥，合祀天地于奉天殿。是月，免河南、陕西、广东、湖广田租。威茂蛮叛，御史大夫丁玉为平羌将军，讨平之。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丁未，录故功臣子孙五百余人，授官有差。

是年，占城、三佛齐、暹罗、爪哇、真腊入贡。高丽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模汉王，植卫王。改封吴王橚为周王。己卯，进封汤和信国公。是月，征天下布政使及知府来朝。二月，指挥胡渊平茂州蛮。三月壬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是月，第来朝官为三等。

夏四月，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五月丁酉，存问苏、松、嘉、湖被水灾民，户赐米一石，蠲逋赋六十五万有奇。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己巳，五开蛮叛，杀靖州指挥过兴，以辰州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讨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阳饥。是月、苏、松、扬、台海溢，遣官存恤。八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诸府州秋粮。九月丙申，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

冬十月甲子，太祀殿成。十一月庚午，征西将军西平侯沐英率都督蓝玉、王弼讨西番。是月，五开蛮平。

是年，暹罗、阁婆、高丽、琉球、占城、三佛齐、朵甘、马斯藏、彭亨、百花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甲申，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讨之。丙申，丁玉平松州蛮。二月戊戌，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乙巳，诏曰：“今春雨雪经旬，天下贫民困于饥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给以钞。”丙寅，信国公汤和率列侯练兵临清。

夏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六月丁卯，都督马云征大宁。

秋七月丙辰，丁玉回师讨眉县贼，平之。己未，李文忠还掌大都督府事。八月辛巳，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九月己亥，沐英大破西番，擒其部长三副使。

冬十一月甲午，沐英班师，封仇成、蓝玉等十二人为侯。庚申，大宁平。十二月，汪广洋贬广南，赐死。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至京师。

是年，占城、爪哇、暹罗、日本、安南、高丽入贡。高丽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以不如约，却之。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二月壬戌朔，诏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术数之士。发丹符，验天下金谷之数。戊辰，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三月壬寅，减苏、松、嘉、湖重赋十之二。壬申，燕王棣之国北平。壬子，沐英袭元将脱火赤于亦集乃，擒之，尽降其众。

夏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乙未，大赦。丙申，释在京及临濠屯田、输作者。己亥，免天下田租。吏以过误罢者，还其职。壬寅，都督濮英进兵赤斤站，获故元幽王亦怜真及其部曲而还。是月，罢御史台。命从征士卒老疾者，许以子代；老而无子及寡妇，有司资遣还。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门，避正殿省愆。丁卯，罢王府工役。丁丑，置谏院官。

秋八月，命天下学校师生，日给廪膳。九月辛卯，景川侯曹震、营阳侯杨璟、永城侯薛显屯田北平。乙巳，天寿节，始受群臣朝贺，赐宴于谨身殿，后以为常。丙午，置四辅官，告于太庙，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敦、杜敦、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是月，诏陕西卫军以三分之二屯田。安置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冬十一月乙未，徐达还。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犯永平，指挥刘广战没，千户王辂击败之，擒完者不花。十二月，天下府州、县所举士至者八百六十八人，授官有差。南雄侯赵庸镇广东，讨阳春蛮。

是年，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真腊、爪哇入贡，日本以无表却之。

十四年春正戊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汤和、傅友德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乃儿不花。命新授官者各举所知。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罢天下岁造兵器。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国学。丙辰，诏求隐逸。二月庚辰，核

天下官田。三月丙戌，大赦。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

夏四月庚午，徐达率诸将出塞，至北黄河，击破元兵，获全宁四部以归。五月，五溪蛮叛，江夏侯周德兴讨平之。

秋八月丙子，诏求明经老成之士，有司礼送京师。庚辰，河决原武、祥符、中牟。辛巳，徐达还。九月壬午朔，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师征云南。徐达镇北平。丙午，周德兴移师讨施州蛮，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癸丑，命法司录囚，会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甲寅，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田租。癸亥，分遣御史录囚。己卯，延安侯唐胜宗帅师讨浙东山寇，平之。十一月壬午，吉安侯陆仲亨镇成都。庚戌，赵庸讨广州海寇，大破之。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戊辰，傅友德大败元兵于白石江，遂下曲靖。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走普宁自杀。

是年，暹罗、安南、爪哇、朵甘、乌斯藏入贡。以安南寇思明，不纳。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乐。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下威楚路。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中庆、澄江、武定诸路俱降，云南平。己丑，减大辟囚。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举所知一人。二月壬子，河决河南，命駙马都尉李祺振之。甲寅，以云南平，诏天下。闰月癸卯，蓝玉、沐英克大理，分兵徇鹤庆、丽江、金齿，俱下。三月庚午，河决朝邑。

夏四月甲申，迁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家属于耽罗。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壬辰，免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税粮。五月乙丑，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丁丑，遣行人访经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丁卯，河决滎泽、阳武。辛酉，罢四辅官。乙亥，傅友德、沐英击乌撒蛮，大败之。八月丁丑，复设科取士，三年一行，为定制。丙戌，皇后崩。己丑，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屯田陕西。丁酉，擢秀才曾泰为

户部尚书。辛丑，命征至秀才分六科试用。九月己酉，吏部以经明行修之士郑稻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令举所知，复遣使征之，赐稻等钞，寻各授布政使、参政等官有差。庚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丙申，录囚。甲辰，徐达还。是月，广东群盗平，诏赵庸班师。十一月戊午，置殿阁大学士，以邵质、吴伯宗、宋讷、吴沉为之。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灾屯田士卒。己亥，永城侯薛显理山西军务。

是年，爪哇、琉球、乌斯藏、占城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午，徐达镇北平。二月丙申，初命天下学校岁贡士于京师。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丙寅，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

夏五月庚申，免畿内各府田租。六月辛卯，免畿内十二州县养马户田租一年，滁州免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录囚。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九月癸亥，中国公邓镇为征南将军，讨龙泉山寇，平之。

冬十月丁丑，召徐达等还。十二月甲午，刑部尚书开济有罪诛。

是年，琉球、占城、西番、打箭炉、暹罗、须文达那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戊申，徐达镇北平。壬戌，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三月戊戌朔，颁科举取士式。曹国公李文忠卒。甲子，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论平云南功，进封傅友德颍国公，陈恒等侯者四人，大赉将士。庚寅，收阵亡遗骸，增筑国子学舍。五月丙寅，凉州指挥宋晟讨西番于亦集乃，败之。

秋七月戊戌，禁内官预外事，敕诸司毋通内官监文移。癸丑，诏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丁巳，免畿内今年田租之半。庚申，录囚。壬戌，盱眙人献天书，斩之。八月丙寅，河决开封。壬申，决杞县，遣官塞之。己丑，蠲河南诸省逋赋。

冬十月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驸马都尉李祺等振之。闰月癸丑，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讞后奏决。是月，召徐达还。十二

月壬子，蠲云南逋赋。

是年，琉球、暹罗、安南、占城入贡。

十八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癸酉，朝覲官分五等考绩，黜陟有差。二月甲辰，以久阴而雷雹，诏臣民极言得失。己未，魏国公徐达卒。三月壬戌，赐丁显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诏中外官父母歿任所者，有司给舟车归其丧，著为令。乙亥，免畿内今年田租。命天下郡县瘞暴骨。丙子，被选进士为翰林院、承敕监、六科庶吉士。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夏四月丁酉，吏部尚书余燠以罪诛。丙辰，思州蛮叛，汤和为征虏将军，周德兴为副将军，帅师从楚王桢讨之。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为令。

秋七月甲戌，封王禕为高丽国王。庚辰，五开蛮叛。八月庚戌，冯胜、傅友德、蓝玉备边北平。是月，振河南水灾。

冬十月己丑，颁《大诰》于天下。癸卯，召冯胜还。甲辰，诏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岂礼先贤之意哉。其加意询访，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是月，楚王桢、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东、北平田租。十二月丙午，诏有司举孝廉。癸丑，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都督冯诚败绩。千户王升死之。

是年，高丽、琉球、安南、暹罗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灾。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月，征蛮师还。二月丙申，耕藉田。癸丑，振河南饥。

夏四月甲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六月甲辰，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与县官均礼，复其家。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士卒战伤除其籍，赐复三年。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岩穴之士，以礼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郑州饥。

秋七月癸未，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备顾问；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九月庚申，屯田云南。

冬十月，命官军已亡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给全俸，著为令。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是月，命宋国公冯胜分兵防边。发北平、山东、山西、河南民运粮于大宁。

是年，高丽、琉球、暹罗、占城、安南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师征纳哈出。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二月壬午，阅武。乙未，耕藉田。三月辛亥，冯胜率师出松亭关，城大宁、宽河、会州、富峪。

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六月庚子，临江侯陈鏐从征失道，战没。癸卯，冯胜兵逾金山。丁未，纳哈出降。闰月庚申，师还次金山，都督濮英殿军，遇伏，死之。

秋八月癸酉，收冯胜将军印，召还。蓝玉摄军事。景川侯曹震屯田云南品甸。九月戊寅，封纳哈出海西侯。癸未，置大宁都指挥使司。丁酉，安置郑国公常茂于龙州。丁未，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副之，北征沙漠。是月，城西宁。

冬十月戊申，封朱寿为舳舻侯，张赫为航海侯。是月，冯胜罢归凤阳，奉朝请。十一月壬午，普定侯陈恒、靖宁侯叶升屯田定边、姚安、毕节诸卫。乙丑，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十二月，振登、莱饥。

是年，琉球、安南、高丽、占城、真腊、朵甘、乌斯藏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蛮思伦发入寇马龙他郎甸，都督宁正击败之。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午，振青州饥，逮治有司匿不以闻者。三月乙亥，赐任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振东昌饥。甲辰，沐英讨思伦发，败之。

夏四月丙辰，蓝玉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王公

以下数万人而还。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甲辰，信国公汤和归凤阳。甲子，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恒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东川叛蛮。

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丁卯，蓝玉师还，大赉北征将士。戊辰，封孙恪为全宁侯。是月，御制八谕飭武臣。九月丙戌，秦、晋、燕、周、楚、齐、湘、鲁、潭九王来朝。癸巳，越州蛮阿资叛，沐英会傅友德讨之。

冬十月丁未，东川蛮平。十二月壬戌，进封蓝玉凉国公。

是年，高丽、占城、琉球、暹罗、真腊、撒马儿罕、安南入贡。诏安南三岁一朝，象犀之属毋献。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炜。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以秦王橧为宗人令，晋王桐、燕王棣为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桢为左、右宗人。丁亥，大祀天地于南郊。乙未，傅友德破阿资于普安。二月己未，蓝玉练兵四川。壬戌，禁武臣预民事。癸亥，湖广千户夏得忠结九溪蛮作乱，靖宁侯叶升讨平之，得忠伏诛。是月，阿资降。三月庚午，傅友德帅诸将分屯四川、湖广，防西南蛮。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赐钞备农具，复三年。癸丑，魏国公徐允恭、开国公常升等练兵湖广。甲寅，徙元降王于耽罗。是月，遣御史按山东官匿灾不奏者。五月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

秋七月，傅友德等还。八月乙卯，诏天下举高年有德识时务者。是月，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镇等练兵湖广。己卯，思伦发入贡谢罪。麓川平。十二月甲辰，周王橚有罪，迁云南，寻罢徙，留居京师。定远侯王弼等练兵山西、河南、陕西。

是年，高丽、安南、占城、暹罗、真腊入贡。元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而立坤帖木儿。高丽废其主禡，又废其主昌。安南黎季犛复弑其主日焜。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晋王桐、燕王棣帅师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虜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贵

州蛮叛，延安侯唐胜宗讨平之。乙酉，齐王傅帅师从燕王棣北征。赣州贼为乱，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曾定侯陈恒、靖宁侯叶升为副将，讨平之。唐胜宗督贵州各卫屯田。二月戊申，蓝玉讨平西番叛蛮。丙辰，耕耤田。癸亥，河决归德，发诸军民塞之。三月癸巳，燕王棣帅师次邈都，咬住等降。

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坐胡惟庸党下狱。丙申，潭王梓自焚死。闰月丙子，蓝玉平施南、忠建叛蛮。五月甲午，遣诸公侯还里，赐金币有差。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六月乙丑，蓝玉遣凤翔侯张龙平都匀、散毛诸蛮。庚寅，授耆民有才德者知典故者官。

秋七月壬辰，河决开封，振之。癸巳，崇明、海门风雨海溢，遣官振之，发民二十五万筑堤。八月壬申，诏母以吏卒充选举。蓝玉还。是月，振河南、北平、山东水灾。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卯，振湖广饥。十一月癸丑，免山东被灾田租。十二月癸亥，令殊死以下囚输粟北边自赎。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是年，墨剌、哈梅里、高丽、占城、真腊、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申，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将军，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副之，备北平边。丁巳，免山东田租。二月壬申，耕耤田。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等各边陕西。乙未，靖宁侯叶升练兵甘肃。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橚为庆王、权宁王、榑岷王、榑谷王、松韩王、榑沈王、榑安王、榑唐王、榑郢王、榑伊王。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五月戊戌，汉、卫、谷、庆、宁、岷六王练兵临清。六月己未，诏廷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甲子，久旱录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实京师。辛丑，免畿内官田租之半。八月乙卯，秦王棣有罪，召还京师。乙丑，皇太子巡抚陕西。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讨哈梅里，败之。九月乙酉，遣使谕西域。是月，倭寇雷州，百户李玉、镇抚陶鼎战死。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间被水田租。十一月甲午，五开蛮叛，都督佥事茅鼎讨平之。庚戌，皇太子还京师，晋王桐来朝。辛亥，振河南水灾。十二月庚午，周王橚复国。辛巳，阿资复叛，都督佥事何福讨降之。

是年，天下郡县赋役黄册成，计户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琉球、暹罗、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入贡。以占城有篡逆事，却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河决阳武，发军民塞之，免被水田租。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何福讨都匀、毕节诸蛮，平之。辛丑，令死囚输粟塞下。壬寅，晋王桐、燕王棣、楚王桢、湘王柏来朝。二月戊午，召曹国公李景隆等还京师。靖宁侯叶升等练兵于河南及临、巩、甘、凉、延庆。都督茅鼎等平五开蛮。丙寅，耕耤田。庚辰，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三月癸未，冯胜等十四人分理陕西、山西、河南诸卫军务。庚寅，改封豫王桂为代王，汉王模为肃王，卫王植为辽王。

夏四月壬子，凉国公蓝玉征罕东。癸丑，建昌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叛，指挥鲁毅败之。丙子，皇太子标薨。戊寅，都督聂纬、徐司马、瞿能讨月鲁帖木儿，俟蓝玉还，并听节制。五月辛巳，蓝玉至罕东，寇遁，遂趋建昌。己丑，振陈州原武水灾。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云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橚复国。癸未，指挥瞿能败月鲁帖木儿于双狼寨。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兴坐事诛。丁卯，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甲戌，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丙子，靖宁侯叶升坐胡惟庸党诛。九月庚寅，立皇孙允炆为皇太孙。高丽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以国人表来请命，诏听之，更其国号曰朝鲜。

冬十月乙亥，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十一月甲午，蓝玉擒月鲁帖木儿，诛之，召玉还。十二月甲戌，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兼东宫师保官。闰月戊戌，冯胜为总兵官，傅友德副之，练兵山西、河南，兼领屯卫。

是年，琉球中山、山南、高丽，哈梅里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来朝。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丑，晋王桐统山西、河南军出塞，召冯胜、傅友德、常升、玉弼等还。乙

酉，蜀王椿来朝。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恒、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庚寅，耕藉田。三月辛亥，代王桂率护卫兵出塞，听晋王节制。长兴侯耿炳文练兵陕西。丙辰，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庚申，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壬戌，会宁侯张温坐蓝玉党诛。

夏四月乙亥，孝感饥，遣使乘传发仓贷之。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旱，诏群臣直言得失，省狱囚。丙申，以安南擅废立，绝其朝贡。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官分直文华殿，侍皇太孙。八月，秦、晋、燕、周、齐五王来朝。九月癸丑，代、肃、辽、庆、宁五王来朝。赦胡惟庸、蓝玉余党。

冬十月丙申，擢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十二月，颁《永鉴录》于诸王。

是年，琉球、爪哇、暹罗入贡。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酉，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发天下仓谷贷贫民。三月庚子，赐张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备倭浙江。庚戌，课民树桑、枣、木棉。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复用。

秋八月甲戌，吴杰及永定侯张铨率致仕武臣，备倭广东。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丙戌，阶、文军乱，都督宁正为平羌将军讨之。九月，徐辉祖节制陕西沿边诸军。

冬十一月乙丑，颍国公傅友德坐事诛。阿资复叛，西平侯沐春击败之。十二月乙亥，定远侯王弼坐事诛。

是年，乌斯藏、琉球、緬、朵甘、爪哇、撒马儿罕、朝鲜入贡。安南来贡，却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阶、文寇平，宁正以兵从秦王棣征洮州叛番。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子，西平侯沐春擒斩阿资，越州平。是月，周王橚、

晋王桢、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燕王棣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二月丁卯，宋国公冯胜坐事诛。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辛巳，周兴等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己丑，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遵《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刖、剕、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

秋八月丁卯，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指挥韩观、都督僉事宋晟副之，讨龙州土官赵宗寿。戊辰，信国公汤和卒。辛巳，赵宗寿伏罪来朝，杨文移兵讨奉议、南丹叛蛮。九月丁酉，免畿内、山东秋粮。庚戌，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十一月乙亥，奉议、南丹蛮悉平。十二月壬辰，诏河南、山东桑枣及二十七年后新垦田，毋征税。

是年，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卯，征虜前将军胡冕讨邲、桂蛮，平之。辛亥，燕王棣帅师巡大宁，周世子有熾帅师巡北平关隘。三月辛酉，楚王桢、湘王柏来朝。甲子，燕王败敌于撒撒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

秋八月丁未，免应天、太平五府田租。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余人入朝，大赉之，各进秩一级。

是年，琉球、安南、朝鲜、乌斯藏入贡。

三十年春正月丙辰，耿炳文为征西将军，郭英副之，巡西北边。丙寅，大祀天地于南郊。丁卯，置行太仆寺于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掌马政。己巳，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是月，沔县盗起，诏耿炳文讨之。二月庚寅，水西蛮叛，都督僉事顾成为征南将军，讨平之。三月癸丑，赐陈郛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蛮叛，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战死。

夏四月己亥，都指挥齐让为平羌将军，讨之。壬寅，水西蛮平。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卯，楚王桢、湘王柏帅师讨古州蛮。六月辛巳，赐礼部覆试贡士韩克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

秋八月丁亥，河决开封。甲午，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练兵河南。九月庚戌，汉、沔寇平。戊辰，麓川平缅土酋刀干孟逐其宣慰使思伦发以叛。乙亥，都督杨文为征虏将军，代齐让。

冬十月戊子，停辽东海运。辛卯，耿炳文练兵陕西。乙未，重建国子监先师庙成。十一月癸酉，沐春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何福等副之，讨刀干孟。

是年，琉球、占城、朝鲜、暹罗、乌斯藏、泥八剌入贡。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丑，遣使之山东、河南课耕。二月乙酉，倭寇宁海，指挥陶铎击败之。辛丑，古州蛮平，召杨文还。甲辰，都督佥事徐凯讨平麽些蛮。

夏四月庚辰，廷臣以朝鲜屡生衅隙请讨，不许。五月丁未，沐春击刀干孟，大败之。甲寅，帝不豫。戊午，都督杨文从燕王棣，武定侯郭英从辽王植，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

闰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遗诏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熾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辛卯，葬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

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旗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

【译文】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功高皇帝，名元璋，字国瑞，姓朱。先世家住在沛，后迁至句容，再迁到泗州。父亲朱世珍，开始迁居濠州的钟离。生了四个儿子，太祖是他的第四子。母亲陈氏。她刚刚身怀太祖的时候，梦见神送给她一丸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吞服以后梦醒，口中仍留有香气。等到生下太祖之时，红光满屋。从此每夜屡有火光升起。邻里望见，以为是发生火灾，总是奔往相救，到太祖家一看却见不到火光。到他长大以后，姿态容貌一副英雄豪杰的气派，有块奇特的骨头直贯头顶，志向之广大，人不能猜测到。

到至正四年，旱灾蝗灾一并发生，大饥大疫同时降临。太祖当时十七岁，父母兄长相继死亡，家中贫困不能治葬。同村的刘继祖送给他一块坟地，才使其父兄得以安葬，后来的凤阳皇陵就在此地。太祖因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于是入皇觉寺充当僧人。过了一个月，游食到了合肥。途中患病，有二位穿紫色衣服的人与他在一起，对他照护得十分周到。痊愈之后，二人已不知所踪。太祖游历光、固、汝、颍、中州凡三年，又回到皇觉寺。那个时候，元朝政治腐败，盗贼四起。刘福通崇奉韩山童假托宋朝后代之名在颍州起兵，徐寿辉冒用帝号在蕲州起兵，李二、彭三、赵均用在徐州起兵，他们各拥有部众数万人，据有自己的地盘，并且设将帅，杀官吏，攻打郡县，方国珍也已

率先在海上起事了。其他的盗贼也都拥有武装割占地盘，参与抢掠的人多得很。天下大乱。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同伙孙德崖等人在濠州起兵。元将彻里不花因害怕不敢去攻打，天天抓良民充当俘虏用以邀功请赏。太祖当时年方二十五，谋求逃避兵火，在神像前求签问卜，出去和留下都不吉利。于是说：“莫非应当举大事不成？”问卜得吉利，大为欢喜，于是在闰三月初一日到濠州见郭子兴。子兴见他相貌奇特，当即收留他作为亲兵。太祖每战必胜。郭子兴于是将他所抚养的马公的女儿嫁与太祖为妻，她就是后来的高皇后。每当了兴与德崖发生矛盾的时候，太祖总是一再从中调停和保护郭子兴。

秋九月，元兵收复徐州，李二兵败逃窜身死，彭大、赵均用奔往濠州，孙德崖等人招纳了他们。子兴礼待彭大而轻视赵均用，均用因此怨恨他。德崖于是与赵均用一起谋划，利用子兴外出之机，把他抓起来并且上了刑具，押到了孙德崖那里，准备谋害他。当时太祖正在淮北，得知郭子兴有难，立即跃马扬鞭赶到，告知彭大。彭大一听怒不可遏，马上调集兵马出发，太祖也披甲持盾，撞开屋门救出郭子兴，解开刑具，叫人把他背回家，使郭子兴幸免于死。

这一年冬天，元将贾鲁围困濠州。太祖与子兴奋力抵抗敌人。

至正十三年春，贾鲁死，濠州解围了。太祖回到村里募兵得七百人。子兴很高兴，命他代理镇抚。当时彭大、赵均用所属的部队残暴戾虐，子兴软弱无能，太祖已估计到难以和他成大事，于是将所募集的士兵委托他人带领，自己与徐达、汤和、费聚等人向南攻打定远。用计降服了驢牌寨的民兵三千人，和他们一起东去。在横涧山夜袭元将张知院，接收了他的士兵二万人。在路上遇到定远人李善长，与他交谈言语十分投机，这使太祖非常高兴，于是和他一起攻打滁州，大获全胜。

这一年，张士诚占据高邮，而且自称诚王。

至正十四年冬十月，元朝丞相脱脱在高邮击败张士诚，分兵包围六合。太祖说：“一旦六合城被攻破，滁州也不能避免。”随即与耿再成进驻瓦梁堡，以援救六合之危。经过一番奋战之后，将年老体弱的护送回滁州。元兵不久蜂

拥而至，进攻滁州，太祖埋设伏兵诱使他们失败。然而也清醒地预料到元兵势力强盛，一定会再来，于是送还所缴获的马匹，并派遣父老带着牛和酒前往酬谢元将说：“我们守护城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你们为何放去大盗而杀戮良民？”元兵于是解围他去，滁州才得以完好无损。脱脱自从打败张士诚以后，军威因此大振，不料元顺帝听信谗言，突然撤除他的兵权，江、淮地区的混乱局面自此更为加剧。

等到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郭子兴采用太祖的谋略，派遣张天佑等人夺取和州，发文书令太祖总领他的军队。太祖考虑到各位将领不服从，把文书秘而不宣，约定众将第二天到厅堂开会议事。当时座次以右面为上，第二天开会时各位将领先到会，都坐在右面，太祖故意晚到而坐在左面。到议事时，太祖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决断如同流水一般透彻清晰，使各位将领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这时他们才稍稍屈从太祖。又决定用砖修筑城墙，为期三天。太祖如期完工，各位将领都未能按时完成。到了此时太祖才开始拿出郭子兴发给他的文书，面向南而坐说：“我奉命总领各位的部队，而今筑城都超过期限，按军法该拿你们怎么办呢？”各位将领纷纷惶恐认错。又下令把军队中所掠夺的妇女搜查出来，释放她们回家，百姓大为高兴。此时元兵十万人围攻和州，城内将士坚守三个月，粮食已绝，而元朝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瑄先分别驻守在新塘、高望、鸡笼山，因此断绝了粮饷入和州的道路。太祖率兵打败了他们，元兵皆渡江逃去。三月，郭子兴去世。当时刘福通在亳州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发文书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和、太祖分别为左右副元帅。太祖很感慨地说：“大丈夫怎能受别人的控制呀！”于是不接受任命。转而又想到韩林儿势力强盛，可以作为倚仗，于是使用他的龙凤年号，用以号令军队。

夏四月，常遇春前来加入太祖的队伍。五月，太祖计划渡长江，但没有船。刚好遇到巢湖统帅廖永安、俞通海带领水军千艘前来投奔，太祖大喜，立即前往安抚慰问他们的部众。由于元朝中丞蛮子海牙控制着铜城闸、马场河各个险要关口，所以巢湖水军不能通过。忽然天降大雨，太祖一见喜上心头：“老天助我呀！”于是乘水涨之机从小港纵身而过把船只驶出来，因而得以在

峪溪口痛击蛮子海牙，大获全胜，于是定计渡长江。各位将领请求直接进军集庆。太祖说：“攻取集庆必须从采石开始。采石是一个军事重镇，防守必然坚固，牛渚前面靠大江，敌人难以戒备，攻打牛渚是可以必胜的。”六月乙卯，渡江大军乘风扬帆，一直抵达牛渚。常遇春捷足先登，夺取牛渚。在采石的元兵纷纷溃败。长江沿岸的各个堡垒全部降服。

各位将领因和州没有粮食，争着筹集钱粮计划回和州。太祖对徐达说：“渡江幸而得胜，若舍弃此地而回兵和州，江东就不能为我们所占有了。”于是把系船的缆绳全部砍断，放入急流之中，告诉各位将领说：“太平离这里十分近，我应当跟各位一起去夺取它。”因此乘胜夺取太平，俘虏元朝万户纳哈出。总管靳义投河而死，太祖赞叹道：“他是一位义士啊！”让人以礼安葬他。同时公开张贴榜文严禁军士抢掠。有一个士兵由于违反了命令，当众处死以示警告，这使军中秩序十分井然。太祖还改路为府，设置太平国翼元帅府，自己总领元帅府的事务，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太平知府。当时太平四面都是元兵。元朝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人严令士兵堵截姑孰口，陈瑄先水军将领康茂才以数万人围攻太平城。太祖派徐达、邓愈、汤和派兵迎战，另外督使将领暗中出其后，前后夹击，活捉陈瑄先并降服其部众，阿鲁灰等人见势不利，收兵而去。

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陈瑄先叛变，郭、张二人皆战斗而死，于是郭子兴的部众将领全都归了太祖。陈瑄先不久被民兵所杀，其从子陈兆先收拾其残余部众，驻守方山，与蛮子海牙互为犄角之势伺机夺回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释放纳哈出回到北方。

至正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在采石大败蛮子海牙。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活捉陈兆先，降服其众三万六千人，降者都疑虑重重，害怕不能保全自己。为此太祖专门挑选骁勇健壮的五百人充当卫士，他自己解除武器在此通宵酣睡，那些人的心情才开始安定下来。庚寅，在蒋山再次挫败元兵。元朝御史大夫福寿力战身死，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康茂才投降。太祖进入集庆城，召集所有的官吏与父老告谕他们说：“元朝政治败坏，纷扰民间，使各处兵火蜂起，我来不过是为百姓消弭战乱而已，你们当和以往一样安居稳定。贤能的人士

我将以礼聘用他们，旧政不方便百姓的一概予以废除，官吏不得贪暴残害我的百姓。”百姓对此谕喜出望外。太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召见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分别授以官职，又令埋葬元朝御史大夫福寿以表彰他的忠义。

那时，元将定定扼守镇江，别不华、杨仲英驻守宁国，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扎徽州，石抹宜孙守卫处州，石抹宜孙的弟弟石抹厚孙守卫婺州，宋伯颜不花守卫衢州，而池州已经为徐寿辉的部将所占据，张士诚从淮东攻陷平江，转而掠夺浙西。太祖已经平定集庆，想到士诚、寿辉势力强大，江左、浙右各郡被他所吞并，于是派徐达攻打镇江，大获全胜，定战死。

夏六月，邓愈攻克广德。

秋七月己卯，诸位将领尊奉太祖为吴国公。太祖设置江南行中书省，自己总理行省事务，又设置官属辅佐政务。送信给张士诚，士诚拒不回信，并统兵进攻镇江。徐达击败张士诚，进而围攻常州，未能攻下。九月戊寅，太祖到镇江，拜谒孔子庙，又派儒士告谕父老，劝勉他们重视农作种植桑麻，随后回到应天。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攻克长兴。三月，徐达攻克常州。

夏四月丁卯，亲自带兵攻打宁国，旗开得胜，别不华投降。五月，上元、宁国、句容贡献象征丰收的麦穗。六月，赵继祖攻陷江阴。

秋七月，徐达攻克常熟。胡大海攻陷徽州，八思尔不花逃走。

冬十月，常遇春攻克池州，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十二月己丑，释放所囚罪犯。

这一年，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据守重庆路。

至正十八年春二月乙亥，用康茂才为营田使。三月己酉，审核囚徒的罪状记录。邓愈攻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寿辉的部将陈友谅任用赵普胜占领了池州。这一月，陈友谅占据龙兴路。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韩林儿在这里建都。起初，刘福通分兵四出，攻入山东，骚扰秦、晋，掠夺幽、蓟，中原大乱，太祖由于这一原因得以先后平定江表。所过不杀人，且招纳俊才，人心日益归附。

冬十二月，胡大海攻打婺州，久攻不下，太祖亲率兵马前去攻击。石抹宜孙遣将率领车战部队由松溪入兵增援，太祖说：“道路狭窄，采用车战正是自取灭亡。”派遣胡德济在梅花门迎战，大败敌人，婺州投降，活捉石抹厚孙。双方交战的前一天，城中有人望见城西天边五色祥云呈现，状如华盖，觉得很奇怪，至此才知道那是太祖驻营地。入城以后，发放粮谷赈济贫民，改婺州为宁越府。召用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别轮流讲解经史。戊子，派遣使者招谕方国珍。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划夺取浙东尚未攻下的各路。告戒各位将领说：“攻城用武力，治乱用仁义。我等入集庆，秋毫未犯，所以能一举平定。每次听说各位将领攻得一城而不妄行杀戮，我总是不胜喜欢。部队行军迅速如火，如果不稍加约束，势必会如火燎原。身为将领能以不杀人为勇猛，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子孙后代也会深受其福。”庚申，胡大海攻克诸暨。同月，命令宁越知府王宗显建立府学。三月甲午，赦免犯大逆以下的罪犯。丁巳，方国珍将温、台、庆元进献给太祖，并派其子方关作为人质，太祖没有接受。

夏四月，俞通海等人收复池州。当时耿炳文守卫长兴，吴良守卫江阴，汤和守卫常州，多次打败张士诚的部队。太祖因此长久留守宁越，攻打浙东。六月壬戌，回到应天。

秋八月，元朝察罕帖木儿收复汴梁，刘福通与韩林儿退居安丰。九月，常遇春攻克衢州，活捉宋伯颜不花。

冬十月，太祖派遣夏煜任命方国珍为行省平章，国珍以病为名加以推辞。十一月壬寅，胡大海攻克处州，石抹宜孙逃走。当时元朝守卫各地的兵力微弱，而且听说中原一片混乱，人心离散，因此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节节胜利，终至西面与陈友谅相毗邻。

至正二十年春二月，元朝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在福宁投降。三月戊子，召用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到应天。

夏五月，徐达、常遇春在池州打败陈友谅。闰五月丙辰，陈友谅攻陷太平，守将朱文逊，院判花云、王鼎，知府许瑗被杀害。不久，友谅谋杀旧主

徐寿辉，自命皇帝，国号汉，江西、湖广的地盘都归其所有。同时又约张士诚联合攻打应天，应天因此大受震动。众将领商议首先收复太平来牵制他们，太祖说：“不可以。陈友谅用非主力部队牵制我军，而全军直攻金陵，顺流而下半日之内就可到达，我军的步兵和骑兵难以急速返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不是好计策呀。”于是迅速派人命胡大海直捣信州以牵制陈友谅的后方，同时让康茂才欺骗友谅，令其速来。友谅果然受骗引兵东下。于是常遇春设埋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驻守大胜港，张德胜等人率水军出龙江关，太祖亲自在卢龙山坐镇指挥。乙丑，陈友谅到龙湾时，众军要开战，太祖说：“天快下雨了，赶快吃饭，乘雨攻击他。”不一会，果然大雨倾盆，士卒奋勇争先，雨停之后合力作战，水陆夹击，大败陈友谅。友谅乘坐别的大船逃走。于是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不久后胡大海也攻克信州。

起初，太祖令康茂才哄骗陈友谅，李善长对此疑惑不解。太祖说：“陈、陈二敌联合，我首尾受敌，只有令其速来先打败他，张士诚就肯定会丧胆落魄了。”后来张士诚的军队果然不敢出来。丁卯，设置儒学提举司，任用宋濂为提举，派长子朱标学习经学。六月，耿再成在庆元打败石抹宜孙，宜孙战死，遣使祭奠他。

秋九月，原来徐寿辉的部将欧普祥在袁州投降。

冬十二月，再次派夏煜送信招谕方国珍。

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甲申，建立食盐课税法和茶叶课税法。己亥，设立宝源局。三月丁丑，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元将薛显在泗州投降。戊寅，方国珍遣使前来谢罪，进献用金玉装饰的马鞍，太祖不予接受，说：“此时四方多事，所需要的是人才，所急用的是粮食和布匹，珍宝玩物非我所好。”

秋七月，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攻破安庆。八月，再次派送信到元朝平章察罕帖木儿那里。当时察罕出兵平山东，招安田丰，军势大振，所以太祖要与他通好。恰巧遇到察罕正在进攻益都而未能攻下，太祖于是亲领水军出征陈友谅。戊戌，攻克安庆，陈友谅的部将丁普郎、傅友德出城来降。壬寅，到达湖口，在江州追击陈友谅并将其打败，攻克江州城，陈友谅逃奔武昌。于是，太祖分兵攻打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战无不胜。

冬十一月己未，攻克抚州。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陈友谅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在龙兴投降。乙卯，太祖到龙兴，改之为洪都府。并拜谒孔子庙。告谕父老，废除陈友谅的苛政，取消各种军需供应，慰问抚恤贫苦百姓和鳏寡孤独，百姓大为高兴。袁、瑞、临江、吉安相继攻下。二月，回到应天。命邓愈留守洪都。癸未，降人蒋英杀死金华守将胡大海，郎中王恺遇难，蒋英叛降张士诚。处州降人李佑之闻听蒋英叛变的消息，也起来造反杀死行枢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元帅朱文刚遇害。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反叛，攻克洪都，邓愈奔走应天，洪都知府叶琛、都事万思诚遇难。这一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夏。

夏四月己卯，邵荣收复处州。甲午，徐达收回洪都。五月丙午，命朱文正、赵德胜、邓愈镇守洪都。六月戊寅，察罕帖木儿令人送信来报太祖，却扣押太祖派去的使者。不久察罕被田丰杀死。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密谋反对太祖，被杀死。

冬十二月，元朝派尚书张昶从海上抵达庆元，任命太祖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不予接受。察罕帖木儿的儿子扩廓帖木儿致信将要送回使者。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派汪河回报扩廓帖木儿。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同月，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边攻陷饶州。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攻破安丰，杀死刘福通。三月辛丑，太祖亲自督兵救安丰，吕珍兵败逃脱，太祖与韩林儿一起回滁州，然后自己才回到应天。

夏四月壬戌，陈友谅调动大军围攻洪都。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变，归附于张士诚。五月，修筑礼贤馆。陈友谅分兵攻克吉安，参政刘齐、知府朱叔华被害，又攻陷临江，同知赵天麟遇难。再陷无为州，知州董曾被害。

秋七月癸酉，太祖亲自统兵救洪都。癸未，到达湖口，首先在泾江口以及南湖嘴设下埋伏，阻截陈友谅的归路，发文书命令信州的军队守住武阳渡。陈友谅闻知太祖到洪都，撤兵解围，在鄱阳湖迎战太祖。陈友谅的军队号称六十万人，联接大船为战斗阵列，船楼高十余丈，长达数十里，各种旗帜和成堆的兵器，远远望去好象一座山。丁亥，双方在康郎山相遇，太祖把他的

军队分为十一队以抗击陈友谅。戊子，太祖的军队合力作战，徐达出击陈友谅的前锋，俞通海用火炮焚毁陈友谅的战船数十艘，双方杀伤大致相当。陈友谅的猛将张定边直接攻打太祖乘坐的战船，太祖坐船搁浅在沙滩上，不能退却，处境十分危险。幸亏常遇春从旁边射中张定边，俞通海再统兵来援，船只赶忙前驶湖水随着涌过来，太祖的战船才能脱离险境。己丑，陈友谅用所有的大船出战，太祖的各位将领由于船小，仰攻不利，不由脸呈惧色。太祖亲自指挥，将领仍畏惧不前，于是，太祖当众处死十余个畏敌退缩的人，才使人心惊惧，拼死力战。到午后，东北忽刮大风，太祖命令数十名死士驾驶七只战船，在芦苇中堆满火药，放火焚烧陈友谅的战船。风烈火猛，烟焰满天，把湖水映得一片火红。陈友谅的军队一时之间大乱，各位将领摇旗呐喊乘胜前进，斩杀陈友谅军士二千多人，烧死淹死的难以计数，陈友谅的气焰自此丧尽。壬辰，太祖转移部队控制左蠡，陈友谅也退保渚矶。相持三天，陈友谅的左、右二金吾将军都归降了。陈友谅的势力日渐穷蹙，愤怒异常，竟把所俘获的将士全部杀死。而太祖却将所有的俘虏释放遣还，受伤的用良药给予医治，并且祭奠他们阵亡的亲戚和将领。八月壬戌，陈友谅由于粮尽，转移到南湖嘴，被南湖的驻军拦截攻击，友谅突入湖口。太祖进行阻击，顺流搏战，到达泾江。泾江的守军再拦击他，陈友谅中飞箭身亡。张定边与其子陈理逃往武昌。

九月，回到应天，论功行赏。起初，太祖亲自统兵援救安丰，刘基进谏，但太祖没有听从。到此时他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使陈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建功立业的大事就会丧失殆尽了。但他却把自己的军队困在南昌，除了坐等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陈友谅灭亡，天下就不难平定了。”壬午，亲自领兵讨伐陈理。同月，张士诚自称吴王。

冬十月壬寅，围攻武昌，分兵攻打湖北各路，取得节节胜利。十二月丙申，回到应天，留常遇春总督各路兵马。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初一，李善长等人率领群臣劝太祖即皇帝位，太祖没有接受。经过一再恳请，太祖方就吴王位。立文武百官，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并告诫他们说：“立国

之初，应当先正法度。元朝政治昏暗，权力下移，使天下大乱，今日应当引以为鉴。”立长子朱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再次亲自带兵出征武昌，陈理投降，汉、沔、荆、岳皆攻克。三月乙丑，回到应天。丁卯，设立起居注。庚午，罢免各翼元帅府，设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命中书省召用文武人才。

夏四月，修建忠臣祠，在康郎山祭祀遇难的丁普郎等人，在南昌祭祀赵德胜等人。

秋七月丁丑，徐达攻克庐州。戊寅，常遇春攻江西。八月戊戌，收复吉安，于是围攻赣州。徐达攻打荆、湘各路。九月甲申，攻下江陵，夷陵、潭、归都投降。

冬十二月庚寅，徐达攻克辰州，并派遣别的将领攻下衡州。

至正二十五春正月己巳，徐达攻下宝庆，湖湘平定。常遇春攻下赣州，熊天瑞投降。于是进军南安，召谕岭南各路，攻下韶州、南雄。甲申，到南昌，擒拿大都督朱文正回应天，陈述罪状，安置于桐城。二月己丑，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骚扰处州，参军胡深击败他，攻下了浦城。丙午，张士诚的部将李伯升进攻诸全的新城，李文忠将他打得大败。

夏四月庚寅，常遇春攻打襄、汉各路。五月乙亥，攻克安陆。己卯，攻下襄阳。六月壬子，朱亮祖、胡深攻打建宁，在城下激战，胡深被俘，遇害。秋七月，太祖命令抚养跟随他渡江受伤残疾的士兵，赡养已故士兵的妻子儿女。九月丙辰，建立国子学。

冬十月戊戌，下令攻伐张士诚。这时，张士诚所盘据的地盘，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再往北直达济宁。太祖命徐达、常遇春等人首先谋取淮东。闰十月，进而围攻泰州，获胜。十一月，张士诚侵扰宜兴，徐达击败他，由宜兴回师攻打高邮。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张士诚伺机攻占江阴，太祖亲自统兵前去救援，张士诚逃走，康茂才在浮子门追击打败他。太祖回到应天。二月，明玉珍死，子明升自称为帝。三月丙申，太祖令中书省严格选举人才。徐达攻克高邮。

夏四月乙卯，在淮安谋取张士诚部将徐义的水军，徐义逃脱，梅思祖在

城中迎降。濠、徐、宿三州相继攻下，淮东诸路平定。甲子，太祖到濠州拜祭祖墓，设置守坟户二十家，赐予旧友汪文、刘英粮食和布匹。备办酒席召乡亲父老开怀畅饮，说：“我离乡十多年，历经艰难百战，才得以回乡祭坟墓，与父老子弟再相见。今日苦于不得久留与各位欢聚同乐。希望父老好好教育子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种田，不要远出经商，临淮郡县尚在遭受劫掠之苦，望各位父老珍重自爱。”令有关部门免除租赋，众父老都叩头谢恩。辛未，徐达攻克安丰，在徐州分兵打败扩廓帖木儿。夏五月壬午，太祖自濠州回到应天，庚寅，命寻访求索古今各种书籍。

秋八月庚戌，改建应天城，在钟山的南面修筑新的宫殿。辛亥，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兵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在宫门誓师道：“攻下平江城之日，不要杀人虏掠，不要毁坏房舍，不要践踏田地。张士诚的母亲埋葬在平江城外，不要侵毁。”过后召问徐达、常遇春，此行用兵当先从何处入手。常遇春原想直捣平江。太祖说：“湖州张天骥、杭州潘原明为张士诚的左膀右臂，一旦平江受到困逼，两人必会全力增援，我军就难以取胜。不如先攻湖州，使敌疲于奔命，只要将张士诚的羽翼分开，平江就势必孤立无援，很快就可以攻破。”甲戌，在湖州打败张天骥，张士诚亲自率兵赴援，又在皂林被打败。九月乙未，李文忠攻打杭州。

冬十月壬子，常遇春在乌镇挫败张士诚的部队。十一月甲申，张天骥投降。辛卯，李文忠攻下余杭，潘原明投降，余杭周边各地也都攻破了。癸卯，合围平江。十二月，韩林儿去世。以明年为吴元年，建筑庙社宫殿，祭告山川诸神。有关部门进献宫殿图式，太祖命令删除雕琢华丽的部分。

这一年，元朝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互相怨恨，一再互相攻击，朝廷的命令得不到施行，中原地区百姓生活日益困苦。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戊戌，太祖指示中书省说：“东南地区连年争战，民生凋敝不堪，我非常怜悯他们。而且太平、应天各府，是我渡江开创功业的地方，供应不胜烦劳已经很久了。而今户户空虚，官府又赶着催征赋税，使我的百姓更加困难，他们将难以忍受。应当赐免太平的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免一年。”二月丁未，傅友德在徐州打败扩廓帖木儿的部将

李二，活捉了他。三月丁丑，开始设立文武科举取士的制度。

夏四月，方国珍暗中派人勾结扩廓帖木儿和陈友定，太祖致信斥责他。五月己亥，开始设立翰林院。同月，由于旱情严重太祖为此减少膳费，只吃素食，同时减免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以及新近归附地区的田租三年。六月戊辰，天降大雨，旱情解除，群臣请求恢复膳食。太祖说：“虽然下了雨，但庄稼已多受灾害，当赐免百姓今年的田租。”癸酉，命令朝贺时撤去女乐。

秋七月丙子，赐给府州县官赴任时的道里费，并赐他们及其父母、妻子与长子不等额的丝棉织品，从此形成一项法令。己丑，雷火震击宫门上的兽吻，为此而赦免罪犯。庚寅，太祖遣使责令方国珍贡献粮食。八月癸丑，筑成圜丘、方丘、社稷坛。九月甲戌，太祖太庙落成。朱亮祖统兵讨伐方国珍。戊寅，太祖下诏说：“先王为政，治罪不累及妻子和儿子。从今往后除犯大逆不道的罪行之外，决不要连坐。”辛巳，徐达攻克平江，活捉张士诚，吴地平定。戊戌，太祖遣使送信给元朝的君主，同时护送元朝宗室神保大王等人回到北方。辛丑，依据平定张士诚吴地的战功，加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将士赏赐各不相同。朱亮祖攻克台州。癸卯，新宫殿落成。

冬十月甲辰，派遣起居注吴琳、魏观带着钱币到全国访求散居在社会上贤能人士。丙午，令文武百官的礼仪以左为上。于是变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辛亥，分别在安庆和江州祭祀元朝大臣余阙、李黼。壬子，设立御史台。癸丑，任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祜为副将军，兴师讨伐方国珍。甲寅，制定法令。戊午，矫正郊社、太庙雅乐。

庚申，召集各位将领议论北伐之事。太祖说：“在山东王宣反叛，在河南扩廓帖木儿专横跋扈，在关、陇李思齐、张思道强横而猜忌，元朝的统治行将灭亡，中原生灵涂炭。如今我军即将北伐中原，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如何才能决战决胜？”常遇春回答说：“用我们百战百胜的军队，去对付敌人长期置闲的士兵，直捣元大都，必然势如破竹。”太祖说：“元朝建国百年，守备必然坚固，假如孤军深入，粮饷不能运到前方，而敌人则可援兵四集，那

就是一种极为危险的选择。我计划先夺取山东，撤除其屏障，转移军队于两河，攻破其藩篱，夺取潼关而坚守，掌握敌人的门户。这样天下的山川地理就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然后再进兵，元朝大都势孤援绝，就可不战而胜。再大张声势地向西进军，云中、九原、关、陇就可席卷而下了。”各位将领都称“好计策。”

甲子，命徐达为征虜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兵二十五万人，由淮河进入黄河，向北挺进攻夺中原。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攻夺福建。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挥师攻取广西。己巳，朱亮祖攻克温州。十一月辛巳，汤和攻克庆元，方国珍逃窜入海。壬午，徐达攻克沂州，斩杀王宣。己丑，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从海路会集汤和进讨方国珍。乙未，颁布《大统历》。辛丑，徐达攻克益都。十二月甲辰，颁布法令。丁未，方国珍投降，浙东平定。张兴祖攻克东平，兖州以东州县先后投降。己酉，徐达攻下济南。胡廷瑞攻下邵武。癸丑，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恳请即位，三次上劝进表，太祖才表示同意。甲子，祷告上帝。庚午，汤和、廖永忠从海路攻克福州。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在南郊祭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追尊高祖父为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父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祖父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父为淳皇帝，庙号仁祖；妻均为皇后。册立妃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任命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诸功臣分别按等级加官晋爵。丙子，在全国颁布即皇帝的诏书。追封皇伯父以下宗亲皆为王。辛巳，命李善长、徐达等人兼任东宫官。甲申，遣使审核考定浙西田赋。壬辰，胡廷瑞攻克建宁。庚子，命邓愈为征戍将军，攻取南阳以北各州郡。汤和攻克延平，活捉元朝平章陈友定，福建平定。四月，全国府州县官到京师朝见。告谕他们说：“全国刚刚平定。民力财力都甚为困难，重要的在于让人民休养安息，只有廉明的人才能约束自己而有利于别人，希望各位以这些话自我勉励。”二月壬寅，制定祭祀天地和宗庙的仪式，每年必定亲自祭祀，并使之成为制度。癸卯，命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为副将军，从海路夺取广东。丁未，在国子学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先

师孔子。戊甲，祭祀社稷。壬子，诏令衣冠沿袭唐代的制度。癸未，常遇春攻克东昌，山东平定。甲寅，杨璟攻克宝庆。三月辛未，命儒臣编写有关妇女的试律，告戒皇后和嫔妃不要干涉朝政大事。壬申，周德兴攻克全州。丁酉，邓愈攻克南阳。己亥，徐达攻取汴梁，左君弼投降。

夏四月辛丑，蕲州进献竹席，太祖没有接受，传令各地不要任意妄献。廖永忠的部队到达广州，元朝守臣何真投降，广东平定。丁未，在太庙合祭祖宗。戊申，徐达、常遇春在洛水以北大败元兵，于是围攻河南。梁王阿鲁温投降，河南平定。丁巳，杨璟攻克永州。甲子，太祖巡幸于汴梁。丙寅，冯胜攻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逃走。五月己卯，廖永忠攻下梧州，浔、贵、容、郁林各州纷纷投降。辛卯，令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庚子，徐达在汴梁行在朝见。甲辰，海南、海北各道投降。壬戌、杨璟、朱亮祖攻克靖江。

秋七月戊子，廖永忠攻克象州，广西平定。庚寅，赈济抚恤中原贫民。辛卯，将回应天，指示徐达等人说：“中原百姓，长期以来被群雄所苦，流离失所，死亡相枕，所以朕命将北征，以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元朝祖宗的功德在于取得了人心，他的子孙却不体恤百姓的困苦，因此引发上天的厌烦以致抛弃他们。元朝的君主是有罪的，可百姓却是无辜的。以往改朝换代的时候，肆行屠戮，违背天意，虐害百姓，朕实在不忍心。各位将领攻克城池，决不要恣行烧抢和乱杀人，元朝的宗室皇亲，要予以保全。这样才能满足对上报答天心、对下安慰人民的愿望，这也符合朕讨伐罪人、安抚百姓的心意。不遵命的一定惩罚不加赦免。”丙申，命冯胜留守开封。闰七月丁未，自开封回到应天。己酉，徐达在临清会合各位将帅的部队。壬子，常遇春攻克德州。丙寅，攻克通州，元顺帝急走上都。同月，召集任用全国的贤德之人为府州县官。取消吴江、广德、太平、宁国、滁、和州受灾地方的田租。

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进入元大都，查封库府图册书籍，守卫宫门，禁止士兵骚扰百姓，派将领视察古北口的各个险要的关口。壬申，由于京师发生火灾、四方发生水旱灾害，诏令中书省集议便民事宜。丁丑，制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官制。御史中丞刘基退休。己卯，赦免判决斩首以下的罪犯。将士入伍从征的抚恤其家，因拖欠赋

税而逃亡在外的准予自首。对新攻克的州县不得非法杀戮。运送田赋路途遥远的，由官军中途给予转运，灾荒要如实奏报。免去镇江租税。为避战乱而流离的农民听任复业或垦荒，皆免租三年。衍圣公袭封并任命为曲阜知县，一律按照前代的旧制。有关部门应当聘贤能之人，学校不必从事毫无意义的礼节。刑罚要平恕宽大，不要在法定以外的时间处决囚犯，废除对书籍和农具的税收。减免民间旧欠的赋税。蒙古人、色目人凡有才能的，准许选拔作用。鳏寡孤独残疾的，慰问救济他们。百姓年七十岁以上的，一个儿子免除徭役。其他的利与害当兴当除而没有写在即位诏书之内的，有关部门要如实详文禀报。壬午，巡幸北京。令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召集元朝的旧臣为新政府服务。癸未，命徐达、常遇春攻取山西。甲午，释放元朝的宫女。九月癸亥，下诏说：“天下的长治久安，要由天下的贤人共同治理。可如今贤士多隐居于山林岩穴，究竟是有关部门失职没有诚恳聘请？还是朝廷礼待不周，抑或是朕寡闻愚昧不能招揽贤士？不肯上报或是在位的人致使他们的情况不能为上面所了解？否则的话，贤士大夫，自幼勤学，年壮力行，岂甘心埋没于世而后已。天下刚刚平定，朕愿与各位儒臣共同寻求为政清明的统治方法。凡是能够帮助朕为百姓谋利益的，有关部门一定要用礼周到迎送来。”乙丑，常遇春攻下保定，于是进军真定。

冬十月庚午，冯胜、汤和攻下怀庆，泽、潞相继攻下。丁丑，从北京回到京师。戊寅，由于元大都平定，下诏告知全国。十一月己亥，派遣使者分赴全国各地，访求贤才。庚子，开始在天坛圜丘祭祀上帝。癸亥，命令刘基回京师。十二月丁卯，徐达攻克太原，扩廓帖木儿逃往甘肃，山西平定。己巳，设置登闻鼓。壬辰，致信劝谕明升。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在鸡笼山修筑功臣庙。丁未，太祖到太庙祭祀祖宗。庚戌，下诏说：“朕原来只是淮右的普通百姓，因为天下大乱，率众渡过长江，保民图治，到如今已十五年了。承蒙上天眷顾保佑，各地均已平定。因命将北征，齐、鲁的百姓不远千里送粮饷军。朕时刻念惜着他们的功苦，已免去他们洪武元年的田租一年。不久以前，大军平定燕都，进攻晋、冀，百姓遭逢兵火，苦于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的田租也准予免除。河

南各地归附，早想施加恩惠给他们，只因西北尚未平定，军队要经过该地，所以没有空闲，现今晋、冀俱已平定，西抵达潼关，北以大河为界，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的税粮全部予以免除。”又下诏说：“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应了大量的粮食。去年免租，由于遇到干旱，下面的百姓并未得到实惠。应当再免以上各府州以及无为州今年的田租。”庚申，常遇春攻占大同。同月，倭寇侵扰山东沿海郡县。二月丙寅初一，下令纂修《元史》。壬午，行耜田礼。三月庚子，徐达到达奉元，张思道逃走。赈济陕西饥民，每户给米二石。丙午，常遇春回师北平。夏四月丙寅，常遇春回师北平。己巳，各位王子跟随博士孔克仁研读经史。令功臣子弟入学。乙亥，编定《祖训录》，确定分封诸王的制度。徐达攻下巩昌。丙子，赐免秦、陇新近归附州县的税粮。丁丑，冯胜到临洮，李思齐投降。乙酉，徐达在西安谋取元朝的豫王。五月甲午初一，日食，丁酉，徐达攻下平凉、延安。张良臣在庆阳投降，不久发生叛变。癸卯，在方丘祭祀地神。六月己卯，常遇春攻克开平，元顺帝向北出奔。壬午，封陈日煚为安南国王。

秋七月己亥，鄂国公常遇春死于军队里，命李文忠接替统领他的部队。扩廓帖木儿遣将攻破原州、泾州。辛酉，冯胜将他击败赶走。丙辰，明升遣使到京城。八月丙寅，元兵进攻大同，李文忠打败对方。己巳，太祖制定内侍官职制度。告戒吏部说：“内臣只能用于使唤，人不要多，自古以来他们擅断专权，要引以为戒。驾驭他们的方法，当使他们害怕法令，不要让其有功劳，有功劳就会骄横恣肆。”癸酉，《元史》修成。丙子，封王颙为高丽国王。癸未，徐达攻克庆阳，斩杀张良臣，陕西平定。同月，命儒臣编纂礼书。九月辛丑，将徐达、汤和召回京师，冯胜留下总领军事。癸卯，把临濠定为中都。戊午，征南部队班师回朝。

冬十月壬戌，派遣杨璟对明升进行警告劝戒。甲戌，钟山普降甘露，群臣恳请祭告太庙，太祖不准。辛卯，命令全国府州县建立学校。同月，遣使送信给元顺帝。十一月乙巳，在畏丘祭祀上帝，以仁祖为配祭。十二月甲戌，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甲申，救济西安各府的饥民，每户发给米二石。己丑，大赏平定中原以及南征的将士。庚寅，扩廓帖木儿攻打兰州，指挥于光

遇害。

这一年，占城、安南、高丽到京师朝贡。

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为副将军，分别向北征讨，二月癸未，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戊子，下诏访求能够充任六部官员的贤能才士。同月，李文忠攻下兴和，进军察罕脑儿，俘获元朝平章竹贞。三月庚寅，免征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当年的田租。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朱棣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朱楨为楚王，朱博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从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徐达在沈儿峪大败扩廓帖木儿，尽降其众，扩廓逃往和林。丙戌，元顺帝死于应昌，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这月，慈利土官覃厚叛乱。五月己丑，徐达攻取兴元。分派邓愈招谕吐蕃。丁酉，命令府州县官推荐学识渊博、德行良好、意志坚定的贤人。己亥，开设科举取士。甲辰，李文忠攻克应昌。元朝嗣君向北出去，俘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其众五万余人，穷追元朝嗣君到北庆州，没有追上而返回。丁未，下诏实行大射礼。戊申，在方丘祭祀土地神，以仁祖为配祭。辛亥，徐达攻下兴元。邓愈攻克河州。诏令开国时的将帅凡无子嗣的俸禄可由家人享受。同月天旱，斋戒，皇后和嫔妃亲自烧火做饭，皇太子和各王之食由斋所馈送。六月戊午初一，太祖穿素服草鞋，步行以祈祷山川诸神，露宿三天，回来之后在西庑吃素。辛酉，赏赐将士，减少狱囚，命有关部门寻访精通经术通晓治国之道的人士。壬戌，下大雨。壬申，李文忠进呈的捷报抵达京师，命令过去曾在元朝政府做过官的免于参加庆贺。谥元王为元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到京师，群臣请求举行献俘礼。太祖高皇帝说：“周武王讨伐殷商时曾使用过这种方式吗？”中书省的官员以唐太宗曾经举行过这种典礼回答太祖高皇帝。太祖高皇帝说：“唐太宗只是用来对待正世充而已。假如遇到隋朝的子孙，恐怕就不会这样了。”于是不准许。又因李文忠的捷报浮侈之辞过多，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朕与你们的父母都依赖其生存，为什么要使用这样轻浮刻薄的语言，赶快改正它。”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丙子，在南郊举行告捷仪式。丁丑，禀告太庙，下

诏通告全国。辛巳，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的居民到临濠种田，官府供给粮食、耕牛和种子，并取消三年的赋税。同月，倭寇进犯山东、浙江、福建沿海州、县。

秋七月丙辰，明升的部将吴友仁侵犯汉中，参政傅友德将其击退。中书省左丞杨宪犯罪被杀。八月乙酉，派遣使臣收埋中原地区的尸骨。

冬十月丙辰，命儒士轮流在午门值班，给武臣讲解经史。癸亥，命周德兴为征南将军，讨伐覃厚，覃厚逃走。辛巳，致信给元朝的嗣君。十一月壬辰，北征的部队凯旋而归。甲午，在南郊和太庙宣告武事成功。丙申，大封功臣。晋升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封李文忠为曹国公，冯胜为宋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己亥，设坛亲自奠祭在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庚戌，在圜丘祭祀上帝。辛亥，令户部设立户籍、户帖。每年统计户口增减之数并报告皇帝，此后成为一项法令。乙卯，加封中书省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为诚意伯。十二月癸亥，又一次送信给元朝的嗣君，并招谕和林各部。甲子，修建奉先殿。庚午遣使祭祀历代帝王的陵墓，并加以修缮。己卯，赏赐勋臣田地。壬午，由正月至本月，太阳屡次出现黑子，下诏求廷臣直言自己时政得失。

这年，占城、爪哇、西洋入京师进贡。

洪武四年正月丙戌，李善长罢免官职，命汪广洋为右丞相。丁亥，令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副将军，统率水军从瞿塘出发，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副将军，率领步兵和骑兵由秦、陇启程合力攻讨蜀。魏国公徐达在北平练兵。戊子，命卫国公邓愈总督运粮饷供应征蜀的部队。庚寅，在中都修建祭祀天地之坛和太庙。丁未，下诏开设科举取士连续举行三年，今后则每三年举行一次。戊申，免征山西遭受旱灾地区的田租。二月甲戌，巡幸中都。壬午，自中都回到京师。元朝平章刘益在辽东投降。同月，免除太平、镇江、宁国的田租。三月乙酉初一，开始亲自考试全国的贡士，赐吴伯宗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乙巳，迁山后居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屯田。丁未，诚意伯刘基退休。

夏四月丙戌，傅友德攻破阶州，文、隆、绵三州接连攻下。五月，免去

江西、浙江的秋粮。六月壬午，傅友德攻克汉州。辛卯，廖永忠攻克夔州。戊戌，明升的部将丁世贞攻破文州，守将朱显忠被害。癸卯，汤和到重庆，明升投降。戊申倭寇侵犯胶州。该月，迁山后居民三万五千户入内地，又迁移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到北平屯田。

秋七月辛亥，徐达在山东练兵。辛酉，傅友德攻克成都。四川平定。乙丑，明升抵达京师，被封为归义侯。八月甲午，减免中都、淮、扬以及泰、滁、无为的田租。己酉，救济陕西饥民。同月，高州的海盗作乱，通判王名善遇害。九月庚戌初一，日食。

冬十月丙申，征蜀大军班师回朝。十一月丙辰，在圜丘祭祀上帝。庚申，命令官吏犯贪污赃私罪的决不予以轻饶。这一月，赐免陕西、河南受灾地区的田租。十二月，召徐达回京师。

当年，安南、淳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齐入京师朝贡。

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待制王祎奉命出使于云南，诏谕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王祎到云南后，不屈而死。乙丑，把陈理、明升迁居到高丽。甲戌，命魏国公徐达充任征虏将军，通过雁门关，进军和林，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攻战甘肃，讨伐扩廓帖木儿。命靖海侯吴祯总督海路，供应辽东军饷。令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江阴侯吴良为副将军，分别讨伐湖南、广西洞蛮。二月丙戌，安南陈叔明杀其国王陈日烺自立为王，遣使来京师朝贡，未被接受。三月丁卯，都督佥事蓝玉在土刺河打败扩廓帖木儿。

夏四月己卯，救济济南、莱州的饥民，戊戌，开始实行乡饮酒礼。庚子，邓愈平息散毛各洞蛮。五月壬子，徐达在岭北遇到元兵双方交战，失利。这一月，下诏说：“天下已经平定，礼仪风俗不能不加以端正。凡遭遇战乱而沦为他人奴隶的一律恢复为平民。饥寒交迫的由村里的富户借贷给他们，孤寡残疾的由官府予以抚养，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乡里关系讲究年龄，相见时行揖拜礼，不能违背礼节。婚姻不要讲钱财。力理丧事要根据自家有无能力，不要迷惑和拘泥于阴阳风水的忌讳，把棺材停放在外而不埋葬。流民复业为农的分别依劳力多少耕种田地，不必受到原有田土的限制。僧道打斋建醮做

法事时男女混杂，恣行饮食的，有关部门要严加管治。闽、粤势豪大户不得阉割他人的儿子为火者，犯者要抵罪。”六月丙子，制定内侍禁令。丁丑，颁行宫廷女官的制度。戊寅，冯胜攻克甘肃，在瓜、沙州追击打败元兵。癸己，确定六部的职权以及年终核实政绩的方法。壬寅，吴良平息靖州蛮。甲辰，李文忠在阿鲁浑河打败元兵，宣宁侯曹良臣战死。乙巳，制作铁榜告诫功臣。这一月，赈济山东饥民，免去受灾郡县的田租。

秋七月丙辰，汤和在断头山遇到元兵两方交战，失利。八月丙申，吴良平息五开、古州各蛮。甲辰，元兵进犯云内，同知黄里被害。九月戊午，周德兴平息婪风、安田各蛮。

冬十月丁酉，冯胜班师回朝。同月，免去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的田租。十一月辛酉，在圜丘祭祀上帝。甲子，征南大军凯旋而归。壬申，纳哈出进犯辽东。这一月，召徐达、李文忠返回京师。十二月甲戌，命令以重视农桑和学校来考核有关部门的政绩。辛巳，命令文武官员奏事要先报告皇太子。庚子，命邓愈为征西将军，统兵征讨吐蕃。壬寅，送信给元朝嗣君。

这一年，琐里、占城、高丽、琉球、乌斯藏到京师朝贡。高丽贡使又来，令从此之后每三年朝贡一次。

洪武六年春正月甲寅，贬汪广洋为广东参政。二月乙未，令暂时停止科举考试，访求推举贤能才士。壬寅，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关部门的官员。三月癸卯初一，日食。颁布《昭鉴录》，训诫各位亲王。戊申，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壬子，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为副将军，整顿山西、北平边界防备。甲子，命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防备倭寇。

夏四月己丑，命令有关部门呈献有关山、河险易的形势图。六月壬午，盱眙进献象征祥瑞的麦穗，上供太庙。壬辰，扩廓帖木儿派兵攻打雁门关，指挥吴均把他击退。同月，免去北平、河间、河南、开封、延安、汾州受灾地区的田租。

秋七月壬寅，命令户部查核自从渡江以来各省水旱灾害的情况，并给予优免和抚恤。壬子，命胡惟庸为右丞相。八月乙亥，下令祭祀三皇和历代帝王。

冬十月辛巳，召徐达、冯胜回京师。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进犯大同，徐达任用将领打败他，徐达仍然驻守大同。甲子，派遣兵部尚书刘仁赉济真定的饥民。丙寅，冬至，太祖高皇帝身体不适，变更卜郊的日期。闰十一月乙亥，录用已故功臣的子孙尚未嗣爵的达二百零九人。壬午，在圜丘祭祀上帝。庚寅，颁定《大明律》。

该年，暹罗、高丽、占城、真腊、三佛齐入京师朝贡。命令安南陈叔明暂时代为理政。

洪武七年春正月甲戌，都督金事王简、王诚，平章李伯升分别到河南、山东、北平屯田。命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于显为副总兵官，巡察海防并缉捕倭寇。二月丁酉初一，日食。戊午，修葺曲阜孔子庙，开设孔学、颜学、孟学。同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发生旱灾和蝗灾，一并免去租税。

夏四月己亥，都督蓝玉在白酒泉打败元兵，随即攻下兴和。壬寅，金吾指挥使陆龄奉命讨伐永、道诸州蛮，平定了他们。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县受灾区的田租。辛巳，赈苏州饥民三十万户。癸巳，减苏、松、嘉、湖各州特重田租的一半。六月，陕西平凉、延安、靖宁、鄜州曹雨雹，山西、山东、北平、河南遭蝗灾，一并蠲免田租。

秋七月甲子，李文忠在大宁、高州攻破元兵。壬申，倭寇侵犯登、莱。八月甲午初一，祭祀历代帝王庙。辛丑，下诏令对军士阵亡，而其父亲妻子儿女又不能养活自己的，由官府加以抚养。百姓因逃避兵祸流离失散或者死于外乡，留下的老幼，一概由官府帮助送回。在远处做官而死于任上，妻子儿女不能回归的，由有关部门提供船、车送返。庚申，救济河间、广平、顺德、真定的饥民，减免租税。九月丁丑，遣送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回归北方，送信给元朝嗣君。

冬十一月壬戌，纳哈出进犯辽阳，千户吴寿击退对方。辛未，在圜丘祭祀上帝。十二月戊戌，召邓愈、汤和回京师。

该年，阿难功德国、暹罗、琉球、三佛齐、乌斯藏、撒里、畏兀儿入京师朝贡。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未，在鸡笼山功臣庙里增加祭祀一百零八人。癸酉，命有关部门寻访鳏寡孤独的贫困人家，给他们提供房舍和衣、食。辛巳，命邓愈、汤和等十三人在北平、陕西、河南屯田以戍守边疆。丁亥，令全国设立社学。同月，黄河在开封决堤，征发民夫堵塞决口。二月甲午，宽待杂犯死罪以下和犯私罪的官吏，贬到凤阳从事运输、制作和屯种为自己赎罪。癸丑，行藉田礼。召徐达、李文忠、冯胜回京师，傅友德等人留下镇守北平。三月辛酉，建立钞法。辛巳，停止宝源局铸钱。

夏四月辛卯，巡幸中都。丁巳，自中都回到京师。免去彰德、大名、临洮、平凉、河州受灾地区的田租。中断营建中都之事。退休的诚意伯刘基去世。五月己巳，命永嘉侯朱亮祖同傅友德一起镇守北平。六月壬寅，指挥同知胡汝讨平贵州蛮。

秋七月己未初一，日食。辛酉，改建太庙。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回京师，李文忠、顾瑄镇守山西、北平。戊辰，告谕文武百官为父母奔丧的不必等待批准之后再动身。京师发生地震。丁丑，免去应天、太平、宁国、镇江以及蕲、黄各府受灾地区的田租。八月己酉，元朝扩廓帖木儿去世。

冬十月丁亥，令推举品行端正明晓事务的富民。壬子，命皇太子和各位亲王到中都讲习军事。十一月丁丑，在圜丘祭祀上帝。十二月戊子，京师发生地震。甲寅。遣使赈济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杭州水灾。同月，纳哈出侵犯辽东，指挥马云、叶旺迎战，大获全胜。

这年，撒里、高丽、占城、暹罗、日本、爪哇、三佛齐入京师朝贡。

洪武九年春正月，中山侯汤和，颍川傅友德，都督佥事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前往延安整饬边界防务。三月己卯，下诏说：“近年来西征敦煌，北伐沙漠，军需武器，皆取于山西、陕西，又因为修建秦王、晋王二府宫殿，使我的百姓负担更重。全国平定之后，平民百姓未曾得到休息。国都始建、土木屡兴。京师附近的十区已经十分疲乏，外郡也因转运各种物资而劳累不堪。现在积蓄储备还有盈余，淮、扬、安、徽、池五府以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今年的田租，全部恩准免于交纳。”

夏四月庚戌，京师自去年八月以来一直没有下雨，今日才下雨。五月癸

酉，自庚戌下雨，至今日开始转为晴天。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辛丑，李文忠回京师。

秋七月癸丑初一，日食。同月，免除苏、松、嘉、湖水灾地区的田租，救济永平的旱灾。元将伯颜帖木儿进犯延安，傅友德将其打败并降服他。八月己酉，遣官巡察历代帝王的陵墓，禁止放牧，并置立守陵户。命令对忠臣烈士祠，有关部门要经常进行修整。分别派遣国子生到各处修建五岳、各方主山、大海、大川的祭祠。西番朵儿只巴进犯罕东，河州指挥宁正将其击退。闰九月庚寅，因发生灾害下诏要求臣民直言朝政得失。

冬十月己未，太庙建成，从此实行合祭祖宗。丙子，命令秦、晋、燕、楚、齐各王到凤阳带领军队。十一月壬午，在圜丘祭祀上帝。戊子，迁山西和真定没有产业的百姓到凤阳耕种田地。十二月甲寅，救济畿内、浙江、湖北水灾。己卯，派遣都督同知沐英乘驿站的官马到陕西慰问民间疾苦。

这一年，览邦、琉球、安南、日本、乌斯藏、高丽入京师朝贡。

洪武十年春正月辛卯，使用羽林等卫的军队以加强秦、晋、燕三王府的护卫力量。这年春季，救济苏、松、嘉、湖水灾。

夏四月己酉，命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统兵征讨吐番，大败其众。这一月，救济太平、宁国以及宜兴、钱塘各县水灾。五月庚子，命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总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商讨军国大事。癸卯，救济湖广水灾。丙午，户部主事赵乾因救济荆、蕲行动缓慢，被处决。六月丁巳，下诏令臣民上书言事可以密封直接送到皇帝面前。丙寅，命令政事先经皇太子裁决之后再奏闻。

秋七月甲申，设置通政司，同月，开始派遣御史巡察全国各州县。八月庚戌，在南郊改建大祀殿。癸丑，推举选拔武臣的子弟进国子监读书。九月丙申，救济绍兴、金华、衢州水灾。辛丑，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为西平侯。辛酉，赐予文武百官公田。十一月癸未，卫国公邓愈去世。丁亥，在奉天殿合祭天地。同月，免去河南、陕西、广东、湖广的田租。威茂蛮发动叛乱，命御史大夫丁玉为平羌将军，发兵平息它。十

二月乙巳初一，日食。丁未，录用已故功臣的子孙五百余人，分别授以不同的官职。

这一年，占城、三佛齐、暹罗、爪哇、真腊到京师朝贡。高丽的使者先后五次到京师，只因该国嗣王未立，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洪武十一年正月春甲戌，封皇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朱模为汉王，朱植为卫王。改封吴王朱橞为周王。己卯，进封汤和为信国公。这一月，召集全国布政使以及知府前往京师朝见。二月，指挥胡渊平定茂州蛮叛乱。三月壬午，命令奏事不要报告中书省。这一月，把进京师朝见的官员按其政绩分为三等。

夏四月，元朝嗣君爱猷识理达腊亡故，其子脱古帖木儿继位。五月丁酉，遣使慰问苏、松、嘉、湖遭受水灾的百姓，每户赐给米一石，免去旧欠的赋税六十五万余石。六月壬子，遣使哀吊祭奠亡故的元朝嗣君。己巳，五开蛮反叛，杀死靖州指挥过兴，用辰州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兴师征讨五开蛮。

秋七月丁丑，救济平阳饥民。同月，苏、松、扬、台海水泛涨，派遣官员前去抚慰。八月，免征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各府州的秋粮。九月丙申，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

冬十月甲子，太祀殿落成。十一月庚午，征西将军西平侯沐英统领都督蓝玉、王弼讨伐西番。同月，五开蛮被平定。

这一年，暹罗、闍婆、高丽、琉球、占城、三佛齐、朵甘、乌斯藏、彭亨、百花入京师朝贡。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开始在南郊合祭天地。甲申，洮州十八族番发起叛乱，命沐英调移部队前去讨伐。丙申，丁玉平息松州蛮。二月戊戌，由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乙巳，下诏说：“今春雨雪连绵数十日而不止，因此全国有许多贫民饥寒交困，应令有关部门给钞救济。”丙寅，信国公汤和率领各侯赴临清练兵。

夏五月癸未，免征北平的田租。六月丁卯，都督马云出征大宁。

秋七月丙辰，丁玉回师讨伐眉县的妖贼，歼灭其众。己未，令李文忠回京师总理大都督府的事务。八月辛巳，下诏令凡是退休的官员免除其家的徭

役，终身不必负担。九月己亥，沐英大败西番，擒获其部长和三副使。

冬十一月甲午，沐英班师回朝，封仇成、蓝玉等十二人为侯。庚申，大宁平定。十二月，汪广洋被贬到广南，赐其自尽。召全国各地博学老成的人士来京师。

该年，占城、爪哇、暹罗、日本、安南、高丽入京师朝贡。高丽进贡黄金一百斤，白银一万两，由于其不按照条约的规定，没有接受。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与其党羽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皆被处斩。癸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取消中书省，撤除丞相等官。重新规定六部官的品级，变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二月壬戌初一，下诏令推举聪明正直、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勤于耕作、德才兼备、精通文学和治国策略的人士。发放红色的凭证，查核全国金谷的数量。戊辰，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的准自动退休，发给诰敕。三月壬辰，免去苏、松、嘉、湖重赋田租的十分之二。壬寅，命燕王朱棣前往到封国北平。壬子，沐英在亦集乃突袭元将脱火赤，擒获了他，尽降其众。

夏四月己丑，命令群臣分别推举自己所了解的贤德才士。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乙未，大赦囚犯。丙申，释放在京师和临濠屯田以及输作的罪犯。己亥，下令免征全国各地的田租。胥吏由于犯错误而被罢免的准其官复原职。壬寅，都督濮英进军赤斤站，俘获过去元朝的鹘王亦怜真和他的家奴，凯旋而归。同月，废除御史台。下诏令入伍从征的士兵年老有病的准许由其子替代，年老而无子的以及寡妇，均由有关部门帮助遣送回家。六月丙寅，雷震奉天殿，离开正殿反省自己的过失。丁卯，下令罢去修建王府的工役。丁丑，设立谏院官。

秋八月，命令全国各地学校的师生，每日由国家供给膳食。九月辛卯，令景川侯曹震、营阳侯杨璟、永城侯薛显到北平屯田。乙巳，天寿节，开始接受群臣朝贺，并在谨身殿设宴款待他们，自此成为一项制度。丙午，设置四辅官，稟告太庙。用儒士王本、杜佑、龚敦、杜敦、赵民望、吴源分别为春、夏官。同月，命令在陕西的卫所军队以三分之二屯田。翰林院学士承旨宋濂被安置在茂州，在途中逝世。

冬十一月乙未，徐达回京师。丙午，元朝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进犯永平，指挥刘广战死，千户王辂把他们击败，活捉完者不花。十二月，全国府州县所推举的士人到达京师的计八百六十余人，各自授予不同的官职。南雄侯赵庸驻守广东，征讨阳春蛮。

这一年，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真腊、爪哇到京师朝贡。其中日本因没有进贡表而未被接纳。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汤和、傅友德分别为左、右副将军，统兵进讨乃儿不花。令新任命的官员各自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德才兼备的人士。乙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壬子，停止全国每年铸造兵器。癸丑，命令公、侯的子弟入国子学读书。丙辰，下诏寻访隐居山林的贤人。二月庚辰，核实全国各地的官田。三月丙戌，大赦囚犯。辛丑，向在北方地区的学校颁行《五经》、《四书》。

夏四月庚午，命徐达统率各位将领抵达塞外，至北黄河，击败元兵，俘获全宁四部返回北平。五月，五溪蛮叛乱，江夏侯周德兴出兵征讨，平息了他们。

秋八月丙子，下诏访求精通经术而又老练成熟的人士，由有关部门礼送至京师。庚辰，黄河在原武、祥符、中牟一带决口。辛巳，徐达回京师。九月壬午初一，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分别为左、右副将军，统兵出征云南。徐达镇守北平。丙午，令周德兴迁移部队讨伐施州蛮，一举平息。

冬十月壬子初一，日食。癸丑，命令司法部门审查核定囚犯罪状记录，并同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官一起商议公正合理的处理意见之后再奏闻。甲寅，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诸府田租。癸亥，分别派遣御史到全国各地检查记录囚犯的罪状。己卯，延安侯唐胜宗举兵讨伐浙东的盗贼，平息其乱。十一月壬午，吉安侯陆仲亨镇守成都。庚戌，赵庸讨伐广州海寇，大败其众。十二日丁巳，命翰林院春坊官考正批驳诸司所之奏章。戊辰，傅友德在白石江大败元兵，遂即攻下曲靖。壬申，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逃往普宁自杀。

这一年，暹罗、安南、爪哇、朵甘、乌斯藏入京师朝贡。因安南进犯思

明，未予接受。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在谨身殿宴请群臣，开始采用九部奏乐。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攻克楚威路。壬午，元朝曲靖宣慰司以及中庆、澄江、武定各路纷纷投降，云南平定。己丑，令取消部分已被判为死刑的囚徒的死刑。乙未，在南郊庄重祭祀天地。庚戌，命令全国到京师朝见的官员各举荐一名自己所熟知的贤能之士。二月壬子，黄河在河南决堤，令驸马都尉李祺前往救济。甲寅，为云南平定，下诏告知全国。闰二月癸卯，蓝玉、沐英攻克大理，分兵攻打鹤庆、丽江、金齿，都取得胜利。三月庚午，黄河又在朝邑决堤。

夏四月甲申，把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威顺王的儿子伯伯等人的家属迁移到耽罗。丙戌，下诏令全国各地都要祭祀孔子。壬辰，免除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的税粮。五月乙丑，国子学落成，摆设酒食以祭祀先师孔子。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上书请求开采冶炼磁州铁矿。太祖高皇帝说：“朕听说过做帝王的人必须使全国没有被遗弃的贤人，从未听说不能遗留财利。如今兵器并不缺乏，而且百姓的本业已经稳定，开矿不但对国家毫无益处，并会重新扰乱百姓。”为此杖责王允道，并把他流放到岭南，丁丑，派遣行人访求精通经术、德行良好的才士。

秋七月乙卯，黄河在莱泽、阳武一带决堤。辛酉，罢设四辅官。乙亥，傅友德、沐英出击乌撒蛮，尽灭其众。八月丁丑，再次沿用科举取士，令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此成为制度。丙戌，高皇后马氏逝世。己丑，命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在陕西屯田。丁酉，提拔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辛丑，命令召到京师的秀才分别到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试用。九月己酉，吏部将精通经术、德行良好的才士郑樵等三千七百余入召入京师拜见太祖，太祖令他们举荐自己所了解的贤人。然后派遣使者征召他们。赐给郑樵等人钞，过后分别授以布政使、参政等不同级别的官职。庚午，孝慈皇后安葬于孝陵。

冬十月丙子，设置都察院。丙申，检察审理囚犯的罪状。甲辰，徐达返抵京师。同月，广东群寇平定，令赵庸班师回朝。十一月戊午，设置殿阁大学士，由邵质、吴伯宗、宋纳、吴沉四人担任。十二月辛卯，救济北平灾区

的屯田士兵。己亥，命永城侯薛显统管山西军务。

当年，爪哇、琉球、·乌斯藏、占城入京师朝贡。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乙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戊午，令徐达镇守北平。二月丙申，首次命令全国各地学校的岁贡士到京师。三月甲辰，召征南部队返回京师，沐英留下镇守云南。丙寅，下令取消凤阳、临淮二县百姓的徭役和赋税，世世代代永不负担。

夏五月庚申，免征畿内各府的田租。六月辛卯，免征畿内十二个州县养马户的田租一年，其中滁州免征二年。

秋七月，分别派遣御史到各地检察囚犯的罪状。八月壬申初一，出现日食。九月癸亥，命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将军，讨伐龙泉山的寇盗，扫平其众。

冬十月丁丑，征召徐达等人返回京师。十二月甲午，刑部尚书开济因犯罪被杀。

这一年，琉球、占城、西番、打箭炉、暹罗、须文达那入京师朝贡。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戊申，命徐达镇守北平。壬戌，汤和巡察沿海各城并防御倭寇。三月戊戌初一，制定科举取士的规则。曹国公李文忠亡故。甲子，大赦全国各地的囚犯。

夏四月壬午，评定云南的战功，加封傅友德为颖国公、陈桓等四人为侯，大赏将士。庚寅，收埋牺牲将士的尸骨。增修国子监的学舍。五月丙寅，凉州指挥宋晟在亦集乃讨伐西番，打败他们。

秋七月戊戌，严禁内侍干涉外廷事务，敕令外廷各衙门不得与内官监往来公文。癸丑，下诏令文武百官凡回家迎接父母奉养于任所的，由官府供给船、车。丁巳，免征畿内今年田租的一半。庚申，检察记录囚犯的罪状。壬戌，盱眙县有人呈献天书，太祖令处决。八月丙寅，黄河在开封决口。壬申，黄河在杞县决口，派官员去堵塞它。己丑，下令免去河南等省拖欠的赋税。

冬十月丙子，河南、北平发生大水，分别派遣驸马都尉李祺等人前去赈济。闰十月癸丑，诏令全国各地的罪囚，先由刑部、都察院审核议定，再由大理寺复审定罪，然后报请皇帝裁决。同月，召徐达回京师。十二月壬子，免除云南旧欠的赋税。

这年，琉球、暹罗、安南、占城入京师朝贡。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辛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癸酉，令入京师朝见的官员分五等考核政绩，罢降进升各不相同。二月甲辰，因长久以来阴雨雷电，下诏求官民畅言时政得失。己未，魏国公徐达逝世。三月壬戌，分别赐丁显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下诏令在朝中和外地的官员父母凡死于任所的，由有关部门提供船、车送其回家安葬，从此成为一项制度。己亥，免征畿内今年的田租。命令全国各府县掩埋暴露于野外的尸骨。丙子，首次推选任用进士为翰林院、承敕监、六科庶吉士。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因犯盗官粮罪处决。

夏四月丁酉，吏部尚书余煊因罪被杀。丙辰，思州亦叛乱，命汤和为征虏将军，周德兴为副将军，统兵跟随楚王朱桨前去进讨。六月戊申，规定在外地的官员每隔三年到京师朝见一次，由此定为法令。

秋七月甲戌，封王禕为高丽国王。庚辰，五开蛮发动叛乱。八月庚戌，令冯胜、傅友德、蓝玉在北平守备边境。同月，赈济河南水灾。

冬十月己丑，向全国各地颁布《大诰》。癸卯，召冯胜回京师。甲辰，下诏说：“孟子施播道义，有功于端正名分的礼教。历经年久，子孙很少。近來其子孙却有因罪而被罚从事劳作的，这哪里符合礼待先贤的意思呀。应当尽心寻访，凡是圣贤的后代被罚劳作的，一概予以取消。”同月，楚王朱桨、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十一月乙亥，免去河南、山东、北平的田租。十二月丙午，命有关地方推举孝廉。癸丑，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叛，都督冯诚出征失利，千户王升遇难。

该年，高丽、琉球、安南、暹罗到京师朝贡。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救济大名和江浦水灾。甲子，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同月，征蛮的部队回到京师。二月丙申，行耜田礼。癸丑，赈济河南灾民。

夏四月甲辰，下诏命河南饥民赎回所卖的子女。六月甲辰，命有关部门慰问老年人。凡是贫民年满八十岁以上的，每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岁以上的，每年加布帛一匹，棉絮一斤；有田产的不给米。应天、凤阳

富民年八十以上的赐爵社士，九十岁以上的赐乡士；全国其他地方的富民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为礼士，皆与县官同受礼遇。并免去其家的赋役，鳏寡孤独不能自己生活的，每年给米六石。士兵在战场上受伤的取缔其军籍，赐免三年的赋役。将校阵亡的，其子孙世袭爵位增加一级俸禄。隐居山林岩穴的才士，礼聘送来京师。丁未，救济青州及郑州的饥民。

秋七月癸未，命令推举明识经学、德行良好、洞晓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的，安置于翰林院备顾问；六十岁以下的，由六部和布，按二司负责安排使用。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建泗州盱眙祖陵，准备安葬德祖以下皇帝、皇后的礼帽和礼服。九月庚申，在云南实行屯田。

冬十月，命官军已经死亡而其子女幼小或者父亲年老的，皆依旧给予全部俸禄，因此定为法令。十二月癸未初一，日食。同月，命宋国公冯胜分兵戍守边境。征发北平、山东、山西、河南的民夫运送粮食到大宁。

这一年，高丽、琉球、暹罗、占城、安南入京师朝贡。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任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副将军，率师出征纳哈出。令烧毁锦衣卫的刑具，原来由锦衣卫监狱关押的囚犯移交刑部的监狱。甲子，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典礼完毕时，天气清明。侍臣进言说：“这是陛下敬天虔诚的结果。”太祖高皇帝说：“所谓敬天，不单要在形式上庄严而有礼，更需要有其实存在的内容。上天将百姓当作儿子的重任交托于做君主的，做君主的如果想侍奉天，就必须首先体恤百姓。体恤百姓的，就是侍奉天的实在内容。就如同国家任命人担任府州县官，如果他们不能造福于百姓，就是背弃了君主的命令，那有比这更大不敬的呀。”又说：“做人君的，敬天为父，敬地为母，视百姓如儿子，都是职分所应当尽力而为的，祭祀天地，不是为自己祈祷幸福，实在是为天下的百姓着想。”二月壬午，检阅军队。乙未，耕耘耜田。三月辛亥，冯胜率领军队出松亭关，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

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筑城，练兵防倭。六月庚子，临江侯陈镛从征走错道路，遇敌牺牲。癸卯，冯胜的部队越过金山。丁未，纳哈出投降。闰六月庚申，冯胜班师驻扎金山，都督濮英统率的部队走在最后

面碰到敌人的伏兵，濮英遇难。

秋八月癸酉，下令收回冯胜的将军印，召回京师，由蓝玉代理军事。景川侯曹震在云南品甸屯田。九月戊寅，封纳哈出为海西侯。癸未，设置大宁都指挥使司。丁酉，郑国公常茂被安置到龙州。丁未，以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为副将军，北征沙漠。同月，筑西宁城。

冬十月戊申，封朱寿为舳舻侯，张赫为航海侯。同月，冯胜被罢官回到凤阳，但可按时入京朝见。十一月壬午，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在定边、姚安、毕节各卫屯田。己丑，汤和回京师，共修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座城。十二月，赈济登、莱饥民。

这一年，琉球、安南、高丽、占城、真腊、朵甘、乌斯藏入京师朝贡。

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蛮思伦发进犯马龙他郎甸，都督宁正击败他。辛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甲午，救济青州饥民。逮捕并法办隐匿实情的有关部门的官员。三月乙亥，分别赐亨泰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丙戌，赈济东昌饥民。甲辰，沐英进讨思伦发，一举获胜。

夏四月丙辰，蓝玉在捕鱼儿海谋取元朝嗣君，俘获其次子地保奴以及嫔妃、公主、王公等数万人回来。五月甲戌初一，日食。六月甲辰，信国公汤和回到凤阳。甲子，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桓分别担任左、右副将军，统兵讨伐东川叛蛮。

秋七月戊寅，地保奴被安置到琉球。八月癸丑，迁移泽、潞无业的居民到黄河南、北开垦田地，赐给钞以购置农具，免其三年租税。丁卯，蓝玉班师回朝，重赏北征将士。戊辰，封孙恪为全宁侯。同月，制定八条示训令武臣遵行。九月丙戌，秦、晋、燕、周、楚、齐、湘、鲁、潭九位藩王进京朝见。癸巳，越州蛮阿资发动叛乱，沐英会合傅友德讨伐他。

冬十月丁未，东川蛮平定。十二月壬戌，加封蓝玉为凉国公。

该年，高丽、占城、琉球、暹罗、真腊、撒马儿罕、安南入京师朝贡。命令安南从此以往每三年朝贡一次，不要进献象、犀之类的东西。安南黎季犛杀害其国王陈炜。

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秦王朱橚为宗人令，晋

王朱栢、燕王朱棣分别为左、右宗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分别为左、右宗人。丁亥，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乙未，傅友德在普安战败阿资。二月己未，蓝玉在四川练兵。壬戌，禁止武臣干涉民间事务。癸亥，湖广千户夏得忠与九溪蛮密谋发动叛乱，靖宁侯叶升讨平他，得忠被处死。同月，阿资投降。三月庚午，傅友德率众将领分别屯守四川、湖广，以防御西南蛮。

夏四月己亥，移江南的居民到淮南屯田，赐钞以购置农具，免征三年租税。癸丑，令魏国公徐允恭、开国公常升等在湖广练兵。甲寅，安置元朝降王到耽罗。同月，派遣御史审察山东隐匿灾情不报的官员。五月辛卯，在兀良哈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

秋七月，召傅友德等人回京师。八月乙卯，下诏令全国推举德高望重明识时务之人。同月，重新亲自修定《大明律》。九月丙寅初一，日食。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镇等人在湖广练兵。己卯，思伦发入京进贡认罪，麓川平定。十二月甲辰，周王朱橚有罪，令转至云南，不久免于流放，留居京师。命定远侯王弼等人在山西、河南、陕西练兵。

该年，高丽、安南、占城、真腊到京师朝贡。元朝也速迭儿杀其君脱古思帖木儿而立坤帖木儿。高丽废其国王王禕，又废国王王昌。安南黎季犛又一次谋杀了其国王陈焜。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晋王朱栢、燕王朱棣统兵讨伐元朝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从晋、燕二王的领导。己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庚辰，贵州蛮发动叛乱，延安侯唐胜宗兴师讨平。乙酉，齐王朱榑统兵从燕王朱棣北征。赣州贼作乱，令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为副将，发兵平息。命唐胜宗总督贵州各卫屯田。二月戊申，蓝玉讨平西番叛蛮。丙辰，行耨田礼。癸亥，黄河在归德决堤，征发各军和民夫填堵它。三月癸巳，燕王朱棣的部队进驻迤都，咬住等人投降。

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因被定为胡惟庸的同党关入监狱。丙申，潭王朱梓自焚而亡。闰四月丙子，蓝玉平息施南、忠建叛蛮。五月甲午，遣送各位公、侯返回故里，分别赐给不等数量的金币。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自尽，陆仲亨等皆被处死。作《昭示奸党录》，通告全国。六月乙丑，蓝玉派

遣凤翔侯张龙平息都匀、散毛各蛮。庚寅，任命德才兼备而又熟知典故、年六十以上的老人为官。

秋七月壬辰，黄河在开封决口，令予赈济。癸巳，崇明、海门暴风骤雨，海水涌入田舍，遣官进行救济，并征发民夫二十五万修岸筑堤。八月壬申，下令不要任用吏卒担任选举。蓝玉回京师。同月，救济河南、北平、山东水灾。九月庚寅初一，日食。

冬十月己卯，救济湖广饥民。十一月癸丑，免收山东受灾地区的田租。十二月癸亥，命令被判为死刑以下的囚犯可运粮到北方边境来赎罪。壬申，令停止全国各地织造丝织品上贡。

这一年，墨刺、哈梅里、高丽、占城、真腊、琉球、暹罗入京朝贡。

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戊申，命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将军，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为副将军，整顿北平边防。丁巳，免山东田租。二月壬申，行耒田礼。三月戊子初一，日食。命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等人在陕西防守边境。乙未，靖宁侯叶升在甘肃练兵。丁酉，各赐许观等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朱橚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榑为岷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桢为唐王，朱栋为郢王，朱橞为伊王。癸未，燕王朱棣统领傅友德各将帅出塞外，战胜敌人凯旋而归。五月戊戌，命汉、卫、谷、庆、宁、岷六位亲王到临清练兵。六月己未，命令廷臣参照查考历代礼仪制度，重新制定冠服、居室、用具的制度。甲子，因久旱无雨，令审察记录囚徒的罪状。

秋七月庚子，迁徙富民增强京师力量，辛丑，减免畿内官田的租税一半。八月乙卯，秦王朱榑因有罪，被征召返回京师。乙丑，皇太子巡察陕西。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进讨哈梅里，击败他们。九月乙酉，遣使告谕西域。同月，倭寇进犯雷州，百户李玉、镇抚陶鼎奋战至死。

冬十月丁巳，免除北平、河间受灾地区的田租。十一月甲午，五开蛮叛乱，都督佥事茅鼎兴兵讨伐，并平定他们。庚戌，皇太子回京师，晋王朱桐进京朝见。辛亥，赈济河南水灾。十二月庚午，周王朱橞恢复封土。辛巳，阿

资再次反叛，都督金事何福出兵讨伐收服了他。

这年，全国各郡县赋役黄册造成，共达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户，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丁。琉球、暹罗、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入京师朝贡。由于占城发生篡位叛逆的严重事件，拒绝其朝贡。

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朱橚入京朝见。庚寅，黄河在阳武决口，征用军民予以堵塞，并免去水灾地区的田租。乙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命何福进讨都匀、毕节各蛮，平定了他们。辛丑，命令判决死罪的囚犯运粮到边塞。壬寅，晋王朱㮮、燕王朱棣、楚王朱桢、湘王朱柏进京朝见。二月戊午，召曹国公李景隆等回京师。靖宁侯叶升等人在河南以及临、巩、甘、凉、延庆各地练兵。都督茅鼎等平息五开蛮。丙寅，行耨田礼。庚辰，命令全国各卫所的军队使用十分之七兵士屯田。三月癸未，命冯胜等十四人分别使理陕西、山西、河南各卫的军务。庚寅，改封豫王朱桂为代王，汉王朱模为肃王、卫王朱植为辽王。

夏四月壬子，命凉国公蓝玉讨攻罕东。癸丑，建昌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叛变，指挥鲁毅出兵打败他。丙子，皇太子朱标逝世。戊寅，命都督聂纬、徐司马、瞿能进讨月鲁帖木儿，等蓝玉回来以后，都听从他的调遣。五月辛巳，蓝玉到罕东，贼寇逃走，于是进军建昌。己丑，救济陈州原武水灾。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死于云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朱橚恢复封地。癸未，指挥瞿能在双狼寨大胜月鲁帖木儿。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兴因事被处死。丁卯、冯胜、傅友德统领开国公常升等分赴山西，征民为军，到大同、东胜屯田，建立十六个卫。甲戌，每年赐给公、侯俸禄，原来所赐给的田土返还官府，丙子，靖宁侯叶升因被定为胡惟庸的党羽而被杀。九月庚寅，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高丽李成桂监禁其国王王瑶并自立为王，并拿着国人的劝进表来京请求批准，太祖下诏准许，更改其国号为朝鲜。

冬十月乙亥，沐春继承爵位封西平侯，镇守云南。十一月甲午，蓝玉活捉月鲁帖木儿，斩杀他，太祖召蓝玉回京都。十二月甲戌，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兼任东宫太子太师、太子少师、太子太保、太孙保一类辅官。闰

十二月戊戌，命冯胜为总兵官，傅友傅为副总兵，在山西、河南练兵，兼理屯卫的事务。

该年，琉球的中山与山南，高丽、哈梅里入京师朝贡。

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下令免除全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往京师朝见。辛酉，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丁丑，晋王朱桡率领山西、河南的军队远出塞外，召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等人回京师。乙酉，蜀王朱椿进京朝见。凉国公蓝玉由于谋反，以及受其株连的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人皆被杀。己丑，向全国颁布《逆臣录》。庚寅，行耜田礼。三月辛亥，代王桂率领护卫兵出塞，听候晋王的调遣。长兴侯耿炳文在陕西练兵。丙辰，命冯胜、傅友德整治山西、北平边备，其所辖的卫所将校一律听从晋王、燕王的指挥。庚申，诏令晋、燕二王遇有重大的军务才奏报。壬戌，会宁侯张温因被定为蓝玉的党羽而被处死。

夏四月乙亥，孝感发生饥荒，派遣使者乘坐驿站的车马迅速前去发放仓粮贷给饥民。命令自今开始凡遇到饥荒年，先贷粮给饥民然后再奏闻，立为一项法令。戊子，周王朱橚进京朝见。庚寅，发生旱灾，诏群臣上书直谏朝政得失。赦免部分狱囚。丙申，因安南擅自废君自立，绝其朝贡。

秋七月甲辰初一，日食。戊申，选拔秀才张宗浚等随从詹事府的官员在文华殿轮番值班，侍候皇太孙。八月，秦、晋、燕、周、齐五位藩王进京朝见。九月癸丑，代、肃、辽、庆、宁五位藩王进京朝见。令赦免胡惟庸、蓝玉的余党从众。

冬十月丙申，擢升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十二月，向各位藩王颁布《永鉴录》。

该年，琉球、爪哇、暹罗入京朝贡。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辛酉，命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驻守甘肃。发放全国的仓谷贷给贫民。三月庚子，分别赐予张信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辛丑，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在浙江防备倭寇。庚戌，令督促百姓种植桑枣、木棉。甲子，由于全国四方已经彻底平定，

将兵器收藏起来，以示永不再用。

秋八月甲戌，吴杰及永定侯张铨统领退休的武臣，前往广东防备倭寇。乙亥，遣国子监生奔赴全国各地，督促官吏和百姓兴修水利。丙戌，在阶州、文州的军队发动叛乱，令都督宁正为平羌将军兴师攻讨。九月，令徐辉祖指挥陕西沿边各部队。

冬十一月乙丑，颍国公傅友德因事被处死。阿资再次叛变，西平侯沐春出兵击败他。十二月乙亥，定远侯王弼因事被斩。

这一年，乌斯藏、琉球、缅甸、朵甘、爪哇、撒马儿罕、朝鲜入京朝贡。安南来贡，拒绝接纳。

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阶、文的叛乱平定，宁正率所部随从秦王朱棣征讨洮州叛番。丁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甲子，西平侯沐春擒获并处决阿资，越州平定。同月，命周王朱橚、晋王朱栢率领河南、山西各卫的军队出塞外，筑城、屯田。燕王朱棣带领总兵官周兴出辽东边塞。二月丁卯，宋国公冯胜也因事被杀。己丑，命令户部编定居民每一百户为一里。遇到婚姻、死丧、疾病各种大事，里中富的要资助钱财，贫的要资助劳力。春种秋收，通力合作，都是为了使百姓和睦相处。

夏六月壬申，命令各地都兴办儒学。辛巳，周兴等人自开原追击敌人至甫答迷城，无功而返。己丑，太祖到奉天门，指示群臣说：“朕起兵至今天已有四十年，十分明白事情的真假是非，为了惩治奸顽，有时法外用刑，这本来不算是常法。今后的嗣君只许遵照《律》和《大诰》，不许采用黥、劓、阉割等各种刑罚。臣下有敢用这些酷刑奏请的，处以重刑。”又说：“朕罢丞相，设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分理各种繁杂的政务，事权均归于朝廷。今后的嗣君不许再立丞相，臣下有敢用这些奏请的处以重刑。皇亲只有犯谋逆的大罪才不赦免。犯其他罪行的，要由宗亲会议上报请皇上裁决。司法部门只能检举奏报，不得擅自逮捕。这些都要刻于典章之上，永远遵守。”

秋八月丁卯，命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指挥韩观、都督佥事宋晟为副将军，进讨龙州土官赵宗寿。戊辰，信国公汤和逝世。辛巳，赵宗寿认罪来京师朝见，杨文转而移兵讨伐奉仪、南丹的叛蛮。九月丁酉，免征畿内、山东的

秋粮。庚戌，向朝廷内外颁布《皇明祖训条章》，规定“后世有议论更改祖制的，按奸臣之罪论处”。十一月乙亥，奉议、南丹的叛蛮皆被平息。十二月壬辰，命令河南、山东种植桑、枣以及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植的田地，不要进行征税。

这一年，朝鲜、琉球、暹罗入京师朝贡。

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癸卯，征虏前将军胡冕督兵讨伐郴、桂蛮乱，平定了他们。辛亥，燕王朱棣率军队巡视大宁，周世子朱有燬率军队巡视北平关口。三月辛酉，楚王朱桢、湘王朱柏进京朝见。甲子，燕王在徹徹儿击败敌军，又追赶敌军到兀良哈秃城，并在那里将其打败，胜利归来。

秋八月丁未，免征应天、太平五府的田租。九月乙亥，召退休的武臣二千五百余人前往京师朝见，太祖大赏他们，各晋升俸禄一级。

当年，琉球、安南、朝鲜、乌斯藏入京师朝贡。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丙辰，令耿炳文为征西将军，郭英为副将军，巡视西北边境防务。丙寅，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丁卯，分别在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设置行太仆寺，总理马政。己巳，左都督杨文在辽东屯田。同月，沔县盗寇发动暴动，令耿炳文兴兵讨伐。二月庚寅，水西蛮叛乱，命都督佺事顾成为征南将军，讨平他们。三月癸丑，分别赐陈郊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庚辰，古州蛮叛乱，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力战身死。

夏四月己亥，命都指挥齐让为平羌将军，攻讨古州蛮。壬寅，水西蛮平定。五月壬子初一，日食。乙卯，楚王朱桢、湘王朱柏率兵进讨古州蛮。六月辛巳，分别赐予礼部覆试贡士韩克忠等人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犯罪，命其自尽。

秋八月丁亥，黄河在开封决口。甲午，命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在河南练兵。九月庚戌，汉、沔贼寇平息。戊辰，麓川平缅土司酋长刀干孟驱逐其宣慰使思伦发，由此发生叛乱。乙亥，命都督杨文征虏将军，取代齐让。

冬十月戊子，中断辽东海运。辛卯，耿炳文在陕西练兵。乙未，重新修建的国子监先师庙落成。十一月癸酉，命沐春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何福等为

副将军，攻讨刀干孟。

这一年，琉球、占城、朝鲜、暹罗、乌斯藏、泥八剌早到京师朝贡。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乙丑，派遣使者到山东、河南督促百姓耕田种地。二月乙酉，倭寇侵犯宁海，指挥陶铎打败他们。辛丑，古州蛮平息，召杨文回京师。甲辰，都督佥事徐凯讨平麽些蛮。

夏四月庚辰，廷臣由于朝鲜一再生事挑衅，请求出兵讨伐，不予批准。五月丁未，沐春攻击刀干孟，将他打得落花流水。甲寅，太祖高皇帝身体不适。戊午，都督杨文随从燕王朱棣，武定侯郭英随从辽王朱植，到开平备边御敌，皆听从燕王指挥。

闰五月癸未，太祖高皇帝的疾病大大加重。乙酉，逝于西宫，年七十一岁。遗诏说：“朕承命三十一年，心里总是为国家和百姓的安危而忧虑，日日勤劳，不敢懈怠，致力于为百姓谋福利。怎奈出身贫苦低微，没有像古人那样博学多闻，好善疾恶，远比不上他们，今日懂得了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何有哀念之情。皇太孙允炆仁义明达孝顺友爱，天下归心，最适合于登皇帝位。内外文武百官要同心协力辅佐政事，以安定我的百姓。治丧祭奠仪式的物品，不要使用金玉。孝陵的山川仍照旧，不要改动。天下官民，哀悼仪式举行三日之后，皆不要继续穿素服，不要妨碍嫁女娶亲。各位藩王只在封国内哀悼，不必到京师。凡不在这个诏令之中的，依据这诏令行事。”辛卯，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再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太祖高皇帝由上天授给他智慧和能力，统一了全中国，武功文治，为汉、唐、宋诸君主所不能及。当其开创功业之初，能够沉着镇定审时度势，循次经营，很有计划。经常与各位大臣议论谋取天下的策略，他说：“朕时逢丧乱之际，当初起兵乡里，本只为保全自己。及渡过长江以后，看到群雄的所作所为，只是祸害百姓，而张士诚、陈友谅尤其是大蛀虫。士诚倚仗富有，友谅倚仗兵强，唯独朕无所倚仗。只有不嗜好杀人，布施信义，实行节俭，和你们同心共济。起初与张士诚、陈友谅二位敌人相对峙，士诚尤为逼近，有

的人说应该先击败他。朕依据友谅志气骄傲，士诚器量狭小，志气骄傲必好生事端，器量狭小必鼠目寸光，所以首先攻打友谅。鄱阳湖之战，士诚终于不能走出姑苏一步去支援陈友谅。如果首先攻打士诚，他在浙西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守，友谅必会倾国而来，我就会腹背受敌了。士诚、友谅两个敌人已经消灭，遂北伐中原。之所以先取山东，再夺取河洛，并制止潼关的军队不急于攻占秦、陇，是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都是历经百战，未必肯于匆忙甘拜下风，急于进攻，他们势必会联合在一起，一下子反而不容易平定，所以出其不意，将战旗转向北方。燕都既攻克，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胜，然而扩廓仍在极力抵抗不肯屈服。假使那时未攻下燕都，骤然和他们斗力，谁胜谁负就难以预料了。”太祖高皇帝的雄才大略，料敌如神，克敌制胜，都与此相类似。所以能够平定祸乱，直到拥有天下。古语说：“天道后起者胜”，这绝不是偶然的。

160

明宣宗本纪

——《明史》卷九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宣宗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即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在位十年（1426—1435年），年号宣德。宣宗在明代属于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继位不及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病逝，宣宗继位为帝。仁宗的同母弟、汉王朱高煦原本对仁宗即皇帝位耿耿于怀，现见仁宗新亡、宣宗继立更为不满，便积极准备发动叛乱，夺取皇位。宣德元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今山东邹平北）举兵反，手法一如其父朱棣故伎，指称夏原吉等人为奸臣，自己是举兵靖难。他派王斌、朱煊等为大帅、都督等官，约山东都指挥靳荣反于济南为应援，气焰嚣张一时。明宣宗在大臣杨荣、夏原吉等人的建议下，亲率京营五军将士征讨高煦。而高煦外多夸诈，内心却怯懦，临时狐疑，辗转不决，他之所以在此时反是他误认为宣宗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宣宗不敢亲征，即使派遣将领讨伐，凭借自己的声誉以及可以许给的高官厚禄，自不难瓦解。现在听说宣宗亲征，自然惊慌失措，只有固守乐安。乐安本是个小城，在重兵

围困下，城中人心很快瓦解，高煦被迫出城请降，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事后，参加叛乱的王斌、朱煊等60多人被处死，另有一千五百多人戍边，七百多个家庭被迁居口外（有说在朝鲜），而高煦父子则被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高煦本人则在宣德五年被宣宗下令烧死。这只是明宣宗继位初年发生的一段皇位斗争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明宣宗的某些方面。

不过，宣宗在位期间，仍如其父仁宗一样，重用蹇义、夏原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一班老臣，并继续执行与民休息，从事农业生产；政治上用贤黜贪。他统治的这段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人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明代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故被后代史家称为“仁宣之治。”

宣德七年（1423年）三月初，明宣宗特下诏行宽恤之政，接着降谕礼部，说到过去户部多不推行他的蠲租命令，以致他的恩泽不能及于百姓问题，并重申了“令在必行”的原则。上面所引这段话，便是他当时诏谕礼部的主要内容。从毛泽东在此处批语中可以看出他联系实际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有关国家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題。毛泽东的批语正是他针对明宣德年间出现的“泽不下究”情况的感慨。

据有人推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作的。因为毛泽东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或是有道理。

【原文】

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讳瞻基，仁宗长子也。母诚孝昭皇后。生之前夕，成祖梦太祖授以大圭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既弥月，成祖见之曰：“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比长，嗜书，智识杰出。

永乐七年，从幸北京，令观农具及田家衣食。作《务本训》授之。八年，

成祖征沙漠，命留守北京。九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始冠。自是，巡幸征讨皆从。尝命学士胡广等即军中为太孙讲论经史。每语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仁宗即位，立为皇太子。

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辛亥，谕边将严守备。甲寅，趣中官在外采办者还，罢所市物。

秋七月乙亥，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辛卯，镇远侯顾兴祖讨大藤峽蛮，平之。乙未，谕法司慎刑狱。闰月戊申，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督马英、都指挥梁成帅师巡边。乙丑，杨溥入直文渊阁。八月戊辰，都指挥李英讨安定曲先叛番，大败之，安定王桑儿加失夹诣阙谢罪。壬申，诏内外群臣举廉洁公正堪牧民者。癸未，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九月壬寅，葬昭皇帝于献陵。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学士、给事中审覆重囚。十一月戊戌，顾兴祖讨平思恩蛮。辛酉，薛禄为镇朔大将军巡边。十二月甲申，顾兴祖讨平宜山蛮。

是年，哈密回回、满刺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乌斯藏、瓦剌、浮泥入贡。

宣德元年春正月癸卯，享太庙。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癸丑，赦死罪以下运粮宣府自赎。己未，遣侍郎黄宗载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后遣使，著为令。二月戊辰，祭社稷。丁丑，耕藉田。丙戌，谒长陵、献陵。丁亥，还宫。三月己亥，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讨黎利，败绩于茶笼州，义安知府琴彭死之。癸丑，行在礼部侍郎张瑛兼华盖殿大学士，直文渊阁。

夏四月乙丑，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讨黎利，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陈智、方政夺官从立功。五月甲午朔，录囚。丙申，诏赦交趾，许黎利自新。丙午，敕郡县瘞遗骸。庚申，召薛禄还。

秋七月癸巳，京师地震。乙未，免山东夏税。己亥，谕六科，凡中官传

旨，必覆奏始行。壬子，罢湖广采木。八月壬戌，汉王高煦反。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罪，复其官。己巳，亲征高煦，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大赉五军将士。辛未，发京师。辛巳，至乐安，帝两遣书谕降，又以教系矢射城中谕祸福。壬午，高煦出降。癸未，改乐安曰武定州。乙酉，班师。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锢高煦于西内。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谋者，词连晋王、赵王，诏勿问。

冬十月戊寅，释李时勉，复为侍读。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击黎利于应平，败绩，尚书陈洽死之。十二月辛酉，免六师所过秋粮。辛未，录囚，宥免三千余人。乙酉，征南将军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帅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征虏副将军安远侯柳升帅保定伯梁铭、都督崔聚，由云南、广西分道讨黎利，兵部尚书李庆参赞军务。

是年，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刺、满刺加、白葛达、撒马儿罕、土鲁番、哈密、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丁未，有司奏岁问囚数。帝谓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二月癸亥，行在户部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直文渊阁。乙丑，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击败之。三月辛卯，赐马愉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申，黎利陷昌江，都指挥李任，指挥顾福、刘顺，知府刘子辅，中官冯智死之。甲子，晋王济熯有罪，废为庶人。己巳，王通许黎利和。五月癸巳，薛禄督饷开平。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庙。丙午，录囚。六月戊寅，录囚。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不救，逮治之。庚子，录囚。辛丑，命都督同知陈怀充总兵官，帅师讨松潘蛮。丁未，薛禄败敌于开平。八月甲子，黄淮致仕。免两京、山西、河南州县被灾税粮。九月壬辰，录囚。乙未，柳升师次倒马坡，遇伏战死。是日，保定伯梁铭病卒。丙申，尚书李庆病卒。师大溃，参将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李宗昉死之。

冬十月戊寅，王通弃交趾，与黎利盟。十一月乙酉，赦黎利，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立陈暠为安南国王，悉召文武吏士还。己亥，以皇长子生大赦天

下，免明年税粮三之一。十二月丁丑，振陕西饥，并给绢布十五万疋。

是年，爪哇、占城、暹罗、琉球、瓦剌、哈密、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三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丙申，陈怀平松潘蛮。二月戊午，立皇长子祁镇为皇太子。是月，作《帝训》成。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壬辰，录囚。

夏四月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尚书、都御史、给事中会议以闻，勿讳。闰月壬寅，录囚。免山西旱灾税粮。甲辰，命有司振卹。庚戌，论弃交趾罪，王通等及布政使弋谦、中官山寿、马骥下狱论死，籍其家，镇远侯顾兴祖并下狱。五月壬子，李琦、罗汝敬还。黎利表陈嗣卒，子孙并绝，乞守国侯命。辛酉，录囚。己巳，复遣罗汝敬等谕黎利立陈氏后。辛未，赠交趾死事诸臣。壬申，免北京被灾夏税。六月丙戌，免陕西被灾夏税。丁未，都御史刘观巡视河道。

秋七月戊辰，录囚。八月辛卯，罢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丁未，帝自将巡边。九月辛亥，次石门驿。兀良哈寇会州，帝帅精卒三千人往击之。乙卯，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帝亲射其前锋，殪三人，两翼军并发，大破之。寇望见黄龙旗，下马罗拜请降，皆生缚之，斩渠酋。甲子，班师。癸酉，至自喜峰口。

冬十一月癸酉，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帝曰：“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十二月庚子，广西总兵官山云讨擒忻城蛮。

是年，占城、暹罗、爪哇、琉球、瓦剌、哈密、安南、曲先、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四年春正月，两京地震。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丑，南京献驢虞二，礼部请表贺，不许。三月甲戌，遣李琦再谕黎利访立陈氏后。

夏四月辛巳，山云讨平柳、浔蛮。戊子，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略漕运。五月壬子，录囚。六月甲午，罢文吏犯赃赎罪例。己亥，寇犯开平，镇抚张信等战死。庚子，薛禄督饷开平。

秋七月己未，幸文渊阁。八月己卯，起复杨溥。九月癸亥，释顾兴祖于狱。

冬十月庚辰，幸文渊阁。癸未，以天寒谕法司录囚。丙戌，制《猗兰操》赐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庚寅，张瑄、陈山罢。甲午，阅武于近郊。乙未，猎于峪口。戊戌，还宫。十一月癸卯，薛禄及恭顺侯吴克忠帅师巡宣府。十二月乙亥，京师地震。壬辰，罢中官松花江造船。

是年，爪哇、占城、琉球、榜葛刺、哈密、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大祀天地于南郊。戊辰，尚书夏原吉卒。二月壬辰，罢工部采木。癸巳，颁宽卹之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逋欠薪刍，招流民赐复一年，罢采卖，减官田旧科十之三，卹工匠，禁司仓官包纳，戒法司慎刑狱。乙未，奉皇太后谒陵。三月戊申，道见耕者，下马问农事，取耒三推，顾侍臣曰：“朕三推已不胜劳，况吾民终岁勤动乎。”命赐所过农民钞。己酉，还宫。辛亥，李琦还，黎利称陈氏无后，上表请封。丙辰，免山西去岁被灾田租。丁巳，赐林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薛禄帅师筑赤城、鹞鹑、云州、独石、团山城堡。五月癸卯，追夺赃吏诰敕，著为令。丙辰，修预备仓，出官钱收作籴备荒。癸亥，擢郎中况钟、御史何文渊九人为知府，赐敕遣之。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谕户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减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诗》示之。

秋七月癸亥，甄别守令。八月己巳朔，日食，阴雨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九月丙午，擢御史于谦、长史周忱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乙卯，巡近郊。己未，还宫。

冬十月乙亥，阿鲁台犯辽东，辽海卫指挥同知皇甫斌力战死。丙子，巡近郊。己卯，猎于盆道。丙戌，至洗马林，遍阅城堡兵备。壬辰，还宫。十二月癸巳，曲先叛番平。闰月己未，敕内外诸司，久淹狱囚者罪之。

是年，占城、琉球、爪哇、瓦刺、哈密、罕东、土鲁番、撒马儿罕、亦力把里入贡。

六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大雨雷电。二月丁酉，侍郎罗汝敬督陕西屯田。己亥，濬金龙口，引河达徐州以便漕。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为令。

夏四月己酉，侍郎柴车经理山西屯田。六月己亥，遣使诏黎利权署安南国事。

秋七月己巳，录囚。壬午，许朵颜三卫市易。

冬十月甲辰，陈怀平松潘蛮。十一月丙子，始命官军兑运民粮。乙酉，分遣御史往逮贪暴中官袁琦等。十二月乙未，袁琦等十一人弃市，榜其罪示天下。丁未，金幼孜卒。庚戌，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屯田水利。

是年，占城、琉球、瓦剌、哈密、苏门答剌、亦力把里入贡。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谕法司录囚。三月庚申，下诏行宽卹之政。辛酉，谕礼部曰：“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祖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夏四月辛丑，免山西逋赋。壬寅，募商中盐输粟入边。六月癸卯，录囚。癸丑，罢中官入番市马。是月，作《官箴》成，凡三十五篇，示百官。

秋八月乙未，敕京官三品以上举才行文学之士，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职者。九月庚午，诸将巡边。是秋，免两畿及嘉兴、湖州水灾税粮。

冬十一月辛酉，召督漕平江伯陈瑄、侍郎赵新等岁终至京议粮赋利弊。

是年，占城、琉球、哈密、哈烈、瓦剌、亦力把里入贡。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子，录囚，宥免五千余人。三月丙辰，赐曹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谕内外优卹军士，违者风宪官察奏罪之。是春，以两京、河南、山东、山西久旱，遣使振卹。

夏四月戊戌，诏蠲京省被灾逋租、杂课，免今年夏税，赐复一年。理冤狱，减殊死以下，赦军匠在逃者罪。有司各举贤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纠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五月丁巳，总兵官都督萧授讨平贵州乌罗蛮。丁卯，山云讨平宜山蛮。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辛丑，诏中外疏决罪囚。是夏，复振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湖广饥，免税粮。

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灾税粮。八月癸巳，汰京师冗官。闰月辛亥，西域贡麒麟。戊午，景星见。礼官请表贺，皆不许。九月乙酉，遣官录天下重囚。己亥，阿鲁台部咎卜寇凉州，总兵官刘广击斩之。

冬十二月乙亥，谕法司宥京官过犯。

是年，暹罗、占城、琉球、安南、满剌加、天方、苏门答刺、古里、柯枝、阿丹、锡兰山、佐法儿、甘巴里、加异勒、忽鲁谟斯、哈密、瓦剌、撒马儿罕、亦力把里入贡。

九年春正月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戌，振凤阳、淮安、扬州、徐州饥。乙卯，申两京、山东、山西、河南宽卹之令。三月戊寅，山云讨平思恩叛蛮。

夏四月己未，黎利死，子麟来告丧。命麟权署安南国事。戊辰，录囚。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督捕两畿、山东、山西、河南蝗。八月庚戌，振湖广饥。甲子，敕两京、湖广、江西、河南巡抚、巡按御史、三司官行视灾伤，蠲秋粮十之四。乙丑，罢工部采办。己巳，瓦剌脱欢攻杀阿鲁台，来告捷。九月癸未，自将巡边。乙酉，度居庸关。丙戌，猎于埜道。乙未，阿鲁台子阿卜只俺来归。丁酉，至洗马林，阅城堡兵备。乙亥，大猎。

冬十月丙午，还宫。丙辰，都督方政讨平松潘叛蛮。甲子，罢陕西市马。丁卯，两畿、浙江、湖广、江西饥，以应运南京及临清仓粟振济。十一月戊戌，停刑。庚子，免四川被灾税粮。十二月甲子，帝不豫，卫王瞻埏摄享太庙。

是年，暹罗、占城、琉球、苏门答刺、哈密、瓦剌入贡。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视朝，命群臣谒皇太子于文华殿。甲戌，大渐。罢采买、营造诸使。乙亥，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八。遗诏国家重务白皇太后。丁酉，上尊谥，庙号宣宗，葬景陵。

赞曰：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

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粹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译文】

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讳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母亲是诚孝昭皇后。在生宣宗前一天晚上，成祖梦见太祖给了他一块大玉圭说：“把它传给子孙，世世代代都繁荣昌盛。”宣宗生后满月了，成祖看见他说：“这孩子英气满面，符合我所梦见的。”等仁宗长大了，喜欢读书，见识和机智非同凡人。

永乐七年，跟着皇上到北京，让他观看了农具和农民的衣食，并作了《务本训》给了他。永乐八年，成祖征讨北面沙漠的民族，让他留守北京。九年十一月，立他为皇太孙，这时才刚行加冠礼。从这时起，成祖四处巡游和征讨都让他跟着。成祖曾经命学士胡广等人在军队中给皇太孙讲经论史。常常对仁宗说：“这孩子以后是个太平天子。”仁宗即位后，立宣宗为皇太子。

夏四月，因为南京数次发生地震，仁宗派他到那儿去居守。五月庚辰，仁宗身体不适，召宣宗回来。六月辛丑，宣宗回到良乡时，接受了遗诏，回到宫内为仁宗发丧。庚戌，即位做了皇帝。照例大赦天下，规定第二年为宣德元年。辛亥，命戍守边疆的将领严加防备。甲寅，催促在京外采办东西的中官回京，停止了所购买的东西。

秋七月乙亥，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胡氏为皇后。辛卯，镇远侯顾兴祖讨伐藤峡的蛮人，平定了他们。乙未，让法司谨慎刑狱。闰月戊申，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督马英、都指挥梁成率领军队戍守边疆。乙丑，杨溥进入文渊阁。八月戊辰，都指挥李英讨伐安定曲先叛乱的人，打败了他们，安定王桑儿加失夹到京谢罪。壬申，下诏京内外群臣推荐廉洁公正可以统治人民的人。癸未，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巡抚一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设置的。九月壬寅，在献陵安葬了昭皇帝。

冬十月戊寅，南京发生地震。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学

士、给事中审查囚犯。十一月戊戌，顾兴祖讨伐平定了思恩的蛮人。辛酉，薛禄为镇朔大将军巡视边疆。十二月甲申，顾兴祖讨伐平定了宜山的蛮人。

这一年，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瓜哇、乌斯藏、瓦剌、浡泥来进贡。

宣德元年春正月癸卯，祭祀太庙。丁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癸丑，赦免死罪以下的犯人给宣府运送粮食来自赎。己未，派遣黄宗载等十五个人清理军队。以后遣使，使之成为一项常令。二月戊辰，祭祀社稷。丁丑，行籍田礼。丙戌，拜谒长陵、献陵。丁亥，回到宫中。三月己亥，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讨伐黎利，在茶笼州被打败，乂安知府琴彭被杀。癸丑，行在礼部侍郎张瑛兼华盖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

四月乙丑，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统领军兵讨伐黎利，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陈智、方政被夺官，跟从立功免罚。五月甲午朔，审查了囚犯。丙申，下诏赦免了交趾，答应黎利自新。丙午，让郡县埋葬遗体。庚申，把薛禄召了回来。

秋七月癸巳，京师发生地震。乙未，免去了山东的夏税。己亥，告知六科，凡是中官传旨，必须重新审查后才可以做。壬子，停止了在湖广采伐木材。八月壬戌，汉王高煦反叛。丙寅，宽恕武将死罪以下的人，让他们官复原职。己巳，亲自征伐高煦，命令郑王瞻埈、襄王瞻埈留守京师，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率领前锋，大大赏赐五军将士。辛未，从京师出发。辛巳，到达乐安，皇上两次让人送去书信让他们投降，并且用箭射向城中告诫他们要知道利害。壬午，高煦出来投降。癸未，设乐安为武定州。乙酉，班师回朝。九月丙申，到了武定州，把高煦禁固在西内。戊戌，法司参奏高煦的同谋者，涉及晋王、赵王。宣宗下诏不要责问。

冬十月戊寅，释放了李时勉，复为侍读。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攻打黎利，战败，尚书陈洽死难。十二月辛丑，免掉六军所过地区的秋粮。辛未，审理囚犯，宽恕了三千多人。乙酉，征南将军总兵黔国公沐晟率领兴安伯徐亨、新宁的谭忠，征虏副将军安远侯柳升率领保定伯梁铭、都督崔聚，从云南、广西分路征讨黎利，兵部尚书李庆参赞军务。

这一年，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刺、满刺加、白葛达、散马儿罕、土鲁番、哈密、乌斯藏来进贡。

二年春正月庚子，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丁未，有司上书每年要查究囚犯的人数。皇上说百姓轻易犯法是因为教化未行，于是命令申明教化。二月癸亥，行在户部侍郎陈山被任命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乙丑，黎利攻打交趾城，王通打败了他。三月辛卯，赐马愉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申，黎利攻陷昌江，都指挥李任，指挥顾福、刘顺，知府刘子辅，中官冯智被杀。甲子，晋王济熿因为有罪，被废为庶人。己巳，王通答应和黎利讲和。五月癸巳，薛禄在开平督运粮饷。己亥，仁宗神主被送到太庙。丙午，审查囚犯。六月戊寅，审查囚犯。

秋七月己亥，黎利攻陷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却不去救援，被逮捕并治罪。庚子，审查囚犯。辛丑，命都督同知陈怀统率军马讨伐松潘的蛮人。丁未，薛禄在开平打败了敌人。八月甲子，黄淮致仕。免去两京、山西、河南受灾州县的税粮。九月壬辰，审查囚犯。乙未，柳升驻扎在倒马坡，遭到伏击而战死。这一天，保定伯梁铭病死。丙申，尚书李庆病死。军队大败，参将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李宗坊被杀。

冬十月戊寅，王通弃掉交趾，与黎利结盟。十一月乙酉，赦免黎利，派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立陈嵩为安南国王，把文武官吏全部召了回来。己亥，因为皇长子出生而大赦天下，免掉明年税粮的三分之一。十二月丁丑，救济陕西的饥荒，供给绢布十五万疋。

这一年，爪哇、占城、暹罗、琉球、瓦刺、哈密、亦力把里、撒马儿罕来进贡。

三年春正月甲午，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丙申，陈怀平定松潘蛮人。二月戊午，立皇长子祁镇为皇太子。这一月，作了帝训。三月癸未，废掉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壬辰，审查囚犯。

夏四月癸亥，命令凡是官民均可上书言事，尚书、都御史、给事中商议汇报给皇上，不用避讳。闰月壬寅，检审囚犯，免去山西旱灾地区的税粮。甲

辰，命有司去救济。庚戌，判决弃掉交趾城的罪状，王通等人以及布政使弋谦、中官山寿、马骐被下狱处死，抄没他们的家产，镇远侯顾兴祖一起被下狱。五月壬子，李琦、罗汝敬回来。黎利上表说陈曷已死，子孙也没有，他在等待命令。辛酉，审查囚犯。己巳，又派遣罗汝敬等人告知黎利立陈氏的后人。辛未，奖赠在交趾中死去的各位大臣。壬申，北京因灾被免夏税。六月丙戌，陕西因灾被免夏税。丁未，都御史刘观巡视河道。

秋七月戊辰，审查囚犯。八月辛卯，撤销北京行部按行后军都督府。丁未，皇上亲自巡视边疆。九月辛亥，驻扎在石门驿。兀良哈寇犯会州，皇上率领三千精兵攻打他。乙卯，出了喜峰口，在宽河攻击敌人。皇上亲手射击他们的前锋，射死三个人，两翼军共同出击，大败兀良哈。敌人看见黄龙旗，下马拜见请求投降，都被活捉，杀其首领。甲子，班师回朝。癸酉，到达喜峰口。

冬十一月癸酉，锦衣指挥钟法保请求在东莞采珍珠，皇上说：“这是想掠夺人民来寻求私利的”，把他下了狱。十二月庚子，广西总兵官山云讨伐擒获了忻城的蛮人。

这一年，占城、暹罗、爪哇、琉球、瓦剌、哈密、安南、曲先、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来进贡。

四年春正月，两京发生地震。己未，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己丑，南京进献两个驺虞，礼部请求祝贺一番，皇上不答应。三月甲戌，派遣李琦再次告知黎利寻访陈氏后人。

夏四月辛巳，山云伐平柳、浔的蛮人。戊子，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掌管漕运。五月壬子，审查囚犯。六月甲午，撤销文吏犯赃赎罪的惯例。己亥，敌人侵犯开平，镇抚张信等人战死。庚子，薛禄在开平督运饷粮。

秋七月己未，皇上到文渊阁。八月己卯，重新任用杨溥。九月癸亥，把顾兴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冬十月庚辰，皇上到文渊阁。癸未，因天寒让法司审查囚犯。丙戌，作《猗兰操》赐给朝廷大臣，让他们知举荐贤才治国的道理。庚寅，免去张瑛、陈山的官。甲午，在近郊检阅军队。乙未，在峪口打猎。戊戌，回到宫中，十

一月癸卯，薛禄和恭顺侯吴克忠率领军队巡抚宣府。十二月乙亥，京师发生地震。壬辰，停止中官在松花江造船。

这一年，爪哇、占城、琉球、榜葛刺、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进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戊辰，尚书夏原吉去世。二月壬辰，让工部停止伐木。癸巳，颁布宽卹的命令：视察灾情，放宽马政，免逋欠薪赋，招聚流离的人赐租一年，宫中停止采买东西，削减官田旧科十分之三，体恤工匠，禁司仓包纳，告诫法司谨慎刑狱。乙未，奉皇太后拜谒陵墓。三月戊申，在路上看见耕田的人，皇上下马询问农事，拿着耒推了三下，对侍臣说：“我三推就不胜劳累了，何况我的人民终年都这样辛劳啊！”命令赐给这农民金钱。己酉，回到宫中。辛亥，李琦回来，黎利说陈氏没有后代，上表请封自己。丙辰，免去山西上一年受灾的田租。丁巳，赐林震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薛禄率领军队修筑赤城、鵬鹑、云州、独石、团山的城堡。五月癸卯，追夺赃吏被授的诰敕，使之成为常令。丙辰，修建了预备仓，出官钱收买粮食以备饥荒。癸亥，升郎中况钟、御史何文渊九人为知府，赐敕派遣他们。六月己卯，派官捕追京郊的蝗虫，告知户部说：“以前捕捉蝗虫造成的危害不比蝗灾差，应该知道这个缺点。”于是作《捕蝗诗》告知他们。

秋七月癸亥，分别守令。八月己巳朔，日食，因阴雨而不见，礼官上表请求祝贺，皇上不答应。九月丙午，升御史于谦、长史周忱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乙卯，巡视近郊。己未，回到宫中。

冬十月乙亥，阿鲁台侵犯辽东，辽海卫指挥同知皇甫斌全力出战而死。丙子，皇上巡视近郊。己卯，在盆道打猎。丙戌，到了洗马林，把城堡中的兵备观察了一遍。壬辰，回到宫中。十二月癸巳，曲先反叛的少数民族被平定。闰月己未，命令内外诸司，长久停留狱囚的人被定罪。

这一年，占城、琉球、爪哇、瓦刺、哈密、罕东、土鲁番、撒马儿罕、亦力把里来进贡。

六年春正月丁丑，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庚辰，天降大雨，伴有雷电。二月丁酉，侍郎罗汝敬在陕西督查屯田，己亥，疏通金龙口，把黄河水引到徐州以利于漕运。三月乙亥，命吏部考核外官，从布政、按察两司开始，使成为常令。

夏四月己酉，侍郎柴车在山西掌管屯田。六月己亥，派遣使者下诏黎利行使安南国的权力。

秋七月己巳，审查囚犯。壬午，答应朵颜三卫同汉地开市互易。

冬十月甲辰，陈怀平定松潘。十一月丙子，开始命令官军兑运民粮。乙酉，分别派遣御史逮捕贪污暴虐的中官袁琦等人。十二月乙未，袁琦等十一人在闹市被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在街头，张榜公布他们的罪行。丁未，金幼孜去世。庚戌，派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进行屯田，兴修水利。

这一年，占城、琉球、瓦剌、哈密、苏门答刺、亦力把里来进贡。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有日食，不让朝贺。癸酉，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甲午，以春和告知法司检审囚犯。三月庚申，下诏行使宽厚抚恤的政策。辛酉，对礼部说：“我因为官田的赋税沉重，减去十分之三。我听说以前减租的命令下来后，户部都不执行，甚者竟告诫约束有司，不能以诏书为借口减免。这是废止诏令，使恩泽不能下到底层。从现在起是令在必行，不能再有所阻拦。”

四月辛丑。免山西拖欠的赋税。壬寅，募集商人运粮到边境地区换取盐引。六月癸卯，审查囚犯。癸丑，停止中官到番市处买马。这一月，写成《官箴》，共三十五篇，告知百官。

秋八月乙未，下令京官三品以上举才行文学之士、吏部、都察院罢免不称职的。九月庚午，各位将领巡视边境。这个秋天，免去两畿、嘉兴、湖州因水灾应交的税粮。

冬十一月辛酉，召集督漕平江伯陈瑄、侍郎赵新等人年底到京师商议粮赋的利弊。

这一年，占城、琉球、哈密、哈烈、瓦剌、亦力把里来进贡。

八年春正月丁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壬子，审查囚犯，宽恕了

五千多人。三月丙辰，赐曹鼐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告知宫廷内外要好好抚恤军兵，违反者要风宪官查明后给以定罪。这年春天，因为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长期干旱，派遣使者去救灾。

夏四月戊戌，下诏京省因受灾而欠租、杂课的，免去今年的夏税，二年后上交。审理冤案，减免死刑以下的人，赦免在逃军匠的罪。有司各举荐了贤良方正的一个人。让御史、按察史查询贪官酷吏和被派出使却故意生事端的人。五月丁巳，总兵官都督萧授讨伐平定了贵州的乌罗蛮。丁卯，山云讨伐平定了宜山蛮。六月乙酉，请求下雨而不得，作了《悯旱诗》让群臣看。辛丑，下诏官员上疏断决罪囚。这年夏天，又救济了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湖南的饥荒，免去他们的税粮。

秋七月壬申，江西因水灾免去了他们的税粮。八月癸巳，淘汰了京师中多余的官员。闰月辛亥，西域进贡麒麟。戊午，景星出现，礼官请求祝贺，都没答应。九月乙酉，派遣官吏审查天下的重罪之人。己亥，阿鲁台的部属咎卜侵扰凉州，总兵官刘广击败并斩了他。

冬十二月乙亥，让法司宽恕了京官中犯法的人。

这一年，暹罗、占城、琉球、安南、满刺加、天方、苏门答刺、古里、柯枝、阿丹、锡兰山、佐法儿、甘巴里、加异勒、忽鲁漠斯、哈密、瓦刺、撒马儿罕、亦力把里来进贡。

九年春正月辛卯，在南郊隆重祭祀天地。二月庚戌，救济凤阳、淮安、扬州、徐州的饥荒。乙卯，申明两京、山东、山西、河南宽仁抚恤的命令。三月戊寅，山云讨伐平定了思恩的叛乱。

夏四月己未，黎利去世，他儿子黎麟来报丧，命令黎麟掌管安南国的事情。戊辰，审查囚犯。五月壬午，命令埋葬抛于荒野的尸体。

秋七月甲申，派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室督捕两畿、山东、山西、河南的蝗虫。八月庚戌，救济湖广的饥荒。甲子，命令两京、湖广、江西、河南巡抚、巡按御史、三司视察灾情，减免秋粮十分之四。乙丑，让工部停止采办东西。己巳，瓦刺脱欢攻打并杀了阿鲁台，来报捷。九月癸未，亲自巡视边境。乙酉，过居庸关。丙戌，在盆道打猎。乙未，阿鲁台的儿子阿卜只

俺来归顺。丁酉，到了洗马林，检阅城堡的军事装备。己亥，大肆捕猎。

冬十月丙午，回到宫中。丙辰，都督方政讨伐平定了松潘的蛮子叛乱。甲子，停止陕西买马。丁卯，两畿、浙江、湖广、江西发生饥荒，把南京和临清仓库中的粮食运来救灾。十一月戊戌，停刑。庚子，免去四川受灾地区的税粮。十二月甲子，皇上身体不适，卫王瞻埈代为主持祭祀太庙。

这一年，暹罗、占城、琉球、苏门答刺、哈密、瓦刺来进贡。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没有上朝，命令群臣在文华殿拜见皇太子。甲戌，病情加重，停止采买、营造各个使者的活动。乙亥，在乾清宫去世，享年三十八岁。遗诏国家大事要禀报皇太后。丁酉，上尊谥号，庙号为宣宗，葬在景陵。

赞曰：仁宗为太子，在太祖前失宠，他的地位转危为安，全仗太孙的力量。宣宗即位后，官吏称职，政得其平，纲纪整齐严明，仓粮充满，百姓安居乐业，每年不受灾害。从明朝兴盛到现在共六十年，人民生活逐渐舒适，欣欣然有太平的样子。至于强藩突然叛乱，马上就被平定，扫除边境的危险，使敌人感到惧怕，皇上的雄才大略，几乎能够和祖先的足迹行事相提并论了。

161

杨爵传

——《明史》卷二百九〇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靡不有初。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杨爵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5页）

【解析】

杨爵为明代著名的谏臣之一，字伯珍，富平人。少年时即因为兄长鸣冤而获“奇士”之称。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后授官行人司行人，不久就上了一道奏章称：“臣奉使湖广，眼见百姓满脸饥色，提筐操刀，割取饿死路边的死尸以食。”情形极惨，也很危险！好在世宗当时还有点虚心纳谏的精神，对杨爵的行为还表扬一番，过了一段时间，更提拔他做监察御史的工作。此后一段时间，杨爵因母亲有病及死后守孝辞官归里家居。毛泽东批注的这个奏议是杨爵起复御史后所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奏议，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中种种弊端：奔竞成俗，贿赂公行，人心失乱；频年灾沴而工程不断，人民饥饿难生；皇上疏于朝政，臣工日益怠惰，中外涣散；妖盗繁兴，诛之不息；言路不通等，并为因劝谏明世宗而被杖毙的太仆寺卿杨最、被罢官的赞善罗洪先等人鸣冤。明世宗读罢杨爵的奏章大怒，立即下令锦衣卫将他下诏狱进行刑讯，被打得“血肉狼籍”，昏死一夜后始醒。锦衣卫奏请送法司拟罪，世宗

不同意，让严加看管。狱卒摸不清世宗的意图，不准家人给杨爵送饭食，因而几乎死去。不久，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也因救助杨爵而先后被杖死狱中，“自此无敢救者”。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八月，明世宗因“有神降于乩”，才将杨爵及后来也因亲事获罪之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释放。但还没有过去一个月，尚书熊浹极言乩仙之妄，再致世宗恼怒，又令东厂特务追捕他们三人，直到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世宗于露台祷告时“感于神应”，才最终将杨爵等三人释放。至此，杨爵也系狱七年。二年后病死家中。明穆宗隆庆初年赠光禄卿，荫一子。明神宗万历年间赐谥忠介。

“靡不有初”或即《诗经·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略写，意思是事情都有开头，但很少能到终了。毛泽东用“靡不有初”一典批注于此，说明历代封建帝王很少能始终如一、励精图治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反映了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所具有的辩证思想。

就明世宗来说，他也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自始至终就是昏庸的君主，他曾有过励精图治的时候。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代最荒淫的皇帝朱厚照死去，因为无子可以继承皇位，皇太后张氏和首席大学士杨廷和等协商决定，由宪宗之子兴献王朱祐杭的世子朱厚熜来继承帝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明世宗。继位初年的明世宗，在杨廷和等人的帮助下，确实有一番锐意求治的精神，“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其中包括：革除皇店，罢遣豹房僧番和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惩治作恶多端的江彬等人以平民愤，裁汰锦衣卫、内监局等处旗校工役十四万八千七百多人，减征漕粮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俸得官者；纵内苑禽兽，禁止天下进献；罢一切额外之征；罢除肆毒百姓、不恤封疆的“诸镇守内官”（监军太监等）；清理庄田，一切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的田地全归还原主；注意救荒，开放言路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可惜的是，它们没有被长期执行下去，而是很快就被一一丢掉了。随着对善政的抛弃，明世宗的政治也一天天腐败起来。他热衷于“议大礼”、改祀典，尊崇本生父母，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迷信于方士巫术，妄想成仙长生，永享荣华富贵，结果耗费掉了大量

财物，荒废了不少政事，也同样影响了朝纲政纪（朝廷内外，多以此事获宠信和任用，如大学士夏言、严嵩等都以善写青词获用）；对臣下则察察为明，刚愎自用，爱好虚荣，果于刑戮，从而培植了阿谀奉承的歪风，败坏了吏治，等等。故《明史》在《世宗纪》赞语中，除极赞其即位初期的善政外，就是批评其选议大礼等：“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讐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原文】

杨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读书。家贫，燃薪代烛。耕陇上，辄挟册以诵。兄为吏，忤知县系狱。爵投牒直之，并系。会代者至，爵上书讼冤。代者称奇士，立释之，资以膏火。益奋于学，立意为奇节。从同郡韩邦奇游，遂以学行名。

登嘉靖八年进士，授行人。帝方崇饰礼文，爵因使王府还，上言：“臣奉使湖广，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于今，何补老羸饥寒之众。”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归养。母丧，庐墓，冬月笋生。推车粪田，妻馐于旁，见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阕，起故官。

帝经年不视朝。岁频旱，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昧略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谄谀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齟齬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既而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忧旱之心远近相同。此正撤乐减膳，忧惧不宁之时，而辅臣言等方以为符瑞，而称颂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国公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陛下宠之，使稔恶肆毒。群狡趋赴，善类退

处。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一也。

臣巡视南城，一月中冻饿死八十人。五城共计，未知有几。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须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属官增设至数十员，又遣官远修雷坛。以一方士之故，腹民膏血而不知恤，是岂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内盗窃发，加以频年灾沴，上下交空，尚可劳民糜费，结怨天下哉？此兴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敷陈复逆，未得一聆天语。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协恭图治之气象也。此朝讲不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三也。

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绂赏及方外。夫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今举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乱莫以加矣。陛下诚与公卿贤士日论治道，则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清禁，为圣躬累耶！臣闻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盗繁兴，诛之不息。风声所及，人起异议。貽四方之笑，对百世之讥，非细故也。此信用方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四也。

陛下临御之初，延访忠谋，虚怀纳谏。一时臣工言过激切，获罪多有。自此以来，臣下震于天威，怀危虑祸，未闻复有犯颜直谏以为沃心助者。往岁，太仆卿杨最言出而身殒，近日赞善罗洪先等皆以言罢斥。国体治道，所损甚多。臣非为最等惜也。古今有国家者，未有不以任谏而兴，拒谏而亡。忠荅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无由得闻。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五也。

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为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宗社幸甚。

先是，七年三月，灵宝县黄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等屡疏请贺，御史鄞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亏陛下德。今好谀喜事之臣张大文饰之，佞风一开，献媚者将接踵。愿罢祭告，止称贺，诏天下臣民

毋奏祥瑞，水旱蝗螭即时以闻。”帝大怒，下诏狱拷掠之，复杖于廷，谪韶州经历。而诸庆典亦止不行。

及帝中年，益恶言者，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拷掠，血肉狼籍，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许纳饮食。屡濒于死，处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蒲镡以救爵，先后箠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

逾年，工部员外郎刘魁，再逾年，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历五年不释。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狱。未逾月，尚书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国知释爵，诸妄言归过者纷至矣。”复令东厂追执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与共麦饭毕，即就道。尉曰：“盍处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妇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顾，左右观者为泣下。比三人至，复同系镇抚狱，桎梏加严，饮食屡绝，适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灾，帝祷于露台。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传诏急释之。

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鸟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卿，任一子。万历中，赐谥忠介。

爵之初入狱也，帝令东厂伺爵言动，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谴。其再至，治厂事太监徐府奏报。帝以密谕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后系七年，日与怡、魁切劘讲论，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说》、《中庸解》，则狱中作也。

【译文】

杨爵，字伯珍，陕西富平人。二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读书。家里很贫穷，以燃烧的柴薪代替蜡烛。到田间耕作的时候，他总是带着一本书来念诵。他的哥哥在县中为吏，因为得罪了知县被押在狱中。杨爵投状质正这件事，也一并被关押了起来。正赶上知县的代任者到了，杨爵又上书诉冤。代任者称赞他是一个奇士，立即把他释放了，并且资助他学习的基本费用。他更加发奋

学习了，并立志做一个有才能有节操的人。他跟随同郡的韩邦奇游学，于是就学识与品行而闻名。

他考中嘉靖八年（1529年）的进士后，被授与行人的职务。嘉靖皇帝当时正崇尚礼仪、文章的彩饰，杨爵乘着从王府出使归来，向皇上进言说：“臣奉命出使湖广，眼见百姓满脸肌色，提着筐子拿着刀，割取饿死路边的人的尸体上的肉充作食物。即令周公制作的礼仪，在今天全都恢复了，对这些衰老、瘦弱、饥饿、寒冷的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呢？”奏书呈上后，皇上表扬了他一番。一段时间以后，又擢升他为监察御史。他因为母亲年事已高，请求归家侍养母亲。母亲去世后，在墓边筑庐守孝，他的心里悲痛万分。守孝期间，他推着车子去田中施肥，妻子把饭送到他的身边，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就是御史大人。守孝期满后，他又起复了旧职。

嘉靖皇帝累年不上朝。年内经常发生旱灾，皇上却早晚都忙着建设斋醮，修立雷坛，并且屡次兴建工程。方士陶仲文以此加官宫保；而太仆卿杨最因劝谏世宗被杖死；翊国公郭勋还在承受着皇帝的宠幸，执掌着政权。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第一天，天上下了点小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人都作了颂文来称贺这件事。杨爵抚胸长叹，半夜里都睡不着觉。过了一个月，他就上书极力劝谏皇帝说：

“现在天下的总体形势，就像人衰老疲病到了极点。肚腹心脏、四肢百骸，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到侵害的。即便想拯救他，也没有措手的地方。况且现在奔走权势之风气成为了人们的习俗，贿赂公行，遇到灾殃变异却不知忧愁，不是什么祥瑞之事却要称贺，进别人的谗言，当面奉承人，这都流行为欺骗了，士风与人心已经颓变变坏到极点了。那些谏诤之臣以及能够辅佐国家的士人日益被疏远，而对于陛下从事快意放纵的活动没有敢提出异议的，这是天下的大忧患啊。去年从夏季进入秋季，天上老是挂着大太阳不下雨。京师周围千里的地区，已经没有秋天的禾苗存活了。又接着一个冬天没有下雪，新年第一天下了点小雪就停止了。百姓丧失了有收成的希望，忧虑旱情的心情远近都是一样的。这正是应当撤除音乐等享乐，减少饭食，忧愁恐惧，颇不安宁的时候，然而国家的辅佐大臣夏言等人却以此为祥瑞而称颂它。欺骗

上天，欺骗百姓，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翊国公郭勋这个人，国内外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奸贼、蛀虫式的人物，而陛下您却宠爱他，纵使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做恶。那些狡诈的人们都在争着趋附权门，善良的人们却含恨而退。陛下任用奸人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导致天下危乱的第一个原因。

“臣到南城巡视，看到一个月中冻饿而死的有八十人。五城加起来计算，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工部的属官增设到几十人，又派遣官员远远地去修筑雷坛。因为一个方士的缘故，剥削民脂民膏却不知道体恤，这种事难道不可以停止了吗？况且现今北疆的贼寇猖獗，国内的盗贼暗暗地发作，又加上几年里频繁地发生灾荒，国家与人民的财力都很空虚，在这种情势下，还可以劳民伤财，结怨天下吗？陛下不停地兴建工程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导致天下危乱的第二个原因。

“陛下即位后的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曾经把《敬一箴》颁布给天下人看。然而数年以来，陛下上朝的机会都减少了，经筵讲席也长久地不去参加。大小臣僚上朝参拜，陛下却辞谢不出，不能让臣子们一睹圣容。臣子们想向陛下陈述有关事体却得不到接见，不能够亲耳听到陛下您说的一句话。恐怕人心以此会日益怠慢懒惰，因内外拱卫朝廷的心思也日益涣散，这不是往古兴盛时的君臣那种兢兢业业、同心协作以求得天下太平的气象啊。陛下的不上朝、不去参加经筵讲席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导致天下危乱的第三个原因。

“方士们的左道邪术迷惑民众，凡是圣主都要把他们诛杀掉。现在操着不同的语言、穿着特殊的衣服的不正之人列职于朝廷，并且把高贵的官职赏赐给这些方外之人。现在那些有着太保、太傅的职务的人整天在那里坐而论道，却把他们的实际权力给予了这些奇邪之徒。官员流品的淆乱已经是不能再厉害了。陛下果真能与公卿中的贤士们天天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么就会心正而身修，天地间的鬼神自然就没有不保佑陛下的，又哪里用得着这些荒诞虚妄的邪术，摆列于宫廷的禁地，使之成为陛下您身上的病累呢！臣听说凡是上边喜好的东西，下边喜好的程度就会更加厉害。近来有着妖术的盗贼频繁地发作，诛杀也诛杀不完。陛下崇信方术的风声所及之处，都会引起人们

一片不赞成的议论。象这样貽笑四方，自取百世后的人们的讥讽，实在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啊。陛下崇信任用方术之士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导致天下危乱的第四个原因。

“陛下即位后的初期，延请访求那些忠良的、有谋略的贤人，虚心地听纳他们的劝谏。因此一时间里有不少臣子因进言的过于激切而获罪。从那以后，臣下震怖于陛下的威严，心怀顾忌，恐怕惹出祸端，于是再没听说有敢犯颜直谏以诚心帮助陛下的人了。往年，太仆卿杨最因进言而身死；近日，赞善罗洪先等人也都因进言而遭罢斥。国家的政体，治理国家的道理，所损失的太多了。臣并不是为杨最等人的如此下场而感到怜惜。古今曾经拥有国家的，没有不是因为听纳劝谏而兴盛，因拒绝劝谏而灭亡的。忠良之士都闭紧嘴巴不再进言，那么谗言、奉承之言就会交相吹进陛下的耳朵，有关国家前途安危的言论就无从听到了。陛下阻塞臣下的进言之路是足以使民心失去而导致天下危乱的第五个原因。

“希望陛下顾念祖宗创业的艰难，想到今日守成的不易，把臣所奏呈的话阅览一遍，并且把它付诸实施，那么国家就太幸运了。”

在此之前的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河南灵宝县境内的一段黄河水变清了，嘉靖帝于是派遣使者去祭河神。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等人屡次上疏请求称贺这件事，浙江鄞县人、御史周相上疏说：“即使黄河水没有变清，也不足以使陛下之德有所亏损。现在喜好阿谀奉承、喜欢多事的大臣要写大块文章来夸饰这件事，恐怕这种不良风气一开，献媚的人将要接踵而进。希望罢免这次祭告河神的活动，停止称贺这件事，并诏告天下臣民不要再上奏什么祥瑞之事，地方发生了水灾、旱灾、蝗灾要立即报上来。”嘉靖帝看后大怒，下令把周相投入诏狱拷打他，又在朝廷上杖打他，最后把他贬到广东韶州做经历。然而各种庆典活动也停止了，没有实行。

等到嘉靖帝到了中年，更加讨厌进言的人，国内外的人都互相告诫不要去触犯他的忌讳。杨爵上疏诋毁符瑞之事，而且言辞过于激切。嘉靖帝因而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把他投入诏狱拷打，把他打得血肉狼籍，并且动用了各种酷刑，致使他昏死一夜后才苏醒过来。锦衣卫奏请把他送往法司定罪，嘉

靖帝不允许，命令把他严加看管起来。狱卒们因为摸不清皇上的意图，不准杨爵的家人给他送饭。他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但他仍处之泰然。不久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因为救助杨爵的缘故，先后被杖死狱中，从此没有敢再去救助他的人。

过了一年，工部员外郎刘魁，又过了一年，给事中周怡，都因为进言而同被收捕，过了五年还没把他们释放。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八月，在扶乩的时候有神降临了。嘉靖帝为神言所感动，下令立即把杨爵、刘魁、周怡三人从狱中放了出来。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尚书熊浹上疏说乩仙的话是虚妄不实的。嘉靖帝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释放杨爵后，那些乱说话把过错归于别人的就会纷纷而至了。”于是又命令东厂特务追捕杨爵等三人。杨爵被释归家后刚刚十天，追捕他的校尉就到了。杨爵与校尉们吃完麦饭，就要上路。校尉说：“为什么不把家中的有关事情安排一下呢？”杨爵立即站到前面呼唤他的妻子说：“朝廷逮捕我，我要走了。”竟随校尉头也不回地走了。周围观看的人都被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等到杨爵等三人都被抓来了，又一同被关押在镇抚的狱中。给他们所施的刑罚更加严酷了，饮食也多次断绝，幸亏有天助使他们得以不死。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宫中大高玄殿发生了火灾，嘉靖帝于是在露台祈祷消灾。因听见火光中有呼杨爵等三人是忠臣的，于是传诏立即把三人给释放了。

杨爵在家里住了二年，一天早上起床，看见有大鸟聚集在屋舍上。杨爵说：“当年伯起死时的祥瑞又到了。”果然三天后他就去世了。穆宗隆庆初年，朝廷追复了他的官职，并赠与光禄卿之职，荫庇一个儿子。神宗万历年间，朝廷赐与他“忠介”的谥号。

杨爵初次入狱的时候，嘉靖帝命令东厂特务窥察杨爵的言语举动，每五天上奏一次。校尉周宣因稍稍偏袒了杨爵，受到了皇帝的斥责。杨爵再次入狱后，治管东厂事务的太监徐府负责奏报杨爵的言语举动。嘉靖帝因为这种秘密的奏报不应当公开宣告出来，所以徐府也被处以重罪。杨爵先后被关押了七年，在这期间，他天天与周怡、刘魁切磋讲论学问，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他的著作《周易辩说》、《中庸解》，就都是在狱中写成的。

162

沈炼传

——《明史》卷二百九〇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今有新保安，此是旧保安，在张家口、怀来县之间。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沈炼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6页）

【解析】

沈炼也是明代中期有名的谏臣。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溧阳知县、荏平令、清丰县令、锦衣卫经历等小官。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狂放不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兵攻至京师城下，要求明廷增加其贸易，语言甚为嚣张，世宗让廷臣拿个主意，而朝臣多同意满足俺答的要求，独沈炼支持司业赵贞吉去拒绝贡市贸易的主张。随后俺答兵自动撤离，此议亦罢。不久，沈炼愤于严嵩用事，贿赂公行，边备废弛的现实，特列十大事弹劾大学士严嵩：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受诸王馈赠，阴与诸王相勾结；揽吏部选官之权，俾官方大坏；索要抚按贡献，致闾阎之财日削；阴制谏官，致不敢直言；妒贤嫉能；纵子受财，敛怨天下；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烦扰驿站；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不能协助君王谋事；要求将严嵩罢斥。世宗又“大怒，棒之数十”，并贬其到保安地方种地。

明代保安即保安州，元代属上都路顺宁府，洪武初年曾被撤消建置，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置保安卫，十三年复置保安州，沿至明末，辖属京师。辖区东至东八里堡、良田屯堡、麻谷口堡，西至宁川、桑干河，治所东南距京师三百里。可见毛泽东所说在张家口、怀来之间是准确的，由此也可见毛泽东读史书是很认真的，就连新、旧保安之间的不同也注意到了，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说沈炼到保安后没有住处，某商人感其大义，特腾出自己的房屋让其居住；当地长老也不断送来柴米供其生活，又派来了子弟随其学习，而沈炼则“日相与晋（严）嵩父子为常”。当时，严嵩党徒杨顺为宣大总督杀良民冒功，沈炼致书谴责其行为，杨顺盛怒之下向严世蕃诬告沈炼结死士习剑射，谋为不轨。严世蕃便令其党、新任巡按御史路楷和杨顺一起处理此事，两人便利用蔚州人阎浩等传播白莲教被捕的机会，把沈炼的名字牵连其中，假称沈炼是阎浩等人的老师，结果沈炼被杀于宣府城中，儿子沈襄也被发配到极边地方。事后，杨顺获荫一子为锦衣千户的奖励，而杨顺认为严氏父子给他的赏赐不厚是因为他做的还不够绝，就把沈炼的其他二个儿子沈宪、沈襄杖杀了，同时传檄再逮沈襄，多亏杨顺二人不久因故被逮，沈襄才躲过此次劫难。隆庆初年，诏令褒奖言事获罪诸臣，沈炼获赠光禄少卿，天启初年谥“忠愍”。

【原文】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用伉偕，忤御史，调荏平。父忧去，补清丰，入为锦衣卫经历。

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疎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旁若无人。锦衣帅陆炳善遇之。炳与严嵩父子交至深，以故炼亦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不敢较。

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谌曰：“若何官？”炼曰：“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炼愤国无人，致寇猖狂，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十余万人，击其情归，可大

得志。帝弗省。

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挈金贿嵩，贿日以重。炼时时撻腕。一日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半及嵩，因慷慨骂詈，流涕交颐。遂上疏言：“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于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谰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曰‘由我赏之’；罚一人，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貽君父忧，十也。”因并论邦谰谄谀黜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榜之数十，谪佃保安。

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长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学。炼语以忠义大节，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恶，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蹕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语稍稍闻京师，嵩大恨，思有以报炼。

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炼貽书诤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惧罪，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炼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炼结死士击剑习射，意叵测。世蕃以属巡按御史李凤毛。凤毛谬谢曰：“有之，已阴散其党矣。”既而代凤毛者路楷，亦嵩党也。世蕃属与顺合图之，许厚报。两人日夜谋所以中炼者。会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官军捕获之，词所连及甚众。顺喜，谓楷曰：

“是足以报严公子矣。”甯炼名其中，诬浩等帅事炼，听其指挥，具狱上。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论适长兵部，竟覆如其奏。斩炼宣府市，戍于襄极边。予顺一子锦衣千户，楷待銓五品卿寺。时三十六年九月也。顺曰：“严公薄我赏，意岂未愜乎？”取炼子袞、襄，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讯方急，会顺、楷以他事逮，乃免。

后嵩败，世蕃坐诛。临刑时，炼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炼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隆庆初，诏褒言事者。赠炼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书，言顺、楷杀人媚奸状。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亦相继论之。遂下顺、楷吏，论死。天启初，谥忠愍。

【译文】

沈炼，字纯甫，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中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被授与溧阳知县的职务。因为行为亢直倨傲，触犯了御史，被调往茌平。因父亲去世离职，守孝期满后补到清丰任知县，后来入朝做了锦衣卫经历。

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但行为很是疏纵狂放。每次饮酒他总是叉开两腿在座上大笑，旁若无人。锦衣卫帅陆炳对他很好。陆炳与严嵩父子的交情最深，因此沈炼也经常陪同严世蕃一起饮酒。严世蕃经常用酒虐待在座客人，沈炼心里感到很不平，所以总是跟严世蕃对着干，严世蕃对他也有所忌惮，并不跟他计较。

这时正赶上俺答侵犯京师，致书明朝廷，让朝廷给它进贡，书信中有许多辱谩朝廷的话。于是让廷臣讨论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司业赵贞吉请求朝廷不要应许俺答的无理要求。廷臣里没有一个敢赞同赵贞吉的，唯独沈炼赞同他。吏部尚书夏邦谩问沈炼道：“你做什么官？”沈炼回答说：“我是锦衣卫经历沈炼。大臣不敢说话，所以小吏我就说了。”于是结束了这次廷议。沈炼愤恨国中无人，导致俺答猖獗，于是上疏请求朝廷用一万骑兵护卫先祖陵墓，用一万骑兵护卫通州的军事储备，而集中勤王的军队十多万人，在俺答军队疲

倦地回军时发动进攻，一定可以取得大的胜利。可是嘉靖帝并不省悟。

严嵩受到嘉靖帝的宠爱，执掌大权，边疆大臣都争着给他行贿。等到他们失误了战事，害怕被治罪，给严嵩行贿就更加厉害。沈炼为此时时地扼腕叹息。一天，沈炼陪同尚宝丞张逊业饮酒，饮酒过程中一半言及严嵩，情绪激昂地咒骂他，哭得眼泪淌满了自己的脸。于是上疏说：“去年俺答来犯，陛下就应大扬神威，乘时北伐，这是文武群臣所愿意同心协力去完成的事啊。然而要想取得胜利一定先计划好，而要计划好就一定要替天下人除掉那些奸邪小人，只有这样，外寇才可以被平定。现在大学士严嵩，其贪婪之性已经是病入膏肓，愚蠢卑鄙之心比铁石还硬。当这种因外寇入侵导致陛下忧虑从而臣子感到耻辱的非常时期，没听说他严嵩延请、拜访贤能之人，向他们谘询有关方略，只听说他与儿子严世蕃为自己图谋利益。对于忠义之人的好的计谋，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实行，对于阿谀奉承的人他总是想办法给引荐上去。他收取贿赂，卖官鬻爵，市恩结客。朝廷赏赐了一个人，他就说：‘这是我叫赏的’；惩罚了一个人，他就说：‘这是我叫罚的’。人们都在关注严氏父子的好恶，却不知道朝廷的恩威，这种情况，简直不忍说！姑且把他的大罪列举出来说说吧。收取边疆将帅的贿赂，导致边疆发生危机，这是第一条。接受诸王的赠礼，每当有事就暗暗地替诸王遮盖，这是第二条。他包揽了吏部大权，即便是州县的小吏也要给他送礼才能当上，致使官场风气大坏，这是第三条。他索要巡抚巡按的岁例，致使有关部门递相承奉他，导致百姓的财产日益减少，这是第四条。他暗暗地钳制谏官，使他们不敢直言，这是第五条。他妒贤嫉能，一旦违反他的心意，一定把人致于死地，这是第六条。他纵使儿子收受贿赂，结怨于天下，这是第七条。他把收受的财物运回自己家里，每月中没有空闲的日子，致使道路上的驿站备受骚扰，这是第八条。他久居政府，擅权害政，这是第九条。他不能帮同谋划北伐大计，给陛下带来忧患，这是第十条。”并且把夏邦谲谄媚严嵩及贪财的事也一同上奏了。请求朝廷把他们全部罢斥以替天下人谢罪。嘉靖帝览疏后大怒，打了他几十板，把他贬到保安去种地。

到达保安后，却没有房子住。有一个商人打听到他得罪的原因后，把他

请到自己家里住下了。里中长老也每天给他送来柴米，让他们的子弟来跟着他学习。沈炼把忠义大节讲给他们听，他们都非常高兴。塞外的人向来比较正直纯朴，又都熟知严嵩的恶迹，都争着咒骂严嵩来让沈炼高兴。沈炼大喜，每天跟他们一起咒骂严嵩，竟习以为常了。并且他还扎缚了几个草人，做成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样子，喝醉了就聚集子弟们用箭攒射这些奸臣模样的草人。有时还骑马到居庸关口，面向南方，用手指着大骂严嵩，并且痛哭一场后，才回去。咒骂严嵩的这些话渐渐地传到了京师，严嵩非常恼怒，于是寻思报复沈炼的办法。

当初的时候，许论曾经总督宣州、大州，经常杀死善良百姓冒充功劳，沈炼于是写信谴责他。后来严嵩的党徒杨顺做总督的时候，正赶上俺答入侵，攻破了应州四十多座堡垒，他害怕以此得罪，就想进上首功以求自我解脱，于是纵使官吏士兵掩杀躲避兵祸的人，杀的人比许论还要多。沈炼在书信里更加严厉地谴责了他。沈炼又写了文章来祭奠死难的人，言词多有讥讽杨顺的地方。杨顺大怒，派遣心腹告诉严世蕃说沈炼结纳死士练习武艺，居心叵测，严世蕃把此事托付给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查办。李凤毛谬谢说：“事情确实存在过，但他已悄悄把党徒遣散掉了。”不久路楷代替了李凤毛来查办此事，路楷也是严嵩一党。严世蕃嘱咐路楷与杨顺合力图谋这件事，并应许事成后给两人以厚报。两人日夜谋划中伤沈炼的办法。正赶上蔚州“妖人”阎浩等人以白莲教蛊惑百姓，他经常出入于漠北，以泄露边疆机密成为朝廷的祸患。官兵逮捕了他，他的供词里牵连了很多。杨顺大喜，对路楷说：“利用这件事就足以回报严公子的嘱托了。”于是把沈炼的名字窜写进阎浩的供状里，诬陷阎浩等人以沈炼为师，听从沈炼的指挥，把案件定好后就上奏了。严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许论这时正好执掌兵部，竟批准了杨、路的奏报。于是沈炼在宣府街市被斩首了，他的儿子沈襄被发配到极远的地方戍边去了。严嵩给了杨顺的一个儿子锦衣卫千户的官职，路楷于五品卿寺待铨。这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九月的事。杨顺说：“严公给我的赏赐很微薄，莫非是他的心意还不够畅快吗？”于是又逮捕了沈炼的儿子沈襄、沈襄，把他们杖杀了，又传达公文要求逮捕沈襄。沈襄被抓，正危急的时候，正赶上杨顺、路楷因违犯

其他的事情被逮捕了，沈襄才免于死。

后来严嵩事败了，严世蕃也被诛杀了。严世蕃在临刑的时候，沈炼在保安所教子弟现正在太学的，把沈炼的姓名、官爵署在了一条帛上，把它挑到街市上，眼看着把严世蕃的头砍下来后，大叫道：“沈公可以瞑目了！”于是大哭一场后，离去了。

穆宗隆庆初年，诏令褒奖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于是追赠沈炼为光禄少卿，让他的一個儿子做官。沈襄于是上书说明了杨顺、路楷杀人以媚顺奸贼的往事。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也相继弹劾了他们。于是把杨顺、路楷交给法吏查办，结果两人被判处了死刑。熹宗天启初年，赠给沈炼“忠愍”的谥号。

163

赵彦传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白莲教史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史·赵彦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6页）

【解析】

白莲教又名白莲社、白莲会，源自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始创于南宋时期，到元代逐渐流行，曾一度受到政府的保护，其首领得出入宫廷，教徒也可以公开信教。后来，在流传过程中，该教又吸收了明教和弥勒教的若干成分，由宣扬“弥勒出世”，进而宣扬“明王出世”，“弥勒佛将下生”等信条，相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而贫苦农民接受此教义时又往往赋予它更多的革命内容，加之该教常采取“烧香聚众”、“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因而到元代中后期，该教遂成为起义者组织群众的工具，以“明王出世”等相号召，不断发动起义。如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县有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煽动起义；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信阳有棒胡利用白莲教起义事件。也因为于此，元政府亦通令加以禁止。但是，由于元代后期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白莲教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并形成南北两大系统：著名的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为北系首领；蕲黄地区红巾军领

袖彭莹玉、徐寿辉等为南系首领，郭子兴红巾军及其朱元璋势力无不隶属白莲教系统，因而可以说，白莲教是摧毁元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深知白莲教等在发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巨大力量，特在《大明律》中设《禁师巫邪术》条禁止民间传习白莲教等所谓“邪术”：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象，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明代并没有能将其禁绝。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就发生过田九成利用白莲教起义的事件。类似的还有永乐十六年刘化在河北、山西发动的起义，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在山东益都地区发动的起义，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河南发生的赵景隆起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四川发生的蔡伯贯起义等，可谓连续不断，禁而不绝。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白莲教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更多的支派或一派多名，而白莲教的本名则往往弃而不用。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文字，讲的是白莲教分支闻香教的发展历史。

闻香教亦称大乘教请教门，为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人王森在万历初年于滦州石佛庄所创，教徒分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是明末白莲教各分支中最有影响的教门之一。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森被捕并被判为死刑，后在教徒的营救下获释，并来到京师传教。万历四十二年再次被捕，万历四十七年死于狱中。王森的儿子王好贤和王森的徒弟钜野人徐鸿儒、武邑人于弘志则继续传教，发展党徒，并于天启二年（1622）发动武装起义，仍用红巾为识，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年号大成（乘）兴胜，设丞相、总督、总兵等官职。分十余部，每部万余人，先后攻占郛城、邹县、滕、峄、钜野等县，一度切断明朝从江南到北京的漕粮运道，并得到四川白莲教徒的响应，给明朝以很大震动。后以力量分散被明军分别镇压，于弘志、王好贤、徐鸿儒也先后战败牺牲。但王氏子孙继续传教事业，前后十多代共二百多年。清代嘉庆年间在江南组织起义的方荣升，也是王氏的再传弟子。该派教徒信奉无生老母，宣称弥勒佛出世，世界可大变。在清代，该

派还曾提出反清复明主张，如其经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就有“清朝已尽”、“胡人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语。清代的八卦教（又名白阳教、天理教、荣华会，曾有林清、李义成起义）也与王氏教派有师承关系。

【原文】

赵彦，庸施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屡迁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辽阳既失，彦请增兵戍诸岛，特设大将登州。登、莱设镇，自此始。天启二年，广宁复失。彦以山东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诏多允行。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郛城，俄陷邹、滕、峯，众至数万。

时承平久，郡县无守备，山东故不置重兵。彦任都司杨国栋、廖栋，而檄所部练民兵，增诸要地守卒。请留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以备征调。荐起故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讨贼。贼乘肇基未至，袭兖州，为滋阳知县杨炳所却。栋等击败贼，复郛城。其别部犯钜野，知县赵延庆固守不下。国栋兵至，败之，又败其犯兖州者。遂偕栋等合攻邹县。兵溃，游击张榜战死，贼遂围曲阜、郛城。旋败去，遂复峯县。

七月，彦视师兖州。甫出城，遇贼万余，彦绌入城。肇基急迎战，而令国栋及栋夹击，大败之横河。时贼精锐聚邹、滕中道，彦欲攻邹、滕。副使徐从治曰：“攻邹、滕难下，不如捣其中坚，两城可围也。”彦乃与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而以大军击贼精锐于黄阴、纪王城，大败贼，蹙而殪之峯山，遂

围邹。大小数十战，城未下，令天津僉事来斯行及国栋等乘间复滕县。国栋又大破贼沙河，乃筑长围以攻邹。鸿儒抗守三月，食尽，贼党尽出降。鸿儒单骑走，被擒。抚其众四万七千余人。彦乃纪绩，告庙献俘，磔鸿儒于市。鸿儒躏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至是始伏诛。

于弘志亦于是年六月据武邑白家屯，将取景州应鸿儒。斯行方赴援山东，还军讨之。弘志突围走，为诸生叶廷珍所获，凡举事七日而灭。好贤亦捕得伏诛。

彦已加兵部侍郎，论功，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赐子锦衣世僉事，费银币加等。奏请振济，且捐邹、滕赋三年，郛城、峰、滋阳、曲阜一年，钜野半之，皆报许。

三年八月召代董汉儒为兵部尚书，极陈边将克饷、役军、虚伍、占马诸弊，因条列综核事宜。帝称善，立下诸边举行。参将王樞行边，为哈剌慎部袭杀，彦请核实论罪，并敕诸边抚赏毋增故额。有传我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彦忧之，画上八事，帝皆采纳。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彦亦抗疏劾之，自是为忠贤所恶。贵州征苗兵屡败，彦列八策以献，诏颁示军中。

彦有筹略，晓畅兵事。然征妖贼时，诸将多杀良民冒功，而其子宫锦衣，颇招摇都市。给事御史交劾之。彦三疏乞罢，忠贤挟前憾，令乘传归，子削籍。初，妖贼兴，辽东经略王在晋遣兵助讨，彦叙功不及在晋，在晋憾之。至是为南京吏部，数诋彦。给事中袁玉佩遂劾彦冒功滥膺，且言京观不当筑。诏削其世荫，并京观毁之。寻追叙兵部时边功，即家进太子太傅。未几卒。

【译文】

赵彦，虢施（即肤施，今陕西延安）人。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先授行人（属行人司，掌传旨、册封等事）的官职，后屡次迁升做到山西左布政使。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东。辽阳失陷后，赵彦请求朝廷增兵以戍卫众海岛，在登州特设了大将。登州、莱州设置兵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又失陷了。赵彦因为山东是南北交通的咽喉，给朝廷进呈了八件事情，诏令大多允许实行了。

在这之前，蓟州人王森因自称得到了妖狐身上的异香，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他的徒众有大小传头以及会主等名号，其势力蔓延到京师一带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王森居住在滦州石佛庄，其徒党向他输送金钱，称作朝贡；用竹筹飞报机密事宜，一日能行几百里路。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司逮捕收押了王森，论罪应该判处死刑，因行贿得以被释放。王森于是进入京师，结纳外戚、宦官，照样传教。后来王森的徒弟李国用别立教派，用符咒召来鬼魂。两个教派之间互相仇视，其内情因此都暴露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又被有司逮捕。五年以后，王森死于狱中。王森的儿子王好贤以及钜野人徐鸿儒、武邑人于弘志等人继承了他的教派，徒众发展得更多了。至此，王好贤看见辽东全部失陷，四方奸民也想动乱，于是跟徐鸿儒等约定当年中秋节一起起兵。适逢其阴谋泄露，徐鸿儒于是先期造反，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当年为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作为标识。当年五月戊申日攻陷郛城，不久又攻陷邹县、滕县、峄县，兵力达到几万人。

当时国家承平日久，郡县都没有守备，山东本来就不设置重兵。赵彦任用都司杨国栋、廖栋，命令其所部训练民兵，增援各要地的守兵。赵彦又请求朝廷留驻南京的操班军以及广东的援辽军，以备征调时用。赵彦又推荐起用原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讨伐贼众。贼众乘着杨肇基还没到达，袭击兖州，被滋阳知县杨炳所击退。廖栋等人击败贼众，收复了郛城。徐鸿儒的别部进犯钜野，在知县赵延庆的固守下，没有被攻下。杨国栋兵到后打败了他们，又打败了那些进犯兖州的贼众。于是跟廖栋一起攻打邹县。官兵大败，游击张榜战死。贼众于是包围了曲阜、郯城，不久就败走了，官兵于是收复了峄县。

这年七月，赵彦到兖州视察军队。刚刚出城就遇上了一万多名贼人，赵彦赶忙进入城中。杨肇基急忙挥兵迎战，并命令杨国栋及廖栋夹击，大败贼众于横河。当时贼众的精锐部队都聚集在邹县到滕县的中路，赵彦想攻打邹县、滕县。其部下副使徐从治说：“邹滕两县难以攻下，不如攻打它的精锐，这样两城就都可以拿下了。”赵彦于是与杨肇基集合游兵牵制贼众于邹县城，而用大军在黄阴、纪王城攻击贼众的精锐部队，结果大败贼众，进而逼迫并

歼灭贼众于峰山，官兵于是包围了邹县城。大小经过了几十次战斗，城池还没有攻下。赵彦命令天津金事来斯行以及杨国栋等人乘着空隙去收复了滕县。杨国栋又于沙河大破贼众，于是筑成长围来攻打邹县城。徐鸿儒抵抗坚守了三个月，城中粮食食尽，贼党都出城投降。徐鸿儒单人匹马逃走，被擒获。此战共安抚徐鸿儒部众四万七千多人。赵彦于是记载下众将士的功绩，祭告太庙，献上俘虏，在街市上磔杀了徐鸿儒。徐鸿儒蹂躏山东达二十年之久，其徒党不下二百万人，至此才被俘获杀掉。

于弘志也于当年六月占据了武邑白家屯，他将要攻取景州以响应徐鸿儒。来斯行当时正在赶赴山东增援，他回军后讨伐于弘志。于弘志突围而逃，被诸生叶廷珍所俘获。于弘志起兵才七天就被消灭了。王好贤也被捕获后杀掉了。

赵彦已经加官至兵部侍郎，又因功进升至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之职，荫庇儿子做了锦衣卫金事的官，并被赏赐加倍的银币。赵彦上奏呈请求朝廷赈济战区，并且免收邹县、滕县的田赋三年，郛城、峰县、滋阳、曲阜的一年，鉅野的半年。报上去后都被朝廷批准了。

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诏令赵彦代替董汉儒为兵部尚书。赵彦上表极力陈述守边将军克扣军饷、役使兵士、虚报部伍名额、私占马匹等众多弊政，并详细列出综合核查等事宜。皇上认为很好，立即下令各边地如法执行。参将王楹巡行边庭，被哈刺慎部的人袭击杀掉了，赵彦请求查清事实后判罪，并且申令各边地安抚赏赐时不要在原来的数额上有所增加。这时有传说我朝大清兵想进入喜峰口的，赵彦为此感到担忧，他为皇上筹画了八件事情，都得到了皇上的褒奖、接纳。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款，赵彦也上疏弹劾了魏忠贤，自此他就被魏忠贤所厌恶。官兵往贵州征讨苗兵，屡次失败，赵彦列出八条策略进献上去，诏令颁布到军中去。

赵彦富有谋略，晓畅军事。然而在征讨闻香教妖贼时，部下众将多有杀死良民冒充功劳的，并且他的儿子任官锦衣卫，经常在都市里招摇滋事，所以给事和御史都交相弹劾他。赵彦多次上疏乞求罢归。魏忠贤因怀前恨，令他乘传车回老家，他的儿子也被剥夺了官籍。当初闻香教妖贼兴起的时候，辽

东经略王在晋曾派兵帮助征讨，可赵彦在向朝廷报功的时候没有言及王在晋之功，王在晋对此非常怨恨。到这时候王在晋已经做上了南京吏部尚书，他也数次诋毁赵彦。给事中袁玉佩于是就拿冒充军功、胡乱荫庇这两件事来弹劾赵彦，并且说他他筑造京观是不应当的。诏令削夺赵彦的世代荫庇权，并且京观也要毁掉。不久朝廷又追叙赵彦任职兵部时的边功，于是就让他在家里进升为太子太傅。不久以后，赵彦就去世了。

164

陈新甲传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不负责任

——毛泽东读张廷玉《明史·陈新甲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7页）

【解析】

毛泽东批注的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奉崇祯帝之命主持与东北满清势力秘密议和，不料消息泄露，舆论大哗，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为保持自己的尊严，杀陈新甲以为替罪羊。

自从1618年明政府与崛起的满清势力围绕东北地区的统治权爆发战争以来，明政府向来不屑于与清议和。但自崇祯十五年初松山决战后，由于明政府在镇压日益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和与清人较量中的重大消耗，已是精疲力竭，朝廷中开始有人考虑与清人议和，专心安内的可能性。当时，大学士谢升和陈新甲都有这个意思，陈新甲并曾派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给清方将领写信，试探清方议和的意思。正月初，崇祯帝在谢升和陈新甲的劝说下同意与清人讲和，并交由陈新甲负责办理，秘密进行。正月初七，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带领参将李御兰、周维墉离京，前往宁远与清统帅济尔哈朗联系，但济尔哈朗借口无崇祯的谕敕不予接待，马绍愉只好派人前往京师请示。三月

中旬，马绍愉等人来到锦州，向清将阿济格送上崇祯“谕兵部陈新甲”的一道敕谕，内容是同意清方提出的议和意见，要陈新甲便宜行事。清方对明政府的议和态度非常清楚，但当皇太极读到崇祯敕谕后，指责明政府实无讲和之真心，因为既然是写给他的信，为何谕陈新甲？既然写给陈新甲的，又为何用皇帝的印章？并说和好是自己的夙愿，尽管自己所向披靡。马绍愉便回塔山待命，向朝廷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四月间，陈新甲得到崇祯密令，同意遣使往沈阳讲和。五月中旬，马绍愉一行人来到沈阳，与清方讨论双方对建立友好关系的诸项条件。六月初，马绍愉携带清方提出的和好条件返回关内：两国通使，双方皇帝应予接待，直接通报双方想法；吉凶大事交相庆吊；每年明向清赠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向明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清方满、汉及朝鲜人逃至明境应予遣还，明方有叛逃清方者，也予遣归，双方以宁远划定国界，两国之人不得妄行出界；双方要亲誓天地，正式建立盟好。

然而就在和议有望达成之时，一场围绕和议展开的纷争在明朝内部发生了。

原来，大学士谢升为防止言官阻止议和，特地要言官知道是皇上有意主和。不料言官们听后反而慷慨陈词，力言和议之非。崇祯无奈，只好将谢升罢斥；而陈新甲主持和谈的事尚未完全暴露。不久，马绍愉自沈阳返回北京，送给陈新甲一份和谈的绝密材料。陈新甲看后放在书桌上，忘记收藏起来，他的家僮误以为是军情塘报，照例拿出去抄写传布。材料传开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陈新甲擅主义和，给事中方士亮等要求将陈新甲治罪。崇祯本意也是赞成议和的，但最怕事情未成而泄露出去，引起纷争，有失皇帝威严，故严令陈新甲保密。不料此事偏偏传扬出去，自然十分恼火，尽管没有将方士亮的奏疏下发，却下了一道严旨，强烈谴责陈新甲，要他对此事作出说明。而陈新甲不但不认罪，反而自诩有功，崇祯更为不满。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再劾陈新甲，崇祯无别的办法，只能逮捕陈新甲，以了结此事。陈新甲入狱后给崇祯上疏，请求赦免，崇祯也断然拒绝。大学士周延儒等也极力营救，崇祯仍予拒绝。他无法容忍陈新甲泄露机密的过错，更不能容忍暴露自己的内心思想。七月二十二日，在刑部署部事右侍郎徐石麒等人的坚持下，陈新甲

终被斩首处死，成为这场纷争中崇祯的替罪羊。明清之间的和议也终归流产。

毛泽东在此批下“不负责任”四字，无疑是对崇祯在此事件中所作所为的指责。既然你同意议和，就要公开地去安排这件事；当问题出现后更应出面为谢升、陈新甲辩护，然而却一直躲在事后，听任言官对陈新甲等人进行围攻，最终把陈新甲处死，确实是不负责任。当然，陈新甲在此事件中也有责任，既然崇祯屡屡要求秘密行事，就应该谨慎行事，而在谢升已泄露议和一事，议论纷纷之时，更应小心从事，反而把马绍愉所呈密件马马虎虎放在书桌上，致使广为传播，从而助长了言官的攻击，也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原文】

陈新甲，长寿人。万历时举於乡，为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宁前，关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师云集，征缮悉倚赖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抚方一藻惜其才，请留之，未报。监视中官马云程亦以为言，乃报可。新甲言：“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不许。寻进副使，仍莅宁远。

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抚宣府。新甲以戎备久弛，亲历塞垣，经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马损耗、城堡倾颓、弓矢甲仗朽敝状。屡疏请於朝，加整饬，边防赖之。杨嗣昌为总督，与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内艰归。

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外艰，嗣昌方任中樞，荐新甲堪代。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夺情任之。会大清兵深入内地，诏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协御。未几，象升战歿，孙传庭代统其军。新甲与相倚仗，终不敢战。明年春，畿辅解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劾其前后逗挠。新甲历陈功状，且言呈瑞挟仇，帝不问。既赴镇，列上编队伍、严哨探、明训练、饬马政、练火器、禁侵渔诸事，报可。麾下卒夜哗，新甲请罪，亦不问。给事中戴明说尝劾之，帝以轻议重臣，停其俸。

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自弘治初贾俊后，乙榜无至尚书者。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为之。陛见毕，陈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尝言。惟言天寿山后宜设总兵，徐州亦宜设重镇，通两京咽喉，南护凤陵，中防漕运，帝并采用之。复陈枢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饬行。

十四年三月，贼陷洛阳、襄阳，福、襄二王被难，镌新甲三秩视事。旧制，府、州、县城郭失守者，长吏论死。宛平知县陈景建言村镇焚掠三所者，长吏当戍边。新甲主其议，言：“有司能兼雇乡城，即与优叙。若四郊被寇，与失机并论。”帝即从之。然是时中原皆盗，其法亦不能行也。杨嗣昌卒於军中，新甲举丁启睿往代，议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龙、孙传庭并以微罪系狱，新甲於召对时称其才，退复上章力荐，两人获用，亦新甲力也。寻论秋防功，复所镌秩。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生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於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貽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於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新甲寡谋误国，请速令举贤自代，不纳。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苦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屡乞罢，皆不从。

新甲雅有才，晓边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当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歿，贼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帝辄慰留。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於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

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骇愕，交章劾升，升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於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逐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偏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於刑部侍郎黎石麟，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弃新甲於市。

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帝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厥后给事中沈迅力诋其失，帝曰：“令尔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惭而退。新甲初自阳和入都门，黄雾四塞，识者以为不祥，及是果应。

【译文】

陈新甲，四川长寿人，万历年间在家乡中举，做定州知州。崇祯元年进京做刑部员外郎，升为郎中。后来，又晋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宁前是关外的要地，陈新甲才能超人，远近闻名。崇祯四年，大凌新城被清兵包围，救兵纷纷援救，征战后勤都依靠他。后来城池被攻破，陈新甲获罪削籍。巡抚方一藻怜惜他的才干，请求收留他，没有判罪，监视中官马云程也因此为他讲情，就同意了。陈新甲说：“我承蒙大人的厚恩，监视中官的文书下达，我的心情未能表白，别人的议论随他去吧，我不敢接受。”没有答应。不久又升为副使，仍然镇守宁远。崇祯七年九月，升为右佥都御使，代替焦源清任宣府巡抚。陈新甲上任后觉得这里很久以来军备松弛，于是就亲自考察边塞城墙，包括前人足迹不到的地方。掌握了士兵马匹损耗，城堡损毁，弓箭、盔甲、军帐破旧等情况。多次向朝廷疏奏，并大力整顿，因此边防的事情大都依赖他。

杨嗣昌做总督，和陈新甲共事，因此知道他的才干。崇祯九年五月，陈新甲的母亲亡故，回家守丧。

崇祯十一年六月，宣府大总督卢象升父亲亡故，杨嗣昌当时任中枢令，推荐陈新甲可以替任。于是皇上下诏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事情定夺由他决定。正在此时，清军深入内地，皇上下诏陈新甲代理总督之职，他就率领所属部队协同抗御。不久，卢象升战死，孙传庭代为统领他的军队，陈新甲同孙相互倚恃，最终不敢作战。第二年春天，京城周围解除戒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弹劾他作战时前后兜圈子。陈新甲力陈自己的功劳，并且称刘呈瑞与他有仇。皇帝没有问罪。不久回到任上，编练军队，派哨兵、探马严格巡视；明确训练纪律；整顿骑兵；训练火器；禁止侵扰渔事等，皇上赞许。手下的士卒夜里哗变，陈新甲请求治罪自己，皇上也没问罪。给事中戴明说曾经弹劾他，皇帝以轻议重臣之罪，停发了戴的俸禄。

崇祯十三年正月，皇帝委任他代替傅宗龙为兵部尚书。自从弘治初年贾俊任尚书后，科举上乙榜中没有官至尚书的。当时军事形势紧急，诸大臣都回避中枢之职，因此陈新甲得以担任此职。皇上召见完毕，陈新甲陈述了保国的十项策略，大多是朝廷上群臣说过的。只有天寿山后应该设置总兵，徐州也应设为重镇，因为徐州沟通两京的咽喉，南守护凤陵，中间防卫漕运。这两条皇帝采纳了。又陈述中枢政务的四个关键和军事的四个过失，皇帝就下令整顿执行。

崇祯十四年三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洛阳、襄阳，福王、襄王被杀，陈新甲被降三级官职。旧时体制，府、州、县城郭失守的官员，长吏处死。宛平知县陈景建谈及村镇被焚掠三处的，长吏罪当戍边。陈新甲主持公断，说：“有司能兼顾乡城，就给予优待，如果四郊遭受贼寇劫掠，与坐失军机并论。”皇帝就听从了他的意见。然而这时中原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这种政策也不能施行。杨嗣昌死于军中，陈新甲荐推丁启睿前往代职，议论的批评他用人失当。然而傅宗龙、孙传庭两人都因为微罪而被投入监狱。陈新甲在同皇帝谈话时推崇两人的才能，回府后又上奏全力推荐，两个人重获重用，也是陈新甲的功劳。不久论秋季防戍的功劳，恢复了两个人被降黜的职

衔。

当时锦州被清兵包围很久，救援断绝。有个士兵逃出，传祖大寿的话，请求用战车进逼不要轻战。总督洪承畴调集数万人救援锦州。也没有敢决战。皇帝召见陈新甲询问对策，陈新甲请求同阁臣及侍郎吴生谋划此事，于是陈述十可忧、十可议，就派职方郎张若麒当面同洪承畴商议，张若麒没有回来，陈新甲请求分四路夹攻。洪承畴认为分兵进攻实力减弱，力主谨慎从事。皇帝认为对，但陈新甲坚决主张以前的意见。张若麒平素狂躁，见各军稍有胜利，就说围城可以立即被解，秘密地向皇上请奏。陈新甲又写信催促洪承畴。洪承畴被陈新甲的话所打动，又奉皇上的密令，于是不敢主持以前的主张。张若麒进一步催促诸将进兵，诸将在八月驻兵松山，被清兵打败，溃不成军，士卒死亡数万人。张若麒从海路逃回，言官请求将其治罪。陈新甲全力庇护，又任命他出关任监军。锦州之围未被解除，洪承畴又被围于松山。皇帝深为忧虑，陈新甲不能救援。崇祯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燊弹劾陈新甲缺少谋略，耽误国事，请求皇上赶快举荐贤才取而代之，皇上没有采纳。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守，张若麒又从宁远逃回，言官弹劾张若麒，都牵涉到陈新甲，陈新甲多次乞求免职，皇帝没有答应。

陈新甲雅量有才干，通晓边疆战事，然而不能保持廉洁，他的用项大多从将领那里借来的。和宫中中贵结交甚密，和司礼王德化尤其亲密，有他们帮助，所以有言路攻责，皇帝也难以知晓。这个时候，李自成的起义军进攻河南，开封多次被包围，其他郡县相继失陷。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伐，先后失败被杀，义军士气更盛。弹劾陈新甲的奏章达到数十件。陈新甲请求治罪的奏章也十多件，皇帝总是宽慰挽留。

当初，陈新甲认为南北交困，就派使者同大清议和，私下里同傅宗龙谈论。傅宗龙离开都城之日，告诉了大学士谢升，谢升见到边疆的事情形势恶劣，就把傅宗龙的话报告给皇帝，皇帝召见陈新甲责问，陈新甲叩头谢罪。谢升进谏说：“倘若清兵肯议和，议和也是可行的。”皇帝默然应允，不久谕告陈新甲秘密谋划此事。但外廷不知道。不久言官质问谢升，谢升说，“皇上意欲议和，诸位请不要多说话。”言官十分惊愕，纷纷奏章弹劾谢升，谢升就斥

责他们。皇帝既然把议和的事情委托给了陈新甲，手谕往返数十件，都告诫他不要泄密。朝廷的大臣慢慢地知道议和的事情，所以屡次上疏论争，然而没有证据。有一天，所派的职方郎马绍愉用密语报告，陈新甲看完后放在几案上，他的家童误认为是塘报，就把它交出去抄传。于是舆论哗然，给事中方士亮第一个论辩，皇帝十分恼怒，将奏疏扣住不发。不久，下达严厉的圣旨，痛责陈新甲，命令他自己认罪。陈新甲不仅不认罪，反而自诩有功。皇帝更为恼怒。给事中廖国邻，杨枝起等向刑部侍郎黎石麒麟讲情营救，被拒绝。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在皇帝面前尽力营救，并且说：“按国法，敌兵不逼近城池，不杀大司马。”皇帝说：“其它的且不讲，使我的七个亲王、藩王被杀受辱，不比敌兵攻城更严重吗？”于是把陈新甲斩首弃市。

陈新甲被杨嗣昌引荐重用，他们的才干人品心计，策略相近，军书繁杂，但处理迅速。皇帝当初十分倚重他，后来十分憎恶他泄露机密，就公布了他的重要过失，所以杀了他，毫不迟疑。其后给事中沈迅激烈地指责他的过失，皇帝说：“让你作陈新甲，恐怕还不如他。”沈迅惭愧地退出。陈新甲当初从阳和进入都城大门，当时黄雾充塞，知情的人认为不吉利，果真此时得到应验。

165

朱升传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见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8页

【解析】

这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的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文件中说：毛泽东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便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泽东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宁人，元末举人，曾任池州学正，后因天下大乱辞官隐居石门。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攻克安徽徽州（今歙县）后，他被大将邓愈推荐给朱元璋为谋士，朱元璋召见他时问以时务策，他便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著名的建议。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他被授职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明朝建立，他任

翰林学士。

朱升建议中的高筑墙，就是要朱元璋巩固自己的管辖地区，以为牢固的根据地；广积粮，是要朱元璋努力发展生产，准备好应付长期战争的物质条件；缓称王是要朱元璋务求实效，不图虚名，尽量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种策略是根据朱元璋当时面临的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就在朱升提出这一策略的上一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克集庆（南京），改名应天府，并以韩林儿的名义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朱元璋为平章兼枢密同知。此前张士诚攻克平江（江苏苏州市），建为国都；徐寿辉的蕲黄红巾军也东山再起，迁都于汉阳；刘福通、韩林儿所派西征军，也于同年九月攻克军事重镇潼关。这样，东南方向张士诚势力已延伸至常州，西北方向徐寿辉红巾军也推进到池州，势必会有争夺地盘的斗争。而元朝军队分守镇江、宁国、扬州、徽州、处州、衢州等地，紧紧包围着朱元璋的地盘。为了保证应天的安全，朱元璋在克集庆的当月即攻镇江这个东南门户，随即又攻克广德、宁国、常州等地，成为当时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同时也面临着同时与张士诚、徐寿辉、元军三股势力作战的危险。因而朱升的建议十分正确，朱元璋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作为这种策略的体现，朱元璋把军事打击的目标转向元军驻守的浙东地区，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底，江浙省西部的元统治区尽为朱元璋所有，成为朱元璋补充兵源和军需物资的基地。同时，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项农业生产，鼓励屯田生产，既解决了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也为日后战胜群雄增强了经济实力。

而与此同时，张士诚则占有浙西富庶之地，不思进取急于政事；徐寿辉一股则由于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及骄横自专，内部不和，从而削弱了实力。从而为朱元璋削平诸雄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基本上占有整个江南地区，进而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的统治。

毛泽东是个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找寻借鉴经验的人。七十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美国等已开始和我国进行外交关系的谈判，但并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的图谋。而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却因大论战的不断升级而更趋紧张，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作出随时向我发动战争的架式。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危险不仅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而且来自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国内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国民经济和军事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坏。如何应付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呢？毛泽东从《明史·朱升传》中得到了启示，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主张，这就是要避开当时的国际矛盾，搞好应付世界大战的准备。为了使全党同志对这一策略有一深入理解，他还于1972年12月底下达了注释《明史·朱升传》的任务。因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快成为一种政治口号，影响极大，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它不仅是推动国内“备战备荒”运动的动员口号，而且成为指导我国对外政策的方针。一篇非常普通的历史人物传记，在毛泽东这里起到了极为神奇的作用。

【原文】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遁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吴元年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以年老，特免朝谒。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寻命与诸儒修女诫，采古贤后妃事可法者编上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逾年，请老归，卒年七十二。

升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子同官礼部侍郎，坐事死。

【译文】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宁人。他在元朝末年被乡里举荐，曾任池州学正，他讲课很有章法。蕲州、黄州的造反者蜂拥而起，朱升于是弃官在石门隐居。他曾经数次为躲避兵乱而外逃，但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徽州，由于邓愈的举荐，便派人请朱升来探讨时局大事。朱升答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吴元年（1367）朱升被授予侍讲学士，掌管制诰大事，参加编纂国史。因为朱升年老的缘故，便特地免

去他朝见的礼节。洪武元年（1368），他又被提升为翰林学士，负责制定宗庙祭祀的礼仪。不久，明太祖又令他与几位大儒共同编修《女诫》，收集古代贤良后妃可为后世效法的事迹编撰成书上奏。明太祖大封功臣，制词大多出自朱升之手，当时的人都赞扬他的制词典雅恰当。过了一年，他因年老请求辞官回乡，终年七十二岁。

朱升年少时就刻苦学习，一直到老仍读书不倦。他特别精通经史典籍，为诸经书撰写旁注，言辞凝炼但释义精确。学术界都称他为“枫林先生”。朱升的儿子朱同官至礼部侍郎，后因事受株连而被杀。

166

戚继光传

——《明史》卷二百一十二

【原文】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僉事。父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僉事，备倭山东。改僉浙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乐清、瑞安、临海，继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寻会俞大猷兵，围汪直余党于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办贼。已而倭遁，他倭复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劾继光无功，且通番。方按问，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强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蹙余贼瓜陵江尽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总兵官卢镛、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浙东平，继光进秩三等。闽、广贼流入江西。总督胡宗宪檄继光援。击破之上坊巢，贼奔建宁。继光还浙江。

明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

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于是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

及继光还浙后，新倭至者日益众，围兴化城匝月。会显遣卒八人赍书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贼杀而衣其衣，给守将得入，夜斩关延贼。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摄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两月，破平海卫，据之。初，兴化告急，时帝已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城陷，刘显军少，壁城下不敢击。大猷亦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继光将浙兵至。于是巡抚谭纶令将中军，显左，大猷右，合攻贼于平海。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斩级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纶上功，继光首，显、大猷次之。帝为告谢郊庙，大行叙爵。继光先以横屿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遂代大猷为总兵官。

明年二月，倭余党复纠新倭万余，围仙游三日。继光击败之城下，又追败之王仓坪，斩首数百级，余多坠崖谷死，存者数千奔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缘崖上，俘斩数百人，余贼遂掠渔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宁，继光督参将李超等击败之。乘胜追永宁贼，斩馘三百有奇。寻与大猷击走吴平于南澳，遂击平余孽之未下者。

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庆初，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为神机营副将。会谭纶督师辽、蓟，乃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请专属继光训练。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至镇，上疏言：

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将门，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迤，绝鲜邮置，使客络绎，日事将迎，参游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冲援，备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边备曷修。

而又有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何谓不练？夫边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将；今恩威号令不足服其心，分数形名不足齐其力，缓急难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弃土著不练，三也。诸镇入卫之兵，嫌非统属，漫无纪律，四也。班军民兵数盈四万，人各一心，五也。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今注意武科，多方保举似矣，但此选将之事，非练将之道，六也。何谓虽练无益？今一营之卒，为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一也。三军之士各专其艺，金鼓旗帜，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于寇，而欲藉以制胜，三也。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悉无其实，四也。

臣又闻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壮士，足马军五枝，步兵十枝，专听臣训练，军中所需，随宜取给，臣不胜至愿。

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为缀疣，臣安从展布。”

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宜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而浙兵止弗调。录破吴平功，进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

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圯，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

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诏予世荫，赉银币。

继光乃议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篋箠。寇奔，则骑军逐北。又置輜重营随其后，而以南兵为选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

当是时，俺答已通贡，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独小王子后土蛮徙居插汉地，控弦十余万，常为蓟门忧。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交通土蛮，时叛时服。万历元年春，二寇谋入犯。驰喜峰口，索赏不得，则肆杀掠，猎傍塞，以诱官军。继光掩击，几获狐狸。其夏，复犯桃林，不得志去。长昂亦犯界岭。官军斩获多，边吏讽之降，狐狸乃款关请贡。廷议给以岁赏。明年春，长昂复窥诸口不得入，则与狐狸共逼长秃令入寇。继光逐得之以归。长秃者，狐狸之弟，长昂叔父也。于是二寇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死罪，狐狸服素衣叩头乞赦长秃。继光及总督刘应节等议，遣副将史宸、罗端诣喜峰口受其降。皆罗拜，献还所掠边人，横刀设誓。乃释长秃，许通贡如故。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

寻以守边劳，进左都督。已，增建敌台，分所部十二区为三协，协置副将一人，分练士马。炒蛮入犯，汤克宽战死，继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蛮偕妻大嬖只袭掠边卒，官军追破之。土蛮犯辽东，继光急赴，偕辽东军拒退之。继光已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

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继光用是频荫赉。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

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处，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武功特盛，北则专主守。所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谈兵者遵用焉。

【译文】

戚继光，字元敬，家中历代担任登州卫指挥僉事。父名景通，曾经担任都指挥使，大宁都指挥使司事，并召入京师任神机营坐营，品行很好。戚继光少年时便很洒脱，气度不凡。家贫，喜爱学习，通晓经史典籍。嘉靖中承袭世职，由于推荐升为代理都指挥僉事，在山东防御倭寇。后来改任浙江都司僉事，担任参将，统辖宁、绍、台三郡。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侵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未能及时援救，乃因道路阻塞所致，故不加罪。不久，他会合俞大猷的部队，在岑港包围了汪直的余党。因为长期不能将之攻克，所以被撤官，但还在部队中戴罪攻打倭寇。不久这些倭寇逃跑，其它的倭寇又到台州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上奏弹劾戚继光无功，而且勾通外国。正在调查审问，不久即因平定汪直之功官复原职，改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时，见卫所的军队不习惯战斗，而金华、义乌的人却剽悍勇猛，于是请准召募三千人，教他们攻击、刺杀的方法，长短兵器轮番使用，从此戚继光拥有了一支精锐部队。又因为南方多是沼泽地，不利于骑马追逐，便按照地形设阵，考虑步行作战的方便，所有战舰、火药武器、兵械都精心制造然后加以更换。“戚家军”因而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倭寇大肆抢掠桃渚、圻头。戚继光急忙赶到宁海，据守桃渚，在龙山将他们打败，追至雁门岭。倭寇逃脱后，趁机袭击台州。戚继光亲手消灭了他们的首领，把其余的贼全部迫到瓜陵江溺死。而圻头的倭寇又再跑向台州，戚继光在仙居拦击他们，一路上没有倭寇能够逃脱。戚继光先后九次作战都大获全胜，俘虏、斩首的有一千多人，烧死溺死的无数。总兵官卢镛、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打败了敌人。浙江倭寇被平定，戚继光连提三级。福建、广东的匪徒流入了江西。总督胡宗宪行文令戚继光援助。举捣毁了上坊的贼窝，敌人跑到建宁。戚继光回到浙江。

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会合了福宁、连江各股倭寇攻陷了寿宁、政和、宁德。从广东南澳来的，会合了福清、长乐各股倭寇攻陷了玄钟所，蔓延至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这时宁德已经多次失陷。离城十里有名横屿的地方，四面都是狭窄险要的水路，贼寇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官军不敢攻打他，对峙了一年多。那些新到的倭寇驻扎在牛田，而酋长则驻于兴化，东南两面互相声援。福建频频告急，胡宗宪再行文戚继光前去剿灭。戚继光首先进攻横屿的匪徒。他命令兵士每人拿一束草，填着壕沟前进。捣毁了贼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进到福清，打败了牛田的贼人，捣毁了贼巢，其余的贼跑到兴化。戚继光急忙追赶，晚上四更时分抵达贼人的栅栏。接连攻克了六十个营，斩首一千数百。天亮进城，兴化人才知道，送牛送酒前往慰劳的人络绎不绝。戚继光回师到了福清的时候，又与从东营澳登陆的倭寇遭遇，斩杀了二百人。而刘显亦屡次打败贼寇。过去一直在福建活动的倭寇基本上已被消灭。于是戚继光到福州设宴庆功，在平远台刻石纪功。

戚继光回到浙江后，新来的倭寇又猖狂起来，包围了兴化城整整一个月。刚好刘显派了八个兵卒带信入城，衣服上刺着“天兵”两个字。贼杀了他们而穿了他们的衣服，瞒过守城将领进了城，晚上大开城门接应贼寇入内。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逃脱了，兼理府务的通判奚世亮遇害，兴化城被焚烧抢掠一空。倭寇停留了两个月，攻破平海卫并占据了它。当初，兴化告急之时，皇帝已经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前往征剿及至城失陷，刘

显军队少，只好在城下安营扎寨不敢攻打。俞大猷也不想攻，认为需要调大部队联合围困他。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赶到。于是巡抚谭纶命令他率中军，刘显在左，俞大猷在右，在平海联合攻打贼人。戚继光先登城，左右两军接着登上，斩首二千二百，救还被抢掠去的三千人。谭纶上报功劳，以戚继光为首功，刘显、俞大猷为其次。皇帝为这次的胜利稟告拜谢天地祖宗，大规模地行功论赏。戚继光先是因为在横屿的功劳，进升代理都督佥事，现在进升为都督同知，世袭荫千户，于是代替了俞大猷任总兵官。

次年二月，倭寇的残余势力又纠集了新的倭寇一万多人，把仙游包围了三天。戚继光在城下把他们打败，又追到王家坪打败他们，斩首数百，其余的很多坠落崖谷跌死，余下的几千人跑去占据了漳浦蔡丕岭。戚继光把士兵分成五哨，亲自率领配带兵器的兵上攀崖而上，斩首俘虏有几百人，其余的贼人便抢了渔船出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倭寇又从浙江侵犯福宁，戚继光指挥参将李超等把他打败。乘胜追击在永宁的贼人，斩首三百多。接着又和俞大猷一起在南澳打跑了吴平，进而攻打吴平那些没有投降的残部。

戚继光当将军，军纪严明，赏罚公正，士卒没有敢不听从命令的。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名将，戚继光虽然操行没有俞大猷好，但遇事果敢刚毅则超过了他。俞大猷是老将，办事力求稳重，戚继光则风驰电掣般进军，屡次打垮强敌，名声更在俞大猷之上。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因为蓟门经常有警报，请求召俞大猷、戚继光专职负责训练边境的士卒。兵部意见是只用戚继光，于是召他担任神机营副将。刚好谭纶在辽、蓟指挥军队，于是集中了步兵三万人，征集了浙江兵三千人，请求专门交由戚继光训练。皇帝批准了。隆庆二年五月，命令戚继光以都督同知的身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镇练兵的事，总兵官以下全部归他指挥。戚继光到镇后，上奏疏说：

蓟门的兵，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实际上是很少，之所以这样说，有七个原因：营军不熟悉军事，而爱好那些不重要的技能，壮健的在将官家里服役，老弱的才在队伍，这是第一。边关要塞的位置曲折连绵，驿站很少，使者来客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忙于送往迎来，参将、游击成了驿使，兵营堡垒成了

旅舍，这是第二。贼寇来到，则调遣不得其法，远道赶往，兵士倒毙马匹僵死，这是第三。守卫边塞的士卒军纪不严明，队伍不整齐，这是第四。临阵时骑兵不用马，反而用步，这是第五。家丁兴盛而军心离散，这是第六。不管地势是否险要，都布置士卒镇守堡垒，到处安排分散了力量，这是第七。这七个问题不解决，边境的守备怎能治理？

而且又有不训练士卒的六项失误，还有虽然练了也无实效的弊病四项。什么是不练？边防所依靠的主要是兵，兵所依靠的是将领；现在关怀威信号令都不能使他们心服，言行不一，不能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这样，当情况紧急时便难以使用，这是第一。有火药武器不能使用，这是第二。撇开本地人不加以训练，这是第三。各镇前来支援的兵，讨厌它不是自己的统属，纪律散漫，这是第四。班军民兵数量超过了四万，但人各一心，这是第五。练兵的要领在于首先训练将领。现在注重武科，好象是多方保举了，但这是挑选将领的做法，不是培养将领的方法，这是第六。什么是虽然练了也没有用处？现在一个营的兵卒，当炮手的常常是十个人。不知道兵法五个兵种轮番使用，应当用配备戈矛弓箭之类长武器的士兵来掩护那些配备刀剑等短武器的士兵，而以配备短武器的兵来救援那些配备长武器的兵，这是第一。三军的兵士各有技艺，金鼓旗帜，什么都有，现在都放置不用，这是第二。我方弓箭的力量不比敌人强，而想依靠它取得胜利，这是第三。培养训练的方法，自有正当的门径。好看的则不实用，实用的则不好看，现在完全不讲究实用，这是第四。

臣又听说军形像水，水因为地势而决定流向，兵考虑地势而决定取胜的战略。蓟镇的地形可以分成三类。广阔的原野，是内地百里以南的形势。一半险要一半平易，这是靠近边界的形势。山谷狭窄，林木茂盛，这是边塞以外的形势。敌寇进入平原，适宜用马战对敌。在边界以外，则适宜步战。三种方式交替使用，才可以取得胜利。现在守边的兵士只习惯马战，不熟悉山地作战、林中作战、狭谷作战的方法，只有浙兵可以这样做。希望再给我浙东的杀手、炮手各三千人，再招募西北的壮士，合足马军五支，步军十支之数，专听臣的训练，军中所需用物资，随时根据情况发给，这是臣最恳切的

期望。

又说：“臣这官职是初次创设，各将领都把它看作是赘疣，臣怎能开展工作。”

戚继光这奏章下发到兵部，认为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权力分散，众将领很多都在观望，应该把总兵郭琥召回，只委任戚继光负责。于是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各处，而不允其对浙江兵的调动。确认戚继光攻克吴平的功劳，升右都督。敌寇进青山口，被击退。

自嘉靖以来，边界的城墙虽然有修筑，但没有建造墩台。戚继光在塞上巡视后提出建造敌台。大致意见如此：“蓟镇边墙，周围延续二千里，一处出了问题则到处都会发生问题。近来年年修筑，年年倒塌，徒然耗费并无实效。请跨墙建台，这样到处都可以随意的观察敌人的动静。台五丈高，中空为三层，台住一百人，盔甲武器干粮全部齐备。令戍守的兵卒定点施工，先建一千二百座。但是边防士卒性格粗犷，难以忍受军纪的约束，请准招募浙江人独立为一军，用以倡导勇敢。”督抚上报了他的意见，皇帝准许了。浙江兵三千来到，排列在郊外。天下大雨，从早上直到日西斜，仍然直立不动。边防兵士十分惊骇，从此才知道什么是军令。隆庆五年秋天，敌台完工。精细坚固雄伟壮观，二千里间声势相联接。下诏授予戚继光世袭荫职，赐给银币。

戚继光于是提出建立车营，每辆车用四个人推拉，作战时结集成方阵，而骑兵步兵在其中。又制造拒马器，形体轻便，用以阻挡敌骑兵的冲击。敌寇来到，先发火药武器，比较接近后，则步兵拿着拒马器列队向前，其中又杂有长枪、狼先等武器。敌寇逃跑，则骑兵追击。又设置辎重营跟随在后面，而用南兵作前锋，入卫兵负责接应，本镇兵专职防守。管理制度缜密严明，器械锋利，蓟门的军容因此得以位居各边镇之上。

当时，俺答已来朝贡，宣府、大同以西，全无战事。只有小王子的后人土蛮移居到插汉的地方，拥有十余万军士，经常威胁着蓟门。而朵颜董狐狸和他的侄子长昂勾结土蛮，时叛时降。万历元年春天，这两股敌人计划入侵。骑兵到了喜峰口，勒索赏赐没有得到，但大肆烧杀抢掠，到边塞附近打猎，以引诱明军。戚继光突然出击，几乎抓到狐狸。这年夏天，再侵犯桃林，目的

没有达到便离去。长昂亦侵犯界岭。明军斩首俘获很多，边关的官员劝他投降，狐狸这才老老实实在地到关请求入贡。廷议每年给以赏赐。第二天春天，长昂再窥测各个关口，都无法入内，于是和狐狸一同逼使长秃进犯，戚继光追击，把长秃抓了回来。长秃，是狐狸的弟弟，长昂的叔父。于是这两个敌寇率领着部长亲族三百人，入关求见请死罪，狐狸穿着白色冠服，叩头请求赦免长秃。戚继光和总督刘应节等商议，派遣副将史宸、罗端前往喜峰口受降。狐狸等都围着他们拜，献还所抢去的边界百姓，把刀聚在一起发誓。戚继光这才释放了长秃，允许他们依旧朝贡。戚继光在蓟镇的整个期间，他们再也不敢侵扰蓟门。

不久，凭守卫边疆的功劳，升戚继光为左都督。随后，增建敌台，将所统辖的十二区分为三协，每协设置副将一人，分别操练兵马。炒蛮进犯，汤克宽战死，戚继光受到弹劾，却没有受到朝廷的处罚。一段时间以后，炒蛮和他的妻子大嬖只袭击虏掠边防士卒，明军追击，打败了他们。土蛮侵犯辽东，戚继光急忙前往，和辽东军一起阻击打退了他。此时戚继光已经加官太子太保，因功劳又加少保。

自从“顺义受封”以后，明政府从八个方面对边疆大臣进行考核，这八个方面是：储备钱粮、修筑险要关隘、操练兵马、整治器械、开垦屯田、清理盐法、收牧塞马、离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检阅视察，而区别等第。戚继光因此不断得到升职赏赐。南北方的名将马芳、俞大猷已经死了，只有戚继光和辽东的李成梁健在。但是蓟门的防守非常稳固，敌人无法入侵，便全部署转到了辽东，所以李成梁得以独领战功。

自从嘉靖三十八年俺答侵犯京师以来，边防最重视蓟镇。增兵加饷，以致天下骚动。又置昌平镇，设大将，和蓟镇唇齿相依。俺答部队仍然经常蹂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都被以失于职守的罪名处死。十七年间换了十个大将，都因为获罪去职。戚继光在蓟镇镇守十六年，边防守备井井有条，蓟门太平安定。后继的人，遵照他已制定的法则，亦能够几十年平安无事。这亦多亏当时朝中执政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重用信任他。张居正尤其是事事都和他商量，想与戚继光为难的人，常常都被调走。各督抚大臣像谭纶、

刘应节、梁梦龙等和他关系都很好，戚继光的行动不受掣肘，所以便能大力施展自己的抱负。

张居正死后半年，给事中张鼎思说戚继光不适应在北方工作，执政者马上把他调到广东。戚继光郁郁不乐，勉强前往，过了一年便称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再弹劾他，他竟被罢官回家。过了三年，御史傅光宅上疏推荐他，反而受停薪处分。戚继光不久去世。

戚继光在南北方任职，声望如日中天。在南方战功尤其显赫，在北方则专负责防守。所撰写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都被研究军事的人所采纳照行。

167

海瑞传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原文】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署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囊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过，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恚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去，而属巡盐御史袁淳论瑞及慈谿知县霍与瑕。与瑕，尚书韬子，亦抗直不谄懋卿者也。时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久之，陆光祖为文选，擢瑞户部主事。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

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迹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仍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又将谓愚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

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懣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何以尚者，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拷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饌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耳。既释，复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

隆庆元年，徐阶为御史齐康所劾，瑞言：“阶事先帝，无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然自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鹰犬，捕噬善类，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题其言。

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黜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

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货。下令飏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造讐，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又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都给事中舒化论瑞迂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已而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金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厉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他规切时政，语极剴切。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鹵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议，为夺鹵祚俸。

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惶恐，多患苦之。提学御史房寰恐见纠撻欲先发，给事中钟宇淳复怂恿，寰再上疏丑诋。瑞亦屡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

瑞无子。卒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译文】

海瑞，字汝贤，是海南琼山人。中举人到北京后，即拜伏于宫下献上《平黎策》，建议要开辟途径设立县官，用来安定乡土。有见识的人都称赞海瑞这一行为的勇气。朝廷让他做南平县教谕。有一天，御史到学宫，部属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拜谒，只有海瑞长揖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当跪拜。”升淳安知县后，还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听说昨天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因驿吏惹怒了他，就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以前胡总督巡按各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钱袋有金子数千两，收入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也无法将他因此治罪。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十分简陋，海瑞宣称县邑狭小不能供应众多的车马。令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声，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去，但他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知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被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而被贬为兴国州判官。过了很长时间，陆光祖主持文官的选举，提拔海瑞任户部主事。

当时，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已经很久，却长期不上朝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吃斋设坛求福。总督、巡抚等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从杨最、杨爵获罪以后，没有人敢议论时政。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单独上疏说：

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他的责任最重大。如要名符其实，也只有委托臣工，使臣工尽心陈言而已。臣请竭诚所见。直所欲言，说给陛下听。

从前的汉文帝是贤良君主，贾谊还痛哭流涕地上疏言事。并非是苛刻责备，而是因为汉文帝性格仁慈而近于柔弱，虽然有推广恩惠到百姓的美德，也不免于怠废，这是贾谊所大为顾虑的。陛下天资英明果断，超过汉文帝很多。然而汉文帝能有仁义宽恕的性格，节用爱人，使天下钱粮丰富，几乎达到刑

具不用的境地。陛下则锐意精心治国不久，就被错误的想法听左右，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致说遐举可成，一心一意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用于滥兴土木工程，二十余年不临朝听政，连法律纲纪也废弛了。数年来卖官鬻爵推广违纲事例，毁坏了国家名器；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薄情于父子；因猜疑诽谤杀戮污辱臣下，人们认为是薄情于君臣。在西苑享乐而不返回大内，人们认为是薄情于夫妇。官吏贪污骄横，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盗贼滋蔓炽烈。请陛下看看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

近来严嵩被罢免相位，严世蕃遭受极刑，一时大快人心。但是严嵩罢相之后还像严嵩未任相之前一样，世道并不十分清明，不及汉文帝时太远了。这是因为天下人不用正道侍奉陛下已经很久了。古代君主有过失，依靠臣工辅佐补救。现在竟然修斋建醮，大家都排着队前来进香、献上仙桃天药，大家一块奉辞上表祝贺。建筑宫室，则臣工官员竟力经营；购买珍宝，则由度支派人四出寻求，陛下的举动错误，而诸臣都跟着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为陛下端正言论，阿谀奉承的太过分了。但是心中惭愧胆气空虚，回去后又有议论怨言，欺君之罪竟到了如此地步！

天下，是陛下的家。人没有不顾自己家的，内外臣工都是使陛下的家根基如同磐石一样坚固的人。一心一意学道修行，是陛下的心受了迷惑。过分的苛断，是陛下的情绪偏激。但是说陛下连家也不顾，这合乎人情吗？诸臣徇私废公，是一官，多有因欺诈而失败的，也有多因不做任何事情而失败的，总有不能使陛下满意的人。其实有时，是君主之心和臣下之心偶尔不相符合造成的，因此说陛下憎恶轻视臣工，从而拒谏。因为一二个不合意，就怀疑千百个都一样，使陛下陷于这种有过失的举动中，却安然处之而不进行自我批评，诸臣的罪恶太大了。《礼记》上说：“在上位的君主有疑心则百姓易迷惑，若在下的人心怀奸诈难知其心则在上位的君主治理劳苦”，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而且陛下的失误很多了，其中大错在于斋醮。斋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自古圣贤留给后人的训条中，修身立命的说法叫“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了，没有听说过所谓长生不老的说法。唐尧、虞舜、大禹、商

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中的典范，都没有能长久在世，在此后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自汉、唐、宋至今仍存在的方士。授给陛下道术的陶仲文，陛下以之为师。陶仲文都已死去了，他没有长生，而陛下如何能够单独求得长呢？至于仙桃天药，更是怪异虚妄。从前宋真宗在乾祐山得到天书，孙奭说：“天如何能说话呢？怎能有书”。桃子一定在采摘后才能得到，药一定在炮制以后才能成。现在无故获得这两种东西，是有脚而能走的吗？说：“天赐给的”，是上天用手拿着交给您的吗？这是左右奸邪的人，制造荒唐离奇的事来欺骗陛下，而陛下却误信了他，以为确实是这样的，真是大错特错了。

陛下又说要标明刑罚奖赏用来督责臣下，则分别职掌治理有人，天下没有不可治理的，而学道修行就这样没有危害了吗？太甲说：“有人以言语违背了你的心，一定要用正道来对待考察；有人以言语顺从了你的心，一定要把它当做不符合正道的事来观察对待。”用人而一定要他一句话也不违背，这是陛下谋划的错误所在。就拿严嵩来说，他主持政务时，有一点不顺从陛下的吗？过去认为是同心的人，现在却已经伏罪斩首了。梁材遵守正道坚守职责，陛下认为是叛逆的人，却历任都有好声望，现在在户部做官的人还在称赞他。然而诸臣宁可学习严嵩的顺从，也不敢仿效梁材的谏争，难道真没有窥测陛下的细微好恶、而暗暗趋吉避凶的人吗？然而陛下又从这些人当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陛下的确知道斋醮没有好处，一旦翻然改悔，每天临朝听政，和宰相、侍从、言官等人，讲论天下利害，雪洗数十年以来的积误，置身在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圣贤君主的行列，使诸臣也得以洗净自己数十年阿谀奉承君主的耻辱，置身于皋陶、夔龙、伊尹、傅说贤明辅助君王的行列中，还需要担心什么天下不能治理，担心不能处理好一切事情呢？这只是在陛下的一次振作之间而已。放下这些不做，而急着追求于轻身能飞，脱离世间，辛辛苦苦，劳心竭神地用来追求捕风捕影、茫然不可知的领域，臣看劳苦一辈子，而最终将一无所成。现在大臣为保持高位而喜欢阿谀，小臣害怕治罪而不敢说话，臣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恨。因此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愿意竭尽诚挚之情，希望陛下能够听取。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疏章，十分愤怒，把疏章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抓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己知道冒犯圣威罪当万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一下，他是不会逃跑的。”皇上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海瑞的疏章读了读，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为他的疏章所感动而叹息不已，只得把疏章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以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正遇上皇帝有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便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现在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便殿议政，怎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于是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不久移交给刑部。判处死刑。刑词送上后，嘉靖皇帝留在宫中却不答复。户部有个叫何以尚的司务，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疏陈请将海瑞释放。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一百，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过了两个月，嘉靖皇帝死去，明穆宗继位，海瑞和何以尚都被释放出狱。

嘉靖皇帝刚死时，外面的人大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重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可能是被押送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耳边悄悄说：“嘉靖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不久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后又改任兵部。提拔为尚书丞，调任大理寺。

隆庆元年，徐阶被御史齐康所弹劾，海瑞上言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挽救先帝于求神信仙大兴土木的失误，惧怕皇威保持禄位，实在也是有这样的事。然而自从主持国政以来，忧劳国事，气量宽宏能容人，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齐康是那种心甘情愿地当鹰犬的人，专门捕捉吞噬善类，他的罪恶又超过了高拱。”人们都赞成他的话。

海瑞历任南京和北京的左、右通政。隆庆三年夏天，以右金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属吏害怕他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都自动辞去官职。有的显

赫权贵把门漆成红色的，听说海瑞来了，都把门又弄成黑色。宦官在江南监织造，因为海瑞到来而减少了舆从。海瑞一心一意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河，使之通流入海，百姓得到了兴修水利的好处。他憎恨大户兼并土地，便全力摧毁豪强势力，安抚贫困百姓。贫苦百姓的土地有被富豪兼并的，大多夺回来交还原主。徐阶罢相后在家中居住，海瑞追究徐家也不给予优待。推行政令气势猛烈，所属官吏十分恐惧，奉行他的政令不敢有误，有的豪强甚至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而有些奸民大都乘机揭发告状，世家大姓不时有被诬陷受冤枉的人。又裁减邮传冗费，士大夫路过海瑞的辖区大都得不到很好地张罗供应，因此怨言越来越多。都给事中舒化上奏说海瑞迂腐滞缓不晓施政的要领，应当用南京清闲的职务安置他，但皇帝还是用嘉奖的语言下诏书鼓励海瑞。不久给事中戴凤翔劾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于是被改任南京粮储。他抚吴地才半年，平民百姓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在道路上呼号哭泣，家家绘制海瑞像祭祀他。海瑞要到新任上去，正遇高拱掌握吏部，高拱早就仇恨海瑞，就把海瑞的职务会并到南京户部当中，海瑞因此称病引退，回到琼山老家。

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也不喜欢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考察，海瑞杀鸡做黍米饭来招待，房屋居舍冷清简单，御史叹息而去。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都不任用。万历十二年冬天，张居正死去，吏部准备任用海瑞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给他以前的官职。第二年正月，召为南京右金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说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他的大意是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完善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出什么缘故，反而借待士应该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呢？”因而提出太祖的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刑法惩治贪污。其他谋划时政的言语都极为切实。只有劝皇帝施用暴虐刑法，当时人们评议认为是错误的。御史梅鹵祚弹劾海瑞。皇帝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但是清楚海瑞的忠诚，因此免去梅

醵祚的俸禄。

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都暗中阻止，于是任命他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就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就要按明太祖的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苦不堪言。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见罪，正想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于是房寰两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海瑞没有儿子。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看望海瑞，只见到用葛布制成的帋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后，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来哀悼。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为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海瑞一生的治学，以刚为主，因而自号刚峰，天下人称他为刚峰先生。曾经说：“要想天下清明安定，一定要实行井田，不得已才实行限田，又不得已而实行均税，尚可存古人的遗意。”因此自从做县官直到巡抚，所到之所都力行清丈，颁行一条鞭法。他的意图是以有利于老百姓为主，当然行事总不会没有一点偏差。



高启传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原文】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嫌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译文】

高启，字季迪，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学识渊博，善长写诗歌。张士诚占据吴地，高启寄宿在外祖母家，住在吴淞江的青丘。洪武初年，被荐举，一起和同县的谢徽受召编纂元史，皇上授予他官职为翰林院国史编修，并让他教授自己的那些儿子。洪武三年（1370）秋天，皇上来到阙楼，高启和谢徽都被召入宫内应对太祖的问话，皇上提升高启为户部右侍郎，谢徽为吏部郎中。高启自己表示年轻，不敢担当重任，谢徽也坚决推辞，才被准许。不久以后，一起赐银放回故里。高启曾赋诗对皇上加以讽刺，皇上心里怀恨而没有发作。等到高启回家，住在青丘，教书自给。知府魏观帮他搬家到郡

城，经常约他叙谈，相互都很快洽。后魏观因改修知府衙门，遭到皇上怪罪，皇上见到高启所写的上梁文，不禁大怒，把他腰斩于市，时年三十九岁。

明代初年，吴下（今江苏苏州）出了许多诗人，高启和杨基、张羽、徐贲被称为“四杰”，可以并与唐代王、杨、卢、骆媲美。

169

文征明传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原文】

文征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征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征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征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曰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征明佯不喻，曰：“遗两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貽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征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尚科目，征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征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耶？”征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征明官。征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赍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

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

书画篆刻，世其家。

【译文】

文征明，长洲人，起初名叫文璧，以字排行，因改字征仲，别号衡山。他的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叔父文森，曾任右金都御史。文林逝世后，当地官民凑集千金资助丧事。文征明当时十六岁，全都谢绝了。官民整修原来的却金亭，用来纪念文林和前任知府何文渊，铭刻碑文记述他们的事迹。

文征明小时候并不聪慧，稍稍长大以后，却聪明异常，灵气焕发。他向吴宽学习文章，向李应祯学习书法，向沈周学习绘画。这三人都可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又和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和书画艺术，名声日益显著。他为人随和耿直。巡抚俞谏想赠给他一些钱，指着 he 穿的破衣烂衫说：“怎么破成这样？”文征明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道：“被雨打坏的。”俞谏竟不敢提送给他钱的事。宁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名声，派人送来书信和礼物聘请他，文征明称病不去。

正德末年，巡抚李充嗣向朝廷推荐他，正好当时文征明以岁贡生的身份去吏部考官，朝廷下旨任他为翰林院待诏。世宗即位，他曾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任经筵讲官，过年过节所得到的赏赐，与同在翰林的大臣相等。但当时崇尚科举出身，文征明因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心里很不自在，连年请求离任回乡。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曾在当时的秀才中发现了张璁。张璁显贵以后，暗示文征明投靠他，文征明推辞，不去接近张璁。杨一清被征召为内阁辅政大臣，文征明最后才去拜见他。杨一清对文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是朋友吗？”文征明严肃地说：“我的父亲去世已三十多年，如果他生前有一字提到您，我是不敢忘记的，我实在不知道相公您和我的父亲是朋友。”弄得杨一清表情尴尬。不久他和张璁商量，要改放文征明的官，文征明却加紧请求回乡，才获准退休。四面八方请求他的诗文书画的人，连绵不断，但是大官豪富要得到他片纸只字，十分不易，他尤其不肯给王府和宦官作书画，他说：“这是国法所禁止的。”周王、徽王等诸王赠送他的宝物古

玩，他都立即原封退回。外国的使臣路过吴门，面对他的住地敬礼，因不能和他见面而深感遗憾。他的墨宝几乎遍布天下，他的门客不少人冒用他的名字作书画，文征明也不加禁止。嘉靖三十八年去世，当时他已九十岁了。

他的长子文彭，字寿承，曾任国子博士，次子文嘉，字休承，曾任和州学正。二人都能写诗，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能继承家风。

170

李自成、张献忠传

——《明史》卷三百〇九

【原文】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天启末，魏忠贤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朱童蒙为延绥巡抚，贪黷不诘盗，盗由是始。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捕之。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政洪承畴击破王左挂，贼稍稍惧。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延绥巡抚张梦鲸恚死，承畴代之，召故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兵，便宜剿贼。

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而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间，杨鹤抚之，不听，从神木渡河犯山西。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帝不听。而嘉胤已袭破皇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或掠秦，或东入晋，屠陷

城堡。官兵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复自岳阳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杨鹤抚贼不效被逮，洪承畴代鹤，张福臻代承畴，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而山西贼大盛，剽掠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津间。

五年，贼分道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乃罢巡抚宋统殷，以许鼎臣代之，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督诸将。宗衡督虎大威、贺人龙、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驻平阳，责以平阳、泽、潞四十一州县。鼎臣督张应昌、顾希牧、艾万年兵七千人，驻汾州，责以汾、太、沁、辽三十八州县。贼亦转入磨盘山，分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文水，窥太原；邢红狼、上天龙据吴城，窥汾州；自用、献忠突沁州、武乡，陷辽州。

六年春，官兵共进力击。自用惧，乞降於故锦衣佥事张道浚。约未定，阳和兵袭之。贼怒，败约去。会总兵官曹文诏率陕西兵至，偕诸将猛如虎、虎大威、顾希牧、艾万年、张应昌等合剿，屡战皆大克，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破自用、献忠、老回回、蝎子块、扫地王诸贼。其后，自用又为川将邓玘射杀之。山西三大盗俱败。

初，贼之破泽州也，分其众，南逾太行，掠济源、清化、修武，围怀庆。官军击之，贼遁走。别贼复阑入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却贼。贼自刑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败总兵左良玉，河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兼请卫凤、泗陵寝。诏特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与诸将并进。贼闻之，欲从河内走太行。文诏邀击之，不敢进。

贼之败于山西者，亦奔河北合营，迎祥、自成、献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京兵蹙其后，左良玉、汤九州等扼其前，连战于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屡败之。贼欲逸，阻于河，大困。贼素畏文诏、道浚，道

浚先坐事遣戍，文诏转战秦、晋、河北，遇贼辄大克，御史复劾其骄傲，调大同总兵去。贼遂诡辞乞降，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之，为入奏。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河南诸军无扼河者，贼遂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河南巡抚玄默率诸将盛兵待之，贼窜入卢氏山中，由间道直走内乡，掠鄢阳，又分掠南阳、汝宁，入枣阳、当阳，逼湖广。巡抚唐晖敛兵守境。犯归、巴、夷陵等处，破夔州，攻广元，逼四川，所在告急。

七年春，特设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办贼，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之，以卢象升抚治鄢阳，为奇瑜破贼延水关有威名，而象升历战阵知兵也。于是奇瑜自均州入，与象升并进，师次乌林关，斩贼数千级。贼走汉南，奇瑜以湖广不足忧，引兵西击。

始，贼自渑池渡过，高迎祥最强，自成属焉。及入河南，自成与兄子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乃奇瑜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於兴安之车厢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

己，洪承畴代奇瑜，李乔巡抚陕西，吴甡巡抚山西。大学士温体仁谓甡曰：“流贼癣疥疾，勿忧也。”未几，西宁兵变，承畴甫受命而东，闻变遽返。迎祥、自成遂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檄总兵左光先与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汜水、荥阳，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郢贼拔上蔡，烧汝宁郭。乃命承畴出关追贼，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并力击，贼侦知之。

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玉、改世玉、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如自成言。

先是，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惧贼南犯，请加防风阳陵寝，不报。及迎祥、献忠东下，江北兵单，固始、霍丘俱失守。贼燔寿州，陷颖州，知州尹梦鳌、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朱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阁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承畴方驰至汝州，命诸将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玘、张应昌分扼湖广、河南、鄖阳诸关隘，召曹文诏为中军。文诏未至，玘以兵乱死。迎祥、自成从终南山出，大掠富平、宁州。老回回、献忠、曹操、蝎子块、过天星诸贼，闻承畴出关，先后皆走陕西，焚掠西安、平凉、凤翔诸郡。承畴亟还救，分遣诸将击老回回等，令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击迎祥、自成于宁州。万年中伏战死，文诏怒，复击之，亦中伏战死。群贼乘胜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决死战，贼不得过。献忠、老回回等由他道转突朱阳关，守关将徐来臣军溃死，尤世威中箭遁。于是群贼皆出关，分十三营东犯，而迎祥、自成独留陕西。

时卢象升已改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贼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承畴遣将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来降。承畴身追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自成出朱阳关，与献忠合。冬十一月，群贼薄阌乡，左良玉、祖宽御之不克，遂陷陕州，进攻雒阳。河南巡抚陈必谦督良玉、宽援雒阳，献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象升击败之确山。

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庐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杀知州黎弘业及在籍御史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不下。象升亲督祖宽、罗岱、杨世恩等来援，战于朱龙桥，贼大败，尸咽水不流。北攻寿州，故御史方震孺坚守。折而西，入归德，边将祖大乐破之。走密、登封，故总兵汤九州战死。分道犯南阳、裕州，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令大乐等击贼，杀迎祥、自成精锐几尽。贼复分兵再入陕，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绥，犯巩昌北境。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未几，官军败于罗家山，尽亡士马器仗，总兵官俞冲霄被执。自成势复振，进围绥德，欲东渡河，山西兵遏之。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将袭榆林，河水骤长，贼淹死甚众，乃改道，从韩城而西。

时象升及大乐、宽等皆入援京师。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锐意灭贼。秋七月，擒迎祥于盩厔，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是月，犯阶、徽。未几，出汧、陇，犯凤翔，渡渭河。

十年犯泾阳、三原。蝎子块、过天星俱来会。传庭督变蛟连战七日，皆克，蝎子块降。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入蜀，陷宁羌，破七盘关，陷广元，总兵官侯良柱战死，遂连陷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县。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县王时化、郫县主簿张应奇、金堂典史潘梦科皆死。进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抚王维章坐避贼征。

十一年春，官军败贼梓潼，自成奔白水，食尽。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原，大破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承畴改薊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传庭以疾辞，逮下狱。二人去，自成稍得安。总理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自成死，益宽之。

十二年夏，献忠反谷城。自成大喜，出收众，众复大集。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令曰“围师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杨嗣昌督师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谰语。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

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郾、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遂自南阳出，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铤。攻偃师，知县徐日泰骂贼死。时十三年十二月也。

自成为人高颧深颔，鸱目鸱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斩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携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餉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沟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祿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自成发王邸金振饥民，遂移攻开封。时张献忠亦陷襄阳，戕襄王翊铭。王开封者周王恭枵，闻贼至，急发库金募死士，与巡抚都御史高名衡等固守。自成攻七昼夜，解去，屠密县。贼魁罗汝才、土寇袁时中皆归自成。时中众二十万，号小袁营。汝才即曹操，与献忠同降复叛去者也。

自成初为迎祥裨将，至是势大盛。帝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别敕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宗龙驰入关，与巡抚汪乔年调兵，兵已发尽，乃檄河南大将李国奇、贺人龙兵隶部下，亟出关。文岳率虎大威军俱至新蔡，与自成遇。人龙卒先奔，国奇、大威继之，宗龙、文岳以亲军筑垒自固。夜，文岳兵溃奔陈州，宗龙与贼持数日，食尽，突围走，被执死。自成陷叶县，杀副将刘国能，遂围左良玉于郾城。乔年代宗龙总督，出关，决

襄城，自成尽锐攻之，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死。自成剽掠诸生百九十人。遂乘胜陷南阳、邓州十四城，再围开封。巡抚名衡、总兵陈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炮殪上天龙等，自成益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甓，得一甓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至百十，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绳。穿毕，万人曳绳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用毒秽灌之，多死。贼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瓮中，火燃药发，当者辄糜碎，名曰放迸。

十五年正月，城半圯，贼用放迸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伺城颓即拥入城。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数丈，土坚，火外击，贼骑多殄，自成骇而去。南陷西华，寻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皆骂贼死。归德、睢州、宁陵、太康数十郡县，悉残毁。商丘知县梁以樟创死复苏，全家歼焉。

已，复功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命督师，召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朱仙镇，大败，奔襄阳。诸军皆屯河北，不敢进。开封食尽。山东总兵刘泽清亦奉诏至。传庭知开封急，大会诸将西安，亟出关来救。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

先是，有马守应称老回回、贺一龙称革里眼、贺锦称左金王、刘希尧称争世王、蔺养成称乱世王者，皆附自成，时号“革左五营”。自成乃西迎传庭兵，遇于南阳，传庭军溃走，豫人所谓柿园之败也。是时大清兵南侵，京师方告急，朝廷不暇复讨贼。自成乃收群贼，连营五百余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炮死，杨文岳被杀。自成乃胁崇王由棖使从军，遂由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左良玉望风南走，自成入襄阳。分徇属城及德安诸州县，皆下，再破夷陵、荆门州。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伊尹遇害，烧猷陵木城，穿毁宫殿。

十六年春陷承天。将发猷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旁掠潜山、京山、云

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先驱逼汉阳，良玉走九江。攻郢阳，抚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不下。光恩，贼反正者也。

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纛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纛，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鸟、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倖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藉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蹙阨，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銃者次之，币帛又次之，珠玉为下。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汝才众数十万，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自成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顾独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贺一龙宴，缚之，晨以二十骑斩汝才于帐中，悉兼其众。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焚毁之。及渡汉江，谋以荆、襄为根本，改襄阳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扬武州，他府县多所更易。

牛金星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自成无子，兄子过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亲信用事。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等为制将军，张鼎、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

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封崇王由禧襄阳伯、邵陵王在城枣阳伯、保宁王绍圯宣城伯、肃宁王术授顺义伯。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国绅，安定人，尝官参政。既降，献文翔凤妻邓氏以媚自成。自成恶其伤同类，杀之，而归邓氏于其家。六政府侍郎则石首喻上猷、江陵萧应坤、招远杨永裕、米脂李振声、江陵邓岩忠、西安姚锡胤，寻以宣城丘之陶代振声为兵政府侍郎。其余受伪职者甚众，不具载。

使高一功、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禹州。于是河南、湖广、江北诸贼莫不听命。自成既杀汝才、一龙，又袭杀养成，夺守应兵，击杀袁时中于杞县。献忠方据武昌，自成遣使贺，且胁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献忠大惧，南入长沙。

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

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大治兵，制火车二万辆，募壮士，使白广恩、高杰将，欲俟贼饥而击之。朝议日督战，不得已出关。以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入洛。高杰为中军，檄广恩从新安来会。河南将陈永福守新滩，四川将秦翼明出商、洛，为犄角。前锋败贼浉池，至宝丰，再拔其城。次郟，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遣轻骑出汝州，要截粮道。传庭乃分军三，令广恩从大道，令高杰亲随从间道，迎粮，令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不可禁，遂为贼所蹶。至南阳，传庭还战，贼阵五重，官军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车奔，骑兵亦大奔。贼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自成空壁追，一日夜逾四百里，官军死者四万余人，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气败沮不复振。

冬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纳贼。自成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永寿王谊胤制将军。巡抚冯师孔以下死者十余人，布政使陆之祺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也。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后皆降。陈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巅不敢下，自成折箭为誓，招之，亦降。惟高杰以窃自成妻走延安，为李过所追，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

自成兵所至风靡，乃诣米脂祭奠。向为官军所发，焚弃遗骸，筑土封之。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凤翔不下，屠之。始，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榜掠征其金，死者瘞一穴。榆林故死守，李过等不能克，自成大发兵攻陷之。副使都任，总兵王世国、尤世威等，俱不屈死。乘胜取宁夏，屠庆阳，执韩王亶圻。移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日瑞等亦死。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又遣贼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高杰奔泽州。诏以余应桂总督三边，收边兵剿贼，然全陕已没，应桂不能进。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巩焞为礼政尚书、归安张嶙然为兵政尚书。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僂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玉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麟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是日，大风霾，黄雾四塞。事闻，帝大惊，召廷臣议。大学士李建泰请督师，帝许之。

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荣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二月，自

成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自成先遣游兵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北。身率众贼并边东犯，陷大同，巡抚卫景瑗、总兵朱三乐死。自成杀代王传燧，代藩宗室殆尽。犯宣府，总兵姜瓖迎降，巡抚朱之冯死。遂犯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

三月十三日焚昌平，总兵官李守镗死。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自成毡笠縹衣，乘乌骏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河，从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昇至，令贼刘宗敏疗治。

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太监王德化叱诸臣曰：“国亡君丧，若曹不思殡先帝，乃在此耶！”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顾君恩以告自成，改殓帝后，用

衮冕袞翟，加第厂云。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封太子为宋王。放刑部、锦衣卫系囚。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从事，六科曰谏议，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馆，太仆寺曰验马寺，巡抚曰节度使，兵备曰防御使，知府州县曰尹、曰牧、曰令。召见朝官，自成南向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賂，至灼肉折脰，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

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遍设官吏，所至无违者。及淮，巡抚路振飞发兵拒之，乃去。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令撰登极仪，諏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乃谋归陕西。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雷。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

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熔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

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

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僧三桂追自成。时福王已监国南京，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鳩合溃散，走平阳。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如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自成归西安，复遣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宁。时献忠以兵拒之，乃还。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自成始以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又屡败，复强狠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铡，官吏坐昧，即铡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兵两道追蹙，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於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于是斩自成从

父及宗敏于军。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自成兄子过改名锦，偕诸贼帅奉高氏降于总督何腾蛟。时唐王立于闽，赐锦名赤心，封高氏忠义夫人，号其军曰忠贞营，隶腾蛟麾下。永明王时，赤心封兴国侯，寻死。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与李自成同岁生，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

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其冬，洪承畴为总督，献忠及汝才皆就抚。已而叛入山西，偕群贼焚掠。寻扰河北，又偕渡河。自是，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

八年，十三寨会荥阳，议敌官军。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定议。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乃是遂相颉颃，与俱东掠，连破河南、江北诸县，焚皇陵。已而迎祥、自成西去。献忠独东，围庐州、舒城，俱不下。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御之。献忠从英、霍遁，道麻城，合守应等入关，会迎祥于凤翔。已，复出商、洛，屯灵宝，以待迎祥。迎祥至，则合兵复东。总兵官左良玉、祖宽击之，献忠与迎祥分道走。宽追献忠，战于嵩县及九皋山，三战皆克，俘斩甚众。献忠恚，再合迎祥众还战，复大败。迎祥寻与自成入陕西，而守应、汝才诸贼，各盘踞郟阳、商、洛山中，不能救，献忠亦遁山中。

明年秋，总督卢象升去，苗胙土巡抚湖广，不习兵。于是献忠自均州，守应自新野，蝎子块自唐县，并犯襄阳，众二十余万。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御，湖广震动。献忠纠汝才、守应及闯塌天诸贼，顺流东下，与江北贼贺一龙、贺锦等合，烽火达淮、扬。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总兵官杨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亲率兵当贼冲。贼从间道犯安庆，连营

百里，巡抚国维告警。诏左良玉、马炉、刘良佐合兵援之，遂大破贼。贼走潜山之天王古寨，国维檄良玉搜山，良玉不应，寻北去。贼乃复出太湖，连蕲、黄，败官军于酆家店，杀参将程龙、陈于王等四十余人。会总兵官牟文绶偕良佐来援，复破贼。贼皆遁，献忠入湖广。

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勦，次则汝才。献忠尝伪为官兵，欲给宛城，良玉适至，献忠仓皇走，前锋罗岱射之中额，良玉马追及，刃拂献忠面，马驰以免。会熊文灿为总理，刊檄抚贼。闯塌天者，本名刘国能，与献忠有郤，诣文灿降。献忠创甚，不能战，大恐。

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大喜，因遣间賚重币献洪范曰：“献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岂忘之邪？愿率所部降以自效。”洪范亦喜，为告文灿，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栴与良玉谋，俟献忠至执之，文灿不可。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不敢决。时群贼皆聚南阳，屠掠旁州县。文灿赴裕州，益大发檄抚贼。汝才以战败乞降于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明年，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渠帅、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复大破李自成，自成窜嶓、函山中，朝廷皆谓贼扑剪殆尽。

献忠在谷城，训卒治甲仗，言者颇疑其欲反。帝方信兵部尚书杨嗣昌言，谓文灿能办贼，不复忧也。夏五月，献忠叛，杀知县阮之铤，躡谷城，陷房县，合汝才兵，杀知县郝景春。十三家降贼一时并叛，惟王光恩不从。献忠去房县，左良玉追击之，罗岱为前锋，至罗猴山，岱中伏死，良玉大败。

嗣昌已拜大学士，乃自请督师，帝大悦。十月朔，嗣昌至襄阳，集诸将议进兵。时群贼大掠，贺一龙、贺锦犯随、应、麻、黄，与官军相持。汝才及过天星窜伏漳、房、兴、远，献忠踞湖广、四川界，将西犯。嗣昌视东略稍缓，乃宿辇重襄阳，浚濠筑城甚固，令良玉专力剿献忠。

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追败之水右坝。川将张令、方国安又邀击于岔溪。献忠奔柯家坪，张令遂北深入，被围，应元、之凤援之，复破贼。献忠率千余骑

窜兴、归山中，势大蹙。

初，良玉之进兵也，与嗣昌议不合。献忠遣间说良玉，良玉乃围而弗攻。献忠因得与山民市盐乌米酪，收溃散，掩旗息鼓，益西走白羊山。时汝才及过天星从宁昌窥大昌、巫山，欲渡江，为官兵所扼。献忠至，遂与之合。献忠虽累败，气益盛，立马江岸，有不前赴者，辄戮之。贼争死斗，官军退走。贼毕渡，屯万顷山，归、巫大震。已而汝才、过天星犯开县不利，汝才东走，过天星复轹开县而西。诸将往复追逐，献忠乃悉众攻楚兵于土地岭，副将汪之风战死。遂陷大昌，进屯开县，张令战死，石柱女土司秦良玉亦败。汝才复自东至，与献忠转趋达州。川抚邵捷春退扼涪江。贼北陷剑州，将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守阳平、百丈险，贼不得过，乃复走巴西。涪江师溃，捷春论死。献忠屠绵州，越成都，陷泸州，北渡陷永州，走汉川、德阳，入巴州。又自巴走达州，复至开县。

先是，嗣昌闻贼入川，进驻重庆。监军万元吉曰：“贼或东突，不可无备，宜分中军间道出梓潼，扼归路。”嗣昌不听，拟令诸将尽赴泸州追贼。

十四年正月，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之开县之黄陵城，贼还战，官军大败，士杰及游击郭开等皆死。献忠果东出，令汝才拒郧抚袁继威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给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又去，陷樊城、当阳、郢。合汝才入光州，残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分军犯茶山、应城，陷随州。伪张良玉帜，入泌阳。再攻应山，不免，去。攻勋阳，守将王光恩力战，始解。又拔郢西，群盗附者万计，遂东略地。

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心畏良玉，及屡胜，有骄色。秋八月，良玉追击之信阳，大破之。降贼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良玉急追之。会大雨，江溢道绝，官军不能进，献忠走免。已，复出商城，将向英山，又为副将王允成所破，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道纠土贼一斗谷、瓦罐子等，众复盛，然犹佯

推自成。先是，贼营革、左二贺陷含、巢、潜诸县，欲西合献忠，以湖广官兵沮不得达。及汴围急，督师丁启睿及左良玉皆往援汴，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中，与革、左二贺相见，皆大喜。明年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军。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陷无为、庐江，习水师于巢湖。太监卢九德以总官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败绩，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诏起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贼于潜山，献忠腹心妇竖尽走蕪水，革、左二贺北投自成。己，献忠复袭陷太湖。会良玉避自成东下，尽撤湖广兵自从，献忠闻之，又袭陷黄梅。

十六年春，连陷广济、蕪州、蕪水。入黄州，黄民尽逃，乃驱妇女铲城，寻杀之以填塹。麻城人汤志者，大姓奴也，杀诸生六十人，以城降贼。献忠改麻城为州。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沉诸江，尽杀楚宗室。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觜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蕪、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貽书譴责。左良玉兵复西上，伪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乃悉众趋岳州、长沙。于是监军道王璘、沔阳知州章旷、武昌生员程天一、白云寨长易道三皆起兵讨贼，蕪、黄、汉阳三府皆反正。献忠遂陷咸宁、蒲圻，逼岳州。沅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据城陵矶拒战，三战三克，歼其前部。献忠怒，百道并进，乾德等不支，皆走，岳州陷。献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蛟而詢。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骑而逼长沙，巡按刘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总兵尹先民降，长沙陷。寻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走永州。乃拆桂府材，载至长沙，造伪殿，而自遣三王于永。熙祚命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见杀。又陷宝庆、常德，发故督师杨嗣昌祖墓，斩其尸见血。攻道州，守备沈至绪战殁，其女再战，夺父尸还，城获全。遂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诸府县。广东大震，南、

韶属城官民尽逃。贼有献计取吴、越者，献忠惮良玉在，不听，决策入川中。

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曾英兵。进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炮与天角。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是时我大清兵已定京师，李自成遁归西安。南京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能讨贼。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悉陷之。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惟遵义一郡及黎州土司马金坚不下。

献忠黄面长身虎颌，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塚。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单杀。伪官朝会拜伏，呼奠数十下殿，奠所奠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取也。”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义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

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向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啖人死辄弃

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

【译文】

李自成，米脂县人，世代居住在怀远堡李继迁寨。他的父亲李守忠因为没有儿子，就到华山去祷告，李守忠梦见神灵告诉他说：“让破军星做你的儿子。”自从那以后，就生了自成。李自成小时在本县姓艾的富豪家放羊，长大后，当了银川驿站的驿卒。他擅长骑马射箭，打斗凶狠强横，屡屡犯法。知县晏子宾逮捕了他，打算把他处死，李自成逃离后当了屠户。天启末年，魏忠贤的党羽乔应甲任陕西巡抚，朱童蒙任延绥巡抚，他们只顾贪利而不去查办盗贼，盗贼从此开始兴起。

崇祯元年，陕西闹起大饥荒，延绥缺乏粮饷，固原的士兵抢劫了州府的库房。白水的盗贼王二，府谷的盗贼王嘉胤，宜川的盗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齐起事。有个叫高迎祥的安塞马贼，是自成的舅舅，与饥民王天梁一起聚众响应他们。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崇祯二年春天，皇帝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缉捕他们。参政刘应遇出击斩杀了王二、王大梁，参政洪承畴打败王左挂，盗贼逐渐感到害怕。恰巧京都因事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救援王朝的部队哗然而变后向西开拔，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的勤王部队也溃散了，与众盗贼的队伍会合。延绥巡抚张梦鲸被活活气死，洪承畴接替他，召用前总兵杜文焕督率延绥、固原的部队，命他因利乘便，寻找机会剿贼。

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屡次战败，只好乞求投降。而王嘉胤在延安、庆阳之间抢掠，杨鹤招抚他们，王嘉胤不肯听从，竟从神木渡过黄河进犯山西。在这个时候，秦地所征收的赋税有的叫“新饷”，有的叫“均输”，有的叫“间架”，名目日益增多，官吏借机作恶，他们谋取私利，百姓非常困苦。根据给事中刘懋的主张，朝廷削减了驿站，山、陕地区仰仗驿站吃饭的游民，无处觅食，就都追随盗贼，盗贼转眼间便多起来。兵部郎中李继贞上书皇帝说：“延安的民众闹饥荒，都将要去当盗贼了，请朝廷用十万两

库银来赈济他们。”皇帝设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时王嘉胤已攻克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座城堡，攻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及独行狼等盗贼，到处蜂拥而起。有的劫掠秦地，有的向东入晋，攻占城堡，残害人命。官军东奔西跑追击他们，盗贼有的投降有的战死，一会儿被消灭了，一会儿又兴旺起来。延安的盗贼张献忠也聚众盘据十八个寨子，号称“八大王”。

崇祯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在河曲打败盗贼，王嘉胤逃走。随后，他又从岳阳突然进犯泽州、潞州，但被他的左右随从杀死，同伙一致推举外号叫“紫金梁”的王自用当首领。王自用联合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钢、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张献忠共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人，聚集在山西。李自成于是同侄子李过一道去追随高迎祥，与张献忠等会合，号称“闯将”，这时他还没有什么名望。杨鹤因招抚盗贼没有成效故被朝廷逮捕，洪承畴接替杨鹤，张福臻接替洪承畴，监督曹文诏、杨嘉谟等将领清剿盗贼，所到之处都打了胜仗，这样陕西地区略为安定了。然而山西的盗贼却十分兴旺，他们在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津之间抢掠。

崇祯五年，流贼分路四面击出，接连攻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州县，整个山西都震动了。于是罢免了山西巡抚宋统殷的官职，派许鼎臣接替他，许鼎臣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别督率各部将领。宗衡督率虎大威、贺人龙、左良玉等部八千人，驻守平阳，负责平阳、泽州、潞州等四十一个州县的防务。鼎臣督率张应昌、颇希牧、艾万年等部七千人，驻守汾州，负责汾州、太原、沁州、辽州等三十八州县的防务。流贼也转移到磨盘山，把部众分为三路：阎正虎占据交城、文水，伺机攻打太原；邢红狼、开上龙占据在吴城，伺机攻打汾州；王自用、张献忠突袭沁州、武乡，攻破辽州。

崇祯六年春天，官军共同进兵，奋力出击。王自用感到害怕，就向前锦衣金事张道浚请求投降。条约还没有商定，阳和的军队突然袭击了王自用。贼寇大怒，毁约离去。恰巧总兵官曹文诏率领陕西的官军来到，会同猛如虎、虎大威、颇希牧、艾万年、张应昌等将领联合进剿贼寇，多次战斗都大胜，前

后杀了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人，打败了王自用、张献忠、老回回、蝎子块、扫地王等贼寇。这以后，王自用又被四川将领邓可望射死。山西三支强大的盗贼部队都被打败了。

当初，流贼攻破泽州时，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进兵越过太行山，劫掠了济源、清化、修武等地，围攻怀庆。官军追击，流贼就逃走了。另一部分流贼又窜入西山，在顺德、真定间大肆劫掠。大名道卢象升奋力作战打退了流贼。贼寇从邢台摩天岭西边下山，到达武安，打败总兵左良玉，黄河以北三府几乎全遭贼寇焚烧抢掠。潞王向皇帝上书告急，并请保卫凤阳、泗州的皇帝陵墓寝庙。皇帝下诏特派总兵倪宠、王朴率领中央军六千人，与众将领一道进剿。流贼听到这一消息后，想从河内奔向太行山。曹文诏截击了他们，贼寇于是不敢前进。

在山西战败的流贼，也逃往黄河以北汇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曹操、老回回等都到了。官军在后面紧逼。左良玉、汤九州等都在前面扼守，连续在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交战，多次打败流贼。贼寇想逃跑，但被黄河拦阻，处境极为困难。流贼一向害怕曹文诏、张道浚，道浚因事犯罪被调贬戍边，曹文诏转战秦、晋及黄河以北地区，遇到盗贼就打大胜仗，御史再次弹劾他骄狂傲慢，被调到大同去当总兵。流贼于是诈称投降，监军太监杨进朝相信他们，替他们上奏朝廷。恰巧天气寒冷，黄河河面上全结了冰，流贼突然从毛家寨策马径直渡过黄河。河南各部官军并没有扼守黄河，流贼就连续攻陷浚池、伊阳、卢氏三县。河南巡抚玄默率领各将官以强大兵力对付他们，流贼逃入卢氏山中，由小道径自奔向内乡，劫掠郟阳，又分兵劫掠南阳、汝宁，攻入枣阳、当阳，侵犯湖广。巡抚唐晖聚集兵士守卫辖区。流贼进犯归州、巴东、夷陵等地，攻破了夔州，进攻广元，逼近四川，所到之处纷纷向朝廷告急。

崇祯七年春天，朝廷特别设置了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门办理讨贼事宜，派延绥巡抚陈奇瑜担任此职，派卢象升管理郟阳，这是因为奇瑜曾在延州水关打败了流贼，颇有威名，而象升经历战阵通晓军事。于是奇瑜率兵从均州入湖广，与象升一起进军，驻扎在乌林关，杀死贼寇几千

人。流贼逃奔河南，奇瑜认为湖广不值得担心，就领兵向西进击。

当初，流贼从浍池渡黄河时，高迎祥部最强大，李自成隶属于他。进入河南后，自成和侄子李过联合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独自建立一支军队。李过、高杰善于作战，顾君恩擅长谋划。陈奇瑜的军队追来时，张献忠等奔往商、雒地区，李自成等在兴安的车箱峡陷入困境。赶巧下了两个月大雨，战马缺乏草料大多饿死，弓箭都脱落散架。自成采用君恩的计策，收买了奇瑜身边的人。假装要投降。奇瑜本来思想上轻视流贼，就答应了，发文书晓谕各将领约束兵士不要追杀他们，所过州县准备好干粮递送给他们。贼兵刚刚过了栈道，立即大声喧嚷，杀遍了经过的七个州县。而且略阳的几万贼兵也来会合，流贼的势力更加扩大。奇瑜因此获罪被革职，而李自成的名声开始昭著。

接着，洪承畴接替了陈奇瑜的职务，李乔任陕西巡抚，吴牲任山西巡抚。大学士温体仁对吴牲说：“流贼只不过是轻微的祸害，用不着担心。”不久，西宁官军哗变，洪承畴刚刚接受命令向东进发，听说兵变后急速返回。高迎祥、李自成于是进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各府的几十个州县。打败了贺人龙、张天礼的军队，杀了固原道的陆梦龙。围困陇州四十多天，洪承畴命令总兵左光先与贺人龙合力进击，大败流贼。恰巧朝廷也命令豫、楚、晋、蜀的驻军分四路进入陕西，高迎祥、李自成于是逃入终南山。转而向东出击，攻陷了陈州、灵宝、汜水、荥阳。听说左良玉将要来到，就把军营转移到梅山、溱水之间。部分流贼攻占了上蔡，烧了汝宁的外城。朝廷于是命令洪承畴出潼关追赶流贼，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进击，而流贼侦察到了这一情况。

崇祯八年正月各路贼寇在荥阳会师。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共同商量抵御官军的办法，没能作出决定。李自成献计说：“一个人尚且要奋战，何况我们多达十万人呢！官军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应当分兵数路，各自定夺进攻的方向，成败听凭天意。”大家都说：“同意。”于是议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四川、湖广的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的官军，曹操、过天星扼守黄河，高迎祥、张献忠及李自成等夺取东部地区，老

回回、九条龙往来接应，配合作战。因为陕西的官军精锐，所以增派了射塌天、改世王。军队所攻占的城镇，获得的男女玉帛一律均分。大家都按李自成之言而行。

在这以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担心流贼向南方进犯，请求加强凤阳先帝陵墓寝殿的防卫，朝廷没给吕维祺答复。等到高迎祥、张献忠率部东下，江北兵力单薄，固始、霍丘便都失守。紧随着流贼焚烧寿州，攻陷颍州，知州尹梦鳌、州判赵士宽战死，前任尚书张鹤鸣被杀。流贼乘胜攻陷凤阳，焚烧皇陵，留守署正朱国相等人都战死了。当此事传到朝廷，皇帝穿白色衣服痛哭，派官员到太庙祭告。逮捕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将他斩首示众，派朱大典接替他，大力征集军队讨伐流贼。流贼就在旗帜上用大字写着“古元真龙皇帝”，众乐合奏，开怀畅饮。李自成向张献忠要看守皇陵的官署中擅长鼓吹乐的小太监，张献忠不给。自成大怒，同高迎祥一道西奔归德，与曹操、过天星会合，再次进入陕西。只有张献忠独自东下去了庐州。

洪承畴正赶到汝州，命令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玘、张应昌诸将分别扼守湖广、河南、郧阳各个关口险要之地，征召曹文诏任中军。文诏还没有到任，邓玘就因军队叛乱而丧命。迎祥、自成从终南山出来，在富平、宁州大肆劫掠。老回回、献忠、曹操、蝎子块、过天星等流贼，听说洪承畴出了潼关，都先后跑到陕西，焚烧抢掠西安、平凉、凤翔各郡。洪承畴急忙回师援救，分派各将上攻打老回回等，命令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在宁州攻打迎祥、自成。后来艾万年中了埋伏战死，曹文诏发怒，再次进攻，也中埋伏战死了。群贼乘胜夺取地盘，杀人放火，火光都映射到西安城里了。洪承畴在泾阳、三原之间奋力抵御，决死战斗，流贼不能通过。献忠、老回回等从另一条路转攻朱阳关，守关将领徐来臣在军队溃败中战死，尤世威中箭逃跑。于是群贼都杀出了潼关，分为十三营向东进犯，而迎祥、自成则率部单独留在陕西。

这时卢象升已改任湖广巡抚，管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地军务。皇帝命令洪承畴督率关中诸军，卢象升督率关外诸军。流贼的部队也分开行动，高迎祥掠取武功、扶风以西地区，李自成掠取富平、固州以东地

区。洪承畴派将领追击李自成，取得了小胜，进驻醴泉。贼将高杰和自成妻子刑氏私通，怕被李自成诛杀，就挟持刑氏前来投降。洪承畴亲自追击李自成，在渭南、临潼激战，自成大败后向东逃跑。迎祥也屡次战败，就向东越过华阴南面的原野，翻过山岭，同李自成出了朱阳关，与张献忠会合。冬季十一月，群贼迫近阌乡，左良玉、祖宽抵挡不住，于是贼寇攻陷了陕州，进而攻打雒阳。河南巡抚陈必谦督促左良玉、祖宽援救雒阳，张献忠撤往嵩县、汝州。迎祥、自成撤往偃师、巩县，夺取鲁山、叶县，攻占光州，卢象升在确山打败了他们。

崇祯九年春天，高迎祥、李自成攻打庐州，未能攻下。接着攻破了含山、和州，杀了知州黎弘业及居于本籍的御史马如蛟等人。李自成又攻打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州城，没能攻下。卢象升亲自督率祖宽、罗岱、杨世恩等将领前来援救，双方在朱龙桥交战，贼寇大败，尸体充塞河道，河水因此断流。流贼向北攻打寿州，前任御史方震孺坚决守卫。转而向西，进入归德，边将祖大乐领兵打败了他们。逃往密县、登封，前任总兵汤九州战死。贼寇又分路进犯南阳、裕州，陈必谦援救南阳，卢象升援救裕州，又命令祖大乐等攻打贼寇，此次几乎把高迎祥、李自成的精锐部队杀尽。流贼重新分兵进入陕西，高迎祥从郧阳、襄阳奔向兴安、汉中，李自成从南山越过商、雒，奔往延绥，进犯巩昌北部地区。左光先、曹变蛟各将领打败了他，自成逃到环县。不久，官军在罗家山失败，人马器械全部丧失，总兵官俞冲霄被抓获。这促使李自成的势力再次兴起，进军围攻绥德，他想东渡黄河，山西的官军挡住了他。又向西夺取了米脂，喊来知县边大绶，说道：“这是我的故乡，不许虐待我的父老乡亲！”留给他一些钱，叫他修建文庙。准备袭击榆林，当时黄河水暴涨，很多贼兵被淹死，李自成于是改变进军路线，从韩城向西去。

当时卢象升及祖大乐、祖宽等都入京救援去了。孙传庭新任陕西巡抚，决心要剿灭流贼。秋季七月，在整饬擒获高迎祥，押往京城到宫门前“献虏”，高迎祥被肢解而死。于是贼徒们推举李自成为闯王。这个月，进犯了阶州、徽州。不久，从汧、陇州出发，占据了凤翔，渡过渭河。

崇祯十年，进犯泾阳、三原。蝎子块、过天星都来与李自成会合。孙传庭督率曹变蛟连续作战七天，都取得胜利，蝎子块投降。李自成与过天星逃往秦州。进入四川，攻陷宁羌，击破七盘关，占领了广元，总兵官侯良柱战死，于是接连攻陷了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县。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县王时化、郫县主簿张应奇、金堂典史潘梦科等都被杀死。李自成进攻成都，结果七天没有攻下，而巡抚王维章因犯躲避盗贼罪被惩治。

崇祯十一年春天，官军在梓潼打败流贼，李自成逃往白水，粮食已耗尽。洪承畴、孙传庭在潼关原野合力进击，击败贼寇。李自成丧失了全部人马，只同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突围，逃到商、洛山中躲起来。这一年，张献忠投降了朝廷，李自成的势力更加衰弱。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改任保安总督。孙传庭托病推辞，被逮捕入狱。这两个人离去，使得李自成稍稍得以安定。总理熊文灿正主张招抚，有探子报告说自成死了，他就更加松懈了。

崇祯十二年夏天，张献忠在谷城造反。李自成非常高兴，出山招回部众，因而部众又大量聚集。陕西总督郑崇俭派兵包围了他们，下令说“包围敌军一定要留缺口”。李自成就从缺口逃走，突破武关，去依附张献忠。张献忠想算计他，李自成发觉后立即逃走了。杨嗣昌在夷陵督率部队，发文书叫李自成投降，李自成谎言相欺。官军把李自成围困在巴西、鱼腹的群山里，李自成的处境很困难，想上吊自杀，被养子李双喜劝住。他的部将大多出山投降。有个叫刘宗敏的人，是蓝田的铁匠，最勇猛，他也想投降。李自成同他走入一座乡野的神祠，望着他叹气说：“有人说我应当做皇帝，何不去占卜一下，如果不吉利，你就砍下我的头去投降吧！”刘宗敏答应了，三卜三吉。刘宗敏回去后，杀了他的两个妻子儿女，对李自成说：“我誓死跟随您了！”军队里的壮士听说后，也有许多人杀了妻子愿意追随他。李自成于是把辎重全部烧掉，率领轻装的骑兵由郧阳、均州奔向河南。河南正闹大旱，一斛谷贵至一万钱，饥民跟随李自成的有好几万人。于是自成率众从南阳出发，攻打宜阳，杀了知县唐启泰。攻打永宁，杀了知县武大烈，还杀了万安王朱采铨。后来

攻打偃师，知县徐日泰咒骂流贼后殉难。当时是崇祯十三年十二月。

李自成长得颧骨高突，眼睛象鹞鹰一样，鼻子象鸛鸟的鼻子一般，声音像豺狼嗥叫。他性情猜疑残忍，每天把杀人砍脚挖心当作游戏。他经过的地方，百姓都守在土堡里不出来。杞县有个叫李信的举人，是卷入叛逆案中的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曾经拿出粮食赈济饥民，饥民感激他说：“李公子救活了我！”正巧绳技女艺人红娘子造反，掳走了李信，强行嫁给了他。李信逃了回来，官府却把他当强盗，囚禁在监狱里。红娘子来救人，饥民们纷纷响应，一道救出了李信。卢氏举人牛金星参加会试，复核试卷时被斥退，于是偷偷地加入李自成的部队为他们出谋划策，后又秘密地回家，事情暴露被叛斩首，随后，得以减刑免死。这两个人都去投奔李自成，自成非常高兴，把李信的名字改为李岩。牛金星又引荐一个搞占卜的人叫宋献策，他身長才三尺多，进献预言说：“十八子，登帝位。”李自成非常高兴。李岩趁机进言道：“夺取天下要以人心为根基，请你不要杀人，以获取天下的民心。”李自成听从他的意见，减少了杀戮。又散发抢来的财物赈济饥民，得到粮饷的饥民，分不清李岩、李自成，就笼统地喊：“李公子救活了我。”李岩又编歌谣说：“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歌唱以煽动群众，于是追随李自成的人一天天增多。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部进攻河南府，有些官军士兵勾结流贼，府城于是陷落，福王朱常洵遇害。李自成的士兵舀了福王的血，混在鹿肉酱里品尝，取名叫“福禄酒”。福王的长子朱由崧光着身子逃走了。李自成散发王府的钱财赈济饥民，接着就移师进攻开封。当时张献忠也攻陷了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在开封当周王的朱恭枬，听说流贼来犯，急忙分发府库的钱财招募敢死队，与巡抚都御史高名衡等一起坚守。李自成攻打了七昼夜未能破城，就自行解散围困的部队离去，转而屠戮了密县。流贼头目罗汝才、当地草寇袁时中都归附了李自成。袁时中所部多达二十万人，号称“小袁营”。罗汝才就是前面提过的曹操，他是和张献忠一道投降朝廷后又叛离的。

李自成当初是高迎祥的副将，到这时他的势力非常强盛。于是皇帝任命前任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让他专门处理进剿流贼李自成的事，另外命令保定总督杨文岳前来与宗龙会师。傅宗龙快马驰入潼关，与巡抚汪乔年一起

明史卷三百〇九

调兵，兵均已被派光，于是发文书令河南大将李国奇、贺人龙的军队隶属其部下，急速出关。杨文岳率领虎大威的军队一起到达新蔡，与李自成的部队交锋，贺人龙的士兵先逃跑，李国奇、虎大威的部队也跟着逃跑，傅宗龙，杨文岳只好用亲兵修筑防御工事坚守。晚上，杨文岳的部队溃败逃到陈州，傅宗龙与流贼相持了几天，粮食耗尽，在突围逃跑时，傅宗龙被抓住杀死。李自成攻陷叶县，杀死副将刘国能，进而把左良玉围困在郾城。汪乔年接替傅宗龙的总督职务，率兵出关，驻扎在襄城，李自成调集所有精锐部队攻打他，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都战死。李自成对一百九十名俘虏处以割鼻砍脚的酷刑。接着李自成率部乘胜攻陷南阳、邓州等十四座城池，再次围攻开封。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奋力抵御，放箭射中了李自成的眼睛，发炮击毙了上天龙等人，李自成更加愤怒了。

李自成每次攻城，不采用古代架云梯冲击的办法，而专叫士兵挖取城砖，挖得一块砖的就回营休息，落后的就要斩首。挖取城砖以后，就在城墙根打洞。开始仅能容纳一个人，逐渐可容纳十人、百人，挖时依次把土背出来。每隔三五步，留一根土柱，然后系上粗绳。洞挖完后，成千上万的人拉着绳子一声喊叫，土柱折断城墙也就崩塌了。高名衡在城上开凿横向通道，听见下面有声响，就用加毒药的污水往下灌，毒死了不少人。流贼于是就在城墙崩坏的地方采用火攻的办法，在瓮中装满火药，点燃后火药爆炸，碰到的东西都被炸得粉碎，这方法叫做“放进”。

崇祯十五年正月，开封城墙倒塌了一半，流贼用“放进法”攻城，数千名铁甲骑兵奔驰叫嚷着，只等城墙崩塌就涌进城里。这座城是以前宋朝的汴都，金人占领后又重新修筑过。城墙有好几丈厚，土质坚实，“放进”时，火药向外爆炸，流贼的骑兵多被炸死，自成大惊，于是率部撤离开封。向南攻陷西华，不久又屠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皆因痛骂流贼而被杀死。归德、睢州、宁陵、太康等几十个郡县，都被摧残焚毁了。当商丘知县梁以樟负伤昏厥后又苏醒过来时，发现全家人已被杀光了。

随后，自成又再次攻打开封，在城四周修筑长长的围子作长期围困的打算。皇帝下令起用孙传庭为总督，释放了前任尚书侯恂并命令他督率军队，征

调左良玉的部队援救开封。左良玉率部到达朱仙镇，打了大败仗，逃奔襄阳。故而各路官军都驻扎在黄河北岸，不敢前进。开封粮食吃光了。山东总兵刘泽清也奉诏来到。孙传庭知道开封危急，在西安会合各路将领，急忙出关来救援。孙传庭还未到达开封，而高名衡等商议挖开朱家寨口黄河河堤来淹流贼，流贼也挖开马家口河堤准备淹开封城。秋季九月癸未那天，下大雨，两处同时决堤，狂涛声如震雷，冲破开封北门入城，穿城而过，从东南门涌出，流入涡水。城中百万户人家都被淹没，逃脱的只有周王、王妃、王长子及巡抚巡按以下官吏不到两万人。当然流贼也被淹死一万多人，于是转移营地往西南方而去。

在这之前，有称作老回回的马守应、称作革里眼的贺一龙、称作左金王的贺锦、称作争世王的刘希尧、称作乱世王的蔺养成等人，都归附了李自成，当时号称“革左五营”。李自成于是向西迎击孙传庭的军队，在南阳交锋，孙传庭的军队溃散逃走，这就是河南人所说的“柿园之败”。这时大清军队向南侵犯，京城告急，朝廷无暇再去讨伐流贼。李自成于是趁势收聚群贼，军营相连竟然长达五百余里，再次屠戮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炮死去，杨文岳被杀。李自成胁迫崇王朱由櫜参加了贼军，于是从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进兵。左良玉望风南逃，李自成进驻襄阳。分兵夺取襄阳府属下各城及德安各州县，都攻下来了，第二次攻克夷陵、荆门州。李自成亲自攻打荆州，湘阴王朱俨钅被杀，焚烧了猷陵的木城，凿毁了宫殿。

崇祯十六年春天李自成率部攻陷承天。众流贼打算挖掘猷陵，有声音震动山谷，大家因害怕而停止挖掘。转而夺取附近的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都攻占了。先头部队逼近汉阳，左良玉逃往九江。攻打郢阳时，因抚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奋力守卫未被攻破。王光恩，原本是从贼营归降朝廷的人。

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然后分编他的部队，有的叫标营，统领士兵一百队；有的叫先、后、左、右营，各统领士兵三十余队。标营用白色小旗和黑色大旗，唯独李自成用饰以白鬃毛的大旗，旗杆头用白银做成，左营的小旗白色，右营红色，前营黑色，后

营黄色，各营大旗的颜色同小旗一样。五个营按顺序各值班一昼夜，又依次休息，巡逻很严密。逃跑的叫做“落草”，将被肢解处死。规定招收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当兵。精兵一个，配备有喂马、掌管军械、做饭的人十个。军令规定，不许私藏银子，经过城镇不许进屋居住，除妻子外不许携带其他妇女。起居处全用单布帐幕。但是丝棉铠甲却有一百层厚，弓箭火炮都不能穿透。一个士兵有备用马三四匹，冬天就用垫子褥子等裹马蹄。把人腹剖开当做马槽来喂马，使马看见人，就像虎豹一样齧着利牙想咬人。军队驻扎时，士兵们就出去比赛骑马射箭，叫做“站队”。夜里四更时分，就在睡觉的草垫上吃饭听候命令。所经过的高冈陡坡，都跃马直上。河流中只怕黄河，像淮河、泗水、泾水、渭河等，要渡河就上万人把脚翘到马背上，或者抱着马颈上的长毛、拉着马尾，呼啸着渡河，于是马蹄过处造成淤塞，河水为之不流。临到作战时，排列三万骑兵，名叫“三堵墙”。前面的若后退，后面的就杀了他。如久战不能取胜，骑兵就假装失败来引诱官军，然后用三万持长枪的步兵，飞快地出击猛刺，骑兵再回过头来冲击，没有不获全胜的。每次攻城，投降的一律不杀，拒守一天杀十分之三，拒守两天杀十分之七，拒守三天就全部屠戮。大凡杀了的人，就把尸体捆起来焚烧，叫做“打亮”。城池将要攻陷时，近万名步兵围在城墙下，骑兵来回巡查，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的。张献忠虽然十分残忍，也没有做到这地步。各营比较战利品，缴获马骡的可得上赏，缴获弓箭铅弹火枪的低一等，缴获钱帛的又低一等，缴获珠玉的为最下等赏。

李自成不好酒色，吃粗糙的饭，与部下同甘共苦。而罗汝才有几十个妻妾，都穿华丽的丝绸衣服，营帐里设有几班歌舞会，自我奉养优厚，李自成曾经嗤笑鄙视他。罗汝才部众数十万，任用山西举人吉珪做主谋。李自成善于攻城，罗汝才善于作战，两人相互配合像左右手一样默契，李自成打下了宛、叶，攻克了梁、宋，兵力强大，土民归附，于是产生了专制的念头，但唯独顾忌罗汝才。于是召请和罗汝才要好的贺一龙宴饮，随即把他绑了，早晨派二十名骑兵到罗营杀了汝才，进而把他部队全兼并了。

李自成在中州时，所夺取的城镇全都焚毁。到他渡过汉江后，打算以荆、

襄作根基，改襄阳叫襄京，修缮襄王的宫殿，自己住进去。改禹州叫均平府，改承天府叫扬武州，其他府县很多都更改了名称。

牛金星教他创制官爵名号，大举设置官职与任用官吏。李自成没有儿子，侄子李过和妻弟高一功，轮流在他身旁，倍受亲近信任，执掌权力。田见秀、刘宗敏任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等任制将军，张鼎、党守素等任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任果毅将军，共五营二十二将。又设立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职。险要的地方设置防御使，府长官叫“尹”，州长官叫“牧”，县长官叫“令”。封崇王朱由楨为襄阳伯，邵陵王朱在城为枣阳伯、保宁王朱绍圻为宣城伯、肃宁王朱术榑为顺义伯。任命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张国绅是安定人，曾当过参政。投降以后，献文翔凤的妻子邓氏来讨好李自成。李自成讨厌他伤害同类，杀了他，而将邓氏送回文家。六政府侍郎分别是石首人喻上猷、江陵人萧应坤、招远人杨永裕、米脂人李振声、江陵人邓岩忠、西安人姚锡胤，不久又让宣城人丘之陶接替李振声为兵政府侍郎。其他接受伪职的人很多，就不一一记载了。

李自成派遣高一功、冯雄驻守襄阳，任继光驻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驻守夷陵，王文曜驻守澧州，白旺驻守安陆，萧云林驻守荆门，谢应龙驻守汉川，周凤梧驻守禹州。此时，河南、湖广、江北各路流寇无不听从李自成的命令。李自成已杀了罗汝才、贺一龙，又击杀了蔺养成，夺了马守应的兵权，在杞县击杀了袁时中。张献忠正占据着武昌，李自成派使者去祝贺，并且威胁他说：“老回回已被降服，曹操等人也杀掉了，将要轮到你了。”张献忠惊恐万状，立即向南进入长沙。

在这时候，十三家七十二营各大贼首，死的死降的降，差不多都完了，仅存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而李自成特别坚强有力，于是自号“新顺王”。召集牛金星等商议用兵的方向。牛金星请求先攻取河北，直奔京城。杨永裕请求攻克金陵，切断燕都的粮道。从事顾君恩说：“金陵在长江下游，事情即使成功，也太缓慢了。直奔京城，假如难以取胜，那么往哪里撤退呢？这方案过于急躁。关中地区，是大王的故乡，山河险固，占了天下三分之二，应该

首先攻夺此地，建立事业的根基。然后向旁边夺取三边，凭借它的兵力，尔后占领山西，最后向京都进兵，这样做不管进攻退守，都会万无一失。”李自成采纳了他的建议。

孙传庭在柿园战败后回到陕西，大力整治军队，制造用火攻敌的战车二万辆，招募勇士，让白广恩、高杰率领，想等到强盗缺粮时向他们进攻。朝廷每天议论催促出战，不得已率部出关。命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从灵宝进入洛阳。高杰为中军，发文书令白广恩从新安前为会合。河南将领陈永福驻守新滩，四川将领秦翼明从商、洛出兵，互相配合，形成夹击敌人的形势。前锋在渑池打败了强盗，追到宝丰，又攻取宝丰城。官军驻扎在郟县，李自成率领一万骑兵返回来作战，又失败了，几乎被抓获。碰巧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粮车无法前进。李自成派轻骑兵从汝州出发，拦截运粮道路。孙传庭于是把军队分成三部分，命令白广恩从大道出发，命令高杰跟着自己从小路出发，去迎接粮车，命令陈永福守卫军营。孙传庭出发后，陈永福的士兵也争着要出发，无法制止，所以就被强盗跟踪。到了南阳，孙传庭掉回头作战，强盗的阵势布置了五层，官军攻破了三层。立即逐渐退却，以火攻敌的战车败逃，骑兵也大量逃跑。流贼放纵铁甲骑兵践踏官军，孙传庭大败。李自成空着军营率全部人马追击，一昼夜行军赶路四百里，官军死了四万多人，损失兵器辎重几十万。孙传庭逃到黄河北面，转奔潼关，精神崩溃情绪沮丧，从此一蹶不振。

冬季十月，李自成攻陷潼关，孙传庭死去，然后相继攻取华阴、渭南、华县、商县、临潼。进一步攻打西安，守将王根子打开东门迎接强盗。李自成抓住秦王朱存枢任命他为权将军，任命永寿王朱谊沅为制将军。巡抚冯师孔以下死了十余人，布政使陆之祺等全都投降。李自成让士兵大肆抢掠三天后，才禁止部下。将西安改名为长安，称为西京。赐给顾君恩歌舞伎一队，以此奖励他献进兵关中的计策。大量征调民夫，整理修建长安城，开辟车马大道。李自成每三天一次自到教场考核射箭，老百姓看见黄龙大旗，都趴在地上高呼万岁。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各将领等都先后投降。陈永福由于以前射伤过李自成的眼睛，守住山顶不敢下来，李自成折箭发誓，招抚他，他

也就投降了。只有高杰因为勾引李自成的妻子逃往延安，被李过追击，转而向东，在宜川渡过黄河，截断蒲津黄河渡口以便防守。

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到米脂祭拜祖墓。他的祖坟先前被官军挖开，遗骨被焚毁丢弃，李自成用土把墓封起来。找到族人，赠给金钱封赐爵位后才离开。李自成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清涧为天波府。凤翔人不投降，就屠杀他们。当时李自成进入陕西时，自称这里是故乡，不会侵犯糟蹋，没过一个月依然抢掠。又认为士大夫一定不会归附自己，把做过官的士大夫都抓来拷打，没收他们的钱财，人全埋在一个墓穴里。榆林因此而死守，李过等人无法攻取，李自成派了很多部队才攻陷它。副使都任、总兵王世国、尤世威等，都不肯屈服被杀死。李自成又乘胜攻取宁夏，屠戮了庆阳，抓住韩王朱亶塔。挥师攻打兰州，甘肃巡抚林日瑞等也战死。转而攻克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都投降，陕西地区全部归李自成。又派贼寇渡过黄河，攻陷平阳，杀掉明皇族三百多人。高杰逃往泽州。皇帝下令派余应桂担任三边总督，收聚边防部队来剿灭强盗，可是整个陕西都陷落了，余应桂不能前去赴任。

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僭越地取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他曾祖以下的祖先，都追加谥号，尊奉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让牛金星担任这个官职。增设六政府尚书，设立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与房等官职。任命乾州人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人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人巩焄为礼政尚书、归安人张麟然为兵政尚书。恢复五等爵位，大封功臣。刘宗敏以下九人封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封伯，封子爵的有三十人，男爵的五十五人。李自成制定军规。凡有骑马扰敌队列的斩首，骑马奔入庄稼地的斩首。登记在册的步兵四十万人。骑兵六十万人。兵政侍郎杨王休任都肄，从横门出发，行至渭桥，锣鼓声震天动地。命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麟等起草檄文飞马传谕远近，指名斥责皇帝。当天，大风夹着尘土，黄雾充满了四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皇帝震惊，召集大臣们商议。大学士李建泰请求让他统率军队，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时山西自从平阳失陷后，河津、稷山、茌河都相继陷落了，其他的府县都望风归顺。二月，李自成强渡黄河，攻战汾州，夺取河曲、静乐，进攻太原，捕获晋王朱求桂，巡抚蔡懋德死在这场战役中。向北夺取忻州、代州，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李自成先派一支流动作战军队攻入故关，夺取大名、真定后北进。他亲自率领大部队挨近边境向东进犯，占领大同，巡抚卫景瑗、总兵朱三乐战死。李自成杀死代王朱传炆，代王的宗族几乎被灭尽。进犯宣府，总兵姜瓖投降，巡抚朱之冯战死。接着侵犯阳和，从柳沟逼近居庸关，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投降。

三月十三日焚毁了昌平，总兵官李守铤死亡。先前，流贼想侦察京城虚实，常常暗地里派人载运贵重的货物，到京都贩卖，又派人冒充官府的各类属吏，刺探机密。朝廷有什么计划决策，立即从几千里外飞马回报。等到强盗抵达昌平，兵部派骑兵侦察贼情，流贼就引诱他们投降，结果没有一个返回的。当强盗流动骑兵到达平则门时，京城的人还不知道。十七日，皇帝召集群臣询问贼情，无人回答，却有人哭泣。不久流贼围攻九门，城门外原先设立的三个大营的人马，全部投降流贼。京城长期缺乏粮饷，登上城墙守卫的人数不够，就用内侍去补充。内侍独揽守城防务，众宫员都不敢过问。

十八日，流贼的攻势更紧，李自成率部驻扎在彰义门外，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中见皇帝，要求皇帝让位。皇帝大怒，呵斥他退下，并且下诏亲征。黄昏时，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流贼全部进了城。皇帝步出皇宫，登上煤山，看见连天的烽火，叹息说：“苦了我的百姓啊！”徘徊良久，回到乾清宫，下令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到外戚大臣周奎、田弘遇的府第避难，用剑砍伤长公主，催促皇后自杀。十九日丁未，天还没亮，皇城失守，敲钟召集众官员，没有人来。因此又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在山亭用丝巾上吊，崇祯皇帝驾崩。太监王承恩也吊死在旁边。

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月白色衣衫，骑着黑花马，进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麟然等骑马相随。李自成登上皇极殿，占据御座，又命令全力搜索皇帝皇后，限令众官员三日后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的有四十多人。宫女魏氏跳河自杀，有

二百多人跟从她跳河自尽。象房里的大象都哀吼流泪。太子投奔周奎家，进不了门，两位王爷也无处藏身，先后都被抓来了，都不屈服，李自成把他们关押在宫里。长公主晕厥后又苏醒了，被抬了出来，命令贼将刘宗敏找人治疗。

不久，才知道皇帝皇后都已驾崩，李自成命令用宫中的门扇抬出去，用柳木棺装殓，停放在东华门外，路过的老百姓都掩面哭泣。三天以后的己酉日，天刚亮，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领文武百官入朝祝贺，都穿着白色衣服坐在殿前。李自成不出来，群贼争相戏弄侮辱众官员，槌打他们的背，摘掉他们的帽子，有的甚至把脚放到大臣脖子上，以此取乐，众官员恐惧地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太监王德化呵斥官员们说：“国家灭亡、国君去世，你等不想法殡葬先帝，却呆在这里！”说完就哭了，内侍几十人都哭，魏藻德等人也哭了。顾君恩将这些情况向李自成报告，李自成就改殓了皇帝皇后，让他们穿上皇帝皇后的饰有雉羽的礼服，还在棺材上加盖了苇棚。大学士陈演劝李自成即帝位，李自成没有答应。封太子为宋王。释放在刑部、锦衣卫关押的囚犯。

李自成从占领西安起，开始建立职官制度，此时更把朝廷的官制更改尽了。“六部”改叫“六政府”，“司官”叫“从事”，“六科”叫“谏议”，“十三道”叫“直指使”，“翰林院”叫“弘文馆”，“太仆寺”叫“验马寺”，“巡抚”叫“节度使”，“兵备”叫“防御使”，知府州县官分别叫尹、牧、令。召见朝廷官员时，李自成面向南而坐，牛金星、刘宗敏、宋企郊等在李自成左右一起就坐，按官职品级叫名字，分成三等授给职务。从四品以下的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都卑鄙地接受了伪职，三品以上的只任用了前侍郎侯恂。其他有功劳的皇族亲戚、文武大臣周奎、朱纯臣、陈演、魏德藻等共八百多人，都被送到刘宗敏等人的军宫里，严加拷打刑讯，索取贿赂，甚而至于灼烧肌肤，打折腿脚，极尽恶毒的手段，惨不忍睹。藻德碰见马世奇家的人，哭着说：“我不能为你做主，现在求死也办不到。”流氓又按保甲制编排户籍，命令五家供养一个贼兵，大肆奸淫掳掠，百姓不堪忍受残害，吊死的随处可见。征缴各个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钱财，金银收够了就把他们杀死。焚烧太庙

里的先帝牌位，把明太祖的牌位迁到帝王庙内。

这时贼众已经攻占了保定，李建泰投降，京畿辖区内的府县全部归附。在山东、河南普遍设立官署任命官吏，贼众所到之处没有敢违抗的。流贼到淮地，巡抚路振飞派兵抵抗他们，强盗于是撤离。李自成以为得了天命，牛金星率领贼众三次上表劝他即帝位，他便接受了，下令拟定登极的仪式选择吉日。当李自成登上御座时，突然看见一个身高数丈的穿白衣服的人，手执宝剑怒目而视，御座下面的龙爪和龙颈上的长须都动了起来，李自成恐惧不安，急忙跑下御座。铸造金印及永昌钱币，都没有成功。得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起兵，就谋划回归陕西。

当时，吴三桂奉旨入京救援，到了山海关，京都失陷，他犹豫不决。李自成劫持他的父亲吴襄，写信招抚他，吴三桂打算投降。到了滦州，听说爱妾陈沅被刘宗敏抢走，气愤至极，急速回到山海关，打败了贼将。李自成大怒，亲自率领十余万贼兵，把吴襄押在军中，向东进攻山海关，另派部将领兵从一片石进击关外。吴三桂害怕，向我大清乞求投降。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率兵二十万，布阵关内，从北山绵亘到海边。我大清军队针对贼军布阵，吴三桂居于右翼边缘，出动全部精锐去拼搏作战，杀死数千贼兵，强盗也奋力战斗，包围圈冲开了又重新合上。斗争持续了很久，我大清国军队从吴三桂阵地右侧袭击，冲击流贼的中坚部队，万马奔驰腾跃，箭密如雨，天刮大风，飞沙走石，像冰雹一样击向贼兵。李自成正挟持太子登上高土丘观战，发现是我大清的军队，急忙赶马下土丘逃走。我军追击贼众四十里，贼众大溃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尸横遍野，流血染红了沟水。李自成逃往永平，我军去追赶他。吴三桂先赶到永平，李自成杀死吴襄，逃回京城。

当时牛金星留守京城，降民们去拜见他，十分恭敬地行门生的礼节。牛金星说：“现在谣言四起并且正旺盛，各位应深居简出。”从此投降的人开始感到惊慌恐惧，大多潜逃躲藏起来。李自成回京后，把拷打官吏索取得到的黄金及宫中库藏的黄金、器皿都熔铸成饼，每个饼重千金，大约有几万饼，用骡车运到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在武英殿称帝，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皇后，立妻子高氏为皇后。李自成戴着皇冠，摆设仪仗接受朝拜。牛金星到南郊代皇

帝行祭天之礼。焚烧了宫殿和京城九座城门楼。第二天一早，挟持太子、两位王子西逃，并且派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后。

五月二日，我大清军队进入京城，下令安抚百姓，为明朝皇帝皇后治理丧务，议定谥号，派将领和吴三桂共同追击李自成，当时福王已在南京代行处理国政，大学士史可法率领军队讨伐流贼。李自成到达定州，我军追上了，同他交战，杀死谷可成，左光先伤了脚，让部下背着逃走了。李自成向西跑到真定，增调人马来攻打我军，我军再次击败他。李自成中了流箭伤势很重，向西越过故关，进入山西。碰巧我军东撤，李自成于是纠合溃散的人马，逃跑到平阳。

李岩是原来劝李自成不要滥杀以收揽民心的人。京都失陷，他保护着懿安皇后让她自尽。又仅有他未对士大夫进行拷打掠夺，牛金星等人对他很是忌恨。定州战败后，河南的州县大多叛离贼寇，李自成召集将领们议事，李岩请求率兵前往。牛金星偷偷告诉自成说：“李岩英勇果敢，谋略远大，是不会久居人下的。河南是李岩的故乡，把大量军队交给他，必定无法控制他。‘十八子’的讖语，该不会是指李岩吧？”乘机诬陷李岩谋反。李自成让牛金星与李岩宴饮，并且杀害了他，贼众因此都人心离散。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又派贼兵攻取汉中，招抚引诱总兵赵光元投降，进军占领保宁。此时张献忠派兵抵抗，贼兵因此撤回。八月建成祖先的宗庙，李自成打算去祭祀，突然浑身寒颤不能前去举行祭礼。李自成那时因为李岩的建议，假装仁义，等到李岩死后，他又多次战败，便依旧强横凶暴刚愎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都因小有抵触而被处死。他还制成铜铡，官吏犯了受贿罪，马上用铡刀斩杀。百姓偷一只鸡的也被处死。陕西人恐惧万分。

清顺治二年二月，我军进攻潼关，伪伯爵马世耀率六十万部队迎战，战败死去。潼关被攻克，李自成因此放弃西安，由龙驹寨奔武冈，进入襄阳，再逃到武昌。我军分两路跟踪追击，连续在邓州、承天、德安、武昌逼近敌人，穷追到流贼的老营，八次大败强盗。此时，左良玉率部东去，武昌空虚无人。李自成驻扎了五十多天，贼寇尚有五十余万人，改江夏为瑞符县。不久以后被我军追逼，部众大多投降，其余的逃散了。李自成败走咸宁、蒲圻，到达

通城，逃进了九宫山。秋天九月，李自成留李过守寨，自己率领二十名骑兵到山中掠夺食物，被村民围困，不能逃脱，于是自缢而死。也有人说村民正在修筑堡垒，发现贼寇人少，争相上前攻打，贼寇人马都陷进泥沼中，李自成头部遭受锄头袭击致死。村民剥下他的衣服，发现龙衣金印，死者瞎了一只眼，村民这才大为惊讶，认出这人是李自成。当时我军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查验尸体，已朽烂不能辨认。后来抓获李自成的两个叔父伪赵侯和伪襄南侯及他的两个妻妾，伪总兵赵光先、伪军师宋献策。因此在军中杀了自成的叔父及刘宗敏。牛金星、宋企郊等人都逃亡了。后来又抓获李自成的两个叔父伪赵侯和伪襄南侯以及他的两个妻妾，还搜出一枚金印。同时又抓获了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因而将自成的教父和刘宗敏在军中斩首示众。牛金星、宋企郊等人都逃跑了。

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改名为锦，同各贼帅一起事奉高氏而向明总督何腾蛟投降。当时唐王在闽地立国，赐予李锦名字叫赤心，封高氏为忠义夫人，称他们的军队叫“忠贞营”，隶属何腾蛟麾下。永明王在位时，李赤心被封为兴国侯，不久他便死去。

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涧人，和李自成同年出生。长大之后在延绥镇属下当兵，他触犯法律应当被斩首，主将陈洪范惊其相貌奇特，替他向总兵官王威求情而将他释放，他才得以逃走。

崇祯三年，陕西盗贼并起，王嘉胤占据府谷，攻破河曲。张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响应，自称八大王。第二年，王嘉胤死了，他的党徒王自用又聚集民众三十六营，张献忠和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人都是他手下的头领。这年冬季，洪承畴为总督，张献忠和罗汝才都降服于他。不久，又叛变进入山西，带领大批盗贼焚烧劫掠。随即窜扰黄河以北地区，又带领人马渡过黄河。从此以后，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方圆几千里地，都遭到盗贼的践踏。此时，盗贼首领带领众人却无专门的管事人，遇到官军，各自为阵，胜利就争相前进，败退就流窜山谷之间而互不顾恤。官军遇见盗贼就加以追杀，也不知道追逐的是哪一股盗贼。盗贼忽聚忽散，东奔西走，声势日壮。

崇祯八年，十三家会聚荥阳，商讨迎战官军事宜。马守应想要渡过黄河，

张献忠嘲笑他，马守应大为愤怒，李自成为他们调解，才取得协议。张献忠最初和高迎祥共同起兵成为盗贼，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副将，不敢和张献忠平起平坐。到这时才能和张献忠抗衡，与他一起向东劫掠，相继攻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各县，并焚毁了皇陵。不久以后高迎祥、李自成向西活动。张献忠独自向东发展，包围了庐州、舒州，都无法攻克。攻打桐城，攻破庐江，并在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等地屠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加以抵御。张献忠从英山、霍山逃走，途经麻城，同马守应等人合兵入关，和高迎祥在凤翔会合。不久以后，再次从商、洛出兵，驻守灵宝，以等待高迎祥的到来。高迎祥一到，就合兵再次向东发展。受到总兵官左良玉、祖宽的袭击，张献忠同高迎祥分路逃走。祖宽追击张献忠，在嵩县和九皋山交战，打了三仗，都取得胜利，俘虏和斩杀了很多强盗。张献忠发怒，再一次会合高迎祥共同还击，又遭到大败。高迎祥不久同李自成进入陕西，而马守应、罗汝才几部分强盗，各自盘踞郢阳、商、洛山中，互相之间不能救援，张献忠也逃入山中。

明年秋季，总督卢象升离任，苗胙土出任湖广巡抚，不熟悉军事。因此张献忠从均州，马守应从新野，蝎子块从唐县，共同进犯襄阳，拥有二十余万人。总兵秦翼明由于兵少不能抵御，湖广震动。张献忠纠合罗汝才、马守应和闯塌天各路强盗，顺流东上，并同江北强盗贺一龙、贺锦等人会合，战争的烽火已经达到淮河、扬州一带。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总兵官杨御蕃分段固守防地，安池道副使史可法亲自率兵迎敌。盗贼从小路进犯安庆，连接营寨长达百里。巡抚张国维向朝廷告急。皇帝下诏命左良玉、马枬、刘良佐合兵救援，因此大破贼兵。强盗逃到潜山的天王古寨，国维发文书令左良玉到山里搜索，左良玉没有答应，不久向北离去。因此强盗再次出现于太湖，连及蕪州、黄州两地，在酆家店击败官军，杀死参将程龙、陈于王等四十多人。恰巧总兵官牟文绶同刘良佐前来援救，才再次击破贼兵。贼兵都逃走，张献忠进入湖广地区。

此时，河南、湖广的盗贼有十五家，张献忠最为狡诈强劲，其次是罗汝才。张献忠一度假冒官军，想要骗取宛城，左良玉恰好赶到，张献忠才仓皇逃走，被前锋罗岱射中额头，左良玉的马已经追上，锋刃几乎碰到了张献忠

的脸，依仗他的马奔跑很快才幸免于死。适逢熊文灿为总理，发布文书招抚盗贼投降。闯塌天，本名刘国能，和张献忠素有过节，就向熊文灿投降。张献忠创伤严重，不能战斗，非常恐慌。

崇祯十一年春季，侦察到陈洪范已隶属熊文灿手下任总兵，很高兴，于是派遣间谍携带重金献给陈洪范说：“献忠蒙受您的大恩大德，免于一死，您难道忘了吗？我愿意带领部属投降以使自身能够为朝廷效力。”陈洪范很是高兴，替他上报熊文灿，接受他的投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桢和左良玉合谋，准备等张献忠来到时就拘捕他，熊文灿不同意。张献忠于是占据了谷城，并请求发给十万人的军饷，熊文灿不敢作主。当时各路盗贼都聚集到南阳，并且屠杀劫掠周围的州县。熊文灿奔赴裕州，更加大发檄文招抚强盗投降。罗汝才由于兵败而向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乞降。第二年，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首领，相继都投降了。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又大败李自成，李自成逃窜到崤、函山里。朝廷都认为强盗差不多被剿灭完了。

张献忠在谷城，训练士兵整修铠甲、兵器，谈到这件事的人，都怀疑他谋反。皇帝当时相信兵部尚书杨嗣昌的话，认为熊文灿善于处置盗贼，不再为此担忧。夏季五月，张献忠叛变了，杀死知县阮之钿，毁坏了谷城，攻占房县，会合罗汝才的兵力，杀死知县郝景春。十三家投降的盗贼同时都叛变了，只有王光恩没有参加。张献忠离开房县，左良玉追击他，罗汝才做先锋，到达罗猴山，罗汝才中埋伏而死，左良玉大败。

杨嗣昌已拜为大学士，他请求让他率军讨伐贼众，皇帝很是高兴。十月初一，杨嗣昌到达襄阳，招集各军将领商议进军的事。当时各股盗贼大肆劫掠，贺一龙、贺锦进犯随州、应山、麻城、黄陂等地，与官军相对抗。罗汝才和过天星流窜潜伏在漳乡、房县、兴山、远安一带，张献忠盘踞湖广、四川边界，即将向西进犯。杨嗣昌看东部地区形势较为缓和，因此就在襄阳屯集军用物资，疏浚城濠修筑城墙都很坚固，命令左良玉专门致力于进剿张献忠。

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左良玉在枸坪关攻打强盗，张献忠逃走，一直追到

玛瑙山。强盗依靠山势抵抗，左良玉首先登山，贺人龙、李国奇两面夹攻，大败张献忠。将贼众一千三百多人斩首，并抓住张献忠的妻妾。湖广将领张应元、汪之凤追赶张献忠到水右坝，击败了他。四川将领张令，方国安又在岔溪拦截阻击。张献忠逃往柯家坪，张令追击败兵深入敌阵，被包围，张应元、江苏之凤前来援救，再次打败强盗。张献忠率领一千多骑兵流窜到兴山、归州一带的山里，形势很紧迫。

当初，左良玉进兵的时候，同杨嗣昌的意见不合。张献忠派遣间谍游说左良玉，左良玉就对张献忠只包围而不攻击。张献忠于是得以和山民交换盐草米酒，收罗溃散兵马，隐蔽下来，进而向西奔往白羊山。当时罗汝才和过天星从宁昌窥视大昌、巫山，想要渡过长江，可是受到官军的扼制。等张献忠来到，就和他会合在一起。张献忠虽然屡次遭到失败，但勇气更旺，立马在江岸上，有不向前杀敌的，就杀掉他。强盗争相拼死战斗，官军败退逃走。强盗渡江完毕，就驻扎在万顷山，归州、巫山两地大为震动。随后罗汝才、过天星进犯开县没有得手，罗汝才往东逃，过天星又越过开县西逃。官军各部将领往返追击，张献忠就出动全部兵力在土地岭攻打楚地之兵，副将汪之凤战死。因此张献忠攻陷大昌，进驻开县，张令战死，石柱的女上司秦良玉也遭失败。罗汝才又从东边返回，和张献忠一起转奔达州。四川巡抚邵捷春退守涪江。强盗向北攻破剑州，即将进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镇守阳平、百丈的险要地段，盗贼不能通过，于是又奔往巴地以西一带。涪江军队溃败，邵捷春被处死。张献忠屠绵州城，经过成都，攻占泸州，向北渡河攻破永州，经过汉川、德阳，进入巴州。又从巴州奔向达州，再到开县。

此前，杨嗣昌听说盗贼进入四川，就进驻重庆。监军万元吉说：“盗贼或许会向东突击，不能没有防备，应该派一部分主力走小路从梓潼出兵，扼守盗贼返回的道路。”杨嗣昌没有听从这个建议，想要命令所有将领全部奔赴泸州追击盗贼。

崇祯十四年正月，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赶强盗到了开县的黄陵城，贼兵还击，官军大败，刘士杰和游击郭开等都战死。张献忠果然向东出击，让罗汝才抵抗郧阳巡抚袁继咸的军队，亲自率领轻骑兵，一日一夜奔驰三百

里，途中杀掉督军的使者，取得军符，用欺骗办法夺得襄阳城。张献忠绑缚襄王朱翊铭，放置在堂下，交给他一杯酒说道：“我想要借用襄王你的头，使得杨嗣昌能因藩国沦陷的罪名被诛杀，希望襄王你努力喝干这杯酒。”因此杀死他，同时杀了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日广，又得到他过去失散的妻妾。接着攻占樊城、当阳、郢县。联合罗汝才攻入光州，残害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等地。分兵进犯茶山、应城，攻占随州。偷偷悬挂左良玉的旗帜，攻入泌阳。再次攻打应山，不能攻破，因此离开。攻打鄖阳，守将王光恩奋力迎战，才得以解围。又攻下郢西，各地强盗前来依附的数以万计，于是向东夺取地盘。

张献忠自从玛瑙山失败以后，心里害怕左良玉，等到后来屡获胜利，便显现出骄傲的神色。秋季八月，左良玉追击献忠到信阳，大破贼兵，投降的强盗达几万人。张献忠大腿受伤，连夜向东逃跑，左良玉紧急追击，恰好遇到大雨，江水浸溢，道路不通，官军不能前进，张献忠才得以逃脱。稍后，又从商城出兵，将要奔向英山，又被副将王允成打败，人员在途中几乎全部逃散，随众的骑兵只有几十人。当时，罗汝才已经先和李自成联合，张献忠于是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把张献忠看作部下，张献忠不愿服从。李自成就想把他杀了，罗汝才劝说：“留下他，让他去骚扰汉水以南地区，以便分散官军的兵力。”便偷偷交给张献忠五百骑兵，让他逃走。途中又纠合土贼一斗谷、瓦罐子等人，人马因此又兴旺起来，但是依旧假装拥戴李自成。此前，盗贼内部革里眼、左金王和两个姓贺的人（贺一龙、贺锦）攻破了含山、巢县、潜山各县，打算向西联合张献忠，由于湖广官军的阻挠而未能实现。等到开封被围情况紧急，督军丁启睿和左良玉都前去救援开封，张献忠便乘机攻克亳州，进入英山、霍山一带山中，和革里眼、左金王以及二贺会见，大家都非常高兴。明年与革、左联合进攻，攻占舒城、六安，掳掠百姓扩充军队。攻占庐州，知府郑履祥死。攻占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太监卢九德率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部队与贼兵在夹山交战，官兵大败，江南震动。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捕治罪，皇帝下诏起用马士英代替高斗光。本年秋季，黄得功、刘良佐在潜山大败强盗，张献忠的亲信妻小全部

逃往蕲水。革里眼、左金王和“二贺”向北投奔李自成。随后，张献忠又攻陷太湖县。正遇到左良玉躲避李自成而向东转移，把湖广的军队都撤下来跟随自己，张献忠听到消息后，又攻克黄梅。

崇祯十六年春季，相继攻克广济、蕲州、蕲水。攻入黄州，黄州百姓全部逃走，就驱使妇女削平城墙，然后杀死她们用来填壕沟。麻城人汤志，本是一大姓家的奴仆，杀死生员六十人，献城投降强盗。张献忠改麻城县为州。又向西攻克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过长江，攻克武昌，逮捕楚王朱华奎，装进笼中沉入江底，杀尽楚王的宗族。收纳二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当兵，其他的都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袱，飘浮的腐尸把江面都遮盖了，过了一个月，江面上人体的油脂厚达一寸，江里的鱼鳖都不能食用。张献忠于是越分称王，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占领楚王府第，铸造西王之印，设立伪尚书、都督、巡抚等官职。开设科举选取士人。由于兴国州柯、陈两姓的土官凶悍勇猛，就把他们招降归顺过来。张献忠还题诗于黄鹤楼。下令发放楚府的钱财赈济饥饿的老百姓。蕲州、黄州等二十一个州县全部归附张献忠。

此时李自成正在襄阳，听到这些消息，嫉妒而又愤怒，就去信谴责张献忠。左良玉的军队又向西进兵，伪官吏多被他捕杀。张献忠非常恐惧，因此带领全部人马急奔岳州、长沙。因此监军道王珮、沔阳知州章旷、武昌生员程天一、白云寨长易道三都起兵讨伐强盗，蕲州、黄州、汉阳三府都反正。张献忠于是攻破咸宁、蒲圻、进逼岳州。沅州府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人依靠城陵矶抵抗，三战三胜，消灭张献忠的先头部队。张献忠大怒，分兵几路一起前进，李乾德等人抵挡不住，全部逃走，岳州被攻克。张献忠想要渡过洞庭湖的时候，问神问卜，结果非常不吉利，就将卜具掷到地上大骂起来。即将渡洞庭湖，狂风大起，张献忠大怒，连接大船有一千艘，上面装上妇女再放火烧船，湖水被火光映照得黑夜如同白昼。动用骑兵进逼长沙，巡按刘熙祚奉侍吉王、惠王逃往衡州，总兵尹先民投降，长沙陷落。接着又攻克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一道逃往永州。张献忠于是拆走桂王府的木料，运回长沙，营造伪宫殿，而亲自向永州追击三王。刘熙祚命令主力部队保护三王

进入广西，他亲自在永州死守，城破被杀。张献忠又攻占宝庆、常德，掘开原任督军杨嗣昌的祖坟，斩杀里面的尸首，尸首居然出了血。攻打道州，守备沈至绪战死，他的女儿继续战斗，并夺回她的父亲尸体，全城也得以保全。因此向东进犯江西，攻破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各府县。广东非常震惊，南雄州、韶州属下各城官民全部逃走。强盗有献计夺取吴越地区的，张献忠惧左良玉还在，没有采纳，决定再次进入四川。

崇祯十七年春攻占夔州，到了万县，江水猛涨，停留三个月。接着，攻破涪州，打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曾英的队伍。进兵攻占佛图关。攻占重庆，瑞王朱常浩遇害身死。当天，空中无云而响雷，强盗有被雷击倒的。张献忠发怒，发射大炮和上天比高低。于是进军攻破成都，蜀王朱至澍带领妃子、夫人以下的人投井自杀，巡抚龙文光被杀。这时我大清军队已占领京师，李自成逃回西安。南京各位大臣尊立福王为帝，命令原大学士王应熊监督四川、湖广军事，兵力薄弱，无法讨伐盗贼。张献忠因此越分自称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季十一月庚寅这一天，即伪王位，用蜀王府作为宫殿，把成都命名为西京。任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置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职，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人任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都担任将军，赐姓张氏，分别领兵攻占各府州县，全部攻下。保宁、顺庆原来已经投降李自成，并设置了官吏，张献忠把他们全部赶走。李自成发兵进攻，没有攻克，因此张献忠就据有全部蜀地。只有遵义一郡和黎州土司马金坚没有打下来。

张献忠脸黄身长，并且有一个和虎相似的下巴，人们叫他黄虎。情性狡诈，嗜杀成性，有一天不杀人，就不高兴。他曾诈称开设科举选取士人，等士人集中到青羊宫，然后全部杀掉，笔和墨都堆积成坟头。把成都老百姓活埋在中国园。杀死各卫所的有军籍的士兵九十八万人。又派遣四名将军分别到各府县屠城，名目叫做“草杀”。伪官上朝拜伏的时候，他呼出几十只猛犬来到殿下，猛犬嗅到哪个人，就拉出去杀掉，名目叫做“天杀”。又创制一种活剥人皮的办法，假如受刑人的皮未被剥下而人已死的，执行剥皮刑罚的人就被抵罪处死。将领和士兵以杀人多少排列功劳的次序，共杀男女六万万有余。

贼将有不忍心杀人的就自缢身死。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被剥皮而死，家人也被全部杀死。胁迫四川的士大夫让他们接受伪官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因不屈服而死了。那些接受官职的，不久以后也都被杀掉。那残酷暴虐毫无人性的事情，难以全部记载下来。又用办法移走锦江水，干涸之后再挖空了，深达数丈，再把数以亿万计的金宝埋在锦江底下，然后决堤放水，名目叫做“水藏”，并且宣称：“不要让后人占有财宝。”当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正义之军一时并起，所以张献忠屠杀更加狠毒。四川的百姓杀得快完了，就想谋取西安。

清顺治三年，张献忠把成都的宫殿房屋一把火烧光，削平城墙，带领军队从川北出击，又想要把四川士兵全部杀死。伪将刘进忠过去一直统率川兵，听到这一消息，就带领一部分军队逃走。恰好碰上我大清军队来到汉中，刘进忠前来投降，请求让他当向导。到了盐亭地界，天有大雾。张献忠天亮行军，忽然在凤凰坡遇到我清兵，张献忠中箭从马上掉下来，爬到柴草堆里藏身。因此我清兵抓出张献忠，将他斩首。

四川人自从遭到张献忠兴兵作乱，城里各种树木都长得两手合抱那么粗大了，狗吃人肉的样子像豺狼虎豹似的，把人咬死了就弃之而去，并不全部吃掉。老百姓逃到深山之中，以草为衣，以树为食很长时间了，全身都生出毛来。张献忠被杀之后，余党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人溃退到四川南部，杀了曾英、李乾德等人，后来都向永明王投降了。